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兩廣手札、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眞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之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目錄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寶鋆等修
校邠廬抗議……馮桂芬著
觀光紀遊……岡千仞著
扶桑遊紀……王韜著
法越交兵紀……曾根嘯雲輯　王韜刪纂
三上彭官保（雪琴）書（附：備俄十策　備夷要略　備法芻言）……潘思愼著
滇事危言初集……楊毅廷編
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軍機處原藏
南洋三月記……鄭子健著
近百年來中外關係……胡秋原著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一之二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一百卷

中華民國十九年故宮博物院用抄本影印

監修總裁官大學士臣寶鋆等跪

奏。為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完竣。恭摺進

呈。仰祈

聖鑒事。竊籌辦夷務始末一書。同治元年。恭照咸豐初年成案。

奉

旨纂輯。自道光三十年正月起。至咸豐十一年七月止。均已編纂

成書。恭進在案。現應纂輯咸豐十一年七月起。至同治十

三年十二月止。籌辦夷務始末。前經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照案纂輯。臣等督同編校各官。悉心采輯。詳加校勘。並勒

以換密從公。毋稍漏洩。伏查辛酉以訖甲戌。凡與外夷交

涉事務。機宜至賾。文字彌繁。環海小邦。聞風麕至。而我
國家內安外攘。所以籌自強之策者。亦備極周詳。歷年恭奉
上諭廷寄。以及京外臣工之摺奏。各國往來之照會書函等件。無
不臚列於篇。務使秩然有條。足資考鏡。欽惟
穆宗毅皇帝建極綏猷。經文緯武。鑾輿迅歸。
威稜丕震於寰中。牛馬安眠。
德澤旁流於域外。由是黃支烏弋。重譯來王。長股貫胸。叩關納贄。
莫不沒仁沐義。吐款輸誠。入則請覲
龍光。無異呼韓之朝漢。出則願聯鶴陣。有如回紇之助唐。憑玉斧
以畫河。封圻定界。獻丹砂而嚮化。約劃尋盟。豈知

皇度之羈縻。悉本
廟謨為敷布。所以言語通乎萬國。館啟同文。書名達於四方。
命領出使。以資練卒。隊肅火槍。以製飛輪。局開機器。商稅定而梯
航畢集。
恩實推而冠帶榮分。中外一家。遐邇同體。盛哉乎虞廷益地之圖。
夏后塗山之會。不是過矣。
皇上仰承
兩宮
皇太后懿旨。
特命館臣等續纂成書。於以見

謨烈丕昭。
勳華遠紹。九萬里地球控馭。兵洗銀潢。十三年
帝治輝煌。書呈金鑑。臣等謹司纂述。幸獲觀瞻。紀月編年。鉤元提
要。宛譜詩歌於商頌。
懷柔而化及氐羌。恍陳王會於周書。
光被而風從鎬洛。兜離傑休。共戴
聲靈。南朔東西。咸歸
覆燾。編摩既藏。抃舞良深。允宜
采殿尊藏。坡一統無疆之業。且喜海波永靖。卜萬年有道之
長。共書一百卷。裝潢二十函。敬謹進

呈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六年八月　日

監修總裁官大學士臣寶　鋆

蒙古總裁官大學士臣宗室載齡

總裁官協辦大學士臣沈桂芬

總裁官吏部尚書臣宗室靈桂

總裁官戶部尚書臣董恂

總裁官兵部尚書臣廣壽

副總裁官禮部尚書臣恩承

兼本副總裁官禮部尚書臣徐桐

副總裁官刑部尚書臣潘祖蔭

副總裁官理藩院尚書臣察杭阿

副總裁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志和

副總裁官禮部左侍郎臣殷兆鏞

籌辦夷務始末凡例

一每日編次。首

諭旨。次臣工章奏。凡特降

諭旨。及奏在前數日本日始奉

諭旨者。皆首書。以下奉有

諭旨之章奏列前。奉

批之章奏列後。相同者則以總理衙門章奏列前。餘以事之大小

輕重為序。

一

諭內閣。

諭軍機大臣。或
諭某衙門。或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或奉
旨奉
上諭。皆照檔書。
一臣工章奏。同日數摺。止奉
諭旨一道者。即以
諭旨中據某奏。復據某奏。為章奏次序。統錄所奉
諭旨。
一章奏有遞至數日始奉

諭旨者。如在三日內。則移載章奏於奉
旨之日。三日外仍分載。任其遞相接應。
一密摺留中。未奉
諭旨者。仍載原摺。
一凡議奏必詳述
諭旨及原摺語句。書中均酌節不重錄。以免繁複。
一會奏之摺。如止兩三人。則臚書銜名。會銜多則止書一
人。餘以等字括之。
一奏事臣工。止書現任職銜。若兼銜加銜無關夫格者。不
書。

一隨摺呈遞條款照會玉柬等件。俱附本摺所奉
諭旨之後。
一此屆通商國多。往來照會甚繁。勢難徧錄。擇有關繫者
書。其字句冗雜須複之處。酌為刪節。以期簡明。
一人名地名。各國繙譯不同。未能畫一者。各從其舊。
一凡通商各口。月報商情。按結奏銷。及總理衙門例保。各
關洋稅支銷等摺。俱係照例之件。概不錄。

籌辦夷務始末目錄

卷一
咸豐十一年七月甲辰至八月乙亥
卷二
咸豐十一年九月己丑至十月甲申
卷三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丙戌至十二月庚辰
卷四
同治元年正月丁亥至二月丁丑
卷五

同治元年三月甲申至四月庚辰

卷六

同治元年五月壬午至庚戌

卷七

同治元年六月癸丑至戊寅

卷八

同治元年七月癸未至八月乙亥

卷九

同治元年閏八月癸未至己酉

卷十

同治元年九月庚戌至十月丁未
卷十一
同治元年十一月壬子至丁丑
卷十二
同治元年十二月戊寅至丁未
卷十三
同治二年正月戊申至二月乙酉
卷十四
同治二年二月丙戌至丙午
卷十五

同治二年三月庚戌至四月乙巳
卷十六
同治二年五月己酉至庚午
卷十七
同治二年六月丁丑至己亥
卷十八
同治二年七月丙午至癸酉
卷十九
同治二年八月戊寅至丁酉
卷二十

同治二年八月己亥至九月庚午

卷二十一

同治二年十月己卯至丁酉

卷二十二

同治二年十一月丙午至十二月壬寅

卷二十三

同治三年正月乙巳至三月庚申

卷二十四

同治三年三月戊辰至四月乙未

卷二十五

同治二年四月戊戌至五月戊辰

卷二十六

同治三年六月癸酉至丁酉

卷二十七

同治三年七月辛丑至戊辰

卷二十八

同治三年八月己巳至九月乙丑

卷二十九

同治三年十月庚午至壬辰

卷三十

同治三年十一月己酉至十二月辛卯

卷三十一

同治四年正月辛丑至三月己未

卷三十二

同治四年四月己巳至五月乙卯

卷三十三

同治四年閏五月戊辰至六月壬戌

卷三十四

同治四年七月甲子至壬辰

卷三十五

同治四年八月壬寅至壬戌

卷三十六

同治四年九月癸亥至戊子

卷三十七

同治四年十月壬辰至十一月辛巳

卷三十八

同治四年十二月壬辰至戊午

卷三十九

同治五年正月丙寅至二月丁酉

卷四十

同治五年二月壬寅至庚戌

卷四十一

同治五年三月庚申至四月戊午

卷四十二

同治五年五月己未至六月庚戌

卷四十三

同治五年七月壬戌至壬午

卷四十四

同治五年八月癸巳至九月丙子

卷四十五

同治五年十月丁亥至乙卯
卷四十六
同治五年十一月己未至十二月戊申
卷四十七
同治六年正月丁卯至二月甲寅
卷四十八
同治六年三月丙辰至四月戊申
卷四十九
同治六年五月己未至六月戊申
卷五十

同治六年七月庚申至九月戊寅

卷五十一

同治六年十月甲申至丙午

卷五十二

同治六年十一月庚戌至庚午

卷五十三

同治六年十一月庚午至辛未

卷五十四

同治六年十一月壬申至戊寅

卷五十五

同治六年十二月壬午至乙酉

卷五十六

同治六年十二月丙戌至丁未

卷五十七

同治七年正月己巳至二月丙午

卷五十八

同治七年三月庚戌至閏四月丁卯

卷五十九

同治七年閏四月庚午至五月己亥

卷六十

同治七年六月丁未至七月辛丑

卷六十一

同治七年八月乙巳至九月乙未

卷六十二

同治七年九月戊戌至十二月庚戌

卷六十三

同治七年十二月甲子至辛未

卷六十四

同治八年正月乙亥至二月甲寅

卷六十五

同治八年二月戊午至四月辛酉

卷六十六

同治八年五月丙子至七月辛未

卷六十七

同治八年七月壬申至八月戊午

卷六十八

同治八年九月辛未至戊戌

卷六十九

同治八年十月辛丑至癸亥

卷七十

同治八年十一月辛未至十二月甲子
卷七十一
同治九年正月丁丑至二月乙丑
卷七十二
同治九年三月己卯至六月庚子
卷七十三
同治九年六月癸卯至甲子
卷七十四
同治九年七月辛未至丙戌
卷七十五

同治九年七月己丑至八月己亥

卷七十六

同治九年八月辛丑至癸亥

卷七十七

同治九年九月乙丑至辛卯

卷七十八

同治九年十月癸巳至庚申

卷七十九

同治九年閏十月己巳至十二月丙戌

卷八十

同治十年正月庚子至三月癸卯
卷八十一
同治十年四月庚申至六月癸酉
卷八十二
同治十年七月丁酉至丁未
卷八十三
同治十年八月己未至九月丁未
卷八十四
同治十年十月戊午至十二月戊寅
卷八十五

同治十一年正月丁亥至三月丙午

卷八十六

同治十一年四月戊午至五月癸丑

卷八十七

同治十一年六月辛酉至八月辛巳

卷八十八

同治十一年九月戊子至十二月乙卯

卷八十九

同治十二年正月丁亥至三月丁未

卷九十

同治十二年四月庚戌至五月壬寅

卷九十一

同治十二年六月甲寅至八月乙卯

卷九十二

同治十二年十月丁丑至十一月壬申

卷九十三

同治十三年正月癸丑至四月丁酉

卷九十四

同治十三年五月壬寅至辛未

卷九十五

同治十三年六月丙子至七月丙午
卷九十六
同治十三年七月戊申至乙丑
卷九十七
同治十三年八月壬申至九月庚戌
卷九十八
同治十三年九月戊午至十月戊戌
卷九十九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辛丑至庚戌
卷一百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辛亥至十二月甲戌

籌辦夷務始末目錄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一

咸豐十一年。辛酉。七月。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前因布路斯國派艾林波赴天津。請設立通商條約。並懇

請住京師各節。歷經具奏在案。嗣因臣等欲將住京一節。

改為十年後再議。而該使又欲五年為請。正相持之際。復

因官文等奏洋船接濟賊匪。

諭臣等令照會各國。嚴行禁止等因。臣等恐布國不能如其所請。

難保不激而通賊。是以聲明擬將十年後住京一節。權為

少減。旋奉寄

諭。著奕訢等即傳諭崇綸等再為開導等因欽此。遵即函致崇綸

等相機辦理。然許之太易。不獨恐該使得步進步。且恐無約各國。亦必紛紛效尤。復函致崇綸等令其與之議定。五年後如中國尚有未能允行之處。臨時再將年限展緩一節。統併寫入專條。乃該使力言五年後方請住京。已屬曲從。若再將展緩敘入專條。更恐諸國見而恥笑。經崇綸等反復辯論。該使始允將此節與一照會為憑。請勿列入專條。以免外國觀看。當經臣等以事尚可行。即為允許。嗣該使將條約稅則全行送來。閱其大致。與英法各國相同。均是通商之事居多。間有格外要求之處。已經崇綸等再四駁示刪改。惟第五款內載。所有條約及將來照會。尋以布

國之文字為憑。臣等查英法二國條約雖有此語。而布國不應效其強橫。且恐為將來狡賴地步。復令崇綸等駁改。總以中國文字為憑。艾林波堅執不肯。是以反復駁詰。又遲遲多日。未能定議。正在兩不相下之時。適該國通事馬吉士抱病。艾使轉邀法國美里登前往襄辦。美使意在兩邊見好。從中調處。始行議定。中國布國各以本字為正。此外主一法文底稿。以便將來作為質證等語。又經艾使將五年後展緩照會送來。其詞意亦尚馴順。臣等查此次布國通商。引用英法之款雖多。然該國從前陰附各國通商。悉用英法條約。各海口原難辯認。此次既明許通商。若將

條約多加刪減。以增以理。萬難再行駁斥。況其中如不准
卽時住京。及崇綸等添出不准商人作領事官。及刪改各
條字句之處。不一而足。實與英法已有區別。疊據崇綸等
函稱三月餘以來。已屬舌敝脣焦。時有決裂之虞。誠恐其
鋌而走險。狼狽為奸。似應早為定議。免生枝節等語。臣等
復悉心商酌。艾林波來津。來我多事。要請通商。固不可稍
示輕易。使萌挾制之心。亦不可拒之太嚴。致生意外之虞。
揆度時勢。自不如速行定議之為得計。惟臣等所議是否
有當。未敢擅使。謹鈔錄布路斯國條約四十二款。專條二
款。稅則條約十款。另條一款。共計二本。及艾林波原照會

一件。封送軍機處。備呈

御覽。並另錄臣等給艾林波照會艾林波照覆各一件。隨摺進呈。

如蒙

俞允。臣等即令崇綸崇厚繕清畫押。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益用

關防。以昭信守。至該國進口出口貨物應納稅銀若干。均

議定照英法美各國稅則。一律納稅。合併聲明。

御批。依議。

給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來文閱悉。所稱濠五年之後。中國

軍務容有未靖。即由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豫先知照貴

國。再行展緩年限一節。不欲寫入專條。情願寫一照會前來聲明。儻屆時中國軍務容有未靖。請由本衙門將情知照貴國。定按公道辦理等因。並言本爵或偶忽略。或未熟悉。凡兩國共立和約。止能辦一定之事。不能作未定之事等語。查本爵前此定欲將此節寫入專條者。並非別故。蓋以兩國共立章程。必須以信為主。軍務肅清。遲速卻難據定。如專條內不將此節寫明。屆時如已一律肅清。固屬甚善。萬一容有未靖。而貴國秉權大臣來京。留之則有所未便。去之又不免無信。故本爵定欲寫入專條。而前次照會內。亦有如果屆時一律肅清自不必多此一舉之語。此正

本爵虛衷辦事。而非有意勝執。緣以難定之事。不能不作
未定之語也。今貴大臣既以未便寫入專條。而欲切實辦
一照會前來。查貴國既稱禮義之邦。必能以信自守。貴大
臣既奉全權出使。必為貴國大君主信任之人。前次來文。
既稱無不盡心相從。此番照會。又謂定按公道辦理。復欲
寫一照會切實申明。本爵以其事尚可行。故擬從權允准。
然如無切實申明照會前來。則展緩一節。仍應寫入專條。
至兩位崇大臣。係屬
欽派專辦之人。貴大臣亦須將此事與之會商。如亦以為可行。本
爵方能照辦。至將來所立照會內。必須寫明五年之復各

省容有未靖。即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豫先知照大布國管理內外交涉事務大學士。酌展年限。自能照辦。方見和好之實據。本爵始能代奏乞恩。或可邀允。再五年後如應展緩。彼時中國應照會貴國何衙門及何人之處。亦須於切實申明之照會內敘明為要。為此照覆。

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照會。均已閱悉。本國命本大臣前來結約。欲派秉權大臣住紮京師。切實寫入第二款內。因兩國欲永遠和好。第一善法。彼此各派全權大臣居住京都。辦理

諸事。永無辯爭之處。本大臣想
貴國亦係此意。是以
貴國前准滋兩國設立此條。今兩位崇大人。又許本國一律
辦理。現在貴親王因中國軍務未靖。本國秉權大臣在京
居住。多有不便。本大臣初到中華兩三月。其住京一節。便
與不便。本屬不知。但本國與
貴國永結和好。本大臣想貴親王至明至公。因立刻寫一專
條。許以五年之前。本國不派秉權大臣住紮京師。為發顯
本大臣相好之意。至五年之後。
貴國宜仔細查明。本國派秉權大臣在京居住。到底有無關

係不便之處。本國亦應查明所立一切條約。此五年內悉
令施行。儻五年之後。中國各省。如果不能一律肅清。仍未
使許本國在京居住。即由
貴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據先寫照會。知照本國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大學士。本大臣既奉本國大君主全權出使。即
知彼時
貴國照會到本國。無不盡心相從。按照公道辦理。本大臣今
為言明。屆期欲得本國大君主允准。必須將所立各條款
一一施行。本國大君主既知條約一切施行。又查明
貴國各口地方官。與本國領事官彼此和好。派欽差到中國

京師居住。自必按照

貴國照會之意。允准辦理。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再據法國公使呈遞照會。內稱該國擬建火輪船公司行。欲在上海縣城小東門外。南至黃浦之小河沿一帶地方。租地三十餘畝。為煤貨船料等棧。其地向為閔廣匪徒屯聚之所。該國領事官前請上海道議定。該道不允。請飭該地方官妥辦。出示曉諭百姓。凡已定之界。及將來法國可租之地。均得租賃等因前來。臣等查法國條約第十款。內開法國人在通商各口岸買地建房。地方官會同領事官酌議。凡房屋開數。地段寬廣。不必議立限

制。內地人不得高擡價值。法國人不得強壓偏賣等語。今法國欲租上海縣城小東門外。南至黃浦河沿之地三十餘畝。未知該地方情形何如。有無與上海縣城及民間房屋有礙。均難臆斷。其地果係閩廣匪徒屯聚之處。亦無從懸揣。該道前未即允。是否於地方實有窒礙難行之處。均須由該地方官酌量妥辦。當由臣等行知江蘇巡撫。飭上海道審度情形。應租與否。由該處與領事官公同定議。迅速妥為辦理。庶不致該國人有所藉口。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今本國定意設立火輪船公司大行。從本國
瑪爾色耶理海口到中國上海海口。附搭過客公文書信
等件。以與英國所有十數年前火輪船公司大行。並驅爭
先。想似於
貴國無不得各樣益處。因此該公司行欲在上海租地一塊。
蓋造房屋。為煤貨及各色船料等棧。惟前由本國領事官
會同上海道定議。法國可租地界太窄。今無地基可交該
大行租買。所以領事官請上海道將本國所有已定租界。
加與廣闊。以自縣城出小東門隔壁直通黃浦之小河沿。
為可租地南至之界。詎上海道不允照辦。領事官據情稟

報前來。請煩妥辦。本大臣查此事原非細務。辦與不辦。本
皆甚有關繫。和約第十條言明。凡法國人房屋閒數。地段
寬廣。不必議立限制等語。可見無地可租。即宜就已定之
界。量為推擴。至於原地主肯與不肯出租。均得由地方官
勸諭辦理。否則第十條所載。止是無用空言。且更不能說
法人租地。恐上海人或至受害。查十五年前。上海地價。不
過十金一畝。今則一畝之地。五六百金。尚難定價。何至有
受害之處。請貴親王細閱本大臣所附送地圖。並為審度
上海現在時勢。與其將此一塊地。留為閩廣匪人巢穴。不
如租與本國商人安居貿易。咸豐三年。閩廣會匪占踞上

海縣城。即從此一塊地起事。去秋蘇州大股賊匪犯上海城。亦係此處人句結牽引之故。地方官能將此地盤踞之人驅逐盡淨。即上海早好一日。但如此辦法。未必一時即能辦妥。今本國火輪船公司行之事。止請貴親王飭令上海地方官設法。立即在本國未定可租之地。與已經定議可租之界外接連附近之處。指明一塊沿河之地。至多約三十四畝一塊。無得耽延。出租與本國火輪船公司行得租辦理。至具租值。若原地主所欲大多。公司行所出太少。必由上海道。會同本國領事官商議公平。酌中定價。兩面均須遵行。究竟兩面皆有益處。惟現在最要者。應由上海

道逕行出示曉諭百姓。言明將來法國可租之地。以自縣城出小東門隔壁直通黃浦之小河沿為南至之界。俾本地民人均得知悉可也。為此照會貴親王。請須查照施行。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到貴大臣照會閱悉。貴國欲在上海租地等因。本爵查和約第十條。內開大法國人至通商各口地方租賃房屋。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中國官阻止內地人高擡租值。大法國領事官亦謹防本國人強壓迫受租值等語。今貴國欲租上海縣城出小東門隔壁直通黃浦之小河沿地三十餘畝。並令地方官出示曉諭。將來貴國可租

之地。自上海縣城出小東門沿壁直通黃浦之小河沿為南至之界。俾地方民人知悉。業經行文江蘇巡撫迅速酌量。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因天津開關互市。英法兩國人時常由津來京。雖京師不在通商之列。惟恐內地商人假端影射。以致稅務有虧。業於五月初旬照會英法兩國任京公使。令其曉諭該國人等由津來京。必將行李車輛姓名人數詳報地方官。由地方官給發印票。以憑查驗等因去後。旋於六月初八初十等日。據英法兩國照覆遵辦前來。臣等接到照覆後。即將所定章程行知崇厚辦理在案。詎

於六月二十八日。英使威妥瑪到公所面稱。該國之人來京。有中國人一名代為管事。伊所帶衣箱頗似貨物。請派員查驗等語。臣等派即補主事成林往該館查明。迨成林到館時。英國管事之漢人。已經聞風先遁。臣等即飭令在館將皮箱五隻連包共四箇封妥。一面備文將各箱押送崇文門眼同點驗。嗣准崇文門開列清單移咨前來。查單內所開。並無洋藥及違禁貨物。其中衣服居多。間有廣料紬緞等件。皆係中國人日用所需。若按例納稅。原屬有限。乃希圖偷漏。竟影射外國之物私帶進京。情殊可惡。現在該館服役之人業已潛逃。無從研追。已經臣等行知崇文

門照例入官以示儆戒。庶將來中外各貨。不敢再假外國名號私帶進京。於稅課不無裨益。

御批。所辦甚妥。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在貴大臣住京。天津常有至京之人。並時有車輛往來。查貴大臣前次照會。內言本國禁令極嚴。所有職員。一概不准貿易等語。足見貴國辦事嚴正。惟內地之人。或冒充別國人將稅貨裝載車輛進城。藉得漏稅。該稅務處無從辨認。嗣後貴國人進京。務將人數姓名車輛數目聲明前往何處。由天津領事官填給執照。報明辦理。三

口通商大臣崇查明。由崇大臣劄飭天津府鈐蓋印信。其車輛進京。必須有崇大臣文書前來。先期知照崇文門。以便查驗放行。庶不致內地人冒充別國之人。務希貴大臣劄飭居住天津貴國武職大員及領事官。即日出示晚諭貴國之人。如無執照。斷不准前往各處。如果有事進京。務須領有地方官鈐印執照。沿途交地方官查驗。儻無執照。必被地方官攔阻。現在本爵已劄飭沿途地方官及京城各門實力稽查。總以鈐印執照為憑。再如貴國人由津乘坐船隻到通。由通起岸到京。其應如何設法辦理。使內地之人無可假託之處。并希貴大臣妥議照覆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來文。內以

貴國民人。或將應納稅餉之貨。假託本大臣之名。隨帶進京。

期圖免稅。希可妥議照覆等情。閱悉。本大臣現劄天津領

事官。凡有本公館應用之物。及有本國客人來拜應帶之

行李。由津進京。是裝車上者。該領事官先應備單內註車

輛之多寡。抵京之時。可以交與門官查驗。惟於夏令或有

器皿並使用之物。似覺較麤。易在船裝。至通轉駁上車。宜

飭該領事官給單註明件數。以備上岸之時。點數對否可

也。為此照覆。

給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在貴大臣住京。天津常有至京之人。並時有車輛往來。查貴大臣辦事嚴正。隨從人等押送車輛進城。自不能夾帶貨物。惟內地之人。或冒充別國人將稅貨裝載車輛進城。藉得漏稅。該稅務處無從辨認。嗣後貴國人進京。務將人數姓名車輛數目聲明前往何處。由天津領事官填給執照。報明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查明。由崇大臣劄飭天津府鈐蓋印信。其車輛進京。必須有崇大臣文書前來。先期知照崇文門。以便查驗放行。庶不致內地人冒充別國之人。務希貴大臣劄飭居住天津貴國武職大

員及領事官。即日出示曉諭貴國之人。如無執照。斷不准前往各處。如果有事進京。務須領有地方官鈐印執照。沿途交地方官查驗。倘無執照。必被地方官攔阻。現在本爵已劄飭沿途地方官及京城各門實力稽查。總以鈐印執照為憑。再如貴國人由津乘坐船隻到通。由通起岸到京。其應如何設法辦理。使內地之人無可假託之處。并希貴大臣妥議照覆可也。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接准來文。查所稱之事。可以施行無疑。凡和約條款所載之言。必宜兩面遵行。方能兩面有益。將見兩

國和好。可以愈久愈篤。因此本大臣已經早先飭令本署
參贊大臣哥士申貴親王。必須設法查驗。無論西洋官員
傳教士商人各色人等前赴內地。或進京城。均宜先奉路
照。否則
貴國地方官埋合攔阻拏獲。解送進口領事官查辦。何必現
在來文問明可否辦理。況且防備偷漏各項情由。是係
貴國最明白應行之事。故早已飭令本國住紮天津領事官。
於所發路照。必須填明車輛及箱隻數目多少。嚴諭中國
書辦使喚人等。不得夾帶私貨。至於本國人坐船到通起
岸進京一節。本大臣思最便之法。即由本國坐船之員自

已在路照上寫明雇車幾輛到京。蓋箱隻之數。已先由天津領事官填明。不必慮有偷漏之弊。如此辦理。本大臣甚望貴親王許為妥協。為此照覆貴親王。請煩查照施行。

庚戌。署湖南巡撫文格奏。二月初五日。英國水師提督賀布。船隻駛抵岳州。隨於次日開行。經前署撫臣翟誥奏報在案。旁於四月接准大學士督臣官文咨稱。本月初二日。新到大美國兵船大小各一隻。查係該國水師提督司百齡來漢。查辦通商事務。安設領事官韋良士。並帶該國文武員弁十四人。內有繙譯官麥嘉諦一名。詢稱擬於初五日即開往洞庭湖查看。回漢一二日後。即帶原船二隻。並

九江灣泊之大兵船隻。仍回上海等因。奴才當經行司轉飭經過地方州縣隨時探明。妥為防護去後。茲據署岳州府知府桂昌詳稱。四月初六日。該美使船隻駛泊南門外。該府接見司百齡。參嘉諦。均以禮相待。該署巴陵縣知縣張奉祥。初七日親詣江干。登火輪船。船內共六十餘人。擬駛赴洞庭湖察水勢。初八日辰刻解纜。當飭派巡船跟蹤隨行至扁山。旋即折回。順流下駛。仍回漢口。又據署按察使裕麟呈報。轉據郴州知州馮汝棻申稱。三月十四日。有美國商人四名到郴。查驗有兩廣督臣給與印照。詢稱欲赴漢口。沿途尚為安靜。居民並無驚擾各等情。並據衡山湘

漳長沙湘陰各縣稟報相同。臣覆查無異。會同大學士湖
廣督臣官文附片具奏。
御批。知道了。
辛亥。福州將軍文清。福建巡撫瑞璜奏。本年四月二十六
日。據委辦通商事務護鹽法道劉翊宸等詳稱。據新到任
紫福州口英國領事星察理等照會。該領事於本月十五
日到閩。應行拜見本省大憲。乞即轉稟定期晉謁等由。據
情轉請前來。臣等伏查該領事星察理等初到福州。辦理
通商事務。懇請定期進謁。係為永敦和好起見。閩浙總督
臣慶端。現在延平督勦逆匪。臣等隨於本年四月二十八

日。飭令該道劉翊宸等帶領該領事星察理。嘉樂士晉見。
面晤之時。言詞極為恭順。奴才等當告以我
聖主懷柔遠人。
恩澤深厚。新定通商條款。自應恪遵妥辦。以期永好。共享
昇平。該領事甚為悅服。唯諾而退。體察其情。實係專為拜謁而來。
並無他意。
御批。知道了。
八月。丁巳。兩廣總督勞崇光。廣東巡撫耆齡奏。臣等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英訥等奏。法國哥士者聲稱現既和好。餉不俟繳款扣清。先

行撤兵等因欽此。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鈔錄先後議
奏。並御史許其光條奏各原摺。恭錄
諭旨。一併密行前來。仰見我
皇上仁施化外。智燭幾先。臣等跪誦之下。欽服雖名。伏查英法兩
國。不俟和款交清。情願先行撤兵。退出粵東省城。效順輸
誠。永圖和好。皆由
聖德感孚之所致。闔省官民。感戴
皇仁。論肌浹髓。法國所議租住藩司衙門一節。既有成議。屆時自
當遵照辦理。如英國別有要求。亦當隨時設法開導。並知
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為阻止。臣等業已光於接奉

諭旨後。即派員向兩國兵總詢問交城之期。據稱須候英國巴夏
禮到時。始能定議。嗣巴夏禮來粵。至臣等崇光衙署謁見。
臣復向詢問。據稱伊等撤兵回國。海道數萬里。當茲盛夏。
實難觸暑遄行。擬俟秋涼撤兵交城。大約秋分節後等語。
臣伏思該兩國兵丁居住省城。已經三載有餘。現距秋分
僅止數十日。似未便過於催促。轉啟猜嫌。止可聽其自便。
惟該兩國於咸豐七年十一月入省城之時。將城上及城
外礮臺上各礮位。概行毀棄無存。各礮臺亦多毀為平地。
駐防旗營及督撫兩標並廣州協軍械。除毀棄外。概行搬
去收藏。數年以來。城中旗縣各營兵丁。手無寸鐵。辦事非

常掣肘。茲交城有期。誠恐土匪生心。乘虛竊發。亟應保為布置。臣勞崇光與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向伊等開誠布公。剴切開導。令將收存礮線各營軍械先行交還。以便修整應用。現已分起交還。臣等督飭各將備逐一查看。擇其尚堪修整者。趕緊覓匠修整。缺少者。設法籌款採辦製造。務於交城之前一律整齊。城上需用大礮約計二百餘位。臣勞崇光函商水陸提督。並同在省司道公同籌議。先於省外各處酌量抽調來省。以應急需。一面籌款採辦。並勸諭官紳捐辦。俟辦有成數。再將省外調來各礮位發還。照前安設。以符舊制。其城牆城樓兵房毀壞。應行修葺之處。亦

飭司道派員逐一履勘。先為確切估計。一俟交城。即趕緊勒限興修。至城外各礮臺工程浩大。一時無從集費。惟有擇其尤為扼要者。先行估計興修。其餘暫行從緩。俟有款可籌。再行次第辦理。省城官兵。除駐防滿漢八旗之外。止有撫標兩營及廣州協兵丁。分紮老城新城及城外各處。人數尚單。督標兵駐紮肇慶。向來抽調一千名在省協防。自該二國入城後。與督標兵時相猜忌。當經遣回肇慶。現仍照舊額選調來省。合力防範。此外或再抽調提標官兵。或添募壯勇。臨時分別覈辦。

御批。知道了。

勞崇光等又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五
月初四日奉
上諭。英訢等奏。接收英國照會請飭酌辦一摺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推誠柔遠。嚴剔弊端。
訓誨周詳。無微不至。臣等曷勝欽惕。查潮州府澄海縣屬汕頭地
方。距府城九十餘里。原係粵海關舊設征稅子口。向委潮
州府巻埠通判經管。咸豐九年十月間。欽奉
恩旨。准美利堅國在潮州先行開市。經臣勞崇光奏明遴派熟悉
稅務之同知銜陵水縣知縣余思益。前往會同巻埠通判
林朝陽。公同妥辦。即在汕頭設立新關。先與美國開市。所

征貨稅。照舊歸粵海關案總造報。由惠潮嘉道就近彈壓稽查。維時英法兩國。尚未換定條約。是以開市之初。先止美國派有領事。貿易相安。並無異言。至十年五月間。英國派領事堅佐治前往。即照會惠潮嘉道欲進府城面商事件。潮州風氣強梁。人心浮動。好鬬喜事。動輒聚眾逞兇。茲聞有素相猜忌之人。欲作入城之舉。遂聞城驚擾。議論紛紜。偏標揭帖。將與為難。臣勞崇光接據該道府稟報。並據該領事申陳鈔呈揭帖。亦請調和萬民以免滋事。當經飛飭該道府迅速設法解散。妥善辦理。並密飭該道如果該領事必欲面談。即可親到汕頭與相接見。該署惠潮嘉

道部係現署臬司趙畇。督同府縣傳集紳耆。剴切勸導。竭力彈壓。幸未滋成事端。一面照覆該領事。許俟親到汕頭以禮相見。該領事始緩進城之議。而該署道趙畇旋即交卸來省。亦未曾到過汕頭。此英國領事於上年未曾定約之先。欲進潮州府城。民情未順。因而中止之實情也。嗣接署道邱景湘到任。適英法兩國條約換定。欽奉

諭旨通行。該領事照會邱景湘。又申入城之議。邱景湘體察輿情。仍多疑懼。即照覆該領事暫緩前來。並訂期在汕頭相見。本年二月二十三日。邱景湘馳赴汕頭。與該領事堅佐治及美國領事巴力點。一同相見。彼此以禮相待。毫無齟齬。

堅依法亦允從緩入城各說。至五月十二日。鄭景湘忽接該領事照會。聲稱十二日乘坐駁船由汕頭開行。十三日可到大滘鄉。請即備轎往迎來鄉。鄭景湘料此次入城。斷難阻止。一面飭縣備轎。一面諄飭各紳耆居民妥為開導約束。不得生事。詎城廂內外一聞此語。妄說鄭景湘勾引來城。編標揭帖。將該道惡言醜詆。其勢洶洶。來得已仍據實照會。阻其不來。並約親到大滘鄉相見。該領事旋照覆鄭景湘。屬其不必至大滘鄉。負氣回汕頭而去。此又英國領事本年五月欲進府城。又因民情不願中止之實情也。至該國換定條約。於上年十月內須行到粵。臣等當經照

式刊刻分布所屬。通飭遵照。遇有中外交涉事件。無不按照妥辦。即如外國人准持執照前往內地一條。所持執照。係由外國領事繕給。送交地方官蓋印。凡英國人在省城領照往各處遊行。請蓋印信者。已有三十餘起。均係隨到隨即印發。惟邱景湘本年二月在汕頭時。英國領事曾將商民欲赴潮城空白執照。請為蓋印。該道以條約內有通商各口。地在百里毋庸請照之語。汕頭距府城不及百里。按照條約。本可毋庸給照。且府城民情尚未和順。勸其暫緩。是以未經印發。此又英國人由汕頭前赴府城。該道未經給照之實情也。惟該領事所稱出口之貨到汕頭。隨道

交納具實。似該道有從中漁利情弊。查汕頭等處。內地海船請照出口。兵役人等向有陋規。相沿已久。外國洋船。自不容一例而論。臣勞崇光於汕頭開市時。豫防流弊。即節經嚴劄鎮道府縣及委員等再三誥誡。將各項人役嚴行約束。斷不准絲毫需索。如果該道等縱容兵差。陽奉陰違。誠如

諭旨。並應密查奏參以昭折服。第查潮州府城外。向設有廣濟橋稅關。征收貨稅。由潮州府知府經征解司。係報部正款。並非私費。該領事所稱外商得進內地。親自販貨。地方無從取利。難係非誤會廣濟橋正稅為私費。自當確切查明。分

別辦理。其汕頭地方。先經劉飭委員余思益及晉埠通判林朝陽。常川駐紮。嗣林朝陽因病出缺。又飭接署通判候補同知于中亨在彼駐紮。並飭澄海縣隨時前往。遇事會同辦理。今若飭惠潮嘉道改駐汕頭。就近督同稽查。自更便捷。惟惠潮嘉道管轄兩府一州地方。政務極為紛繁。改駐汕頭。偏在海隅。於控制各屬是否相宜。有無窒礙。現已劉飭悉心妥議。務當通盤籌畫。不得顧此失彼。以臣等愚昧之見。該領事之求進潮州府城。似不關乎道員之改駐。即使該道改駐汕頭。與領事朝夕見面。該領事亦終必求進府城。緣外國人賦性堅執。百折不回。既有入城之議。無

論其事之難易。並不論其有無裨益。必欲遂其初心而後已。但使准其入城。城中各官隨到隨見。以禮相待。並許其時相往來。其願已足。以後遇有應商事件。或聽該領事來城。或該道赴汕頭相見。均無不可通融。儻阻其入城。其心不甘。即道員常駐汕頭。亦必有藉詞横生枝節。此又該領事欲進府城終難阻止之實情也。臣等伏思該領事欲進潮州府城。原屬循照條約之事。如果民情安帖。地方官自毋庸阻攔。無如潮州人猛悍浮囂。恣不思難。最易滋生事端。若不從容勸諭。使之盡釋嫌疑。萬一防護稍有疏虞。必將立啟釁端。不可收拾。臣等惟有嚴飭該道府縣等傳集

晚事紳耆。再行剴切詳明。極力開導。責令廣為宣播。使愚民人等成知外國人進城。係欽奉
諭旨允行之事。其勢斷不能中止。且入城人數無多。斷無欲害人之心。庶可期其心回意轉。利害分明。不致被流言煽惑。聚眾生事。彼時再知會該領事等照約進城以歸和好。庶可期猜嫌盡泯。中外相安。
御批。知道了。
勞崇光又奏。英法兩國。久住廣東省城。自咸豐九年六月臣到任之後。凡地方公事與外國無涉者。伊等尚無干預。惟於有司衙門審案用刑。屢次嘖有煩言。謂伊外國無此

法度。伊等現居省城。即城中不宜有此事。上年六月內番
禺縣委員研訊匪犯。用刑稍重。該兩國人即來至臣署謁
見。請行禁止。臣以擅用非刑。本干例禁。
大清律例及吏部處分則例。皆有明文。不能因外國人有此議
論。遽爾以人廢言。當經諄飭各問刑衙門通行禁止。無如
粵東民俗本極桀驁。因而吏治亦習於威猛。印委各員。明
白曉事者。固不乏人。其麤率者。雖經臣諄諄誡。而積習
相沿。不能驟改。十二月間。英國巴夏禮邀請署南海縣知
縣朱燮。署番禺縣知縣五福。至伊等公寓。彼此反覆辯論。
相持不下。致將朱燮等留住不放。臣當飭前藩司周起濱。

署廣州府李福泰前往開導明白將該縣等帶回本年春夏間又因委員吳廷杰李若蓮將訊匪犯致相齟齬復經臣設法調停完結五月十九日番禺縣有羈押人犯葉繡皮西池豆子黎豆盡三名扭斷鎖鍊欲逃將看役張勝拒傷經眾役協力拏獲該署縣五福恐其復行逃走立提該犯等三名飭差用木棒敲擊腳踝二百下致兩足腫血淋漓經英國巴夏禮等查知於六月初三日直至番禺縣署將該犯等擡去並邀該縣五福至伊等公寓責其殘酷不仁並聲稱五福不聽伊等勸戒之言即係有意輕藐將其留住不放藩司伊霖署廣州府李福泰署南海縣朱燮紳

士伍崇曜。梁綸樞等。屢次前往理論。始則一味倔強。繼則多方推諉。宕延多日。始允送回。臣查用木棒毆擊腳踝。本係例禁非刑。該署縣五福。因匪犯在押脫逃。拒捕傷差。將其從嚴懲治。免致再行逃走。與刑求取供者有間。此事與外國人毫無干涉。巴夏禮軋將五福久留伊等公寓。雖尚無凌虐情事。實屬情強橫恣。惟交城在即。未便因細故與之決裂。致搆釁端。現距交城之期。約計兩月。臣惟有諄飭在城文武。隨事隨時倍加慎重。俾不能藉端挑釁。以維大局。

庚申。兩江總督曾國藩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

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奉

上諭。前因恭親王奕訢等奏。法夷槍礮。現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習製造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聖慮周詳安內攘外之至意。臣查髮逆盤踞金陵。蔓延蘇浙皖鄂江西等省。所占傍江各城。為我所必爭者有三。曰金陵。曰安慶。曰無湖。不傍江各城。為我所必爭者有三。曰蘇州。曰盧州。曰甯國。不傍江之處。所用師船。不過三板小划。尚無所施其技。斷不能容小火輪船。想在

聖明洞鑒之中。傍江之城。小火輪船儘可施展。然亦止可制水面之賊。不能勦岸上之賊。即欲斷其接濟。亦恐地段太長。難

於處防邊。目下賊氣雖熾。然江面實無礮船。不能與我水師爭衡。臣去冬復奏一疏有云。金陵髮逆之橫行。在陸而不在水。皖吳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係屬實在情形。至恭親王奕訢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凡恃己之所有。誇人以所無者。世之常情也。忽其所習見。震於所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獨有。在中華則罕於所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間。雲南銅斤未曾解京之時。皆給照會商人採買海外之洋銅。以資京局之鼓鑄。行之數十

年。並無流弊。況今日和議既成。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屬名正言順。購成之後。訪募殫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勒髮逆。可以勤遠略。

諭旨期於必行。不得畏難苟安。仰見

聖主沈機獨斷。開物成務。曷勝欽服。至於酌配兵丁。及統帶大員。應俟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柁司火。其餘即配用楚軍水師之勇丁。學習駕駛。礮位亦令楚勇試放。雖不能遽臻嫻熟。儘可漸次教習。其統帶大員。即於現在水師鎮將中遴選。臣與官文。胡林翼商定。

屆時奏明辦理。

御批。知道了。

曾國藩又奏。再王大臣等原奏內稱。本省舊有洋船二隻。詢據赫德則稱並非打仗之船。且已有一隻敗壞。是利器已廢。未免可惜等語。伏查前督臣於美利堅租得火輪船二隻。一名土只坡。一名可數。其土只坡一隻。現泊上海黃浦江。供護餉護運之用。赫德所稱一隻敗壞。如果屬實。想係名可數者。聞得此二船頭尾兩旁。皆有礮位。若得人來必不可以打仗。現在進

旨購買洋船。據原奏云。船礮配齊。須明年四月始到。臣擬先調現

泊上海之土只坡輪船一隻。由長江上駛安慶一帶。就近察勘試用。督令楚軍水師將弁。孫為練習。俟明年洋船購到。易收駕輕就熟之功。惟臣處缺餉日甚。該輪船駛赴上游。一切弁勇工匠口糧。仍照向章在上海支領。其損壞輪船一隻。如可修理。亦令速修完好。駛赴安慶一帶。兩船一上一下。輪替更換。遇有軍務要件。臣與撫臣往返函商。數日可達。不致如現在文報阻滯。數月難通一信。相應請旨飭下江蘇撫臣薛煥。迅派幹員。剋日押令上駛。以資演習。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請將上海現泊輪船駛赴上游。孫為練習等語。據奏前兩江總督於美利堅租得火輪船二隻。一名上

只坡。一名可數。其土只坡一隻。現泊上海黃浦江。供護餉護運之用。該督擬先調此船由長江上駛安慶一帶。就近查勘試用。督令楚軍水師將弁。操為練習。俟明年洋船購到。庶易收駕輕就熟之功。其損壞輪船一隻。如可修理。亦令速修完好。駛赴安慶一帶。兩船上下輪皆更換。遇有軍務要件。該督撫往返函商。數日可達。不致如現在文報阻滯等語。現在籌買外洋船隻以資勦賊。而購到尚需時日。曾國藩請先將現泊上海洋船令楚軍操為演駕。洵屬有益。着薛煥即將上海現泊之土只坡洋船。迅派幹員赴日押令上駛安慶一帶。交曾國藩軍營。俾資演習。楚軍餉項缺乏。一切弁勇工匠口糧。仍照向章在於上海支領。

其損壞輪船一隻。並著迅速修理完好。駕赴安慶。俾兩船更替
輪轉。以資利用。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次奏派京城官
兵赴恰克圖演放俄羅斯鳥槍。嗣聞鄂鈔。色克通額奏奉
諭旨。新授辦事大臣到任尚需時日。庫倫地方應辦事務較繁。著
俟新任辦事大臣至庫倫時。再行請旨等因欽此。遵於本月十
二日。臣等派候補參領長善赴俄館有商詢事件。當據該
公使巴留捷克面稱。該國槍廠。現已行抵恰克圖。該使復
派前次隨同來京精於製槍廠之斐利偏廊前往。會同演
製。惟京城官兵。必須及早往恰克圖演放。方免覊候等語。

臣等查京城官兵業於七月初八日起程。迨今月餘。計日可抵庫倫。惟此次俄國致送槍礮。形跡本近周旋。臣等奏請派人往演。亦以和約新換。未便故卻其意。既據已使面稱槍礮已抵恰克圖。自以速行演試。俾免京城官兵及俄國教演之人。彼此俟行守候。而演放完竣。官兵及該國人各得早回。亦不致另生枝節。若俟新任辦事大臣至庫倫時。再行請

旨。未免多需時日。可否仰懇

飭下色克通額。遴派體面統事之員。帶領京城官兵。即日前往恰克圖。演試俄國槍礮。抑或另行

簡派大員管帶之處。伏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據俄使巴留捷克稱該
國槍礮已抵恰克圖。該使復派精於製礮之斐利偏廊前往。會
同演製等語。由京派往演習之官兵人等。已據慶昀等奏稱。於
七月十七十九日分起出口。計日可到庫倫。著色克通額於此
項官兵到齊後。該大臣毋庸前往。即挑派懂面晚事之員。前往
恰克圖。妥為照料該官兵等演試槍礮。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於四月間。據英國卜魯斯呈遞照
會內稱。該國領事官欲進廣東潮州府城。惠潮嘉道力為

阻止等因。經臣等具奏。請
旨飭下廣東督撫臣斟酌地方情形。妥為辦理在案。嗣准軍機大
臣鈔寄該督撫臣等覆奏前來。查覆奏內稱。潮州風氣強
梁。民情浮動。往往聚眾生事。一聞英國領事官進城。即宣
揭帖。欲與英人為難。地方官力禁莫止。該道恐激成事
變。勸該領事暫緩進城。俟民心稍安。再行按約辦理等語。
該於八月初二日。卜魯斯復將該道勸止該領事進城。及
紳民宣揭帖。拆毀所雇通事房屋等情照會前來。並黏
鈔該道與該領事文移各件。又據該公使到公所與臣等
面論此事。總以為廣東撫臣不駐紮省城。置外國事於不

問。所以地方官及紳民人等窺見此意。故欲與外國人抗衡。請臣等行知該省督撫。會同揀派大員。妥為辦理等語。當經臣文祥面告以該撫不駐省城。並非不理外國事務。實因勦辦土匪。恐駐紮城內。不能兼顧。該使亦不能再辯。臣等查廣東潮州民風素悍。向與外國人不能相下。該道極力調停。原為彼此兩相保全起見。無如英人素性堅執。事在必行。如果許其進城。英人得遂所求。自可無事。儻故為阻止。勢必多方狡執。爭辯不止。況潮州如岸原准通商。條約內載明准該國人隨處遊歷。似不宜因此細故。致有藉口。但紳民未愜。亦須剴切開導。以期事情妥協。庶幾安

內駁外。兩得其宜。當經臣等行知廣東督撫。會同商酌揀派道府大員。前往潮州。妥為辦理。務使內地紳民。於英人進城時毫無疑惑。自然中外可以共安。將張掛揭帖及拆壞通事房屋等情。體察兩邊情形。詳細查辦。至該撫臣不駐省城。原為辦理勦匪。可以指揮自如。斷不能因該使一言。遽行回省。但使該督撫等聯銜會辦。則英人知該撫不分畛域。而猜疑亦可永息。

御批。知道了。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廣東潮州報來要事。理應速行整辦。日前

正在備文之間。敬奉

貴國

大行之信。天下慘慼已極。本大臣不能不體貴親王之苦衷。暫為

靜候不提。茲查前將潮州地方官多方阻隔。不使本國領

事官堅前往府城一事。已與貴親王面陳在案。今據堅領

事詳報。近有洋商棧房。被賊搶擄。汕頭委員。絕不肯力為

查辦。思惠潮嘉道邱。早到汕頭拜會。即擬親赴府城回拜

相商。於五月初十日行文通知。次早帶同繙譯官來水司

小火輪船前往。只因初次路徑迷失。耽延至十二日晚間

方到。離城約三十里有橋。該船不能上流。即回橋下大高

村前灣泊。立將本船已到某處。並因師船之三板無庸駛上府城。合請貴道即派內地快船一二隻。或大輪四桨前來。以便進城外。煩擇公館暫住等情。照會邱道知悉去後。迨十四日夜晚之時。接據邱道照覆內稱。當已傳集府縣並城局紳士。諭其約束各鄉村郡城內外商民。奈據各紳士云。愚民無知。恐或輕舉妄動。紳士等不敢擔保。敝道實在不能放心。擬往大溪與領事面商等情。准到。堅領事即以二月曾經枉駕。已在汕頭出拜。不敢再勞。又以敝領事沿路至此。小民均甚和悅。自不懼百姓滋事。且本領事不必急於回轉。可以暫停。合俟貴道將輪船公所皆能妥備

等情去後。旋於十五日有大溶人手執書信赴船。轉呈堅領事閣下。方知此紙原為義安總局以謝姓此次引夷入鄉。貽累官長。不如趕緊使夷歸去等語。與該謝姓發信。上有總局印記為據。彼日復接邱道來文。內載前據貴領事來文所請。本道已諭海陽縣彭前往大溶。並將轎船各等事查照備辦。詎愚民一聞此言。謗讟紛起。該縣實不敢往接。並不敢豫備公館。惟祈貴領事停止來郡之議。等因前來。堅領事再以邱道似此讓權公局。而該領事之見該局本無正權。自不使任其作主。天津定約十一款。載明潮州城口。嗣准英民通商。該領事奉派赴任。年餘在汕。俟得約

赴府城以禮接待。迄今未能照辦。或論小民滋鬧。則該領事已以百姓甚為和心毫不可慮之言復明。邱道仍執前見。各事不肯備辦。該領事只當先回汕頭。後將邱道彭令如何辦理詳報本大臣知悉等詞照復去後。十七日。邱道再行照復。總以潮民頑悍。紳士不能約束。復言本道暨該縣令正在備辦款待之際。愚民偏貼長紅。甚至彭令不敢以船轎往接等因。閱餘。堅領事船起程即回汕頭。又據續報潮州義安公局。原為募勇團練之設。內有前任職員數名。其中為首者係富戶黃姓。並有王澤邦步光兩名。均係舉人。查邱道自謂傳集局紳曉諭約束百姓。而該紳士等

退後。立時徧郡挂貼紅示。有將外夷斬首者。即許賞銀。並令凡內地民人妄承夷人僱工。亦宜拏獲解局。堅領事派內地差送文書。該局攔阻不准前進。甚至將某姓之房屋貨物拆毀。及問其故。實因伊子向經英國領事請作本署通事。所以作罪。拆房之時。有局中紳士盧尚德。王治。陳咸熙。莊道康。與紹平五人。當場率令等情報來。現合將堅領事與邱道來往文書數件鈔錄並附。想貴親王閱餘。知各等妄為。非邱道私令該局肆行。實因授權於該局。而該局遂乘邱道之膽歉。示小民於無所忌憚。兼以事中邱道彭令均無一次剴切晚諭勸和之道。只知屢傳公局紳士會

議。至於潮州左右各處百姓之風俗。此堅領事寄住大澤之時。日日閒游。亦有離城十里之地。曾經徧歷。凡一帶居民。毫無違禮之舉。觀此民情。美非友誼之據。迨回汕頭。所有良善者。共謂此次郡民背禮亂行。若非該局默為使之。自必無其事。如此大違條約者有二。一則領事前往潮城。不照條約七款載明衙署相見會晤。一則為該通事承充英國使用。遠將伊父房貨拆壞。殊與十三款議准大為不宜。該犯更敢行惡不一。要在用言淩辱遠人。甚至挂貼招請教夷等詞。其罪實屬甚重。當請貴親王加意詳察其情。今彼此兩國既定條約。本大臣無容潮州官民竟然違背

之理。茲英國領事上潮見官。英民執照任使進潮。皆在條
約明文准行。詎任該處推辭禁止。惟思欲使
貴國民人遵守和約。何如
貴國自主設法令行為善。依本大臣之見。貴親王果能咨謝
兩廣總督勞。廣東巡撫者。會議同派大員赴潮州備辦一
切。事皆妥協。隨即約請堅領事前往。以禮接待。咸使郡民
共聞共見。衆仰
宸裁。莫非恪守和約遂款遵行。似此辦理。則潮郡友睦之情。亦得
漸洽。至於通事父家只因伊子經英國請用。為此拆毀一
節。務望

貴國飭令照數賠補。並將彼時擅敢宣挂長紅。塡惑百姓。縱其放肆。凡為滋鬧之各犯。按律懲辦。此二議亦為本大臣理所切請必行。外以邱道措辦。或非故意使民横行。而絕不力為彈壓。亦合嚴行詳察。總之湖查從先兩國屢失和好。終至彼此動兵之故。多因公局人等種種舉動未善。而各地方官不顧約束。轉以私心縱肆。此不必細提。此次切請

貴國務必認真設法嚴行查辦。消禍於未萌。且粵省退兵之期。條約明文所制。本國不待限滿。先允將兵撤回。實為深願早能消卸前疑之證。諫

貴國亦願以條約必能盡守之志。咸使衆人共知。是以照會切希貴親王此次出令。各該官等自不能不立為遵行。不致再為申請。重勞貴親王。此本大臣所切望也。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到貴大臣照會。閱悉廣東惠潮嘉道與貴國領事官文移往返。阻止該領事官進潮州府城。該處紳民張挂揭帖。並將通事房屋拆壞等情。本爵前於四月二十六日。據貴大臣將惠潮嘉道不肯接見領事官等因照會前來。當即行知廣東督撫查明。詎該督撫於未接咨文之先。已將情形咨呈前來。據稱潮州民氣強梁。人心浮動。好

鬧喜事。動輒聚衆逞兇。誠恐防護稍疏。於該領事官或有未便。故勸該領事官暫緩入城。擬俟民情稍安。再行按約辦理等語。查潮州民風強悍。喜事好鬧。原係實在情形。諒貴大臣所素悉。該道勸該領事官暫緩進城。並非有意阻止。實為保護該領事官起見。惟中外未能和協。殊非本爵安撫羣情相待遠人之深意。今據貴大臣照會前來。本爵再行知照廣東督撫。會同揀派道府大員前往潮州。督飭地方官實力開導紳民人等。使知貴國領事官進城。並無他意。庶該領事官得以進城會晤。不致有意外之虞。百姓並不致疑惑生事。並將拆壞通事房屋及張挂揭帖等情

查明辦理。除行文廣東督撫照辦外。相應照覆貴大臣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

咸豐十一年。辛酉。九月。己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臣等自艾林波來津後。素將商辦情形隨時具奏。嗣以崇綸等與艾使將條約稅則議定。經臣等專摺具陳。並將案本封送軍機處備查。奉

旨依議。欽此。遵即行知崇厚遵照辦理。惟思五年後布國派員來京。恐欲仿照英法國住居府第。復函屬崇綸等令其將不住府第一層載明條款之內。以免日後饒舌。該使以載明約內。恐貽別國之笑。藉遮眼會一件。聲明將來不住府第。如無合式房屋。即由中國給一空閒地基。聽其自行修蓋

等情。臣等以所重在不住府第一層。該使既有照會聲明。即與載入條約無異。其餘各情。自可照准。因即給予照覆。准其照辦。並將崇綸等寄來繕定條約稅則各本。經臣等覈與稟本無異。當即鈐蓋關防寄津。復由崇綸等送交艾使蓋印。經彼此蓋齊。即於二十八日在津當面畫押。彼此分執。該使即將所執各本帶回本國。與伊國閱看。俟一年後再行齎來中國。或在天津。或在上海互換。惟事既完竣之後。該使又遞臣奕訢照會。懇求進京謁見臣等。並拜晤法俄各國公使。且以事已完結。請令崇綸先行回京。此件照會遞來時。臣奕訢已赴熱河。未曾給予照覆。惟經崇綸

等在津再三阻止。余該使懇請甚堅。揣該使之意。不過以初到中華。得能進京與臣等一見。將來回國。即可誇耀於人。俾為體面。若必過於阻止。轉失大方。惟據告以現值國服。來京時不能設筵接待等情。該使亦無他說。隨即帶同隨從四人來京。於八月二十三日。由法國公使哥士耆帶同前來臣等公所謁見。坐約刻許。所談均係閒話。未及公事。次日臣文祥恆祺前去回拜。其禮貌亦頗遜順。該使小住數日。已於二十九日起程回津。至其何日由津回帆南駛。亦經函令崇厚隨時稟報。再行奏聞。

御批。知道了。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聞貴親王欲在和約第三款內。寫明本國秉權大臣到

貴國京都居住時。不准借府第公所等因。嗣後本國派秉權大臣到北京長行居住。固不能向

貴國執意要一府第公所。亦不能任使居住民房。必須

貴國官員相幫覓一合式房屋。方見和好之意。如

貴國官員不肯相幫尋我房屋。與不准本國秉權大臣在京居住無異。為此本大臣知照貴親王寫一照覆。開明本國

東權大臣到京時。
貴國官員應竭力相幫找一壯麗寬廠房屋。如無合式之地。
即請
貴國給一空閒地基。以便本國自行修造。其未修蓋之前。仍
請
貴國備一公館。暫行居住。一俟房屋蓋訖時。即便騰出。
給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嗣後東權大臣到北京居
住。不能向中國執意要一府第。亦不能任便居住民房。必
須中國相幫覓一房屋。方見和好等因。本爵查中國五年

後如軍務業已肅清。貴國秉權大臣可以居住北京之時。所有應需住屋。如貴國不能租有合式之房。即由中國免一空閒地基。由貴國自行修蓋。其未修蓋之前。當備一公館。以使貴國秉權大臣暫行將就居住。俟房屋蓋訖時。即使勝出歸還中國。相應照覆了也。

壬辰。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奏。竊等前於三月二十七日。附奏遵

旨派員赴各哈薩克遊牧地方。查無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於六月初三日。欽奉

批諭。仍著密為訪查實在下落。前據綽坦稱該汗已投俄國。是否

實有其事。抑係自相殘害欽此。茅遵即派委營長穆隆阿。復派
委協領伊博圖。前往再為密查。嗣據穆隆阿。伊博圖。先後
稟報。詢據哈薩克台吉等。僉稱前聞阿勒坦沙拉父子。早
已投往俄羅斯國所屬地方。並無自相殘害情事等語。該
委員等復往俄國所屬之哈薩克遊牧地方訪查。據阿哈
拉克齊霍佳凱聲稱。阿勒坦沙拉並伊子。均在俄羅斯國
所屬庫庫奇塔普地方居住。若有俄羅斯執照。方能到彼
查訪。相應請
旨飭下伊犁將軍。行文該國西悉畢爾衙門。轉查阿勒坦沙拉父
子。是否在該國所屬地方居住。以期得有確實下落。

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查明阿勒坦沙拉父子實在下落一摺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經明緒飭委營長穆隆阿等前赴俄羅斯國所屬之哈薩克遊牧地方訪查據該阿哈拉克齊霍佳凱拳稱阿勒坦沙拉並伊子均在俄羅斯國所屬庫庫奇塔普地方居住著常清即行文俄國西悉畢爾衙門轉查阿勒坦沙拉父子是否在該國所屬地方居住以期得有確實下落

壬寅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竊照英法各國來漢口通商節經幫辦理情形奏報在案嗣察英國參贊巴夏禮續增十條內第七條所載凡進口出口貨物均歸上海稽查納稅實有心取巧據萌欺蔽偷漏之端半載以來

洋商往返貿易。凡有洋貨進口售賣內地。內貨出口販運外洋者。因自發逆上犯。漢口巨商大賈。遷移一空。所到洋貨。皆於漢口各行中暗中以貨易貨。運載上船。並不交進口貨物清單。亦不報出口貨物數目。以至毫無稽察。其應完子口稅。雖有上海來文。據該領事云。先完正稅。然後方完子口稅。即條約內所載應辦應察之事。一概齟齬。置之不理。且有內地奸商。船插英旗。借此彭射偷漏。甚至將禁運貨物。如米粉木植鋼鐵銅鉛等物。裝載下船。雖嚴飭沿口各營礮船詳查。終難免私售賊匪等弊。必須設關收稅。設立官行。按單發貨。始使稽查。到上海照單察驗出口。洋

貨亦憑上海發單。到漢口開艙。則長江自鎮江至九江漢口進口貨物。始免偷漏之弊。若如英使所謂出口貨物。仍至上海納稅。則迂迴長江千餘里。隨處皆可上貨下貨。任其自便。實存欺蔽之明驗也。茅尚恐見聞未確。人飭委辦漢口通商事務候補道張開甯及藩臬兩司詳細察覈。茲據該道會同藩臬兩司稟稱。英美等國領事官金執爾等。僉稱漢口雖為長江三口之第一緊要出進大口。現在洋商辦運內地貨物。因漢口並無監督稅務司員官吏。一切出口內地貨物正稅子口稅。已均歸鎮江上海完納查驗。則與條約內所載察驗進口洋貨。嚴防偷漏。已不相符。

所謂中國各口於不納稅處概不請驗候查等語。並非指漢口九江而言。既謂漢口為出口第一關貿易之所。若不請驗納稅。是出進自由。所謂嚴防偷漏者何在。查該商之意。以漢口未經設關。並無稅務司員。故爾指稱無關稽查。不能納稅察驗。與條約內所議均不相符。漢鎮若不設關收稅。漫無稽察。則長江上下中原之利。盡歸外國。自漢口以下。鎮江以上。內地奸商。亦倚託洋商。任意私售私買。不特稅課偷漏。亦必虧耗釐金。於籌餉大局實有妨礙。其洋商執一稅不二稅之說。未允收釐。殊不思納稅出於洋商。收釐取自華商。兩不相涉。現在內地商人分赴湖南湖北

產心所在。購買茶葉等貨。動稱英國洋商雇夥。抗不完納釐金。似此情形。則內地奸商。人人皆可稱為洋行雇夥。內地貨物。種種皆可稱為洋商採辦。漢口之外。山鄉市鎮。處處皆可作為通商口岸。和約所稱不逾三口之文。已為虛語。又不合不逾百里之條。況法國約內任聽在議定通商各口往來。惟明禁不得在沿江沿海各埠。私買私賣。美國約內云。泊船寄居處所。商民水手人等。止准在近地行走。不准遠赴內地鄉村市鎮私行貿易。其說甚明。若英國一開此端。則他國亦將效尤。惟有於漢口設關收稅。明定章程。設立行棧。收票發票。稽察盤驗。並禁止華洋雇夥往各

埠頭採辦。由商販自行販運到漢鎮入行售賣。庶可杜絕弊源。與原議條約始相符合。等復查該道所稟。均係實在情形。漢口為九省通衢。行運甚廣。百貨叢集。其中茶葉大黃桐油等貨。尤為出口大宗。該洋商等紛紛自赴各處採辦。既不投驗。無從稽其多寡。奸商倚託影射。甚至將停運之貨。接濟賊匪。違禁之物。潛行夾帶。自漢口至鎮江。迤邐千餘里。其中處處均可私售。漢口既未盤驗。上海鎮江無憑稽察。若經由長江出口。則上海亦無從查知。不特稅課竟歸無著。抑且將來流弊無窮。若不妥定於創建之始。將恐伊于胡底。應請於漢口設關。照海關章程。將內地各貨

出口正稅及子口稅。一併於漢關完納。其進口洋貨運至漢口。僅於服單點驗。方許售銷。以符一稅不再稅之約。並禁止華洋行夥往山鄉鎮市自行採辦。以符不逾三口之條。出入口貨物。既可稽查。而稅課亦有攸歸。飭漢陽府勘擇地址。創立關卡。所有督辦關稅事務。應請添設監督一員。恭候由京

簡放通晓稅務深知外國商人性情之員。一俟

命下之日。即飭趕緊建造衙署關卡。以便稽查盤驗。實於稅課地方軍務籌餉各事均有裨益。凡與地方有交涉事件。仍由辦理通商道管理。仍歸督臣兼轄。並一切稅務隨時稽覈。

此外尚有應行商辦禁止各事。容隨時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各國妥籌辦理。九江一口。亦當與漢鎮事宜一體相同。以昭畫一。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妥議具奏。

兩廣總督勞崇光奏。英法兩國兵丁。議於秋分節後退出廣東省城。前經臣恭摺奏明在案。現已約定於八月二十七日該兩國一同退兵。將省城交還。先於十二日將城外大黃滘礮臺交還。臺上英兵概行撤退。由臣選派弁兵駐守。所有一切善後事宜。臣現會同將軍穆克德訥。並督同司道等趕緊籌為布置。並函約陸路提督臣崑壽來省會

同籌辦。務期妥協周詳。仰慰
宸廑。法國租賃藩司衙門與該國領事居住。已由京定議。自當遵
照辦理。英國先亦欲效尤。令該國領事租住將軍衙門。臣
連日與英人巴夏禮反覆辯論。堅不允行。巴夏禮始自變
其說。求將城內長春仙館借給該國領事暫住。且謂兩國
事同一律。斷無法國領事准住城中。英國領事獨不准在
城居住之理。言之至再至三。臣與在省司道及紳士等公
同商酌。英法二國兩不相下。法國領事既居藩署。僕必不
准英國領事居住城中。勢必將別生枝節。於退城大局殊
有妨礙。查長春仙館。在北門內觀音山之麓。係前督臣葉

名琛所建。以資公餘游憩。並非辦公之所。且地方偏僻。與各衙門及衙繁街市。皆相距甚遠。借給該領事暫居。尚無妨礙。各官紳均以為然。旋與巴夏禮及該領事羅伯遜面約。不得隨帶多人。並約定一二年後。城外沙面地方建有領事館。即行遷移出城。不得將長春仙館永遠占住。羅伯遜亦已面允。至法國哥士耆在京原議。謂英國如有要求。伊能設法阻止。今英國僅求借住長春仙館。無關緊要。臣體察情形。似亦非法國所能阻止。除俟該二國兵丁退城之後另行奏報外。謹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癸卯。

諭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畫乖方所致。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和議。徒以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淀園被擾。我

皇考巡幸熱河。實

聖心萬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將各國應辦事宜妥為經理。都城內外。安謐如常。

皇考屢召王大臣議

回鑾之旨。而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總以外國情形反覆。力排

眾論。

皇考宵旰焦勞。更兼口外嚴寒。以致
聖體違和。竟於本年七月十七日
龍馭上賓。朕搶地呼天。五內如焚。追思載垣等從前蒙蔽之罪。非
朕一人痛恨。實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載垣。端華。肅順。著即解
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著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
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伊等應得之咎。分別輕重。按律
秉公具奏。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據崇厚稟稱。英國在
津兵丁。於八月十六二十七等日。共撤兵一千名回國。經
臣等於九月初一日具奏在案。茲復據崇厚稟稱。英國在

津印度馬隊黑兵。現已全行退出。放洋南駛。約計共有一千餘名等語。理合附片奏

聞。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前據崇厚稟稱布路斯國艾林波。於九月初八日到署面晤。據稱初九日卯刻借英國小火輪船由津城起行。赴大沽海口換坐大火輪船等語。茲復據崇厚稟稱艾林波於本月初九日出口放洋南駛。理合附片奏

聞。

御批。知道了。

吉林將軍景綸奏。奴才景綸前奉
諭旨。會同侍郎成琦。馳抵興凱湖岸。與俄國公使會勘分界。當於
五月二十一日畫押鈐印互換圖約。遂將白稜河口河源
界牌先行設立。一面繕就牌文。飭交委員佐領吉勒圖堪
驍騎校永寧。儘先協領瑞林等。各攜圖約。會同俄酋圖勒
濱分赴松阿察等處。如式建立。並令三姓副都統富尼揚
阿在烏蘇里江口。候同俄酋將該處界牌依法製建等因。
曾經奏准在案。嗣據瑞林等報稱。已於六月初六日將松
阿察界牌建立。永安報稱。奉派與佐領吉勒圖堪攜帶圖
約。會同俄酋圖勒濱。由白稜河源順山嶺於七月初四日

馳抵橫山會處。初八日至湖布圖河口。十四日。吉勒圖堪因病不能動履。留途將養。永安隨同該酋於二十二日至湖布圖河源。各按圖內指定處所。建立界牌。實貼牌文。又據埠春協領台斐音阿。轉據驍騎校永安。雲騎尉丁柱。聯銜稟報圖們江口應設界牌。已於八月初一日會同俄酋圖勒濱。在該江口二十里許。遵照定式建立。並據副都統富尼揚阿報稱。六月十二日。候見俄酋吉成克。商同安設界牌。該酋指稱烏蘇里口近岸莫勒密地方低窪。立牌恐被衝沒。商擬在烏蘇里口迤上三里許高阜之處。設立界牌。該副都統恐距岸較遠。仍於莫勒密地方多立界牌一

面。以為印證。詎莫勒密界牌突被江水漲發衝沒等情。先後呈報前來。芬景綸伏查前在興凱湖會同俄使議定烏蘇里口。止應設界牌一面。業經換圖

進呈在案。茲該江口地址低窪。副都統富尼揚阿會同俄酋吉成克擇於迤上三里許高阜之處。建立界牌一面。足資信守。其莫勒密添設界牌。既被水衝。無庸補建。以符原議而免紛歧。

御批。知道了。

壬子。江蘇巡撫薛煥奏。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王有齡奏寧波設立新關徵收外國稅鈔一摺等因欽此當即恭錄轉行江海關欽遵查詳去後據該關道吳照查明粵閩江浙五口於道光二十三年奉文與西洋各國通商原係各歸各口設關徵收洋稅均無代收別關稅鈔之事美國舊約第二十款載外國人民運貨進口既經納清稅餉儻欲運往別關售賣檢查貨稅底簿相符驗明實係原包原貨並無拆動抽換情弊即填入牌照發該商收執一面行文別口海關查驗符合免其重納稅餉等語通商各國本係一律照辦現又列入英國新約第四十五款法國新約大略相同此條專為貨不重徵而設並非代收

別關稅鈔。各口歷久通行。均照條約辦理。乃洋商因有准給免單之條。近復販運內地土貨。在海關完納出口稅銀後。亦或聲明船須復進別口。請發免單。節經據理駁斥。奈各國領事總以貨無兩稅為詞。且謂通商條約洋貨改運別口。有准給免單之文。洋商轉運土貨。復進別口。並無不准發給免單之文。藉口巧辯爭執。不得已從權照辦。亦非代收別關稅鈔。粵關甯波各口。皆係通融給發。不獨上海為然。但此事關係稅課盈絀。必須議定進口納稅章程。各關一律停給免單。方足以杜葛爭而重權政。緣代辦稅務司赫德已赴天津。該關道是以詳請辦理三口通商大臣

崇厚就近與赫德面商定議。即由崇厚呈請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分別飭知。以使各關遵照一律辦理在案。茲

奉寄

諭。應即照會各國領事。停給土貨免單以杜彰射等情。由該關道詳覆前來。正在覈奏間。承准總理衙門先後咨行。洋商置買內地貨出口完稅後再運別口。係約稅則。均無作何辦理明文。現與英法二國公使議定。凡洋商運土貨出口。不准再發免稅單。復進他口等因。並准浙江撫臣王有齡鈔錄原奏咨會到臣。查洋貨進口納稅後改運別口。准給免單。英法美三國條約均有明文。本非代收別關稅鈔。免單

自應照章給發。茲繹王有齡原奏。似指內地土貨復進別口而言。前此洋商藉詞牽混。請給免單。實屬意存影射。然上海止收本關出口稅銀。給單准免。並不代徵別關進口稅鈔。王有齡原奏所敘。微涉錯誤。惟稅鈔雖未代收。而免單必不可發。江海關已於六月初十日停給。至王有齡原奏所稱。儻稅已上納。貨未銷售。仍開赴別口銷售者。所收稅銀。或即刻發還。或給予票據。留抵本關下次之稅等語。查英國條約。有發給存票。他日不論進口出口之貨。均可持作已納稅餉之據等語。係專為洋貨進口納稅後。仍復運出外國面設。若洋貨進口納稅後改運別口。即應照約

填給免單。王有齡現奏。如指土貨而言。則一切宜遵總理
衙門與各公使現議章程辦理。應同原奏所稱認單一項。
查係上海華商認完釐捐時發給。與洋商完稅無涉者。均
無庸議。
御批。知道了。
癸丑。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
豐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據俄使巴留捷克稱該國槍礮已
抵恰克圖。該使復派精於製礮之斐利偏廊前往會同演製等
因欽此。當即遵

旨派員。揀查庫倫印房當差人員。僅理藩院額外主事錫齡當差十有餘年。素悉夷情。商堪派委前往恰克圖。照料京營官兵等演試槍礮。並飭令官兵人等分起開日起程。頭起圍明圓官兵等於九月初六日起程。派四等台吉達克蘇龍護送。二起健銳營官兵等於初八日起程。派梅蘭烏進巴林護送。三起火器營官兵等於初十日起程。派圖薩拉克齊伊達木多爾濟護送。額外主事錫齡於十一日起程前往。俟該官兵演試若有成效。再行飭令回京。一面遵照諭旨。查數請獎。再前經奉到

諭旨。令將鳥槍擇留數十桿以備京兵在彼演試。所餘各件運赴

京城等因欽此。茅今到知兩盟盟長及沙畢孫備駝隻車輛。以
備槍礮到齊由恰克圖運送進京。一面知照察哈爾都統
查辦。再酬答該國使臣及犒賞教演之人。曾經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議奏。奉
旨。臨時查看所派使臣官階大小。酌量賞賜。作為庫倫辦事大臣
酬答。其教演之人。亦作為色克通額等賞給紵絲茶等物。不得稱
係奉旨賞賜等因欽此。今茅飭令派往照看演試槍礮官兵之
章京錫齡。俟俄國槍礮到齊。酌量運送之使臣官階大小。
教演之人數目多寡。即速呈報前來。酌數妥協。再行發給
賞賜。作為茅酬答犒賞。其需用費項。應由恰克圖商票項

下給價。一併歸入年終報銷。

御批。知道了。

十月。丙寅。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奏。據住紮俄羅斯托羅依察克薩布薩奎城固畢爾邪托爾得斯坡特則諾斐池封開。伊國君伊木足業拉托爾。將兩大鄂邦百姓普行施恩。兩大鄂邦百姓。願在布畢里所有河木爾江東海沿地方。素經准其貿易。其所賞貿易之處。在恰克圖白喀爾湖這邊恰克圖所屬寬闊地方。一切不收稅課。照本國君伊木足業拉托爾降旨之日起為始。由本處辦理。將所寫左邊一切應辦之處。行知大臣趕緊咨行等因前來。等查

俄羅斯新定通商條約第四條。所定交界各地方。兩國商人願意通商。並不交納稅課等語。在希畢里所有阿木爾江東海沿白喀爾湖這邊。條約上未載。奴才無憑可查。今詳查由固畢爾那托爾所寫此等地名。白喀爾湖這邊恰克圖所屬寬闊地方。一切不收稅課之處。俄羅斯等生性得一步進一步。日後條約所定地方外。該商人等私行在本國地方零星貿易之心。不能無有。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地名緣由詳查。明白咨覆。奴才得其主見。可否遵行之處。請

旨飭下。並將俄羅斯給與奴才滿洲俄羅斯原文。包封呈

閘。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於五月十二日。

接奉寄

諭。恭親王奕訢等奏。各口關稅現當開辦之初。總理稅務司赫德

來京所議章程。頭緒紛煩。實難洞悉流弊。請飭戶部會商辦理

等因欽此。臣等當將各口關稅章程。一面悉心酌擬。一面

咨令各口通商大臣妥為籌議去後。迄今數月之久。未見

各該大臣商定辦法。分別奏咨。疊據兩湖總督江西巡撫

咨稱。自洋人入江以來。進出口正稅。均在上海交納。其自

入內地貨洋貨買上貨。既未議徵子稅。而洋人復不令地方官抽釐。漢口九江領事。又均不服稽查。又據江蘇巡撫薛煥咨稱。每與領事官酌議章程。而各國領事以未奉該國劄諭。不肯遵行。請臣等與住京英法公使面議各等語。而英法公使亦時到臣等公所。聲稱中外交涉事件。不能與外省大吏紛紛商辦。必欲與臣等公平面議。臣等於稅務事件。本非熟悉。但既奉有

諭旨。令臣等酌擬章程。臣等斷不敢稍形諉卸。因查各口通商。惟長江最關緊要。緣該地方軍務未平。收稅固可濟餉。而洋人惟利是圖。深恐其接濟賊匪。若不議定章程。不但稅課

有虧。且有貽患軍務之虞。查本年春間。薛煥與巴夏禮曾議有長江通商章程十款。於船隻往來頗有稽查。惟尚有未盡嚴密之處。而於收稅一節亦未議及。因就原議章程重加添改。定為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款。凡長江有關軍需之物。令洋商呈具保單。向各關領照。起卸均有查驗。庶不致再有濟匪情事。再長江及南北各口。現在尚未一律議徵子稅。及土貨復進口稅。因另擬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臣等與英法國公使面商數次。於八月間照會英法國去後。嗣據英國威妥瑪到公所面稱。章程二件。均願照辦。該國已發英商告示二張。令其遵照辦理。隨送到照覆。並

黏鈔告示底送閱前來。臣等查英國告示。係以英文編譯。
較之臣等原議章程。雖次序不同。文義稍減。第大致與臣
等所定十二款五款無異。應飭南北各口。仍照臣等漢文
章程辦理。至法國並無照覆前來。惟通商事件。向係隨同
英國而行。既無他議。應令一體照辦。再長江應收進出口
正稅及土貨復進口稅。現今均在上海完交。應請
飭下江蘇巡撫將上海代收長江各稅。每屆三月一結之期。分別
解往湖北江西二省以濟軍餉。至洋人自入內地貿洋貨
買土貨。現已分別議定。或照約交一子稅。免其重徵。或照
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經此次明定章程。使內地奸

商。無從假冒漏稅。而於各省關卡稅釐。亦屬不無裨益。惟
臣等所議章程。不敢自謂盡善。應請
旨飭下南北通商大臣。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如有應行變通
之處。隨時會商辦理。
御批。依議。單片併發。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於稅務本非素諳。所有從前各海口
稅務案卷。又均在戶部。莫能知其源委。臣等雖可隨時咨
查。而於底蘊究未能熟悉。現在所定長江章程及各口通
共章程。其中有無窒礙。實不可知。是以臣等於正摺內聲
明。請

旨飭下南北通商大臣。悉心體察。如有應行變通之處。隨時會商
辦理。惟嗣後應辦稅務事件。尚恐不一而足。臣等固不敢
稍辭勞瘁。但一切稅務章程。若均由臣等懸定。誠恐未臻
妥善。再四思維。惟有請
旨飭下戶部。凡有關稅務事件。均由戶部主稟。隨時與臣等會商
辦理。以昭詳慎而免紛歧。
恭親王等又奏。查從前五口通商。洋人販運土貨。僅止將
茶葉大黃運出外國。今則洋商每將南北土貨於通商口
岸往來販賣。不獨隱奪華商生計。且於各關稅餉有虧。查
此項復進口之土貨。條約稅則內。均無作何辦理明文。若

不議添復進口稅。將來洋商以販運土貨為得計。必至內地商人無可營生。是以臣等前與英法公使。極力相爭。凡土貨出口。如欲運往他口。雖已完過出口稅銀。不能照洋貨發給免重徵單。其復進口時。如交一正稅。准扣二成。如交一半稅。不扣二成。照會英法國去後。旋據覆稱土貨復進口應交半稅。毋庸扣歸二成等語。而於交過半稅後應否再徵。亦未議及。現與議定土貨復進口交過半稅後。止准在口售賣。若運入內地銷售。仍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如此庶足保全華商生計。而內地各關。亦不致有虧缺。

長江各口通商暫訂章程

第一款

外國各船隻欲過鎮江口上大江者。由上海領事官處請領江照。由領事官轉請上海海關。此江照准往漢口為止。止係上海海關可發。俟查明該船應納進出各稅連船鈔已經納完。方可給照。其照由上海海關送與領事官轉給該船船主。即由領事官將其船牌留著。俟該船回日將原照送繳領事官轉送海關。然後領回船牌。

第二款

凡商船來往長江。准帶應用兵器以為保衛之資。其兵器

數目。聽上海海關按度情理。酌定發給軍器執照。載明礮槍刀藥等件若干。准其照數帶往。由海關將此軍器執照送與領事官。由領事官發給該船船主。俟該船回上海之日。將執照內所開原帶礮槍刀藥等件。按數帶回。如有用去者。即將如何用處報明。如該船帶回軍器火藥。缺少執照所開數目。又不能將如何用處並無弊端報明。或查出該船在長江不論何處私將器械火藥各等類出賣。或多帶軍器與照內數目不符者。即將江照撤回。不准該船在長江貿易。

第三款

一。船由上海起程上長江之時。聽憑上海海關隨意派員或丁役等。不過一二人。一同駕往鎮江。該船主不得阻止。並將所派員役照料安置坐落之處。其經費一切由關支給。該船自上海至鎮江一帶地方。均不准貿易。如有私自買賣。係違天津和約第四十七款章程。可照約內所議處辦。

第四款

各船到鎮江。必先在該處灣泊。並報明領事官。鎮江關方准過口。該船一到鎮江。即將江照軍器執照上海海關紅單船上除水手外所帶商客等人名數單共四件。親遞領

事官查照。如欲即刻前往。由領事官將以上四件轉送鎮江關查明。懸關派員役上船查看。如無應取銀物。又無應留事故。由關將上海原發江照軍械執照兩件給還船主。另發鎮江紅單一件。方准開行。該船在鎮江如逾一日之限。不即前往。則由船主報領事官照會海關。並起貨下貨一切等事。均必遵照天津和約第三十七等款辦理。仍由船主將艙口單及所帶商客等人名數單。稟遞領事官。由領事官將該船江照軍器執照留著。俟鎮江關發紅單時。始將此二照給還船主。方准前往。如有船隻未照章程請領江照軍器執照鎮江紅單三件。私行往長江。即係違天

津和約第四十七款。可照此款處辦。

第五款

各船到九江漢口。限一日之內。由船主將江照單器執照鎮江紅單艙口單並船上商客等人名數單共五件。遞交領事官查收留著。俟出口之時。仍將出口艙口單。及所帶出口商客等人名數單。遞交領事官。由領事官始將江照單器執照鎮江紅單三件發還船主。其鎮江紅單內由領事官註明何日遞交。何日給還字樣。如船隻直過九江不灣泊者。則無庸報到。如遇該處不起貨下貨。免將艙口單遞交領事官。

第六款

各船隻下長江時。一到鎮江。必在該口灣泊。報明領事官鎮江關一切事宜。均照以上第四款由鎮江進口上長江章程一律辦理。仍聽鎮江關隨意派員或丁役不過一二人。為同前往上海。由該船主遵照以上第三款一切照料。正准該船直往上海。均不許在沿途各處停候交易。

第七款

凡船隻遵照此章程在長江來往貿易。其應納稅餉。既照以上第一第四第六各款辦理。則天津和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款章程。與彼無涉。准其在九江漢口

任使起貨下貨。不用請給准單。不用隨納稅餉。俟回上海。

遵照前章辦理。

第八款

船隻在長江各口遞領事官艙口單內。必註明所帶各貨件數。按貨開明。或斤兩。或長短。或價值。分別列明。

第九款

一洋商欲運油麻鋼鐵米糧麪食木植銅錢。須赴關報明數目若干。運往某口。請給執照。先由該商呈具保單。聲明必將貨物送至某口。聽某口海關查驗該貨數目相符。均經起卸。即由某口海關將執照畫押蓋印。限三月內繳回。

儻過三月之期。而執照未得送回。按其錢貨原本。照數罰繳入官外。將該船江照撤回。不准在長江貿易。以上各節。均於保單內註明。至請給執照。如係向在中華設洋行之人。准具自行呈具保單。若非向設洋行之人。則同妥商二人聯名呈具保單。以上各貨。除銅錢不納稅外。餘均照則納稅。

第十款

一洋商雇買內地船隻。裝貨上下長江。稟請該口領事官咨會該關發給內地船照。先由該商呈具保單。聲明必將該船及貨物送至某口海關。聽海關查驗船貨相符。均經

起卸。即由稟口海關將執照畫押蓋印。限二月內繳回。逾二月之期。而執照未得送回。按其船貨價值。罰交入官。至所請船照。如係向在中華設洋行之人。准其自行呈具保單。如非向設洋行之人。則同妥商二人。聯名呈具保單。其內地船應徵稅料。應由各口自向內地商人辦理。

第十一款

凡船隻有違前款章程。不論何款。將江照撤回不准在長江貿易。亦可將違章之船。送回上海。可另併治以違犯條約之咎。又如遇人因事故將該船主稟告各口領事官。由領事官將該船留在口內。俟將所告之事查明辦結。完結

之後。方准開行。

第十二款

以上暫訂各章程。如遇各口收稅情形。有滯礙難行之處。應由兩國大臣隨時會同議。以歸妥善。

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條

第一款

洋商由上海運洋貨進長江。須在上海將進口正稅完納。俟到長江各口後。一經離口自入內地販運。如無長江各關稅單者。逢關納稅。遇卡抽釐。遇有外國商人。欲在長江各關。請入內地之稅單。即令該商於運貨過卡之先。照約

在該關完一子口稅。方准發給稅單。不再另徵。

第二款

洋商由上海運土貨進長江。其該貨應在上海交本地出口之正稅。並先完長江復進口之半稅。俟到長江各口後。一經離口販運。無論洋商華商。均逢關納稅。遇卡抽釐。

第三款

洋商由上海運別口所來之土貨。已在別口交過出口稅。並在上海交過復進口稅。如再出口往長江。毋庸再在上海納出口稅。並長江復進口之稅。俟到長江各口後。一經離口販運。無論洋商華商。均逢關納稅。遇卡抽釐。

第四款

洋商如在長江口岸。自入內地買土貨。或本商自去。或用本國人或用內地人均可。惟必須先向海關請領買貨報單。單內註明該貨某日到某子口應運通商某口。實屬本商土貨自必納完半稅等詞。並於單內填註本商姓名。或本行字號為憑。此等報單。通商各口海關自行備辦。俟准領事官咨請發給。並無使費。

第五款

洋商由長江口岸運土貨回上海。若係洋商由內地自販之貨。已在江口完一子稅。即有過卡實據可憑。如在本江

口所買之貨。即係已由內地人交過各內地稅則。在長江下貨時。均不必在長江各口完稅。俟到上海進口時。交長江出口之正稅。並先將一半稅存在銀號。如在限內出口運往外國。確係原包原貨。並無拆動抽換情形。即將所存之銀交還。如在上海銷賣。或逾限未出口。即將所存一半稅入帳作為復進口之稅。或限內出口。有拆動抽換情形。除將一半稅入帳外。仍另納出口之正稅。

以上除長江十二款。專為長江而設。各海口毋庸照辦。其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除長江應收進出口正稅及復進口半稅。均在上海完納。與別海口不同。餘如洋商入內

地賣洋貨買土貨復進口入內地銷賣。以及土貨復進口
報明不日出洋。各項存銀納稅領單請照一切辦法。南北
各海口。均照長江一律辦理。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條約第十款內載長江上下游均有藏匪。俟
地方平靖。准將三口為通商之區等語。旋於上年十月准
貴大臣照會。現擬漢口九江。先行開商。儻私會軍器等物。
即將貨物入官。並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經本
爵覆准在案。嗣經上海
欽差大臣暨與貴國已參贊。會議暫訂章程十款。其第十款內載

以上各章程應隨除添改。隨時會同酌議等語。查原定條約因長江地方尚未平靖。故暫緩通商。嗣接責大臣照會。諄諄以漢口九江先行開商為請。並慮及奸商接濟賊匪。不准以軍器為生理。辦理本為公平。本爵是以通融辦理。暫准通商。以期中外商人。均沾利益。永敦和好。本年六月間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洋船到安慶起貨一事。所報非實。現已出示曉諭各該處英民知悉。凡官兵相圍之地。如有私欲相通之人。被官兵槍礮傷害。本大臣必不聽果等語。足見貴大臣防範甚嚴。凡中國有賊處所。洋船自不至前往有運貨濟匪情事。乃茲准湖廣總督咨稱內閣內地奸

商。附載輪船。又買民船附益。插有貴國旗號。沿江直下。並不完稅紐釐。並有奸商貪利濟匪。凡往來之船。每停泊於黃州安慶賊踞之地。將鋼鐵油麻米糧。重價賣與賊匪。濟其困乏。並由漢口購買木植。展轉賣與賊中。使賊得造成戰艦以抗我師。地方不靖。亦於貴國通商事務有礙。殊非和好之道等因。本爵據此。不能不照會貴大臣一體立法禁止。查八年所定稅則。凡違禁貨物。如火藥彈子礮位鳥槍一切軍器及內地食鹽。不准販運進出口。又銅錢不准運出外國。又硝磺白鉛不准帶入長江並各內港。亦不准代華商護送。均載在稅則。為通商各口違禁之貨。又稅則

第十條內載長江如何嚴防偷漏之處。任中國設法籌辦。此次長江一帶軍務未經肅清。先行通商。自未能與別海口相同。而在別口違禁貨物之外。另有數件。不使允准任使販運。除此等物件之外。其餘無關軍需之貨。均可照章程販運納稅。該特將上海暫訂章程內所應添改之處。一一註明送閱。即希貴大臣示知長江各商遵照。儻商船不肯遵行。則賊匪得有接濟。勢更蔓延。於中國軍務餉需實有不便。而軍營將士不能平賊。必謂本爵辦理不善。本爵更無別法。只好仍按照條約暫規通商。於鎮江一帶禁止商船入江。據地方平靖再行辦理。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

見覆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准貴親王來文。內議土貨復進各口取給免單一節。現據上海領事官參詳報。英商因免單不給受累。並有別項礙難之處等因前來。除本大臣業經劄行辦理外。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據上海領事官參詳稱。土貨不發免單等因。本大臣業經劄行辦理。將劄文鈔送查照前來。查劄文內洋商入內地貴洋貨。准向關請給內地稅單。

或在內地買土貨。向第一子口領運貨之准照。惟請單運貨。聽商自便一節。本爵東公查覈。除洋貨進口。土貨出口。均照稅則完進出口正稅外。其洋商入內地貨洋貨。與入內地買土貨。如領有海關稅單及子口所發運照。則照約完一子口稅。不再另徵。如無以上單照。雖有領事官所發入內地游歷通商執照。不得抵作單照。仍應按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遇卡抽釐。惟洋商止准雇內地人運洋貨。如買土貨。必須有洋商親到第一子口。報明領照。不得專用內地人。至土貨復進他口。應交半稅不扣二成一節。辦理極為允當。惟於復進口時。必須將出口完稅憑據呈驗。如無

完過出口稅憑據。即令該商於完交復進口半稅外。仍補完出口正稅。儻該商於復進口時。報明在途失去憑據。准該商將補完出口正稅交關暫存。並報明原出某口。由該關行查某口。是否完過稅項。如查明實係失去完稅憑據。該關仍將所存補完之正稅交還。儻係捏報。即將銀入帳。此項復進口之土貨交過半稅。即准在口販賣。如交過半稅。運入內地。應無論洋商華商。仍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不准各關發給土貨入內地之稅單。至土貨復進口。洋商如報明不日出洋。運往外國。本爵查土貨復進口如欲復出口運往外國。應於進口時先在海關報明。將復

進口之半稅存在銀號。酌定限期。至多不過三月。如在限內出口。運往外國。驗係原包原貨。並無拆動抽換情形。即將所存復進口之半稅。由銀號發還。如逾限未出口。即將所存半稅入帳。作為復進口之稅。如限內雖報出口。而實非原包原貨。一經查有拆動抽換情形。除將一半稅入帳外。仍另納出口之稅。至土貨完過出口及復進口稅。再行轉運中國通商別口。不再完出口進口之稅。其長江通商納稅章程。該處此時與別口情形不同。當另備照會黏鈔章程送閱。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見覆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覆文。並有另行照會先後兩件。內開各節。本大臣詳細查覈。因貴親王覆文所議將子口收納稅餉復進口稅免單三件。皆為各口長行通商之事。本大臣之見。莫若專出告示。晚諭英商等一體遵辦。至於來文內訂大江通商章程。實係大江南北未得平復。通融辦理。此擬另出告示晚諭各商知悉。以示長暫之別。茲子口稅一節。查前約定出入正稅則例。其特思慮內地抽釐未定常規。各省隨機加重。以致我商雖有正稅額數之名。實無必免重納正稅之便。是以條約專加半稅之款。至於大江一節軍務未竣。先准暫解江禁。亦為使商取益之議。以

上兩層。本大臣酌定章程。無不切想保我商民。有益無損。

一面防於

貴國例所應得之項。亦毫無所缺。至覆文所言土貨必須有洋商親到子口領照。不准雇用華商代辦。此實難行。若如此辦理。是英商如不能親請給照。必雇外國人專為代辦。此意據本大臣所見。不與條約相宜。況如有華商安心偷漏。何難自請外國人假作貨主。同赴子口報貨。現擬凡有英商欲運土貨。令其於呈報單內。註明本商允承納內地半稅。並書明本商姓名本行字號為憑。如此設計全備。似較令親到子口領照之議。更為妥便。至於復進口稅及給

支免單兩節。查土貨復進各口。向於上海准免稅鈎。舊有
成規。近在粵關亦為仿照此辦。嗣因
貴國近有咨文。擬改以將來土貨出口。先完正稅。復進他口。
尚合另給半稅等情前來。本大臣當即允行。實與
國帑有益之舉。惟現時上海口。係長江甯波來貨下船出洋
之區。而湖線一項因各處尚未平定。所有上海左右出口
之貨。必須先在甯波下船後運上海出洋。英商既覺路遠
維艱。諸多遲滯。今有免單之例定妥。務望貴親王劄諭通
商各大臣。必須照辦。嗣後不致再生辯論。來文內開暫訂
大江章程。本大臣逐款詳覈。第七款內有改註漢口九江

之議。此與本大臣去年十月發文相符。自當允行。至第十五條內將油麻等物禁止不准英商販運之議。查此項貨物。數月以來。我商販運上海者不少。遽令停止。實與商務大礙。惟念現定大江章程。僅准前往漢口九江通商。本大臣因思商民私赴他口貿易。偷漏稅餉。實與國課無裨有損。為此詳加酌擬新章。必使商民販運該貨。不得將優容之處轉作陋習。至英商雇買民船。據本大臣訪聞此事。皆係運貨下江出口之用。並無他意。現已另立限制。與前款相同。自可妥辦無慮。其餘各節。即如有賊處所英船不准停泊等由。查大江章程所定。除漢口九江之外。

英商不准私往他處貿易。果敢犯禁。則有無查辦。皆在
責國。本大臣自無拏辦之責。前次經出告示在案。可無庸復
議。總之現定章程內有數件。比前較緊。合請責親王飭諭
上海監督等官。應候章程先在漢口九江曉諭商民知悉。
以便遵照後。將民船油麻等物各從新例照辦。以免倏爾
更張。商民難適從意。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九月十七日。准軍機處鈔寄兩湖總督官
文奏。請漢口設關收納洋稅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據原奏內稱。今所到洋
貨。皆於漢口各行中以貨易貨。並不交進口貨物清單。亦

不報出口貨物數目。以致毫無稽查等語。臣等查長江進口洋貨。均從上海入江。即洋商運長江土貨回國。亦必由上海放洋。是以上年與英國議定。凡漢口九江應收進口正稅。均在上海徵收。臣等前准兩湖總督官文咨稱。自洋人到漢通商兩湖釐稅均無等語。臣等當與總稅務司赫德詳加商議。擬將漢口九江應收之稅。改歸漢口九江徵收。而赫德則謂長江地方遼闊。江面尚未平靖。稽察難周。如長江進口洋貨稅。不在上海徵收。則洋商避漢口九江之有關。必於無關之處繞越卸貨。則進口之正稅漏矣。如長江出口土貨稅不在上海徵收。則洋商避漢口九江之

有關。亦必於無關之處偷載上船。則出口之正稅入漏矣。再四籌商。不如仍在上海徵收。撥歸湖北江西二省為是。至於洋人自入內地買土貨一節。查英國條約第九款載明入內地游歷通商。勢不能禁之不入山鄉鎮市採辦。現與英國議定。凡洋商入內地買貨。先請該關發給買貨報單。單內註明本商姓名及本行字號為憑。則內地奸商。自可不致假冒影射。其入內地賣洋貨買土貨。准其或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或照善後條約第七款完一次子稅。是各口均有子稅可收。而於各關卡釐稅。亦不致任意偷漏。其復進口之土貨。仍令逢關納稅。過卡抽釐。亦無

礦華商生計。至漢口油麻鋼鐵米糧麵食木植銅錢等項。
條約內既有通商明文。止能使之不濟賊匪。不能使之概
停販買。又凡淨商雇用內地船隻。條約內亦有明文。似難
禁止。現均議令該商呈具保單。領取各該關執照。運赴指
定海口應關查驗相符。即將執照畫押蓋印。仍於限內將
照繳回。如違罰辦。是於無可禁止之中。暗寓防閑之法。以
上各節。均已與英國議定。列入長江通商章程內。行知長
江各省查照辦理在案。至漢口地方。據該督奏稱必須設
關。自應准其建立。查驗進出各貨。惟該督奏請由京
簡派監督一節。臣等查江蘇上海口。係蘇松太道管理。浙江甯波

口。係甯紹台道管理。漢口本非海關可比。且進出正稅均在上海徵收。漢口關僅止徵收子稅。及盤驗貨物等事。應即由漢黃德道管理。勿庸由京派往。其漢口建關一切事宜。即由該督督同漢黃德道。妥議章程。實力辦理。

御批。依議。

掌湖廣道監察御史魏睦庭奏。竊維火器之設。兆於金源。元木騎馬撒馬兒罕。威震天竺。西洋列國大半服屬。有歐羅巴人攜火器回西洋。彼國人練習講求。奇巧百出。是火器並不始於西洋也。我

朝天聰五年。始造西洋大礮。康熙年間。烏蘭布通之戰。以烏

槍火礮。破額魯特駝城。遂設火器營。而湯若望南懷仁等。
成造各色洋礮。現存庫中。乾隆年間。十全武功。實以排槍
之九進十連環。為軍營決勝之技。然自海上通商以來。各
色火器。又以西洋為最精。蓋西洋以商販為立國之本。非
船堅礮利。士卒整練。不能立國。其鑄礮造船。配製火藥。止
求製器巧捷。不計工料。又本之天文度數。參以勾股算法。
故能巧發奇中。兼能及遠。中原製造船礮。限於成例。不免
侵漁。故不及也。伏聞粵逆屢稽天誅。以該逆自知罪大。同
惡共濟。長於守城。致前任將兵大臣等久持金陵城下。不
能得手。臣愚以為和議既成。英法各國。皆願我迅埽賊氛。

各省商清。彼之洋貨自益流通。擬請
旨飭下通商衙門。與英法各國使臣將西洋之火器火輪船等議
定價值。按價購買。沿海紳商亦許捐購。從優獎勵。併在上
海等處設立專局。簡選勇練兵弁。共西洋人學習駕駛演
放之法。二三月間。即可訓練精熟。先以火輪兵船。駛清江
面。即以炸礮火箭等器。用攻堅城。逆賊斷不能守。費銀不
過數十萬兩。軍糧之繼。計日可待。與現在之老師糜餉。奏
功無期者功相萬也。又聞俄羅斯向無水師。自彼得羅汗
即位後。微服親往荷蘭。演習水師火器。數年回國。即添製
師船。次第開艦數千里。現在歐羅巴一洲。以俄兵為最強。

大稽之舊制。先
朝因設立大營諸營。而武功疊奏。考之與國。俄人添設水師
兵船。而富強日聞。況物產之精華等於中原。奇才異能。代
不之人。果具實力講求。精益求精。則船礮軍械。轉有勝於
西洋者。亦何憚而不為耶。萬一洋商良莠不一。將洋槍等
器暗資粵逆。則大兵勦辦更為棘手。亦不可不早為慮及
也。
甲戌。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
奏。查齋桑淖爾。係塔爾巴哈台與科布多連界設卡之處。
特穆爾圖淖爾。係伊犂卡外邊境。惟沙賓達巴哈此處卷

圖均無記載。諮詢傳聞或在庫倫。或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邊界。隨即行文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犂將軍及各大臣。委員就近履勘。將各該處華夷界址查明。繪圖貼說。迅即咨覆。一面將弩明誼已抵塔坦日期照會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去後。嗣伊犂協領哈布齊賢。於六月二十二日趕到。據將伊疆舊案。並另繪圖說呈閱。弩等查與本處卷圖相符。惟亦無沙賓達巴哈地名。復據呈出鈔本西域水道記一冊。載有沙粥奈嶺地名。係在恰克圖邊境。並有曾與俄國設立界限之語。華夷字音展轉譯。不免稍有異同。然度其方向。或即係條約所指之沙賓達巴哈。亦未

可中。正在分派哈布齊賢等前赴履勘間。於七月初三日
接到該國西悉畢爾咨呈夷文一件。轉譯清漢。內云設本
年不能派員前來會辦。抑或十二年派員會辦。必先期通
知等因。語涉游移。隨又於初九日由本處匡蘇勒官送到
西悉畢爾咨呈夷文一件。譯係隨後即遣大官二員前來
面商等語。該匡蘇勒官隨又親詣公館請見。據稱該國西
悉畢爾大臣。聞知芬明誼早來久候。深抱不安。恐文信不
能達意。屬伊面述此情。隨後即派大官前來。嗣於是月十
八日該國遣何來雜爾二員前來。芬等當派巡捕赴巴克
圖卡倫迎接。送給羊麪茶蠟。伊甚感悅。次日到城住宿於

該夷貿易圖內。並無帶有該國派辦此案文移。惟稱遣來請安。斉等又遣委員前往通候。隨送去猪羊酒麪茶壺等物。次日該夷使回送斉等糖酒點心各四色。並請定親來請安日期。斉等酌定於二十二日在參贊署相見。隨於二十一日接准總理各國移文。內稱所有勸辦西疆事宜。已與俄國商定。於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等因。二十二日該夷使同匡蘇勒官會齊前來。斉等據設酒果二桌。偉同哈布齊賢。一同坐於主位接見。但敘寒溫。未言公事。伊諤請斉等赴住處會晤。當許以二十五日出去回看。一面將總理各國事務移文行知去後。屆日

等復與哈布齊賢同往。渠亦豫設酒果二席。據該夷使云。伊二人即係該國派來辦理此事之人。即請將界址議定。以便回國交差。及詢以有無帶來貴國印文。及有無履勘地圖。伊均不能呈出。但云各處地址伊等均曾走過。即可會議。等等視其辭色枝梧。亦未便面折其隱。因云現既奉有俄國總理各國王大臣文行兩國議准。定於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在此會議。自應屆期再辦。而該柯米雜爾諱欲再議。雖時察其形跡。止係該西悉畢爾派來之官。亦未使再往會議。當允俟另日遣委員哈布齊賢前去。約於二十七日該委員等會同前往。原欲剴切諭以既經接到京

中兩國議定會辦日期。今年已屆中秋。斷不能周查履勘。
令伊等暫回。俟屆約期再來商辦。詎該柯米雜爾佶傲無
知。緣坐上位。令哈布齊賢下位坐議。哈布齊賢以賓主之
禮與之講論。渠堅不肯讓。哈布齊賢恐失體制。未能盡辯。
即回據情稟覆。二十八日該柯米雜爾行文前來。反言哈
布齊賢硬坐上位。並未說話。不悅而回。等伏思華夷分
界。事關重大。豈可因此小節。與之辯論。肇啟爭端。當即覆
與照會云。據爾來文與哈布齊賢所稟坐位情形迥異。但
兩國和好有年。共商大事。似此小節。皆宜置之不論。但我
們派去面達之話。尚未說明。可改日再令哈布齊賢前往

面說。一面派委員薩勒哈春前往。先將生次商定。以免臨時各有異詞。據薩勒哈春稟覆該柯米雜爾自知理屈。面允議時讓哈委員正位。伊等旁坐。芬等即令哈布齊贊屈期再往。仍將前言與之說明。適於八月初十日該匪蘇勒官送來該西悉畢爾衙門文書一件。譯係因該柯米雜爾起身時。倉卒未及具文。今特專文請安。至勘界之事。今年辦與不辦。聽憑貴處酌覆。芬等細思該柯米雜爾來時。既未持有印文。今復找補來文。顯有不實不盡。又無奉有該國王諭旨。其來歷殊多閃爍。再目下已見冰雪。不日嚴寒。山封路阻。何能會同履勘。且彼又無發來地圖。憑何定斷。

斉等再四的商。只得咨覆該西悉畢爾衙門遵照兩國京中議定日期。緩俟明年四月十三日來此會齊再議。一面知照該柯米雜爾聽令旋回。而該柯米雜爾導請詣斉等面辭。斉等因其以禮相接。許以次日前來接見。屆期到斉明誼公館會同接見。據云會勘之事。遵俟明年如期。但必須今冬明春。先期在沙賓達巴哈一帶運送木石。分派工匠前往。請斉等先期飭行各處守卡弁兵。還有該國派來兵匠。勿得攔阻。方免遲誤。斉等揆其用心。止要賺得斉等一紙行知。即可作為將來已許讓界地步。其情極為狡獪。斉等答以若貴國派夫運料。僅在爾處界內。我處自不遣

問。若侵越我界。現未議明。我處守卡之人。自不應任爾犯境。我們如何能豫先行令弛禁。該夷語塞。告辭而散。即於次日折回。拏等仍遣巡捕點與羊麵送出卡倫。拏明諾。尚須與明緒會同酌商明年通體履勘會議辦法。一俟商定。再行奏聞。

御批。依議。

丙子。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兩廣總督勞崇光廣東巡撫耆齡奏。臣等接到部文。痛悉

大行皇帝大事。臣穆克德訥臣勞崇光即與在城文武齊集公所。

舉哀成服。英法兩國聞知。亦即按照伊國典禮。卸旗變服。
並來臣勞崇光衙門晤談。因談及交城事宜。據稱八月二
十七日。尚在廣東省恭聞
大喪縞素二十七日期內。伊等撤兵交城。不能不舉旗陞鍬。於禮
不合。於心不安。請俟二十七日之後。再行交城。臣以其言
尚屬恭順。非無端反覆遲延。當即允其照辦。因臣等係八
月十八成服。和至九月十五日。二十七日期滿。即定議於
是月十八交城。九月初一初七十一等日。該兩國兵次第
出城。初七日將大南門小南門文明門歸德門西門先行
交還。十二日將東門小北門交還。由臣等飭派文武督率

兵勇。接收防守。十八日辰刻。臣勞崇光與水師提臣溫鼎
陸路提臣崑壽。副都統庫克吉奏。海春。及司道鎮將等。同
至觀音山。與兩國兵總相見。善言撫慰。該兵總收去外國
旗幟。即帶領兩國兵一同出城登舟。臣等仍親至河干彈
壓。一切安靜。該兩國兵船。旋即揚帆由黃浦向香港而去。
並據聲稱法國兵船尚須前赴越南。英國兵船在香港部
署數日。即行起程回國。現在士商復業。地方如常安靖。
勞崇光等又奏。英國巴夏禮前欲令該國領事租住將軍
衙門。經臣竭力勸阻。始改議借住北門內長春仙館。前經
附片奏明在案。茲復據巴夏禮同該國領事羅伯遜前來

面稱長春仙館地方適於偏僻。不能無戒心。且該領事經理商稅。相去河干太遠。亦諸多未便。仍請租住將軍衙門。臣復向剴切開導。往復辯論。實已舌敝脣焦。伊等因臣堅持不允。始變易其詞。以將軍衙門既必須讓將軍遷回辦公。自不便再行占住。惟查該衙門二堂後東邊有樓房二間。羣房數間。並空園荒地一段。若將二堂後牆門堵塞。另於園內開門出入。與將軍辦公之處兩無干礙。求將此地暫將租住以免向隅等語。臣查將軍衙門大堂二堂房屋頗多。將軍遷回之後。足敷居住辦公。二堂後向有房屋上建高樓。前年因失火毀為平地。惟其東另有小樓二間。魏

然獨存。將軍遷回後亦難居住。其羣房及荒園一段。更屬空閒之地。以牆門隔斷。另行開門出入。於將軍辦公尚無干涉。於體統亦無妨礙。且與將軍穆克德訥及在省司道公同酌議。以該國退兵交城。為期甚迫。如其必欲占住將軍衙門。自屬萬難准行。今仍交還衙門。不過於二堂之後暫居閒房空地。已與法國之全占藩司衙門大有區別。若再固執不允。勢必枝節橫生。不能不權宜變通以維大局。當復與巴夏禮及該領事羅伯遜切實訂明。將該處地段畫出界址暫給居住。仍約定一二年後沙面地方建有領事館。即行遷移出城。將此地退還。不得日久居住以符原

議。旋據該領事申陳情願每年交租銀二百兩等語。與法國租住舊司衙門按年交租事同一律。應俟租銀交到。與法國所交租銀。一併發司存儲。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穆克德訥等奏。英法兩國撤兵退出廣東省城。現在辦理地方善後事宜一摺。據稱英法兩國遵照前議。於九月初一等日次第撤兵出城。將省城各門交還。十八日一同登舟由黃浦向香港而去。均屬安靜等語。該兩國兵丁撤退後。一切善後事宜。攸關緊要。所有省城空曠地方。防守更宜嚴密。其新城老城所需礮位。並派撥看守之旗營官兵。及城樓兵房應行修葺各工。並城廂內外清釐戶口。編查保甲等各事

宜。均著妥為辦理。以清奸宄而備不虞。耆齡身任巡撫。不宜久
住省外。此次英法兩國。既已送出省城。該撫應即回省。會同穆
克德訥勞崇光經理地方一切事務。另片奏英國已更禮欲令
該國領事租住將軍衙門二堂後房屋並空園荒地。情願每年
交租銀二百兩。仍約定一二年後即行遷移等語。既據該將軍
等查無窒礙。著准其暫行租住。仍與訂明地段界址並遷移日
期。以符原議。

癸未。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經
皇考大行皇帝特派桂良文祥崇綸恆祺隨同恭親王辦理。著再

添派軍機大臣戶部右侍郎寶鋆戶部右侍郎董恂在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辦理一切事宜。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庫倫辦事大臣咨著
內稱據俄國通事什什鳴哩布聲稱該國呈送槍礮已到
恰克圖。烏槍二千桿。礮六尊。除撥留烏槍數十桿。礮一尊。
令由京派往之兵丁演試外。其餘應否先行運京。抑係到
齊並運等情。咨明臣等連飭辦理前來。臣等查俄國呈送
槍礮。雖未經全行運到。而現在已到之槍礮。自未便聽其
久留在恰克圖。致有他虞。臣等已備文行知庫倫辦事大
臣。令其將已到之槍二千桿。礮六尊。除撥留演試外。其餘

悉行趕緊運至京城。交外火器營查收。此外未經運到者尚多。以後如有續到。亦應隨時行令該大臣分起妥為運送進京。以符前奏。其酌留恰克圖試演之槍礮。應請飭下庫倫辦事大臣認真督飭。盡心操演。不可虛應故事。致為外國人所輕。且亦可藉此驗其槍礮。不至使此項利器歸於無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庫倫辦事大臣咨稱。俄國呈送槍礮已到恰克圖為槍二千桿。礮六尊。除擇留烏槍數十桿。礮一尊。令由京派往兵丁演試。其餘應否先行運京等情。已備文行知該大臣。令其將已到之槍礮除擇留演試

外。其餘悉行解京交外火器營等語。此項俄國送到槍二千桿。
礮六尊。除擇留鳥槍數十桿。礮一尊外。其餘槍礮。即賜恭親王
等所議。著色克通額選派妥員悉行趕緊運至京城。交外火器
營查收。此外續到槍礮。並著該大臣隨時派員分趲運送至京。
其酌留恰克圖試演之槍礮。並著督飭派往官兵等。認真操演。
毋許虛應故事。

恭親王等又奏。天主教在康熙年間原准奉行。嗣以究係
外洋之教。非中國所應有。遂行禁止。八年議定和約。復准
開禁。雖其教以勸人行善為本。其名尚正。然恐日久弊生。
藉端滋事。是以臣等前與法國公使商定。發給傳教士諭

單內。載明不准縣毫干預公私事件等語。以防其漸。近年以來。各省教民。尚未聞有作奸犯科之事。惟前據法國公使哥士耆來函。稱有山西教民段振會。因租種荒地。業主議欲加增租錢。該教民不願加租。自定交納錢糧數目。請為代求總理衙門。行文山西巡撫轉飭照辦等語。查各省地丁錢糧自有定額。並容該教民擅自定數。今段振會輒敢懸定。顯係恃教妄為。推其弊之所極。則霸地抗糧。其勢亦將不免。又據山西巡撫來文。內稱有傳教士梁多明副安當。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許訟不休。且擅定條約。不准奉教人攤派演戲酬神錢文。並

有止出無異端之錢等語。查演戲酬神。鄉社常規。例所不禁。乃該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攤派。且斥不奉教者為異端。是顯分奉教與不奉教者為兩類。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輕視教民。不肯相下。為地方官者。人或以甫定和約。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者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若不明降

諭旨。俾地方官有所遵循。則辦理輕重。不得其宜。勢不激而生事不止。應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於凡交涉天主教事件。務須諄飭各該地方官

查明根由。斟酌事勢。持平辦理。如果循規蹈矩。謹遵條約。但以奉教為事者。其人雖係奉教。究屬朝廷赤子。自應與不奉教者一體撫字。不可因習教而有所刻求。儻或倚恃教民。作奸犯科。至有霸地抗租。欺侮良民等事。為國法所不容者。定照中國例加等治罪。亦不能因習教而少從寬宥。如此庶奉教者知所敬懼。不奉教者無所猜疑。可期彼此相安。永無嫌隙。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面來給英法俄三國照會內。均言年月。恭照

皇上御極建元。因照會該三國住京公使。咸使聞知。旋據三國公

使照覆前來。均於敬忭之中寓祝頌之意。惟俄國使臣已
留捷克照覆。詞尤恭順。內有除迅即行文知照本國外。敢
祈臣等代為奏請
皇上聖安。以伸慶忱等語。臣等以外國抒誠向
化。不敢壅於上
聞。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於本月初八日接到法國布爾布隆
照會。內稱自本年三月以來。因貴親王有真實和好之據。
本國可以憑信會辦各事務。所有住紮天津之兵。即可全

數撤回。以示兩無猜嫌之意。現在天津之船。俟輪船齊集。即全數撤回等因前來。嗣於十五日據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稟稱。法國兵丁前住鹽政衙署。於本月初五初八暨十一十四等日。業已全數撤淨。新鹽政衙署全行騰出。於十四日辰刻起行。前往大沽上輪船南駛。查得法國現僅留兵二百五十名。住紮大沽礮臺。天津城內外。並無法兵存住。至英國留津之兵。約計不過千餘名。均各安靖。並無滋擾等語。臣等查外國兵丁住紮天津。原恐事有變更。以為防護。今見臣等事事皆以誠信相待。猜疑頓釋。故法國先將住津之兵全行撤退。至英國之兵。俟有全行退出

天津之信○再行奏

闕○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三之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一月。丙戌。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習教人眾。請分別良莠。飭令地方官妥為辦理等語。據稱法國條約內載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是以康熙年間曾經准行。惟近來各省習教之人。與不習教者往往彼此齟齬。若不持平辦理。殊不足以昭公允。著照所請。嗣後各該地方官於凡交涉習教事件。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係安分守己。謹飭自愛。則同係中國赤子。自應與不習教者一體撫字。不必因習教而有所刻求。儻或倚恃教民。不守本分。干預別項公私事務。或至作奸犯科。霸地抗租。

欺侮良民。則不獨為中國之莠民。亦即係伊教中之敗類。斷難寬貸。必應照例治罪。決不能因習教而少從寬假。各該地方官務當事事公平。分別辦理。以示撫綏善良之至意。

丁亥。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奏。奔等按准總理各國衙門文行。與俄國分界。緩俟明年四月十三日再辦。當曉諭該國派來柯米雜爾二員。令其先行回國。恭摺奏

聞在案。旬日以來。奔等悉心商酌。細覈該國原定條約。復思該柯米雜爾於七月間與奔等會見言詞。種種欺朦。殊多譎詐。始則不待查界覈圖。即欲議定。繼又請奔等先行文我境

守卡官兵。聽其在境內運料鳩工。外託和好。內肆侵貪。覬覦多端。窺伺已久。意在急遽商定。易行其詐。若不徧查確勘。猝難與之會議。擬請將前定會議日期再與展緩。俾得分派添派委員。各按本境周查。並請領舊圖校對覈定。繪具圖說。存俟改期會議。以憑與之理論。或不致受其欺混。再該國原定條約。有指明我國境內。並有指明中華卡內者。關係過重。不能遽與分界。謹擬事宜五條。開單請飭總理衙門覈議。以便遵辦。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單併發。

庚寅。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

黑龍江城與俄羅斯一江相隔。自上年新定和約以來。弩等隨時嚴飭該署副都統愛紳泰。凡涉邊界事宜。均須遵照條約。妥切籌辦。並加意密防。毋稍疏懈。節經劄飭在案。茲據該署副都統先後報稱本年俄夷往來船隻。並沿江夷屯居戶。俱各安靜無事。惟巡查邊界。擬請改照新定界址以符條約。並請將續添防夷卡倫十三處內。查其無關要隘者。酌量抽撤七處。以節兵力等因呈報前來。弩等溯查乾隆三十年奏定章程。每年派黑龍江城官兵前往格爾畢齊河口巡查邊界一次。又每屆三年。赴格爾畢齊河源至興安嶺梁巡查一次。惟上年新定和約內載此後兩

國東界。定為由什勒喀額爾古訥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國等語。今黑龍江城巡查官兵。如仍照往年查至格爾畢齊河源並興安嶺梁等處。即深入俄夷地界。與新定和約不符。恐該夷藉口另生枝節。殊有關礙。是以本年巡查邊界官兵。奔等擬令改赴額爾古訥河口巡查。並飭將巡查江左河道一差裁撤。其布特哈處官兵。向應查至精奇里西勒木迪牛曼等三處河道。該處為捕打貂皮地方。仍飭遵照舊章巡查。以符現定條約。至該署副都統擬請抽撤卡倫七處。查自咸豐四年俄夷人船下駛。陸續添設卡倫十三處。原為防夷起見。額外加

增。今既分定界址。夷情照常安靜。自應酌量抽撤。以省餉銀而紓兵力。弩等悉心酌覈。擬照所請。將大黑河毛敦吉林四家子。喀路山。胡勒固爾布拜木口子。格爾欽等七處卡倫。一併抽撤。其餘要隘各卡。仍著嚴加巡防。毋稍疏懈。

御批。知道了。

庚戌。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阿爾塔什達奏。本年九月初六日。據兩盟沙畢住班官員等呈報。有俄羅斯布里雅特奈丹同行二人。前往圖什業圖汗盟公達什多爾濟旗下。採買蓋房木料。弩色克通額。遂派部院筆帖式塔克什布。蒙古官巴圖郡格勒等。前往該領事官處。將採買木料。

建蓋公所。雖非貿易。不可私行。務須報明等情。飭知該領事官百巴賴沿。並未見面。祇令通事雅枯布言稱和約內俄羅斯國人。在你國各處俱可任意行走。七八日內。我們商人還往各旗去作買賣。遂復令庫倫管理商民事務章京和崑等前往曉諭。我們各旗。並非通商之區。且和約未載。不可前去。通事雅枯布言稱你等不必攔阻。我們俄國商人。定照和約第五條內。前往各旗去作買賣。弊色克通額。遂將俄商往各旗貿易。與和約不符之處。曉諭兩盟住班官弁在案。旋於十月初三日。該官員齋桑等呈報。今日俄羅斯商人牛車四輛馱載貨物。前往東庫倫去作買賣。

臨行時我等三處官員。向伊勸阻。置若罔聞。竟將達什巴爾哀車林達什等三人。用火器腰刀打傷。又將車伯克用拳亂打。由大道往來行走之人內車林扎布打倒。該俄羅斯等已竟前去等因呈報。奴才今仵作前往查驗達什等五人。被打傷痕。並派部院章京和崑主事春齡蒙古官巴圖郡格勒等前往俄羅斯領事官處。將此事會商辦理。該領事官亦並未見面。奴才等熟商該達什等五人。被打傷痕不重。將私行前往庫倫貿易之人。暗派差役照看。該商人等有無別生事端。於本月十一日。旋回庫倫。此事似應按照兩國議定章程。令庫倫管理商民事務部院章京與俄羅

斯領事官會同商辦。據伊處來文。照依和約。所有事件。領事官應與爾大臣會商辦理。與管理商民事務部院章京商辦。並不相合。弩等詳查和約第五條內。俄羅斯國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國通商之區。一處往來人數。通共不得過二百人。但須本國邊界官員給與路引。內寫明商人頭目名字。帶領人多少。前往某處貿易。並買賣所需食物牲口等項。所有路費。由該商人自備等語。並無前往蒙古各扎薩克旗遊牧處所貿易等語。適弩等處俄羅斯商人。僅由庫倫行走零星貨物售賣。聲明具奏。奉

旨內祇許庫倫數人益房貿易。不可另生枝節。欽此。我

皇上仁慈。特加
恩於外國。今俄羅斯令該國商人等去蒙古各旗遊牧貿易。並稱
和約第五條相符。不必攔阻。實為得步進步。初次若不攔
阻。日後漸漸興起。難保滋生事端。查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劄文。以後庫倫大臣。出派三四品官員。
遇有事件。與俄羅斯領事官平行商辦等因。已經行知俄
國大臣。拏等將庫倫管理商民事務員外郎和崑等幾員。
在差所請
賞加頂翎。遇有事件與俄國之領事官會同商辦。曾請具奏之後。
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遵

旨覆議和崑等。各由原職
賞加一級頂帶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今俄羅斯領事官。凡事與大臣會商辦理。實為不遵
和約。任意肆行。又俄羅斯商人疊次來請。欲在哲布尊丹
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廟近處。租賃房屋居住。去年十一月。
因俄國領事官欲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庫倫居住之
廟臨近。建蓋房屋。曾經奏明在案。今俄國商人等又欲租
賃房屋。若照依所請。相離呼圖克圖廟甚近。不成事體。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併定章。令俄國大臣巴留捷克轉
飭伊國之領事官百巴賴沙永遠遵行。

色克通額。阿爾塔什達又奏。據恰克圖部院章京阿克丹布呈稱。俄國呈送槍礮。已到恰克圖。有鳥槍二千桿。礮六尊。內擇留鳥槍數十桿。礮一尊。以備京營兵弁在此演試。俄羅斯官齋法羅特斐利偏廓等言稱。由伊國呈送之鳥槍。每桿重六斤餘。共鳥槍二千桿。礮每尊重一千一百五十斤。連車大銅礮四尊。每尊重八百五十斤。連車小銅礮二尊。連車火藥鉛丸匣八分。並槍礮應用鉗子一切零星等物六包。交該部院章京等已經接收外。再稍有火藥鉛丸匣。連車四分。陸續再交等語。該司員等遂將下餘之槍礮何時交齊之處。面詢俄國之瑪雨爾。伊言原送你國鳥

槍一萬桿。礮五十尊。今由五十尊內呈送六尊。下餘四十四尊。改換補送阿爾切塔礮五百件。此項鳥槍八千桿。阿爾切塔礮五百件。又添呈礮二尊。由承做處所已經起程。俱於本年十一月初間全行到恰克圖。又據俄官齊法羅特等稱此次槍礮送京時。似應令善能修理之人。一同前往等語。今將接收之鳥槍二千桿。礮六尊。恰克圖擇留鳥槍六十桿。連車大小礮二尊。火藥鉛丸之匣二分。以備京營官兵在彼演試。其餘鳥槍一千九百四十桿。連車礮四尊。連車火藥鉛丸之空匣等項。即派員兵送赴京師。俄羅斯等稱槍礮送京時。應令善能修理之俄羅斯一

同前往。指此為由。希圖進京。現今京營兵弁。學演鳥槍上
卸修理各法。已有成效。俄羅斯等希圖赴京。應行阻止。未
交之槍礮。瑪雨爾言稱。今年十一月初間全到。伊國畢爾
那托爾與大臣巴留捷克等會商定後。再為呈交。又若不
准該商人等在蒙古各遊牧處所貿易。伊之商人等帶兵
各處去做買賣。且各國俱准貿易行走。何為獨攔阻我國。
與和約並不相符。觀此種種設法牽扯之言。實無一定。俄
性貪詐。希冀在中國各處任意行走貿易。故作和好呈送
此項槍礮。因不准前往貿易。是以槍礮不肯爽利全交。伊
之商人帶兵前往貿易。此語係試探之意。今將在恰克圖

等候運送槍礮之駝隻並扎薩克官兵等。即令各回遊牧。
俟運送時再行飭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色克通額等奏。俄國商人擅往蒙古各旗
貿易等情。並續交槍礮意涉推諉各一摺。俄羅斯商人擅向蒙
古扎薩克各旗遊牧處貿易。實屬不遵和約。並將達什等毆打。
凡事不肯與派出管理商民事務官員商辦。並欲於哲布尊丹
巴呼圖克圖之廟左近。租賃房屋居住。種種情節均屬背約。據
該大臣等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定章辦理。現已諭令
恭親王等將所奏各節。照會該國住京之巴留德克詳細究詰。
令其嚴飭該國領事官。不得擅向蒙古各遊牧貿易。並任意滋

事。一經辦有頭緒。即當由恭親王等劄行該大臣等知悉。惟該國商人情勢凶橫。色克通額等於未接劄文以前。務須妥為防範。設該商人等再有不法。總應以遵守和約等語。妥為開導。以免別滋事端。至呈送槍礮。係該國自行願送。非由中國索取。現除已到槍礮。業由該大臣等起解運京。其餘未到槍礮。儻該國領事官飾詞推諉。該大臣等即無庸再向詢問。以示大方。其守候運送之官兵駝隻等。即令各回遊牧。俟運送時再行調取。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給俄國巴留捷克照會

為照會事。准庫倫辦事大臣色楞本年十月十三日。俄國商人牛車四輛。馱載貨物。欲往扎薩克貿易。經該處官

員諭以各旗遊牧處所。非通商之區。且和約未載。不可前往。詎該商不聽。竟用火器腰刀。將達什巴爾瓦車林達什等三人打傷。又將車百克用拳亂打。並將往來行走之車林扎布打倒。隨派章京前往領事官百巴賴沁處。將此事會商。該領事官並不見面。又約該領事來公所面議。該領事又不來。但言有事進京。此處有事。可與雅枯布什什嗎哩布商辦。又據什什嗎哩布來文。領事官有事。應與大臣會商辦理。不應與管理商民事務部院章京商辦。又有俄國商人疊次來請。欲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廟近處租賃房屋。該處喇嘛等不願。一併請照會貴大臣辦

理前和。本王大臣查續約第五條。內載俄國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國通商之區。但須本國邊界官員給與路引。內寫明商人頭目名字。帶領人多少。前往某處貿易各等語。並無准往蒙古各旗貿易之語。查扎薩克係蒙古遊牧處所。並非通商之區。該商人並未領有路引。又不聽從勸阻。輒用火器打傷五人。顯背和約。且行非理之事。經該大臣派員前往會商辦理。該領事官又不見面。稱有事應與大臣會商。不應與部院章京會辦等語。查本年六月間。本王大臣因庫倫領事官不應與辦事大臣平行。以後庫倫通商事件。應派三四品官員與領事官商辦。曾經照會貴大臣。

旋據貴大臣照覆內稱辦理甚為允當等語。今該領事官何以又不恪遵。至商人欲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廟近處租賃房屋一節。查上年十一月間。貴國大臣傳行至庫倫。與該大臣指定在都木達鄂博地方蓋房。既有此地。何必又要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廟近處租賃房屋。況該處係黃教喇嘛所居之地。商人不習其教。諸多不協。恐致別生事端。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以上各節。嚴飭商人按約辦理。不可別生枝節。並將火器打傷蒙古之商人。查明照例懲辦。驅逐出口。勿再到庫倫貿易可也。

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江蘇巡撫薛煥奏洋商因有准給免單之條。近復販運內地土貨。總以貨無兩稅為詞。請發土貨免單。上海關從權照辦。然止收本關出口稅銀。給單免徵。並不代別關徵收進口稅鈔。惟稅銀雖未代收。而免單必不可發。江海關已於六月初十日停給等語。臣等查洋貨進口交清稅項後。如欲改運別口。原應照約發給免單。至土貨出口。如欲運至別口售賣。條約內並無應發免單明文。若一律發給免單。則洋商以販運土貨為得計。必至有虧內地各關之稅。本年春夏間上海關於洋商土貨出口發給免單。經臣等行文該關停止。並與

英法國議定令土貨進口再交復進口半稅。並入內地逢關納稅。過卡抽釐。所以保全華商之生計。而使內地各關不致缺額也。惟土貨免單。雖據薛煥奏明已於六月初十日停止。而六月初十日以前。上海關實共發過土貨免單若干張。計稅銀若干兩。又應發之洋貨免單。本年八月二十六日第四結之前。上海關實共發過洋貨免單若干張。計稅銀若干兩。以及能否撥還各口。與運解京師之處。該撫未隨摺奏明。查洋貨交過進口稅。如欲改運別口。所以准給免單者。細思條內之意。不過因貨物壅滯難銷。而貨稅業已上納。礙難發還。是以發給此項免單。行文別口。免

其重徵。但卸貨後又復搬運上船。應亦不過偶然之事。乃天津一關。截至本年八月二十六日。竟收過免單銀十餘萬兩之多。雖不盡是上海所發。而上海居十之八九。又半莊一口。開徵以後。截至封河之日止。共收洋稅實銀二千餘兩。而免單則有二萬餘兩。亦是上海所發居多。殊屬令人不解。若不變通辦理。竊恐將來各口僅收免單。不收稅銀。日久不無流弊。應請

旨飭下江蘇巡撫嚴飭管關之蘇松太道。每屆三月一結之期。務將實發免單張數及免單稅銀數目查明。於摺內詳細聲敘。並造冊咨送戶部。由戶部行文各口查對。其所收免單

稅銀。如係南省各口。准上海留存以備撥解各省軍餉。如所發之單。係北洋三口。儘數解交戶部分別辦理。或由海船或由陸路運解。應歸戶部咨令該撫照辦。此外上海代長江所收正稅。及發給長江免單稅銀。亦應撥還長江各口。均不准該省擅自動用。至洋船有船鈔。洋貨土貨有子口稅。土貨進口又有復進口半稅。現在僅天津一關。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明收過船鈔及子口稅數目。其餘南北各口。均未據分別奏報。殊屬玩延。並請

旨飭下各該督撫將軍大臣監督。各將所管通商口岸。查明已徵船鈔子稅半稅各數目。限一箇月內補行奏報。嗣後每屆

三月一結之期。即在奏報徵收正稅按結扣歸外國二成
摺內。將不扣二成之船鈔子稅及土貨半稅。詳細聲明。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接據俄國公使已留捷克照會內稱
本館地窄不敷居住。又欲倣效他國之例。另採府地。擬欲
將館內之
關帝廟一所。理藩院旱役房一所。並館鄰近御溝館一所。可
否通融那讓等因前來。臣查英法兩國公使到京。皆賞給
府第居住。而俄國公使。仍照舊居住公館。既不藉端效尤。
尚形恭順。今所求各地。若必盡行拒絕。亦無以折服其心。

且

關帝廟皁役房為地無多。皆在該館之內。俄人素習天主耶穌等教。向不奉神。且恐妄行褻瀆。臣等公同酌議。姑從所請。惟館鄰近東邊空地一所。查係太僕寺官地。又在館之外。未便概行允准。當經臣等派司員前往與該使面商。許以館內之

關帝廟皁役房均可那讓。而鄰近空地一所。仍不能允其所請。後據該使面稱鄰近空地既係官地。擬將來捐資另購。與空地相當之地互換等語。該司員未即允許。而該使至今亦未有以互換之說來請。如將來再有議及。臣等隨時

酌量妥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查上年英法條約所載新添通商口岸。在南則有臺灣淡水潮州瓊州江甯及長江三口。在北則有天津牛莊登州。內除江甯一口。條約內載明俟匪徒勦滅後方准通商外。其餘議定通商各口。皆准一律剋日通商。乃一載以來。天津牛莊登州。已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咨報開關。其南省新添各口。惟潮州已據兩廣督臣奏報徵稅。至漢口九江雖已通商。而進出稅鈔。均係上海徵收。實在上海關共代收九江稅若干。代收漢口稅若干。以及鎮

江一口有無徵收稅鈔。曾否派員稽查洋商往來船隻。未
據薛煥奏報。其餘如臺灣淡水瓊州。現在曾否開埠。未據
各該督撫將軍分別奏咨。而薛煥身為
欽差大臣。有統轄江浙粵閩內江各口之責。亦總未隨時奏報。現
在臺灣淡水瓊州。有無洋船在彼起卸貨物。殊難懸揣。相
應請
旨飭下江蘇巡撫薛煥查照臣等所指各節。迅速查明據實覆奏。
御批。依議。
十二月。戊午。江蘇巡撫薛煥奏。據洋行通事探報。甯波本
有英法兩國兵船數隻。日前因信息緊急。隨又調到六隻

保護通商之地。乃本月初七初八日。逆匪攻城。該兩國兵船袖手旁觀。並不開放一礮。及該逆據城後。即有洋商入城遊玩。與賊耦俱無猜。且有許售洋槍之說。初十日有數賊渡江北岸。係外國租地。洋人亦不禁止。傳聞賊與英領事相商。意欲立關收稅。尚未定議。英國之參贊巴夏禮。法國之提督卜羅德。均在甯波各等語。臣查探報原難盡信。而外國人與賊匪向日不免暗地往還。誠恐日久互相句通。殊為沿海地方之患。臣惟有密加偵察。隨時隨事留心防範。以期上慰

宸廑。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英法洋商與賊匪往還等語。英法商人與賊往還。既與和約不符。且於該二國稅務無益。巴夏禮等如由甯波赴滬。該撫自應據理詰責。設法離開。何得任聽自然。一籌莫展。

庚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十月十一日。軍機處交出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奏。俄羅斯請於交界地方兩國人民交易免稅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俄國續約第一條內載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第四條內載此約第一條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

並不納稅各等語。是交界地方並不納稅。條約業已載明。至在希畢里所有阿木爾江東海沿白喀拉湖。條約內未載此地名。不知是否在恰克圖以外。擬難懸斷。當即繕給俄國照會查詢前項地名。是否在恰克圖以外。並令其指明兩國商人。在何地貿易。不納稅項。若過何地即應照例納稅。照會去後。旋據俄國照覆。內稱白喀拉湖係本國之地。恰克圖外一千里之西北。並不在界內。兩國商人貿易。並不納絲毫稅項等語。是白喀拉湖係在恰克圖以外。並非中國所屬邊界地方。惟臣等於恰克圖地方情形。及附近恰克圖一帶地名。向未諳悉。而此白喀拉湖地名。即庫

倫大臣色克通額在庫倫辦事有年。亦不能實指其在何處。查外國人之性。向來遇事含混。為日後鑲強之計。現在雖據俄國照會聲稱白喀拉湖係俄國之地。在恰克圖之外。但稱在恰克圖以外尚屬可信。其是否俄國所屬地方。臣等實未敢懸斷。且西北一帶。往往毗連蒙古遊牧地方。如白喀拉湖非中國邊界。又非蒙古遊牧地方。則其地自為俄國所屬。其兩國商人到彼貿易免稅與否。中國可不必過問。如白喀拉湖非中國邊界。而為蒙古遊牧地方。則俄人到彼貿易。深恐滋事。中國官應設法阻止。未便允其交易免稅。是以臣等於接收俄國照覆後。復給與照會。聲

明該處與中國邊界及蒙古遊牧地方相近。現據該大臣
照會云云。自係在恰克圖以北俄國地方。並非中國所屬
邊界及蒙古遊牧地方等語。以杜該國種種含混日後矯
强地步。該國接到後並無他詭。已行文庫倫辦事大臣查
照。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庫倫辦事大臣咨稱。據住紮貴國托羅依容
克薩布薩奎城固畢爾那托爾由恰克圖送來文一件。內
稱兩大鄰邦百姓。願在希畢里所有阿木爾江東海沿地

方。業已准做買賣外。所准買賣之處。在恰克圖白喀拉卽騰金這邊恰克圖所屬寬闊地方。一切稅課不取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續增條約第四款。內載此約第一條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貿易。並不納稅等語。至在希畢里所有阿木爾江東海沿白喀拉卽騰金這邊。條約未載。無憑查覆。茲所稱白喀拉湖。是否在恰克圖以內。恰克圖以外。如確係兩國邊界。中國向未設官徵稅者。自應免納稅項。惟白喀拉湖究竟由何地起。由何地止。文內未能一一指明。昨日面晤貴國孟領事等議及此事。據云兩國邊界地方。周圍均在百里內。始准免稅。而白喀拉

湖界限。仍未敘明。無從懸斷。相應照會貴大臣。希即確指白喀拉湖是否在恰克圖之外。兩國商民在何地貿易。不納稅項。若過何地貿易。即應照例納稅。以使本衙門咨覆該大臣查照辦理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照得本月十六日貴衙門來文。內載准庫倫辦事大臣咨稱。據本國托羅依察克薩布薩奎城固畢爾那托爾由恰克圖送來文一件等因前來。本大臣追查與貴大臣會約陸路通商事務之時。及前此照會內屢次言明俄商前往蒙古地方貿易。不應納稅。因上年貴大臣與本

國欽差伊大臣辦和約時言定。准該商在中國貿易。並不納稅。而本國亦欲兩大鄰邦增廣通商。乃飭令裁撤恰克圖稅關。並准華商不止於所有邊界。且於東希畢里由白喀拉湖至東海沿所有一切地方貿易免稅在案。又查續增條約第一款。內載此後兩國東界定為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里河會處。自烏蘇里河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自松阿察河之原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由此河口循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此河口循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兩國交界與圖

們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等語。以上所定交界。按照此約第四條設立兩國隨便交易。並不納稅。至所稱白喀拉湖者。係本國之地。恰克圖外一千里之西北。並不在界內矣。從此以北而南而東至東海。不但在邊界。仍在本國之內。已准兩國商人貿易。且不納絲毫稅項。相應照覆貴王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會事。昨據貴大臣覆稱白喀拉湖係本國之地。恰克圖外一千里之西北。並不在界內等語。查該處與中國邊界及蒙古遊牧地方相近。現據貴大臣覆稱云云。自係在

恰克圖以北貴國境內。並非在中國所屬邊界及蒙古遊牧地方。本王大臣已據貴大臣所言。行知庫倫辦事大臣轉飭遵辦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咨呈內稱北洋三口。自本年開辦以來。天津一口辦有規模。惟直隸沿海各州縣稅口。如滄州灤州樂亭昌黎等處。聞有海船裝貨出入。前經臣等咨行該大臣嚴行查辦。仍恐各口徵收。難保不無滕混情弊。現擬由該大臣遴委妥員。前往各海口。督同該管州縣認真清釐。其牛莊一口。本年開辦以來。雖稅課未能暢旺。經山海關監督移紮牛莊。責有專屬。辦理尚

屬妥協。惟登州一口。前經山東撫臣奏派候補知府董步雲並經該大臣奏調直隸候補知府王啟曾等前往會辦。於六月間抵口。嗣據稟報該口向收內地及南洋各島海船商稅。皆由地方官抽收釐金。辦理諸形含混。曾經附片奏明在案。並因該委員等辦理數月。未能得力。即該大臣處所委之員。係因隔省人員。一切呼應不靈。復經專摺請旨飭下山東撫臣迅飭登萊青道前往煙臺會同委員等妥議章程趕緊開辦。曾奉

諭旨寄信撫臣譚廷襄即飭該道崇芳馳往會辦。嗣因南捻偪近海口。該道亦即折回。未能會商一切。雖續據該委員等稟

報該口已於七月十七日開辦。迄今究未能辦理畫一。該
大臣駐津兼轄。實屬鞭長莫及。呼應不靈。並查山東海口
為北洋門戶。凡南洋各口中外商船北來者。必先經過東
省。所載貨物。或沿途私卸。或偷漏繞越。種種弊竇。較天津
牛莊兩口尤甚。且向未設官。並無管關監督道員經理。以
致積弊難逃。非奏派設立監督。認真經理。不足以專責成
而裕稅課。並請奏明或即飭令山東登萊青道改駐煙臺。
仿照江蘇上海浙江甯紹台等道之例。專司中外稅務。或
請於臣衙門司員內揀派熟悉情形之員。前往作為監督。
援照戶部分司各關監督之例。並沿海各州縣海口土稅。

按內地例一併分別稽徵試辦。請
頒給監督關防各等因前來。臣等查該大臣辦理三口通商事務。
山東登州一口是其管轄。惟距天津較遠。且非同在一省。
即派員前往。亦屬人地生疏。與地方官不能聯絡。若非設
立監督專司稅務。殊屬漫無專責。惟所稱臣衙門奏派監
督前往一節。臣等公同商酌。現在臣衙門中外交涉事件
繁多。各司員輪班辦事。日夕不遑。且臣衙門設立之初。得
力人員未便遽易生手。查該員等曉暢外國情形者尚不
乏人。惟並無管轄地方之責。若遽將該員等派往。恐於該
省呼應不靈。自以責成登萊青道經理為妥。第查該道遠

在萊州。稽查恐難周密。且近日甯波失守。各海口一律戒嚴。登州居東海之濱。尤須有職分較大之員。就近駐紮。於稽徵稅務之外兼資控馭。庶兩有裨益。臣等悉心酌議。應請

旨飭令山東登萊青道。改行駐紮煙臺海口。作為稅務監督。以資得力。並請

飭下禮部頒給東海關監督關防。用昭信守。凡該口進出外國商船洋稅。按照條約。並新定章程辦理。至登萊青三府沿海州縣各海口進出內地商船土稅。由戶部發給內地關稅則例。按照天津鈔關章程徵收。另款造報。武定一府。除地

方公事仍隸濟東道管理。所屬州縣沿海各口商船土稅。一體歸登萊青道經管。以昭畫一。仍責令三口通商大臣會同山東撫臣督飭妥辦。隨時稽察。儻該道於中外交涉事件。不能熟習。而於徵收稅課未克力除積弊。仍聽所屬州縣陋習相沿。即行會同山東巡撫參辦。再由臣衙門奏請

簡派熟悉之員接手辦理。如能整頓於稅課大有起色。亦准酌量

奏請獎勵。以示激勸。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據總稅務司赫德申陳。內稱本年八

月間。有英國商船由溫州載鹽運至上海。經江海關監督照會英國領事官責該商船不遵條約。請將船貨入官。詎該領事覆稱溫州地方官。既准該商船裝貨。則江海關不能治其罪等語。該商船仍出口往溫州而去。請行文英國大臣辦理等因前來。臣等查條約第四十七款內載商船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又天津善後條約第三款內載凡有違禁貨物。內地食鹽。概不准販運進出口各等語。查溫州非通商之區。食鹽是違禁之物。今英商擅行前往。私自販運。經江海關查出。該領事又多方袒庇。不能遵照條約辦理。當經臣等照會英國公

使令其即飭領事官照辦。詎該公使借端狡展。不歸咎商人之違約。而反咎地方官之縱私。其飾詞强辯。已可概見。然使內地各海口地方官認真防閑。該公使亦不致有所藉口。除由臣等照覆該公使。仍令其嚴飭英商遵約外。相應請

旨飭下浙江撫臣嚴檄溫州等處地方官。凡不准通商口岸。如有洋船前往貿易。及販運違禁貨物。均嚴行禁止。儻有寬縱。或官吏受賄放行。一經查出。從重懲辦。至登州牛莊兩口所出之豆石豆餅。實為內地商船營生之本業。條約原禁止洋商販運出口。今年七月間。該公使多方陳請欲求弛

禁。臣等仍復杜絕。又於杜絕之中寓兩全之意。給予照會。准洋商雇內地商船在登州牛莊兩口裝載豆石。或運往南省。或運至天津。照例完納出進口稅。使稅課無虧。華洋兩商均得獲利等語。嗣經該公使於酌議長江章程照會內申明豆餅豆石。仍按善後章程第五款專條辦理。經臣等行知各海口辦理在案。現據英國公使照會。內稱英商在登州販豆出口。而粵海關不准其上岸。誤使英商虧本。欲求照價賠償等語。是又不咎英商之違約販私。而咎登州地方官之縱民私賣。種種強詞。均屬藉端狡賴。雖經臣等據理駁斥。仍應請

旨飭下山東撫臣暨盛京將軍等嚴飭地方官禁絕洋船裝載豆
石豆餅出口。即洋商欲買豆石。仍遵臣等前奏雇用內地
商船裝運。照例完納稅課。庶英商不敢違約販私。該公使
亦不能借端爭辯矣。

御批。依議。

癸酉。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阿爾塔什達奏。十一月二
十五日。奉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劄文。據俄國通事聲稱
該國呈送槍礮炸礮。現已運到等語。並黏鈔俄國照會。內
云本國與貴國和好。特攄真誠。設策平賊。於本國都城運
逸恰克圖。為移交貴國之件。洋槍一萬桿。領隊轉機銅礮

六尊。炸礮五百件。隨帶機件二具。以備施放等語。劄行前來各在案。今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准照料京營官兵之部院章京錫齡恰克圖部院章京阿克丹布。並三營章京等稟稱。參領阿昌阿等隨同部員錫齡帶領兵弁。每日會同俄國教演官齋法羅特斐利偏廊教演槍礮。上卸進退次序各法。我兵等加意勤學。已有成效。詢及俄官等學演之槍礮可否試放。並未到之鳥槍炸礮等件何時可到。據俄官齋法羅特等聲稱。其餘槍礮炸礮尚在無信。現令學演槍礮之法式樣極多。一時難以周全。俟明年和暖時方可試放。並稱伊國派出教演槍礮之兵百名現尚未到恰。

俟到時就可演習陣式。又稱恰地寒冷。不如在附京地方教演。地勢和暖。又可多教兵丁。並欲令京營官兵學習鋼鐵木匠。又令官兵前赴伊國看視大操陣式各等語。呈稟前來。弩等詳查俄國住京之大臣照會。較比恰克圖教演兵弁之俄官齋法羅特等所稱之言大相懸殊。且自官兵等到恰後。每日僅教演步履進退。毫無實益。總之無非設法推諉。耽延時日。弩等風聞伊之心意。俟與我國京中議定買賣章程。如准伊天下各處任意行走貿易。始將槍礮全行呈交。且俄人性情。今非昔比。早年本是以信為憑。近來反覆無常。種種無定。以哄誘為能。今三營官員。既撥遣

伊國陣式隊伍。在恰久居守候耽延。致糜經費。實無裨益。可否及早將京營官兵並擇留演試之槍礮一併設法撤回。至其餘之槍礮。亦不必識破伊之詭計。何時呈交。任伊自便。以免墮其術中。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飭俄國住京之大臣巴留捷克。即言京營官兵在恰不服水土。礙難久居。而又免累貴國教演之人。除已接收槍礮外。其餘何時到恰。務於兩月前知照前來。再行派員接收之處。即令伊轉行知照該國。並俄國教演槍礮官二員。擬賞大緞細茶等各八色。俄國章京二員。擬賞緞子細茶各四色。通事五人。擬賞宮紬氈茶各

三色匠役二名。擬賞瓶茶各四箱。仍遵前奉
諭旨。作為奏等酬答獎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色克通額等奏俄國續交槍礮。意涉
推諉。當諭該大臣等毋庸再向詢問。以示大方。茲據色克通額
等奏。俄國呈遞槍礮。延不交齊。並枝梧不肯教演施放。請將官
兵撤回等語。俄國呈送槍礮。並教官兵演放。皆出自該國再三
懇請。並非中國本欲如此。茲據該章京錫齡阿昌阿等呈稱。俄
國本到之鳥槍炸礮等件。續交無期。三營官兵已經學習槍礮
上卸修理各法。及詢及學演試放之法。該俄官種種推諉。耽延
時日。是該國自行反覆。以後續交與否聽其自便。色克通額等

即諭知該章京等不必再向詢問索取。以示大方。至三營官兵久居守候。徒糜經費。著即行全數撤回。但須以官兵不服水土免累貴國教演等詞。婉言向該俄官道達。仍示兩敦和好之意。其擬賞該國教演槍礮官員等物件。即照該大臣等所擬賞給。並作為該大臣酬答之意。以存體制。

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據英國公使卜魯斯呈臣等照會。嘵嘵數千言。其大旨謂各省大吏。向不謹遵條約。以致易啟嫌隙。中間雜引山東登州浙江溫州各地方官。容縱走私。迨運至粵海上海。該關口又不准其上岸。及浙江南津湖北葉家市兩處。多索釐捐。福建廈門英商

租地受屈。上海華商汪乾記拖欠英商銀兩各節。地方官
均不認真代辦。求臣等請
皇上明降諭旨。飭下各省大吏按約辦理等情。其前後繁文。不過
欲臣等遇事認真。以敦和好。臣等當即照覆該公使。言換
約以來。事事皆推誠相待。照會內開各節。均經行文各省
大吏。查明按照和約章程妥辦等語。查原照會內開各節。
除山東登州私販豆石。浙江溫州私販食鹽。經臣等於本
月十七日附片請
旨。飭該省撫臣辦理。奉
旨。依議欽此。由臣衙門知照該撫等遵辦在案。至南津業家市多

抽釐捐各情。查原照曾內稱英商往浙江買絲。運至上海下船。俱按條約領有半稅執照。詎到浙江南津地方。該關即抽每包六圓之費。迨至海口江海關。又令納半稅。方准下船。湖廣葉家市等子口關又有運茶往漢口之英商。既取有子口執照。該關仍為索費等語。臣等當即照覆。由該地方官查明是否多收。均按條約章程辦理。亦經由臣衙門行文該省督撫。分別妥辦在案。惟所收銀兩。未知歸入公項。抑或官吏私行勒索。仍應請

旨飭下兩湖督臣浙江撫臣查明徹底究辦。儻係官吏私收。當即從嚴懲辦。俟辦結後。仍咨臣衙門查覈。至上海汪乾記拖

欠英商銀兩。前准兩江總督咨稱。已將汪乾記商人之子拏獲。趕緊解赴上海訊明追收。並經臣等照會該公使在案。又福建廈門英商租地一節。臣等亦已早經行文閩浙總督妥辦。現尚未據該督咨覆。臣等復經再行咨催。至該公使求臣等請明降

諭旨一層。當經臣等告知已由本衙門行文各省認真辦理。毋庸再行請

旨等語。該公使亦未再請。

御批。依議。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從前
貴國與各國屢有失和之節。初因小故。遂生大釁。已非一次。
本大臣鑒於前事。甚欲防禍之復萌。深知貴親王亦以一
意同心。近遇
新政之初。貴親王榮膺議政之重。因思
貴國嗣後與各國交代之道。尚賴貴親王隨時建議。今將日
前起釁之由。擇其緊要詳晰指明。似與大局不無裨益矣。
本大臣於道光甲辰年初抵中華。
貴國情事。斷非近日始有見聞。素已留心體察。兩國始終不
和之緣。總由各省督撫於外國交涉事件。並無盡心守約

之理。彼時是否奉有
諭令。抑係自專擅行。未嘗奏報。本大臣無從得知。所確知者各大
吏向不存秉公盡約之意。轉以條約准行之處。多方推卸。
設法阻撓。不使外國得其優利。於是外國漸生疑懼。而各
領事官原思與各口地方官會議。如何伸屈。如何治亂之
策。乃為勢迫致疑。因視該官心懷敵意。故此不便待以友
誼。即如條約所載英民欲租田地房屋。地方官理合襄幫
辦理。豈意各官不惟不幫。且多阻滯。此敵意與英民大為
窒礙。如廈門岸口有地一塊。早經議准英民居住。當時判
定地界。嗣因地方官請以收回。許交別處地基作抵。本國

即行與讓。乃該官至今並未換給。再查該處富紳素將田地包攬。外國以高價租地。窮民自無不樂為。惜該富紳不允。而地方官曲意逢迎。縱暴殃民。條約置於不問。甚至富紳糾合邑中無賴。勢將滋事。致使安分之遠人。幾至難保性命。而地方官袖手旁觀。即知該犯姓名。亦不肯認真查辦。似此任強欺弱。種種不公。不但擾害閭閻。而且易招外侮。其咎之重。當何如懲辦耶。至外國商民。或受華民欺騙。或因帳目不清。地方官自應妥為辦理。以示至公至正。條約明文。貴親王亦洞鑒者也。無如各省地方官遇該犯無力者乏人幫助。尚有拏辦之時。一遇富民或富紳親故。則

多相袒護。騙人者不肯出票查拏。欠帳者不令算清歸楚。即如上海大案。早已照會貴親王在案。迄今日久。該道毫無伸理。廈門及各口等處。類此者亦復不少。甚至累歲經年。未能完結。以致內地商民欠項。永無歸著。英商素知地方官不辦。多以無庸呈稟自認喫虧。勢偏情重之案。其中有領事官備文多日。不見完結。不得已遂聲言咨請師船。立可圍口。或以稅餉扣留作抵為詞。地方官始令債主將帳目稍為清理。惟是失儀之咎。豈在無奈强為者。實在顢頇不肯伸理者也。至於稅餉皆有條約定額。地方官屢已擅自重納。前數年之事無庸提及。以今年而論。近有英商

往浙江買絲。運至上海下船。俱按條約所載。領有半稅之執照。詎到浙江交界南津地方。該關即抽每包六圓之費。迨到海口。則江海關復納半稅。方准下船。湖廣葉家市等子口關。又有運茶前往漢口之英商。既取有子口執照。該關仍為索項。此等情弊。想貴親王聞之。亦必深為駭異。上海漢口兩處各領事官。先後備文詳指大違條約之處。奈徒費筆墨。各該官不為理會。本大臣祇得即日備文將業內細情知照。以期貴親王轉飭該省。照數賠補。茲於未發文以前。先行提及。特明外官不重條約。據此可證。但外官果有深知嗣不違約。則難免

上諭。每有違約者。必應從嚴議處。庶知實畏。尚敢不重條約乎。此
次本大臣申明切論。因恐外官此種背約阻滯。無非致令
貴國臨險之虞。何則。外官以條約雖有若無。使遠商不能受
應得之益。各國大邦者何能甘服。蓋官任即是國任。此天
理人情之道。無國不以此為章。條約即經兩國敬謹公定。
逐款備詳。職官竟任意漠視不遵。而
貴國不加嚴懲。則官膽日大。其害日深。畢至釀成稱戈之禍。
所關匪淺。不忍不直言之也。他如沿海有禁止通商之處。
各關非疏於防範。即希冀營私。不但不能照約禁止。而外
國到各處買賣之人。多係該官漫無覺察。縱使趨利與稅

務大有窒礙。貴親王近將英船嘆嘶。並咱喻嗎時哆兩隻駛非通商之地交易先後兩案。照會本大臣約罰在案。惟地方官當時果能盡職。以上兩船。豈容自使。譬如嘆嘶船在該處通商二年之久。為地方官無不准行。又如咱喻嗎時哆一船赴溫州下貨時。該官果能認真斥駁。則該船何得進口。所載禁物。

貴國今欲入官者。彼時又焉能下船。本大臣之見。以各船主固不得謂無罪。而該官等陽奉陰違。則船主之罪因而較輕。商船私赴他口。本非大干天理可比。僅因國禁不許開口。所以各船不應前往貿易。惟職司防禁之員。反准犯禁。

實與

責國自准違約無異。嗣

責國請代為拏貨入官。殊屬難行。況山東海口亦有官員違禁。其意尚無弗善。而所辦不照條約。日後難免拖累。如豆貨本係禁物。內地商民多欲售賣出口。本大臣前將禁之諸多無益。曾經貴親王酌議能否弛禁在案。茲該省官員未奉弛文。竟以此貨出口。庶順民情而便商賈。雖不便在煙臺下船。猶聽赴東省他口裝豆出運。既與稅務有裨。百姓亦獲其利。不料近據英商訴稱東省豆貨。官員已許下船出口。及到粵境。該關不令起貨上岸。大約別處關口亦

復如是。此種小節。俱係外官未明事事全須恪守條約。所有通融辦理之舉。雖有利無害。亦當靜候貴親王議准。然後遵行。此項豆貨。

貴國果准解禁。一則絕其漏稅之弊。一則東民可以取益。誠為一舉兩得。若有此口之官已准下貨。彼口之官不准上岸。設使英商貨本虧折。本大臣以此理難平。祇得隨事咨

催

貴國照償賠補。顧豆禁萬不能解。理合請貴親王速行東省。必不宜縱其私賣下船。庶免兩歧而生異論。總之遇約中事件。外省不敢自專。每事必先咨呈貴親王俟同各國大

臣酌量有無貽害。詳細論定施行。如此料理。則貴親王亦可免案牘之勞。外省刊除重納親餉各弊。商民自無呈訴受累賠補之苦。

貴國消弭外患之方。無過於此。全在貴親王一人主持。因念貴國危難之秋。貴親王不避艱險。公忠體國。已非一日。前次偃武修文。真使內地人民共沐其澤。而外海工商。尤以和好各要生業。凡聞貴親王之名者。無不感激之至。目今貴親王又以親藩膺此大任。凡百作為。皆與貴國日後之勢。無不痌瘝相關。可否奏請

大皇帝明降諭旨。示以各國條約。原為慎重之文。近有外省大吏

任使自行。或不謹守約條。或敢私為改易。殊非內外友誼之道。實易開嫌隙之源。嗣後各省大小官員。務將和約各款。逐條參覈。如有似應變通之事。當先咨貴親王俟接奉議准覆文。再為更變。否則絲毫不得違背。敢有相違者。立予重處。則遠商呈案自少。兩國和好不絕。本大臣可以永保。為此請貴親王斟酌盡善。照本大臣所擬入奏。萬不可聽信旁言。原夫

貴國向來諸大臣。多以外國條約時常違拗。亦不礙於和好。要之中華撫恤遠人定可歡慰。和議即能長久。貴親王自不可為其所誤。

貴國一日待我以信。我國體量相讓之心一日加增。惟遇輕視條約。憚於盡事者。則無論口中何等恭維。我心中終懷疑忌。我大英國待

大清國毫無他意。專望

貴國治理蒸蒸日上。庶官無曠。則內外賓服。永守敦睦。我國與天下各國通商已久。無處不至。與外邦交相辦事。頗為熟悉。其各國良法美策。莫如件件先咨京都總理衙署。外官祇須盡約照辦。錙銖勿許增減。即有蠹吏奸官。心懷敵意。必不克逞其邪謀。

貴國聲名自不受玷。各國亦不容不信。要在設法不使一人

利已而有害於國。本大臣深願協規同力。幫扶和好之大局。素悉貴親王辦事秉公。德隆望重。誠如本大臣所議。則獲益良多。尤與貴親王忠悃。若合符節。是以直言而論之矣。為此照會。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條約第九款。內載英民准聽持照前往內地通商。又善後條約第七款。內載英商在內地置貨。到第一子口呈單。該子口存留貨單發給執照各等語。近據英商訴稱漢口迤南地方官。不遵條約辦理。應請貴親王查照嚴禁澄徵杜絕情弊。查此案英商保順行使英國人等

赴業家市代買茶葉。買得四百六十三擔。到第一子口。該關阻止。不許前進。該商即稱願照條約半稅。先行納完。以免按子口抽釐。重納稅餉。該子口仍不准行。又不准該英人等親自送貨。令內地人代運各子口。隨處徵稅。以致該貨照條約應納五百六十七兩。而各該子口先後徵收九百二十四兩一錢五分。於條約半稅之外。計重納三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又據英商德利行亦使英人前往業家市地方販買茶葉。大約五百擔。該子口關亦不准照約辦理。漢口領事官舍申陳湖廣總督請即轉飭該關遵行。該督劄覆以條約各節。該關不能不知。毋須轉飭。德利行祇

得另使英人將條約一本呈該關官查悉。並屬以該關如仍不准前運。即合納沿途各關抽釐之稅。務取收單回口。該英人因該關仍堅執不從。無奈依照本行所屬辦理。茲查該貨箱數。德利行計算較多。而該關收單尚以為少。兩相數數。稍有不同。本大臣僅照該關收單上數目而論。已重納銀二百八十五兩六錢之多。保順行貨物。該關不遵條約。浮徵稅餉三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德利行貨物。又不按每擔應輸一兩二錢五分之則。強索銀一兩八錢。共計重納銀二百八十五兩六錢。前後兩項。合請貴親王辦給印照一紙。照覆本大臣。以便轉寄漢口。劄諭該領事官。

持此印照。即向湖北藩司衙門。如數領取前項銀兩。轉給各該行查收。應將收清銀兩數目呈單為憑。本大臣深願貴國獲益取盛。諸務日興。無如絲益盡善之理。外省各官甚為不明。實使本大臣大為失望。切懇貴親王明察秋毫。見此必能速飭該省。俾其猛醒。則將來斷不致似此仍復刁刻。且

貴國與外國通商。一則為

國家生財之源。一則佐輔官常之柄。所惜無知小官。任使妄為。竟將通商之福。轉作屬階之禍。及至和好受傷之日。猶敢以中華之害。皆由通商而生。豈知失睦之緣。概因本官

不遵條約所致。類如漢口一處鄉勇。原屬
貴國募用之人。詎屢向各國民人種種亂為。摧殘行棧房屋。
甚至沿街宣掛長帖。唬嚇必殺。迨事發之後。該督固知設
法速為彈壓。惟本大臣之見。今茲各國雖與。
貴國和好。而遠民似此受辱。
貴國不能設法豫防。其雍睦安能久乎。九江之勇亦復如
是。為今之計。各該督撫若能嚴飭各勇。不准在依近外國
人居住之地方。聚集紮營。此辦或無不可。但本大臣前指
彼此常有失和之由。實因
貴國未經宣示直外各省。咸知各國定約。乃係

貴國敦崇友邦之大典。嚴令內地官民。悉向遠人優禮相處。
克盡友情。此種道理。本大臣前已行文詳細剖明。
貴國一日不從此議。以上各種情弊。日甚一日。終至釀成大
患也。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閱貴大臣照會。具悉一切。本爵自去年辦理
和約以來。無一事不開誠布公。實心體察。有可以綏安內
外者。不分畛域。朝至暮行。少有不能盡善之處。即不肯率
意了結。尤復隨時入奏請
旨飭下各省大吏實力奉行。自謂此真實和好之心。所以待貴國

者亦已至矣。各省大吏辦理中外交涉事件。亦必隨時咨呈本衙門。儻其中稍有未協。立即飛咨駁正。免致愆歧。務期中外人安。以無負本爵厚待各國之誠意。間有未及辦結者。或因民情未協。或因地方一時窒礙難行。或因軍務倥偬。以致稍延時日。均難逆料。即如貴大臣照會內開福建廈門租地一節。本爵早經行文該省。飭令妥辦。後因未即咨覆。又復行文再催。無如鞭長莫及。欲速不能。然非本爵之始願。其餘照會內開浙江南津抽稅及湖北葉家市抽釐。並鄉勇滋事等情。現接照會。始行知悉。亦即行文各該省。令其按照和約及新定章程辦理。此本衙門例應辦

理之事。亦非自此次而始然也。至貴大臣所稱喙嗡嗎嘀哆一船往溫州載鹽。地方官不能認真斥駁。船主之罪因而反輕。惟思條約經兩國大臣公同酌定。彼此須發遵行。誠如貴大臣所云。實為慎重之文。溫州不能嚴加防範。登州縱民私賣。固屬非是。惟是該洋商如果能恪遵貴大臣約束。應不待地方官禁止。自不敢前往貿易。又何敢以違約之事。微有虧折。便公然上訴貴大臣查辦乎。是該洋商視條約為具文。已可概見。溫州非通商口岸。其地巡船巡丁必少。不能加意防範。或者勢不能禁止。亦未可知。若全歸罪於地方官。而不禁止商船販私。是何異人家被竊。因

不能禁止。反謂失物者之罪重。竊物者之罪反輕也。此理亦可想而知矣。至於英商販運豆石出口。原為條約所禁。又查條約第三十九款內載英商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併入官等語。今英商由煙臺裝豆下船。及由溫州販運私鹽。未知領有關口稅單而販運乎。抑或陽奉陰違。私行裝載乎。如係私行裝載。則是英商背約營私。方且查辦之不暇。又何能照價賠補乎。粵海上海兩關不准上岸。並欲查辦。原係按約秉公辦理。本無不合之處。儻使英商運豆到粵。運鹽到滬。呈出關口憑據。雖屬例禁貨物。諒該關亦不能再行攔阻也。然彼此既經

和好。本爵亦不能因英商偷漏。即將該地方官置之不論。

仍一面請

旨飭下登州地方官。嚴禁洋商販運豆石出口。並

飭溫州地方官嚴禁洋商到該口貿易。及私販食鹽。如有私行放

縱。立即懲辦。決不寬貸。仍希貴大臣通飭各口領事官嚴

禁商人私往不准通商口岸貿易。並私販違禁貨物。領事

官不可徇私袒庇。故與地方官為難。則中外可以相安。和

誼可以永篤矣。中國素以禮義為重。本爵辦理和誼。一秉

大公。中外商民視同一體。現雖身膺重寄。機務殷繁。而於

內外交涉之事。仍然照常認真辦理。不待貴大臣詳晰指

明而始然。但願貴大臣鑒本爵實心和好之誠。事事秉公。
則兩大國友誼之情。永保勿替矣。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前據湖廣總督官文咨稱。探得金陵等處
髮逆。現令近蘇各鎮。製造洋衣數千件。解送金陵。意欲假
扮洋人。希圖冒混到處滋擾。亟應嚴密查訪。遇有髮捻假
冒。即當進剿。惟恐各國商民不知底蘊。致生猜疑。希即照
會住京各國公使查照辦理等語。臣等伏思該逆製造洋
衣。希圖假冒洋人。如果屬實。殊於目前剿務關係非輕。當
即備文照會英法兩國公使。令其幫同設法防範。旋據英
國覆稱。從前有外國人私入金陵從賊當兵。已為懲辦。且

火輪船使其價甚貴。該商深知載賊犯法。豈肯冒險受累。況華民雖穿洋衣。一見即可認識。此患自可不慮。至法國照覆。則稱京師去髮逆擾害之地甚遠。並無別法。祇可劄知上海領事官。令其會同該國水師員弁。竭力設法防備等語。臣等查該二國照覆所稱。法國以劄知領事官會同水師。竭力防備為詞。其言稍覺切實。英國則僅言其從前懲辦從賊兵丁。而現在如何辦法。並未提及。該國人之性情大抵如此。臣等以其言不甚可靠。業已行文知照兩江總督湖廣總督轉行沿海各路統兵大臣。實力防範稽查。如有形跡可疑者。即知照地方官嚴密查拏。毋稍疏虞。並

劄知總稅務司赫德一體防
並言及內地奸商假冒外國
十一月間。經兩江總督曾國
地方。有黟商開設寶順茶號。
乃云係洋商開設。不應捐釐。
商設棧明文等語。當經臣等
經照會英國公使查辦。是以
覆及。其照會內所稱內地城
開行之條。並無英商在內開
確係內地商人開設。假託洋

現經行文兩江總督查覈辦理。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和約第四十六款。內載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准其相度機宜。隨時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等語。本爵現准兩江總督部堂曾咨稱內地奸商設立行棧。往往假冒洋商為名。諸多弊端。請與各國明定章程。此後洋商在內地設棧置貨。必須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商。先行呈報。以杜內地商人串通冒認等情前來。相應照會貴大臣。通飭各處領事官曉諭各商人。嗣後

如有洋商在內地設棧置貨。該商必先報明領事官。由領事官轉報海關監督。交地方官存案。以便稽查。中國定必按照條約辦理。儻不先期呈報。無論華商洋商。所有一切捐輸抽釐。均照內地章程辦理。庶幾內地奸商。不致假冒洋商為名。從中作弊。請煩貴大臣查照施行。並希照覆可也。

給英法兩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衙門准湖廣總督官咨稱。探得金陵等處髮逆。現令近蘇州各地方製造洋衣數千件。解送金陵。意圖假扮洋人。混到各處滋擾。恐各國人不知底蘊。致生猜疑。

請照會在京各國欽差。查照辦理等因前來。本將查各國兵丁。必無與髮逆句通往來之事。前因恐洋商接濟賊匪。與貴大臣議准。由地方官與領事官合寫漢字洋字告示。交各路水師兵船查驗。足見貴大臣篤念和好之意。今髮逆製造洋衣。意圖假扮洋人。勢必影射外國船隻。在長江一帶。乘帶兵官不及覺察。肆行擾害。本將現經行文各省督撫統兵大臣嚴密查辦。實力搶擊。但恐望見船隻遠來即行轟擊。或於貴國往來船隻致有誤傷。儻俟船隻就近始行查驗。又恐賊船偪近。猝難措手。即致暗墮髮逆計中。除由本衙門行知長江一帶各督撫迅飭各該地方官及

各處帶兵將弁嚴密防範。毋致暗墮賊計外。相應照會貴大臣一同設法防閑。務使外國商船與內地勦務。兩無妨礙。方為妥善。諒貴大臣深謀遠慮。必能辦理周詳。希刻即議定。速為照覆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准貴親王來文。內開湖廣總督官咨稱賊匪現製外國衣服。圖令伊兵偽充外國人乘船前往擾亂等情。據本大臣訪聞此言毫不可信。甲寅乙卯等年上海縣城為賊所占。

貴國官員亦疑此事。每有備文提及。後知係屬訛言。實乏確

據。本大臣以為此言一漏。萬一賊人陡起是意。如法裝扮。反為不美。故此不便劄行曉諭。再從前曾有外國人私入金陵從賊當兵。皆為我水師員弁設法遣散。其中所有英民俱已審辦。諒貴親王亦所洞悉。後來未聞英民敢當賊兵。若謂商船渡賊。上江之船。俱係火輪船隻。其價甚貴。該商深知渡賊。實犯官民相爭不准相幫之例。一經查出大江執照。立刻撤銷。試問該商豈肯冒險而受此虧乎。且華民雖穿外國衣裳。一見即可識認。竊思此害自可不慮。再准貴親王來文內開兩江總督曾咨稱內地奸商假借外國商名。開立行棧期免抽釐等項一節。此事曾大人所指

何處而言。本大臣實難分曉。若論內地城鎮。則約內本無外商進內開行之條。若論各口。則地方官易將某行是否洋商所立。向該國領事官一詢便知。本大臣之見。此等情弊原無英商在內。合俟曾大人詳加確查轉咨以便查辦為幸。為此照覆。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現經湖廣總督官咨稱探得金陵髮逆現令蘇州等處製造洋衣數千件。意圖假扮洋人肆行擾害等語。茲貴親王知照本大臣一同設法等因前來。本大臣查現住京師。去髮逆擾害之地甚遠。並

無別法。只可備文將貴親王來文之意。詳細劄知本國住紮上海領事官。令其會同本國水師將弁。竭力設法。防備髮逆盜用本國旗號。及同該逆私相往來之西洋人。盜用我大法國旗號。惟現因本國水師帶兵官。甚難時時派船前赴長江巡查。本大臣思如有本國旗號船隻在長江一帶往來。

貴國兵弁若有疑惑。即可令其停止查驗。有無領事官所給准赴長江貿易執照。並指明前往何口執照。此皆按照和約章程辦理。儻無以上執照。即係不遵定章。

貴國官弁即可將該船及所有西洋人送上海交該國領事

官究辦。但此事本大臣實無別法可善於斯。故特照覆貴
親王請煩查照。
恭親王等又奏。前據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面述說帖。
內稱天津各國兵丁。聞明年一律撤退。洋商以津郡空虛。
擬提捐釐金。招募廣勇。以為保護洋行之計。但恐廣勇難
於駕馭。易生事端。不如令洋商募本地勇以自衛。且津郡
營兵不多。擬請挑選京兵赴津。會同外國帶兵官操練。以
資保衛等語。其時甯波尚未失守。臣等以廣勇萬不可用。
洋商提釐。亦係得之傳聞。正在籌辦。復據該大臣稟稱承
准字寄奉

上諭。浙江甯波失守。沿海各省亦不可不防等因欽此。因統籌天津全局。擬欲照僧格林沁前在津時章程辦理。兵足而費鉅。又擬將本地兵勇各挑選數百名。並揀派京兵二百名。與外國武職逐日教演。月餉不過數千金。兵單而費輕等語。臣等公同酌議。擬當洋商未雇廣勇之先。亟圖訓練兵勇。以為防津城之法。如訓練果能得力。則洋商雇廣勇之說。可以不禁而自止。即將來提出釐捐。亦可作為練兵之費。惟查該大臣所請調回征兵。仍照舊章辦理。費實浩繁。斷難照辦。若挑選津兵。添募壯勇。並派京兵二百名。會同外國教練一節。需餉較輕。尚屬可行。除挑練津兵。添募壯

勇。已由臣等函屬該大臣先行妥酌舉辦外。其挑派京兵與外國教演一節。臣等查前因俄國請教演槍礮。奏請派兵赴恰克圖演習。已據庫倫辦事大臣奏毫無實益。據此則英法教演得力與否亦未可定。惟前據英國副使威妥瑪稱天津練兵。天津地方緊要。亦宜一律操演。如欲請求外國兵法。英國可以教演等語。是此事雖難必其實有裨益。但該使既有此語。未便沒其微忱。況外國每以中國防守之法。未能周密為詞。若必力為拒絕。該使等更有所藉口。如將來教演得力。固可杜洋商雇募廣勇之心。並可收畿輔屏藩之效。且即此查看外國營伍虛實。於事亦屬有

裨。萬一毫無實際。則仍以內地之法自行訓練。該使亦不致饒舌。如蒙

俞允。即由臣等行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盡心遵辦。並飭趕將挑派京兵赴津訓練章程妥為酌定後。再由臣等妥議具奏。

御批。依議。

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總稅務司赫德在京。臣等曾與言及中國勦賊情形。皆由器械不利。以故不能取勝。欲向外國購買船礮等物。又苦此項經費無出。當經赫德面稱俟到上海。與江蘇巡撫薛煥相商。旋據赫德於抵滬後申呈前來。內稱已與薛煥面商。據薛煥稱如須八

十萬兩。尚不難於籌措。若由總理衙門行文。分派各海關各籌銀若干兩備用。江海一關。總可抽出二十萬兩。以便舉辦購買船礮等物等語。當經臣等於十一月初七日函致薛煥詢其是否實有此論。即行查明確切聲覆。以便趕緊辦理。此信發後已閱兩月。尚未據函覆。不知前次赫德呈內所稱究竟是否可辦。現在浙江甯波杭州兩府。相繼失守。賊勢日張。難保不更思竄出甯波。為縱橫海上之計。臣等伏思目前要務。不特沿海未經賊擾之口。必須力加防範。而尤以趕緊堵住甯波一口。不使其乘機竄出。庶於沿海各口可免窺伺之虞。應請

飭下江蘇巡撫迅速籌款雇覓外國火輪船隻選派將弁駛出外
洋堵截甯波口外以防賊匪竄逸並令廣東福建各督撫
一體購覓輪船會同堵截勿令該逆一名竄出致滋擾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浙江甯波杭州兩
府相繼失守賊勢甚張難保不竄出甯波為縱橫海上之計請
飭江蘇巡撫迅速籌款雇覓外國火輪船隻選派將弁駛出外
洋堵截甯波口外以防賊竄並令廣東福建各督撫一體購覓
輪船會同堵截等語逆匪竄陷杭州甯波等府沿海各口必須
加意防範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抗務司赫德申呈函致
薛煥酌量購買外國船礮等物兩月以來未據函覆刻下甯波

一口。防堵最關緊要。著薛煥將前次購買外國船礮寄諭。及總理衙門所寄信函。迅即轉致勞崇光者齡慶端瑞瑞璿等會商。籌出款項。一體雇覓輪船。派委得力員弁。挑選內地兵勇。駛赴甯波海口合力堵剿。轉瞬春水滋生。防務萬分喫緊。該督撫等當妥速辦理。毋得藉端推諉。貽誤事機。

庚辰。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自浙省甯波府城被賊占據。上海等處地方頗為震動。迨聞杭城失守。人心更覺驚惶。臣竭力撫綏。申嚴守禦。正在督率文武各員。並會同團練大臣周密布置間。據補用道候補知府吳雲。候補直隸州知州惠寶時面稟。有江浙紳士公議借調美法二國之兵助

鄭。懇臣代為具奏。臣以前經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
年十二月十四日。欽奉
上諭一道。仰見
廟謨深遠。無日不拳拳服膺。謹將流弊滋多。飭令該員等轉致各
紳士。詳慎審度。未可冒昧舉行。旋有江蘇前詹事府詹事
殷兆鏞浙江翰林院編修徐申錫等具呈到臣。內稱逆匪
有一得杭州。即圖上海之說。亟應備豫不虞。日前英國參
贊巴夏禮屢與紳士接見。該紳等邀其調兵協助官軍。保
守上海。克復甯波。次及江甯蘇州等處。巴夏禮深識大體。
亦以賊氣肆毒為恨。惟云事關中國大計。必得據實陳奏。

巴夏禮亦可一面稟商該國住京使臣。以便趕緊議辦。是以偕同商民人等環求具奏。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會商英法二國使臣撥兵會合進勦。以埽羣醜而靖東南等語。臣面見該紳等。復加剴切開導。深以後患為慮。而該紳等皆謂大局安危繫此一舉。下情若不上達。無以安定人心。臣以此事關係重大。所呈是否可行。劉飭兼署蘇藩司蘇松太道吳煦。臬司湯雲松。督同吳淞應寶時博採衆論迅速覆議具詳去後。茲據該司道等覆稱粵逆蔓延江浙。奉偏東南。近復竄踞甯紹。攻陷浙江省城。賊勢猖獗異常。即圖窺伺上海。巴夏禮與江浙紳士議論賊

情。商及撥兵助勦。官紳商民。詢謀僉同。似應俯順輿情詳請據呈具奏。並據溫蔡深等致臣一函。迫切籲請前來。臣查逆匪既得逞志於杭。必將甘心於滬。惟當激勵將士。督率軍民。矢志同仇。殲除兇逆。並飛咨督臣曾國藩迅速派兵前來會同勦辦。惟現在臣與署提臣曾秉忠所部水陸各軍。分防松江上海金山奉賢寶山各路要隘二三十處。實有防多兵少之虞。而該逆數十萬之衆。凶燄方張。必須厚集兵力。以操制勝之權。該紳等所請借兵助勦。亦屬萬不得已之計。伏讀

密諭中有若肯受雇助勦。祇可令華夷兩商自行經理。於大局或

可有利無弊。本當欽遵試行。惟該紳等以巴夏禮必欲候臣奏
明後。稟商該國使臣議辦。似該國用兵事宜。必由全權大
臣為政。非華夷兩商所得與聞。督臣曾國藩遠在安慶。未
得面商可否。既據司道等與兩省紳士合詞籲請具奏。臣
不敢壅於
上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江浙紳士呈請借調英法兩國兵
眾勦賊。據情代奏。並將該紳等公稟信函呈覽。據稱逆匪有一
得杭州。即圖上海之說。亟應早為豫備。而英國巴夏禮與該紳
等論及賊情。頗以為恨。固請該撫陳奏。飭下總理衙門會商英

法兩國使臣撥兵合勦各等語。逆匪竄陷杭城。上海一隅。久為垂涎之地。該紳士等因有借助英法兩國兵眾合勦之請。第上年本有借兵勦賊之議。惟威妥瑪在京。前經恭親王等面商威妥瑪。有借兵勦賊。克復城池。即行占踞。係外國向章之語。雖其言未必盡確。而其不肯誠心相助亦可概見。因奏請停止。現在該紳等既與巴夏禮議及。自必深悉其情。本日已飭總理衙門與英法在京使臣妥為籌商。但該使臣未必遽能順應。而英法向以商人為重。並畏百姓。著薛煥密飭該紳等多集華商百姓。剴切開導洋商。令其轉求巴夏禮。以洋商貨物在滬。須撥兵助勦。殄除粵匪。方足以資保護。且不獨商民均有利益。即各省海

口百姓。如外國以義氣為重。將來亦均不致與洋人為難。如此
設詞。或巴夏禮鄧尤為相聯。亦未可知。惟事關借助外國兵眾。
既未能操縱自我。尤當防患未萌。該紳等所稱兩害相形。則取
其輕。自係確有所見。且與巴夏禮亦有成說。儻僅以索謝等事
為詞。則尚可權許以救目前之急。如其占踞地方。句結逆匪。阻
撓官兵進勦。則當深思熟慮。力持大體。不可稍涉遷就。除飭令
總理衙門竭力商辦以順輿情外。並著薛煥督飭該紳等酌量
辦理。毋稍拘泥。毋涉大意。昨諭購買輪船槍礮堵勦賊匪。與此
事並行不悖。仍著迅速購買應用。藉挽大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

同治元年。壬戌。正月。丁亥。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上海僻處一隅。勢如纍卵。而該處華洋商賈輻湊。餉源甚裕。近聞兩月之間。洋稅已收至八十萬兩。如能協力保全。得人而理。於餉需籌濟。定屬有裨。且能緩急就近應手。著曾國藩左宗棠悉心籌畫。於將來進攻蘇常一路。亦必有益。至洋人之在滬者恐不足恃。其與我和好。究竟惟利是圖。一有事機喫緊之時。往往坐觀成敗。若欲少藉其力。必至要結多方。有情理所斷不能從之處。昨因薛煥有據蘇省紳民公呈稟請借洋人勦賊之奏。曾經從權諭令該撫熟計。以期無拂輿情。

諒該大臣早能洞悉。洋人既不足恃。仍須該大臣酌派名將勁
兵前往。方可萬全無患。
癸巳。江蘇巡撫薛煥奏。上海洋涇濱西北兩面。經英法兩
國與署藩司吳煦會商。它濠築牆。以顧洋商貿易之地。此
次辦理防務。察英法文武各員。頗為出力。惟賊勢眾多。若
當危急之時。深慮其游移袖手。致蹈甯波故轍。查洋人生
性好勝。喜爭顏面。儻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一言。屬其
協助防守。必可壯我聲威。前者江浙兩省紳士與英國參
贊巴夏禮等會商借師助勦。臣已據情具奏。應候
諭旨遵行。近日該紳士等因事勢危迫。擬與該國官商設局籌防。

上海本係通商地方。中外自應同心保護。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與英法二國住京使臣會商定議。並予溫言獎
勵。俾各鼓舞奮興。至松滬各防軍餉以稅釐為大宗。遇有
倉卒要需。時向華洋各商借貸應急。現據吳煦稟總計積
欠為數已多。旬日以來。各路梗阻。商販裹足不前。上海市
無貿易。以致釐捐絲毫無收。軍餉來源已斷。而華洋商人
欠款無從籌還。以後更難與之那借。不得不籠絡洋人。使
之樂為我用。庶於大局有裨。
薛煥又奏。十二月二十一日。大股賊由蘊藻河兩岸。直撲
吳淞鎮。北岸之賊。竄至泗塘口。南岸之賊。竄至吳淞對岸

之一帶擺渡。又由南面繞至對岸周塘之東擺渡。我軍水陸夾擊。轟斃馬隊甚多。該處係各國商船出口要路。本有法國輪船住泊。並在陸路建有礮臺。該國兵頭見逆氛甚熾。同時水陸均開大礮。賊匪死者無算。始由江灣一路竄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薛煥奏。浙江紳士呈請借英法官兵勦賊。當經諭令該撫督同該紳等酌量辦理。茲據薛煥奏。賊撲吳淞口。經法國輪船協同水師擊退。請飭總理衙門與英法住京使臣。將借師會勦商定。俾洋人益形鼓舞等語。浙省賊匪悉眾東竄。奉賢等三廳縣不守。上海情形實屬萬分危急。借師助勦一節。業經總理衙門與英法住京使臣商酌。現據薛煥奏英

法文武各員頗為出力。且法國輪船為我開礮擊賊。是其真心和好。固已信而有徵。上海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為保衛。而逆賊偽示內。乃有上海貿易之洋商。去歲在蘇已有成約。兩不相擾。儻敢抗敵。則是自取滅亡等語。是不獨以通匪汙蔑洋人。且意存威嚇。想洋人見此。亦必願為我出力。自明心跡。亦何肯袖手旁觀。甘於畏憚賊匪。致形孱弱。軍務至緊。若必俟總理衙門在京商酌。轉致稽遲。所有借師助勦。即著薛煥會同前次呈請各紳士與英法兩國迅速籌商。剋日辦理。但於勦賊有裨。朕必不為遲制。其事後如有必須酬謝之說。亦可酌量定議。以資聯絡。至江北及閩廣調往師船均為勦匪而設。並著薛煥知照

洋人。庶免疑貳。

丙申。

諭內閣。薛煥奏。逆匪竄偪滬江。在滬英法文武各員。協助勦辦等語。據稱逆匪直撲吳淞鎮。復擾及東西機廠。官軍奮力攻擊。該處適當法國輪船住泊。並陸岸建有礮臺水陸開礮相助。斃賊無算。其上海城垣等處。亦經會同英法文武各員。完濠築牆。籌商防勦。英法兩國。自換和約後。彼此均以誠信相孚。此次在上海幫同勦賊。尤見真心和好。克盡友邦之誼。仍著薛煥督飭官軍認真防勦。力埽賊氛。嗣後英法文武各員。續有協同助勦之處。均著薛煥隨時迅速馳奏。不得沒其勞勩。以彰中外和好。同

心協助之意。

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芬等所屬地方。惟呼倫貝爾與俄國接壤邊卡最多。該處額設副都統銜總管一員。原為專司西北一面地界。芬等因該處地界遼闊。且距省較遠。疊經嚴飭該總管珠勒格訥善督飭各該卡官認真巡防。不可稍懈。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始據該總管報稱。派汛員查得距巴彥珠爾克等五處卡倫。百八十里至五六十里。有俄人越界偷割羊草。或二三百堆。至五七百堆不等。並有偷它地窖七處。並無俄人看守等因。詳請指示辦法前來。芬等隨飭令派委妥員按照

和約。善言開導。不准激烈啟釁。並告以本年夏間黑龍江城所屬右岸地方。曾有俄人越界偷墾荒田。約有六晌。益房一所。並割草等事。經署副都統愛紳泰隨時派員查得道照和約。據理剖辨。該頭目承認約束不嚴。自將房地平毀。並給有俄字將越界俄人懲辦。嗣不准再有違約越界之事。有該處前案可循。自應執持條約。仿照辦理。面見該夷目。善言開導。令其將所它地窩。並所割羊草自行棄毀。以免下年再有偷越情事等因。劄行去後。詎於本月十四日。據該總管報派員往見俄官。尚無不遵情形。承認各處所堆羊草。係俄人越界偷割。撥取遺剩之物。願將各處羊

草撥取淨盡。並將地畝平毀。該總管等即准照辦理等因詳報前來。臣等伏查該俄人譎詭性成。貪詐無厭。凡事逐漸施為。現在江左地面數千里。業已盡為所有。總因該管各官積漸因循。日久蒙蔽。以致俄人肆無顧忌。貪圖展占。遂成積重難返之勢。已屬無可如何。茲當立法之初。和約已定。即剔除積弊。加意嚴防。尚恐復蹈故轍。儻不加詳慎。再將右岸地方任其偷越。勢必入無底止。迨該總管等於邊界事務漫不經心。致令到處越界偷割羊草如許之多。前既形同聾瞽。任由下員怠惰偷安。縱容偷越。仍復按月結報。迨經嚴飭查出。詳示辦法。又復任令將遺剩羊草撥

回。並不令其毀棄。實屬辦理草率已極。若不據實參辦。於
邊防殊有關繫。奴才等曷敢避嫌遠怨。稍事姑容。相應請
旨將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珠勒格訥。先行革職以示懲儆。奴才
等仍飭取各該卡官並巡查各官職名送部。一併嚴議。從
重懲辦。庶可稍期整頓。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特普欽。那數德奏。呼倫貝爾與俄國接壤
邊卡較多。該處總管珠勒格訥。並不加意防範。致令俄國民人
越界偷割羊草。或二三百堆至五七百堆不等。並有偷挖地窖
等事。經特普欽等飭令派員前往理論。始據俄人承認偷割。顧
將各處羊草搬取淨盡。並將地窖平毀等語。該總管疏於防範。

已屬咎無可辭。迨與該國按約商辦。又復任令將羊草撥回。並不令其毀棄。辦理尤為草率。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珠勒格訥著即革職。以示懲儆。該將軍等辦理此事。防微杜漸。尚屬認真。嗣後各處邊卡事宜。務當督飭在事員弁。隨時嚴密防範。不得於已經偷越之後。再煩脣舌。庶足消患未萌。至該城各營官兵。尤宜勤加訓練。以資捍衛。毋得視為具文。是為至要。珠勒格訥所出總管員缺。關繫緊要。並著特普欽等秉公遴選。擇其精明幹練。並能熟悉外國情形者。酌保前來。候旨簡放。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

爭前與明緒會奏。與俄國分界。擬將前定明年四月十三

日期會議展至七月。並由各該將軍大臣添派委員及蒙古官弁。各按本境周查等因。經總理各國衙門與該國住京公使議定。來文內稱擬展會議之期。不過六月十五日等因前來。茅伏思該國既照依往後展期。未便再令改議。祇可即依所約趕緊辦理。復據該公使面稱自塔爾巴哈台會齊。再分往東西會勘。未免枉歷程途。擬於會勘地界。或起或止之處。會齊順路勘議。不致多勞往返等語。經總理各國衙門面覆以該處自有一定地方可以會齊。咨令由茅自行斟酌。與俄人會商定地會齊。查該國續約內所指自沙賓達巴哈末處遠至浩罕邊界。係通共分界起止

之處。應自烏里雅蘇台過科布多越塔爾巴哈台至伊犂。經過四城。袤延萬里。若再加周查往返。齊赴塔爾巴哈台會議。誠如該公使所云徒勞往返。終年不能竣事。現在該國既遵展四月開期會。復請順由定界起止之處。隨勘隨議。所言亦在情理之中。應即專文呈覆總理衙門。先允該公使改期明年六月十五日之請。以示信義。若明年奉與明緒同哈布齊賢帶領委員齊赴分界起止之處勘議。烏拉不數使用。斷難如期赴到。又不能攜帶各處蒙古越境供支。致滋苦累。勢多滯礙難行。合無懇

恩請

旨添派科布多大臣一員。與孝豐明綺博勒果素哈布齊賢各就
本境帶同原派添派章京蒙古官員。約定明年某月日各
與俄使在各本境起止之處。會齊勘議。並請內務府理衙門
向該國公使商令該國亦添派俄使一二員。分作西北兩
路使臣。與孝等分界會議。方不致愆期失信。且事後各有
專責。可期日久相安。溯查分界起止。沙賓達巴哈末處為
烏里雅蘇台起處。至阿拉坦淖爾為止處。即科布多起處。
至輝邁拉庵為科布多止處。即塔爾巴哈台起處。至津吉
里克為止處。即伊犂起處。至呼布什浩罕邊界為伊犂止
處。以上四城邊境各有起止。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二城

為北路。塔爾巴哈台伊犂為西路。亦各
仍照著與明緒前次議奏。必先勘明我
原派添派各委員往前展改查勘日期。
即各赴本境周查。擬定圖說。各呈請
之科布多大臣督同勘定。於六月十
淖爾會齊。約定俄使在北路烏科二
圖會議。明緒博勒果書亦督同勘定。
津吉里克。與哈布齊賢會齊。約定俄
台伊犂適中起止之處。據圖會議。兩
差及我

國

欽差議定後。即各就近互換信約。據以建立界牌鄂博。不難剋期

蕆事。以完通案。如此分為四段履勘。約在兩路會議。庶可

踐期會於臨時。更可專責成於事後矣。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辛丑。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江浙逆匪糾眾數十萬。併力東趨。奉賢南

匯川沙廳縣失陷。上海情形危急。薛煥有應辦地方公事。及各

國通商事務。不能專意防勦。馮子材著即前赴上海統率各軍。

務當加力整頓。以戰為守。勿使我兵勇與外國人稍有嫌隙。蘇

省紳士呈請借助洋人。並續據薛煥奏洋人助勦。懇予溫言獎勵各情。業經總理衙門與英法住京使臣再三激勸。意頗懽悅。發去明發諭旨一道。即著薛煥宣示。所有通商聯絡事宜。薛煥務與該紳士等一氣呵成。妥籌駕馭。使馮子材得以激勵各軍。奮勉圖功。庶不致為外國人所笑。是為至要。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於上年六月間。曾以賊氛未靖。力求制勝之方。因與總稅務司赫德。論及購買外國船礮之事。據赫德稱洋藥一項。如照所遞之單。徵收華洋各稅。於進口後無論販至何處銷售。再由地方官給與印票。仿照牙行納稅之例。每帖輸銀若干。如辦理得

宜。歲可增銀數萬兩。此項留為購買船礮。深足裨益。當令將船礮價值分晰開單呈遞。並經專摺奏明。擬俟其價值開明後。即請於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籌款購買。俟將來洋藥票稅。收有成數再行歸款。並給赫德劄文。令其購買運到時。即交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駕駛。惟應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各事宜。應請

飭下官文曾國藩等豫為熟計。一俟運到。即請

旨辦理等因在案。嗣據赫德開單前來。臣等查其單內所開。計置買鳥槍火箭車礮槍刀。及大中小三樣輪船。及煤炭等項。共需銀八十一萬餘兩。雇募外國官兵船戶管輪水手等

人。共需工銀四十八萬兩。又挑選演習官兵一萬名。又輪船十隻。須用中國水手八百餘名。以三月計。需費銀約三十萬兩。通計需銀約一百五六十萬兩。臣等以其需費太鉅。恐各關稅項未能如數抽出。且查單內所開應雇外國船戶等人。多至數百名。與前言祇須雇用兩三名司舵司礮之說不符。因與駁詰。據稱因事急時。恐內地人不能熟習。故非多用外國人不可。臣等以其人數究竟太多。況如鳥槍手槍刀等皆非制勝必需之物。因復與赫德另開一單。覈減至八十萬兩。赫德時將赴滬。因稱俟伊到滬時。當與薛煥商辦。旋據赫德由滬來信。聲稱據薛煥云如祇須

八十萬兩。尚不難於籌措。若由總理衙門行文分派粵海關籌銀二十萬兩。閩海籌銀十萬兩。廈門甯波各籌銀五萬兩。江海一關亦應籌銀二十萬兩。以備購買等語。臣等以此言出自赫德一面之詞。恐不足信。當於十一月內函致薛煥。詢其是否果有此論。即行確查聲覆以便辦理。嗣以薛煥久未答覆。又經函催。茲於正月十六日始據薛煥覆稱購買外國船礮。亦多流弊。即如從前所買外國輪船。咸豐十年間正在急需之時。英領事忽將外國水手舵手礮手悉行撤回。不准為中國駕船轟賊。大為掣肘。現在購買外國船隻。深恐仍蹈前轍。但如事在必辦。亦當盡力籌

揩銀兩等語。臣等伏思該撫所稱咸豐十年間。外國將所買輪船忽撤水手等人一節。查彼時正值天津與外國接仗。彼此相持。是以不顧彼國人為我所用。今既換和約。與十年間情形不同。即使雇用彼國人駕駛。諒亦不致再有掣肘情事。況赫德前曾言及如買輪船。亦不必定用換約各國之人。緣換約各國各口。皆有領事官。少不如意。即未免心存挾制。臨時反多掣肘。不如用未經換約各國之人。彼此無隙。可以終為我用等語。即接薛煥奏報。現在上海打仗。亦係雇募呂宋二百人。幫同出力。並有受傷多名。則赫德所言非盡無因。將來購船時。若亦雇呂宋等國人駕

駛。更不致有臨時掣肘之慮。現在浙江杭甯失守。難保該逆不為海上縱橫之計。是南北各海口。處處皆萬分喫緊。斷不可稍事因循。以致貽誤大局。既據該撫聲稱如事在必辦。亦可盡力籌措。諒該撫必係確有把握之言。除甯波一口。不能責其照辦外。相應請

旨飭令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粵海關監督於粵海稅項下籌銀二十萬兩。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福州將軍於閩海廈門稅項下籌銀十五萬兩。以備江蘇巡撫咨取應用。至駕駛輪船之人。既據赫德稱恐事急時。內地人不能熟習。又稱此等人須歷用未經換約各國人。可以為我所用。且現在薛煥

上海打仗。亦係雇用呂宋人幫助。深為得力。是無約各國人之可用。已有明證。臣等以為此項駕船之人。似不如徑用呂宋等國之人為妥。此層應令薛煥與赫德臨時相機辦理。惟此項船隻。有兵船貨船信船之分。信船最小而貨船較笨。均非可資禦侮之物。前據赫德云。南省舊有二隻。並非打仗之船。已經廢棄。殊為可惜。此次購買。必須查明確係兵船方可購買。臣等仍一面劄飭赫德。令其遵照辦理。俟購買運到時。交江蘇巡撫查收應用。天津大沽一口。

密通

京畿。尤關緊要。惟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稱。該口並無停

泊在彼輪船。無從購買。應令江蘇巡撫於赫德購齊運到後。酌分數隻。駛赴天津。以備北洋防守之用。毋得稍存畛域之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杭州甯波等府失守。沿海各口。宜加防範。諭令薛煥等將購買外國船礮速籌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船礮銀兩。與署總稅務司赫德覈計。約需八十萬兩。並據薛煥函稱如事在必辦。當盡力籌措銀兩。請飭該撫赶緊與赫德商酌購買。並請飭閩粵兩關分籌銀兩。兩江總督撥派官兵。前往上海聽調等語。逆匪於甯波海口搶掠釣艇。沿海地方。均形喫緊。所有購買外國船礮覈需銀八十萬兩。尚

勵力所能辦。未可再事因循。現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劄飭赫德赴滬商辦。並鈔錄單開船礮價值飛咨上海等口。即著薛煥督飭該稅務司將應購船礮軍械等速為購買。其船隻務須購覓兵船。不可以貨船信船充數。其駕駛輪船。應否雇用西家等國之人。以免臨時扶制。著薛煥商令赫德相機辦理。至酌配兵丁及號帶大員。著曾國藩於水師官兵內遴派得力鎮將並兵丁等聽候調遣。一俟船礮購齊。即行赴赴上海等處。以資防勦。現在地洋防稍危關緊要。並著薛煥於購齊後酌分數隻。駛赴天津。毋許稍分畛域。應需價值銀兩。著勞崇光於粵海關稅項下籌銀二十萬兩。文清慶端瑞璿於閩海關廈門稅項下籌

銀十五萬兩。以備咨取。其餘銀兩。即著薛煥於江海關稅等項下趕緊籌款應用。其閩粵兩海關所籌銀兩。現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文各省。辦理洋藥稅。俟徵有成數。即為歸補各關之款。以昭覈實。事關海疆要務。該督等務須協力同心。迅速會同辦理。不得稍存意見。推諉遲延。致有貽誤。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據崇厚函稱擬挑天津存營兵三百名各等因。詳加酌覈。英國既願教演中國兵丁。所需教演費用。每月僅需銀二百餘兩。尚屬易辦。且藉此查看外國營伍虛實。於事亦屬有裨。數即飭令崇厚照辦。至由京派往兵

丁原擬二百名。此項兵丁。專為學習外國技藝。將來英國能否盡心教演。尚未可知。是以未敢如數揀派。現由火器營健銳營

圓明園八旗等三營每營揀選兵丁各挑四十名。每營另派章京二員管帶。共挑京兵一百二十名。章京六員。以備赴津訓練。惟是此項官兵。係與外國教練。必須衣帽整齊。方足外觀有權。公同商酌。每員酌給整裝實銀十兩。每兵給銀八兩。已備文戶部領取。於本月十六日傳齊各該營章京具領。並於順天府量繳物價項下提銀一百三十二兩。給每官二兩。每兵一兩。作四車價。定期二十日起程赴津。

統歸崇厚節制。與英國武官認真教練。其官兵到津後錢糧。前與崇厚商議。每官每月十六兩。兵六兩。不再另給月米。其銀即在天津釐捐項下提撥。覈實支放。

御批。著照所議。

恭親王等又奏。據英國公使威妥瑪屢稱。如欲北洋海口完固。莫如將豆貨開禁。則商賈輻湊。外國不能不保守該口。旋據英使卜魯士照會前來。詳論洋商販豆一事。禁之無益。開禁無損。並稱如各口商船雲集。該國無不協力保衛等語。臣等查天津和約禁止洋商販運豆石出口。原因恐分中國商船之利。並有妨民食。現值南方不靖。賊勢方

張。沿海口岸兵力尚單。外國如能協防。亦可稍張聲勢。且外國人情叵測。儻必力為拒絕。彼因不為我用。勢必轉而與賊暗通。時勢多艱。似亦未宜因小以誤大。復查洋船販運豆石。原以壓裝回南。並非運出外國。其於內地民食亦無大損。現欲資其協衛。似不得不略從寬大以示羈縻。可否即照所請辦理之處。臣等未敢擅便。謹繕摺具奏。如蒙俞允。臣等行知海疆大吏。令其張貼告示。將該使效順輸誠。協力保衛之意宣示中外。即使未必實力保衛。亦可借此虛聲。以離間其暗中通賊之謀。似於海疆防堵事宜。不無小裨。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准軍機處交出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具奏。籌議查勘西界一摺。奉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單併發欽此。臣等查俄國續約第二條。內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及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自北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第三條內載西邊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之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西界查勘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各等語。

臣等於上年准俄國照會。西界查勘。擬明年四月十三日
在塔爾巴哈台會齊等因。當經行文該大臣等遵照。茲據
該大臣等奏請將會議日期。再與展緩。且請頒舊圖較對。
並以分界關係過重。臚列豫商事宜五條。關單請
飭總理衙門覈議各等因。臣等悉心酌覈。就該大臣等單內所擬
五條。分別覈議。恭候
訓示遵行。
一分查履勘須添派委員一條。據原單內稱該國至浩罕
地境。袤延萬里。其中僅有沙賓達巴哈齊與淖爾特穆爾
圖淖爾三處地名。今據庫倫查覆沙賓奈係恰克圖地方。

原立有俄國界牌。但其末處無考。從此至巴揚布拉克卡倫。係烏里雅蘇台所屬。則科布多一帶。為其經由無疑。按其地址。必與唐努烏梁海。吐爾扈特。杜爾伯特等處蒙古部落毗連。若派人往查。必須添派烏科二城章京。並蒙古官員數人會同前往。方可於事有濟。擬俟李明誼回任時。與參贊大臣平瑞。錫霖等。公商添派兩處章京一員。蒙古扎薩克總管各一二員。奏請

簡派。伏查領隊大臣博勒果素於邊卡情形素所熟悉。請

旨添派幫同辦理。至伊犂委員僅哈布齊賢一員。擬請

飭下伊犂將軍添派章京二員。會同查勘等語。臣等查與俄國會

勘西界。自應先將地址履勘明確。方能與之會議。既據該
大臣等奏稱。領隊大臣博勒果素熟悉邊卡情形。並稱伊
犂委員催哈布齊賢一員。自應請
旨添派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幫同明誼等辦理。並請
飭下伊犂將軍。再行添派熟悉邊卡章京二員。前往會同查勘。俾
該大臣等得收指臂之助。
一分界履勘須緩日月一條。據原單內稱卡外天寒。凍早
消遲。必待春盡夏初。方能前往。擬令各該委員於立夏前
即各赴該處周查。限於六月內竣事。各將地圖貼說繪呈
備案等語。臣等查邊卡地方天氣原與內地不同。但查勘

事關緊要。若遲至夏初方能前往。未免為日稍遲。應請
旨飭下該大臣等傳令各分界委員。於二三月間即行分赴各處
詳細查勘。限於六月前竣事。各將所勘界址繪圖貼說。持
與會議。該委員等均不得草率從事。貽誤事機。致干參辦。
一履勘必須請頒舊圖一條。據原單內稱。溯查伊犂檔案
載有乾隆二十五年伊犂大臣阿桂奏請頒發此連哈薩
克布魯特地圖一疏。經軍機繪竣。奏准頒發在案。迨今檔
案不全。圖誌無考。此項圖誌。雖非俄國分界憑據。然中外
交界諒自分明。即可藉與俄人比論。請
旨飭下理藩院內閣兵部。即將此項輿圖頒發。以備交各該委員

等攜往查覈另繪等語。臣等當即行文各該衙門。咨取前項地圖去後。旋據理藩院咨覆稱。並無前項地圖。嗣經臣奕訢由內務府檢出伊犂回部圖一張。天下全圖一張。內載有沙賓達巴哈等處地名。於查勘西界尚為有用。隨飭內務府造辦處各照繪一分。俟繪就後即由驛發交明誼等閱看。臣等伏查會勘西界一事。按照條約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起。遠至浩罕邊界為界。中間經過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犂四城。疆域袤延。不啻萬里。將來該大臣等履勘明白。尚應照約設立界牌。而設立界牌之事。關係甚重。其分界起止之處。約內載有地名。尚易辦理。至

其中吡連蒙古及哈薩克遊牧之處。應如何設立界牌。方不致有礙遊牧。約內並未載有各段落立界地名。臣等無從懸定。應令該大臣等於設立界牌時。妥籌辦理。勿令該國任意侵越。是為至要。

一按條約與該國從我境內卡內分界。關係甚重。不敢擅專一條。據原單內稱。查約所指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至齊桑淖爾。特穆爾圖淖爾。至浩罕邊界為止。查沙賓達巴哈至齊桑淖爾特穆爾圖淖爾。距烏里雅蘇台過科布多至塔爾巴哈台。經由哈薩克布魯特。並吡連土爾扈特杜爾伯特等十餘處蒙古部落。彼並未指明逐段立界地名。恐

其任意侵占。有礙遊牧。止可於會議時與之據圖理論。若
特穆爾圖淖爾。則在伊犂邊內。至於齋桑淖爾。則明明在
塔爾巴哈台輝邁拉巴等三處卡倫之內。若自此議分。不
特占踞我國之邊界。恐將中華原設之卡倫。更被其包入。
勢難任其侵越等語。臣等勘分西界原定條約內。係從沙
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自此往
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今據
該大臣等奏稱沙瑪奈嶺。係恰克圖地方。原立有俄國界
牌。但其末處無考。所稱沙瑪奈嶺。是否即係沙賓達巴哈。
原奏內並未聲敘。應令該大臣再行詳查以昭慎重。至所

分之界。經由扎薩克。布魯特。並毗連各蒙古部落。若令其任意侵占。不免有礙扎薩克及蒙古遊牧。該大臣會議時自應與該國據圖理論。至齊桑淖爾。既查明在塔爾巴哈台輝邁拉扈等三處卡倫之內。若自此議分。既慮占踞我國邊界。且恐中國原設之卡倫更被其包入。是斷不可任其侵越。但如指明不許其於此立界。該國又得以條約既定為辭。不免藉端饒舌。該國人之性。向來得步進步。況事關分界。難保該國不有意欺蒙。為日後侵占之計。該大臣等膺此重任。務當悉心籌畫。慮出萬全。將來會議時。固不可徒事紛爭。致啟邊疆之釁。亦不可稍事遷就。使遂侵占

之謀。辦外國事。能以不剛不柔處之。則該國亦無所用其
狡詐矣。
一俄國所定會議月日。須往後展緩一條。據原單內稱。前
准總理衙門行知該國議定於四月十三日遣使來塔爾
巴哈台會議。今既奏請分界展勘。若不將舊界勘明覈定。
無憑與之分界。各該委員四月開出卡倫查。至快亦須六
月內方能查竣。繪圖貼說。始得據與會議。若照原定四月
十三日。斷趕不及。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即與俄國住京公使議明。於七月之內商准日
期等語。臣等當即照會該國住京公使巴留捷克去後。旋

據稱該處地方嚴寒。八九月間即有雨雪封山。定於七月
會勘。恐不能竣事。擬酌改展會議之期。不過六月十五日
等因。業經行文該大臣等查照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本月十三日准軍機處交出烏里雅蘇台
將軍明誼奏會勘地界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會勘西界一事。既據該
大臣奏稱自沙賓達巴哈達至浩罕邊界。經過四城。袤延
萬里。該大臣擬請分為兩路周查。係為迅速蕆事起見。自
應准如所請。惟中國既擬添派大員分赴西北兩路周查。

則俄國亦應添派分界官員。屆期分路前往。方可會同勘議。當經臣等照會俄國去後。茲准照覆內稱本大臣未悉該處地方情形。仍應交兩國承辦分界大臣。就近詳細查勘情形。彼此商辦。除將照會鈔寄西悉畢爾總督外。仍請行知二位明大臣。令其將如何辦理之處。照會塔爾巴哈台領事官。轉行本國查勘分界大臣。以便會議等語。臣等擬即行知該大臣等查照辦理。至該大臣奏請添派科布多大臣一員。與該大臣同赴烏科二城會議之處。應請於科布多參贊大臣錫霽幫辦大臣奎昌二員中。恭候

欽派一員。會同明誼辦理。

御批。著派錫霖。會同明誼等妥為辦理。

丙午。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竊於十月初七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本衙門現與英國卜大臣議定長江暫行章程十二款。又各口通商章程五款。即希該督妥為籌辦。庶與條約相符。而課稅不致有虧等因。竊詳加參籌。并揆諸地方情形。諸多窒礙。儻一意遵行。流弊無極。長江通商伊始。不慎之又慎。後即欲改。其跡已陳。蓋其中有專為上海計。而未為通商三口計者。有專為洋商獲益計。而不為內地稅餉計者。照章辦理。則長江無可立之關。無可徵之稅。並無可查之貨。長江二千餘里。一任自來自去。毫

無覺察。各領事官堅執第七款不容盤查。以遂各商偷漏之計。既失利源。又失政體。不特弊竇百出。亦且後患無窮。查自洋商入長江後。內地貨物日漸昂貴。華商生計頓減。釐稅日見短絀。目前大有礙於軍需。後日更為民生之害。長江之利既為洋商占盡。長江之稅又為洋商漏盡。緣販運往來。洋貨少而土貨多。既不准收稅。又不准照條約查驗。沿途各處。既可隨意銷售。並可由狼山福山直出海門。不必迂途繞至上海故也。今稅歸上海一處。目前似覺較旺。然挹長江各省各關之利。匯注一處。出口貨稅則大虧矣。將來洋商任意往來。日見偷漏。恐上海未能久享其益。

必至無術可制。所得不償所失。況上海數十里之外皆賊。安能保無弊竇。頻年兩湖安徽血戰之餘。久已望餉若渴。以為漢關開徵之後。餉需無虞匱乏。得以盡力東征。迄今關稅尚未議定。即收子口半稅。而不抵釐金之一二成。求益反絀。皆由上海之未能同悉長江情形。為十二款五款章程所限故也。即如赫德所稱長江之稅。不由上海代徵。而歸於九江漢口自行收徵。則洋船皆繞無關之處偷越。則漏稅多矣等語。查漢口九江直抵鎮江。江面數千里。雖多支港湖叉。均不能駛出外洋。該船從何繞越。若謂上海為外洋進長江總口。查上海係由洋面迂迴而入。非長江

總口。則置狼山福山於不問。洋船出海入江。聽其自由。豈必欲迂至上海納稅後。再進長江而至漢口。洋商雖馴順。恐不若是之愚。即英國於上海有所稽查。而他國未必皆肯奉行也。該稅務司赫德亦未熟悉長江形勢。意存迴護洋商地步。均所不免。去歲通商已及一年。由漢口發去之驗單。不下數百張。從未見上海繳回查對。聲氣隔絕。江蘇撫臣薛煥雖名為辦理長江各口通商事務。而僅辦上海一處。至九江漢口情形。從未過問。議及利弊。則洋船由長江直出外洋。不特上海不得而知。其曾否到滬。即漢口亦無從得悉。若由外洋直入長江之貨船可抵漢口。而上海

亦不得聞。時下洋船抵漢口。並未肯呈出上海照票。其在上海曾否納稅。無據可憑。則漢口所發驗單。該船到上海亦皆未曾繳回。兩處隔膜。無從稽查。是豫存繞越之明證也。且漢口設關數月。即應徵出口之子口稅。並未交納分釐。出入船隻。亦未容管關員役稽查。江口出入之貨船。更不待問而知矣。該稅司赫德來楚。僅與弟會面一次。詳談長江形勢。面訂出口入口稅則。赫德均稱近理。令其與辦理通商道員鄭蘭詳細商訂。赫德又未議覆。託言赴粵。即行下駛。如果楚省收稅於理不順。該稅司赫德必將嘵嘵辯論。何至默無一言。託故他去。此中情形。難逃

聖明洞鑒。總之漢口九江照海關例就地收稅。各清各款。按季報部。以免牽混。可除百弊。可杜後患。可垂久遠。況洋商既新增長江各口岸而不納稅。無所節制。則長江處處皆可通商。三口之說已為虛文。與天津條約別開口岸之議。更不相符。夫漢口九江鎮江上海。同一徵收稅課。原無彼此之分。然必深究利弊之短長。通籌大局之盈絀。為經久可行之計。此絀而彼盈。猶可言也。此絀而彼未盈。其可久乎。今事當創始。若不詳定條約。斟酌盡善。豈能久遠通行。拳身經目擊。竊見漢關不設。則無可稽查。將來流弊伊于胡底。既有所見。不得不據實直陳。非敢於上海意存畛域也。況

洋商同一完納出入口稅。於閩粵上海長江無所區別。其堅執上海完稅之議。其意重於茶葉百貨出口。偷漏取巧不言而喻者也。如照暫行章程。則長江不過為上海虛設馬頭。毫無憑據。漢關月耗經費。從何籌支。行之日久。則漢關之稅無徵。上海之稅必絀。其中上下情弊。遠近情形。有不能不統籌全局。臚列陳之者。查第十二款內各口收稅情形。有窒礙難行之處。可隨時議議等語。當定議之初。原恐後日情形有未能悉合之處。彼此可互相商訂。謹將逐條應議之處。並應添入各條。逐款繕列清單。並繪長江入海圖。伏乞

聖明俯賜飭下戶部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各國公使再加
考訂迅速分別更正俾知遵守以裨大局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單圖併發
庚戌江蘇巡撫薛煥奏連日迎擒辰山天馬山等處之
捻華爾戰功居多查華爾係美理雋部落人據稱向在本
國曾任武職嗣辭官服賈於咸豐九年偕弟華得攜資來
滬貿易十年五月間松江失守蘇松太道吳煦訪求知兵
之人記名道楊坊力薦華爾可任吳煦見其人甚樸誠即
令隨同官軍收復松江頗為奮勇嗣又進攻青浦受傷力
戰亦著勞績上年夏間該道因各營兵勇施放洋槍未能

嫻熟。遴選壯丁。設局松江。練放洋槍洋礮。即派華爾前往
教習。並演西洋各項陣勢。半載以來。已教成一千二百名。
此次疊經出隊。能以少勝多。吳煦以華爾膽識兼優。頗諳
兵法。所教洋槍兵勇。業已著有成效。向來外國商民不隸
領事者。均歸中國官員管束。華爾曾在該道及美國領事
處稟明。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似未便抑其傾心
向化之誠。特將原委縷晰聲敘。並請奏懇
賞給四品銜頂。仍令在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勦賊。以資鼓勵
而裨戎行等情。具稟前來。臣查華爾產自泰西。來游中土。
既輸誠而內附。復樹績於戎行。可否即祈

天恩。俯予收錄。

贊給四品武職翎頂。以為慕義立功者勸。

諭內閣薛煥奏。洋人協同官軍勦賊出力。懇請獎勵等語。前次法國開礮擊賊。英國兵艦築牆。在吳淞鎮及東西擺渡協助勦賊。均屬克篤友邦之誼。此次逆匪撲犯松江。復經美國人華爾帶領洋槍隊。直入迎旗濱賊營。列隊轟擊。斃賊千餘人。擒斬數百人。賊眾驚潰。復於本月初七日會合官軍。進攻天馬山長山賊營。華爾首先衝陣。所向摧易。並將賊營十二座。一律踏毀。洵屬異常出力。華爾曾在道員吳煦及美國領事處稟明。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迨其勦匪助順。具見恂忱。華爾著賞給四

品頂帶花翎。仍令在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勦賊。並著薛煥

傳旨嘉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美國人華爾疊次助勦出力。請賞給翎頂各等語。美國人華爾為中國教演洋槍。並於迎擒天馬山等處協勦賊匪獲勝。向甚華爾。誠心助順。實堪嘉尚。已明降諭旨照該撫所請。給與該洋人四品頂翎。即著將此旨錄寄薛煥。於奉到後宣示以資激勸。至借助西兵一節。未據薛煥奏報。日來經總理衙門與英法兩國公使籌商。據英國公使言派兵助勦。事屬可行。惟可暫而不可常。當告以上海告警以後。業經各路調兵。現因援兵未到。故須借助外國。一俟勁旅雲集。統

兵將帥得人。自可無須協助。至天津防務。則須俟購有輪船兵力方厚。該使臣亦頗首肯。惟於松滬吏治軍務頗多訾議。薛煥務當整躬率屬。以肅觀瞻。激勵將士。毋任懈弛。庶免外國人輕視。至該國雖允助勦。亦未定能否心口相應。昨許暫開互禁。亦無非迎機利導。曲為牢籠。以期得其死力。至法國使臣。則以前請將各省書院改為天主堂。未遽允許。頗為唠唠。此時雖未能任其要求。亦不能不設法籠絡。其果否助兵。尚無成說。並據該使臣言英淞開礮擊賊。係法國人之事。而論者則謂英法各員。協助勦辦。頗為不平。此固洋人氣量淺隘。亦見其務求實際。不尚虛假。此後薛煥等奏報軍情。斷不可稍有飾說。至現在與洋

人如何商議。已否得有眉目。並著一面辦理。一面據實馳陳。俾總理衙門洞悉情形。可將該兩國曲為開導。其購買船礮一節。前據赫德聲稱已函致李泰國令於伊國購辦。現復據英國卜使照會。以從伊國購至中華路程遥遠。緩不濟急。知香港尚有船礮可以購買。業已劄知赫德等語。即著薛煥詢問赫德。如果可於香港購買。自較便易。其應需價值銀兩。並著速為籌備。毋致臨時掣肘。

又

諭。本日據薛煥所奏。將美國人華爾賞給四品頂戴花翎諭旨一道。著即錄寄薛煥。並著該撫確切查明。華爾實係在道員吳煦

及美國領事官處稟明。顧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如將來美國無所藉口。即一面將此旨在滬宣示。一面據實馳奏。現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向英法各國使臣在京者。豫先設法講說明確。再交內閣發鈔。以免外國有所藉口。

二月。丁巳。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臣欽奉寄諭。洋人之在滬者恐不足恃。其與我和好。究竟惟利是圖等因欽此。臣於上年臘月初四日接蘇州紳士潘曾瑋等信函。商借洋兵之事。臣比覆函言甯波上海。皆係通商馬頭。洋人與我同其利害。自當共爭而共守之。蘇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勦。不勝為笑。勝則後患不測。目前權宜之計。

祇宜借守滬城。切勿遠務遠略。謂蘇常金陵可以倖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既借兵守滬。則當坦然以至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可稍涉猜疑等語。函覆該紳。並咨明撫臣薛煥在案。頃於正月十八日又接潘曾瑋等函牘。業已設立公局。會同英法二國防守上海。惟又稱洋兵調齊之後。勢難中止。不僅助守上海。並將助勦蘇州等語。臣之愚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勦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如洋人因調船已齊。兵費太鉅。勢難中止。情願自勦蘇州等處。我中國當以情理阻之。婉言謝之。若該洋人不聽禁阻。亦須先與訂定中國用兵。

自有次第。目前無會勦蘇州之師。即克復後亦難遽撥駐守之師。事成則中國不必感其德。不成則中國亦不分其咎。英法二國。素重信義。一一先與說明。或不因見德於我而反致生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攻勦蘇常。未宜借助洋人等語。前據薛煥奏。江浙紳士呈請借用西兵勦賊。當因上海危急。諭令該撫酌辦。未據覆奏。洋人惟利是圖。難於共事。此時總理衙門與英法公使相商。亦惟以上海係通商之地。外國應協助中國防守之語。向其開導。並未令其助勦蘇常。該大臣所陳。與現辦情形。實相脗合。至購買外國船礮。或能辦有頭緒。該大臣務

遵前旨將應配官兵。早為籌備。以免臨時掣肘。

戊午。湖南巡撫毛鴻賓奏。

國初海禁甚嚴。至今制度猶相與循守。如直隸山東江蘇之沙船。閩廣之烏船。必由該管地方官發給船票。沿海貿易。先驗船票。然後准其停泊。次驗報單。然後起貨。即江蘇山東沿海小口地方官私收船稅。皆如此辦理。蓋於貿易中隱寓防閑約束之意。洋人制度。較中國尤為嚴密。臣覩通商條款所載上貨有准單。出洋有照單。以及呈驗報單剝貨走私等件。輕則罰銀五百。重則貨併入官。可見中外情形事同一例。商人習為固然。所至均無異議。長江三口深

入內地三千餘里。乃悉設其防維。聽從往來貿易。無所稽查。而虛歸其利於上海。不過以近年上海關稅日有起色。合而見多。分即見少。欲令利權總歸一處。以免侵漁。臣恐所以為上海計者其得甚微。所以為長江三口計者其失甚大。且有關然後能有稽查。即前准鹽所設卡地必歸鹽政經管。未有此省設關。彼省為之稽查者。三口相距約不過千里。分段設關。即分段稽查。照料既易周詳。聲勢亦相聯絡。既歸併上海一關。洋船往來三千餘里。自與華商交易。貨多貨少。各口不能過問。何從施其稽查之力。洋商氣勢尤極張大。惟安於納稅一節。設立領事官與監督會同

經理。從無阻難。若無權稅之權。恐空稽查約束之。即在內地商人。皆知肆口相抵。何能施之洋商。漸而規避。漸而偷漏。而與內地商人朋比肆行。是一時綱三口之利以歸之上海。將來因三口之便於走私。盡歸內江貿易。且並上海應徵之稅而亦空之。人何利之有也。明者慮遠而觀其大。

臣竊愛之。三國通商條款。乃頒行天下之書。所議收稅章程至為詳晰。並無內江與海口分別辦理明文。以地勢言之。則長江三口與上海一口。江路已自分歧。以事理言之。則長江三口稽查收稅事件。尤應重於上海。內江通商章程。歸併上海收稅。實與條款所載互相參差。所議洋貨之

稅單。土貨之報單運單。辦理徒覺繁累。內江各口。實亦無所施其精查之力。及今改圖。猶易為議。日久弊深。難謀設法補救。竊慮有所不能。現任兩江督臣曾國藩辦理軍務十年。無寸金尺帛之贍其家。清風亮節。人所共知。若長江各口。責令曾國藩派員徵收洋稅。必能求廉幹之才。持事理之平。以昭實際。

御批。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毛鴻賓奏長江收稅章程。急宜補救各等語。洋人惟利是圖。狡執萬分。能否如所奏辦理。尚難豫定。業經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再行知照辦理可也。

癸亥。三口通商大臣內閣學士崇厚奏。天津自去春開辦通商以來。進口外國洋藥。照條約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並內地陸路洋藥。按照部議每百斤納稅銀二十兩。均已按例徵收。惟近來內地商人販賣洋藥。實為大宗生理。去年開埠後。本屢欲試辦抽釐。惟洋商多以中國加抽釐金。則洋商銷貨不暢。疊次請外國領事官阻止。以致旋議旋息。現在籌辦海防。添兵募勇。需餉孔急。於無可籌措之中。作竭力設法之想。本親向各國領事官等詳加開導。告以現在辦理防守。專為保護中外商民。所需兵餉。擬抽洋藥釐捐接濟。並指出稅則條約第五款內所載洋藥一經離

四。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等語。現在商辦捐釐。亦係向內地商人抽收。與洋商無涉。令其飭知各洋商遵照。該領事等始無異詞。現據照覆已轉飭各洋商遵照在案。

查一面傳集天津販賣洋藥大宗商人十家。當面剴切曉諭。每洋藥一斤。抽捐正項耗羨各項費用銀一錢八分六釐。劃飭委員長啟等督飭該商董。認真經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卯。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寄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李鴻章招募各營。刻下既已成軍。若由陸路經行巢縣和含。恐多阻滯。據京師總理衙門探悉洋人輪船。但能出貨。儘可雇用。並聞上海官紳。有雇就洋船。該大臣即咨商調取。或隨處雇覓。以利軍行。總使李鴻章之軍。能速抵鎮江。方為妥善。上海僻處海隅。情形岌岌。誠如所奏。舍借洋兵更無良策。節經薛煥奏到英法兩國。協同戰守。並有來人華爾。於松江與賊接仗甚為出力。當經明諭嘉獎。飭令薛煥迎機妥為辦理。京師總理衙門。亦與各國住京使臣熟商勸導。協力守禦。尚形踴躍。惟能暫而不能常。滄瀆鈞源敕裕。一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皖後。即須撥冰勦

軍往守。以保萬全。並可潛化洋人輕藐之心。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俄國條約第四款。內載海路通商上納稅課等事。俄國商船均照各國與中華通商總例辦理。又續約第五款。內載俄國商人除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經過之庫倫張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各等語。上年春間。該國以條約內有照舊到京字樣。堅請京城通商。經臣等極力阻止。始行改赴天津貿易。揆其所以欲入內地貿易之故。實以華商在口與彼交易。諸多勒索欺負。彼心不甘。是以自欲運貨入內地貿易。惟俄國地處西北。其至中國貿易者。大半均

由陸路行走。其經過之恰克圖庫倫張家口通州等處。既經行銷貨物。則應納稅課。不能不議定妥善章程。而該公使堅稱陸運費用較重。斷難照各海口總例一律辦理。並據該使照會內稱派幫辦大臣格淩喀酌議稅則。請臣等亦派一大臣在京共議。臣等以稅務均非素諳。因令其赴津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另議。而該使又以崇厚係管理北洋三口。自庫倫等處至津各關卡。並非該大臣兼管。必欲與臣等將大綱章程議定後。始派天津領事官與崇厚再將詳細章程數議。該公使與臣等初議。意欲納稅從輕。蒙古地方則隨處可去。張家口則設立行棧。經過關隘則

處處免其稽查。臣等伏查俄國商人。向在恰克圖等處邊界貿易。必須華商轉運茶葉至恰克圖。與俄商彼此換貨。是茶葉實為北口外華商一大生計。今既准其進口貿易。若不照洋稅從重徵收。則華商之生計頓減。即各口之稅課有虧。又查庫倫一帶為蒙古錯居之地。其為庫倫大臣所屬者。向止車臣汗圖什業圖汗兩愛曼等處。此外蒙古各遊牧處所地方遼闊。部落繁多。均非庫倫大臣所屬。若照內地章程准令俄商隨地貿易。不特稽查難周。且設有捨擄案件。該大臣亦不能遥為辦理。又查張家口為五方雜處之地。距京不及四百里。若准俄商在彼設立行棧。勢

必致俄人日聚日多。歷久恐或釀成心腹之患。況陸路運貨隨時隨地均可往來。若不設法嚴防。不惟易於偷漏。且恐近畿要地。滋蔓堪虞。是以臣等與俄國初議章程時。原擬徵稅從重。蒙古地不准任意行走。張家口不准設立行棧。陸路通商。如處處皆有稽查。方能與之定議。無如臣等從上年春間起。與俄國公使巴留捷克等往返商議。不下數十次。始而該國欲於古北口獨石口任意行走。繼而張家口欲多留貨物行銷。並欲設立行棧及領事官。至於應納稅課。該國深知華商應交之正稅甚輕。必欲援照華商辦理。且自口至津各關隘。不願中國官吏認真盤查。臣等

與之反覆爭論。幾至舌敝脣焦。而該使於一字一句之間。利己者益之。不利己者去之。是以稟經屢易。數月之久而不能定妥。誠以該國之願望太奢。臣等實有不敢過事遷就故也。迨本年正月間。該國公使復與臣等重加斟酌。見臣等力持定議。該國始允進出貨物。照華稅從重徵收。張家口不再設立行棧及領事官。其陸路行走。亦任憑中國官吏盤查。均照臣等原議。惟蒙古地方貿易一節。該國則必欲隨意行走。且聲稱俄商私與蒙古貿易。已經有年。臣等與之再三辯論。該公使堅執如前。幾至決裂。臣等公同商酌。值此四方多故。自不便因此一節。致啟釁端。因查蒙

古谷部落。中國實有設官不設官之分。其設官之蒙古地方。如伊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庫倫等處。皆有將軍大臣駐紮。如俄商前往貿易。自當能設法稽查。因准其持照前往貿易。此外未設官之蒙古地方。如俄商前往貿易。設有事端。應與中國無涉。反覆駁斥。該公使始將此大意寫入章程內。與臣等酌議。定出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內如蒙古地方。祇准前往中國所屬設官之蒙古貿易。張家口地方。祇准酌留貨物十分之二。不得設立行棧。俄商運俄貨至張家口。或天津。進口正稅。祇准照各國稅則酌減三分之一。由南省海口運貨至天津。今交一復進口半稅。在

天津通州買土貨。令交一正稅。在張家口買土貨。令交一半稅。往來運貨。令領取蓋印執照。均限六箇月內繳銷。是皆於無可禁止之中。精寓防閑之法。雖不能盡去弊端。然已較之該國原議。稍有限制。臣等擬即照此先行試辦。並於條款內聲明五年後再議。仍恐稅務未諳。疏於防範。將條款咨送戶部。詳為覆覈。旋據戶部覆稱均屬妥密周詳。臣等因於二月初四日與巴使將漢字俄字章程各一分。畫押蓋印。應即行知各處地方官遵照辦理。至於詳細章程。應由崇厚就近與俄國天津領事官孟第妥議。續入章程之後。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據崇厚呈稱。官兵於正月二十三日到津。因與英國總兵斯得弗力商定中外各官員數。惟該國原擬派官七員。此次則添出十一員。據云教演之員愈多。則教藝愈為得力。崇厚不能不稍事牢籠。亦於三營冰去章京六員之外。復揀出有頂空丁五名作為帶隊官以如其數。至兵丁以十二名為一隊。分作六隊習槍。三隊習礮。每日操演二次。覈計原挑官兵一百二十六員名。挑出帶隊官十一員。練習槍礮兵一百八名。尚餘兵七名。不能成隊。仍責令輪班跟同演習。惟各該營章京等初與外國人見

面。一切未能熟悉。復於天津鎮遴委守備一員。把總一員。
幫同各該營章京認真經理。並遴委文委員二員。辦理操
演一切事宜。至各官兵等應給鹽糧口分。酌擬每正副參
領暨空花翎一員。月給銀十八兩。其添派之守備即照參
領等支發。每前鋒校護軍校一員。月給銀十二兩。其添派
之把總即照前鋒校等支發。其副護軍校藍翎長並額外
護軍校等官。即照兵丁一律每月給銀六兩。文委員二員。
每月給銀十八兩。外國官弁除統教不支薪水外。其總教
官二員。每月給洋銀三十元。分教官十五員。每月給洋銀
七元二角。通事三名。每名月給洋銀六十元。統共每月需

支銀九百四十二兩。洋銀三百四十八元。現已飭天津道在鹽斤復價並天津義館釐捐項下動用。由該道歸入海防經費案內開銷。以歸畫一等語。並送冊咨送前來。臣等查所派中國各營弁兵共計十六名。委員二員。兵一百十二名。雖與臣等原奏官兵共一百二十六員名之數。微有不符。惟與外國人共事。不能不示以大方。似不必計較錙銖。逕為章制。至每月給發銀兩。並外國官十七員。通事三名。統計數目。均與該大臣冊報數目相符。此項應支銀兩。臣等前奏令在天津釐捐項下動用。今該大臣呈稱已飭天津道在鹽斤復價及天津釐捐項下動用。歸入海防

經費案內開銷等語。事竣應由戶部查覈。先由臣等飭令
該大臣將官兵銜名花名造具細冊。分咨戶部兵部存案
備查。至此次官兵。係為學習技藝並兼固海防起見。應請
飭下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認真操練。不得虛應故事。其該官
兵等與外國人交接。尤應密加防範。勿令滋生事端。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正月二十一日據左營廣渠汛稟報。有英
國人一名。車几輛。由天津來京。進廣渠門。又據南營西河
汛稟報。英國人吾百四德。帶跟役于香亭。田錦堂。李姓三
名。由天津載洋貨來京。進廣渠門。往歇西河沿義成店等

情。臣等當派南營參將伊靈阿前往確查。旋據稟稱英人吾百四德已回天津。所存貨物尚未賣出。將貨物數目開單呈遞前來。正在覈辦間。又據西河汛稟報。二十四日有英館當差內地人王魁赴店起貨。當即派兵跟蹤前往。見王魁將貨物送至館。旋即拉出。復送至法館等情。臣等以英國人車輛進城。並不經送該館。逕由客店拉送該館。一經查詢。又將貨物拉送法館。種種情節。均屬可疑。隨派臣衙門行走之步軍統領衙門即補主事成林。赴英法兩館設法探問。旋據英國威妥瑪函稱。錄取王魁口供。據稱因與于香亭素識。曾至義成店看貨。並無赴店起貨情事。或

者于姓指王魁名誣稱亦未可定。又據法國德爾位玉稱玻璃四十箱。零星用物一箱。未知何人漏稅。擅假法國名聲撞騙。請派員赴館覈辦等語。臣等查漏稅貨物。自應照例入官。隨派成林會同崇文門委員帶領查稅差役。赴法館將貨物全行起出。其由天津運貨進城之跟役于香亭等三名。成林面向德爾位再三研詰。據德爾位聲稱。現已不知逃往何處。應俟緝獲到日。再行辦理等語。至起出之玻璃四十箱。現交內務府以備應用。其零星用物一小箱。所值無多。已咨行崇文門領取。照例變價充公。

御批。依議。

戊辰。吉林將軍景淳。副都統麟瑞奏。據琿春協領台斐音阿呈據巡邊六品頂帶佟爾杭阿報稱。茲有俄人四名。分駕馬爬犁二張。馳抵摩闊嶺。登岸遊行。當經派弁等向其攔阻。詎有一人微通漢語。蓋言進街貿易。查其所載。並無貨物。攔勸不返等情。報經該協領隨派佐領温珅阿迎阻。告以琿春地瘠民貧。無物可換。相距別城。亦甚窵遠。況稱貿易而來。自應按照和約。在交界地方約期開換。未便越界游行。如是理辦至再。始據俄人遞出漢字一紙旋回。恐有復來之意等情。呈由該協領據情飛送前來。奴才等詳閱其字。詞意難辨。上年界址畫清。自應永遵勿替。且查和約

第四條內載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自係專指交界之處而言。並無載有准入市集字樣。茲俄人並未攜帶貨物。假託貿易為辭。強欲進街。顯有影射之弊。除飭琿春協領台芙音阿遵照和約。據理開導。萬勿激滋事端。並將遞到漢字一紙。封送軍機處。暨呈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己巳。江蘇巡撫薛煥奏。臣因洋槍兵勇甚為得力。取名常勝軍。劄飭蘇松太道吳煦督帶。記名道楊坊會同華爾管帶。並續挑精壯兵勇歸併練習。以期日漸增多。均成勁旅。

自正月初五初七等日逆匪大受懲創。退踞天馬山後陳坊橋等處。升用副將署提標中營參將李恆嵩。復於初八初十等日乘勝攻破天馬山後賊營七座。陳坊橋等處賊營九座。敗匪退入青浦城中。松江情形稍鬆。惟浦東賊蹤偏地。距滬城祇一浦之隔。其大股盤踞高橋鎮。意欲斷我吳淞要隘。疊派官軍分起進勦。均未得手。臣飭吳煦飛調華爾帶常勝軍來滬。華爾先於十八日邀同英國水師提督何伯假扮西洋打獵商人。親入賊巢。察看周圍形勢。歸與楊坊同至松江挑選奮勇五百六十名。駕坐輪船抵滬。二十三日黎明直泊高橋之天鎧港口。豫約英水師提督

何伯。法水師提督卜羅德。各帶槍礮隊伍。並礮船輪船十一隻。齊抵該處。以礮船排泊浦濱。華爾於長刻率隊登岸。首先衝入高橋。英法二國隊伍。列陣於鎮之西路。逆匪在環鎮各村。分築巨壘六座。西面一村為賊首巢穴。遂以常勝軍徑撲該村。賊開槍礮拒敵。我軍以洋槍連環轟擊。副領隊美國人白齊文撲進賊巢。奪刀連刺數賊。被賊刀傷左臂。仍即裹創力戰。槍隊一擁直前。立斃五百餘賊。華爾同時分攻鎮東第二村。殺賊三百餘名。轉至第三村。賊黨且拒且退。擊殺尤多。尚有居中一大村。環築土垣。礮臺分列四門。內匿賊匪萬餘。憑險堅抗。疊開槍礮。即經英提督

何伯帶隊馳至。與常勝軍易地而陣。戰酣之際。英法二國隊伍各開槍礮。常勝軍轉至鎮西對賊之礮臺。鬨漢力擊。塵戰兩時之久。我軍間有傷亡。華爾冒煙直進。登時攻破賊營。與賊巷戰。殺賊一千五百餘名。該鎮民居稠密。餘賊分匿深屋。我軍開段縱火。偪賊出巢。急以洋槍環擊。斃賊尤多。凡係新擄短髮及男女難民。悉令聚立一處。派勇看管。一面轉至鎮北一村。該逆負隅抵拒。亦經常勝軍立時攻入。砍殺賊匪二百餘名。餘皆奔逃。另有鎮東一大壘。共屯三千餘賊。因見各村皆破。賊勢窮蹙奔逃。華爾督隊會合英法將士向東南窮追。疊有斬馘。追出三十餘里。沿村

拯捕。已無一賊。甲刻收隊。回至高橋。查出被擄難民二千餘名。酉刻約同英法提督整隊回滬。是役也。華爾與英法兩國提督所帶兵勇。不過一千五百餘人。而敵悍賊二三萬之衆。攻破賊壘六座。礮臺五十餘處。殺賊三千數百名。生擒五百餘名。並據所獲逃勇供稱賊首吉慶元受傷墮馬而斃。現稱近浦各賊。皆已聞風逃避。仍俟士卒稍事休息。再行規取浦東各城。以安民生而保疆圉。

諭內閣。薛煥奏。浦東逆匪偪近上海。會同英法兩國勦除高橋賊壘。大獲全勝一摺。逆匪自經官軍擊敗後。退踞天馬山後及陳坊橋等處。正月初八初十等日。參將李恆嵩乘勝攻破天馬山

後及陳坊橋等處賊營。敗匪退入青浦城中。其滿東大股盤踞高橋。意欲斷我英淞要隘。美國人華爾約同英國水師提督何伯法國水師提督卜羅德。各帶中外槍礮隊伍。並雇船輪船。排泊滿濱。華爾率隊登岸。首先衝入高橋。徑撲賊首巢穴。以洋槍連環轟擊。副總領美國人白齊文。撲進賊巢。裹創立戰。槍隊一擁直前。斃賊五百餘名。華爾轉戰第二村第三村。殺賊尤多。英法二國隊伍。各開槍礮。攻擊居中大村。華爾冒煙直進。立將賊營攻破。巷戰殺賊一千五百餘名。其鎮北一村。亦同時攻入。斃匪二百餘名。鎮東太塘屯賊。窮蹙奔逃。華爾會同美法將士追殺三十餘里。立將該鎮賊壘全行掃蕩。英法兩國。前在上海幫

同勦賊。已獲勝仗。此次因浦東賊氛竄偪。復與美國人華爾約同助勦。大挫賊鋒。足見友邦誼篤。始終不渝。嗣後如續有協勦出力之處。仍著薛煥隨時迅速馳奏。以彰中外和好之意。

薛煥又奏。據吳煦稟稱。華爾所帶常勝軍。有副總領白齊文係美利堅屬部鈕要籍貫。來至中國貿易多年。前歲華爾帶勇攻克松江。進勦青浦。曾邀白齊文幫辦。極為出力。上年設局教練。本年攻勦迎旗瀆天馬山等處。白齊文衝鋒陷陣。勇往直前。此次高橋之役。又經首先衝入第一賊壘。奪刀連刺數賊。被賊砍傷右臂。猶復裹創力戰。疊破賊營。實為教習中最為出色之人。查白齊文原係美國屬部

鈕要地方人民。向無領事在滬。應歸中國官長管轄。今在該道衙門具稟立案。願伍中國編氓。跡其平時舉動居心。亦甚端正。由記名道楊坊具保。請援華爾成案。額懇鼓勵等情。臣查華爾與白齊文。均係外國之人。輸誠內附。宣力戎行。能否始終不渝。臣固未敢豫必。惟是教練兵勇。以備禦侮折衝之用。正須廣羅材技。方能日起有功。華爾勇敢有為。亦深賴白齊文同心協助。當此用人之際。似應獎勵從優。合無仰懇

天恩。一併准予收錄。

賞給四品武職。

諭內閣。據薛煥奏。美國人華爾營內副總領白齊文。前經隨同攻勦迎旗濱天馬山等處。衝鋒陷陣。此次官軍進攻高橋。白齊文首先衝入賊壘。被賊砍傷右臂。猶復裹創力戰。疊破賊壘。實屬異常出力。該副總領並在蘇松太道衙門稟明。願為中國編氓。宣力戎行。足徵忱悃。白齊文著賞給四品頂帶花翎。與華爾一併在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勦賊。並由薛煥傳旨嘉獎。

薛煥又奏。據吳煦稟稱。正月二十二日。有英國領事官麥華陀遣繙譯官阿查理來道面稱。歲前該國商人費理查由漢口雇船裝貨回滬。經由福山迤西三十里地方。被南岸逆匪所泊廣艇截留。現經英水師提督何伯督帶礮船。

駛往該處奪回貨船。將賊船五隻全行焚毀。逆匪均已竄遁。搜獲逆首林朝光偽印三顆。送呈查驗發還。並請速派兵船駐泊該處。何伯亦派破船前往。會同往來巡哨。以杜該逆侵犯等語。臣查長江本有水師巡船。防守要隘。祇以地形延袤。該逆出沒靡常。致有占泊口岸。阻截商船之事。茲英國武員焚毀賊船。並願派船協同巡哨。固為保護洋商起見。亦足見其助順之誠。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賊匪盤踞高橋鎮。經英國水師會同常勝軍攻剿獲勝。美國人白齊文衝鋒陷陣。最為出力。既據稟稱願為中土編氓。自應從優獎勵。除英法兩國及華爾出力之處。另

行明降諭旨外。茲將賞給該洋人四品頂帶花翎諭旨一道。發交薛煥。即由該撫將此旨及前發去華爾獎勵諭旨。一併在滬宣示。洋人助勦固屬得手。亦難久資其力。值此聲威較振。賊膽漸寒。即著薛煥督飭官軍。實力攻勦。其福山等處江面。並著嚴飭鞠耀乾等。會同英國水師巡哨。無稍疏忽。至以後薛煥具奏外國助勦情形。務須據實直陳。不可有一字虛飾。洋槍隊如能得力。即著多挑丁壯。交華爾等教演。庶兵既精而力不薄。可當大敵。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准俄國照會內稱。中國出口氣茶等貨。應定稅則。查各國稅則。每茶葉百

斤。抽稅二兩五錢。即指白毫紅茶青茶黃茶而言。各國商民置買出口。惟俄商兼用甎茶。其價購自上海。每百斤值銀二兩五錢。若按稅則每百斤亦納二兩五錢。是每價百兩。亦抽稅百兩。應請飭行三口通商大臣與領事官將甎茶一項。及與各國不符之貨。一併議定正稅等因前來。當經臣等咨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妥議辦理。並於前次具奏俄國陸路通商章程摺內聲明詳細章程。應由崇厚就近與俄國領事官孟第妥議。續入章程之後等因在案。茲據崇厚咨稱與俄國領事官孟第議定。續增稅則。繕具漢文俄文各四分。公同蓋印畫押。除俄國備存各二分。崇厚

備存各一分外。將繕具漢文俄文各一分咨送前來。臣等當即刊刷條款並續增稅則。照會俄國住京公使巴留捷克。轉飭各口領事官一體遵照。該公使均已允從。惟因前定俄國陸路通商章程。係由臣等與該國公使公同畫押蓋印。此次續定稅則。係由崇厚與領事官孟第畫押蓋印。仍請由臣等與該公使加蓋印信。公同畫押。以歸畫一而昭信守。

御批。依議。

乙亥。閩浙總督慶端奏。據英國住紮福州領事官星察理照會。以福州口每年洋船進出時。屢有衝撞破壞。請在福

州口洋面白墩上建一光明大石塔表。自白墩至羅星塔。共設大小浮樁二十處。石塔表三五處。插立木桿。上置籠箕為標。共需工料銀一萬七千兩。白墩上光明塔表。最為緊要。請即先行興辦等情。當經茅批飭福建省會總局司道最明委勘詳辦。旋經該司道飭據署閩縣知縣李鍾霖委員候補知縣高清泉等。會同英國領事馳赴福州口內外港面。逐段履勘。將應設塔表浮樁木桿處所。逐一繪圖註說呈送。並據該委員等與英領事星察理商定白墩石塔圖式。名匠撙節估計。實需工料銀二千五百四十三兩四錢。經星察理擬於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興工。茅伏

查天津和約第三十二條內開通商各口。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又上海善後條約第十條內載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等事。毋庸英官指為干預。其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等語。茲福州一口進出洋船。屢有衝碰破壞。以致商人夫利。據英國領事官星察理請在白墩等處設立塔表浮樁。最與天津上海條約相符。應如所請辦理。至英領事原估應辦各項工程。共需銀一萬七千兩。現在委員等會同履勘。將白墩應建大石塔先行起造。實需工料銀二千五百四十三兩四錢。並應查照和約條款。在於閩海關船鈔項下撥給領辦。

其餘各處。應建甎石塔旗桿浮樁等項。另由省局司道督
飭印委各員確估。再行覈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子。工部尚書王慶雲奏。洋煙流毒。百有餘年。犯者滋多。
禁之匪易。與其虛設例禁。而財貨外流。不若酌取稅釐。而
度支有益。則洋煙收稅。亦時勢所趨。未易驟絕也。在平民
或身習一藝。或家有餘貲。吸煙者減衣食以恣嗜好。變壯
健而為疲羸。害祇一身。罰不及眾。若夫文武官弁。士子兵
丁。則元氣攸關。不容受病也。蓋官弁各有職司。日不暇給。
嘗見吸煙之輩。俾晝作夜。案牘塵封。精神綿弱。往往公事

廢弛。權落丁胥。此其弊至於吏治因循。則官弁吸煙宜禁也。士子圭璧其身。經綸其志。當思力圖上進。成大器以宣力

朝廷。儲德望以表率鄉里。嘗見吸煙之輩。學業荒蕪。光陰虛擲。往往中途變節。豪吏者即於陰柔。邁越者流於卑鄙。如隕深淵。末由自拔。此其弊至於人才寥落。則士子吸煙宜禁也。至若武弁兵丁。尤重精力。嘗見吸煙之輩。日耽安逸。弓馬荒疏。平日從公。已難得力。及至調發軍前。口糧所支。須急鴉片而緩新米。煙癮既發。不能養精銳而赴戎機。此其弊至於武備廢弛。則兵丁吸煙宜禁也。五憲咸豐九年

四川總督任內洋藥奉文收稅。准部議章程。官員兵丁興販收買吸食者。仍照定例辦理。是煙禁原未盡弛。現在官員吸煙者不少。兵丁尤多。而兩年以來絕無以吸煙發覺者。則例禁設而積習莫挽也。臣以為

朝廷不禁則已。禁則在於必行。非與以最實查辦。而第設照例辦理之文。斷不能使未犯者不染。已犯者更新。惟有寬其科條。使之戒革。嚴其限期。予以自新。庶幾辦理可收實效。蓋污染已深。屬禁不能猝止。不若轉移以漸。積習日見消除。相應請

旨嚴禁官員士子兵丁均不許吸煙。其有已犯者。限一年戒革。一

年限滿。或因體氣衰弱。疾病相連。不能革除。便當飲騎去官。與平民均在不禁之列。並由護管上司嚴加查覈。如有留恵煙癮。混騎仕版者。不論現任候補劄委閒曹。有無廢地政務。概照計典有疾例休致。不復開基餘罪。士子責成學政教官查覈。犯者以不守卧碑論。鄉會場內在號吸煙者以犯規論。不得取中。兵丁吸煙不自告逆者。即不提公。亦予斥革。夫洋藥業已收稅而復禁止。法令似為兩歧。不知酒已收稅而官員或馳鴉業。每列彈章。優伶例所不禁。而官員士子扶優均干例議。蓋為

國家優異之人。非平民可比也。而其人復扶藉可緒。鳴於考

戮。一經嚴立制防。不至肆無忌憚。即犯者不能悉除。而小子後生可以知畏。查戮間有倖免。而懲一警百。常欲自新。持以久。化以漸。平民亦必恥染舊污。自為約束。無求治太急之虞。而得默化潛驅之實。則

聖治日新。頹風漸革矣。

丁丑。江蘇巡撫薛煥奏。正月二十九日。華爾邀同英國提督何伯酌帶隊伍。由閔行渡江。查探賊營。周視蕭塘鎮。見該處賊壘堅固。究濠兩道。外濠堅排鹿角。內濠密布竹籤。大路各築礮臺。小路砌牆塞斷。該逆猜為誘敵。觀望未敢出巢。華爾故作疑兵。從容收隊而返。三十日遣帶常勝軍

七百五十名。復約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羅德各帶兵五百。車礮七架。輪船十一隻。齊抵閔行鎮。二月初一日黎明渡過浦南。率隊登岸。近偪賊卡。外國兵列於該鎮西北。常勝軍列於西南。對華賊營。火器齊發。賊眾憑壘抵拒。槍礮子落如雨。華爾屢撲賊濠。疊受槍傷七處。該逆堅伏不出。相持兩時之久。幸英法車礮猛烈。西北賊勢漸靡。華爾遂與副領隊白齊文分路帶隊。涉濠而過。登時攻破西南礮臺。外國兵亦乘勢撲入會合。與賊巷戰。斬馘千有餘名。另有賊黨深匿民房。白齊文首先搶入。為槍彈擊中右髀。針穿小腹。透左胯而出。當即救回。華爾仍率隊焚燒賊巢。路

毀火臺五座。殺賊不計其數。並陣斬助賊夷匪十餘名。餘賊再三回撲。常勝軍以洋槍直前奮擊。並先於東南路大屋中埋伏槍勇兩隊。齊起截殺。賊始大敗而逃。我軍追逐數里。收隊回至蕭塘。查點常勝軍。陣亡九名。受傷二十四名。英兵受傷二名。法兵受傷二名。該鎮內外共殲賊二千餘名。生擒七百餘名。救出難民一千餘名。當華爾衝道賊卡之際。有南橋逆眾來援。李恆高等帶隊合力兜勦。擒斬甚多。餘皆奔潰。華爾正與英法將士會商進攻南橋。日適接據松江寶山各營稟報。該逆分股四出。撲犯泗涇七寶月浦野雞墩等處。各防出隊迎擊。連日均有斬獲。又據金

山縣稟嘉善平湖之賊。水陸並進。意圖竄犯洙涇。因令華爾率常勝軍暫回松江。並飭各軍均回原防。徐圖進取。臣查蕭塘鎮貼近浦瀆。該逆凶悍之黨。聚集於此。意在竄渡閘行。以逞其東窺上海。西犯松江之志。此次痛加勦洗。立除肘腋之憂。賊膽既寒。軍心亦振。冒與高橋之捷均於大局有裨。惟偽忠王李秀城處心積慮。覬覦滬城。長下分途竄擾。牽制多方。欲使我軍分顧各防。不能厚集兵力。勢必繼來大股。猝然豕突狼奔。所賴常勝軍以少勝多。頗為該逆所畏。是以飭令養精蓄銳。備豫不虞。庶可先聲奪人。以挽危機。而當大敵。至華爾衝鋒陷陣。奮不顧身。雖受多傷。

仍不稍卸。竟能埽平賊壘。實為出力異常。懷蒙

綸綍寵襃。

賞晉頭銜。益當感激奮興。力圖報稱。白齊文受傷甚重。現飭赴繁

醫調。

諭內閣。薛煥奏。官軍會同英法兩國。勦除蕭塘賊壘大獲勝仗一

摺。四品銜頂華爾。自攻破高橋鎮賊匪之後。即進擣蕭塘賊營。

二月初一日。華爾率常勝軍並約會英法兩國提督。各帶兵弁

船隻。渡過浦南。對準賊營。火器齊發。賊眾憑壘抵拒。槍礮如雨。

華爾身受槍傷多處。與副領隊白齊文分路帶隊涉濠而過。攻

破西南礮臺。英法二國弁兵。亦乘勢撲入。斬獲千有餘名。另有

賊黨深匿民房。白齊文首先搶入。槍子擊穿右髀。受傷甚重。華爾仍率隊焚燒賊巢。踏毀敵壘五座。殺賊不計其數。另股南橋逆衆來援。亦經官軍分路兜擊。擒斬甚多。共斃賊二千餘名。生擒七百餘名。救出難民一千餘名。辦理甚爲出力。著薛煥督飭各軍。乘勝進攻。力圖埽蕩。四品頂翎華爾。白齊文。銜鋒陷陣。奮不顧身。雖受多傷。仍不少卻。實屬異常出力。華爾。白齊文。均著賞加三品頂帶。並著薛煥傳旨嘉獎。

諭軍機大臣等。中國借外國兵力。原屬一時權宜之計。必須能自振作。方可使之同心協力。助我兵威。若專恃外國之助。而我兵觀望不前。尚復成何事體。風聞參將李恆嵩近頗畏葸。並有冒

功情事。薛煥何以未經參奏。如實有此等事。亦足為外國人所恥笑。此時藉外國兵力為援。必須賞罰嚴明。方足以示大公而昭激勸。嗣後不能不借資英法之力。亦須派隊協勦。不可坐觀成敗。致外國嘖有煩言。因而觖望。辦理更形棘手。

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逆匪於甯波海口擄掠釣艇等因欽此。又正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昨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購買外國船隻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宏遠。思患豫防。敢不欽遵辦理。惟查楚軍水勇。多係兩湖土

著。距江近而距海遠。所用師船。不過長龍三板快蟹之類。但能泛江不能出洋。上年七月。臣覆奏摺內所稱俟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即令學習駕駛司放礮位。亦言用之於江面。而非言用之於海中也。江與海雖同一水面。而風濤迥別。氣候各殊。自崇明出口。繞至上海。非熟習洋面之人。即有寸步難行之勢。臣去年覆奏之後。尚未將學駕輪船之說。宣示各營。蓋其圖於風土之習。既遠地而弗良。而其疑畏洋人之心。尚扞格而難入。今強之試登輪船。或可勸誘為之。若強之遠出洋面則難矣。髮逆所擄之人。多係江楚小民。以臣愚料之。必無遠能縱橫海上之事。臣忝任江

督。本有海疆之責。撥兵勦賊。亦係分內之事。無如所部勇丁。並非生長海隅。勢不能遽於重洋用武。不敢不據實陳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購買洋船。須配兵勇。諭令曾國藩先行籌備。茲據曾國藩奏。楚軍水勇。僅能用之江面。未能強令出洋等語。現籌購買外國船礮。本擬用於江面勦賊。並非施之海洋。惟楚軍由江北赴滬。陸路多梗。故有由海道前往之諭。至外國船隻向稱堅緻。而英法住京公使。則稱凡上海等處洋商所售船隻。均不可恃。必須於伊等本國及香港購覓。方可利用。此時伊等已函致各該國帶兵員弁。幫同物色。並風聞曾國藩冰

員到上海買得一隻名博雲者。即係萬不堪用之船。薛煥前解糧餉赴浙。未能送到。實係此船誤事等語。購船一事。諒可即有頭緒。所有應配兵勇。仍著曾國藩先事豫籌。其如何赴滬。臨時再行酌辦。上海被匪窺伺。勢不能不借洋人之加協同守禦。曾國藩亦曾奏及。至規復蘇浙失陷地方。自應別籌良策。前據薛煥奏稱。江浙紳士殷兆鏞等。呈請借助西兵。規復蘇常各屬城池。當以該紳士等情殷桑梓。或非無見。諭令薛煥酌度情形辦理。茲據恭親王等奏稱。江蘇紳士潘曾瑩帶同浙人龔橙復由滬航海來京。訴稱鄉閭被陷。懇請借用英法等國官兵。速籌規復。已諭令總理衙門向各該國住京公使籌商。惟上海為洋人

通商之地。借助尚屬有辭。若攻勦內地賊匪。輒欲用外國兵力。揆度洋人情形。難不致遽有他慮。而軍行餉隨。一切供用之煩。亦恐萬難樁拄。以該紳士等情詞懇切。固難重拂輿情。亦須顧全國體。此事是否可行。即著曾國藩悉心籌酌。迅速馳奏。

湖南巡撫毛鴻賓奏。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准戶部議覆廣東巡撫耆齡奏。抽茶葉落地稅一摺。飭臣等妥議章程。奏明辦理。臣查湖南自咸豐六年辦理茶捐。洋莊紅茶。除山戶釐金外。經茶商採做成箱者。每箱收銀六錢。咸豐十一年。添設東征釐局。加收三錢。積年辦理無異。若復添設落地稅名目。於商民俱有不便。且大箱徵銀一兩四錢。二五

箱徵銀七錢。為數參差。皆較浮於半稅。而每處派員會同地方官經理。勢不能無煩擾。是所稱落地茶稅名目。斷難施之湖南也。至於子口稅應歸湖南徵收。湖南辦理茶捐之始。並未奉到徵收子口半稅明文。是以奏准每字號完稅至二百七十兩以上。給予從九職銜。以期商民之踴躍。此即仿照落地稅之法。變通辦理。咸豐十一年。英商保順德利等行赴羈家市採辦紅茶。持有蘇松道照會。內稱正雜各稅。概歸上海徵收。其時內地商人。多有假冒洋商。希圖免稅者。當經該局紳員。以奏准辦理茶捐之案。非蘇松道所能違制。仍令按照稅則完納。洋商允從無異。嗣奉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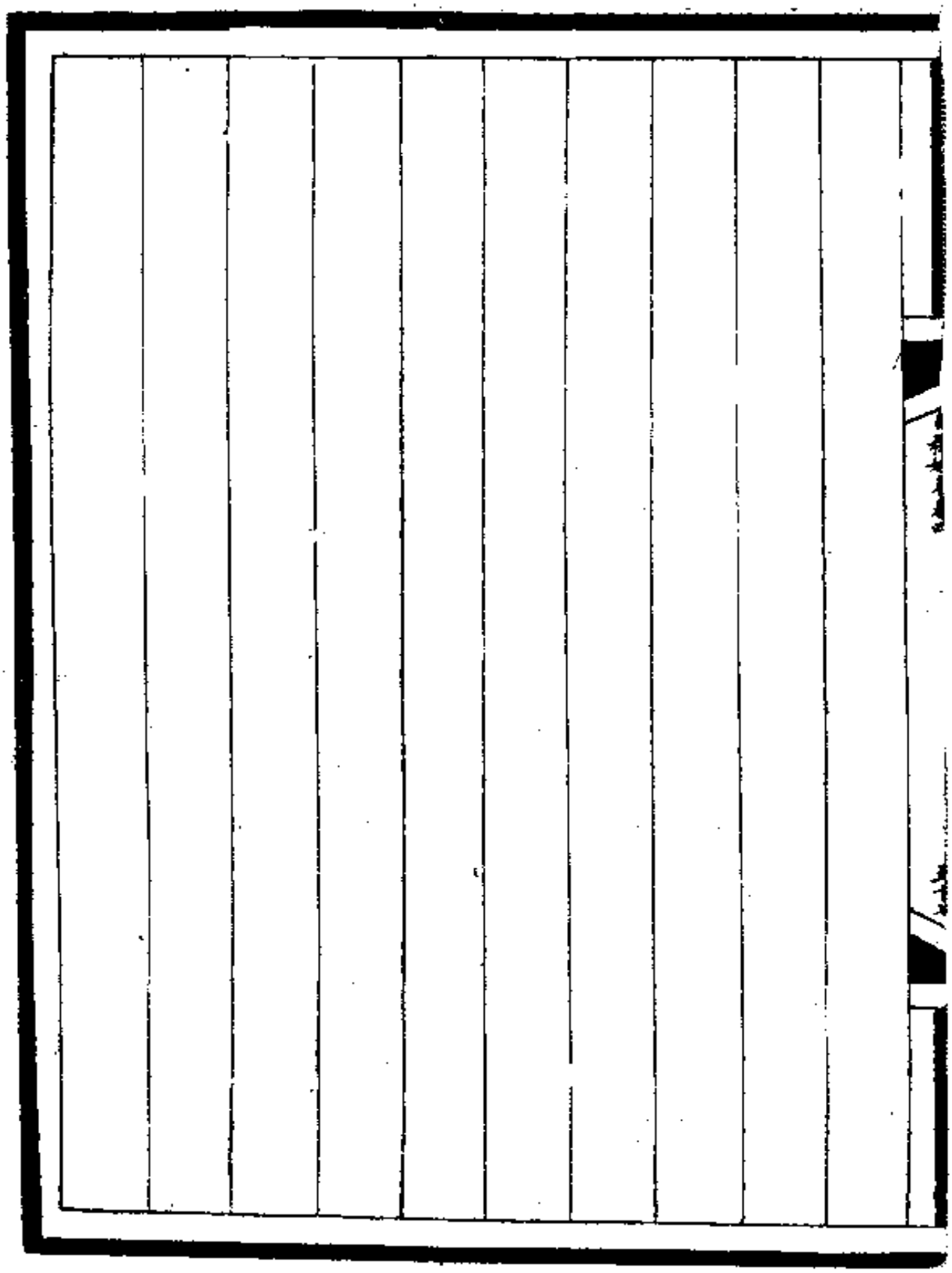
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照通商章程。臣因查咸豐十年頒刻三國通商條款。引道光二十一年五口通商議定子口半稅。出洋土貨。由所經第一口完納。湖南紅茶赴漢鎮總匯轉家市。正符條款所載徵收子稅之地。洋稅則例。每紅茶百斤。徵銀二兩五錢。子口半稅。徵銀一兩二錢五分。紅茶大箱向定七十七斤。子口半稅。應徵銀九錢六分二釐五毫。湖南釐稅及東征釐稅兩項。合徵銀九錢。比較條款所載徵收子稅之數。每箱尚短收銀六分二釐五毫。若仍准湖南辦理茶捐。則當於岳州一卡添收子口半稅。第按之通商條款。恐有隔礙。若即以茶捐改充子稅。則當仍照半

稅之例。每箱徵收子稅銀九錢六分二釐五毫。停止茶稅捐條。其湘潭等處茶莊運赴粵海關出洋者。均照此辦理。聶家市等處無與洋人通商明文。仍須由內地商人裝箱販運。凡屬採買紅茶。運赴通商各口。裝載出洋者。在採徵裝箱地方徵收子口半稅後。經過口岸。概不完納釐稅。以符通商條款。其運販內地不出洋者。仍照舊章將應徵各口釐稅照例完納。洋商亦不得私相包庇。以杜弊端。總之條款所載子稅歸起運地方徵收。實為簡便要法。應請旨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住京大臣。轉飭各口領事。湖南出洋茶葉。應徵子口半稅。歸併裝箱起運地方。按照條款徵收。

其關廣江西湖北等處。能否一律辦理。臣不敢知。惟湖南出洋茶葉經過地方。應免完納釐稅。宜由各卡委員驗明茶票。依照條款辦理。以免重徵。庶使洋商及內地商人自行運販。兩有區別。免致多費唇舌。而於收釐籌餉章程。亦不致有關礙。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五之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

同治元年。壬戌。三月。甲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薛煥奏。江蘇紳士殷兆鏞等呈稱。借助西兵。當諭令薛煥酌度辦理。恭親王等奏稱。江蘇紳士潘曾瑋。帶同浙人龔橙來京。懇請借用英法等國官兵。當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英法住京公使籌商。並諭曾國藩悉心籌畫。迅速馳奏。近復據英法兩國住京公使聲稱。賊匪與洋人情熟。此時在滬洋人。情願幫助官軍勦賊。並派師船駐住長江。協同防勦等語。洋人性情堅執。若因我兵單薄。借助於彼。勢必多方要挾。今該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勦。在我亦不必重拂其

意。自應姑允所請。作為牢籠之計。至該兩國師船駛入長江以後。作何舉動。即著曾國藩。都興阿。查探情形。分別隨時馳奏。如該洋人實係興匪尋仇。並無他意。則事機難得。該大臣等務當飭令沿江上下游師船。與該洋人聯絡聲勢。冀收速效。至當加意拊循。使其樂於助順。毋令再為賊匪所誘。此實因勢利導。一時權宜之計。該大臣等定能悉心體會。妥為駕馭也。

伊犁將軍常清奏。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接准俄羅斯居住伊犁匡蘇勒官咨稱。貴准我們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劉、照京城議定條約。在於喀什噶爾彼此通商。初欲妥為辦理。令我國工司等以為兩國百餘年和好之道。

籌計久遠。更為永固。現在喀什噶爾地方不肖之人。常作亂不能平安。設若將我們人圈子損傷。易失兩國和好。不能不慎。是以特與我劉。飭先為咨行貴處。酌量喀什噶爾現在情形。請暫在阿克蘇彼此通商等語。奴才查喀什噶爾地方近來安堵照常。並無不肖之人作亂。至喀什噶爾地處極邊。界連卡外。向有浩罕。安集延。布魯特。克什米爾巴達克山等處夷回貿易。錯處其間。易生釁隙。且各部種類極多。性好搶掠。萬一俄國商貨竟被搶去。中國向不出卡。不能代為查拏。種種情形。本於俄國通商殊多未便。查道光三十年俄國薩那特衙門咨行理藩院來文。早有請在

伊犂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三處通商之議。嗣遣使臣前來伊犂會議。以喀什噶爾試行貿易為請。節經伊犂及理藩院將該處種種艱難情形具文咨覆。並於會議時經委員等面與該國使臣反覆開導。遂一指陳。始定於伊犂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而喀什噶爾之議於是中止。迨十年冬月芬等接奉行知。與俄國續增條約各款。始知俄國堅請於喀什噶爾設立通商。業經照准。芬等遵將第六條內所載應給各地及應行豫備事宜。恭摺具奏在案。茲准該國匡蘇勒官來文。復咨喀什噶爾改議阿克蘇暫行通商。殊堪詫異。查阿克蘇為回疆咽喉之區。其勢斷難照准。

況該處回莊比鄰而居。地窄人稠。東界庫車。西界烏什。南界葉爾羌。北界冰嶺。往來大路。如與俄國通商。凡修蓋國所房屋。建造堆房經堂。以及牧放牲畜等地。礙難指給。至中外商販。因係過站地方售貨無幾。故一應貨物。遠則運至喀什噶爾。近則分販伊犂及塔爾巴哈台等處。其在阿克蘇開設鋪面常川貿易者。甚屬寥寥。是該處情形。不但與伊犂塔爾巴哈台迥不相侔。並較之喀什噶爾尤多窒礙。該匡蘇勒官顧以此必不可行之事。故相嘗試。其為居心叵測。已可概見。奴才本擬即飭營務處覆文咨駁。繼思該匡蘇勒曾住京館。人甚狡獪。自咸豐初年伊犂通商以來。

遇事刁難。尚能以理折服。近因俄國授伊為大臣之職。更形狡執。所請阿克蘇通商一節。懼由營務處徑行咨駁。未必不另生覬覦。伏查續增和約第十四條。內載日後如所定陸地通商之事。設有彼此不便之處。由來悉畢爾總督會同中國邊界大臣酌商。仍遵此次議定章程辦理。不得節外生枝等語。今喀什噶爾本係陸地前准通商。具有成約。如果實有不便之處。應由悉畢爾衙門具文酌量。何以該匪蘇勒徑自咨行。已與定議條約不符。況喀什噶爾現在並無作亂之事。乃該匪蘇勒狂詞改議。尤屬節外生枝。是該匪蘇勒此次來文。最與俄國續議各款。諸多違謬。其

中誠偽尚未可知。若不具將原委轉達該國知悉。無以燭其奸詐而杜貪求。相應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定章。咨行俄國。將阿克蘇地方既難指給蓋房之地。並無可通之商。斷難照准。至喀什噶爾情形。從前屢經備文咨覆。因其再四懇求。中國未便堅卻。業已准如所請。現在該處尚屬安靜無事。將來應否仍照前約設立通商。由俄國自行辦理各緣由。一併於文內切實聲敘之處。恭候

聖裁。再查伊犂通商章程。該匡蘇勒有商辦事件。向與營務處互相行文。近因該匡蘇勒擅改舊章。徑咨將軍衙門。嘗遵照

向例飭令仍由營務處呈遞以符定制。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丙戌。署江西巡撫李桓奏。查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有法國通事方安之前來江西省城傳教。在筷子巷地方置買民房。經前撫臣就科飭委候補知縣夏燮。德興縣縣丞張國經。作為伴使。隨時照料。旋於十二月十八日有法國總理江西天主教務代全權大臣羅安當。帶有跟隨人六名。自九江進省。部與方安之同寓。該印委各員。查得省城進賢門外。向有天主堂一所。坐落廟巷。距城五里。止有跟隨人三名。在堂看守。所有習教華人。並不住在堂內。其

筷子巷屋內。經方安之收養女孩十三口。自五六歲至十一二歲不等。又養婦五口。老少不等。跟隨人二名。均係江西民籍。向習天主教者。尚屬安靜。據方安之稱。尚有寄乳民間之嬰孩不在此內。迨羅安當到省。其意即就近買門外天主堂擴充基址。以便勸民入教。按期禮拜。並將筷子巷房屋作為育嬰公所。至羅安當來江傳教。前准順天府咨蓋有一百三十七號護照一張。據該委員夏燮等向通事方安之詢明。聲覆前項護照。係上年六月自都中寄公使寄出。因在上海舟中被刦。復經請領。又被洋船遺失無存。嗣羅安當於十一月間由滬起程來江。即在上海關

請發護照一紙。經該府縣查驗無異。並開具跟隨人數清單。由藩司詳請具奏前來。臣伏查英法各國。已與內地通商和好。現經總理教務羅安當等。前來江省傳教勸善。並無他意。自應飭令妥為照護。用杜釁端。一面傳諭商民。務令彼此相安。毋致疑慮。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丁亥。江蘇巡撫薛煥奏。青浦大股逆匪。自二月初關竄擾泗涇各營。十三日包抄官軍後路。連亙二十餘里。參將李恒嵩等竭力督戰。相持至十四日。適蘇松太道吳煦記名道楊坊知會管帶常勝軍四品頂戴華爾率領洋槍隊八

百名。於申刻馳抵泗涇。即由中路進攻。李恒嵩率守備張文朝等。帶隊由東路包截。遊擊林叢文等。帶隊由西路抄擊。華爾首先衝入賊陣。槍斃騎馬黃衣賊目二名。奪取繡龍黃綢大旗一桿。逆衆驚慌擾亂。常勝軍一擁而上。連環競放洋槍。子無虛發。斃賊無算。生擒一百二十餘名。餘匪大敗。奔路奔逃。躡斷浮橋。淹斃尤多。中路之賊。靡有孑遺。華爾復助水軍奪獲艇船十二隻。燒毀船百十餘隻。李恒嵩林叢文各率所部。奮力轉戰。將東西兩路竄逆。同時擊退。立解泗涇之圍。華爾即收隊仍回郡城。臣奬勉華爾。增練常勝軍。冀得多添精銳。為衝鋒陷陣之用。

薛煥又奏。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正月
二十七日。奉
上諭。昨日據薛煥所奏。將美國人華爾。賞給四品頂戴花翎諭旨
一道等因欽此。當即敬謹節錄明發
諭旨。行知蘇松太道吳煦。查明宣示去後。茲據吳煦詳稱。查華爾
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具稟。願為中國民人。聲明已
在美國領事處具稟等語。嗣於因公接見美國領事士覓
威良面詢相符。現自本年正月兩次在松江勦賊大捷。又
會同英國水師提督何伯。法國水師提督卜羅德。先後在
高橋蕭塘等處攻勦獲勝。何伯卜羅德目擊華爾勇敢出

羣。均極贊賞。屢屬善為相待。美國使臣蒲麟痕亦知華爾
已隸中國。打仗出力。頗為稱詡。是各外國使臣均已深知。
不致有所藉口。當即欽遵將所奉
上諭。薛煥奏洋人協同官軍勦賊出力懇請獎勵等因欽此。宣示
華爾知悉。華爾甚為感奮。茲於二月十四日。又在泗涇勦
賊。力解營圍。實為異常得力。惟西人喜功好勝。每羨中國
紅頂。深以得此為榮。如蒙
天恩
賞給副將銜以示破格獎勵。則華爾喜如所望。必更懽忻鼓舞。以
圖報稱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查華爾歷次當先殺賊。實

為一時罕見之人。當此用人之際。未敢拘泥成格。不揣冒
昧。據情代陳。合無仰懇
鴻慈逾格。
賞給華爾副將銜之處。出自
聖裁。
諭內閣。薛煥奏。擊退撲犯泗涇等處賊匪等語。逆匪圍撲泗涇營
盤。勢甚猖獗。經遊擊林翼文。參將李恒壽等。會合夾擊。斃賊多
名。三品頂帶花翎華爾。率領洋槍隊馳抵泗涇。首先衝入賊陣。
奪獲大旗一面。各軍一擁而上。斃賊無算。生擒一百二十餘名。
餘匪奔逃。華爾復助水軍奪獲賊船十二隻。燒毀賊船百十餘

隻。立解泗涇之圍。華爾率隊勦匪。疊著戰功。前經賞加三品頂帶。此次衝鋒陷陣。尤屬異常奮勉。著加恩賞加副將銜。以示破格優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將前賞給華爾四品頂翎諭旨宣示各摺片。據稱青浦大股逆匪竄撲泗涇。經參將李恒嵩等馳往會勦。屢將賊眾擊敗。蘇松太道吳煦等知會管帶常勝軍華爾率領洋槍隊。會合進攻。華爾首先衝入賊陣。常勝軍連環施放洋槍。殲賊無算。華爾復助水軍奪獲廠船十二隻。燒毀賊船百十餘隻。李恒嵩等奮力轉戰。泗涇之圍立解。並請賞給華爾副將銜以示獎勉各等語。本日已明降諭旨。將華爾賞給副將

銜矣。摠奏華爾勇往直前。異常得力。西人喜功好勝。以得中國紅頂為榮。乃風聞前賞給該洋人四品頂帶花翎。有並未服戴。亦未雜髮之語。薛煥前奏華爾願隸中國。改用服色等語。是否確實。現又俯如所請。賞給副將銜。該洋人究竟能否感激領受。並著據實具奏。

薛煥又奏。正月間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函。輪船一項。或租或買。由臣斟酌辦理等因。飭據蘇松太道吳煦詳稱。外國輪船。有兵船貨船之別。近因長江開市。又有宜江宜海之分。兵船為各國官物。向不出售。亦不能租。貨船可租。然不允裝兵擊賊。其出售者多係關挾暗損。或木質不

堅。不適於用等情。竊惟現奉奇
諭。飭令購買。自可無庸議及租賃。第該道所稱購買之難。聞諸各
國官商。眾口同辭。似非無據。查總理衙門原奏詞據赫德
云。南省舊有二隻。並非打仗之船。該稅司所指即係上海
商置之捕盜輪船。伊既知此船不宜攻戰。自必購致本國
利於攻戰之兵船以踐其言。臣俟赫德到滬。當先與之議
定。必須選購暗輪兵船。庶可資以禦敵。又雇募洋人駕駛
一節。赫德言可用未經換約各國之人。查咸豐十年夏間
吳煦曾募呂宋洋勇勦賊。旋被英國使臣卜魯士勒令捕
盜輪船船主美國人與同。又上年夏間署提標中營參將

李鴻章雇用各國洋人助戰。亦故英國兵官喚回。前年尚在和約未換之時。去歲則兵官任性過甚。赫德所謂心存挾制。實能見到。而謂無約各國之人。可以終為我用。徵以前事。殊難盡信。且上海現有十餘部落通商。亦皆設立領事。各口想當大略相同。雖此等領事。多係商人兼充。不甚有權。然該枕司克謂領事專係換約各國所設。亦非確論。人查善後條約後附美國使臣額爾金照會。內有未立條約各國。因有不歸本國所屬民人。諸凡作為。本國不任其責等語。伏思英法俄美雄長泰西。其於無約各邦隱有制馭之意。及至滋生事端。則必又以非其所部稽詞卸責。茲

籌駕駛輪船。雇募配用。應否即用無約各國之人。謹當遵
旨商令赫德相機辦理。查條約載明外國見致華庶勸執工藝。中
國官毫無限制禁阻等語。則中國雇用洋人駕駛輪船。外
國官自亦不能阻撓。惟約內未有明文。恐致臨時掣肘。似
須先與各國使臣商議。凡中國雇洋人駕駛輪船。司放槍
礮。出伙勸賊。及勸執分內工藝。外國官毫無限制禁阻。並
當幫同約束。益敦和好。一切議有定章。始可惟我指揮。至
外國奸商私售滯匪。最為可慮。臣前函呈總理衙門。請與
各使臣商定章程。得其照覆為據。可否一併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與各使臣定議。以期盡善無弊。

御批。覽。

薛煥又奏。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年來髮逆句結外國奸商。潛購洋槍礮。節經知照各國領事會同查禁。拏獲多起。近日風聞該逆又令奸商私赴美國購買輪船槍礮。有匯銀十萬兩之說。適美國使臣蒲麟痕自粵來滬。據答稱此事亦有所聞。先經致函本國查詢。現當諄屬禁阻。其意甚為誠摯。管帶常勝軍之華爾。亦力請蒲麟痕速即發信。嚴禁私售。恐美國查禁之後。該逆或轉赴英法二國購買。此事關係非輕。必須豫行杜絕等情。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英法二國使臣。令其行文本

國。嚴禁賊匪私購輪船槍礮。實於軍務有裨。

御批。覽。

戊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傳天主教一事。業經准令內地民人行習。並於上年十一月初二日。欽奉

諭旨。嗣後各該地方官於凡交涉習教事件。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等因。欽此。欽遵行知各省督撫遵辦在案。嗣據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照會內稱前此各省所以辦理不協之故。皆因民間祈神演戲賽會等費。向非教民所應出。乃該地方官務令習教者與不習教者一律攤派。教民心實不願。請行令各該地方官。以後勿再攤派。並據面稱傳教士皆

係端方之人。謁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等語。臣等伏查各省習教民人。雖習天主之教。猶是中國之民。並據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聲稱。該教勸人道理。無非尊崇君上。謹守中國法度等語。自應一律體卹。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況祈神賽會等事。並非正項差徭可比。該教民既不願攤派。自未便過為勉強。以致重拂輿情。臣等業已行文各省。以後凡習教之人。與一切應出錢文之事。除正項差徭外。其餘祈神演戲賽會等費。該教民既不願與不習教者一律同出。即可免其攤派。至所請傳教士謁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一層。傳教士係外國推重之人。地方官自應待以

體面。亦經行令各督撫轉飭照辦。茲復據法國欽差大臣
布爾布隆聲稱各省接奉前次
諭旨。並總理衙門咨文後。於凡交涉教民事件。仍未能恪遵辦理。
臣等查各省地方官。辦事每多拘泥。法國欽差大臣布爾
布隆所稱。於接奉
諭旨及臣衙門咨文後。未查認真辦理。此等情形。恐亦勢所不免。
應再請
旨飭令各督撫轉飭地方官。務照前咨。於凡交涉教民事件。務須
迅速持平辦理。毋得意為重輕。亦毋得故為遲延。致令教
民屈抑。再法國條約第十三款內。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

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等語。查此數語。係指從前所奉禁止天主教各文件而言。現在天主教既已弛禁。所有各項明文。已在毋庸議之列。應請查明一律革除。嗣後如修新例。不再增刊此等禁止明文。並將舊例所載全行刪去。仍將條款內寬免字樣改為革除。庶於此條上下文義較為聯貫。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於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前據該衙門具奏。法國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康熙年間曾經准行。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妥為辦理。茲據該衙門奏稱。前次明降諭旨之後。復經該衙門行文各省道

照辦理。各省地方官於奉文後未盡認真妥辦等語。著各督撫轉飭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於凡交涉教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不得意為輕重。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摺內所請各節。均著依議行。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次具奏。請

旨飭下各省地方官辦理法國傳教士一摺。實因上海為南省稅務總匯之區。浙江甯波杭州失陷以來。上海有岌岌莫保之勢。且其地為中外雜處。萬一匪逆暗與外國勾通。則上海必不能保。上海不保。則稅項無出。軍需不繼。東南大局。將不堪設想。況聞匪逆製造戰船。為縱橫海上之計。更恐

滋蔓之勢。延及北洋三口。天津密邇京畿。萬一再有變更。辦理尤為棘手。該國明知中國多事。如所求不遂。難保不捨而從賊。以逞其謀。臣等再四思維。不能不借資於外國以為保全上海之計。惟既欲資其兵力。即須設法牢籠。故於法國藉端挾制請保護傳教人一事。略為俯就。然當其要挾之初。意望甚奢。經臣等善為婉導。許其奏明通行各省照辦。該使始行允從。臣等亦知天主教係屬異端。雖已開禁。仍當暗為防範。無如事勢所迫。不能不因事制宜。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此臣等萬不得已之苦衷。實非局外人所能共諒也。伏思外國協兵助勦。原非盡屬可遏。現聞法

國為工海保守地方。順稱得力。如果極力羈縻。則助勦縱
未必成功。而保衛可期其協力。上海能保。即藉稅項為迅
勦之資。將來畿輔掃平。海宇乂安。控馭外國之權衡。亦可
以操縱在我。彼時再為設法。則天主教之弊。亦可默化潛
移。似亦酌量輕重。從權辦理之法。

御批。覽奏均悉。

庚寅。前任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臣聞通商衙門行走司
員。皆從各衙門取送。不知當時獎勵章程。如何奏定。乃今
甫及年餘。一概優保。有今年甫行到署。不過月餘。亦得保
者。臣竊以為過於優異。恐有流弊。若通商衙門保舉如此。

則各衙門當差人員。皆以營求保送為得計。而於本衙門事件。悉皆拋荒。恐奔競之風日開。其漸不可不防。

諭內閣。王茂蔭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司員。甫及年餘。概從優保。且有甫經到署不過月餘。亦得優獎。恐滋流弊等語。所奏不為無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於保奏司員摺內聲明係辦理外國事件。與各部院事務不同。且事屬創始。諸形繁劇。是以未照奏定年限破格請獎。當經特旨允准。用示鼓勵。第恐此端一開。各部院衙門司員。有所藉口。致滋流弊。除此次所保各員業經允准。著吏兵等部毋庸照尋常勞績數減外。嗣後該衙門務當照奏定章程以二年為限。擇其資格較深。辦事勤慎者。酌保數

員。照例獎敘。不得意存見好。概行保奬。以符定章而杜弊端。

癸巳。山東巡撫譚廷襄奏。法國索還天主堂一案。先經署理撫臣清盛具奏。欽奉

諭旨。著即按照該國天主堂原基畝數。另查官地抵給。聽其修造等因欽此。欽遵移交到臣。旋據法國傳教士江類思到省。當飭濟南府歷城縣妥與商酌。該傳教士總以城內原基為情。不願另行抵換。復查山東省城西隅。本有法國天主堂一所。坐落雙忠祠一帶。歷年久遠。舊屋均已改作民房。大量地基。東寬長一百零九步。西寬長一百零八步。南橫寬二十九步。北橫寬三十三步。約計十三畝有零。數十家

比屋而居。展轉典買。均有契據。傳諭各業戶。飭將原基照
價具領。歸還法國。俱各允從。調查各戶原契價值。計銀三
千七百四十七兩。錢價京錢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八千。聞
有一二房主出外無憑調契者。隨後查驗裏辦。當經濟南
府歷城縣會同江類思書立合同。公議民居已久。勢難立
時遷徙。定於同治元年三四月間。騰房交割等情。由藩司
具詳請奏前來。臣查該堂舊址。久經改造民房。既議給還。
自應照契發價交收。聽其改造。以符原約而示綏懷。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挑京兵一百二

十名赴津。與英國練習技藝。業將酌配兵弁。分隊教演。及月支口糧各數目。縷晰奏明在案。嗣據崇厚函稱准英國總兵斯得弗力聲稱。天津地方緊要。必須再調京兵一百二十名來津教練。方資得力。經崇厚於大沽協兵內挑選一百二十名。遴派營員會同教練等情。商辦前來。臣等以事屬可行。當經覆令照辦。旋又據崇厚函稱。英國總兵斯得弗力意欲再挑三百六十名。連前挑大沽協兵一百二十名。合該國一號兵四百八十人之數。將來練成後。即可自成一營。並可自行教練別處之兵。仍請再挑兵一百二十名。專意練礮。崇厚復於大沽協挑選三百六十名。其加

挑練礮之兵。另於天津鎮標現挑馬隊一百名內撥出五十名外。再挑馬兵七十名。合為一百二十名。專飭練礮。前後裁汰除京兵一百二十名外。共挑大沽天津等處兵丁六百名。崇厚不時往看。其教練頗為認真。惟英國斯總兵以練兵必須萬人。少亦五千人。方足制勝。并於來京謁見臣等時。面呈分營練兵清單。且稱練兵尤須練官。緣坐作進退。高下取準。兵雖練習而官不熟諳。亦屬無從指揮。請再挑年在三十以下武官三百五十名。一同教練。臣等以該總兵所言兵數太多。一時實難挑選。惟練官之議尚屬可行。因函致崇厚商辦。旋據覆稱現在津郡武弁。業已盡

數挑令管帶兵丁。直省各標得力武員。非從征在外。即分管營汛。亦難紛紛調取。即或於兵丁中挑取得過功牌頂帶者充數。亦萬不能足額。惟有仍在京營挑選。而專於挑選武官。亦恐未能如數。仍請在健銳等三營兵內酌挑三百六十名赴津。合之前挑該營兵一百二十名。亦合外國一號之數等語。臣等查健銳等三營兵丁。現在神機營方資訓練。難以再挑。此次崇厚請挑京兵。臣等公同酌擬。請在八旗漢軍營內如數挑揀。恭候

命下。即遵照飭令赴津練習。至前次崇厚所挑大沽協兵四百八十名。均有營餉。無庸另給口分。惟添製衣帽等項。係屬另

給。其練礮兵丁一百二十名。因須添備礮位車馬鞍箱等物。約需銀二三十兩。再加月支馬乾口糧每名銀五兩八錢。人有外國教礮兵弁新水。計又需銀一千兩。此兩項應俟崇厚酌定知照臣等後。再行彙辦。至現請批之京兵三百六十名。其由京赴津。添置行裝及車腳銀兩。並到津後月支口分。應一併查照前次赴津兵丁章程辦理。所有在津教練之礮。已據崇厚將前年勝保軍營留存之洋鐵礮三尊。配好礮車。安放教廠備用。其槍杖木係暫借英國使用。現因英國有撤兵之信。正擬採買。適俄國呈送槍礮等件運送到京。即將此項洋槍陸續解往應用。其需用火藥。

因該國兵丁回南存有火藥鉛丸銅帽等物。欲行售賣。已經崇厚驗明。實係工精價廉。頗為得用。俟與議定價值。即可購辦。無虞缺乏。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軍機處鈔出湖廣總督官文奏。長江通商伊始。詳查英國原議暫訂章程。室礙難行。謹按諸款縷晰條陳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單圖併發欽此。臣等查十年十月間准英國照會內稱。現擬於漢口九江先行開商。所有進出口稅項。或在上海。或在鎮江。按章完納。臣

等當以江蘇巡撫薛煥係上海
欽差大臣。有管理內江之責。固給予該國照覆。以漢口九江進出
稅項章程。應如何妥為設法之處。應由該公使與上海關
公同商定。並經咨行江蘇巡撫。及兩湖江西各督撫妥為
辦理在案。自咨行後。兩湖江西日久均未咨覆。惟江蘇巡
撫於工年春間將與巴夏禮商議長江章程十款。函送前
來。屬臣等與英國公使定議。臣等以長江距京數千里。一
切情形。諸未諳悉。曾於巴夏禮來京時。商令仍回上海與
薛煥酌辦。或俟行赴楚與官文商定。而巴夏禮則以由京
辦理為便。嗣後稅務司赫德到津。又經臣一期令與崇厚

商辦。將德亦請由京辦理。臣等以事關外國通商。且奉有

寄

諭。令臣等酌議。又據官文奏。以安慶城下有洋船接濟賊匪軍器米鹽之事。並函述洋人在長江任意停泊諸弊。催令臣等迅與定議。是以臣等遂與英國公使及總稅務司赫德再四辯論。古敝脣焦。始定有長江章程十二款。各口通商章程五款。奏准通行各省遵辦在案。茲據兩湖總督官文奏。以所定章程偏重上海。窒礙難行。逐款加議。並臚列應添各款。請為更正。臣等詳加閱看。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惟臣等從前定議之時。並非偏重上海。實以其時該督有訪聞

洋船在安慶城下接濟賊匪鹽糧之奏。誠恐洋商果有此事。為中國大患。因權衡於利害之中。竊以為利多害少。則不妨舍害而取利。害多利少。則必須舍利而防害。今既欲收稅餉之利。又欲防濟賊之害。再四籌思。別無他策。惟有於明定章程之中。暗寓箝制之法。庶利害兩可不妨。查洋船最重船牌。無船牌者皆不准在中國貿易。因定為凡商必須在上海領照。經鎮江查驗。照貨相符。方准入江。其領照時即將船牌留存上海為質。俟該船由漢口領單載貨回滬。按照漢單驗明貨色相符。完過出口正稅。繳照後方能給還船牌。該商以船牌為重。自不敢在途私將貨物濟

賊。以致到上海時單貨不符。扣留船牌。若令先在漢口九江完納正稅。則貨已納稅。沿途即可"膽銷售。比至上海無從覈對單貨。其沿途是否滯賊。均不可知。雖有鎮江查驗。亦屬無益。於勦務實有關繫。時勢所迫。利害攸關。不敢貪小利而誤大局。此臣等不得已之苦心也。但念長江情形。臣等究未諳悉。窒礙之處斷不能免。是以於章程則名為暫訂。而於十二款內載明。如有與各口收稅情形窒礙之處。應由兩國大臣隨時會議。并於具奏此項章程摺內聲明。請

旨飭令南北通商大臣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如有應行變通

之處。隨時商辦等語。以期悉臻妥善。今既據該督奏以諸多窒礙。自應亟予更正。因給予英國照會另行酌議。並歷次邀其來臣衙門面與辯論月餘。入至舌敝唇焦。始據允定可以更正。於三月初九日照覆前來。其照覆內稱前定章程。原應大江通商為漏稅濟賊諸弊。是以審度形勢。備極周詳。今欲改辦。則大江章程不得不有所增減。自應先期熟商。以免日後之累等語。臣等以情形究不熟悉。若仍由臣等與之定議。誠恐尚有未周。現已劄飭總稅務司赫德趕緊赴楚。與官文及江漢關監督妥籌辦理。相應請旨飭下兩湖總督官文督同江漢關監督鄭蘭。即將臣等暫定長

江章程十二款。各口通商章程五款。與稅務司赫德悉心
籌議。妥為更正。總須於獲利之中。仍寓防害之意。使洋商
上下長江。不敢公然滯賊。於大局既無妨礙。而稅課又可
豐旺。方為兩全。仍應統籌各口全局。不可專以該省收稅
為重。致滋流弊。此臣等所謂利少害多。則舍利而防害之
故也。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據湖廣總督奏稱。英國原議暫定章程。室礙難
行。謹按諸款縷晰條陳。請亟予更正。以期中外久敦和好

而全長江大局等因前來。查條約第四十六款內載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准其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等語。又長江各口通商暫訂章程第十二款內載以上暫訂各章程如與各口收稅情形有窒礙難行之處。應由兩國大臣隨時會同覈議以歸妥善等語。茲據湖廣總督將章程窒礙之處。縷晰開單。請為更正前來。本爵查該督所稱章程內窒礙難行。暨偷漏繞越等弊。係屬實在情形。自應詳為覈議。以歸妥善而杜弊端。庶彼此均獲利益。中外商民。更可歷久相安。相應將原單鈔錄一分。照會貴大臣查照。並希迅為照覆。以便咨

行湖廣總督照辦可也。

英國照會

為照覆事。前准貴親王照會併送湖廣總督官擬改大江新章條款一紙。均已閱悉。因思前定章程之時。彼此通盤商酌。恆慮大江通商轉為漏稅濟賊諸等之弊。是以審度形勢。備極周詳。近訪各條頗為合宜。有利無害。果有應改之處。則總稅務司稟請達其事。逐節皆明。不若俟該總稅務司自漢口來京。再行覆議。至湖廣總督官所擬各條。本大臣詳加察奪。想其所願者。似以本省與外國通商之稅。全數悉歸本省藩庫為益。夫稅餉為一國之帑項所關。或

在漢口徵納。或在別口徵納。以上二議孰與
貴國大局有裨。盡在貴親王洞鑒。本大臣毫無成見。將來議
訂如何辦理。均無不可。惟思漢口改為准徵出口正稅。則
洋船皆得直出外海。毋庸進滬撥貨。雖與洋商有益。然如
此改辦。則大江章程亦不得不有所增減。自應先期熟商。
庶免日後之累。除將來文併送條款劄行漢口領事官逐
款詳覆外。合行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二月初五日。准軍機處交出湖南巡撫毛
鴻賓奏。辦理內江洋稅章程急籌補救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具奏。欽此。臣等查該撫條論各節。於

稅餉大局亦是正辦。惟臣等前定長江章程。現已請
旨飭令官文與赫德悉心籌議。妥為更正。所有該撫此摺。亦應請
飭交官文一併妥議。俟議定後。該撫自可一律照辦。毋庸臣等再
為覈議。至所稱崇明寶山等處。皆可起卸貨物。以為洋船
皆可越過上海而不納稅。此節臣等亦早經慮及。惟查洋
船出入長江。可以越過上海。而獨不能越過鎮江。是以章
程內有鎮江查驗江照一條。以為鈐制統漏之法。原奏內
又稱子口稅名目。但可施之絲茶。其餘各子口稅應行停
止。併應開除復進口稅名目一節。臣等查洋人販買土貨。
應完出口子稅章程。係載在八年條約。未可輕議更張。其

進口土貨令完復進口半稅。完稅之後如再轉運。無論洋商華商。仍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一節。原以近來洋商。恃其輪船快利。專以中國土貨轉運於中國各口。是以從重徵收。以保全華商生計。上年經臣等與英國竭數月舌戰之力。幾至決裂者數次。該國始允完交。今一旦開除。深恐隱奪華商之利。而各關稅餉均不能徵收。殊屬可惜。況天津等口已屬辦有成效。並非徒託空言。此層應令官文查照該撫所奏。悉心酌覈。如果實有較更周密之策。與各口情形均屬相宜。尤屬妥善。至章程內復進口後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二語。係因洋商狡執。往往不願抽釐。入不交子稅。

故以不完子稅令其進關納稅遇卡抽釐。使之與華商一律。該商使不能不交子稅。且使假冒洋商之內地奸商。亦復無從趨避。此層如各省辦理得宜。釐稅均當豐旺。詎可因噎廢食。至該撫片奏內稱曾國藩清風亮節。人所共知。若長江各口令曾國藩派員徵收洋稅。必能求廉幹之材。持事理之平以昭實際等語。臣等查曾國藩係兩江總督。所有上海九江二處管關道員。能否稱職。曾國藩本屬與聞。至若江漢關前經兩湖總督官文奏派湖北候補道鄭蘭管理。自當克稱厥職。無庸再由曾國藩派往。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上年九月間。據法國哥士者稱。現查天主教人在直隸者。聚出正定順德兩府。定趙兩直隸州。有從前遵

旨所建天主堂七十二座。請煩飭拨一二處辦理。如宣化府城內原有天主堂一所。不難送還。其正定府城內可能將崇因寺或曾為

行宮之房屋地基。給與建堂。祈飭地方官酌辦等語。臣等當以正定宣化二府天主堂。自當照約查還。惟所請兩處官地未便通融。止可行文直隸總督飭屬另擇相當之地拨給。哥士者旋即出京。德爾位接辦此事。疊次到臣衙門商

辦。晚漬再三。據稱此地從前雖充
行宮。現在坍塌已久。並無人住。如能酌給。即可抵償七十餘
處天主堂。以寡易多。不為奢望等情。疊與往復辯論。仍復
堅執不從。臣等公同商酌。現在既欲借外國之兵力幫同
勦匪。而建言者又屢以此為請。則在我不能不許以一二
事以示羈縻。所有正定府天主堂。臣等原擬另給他處。無
如該處實無寬大房屋。儻力為駁斥。一時雖未必遽有他
虞。但如該國尋出確切證據。必欲賠償七十餘處之多。彼
時則更難於查還。現在事勢至此。似未可稍事拘泥。致生
枝節。且查該處自乾隆年間以後久已坍塌。即與空閒官

地畝異。臣等當即行知直隸總督轉飭正定府即將此地查明交付去後。茲據該督文稱。業經點交該國人董若翰承領。開具地基四至點交收摺咨覆前來。並據德爾任函知該處地方官。已將該地基給與承領。並懇將宣化府及深州天主堂速為查還等語。查宣化府堂基。該國求在柳川書院及郭姓民房二處內酌給一處。至深州堂基。該國求將城內空閒倉地四五畝租與建堂。臣等先已行知直隸總督一併飭屬覈辦。應再催令迅速妥辦。以免饒舌。

御批。知道了。

辛丑。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阿爾塔什達奏。今由住紮

俄羅斯托羅依查克薩布薩奎城國畢爾耶托爾得斯坡
特策諾斐尺處。咨給弩等文書一封。內開遞送
大清國所欠鳥槍器械。始行送到托羅依查克薩布薩奎城。此
項鳥槍等器械。在恰克圖接收。派何員辦理咨覆等語。弩
等詳查由俄羅斯國呈遞槍礮內鳥槍一千九百九十桿。
礮六尊。已接收運送京城。今所欠之鳥槍器械雖稱送到。
究將未接收鳥槍八千零十桿。炸礮五百件。並俄羅斯增
遞之礮二尊。是否全齊。並未聲明。而弩等若立即將護送
之扎薩克官兵烏拉等項豫備。俄羅斯等仍復照前推諉
遲滯。難免多至擾累眾力。因將此項槍礮炸礮是否全數

送到。並每礮若干斤。有無火藥鉛丸等物之處。明白咨覆。以備派員接收等因。已咨行俄羅斯固畢爾那托爾得斯坡特策諾斐尺。俟回文到時。弩等派員接收槍礮。並將槍礮由驛分起護送京師。再弩等詳查若將槍礮全數送到。仍復照前二千五桿裝附一箱。成做鳥槍炸礮箱隻。不下千隻。因此先行派員前往恰克圖查看。如果照前沈重。趕緊成做。因此項仍做箱隻。並包裹蘇繩之價銀。並無動用之項可出。請仍由恰克圖驗票之項。交理藩院銀二萬兩內動用。如蒙

俞允。將此項所用銀兩細數。造冊咨送戶部理藩院銷算。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色克通額等奏。俄國應行續送鳥槍八千零十桿。炸礮五百件。並增礮二尊。若全數送到。其成做裝運箱隻。及需用包裹蔴繩。均屬無款可籌。請由恰克圖驗稟項下動用等語。俄國原來箱隻沈重難運。另行成做。又無閒款。自係實在情形。着准其仍由恰克圖驗稟項下交理藩院銀二萬兩內動用。

已酉。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法國總理天主教務代全權大臣羅安當。及通事方安之。於上年冬間先後執持憑照來至江西省城。置備傢子卷房屋住居傳教。經前署撫臣李桓附片奏明在案。茲據署南昌府知府王必達等稟稱。該

教士等自抵江傳教以來。扃閉大門。由屋後小門出入。時有他處收買幼女。帶進堂內。若非素習伊教。無許進內觀看。是以如何傳教。外人不能深悉。本年二月間忽有湖南闔省公檄二紙。痛詆該教不敬祖宗。不分男女。甚且有採生折割等事。偏貼街市。適值學臣馮譽驥示期閱考。各屬生童雲集。眾論譁然。十七日張貼匿名傳單。訂期齊集教堂與外國人理論。該府縣一聞此信。正在示諭士民毋遽輕信流言。率爾生事。不意二更時分。突有多人擁至筷子巷教堂。及續置袁家井教堂。立時拆去。並將素習該教代為照料之義和酒店。合太煙店內器皿貨物。一併打毀。該

府縣會督原派委員候補知縣夏燮等馳往查勘彈壓。飭差嚴拏。無如時值黑夜。烏合之眾一鬨而散。該教士等早已避匿無蹤。十八日復據城外地保具報。該教士有自九江前來坐船一隻。及距城五里廟巷地方教堂一所。亦同時被毀。事起倉猝。業遁無從。又據署進賢縣知縣星聯。以該縣所屬溪坡山邨等處徐敏山。陳聚源。向係習教。該二姓房屋器物。亦於是月二十三日被人拆毀。據徐陳二姓指控樊學仁為首。現在往勘查拏等情具稟前來。臣查法國與內地通商和好。給有憑劄來江傳教。早經明白曉示。務令華夷相安。該教士暨習教之家。究因何事致干眾怒。

頃刻之間。城廂內外。不期而集。將教堂住房拆毀無遺。以致外屬亦聞風效尤。深堪駭異。是否地方士庶誤聽流言。抑有起釁別故。現飭該府縣訪查明確。嚴拏為首傳單。及糾拆教堂要犯。務獲究辦。以示懲儆。惟聞當日該士民等憤毀教堂。尚無傷人搶物情事。乃據英國領事官佛禮賜面向九江府知府景惠告稱。法國以該教士被毆受傷。不日有兵船來滬等語。如果實有此舉。臣惟有飭地方官諭以至理。曉以大義。設法羈縻。俾釋微嫌而敦永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天主教堂被毀一摺。本年二月忽有湖南闔省公檄。痛詆教。偏貼街市。適值開考生童。譁然

訂期齊集。於十七日二更時分突有多人擁至從子巷及袁家
井教堂立時拆去。並將習教之義和酒店等器皿貨物打毀。該
教士坐船一隻。及五里廟巷地方。教堂同時被毀。事起倉卒。禁
遏無從。及進賢縣習教之徐敏山等房屋器物。亦被拆毀。徐陳
二姓。指控與學仁為首。現在查拏等語。外國天主教原屬異端。
無如自咸豐八年以前早已弛禁。況此時既與該國換約。而上
海等處復藉其力以制逆匪。不能不暫示羈縻。所賴各地方官
仰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妥為駕馭。弗令滋生事端。此事前據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明接據該撫來文。當即照會法國住京
公使。以免將來饒舌。嗣經該公使照覆。有賠償教堂之語。亦經

該衙門備文知照。並與該撫函商辦法。即著該撫察度地方情形。按照該衙門咨商各節。妥籌辦理。既不可使洋人有所藉口。亦不可稍失士民之心。務令中外相安。不生他變。方為妥善。該教士既有不日兵船來潯之語。雖係虛詞恫喝。亦不可不加意防範。亟應設法開導。俾釋微嫌。不至再生枝節。至此事釁端。究竟從何而起。並著該撫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仍將為首滋事之人。嚴密查拏究辦。再近來各省習教者甚多。雖左右之人。亦不可不防。該撫於關涉外國事件。所有諭旨摺奏。總宜自行經理。萬不可假手他人。致有洩漏。是為至要。

沈葆楨又奏。查英國前來九江通商。前於咸豐十一年二

月間經前署藩司張集馨會同美國參贊巴夏禮督率前領事官許士暨該府縣等量定郡城西門外基地自龍開河東岸起至獅子口止計長一百五十丈進深六十丈共合一百五十畝勘明四址鐫石誌樁為界議定租價每畝制錢五十千文互換租約業經前撫臣毓科附片奏明在案嗣經前護鏡九道事署九江府知府蔡錦春查勘界內大小房屋共計一百八十餘戶內有小屋一百三十八戶督飭紳士蔡鴻等按戶編號將小屋全行拆估給拆費洋銀數圓至數十圓不等大屋五十戶估值價銀自數十兩至數百兩不等分別造冊送府及領事官存案本年二

月初四日。英國領事官佛禮賜將地價拆費兩項。分立匯票二紙。由府發交署德化縣知縣胡長芝照票支取。轉給業戶收領。限二十日拆移。其房屋價銀。由各業戶自赴佛領事處領取。旋因地基四址西北兩面界止江干。東南兩面與民基交界。該紳民等慮及界限不分。恐有轇轕。稟候面商佛領事於二月十五日覆勘。當用長繩牽直以清界址。並令各業戶按照牽直之繩。挖清砌牆。即可各管各業。十七日業戶居民遵照挖清。英人見面向阻。彼此互相爭執。英人放槍恐嚇。致槍子中傷夏順元店夥趙成武。並鐵器毆傷民人王士元。經該府縣前往彈壓。驗明傷痕。一面

親至佛領事處詢問何故爭毆。據稱該地原量深六十丈。兩頭寬窄不符。西邊窄處計短五丈。經該國水師官佛姓量准。已將界石移過豎立。該店民現照先立石樁分界。實不足一百五十畝之數。所遺五丈界內店屋八所。前未估價。今願另估租價照給。佛姓亦被人拾石擲傷手背等語。查驗屬實。現飭地方官督同在事紳董。將所短五丈界內業戶各開租價。送交佛領事處。尚未議妥成交。其受傷之趙成武等。亦據英人延醫調治。並將槍子取出。當不致於斃命等情。由鐵九道廷曙會同前護道蔡錦春稟報前來。

臣伏查工年得郡量地釘界之際。固有遊勇滋擾。難免怨

從完事。所稱寬宥不符。短少五丈。恐非無因。飭令該地方官紳逐一清理。並將基地房屋妥為租定。以杜後釁。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四月。己未。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工海被匪窺伺等因欽此。又奉三月初二日寄

諭。近復據英法兩國住京公使聲稱。賊匪與洋人搆釁等因欽此。

竊臣謬膺重寄。不能早籌一旅。遠於蘇境。致蘇省紳士。迫於火熱水深。為此不擇之呼籲。皆臣治軍無狀之咎。誠使商借洋兵。即能救民之難。蓋臣之愆。豈非至願。然臣前此

奏稱助守上海則可。助勦蘇常則不可者。蓋亦有故。回紇助唐。收復兩京。當時亦賴郭李諸軍。挾與征戰。緩主兵未必優於客兵。要自有為之主者。與之俱進俱退。偕作偕行。以今日之賊勢。度臣處之兵力。若洋人遽爾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實無會勦之師。如其克復城池。亦尚難籌防守之卒。上游如多隆阿。鮑超。曾國荃諸軍。各當要地。萬難抽動。下游如李鴻章一軍甫抵上海。新集之卒。祇堪自守。不能遠征。反覆籌維。竟無大枝勁旅。與之會勦。假使轉戰內地。但有西兵而無主兵。則三吳父老。方逆王師而慰雲霓之望。或覩洋人而生疑懼之情。至臣職分所在。

責有專歸。譬之人家子弟。應試科場。猶能成文而倩人潤色。猶可言也。若既不能文。又不入場。徒倩鎗手頂替。則無論中式與否。而譏議騰於遠近。蓋辱貽於父兄矣。臣所處之位。與報名應試者無異。專借西兵。與倩人頂替者無異。故他人但作事外之議論。而臣則當細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尤以無兵會勦為大恥。

諭旨以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勦。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處接獲偽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搆釁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為難得之機。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我中國初不干求。亦不

禁阻。或來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賊逆應接不暇。八方逆亂。殆亦天亡粵逆之會也。惟地形有遠近。兵勢有次第。仍請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公使。目前若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尚無會勦之師。庶幾定議於前。不至貽譏於後。其或蕪湖梁山一帶官兵戰守之處。恰與洋兵會合。臣當謹遵

諭旨。加意拊循。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見輕外國。

江蘇巡撫薛煥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中國借外國兵力。原屬一時權宜之計。等因欽此。伏念臣自咸豐十年上海解圍之後。訓練兵丁。招募壯勇。年餘以來。

大小數百戰。賊之不能直偪城下。未嘗不賴有堵截之師。此增兵之計。實時事所萬不容已也。自蘇浙紳士有借兵助勦之議。似將恃以無恐。兼署蘇藩司蘇松太道吳煦遂謂洋人之兵。為賊所畏。與其以餉養兵。不如以餉養夷。詎知洋人之向背。視我之強弱為轉移。我之兵力不厚。則彼之視我必輕。有欲借其力而不能者。甯波即前車之鑒也。臣以為借助之說既行。則防範之師尤亟。張軍威。即所以尊

國體。正不憚與眾議相違。茲蒙

聖諭指示深微。臣益當勉策諸軍。努力自強。以冀外國之兵樂為

相助。至於華爾約同英法兩國將士。攻破高橋蕭塘賊壘。
力辭官軍協助。意在獨顯其功。臣仍令各營出隊。為之聲
援。截賊兜抄之路。及王家寺龍珠巷之役。各營呈驗俘馘。
及受傷士卒。均經查明屬實。故法國提督卜羅德。回軍抵
滬。曾為臣言在防兵勇不乏能戰之人。華爾陷陣衝鋒。實
為諸軍之冠。臣屢戒其恃勇輕敵。且每戰必飭官軍策應。
以仰體保全護惜之
鴻恩。其所教習之常勝軍。初止二百餘名。以次暫增至千餘人。操
練實極認真。臣於未奉
諭旨之先。已就各營兵勇陸續選派。吳煦亦有添募壯勇。一並交

令教練。約計共得三千人。察其才力亦止於此。過多即恐不能盡精矣。抑臣更有繾綣過計。不敢不為我皇上敬陳之者。華爾係美利堅屬部人。由吳煦與新授蘇松糧道楊坊雇募教習中國兵勇。若第令練成勁旅。歸我調遣。其法實為盡善。自本年正月有迎旗濱辰山天馬山兩戰之捷。吳煦等以其願伍中國臣民。具稟力請保奏。臣思勦賊需才。猛將難得。是以聲經據稟。顧慰恩施。然臣竊窺華爾近日漸覺志滿氣驕。隱然以常勝軍為己所部。進止自為主持。每遇出隊。不能如官軍之令下即行。大有不受羈勒之意。且每戰必求重賞。餉糈亦未易盡。外國

人嗜利好勝。積習固然。但性與人殊。心尤難測。臣本一不敢保其始終如一。惟當默為裁制。化其桀驁不馴。萬一所部過多。恐有尾大不掉之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遵籌借助洋兵。攻勦常蘇等處賊匪。並薛煥奏。借兵助勦情形各摺片。所奏均中窾要。洞悉利弊。此事自咸豐十年冬間。因徵法各國有撥兵勦賊之請。經恭親王等悉心籌議。詳陳窒礙難行之處。業經密請停止。昨因蘇州紳士潘曾瑋航海來京。向總理衙門訴揭鄉閭被陷。懇請借用英法等國官兵。遂籌規復。念其航海遠來。不忍拂其所請。爰諭總理衙門妥為籌商。詳究利害。經該衙門告知該紳士洋兵

進勦蘇常。必須中國有兵相隨為主。縱使洋兵能自備糧餉。我軍亦須將軍餉寬籌。方能與之同力合作。不至半途而廢。況洋兵於道途險易。均未熟悉。是否能悉聽中國官兵進止。將來蘇常克復後。四面皆賊。遇何駐守。若得而復失。更為中外笑柄。以上各節。令該紳士回滬後詳細籌畫。必得事事周妥。方可稟請該大臣等舉行。原以該紳士等未能深悉洋人性情。恐一時冒昧圖功。致多窒礙。茲據曾國藩薛煥所奏意見適符。是此事之不可行。實與恭親王等所議略同。且現在洋兵在滬僅止數千名。若大隊進勦蘇常。則滬上又形空虛。況英國公使議及借兵助勦蘇常。以為借兵攻克城池。則主客易位。後患必多。此等言

語。總緣中國以誠相孚。彼始肯傾心吐露。並非有意推諉。推法國仍執前年之議。請前往勦賊。第法國雖性情好勝。然英國如不願前往。則法國亦斷不能獨主其事。該紳士潘曾瑋等迫於不得已。祇計目前之利。未遑計及後患。此時李鴻章方帶兵到滬。自應仍與英法之兵。力籌守滬。以保餉源。但法國曾有願帶兵入江助勦之語。恐其冒昧前往。不可不防。曾國藩所稱勝必相攘。敗必相救。實能以恩信相孚。著隨時酌量辦理以期周妥。至華爾一軍。因其尚能得力。諭令添募。茲據薛煥奏稱。察其才力亦不過能帶三千人。且漸覺志滿氣驕。隱然以常勝軍為己所部。進止自為主持。每戰必求重賞。是其屢勝之後漸形驕恣。

不可不豫為裁制。以潛消其尾大不掉之患。現在李鴻章所帶湘勇到滬。即可將滬上各營力加整頓。不必專藉華爾之軍。方能勦賊。著薛煥李鴻章酌量情形。如果兵力已敷堵勦。即可無須再添。以杜後患。

薛煥又奏。同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從上海英國領事館內送到比利時國使臣包禮士照會一件。據稱奉使抵滬。屬臣約期會晤。臣隨予以函覆。訂於十六日相見。屆期該使臣率同領事繙譯等官至臣行館。復面遞照會一件。據稱擬即北上議立和約。屬臣先行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臣督同蘇松太道吳煦與之接談。包禮士自稱比利

時國在歐羅巴部落與英吉利為姻婭之邦。伊奉國主界以全權。派至中華進京。請照各國立約通商等語。當即答以臣係辦理各口通商事務大臣。凡有中外交涉事件。職應商辦。比利時國已在中土貿易有年。一切均屬相安。現在應與無約諸邦。照舊通市。固無須另立條約。更未便率請進京。該使臣謂衛命東來。未能專擅。事須入都定議。難以在滬共商。經臣開導再三。伊仍堅執前說。臣復剴切辦論。始促代為具奏。暫住上海。祗候

諭旨。臣察該使臣之意。恃有強鄰。頗存奢望。而辭氣尚屬平順。不得不稍示羈縻。憶臣曾任蘇松太道。係咸豐七年。其時上

海未有比利時國通商。八年大學士桂良前尚書花沙納等在滬。接得該國使臣怡姓照會。桂良等以現係專辦英法美三國事務。此外各國。仍應由廣東總辦五口通商大臣奏請辦理。當將原文由臣送英國領事。轉寄住粵之比利時領事查收。茲因使臣請見。飭據蘇松太道吳煦錄案稟覆。聲明該國係於九年春間來滬通商。另錄該國使臣怡姓照會一件。內敘道光二十五年六月。曾奉粵省知會。准在五口通商。現又新增各口。請將天津所與英法兩國之美舉。暨日後獲益之事。該國亦得與及。或另由全權大臣商立條約等語。此件未注年月日期。參覈各案。似係咸

豐九年二月遞到。三月何桂清以甫經奉
命授為五口大臣。廣東文卷未到。俟後查明該國通商原案。再給
照覆。劉由吳煦先行照會該國在滬領事塔本轉報怡使
知照。九月復接怡使照會。以新開各口該國應立新約。一
體准行。各國復有受惠。該國亦應同沾。並指請三條。一條
該國大小官員商民眷屬船隻貨物。約與別國同視。一條
定立和約後以十年為度。一條和約議定。須請用
寶。在上海互換等情。何桂清覆以新開各口。美國既已換約。尚未
開辦新章。英法二國均未定議。應俟三國章程定妥。照章
開市之際。再當代為陳奏。請將該國仍照道光二十五年

成案鈔發三國章程。在通商各口一律貿易。聽候
諭旨遵行。毋庸另立條約等語。查包禮士面遞照會。內敘奏請准
與別國相同一語。衆與何桂清照覆。恰使文案不符。此與
咸豐十年二月接到照會所稱一切概行同例之語同義。
想因外洋文字。以意繙譯。致與照覆原文歧異。按國使臣
叠次來文。均以立約為請。何桂清允以奏請。仍照成案鈔
發章程。臣復查粵省錄送道光二十五年奏准比利時國
通商原案。遵
旨頒發英法美五口通商章程。自係英國之十五條。法國之三十
五條。美國之三十四條。此次仍循舊章辦理。俾在新增各

口通市。尚待
聖主恩施。惟各國新約內有外國使臣住京。內地游歷通商等事。
均未便頒發該國。殊覺事多窒礙。至該國前請三條。直自
居於大國。故進京立約之念甚堅。包禮士經臣力阻北行。
遂從代為陳奏。暫在上海候
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比利時國使臣來滬投遞照會。懇
請換約一摺。據稱比利時國公使包禮士自稱奉伊國主之命。
派至中華。進京請立約通商。經薛煥再三力阻北行。始允在滬
候旨等語。比利時國於九年間在滬投遞照會。懇求通商。經行

往清照覆。其事並未具奏。該國係法蘭西屬國。通商各事。理應附於法國名下辦理。該公使所稱與英國為姻婭之邦。其意即擬援上年布路斯國之例。便自換約。已飭總理衙門告知法國在京公使。力為攔阻。並著薛煥妥為開導。告以該國既允在各口通商。毋庸另立條約。如該公使必求立約為據。即照上年布路斯國之例辦理。斷不能與英法相同。此時該國換約與否。於大體並無增損。惟允行太易。則恐得步進步。翻多嘵瀆。不可不稍為操縱以防其弊。著薛煥酌量情形。妥為籌辦。儻該公使必欲來津。務告以上年布國換約。係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辦理。薛煥亦係辦理通商大臣。事權相同。在津允行者。在滬亦可主

持。毋須遠涉重洋。如此剴切攔阻。不令北行。方為妥善。該大臣責無旁貸。務當悉心籌酌。不可意存諉卸。所有布路斯國條約。已飭總理衙門於日內函寄。該大臣即照此量為增損。斷不可大有出入。

庚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軍機處交出湖南巡撫毛鴻賓奏。湖南茶葉落地稅礙難徵收。請照通商條款出口土貨。由第一口徵收子稅原案。通飭各省一列辦理一摺。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查去冬戶部於議覆廣東巡撫覺羅耆齡奏抽收茶葉落地稅以

補短徵關稅釐金摺內。因該撫所請茶莊抽收落地稅。係由行戶輸納。事在商販未經交易之先。既與關稅無干。亦與卡釐無涉。止須行戶與業戶取與相安。則輸將必當踴躍。所定大箱徵銀一兩四錢。二五箱徵銀七錢。茶胚每百斤徵銀一兩四錢。果能經理得宜。不致糧價累商。所徵落地稅銀。業經解司庫。以充省餉協餉。於經費不無裨益。惟各省情形不同。請

飭各該督撫詳細查明各本省產茶及設立茶莊處所。妥繕章程。奏明辦理。通行各省遵照在案。今據湖南巡撫毛鴻賓奏稱。該省自咸豐六年辦理茶捐洋莊紅茶。除山戶釐金外。

經茶商採做成箱者。每箱收銀六錢。咸豐十一年添設東征釐局。加收三錢。積年辦理無異等因。戶部查該撫所奏自係實在情形。該省既經辦理茶捐。若再收落地稅。恐民力有所不逮。自應仍照舊章辦理茶捐。實力徵收。隨時報部。以期工裨

關課。下便商民。且華商應收茶捐以及關稅釐卡。均應照例徵收。原與洋商無涉。至所請以洋商茶捐改充子稅。應歸湖南徵收等語。總理衙門查所奏雖為該省籌濟軍餉起見。第義與現在各關徵收洋稅歷次章程不符。應查臣等會議兩湖督臣官文及該撫條陳內江洋稅章程。曾經奏

請

飭令官文督同赫德妥為籌議在案。查官文身任兩湖總督。湖南係其兼轄。所有該撫請將洋商茶捐改充子稅在湖南徵收一節。應請

飭下官文歸入現議長江章程案內。一併妥議覆。惟須詳細講求。通盤籌畫。既須有裨課款。更宜無背善後條約。尤不可因一隅之利。遂置各處稅務全局於不顧。總之有利無弊。經久可行。方為至善。

御批。依議。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向來外國與中國辦

理事件。其公使皆有全權便宜等字官銜。故於中國會辦
大臣。亦必有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等銜者。方肯與之商辦。
上年布路斯國來津懇請通商。奉
旨派臣崇綸會同臣崇厚商辦。臣崇綸赴津時。因恐該國請加全
權等字樣。曾經奏明於
諭旨內敬謹摘錄。將全權等字加入。給與該國公使閱看在案。今
薛煥辦理比利時國事件。臣等仍擬請比照前案。給發
上諭一道。將薛煥加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等字樣。寄交薛煥遵行。
仍
飭下薛煥。此件如可不用。即毋庸議。因恐屆時往返聲請。致稽時

日。是以豫為之計。

御批。依議。

諭內閣。頭品頂帶辦理五口通商大臣薛煥。著即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比利時國通商事務。

前任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臣伏讀三月初八日

諭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於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摺內所請各節。均著依議行等因欽此。及讀該衙門原奏。法國條約內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等語。現在天主教既已弛禁。所有各項明文已在毋庸議之列。應請查明一律革除。嗣後如

修新例。不再增刊。並將舊例所載全行刪去。仍將條款寬免字樣改為革除等語。伏思此例已寬免矣。該國必欲改為革除。此其心為何心。該國之所爭者。蓋國體也。臣思他事可從。該事看似無關緊要。而斷不可從。國之所以為國。專在此等處。務告以和約已定。現在不可更改。如其可改。則亦可渝。明示以約之當持。隱示以守之不易。該國知不可干。自必退沮。如謂該國現在上海幫同打仗。豈此尚不可從。則薛煥之奏不可恃。其中當有別情。若謂該國竟肯出力。則合兩國之兵力。何難破除此賊。非徒報勝仗而已。茲事雖屬已往。將來類此者竟恐尚多。竊願堅持和約以

戰其志。否則志不可厭。將必要求無窮矣。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戊辰。江蘇巡撫薛煥奏。蘇松太道吳煦。蘇松糧道楊坊。前與副將銜華爾。約同英法提督商訂會攻嘉定之舉。因兩稍阻師期。臣先已分檄同知周士濂。副將熊兆周等。各出隊伍。會合進攻南翔。以為西兵先導。即令規取嘉定。另派參將姜德督隊進攻羅店。參將李恆嵩督隊進攻青浦。以牽賊勢。周士濂。熊兆周。即於三月二十七日會督將弁。星夜拔隊。馳抵南翔。賊眾出巢迎敵。我軍火器齊發。該逆登時敗退。各將弁率隊乘勝銜擊。踰淩而進。遂將賊營焚毀。

並奪獲賊卡一座。擊斃髮匪多名。追奔直抵鎮外鶴槎山賊營。逆衆死力堅守。英法將弁帶兵行抵南翔。適鶴槎山賊營出三騎至鎮窺探。當即擊斃兩賊。二十七日。西兵赴鶴槎山進攻。炸彈開至五六十丸。而賊不潰退。亦不出拒。西兵以賊壘寂無聲息。疑其先已潛遁。遂與官軍齊進。直偪濠牆。拒該逆火器驟發。英國兵頭一人受傷甚重。中國勇丁傷亡共十餘人。當即鳴金收隊。回軍南翔。且又派知府李慶琛等馳赴南翔督陣。三十日華爾帶領常勝軍亦至。四月初一日。西兵會同常勝軍進攻賊壘。屬李慶琛派隊接應後路。該員當將銳勇德勇及周士濂熊兆周等所

部分為四軍。以次紮定。復策馬親赴賊營之前。見西兵與常勝軍分為三隊。頻開大礮。覺賊無算。餘匪棄營向西竄進。官軍即偕西兵鼓行前進。直抵嘉定城外。離南關三里而營。參將姜傳三月三十日。埽平羅店賊壘。臣現又飛飭各將領會同西兵。奮勇進攻。並添派弁兵。馳赴嘉定助陣。此次各營兵勇。多已派出。上海頗覺空虛。幸福建延建邵遺缺道李鴻章統領勁旅。已到四千餘人。紀律精嚴。軍威壯盛。李鴻章以此軍甫經抵滬。尚未熟悉徑途。暫為休息。現於南門外紮營。上海賴以保障。人心安定。

薛煥又奏。據嘉定隨營委員候補州同葛毘孝等。先後稟

稱英法二國將士會同各起官兵並常勝軍將嘉定縣城四面合圍。西兵攻南門。常勝軍攻西門。官兵分攻東北二門。同時並舉。力攻兩時之久。西兵首先登城。遂於四月初三日卯時克復。西兵現在城中搜捕餘匪。官軍沿城分路截殺等情飛報前來。臣即檄飭知府李慶琛等酌留兵勇守城。並各率所部乘勝進攻太倉。一面飛飭參將李恒嵩力攻青浦。以期次第恢復各城。

諭內閣薛煥奏官軍約會英法將士將南翔羅店賊壘掃平。並克復嘉定縣城各摺。據稱三月二十七等日。經薛煥派隊會合英法兩國之兵。進攻南翔。賊眾出巢迎敵。我軍火器齊發。該逆

登時敗退。各將弁乘勝踰濠而進。遂將賊營焚毀。並奪獲賊卡一座。擊斃髮逆多名。追至鎮外鶴橋山逆營。死力堅守。英法兩國將士督隊與官軍齊進。直偪牆濠。該逆火器驟發。英國帶兵官受傷。四月初一日。官軍會同英法兩國之兵及常勝軍分隊進擊。四月初三日。克復嘉定縣城。辦理尚屬得手。英國帶兵官受傷。並著薛煥加意存問。俾資嘉獎。

諭軍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官軍約會英法將士規取嘉定縣城。先將南翔羅店賊壘掃平。並派隊圍攻青浦情形一摺。中外諸軍。合力規取嘉定。李恆嵩等現已圍攻青浦。李慶琛等進攻太倉。江南軍務頗有起色。李鴻章統帶勁旅。已有四千餘人到

滋。聲勢不為不壯。著即與薛煥等商調度。分路進攻。再本日已
諭知曾國藩所有辦理通商事務之欽差大臣關防。毋庸該大
臣管理。即著薛煥接收。以專責成。
辛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
軍機處交出伊犂將軍常清奏。接准俄國來文。請暫在阿
克蘇通商。礙難照准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俄國續約第六條
內載。試行貿易。喀什噶爾與伊犂塔爾巴哈台一律辦理。
在喀什噶爾。中國給與可蓋房屋建造堆房聖堂等地。以
便俄國商人居住。並給與設立墳塋之地。並照伊犂塔爾

巴哈台給與空曠之地一塊。以便牧放牲畜等語。是條約所載回疆南北各城。僅止喀什噶爾及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准俄國商人貿易。其餘無論何城。條約內均無准令俄商前往貿易明文。況阿克蘇為回疆咽喉重地。東界庫車。西界烏什。南界葉爾羌。北界冰嶺。實為往來通衢。向無外國人前往貿易。今俄國居住伊犁之匡蘇勒精口喀什噶爾地方時有不靖。遽請暫在阿克蘇通商。實屬意存嘗試。顯違條約。若不設法阻止。俄人得步進步。將來任意求在各城通商。且恐不止阿克蘇一處。不可不杜其漸。臣等因於接到伊犁將軍知照後。即照會俄國住京之巴留捷

克。責其違背條約。實難允准去後。旋據復稱此事尚未接本國來文。但兩國貿易。原為彼此利益而設。若容什噶爾實不安靜。該處貿易不能得利。阿克蘇情形較好。惟新開貿易之事。伊犂匡蘇勒不能擅行辦理等語。是該國雖不肯遽以匡蘇勒所請為非。但既有不能擅行辦理之語。則未敢遽行堅請。亦可概見。現已密行知照阿克蘇大臣嚴飭所屬。一體防查防範。如有俄商到阿克蘇地方。意欲遵約通商。即告以條約內並無阿克蘇通商明文。新開貿易之事。匡蘇勒亦不能擅行辦理。務須婉為開導。勿令與本處商民貿易。如該大臣及伊犂將軍等果能設法阻止。俾

知連約之事。萬難允行。商人心無希冀。則該國住京公使。亦不至再來饒舌。如果邊疆辦理得宜。此事當可作為罷論。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准伊犂將軍宗室常清咨稱。現接准俄國居住伊犂之匡蘇勒官咨稱。前准我們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劉知接照條約在喀什噶爾通商。初欲妥為辦理。今我們上司以為喀什噶爾地方。彼處不肖之人時常作亂。是以特與我劉飭先為咨行貴處酌量。請暫在阿克蘇通商

等語。咨呈本衙門彙辦前來。本衙門查喀什噶爾地方近來安堵照常。並無不肖之人作亂。如貴國商民前往照約通商。定獲利益。如貴國商人現在不願前往。儘可從緩辦理。至於阿克蘇本係過站地方。售貨無幾。故一應貨物逕則運至喀什噶爾。近則分販伊犂及塔爾巴哈台。其在阿克蘇開設鋪面。常川貿易者。甚屬寥寥。該處既無可通之商。又非條約內應行通商之區。應由貴大臣飭知伊犂匡蘇勒官。毋庸令商人前往阿克蘇以符原約。再貴大臣時常言及中國各省大吏。不肯按照條約辦事。鄂經本衙門嚴飭各省遵照條約。不得違背。今貴國居住伊犂之匡蘇

勒官。請在阿克蘇通商。實與條約不符。似此違約而行。以後實難責各省大吏違約之咎。是以本衙門深願謹守條約。不願貴國商人違約到阿克蘇通商。尚望貴大臣一同守約。則兩國和好之美意愈昭矣。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據貴王大臣照會前來。查喀什噶爾貿易暫改阿克蘇一節。本大臣尚未接本國來文。現在未便詳悉照覆。但本大臣查最兩國貿易。原為彼此利益而設。但只所有通商之處。必須安靜方能辦理。乃本國匡蘇勒大臣所稱在喀什噶爾不安靜。是實在情形。此外若以阿克蘇地

方情形較好。貿易較便。本國已擬將貿易暫改該處。則兩國人民均有裨益。又查本國以有數次和約自能中華各處貿易。經有新開貿易之事。並不能謂有違和約。更因伊犂匡蘇勒。或本國他人皆不能擅行辦理。是以該匡蘇勒大臣將辦阿克蘇通商。已先照會

貴國將軍會商方妥。復查和約內載喀什噶爾貿易等語。此語並無不准另赴他處貿易之意。乃他處貿易方便較多矣。所稱貴王大臣不願本國商人前往阿克蘇貿易等語。本大臣不明其故。若竟以和約未載阿克蘇之故。俟後本大臣與貴王大臣會行商酌辦理亦可。相應照覆貴王大

臣可也。

乙亥。江蘇巡撫薛煥奏。據蘇松太道吳煦蘇松糧道楊坊會同稟報。進攻嘉定之役。前經該道等商令副將衛美國人華爾。轉約英法二國提督聚辦。英國派兵二千餘名。法國派兵八百餘名。華爾派常勝軍一千四百名。自三月二十八日起先後進攻南翔。並調徐家匯法國兵官帶領演習洋礮之中國兵勇助戰。二十九日赴該鎮北市鶴槎山賊營攻剿。猝難得手。當即回軍。三十日華爾馳至。與英法兵官往閱形勢。見賊營牆堅濠闊。鹿角數重。逆衆萬餘守之。適阻進兵嘉定之路。四月初一日。華爾與西兵直偪賊

營。連放炸彈大礮數十次。其始賊猶堅壘。繼則驚潰竄逃。立將賊營掃平。官兵追奔逐北。從此鼓行無阻。是夜進抵馬陸駐軍。初二日中外各軍直薄嘉定城下。於東西南三面各築礮臺。既高且廣。初三日寅刻英法二國之兵。環列南門迤至東門。常勝軍環列西門。各開大礮轟城。該逆初尚回擊。旋因炸彈猛烈。煙發蔽天。賊遂驚惶。突開北門思遁。知府李慶琛。先將官軍各隊豫為派定。該員及同知周士濂等紮北門外。副將熊兆周等紮東門外。並各分兵按段設伏。賊之出城闖越雉堞者。經李慶琛會督各將領率隊截擊。伏兵應聲齊起。血膏鋒刃屍積郊原。維時英法二

國兵并乘勝聲接續。冒煙登梯入架。從南門首先登城。華爾亦率常勝軍從兩門登城。見賊奮擊。即開兩門。令隊伍入城。仍閉關堵守。在城搜索。計殺賊一千餘名。生擒二千餘名。救出男女難民二千餘名。起獲軍械米糧馬匹甚多。城外各官兵分路截殺。復斬馘二千餘級。生擒一千餘名。嘉定縣城即於是日卯時克復。英法將士之功居最。而常勝軍亞之。各將領部勒官兵在城外分路截剿。人人用命。斃匪甚多。惟復城功績。自應歸美泰西。庶使遠人克堅助順之誠。彌戴

國家懷柔之德。

薛煥又奏。臣欽奉寄
諭。據奏華爾勇往直前。異常得力。西人喜功好勝。以得中國紅頂
為榮等因。欽此。伏查洋人華爾練成洋槍勇隊。由松江出軍兩
抵蘇松太道吳煦謂其願隸中國。故用服色。臣詰以是否
真情。該道力保華爾傾心向化。出力非常。懇請奏懇
賞給四品翎頂。華爾仰荷
隆施。尚未更易服色。據吳煦稟稱。該洋人以一時驟改衣冠。恐為
西人訕誚。有俟進兵蘇州。必當易服而往之語。微窺其意。
似續請副將銜者
音後定即更易等情具覆前來。茲已欽奉

諭旨。華爾仍未服罪。亦未薙髮。該洋人克復嘉定後。即赴松江。臣
責令吳煦察看能否感激領受。據該道面稟。現與蘇松糧
道楊坊會商。俟該洋人來滬再為開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查明克復嘉定詳細情形。並派兵
進攻太倉。及華爾未曾薙髮各摺片。覽奏均悉。克復嘉定縣城。
前已降旨令薛煥等查明出力獎敘矣。此時若再將英法各國
兵將降旨嘉獎。恐漸至市德於我。更形驕恣。俟青浦克復。再行
宣布其助順之美。庶不至漫無限制。進攻青浦。既借英法弁兵
之力。則規復太倉。必須專派官軍前往。不至事事借力於人。為
所輕視。李鴻章所部各軍。業已到滬兩旬。足資休息。如已訓練

精銳。即著派令出隊。一鼓作氣。克復太倉。非獨賊匪畏我軍威。即英法之兵。亦當為之震懾。所謂先聲奪人。行軍要務。必須妥籌機宜。以期必勝。華爾於賞加副將後仍奉薙髮易服。其不受鈐束。已可概見。惟現在既用其力。不得不於裁制之中。仍寓羈縻之意。著薛煥李鴻章酌量相機辦理。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奉前奏籌議會勘西疆界址事宜。遵照議覆。分為四段周查。約在兩路會議等因。一摺。奉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嗣准文行以奉擬請與添派科布多大臣錫霖。於六月十五日前至阿拉坦淖爾地方。在北路起止之處。據圖會議等因。鈔錄原奏。恭錄

諭旨。飛咨遵照前來。當經咨明誼以總理衙門與俄國住京使臣擬展會議之期。不過六月十五日。並自塔爾巴哈台會齊員弁分往會勘。未免多勞往返。不如於會勘地界或起或止之處會齊。易於集事各層敘入照會。鈐用欽差關防。咨送塔爾巴哈台參贊明緒等列銜。加鈐該處參贊印信。照會塔爾巴哈台領事官。轉行西悉畢爾衙門。速交該國分界大臣。於前定六月十五日之期。照約辦理。以免臨時參差。致誤事機。並即知照各城大臣照辦去後。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到天下全圖。伊犂回疆圖各一張。並令繕照繪三分。咨送伊犂塔爾巴哈台科布多各城將軍

大臣遵照。各飭派出委員先期分赴履勘。據圖籍准中外
毗連之山勢河道地名。俟與俄國會議事竣。再將新定邊
界。設卡立牌處所。逐一詳細繪圖貼說。經分咨呈總理各
國衙門覈辦等情各在案。茅次第遵照辦理。業已飭令烏
里雅蘇台委員等於三月下旬赴本境一帶地面。照依頒
到與圖詳校該國條約所指沙賓達巴哈。與何項蒙古遊
牧毗連。而卡外之唐努烏梁海。是否與俄羅斯各不相屬。
若與圖備載山勢河道地名稍有疑似不清之處。確實更
改。俾無訛錯。以便據與會議。茅自應先期由烏里雅蘇台
起程。前至沙賓達巴哈。及唐努烏梁海一帶地方。會同科

布多大臣錫霖。復行督同兩城委員。按圖覆勘。守候俄使
會議。庶免失信於外夷。
戊寅。江蘇巡撫薛煥奏。據西兵隨營委員候補州同葛繩
孝稟稱。英法二國將士與常勝軍並各兵勇。於四月十四
日寅刻。進薄青浦城下。連施太職。卯刻轟開城垣。由西門
攻入。隨將縣城克復等情飛報前來。臣當即檄飭李恒嵩
等。酌留兵勇駐守。並派水陸隊伍前赴趙屯港口兩岸。紮
立太營。堵截蘇州崑山逆賊來路。兼圖進取。以期次第恢
復各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克復青浦大概情形。覽奏均悉。此

次英法二國將士與華爾會克青浦。自可乘勝進攻。惟英法二國勦賊。流弊滋多。即華爾亦有不受羈勒之意。該大臣歷次所陳。實能洞中窾要。現在連復嘉定青浦。兵費等項。是否不至要求。該國將士。擬由何路進攻。仍著薛煥妥為駕馭。前因該大臣不諳軍務。辦理年餘。毫無成效。第念其辦理外國事務。力持大體。頗合機宜。仍畀以通商重任。該大臣由知縣不數年間。超擢封圻。疊被臺諫糸劾。略其疵類。俱膺顯職。自當感激厚恩。力圖報效。所有借兵勦賊各事。斷不可稍存膜視。

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四月初十日。准軍機處交出王茂蔭片奏一件。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王茂蔭所奏。但告以和約不可改。該國自然退沮等語。持論極正。若果能一斥即退。自足以止貪詐而杜要求。惟臣等與外國辦事年餘。無論正語婉言。核國無不多方狡執。王茂蔭所奏。乃局外據理而談。非目擊情形之論也。至所稱該國所爭在國體等語。查該國尚知爭國體。豈臣等不知尊國體。謂今日更改數字為有關國體。豈從前和約之立。反無關國體。無如自道光二十年各國肆擾以來。各省封疆大吏。撫馭失宜。將帥諸臣。勦辦乏術。以致滋蔓難圖。遂有咸豐十年八月偪近

京邑之事。不得已權從撫議以顧大局。今各國兵船商船布列江海各口。外洋公使混跡都城。挾其無厭之願以肆要求。僅恃臣等口舌維持。其有關於國體。較此倍蓰什百。暗為消弭者不知凡幾。而口舌不能爭。因之彼此反顏者亦非一次。雖未必遽致決裂。然犬羊之性無常。萬一持之過嚴。因而生釁。則中國之力不足以制之。內患未平。外侮又作。彼時雖治臣等以撫馭無狀之罪。而天下事已不可問矣。臣等所以不敢不稍寬鈐束以示羈縻者。實由於此。所稱外國助勦不可恃等語。臣等亦不敢謂助勦必可恃也。特恐我不與之聯絡。懼為賊用。其害更不可勝言。況蘇省

紳士。屢以借洋人勦賊。函請江蘇巡撫薛煥代奏。嗣又據薛煥疊奏。外國合攻屢獲勝仗。曾國藩亦稱外國與髮逆現已搆釁。兩不相下。機會難得。此中冀幸之私。在曾國藩亦不能免。凡此皆臣下不得已之苦衷。並非事事聽命於外國也。總之辦理外國之事。非恐決裂。即涉遷就。勢本難以兩全。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實未敢因避遷就之譏。致蹈決裂之害。區區下忱。局外不能盡知。臣等亦不必求人之知。惟冀與內外大小臣工。同心勠力。協恭和衷。矢卧薪嘗膽之忱。籌富國強兵之策。一二年後將各省賊匪悉行埽蕩。俾善天率土重慶昇平。則海外幺麼自必不敢輕視。譬

人之身。正氣充而邪自不入矣。若目前辦理。惟有於要求無厭之中。設法稍加抑制。使之暫得相安。不致別生枝節。俟中國元氣少充。再圖控馭之策。所謂能自勝乃能勝人者此也。謹此披瀝下忱。將現在勢處萬難之實在情形。繕摺密陳。

御批。知道了。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奏。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具奏。擬請分為兩路勘辦等語。奏准示覆前來。查遵將承准各情業經照會俄國居住塔爾巴哈台之匡蘇勒官。轉行俄國西悉畢爾衙門。速交

該國分界大臣屆期分路前往。並咨呈伊犂將軍。轉飭委員哈布齊賢。帶同添派各員。即於三月中旬。速赴本境周查在案。茲奴才查現屆領隊大臣例查南北各卡倫之期。除奴才飭令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帶同各委員。已於三月十八日起程。於查各卡倫之便。順赴勒布付。齋桑淖爾一帶地方。先將本境周查。擬定圖說。呈請奴才彙准。一俟俄國將派來分界大臣起程日期。並該俄使約在西北兩路何處會齊會議知會前來時。奴才再行飛咨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以便如期前往會辦。奴才等亦按期前至巴依舍吉里克地方。與哈布齊賢約俄使在西路適中起止之處。據圖會

議。伏查上年崇與明誼奉
命會辦西疆交界事宜。明誼於五月馳抵塔爾巴哈台。於七月間
俄國派柯米雜爾官二員前來。崇等與之接見。惟該柯米
雜爾官言詞種種欺蒙。殊多詐。且據該匡蘇勒官呈來
草圖一張。崇與明誼公同閱看。大概其意不在北邊地界。
總在多占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之界。實為收服哈薩克
布魯特之計。將來兩路會議之時。諒北邊不致多費唇舌。
似可易於迅速蕆事。惟查該國條約所指特穆爾圖淖爾
則在伊犁境內。至於齋桑淖爾。則明明在塔爾巴哈台輝
邁拉尼三處卡倫之內。該國公然約在此處議分。心存欺

混。亡可概見。奴才等屆期前往約俄使會議。若照前約自此議分。即將我國原設之卡倫被其包入。但如指明不許其自此議分。該國必得以條約既定為詞。不免饒舌。以此換之。是會議西界尤重於北界。況處夷情無厭。得寸思尺。不可不豫防其漸。奴才惟有於會議時與之據圖理論。如其通情勘訂。不能不稍示包容。儻任意侵占。自不可漫無裁抑。止得審時度勢。悉心籌畫。妥為辦理。斷不敢稍涉草率。以

聖主安邊杜釁之至意。

奏仰副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庚辰。河南道監察御史曾協均奏。夷人心存叵測。宜籌防範。咸豐十年夷人撲犯都城。以彼驕悍之氣。當我渙散之餘。進而取之。固自易易。而終以議和了局者。蓋知我外兵尚盛。疆域尚廣。恐據之未必能守。故將計就計。自為轉圜。然其心豈須臾忘吞噬哉。三國之情。英夷心在專據利源。法夷心在收拾人心。俄夷心在侵占疆土。三者各出其深謀詭計以圖我。而我坐受其困矣。現在諸夷伏處京師。似無所為。而其深險性成。往往密圖一事。籌之數年。及至機發顯見。有一發而莫可禦者。惟宜豫為防維。俄夷議定今夏赴塔爾巴哈台定界。其意所欲得。諒非明誼等所能以

口舌爭。惟定界之後。宜防其別啟釁端。又圖蠶食。東三省兵丁。勿輕抽調。以為留防該夷之備。英夷所定稅則。兩湖江蘇。多言其不便。奉天豆利又為所踞。宜飭各將軍晉撫。妥籌另議徵稅章程。去其太甚。以留一綫利源。其入江勦賊之說。萬不足信。惟就曾國藩所云祇用以保守上海。亦宜飭沿江統兵大臣暗中防其句結。至法夷之傳教。壞人心術。喪人廉恥。在潛移默化之中。其機尤隱而彌毒。其採生折割諸害。已見湖南之檄文。江西拆毀房屋。同仲義憤。前奉旨令代賠修。恐眾怒難犯。奸民藉為亂階。迨至眾人倡亂。彼時欲

抑夷以順民。固有所不能。將欲抑民以順夷。亦有所不可。勢必至於兩窮。臣以該夷雖悍。斷無不畏民之為難者。相應請

旨飭下江西湖南各撫臣。乘此人心洶洶之時。即以民心不服聳其聽聞。此二省如能阻止不令傳教。該夷於他處亦將廢然思返。其維繫人心。正非淺鮮。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

願為幫助等因。除由臣諭令署藩司吳煦暫借華爾兵六百名。前往協守。緘請督臣曾國藩轉商左宗棠。酌派文武大員。由閩航海赴甯。督辦防務經理關稅外。伏乞

皇上飭下閩浙督撫迅速委派。並撥水陸官軍駐甯設防。以重口岸而免後患。

諭議收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已革道員張景渠。者甯波府知府林鈞。由定海率領廣艇鄉勇。於四月初八日攻復鎮海縣城。十二日進攻甯波。逆匪開礮抵禦。中傷外國船頭洋人二名。外國兵船同開大礮。轟入城內。賊始逃竄慈谿。當將甯波府城克復。並暫借華爾兵勇六百名。前往協守。並請飭閩浙督撫迅速

酌派文武大員。調撥官軍。駐紮設防等語。上年寧波郡城失陷。
傳聞逆匪旋即退竄。僅有該郡紳士。會同英國領事官料理一
切事宜。此次官軍協同外國兵船進攻寧郡。逆匪堅拒不退。是
否該逆退竄後復來郡城。張景渠等有無會同外國兵船攻勦
之事。著左宗棠。薛煥。李鴻章等。將克復郡城詳細情形。查明據
實具奏。

李鴻章又奏。查青浦被賊竄踞。兩年以來。屢由此撲犯松
滬。巢穴甚堅。此次官軍。自四月初三日。會同英法兩國克
復嘉定後。復約會副將銜華爾。商同英國提督何伯。法國
提督卜羅德。各挑備勁旅。規復青浦。十一日。何伯及卜羅

德帶兵二千餘名。華爾帶常勝軍一千六百餘名。直抵青浦城下。英法二國。以礮轟擊。十四日克復青浦縣城。其誠悃甚屬可嘉。應懇

聖恩。特頒

天語褒獎。以致其感悅之忱。副將銜華爾屢著戰功。擬請以副將補用。

諭內閣。李鴻章奏。查明克復青浦縣城情形一摺。官軍自四月初三日。會同英法兩國克復嘉定後。復約會副將銜華爾。商同英國提督何伯。法國提督卜羅德。挑備勁旅。規復青浦。十一日何伯。卜羅德帶兵二千餘名。華爾帶常勝軍一千六百餘名。直抵

該縣城下。十四日將青浦縣城克復。此次英法兩國提督會同官軍克復縣城。實屬誠懇可嘉。著該署撫傳旨褒獎。副將銜華爾。著以副將補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克復青浦。已降旨將華爾以副將用。此後若續有功績。如何辦理。該署撫諒已熟籌。此非朝廷有所吝惜。祇以事關中外兩國。不能不豫為後來地步。薛煥於辦理軍務。實非所長。而駕馭外國。尚能力持大體。不至為其所愚。該署撫於遇有外國事件。仍當籌商會奏。

乙酉。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奏。三月二十七日。據該匪蘇勒官送來西悉畢爾衙門覆文。內開適接貴參贊大

臣咨來公文四件。並接本國住塔爾巴哈台領事官來函。稱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具奏。議准查勘西北地界事宜。分為兩路勘辦。並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本國住京公使大臣。添派分界大臣二員。分為兩路適中之處會議。並照定於六月十五日之期。及准本國住京公使大臣照覆內稱。此事係西悉畢爾總督辦理。並有本國欽派分勘地界大臣。現在已至西悉畢爾衙門。所以如何辦理。或分為兩路。或歸一路等事。請仍交兩國特派查辦地界大臣。就近彼此商酌辦理。並請速行二位明大臣。令其將如何辦理之處。即照會本國居住塔爾巴哈台之領事官。轉咨

西悉畢爾總督。並欽派查勘分界大臣。以免參差而便臨時照會。不至誤事等因。照會貴參贊大臣。茲本總督詳細咨開。現在兩路相距甚遠。難以商辦分界事宜。兩國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等。均在塔爾巴哈台地方會齊會議。彼此似屬容易分勘。若照兩路前往。恐道途遙遠。況山嶺無路。人亦難行。不能容易辦理。惟思咱們兩國。二百餘年和好。應將分界事宜。迅速辦理完結。茲本總督以照第二第三條續約。如能於六月十五日之先期。到塔爾巴哈台。更以迅早完結。俟各大臣等前赴塔爾巴哈台時。必須會齊公同商議。仍照前定第二條第三條續約內。並照地圖數

對議定後。再分路前往兩邊未處分勘辦理。本國仍派分界大臣二員。毋庸添派二員。尚可分勘。彼此極是和好辦理。飭交本國兩欽差分界事宜大臣知照。及與住京公使大臣咨呈外。謹此咨覆前來。該匡蘇勒官隨又親身來奔衙門請見。面稱各情。均與來文之語無異。奔伏思俄國堅持成約。不欲分為兩路辦理。奔僅再行知照該國使臣。分為兩路辦理。惟恐往返相商。有誤期限。況奔等若按期即赴巴依津吉里克地方。明誼等亦往阿拉坦淖爾地方。該國使臣。屆期必來塔爾巴哈台等候。會議時奔等再為折回。不惟徒勞往返。且恐有誤約定之期。奔愚昧之見。查勘

西北地界事宜。自應即照俄國咨請。仍在塔爾巴哈台歸為一處會議。俟議定後先換信約。奴才等再為會同俄國使臣分赴各本境。據圖建立界牌鄂博。以示和好而完通案。現因期限緊迫。不及與明誼會商。除奴才先行飛咨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查照。暨伊犁將軍轉飭委員哈布齊賢等按期前來外。並懇請

旨飭下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克期迅速前來塔爾巴哈台會齊。與奴才等會同該國使臣據圖會議。以免期會參差。

伊犁將軍常清。景爾羌參贊大臣景廉奏。奴才等於三月初九十二等日。接准

欽差會勘西北界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
大臣明緒來咨將前後具奏摺稟及接來議覆各條一併
照鈔咨會前來奴才等接閱之下具悉由該大臣等奏奉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行知已與俄國公使商定酌展會議之
期不過六月十五日並請添派大臣及委員等各按本境
周查呈具圖說於六月十五日明誼約定俄使至北路或
在沙賓達巴哈木處或在阿勒坦淖爾起處與科布多大
臣錫霖會齊明緒博勒果素約定俄使至西路或在齋桑
淖爾或在巴依津吉里克與伊犂委員哈布齊賢會齊按
圖定議即各就近互換和約建立界牌並稱伊犂委查邊

界。僅止哈布齊賢一員。聲請

飭下岑等添派熟習邊卡之員。會同查勘等語。岑等伏查伊犂西北一千餘里。地名哷布什。為伊犂塔爾巴哈台每年會哨適中之地。由哷布什西南一千數百里。地名特穆爾圖淖爾。俄國條約內載自此至浩罕邊界為界等語。即係其處。其間沙磧戈壁。路極難行。必須繞道紆程。始能周歷其境。且該處天氣最寒。每時至春融。山雪尚未消化。委員等既不便於道路未通之前。先令起程。以致中途阻滯。若束裝稍晚。則人恐趕辦不及。難以如期會齊。且特穆爾圖淖爾迤西為卡外地方。幅員遼闊。又為布魯特等住牧處所。

溯查道光十二年間。浩罕曾在該處修築土堡。伊犁領隊
大臣滿多布等。於年例巡邊之便。管帶官兵。由特穆爾圖
淖爾迤西一帶前往。察看浩罕築堡情形。行至吹河地方。
遇賊搶刦。經前任將軍玉麟奏奉
上諭。嗣後查邊官兵。即查至特穆爾圖淖爾為斷。仍當加意防範。
毋致疏虞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自此之後。特穆爾圖淖爾迤西。
官兵罕至其地。蓋已數十年於茲矣。緣卡外自呼布什至
特穆爾圖淖爾等處。夷部環繞。今該委員等猝臨其地。偏
覆周查。如不先事綢繆。豫為防範。以彼犬羊成性。難保其
必無覬覦。設使逢火少有疏虞。不但啟外夷輕侮之心。且

無以崇
國威而彌邊釁。至該委員等查勘邊界。既因道里遥遥。履勘
本難於周到。加以限期較迫。會議尤不免後時。凡此情形。
諸多掣肘。芬等再四熟商。止得援照舊章。變通辦理。查伊
犂錫伯營總管德格都。佐領喀爾莽阿。熟習西南卡外情
形。索倫營總管富珠爾泰。佐領德勤。熟習西北卡外情形。
芬等擬即添派德格都。喀爾莽阿。與原派之副都統銜協
領哈布齊賢。會同本年巡查邊界之領隊大臣托克托奢
管帶官兵。前赴西南卡外。自伊犂起至特穆爾圖淖爾一
帶。周圍履勘。其西北卡外。飭令富珠爾泰。德勤等。酌帶官

兵。自伊犂起至呼布什一帶。周圍履勘。除額帶官兵外。酌量多派數十名。隨同前往。俾壯聲威。仍飭令兩路員弁。細心查勘。毋許草率將事。於勘竣後繪圖貼說。趕緊折回伊犂。同赴塔爾巴哈台之津吉里克。或齎奏淳爾會齊定議。如此分途辦理。庶足昭慎重而期妥速。其卡外夷部。如哈薩克布魯特等。每遇巡邊之時。前來謁見。往往呈遞伯勒克馬匹。向不卻其恭順之忱。奏等現飭該委員等。酌帶紬緞布匹等項。以備夷人遞馬量予回賞之需。如用有餘賸。仍行帶回交庫。以示懷柔。再飭該章京等於伊犂庫中詳細尋覓。始行檢獲乾隆年間舊頒新疆北路地界全圖。奏

等詳加披閱。華夷界址。瞭如指掌。其與現奉頒發之伊犁
回部各圖。是否相同。奴才等無從懸揣。惟據圖考證。不厭精
詳。當即飭照舊圖繪出三分。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
分咨烏里雅蘇台塔爾巴哈台二處。以備臨事會議。建立
界牌之用。是此疆彼界。圖說分明。將來會議。該大臣等不
難據圖與之理論。諒彼亦無所用其狡展矣。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奏。接准俄國覆文。請仍照原定條約
查勘地界一摺。據稱俄國匡蘇勒官送來西悉畢爾衙門覆文。
據稱兩路相距甚遠。難以商辦分界事宜。兩國會勘西北界事

宜大臣等○均在塔爾巴哈台地方會商○彼此似屬容易○請照第二條第三條續約○於六月十五日之先○到塔爾巴哈台會議○並據明緒摸見匡蘇勒官面稱各情○均與來文無異○請飭明誼等剋期前來塔爾巴哈台會議等語○俄國查勘地界事宜○既據該國文稱○不欲分為兩路辦理○欲照原定條約○均在塔爾巴哈台會議○自屬與難駁辯○著即照所議妥為辦理○惟界址尚未會勘○先行會議互換信約○恐該國欲於口說空虛之中○意存侵占○前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去地圖一張○本日並據常清等奏○復於伊犂庫存檢出新疆地界圖說一張○所載界址甚明○並派員前往蹈勘○似將來辦理此事○尚有依據○即著常清迅將伊犂所

存之圖繪由○分送烏里雅蘇台○塔爾巴哈台○以憑覈勘○並飭知派出之喀爾喀阿○及哈布齊賢等○迅速前往○履勘妥協○務於六月十五日以前○馳赴塔爾巴哈台○聽候明誼等會議定界○明誼並即迅赴塔爾巴哈台○會同該國使臣據圖會議○以免參差○如能按照圖說○據理剖晰○俾該國無所侵占○然後互換信約○再會俄國使臣分赴各本境○據圖建立界牌鄂博○以昭信守而息爭端○

丁亥○漕運總督袁甲三奏○據李世忠呈稱○六合通江集地方○係屬濱江要隘○該提督前於克城後○分紮堅營○扼要駐紮○並設有釐局○稽查上下游來往商船○按貨抽釐○稍助軍

需。分別各報有案。惟抽釐之舉。原指內地客商而言。遇有外國旗號。從未令其報卡。昨據卡員稟報。四月十六日二更時。有內地民船五隻。從上游揚帆直下。恐有奸宄潛跡。遂令駛船前往截回。查得該船所載俱係紙張雜貨。坐有外夷三人。比即詢問客商。據云從蕪湖下來。因賊卡需索太重。與洋人說定帶過賊卡。給洋人銀二百五十兩。其官營之卡。仍由商人自報等語。洋人言語不通。無從詢問。詎天明時洋人自去。旋帶來火輪船一隻。將護卡駛船拉去五隻。據通事傳說。洋人云該卡搶伊千圓之貨。拉船前去作抵等語。該提督當查搶貨一層。實無其事。因事關通商

大局○斷不敢因小事而起爭端○業已委員齎送紋銀七百三十兩○作抵千圓之數○並給文於住紫江甯英國首領官○請其將破船放回○現在銀已收去○船未放回○該提督復又咨明辦理通商大臣薛煥妥為辦理○惟採聞金陵賊糧甚缺○洋人源源濟之○懇據實密奏事語○臣查洋人貪利○已攬客貨○容或有之○其接濟賊糧一層○虛實尚未可知○臣已諄屬李世忠○嗣後遇有洋人坐用內地船隻○務須確切查明○斟酌妥辦○固不可過於疏縱○亦不可稍事激烈○以示

國家柔遠寬大之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袁甲三奏○據李世忠呈稱夷人已攬客貨

一摺○英人已攬客稅○搶口搶貨○拉去護卡礮船五隻○並經李世忠給銀七百餘兩○其見該提督秉心正大○不肯計較○深為得體○現已咨明薛煥○必與之理論○所來照會者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亦必代為剖晰○以昭平允○其接濟金陵賊糧各情○著曾國藩一面飭知附近金陵一帶水路嚴防○一面由總理衙門設法曉諭阻止○

甲午○

諭議攻王軍機大臣等○傳諭

實錄館總裁等○所有自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五日以後○至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止○凡有交涉外國事件○著照

皇祖宣宗成皇帝實錄之例。另為一書。該總裁等敬謹纂輯。毋稍
漏略。
著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南橋之賊。退持該鎮為浦東適中
之地。負嵎死守。環鎮三里。築壘濬濠。內設礮位四座。堅固
異常。四月十八日。英提督何伯。繙譯官阿查里。法提督卜
羅德。共帶西兵三千餘名。副將銜華爾。帶常勝軍二千餘
名。會同官軍進勦。賊恃三道土城。更番施放槍礮。子密如
雨。法提督卜羅德勇往直前。撲近城濠。揮軍冒煙直入。賊
眾驚潰。卜羅德猝被槍子穿胸陣亡。餘眾亦有傷斃。西兵
憤甚。疊用巨礮轟倒西面礮臺。該逆又於北面礮臺開礮

力拒○英法各兵躍濠而入○當將南橋鎮賊壘攻克○賊且戰且走○奉賢縣知縣陳化鯉率團四路追截○殺斃九眾○賊遂望柘林而遁○計斬首千級○生擒賊目數百名○搜獲伏賊二千餘名○二十日各軍進抵柘林○該處本有城寨○逆眾憑險負固○二十一日○英兵常勝軍及礮勇營於城之西北○法兵營於城之西南○正在試礮間○金山衛突出逆黨數千來援○沿途放火○直偪我營○西兵擊走之○二十二日寅刻○各營開礮轟城○城中之賊以礮還拒○幸西兵礮無虛發○所攻城堞○與賊俱碎○旋將西門轟裂○大隊擁入○餘賊東潰○追殺不可勝計○登時克復柘林城○西兵議趨金山衛○以期一氣埽蕩○

至是聞大倉失利。忠逆糾眾數十萬。分撲嘉青寶三縣。逆
罷金山之攻。折回援勦。英提督何伯等復與臣面商。請臣
將周浦一軍調往南橋。扼堵浙西浦東各賊回竄之路。以
便抽調西兵回滬等語。臣允其所請。昨親赴周浦稱謝將
士。即日拔往南橋。相機堵擊。英國兵官有已兵自來滬者。
督帶驍勇。積受勞傷。於行營暴疾身故。亦屬殁於王事。擬
仰懇
皇上溫諭哀恤。並飭總理衙門議卹。以慰忠魂而敦和好。
諭內閣。李鴻章奏。外國將士。會同常勝軍攻克南橋賊壘。法國提
督陣亡。懇請賞卹一摺。四月十八日。英國提督何伯。法國提督

卜羅德。統帶兵眾。協同候補副將華爾。進勦浦東南橋鎮。該逆恃三道土城。更番施放槍礮。子密如雨。法國提督卜羅德勇往直前。撲近城濠。揮軍冒煙衝入。賊眾驚潰。當將南橋鎮賊壘攻克。正在督戰間。卜羅德中槍陣亡。因思該提督遠涉重洋。協同中國兵將勦賊。竟以奮不顧身。臨陣捐軀。洵屬無忝使命。勇烈可嘉。披覽之餘。殊深悼惜。著李鴻章遴員派委道府大員。前往賜祭一壇。並著賞給庫存貂皮百張。庫存綵緞四端。交議政王轉給卜羅德家屬祗領。用彰優異而慰忠魂。

乙未。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李鴻章奏。攻克南橋鎮賊壘。法國提督

卜羅德陣亡一指。由法國哥士者遞到。已明降諭旨褒獎。並賞給物件矣。此次該著撫奏報。交哥士者帶來呈遞。自因為籠絡洋人起見。惟恐哥士者有格外要求難以允行之處。因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與議定。始行降旨。所有明發諭旨一道。著鈔錄給與李鴻章閱看。即酌派道府一員。前往賜祭。以示優異。英國兵官已兵白來渣受傷身故。應如何議卹之處。已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國使臣議定。再降諭旨。

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於十年十月間。因外國有借兵助勦之議。彼時未識軍營情形如何。曾經奏交江浙各督撫悉心籌議。旋據曾國藩。袁甲三覆奏。皆

以助勦一舉。有害無利。惟薛煥謂利在速辦。久恐生變。但非有船數十隻兵數千名不可等語。是薛煥之意。亦未嘗直謂可行。是以臣等不敢終主其說。僅將購買船礮一事。議定奏明辦理。上年十二月。又據薛煥奏。以江蘇紳士聯名具呈。懇請借外國兵力勦勦。以救水火等情。本年二月。該省紳士刑部郎中潘曾瑋復航海來京。赴臣衙門面訴。當時臣等以為可藉外國防守海口。不可使其進勦內地。即經函知曾國藩。歷述可慮者數端。緣外國軍令最速。我兵恐不能如其迅捷。致為所笑。一也。外國雖不須內地備餉。不能不資我接濟。我軍能否源源備解。殊不可恃。二也。

外國人性急。且恐乘勝追攻。不知與中國共謀萬全。致有
挫失。三也。外國止可進攻。不能代守。將來克復各城。萬一
我軍不能固守。必致得而復失。徒勞無功。四也。凡此數端。
皆目前必至之弊。此函尚未寄到。旋據曾國藩。薛煥奏。借
兵助勦各情形摺片。亦與臣等所議略同。但彼時各該國
在上海攻勦賊匪。業經屢勝。與賊搆釁已深。雖未能滅賊。
要不至通賊。是以臣等暫且聽其攻勦。未經設法阻止。茲
據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稱。詢據英國領事官吉必
勛聲稱。外國自克復甯波青浦嘉定以後。即分撥兵船赴
甯。協同我軍守禦。其青浦嘉定二處。兵數更少。守衛不敷。

彤逆大隊湧至。華爾察看情形。難以抵禦。因將該二城焚
毀。免致棄為賊有。現在該國官兵。退回上海休息。另調印
度兵前來助戰。俟印度兵到。秋間再作大舉等語。崇厚因
思英法二國。與髮逆屢次接仗。已有不能兩立之勢。將來
該國援兵大集。髮逆迫於勦洗。勢將乞降外國。一與和好。
其患更不可問。當此之時。誠使許其興兵。約其助勦。即令
由鎮江一路水陸並進。直擣金陵賊巢。一面請
旨嚴飭各路統兵大臣。於各要隘盡力堵截。彼此四面兜勦。必可
聚而殲旃。緣就目前而論。髮逆侵擾通商海口。於各國貿
易。大有窒礙。實已與賊為仇。此時中國約其戰亦戰。不約

其戰亦戰。與其不約其戰而虞無窮之患。不若約其戰而收有用之效等語。臣等查崇厚此議。如果各國肯為出力。功成一鼓。實足以申

天討而快人心。惟所稱青浦嘉定二處焚毀情形。是臣等前次所慮中國於收復城池不能固守一層。其害已見。若令外國帶兵入內地攻勦。不特得一處代守一處。足為中國腹心之患。即得一處焚毀一處。亦實為地方瘡痍之災。日前東南黎庶。被賊蹂躪不堪。何可再受外兵之擾。況且印度兵在外國。素稱頑悍。其肯出死力。倍於粵東之潮勇。其兇很無賴。亦倍於粵東之潮勇。今欲仗此頑兵丁為中國出力。

萬一深入內地。縱橫恣肆。一聽外國指揮。民間既顯受其殃。

國家將隱蒙其禍。臣等於崇厚此議。亦不敢遽以為然。譬之於醫。崇厚與蘇省紳士。係急則治標之法。而臣等則以培厲之劑。不宜狎投於虛弱之身。恐力不能勝。轉受其害也。

惟是外省各地方情形。臣等未嘗身親其境。究屬未能深悉。應請

飭令兩江總督曾國藩。通商大臣薛煥。署江蘇巡撫李鴻章。浙江巡撫左宗棠。悉心籌議。迅速覆奏。該督撫等如能妥籌機宜。激勵三軍。乘上游攻勦得力之時。於外國大隊未到之

先。即將蘇杭要地先行收復。使外國有通商之地。則將來無須借助。實為策之最上。如其不能。萬一印度兵到。應作何設法防範。與之同力合作。不至令其滋擾之處。均應一併妥議。以為未雨綢繆之計。庶中國有所防備。免致貽隱患於無窮也。

恭親王等入奏。據崇厚函稱。詢據英國領事官吉必勛聲稱。外國自會合克復甯波後。即分撥駐守青浦嘉定之兵。前往甯郡協同守禦。以致青浦嘉定二處守衛不敷。人過髮逆大隊涌至。華爾遂將該二城焚毀。免致棄為賊有等語。又據華爾具禀內稱。因聞英法二國。規復甯郡。當即隨

帶常勝軍七百名。星馳前赴該處。一同防守。並以地近海隅。最為扼要。請添募壯丁五百名。合力固守。等因前來。臣等查甯波為海疆重地。互市要區。與他處地方情形不同。既經外國代為收復。即應由各該督撫迅速撥兵固守。以防該逆復來。茲據崇厚暨華爾前後函稟內稱。均以甯波一郡。現有外國撥兵代守。是中國自甯波收復後。並未派兵前往接收設防。雖有華爾常勝軍協同守禦。然究係外國兵多。在該省或因攻勦紛繁。兵數不敷調遣。但以內地城池。竟全委於外國。無論流弊滋多。即使並無他意。亦太覺中國無人。實為外國輕視。相應請

旨飭下江蘇巡撫李鴻章浙江巡撫左宗棠迅即會商辦理或由
江蘇或由浙江酌定一者迅速派兵前往總令中國之兵
多於外國斷不可盡聽外國主持致生他慮至前據薛煥
奏稱華爾自屢立戰功疊邀
恩寵近日漸覺志滿氣驕大有不受羈勒之意等語查華爾雖為
中國出力究係外國之人性本不羈心尤難測近復自署
銜名具稟專呈軍機處臣奕訢其稟內多係自敘功績未
復假請微權俾得調兵自便即此已見其桀驁不馴之氣
尚未消除臣等已於批稟內默為裁制應一併請
旨飭令李鴻章左宗棠隨時留心防範俾之日就羈勒不至以驕

滿自誤。是亦愛惜將才之一道也。

恭親王等入奏。臣等片請

飭令李鴻章。左宗棠。派兵防守甯波。其派去之兵。自應並派委員

率同前往。查此次收復甯郡。據外國人稱。本係前甯紹

台道張景渠。前總兵陳世章。帶同水師阿伯前去等語。惟

張景渠。陳世章。俱係前次失守素內應行查辦之員。若再

派令督兵防守。誠恐該郡與情不洽。諸多未便。且恐外國

人有所藉口。至阿伯一員。並據外國人云。原係廣東海盜

投誠。聞其素昔不安本分。此次派去各該地方官及防守

之員。必須熟悉該處地方情形。能與外國人聯絡。而又能

駕馭阿伯。不至滋事。方為妥善。應一併請
旨飭令李鴻章。左宗棠。於甯波失守業內各員之外。悉心選派。務
期得人。庶於該郡地方。實有裨益。至阿伯想係從前為盜
時舊名。詢之外國人。亦不知其投誠後改為何名。並現充
何職。應一併
飭令李鴻章等查明。妥為駕馭。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外國與賊接仗。搆
釁甚深。聞將調集印度兵。大舉助勦。請飭江浙督撫迅速籌議
一摺。另片奏。請飭江浙撫臣。於甯波失守業內各員外。選派妥
員。的帶兵勇。前赴甯波。會同外國兵丁駐守各等語。據稱崇厚

函稱詢據英國領事宮吉必勛聲稱青浦嘉定二城髮逆大隊
涌至華爾參看情形難以抵禦現在退回上海休息有另調印
度兵前來秋間大舉之說崇厚擬請許其興兵約其助勦以收
有用之效該王大臣等慮及外國兵入內地攻勦不持得一處
代守一處足為中國腹心之患即得一處焚毀一處如嘉定青
浦二城亦實為地方瘡痍之災東南蹂躪不堪何可再受外兵
之擾請飭曾國藩等於外國兵未到之先激勵三軍將蘇杭要
地先行收復否則設法防範或與印度兵同力合作不至滋擾
等語借兵助勦之議疊經曾國藩等先後覆奏僉稱有害無利
前因上海吳淞英法兩國情願幫同戰守是以姑事羈縻未經

阻止。該兩國與髮逆。雖隙已深。若徑調大兵。分路進攻。翦除髮逆。固屬大快人心。惟若盡如嘉定青浦之勢。則利不償害。且恐守以西兵。運掉不能由我。為患曷可勝言。現在江南之師。連克名城。已成破竹之勢。曾國藩函致總理衙門。擬令黃翼升統帶水師。由松滬直入太湖。以為進兵之路。甚合機宜。著該大臣即乘此聲勢。督飭各軍。進偪金陵。迅圖克復。李鴻章將上海事宜布置妥。亦即趕赴鎮江。由句容一路。會師進剿。兩路夾攻。可期得手。若金陵既拔。則蘇常勢必瓦解。官軍可一鼓成功。各要地均為我有。自可杜外國覬覦之心。即屆時調兵前來。見我兵既已得手。則無所更用彼力。自必廢然思返。萬一金陵尚難遽拔。

而印度大隊已到。應如何操等兵勇。以備臨時會同攻取。不至受柄於彼之處。著曾國藩等會商妥議。總期防患未然。免致臨時夫擔。至甯波郡城。前經張景渠陳世章。帶同水師阿伯等前去收復。張景渠等係臨事迯避。應行查辦之員。斷不可令其督兵防守。且阿伯一員。原係廣東海盜投誠。尤須妥為駕馭。並著查明阿伯投誠後改為何名。現充何職。一併詳細具奏。左宗棠仍遵前旨。選調得力員弁。帶領兵勇。航海赴甯。協同華爾常勝軍七百名。聯絡守禦。毋稍遲誤。並著李鴻章不分畛域。就近調撥一軍。前往助守。總期中國之兵多於外國。不至為外國輕視。方為妥善。至華爾志滿氣驕。恐日久不受羈勒。李鴻章。左宗棠。

均須隨時留心防範。俾得受我鈐束。常為我用。

恭親王等又奏。上年二月間。因布路斯國來津。懇請通商。並經法國公使哥士者聲稱。西洋亦係大國。該國在澳門居住二百餘年。極為安靜。近因中國未與換約。不能約束其眾。以致漏稅諸弊甚多。若與換約。必於中國稅務有益。即請代奏。如蒙

允准。務須給一照覆等語。當經臣等一併奏明奉

旨。布路斯國之外。尚有大西洋。難免懇求換約。將來亦可照此辦理等因。欽此。當經照覆該使臣在案。茲於五月初六日。准法國哥士者代遞大西洋公使巴馬良士照會一件。內敘該國

住居澳門。由前明至今。幾及三百年。與中國甚為和好。近因英法各國俱已換約。該國亦願一律照辦。其詞氣尚屬馴順。查該國換約一節。業經上年奏奉

諭旨允准。自應欽遵准其商辦。惟進京一層。則應據為阻絕。臣等與哥士者代遞照會之時。即經商定。若該國公使懇請進京。必極力駁斥不行。該國並未照會干求。而哥士者乃為致函代請。其詞則以天津現行瘟疫。懇請准其來京。暫居法館。隨帶屬官三員。止算法國留住朋友。並不提明係大西洋使臣。一切均由哥士者往來商議。俟議定後。再回天津通州等處畫押完結。即算在彼處辦成。於京城無干。等

語○臣等伏查外國人
就臣等酌議○以為今
欽○故此次哥士者為
稽口於天津盛疫盛
拒絕○徒與抵牾○終難
生事端○臣等公同商
係大西洋使臣○和約
然來京者有間○他國
哥士者往來商議○不
於該國○儻該國多所

我出加惟是商議一切事務紛繁且將來定議後亦須
簡派大臣到天津畫押蓋印是此次雖由哥士者就臣衙門會議
仍以
特派一員專辦為妥除臣奕訢擬難分身外相應將臣桂良等銜
名開單恭請
欽派一員作為全權大臣會同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隨時商
辦大西洋國通商事宜則事有專責可期妥速辦理
御批知道了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大西洋國現議通商事宜請特派
大員辦理等語著派恆祺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會同駐津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辦理○

大西洋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國人至止中國○業已三百餘年○故蒙

大皇帝准賜澳門地方○俾得居住○本國人循照舊章○安居樂業○受

益良多○自

貴國與大英國議立章程○本國利益視昔少殺○蓋本國原來

獨受

恩私○自有章程○則與各國無異○其大英大法大美國既立章程○視

本國未立章程者加一等○在本國來

貴國獨先○且甚和好○今在諸國中縱非出頭○亦不當落下○因

此本國大君主溜元特派本大臣畀以全權與
貴國議立章程。俾與近立章程各國相等。本大臣接奉本國
大君主諭旨之際。適廣東省城遽事。未便舉行。姑照會兩
廣總督部堂而已。時兩廣總督葉。以本大臣居心如此嘉
美。本大臣辦理。又嘗指稱甚為妥適。因以本大臣之心。還
待本大臣之國。准本國貿易。照常通流。其後相與寢兵。大
英大法國在天津議立章程。維時二國俱有兵船。而大美
大俄羅斯國亦相與至天津同立章程矣。本大臣斯時亦
可俱至天津議立章程。與各國無異。惟意在始終如一。不
欲人非議本國與

貴國有需陳之處。故本來耳。本大臣已將各情形奏明本國
大君主御覽。欽奉上諭。現在中國業已寢兵。不獨與大英
大法兩國議立章程。更與別國一體議立。可將所頒簡書
全權。會同中國議立章程。俾本國與中國往來。視已立章
程各國一律無異等因欽此。前大法國大臣因奉該國之
命。扶同本大臣進京辦理差事。已經照會貴親王。准貴親
王回覆所稱已奉
諭旨。飭與大西洋定立章程。以為兩國交易等因在案。據此本大
臣定意前來此地。請候貴親王代奏。敬求
大皇帝恩准。特派

欽差全權大臣等互相會議。本大臣前來請與妥立章程。切懷三
百年來與
貴國友愛者。茲本大臣並不隨帶兵勇而來。本大臣意想此
舉。即友誼之國應如是者。本大臣仰慕
貴國
大皇帝。一如歷來
先聖皇帝仁待本國。今本大臣候望。必無不豫
大皇帝恩准進京的辦。其所有恩施與各國者。本國更應越沾矣。
為此照會。
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奏。藉念通商事宜。兼籌中外。特

置大臣經理。以資統率而專責成。仰見
聖主懷柔殊方慎重權政之至意。惟臣酌度情形。熟思審處。似有
不必專員辦理者。謹就管窺之見。為我
皇上敬陳之。伏查南洋及內江通商各口。惟閩粵兩關。隸於將軍
及專差監督。其餘未報開埠諸口。所有業經通市之處。
多由各省督撫委令道員管關。凡有交涉外國事務。責成
關員經理。而督撫總其大綱。或由將軍監督主持。而督撫
會同籌辦。各關稅鈔徵收解支。均由督撫稽覈。即將軍監
督管理者。督撫亦必與聞。應行奏呈事件。即可隨時辦理。
遇有領事等官與關員辯論不決。則督撫據理以剖斷之。

因勢而調和之。使爭執不休。則徑行咨呈總理衙門。或請
察數示覆遵行。或請照會外國公使。蓋各疆臣身膺重寄。
事權專一。呼應自靈。而就近指揮。亦易臻周密也。若專設
大臣辦理。統轄江楚蘇浙閩粵六省口岸。分為十餘處地
方。遠隔數千里。殊有鞭長莫及之虞。而事勢亦多格礙。英
法換約之後。臣曾因公事。照會住京使臣。未據答覆。美國
雖通公牘。而使臣蒲麟痕自來中國。臣查于照會。亦無照
覆之文。英使額爾金前年出京。聲言不能與外省大臣商
辦公事。故該使與法國副使哥士耆。先後經過上海。均未
與臣相見。臣兩年僱篙。駐紮滬城。所行者仍無異於江蘇

巡撫應辦之事。其餘各省。相隔遥遠。通商庶務更新。既鮮成規可守。各口情形不一。人難懸揣而知。且驛程梗阻。繞道稽遲。有時經數月之久。遞到一文。而臣仍無從議辦。臣與各國公使。既已無可會商。領事等官。更難遥為駕馭。是以各省與外國交涉。必由督撫諸臣遇事斟酌籌辦。至於關稅盈虛。本由疆臣考覈。臣僅准據開報數目。而各省奏者。早已到京。故稽察稅務。亦屬具文。臣現已交卸撫篆。可以隨時巡歷各口。誠不必專駐上海。然移紮一處。而其餘各處之事。仍屬隔閡。則顧此不免失彼。即所移紮之處。亦未能驟悉情形。是臣雖職司通商。而於撫馭遠人。稽查權

課。均係有名無實。自工年以來。本擬陳請毋庸署理
欽差大臣專務。會軍務孔殷。未遑具摺。茲蒙
特畀委任。臣正宜及時自效。以冀稍答
鴻慈。惟臣詳加揆度。覺通商事務。似無庸專設大臣。臣如緘默不
言。則竊位貽譏。負疚滋甚。不敢不披瀝忱悃。上陳於
君父之前。溯查道光年間。
諭令兩廣總督佩
欽差大臣關防。辦理五口通商事宜。維時外國有所干求。其使臣
均願在廣東商辦。今則情形異昔。似應因時制宜。從前兩
廣兩江各總督兼充

欽差大臣。暨臣以巡撫署理。皆有本任廉俸。足資辦公。本署胥役。足供驅使。今若特置一官。則急籌毫無。事事創設。所有一切辦公經費。均須另籌。並應派委隨員。另設書吏差役。及租住館舍。所需薪水紙張辛工飯食房金等項。均屬必不可少。統計為數不貲。

國家經費有常。鉅款籌撥不易。即或不惜帑項。創立規模。而公事仍室礙難行。則精祿亦虛糜無益。臣愚以為宜將通商大臣一員裁撤。一切事務。各歸本省督撫及將軍經理。庶耳目較近。利弊周知。措施自必盡善。且由總理衙門察最指示。各口事有統宗。辦理最為爾捷。亦足使洋人信服。

免啟釁端。至管關官員。本由疆臣遴派。考課所在。稽察易周。又有統屬之權。克收指臂之助。督撫將軍各膺專責。總理衙門與戶部考其成功。將見撫馭遠人。稽察稅課事皆有實際。允於全局有裨。

薛煥又奏。臣因通商事務。責成各省督撫將軍。較有實際。擬請裁撤通商大臣。以免虛糜經費。如因北洋三口現有大臣。南省亦應一律設立。似宜仍以督撫兼領。其駐紮之地。須離洋人稍遠。辦理方可順手。又必平時勤望隆重。乃能警服遠人。如兩江督臣曾國藩。湖廣督臣官文之在鄂楚兩省。最為相宜。緣粵閩雖有新立口岸。然皆有本省成

素可備。惟長江通商。事屬創始。如於曾國藩。官文二員中。
特簡一員。飭令兼領通商事務。即可就近會同沿江各督撫。隨時
商辦。亦可毋庸另籌經費。其各口尋常事件。及稽徵稅釐。
仍責成各省督撫將軍經理。隨時咨會該大臣查照備案。
所以存此通商大臣一職者。亦但資碩望隆名。儻遇各處
事有為難。莫可借其一言為重。或於事機有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薛煥熟悉外國情形。諭令以頭品頂
帶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並查諭將洋人協勦諸事。會同新署
巡撫李鴻章妥為經理。茲據薛煥奏。南洋通商各口。事隸將軍
督撫監督辦理。若專設大臣。統轄地方較多。鞭長莫及。事勢亦

多格礙。該大臣稽察稅務。多屬具文。而一切辦公經費。以及書吏差役等項經費。均需添設。糈祿虛糜。於事無益。請即裁撤。各歸本省督撫將軍經理。並片陳長江通商事屬創始。必須平時勳望隆重。乃能服遠人。請於官文曾國藩。將簡一員。兼領其事各等語。南洋通商大臣。本係道光年間經耆英等議定設立。以為交涉事件在外商辦之計。迨英法各國公使住京後。一切緊要事件。均由總理衙門辦理。其餘關稅事務。則由管關之監督道員。會同各國領事官經理。仍由該省將軍督撫稽察。已足以資控馭。上海雖為各國匯集之所。而所設止有領事官。若該道員辦理得宜。巡撫妥為稽察。則諸務已有責成。所請裁撤之

處。洵為因時制宜。欽差大臣本係改為兩江總督兼攝。曾國藩威望素著。為外國人所欽服。長江通商事務。由該大臣經畫。自能措置合宜。惟前因曾國藩辦理軍務。在江面布置。所少不逞。若再任以通商事務。非所以示體諒。現在江面肅清。應如何妥為兼籌之處。即著酌量情形。迅速具奏。薛煥所稱南省宜以督撫兼領。其駐紮之地。須離洋人稍遠。辦理方可順手。儻李鴻章駐鎮以後。能否兼顧無誤。曾國藩從前曾經議及。並著一併詳籌奏聞。薛煥尚有文辦比利時國換約事宜。著俟議定後。一切就緒。再行候旨遵行。

辛丑。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嘉定克復後。旋被忠賊大股

圍攻。薛煥所派知府李慶琛規取太倉一軍。四月十九日
覆於板橋。於是寶山嘉定青浦各城。同時告警。嘉定之圍
尤急。臣所部湘淮勇。甫經派赴浦東。既不能倉卒回救。英
法兩國提督。方調全軍援嘉。意謂可以旦夕得手。嘉定守
城官軍。自四月十九至二十八日。晝夜巡防。目不交睫。乃
英法提督。忽於二十八日派隊街入重圍。接護西兵及我
軍一同出城。其時該署縣李克勤。以未奉到諭旨辭。副將
熊兆周。亦不允帶兵出城。並慫恿洋人協守。無如該兵頭
等不受商量。硬將該文武及留防兵勇挾之以出。本係暫
退嘉定境內之南翔鎮。次日西兵全隊。復由南翔撤回上

海。以致嘉定一城。復為賊踞。臣正在籌兵接應。連接英領事李華陀面函內稱。現議嘉定所駐之西兵。均行撤退。應請速將中國兵同即退出。以免誤事。該提督已請該色知縣及帶兵官隨營出城。詎伊固執不允。事不得已。正好用強拉出各等語。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五月初一日。英法提督領事各官。偕至臣營。面詰其故。則謂嘉定賊眾兵單。久被圍困。徇道隔絕。恐致喫虧。是以徑將中外各兵撤回。保守上海。臣以我國軍法森嚴。有進無退。守城官兵。豈容輕撤。該提督等復再四央求。謂此皆西兵之咎。實與該文武無涉。請勿加罪。臣即飭命熊兆周李克勤等退出之兵。

住守法華。以扼滬西來路。惟嘉城復失。逆鋒大張。西兵為賊眾所御。從此不肯出擊。賊遂直趨青浦松江。蔓延數十里。前派駐守泗涇各營。全行潰散。該逆遂偏撲松城。華爾於初一日帶火輪船兩隻。往解青浦之圍。初二日用大礮轟進賊卡。不料開至第四礮。忽然炸裂。賊二萬餘蜂擁而來。止得暫行收隊。旋聞松江緊急。初四日趕回郡城。會商中外各軍。布置嚴守。適賊眾攻撲東門。華爾率洋槍小隊轟斃百餘名。初五日復將城外民房燒毀。使攻城之賊無可伏匿。青浦本係華爾常勝軍分守。孤懸賊中。被圍更急。該逆四面重壘。築營三十餘座。無路退援。徒為焦灼。此因

西兵退出嘉定。而青浦松江兩城危急支持之實在情形也。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英國領事官吉布勳向崇厚聲稱。青浦嘉定二城。髮逆大隊湧至。華爾察看情形。難以抵禦。將該二城焚毀。退回上海。並有秋間調印度兵大舉之說。當以華爾志滿氣驕。諭令李鴻章等隨時留心。俾得受我鈐束。並先行設法收復各城。以絕西人覬覦。茲據李鴻章奏。逆匪圍攻嘉定。英法提督見賊勢過眾。遽挾該地方文武及留防兵勇出城。退駐南翔鎮。復由該鎮撤回上海。其青浦松江兩城。雖經大股賊匪攻撲。官軍尚能駐守。華爾並率洋槍隊

在松江東門擊賊各等語。與總理衙門所奏情形。大同小異。惟嘉定縣城。前據崇厚云吉必勇函稱華爾因賊匪大隊涌至。業已焚燒。此次李鴻章奏稱西兵強挾官兵。退出城外。其焚燒一節。並未提及。青浦一城。人稱係常勝軍所守。現尚被圍未出。亦未言及焚燒之事。嘉定究竟是否焚燒。常勝軍如尚被圍甚急。自當設法救援。均著薛煥李鴻章查明妥籌覆奏。現在西兵因賊勢重大。退至上海。不肯出戰。是其不堪可恃。已可概見。西兵由嘉定退出。是否實因眾寡不敵。守禦和度之兵。再圖進取。抑係另有別情。或已如崇厚所云。受逆酋其乞降。暗與可合。均著薛煥李鴻章詳細查明具奏。

前任詹事府詹事殷兆鏞奏。上海兵勇。號稱四萬。皆不堪用。何以今年經英法管帶者。使成勁旅。華爾親兵六百。盡中國人。戰無不勝。無他。挑選慎。約束嚴。訓練熟。器械精。賞罰信耳。聞去年己夏禮在上海語江浙官紳云。中國兵弱。非不能強。入旅月上城礮臺濠溝等工。洋人不許中國員弁經手。恐仍偷減誤事。取笑外國。一至斯極。應飭督撫將帥振刷精神。講求武備。冀挽積弱。貨稅以鴉片為大宗。臣在上海。見英刻指迷編。痛陳其害。言產自印度。非伊所販。勸中國人勿食。人在海船。洋人晝夜伺察。見有吸鴉片者。必投其具於海。彼既惡之如此。可否俟軍務大定。

飭通商各衙門向該夷妥議。斷其來源。俾圖禁止。上海屢失屢復。至今尚存。不得謂非洋人之力。自經助勦。所向無前。或云夙與賊通。未可終恃。或云通賊者其小商教士漏網洋人。於洋官及大洋商無與。助勦實出義舉。或云欲通自己商販。或云日後恃功索償。必生枝節。臣俱不能逆億。總之賊匪縱有平時。而洋務終無了日。各處通商馬頭。尊奉洋人太過。甚至偏袒豪暴。焚折民房廟宇。以拓洋場。而上海人莫與較也。數十商船。雇一洋人護送。歷經官卡賊卡。莫敢索稅也。總兵馬德昭去春大掠上海。一法國神父拏去。批頰罵曰。汝既毀蘇州。又毀上海耶。捆縛一晝夜而放。其威

跋如此。猶幸洋人勢利。見我
國新政清明。未敢遽萌覬覦。即如去冬戴坦等三山伏法。彼
新聞紙極頌
天朝神聖。於曾梧林沁。曾國藩。亦甚敬服。通商二三十國。俄英
美法尤強。四大國相忌不相下。前年
圓明園之變。所以卒就和議者。猶春秋時晉楚齊秦之要盟
周鼎而莫敢先動也。日本。安南。屢為英人窺伺。近頗自強。
英不敢犯。況
大清幅員。據英人地理志云。八倍於俄。十倍於美。百倍於法。二
百倍於英乎。所處日久相習。利權盡歸外洋。如冀李提軍

人情益附。彼四大國或相吞滅。強者愈強。我弱如故。而謂
狼子必無野心。實難深信。薛煥實言須於開誠布公之中。
密寓防微杜漸之意。臣謂籌防事非一端。不外撫馭得體。
整軍經武。益求船堅礮利。尤在博知洋情。各國皆有新聞
紙。一國之紙。互列數國之事。並不祕密。前年英法內犯。其
任中國頭目如何告怨。兩國主如何會議。兵丁破船如何
前來。用何法攻我陸路。何法攻我水路。以及應不能勝。急
欲議和等情。疊次紙來。一一詳敘。紙到一兩月後。其兵始
到。今上海新聞紙多譯貨價。應
飭各口通商衙門徧覽各國新聞紙。庶令識洋字人口譯。有關時

事者書記。大則奏

聞。藉資豫備。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上年十月間。法國使臣哥士者赴粵之前。曾函知臣等云。貴州地方官毀壞天主堂。焚燒學房。虐殺教民四人。請行文貴州巡撫查辦。並希行文兩廣總督會辦。其文即自行帶粵投遞等因。當經臣等分別行文咨查去後。旋據署貴州巡撫田興恕覆稱。黔省自逆匪滋事以來。將士東征西勦。殺賊不知凡幾。其中有無曾奉天主教之人。無從稽查。即用兵之區。焚燒房屋。亦所時有。其中即有天主堂學房。勢不能為之區別等語。

臣等當以此表。果如貴州巡撫所稱情形。則所數之人。所毀之房。自必無從查辦。正在設辦間。適寻士者於本月初旬回京。繕給臣奏訴狀會一件。內稱貴州提督田興恕。起意陵辱教人。去年屢次帶兵攻擊貴陽等處天主堂。並派團務道趙畏三等。往貴陽青巖晃家關攻壞學堂。將該處習教張如洋。陳昌品。羅老二。王羅氏四人。並不審問。即行處斬。曾於上年十月間。請為設法辦理。茲復查得前時著貴撫何冠英。提督田興恕。曾經公寫一信。與各屬員。內有驅逐天主教人。並藉故處之以法等語。以致本年正月內。因開州夾沙龍地方。百姓紙剳龍燈為戲。偏天主教人祭

龍。奉教人不祭。於是圍首周國瑋稟官。該州知州戴鹿芝帶人將傳教人文乃耳。及中國人吳貞相陳傳經。張天忠並張易氏拏去。盡用極刑處死。仍派圍首周國瑋四鄉按尋奉教之人。拏獲嚴辦。該處雖有如此種種可駭之事。而後任巡撫韓超。接到本大臣由廣州寄去和約告示二十張。仍還該處胡主教。不為張貼各情。本大臣止候貴親王再四思量。照覆本大臣知照。如何辦理。並將貴州胡主教申陳一件。何見善。田興恕。公信一件。哥士者在粵時與勞崇光來往信二件。教刦實訓一本。送閱前來。臣等伏查法國條約內載。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按第八款備

有蓋印執照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等語。臣等於前年換約後。曾將和約告示鈐蓋關防。通行各省。各該督撫自應徧為張貼。俾軍民人等咸得知悉。免致再於法國傳教及中國奉教之人稍有謀害。至各督撫尤應遵照疊次欽奉

上諭。於凡交涉習教事件。持平辦理。不得意為輕重。如果各督撫遵

旨妥辦。何至各府州縣致有擅毀法國傳教士及中國教民情事。

臣等前於各行各省文內。以天主教現在業已弛禁。應按

條約辦理。諄諄告誡。不啻三令五申。非不知中國固以儒教為重。但中外既經換約。則天主教人自行其教。並未偏勸不習教者勉強聽從。在中國自當一視同仁。不得稍加陵虐。查田興恕督兵黔者。所向有功。頻年東征西勦。誠如該署撫覆文所云。殺賊不知凡幾。但單民人等如果甘心從逆。固不能因其奉天主教而獨免刑誅。其有賊地方。向有天主堂學房。一經大兵進勦。固亦不能因其為教堂產業而可免延燒。至如該教人等安分守己。並無從逆實跡。而所建之教堂房屋。又不在有賊地方。地方官止因其傳天主教奉天主教。並未問曾否犯法。乃驟然焚燒殺戮。人

命至重。其人雖係奉教。仍屬
朝廷赤子。地方官職在愛民。何得草菅人命。乃貴州貴陽地
方圍務道趙畏三。於上年六月殺無罪教民四人。開州知
州戴鹿芝。於本年正月殺無罪傳教士一人。教民四人。兇
其故則貴陽之殺。不問所犯何事。開州之殺。止因奉教人
不肯聽從共祭龍燈。遂經圍首稟官處斬。現在貴州胡主
教遣司鐸任國柱進京。向法國欽差投遞申陳。內有貴陽
府知府多文聲稱。和約文件。乃恭親王愚弄外洋之舉。署
開州知州戴鹿芝聲稱。恭親王乃久蓄異志。私通外洋之
人。其人何足道。其印花又何足道之語。其餘所稱各節。與

同治朋 1 40

照會大略相同。黏入照會附送前來。臣等查覈照會內縷述各情。與田興恕所稱情節。大相懸絕。其申陳內所述多文。戴鹿芝等詞。尤屬駭人聽聞。臣等公同商酌。此案若仍交田興恕及韓超查辦。則照會內係田興恕起意陵辱。且有與前撫臣何冠英公寫信稟。內有藉故將教民處之以法之語。韓超雖係現任巡撫。亦恐於前任之事不免瞻徇。亦無以折服洋人之心。再四思維。廣東四川兩省。均與貴州相鄰。成都將軍崇實。兩廣總督勞崇光。西川總督駱秉章。均係能顧大局之人。應請

旨密飭崇實勞崇光駱秉章。迅即各委謹慎滿漢大員。馳赴貴州。

將照會及申陳內所稱各節。逐層嚴密訪查稟覆。由崇實
勞崇光。駱秉章據實具奏。毋得含混了事。亦不得稍事遷
延。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接據法國照
會內稱。貴州提督田興恕。是意陵辱教人。去年屢次帶兵攻擊
貴陽等處天主堂。並派團務道趙畏三等。往青巖等處攻壞學
堂。將該處習教張如洋等並不審問。即行處斬。何冠英與田興
恕有致府縣公信。內云驅逐教人。並藉故處之以法。本年正月
間。開州夾沙龍地方。因偏帮教人共祭龍燈。知州戴鹿芝。將傳
教人文乃耳。及中國人吳貢相等拏去。用極刑處死。仍派團首

搜尋奉教之人。拏獲嚴辦。現看巡撫韓超。又不將和約張貼。知府多文。知州戴鹿芝。語言悖妄。駭人聽聞。請飭駱秉章等派員密查各等語。天主教弛禁。本係不得已之舉。第目前軍務孔殷。兩害相形。擇其輕者。以維大局。督撫大吏。自當通籌利害。不僅為洩憤一時之舉。況人命至重。即使傳習天主教。而其人並未犯法。亦何得不加審問。遽行斬決。因興怒本屬武夫。或不能無鹵莽之處。而戴鹿芝素稱循吏。何亦忽有是舉。韓超不將和約張貼。何冠英有驅逐天主教人之信。是否均有其事。多文等口出狂悖之語。是否係法國傳教人及中國之習教者捏造激怒之詞。抑或實係不知檢點。信口而道。著駱秉章。劳崇光。分派滿

漢槇密委兼大員。前往貴州。訪查確實。即行覆奏。西人喜勝好爭。外仗信義。最忌虛假。設所查或有不實。必至增多口舌。務飭派往之員。詳細據實查明。秉公覆奏。斷不可一字含混。稍涉偏袒。田興恕為專閫大員。趙畏三等亦係道府。即使實有其事。朝廷亦必持平辦理。斷不肯稍徇外國之請。有損國體。該督等其各妥為查辦。毋許遲誤。西人既住京師。全在外省權宜辦理。調停妥洽。方可相安無事。即如此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哥士者往返辯論。舌敝脣焦。幾至決裂。而哥士者狡詐百出。總欲將田興恕。戴鹿芝等。遷治其罪。若使田興恕接到勞崇光代哥士書函商時。即設法斡旋妥辦。何至釀成不了之局。至田興恕。何

冠英公函。何以入西人之手。是否該省胥吏人等。有在其教中者。為之錄送。嗣後遇有關涉此等事件之書劄文移。宜通飭各屬一體秘密防閑。毋稍疏略。欽為籍口。原摺並照會中陳各一件。信函三件。均着抄給閱看。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貴州省內至本年二月十五日以前。所有本國和約告示。未見有一張貼出。本國居住貴陽主教及傳教士倚憑護照。往詣該處各大憲及地方官之日。貴州提督田興恕起意陵辱教人。窮形盡相。無所不至。想該提督不悅兩國和好。故意極力搗蛋。所以去年屢次帶兵攻

拏貴陽等處天主堂。壓偏教眾。搜擄器物。及五月初五日。
派團務道趙畏三等。往貴陽青巖晁家閘攻壞學堂各屋。
搶去一切。將該處習教張如洋。陳品昌。羅老二三名。拏送
北門城邊廟內。嗣又添拏去六十餘歲婦人王羅氏。於六
月二十二日無緣無故。不審不問。即將四人綁赴法場斬
決。我師大臣於去年十月初九日。初次聞此極惡之事。立
屬本大臣於初十日赴貴衙門面語文大臣諸人。請即設
法辦理。此時本大臣因未知此事底細確情。並無法即赴
南方。止請立即備一公文。速遞貴陽。切戒該處大小官吏。
不敢摧害教人生事。此時去文知照與否。本大臣不能知

悉。旋復請貴衙門行文勞制軍。即交本大臣攜往廣東。面會勞制軍秉公辦理前事。本大臣隨於十一月十五日赴粵。於廿一日會同勞制軍。將前事即已妥辦。至如何辦理之處。有本大臣與勞制軍往復書劄。茲特附來貴親王一覽。即可了然。蓋其時我布大臣因

貴國

兩宮

皇太后尚未聽政。貴親王亦未經議政。誠恐熱河諸大臣。亦有書劄關會各省督撫。不必實力奉行和約。則貴親王即從中出力。亦難濟事。故此案雖係顛背和約。而布大臣重念和

好。不欲過致費事。即屬本大臣從寬辦結。是即本大臣等倚重貴親王推誠仗義。並本大臣期於裨益貴親王議政之徵據也。乃至今何曾見有益處。本大臣念如此從寬調處。止有縱容為惡者。更肆兇虐。令人追悔無及。茲復查得前時貴州署巡撫何冠英提督田興恕。曾經公寫一信與各屬員。茲特錄稟附覽。其信內有驅逐天主教人。並藉故處之以法等語。本年正月內。因開州夫沙龍百姓紙劄龍燈為戲。偏天主教人祭龍。奉教人不祭。於是圍首周國瑋稟官。該州官即於二十日帶數十餘人。將本國人傳教士文乃耳及中國人數名拏去監禁。該知州戴庭芝當堂審

訊○不問別話○但問背教與否○背教即可釋放○如不背教○立即處斬○其時文傳教士持驗護照○上有直隸藩司印信○並錄載和約要款三條之諭單○上蓋總理衙門關防○詎該知州皆置不管○竟將文傳教士及隨帶中國人吳貞相○陳傳經○張天中○並張易氏○盡用極刑處死○仍派團首周國埠四鄉搜尋奉教之人○拏獲嚴辦○但該處雖有如此種種可駭之事○而後任巡撫轉○接到廣州寄去和約告示二十張○仍還該處胡主教○並云要貼請自己貼出○本處官員不使代為發貼○似此所行○明明違背和約之事○即可為敗壞兩國和好之端○本大臣徒深詫異○無可為言○止候貴親王自己

再四思量。照覆本大臣知照如何辦理。因至今本大臣絲
毫無疑於貴親王高明之心。和睦之情。實為
大清國社稷元勳之望。現本大臣止有兩節。請貴親王允准。第
一望貴親王將此照會。奏請
兩宮
皇太后
大皇帝覽悉。第二節以後貴親王會同本大臣商辦此事之時。不
用提及貴州官員指說天主教人從逆一層。緣中國皆教
人最多良善。現已人所共知。即
貴國之人。於本國相與和好之誠。亦已皆無可疑。故請貴親

王於此等捏誣之詞。勿煩置辯。再本大臣屢經奉告。凡事宜早籌維。一有遲誤。恐變故更多。卽不能如前此之易為力矣。知貴親王必深悉此意也。為此照會。

主教胡姓致法國公使申陳

貴州主教胡。為負約慘戮事。照得各國風俗不同。而信義之尚。乃萬國一律。法國所傳天主正教。

清國目為異端邪說。每將傳教各士慘加毒刑。如治盜賊。處死之後。又奏作供詞。組織逆案。加於其身。以為滅口地步。蓋馬神父之在廣西西林縣遇害。尤為慘楚。是以法國大皇帝憐念無辜被戮。心實難忍。遂與

清國商立和約。至詳且明。本法國人心誠實。以為既有和約。即
為信義可憑。踐約而行。本欽更張。而
清國人心難測。陽約陰違。以為得計。所有和約。並不通行各省。
即或通行到省。而各督撫又不轉行所屬。並將天主教益
加禁革。比未立和約之先。更慘且酷。實出情理之外。即如
貴州省城。素有天主經堂。本主教總理其事。歷有年所。並
無異言。至咸豐八年。有安順府郎岱廳同知戴鹿芝。拏獲
所屬奉教人盧廷美等四名。並不問供。即行殺害。彼時尚
無和約。故亦未使聲張。至咸豐十一年四月。本主教承准
本國欽差大臣知會和約文件。上蓋恭親王印花。遂以禮

謁見該省督撫司道以及府縣。奈該省各官。不但不以禮
接待。反加怒大怒。將司鐸任國柱傳至貴陽府公堂。再三
研詰。語言輕薄。百般侮弄。任國柱言蒙
清國
大皇帝允准。始獻傳教。而貴陽府知府多文言將在外君命不受。
況天下者乃人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此刻田軍門不
知何為皇帝。焉能遵從恭親王印花。況恭親王之出印花。
原為愚弄外洋之舉。並非實准傳教。該府於公堂之上。實
出此語。千人共聞。殊堪驚異。既而田興怒點動三營兵練。
砌天主堂持刀挾矢。作踐萬狀。將所供聖像十字架取去。

田興恕親手送至糞坑之中以為戲。又該署撫何冠英。與各幕各商。將聖像置洋煙盤內侮弄作戲。拍掌關笑。以為暢快。又命所保國務道趙國澍譯名趙閻王。將天主堂讀書學生張若瑟等四名拏去斬梟示眾。田興恕新刊一書。名曰救刦寶訓。改天主教之名曰天祖教。將無作有。百般辱罵。內皆市井小人不屑出口之語。公然刊刻書籍。到處分散。田興恕又與何冠英寫一公信。馳遞通省各府廳州縣。使其將天主教嚴加禁革。其信稟鈔錄於後。至同治元年。法國文司鐸由開州夫沙龍地方經過。被署開州知州戴鹿芝拏去堂訊。文司鐸帶有法國文憑。上蓋恭親王印

花。當堂呈據。該知州戴鹿芝在公堂大呼云。爾文憑乃法國文憑。並非清國文憑。不足據。至恭親王乃久蓄異志。私通外洋之人。其人何足道哉。其印花又何足道哉。遂將文司鐸並隨行吳貞相。陳傳經。房主張天申等。淩遲處死。屍肉盡與犬食無存。又到後壩地方。將張國珍。易氏。拏去正法。現在仍用圍首周國璋。四鄉搜尋奉教之人。拏獲到案。不問別話。但問背教與否。不背教者。立即斬梟。背教者即准釋放。如天主教果有不法情事。何以一言背教。即行釋放。其為專行禁革天主教可知。似

清國各官如此行為。信義安在。無信與義。和約何益。欲不申明
責欽差。而貴州之奉教者受害無窮。欲竟申明。而因興怨
已將黔省奉教人戶口。一一冊記。黔省主教。如或聲張其
事。即將黔省奉教人全行誅戮。是以特遣司鐸任國柱親
自來京投訴。理合據實申明貴欽差。即煩轉為查辦。以安
教眾而昭睦誼。

貴州提督田興恕巡撫何冠英公函

徑啟者。異端邪說。最為害民。省中天主教。前因溷跡市廛。
別無駭人聽聞之事。是以姑予寬容。近乃肆行無忌。心實
叵測。誠恐遣人四出。任意煽惑。尚祈台端無論城鄉。一體

留心稽查。如有來外方之人。謬稱教主等項名目。欲圖傳教惑人。務望隨時驅逐。不必直說係天主教。竟以外來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儻能稽故處之以法。尤為妥善。世道之壞。已至於此。如何力挽頹風。是在太守明府之盡心力耳。必無差謬。幸弗畏葸。如果辦理得力。定當優敘。儻不經心任聽傳習。一經查出。咎亦難逃也。田興恕何冠英公頓。

哥士者致兩廣總督勞崇光信

敬致勞大人閣下。本大臣自到廣省。多承親切酬應。種種高義。銘刻難忘。再前所奉託貴州之事。既允辦理。事必易結。然此事我國欽差大臣原無意使田提督絲毫得利。更

不願伊受恐獲罪。但伊所作。義不能容。而和約所載。亦不能悖。現今自因田提督派團務道趙長三。及陶金南。萬醫生。吳喜宗。二委員赴青巖晁家關之天主堂大學房搶去書籍等物。並奪占房屋等情。以後又將不肯背教之張如洋。陳昌品。羅老二。王羅氏。無故擒殺四命。如此謬妄。不但違犯和約之十三條。並違犯

貴國之律例。且被殺之四人。素皆良善守法。儻因興起畏罪怪訕。大略難昧貴部堂洞鑒。況我法國本然之性。永不說謊。中外皆知。所有田提督之敢於妄作者。皆由去年和約換後。貴州省城大小官員不肯張貼宣示之故。目今所最

要者。今貴州省迅速將和約貼出方妥。故本大臣遵行我
國欽差相同議政王會議之諭二十分。隨函附送。請煩推
誠辦理。切望一二日內妥派差員。迅赴貴陽府。將所送之
諭二十分。按照單開之數貼出。並向貴州巡撫設法立將
搶去胡主教之書籍等物以及房屋。如數賠還。如原物毀
壞不存。本省大吏宜賠銀五千兩。交堂中胡主教手。至被
殺之四命。每家至少亦宜賠給恤銀二百五十兩。另外仍
令趙長三及陶金南等四官。為被殺之四人賠造富麗墳
墓結案。因思貴部堂性量宏深。為國宣力。是以本大臣盼
望隆儀。洞悉我意。速將此事辦理妥當。不但與

貴國有光。亦免田提督獲咎。再請煩貴部堂轉致貴州巡撫。
將本大臣附送之公文一件。飭送貴州省城貓貓港天主
堂居住之胡主教收納。並將胡主教所寄回文。亦令差人
帶回送交。更請鼎力設法。使田提督後來不復再起怒波。
毋事陷害教人。是所切望。儻後稍有疏失。兩面皆無所益。
兩廣總督勞崇光覆哥士者信
接誦來函。並和約告示二十分。清單一紙。另寄胡主教公
文一包。均已收悉。承屬貴州之事。自當查明。公平妥辦。現
已備有公文並信函。專差斡弁。前往貴州。切致貴州撫院。
先將和約告示。照單逐一分派貼出。一面追賠書籍銀兩。

修造墳墓。將此案妥速辦結。嗣後更當按照和約。將習教為善之人保護安全。以敦和誼而副盛心。至胡主教公文。亦交差弁帶往。按址交收。既俟得有回文。再行知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兩和。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據塔爾巴哈台參贊明緒奏。以俄國分界大臣照覆內稱。仍在塔垣會議。請

旨飭下瑞等於六月十五日趕赴塔垣會議。議定後先換信約。再行分赴各處建立界牌鄂博等因。接閱之下。不勝躊躇。因思夷情譎詐。反覆無常。明緒此奏。必出萬不得已。瑞於五月初九日。遵將印務移交參贊大臣麟興接署。即於是日

帶領原派章京遇春。添派委署主事岳嵩武善。攜帶關防。
馳赴塔爾巴哈台。務期於六月內趕到。與明緒悉心面商。
諒該夷亦不至藉端鋃舌。再查奉
旨添派前任科布多參贊大臣錫霖。幫同幫辦理北路分界事宜。
查錫霖業已卸事。所有奉
旨幫辦北路分界事宜。可否一併移交後任廣鳳接辦。或於科布
多參贊廣鳳幫辦金昌二員中。請
旨另派一員。幫同幫辦理北路分界事宜。以專責成之處。恭候
聖裁。俟奉到
諭旨。於幫由塔爾巴哈台會議旋回時。繞至科布多。會同

派定之該大臣督飭委員等。在烏科二城適中之地。分令各於本境建立界牌邵博。庶於分境立界。得有專責。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起程前赴塔爾巴哈台。會議定界事宜一摺。前因俄使在京聲請勘辦地界。於或起或止之處。一路順行會勘。不至多勞往返。嗣復聲稱據伊國來文。仍擬在塔爾巴哈台會辦。先行議定。均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知明誼等妥為酌辦。俄人反覆無常。意存蒙混。即著明誼等於馳抵塔爾巴哈台之後。按照地圖。妥為剖辨。以免任意侵占。漫無限制。至查勘西北地界。前經派令錫霖會同明誼等妥為辦理。茲據奏稱錫霖業已卸事。可否於廣鳳。全昌二員中。另派一員幫同

辦理等語。所有北路分界事宜。仍著錫霖幫同辦理。以專責成。俟事竣後。再行來京。明誼於會議回旋時。即著會同錫霖督飭委員等。各於本境建立界牌郵博。並著恪遵前旨。與該國使臣按照圖說。據理剖晰。以杜侵占而昭信守。

戊申。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江西省城法國教堂。被人拆毀。隨細訪街鄰。密詢地保。據稱該教士初到。帶有女嬰孩十餘名口。續又自饒州帶到男女嬰孩十餘名口。分住省城內外。不許外人進堂。查法國傳教條款。本無教堂養育幼孩明文。且所收幼孩。女多男少。自五六歲至十一二歲不等。亦無懷抱乳哺者。紳民不能無疑。適見湖南公檄中採

生折割等語。以為收買有因。形跡叵測。正值院試生童雲集。有欲向堂內認識女孩設法取贖者。教堂堅執不允。一時觀看多人。洶洶不服。遂啟此釁。嗣有紳士夏姓檢獲血青一塊。狀如山查糕。又有銅管一具。長約三四寸。眾口鬨傳。以為血青係熬鍊精血而成。銅管乃它用眼睛所用。事無左證。語甚不經。又據安義人陳福檢呈骨殖一包。計十五件。訊係在教堂後園拾獲。查看教堂後園。係屬空地。歷年守城兵勇。時有傷亡。雖係無論暫暴露。隨飭仵作如法蒸檢。既無傷痕。亦非孩提之骨。眾目共覩。輿情可以釋然。惟血青銅管。愚民傳播。甚駭見聞。請咨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照會法國公使。查明血膏實係何物。銅管實係何器。以釋紳民之疑。而固中外之好。至堂內收養嬰孩男女二十四名。養婦二口。經該府縣陸續招集。安置公所。妥為撫養。現據通事方安之函知委員候補知縣夏燮等。交管事人蕭伯祿領赴撫州育嬰堂寄養。即經該府縣派撥丁役護送交收等情。嗣准總理衙門疊次咨催。妥為辦理。又經轉行嚴催。迄今兩月有餘。不特滋事之犯遠颺無蹤。即為首為從。實係何人。迄無從訪出確切名姓。蓋緣愚民因疑生憤。萬眾同心。當時不暇致詳。羣相附和。一聞訪拏。非但滋事正犯畏罪緘默。雖在場旁觀之人。亦無由知何人起

意。何人下手。故日來誘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計推求。終無端緒。若使捕風捉影。文致成招。止圖罪有攸歸。將就塞責。非惟小民含冤莫訴。上負
皇仁。抑亦非法國行教勸人為善之初意。惟臣身任疆寄。於關繫中外大局。事前既疏於防範。而滋事之犯。日久未能訪獲。辦理不善。咎實難辭。相應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昭儆戒。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查明教堂被毀。自請嚴議一摺。據稱法國傳教人初到江省。形蹤叵測。紳民不能無疑。時值生童雲集。眾情洶洶。遂將教堂拆毀。紳士夏姓等開傳各節。經署

南昌府知府王必達驗無左證。業經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現在滋事之犯逃逸。即為首為從。實係何人。無從訪聞。自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此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法國使臣商辦。俟該衙門如何定議。再咨行該撫辦理。沈葆楨所請交部嚴議之處。身任其咎。自係為權顧大局起見。著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剖辯如何辦法。再行酌定。至天主教弛禁。原一時權宜之計。此時內患未平。豈容另生枝節。且該國在上海助勦逆匪。不得不暫示牢籠。所賴各地方大吏。曲體朝廷不得已之苦心。當於羈縻之中。默寓防範之意。斷不可操之過急。別搆釁端。是為至要。

庚戌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據法國照會田興恕上年屢次攻擊貴陽等處天主堂並殺害習教張如洋等當經該衙門行文該提督咨覆嗣據該提督聲覆因帶兵勦賊不能分別是否習教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復接法國照會本年正月間開州夷沙龍地方因偏袒教人共祭龍燈知州戴鹿芝將傳教人文乃丹及中國人吳貞相等拏去用極刑處死仍派團首搜尋奉教之人拏獲嚴辦現署巡撫韓超又不將和約張貼請飭查詢各等語天主教弛禁和約本有專條自當彼此遵守田興恕初因勦辦賊匪誤未分別何以經總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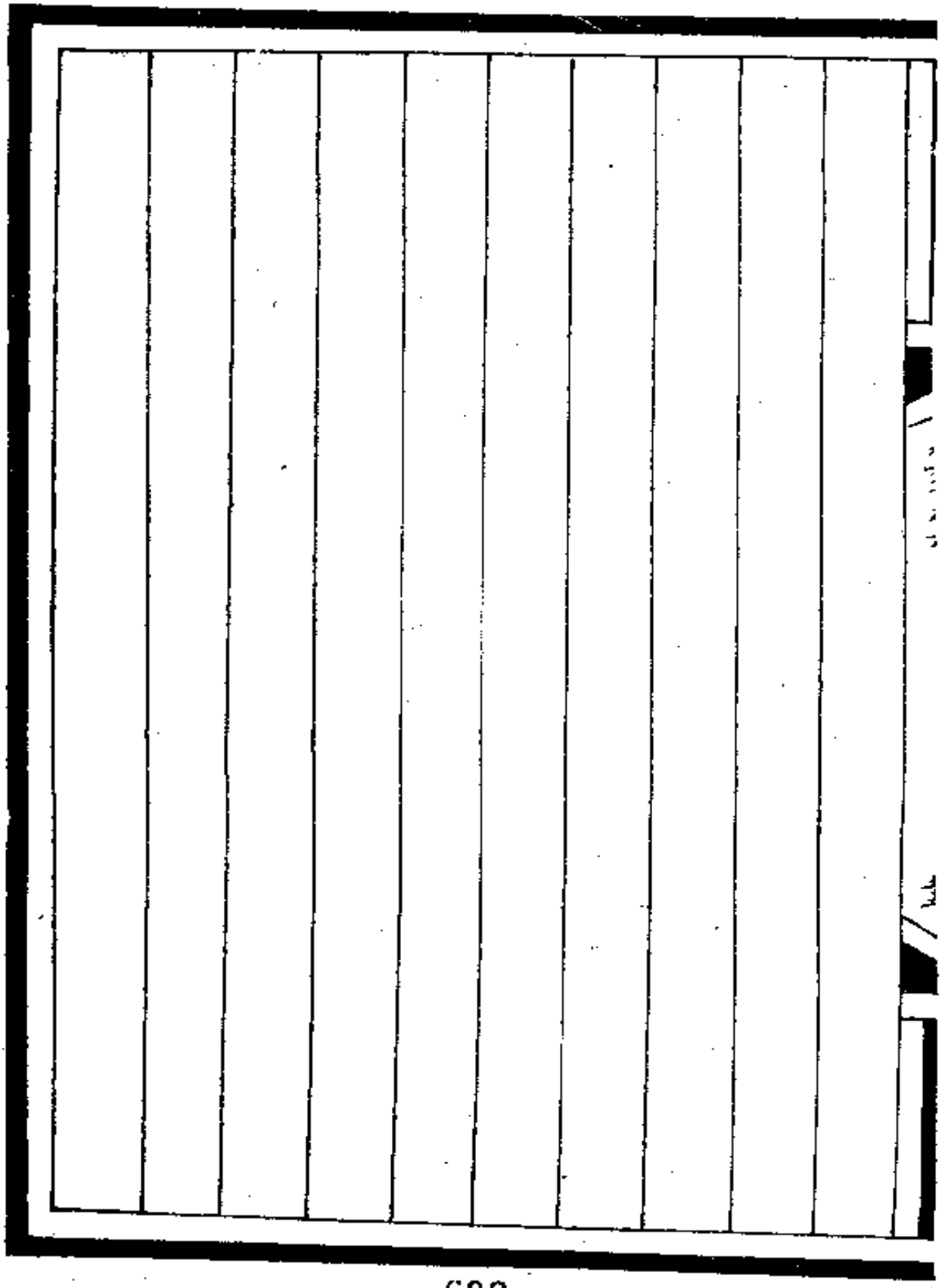
衙門咨查之後。而戴鹿芝仍有擅殺教士文乃丹等之事。該知州素有循聲。自應以愛民為本。豈可因其傳教殺害無辜。嗣後黔省遇有傳教之人。即著與平民一體相待。斷不可圖洩一時之憤。有誤大局。儻查有傳教人作奸犯科。應行治罪者。即詳細奏聞。候旨敷辦。該撫等均係封疆大員。當通籌大局。妥為辦理。所有條約。即著韓超張貽。用符原議。如再有屬員任意妄殺傳教人等。或將弁故意殺害。以圖洩憤。則是縱之罪。不能再懲寬免也。

福建巡撫徐宗幹奏。閩省軍餉支絀。前撫臣瑞璸督同司道等百計圖維。適有英法各國洋商。情殷向義。兩次湊借

銀四十萬兩。於粵東應解關餉項下應還二十萬兩。本省自行措還二十萬兩。當據該洋商措齊繳庫。軍餉賴以數行。旋接廣東來函。知前項匯款。業經允准按月照數給還。本省應還之項。亦設法按期歸楚。刻下應解西北兩路行營軍需。並浙皖協餉。以及本省水陸各營常年兵糈。司道各庫及關稅釐金等項。接索無遠。據該司道等稟請仍暫借洋商銀十萬兩。稍資接濟。並照前次議定利息。分期歸結。長江各路軍情。正有起色。糧餉必須應和。且英法各國兵船。協同江浙各軍。勦賊得力。該洋商復代籌餉需。自可循舊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徐宗幹奏請仍暫借洋商銀十萬兩照前次議定利息分期歸結各等語所奏各情自係為各軍糧餉易於應手起見惟粵省本有應協浙省之餉亦有欠解閩省之餉且各該商人於各口均有應納稅項若概行匯借將來各省效尤難保不致生轇轕所稱洋商向義湊借之語洋人視利最重亦難保不致糾纏該撫所奏議定利息分期歸還其利息作如何計算其歸還時如何辦理著詳細具奏嗣後於餉需一切務當妥為通籌期於無弊不得僅顧目前率行匯借致啟弊混之漸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七之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

同治元年壬戌六月癸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英國參贊威妥瑪函稱五月初十日英法合兵攻克甯波法國守備格呢受傷陣亡英國守備格爾仰它拉亦因親身上岸對陣力戰陣亡此次英國大船上傷斃二十人小船上六人法國船上亦傷斃六人等語茲據法國公使哥士者照會內稱法國參將格呢在浙江甯波地方協同勦賊受傷身故等語與英國威妥瑪來函所稱適相符合惟英國指格呢為守備而法國則稱參將官職微有不同此必英國傳聞之誤臣等查法國提督卜羅德前於攻克

南橋鎮中槍陣亡。經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褒獎。奉
旨予祭一壇。並頒給庫存貂皮一百張。絲絨四端。交卜羅德家眷
祇領在案。今法國陣亡參將格呢。英國陣亡守備格爾仰
它拉。及船上傷斃三十餘人。同是歿於王事。雖現在並未
據浙江巡撫奏報。然外國皆係輪船寄信。較內地驛站為
速。其言尚屬可信。應請一併
給予溫諭褒獎。以彰和誼。至前據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英國武
官巴爾答沙因管帶礮軍。積勞身故。請
旨獎卹一案。臣等查巴爾答沙係屬積勞身故。並非打仗陣亡。已
與威妥瑪言明。止須給以照會嘉獎。無須仰瀆

宸聰。臣等業經繕給照會送去矣。合併陳明。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大英國守備會同勦賊陣亡一摺。據稱守備格姓。因幫同克復浙江甯波府城。親身上岸對敵。力戰陣亡。足見兩國克敦和好。將弁異常出力。故能奮不顧身。衝鋒陷陣。以致捐軀。殊堪惋惜。著該地方官妥為照料。以敦友誼。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現聞貴國浙江甯波府地方官員。於該處一切兵餉防堵事宜。概未出力籌辦。至今並無切實保衛之處。恐一兩月後。逆賊或再竄擾。不獨

貴國失守疆土。而本國軍民。亦受患甚深。況本國及英國。亦斷不能時時在彼處殫盡血力。代為禦敵。即前此打仗之際。本國參將格呢臨陣受傷。隨即身故。亦已重念友誼。竭誠相助。刻下務請貴親王飛飭該處地方官嚴切戒諭。令其速即設法妥辦防堵諸務。必期捍衛森嚴。使賊匪不敢再犯。則本國亦可以協力同仇矣。再福建界連浙省之處。防務亦皆疏懈。並望貴親王一律劄飭遵辦為要。為此照會貴親王。請煩查照施行。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署江蘇巡撫李宋文內稱。中外官兵。攻克南

橋鎮柘林奉賢各城。又周浦一軍。蹋平杭頭新場賊營。復會同英法各兵。奮勇攻克。異常出力。英國帶兵官已。督帶礮勇。積受勞傷。於行營暴疾身故等因前來。本爵查貴國帶兵官已。因協同勦賊。督帶礮勇。積勞受傷。暴疾身故。足見貴國官員仰體貴大君主與中國敦篤和好之意。是以貴國帶兵官亦能保全和誼。相助出力。以致身故。能不惋惜。而貴國與中國真心和好之意。於此益見。本爵又深抃慰之至。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上年因天津海防緊要。英國願幫同教練兵丁。經臣等奏明挑選京兵。飭赴天津。交崇厚統率。並經

崇厚另挑大沽協兵。督同外國武官教練。業據崇厚疊將
教練認真。兵丁技藝。俱見進境等情咨報在案。茲據英國
公使卜魯士照會內稱。防守之策。要在中國自行盡力籌
辦。南省各口。果設步兵火器等營。多備兵器。廣積糧餉。兵
精復隨時全給。操練必有成效。即如福州一口。此等精兵。
最易設備。並稱伊國有四品官柬姓。貴為明幹。可以代中
國管理火器。並可令其將製造礮位之法。逐款開呈等語。
又據英國參贊威妥瑪函稱。伊國提督何伯總兵斯得弗
力。俱有願在上海出力練兵之意。並據稱何伯請練兵六
千。每年餉需。約以百萬為率。又稱斯得弗力請自募兵定

餉。餉項多寡。由中國給發。請即查覈淮行等因前來。臣等查該國照會內稱要在中國自為盡力等情。其中即隱諷中國不肯盡力之意。現在青浦等處。該國將兵撤退。是否力已漸形餒弱。抑或別有意見。均難逆料。若不藉此羈縻。使之樂為盡力。誠恐彼勢果不支。或致為髮逆所誘。關繫更非淺鮮。惟若照該公使照會之意。令各海口俱設步兵火器等營。經費未免過多。且慮同時紛紛調集。又或多滋騷擾。即何伯所請在上海以百萬餉練兵六千之議。亦斷難以該海關之稅。盡供此一舉之用。至斯得弗力所請自行募兵定餉。流弊更屬多端。皆為萬不能行之事。臣等公

同商酌。惟有令上海福建兩處。仿照天津練兵之法。酌量情形。先行試辦。則既不沒外國獻策之忱。而中國不至過耗財力。於事似屬可行。臣等已行文各該督撫將軍。令其將此舉於海口有無妨礙。及餉項能否數支之處。豫為妥酌。並將天津現辦章程鈔錄寄交。應請

飭下署江蘇巡撫李鴻章。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徐宗幹。福州將軍文清。於接到臣等公文後。即行悉心籌酌。如果無礙於該海口情形。而餉項尚有可以湊措之處。務即仿照天津辦法大意。妥定章程。酌量派撥兵丁。與外國認真訓練。牢籠其心。總期功歸實際。餉不虛糜。是為至要。至英國所

稱四品官東姓可代中國管理火器並可代製礮位等語。
查添製礮位。固屬目前要務。惟當此需餉浩繁之際。此項
經費。殊難籌撥。且東姓武官。係屬外國之人。臣等未悉其
人底蘊。遽假以管理火器製造礮位之權。深恐未甚相宜。
惟亦未便拒絕以拂其意。業於照覆內告以現令江蘇福
建巡撫酌議。俟其覆回。再為商定。

御批。依議。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前次相晤。所有同防逆賊之議。本大臣迴
慮語中或有不明之處。擬行文分晰。以免日後誤會為妥。

茲本大臣接奉上諭。以通商各口。分調水師軍船。協同防守。朕見尚可依議。惟陸路各營。不便進入內地等因欽此。恭奉此意。總以要在

貴國自行盡力籌畫。妥定防守之舉。但

貴國官員。如不能認真講武。以禦不虞。則本大臣止得遵咨本國水軍。專將各口城外洋行地界分守。至於城中安置。其勢悉歸本城官員經理。與我軍無涉。蓋南省各城。所有向募生兵。未得練習。充數雖多。毫無裨用。至於鄉勇。尤不能同行協辦。因勇眾多有不奉軍令。則揮使萬難得力。況屢視外國恒為仇敵。不服約束。到處強橫。幾與髮賊相類。

此亦久著聞見。據此各情。每口果設步兵火器等營。兵器務實。廣備糧餉。兵精尤應隨時全給。則操練庶可望有成效。如此本國水軍方可協同相助。否則不便令其相幫。即如福州一口。此等精軍。最易設備。至於火器。天津現有本國四品官袁貴為幹員。本大臣管見。

貴國可否特行招請。代為總理火器。飭其於所二各口。如何分設礮營之處。逐款備陳。轉呈貴親王查覈。據情准行可也。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接奉貴國大君主諭旨。以

通商各口分調水師軍船。尚可協同防守各等因欽此。本大臣恭奉此意。為此轉呈查覈。據情准行等因前來。本爵查自貴大臣住京以來。屢為中國設法平賊。近日貴國何提督又在上海一帶為中國收復各城。本爵忭謝甚深。五月十四日。文大臣接到貴參贊威來函。詳論江蘇練兵實於大局有裨。當經本衙門行文江蘇巡撫。酌量情形。與貴國斯總兵商辦。茲准貴大臣照會。以為要在中國自行盡力籌畫。安定防守之舉。各口宜設步兵火器等營。操演有成。貴國水軍方可協同相助。至於火器。現有四品官東姓可代為總理等語。具見貴國與中國友誼日敦。及貴大臣

與中國設法平賊之美意。本爵與諸位大臣公同商酌。除天津業經舉辦外。各口地方。現在最緊要者。莫如上海。況有貴國提督何總兵斯在彼防勦。正可就近教練。現再咨查蘇撫。令其酌商咨覆。並切實與何提督商辦。惟練兵必先籌餉。現在餉項能否敷支。必應由蘇撫覈明。不至半途而止。方為妥善。至貴大臣照會內稱福州一口。此等精兵。最易設備等語。查福建近年營兵。調援浙省者甚多。其餉項能否如天津辦理。本爵亦一面飛咨該省督撫。妥為籌畫辦理。務使糧餉充足。訓練久而收實效。庶不負貴大臣之美意。至於大器為行軍之要。如上海福建兩處籌有定

款。即當與貴國四品官東姓講求一切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各國從前歷年和約原本等件。前次在海淀遺失。嗣經法國先將該國條約稅則八本。在津交還。其美國章程。經臣等行文江蘇巡撫。轉令該國領事官另錄一分。已由該撫備文咨送禮部存查。至俄國條約等件。遺失後尚未覓回。均經臣等疊次奏明各在案。茲據法國公使哥士者交到各國和約條款章程等十八件。臣等詳加檢閱。內英美俄三國條約及補交法國通商章程各原本。並清文鈔錄俄國書信一件。數目均符。各國條約章程原本。應照前案送交禮部收存外。其清文俄國書信。應存臣

衙門備查。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上年六月間。前任欽差大臣布曾接奉本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劄文內開。十年接仗之際。拾得中國前與泰西各國設立和約原本數件。惟因願與中國來往。愈深愈熟。為真摯之友。故定意將所得之件送還。以為和好之據等因。此時布大臣即於六月初六日照會貴親王在案。現今各件。已經寄來本署。故本大臣知照貴親王。請即簡派大臣赴本署取回。以昭慎重。為此照會貴親王。請

即查照可也。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五月十五日。接據貴大臣照會一件。並送到各國和約十七件。並上年送到滿文俄國書信一紙。共計十八件。具見貴大臣敦篤和好。遇事關照之美意。本爵業已照單如數點收。實深忭謝之至。為此照覆。

法國送還各件名單

一

大清國與大英國。在江甯府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設立和約條款原本。

一

大清國在天津於咸豐八年。設立和約條款原本。

一在天津和約遺補條款原紙。

一

大清國與大英國。在上海於咸豐八年。設立通商貿易章程漢

原本英原本二紙。

一美國伯理璽天德。允准中國與伊國在望夏於道光二

十四年。設立和約原本。

一美國於咸豐七年。欽發詔書派全權大臣列原本。

一美國伯理璽天德。允准伊國與中國在天津於咸豐八

年。設立和約原本。

此本外尚有伊國與直隸總督恆。在北塘於咸豐九年。將

八年之約互換重定原本。

一美國大臣列。與中國中堂桂箸。在上海於咸豐八年。設

立議定五十萬銀兩章程原本。

一中國與美國。在上海於咸豐八年。設立通商貿易章程

原本。

一美國欽派大臣瓦詔書。

一美國住紮上海領事官收票。言明奉到

大清國

大皇帝御書答應伯理璽天德書信等語原本。

一俄國發出憑據五紙。准本國人赴中國京城。

一俄國書信一紙。繙譯滿文。豫備中國

大皇帝御覽原本。

一中國與俄國。在天津於咸豐八年。設立和約俄文原本。

一該和約互換條款原本。

一俄國全權大臣照會漢文一件。請中國

欽差准其赴京都原本。

一

大清國與大法國。在上海於咸豐八年。設立通商貿易章程原

本四本。

庚申。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本年正月十四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鈔片內開漢口九江。雖已通商。而進出稅鈔。均係上海徵收。實在上海關共代收九江稅若干。代收漢口稅若干。查明數目。派員解交湖北江西二省。以濟軍需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當經前撫臣轉飭遵辦去後。嗣准湖廣督臣官文。妄派湖北候補道張曜孫。來滬儀提代徵洋稅。疊經臣等飭令江海關查明數目。分別撥交在案。茲據海關監督蘇松太道吳煦詳稱漢口九江運土貨出長江正稅。並復進口

半稅由上海徵收係遵照定章辦理江海關所收漢口九江來貨之進口正稅即係代徵漢九兩關正稅所收由上海運往長江各貨之復進長江半稅即係代徵漢九兩關進口半稅滬關並無別項復進口稅餉當即督飭總稅務司費士來確查代徵漢九兩關銀數旋據覆稱前二項稅款該司稅於上年十一月初一日漢口開關之日起即將所收稅銀另冊登記特是各商船來往長江一船之內時有漢口九江兩處之貨且運入長江貨物洋藥並不逐一報明孰為運往漢口孰為運往九江即偶有報明亦難保無報往漢口者不因漢口價低改往九江報往九江者不

因九江不能得價。改往漢口。以致兩關稅銀。難以分晰。若長江通商以來。漢關未設以前。該司稅初不料漢口另行設關。又不知復應劃還。將所收該兩口稅數。載入本關徵收簿。日久款多。難以剔出。即時彙報。應請照會漢口九江。詳細註明各該口起下貨稅。便可據以分別江海關代徵之數等語。該道覆查運入長江之貨。必須知其實在何口起卸。始能指為何關進口之稅。長江運出之貨。亦須知其從何口下載。始能指為何關出口之稅。乃洋商運貨入江。得價則售。市價既有低昂。銷路須從其便。漢九兩處。即該商亦不能豫定。其自長江運貨至滬。究係來自何口。多未

報明。即有報明。亦難據以為憑。是進出兩項。均未便由滬懸擬。張為分別。業經造冊詳請前撫臣薛煥咨查漢九兩關。各自填註在案。至此項代徵之稅。本應隨時解還。惟上海賊氣環偪。堵勦喫緊。自去冬以及今春。各防兵勇數逾五萬。需餉浩繁。咸豐十年冬間。曾經前撫臣薛煥奏明。請將上海關稅釐捐。儘數提充本省餉需。現在統計每年洋稅收數。不過二百餘萬。每月僅收銀二十餘萬。除照章覈扣英法各二成賠款外。月稅不過十餘萬兩。代徵漢九二關之稅。即在其中。連所收釐捐併計。亦止二十餘萬。而每月兵餉軍火。即須三十餘萬。加以協濟鎮江等處兵餉。本

處俸廉兵米等款。及京外飭撥緊要之款。無不取給於稅項。目前之入不敷出。即可知從前之收不敷放。以致墊欠累累。一籌莫展。決裂堪虞。不得不援照舊案。請將前項長江稅課。先行留抵上海防勦餉需。一俟軍務稍定。遵即趕緊解還。一面督飭該司稅將上年十一十二月。至本年正二三月。代徵錄數。逐一彙準。開具代收長江稅。並本年春季江海關收稅細數清摺兩扣。呈請奏咨各等情前來。臣覆查上海關稅。儘數提充本省軍餉。數年來辦有成案。非自今始。臣在安慶時。道路傳聞。每月滬關收稅有四五十萬之說。到滬後留心察訪。乃知浮言未可盡信。接任以來。

屢向吳煦面詰該關所收洋稅確數。據稱新關洋稅。係總稅務司費士來經收登簿。確有案據。該關道雖總司其事。不能絲毫攙越。洋人收稅。向極認真。如稍有不實不盡洋商斷不依從。既登簿冊。即儘收儘解。非比內地各關積習。書吏可滋弊混。應將本年春季所收稅數清摺呈覽。臣查摺內所開至旺之月。除扣賠款及船鈔外。僅得實銀十餘萬。衰月僅及十萬。代徵長江稅尚在其內。則收數並不為多。臣四月十五日莅任視事以前。其留抵軍餉各款。均係前撫臣薛煥任內之事。其自四月十五日以後。為日無多。代徵之數。計亦無幾。業已遵照部行。劃撥湖北應解京倉

米價銀七萬兩。似足相抵。而滬關究竟代徵九江稅銀若干。業經造册咨請自行填註。必俟註明咨覆。始能分別劃抵。況上海為蘇省一綫餉源。有滬地然後有稅餉。今蘇杭踞逆。切近窺擾。必欲得而甘心。洋人雖議助防。究係未可專恃。自須練成一支勁旅。以保重地而張國威。若將代收之稅。盡數撥還。餉必不繼。則兵亦不能練。松滬舊有兵勇。經此次大股逆賊衝潰。已由臣遣散一萬五千餘人。內又選派將領。挑收精銳千餘人。加以臣由上游帶來水陸萬餘人。及各防水陸舊部。並南匯降卒。英法各國礮勇。合之仍不下四萬。即逐漸裁汰。該處地勢平坦。頭

頭是道。欲保上海。即不能不兼守松江。寶山。及浦東各廳縣。人數太少。亦不濟事。臣日夜焦籌。周知所措。總計松滬軍餉及鎮江協餉。並製造軍火賞卹各項。總需每月亦須銀三十餘萬兩。近更奉撥總稅司赫德置辦輪船槍礮等價。二十五萬兩。又商運京倉米石先付價銀十一萬三千兩。此皆必不可欠之款。又奉撥袁甲三軍餉每月二萬兩。催逼日緊。應接不暇。據該署司吳煦稟稱。上海月收釐捐銀十餘萬。關稅銀十餘萬。專抵本處兵勇糧餉。尚多不敷。除由臣嚴查積弊。隨時設法整頓。撙節動支。並將奉撥要款。暫飭該署司趕緊那解外。可否籲懇

聖主鴻慈俯念微臣到任未久軍餉竭蹶准其循照舊章暫將代徵
漢九兩關之稅先行留抵俟赫德赴鄂議定設關章程再
續籌款補解俾臣訓練兵勇藉資鼓勵合力進勦以顧大
局而保危疆謹會同兩江總督臣曾國藩通商大臣臣薛
煥等尋摺馳陳
御批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癸亥湖南巡撫毛鴻賓奏前據湘潭縣知縣羅才術稟該
縣士民燒毀天主堂並拆毀冀修理所住白石港民房當
經批飭查明起事根由及何人倡首認真辦理復飭司委
員前往該縣確查並咨明總理衙門在案迄今日久尚未

據將倡首之人查實稟報。查羅才衍於該縣士民拆毀天主堂。事前既不能禁止烏合之眾。臨事又不能妥為彈壓。及至事經數月。仍不能將倡首姓名查出。實非尋常疏忽可比。正在查辦間。復據署衡陽縣知縣劉鳳儀。署清泉縣知縣陳寶善稟稱該處天主堂。亦被士民拆毀。伏思天主教既經條約內載明。准其各處傳習。其習教與否。原聽民之自便。初非強以必行。即使各教首與地方不甚相安。該士民等亦應稟明分別辦理。何得擅行拆毀。事關中外和好大局。必須徹底根究。以杜爭端。應請將湘潭縣知縣羅才衍署衡陽縣知縣劉鳳儀。署清泉縣知縣陳寶善均摘

去頂帶勒限賠修並飭查拏倡首之人務獲懲治

御批羅才衍等均著摘去頂帶勒限賠修餘依議該衙門知道

丁卯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奏臣於五月初三日與比利時國使臣包禮士會晤告以該國已在各口通商一切可循其舊毋庸另立條約包禮士稱伊奉國主之令係為進京立約而來非此無以覆命臣復曲為開導又告以現已奉有

諭旨飭令在滬商辦一切均可由臣主持於北上一層力為阻止該使臣意似稍動而請立條約仍堅執不移洋人情性難馴不得不於辯論之中仍寓羈縻之策事非一時所能定

議。五月初一日。該使臣遞來照會一件。仍以立約為定。並擬送約稿一紙。查閱稿內所開。計有三條。與咸豐九年秋間。該國前使臣怡娃所遞三條。大同小異。臣查比利時國。本係西洋小邦。徒以通市中華。歷有年所。聯姻英國。倚作奥援。故立約之念甚堅。不無過存奢望。臣如拒之太峻。恐其激而赴津。許之過輕。又恐得步進步。誠如

聖訓。該國換約與否。於大體並無增損。而不可不稍為操縱。以防

嘵瀆之弊。因令蘇松太道吳煦再加開導。令繙譯官轉達

以作騰那。包禮士謂臣尚未奉

畀重權。上海不能主政。聲稱即須入都會商。臣思外國最重全權

大臣便宜行事等字樣。臣已欽奉

諭旨飭遵。自應恭錄照會該使臣知悉。冀其稍息北上之心。又令

吳煦曉諭該繙譯官。以

國家既予通商大臣以便宜行事之權。

諭令在滬辦理。所以優待外國者甚至。包禮士自應在此會議。如

果貿然北駛。則天津無人禮接。不能怨中國慢待使臣。意

在據理折服其心。使不至遽行啟碇。復查包禮士所擬三

條。第二條條定約後以十二年為度。第三條條約須請

用

寶。擇地互換。均尚無甚窒礙。惟第一條有該國大小官員商民船

貨。均與別國受益最優者同之語。則包羅各國條約在內。

臣如顯加駁斥。彼必索之愈堅。因擬設法消融。亦開三條。

一議各口均令設立領事。並禁商人充當。一議商民禁赴

內地游歷通商。一議使臣不得赴京。明知包禮士未必一

律允從。而寫此權術。冀於會商時藉可互議增減。臣於五

月二十三日備文照覆去後。六月初一日。接據該使臣照

會。於臣所開之條。均未議及。情殊巧黠。惟由伊訂期約臣

會晤。似阻止赴津一節。漸將入我範圍。總理衙門鈔發布

路斯國條款。臣僅與吳煦閱看。未經宣露。此次議立比利

時國條約。謹當欽遵

訓示。不令夫有出入。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籌辦比利時國通商事務大略情形。並鈔錄照會呈覽一摺。辦理甚合機宜。深堪嘉尚。該國公使包禮士。有訂於六月初四日。與該大臣會晤之語。諒薛煥業已晤商。其是否停止赴京。想已略有端倪。該公使所遞三條和約。以十二年為期。並遞京用寶。尚無窒礙。而該國大小官員商民船貨。均與別國受益最優者同一條。薛煥因其包羅各國條約在內。擬設法消弭。因開列三條。以期互相增減。所見亦極周密。現在會晤後如何情形。即著隨時具奏。該大臣於辦理外國事務。本能諳悉。此事即責成薛煥悉心經理。總期於遷就之中。無

損國體。但能限制一分。即收一分之益。所定章程。尤須使將來
皆可仿照辦理。諒薛煥熟悉情形。無俟諄諄訓誡也。
比利時國使臣包禮士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現奉本國大皇帝諭旨前來。與
大清國特簡之
欽差大臣。訂一通商和約。茲將所擬約稿照送貴大臣。請煩查照
施行。
大比利時皇帝
大清
皇帝永結和好。彼此通商。國守誠信。兩無猜嫌。是以大比利時國

特簡大臣。兼畀全權便宜行事。與

大清國

特簡大臣。議定一約。互相較閱。俱屬妥當。現將會商條約。開列於

左。

其一。凡比利時國所派之欽差大臣領事府以及各等商民船貨物件。在於中國。均應與別國受益最優者同受其益。如

大清國有

欽差大臣領事府以及商民船貨。前往比利時國者。比利時國亦

應與待別國同等優待。

其二。此約議定十二年為期。以換和約之日為始。十二年
期滿。或在期後。如比利時國。或
大清國有以此約為無用者。應於十二箇月前通知。待一年後。
即作廢紙。
其三。和約議成。彼此各遣京卿。請用比利時國寶。
大清國寶。定於十八箇月內。或可早日。兩國各派大臣在某處
互相更換。所定之十八箇月次。以兩國大臣在約用印之
日為始。
照覆文稟
為照覆事。本月初八日接准來文。得悉貴大臣現奉諭旨

前來。與本大臣訂一通商和約。將所擬約稿照送等因。准

此。本大臣現奉

大皇帝

諭旨。特畀全權便宜行事。辦理貴國通商事務。另備公文。恭錄

上諭照會貴大臣矣。貴大臣所奉貴國特畀全權便宜行事之諭

旨。亦應請恭錄全文。即日照會本大臣以昭信實。查貴國

在中國五口通商。已有多年。現在新增口岸。可以援照舊

案。由本大臣奏請

恩施。一律貿易。本大臣前已與貴大臣面言。毋庸另立條約。茲貴

大臣來意甚殷。欲訂條約。查立約必須彼此兩有利益。兩

無窒礙。方屬可行。本大臣現亦擬有三條。另紙錄送。請煩查照。並望貴大臣訂一吉日。先期示知。以便本大臣飭地方官擇定公所。屆期俟台駕惠臨。彼此帶同委員會議可也。為此照覆。

一。通商口岸。必須由比利時本國派委領事官住紮。會同中國地方官辦事。其領事官。不得以商人充當。如該口無比利時國領事官。則比利時國商民。未便前往貿易。

一。比利時國商民。應准在廣州潮州瓊州福州廈門臺灣淡水甯波上海登州天津牛莊鎮江九江漢口共十五處貿易。至內地游歷通商一節。自無庸議。

一。比利時國如有欽差全權大臣等官前來中國。可在上
海及廣東福建浙江通商各口住紮。毋庸前往京城。
包使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大臣來文。請將本大臣所奉諭旨備送等
因。茲特恭錄照送。請煩查閱。並訂於六月初四日。躬詣貴
處。面商一切。即希擇地訂時示覆。以便屆時前往。
薛煥又奏。臣前在江蘇巡撫任內。欽奉
諭。謹將遵
旨飭調署總稅務司赫德。迅由廈門來滬。商購外國船礮。並詢問
可否即在香港購買。暨籌議遴選兵船。雇募洋人各緣由。

於本年二月十八日。恭繕摺片先行覆奏在案。查赫德前由廣東轉棹廈門。經臣發劄調令來滬。而兩廣督臣勞崇光。已於該稅司起程之時。檄調回粵。商定購辦中號兵船三隻。小號兵船四隻。總計各項價值經費。共需銀六十五萬兩。先由粵海關撥給十萬兩。以資開辦之用。總理衙門續又行文。於前次奏撥各海關銀五十五萬兩之外。令粵海江海兩關。再各籌五萬兩。以足六十五萬兩之數。復經臣於巡撫任內。檄飭江海關道吳煦遵照籌足應用。茲赫德已由福建來滬。臣即與面商一切。該稅司復遞申陳。據稱船廠等項。已託英國切實相信之人購辦。可期適用。約

計明年正月運到中國。臣詢以香港購買一節。據稱該處之船。僅可運貨。並無兵船。且不但香港一處。凡中國各港口出售之船皆然。現向英國購辦。係屬新造兵船。臣復詳屬不可以信船貨船充數。至雇用洋人駕船。臣前准勞崇光咨鈔摺稟內稱赫德寫信回國。已令就地雇募英國之人。並擬邀英國熟諳船務誠實可靠之武員一名管帶。以資訓練鈐束。茲臣詢據赫德面稱武員姓名。係實納阿士本。所有各船柁工碳手水手及看火人等。均由該員雇募以專責成等語。除赫德申報粵海閩海廈門江海各關。共發過銀三十餘萬兩。事關動支稅項。應由各省督撫將軍

查覈奏咨外。臣謹據署總稅務司赫德所稱承辦船礮一切情形。附片具陳。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長江通商收稅。議令總稅務司赫德前往漢口。將如何稽查走漏。並嚴防沿途私卸之處。一併妥議章程等因。旋據赫德於本年五月二十一日來至漢鎮。次日渡江入省。赴督衙門稟見。詢以稅務。甚為練達。經地方官豫備寫所。優禮相待。督連日督同江漢關監督道員鄭蘭將關稅事宜及長江防弊之法。與赫德悉心講求。分別籌議。已更定長

江事宜。及江漢關收正稅子口稅各章程。於防範走私漏稅諸弊。尚屬周妥。商之領事官金執爾。亦稱均可照辦。惟楚北以茶葉為大宗。一交秋令。則茶莊之利。業已銷竭。稅款難期暢旺。現擬江漢關自本年七月初一日起。將正半各稅及子口稅。一併照更定新章試辦徵收。其六月以前長江貨稅。仍由滬上海關代徵。分別撥解。再九江收稅章程。並經赫德擬定照江漢關辦理。已飛咨江蘇巡撫臣轉飭九江道遵照籌辦。一面將更定長江各款章程。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各國公使。是否合當。迅速覆奏遵行。以便屆期開徵。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速議具奏。

官文又奏。前准總理衙門咨湖南撫臣毛鴻賓奏。請以洋商茶捐。改充子稅。於岳州卡歸湖南徵收一節。奉

諭飭令督同稅務司赫德歸入現議長江章程案內。一併妥覈議覆等因。昨因總稅務司赫德到漢。當即劄付該稅務司歸併妥議去後。茲據該稅務司赫德申稱復查條約所載。洋商入內地買土貨。在第一子口領票。至最後子口完納半稅。所設最後子口。乃進關之進口處。並無第一子口完納之條。湖南係內地。非通商口岸。並無洋關。不得收子口稅。若以茶捐抵作子口稅。則更與條約不宜。惟湖南撫臣

毛鴻賓奏稱湖南軍餉萬分支絀茶稅為籌餉大宗自係實情以稅務司之見現在子口稅不能不辦湖南之茶若令江漢關照條約出報單至湖南卡完銀領取運單繳關作為江漢關所收稅銀撥解湖南之項則名實皆正與商情並無所損等情申覆前來查覆所議尚屬可行此專為洋商茶捐故有是議此外華商坐地捐釐均仍照定章辦理

御批覽

赫德到楚籌議更定長江收稅章程

長江統共章程十三款

一洋商之船。在鎮江以上。止准在九江漢口兩處貿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貨物。違此例。即行將船照條約罰辦。船隻出口貨物。在何處出口。即由該口查驗收稅。

一凡有外海洋船以及划艇等項船隻抵鎮江者。須由船主將船牌呈交該國領事官查收。無領事官即行呈關。並將艙口單呈關查驗。或俟領事官行文來關。或由船主自行將船牌呈關。由關發給護照一紙。內註明該船帶用兵器礮槍刀藥等件若干。水手多寡。並押載頭數及國號。並將船艙封固。隨時派差押送。方准前往上江。該船抵九江。或上江。或下江。須由船主將其護照呈關查驗。俟回鎮江。須將護照繳關。由關查明長江各稅完清。方發

給紅單。准領回船牌。開船出海。下江時由鎮江關隨時派差押送至狼山。

一凡有輪船自上海常做長江買賣者。應准將船牌呈交上海領事官留署。由領事官轉請江海關發給輪船江照一紙。凡有此江照者。則可照內河輪船之例。起下貨物。完納稅鈔。凡有江照之輪船抵鎮江。無論上江下江。須將江照呈關查驗。自後有江照之輪船。應在上海九江漢口輪流完納船鈔。輪船來往。准由各江關隨時派差押送。

一除洋商報明往外國之茶葉。凡有土貨下有江照之輪船。須由該商在下貨口一併完納正耗兩稅。方准下貨。凡有

輪船裝載別船所撥之貨。該貨在未撥貨之先。須照起貨之例。完納稅餉。

一凡有輪船做長江買賣者。上江下江。均准拖帶洋商有外國船照或領事官旗照各項船隻。至裝鹽內地船隻。若有輪船拖帶。該輪船須見有漢關監督護牌。准其拖帶。如未見有護牌而拖帶鹽船者。即將該鹽船入官外。以後不准該輪船照輪船之例。在長江來往貿易。

一凡有洋商雇用內地船隻運貨者。仍令其照暫定章程之例。呈具保單。請領執照。該船到關。單貨不符。照保單所註明之銀數罰辦。俟江西肅靜即行停止。

一上江收稅。第一在嚴防偷漏。今洋船輪船及領有外國船牌之划艇等船。由出口之關給有總單。至所過通商之口。如起卸貨物。即由該關於總單上。詳細註明輕重長短件數。蓋印放行。

一自漢口至九江。由江漢關設立巡船。上下梭巡。九江至鎮江。由九江鎮江兩關設立。鎮江至上海。由江海關設立。俟經費稍充。再雇買火輪船巡查。

一長江以鎮江為關鍵。上海九江鎮江。每處派委員一人。往駐鎮江。隨同該關會同該關稅務司稽查各本關上下之船貨各單照各票。均係各本關發給薪水。

一上海運洋貨進長江應完進口正稅係長江應收之稅暫定章程令上海代收解歸湖北江西今既改章而此稅卻難改歸長江自收應照各口免單例聽長江自行經理惟商船到滬有未起貨或起貨不多即欲駛入長江之船照法國條約第二十四款辦理

一子口稅之議湖南湖北地方應由江漢關發單江西安徽地方應由九江關發單江蘇地方應由江海關發單茲另列章程二條小有變通以利關辦應請總理衙門會同往京各公使復議定奪

一凡有商將抵關之洋貨或親身或令人自關運入內地

若曲該商將其貨色件數並前往何處開單報關由關發給驗單令該商赴銀號照稅則完納半稅取號收呈關即由關發給運洋貨入內地之稅單該商持單前往單內所註明之處無論遠近所逢之關均不重徵所過之卡均不抽釐惟在關請領此稅單均任商便若未領有稅單之洋貨自漢入內地無論洋商華商運送其貨應照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之舊例辦理儻已轉售華商該洋商混為請票查出全數入官惟現在軍需緊急經該關咨請分別示以限制現擬凡呢羽鐘表洋布洋木等實為外國所產之件方准給票其餘海菜等中外皆有之品暫停緩給

一凡有商自通商各口或親身或派人內地置土貨若由領事官代商行文報明該商前往何處置買何貨請本關發給買土貨報單由關將三連報單以及空白運單一張送領事官轉交商人收執由該商帶同報單前往內地俟土貨買齊到第一子口驗貨由運貨之人將在漢口所領之報單註明土貨若干呈該子口存留由子口在所同呈之運照註明土貨若干將運照蓋印交還准其前往至最後子口查明單貨相符先赴各該關完納稅則半稅方許過卡若未領有買土貨報單在內地置土貨須照舊例逢關納稅遇卡抽釐油米木植三項為內地窮民食用所

關。且事多牽制。現議不發執照。若有華商通同通事展轉相求。冒請單照。查出全數入官。並治華商及通事之罪。

江漢關各國商船進出起下貨物完納稅鈔章程 內分三款共二十九條

第一款 漢口港口界內船隻停泊等例

一洋商之船。在鎮江以上。止准在九江漢口兩處貿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貨物。

一凡外洋海船。內河輪船。止准在大江龜山頭之北。甘露寺之南停泊。離岸在一里路之限內。起下貨物。凡划艇等項船隻。止准在漢鎮內河南岸停泊。起下貨物。

一凡撥艇須在關上稟報立號。方准撥貨。其請執照之撥艇。須用江字立號。其無執照之撥艇。用河字立號。其撥艇均須用漢吳文將第幾號寫明其船頭尾。凡輪船起下貨物。止准用江字號撥艇撥貨。

一凡兩船欲行互撥貨物。必先請領本關特准據單方可。

一凡商船起貨下貨。均須日間。不得在日出以前。日落以後。禮拜日。給假日。均不准行。其內江輪船。若請有准單。以二更為限。亦准其起貨下貨。至撥船起下貨物。不論馬頭。惟各進口貨在未入棧房之先。及各出口貨在未下出口船之先。須赴米麻南岸嘴漢關馬頭俟驗。

一凡商人領照下貨。因船已滿載。復行退回者。本關馬頭查驗後。方准起回上棧。

一凡洋船將抵漢。關上派員役上船看守查驗

天津條約三十六七等款辦理。

一凡洋船到漢。須俟起貨完竣看艙之後。方准

一面起貨。一面下貨。以致混淆。內河輪船不在此例。

一本關每日自十點鐘開關。至四點鐘閉關。禮

日期。停止辦公。凡請各項單照。須稟本關稅務

第二款 洋商外海洋船到艇約船等類上江報稅之例

一凡有外海洋船以及划艇等項船隻抵鎮江

主將船牌呈交該國領事官查收。無領事官即行呈關。並將艙口單呈關查驗。俟領事官行文來關。或由船主自行將船牌呈關。由關方發給護照一紙。內註明該船帶用兵器礮槍刀槊等件若干水手多寡並押載頭數。並將船艙封固。隨時派差押送。方准前往九江。至九江關口如何驗貨徵稅。並防走私。另行議定章程。該船抵漢口時。須將護照呈領事官。並將艙口單報關呈驗。俟由領事官照條約之例報關。方准開艙。

一開艙之後。各貨主應將其貨用漢英文開具清單內註明貨色件數斤兩長短價值。並用撥艇第幾號各等情形。呈關。請領起貨准單。方准將該貨下撥船。運至海關馬頭俟驗。

一該撥船抵馬頭。由關派委驗貨。方給驗單。飭令該商赴銀號照數納稅。取號收繳關。請領稅單。則准將該撥船之貨登岸入棧。該貨若有別口已完稅之實據。應由該貨主在呈清單時。將完稅憑據一併呈關。若貨照相符。方給起貨放行單。華商同例報稅。

一凡各商下貨在下船之先。須將該貨運至海關馬頭。並將該貨用漢英文開具清單內註明貨色件數斤兩長短價值。並用撥艇第幾號各等情形。呈關。由關給驗單。該商收執。赴銀號照數納稅。取號收繳關。請領下貨准單。方准赴船下貨。華商同例報稅。

一各該船在口內之時。由關每夜派人看守。或隨時將其

艙封固。不准起下貨物。

一凡有外國牌照船隻者。其如何完納船鈔。應照條約定例辦理。凡洋商雇買內地船隻來往運貨。仍令洋商照內地船完交船料。應照廠關則例辦理。

一起下貨物已畢。稅鈔完清。應由該船主將所下之貨。詳細開單呈關。請領紅單。由關封艙。派役押送。方准領回護照。下江前往九江。

一凡有洋商雇用內地船隻運貨者。仍令其照暫定章程之例。呈具保單。請領執照。俟江西肅靜。即行停止。

第三款 內河輪船之例

一凡有輪船自上海常做長江買賣者。應將船牌呈交上海領事官留署。由領事官轉請江海關給發輪船江照一紙。凡有此江照者。則可照後開之例起下貨物。完納稅餉。其無此江照之船者。須照以上第二款之例辦理。過鎮江時。須由船主將江照呈關查驗放行。

一凡有江照之船抵漢口者。該船或由領事官報關。或自行持江照艙口單稅單等件呈關。均可由關發給准單。方准起貨。

一輪船抵漢。所載之貨。非別口所來之土貨。即係別口所完稅改運之洋貨。漢關則無輪船洋貨進口稅可徵。該船

所運來之土貨。在下船之口。或上海或鎮江或九江應照現議之例。一併完納出口正稅及復進口半稅後。抵漢則輪船無土貨復進口半稅。似此俟該船將江照艙口單稅單等件呈關。由關發給准單。方准用撥船起貨。其貨起滿。該撥船須赴海關馬頭候驗。俟各貨主將其貨色件數開清單呈關。由關發給放行單。方准入棧。如帶有稅單未註明之貨。即將該貨照數入官。華商同例。請領准單放行單。

一輪船在漢所下之出口貨有兩項。其一由上海再行下船運往外國之貨。其二在通商別口所銷之貨。其往外國之貨。原在漢口。止應納出口正稅。抵上海時。應存復進口

半稅。若三箇月限內復出口往外國。則可領回復進口半稅。其在別口所銷之貨。原應在漢口納出口正稅。俟到別口。再行納復進口半稅。現定除茶葉一項外。凡有輪船裝載上貨。亦令該商在漢。一併完納出口正稅及復進口半稅。俟該貨抵上海。若在三箇月限內。復出口前往外國。應由該商赴江海關請領執照。作為該貨已往外國之實據。將該執照呈交江漢關。則可將該商所納復進口半稅發給存票一紙。以抵日後應完之稅。但欲往外國之貨。亦須先行報明。以符通共章程。

一下輪船之茶油紙張三項。或用撥艇運至海關馬頭俟

驗。或由洋商稟關。請派委赴棧房在彼查驗均可。但須領稅票後方准撥貨。其餘土產雜貨各項。應由該商運至海關馬頭。將其貨色件數用漢英文開具清單。內註明貨色件數斤兩長短價值。並用撥船單號各等情形。呈關請驗。由關發給驗貨單。該商收執。赴銀號照數納稅。取號收呈關。由關將該撥船艙封固。方發給下某船准單。該貨下船之時。須將准單交坐押輪船關役繳關。華商同例報稅。

一茶葉一項。自漢運往上海。均係日後運往外國之物。在漢毋庸令商交納復進口半稅。止令其完納出口正稅。以免日後發票之費。

一凡輪船抵漢之時。若日已落山。則俟次日天明。方准起貨。

一凡輪船每四箇月即應照例完納一次船鈔。現擬令輪船在上海九江漢口輪流納鈔。一年之內。各處則能收各輪船鈔一次。

一輪船起下貨物已畢。應由船主與押船人。言明開船時刻。並由船主將該船所載各貨。詳細開單呈關。由關將總稅單一紙。並該船江照交船主收執。方准開船下江。

一凡有輪船做長江買賣者。上江下江。均准拖帶洋商有外國船照或領事官旗照各項船隻。至裝鹽內地船隻。若

有輪船拖帶。該輪船須見有漢關監督護牌。准其拖帶。如未見有護牌拖帶鹽船者。即將該鹽船入官外。以後不准該輪船照輪船之例。在長江貿易。

一凡有輪船下江。抵鎮江時。須由船主將江照呈關查驗放行。

一凡有輪船違犯以上輪船各章程。即除照例罰辦外。不准該船照輪船之例。來往長江貿易。

以上各章程。如與漢口收稅情形有滯礙難行之處。應隨時會同覈議。以歸妥善。

九江關各國商船進出起下貨物完納稅鈔章程

一凡洋商之船隻。止准在大江九江城西門之西。城河之東停泊。起下貨物。

一凡撥艇須在關上稟報立號。方准撥貨。均須用漢文將第幾號寫明其船頭尾。

一凡兩船欲行互撥貨物。必先請領本關特准據單方可。

一凡商船起貨下貨。均須日間。不得在日出以前。日落以後。禮拜日。給假日。均不准行。其內江輪船。若請有准單。方准夜間起下貨物。至撥艇起下貨物。不論馬頭。惟各進口貨在未登岸之先。及出口貨在未下撥艇之先。須候關查驗發給放行單。

一凡商人領照下貨。因船已滿載。復行退回者。須攜貨請關查驗後。方准起回上棧。

一凡商船領有鎮江護照者。抵九江時。不論有無貨物起下。須將護照呈關查驗蓋印。方准放行。其有貨起下者。須由領事官照條約行文來關。報船進口。並由船主將艙口單呈關。方准開艙。

一凡輪船領有江海關之江照者。抵九江時。不論有無貨物起下。須將江照呈關查驗。

一有鎮江護照之船者。開艙之後。各貨主應將其貨用漢英文開具清單。內注明貨色件數斤兩長短價值。並用按艇第與號各等情形。呈關請領起

貨准單。方准將該貨下撥艇。由關派委驗貨。方給驗單。飭令該商赴銀號照數納稅。取號收繳關。請領起貨准單。則准將該撥艇之貨登岸入棧。該貨若有別口完稅之實據。應由該貨主在呈清單時。將完稅憑據一併呈關。若貨照相符。方給起貨放行單。華商同例報稅。

一凡各商下貨。在下撥艇之先。須將該貨用漢英文開具清單內註明貨色件數斤兩長短價值。並用撥艇第幾號各等情形。呈關。由關派委驗貨。方給驗單。該商收執。赴銀號照數納稅。取號收繳關。請領下貨准單。方准下貨。華商同例報稅。

一凡有鎮江護照之船者。起下貨物已畢。稅鈔完清。應由

該船主將所下之貨。詳細開單呈關。請領紅單。由關封艙。派役押送。方准領回護照開船。

一凡有江海關江照之輪船。抵九江時。該船或由領事官報關。或自行持江照艙口單稅單等件呈關均可。由關發給准單。方准用撥艇起貨。其貨起滿。該撥艇須俟由關派委驗貨後。准起貨入棧。如帶有稅單。而未註明之貨。即將該貨照數入官。華商同例。

一凡有輪船裝載土貨。該貨主應將其貨用漢英文開具清單。內註明貨色件數斤兩長短價值。並用撥艇第幾號各等情形。呈關請驗。由關發給驗單。該商收執。赴銀號照數納正耗兩稅。取號收呈關。請領下

貨准單。該貨下船之時。須將准單交坐押輪船關役繳關。該貨抵上海。若在三箇月限內。復出口前往外國。應由該商赴江海關請領執照。作為該貨已往外國之實據。將該執照呈交九江關。則可將該商所納復進口半稅。發給存票一紙。以抵日後應完之稅。但欲往外國之貨。亦應先行報明。以符通共章程。華商同例。

一輪船起下貨物已畢。應由船主與押船人。言明開船時刻。並由船主將該船所載各貨詳細開單呈關。由關將總稅單一紙。並該船江照。交船主收執。方准開船。

一凡有外國牌照船隻者。其如何完納船鈔。應照條約定

例辦理。凡洋商雇買內地船隻。來往運貨。仍令洋商照內地船之例。完交船料。現擬令輪船在上海九江漢口輪流納鈔。

一茶葉一項。自九江運往上海。均係日後運往外國之物。在九江毋庸令商交納復進口半稅。止令其完納出口正稅。以免日後發票之費。

一各該船在口內之時。由關每夜派人看守。或隨時將其艙封固。除輪船之外。不准起下貨物。

一本關每日自十點鐘開關。至四點鐘閉關。禮拜並給假日期。停止辦公。凡請各項單照。須稟本關稅務司查閱。

以上各章程。如與九江收稅情形有滯礙難行之處。應隨
時會同覈議。以歸妥善。
御批覽。
己巳。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承准議政王軍機
大臣字寄。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因薛煥熟悉外國情形。諭令以頭品頂帶充辦理通商事
務大臣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循名責實。因時變通之至意。臣才識凡庸。於西洋通商事宜。
尤未諳究。第就各省海口論之。則外洋之通商。正與內地
之鹽務相同。通商係以海外之土產。行銷於中華。鹽務亦

以海濱之場產。行銷於口岸。通商始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東以達於天津。鹽務亦起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東以達於天津。通商之有五口大臣。三口大臣。猶鹽務之有兩淮鹽政。長蘆鹽政也。通商之監督關道。猶鹽務之有運司鹽道也。通商之總匯於總理衙門。猶鹽務之總匯於戶部也。通商惟長江交易最廣。以漢口為都會。亦猶鹽務惟兩淮引地最廣。以漢口為都會也。今薛煥請裁南洋通商大臣。歸併地方。亦猶道光十年陶澍請裁兩淮鹽政。歸併總督也。以南洋之廣。設一大臣。統轄江楚蘇浙閩粵六省數千里之遠。薛煥所稱鞭長莫及。誠屬實在情形。

所有廣東福建浙江三省。應遵此次

諭旨。即由監督道員經理。將軍督撫稽察。已足以資控馭。至長江深入腹地。路遠事繁。臣竊以為當分別辦理。自輪船入鄂以來。洋人蹤跡。幾徧沿江郡縣。或傳教於僻壤。採茶於深山。違一言而嫌隙遽開。牽一髮而全神俱動。關道以洋人恃其兇橫而不敢誰何。督撫以洋務非其專責而不肯深究。勢必至睚眦小忿。皆取決於總理衙門。道途太遠。後患孔長。且立法之初。當規久大之計。柔遠之事。必擇專精之人。今日求一二精於洋務者。尚難其選。而謂此後數十百年。沿江兩督四撫。一一求精於洋務者而為之。豈可得哉。

臣愚謂此缺似不可裁。宜改為長江通商大臣。專辦濱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或駐鎮江金陵。或駐漢口九江。添設官屬書役若干。廉俸經費若干。應請

飭下總理衙門會同該部覈議。其漢人洋人之大小詞訟。在滬在鄂之正子各稅。何者由通商大臣專決。何者歸總理衙門覈覆。亦應與住京公使熟議。其北洋三口通商。事同一律。均宜討論職掌。永定章程。區區愚見。蓋為數省計久長。非為一人圖推諉也。至兩江總督一缺。統轄三省文武。兼管漕河兩端。鹽務又其專責。即在承平之際。幹濟之才。已覺竭蹶不遑。況以微臣迂鈍之質。又值髮逆糜爛之餘。夙夜憂

懼顛躓實在意中不敢因偶爾之戰勝儻來之虛名遂自
忘其醜陋軍務未竣之前臣實不能兼辦通商事件暫撫
臣李鴻章資望尚淺軍事方殷亦於洋務不甚相宜伏求
皇太后
皇上曲賜鑒諒臣等幸甚儻蒙
天恩另設長江通商大臣則所轄地方有關繫洋務者臣仍當悉
心籌畫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昔年兩淮鹽政未裁之前江
督亦有緝私督運之責湖廣亦有查引督銷之責今於通
商推其意以行之官文總理於上游臣則稽查於下游不
敢因別有專責遂爾置身事外上負

聖主委任之意。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

甲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奏。六月初四日。臣率領蘇松太道吳煦。又添派隨員常州府知府薛書堂。齊會公所。比利時國使臣包禮士。偕帶英國繙譯官阿查理。如期來晤。初談仍有北上會商立約之語。臣即告以此說毋庸再提。包禮士乃稱立約須允所遞三條。不能更易。臣答云我擬三條。亦不能更易。該使謂既兩不能易。不如援照布路斯國條約辦理。臣復與再三辯論。而包禮士強詞奪理。曉瀆不休。吳煦及薛書堂均從旁開導。乃言盡將彼此開送

各條。先行逐層商議。該使謂臣所開首條各口均設領事。次條商民禁赴內地。三條公使無庸赴京。均應刪去。因與該使再加辯論。略予通融之路。引其入我範圍。乃於首條議定添出或託有約別國領事代管一層。仍聲明如該口無此利時本國及別國代管之領事。則商民未便前往貿易。並禁領事由商人充當。包禮士於內地游歷通商一節。索之甚堅。萬難刪去。現於次條載明該國商民。准在通商各口。照有約各國一體貿易。其商民在各口請執照入內地游歷通商一層。亦包在內。均經議定。另添一條。載明該國商民應完稅鈔。與違約示罰。及查辦人犯欠債。均照有

約各國章程辦理。該使亦已允從。惟公使住京一節。為彼之所力爭。亦為臣之所力闢。相持最久。彼此聲色俱厲。旋經吳煦等參以閒談。氣各平和。包禮士將伊所遞三條復議。內第二第三兩條。本尚無甚窒礙。仍擬略為消融。臣思外國條約。經一次更改。即多一次要求。議令立約後永遠遵守。暗中消去十二年為度一層。該使先不遽從。嗣乃勉強應諾。換約之地。定在上海。該使亦諾。惟議刪蓋用國寶字樣。則包禮士堅不肯從。謂此乃國主之意。藉為寵榮。非此無以覆命。屢加曉諭。懇請如初。至住京一層。索之尤力。臣又疊次駁斥。該使乃有援照布路斯五年從進京之請。阿

查玠在旁執筆。即具草稿。臣必欲其照臣原稿。令該國公使在上海及閩浙粵東各口住紮。毋庸赴京。包禮士意甚不懌。謂此節不如兩議均罷。遂各抹去稿本。臣即稱揚該使辦事爽直。藉以平其盛氣。即令無從食言。造最後之條。議刪用

寶[illegible]

該使遂指臣聲言。爾將我所遞三條刪削無遺。使我何以歸對我主。如能仍許住京。庶可刪此一端。又言此次所議太覺喫虧。應悉作罷論。另行訂酌重議。臣察其情急詞激。勢將前說胥捐。從來洋人不遂所求。決裂甚難收拾。會議垂成而散。後必更肆要求。又滬上為外國匯集之區。更恐

有慫恿分外需索者。至包禮士稱。伊主以得用
實為榮。尚是心存仰慕。
重書向有頒發外國。似於體制無甚出入。獨住京一節。關繫非輕。
此次會議所爭。惟此最為重大。殫心竭慮。幸得全行刪去。
實非初念所期。臣即與該使當面議妥。所有現議條約四
款。敬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施行。至總理衙門指示各節。該國主不得稱大皇帝。體制所
在。不可不爭。然顯令更改。彼必堅不聽從。乃舉英國美國
所稱。詢以孰同孰異。包禮士不能置答。嗣復令其譯出該

國所稱音義。則云與英國相同。遂來機議定。照英國稱為君主。此事決於數言。差為順手。臣又令於條約之首。敘明該國通商已久。道光二十五年。又經奏准頒發章程在五口貿易。是以現在可立條約。使此後他國。無可覬覦。

薛煥又奏。洋人情性。拗執與反覆相兼。且喜得步進步。故與議辦一切。事前宜用騰那。臨事務求簡捷。此次比利時國立約。大致業已議定。向來條約未經畫押之前。惟字句或有尚未順當之處。可以會商略為收拾。至款目則萬不准稍有增加。包禮士於刪去住京一條。大未滿其初願。故當時該使有訂期另議之說。事後阿查理亦有仍請准予

住京等語。臣悉置之不理。斷不能任其變更。惟恐該使日久悔生。另尋枝節。又慮奸夷代為設計。曉瀆多端。似畫押不宜遲延。庶免多費唇舌。現立之約。係為漢文定稿。尚須譯出外國文字。方能繕清。臣未便自露機關。催令速辦。因密飭吳煦旁敲側擊。令彼自行趕緊繕譯。以便早日畫押。杜絕葛藤。藉得迅速就緒。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比利時國通商立約。已將大致議定。將條約開單呈覽。另片奏。洋人性情。拗執與反覆相兼。畫押不宜遲延等語。比利時國使臣包禮士。願望過奢。經薛煥率領吳煦。薛書堂悉心籌辦。與該使臣再三辯論。將住京一節刪去。

並將伊所遞三條內暗為消融。剛柔互用。甚為得體。現議條約所稱各口派委領事住紮。照各國一體貿易。及商民違約各情均照各國章程辦理三款。並議定在上海換約。俱屬妥協。其用寶一款。尚係該國心存仰慕。於體制亦無違礙。並可允准。至洋人拗執反覆。乃其素性。現在大致業已議定。自當簡捷辦理。毋致日久悔生。另尋枝節。著薛煥即密飭吳煦等密速敲擊。令其自行趕緊繕出外國文字。早日畫押。以杜葛藤而免嘵瀆。

比利時國條約四款

大清

大皇帝大比利時國大君主永結和好。因比利時國向在中華廣

州海口通商。道光二十五年又經前兩廣總督耆。前廣東
巡撫程。前粵海關監督文。奏准頒發五口貿易章程。一體
通商在案。是以現在可立條約。永遠信守。從此友誼更加
敦睦。今
大清
大皇帝欽差頭品頂帶辦理通商事務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薛。大
比利時國大君主欽差男爵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包。將所
奉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
大清國
上諭。比國上諭。互相較閱。俱屬妥當。現將會商條約。開列於左。

第一款

一通商各口必須由比利時本國派委領事官住紮或託有約各國住紮該口之領事官代管會同中國地方官辦事如該口無比利時國領事官及代管之領事官則比利時國商民未使前往貿易其領事官不得以商人充當

第二款

一比利時國商民應准在中國通商各口照有約各國一體貿易

第三款

一比利時國商民前來中國通商各口貿易其應完稅鈔

與商民違約示罰。及查辦人犯欠債各情。均照有和約各
國章程辦理。
第四款
一本約立定後。俟
御筆批准。蓋用
國寶。訂於十八箇月期內。
大清國大臣。比國大臣。在上海互換。永遠遵守。
御批。覽。
伊犂將軍常清葉爾羌參贊大臣景廉奏。咸豐十一年十
月十二日。欽奉九月初七日

上諭。明緒奏查明阿勒坦沙拉父子。均在俄羅斯國所屬庫庫奇
塔善地方居住等因欽此。茅遵即行文轉查去後。茲於本月初
六日。據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稱。
貴國將阿勒坦沙拉稱為汗。我國以及哈薩克內。早將此爵
裁除。我們屬下人待如親戚。在我處安居遊牧。自稱為素
勒坦。惟望盡我們兩國二百年和好之道。各遵定例。本國
休管他國屬民之事。始合於理等因。據此。是該國以阿勒
坦沙拉父子。久已歸順為伊屬下之人。不肯據文轉查。然
細繹來文。阿勒坦沙拉父子。實係久居該國。已無疑義。謹
將伊犂與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文。並俄國來文。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常清景廉奏遵查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並將咨俄國文及俄文鈔錄呈覽一摺。覽奏均悉。阿勒坦沙拉父子。既據俄國文稱係該國屬下人。自稱素勒坦等語。則其久居俄國。已無疑義。惟景廉於十年冬間奏稱。咸豐五六兩年。阿勒坦沙拉遣子扎哈拉遞特。兩次來遞馬匹。並據庫布頂借。其呈遞回字。尚自稱汗。且攜伊父襲爵敕書求見。是阿勒坦沙拉於咸豐五六年間。尚為哈薩克汗。何以此次俄文內稱一千七百三十八年。哈薩克阿布賴汗及所屬民人。已經盟誓歸順。永為屬下。現在俄國係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距一千七百三十八

年。計一百餘年。是阿勒坦沙拉之祖父。已服屬俄國。且阿勒坦沙拉於咸豐五六年間。尚自稱汗。而俄文內稱哈薩克內。早將此爵裁除。是俄國儼然以哈薩克為伊所屬之地。細閱俄文內稱。今欲復立。不為要緊。雖阿勒坦沙拉時往貴國疆界站居。自稱汗爵。及回俄國。待如親戚等語。是阿勒坦沙拉在中國所屬則稱汗。而在俄國則為屬下。其首鼠兩端。情殊詭譎。著常清明繪景廉。將所指出各情。逐一查訪實在情形。酌量辦理。儻阿勒坦沙拉早已服屬俄國。自未便再令襲汗。而綽坦既係冒襲。亦未便徑令承襲。必得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襲汗爵之人。奏請承襲。方可永遠相安。著常清等悉心妥籌。務為久遠之

詐。不得將就了事。哈薩克地接俄界。久為該國所窺伺。所舉襲爵之人。必係哈薩克本部民人所信服者。藉以宣示朝廷之恩。始不至為他人誘惑侵占。明緒現在會勘地界。尤當隨時防範。至此次俄文。阿勒坦沙拉父子是否與聞。抑係俄羅斯造作之詞。並著密派委員採詢明確。事關屬夷襲爵。且與俄國交涉。該將軍等總當格外鄭重。毋得稍有含混。

給俄羅斯咨文

查得我們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哈薩克汗阿勒坦沙拉。現聞得在貴國所屬庫庫奇塔普地方居住。相應咨行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大臣。務令彼此和好。轉飭該處查明阿勒

坦沙拉父子。現今有無在庫庫奇塔善居住。或另在別處
棲止。代為詳細查明。迅速給我們國回文。為此咨行。
俄羅斯來文
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接准貴將軍來文內開。兩大國既
屬和好。將哈薩克阿勒坦沙拉稱為汗。言係你們所屬人。
伊與伊子。現居何處。代為飭查咨覆等因前來。查我們一
千七百三十八年上。哈薩克阿布賴汗親在我們仁主大
尹撒拉托爾前。替伊後嗣。以及所屬民人。已經盟誓歸順。
永為屬下。因此以貴處所稱汗阿勒坦沙拉。我絕不能看
作

貴國所屬之人。哈薩克素勒坦頭人等牧放牲畜妥協。其遊
牧時時移於
貴國邊界。
貴國照例疆界內雖有收牲稅之說。我國視此。亦不過合於
遊牧民人之風俗時事而已。哈薩克等既為所屬。斷無失
理義而拒辭者。貴將軍以阿勒坦沙拉稱為汗。我國以及
哈薩克內。早將此爵裁除。今欲復立。不為要緊。雖阿勒坦
沙拉時往
貴國疆界站居。自稱汗爵。及回我國。我們屬下人。遵我國定
例。待如親戚。在我處安居遊牧。自稱為素勒坦。惟望盡我

們兩國二百年和好之道。各遵定例。本國休管他國屬民之事。始合於理。因未悉貴將軍因何行文教查我們所屬之素勒坦。故不能按貴將軍之意行文也。

丁丑。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欽奉寄

諭。總理各國衙門奏。外國與賊接仗等因欽此。臣查英法兩國退出嘉定青浦情形。疊經奏報在案。該國提督先與臣定議。原派中國兵勇三千。外國兵三百。協守嘉定。華爾所部專守青浦。乃援賊大股驟至合圍。洋人苦守旬日。力不能支。乃挾中國兵遽行退出。並未及一一焚毀。嗣經臣督軍擊退援賊。該逆仍分守嘉青二城。布置完好。如果被外國兵

焚毀淨盡。髮逆亦不能再守。是其明證。聞上海洋商眾議。因嘉青敗退。頗損外國兵威。私相詬怨。以英法提督辦理不妥。遂有秋後調兵大舉之說。昨英國水師提督何伯過臣營探問上下游各路軍情。臣即面詢有無秋後調兵成議。所調係何國之兵。據稱八月以後。本國有兵萬餘來滬。再復嘉青。布置嚴密。然止在上海附近百里內攻勦。不便遠征。該提督並稱本於六七月回國換防。因此遲留等語。並未據指明調印度兵。臣查洋人性情堅執。不受商量。其陸軍不紮營壘。專恃礮火。故賊少則操必勝之券。賊多則生疑怯之情。中國兵勇。先須紮營。自立腳步。與外國會攻。

進速進退。實難强與之合。臣俟此間布置稍妥。應遵
諭旨。移師鎮江。行止未敢自定。且得力兵勇人數較少。若以孤軍
深入。有戰無守。有勦無撫。似非穩著。若須留滬進取。當另
籌自强之策。洋人即調兵助戰。止可曲意羈縻。仍須各打
一路。方不至授柄於彼。細察洋情。嘉青復矢。該提督等既
深內愧。即秋後調集重兵。不過復此二城。以雪前憤。或不
遠深入為患。再查閱英國六月初七日新聞紙內有云。漢
口有地一處。英國要買。價未議定。但華官作事。不甚快速。
最好英國代華官攻破一城。俟此地講定。再行交給城池
等語。即此見洋人詭詐多端。未知湖北督撫。曾否留心防

備。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洋兵不守青浦嘉定。實因力不能支。並未焚毀。現尚為賊堅踞。探悉英國八月以後。有兵萬餘來滬。復此二城雪憤。止在上海百里內攻勦。不便遠征。將來我軍亦勢難與之强合。仍須各打一路。又於新聞紙內。得悉英國欲買漢口地段。俟代攻破一城後。藉以交抵等語。現在李鴻章疊飭參將程學啟等進攻青浦。能否厚集兵力。趕緊克復。如將來洋兵到後。我軍即與分路攻取。縱使洋兵克復城池。仍應我軍駐守。以免流弊。薛煥與李鴻章仍遵前旨。豫為妥籌。毋致授柄於洋。漢口買地一事。前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湖廣

總督官文等辦理。現據李鴻章奏報情形。仍飭由該衙門咨催
官文等速為妥辦。庶不至將來為其所挾。
李鴻章又奏。本年正月。各海口豆石開禁。准令外國商船
運售。原為北洋海防緊要。資其協衛。不得不略從寬大。以
示羈縻。遵即轉行司道。徧貼告示。曉諭商民。茲據江海關
監督吳煦轉據船商王永盛等聯名稟稱。沿海編氓。自開
北洋海禁以後。造船出海。各隨地產土著。販運懋遷。迄今
二百年來。藉此謀生。無論何項捐款。商船首先報效。即如
海運漕糧。商墊採辦。南米運津。皆藉商船承辦。
國計民生。不無小補。是以和議條內。有外國船不准裝運牛

莊等處豆石一款。奉經照准在案。現在各口通商。凡屬生意馬頭。外國已占十分之九。惟膠登州牛莊裝豆一款。係商船謀生之路。今若一網打盡。則中國商船。立見廢棄。沿海居民。生計壅阻。目下軍需從何而出。將來海運從何而辦。於大局然有關繫。並稱天津海口。本來無豆可裝。登州牛莊。除豆之外。外國船均在貿易。自可保護。或因事有成議。設法變通。各口豆石生意。准外國商船貿易。專將上海一口。歸內地商人運銷。庶幾網開一面。以拯商民。環求通詳請奏等情。並據該關道詳稱。查江浙沙蜑等船。航海往來貿易。其自南往北者。貨不拘一。而自北回南者。總以豆

貨為大宗。即滬地生意。向以豆市為最大。今若外國船隻
亦能裝運。是該商船向藉此謀生者。一旦為洋商所占。則
該商船所稱立見廢棄。關繫軍需海運。係屬實在情形。惟
事已成議。經奏奉
諭旨允准。勢難更改。可否設法變通。俯如所請。將豆石一項。各口
准令外國商船裝運銷售。專將上海一口。仍守前約。俾歸
內地商人轉運。庶於華商生計。稍留餘地。實於餉捐兩有
裨益。臣查覈原詳。係體恤華商。即為顧全軍需海運起見。
於現議豆石弛禁一案。尚不違背。相應據情奏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議。請

旨遵行。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於五月中旬。接據

美國公使蒲安臣照會。內稱奉本國君主敕授中國住紮

便宜行事全權辦理之職。及定於六月十六日自津起程。

由水路進京等因前來。臣等查美利堅國。即大合眾國。前

於咸豐八年在津立有和約。其公使於九年夏間來京一

次。後來仍在天津將和約互換。其條約內載合眾國大臣

遇有要事。應准到京暫住。按品豫備公館等語。今該國公

使蒲安臣進京。自應照章辦理。臣等正在行文內務府順

天府辦理開。適臣崇綸臣恒祺與法國公使哥士者會晤。
據哥使面稱美國公使到京。儘可在法館暫住。毋庸另備
公館等語。臣等當即行文內務府等處。止其備辦公館。茲
該公使於六月二十四日到京。現居法館。俟接晤時。再將
一切情形。隨時具奏。
御批。知道了。
閩浙總督慶端奏。再奴才接准署理江蘇巡撫薛煥來咨。以
閩省臺灣淡水二口。現在派委何員管理通商收稅事宜。
移令查明會奏。查咸豐九年十一月間。欽奉
諭旨。味國即美國使臣准在臺灣先行開市等因。當經議請在於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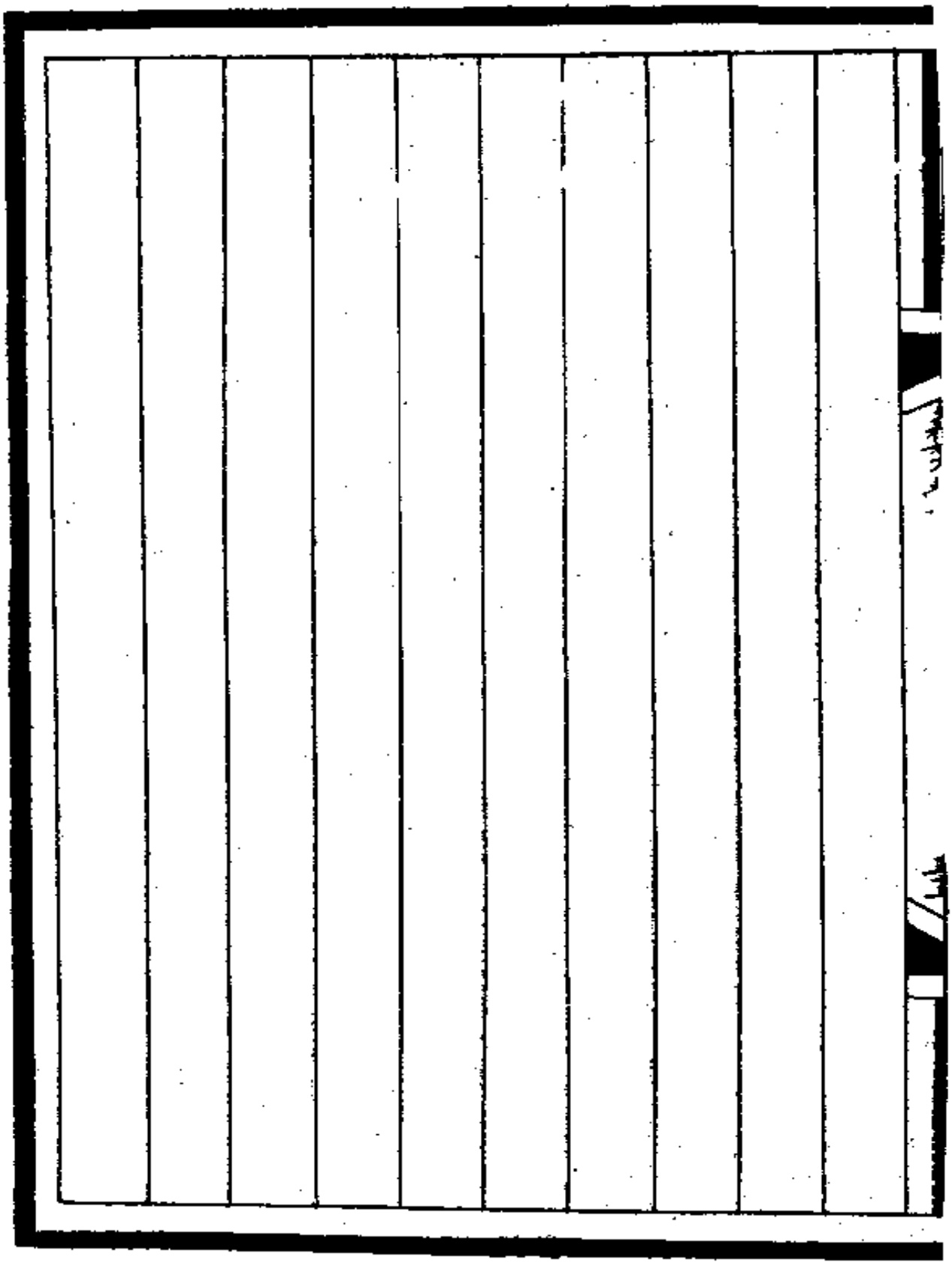
灣府屬淡水廳轄之八里坌。勘定通商馬頭。開市收稅。並
委福建候補道區天民。赴臺駐辦。會摺奏准在案。至今咪
國領事官尚未到臺。准到部咨。英法兩國在京新換條約。
臺灣地方。並准開市通商。復經轉行遵照。旋據臺灣鎮道
府會同區天民稟報。英國領事官郇和。已於咸豐十一年
六月到臺。亦擬在於淡水廳轄之八里坌地方開市。其開
市通商日期。尚未接據具報。所有咪國在臺通商係奏委
福建候補道區天民專司經理。迨英法兩國新換條約。准
予在於臺灣通商。亦係區天民就近兼理。據福建省會總
局司道具詳前來。除在臺開市日期。俟詳報到日。再行奏

咨。謹會同江蘇巡撫臣薛煥福建巡撫臣徐宗幹合詞附

片具奏。

御批。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

同治元年壬戌七月癸未江甯將軍都興阿統帶水師浙江黃巖鎮總兵黃彬泰據統帶師船浙江定海鎮總兵李德麟稟稱近來每有奸商句雇洋人隨船分來內江各港銷貨希圖藉勢抗釐此等船隻惟如皋所屬周家港最多當派令參將李潤雄不時統帶紅單船巡哨就近彈壓本月初一日甯波貨船內有洋人三名登周家圩港酗酒滋事致舉鎮商民動怒鳴鑼集眾洋人自知情虛自行赴水淹斃二名至十一日午刻忽駛到大輪船一隻船上洋人競登周家圩港不問情由在岸捉去三人十四日午刻因

家圩港。復來輪船三隻停泊。申刻時分。該洋人駕小划六隻。每划配有洋礮器械。分投突入紅單船。將礮門釘塞。亂拋洋火。同時三船火藥齊發。在船兵勇。倉卒奔逃。當將紅單三船全行燒毀。該輪船於十五日始行回帆而去等語。芬黃彬親至該處查辦。總期消弭爭端。相安無事。惟彈壓誤事致啟釁之參將李潤雄。相應請

旨先行革職。交黃彬從嚴查辦。定海鎮總兵李德麟。派員彈壓。理處未善。亦應摘去頂帶。責令趕緊隨同黃彬妥為辦理。並請

飭下辦理通商事宜大臣薛煥查明實在情形。一體秉公酌裁調

處。毋致有乖和好。別釀事端。

御批。李潤雄著先行革職。交黃彬嚴行查辦。李德麟著摘去頂帶。以示薄懲。仍另有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都興阿等奏。周家圩港居民。與洋人爭鬬。請將辦理未善之員弁。分別革職摘頂查辦一摺。洋人於未通商各口岸。例不准其前往銷貨。何以李德麟稟內稱近來每有奸商。句雇洋人。分來內江各港銷貨之語。既有此等情事。即應早為稟明禁止。何以直至周家圩港滋事之後。始行稟聞。該總兵等平日全不以營伍為事。以致釀成巨案。其咎實有應得。惟此次洋人既係甯波奸商句引而來。酗酒滋事。自知情虛。赴水

滬斃。何以連次到有輪船。既捉去民人三名。復燒毀紅單船三隻。是其兇橫情形。實出情理之外。不可不嚴加詰問。使洋人知所警懼。第洋人住京以來。凡遇於理不順之事。一經指駁。如外間文移等件。稍有不實不盡。彼即藉口狡賴。此次啟釁根由。如全係洋人理曲。固不必代為隱飾。如曲在洋人。而內地官民亦居其半。聲敘亦必須真實無偽。方足以折服其心。著曾國藩都興阿李鴻章確切查明具奏。不可一字虛假。轉致該洋人得以狡展。本日已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將該洋人違約妄行各情。告知該國在京公使。與之理論。並著薛煥在滬先行妥為查辦。該洋人分上紅單師船。將礮門釘塞。該船兵勇。所司何

事。所稱兵勇倉卒奔迸。殊難盡信。恐該總兵等呈報。尚有不實不盡之處。並著都興阿嚴飭管帶各員。認真整頓。於賊匪則痛加勦捕。於商民則妥為保護。於外國洋人。分別是否通商地界。有無執照。防範之中。示以撫綏。以期相安於無事。

辛卯。伊犂將軍常清。葉爾羌參贊大臣景廉奏。等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接據派往查勒布什邊境之索倫營總管富珠爾泰來稟內稱。於四月十七日。由庫庫烏素地方起程。行至哈喇塔拉。路遇俄羅斯居住伊犂貿易圈之匡蘇勒官雜哈鄂。詢問富珠爾泰向何處去。隨答以前往勒布什地方查邊。在哈薩克遊牧訪查失去牲畜。匡蘇勒官

當了變色。即問你們有路照麼。何以瞎過我們卡倫。殊屬非理。趕緊回去。不必生事。言訖。策馬而去。富珠爾泰行至哈喇塔拉之呢瑪圖。見俄羅斯立有卡倫。正在紮營間。有距呢瑪圖一站之巴彥鍾柯地方所住攜眷俄羅斯之該管官布勒屯彥克等三員。帶領百餘人。車運槍礮。排列刀矛。差人來說。你們不必搭帳房。刻即回去等語。富珠爾泰差兵前往。將布勒屯彥克等喚來。詢以何故攔擋去路。答以昨夜接得我們匡蘇勒官來文。吩咐斷不可教放你們向勒布什去。富珠爾泰向其明白開導。我們往勒布什有查辦事件。且係我們疆界。不與俄羅斯相干。乃伊等執意

不從。甚形强橫。並云你們一定要過去。止好是動手了。富珠爾泰竊思俄羅斯既形强橫。就近哈薩克亦甚生疏。若十分爭競。又恐滋生事端。因在哈喇塔拉歇住兩日。詢得自呢瑪圖至勒布什四站。俱有俄羅斯卡倫。故於本月二十三日回至庫庫烏素地方紮營。迤查彈壓等情。奴才等正擬籌辦間。旋於五月初九日。據查邊之額魯特營領隊大臣托克托奈會同查勘地界協領哈布齊賢稟稱。領隊等帶領官兵。由哈爾奇喇啟行。五月初四日。抵河拉托羅海地方。距特穆爾圖淖爾三十里紮營後。布魯特來報俄羅斯去此二十餘里紮營。彼時隨營引路之哈薩克。布魯特

等聞知均即逃走。領隊等商議將營盤安為防範。鎮靜彈壓。不意初五日天明時。俄羅斯竟率哈薩克。布魯特。約有五六百人。馱運車駱馬駝。執持器械。撲圍我營。勢將對敵。我兵即欲施放槍箭。領隊等嚴飭我兵萬不可動手。恐釁自我開。致彼將來有所藉口。即差回子密拉普伯克達那雅勒前往。將來意告訴。據該頭人稱說。此處是我們地方。哈薩克。布魯特。是我們的。奉我國吩咐來此專攔你們。不准過去。如定要過去。咱們就打仗。領隊等數次差達那雅勒以理開導。止是不聽。領隊等又親與該國頭人會面議論多時。堅執不聽。領隊問爾等來此有何憑據。答言帶有

文憑。即送來俄回合璧文字一張。隨將隊伍撤回。領隊等再四熟商。兩營相去咫尺。兵丁無知。不免肇生釁隙。所關非淺。又恐布魯特等乘機偷竊馬匹。官兵必致受累。因即折回。於初七日行抵吉勒哈爾奇喇地方紮營。俄羅斯又繞山路帶領哈薩克布魯特。將鄂爾果珠勒卡倫牲畜什物搶奪。卡官佐領圖桑阿來報。當即差派官兵往查。俄羅斯業已旋回。相去二十餘里紮營。查其光景。過於强橫。若差人詢問。不惟不聽。難保其不別生枝節等情具稟前來。旋據協領哈布齊賢回城面稟。大略相同。並呈出俄羅斯文憑一紙。連日復據領隊大臣托克托素稟稱。初九日以

後。日派官兵登高瞭望。俄羅斯仍在原處。十五日申刻。忽移營向西而去。十六十七等日。遠偵不見蹤影。領隊仍在吉勒哈爾奇喇嘛營防守各等情。臣等查俄羅斯匪蘇勒官雜哈營素行險詐。此次在呢瑪圖一帶私設卡倫。阻我赴勒布什之路。而西南沙拉托羅海地方。亦有俄羅斯頭人率兵攔阻。難保非該匪蘇勒官從中作祟。現經托克托奈等屢次開導。置若罔聞。此時即直派員前往理論。若仍執拗不聽。徒損威重。當即飭諭該領隊總管等。仍照向在卡外巡查日期。多住十餘日。操演彈壓。小心防範。臣等伏思俄羅斯國。與伊犂相距數千里。中隔哈薩克布魯特部

洛。今該國於呢瑪圖地方擅立卡倫。並於沙拉托羅海地方派隊攔阻查邊官兵。且以哈薩克希魯特投順該國。即係伊之地方為詞。似此狡執不遵。難以理諭。我弁兵皆憤發思戰。勢無難派兵驅逐。大加挞伐。惟思自塔爾巴哈台迤東直至黑龍江。處處與該國接壤。且現值查勘西北邊界。尚未定局。不得不通盤籌算。處以鎮靜。以期計出萬全。至該國邊界官員頭人。鬼蜮成性。或擅立文憑。肆意侵越。該國主未必知情。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道光五年暨二十九年該國兩次入我邊境。曾經理諭。各守疆界。今又在呢瑪圖地方。無故

立卡。在沙拉托羅海地方攔阻查邊官兵。屢次開導不聽。復搶我鄂爾果珠勒卡倫牲畜什物。均與理有不合。且疆界尚未議定。何以該頭人帶兵深入。尤失兩國和好之道各情形。行文俄國。轉飭該邊界官員頭人。將卡倫官兵撤去。各守疆圉。以篤風好。毋得先起釁端。俟該國咨覆到日。再行酌辦。並請

旨飭知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於會勘邊界時。將該國官員頭人等無故入我邊境。立卡興兵。我國仍以理處各情形。向該國使臣告知。以破該國匡蘇勒官之詭謀。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奏。五月二十四日。據俄國居

任塔爾巴哈台匡蘇勒官報稱該國派來分界使臣現已起程定於六月十五日以前到塔等語當經奴才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並飛咨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兼程前來塔爾巴哈台與奴才等會同俄使據圖會議並移咨伊犂將軍常清轉飭委員哈布齊賢等亦按期前來俟明誼到塔爾巴哈台時奴才即與明誼恪遵

聖旨指示按照圖說據理剖晰俾該國無所侵占然後互換信約再會俄國使臣等分赴各本境據圖建立界牌鄂博以昭信守而息爭端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常清等奏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國首

鼠兩端。當經諭令該將軍等訪查辦理。並以哈薩克地接俄界。應妥為防範。茲據常清等奏。俄國匡蘇勒官雜哈勞於呢瑪圖一帶。設立卡倫。阻我赴勒布什之路。復於沙拉托羅海地方。率兵攔阻。形甚強橫。聲稱哈薩克布魯特為該國地方。並於鄂爾果珠勒卡倫。搶奪牲畜什物。請飭查照舊章。理諭禁止等語。哈薩克布魯特地方。俄國久已窺伺。此次該國膽敢率兵攔阻。是阿勒坦沙拉早已順從。其應襲汗爵。即著常清等遵照前旨。揀擇應襲之人。奏明承襲。該處及布魯特地方。何時為俄國誘從。據其文憑所言。則該兩處地方。俄國竟據為己有。必應查明原委。方可酌辦。著常清等迅速查明。該將軍等到任未久。無所用

其迴護。本日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理論。明諒。明緒。現在赴塔爾巴哈台查勘地界。並著將此事與俄國公使劃切理論。各守疆界。其匡蘇勒官雜哈營詭譎情形。亦應告知該公使。使之安分守約。以敦和好。庶可久遠相安。事關外國侵占邊界。明諒等務當竭力籌辦。斷不可含糊了事。以副委任。常清等摺。均著鈔給明諒等閱看。明緒雖經簡放伊犂參贊大臣。其會勘西界事宜。仍著會同明諒妥為辦理。俟辦理完竣。再赴新任。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據西洋國公使基瑪良士呈遞照會。求請遵照前議換約通商。當經恭摺具奏。並開列名單。恭請

欽派大臣一員。作為全權大臣。會同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商
辦等因。奉
旨派出臣恒祺。欽此。欽遵在案。查此次西洋國換約。應比照上年
布路斯國換約舊案。在天津商定。惟該使呈遞照會之初。
法國哥士者代為懇請。作為法國朋友。到京在法館居住。
一切事宜。由哥士者往來商議。商妥後仍回天津畫押。與
在津商辦無異等因。當經臣等奏明得
旨後。臣恒祺即與該國公使會商辦理。嗣因哥士者以臣崇綸上
年曾辦布路斯國換約事宜。堅欲邀同商辦。臣恒祺因復
會同臣崇綸往返商辦。約計兩月餘。所有條約。均已酌定。

其通商各款內最要者。惟住京一節。茲與議定。不得與各國一律長住。惟遇有要事。尚可准其進京。每年不過一次。至各國領事。常有派商人兼充者。其中流弊滋多。從前各國換約。臣等均以此事諄諄與辯。令將不准派商人作領事官一層。載入條約之內。各國俱不願明載條約。惟另遞照會聲明。即上年布路斯國。亦如此辦理。茲西洋國已經臣恆祺等堅與辯論。載入條約之內。此外惟添列澳門設官一款。其餘各款。與各國條約大略相同。議定後。臣恆祺本應赴津會同崇厚面與畫押。因該使急欲回津。搭坐輪船旋粵。恐候臣恆祺赴津。致有耽延。誤其行期。再四相商。

意欲臣恆祺在京即與畫押。臣等因思該使既急欲起程。自未便拘於前奏。轉致該使在京淹留。且臣恆祺雖在京畫押。而崇厚係會辦之人。該使仍應赴津與之畫押。是換條約係在津辦理。於前奏尚無不符。即別國亦不能援此為詞。希圖進京換約。是以臣恆祺即於七月十三日。在臣衙門面與畫押。蓋用關防。於十四日將蓋印條約各本。專弁齎送天津。其應定稅課。按各國稅則。一律完納。無庸另議章程。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查廣東澳門地方。自前明即給與大西洋

國人居住。歲輸地租銀五百兩。該國人在彼營生。素稱安分。嗣於道光二十三年具呈請豁地租。並請自關牐至三巴門一帶地方。俱歸該國撥兵把守。經前督臣耆英等駁令仍照舊章辦理。至二十九年英國滋擾之時。該國又復乘隙率兵。釘閉關門。驅逐丁役。雖經前督臣徐廣縉等飭令在澳華商全行遷出。改於黃浦開市。並未據報全復舊章。就此情形而論。始則求免地租。撥兵把守。繼則藉端入寇。毀釘關門。該國情形。逐漸驕橫。已可概見。今乃居然呈遞照會。懇請換約通商。臣等慮其無知妄作。過肆要求。以致多滋饒舌。因於與議條款之初。即告以澳門必須仍歸

中國設官收稅。並每年應輸地租萬金。方與議立條約。臣等亦明知該國住澳已久。斷不肯遽依此議。但以此為難之事。稍折其方張之鋒。或者於他事要求。略從斂戢。臣恆祺等因持此議。與該公使辯論月餘。該公使果因此事為難。是以於他款不甚堅執。惟於此一事持之甚力。總以澳門係前明給與伊住。迄今已二三百年。不應索還。而道光二十九年。又有華人襲殺該國大臣之事。中國至今不為辦理。如欲歸還澳門。必須先了此案等語。反覆狡辯。矢口不移。嗣經哥士耆從中調處。始言中國仍在澳門設官。而納租一節。彼此俱置不論。臣等以此議原為防其過肆要

求起見。今該公使既無多求。而澳門仍言明由中國設官。是雖未盡依臣等之言。亦未全背臣等初意。自未便過事深求。轉致決裂。雖將來該處能否設官。尚難豫定。然藉此一言維繫。庶海外彈丸之地。尚為中國治理之區。恭候

命下。臣等即行文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令其酌量情形。妥為辦理。

御批。依議。

議定西洋國通商條款

第一款

大清國

大皇帝大西洋國大君主及兩國商民。照舊永遠敦篤友誼。兩國

商民人等。彼此僑居。皆全獲保護身家。

第二款

一從前

大清國與大西洋國來往交涉。所有前廣東之澳門。彼此執政商辦各事。無論何時何處。或剏或寫。或兩面口訂之規例。現在既已新定和約章程。由兩國使宜行事全權大臣公同妥定。畫押鈐印。將來止此為憑。彼此均應遵照新章辦理。

第三款

一大西洋國總督澳門大臣。均是大君主欽差使臣。如有

緊要事件。可以隨時進
大清國京師。每年不過一次。除現在
大清國
大皇帝允准各國欽差住京外。若嗣後再有另准秉權大臣長住
京師。大西洋國公使。若遇方便。亦可照行。
第四款
將來兩國所派秉權大臣於居住之處。彼此無不按照情
理相待。所有身家公所。及各往來書信公文等件。全皆不
得强動。
第五款

兩國公使所有費用。各由本國自備。

大清國

大皇帝願派欽差進大西洋國里斯玻亞京師僑居。無不各按品級以禮相待。照西洋各國所派欽差無異。

第六款

大西洋國官員有公文照會

大清國官員。均用大西洋國字樣書寫。並繙譯

大清國字相連配送。至於此次所定各款章程。亦應漢番字同寫。公同較對無訛。各以其國字為憑。

第七款

將來兩國官員辦公人等因公往來。各隨名位高下。准用
平行之禮。大西洋國大憲與
大清國無論京內京外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大西洋國二
等官員。與
大清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
大清國大憲用劄行。兩國平等官員。照相並之禮。其商人及無
爵者。彼此赴訴。俱用稟呈。大西洋國人每有赴訴地方官。
其稟函皆由領事官轉遞。領事官即將稟內情詞查覈適
理妥當。隨即轉遞。否則更正。或即發還。
大清國人有稟赴領事官。亦先投地方官一體辦理。

第八款

一大西洋國大君主。任憑設立領事等官。在中國通商之各口地方。辦理商人貿易事務。並稽查遵守章程。中國地方官於該領事等官。均應以禮接待。文移來往。均用平行。凡領事官署領事官與道員同品。副領事官署副領事官及繙譯官與知府同品。其權職均與別大國領事等官無異。至所派之員。必須西國真正職官。不得派商人作領事官。一面又兼貿易。但不拘各口。西國若未便設立真正領事官。暫令別國領事官料理。

大清國亦聽其便。

第九款

一

大清國

大皇帝大西洋國大君主願照彼此和好之誼。定例凡兩國民人。無論在中國西國。每處每事。永遠皆如友睦之國相待。大西洋國大君主。現即諭令澳門官員實心出力。幫同防備

該處。或有損害

大清國各種情弊。必須時時加意籌辦。仍由

大清國

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駐紮澳門。辦理通商貿易事務。並稽查

遵守章程。但此等官員。應像武旗武漢四五品人員。其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法美諸國領事等官任禁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挂本國旗號無異。

第十款

廣州。潮州。汕頭。厦門。福州。寧波。上海。天津。牛莊。鎮江。揚子江口。瓊州。海南臺灣。登州。淡水各等口地方。大西洋國商民家眷等。皆准居住來往貿易工作。平安無礙。船貨隨時往來。常川不輟。

第十一款

一大西洋國商民。任便覓致諸色華庶勤執分內工藝。

大清國官毫無限制禁阻。

第十二款

大西洋國商人運貨赴各處通商貿易。單照等件。均照各國章程。由各關監督發給。其並不攜帶貨物之民人。專為持往內地游歷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出執照。應可隨時呈驗無訛放行。雇船雇人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阻。如其無照。其中或有訛誤。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沿途止可拘執。不可陵虐。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內。無庸請照。惟水手船上人等不在此例。應由地方官會

同領事官另定章程。妥為彈壓。惟於江甯等處有賊處所。
俟城池克復之後。再行給照。

第十三款

大西洋國商民。在通商各口地方租地蓋屋。設立棧房禮
拜堂醫院墳基。均按民價公平定議照給。不得互相勒指。
至於內地各處。並非通商口岸。均議定不得設立行棧。以
防華商影射之弊。

第十四款

游行往來。即貨下貨。任從大西洋國商人自雇小船剌運。
不論各項艇隻。雇價銀兩若干。聽大西洋國商人與船戶

自請。不必官為經理。亦不得限定船數。並何船攬載。及挑夫包攬運送。儻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該犯自應照例懲辦。

第十五款

大西洋國屬民相涉案件。不論人產。皆歸大西洋國官查辦。

第十六款

大清國人有欺陵擾害大西洋國人者。由大西洋官員知照大清國地方官。自行懲辦。大西洋人有欺陵擾害大清國人者。亦由

大清國官知照大西洋官一體懲辦。兩國交涉事件。彼此均須會同公平審斷。不得意存袒護。以昭允當。

第十七款

凡大西洋國民人控告大清國民人事件。應先赴領事官衙門投稟。領事官即當查明根由。先行勸息。使不成訟。

大清國民人有赴領事官告大西洋國民人者。領事官亦一體勸息。間有不能勸息者。亦由大清國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平訊斷。

第十八款

大西洋國民人。

大清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全安。如遭欺陵擾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或搶掠者。地方官立即設法派撥兵役。彈壓查追。並將焚搶匪徒按例嚴辦。

第十九款

大西洋國船隻。在

大清國轄下海洋。有被强盜搶刦者。地方官一經聞報。即應設法查追拏辦。所有追得贓物。交領事官給還原主。

第二十款

大西洋國船隻。有在

大清國沿海地方碰壞閒淺。或遭風收口。地方官查知。即設法妥為照料護送。交就近領事官查收。以昭睦誼。

第二十一款

大清國民人因犯法逃在澳門。或潛住大西洋國船中者。大清國官照會大西洋國官訪查嚴拏。查明實係罪犯交出。通商各口。儻有大清國犯罪民人潛匿大西洋國房屋。一經大清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匿袒庇。

第二十二款

大清國人有欠大西洋國人債務不償。或潛行逃避者。

大清國官務須認真查拏。如果係帳據確鑿。力能賠繳者。務須
盡數追繳。秉公辦理。大西洋國人有欠
大清國人債務不償。或潛行逃避者。大西洋國官。亦一體照約
辦理。彼此不得徇私袒庇。

第二十三款

大西洋國商船應納鈔課。各按船牌可載若干頓而納。一
百五十頓以上。每頓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頓正及一百
五十頓以下。每頓納鈔銀一錢。既納鈔後。監督官給發執
照。開明船鈔完納。

第二十四款

大西洋國商起卸貨物納稅。俱照咸豐八年各國稅則為額。總不能較他國有彼免此輸之別。以昭平允而免偏枯。

第二十五款

一輸稅期候。進口貨於起載時。出口於落貨時。各行按納。

第二十六款

此次新定稅則並通商各款。日後彼此兩國再欲重修。以十年為限。期滿須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若彼此未曾先期聲明更改。則稅課仍照前章完納。復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後均照此限此式辦理。永行弗替。

第二十七款

大西洋國船主。一進通商各口。欲將貨物在該口。但卸幾分即卸。多寡照數納稅。其餘貨物。欲帶往別口卸貨者。其稅銀亦在別口輸納。

第二十八款

大西洋國貨物。在通商不論何口。既已按例輸納進口正稅。儻欲自入內地販運者。應照各國新定章程辦理。其在內地買土貨販運出口。或前赴長江各口。或欲運往外國。亦俱照各國新定章程辦理。

大清國各關書役人等。如有不遵條例。詐取規費者。由大清國照例究治。儻有多收稅餉。查明實係誤收者。由

大清國隨時酌辦。

第二十九款

凡船隻出口。欲往通商他口。並澳門地方。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通商各口。俱毋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

第三十款

一大西洋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者。限二日之內出口。即不徵收船鈔。儻逾二日之限。即須全數輸納。此外船隻出進口時。並無應交費項。凡船進口。一到之時。即應報明。以備查覈。如於二日時刻內漏報。照例罰辦。

第三十一款

大西洋國商人。在各口自用艇隻運帶客人行李書信食物。及例不納稅之物。毋庸完鈔。儻帶例應完稅之貨。則每四箇月一次納鈔每頓一錢。

第三十二款

一通商各口。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

第三十三款

一稅課銀兩。由大西洋國商人交官設銀號。或紋銀。或洋錢。按照道光二十三年在廣東所定各樣成色交納。

第一十四款

一科碼丈尺。均按照粵海關部頒定式。由各監督在各口送交領事官。以昭畫一。

第三十五款

大西洋國船隻。欲進各口。聽其雇覓引水之人。完清稅務之後。亦可雇覓引水之人帶其出口。

第三十六款

大西洋國船隻。甫臨近口。監督官派委員弁丁役看守。或在西洋船。或在本艇。隨便居住。其需用經費。由關支發。惟於船主並該管船商處。不得私受毫釐。儻有收受。查出分

別所取之數多寡懲治。

第三十七款

大西洋國船隻進口。限一日。該船主將船牌艙口單各件交領事官。即於次日通知監督官。並將船名及押載領數裝何貨之處。照會監督官。以憑查驗。如過限期。該船主並未報明領事官。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所罰之數。總不得逾二百兩以外。至其艙口單內。須將所載貨物詳細開明。如有漏報捏報者。船主應罰銀五百兩。儻係筆誤。即在遞貨單之日改正者。可不罰銀。

第三十八款

一監督官接到領事官詳細照會後即發開艙單僅船主未領開艙單擅行下貨即罰銀五百兩並將所下貨物全行入官

第三十九款

大西洋國商人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併入官

第四十款

一各船不准私行撥貨如有互相撥貨者必須先由監督官處發給准單方准動撥違者即將該貨全行入官

第四十一款

一各船完清稅餉之後。方准發給紅單。領事官接到紅單。始行發回船牌等件。准其出口。

第四十二款

一稅則所載按價若干。抽稅若干。儻海關驗貨人役。與大西洋國商人。不能平定其價。即須各邀客商二三人前來驗貨。客商內有願出價銀若干買此貨者。即以所出最高之價。為此貨之價式。免致收稅不公。

第四十三款

凡納稅實按斤兩秤計。先除包皮粉飾等料。以淨貨輕重為準。至有連皮過秤除皮數算之貨。即若茶葉一項。儻海

關人役與大西洋商人意見不同。即於每百箱內。聽關役揀出若干箱。大西洋商人亦揀出若干箱。先以一箱連皮過秤得若干斤。再秤其皮得若干斤。除皮算之。即可得每箱實在斤數。其餘貨物。凡係有包皮者。均可准此類推。償再理論不明。大西洋國商人赴領事官報知情節。由領事官通知監督官商量酌辦。惟必於此日稟報。遲則不為辦理。此項尚未論定之貨。監督官暫緩填簿。免致後難更易。須俟秉公覈斷明晰。再為登填。

第四十四款

大西洋國貨物。如因受潮溼以致價低減者。應行按價減

稅。懲大西洋國商人與關吏理論價值未定。則照按價抽稅條內之法置辦。

第四十五款

大西洋國商人運貨進口。既經納清稅課者。凡欲改運別口售賣。須稟明領事官轉報監督官。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查與底簿相符。並未拆動抽換。即照數填入牌照。發給該商收執。一面行文別口海關查照。仍俟該船進口。查驗符合。即准開艙出售。免其重納稅課。如查有影射夾帶情事。貨罰入官。至或欲將該貨運出外國。亦應一律聲稟海關監督驗明。發給存票一紙。他日不論進口出口之貨。

均可持作已納稅餉之據。至於外國所產糧食。大西洋國船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運赴他處。概無禁阻。

第四十六款

大清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應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

第四十七款

大西洋國船隻。獨在約內准開通商各口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

第四十八款

大西洋國商船。查有涉走私。該貨無論式類價值。全數查

抄入官外。俟該商船帳目清後。亦可嚴行驅除。不准在口
貿易。
第四十九款
一約內所指大西洋國商民罰款。及船貨入官。皆應歸
大清國收辦。
第五十款
大西洋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
大清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
照料。船上水師各官。與
大清國官員平行相待。

第五十一款

所有米糧各樣食物。槍礮火藥火器等件。及一切貨物。大西洋國商人並船。不得私行販運。赴有賊處所。接濟賊匪。違者一經查出。將船貨全行入官。其違例之商人。仍交大西洋國照各國例嚴行懲辦。

第五十二款

大清國所有准與各國有利益之事。大西洋國亦一律照辦。至各國如有與大清國有利益之事。大西洋國亦要出力行辦。以昭睦誼。

第五十三款

既經和好。儻有一事。二國大臣各執一理。彼此辯論。未免近於爭執。不得清釋。今議定如日後

大清國與大西洋國。儻有各執已見辯論不清之事。任其各為約請同有和約之別國大臣。從中剖斷。若請來之二位大臣意見不同。二國再為另請他國之大臣決意定斷。

第五十四款

所有議定以上章程。兩國大臣定期畫押用印。自是年起。約計限以二年。俟

大清國

大皇帝大西洋國大君主彼此批准。即在天津互換。經互換後中

國即將此章程徧行各省大憲一體照行兩國大臣仍畫
押用印為據
壬寅伊犂將軍常清葉爾羌參贊大臣景廉奏等查伊
犂西北卡外勒布什地方迤邐至西南特穆爾圖淖爾等
處約一千數百餘里內係我國邊界外則與哈薩克布魯
特在在接壤現在俄國私設卡倫攔阻官兵已屬有意侵
占其行文塔爾巴哈台勘查地界不欲分兩路辦理先在
塔爾巴哈台會議誠如
聖諭界址尚未會勘先行會議互換信約恐該國欲於口說空虛
之中意存侵占不可不豫防詐偽查委員哈布齊賢因特

穆爾圖淖爾未能履勘。恐誤六月十五日會議之期。已於五月二十一日由伊犂束裝起程。前赴塔爾巴哈台。聽候會議。總管德克都。富珠爾泰。佐領喀爾芥阿等。未能履勘地界。繪畫圖說。會議之事。自毋庸令其前往。當飭該員等聽候將軍明誼指示。如議定界址分途履勘之時。再令該員等至分界處聽候差委。芥等於哈布齊賢瀕行時。面為指示機宜。令到塔爾巴哈台時。回知明誼。明緒。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來地圖。並伊犂檢獲原圖。與俄國使臣逐處剖晰。並將勒布什。特穆爾圖淖爾二處。舊係我國疆界。歷有年所。確確可據情形。向其明白開導。俾該國無所侵

占。然後互換信約。庶不受其欺蒙。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丙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元年六月十八日。

軍機處交出兩江總督曾國藩奏遵

旨籌議覆陳一摺。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查南

洋五口。舊設

欽差大臣一員。以兩廣總督領之。嗣改隸於兩江總督。前於咸豐

十年十二月。臣等通籌全局。奏令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妥為辦理。並經奏明所派一切事件。由該大

臣隨時知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免歧異。除粵海福州
廈門寧波上海五口。舊有管理稅務之將軍監督道員。無
庸另議更張外。其新定之瓊州潮州臺灣淡水長江通商
之鎮江九江漢口等處。均由本省督撫會同上海
欽差大臣奏明派員經理。所有新舊口岸稅銀船隻數目情形。按
月呈報該大臣稽察。由該大臣按月咨報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及戶部查覈等因。奉
旨允准在案。茲據曾國藩奏稱。長江深入腹地。路遠事繁。宜改為
長江通商大臣等語。臣等查通商事務。以長江為最要。沿
海舊設五口。久經辦有定章。瓊州等處僻處一隅。亦當易

辦。惟長江為中國腹心之地。上下江面。有二千餘里之遙。隨地皆可偷漏。關於稅課者甚鉅。地廣人眾。易起釁端。該督奏請移紮內江。不為無見。至應駐何處。原奏內稱或於鎮江金陵。或於漢口九江。臣等於長江形勢。未經身歷。疑難懸斷。由通商大臣周歷查察。詳細覈明。何處最要。何處次要。會同各該督撫妥為商定。擇要駐紮。所有原管鎮江九江漢口等處通商口岸各員。均由該大臣督飭隨時嚴密稽查。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即由該管口岸各員詳報該大臣覈辦。至所稱閩粵浙三省。由監督道員經理。將軍督撫稽查。自係各管各地。責無旁貸。惟事關中外交涉。仍恐

辦理稍有歧異。或滋外國口實。臣等公同酌議。擬請將五口通商大臣移駐內江。所有上海及長江一帶中外交涉事件。由通商大臣專管。而各督撫兼理之。其閩粵浙三省中外交涉事件。照舊由各該將軍督撫專管。而通商大臣兼理之。按照臣等奏定章程。各新舊口岸稅銀。並進出口船隻數目各情形。按月呈報管轄之通商大臣稽察。並由該大臣按月咨報總理衙門及戶部。以憑查覈。即將道光年間頒發

欽差大臣關防。作為通商大臣關防。凡沿海沿江各監督道員以下。均歸該大臣統轄。各路地方官。遇有中外交涉之事。由

監督道員按約辦理。監督道員所不能辦理完結者。均由
該大臣裁決。至廉俸一節。查前設三口通商大臣。係裁撤
長蘆鹽政。即以鹽政廉俸為三口大臣廉俸。今南省通商
大臣並轄滇海滇江六省洋務。地廣事繁。若照三口通商
大臣廉俸。恐不敷用。似應查照各省總督廉俸之例。定為
該大臣廉俸。庶足以資辦公。至應添設委員差役。及沿江
口岸應否設立行館之處。並由該大臣體察情形。奏明辦
理。再此條通籌江海全局。事關數省。地方官懷或稍存成
見。止顧一隅。必至遇事龃龉。有傷大局。應請
飭下各督撫將軍等嚴飭管理關務各員。務即破除積習。不分畛

墉。以收和衷共濟之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恭親王等奏。遵議改設長江通商大臣一摺。各國於沿海五口通商。歷年已久。均有舊章可循。而長江上下。計有二千餘里。地處腹心。事關創始。自應將通商大臣改駐長江。惟應駐何處。該王大臣等無從懸擬。著曾國藩於鎮江金陵或漢口九江察度情形。擇一扼要之處。咨商薛煥酌量具奏。該大臣沿江勦賊。於江面情形。自必諳悉。諒能妥為籌畫也。至通商大臣廉俸。以及委員差役。並沿江口岸。應否設立行館之處。即著曾國藩薛煥悉心議定。廉俸於何處支給。委員差役應設若干。務當覈實議定。未可稍涉浮冒。其上海及長江一帶。中

外交涉事件。固應歸通商大臣專管。而粵閩浙三省事務。通商大臣亦應兼理。以免歧異。薛煥現在辦理比利時國換約事宜。尚未事竣。著於事竣後。或親赴長江。沿途察看。或江面尚難行走。即由曾國藩酌定。會同具奏。候旨遵行。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查咸豐十年冬間。臣等於通籌善後章程內。以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請飭廣東上海各督撫等。分派通解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攜帶各國書籍來京。選八旗中資質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資學習。嗣遵籌未盡事宜。復經聲明鐵錢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鑪房。修葺堪作館舍等因。均經先後奉

旨允准在案。臣等行文兩廣總督。江蘇巡撫。派委教習。並行文八旗挑選學生去後。嗣據各該旗陸續將學生送齊。而所請派委教習。廣東則稱無人可派。上海雖有其人。而藝不甚精。價則過鉅。未便飭令前來。是以日久未能舉辦。臣等伏思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國均以重貲聘請中國人講解文義。而中國迄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廣東江蘇。既無咨送來京之人。不得不於外國中延訪。旋據英國威妥瑪言及該國包爾騰兼通漢文。暫可令充此席。臣等令來署察看。尚屬誠實。雖未深知其人。惟以之教習學生。似可無事苛

求。因於上月十五日。先令挑定之學生十人來館。試行教習。並與歲妥瑪據為言明。止學言語文字。不准傳教。仍另請漢人徐樹璐教習漢文。並令賠為稽察。即以此學為同文館。至應給修金一節。各國公使以為必需重費。方肯來教。而現在美國包爾騰據威妥瑪聲稱本係在外教徒。尚有餘黃。若充中國教習。係屬試辦。本年止給銀三百兩。即可敷用。至明年如教有成效。須歲給銀千兩內外。方可令其專心課徒。俾無內顧之憂。臣等查外國人惟利是圖。既令教習諸生。不得不厚其薪水。以生其歆羨之心。至漢教習薪水。按照中國辦法。現擬每月酌給銀八兩。將來應否

加增。應由臣等隨時酌辦。通計此項教習薪水及學生茶水飯食。服役人等工食。並一切零費。每年約需銀數千兩。近年部庫支絀。無款動支。再四斟酌。惟於南北各海口外國所納船鈔項下。酌提三成。由海關按照三箇月一結奏報之期。委員批解臣衙門交納。以資應用。此項向不解部。專備各關修造塔表望樓及一切辦公之用。今止酌提三成。於各關辦公。不至有誤。如蒙

俞允。應請即以奉

旨之日為始。行文各海關遵照辦理。至教習薪水。較之外國教習薪水厚薄懸殊。如教有成效。擬由臣等酌量獎勵。其學生

分別勸懲以示懲勸臣等謹酌擬同文館章程六條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新設同文館酌擬章程六條

一請酌傳學生以資練習也查舊例俄羅斯文館額設學生二十四名今改設同文館事屬創始學生不便過多擬先傳十名俟有成效再行添傳仍不得逾二十四名之數此項學生臣等前在八旗中僅挑取二十名除已傳十名外記名人數無多將來傳補將次完竣應由八旗滿蒙漢閒散內擇其資質聰慧現習清文年在十五歲上下者每

旗各保送二三名由臣等酌量錄取挨次傳補

一請分設教習以專訓課也查舊例俄羅斯文館准挑取俄羅斯佐領下另檔之人令在教習巴克什上行走巴克什亦准奏請作為主事今所延英文教習包爾騰止圖薪水不求官職將來如廣東上海兩處得人應照咸豐十年奏定章程由該省督撫保送來京充補此缺係中國人充當如果教授有成自應酌量奏請獎勵每年薪水即不得援照外國人辦理至漢教習現係順天人候補八旗官學教習徐樹琳充當嗣後漢教習乏人擬即由考取八旗官學候補漢教習內仿照鴻臚寺序班定制咨傳直隸河南

山東山西四省之人。取其土音易懂。使於教引。仍取其同鄉京官印結。在臣衙門投卷。試以詩文。酌量錄取。挨次傳補。月給薪水銀八兩。二年期滿。如有成效。無論舉貢班次均奏請以知縣用。再留學二年。准以知縣分發省分歸候補班補用。至將來學生增多。及覓有教授俄法等國語言文字之人。此項中外教習。再行隨時酌增。分堂教授。

一請設立提調。以專責成也。查舊俄羅斯文館提調。由內閣侍讀學士。理藩院郎中員外郎內揀選。專管學館一切事務。今改設同文館。無庸由內閣理藩院咨取。以歸簡易。應即由臣衙門辦事司員中。揀選滿漢各一員。兼充該館

提調。所有館務。責成該員等專心經理。如督課得力。遇有獎敘教習之年。一併獎勵。專設蘇拉三名。以備驅策。每名月給工食銀二兩五錢。

一請分期考試。以稽勤惰也。查舊例。俄羅斯文館。有月課季考歲試三項。月課則每月初一日。由該教習擬定文條。散給諸生繕譯謄卷。該教習分別等第註册備查。季考則於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舉行。出題等第。均如月課。惟試卷則呈堂裁定。始行註册。是月停止月課。至歲試則於每年十月初十日前。堂定日期面試。考列一等者。賞給筆墨紙張。以示獎勵。是月月課季考。均行停止。今改

設同文館。除遇有考試毋庸停止月課季考外。其餘一切均請仿照辦理。惟所試之藝。現在甫經開學。於外國文字。未必遽能熟悉。一年之內。應先用滿漢文字考試。俟一年後。學有成效。再試以各國照會。令其繙譯漢文。

一請限年嚴試。以定優劣也。查舊例。俄羅斯文館。乾隆二十二年奏定。五年由本館考試一次。考取一等者授八品官。二等者授九品官。三等者留學讀書。由已中等第內擇其優者。堂委副教習。額設助教二員。由副教習內揀選。奏請補放。助教教導有方。奏請授為主事。分部遇缺即補。仍在館行走。嗣於嘉慶八年。經軍機處內閣具奏。改為由吏

部照各項考試之例。奏請

欽派閱卷大臣。在

上諭館考試。分別等第升授如前。惟八品官考取一等者。升授七品官。七品官復考一等者。授為主事。又於道光十九年經吏部奏准。學生由七品官授為主事。遇缺班次過優。改為到部學習三年期滿。與各項候補主事統較行走日期。以次挨補等因各在案。今改設同文館。臣等擬請每屆三年。由臣衙門堂官自行考試一次。覈實甄別。按照舊例。優者授為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分別降革留學。俟考定等第。將升降各生咨行吏部註冊。其由七品官考取一等應授主

事教舊例因鼓勵學生起見准其遇缺即補嗣經改為三年期滿與各項候補主事統較行走日期以次挨補自此升遷稍隘而學習者漸不如前今欲令該學生等認真學習擬仍照舊例辦理嗣後由同文館考取七品官復考一等授為主事者請仍准掣分各衙門行走遇缺即補至考試學生時該助教等如果訓導有方亦應由臣衙門奏請以主事分部遇缺即補仍兼館行走

一請酌定俸餉以資調劑也查舊例俄羅斯文館助教每年俸銀八十兩七品官每年俸銀四十兩八品官每年俸銀四十兩九品官每年俸銀三十二兩三錢學生傳補咨

旗坐補馬甲錢糧。今改設同文館。擬請仿照俄羅斯館舊
章辦理。助教等俸銀數目。均請悉仍其舊。現在部庫各項
支絀。未便由庫支領。臣等酌擬此項放款。悉由奏撥各海
關船鈔項下支給。至學生錢糧。即照俄羅斯館學生舊章。
遇有本旗馬甲缺出。照例坐補。以資調劑。

御批。覽。

大學士賈楨等奏。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咸豐十年冬
間奏准善後章程內。請
旨飭令俄羅斯文館妥議章程。認真督課等因。奉
旨允准。嗣經內閣議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司各國事務。所有

俄羅斯學章程。請歸併該衙門一體妥議辦理。以昭畫一。

奉

旨依議。欽此。頃於本年五月。該衙門傳集該館助教副教習學生等到署。內額設學生二十四名。除懸缺未補八名及臨時不到三名外。實到學生十三名。面加考試。該學生等並不熟習俄文。其助教二員副教習三員內。亦止國世春一人。尚稱稍通文義。臣等公同商酌。擬將該員咨送總理衙門。仍留原俸。在新設之學堂行走。其餘助教一員。副教習三員。及已未到學生共十六人。既學無成效。自未便虛糜廩餼。相應請

旨撤其學生所領馬甲錢糧及該館一切領項自應一併裁去以
節糜費嗣後俄國文字即歸併英法美三學由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隨時酌覈辦理
御批依議
三口通商大臣內閣學士崇厚奏前准總理衙門咨行
西洋國公使基瑪良士請議換通商條約業經開單奏請
欽差大臣一員作為全權大臣會同督商辦等因奉
旨派出恒祺欽此嗣因法國哥士者代為懇請准令該使到京作
為法國朋友一切事宜由哥士者往來商議商妥後仍回
天津畫押與在津商辦無異即據恒祺與督往返商辦約

計兩月有餘。議定條約五十四款。由總理衙門具摺鈔呈
御覽。復於本月十五日。接據臣恆祺函致。本應比照上年布路斯
國換約舊案。赴津會同弩面與畫押。因該使亟欲回津搭
坐輪船旋粵。恐致耽延。轉令該使在京淹留。是以即於十
三日。在總理衙門面與畫押。蓋用關防。並將蓋印條約各
本。專弁齎送天津。交弩辦理。該國公使亦即於是日起程
赴津等因。弩即於十八日。將蓋印條約三分。面與該使畫
押。並填寫年月日期。彼此互換。將應存該國並留存澳門
各一分。給與該使收執。現因輪船即欲南駛。該使等亦即
於二十二日由津返棹。據稱旋回澳門。

御批知道了

丁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本年夏間法國公使哥士者到京縷述前署貴州巡撫田興恕先後殺害中國教民八人法國傳教士一人及燒毀各處天主堂學房等情照會到臣衙門當經臣等照錄恭呈

御覽請

旨密飭崇實勞崇光駱秉章各委公正大員馳赴貴州按照所稱各節嚴密查辦一面由臣衙門密函分致崇實等務即持平辦理先將大概情形聲覆去後旋據崇實覆稱此事固宜派員赴黔隨機應變設法撫綏惟慮田興恕武勇少年

本無學識。韓超為人戇直。不能弭禍無形。去秋川中即聞貴陽毀辱彼教。頗事誇張。僅田興恕知鄰省派員。先欲自占地步。黔中徧地皆賊。竟借詞彼教通匪。再動殺機。不惟委員束手。即崇實親往查辦。亦無益於事。而釁端愈起。禍亦愈烈。崇實以為不去田興恕。則黔中必不可平。即教案亦難措手。然竟以此案立予褫奪。不特處激事端。且覺國體大褻。計惟乘此案尚未發動。將田興恕量移他省。如目下雲南陝西均屬需人。田興恕苟離黔省。不但可平法國之忿。且可觀奮悔之效。獨是前韓超以百姓遮留。代伊

請

命。聞皆出其手下之人。此次亦必飾詞懇留。一再奏籲。惟有仰仗
廷議主持。不容瀆請。則釜底抽薪。殊勝揚湯止沸。且田興恕
縱欲偷安。久未出戰。黔省羣盜如毛。田興恕在黔。未必有
益。然一經調動。或有謂因此貽誤黔疆者。是宜擇該省素
得民心之健將。如總兵趙德昌。代攝兵權。既於黔省有益。
亦不至使人藉口等因。臣等正在覈辦間。又據勞崇光函
稱。上年冬間。哥使來粵。言及黔省委員。在青巖晁家關所
殺教民。止係中國習教人四人。並未傷及外國之人。初意
止求酌量卹給銀兩。給還所失書籍等物。並發貼和約告
示晚諭遵守。即可了結。是以專函切致黔省。按照辦理。原

期息釁端而維大局。詎料前函未到之先。復有開州妄殺之事。接函之後。又復狃於成見。不知變通。不肯照辦。以致枝節橫生。但和約因何不貼。開州教民。因何騈戮。此中總有隱情。必須徹查開釋。為日久相安之計。至開州所殺教民內有文乃耳一名。係外國之人。即使認真犯罪。亦應解交該國領事懲辦。何可遽行處死。此節一經查實。外國人恐難干休。若竟照正擬辦。有傷大體。愈長教民刁風。儻稍為遷就。又無以折服遠人之心。仍致糾纏不已。左右掣肘。頗覺為難。容向法國領事及在粵傳教人設法開導等因。

臣等伏查此案。前經臣衙門奏請。

飭交崇實等查辦。自應由該臣等逐細詳查。秉公覈奏。惟查上年因法國聲稱貴州殺害教民。燒毀天主堂學房。由臣衙門行文咨查。即經該前署撫田興恕。以從征將士。止知殺賊。無論曾否奉教。焚燒房屋。亦所時有。其中即有天主堂學房。勢難區別等詞。國國聲寢。此次哥士者抵京。歷數該省殺害教民中國八人。法國一人。並請速將田興恕等逮京。以免再有殺害。臣等查用兵殺賊。玉石不分。該前署撫所稱難以區別。尚屬近情。哥士者恐其再有殺害。或係意在速將該前署撫逮至。故為此聳聽之詞。原未敢遽謂可信。今據勞崇光函稱。該前署撫狙於成見。不知變通。是其止

逞一己之忿。不顧中外大局。已可概見。至崇實慮及田興
恕知鄰省派員往查。藉詞彼教通匪。再動殺機。不獨委員
束手。即親往查辦。亦屬無益。因請於此案尚未發動之先。
將該前署撫量移他省。為釜底抽薪之策。其說不無可採。
現在此案。哥士者屢經催促。並據照會稱述。安南國近日
割棄三省一島講和。其案亦啟於殺害該國數人。及呂宋
三人。臣等詳覈其詞。雖未涉及此案。而旁敲側擊。其意顯
然可見。況復明言謀國者宜弭患未形。毋任燎火有燎原
之勢。更屬深切著明。且聞該國教主自貴州來京。傳說田
興恕聲言如敢赴京呈訴。即將該省所有教民全行勦滅。

此雖一面之詞。萬一真有其事。果如崇實所慮。轉因查辦。再動殺機。此後益難收拾。臣等公同商酌。可否先將該前署撫田興恕量移他省。聽候查辦。以免復在貴州另滋事端之處。謹繕摺密陳。

諭內閣。前據巡撫毛鴻賓。御史華祝三。先後奏參貴州提督田興恕奏報不實。縱寇殃民等情。當經降旨交駱秉章秉公查奏。嗣據該督奏稱。田興恕自接任欽差大臣署理巡撫印務後。意氣驕盈。行為乖謬。舉劾道府。任意輕輕。被參各款。並非無因等語。田興恕從前由湖南轉戰入黔。所向克捷。歷著戰功。其過人之才。良可愛惜。是以僅令其繳回欽差大臣關防。毋庸署理巡撫

仍以提督勦辦貴州苗教各匪。被脅各情。悉置不問。原冀保全始終。使知悛改。該提督如果感激殊恩。自當奮勉圖功。力贖前愆。方不負訓誨成全之意。乃自上年十二月間。諭令帶兵出省。迄今幾及半載有餘。而銅仁石阡等府。匪蹤徧地。竟未派兵攻勦。該提督安駐省垣。養尊處優。不復親歷行間。並不遵諭旨。殺害外國傳教並內地民人多命。虐及無辜。如此任性乖張。總由田興恕恃恩驕恣。年少志滿。不可不嚴加懲創。田興恕著先行交部議處。即著馳赴四川。交駱秉章差遣。仍一面聽候駱秉章會同崇實等秉公查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田興恕起意

殺害傳教民人等情。當經諭知駱秉章等派員密查。尚未據詳查覆奏。因思此事關涉國體。若徇外國人之請。將中國帶兵大員即行懲辦。轉足以長其驕。而田興恕自二月間諭令出省勦賊。迄今半載。貴東偏地皆賊。並無一兵進勦。聞其行步須人扶掖。若不稍加薄懲。無以示警。因降旨將該提督交部議處。飭赴四川差委。著駱秉章即令將石逆悉數殲除。用贖前愆。既可以杜洋人之口實。而於整頓軍務。亦有裨益。

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崇厚函稱。詢據英國領事官吉必

勦聲稱青浦嘉定二城等因欽此。六月初九日。復奉五月二十
五日寄
諭。近聞洋人因官軍進取金陵擬撥輪船等因欽此。伏查咸豐十
年十月。蒙
先帝垂詢俄法兩國助勦之事。臣覆奏以為當許其來助。而緩其
師期。本年三月。蒙
諭旨垂詢英法兩國助勦之事。臣覆奏以為同防上海則可。借攻
內地則不可。洋人若先攻蘇常。臣處無會戰之師。若克復
城池。臣處亦無派守之卒。定議於先。或不至責怨於後等
情奏明各在案。茲復欽奉

諭旨。以印度兵來。秋間大舉。飭令會商妥議。臣函商左宗棠李鴻章等。據左宗棠覆函云。青浦嘉定二處。髮賊屬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委而去之。真情畢露。斷無起印度之兵助勦此賊之事。夷人借助勦為圖利之計。借起兵為解嘲之詞耳。兵頭縱有此意。國主未必允許。印度縱有兵來。其數未必能多。據李鴻章覆函云。官軍自二十一日虹橋大捷之後。洋兵待我兵敬禮有加。提督何伯來營會晤。詞意和順。然窺其中若有不足者。青浦嘉定之退。不免羞恚。自云須八月後調大英兵來恢復青嘉。該提督始能回國。並無調印度兵來之說。臣查西人天性好勝。睚眦

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蓋見侮於髮匪尤慮見輕於

天朝其興兵前來報復係屬意中之事惟英法舊例兵謀會議於眾國兵費徵斂於眾商非一人所能為主青嘉一退之蓋不至遽觸大眾之怒國主未必因此而大舉商賈未必因此而加徵其兵數必不甚多亦可懸揣而知崇厚既有所聞似宜由總理衙門與住京公使查詢確實然後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中國之寇盜其初本中國之赤子中國之精兵自足平中國之小醜姑無論本年春夏連克二十餘城長江上下肅清三千餘里髮逆無能久之理

吳越有可復之機。即使事機未順。賊燄未衰。而中華之難。
中華當之。在
皇上有自強之道。不因艱虞而求助於海邦。在臣等有當盡之職。
豈輕借兵而貽譏於後世。此所謂申大義以謝之也。粵匪
行徑。本屬無賴之賊。青嘉兩城。尤屬至微之事。英國若徵
印度之兵為報讎之役。使印度軍士支領英國之餉銀。蹂
躪中國之土地。上不利於國主。下不利於英商。不如早議
息兵。俾松滬免無窮之擾。即英法省無窮之費。此所謂陳
利害以勸之也。斯二者。總理衙門與在京公使委曲商榷。
如俱不見聽。則亦別無阻止之法。仍當先與議定。西兵進

攻內地。臣處無會勦之師。若克城池。臣處無派防之卒。區區鄙見。不得不重言申明。至於設法防範。殊乏良策。洋人語言不通。風俗迥異。彼以助我而來。若猜忌太深。則無以導迎善氣。若推誠相與。又恐其包藏禍心。觀於漢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興。嫌釁一開。全局瓦解。臣始終不願與之會勦者。蓋亦籌之至熟。與其合而復離。不若量而後入。儻我軍屯駐之處。彼亦不約而來。實偪處此。臣當諄飭部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臨陣則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意。更無防範之方。吾方以全力與粵匪相持。不宜再樹大敵。另生枝節。庶幾有容有忍。宏濟艱

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妥議西兵助勦。覽奏均悉。前因髮逆攻撲青浦嘉定二城。西兵遁走後。有秋間調印度兵助勦之說。諭令曾國藩等先後豫防。茲據曾國藩奏。細察洋人調兵一說。當是解嘲之詞。如查詢果有此事。請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令總理衙門與住京公使委曲商榷各等語。籌畫甚合機宜。著俟探詢確實。再行密諭該大臣妥籌辦理。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美國公使蒲安臣。於五月間。由美國公使遞到照會。聲稱奉該國君主敕授全權之職。定期起程進京等語。旋於六月二十四日到京。業經臣

等奏明在案。茲該公使於七月二十五日。率同該國副使等四人。來臣衙門謁見。臣等當即按照向來款待外國公使式樣。具備酒果相待。所談皆係兩國和好語言。情詞俱屬恭順。該公使當呈出漢字洋字國書各一分。該國聖經一本。聯邦志略一本。求臣等代為進呈。臣等查咸豐九年夏間。美國公使進京。彼時係前大學士桂良等款接。辦理一切。該公使曾經呈遞國書。由桂良等代為進呈。並未懇請親遞。茲滿安臣來京面見臣等呈遞國書等件。求為代奏。亦未提及親遞。自應由臣等代為進呈。謹封送軍機處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美國來書

大亞美理駕合眾國伯理璽天德姓林根名亞伯剌罕致

書於峻碩良友

大清中華國

皇帝陛下朕今特爾貞亮拔萃才士姓蒲玲堪名安臣奉使前去

貴國居近

朝廷以茲本國任駐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任此臣請

熟兩國相益事件爰命充遞定當恪供通職特啟

皇帝陛下恩遇隆重。錫以恩禮。其代美國上達各事之尤重者。務
祈
俞允。彼所作為。必臻盡善盡美。而敦兩國友睦之忱。俾得共相和
悅。茲特表美國和好真意。誠願
貴國萬祺享太平之福。代為上
聞。朕應仰祈聖神篤守眷顧。斯
大皇帝長享無疆之頌矣。

答美國書

大清國

大皇帝問大亞美理駕合眾國大伯理璽天德好。本年七月二十

五日使臣蒲玲堪安臣到京。呈遞來書。披閱之餘。備見詞意肫誠。惟以永敦友睦為念。朕心實為欣悅。使臣蒲玲堪安臣已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為接待。朕寅承

天命。撫馭寰區。中外一家。罔有歧視。推誠相與。務在含弘。嗣後願與大伯理璽天德益敦和好。同享昇平。諒必深為歡喜也。

庚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奏。比利時國通商事務現擬條約。繕出外國文字。用漢文洋文合寫繕成二紙。臣謹

擇於七月十三日。率同蘇松太道吳煦常州府知府薛書堂齊會公所。比利時國使臣包禮士亦率同隨員及英國繕譯官阿查理前來會晤。臣偕包禮士將條約彼此覈對

即於是日互相畫押。並由臣蓋用關防。包禮士亦鈐圖記。

立約事宜。一切就緒。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比利時國通商條約議定畫押。辦理甚為妥協。現在條約既經公同畫押。自應於屆期互換。諒該公使包禮士業已回國矣。前諭薛煥於辦理該國換約事竣後。候旨回京。惟通商大臣現尚未可裁撤。擬改移長江以期居中扼要。昨諭該大臣會同曾國藩妥為籌議。著俟議定後。候旨遵行。其上海應辦事件。薛煥仍當隨時籌辦。毋稍推諉。

江甯將軍都興阿奏。洋人與周家圩港居民爭鬬一案。查於七月初一日黃昏後。有洋人三名。醉後上岸戲耍。將民

家鴨子犬隻打死。行至南岸沙灘。又將粵人小孩打死。粵人在傍目睹。已抱不平。繼有兵丁上岸買物。適遇查詢。該洋人即持棍迎擊。該兵躲避不及。情急喊救。左旁粵人早覺氣忿。齊呼捉拏奸匪。是時百姓聞聲趨視。人數眾多。洋人情虛畏懼。駕水回船。不料水深溺斃二名。十一日來有洋船一隻。向紅單船上要人。爭鬧半日。轉帆而去。十四日又來輪船三隻。駛近師船。兵勇逃避。遂將師船三隻燒毀。不知傷去幾人。旋即回轉。並未上岸騷擾。據狼山鎮泊承謹等就近確切查明。據稟各情。裁與查詢情形。大略相同。更查洋人是日焚毀師船後。行抵江陰江面。又毀自上海

前來之商船一隻。該船內搭有客人數名。併被擄去各等語。至履勘被燒師船。僅存船底。不堪修復。被擄及被焚溺水斃命兵勇。與沈溺破位。飭定海鎮總兵李德麟趕緊飭撈。招集查點明確。再行呈報。惟查十一日紅單師船。當洋人爭鬧之時。該營官既不在船。兵勇又不容洋人上船理論。又開放空礮一聲。雖未傷人。致洋人有詞。今據云向為江面有裏教礮傳喚登岸兵勇號令。適逢其會等語。刻下亦難為憑。該洋人始則酗酒滋事。繼復駛駕輪船。燒毀紅單大船而去。亦屬無禮。且未通商各口岸。何以違約妄行。

應請

飭下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嗣後凡遇甯波釣船入江。不得以洋人坐艙。洋人貿易。亦不得乘坐甯波釣船。以清淆混而便稽查。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都興阿奏。查明洋人與周家圩港居民爭鬬。其啟釁緣由。及洋人滋擾情形。與前奏大約相同。惟所稱燒毀紅單大船三隻。不知擄去幾人。並洋人行抵江陰江面。又毀自上海前來之商船一隻。擄去搭船客人數名各等語。周家圩並非通商口岸。即非洋人所應到。水師兵勇。有册可稽。擄去幾人。何以該鎮將不知確數。洋人所毀。係何商船。擄去客人。係何名姓。必須查詢確實。將來與洋人理論。方有把握。著都興阿李

鴻章。迅速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含混。

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奉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

開。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漢口買地一事。前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湖廣總督

官文等辦理等因欽此。奉伏查英商在漢鎮買地。曾於上年春

間。會同英國參贊巴夏禮議定。自江邊花樓巷往東八丈

起。至甘露寺江邊卡東角止。共長二百五十丈。進深一帶。

一百五十丈。合地基四百五十八畝零八十弓。每年應完

地丁漕米等銀九十二兩零。先行立約存案。嗣因地基寬

廣。業戶眾多。且段落有上下之分。即價值有高低之別。隨

經分作十八段辦理。以歸簡便而昭公允。惟貧民安土重遷。過昂其值。而英人務遂己意。較盡錙銖。經該府縣兩持其平。於各業戶剴切開導。認真裁減。示諭百姓依限搬遷交地。均經辦理妥協。其九段至十八段地基。內多荒廢。價值似可再減。辦理較易。現亦督飭印委各員。秉公酌議價值。速為妥辦。

御批。知道了。

八月。壬子。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官軍攻克青浦縣城。大控賊銜。臣查華爾督軍屢戰。躬冒矢石。首先登城。可否仰乞

天語褒獎。再據蘇松太道吳煦前蘇松糧道楊坊會稟。接華爾知會。派駐寶波之常勝軍。於七月初八日會同各軍。攻克餘姚縣城。合併聲明。

諭內閣。李鴻章奏。官軍克復青浦縣城一摺。副將華爾率常勝軍隨同官軍勦賊。屢立戰功。茲復躬冒矢石。首先登城。攻克青浦。洵屬不避艱危。奮勇可嘉。著李鴻章傳旨嘉獎。又據奏常勝軍於七月初八日克復餘姚縣城。其詳細情形。著查明具奏。

李鴻章又奏。查咸豐十一年換定條約。鎮江准於一年後立口通商。十一年正月間。由英國參贊巴夏禮等。勘定鎮城西門外銀山上下空地。建造署棧。前撫臣薛煥。當委常

鎮通海道會同辦理。並奏明在案。嗣因所勘新關地基。尚未興工起造。又改在焦山地方設關。所有修葺房屋置備器用雇用巡船等費。共銀八百六十六兩八錢三釐。又月需經費一百四十兩九錢一分四釐。均在揚由關稅項下隨時墊用。上海總辦稅務司費士來。復派林納為副稅務司。於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帶同外國扞手人等到鎮。並由滬購買大夾板船一隻。白壁殼船二隻。另借捕盜局鐵皮火輪船一隻。以備應用。共銀六千餘兩。其月需稅務司俸辛及巡丁工食巡船經費約計銀數千兩。均由江海關按月先行墊給。統俟鎮江收稅漸旺。分別歸款。該道並委員。

會同該司稅稽查往來洋船即於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在焦山開關一切發單收稅事宜均由副稅務司林神一手經辦自上年四月初一日起至本年三月底止統計一年共徵收洋船進出口正稅九千九百六十七兩二錢六分一釐內應劃還英法各二成銀一千九百九十三兩四錢五分二釐餘銀五千九百八十兩三錢五分七釐適督辦鎮江軍務馮子材咨撥洋稅銀六千兩因於四月分續徵洋稅項下湊銀一千十九兩六錢四分三釐合成七千兩委員解赴馮子材軍營兌收濟餉仍移江南糧臺覈計據管理鎮江關稅務前常鎮通海道高長紳造冊具詳

並將往來洋船數目清冊造送請奏前來。臣等復查各口現辦章程。徵收正稅。係扣足外國三箇月之期。作為一結。所交英國各二成銀兩數目。應按結詳請奏咨。其徵收船鈔子稅土貨半稅。係不扣二成之數。亦應另詳聲明。該鎮江關自上年四月開關起。至本年三月底止。所收正稅內交過各二成銀兩。應作為何結止。並未聲明。昨據總稅務司赫德申陳。開辦該關結數。其第五結以前。雖有稅務司稽查。尚未收稅。應自上年八月二十七日起。至十二月初一日止。為第五結。至本年三月初二日為第六結。又至六月初四日為第七結。應交各二成銀兩。均註未付字樣。乃

該關所扣日期。與結數既不相符。而劃還各二成銀兩。赫德均稱未付。究竟該道曾否取有收單。亦未聲明。總之鎮江設關伊始。雖收稅無多。一切章程。茫無頭緒。均須關道督同司稅妥議。逐漸整理。該道高長紳遠駐泰州。意存延誤。經臣等嚴劄飭催。甫至焦山一行。旋即丁憂。草率具詳。殊屬玩視關務。臣鴻章前已附片奏參革職查辦在案。臣雖該關開設年餘。尚未奏報。又准總理衙門咨催。若待往復駁查。再行具奏。轉覊時日。應照該道所詳大略情節。先為覈報。現在漢口設關。鎮江稽查。更宜嚴密。赫德回滬。復酌定鎮關章程。臣已飭署常鎮道趙炳麟。馳赴焦山察議

妥辦。會商副稅務司林衲。將該關三箇月一結之期。逐一覈准結數。及交過各二成銀兩。分結扣准。一律取齊收單。另行詳覆。並查高長紳任內有無侵虧款項。據實揭報。如應交二成。果有未付銀兩。勒令付清。再當分別覈辦。除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並該關詳送徵收稅數往來船數各清冊。先行分送備查外。謹會同兩江總督臣曾國藩。通商大臣臣薛煥。繕摺附驛馳陳。再該關道請給關防。可否照江海關之例。

飭部另鑄鎮江關關防頒發之處。恭請

欽定。合併陳明。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議奏

丁巳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六月初二初七等日奔明緒接據南邊各卡倫官呈報忽來俄羅斯頭人帶領兵丁三十七人在各卡倫外逐處壘立鄂博當經各卡倫官兵攔阻該夷不惟不聽反逞强横等情前來奔當派筆帖式巴彥圖帶領通事等前往各卡倫確查去後於二十二日旋回面稟前往各卡倫查看俄羅斯頭人帶領兵丁已在莫多巴爾魯克大巴爾魯克額爾格圖三處卡倫之外壘立十七處鄂博距各卡倫不過二三里現在該頭人帶領兵丁三

十餘人。尚在察罕托海卡倫西邊住紮。詢係奉伊上司吩咐等語。芬明誼業已到城。芬等公同商酌。委員往見該國使臣。告以疆界尚未議定。何以即在各卡倫之外。遽先壘立鄂博十餘處。實屬於理不合。該使臣答以我們昨派之人前來你們卡倫之外。原係履勘山勢河道里數。以備繪具圖說。將來據之會議。並未吩咐令其壘立鄂博。委員復言現經我們差派委員已有圖前往各卡倫查明。已壘石鄂博十七處。每座均高五六尺。既係你們查看山勢河道。丈量里數。逐處壘此石堆。作何使用。該使臣知難欺隱。遂言何不諭令你們卡倫官兵將石堆全行拆毀。芬等仍令

委員岳嵩武薩勒哈春復見該使臣請令該使臣派員眼同拆毀該使聞之無任感悅努等即派筆帖式巴彥圖帶同該使臣所派之人前往各卡倫已將壘立鄂博全行拆毀閱復於二十五日又據北邊哈拉布拉卡倫官呈報又有俄羅斯頭人十餘名在北邊開齊周圍哈穆爾山嶺起至卓遮山嶺用石壘立鄂博數處等情呈報前來努等復派委員薩勒哈春等前往俄羅斯圈向該使臣告知據該使臣言稱亦應照前將壘立鄂博全行拆毀無如現在我們再無差使之官俟前差往南邊拆毀鄂博官回來時再令隨同你們委派之員前往北邊哈拉布拉卡倫將所壘

之石堆盡行拆毀等語稟知前來。臣等再四思維。該國於未會議之前。輒敢偷入我國邊境。私立鄂博。以為會議時藉口之地步。實出情理之外。若不處處詳細。恐被該國欺混。所關甚重。然未會議之先。不得不慮其所終而慎之於始。臣等查俄國續增條約內載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未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自此往西。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袤延萬里。其中並未指明逐段立界地名。已屬有意欺混侵占。惟特穆爾圖淖爾則在伊犂邊界之內。齋桑淖爾則又在塔爾巴哈台輝邁拉胡卡倫之內。若自此議分。即將我國原設之卡倫

被其包入。第查該國現已將伊犂塔爾巴哈台西南邊界之內遊牧哈薩克布魯特逕去大半。所有該哈薩克等皆與該國交納租馬。並為其所使。以致該國以哈薩克等係伊所屬之人。地方即係該國之地為詞。芬等伏思哈薩克布魯特住牧。係我國平定新疆賞給之地。豈能一旦棄之不顧。但僻處荒遠。與強鄰偏近。久被侵占。我國鞭長莫及。自不能時時代為護庇。但議分之地。距塔爾巴哈台僅三五十里。距伊犂之索倫錫伯營不及百里。距額魯特遊牧亦在百里之內。議定後。該國移兵築堡。致滋他族。實偏處此。日久恐為心腹之患。而此次會議。若與前約大相懸殊。

彼必振振有辭若相爭又恐立成決裂奔等蒙任重寄惟懼難名目覩時艱敢不統籌大局遽肇兵端惟察其前在伊犂橫阻查界大員今又來塔爾巴哈台先立界址嘗試侵占情殊叵測懼於會議之時逞橫刦盟豈能束手任其要挾止得暗中嚴密防範惟期備而不用除由奔等將滿營及索倫錫伯營並察哈爾額魯特各派兵三百名不動聲色暗加防範外奔等仍一面交道接禮據圖與之理論斷不敢冒昧張惶致彼得有藉口猝起兵端若該使臣果能通情勘訂奔等惟有揆之時勢尚可行者自應圓通辦理

明誼又奏。奴才五月初九日。由烏里雅蘇台起身。隨於蒙古
臺站接奉寄
諭。明緒奏。接俄國覆文。請照第二條第三條續約。於六月十五日
之前。到塔爾巴哈台先行會議互換信約等因。欽此。嗣又接准
伊犂將軍常清等咨稱。據該處領隊大臣托克托柰等疊
次具稟。俄羅斯官員頭人私入邊界。設立卡倫。並敢率領
哈薩克布魯特約有五六百人。馱運礮械。勢甚強橫。不由
理論。攔阻查邊道路各等因。鈔錄摺稟咨知前來。奴才接閱
之下。無任詫異。伏思俄人若果如此強橫。必非善來。奴才尚
未到塔。無從懸擬。俟與明緒等會晤後。再當接見該國使

臣察言觀色斟酌會議隨後烏里雅蘇台派委查勘本境界址之岳嵩武等及科布多主事職銜喜春陸續趕到將所查各本境中外毗連之山川河灣形勢逐一按名繪圖貼說面呈覆覈并詳校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伊犂發來回疆各圖說尚屬無異惟科布多圖內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地方有俄人舊蓋木房二十餘間詢問該處烏梁海人等不知此房建自何年查其所建之房實在卡倫以外雖該委員等查勘之時並未見俄國一人然其越境窺伺必非一日止得俟與該使臣會議時據圖詰問酌量定奪今并帶領章京遇春等已於六月二十日馳抵塔爾巴哈

台公寓。次日先差巡捕前往俄人貿易圈子。通知該處匡蘇勒官。屬其告知該使臣定日會議。查該國使臣亦於本月十七日甫經趕到。且據云尚有大官一員未到。俟來時再定議期。

明誼又奏。俄人在塔爾巴哈台屬之迤南卡倫附近地方。堆立鄂博數處。業經拆毀。但俄人詭譎多端。反覆無常。且在伊犂屬之呢瑪圖等處地方。無故立卡。攔我查邊道路。居心叵測。今塔爾巴哈台伊犂既有此等情形。而烏科二城。亦難保其必無覬覦。不可不為豫防。伏思帑帝領兩城委員。均已來塔會議。恐有顧此失彼之虞。除由帑限行飛

咨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科布多參贊廣鳳等各飭守
卡官弁嚴行稽查如有俄人在我卡倫內外運科興工必
須善為開導令其聽候會議換約後始准照議建立界址
外相應請
旨飭下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兩城大臣遵照飭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常清等奏稱俄國匡鈵勒官於呢瑪
圖一帶設立卡倫阻我赴勒布什之路復聲稱哈薩克布魯特
為該國地方當經諭令常清等將哈薩克等處地方何時為俄
國誘從迅速查明原委酌辦並諭令明誼等與俄國公使理論
各守疆界茲據明誼等奏接見俄使情形豫商分界事宜並明

誼奏。馳抵塔爾巴哈台日期。及俄人堆立鄂博情形各摺片。覽奏均悉。俄人在塔城南邊卡倫外莫多巴爾魯克等三處。私立鄂博十七處。經明緒等派員向該國使臣理論。並委員帶同該使臣所派之人前往卡倫。將鄂博拆毀。其北邊開齊鄂博數處。亦經該國使臣允俟南邊拆毀鄂博官差回。再隨中國委員前赴北邊拆毀。此次明誼等豫破俄人欺飾隱情。令其拆毀私壘鄂博。辦理尚屬周妥。該將軍等務宜與俄國現到使臣。面行訂明。俟兩國界址勘明換約後。再行會同設立界牌鄂博。不得豫行私立。以昭信守。其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處邊界。難保無俄人私行堆壘鄂博之事。並著麟興廣福嚴飭守卡官弁稽查。如

有俄人運料興工。即行善為開導。令其聽候會議換約後。始准建立界址。一面飛速知照明誼等。以便向該國使臣理論。毋稍疏忽。至俄國頭人私入伊犂邊界內設立卡倫。並率領哈薩克布魯特多人馱運礮械。阻我查邊之路。擅稱哈薩克等處為該國地方等情。並著明誼等懷遵前旨。向該國使臣剴切理諭。務令各守疆界。毋任侵占。其前此恣橫情形。該國是否知情。並可向該使臣探詢明確。以破匡蘇勒官之詭謀。明誼等所稱特穆爾圖淖爾齋桑淖爾等處。均在伊犂塔爾巴哈台界內。由此議分。則我國原設卡倫。被其包入。且距伊犂之索倫錫伯營不及百里。距塔爾巴哈台僅三五十里。日久恐為心腹之患。所慮甚

為周備該將軍等與該國使臣會議時務將常清所送之伊犂庫存地圖與之質對據圖剖晰俾該國無所侵占再行互換信約是為至要其科布多圖內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地方舊蓋木房亦宜據圖詰問明白毋令俄人得據木房為侵占之計

丙寅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七月初九日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六月二十四日准英國提督領事等函稱保守上海須環城建造礮臺前往逐一勘定共計十八處業已分別興工又南門至西門應另作新路一條西門外有一高地為徐家匯及英界至西門要路於西門城內築一堅固泥城以資防衛共需各工程經費銀一萬八千三百餘兩

另單開送。並繪具礮臺圖形。並稱該提督先經函致住京公使。轉致總理衙門查前項礮臺各工。雖為防堵要策。第未准先行商定。業已逐一開工。現據交到繪圖。催令速交經費。無從與之辦論等語。續據稱英國官兵催送礮臺工費甚急。已由五月分釐捐款內。動撥庫平銀四千二百二十餘兩。解送會防公所查收湊付申報前來。臣維英法提督。從前不時來營會商事件。無不擇善而從。如派兵教習以及開馬路挑濠溝等事。俱經委婉酌飭照辦。惟礮臺一節。並未先行商及。適承准總理衙門公函內開實有此語。現據稱工價每礮臺一座。由八十兩至三千兩不等。亦無

從細與稽覈。事關沿海州縣添設礮臺。開銷經費。臣未敢
壓於上
聞。除將原繪圖形。並錄原交清單。咨送總理衙門備查外。理合附
片具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英國提督建立礮臺。催送工費
等語。英國建立礮臺。名為助我防勦。實則借以自衛。此時滬防
緊要。該處礮臺十八座。既已工竣。雖英國提督並未先行商及
自不值再與理論。其所開經費銀一萬八千三百餘兩。即著照
數給還。
庚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七月十一日。軍機處交

出伊犂將軍宗室常清等，具奏。俄羅斯官員頭人入邊立卡。並攔阻查邊道路一摺。奉

上諭。前因常清等奏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國。首鼠兩端。當經諭令該將軍等訪查辦理等因欽此。臣等正在遵

旨籌辦間。又於八月初七日。由軍機處交出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馳抵塔爾巴哈台接見俄使情形。及俄人在卡倫堆立鄂博等情各摺片。奉

上諭。俄人在塔城南邊卡倫外莫多巴爾魯克等三處私立鄂博等因欽此。臣等查常清等原奏內所稱。俄人在呢瑪圖地方擅立卡倫。並於沙拉托羅海地方派隊攔阻查邊官兵。且稱

哈薩克布魯特業已投順此處係我國地方等情請飭
衙門查照道光年間成案行文俄國轉飭將卡倫撤去各
守疆界等語查俄國續約第二條內載西疆尚在未定之
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
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
之界牌未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
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止等語上年十一
月間曾據明誠等奏稱條約所指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至
齋桑淖爾特穆爾圖淖爾浩罕邊界為止中間經由哈薩
克布魯特並畢達土爾扈特杜爾伯特等十餘處蒙古部

落。並未指明逐段立界地名。恐其任意侵占。有礙遊牧。止可於會議時與之據圖理論等語。是哈薩克布魯特等部落。將來恐為俄人侵占包入。明誼等早經慮及。今西界甫經會議查勘。尚未建立界牌鄂博。而常清等即有俄人入邊設卡之事。可知俄人欲將哈薩克布魯特等部落。據為己有。其處心積慮。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觀俄國給常清等來文內稱。哈薩克布魯特等業已盟誓歸順該國等語。其為俄國誘從。自已不止一日。誠如

聖諭。必應查明原委。方可酌辦。至其所請查照道光年間成案。由

臣衙門行文俄國。轉飭將卡倫撤去等語。臣等公同商酌。

事勢已今非昔比而所訂和約第二款內又止載沙賓達巴哈齊喜準爾及特穆爾圖準爾三大名目其自沙賓達巴哈至特穆爾圖準爾浩罕邊界為止其間地段甚多何處為中國地方何處為俄國界址並未指明非親歷其境無從查勘明晰若止空言辯論不能一一指實殊不足以折服其心因查常清等前奏內稱現飭哈布齊賢到塔爾巴哈台回知明誼等援據各地圖舊係我國疆界確確可據情形向其明白開導俾該國無所侵占等語現在明誼已抵塔爾巴哈台與俄國使臣接見自應俟明誼等據圖理論覆奏到日方可酌辦又查常清等前奏內稱俄國以

阿勒坦沙拉父子久已歸順為伊屬下之人曾經欽奉
諭旨著常清等查訪實在情形酌量辦理懷阿勒坦沙拉早已服
屬俄國自來使再令襲汗等因欽此是哈薩克布魯特部落有
無歸入俄國亦須俟查明後方可辦理至明誼等原奏各
摺片內所稱俄人在莫多巴爾魯克等處卡倫外堆立鄂
博已與該國使臣理論全行拆毀烏科二城難保該國必
無覬覦已飛咨麟興廣鳳等嚴密稽查其伊犂私立卡倫
等情俟與該國使臣會議時面述至特穆爾圖淖爾齋桑
淖爾在塔爾巴哈台伊犂卡倫內若由此議分則我國卡
倫必被包入且議分之地距塔爾巴哈台伊犂甚近日久

恐為心腹之患各等語。臣等查俄人在莫多巴爾魯克等處堆立鄂博。不過意存蒙混。為會議時藉口地步。仍是在伊犂私立卡倫故智。經明誼等查出理論。全行拆毀。破其詭謀。誠如

聖諭。辦理尚屬周妥。至伊犂私立卡倫一節。明誼等已接到常清等咨照。七月十一日所奉寄

諭。明誼等身膺重任。自必恪遵。剴切與該公使理論。其餘所議各節。均經

聖明訓示。備極周詳。明誼等亦必遵照妥為辦理。應俟該將軍一併覆奏到時。再行酌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恭查內務府成案有

世祖章皇帝頒賜西洋人湯若望

敕書一道當時刊成扁額係恭懸天主堂內旋因禁絕天主教將

扁額移存內務府庫今法國傳教士孟振生來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謁見談及伊即懇為

賞還臣等亦以為牢籠之一端當即允許現在內務府庫內查出

法國哥士者已由臣衙門祗領

御批知道了

癸酉伊犂將軍常清棠爾羌參贊大臣景廉奏據領魯特

營總管袞庫巴雅爾稟稱。五月二十七八日。有哈薩克頭人攜帶男女老幼氈房牲畜。繞山而來。至該營山場遊牧。當向盤詰。據哈薩克薩烏魯克回稱。我們世居邊外。太平度日。今俄人說我們遊牧地方。是他們的。被他勒索。因此進卡留下髮辮。情願給

大皇帝出力當差。懇請將臨近道路賞我們行走。無論派何樣差使。我們願意等語。其頭人五名。親身來城呈遞伯勒克馬十二匹。並遞回字一紙。努等當即回賞羊麵細緞布疋等物。當面曉諭

天朝恩重。曾賞給卡外地方。甚為寬闊。令爾等遊牧。相安已久。

至卡內臨近開齊道路。向例不准擅入。今爾等深明大義。故未派兵驅逐。爾等當知感激。速回原牧。不許逗遛。該頭人等叩頭領賞而去。嗣據據達哈普哈克卡倫駐騎校車林多爾濟稟稱。五月二十四日。有布魯特俾攜帶男女老幼氈房數百戶。移進卡內。聲稱伊等現被俄羅斯偪迫。心中害怕。因此遁入卡內。情願充當差使等語。餘與哈薩克所稟情形相同。茅等伏查哈薩克布魯特。自乾隆年間臣服以來。至今歷有年所。嗣因該夷部落散居邊外。族類繁多。首鼠兩端。向背靡定。往往有朝屬中國。暮附俄羅斯者。中國明知其情。向不過問。以昭寬大而示羈縻。即如上次

委員查過。所有隨營嚮導之哈薩克布魯特。一過俄國之人。輒即紛紛逃散。其時俄國兵隊馱運車輛。執持兵器。勢將圍撲營壘。繼復乘間搶掠牲畜什物。均係率同哈薩克布魯特之人。是其狼狽為奸。已屬彰明較著。何以此次入卡遮至。堅求向化。共矢靡他。且查哈薩克頭人。實有已留髮辮者。似此跡異言甘。其情尤屬叵測。況俄國之人。動稱哈薩克布魯特歸順該國。其所住之處。即係該國地方。種種強橫。在在狡執。窺其積慮所存。總係計圖侵占。故於未經會議之先。疊肆誇張。意在尋隙。激怒官兵。使釁端先自我開。以便有所藉口。所有哈薩克布魯特相率入卡。求給

近地遊牧等詞。是否實因俄國苛派不堪。抑係俄人唆令前來。詭計試探。均未可知。且恐將來以中國納彼叛人。藉端啟釁。所關尤巨。弩等再四熟籌。卡內地加斷難令其存留。致生枝節。又不使嚴行驅逐。以遏外夷效順之忱。當即揀派委員。前往善言開導。速催伊等各回原牧。毋許遠逃。致干罪戾。茲據委員及總管等稟報哈薩克布魯特均已遵諭陸續搬移。現值河水泛漲。尚未盡行移去。弩等仍飭各委員並該總管催其速去。外示鎮靜。嚴密防範。期於有備無患。以仰慰

皇上廑念邊疆之至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等奏。哈薩克。布魯特。移近卡倫。稟求內附。派員諭遣回牧一摺。據稱五月間。有哈薩克頭人攜帶男女老幼氈房牲畜。至額魯特營山場遊牧。當向詰問。據哈薩克薩烏魯克回稱。世居邊外。今遊牧地方。為俄人所勒索。因此進卡。懇將臨近道路賞給行走。情願當差。其頭人五名。親身來城。呈遞馬匹回字。經該將軍等回賞羊麵等物。並面諭遣回原牧。該頭人等即領賞而去。又有布魯特俾攜帶男女老幼氈房數百戶。移進達哈善哈克卡倫。聲稱被俄羅斯偪迫。因此避入卡內。情願充當差使等語。經該將軍等派員開導。令其遣回。現因河水泛漲。尚未盡行移去。並照譯哈薩克等稟詞呈覽等語。哈

薩克布魯特部落。散居邊外。族類日繁。自來首鼠兩端。向背靡定。此次於兩國分界。未經會議之先。相率入卡。求給近地遊牧。如果實因俄國苛派不堪。萬難在卡外居住。何以上次俄國兵練滋擾卡倫。哈薩克布魯特之人。亦隨同助力。且經該將軍等開導。遂即弭耳帖服。領賞而去。並無執意堅求入卡情事。種種均屬可疑。該將軍等所稱恐將來以納叛啟釁。固屬甚是。尤恐為俄人唆使。潛入卡內窺我動靜。不可不防。著常清明緒即行查明未經移回者。尚有若干戶。飭原派委員及總管等善言開導。固不容輕易存留。致啟覬覦之漸。亦不得辦理操切。或阻向化之誠。至出卡後情形若何。並著隨時探明具奏。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會同戶部奏軍機處交出
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鎮江設關情形一摺八月初二日
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議奏欽此臣等伏查鎮江載在
條約准英法等國立口通商前因該口為出入長江門戶
洋人入江貿易該口往來稽查最關緊要疊經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行知江蘇巡撫暨通商大臣妥為辦理並劄飭
總稅務司赫德一體詳查去後旋於本年七月間准該總
稅務司造具各關收支總數清摺分送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戶部各一分其鎮江關收支總數清摺內開該口第一

至第四結。並未收稅。至第五結徵稅銀四千九百四十七兩零。第六結徵稅銀三千九百九十九兩零。第七結徵稅銀七千三百七十四兩零。其應付英法國各二成銀兩。均尚未付。第七結期內。尚有不扣二成之土貨。復進口半稅銀一千一百五十五兩零等因。臣正在會商覈辦間。據李鴻章奏稱。該口自上年四月初一日開關起。至本年三月底止。一年共徵進出口正稅銀九千九百六十七兩零。前管關道高長紳草率具詳。所扣日期。既不與結數相符。而應交英法各二成銀。曾否取有收單。亦未聲明。現已飭署常鎮道趙炳麟馳赴焦山察議妥辦等語。臣等查該草道

高長紳管理鎮江關務一年以來既不將所收稅銀隨時詳請奏咨迨至奉文詳查又不截清數目日期將應交外國各二成銀兩曾否兌交詳細聲敘實屬意存含混應令該撫先將該革道扣留上海聽候查辦即飭現署常鎮道趙炳麟將該革道經徵稅項徹底查明按照三箇月一結之期逐一覆准結數其應交英法各二成銀兩即交鎮江英法領事收明取具收單存數其第七結期內尚有土貨復進口半稅銀一千一百五十五兩零及此外如有徵收船鈔及子口稅銀並詳細查明確數飭令該革道如數交出不准稍事延宕其所報解交馮子材軍營銀七千兩並

查明曾否如數解齊。分別覈辦。該關動用一切經費。據該
撫奏稱係由揚由關。江海關。分別動支。應由該撫查明有
無冒濫。咨部辦理。至該撫奏請領發鎮江關關防之處。臣
等查與江漢關。東海關。諸領關防成案相符。應請
飭部即行鑄就領發。以昭信守。
御批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九之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

同治元年壬戌閏八月癸未江甯將軍都興阿奏查前經

附片奏

聞洋人與周家圩港居民爭鬬致洋人燒毀紅單大船三隻該船兵勇夫役被擄被燒人數未能詳細聲明茲據定海鎮總兵李德麟呈稱所有被燒三船燒斃水勇一名不見下落兵勇夫役共十五名沈水礮位二十九尊擄獲三尊口門均被釘塞又查自上海前來商船被毀擄去搭船客人一節茲據總統水師浙江黃巖鎮總兵黃彬轉據儘先副將黃廷陞之胞兄黃德修由上海來稟云伊等四人由上海

搭船來營。看視伊弟黃廷陞。不意於六月十九日。行至不識土名江面。突遇外國洋人。指該船為盜。強將人眾迫令過船。並掇取物件。燒毀船隻。現將伊等拘解上海等語。當由黃彬飭黃廷陞前赴上海。並咨明通商大臣薛煥。飭縣提訊查明辦理。茲由上海縣訊明省釋。將黃德修等交黃廷陞保領來營。據黃德修面稟。伊於本年六月初七日。約同友人梁亞富、徐貴安、同姓之黃廷樑共四人。由粵東搭船。於是月十一日到上海。見船入江。赴瓜洲水營。探望伊弟黃廷陞。適有盧勝金之金有利商船一隻。已受客人顏國棟等雇往仙鎮裝米。伊等四人。即搭該船入江。六月十

七日。自吳淞口動身。十九日突遇洋人。指該船為盜。將同船人等拘解上海縣查訊。所有隨帶公文及衣箱等件。概被洋人搬去。今蒙上海縣訊明省釋。交黃廷陞保領來營。衣箱等件。未蒙追給等因前來。查黃德修等既已訊明省釋。其衣箱等件。亦應查明給領。已咨明薛煥李鴻章。查照辦理。

諭旗政王軍機大臣等。郭與阿奉。遵查洋人與周家圩港爭鬬。擄去人數。及焚毀商船。擄去客人姓名一摺。據稱洋人燒毀紅單大船三隻。燒斃水勇一名。查無下落兵勇夫役共十五名。沈失礮位二十九尊。既據該將軍查訊確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自

可將都興阿前後所奏各情。向洋人逐層理論。惟副將黃廷陞之兄黃德修等。由上海搭坐客人顏國棟等商船入江。行至不識土名江面。突遇洋人指該船為盜。將同船人等拘解上海縣查訊。所有隨帶公文及衣箱等件。概被洋人搬去。經黃廷陞前赴上海。將黃德修等保釋。衣箱等件。未蒙追給等語。黃德修等既據上海縣訊明省釋。何以衣箱等件。不向該洋人追還。且金有利商船。並未為盜。無故被洋人焚毀。該船戶豈肯甘心。客人顏國棟等。曾否訊明一併釋放。有無遺失貨物銀錢情事。案關交涉外國要件。必須真實無偽。方足以折服其心。著薛煥李鴻章將黃德修等所坐客船。因何被洋人焚毀。搬去衣箱等件。因

何不向洋人追給緣由。據實覆陳。毋得稍為隱諱。

乙未。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等面呈崇厚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函內稱。副將華爾。於八月間進勦慈谿。受傷身故。現在所部常勝軍。暫交部將白齊文。法思爾德接帶。英國卻欲薦人。尚在未定。並據法國公使哥士耆函稱。甯波與餘姚。勢甚危急。賊匪蜂至。四面圍逼。亟宜嚴加堵禦。所有前已議准該國副將勒伯勒來在甯波管帶本兵。並訓練中國兵丁。該副將未接中國會辦明文。無權在握。請總理衙門行文李鴻章。迅給憑劄。並令左宗棠轉飭甯波道。將該處防務統交等辦。必可竭力

部署各等語。華爾以外洋歸誠之人。從前雖稍有驕悍。而此時既為中國效力。禦賊捐軀。自應獎卹優加。以為外國觀感。該薛煥等必當奏請恩卹。惟常勝軍素尚得力。必需幹練之員。方可接管。白齊文法思爾德。確係何國之人。是否勝任。抑或徑用中國大員接管。著薛煥李鴻章左宗棠妥為籌商。迅速辦理。至崇厚函內有英國卻欲為人之語。而哥士耆又稱欲令法國副將勒伯勒來。接辦甯波防務。並稱管帶本兵。兼訓練中國兵丁。一體歸其統帶。有無窒礙。甯波上海。曾否令其訓練兵丁。並著察覈具陳。至甯波為海口要郡。現在情形危急。設再被逆匪竄擾。則閩省上海各海口。又復戒嚴。防不勝防。且有難再分兵攻勦

之勢。左宗棠身任浙撫。自應力籌兼顧。以保名郡。此時借資外國兵力。不無後患。然專恃官兵保守。而甯郡濱臨海隅。又恐中國兵力不及。現已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法公使籌商。如令該二國人帶兵。必須如華爾之呈請歸入中國版圖。願受節制。方可予以兵柄。薛煥李鴻章。亦著按照此意。與在滬領事等官商辦。總之此事。大局所關。或令英法二國之人挾帶此軍。或仍歸中國將弁及白齊文統帶。僅令英法二國合力幫助之處。務當妥籌酌辦。不可稍有拘泥。致誤海防大局。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准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咨稱。布路斯國現派使臣列斐士前

來中國換約。於七月二十日已抵上海。並據寄到該使呈遞臣等照會一件。內稱奉伊國君主諭令即在上海互換條約。請派委大員赴滬辦理等語。臣等查互換條約一事。係上年議定載明條款之內。茲該國既派列斐士前來中國。言明即在上海互換。自應准其辦理。惟所請派委大員一節。查一切條約。上年業由臣崇綸等在津面與艾林波議定。此次列斐士前來換約。彼此皆係照約而行。並無別項商辦之事。自可無庸由京派員前往。應請即於薛煥李鴻章二人內。派出一員。就近與列斐士互換。庶較簡便。至從前與英法各國換

約。其條約本內。均經奏明請用
御寶。此次布路斯國情事相同。自應查照成案。一律辦理。如蒙
俞允。臣等即當知照內閣。恭用
御寶後。將條約各本。發交三口通商大臣。遣齎上海。交
派出換約之員。祗領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據薛煥李鴻章函稱。查布路斯國公使列
斐士照會內。自稱住紮中國總理通商事務總領事兼署
欽差大臣。查各國通商稅則內載總領事與藩臬司同品
等語。今列斐士本職係總領事。不應與總理衙門用平行
照會。似應略予限制。擬請俟換約本案辦竣後。徐用婉言。

告以嗣後仍須改用申陳。該使如聽曉諭。即可秉機令其將原照會收回。但該使能聽與否。亦非確有把握等語。臣等查該大臣等函內所稱各情。自係為欲存體制起見。惟薛煥等又稱未能確有把握。臣等因思列斐士既經呈遞照會。無論將來能否令其收回。此時總當予以照覆。若徑置之不理。恐該使引以為恥。必將藉口希圖來津。因查該使照會內渾書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未明列臣爽訢秩銜。因商定仍用上年原訂條約臣崇綸及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銜名。覆伊照會一件。寄交薛煥等查收。仍令薛煥等先於司道中酌定一人出名。另辦照覆一件與

之。如該使允從。即由給予照覆之員。與之換約。萬一該使不允。即將寄去臣崇綸等照覆發給。而互換條約一事。亦仍歸現在

派出薛煥李鴻章等一人與之辦理。臣等之意。亦為欲少存體制起見。惟能否照此辦理之處。應仍令薛煥等臨時相機。公商妥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布路斯國公使到滬。請派大員互換條約各摺片。已諭令內閣將條約蓋用御寶。發交崇厚齎送上海矣。所有此次互換條約。即著派薛煥辦理。至薛煥等所稱該公使係屬領事。不應徑用照會。亦為體制起

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擬先令於上海司道中。酌派一員。出名照覆。如該公使允行。即由給與照會之司道與之換約。另備崇綸等照會一件。該公使如果不允。再將崇綸等照會發給。由薛煥與之換約。儻該公使必欲索取全權大臣字樣。薛煥可即援照與比利時國換約之例。由薛煥擬給照會換約。總之國家體制所在。爭得一分。即獲一分之益。惟在薛煥與李鴻章相機籌辦。諒該大臣等熟悉情形。自能悉臻妥協也。總理衙門片。著鈔給閱看。

丁酉。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據通州稟稱。如皋縣屬周家圩港口。訪有洋人與廣勇滋事等語。

復據統帶戰船總兵李德麟稟報。與通州所稟情節。稍有
未符。臣等即檄委坐補太倉州知州方傳書前往查明。據
實稟覆去後。旋准督辦江北軍務都興阿咨會。周家圩港
居民與洋人爭鬬一案。已奏明請
旨。將鄉紳壓辦理未善致啟爭端之水師員弁。先行分別革職摘頂。
交黃彬從嚴查辦等情。七月十八日。承准寄
諭。此次啟釁根由等因。欽此。嗣於二十九日。承准寄
諭。都興阿奏燒毀紅單大船三隻等因。欽此。先後恭錄咨行查辦
各在案。茲據委員方傳書會同通州稟稱。赴周家圩港明
查暗訪。該處商民僉云。有甯波釣船。句雇洋人。隨船銷貨

來港。每日上岸酗酒滋事。民人已怨怨不平。六月初一日。洋人酒後。途遇粵勇。持棍亂擊。該勇喊人捉拏。登時岸上百姓聞聲齊聚。洋人見人眾畏懼。鳧水逃走。以水深淹斃二名。旋經甯波船商撈尸棺殮。開船不知去向。十一日。忽來火輪船一隻。洋人上岸。捉去廣勇三名。即揚帆而去。十四日。又來輪船三隻。聲言入江捕盜。艇勇初不為備。洋人放火。將紅單船三隻燒毀。並放槍擊死百姓一名。該屍親因洋人難與較量。並未報官相驗。查此案係甯波客商句雇洋人來港。或為保護貨物。或為藉抗釐捐。均未可知。而該洋人並無領事官給發蓋印執照。本違條約。況屢次前

來搆釁。是否甯波船商從中播弄。自應傳提該商嚴訊確情。方知曲直。惟該商船業已遠颺。無從提訊。而此船銷貨之行棧。閒閒設如皋縣城。似可根追交出等語。臣查該員等查覆各情。與都興阿鈔咨片奏大略相同。該洋人違約妄行。始則酗酒滋事。繼則毀我師船。洋人來滬。並未向臣等知會理論。其為曲在洋人。固無疑義。惟句雇洋人之甯波船商。情殊奸詐。應即劄飭如皋縣查訪明確。將該商交出訊辦。其六月十一日捉去廣勇。查係三名。十四日捉去廣勇。查係十四名。據英國領事照會蘇松太道云稱本國兵船。在福山江陰地方。拏獲盜船多隻。內有盜四十五人。

其船當即燒毀。有人言四十五人中。尚有良民。無從查悉。應請分別訊辦等語。據上海縣訊明盧勝金等二十八名。均係客商及船户水手。盧勝金向管駕金有利廣東艇船。裝運寧波王源盛號彩顏國棟等到江北買米。六月十九日。行至通州周家圩對港江面。被外國人盤查。拏去衣物。燒毀船隻。將在船之人一併拉上洋船。駛回解案。並無為匪不法。其陳式城等十七名。即係周家圩港兩次被拏之人。陳式城供在李德麟營內當勇。管帶新福興船一隻。在周家圩港巡防。遇外國人上船盤查。將伊艙內火藥撩棄水中。搬去衣物。燒毀船隻。伊與水勇水手等。均被拉上洋

船。駛回解案。並無為匪不法。亦無與外國人啟釁別故。詢以周家圩港一案。虛勝金陳式城等。僉稱並不知情。查虛勝金等均係船户客商。無干拖累。業經分別取保釋放。而陳式城等既屬水勇。在周家圩巡防。該處滋事之案。不能諉為不知。是否即係啟釁之人。自應解回李德麟營內。歸案質審。究係何人啟釁。亦即責成李德麟懲辦。惟據供燒毀之船。僅有一隻。其金有利船。又在江陰地方被毀。不在一處。何以該總兵等來稟燒毀紅單船三隻之語。應再確查。謹會同兩江總督臣曾國藩。通商大臣臣薛煥。恭摺覆陳。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戊戌。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八月中旬。新署甯紹台道史致諤由皖來滬。正與臣等商事宜。接據甯波府知府林鈞稟報。法國兵與廣艇搆釁。叛兵句引髮逆。攻撲姚城。雖經中外官軍擊退。恐該逆更圖旁竄。該道隨於二十三日與副將華爾同坐輪船。駛往甯郡。二十九日。接據該署道稟稱。探聞賊由杭州渡江。不下十餘萬。二十五日寅刻。突入慈谿縣城。照會英國總兵分撥輪船。會同參將布興有等在大西壩一帶。節節防守。郡城兵丁有限。外國教習洋槍隊。號稱二千餘名。聞止一千數百名。實數無從稽覈。處此

絕無兵勇之時。不得不俯順輿情。暫用西兵防守。無如賊氛正惡。市肆不通。官稅日絀。鄉窘萬狀。諄求臣處撥解餉銀。以蘇困涸等語。續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華爾於抵甯後。聞慈谿復失。即於二十六日。督帶常勝軍馳至半浦。距慈谿二十餘里。由陸路策馬進兵。二十七日黎明。親赴城下。周巡閱視。指揮兵頭六人。率眾登城。該副將在後督隊。正用千里鏡窺看賊勢。不期賊從城上放槍。適中華爾胸腕。子從背出。登時暈倒。為隨後通事扶救回船。其時派令登城之常勝軍。已一擁冒煙直上。賊匪紛紛潰敗。被我兵捶斬甚眾。立將慈谿縣城克復。而華爾受傷回船。自知不

救。飛棹回郡。因慈谿守兵太單。復調防甯之常勝軍二百六十名。馳赴防守。二十八日華爾傷重殞命等情。臣查甯波正值喫緊。據史致諤請兵請餉。上海脣齒相依。誼難膜視。已飭勸諭甯屬紳商。湊集英洋二萬圓。紹屬紳商湊集英洋一萬圓。先後委員馳解接濟。復飭吳煦派法思爾德在松江挑選常勝軍槍礮隊四百五十名。仍坐輪船。於本月初二日駛往協防。英法二國。亦派兵船各一隻同往。甯郡當可無虞。至常勝軍除前調赴甯波。由甯應付糧餉外。現留松江者。據吳煦稟稱共有四千五百餘名。向由華爾教練。口糧極重。每月需餉不下七萬兩。惟華爾新亡。一時

未便遣散。又華爾遺言擬暫交白齊士法思爾德會同管帶。查白齊文法思爾德二人。自前年雇令攻克松郡。即在軍中。白齊文亦經具稟願隸中華。奏奉

諭旨。先賞四品翎頂。嗣以蕭塘戰勝。復蒙

恩賞三品頂帶。法思爾德亦尚奮勇。可暫令會帶等語。又據吳煦面稟。英領事麥華陀照會。英國提督欲派兵頭接管此軍。臣覆查常勝一軍。先由閩道吳煦飭派華爾教練。是以前撫臣薛煥奏委該道會同蘇松糧道楊坊統帶。每有調遣。皆轉由該道飭遵。以符體制。今若由西人專管。恐未必悉就範圍。或改派華官經理。又未必兩相洽。經臣與吳煦

再四商議。自當仍令該關道會同統帶。其白齊文法思爾德。是否勝任。並應否允准英國派人幫同教練之處。由該道妥酌飭遵。如白齊文等果忠勇出力。自不妨破格獎勵。如常勝軍不能如前得力。即將人數口糧酌量裁減。亦責成該道秉公覈辦。仍應聽臣調度。並隨時察酌。奏明請旨定奪。再查副將華爾係美國部落鈕要人。前充該國武弁。咸豐十年。來游中土。經吳煦雇令管帶印度兵。隨攻嘉定太倉。並兩次克復松江府城。屢攻青浦。身先士卒。疊受重傷。旋因奉

旨撤印度兵。華爾赴道具稟。願隸中國臣民。吳煦留令管帶常勝

軍協守松江本年正月率五百人破賊十餘萬於松江之迎禧濱天馬山等處以少勝多功績最奇復邀同英法二國兵攻毀高橋蕭塘等處賊壘據吳煦稟稱本年春前淞滬屢瀕於危而能幸轉為安者華爾之力為多疊沐恩施由四品翎頂加三品頂帶副將銜並以副將補用一再傳旨褒嘉自臣抵滬受事以來該副將頗遵調遣屢次派令會勦金山衛城進攻劉河逆匪所向克捷人奮力克復青浦並有力圖埽蕩蘇州賊匪之議似此忠勇性成例以中華驍將洵已出色當行得之外國通臣尤屬難能可貴臣已督令吳煦等為設中國冠冕易棺收殮葬於松江以全其效命

中朝之志。該副將華爾於松江甯波。戰功尤著。此次攻克慈谿

殞命。實屬可敬可憫。相應奏懇

天恩。飭部從優議卹。並於甯波松江兩處。建立專祠。以慰忠魂。

諭內閣。李鴻章奏。副將克復慈谿。中槍傷亡。懇請建祠優卹一摺。

副將華爾。以美國部落之人。具稟願隸中國版圖。在上海隨同

官軍。進攻嘉定太倉。克復松江府城。復能破賊於松江之迎禧

濱。天馬山等處。並會同外國兵弁。攻毀高橋等處賊壘。朝廷嘉

其戰功屢著。疊沛恩施。以副將擢用。茲據李鴻章奏。浙江逆匪

窺伺甯波。攻陷慈谿。華爾聞信。即管帶常勝軍進剿。指揮兵勇

登城。逆賊從城上放槍。適中華爾胸脘。子從背出。登時暈倒。當

經華爾所帶常勝軍將慈谿縣城克復。華爾曰甯波後。於次日
殞命等語。覽奏實深嘉憫。洵屬義勇性成。無忝戎行。現經李鴻
章已飭吳煦等妥為殮葬。並著於甯波松江兩府。建立專祠。仍
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而示優異。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副將華爾克復慈谿。中槍傷亡。
甯郡防守喫緊一摺。已明降諭旨。將華爾交部優卹。並於甯波
松江建立專祠矣。惟洋人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微露其詞。
華爾既經傷殞。若在中國豐碑高冢。表揚事蹟。以為榮耀。即著
薛煥李鴻章酌度辦理。前因恭親王等面呈崇厚信函。內稱華
爾受傷殞命等情。當經諭知薛煥李鴻章左宗棠妥籌覆辦。常

勝軍素稱得力。第前據薛煥等奏稱募足三千名。何以此次留駐松江者有四千五百餘名。是此軍為數不少。白齊文能否勝任。將來能否就我範圍。不可不豫行籌及。恐稍涉遷就。日後轉成尾大不掉之勢。徒糜餉項。不如交中國大員管帶。易為駕馭。或一時無此勝任之員。仍須暫交白齊文接統其眾。以示籠絡。著薛煥李鴻章悉心察度。毋貽後患。至英國提督欲派兵頭接管。尤多窒礙。著薛煥李鴻章。飭令吳煦設法阻止。如其再三懇請。亦必如華爾之歸中國版圖。受我節制。方可允行。法國武官接帶常勝軍一事。其議已寢。其所練甯波兵勇。須與該國武官議明。令其暫時管帶。聽中國調遣。所有籌防甯波一切事宜。准

其會同商辦。仍須聽地方官主持。均著薛煥李鴻章遵照體察。

相機籌辦。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據法國哥士耆函稱寧波一帶危急。前議本國副將勒伯勒東在寧波管帶本兵並訓練中國兵丁一節。請速備公文行知蘇撫。立即給憑。令其星馳赴寧防守。臣等告以法國兵丁。雖稱勇往。但不諳地方形勢。非歸中國大員調度。恐意見歧出。於行軍非宜。即如副將華爾。曾經具呈願隸中國版圖。故能屢次戰捷。而後去後。昨據法國照會。勒伯勒東現令暫離本國水師參將。權受中國職任。請飭借印信文憑。給與該副將

為石理浙江總兵之據聽浙江巡撫及甯波道節制各等語臣等查法國因甯波海口緊要願將本國官員歸中國大員節制具見和好真忱惟該副將既歸該省大員節制自應由該省督撫給付劄憑以一事權相應請

旨飭下通商大臣薛煥江蘇巡撫李鴻章浙江巡撫左宗棠查照辦理該副將勒伯勒東在甯波所練中國兵丁共計一千五百名應給餉項當按照舊章支放不宜扣減該副將既受中國職任即應一視同仁遇事持平按照中國法制辦理不得稍有偏倚亦不准稍有寬縱以肅軍律應請一併飭下薛煥等妥籌章程秉公約束用資防守

恭親王等入奏。防守地方。借用外國兵丁。本多流弊。惟甯波為海疆要地。昨據江蘇撫臣李鴻章奏稱甯郡兵勇。所存無幾。外國教習洋槍隊。號稱二千餘名。閒止一千餘名。當此絕無兵勇之時。不得不俯順輿情。暫令西兵防守等語。是甯波兵勇單弱。該撫等已令西兵防守。然與其游騎無主。莫若暫歸中國大員節制。以期呼應較靈。且臣等風聞法國兵丁。與中國武弁布興有等。有在洋互鬬之事。李鴻章摺內。亦稱法國兵船。有在洋與廣艇搆衅之事。所聞亦非虛語。尤應收為我用。以泯其釁。俟左宗棠等克復金華。兵力足以兼顧。即行察看情形。撤回法國。仍用中國官

兵力宗以壯聲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恭親王等奏籌議法國派兵防守甯波海口鈔錄法國照會呈覽並兵力不敷權宜辦理各緣由等摺片

昨據李鴻章奏髮逆重陷慈谿旋即克復甯郡防守喫緊摺內據稱甯郡兵勇所存無幾外國教習洋槍隊號稱二千餘名聞止一千餘名當此絕無兵勇之時不得不俯順輿情暫令西兵防守等語本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法國照會伊國副將勒伯勒東現令暫離本國水師參將權受中國職任請飭備印信文憑給與該副將為署理浙江總兵之據聽浙江巡撫及甯波道節制等情請飭薛煥李鴻章左宗棠查照辦理法國因美

國華爾棣歸中國。屢立戰功。疊荷褒獎。以為榮耀。現值甯波海口喫緊。願將伊國副將勒伯勒來權受中國職任。帶兵防勦。是其願為中國出力。以敦和好之忱。尚無虛假。且據該國照會內有甯紹紳士公呈。甯波道移知上海道。轉請法國即派勒伯勒來前赴甯郡籌辦防守。可期人心輯睦。以保無虞等情。當此海口地方兵勇缺乏之時。自應俯順輿情。以資守禦。惟用外國之兵以勦賊。必須聽受中國節制。其所保守地方。仍應中國主持。方為無弊。現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定議。該國情願以勒伯勒來權受中國職任。聽浙江巡撫及甯波道節制。著薛煥李鴻章。左宗棠將該副將在甯波所練中國兵丁一千五百名應

給餉項。即行按照舊章支放。並據恭親王等奏稱。以該副將既歸該省大員節制。即應由該大臣巡撫給付劄憑。以一事權。即著薛煥李鴻章。左宗棠等悉心妥籌。或由李鴻章。或由左宗棠發給勒伯勒東劄付。既須事權歸一。又須力能控制。方免給付遲誤。該副將既受中國職任之後。即應一視同仁。遇事持平辦理。一切按照中國法制。不得稍存偏倚。亦不得稍有寬縱。以肅軍律。史致謨甫到甯郡。未知於該處情形及駕馭事宜。能否諳悉。薛煥等務即督飭該道於該副將所領之軍。及甯郡兵勇。賞功罰罪。以及稟報戰守各情。務令秉公覈實。其支放錢糧。尤不得有絲毫扣減浮冒等弊。致為外國人所輕視。至籌防一節。先

經法國公使欲統歸勒伯勒東辦理。復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再三講論。始願歸甯波道督辦。惟上年甯郡失事。英國人在京。歸咎於中國官不肯照伊布置辦理。以致誤事。此次如該副將有所籌商。務飭該道員與之和衷共濟。不得稍有齟齬。致誤機宜。一俟左宗棠等克復金華。兵力足以策顧甯波一帶。即行察看情形。將勒伯勒東撤回法國。仍用中國官兵防守。毋庸俟浙省全行平靖。方令撤卸。其法國照會內稱前次到浙之該國立參將。可以仍回上海。即華爾舊屬弁目。亦可調回。並望將廣東叛眾招回安撫等語。甯郡防務。既由該道督同勒伯勒東辦理。自應專一責成。惟艇船叛眾。可否招回。及外國人能否與

布與有所帶艇勇相安無事。其如何妥為調處洋人。並約束艇勇之處。仍著薛煥等妥籌辦理。無稍貽誤。原摺片著鈔給閱看。再近來外省接奉廷寄。往往互相傳播。事關軍務機宜。尤宜慎密。此次寄諭。雖於洋人事無所用其隱諱。然亦應格外慎密。自後無論何項寄諭。該大臣巡撫等均須親自拆閱。不准假手左右之人。致有洩漏傳播。以昭慎重。

法國照會

為從權議准。速行照會。以固結兩國和好事。案查去年髮賊竄擾浙省。占踞甯波。經本國提督卜。因本國水師參將勒伯勒東。前於咸豐十年七月。在上海督兵。擊退竄賊。謀

勇兼著。故向上海道借來火輪船一隻。交勒參將領赴甯波。會同英國總兵官籌辦一切防堵事宜。其時該參將不獨擊走賊眾。退出甯波。抑且出力之處甚多。訓練中國兵丁。由五百名漸至千五百名。並派本國前任水師參將現任甯波稅務司日意格帶領。屢與賊戰。奮勇當先。於該處甚有裨益。後因上海道索還所借輪船。本國提督因勒參將無所憑藉。不能准其仍留甯波。勒參將止得亦回上海。但勒參將之在甯波。無論商賈民人等皆甚悅服。故地方帖然無事。自勒參將一去甯波。眾心無所繫屬。而廣東海勇。遂句引賊匪。攻犯餘姚。前本大臣接到上海領事來稟

內稱接據甯波道來文稱據甯波紹興等處紳士五十六人呈懇移知上海道轉請法國提督即派勒參將前來甯波籌辦防守事宜本大臣因思甯波海口係咽喉重地若賊再行竄入則

貴國與本國均多妨害必宜及早嚴防本大臣雖未接到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特劄諭及此事本大臣自願擔承擅專先行酌辦即准本國勒參將暫行離任水師參將權受

貴國職任此二日內本大臣應即行文陳請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轉咨總理海洋事務大學士照議辦理一面

行知上海本國提督照准請其飭催勒參將星馳赴甯今
請貴王大臣按照昨與本大臣面商之意飭備印信文憑
給與勒參將為署理浙江總兵之據聽浙江巡撫及甯波
道節制甯波一帶防務該道督同該總兵公辦庶幾事權
歸一其前次到浙之本國立參將可以仍回上海即華爾
舊屬弁目亦可調回並望其將廣東叛眾招回安撫銷內
憂即可以拒外患至於勒總兵及所屬弁兵俸餉等項應
照前此給付華爾舊章由甯波道按時支放不宜扣減再
該總兵係暫行留辦
貴國事務為時至多俟浙省平靖一經撤防該總兵即當卸

事回國。請煩查照施行。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江西湖南燒毀教堂之案。屢見疊出。幾至應接不暇。雖據湖南巡撫毛鴻賓將湘潭等縣令奏參摘頂。勒限賠修。並據江西巡撫沈葆楨自請嚴議。惟迄今數月以來。所有該教士被毀之屋宇貲財書籍衣服等項。總未完結。以致湖南江西各傳教士紛紛來京。向法國欽差公館朝夕聲訴。臣等面晤法國哥公使。疊經剖辨。並照會往還。始覺稍有端緒。臣等查習教之民。猶是

朝廷之赤子。苟無悖亂不法之事。即不得意存歧視。稍涉欺

陵。今查教堂被毀啟釁之由。各執各詞。業據哥公使逐層剖晰。雖各省實在情形。非臣衙門所能周知。然該教士屋宇貲財書籍衣服。無故被毀。豈肯甘心。滇陝漢回互鬨前轍非遙。總因不能持平辦理所致。此事懷不善為調停。誠恐愈激愈堅。益難水乳。現據哥公使所擬各條。事多隔閡難行。然究應如何結局。臣衙門揣度外省情形。究不如該省目擊較為親切。應將原文鈔錄。請

旨飭下該兩省督撫悉心酌覈。何者可以准行。何者礙難允准。務即持平商榷。一秉大公。如以其中均屬窒礙。一無可採。究應如何設法安妥。俾無異議。不至為不了之局。即由該督

撫飛速覆奏。刻下湖南方主教。江西羅傳教士。在京坐守。前案一日不結。一日不歸。且法國現議同守甯波。其武將令歸中國節制。足見和好真忱。前項燒毀教堂事件。尤應速為完結。以弭釁隙。總之挑釁不難。收局不易。務飭各該地方官圖終慎始。萬勿逞一時之忿。不顧大局。是為至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湖南燒毀教堂之案。久懸未結。請飭該督撫妥速持平設法辦理。並將照會等件照錄呈覽一摺。江西湖南燒毀教堂之案。層見疊出。前據毛鴻賓奏請將湘潭等知縣摘頂勒限賠修。沈葆楨奏自請嚴議。均經分別批諭。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江西湖南燒

毀教堂之案。迄今數月。所有該教士被毀之屋宇貲財書籍衣服等項。總未完結。以致各教士紛紛來京。向法國住京公館朝夕聲訴。經該衙門與該國哥公使疊次剖辯。並照會往還。始能稍有端緒。據該公使照會內所擬各條。事多隔閡。惟究應如何結局。仍應酌度外省情形辦理等語。習教之民。猶是朝廷赤子。苟無悖亂不法之事。即不得意存歧視。稍涉欺陵。江西湖南兩省教堂被毀。該教士等屋宇貲財等件。數月未能歸結。豈肯甘心。滇陝漢回互鬬。即因回教與地方百姓肇釁之初。該地方官吏不能持平辦理所致。此事儻不善為調處。難免激成事端。自應速為完結。以彌閒隙。著沈葆楨毛鴻賓即將該兩省燒毀教

堂一事。妥速辦理。其照會並條款告示擬稿各件。務各悉心酌
覈。何者可以准行。何者礙難允准。持平商榷。一秉大公。固不可
因袒護教民。辦理偏重。致失人心。尤須熟思審處。知挑釁之不
難。收局之非易。飭各該地方官圖終慎始。萬毋逞一時之念。置
大局於不顧。如或其中條款等件。均屬窒礙難行。究應如何設
法妥安。俾無異議。不至成不了之局。即著該撫等飛速覆奏。該
衙門及法國照會等共三件。均著鈔給閱看。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湖南江西教民各事。現擬會議條款底稿。送請
貴親王從速辦理。教中各事。將及一載。各省大吏。不能實

指主教傳教罪名。借端巧為排陷。顯背和約第十三第三十六等款。然本大臣念兩國友誼。並深悉貴親王於此等事件。必須多費周折。故始為延緩。冀得調停妥適。但目下無可再延。方主教羅傳教士亦亟欲回省。二三日內。本大臣親赴總理衙門定議一切。俾得妥速施行。為此照會。

計黏會議擬稿

大清欽命大法欽差為會議事。今將湖南江西兩省天主教傳教士及奉教人等被擾各案。議准賠修事宜。開列於後。

一。總理衙門應即行文嚴切咨照兩湖總督官。湖南巡撫毛。兩江總督曾。江西巡撫沈。飭禁所屬官員及士民人等。

以後不得仍蹈前轍否則惟該省督撫是問所有應行咨
文由總理衙門自行發遞一分再備一分四件其湖南二
件交與方主教其江西二件交與羅傳教士各自齎往該
省

一湖督官中堂於方主教到時江督曾中堂於羅傳教士
到時均應躬親延見待以賓禮接收所齎公文委員護送
前往長沙南昌沿途飭辦住所款待如禮到長沙南昌後
即備公館居住兩日內湖南巡撫毛大人江西巡撫沈大
人亦以賓禮接見面收公文若地方官未能將所事妥商
辦竣即准方主教羅傳教士拜謁該省撫軍當面告知不

得託故不見。設有受辱受傷等事。亦惟各該省撫軍是問。

三。湖南巡撫毛大人。應飭地方官。將大道上所嵌十字架。立即起除。將應出告示刊刻。不得與底本稍有不符。發給長沙府衡州府湘潭縣等處。各貼四張。實貼一月。毋任摧毀。本年三月初六日欽奉

上諭一道。方主教開明發貼何處。即請每處給發四張。江西巡撫沈大人於羅傳教士到後。亦將告示刊印。徧發各府州縣張貼。並發貼欽奉

上諭。與湖南辦法無異。

四。方主教將去年被焚各處天主堂學堂藥材房育嬰堂

等公所及教民住房。并
清單。送呈毛大人。約六
成。方主教所失書籍古
縣令三員。措銀三千兩。
付收條為據。至該處教
著該革員三人共出銀
人應給若干。無偏無漏
二人。給與頂帶。以示恥
五。江西教民被擾之
羅傳教士名下一萬兩

昌城內。去年被焚。現在江西巡撫沈大人。應將南昌省城撫州門外育嬰堂。並地基一切產業賠還。為天主堂之育嬰堂。即將該地契送總理衙門。轉交法國全權大臣公署存照。於羅士一萬銀兩內。銷除銀三千兩。其餘七千兩內。由該地方官措交二千兩。為賠補羅士等費。再將被焚天主堂照舊建成。至於教民所失。約值六萬餘金。先將南昌城內教民鋪面六七處查明給還。其鄉村教民。被人占去之田地。亦即查還。俾得各資生業。被難教民所失若干。持平覈辦。此外備銀五千兩。賠償教民所失家具。如地方官籌款不敷。即著捏控唆使之夏子春。徐士章。出銀湊辦。

六箇月內一律辦竣。

六湖南衡州府湘潭縣二城內。康熙乾隆年間。舊有天主堂及各項產業。江西蕪城鎮。道光年間。燒毀天主堂及鋪面等項。現在應查明送還。或另行賠償。

七方主教羅傳教士暨他主教傳教士等。均受切身之災。驚恐流離。奔走至京。來往花費甚多。現在湖南巡撫應在長沙城內。擇取空閒廟宇公所。須得房屋整潔者。約地十五畝上下。送歸方主教為教中公業。江西巡撫在九江府城內。亦擇廢廟。或空閒公所房屋整潔者。約地十五畝上下。送交羅士為教中公業。繕立契據。遞至總理衙門。轉交

法國全權大臣公署收存。

公江西滋事。因見湖南已為禍首。故敢效尤。而湖南毒擾之由。皆因前任衡永道馮崑。情性乖張。唆使士民與教中為難。釁端一開。幾於有乖和好。現在該員無論服官何處。應請

旨革職。永不敘用。

附告示擬稟

為曉諭事。天主教入中國。業經三百餘年。原為勸人行善。並無惑世誣民之術。自順治年間。我

世祖章皇帝因天主教傳教士湯若望修正歷法。

御賜扁額。以旌其能。嗣後康熙時與俄國罷兵議和。乾隆時製造
礮位。用以平靖西域等處。法國傳教士之力居多。近年凡
通商各口。有賊衆臨境。天主教傳教士。無不立率教民。當
先禦敵。本年法國卜提督在上海血戰捐軀。當奉
諭旨宣慰。
褒贈有加。其教以尊崇天主。忠君孝親。愛人如己為根本。而其人
莫不潔身克己。以存誠樂善為操修。凡來此傳教者。皆捨
其家屬貲產。終老不回。其視中國休戚。並非漠不相關。中
國與法國議和之際。有孟董兩主教。極力從中說合。並非
包藏禍心。已可概見。傳教之費。皆由本國及鄰近諸國幼

年男女。逐日捐助微貲。集成鉅萬。運來分給各主教。建造
天主堂。及義學施藥育嬰等公所。故見有遺棄嬰孩。即收
養堂內。待其稍長。各授以業。而後遣之。傳教者見善力行。
乃內地人目為邪術左道。滋事各案。皆始於一二剛愎自
用之徒。謂奉教者有採生折割之事。即指教內有謀為不
軌之人。兩省結黨橫行。貽患桑梓。咎將誰歸。今准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錄據大法欽差公使大臣哥照覆咨行
到本部堂部院。合即出示曉諭。誠恐爾等民人。囿於方隅。
習聞謬說。畛域未除。何以安輯地方。以上副
朝廷保赤睦鄰之至意。為此示仰闔省士紳軍民人等知悉

盡釋前疑痛除已見儻敢再蹈前轍定即嚴拏懲辦其各
懍遵毋違特示
給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湖南奏叅湘潭等縣燒毀天主堂學房藥
材房之案將各該縣令等摘去頂帶勒限賠修並飭查拏
首犯等因照會貴大臣旋接貴大臣致本衙門各大臣來
函縷述一切並各大臣會晤歷次暢談剴切詳明均已洞
悉所燒房屋勒限賠修貴大臣慮及地方官勒索百姓更
加記恨益見愛民為心不分中外並能灼見啟釁之源本
爵實深佩服應即行文該督撫嚴飭地方官妥為修理不

准絲毫騷擾百姓。由該省遴委妥員。嚴密訪查。如有假公濟私。歛財肥己等弊。即行奏參嚴懲。

上諭送來。即可分發。大道所嵌十字。即行起除。所稱請官中堂委員護送主教由武昌前往長沙衡州湘潭三處。及官中堂毛中丞好言相慰一節。均可照辦。查本爵與貴大臣辦事以來。將及兩載。無不心心相印。一秉大公。今貴大臣因湖南賠修房屋。慮及百姓記恨。亦與本爵之意相合。因思百姓可與圖成。難與慮始。今欲習教之民。與不習教之民。耦俱無猜。自非旦夕之事。然俟事端既啟。始策彌縫。所傷已自不少。與其躊躇於事後。孰若審慎於幾先。幸得貴大臣

與本爵一意同心。亡羊補牢。今尚未晚。因擬保護教民章程三條。以冀收潛移默化之效。為此照會貴大臣。想貴大臣亦必以為然也。

保護教民章程三條

一。教主神父分赴各省。宜慎擇良善也。查外國傳教者。分赴中國各路傳教。無非勸人為善之意。果能中國多一善士。即天下少一莠民。但恐一意招徠。來者不拒。在良民誠心向善。自不至或有他虞。萬一素行無賴之人。託名習教。一經涸跡其中。難保不向鄰里鄉黨肆行無忌。彼同鄉共里。一旦以眾人之所輕賤者。忽為外國所尊禮。其心已有

所不服。又況恃有護符。更加挾制。安得不激成事端。迨釁隙既開。即多方補救。終難家喻戶曉。盡釋其疑。是誤收一敗教之人。即添一教中之害。自不若事先審慎。防患於未然。嗣後傳教者。於願意習教之人。務宜悉心查訪。實係安分良民。方許從游。如有品行不端。或已經犯法。欲借習教為護符。即行屏斥不納。如此辦理。則善士盈庭。門牆清肅。百姓雖不盡習教。當不至以身不習教。因於習教者稍有猜疑。

一。地方官宜準情酌理。分別待外國傳教及中國教民也。查外國傳教。係知禮之人。今在中國傳教。於地方親民之

官。有主客之義。況傳教意主勸善。並不干預地方公事。如有要件。欲與地方官會晤。自係賓主來往之常。在地方官不得推託不見。如實有公務未能分身。亦可商明另訂期會。傳教者亦不得因偶爾未晤生疑。至中國傳教習教諸人。雖奉外國之教。猶是中國之民。自應守中國法度。地方官不得因其習教。稍有歧視之心。該傳教習教者。亦不得恃教自尊。藐視官長。如乘坐四轎與地方官平行等事。試思中國奉

至聖之教。何嘗因一經讀書。遂敢妄自尊大。不循禮節。欲與官長抗衡乎。又主教神父。本係生長外國。今在中國傳教。或

改服中國之衣冠。以一觀聽。或仍用外國之衣冠。不忘本源。自應聽從其便。若中國傳教習教之民。猶是中國之人。自應仍用中國衣冠。俾免冒充外國主教。致為外國主教之累。

一。訟案牽涉教民。宜持平裁辦也。外國主教。多屬好善之人。自不至有他慮。萬一地方官彼此不協。亦應詳由大吏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外國欽差大臣商辦。不得擅加刑責。至中國傳教習教之人。原係中國之民。如與中國不習教之人爭訟。自應一體跪審。地方官但論案情之是非曲直。不問其人之曾否習教。事為地方官應辦之事。教

民應向地方官呈訴。不得妄稟主教。致陷主教以干預公事之名。並聞中外之奸。教民與不習教之民。同一子民。地方官務當細覈案由。秉公剖斷。不得稍涉偏私。致滋口實。如此辦理。庶幾一視同仁。永遠相安。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疊准照會信函。論湖南江西之事。湖南地方官所稱搜出堂內藏匿刀矛等件一節。實緣天主堂閉壁。係劉曹氏住房。伊家先有劉雲霞在帶兵官吳國佐屬下管帶鄉勇。屢著戰功。陣亡之後。奉

旨賞加知縣。其弟現在仍為武職。本年天主堂之火。延燒伊家。是

以被人搶去刀矛等軍器。江西所云銅管血膏等物。亦或
別有來歷。地方官即堅執此事。希圖聳聽。江西湖南貴州
地方官及士子等。皆謂天主教人為外教之民。豈知欲識
天主教實係正教與否。須詳考傳教以來。所教是否為善。
且於中國是否有益。
大清開國至今。教民行為。究竟如何。前經貴親王查出
世祖章皇帝賜本國傳教士湯若望扁額。送還本公署。湯若望當
日。若有損
貴國。未必如是
襄寵。康熙年間。中國與俄國用兵。本國傳教士日耳曼為之說

合印乾隆時平靖回匪及西藏等處軍中利用西洋礮位又豈非本國傳教士所製現在平則門西直門外本國人墳地約有一百五十餘冢考其人之生前無一不為中國著有微勞各有碑誌載明自賦眾蔓延上海甯波各口天主教民無不當先禦敵本國傳教者皆係本國貴族專心修道行善非同他國人到此為謀利圖功起見傳教士既捨其家屬貲產而來終老此間豈反有苟且貪忍之行好事者見傳教士帶有幼年男女遂多疑議不知本國傳教經費皆由本國暨意大里等國凡在幼年男女按月各捐百文集成鉅萬銀兩解來中國分給各省主教俾得建造

天主堂及學堂育嬰堂等項公所。見有遺棄嬰孩。收養堂內。稍長各授以業。及時婚嫁而後遣之。各堂行此已久。並非創舉。在傳教士舉泰西各國義助之財。竭心力以佈之中國。方恐為善之不足。何至窮凶極惡。等於採割一流。好事者又以傳教士皆係法國之人。前年法國來此打仗。傳教者散布各省。難免無窺覘虛實。乘勢占踞之意。殊不思本國所爭者。並非欲得土地。亦並非傳教士豫為通謀。止因廣西地方官殺害法國人。廣東大吏欺侮相加。在京秉國政者。又復不容和解。本國不得已始起兵端。傳教士不獨毫無挑唆。孟董兩主教於本國兵到時。立即為兩國往

來通說。得以設立和約。使傳教士素有暗中探伺之意。到此已近四百年。何不早見舉動。又何必出力講和。且傳教者並非本國皇帝執政派令來此。本國皇帝見主教傳教士。亦以大人老爺之例稱之。本大臣見主教。敬之如父執。然伊於國家政事。絕跡不能干預。現居中國各省者。實無本國假以絲毫權任。咸豐四年。在上海攻逐賊匪出城。本國弁兵。傷亡三十餘人。咸豐十年。又在上海擊退匪眾。追本年江浙各處。本國又傷提督副將等大員。凡此血戰捐軀。豈非實心和好之明證。江西湖南貴州。私自衝量。將貴國與本國四百年往來和好之誼。視若鴻毛之輕。摧壓主

教傳教士。如同驅逐野獸。教中房屋財產。掃滅無餘。反執
莫須有之說。嫁禍於人。
貴國所謂禮與義之道。固若是乎。至江西大吏轉請本大臣
解說銅管血膏兩物。閱之殊堪詫異。夫銅管不過尋常器
具。大小不一。為用亦甚多。血膏或是紅酒及藥材鍊成。亦
未可知。未據該省大吏封送前來。本大臣不經目驗。何能
臆斷。然可信其決非凶器器物。令江西巡撫就近詢之本
國羅傳教士。伊必當據實相告。各省官員。見
貴國與各國新修親睦。即可掃蕩羣賊。整飭官方。不容若黨
自便私圖。用計敗壞友誼。如貴州田興恕黃湖南馮崑等

皆是。江西亦有其人。本大臣不肯說明。其懷恨本國。與恨英國人無異。究之英國兵船往長江各口甚多。我法國不過主教傳教士在彼。該處因懷恨外國人。遂聚集陵偪。不知條約三十六款。載有法國人為中國人陷害騷擾地方官隨在設法防護。並驅逐黨羽治罪追贓等語。是此種事端。早已立有防範明文。該省地方官。若不聽貴親王諭命。必致本大臣親赴南昌長沙等處。爾時恐本大臣所為。亦有令人難以相忘者矣。今請江西沈撫軍。派員赴九江揀空廟。或別項公所。計需地十五二十畝上下。作為教中公業。羅傳教士晉省。務請沈撫軍延見。待以優禮。並備辦公

館。以便會議賠補各處天主堂及教眾貲產。約值六七萬金。按照辦理。止須羅傳教士依允可行。本大臣亦即以為可行。再江西各處傳有無名揭帖二件。特此送請貴親王留覽。非該省大吏主持。何敢如此公然刊布。務望以後不得縱容紳民揭帖。致干查究。滋事各處。務將本年三月欽

奉

上諭。每處分貼十張。並即出示剴切曉諭士民。毋許再行生事。若仍蹈前轍。定即嚴加懲辦。此外教士。如有受辱受傷等情。惟該省撫臺是問。其湖南各處事宜。該省城內並無天主堂各項房屋。請知照該撫擇取空閒寺廟或官所。約計十

五二十畝地段。為教中公業。將來該省大吏。即可派員時至堂內看視。得以知悉傳教及習教者情形如何。是亦安輯地方之一道也。總之本大臣並無意乘此苛求。現所商請。皆係一秉大公。意存和睦。惟望持平辦理。非准貴親王來文。附開章程三條。大意俱屬允協。容本大臣再加詳閱。繙譯明了。議准妥辦。請煩查照施行。

恭親王等又奏。查本年五月間。據法國公使哥士耆論及外國船隻。向皆豎立各國旗號。易於認識。設有動移其旗幟。即為犯該國之禁。可以據理折服等語。臣等適因湖北江南。皆有英人與我兵勇鬬毀焚毀兵船等事。屢向理論。

而該國詞窮。則以不能識別強辯。當因哥公使既有此論。如我處師船亦一律豎立黃色龍旗。外國果能望而知為官船。不敢輕舉妄動。未始非豫事防維之一法。即或不然。我亦可執彼國之例。與之辯論。彼自不能再行曲意狡展。惟是否有礙行軍。臣等無從懸斷。當經函商曾國藩屬其議定覆知。儻事屬可行。亦當於龍旗之下。另立各營旗號。以示分別等因去後。茲准該督覆稱各處師船。仿照外國豎立旗號之例。概用黃色龍旗。使彼一望即知。不敢妄動。且於行軍無礙。當與湖北江西各巡撫暨侍郎彭玉麟提督楊岳斌會商。嗣後除各營旗幟照常豎立外。應分飭各

營另添龍旗一面。擬用三角尖旗。大船直高一丈。小船旗高七八尺。其斜長及下橫長各從其便。均用黃色龍旗。龍頭向上等因前來。查臣等所擬師船添設號旗一節。既據曾國藩咨稱有益公事。無礙行軍。似可通行照辦。除由臣等照會英法俄美等國。暨行令通商大臣薛煥照會布路斯比利時大西洋等國外。相應請

旨飭下沿海沿江督撫將軍統兵大臣一體遵照

御批依議。

給英法俄美四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各國船隻。向皆豎立各國旗號。易於認識。遠

近一見。知為官船。設有動移其旗幟。即為犯禁。中國兵船。原有旗幟可認。今復一律添設龍旗一面。其旗用三角尖式。大船直高一丈。小船高七八尺。其斜長及下橫長各從其便。均用黃色畫龍。龍頭向上。如此辦理。庶可一望即知。業經奏明奉

旨飭下各省水師船。一律照樣辦理在案。為此照會貴大臣。希即行知貴國各路水師及各船隻。嗣後遇有前項黃龍旗幟。即係中國官船。應照外國之例。不准擅動。儻有移動。即照犯禁辦理。無論其因何故。要及理之長短。均先將犯禁之案。從嚴懲辦後。再為理論別事。務希貴大臣查照。嚴為轉

飭照辦可也。

丁未。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七月初八日。俄國使臣等前來公所。與奴才等會議。該使等以續約第二條內。載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執為定論。並呈出地圖一張。內點紅色為限。不論中華邊疆。止以常住卡倫為界。所有卡外盡作為應給該國之地。奴才等當將條約內載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起。至浩罕邊界為界。袤延萬里。其中僅有三處地名。係指大數而言。再未詳細指定逐段立界之處。況條約內

載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並無為界之語自應細查條約遵照地圖於從前已定舊界之外專論從前未定之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查勘後秉公商辦即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所屬唐努烏梁海及塔爾巴哈台所屬愛斯勒布什之哈薩克伊犁所屬特穆爾圖淖爾哈拉塔拉之哈薩克布魯特皆係我國賞給遊牧養生之地並各賞給爵職俸祿若將其地分隸你國其人之生計立處又將誰歸必仍甘心內附恐與貴國實有不利向該使反復譬論該使辭塞當喚令阿勒台烏梁海散秩大臣面詢以該蒙古遊牧是否中華之地據已雅爾哈桑向該使聲稱我們投

誠

大清國有年。賞爵食俸。不容你們占踞我們地方。該使伴為不理。隨將伊犂地圖內載各處邊界。逐名指令該使閱看。無奈該使等强詞背理。但云圖內所載之界址。均係該國所屬烏梁海哈薩克布魯特遊牧之地。臣等因該使初來。並未透悉地理情形。必有從中主使之人。唆令侵地冒功。若再與之爭論。徒費唇舌。遂婉辭告以兩國和好二百餘年。凡事總宜相商緩行。可再訂期會議。該使情知理屈辭窮。遂即允諾。隨與臣等面訂於十一日再議各散。屆日該使復同匡蘇勒官等前來會議。仍堅持條約內載以現在俄

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指為條約載明已給之地。奴才等即向該使云。條約所載。因係未定之界。是以兩國特派我等會議。現有我國舊址地圖。自應照圖詳議。該使一聞此言。聲色俱厲。據云若要如此。即可不議。我們不能以你們之圖為憑。並據該匪蘇勒官云。我們祇好帶來兵隊占踞卡外之地。不由你們不給。觀其橫逆情形。並非出自該二使之意。祇得以理回答。說有理不妨緩商。無理不能強占。兩國和好多年。秉公會議。誰敢遽云用兵。以後不可再說。該使等自覺理屈。再未爭論。奴才等但以謹遵條約。兩國秉公商辦為言。該使始云若能如此。即我們呈出地圖內所畫

紅限亦可不為定論。改日商議。復訂於十四日會議。弩等詳察該使爭論情形。雖持成約為論。尚能以理曉諭。詎該使屆日遣官前來。先云該匡蘇勒官因病今日不能會議。又云現因居住伊犂匡蘇勒官雜哈勞復經該國作為會勘地界全權大臣。明日即可到來。俟其到後再訂會議等語。弩等同商。仍前派員前赴卡倫迎護。並送給羊隻麪斤。旋於十五日到城。十八日約該使前來公所。照同前儀接見。互敘寒溫。遲至一時之久。該使雜哈勞始云。我國二位大臣來此。不知與貴將軍參贊如何會議等詞。佯為探問。弩等隨答以你國大臣。連次會議情節。你豈不知。我們但

按條約遵照欽奉
皇上諭旨。據圖理論。而你們大臣。不肯定議。不知何故。雖略勞云。
若如此便議不成。並云我國現授我等三人全權大臣憑
據。來此會議。未識
貴國授將軍參贊大臣是何憑據。我們先看憑據。再行會
議等語。吉訖遂辭而去。次日弩等即往回看。該使亦設席
二桌。迎接而入。坐次止談該國風土山川。並未談及公事。
酬答而散。該使次日回送弩等酒饌各四色。嗣於二十二
日。接准該使來文內稱。照在貴京城議定續約內載第三
條查勘地界。應由兩國特派信權大臣。我國主諭旨特付

我等三人信權大臣憑文。今同
貴國信權大臣等查勘地界。我們所挨此權行知貴將軍參
贊等。
貴國派誰為查勘地界之信權大臣。所挨何權。希即咨覆前
來。以憑會議等語咨行前來。奴才等復查前准條約內載第
三條云。應如何定立交界。兩國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
等語。並未載由兩國派出信權大臣字樣。至該國前來之
使臣二員。已經互閱兩國欽奉
諭旨。即行訂期會議。並未提說信權大臣之語。奴才等將條約內載
僅有信任大員。並無信權大臣。今奴才等欽奉我

皇上欽派與該國使臣會勘地界。即係條約內載信任大員等語。

並敬謹節錄奕等節次欽奉

上諭咨覆去後。旋於二十六日。接准該使等來文。訂於本月二十九日會議。奕等屆日先赴公所等候。該使博補考雜哈勞該國御史及本處臣蘇勒官等四員到來。均不說話。惟雜哈勞一人剌剌不休。云如不照條約內載以常住卡倫為界。即是你們廢了條約等語。當經奕等告以彼此疆界。各有定制。至條約內載西疆未定交界。應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商辦。以此而論。條約係總其大綱。商辦始定其界址。且我們有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來地圖。今

我們本著條約與你們商辦謹遵我國
諭旨。據圖而議。如何反說我們廢了條約。令其先將地圖看閱再
議。雜哈勞云。我們就知以兩國所定條約內載以中國常
住卡倫。已經定為交界為據。你們之圖。我們不看。實不能
照圖定議。爭等從向其言說。即如我國之勒布什達界地
方。自乾隆年間立有石碣。現在尚存。且我國伊犂塔爾巴
哈台每年派官兵前往該處查收哈薩克呈交之租馬。均
在此界會哨。豈非
大清國之境界耶。乃該使雜哈勞遂大言此界係你們伊犂將
軍。私行偷立。何以算得交界。且你們伊犂將軍。真乃小人

之行。我們不能為悉等語。奔當時未便因開言與之爭論。
祇得仍以理向其多方剖晰。該使臣等均置不理。云此事
請你們思量。於三日再議。奔等答以你們亦再思量。各自
退歇。奔等查該國派來之使臣二員。該國西悉畢爾衙門
豫有公文咨會。今伊犂之匡蘇勒官前來。既無該國公文。
且行跟鬼蜮。奔等懸揣雜哈勞之此來。蓋因素日辦過中
外交涉之事。並在伊犂攔阻我國查邊繪圖官兵。一切皆
其主謀。恐此次前來之使臣等。於會議言語之中。被奔等
窺破其主使詭謀。故假以該國將渠作為全權大臣為名
前來。不特遮飾其詭謀。且欲主持會議之事。使地冒功。已

可概見。緣人甚狡黠。且又通曉滿漢語言。兩相會議。彼可徑達所言。其同來之使臣。不能不聽其指揮。堅執在京議定約內載以我國現在常住卡倫為詞。牢不可破。弩等以事關重大。未便因言語之間。立成決裂。仍以理向其反復開導。幾於舌敝脣焦。奈雅哈勞竟置之不理。意存搪塞。實有難以情理揣測者。若俄國果將雅哈勞派辦此事。不特分界事宜不能妥為辦理。且恐另生枝節。致成逢釁。弩等伏查該使呈出所繪地圖。並未照依條約內載山嶺大河之流。分晰何山何水名目。指定議分。但以現在常住卡倫等處。均畫紅限。指為應分之界。查該國欲分之大山大河。

多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邊界之內。必須細覈輿圖。斟酌有無侵占唐努等處烏梁海地方。方能定議。若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犂三處常住卡倫。距各城均不過數十里百餘里。及二三百里不等。至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住牧。均在卡外邊境之內。西南西北一帶。若許其自卡倫議分。不特將三處西南西北疆界。均被該國侵占。且將烏科二城所屬之蒙古收去數處。及出產每年例進貂皮之地方。亦被包去。並將伊犂。塔爾巴哈台。所屬歲收租馬之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盡被該國收服。儻該蒙古哈薩克布魯特等不受該國之欺陵。仍進卡內求為

內附之時。我國若允其所求。不惟無地安置。且恐俄國藉端尋釁。如不指給遊牧之地。該哈薩克等來徙遊牧屯田地方。必致軍民惶亂。況現在各城軍民人等。俱不甘心於該國。若無故將我國西南西北疆界全行侵占。又驅迫哈薩克內擾。勢必皆有憤發思戰之心。是本求息事而反足起事。若不以常住卡倫為界。該使等必以議定條約藉詞爭競。致釁。祇得據晰瀆陳。伏乞

皇上指示。並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即與俄國住京大臣詳議。或由早年中國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四處

舊有之邊境議分。抑或由邊界至常住卡倫中間之地議分。會同商定之後。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面照會俄國。轉飭該國派勘地界大臣等遵照。一面指示奴才等照依會同該國使臣妥議辦理。庶該使不能任意貪求。以弭兵隙。謹將條約內載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起。直至浩罕邊界。另繪地圖一張。內註明俄國現請以常住卡倫為界。並各處早年勘定之邊界。及邊界至各卡倫中間之地三層。分點紅黃紫限。呈送軍機處轉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備酌覈。據與住京俄國使臣議定外。奴才等仍緩期與該使等情理相商。儻稍歛其貪得無厭之心。適中定議。可完通案。

若該使等因會議不遂自請回國時容再據實奏

聞

明誼等又奏正繕摺間雜哈勞等於八月初三日遣人送

委員商量訂初九日約同會議屆日該使等持圖前來公

所會議爭等亦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到地圖及伊犂

舊圖逐一覆對細查該使現繪之圖內多有指東為西之

詞爭等令委員等據圖與節節講論該使理屈詞窮復言

所繪地圖不足為憑仍以京議條約內載有現在中國常

住卡倫為詞爭等即以條約首載起處而論內註自沙賓

達巴哈末處往西直論而該使又言若依爭等照約定議

即與齋桑淖爾湖相去懸遠。且與中國常住卡倫無涉。既然如此。暫時不能定議。必須兩國復派委員會同畫圖。再行定議。斉等揣其故為疑難。意在使我遷就。以遂其欲。隨即允其所請。俟兩國派員復勘繪圖。藉可隨勘隨議。亦與原約所註先勘後議之語相符回答。該使自覺無詞。又言若果如此辦理。誠恐十年二十年不能定議。斉等答以原約有不限時日之語。緩辦何妨。該使技窮。復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藉詞狡展。斉等又答以若照我國常住卡倫為界。則不特卡外住牧之食俸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各旗。即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均被你國包去。該使聞此詰

問。緝塞而退。努等詳覈舊圖。面詢烏里雅蘇台。塔爾巴哈台委員。俱已履勘查對明白。均可瞭如指掌。惟科布多。伊犂。二城卡外疆界。不能指實。緣科布多散秩大臣巴雅爾莽奈係屬卡內住牧。今議分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地方。係在卡外。與巴雅爾莽奈遊牧生計。並無關繫。其主事職銜喜春。因努明誼來塔會議。期限緊迫。檄調隨轅差遣。亦尚未經周歷履勘。復詢伊犂委員哈布齊賢。據稱雖略知伊犂卡外地方情形。然此次奉派前往復勘。未能竟事。即被俄人兵隊攔回。趕即遵調來塔。亦不能處處指實。且係邊疆大事。究應如何定立交界有無關礙之處。不敢作主

等語。奴才等查伊犂前經添派委員。尚有總管德格都。佐領
喀爾莽阿。總管富珠爾泰。佐領德勒等四員未到。除一面
飛咨伊犂將軍查照辦理外。並請
旨飭下伊犂將軍督同該委員等覆查。或於該處領隊大臣內擇
其熟習情形者。再行添派一員。同德格都等周查各邊境
議分之處。距卡倫若干里數。有無關礙。並咨科布多參贊
大臣。即添派所屬卡外住牧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
齊察罕莽岱二員。並令派添該處章京一二員。前往覆查。
奴才明誼現在塔爾巴哈台會議。不克分身。應令科布多參
贊大臣錫霖督同該委員等照依俄使所指科布多卡外。

自綽爾濟巴什庫斯阿爾胡特河等處地方往西南至吹河其伊犂委員自勒布什往西南至特穆爾圖淖爾分赴各本境逐一覆查詳細繪圖貼說何處有礙蒙古及哈薩克布魯特生計何處無關緊要可以議分必須據實聲明以便彙辦一面奏等設法羈縻復為定議若該使稍有迴轉必即迅速了結免致節外生枝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會議分界事宜未能定局繪圖呈覽並請飭常清等派員查勘地界各摺片覽奏均悉此次俄國公使堅執條約內所載有西疆尚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另繪地圖內點

紅色為限。欲將常住卡倫以外。作為應給該國之地。經該將軍等據理駁斥。詞義嚴正。而匡蘇勒官雜哈勞復肆爭執。意圖狡賴。情形已可概見。從前成琦景綸辦理東界。該俄使亦再三爭辯。虛聲恫喝。是其慣技。條約所載。係指大數而言。因其恐有舛錯。故有兩國派大員會勘之事。勒布什有乾隆年間所立石碣尚存。阿勒台烏梁海等處。均係從前賞給蒙古遊牧之地。其為中華舊有。實有明證。該蒙古世受國恩。必不肯隸俄國。將來必至激變。該將軍等務當曉以利害。諭以情理。使之無可置詞。再行酌量辦理。適中定議。現在明誼等不可畏難遷就。但能挽回一分。於國家即得一分之益。本日復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今其與在京公使剖辨第已留捷克性本狡猾必以未悉情形藉詞諉卸該將軍等於該處分界確有實在證據易於折服其詞儻總理衙門議有端緒即飭迅速知照惟明誼等不可專俟在京商議致誤事機俄國公使如有回國之信務當設法羈縻恐其另生說計或延閣不辦致成不了之局條約內本有不限時日之語如該使復議派員查勘繪圖即著明誼明緒博勒果素等派委履勘不可稍憚煩勞遷就了事以副委任本日並由五百里諭知常清錫霖派員查勘矣明誼等奉到此旨恭閱後必當嚴密封存隨時妥籌辦理不許假手他人致滋洩漏嗣後遇有交涉外國事件皆應慎密以免瞎地傳播是為至要

伊犂將軍常清奏。據博羅胡吉爾卡倫佐領順柯布等報稱。閒齊迤北。忽有俄羅斯兵隊三四百人。執持器械礮車。在彼伐木空土等語。適伊犂貿易圈匡蘇勒官先期出卡。前赴塔爾巴哈台議事。爭一面密選勁旅。揀派索倫營總管富珠爾泰帶兵前往。借圍獵為名。即在該處附近地方。妥為防範。一面飭委營務處佐領穆克德柯馳赴卡倫。先以正詞詰問。繼以情理曉諭。穆克德柯抵博羅胡吉爾卡倫。索倫總管富珠爾泰等亦由營盤馳至。帶領通事與俄國頭人見面。詰以兩國邊界。尚未定議。何故帶兵在卡倫附近地方伐木空土。該頭人回稱。你們官兵。並無行路文

書。二至我們地方。因此我們上司。令我們到此防守。路中立有石塊為記。此後不准你們越過等語。該總管等云。所有卡外一帶。本係我們地方。地界尚未議定。何以先有石記。該頭人稱我們溫布地方柯那斯官令我們到此砍辦木植。修理道路。此外並無他故。該總管等再三曉諭。該頭人答稱。伊等上司有文書到日。即可撤回等語。佐領穆克德柯。於八月初四日旋城。奏伏思伊犂領事之匡蘇勒官。人極詐僞。一切皆其主謀。故當邊界未定之前。嚴令該國人肆行侵越。在塔爾巴哈台各開礦。則率領兵丁。遠以先建石墨為事。在伊犂卡倫附近。則伐木修路。並以阻越石

記為詞。總為豫圖侵占地步。爭仍飭該總管富珠爾泰等
按兵持重。小心巡防。不准稍形鬆懈。並飛咨塔爾巴哈台
參贊大臣。一體嚴防。總不授以可藉之詞。亦不予以可乘
之釁。以及俄國頭人此次擅在伊犂卡倫附近帶兵修路
伐木挖土各情。一併於會議時。向該使臣詳與理論。以冀
潛消反側。杜絕爭端。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伊犂西北卡倫。探有俄國兵隊。等
辦情形一摺。伊犂西北。博羅胡吉爾卡倫附近地方。忽有俄國
兵隊三四百人。執持器械礮車。伐木挖土。經常清密選勁旅。妥
為防範。一面派委妥員。前往曉諭。一面飛咨明誼等於會議時。

向該國仗臣理論所辦尚是惟伊犂距塔爾巴哈台道里較遠明誼等會議地界俄國使臣任意狡展尚未即能定局如與論及此事該使臣理屈詞窮未有不允為撤去之理所恐此處甫去彼處復來如在塔爾巴哈台附近卡倫壘立鄂博一節即其明驗是折衝禦侮不可徒恃口舌之功該將軍任重邊防責無旁貸即著飭令總管富珠爾泰等整兵持重嚴密巡防仍一面令佐領穆克德柯妥為開導該國頭人不得違約妄為狡詞抵賴迅將兵隊撤回以敦和約務令外國知我有備既不授以可藉之詞又不予以可乘之釁庶克潛消詭計杜絕爭端不可專恃明誼等之理論稍存該即之心本日又據明誼等奏科布多

散秩大臣巴雅爾恭泰等伊犂委員哈布齊賢於履勘地界均
未深悉請飭添派委員查勘各等語會議邊界必應迅速定議
以免節外生枝著常清督飭前經派出總管德格都等四員或
於該處領隊大臣內擇其熟悉情形者再行添派一員同德格
都等前往各邊境周行履勘仍著前任科布多參贊大臣錫霖
等添派總管齊察罕恭岱二員並該處章京一二員前往覆查
均照依俄使所指各按伊犂科布多所轄邊境逐一詳查繪圖
貼說何處有礙蒙古及哈薩克布魯特生計何處無關緊要可
以議分據實聲明咨交明誼等辦理不准稍有草率遲延致干
咎戾

已西。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俄國公使已留捷克遞臣等照會一件。內稱本國現派總管東洋俄國兵船水師提督頗頗福帶領兵船。前赴中國。如果駛匪擾亂緊要海口。本地方官獨力難支。該提督幫同中國官兵堵禦擊退。請趕緊代為具奏等語。臣等查俄國前在上海王家寺等處助勦。茲復特派水師提督頗頗福前赴中國。幫同堵截緊要各海口。具見和好真忱。若必過於拒絕。轉失兩國修睦之意。惟查上海一口。業經英國代築礮臺。幫同防勦甯波一口。復經法國派令參將勒伯勒東暫受中國官職。督練設法。現在俄國兵船前來助勦。似亦未便聽其自為

主張。是否即於上海甯波二處令其與英法國合力勦辦。
抑此外另有緊要應防海口。專令俄國會同該處帶兵官
設法防禦。臣等於各海口情形。未經目睹。不敢臆斷。應請
旨飭下曾國藩薛煥李鴻章。體察情形。妥為籌商辦理。總期不負
俄國拳拳之意。而又於中國攻勦事宜。實有裨益。即可決
計施行。
恭親王等又奏。英國現在上海助守。法國復派員赴甯波
設防。俄國前於王家寺等處。亦曾幫同出力。茲該國復特
派武員前來助勦。若必過於拒絕。則該國必以英法藉口。
疑中國有輕視彼族之心。且外國人性情堅執。萬一因我

不知彼竟自行帶兵前去則任其自便轉不相宜雖將來果否得力尚未可定然設肯實心相助亦未始不於軍務有裨此臣等所以斟酌再三不得不允所請之故也惟該國意欲指定緊要海口一節臣等伏思上海寧波二處已有英法國幫同防守惟江北裏下河各處本屬膏腴之地加以江南各郡縣失陷紳民遷徙到彼者不免均有輜重該逆久已垂涎而長江水師單薄並風聞賊匪於南岸製造艇船廣搶民船設一旦北駛未免可慮現有俄國既願為中國助勦若令該國帶兵官統率兵船駛入長江會同江北水師實力防勦或出其不意焚燒賊船似可得力且

查長江一帶。時有洋商挾洋貨匿槍礮火藥。雖各該國官員亦偶爾稽查。然船隻太眾。究難免疏於防範。且恐有心袒庇。未能淨盡。惟俄國商人。皆由陸路貿易。長江往來船隻稀少。尚無此等弊端。若屬以辦理此事。似無所用其迴護。第臣等於該處情形不熟。是否可無窒礙之處。應請一併

飭下曾國藩、薛煥、李鴻章。並都興阿、奕山等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俄國公使稱現在該國兵船之在上海者僅一二隻。其水師提督頗頗福約一月後方可行抵上海。俟該提督到上海後。應令與江省地方及統兵各官公同

商酌。察看何處情形喫重。令其前去會勦。無不遵從。至該兵船向係周巡海外。每年秋底冬初。其船難赴北洋。專在南洋停泊。是以擬令各初在南省各口相助。復經設法探詢。其船可否得價受雇。據稱該國官船。斷難收受雇價等語。臣等查該使既稱頗頗福到上海後。指令會勦。無不遵從。且稱不肯收受雇價。此議係屬專為和好。並無他意。似該提督到彼。不至與地方及統兵官別有狡執。而將來亦或不至厚索餉需。應一併奏明請

旨飭令曾國藩等於俄國兵船抵滬後。即與該國提督頗頗福當面籌商。如江北一帶情形果係喫緊。而俄國兵船到彼。尚

合機宜。即令頗頗福統帶兵船前去會勦。如江北已有布置。而各海口尚有緊於江北者。亦可另為指令前去。俾資得力。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現派兵船助勦。請飭妥籌辦理一摺。據稱俄國公使已留捷克遞該衙門照會內稱。該國現派水師提督頗頗福帶領兵船。前赴中國。如果賊匪擾亂緊要海口。本地方官獨力難支。該提督幫同中國官兵堵禦擊退。請趕緊代為具奏等情。查甯波上海。業經英法二國派兵幫同防勦。現在俄國兵船前來助勦。似未便聽其自為主張。可否令與英法二國合力勦辦。抑此外另有緊要應防海

口。專令俄國會同該處帶兵官設法防禦。請飭下曾國藩等妥
籌辦理。並據另片密陳。江北裏下河各處。地屬膏腴。逆匪久已
窺伺。而長江水師單薄。若令該國帶兵官統率兵船。駛入長江。
會同江北水師。實力防勦。或出其不意。焚燒賊船。似可得力。且
查長江一帶。時有洋商扶濟賊匪槍礮火藥。雖各該國官員亦
偶爾稽查。然船隻太眾。究難免疏於防範。且恐有心袒庇。未能
淨盡。惟俄商皆由陸路貿易。長江往來船隻稀少。尚無此等弊
端。若屬以辦理此事。似無所用其迴護。是否可無室礙之處。請
一併飭下曾國藩等籌辦等語。借兵助勦一事。難免流弊。惟英
國現在上海助守。法國復派員赴甯波設防。俄國前於王家寺

等處。亦曾幫同出力。茲該國復派武員前來助勦。過為拒絕。則該國必以英法藉口。轉疑中國有輕視彼族之心。且外國人性情堅執。萬一因我不允。彼竟自行帶兵前却。轉多未便。應即俯如所請。准其帶兵前來助勦。惟上海甯波。既有英法二國在彼助守。如該國提督帶兵前來。應否即令在上海甯波。與英法二國合力辦理。抑此外另有緊要海口。專令俄國會同該處官兵設法防勦之處。著曾國藩。詳商李鴻章。妥為籌商。迅速覆奏。至入江助守裏下河一節。前據都興阿等叠次奏稱該匪垂涎裏下河一帶。雖經添派兵勇防守。而下游江面二百餘里。師船寥寥。不敷分布。並聞賊匪於南岸製造艇船。廣擄民船。設寨虛北

渡。其患不可勝言。若令該國兵船入汛。駐防南岸。出其不意。焚燒賊船。並令稽查各國洋商接濟賊匪槍礮火藥。於勦辦機宜。不無裨益。並著曾國藩等與都興阿會商。密籌辦法。如無窒礙難行之處。即着與該國提督富西商定。妥速辦理。毋稍遲延。該國兵船到後。恐其不聽調度。及將來厚索兵餉。均屬意中之事。本日並據該衙門奏。已與該國公使豫為籌定。據稱頗頗福約一月後。方可行抵上海。應令與江省地方及統兵各官公同商酌。察看何處情形喫重。令其前去會勦。無不遵從。又探詢其船可否得價受雇。則稱該國官船。斷難受雇。此議係屬專為和好。並無他意。據此似該國提督到彼。不至或有投執。及將來藉端

需索情事。著薛煥李鴻章。於頗頗福到滬後。面晤籌商。妥為駕馭。並將籌辦情形。隨時具奏。原摺著抄給閱看。近來各該省及軍營接奉廷寄。往往不能慎密。展轉傳抄。不成事體。殊屬可恐。嗣後該大臣等接奉寄信。及抄閱摺片等件。務當格外慎密。即須知照他處。亦必須親自手錄。並轉行知照接奉之人。毋許漏洩。各衙門軍營書吏人等。恐有習教者。須防其密通消息。入於外國人之手。如有疏虞。惟接奉廷寄之該大臣督撫等是問。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查近來洋船。屢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買賣。不但於稅項有虧。且恐暗藏軍械。接濟賊匪。於防勦事宜。更有妨礙。曾經臣等隨時照會英國公使。並一

面飭令各關按約嚴懲旋據英公使照覆內稱如有洋商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買賣將各等軍器違約私販中國官員立拏不放各該領事絲毫不可包庇並宜盡力相助等語外國公使既不肯袒護該領事則中國地方官自應認真查拏按約辦理即或該領事徇私偏袒亦可據此與之理論諒不至激出事端相應請

旨飭下沿海通商各督撫將軍大臣通飭所屬官員嚴密稽查倘有洋商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買賣及雖在通商口岸或載有軍器火藥暗行出售立即拏獲扣留不得輕放一面照約辦理一面飛報臣衙門查覈務須將船名貨物並何

日何時在何口何地查拏。據實詳報。斷不准稍涉虛假。儻

或胥吏賄縱。及有藉端勒索等情。一經發覺。定必從嚴參

辦。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福州白里船販運私鹽一案。前經文大臣

鈔錄美稅司原信函致威參贊。旋准覆稱。似此舉動。實所

難解。現已劄行各口領事官。庶期日後此等辦法。可免再

興等語。本爵查通商稅則善後條約第三款內載。內地食

鹽。係屬違禁。不准販運進出口。又英國條約第三十七款

內載英船進口限一日該船主將船牌艙口單交領事即於次日將船名及押載頭數裝何貨物之處照會監督查驗如過期船主未報每日罰銀五十兩又第四十七款內載英船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各等語今白里船於三月二十六日進口至三十日始報已逾日期且船內所載乃係違禁私鹽又無艙口單兩金門近處亦非通商口岸種種背約美稅司所辦已屬格外從寬何以星領事不惟不肯按約辦理且私發紅單擅派兵船押送出洋並將原販私鹽仍裝出口試如威參贊前函所言實所難解雖函內聲明現已劄行各口領事庶

期日後此等辦法可免再興等語。但現在白里船如何辦法。尚未議及。又如周家圩擅燒紅單船三號。通江集擅拉兵船五號。領事官既不賠償。又不申報。不知領事官所司何事。而此次顯違條約。任意妄為。儻不懲辦。將來紛紛效尤。尚復成何事體。貴大臣事事以條約為重。而星領事乃敢如此。其視條約固輕。視貴大臣亦覺不重。豈貴國欽差大臣之威令。不能行於一領事耶。本爵亦所不解。為此照會貴大臣。如謂和約不可背。希即責星領事將白里船追回究辦。否則通飭各口領事官。無論白里船行抵何處。就地扣留。交地方官按約辦理。以示懲警。至中國地方官。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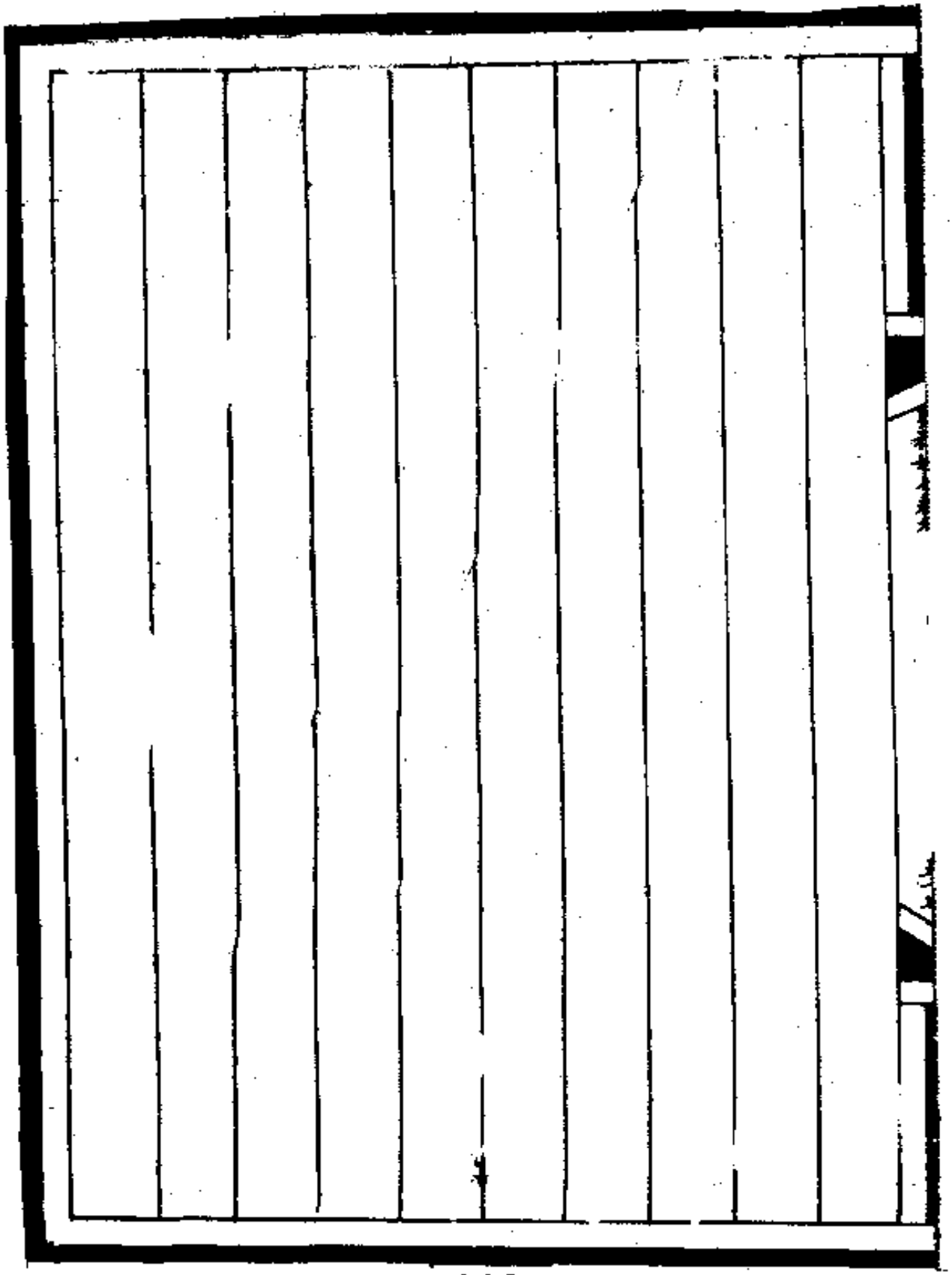
理中外交涉事件。如有顯違條約之處。當即立予處分。今星領事肆意妄為。非尋常過失可比。應如何查究。想貴國自有辦法。希貴大臣秉公查辦。以儆將來。並用家圩遞江集焚毀拉去各船械及失去各物。應如何分別賠償送還之處。希貴大臣一併照覆。至稅務司有稽查偷漏之責。無論在何口岸。均准查拏。希貴大臣通飭各領事官。無得矯強。實為至要。又八月初三日。貴大臣照會內稱洋船至儀徵加裝食鹽。關丁徵收鹽稅。每藉私裝勒索。以致僅裝正貨之船。亦被關丁攔阻等語。洋船入江。何船有鹽。何船無鹽。實難豫知。不能不認真稽查。本爵已經行知該省地方

官。嚴飭關丁。止准稽查私鹽。毋得勒索錢文。仍希責大臣嚴飭商人恪遵條約。勿私載食鹽。致干究辦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英船白里販運私鹽到閩一案。於本月初二日輪船回南。除剳令星領事將各等情節詳細陳覆外。以該領事未知先為由報。候准本大臣定奪行覆。遠洛水師武弁將白里船押送出洋。先後均係辦理不善等因。申飭在案。至於英船如到不列通商口岸之處。私作買賣。領事官絲毫不可包庇。本大臣業經有通行各口之件。今宜鈔錄隨文便送貴親王查照。錄

貴國沿海地方官員。果能認真盡職。一切走私。不難即日禁止。為此照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

同治元年壬戌九月庚戌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臣前奏匯

借洋商銀兩奏

上諭其利息如何計算歸還如何辦理著詳細具奏等因欽此伏

查先後借用洋商銀四十萬零四千八百八十兩內貼息

銀四萬八千八百八十兩本年四月間閩省西北兩路界

連衢溫各縣同時告警又值臺灣新化會匪滋事庫儲已

竭需用孔殷復借洋商銀十萬兩內貼息銀一萬一千兩

統共本利銀五十萬四千八百八十兩內二十萬兩議明

填給執照兌至廣東抵完粵海關稅仍劃作粵省應解閩

省之餉。又三十萬四千八百八十兩。議在閩省海關稅項

暨洋藥釐稅項下。分期扣還。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午。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華爾傷亡。所遺常勝一軍。據

蘇松太道吳煦稟稱。擬派華爾部將白齊文。法思爾接管。會

同管帶。英酋又欲另派與官接管。經臣於本月初六日。專

摺奏報在案。適英國水師提督何伯至自煙臺。十四日。同

英國陸路提督士禮佛岑。攜帶白齊文來臣營晤商。何伯

面稱。白齊文材勇可任。無庸由英國派員接管。且無庸令

法思爾德會帶。以一事權。並與臣議明赴日會攻嘉定縣

城。臣查法思爾德現往甯波防勦。臣向未見其人。白齊文亦初見面。均未悉其底蘊。既據何伯推誠相屬。自應照准。此後果聽調遣以及得力與否。再由臣隨時察看。據實奏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著李鴻章奏派白齊文接管常勝軍一摺。覽奏均悉。常勝一軍。既據英國提督何伯推薦白齊文。自應暫為允准。令其統帶。尅日進攻嘉定。即可察其材力是否足勝管帶之任。以收實效。惟此軍勇丁。已屬不少。若始終令外國人管帶。恐將來必至掉運不靈。前據英國公使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面稱。中國勇丁。令外國人訓練。漸與相習。該勇丁久且忘其為

中國人。必致中國官員不能駕馭等語其言極為有理。故公使既有此言。此時武米能派員分管。將來必須令中國得力員弁。隨時留心與兵丁等一同學習。俾資管帶。次第收回兵權。最為有益。著李鴻章察看情形。妥為籌辦。

兩廣總督勞崇光奏。會匪黃金龍等潛謀倡亂。尚未起事。即經訪聞。將首要各犯。拏獲訊明正法。現在嚴拏逃匪。並調集陸路兵勇。布置防範。並據英國領事羅伯遜由香港調到火輪船二隻。來省協防。以昭和誼。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勞崇光奏。會匪潛謀倡亂。訪聞拏獲正法一摺。此次匪首黃金龍等在省城地方。聚眾謀逆。即經

官兵訪拏。悉數正法。辦理尚屬迅速。英國領事羅伯遜由香港調到火輪兵船二隻。來省協防。劉長佑到粵東後。惟當妥爲駕馭。聯絡一氣。以收其用。不可過事拒絕。致失洋人助順之心。

察哈爾都統慶昀副都統廉至奏。本年夏間。有英商二人。一名利渣。一名士洛。由天津領有稅單執照。載寫赴張家口歸化城等處銷售洋貨。七月二十八日晚間。據英商利渣等遣雇工民人楊連義赴司口報運貨。各車夫在店向伊等毆鬧。伏乞查辦。當經傳知查街章京等立即前往查看彈壓去後。據稟英商隨帶通事民人摻本元代辦該英商因歸化城未能銷貨。欲運山西豐鎮廳銷售。因不識

路徑。就合民人王善結伴同行。令其引路。到豐鎮廳後。貨仍未銷。即留王善。楊連義。在彼看守貨物。伊等來口。約會通事二人。折回豐鎮。不想人、貨俱無。隨赴豐鎮同知衙門詢問。豐鎮廳同知告以由歸化廳引路來豐鎮廳之民人王善。乃張家口都統差官。伊已收爾等貨物運赴張家口等語。該英商折回來口。向王善。楊連義等詢問。據稱係豐鎮廳同知令差役等雇覓車輛。將伊等、貨物移運來口。該英商因豐鎮廳將伊等貨物强行移運。是以不付車價。王善並車夫等不依。向伊等尋毆滋鬧。英商情急。空放洋槍二出。經店户勸解而散。尚未完結等因具報前來。旋據英

商利濟士洛詢赴司控訴前情並呈遮夷漢兩項文字呈
詞一紙芬等當即刷飭本口地方官萬全縣知縣王福瀛
訊據通事摻本元傳述英商利濟士洛詢供稱伊等到山
西豐鎮廳後因貨物仍不能銷將貨物黏封令楊連義等
看守欲先回口該處同知阻止令將店門關閉伊等劈開
店門始行前來雇得大車三輛仍回豐鎮廳取運貨物見
貨物全無赴該處同知衙門查問該處同知詰云爾等引
路民人王善乃張家口都統差官已作主雇定車輛同楊
連義將爾等貨物送赴張家口去等語伊等折回張家口
貨物已經運到伊等因貨係强運車非自雇不付車價王

善同車夫尋來滋鬧。伊等慮恐被毆。施放空槍二聲。王善等始行退出。伊等將門關閉。還聽門外有擲石拋瓶聲響。因遣雇工楊連義赴司呈報。迨都統差員到時。王善等已經店戶勸止散去。伊等仍恐王善並車夫等復來滋鬧。是以赴司控訴。訊據押解英商貨車來口之豐鎮廳役陳泰供稱。係該廳派伊攜帶察哈爾都統處文書。押同王善等到口。訊據英商雇工楊連義供稱。給英商引路之民王善。戴著金頂。自稱外委。英商由豐鎮廳來口時。將貨物黏封。令伊合王善看守。後來該處同知。如何商令王善等將英商貨物雇車運送來口。伊先不知。即裝車時。同知出來叫

王善合伊運貨來口。伊就隨同來口的。餘與英商利渣等供同。訊據車夫郭麟。侯義。張過明。郭珠。郭大元等供稱。王善同豐鎮廳廳役陳泰雇覓車輛時。王善自稱是察哈爾都統衙門差官。護送英商貨物回口。該廳同知。也這樣吩咐。並先給車價錢四十千。言明到口付清。伊等就攬載到口。交卸後向王善索要下短車錢。王善說英商不肯付給。因此吵鬧。英商等放了兩聲空槍。將二門關閉。經店戶勸散。並未合英商打架。同夥車夫郭大通。郭虎。劉順。三人聞拏逃走。不知去向。訊據民人王善供稱。伊先充烏里雅蘇台步兵。後即告退。到山西歸化城工作。本年五月間。會過

並商。為彼領路。前赴豐鎮廳。恐被豐鎮廳攔阻。不令銷貨。起意假充外委。就戴了頂子。捏說是奉察哈爾都統差派。送英商赴豐鎮銷貨。並沒合英商告明。後來英商貨無銷處。就加黏封。叫伊同雇工楊連義看守。來口雇車。該廳以英商貨物。久存不便。令伊雇車將貨物運口。伊即同廳役陳泰。雇定郭隆等大車八輛。議明價值。該廳每車先付錢五千。下短車價。言定到口再付。就將英商貨物載運來口。向英商索要車價。英商不給。因而吵鬧。經店戶勸散各等供。申請覆辦前來。等詳覆該縣所訊假充差官之民王善。暨車夫郭隆等。供詞矛盾支離。此案由山西豐鎮廳而

起○擬請

旨飭交山西巡撫訊辦○以成信讞而服遠人○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慶的等奏夷商控告運貨車夫滋鬧○並差

弁各供○情節支離○請飭查訊一摺○據稱英商利薄士洛詢等○由

張家口歸化城○赴山西豐鎮廳銷貨○因未銷售○先行回口○將貨

物暫存豐鎮廳○令引路之民人王善看守○彼時王善假冒差官○

該廳同知不察虛實○又不候英商到廳○輒令差役雇車○將貨物

交王善等運回張家口○車夫郭隆等索價滋鬧○經洋商呈訴後○

慶的飭令萬全縣知縣查訊各供○詞多矛盾各等語○豐鎮廳既

隸晉省○自應由山西巡撫查辦○呼應較靈○此次英商持領執照○

安分貿易。始而該廳不候英商。將所存貨物强行運回。車夫滋鬧後。萬全縣查訊各供。又復種種矛盾。其中不實不盡之處。難保必無別情。若不明晰剖斷。非但不成事體。更啟外國人輕視之心。著慶昀咨交英桂。提同全案卷宗人等。逐層訊究。在逃之車夫郭大通等。亦著該撫飭屬拏獲。歸案審辦。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讞。尤當迅速斷結。毋稍遷延。庶可以服外國人之心。不至別滋事端也。慶昀原摺。著鈔給英桂閱看。

甲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奏。閏八月二十三日。據荷蘭國住紮上海副領事哥老司。帶同法蘭西國繙譯官李梅來臣寓館謁見。面遞與荷蘭國住紮廣州總領事方姓

申陳一件。蓋用該國上海副領事圖記。係屬由滬譯漢繕遞。查閱申陳內稱該國至中國通商最先。久敦和好。現泰西各國立約。該國商人貿易。船隻甚多。國主令該總領事陳情轉奏。懇照各國已定章程。互立和約。並請俟奉

諭旨後。行知該總領事。即由伊國派令使臣前來立約等情。李梅又譯哥老司面稱此事將來法國住京公使。當與總理衙門商議辦理等語。臣當告以荷蘭在各海口貿易。日久相安。現應照舊通商。無須另立條約。察哥老司之意。似該副領事僅遞申陳。於立約一節。非能作主。伏查荷蘭國在西洋歐羅巴洲。壤地褊小。而以商賈航海營運為務。故於本

國七萬里之外。至南洋各島廣設埠頭。通市中華。為日甚久。頗稱馴順。現在泰西各邦。英法美俄而外。如布路斯比利時。大西洋。先後立定條約。荷蘭聞而羨慕。因以得立條約為榮。而法國使臣。將來代為該國籌劃。亦在意料之中。該總領事方姓所遞申陳。內稱伊主為大皇帝。將來尚須設法令其更改。其餘詞氣。均尚恭順。謹會同署江蘇巡撫臣李鴻章具奏。

薛煥等人奏。臣等欽奉寄

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布路斯國公使到滬。請派大員互換條約各摺片等因欽此。臣等謹俟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將用

實布路斯國條約齎送到滬後遵
旨相機籌辦查布路斯國公使列斐士係以總領事兼署大臣今
荷蘭國總領事方姓呈遞公文係用申陳格式似臣等與
列斐士辯論時亦可援以為證所有荷蘭國申陳原文擬
請暫留上海俟辦有端緒再行封送軍機處備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荷蘭國總領事呈遞申陳懇請立
約一摺荷蘭國與中國通商最久頗稱馴順此次該總領事方
姓呈遞申陳懇請換約自係見布路斯比利時大西洋先後立
定條約心生羨慕亦欲一例邀恩覽其申陳詞語均尚恭順尚
可援照比利時國之請准其議立條約以示一視同仁之意即

著薛煥李鴻章相機妥辦至申陳內稱伊主為大皇帝薛煥擬即設法令其更改所籌甚是國家體制爭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也將來議立條約一切事宜仍著派薛煥與之商辦即照辦理比利時國成案將住京一節豫為杜絕議定後即在上海由薛煥與之換約務令詳明周妥毋貽後患薛煥於外國情形極為熟悉諒必能斟酌合宜用副委任另片奏布國換約一節俟崇厚將用實條約齎送到滬遵旨籌辦並請將方姓申陳原文與布國領事列斐士辯論時據以為證均著照薛煥所奏辦理

荷蘭國領事申陳

為遵劄轉陳商立和約事接奉本國主政大臣劄開照得

本國與中國通商極久。數百年來。久敦和好。相安無事。現查泰西各國。至中國通商。各經互立和約。本國商人往中國各口貿易者。船隻甚多。尚未專立和約。誠恐商人無所遵循。致多阻滯。欽奉大皇帝諭著該總領事迅即轉陳中國通商大臣。請為奏懇中國

大皇帝准照各國已定章程。互立和約。俾妥通商等因欽奉此。相應剳飭該總領事迅即欽遵。轉陳中國通商大臣。請為轉奏。一俟接到奏准覆文。趕緊詳報到部。以便奏派欽差前往中國。互立和約等因奉此。理合申陳貴大臣。請煩憲裁。轉奏

貴國

大皇帝准與本國互立和約。並懇接奉

批准。即便行知敝總領事。以便詳請奏派欽差大臣。前來

貴國。互立和約。永敦和好。望切施行。

李鴻章又奏。閏八月二十八九等日。英提督何伯。會同新

任水師提督固伯帶英兵一千八百餘名。並法國官兵四

百名。臣又調派三品頂帶白齊文。參將李恆青管帶常勝

軍一千五百名。英法教練勇會防局礮勇千餘名。分起拔

隊。復派知縣李鶴章督帶各營。總兵況文榜等各帶所部。

相機而進。沿途蹋毀賊卡二座。九月初一日。直抵嘉定城

外駐紮。初二日寅刻。分隊進攻。當將嘉定縣城克復。查嘉城為蘇滬門戶。我與賊所必爭。英國提督何伯。與臣再四會商。謀定後動。中外將士。同心輯睦。分路進攻。崇朝而下堅城。法國官兵。亦奮勇爭先。英提督何伯。不日回國。尚為中國出力勦賊。忠勇可嘉。可否仰懇

天語褒獎。以示優異。

諭內閣。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克復嘉定縣城一摺。江蘇嘉定縣城。於本年四月間為賊攻陷。屢犯滬防。經李鴻章調派白齊文李恒嵩。於九月初一日。會同法國官兵。並英國提督何伯等兵。齊抵嘉定城外。初二日將嘉定縣城收復。此次英國提督何伯與

李鴻章謀定後動。將士輯睦。崇朝而下堅城。法國官兵。亦奮勇爭先。出力勳勞。均克盡友邦之誼。著李鴻章傳旨嘉獎。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西北兩路分界事宜。復約於八月二十四日會議。督等按照條約起止次序。與之講論。先向其按照條約自沙賓達巴哈西至齊桑淖爾說起。若照你們所議。全以我們常住卡倫為界。則我們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卡外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王公遊牧地方。被你們包去。我國斷不能讓。且該蒙古兩旗。世受我國爵俸。豈肯甘心歸附你國。彼此必不能相安無事。與你國

有何利益。該使詞塞。繼言烏梁海人數衆多。不盡是中國兩旗。其地方原是公共遊牧之地。自應就地議分。芬等答以我們的兩旗。現有該兩旗總管官員為憑。你們所屬之人。有何憑據。伊又不能指實。芬等隨云既無確據。我們已經奏明。行由科布多。復派烏梁海兩旗蒙古總管查勘。俟查覆到日再議。此自沙賓達巴哈照約議至齋桑淖爾兩城起止之情形也。次自科布多之齋桑淖爾起。按約議至塔爾巴哈台之輝邁拉胡等處卡倫。往南至雅爾裕勒。再往西南。直至伊犂連界之勒布什地方止。以西邊作為你國交界。東邊作為我國交界。該使則仍堅以條約常住卡

倫為界。尺寸不能相讓。百方譬喻。牢不可破。此自齊桑淳爾起。接約議至伊犂勒布什交界之情形也。又由勒布什至特穆爾圖淖爾及浩罕邊界。除浩罕界址。我們不能代替你們議分外。其伊犂境內邊界。亦應擬在舊界議分。議定方有一定界址。何以春間我們遣員往赴履勘。你們輒帶兵攔阻。且又私立卡倫。向其理論。該使則言中國原無舊界。你們官兵出卡。即係私入我境。所以我國攔阻。且我們設立卡倫。並非中國之界等語。奴才等察其悖逆情形。蓄謀已久。斷不能以情理相喻。止得約以緩日再商。該使雜哈勞又言我們先擬一議分單子。送來閱看。即請據以定

議。告辭而散。奴才等隨於二十七日。派委員喜春薩勒哈春往市圍將俄人呈閱議單取來。大意總要以常住卡倫分界。毫無憑公酌商之語。並言若不照此辦理。即可毋庸再議。奴才等再四思維。若仍約該使等前來理論。恐其意在搆釁。設於言語之間。偶有不合。立成決裂。致與大局有礙。不若就其開來議單。逐層以理駁詰。俾遁辭知其所窮。覆以印文。使彼不得以面議無證之言。藉端狡賴生釁。隨於三十日具文咨覆聲明聽候咨覆辦理外。謹將俄人原單及覆文。照鈔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照會該國住京公使。將奴才等與該

國使臣會議各情及酌擬議分界地究係應由何處定議
彼此酌定聽候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指示前來遵照會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俄使會議分界堅執前說各情
覽奏均悉俄國匡蘇勒官雅哈萨堅執常住卡倫為詞經明誼
等剴切理論極為明晰而該公使尚意存狡展因擬就其開來
議單以理駁詰俾遞詞知其所窮所籌尚為妥協著明誼等於
該公使開來議單內逐層指駁使其無可置辯總以恪遵前旨
適中定議方免日後流弊本日復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向
該國在京公使面議第空言難以折服其心明誼等於分界地
址相距較近似易措詞仍著該將軍等竭力剖辯但能挽回一

分。於國家即有一分之益。不可稍涉含混。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英國春間有在天津教練兵丁之舉。夏間又有滬閩教練兵丁之請。上月法國復有請派該國副將勒伯勒東帶兵防守甯波之照會。業經臣等歷次奏明。並疊致江蘇巡撫李鴻章通商大臣薛煥信函。屬以所練之兵。操演歸中國官弁統帶。進勦亦必聽中國號令指揮。方不致滋流弊等因。各在案。茲據李鴻章來函。大意以洋人練兵過費。且似調掣肘。恐將來尾大不掉等因。查該撫函內所稱上海練兵各情。外國人驕蹇性成。不遵約束。久在意計之中。臣等前致李鴻章函內詳

請以必由中國調遣為屬者蓋即有見於此臣等伏查練
兵之舉其始由於天津洋商議雇潮勇保護洋行當以潮
勇之害不可勝言若洋人教練究屬我兵猶為彼善於此
且上海洋人練兵業經在先儻中國不收為用洋人意在
保護洋行萬一髮賊句結辦理益形掣肘節將前項情形
據實瀝陳先後奏蒙
聖鑒准於天津各處陸續施行臣等深恐此件終有弊端是以隨
時體察情形力圖防維補救今查洋人教練我兵弊不於
演習之時弊實於臨敵指揮即為此軍之將儻易我國之
人為將又以素未諳習其法難以得手必欲兵將相習自

不得不暫用其人。洋人之驕蹇日形。實為勢所必至。則中國教演洋槍隊伍。練兵必先練將。實為此中緊要關鍵。試能練將。則將與兵聯為一氣。將來即用中國之將。統帶中國之兵。洋人暫為教演。止膺教習之任。並不分將帥之權。自不至日久弊生。臣等前與英國威妥瑪談及練將最關緊要。統帶不可久假外人。彼亦深以為然。足徵此說毫無疑義。惟是練將固要。而選將綦難。必須挑揀平日公正。能與士卒共甘苦。不至有剋扣錢糧等弊。方可令充是選。除伍長隊長等弁外。仍須品職較大武員。如參副將等官統之。所有兵弁等練習之勤惰。皆責成該員會同外國教練

之官。留心稽查。其有能
嬾惰。立即懲責。此即仿
通用之。況以中國之官。
洋人亦不至銳士。或先
無不可。現在凡有軍務
帶各營將弁。諒不乏人。
旨飭下沿海練兵各大臣。即於
善撫士卒之人。使之管
總司其事。務令兵將同
縱之權。而化把持之見。

不難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練兵必先練將。請飭沿海統兵大臣。悉心揀選一摺。逆賊竄擾東南。蔓延上海甯波等海口。官兵不能得力。暫假洋人訓練。以為自強之計。原以保衛地方。不至使洋人輕視。謂中國兵力不足恃。轉致視賊為重。業於天津上海等處。先後辦理。近來甯波亦已照辦。惟以洋人訓練。即以洋人統帶。是其既膺教習之任。並分將帥之權。日後徵調。必多掣肘。且兵少則不足以示強。兵多則餉需太鉅。莫若選擇員弁。令其學習外國兵法。去其所短。用其所長。於學成後自行訓練中國勇丁。則既可省費。亦不至授外國人以兵柄。

著曾國藩薛煥李鴻章左宗棠商酌於都司以下武弁中擇其才堪造就酌挑一二十員令其在上海甯波學習外國兵法以副參大員統之會同外國教練之官勤加訓練其練習勤惰即責成統帶之員留心稽查分別懲勸練成之後即令各該員弁轉傳兵勇以資得力如新練之將弁數月後得有成效即可將上海甯波等處學習外國兵法勇丁交其統帶不必再令外國人經管屆時即著曾國藩等迅速具奏以便飭知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再行撤去外國統帶之員以一事權白齊文所統常勝軍如或不聽調度即著李鴻章派令勇往知兵之鎮將接替廣東福建等省營伍久弛而廣州福州各海口必須仿照上

海等處學習洋人兵法。以免外國藉口於中國兵力難恃。不肯協力防禦。著文清。著齡。徐宗幹。穆克德訥。劉長佑。黃贊湯。於旗綠各營內。揀擇驍勇員弁。學習外國兵法。斷不可惜目前之小費。以致倉卒間不能悉心斟酌。為外國所把持。轉涉糜費。其中國內地兵丁。仍應飭令隨時訓練中國兵法。不可偏廢。至天津所練之兵。並著文煜。崇厚。仿照辦理。揀擇妥員。以備統帶。以上各口。除學習洋人兵法外。仍應認真學習洋人製造各項火器之法。務須得其密傳。能利攻禦。以為自強之計。

恭親王等又奏。查貴州提督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臣等前以該提督辦理此事。過於激烈。仍恐再有不法之事。是

以奏請將該提督量移他省。當奉
諭旨調赴四川聽候查辦在案。惟思該提督既已奉調赴川查辦。
即當令其迅離黔省。奈新任提督江忠義因有湖南軍務。
一時未能到任。田興恕不能卸事。查該提督係行伍出身。
性情麤率。不知大體。萬一又滋事端。殊多未便。臣等再四
公商。江忠義未到任之先。擬請
旨或令雲貴總督潘鐸暫行兼署。抑或令潘鐸於黔省鎮將中。揀
派妥員署理。以便田興恕卸任。迅赴四川聽候查辦。庶不
至久稽黔省。致生他事。至田興恕應行查辦事件。應請添
派潘鐸會同崇實辦理。並嗣後四川遇有關涉教民案件。即請專

交成都將軍崇實一人辦理。駱秉章毋庸會辦。以便專心

軍務。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田興恕起意陵辱教人。致毀天主堂。

並道員趙畏三等殺害習教人等。當經諭知崇實等派員查辦。

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田興恕迄不赴川。恐滋事端。請

飭催赴蜀。提督印務。暫交潘鐸兼署。或由潘鐸揀員署理。兼請

添派潘鐸會同查辦。並嗣後川省交涉教民案件。駱秉章毋庸

會辦等語。田興恕以年少武職。任性鹵莽。事所難保。據在京公

使哥士耆呈出黔省之教信函。所稱各情。於理未符。雖難免有

捏詞聳聽之處。第田興恕久不離黔。該教中人素多疑慮。必難

相安。潘鐸本係署理雲貴總督。現在張亮基既已赴滇。自可暫緩前進。即著將提督印務。暫行接管。並會同崇實將田興恕殺害教民各情。據實查辦。前已有旨。令江忠義署理貴州提督。恐一時尚難前進。如黔省軍務。仍形吃緊。潘鐸不克兼顧。即著於黔省鎮將中。擇其曉暢戎機者。派署提督篆務。以資攻勦。一面催令田興恕迅速赴川。毋再指延。致生他事。據法國公使哥士耆面述。田興恕殺害教民。係屬駱秉章主使。因不願該督會同查辦。駱秉章素顧大局。中外咸知。自抵川省。甄劾官員。不遺餘力。斷無主使田興恕殺害教民之事。必係宵小從中播弄。朝廷豈能為所蒙惑。惟該公使既有此言。嗣後川省關涉教民事件。

即著責成崇實妥辦。駱秉章著無庸管理。崇實係讀書明理之人。斷不可惑於宵小讒搆之言。經理稍失其平。致損國體。其有交涉地方事件。仍與駱秉章詳為酌度。崇實務當虛心熟商。斷不可師心自用。致負委任。駱秉章雖不同辦教民事件。第有關涉地方事務。該督仍應暗中幫同辦理。毋令崇實有所掣肘。現在上海交涉事件。即係李鴻章與薛煥暗中聯絡。不至意見參差。該督等即可照辦。總理衙門片一件。著鈔給閱看。

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勞崇光函稱。與赫德議定購買中號火輪船四隻。小號火輪船三隻。共需價銀六十五萬兩。月前赫德來京。據呈稱所購船廠。該國現已

開造。明春即可駛到中國。惟前議六十五萬兩。實屬不敷。經臣等商允照初議之數。添銀十五萬兩。共合銀八十萬兩。亦經奏明在案。伏查此次購買船礮。既據赫德呈稱明春可到。所有酌配將弁水手等事。自當趕籌。查上年曾國藩議覆臣等請購船礮摺內稱俟駛到安慶漢口時。商定奏辦等語。臣等思若俟該船駛到。再為商辦。誠恐一時選派。難得其人。轉致多延時日。且恐停泊日久。無人管帶。彼又自出主見。據為伊等保護口岸之計。不受中國調度。此等流弊。亦當豫防。是以臣等於上年議購船礮之初。即與赫德商及派兵等事。開出一單。惟前單係屬初議。且人數

亦覺太多。月前赫德來京。臣等以船已購定。復與商及赫德亦以為此事必須豫籌。旋據開單呈稱。接輪船七隻。應派總兵官一員。會同英國承辦船礮武官實納阿士本總理一切。另派武官七人。每船一人。督帶兵勇。其大輪船應用礮手水手各四十名。水師兵三十名。內十名專送藥綫。小輪船酌用其半。並稱船上當差甚苦。須用堅壯之人等語。臣等查赫德此次所開配派兵弁清單。比之上年所開之單。人數較減。尚為覈實。惟是否應如此配派。臣等於外國輪船。未經目睹。未敢遽以赫德之言為憑。曾國藩官文久轄南疆。於沿海沿江輪船形勢。必已熟見。將來該船駛

到。應如何酌配之處。自必位置得法。應請
旨飭下曾國藩。官文。相度機宜。參以林德之言。悉心籌酌。將應用
將弁兵丁水手礮手等人。於該船未到之先。一律配齊。一
俟駛到。即可上船演習。萬勿俟駛到後再議。致為外國所
據。至酌留外洋水手等人。多恐經費太鉅。少亦不足以資
教導。駕駛之法。應令曾國藩等於船到後。剴調總稅務司
等與英國承辦船礮武官實納阿士本。熟商妥辦。至曾國
藩前奏所稱購成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
繼而試造。不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國通行之物。可以勦
髮逆。可以勤遠略等語。實為思深慮遠之論。與臣等所謀

暗合。應請令曾國藩於船到後。即照所奏留心辦理。儻將來中國能於自造。則洋人不得據為獨得之奇。而破浪乘風。可以縱橫海上。亦自強之一道也。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外國船礮。明春可到。請飭豫派將弁水勇。以備演習。並請妥籌配派各摺片。

購買外國船礮。近以勦辦髮逆。遠以巡哨重洋。實長駕遠馭第一要務。曾國藩前次覆奏。有駛到安慶漢口時。商定奏辦之語。第俟該船駛到。再行商辦。誠恐一時選派。難得其人。且停泊過久。難保洋人不另出主見。流弊不可不防。現在既據赫德呈稱此項船礮。明春可到。其單內所稱輪船應派官兵。及礮手水手

水師等兵。並船上當差甚苦。須用健壯之人等語。雖較之上年所聞之單。尚為寬寬。惟是否應如此酌派。殊難懸揣。官文曾國藩久轄南疆。見聞較稔。著即相度機宜。參以赫德之言。悉心籌酌。將應用將弁兵丁水手礮手等人。於該船未到之先。一律配齊。俟輪船駛到。即可上船演習。免滋流弊。至酌留外國水手等人。多則經費太鉅。少則教導不敷。應如何辦理之處。並著屆時與稅務司等熟商妥辦。其赫德單內。有水手用山東人。礮手用湖南人。水師用八旗人之語。自係為膽氣壯實。及火器嫻熟起見。惟因地制宜。仍在官文曾國藩擇悉籌辦。務收實用。其應如何選派之處。即著迅速具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片各一件。

赫德呈單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赫德所呈清單

一應派總兵官一員。會同英國承辦船礮武員實納阿士本。管理各船一切事宜。

一應派武官七員。每船一員。管帶兵丁礮手水手等人。該員須選三十歲以內之人。如七員不敷管帶。隨時酌添

一大火輪船。應用礮手四十名。水手四十名。水師兵四十名。內十名專送藥綫。

一小輪船應用礮手十餘名。水手十餘名。水師兵十餘名。內酌用數名。專送藥綫。

一礮手水手水師兵應挑選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之人

一船上當差較苦所派之人務須堅壯今礮手擬用湖南人水手擬用山東人水師兵用八旗人以上等人應豫期選備俟輪船駛到即可上船演習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元年六月十六日軍機處交出湖廣總督官文奏籌議更定長江收稅章程分別辦理一摺奉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速議具奏單片併發欽此臣等查長江各口開埠以來始而英國巴夏禮在上海自定章程十款諸多未便繼而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國任

京公使往返商酌。改為長江章程十二款。並因未能深悉外省情形。於章程內聲明。如有窒礙。仍應隨時更改在案。彼時均因長江各口。尚未建立新關。是以進出口各稅。均令在上海徵收。分別撥還湖北江西二省應用。嗣緣上海防務緊急。未能分別撥解。而湖廣總督官文又因餉需不繼。在漢口建立新關。遂有長江各關自行收稅之請。並極稱前項章程。窒礙難行。屢請更予更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劄飭著總稅務司赫德趕緊赴楚商辦去後。嗣據官文奏稱。現與赫德更定長江事宜。及江漢關收正稅子口稅各章程。於防範走私漏稅諸弊。尚屬周妥等語。臣等查

與外國人議立章程原無朝更暮改之理惟前項章程官
文既以為窒礙難行而上海代徵之稅又未能照章撥解
自不能不准其另議官文原奏內有擬於七月初一日即
照新章試辦之語因於原摺奏
旨交議後當即照會英國覆議並催令迅速照覆俾漢口得以如
期開辦無如英國向以外省辦理洋務為不善一聞改章
各項條款均由外間酌議彼即種種設法枝梧不肯早日
定議嗣經與之再三辯論催令照覆始云俟赫德來京再
行商議正在籌辦間旋據通商大臣薛煥來咨以湖北原
議拖帶鹽船一條流弊不可勝言應行駁刪其餘各條亦

有應行商改之處。黏籤呈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更正。適赫德由廣東來京。臣等遂督飭司員與之詳加覈議。查官文原議長江通商統共章程十三條。內除第五條拖帶鹽船。應照薛煥所議。即行駁刪。第八九十等三條。均係各關自行辦理之事。無庸與英國覈議。其第十一十二十三等三條。查均係徵收子口稅之法。應另行覈議。其餘原定之第一至第四及第六七各條。又赫德另添一款。作為第二條。共定為長江通商統共章程七條。此七條章程。均止就官文原議。略加增減。而辦法較稱包括。詞意較為顯明。因又照會英法兩國覈議。茲據照覆內稱。章程七條。均可依

先。並將章程內擬請添改之處。黏籤送閱前來。查各條添改之處。有較之原議更稱切實者。亦有較之原議稍為從寬者。而大致於緊要關鍵。尚無出入。應即定議。飭令長江各關遵辦。惟是章程屢改。英國已嘖有煩言。此次因官文之請。改由長江各關自行收稅。已照該省所請。如能實心經理。自不至再有窒礙。再官文原奏。另有江漢九江兩關詳細章程一件。均與長江統共章程。大略相同。亦應由各關自行辦理。毋庸與英國公使再議。至官文原議章程內有徵收子口稅章程三條。現已摘出另給英國照會。俟照覆前來。再行飭令遵辦。謹將議定長江章程七條。鈔錄恭

呈

御覽。

御批。依議。

長江通商章程

第一條

凡有英商之船。在長江貿易者。止准在鎮江九江漢口三處貿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貨物。如違此例。由該關即將各該船貨均可入官。長江出口土貨。在以上三關出口。以及無免單之進口洋貨。未完半稅之進口土貨。到以上三關進口。均由各該江關查驗。自行徵收稅餉。按照條約已

開通商各口辦理一切事宜。

第二條

凡有英商之船。在長江貿易者。現擬分為兩項。其一由鎮江上江。暫做長江買賣之大洋船。以及各項划艇風篷船隻。其二由上海入江常做長江買賣之內江輪船。以上兩項船隻。在何口貿易。均照條約及該口章程辦理。如帶軍器火藥等件。應於上江時先將數目報明該關。由關在所給上江之照單內註明件數。查驗放行之後。查出該船私加其數。抑或在長江私將軍器火藥出賣。該船均可入官。

凡來往各船。如遇中國之巡查輪船欲行查驗。立即呈明

船牌各件。查驗放行。

第三條

大洋船之例。凡有英商之大洋船。以及划艇風蓬等項船隻。抵鎮江時。如在鎮江貿易。即在鎮江徵收稅鈔。若由鎮江再行上江前往九江漢口等處者。須由船主將船牌呈交鎮江領事官查收。並將艙口單呈鎮江關查驗。俟由領事官行文來關。方由關發給護照一紙。名為鎮江護照。內註明該船帶用兵器槍礮刀藥等件若干。水手多寡。並押載頓數以及國號。由關任便將船艙封固。派差押送。前往上江。該船抵九江。或上江。或下江。須由船主將其護照呈

關查驗。該船在九江漢口起下貨物。所有納稅一切事宜。均照該口章程辦理。俟回鎮江。須將護照給關註銷。由關查明稅鈔完清。各事均妥。方發給紅單。准領回船牌開船。出海下江時。派差押送至狼山。凡有船在鎮江以上。若該船無鎮江護照。並無中國之牌照者。由關查出。即將該船入官。

第四條

內江輪船之例。凡有英商之輪船。自上海常做長江買賣者。應請將船牌呈交上海領事官留署。由領事官轉請江海關給發輪船江照一紙。該江照以六箇月為限期。凡有

此江照者。即可照內江輪船之例。起下貨物。完納稅鈔。凡有江照之輪船。須在鎮江九江漢口輪流完納船鈔。輪船上江下江。皆由各該關住便隨時派差坐船同往押送。凡有江照之輪船。若有違背各口章程之事。除首次照例罰辦外。下次再違。即由關自行將該船江照作為廢紙。以後不准該船過鎮江。上江無江照之輪船抵鎮江者。若過鎮江上江。須照第三款大洋船划艇風篷等項船隻之例辦理。

第五條

凡有江照之輪船。裝載土貨。須由該商在裝貨口。先將正

半兩稅一併完清。方准裝貨。該貨抵上海。若在三箇月限內。復出口。前往外國。應由該商赴江海關請領執照。作為該貨已往外國之實據。將執照呈交九江關江漢關鎮江關。則可將該商所納復進口半稅。發給存票。以抵後日應完之稅。但欲往外之貨。抵上海之時。亦應報明。凡有此等輪船裝載別船所撥之貨。該貨在未撥之先。須照未撥之例完納稅餉。由關查明各進口稅完清。方准撥貨。

第六條

凡有洋商雇用內地船隻運貨者。除按照條約納稅外。仍令其照辛酉年暫定章程之例。呈據保單。請領執照。該船

到關。仍照例完納船料。如單貨不符。照保單內註明之銀數罰辦。俟江西肅清。即行停止。

第七條

凡大洋船輪船。及領有英國船牌之划艇風篷。並洋商雇用內地運貨等船。由出口之關給發總單。至所過通商之口。如起卸貨物。即由該船主將其總單呈關查驗。方准起貨。

以上各章程。日後如有窒礙難行之處。應隨時覈議。以歸安善。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與總稅務司赫德。議定前項章程七

條。即經照會英國。詎英國覆有照會。於前項七條。不置可否。轉於此七條外。另請於安慶蕪湖大通三處。准令該國商人輪船裝載茶葉。並言所請三處中國如不准行。即前項所議七條。該國亦不能遽定。臣等當以該國語多挾制。極力駁斥。告以前項七條。係屬奉

旨交議。並應覆奏完結。即或因和好之故。別有商量。亦須將前件辦清。其餘再作商議。臣等一面駁詰。一面即將照會發還。數日以來。再三辯難。始覆有照會。先將前項七條允准。三日後復將所請安慶等三處准裝茶葉之議。照會前來。臣等當以此件是否可行。應由沿江各督撫察看情形覆辦。

非都中所能懸揣等因繳覆已由臣衙門照鈔原文分咨
沿江督撫確切查明覆到再行覈辦
御批知道了
英國照會
為另行照覆事前准貴親王來文並黏鈔錄新議大江章
程七條本大臣當將數字稍為更易即以其餘均已依允
尚有良法實為頗與稅餉有益庶得賠補英商虧缺即日
另應備文細陳等情照覆在案茲查徽浙兩省交界一帶
地方所產茶葉素為洋商多喜承買運滬出洋惟因髮賊
前將常蘇杭各府所屬自北而南大為擾亂今該商欲由

內河陸路仍運茶貨非被賊匪全行攔阻即被勒索銀錢無限方能前進似此逆匪得以接濟是於中國善政有礙茶價因而擡高亦與商本大不相宜乃通商舊制不可復行商民必致設法別開新途素習如此江禁既解各國船隻不畏賊擾隨時往來徵省茶葉每自內地運往安慶蕪湖大通三處洋船下江隨到隨裝由滬運貨出洋又聞各該府縣毫無禁止想係地方官深悉百姓貿易興隆為此准允洋船裝貨前往茲新定章程以洋船抵准到漢口九江兩處起卸貨物惟因髮賊尚在金陵盤踞非外國之船不能行走可見前引該三處貿易嗣為新章未免停止本

大臣之見。舊路梗塞。自宜暫開別路為要。貴親王若能同意合心。果有良法。一則體恤商民之難。一亦合乎法度之準。貴親王諒無不願通融辦理。蓋因安慶蕪湖大通三處地方。今已平靜。英商到彼販買土茶。本為條約明文所准。祇因暫且不能直達上海。勢必使運江邊就近口岸。方能下船運赴上海出洋。若謂運貨下滬。何不准內地船隻。其故要因金陵一日未能克復。內地船隻。一日不能保全。前已明言。是以所議暫將該三處獨准輪船先行裝貨。總非仿照九江漢口等處一律通商之理。更非概准無論何項船隻均得在彼買貨。但因時勢誠為關礙。土貨難以前運。

為此暫行變通設法。既與商賈解難。亦與制度無乖。僅以
專准各國輪船。不准別船駛進。即各該船亦應或在漢口
或在九江。先請各關發給專照。俾得土貨易於查驗。正半
稅餉。咸得保其清完。若此辦理。除
國課毫無虧減外。於大江通和甚有裨益。希貴親王查照從
權允准。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徽浙兩省交界所產茶葉
素為洋商所喜。茲新定章程。以洋船止准到漢口九江兩
處起卸貨物。惟因髮賊尚在金陵盤踞。非外國船不能行

走。若能體恤商民。通融辦理。暫將安慶蕪湖大通三處。獨准輪船前往裝貨。總非仿照九江漢口等處通商之例。並不准別項船隻均得在彼買賣。各該輪船或由漢口。或在九江。先請該關發給專照。俾得土貨易於查驗。正半稅餉。咸得保其清完等因前來。本爵查安慶蕪湖大通三處通商。原係約所不載。未便遽行開端。惟查長江發逆未平。若不暫行通融辦理。亦無以示體恤商民之至意。本爵現已將貴大臣照會內所開暫准輪船前往。其餘各船。均不准前往。應由漢口九江各關給發專照。正半稅餉照章完納。俟金陵賊匪平靖。即行停止。仍照條約辦理。彼此均有利

益之處。行文兩江總督安徽巡撫查明。迅速咨覆。該督撫等均係實心任事之人。如果查係有利無弊。諒無不允行之理。除俟該督撫咨覆後。再行照會貴大臣議定外。相應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十月辛巳。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臺准督臣曾國藩咨函以大股援賊。麕集金陵。攻撲官軍濠壘。危險萬狀。請派記名總兵程學啟一軍。暫棄青浦。雇坐輪船。趕赴金陵援勦等語。曾國藩發函時。尚未知嘉定克復。程學啟已調紫黃渡前敵。賊現在十餘萬。由崑太水陸並進。程學啟督所部二千。晝夜搏戰十餘日。臣處各軍。赴救不遑。若令程學啟

達去賊眾深入松滬更危惟查有三品頂帶白齊文接管
華爾常勝軍此次攻克嘉定頗資其力該軍四千餘人打
仗向稱奮勇所有西洋礮大礮各利器購備風多施放亦
便自有輪船數隻再添雇數隻可敷行駛臣已飭派署藩
司蘇松太道吳煦前蘇松糧道楊坊督同白齊文趕緊籌
措行裝駛往金陵協力援應其抵該處應如何會合攻勦
由督臣曾國藩飭吳煦楊坊轉飭白齊文遵照當可得
力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派員督帶常勝軍赴金陵金陵
援賊麕集攻撲官軍營壘相持日久廑念時深李鴻章飭吳煦

楊坊督帶白齊文接管華爾之常勝一軍洋槍隊四千餘人添備船隻駛往援應可資得力白齊文以外國人隸歸中國出力勦賊亦具真心此軍到金陵後曾國藩即督飭曹國荃等善為籠絡駕馭既可用其力以勦賊亦可使觀吾軍師律之盛以折其心吳煦楊坊二員向與此軍相習李鴻章令其督同前往最為合宜並飭令該二員妥為督帶奮勉立功

伊犂將軍常清奏遵接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咨鈔具奏摺片各稟內稱現與俄國分界使臣連次會議不能定局請

旨飭下伊犂將軍督同委員等覆查等因自應揀派妥員再往查

勘。以憑按圖定議。伏查俄國邊境頭人。現在伊犂卡外附近地方游駐靡定。今派員再往履勘。儻遇該國兵隊。仍肆橫強。照前攔阻。既不便與之爭競。搆釁釁端。若任令攔回。不但空勞往返。兼恐耽延貽誤。關繫非輕。查原奏內稱俄國使臣曾言必須兩國復派委員會同畫圖。再行定議等語。是此次查勘邊界。應與俄國所派委員會同前往。藉可隨勘隨議。奴才再四熟籌。若由伊犂派員徑行出卡。既難與俄國委員約同會勘。尤恐其中另生枝節。現由奴才飛咨明誼等就近飭派委員哈布齊賢。會同俄國委員。由塔爾巴哈台迅即起程。前赴該處。詳細勘明。繪具圖說。奴才檄飭上

次添派之總管德格都富珠爾泰等屆時分赴各處協同
辦理儻俄國另員未能偕往或哈布齊賢不克分身須由
伊犂另行揀派即令商明俄國使臣務將伊犂卡外兵隊
撤回免致委員前往沿途復有阻滯貽誤事機至邊
境大事何處可以議分自非該委員所敢專擅且查原奏
業經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俄國住京使臣詳議應俟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奉
諭旨行知示覆到日由明誼等欽遵妥議辦理再原奏內稱曾向
俄國使臣言及勒布什邊界自乾隆年間立有石碣現在

尚存。並伊犂塔爾巴哈台每年派出官兵。均在此界會哨一節。該匪蘇勒官雜哈勞遂大言此界係你們伊犂將軍私行偷立。真乃小人之行等語。查雜哈勞於本年夏改令該國邊境頭人。擅在伊犂卡外附近地方。興兵立卡。甚至肆行搶掠。堵逞橫强。本屬形跡昭彰。無可抵賴。前會議時。自應將雜哈勞前次情節。向該使臣縷晰理論。藉以折服其心。而箝制其口。乃雜哈勞種種不法。在我方示涵容。未嘗出一語以相詰問。而雜哈勞詐張為幻。顛倒是非。膽敢出言無狀。以中國邊疆大吏。而任聽夷酋肆口謗訕。殊於

國家大體。似覺非宜。且談論如係閒言。不與計較。已屬不可。況雜哈勞於會議時。妄指勒布什石碣邊界。捏稱伊犂將軍私行偷立等語。是其荒誕之說。有關邊界事宜。並非閒言可比。今乃一味包荒。置弗與較。竊恐俄人日侈。毫無忌憚。可否請

旨並飭明誼等督同委員。再與俄國使臣會議時。儻雜哈勞從中作祟。仍有橫逆之言。因不必口舌爭。激成邊釁。亦不可隱忍遷就。益長刁風。務令剛柔並用。折服此虜。期於

國體邊防。兩無妨礙。方為妥協。

御批。覽奏均悉。前已有旨責成明誼等遵照疊次寄諭。妥協辦理。

務於國體邊防。兩無妨礙。以定疆圉而維大局。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以田興恕貴州

教民一案。日久未結。因崇實素為洋人信服。請由崇實辦

理。駱秉章毋庸會辦。業經奏蒙

聖鑒在案。惟法國公使哥士耆。以未奉

上諭。其意未肯深信。合無仰懇明降

諭旨。所有四川貴州兩省教民案件。統交成都將軍崇實秉公妥

辦。駱秉章毋庸會同辦理。以專責成。再前任兩廣總督勞

崇光。亦係原奉

派辦貴州案件之員。今兩廣總督業經另

簡有人應請
飭下勞崇光著即馳驛前往貴州查辦事件
諭內閣四川貴州兩省教民案件均著交成都將軍崇實東公辦
理駱秉章著毋庸會辦以專責成
又
諭勞崇光著仍以頭品頂帶馳驛前往貴州查辦事件劉長佑未
到任以前兩廣總督著晏端書暫行署理
恭親王等又奏兩廣督臣勞崇光因案降調初奉
諭旨之時英國參贊威妥瑪不勝嗟詠並稱新總督未知能否照
舊現在英國幫助中國防勦之軍祇有暫行停止等因又

據法國公使哥士耆以勞崇光尚能不惜資財訓練兵丁保護省城今竟因案降調深為惋惜茲復據英國公使卜魯士照會以廣東一口前任總督勞崇光已有定議並劄該國廣東領事內稱前任勞總督如願練兵該領事仍當與之會辦等情查該國於前任督臣勞崇光諄諄稱道至再至三臣等推其意不過因勞崇光從前初到廣東挺身入城欽其膽略平素與之推誠辦事深為相信故於該前督臣去任一事嘵嘵不已意在乞留又不敢明述其意臣等當告以新任總督劉長佑亦係實心任事之人於辦理地方及外國一切事宜自必認真經畫不致稍存膜視該

公使等尚無他說。誠以中國用人之權。非外國所能參預。是以與之反覆辯論。力為杜絕。惟查卜魯士照會內稱廣東一口。前任總督已有定議。可以如何保守省城。新總督於操兵等事。未能豫知其意。萬一另有主意。自不欲按照前議等因。臣等查外國教演中國兵丁。原欲借中國兵力保衛通商口岸。以省該國防兵之費。一面仍以幫助中國表其見好之意。即中國令外國練兵。亦緣意在自強。並隱杜其暗與賊匪句結。初非以整軍經武之務。全行倚仗外國之人。今英國既有新任儻不能照舊。即不復共事之意。應請

旨飭下劉長佑妥為聯絡。務以誠信相與。使之佩服。萬不可稍存
大意。致令反為賊用。是為至要。至所稱官政失宜。旗兵漸
亂各節。是否屬實。並請
飭下該督撫及廣州將軍悉心籌酌。消患未萌。毋得以並無其事
一奏。含糊了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勞崇光前往
貴州查辦事件。暨請飭劉長佑與各外國妥為聯絡。消患未萌
各等語。本日業經明降諭旨。令勞崇光仍以頭品頂帶馳驛前
往貴州查辦事件矣。前以田興恕在貴州殺害教民一案。曾經
疊次寄諭崇實勞崇光駱秉章密查據實具奏。此案日久未結。

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復經奏明崇實素為洋人信服。請將此案即由崇實辦理。以專責成。猶恐法國公使哥士耆以未奉明諭為疑。並因其有自往辦理之語。是以本日復明降諭旨宣示。所有四川貴州兩省教民案件。統交崇實東公覈辦。駱秉章無庸會辦。以釋其疑。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前據哥士耆所求。不過發給埋葬銀兩。及賠償所毀教堂。為數無多。如照所求辦理。足令外國人帖服。黔省士民。亦可不至憤激。乃田興恕復行肆殺外國之人。以致哥士耆嘵嘵不已。且復藉詞於駱秉章縱容田興恕。愈滋疑忌。勞崇光接奉此旨。著即起日由粵前往貴州。將此案會同崇實妥為辦理。如能仍照前議。俾教民帖服。地方

亦可相安無事。因屬妥善。即情形或有更易。不能拘守前說。該前督更事最久。沈毅有為。亦必能設法調處得宜也。勞崇光初到廣東。即能挺身入城。外國人欽其膽略。平素與各外國交涉事件。亦能推誠相與。故該公使等頗深悅服。於新任總督劉長佑。有未知能否照舊等語。其情似涉疑慮。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劉長佑亦係實心任事之人。於辦理地方一切事宜。自必認真經畫。不至稍存膜視。該公使等尚無他說。劉長佑於到任後。務於廣東交涉外國各事件。妥為聯絡。誠信相與。使之佩服。萬不可稍涉大意。致令反為賊用。黃贊湯業已由京赴粵。劉長佑將廣西軍務妥為交代。迅即起程。抵任後均即妥商辦

理。並著岑崇光將一切機宜。與各外國如何定議訓練兵丁保護省城未竟各事宜。告之劉長佑黃贊湯。以便接辦。如劉長佑黃贊湯等。到任尚需時日。即行詳悉告知晏端書。先行照辦。俾外國人於該前督去任後。仍如在任時之誠心幫助。方為妥善。惟貴州擅殺教民一案。關繫緊要。黔省距粵較遠。崇實務即將此案速為了結。並須設法先令田興恕迅離黔省。以免再生事端。勞崇光接奉此旨。亦即前赴該省。毋稍遲誤。至該公使等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內。有廣東省官政失宜。賊匪欲占省城。及旗兵亦有漸亂之勢等語。是否屬實。著劉長佑黃贊湯。及穆克德訥等。悉心查察。消患未萌。毋得以並無其事一奏。含糊

了事。旗營為穆克德訥專管。是否果因糧餉虧缺。及該將軍等平時撫馭失宜。致有不服之事。毋許稍有隱匿。致滋事端。粵省河南地方。有匪首黃金龍等聚眾謀逆。前據勞崇光奏已訪拏悉數正法。辦理極為妥速。當經寄諭該前督。以其餘黨必多。恐與高州等處匪徒暗地勾連。務於省城內外嚴密布置。並添調戰船。妥為防範。該公使等所稱賊匪欲占省城。是否即係此事。抑或另有匪黨潛謀滋事。該將軍督撫等務須確實查明。妥速備禦。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廣東省城滋事。該省各官與領事官羅商請可

否調令英國水陸各軍相幫平亂等情前來。查城中敵愾。本國自未便攘臂相助。至於外賊欲攻省城。地方官先能訓卒勵兵。一臻妥善。方有使我軍相幫之理。粵城早能設法練兵守城。則河面之勢。我船亦能相幫代守。惟現住中華之本國水陸各軍。均不甚多。

貴國若無訓練之軍。我軍欲將上海廣東一併防守。力實不能兼顧。各處鄉勇。任意擾亂小民。俟賊匪臨到之際。紛行潰散。實為枉費錢糧。嗣後無庸仍招鄉勇。務要精兵。數不在多。通商各口。自易防守。現惟上海一處。有足兵之形。其餘各口。均未舉行。即如甯波一口。哈總兵屢言現因已練

之兵。其數較少。總宜增添為要。乃該新道台毫不允從。仍執成見。招募鄉勇。廣東一口。前任總督勞已有定議。可以如何保守省城。而新總督於操兵各等事件。未能豫知其意。不日到任。萬一另有主見。自不欲按照前議。據該領事官詳報前來。本大臣酌定劄覆。鈔錄貴親王查照。

英國劄文

為劄行廣東領事官遵照辦理事。今據該領事官詳報。聞有賊匪欲占粵城。旗兵亦有漸亂之勢各節。查該省城垣。與本國商局。並不大為關繫。本國理無自任防守之責。本大臣屢請京中各大臣設法防堵。不能全心依議。今日城

垣難保之故。或者亦由於此。且新任總督初辦外務。其如何用意。殊難逆料。英j各行。皆在河南。本大臣之見。僅須先將河南保守為要。人稱城內旗兵。近有擾動。此本國更不能預聞之事。駐防旗兵。因糧餉有虧。以致不服。本大臣無庸查問。惟官政失宜。甚致旗兵漸生異心。則外國軍兵。雖欲代中國守城。實亦難乎為力。本國水陸各軍。不便調令防城。至於前任總督勞如誠願練兵。該領事官仍當與該大臣會議。設法措辦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據庫倫辦事大臣特克慎。派員將俄國續進鳥槍八千零四桿。又未經上齊備用鳥槍十桿。銅礮二

尊。炸子火箭五百枝。並應用零星物件。陸續解送到京。當經臣等知照外火器營驗收。旋據該營咨覆。業已如數收明。臣恆祺於九月十六日親赴該營驗收。此次解到槍礮。較之春間所進。微覺不及。然比之中國所造。已屬精利。臣等查俄國呈進槍礮原報之數。係槍一萬桿。礮八尊。炸子火箭五百枝。茲合春間解到槍礮及現在解到槍礮火箭之數計之。業已一律到齊。

御批。知道了。

戊子。察哈爾都統慶昀。副都統廉至奏。本年九月二十三日。據張家口市圓祥發永字號鋪民趙中嶽稟稱。賣給俄

商萬聶爾品武彝茶二千箱。理合稟明。以便俄商載運出關。其應交每箱釐捐銀二錢。情願如數呈交等語。當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到續定俄國陸路通商章程。內載有在張家口販買土貨明文。自應批准。以順商情。交出茶釐。亦與奏定票釐章程中百分抽一之數符合。惟事關國帑。必應明定考查。方期日久無弊。當經飭司傳知市圈值年保正等。自此為始。嗣後該行凡有賣給俄商茶斤者。不論麤細。即照前定按票抽釐章程。均令該鋪先行報知該值年保正。由值年保正等開具報帖。加用戳記。聲明某字號賣給俄商某人何項茶斤若干箱。應抽釐銀若干兩。赴

司呈遞。並令某鋪所賣印明某鋪戳記。以便出關時分別
按箱查驗放行。每年造冊請領理藩院茶票時。另行添造
一冊。咨送理藩院備覈。用昭謹慎。
御批。該衙門議奏。
辛卯。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據浙江甯紹台道史致諤稟
稱。甯郡綠頭勇。即常勝軍。向歸副將華爾統帶。初止有二
百名。陸續增至一千二百名。華爾陣亡後。歸法思爾德管
帶。又經該兵頭馬惇科克等自行添募至一千九百名。並
未隨時照會。其中多係本籍無賴之人。屢次滋事。該道及
該統帶屢行出示嚴禁。而各勇狃於積習。不能遵依。九月

十二日。該道因公出城。有綠頭勇二人。於轎後喧鬧。不服約束。當即帶回責處。旋赴善後局發餉未回。突有綠頭勇數百名。喧呼闖入大堂內。將門窗什物打毀。並將存庫關稅茶稅銀兩。助餉局之捐銀捐錄。及委員董事人等衣物全行搶去。當即照會該兵頭前來彈壓。直至夜分始散。十三日該道會同英國總兵哈樂德克及領事稅務司等嚴密查辦。經哈總兵帶外國兵入城。秉公處斷。拏得曹良法等七名。訊明係曹得良陳文炳二名為首。立即正法示眾。至搶去稅銀六千餘兩。捐洋二千餘圓。錢八百千文。及衣物一切。均無從究追。哈總兵議明。按月在該勇口糧內扣

還歸款。應請就此完案等情具稟前來。臣聞之不勝駭異。查該勇本係中國人民。其口糧亦由中國發給。僅歸外國人統帶。乃敢依勢肆行。藐法已極。現在甯郡軍務稍鬆。法思爾德所帶常勝軍。本歸蘇松太道吳煦。前蘇松糧儲道楊坊統帶。應令撤回松江。嚴申紀律。飭將約束不嚴之外國弁目即行斥逐。其駐守甯郡者。止准選留一千名。交史致諤節制調遣。如再有不法。准其盡法懲辦。其搶去稅銀捐項。扣抵該軍口糧。餘勇即責成楊坊妥為遣散。理合會同通商大臣臣薛煥附片具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甯波緣頭勇滋事。搶掠存庫銀

錢等物。已經該撫將為首之曹得良等審明正法。所搶銀錢。於該勇口糧內扣還歸款。甯郡選留一千名。交史致諤節制。其餘撤回松江。嚴加管束。外國弁目。即行斥逐。所籌尚為妥協。惟外國弁目。本係不安分之人。非中國勇丁可比。恐斥退後與賊勾通。或投入賊巢。均難豫料。著薛煥剴知該領事官。將遣散弁目嚴為鈐制。或帶令回國。以免別滋事端。前經寄諭李鴻章等。謂練兵不如選將。正慮及洋槍勇隊。不服中國營兵官鈐束。遇有事端。辦理殊多掣肘。此次果有不法情事。著李鴻章即遵前旨。妥籌選將之法。統帶洋槍勇隊。以資得力。現在甯郡已派秦如虎署理提督。該總兵本有管帶之軍數千名。其留駐該郡之常

勝軍一千名。尚可酌量遣散。以節餉需。

甲午。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查

上海所練常勝一軍。自副將華爾戰歿後。亟須妥籌接帶

之人。英國欲派兵頭接管。誠如

聖諭。殊多窒礙。臣鴻章前據英國提督何伯面保華爾部將白齊

文材勇可任。毋庸由英國派員接管。且毋庸令法思爾德

會帶等語。已於閏八月二十三日陳奏在案。白齊文。法思

爾德。均係美理駕國人。法思爾德。夏間在青浦被賊擄去

復歸。現在會帶之說既寢。可無庸議。白齊文既據蘇松太

道吳煦極力保薦。復經英國提督何伯推誠相屬。此外又

驟無可任之人。祇得暫交接管。其能否勝任以及就我範圍之處。一時難窺底蘊。仍應隨時察看。至華爾之在中華。係吳照受丁憂蘇松糧道楊坊力薦。任以教練兵勇之事。是以臣煥前在巡撫任內。奏明將常勝軍飭令吳照暫帶楊坊會同華爾管帶。其統率之任。本歸中國大員。臣鴻章復經檄飭署江南提標中營參將李恆嵩協同管束。現以白齊文接帶此軍。所有調遣鈐制一切事宜。應仍責成吳照楊坊轉飭遵照。不准原為力保之人置身事外。儻有違令犯科一切情弊。亦惟吳照楊坊是問。李恆嵩協同管束。亦令暗中稽查。俟久與相習。再行酌辦。又此軍臣煥前奏

約計共三千人。旋即交卸撫篆。迨閏八月臣鴻章接據吳煦稟報。除前調赴甯波之外。留松江者四千五百餘人。面詢其故。則以華爾自行添募為詞。查華爾初練僅數百人。實稱勁旅。嗣經逐次加增。則技藝不能盡精。習氣亦漸獷悍。茲飭吳煦等督率認真操練鈐束。並就現存實數截止。不准再行增添。儻或不能得力。應如臣鴻章前奏。即將人數口糧。酌量裁減。儻再任意添募。或有不遵調遣約束之處。應將吳煦楊坊奏參治罪。再查法蘭西公使。願將該國兵官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聽受節制。帶兵防守甯波。總理衙門與之定議。奏奉

諭旨飭辦。查閱總理衙門原片聲明兵力不敷。從權辦理緣由。是
將來浙江撫臣左宗棠一經克復金華。兵力足顧甯波一
帶。即應察看情形。遵
旨將勒伯勒東撤回法國。所有現給該兵官劄付。臣等公同籌議。
應由左宗棠數後。以一事權而資控制。惟該撫臣駐師龍
游。劄付未到甯波之前。應由甯紹台道史致諤體察情形。
先行給予簡要渾融照會一件。並將所練中國兵丁一千
五百名。應給餉項。即行按照舊章支放。當經臣等分別咨
會左宗棠暨密劄史致諤彙辦。並因法國原照會內。有甯
紹紳士公呈甯波道移知上海道。轉請法國即派勒伯勒

東前赴甯郡籌防之語。復經劄飭蘇松太道吳煦查覆去後。旋據詳稱該道衙門。並未接准甯紹台道移文。適勒伯勒東從甯波來滬。該道傳來面詢。據稱前在甯波。經已革甯紹台道張景渠及甯波紹興紳士託為招募教練。屢次出力。曾自行函致法國住京公使。情願暫離本國水師參將。權受中國職任。至張景渠照會及甯紹紳士公呈。皆係遞交法國住紮上海領事伊攄霖辦。並未移知蘇松太道等情。又准伊擔函送張景渠照會及甯紹紳士公呈。並勒伯勒東一稟。由該道吳煦鈔錄申覆前來。臣等會查勒伯勒東所稟詞句格式。均似中國公牘。當有華人為之潤飾。

內稱十年為期。及遵換服色兩層。均為住京公使照會所無。此事係由總理衙門與公使定議。應以都中照會為據。其更換服色一節。似可無庸深論。臣鴻章現復劄飭勒伯勒東前往甯波。聽候甯紹台道轉稟浙江巡撫覈給劄付。並聽巡撫關道節制調遣。業經遵

旨密飭史致諤。於勒伯勒東所領之軍。及甯郡兵勇賞功罰罪。稟報戰守。均須秉公覈實。支放錢糧。不得絲毫扣減浮冒。如遇該兵官籌商防務。果能深合機宜。務即和衷共濟。以保巖疆。至法國照會所稱之立參將卽買忒助。前在餘姚與廣東猶豐。中外官民。皆咎其乖張任性。住京公使謂可以

仍回上海。雖不肯明言其非。實已自知理絀。甯波艇船弁勇。先為買忒肋激變。現經史致諤與布興有陸續招回。外國人亦相安無事。仍責令史致諤妥為調處約束。華爾舊屬弁目。近在甯波有刦搶官署之案。業經英國總兵哈樂德克從旁懲處。臣鴻章復嚴劄吳煦。楊坊將法思爾德所帶常勝軍撤調回滬。申明紀律。其駐守甯波之二千餘人。止准選留一千名。交史致諤節制調遣。餘均飭楊坊妥為遣散。

薛煥等又奏。臣等欽奉寄

諭。洋人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微露其詞等因欽此。伏查副將

華爾雖稱頗練版圖。迄未薙髮易服。未免辜負疊次
恩施。又意在牟利侵權。殊難繩以法度。且以洋人攻練中土。有功
必賞。有罪難誅。前因吳煦力保其傾心向化。又稱其勇往
邁常。迫以時勢之阽危。臣等不得已據情具奏。仍隨時隨
事加以防閑。今華爾戰歿慈溪。捐軀可憫。誠如
聖訓。自應獎卹優加。既衛以大節而無虧。即無庸追數生前之過。
惟洋人習於本國衣冠。不樂更易中華法服。正不必強以
所難。此後通商海口練兵。如有不能驟磨洋人之處。或但
令聽受節制。不必虛假冠裳。或雇令充作教師。不必寄名
版籍。因其舊俗。與為羈縻。庶幾流弊漸冀減少。至洋人欲

為華爾豐碑高冢。表揚事蹟。或其國俗如是。容臣等酌度
辦理。
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
署理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
寄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一道。並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現派兵船助勦。請
旨飭下妥籌辦理緣由原摺。暨俄國照會給閱。又由總理衙門鈔
錄原奏密片二件函寄前來。伏查洋兵擊賊。進退自由。節
次議奏英法二國助勦案內。臣國藩慮及洋人不聽禁阻。
臣煥憂其止之無術。臣鴻章謂其難與強合。良以外國性

與人殊。初非勸之能行。亦非辭之能止也。上海進口俄羅斯船隻甚稀。伊國性情如何。未能驟悉底蘊。惟其都會跨居歐羅巴部落。或氣習不甚相殊。美法在上海甯波勦賊。未始不為自衛貲財起見。而流弊在所不免。俄國亦復派兵來助。且詞氣圓融。又不受雇價。以異域殊方之眾。忽為同仇。偕作之師。固未便過於猜疑。亦不敢遽行深信。彷據蘇松太道吳煦稟報。俄國現有兵船二隻。尚在下海埔外洋面寄碇。未知兵數若干。該國水師提督頗頗福尚未抵滬。臣煥臣鴻章俟其來到。即當遵

旨與之面晤籌商。臣等查閱該國住京公使巴留捷克原遞照會。

係因賊匪窺伺上海甯波海口。是以該國派兵前來助勦。竊查上海甯波。均屬通商海口。本不能禁洋兵出入。英法二國。業經有兵助勦。俄國既稱已派兵來。恐未必自行中止。頗頗福到後。似應令即在上海甯波。與英法二國合力辦理。與已留捷克所請。亦屬相符。其果否艇就於我。容再隨時察看密奏。至入江助守。似不相宜。若令稽查各國洋船。在彼未必肯為中華而市怨於鄰邦。在我又恐因信俄人而啟嫌於他國。誠如

聖慮。不無窒礙難行之處。又溯查蘇常太倉淪陷以來。兩年有餘。已經水陸將士力固江北藩籬。良由統兵大員本有專責。

況自安慶克復以後。長江上下肅清數千里。揚防一軍。兵力有餘。上游兵部侍郎彭玉麟等所統戰艦。又與瓜鎮以下水師。聲息相通。是杜截南岸逆匪竄渡。以保北岸青脉腹地。江甯將軍都興阿黃廣鎮總兵黃彬。更當督率將士。盡力籌辦。上慰宵旰憂廑。臣等所竊慮者。轉在俄國提督。或以帶兵入江為請。臣等必當婉言阻止。儻竟堅不聽從。萬不得已。亦惟有與之約定。但許泊防現已通商之鎮江口岸。毋庸駛至未經開市之沿江地方。如果該兵官能如巴留捷克所稱。無不遵從。良足為幸。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等奏遵籌派員接管常勝軍及優卹華爾各情並曾國藩等遵籌俄國兵船助勦各摺片所籌均尚妥協常勝一軍現據吳煦力薦白齊文材勇可任已交其接管將來能否勝任及是否就我範圍即著薛煥等隨時察看酌量辦理薛煥等現派李恒嵩協同管束閒該副將尚能與之相處即著傳諭李恒嵩令其留心稽察如與該勇丁熟習後足以獨力鈐制不妨密行稟聞聽候李鴻章酌辦現在調遣鈐制事宜即責成吳煦楊坊等轉飭遵照不准稍涉接部華爾所部本係數百名現留松江者已有四千五百餘人之多習氣漸形獷悍吳煦等不為限制聽其自行添募實屬漫無主見即著嚴飭吳

煦楊坊將現存實數載此止准陸續設法裁汰疲弱斷不准再
行添募儻不能得力應如何裁撤即著薛煥李鴻章隨時妥辦
不許稍存遷就吳煦楊坊經理此事未能慎終圖始嗣後若再
有增添及不遵調度約束之處即著將該道等嚴參治罪其在
甯滋事之法思爾德所帶勇丁現雖調回滬防申明紀律恐此
輩獷悍性成難免掣肘之處著薛煥等酌量如可裁撤即責成
吳煦等妥為遣散勒伯勒東防守甯波原係一時權宜之計全
華克復以後兵力足以兼顧即應撤回該副將東內所稱遵撫
服色即可毋庸置議至十年為期既係東內自擬之詞即不必
以此為限著左宗棠給與劄付聽歸節制並著傳諭勒伯勒專

現經總理衙門與在京公使議明。該副將既受中國節制。在中國相待。自應一視同仁。毋稍偏倚。若有違犯法令。即照中國之法治罪。使其知所畏服。不至漸生驕志。並密飭史致諤暗中稽查。止准缺額。不准於一千五百人之外添募一名。以防流弊。勒伯勒東既兼歸甯紹台道節制。則史致諤給與照會。亦應稍存體制。以崇事權。至所稱華爾陣亡。洋人欲為豎碑高家各情。著薛煥等酌度辦理。所稱嗣後通商海口練兵。如或不能驟廢洋人。但令聽受節制。不必虛假冠裳。或雇令充作教師。不必寄名版籍。所奏甚是。即著照議辦理。俄國兵船助勦之議。本係事非得已。曾國藩等擬令在上海甯波防守。不令入江。所慮極遠。即

著於頗頗福到後會商辦理諒該兵目不至十分倔强如必欲
入江即令其在鎮江停泊不准移至他處以示限制李鴻章前
奏派白齊文管帶常勝軍赴金陵援勦現在諒已早到是否得
力並著曾國藩查明具奏至外國人喜於探聽消息一切交涉
外國事件寄諭稍有洩漏即據為口實生出無數事端該大臣
等均能密之又密甚為欣慰不可稍涉大意
辛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接據法國公使哥士耆
照會內稱宛平縣桑峪村教民張成善前於道光八年六
月被人呈控經部議定擬流罪九年三月發配山西安邑
縣同時發配七人其六人已故止存張成善在配至今三

十三年。年已八十七歲。懇請釋回等因前來。當經臣衙門
行文刑部。將全案鈔錄前來。查原奏內稱張成善等七人。
均曾習天主教。先後改悔。道光八年三月間。張成善家有
喪事。照舊用教中音樂。被獲帶案。審悉前情。經順天府府
尹奏經刑部擬以杖一百。流二千里。奉
旨允准在案。臣等查從前天主教犯例禁綦嚴。張成善一案。係奉
旨詳查成案酌中另擬罪名之犯。現在天主教業已弛禁。臣等細
閱原案。該犯實係改悔後因仍用舊時教中音樂。並未聲
明別項不法情事。且年逾八十。在配多年。屢經
恩詔。尚未赦還。既據法國公使哥士耆懇請覆辦前來。應請

飭下刑部覈議施行。

御批依議。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接據本國主教呈稱。現據宛平縣桑峪村教民張加斯東稱。伊祖張成善。前於道光八年六月。被人呈控。經部議定擬流罪。九年三月。發配到山西解州之安邑縣。同時發配七人。其六人已故。止存伊祖在配。至今三十三年。年已八十七歲。懇請辦理釋回等情。本大臣查

貴國新例。於習教一事。已經按約弛禁。

貴國
皇太后
大皇帝覆幬教民之意。不欲有一夫失所。今張成善以邁年仍羈
遠戍。未能共沐
皇仁。試為可憫。是以請煩貴親王卽為釋回。實為公便。請煩查照
施行。
癸卯。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
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俄國派來全權大臣雜哈營。會議
勘界事宜。該使來文。堅以常住卡倫分界。並云條約內載
兩國現定邊界。並無議分外夷人等之語。且哈薩克布魯

特人等內。雖有受中國之餘。亦有受我國之爵者。今照條約分界。該哈薩克布魯特等原住遊牧之地方。分在何國界內。即作為何國所屬之人。至唐努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人等。住牧兩國未分界內。原是公共遊牧之地。不能竟據為中國所管之人。現在兩國在京議定條約。應順山嶺大河常住卡倫為界。已經指定。其各烏梁海蒙古地方。照約應歸我國所管。若照貴大臣來文。會議各情。奏明聽候指示前來。再為商辦等語。仍是推緩日期。我等係我們國主差遣之大臣。不敢在此閒住。即定於本月十九日回去等語前來。奴才等閱其文詞。雖無悖逆之語。然其意存狡

賴。希圖侵占。且欲據條約所載。藉此肇啟爭端。又恐其以
我國不與會議為詞。致得藉口。當令委員喜春等再往面
見該使。留伊等再住數日。等候我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伊國住京使臣議定應分處所指示前來。以便遵辦。詎
該使雜哈勞回話。已經會議十數次。你們不能以常住卡
倫為界。我們不能等候等語。奴才等復令委員往見該使。告
以既要回去。我們不能強留。然此事或俟接准你們住京
大臣與我們總理各國衙門議定覆文。再來會議。抑或約
於何時何地前來覆議。均須說明。雜哈勞答以將來議與
不議。尚難豫定。奴才等伏思該使現因會議不遂回國。必以

西之詞。煽惑生端。若用清俄字具文交伊等帶回。而雜哈勞久住京館。人甚詭詐。又恐其誇張為幻。難保無捏造更改情節。本等復令委員往見。告以既不能少留。我們咨覆你國之文。現已趕寫不及。俟你們於回後。我們再具文移咨你們西悉畢爾衙門。聽候咨覆到日。再行按期會辦。伊即一一允諾。本等仍於伊等起身之前一日。各咨送給該使等豬羊雞鴨茶酒點心等物十二色。伊皆收領。又本處居住管理貿易之匡蘇勒官來見本等。面稱伊因瓜代之人不日到來。已將貿易園子之事。先交小官色克德爾代辦。伊趕天氣和暖。亦同該使等回國。本明諭明緒均與

接見成禮而去。隨於閏八月十九二十等日。該使等前後自塔爾巴哈台起程回國訖。奴才等派員仍照來時廩給從優照料出卡。并密屬派員留心察看該使等一路情形。復據派員回稱。該使等行至色克圖卡外小水地方。已將留住兵隊帶回。察其詞色之間。尚無觖望等語。惟是犬羊之性。究難懸揣。儻因會議不遂。藉端滋事。亦未可定。奴才等惟有密飭各邊卡。並行文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犂。各將軍大臣。不時偵探。暗中嚴防。以備不虞。一面照鈔俄人原文。及擬咨覆文。移咨該國西悉畢爾衙門查照。聲明聽候咨覆訂於何時在何處會齊。以便照辦外。今將與該國來往

咨入照欽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該國住京公使以憑彼此酌定聽候指示前來遵照辦理所有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犂四城毗連俄境均有該國希圖侵占之地俄人明年復來既不欲遵議定界必赴各境任兵强占我處自須就地設防茲已分咨烏科二城伊犂豫籌偵探防範外奴才明誼現無辦理事件應即起身折回先至科布多與錫霖等詳細酌商飭查防範即回本任聽候

批示遵辦如俄使明年仍來塔爾巴哈台會議奴才再如期前來會辦

明誼等又奏。查烏里雅蘇台向無邊境。而卡外之唐努烏梁海蒙古部落。即在沙賓達巴哈一帶住牧。若被其包去。此項人丁。即無所歸。況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二城。毗連鄰境卡外。均有阿吉公爵所屬哈薩克住牧。科布多卡外。又有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進貂之蒙古二旗住牧。若均被其侵占。該蒙古哈薩克窮蹙無歸。勢必紛紛內徙。卡內地方蒙古兵民。各有生計。斷不能相容。查科布多境。共卡倫十餘處。離城四五百里。一二百里不等。而塔爾巴哈台境。共卡倫十餘處。距城遠者百里內外。近者數十里。至近者如巴克圖僅三十里。儻該哈薩克被俄人占去地界。倉卒遷

徙。誠恐軍民商販。惶恐擾亂。奴才明緒先已飭行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哈薩克公阿吉會議。並未將該處住牧地界分給俄國。嗣接阿吉復呈。深為感悅。誓志不肯背順從逆。並台吉迪那雜爾前汗爵綽坦各部落。奴才等亦一體曉以俄人意欲侵占爾等地界。中國並未分給。爾等萬不可誤聽俄人詭詐。驚疑逃遁。如其狡焉思遁。務各齊心禦侮。自守藩籬。聽候酌辦。其科境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亦即咨行該處前現任參贊等照依飭行。俟奴才明誼到科布多。再與廣鳳錫霖悉心會商。據籌辦法。復查塔爾巴哈台科布多二城。城小兵單。易於恐嚇要挾。該使明年如帶兵復來。試

恐先赴塔爾巴哈台科布多在常住卡倫之外硬行推墨
鄂博其伊犂卡外之地雖前已被該國侵占設立卡倫尚
有未被該國侵占之地亦恐前往硬占儻俄人將四城卡
外之地硬行推墨鄂博各處派官出卡向其理論該俄人
豈能聽從中止彼時即帶兵前往攔阻儻若該國之人肆
意逞橫致傷兵丁豈能束手觀望必至立成決裂復恐該
國之人反得藉口自我肇釁若奴才等臨時再為奏請
諭旨指示遵辦往返尚須數月其時若該國已將界牌鄂博建立
日久更必據為己有奴才等再四思維實係事處兩難苦無
主宰惟有據實縷晰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示覆。並即分咨各城。以便一體

遵照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俄國使臣因會議不遂所欲。徑行回國。及遵旨籌辦邊界情形各摺片。俄國匡蘇勒官雜哈勞堅執常住卡倫為辭。經明誼等按據地圖。與之理論。雜哈勞因不遂所欲。遽行回國。明誼等仍以禮護送。不令伊得藉端尋釁。所辦尚屬周妥。惟外國人詭譎性成。惟利是視。此次既觖望而去。將來復行議界。難保不帶兵豫占地方。以為强詞奪理地步。且伊犂卡外地方。已被該國設立卡倫。其烏里雅蘇台科布多

塔爾巴哈台等處卡外。亦恐其一例覬覦。不可不豫為之防。著常清等於各該管地方。嚴密防範。隨時偵探。不可稍有疏虞。至唐努烏梁海蒙古等部落。及哈薩克等各遊牧。聞明誼等議界未將該處分給俄國。無不感激歡欣。誓志效順。其人實屬可用。即著該將軍大臣等隨時鼓舞激勵。作其同心禦侮之氣。以固藩籬。其布魯特等地方。即將來按中綫分界。亦有為彼界包去者。仍宜豫為撫綏。使之眷念中國。以資聯絡。明誼現已起身回任。於行抵科布多時。即可會商廣厚錫霖將俄人建蓋木房原委。查明妥辦。至明誼等前後奏報所稱。自沙賓達巴哈議至齊桑淖爾兩城。及自齊桑淖爾起。至伊犂勒布什交界各情形。於

分界事宜極為明晰周帀將來俄人再來會議必須堅持定見不可為所搖惑總宜相機妥辦毋生邊釁至所奏為難情形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俄國使臣妥為商議惟該使臣總以不能諳悉為詞情極狡展恐一時亦未能定議仍當責成該將軍妥為籌畫防患未然是為至要

丁未刑部奏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該犯張成善原案並無別項不法情事可否釋回奏奉

諭旨交臣部議奏臣等查張成善原犯曾習天主教改悔後因仍用舊時教中音樂加等擬流現在天主教業已弛禁且該犯年逾八十在配多年自應准其釋回如蒙

俞允。臣部行文山西巡撫飭屬即將該犯釋放。再學天主教。從前例禁綦嚴。現在業已弛禁。又復恭逢
恩詔。自應准其免罪釋放。誠恐各省辦理未能畫一。應俟
命下。通行各直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如有學習天主教案內發配各犯。並無另犯不法別情。即行釋回。仍一面咨部銷案。
御批。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十一之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一

同治元年壬戌十一月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俄國會勘西界事宜曼據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報稱俄國先有頭人入界堆立鄂博並攔阻查邊情事迨該國會勘大臣到塔爾巴哈台會晤以條約內有中國常住卡倫一語遽即以常住卡倫為界嗣又有伊犂匡蘇勒官雜哈勞同來會議妄指乾隆年間勒布什邊界石碣為伊犂將軍私立具執持卡倫為界之說益堅且於來文內有若不照辦即係廢約尋釁之語各等因並明誼等繪具地圖內列早年邊界並現在俄國所請卡倫為界及各卡倫

距邊界中間之地三項。以黃紅紫三色分劃註明。呈送軍機處。欽奉

諭旨。交臣衙門再向該國公使面議等因。臣等伏查中國與洋人辦事。全靠和約為憑。若不執定條約與之辯論分明。該洋人即得藉口於背約尋釁。檢查俄國續增和約第二條。內稱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未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以上八十九字。為第二條全文。專論西疆分界事宜。

當初訂條約之時。係由俄文譯漢。字句較為糾結。今雅哈勞等堅執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原係藉詞和約內有中國常住卡倫之句。非盡鑿空撰出。然果如所言。則唐努烏梁海等處。即當分入俄國界內。但細將此條逐字咀嚼。約內只有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之文。並無統以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文。又細繹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起句下。係往西而非西南。係直至而非斜行。連日執此與該國公使巴留捷克等反覆辯論。一面給與照會。並告以條約內及中國常住卡倫之句。如將至齋桑淖爾湖。必經輝遠拉胡卡倫之類。非謂統以常住卡倫為界。若果以此為界。

則當時條約。應云西疆統以中國卡倫為界。一語已定。何必云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又何必再派大臣會勘。況自界牌未處起。本應往西。而匡蘇勒官何以欲往西南。本應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何以欲往西南斜行至齋桑淖爾湖。如此逐層駁詰。該公使等始而色變。繼而語塞。始允將原照會轉行。復從鈔出明誼等原奏。稱雜哈勞等業經由塔爾巴哈台起程回國。當即復行照會俄國公使。告以前次照會。已將條約內西字直字。逐一講解。毫無疑義。並告齋桑淖爾湖西南。既有勒布什界牌。其界牌以外之哈薩克布魯特。臣服中國有年。自應仍前安居樂業。並催令將

前次照會早為行知。以便來歲春融會議。按據該公使照覆。內稱前次照會。已經繙譯俄文咨送本國。並備文行知西悉畢爾總督。以為幫助公平辦理分界重事等因。臣等以該公使照覆。有扶持兩國和好之言。復行給與照會。以答其意。仍屬其按照原文。逐層譯解。以期明年分界時迅速定議。臣等查常住卡倫為界一節。業經逐層詮釋。斥其誤解。然使條約內中國常住卡倫一語。全無著落。斷難折服該國之心而杜其口。明誼等因輝邁拉胡勒布什從前已有俄國建造房屋。勢難再與力爭。因將紫限點至此處。以將條約中常住卡倫之語。將來分界時如能按照臣等

照會所云。自沙賓達巴哈界牌往西。然後直至齋桑淖爾湖。以後即照明誼等所點紫色之限。與之定議。似可了結此案。惟該國住京公使。既以此件非其所承辦。而雅哈勞等又因會議未定。悻悻而去。明年再到塔城時。難保不帶兵據占地方。以為强詞奪理地步。不可不豫為之防。十月二十四日。欽奉寄

諭。將應行布置之處。層層指示明誼等遵辦。應令明誼等遵照豫籌。於明春再議分界時。妥速籌議。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准

欽差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等咨稱。連日與俄國使臣博等商辦一切。忽俄國添派伊犂匡蘇勒官雜哈勞。並未先行知照。該使臣偏執己見。誤解條約。堅欲統以中國現在常住卡倫為界。本大臣反覆辯論。仍置不理。並以乾隆年間所立勒布什界碑。為私行偷立。所有舊址地圖。均不閱看。且於公所大罵伊犂將軍為小人之行。並云若不依言。只好帶兵占踞。本大臣等答以分界事宜。總須謹守條約。不得計意偏解。該使臣反以中國為廢約。因思事關分界。且有條約地圖可憑。斷不能任聽使臣一面之詞。即使其動兵

扶制。至死亦不能從。惟兩國和好有年。不可因此致失舊好。彼此均無所益。請照會俄國欽差住京大臣東公酌裁。轉行該使臣遵照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兩國欽派大臣會勘邊界。均經豫先知照。何以獨匡蘇勒官雜哈勞於會議數次後。始行添派。即添派後亦應心平氣和。據理辯論。何以動云帶兵占踞。並口出不遜。斥伊犂將軍為小人之行。此豈和好之道。至所稱條約以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尤屬誤解。查條約第二條。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各語。其曰及中國常住卡倫等處者。蓋謂分界時亦有

可以及常住卡倫之處。如將至齋桑淖爾湖。必經輝邁拉胡卡倫之類。非謂統以常住卡倫為界也。是以條約僅載有及卡倫等處字樣。並無以卡倫為界之語。設使以卡倫為界。則當時條約。應云西疆概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語已處。何必云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耶。又何必派大臣會勘商辦耶。況下文復載明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所謂往西直至者。乃自沙賓達巴哈往正西科布多邊界之止處。直行至齋桑淖爾湖。非謂由沙賓達巴哈向西南斜行至齋桑淖爾湖也。若如匡蘇勒官所稱。則是往向西南。而背條約內往西之語。且既往

西南。係屬斜行。更背條約內直至之語矣。觀下文齊桑淖爾湖句下。始有自此往西南之語。益可證自沙賓達巴哈木處起。只可照約一直往西。其距匡蘇勒所云之卡倫甚遠。愈見匡蘇勒官之統以卡倫為界。實為誤解也。至勒布什界碑。本王大臣業查舊圖。實係乾隆年間所立。乃匡蘇勒指為私立。獨不思現在貴國竟有於中國界內私行堆壘鄂博者乎。種種偏謬。明大臣再三講解。不肯聽從。反謂明大臣廢約。欲帶兵占踞。試問如此恃強背理。為守條約乎。抑廢條約乎。即令照上辦理。一一遵守條約。則所分之地。已與貴國大有裨益。而於中國虧損甚多。況欲強占於

條約之外。貴大臣正直聰明。諒必有公論也。因思中國與
貴國和好二百餘年。非他國可比。光應篤念前好。使睦誼
日敦。方不致為別國所竊笑。況分界事宜。係兩國重務。更
當謹守條約。和平商辦。不得各執偏見。徒事爭論。以致久
稽時日。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將以上各節。迅即行知貴
國分界大臣。令其照約辦理。勿再另生枝節。為此照會。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王大臣照會。內載現准
欽差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等咨稱。連日與俄國使臣博等商
辦一切等因前來。查辦分西北界一事。另有欽派大臣。本

大臣亦未深悉該事情形。難從中剖辯。惟本大臣當有扶持兩國和好之心。並知此是本國誠願。相應一面將貴衙門照會。繙繹俄文。咨送本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面備文行知西悉畢爾總督。以為幫助公平辦理分界事。為此照覆貴王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覆。內稱西北分界事宜。本大臣嘗有扶持兩國和好之心。等因前來。足見貴國本以和好為重。而貴大臣聰明正直。人能常存公平辦事之念。扶持兩國和好之心。本王大臣展閱之下。實深欣佩。是貴國與

中國和好有年。並非虛語。所有分界重事。如貴國將本衙門兩次照會。按照原文。逐層譯解。則明歲兩國分界大臣。必可公平定議。不獨兩國友誼日敦。即彼此久經和好之真。益可取信於遐邇矣。為此照覆。

給俄國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准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等來文。內稱前件會議未定。貴國分界大臣堅欲回國。業經以禮護送起程回國等因。本衙門查塔爾巴哈台北地高寒。大雪封山最早。現時節屆隆冬。貴國分界大臣自係難於久待。惟是轉瞬春融。自必再申前約。若不趁此閒暇之時。從容商

定。誠恐彼此往返。多勞跋涉。日前本衙門照會貴大臣。業將咸豐十年商定條約。一一聲明。自不難於遵約辦理。條約內自沙賓達巴哈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西字直字。均經逐一講解。毫無疑義。至齋桑淖爾湖迤西南。既有勒布什界牌。為中國南北適中之定界。其界以外之哈薩克布魯特。臣服中國有年。貴國與中國久經和好。所有哈薩克布魯特兩項官民。自應仍前安居樂業。毋令一夫失所。所有前次照會。務希早為行知貴國分界大臣。洞悉原由。豫為覆知。以便來歲春融會議。一到即定。庶可早為完結。以歸簡易而免重勞。相應再行照會貴大臣查照。

致分界大臣明誼等信

閏八月二十七及九月二十五等日。先後由軍機處交出

尊處具奏會議分界事宜。未能定局。並俄使堅欲以常住

卡倫為界各摺片。並臺奉

諭旨。令本處與俄國在京公使面議。本處遵即查照摺內所開各

情形。及地圖界限。與該公使巴留捷克。面為剖辯。往返數

十次。詎該使甚為狡猾。每至詞窮。便以未悉情形。藉詞諉

卸。因於本月十九日給與照會。現尚未據覆回。緣恐尊處

懸望。先行鈔錄移咨來案。本處查此件係屬遵照和約辦

理。自應細譯條約。逐字推敲。方可免將背約之名坐在中

國。況雜哈勞執定以常住卡倫為界。若不先將條約此語指出著落。無以杜塞其口。是以本處公同商酌。按照繪來地圖紫限。指以輝邁拉胡卡倫。告以分界時亦有可以及常住卡倫之處。並非謂統以常住卡倫為界。恐其仍有狡執。因將條約內往西直至四字刪出。其緊要關鍵。尤在一氏字。以下層層分疏。告以自沙賓達巴哈往正西科布多邊界之止處。然後直行至齋桑淖爾湖。條約中西字直字應如此解。如照此辦。方為遵約。不照此辦。即為背約。並面告以試看西南二字。書在齋桑淖爾湖之下。足見至沙賓達巴哈未處起。只可遵約向西。不可背約向西南。只可由

科布多極西北之邊界。遵約直至齊桑淖爾湖。不可背約
斜行至齊桑淖爾湖云云。果能照此辦理。則唐努烏梁海
及蒙古住牧等處。自不致為所侵占。臺次向該公使往復
詰難。該公使雖復仍前狡執。而其詞不直。其氣已餒。咎稱
此件未能遽定。只有備文與伊國大學士酌斷。此本處連
日辦理情形也。正在具函間。復經接到諸公原奏。內曉諭
哈薩克公等安撫之詞。甚為得體。近達諸處。均可照辦。至
齊桑淖爾湖西南地界。本處給與照會內。指明勒布什界
牌。為乾隆年間所立。以破其卡倫為界之語。除尊處先後
原奏。現在籌議。統俟復奏咨行外。先行專函。並繪圖貼說

奉中○再照會敘述原文○係隨時酌量情形代擬○俾以奉布○

甲寅○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俄國提督頗頗福○於十月十六

日○由日本行抵上海○十八日帶同該國兵官奇頗叔等○來

臣鴻章營次面晤○據稱該國主與中國

大皇帝實心和好○聞海口不靖○派令前來幫同堵勦○現帶到兵船

三隻○餘船分布東洋○自日本以至黑龍江○所在皆有○聽調

即來○該提督日內仍赴東洋○兵船常住上海○如有事相商○

即告知奇頗叔辦理○該提督仍來往照料各等情○臣再四

探詢○既未自請帶兵入江○亦未要求專防何口○其詞氣禮

節○較之英法兵官○更為遜順○當頗頗福未到之先○英國提

督每與臣鴻章會商兵事。輒謂俄國因何派兵來此。意頗
猜忌。甯紹台道史致諤來稟。亦稱甯波洋人。不願俄兵在
彼泊防。臣細詰頗顧福是否與英法提督相見。遇事是否
相商。據云到滬後。日相往還。甚為和睦。現在崑太賊氣。距
上海百里以外。原無屬兵船協防。惟該提督奉命遠來。既
不便輕調入江。又不便派防別口。自應仍照該公使已留
捷克所請。即令該兵船暫住上海。藉可制英法把持要挾
之意。臣惟優以禮貌。拊以溫詞。其果否暱就於我。不至或
有牧執需索情事。容再隨時察看。妥為駕馭。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俄國兵船到滬情形。覽奏均悉。

俄國兵船三隻。業已抵滬。情形遵順。即著照所議。留於上海。隨時駕駛防勦。該國在京公使已留捷克。與總理衙門王大臣面稱。此次來滬兵船。不過數隻。頗頗福所云。自日本以至黑龍江所在皆有聽調之語。未盡確實。著薛煥李鴻章相機接待。用敦和好。

乙卯。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查荷蘭一國。與通商各邦。同居歐羅巴洲。而於布路斯比利時均屬連壤。該國通於中華。久稱恭順。誠如

諭旨。當可援照比利時國之請。准其議立條約。限八月內。該國總領事方姓呈遞臣煥申陳。請將懇立條約一節。奏乞

恩施。並請俟奉
旨後行知該總領事。以便報伊本國。派委大臣前來議辦等情。我
國家示信遠人。自應由臣煥給予劄覆。惟此時該國尚未遣
使。似未便由中國招之使來。且外國情形。最易得步進步。
議事之初。不遽全行允許。迨彼再四懇求。乘機予以通融。
乃可恰如分際。荷蘭固稱馴順。仍宜稍加防維。臣等仰蒙
諭飭。相機妥辦。欽遵會同密籌。先由臣煥發給該總領事劄文。曉
以荷蘭在中國通商最久。甚為和好。現在比利時國業已
立定條約。應俟互換之後。可將比利時國條約。鈔發荷蘭
國一體照行。俾商人有所遵循。荷國毋須另派大臣前來

議一條約。以昭信睦而求簡便。且荷國商人。久在中國貿易。雖未立約。彼此均極相安。一經立約。則各口均須由該國專派領事。不得以商人充當。於該國亦多繁費等語。但該國既以立約為請。竊料終當遣使前來。此時所給劄文。明知該國未必聽從。不過稍寓操縱。為將來互議條款時。杜其續請之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等奏。遵籌荷蘭國通商事宜。並鈔給該領事劄文呈覽一摺。此次荷蘭國懇請換約。經薛煥示以和好。曉以利害。所給劄文。誠信周到。甚為得體。第該國既以換約為請。恐日後仍遣使前來。現在給予劄文之後。該領事方姓有

無他語。仍著薛煥。李鴻章。留心察看。隨時具奏。儻該國遣使前來。即著薛煥等妥為辦理。

戊午。浙江巡撫左宗棠。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本年八月間。浙江道匪竄踞泗門鎮。已革道員張景渠。赴餘姚會商英國兵船。嚴守慈谿。並調總兵勒伯勒東前往。及稅務司日意格。帶兵會籌。直擣上虞縣城。節節進勦。連破賊卡十四座。勒伯勒東。日意格。揮兵偪卡。連放炸礮。斃賊千餘人。乘勝踏毀通明堰賊卡二座。中外官軍直薄城下。日意格躍馬當先。右臂陡中槍子。負救回營。勒伯勒東運到車輪大洋礮。轟塌城牆。官兵奮勇登城。賊由西南逃竄。十月初一

日。克復上虞縣城。泗門等處賊匪。亦經中外官軍合力掃
蕩。餘姚全境肅清。法國參將勒伯勒東。自奉
旨准受中國官職。感激國報。英國水師總兵哈樂德克。屢次助援。
甯關稅務司日意格。奮不顧身。通達大體。均擬請
天語襃獎。以示榮寵。
左宗棠又奏。臣奉寄
諭。法國因甯波海口與繁。願將伊國副將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
任。帶兵防勦。現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定議等因。欽此。旋
經薛煥。李鴻章。奏錄移咨到臣。李鴻章檄史致諤。給與勒
伯勒東照會。臣給與劄憑。臣初以甯波距上海近。距

軍遠○中隔賊氛○暫難兼顧○且李鴻章威名丕著○中外成知○
非臣所及○臣於甯波兵事○既屬史致諤就近稟承○則勒伯
勒東劉愚○應由李鴻章就近發交○方資控制○雖思法國之
請以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聽撫臣及甯波道節制○自
係就轄境而言○洋將之受中國職任○本是偶爾權宜○異時
更易撤留○仍須由浙主政○自宜先正其名○已繕備勒伯勒
東署理浙江總兵劉愚○由安慶輪舟遞史致諤轉發○並咨
薛煥○李鴻章知照矣○臣惟人無中外○其好惡同則情理一○
忠信為敬○蠻貊可行○內治克修○遠人自服○如賞功罰罪○不
秉大公○諱敗攘功○不務實○以及冒銷錢糧○使和軍餉○皆

主兵者所最忌。有一於此。部曲尚且離心。況以之施諸荒遠內附之人乎。史致謨人尚明白。或不至此。註亦當隨時誥誡。期免愆尤。惟是沿海各郡。自五口既開之後。士民嗜利忘義。習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來。至今未覩戰勝之利。於是安自非薄。爭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語悉洋情猝致富貴。趨利如鶩。舉國若狂。自洋將教練華兵之後。槩聲者多投入其中。挾洋人之勢。橫行鄉井。官司莫敢詰治。近聞甯波提標兵丁之稍壯健者。且多棄伍籍而投洋將。充勇丁以圖厚餉。此常勝一軍。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則客日強而主日弱。費中土至

報之餉。而貽海疆積弱之憂。人心風俗。日就頹靡。終恐非計。臣擬熟察情形。俟浙江局勢稍有轉機。再與曾國藩。李鴻章。徐商妥籌。

諭內閣。左宗棠。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克復上虞縣城一摺。本年八月間。浙江逆匪竄踞泗門鎮。經已革道員張景渠前赴餘姚會商英國兵船。嚴守慈谿。並調總兵勒伯勒東前往。及稅務司日意格帶兵會剿。直擣上虞縣城。節節進勦。連破賊卡十四座。勒伯勒東。日意格。揮兵偪卡。連放炸礮。斃賊千餘人。乘勝踏踐通明堰賊卡二座。中外官軍。直薄城下。日意格躍馬當先。右臂陡中槍子。負救回營。勒伯勒東運到車輪大洋礮。轟塌土城。逆賊

進逼。即於十月初一日。將上虞縣城克復。其泗門等處賊匪。亦經中外官軍合力掃蕩。餘姚全境肅清。此次勒伯勒東。自授中國總兵職任。即能踴躍用命。稅務司日意格。奮勇爭先。身受槍傷。均能陷陣摧堅。克稱厥職。實堪嘉尚。仍著飭令各軍。督同總兵勒伯勒東所部。進攻紹興郡城。迅圖克復。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左宗棠。李鴻章奏。中外官軍攻克上虞縣城一摺。左宗棠奏。給發勒伯勒東劄付。據法國哥士耆函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言及克復該城。係先在城外踏毀賊營。奪橋焚卡。中國官兵。以少勝多。頗稱得力。惟聶城竟日。而城中絕無動靜。遣人往視。始知賊已宵遁等語。與此次所奏官兵奮勇登

城。賊由西南逃竄情形不符。與外國人共事。全在平以誠信。若
有粉飾。即為所笑。史致諤等稟報軍情。沾染軍營惡習。必須
嚴加訓飭。庶可力挽頹風。並飭令嗣後務須據實詳報。不得一
字虛假。以杜外國口實。勒伯勒東業經左宗棠發給劄憑。令其
統率一軍。惟以洋人教兵領隊。流弊極多。朝廷早已慮及。是以
前此有准減不准增之諭。左宗棠所陳各情。與朝廷之意脗合。
想該撫等必能遵旨妥辦也。

癸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初七日。准法國公
使哥士者照會。內稱現奉該國諭旨。著三等提督若勒恩。
帶領別項兵船前赴中國。並云現已飭知若提督。定於明

年二月來京。聽候面議。至其時如何辦理之處。均在湖南。江西。貴州。四川。各督撫把握之中。如各該省辦結所事允協。若提督照舊在上海各處。協同官兵勦勦等語。臣等查外國自立和約以來。如英法俄等國。現均有兵船。情願隨同中國官弁助勦。法國此次所云帶領剛項兵船前赴中國。或更為見好地步。第詳譯來文。有如何辦理。均在湖南各督撫把握之中。窺其意願因各省教民案件。未能查遂所請。特作恫喝之語。藉端要挾。而又隱約其詞。其居心已可概見。臣等以該使來文並未明言。不值與之深論。惟該使情詞狡詐。不可不豫為之防。復查本年七月間。該使來

函。教及教民各案。即有親赴長江各省會辦。於友睦之誼恐有妨礙之語。又十月間。該使復函稱。此後川省如有條意欺陵教民事端。即不候商議酌辦。將本國旗號落下。逕行去此他往。若不能照辦。即當以此函改繕照會。送請查照等語。臣等以其屢次瀆請。業經屢次行文各省督撫。於交涉教民事件。速為持平辦理。設法了結。乃該使並不候外省查辦。輒自選其臆見。辯論嘵嘵。今復以該國派領兵船率行照會。且請臣奏訴鼎力措處。臣等公同酌議。固不可示之以弱。愈堅其要挾之心。亦未便置若罔聞。致激其差忿之念。相應請

旨飭下湖南○江西○貴州○四川○各督撫○凡有教民案件○妥速辦結○免
該使有所藉口○以杜釁端○臣等從緩商酌○再行給與照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等省教民事
件○請飭迅速完結○並抄錄法國照會呈覽一摺○據稱法國住京
公使哥士耆○於該衙門呈遞照會○有提督若勒思帶領別項兵
船○於明年二月來京○聽候面議○其如何辦理○均在湖南江西貴
州四川各督撫把握之中○如各該省辦結所事允協○若提督即
在上海勘勦○請飭四川等省妥速辦結○免致藉口等語○法國派
兵在上海等處勘勦○已非一次○此次照會內所稱各情○顯因教
民案件未能盡遂所請○作此恫喝之詞○豈能遽為所懾○第天主

教自弛禁以後。教民案件。即係地方大吏應辦之事。況外國人性情卞急。值此多事之秋。不能不稍順其意。免致掣肘。中外交涉事件。如果中國理長。固可與之力爭。然尚有多方狡執之事。若貴州等省教民一案。雖係非濫殺無辜。若再遷延不結。難免外國人藉口有意延閣。總理衙門王大臣。僅能以口舌爭論。自不足以折服其心。勞崇光現在行抵何處。即著兼程馳赴黔省。潘鐸早已抵黔。著即會同崇實。先行妥商籌辦。駱秉章前有旨令毋庸辦理教民事件。惟該督久任封圻。見識周到。或崇實有呼應不靈。以致辦理或有未能得力之處。該督仍應暗中商酌。至江西。湖南。教民案件。沈葆楨。毛鴻賓。亦當飭期妥辦完結。毋

任日久遲延。致生意外要求。該將軍等於中外情形。諒亦知之有素。儻再延緩不結。致滋事端。恐該將軍督撫等不能當此重咎也。法國原照會。著鈔給閱看。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現奉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劉開恭奉上諭。著三等提督若勒恩。帶領別項兵船前赴中國。所有經朕派往中國海洋兵船一隻。及屯紮陸路各營兵弁。均歸總統。欽此。欽遵轉行到署。本大臣奉此。相應知會貴親王。行文兩江。兩廣。閩浙。湖廣。四川等省。各督撫知照。本大臣現已飭知若提督。定於明年二月來京。聽候本大

臣面議一切公務。至其時如何辦理之處。均在湖南。江西。貴州。四川。各督撫把握之中。如各讀省辦結所事。均見允協。則若提督自如照舊在上海各處。協同官兵勦賊。以敦友睦。而本大臣修好息事之心。亦可一為豁然。惟望貴親王鼎力措處。俾得屆時果如本大臣此言。是所至願。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准軍機處交出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上海豆石。仍歸內地商人轉運一片。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洋商販運豆石。原

為條約所不准。嗣因本年春間。髮逆偽近上海。各國代為防勦。英國因此從中求請。臣等以賊氣正熾。故極意牢籠。允其所請。經臣等奏准在案。茲查李鴻章所奏各情。臣等以緣海編氓利賴所關。當即照該撫原奏大指。照會英國公使。婉為開導。令其於上海一口。仍守舊約。詎該公使久延不覆。經臣等屢催。於十一月初一日始行照覆。其詞意雖屬強辯。而大指仍以助勦髮逆。防堵海疆為詞。復據英國威妥瑪來署。經臣等重加辯論。據威妥瑪面稱。現在英國撥兵。在上海勦賊。餉無所由。商人將情此款以濟軍需。俟將來賊匪稍平。再行議辦

等語。臣等若據約力爭。雖可折讓使強辯。但現在江南軍務漸有端倪。恐決裂之餘。又復多生枝節。雖上海軍威已振。不必全恃外國以為聲援。萬一因此生心。暗中與賊勾通。則進勦大局。不無窒礙。仍應俟蘇松各屬肅清。內地可以自強。再與英國公使商量。踐守舊約。似於安內馭外。均能妥協。

御批。依議。

乙丑。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上年黑龍江右岸地方。有俄人越界在雅克薩對岸私墾地畝。當經咨飭副都統衙門派員與俄酋講論。該署酋薩斐啟已給字據。下年再不違

約耕種○乃本年夏間○復經該副都統衙門咨○據巡河委員
報稱○該處又復增種五十餘晌○並在阿奇夏納地方種地
四十餘晌○恃其人眾我寡○不讓平毀○並稱係其上司飭令
復種○迨經派員與俄首布色依剖辯○俄酋始則推託上年
字據為暑酋所給○伊不知情○本年越界種地○係奉其上司
明文○因江左二屯山多○暫在右岸耕種○伊不能主持○俟再
轉報該上司○聽候辦理○復經咨飭該副都統派委妥員○
再與理論○該上司既已先行違約○指飭屬下人等越界妄
行○於屬下人等毫無約束○何以永敦和約○該酋理竭詞窮○
始復另給字據○嚴禁所屬○下年再不違約越界耕種○凡及

往返查辦之際。而俄人已將禾稼收去。亦祇稱該酋已經
劄飭嚴禁。下年不復耕種等因咨報前來。茅伏查沿江地
面。自額爾固訥至黑河口三千餘里。江左俄屯。處處接連
不斷。而江右一帶多屬曠地。並無人居。每年派員上下巡
查。即遇有越界耕種之事。與之理論。決不聽從。欲即平毀。
則彼眾我寡。橫行攔阻。且未便以微事興之啟釁。迨與該
管上司持約商辦。又復推託耽延。仍將田禾來隙收去。本
年雖又給守據。難保下年不仍蹈故轍。似此輾轉推託。實
屬狡詐異常。除咨黑龍江副都統嚴飭下年巡江各員加
意防禁。並將現辦情形。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辦外。

謹附片具奏。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辛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十一月初十日。因

官軍會同外國兵弁。克復上虞等處。曾經明降

諭旨宣示中外。茲法國公使哥士耆。因恭讀此件

諭旨。內敘該國武官勒伯勒東等戰功之處。繁承上英國兵船嚴

守慈谿句下。謂未將法國二字揭明。冠於勒伯勒東。日意

格等。名字之上。將使郎鈔稿傳各國。總疑勒伯勒東為英

國之人。而該國武官血戰之力。未免湮沒。於十七日繕遞

臣等照會一件。專爭此事。並摭拾舊事。填砌多詞。復將從

前外省之事撥出。連日遞臣衙門照會數件。嘵嘵不止。而
其意無非為前件
諭旨內未提該國而起。查從前該國公使等面晤。曾言如英法兩
國同辦一事。不可漏敘一國。兩國勢均力敵。不可常以法
國居下。各國既經換約。不可仍稱為夷等因。查該國等互
相猜忌。各不相下。往往以無關緊要之事。異常爭執。視為
萬不可移。不值因此小節。與之辯論。除將所言由臣衙門
存記外。謹恭摺陳明。
諭內閣。前因浙江甯波海口。關繫緊要。無武職大員統帶。特諭秦
如虎前往署理浙江提督。嗣據奏稱如虎傷發未痊。尚未

馳赴新任。因思已革道員張景渠。曾同法國武官令充中國總兵之勒伯勒東。及現充稅務司之法國人日意格等。奮勇立功。克復上虞縣城。復力圖進攻紹興。甯波府城。不可無武職大員前往鎮守。著耆齡即飭奏如虞。迅速馳赴著任。毋稍延緩。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等省教民事件。請飭迅速完結。當經諭知崇實等。將貴州教民案件。趕期查辦。現在法國公使哥士耆。在京呈遞條款。語多卞急。已由總理衙門行知該將軍等查閱。值此多事之秋。豈可另生枝節。該公使所呈。固屬一面之詞。難以盡行照辦。有來國體。但教民一案。如果迅速辦結。亦何至滋多口舌。崇實於五月間。諭令辦

理此案。潘鐸亦於前月諭令赴黔查辦。諒已早抵黔省。何以該
將軍等竟無一字覆奏。遲延遲誤。殊非勤慎辦公之道。著於接
奉此旨後。迅速會商。秉公辦理。將教民案件即行奏結。不得遲
至明春。致辦理更形棘手。勞崇光以獲咎之員。奮職錄用。現在
行抵何處。即著兼程前進。毋得以道路難行。任意延宕。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在總理衙門見貴親王。聞有
上諭宣示克復上虞一事。並經貴親王告知。此次在事員弁。未及
敘明勒伯勒東原係何國之人。本大臣因勒副將現在既
為

貴國總兵。即不欲明來歷。亦甚妥協。總理衙門錄寄

上諭。均無舛誤。昨偶檢校通行舟報。所載

上諭。內有英國兵勇四字。與所錄作外國兵船四字。顯然改換。查

此次實係本國武員。立意調度進勦。大有功於

貴國。即餘姚地面。兩國皆有兵船。該道員自必向兩國總兵

籌商。何能專歸之英國。現今

貴國各省官民人等。聞至本月十三日即鈔。必皆謂此戰由

英國主持之力。所有本國弁兵。不過隨同助陣。且勒伯勒

東。日意格。外間並不知為何人。是本國人當先血戰之勞。

一概抹為無有。如此辦理。除朦混本大臣外。

貴國無緣無故。以此開罪本國。而自挑其國計。又何疑訝於
貴州湖南江西雲南四川等省地方官之待本國人。如同
異類。所有各案。年餘以來。絲毫不辦。且何疑江西金谿縣
知縣。見本年三月初六日
上諭。肇言不能遵照。候法國兵到再辦等語。其湖南長沙城內。昨
八月間又有滋事之案。
貴國立言偏重之處。非此一次。去年曾有
上諭列示肅順罪狀。內敘前年打仗之事。只以英國已領事為言。
近兩三月前。廣東勞剌軍請兵保衛。亦只言英國領事。視
本國領事如未在其地。夏間嘉定克復。

上諭內閣欽英國何提督戰功。本國署理提督福。因此傷亡。而竟
未道及。其餘細事。如此尚多。可見
貴國不曾明白彼此推重之道。見本國及本大臣專心以和
好相待。反疑本國有畏懼之意。本國來在中國。代出血力。
費財。
貴國不知為報。專以本國列為第二國。善天下除
貴國外。到處皆無此理。不得以
貴國未能諳悉歐羅巴情形。而本國應在此自卑國體。本大
臣兩年以來。用意全謬。請自明日始。辦理各事。本大臣當
盡反從前所為。此後如一有此種舛錯。本大臣立即飭知

本國提督等官。概即禁止各路弁兵。毋庸會同官兵堵勦。

貴國仍仰英國助護之力。自可聽便。為此照會。

乙亥。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臣等前奉

諭旨。會同兩廣督臣勞崇光。查辦黔省擅殺教民一案。臣等揀派

候補道宣維楨。協領吉祥前往。迄今三月有餘。並無稟報

前來。黔省擅殺教民一案。法國之人既與田興恕結怨。田

興恕不離黔省。此案終難了結。臣等如再奏請

嚴諭飭令來川。則田興恕愈懷疑懼。不惟不肯遽離黔省。且慮年

少武夫。逞其方剛之性。或竟洩忿教人。枝節橫生。更難消

弭。臣等躊躇再四。欲使黔省傳教之人帖服。必須素有威

望大員。前赴黔省。能將回興恕鈐束。使之俯首聽從。方坦然無疑。自離黔省。則釁端既弭。不致再有葛藤。伏查張亮吉前往雲南督辦軍務。傳言滇回聞張亮基帶兵雖進。愈懷猜貳。是張亮基赴滇。志發愈速。查張亮基久任封圻。敦之韓超歷練日久。前在署湖廣總督任內。田興恕由勇丁殺賊立功。將拔守備。田興恕知其由川入滇。時通啟候。張亮基現抵敘郡。隨從楚勇及雲南制兵。尚有一千餘名。足張威勢。

謹案

朝命量移赴黔。既於雲南不至激而生變。張亮基既善駕馭。而田

與招復望成全。必能戰其驕矜以驅策。或使之回籍養病。或調赴他省立功。則法國之業。可以設法了結。黔省不至有意外之虞。是一舉兩得。似為妥善。

崇實又奏。奉接奉

密諭。副後川省關涉教民事件。即著責成崇實妥辦。務求事著毋庸管理等因。欽此。奉聞

命之下。不勝惶惶。伏查和約未定以前。各省傳教不乏其人。即以四川而論。傳教者來此已數十年。入教者已數千戶。何以相安無事。故時教人皆深自斂戰。與齊民為伍。故漸習而翻意。迨至紀案以來。彼教之士。未免夸張。輒自尊大。而奸

民人教者。亦憑藉其勢。得以招搖。甚至欲與本地官員抗禮。每以口角細故。動輒成訟不休。且有匪徒假冒。橫行無忌。鄉愚積不能平。官紳亦漸嫉怨。復有識見拘墟。持論迂腐者。罔顧時勢。倡為屏黜異端之說。小民附和。致起爭端。亦由教人激成眾忿。而主持大吏。既欲顧全和議。復欲將順輿情。調劑為難。動多扞格。非觖官紳之望。即失遠人之心。措置稍一失宜。遂於大局有礙。督臣駱秉章公忠素著。中外咸知。到川以來。與弟遇事相合。並無纖芥微嫌。且督臣以封疆重任。經理教事。已有年餘。亦深悉其中種種為難。斷不至意見參差。弟亦萬不敢不力持大體。以求息事。

惟一省之大。教民雜處其間。與地方交涉之事。日見紛繁。
諸多窒礙。凡此情形。不得不據達
宸聽。其有煩瑣不敢冒瀆
聖慮之處。業已將詳細各情。密函諸商總理各國衙門王大臣。俾
得籌畫妥協。洞悉中外情勢。庶可隨時請
旨。以期於事有濟。此後倘遇有一切事件。仍當小心詳審。與督臣
密商妥辦。
諭內閣。張兆棟著以總督銜署理貴州巡撫。並署理貴州提督印
務。無論行抵何處。即行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韓超。田興恕。
現有被參各款。均著撤任。留於貴州聽候查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崇實。駱秉章奏。遵查教民案件情形一摺。所等尚屬周妥。黔省教民一案。前經降旨令崇實等會同潘鐸查辦。現在潘鐸業已行抵滇省。接印任事。勢不能再行折回。張亮基尚在敘州。距黔較近。本日已明降諭旨。令張亮基署理貴州巡撫。並提督篆務。著即行折回赴黔。將本日寄去之明發諭旨宣示。仍即迅速覆奏。以便籌辦。貴州教民案件。結釁過深。崇實。駱秉章。均知原委。即著詳悉密函告知張亮基。於接印後迅速查辦。會商崇實奏結。不得再事遷延。勞崇光行抵何處。久無奏報。殊深盼望。著仍遵前旨兼程前進。毋再延緩。崇實另摺奏。教民案件難辦各情。請仍與駱秉章密商辦理一摺。駱秉章

久任封折。洞悉事機。所見自在崇實之上。仍著該將軍通事密商。以期周妥。崇實亦不得稍存推諉。法國住京公使哥士耆。因教民一節久未辦結。諸多饒舌。所有一切詳細情形。已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另行密咨崇實等查照矣。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十一日。法國哥士耆來署。呈遞所擬條款。內開十二條。大指因貴州殺害教民一案。擬請將田興恕抵罪。並索賠償教民銀兩。當面未

臣奕訢畫押照准。臣奕訢當即據理斥駁。該使即負氣而去。臣等仍欲婉為開導。冀其感悟。於十四日臣文祥臣崇綸。臣董恂。臣恆祺。前往法館。再三辯論。詎該使堅執前議。

宗不可破。於十八日遞臣等照會。將十二款黏鈔前來。其情詞背謬。比前較甚。且有所定條款稍減斷難依從。請於十日內將各款辦法決定。或不能照准。另自備辦等語。臣等查天主教一事。自道光二十四年業已開禁。嗣後酌定條約。亦未能删去。臣等接辦撫務以來。明知此事為風俗人心之所關。且與內地良民不相洽。第當四方多事之秋。和約已定。只得持平辦理。以期相安無事。故每於法國傳教案件。或請

旨飭辦。或函致各省大吏委婉妥商。原為念切時艱。故不能不畧為遷就。無如該使得寸進尺。肆意要求。窺其用心。直以為

打破此次關頭。此後即為所欲為。更無忌憚。若不示以限制。勢將逐漸加增。滄海橫流。伊于胡底。臣等照覆該使。按照條約。決於兩言。祇許賠償。不能抵罪。並有甯可以身當禍。斷不能為萬世之口實等語。誠以哥使此次照會。語多挾制。若復將順其意。勢必長其驕矜。愈形棘手。惟臣奕訢與之照會。雖稍近嚴峻。然事關中外。亦不敢逞一時意氣。以貽大局之憂。俟該使照覆前來。再行相機商辦。隨時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照會。謹將辦理情形。並鈔錄照會照覆。哥士者所遞條款呈覽。法國於

貴州殺害教民一事。嗷嗷不已。現復呈遞照會條款。萬難俯允。
經恭親王等給予照覆。雖屬詞義嚴正。惟今已數日。該公使毫
無動靜。已令由該衙門隨時相機開導。貴州殺害教民之案。辦
理粗暴。田興恕韓超均不能辭咎。是以先後將該二員撤任查
辦。然無論其罪如何。亦斷無遽憑該公使一言。即令其抵償之
理。田興恕已奉旨令赴四川。數月之久。託病不行。風聞該提督
跋扈日甚。於巡撫衙門所奉密旨及密奏事件。均須先行拆閱。
且於沿途設卡。借稽查為名。拆閱各項公文。韓超為所鉗制。一
味將順其惡。非已有旨撤任。令張亮基赴黔署理撫篆。著即趕
緊取道赴任。將田興恕撤任查辦。田興恕曾隸張亮基麾下。諒

出有法餘制。前雖有旨令駱東章毋庸辦理教民案件。惟貴州一案。及嗣後四川關涉教民之事。仍著駱東章暗中幫同辦理。著即遵奉歷次諭旨。安速籌商。總應先去田興恕兵柄。或調離黔省。然後該處教民始可相安。該國住京公使。亦不致再三饒舌。此後辦法。若能如恭親王等所奏。祇許賠償。不為抵罪。則國體人心。兩無所失。亦可相安無事。勞崇光為外國人所敬服。前已有旨令赴貴州查辦事件。何以日久尚無奏報。該前督現在已否起程。著即兼程赴黔。與張亮基會商。並與崇實駱東章。商妥辦。總期上顧國體。下奠民生。不激不隨。方為盡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並照會條款。均著鈔給閱看。

法國哥公使面遞條款

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會同大法欽差公使大臣哥○憑依兩國和好○援照和約定例○將貴州官員矯殺誣良一案○議准處置各款如左○

一○貴州巡撫韓超○應即革職永不敘用○

二○田興恕○趙畏三○歲虎芝三犯員○應即拏問到京○押赴市曹處斬○以彰顯戮○

三○田興恕等臨刑之前一日○由總理衙門先行照會全權大臣公署○即當派委文武員弁各一○及兵丁十名○屆時前赴田興恕等刑所看視○除武弁一人未便撤去身邊佩刀○

其餘兵丁概不得攜帶軍器○

四○田興恕等處決之時○應請

頒發

諭旨宣示○此案因田興恕等○及韓超違背法國和約第八第十第

十三第三十八等款○分別斬決革職○罪有應得○

五○貴州查辦事件勞大人○宜著禮服親拜貴州胡主教○並

面述

大清國

大皇帝聞知該省此案○甚為惜念等語○

六○田興恕於去年在貴州省城六硐橋地方○自建私宅一

所。規制甚是闊大。現在應請查封。由勞大人最明該處各
項房屋。盡行送給胡主教收管。為天主教公業。並即改建
天主堂一座。其臨街大門上。應豎匾額。書明
大清國
大皇帝欽賜該處教中之業。
七。蓋州城內。應著趙是三。戴鹿芝。兩犯員家屬。見置地基
十畝上下。建造天主堂一所。送為該處教中公業。
八。從前被害八人。計四在蓋州。四在青岩。現在應於兩處
各為修築墳墓。務須富麗。並於墳前各建牌坊一座。
九。從前被害諸人。各有家屬。現應給予每家銀六百兩。

十○前此田興起屬員兵弁○屢至天主堂焚掠書籍○並服用各物甚夥○今應詳查送還○最要者凡有書籍○必須全交○不准稍有藏匿○此外措銀五千兩○送給主教賠補各物○所有遠工各款費用○均應勒令趙晏三○趙國謝○及萬甚○陶甚○四員公同籌辦○

十一○現今貴州梅衛二傳教士在京○應即給予護照○並飭沿途優待○俾得妥選貴陽○

十二○以上各款○均期於明年二月以內辦結○彼此毫無異說○如屆時未畫服辦○即由法國公使大臣另自籌辦○則所行條款○必有大不利於中國之處○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苛責多端。幾欲置和誼於不顧。和約乃

大皇帝所主持。本爵與貴大臣皆不當以一人之喜怒。而視若升降。查中國之例。殺人者抵。此謂平民而言。儻係大臣。非罪大惡極。交九卿詳議會同。雖我

歷朝大皇帝。亦不敢恃

九重之威福。而遽加殺戮。此中國向來定法。實非本爵一人之私言也。然此猶中國之例。貴國恐未必以為然。查補約第一款。內載西林縣張鳴鳳。將馬神父妄行殺害。本係有罪

之人。應即革職。以後永不准薦任等語。張鳴鳳殺害馬神父一案。與田興恕此案事同一律。亦不過革職永不敘用而已。并未聞將張鳴鳳遽行正法。貴大臣乃謂本爵視條約為廢紙。恐不盡然。故本爵不敢蔑視條約而妄擬辦法。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並失歡於貴國。此本爵辦理和誼以來實在之苦心。並非自今日始也。至於此案。每於貴大臣來一照會。來一信札。無不立刻辦理。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初五日。十一月十五日。歷經奏明請旨辦理。又於閏八月二十九日咨催。又於十月初三日函促。並來

有片刻耽延。實因深念貴大臣和好之深心。故此加緊辦理。無如貴州遠在數千里之外。現值軍務倥偬。加以路途梗塞。該省未將原案查明咨覆。本爵只得嚴以催之。今貴大臣不加體諒。急如星火。限十日議定。如果立刻可定。本爵豈不甚願。何必遲至十日。然此皆是事勢無可如何者也。總之本爵為

文宗顯皇帝之弟。與

國家同休戚。若事關國體。自不能復顧一身。且向來辦事。秉論情理。不計禍福。苟情理之既當。即禍害亦不辭。是以田興恕等人雖不足惜。無如此舉乃羣情所繫。公論所存。倘

約所載。本爵不敢輕於一諾。以為萬世之口實。今日之事。若論賠償。中國雖因軍務緊急。款項支絀。但念死者不可復生。情殊可憫。其家人婦子。例應體卹。無論如何勉力。本爵無不可從。並可定於明年二月辦結。如屆期不能將賠償之事辦結。本爵定將該地方官嚴參治罪。至若畫按十二條之辦法。不但與中國向例不合。亦與貴國補約第一條不符。本爵實可以身當禍。斷不能受萬世之譏評。此本爵因貴大臣平日篤念和好。故以此披肝瀝膽之言相告。如貴大臣果念和好。諒本爵為貴大臣辦事年餘之苦心。遵守補約第一條。加以賠償辦理。則此中一切辦法。尚有

可以會同公議之處。惟貴大臣酌之。即望照覆。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查湖廣總督官文前議長江章程內。原有

徵收子口稅章程三條。臣等前以此項三條。專論子稅。因

另行摘出。照會英國議。曾經奏明在案。茲據英國照覆。

以第一款分省發給執照一節。不便照依新議。其意顯指

蕪湖。大通。安慶三處。將來必欲求推通商。故不願分省辦

理。至於二三兩款。英國以為與約不符。並以為辯論反生

枝節各等語。臣等公同商酌。各國在長江地方通商。其徵

收子稅之法。條約業已載明。尚可無庸另議。惟照覆內希

冀在蕪湖等處下貨一層。查此一節。前因英國有照會前

來商辦○謹臣等於九月間奏明○分咨沿江督撫確切查明○
覆到再行覆辦○現已據曾國藩咨稱○安慶一口○雖許之亦
必不常來○大通蕪湖二口○雖不許來仍難禁止等語○臣等
公同商酌此事○如於大局尚無妨礙○將來或不妨通融辦
理○惟此時尚未議定○實不便任令洋船前往○臣等因又給
予照會聲明○如在未准通商口岸下貨○仍行照約辦理○其
徵收子稅○仍照條約辦理○

御批依議○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准貴親王來文○將官中堂議定章程○鈔錄閱

悉。查英商運貨任便在各口取給執照。係條約明文。如官中堂所議。欲限英商凡在江蘇運貨者。必向江海關請給執照。在湖廣運貨者。必向漢關請給執照。將英商奉准任便請取之意。頓為減削。英商在湖運貨。向未若在上海請給執照。多費周折。因漢口各官。不肯違約發照。是以該商別無他法。今漢口已設海關。英商所買湖廣土貨。必在漢口請給執照。該貨定運漢口下船。官中堂所欲。自為得計。第該省未能平靜。難保漢口南北各路。無賊阻隔。英商運貨。必到他口。方保無虞。本大臣不便依照官中堂新議。其餘二款。一則與條約不符。二則辯論反致多生枝節。所稱

華民借用外商之名如何治罪○惟洋貨運入內地○美商華民○果願合同生理○何難設法○必至該貨皆屬外商之物○于口關萬難辨駁○尚欲留難○必有外商每稟受屈○懇請賠補○所議實為益少害多之舉○至所稱惟恐稅餉減少○又稱香油木植洋商不便販運等情○本大臣之見○官中堂無須多慮○蓋由內地關口抽釐等費較重○常有漏稅售私之弊○此等走私之人○無非暗通逆匪○是稅餉過重○不但於國課有虧○亦且於治亂之方○更有窒礙○茲香油木植等物○係外商所運者○必先向關取給執照○到口務將正半稅項均為完清○外商應納正半各稅○不可謂不重○若令百姓再為

加增。難免偷漏弊等情。且外商領取執照。皆由各關所發。本為稅餉全納之據。外國商民運貨。實與貴國有益無損。總之長江既解前禁。各國商船。均得出入。漢口通商。外商運銷油木等貨。官中堂多方鼓勵。不惟國課充盈。亦與該省主稅大有裨益也。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所有長江內地稅餉章程。昨據貴大臣覆文閱悉。惟湖北原議在湖廣運貨者。出在漢關請照一節。貴大臣以為該省尚未平靖。難保漢口南北各路。無賊阻隔。勢或如此。英商運貨。必到他口。方得無虞。視此不便依照官

中堂新議等語。本爵查西湖地方。現已一律肅清。若英商在彼買賣貨物。就近在漢關請領執照。即在該關完納子稅。實為便商之舉。嗣後漢口各官。未斷無不肯遵約發照之理。惟英商在湖廣地面買賣土貨。若因運赴漢口下船。稍多周折。竟欲運至未准通商口岸下船。則條約內既有議罰明文。本爵自不能不准各該關照約罰辦。至原議第二款。貴大臣以為與條約有所不符。本爵查原議第二款內載凡有洋商將抵關之洋貨。或親身或令人自關運入內地云云。至應照運關納稅過卡抽釐舊例辦理等語。查均係條約內應行之事。且與貴大臣上年九月內發給英

商告示內辦法相符。惟款內所稱海菜等中外皆有之品。停給稅單一節。既難分別辦理。應令該省月行覈議。務將洋貨土貨分晰清楚。勿令牽混。至原議第三款。責大臣以為辦論反生枝節。本爵查原議第三款內載凡有洋商自通商各口。或親身或派人入內地置土貨云云。至照舊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等語。查與條約及貴大臣上年告示亦復相符。均應准其照辦。至恐華商冒請單照。議將貨物入官一節。在官中堂係恐華商避重就輕。豫為杜絕流弊起見。於洋商實為有益無害。嗣後如有華商借用外商之名。應令該省將華商查明議罰。不與英商相涉。領事官自

必不致代為華商祖護。至香油木植等物。貴大臣以為係
外商所運者。必先向關取給執照。到口務將正半洋項完
清等語。既於
國課有益。而貨物為美商所運。自亦不致誤轉滯匯。應令該
省仍行照慈發給執照。惟以上各款。原係總稅務司與官
中堂酌議之件。現在仍應咨行官中堂督同總稅務司妥
籌辦理。此外長江地方。應如何嚴防偷漏之處。應令總稅
務司會同各該關。按照條約。相度機宜。設法辦理可也。
辦理通商大臣薛煥。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九月十二日。蒙
摩所派委員航海抵滬。齎到蓋用

御賞之漢文布國條約。且等語查外國間有總領事之職。而英法
美俄四國條約。均無明文。未定其位居何等。惟通商規則
刊本。後附載咸豐八年前入學士桂良等給予英法美三
國公使照會底稿。內有總領事應與海關同品之語。其
時英使以伊國不設總領事件照覆。英使未有答語。法使
語亦含糊。今布國約內第四款。載有總領事名目。是為著
在條約之始。該國換約公使列斐士。係以總領事兼理大
臣事。論其本職。不應以平行照會呈遞總理衙門。體制所
在。必應力爭。俾後永為定式。乃會劄飭令兼署江蘇布政
使蘇松太道吳煦。給予列斐士照會。將該使原遞總理衙

門照會一件。隨文交還。令其改繕中陳呈送。然後由該署藩司與之訂期換約。列斐士先不應允改繕。臣煥屬法國繙譯官李梅。剴切開導。乃據列斐士轉具中陳前來。吳煦旋帶常勝軍前赴金陵勦賊卸事。臣等復會劉委兼署江蘇布政使署按察使劉郇膏。接辦換約事宜。十一月初四日。劉郇膏與列斐士會晤。該使將德意志公會二十二國各繙洋字條約一分。請劉郇膏閱看。據稱換約之時。均須呈請查收。並請中國亦備漢文條約二十二本。與天津所立條約原本同日互換。以便分交公會各國收領。俾得奉行。劉郇膏當答以礙難照辦。仍具稟請示。經臣等飭該署

藩司告知列斐士。以上年所立布國條約。本包羅公會各國在內。約中有崇論。崇厚。與布國前使且艾林滾。畫押鈐印。因其有押有印。所以謂之互換。且原約並未載有互換時另繕漢文洋字各二十二本。與公會各國分換明文。此時何能別有增添。即使各國欲將條約收執奉行。亦應由布國自行繕給。與中國無涉等語。於初七日會晤時正言駁斥。列斐士仍復強詞嘵辯。瀆請不休。謂各國盼望條約甚急。總須通融照辦。免得再赴天津。劉郇膏復告以現已

奉

旨俯如該使所請。條約發至上海互換。天津即不管此事。去亦無

蓋。該使隨遞照會。內稱公會各國。推伊國為首領。換約後均須各送一本。始可交代。並非各要畫押之約。惟請照錄二十二本。鈐用江蘇藩司印信。以便分送各國奉行等語。該使呈遞總理衙門公文。業經遵飭改繕中陳格式。稍戢驕妄之心。所請公會各國。同日換約一節。仍飭由劉郎會給予照覆。告以該使所請。皆係布國與公會各國之事。中國未便照辦。請速換條約。即訂日期。如果列斐士俯首聽命。辦結自不稽時。第該使既因於公會各國之追索。而洋人性情又皆堅執。恐其再三懇請。似未便操之過蹙。激令赴津。至各國洋字條約。尚恐固請收受。可否議明即交換

約衙門存案。不得請遞衙門。以示羈縻而昭限制。理合請
旨遵行。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李鴻章奏。籌辦布路斯國換約事宜
一摺。外國總領事之職。應與藩臬同品。薛煥等以列斐士本職
不應以平行照會呈遞總理衙門。設法割切開導。令具改繕申
陳。外國與中朝往來交接禮數。國體攸關。薛煥等與該公使反
覆諭導。不激不隨。得以折服其心。改具申陳。永為定式。深堪嘉
尚。列斐士將德意志公會二十二國各繕洋字條約一分。欲於
換約時均請查收。並請中國亦備漢文條約二十二本。與天津
所立條約原本。同日互換。以便分交公會各國收領。經薛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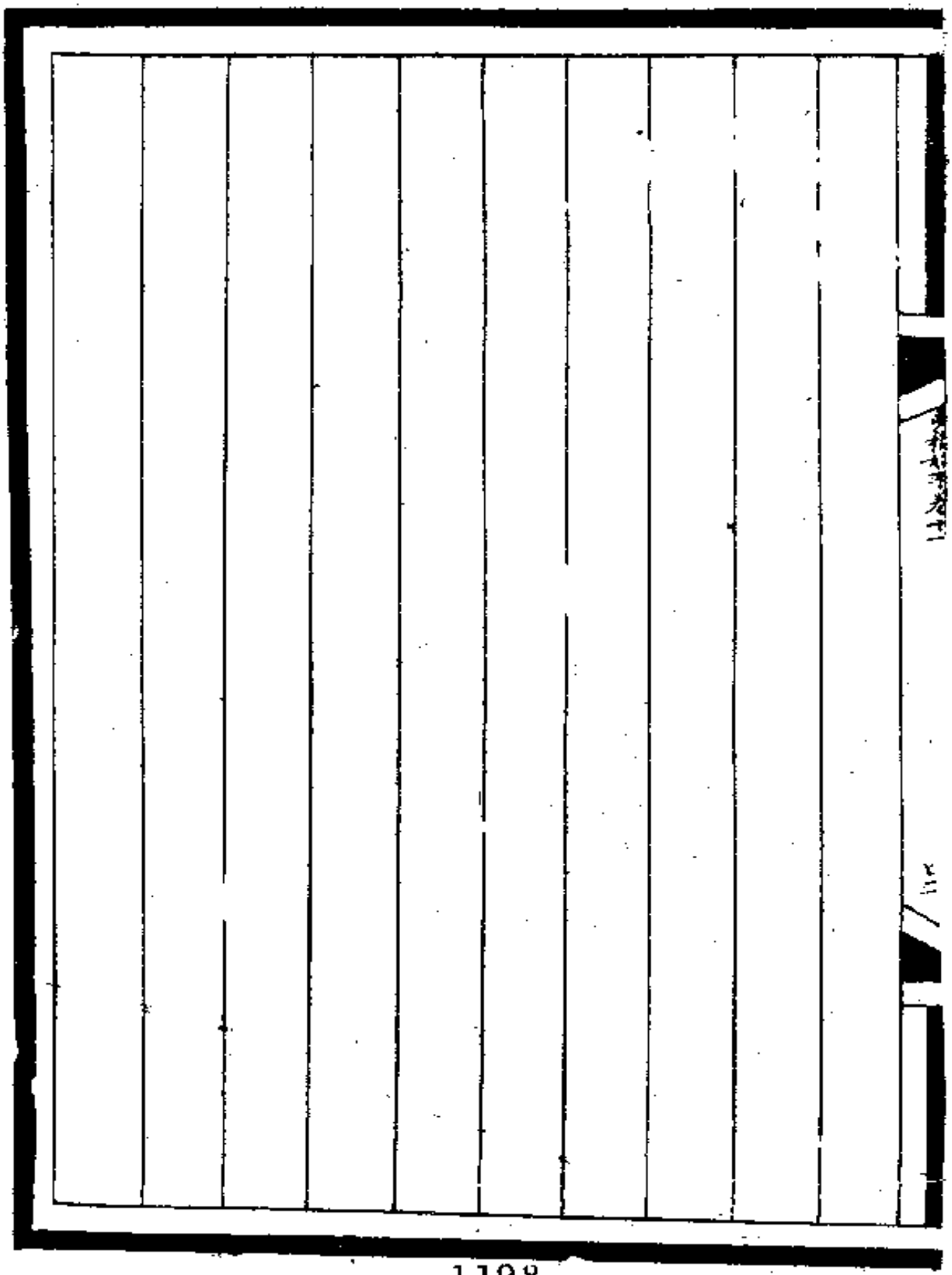
逕層劄駁。據理開導。該公使改請於原立條約互換之後。照錄分送。現仍飭由劉郎青給予照覆。並催速為換約。斟酌極為妥協。著薛煥。李鴻章。悉心籌商。相機辦理。如能令列斐士俯首聽命。即著迅速辦結。以免別生枝節。如該公使再三懇請。未便據之過嚴。係屬實情。所請照錄條約二十二本。僅鈐用江蘇藩司印信之處。即著准其照辦。至各國呈遞洋字條約一層。如公使再行固請收納。並著照薛煥。李鴻章所擬。與該公使議明。即交換約衙門存案。不得請遞都門。以示為廉兩邦限制。

布路斯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前日面議換約一事。德意志公會內。除本

國外尚有二十二國。各有君主。推本國為首領。故與
貴國總立和約。本國欽差大臣去年在京所立和約。雖係一
人畫押。各國均經列名。現在互換所立畫押原本。自係正
辦。惟換約以後。公會各國均應照辦。所換和約。亦應各收
一本。以便遵行。本署大臣奉命前來之時。公會各國均有
國書。情願照辦。是以互換和約後。均須各送一本。始可交
代。茲請並非各要畫押之約。惟祈飭將和約照錄二十二
本。鈐用貴司印信。以便分送各國。奉行無滯。是所盼切。且
現值年底。總請貴司查照迅速施行。為此照會。

等辨夷務始末卷之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二

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英國公使卜魯士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請臣文祥臣董恂

到伊公館晤稱金陵賊勢窮蹙儻能從中解散即辦理可

期得手旋據該國參贊威妥瑪信稱英國福副領事官前

在該國水師船內停泊南京城外據稱探悉賊情中國果

能晚諭該賊投誠無不赦罪本國大臣暨提督等一面出

示保其必能執信則賊勢自滅不及一旬必有內應等因

前來臣等伏讀同治元年六月間欽奉

上諭軍興以來百姓顛沛流離慘遭荼毒朝廷憫念民艱等因欽

此。查辦賊之道。自應勦撫兼施。果如該副領事所言。解散脅從。借為內應。金陵自不難於克復。惟所稱該國大臣出示作保。恐於納降之時。多所掣肘。且賊情詭詐。難保該副領事不為賊匪所愚。該公使等既有此說。亦不可坐失事機。曾國藩等老於戎行。必能隨機應變。合無仰懇

皇上明降諭旨。再行剴切宣示中外。與以自新。絕不追其既往。俾悔罪投誠者無復疑慮。並一面寄

諭兩江總督曾國藩。浙江巡撫左宗棠。並江浙各路統兵大臣。酌相機宜。妥為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英國公使信

函。請降旨解散髮逆脅從。並鈔錄威妥瑪原信呈覽一摺。據該
公使函稱金陵逆首洪秀全近聞已攜金銀貲財逃去。將來或
於常州或於杭州居住。金陵城牆廠臺無人防守。克復甚易。英
國副領事官福姓前帶水師停泊南京城外。探悉賊情。如官軍
果能曉諭逆賊投誠。無不赦罪。則賊勢自滅。不及一旬。必有內
應。惟官軍於戰勝後每多誅戮。以致懷疑觀望。儻能堅執有反
正者准其自新。該副領事即可至金陵城內曉諭。當經恭親王
等告以解散脅從。屢奉德音。不妨再行請旨申諭。惟勦撫之事。
應由中國統兵大臣酌量辦理。因將大概情形陳奏。請飭曾國
藩等酌辦等語。本日已明降諭旨。重申曉諭。並鈔錄明發諭旨

一分。交與英國。轉交該副領事官遞入金陵城內。冀逆賊聞風反正。於軍務或有裨益。惟賊情詭譎。該副領事所稱金陵賊勢窮蹙。是否實有其事。投誠之意。是真是偽。該國公使本有由該國出示作保之語。恭親王等以其事多掣肘。未允所請。著曾國藩密行探詢。如金陵城內之賊。有欲獻城投誠以冀免罪者。不妨設法曉諭。予以自新。以堅其信。一面嚴飭兵勇。不得利其貲財。私行殺害。以阻其向化之忱。違則重治其罪。管帶兵勇之將士。均須一體嚴加約束。不得於賊眾納款之時。任聽兵勇妄殺。其江浙各城。如有自拔來歸者。李鴻章左宗棠節著一體辦理。以現在軍情地勢而論。必應克復金陵。節節進勦。逼賊南趨。方

不至此勦彼竄。若金陵城中之賊。願為內應。則傾其巢穴。賊勢反解。事半功倍。誠不可失之機會。惟賊情詭詐。恐英國副領事等貪功嗜利。為其所愚。亦不可以不防。賊眾降意之是否真確。及官軍如何受降之法。務須熟思審處。慎之又慎。以期萬全。諒曾國藩久歷戎行。必能斟酌機宜。妥籌辦理也。

英國威妥瑪來函

署理副領事官福田滬。函致本參贊。以金陵逆首洪秀全近聞已將金銀家產逃去。似有將來或於常州或於杭州居住之意。至金陵城牆礮臺形勢。如無一人防守。克復實為易易等因。查該副領事官前在該處河面防備。不准賊

匪與英商船貨干礙。迨曾中堂統帶大兵前往。該師船方得退回。其時福領事充作繕譯官。進城出城。逆匪各首無不識認。現據來函中國

朝廷。果能曉諭該賊投誠。無不赦罪。本國卜大人暨水師提督各大臣等。一面出示。保其必能執信。則賊勢庶幾自滅。賊中頭目。屢次私寫密函。請敘職相助。俾得出城為幸等語。果如此辦理。不及一旬。必有內應。惟官兵得勝。事後亂殺。實使人生異心。蓋真賊不過一二分。其餘全為裹脅。偽稱干王賊匪洪仁玕有云。官兵似此亂殺。實為天國太平之益。洪仁玕前於咸豐六年未從賊之時到香港。本參贊

聞知伊為逆首家親。邀來兩次細問。頗為明晰。

辛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前派常勝軍助勦金陵。因白齊文調勇遲延時日。嗣據吳煦等稱。該道督帶頭隊輪船。已於十月二十九日駛抵鎮江。一俟大隊到齊。定期進攻等情。其時白齊文託病未行。臣又批飭吳煦楊坊等嚴催後隊輪船。剋期上駛去後。忽據署松江府知府方傳書等稟稱。本月十四日早間。白齊文由滬回松。將城門關閉。聞因餉銀未發。欲率勇搶刦。該府同參將李恆嵩暗中設法勸諭通事勇頭。許以發餉。各勇始一鬨而散。復據吳煦稟。在鎮株守旬餘。杳不見到。不得已折回催隊。十四夜駛至上

海。詢之楊坊。知白齊文任意宕延。屢催罔應。數計九月以前。早已放清。十月之餉。楊坊亦許為措備。告以一有起程的期。立即照付。詎白齊文不但行期無定。輒稱不願前赴金陵。請解差使。楊坊責以大義。白齊文佛然回松。十五日已刻。又帶洋槍隊數十人。趕至上海楊坊寓中。將楊坊毒額胸臆打傷。吐血不止。並將隊備發餉之洋銀四萬餘圓。強行搶去。稟請速行拏辦等情前來。伏查外國人性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難駕馭。前以白齊文原係常勝軍弁目。曾請歸中國版圖。已受三品頂戴職銜。又經英國提督何伯保薦。吳煦楊坊皆久與熟習。暫令接帶此軍。臣等實未深

悉底蘊。是以迭次奏明隨時留心察看。將來能否勝任。及是否就我範圍。再行酌奪奏

聞。嗣經協勦嘉定等處。尚為出力。亦據實陳奏。偶來臣營謁見。每為切實勸導。方冀曲意籠絡。俾為我用。不料其跋扈狂悖。竟至於此。自何伯回國後。英國往滬提督領事繙譯各官。均與白齊文交往親密。白齊文亦恃有英國袒護。日漸肆橫。此次逞兇滋事。經吳煦楊坊知照英國陸路提督士迪佛立。與之理論。士提督麥領事亦以為非。邀至臣營晤商。據士迪佛立麥華陀面稱。已遵臣照會。轉飭白齊文即日解去兵柄。聽候中國查辦。一面諭令英國前派去幫同教

練之兵官名與倫者。暫行接管。俟中外會商。派定妥員接
替辦理。臣聞奥倫性情偏執。未可專任。且疊奉寄
諭。令派大員接管。自應欽遵妥辦。惟常勝軍人數過衆。獷悍難制。
其帶兵弁目百數十名。皆係外國人。與該勇相習已久。若
管帶官驟易生手。呼應難靈。轉生事端。而各弁目素畏英
國之强。內又有英國派去數人。當白齊文反噬之際。非英
國派人暫管。不能令行禁止。萬不得已。與士迪佛立等酌
商。由中國與英國各派妥員。會同接管。並議定外國所派
之員。須與中國官員和衷會商。聽臣調遣。其支發口糧。約
束營規。裁減勇數。一切章程。應由中國主持經理。該兵官

不得干預。並由臣照會士提督遵照辦理。查升用副將署提標中營參將李恒嵩與常勝軍相處最久。人頗機警。臣因劄委該員會同英國所派兵官接管。俟收回兵權。再飭陸續裁汰。至三品項戴白齊文既隸中國版圖。違犯法令。應照中國之法治罪。以杜後患而儆其餘。業令吳煦楊坊李恒嵩等嚴密拏解。應否由總理衙門照會美國公使。轉飭住滬領事官。一併嚴拏。勿任遠颺。仰乞

聖明裁示。至二品項戴蘇松太道吳煦二品項戴前蘇松糧道楊坊帶領常勝軍。不能實力鈐制。辦理不善。應請

旨將吳煦楊坊暫行革職。仍令妥籌接辦事宜。以觀後效。如該軍

仍身李上諭李鴻章國欽此旨嘉獎謹恩施以為事業船

自行給發。英國水師提督何伯。陸路提督士迪佛。妥籌譯
官阿查墨。法國水師提督伏恭等。奮勇爭先。不辭艱險。疊
次助勦。克復堅城。竊惟中國出力員弁。皆職分應為之事。
我
國家酬庸有典。猶且細大不遺。矧在遠國外邦。視同己事。摧
堅陷陣。卓著戰功。酌理衡情。似難沒其勞績。可否懇
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兩國住京公使。回奏該國。酌給
議敘。以示我
朝行賞論功。中外一體之至意。其餘兩國出力員弁。即由臣
飭令會防局。仿照該國功牌式樣。另鑄金銀等牌若干面。

分別酌給佩帶。宣布

皇仁。俾知感奮。謹會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派常勝軍助勦金陵。白齊文不遵調遣。將楊坊毆打吐血並將傢備發鈎之洋銀四萬餘圓强行搶去經該撫會商英國提督士迪佛妄領事官參革陀將白齊文即日解去兵柄。聽候中國查辦。並派李恒嵩會同英國教練官奧倫暫行接管。和衷辦理。仍聽李鴻章調遣。其支發口糧。約束營規。裁減勇數。一切章程。均由中國主持經理。該兵官不得干預。並請將白齊文吳煦楊坊分別懲處。所籌均尚妥協。已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公使妥商辦理。白齊文毆傷

監司大員。刦奪餉銀。數逾鉅萬。實屬不法已極。該員已隸中國版圖。自應遵中國法律治罪。著即革去三品頂戴。交李鴻章嚴拏。按照中國制度。相機妥辦。定擬具奏。吳煦楊坊有督帶之責。辦理不善。咎亦難辭。均著暫行革職。仍令妥籌接辦。以觀後效。如此軍仍前獷悍。即由該道等酌量裁撤。儻再不能認真鈐束。即著李鴻章從嚴參辦。薛煥於外國事務素為熟悉。辦理均極妥協。該大臣亦當會同商辦。以期萬全無弊。不得以事權不屬。置身事外。至常勝軍入江助攻九洑洲。疊經催令趕緊籌辦。原以江面賊勢仍重。如常勝軍之勇猛。可以攻堅陷銳。於防勦不無裨益。今主將新易。恐軍氣不靖。約束無資。轉生他變。是否仍

令入江助勦。抑或暫行留滬。另調一軍助攻九洑洲之處。並著曾國藩都興阿富明阿李鴻章會商妥辦。李鴻章請奬外國出力各員一片。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該撫所請。照會兩國住京公使自行辦理矣。

丁亥。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貴州教民案件。尚未辦結。該國在京公使時復饒舌。疊諭勞崇光迅赴貴州。會同崇實等秉公辦理。現在該前督業已交卸。計日諒已起程。著即兼程前進。不得稍涉遲延。張亮基前令署理黔撫。該前督到黔。張亮基必已先到。即著商同辦理。務須權中外之勢。遵照疊奉諭旨。及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咨文。斟酌妥善。各協其宜。總期於明年二月內辦結。
是為至要。
已且。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俄國分界使臣。在塔爾巴
哈台會議不遂。隱忍回國。奴才隨與明緒等。將該處祖後辦
法。商同豫籌。即於九月十一日。帶領司員等起身折回。十
月下旬始抵科境。據委員阿克敦佈稟稱。遵飭復查俄使
所指科屬卡外各地名。均在鄂木嚕克大墉之北。奉文時
已值山封路阻。未能遍查。俟明春始能復勘。越日面稟。今
年落雪太早。九月初間已斷行蹤。職等竭力出卡。與總管
齊察罕布會晤。問知鄂木嚕克之北吹河一帶。實有俄

人舊蓋木房二十餘間。因未經親睹。不敢敘入稟內。而齊察罕等駐紮。離卡均在十數站之遠。前接劉調。一時不能前來迎謁。初七日行至科屬。前任參贊大臣錫霖參贊大臣廣屬。一同接見。談及俄使任意侵占之狀太奢。明年若果復來。難免逞兵挾制。應公同酌量防範。且須擬定一了結辦法。至吹河一帶。既有建蓋木房。可見蓄謀已久。豫為侵占地步。自應採訪其建立原委。以備來時與之理論。更須將該處總管及鄰近毗連之蒙古王公各愛曼。剴切曉諭。加意撫綏。以杜離心。該大臣等意見僉同。隨公同面諭該委員等。明春復查。不得稍有顢頇。致誤事機。且即傳諭

總管齊察罕等及該愛曼王公等令其齊心禦侮自守藩
籬萬不可為俄人狡賴條約之言所惑一俟春融道路開
通務將何處無處蒙古生計何處可以議分周查履勘聲
註圖內稟請本城大臣覈准咨覆到日聽候辦理錫霖因
發病祈代奏回旗調理等再三勸其安心調治目覩病
狀恐於分界事宜難資指臂可否請
旨派定現任參贊幫辦大臣幫同辦理抑於廣屢奎昌二員中專
派一人之處恭候
聖裁茲於十一月二十日回烏里雅蘇台本任將
欽差關防派隨任委員岳嵩或舒敏奏恭送內閣封存仍遇有與

俄國交涉事件。再請鈐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查詢俄人舊蓋房間。並豫籌防範一摺。俄國使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分界事宜。不遂所欲。隱忍回國。該使臣所指科布多卡外各地名。均在鄂木嚕克大墻之北。現值大雪封山。道路阻滯。未能出卡遠行查看。著俟明歲春融後。即飭令委員阿克敦佈等。馳赴該處。將鄂木嚕克之北吹河一帶。俄人舊蓋木房共若干間。親行勘明。此項房屋起自何年。此外有無另在他處建蓋房屋。均著逐細查明建立原委。以備將來與俄使理論時。令其撤去。不得聽其任意侵占。此次俄使隱忍歸國。明歲再來。難保無稱兵挾制之舉。所有該處總管

及鄰近毗連之蒙古王公各愛曼均著明緒會同明誼。豫為曉
諭。加意撫綏。以期聯絡聲勢。奔心禦侮。毋稍大意。至卡外地方。
何處無礙蒙古生計。何處可以議分。亦須明春遇查履勘。豫為
繪圖。以便臨期奏明。候旨辦理。錫霖既患骸疾。所有分界事宜。
即著廣鳳幫同明誼辦理。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據法國哥士耆呈遞所擬
十二條。臣等給與照覆。後該國繙譯官到署。約臣寶鋆臣
文祥臣崇綸等。於初二日往法館面商事件。本月初一日。
該使將照會送到。大意謂田興恕趙長三戴鹿芝三員。定
須抵命。若僅議賠償。萬難照准等語。本月初二日。臣寶鋆

等。同赴該館。將此案情形。與之據理辯論半日之久。該使始終逞其臆見。毫無更改。咆哮異常。欲決裂者數四。臣等以大局所關。不得已於詞色之間。稍示牢籠。該使固謂此案必須照其原議辦理。仍候臣等斟酌辦法。無庸再給照會。即於次日沙函布知等語。臣等於次日酌擬信稟。以此案條款。應以是否論抵一條為重。

現在業經

欽派大臣前往查辦。一經查實。自應按照中國律例。分別抵罪。當即繕就。由臣崇綸臣恒祺面交該使。告以即如所擬辦理。亦不能憑一面之詞即行定案。必須聽候

欽差大臣等查明。取具供詞。方可定擬。復經辯論再三。該使始行
勉強應允。已由臣衙門再行咨催勞崇光等。秉公迅速辦
結。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甚為心感。貴親王不深念
貴國與各國來往之誼。執意如此辦理。恐遲早之間。不免有
決裂之勢。來文有未協者三端。一謂本國因此遂欲任意
傷損
貴國實在之國體。與真正之國計。二擬賠償各款。即算抵命。

不思本國何能貪貲財地土。遂聽死者埋冤。且人命之事。與國體所在同重。一任鉅貲廣土。斷無可以相易之理。三以前此西林縣張鳴鳳一案。與現在田興恕等此案擬照一律。溯自咸豐三年賊陷金陵。泰西諸國。無不喜躍推讚。冀賊得中國以後。彼此可通好來往。當有起勢助賊之意。惟本國一國。本大臣一人。立排眾議。至上海力贊拉提督調兵進攻。越兩月擊敗該匪。克復縣城。當時本國弁兵陣亡及受傷者計共三十餘員名。迨六年葉中堂與巴領事爭搆之時。本國雖已有西林縣一案。然本大臣當將本國旗號落下。明告眾人。此時本國不與英國同一辦法。延至

七年。本國始亦開仗。只因葉名琛倡勒所致。亦如現在此案。貴親王堅執不能妥辦。但在開仗之際。本國亦有兩意。一為理論本國受屈之處。一為中國既啟兵端。恐非封疆之利。有本國參預其間。可無他虞。即八年議和之時。何國以意氣相陵。何國以禮讓相待。且十年和議之前。賊犯上海。非本大臣極力維持。集兵捍禦。上海猶得為貴國賦稅之土乎。至今非上海猶存。貴國又何以聯絡南北乎。計單興迄今。本國出血力相助。究於本國何益。雖英國現助貴國之處或更多。但伊國貿易繁富。猶易為力。至本國則有

出無入。奚止加倍為難。今貴親王自言為
文宗顯皇帝之弟。何國大臣。意中可以忘此。但視何國大臣有驕
傲之狀。何國大臣有和睦之誠。可見本大臣現於此案。謂
田興恕趙長三戴鹿芝三犯員。定須抵命。實一秉大公之
言。斷無有前此不欲稍乘
貴國之危。今忽於此案致欲重傷
貴國大局。非昏昧顛倒。自毀其素行乎。
貴國各處滋事。皆因現今外間官員。敢於譏笑
諭旨。譏笑貴親王。非謗和約。相習成風。今將該三犯員從重懲創。
則各處必皆相戒。勿蹈伊等覆轍。從此即可令行禁止。而

本大臣亦可與貴親王商議彼此利益之事。免以精神思力。勞費於此等擾害之端。使當日西林縣張鳴鳳早辦抵償。則懲一勸百。亦不致該三犯員為此隕命矣。此未協者一也。嘗思國無體不立。國無君相以決統之則亂。是以為政者必以崇重國體為首。但欲自重其國體。亦必推己及人。凡重臣謀國。必審量己之國體何如。人之國體何如。而籌所以善全之策。田興恕等殺害本國文傳教士。迄今貴親王猶力為庇護。不肯令其抵償。無非終以本國為夷人。而暗以屬國相待。來文謂殺人者抵。係為平民而言。大臣又當別論。本大臣思中國教民被害八人。則田興恕乃國

之大臣。自應在議貴之條。若論本國文傳教士。則田興恕非其官長。殺人者死。何異平民。今以田興恕係大臣為詞。此非以屬國相待。謂本國人之於貴國官吏。亦有尊卑之分耶。閱貴親王來文。而知田興恕必須抵命。無復可疑。是為維持本國國體之本分。至於賠償一節。本大臣擬款。為該處天主堂被焚。及胡主教失去衣物等件。應著地方官賠補。至文傳教士等被害。仍應田興恕等抵罪。所謂賠償。乃償生者所失。非即以此償死者之命也。此未協者二也。至於貴親王援西林縣張鳴鳳一案。比照田興恕等此案。兩案情由。判然各別。張鳴鳳殺死馬

傳教士。爾時馬傳教士本不應擅入內地。無本國官員暨
貴國官員合寫護照。其時葉督若將張令從重杖處。發往新
疆。即可了結。因其不肯如此辦理。故意支吾。致啟兵端。而
貴國傷亡不下數千人。糜費無數軍餉。究有何益。至此次文
傳教士前赴貴州。則係明遵和約。持有本國所發護照。非
但有我欽差關防。並有
貴國直隸布政司印信。又有刊摘和約三款。經總理衙門過
印。況我國和約久經徧處張貼。必已家喻戶曉。田興恕身
為大吏。自應知之更悉。殺害教民之後。總理衙門行文屬
其以後不可如此辦理。乃伊飭害文教士。又在三月以後。

足見伊接到聽理衙門諄飭之後。尚自任意兇暴。趙長三戴鹿芝。亦仍任為爪牙。並未絲毫斂跡。本大臣實望貴國勿因此事再受兵戈驚擾。糜費死亡。以致重定和約。種種失計。只由免此三罪人一死之故。不可不權其輕重。早自審處也。此未協者三也。總之田興恕等應當抵命者必須抵命。實無法可為寬免。為此照會。

給法國哥士者原函

貴州教士教民被害一案。自接貴大臣照會以來。迭經奏

明請

飭查辦。連次欽奉

諭旨。並經
欽派大臣前兩廣總督勞馳赴貴州。秉公覈辦。本衙門無論接到
貴大臣照會。或信函均係隨到隨辦。從未稍有稽延。無如
貴州距京較遠。由粵至黔。地方又多未靖。是以
欽差勞大臣現尚未經查明覆奏。迨日迭接貴大臣照會。並單開
十二條。及面晤辯論多次。此案條款。應以是否論抵一條
為重。據貴大臣所言。貴國傳教士。及中國教民等。係因傳
教習教被害。別無啟釁緣由。現在業經
欽派大臣前往查辦。一經查實。自必按照中國律例。分別首從抵
罪。其餘各款。應由

欽差大臣查辦時酌覈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天主教現已弛禁。自應將從前入官之天主堂。給還教民管業。本年閏八月。曾據哥士者來函。川省原建天主堂多處。其最要係在重慶夔州二府。合涪二州。莫如審擇一所。專力妥辦。其他皆置不問。訪得巴縣城內長安寺。久已閒廢。可將此廟償抵眾堂。臣等因哥士者所稱。只須擇給一處。此外各處舊有天主堂。皆可不問。尚屬簡捷可行。當即據情咨行四川總督駱秉章查明妥辦去後。現在尚未咨覆前來。茲復據哥士者來函。請將長安寺即崇因寺。給為教中公業。其川東各處教堂。概置勿議等

語。並據云該寺不在祀典之內。臣等覆查無異。自可照辦。

相應請

旨飭下四川總督駱秉章迅速辦結。毋得稽延。以安教士而敦睦

誼。

御批。依議。

法國哥士者來函

四川重慶府之長安寺。即崇因寺。改建天主堂一事。貴大

臣飭由該省地方官查勘具報。將

大清一統志查閱。長安寺何曾載入祀典。聞該處吳道投意紳

民。捏稟作鵠。並欲將該處舊有另建之書院。移入該寺。以

便藉口。此事非明奉
嚴旨。不能辦成。即望奏請，
飭遵完結。
恭親王等又奏。臣崇綸。臣恆祺於初三日到法館送信時。
據哥士者面稱。該國勒伯勒東。現授中國總兵。此後如能
克復紹興杭州。可否以提督升授等語。臣等查勒伯勒東
自入中國以來。疊經戰陣。克復上虞等城。尚屬克盡厥職。
現值賊氛未靖。首重材武。況以外國將弁。願隸中國。尤當
覈其功績。予以升遷。俾知感激。臣等酌擬給該使一函。告
以勒伯勒東果有收復蘇杭功績。自應據情保奏。仰荷

殊施。

御批。知道了。

給法國哥士耆。原函

貴國勒總兵自入中國受職以來。迭經戰陣。克復上虞等城。實屬克盡厥職。業經欽奉

諭旨。傳語褒嘉。日昨會晤貴大臣。云稱勒總兵此後如能克復紹興杭州等城。可否以提督升授等因。今日面見恭親王。述及大意。以為論功升擢。理所應然。果能奮勉圖功。獨力克復紹興蘇杭等郡。似此勛功卓著。自應據情保奏。邀蒙

允准。

恭親王等又奏。美國公使蒲安臣本年夏間來京。於七月二十五日。齎到該國主書一件。交臣衙門。當經臣等奏明進呈

御覽。所有答覆該國主

璽書一件。業由軍機處敬謹撰就。於本月初七日。臣奕訢等恭齎親交蒲安臣祗領。茲接該使照會。內稱當即齎送回南等語。詞氣尚屬馴順。

御批。知道了。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到

貴國

大皇帝。與本國大伯理璽天德書一函。本大臣當即日齎送回國。

奏呈大伯理璽天德收覽。為此照會貴親王查照可也。

辛卯。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布國

使臣列斐士前與兼署江蘇布政使事署按察使劉郇膏

會議換約事宜。該使稱於互換原本條約之外。尚有德意

志公會各國。須另錄漢文漢字條約各二十二本。同請互

換。疊經駁斥。連日據劉郇膏面稟。並將列斐士照會信函。

隨時呈閱。經該署司遵飭疊次辯駁。始定換約之期。十一

月二十四日。列斐士遞照會。請於二十五日申刻換約。惟

於公會各國之事。則稱另外設法辦理。查該使此次專識訂期換約。自宜允行。而另外辦理一言。仍須指斥。當飭劉郇膏備文分晰照覆。屆期列斐士率同幫辦訥多威繙譯李梅及公會各國領事三人。齊集劉郇膏行館。並無他說。該署司與該使將原本條約校對。彼此互換。並照劉郇膏刪定全衙文稿。繕寫二分。各收為據。列斐士將益用

御寶條約原本。敬謹捧回。劉郇膏將換到條約原本。具稟呈送前來。查條漢文法文布文條約專條通商稅則善後條款。一併彙訂。貫以銀線。銀盤內灼該國主添印。臣等謹飭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原派委員題補直隸肅甯縣知縣黃惠

廉齋赴都門。呈送總理衙門察收。

薛煥等又奏。臣等於列斐士所請公會各國互送條約一節。飭令劉郇膏疊次辯駁。凡該使取巧違理之語。正言拒斥。所給照覆。內敘中國亦當添出別條一語。緣條約不載之事。該使不應另有干求。如該國實有為難之處。則向有互議增減之法。臣等先經豫飭劉郇膏遇與列斐士會議之時。如該使堅申前請。應即答以此係原約不載。如必須懇辯。中國亦應重議刪去約內不便之事。庶可兩得其平。明知該使未必聽從。不過借以拒其瀆請。乃列斐士接得照覆。絕不議及此層。但以他詞挾制。復經嚴斥。其術不售

遂請訂期換約。惟此次照會尚稱另外設法辦理。雖主予駁覆。並無他說。而原文既有此語。其是否藉以解嘲。抑不免再有饒舌。又或託他國代向總理衙門籲懇。或託轉遞申陳。均屬難於懸揣。第該使屢次為理所屈。似此後制伏或不甚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薛煥李鴻章奏布路斯國換約事竣。並密陳列奏士恐有饒舌各摺片。此次該大臣等於辦駁該公使要求各情。隨機杜絕。頗為妥協。惟該公使照會內有另外設法辦理之語。恐其尚有饒舌。亦應隨時防範。已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為察看。務期內外一體。杜其要求。儻該公使

在滬或有干請。仍著該大臣等設法辦理。

署江蘇藩司劉郇膏與布路斯國使臣列斐士互遞會銜

公文

為會同互換和約事。照得本司本署大臣在上海地方互換和約。今

於中國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外國一千八百六

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各將所奉之權。公同驗明。俱屬妥善。

即將

大清國與大布國。並德音志拜晏。撒遜。漢諾威。威而顛白而額

巴敦。黑辛加習利。黑星達而木司大。布倫帥額。阿爾敦布

而額。魯生布而額。撒孫外抹艾生納。撒孫麥甯思。撒孫阿

理廷部而額撒孫各部而額大拏埽賞德克比而孟地安
阿而得疊埽郭定安阿而得比爾你布而額立具實瓦字
部而魯德司答實瓦字部而孫德而士好遜大支派之各
洛以斯小支派之各洛以斯法郎格岳而德昂布而士並
模令布而額水林模令布而額錫特利子二邦以及律百
克伯磊門昂布爾公會通商各國於咸豐十一年七月二
十八日即外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在天津
所立和約今在上海布政使行館互換本司劉謹將
大皇帝欽用國寶原本和約親交布國列署大臣手收本署大臣
列謹將大君主欽用國寶原本和約親交中國劉藩臺手

收。嗣後兩國並公會各國。均遵和約奉行。永遠和好平安。

合行會銜存照。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壬辰。湖南巡撫毛鴻賓奏。臣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湖南燒毀教堂之案。久懸未結。

請飭該督撫妥速持平。設法辦理等因欽此。查湘潭衡州燒毀

教堂一案。前經臣將各該縣奏參摘去頂戴。勒限賠修。並

飭查拏倡首之人。究明懲辦。誠以中外和好大局所關。未

敢市美名而激事端也。惟是天主教之流傳。非止一日之

事。則圖終慮始。即不得不為久遠之謀。儻辦理稍失其平。

雖可勉強於目前。終難必相安於異日。臣就該公使所識

悉心酌覈。其中有可以准行者。有礙難允准者。大抵凡人之情。乍見則相驚。積久則相忘。其相驚之時。縱反覆開導。不能驟破其疑。迨久而習焉。不見其異。斯無忤於心。遂且淡然忘之。而解釋於不自覺。湖南地非瀕海。各屬居民。向未覩洋人之形狀。歷來入教者。大率暗相傳習。教中底蘊。外人不得而知。以粵逆倡亂。亦係假天主教為名。其非與天主教同類。士民無從盡識。疑極幻生。訛言因之而起。湖南民風素稱剛勁。年來用兵日久。各以忠義激勸其鄉人。風氣所趨。遂有時甘蹈於愚而不悔。今若操之過急。則持之轉將愈堅。臣職任封疆。斷不肯縱容以乖和好。然深察

事勢。亦未便偏重以失人心。反覆籌維。辦理殊無把握。因思該主教傳教之意。不過欲人之信從。原不願多生釁隙。臣以為欲求永杜爭端。莫如使人無疑。擬請令向來習教之人。報明戶首團總。稟知地方官註冊。嗣後有願習教者。均由戶首團總查明。實係有心向善。並無為匪劣跡。先行報明地方官一律註冊。庶教民可按冊而稽。地方官得以隨時保護。而名冊在官。稟報由戶首團總。旁人無所容其疑議。自不致更滋事故。或亦從容解釋久遠相安之一法。除該公使所擬條款。分別可行與不可行。詳悉另列清單外。所有臣遵

旨議覆緣由。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知道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議覆條款清單

第一款。飭禁所屬以後。不得仍蹈前轍等語。查此案業經刊刻告示。通頒曉諭。嚴警將來。各屬俱已張貼。無庸另行飭禁。

第二款。於方教主到時。沿途飭辦住所。到長沙後。即備公館居住。兩日內以賓禮接見等語。查中外既通和好。方教主遠來傳教。以勸人行善為本。則以禮接見。其理順。其事亦易辦。惟是楚人蠻野。天下所共知。必欲借勢相壓。轉致

街談巷議。互相驚疑。夫民猶水也。順其性以導之。可冀漸漬而消。逆其性以障之。恐將潰決橫溢。現在物議未平。請勿輕動。庶中外各行善教。不致激成事端。儻遽於沿途設住所。到長沙設公館。愚民無知。必且觀聽傳駭。在沿途多係荒陬僻壤。官法驟難周到。在長沙則五方雜處。更恐兩不相下。或聚眾行兇。出其不意。雖盡法捕治。未足洩忿。與其事後引咎。有虧待客以禮之道。而已補牢無及。何若事前直告。猶不失相與以誠之義。而可弭患未萌。此條應暫無庸議。

第三款嚴飭地方官將大道土所嵌十字架起除。並將應

出告示刊刻印就。發給張貼等語。查湘潭街市所嵌十字架。久經劄飭該地方官勸諭居民一律起除。猶恐愚民狃於偏見。一時未即聽從。再當剴切勸導。務使之自願除去。庶不致有後言。至該公使所擬告示。詞意微涉偏重。且業已出示曉諭。應無庸再議。

第四款。各處天主堂公所。必一律照舊建成。方教主所失書籍衣服等物。請飭各該縣措銀送交。自行製辦等語。查湘潭天主堂。業據該縣稟報。按照舊式賠修竣工。衡州天主堂。亦飭即日興修。方主教所失書籍衣服。當時未據開報。惟係遠來傳教之人。為地方官所應保護。自可飭令各

該縣照送銀兩交其自製。以示柔遠之意。至於教民原係內地百姓。尋常百姓被難。無散給銀兩之例。更無賞給項戴之事。頻年賊氛肆擾。居民被難者何止千百萬家。其視被難教民。困苦尤甚。勢不能一一給銀兩賞項戴也。教民與居民初無區別。固不可以習教之故。稍存歧視。亦未便以習教之故。偏示優崇。所請俟散銀兩給與項戴之處。擬難准行。

第五款。事指江西事宜。應由江西議覆。

第六款。衡州府湘潭縣二城內。舊有天主堂。及各項產業。應由各該地方官查明原處送還。或另行賠償等語。查湘

潭衡州所建天主堂。即係清還舊地。此外有無別項產業年湮代遠。無憑查考。若任該教主隨意指索。恐致紛紛多事。即令本係舊業。而百數十年中。不知更易幾主。其現在管業者皆從價買而來。勢難奪所有以畀該主教。湖南民氣剛勁。習於爭鬬。準理以喻之。尚可以平其心。恃勢以加之。必且轉滋其擾。該主教勸人為善。亦期與人相安。應俟確切查明分別辦理。暫難率准。

第七款。應在長沙城內。擇取空閒廟宇公所。約地十五畝上下。歸方主教為教中公業等語。查長沙城池狹小。城內除衙署貢院等處外。尺寸皆係民居。其庵堂寺觀。亦係由

民間捐資修建並無十五畝上下公地。該教主在湖南日久。從前往來各處。與地方初無牴牾。蓋前則自同於居民。故居民亦相與安之。今則自異於居民。故居民遂相與嫉之。儻給與空地。聽其興工修造。駭世俗之目。驚士民之聽。萬一又釀事端。轉於該主教無益。地方官亦不任受咎。礙難准行。

第八款。前任衡永道瑪嘉嗲使士民與教中為難。起意釀禍。應據實參劾等語。查士民之舉動。非地方官所能勉強。苟非心之所願。雖驅之而亦不肯為。道員職位較尊。更非州縣親民者可比。縱能嗲使一二人。亦豈能嗲使千萬人。

且衡州為該道所轄。該道得而咨使之。湘潭非該道所轄。該道惡從而咨使之。馮甦向日居官。尚著備聲。不過上年方主教到衡往拜未會。彼時或有公事。或偶抱恙。均未可定。別無咨使實據。黜陟官吏。朝廷自有典章。未便因該主教一面之辭。遂執為釀禍之罪。礙難准行。

御批覽。

癸巳。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臣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教堂一案。久懸未結。請飭妥速辦理。並將照會等件照錄呈覽一摺。著沈葆楨悉心酌覈。飛速

覆奏等因欽此。臣當即督同司道。邀集公正紳士。將鈔發照會
等件。公同閱看。其各自曉諭士民。仰體
國家柔遠之心。蠲小忿。成大信。務釋猜嫌。永締和好。所議條
款。定須一一照行。各官紳深明事理。並無異議。乃傳語甫
經數日。通衢處所。偏貼撲滅異端邪教公啟。據南新二縣
揭呈前來。怨憤情詞。幾有不共戴天之勢。臣一面飭縣嚴
密查拏。一面傳詰紳士。據稱奉諭後即偏告各親友。或曉
以義理。或怵以利害。聽者無不帖然。皆云關涉自有公論。
我輩只知從衆而已。日來宣傳揭帖。各紳具有見聞。然莫
能查出何人所撰。臣又詰以夏子春徐士章何人。據稱紳

士中實無此兩箇名字。但江省此姓甚多。既據照會中指為唆使之人。則各衙門自有案可稽。不難著落研究。乃徧查臣及司道府縣各衙門。並無此二人控詞。而教堂一案。亦未曾有人具控。臣止得令紳士再行逐加曉諭。如士民人等別有實在冤抑。許其聯名具呈。意謂既得主名。便有操縱把握。乃數月並無一人呈訴。惟匿名揭帖。愈貼愈多。此處揭去。他處復貼。理諭勢禁。均無從下手。臣訪聞街談巷議。咸謂官藉外國威偪小民。人情洶洶。深恐復激成變。故因密派素信親友。假扮客商。於茶坊酒肆中託為邂逅閒談。乘其不意。與之反覆辨論。冀其漸開覺悟。兼可訪出

倡首之人。乃察其所記問答之詞。則滿腹疑團。始終不釋。人言藉藉。衆口雷同。臣思此案必使民間毫無積疑。而後教士重到省城。可以安心傳教。若止由臣等含糊答應。將來必大起釁端。即法國公使亦豫料事勢所必然。故照會第一條。即有仍蹈前轍。惟各該省督撫是問之語。兩國既敦和好。臣等與該教士亦休戚相關。若不早策萬全。致後來有不忍言之事。臣等從重懲處。固分所應得。要何補於該教士之業已契虧。即如本年二月間。何嘗無委員防護。兵役彈壓。然衆怒難犯。勢如潮湧。誰能禦之。所以再四熟商。數月莫能定議。竊思傳教與用兵不同。用兵則以力屈

人。傳教則以心服人。人何以服。信之斯服之矣。人何以信。示之以可信斯信之矣。即如佛教來自西藏。當其初入中國。夫誰信之。今則士大夫以至愚夫愚婦。厚然信之矣。即天主教行於上海等處。民趨之若不及。而江西湖南遲有此變。非江西湖南好與法國為難也。上海等處為時較久。民實見其可信。故不強之信而自信。江西湖南為時甚暫。民未知其可信。故迫求其信而愈不信也。使傳教士徐示以可信。不強以遽信。久焉斷無不信之理。古人有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該教士既以傳教為己任。必其學識深遠。洞曉人情。定以斯言為不謬。查江西前案。與湖南貴州。

頗不相侔。當滋事之時。教士教民業經他往。並無受傷受辱之人。該教士素以愛人如己。釋讎不報為懷。當必不以此為芥蔕。教堂本福小民居。所值無幾。該教士且肯舍其家屬貲產而來。教民又皆樂善好施。亦斷不以此為吝惜。揣該教士之心。第以勸人為善。反遭不白之寃。若罪無所歸。恐為他國所輕視。臣擬由官籌措五千金。俟羅教士抵滬時。解與九江道妥交。以為賠修之費。但凡百姓願賣之地。任憑羅教士自擇建造。以壯觀瞻。至臣防範既疏。又復調停之術。致中外大局。幾起釁端。仍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似可以全該教士之體面而服其心。該教

士從此可曲順輿情。因勢利導。由近及遠。自易及難。其一時未遽信者。勿與較量。教民倚勢結怨者。晚諭禁止。勿聽一偏之詞。致開嫌隙。俾百姓欣然相告曰。彼教之愛人如己。誠如是也。彼教之釋難不報。誠如是也。有不從之恐後哉。故曰徐示以可信。不強以遽信。久焉斷無不信者也。若謂懾之以兵威。期收效於旦夕。則匹夫不可奪志。萬衆同心。背城借一。惟天所授。勝負何常。勸人為善者。當不出此。

可否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法國公使。晚諭該教士遵照辦理。除議覆條款。另具清摺外。並鈔呈匿名揭帖一紙。密訪問答一紙。伏

乞

聖鑒。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單三件。片一件併發

沈葆楨又奏。臣於前月二十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

密寄。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等省教民事件。請飭迅速完結

一摺等因欽此。查照會內所稱。議如

聖諭。顯因教民案件。未能盡遂所請。作此恫喝之詞。豈能遽為所

懾。竊思馭夷之術。固不容操之已蹙。亦不容示之太柔。儻

因其恫喝之詞一一勉從所請。則我退一步。彼進一步。必

至無地自容。從古苟且求和。未有不立見其敗者。前史得失。歷歷可觀。非徒夷德無厭。即內地羣不逞之徒。且持我短長以張其鋒。察看近日所來照會。迥異從前荒陋規模。勢之所在。衆所爭趨。才智之士。甘為鷹犬。言之髮指。思之寒心。臣此次請以官等五千金。作為賠費。又請將臣重處以平其心。實出於萬不得已之情。作此無可奈何之策。如該酋能以理自屈。定當俯首無詞。時事萬難。臣何敢稍事沽名。稍事負氣。第民心必不可失。

國體必不可傷。窒礙情形。難逃

聖鑒。臣智盡能索。只得於相形之下。害取其輕。理合附片密陳。

御批覽。

議覆條款清單

第一款。飭禁所屬不得仍蹈前轍。否則惟督撫是問等語。查督撫為官民表率。責有攸歸。如果該教士教民別無可疑肇釁之端。平空遭人傷辱。督撫未能防範。自難辭咎。

第二款。羅教士到時。沿途飭辦住所。省城飭辦公館。以賓禮接見等語。兩國交好。使在其間。賓禮相見。分所應得。惟飭辦住所公館。居民創見。將益激其不平之鳴。該教士以存誠樂善為操修。則紛華必非所好。且眾怒未息。晉省一節。姑應從緩。以期收效將來。

第三款羅傳教士到後。五日內將告示刊印。實貼一月等語。查教之行否。在心服不在語言。該教士此後能有以服其心。小民自趨之若鶩。儻僅恃此告示。挾之以勢。則貼出而遽遭摧毀。固失體面。若顯然派人看守。是轉以此地不行確據。播諸遠方。似於傳教事宜。非徒無益。

第四款。係湖南事宜。應由湖南議覆。

第五款羅士舊有育嬰堂兩所。在南昌城內。去年被焚。應將省城撫州門外官育嬰堂。並地基一切產業賠還。又以二千兩賠補器具。再將天主堂照舊建成。其城內教民鋪面。鄉村教民田地被踞者。查明給還。此外備銀五千兩。賠

償教民家具等語。查江西去年。並無百姓焚毀法國育嬰堂之案。亦無教民鋪面田地被踞之案。如果有之。當時必不致默無一言。撫州門外之育嬰堂。係闔省士民捐建。人人得起而爭之。斷非官所能做主。且同為善舉。何必强取諸人。民間產業流通。自有契價。教民與居民。事同一律。若指從前教民賣出之業為被占。居民豈肯甘心。倚勢作威。致攖眾怒。恐非教民之福。且傳教貴於日行日廣。該教士潔身克己。宜嚴加約束。方足以示招徠。至二月間所毀天主堂。只係契買民居。並未照洋法改造。所值無幾。即併所捐器具估計。亦不過三千餘金。應由官籌措五千金。俟羅

士抵得時。由九江道妥交。作為賠修之費。以昭公允。

第六款。江西吳城鎮。道光年間燒毀教堂。及鋪面等項。應查明送還。或另行賠償。均應照辦等語。查吳城梅家街之教堂地基。已成義塚。應飭吳城同知。俟羅士到日。查明官地。按照原地基址抵給。並將梅家街之井。一併交還。湯家園教堂地址如故。店面尚存。亦一併交還。被拆木料。面商給價。以示體恤。

第七款。九江府城內。擇空閒廟宇公所。房屋整潔者。約地十五畝上下。送交羅士為教中公業等語。查九江兵燹之餘。官廨民居。且未全復。何有空閒公所。即使或有廟宇。則

皆眾所公建。人人得起爭端。豈能由官立契擅給。應於所賠五千金內。由該教士酌提若干。擇本地願賣民居。自行按照時值購買。以示兩無猜嫌。

第八款。係湖南事宜。應由湖南議覆。

御批。覽。

密訪問答

問你們紛紛議論。都說要與法國傳教士拌命何故。答云他要奪我們本地公建的育嬰堂。人要我們賠他許多銀子。且叫從教的來占我們鋪面田地。人說有兵船來挾制我們。我們讓他一步。他總是進一步。以後總不能安生。如

何不與他拌命。問我等從上海來。彼處天主堂甚多。都說是勸人為善。譬如育嬰一節。豈不是好事。答云我本地育嬰。都是把人家纔養出孩子抱來乳哺。他堂內都買的是十幾歲男女。你們想是育嬰耶。還是借此採生折割耶。而且長毛都是奉天主教的。他們必定要在城內。及近城地方傳教。譬如句引長毛進來。我們身家性命不都休了。問你們地方官同紳士主意如何。答云官府紳士。總是依他。做官的止圖一日無事。騙一日俸薪。到了緊急時候。他就走了。幾時顧百姓的身家性命。紳士也與官差不多。他有家當的也會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與他何干。我們如今

都不要他管。我們止做我們的事。問譬如真有兵船來。難道你們真與他打仗麼。答云目下受從教的欺淩也是死。將來他從教的黨羽多了。奪了城池也是死。句引長毛來也是死。橫豎總是死。他不過是礮火利害。我們都拌著死。看他一礮能打死幾箇人。只要打不完的十箇人殺他一箇人。也都殺了。問你們各位貴姓。答云我們看你是老實人。與你閒談。連日官府都在各處訪查。你是外省的口音。我們姓名。不能對你說的。

江西匿名揭帖撲滅異端邪教公啟

江西闔省士民耆庶。為公立議約事。照得外夷和議。原為

通商牟利我

大朝皇帝念其奔走跋涉曲允其請以示懷柔遠人之意乃有奸民羅安當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株生折割姦淫婦女錮蔽幼童行蹤詭祕殊堪痛憾本年二月經閩省義民齊心拆毀天主教堂洩我公憤正欲誅殛羅方兩賊惜彼先期逃遁近聞他赴京控訴恐他國領事官來文謄敢問我撫臺大人要賠還銀七萬兩並要城外育嬰堂產業蓋還城裏原堂種種無賴意圖訛詐目下軍需緊急我中國金銀豈能填無厭之求為此徧告同人共伸義憤儻該國教士膽敢來江盡惑我等居民數十百萬振臂一呼

同聲相應。剃頭扁擔。盡作利兵。白叟黃童。悉成勁旅。務將該邪教斬除淨盡。不留遺孽。殺死一箇。償爾一命。殺死十箇。償爾十命。其有中國人投習彼教者。經各鄉族長查出。不必稟官。公同處死。以為不敬祖宗甘心從逆者戒。謹此告白。

御批。覽。

乙未。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奏。竊臣文祥於咸豐九年夏間。

面奉

諭旨。將軍機處冊檔內所有道光三十年以後。關涉四國事件。派令章京等分別錄出。另立一檔。以便查考等因欽此。當即派出

該章京等分俄英法美四國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咸豐九年止欽奉

上諭廷寄及內外臣工摺報條陳事宜及四國往來照會等件凡有關涉四國事務者以次纂輯並添派章京專司校勘期無遺漏嗣因該章京等隨赴熱河當差未及剋期告竣臣奕訢等於上年十月後復督飭該章京等迅速纂輯覆校茲全檔告竣臣等詳加覆閱尚屬周詳共書四十六卷裝成十函恭呈

御覽

丙申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

藩奏。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元年九月二
十九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外國船礮。明春可到等因欽此。
仰見
皇上慮遠思深。先事豫籌之至意。臣等遵即與侍郎彭玉麟。提督
楊岳斌。往返密商。查有統帶巡湖營提督銜記名總兵蔡
國祥。勇敢耐勞。久隸楚軍水師。歷著功績。而又籍屬廣東。
易與洋人熟習。堪以統轄七船。又查有副將銜參將盛永
清。參將袁俊。參將銜遊擊歐陽芳。鄧秀枝。周文祥。蔡國喜
遊擊銜都司郭得山。年力精壯。向歸蔡國祥節制。堪以各

領一船。此外水手廠手兵丁等項。據赫德單內所開人數。分別多寡。尚合機宜。應如所請辦理惟擬用山東湖南八旗人等雖係因材器使。究嫌參雜不齊。且國藩去秋覆陳一疏。有云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柁司火。其餘即配用楚勇。所有學習駕駛司放廠位等事。應請即由蔡國祥於所部弁勇中揀為派定。請撥獎勸。以去其畏心。委任責成。以程其實效。以洋人教華人。繼以華人教華人。既不患教導之不數。又不患心志之不齊。且與長江各項水師。出自一家。仍可聯為一氣。不過於長龍舢板數十營中。新添輪船一營而已。既見慣而不驚。

自推放而皆準抑臣等更有請者。兩湖水勇。能泛江不能出海。性之所習。遷地弗良。但可駛至上海。不能遽放重洋。本年二月間。經臣國藩據實陳明。旋奉寄

諭。現籌購買船礮。本擬用於江面。並非施之海洋。仰荷

聖謨閎遠。俯順物情。宣示軍中。咸知感激。僅蔡國祥經管之後。由楚勇而參用浙勇。參用閩粵之人。由上海而漸至甯波。漸至山東天津。亦未必終不可出洋巡哨。覲政海邦。惟目下一二年內。則須堅守前約。不令放洋。俾臣等不失信於將士。庶幾恩誼交孚。號令易行。惟求

聖慈鑒諒。僅會同兵部侍郎彭玉麟。福建水師提督楊岳斌。合詞

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官文。曾國藩奏。籌辦新添輪船大概情形一摺。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外國船隻。明春可到。請飭派派將弁水勇。以備演習。當經寄諭官文。曾國藩。相度機宜。參以赫德之言。籌酌速奏。茲據奏稱與彭玉麟。楊岳斌往返密商。所擬派令蔡國祥。戚永清等。統轄分領船隻。及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司柁司火。其餘配用楚勇學習駕駛職位等事。所籌均甚妥協。輪船駛到。計總須至明年春間。所有辦理一切緩急情形。自應屆時與駕駛輪船之洋人妥議。再為詳定具奏。至所稱兩湖水勇。能泛江不能出海。性之所習。但可駛至上海。不能

遂放外洋。本與總理衙門原奏所擬。同為江面勦賊之用起見。若將來由楚勇而參用浙勇。以至閩粵之人。由上海而漸至寧波。漸至山東天津。用以出洋巡哨。觀政海邦。惟應俟諸異日。當與該大臣等樂觀厥成也。惟輪船一時不能遠涉重洋。恐洋人屈時不聽調遣。強令而行。該大臣亦應與洋人豫先議定。以免日後競舌。

署理貴州巡撫韓超。提督田興恕奏。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據法國照會等因欽此。正在欽遵查辦間。旋准成都將軍臣崇實。四川總督臣駱秉章。欽

奉

諭旨。分派候補道宣維禮。協領吉祥來黔查訪。行據署開州知州戴鹿芝稟稱。州民向於上元節期。祭賽龍燈。以祈年穀。歲以為常。傳教人文乃耳。係廣東人。習教之吳貞相陳委堂易么姑。係四川人。張三木匠。係開州人。今年正月間。夾沙龍地方團民。強逼文乃耳等隨同祭賽不從。團眾各抱不平。將文乃耳等捆綁欲殺。團首周國章稟經戴鹿芝親往彈壓。將文乃耳等一併帶回州署候訊。團眾即蜂擁至州。偪官立時正法。戴鹿芝見眾情洶洶。恐致激變。又因賊氛未靖。防範正資團力。若拂輿情。轉形棘手。不得已將文乃

耳等處死。團眾始散等情。稟覆前來。臣等查文乃耳係傳教之人。即吳貞相等之習教。現在亦所不禁。戴鹿芝輒因輿情難拂。將文乃耳等正法。辦理錯誤。咎實難辭。應由四川委員宣維禮等稟請督臣駱秉章等覈議具奏。至首先滋事之團民。臣等已飭該州嚴拏。務獲究辦。原定和約。俟該主教交出。即行張貼。以後一切。悉照和約行事。如傳教人有作奸犯科。應治罪者。奏明請

旨辦理。誠恐無知之徒。復赴天主教堂騷擾生事。臣等現經會銜出示禁止。有犯即懲。以杜釁端。委員宣維禮等已與該主教面議一切。均無異言。各立議單存案。不致再生枝節。

韓超又奏提臣田興恕自上年正月以後病勢糾纏軍務
喫緊力疾籌辦雖不能出省督剿而楚兵楚將隨征有年
經該提臣指示機宜尚能馳驅用命如蕭清安遵恩銅各
郡疊破尚大埠玉華山著名老巢屢挫大股粵匪追擊出
境皆為實在功效入冬之後該提臣病勢漸痊現復整頓
各軍將先前失機之將領按其罪之重輕或軍前正法或
棍責示懲軍令一新將士倍形奮勉臣每與籌商軍事該
提臣時以黔賊未滅上負
聖恩誓必底定黔疆方足以仰對
君上其盡誠迫露才力過人臣所佩服若鉤寓稍裕臣與該提臣

協力和衷。或可冀戡定黔亂。至天主教一事。該主教在黔傳教年久。已各相安。乃上年忽乘紫呢大轎。侍從多人。游行街市。城廂居民。見其冠服怪異。衆情駭然。幾有不能相容之勢。該提臣稍加威嚇。以定人心。事則有之。並未不准其在黔行教。亦無陵辱教人之事。即戴鹿芝等之擅殺教人。亦由於衆怒難攖。似不能歸咎於該提臣一人。況現已奉文弛禁。謹當仰體

皇上一視同仁之意。妥為辦理。四川督臣駱秉章等業經委員來黔。與該主教議定一切。可期永敦和好。臣與提臣復嚴飭屬吏將弁。不得再啟釁端。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韓超等奏遵查殺害教民一案。因本年開州夾沙龍地方。逼脅教人共祭龍燈傳教人文乃耳等不從。經團眾擁至州署。知州戴鹿芝見眾情洶洶。恐致激變。因將文乃耳等正法。辦理錯誤。應由四川委員宣維禮等。稟請駱秉章等稟議具奏。現將團民拏辦。和約張貼。宣維禮等已與該主教面議一切。均無異言。各立講單存案。不致再生枝節。又韓超密片奏田興恕因上年傳教人乘輪游街。冠服怪異。眾情駭然。幾有不能相容之勢。該提臣稍加威嚇。以定人心。並未不准其在黔行教。亦無陵辱教人之事。即戴鹿芝等之擅殺。亦由於眾怒難拂。不能歸咎於該提臣一人各等語。韓超為田興恕所脅。將殺

害教民一事。盡諉罪於戴鹿芝。且謂宣維禮等已與該教主面議一切。均無異言。各立議單存案。果有此事。可以就案了結。亦屬妥善。乃本月十二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送軍機處文內。稱收到法國公使哥士者交來鈔單一紙。所言貴州情形。及百姓稟留田興恕。並無其事。四川委來候補道宣姓。並武官吉姓。抵黔兩月。並未來天主堂一次。虛坐日久。將欲回川。而貴陽府知府多文。代為主謀。言此案非裝飾造作。不能了事等情。與本日韓超所奏大略相同。是韓超等之計畫。早被外國人窺破。似此情形。焉能如所奏了結。且欲專歸罪於戴鹿芝一人。亦恐於人心公論。均未能得其平。且文乃耳實係洋人。韓超飾詞具

奏。尤屬有心含混。著崇實駱秉章。即行確切訪查該省現辦情形。並宣維禮等曾否定議立單。詳查具奏務須字字確實。方足以折服外國人之心。否則互相捏飾。於事無濟。徒貽該國口實。諒該將軍等亦斷不出此也。勞崇光由廣東交卸起程。抵黔應已不遠。張亮基前令折回帶兵赴黔暑理黔撫兼署提督。事權既一。呼應較靈。且田興恕曾經張亮基拔擢。所部兵弁。半係相習之人。當必有法鉗制。田興恕疊經中外參劾。其驕淫之習。跋扈之情。早當從重治罪。惟因牽涉教民一案。不得不持平辦理。原冀其早離黔省。即可設法了結教民之案。乃屢次令赴四川。竟敢抗不遵旨。即此一端。已屬罪無可逭。此次勞崇光張亮基

到黔。如該提督仍敢抗不赴川。即著傳旨拏問審辦。以為抗違者戒。該前督等現已行抵何處。務須將辦理情形。隨時馳奏。並著慷遵前旨。於明年三月辦結。不准遲延。勞崇光張亮基素有果斷。諒不致遷延誤事。哥士者單內所言。勞崇光委員到黔等語。有無其事。並著即行具奏。韓超等片二件。法國鈔單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法國哥士者說帖

貴州省開州知州戴鹿芝奉田大人令殺文司鐸。並奉教多人一案。任司鐸在黔目覩情形。赴京投訴。將近一年。絕少音信。田家兵練常到經堂肆鬧。亂擊聖像。百般踐踏。五

月間言有

諭旨調田大人赴川。通省軍民歡欣鼓舞。而貴州撫台韓。謊稱田

營多功。屢屢上摺留田。皆蒙

諭旨駁飭。遂捏奏百姓稟留田大人。不肯放其赴川。豈知田營橫

徵暴斂。縱練造反。縱賊殃民。通省蹂躪已徧。而大帥坐擁

男女妓妾伶人共數百名。酣歌終日。不出省城。並未起意

赴川。百姓何從稟留。八月間四川駱制軍。崇將軍。委來候

補道宣姓。並武官吉姓赴黔。查辦天主教事務。抵黔兩月

之久。並未來天主經堂一次。即潘制軍到黔。要調戴鹿芝

並趙晨三。同省察實。而田遂於寅夜遣刺客持刀偪潘制

軍立刻出省。致宣吉二人更不敢出聲。虛坐日久。將欲回川。貴陽府知府多文代為主謀。言此案非裝飾做作。不能了事。必當言文司鐸並非田大人主使戴鹿芝殺害。實為團丁所殺。其殺害文司鐸之人共有六名。已有兩名打賊陣亡。有兩名拏獲正法。還有兩名在逃未獲。田大人大加稱獎。一面著謝蔭齡主稟。移咨四川。要所奏相符。一面道宣吉二人回川銷差。不准與天主經堂人講話。廣東營制軍委來二員到黔。言為拆毀青岩學堂殺傷四命之事。來文云賠銀六千兩。在四川成都交處了結。不許在黔交兌。以長洋鬼子之刁風。田大人聲言要將天主教全行殺害。

雖是空虛。然跋扈已成。亦難料無有不測之巨禍。

丁酉。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

開長江收稅章程已於總稅務司赫德到京後。由總理衙

門督飭司員與之詳加辯論。分別議定。照會英法等國。轉

飭各商遵辦。並將議定緣由覆奏。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

日。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查照辦理等因。奴才當即轉行監督江漢關漢黃

德道鄭蘭。並劄付英國領事官金執爾等一體諭飭洋商。

遵照納稅。一面定期開徵。適十月十八日。赫德至楚。來轅

謁見。奴才優禮相待。赫德詞意極為和順。並據呈出漢口收

稅更定簡明章程。因前定章程。語言繁冗。商人不便閱悉之故。弩覆加察覈。尚屬簡便可行。遂定期十一月十二日開關徵稅。以歸第十結之首。蓋是日即洋人之正月初一日也。赫德隨於十一月初八日。前往九江辦理開關事務。弩將江漢關章程逐款開列。咨行江西撫臣沈葆楨。九江關監督道員廷曙。循照辦理。以免歧異。伏查設關徵稅。為

裕

國便商之善政。江漢關開徵伊始。必須立法嚴明。方免漸滋流弊。而關務之弊竇。多由丁役之賄縱。弩前在粵東及經過江蘇浙江訪悉粵海杭州蘇州江甯織造各關。皆信任

家丁。串同巡役。得賄縱私。百弊叢生。以多報少。有虧官不虧私之俗論。弊深悉其弊。前於整頓荊關稅務。移設新關。特派道員督率委員。親身經理。革除信用家丁陋習。是以一關之設。每年徵稅銀二萬數千。溢於荊關正額。此其明證。現在江漢關徵收洋稅事經初創。尤當弊絕風清。責成大小委員。認真經理。凡查貨徵稅事宜概不准丁役從中經手染指。以杜流弊。該監督道鄭蘭。心地樸誠。廉隅自勵。年餘以來。於洋人往來諸務。尚能實力籌辦。弊仍當督同該道遵照條約。遇事講求。隨時整飭。以期洋商悅服。稅項充裕。仰副

聖朝懷柔遠人之至意。

御批。覽奏均悉。該衙門知道。

掌廣東道監察御史華祝三奏。竊維天主教戕倫傷化。本為中國之大患。當內地未弛禁之先。習其教者猶知畏法。近因各省開禁。該教民倚恃外夷之勢。橫行鄉曲。挾持官長。士民無不痛恨而莫可如何。貴州教害傳教夷人一案。自應將該教民等有無為匪不法情事。徹底根究。方足以成信讞。臣聞法國公使不候查辦。竟欲教田興恕等以償命。聞者莫不寒心。田興恕本一武夫。戰功疊著。自入黔以來。志得意滿。種種乖謬。臣上年冬曾列款奏參。請

旨撤其
欽差。停其署撫。田興恕不堪造就。雖不足惜。然固
朝廷一品大員也。按國法以治之則可。順夷情以殺之則大
不可。夫夷人非獨有憾於田興恕也。如駱秉章曾國藩沈
葆楨毛鴻賓等凡我
國家所倚任之人。皆彼國以為不使於己而必欲加害之人。
窺該夷之心。不過借田興恕一事以嘗試耳。若不杜其奸
謀。一經遷就。將來該夷睚眦必報。有加無已。勢必由提鎮
而及於督撫。由督撫而及於部堂。由部堂而及於王公。得
步進步。

朝廷又將何以處之。在曲為之說者。不過曰內患未清。不能相抗。且姑隱忍數年。養精蓄銳。俟賊平後觀釁而動耳。曾亦思此數年中。我能休養。彼獨不能休養乎。況現在

朝政清明。民心固結。教禁初開。從者尚少。彼縱心輕我國之兵。未嘗不心懾我國之民。若遲之又久。則從教愈多。彼黨愈盛。辦理尤為棘手。雲南陝西回匪滋事。到處蔓延。迄未盪平。可為前鑒。臣愚以為通商衙門職有專司。不得不統籌全局。毋畏恫喝。毋憚煩難。毋狃目前之安。而貽後來之患。相應請

旨將貴州殺害教民一案。秉公查辦。如該教民等平日恣意橫行。

有揉生折割等情事。則殺之不為寃屈。不得謂教民犯法。概從寬宥也。如該教民等係屬無辜。田興恕聽居民一面之詞誤殺。則應將誣捏者抵罪。由興恕亦罪不至死。總之朝廷生殺予奪之權。操之自上。王公大臣。尚且不得干預。設令夷人得以藉端主持。則國事不可問。而後患將不可言矣。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湖南江西燒毀教堂之案。久懸未結。湖南江西各傳教士來京聲訴。本月該公使哥士者屢次來函。始則請給傳教士方安之羅安當護照。

繼則請行文沿途經過地方官代辦公館食用。及驛站馬匹等項。當經臣等告以發給印照及飭令各該地方官妥為保護。均無不可。至驛站一層。中國向有定例。不准濫行供應。礙難允准。該公使又具一函。以方安之等奔走苦累。目下空費南遊。計無所出。即措付行資。一路亦斷難安貼。堅執前請。必欲沿途地方官借辦公費。及食用夫馬等項。俾該教士安抵長沙南昌等處。辭意殊多煩聒。臣等公同商酌。驛站一節斷難開端。只有另為變法。以示羈縻。隨即發給護照二張。劄行順天府蓋印。交該教士收執。並劄派臣衙門筆墨馬弁馬承祥送至樂城。其沿途費用一切。由

臣衙門節省公費銀兩項下撥銀四百三十五兩。交馬永
祥作為路費。仍飭該弁小心護送。不得絲毫擾累驛站。一
面飛咨直隸河南各督撫。凡經過地方。加派妥員接替護
送。復由臣等向該公使再三開導。該公使始為感激。華遞
呈照會申謝。正在辦理間。復由軍機處交出湖南撫臣毛
鴻賓江西撫臣沈葆楨各摺片。臣等初意亦欲俟兩省人
心平靖。再令該教士前往。無如該公使因傳教士在京。向
其聒噪。因之銳意令其南旋。實萬萬不能阻止。民情洶湧。
該教士到省後。再有殺害等情。民心失而
國體傷。大局實不可問。臣等詳為斟酌。當又公擬一函。密咨

兩湖督臣官文。屬其於該教士等到武昌時。接以禮貌。諭以利害。設法阻其前進。該教士能否聽從。臣等亦不能豫料。因於該教士臨行時。向其婉言勸導。抵省後務聽巡撫緩為辦理。不可任意脅制。事事必如所請。亦不可銳意求速。反致民心激奮。該教士尚能唯唯而從。但不知抵省後能否遵諭而行。已由臣衙門再行咨催湖南江西撫臣。趕緊設法辦理。並曉諭紳民。務使相安無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傳教士由京前往湖南江西省城。派弁護送一摺。前因江西湖南有燒毀教堂之案。該教士羅方二姓來京呈訴。以致法國公使哥士耆日

向總理衙門鏡岳。經該衙門再三理諭。原擬事平再令前往無如該公使執意令其南旋。萬難阻止。然民情未定。該教士急欲赴省。此後若再有焚害等情。辦理更形棘手。著沈葆楨毛鴻賓於該教士等未到以前。即將前此未結之案。設法辦理。並曉諭紳民。務使相安無事。以期顧全大局。該公使所擬八款。其中有萬不能行者。亦有可以俯允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未悉行允許。尚須外間斟酌而行。然如毛鴻賓前奏內議覆各條款。恐亦未肯遵依。仍著俟該教士到後。悉心覆議。總期上不失國體下不失民心。方為妥善。沈葆楨前奏江西匿名揭帖。到處張貼。萬眾一心。尋釁未已。湘南民俗強悍。近復習於戰爭。該教士等

貿然前往。斷難保其無事。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已擬密函
咨商官文。屬其於該教士等到武昌時。接以禮貌。喻以利害設
法阻其前進等語。武昌為道路所必經。該教士等本有到楚面
見官文商辦之說。著官文於該教士等到武昌時。以禮接見。開
誠勸導。令其暫住湖北。從緩前進。以免別滋事端。仍飛咨沈葆
楨毛鴻賓會商妥辦。沈葆楨前奏。有該教民到省暫緩謁見巡
撫之語。該教民等到省以謁見巡撫為榮。若拒而不見。則必大
拂其意。仍向住京公使饒舌。隔膜之中。不免又生變故。該撫仍
當斟酌權宜辦理。此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業經反復辯論。
不啻舌敝脣焦。該督撫等務當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暫予羈

摩。勿令枝生枝節。是為至要。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湖南江西教中被擾各案。現已可期辦結。

前經。貴親王奏

准飭令各該督撫秉公妥辦。昨於方主教羅傳教士南旋時。復由

貴衙門繕發公文四件。咨催兩湖兩江湖南江西各督撫

並將本大臣會議八條款。鈔錄行知。合給該主教傳教士

各自齎往投交。以便按照會辦。並經貴親王暨諸位大臣

接見該主教傳教士。禮遇有加。當委妥員護送南行。給備

川資。通飭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種種優待。均堪銘謝。此

事由貴親王暨諸位大臣憑照和約持平辦理。足見力敦友睦。期臻安輯。本大臣即當陳請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轉為奏明我大皇帝。以表中國誠心和好之端。再本國傳教士在

貴國中。遇該地方官有拘執成見者。不免相與為難。但此係一時吟域未化。顯有嫌疑之跡。究竟並非隱患。此後各處地方官如能實體貴親王保全和好。一秉大公之意。即可知諸傳教士在此。不但無損於中國。且有時深資裨益。則彼此猜虞俱泯。自可永息爭端。日見親睦。即如近二年來貴國各省軍務。漸有起色。不日可奏蕩平。亦未嘗不由本國

此傳教士在此所致。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貴州教民一案。哥士者於本月十二日。遞到訪聞貴州辦理此案節略一件。臣等閱其單內大意。以訪聞此案。業已飭言殺害教士。並非田興恕主使。實屬團丁所殺。又勞崇光委員到黔。聲言拆毀青岩學堂。殺傷四命之事。在四川賠償六千兩等語。查此案該省究竟作何辦法。尚未據該將軍等查明咨覆。若能事機展密。該省如此辦理。亦未始不可了結。惟該公使既託諸訪聞。顯然道破。將來如果照辦。該公使狡執。必不肯俯首聽從。臣已函致該將軍等悉心酌覈。務期一至妥至當。持平之法。迅速

密咨臣衙門再行酌辦。毋再稍有漏洩。以致奏咨到京。轉
在該公使得信之後。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據
圓明園都司稟稱十二月十一日。有外國人一名。至
福圓門外。欲進內遊看。經該汛官兵攔阻。遂往迤西無人之
處扒墻跳進。至空閒屋內翻閱書籍。經看守之太監攔阻。
尚不聽從。問伊姓名。據稱名喚張勉行等情前來。臣等隨
即詳查張勉行係英國人。現在天津關稅務司威立士名
下當扞子手。跟隨威立士來京。住天主教堂內。威立士在

總理衙門居住。因告知原委。令其查辦。復據威立士申陳
內稱。當即嚴飭張勉行到案詳訊。除將張勉行嚴飭回關
看守。聽候查辦外。應如何懲辦。候示遵照等語。臣等以張
勉行扒牆跳入
園庭。經稅務司懲辦。當不致再蹈前轍。惟恐各國人等紛紛
效尤。實屬不成事體。因函致四國在京公使。令其酌給洋
字諭單一紙。文
園庭值班官兵執照。隨時遇有外國人前往。持單阻止。以免
再行滋事。嗣據法國公使先行函覆。內稱
園庭重地。例應嚴肅。豈得任意妄行。自當嚴行攔阻等語。又

據英國公使函覆。亦允照辦。均繕備論單前來。其俄美二國雖未即函覆。而外國辦事往往互相仿效。諒亦斷無異議。

御批。知道了。

天津新海關稅務司威立士申陳

為申陳事。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查本月十一日。有外國人張勉行一名。欲進

圓明園。經看守官人攔阻。該外國人在牆外無人處所越牆進內。經太監人等送出等因。飭查是否新關之人。辦理前來。本稅務司當即嚴傳本關幹子手張勉行到案。詳加訊

問。緣張勉行係英國人。在大沽新關充扞子手。本月初間。
自行在天津住紮之英國領事官處領有護照。前來北京
遊玩。十一日至
圓明園。因不知係屬禁地。欲行進內觀看。經官人攔阻。伊遂
繞牆行走。至一無人之處。竟行越牆進內。經在內看守人
逐出。遂即進城。回至天主堂住宿。並無另有別項不法情
事等情。除將該扞子手張勉行嚴飭即日回大沽新關看
守。聽候查辦外。其應如何懲辦之處。伏候王爺示知。以便
遵照辦理。惟該扞子手張勉行至
圓時。所有看守之官弁兵丁。均係實力攔阻。其張勉行越牆

進內。係非意料所及。該官弁兵丁似屬無過。相應申陳王
爺從寬免其置議。如蒙恩允。並請行知該管各衙門一體
查照可也。
辛丑。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查常勝軍本華爾舊部。其初不
過千人。吳煦楊坊等。始意欲藉以禦寇。薪糧夫價及一切
軍火支應。視官軍加至數倍。漫無限制。陸續增至四千五
百餘人。並長夫雇船輪船經費。月需餉銀七八萬兩。前此
收復松江青浦等城。未嘗不兼資其力。遂日益驕蹇。漸成
尾大不掉之勢。臣籌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關中外
交涉之端。未便輕於發難。此次白齊文逞兇跋扈。立即撤

其兵權。事當更替之初。須求補救之法。英國提督士迪佛立。初不願中國官員會帶。臣與之往復辯論。舌敝唇焦。始獲定議。士迪佛立原定條約十三條。臣覆加勘正。增為十六條。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蓋印移交分執。並咨明總理衙門備案。其條約大要。如裁汰常勝軍為三千人。減定長夫額數口糧。刪除病房及日用房費種種浮溢之款。既可以稍節餉需。又如中國派員會帶。口糧由臣處派員經管。眼同外國官散放。松城內外地方事宜。管帶官不得干預。購買軍火。須有撫臣文書。管帶兵不准私購。懲辦諸勇。須聽中國會帶官主意。各條款。亦可漸收兵柄。此次定約。庶以

後辦理稍有頭緒。至於白齊文逃匿不出。據吳照稟稱該犯經士提督派兵官押解來滬。現由英國兵船看管。至今並未交出。係藉口華爾白齊文先後託買軍火帳未算清等語。復據英國領事請由臣處派員赴兵船會算帳目。臣查常勝軍先前經用款項。從未稟報。臣衙門並無案據。未便會算代償。當即劄飭吳照楊坊自行清理。相應請

旨將三品頂戴白齊文先行革去職銜。仍俟英國交出該犯。並責令吳照楊坊拏解臣營。照中國軍法懲辦。其常勝軍先經議派英兵官奧倫會帶。茲據英國定約。隨後奏明交兵官戈登管帶。該二人者臣均未悉其底蘊。現在奧倫前經接

帶。會同吳煦李恒嵩赴松點驗勇數。裁減冗費。粗立章程。似尚實心幫助。將來能否持久。有無偏執私見。不致再生枝節之處。容臣隨時察酌妥辦具奏。臣惟諄飭吳煦李恒嵩實整頓。和衷籌商。於調停籠絡之中。仍寓裁制之道。以期協力保衛。仰副

聖

慮。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籌議整頓常勝軍等語。常勝軍不遵調遣。流弊滋多。李鴻章此次與外國增定條約。裁汰常勝軍為三千人。刪除冗費。各勇口糧。由中國派員經管。松城內外地方事宜。外國管帶官不得干預。並不准私購軍火。懲辦諸勇。

悉聽中國會帶官主意。各條約均能斟酌盡善。從此漸收兵柄。一切可由中國主持。庶無尾大不掉之患。惟白齊文以刦鉤毆官之犯。自應按照中國軍法懲辦。現經英國提督士迪佛亨押解來滬。由英國兵船看管。並未交出。並藉口華爾白齊文先後託買軍火帳未算清。請由中國派員會算。顯係藉詞拖延。希圖寢事。情殊狡展。此軍所需經費。向由中國發給者為數甚鉅。均由白齊文支用。中國何從派員會算代償。已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住京公使妥為剖辯。仍著李鴻章據理折斥。飭將白齊文迅速交出。無得任令含糊了事。致後來外國接統常勝軍者。紛紛效尤。控制愈難措手。其白齊文三品頂戴職銜。著即先

行概革。由該撫訊明懲辦。以肅軍律。

壬寅。前任兩廣總督勞崇光奏。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十日。

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九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練兵必先練將等因。欽此。並鈔錄原

奏咨行前來。臣伏查本年八月十五日。先准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咨。以英國會議同防賊匪。要在訓練營兵。行令酌

撥旗綠各營官兵。會同英國官兵。勤加練習。以成勁旅等

因。旋有英國兵總一名。帶同教練官三名。兵四十二名。由

香港來省。臣與兩商派兵教練之法。據稱初入手時。派兵

宜少。以後逐漸加多。次第推廣。較為有益。臣體察所言。尚

屬近理。當即咨廣州將軍。在於駐防滿漢八旗先後派撥兵丁二百名。復會同陸路提臣。在於督撫提三標及廣州協標。共先後選派兵丁二百五十名。閏八月十四日起。在於省城北門內撫標校場。會同演習槍礮準頭。及坐作進退之法。臣又思中國兵丁。交外國人教練。而中國官不復與聞。非徒約束無人。且將來遇有調遣。若臨時派中國官管帶。則將士素不相習。指臂難以相聯。僕仍歸外國人管帶。誠恐後患難測。必須於教練之時。派中國官一同演習。兼有大員專司其事。督率稽查。則今日同襄教練之勞。即為他日豫儲統帶之任。止令中國師外國之長技。不令外

國拿中國之兵權。方為妥善。臣等思已定。即與英國領事羅伯遜及該兵練面申此議。伊等同聲佩服。臣當即於練營各標選派把總外委等官十員。飭令各兵一同練習。並派都司一員。督同練習。又派督標中軍副將齡山為統領。隨時前往督率稽查。分別勤惰。量為勸懲。並知會廣州將軍選派防禦驍騎校等官八員。又派佐領惠林于士懋二員為旗兵統領。其外國人及旗綠各營官兵口糧。由總局籌給。統交副將齡山經手。分別支放。現在派兵無多。所需口糧。連外國人口糧。按月共止一千數百兩。籌畫不難。將來添派兵丁漸多。經費亦逐漸加多。統由總局設法籌款

支應。數月以來。該外國人盡心教練。各弁兵亦能虛心演習。已頗有成效。臣擬漸次推廣。加派旗營綠營。各以二千人為率。一俟訓練有成。即於旗綠各兵內。選其技藝純熟者。派令前赴省外水陸各營。分投教練。毋庸再選洋人教習。至所需槍礮等項。既用洋人練兵。即須用洋槍洋礮。粵東所購。皆不合用。臣捐廉託外國人採買得洋槍二百五十桿。尚覺價廉工巧。現發交齡山轉發應用。而所短尚多。臣復劄行英國領事羅伯遵。寄信回國。代為採辦二千桿。候其購運來粵。覈明價值。由局籌款給發。大礮炸礮及一切礮具。均屬該領事暫於香港借來應用。隨後再行籌辦。

一面分屬英法兩國領事各寄信回國雇募製造火器火藥之良工數人來粵由內地選派精細工匠學習製造並派委員監製務期得其真傳此臣所辦派撥內地官兵練習外國兵法情形也此事初行試辦事屬創始一無舊章可循臣隨時酌覈以意為之惴惴焉惟恐所辦未得其宜

茲恭讀

諭旨仰蒙

垂訓周詳得以有所依據當即恭錄咨照廣州將軍水陸提督並分行各營一體欽遵照辦並將臣現在辦法知會劉長佑等知悉於到任後隨時察看情形斟酌損益妥為辦理其

餘各弁兵仍恪遵定制。照常操練中國兵法。不許偏廢。抑
臣更有請者。此等教練之法。似止可施之於營兵。不可施
之於壯勇。緣滿漢八旗官兵皆
國家世僕。休戚相關。斷無他慮。各省綠營兵丁。雖與八旗官
兵有間。然皆係招募良民。編入行伍。大小員弁。層層鈐束。
且叨
朝廷豢養之日正長。亦可以無他慮。若壯勇一項。臨時倉卒
招募。初不問所自來事竣撥行遣散。亦不問其所往若輩
本多游手無賴。從征日久習慣強梁。遣散之後。散止口糧。
已難保其不滋事。若精練火器之法。皆能透徹。竊恐流弊

不可勝言。謹恭摺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勞崇光奏。遵派內地官兵練習外國兵法一摺。據稱派撥旗綠官兵。教練外國兵法。派中國官一同演習。兼有大員專司督率稽查。今日同襄教練之勞。即豫儲他日統帶之任。止令中國師外國之長技。不令外國拿中國之兵權等語。所籌尚屬妥協。經該前督與英國領事羅伯遜等。面申此議後。於駐防八旗兵丁及督撫提等標兵丁。先後派撥四百五十名。選派綠營各標把總外委等官十員。一同練習。派都司一員督率。又派副將齡山為統領。督率稽查。數月來演習頗著成效。現擬漸次推廣。加派旗營綠營各以二千人為率。所需洋槍洋

嗷。已令外國人採辦。勞崇光現已交卸起程。晏端書權任兼圻。崑壽身膺專閫。均屬責無旁貸。即著按照現籌辦法。飭令派出各官。督率兵丁勤加演習。申中國之軍律。參以外國之技藝。逐日訓練。以期精熟。外國人及官兵口糧。均著由總局籌款支應。槍礮等項。已採買洋槍二百五十桿。所短二千桿。俟該國購運來粵時。覈明價值。由局籌給。製造火器火藥之法。須選精細工匠盡心學習。並派妥員監造。務令得其秘傳。不得虛應故事。俟學有成效。旗綠兩營加至四千人為斷。其餘各弁兵。仍著恪守營規。照常操練中國兵法。不許偏廢。此項兵丁。止准於旗綠兩營認真挑選學習。無庸再增兵額。更不准濫招壯勇。致滋流弊。

癸卯

諭內閣。薛煥著即來京另候簡用。所有辦理通商事務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接署。

己巳。

諭內閣。辦理三口通商事務大臣。著董恂署理。

丙午。山東巡撫譚廷襄奏。查法國索還天主堂地基一案。前據該國傳教士江類思來省。以城內原基為請。不願抵換。而該地比屋而居。歷年已久。隨飭濟南府歷城縣會同江類思等書立合同。公議騰房交割。一面由司籌款給發各業戶房價。茲據藩司貢璜轉據濟南府知府蕭培元署

歷城縣知縣程繩武稟稱坐落山東省城雙忠祠一帶天主堂地基。前因一律改造民房。又西關陳家樓塋地一段。計十三畝二分七釐。均議各照原價買回歸還。隨經陸續籌發價值。共用銀三千八百四十一兩一錢六分。又京錢一萬九千七百四十八千。均已轉給各業戶具領清楚。所有房屋塋地。亦經騰交江類思逐一點收。取有回文附卷。並聲明前項地價。由司先後在於庫存洋藥稅課鹽斤抽釐鋪捐等款銀錢內動支飭發等情前來。臣覆覈無異。所發銀錢各款。因當時房主聞有外出。調契不齊。價未全領。嗣後傳令一律具領清楚。是以較原奏之數增多。合併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未。浙江巡撫左宗棠。江蘇巡撫李鴻章。會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奏。據浙江甯紹台道史致諤稟稱。已革道員張景渠。署總兵勒伯勒東。帶兵由上虞分道進勦。籌攻紹興。十一月二十六日。我軍在大小皋埠接仗獲勝。二十八日。勒伯勒東拔隊徑薄紹興昌安門。槍礮互轟。斃賊不少。勒伯勒東親放大礮。藥多礮炸。致傷該總兵頭項。登時殞命。並傷亡外國兵頭范夫哈格齡二員。洋兵密楷爾密登爾二名。各勇陣亡傷亡三十餘人。繙譯官布藥師及兵

勇二十餘人。受傷甚重。該道現派人將勒伯勒東遺櫬迎
護來甯。厚葬郊外。聲請奏卹前來。臣等查勒伯勒東係法
團兵官。本年夏秋間。助勦甯波慈谿餘姚等處。無不勇往
直前。城池立復。自權受中國總兵職任以來。感沐
聖朝恩寵。益加奮勉。攻克上虞。茲以急取紹興。孤軍深入。親然臣
碰。臨陣傷亡。實屬奮不顧身。效忠盡命。允為荒服蓋臣。可
敬可憫。相應請
旨照故副將華爾之例。
飭部從優賜卹。並兵頭范夫哈格齡二員。一併議卹。以慰忠魂。法
國提督伏恭。現派達耳第福由上海馳赴甯波。接統勒伯

東舊部兵勇。函請臣鴻章就近劄委。其在甯波之英法兵官哋樂德克等。亦力薦之。臣查達耳第福。即買忒勒前在餘姚帶勇打仗。尚稱勇敢。惟貪利任性。實不及勒伯勒東之誠厚。前總理衙門以法國公使哥士耆請加該員以江蘇官職。咨令臣鴻章酌辦。臣方給以江蘇副將劄付。即將前派法國教練之洋槍勇五百名交其管帶。疊加訓飭。似尚勉就範圍。茲法提督請派甯接帶。情事尚順。臣欲其幫同地方官和衷出力。謹受甯波道節制。是以未遽允給委劄。昨甯波道史致諤稟稱該軍無主。勢恐渙散。請即奏明暫令達耳第福接管。英國總兵哋樂德克由甯來滬謁

晤。復以相屬。臣鴻章稔知達耳第福素性剛愎。又面屬咨
樂德克隨時照料。並諭令達耳第福須聽甯波道調遣。不
准擅專妄為。致干軍紀。如果該員實力報效。恪遵中國法
度。再由甯波道詳請奏懇
聖恩。授以浙江武官職任。並由臣宗棠覈給劄付。如達耳第福有
貪利滋擾及督隊不力情事。即由臣等一面撤革。一面奏
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等奏法國勒伯勒東礮傷陣亡。請
旨優卹。並暫派達耳第福接統甯軍。覽奏均悉。勒伯勒東以外
國兵官。權受中國職任。效命盡忠。自應優予恩卹。著俟開正後

再行降旨宣示遵耳第福該撫素知其貪劣任性。現在暫行接
統甯防。亦係一時權宜之計。李鴻章務當隨時察看。如有貪利
滋擾各情。即行撤革。以防流弊。

左宗棠等又奏。據甯紹台道史致諤稟稱。據甯波紳士翰
林院編修孫學駒等職銜呈稱。甯波各屬。自上冬逆匪竄
擾。生民塗炭。本年四月。前道張景渠帶領兵團。由鎮海乘
勝進攻。約會英法二國水師。同時助勦。迅將郡城克復。慈
谿奉化象山三邑。以次肅清。七月攻克餘姚。八月慈奉復
陷。英國總兵呢樂德克。法國稅務司日意格等商防勦。水
陸進兵。慈奉接踵攻復。郡城解嚴。嗣又拔取上虞。攻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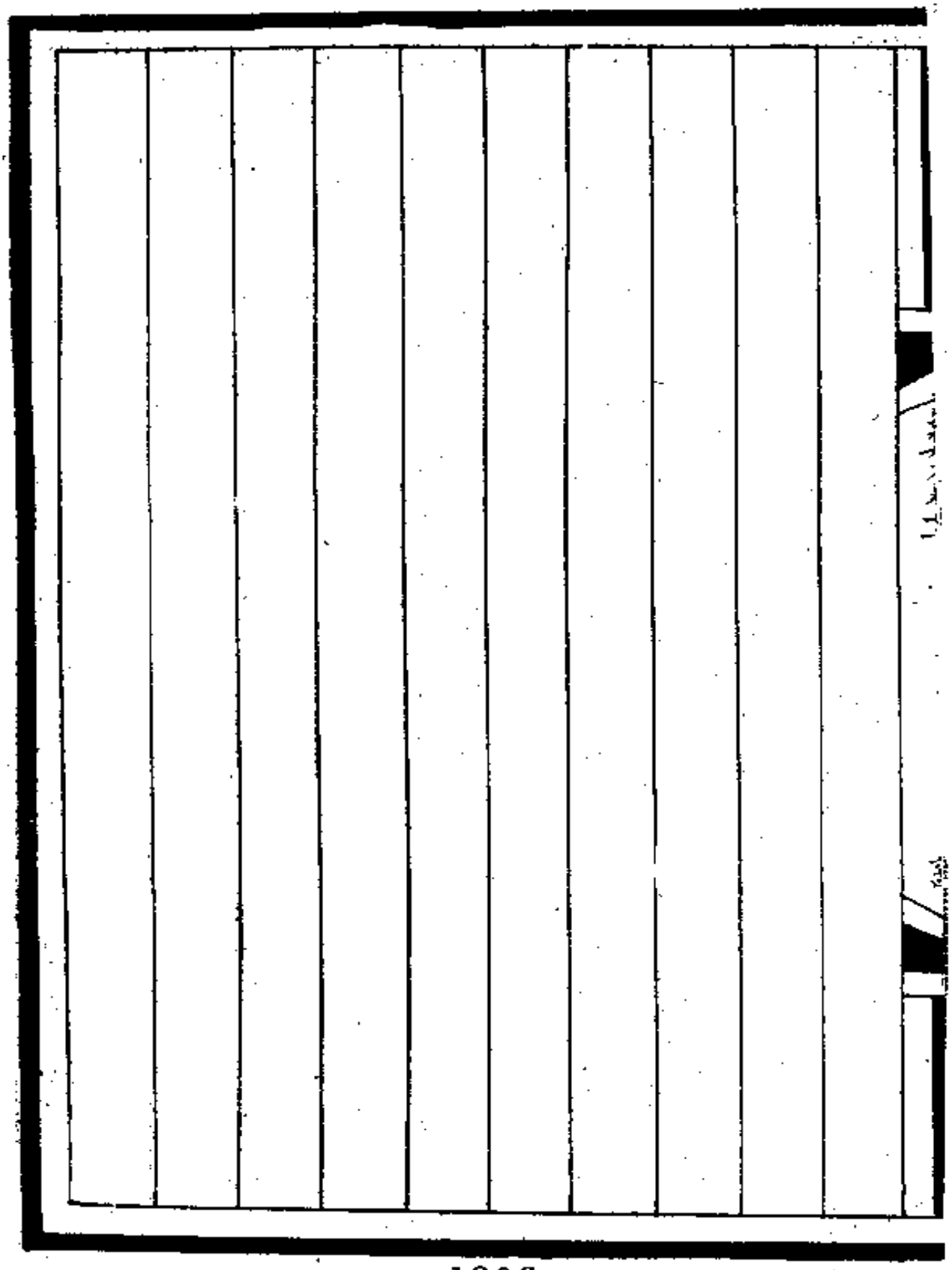
嗉。哸總兵無役不與。所向有功。中外同心。和衷共濟。地方賴以安堵。商賈因之漸通。且自該總兵住紮以來。約束洋兵。相安無事。不分吟域。督隊巡查。尤為商民所感頌。茲聞有不日調換之信。闔郡紳民羣相走告。依戀難忘。呈懇詳請具奏。將哸樂德克展留一二年。俟全浙廓清。再行調遣等情。由該道轉稟前來。臣等查英國水師總兵哸樂德克深知大體。疊次助攻城池。無恃功驕矜之習。所部兵目。遇瞰爭先。毫無騷擾。該道史致諤現請管帶常安軍。教習洋槍。可冀練成勁旅。實於海疆防務有裨。該總兵昨因公來滬。臣鴻章接見其人。尚屬和平公正。孫學駒等以中華紳

士。請留外國兵官。出於至誠。非尋常保留地方官可比。臣等未敢擅便。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覈。照會英國公使。將哋樂德克暫留甯波協防。俟軍務稍平。再令回國。以資熟手而順輿情。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十三之十四

1328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三

同治二年癸亥正月戊申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奔於十一月二十日差旋回任沿途先後承准軍機大臣議奏原摺並與俄國住京公使來往照會欽奉

諭旨行知前來奔謹遵

諭旨嚴密封存並行令伊犂塔爾巴哈台各城欽遵外伏思俄人蓄謀已久見兩年會議不能遂其侵占初心執意回國佯為廢約尋釁之辭暫作退步虛聲恫喝目下惟有於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犂四城各就本境撫內攘外俾各蒙古各外夷毫無疑懼之心以杜俄國誘脅之計

況已蒙
聖恩。
飭令軍機總理各國王大臣會商俄國住京公使將原立條約逐
層與之剖辯逐字與之分解復將與該國來往照會另註
應分圖說行文知會奕及伊犂塔爾巴哈台科布多將軍
參贊各大臣並面屬奕與明緒俾得各有把握奕等惟有
在在豫籌一俟春融催飭各委員各就本境將今年未能
勘畢之外邊內卡及蒙古哈薩克布魯特實准游牧之地
切實詳查其何處已有俄人豫占形跡如科布多卡外之
木房塔爾巴哈台之舊雅爾城伊犂瑪呢圖一帶之俄卡

俱遞一查明。覈定圖說。以備俄人再來。特與理論定議。但
帑愚昧之見。俄使前在塔垣失意而返。必不肯徒手再來。
秉公會議。恐不免有逞兵挾求之事。今既經總理各國王
大臣與該國公使理論。經該公使允行該國西悉畢爾衙
門。遞與帑前在塔垣行文該國西悉畢爾總督之照會相
合。料想該國必有因風轉柁之機。又恐仍照去年今年約
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則該使既不肯據圖定議。若仍與指
掌空談。猶易逞其朦混狡賴。帑竊以俄人所欲侵占烏科
二城邊界者。為奪占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二
部落蒙古尋打貂皮之生計也。所欲侵占塔爾巴哈台邊

界者。欲收服舊雅爾城之住牧哈薩克。且窺伺雅爾噶圖金廠也。所欲侵占伊犂邊界者。一為收服哈薩克布魯特。一為取道徑至葉爾羌喀什噶爾。不必經由浩罕境內。即得前往通商也。度其積謀處慮。匪伊朝夕。而侵我內附之外夷。其計有三。一曰和誘。二曰威挾。三曰兵爭。蒙古性本樸質。如烏里雅蘇台之唐努烏梁海。科布多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彼則用和誘之計。平時與之毗連鄰近。彼此相安。毫無爭執。潛將土產貨物。與之抵換牲畜。其利倍蓰。而蒙古視為新奇。私與貿易。以為奇貨。以致該國乘勢建房。豫為侵越之據。此其侵占烏科二城邊界之蓄謀也。如塔

爾巴哈台之哈薩克。半在中國卡外。彼則用威挾之計。塔爾巴哈台遠年移建老雅爾城。於今駐之城。其舊址離城較遠將舊有卡倫或撤而不守。或冬設夏撤。賞給哈薩克住牧。俄人遂從此生心。窺破哈薩克首鼠兩端。畏威忘德。乘間誘惑。無不聽從。及至俄人准來塔垣貿易。遂硬用其駝馬。勒索其供應。漸而驅其丁役。擄其子女。該哈薩克始而忍受。繼而潛逃。又繼而怨之如讎。實則畏之如虎。此侵占塔爾巴哈台邊界之舊謀也。至如伊犁之哈薩克。布魯特。其性與在塔境者相類。彼則用兵爭之計。緣伊犁邊卡內外。皆有俄人等住牧地方。本多與俄國連界。先於道光

十二三年間。該國早經窺伺其地。是以有浩罕誘同搶竊伊犂查邊領隊瀚多布之案。嗣經該將軍將向例巡邊至吹搭拉斯之舉停止。年復一年。該哈薩克布魯特內附之心。漸不勝外國迫脅之勢矣。所以本年俄人帶兵阻我查界官兵。哈薩克布魯特有脅從助勢者。俄國遂欲據其地為己有。此其侵占伊犂邊界之蓄謀也。凡此俄國之詭謀。數十年前。具有成竹在胸。乃於咸豐十年乘我未及詳查。佯為調和助順。猝請換立分界條約。於中取利。緣其立意欺朦。故但期倉皇定議。所以上年在塔城會議。該使臣博補考等。即有請旁等立即行文烏科二城卡弁。令於今春

任聽該國運料興工。經奏以理駁斥。今年會議。輒先在塔
珣之南北卡倫。堆立鄂博。當經攔阻。即亦拆毀。復於伊犂
之波羅胡吉爾等處內卡。拉運磚械。硬立卡倫。阻我查邊
大員。該將軍奏請由總理各國衙門行文該住京公使。援
案令其撤兵拆卡。並行文奏等議。令該國來使。轉屬該國
帶領兵隊之人。遵約守信。似此猶獗背理。豈復能折衝於
樽俎之間。禦侮於口舌之際耶。竊查奏於差竣之前。行文
該國西悉畢爾衙門。詢其明年覆議地方月日。至今未見
覆文。度其觀望遲疑。諒必聽命於住京公使之指示。今蒙
總理各國王大臣。將其誤損條約之強詞揭破。彼之貪

心或可潛消。若能照去年該任京公使與總理各國衙門面商分界事宜。必須按西北兩路起止之處。逐段議立界牌。方能迅速蕆事。經芬奏由總理各國衙門議准。仍就四城邊卡起止之處。劃分西北兩路。各由各總統將軍大臣就地約與該國使臣分路督勘會議。遂即換約。方可破彼急遽朦混之初心。庶免猶欲在塔坦會議。易於朦混。仍為不了之局。且該國若果派使分路前來。即以分其擁兵一處之勢。而我國就地防範。於激勵撫綏事宜。亦覺易於措手。如烏科二城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之蒙古。塔爾巴哈台伊犂之哈薩克布魯特。各經本管疆臣就近

曉諭其總管王公台吉。鼓舞其同仇敵愾之氣。潛消彼欺
詐取利之計。自己內固藩籬。又易就近調撥防兵。及索倫
錫伯。整兵備惠。或其逞兵刦盟之舉。不禁自止。伏祈
飭下軍機總理各國王大臣速議。如謂可行。請與俄國公使在京
定議。分飭施行。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辛亥。
諭內閣。李鴻章等奏。總兵勒伯勒東進攻紹興。礮傷須命。懇請優
卹一摺。大法國總兵官勒伯勒東。於上年夏秋間。在中國助勦
甯波慈谿餘姚等處。無不勇往爭先。立復城池。自推受中國總

兵職任以來。愈加奮勉。攻克上虞縣城。即行進攻紹興府城。帶隊直薄城下方冀攻克堅城。廓清杭州逆匪。即當破格超擢。以獎戰功。不料勒伯勒不親放大礮。藥多礮炸。致傷頭頂。登時殞命。雖非陷陣捐軀。實係歿於行間。與陣亡無異。洵屬義勇性成。無忝厥職。覽奏曷勝嘉憫。益見大法國敦睦友邦。誠心勦賊。故將士用命。不惜為中國致死。自應優予恩卹。勒伯勒東著交部從優議卹。仍著李鴻章飭屬妥為營葬。以慰忠魂。而示優異。其同時陣亡之范夫哈格齡等。著一併交部議卹。

乙卯。福州將軍文清。閩浙總督耆齡。福州巡撫徐宗幹奏。

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

日。奉

上諭廣東福建等省營伍久弛等因欽此。並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飭與外國人講求制勝之法。練將為上。練兵次之。而練將必先選將。認真察看。趕緊舉行。儻以餉絀兵單。不妨酌減辦理。另發天津章程清摺。量為變通。均無不可。即餉精難籌。不能如津郡兵額。止可先行試辦。俟將來籌有款項。再行足額。又據英國公使稱本國現有輪船弁兵在閩。如兵丁一時不能充備。即可先教施放礮位之技等因。

臣徐宗幹先將謹遵辦理緣由備文咨覆。一面同臣文清妥為籌畫。並與臣者齡往返函商。擬查照天津章程。酌量

數減。先習施放礮位之技。其員弁薪水及兵丁口糧。通事人等工食。悉照天津原定數目支給。議派大員於操演之期。將薪水兵糧等項。當面給發。並飭各弁兵將外洋製造火器之法。留心考究。惟操演地方。或在校場。或就海口。槍礮鉛藥。或兼用洋人所製備。另給價值。以及未盡事宜。必須外國統教官到省。當面妥議。現查海口並無外國兵船官弁前來問及。應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會該公使指派何人。其隨同教習各官。是否在閩海兵船內挑選。何日可以到齊。即定期舉行。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二年正月初一日。

軍機處交出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具奏通籌西北分界

事宜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查該將軍所奏俄人

蓄謀詭詐情形。實已洞見隱曲。其所籌各路辦法。以分路

督勘。會議換約。破其急遽朦混之心。以由本管疆臣曉諭

總管等官。自固藩籬。消其逞兵刼盟之念。思深慮遠。布置

亦極周帀。應令該將軍隨事相機。留心體察。固不可輕率

了事。致與條約相違。亦不可操之過蹙。或貽決裂之患。時

勢所迫。諒該將軍必能斟酌人宜。惟所請照會住京公使

一節。臣等查上年正月間。因添派大員。分赴西北兩路會勘。照會俄國添派官員。分路前往。旋據照覆內稱本大臣未悉該處地方情形。應仍交兩處承辦分界大臣就近詳查。彼此商辦。又於十月間。經臣等與之照會辯論。不得以常住卡倫為界。復據覆稱未悉該事情形。現將照會繙譯俄文咨送本國。一面行知西悉畢爾總督。以為幫助公平辦理等語。是該公使止能以轉行公文為幫助。其權力並不能施之於該國專派分界之人。已可概見。即繙譯俄文轉行文書一節。經臣等疊次辯論。始行應允。此次若由臣衙門再與該國照會。該公使必仍以未悉該處地方情形

推託。若必勉强與議。外國人性情狡執。轉恐於幫助公平辦理一語。亦無著落。更屬無益於事。似不若仍由明誼行文西悉畢爾總督。與之約定日期。分路會勘。較為簡捷。相應請

旨飭下明誼。迅即體察情形。妥為辦理。並飭明緒常清等。各就本境相度機宜。切實勘明定議。

御批。依議。

江西巡撫沈葆楨奏。廣饒九南道廷曙。幫辦九江通商事務記名道蔡錦青。本年三月中旬。會同英國領事佛禮賜督率紳民。將潯郡西門外地基。秉公覆量。眼同釘界。即令

英國砌牆。居民宅溝分界。界內房屋。照前估價給各業戶收領。將地租折費。按戶俵散清楚。華洋均各相安。又有美國琼記。旗昌。同孚等洋商。到潯租地起造。亦經廷曙等督同府縣。暨美國領事畢理格。勘定郡城西門外偏僻街市地基九畝三分六釐九毫九絲。該地向無應完地丁兵米。租價比英國加倍。係由該國商人自向各業戶分別丈明。立約清租。又於龍開河西岸。丈量濂溪書院空地五十畝。每畝租價五十串。共錢二千五百串。經畢理格扣成漕平銀一千七百兩。交存九江府庫。以為地方公用。隨飭該書院紳士寫立永租字約。交給收執。所有該處地基。每年應

完地丁正耗及兵米折價銀兩。應令查照英國章程。定於每年四月內。由該國領事知數清交德化縣查收報解。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巳。暫署兩廣總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書奏。英國會議同防賊匪。訓練營兵。經前督勞崇光將辦理情形奏明。俟練有成效。再行推廣加派官兵練習在案。茲據英國領事羅伯遜申陳。以前派官兵。操演漸形嫻熟。請加派官兵學習前來。臣會商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等。公同體察情形。尚可酌量添派。當復撥出駐防滿漢八旗兵丁一百名。

選派驍騎校二員管帶。又撥出督標營兵九十名。撫標營兵一百二十名。陸路提標惠州協營兵八十名。廣州協營兵二十名。於都守千把各弁內添派十員。分別管帶。於十二月間。陸續前赴撫標校場。隨同一體練習。所需口糧及軍裝器械等項。併由軍需總局籌支給領。

御批。著仍遵前次寄諭。妥籌辦理。該衙門知道。

辛酉。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

奴等於同治元年八月十六日具奏。與俄國使臣等會辦勘界事宜一摺。閏八月二十七日。欽奉

上諭一道。奴等敬謹嚴密封存。俟俄國復派大臣前來會議勘界

時。恪遵辦理。俄國使臣於回國之前。送來覆文一件。語多狡賴。當經幫等就其來文。逐層以理駁詰。咨覆該國西悉畢爾總督查照。聲明聽候咨覆。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據該國代辦貿易圖事務色克德爾官送來西悉畢爾總督覆文。內開適接貴大臣等咨開。同我們全權大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數次各情。令我查照。及明年何月何日我們復派全權大臣前往塔爾巴哈台。或往何處復議等因前來。我詳看我們全權大臣擬開勘界單內所指之處。均與議定條約相符。惟貴大臣等違悖條約。儻再會議。亦係徒費工夫。儻貴大臣等照依我們全權大臣等擬定單內

所指之處。作為邊界。致我一信。我即代奏。復派我們全權大臣。令往勘界繪圖。建立界牌等因前來。臣等閱其文詞。堅持成約。意存狡賴。希圖侵占。如即具文咨覆。令其復來會議。恐俄人賴為已經允其以常住卡倫為界。宜先妥籌招來之策。俾俄人將來無所藉端狡賴。已咨商明諾侯等等往返商妥。再為咨覆。

御批著即妥為辦理。

乙丑。伊犁將軍常清奏。臣等奏哈薩克布魯特移近卡倫。稟求內附。派員諭遣回牧一摺。欽奉

上諭著臣等即行查明未經移回者。尚有若干戶等因欽此。臣遵

即派委佐領三音布。道春泰等。來裝就道。會同額特總管等前往。妥為曉諭。所有哈薩克布魯特陸續均已移出卡外附近地方游牧。目前一律安堵。伏查俄國使臣旋回。此次會議邊界。既未定局。將來俄人侵占之謀。未必竟從此中止。哈薩克布魯特部落。首鼠兩端。現屆大雪封山。尚不致潛行入卡。來歲春融之後。難保不受俄人嗾使。復行私越卡倫。暗窺動靜。抑另有藉端尋釁等情。均未可定。奴才惟有嚴飭守卡官兵。密為防範。仍隨時派員前往偵探。不敢稍有疏虞。以期仰副

聖主慎重邊防至意。

御批。知道了。仍宜隨時派委員弁前往偵探。妥籌辦理。不准稍有疏懈。

戊辰。署理雲貴總督潘鐸奏。前在四川省城。接據法國傳教事務丁移稱據本國傳教士田希嘉稟稱。伊持照往雲南傳教。於三月內暫居昭通府城。不料福鎮台之子。同高把總率領多人。入寓辱罵。拉毀聖像。又於四月內有辛三副爺等率領數十人。各執器械。吼稱擠殺洋人。擁進寢室。將箱籠內貴重祭器衣服。盡行搶空。鄰近數家教民。亦俱搶掠。移請查辦等情前來。臣到任後正在確查間。即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本衙門查天主教業已弛禁。載在

條約。自應遵照。以免激生事端。務希迅為查明。妥速辦理

等因。臣查天主傳教既已弛禁。地方官自應廣為曉諭。務

令各相安靜。毋致滋生事端。乃該署鎮福陞於伊子滋事。

失於禁約。照通府夏廷楨又復不能彈壓。辦事實屬懈弛。

相應請

旨將福陞夏廷楨先行摘去頂戴。以示懲儆。福陞之子及武弁土

棍。查明從嚴辦理。

潘鐸又奏。雲南地方糜爛已極。各國傳教。似非急務。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知照各國傳教士緩期來滇。免致徒釀事端。兩

無所益。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潘鐸奏。辦事懈弛之鎮府請旨摘頂。署總兵福陞之子。與把總高姓。率眾至法國傳教士人寓所滋事。或并辛姓等搶奪該教士等物件。該署總兵失於禁約。昭通府知府夏廷樾不能彈壓。均著先行摘去頂帶。福陞之子及武弁土棍。均著查明從嚴辦理。該教士等被搶物件。並著酌給賠償銀兩。迅行辦結。不必再候總理衙門知會。總以安速為主。毋得稽延時日。致該國在京公使藉詞嘵辯。是為至要。潘鐸請飭總理衙門諭令傳教人暫緩赴滇一節。該國人心性多疑。阻其不去。正恐招之使來。於事終屬無益。

二月庚辰成都將軍崇實奏。奉於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
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接據法國照會等因。欽此。遵即
遴委公正謹慎之候補道宣維禮。滿洲駐防協領吉祥。
往黔省。明查暗訪。務得實情。茲據該委員等逐款查詢確
實。詳晰具稟。並與主教胡縛理折中定議。面陳一切前來。
奉覆查咸豐十一年四月。圍首趙畏三等燒毀青巖見家
關天主堂。誅殺習教民人張如洋等四命一案。現據查明
趙畏三即趙國澍。向充本地圍首。經四興恕派令帶團勦
賊。克復定番。即在青巖等處搜捕餘孽。致將該處天主堂

焚毀。搶失書籍等物。並將習教之民人張如洋登時殺死。
前經田興恕奏稱天主堂毗連民舍。乘亂焚毀。勢所不免。
誅戮餘匪。不知凡幾。其中有無習教之人。亦難區別。此固
據當日情形而論。然人命攸關。不能約束國眾。故有枉殺
田興恕身為專閫。豈容藉詞勦賊。誤過於人。惟現經法國
使臣哥士耆與勞崇光通書議定。以胡縛理所失書籍。如
其查追無存。由貴州巡撫飭令地方官賠銀五千兩。其張
如洋等四人。並未犯法。無辜受誅。每人議及卹銀二百五
十兩。並令趙畏三等修與富麗墳墓四座。以完前案。所議
甚為平允。惟查墳墓例有定式。張如洋等均係中國民人。

其墳墓豈宜過於富麗。大清律例所載人命門內。原有在於出手名下。追給死者之家埋葬銀二十兩一條。應即照例在趙畏三等名下。追給張如洋等四人之家埋葬銀各二十兩。聽其自行修墓。餘悉請照哥士者所議辦理。本年正月。開州知州戴鹿芝。用刑處死傳教人文乃耳。及習教之吳貞相等五命一案。據署開州戴鹿芝稟稱前因夾沙龍地方國民祭賽龍燈。文乃耳等不肯入會。口角忿爭。糾送州案。人眾勢洶。戴鹿芝不得已。將文乃耳等殺斃等語。雖稱為眾偪迫。起釁有因。惟人命至重。何得以祭賽細故。聯誅多人。況文乃耳非中國之人。尤應設法保護。乃竟與

習教漢民無所區別。實屬不識輕重。該委員等援引廣西
西林縣知縣張鳴鳳致死傳教洋人馬神父之案。聲明事
同一律。可否援照定擬。並責令查明滋事之人。按名弋獲。
從嚴究辦。應請
飭下現派赴黔之大員。訊明懲治。至多文戴鹿芝。出言狂悖。駭人
聽聞。尤宜切實根究。惟語言無據。該委員等查無坐堂陵
辱之事。但當時措詞未能和婉。禮節未盡周旋。以致予人
口實。若再與洋人質辯於庭。未免有傷國體。查律例雖有
誹謗之禁。而
聖朝從未以口過罪人。況此案總以人命為重。即委員與該主教

所立議單。亦以言語細故。悉免深究。至何冠英所致公函四興恕所刊書本。均經查訪得實。緣貴州歷年以來。邪教滋事。其初皆託名勸善。及至黨類既多。遂敢僭行不法。何冠英等飭令驅除。並欲藉故治之以法。既未將應行應禁各教名目。分別指陳。不惟措詞含糊。辦理亦多謬誤。即如開州文乃耳一案。難保非地方官民誤會所致。四興恕不知文義。誠如

聖諭。不過鄙夫武夫。其所刊之書。亦少年喜事。未知顧慮周詳。惟何冠英身任封疆。所奉和約。自應早為刊布。推廣懷柔之意。方為正辦。乃妄致書函。激起釁端。何冠英雖已身故。而

田興恕實難辭咎。即省城兵勇肆擾天主堂。田興恕雖非有心縱容。而其不能禁遏。亦可概見。總之天主教未經弛禁以前。地方官原有查拏之責。及至弛禁以後。自應遵旨酌量奉行。乃猶拘守故常。均屬不諳事理。韓超接到廣東咨送和約二十張。發交胡綽理自行張貼。並不遵照前兩廣督臣勞崇光原議辦理。實屬師心自用。有意遲延。現將委員查獲經籍神像等件。已交胡綽理呈領。所有遵旨委員赴黔查明以上各條。督臣駱秉章固曾續奉諭旨毋庸會辦。而前任兩廣督臣勞崇光相隔既遠。往返稽遲。是以均未列銜。應由奴才先行恭摺據實陳奏。伏乞

飭下該管衙門覈議施行。並將委員等與胡縛理面立議單。一並
鈔錄。恭呈
御覽。抑者更有請者。西人所奉天主一教。在中國相傳已久。其意
亦主勸善。而中國之人互有從違。亦如釋道二教。各行其
是。乃未經弛禁。轉各相安。既成和約。忽加排擯。是皆執拘
墟之見者。好為議論。聳動羣愚。政治所關。動輒扞格。既已
有顯違
諭旨之罪。愈無以服遠人之心。全在封疆大吏。開誠布公。曉以中
外永好之義。不獨為遠邦敦睦。必欲使百姓相安。在西人
既以信義相孚。則地方官即宜得稍有歉誠。凡遇習教人

等因事爭持。祇當以情理相衡。不得以異端歧視。彼此會商辦理。務得其平。使習教者專於勸行善事。不致滅理亂倫。則中國作奸犯科之人。自不敢託名入教。而為地方官者。約法於前。懲犯於後。西人即巧於護短。亦無可藉口之端。則天主教之在中國。聽其自相奉行。與釋道二教又何以異。何必妄行侮辱。徒傷大體。無濟時艱。西人果以勸善為心。亦必不容有傷風敗俗之事。是在地方官妥為稽查。毋使濫受匪人污累。大吏既處之有道。西人亦樂於聽從。不惟使中國之人不害其正。並可使外國之教弗納於邪。

謹特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臣通飭地方官盡心開導一體維持並由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法國使臣轉行各省主教不可轉傳
匪人致壞彼教名目兩無妨害永絕猜嫌是亦推廣和約
中彼此相愛之一道也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崇實又奏再戴鹿芝在黔服官已久廉潔端謹所至州郡
素得民心卽此次西人向委員稱道亦云平日實係好官
惟教人之事固執拘泥辦理不善誠有應得之咎然究為
何冠英公函所誤伏乞
鴻慈通格曲賜矜全以為循良者勸至西人前控多文語言狂悖

一節。雖經委員查無實據。但該員性情偏執。不識大局。一味逢迎上司。每每肆口亂道。若令久於其地。教人未免疑慮。勢必不能相安。更恐另生枝節。應請

旨將多文閑缺送部引

見。或留京當差。或立予罷斥。恭候

聖裁。

御批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貴州教民一案。疊經諭令勞崇光迅速赴黔。會同崇實等查辦。並飭田興恕赴川。勞崇光前據奏報。已行抵湖南。著即懍遵前旨。探明道路。迅速入黔。將應查案件。

密商崇實。駱秉章設法妥為辦結。張亮基前經諭令赴黔。署理巡撫。暨提督事務。一切地方軍務。及應查事件。均屬責無旁貸。勞崇光不日即可抵黔。著張亮基迅即馳赴黔省。妥籌會辦。毋再延緩。本日崇實奏妻員查明教民案件情形。請將戴鹿芝曲賜矜全。多文送部引見各摺片。並鈔錄與胡縛理議單呈覽。均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妻員議單

一青巖之事。及勇練滋擾天主堂。議照哥公使在廣東所議之數。一切賠銀六千兩。了事完案。其銀在四川兌給。既敦和好。此外應無別議。

一開州之事。已據開州戴牧稟報在案。所有首先滋事致死習教之人。現在嚴拏獲案究辦。惟文乃耳係傳教之人。與習教之人不同。地方官辦理錯誤。查與和約內所載廣西西林縣之案相符。議以援照辦理。以昭平允。餘無別議。

一頒發告示和約二十張。議定後即行張貼。俾免另生枝節。亦無別議。

一中陳照會中。所有牽涉言語各情。詳細查詢或因言語不甚明晰。或因以訛傳訛。究屬細故。今既和好。自應不究。惟以後恐有無知之徒。赴堂滋擾。自應禁止。議由貴州巡撫出示。至堂內所失神像書籍。清查若干。即以相還。但為

日已久。恐多散失。既已賠銀。自應原諒。不得爭異。自此和好。一切遵照和約行事。以免釁端。餘無別議。

胡縛理議單

一奉來示青巖之事。擬以賠銀六千兩了事。既經法國哥國使允准。照其議單。此處亦無別議。

一奉來示開州之事。議照廣西西林縣一案辦理。遠人無結案之權。亦即遵照來議。申明法國執事官。懲其照議。此處斷不作梗。

一奉來示張貼告示。遠人實深感激。餘無別議。

一奉來示言語細故。並兵練肆鬧兩事。往者既云不究。日

後出示禁止。並准代為清理經像等物。亦即遵議。

御批覽。

壬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成都將軍崇實奏委員查明貴州教民被殺情形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查此案未經該將軍奏報之先。於本年正月二十日。據法國公使哥士耆交到貴州主教胡縛理稟呈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其稟呈內先敘該教被害苦情。次將四川委員宣維禮等稟詞逐層駁辯。閱其語句。但只就事申訴。並無一語激烈。亦無一字要求。而堅執性情。自流露於楮墨之外。較哥使上年所遞照

會內各語。似婉而實強。臣等細加尋繹。於其稟詞內擇出可以通融辦理者數處。因恐事機遲誤。故未經具奏。先發一函。寄交勞崇光等令其於抵黔後。查照臣等所擬各節。設法轉圜。務使中外均臻妥協。發信後又據哥使呈遞胡縛理續致該使信件。臣等復加閱看。函內詞語。又與前次稟呈迥別。或者稟呈係哥使在京自擬。後函係胡縛理原稟。亦未可知。臣等正擬鈔錄稟呈信件。繕摺具奏。適該將軍奏到。奉

旨交臣衙門議奏。臣等查原奏內。據委員稟覆各詞。與胡縛理鈔呈原稟大指無異。而該將軍擬辦各節。如青蠅一案。擬照

勞崇光定議賠償。並酌給埋葬銀兩。及開州一案。擬照廣西西林縣知縣殺死馬神父之案定擬各節。早經臣等於上年據與哥使力辯。哥使概未允從。是該將軍所擬已屬難行。況哥使先發制人。緣將委員稟詞逐層辯駁。若臣等重申前議。必致虛費脣舌。於事終屬無濟。惟查該傳教士東呈內尚有可以通融辦理之處。如果勞崇光等設法開導。洞中機宜。該傳教士現在黔中。目睹外間情形。或者知難而退。亦不致始終固執。況近接哥使照會前來。法國現派柏爾德密來京接替。當新舊交卸之時。乘此機關。辦理或易得手。應請

飭下勞崇光崇實等查照臣等前致勞崇光原函所擬各節妥為
辦理設法開導該傳教士迅速辦結或臣等原函所擬未
能盡合機要此外另有可乘之機應由勞崇光等體察情
形相機妥酌臣等仍就胡縛理原稟及現辦情形隨時向
寄使開導儻能得有端倪亦迅速密寄勞崇光等照辦務
期內外合商實心酌定以期仰慰
聖主綏安中外之至意謹鈔錄胡縛理稟呈信函各一件臣等致
勞崇光信一件恭呈
御覽俟勞崇光覆到酌有辦法再行奏
聞

貴州主教胡縛理稟呈

貴州主教胡縛理謹呈為妄查不實。蒙稟壓結。以理冤抑事。竊貴州先後殺奉教十餘人。並派兵練輪班肆鬧經堂一年之久。及殺文司鐸一事。業經任司鐸赴京呈控。已蒙恭親王據情入奏。奉

旨欽派四川總督駱成都將軍崇兩廣總督勞查辦此案。足見

大皇帝聖恩高厚。懷柔遠人。各國使臣均深感激。及兩廣總督勞派委兩員到黔。齎送告示。往返萬里。足見慎重四川總督駱成都將軍崇奏派宣吉兩大員親身到黔。劄文內稱不准一字含糊。以致屈抑。遠人聞知。感激而泣。伏念

皇恩如此高厚。憲意如此體恤但有一綫路徑。即當遵議遠結。奈
宣吉兩員到黔。候有兩月之久。戴知州始進省。與首府多
文計議。豫作稟稟。推圍民為主。及妻候補府周守正來辦
此事。絕不敢言田軍門三字。青巖之議。原有賠修墳墓一
層。勁要刪去。所設西國人文司鐸。勁要照廣西西林縣一
案辦理。其有省城經堂兵練搭擄之物。亦云在青巖賠銀
六千兩之內。多文富萬人之前辱及
君上。中國以為言語細故。所有各屍親呈詞。不問不批。此皆多知
府仰體田意。一味把持。宣吉兩員亦莫可如何。冷姓道員
來經堂。言要主教上稟紹田軍門若不肯紹。禍將不測因

此議單無論如何寫法。不敢不即時允從。然其字眼一味含混。

皇恩憲意。一概孤負。覆盆冤黑。何日得伸。及宣吉兩員奏回川省。貴州當路者使幕友代做稟。使其照稟駱崇兩大人。一字不准更改。今將其稟稿鈔來萬望法國欽差。代呈恭親王查覈施行。

照錄宣吉兩員稟稿

敬稟者。竊職道等奉憲臺會劄。遵即束裝起程。於八月十九日行抵貴州省城。當將飭查法國照會內所稱各情。密加諮訪。內如所指田提督派國務道趙畏三等。往青巖等

處攻壞學堂。將該處習教張如洋等四人處斬一節。查趙畏三即趙國澍。住居青巖。妻辦團務。前年粵匪竄黔。攻陷定番。經趙國澍督團防勦。嗣田提督將粵匪擊退。收復定番。因教匪餘孽未盡。派趙國澍督團拏辦。經團眾合詞指證習教有據者。即行正法。並未分別所習何教。至附近賊巢之民房天主教堂。因用兵攻勦。一律焚毀。無從區別。又如所指何前撫與田提督函致各府縣驅逐教人一節。查何前撫因兩游教匪鴟張。恐借天主教名目影射。煽惑團民。函致各府縣悉予驅逐。因事涉軍務。將田提督一併列名。其實並未會商。各府縣亦未奉行。又如所指署開州知

州戴鹿芝。將奉教人文乃耳等處死一節。查本年正月二十日。州屬七里夾沙龍附近村寨。祭賽龍燈。祈年逐疫。並藉以齊團。團民楊滂張重生等。強偪教人隨同祭賽。文乃耳等固執不從。激怒團眾。將伊等房屋圍住。欲行捆殺。戴鹿芝聞報。馳往彈壓。將文乃耳帶回州署。甫經訊明。各團蜂擁至州。口稱歷年祭賽齊團。以從違為順逆。該教人既不入會。即屬叵測。若不立予正法。團眾即行分散。戴鹿芝再四開導。人多勢凶。萬難解釋。維時賊偪州境。防勦喫緊。恐拂輿情。不得已將文乃耳。吳貞相張三木再易幺姑對眾處死。暫安人心。次日團首周國璋赴州面稟。團民鍾冬

元田同元等分往各村搭尋習教人等有滋事端戴鹿芝
當即出示禁止始各安貼又如所指韓署撫院不貼和約
一節查廣州寄到和約二十張當即由院送交胡主教察
閱並詢問擬貼何處屬其自行開單以便照貼適值開州
文乃耳之事胡主教未將和約送回以致未即張貼又如
所指署貴陽府知府多文署開州知州戴鹿芝語言悖妄
一節查胡主教任司鐸等在黔年久人多識認於咸豐十
一年四月內忽坐紫呢大轎變易法國衣冠儀從眾多謁
見各官以致闔省驚駭人言嘖嘖何前撫恐人心震駭當
令多文延往府署詢問任司鐸赴府多文迎至堂前彼此

六、談。以天下多事。田軍門現奉
大皇帝諭旨。督辦軍務。兵勇雲集。司鐸裝奇服異。儀從過多。恐有
無知之徒借事爭鬧。兩國因此參商。雖有
大皇帝恭親王和約。嫌隙一開。轉疑為愚弄外洋之具。訪之是日
在彼聞見之人。語亦脗合。並未當堂陵辱。至戴鹿芝與文
乃耳所說各語。詰詢戴鹿芝並無其言。文乃耳業經身故。
無從質對。職道等密加諮訪。亦無確證。又如胡主教中陳
所指田提督兵練滋擾天主堂。並冊記戶口一節。查應募
各勇。未經收伍以前。三五成羣。游手閒行一經堂內阻斥。
即借四營名號恐嚇。亦所不免。而冊記本教戶口。全行誅

戮。實無其事。至何前撫侮弄供像。係屬已故之員。無從查詢。職道等覆查候選道趙國澍。奉委在青巖一帶勦辦賊匪。誠如田提督原咨所稱。殺賊不知凡幾。有無曾奉天主教之人。無從清查。用兵之區。焚毀時有。即有天主堂。亦不能區別。本屬實在情形。嗣經兩廣督部堂勞。與哥國使議賠銀六千兩。因籌款維艱。延未交付。現議如數清償。以符原議。署開州知州按察使銜候補道戴鹿芝。因文乃耳等不肯隨團祭賽。為團民楊濼張重生等。強偪處死。雖係附順與情。惟查天主教向不祭賽。楊濼等明係有心尋釁。鍾冬元等又復恃眾滋事。及事後搜尋。亦屬借團滋擾。自應

從嚴究辦。應請憲臺咨會黔省。按名弋獲治罪。團首周國璋並無搜尋情事。應毋庸議。查文乃耳係傳教之人。與習教之人不同。戴鹿芝為團民所偪。悉予並誅。亦難辭咎。與和約內所載廣西西林縣知縣張鳴鳳所殺傳教人馬神父之案相符。可否援照辦理。以昭平允。署貴陽府知府按察使銜新補貴東道多文。精明練達。素識大體。戴鹿芝持躬端謹。官聲素著。均為黔省出色之員。復經職道接見之次。詢以前情。據稱一係滿洲世僕。一為讀書仕進。均受恩深重。洊保監司。豈忍出此狂悖之言。似尚可信。查黔省苗教髮逆。所至滋擾。兵勇團民。豈盡深明大義。且復地方寥廓。弛

禁之際。本未周知。而西人即於此際四處行教。釁端一啟。
在在堪虞。職道等仰體
朝廷權宜辦理。暨憲臺顧全大局之意。悉心籌議與西人往
復辯論。顯尤脣焦。所有從前案內鉅細各情。均如議完結。
逐款登覆。惟因文乃耳一事。意尚遲疑。又復申明和好之
義。始允設法申陳。斷不作梗。伏思屢次生波。總由和約未
行張貼。官民不盡曉然。以致彼此猜疑。茲復與韓署撫院
四軍門。和衷商榷。請其將和約張貼。並會銜示諭。嚴禁兵
民滋擾。以杜後釁。
以上係宣吉兩大人稟稟。竊思彼稟如此。各大人公平處

事。斷不能聽信一面之詞。即行定案。茲特分辦。以伸冤抑。查題國澍在青巖辦團。奉教人皆入團冊。分給保甲門牌。直寫天主教學堂字樣。凡有事故。出丁出米。與不奉教者一律應付。不查拏於數年之前。而必殺害於奉旨之日。云係團眾合詞指證。團眾係何名何姓。所詞何說。所證何事。其搶擄之日。實奉省城令箭而行。其殺人之日。又有省城號礮令箭為據。團民並無一人在前。至云習教有據。並未分別所習何教。必拏辦者不止一教。因此不能分別。奈當日止拏天主教。並未有他教一人被拏也。如云犯法。一係讀書學生。一係老年婦女。並未取有親供也。至云附近

賊巢之民房天主教堂一律焚毀無從區別青巖一寨並未經賊匪攻破民房皆無焚毀止有天主學堂一處被毀何前撫與田提督函致各府縣驅逐教民既恐教匪借天主教名目影射煽惑何不立一區別之法開州知州戴鹿芝將奉教人文乃耳等處死起陳實因祭賽龍燈而云卽所以齊團且以從違為順逆世間無此章程況聚衆賽龍例有明禁豈以玩戲之具卽為齊團之舉如果人多勢凶請問敢傳訊對質否況文乃耳與易氏等並非一日處死何以擧為一起且所稱團民楊滢張重生鍾冬元田同元等四名開州並無此人廣東送來和約張貼係由中國地

方官主政。斷不能由天主堂作主。當日係委何員來堂詢問。何不指出。實係廣東差官到黔。將和約送院不收。送經堂亦不敢收。主教司鐸因迎接行知之時。雇用鼓吹。以明

欽奉

諭旨。准傳天主聖教之意。至於彌撒祭衣。天下皆然。曾經

欽定。京師寄來謁見禮儀服色等事。呈送各署知會已徧。方敢拜謁。若不准行。何不明言於前。又云多文將任司鐸延至府署。多文迎至堂前。豈有恭敬如此立談乎。其為掩飾當堂陵辱之事。不辯自明。至云文乃耳業經身故。無從對質。而任司鐸尚未身故。其多文所與言者。豈亦無從對質乎。至

云田提督兵練滋擾天主堂。係應募各勇。未經收伍以前。借田營名號恐嚇。亦所不免。既云亦所不免。自係實在滋擾。省城禁地。持刀喊殺。破門搶擄。恐未收伍者。未必有此膽量。田提督原咨所稱殺賊不知凡幾。有無曾奉天主教之人。無從清查。用兵之際。焚毀時有。即有天主堂亦無從區別。竊思所殺天主教。果在賊匪之內。彼即奉教。亦所當殺。果係天主堂與附近民房。一同焚毀。亦何必議賠銀兩。可憐所殺之奉教人。皆數年編入團練。荷戈從我之良民。所毀之天主堂。乃未經兵火之村寨。而云其原咨為實在情形。其實安在。賠銀六千兩。廣東議單內。有著趙國澍賠

修壯麗墳墓之句。為何刪去。況議賠專指青巖而言。為何與開州省城之事。掣為一起。楊瀅張重生鍾冬元係無人之名。故議從嚴。周國璋係有名之人。故議免議。文乃耳一案。照廣西西林縣一案辦理。西林事在和約之先。並未奉諭旨。有日後著為定例字樣。可從與否。不敢擅專。彼稟言多數二人。一係精明練達。素識大體。一係持躬端謹。官聲素著。二人果如此稟所加考語。則兩國既已和好。斷不可以既死不可復生之文乃耳。致傷

大皇帝有作有為之忠良。但不關教務事件。未敢多言。彼稟言黔省苗教髮逆。所至滋擾兵勇團民。不盡深明大義。西人即

於此際行教釁端一啟在在堪虞是明寓不准傳教之意並緣古日後重生風波地步至云與西人往復辯論頗充脣焦遞供單不理遞呈詞不批突然發來議單底稾一紙彼此更正亦不過數百字宣吉兩大人來三月之久只有妻貢來天主堂一次與宣吉兩大人亦只會面一次兩遣議單自當一律何以統經議明銷差之稾彼此均要活筆已着遠人照單結去兩遣單勁改前後兩條強聲兩端合為一事我等遠人總恃信義為本奉教人無非為

大皇帝之赤子仰體各大人調處人誰無心敢不俯首聽命但有一綫路徑真不願作梗惟黔省各憲實無悔禍之心多首

府聲言殺一奉教人。不過用銀二百五十兩了事。不妨多
殺幾人。言語刻薄。更甚於前。以上各情節。敬懇代達。實為
德便。須至陳者。

貴州主教胡緯理等哥士者信稟

前八月十九日。委員吉祥宣文禮抵貴州省城。即去謁見
巡撫轉。甚不喜悅。勃然變色曰。你們係四川之員。何來管
我貴州之事。次日二委員去見臬興怒。辭以寢卧不納。隨
又傳說不許二員於省內去會別人。二十一日潘督抵省。
次日即傳四所放道臺五員。只趙維三即三閻王一人不
到。督即發劄文將四道交貴陽府查問。多知府亦係四所

提拔。竟不回覆。近聞督部提四道員親審。先問張道。是箇
跛子。婉言說他不稱其職。濫叨道員之任。你為田幕。彼密
信是你所作否。田云卑職未曾。恐是大人耳輭。聽信天主
教人栽誣之話。督怒云。貴州之天主教。我全未見其人。亦
未接其呈。彼之私書密信。我早已見了。你還不實說。督將
四員審畢。悉令上鎖。時田在衙聞知。即發暴怒。吩咐武弁
速去殺滅洋人。燒毀經堂。鎮臺楊愛保拔劍把門云。敢有
亂出者我即殺之。田即胡罵不已。二十三日。田將銀二千
買屬兩刺客。持田押字手書。來夜翻進潘督公署。直抵寢
室。執劍在手。將書遞與潘云。此中三件。隨選一件。一或你

就走不管。一或與我戰分勝敗。看貴州歸誰。一或不依。則就地剌你。潘督急忙無措。云我於二十七日起身就走。田又令釋放四箇道員。今田在伊衙門外六洞橋紮營欲反。若遲幾天潘督無有主意制伏。恐我們反奉教人等難逃活命。專此忙達。請速籌辦。

貴州主教胡縛理續寄哥士者信稟

貴州一事。八月二十五日後。有

上諭到。開田大人提督缺。潘大人知會田大人。田大人曰反了罷。眾兵俱不從。次日潘大人起程。有田大人保舉之道員洽見一教友曰。請爾主教寄信至京。留田大人在黔。田大人

不惟不害爾等。尤為張貼和約告示。凡請即充。教友曰。予主教不能干預公事。田大人使人暗向引長毛至黔。沈總兵執其人。一日宣委員見貴陽府多問青巖之故。多府曰。伊等為亂軍所殺。然為取和他們我許賠銀五千。於貴州太平時還。又問開州之故。多府曰。伊等不守國規。國眾送官殺之。所殺數人之內。並無洋人。伊等將銀買一人自認為洋人。為取和他們。予亦許將開州數人。殺以抵命。將首級懸於天主堂門首示眾可也。宣委員又見巡撫韓大人曰。予想此事給銀賠伊房物什物。並殺人抵命外。可將趙國澍革職。戴州多府降二級。二三月後復升。以舒法國之

氣。韓大人曰。予思之後與田大人計議。田大人曰。賠銀隨便多少。殺人不拘一二百。或將開州人殺盡都可。我這三員官斷不能傷害。要傷害我定不依。請將執照須用清法二國印信職銜。單用法國職銜。中國官不遵從。並請由部發交各省。各省大憲轉交收執方妥。十月初一日。宣吉二員派一府官周至堂見予。要和青巖開州之事。言殺了幾人。伊如數殺幾人抵命。予答曰予不能管。這是法國欽差

及

清國

欽差之事。予在此第為善功而已。若依予心。願不傷於他們。次日

周府官又來曰。宣吉二位欲回川。國事未完不能行。予曰
青巖之事。廣東勞大人辦過易得。開州之事予全不能管。
此是後音。合併具函中明。
致勞崇光信稟
哥使來署呈遞貴州主教胡縛理稟呈一件。先敘該教被
害苦情。次將四川委員宣維禮等稟稟。逐層駁辯。閱其語
句。似婉而實強。此等筆墨。的係中國通人。甘為彼之鷹犬
者。誠令人憤恨不已。查去年哥使所遞條陳。語語志在抵
償。此次胡縛理稟詞。就宣維禮等原稟詳細剖辯。但據事
申訴。無一語激烈。無一字要求。而其堅執性情。若隱若現

於口吻間。較之哥使條陳。頗有淺深之判。本處反復披覽。思欲得其罅漏。逸揣辦法。姑於該主教稟內。擇其可以通融辦理之處。略為閣下陳之。該主教稟內。以賠銀六千兩。廣東城單內有著趙國澍賠修墳墓之句。何以刪去。況賠銀專指青巖。何以現在與閩州合為一起等語。夫洋人好利。積習使然。若以賠銀為不可了。則當直截撇去賠銀一層。何必以專指青巖不能與閩州合為一起為詞。是該主教於閩州一案。不過欲另議賠償。特不肯道破殺人賠錢之衷曲耳。稟內又言原稟以文乃耳一案。照廣西西林縣一案一律辦理。以西林縣事在未奉和約之先。並未奉

諭旨有日後作為定例等語。可從與否。不敢擅專等語。查西林縣一案。載在和約補遺第一款。事有後先。殺人則一。該主教以前事乃在未奉和約之先。並無日後作為定例之語。然亦無此後如有此等情事即應擬抵之語。況該主教又云可從與否。不敢擅專。似其語句亦尚活動。京內又言原稟多文。戴鹿芝二人。一係精明練達。素識大體。一係持躬端謹。官聲素著。以為該二人果如此稟考語。則兩國既已和好。斷不以死不復生之文乃耳。致傷

大皇帝有作有為之忠良。但不關教務事件。未敢多言等語

國家用人行政。一來大公。多戴而果賢也。不能以教務加之

罰。多戴而累者也。不能以教務祛其弊。今該主教既明死者之不可復生。亦當知生者不宜再置之死。況既云不肯傷有作有為之忠良。則戴鹿芝之循績懋昭。久為黔民悅服。及田軍門從前之戰功臺著。該主教亦必盡知。若借勢開導。告以既欲在黔傳教。亦當使地方安瑞。民情無忤。而後可以永遠相安。或稍生其悔悟。亦未可知。東內又言我等遠人。總恃信義為本。奉教人無非為

大皇帝之赤子。人誰無心。教不俯首聽命。但有一線路徑。真不願作梗。又言黔省各憲。實無悔禍之心等語。查該國屢言天主教均係祝

國佑民。勸善懲惡。今觀該主教呈稟。尚覺具有天良。而復思有一綫之原。反覺可憫。中國向來辦事。罔不一視同仁。該主教現既居騎虎難下之勢。而各憲實無悔禍一語。尤恐日後有燎原莫滅之憂。是彼亦未嘗不反復深思。處處瞻前顧後也。若能迎機而導。再另予以可轉之機。俾知此案既經妥辦。顏面有光。此後亦不致縱尋斧斤。彼此相安於無事。則該主教之心或可帖服。總之此案不為完結。寧使必不干休。而在事者不量加懲處。亦無以服其心而杜其口。蓋胡縛理乃係該國主教。凡關涉教案。往來公使皆以該主教之言是聽。此案能與該主教設法辦妥。似該公使

亦必不為通制。以上數款。未處不過就其可以酌辦者密為布達。然未必即中窾要。仍希閣下熟思審處。計出萬全弭患未萌。迅為辦結。是則數千里殷殷盼望之苦心也。並將該主教原稟另行鈔錄寄閱。如原稟內別有可以酌辦之處。應由閣下善為處置。此信到後。望將辦理情形。趕緊飛布。以便與哥使辯論。了此一重公案。正繕函間。接到哥使照會。彼國已另派柏爾德密為住京公使。哥使不日交卸回國。此案如能速結。或該公使彼此交代之時。易於商量。不致別生枝節也。

乙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十六日。布路斯國

隨員韋根思敦來京。由英國參贊威妥瑪帶領來臣衙門。
親遞該國使臣列斐士中陳二件。臣等查其中陳內稱。本
國和約。已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互換。惟德意
志公會各國。除本國外。尚有二十二國。均須各送條約一
本。請照錄二十二本。並用藩司印信。以便分送。劉藩司未
經允辦。是以令韋根思敦來京。赴總理衙門。面懇行文上
海照辦。並請飭查收各國國書等語。臣等查上年十一月
間。據薛煥李鴻章奏。辦理布國換約情形一摺。當奉
諭旨。該公使請於原約互換後。照錄分送各國。著薛煥等悉心籌
商。相機辦理。如該公使再三懇請。未使操之過蹙。所請照錄條

約二十二本。鈐用藩司印信之處。即著准其照辦至各國呈送
洋字條約一層。該公使如固請收納。並著照薛煥等所擬。與該
公使議明。交換約衙門存案。不得請遞都門等因欽此。查此件
諭旨。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由軍機處鈔出到臣衙門。旋於十二
月十五日。又由軍機處鈔出薛煥等奏布國換約事竣摺
片各一件。其摺內稱公會各國互送條約一層。經劉郎青
疊次駁斥。該公使另遞照會。稱另外設法辦理等語。並未
欽遵前
旨照辦。自是上海換約之期。在未接此件
諭旨之先。該公使此番特遣韋根思敦來京懇求。即係前與劉郎

膏照會內另外設法之意。臣等伏查上年臣崇綸等在天津與艾林波所定條約內。德意志公會各國。均係附入布國辦理。並未另載有按國分給條約明文。該藩司未經允行。本係照約辦理。惟外國人性情堅執。凡有所請。輒挾不允不止之心。是以上海未能如願。即派員來京籲懇。其狡執情形。本屬可惡。但思該使所請。僅求蓋用藩印條約。以昭信守。於體制尚無窒礙。若亦峻拒。轉恐別生嘵瀆。多所煩聒。臣等詳加酌覈。似以允准為妥。惟此事既有

欽派大臣專辦。若徑由臣衙門允准。誠恐輕視各省大吏。遇事輒

參饒舌。且前曾奏有

諭旨。著薛煥等相機辦理。亦應仍歸上海照辦方與前案相符現已另備公文二件。一由驛遞一交韋根思敦齎去親投。並屬韋根思敦回滬。聽候

欽差大臣覈辦。顯以崇外省大吏之體。即隱以杜任意來京之心。至請收國書一節。查薛煥前奏內稱德意志公會二十二國。各繕洋字條約一分。欲於換約時均請查收等語。今該公使申陳內。另稱請收各國國書。如即係洋字條約。則前已有

旨著照薛煥所議。交換約衙門存案。應令李鴻章遵令各國附入布國承管。本不應紛遞國書。礙難允行。已函致李鴻章設

法妥為杜絕。臣等酌辦劄文一件。於二月初三日送交該
使收領。聞該使已將此劄及前次所給江蘇撫臣公文一
併寄往上海。尚未出京。
御批。知道了
布國列總領事中陳
為申陳事。照得本國暨德意志公會各國。於咸豐十一年
七月二十八日。在天津與
貴國所立和約章程。欽奉布國御筆。
大清國
御筆批准。今於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地方落司行

館。由本署大臣會同兼署江蘇藩司臬司劉。業將和約互換。伏查和約第四十二款。內載互換和約後。中國即將所議章程。行文內外各省大吏。按照辦理等語。請迅為行文。俾內外咸知。並請將文稾交本署大臣。俾可覆奏。又查德意志公會內。除本國外尚有二十二國。各該國各有君主會內本國為大。凡有與別國交涉大事。均推本國為首領。故與

貴國總立和約。本國欽差大臣去年在京所立和約。雖係一人畫押。各國均經列名。現在互換所立畫押原本。自係正辦。惟本署大臣奉命前來之時。公會各國。均有國書。情願

照辦。是以互換和約後。均須各送一本。始可交代。並無別意。前同劉藩司會商。只換原本。此外未便照辦。擬又商請照錄二十二本。蓋用司印以便分送各國。亦未允辦。劉藩司駐劄上海。尚有上司。未便擅專。本署大臣礙難再三強請。貴親王總理通商事務。各國情形。早蒙洞悉。理合申陳貴親王。伏惟劉飭上海換約官員。查收公會各國國書。並鈔錄和約二十二本。蓋用關防。移交本署大臣。俾回國有所交代。永敦和好。是所翹切。為此申陳。

布國列總領事申陳

為申陳事。照得兩國和約。雖已互換。本署大臣尚有為難

之處。本應親赴京都面為申請。奈新換和約。通商諸事。均應在上海料理。是以專請本國廕槃王爵韋根思敦親詣京城。面見貴親王商怨允准。即請容其謁見。面請鈞示。所有飭知上海換約官員公文。並總備交韋廕爵攜回是禱。為此申陳。

給布國列斐士劄文

為劄覆事。准貴總領事隨員詣都。赴本衙門親遞申陳前來。本衙門查中國與貴國。前在天津商定條約時。並未聲明將來換約後。由中國照錄條約二十二本。蓋用司印。以便分送各國之語。此次劉署藩司未允辦理。原為慎重條

約起見。惟念兩國既經和好。原議雖未聲敘。而今所欲得者。不過蓋用司印之條約。似可稍示權變。以見兩國和好之誼。惟江蘇巡撫係奉

大皇帝欽命專辦貴國換約事件之大臣。本衙門例不應越俎。但既經貴總領事遣韋隨員詣都面懇克准。現經接見韋隨員。並查照中陳各節。備具公文。交韋隨員帶至上海。投遞江蘇巡撫。必能查照各節。妥速辦理。相應劄覆貴總領事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布國列斐士現派來京之韋根思敦。不通漢語。一切皆由威妥瑪傳述。據威妥瑪稱。公會各國。現備

洋字條約。俱經蓋用國寶。中國所備漢文條約。亦應蓋用
御寶等語。臣等伏查列斐士中陳只言蓋用藩司印信。而威妥瑪
忽作此語。顯係橫生枝節。見好友邦。狡詐情形。殊堪痛恨。
但列使中陳。自是確據。臣等當即執定此節與之力爭。威
使初猶強辯。經臣等駁詰再三。自覺詞窮理屈。始改稱各
國原擬中國必給予用
寶條約。故均用國寶。交列使帶來。今中國既只用藩印。則各國亦
只能用布國欽差印信相換等語。臣等查中國所重者只
在不用
御寶。而各國之用寶用印。皆屬無關輕重。不足與爭。今威使既稱

各國只用布國欽差印信。查與中國蓋用藩印體制適符。

旨等當即應允。並於行知江蘇巡撫文內。逐層敘明。屬李

鴻章照辦。

御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四

同治二年。癸亥二月。丙戌。江蘇巡撫李鴻章浙江巡撫左宗棠奏。據甯紹台道史致諤稟稱。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英國總兵哈樂德克親運大礮赴營。籌攻紹郡。本年正月初一日。我軍分道由東浦前進。哈樂德克達耳第福帶領西兵車輪大礮。徑攻西郭門。常安信義各軍分攻昌安五雲兩門。未能得手。初二日西郭門外連開大礮。城牆轟倒十餘丈。覺賊無算。達耳第福獨立橋上。揮兵登城。該逆以槍石堵住缺口。有助逆黑洋人五六十名施放洋槍。打入達耳第福腦後。傷重殞命。同時陣亡外國兵頭一人。西兵

四名。勇丁二十餘名。十一日法國提督伏恭由滬來甯。商派該國參將德格北前往接帶達耳第福各勇。仍屯西郭門外。會商張景渠相機進攻。該道已將達耳第福遣觀迎護回甯。妥為料理。稟請奏卹前來。臣等查達耳第福打仗素稱勇敢。上年八月在甯波帶領洋槍隊。擊退餘姚各鄉之賊。克復上虞。亦與有力。旋回滬管帶法國教練勇。權受江蘇副將職任。十二月間。法提督商派赴甯。接帶勒伯勒東舊部。臣等飭聽甯紹台道節制。到營之後。恭順有加。茲以急攻紹城。身先士卒。臨陣捐軀。實屬異常忠勇。可敬可憫。相應請

旨從優賜卹。以慰忠魂。至接帶該軍之法國兵官德格壯據史致
諤稟稱前在甯波餘姚幫同勒伯勒東帶兵防勦。熟悉軍
情。與各營員弁。亦能投洽。似較達耳第福為尤宜。應俟著
有功績。由甯紹台道詳請。奏懇
聖恩。授以浙江武官職任。再由臣宗棠覈給劄付。
李鴻章又奏。臣前准總理衙門來咨。遵議設立學習外國
語言文字學館等因。伏惟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
達其欲。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後有稱物平施之效。互市二
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
史。於

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均設立繙譯官二員。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繙譯官傳述。亦難保無偏袒揑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甯波商夥子弟。佻達游閒。別無轉移執事之路者。輒以學習通事為逋逃藪。一英法等國設立義學。招本地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兒村豎。來歷難知。無不染洋涇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此兩種人

者類皆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且其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價目。與俚淺文理。不特於彼中兵刑食貨張弛治忽之大。瞢焉無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詞氣輕重緩急。往往失其本指。惟知藉洋人勢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視官長。欺壓平民。無所忌憚。即如會辦防堵一節。聞與通習漢語之大酋晤談。尚不遠乎情理。而瑣屑事件。勢不能一一面商。因而通事假手其間。句結洋兵為分肥之計。誅求之無厭。挑斥之無理。欺我聾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釀大釁。洋務為

國家懷遠招攜之要政。乃以樞紐付若輩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情偽之莫辨。操縱進退。迄不得其要領。此非細故也。京師同文館之設。實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異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後盡得西人之要領。而思所以駕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在於此。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東兩口為最。種類較多。書籍較富。見聞較廣。語言文字之粗者。一教習已足。其精者務在博采周咨。集思廣益。非求之上海廣東不可。故行之他處。猶一齊人傅之之說也。行之上海廣東。更置之莊嶽之間之說也。臣擬請仿照同文館之例。於上海添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選近

郡年十四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文藝。學成之後。送本省督撫考驗。請作為該縣附學生。准其應試。其候補佐貳佐雜等官。有年少聰慧。願入館學習者。呈明由同鄉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結。送局一體教習。藉資照料。學成後亦酌給升途。以示鼓勵。均由海關監督督籌試辦。隨時察覈具詳。三五年後。有此一種讀書明理之人。精通番語。凡通商督撫衙門。及海關監督應添設繙譯官承辦洋務。即於學館中遴選承充。庶關稅軍需。可期覈實。而無賴通事亦斂蹟矣。夫通商綱領。固在總理衙門。而中外交涉

事件。則兩口轉多。勢不能以八旗學生兼顧。惟多途以取之。隨地以求之。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人數既多。人才斯出。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纔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賾索隱。由粗顯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裨助。如蒙

俞允。一切章程及薪費工食各項零費。容臣督同關道設法籌畫。或仍於船鈔項下酌量提用。其廣東海口。可否試行。有無

室礙之處。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體察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等奏中外官軍進攻紹興法國兵
官中槍陣亡。權受江蘇副將達耳第福。於揮兵進攻紹興西門。
中槍隕命。係屬臨陣戰沒。勇敢可嘉。自應從優議卹。著侯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與法國住京公使商定後。再降諭旨。李鴻章另
摺奏請飭廣東仿照同文館設立學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等
語。已諭令廣州將軍等查照辦理。惟該館學生專習外國語言
文字。不准西人藉端影射。將天主教暗中傳習。該撫仍當隨時
稽察。毋令滋弊。

又

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為同文館。當經照所議行。該衙門已行知該將軍等遵照矣。因思總理衙門固為通商綱領。而中外交涉事件。則廣東上海為總匯之所。現據李鴻章奏稱。上海已議設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而廣東事同一例。亦應仿照辦理。著庫克吉泰晏端書於廣州駐防內公同選閱。擇其資質聰慧。年在十四歲內外。或年二十左右。而清漢文字。業能通曉。質地尚可造就者。一併揀選。延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大義。俾得通知古今。並令仍習清語。厚其廩餼。時加查考。儻一二

年後學有成效。即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俾有上進之階。此事為當今要務。該將軍等務當實心辦理。不得視為具文。儻將來日久無效。惟該將軍等是問。所有一切章程及薪貲工食各項經費。著即咨商李鴻章並參以總理衙門原議。或酌提船釣妥為辦理。議定後即行具奏。候旨裁定遵行。

總督銜署理貴州巡撫兼署提督張亮基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貴州教民案件。結釁過深等因。欽此。臣蒙

諭旨督辦雲南軍務。祇以髮逆竄擾昭通東川所屬。駐紮州府督辦。尚未蕆事。迺復奉

命移黔兼權雙節。於黔省各案。未知原委。而夷務尤屬生疏。若與四川將軍督臣。書函往返。道途多阻。轉形遲滯。況沿途僱有漏洩。必致貽誤事機。因即折至成都省城。由水路下駛重慶。取道綦江遵義。徑達貴陽。較為便捷。藉與崇實駱秉章面商一切。不敢少有耽延。到黔後如何情形。及應如何悉心辦理之處。容當續行奏報。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黔省教民一案。前經崇實將查辦大概情形。先行覆奏。當即諭令張亮基迅赴黔省妥籌會辦。現在張亮基已行抵成都。擬由水路下駛重慶。取道綦江遵義。徑達貴陽。即著星馳前進。剋日抵黔。將諭令查辦事件。趕緊辦理。教民一

案。關繫尤重。該署撫既與駱秉章等面商籌度。自已深悉情形。
並著懍遵疊次諭旨。妥速會辦。毋得稍有稽遲。
丙申。兩廣總督劉長佑奏。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
令廣東省酌撥營兵。會同英國人練習兵法。嗣復欽奉
上諭。著選擇員弁學習訓練等因。經前督臣會同廣州將軍陸路
提督在於旗綠各營。撥出官兵。會同英國人在撫標校場
操練。先後專摺奏報在案。旋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據
法國領事李添嘉申陳內稱。接到住京公使來文。與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商議。由法國另派弁兵。來粵教習軍士。現
派來武弁一名。兵丁十五名。請酌撥旗兵。交給教習等情。

因查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行。係指明會同英國訓練。並無另邀法國教習明文。此次法國公使在京如何商議。亦未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到粵。當即據實劄覆李添嘉暫緩辦理。一面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覆。再行飭遵妥辦。茲復據李添嘉申陳。以中國與英法兩國一律和好。練兵之事。理應分任。今法國弁兵到省日久。請速撥兵教練。並親至臣衙署面求。情詞極形急迫。臣查撥兵練習。頻增經費。籌辦實形不易。而法國援照英國成案。求請甚殷。勢難拒阻。若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覆。始行轉飭遵辦。有需時日。臣與晏端書悉心籌商。不敢稍涉拘泥。

同志堂 3　20

現已咨會署廣州將軍庫克吉奏在於旗營酌選撥官兵會同法國派來弁兵一體認真練習所有應支薪糧等項查照前辦英國教練官兵成案畫一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法國領事李添嘉請撥兵教練情詞急迫該督與晏端書等籌商已在旗營酌撥官兵會同法國派來弁兵一體練習等語法國以英國為中國教練官兵亦願派兵教練原無他意惟外國人性愛體面若有畸輕畸重之處恐不免別滋口實著晏端書一切持平辦理所有應支薪糧等項務須查照前辦英國教練官兵成案畫一辦理

劉長佑又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令署總稅務司赫德

購辦外洋船礮案內所有粵海關應撥購辦外洋船礮價銀二十五萬兩已經先後撥交如數清款謹會同通商大臣臣薛煥署廣東巡撫臣晏端書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戌

諭內閣李鴻章奏帶兵官達耳第福陣亡懇請優卹一摺大法國帶兵官達耳第福於上年秋間在甯波帶隊勦賊疊破餘姚各鄉賊匪克復上虞縣城自權受中國職任接帶勒伯勒東舊部勇往爭先愈加奮勉本年正月初間中外官軍分道進攻紹興府城達耳第福帶兵徑攻西郭門連開大礮轟倒城牆十餘丈

斃賊無算。達耳第福獨立橋上。揮兵登城。不意中槍陣亡。洵屬義勇性成。無忝厥職。覽奏曷勝嘉憫。益見大法國克敦友邦之誼。故將士同心。人人為中國效命。自應優予恩卹。達耳第福著照總兵陣亡例交部從優議卹。仍著李鴻章飭屬妥為營葬。以慰忠魂而示優異。

署直隸總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北竄股匪。經各軍截勦已向東南回竄。弩復在甯晉縣親督各隊。邀擊獲勝。所有首先衝入賊隊。異常奮勇之英國統教官克遜擬由總理各國衙門王大臣傳

旨嘉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厚奏截勦竄匪獲勝嚴飭各軍併力追勦一摺英國統教官克遷首先衝入賊隊奮勇異常已諭知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知照該國公使嘉獎暫行毋庸明降諭旨

庚子成都將軍崇實奏黔省教案并疊奉

密寄並總理各國衙門咨函見法國公使哥士耆意存要挾語多不遜并接閱之餘尤深焦灼伏查黔省教案自元年六月奉

旨查辦即將大概情形單銜函致總理各國之王大臣原以田興恕能早離黔省則此案何難早結該公使亦不至別生異議詎田興恕不知大體又有左右私人慫恿韓超代為奏

留。遂至延不離黔。日形跋扈。嗣經奏委去道員宣維禮協領吉禧再三開導黔民。並力勸韓超張貼和約。胡縛理始得相安無事。亦遂立有議單。奏曾於該委員銷差時。將查辦詳實各情具奏在案。而督臣駱秉章曾於元年秋間。致有田興恕詳函。曉以大義。勸其迅速離黔。田興恕竟置若罔聞。不覆一字。今即使其解任赴川。亦斷不受駱秉章鉗制。此行似屬無益。而追究從前倡殺教民之案。皆由己故撫臣何冠英獨創異議。與田興恕密致各屬私函。釀成事變。若使何冠英尚在。亦屬咎無可辭。至田興恕固不宜擅殺教民。尤不當顯違

諭旨。且其橫徵暴斂。縱欲殃民。罪狀多端。均干法紀。況以統兵大員。並不出省勦賊。而於

國制之中。日事聲歌。恣意快樂。尤為辜負

天恩。查辦之初。所以不遽行參劾者。實緣節制無人。翻恐激而生變。現在張亮基既奉量移之

命。已於本年正月初六日。來省會商一切。隨於十二日起行。計其抵黔。當在二月以內。而勞崇光至今行抵何處。究不可知。欲俟外間定案入陳。未免又稽時日。況胡縛理所立議單內原有遠人實無結案之權一語。是此案不能專憑外結。已可概見。即使胡縛理俯首聽命。而外間所結。與哥士者

意見不協。必有異言。將來決裂之時。愈以增其狂悖。應請
皇上先行聲明何冠英田興恕啟釁之罪。
嚴諭煌煌。宣示中外。俾哥士者先釋然於
宸衷獨斷。無黨無偏。然後再
命廷臣嚴議田興恕等罪案。此時
皇上即欲法外施仁。亦無不可。既得上存
國體。亦能折服遠人。大局攸關。斯為急務。至於韓超所奏。竟
欲專罪戴鹿芝一人。誠如
聖諭所云。不足以昭平允。而於此次摺內。既稱楚將有功。忽又謂
懲治失機將領。前後語言。自相矛盾。該撫臣即不敢有心

挾制。而其受人指使。及欺飾之情。已屬顯然。可否明降
諭旨。將韓超先行交部議處。以免西人藉為口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實奏密陳籌辦黔省擅殺教民情形一
摺。黔省教民一案。始於何冠英與田興恕密致各屬私函。釀成
事變。田興恕又踵而加厲。種種跋扈。罪狀甚著。韓超受其挾制。
欲專罪戴鹿芝一人。不足以昭平允。崇實請先聲明何冠英田
興恕啟釁之罪。宣示中外。命廷臣嚴議。並將韓超交部議處等
語。所論不為無見。惟張亮基尚未到黔。田興恕兵柄未解。設此
時聲明其罪。田興恕逞其狂愚。或致枝生節外。恐更難於收拾。
據奏張亮基二月內必可抵黔。本日業經寄諭張亮基等令其

於到黔時即催令田興恕遵奉前旨離黔。並查明田興恕被參各款。及韓超受田興恕指使。一併會同崇實勞崇光覆奏。俟奏到即行明降諭旨。田興恕如再不遵依。即傳旨革職拏問。嚴行審訊。至教民一事。如何結案。能否不至抵償之處。現經總理衙門與法國住京公使往還辯論。尚無端緒。該將軍侯張亮基等抵黔。即會同將教民一案。迅速妥商覆奏。不得再候總理衙門之信。以致稽遲。是為至要。所擬大足縣一案。已照議辦理。其請定教民等威摺片。均交總理衙門酌辦矣。

又

諭前因黔省官民。擅殺教民一案。必須持平辦理。特賞給勞崇光

頭品頂帶馳往該省查辦。並諭令張亮基以總督銜署理貴州巡撫。兼署貴州提督。於到黔時將明發諭旨宣示。會同崇實勞崇光。將此案迅速妥辦。茲據崇實奏疊奉寄諭。密陳籌辦情形。請先聲明何冠英田興恕之罪。宣示中外。再命廷臣嚴議罪案。並先將韓超交部議處。以存國體而服遠人各等語。所奏不為無見。何冠英雖獨創異議。係屬已故之員。且據該教民鈔呈何冠英等辦理教民信函。內係與田興恕聯銜。若專坐何冠英之罪。該公使等恐難允從。至田興恕之不遵諭旨離黔。日形跋扈。殊干法紀。即從嚴懲辦。亦不得謂非情法之平。惟案內關涉教民。必須使中外均無異議。方可施行。設因崇實此奏。明降諭旨。

張亮基或稍有阻滯。而田興恕兵柄未解。設竟逞其狂愚。變而加厲。其事益將不可收拾。張亮基已自成都起程。二月內可抵黔省。著俟到黔時。即將前寄明發諭旨宣示。一面遵照前旨。催令田興恕起程赴川。解其兵柄。其前此錄寄田興恕被參各款。並著一面查明。會同勞崇光崇實覆奏。屆時再降諭旨。宣示田興恕之罪。較之憑空結撰者差勝。如田興恕仍敢抗違。是其跋扈不臣。萬難寬貸。即著張亮基傳旨革職拏問。嚴行審訊。至教民案件。如何完結。能否不致抵償之處。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法國公使極力辯論。尚無就緒。崇實張亮基仍應先行定擬具奏。不得專候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信。韓超欲以此事專

罪戴庇芝一人。難免非受田興起挾制。斷不可行。崇實所請將韓超先行交議之處。著一併俟張亮基等奏到時。再降諭旨。張亮基奉到此旨。務須慎密。俟勞崇光到時。酌覈情勢。會商妥辦。崇實摺著鈔給閱看。

崇實又奏。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據法國布照會。單開大足縣饒順。縱令龍水鎮舒同文。設謀定計。會同百姓驅逐本國傳教士。該士即見機而逃。大足縣即因此事賞給舒同文之頂帶一案。飭即持平審辦等因。奴才確加查覈。緣舒同文籍隸該縣。充當縣屬三喜團團首。咸豐十一年三月三十日。傳教士張姓路過龍水鎮地方。該處習教

之人。前往迎接。是日係屬場期。趕集人多。內有安岳縣民趙煙客因讓路不開。與教民口角抓扭。趙煙客自行磕碰受傷。經鄉約張益隆等看明傷不甚重。用言解勸。惟時舒同文正在齊團操演。聞鬧攏視。聲稱傳教人既係行善。不應行凶。儻趙煙客或有不測。定必不依。在旁觀看之團丁嚴永順等。亦隨聲附和。張教士舒同文均各赴縣呈控該縣知縣饒順。因差傳人證不齊。案懸未結。舒同文稱欲齊團與之理論各散。此教民互相爭鬥。因而涉訟之原委也。嗣於四月間。饒順調閬三喜團壯勇技藝尚稱嫻熟。以舒同文辦團尚稱出力。即賞給舒同文六品軍功牌。以示鼓

勵。此又饒順賞給功牌之情由也。張教士以案尚未結。舒同文又有欲與理論之說。乃該縣置案不理又賞給頂帶。心懷疑慮。遂以設謀定計驅逐教士等情。赴控川省主教艾嘉略。移知督臣駱秉章行司飭審。未據結覆。適督奉

旨辦理教民交涉事件。將卷宗咨送前來。正在覈辦間。接准前因。隨商之駱秉章由司詳請將饒順撤任。并即委接署之知縣陳慶熙。於到任後就近查辦。茲據審擬具稟前來。查天主教係勸人行善。其習教與否。乃由人之自願。從未强令入門。況屢奉

諭旨。習教與不習教之人。均應和睦相處。彼此照護。舒同文係屬

圍首。乃於張教士到境之時。並不善為照護。輒因趙煙客
讓路不開。口角細故。始則用言嚇唬。繼復涉訟。即屬違
制。舒同文請照違
制律。杖一百。酌加枷號一個月。以示懲儆。趙煙客讓路不開。僅可
用言理剖。乃即與之爭鬨。致肇訟端。嚴永順等以不干己
事。輒即隨聲附和。均屬不合。趙煙客嚴永順劉二瞎子李
料棒猴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俱事犯到官。在疊奉
恩詔以前。應均予援免。舒同文仍革去圍首。追繳功牌銷毀。大足
縣知縣饒順查無故縱情事。其賞給舒同文功牌。係因練
圍出力。藉以鼓勵起見。究非因案而給。惟州縣官自理詞

訟。定例限二十日審結。今此案事隔一年。並未清理。迨督
臣飭查。又延至數月之久。尚未結覆。殊屬遲延疲玩。應請
旨將撤任大足縣知縣饒順交部議處。張教士控出有因。請免置
議。趙煙客傷由自碰。且已平復。應與催止勸解之鄉約張
益隆等均無庸議。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崇實又奏。竊查法國和約第四條內。原載有二等官員與
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劄行等語。
是外國辦公員弁。且不能一律平行。況傳教各士止係勸
善。並非辦公。自當與官吏有別。即如川省之艾嘉略。黔省

之胡縛理或稱副使。或稱鑒牧。而在該國究居何等。執照
中未經註明。地方大吏。見和約內有厚待保護字樣。遂不
與之較論尊卑。凡以屬在遠人。自當仰體
皇上懷柔之意。至於中國從習彼教。本係齊民。乃因有主教傳教
之事。亦遂自居顯貴。每於省外州縣鄉場。輒亦乘與張蓋。
遂至道途側目。誹謗橫生。近來滋事之由。多係乎此。若不
嚴定章程。恐爭端日起。禍機愈伏。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王大臣與法國公使悉心會議。嗣後該國教士
之在中國者。原不妨從優相待。然亦須分別等次。定其體
制。至於中國習教之人。無論主教傳教。但無官職。俱屬齊

民。不即假該教之名。妄自尊大。與地方官相抗。以此詳定等威。宣示中外。庶爭端永息。而物議亦平。

御批。該衙門知道。

崇實又奏。查傳教西人。固患等威未定。而中國習教莠民。弊實尤多。推原其故。皆由例禁既開。從教者未免張大聲勢。又聯絡西人。倚為袒庇。遂因身司傳教等事。藐視地方官長。巧避一切差徭。各處國民。怨其跋扈。不無爭論之端。而習教莠民。則又挑逗西人。借詞生事。甚或赴在京之法國公使處羅織成案。以快私忿。近來外間教案。為其唆訟者比比皆是。弩伏思與其因一時容忍。生事不休。不若互

相言明。早為防範。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王大臣將此等弊端明告該國公使。嚴行商定
章程。宣示中外。不惟使內地人民。各相安帖。並足使該國
教務永息爭端。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四
日。准軍機處鈔出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常勝軍不遵調度
一片。本日奉
上諭。李鴻章另片奏派常勝軍助勦金陵。白齊文不遵調遣等因
欽此。臣等當即查照各節。遵奉

諭旨。照會美國公使蒲安臣令其飭上海領事。將白齊文交江蘇巡撫查辦。並因白齊文係英提督何伯保薦。獲罪後逃匿英國水師兵船。復照會英國公使卜魯士。令其行文將白齊文交出。旋據美國公使蒲安臣照覆。首列白齊文打仗之功。次辯白齊文無罪。且言白齊文非美國之法不能治其罪。並將白齊文求臣等代奏摺件。及鈔錄常勝軍諸官保狀。白齊文訴詞等件黏附前來。臣等當即照覆。以白齊文受中國官職。應照中國法律懲辦。兩國均不能聽一面之詞。白齊文應候江蘇巡撫查辦。即將白齊文求請代奏摺件擲還。不數日聞白齊文潛逃來京。臣等正擬商辦間。

英國公使威妥瑪來署面見。為白齊文豫作說客。臣等歷指白齊文罪狀。並聲明賞罰均應聽中國主持。該使雖已辭窮。仍復嘵瀆不已。且言白齊文係美國人。如管帶常勝軍。法國斷無異議。儻英國人管帶。法國即不免有攙越之議。又須費無限曲折。且現擬接管之奧倫戈登均係英國人。本國亦不欲其管帶。似不如仍交白齊文。以免法國饒舌等語。臣等仍復極力駁斥。威使語塞而去。隨據卜魯士照會前來。以白齊文素稱勇健。眾人悅服。請仍令辦理軍務。以免英國接管。致招他國之忌。後數日蒲使請臣等面談。仍言白齊文有功無罪。臣等復將白齊文罪狀再三辯

論。反覆駁詰。蒲使始略為折服。呈遞照會。以白齊文自知毆傷楊坊實係錯誤。自行認罪。仍願隨同江蘇巡撫。將髮逆盡滅。請開復白齊文原官。並有可為作保之語。臣等給與照會。以白齊文既知悔罪。自願陪禮。應令其仍回上海。聽候江蘇巡撫查辦。江蘇巡撫統領全軍。辦事自有權衡。儻白齊文自知悔過。江蘇巡撫斷不肯為已甚。諒必能通融辦理一切。而開復一節。非殺賊自贖不可。此臣等與英美兩國公使辯論白齊文之大概情形也。伏查常勝軍之設。已屬有年。當時倉猝辦理。以外國人統帶中國兵。謀始已屬不善。即如借兵助勦。借員訓練。皆屬萬不得已之舉。

其中流弊原多。而常勝軍為尤甚。儻事事以中國法律繩之。恐非事後補救之所能及。值此賊氛未靖。不能不暫事權宜。白齊文究係外國之人。有該公使力為袒庇。遽難按中國軍律懲治。縱使從寬罷斥。亦難保其不鋌而走險。投賊貽患。查李鴻章原奏內稱常勝軍獷悍難制。其帶兵弁目百數十名。皆係外國人。與該勇相習已久。若管帶官驟易生手。呼應難靈。轉生事端。非英國派人暫管。不能令行禁止等語。查威使所言。英國人管帶常勝軍。法國即欲攙越之語。亦係實在情形。日前法國請派達耳第福等分帶洋槍隊。是其明證。若仍以美國人管帶。則兩國均無所藉

口。白齊文既知悔罪陪禮。又有蒲使作保。或不致再蹈前轍。若白齊文仍驕蹇不法。固不必曲為瞻徇。如能就我範圍。或可棄瑕錄用。權其輕重。較之英法互相爭帶。似屬彼善於此。但其可用與否。臣等固難懸斷。加以所犯情節較重。又不聽候江蘇撫臣查辦。潛行來京。尤屬不成事體。若由臣等遽行允准。不惟無以申明憲典。愜服羣情。且恐白齊文恃臣等為護符。有輕視疆臣之心。驕蹇倍加。外國在滬帶兵訓練各員。互相效尤。轉成尾大不掉之勢。是以臣等雖暫允所請。仍嚴飭其於回滬後。務須自陳其罪。如經錄用。此後事事均聽節制。一俟立功。方准開復。蒲使亦一

一聽從。現白齊文已定於二十五日出京回滬。應請
旨飭下江蘇巡撫李鴻章審度機宜。妥為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管帶常勝軍之白齊文。不遵調遣。將
道員楊坊毆傷。並搶刦餉銀四萬餘圓。當經將白齊文革去三
品頂帶。交李鴻章嚴拏。按照中國制度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奏稱。美國公使蒲安臣。為白齊文表功辯誣。白齊文潛
逃來京。該衙門王大臣未經傳見。亦未接其摺件。英國公使復
為緩頰。美國公使亦代為認罪。現飭白齊文仍行回滬。聽候李
鴻章辦理各等語。白齊文刦餉毆官。不遵調遣。律以中國軍法。
其罪萬不可逭。而英美公使在京饒舌。若遽允其請。則封疆大

吏無復操縱之權。自應照總理衙門所議。由李鴻章酌量辦理。現在白齊文赴滬。該撫即欲稍寬其罪。必當使所犯各罪。一一認伏。然後量為施恩。則白齊文既畏該撫之威。又感不殺之惠。且遇有交涉事件。中國官員。或偶傷犯外國人。設各國饒舌。亦可援此案以自解。李鴻章慮事明決。著於白齊文到後。體察目前軍情。並久遠大局。妥籌辦理。俾知中國軍律。悉由封疆主持。總理衙門不能遙制。於辦理軍務。亦不至有所掣肘也。原摺並照會均著鈔給閱看。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據江蘇巡撫李等咨稱前派常勝軍助勦金陵。

因白齊文復往寶波調勇。遷延時日。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該道督帶頭隊輪船。已於十月二十九日駛抵鎮江。一俟大隊到齊。定期進攻九狀洲。其時白齊文已至自寶波。仍託病未行。復經批飭吳煦。楊坊等嚴催後隊輪船。剋期上駛去後。忽據署松江府知府方傳書稟稱。本月十四日早間。白齊文由滬回松。將城門關閉。聞因餉銀未發。欲率衆搶劫。經該府等勸諭。許以發餉。白齊文始行旋滬。查常勝軍九月以前之餉。早已放清。十月之餉。楊坊已許為措備。告以一有起程的期。立即照付。詎白齊文不但行期無定。輒稱不願前赴金陵。請辭差使。楊坊責以大義。白齊文

佛然回松。十五日已刻。人帶洋槍隊數十人。趕至上海楊坊寓中。將楊坊鼻額胸膛打傷。吐血不止。並將豫備發餉之洋銀四萬餘圓。强行搶去。稟請速行拏辦等情。復經吳鵬楊坊知照英國陸路提督士迪佛立與之理論。士提督答領事稱已轉飭白齊文即日解去兵柄。聽候中國查辦。查三品頂戴白齊文。既隸中國版圖。違法犯令。應照中國之例查辦等因前來。本爵查白齊文原係華爾部將。幫同華爾管帶常勝軍。華爾曾為中國出力。懋賞疊膺。洊至副將。迨受傷陣亡。經江蘇巡撫等奏請

大皇帝優加卹典。予以嘉獎。襃忠之典。備極光榮。白齊文以常勝

軍弁目。自華爾陣亡後。遂令暫帶常勝軍。現已受中國三品頂戴職銜。自應觀感奮興。謹遵調度。乃始以調赴金陵助勦。藉詞遲延。繼復滋事逞凶。毆傷四品大員。並將餉銀搶去四萬餘圓之多。白齊文既隸中國版圖。似此行為。實屬違犯中國法令。若不照中國之例嚴拏查辦。何以昭中外刑賞之平。本爵現已行文江蘇巡撫。飭令該地方官等嚴密查拏。治以應得之罪。為此照會貴大臣轉飭上海領事官。一體嚴拏務獲究辦可也。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白齊文一案。貴親王聽信李鴻章一面之詞。即

行文與李鴻章拏白齊文治罪。白齊文從華爾死後。操演
常勝軍甚為得力。故本大臣將其舉薦。況
貴國由英國將來之火輪船。是英國人管理。故想將常勝軍
命美國有才人統帶。英美兩國。皆想
貴國興旺也。且英國水師提督何伯。亦曾舉薦白齊文。英國
卜大臣告本大臣云。何伯舉薦白齊文實屬不謬。除白齊
文打楊坊。係白齊文不是。其餘毫無錯處。兵餉要緊。若非
分款散眾。必要造反。從前上海有美國人私賣犯禁軍器。
被白齊文拏住。約值一萬二千金。白齊文俱交付中國。李
鴻章欲用中國之例辦白齊文。查條約白齊文係美國人。

別國不能治罪。如果白齊文犯何等罪。本國領事官必然加以處治。若按照李鴻章之語。凡外國人仕於中國者。不論帶兵及稅務司等。俱不肯替中國出力互相幫助矣。外送上白齊文摺子。希為轉奏。白齊文訴話並致本大臣信。常勝軍諸官保狀。俱希青鑒。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會。並白齊文奏摺一件。白齊文雖係貴國之人。然既受中國官職。自應遵守中國法度。有功必賞。有罪應罰。查中國職官。雖能殺賊立功。如犯有違例不法之事。仍應按律懲治。至論毆辱一節。無論屬員不

能毆打長官。即同官相毆。亦律所必禁。此案如果楊坊發
餉遲延。白齊文亦當於巡撫行營據實稟訴。則咎在楊坊
而不在白齊文。乃遽行毆辱。已屬違犯法律。況楊坊係被
毆之人。因其辦理不善。尚且革職不貸。豈毆人者反得立
於無過之地。是白齊文之必應究辦。準情酌理。無可疑議。
諒貴大臣亦必深以為然。惟白齊文既係服官蘇省。且事
涉軍務。該巡撫係節制全省軍務之大員。自當聽候江蘇
巡撫主持查辦。以一事權而肅軍令。本衙門已行文江蘇
巡撫查照辦理。本爵不能聽信白齊文一面之詞。遂行定
讞。即楊坊一面之詞。亦不能據為憑信。是非曲直。必須確

切查明。庶免中外各軍效尤。第中國辦事。於執法之中。仍留原情之地。白齊文究屬生長外國。如能自知悔過。投案聽候辦理。諒江蘇巡撫。自必準情酌理。稍寬一綫之路。不致盡法懲治也。至白齊文擬遞奏摺一節。更非體制。查中國官員。三品虛銜。尚且不准奏事。況白齊文業已革職。豈能擅遞奏章。茲特將原摺退回。即希貴大臣轉行發交白齊文。仍令速赴江蘇巡撫行營投案。聽候查辦可也。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詳查白齊文之事。知非不願前赴金陵。因軍器不足。楊坊給發餉銀以後。其與爭毆。實係其過。伊認錯賠

罪。白齊文替

貴國出力。業經三年。受傷七次。打仗約百次。無一次致敗。平素亦無甚錯誤。常勝軍本少。經白齊文增多。統領最為相宜。迨白齊文不領常勝軍。第一次臨陣。即為賊所敗。白齊文心慕

貴國之嘉惠。願替出力。本大臣是

貴國良友。願將髮賊盡行削平。素知貴親王是本國良友。所以請開復白齊文原官。仍令統帶常勝軍。

貴國之兵。自然應聽

貴國號令矣。再英俄兩國大臣。俱願白齊文仍領常勝軍。本

大臣可保白齊文將所有之難處。辦理平和。白齊文願助李巡撫協力同心。將髮賊盡行勦滅。為此照會。

給美國照復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保白齊文將所有之難處。辦理平和。且云白齊文情願贖罪。是白齊文自知悔過。而貴大臣又加以力保。似白齊文不致再蹈前轍。第李巡撫身膺疆寄。總統全軍。該省官弁賞罰。悉由李巡撫作主。白齊文回至上海。果能悔過自陳。日後事事聽候巡撫節制。必不敢再有非理之處。諒李巡撫定可變通辦理。至開復一節。查中國官弁。遇有革職處分。志圖報效。必須奮勉出力。

立有奇功。方能免其究治。開復原官。儻白齊文於錄用後。果能實力勦賊。收復城池多處。自可開復原官。否則不能為白齊文遽廢中國之法。致中國將弁。退有後言。且相率效尤也。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江蘇巡撫李、咨稱。華爾在慈谿陣亡。其時英國陸路提督士本欲另舉兵官接管常勝軍。曾由上海道雲與英領事麥華陀酌擬條議八款。原欲兵權悉歸中國專理。正在定議間。適英國水師提督何親詣大營。力舉白齊文堪以接帶常勝軍。士提督一同在座。與聞其事。始行

准如所請。奏明派令白齊文接帶。乃此次赴金陵援勦。藉詞延挨。逞毆搶餉。狂悖跋扈。實為軍法難容。因原薦之何提督已回英國。僅有與聞保薦之士提督在滬。當即照會士提督。派英國兵官麥蓋理馳赴松江。將白齊文押解來滬。現由英國水師兵船看管。未將白齊文趕緊交出。聲稱華爾。白齊文。先後經買軍火帳未算清。必須料理欠帳等語。第恐算清帳目。仍將白齊文指留。或竟縱令遠颺。均所未定。請照會英國住京大臣。迅飭在滬英國文武官。速為交出白齊文。聽憑中國查辦等因前來。本爵查白齊文逞毆搶餉。情急潛逃。實屬目無法紀。今已為貴國麥兵官押

解到滬。惟以經費軍火帳未算清。未經交出。查買賣帳目。固宜清算。而搶掠餉銀。尤關緊要。貴國帳目一經算清。自必即將白齊文立時交出。以憑中國查辦。但必以速為妙。若遷延日久。誠恐白齊文又復乘間脫逃。不獨所搶餉銀無從著落。且嗣後各軍皆可效尤。於軍令國法。大有關繫。白齊文既為中國官員。自應由中國辦理。即希貴大臣迅即行文貴國新任水師提督剛行令該兵官及上海麥領事。迅將白齊文解交李撫臺大營究辦。以儆將來。是為至要。為此照會。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以上海各官。欲將統帶常勝軍白大人究辦。請本大臣劄飭領事官遵行等情。閱來文至要二端。一則白大人奉諭前赴金陵。任意稽遲。英國水師陸路各軍。恐常勝軍進攻金陵。力有未逮。白大人再三理論。各軍始助以軍裝器械。正在欲行。遽有此事。兵行拉運礮位行裝。有需時日。耽擱無足深怪。一則糧道寓中選毆搶餉一節。餉銀月餘未放。非白大人親允發給。軍心必變。至於楊坊寓中之事。皆係伊本行之人。自行送出。實非強取。楊坊用穢言侮罵。致白大人一時氣憤。將伊毆打。其咎實在楊坊一人之身。白大人已經進京。本大臣見其語

言動作。足勝帶兵之任。據眾論白大人素稱勇健。作事公忠。人亦和平。統帶常勝軍。眾所悅服。令其辦理軍務。必有成效。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以白齊文足勝帶兵之任。與蒲大臣力保白齊文之見相合。現已與蒲大臣辦妥。諒將來白齊文不致再負貴大臣與蒲大臣美意也。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乙巳。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弩奏通籌西北兩路分界事宜一摺。奉

旨依議等因欽此欽遵咨知前來仰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因
時制宜之中寓慎重全局之意當經與參贊大臣車林敦
多布麟興劉飭厄魯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唐努烏梁海
副都統銜拉瑪扎布及各總管若有俄人來我邊界一不
得供其烏拉聽其驅使再不可貪其利物被其搖惑節節
抵禦嚴密防維既使無隙可乘又使無詞可藉果能消患
未萌化大為小方為正辦但仍須不時偵探儻該國實有
選兵前來之信即稟請酌調該蒙古官兵藉壯聲威以資
控制呈報到日自有權衡其科布多阿克坦淖爾烏梁海
等亦行令該參贊等一體照辦如此豫為布置北路二城

有協心之助。庶免噬臍之憂。其塔爾巴哈台之哈薩克阿濟台等部落。芬前已與明緒剴切曉諭。該夷俱極信服。不難由該城大臣撫綏固結。比照辦理。至伊犂之布魯特哈薩克。前據該將軍常清奏稱早經從附俄國。奉

諭旨溯查原委。芬尚未見該處如何奏覆明文。今接該將軍奏稱俄人前在博羅胡吉爾勒布什一帶强占地界。攔阻查界大員之兵隊。均已撤回。其布魯特哈薩克從前從順俄國之人。或棄或撫。作何安置之處。均未聲敘。該將軍諒已辦有頭緒。自必豫弭其首鼠兩端之念。而定將來或爭或讓之準。應由該處將軍大臣妥速辦理。彼此知照。互相應援。

若果如此周密籌畫。該俄使斷不能遽入境內侵占矣。又查議覆內稱所請照會往京公使一節。該公使祇能以轉行公文為幫助。其權力並不能施之於該國。不若仍由明誼行文西悉畢爾總督衙門。與之約定日期。分路會勘。較為簡捷等因。查正在覈辦間。准參贊大臣明緒轉據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照覆內稱若依該國使臣所指常住卡倫為界。一無更改。方令該分界使臣前來。建立界牌等情。其傷和逞兵之舉。意在言外。必須通籌不剛不柔不激不隨之道。即與回文。使其回心就範。方為握要。查烏里雅蘇台向不與俄國通文。又無住劄該國之領事官。且與該國西

悉畢爾總督衙門相隔萬里。惟伊犂與之通商。相距最近。該將軍就近即可與之商榷。拏擬定咨文。送伊犂將軍列銜。轉行西悉畢爾總督衙門。令該國分界大臣訂期會議。西路或在伊犂定議換約。抑在塔垣會議。北路或在科布多屬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會議換約。抑在烏里雅蘇台屬之沙賓達巴哈唐努烏梁海會商定議。或該國不願添派使臣。或先在西路。或先在北路兩城約會定議換約。亦或於該國派人前來沙賓達巴哈遊轉鄂博之便。先後分路再來會議。均無不可。庶免往返徒勞。無濟於事。俟該將軍一經接到該國照覆。即知照各城會同照辦。總期妥速

藏事。以仰副
聖主綏靖邊疆之至意。謹將奏給俄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照會。
並曉諭唐努阿勒坦淖爾兩項烏梁海劄文。恭呈
御覽。
明誼又奏。接據賽音諾顏部落副盟長厄魯特貝子察克
都爾扎勒呈報。沙賓達巴哈。以前舊蓋有似帳房木屋等
情。奏復飭管理唐努烏梁海副都統衛拉瑪扎布親行遇
勘。茲據呈覆。職去年冬季。與貝子察克都爾扎勒前往巡
查沙賓達巴哈界牌。經過庫什業圖地方。見木房二間。係
每年守候俄人前來遊轉鄂博烏梁海巡邏弁兵。藉資棲

止而建。並非俄人所蓋。奴恐該烏梁海弁兵素日失於覺察。或貪圖俄人便宜。以致俄人乘隙建蓋。以為豫占地步。

劄飭該拉瑪扎布再行詳查原委。酌量拆毀。錫霖不日即到塔垣。其塔爾巴哈台分界事宜。可否

飭下常清明緒與之會同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行文俄國約期分界。妥籌防守。並查勘木房等情各摺片。俄人蓄謀詭譎。必須杜其狡謀。豫為籌備。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議覆西北兩路分界事宜摺件。行文知照明誼。該將軍於接到行知後。即行劄諭厄魯特烏梁海等部落。不得供俄人驅使。並不可貪利為所搖惑。嚴密設防。

以備俄人逞兵侵界。並行文科布多一體照辦。所籌甚屬妥協。即著明誼隨時知照塔爾巴哈台一律辦理。以期撫綏藩服。同心禦侮。現據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照覆。內稱必欲依該國使臣所指常住卡倫為界。方令分界使臣前來。該將軍察度情形。仍行給與照會。咨行常清令由伊犂就近轉行西悉畢爾衙門。令該國分界大臣。約定地方。訂期分路前來會議。俟該國照覆到後。即由常清分路知照備辦。即著照所議辦理。其所給西悉畢爾衙門照會。據定條約。剖晰詳盡。措詞亦頗為周妥。至蒙古兵丁。若果與俄人爭戰。亦未見遽能得力。明誼惟當聯絡該部落。藉壯聲威。俾俄人不敢遽萌輕視之心。仍當斟酌事勢。剛柔互

用。勿使遽行決裂。是為至要。俄情多詐。每以虛聲恫喝。或未至遽行稱兵。明誼仍當嚴密偵探。有備無患。毋稍大意。庫什業圖地方所蓋木房二間。雖據委員拉瑪扎布等查覆。係為巡邏弁兵棲止而設。並非俄夷所蓋。惟恐尚有隱飾。著仍飭該委員等詳細查明辦理。錫霖現已赴任。所有塔爾巴哈台分界事宜。即責令錫霖會同常清明緒辦理。

給俄國西悉畢爾衙門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本將軍前在塔爾巴哈台與我國駐紮該處大臣。連日會同貴國分界大臣博補考等商辦一切。原期迅速辦完。以固和好。無如貴大臣偏執己見。誤解條約。

堅欲以條約內載有及中國現住卡倫之語。作為議定界址。本將軍大臣反復辯論。仍置不理。並以乾隆年間所立勒布什界牌為私行偷立。所有中國舊址地圖。均不閱看。且貴國匡蘇勒官有若不依此議。分只有帶兵占據之語。本將軍一聞此言。深為詫異。但念該匡蘇勒官並非貴國專派分界大臣。未便與其口舌相爭。自有全權大臣作主。答以兩國和好二百餘年。現在商辦分界。如何遽說用兵。以後不許如此再說。貴匡蘇勒官遂俯首無辭。此眾人所共聞見。乃貴使臣反以中國為廢約。因思事關分界。且有條約地圖可憑。總須公平定議。庶期經久。再三婉商。乃貴

國人臣不遵條約公商。即開來分單。本將軍大臣詳加披閱。竟欲將中國舊有邊界。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之臣服中國。食俸受爵之烏梁海等處蒙古藩王及塔爾巴哈台伊犂。交租馬之哈薩克布魯特住牧。全行包去。查此項人丁。臣服中國有年。豈肯外附。若貴國越界强占。該蒙古等必不甘心。且與我國伊犂駐防索倫錫伯察哈爾各旗鄰近。必啟爭端。即被一時侵占。日久豈能相容。查索倫錫伯各旗。為我國勁旅。傾心忠勇。今若戚其生計。勢必捨命相仇。與貴國有何利益。正欲復商間。詎貴使臣等掉臂而去。因思兩國不可因此致傷舊好。彼此無益。當經照會貴西

悉畢爾總督衙門。秉公酌覈。轉行該使臣遵約再議。茲准
貴西悉畢爾總督衙門咨覆。內稱我們全權大臣所辦之
事。及擬開勘界單內所指各處地名。均與議定條約相符。
惟貴大臣等背約。覈此會議情形。儻再會議。亦是枉費工
夫。故此我們大臣等照依京城議定條約。開列應分之處。
若照依我們全權大臣擬就地名。作為邊界。致一音信。我
即代奏。復派我們全權大臣前往勘議。繪圖建立界牌等
因前來。查條約第二條。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
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及一千七
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

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各語。其曰及中國常住卡倫等處者。蓋謂分界時亦有可以及常住卡倫之處。如將至齋桑淖爾湖。必經輝邁拉扈之類。非謂統以常住卡倫為界也。是以條約僅載有及卡倫等處字樣。並無以卡倫為界之語。其下至浩罕邊界。始有為界二字。設使以卡倫為界。則當時條約。應云西疆概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語已定。何必云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又何必另派信任大臣會勘商辦耶。況下文復載明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所謂往西直至者。乃自沙賓達

巴哈往正西科布多邊界之止處。始行至齋桑淖爾湖。非謂由沙賓達巴哈往西南斜行至齋桑淖爾湖。若如貴大臣等所稱則是由沙賓達巴哈未處。往向西南。顯背條約內往西直至之語矣。只可照約一直往西而論。方為公允。其貴大臣所云距卡倫甚遠。可見貴大臣等統以卡倫為界。實為誤解。至勒布什界牌。本將軍大臣檢查舊圖。實係乾隆年間所立。乃貴大臣指為私立。獨不思現在貴國竟有於中國界內私行堆壘鄂博者乎。種種偏謬。本將軍再三講解。不惟不肯聽從。反謂本將軍大臣廢約。試問如此偏執。為守條約乎。抑廢條約乎。若自沙賓達巴哈往正西

至科布多邊界之止處。然後再至齋桑淖爾湖。方與條約中西字直字相合。照此辦理。方為遵約。不照此辦。即為背約。況遵此條約辦理。計所分之地。已於貴國大有裨益。已於中國虧損甚多。何得仍要强占於條約之外。是何情理。以上各情。前已經我們總理各國衙門王大臣。商同貴國住京大臣。行文貴西悉畢爾總督。想能透悉其中虛實。但恐貴西悉畢爾衙門發此次照會時。前次京中文書尚未收到。故不知其中原委。茲准照會。若依貴國分界大臣等所開議單。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無更改。方令再議。係貴衙門誤聽一面之詞之所致。請再細譯原約。秉公商酌。

本將軍大臣祇知照約辦理。不能聽約外之言。總之中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從無爭競。所有分界事宜。必須妥議詳籌。不可偏執己見。亦不可任意耽延。本將軍再四籌思。若欲迅速蕆事。永固和好。必須照前年貴國住京大臣與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面商。按西北兩路起止之處會議。可免彼此徒勞往返。且各該守疆將軍大臣。皆可親督定辦。方能辦結此事。今本將軍酌擬西路或在伊犂。抑在塔爾巴哈台。約貴國會同我國將軍大人照約會議。議定後就近互換信約。建立界牌。北路或在沙賓達巴哈未處唐努烏梁海。或在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抑於秋間貴國派

官前來巡查沙賓達巴哈界牌鄂博之便。擇其適中之地。與本將軍科布多大人約期會議。議定後換約建牌。以歸簡易而昭信守。庶不致彼此意見參差。徒成不了之局。貴衙門公明正直。諒亦如貴住京大臣所云幫助公平辦理之意。以固兩國和好。相應再行照會貴西悉畢爾總督衙門查照。以上各節。希即行知貴國分界大臣。令其速訂日月。分為兩路會勘。照約公平辦理。此文一到。即希酌定見覆。

檄唐努阿勒坦淖爾兩項烏梁海劄文

為嚴密劄飭遵照事。照得本將軍前與俄國使臣會議西

疆未定界址事宜。據該使臣所指地名。多在爾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處住牧之內。當即劉飭有無關礙生計。究竟向日有無附從俄國之意。逐細呈覆。嗣據呈報。職等世受

天朝豢養渥沐

隆恩。自投誠以來。受職食俸。永享太平無事之福。萬不肯甘心附從他處。所有俄使指要之地。實與我們養生處所。大有關礙。若果如此。他們要強占。我們至死不能聽從等情稟覆前來。本將軍查其所報情詞懇切。應再行劉飭管理唐努烏梁海副都統銜拉瑪扎布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

察罕莽岱。剴切曉諭各總管。儻有俄使在爾等住牧之處。運料興工。建立邪博。必須善為開導。俟分界大臣議定換約後。中國行文到日。如何議分。如何立界。指示分明。方准其堆立界牌。儻說之不聽。或敢帶兵強占。一不許任其驅使。供其烏拉。一不許貪其小利。受其愚弄。一面激勵各總管。齊心禦侮。自固藩籬。俾各旗得有倚恃。不致被其搖惑。一面飛報本將軍相機辦理。不得相顧因循。致被欺陵。

丙午。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飭將川省重慶府城崇因寺。即長安寺。給與川東主教范若瑟改建經堂。以抵償從前四處經堂等因。

當經劄飭遵辦。茲據川東道吳鎬稟稱。遵即督飭府縣籌辦。正月二十四日。巴縣知縣張秉楚傳集闔城紳士。正在籌議撥給間。忽有各街無知之徒。輒集多人找尋天主教士理論。互相爭鬧。將天主教所設真原堂公所傳經公所病院學堂三處門窗戶格一併打毀。經該道督縣會營帶領兵役。馳往彈壓驅逐。拏獲滋事痞匪八名。始行各散。查驗並未傷人。當將范主教善為保護安頓等情。而住省法國副使艾嘉略來署面述。則稱不僅門窗戶格被毀。其公所書籍什物。亦被搶掠甚多。並毆傷在教之人。查崇因寺係奉

旨償給。以一處之廟宇。抵四處之經堂。本屬情理之至。自應早為
辦理。以全大局而敦友誼。乃吳鎬始則任聽紳民一面之
辭。另欲換給。繼復任意遷延。不妥為籌辦。以致無知愚民。
糾眾將天主教真原堂等處打毀。吳鎬未能早為剴切開
導。臨時又未能妥為彈壓。實屬辦理不善。相應請
旨將川東道吳鎬撤任。先行交部嚴加議處。臣崇實駱秉章未能
先事豫防。請交部議處。所遺川東道員缺查有候補道覺
羅恆保。前經署理該道篆務。一切情形。尚為熟悉。於教民
交涉事件。辦理亦稱妥協。即委該員星馳前往署理道篆。
責令將崇因寺之事。趕緊妥為開導地方紳民。設法撥給。

其滋事情形。以及其副使所稱失去書籍什物。因何與吳鎬所稟不符。亦即逐一查明。

御批。吳鎬著即撤任。交部嚴加議處。崇實駱秉章著交部議處。餘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十五之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五

同治二年癸亥三月辛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查督隊出力之統教官克遜經奏蒙

飭下總理衙門王大臣傳

旨嘉獎在案其前次首先衝入賊隊之英國領事官吉必勢身受矛傷尤為奮勇並隨同該領事前來之法國通事官徐伯理隨隊勦賊亦頗得力自應分別量予獎勵以昭激勸可否懇

恩賞給吉必勢勇號並傳

旨嘉獎徐伯理之處統乞

飭下總理衙門王大臣覈議。奏請
殊施。俾兩國均知感戴。以副
聖主懷柔遠人之至意。其餘分教各弁。由
弁兵章程。酌給薪工銀兩。用示
優賚而昭體恤。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議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厚交卸總督署任。三口通商。時有應辦
事宜。著即折赴天津三口通商大臣本任。以便董恂交卸回京。
毋庸來京請訓。請獎勵之言必勗等。已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議奏矣。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稅務文清奏。福州口徵收洋稅。業經查照通商條約。設立稅務司幫同海關嚴防偷漏。其辦公處所。原由該司稅租賃民房居住。嗣據稅務司赴轅求請給價建造關房。以資辦公。令其前向通商各委員商議。續據辦理通商事務前署福州府知府陳謙恩暨管口委員正黃旗協領景咸鑲白旗協領長慶等會詳。該司稅請在臨江近處起蓋洋稅關公所。實需工料價銀一萬八千兩。惟此項工程。若由地方官經理。該稅務司必以不如所意。徒費周章。應請照估給發工價。由該稅務司自行建造各等情。奴才伏查該司稅所請建造關房。係為辦公必需之

所。其應用工價銀兩。既經委員等再三確估詳覆。應如所請。在船鈔項下。照依估定價值撥銀。交稅務司美理登承領建造。謹會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合詞附片奏報。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於本年正月二十四日。接據法國照會。內稱該國現令哥士耆回國。另派柏爾德密為正使。伯洛內為參贊。杜升為通商大使等因。當經臣等給以照覆。茲於二月三十日柏爾德密等來京。訂期會晤。經臣等定於本月初三日。在臣衙門接見。是日哥士耆偕同柏爾德密等來臣衙門。臣等優以禮貌。款以

酒食。該公使柏爾德密並不通曉漢語。皆係哥士耆與該國繙譯官豐大業。從中為之傳說。察其情詞之間。尚屬恭順。亦未提及公事。旋即辭去。臣等仍擬於數日內前往該館答拜。以示羈縻。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二月二十二日。准前通商大臣薛煥江蘇巡撫李鴻章。將上年在滬與布國互換和約原本。備文交天津原派委員直隸肅寧縣知縣黃惠麐齎送到臣衙門。除將換到和約照案移咨禮部妥為收存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甲寅。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本月廿五日。接據九江府景惠稟稱。初十日准湖北黃州府委員。將法國傳教士羅安當護送到漢。該府已委經歷崔矩接護前進。該教士尚無起程日期等因。詎省中一聞此信。即物議紛騰。臣以該教士如果執意來省。地方官固未便十分阻留。致疑別有意見。惟兩國既敦和好。彼此誼關一體。若不推誠相告。殊失地主之道。省城人心叵測。該教士冒險而來。萬一復滋事端。地方官固咎有應得。而傳教士已受實禍。何補毫釐。既為勸人為善起見。隨處可行。何必急急於省城一隅。轉多窒

礙。臣謹將議覆法國照會條款。劄飭九江道就近向該教士妥商。應給賠款五千兩。即由該道提銀交付。作為抵解藩庫之款。其吳城地基。亦由該道劄飭吳城同知遵照辦理去後。次日旋據南昌縣呈驗通衢揭帖。有四維不日來省。凡我同人商集所訂處所。照前議行事。違者重究。神人共鑒等語。日來該教士尚無起程消息。想亦自知慎重顧全和局。除俟九江道將妥商情形覆到。再行縷陳。以慰宸廑外。合將現在辦理緣由。附片馳報。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法國傳教士羅安當到潯。現飭九江道將應給該教士賠款五千兩。就近提銀交付。其吳城地

基。亦由該道轉飭該同知遵照辦理。惟據南昌縣呈驗通衢揭帖。有四維不日來省。商集照前議行事等語。羅安當上年到京。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三開導。令其暫緩回江。該教士堅執不從。祇得准其前去。復諭令官文於該教士到漢口時。設法挽留。該教士並未謁見官文。現已由湖北護送到滬。是其急欲晉省。已可概見。沈葆楨令九江道付給賠款。吳城同知照給地基。若該教士聞知省城物議紛騰。自知慎重。不即赴省。該撫自可相機辦理。如果執意前來。沈葆楨務當遵照和約。熟籌妥辦。揣該教士晉省之意。無非欲謁見大吏。以為體面。遇有與地方士民交涉事件。隨時可以稟明剖斷。該教士如果安分傳教。該省

士民。亦何必無故尋釁。致滋事端。如該教士藉傳教為名。陰行不法。或干預地方公事。該撫即據實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該國公使懲辦。總之與外國交涉事件。一切須持平辦理。該撫斷不可稍存成見。致有偏抑。現在軍務方殷。沈葆楨務當仰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曉諭紳民。權宜時勢。如該紳民不遵約束。恃眾滋事。是止知逞忿沽名。不知顧全大局。必致又生枝節。沈葆楨身膺疆寄。不為一己利祿計。獨不為國家時勢計耶。該撫其妥為綏輯。務使中外相安。

戶部等衙門奏。軍機處交出察哈爾都統慶昀等奏俄商販買華商茶斤。應准交易。仍由華商比照票釐計箱抽收

一摺。同治元年十月初九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張家口市圍。商民販買武彝茶葉。請票出口。運赴恰克圖。與俄羅斯商人交易。歷有舊章。其經由各關口。均係照則輸稅。不科引課。嗣於咸豐十年八月內。據察哈爾都統慶昀會同直隸按察使吳廷棟等奏張家口釐捐酌定章程內。聲明富商大賈。往來恰克圖等處販貨。向由張理廳開造請領茶票姓名字號。前赴理藩院領取印票來口。如商貨起運之時。先期報明。於票尾加用印信查驗放行。按票抽釐。計每茶一票三百箱。共合銀六千兩。按百分抽一。每票應抽釐銀六十兩。以後專憑茶

票抽釐。逐年接辦。扣足一年。覈明所收銀數。奏咨辦理等
因。奉
旨允准行文遵照各在案。茲據察哈爾都統奏請俄商在口與華
商販買茶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俄國陸路通商章程
第十二條。內載俄商在張家口一處販買土貨。應交出口
稅銀。按照各國稅則。交一子稅。在張家口交納。該口發給
執照以後。不再重徵。沿途不得銷賣。如違罰辦等語。今察
哈爾都統慶昀所稱。俄商在口販買華商茶斤。交納子稅。
請領執照。由張家口監督發給之處。與 臣 衙門奏准俄國
陸路通商章程相符。自應准如所奏辦理。其該處稟發永

字號商民賣給俄商武彝茶二千箱。載運出關。每箱交銀二錢。既據奏稱華商情願如數呈交。戶部查與奏定票釐章程中百分抽一之數符合。應如所議辦理。至聲稱自此次賣給俄商茶箱為始。嗣後不論茶斤麤細。即照抽釐章程。令該鋪先行報知市圈值年保正等。開具報帖。加用戳記。聲明某字號賣給俄商某人。何項茶斤若干箱。應抽銀若干兩。赴司呈明。並令某鋪所賣。印明某鋪戳記。以便出關時與該商買來貼有三口通商衙門封條。分別按箱查驗放行。所奏尚為周密。亦應如所擬辦理。再各鋪賣給俄商茶箱。於每年造冊請領理藩院茶票時。另添造一冊備

覈。理藩院查前於咸豐十年。由臣院奏請由恰克圖司員領催等名下應交銀二萬兩。作為蒙古王公廉餘等因。於是年二月十七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辦理在案。現准戶部會奏。察哈爾都統慶昀等奏。俄商販買華商茶斤。將各鋪賣給俄商茶箱。於每年造冊。請領理藩院茶票時。另添一冊備覈等因。各行會辦時。當經臣院將華商所領茶票。是否在口全行賣給俄商。抑係零賣。該華商仍赴恰克圖照舊售賣。並華商賣茶時。是否僅賣茶箱。抑或連票同賣。該都統原文內均未聲明。臣等因有關臣院二萬兩蒙古王公廉餘款項。或恐缺額。當

經臣院咨行察哈爾都統庫倫辦事大臣。迅將各情查明
咨覆備辦。一面先行咨覆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俟該
都統大臣等咨覆到日。再行會辦等因各在案。茲據察哈
爾都統覆稱。俄商不准在口開行設棧。章程內載有明文。
不過南北往來。俄商偶與華商交易。自上年九月起。至現
在止。俄商在口僅止買茶四次。數止六千七百五十五箱。
而市圈商民領院票後。運赴恰克圖售賣者。已至二百五
十四票。現在源源出運。未嘗稍停等語。復據庫倫辦事大
臣覆稱。俄商在口買茶回國。並不在恰克圖納稅。惟華商
貪利。明知俄商到恰不納稅銀。該商民在恰難免不按部

票。不納規費。嗣後將在張家口賣給俄商茶箱之華商名字鋪號。並將所賣麤細茶葉數目。明白咨覆數封。即由在恰之鋪照依新定章程。收納規費送院。作為蒙古王公廩餼之用。再俄商在口買茶回國。應繳張家口稅務監督所發執照。應按照俄夷在天津買貨。由三口通商事務大臣所發執照。飭令該夷於到恰時。在該章京衙門回繳。由該章京彙總呈報辦事大臣。仍照原衙門繳銷成案辦理各等語。咨覆前來。臣等詳覈察哈爾都統所咨。俄商在口僅止買茶四次。為數六千七百有奇。且華商於上年所領臣院茶票至恰克圖售賣者二百五十四票。嗣後源源而運。

到恰後自係照舊納規。每年應交臣院王公廉餘銀兩。不致落空。惟此次更易華商與俄商交易創始之初。若不嚴定章程。誠恐華商日久貪利心重。仍不免復行作為俄商之茶。影射希圖免交規費之弊。自應如該都統所咨。嗣後張家口各鋪賣給俄商茶箱。於每年領票時另造一冊送臣院備覈。至庫倫辦事大臣所議。嗣後俄商在口所買茶箱。將張家口所賣商名鋪號。並將所賣麤細茶箱數目。由察哈爾都統咨行該大臣轉飭恰克圖章京。由在恰之鋪民。照依新定章程。亦按茶三百箱。收取規費銀五十兩。並華商運赴恰克圖茶箱。應按票取納規費銀兩。一併遵

旨全行提解。送交臣院。以備散放蒙古王公廩餼又俄商到恰在
該章京衙門回繳執照各情。所議均屬周備。亦應如該大
臣所擬辦理。如蒙
俞允。恭候
命下之日。由臣院轉咨察哈爾都統庫倫辦事大臣遵照。作為定
章。永遠遵行。並由臣部行令察哈爾都統轉飭將張家口
茶鋪賣給俄商茶箱數目。共應抽釐銀數。一併造具管收
細冊。咨送理藩院。戶部查覈辦理。此外俄商在口販賣茶
斤。入交子稅。請領執照。據稱向係張家口監督辦理。應令
該監督照章按數徵收。報部查覈。至崇文門奏准在張家

口及立徵收茶稅分局。亦應由張家口監督。會同該委員等酌覈辦理。謹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理藩院覆奏。

御批。依議。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稅務文清奏。查英法美三國。奉准在於臺灣海口開市通商。所有設關徵稅一切事宜。先經前督臣慶端派委福建候補道區天民前往查辦。旋據委員區天民。會同臺灣鎮道府。勘定臺灣府屬淡水廳轄之八里坌。即滬尾地方。堪以設關徵稅。適值彰化會匪滋事。未能剋期會議。茲據區天民呈報。英國領事官郇和。現已移住滬尾。且有洋船停泊口岸。應即趕緊開關徵稅。暫借

滬尾守備舊署作為稅關。於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先行啟徵。應議章程。容另行會議呈報等情前來。奴才伏查臺灣滬尾口通商事宜。既經前督臣慶端派委區天民查辦。所有徵收稅銀。自應仍令該道一手經理。以資熟悉。謹附片奏報。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辰。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英國兵官戈登甫經接帶常勝軍。經臣以常昭圍急。福山兵單。諭令往助。該兵官即星夜帶隊馳往。與諸將士和衷籌商。併力攻克。英提督士迪佛立。前為臣言戈登奮勇明白。為駐滬英兵頭之冠。臣初未

敢信。自會帶常勝軍。往來臣營。稟商調度。情詞恭順。至思
四出攻勦。迅埽巢穴。又以常勝軍習氣太壞。欲漸漸約束
裁制。其志趣實為可嘉。去冬士迪佛立與臣定議。該國管
帶官與中國鎮道平行。戈登既為中國帶兵。似應循照成
案。請
旨暫假以中國總兵職任。以便臣等節制調遣。俟其事竣回國。再
請撤銷。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官軍攻克福山。常昭解圍。戈登
接帶常勝軍。奮勇明白。此次復力克福山。著加授以中國總兵
職任。仍著李鴻章傳旨嘉獎。常勝軍積習太壞。並責令戈登嚴

加約束。以期消患未萌。

庚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據大丹國公使拉斯勒福。呈遞照會到津。內稱兩國商民。交易數年以來。並無欠和之處。今該國君主。深願更敦睦誼。特令該使代國行權。特來會議通商章程。以期長保和好等語。查大丹國向在通商各口貿易往來。均係按照各國條約章程辦理。並未議立通商章程。茲據該使拉斯勒福奉該國君主之命北來。呈請議立條約。未敢擅便。可否允准之處。伏候訓示遵行。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議具奏。俟議奏後。再行諭知該大臣
遵照辦理。
丹國公使照會
大丹國欽差入華便宜行事大臣拉斯勒福。為照會事。照
得彼此兩國商民。交易數年以來。並無欠和之處。今我大
君主深願更敦睦誼。特簡本大臣代國行權。來與
大清國臣僚會議。酌定和約通商章程。以期更能長保其和。嗣
後永不乖違。本大臣現已抵
貴境。合請貴大臣即將來意轉為謹奏。仰請
大皇帝欽派

貴國大臣會同酌商。慎重定約。方得復命銷差。為此照會。

浙江巡撫左宗棠奏。伏查達耳第福。自上年八月到寧。管帶花頭綠頭兩隊勇丁。教練洋槍。防守餘姚。勦退各鄉逆股。上虞之捷。亦與有力。此次經該國提督伏恭派委接帶勒伯勒東舊部。抵營未及一月。忠義奮發。恭謹有加。茲以急攻紹城。身先士卒。臨陣捐軀。實堪憫惻。合無仰懇

天恩。將法國參將權授中國副將達耳第福。照副將例從優議卹。其一切身後事宜。已飭寧紹台道史致諤。照華爾勒伯勒東例。妥為辦理。

御批。已有旨將達耳第福。照總兵陣亡例從優議卹矣。

乙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各國語言文字。均當諳熟有人。今英國雖得人教習。而法俄缺如。究有未備。因於接見該二國公使時。留心延訪。茲據法國哥士耆。俄國巴留捷克陸續函薦司默靈。柏林二人前來。查司默靈本係法國傳教士。當即力卻。哥士耆稱司默靈雖屬教士。現在並不傳教。且其人尚誠樸。可充斯席。臣等令其來署面見。尚無傳教士習氣。因與切實言定。若到同文館。斷不准其傳教。一涉此弊。立即辭回。該使應允而去。至俄國柏林向充該館繙譯官。嗣因接手有人。在館閒住。此人上年因公來臣衙門多次。臣等均曾接見。人尚不十分狡詐。以之

教習學生。似尚無大流弊。因與巴留捷克訂定。至各國教習。每歲應給薪水。上年英國包爾騰到館時。因威妥瑪言包爾騰初入中華。充當教習。係屬試辦。止須給以三百金。來年再為給予一千數百金。是以上年止給包爾騰薪水三百兩。今法國公使。並無試辦少給薪水之說。臣等未便與之斤斤較量。且外國教習。非厚給薪水。亦無人願來充當。因與言定每教習薪水。一年給予庫平銀一千兩。並包爾騰亦一律加給。以示大方。其漢教習一項。上年試辦英文館時。尚未奏定章程。係由臣等採訪得八旗候補漢教習徐樹琳人品較優。咨傳充補。迨七月間始奏定章程。漢

教習均由八旗咨傳考試錄用此次添開法俄文館自應遵照奏案辦理惟思此項文館現在試辦之初漢教習日與外國人相處且有暗為查察之責必須人品端正方為可用考試僅憑文藝底蘊或未深知且徐樹琳自上年採訪傳充以來課讀一年館務諸稱安靜因商定此次仍暫照上年咨傳徐樹琳辦法採訪傳充俟將來館務章程大定再行遵照奏案考試辦理臣等現訪得鑲藍旗漢教習張旭升直隸人候補八旗漢教習楊亦銘河南人品學均尚端粹堪膺斯選業經行文國子監禮部咨取前來於本月初六日將張旭升分入法文館楊亦銘分入俄文館各

派挑定八旗學生十名。令其教習。其法俄兩國教習亦於是日到館。公同教導。並經臣等諭知該館提調成林夏家鎬等。隨時督同該教習等稽查防範。如涉有傳教等弊形跡。即行據實稟明。以便辦理。至各國教習薪水。言明分春秋二季支給。漢教習每月薪水銀八兩。按月支給。均於解到船鈔項下。按時照數給領。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查外國領事等官。出力助勦。疊獲勝仗。身受矛傷。自應量給獎勵。以昭激勸。惟以外國之人。給予中國勇號。不獨於體制不合。且恐該領事因勇號僅屬

虛名。雖經中國破格給予。其意仍多未協。不如查照上年英國提督暨繙譯官在江蘇助勦出力成案。由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轉奏該國君主。酌給獎敘。較為妥洽。當經函商崇厚去後。茲據崇厚覆稱。該領事情願祇領功牌。並不敢別有希冀等語。自係可以允准。惟查外國向有寶星名目。與中國功牌相似。不過製造精工。現經崇厚商請擬造一兩四錢重金寶星一面。予吉必勳。再造一兩二錢重及一兩重金寶星二面。分給克遜徐伯理。再造一兩重銀牌十二面。分給分教瑞克斯等各員。寶星式樣。背面作雙龍形。銀牌式樣。背面作螭虎文。正面皆鑄

御賜字樣。給該領事等分別祗領。以示優異各等語。臣等查崇厚所請。尚屬可行。如蒙

俞允。當由臣等知照崇厚照式鑄造。分給祗領。俾得仰沐

恩施。至克迺等應給薪工銀兩。現據崇厚函稱查照上海章程。分別等差。按兩箇月酌給。共計統教分教人等。分給洋銀一千一百八十圓。應請

飭下崇厚照章給發。務須覈實支放。毋得虛糜。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查自咸豐十年英法換約後。當時即慮及各小國從而效尤。且未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前。

外國均在各口瀆請。迨既設衙門。則望有攸歸。其紛紛赴京瀆請。早在意中。是以未及兩年。果疊有布路斯比利時大西洋三國來請議約之事。其中布路斯大西洋均係恃法國為援引。惟比利時因無援引。始肯在上海辦理。今丹國遣使籲求。自亦因此而生覬覦。且聞其恃有英國為援。但該公使拉斯勒福於二月內到津。其時臣董恂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該使並未知照。徑自起程進京。經臣董恂飛函通知臣等。當即照會各國。告以丹使無故來京。已飭城門攔阻。旋接英國照覆。以伊國來人。乃係伊館賓客。請毋阻其入城。臣等亦明知丹使此來。無非希冀換約。因英國

既有係伊賓客之說。故丹使進城後。臣等遂故置不問。相持數日。見臣等毫無動靜。威妥瑪始來臣衙門代請。臣等當告以丹使初到中華。並不循中國舊章。擅自越過天津。來京議約。顯係輕視中國。斷難允准。威妥瑪因言丹與英為姻婭之邦。並引曾允法國為布路斯大西洋代請換約之案。再三商懇。臣等查向來無約之國。在各口通商。均係有約各國代管報稅。遇有交涉事件。而代管之領事官並不能照章懲辦。且從中搶弄。如一經立約。不獨彼可以免受其制。即我亦可以借收其權。況丹使此來。既有威妥瑪主謀。若堅執不允。亦必多方嘵瀆。但未便許之太易。顯遂

其來京議約之私。因告以丹使如欲中國允辦。必須循照中國章程。仍舊折回天津。自行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欽明來歷。懇請奏明

特派大臣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辦理。方可與辦。否則決不能行等語。威妥瑪無可復辯。應諾而去。並經呈遞照會。以嗣後外國使臣到津。應令天津領事官告知中國常例等語。隱隱為丹國認錯。威妥瑪復應三口通商大臣不允。又親為致信代求。茲據奏稱拉斯勒福在津呈遞照會。懇請立約等語。自是遵照臣等前言辦理。其氣已挫。似未便再為拒絕。惟從前布路斯雖有法國袒庇。仍係在津辦理。並未

顯然來京。大西洋雖然來京請議。亦係由哥士耆言明。作為法國朋友。不提明大西洋使臣。一切均由哥士耆往來商議。議定後仍回天津畫押。將來即在天津互換。是來京仍與未來無異。臣等於來京一節。必欲力爭其名者。良以外國人性情。大半得步進步。今日一開此端。他日即沿為例。以後雖欲駁詰而不能。今丹國來求議約。英國既認為伊館賓客。情形與大西洋相仿。自應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無論拉斯勒福在京與否。惟一切責成威妥瑪往來商議。不必令該使當面。仍一面請

旨。於臣等中特派一員。作為全權大臣。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商辦。以備將來赴津與之畫押。除臣奕訢礙難分身外。謹
將臣寶鋆等銜名。開單呈
覽。恭候
簡派。至將來應議一切章程。亦即專照大西洋條約商辦。總期有
減無增。力杜其要求妄念。
鈐派恆祺會同崇厚辦理。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衙門現聞丹國派有欽差。於十七日晚到津
郡之紫竹林。未經上岸。並聞欲由水路至通。徑赴京城商
辦換約。赴外國各館居住等情。聞之不勝詫異。查各國派

人來中國換約。均係磊落光明。先到上海通商大臣衙門商辦。如實係大國。由該大臣奏請

諭旨遵行。從無意存輕視。任便來京之理。今丹國來使。既係欽差。應知中華禮數。乃路過上海。既不報明上海通商大臣。迨至天津。又不與天津通商大臣見面。並無執照。貿易來京。顯係輕視中國。似此不知禮義。中國斷難與之立約。現在本爵已劄飭各門。凡遇各國之人。不領執照。概不准放令入城。日昨白齊文來京。雖經該門官兵查詢。報明本衙門。然因其未肯破除情面。認真攔阻。已將該官兵懲處。此次丹國來京。如經官兵查詢。不服攔阻。則本處必不為其稍

留顏面。遽從寬貸。除照會各國大臣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接貴親王來文內。將丹國大臣貿然來京。顯係輕視中國。經飭各門官兵查詢攔阻等情。貴國與各國偶有不合之處。本大臣無不從中調處。容為代言。查丹國派臣將伊國通商章程。妥為議定一節。係住京各大臣。早奉英美俄三國來文。屬令以禮相待。丹國大臣至津。因無隨帶繙譯官。本國領事官吉。又因受傷未愈。亦未能相助。丹國大臣似無法可處。幸有俄國客人在彼適

欲進京。乘此一同前來。想與本大臣暨俄美二國大臣相晤。方能曉暢一切事務。已派人役馬匹前往迎接。函請到館任便居住。此次丹國進京。似有先與各國大臣豫為商議之見。公務未見報明。可知其進京。僅是平人交接之儀。本大臣既經函請來館。希貴親王飭知各門官兵。勿得將本館賓客恃强阻止。以昭友睦之誼。為此照覆。

與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據參贊大臣威回館。將丹國欽差大臣拉會議立約事宜詳述。足見貴親王既已衷懷舊誼。尤復禮讓新邦。本大臣心中感激。自應專文申謝外。因貴親王示凡

外國使臣臨津。應將其來意。先由三口通商大臣轉為入
奏。本大臣慮外國多未悉
貴國禮節。或致偶生不睦。深願協同免生猜忌。今擬劄行本
國住津領事官。嗣後外國使臣進口。儻與該領事官問禁。
該領事官須以
貴國定制常例。總宜先由三口通商大臣轉通為要。庶期兩
無歧誤而臻妥善。為此照會。
丙寅。直隸總督劉長佑奏。直隸拱衛
京師。現值軍務未平。關繫較重。仰懇
聖恩。俯念直隸軍需緊要。

飭下廣東江西每月各撥銀一萬兩湖南湖北每月各撥銀七千兩福建山西每月各撥銀六千兩以濟要需臣擬函商通商大臣崇厚轉商英法二國領事官於天津通商貿易資本內就近匯兌廣東銀四萬兩福建銀二萬兩臣當咨照該二省由藩庫文到撥給其湖南等省協餉仍由驛路解直俾無缺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請飭崇厚於天津轉商英法領事官就近匯兌廣東銀四萬兩福建銀二萬兩等語直省需餉孔殷而閩粵道路遙遠解到無期若於天津英法通商貿易資本內匯兌自屬可濟要需惟天津向無與英法匯兌之事事當

創始。恐流弊滋多。崇厚在津與英法領事尚屬決洽。著即作為
己意。與之籌商匯兌。或專與稅務司商辦。俾公私均無窒礙。而
費用不至繁多。匯兌後即由該侍郎咨照廣東福建督撫。如數
撥還。毋稍遲誤以致失信。

丙子。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奴才承准議政
王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劉長佑奏。請飭粵閩各撥月餉等因欽此。查英法兩國向屬
每結二成扣項。往往運送廣東。並未存留天津。難以匯兌。
當與稅務司並在津洋商。作為奴才己意轉商。詢據如由粵
閩將銀交與該商等輪船帶津。計需每百兩運價銀二兩

五錢。又保險銀二兩五錢外。扣上下起運剝船脚費銀一兩。以萬兩計之。需費銀六百兩。計期尚需五六旬不定。各洋商以資本無多。誠恐展轉愆期。有誤貿易。諸多窒礙。所議匯費。未免折耗繁多。當此款項支絀之際。自應力求撙節。惟直省需項孔殷。更未便稍事遲延。查奔所管天津鈔關。奏明撥存應解部庫銀五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移緩就急。請於洋藥釐捐銀內湊齊撥解六萬之數。其廣東福建兩省。應解直隸軍餉銀六萬兩。應請

飭部咨行各該省督撫。迅速徑解戶部。以抵庫款。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四月○戊寅○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明誼奏查詢俄人舊蓋房間並豫籌防範一摺○所有分界事宜○即著廣鳳幫同辦理等因欽此○伏查俄國使臣前在塔爾巴哈台○與奔等會議不下十數次○嗣因不遂所欲○隱忍回國○儻今年再來會議○難保不帶兵豫占地方○以為强詞奪理地步○是以奔前已面屬兩領隊大臣○各將前派各營兵丁○勤加操練○暨飭諭各卡倫官弁加意嚴防○並帶出卡外○查看有無俄人潛來壘立鄂博情事○隨時呈報○不准稍形鬆

懈。復豫曉諭各哈薩克汗王公台吉等。嗣後儻有俄人前來肆意逞橫。務各齊心禦侮。不可驚疑逃避。飛咨明誼等遵照。會同弩豫為曉諭該處總管及鄰近毗連之蒙古王公各愛曼。自守藩籬。俟春融後即飭令委員阿克敦布等馳赴該處。迅將鄂木噶克之北吹河一帶俄人舊蓋木房。勘明此項房屋。究係起自何年。均著逐細查明建立原委。暨卡外地方何處無礙蒙古生計。何處可以議分。亦著履勘明白。豫行繪圖貼說。呈請弩畢准。以便臨期會同明誼

奏明候

旨辦理。並俟俄使何晴再來會議時。欽遵

諭旨。令其將舊蓋木房一律撤去。查前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另繪適中擬分與圖。因烏里雅蘇台。自沙賓達巴哈木處。至科布多。向無舊定界址。且該委員因明誼檄調隨辦差遣。亦未週查履勘。究於該處蒙古遊牧有無關礙。無從懸揣擬分。查伊犂雖有舊定邊卡界址。奴才與明誼因不深知卡外地方情形。當詢委員哈布齊賢。不敢擅主議分之事。是以奴才等前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另繪圖內。僅將塔爾巴哈台一處邊卡適中擬點紫色界限。至科布多。伊犂。兩處邊界。究係應由何處議分。復經奴才會同明誼具奏。請旨飭下伊犂將軍常清。督同前經添派該員等。復查各邊境議分

之處。離卡倫若干里數。有無關礙哈薩克布魯特生計。並
咨科布多參贊大臣。即添派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二
員。並令添派委員等。同往各邊境逐一復查。詳細繪圖貼
說。何處有礙蒙古生計。何處可以議分。必須據實聲明。以
便彙辦。現在科布多伊犂兩處。尚未派員再往查勘。該使
臣儻來會議時。不能久候。恐其中另生枝節。查伊犂卡外
游駐之俄人。既經全行撤回。且現已春融。若再不趁早揀
派委員。令往詳細遇查。並仍按季派員巡查邊界。誠恐俄
人藉無官兵往查。定必據為已有。以為將來會議狡賴地
步。請

旨仍飭下伊犂將軍迅派委員。同原派之委員等。通查本境邊卡適中議分之處。豫行繪圖。不可稍有含混。必須據實聲明。咨送前來。以備會議。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奏。遵旨豫籌勘界辦法一摺。俄國使臣上年在塔爾巴哈台議界。不遂所欲。隱忍回國。儻今年再來會議。難保不帶兵豫占地方。以為强詞奪理地步。明緒現已會同明誼等。曉諭蒙古人等齊心禦侮。並委員赴北岸河一帶。查勘地址。豫籌辦理。所辦尚屬周密。惟科布多伊犂兩處邊界。究應由何處議分。必須豫行勘明。臨事方有把握。現在伊犂卡外游駛之俄人。業經全行撤回。趁此春融凍釋。即可將該處界址

詳細查勘。着常清迅派委員。同原派之委員哈布齊賢等。將伊犂本境邊卡。何處可以議分。有無關礙哈薩克及布魯特生計之處。逐一詳查。繪圖貼說。由常清覈准。咨送明緒妥籌辦理。此時已交夏令。恐俄使即須前來。該將軍等務將勘界一事趕緊辦妥。不得稍有遲誤。致干咎戾。

明緒等又奏。接准伊犂將軍常清轉咨。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明誼等奏。俄國使臣因會議不遂所欲。徑行回國。及遵旨籌辦邊界情形等因欽此。復接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轉咨。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奕䜣等前與明誼具奏。會議勘

界事宜。未能定局。及俄使堅欲以常住卡倫為界等因各摺片。內稱特定條約內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等語。與之辯倫。該公使始而變色。繼而語塞。始允將照會轉行。旋准該公使照覆。內稱已經譯俄文咨送本國。並備文行知西悉畢爾總督。以為幫助公平辦理等語。奴才等伏思既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其常住卡倫為界一節。業經逐層詮釋。斥其誤解。計將來該國遣派使臣再來復議時。不難據圖與之定議。諒彼亦無所用其狡執矣。俟該使何時再來會議時。奴才等惟有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來圖說及給俄使照會。所云自沙賓達巴哈界牌往西。然後直至

齊桑淖爾湖。以後即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准奴才等所
點紫色之綫。與之定議。以期妥速厳事。儻該使臣不來塔
爾巴哈台會議。即帶領兵隊强占卡外邊界。奴才等不能任
其强占。該俄使定必肆意逞横。我
國斷不可先肇兵釁。致彼有辭。是以奴才等暗籌防範。惟期備
而不用。一面飛咨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諒。兼程前來塔爾
巴哈台。與奴才等面為商酌辦理。一面派委妥員出卡與之
正言阻止。仍交道接禮。緩與情理相商。或可破其執意要
挾。再當按照圖說。據理剖晰。俾消其貪求無厭之心。儻該
使臣如肯遵中定議。奴才等即當恪遵疊奉

諭旨。妥速與之定議。以弭兵隙而完通案。奔等與之會議時。斷不敢徒啟紛爭。致肇邊釁。亦不敢為所搖惑。稍涉含混。惟有堅持定見。相機妥辦。以冀仰副

聖主弭患安邊之至意。

御批。覽奏均悉。

業爾羌參贊大臣景廉奏。竊前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

同治元年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前因奎英等奏。浩罕互鬬之事。聲敘未能明晰等因欽此。奔

道即密派委筆帖式訥欽奏。把總孫亨馳赴喀什噶爾。會

同該城阿奇木伯克。選派妥幹回子出卡。藉探聽浩罕地

方是否安靜。浩罕伯克現係何人。以便頒給
賞賜敕書等物為名。密查該處攜兵情形。及俄人有無調唆希皮
察克布魯特情事去後。茲該筆帖式等旋回葉爾羌。密稟
一切情形。並譯出探單呈遞。奴才詳加檢閱。所稱浩罕遣里
伯克。被屬下謀害。沙木拉特嗣為伯克。復經胡達雅爾帶
兵相爭。沙木拉特將浩罕伯克。讓與胡達雅爾。而希皮察
克布魯特。復舉沙魯克為伯克。與胡達雅爾在奚連木庫
爾地方打仗。逆匪倭里罕。附從希皮察克布魯特。與胡達
雅爾打仗。該逆陷入浩罕城內。聞已被害。未得確實。現在
查明。並未在沙魯克處。所有倭什等處地方。被沙魯克希

庇察克布魯特占據。浩罕城塔什干等處地方。係胡達雅爾管轄。現仍互攻未艾各情形。與奎英原奏大略相同。又訪查俄國與布魯特素來不相聞問。沙魯克等與胡達雅爾搆釁。專為奪取浩罕伯克。並非俄人唆使。喀什噶爾迤西一帶。並無俄人踪跡。惟探聞哈哈沙爾科理貢古魯斯愛曼希魯特。均皆隨俄國。科理地方。俄人已修葢城池。現又擬在哈哈沙爾地方。修葢城池各等語。夸伏思外夷蠻觸相爭。我

朝向不過問。只宜嚴守要隘。自固藩籬。以期有備無患。惟俄人狡詐性成。貪得無厭。殊為可慮。現雖查明沙魯克希皮

察克布魯特與胡達雅爾搆兵。並非俄人調唆。而探聞喀什噶爾迪北布魯特。均被迫脅投順。其意存蠶食。已可概見。查哈哈沙爾布魯特俾吐底等。現已隨從俄國。乃仍舊與喀什噶爾阿奇木投遞信字。呈送馬匹。是其首鼠兩端。與北路之哈薩克情形略同。刻下自宜待以寬大。暫勿深究。用示羈縻。藉得少通外夷聲息。未盡無益。至該布魯特俾信字內。所稱春間俄人欲往喀什噶爾修蓋房屋等語。或係為通商之故。尚非無因。而鬼蜮伎倆。不得不豫為之計。雖該回子等出卡探信。此事係得諸傳聞。吐底等所進稟詞。亦未必遂可盡信。惟時值春融。防守漸形喫重。奴才已

專函密致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奎英換防總兵官福珠淩
阿遵
旨嚴飭各卡官兵妥為防範不許稍涉張皇致滋搖動仍選派妥
幹回子出卡源源偵探務期得確實情形密啟芩隨時奏
聞至貢古魯斯各愛曼布魯特閑係附近伊犂烏什境界可否請
旨密飭伊犂將軍常清烏什辦事大臣文興等派員密加偵探以
昭詳慎之處伏候
聖裁
景廉又奏再俄人安集延置買田產一節如果屬實關繫
尤重自應迅速查辦惟俄人疑忌性成反覆靡常現在既

探聞布魯特各愛曼。有隨從俄國情事。若此時各城紛紛查探該夷產業。縱使如奴才原奏所稱暗為體察。而所委員弁亦未皆能慎密。誠恐風聲一播。傳聞異詞。俄人或疑係絕其通商。或藉口相待刻薄。不免疑而走險。況俄人到處籠絡。適所以資寇兵而撤藩籬。大局攸關。誠非淺鮮。奴才再四思維。不敢稍事拘泥。謹據實陳明。可否請

旨暫緩查辦之處。伏候

訓示遵行。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浩罕伯克等互相搆兵。布魯特攜屬附從俄國。恐有俄國人從中唆使。當經諭令景廉密探具奏。茲

據該大臣奏稱。密派委員等會同喀什噶爾城伯克。選派回子出卡密探。據實陳奏。並將該委員等稟詞呈覽。據稱浩罕互鬬。並非俄人唆使。喀什噶爾迤西一帶。亦無俄人蹤跡。偵探情形。與奎英原奏大略相同。唯俄人狡詐性成。貪得無厭。前次議分西界。諸多狡執。此次據該大臣奏稱。探得哈哈沙爾等處。均皆隨從俄國。乃仍與喀什噶爾阿奇木投遞信函。呈送馬四。實屬首鼠兩端。信內有春間俄人欲往喀什噶爾修蓋房屋之說。究竟是否係通商之故。俄人詭譎。不可不防。該大臣現已咨會奎英等妥為防範。仍着景廉加意偵探。得有確實情形。隨時奏聞。逆首倭里罕在浩罕城內。是否被害。邪黑阿渾之子孫二人。是

否現住烏什。均着景廉隨時偵探消息。貢古魯斯各愛曼布魯特。聞係附近伊犂烏什邊界。並着常清又舉派員密加查探。毋稍大意。景廉另片奏安集延置買田產一節。若紛紛查訪。恐啟界外疑畏之端。反令得所藉口。或滋釁隙。有礙大局。擬請暫緩查辦。所奏亦係實情。即着照所擬辦理。此係因邊疆重地。思患豫防。該將軍等接奉此旨。務宜倍加慎重。嚴密咨商。妥籌辦理。不可稍涉大意。致使外間私相傳播。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己卯。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田興恕隸臣麾下。係在臣署湖廣總督任內。迄今已十一年。臣來至距省二站之扎佐地方。田興恕即來接見。臣面加訓飭。田興恕深知悔罪。痛

哭流涕。不敢辜負
聖恩。似無跋扈氣習。臣查田興恕臂上刺有精忠報
國四字。談論之間。忠勇溢於眉宇。惟年紀太輕。讀書太少。誤
聽小人詔誘。遂至有任性之處。而其打仗威名。頗為貴州
賊匪所憚。亦屬瑕不掩瑜。至前奉寄
諭。該提督於巡撫衙門所奉密旨。及密奏事件。均須先行拆閱。且
於沿途設卡。借稽查為名。拆閱各項公文等因。並洋人所
稱田興恕遣刺客持刀偪潘鐸立刻出省一節。臣沿途密
訪。實無其事。惟潘鐸上年一入黔省。即將道員張心培摘
頂管押。操之太切。致其部卒不服。幾至激變。潘鐸即潛行

起程。其時田興恕多方彈壓。方免內訌。亦無主使威偪情弊。現令其即日遵

旨前赴四川。聽候查辦。其所保道員張心培。聞已於正月初九日赴京投供。謝葆齡亦於二月初二日起身北上。恐其有心避匿。仍須確查。其令超儒錢登選。聞尚在省。當同戴鹿苾趙畏三。一併俟勞崇光到黔會同查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張亮基奏飭令田興恕前赴四川。聽候查辦等語。道員張心培謝葆齡。令超儒錢登選。被劾各款。與殺害教民之案。兩不相涉。自應分別查辦。張亮基業已晉省。著即查拏張心培謝葆齡到案。提集趙畏三。令超儒錢登選等。將以前

被糸各款。逐一審訊。並將教民呈訴之開州青巖兩案。提集戴
鹿苓趙長三等。秉公審訊。勞崇光計日可到。張亮基先行審有
頭緒。一俟勞崇光抵省。即迅速會商奏結。此案延閣已久。該署
撫務當迅速辦理。俾免教民嘵瀆。毋得以勞崇光尚未到黔。稍
涉推諉也。據張亮基奏田興恕即日遵旨赴川。想沿途不敢逗
遛。着駱秉章於到省時。飭屬妥為約束。靜候查辦。

壬午。署兩廣總督晏端書奏。前法國派弁兵來粵。請照英
國練兵成案。酌派旗兵。交給教練等情。經前督臣劉長佑
奏報。將本年正月二十七日。撥出旗官二員。旗兵五十名。
又於二月十三日添撥旗兵五十名。先後送交法國領事

李添嘉與法國派來兵弁會同練習將來應否添撥旗兵再行酌量辦理復據署總稅務司赫德以前在粵海稅廠邀有英國兵目將防守稅廠之督標記名外委二員兵丁一百一十五名教習洋槍請於本年二月十七日將前項弁兵撥歸英國練兵大隊一同訓練已與英國領事羅伯遜會商意見符合等情臣覆加體察亦應准照辦以歸畫一茲臣於三月初十日會同兼署廣州將軍滿洲副都統臣庫克吉泰漢軍副都統臣海春廣東撫臣黃贊湯陸路提臣崑壽粵海關監督臣毓清暨領事官等齊赴校場調集派出練習之旗綠各營官兵逐一校閱步伐技藝均尚

可觀。當經分別獎賞。飭令勤加演習。所有應支薪糧。及添製軍械等項。均按照前定章程。由軍需總局籌撥。覈實支給。但弁兵陸續添撥。經費增繁。籌辦匪易。而營兵各有定額。內地操防緊要。分撥亦未便過多。臣自當相度機宜。隨時會商。妥為辦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上諭。都察院代奏揀選知縣桂文燦條陳一摺。該知縣遇事敷陳。尚見留心。所陳各條。著各該衙門分別議奏。欽此。臣等查內有籌邊應以重海防一條。應由臣衙門議奏。據原條奏內稱

海外各國情形。坤輿圖說。海國圖志等書。言之尚詳。學者定不乏人。將來考試通商衙門辦事司員。請專策問海外各國輿地山川風俗政教物產一切情形。並無庸限以中書部屬。凡自現任職官。以至布衣之士。俱准考試。又稱聞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兩國。學習製造船礮鉛藥。及一切軍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確。日本必強。有明倭患。可為豫慮。學習製造船礮等法。我

國家亦宜行之。縱不必遣人遠到外國。亦可在內地學習講求。並請在香港。滬門。福州。上海等處。各設海防局。照各省書院之例。訪中國能通天文算法外國輿地及製造西洋

船礮鉛藥一切奇器。如風雨鐘量天尺之類之人。入局充補教習。募幼童以教之。並令勸諭海商採辦洋米運京糶賣各等語。臣等查該知縣所奏。均不為無見。惟尚未盡合機宜。除採辦洋米。應由戶部辦理外。其考試司員一節。雖為博取通才用備諮訪起見。但坤輿圖說海國圖志諸書。大抵皆中國人選述。考據雖精。究非目覩。雜奇荒渺。疑信互參。讀是書者。以廣聞見則可。至於撫綏之術。駕馭之方。不專繫乎此。即本此以發策問。亦不過轉相鈔襲。勸說雷同。於實用毫無裨益。至不限以中書部屬一層。雖亦廣為搜羅之法。但臣衙門辦事司員。惟以老成明白為主。是以

從前咨取考試。皆係資格較深。正途出身之員。新進捐班。概不得與。非特嚴杜倖進之門。實以事關外國。不得不慎。若不拘品格。並取兼收。才具雖使可觀。品行或難盡信。萬一用非其人。亦多關繫。臣等以為欲取通曉外國情形之人。不必遠求也。上年臣衙門奏開同文館。挑選八旗學生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即為儲此一項人材。為他日備訪問通譯地步。但使用心講習。自有端敏之士。出乎其中。江蘇撫臣李鴻章。深知此意。業於本年正月間奏請仿照行之。若各海口均能一律照行。數年之後。各省精熟西文之人必多。即可於其中慎選品行端方者。加之考驗。予以官

階。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至通商各口。各置一二人。以備差委。此等人由學生出身。磨勵多年。較之該知縣所陳。泛為搜取。遽予任事者。似少流弊。至所稱學習製造船礮等法一節。查外國製造船礮等法。較中國實為精工。日本分遣幼童前往德美兩國學習。臣等已有風聞。並聞其特派官員前往訪求。伏思購買外國船礮。由外國派員前來教習。若各督撫處置不當。流弊原多。誠不若派員帶人分往外國學習之便。惟此項人員。急切實難其選。且前因甯波海口不守。髮逆已有購買輪船之事。是以先其所急。不得不仍為購買之計。所有臣等上年奏明購買大小輪船

七隻。隨船礮械俱備。並有善於駕駛修理武官隨來。以備教習。目下可望駛到。已咨明曾國藩李鴻章豫派水勇。一俟船到上海。即可隨同該國來弁學習駕駛。並講求一切製造之法。將來該弁勇等習之既久。得其匠心。自可倣照試造。不令外國居奇。惟此項船礮到後。應令各督撫善為駕馭使用。如果用之得宜。則近之勦辦長江送匪。遠之備禦外侮。破浪乘風。縱橫萬里。實為長駕遠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須勤為學習。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為洋人把持。至請在香港澳門等處設海防局。招募學習外國技藝一節。查李鴻章前奏。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摺內。曾有將來

精熟西文。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皆可由漸通
曉等語。已奉
旨飭令廣東各口照辦。是外國一切技藝。將來語言文字學成後。
即可推類而知。各省果能一律設館。實力教導。該學生中
自有此項淹貫之才。無須另為設局招募。該知縣條陳海
防一節。均可勿庸再議。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查外國懇請換約通商。經奏
准後。必再呈遞照會。懇請恭讀
簡派全權大臣諭旨。外國使臣亦將所奉伊主詔書。與

派辦大臣公同閱看。然後再行會商。臣等歷辦各國通商事務。皆
係如此。此係外國人積習。現在丹國懇請通商一事。臣等
業於三月十九日遵
旨議奏。當蒙
鈔派臣恆祺會同崇厚辦理。惟未經奉有
諭旨。查上年辦理大西洋通商事務。亦係蒙
鈔派臣恆祺會同崇厚商辦。未奉
諭旨。後因該國呈遞照會。懇求閱看。復經臣等附片奏明。蒙
飭軍機處恭繕
諭旨一道。給與恭閱。此次丹國使臣拉斯勒福呈遞照會。但請定

期相見。並未提及閱看

諭旨一事。臣等以該使未經提及。照覆內亦但與約於四月初三日會晤。而

諭旨一層。亦未提及。乃該使屬期來署。先將伊主詔書攜來。懇求

互看。當時若據實告以只蒙

鈐派。未奉

諭旨。必致又滋饒舌。因查照上年恭請給大西洋使臣閱看

諭旨。敬謹刪節數字。恭繕與看。該使一見欣然。並求另錄一分捧

去。此實因該使索看。為時促迫。不得不權變辦理。以省嘵

瀆。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乙酉。

諭內閣。著添派薛煥。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一切事宜。

壬辰。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竊照本年三月十九日。准黑龍江副都統關保咨稱。海蘭泡夷首布色依。於十六日遣人到城借用驛馬。派委夷官赴省城親遞公文。有面述重要事件。當經派員阻止。一面咨報奴才衙門。奴才隨飛飭該副都統務按條約折服。不准借給驛馬。並不准其來省。如有行知事件。應照和約所載。交該副都統衙門轉送等因去後。至二十三日。復據該副都統咨稱。派員攔阻不聽。並親

身往見布色依。按條約再三阻止。該夷酋一味狡執。堅以十一條內載明有重大緊要事件。必須有人傳述東悉畢爾總督等。與黑龍江將軍行文。交俄羅斯國可靠之員等詞。執以為據。並稱如不借給驛馬。即乘用本馬行走。如若攔阻。須將其人役鎖拏送回。隨於次日起程。用本馬駕四輪車由該城經過。善言阻止不聽。派員尾隨赴省等因。續報前來。奴才以該夷官既經起程前來。必不肯中途折回。又慮其沿途或生枝節。隨派委站官成慶前往照料。防其別滋事端。旋於二十九日該站官與夷官馬列為名並隨帶通事一名。跟役一名。一同到城。奴才派員訊其何事前來。據

稱齊有公文。並有口述事件。必須當面投遞。奔隨傳令於四月初二日在公署謁見。屬期奔入署傳見該夷官。馬列為乞按其夷禮摘帽躬身謁見。尚屬恭順。隨將公文呈上。內稱係該國阿穆爾省將軍遣員到齊齊哈爾城面述各事。懇求在省城通商。並乞由齊齊哈爾省城借道前往吉林。由松花江水路回國等語。奔隨飭員傳諭。所求各事均與條約不符。礙難准行。該夷目始猶令通事爭辯。嗣令指出和約何處有由此遣使。並准來省城通商明文。該夷目始語塞中止。又問其有何重要事件面商。據稱該夷屯兵年在雅克薩對過江右地方種地。中國旅人攔阻。該種地

之處。從前原屬俄國地界。應聽其耕種。奴才復飭傳諭無論該處原係中國地面。礙難聽其越界。即令從前係屬俄界。自立約分界之後。已屬中國地界。亦應遵守無替。豈可違約妄行。致傷和好。該夷目又狡稱該處舊有江汊。所種之地。原在江汊之左。因江汊北移。始歸右岸。奴才復飭傳諭前定和約原以大江左右岸分界。今種地之處。既在大江右岸。無論有無江汊。並江汊有無改移。總應以大江兩岸為限。設或大江有改移之處。彼此應亦永遵和約。各無追悔。斷不可以江汊為詞。致多饒舌。該夷目無詞以辯。又令通事婉言懇乞。暫行借給耕種。並稱該國大臣已行文在京

大臣懇求借給。日後仍歸中國。並稱瑷琿城以上江左。有該夷村屯三處。以下有村屯一處。概多山石林木。無處開墾割草。懇求暫借江右地方開墾打草等語。奴才又飭傳諭如果與和約相符。即百年亦不相爭。如與條約不符。即暫時亦不應借。況

大皇帝國法森嚴。中國臣下。即寸疆尺土。亦不敢輕易許借。此事斷難依行。該夷目無可强詞。猶云竊候在京大臣回信。語畢。又云隔界時有遺失牛馬。並冬季荒場放火等事。求為禁止。奴才隨飭傳諭此等事必為嚴禁。應即行文該副都統衙門出示禁止。該夷目旋即退出。於次日回行。除派員彈

壓伴送。防其別滋事端。並將應行事件。咨黑龍江副都統
照辦外。理合恭摺馳奏。
特普欽又奏。伏查黑龍江省地處極邊。東北兩面。處處與
俄人接界。俄人覬覦要求。得步進步。前年求借驛路進京。
經奏傳飭署副都統愛紳泰按界駁斥。阻止未行。曾經奏
明在案。良以江省地面遼闊。沿途驛站。相距各七八十里
不等。除站丁旗戶數十家而外。中間曠土一片荒涼。別無
煙戶。且無險阻。茲俄人又欲假道赴吉林。由松花江水路
回國。其情尤屬叵測。雖經阻止未行。終恐貪心不已。且松
花江水路亦可通達。除將現在情形咨行吉林將軍備防

外。至俄人所稱雅克薩對過江右種地之處。已由該管大臣行文在京大臣。並另有懇求暫借耕地割草等語。似均難應允。誠恐一經准其過江越界耕種割草。此後更無限制。隱患彌深。奴才愚昧之見。可否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該國如果行文求借。祈令恪遵和約。務以大江為界。不准再有更移。即令禁之不聽。日後亦免續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特普欽奏。俄人赴省要求。按約駁阻。並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禁止各摺片。海蘭泡俄酋布色依。不聽攔阻。擅赴齊齊哈爾謁見該將軍。呈遞公文。懇求在省城通商。

並乞由齊齊哈爾省城借道前往吉林。自松花江水路回國
該將軍按照條約指駁。語塞而止。俄人復欲在雅克薩對岸
右地方種地。並懇暫行借給。又欲暫給瑷琿城江右地方開
打草。均經該將軍正言拒絕。並派員彈壓伴送該俄人回江
辦甚屬妥協。俄人貪得無厭。詭譎異常。現雖廢然而返。難知
另生枝節。別啟狡謀。特普欽惟當隨時防範。如俄人續有再
仍當按照條約嚴詞阻止。不可稍事游移。所奏各件。本日已
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如有該國來文要求借地等情
當按照條約阻止。

特普欽又奏。據呼倫貝爾署總管那爾胡善等據巡卡

管巴勒丹多爾濟呈報。本年三月十二日。有俄羅斯四人。乘馬攜槍。越入本界阿普該圖卡倫。經卡官驍騎校登蘇隆詢據俄人聲稱。係商代格爾斯西地方瑪雨爾。前往呼倫鄂漢地方察看等語。攔阻不聽。徑行前往。經署總管嚴飭官兵前往追查。旋據卡官驍騎校登蘇隆報稱。越卡俄人四名。於十六日旋回。仍向商代格爾斯西城去等因詳報前來。查伏查俄人等並無路票。擅自違約越界窺探。該卡官驍騎校登蘇隆。始則未能極力攔阻。繼又不能派兵尾隨追拏。任其游行無忌。僅以一報塞責。實屬無能。不曉事體。除將卡官驍騎校登蘇隆咨部先行革職。並將失察

被人經過各卡官員職名。查明各部分別議處。以示懲儆
外。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該國住京大臣。嗣後無票俄羅
斯人等。不准違約越界游行。以敦和好。庶幾稍知斂戰。
御批。登蘇隆著先行革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
癸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太倉境內一律肅清。總兵程學
啟督帶所部進偏崑山。擬借輪船大洋礮兩尊。調齊水陸
隊伍。併力攻打。儻能得手。立即搭造浮橋渡過。奮勇拚死
爬城。所有雲梯橋筏。均已備齊。戈登昨由松來滬。借美國
礮火。亦約定兩三日內。帶隊前往會攻。臣惟有督飭各軍。

穩慎圖謀。以期仰慰
慈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太倉金境肅清一摺。官軍已薄
崑山城下。勦辦極為得手。即著照李鴻章所擬。迅借輪船大洋
礮兩尊。調商水陸隊伍。併力圍攻。戈登既由松來滬。商借英國
礮大。約定帶隊前往會攻。著李鴻章即飭戈登帶同常勝軍。即
日前赴崑山協勦。
乙未。科布多參贊大臣廣興幫辦大臣奎昌奏。據科布多
所屬扎哈沁公敏珠爾多爾濟呈報。本遊牧內現有外國
男婦大小九人。隨帶騎駝八隻。伊等貌像外國俄羅斯。

本處欲要將伊等拏送。惟恐滋生事端。今派兵二名。順由
臺路引送科布多。祈請查辦。拏等當令承辦司員諾敏等
由獄提出稍通外國言語之罪犯一名傳詢。據外國俄羅
斯格爾賴克爾僧依斐木等。同供格爾賴現年六十歲。克
爾僧現年四十八歲。依斐木現年三十七歲。我們均係俄
羅斯佈克圖爾滿城所屬人。均在昌吉斯台卡倫之西北
佈克圖爾滿地方住牧。於去年夏間我們俄羅斯依萬。由
我們佈克圖爾滿城。請領貿易照票。率同我們三人攜帶
妻子共十二人。隨帶零星貨物。自原籍出外。各處貿易。於
去年冬間行至不認識一處地方。因遭風雪。我們同夥男

人依萬婦人瑪爾雅幼童色爾格依三人在彼身故並將所持照票及零星貨物大半被風刮失自我們通識路徑之依萬身故後我們均因不識路徑任意行走復遭風雪迷路不意行至蒙古地方遇見二人將我們帶送科布多今蒙查詢我們原因出外貿易所持照票遭風雪刮失除此並無偷竊為匪情事各等供查該俄人等前在本國時有無另犯別故逃出情弊不能深悉既稱自原籍出外以來並無偷竊為匪情事亦無違禁貨物僅止迷失路徑經弩等賞給口糧派兵送科布多城所屬昌吉斯台卡倫就近護送回國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貴州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法國新到公使柏爾德密於本月十九日到臣衙門。面遞照會一件。並另單一紙。臣等公同閱看。大意以此案耽延已久。請立定主意見覆。不可再有含糊。而另單載有五條。其意歸咎於田興恕。次及戴鹿芝。較哥士者上年條款為簡。該公使云此案辦與不辦。一言而決。隨即絕然而去。較平素虛聲恫喝。大不相同。同日又據英國公使卜魯士來署。言及此事。謂此即中國背約薄待外國之證。並明言各國現已聯為一氣。觀其忿激情形。直欲假公義

之名。以逞其藉端啟釁之意。臣等正在商辦。二十日柏爾德密又遞一函云。定四月內若不照覆。即決意定局等語。臣等以柏爾德密甫到中國。初次議辦此案。即如此詞意決絕。而英國卜魯士又從旁助勢。看此光景。該公使由法國而來。早有成見。已成牢不可破之局。若不趕緊切實辦結。誠恐一朝決裂。各國隨同附和。愈難收拾。查此案前經

奉

派勞崇光張亮基會同查辦。而田興恕當日究竟如何將教民殺害情形。至今未據覆奏。現在柏爾德密所遞照會詞意雖較哥士耆決絕。而所願已較哥士耆稍減。若再空言搪塞。

必啟釁端。田興恕前已奉
旨革職。應請
飭下勞崇光張亮基。即在貴州就近將田興恕等親提研訊。務得
確情。按律定擬具奏。請
旨定奪。毋任稍有狡飾。以成信讞而服遠人。
諭內閣。前因駱秉章覆奏遵查貴州提督田興恕先後被巡撫毛
鴻賓。御史華祝三參劾各款。均屬有因。當以該提督捏報軍情。
信用劣員。肆行殘擾。起造府第。日事荒淫。並有擅殺外國傳教
及內地民人多命之事。降旨將該提督撤任。飭令迅赴四川。聽
候崇實。駱秉章查辦。嗣因田興恕藉詞抱病。抗不赴蜀。復經諭

令勞崇光張亮基馳赴貴州審辦。現在張亮基已據報抵黔接篆。勞崇光因沿途梗阻繞道前進。計日已當抵省。田興恕著即革職拏問。交勞崇光張亮基按照被劾各款及另案殺害無辜條斃多命各節。提司案內一干人證。一併秉公嚴訊確情。不准一字欺飾。迅速按律定擬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駱秉章覆奏田興恕先後被參各款蹟。均非無因。並因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前法國公使哥士耆在京多方嘵瀆。節經降旨將田興恕撤去欽差大臣關防。毋庸署理巡撫。先行交部議處。馳赴四川。交駱秉章差遣。並派勞崇光馳赴貴州查辦。兼令張亮基署理貴州巡撫。會同崇實駱秉

章將此案秉公辦理。嗣因韓超屢次懇留田興恕勘辦黔匪。而張亮基勞崇光。又均以道遠未能即到。致此案遲久未辦。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新到公使柏爾德密。遞有照會。並另單開有五條。其意歸咎於田興恕。次及戴鹿芝。並聲言辦與不辦。一言而決。隨即艴然而去。隨後又遞一函云。定四月內若不照覆。即決意定局。英國卜魯士來署。亦有中國背約薄待外國之言。似已聯為一氣。欲藉端啟釁等語。田興恕處分。前據兵部奏照溺職例議以革職。因案未辦結。尚未降旨。其平日恃恩驕恣。濫殺無辜。實有應得之罪。況天主教業已弛禁。即不得妄行殺戮。且法國傳教人文乃聶。又持有護照赴黔。係屬按照

條約前往。田興恕身為大員。亦止宜從權設法。開導該省官民各安本分。毋啟釁端。以顧大局。乃田興恕因逞一時之忿。疊次慘殺外國傳教。及中國習教者數人。是其孟浪從事。恣意妄為。已難辭咎。今該國公使柏爾德密既欲以田興恕一人作抵。迴非從前哥士者來京時屢以田興恕戴鹿芝趙畏三等相提並論者可比。詞意決絕。不復多贅冗言。經該衙門再三設法問難。終無他詞。足見該國以田興恕為此案最要之人。欲得而甘心焉者。處心積慮。非一日也。此時若再含糊。終無了局。更恐別生枝節。尤難措手。本日業經明降諭旨。將田興恕革職拏問。張亮基業已抵黔接篆。勞崇光昨已簡放雲貴總督。計此時亦已行

抵黔省。即著駐紮貴州。先將教民一案迅速辦結。其滇省一切情形。並著隨時訪查奏聞。再定進止。張亮基昨有田興恕即日前赴四川之語。如田興恕業已起程。即著崇實。駱秉章。派員押赴黔省。交勞崇光張亮基會同嚴行提訊。秉公按律定擬。迅速覆奏。不准有一字欺飾。勞崇光熟悉洋務。兼能權衡輕重。顧全大局。且為外國素所欽服。張亮基遇事明敏。果斷有為。該督等務當以國事為重。不避嫌怨。方為不負委任。田興恕被參各款。業經駱秉章覆奏得實。既殺良團何斗山。以致勒捐激變。而又慘殺中外教民多命。各案若不按照律例定擬。稍有偏倚。不獨無以服外國人之心。亦難以平貴州士民之憤。所有田興恕戴

鹿芝等一干人證。如何比照律例定擬之處。及韓超揑詞保留
應查各件。一併迅即馳奏。以安遠人而弭釁端。本日明發諭旨
一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錄出照會另單二件。均著鈔
給閱看。該將軍督撫等於接奉此旨時。務須格外祕密。不准稍
有漏洩。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貴州一案。本國傳教士文乃耳被官員謀害。至
今年餘之久。此等殘暴之人。尚未抵罪。依然在該處官居
舊職。今本大臣以於
貴國

大皇帝國計甚有關繫。迫不自由。貴親王務須一言判決。不可再
有含糊。若能照本大臣所盼望。速將
貴國
大皇帝准照前議賠抵被害之處。盡法辦結。俾本大臣獲有賠抵
明證。實緣我大皇帝詢問此節。貴親王無論如何辦理。惟
望立以定意見覆可也。為此照會。
法國照會內另單
一武官田興想一員。應即問定斬罪。或在貴州或在京都
處決。文官戴鹿芝一員。應即革職發極邊永遠充軍。
一着派犯罪各員。或貴州地方官共出銀四千兩。在謀害

教士地方擇取地址。建立天主堂一座。

一從前被害之中國奉教人。現在每家各須給與銀四百兩。

一貴陽傳教士等。所有學堂及施醫育嬰諸公所。盡被焚毀。今應備銀四百兩。並選置相當屋宇送給傳教士等。為賠償所焚各公所房物。

一總理衙門應行奏請

大皇帝明降

諭旨。宣示各省各處文武各官知悉。現將田興恕斬決。戴鹿芝充軍。因其不遵上年三月

諭旨。保護奉教人。並且殺害奉教之人。均與和約背違等因。由總
理衙門先將奏請
上諭底稿。送交法國全權大臣閱過。隨後發刊京報。並備文行知
各省。
壬寅。署兩廣總督晏端書。廣東巡撫黃贊湯奏。竊查香山
縣客民陳亞矛等。聽從黃亞蓋殺害澳門教讀小西洋人
咐呾吸唎咪咂吵啡呢唎喀及其婢女二命。接刦銀兩一
案。經前督臣勞崇光審明辦理。未及具奏。臣等會同查覈
緣陳亞矛等籍隸新會開平等縣。向在香山縣澳門地方
挑擔傭工度日。與黃亞蓋素相認識。黃亞蓋受雇在澳門

教讀之小西洋人咍咀吸唎咪咂吵啡呢唎哆家傭工。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現獲之陳亞矛。路過洋人咍咀吸唎咪咂吵啡呢唎哆家樓邊。適黃亞蓋在門首站立。邀其入內坐談。黃亞蓋說稱近因染患瘋疾。被洋人辭工。現在樓下寄宿。無錢度日。稔知洋人咍咀吸唎咪咂吵啡呢唎哆素有積蓄。其同居僅有婢女一人。別無親屬。起意商同將洋人殺害。按刦銀物分用。陳亞矛應允。黃亞蓋復糾得現獲之黃亞觀。未獲之黃亞厚二人。共夥四人。約定是月十二日夜在黃亞蓋住房聚會。至期各攜草繩柴棍爛布棉胎等物。先後齊集。三更時候。一同扒上洋人樓上。黃

亞蓋先派黃亞觀嚇禁洋婢。不許聲張。自與陳亞矛。黃亞厚。同至洋人卧處。黃亞蓋將洋人咁咀吸唎咪咂吵啡吧唎哆用紫棍塞口。陳亞矛用草繩綑縛手足。黃亞厚用爛布棉胎閉塞耳鼻各竅。即時氣絕殞命。黃亞蓋復恐洋婢洩漏風聲。喝令陳亞矛與黃亞觀等各用草繩爛布將其勒死滅口。黃亞蓋隨在櫃內搜得洋銀一百六十圓。時天表一箇。一同逃逸。約俟遲日將贓變賣俵分。嗣因查拏嚴緊。尚未分贓等情。屢審據各供認前情不諱。陳亞矛黃亞觀均合依強盜殺人斬決梟示例。擬斬立決梟示。該犯等刦殺洋人二命。非尋常兇犯可比。經前督臣勞崇光於審

明後。恭請

王命將該犯先行正法。傳首犯事地方。懸桿示眾。逆犯黃亞蓋等

飭緝獲日另結。

御批。該部知道。

乙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

三月初一日。據巴克圖卡倫委官土瓦謙泰呈報。卡倫之

外迤西頭道河地方。忽有俄羅斯兵隊三四百人。隨帶器

械礮車。於昨日前來在彼居住等因前來。當經奏等即派

筆帖式巴彥圖。會同該卡弁兵前往曉諭。以彼此疆界尚

未議定。何得即帶兵隊。在我們卡倫附近地方居住。據該

頭人回稱遵奉我門上司吩咐。先令我們到此居住。等候我們大臣前來會議邊界等語。奴才等伏思俄國使臣雜哈勞等於上年來塔會議十數次。不遂所欲。自起程回國之後。至今並無前來再議信息。茲據該國頭人遽帶兵隊多名居住卡外。其居心不過欲占地方。及潛立石壘。以為將來狡賴地步。復經奴才等派駝馬處章京薩勒哈春馳赴該處向其詰問。該頭人回稱奉我們上司之諭。你們常駐卡倫之外。就是我們地方。今我們到此防守。若無我們上司吩咐。不敢退回。疊經該委員以情理開導。該頭人始云既係如此。我們即將此情稟明我們上司。容俟回文到日。再

定行止。該委員復云你門若派兵丁。分赴我們各卡外一帶地方。私壘鄂博。修蓋房間。我們定必派兵前來全行拆毀。該頭人等回稱。我們斷無此事。祈請放心等語。奴才等復添派委員。告以現在邊界尚未定議。此係我們地方。不能任令你們久住。你們速將兵隊撤回。該頭人竟置之不理。奴才等揆該頭人此次率兵侵占我國邊界。總因伊犂領事之匡蘇勒官雜哈勞人極狡詐。一切皆其主謀。前在塔爾巴哈台會議。有帶兵強占卡外地方之語。今該國頭人率兵持械。忽來塔爾巴哈台卡倫附近地方居住。其為雜哈勞從中唆使。已可概見。恐該國西悉畢爾總督未必知情。

除等咨行該西悉畢爾總督查照是否知情並令其速將兵隊撤回各守疆界以固兩國之和好而破該匪蘇勒官之詭謀外當飭各該營該管官仍將前派兵丁在城勤加操練並飭蒙古佐領三吉等帶領蒙古兵一百各藉遊牧為名在城週一帶小心巡查妥為防範以備不虞前俄國住京公使照覆內稱已經行文該國西悉畢爾衙門以為幫助公平辦理等語相應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即將此情向該國住京公使告知令其行文該西悉畢爾總督務將塔爾巴哈台卡外居住之兵隊撤回並請與該公使商議西北邊界究係應

由何處議分。速為定議。即令該公使轉飭該國勘界大臣。趁此雪消天暖。迅即來塔會議。並請

旨飭下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誠。兼站前來會議。以完通案而泯釁端。奴才等昨聞俄國已派兵隊數千人。分赴齋桑淖爾一帶地方。耕種地畝。建蓋房屋。並赴各遊牧收服眾哈薩克等情。當派筆帖式巴彥圖馳赴該處。暗為確查。如有該國人在彼種地蓋房。一面正言阻止。一面即行呈報。並飭哈薩克前汗爵綽坦公阿吉等。倘有俄人帶領兵隊前往爾等遊牧內威脅從服。務各齊心禦侮。自守藩籬。萬不可受其煽惑。俟該員查探明確。呈報前來。再據實奏明辦理。奴才等

復思該國人既住齎桑淖爾地方居住。恐其潛入科布多伊犂烏里雅蘇台邊界。業經咨各該將軍等一體派員飭往查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等奏。俄兵在卡倫外居住。防範曉諭情形一摺。塔爾巴哈台巴克圖卡倫之外。有俄兵三四百人隨帶器械礮車。在彼居住。意欲先占地方。潛立石壘。經明緒等派員前往曉諭。令其將兵隊撤回。該國帶兵官執意不允。明緒等現已行文西悉畢爾衙門。令其撤隊。措詞尚屬周妥。本日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該國住京公使。轉行西悉畢爾總督辦理矣。該國既有兵隊住居巴克圖卡倫以外。難保不於他

處另派兵隊潛住。私墾鄂博。修蓋房間。著明緒等密為探訪。嚴行防範。並隨時知照伊犂及烏里雅蘇台等處。一體豫防。齊桑淖爾既有俄國派兵數千人耕地蓋屋。並赴各遊牧收服眾哈薩克之說。著明緒等即探明確實情形。並隨時知照科布多地方一律防範。不得令該國兵隊於未經分界之先。豫行占越。至兩國分界處所。總以前次總理衙門所發地圖。折中立議為斷。固不得任令俄國任意侵占。亦不必與原定和約大相徑庭。致該國有所藉口。著明緒等於該國使臣到卡時。斟酌機宜辦理。並著明誼迅即馳赴塔城。與明緒等妥商籌辦。此事早結一日。即早免一日葛藤。若再稽滯遷延。恐將來又另生枝節。現值天

氣和暖。正宜即時辦理。明誼務當於俄使未到以前。先赴塔城。以便及早會議。免致延及秋間。大雪封山。又將此事寢擱也。

致西悉畢爾咨文

大清國

欽差會勘西北地界事宜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領隊大臣博為咨大俄羅斯國西悉畢爾總督查照覆事。照得本參贊大臣領隊大臣等。奉我們

皇上特派與貴國遣派大臣等前在塔爾巴哈台。遵照京城議定條約。會議西北地界事宜。貴大臣等堅以我們現在常住卡倫為界。牢不可破。本參贊領隊等若再與之爭論。恐於

言語之間不合。致失和好。當將與貴大臣等會議各情。據
實奏明我們
皇上聖鑒。並請
旨飭交我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貴國住京大臣詳議。究係應
由何處議分。俟彼此商定後。指示前來。以便遵照辦理。本
參贊領隊等。嗣復與貴大臣等會議數次。貴大臣等因不
遂所欲。遽行回國。本參贊領隊等曾將與貴大臣等節次
會議各情。並照鈔貴大臣等來文。一併行知貴總督查照。
希將彼此會議各情。憑公酌覈。並明年訂於何月何日復
派大臣前來會議等因在案。嗣准貴總督咨覆內開。詳閱

前在塔爾巴哈台彼此會議各情。我們全權大臣所辦之事。及擬開單內所指之處。均與條約甚屬相符。倘照所指之處作為邊界。致我一信。我即代奏復派我們大臣令往勘界立記等因前來。本參贊領隊等。因

欽差會勘地界事宜。烏里雅蘇台將軍明。現已回本任。當即照鈔貴總督來文。咨商將軍明去後。茲於本年三月初一日。據巴克圖卡倫呈報。卡倫之外。頭道河地方。忽有貴國兵隊三四百人。隨帶器械礮車。於二月三十日前來在彼居住等情。當經本參贊領隊等派筆帖式巴彥圖前往。曉以彼此疆界尚未議定。何得即帶兵隊。在我們卡倫附近地方

居住。據貴國頭人回稱。奉我們上司吩咐。先令我們到此居住。等候我們大臣前來會議邊界事宜。此外再無他故等語。經該筆帖式稟悉前來。本參贊領隊等。因彼處係我們地方。豈能任令伊等居住。復派駝馬處章京薩勒哈泰馳赴該處。先以正言詰問。繼以情理開導。務令速將兵隊撤回。旋據該員回城面稟。行抵該處。彼此見面。告以兩國邊界未定。何得即帶兵隊私在我們卡倫附近地方居住。據貴國帶兵頭人回稱。你們常住卡倫之外。就是我們地方。我們上司令到此處防守。並經該委員以情理開導。貴國頭人答稱。既係如此。我們即將此情稟明我們上司。容

俟回文到日。方能退回等語。本參贊領隊等查貴國大臣自旋回之後。至今並無再來會議信息。況兩國和好二百餘年。現在邊界尚未議定。貴國人理宜聽候會議。一俟何時議定後。各在應分之界。建立鄂博。移兵駐守。方與原議相符。茲貴國頭人。不候定議。遽帶兵隊多名。私入我們邊界。實與條約有違。以此觀之。貴國邊界官員於理不合。本參贊領隊等應即派兵驅逐。因恐致失兩國和好。除不時仍飭委員前往以理曉諭。務令貴國頭人速將兵隊撤回。並另派員飭赴各卡倫外查看。倘有貴國人潛至鄂博修蓋房間情事。亦令一體阻止。並咨呈我們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照會貴國住京大臣。查照酌辦外。相應移咨查照。究係貴國邊界大臣令該頭人帶領兵隊私入邊界。意存强占地方。抑或係貴國邊界頭人。擅自潛入我們邊界之處。查明後務祈速將貴國兵隊全行各守邊疆。以固和好。並將何時復派大臣前來塔爾台。與本參贊領隊等會議勘界事宜。並祈迅即示覆以便會議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六

同治二年。癸亥。五月。己酉。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本年四月初十日。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呈。科屬昌吉斯台卡倫侍衛德山等報稱。本年三月二十二日。西開齊一帶。見有俄羅斯數十名。各帶槍刀。駝運輜重前來。當向詰問。據稱我們係圖瑪城之博勒庫普呢克蘇圖呢克官二員。連兵共九十一名。奉薩瑪城固畢爾那托爾等諭令前來見你們昌吉斯台卡官。要在布克圖爾滿河迤北吹河。並於喇布勒庖克及罕山以前。搭房住牧等語。經侍衛德山等至再開導。該夷即行折回。聲言俟四月二十日

復來等情。據此呈請核辦等因。伏思會議分界事宜。前奉
上諭。由 弩 經行西悉畢爾衙門。咨商訂期勘地會議。至今未據咨
覆。乃俄人私越開齊。欲在罕山以前吹河等處搭房住牧。
並未帶有該西悉畢爾衙門照會。若置之不理。恐彼即賴
為先已允從。弩即飛咨科布多大臣廣興。仍向該侍衛德
山等將俄夷究由何處而來。查詢明白。是否該國派來分
界之官。如所報僅有數十人。則阻止亦尚非難。但地處外
藩。不可輕舉妄動。致令有所藉口。查科布多大臣刻下正
值巡閱邊卡之時。弩即咨令該參贊大臣廣興就此親詣
該處。督同各委員相機度勢。截奪阻止。並剴切曉諭阿勒

坦淖爾烏梁海總管等不可聽其和誘亦不可受其恐嚇
齊心禦侮各守藩籬照鈔原文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查照應否行文該國住京公使轉行該國圖瑪城固畢爾
那托爾禁止俄人再來尋釁聽候兩國分界大臣議定換
約後始准建立界址之處酌最示遵并一面咨行伊犂塔
爾巴哈台將軍大臣一體妥密嚴防各就本境豫先籌辦
庶免顧此失彼
明誼又奏正繕摺開接據塔爾巴哈台明緒等來咨俄羅
斯忽於三月初間帶領兵隊三百餘人來巴克圖卡外之
頭道河地方居住等因并伏查該國未經派有分界大臣

流令頭人帶兵分路來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居住必有逞
橫強占之舉何肯復來秉公會議止有再行剴切曉諭烏
科二城各卡外之蒙古哈薩克及塔爾巴哈台伊犂之哈
薩克布魯特自固藩籬果其傾心內附該夷亦莫可如何
憚其趨向不專若被欺陵不得安處我國豈能強制其心
使不為所搖奪又何能代為禦侮轉授俄人以肇啟兵端
之詞再明緒等聲稱聞得齊桑淖爾一帶毗連科布多邊
境有俄千餘人在彼種地蓋房者亦有此風聞現嚴飭各
該處之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等傾心內
向以杜其威脅和誘之謀查明緒等行來摺稿內有請

旨飭下弩兼程前往塔爾巴哈台之語。該國既無會議大臣。弩何能置北路兩城而赴塔垣。惟有欽遵前奉

諭旨。竭盡血誠。力圖速結。萬不敢徒託空言。粉飾目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明緒等奏俄兵居住巴克圖卡外。防範曉諭情形。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告知。令其行文西悉畢爾總督。將俄兵撤回。並轉飭該國勘界大臣。赴塔爾巴哈台會議。當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並諭令明緒等嚴密防範。令明誼趁天暖雪消時。迅赴塔城。俟俄國使臣到彼。即將分界事宜。折中定議。早行議結。茲據明誼奏。科布多所屬。有俄兵私越開齊。防範情形。並俄人占據齊桑淖爾

等情各摺片。與明堵前奏大略相同。俄兵九十餘名向科布多所屬哈拉塔爾巴哈台卡外一帶前來。欲在吹河等處搭房住牧。雖經侍衛德山等開導。旋即折回。惟尚有四月二十日復來之語。現值科布多巡查邊境之時。著明誼即咨行廣厚相機阻止。並曉諭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等齊心禦侮。不可為俄人誘脅。仍曉諭哈薩克善為堵禦。至會議分界一事。現既由總理衙門告知該國住京公使。行文該國。令派使臣赴塔會議。或該國竟有使臣前來。亦未可定。明誼仍當遵奉前旨。迅赴塔城。先期以待。並按照總理衙門前此所頒地圖。折中定議。速行議結。免致日久另生枝節。不可游移稽滯。恐將來大雪封山。此事又將延

擱也。明誼起程以後。烏里雅蘇台將軍事務。即著麟興暫署。所有防邊事宜。並著麟興妥為經理。至明誼所請行文該國住京公使。轉行該國圖瑪城固畢爾那托爾禁止俄人再來尋釁。及聽候兩國定界後。始准建立界址之處。已諭令總理衙門辦理矣。

庚戌。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直省軍餉。天津關稅等項。尚可酌量籌撥。洋人嗜利性成。知我餉需缺乏之時。不惜鉅資借貸。以遂其要挾之私。為患匪細。從前各關口亦有借貸之事。不過與外國商人暫時通融。外國官並不與聞。今外國住京官員在京已有此

議。恐官與官交涉。將來必至各事歸其把持。殊多掣肘。嗣後外國有願以此見好者。並著崇厚設法拒絕。毋貪小利。

署禮部左侍郎薛煥奏。夷人犬羊之性。得步進步。非情理所能諭禁。方今夷商既分布各口。又得內地游行。天主教布滿天下。夷酋住在京城。中國虛實。無不畢悉。始不過侵我利權。近復預我軍事。舉凡用人行政。漸形干預。臣慮及後患。寢饋難安。論者謂今日勢處艱難。俟軍務平靜。始籌平夷之策。又謂夷人無大志。祇須設法羈縻。便可相安無事。此非正本清源之論也。然使該夷果受羈縻。猶是急則治標之計。無如彼負其豺狼之性。事事動形掣肘。稍不遂

其所欲。輒以用兵挾制。若徒由總理衙門以口舌與之爭勝。而不求自强之術。恐口舌有時而窮。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自古禦戎無上策。唐太宗謂治安中國。四夷自服。誠不易之論也。京師直隸。兩處練兵。就目前陝西等處軍務而論。實已不可稍緩。況夷人耽耽虎視。不能不豫爲防範。未雨綢繆。果能餉有所出。將帥得人。數年之間。畿輔重地。軍威大振。其時住京公使。目覩富强。凡有干求之事。一經總理衙門開導。自必俯首聽命。不致遇事爲難。於外省亦多裨益。是根本不搖。安内即可以攘外。强夷懾服。懷德仍本於畏威。我

國家久安長治之圖在此矣。

壬子。江西巡撫沈葆楨奏。同治元年閏八月間。據吳城鎮同知馮詢鹽局委員胡心庠稟稱。閏八月十七日。廣東商民黃略興帶同洋人皮爾生。販運食鹽二百七十六包。浙江商民曹南山。販運食鹽五百四十七包。來鎮售賣。均據鹽行代為完鹽。二十一日。續到洋駁船一隻。係洋人費子蓋賓。裝運食鹽八百包。因查該商民等均無牌照。傳集訊究。抗不赴案。請示遵辦。並據南昌府知府許本鏞督同南新二縣會稟。閏八月十九日。有洋船唉咪駛入省河。飭差查係美國商人通呀。通事李元興販運鹽包。許本鏞等隨

赴河干公所。邀同李元興面詢一切。據稱所運之鹽。係由九江德利洋行分撥。約四五百包。現尚未售。許本鏞等當將條約照鈔付閱。李元興願駛回潯。令通呀說明。亦無異詞各等情。經臣先後批局飛移九江道。照會美國領事官。按照條約查辦。旋據藩臬兩司詳報。派令候補府經歷王效曾。將通呀李元興等。同原船鹽包押解赴潯。復經批飭各在案。嗣據馮詢稟稱。皮爾生等船隻。潛行駛去。費子蓋賓一船。尚泊鎮河。閏八月二十八日。據鹽行劉同泰具稟黃略興等運到鹽斤經段乾豐同該鹽行先後代售。嗣因查係洋人販私。將所受費子蓋賓之鹽退還。詎費子蓋賓

將行夥劉伊傑胡定環拘押在船。是夜並糾帶水手多人。各持洋槍洋刀。蠭擁入行。勒索銀三百兩。經街鄰救護。始各星散。查點遺失銀七十餘兩。錢十餘串。將所獲洋船水手諶世林解交新建縣訊辦。又經批飭總局轉移九江道。照會美國領事官。飭將行夥劉伊傑等釋放。所失銀錢。照數追還。並飭該同知同新建縣將段乾豐劉同泰等行戶。暨諶世林一併解交九江道審辦去後。茲據九江道廷曙詳稱。洋船販私一節。經該道照會美國領事畢理格。九江稅務司哈捫德。分別確查。據畢理格聲覆。德利洋行暨通呼皮爾生費子益實。均非該國行商。並准哈捫德覆稱。九

江祇有英國立德洋行。並無德利行名。該商等既無護鹽牌照。顯係假冒。應俟唊咪人船。同吳城鹽船。一併解到。以憑審辦各等語。詎唊咪洋船。經王效曾稟報。潛由湖口順流而下。並不駛赴九江。其皮爾生費子益賓等船。亦未經該地方一併獲解。僅據吳城同知。暨新建縣。將鹽行段乾豐劉同泰同洋船水手湛世林。押解來潯。隨經該道提案訊明。緣段乾豐劉同泰。均於咸豐八年承領部帖。在吳城鎮開張鹽行。代客買賣。去年閏八月十七日。洋駁船兩隻。運鹽到鎮。當將商人黃略興曹南山同到段乾豐行內。商議代售。船內洋人皮爾生。當時並未上岸。段乾豐認作華

商運鹽。稟知鹽局。撥鹽七萬餘斤。代為售賣。照例完鹽。二十一日。續到鹽駁船一隻。係湖南人郭姓。投赴劉同泰行內。託令代銷。劉同泰認作華商運鹽。稟知鹽局。撥令行夥劉伊傑打碼。胡定環掌秤。同到該船撥鹽七十八包。因見船內載有洋人。詢係費子益賓。正在疑慮。適鹽局以係洋人販私。飭差諭阻。劉同泰當將原鹽包退還。費子益賓收回鹽包。說該行太不公道。既買了鹽。又來退還。並說鹽包扯破。短了斤數。要罰劉同泰銀三百兩。將行夥劉伊傑胡定環扣留在船。口說要打。經水手譙世林代為求免。是夜費子益賓帶令水手多人。各持洋槍洋刀。到劉同泰行內

理論。劉同泰同行夥均各害怕躲避。洋人散後。查點遺失客商寄存銀七十餘兩。錢十餘串。至謙世林先經劉伊傑等央託上岸尋找劉同泰。告知船上情節。尚未回船。並未同往滋關。因路遇差役。認係洋船水手。拏獲送案。劉伊傑胡定環。於九月初三日。經該洋船由孤山放回。請予就案完結。分別咨行飭拏等情。此據總局司道覆議詳覆前來。

臣查洋人皮爾生費子益賓通呀等。各運食鹽。私到不准通商之吳城鎮。及省河售賣。實屬違禁。而費子益賓因劉同泰退回鹽包。輒敢率領多人。夤夜赴行滋關。以致遺失銀錢。尤為兇惡。惟各該洋船。均已駛赴下游。不知去向。照

會畢理格查拏。又稱皆非伊國商人。必致弋獲無期。自應
就案完結。鹽行段乾豐劉同泰。既據詢明因係華商黃略
興等投行。稟知鹽局撥鹽收鹽。旋准鹽局諭飭不准代售。
劉同泰立將鹽包退還。覈與私相買賣事通漁利者不同。
未便科以違犯之罪。應飭准與訊無隨同洋人滋事之水
手諶世林。一併省釋。以免拖累。吳城鹽局委員已革候補
知縣胡心庠。初因認為華商運鹽。准令鹽行售賣。照例抽
釐。旋經查係洋人販私。立飭差諭阻。尚非始終迴護。惟皮
爾生等船。均無牌照。於未經賣鹽之先。並未飭將牌照呈
驗。以致滕混售銷。吳城鎮同知馮詢。有地方之責。先未查

禁。失察之咎。均所難辭。相應請
旨將馮詢胡心庠一併交部議處。洋人皮爾生費子益寗通呀及
華商黃略譽曹南山李元譽郭姓等。容再分別咨行。一體
嚴緝務獲。按約懲辦。以儆效尤。
御批。馮詢胡心庠均著交部議處。該衙門知道。
癸丑。署兩廣總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書廣東巡撫
黃贊湯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二月初
十日奉
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為同
文館等因欽此。伏查京師設立同文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上

海援案辦理。洵屬及時要務。粵東自應仿照一律舉行。當經咨商署理通商大臣江蘇撫臣李鴻章。詢查上海章程去後。茲准先將大略情形函復。並聲明一切規條。統俟議定咨會等因前來。查上海設立學館。尚須度地庀材。考選幼童。入館肄業。粵省則應取諸廣州駐防。署將軍臣庫克吉泰。本已挑有八旗子弟百餘人。令其勤習繙譯。行之數年。訓課策勵。頗著成效。今即於其中選擇年幼性慧者二三十人。較易集事。臣與庫克吉泰會商。擬即修築館舍。訂延英法國人。教習外國語言文字。並聘內地品學兼優之士。課以經史文藝。仍兼習清漢繙譯。以期融會貫通。所需

各項經費。已與粵海關監督毓清等商。酌提船鈔備用。摶節核實支銷。所有一切詳細章程。暨經費定數。容臣等會同悉心覈議。奏請

聖裁。欽遵辦理。

御批。知道了。

湖廣道監察御史丁紹周奏。查鎮江丹徒縣地濱大江。為南北通衢。商賈必由之路。自咸豐三年府城失守。居民流亡遷徙。百無一存。咸豐六年城雖克復。而四城房屋焚毀殆盡。所遺存者。惟各有地基。近聞夷人欲於鎮江置立碼頭。為通商之所。遂於附城一帶。凡居民所遺地基。概行勒

買。伏思該夷在鎮通商。將來商賈湊集。流亡遷徙之民。無不思歸故土。是該夷之通商。正鎮地之轉機也。惟附城地基。盡為夷人所有。則在外難民。欲返故鄉。竟無寸土。臣世居鎮江。知鎮江西北城外。沿江十數里。以之起造洋樓。極為寬闊。至附城三四里地方。居民稠雜。商賈往來。若被該夷概行侵占。不獨前此逃難之民。永無歸日。且恐後此通商之事。時起爭端。臣惟仰祈

皇上飭下京口副都統轉飭本地府縣查驗鎮江西北城外沿江一帶。共該若干里。聽該夷購買地基。起造房屋。其附城之三四里。留為招集流亡地步。並各立界址。勒石示眾。庶民

夷相安。不至滋生事端矣。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官軍攻克江陰縣屬楊厙汎城。教習炸礮之法國人畢乃爾呂加。請由臣酌給三四品頂戴。以示鼓勵。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攻克江陰縣屬之楊厙汎城一摺。教習炸礮之法國人畢乃爾呂加。該撫所請酌給三四品頂戴之處。是否願隸版圖。即著妥為辦理。

吉林將軍景淳副都統麟瑞奏。竊誓等前據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咨報。哭有俄官一名。率從七人。逕投黑河口卡

倫。述稱本年四五月間。伊國人船欲赴三姓貿易。經卡官佐領台敏圖理阻不聽等情。奴才等當即飛咨富尼揚阿轉飭卡員嚴防。毋任人船闌入。一面具情呈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案。嗣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以俄人欲假道赴吉林由松花江水路回國。咨會備防前來。奴才等隨即飛咨各處一體恪遵去後。茲准富尼揚阿咨據烏蘇里口卡官佐領春福呈報。奉飭派兵在赫哲抓吉地方。拏獲竄匪崔得幅一名。訊係黑背餘黨。並稱夥匪徐泳東逃。該佐領赫哲尋至圖勒密。搜獲徐泳。解至卡所訊究。詎有俄官西拉米起帶領二十餘人。各持槍刀。硬將徐泳崔得幅二犯搶

去。春福隨同通事面見俄酋吉成科。按照第八條和約。內載兩國人民。儻有犯罪之人。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等語。今徐泳。崔得幅。係中國逃逆。現經弋獲。被爾國搶去。實屬背約。應即送交中國治罪。該酋答以此二犯暫羈俄獄。各稟本國大臣。候文辦理。富尼揚阿復引和約。備文照會。該酋執意不從。尋待伊國大臣來至伯哩。再為定奪。並稱固畢爾那托爾。此次欲乘駕火輪船三隻。進松花江。駛赴三姓。與中國大員商辦事件。該佐領告以如有相商事件。應照和約所載。備文交卡官轉送。不應俄國大臣親往。該酋未理各散等因。飛報前來。奴才等伏查俄

人恃強要挾。貪求無厭是其慣技。前抵齊齊哈爾城投文。要求借道。今則聲稱由黑河口駛抵三姓。其為垂涎松花江。已無疑義。現又背約刦奪流亡。尤屬縈心尋釁。借事生端。第由烏蘇里口越黑河口直入三姓。約路程千餘里。一水相通。並無險阻。而三姓為吉林東北門戶。松花江源出長白山。於咸豐九年。欽奉

密諭。扼要嚴防。分兵二千餘名。變裝守禦。迨因劃界定約。將各處置兵酌量抽減。以節糜費。此次該國人船。如果越界西上。開導則徒事饒舌。強阻則深恐肇釁。況三姓連年被災。今春復遭流匪攪擾。儻俄人猝臨橫恣。更難保無他虞。

再四籌思。容拒兩無把握。除飛咨該副都統嚴飭卡官。如人船越界時。仍以守禦為準。極力攔阻。設或強橫不從。亦不可輕啟釁端。即由富尼揚阿相機辦理外。相應奏明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向俄國駐京公使。按照和約辯論。阻其人船越界。迅將罪犯交回。以敦永好而安邊圉。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景綸等奏。俄酋背約強搶罪犯。並欲入三姓城交易一摺。黑背餘匪崔得幅等。逃至赫哲抓吉地方。經佐領春福派兵拏獲。並帶領赫哲尋至圖勒密。搜獲逸犯徐泳。解至卡所訊究。突有俄官西拉米起。率眾持械。將徐泳等二犯搶去。該佐領按照條約。向俄酋辯論。令將該二犯送交中國治罪。

並經富尼揚阿備文照會。該酋堅執不從。必欲待伊國大臣來至伯哩。再為定奪。此案佐領春福於越界拏捕逃匪時。未經備文豫行知照俄國。固屬疏漏。而俄人之恃強刦奪。實屬背約。至該酋所稱固畢爾那托爾。欲駕火輪船三隻。進松花江。駛赴三姓。與中國大員商辦事件等語。其心尤屬叵測。該佐領告以應照和約備文交卡官轉送。不應俄國大臣親往。該酋未理而散。俄人恃強要挾。得步進步。是其慣技。本日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理諭。令其轉行固畢爾那托爾。將進犯崔得幅等。送交中國。並將駕船駛赴三姓之行阻止。惟俄人詭詐性成。難保不陽奉陰違。前據特普欽奏稱。俄酋曾抵齊齊

哈爾城投文。要求假道前往吉林。自松花江水路回國。經該將軍按照條約指駁。語塞而止。現復欲由黑河口駛抵三姓。其垂涎松花江之意。始終不已。仍著景綸。特普欽斟酌機宜。隨時設法防範。如有俄人船隻由黑河口向松花江前駛。即於所屬地方節節攔阻。並援照和約嚴詞拒止。毋令任意駛行。逸犯崔得幅等。仍著景綸知會富尼揚阿。備文催索。毋任俄人藉詞延宕。

戊午。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據署總管那爾胡善詳稱。遣卡總管依淩阿。前往庫克多博卡倫。面見俄羅斯大瑪爾布斯結普迪音。詢據聲稱前自阿普該圖卡倫經過。即係該瑪爾彌帶同三人。前往呼倫鄂漢地方。按照兩國所

定條約。在邊界百里之內。辦買零星物件。行走二日旋回。並無事故。該瑪兩爾又問該總管緣何不准行走。該總管依凌阿答稱。奉工司衙門明文。無票人等。不准越卡等因。互相換字。詳報前來。幹詳查俄國陸路通商章程第一款內。僅載有兩國邊界。貿易在百里內。均不納稅。第二款內。即載明如無執照前往。查明除貨物入官外。將該商按照北京和約第十條。被逃獲送之法辦理。是章程內開載甚為明晰。乃俄羅斯人等前既違約越界窺探。本非商人可比。茲該瑪兩爾又以邊界百里之內貿易。並不納稅一條。謬執狡辯。而該總管依凌阿。並不按照第二條內如無執

照應照被逃獲送之法辦理明文與之剖辯折服率聽該
瑪兩爾狡詐之詞與之互相換字且前後呈報情形名目
地方各有歧異該署總管那爾胡善亦率即轉為詳報辦
理舛錯咎亦難辭除將所換俄羅斯文字仍飭該總管繳
還該瑪兩爾明白開導嗣後不准再有私行越界之事以
免藉口外相應請
旨將署副都統銜總管那爾胡善總管依淩阿一併交部議處以
為辦理邊務者戒
御批那爾胡善依淩阿均著交部議處該衙門知道
己未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前科布多俄兵九十一名

越入昌吉斯台卡倫。茲於四月二十一日。復接廣鳳來咨。據霍呢邁拉扈卡倫侍衛忠寅報稱。三月二十七日。另有俄人四十餘名。騎馬持械。來至昌吉斯台卡倫。經該卡蒙古台吉嚨敦。帶領兵等攔阻。被俄人逞強毆打。搶去腰刀弓箭。並馬十三匹。將台吉兵等共十三人。拘赴齊桑淖爾湖看押。奴才正在咨覆商辦間。於二十四日。復接廣鳳來文。前經俄人拘去之卡倫蒙古台吉兵等。均經送回。惟馬十三匹。並零星食用物件未還。而該夷均不知去向。伏思俄人出沒無常。一味詭詐。實難措手。第差探烏梁海各游牧地方之蒙古。尚未見有滋擾情形。奴才惟有咨行廣鳳。再飭

烏梁海人等嚴防自守。督同派去之委員等相機妥籌。似此逞強侵越。自應行知該國。以理詰問。但查弩前遵徑行該國照會。既未咨覆。今故為此鬼蜮伎倆。佯為不知。且前來俄人。又無著名官員。向雅與之理喻。若再用照會該西悉畢爾衙門。約與會議。徒添蛇足。再四籌思。除前揭使令蒙古及各外夷傾心內向。稍遏其吞併之心。再無別策。謹將實在情形。據實上陳。伏候

訓示遵行。

明誼又奏。再沙賓達巴哈末處。及科布多邊境。前有木房。

奏奉

諭旨。確查原委。今經奴才劄調來城揀選之唐努烏梁海總管興達遜及其隨來之章京扎木色楞等。當堂詢問。僉稱該處實有木房兩間。委係該處當兵。因每年照料俄人前來遊轉鄂博棲止而設。並非俄國所益。如將來俄人執為占界憑據。伊等情願認罪。具結存案。又於二十四日。復據科布多委員阿克敦布等稟稱。復查科境庫舍莫多吹河北岸有木房六間。係道光十一年間。俄人前來建立。陸續又在南岸蓋有木房三十一間。皆為該國商人於春夏之時。攜貨向該處易換牲畜而設。現有俄人十二名在彼。已經繪具圖說。呈本城參贊瑞辦等情。具稟前來。除奴才再與廣鳳等

咨商酌辦外。理合附片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接據廣鳳咨稱。科布多地方另有俄人四十餘名。騎馬持械。來至昌吉斯台卡倫。經該卡官兵攔阻。俄人逞強毆打。搶去馬匹什物。並將台吉兵等拘去。隨即放回。俄人現亦不知去向等語。俄人詭詐性成。因上年會勘界址未遂所欲。輒為此鬼蜮伎倆。以冀別啟釁端。可肆要挾。明誼擬令蒙古等部落同心禦侮。稍遏其貪狡之心。固屬釜底抽薪之法。惟俄人來去無常。來既難於豫制。去又無處窮追。各遊牧蒙古等畏其強橫。未必即能與之相抗。即如此次俄人來者人數並不甚眾。而蒙古卡兵竟被拘去十三人之多。是其明證。可見

同心禦侮之策。亦不過徒託空言。萬不足恃。明誼惟當督飭在事員弁。實力防範。仍一面行文知照該國西悉畢爾衙門。以理詰問。務令約束該國人等。確遵條約。靜候會議界址。勿再如此無理滋鬧。方是正辦。至俄國在京公使已飭令總理衙門與之理論。第相隔萬里。該公使每以另有所派分界之人主持一切。顯係藉詞推諉。除仍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剖辨。惟明誼身膺邊疆重寄。總當力為其難。妥籌辦理。方為不負委任。明誼另片奏。遵查沙賓達巴哈地方木房二間。實係蒙古所蓋。惟科布多之吹河北岸。有木房六間。係道光十一年間。俄人建立。又在南岸蓋有木房三十一間。為該國商人居住等語。沙賓達

巴哈地方木房。既據總管興達遜等稱非俄人建造。並具結存案。即著責成該總管等妥為防範。毋稍疏虞。至吹河地方。已越布魯特之界。俄人既在此處搭造房屋。難保不生吞併該蒙古之心。不可不豫為地步。以杜詭謀。該處房間。既係道光十一年所造。當時因何准其至此貿易。有無奏過成案。並著明誼查明詳晰具奏。勿得含混了事。

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法國傳教士羅安當。於二月初十日由鄂抵滬。經臣附片馳陳在案。嗣據九江道廷曙稟報。該教士由滬搭坐輪船。前往安慶。於二月二十九日謁見督臣。當奉派遊擊徐士衡護送來江。茲據署九江道蔡錦青

呈報。該教士定於四月初三日起程晉省。派委府經歷崔
矩。同徐士衡護送前進。初十日徐士衡來署稟稱。該教士
現已到省。臣飭府縣將城內居民妥為彈壓。再請該教士
進城謁見。十一日據南昌府知府詳本鋪面稟。昨經委員
於城內為該教士置備公館。因再四曉諭居民。總不聽從。
祇得派役先於船上妥為豫備。詎去役回稱。走近教士船
邊。即有無數百姓。斥其不應為教士辦差。擲石打傷該役
頭面。該役走避上船。向教士投訴。教士告以此係江西百
姓無福。付與名片銷差。船即下駛。百姓復埋怨教民之引
誘該教士來省。致將雜髮等鋪。拆去六間等情。隨飭該府

趕緊委員前往護送。一面訪拏滋事為首之人。並劄九江道查明該教士如復回潯。仍將前議條款。妥商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法國教士羅安當由皖來江。經南昌府知府許本鏞於城內置備公館。以便教士進城謁見。而居民總不聽從。只得派役先於船上豫備。即有無數百姓。將該役頭面擲傷。該役向教士投訴。教士遂將船下駛等語。教士遵照和約來江。若藉傳教為名。陰有不法。及挾制官長。欺壓百姓。該居民抱憤不平。亦應稟明地方官辦理。此次羅安當船雙甫經抵省。尚未進城。與該省居民。並無嫌隙。何以不遵地方官約束。竟將辦差丁役擲石打傷。似此無端尋衅。該教士豈能相安

無事。勢必來京喚瀆。該撫現在訪拏滋事為首之人。著即嚴飭該府縣認真查拏。從重懲治。毋稍輕縱。該教士如再來省。務須曉諭居民。並豫加防範。不可再有此事。至該教士回滇後作何計議。並著據實奏聞。

湖南巡撫毛鴻賓奏。竊湖南湘潭衡清各縣士民。拆毀天主教堂一案。前經臣據實奏明。請將各該知縣羅才衍等摘去頂帶。勒限賠修。並飭查拏倡首之人。務獲懲治。欽奉諭旨。羅才衍等均著摘去頂帶。勒限賠修。餘依議。欽此。並疊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咨催。均經分別欽遵轉飭遵照辦理。並不次嚴催去後。旋據湘潭縣羅才衍稟稱遵即籌

款興工。按照該教堂原式。督率工匠。趕緊興修。該已一律工竣。親詣勘明。實係工堅料實。並無草率偷減情弊。所屬街道前嵌十字。亦經飭令街保概行起除等情。又據署衡永道黃文珍。衡州府知府張士寬會稟。衡清二縣士民。所毀教堂。現經會督各該縣悉心籌畫。並豐傳該縣傳教士羅達宜等到署。委曲開導。並公同酌議。准給修費錢五千串。由該教民收領。願將該教堂暨仁愛堂各房屋自行拆造修建。各城門所鑿十字。亦已一律銷除。該教民深知感激。均無異辭。所給修費。仍照案責令該知縣劉鳳儀陳寶善。儘力措繳。其餘不敷之數。已由該道府陸續籌款發給。

取具甘結領狀存案。不致再有反覆。所有原前倡首滋事之人。查係閩郡土童。業考聚集。一時烏合。經該文武聞信趕往彈壓。當即紛散。委無姓名可稽。現在事隔經年。彼此相安無異。應請免辦。以弭怨仇而杜釁端。原參摘去頂帶之知縣羅才衍等。並請分別開復。查明另辦各等情。由藩臬兩司會覈詳奏前來。臣覆覈無異。查湘潭衡郡兩處焚毀教堂之案。既據各該縣依限賠修。或議給修費。均經一律辦妥。教民咸服。尚屬辦理無誤。所有原參摘頂之調署長沙縣事湘潭縣知縣羅才衍。前署清泉縣知縣陳寶善。應請隨案開復。至前署衡陽縣知縣劉鳳儀。疊經嚴催令

其速赴衡郡料理此事。迨未到衡州。實屬遲延。所有原參摘去頂帶之案。容俟查明另行辦理。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壬戌。科布多參贊大臣廣厚。幫辦大臣奎昌奏。本年四月十三日。據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侍衛忠寅等呈報。由霍呢邁拉扈胡蘭阿吉爾幹兩卡開齊。過來俄羅斯四十餘人。各持鳥槍刀矛器械。委章京兵等查問驅逐時。俄人聲稱奉上司派令前來霍呢邁拉扈卡倫塔爾圖地方居住。儻你們兵丁驅逐。日後別悔。又據本卡台吉隆敦報稱。遵飭帶領委章京一名。兵丁十一名。移駐霍呢邁拉扈卡倫。

從北突來乘馬俄人二十三名。各持鳥槍刀矛。跑至卡倫。用哈薩克話。高聲喊叫。令我們速那台吉當即執持開齊木牌文案。令其瞧看。並用哈薩克言語開導。伊等不容分辯。反用鞭肆行毆打。將氈房帳房損壞。並將軍器全行拏去。又空放兩槍威嚇。那移至阿勒台山後末處馮怕拉山口地方。與伊等同夥俄人等下在一處。共有俄人四十三名。頭目一名阿里桑達爾。一名邁嘮。一名巴什喇據稱我們奉文前來。所要地面。自昌吉斯台卡倫迤西。阿勒台山後。科爾沁河西。係我們查幹罕之游牧。隨執持俄羅斯字具一張。令台吉瞧看。復稱此是我們俄羅斯遊牧。如有行

走滿蒙之人。定行拏獲。解送我國。次日照前毆打。復率同哈薩克頭目等共百有餘人。將我們拏至額爾齊斯河岸。據本霍呢邁拉扈卡倫之哈薩克頭目阿雅那拜沙爾庫爾拜等言稱。俄羅斯此來。欲哈薩克歸附。令哈薩克頭目。出給手印字具。我們哈薩克頭目。甚實焦急。俄官又言與我們俄國進遞何物等語。祈眾卡官弁設法。將我們領回等因。侍衛忠寅飛報前來。正在譯漢繕摺間。復據侍衛忠寅等呈報。據台吉隆敦報稱。我們被俄羅斯拏至齊桑淖爾迤東額爾齊斯河邊哈齊地方。看住五日。將身帶火鐮小刀帶環摘去。又拏至科爾沁河迤北。將從前拏去軍器

還回。將我們官馬十二匹。銀錁一錠。馬嚼子。戗子茶煙火藥等去。我們與哈薩克一同向其講說。始將我們釋放。今哈薩克不准我們在此駐守。台吉兵等於四月初五日來至霍呢邁拉扈卡倫地方。祈將俄人等去官馬銀物轉報追還等因。現在邊界尚未議定。俄人任意擾害。不知該國專管大臣。是否知情。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該國。不可再入我卡擾害。並將應追馬匹等項如數繳回。查哈薩克百有餘人。攙入滋事。顯被俄人詭嚇從使。等現已飛咨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轉飭邊卡一帶。妥為防範。並轉飭哈薩克公阿濟達諭

哈薩克頭目。如俄兵再來。威嚇從服。務各齊心禦侮。自守藩籬。堅心內向。不得聽其愚弄。受其恐嚇。已據各情呈明勘界大臣明誼在案。俄人均已西往。合併聲明。

廣鳳等又奏。本年三月初六日。飭令委員阿克敦佈等。由科起程。遵前

旨面諭該委員等出卡。會同總管齊察罕等。務按照俄使所指各處。逐一詳查。繪圖貼說。何處有礙蒙古生計。何處無關緊要。可以議分。據實聲明。並將吹河地方俄人舊蓋木房原委查明等因去後。旋於四月二十一日。據阿克敦佈等稟稱。竊章京等遵委於三月十一日出卡。會同總管齊察罕。

莽岱將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隨勘隨繪圖說查俄使所指綽勒齊巴什庫斯阿克爾胡特吹河四處均有該二旗蒙古人丁住牧據齊容罕等言稱四處山廠皆係尋打例進皮張之山尋打貂皮更賴綽勒齊河爾胡特二處且本烏梁海游牧不大止數本二旗人丁住牧度命並無閒處可以分給俄人若分給俄人无不能從章京等隨向該總管等言

聖主亦不肯將爾等游牧分給俄人是以特派本章京等前來復查言畢該總管等深感

聖恩看其言詞向內之心尚屬堅實吹河俄人舊蓋木房章京等

先向該處年老兵丁採訪。道光十一年間。有諾海巴布勒。攜帶貨物來此。建蓋木房。來往暫居。與烏梁海蒙古人等抵換牲畜。自後陸續俄人前來貿易。其房間亦陸續加添。復向總管齊察罕等訊問相同。俄人係每年春夏攜帶貨物。來換牲畜。秋末冬初。全行回國。來時僅攜工人。不帶家屬。其木房來時居住。回時亦無人看守。查吹河河岸庫舍莫多地方河北。有俄人舊蓋木房六間。河南有俄人舊蓋木房三十一間。共有俄人十二名。房內存放哈喇布疋香牛皮等物。房外立木架一箇。上節用回鐵鏁包固。高丈餘。寬厚尺餘。詢係俄人祭天之器。除此再無俄人舊蓋房間。

現在烏梁海游牧內。尚無俄人私帶兵隊。前來侵占地址情事。至履勘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皆有厥棠古等生計。並無可以議分之處。謹繪畫圖說。呈送前來。臣等查覈圖說。與舊存圖誌。均屬相符。執圖面詢各處情形。該員等亦能逐一指實。除遵

旨將圖說照繪。呈送將軍明諤。以備會議。並呈送各國事務衙門備查外。理合恭摺奏

聞。

廣鳳等又奏。竊臣等於本年四月初五日。接據昌吉斯台卡倫侍衛德山等呈報。三月二十二日。據駐營哈喇塔爾

巴哈台卡倫台吉車都布報稱見有俄人各帶槍刀逕入卡倫開齊。侍衛德山等面向詰問。據稱我們係俄國圖瑪城之博勒庫布呢克蘇都呢克官二員。連兵共九十一名。奉薩瑪城固畢爾那托爾等諭令前來。在布克圖爾滿河北吹河。並哈喇布勒扈克及罕山以前。搭房住牧等語。侍衛德山等至再開導。此事我們據情稟報科布多大臣。應聽候示覆。該俄人始行折回。聲言四月二十日復來等因。奴才等當即劄飭該侍衛德山等。四月二十日該俄人果復來。務須善為開導。俟兩國分界大臣議定換約後。再為遵辦。刻下萬不得在此侵占地址。搭蓋房間。並據情咨呈將

軍明誼覆辦。旋接准明誼咨覆。如俄夷於四月二十日前來。必須將其來意探聽明白。相機阻止。徑行入奏等因前來。奴才等於四月初七日。已面諭巡卡之筆帖式增祿。令其策查此事。迅即起程。務於四月二十日以前。趕赴昌吉斯台卡倫。會同該卡侍衛德山等。俄人果即復來。必須問明來意。善為開導。正言阻其侵占。四月二十二日。接准明誼來咨。已將此案繕摺入奏。照錄摺稿咨送前來。內有令奴才廣鳳巡查卡倫。就此親詣該處。督同各委員相機阻止等語。查閱卡倫一節。係道光二十二年奉

諭旨參贊大臣等隔年輪查。以紓蒙古兵力等因欽此。本年例應

委員往查。弩等前已按期派令筆帖式增祿往查。會哨日期在邇。弩廣鳳趕之不及。現當防守喫緊之時。更未便多勞蒙古兵力。四月二十八日。據委員增祿侍衛德山等來稟。內稱增祿於四月十七日行抵昌吉斯台卡倫。會同該卡侍衛德山乙與俄人通信。次日面晤。向其善為開導。直言爾等若再不撤回。必要逞兵持械。強占我卡界址搭房。恐有致傷兩國和好。俄人始覺語塞詞窮。隨言我們並非明要在此地蓋房。從前說過此語。現今奉我們察韓罕來文。令我們查邊。所有蓋房占地之事。不用我辦。我們兩三日即起程離此地方等語。查俄人暫居之地。並未搭蓋房

聞。又據昌吉斯台等台吉口稱。所管四卡境內。除此再無俄人侵占地址。亦無搭蓋房間之處。稟覆前來。努等查俄人雖稱不在我邊境搭房占地。恐反覆無常。努等劄飭卡倫侍衛德山等務須逐俄人迅離此地。折回伊國。並令該侍衛等帶領本卡弁兵。時加偵探。儻再有俄人來我卡地面。務須善為開導逐撵。勿得使俄人侵占我卡邊境。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廣厚等奏。俄人越入開齋。拘去卡兵。設卻釋回。並遵查綽勒齊河等處地界。及派員會哨卡倫。阻止俄人越境各一摺。所奏情形。與明誼前奏大略相同。俄人因上年會勘界址未遂所欲。輒為此鬼蜮伎倆。逞其詭謀。實屬恃強狡詐。

俄人來者不過四十餘名。防卡官兵。何至被拘去十三人之多。且哈薩克部落。亦有受其威嚇入卡滋擾者。是齊心禦侮之說。不過託諸空言。不足深恃。廣鳳等惟有督飭在事員弁兵丁。實力防範。儻有俄人再來擾越。總當據理駁斥。認真阻止。毋得稍有疏虞。致干重咎。至俄國在京公使。已疊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其理論。該公使每以另有所派分界之人。主持一切。藉詞推諉。除仍諭令該衙門與之剖辯外。仍著廣鳳等隨時咨商明誼。妥為籌畫。相機辦理。方不至鞭長莫及。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既無不礙蒙古生計可以議分之地。即著咨商明誼。於議界時覈實籌辦。吹河地方。俄人建蓋房間一節。既始於道光

十一年間。當時因何准其貿易。有無奏過成案。並著查明詳晰具奏。會哨一事。業經廣屬循例委員前往卡倫巡查。惟現當議界喫緊之時。該委員官職較輕。恐不足以資拊循而示威重。仍著廣屬等酌量情形。如有必須親自前往之處。務當恪遵前旨辦理。

癸亥。署廣州將軍庫克吉泰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等因欽此。本當即知會署督臣晏端書。一體欽遵辦理。並咨行江蘇撫臣李鴻章。將上海辦理一切章程。迅速詳為

移覆。以便會同商辦。伏蒙

諭旨。既於外國文詞求其融會。又於經史大義為之講明。自非賦質明敏清漢兼通者。未易入學。奴才前於到任時。竊見洋人在城。人心未定。恐其日久廢弛。因令八旗子弟分別肄業。強而力者專習弓馬。秀而文者兼學清漢。奴才復隨時考校。列等獎勵。數年以來。頗知奮勉。並於繙譯學生內詳為揀選。尚可得人。俟撫臣李鴻章於上海章程咨覆到日。當即同署督臣晏端書會商妥議。奏請

聖裁。

御批。知道了。

戊辰。總理各務事務恭親王等奏。購買外洋船礮。臣等於
上年正月間。奏撥洋稅銀五十五萬兩。發交赫德購辦。旋
據前兩廣總督勞崇光咨。請添撥銀十萬兩。並據赫德呈
稱銀兩不敷。又撥銀十五萬兩。前後共計撥銀八十萬兩。
輪船到後。一切章程。疊經奏明
飭交兩湖總督官文。兩江總督曾國藩。妥籌辦理。並咨商江蘇巡
撫李鴻章。協同籌辦。嗣據官文。曾國藩奏稱。往返需商。擬
派總兵蔡國祥統轄。其配用楚勇。即由蔡國祥於所部豫
為派定。又據李鴻章咨稱。李泰國由本國來滬。請上海道
付銀十二萬兩。經該道商出借券。在該關按月抽提。至月

支經費。請即豫籌分撥等語。李泰國。同赫德。於四月間來
京申稱。前所定八十萬兩。僅能置辦輪船礮位。已經在英
國借銀十五萬兩。交統帶兵船之阿思本收存。以買各物。
另有置辦各項器物。據報美船等價未付之銀。言定到滬
照付。該總稅司因於上海借銀十二萬兩。以抵前款。連前
八十萬兩。先後共計銀一百零七萬兩。統計置辦礮船兵
器買煤雇人。以及各項費用。總在此數之內。此後每月用
項。酌擬每月十萬兩。按三箇月報銷一次各等語。除在上
海所借銀十二萬兩。應照原議即在該關按月抽還外。其
在英國所借十五萬兩。即經咨行粵海關撥銀三萬兩。湖

州關撥銀二萬兩。閩海關撥銀三萬兩。厦門撥銀二萬兩。江海關撥銀二萬兩。九江關撥銀三萬兩。限奉文之日起。一箇月內付交。以清前款。至月需費用。據李泰國面稱。船上所延外國武官兵丁水手。約有六百人。在本國議定。以四年為期。立有合同。又稱每月需銀十萬兩。中國如欲用銀。伊能代向外國商人借銀一千萬兩。分年帶利歸還各等語。借銀之說。中國斷無此辦法。所立合同。欲由阿思本專主。不肯聽命於中國。臣等因向李泰國再四駁詰。始據議定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為該師船之漢總統。阿思本作為幫同總統。以四年為定。用兵地方。聽督撫節制調

遣。阿思本由總理衙門發給劄諭。俾有管帶之權。此項兵船。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有輪船七隻。蔓船一隻。應支糧餉軍火。及火食煤炭搞賞傷卹銀兩。並一切未能豫言之各項用款。議定每月統給銀七萬五千兩。統歸李泰國經理。每月在江海關支銀一萬兩。九江關支銀一萬兩。閩海關支銀三萬四千兩。廈門關支銀六千兩。粵海關支銀一萬兩。潮州關支銀五千兩。自本年六月十七日。即英國八月初一日起。按照新定之數。由李泰國派人赴銀號支領各等因。應即定議。俟奉

旨後。由臣等行文各該管將軍督撫監督在各該關洋商所交正

半稅及子口稅銀項下開銷。仍不准動用洋藥稅銀。以示
限制。至此次輪船。擬請
飭下兩江督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節制調遣。並
飭該督撫等揀派武職大員。作為漢總監。會同辦理。以資得力而
重事權。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中國自置火輪兵
船。將抵海口。所有添買軍裝器械。豫籌月支經費。在各海關分
撥。並酌定節制章程一摺。據稱此項輪船。除前撥過銀八十萬
兩外。並在英國借銀十五萬兩。在上海借銀十二萬兩。共計需
銀一百零七萬兩。又應支糧餉軍火等項一切用款。每月統給

銀七萬五千兩。均經該衙門向李泰國再四駁詰。酌定章程。及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為該師船之漢總統。所延外國人阿思本。作為幫同總統。以四年為定。用兵地方。聽督撫節制調遣。阿思本由總理衙門發給劄諭。俾有管帶之權。隨時挑選中國人工船學習各等語。著即照議辦理。此項輪船駛抵海口後。即著曾國藩李鴻章節制調遣。並著派令武職大員。作為漢總統。會同辦理。其前所擬之蔡國祥。如能勝任。著即責令管帶。以資得力。其如何駕馭之法。總須一切調度機宜。事權悉由中國主持。方為妥善。至中國人工船學習駕駛職位等事。總期迅速諳練。該督等前奏配用楚勇。當已豫為派定。即著飭令蔡國祥隨

時督率學習。此項輪船。現在自以先勦金陵等處髮逆為要。賊平之後。即可以為巡緝私販之用。無論如何用法。總須俾中國人熟習駕駛。收有利益。斷不可日久仍為外國人所主持。其月餉等項銀兩。官文曾國藩李鴻章務須按期支給。不可絲毫短少拖欠。致令有所藉口。

恭親王等又奏。咸豐十一年五月間。署總稅務司赫德在

臣衙門呈遞通商口徵稅費用單一件。經臣奏明。奉

上諭赫德單內通商各口徵稅費用。每年統共銀五十七萬兩一款。單內所開各項人數。及應給銀數。是否均屬允協。著薛煥崇厚妥議章程。會商覈辦等因欽此。嗣於上年七月間。赫德來京。

又在臣衙門呈遞各關經費單一件。與初次所遞銀數大略相同。臣等因屬其靜候南北通商大臣會商覈辦。嗣各關稅務司以前定准數目。不敷支用。由赫德疊次呈請酌添前來。臣等因於總稅務司李泰國來京後。告以各關收稅費用。固不可過求刻減。亦不可稍涉虛糜。且此項經費。總須酌有一定數目。不可任意增添。令其悉心酌擬去後。茲據該總稅務司呈稱。從本年六月十七日。即外國八月初一日起。至明年外國七月底止。統共領薪水經費銀七十萬二百兩。各關分別多寡。按照定數支領。各該關每月應支之銀。或衰多而益寡。或挹彼而注茲。餘銀或存或撥

一憑該總稅務司酌度辦理等語。臣等查第一結至第四結。止有江海粵海潮州浙海閩海天津六關。設立稅務司。是年共用經費銀二十八萬兩零。所徵正稅半稅及子口稅銀。共五百七萬兩零。第五結至第八結。長江三口及廈門海關。復添設稅務司。是年共用經費銀四十四萬兩零。所徵正稅半稅及子口稅銀。共七百二十五萬兩零。是外國人充當稅務司。能幫同各海關監督實力稽徵。已屬著有成效。該總稅務司現擬每年經費銀七十萬兩零。雖比赫德兩次所擬較多。但議定通商口岸。現已次第開埠。台灣東海牛莊三關。現復議設稅務司。果能收稅得人。經費

加增。稅項亦較前豐旺。似不必議減。致令轉生弊實。臣等
公同商酌。此項加增經費。既係出自洋稅之多徵。擬即照
准。俟奉
旨後行文各該管將軍大臣督撫監督。每月各按所定數目支發。
按結奏報。均在洋稅項下。作正開銷。以昭覈實。所有該總
稅務司現擬各關所用外國人月支經費數目。謹繕清單
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總稅務司李泰國。現擬各關所用外國人月支經費清單。

粵海關每月一萬兩。潮州關每月二千六百兩。閩海關每月六千兩。廈門關每月四千兩。臺灣關每月二千兩。江海關每月一萬五千兩。浙江關每月二千六百兩。鎮江關每月二千六百兩。九江關每月四千兩。漢口關每月五千兩。登州關每月二千兩。天津關每月二千五百五十兩。牛莊關新水經費在各關餘銀內酌撥。統計十三關每年共支經費銀七十萬二百兩。

庚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因丹國使臣拉斯勒福來京。英國威妥瑪認為伊館賓客。前來臣衙門代懇商辦通商條約。臣等駁令回津。照會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

厚奏明辦理。惟因威妥瑪既認為伊館賓客。情形與上年
大西洋使臣來京議約。法國哥士者認為伊館朋友。一切
由哥士者出為商議。大略相同。因奏明係照大西洋成案
辦理。條約亦專照大西洋商辦。嗣因丹國使臣來署面懇
互看
諭旨。復將權變辦理之處。附片奏明各在案。自互看
諭旨後。旋據威妥瑪攜帶該使照會。並所擬條款及章程稅則各
底本送來。臣等覈其條約。大略以英國條約為藍本。並於
英國條約之外。增添款目。推原其故。總因威妥瑪代為謀
主。意圖借此滋潤。以便將來各國援照。希冀一體均沾。臣

恆祺曰臣衙門前已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當即駁令照改與大西洋一律。據威妥瑪聲稱。丹國既係英國姻婭。拉使又托該使幫辦。自應仿照英國文義定約。未便全照大西洋章程一律辦理。連日疊次會晤。逐層辯論。始將所擬條款中不能允辦之處。參酌大西洋等國條約。分別刪除更改。較之英國原定條約款目。尚屬有減無增。其通商章程及稅則。與各國舊本。亦無出入。惟上年所定長江暫定章程。未經載入。續准照會前來。應歸另案覆辦。定議後。臣恆祺本應赴津會同崇厚面與畫押蓋印。因該使急欲回津。搭坐輪船回國。恐候臣恆祺到津。致有耽延。諄請

臣恆祺在京先行畫押。以便迅即赴津。再與崇厚畫押互換。查上年大西洋換約成案。即係如此辦理。既經奏明一切仿照。臣恆祺因擬於本月二十五日具奏後。即在臣衙門面與畫押。蓋用關防。再專弁齎赴天津。送交崇厚。俟該使日內起程到津後。即與畫押互換。以歸簡易。

御批。依議。

現議丹國條約

現因

大清國與大丹國。彼此意存睦好不絕。擬定和約通商章程。以昭深願共敦友誼。內外商民交易相安。永遠不替。是以

大清國

大皇帝特簡

欽差大臣總理各國事務頭品頂戴工部左侍郎鑲黃旗蒙古副

都統恆祺會同

欽差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崇厚

大丹國大君主特派原任住劄大美國京都代國大臣功

賜佩帶丹波羅格三等寶星准帶大法國五等寶星步軍

總兵拉斯勒福窪地瑪羅多羅福將丹國工論等件與

大清國

上諭等件互相較閱俱屬妥協現將會議商定條約開列於左

第一款

一溯維年來

大清國與大丹國素無失睦。現欲定約。從此永遠和好。敦篤友誼。兩國商民人等。彼此僑居。皆全獲保護身家貲財。

第二款

一凡為大邦敦好睦鄰。向有各遣大臣通好之禮。今茲兩國定約。亦可按照常例。彼此交派代國行權大員。往來通好。以期永守和誼。

第三款

一大丹國欽差大臣。凡有要物商酌。點准前赴京都會議

定辦。即照各國行權大員常規。一體優待。所有雇覓內地夫役。均隨其意。各官不得偏為拘治。若有人擅將大丹欽差公館眷屬隨員人等。越禮欺藐。該犯由中國地方官從嚴懲辦。

第四款

一大丹君主欽差大臣。並各隨員等。皆可往來內地各處。所有收發文件行裝箱。無論沿海何處。皆可送文。不得有人擅行拆啟。專差同

大清驛站弁兵。一律保安照料。凡有大臣並各眷屬隨員等各項費用。皆由丹國支領。與中國無涉。總之丹國大臣入華。

當照泰西各國。於代國大臣向為合宜優待之處。同一優禮相待。

第五款

一凡有丹國事務。均歸大丹欽差大臣與

大清中國大臣會議商辦。無論文移會晤。皆應按照平儀相待。

第六款

一所開

大清國應行優待丹國大臣各節。日後中華秉權大臣。出使前往大丹國。亦應同一優待。以昭平允。

第七款

一中華通商港口。大丹國設立領事等官。或一員。或數員。酌量丹商情形。隨時定派。中國官員。接代各國領事官最優之禮。亦於丹國不使或異。定其品級。即領事官署領事官。與道臺同品。副領事官署副領事官。及繙譯官。與知府同品。因公往來衙署相見會晤文移。悉用平禮為是。設若通商各口。大丹國一時未能設官。均可暫交友國領事從權代辦丹國事務。以歸簡易。

第八款

一丹國民人傳授耶穌聖教。果係安分無過。中國官員不得刻待阻難。均應保護相安。

第九款

一丹國民人准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遊歷通商。所領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出執照。即應隨時呈驗無訛放行。該民雇船雇人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阻。如其無照。其中或有訛誤。以及查出沿途或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懲辦。惟於途中止可拘禁。不得陵虐。如在通商各口出外遊玩者。地在百里之中。期在三五日內。可以毋庸請照。至於水手船上人等。不在此列。應由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另定章程。妥為彈壓。其江甯等處有賊處所。俟城池克復之後。再行給照前往。

第十款

一兩國職員來往行文。各應按照品級官階定式。所有平行各官文移。均用照會。丹國領事官以下。詳呈各省督撫。均用申陳。督撫均用劄行各等字樣。至於各國商民人等。設若有事請由各官查辦。應用具稟字樣。以示區別。

第十一款

一各國議定通商口岸。如牛莊天津煙台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台灣淡水廣州汕頭瓊州及長江之漢口九江鎮江江甯各口。丹國商民亦可任便出入通市。准與無論何人均得聽意買賣。所有賃房買屋租地起造建立廟堂醫院

墳塋等事。亦隨其便。

第十二款

一丹國民人。准在通商各口地方。意欲租地蓋屋。設立棧房。建造廟堂醫院墳塋等事。均按民價照給。公平定議。不得互相勒捐。

第十三款

一丹國民人。約准任便覓致諸色華商。勤執分內工藝。中國不得限制禁阻。

第十四款

一丹國民人。凡欲遊行卸貨各等事務。約准自雇小船剝

運。不論何項艇隻。雇價銀兩若干。均聽丹民與船主自議。不必官為經理。該船不得限定額數。並船戶攬載挑夫攬運。一切情弊。俱不准行。惟是該艇干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該犯自應照例懲辦。

第十五款

一丹國屬民相涉案件。不論人產。皆歸丹官查辦。設與別國有事涉訟。應遵某國前與丹國定約辦理。中國不必與聞。以上案內如事涉有中國人。仍應按第十六七兩款。會同中國官辦理。

第十六款

一凡丹國民人。有被華民違例相欺。約推地方官查拏照例審辦。華民有被丹國人違例相欺。丹國官員。亦應按例查拏究治。自定約之後。丹國即專定約束丹民章程。中國亦須一同約束華民。以昭公允。

第十七款

一丹國民人。遇有控告華民事件。皆應先稟領事官查明根由。先行勸息。使不成訟。中國民人有赴領事官告丹民者。領事官亦應一體調處。間有不能使和者。即由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平訊斷。

第十八款

一丹國民人。約准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全安。如遭欺陵擾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搶掠財貨。又准地方官立即設法派撥兵役彈壓查拏。將該犯按例嚴辦。並將所搶財物盡力追交。儻承緝官不能獲犯起贓。止可准照中國例處分。

第十九款

一丹國船隻。在中國管下洋面。有被强盜搶刼者。約准地方官一經聞報。即應設法追拏查辦。所有追獲贓物。直交領事官發還失主。儻承緝官不能獲盜起贓。止可准照中國例處分。但不能賠償。

第二十款

一丹國船隻。有在中國沿海各處。或有碰壞閒淺。以及遭風收口。約准地方官查知。立即設法妥為照料。船上丹民。就近送交領事官查收。以昭睦誼。

第二十一款

一丹國民人居住房屋。以及丹國船隻。適地方官查出有內地逃犯潛匿不出。約准行知丹國領事官。即行交出審辦。不得隱匿袒庇。

第二十二款

一丹國民人。若有華民欠債不償。約准地方官認真代為

催繳。或有潛行逃避情事。應嚴為緝拏追還。丹人欠債不償。或潛行逃避者。丹國官亦應一體辦理。但均不能官為賠償。

第二十三款

一丹國商民起卸貨物。輸納稅餉。約准俱照稅則為額。總不能較諸他國或有此免彼輸之弊。以示均平。

第二十四款

一丹國商民輸稅期候。約准進貨之稅。於起載時輸納。出貨之稅。於落貨時繳餉。以示限制。

第二十五款

一丹國商民出入各貨。應納稅課。均照本約後附稅則為例。

第二十六款

一此次定約。其中關於通商各款。以及稅則。日後彼此兩國再欲重修。以戊辰年六月底為期滿。須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儻若彼此未於六箇月之前聲明更改。則稅課仍照前章完納。復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後均照此限此式辦理。永行弗替。

第二十七款

一丹國商民販買土貨運口出洋。或將洋貨運入內地銷

賣。應納內地稅餉。或於過卡隨時分數報完。或在海關一次全行完納。均聽便輸交一次納完之例。准照續定稅則章程第七條所載。除有第二款指明每值百兩完稅二兩五錢外。其餘各貨。總以出入稅則照納一半為准。其該貨應納正稅。仍宜於卡稅半稅完納。如數完繳。

第二十八款

一丹國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頓以上。每頓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頓正。及一百五十頓以下。每頓納鈔銀一錢。凡船隻出口欲往通商他口。並香港地方。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通

商各口。俱無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至丹國船隻斤兩。以拉四噠為準。約定一拉四噠為兩頓。以示均平。

第二十九款

一丹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者。限二十四時之內出口。准不徵收船鈔。儻逾二十四時之限。必須全數輸納。此外船隻出進口時。並無應交費項。

第三十款

一丹國商民。准聽在各口自用艇隻。運代客人行李書信食物。以及例不納稅之物。約准毋庸完鈔。儻若裝載例應完稅之貨。則定按照四箇月一次納鈔。每頓一錢。

第三十一款

一通商各口。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由丹國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

第三十二款

一丹國商民。輸納稅課銀兩。應交官設銀號。或以紋銀。或以洋錢。其應何色銀兩。與各國商人一律。以免此重彼輕。

第三十三款

一秤碼丈尺。約准均按照粵海關部頒定式。由各監督送交各口領事官收用。又准該秤碼等項。其分量均照續定通商章程第四款為例。

第三十四款

一丹國船隻。欲進各口。聽其雇覓引水之人。完清梳務之後。亦可雇覓引水之人。帶其出口。

第三十五款

一丹國船隻甫臨近口。約准該關監督。任意派委員弁丁役看守。或在該船。或在本艇。隨便居住。其需用經費。由關支發。惟該員役不得向船主船商私取毫釐。儻敢收受。查出分別所受之數多寡。由該關監督。按例酌量輕重。懲治其罪。

第三十六款

一丹國商船進口之後。約准以十二時為限。該船主必將船牌艙口單各件。交領事官。即於次日通知海關。並將船名及押載頓數。裝何貨物之處。照會監督。以憑查驗。船主如過限期並未報明領事官。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所罰之數。總不能逾二百兩。至其艙口單內。須將所載貨物詳細開明。如有漏報揑報者。船主應罰銀五百兩。儻呈單入關後。該商自查筆誤。尚准刻即赴關改正。惟總以十二時為限。可不罰銀。

第三十七款

一丹國商船進口。經該關監督接到領事官按約詳細知

照後。即發開艙單。儻該船主未領開艙單。擅行卸貨。罰銀五百兩。並將各該貨物全行入官。

第三十八款

一丹國商人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併入官。

第三十九款

一丹國商船。不准私行撥貨。如欲互相撥貨。必須先由監督發給准單。方准動撥。違者即將該貨全行入官。

第四十款

一丹國商人完清稅餉之後。該監督發給紅單為出口

之據。

第四十一款

一丹商出入各貨。如係值百抽五之貨。儻海關驗貨下役。偶與該商各存己見。不能定價。約准各邀客商二三人。前來驗貨。該客商內有出最高之價者。即以為該貨之價式。免致收稅不公。

第四十二款

一丹國商民。輸納稅鈎。實按斤兩秤計。先除皮包粉飾等料。以淨貨輕重為準。至有連皮過秤。除皮覈算之貨。即若茶葉一項。儻海關丁役。偶與丹商意見不同。即於每百箱

內聽役揀出若干箱。丹商亦揀出若干箱。先以一箱連皮過秤得若干斤。再秤其皮得若干斤。除皮算之。即可得每箱實在斤數。其餘貨物。凡係有包皮者。均可准此類推。儻再理論不明。丹商赴領事官報知情節。由領事官通知監督會議酌辦。惟必於此日稟報。遲則不准稟聞。此項未定勦數之貨。監督暫緩填簿。免致後難更易。須俟秉公核斷明晰。再為登填。

第四十三款

一丹商貨物。或因潮濕等由損壞。致價低減。該關應行按價減稅。儻該商與關吏理論價值未定。則照第四十一款

所載值百抽五之貨。同法定辦。

第四十四款

一丹國商民。沿海議定通商各口。載運土貨。約准出口。先納正稅。復進他口。再納半稅。後欲復運他口。以一年為期。准向該關取給半稅存票。不復更納正稅。嗣到改運之口。再行照納半稅。

第四十五款

一丹國商民。洋貨進口。納清稅課後。欲改運他口。抑或通商別口。約准稟明領事官轉報監督。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查與底簿相符。並未拆動抽換。即當按照該貨經納

正稅之數。發給存票。至於土貨自通商各口運入他口。按例納完半稅後。該商再欲運往外國。以一年為期。期內亦准一律發給半稅存票。該票無論何商呈驗。均准專抵該關進出貨稅。不准持赴別關抵課。儻於委員查驗之間。查有捏報各等情弊。全貨俱罰入官。其外國所產糧食。丹船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出洋。概無禁阻。

第四十六款

一中國各口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准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

第四十七款

一丹國商船。獨在條約內列通商各口。准其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作買賣。船貨一併入官。

第四十八款

一丹國商船。查出有涉走私。該貨無論式類價值。全數查抄入官外。俟該商船賬目清後。亦可嚴行驅除。不准在口貿易。

第四十九款

一條約所載丹民罰款。以及船貨入官各項。皆歸中國收辦。以充公用。

第五十款

一大丹國大臣並領事官等員。所有行知
大清國大臣官員等公文各件。俱用英字書寫。仍以漢文譯錄。
暫為配送。俟中國學習英文熟習通徹。即不必配送漢文。
惟遇日後設有文詞辯論之處。丹國總以英文作為正義。
此次定議漢英文字。詳細較對。以期無訛。

第五十一款

一

大清國所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丹國官民。嗣不得提
書夷字。以消畛域。

第五十二款

一丹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照料。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以昭友誼。

第五十三款

一中華海面。近有賊盜搶刼。向於內外商民。大有損礙。大清大丹各國。約定會議設法消除。

第五十四款

一各國所有已定條約。內載取益防損各事。大丹國官民亦准無不同獲其美。嗣後大清國或與無論何國加有別項潤及之處。亦可同歸一致。期

免輕重之分。

第五十五款

一今將以上各款。既定條約。理應恭候丹國御筆與

大清國

御筆批准遵行。約以一年為期。彼此兩國大臣。或在上海。或在天

津會晤互交。現各大臣先為親筆畫押。蓋用關防。以昭信

守。

丹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今奉我大君主特簡出境代國行

權。來與

大清國臣條會議。酌定和約通商章程。本大臣膺此重任。曾於
本年三月初三日。行文照會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董請為
轉行謹奏。今准三口通商大臣崇覆文一件。內以欽奉
貴國
大皇帝欽派工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全權大臣恆。會同本大
臣會議通商條約章程等語。本大臣因聞貴大臣各等公
務無不練習。通商事件。素所深悉。今准來文。知與貴大臣
會辦。實為欣悅。立宜備文。希貴大臣示覆。何日何處。以便
竭誠往拜。俾得彼此兩邦大臣。經此次初見後。友誼定可
日增。終致各國商民均得獲益。現經大英欽差大臣卜。約

在公館寄居。所有本國繙譯漢文事件。又准參贊大臣盛
權為幫辦。合行併附悉知。為此照會。
給丹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現奉特簡前來會議和約
通商章程等因。本大臣既奉
大皇帝特派會同三口通商崇大臣辦理貴國和約章程一切。惟
有持平覈議。貴大臣奉命前來。公務諒均諳練。又得威參
贊相助繙譯。辦事自亦持平。本大臣現定於四月初三日
三點鐘在署相候。即望屆期前來會晤。商辦一切。為此照
覆。

丹巴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經將和約條款備辦。今用漢文譯錄併送。因思英國原約通商章程。奏准開辦以來。可謂周備妥善。今異本國約款。除通商事宜內。近有新為更張之處。不得稍為改易外。其餘各條。句句按照英文。如此辦理。實緣

貴國與各國所有來往之禮。均係英國約內載明。貿易章程。更是英國原續條約詳定。故此所擬各款。均以英文為主。本大臣不但無加求之意。轉於定款之間。悉心酌擬。以期

貴國無可指駁之端。尚有必須改正。當以無關緊要為幸。為

此照會。

丹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據威大人回館面稱。經將約底各款。豫送貴大臣閱悉。又稱丹國商民。欲進大江通商。全應按照暫定章程遵行。本大臣即宜備文言明。現在英國並各國商民。皆照暫定章程遵辦。丹商亦必節節同行。嗣見貴國或將大江章程全為裁撤。或於原章會議增減更張。丹商亦合一律相同。為此照會。

丹國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前於四月二十五日行文。並送條款擬底

內。右第二十五。二十八。三十二。三十三。四十四。四十五等款。其中稍有不備之處。今將原文微須更改。以期周詳。相應繕就附送貴大臣查照。茲本大臣深願作速回國。果得及早完結。則於本月十八日出京赴津。附法國輪船之便。務希貴大臣早為定期會晤。商妥了結此事為幸。為此照會。

給丹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接照會並條款擬底。正在覆辦間。茲復據照會將前所送條款酌改數條。並屬及早完結。以便作速回國等因。本大臣查送來條款。及更改數條。大致雖屬無甚

懸殊。惟字句之間。尚有應行商酌之處。現在督飭趕緊逐款覈對。並將本大臣擬改數處。另繕清底。不日即可送閱會商妥辦。緣條款為兩國永遠和好之據。斟酌不厭精詳。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四月十四日。據俄國照會。內稱該國現令巴留捷克回國。所有應辦事件。令幫辦格淩喀代為暫署。該使定於四月二十四日起程回國。所請一路代備駝馬等件。並派官役沿途護送各事。已經臣行知理藩院查照成案辦理。

御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十七之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同治二年癸亥六月丁丑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竊奴才

奏

派會議中外分界事宜俄使不遂所欲負氣回國經奴才照會該國

西悉畢爾衙門詢以次年何時在何地覆議嗣接復文云

若不照依本年該國使臣博補考羅哈芬等所議以常住

卡倫為界勿庸再議等因奴才逆恐其有分路帶兵侵占之

舉是以本年二月奴才奏請擬令西北兩路疆臣各就本境

設防籌備俟其來時即可相機勘議各就本境酌中定界

但能使其稍知退斂即各與之換約冀得速結此案荷蒙

文議允准。遵即經行該國西悉畢爾衙門。為其亦分派使臣各就
與該國近邊地方訂期會議。尚未見覆文。三月間塔爾巴
哈台科布多邊境。忽有該國兵隊三起。強來肆擾。科境之
兩起。共百四五十人。其先來者經卡員阻止。退出卡外。聲
言遲日復來占界。其另起兵隊。竟敢毆拘蒙兵。搶去馬匹
軍械。隨又將兵丁送還。擄取馬匹什物而去。鬼蜮伎倆。百
出不窮。難保不時來窺伺侵擾。自應早籌控制之法。至塔
境據明緒奏稱。現來俄人三百餘名。屢次驅逐。概置不理。
該國既已分兵西北兩路前來。逞強滋擾。其分界緣起之
沙賓達巴哈在烏里雅蘇台邊境。尤與該國連界。彼必亟

於侵越。其是否仍來塔垣秉公會議。殊難豫定。今奉
諭旨著斌即赴塔城與明緒等妥商籌議。曷敢稍事耽延。但該國
既無使臣何時前來在何處會議照會文據。斌又曷敢即
置本轄境於不顧。再四思維。止可趕緊將本境籌防要件。
與烏科二城大臣等酌辦。聽候明緒探實俄國使臣前來
會議確信。再定行止。
御批。知道了。著將邊防事宜交代後。即遵前旨馳赴塔爾巴哈台
會同明緒等妥為辦理。
明誼又奏。斌正在繕摺間。承准軍機王大臣寄
諭會議分界一事。現既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該國住京公

使。行文該國令派使臣赴塔會議。或該國竟有使臣前來。亦未可定。明誼仍當遵奉前旨。迅赴塔城。先期以待等因欽此。查前准科布多大臣廣鳳等咨送該處查勘邊界委員阿克敦佈呈繪地圖一疏。并與本處及總理各國衙門。並伊犂舊圖案卷覈對。科布多所屬邊境。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起。直至罕山為止。今該處委員阿克敦佈將哈屯河界址繪圖。其罕山以前等處。何處可以議分。未經切實聲敘。且查明舊有木房原委。現有俄人十二名在彼。亦未將作何辦法聲明。誠恐舊界棄失。匪伊朝夕。并祇得趕緊飛咨廣鳳。再行按照舊案圖說切實覈對。迅即咨覆。並飭阿克敦佈迎

赴行帳。以便面詢詳細。備與會議。俟芬與麟興將防邊事宜。悉心商酌。迅即交卸起程。赴塔等候會議。

御批。知道了。

乙酉。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據烏里雅素圖卡倫委官佐領琿泰稟稱。卡外探有俄羅斯兵隊百餘人。執持器械。在彼駐紮等語。芬等當派委筆帖式經格圖會同該卡倫官。前往曉諭。令其退回。該夷不聽。反逞強橫。芬等因佐領琿泰官職微小。而守卡兵丁。僅有十名。復添派滿營防禦慶齡帶領蒙古兵十名。借助守卡倫稽查賊盜為名。不時出卡查看。該夷僅若修蓋房屋。

壘立石堆。即行善言開導。令其拆毀。並飭諭各卡倫官兵。亦不時查看。旋據巴克圖委官土瓦謙泰呈報。俄夷在卡倫開齊內。壘立石堆數處。當已拆毀等情前來。奴才等隨派章京薩勒哈春飭赴巴克圖卡外。面見該頭人。告以現在兩國疆界未定。何得即在我們巴克圖卡倫開齊之內偷壘鄂博。並派兵隊復在烏里雅素圖卡外住紮。該頭人答以烏里雅素圖卡外住之兵隊。係奉我們上司吩咐。到彼防守。不准你們查卡倫之官兵越巴哈穆爾山嶺。至我們派人前往卡內。原係履勘地方。以備將來作為邊界等語。薩勒哈春即言哈穆爾山嶺。原係我們地方。且過山嶺直

至齊朶淖爾。尚有我們幾處卡倫。並非你們疆界。因何越境攔阻。該頭人一聞此言。聲色俱厲。並云你們官兵將來定要過去。嗒們只好就是動手。薩勒哈春復向其再三理論。該夷以若無伊上司文書。不敢撤回為詞。復據防禦慶齡等呈報。烏里雅素圖卡外住紮之俄國頭人。帶領兵隊七八十人。偪令章京帶同兵丁移至卡倫之內居駐。將章京所居之氈廬。硬行拆毀。勢將打仗。章京等嚴飭兵丁萬勿可動手。恐釁先自我起。致彼得有藉口。不得已暫移數里居駐。奴才等伏思轉瞬即屆領隊例查卡倫。並派官兵添坐輝邁拉胡各卡倫之期。均須由哈穆爾山嶺經過。直至

齋桑淖爾湖地方。現在該國頭人帶領兵隊分處攔阻。並
聞齋桑淖爾湖一帶。逐處亦有該國兵隊住守。若不照例
派官兵添坐卡倫。並領隊大臣往查。不惟遂其侵占。將來
會議時。定必據為該國地方。奴才等公同商酌。惟有遴派妥
員多帶兵丁。隨同巡查卡倫之領隊大臣博勒果索前往。
至哈穆爾山嶺一帶地方。該夷有無攔阻情事。再為奏
聞。查俄羅斯匡蘇勒官雜哈勞人極狡詐。一切皆其主謀。故當邊
界未定之前。唆令該國頭人肆行侵越。奴才等因現值查勘
地界尚未定局。不得不處以鎮靜。暫與羈縻。使其就我範
圍。方為至計。復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咨開。通籌西北

兩路分界事宜等因前來。應俟該國使臣或來塔爾巴哈台或往伊犂會議。奴才明緒即同將軍常清相度機宜。切實定議。以期妥速藏事而泯釁端。奴才等料該使臣儻再來時。必不肯遵照條約。秉公會議。該國在塔通商年久。深知本處城小兵單。易於逞兵要挾。是以本年二月。即先派來兵隊占踞烏里雅素圖卡外地方。一為阻我查界官兵。一為在喀屯素地方耕種地畝。並窺伺雅爾噶圖金廠。欲獨擅其利也。查咸豐九年有塔爾巴哈台民人。在巴克圖卡外喀通素烏蘭布拉克地方試種地畝。彼時該國在塔居住管理貿易之匡蘇勒官。面見前任參贊大臣明誼。求將種

地之人收回。明誼因此等人私出卡外種地。恐與內服之哈薩克雜處日久。滋生事端。並未詳及該夷之奸詐狠貪。當即派員前往。將該民人等一律收回。該夷於去年會議時。即藉此校賴。本年復派兵隊至彼處住紮。以為早已許讓之地。再來會議。必仍堅持常住卡倫為界一語爭論。若不豫籌辦法。會議即許以常住卡倫為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各卡倫均距城在六七百里。及至千里。離城較遠。尚不至大有關礙。伊犂塔爾巴哈台卡倫。均距城不過三四十里。及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伊犂之錫伯索倫營。均在卡內附近地方居駐。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額魯特及吐爾

扈特人等。亦在卡內附近地方住牧。至塔爾巴哈台所屬前汗爵綽坦公阿吉所管之哈薩克。約有二三萬人。現在卡外西北一帶住牧。台吉迪納雜爾所管之哈薩克。亦有數千人。在卡外西南一帶住牧。屢次呈求誓願內服。僕議分後該國定必逐處移兵住守。不惟與伊犁駐防之索倫錫伯各旗相近。必啟爭端。即塔爾巴哈台卡外之哈薩克不願隨從。聚族來徙吐爾扈特蒙古游牧地方。蒙古豈能相容。哈薩克情急擾亂。所關匪輕。若不許以常住卡倫為界。必以兵爭。塔爾巴哈台迤東。首尾均與該國毗連。兵連禍結。致成不了之局。奴才等膺茲重寄。不得不縷晰瀆陳。伏

乞
皇上指示並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究應如何定議之處。俟
議妥後指示前來。以便遵辦。
御批。明緒疊次所奏分界事宜各摺。俱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
俄國住京使臣會商。尚未議妥。此摺着交該衙門一併妥議。俟
該衙門議奏後。再行降旨。惟未經降旨以前。明緒等仍當飭諭
各卡倫官兵。嚴密稽查防範。毋稍鬆懈。
明緒又奏。錫霖已於三月十九日抵塔。斉應將參贊大臣
印務。即交錫霖。馳赴伊犂參贊大臣新任。伏查俄國使臣

尚無來塔會議確信。相應請
旨俟分界事宜辦理完竣後。再將參贊大臣印務。交錫霖接任。抑
或即將參贊大臣印務。並會勘分界事宜。一併交錫霖會
同各該將軍辦理。以專責成。芬即赴伊犂參贊大臣本任
之處。恭候
聖裁。
御批。著俟勘界事宜辦竣後。再行交部。
己丑。伊犂將軍常清奏。據索倫營總管富珠爾奏。並博羅
胡吉爾卡倫佐領順柯布報稱。卡外忽來俄人二百餘名。
帶有鳥槍長矛礮車等件。仍在去歲搭蓋窩鋪之科斯莫

鑾地方。所木修房。又據佐領和色本。及哈薩克報稱。鄂爾
果珠勒卡倫所屬格根地方。驟來俄人二百餘名。佞根塔
斯地方。亦來俄人五百餘名。奇沁卡倫附近愛達爾科木
地方。亦有俄人一百餘名。訊其情由。均稱伊等頭人差來。
語言强鷙。諸形叵測。奴才查向住伊犂之匡蘇勒官雜哈勞
人極狡獪。通商以來。久生覬覦。其於山川險阻。道途紆折。
靡不私窺大概。伺我虛實。數年來誘買牲畜糧食。以致無
業之徒。狗偷鼠竊。種種指使。皆雜哈勞之計。雜哈勞曾住
京館。能作滿洲字體。往往影射情事。偽作公牘。奴才曾將字
蹟比對。識破鬼蜮伎倆。現聞雜哈勞在卡外一帶作祟。所

有附近布魯特哈薩克等非脅之以威即誘之以利總期受役於彼為日後助虐地步目下本地漢回惑於勦洗之言即塔爾巴哈台等處亦有蓄謀之事伊犂謀叛之案甫經嚴辦餘匪尚未全淨官兵未盡撤防難保雜哈勞不從中煽惑容留罪人芬加意防範從不假以辭色雜哈勞深與芬為仇此間錫伯索倫兩營兵丁技藝優長箭射有准為俄人所畏所忌該兵丁等家屬素以耕牧為事若俄人漸偪甚迫益房設卡實覺不利故該兵丁等恨之切齒時有滅此朝食之意卡外皆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落遊牧之區稍有疏虞即啟各夷輕侮之心芬當與領隊大臣等商

酌。密派索倫營總管富珠爾泰等帶領官兵前往。以查卡倫為名。即在該處附近地方。暗為防範。面屬該總管佐領等婉為開導。仍不予以可啟之釁。如有私立木卡。擅蓋房屋等事。必當諭令自行拆毀。儻彼仍復逞強。則惟有激勵將士。敵愾同仇。並非交鋒。直是禦寇。總期崇我國威。固我疆圉。一面飭令各營勤加操練。一面咨行俄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查照。此項人眾前來。該國是否知悉。因何驟至。並無文報。務令迅速撤退。各守邊疆。以敦和好。至卡倫外地方寬廣。去年七月俄人曾在卡倫附近科斯莫鑒地方伐木蓋立窩鋪。嗣因雪大寒冷。於九月將兵撤去。

其遠處兵隊未撤。致卡外地面。不能履勘。芬向曾經出卡
會哨之官。詢得大概情形。將卡外會哨去路來路。畫圖貼
說。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分。咨送
欽差大臣明誼一分。明緒一分。以便會議時據圖定議。庶消其覬
覦之心。而杜其侵陵之漸。以冀稍紓
聖主西顧之憂。謹將咨行俄國西悉畢爾衙門移文。鈔錄恭呈
御覽。
御批。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彙入前次明緒等摺。一併妥議具奏。
片併發。
大清國總統伊犂等處將軍。為咨行大俄國西悉畢爾總督查

辦事。照得貴國會勘地界大臣與我們國會勘地界大臣。前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因貴國大臣誤解條約。會議數次。不遂所欲。起程回國。至今並無赴塔爾巴哈台會議日期。茲於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忽有貴國兵隊一百餘人。帶有槍礮。在我們伊犂奇沁卡倫附近愛達爾科木地方居住。又於三月二十七日。有貴國兵隊二百餘人。前來我們格根卡倫附近地方居住。並有貴國兵隊五百餘人。在我們倭根塔斯地方居住。伐木蓋屋。我們派官巡查開齊。行至科斯莫鑾地方。又有貴國兵隊二百餘人。把我差官擋住。不容前行。面見貴國頭人訊問。貴國人言稱。係聽上司吩

咐前來。修蓋屋棚等情。我們因念兩國和好多年。講以禮義。是以差派營務處章京等前往開導。現在地界並未議定。何故便在我們卡倫附近居住。似與情理未合。查貴國在我們伊犂通商以來。十有餘年。遇事我們均以情理相待。自上年議分地界。貴國住邊大臣。屢次無理。我們無不包容。此次不候定議。無故帶兵私進我們開齊。並伐木聲言搭蓋屋棚。殊出情理之外。有失和好之道。儻有別故。關繫甚大。貴國住邊大臣。如此強行。想貴總督必然不知。相應移咨貴總督查照。轉飭貴國住邊大臣。速將各處兵隊撤去。以敦和好。是為要緊。為此咨行。

常清又奏。再奴才接到
欽差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誼咨會。並發來照會俄國西悉畢
爾衙門公文一件。內空出一行。官封之上。已列奴才之銜。屬
奴才加銜加印。奴才雖統轄西陲。專司營伍。而於分界事宜。未
奉
諭旨令與俄人商辦。是俄人心目之中。只知與明誼明緒商量。而
於奴才從未有一字行文論及分界。今於未奉
諭旨之事。倏見印封銜名。既覺奴才專擅。不免猜疑。且恐藉此徒添
枝節。一時難以就範。而事關重大。奴才又不便咨回。致延時
日。不揣冒昧。遂於文內空行之處。添寫年月。官封外面。仍

列明誼官銜。鈐用斈印房關防。寫明借印字樣。以昭覈實。本可送交伊犂貿易圈。匡蘇勒官雜哈勞處。令其轉遞。無如該夷現在卡外匡測狡獪。慣於假用滿洲字跡。託名朦混。若使拆閱。墮其術中。於分界之事。大有關礙。斈遂將此件公文遞至塔爾巴哈台明緒處。屬其交該城貿易圈就近轉遞。更為穩妥。其明誼原備印封。應即咨還查銷。並將

奏明情節。咨照該將軍參贊矣。

御批覽。

壬辰。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斈與麟興等商酌。因塔爾巴哈台科布多邊境。既有俄國兵隊前來越界强占。其烏

里雅蘇台境內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係條約分界緣起之處。該國難保不來窺伺侵擾。急應豫籌嚴防。前因該處有舊益木房二間。恐係該國建立。奏奉

諭旨確查。經弊等面詢該處新放總管等建益緣由。據稱實係本處烏梁海兵丁所益。具結存案。弊隨即扎調原派查勘邊界之委員厄魯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木城面詢。與總管興達遜等所結無異。並據面稟藏世受

皇上豢養深恩。萬不肯甘心外附。如有俄人前來強占。至死萬不聽從。當屬其激勵該處所屬官弁。堅心內向去訖。至科布多分界事宜。前據報吹河等處。早有俄人建益木房。現有

俄商居住各情。尚未查明通商原委。必須該處派出委員
身歷其境者。方能透悉情形。奴才即行知該城參贊大臣廣
鳳。於原派添派查勘邊界之委員喜春。阿克敦佈。二員中
揀派一員。徑行飭令趕赴前途。隨同奴才前往。庶於俄使會
議時。得資指臂。因思華夷分界。毗連西北四城。伊犂與科
布多事同一律。所有前奉
特派差遣委用之伊犂協領哈布齊賢業已因病出缺。嗣又經伊
犂將軍常清。添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奈。總管富珠爾奏德
格都等三員。往查該處邊卡界址。其應於何處議分。自已
周知。應令該委員趕赴塔垣。聽候差委。以便與俄人剖辯

定界。除已飛咨常清外。並咨伊犂參贊大臣明緒。就近劄調來塔。聽候隨同會議。所有本城委員主事職銜遇春。現在因病不能隨往。奴才於章京內。查得主事職銜諾穆歡。老成穩練。辦事勤慎。此次即帶同襄辦文案。原擬於拜指後。即移文參贊大臣麟興。接署將軍印篆。起程馳赴塔爾巴哈台。候俄使前來會議。因續接

廷寄。

諭飭奴才行文俄國。及查科布多建房通商。有無奏過成案。查明覆奏等因。奴才自應將詰問俄國照會文底。趕緊擬定。速行該西悉畢爾總督。一面咨呈總理各國衙門查照。並查明科

布多木房通商原委。欽遵覆奏。即帶領委員等文卸起程。

御批。知道了。

癸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因在上海管帶常勝軍美國兵官白齊文不遵調度。劫餉毆官。革職後私行進京。並挾據美美兩國照會。於二月二十七日將籌辦情形恭摺具奏。欽奉

上諭。現在白齊文赴滬。必當使所犯各罪。一一認伏。然後量加恩施。李鴻章應事明決。著於白齊文到後。妥籌辦理等因。欽此。當經臣等恭錄

諭旨。行知江蘇撫臣李鴻章。復函致該撫。令其於白齊文到滬後。

細加體察。是否可令與戈登管帶常勝軍之處。相機酌量。
詎白齊文轉滬後。仍回天津。並不請領執照。又復私赴京
城。正在核辦間。據江蘇撫臣李鴻章函稱。白齊文自去冬
造釁之後。中外目為惡人。一聞其復將任用。靡不駭然。該
撫身在局中。議論情形。與臣等所應印合。臣等公同商酌。
一面照會英美兩國公使。斥其誤保匪人。經英美兩國疊
遞照會節略。大意僉謂白齊文罪款。多係江蘇官員污衊
等語。臣等均置之不理。隨即照會美國公使。歷數白齊文
罪狀。以不遵調度貽誤軍情為最大。俟請
旨將白齊文革出中國版圖。不再敘用。仍飭令回國。由美國自行

管束。現經臣等疊次照會。詞意不稍寬假。美國無可復言。但呈遞照會。求將被參各款改正。其用與不用。由中國作主。是白齊文希冀復用之望已絕。臣等因給予照覆。告以不遵調度。與毆打楊坊二層。人人共知。無可改正。其餘各情。既該使無勉强復用白齊文之心。業已刪銷淨盡。並聲明中國嗣後永不再用。以杜再來嘗瀆。別生覬覦之心。惟白齊文現在是否出京。抑已由蒲安臣飭令回國。該使既不提及。臣等亦未便過問。已由臣衙門行文江蘇巡撫。如白齊文再行私到上海。別圖生事。務當隨時防範。

御批。知道了。

給各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白齊文在上海劫餉毆官一案。前據蒲大臣照會內。力保其人可以仍帶常勝軍。又據貴大臣照會內稱其人素稱勇健。管帶此隊。為眾人所深悅服各等語。本爵當以貴大臣所言。或不甚謬。是以允為暫且從寬辦理。並以李巡撫身膺疆寄。統帶全軍。該省官弁賞罰。悉由李巡撫作主。洛行李巡撫酌量辦理去後。茲據李巡撫覆稱。適與英國士提督及伯提督提及此事。兩提督均謂京中相隔太遠。未深悉此間情形。恐將來白齊文敗壞常勝軍。貽誤中國軍事。我等斷不敢與共事。遇有防勦。亦不敢

相助。緣戈登之為人。我等素所深知。故敢力為保薦。樂於相幫。今該軍整理甫有頭緒。會帶並無過失。而遽以驕縱僨事之白齊文易之。實無以服眾云云。且據閩營將士聯名具稟。以白齊文有復回松江之說。軍情惶惑。白齊文到滬後。舊日撤退各小兵頭。又將復用。來此播散謠言。在滬者紛紛率黨而至。中外人心。均為不服。各等語。本爵查帶兵一事。必其人為眾所悅服。方可令充此任。今白齊文一到上海。即與前次撤退諸小兵頭。狂言交煽。眾情惶惑。貴國士伯雨提督。亦以白齊文敗壞常勝軍。再令統帶。無以服眾。本爵秉公酌核。從前白齊文管帶常勝軍。營規甚不

整齊。所用帶隊小官。均非安分之人。兵餉亦多冒濫。戈登本係武官。一經接帶。實力整理。即將不安分者撤退。另用帶隊者。均係曾任武官之人。兵餉亦能節省。所向有功。合營兵勇。亦甚悅服。戈登既係有功無過之人。是常勝軍自以仍交戈登統帶為是。毋庸再令白齊文帶。再聞白齊文現已到津。又復不領執照。擅自進京。實屬怙終不悛。任意妄為。斷難再事姑容。除照會蒲大臣另行辦理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此事既係貴國官員。與中國各官。均以戈登為是。白齊文為非。自應仍憑上海中外各官公論辦理可也。為此照會。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白齊文劫餉毆官。照例應行拏辦。經貴大臣詳遞照會。力陳白齊文悔過自新之意。並鈔錄常勝軍諸官保狀前來。本爵以白齊文既知悔過。又經貴大臣實力作保。諒無虛言。當經予以自新之路。令其仍回上海。聽候江蘇巡撫核辦。茲據江蘇巡撫來文。咨稱白齊文自去冬造釁之後。中外目為惡人。一聞其將復回滬。欲管帶常勝軍。中外駭然。而白齊文回滬。復與前次撤換諸小兵頭。造作謠言。不可禁止。眾情愈加惶惑。疊據督帶常勝軍合營將弁稟稱。現正料理出隊。一聞白齊文又欲管帶常勝

軍。中外兵官。各懷疑慮。觀望不前。實於剿務有礙。緣白齊文復用與否。實為大局利害所關。等情。具稟請為核辦前來。本爵查白齊文罪犯甚重。在中國兵官。斷無不按律嚴辦之理。本爵前次所以暫寬白齊文准令回滬者。實以貴大臣力保之故。今據江蘇巡撫來咨所稱中外兵官不服情形。則貴大臣前此送來各兵官保狀。皆屬虛詞。其為白齊文自行唆使捏造。以便開脫罪名。希圖復用。可想而知。且聞其前次來京。係因在滬捏報欠項。所開款項太鉅。上海未經照付。所欲不遂。故爾自行在京妄訴。其貪利無厭之心。尤屬行同無賴。貴大臣前次誤聽其言。故為力保。今

因此事致令中外懷疑。是貴大臣為白齊文所誤。本爵又為貴大臣所誤。現聞白齊文到津。不領執照。又欲來京。似此來去自由。目無法紀。尤為無理之至。本爵現已行文三口通商大臣即由天津將白齊文嚴行拏解。照中國例懲辦。如越過天津。私行來京。即希貴大臣拏送總理衙門。以憑懲辦。此等實足有玷貴國聲名。諒貴大臣必不肯再為姑息矣。為此照會。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以白齊文一案。據巡撫李覆稱。常勝軍勢難仍交白齊文統帶緣由。本大臣閱悉查

責國邀請各國民人。代為幫辦。其用何人派往何處。均歸
責國作主自定。本大臣前保白齊文復帶此隊。實因白齊文
接手以來。出師獲勝。屢替
責國捨命。受傷甚重。或因誣告遽行裁退。礙於華美兩國和
好。因此保薦。並無他意。此次巡撫李若僅以該員整理未
善。不甚曉暢軍務。即不復令其統帶。本大臣自難再贊一
辭。惟據巡撫李行上海領事官夏劄文一件。內指白齊文
捏造各項欠帳。至今糾纏不已等意。而本大臣已知吳楊
二道指駁各項。曾於彼此派人會查之先豫定。以我水師
總兵百爾類思。陸路四品官戈登二員。為查覈之主。現據

該總兵等所查白齊文帳目。並無朦混情弊。又稱白齊文
接管之前。兵數正雜月款。無從查考。及其管帶以來。方得
兵丁額數。開具清晰。凡有經手置買軍需什物。俱有憑單
可考。白齊文買辦一切。均要切實憑據。該經手人無可侵
潤。設法誣罔。白齊文自顧名聲。不能不請
貴國行文明示。本大臣相助代請伸明。此次
貴國重將此等無據之言。再為誣指。未免稍輕本大臣也。今
雖仍飭統帶常勝軍一節。勿庸再議。該員屢次建功。茲受
誣謗。
貴國不為伸理。嗣欲另覓各國良士相幫。大見其難。向同防

守之舉。各國必皆改易。另設新章。自為保全之道。本大臣心實難安。為此照會。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白齊文一案。本大臣觀之。貴國若待白齊文極其公道。必須將伊起用。因伊代貴國出力數年。然用伊與否。本大臣不能勉強。本大臣素常無相強之心。以後亦無相強之意。惟現有誣參白齊文數款。按本大臣之職分。不能不代為昭雪。免令他人害彼之聲名。大凡美國人自視其聲名。較性命尤重。今白齊文被參之款。第一誣其搶劫軍餉。第二誣其假造保狀。第三誣

其虛報欠項。第四誣其無理不遵號令。謂其為有憑據毫無。謂其為無轉覺確有憑據。所以本大臣恭敬相告。即希將白齊文被誣四事。從公文中改正可也。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內開白齊文一案。本大臣觀之。中國待白齊文極其公道等因。查白齊文被案一案。以不遵調遣為最大。緣金陵髮逆。因知中國已調常勝軍往攻九洑洲。是以該逆調集多匪。在該處意圖抗拒。嗣知白齊文不遵調遣。抗延兩月有餘。不肯前往。故該逆將已聚之匪。直犯浦口江浦和州含山等州縣。以致該州縣數十

萬生靈慘遭荼毒。白齊文所帶常勝軍曾食過中國數百萬之餉。今貽誤中國數十萬生靈之命。咎實難辭。又白齊文係由楊坊保薦。並由楊坊籌餉養贍數年。是楊坊之於白齊文。恩義不為不厚。茲在楊坊寓中。恃強無理。將楊坊等打傷。咎亦難辭。來文謂白齊文被誣等情。查凡人若果本無其事。無故被誣。即無一語辯論。日久總可自明。此係一定之理。且今既言明以後亦無相強再用之意。即可無庸深論。自於其人聲名無損。來文又謂其出力數年。白齊文從前出力時。中國曾給過賞犒。數已不少。並賞加頂帶二次。早已酬答其勞。總之人無論中外。試問美國食餉

之武員。不遵調遣。貽誤軍情。律以外國之例。當得何罪。該
華員曾自立甘願切結。投隸中國。其結內又親手書押。有
案可查。既隸中國。本應照中國例辦理。今貴大臣屢代說
情。本爵亦不為已甚。俟請
旨將白齊文革出中國版圖。不再敘用。仍希貴大臣飭令回國。由
美國管束可也。

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照會。內稱接據貴大臣照會。云中
國待白齊文極其公道等因。本大臣發去照會。內云
貴國若待白齊文極其公道。必須將伊起用。並無中國待其

極為公道之語。想係貴親王誤看。總理衙門大臣親許本大臣云。以後不復勉强用白齊文。其被誣条款。自當全與改正。不料送來之照會。竟與意不合。惟希兩日內將白齊文被誣數款。一同改正。如貴國一准不肯改正。則將來本大臣自想應如何辦理。即如何辦理矣。

給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內開白齊文被誣數款。一同改正。致一照會等因。查本爵前次覆文。祇言白齊文食中國之餉。貽誤軍情。並毆打楊坊。其餘搶奪餉銀等事。均已

刪去。因貴大臣來文。有用伊與否。本大臣不能勉強。以後亦無相強之意。是以本爵亦不再論。業將各情刪淨盡也。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洋商進口洋貨。交過正稅後。如欲改運別口售賣。按約准發免單。而免單一項。實係南洋各口所發為多。是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疊次咨商臣衙門。以北洋盡收免單。津關幾同虛設。並稱免單流弊甚多。議將免單停止。經臣等照會各國商辦。而各國總以此事須訪問商情。有無窒礙為詞。未能迅速定議。迨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崇厚具奏津關第八九結徵收稅鈔一摺。聲明免

單一項。若不變通辦理。京餉扣款。兩無所出。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將停給免單。定議後迅速行知各口。以便遵辦
等因。奉
旨該衙門覆議具奏。欽此。臣等復又照會各國商辦。往復辯論。不
下數十次。始據定議。於本年四月十五日。將各口洋貨免
單一律停止。臣等正擬覆奏間。而法國新到公使柏爾德
密復又照會臣衙門。以法國貿易較少。存票一節。於法國
商情。諸多窒礙。請仍照約辦理。並據總稅務司李泰國稟
稱。洋商改運完過正稅之洋貨。或領免單。或領存票。應聽
商人之便等語。臣等公同商酌。各國通商貿易。向以英美

二國為最大。所有議停免單一事。該二國既已遵辦。即有法國商人。以及各國小本商人。願領免單。應亦有限。不妨酌量辦理。經此次議定。嗣後南北各口徵稅多寡。不致大相懸殊。而洋商或領免單。或領存票。仍於稅課毫無出入。臣等現亦行知南北通商大臣。轉飭各口一律照辦。

御批。知道了。

丁酉。伊犂將軍常清奏。竊查伊犂西北博羅胡吉爾卡外科斯莫鑾。並佞根塔斯。以及西南鄂爾果珠勒卡外格根地方。並愛達爾科木。均有俄人兵隊驟至。聲言伐木蓋房。正當索倫。錫伯。額魯特等營地面。兵心疑念。四月二十一

日。據西北路富珠爾奏。穆克德柯報稱。章京等馳赴博羅胡吉爾卡倫。聞俄人又移進畢爾布拉克地方住紮。此地原係往年夏日安設卡倫之處。距現在卡倫五十里許。章京等帶領通事弁兵十餘名。與俄人會面。俄人見從人不多。始展頭答話。查其營盤帳房三十餘頂。俄兵二百餘名。章京等即以西北疆界。兩國尚未議定。何得帶兵前來逼近卡倫住紮。俄人云。我們係由溫布地方柯那斯大官委派前來。暫且堵禦。恐你們帶兵進我卡倫。此外並無別心。我們並不蓋房。兩國議定邊界。方始修蓋。我們現住俱係帳房。屬下人萬不能生事。畢爾布拉克亦係我們上司所

指之地。非接調撤文書。我們不能撤回。又聞你們伊犂回
眾滋事。如今了結否。章京答以此輩罪惡滿盈。已盡數拴
獲。梟首示眾。如今安靜無事。俄人俱各讚歎。章京等見其
言詞雖順。而於撤回原處一節。執定非伊上司文書。不敢
擅自退回。章京等查去年俄人原在科斯莫巴地方。今移
近畢爾布拉克。得步進步。雖言詞無桀驁之氣。而詭詐性
成。難以據信等語。次日又據西南路伊克坦布塔欽布報
稱。章京等行至阿克喜以西之格根河北岸。見南岸有俄
人帳房十數架。渡河訊問。俄人約有一百十餘名。帶有槍
刀礮車。據該頭人答云。我們是我國差派前來的。這布胡

之布魯特等投誠我國。已四十餘年。他們住於何處。我們就要到來。章京等向該頭人折問。布魯特游牧。並非此處。此是我們大國邊卡地方。設有卡倫。該頭人聲稱我們並不知道。是布魯特將我們帶領來的。你們暫行回去。等我國大官分立疆界。兩國再商等語。竊思俄人不待文書照會。徑自前來先占地方。必有重兵在後。暗蓄異謀。惟恐我國前進。得以窺其虛實。或竟在路益房安卡。曠日持久。以為日後議界指證地步。且伊犂漢回滋事。與俄人何涉。而以為問。其為藉端煽惑。暗中句串。已可概見。又稱布魯特帶領伊等前來。且有歸順該國已經四十餘年之語。該

夷狄詐萬端。陽為和睦。而陰蓄詭謀。先為馴順。而後逞強悍。種種變態。無非為會議之時。執定以常住卡倫為界一語。以遂其侵占之計。而彼仍不居開釁之端。加以布魯特數十年來。從中首鼠。為之役使。同惡相濟。然彼既有侵陵之心。我更不能無先事之備。現在錫伯索倫察哈爾額魯特各營。逼近卡倫者。人情洶洶。勇氣十倍。皆欲勦滅洩忿。雖經芳嚴飭各營將弁約束兵丁。毋得稍生事端。而地方遼闊。延袤數百里。終恐約束難周。致生械鬬。然俄人貿易之圖。與惠遠城近在咫尺。設夷兵倏來。我國毫無防範。僅持不開釁端之論。恐有偪處城下。措手不及之時。相應請

旨飭令明誼迅速與該夷會議定局。勿再遲延。奴才現在率同領隊大臣等。公同商議。必須添兵堵禦。且可藉此彈壓各營。免致激生事端。俄人見我有備。目前或不敢過於前進。茲將滿營索倫營共派官兵五百五十餘員名。馳赴博羅胡吉爾卡倫防堵。以為西北之備。又錫伯額魯特兩營共派官兵三百餘員名。馳赴鄂爾果珠勒卡倫防堵。以為西南正西之備。又另備各營官兵五百餘員名。酌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奈管帶。臨時聽調。以為中權助勦之用。奴才等復曉諭各營及城鄉漢回商賈人等。務令各安本業。毋得驚惶。一俟明誼將地界議定。俄人無所逞其詐謀。軍民同安樂土。

芬等及各營官弁。上下和衷。力持定見。務弭釁不先開釁。
為應兵不先逞兵。以仰慰
皇上屢念邊陲之至意。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常清又奏。再查每年春秋二季。領隊大臣等。例應將所管
各軍台卡倫查驗一次。又每年夏季。例應巡查布魯特邊
界一次。歷經遵照辦理在案。本年春間。因漢回糾眾滋事。
伊犂所屬九城戒嚴。該大臣等多有面商出隊事件。並帶
官兵赴巴燕岱紮營防堵。未能分身往勘。現因俄人居住
卡外。逼近窺伺。誠恐別生釁端。已派總管並署協領佐領

等帶領各營兵丁。前赴西南正西西北各處卡倫內防堵。
儻該夷尚逞強橫。不能理喻。尤宜派委領隊大臣管帶兵
隊。激勵將士。崇
國威而固疆圉。芬擬將查勘卡倫事務。令該大臣等派委該
營副總管佐領等。前往各軍台卡倫認真查勘。其巡查布
魯特邊界之事。亦派令章京前往。暫在卡倫以內嚴密履
查。統俟俄人退後。及分界事宜議定。該領隊大臣等再行
親赴該處分查。以符定制。
御批。知道了。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奏。竊芬前因烏里雅素圖卡

倫以外。復有俄國兵隊人在彼住紮。當即奏明在案。茲屆
派員添坐輝邁拉扈等三處卡倫。並兩領隊例查所屬南
北各卡倫之時。奴才查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巡查北邊卡倫。
應由哈穆爾山嶺經過。直至齊桑淖爾湖一帶。與科布多
派來巡查卡倫之委員會晤。分查各屬卡倫。現在俄國頭
人。帶領兵隊數百人。在烏里雅素圖卡外哈穆爾山嶺住
紮。又據巴克圖卡倫官稟稱。該卡倫外住紮之該國頭人。
復由該國調來步兵一百名。帶礮車二輛。令住哈穆爾山
嶺去訖等語。奴才復聞哈穆爾山嶺迤北一帶。遂處有該國
兵隊住紮。意在攔阻巡查卡倫大員。及添坐卡倫官兵去

路。茲若不照例往查。轉得遂其侵占之初心。若照舊前往。被該國兵隊攔阻。必啟爭端。於勘界事宜。大有關礙。奕等公同商酌。此次巡查卡倫。自應因時制宜。當派防禦慶齡等三員帶領滿營兵丁。隨同巡查卡倫之領隊大臣博勒果素繞道前往輝邁拉扈等三處卡倫。遇該國兵隊攔阻時。務以情理開導。如其竟逞強橫。祇可相度機宜。酌定行止。除博勒果素已於四月十五日起程往查。並領隊大臣榮全現擬於五月初九日起程往查所屬南邊各卡倫。一俟查完旋回。再行奏

聞外。再奕前聞該國另派兵隊。前赴瑪呢圖干都爾罕卡倫北邊。

並齊桑淖爾一帶種地蓋房。當派筆帖式巴彥圖馳赴該處確查。並飭諭哈薩克公阿吉等。一體往查去後。茲據該筆帖式回城稟稱。沿途確查。並無俄人。及至瑪呢圖干都爾罕卡倫附近地方徧查。亦無該夷蹤跡。哈薩克前汗爵綽坦公阿吉等稱。現在常川巡查。並無俄人前來。令伊子穆隆台吉斯海等跟隨巴彥圖。至齊桑淖爾湖東南一帶地方查看。亦無俄人建蓋房屋耕種地畝。詢附近住牧之哈薩克。僉稱前月由河上游來夷船四隻。船內約有二三十名俄羅斯。已往海西打魚去訖。又聞海西一帶。現有數百俄羅斯。在彼住紮。等候領隊大人查卡倫來時。他們尚

有面說的話等語。巴彥圖原擬前往確查。因湖水阻隔。不能前往。再於四月二十四日。接准伊犂將軍常清咨開。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咨送照會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公文一件。應俟送伊犂匡蘇勒官轉遞。緣雜哈勞匡測狡獪。萬一拆閱。駕名詐騙。大有關礙。是以咨送塔爾巴哈台。令拏轉交在塔居住之匡蘇勒官轉遞。以昭慎密等因。拏查本處居住之匡蘇勒官。期滿旋回。新派匡蘇勒官尚未來塔。當飭送交貿易圖居住俄國代辦匡蘇勒事務色克德爾官轉行該國西悉畢爾衙門。應俟覆文到日。該國或照明誼所擬公辦。抑或仍在塔爾巴哈台歸為一處。會辦時。

奉明緒再行會同各該將軍欽遵節奉
諭旨妥籌辦理以冀仰副
聖主安邊杜釁之至意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本年四月
二十九日奉
上諭明緒等奏俄兵在卡外居住防範曉諭情形一摺本日已諭
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該國住京公使轉行西悉畢爾總
督辦理矣等因欽此又於本年五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因明緒等奏俄兵居住巴克圖卡外防範曉諭情形等因

欽此。臣等當即據明緒明誼先後奏報情形。照會俄國住京公使格淩喀令其行文西悉畢爾總督。務須遵守和約。將巴克圖等處卡外之兵。先行撤退。一面催分界官速赴塔城會議。公平查勘。嗣據格淩喀照覆。言尚未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並稱於西北地面不能悉知。堅謂西界未能早定。係中國分界大臣之咎。是其迴護該國私越開齊住牧等情。已可概見。復經臣等照會該使。將該國去年分界官誤會條約之處。詳細剖辨。並屬行文西悉畢爾總督。先將各處兵隊撤回。聽候兩國分界大臣會議。並查去年十月間因該匪蘇勒雜哈勞誤解條約。曾照會前住京公使

巴留捷克。將條約逐字剖析。屬其轉行該國大學士。以期妥速。巴留捷克雖允為轉行。並云幫助公平辦理。乃今逾半年。未接覆文。或該國大學士無可置辯。或巴留捷克故為宕延。均未可定。臣等此次特於給格凌喀照會之外。給該國大學士照會一件。將疆界亟須勘定。條約亟須講明兩層。切實剖辨。又恐該國未解漢文。並將此次照會。及去年給巴留捷克照會。繙譯清文。均交格凌喀。徑寄該國大學士。庶條約之解既明。而勘分之議可定。屢催該使。延未照覆。復於本年五月十四十七六月初十十四等日。疊奉

諭旨。將明誼廣鳳明緒常清等。所奏分界事宜各摺片。具交臣衙

門與住京俄國使臣剖辯。妥議具奏各等因欽此。臣等查該大臣將軍等先後所奏各情形。統計俄人在各卡倫附近帶兵住紮。有十餘處。所帶之兵。四五百至百數十名不等。或執械逞兇。或偷立鄂博。或伐木蓋房。總不過欲應其去年帶兵強占之言。即脅我以不得不從之勢。然彼雖越理妄行。而猶必藉執條約以相難。則我所恃以維持者。亦惟有堅執條約以相爭。所以臣等再四思維。究其所以紛紛帶兵強占者。大抵均由中國多故。儻欲分兵北顧。力必有所未逮。因而恃其歷來慣技。得尺得寸。乘勢相陵。幸而兵機雖動。當彼此爭辯之時。該公使等尚援條約為詞。並未顯

有背約之說。臣等竭慮殫思。現在祇有仍照條約逐層講解。力與爭辯。頃因前行照會。該俄使至今未能逐細登覆。臣文祥等復親赴俄館。催其聲覆。又復將前次所給照會中切要之處。屢次極力窮詰。該使業已理屈。當面無可狡賴。嗣於六月十九日照覆前來。雖稍有自認錯誤之處。其餘仍多虛誣狡賴之詞。並未將條約如何講解。切實聲覆。顯係無可措詞。而又不肯全行認錯。並捏稱明誼等去年有已經承認該國分界大臣所計畫之處。尤屬狡賴。現給照會。將其虛誣狡賴之詞。逐層窮詰。若俟照覆後始行具奏。又恐為時太久。明誼等未知臣等辯論情形。儻會議時

或一歧異之處。反為彼所藉口。是以臣等公同商酌。將現在辦駁各節。先行具奏。以便行知該大臣等遵照會議。俾歸畫一而免兩歧。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繕摺閒。於本月二十二日。准軍機處鈔出常清明緒各原奏一摺。同日均奉

諭旨交臣衙門議奏。臣等查常清摺內。西北路博羅胡吉爾卡外。俄人移進畢爾布拉克地方。查其營盤帳房三十餘架。兵二百餘名。稱係堵禦官兵而來。該處係夏日設卡。離現在卡倫五十里。又西南路阿克善以西格根河南岸。有帳房十數架。俄兵百餘名。係布魯特帶來。此次奏報情形。較為

偪近。仍是前次孫圖侵占之謀。該將軍力持定見。務弭釁而不先開釁。為應兵而不先逞兵。尚屬審處得宜。明緒摺內。則稱此次巡查卡倫。令領隊大臣繞道前往。相度機宜。酌定行止。覈其所議。亦與常清大略相等。查臣衙門以西界勘分事宜。未經定局。前經疊奉

諭旨交辦。臣等細檢俄國條約。逐字細繹。伏思向來外國辦事。每多性急。惟俄國勘分西界一事。條約內載有不必限定日期一語。揣其用意。並非不欲速成。但因向附中國之哈薩克布魯特未能一律脅服。則蠶食尚待經營。是以故緩其期。以為利誘威脅之地。臣等揣見隱謀。因於前年春間。即

經奏請

欽派勘界大臣。急與商辦。以破其詭謀。該國無可爭執。乃於去年會議時。强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語狡賴。使中國不能定議。而彼於其間極力籠絡哈薩克布魯特。以供其指臂。一面帶兵沿卡騷擾。使我防不勝防。儻我西疆兵力。足以庇護外藩。自不難出而與爭。即令現在兵力偶有未逮。設從前疆吏慎固封守。實力巡查。彼見無懈可擊。亦無可動其覬覦之念。今查科布多吹河。有道光年間俄人建蓋之木房。塔爾巴哈台。有咸豐初年住紮之俄兵。伊犂勒布什迪南。並有俄人所設之卡倫木城。是其處心積慮。已非

一朝一夕之故。現據常清奏稱。俄人動問伊犂回眾滋事一案。曾否完結。無論此案是否該國藉端煽惑。暗中句串。總難保無覬覦而動之意。至哈薩克布魯特前據常清等奏。其移近卡倫。稟求內附。明誼等亦稱哈薩克等深為感悅。誓志不肯背順從逆。今常清稱西南路俄人。係由布魯特帶領前來。且有歸順該國已經四十餘年之語。而哈薩克從前亦有暗附俄人之說。是此等人之良莠不齊。首鼠兩端。已可概見。惟既稱誓志不肯從逆。將來是否得力。雖不可知。總宜加意安撫。俾令齊心禦侮。以收眾志成城之效。為今之計。西疆強占之勢已形。雖該將軍等奏稱軍心

念而思戰。猶恐終無把握。謹先請
旨飭下該將軍等隨時防範。一面將仍願內附之哈薩克等善為
撫綏。相度機宜。妥籌辦理。臣等一面趕給照會。屬令務守
條約。毋得於未經定界之前。任聽官弁帶兵強占。仍恐住
京公使。不足以令其疆臣。日前並經徑行該國大學士。該
國方以大國自居。外託講信修睦之詞。切責以條約之所
不符。彼未必甘居於不韙。庶或顧惜聲名。秉公勘辦。臣等
雖止以口舌相爭。亦斷不敢不殫精畢慮。勉竭愚忱。以期
中外協心。潛消強悍。經此次極力窮詰。儻俄人稍知顧忌。
或不致肆行要挾。另生枝節。抑或能照該將軍前繪地圖

內所點紫色之限。折中定議。均未可知。所有臣等遵
旨議奏緣由。理合附片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在西界各處
卡倫住牧搶掠。遵旨籌辦一摺。另片奏細繹條約。與俄國住京
公使剖辯窮詰。請飭伊犂將軍等相機妥辦等語。上年俄國會
議西界。強執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語。極力狡賴。使中國不能
定議。而彼得乘閒龍絡哈薩克布魯特。供其指臂。一面帶兵沿
卡騷擾。冀遂其蠶食之謀。其情實屬可惡。現經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王大臣照會該國住京公使格淩喀。將伊國誤解條約內
往西直至。及常住卡倫兩層。往復駁詰。字字講解明白。使之無

可置喙。又於巴留捷克回國時。給與該國大學士照會一件。將亟須勘定疆界。及亟須講明條約兩層。切實剖辨。現在格淩喀接到來文照會後。雖尚未照覆。而外國最重條約。理屈者詞必窮。諒亦難一味狡獪。竟置和約於不顧。第該國勘界大臣。今年果否來塔會議。尚無消息。明誼此時。計已起程馳赴塔城。著即會同明緒。先事豫籌。相機妥辦。明誼前奏。有折中定議。繪具地圖。請照紫色限界之語。曾經諭令該將軍等妥為辦理。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固俄使堅執明誼照會內即不能往西邊。亦應往西南一語。稱為素經承認。是以給與照會。代為辯論。層層搜剔。仍就明誼等照會所云。附以條約本意。委曲剖晰。既將明

誼等前言辦明。且執定往西直至之語。該國雖不能照辦。而降格以求。將來或可與紮色限界之議符合。該將軍等惟當堅持定見。豫將應分之處。一一勘定。儻此後俄使前來勘界。不至如上年之肆行要狀。則折中定議之說。即可酌度機宜。妥為籌辦。庶邊界得以早定。不至日久另生枝節。方於大局有益。其常住卡倫一節。明誼等惟當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力與剖辨。不可稍有歧異。至科布多吹河有道光年間俄人建蓋之木房。塔爾巴哈台有咸豐初年住紮之俄兵。伊犂勒布什迪南並有俄人所設之卡倫木城。從前疆吏果能慎固封圻。無懈可擊。何至任俄人侵占。若罔聞知。現據明緒奏俄人又移進卡倫一

層。並常清奏俄人動問伊犂回眾滋事。曾否完結。其為幸我遺
隅多事。乘間相陵。詭謀畢露。嗣後常清等。務當力求自強之道。
加意整頓。實力巡查。毋得再蹈從前覆轍。致啟外國人覬覦之
念。現在博羅胡吉爾卡外。俄兵是否撤退。常清所稱務弭釁而
不先開釁。為應兵而不先逞兵等語。尚屬審處得宜。明緒所稱
巡查卡倫令領隊大臣繞道前往。相機酌定行止辦理亦尚周
妥。即著該將軍等認真防範。據理曉諭。務令赴卡俄兵。概行撤
回。不至日久生事。方為妥善。至哈薩克布魯特稟求內附。誓志
不肯背順。何以常清奏稱西南路俄人。係由布魯特帶領前來。
且有歸順該國四十餘年之語。而哈薩克從前聞亦暗附俄人。

可見首鼠兩端。未可深恃。惟既有內附之請。若咨其既往。概行拒絕。不特絕其向善之念。且恐其餘部落聞而解體。仍著該將軍等善為撫綏。加意激勵。俾為我用。仍一面隨時密加偵察。覘其去就。豫籌辦法。現在勘界一事。俄人雖極狡詐。第尚知以條約為口實。即此是可轉之機。該將軍等身膺邊疆重寄。惟當殫慮竭心。力顧大局。以期邊圉早靖。國體無傷。方為不負委任。所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片各一件。俄國照會及給俄國照會共七件。均著鈔給明誼明緒閱看。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准定邊將軍明咨稱。本年三月間。科布多所

屬西開齊一帶。有俄羅斯人數十名。各帶槍刀。駝運輜重前來。經卡倫台吉詰問。據稱係圖瑪城之博勒庫普呢克蘇圖呢克官二員。達兵共九十一名。奉薩瑪城固畢爾那托爾等。諭令前來。要在佈克圖爾滿河迤北吹河。並哈喇布勒尾克及罕山以前。搭房住牧等語。經卡倫侍衛再三開導。該俄官等即行折回。聲言四月二十日後再來。又塔爾巴哈台巴克圖卡外。有俄人帶領兵隊三百餘人。在該卡外頭道河地方居住。經委員阻止。令其撤回。據稱來此等候本國派官會議。又言須聽候本國文書。方能撤退。後又委員理喻數次。該帶隊官置之不理等因前來。查勘分

西北邊界。上年因貴國分界大臣。强欲以常住卡倫為界。經本王大臣按照條約文義。詳晰辯論。明白照會巴大臣。轉行貴國分界大臣查辦。當接來文。已知照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幫助公平辦理在案。查貴國分界大臣。自去冬回國後。至今並未前來中國。會同將軍明等查勘。是彼此應分界址。尚未議定。貴國官員。遽爾帶領多人。來至罕山以前吹河等處。搭房住牧。並帶兵隊在巴克圖卡外頭道河等地方居住。實與條約不符。相應據咨照會貴大臣。即望將定邊將軍所咨各情。行知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務須遵守和約。將各官員帶赴吹河及頭道河等處之兵。先行撤

退。並一面行催責國分界大臣。趕緊前來。與中國分界大臣將軍明等。公平查勘。以期早為定議。俟議定後彼此各守各界住牧。兩無相侵。庶昭和誼。即煩查照辦理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茲因本月初七日。准貴王大臣照會云云。又於次日會晤常恆大臣。言及本國官帶人前來至吹河等處居住。似與條約不符等情。本大臣因至今並未接到西悉畢爾總督來文。並因與西北地面細圖。貴王大臣照會所言之處。不能悉知。為此僅就貴王大臣照會所言照覆。查照會所載。俄人來至吹河等處。或有官令。或因官准。並非

私自前來。本大臣因想該人前往之處。按照北京和約第二條。應歸本國所屬之地。且兩國西北邊界。至今尚未議定。此係中國分界大臣之咎。因此不得謂本國官民不能前往按約分界後。應歸本國界內之地。然而此次俄人所居吹河等處。是否合理。擬將貴王大臣照會。行知西悉畢爾總督。以便該總督查核。又查上年會議分界斷絕。因貴國分界大臣。不能字字謹遵和約之故。本國分界大臣。先經將兩國疆界。如何按約分定之處。行知貴國分界大臣。

貴國分界大臣。以和約不能辨駁。多係以如此定界。與

貴國無益而論。且兩國已有和約。即當遵照辦理。何得又論
有無益等語。本國分界大臣。只要遵照和約辦理。為
貴國分界大臣堅意推辭。是以已經回國。今貴王大臣照會
本大臣。行催本國分界大臣。趕緊前來。與中國分界大臣
將軍明等。公平查勘。以期早為定議等語。本大臣查催文
辦理以前。必當將西北疆界。按照和約。如本國分界大臣。
已於去年行知中國分界大臣。按約所計畫之處會議定
後方可。不然。本國分界大臣。又到邊界。未免徒勞無益。是
以兩國分界一事。應否即行辦結。或暫停不辦。本大臣不
能預定。均由貴王大臣意見。如貴王大臣欲按照辦理。即

由本大臣或由西悉畢爾總督先行知照本國以便復派
分界大臣會同按照詳細定妥為此照覆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覆文內稱西北地面不能悉知兩國
分界之事應否即行辦結或暫停不辦等因本王大臣查
西北地界必須及早勘定各守各界方免爭執惟欲分地
界必先明條約條約一經講明則無論有益無益皆當遵
照自不難速為完結貴大臣謂邊界未定係中國分界大
臣之咎似未將上年分界未結實在情形詳細衡量查明
大臣等本欲按照條約速為定議無如貴國分界大臣所

計畫之處。與條約不符。明大臣等將條約字句再三辯論。終不肯聽。並非明大臣等不欲辦理也。緣條約正文。彼此皆當切實遵循。不得一字稍有增減誤會。若如貴國分界大臣所云。竟似條約內僅載有統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其他上下全文。皆可一概抹卻。本王大臣於去年十月十九日。將條約正義。照會巴大臣轉行貴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旋據照覆內稱。已繙譯俄文。咨行本國大學士。並幫助公平辦理等語。諒貴大臣亦必同此美意。但至今未接貴國大學士復文。恐貴大臣不便自行咨催。或至久延時日。本王大臣因此鈔錄去歲照會。並繙譯清文。徑

行知照貴國大學士。以期及早照覆。速為辦結。惟未分界之先。所有各卡倫外等處地方。無論分界後應歸何國管屬。刻下總不應先行占踞。希貴大臣轉行貴國西悉畢爾總督。趕緊將各處兵隊撤回。聽候兩國分界大臣會議。蓋

條約為

御筆批准之文。人人皆當遵循。即人人皆宜通曉。貴大臣秉權出使。諒已深悉。儻以本王大臣去年照會。講解錯誤。何不即將條約第二款。逐字分疏。備文送來。兩相比較。以求一是。否則條約尚未解明。邊界從何議分。不得謂係中國分界大臣之咎也。望迅即見覆為要。

給俄國大學士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去年兩國分界大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勘界。若果能按照條約。秉公辦理。此事早已完結矣。無如貴國分界大臣。誤解條約。再三辯論。終不肯聽。以致會議未能定局。是皆由條約之講未明。故邊疆之勘分未定也。本王大臣因於上年十月十九日。將條約逐層分晰。照會貴國住京大臣巴。託其行知貴大臣查照。以期轉飭遵辦。迄今未據覆文。茲據我明大臣等來文內稱。塔爾巴哈台巴克圖卡倫外。突有俄人在彼居住。不聽勸阻。請示遵辦等因。本王大臣查交鄰最重講信。無論何國。一經換約。皆

當永遠遵守。友睦無間。況我兩國和好二百餘年。久為各國所欽佩。豈可因偶爾誤會條約。致滋別國議論也。惟念明大臣等所稱。不候分界。遽行前來之事。恐貴大臣未必知情。本王大臣因飭我邊界大臣。遇有貴國人入我界內者。務須善為開導。不可遽與爭鬬。俟分界後自有公論。本王大臣自問中國可謂盡理之至矣。然欲永息爭競。必亟勘定疆界。欲勘定疆界。必先講明條約。蓋條約一經講明。則勘分自易完結。為此鈔錄去歲照會底。並繙譯清文。行知貴大臣查照。希即將條約正講。告知貴國分界大臣。使其字字遵循。免致再行誤會。則邊界及早分定。兩國和好

日篤。愈有明徵。令各國聞之。均不致妄生議論。是則本王大臣所厚望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據定邊將軍明咨稱。巴克圖卡倫等處。有俄人帶兵居住等因。當經本王大臣據咨照會貴大臣查照在案。茲復據明將軍咨稱。科布多所屬霍呢邁拖尼卡倫等處。有乘馬俄人多名。各持槍刀。越入卡地。逐撵守卡弁兵。將軍械等項損壞。並將卡倫台吉兵丁等拘去十三名。至額爾奇斯河邊哈彥地方。看住五日。始行釋回。搶去官馬銀物。並不繳還。請示遵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兩國

邊界未分之先。均應各守各界。聽候會議。不得互有侵越。並應迅將和約逐字講解明白。俾分界事宜。早為完結。今俄人竟將台吉兵丁拘禁。並將馬匹銀物搶去。如此恃強背理。實與和約不符。因思此等情事。皆由於邊界未能及早勘分。邊界之未能及早勘分。由於和約之未能講解明白。去年兩國分界大臣會議時。貴國匡蘇勒官雜哈勞偏解條約。並云不照此議分。即帶兵強占。今竟實有其事。各處滋擾。顯係匡蘇勒官欲不遵條約。故從中阻撓。使去年不能速為定議也。現在明大臣等等候會議。並屢次行催貴國分界大臣及早前來。迄今並無音信。轉瞬大雪封山。

又難勘辦。似此年復一年。何日方能定局。得不謂之故意遲延乎。且東界早經依限勘分。西界亦應迅速辦理。其因何遲之久久。殊不可解。為此照會貴大臣。迅即行文貴國大學士。轉飭西悉畢爾總督。立即將各處兵隊撤回。並催貴國分界大臣。速行前來。秉公會議。俾得如東界之剋期竣事。以重條約而敦睦誼。至此件文移。是否即由貴大臣繙譯。轉行貴國大學士。抑或由本衙門另備照會。徑行貴國大學士。以期迅速之處。統候照覆辦理。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於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初五日。准貴王大臣

照會。內載貴國將十年和約第二條。未經講明。因此本王大臣等候貴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來文。又兩國查勘分界大臣。務須迅速會齊。將西北地界早為勘定。又未分界之先。所有各卡倫外等處貴國官民。總不應先行居住等語。本大臣先後兩次會晤貴大臣時。已將此照覆內所載之事。詳細言及。查

貴國辯駁條約所載之處。一係住西南至齋桑淖爾湖等語。一係中國常住卡倫等語。據貴大臣所講。即外卡倫等處。亦可謂為常住卡倫。本國將條約兩文比較。詳細查閱。見條約內有沙賓達巴哈與齋桑淖爾湖兩處其兩處中間。

應有兩國之界。其東北為沙賓達巴哈。其西南為齋桑淖爾湖。兩處彼此相對。是以由沙賓達巴哈往齋桑淖爾湖。必須向西南行。此係明證。以上情形。

貴國分界大臣已經深悉。且已承認本國分界大臣所計畫此處邊界。與以上之議相符。儻

貴國分界大臣不肯承認此論。可查和約原俄文。載明由沙賓達巴哈往西南至齋桑淖爾湖等語。貴大臣以未知俄文之詞證說。

貴國不問何為和約之原文。何為和約之譯文。但應遵和約譯出之漢文辦。乃本國斷不能不遵和約原文。兩國議定

和約之大臣。彼此均不知他國之文。乃若將和約原文譯出漢文之時。此條內本應寫西南字樣。誤寫作西直字樣。明係繙譯官之錯。而兩處東北與西南。彼此相對。不能改也。

貴國將軍明。辯駁本國分界大臣所計畫由沙賓達巴哈至齊桑淖爾湖。兩國邊界。不成直道。其辯駁之言。不足為重。條約又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等語。遵此本國分界大臣。與

貴國分界大臣照會。內載兩國疆界。應順某嶺某山某河勘

辦。自然不免灣曲之處。再至條約所載常住卡倫等語。本國看此語甚明。今貴大臣能講中國卡倫均係常住卡倫。乃條約所載常住卡倫之語。為分析常住卡倫與不常住卡倫二類。若如貴大臣所言

貴國卡倫。皆係常住卡倫。試問不常住卡倫何在。本國早已將中國卡倫分為二類。是以條約註明常住卡倫一類。緣在此事本不應有兩論也。以上所言。係覆貴王大臣所辯駁之處。並係本國照覆去年十月十九日接到貴王大臣照會之照覆也。現將貴王大臣請本大臣轉送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之照會。及本大臣與貴王大臣因西北

地界之事。彼此往來照會照覆等件。已一體行知本國。茲此本大臣相應復言。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已經接到去年十月十九日貴王大臣照會。本大臣十數日前接到本國大學士行知本大臣照覆。內載本國將去年在塔爾巴哈台兩國大臣會議情形。並該大臣彼此行知照會。及中國總理衙門行知本國總理衙門照會。一體詳細查閱舉。見本國欽派勘定分界大臣所計畫。照會中國分界大臣。兩國邊界。如何勘定。實屬與條約之正義相符。如本國推改本國分界大臣所計畫勘定兩國之界。允為條約不正之論。此甚非本國之所欲也。本國自先至今。並不推

誤勘定兩國西界。而欲將此事按照兩國所定之和約辦理等語。現在本大臣因貴王大臣屢次照會。及與貴大臣面談。知

貴國欲兩國勘定疆界大臣。仍復在邊界會議。乃若復會齊之時。

貴國分界大臣。仍照去年辦論條約。本國分界大臣前來。徒勞無益。是以理合照會貴王大臣。若

貴國不先定將兩國西北界之事。按照上所載之條約正論辦理。即係按照去年本國勘定大臣所計畫之處辦理。本國分界大臣不得前來。貴王大臣於六月初五日照會內

有甚是之言。兩國邊界未分之先。均應各守各界等語。乃於去年中國邊界官不遵此語。先行派隊前往本國界內。如現在本國官員。設法以免滋事。此與各守各界之言相符。本大臣因未細知貴王大臣照會所載之處。將此照會行知西悉畢爾總督。即希該總督諭令本國人不得過按條約應歸本國界內地之外。如敢任意無故擅違此諭。必嚴行懲辦。兩國東界。早經依限勘定。緣

貴國

欽派大臣。謹遵條約。未曾著力生出不正之論。如

貴國勘定西界大臣。亦能照此辦理。邊界必早已分定。自免

歧以之見矣。緣兩國久已和好。即貴王大臣與本大臣亦甚爲睦誼。因此本大臣甚欲着力相助。將勘定地界事件辦結。而更改和約。本大臣斷乎不能爲此。特此照覆貴王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會

爲照會事。接到來文。備悉一切。貴大臣謂自沙賓達巴哈至齊朶淖爾湖。東北與西南彼此相對。必不能改。其和約原文譯漢之時。本應寫西南字樣。誤寫西直字樣。係繙譯官之錯。本王大臣查原定和約。係貴國所譯。並非中國所譯。當時因已載明往西直至字樣。故爾允從。若早謂係西

南字樣。中國必不定約。貴大臣既謂兩國定約大臣。彼此均不知他國之文。則中國自然應遵漢文。況條約乃係貴國人所譯。其一字一句。必與俄文相符。彼此方肯畫押。且條約互換。已經三年有餘。前項漢文。不聞貴國有繙譯錯誤之語。凡兩國交接之道。惟和約至為重大。一國立約。各國皆知。今貴大臣忽云錯誤。恐他國聞之。必指為有心背約。本王大臣等願貴大臣勿以錯誤為言。致啟旁人議論也。至謂中國分界大臣。已經承認貴國分界大臣所計畫之處。與以上之議相符等語。不知所謂承認者何事。查去年貴國分界大臣偏執己見。欲自沙賓達巴哈往南又轉

往屯。明大臣等給與清文照會云。即不能往西邊至齋桑淖爾湖。亦應往西南至齋桑淖爾湖。何得由沙賓達巴哈反往南轉東云云。是蓋駁其往南轉東之非。並非許其斜往西南也。況明大臣照會內西邊字樣。係指西之邊而言。西南字樣。係指至齋桑淖爾湖而言。其意蓋謂如以西之極邊為太遠。亦應擇一西邊遥與齋桑淖爾湖直對之處。由此劃界。則西南云云。既與條約往西之義相符。又與條約直至之義相合。此明大臣所謂即不能往西邊亦應往西南之本意也。且明大臣於照會內。已首先引明條約往西直至字樣。安得謂已經承認耶。責大臣又謂條約所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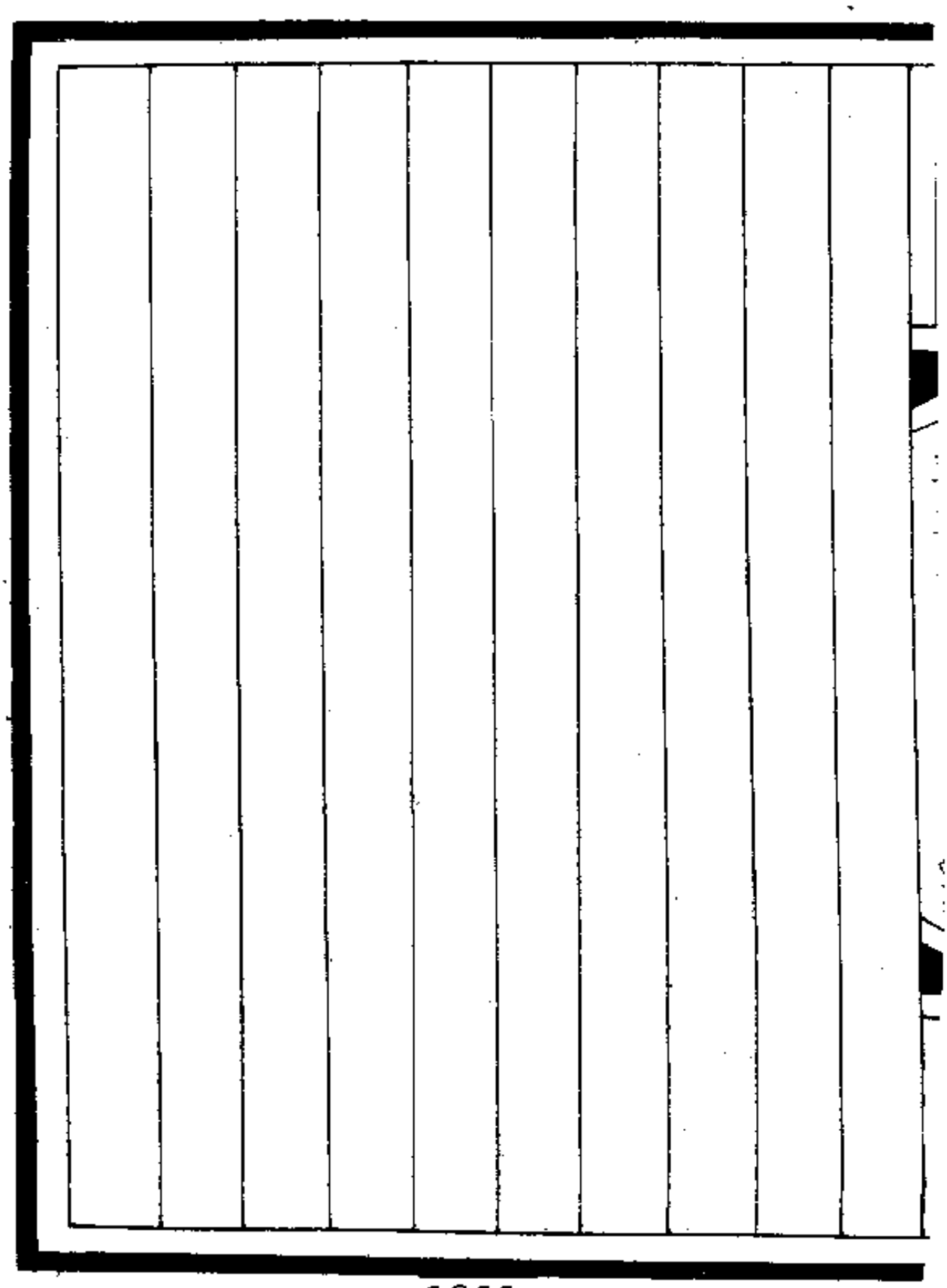
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一語。係為分晰常住卡倫與不常住卡倫二類等語。本王大臣等查中國所設。無論何項卡倫。皆係分年分季。常派官兵住住。是凡有卡倫之處。曾經官兵巡駐者。皆係常住卡倫。並無所謂不常住之卡倫也。若强分為二類。中國並無此名目。況常字與長字不同。貴大臣久已了然。是中國或有不長住之卡倫。斷無不常住之卡倫可見矣。且所云及常住卡倫者。謂分界時順山嶺大河。亦有可以及中國常住卡倫之處。如褲邁拉胡等處卡倫是也。故條約僅有及常住卡倫等處字樣。並無統以卡倫為界之語。貴國分界大臣所計畫之處。豈不與

條約相背。即所稱貴國大學士行知照覆內載各語。如貴國大學士果有照覆。必將條約逐字如何講解。切實答明。以符本王大臣等相問之意。何至僅以貴國分界大臣所計畫實與條約相符一語。含糊了之。因貴國分界大臣所議各節。未能盡與條約相符。是以本王大臣等知貴國大學士。係當國明理之人。故按條約內字句。向其講解。由貴國前大臣已轉致一切。諒貴國大學士如有照覆。斷不至專論計畫。而不論條約也。貴大臣又謂去年中國邊界官。先行派隊前往本國界內。及現在本國官員設法以免滋事各等語。查中國派兵巡查舊有邊界。係照向章辦理。並

非自去年為始。既未越過中國舊界。亦無滋事情形。其貴國官兵忽來強占。並拘禁卡兵。搶去馬匹。正是滋事。蓋邊疆未分之先。中國人前往舊界。不為背理。俄國兵突來占踞。實為背理。若謂各該地方係分界之處。亦應俟分界後互相守卡。方為各守各界。乃突然派兵前來。便非各守各界本意。況現在條約。尚未講明。更何由知該處應歸貴國界內耶。總之條約既由貴國譯定。若不能逐字講明。則邊界即不能定議。貴大臣既知斷乎不能更改和約。則應謹遵譯定之文。照約將邊界即為議定。免為別國所論。是為至要。否則貴國官帶兵來占。勢必逼令中國官亦派兵前

往。豈不有傷和好。以上各節。仍望貴大臣逐層照覆。並再行轉達貴國大學士。按本王大臣等所詢。一併切實照覆。並將貴國兵隊立即撤回。以敦和好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180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八

同治二年癸亥七月丙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查九洑洲下關克復則江路已斷商船不能販運進城金陵賊衆糧少實有坐困之勢惟接准曾國荃咨函仍有火輪船停泊中關用小船轉運濟賊擬請楊岳斌彭玉麟師船查明攔禁如不服攔阻開礮轟擊臣已劄知在滬各國領事官通行諭禁開各領事亦不願該國商船有此行為將來即有停泊濟匪船隻被官軍礮火擊傷諒不能代為伸辯現在蘇州賊勢亦蹙吳江復後我軍進步較寬惟白齊文回滬聞已竄投蘇賊招募外國流氓百餘人陸續偷往並有

代購外洋槍礮情事。英國文武各官皆走相告。雖由臣劄行美領事西華訪拏解辦。並商令戈登程學啟嚴為防備。通飭前路營卡一體查拏。而有此波折。自應益加穩慎。臣惟激勵將士。同心竭力。以制狡謀。附片密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密陳金陵城內等情。著即飛咨曾國荃等。上緊偪攻。並須嚴斷輪船接濟。以期早克堅城。前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各國公使妥為商辦。並照會令其飭知各口領事官。嚴密查察。禁止濟賊糧藥。如不服查問。仍前接濟。即令師船開礮實力轟擊。毋稍姑容。白齊文已逐出中國版圖。既有投賊情事。自應密拏嚴辦。該外國人於理屈之事。

亦不能再行唆辯也。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承准軍機王大臣字寄。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一道。內開明誼惟當督飭在事員弁。實力防範等語。欽此。奴才當即擬就詰問俄國任令兵隊越界滋擾情由。仍約其迅速派官前來會議定界。經行塔爾巴哈台與明緒等會銜。交該城匡蘇勒官。轉行該國西悉畢爾衙門知照。一面劄飭本處內閣兵部理藩院承辦司員。詳查科境房間。既係道光十一年所造。有無奏過成案。據稟查歷年卷宗。並無前項俄人在科境搭造房屋貿易文件。仍一面咨行科布

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再於該城承辦衙門詳細溯查。弩於拜摺後。即日交卸起程。俟抵塔垣。再將情形詳細縷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弩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廣鳳等惟有督飭在事員弁兵丁。實力防範等語欽此。又准將軍明誼來咨。內開於正月二十五日接奉

廷寄

上諭。內開至吹河地方俄人既在此處搭房造屋。難保不生吞併蒙古之心。不可不豫為地步。以杜詭謀等語欽此。弩等遵查吹

河地方。俄人建蓋房間。科布多並無奏過成案。亦無准其貿易之文憑。推原其故。總因該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人丁。係在卡外住牧。每年僅止春間由索果克卡倫。將兩旗應來科進

貢之官兵。不過二三十人。放入開齊。到科呈進

貢皮。事竣即催令旋回遊牧。不准再入開齊。所有該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人等。度日所用什物。皆向俄人以牲畜抵換。相沿已久。及自道光十一年間起。該俄人在彼搭蓋房間時。該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之前任總管舒爾莫克蒙古勒二員。並未詳報。吹河現時浮居之俄人。係隨帶香牛

皮等物。在彼照常貿易。止十二人。不難派員前往阻逐。伏思建房貿易。已逾三十餘年之久。一旦嚴逐。難保不別生枝節。現當會議分界未終之際。尤未便輕舉。致俄人有所藉口。幫等飭總管齊察罕等。小心嚴加防範。此木房之俄人。毋得受其詭計。並遵

旨嚴飭守卡之弁兵等實力防範。儻有俄人再來擾越。總當據理駁斥。認真阻止。毋得稍有疏虞。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四月初七日。據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咨稱。上年秋間。俄人在呼倫貝

爾所屬卡倫割草。不服阻止。又在黑龍江右岸雅克薩對
岸越界私墾地畝各等因。當經據情照會俄國住京公使
已留捷克。旋據覆稱。已將原照會繙譯俄文。轉行東悉畢
爾總督。查明如所報情形確實。必照例嚴辦背約之人等
語。當即行知黑龍江將軍查照辦理。復於四月十六日。由
軍機處鈔出特普欽奏摺。奉
上諭特普欽奏。俄人赴省要求借地耕種。並乞由齊齊哈爾省城
借道前往吉林松花江回國。業已按約駁阻。並請飭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禁止各摺片。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欽此。
正在覈辦。又於五月十二日。鈔出景綸奏摺。奉

上諭景綸等奏俄人背約強搶罪犯並屢欲越界潛入三姓城交易一摺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理論等因欽此臣等於欽奉此

旨以前適接俄使格淩喀照會內稱中國官派兵在伊國界內追拏逃人以至屢有毀房偪命等事請飭邊界遵照和約前來臣等以該使照會內並未指明追拏逃人係屬何事適由軍機處鈔出景綸奏強搶罪犯一摺自必該公使指此事藉口該佐領前往拏人未經按照條約先行知會故爾饒舌因繕給照會告以該佐領未經照會遽行往拏固屬非是惟所拏之犯係黑背案內要犯恐一經照會或致聞

風遠颺。並權詞告以現在已將未經照會之卡官佐領議處。仍應飭令俄官將人犯交出等因去後。旋據格淩喀覆稱琿春官追拏逃人。並非即指春福在烏蘇里口查拏盜匪之事。已將照會繙譯俄文。轉行該固畢爾那托爾諒該大臣知將擅拏逃人之佐領照例議懲。必能持平辦理等語。復經臣等又援據和約。給與照會。令其無論何項逃人。總應照約送交中國辦理。不得藉口他故。違約存留。並催其將春福所拏被俄人搶去盜匪。一併照約送還中國。現雖尚未接據照覆。而該公使前次照會內。已有必能持平辦理之語。諒不致或生異議。當由臣衙門行知吉林將軍

查照辦理。其俄人赴省要求借地耕種。並借道前往吉林。
自松花江回國各情。臣等查該將軍業經按約駁阻。若再
由臣等給與照會。斥其違約。恐該俄人狡執性成。反或堅
其要求之念。擬暫緩給照會。儻該俄人仍前瀆請。再行斟
酌辦理。

御批。知道了。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黑龍江將軍咨稱。呼倫貝爾所屬卡倫。於去
年六月七月。屢有俄人欲行越界割草。均經各卡據理阻
回。又據巡卡總管額爾德呢報稱。蒙克西里西伯爾布拉

克。珠爾特衣等三卡倫屬界。有俄人越界割草。各卡官阻止不聽。與該頭目據理剖辯。始行逐回。惟蒙克西里地方。該頭目反稱為俄國屬界。經該總管親往庫克多博卡倫。會見瑪雨爾。按約據理剖辯。詎該瑪雨爾以和約內並無禁止割草之條。任意狡賴。該總管曉以條約無禁止割草之條。惟地界既已分明。即應各守各界。且蒙克西里割草地面。現在額爾固訥河南岸。務須各遵條約。另立確實字約。以免日後爭競。並將河界較正分明。載於字約等因去後。十月復會晤該瑪雨爾布結斯樸的音等竭力剖辯。據稱俄人私越珠爾特依等處割草。海屬不合。惟堅稱蒙克

西里卡倫原界。以額爾固訥河為界。今河改向北流。現在割草地方。即應為俄國屬界等語。經總管詰辯三日。與之上窮河源。瑪爾爾詞窮而心不甘。乃指無源水溝。謬作舊日河身為據。且本年八月。該處未經割草之先。曾有俄國頭目米託里等向卡官央求越界割草未允。如係俄國地界。何用央求。乃無論如何講求。堅不折服。據情咨報前來。本王大臣查邊界既經勘定。若仍越界割草。則中國之人亦必赴俄界取物。彼此爭端。將無底止。乃該管官向該瑪爾爾按約禁阻。不但不知遵守條約。反謂河道改流。其狡賴之詞。亦甚無理。況立界原為兩國安靜無事起見。若各

界不守條約。時時希圖侵越。何以見兩國和好友誼。為此
照會貴大臣查照。轉飭該界大小各官。務須遵守和約。勿
得任意侵越。以搆嫌釁。庶永享平安之福。是則本王大臣
之所切望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黑龍江將軍咨稱。黑龍江右岸地方。於咸豐
十一年。有俄人在雅克薩對岸私墾地畝。經派員與該處
俄人講論。經俄人薩斐啟立給字據。下年再不違約耕種。
乃去年夏間。據巡河委員報稱。該處又復增耕五十餘畝。
並在阿奇夏納地方種地四十餘畝。恃其人衆。不讓平毀。

並稱係其上司飭令復種。迨經派員與頭目布色依剖辦。該頭目始則推諉上年字據為署任所給。伊不知情。本年越界種地。係奉其上司明文。俟再轉報該上司聽候辦理。復經派員往與理論。該上司既已先行違約指飭屬下人等越界妄行。於屬下毫無約束。何以永敦和好。該頭目布色依理竭詞窮。始允飭禁所屬。下年不准越界私種。並送俄字一紙。以備將來為據。比及往返查辦之際。而該越界私墾之人。已將禾稼收去。似此展轉推託。希圖小利。難保不仍蹈故轍等因。咨請覈辦前來。本王大臣查黑龍江右岸。係十一年按約復行勘定已分之界。何得任意越界私

墾。即有屬下無知之人。偷越私墾。該管官即當嚴禁。乃定約之始。即有違約私墾之人。迨經理論。不但不為嚴禁。反稱奉上司明文。貴國邊界官員。敢於明飭屬下越界私墾。顯係有心違約。相應照會貴大臣務希飛速嚴行查明該處邊界各官違約情形。照俄國例嚴辦。庶不致因屬員希圖小利。致貴國蒙背約之名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二件。一載俄人私越界割草。一載俄人私越界墾地。本大臣當即將原照會繙譯俄文。轉咨東悉畢爾總督。並請該總督飭令查明。如

貴國邊界官所報情形確實。該總督務必照例嚴辦背約之人。為此照覆。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日前據貴衙門轉送本大臣由琿春寄來本國官信函。該處兩國邊界一帶。以先所有嫌疑事端。不但不見止息。反覺日多一日。該函內所載情形如左。

中國人民。進琿春城居者。無不願與本國人彼此交易。而該城官員。設立方法。以致彼此貿易人不便。如中國人由中國販賣牲畜。及別項貨物。中國官必有許多勒索。如本國人往琿春城內買物。該處官兵或攔阻不令進城。或令

城內人閉鋪。不令將貨物賣與本國人。常有中國人與本國交易者。因無力受官之殃苦。以至逃入本國界內。處處行走。中國官趁本國邊界官奉有上司訓言。內載所遇邊界之事。必得辦理和睦之道。不准自用嚴法等語。竟自擅違和約。派官兵在本國界內追拏上所言之逃人。所派之人。無不妄行。以至本國界內。屢次有毀房偪命等事。本大臣查和約第四條內載云。此約第一條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並不納稅。各處邊界官員。護助商人。按理貿易。其愛琿和約第二條之事。此次重復申明等語。據見兩國所立章程。常存體恤邊界之民。按倒和

睦交易之意。何故琿春城官。輕視兩國所願。竟敢違約不遵中國大員以前訓言。前欽差大臣巴在京之時。貴大臣疊次允諾。嗣後如本國人誠心過界貿易。琿春城地方官。再不得為難。現見該處地方官辦理兩歧。本大臣實為詫異。若不力根究。誠恐以後致成大事。兩國大員。彼此為難。實於和誼有礙。不得不再請貴王大臣嚴行設法。飭知邊界官遵照和約。毋許擅自阻隔邊界人民。彼此和好交易。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大臣照會。內開有中國人與本國交易者。

因無力受官之苦。以致逃入本國界內。中國官竟自派官兵在本國界內追拏逃人。以至屢有毀房偪命等事。查和約第四條。愛琿和約第二條。請嚴行飭知邊界官遵照和約等因。正覈辦間。據吉林將軍景報稱烏蘇里口卡官佐領春福呈報。奉飭派兵赫哲口抓吉地方拏獲盜匪崔得幅一名。訊係黑背餘黨。並將影匪徐泳東等獲解至卡所訊究。詎有俄官西拉米起帶領多人。各持槍刀。硬將二犯搶去。春福隨見俄官吉成科辯論。按照第八條和約。兩國民人。儻有犯罪之人。各按本國法律治罪。今徐泳東崔得幅二犯。係中國盜犯。弋獲。被搶實屬背約。應即送中國

治罪方是。俄人答以此犯暫羈俄獄。各稟本國大臣。候文辦理等語。經三姓副都統備文照會。俄官執意不從。並云專待俄國大臣來至伯里。再為定奪等因前來。查和約第八條。內載俄羅斯國人逃至中國內地。中國官員。照依領事官行文查拏送回。中國人在俄羅斯內地。或私往。或逃往。該地方官亦當照此辦理。若有殺搶等重案。彼此送交本國。按律治罪。遇有大小案件。領事官與地方官各辦各國之人。不可彼此妄拏存留查治等語。今來文所稱中國官員。派兵追拏逃人。自必即指春福查拏盜匪之事。查此案捕拏中國逃匪。原應先行照會貴國邊界官員。令該佐

領未經照會。遽行往拏。殊屬非是。但因所拏之犯。係黑背案內放火殺搶盜犯。恐一經照會。或致聞風遠颺。且從前貴國人屢屢逃至中國。一經地方官查見。並不俟照會。即行送交貴國邊界官收領。歷經辦理在案。今盜犯崔得幅徐泳東。逃入貴國。自應照條約拏交中國辦理。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務希體察情理。持平查辦。除將追拏逃人未經照會之佐領照例議懲外。所有貴國官員。搶去中國二犯。希即轉行邊界各官。送中國官員。以敦睦誼而符條約。至琿春買賣一節。本衙門已於本年二月內。照會貴大臣在案。除再行文吉林將軍飭屬遵照外。相應一併照覆貴

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茲於五月二十六日。准貴王大臣照會云云。本大臣查本年五月初八日。本大臣照會內載

貴國官員。竟自擅違和約。派官兵在本國界內追拏逃人等語。並非即指春福在烏蘇里口查拏盜匪之事。且前照會貴王大臣時。春福之事。本大臣尚未得知。至今本大臣並未接到東海濱省固畢爾那托爾來文。是以不克懸想辦理。茲將貴王大臣照會。繙譯俄文。鈔錄轉行該固畢爾那托爾。諒該大臣已知

貴國將擅拏逃人之佐領照例議懲。必能持平辦理。為此照
會貴王大臣查照外。有俄文一紙。並希由吉林將軍轉交
固畢爾那托爾查收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照會內稱。五月初八日。本大臣照會內載貴
國官員。竟自擅違和約。派官兵在本國界內追拏逃人等
語。並非即指春福在烏蘇里口查拏盜匪之事等因前和。
查前次貴大臣照會。內稱中國人逃入本國界內。處處行
走。中國官竟自擅派官兵。在本國界內追拏逃人等語。貴
大臣原照會內並未指明中國官員。係屬何人。亦未指出

係河邊界。據吉林將軍報有烏蘇里口卡官春福奉飭往赫哲孤吉查拏盜匪之事。本衙門查逃人既可處處行走。即順邊界逃至赫哲等處。茲既稱前次照會所云。中國官員追拏逃人。並非即指春福在烏蘇里口查拏盜匪之事。除由本衙門行文吉林將軍飭屬將兩國交界處所。按理貿易之事。不准該卡官妄行勒索攔阻。仍將琿春越界拏人之官。查明議處外。其追拏之逃人。如非春福所拏之案。儘可照約辦理。查咸豐十年所定第八第十兩條。內載兩國人或私往。或逃往。彼此均應送回。並載明其緣何逃走之處。由本國官自行審辦云云。即希貴大臣轉飭查明琿

春之事。無論係何項逃人。自應遵守條約。由貴國官送交中國辦理。貴國卡官。不得藉口貿易。任意違約存留。至烏蘇里口卡官春福所拏之逃人。實係搶掠平民之盜犯。確有案據。並非貿易之人。亦不得故為存留。亦應按照咸豐十年和約第八第十兩條所載。送還中國辦理。以符條約而昭睦誼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查禁止濟賊一案。咸豐十一年六月間。因官文等奏安慶城下有洋船停泊等情。曾經給予各國照會禁止。當據英國覆以果有私欲通賊商人。被官兵槍礮傷害。稟請代為賠償。決不聽稟等語。並經奏明在案。

本年五月間。因購買輪船將到。又經照會各國公使。轉飭各口領事官及各商知悉。現在已由臣衙門劄飭自置輪船暨各水師兵船。一體查拏。嗣後各國商人。如有私運軍火來各口者。一經查獲。即行按約將船貨入官等因亦在案。迨六月間。奉到此件

諭旨臣等以金陵軍務正在得手。濟賊一層。尤應嚴禁。但恐輪船查拏。各國或以外國人不應越俎藉口。因復給予各國照會。告以現派師船在金陵一帶江面巡查。如有洋船在金陵城外停泊者。定即開礮轟擊。屬令轉諭各商知悉去後。茲據英國照覆內稱遵已嚴諭英商。儻該商等不遵示諭。

犯禁前往。致被轟擊。不得向地方官索要修船養傷等費等語。詞意甚屬切實。至法美二國照覆。雖似有求免轟擊之意。但英國已經遵辦。該二國亦難獨異。又經臣等斟酌各給照覆。令其一律照辦。惟俄國至今未復。查俄國商人之在長江貿易者甚少。諒亦別無異說。

御批。依議。

給英法俄美四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軍火違禁。例不准販運進口。近來外國各商。私運軍火甚多。屢有接濟賊匪情事。為害甚鉅。人所共知。亟宜照章禁止。業經本爵奏明。行知各該督撫及各路

統兵大臣。派撥師船。於沿江各口。認真巡查。遇有接濟賊匪洋船。均實力拏辦。不得稍事遷就。奉

諭旨允准在案。現在並由本爵劄派中國自置之火輪兵船。在於沿江沿海各口。一體巡緝。應請貴大臣轉飭貴國住紮中國各口領事官暨各商知悉。自飭知之後。儻再有私運軍火來中國各口者。本爵現已通飭水師兵船。並飭各海關巡船。無論所運軍火在口內口外。一體拏獲。按照條約。嚴行懲辦。將船貨一併入官。合行照會貴大臣。立即轉飭知照可也。

給英法俄美四國照會

為照會事。案准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咨以金陵賊匪。經水陸官兵於五月十五等日。奮力痛勦。業將九洑洲。七里洲。下關草鞋峽。燕子磯等處。一律攻克。官兵現已近偪金陵城下。長江一律肅清。若能斷賊接濟。金陵指日可復。惟外國商船常在金陵城外停泊。查有接濟賊匪情事。現已派撥師船。專在江面巡查。如有外國船隻。仍在金陵一帶水面停泊。定即開礮轟擊。咨請備文照會各國大臣轉飭洋商船隻。於金陵未復以前。毋得在金陵城外一帶停泊等因前來。本爵查金陵地方。乃中國有賊之地。外國商人船貨。自應遵照和約。不得前往。曾經本爵照會貴大臣

諭禁在案。今曾中堂查有商船接濟賊匪情事。恐不為無因。現既專派師船巡查。如外國商船。仍前任意停泊。接濟匪糧軍火。勢必用礮轟擊。其咎實由該商船自取。相應照會貴大臣轉諭洋商知悉。凡有外國商船。無論上江下江。均不得在金陵水面停泊。並一面諭禁該商等毋得接濟賊匪。以全友睦之誼。仍望見覆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素准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咨官兵現已近偪金陵城下。長江一律肅清。金陵指日可復等因前來。本大臣接閱之下。不勝欣悅之至。此

次官兵連拔賊壘。足見主帥善謀。將弁用命。謀勇相濟。直薄金陵。可為貴親王申賀。本大臣立即嚴諭英商。凡有英國商船。無論上江下江。均不准在金陵水面停泊。並不准接濟賊匪。儻該商等不遵示諭。犯禁前往。致被

貴國巡船開駛轟擊。該商亦不得向

貴國地方官索要修船養傷等費。再本大臣管見所及。貴親王可否亦即轉飭上海。並長江三口海關監督。諭令各國船主知悉。嗣後有賊之地。不得前往。尤不准在金陵城外停泊。及接濟賊匪等情。並諭以業經嚴飭巡船認真嚴密察查。勿得故犯。則所辦更臻周密矣。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來文。以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水路官兵。現已近偪金陵。為嚴諭英商。無論上江下江。不准在金陵水面停泊。並不准接濟賊匪。又本大臣管見。貴親王可否亦即轉飭上海並長江三口海關監督。諭令各國船主知悉。凡有賊之地。不得前往。尤不准在金陵城外停泊。及接濟賊等因。具見貴大臣持論公正。除賊安良之美意。本爵深為欣慰。查金陵一帶。本爵前已咨行兩江總督曾江蘇巡撫李嚴飭巡船。認真嚴密稽查。剴切曉諭。如有前項情事。即行分別轟擊入官。今准來文。合再咨行沿江各督

撫轉飭各關監督。出示曉諭。並由各監督分別照會各國領事。傳諭各國船主知悉。不准在金陵城外停泊。及接濟賊匪。故犯禁令。以致船貨入官。並被轟擊。為此照會。

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照會。現在金陵已認真堵口等因。本大臣當已劄知本國領事之在中國者。傳諭各商知悉。貴親王所有派令師船巡查。於外國商船在金陵城外停泊者。即開礮轟擊。此節干係極重。凡行洋之船。難免無意外不虞之事。迨至該處停泊。不得謂其有意闖入堵口。及有通賊情弊。如中國兵船遇見該船停泊。不為告誡明晰。遽先開

礙。則其後定有為難之處。因思
貴國既有查辦入官之權力。今此儘可推行其意。即有舛誤。
猶可設法彌補也。為此照覆。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來文。以金陵認真堵口。已劄知各領事傳
諭各商知悉。惟洋船難免無意外不虞。迫至該處停泊之
事。中國兵船。遇見該船停泊。不為告誡明晰。遽先開礮。則
後有為難之處等語。本爵查貴大臣照會所稱。洋船難免
無意外不虞。迫至該處停泊一節。亦在情理之中。中國兵
官辦事。斷未有並不查明。遽行開礮之理。如外國商船遇

有不虞之事。迫至該處停泊者。即應向該處附近師船告知情由。聽憑查驗。限刻啟碇即可不致誤被轟擊。如該船不服稽查。致被轟擊者。則係咎由自取。與人無尤。本爵現又行文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轉飭水師各官遵照。並飭其隨時查察。分別辦理可也。為此照會。

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到公文二件。閱悉曾中堂智勇兼全。奮力攻克金陵各隘口。十餘年來長江一律肅清。本大臣甚為欣慰。更望金陵指日功成。查金陵有賊之地。外國商人須照和約。不可前往接濟。本大臣前經屢諭本國人。儻有商人

自知國法。干犯罪孽。不能阻其事。亦不應為護惜。但以外國規例。世人冒險圖利。非與對仗。祇可船貨拏獲入官。必無殘戮於人者。茲頒來旗號樣式。去年已經分送各口。俾本國師船貨船。得知

貴國旗號。無論何等船隻。懸挂此旗。即當恭敬

貴國之旗號可也。

給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來文。覆稱金陵有賊之地。外國商人照約不可前往。本大臣屢諭本國。儻有商人自知國法。干犯罪孽。不能阻其事。亦不為護惜。但外國規例。世人冒險圖利。

祇可船貨拏獲入官等因。本爵查六月初八日照會一件。
係因曾中堂大兵偪近金陵。必須斷賊接濟。方可早圖克
復。是以有外國商人在金陵一帶停泊私濟賊匪軍火者。
即行開礮轟擊等語。今據貴大臣稱外國規例祇可船貨
入官云云。查洋船赴不通商口岸貿易。自應將船貨入官。
惟於有賊之地。且有接濟賊匪情事。其罪自不止將船貨
入官已也。嗣後遇有此項犯法之船。中國立即開礮轟擊。
查照貴國條約第十四款。美國商人攜帶各項違禁貨物
之例。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可也。為此照覆。
己酉。江西巡撫沈葆楨奏。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

寄。同治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羅安當回籍後。作何計議。著據實奏聞等因欽此。該教士羅安當於五月初七日回籍。經署九江道蔡錦春邀同商議。據稱所改各款。均情願遵照辦理。惟告示必須刊貼。圖免後患。並無他意。若巡撫不便出示。司道亦可。至賠款不敷。更請酌覈等情。經總局司道。以原發示稟。詞多抑勒。民怒未息。未便為教士增怨。另擬勸諭示稟。交蔡錦春給與閱看。該教士別無異言。其賠款又經蔡錦春與之反覆辯論。議定前後共銀一萬七千兩。稟請由司籌給。准予完案前來。伏思此案以臣撫馭無方。致多轇轕。今復糜茲鉅款。捫

心省疚。寢饋難安。惟所毀教堂。由教士領款另向他處購造。在教士既感

朝廷寬大之意。而居民亦庶可從此相安。理合將辦結緣由。恭摺馳陳。

沈葆楨又奏。江西吳城鎮被拆之天主堂二所。一在湯家園。一在梅家衖。該衖堂基已成義塚。不能歸還。尋一相當之地作抵。其湯家園堂基鋪面。已經吳城同知馮詢交還。所有被拆天主堂二所。賠銀一千兩。自行建造。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教堂一案。經署九江道蔡錦青商辦完結等語。著即照所議辦理。嗣後務當妥為撫馭。持平辦

理。固不可抑勒居民。致失衆志。亦不可於民教有意偏枯。致令該教士因相待之薄。又生枝節。

庚戌。山西巡撫英桂奏。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

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奉

上諭。慶昀等奏。夷商控告運貨車夫滋鬧。並差弁各供。情節支離。請飭查訊各等語。欽此。遵查口外地方。距省遥遠。人證衆多。往返行提。殊滋拖累。當即飭遵行司飭交大同府提集全案人證。逐層訊究。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讞。茲據大同府知府李汝霖詳稱。移准豐鎮廳查得王善達飄無蹤。將在逃車夫郭大通。劉虎。劉順。緝獲。與廳役陳泰一併解郡。逐加

研訊。緣郭滌龍俊義張遇明郭璨郭大沅郭大通郭虎劉順均在豐鎮廳趕車營生。陳泰元當豐鎮廳壯役。同治元年五月間英商利渣士洛詢攜帶貨物赴歸化城出售。因貨滯銷。欲往豐鎮廳售賣。不識路徑。雇覓在彼尋工民人王善引領。議給工貲。當同英商原雇做飯之楊連義雇就車輛。由歸化城外行抵豐鎮廳店住歇。將貨卸下。英商恐豐鎮廳役攔阻。擬向廳員知會。王善起意假充差官。頭帶金頂。赴廳捏稱奉察哈爾都統。派令護送英商。該廳銷貨。該署同知福祥誤信為真。聽其自便。嗣英商以貨仍滯銷。欲回張家口。令王善轉託豐鎮廳代雇車輛。該廳屬令少

待。英商不允。即將貨箱黏貼封條。交王善楊連義看守。自由草地先回。該署廳因洋貨久存店中。慮有失少。轉使英商有所藉口。當令王善雇車運送。王善即雇就郭滙等大車八輛。議定腳價錢一百二十六千。先由該署廳墊發錢四十千。下短車價。言明俟到口再付。並由該署廳添派壯役陳泰隨帶公文護送。於是年七月初九日。由豐鎮起身。二十八日到口。居住客店。陳泰即往都統衙門投文。郭滙等將貨物點交英商接收清楚。並無異言。是晚郭滙等尋向王善討要下短車價。王善轉向英商利渣等索取。利渣等以車非己雇。不肯給錢。王善勸令郭滙等回向豐鎮廳

討要。郭滌等恐錢無著落。偪索爭吵。利渣等疑為尋鬧。在院內點放空槍嚇唬。並將二門關閉。經店戶將郭滌等勸散。英商利渣等即令楊連義赴都統衙門控告。委令萬全縣訊取兩造供詞。奏明咨晉審辦。檄委大同府就近提審。據供前情不諱。並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曾向英國威參贊論及此事。據威參贊面稱利渣士洛詢二人。近在中國貿易。頗不安分。擬即飭令回國等語。該商等貨物已經王善等運回張家口。而該商等已由口前赴天津。其所存之貨。應嚴密封存。俟結案後再行知照辦理等因。現在案已訊明。應即擬結。查車夫郭滌。龐義。張遇明。郭瑞。郭大海。

郭大通郭虎劉順運送洋貨到口因英商利渣等因車非
已雇不肯將下短車價付給輒向王善福索爭吵致起釁
端殊屬不合應各照不應重律擬杖八十下短車價錢文
仍由豐鎮廳照數給領以免向隅英商利渣等販運貨物
欲令地方官代雇車輛及將各貨運到又不肯找付腳價
錢文似不近理該商是否尚在天津抑或回國其寄存張
家口貨物應如何辦理之處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
三口通商大臣查明覈辦前署豐鎮廳同知福祥因英商
貨物久存店中慮有短少轉使該商有所藉口是以代雇
車輛並撥應役協同該雇工楊連義等運送回口交該商

利渣等查收。係為慎重商貨起見。尚無不合。應請免議。王
善假充差官。倒有應得之罪。飭緝獲日另結。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二年六月十九日。
軍機處交出兩江總督曾國藩奏。南洋通商大臣一缺。籌
度現在情形。仍請裁撤改設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據原奏內稱。竊臣於上年六月初六日。奏改
長江通商大臣一案。經總理衙門議將駐紮處所廉俸各
缺。請
旨仍飭臣會同薛煥酌定具奏。臣遵即與薛煥往還函商。悉心籌

盡。統計通商大臣廉俸一項。添設官屬書役等項。每歲約需銀四萬餘兩。目前即毋庸另建衙署。而於長江各口岸租備行館。雇用輪船。所費亦屬不貲。數年後漸推漸廣。勢必有增無減。濱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果能一一取決於專設之大臣。誠不敢為

國家惜此帑項。惟事有麤論之而僅得其端倪。細審之而始盡其曲折者。薛煥奉到會議廉俸之

旨。又經專函與臣縷商。具道長江通商大臣所以可裁之故。蓋有數端。其大意以為自各國公使住京。一切裁決於總理衙門。凡各口洋人。偶違條約。有時可與力爭。則可就關員辦

結。即臨以督撫而有餘。有時爭之不服。則動向公使陳訴。雖臨以大臣而無濟。大臣巡歷各口。督撫近駐本省。洋人性急。弗耐守候。不能不由本省就近辦理。有時督撫奏咨未及到京。而公使早已周知。郵驛之稽遲。尚不及輪船之迅速。況由大臣展轉覈咨。更恐貽誤事機。至華洋商民爭鬬搆釁。關涉刑名案件。事隸地方有司。尤不能不資督撫之力。庶飭辦易而呼應更靈。通商縱有專責。在內仍不能免總理衙門之繁瀆。在外仍不能減各省督撫之責任。虛繫一官。有名無實。各等語。剴切見商。臣比致復書。猶以蘇皖羣盜如毛。疆臣專謀軍事。恐難兼顧洋務。厥後李鴻章

奉

命兼顧通商大臣。數月以來。秩然就理。益信華洋交涉之事。均係

疆吏必不可省之事。是五口大臣固屬可裁。即長江大臣

亦同虛設。相應請

旨仍照薛煥原奏裁撤通商大臣一缺。歸併本省督撫及將軍經

理。以節糜費各等語。臣等伏查上年五月間。薛煥有議裁

通商大臣一疏。欽奉

諭旨。交曾國藩酌量情形具奏。旋於六月間據曾國藩奏稱此缺

似不可裁。宜改為長江通商大臣。專辦濱江四省中外交

涉事件。或駐鎮江金陵。或駐漢口九江。添設官屬書役若

干。廉俸經費若干。

飭下總理衙門會同該部覈議等語。當經總理衙門會同戶部覈議。以通商大臣應行移紮內江。查照各省總督廉俸。應設委員差役。及沿江口岸。應否設立行館。由該大臣體察情形。奏明辦理等因。奏奉

諭旨著曾國藩咨商薛煥。酌量具奏等因。欽此。其時薛煥在滬。於

欽奉

諭旨後。即函商曾國藩。以南洋通商大臣專設一缺。廉費既多。呼應難靈。實係有名無實。茲據曾國藩奏稱。請仍照薛煥原奏。裁撤通商大臣。以節廉費各等因。臣等公同商酌。南洋

通商大臣一缺。固屬可裁。但自咸豐十年換約以來。各省各口。以及各內地。均有洋人出入。設遇有不協之事。自應由各督撫隨時酌量辦理。惟此時各該省督撫。初與洋人交涉。未必盡嫻洋務。南洋各省。距京寫遠。若事事咨商總理衙門。誠恐緩不濟急。不若暫留通商大臣一缺。俾南洋各省。如遇有洋務。可以就近商辦。不至無所依據。但通商大臣若專設一缺。誠如該督所奏。經費不免虛糜。江蘇撫臣李鴻章。既據該督臣奏稱兼辦以來。秩然就理。應請旨將南洋通商大臣。暫行責成李鴻章經理。仍加欽差大臣字樣。以崇體制。而重事權。以巡撫兼辦通商。既不必另

建衙署。其一切員役。均不必專設。於經費亦可節省。惟前年奏定章程。天津上海通商大臣文卷事宜慎密。須派親信可靠之人鈔錄。以期格外防範。遇有交卸。專案移交後任。是通商大臣雖係巡撫兼辦。然文卷應另立檔案。並應專延幕友。專設書手。方有責成。如接待洋人。亦事所恆有。均不能無費。上年總理衙門議准。於該缺尚未議定經費之先。准照江蘇巡撫養廉數目。發給一半。以資辦公。此案仍請照案發給。庶使該大臣辦理一切。不致掣肘。於公事亦尚有益。至此缺俟金陵克復後。或仍歸江蘇巡撫兼理。或改歸兩江總督兼理。或竟可裁撤。屆時察看情形。因時

制宜。再行酌辦。請
旨定奪。
御批。依議。
丁巳。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竊臣等前接田興恕函稱。貴州撫臣張亮基到黔後。恭傳
諭旨飭令來川聽候調遣。現在黔境到處有賊。必須帶勇數千。方能轉戰而前。等情。臣等此時若拒絕不令帶勇。必致懷疑生懼。觀望不行。是以函覆只准帶勇一千五百名。以備沿途勦賊。田興恕行抵桐梓綏陽境內。適遇雲貴督臣勞崇光。中途與賊相持。田興恕督隊解圍。追賊已抵正安。臣等

旋奉

諭旨飭令田興恕仍即折回黔省。聽候勞崇光張亮基辦理。當即恭錄咨行田興恕。欽遵去後。頃接勞崇光張亮基來函。以田興恕若回黔省。恐變故叵測。屬令臣等仍照常催其速到成都。設法羈住。伏思此係黔省之案。田興恕自應回黔。方能辦結。如慮變生他故。田興恕在黔雖久握兵柄。嗣以驕惰不復出省督兵。民間現已缺望。其所部士卒。久經缺餉。亦未必樂為效命。且現既失勢折回。其左右奉迎之人。如張心培謝葆齡等。又經另案拏問。羽翼諒已無人。若令來川。則礙難查辦之處。不勝枚舉。現在川中楚軍雲集。將

領營弁。多係田興恕曩日曾與共事之人。武人不知大體。皆不悉案情關繫大局。設竟為田興恕所邀約。代求申救。臣等若不為之據情上達。既虞羣心解體。於軍務大有關礙。若竟從其所請。代為保奏。法國必以臣等庇護贍徇。將置黔省而專與臣等尋釁。以洩其憤。轉致重煩

聖慮。並查川中習教之人。較之黔省尤多。而傳教之人。較之黔省尤狡。若將田興恕在川查辦。輕則彼國之人未遂其意。此案仍不肯結。重則彼教之人愈逞其志。此後更形掣肘。更可慮者。田興恕所帶勇丁。名為一千餘人。臣等暗訪。實有二千餘衆。設使急則生變。負固不服。勢不得不資兵力震

懾。而此間皆係楚勇。儻或彼此瞻顧。呼應不靈。更屬不成
事體。臣等熟籌詳審。田興恕來川。種種礙難查辦情形。皆
於大局關繫非淺。相應請
旨飭令勞崇光張亮基仍調田興恕回黔結案。免致川中又生一
波。實為至幸。
崇實等又奏。再臣等反覆思維。田興恕或來川。或回黔。皆
不免自懷疑懼。必以帶勇勦賊為詞。藉圖自衛。此時自以
設法先解兵柄為要。可否請
旨以田興恕業經革職。不便在黔勦賊。而川省石逆全股盪平。兵
力已足分布。亦毋庸來川調遣。應即勒令遣散勇丁。自回

原管則田興恕心無疑忌亦不能藉口勦賊風既回原籍亦無處覓餉其所部勇丁勢不能不散田興恕既奉

命歸里一時亦可暫安其心俟勞崇光張亮基將此案擬結如田興恕例應治罪再請

旨就其原籍遠謫似倉卒之間或不致激成意外之變臣等愚昧之見可否

施行謹附片密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崇實等奏接據勞崇光張亮基函稱以田興恕若回黔省恐變故叵測屬催其仍赴成都惟該革員在黔雖久握兵柄嗣以驕惰不復出省督兵民間固已觖望

而所部久經缺餉。士卒亦未必樂為效命。張心培謝祿齡等均已另案拏問。羽翼已無。若令來川。則川省楚軍將領。多係田興恕舊日共事之人。恐武人不知大體。懷疑申救。而該革員所帶兵勇。名為一千餘人。實有二千餘眾。誠恐急則生變。負固不服。且川省習教之人。較黔省尤多。傳教之人。較黔省尤狡。在川查辦種種窒礙等語。與疊次諭旨用意。頗為脗合。張亮基抵黔後。將田興恕舊部欠餉。酌量散給。軍心自已樂為之用。且自三月抵黔。接署巡撫提督兩篆。斧柯在手。拊循駕馭。已近半年。豈尚慮該革員借兵挾制。致啟變端。其所部兵勇二千。本由黔省帶往。自不難由黔省收其兵柄。使就範圍。至該革員應查各案。本

係在黔之事。一切卷宗左證。自應就近查提。若令赴川。該革員必恃事無左據。堅不承認。川省豈能以一面之詞。遽為定讞。往返咨查。更屬耽延時日。於外國交涉事件。豈宜日久稽延。著勞崇光張亮基迅即懍遵前旨。將田興恕撤回黔省。收其所部。所有應訊各案。速為辦結。毋得意存諉卸。致負委任。崇實等另片奏。擬請勒令該革員自行回籍。暫安其心。所部勇丁無餉。自必解散。俟案結時即就原省遣問等語。所籌亦不為無見。惟拏問田興恕。業經明降諭旨。此時又令該革員回籍。則辦理兩歧。田興恕固難保不乘間遠颺。而外國人聞知。必以為中國庇護驕倘。又生事端。殊多窒礙。所奏應毋庸議。

署通商大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竊查荷蘭國通商事宜。
先經前通商大臣薛煥會同臣奏奉
諭旨准照比利時國條約。即在上海與之商辦等因。欽遵在案。茲
於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接據該國領事哥老司申陳。
轉遞該使臣譽姓漢文照會一件。查閱文內前敘薛煥去
年所給與該總事劄文。後敘該國特派大臣立約。乘駕輪
船。護送抵京。現至上海。請即為轉奏前來。情詞尚為恭順。
其國名荷字改用和字。似取音同之故。其去年申陳內稱
伊主為皇帝。茲文內則稱為君主。是此一層。不煩力爭而
先已更易。將來立約自當以該使此文為定。惟不肯從簡

便而惜勞費恐輕修好之典且有失和國自主之體等語或僅為遣使前來自占地步抑或別有要求均未可知且僅遞照會未來晤商難保不以主命為詞乘輪船赴津蕃直到京則更無從攔阻臣當即照覆先請其前來面商一切道

旨即在上海定議諄切婉致去後俟該使覆到如何約期商辦續行奏報再通商各口立約應請

旨特派大臣辦理此案荷蘭國援請立約先經欽奉寄諭著薛煥李鴻章相機妥辦等因欽此現在薛煥另蒙簡用臣接署通商事務是以不敢拘泥迅即照覆該使權宜致詞

實為挽留該使。免其進京起見。如其依允。臣自當申明比國成案。豫將往京一節。力為杜絕。如該使另存意見。臣亦無先往拜晤强邀之理。俟其到京。飭回上海。或在天津議辦。通商體制攸關。向係

特旨派辦之事。未敢擅專。應併聲明。恭候

諭旨定奪。

李鴻章又奏。自六月十四日克復吳江震澤縣城。比因天氣酷熱。常勝軍於是日午刻後。盡回崑山。戈登亦於十五日回舟。十六夜來上海。正與臣商議軍事。聞白齊文先期帶流氓洋匪二百餘人。投入蘇城。戈登立即馳回崑城布

置。嘉興逆首糾眾來撲吳江。蘇嘉各處。大股四出狂竄。亘延數十里。連撲夾浦營盤。均經我軍擊退。該逆內有洋人施放開花礮。疊次向營轟打。臣現商令英法美各領事出示嚴禁。不准各國流氓。偷入濟匪。並准前路各營卡查拏捆辦。或者槍礮軍火。接濟漸少。白齊文黨羽雖眾。若外洋礮火。難以運入。其計亦窮。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荷蘭國遣使立約。擬令運旨即在上海商辦。並近日軍情各摺片。荷蘭國派使臣巻姓立約。乘駕輪船赴京。現先至上海。欲請該撫轉奏。情詞尚為恭順。惟僅遞照會。未來晤商。難保不以主命為詞。乘輪船赴津。蓦直到京。

則更無從攔阻。現在該撫照覆該使。先令其前來面商一切。該使如肯先來面議。著李鴻章剴切開導。申明比國成案。豫將住京一節。力為杜絕。並將換約事宜。即由該撫在上海妥為辦理。如該使執意赴津。或直抵京師。已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豫為籌辦矣。嘉興逆首糾眾來撲吳江。蘇嘉各處。大股四出狂竄。內有洋人施放開花礮。疊次向營轟打。白齊文又先帶流氓洋匪二百餘人。投入蘇賊。即著李鴻章商令英法美各領事。出示嚴禁。不准各國流民偷入濟匪。並准前路各營卡查拏拥辦。至各國輪船。本准其入江往來。該洋人惟利是視。難保其不暗中濟匪。所有水路各要隘。遇有輪船出入。應如何設法禁止。斷賊

接濟之處。著李鴻章咨照左宗棠會同妥商辦理。

荷蘭國礬使照會

大和君主。特派欽差任禁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礬。為照會事。照得同治元年。本國主政大臣。接准任禁廣東總領事。由任禁上海副領事哥呈遞同治元年十月十八日。前貴大臣薛劄文。開稱閏八月二十三日。哥副領事面遞該總領事閏八月申陳一件。據稱接奉貴國主政大臣劄文。以和國與中國通商極先。久敦和好。商人貿易者船艘甚多。尚未專立和約。誠恐商人無所遵循。奉命由該總領事轉陳本大臣奏懇互立和約等情。當經本大臣據情奏

請

大皇帝訓示。現已奉有

諭旨。飭由本大臣辦理。查和國在中國通商最久。甚為和好。現在

比利時國業已立定條約。互換之後。可將比利時國條約。

鈔發和國。一體照行。俾商人有所遵循。和國毋須另派大

臣前來議立條約。以昭信睦而取簡便。本大臣既已欽奉

聖訓。合亟備文劄行該總領事。即便詳明貴國大臣查照。等情前

來。當經主政大臣據情奏請君主聖裁。旋即欽奉訓示。以

和國與中國通商。風敦和好。茲蒙

大清

皇帝諭旨。欲令和國照比利時國所立之條約。一體照行。以取簡便而省繁費。足見其曲體優待之極。並見其已許講信修睦之雅。若貪簡便而省勞費。恐不第輕修好之典。抑且有失和國自主之體。因特派本大臣前詣中華。互立和約。欽點大火輪師船一艘。乘駕護送抵京。現至上海。合亟備文照會貴大臣。仰祈查照來文事。即為轉奏

聖鑒。不勝望速望切。

給荷蘭國欽使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奉君主特派詣中華。互立和約等因前來。查貴國懇照泰西各國已定章程。互立和約。當

經前

欽差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與

大皇帝諭旨允准著令薛大臣

之案俟互換後鈔發照

在案除前大臣薛已於

旨赴京另奉簡用外所有

欽差通商事務大臣關防現經

命會辦大臣今貴大臣欽奉貴國

即望貴大臣定期前來會

一切以憑具奏恭候

大皇帝諭旨遵行。再查比利時國立約前案。係於同治元年六月在上海議定。今貴國照比國章程立約。自應仍在上海辦理。毋庸赴京。若冒昧前去。必致無人接待料理。貴大臣亦必致仍回上海。方可與本大臣會議立約。更為徒增往返之勞。殊非中國曲體優待之意。本大臣理合先為明晰知會。為此照覆。

戊午。雲貴總督勞崇光。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竊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本日業經明降諭旨。將田興恕革職拏問等因欽此。並奉到

同日明發

諭旨一道。臣等查田興恕身為大員。明知天主教業已弛禁。咸豐
十年九月十二日條約。係欽奉
諭旨頒行。即民情稍有不順。亦應從權設法開導。況自道光年間。
貴州即有天主教。民間日久相安。並無異說。儘可聽其自
便。乃田興恕逞一時之忿。授意官紳。恣行殺戮。顯違
諭旨。幾釀釁端。實屬荒謬。我
皇上如天之仁。顧惜
國體。不肯遽令抵償。令該國公使柏爾德密詞意決絕。處心
積慮。欲得而甘心。英國公使卜魯士亦振振有詞。已經聯
為一氣。儻因此藉端啟釁。所關者大。自不能因顧惜該革

員一人。授外邦以口實。貽誤大局。況田興恕數年以來。安居省會。日事荒淫。不出城門一步。目擊通省賊氛之猖獗。置若罔聞。加以任用匪人。徇情濫保。橫徵暴斂。怨聲載道。

上年奉

旨入川。延宕經年。殊為抗玩。該革員種種罪戾。均應從嚴懲治。以肅紀綱。不能因其從前稍有微勞。曲為寬貸。尤不能因其有妄殺教民之案。轉從末減。臣等蒙

恩委任。自當不避嫌怨。遵

旨秉公定擬具奏。以服遠人而維大局。斷不敢稍有瞻徇迴護。惟自上年以來。疊奉

諭旨催令入川。該革員延未前往。本年三月間。臣張亮基到黔。該革員雖將提督印送交。尚無行意。臣張亮基連日飭催。奚言法語。舌敝脣焦。該革員始行就道。嗣臣勞崇光與相遇於綏陽。復向其剴切開導。勸令跟追髮逆。順道入川。已經面允。迨臣勞崇光赴省以後。該革員仍在綏陽正安一帶。節節逗遛。既不追賊。亦不入川。又經臣等節次文催函催。嚴催婉催。始又起程前進。臣等微察其多方逗遛之意。似亦明知身犯重罪。深有戒心。到四川則其勢太孤。在貴州則羽翼尚眾。殆不免有希冀回黔之想。而法國主教胡縛理。臣等屢次接見。與商辦法。一味推諉含糊。臣等委候補

道徐河清紳士雲南候補知府高以廣密向探詢據稱田
提督雖已出省而沿途逗遛難保其不折回報復須俟伊
行抵成都得見明文此事始可商辦等語是該主教亦深
以其折回黔省別搆釁端為慮今奉
旨令崇實駱秉章將其押回黔省交臣等提訊伏思該革員一切
罪案共見共聞事狀昭著無待取供既已離黔又復回黔
該主教胡縛理必大驚疑惟該革員尚知向慕忠義惟其
私人之在黔省者尚多此輩平日倚勢橫行稱榮牟利一
朝失勢心懷不甘特無所憑藉不能狡焉思逞今舊帥重
來難保不造作言語唆誘愚民別生事端枝節橫添愈難

收拾。臣等不揣冒昧。已飛函密商崇實駱秉章。俟田興恕到川。即行扣留成都。臣等一面趕緊定擬具奏。恭俟

命下。即在成都遵

旨辦理。似此稍為變通。此案可以克期完結。黔省亦可無意外之虞。而崇實係該國公使教士所相信之人。現在成都監視。該公使等諒亦別無他說。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昨據崇實駱秉章奏遵飭田興恕回黔。聽候查辦。業經諭令該將軍督撫等。懍遵前旨。迅速辦結。茲據勞崇光等奏。田興恕舊部尚在黔省。若令該員回黔。難保不造作言語。唆誘愚民。別生事端。主教胡縛理必大驚疑等語。田興恕

被參各款。其劣跡均係黔省百姓共見共聞。自應仍在黔省審辦。且查經飭令駱秉章等將田興恕押回。計不日亦將抵黔。即著勞崇光、張亮基仍遵昨日寄諭。迅將田興恕撤回黔省。趕緊訊明定擬奏結。毋得總總過慮。藉詞推諉。至被參之張茂萱、即張心培、謝葆齡二員。業經該督撫訪獲。已降旨照所請將該二員革職審辦。田興恕之獲罪。皆由該幕友及屬員等愚弄所致。謝葆齡等及被參各劣員。實為黔省罪魁。若不從重究治。致令倖逃法網。何以肅官常而振綱紀。所有就獲之張茂萱、謝葆齡等。及案內最著之各劣員。著勞崇光、張亮基嚴切根究。按律定擬具奏。庶士民之積恨獲伸。中外亦均無異議。至教民一案。亦

應持平辦理。權衡悉當。方為妥善。

己未。伊犂將軍常清奏。四月二十六日。據索倫防堵總管富珠爾泰等稟稱。四月二十四日。忽有俄羅斯馬步人等二百餘名。執持槍礮器械。合營前來。總管將他們擋住。問其因何過卡。俄羅斯稱由我們大官差派。越你們卡倫開齊。往霍爾果斯等處。尋找好水草地方居住放馬。我們大官。明日帶兵就來。向你國有問的事情。儻若你國之人阻擋。不准過去。我們即到你們夏博羅胡吉爾地方居住。將擋住我們不准前行之處。差人與我們大官去報。言畢他們收隊退去。離冬博羅胡吉爾卡倫。距有二里。紮營居住。

總管思萬一他們大官帶兵前來踏越卡倫。實難束手自

滅

國威。懇請多派官兵。趕緊前來。以彰

國威等語。又稱探得卡外俄羅斯阿克圖魯官向哈薩克等

揚言。奉我國王諭。自索倫營沙岡迤外地方。是我們用銀

子換的。若不給我。用礮攻取後。再取喀什噶爾地方。並差

派匡蘇勒官帶兵一千名。同往塔爾巴哈台。入塔勒奇溝

進伊犂城云云。又據稟報。本月二十六七等日。候有俄人

連次踏越博羅胡吉爾卡倫。用大礮向防堵官兵施放。並

火箭炸礮擊打。官兵用强弩迎敵。支持不住。急分各兵伏

於兩旁山梁。施放槍礮。俄人始退等語。奴才伏念俄人雖極狡獪。從前尚覺外貌馴順。以為總俟議明界址後。再作理論。今未奉明文。遽爾尋釁撲卡。明示決裂。近日探得俄人退至科斯莫鑾地方。集有五六百人。不知逞何伎倆。或捏造謠言。以激該國大臣之怒。泯其尋釁之由。反誣我為起釁。或調集兵丁。再來撲卡。均未可知。奴才即將前次奏明派出官兵五百名。委領隊大臣托克托奈管帶。前往該卡堵禦。以壯聲威。惟是伊犂貿易圈久住之匪蘇勒官雜哈營詭計百出。現在卡外此番舉動。是否係該國大臣本意竟欲決裂。抑亦雜哈營未奉明文。隱瞞伊國。私自主使。如果

得利。為見長討好地步。實難懸揣。惟有激勵軍心。示以色厲。並遣人曉諭貿易圈俄官。兩國和好。何以不候議定界址。遽欲內侵官地。爾之貿易圈。孤立伊犂城外。不過數十人。你們人私犯卡倫。已失和好。而我國並未肯加汝一兵。照常貿易。非我國起釁。此乃明證。該圈俄官亦俯首無詞。但稱毫不知情。著嚴諭軍民人等。不可蹂躪貿易圈子。並曉諭該圈俄人。目前毋得輕放牲畜輜重出入。誠恐接濟科斯莫霍俄營。暗通消息。兼恐軍民乘勢搶刦。倘有藉口。又慮俄人整隊復來。眾寡不敵。復揀派各營官兵五百名。聽候調遣。以為後路應援。惟俄人因分界之事。不候

兩面議定。輒即帶兵入卡。不肯平心秉公覈議。實屬昭然。
惟有仰乞
皇上飭諭明諭明諭迅速會議。向其反復開導。定議界址。俾得及
時蕆事。否則防兵一時不能撤退。伊犂軍餉。屢奉
諭旨撥解。至今分文未經解到。已飭地方文武向各鋪商分別借
貸。並擬援案暫開捐例。一俟稍有頭緒。再行奏明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俄夷闖卡撲壓防堵營盤。現派領
隊大臣帶兵堵禦一摺。俄羅斯心懷叵測。屢偪邊卡。茲復闖赴
博羅胡吉爾卡倫。經索倫總管等將其擋回。該夷竟敢施放大
礮。我兵伏於兩旁山梁。暗用擡礮轟擊。該夷大隊退至科斯莫

鑾地方。集有五六百人。是其有意尋釁。已可概見。若不力籌防勦。遏截兇鋒。將來得步進步。尚復成何事體。常清現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奈管帶官兵五百名。前往堵禦。如該國兵隊退回後。不再來犯。常清即飭令托克托奈等整頓隊伍。嚴守卡倫。勿可生事。儻該國復以大隊來撲。托克托奈即當激勵官兵。奮勇迎擊。不可為其所乘。古稱師直為壯曲為老。該夷任性逞強。其曲在彼。我軍自無不志切同讎。一以當百。或出奇制勝。或設伏以待。是在常清等斟酌機宜。妥為調遣。以綏疆圉。至該夷有差派匡蘇勒官帶兵一千。往塔爾巴哈台。入塔勒奇溝之語。亦不可不豫為防範。著錫霖等督飭官兵。隨時嚴密偵探。認真防禦。勿

得稍有疏虞。該夷前越科布多開齊。捉人搶物。雖經巡查官兵逐出卡外。現在該夷尋釁滋事。科布多邊卡有無蠢動。並著廣鳳奎昌豫作准備。用戒不虞。又據俄國阿克圖魯宮揚言。用礮攻取索倫營沙岡以外地方。後取喀什噶爾地方。著常清即行知喀什噶爾領隊大臣。防患未然。妥籌守禦。此外各城。並著常清一體知照嚴密豫備。靜以待動。據常清奏雜哈勞詭計百出。此次無故稱兵。是否係該國大臣本意。竟欲決裂。抑係雜哈勞隱瞞伊國。私自主使。以為討好地步。著明誼明緒將該國兵丁闖卡滋事。不顧和好各情。詳細備文行知該西悉畢爾衙門。令其切實回覆。至會議分界一事。業經明誼等行文約會。該國日

久總未定期前來。若再向催促。該夷必以我意存懼怯。愈加倔強。明誼等此次行文。止宜責其不俟定議界址。稱兵肇釁。殊失兩國和好之誼。較為妥當。至該夷現住科斯莫麥地方。是否在伊犂卡外。去伊犂路程幾何。官兵迎敵傷幾名。夷兵有無傷損。均著常清查明覆奏。伊犂軍餉緊急。常清擬援案暫開捐例。並著妥議章程。迅速奏明辦理。常清摺著給明誼。明緒錫霽廣鳳奎昌閱看。

又

諭常清奏俄人闖卡撲壓防堵營盤。現派領隊大臣帶兵堵禦一摺。上年明誼等與俄人會議西界。因伊國匡蘇勒官雜哈勞拔

詐逞強。迄未定議。本年伊犂塔爾巴哈台等處。屢有俄人闖卡滋事。均經該處兵弁攔阻。未成釁端。此次該國馬步二百餘人。執持槍礮器械。又在博羅胡吉爾卡倫尋釁滋事。撲壓防堵營盤。雖經索倫官兵用弓箭擡礮。將其擊退。而該國人退至科斯莫鑒地方。距卡倫仍屬甚近。且集有五六百人。難保不再來滋事。冀圖一逞。本日已諭令常清等妥為防禦。因念俄國之兵既與西路搆釁。則凡接壤該國地方。皆應豫為防範。以杜詭謀。矧軍興日久。吉林黑龍江馬隊。大半徵調遠出。尤慮其乘虛來犯。蹈我之瑕。景綸特普欽身膺邊疆重寄。務當不動聲色。未雨綢繆。將各旗營兵丁。應增補者增補。應整頓者整頓。並隨時操演

訓練。使之技藝嫻熟。士馬精強。庶可收有備無患之效。所有一
切籌辦防堵情形。並著隨時具奏。常清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常清又奏。竊奴於去年接奉六月二十三日及七月初十
日兩次寄信
諭旨。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國。首鼠兩端。綽坦既係冒襲。未便徑令
承襲。等因欽此。查阿勒坦沙拉。綽坦。俱係塔爾巴哈台所屬之
哈薩克。奴才曾於接奉
諭旨後。行文塔爾巴哈台就近嚴密訪查。嗣因俄人在該城會議
事件。尚未公舉有人。一俟訪查明確。再當請
旨辦理。溯查舊案。道光四年前任伊犂將軍慶詳奏領隊大臣樂

善前往哈薩克封汗。經俄國將該汗愛畢勒達截去無蹤。
樂善空回。暫將
敕書存庫。次年經伊弟薩爾拜領去。迄今已三十餘年。其私屬俄
國。雖無確憑。而以此事印證。則道光四年。隱為俄國所制。
故該夷虛張其詞。有四十餘年已屬伊國之語。至俄國匡
蘇勒官雜哈勞於呢瑪圖一帶設立卡倫。阻我赴勒布什
之路。復於阿拉托羅海地方。率兵攔阻。是以查勘地方。任
意據為己有。已可概見。前曾奏請
飭交明誼等向俄國查明情由。並令撤兵。至今未見聲覆。總之俄
國種種叵測。久已嚴防。今竟明示決裂。逞兵挾詐。其卡外

之哈薩克為其串誘容俟明緒查明公舉承襲之人再行
會銜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亥署烏里雅蘇台將軍參贊大臣麟興奏前奉
諭旨派令弟防邊隨與將軍明諱悉心商酌適值烏梁海各總管
呈遞貢皮來城弟會同明諱軍林敦多布面諭烏梁海各
總管現當分界未定議察防閑尤關緊要該總管等僉稱
世受
國恩謹遵諭轉示各屬一體遵照實力奉行弟到任年餘細
查烏里雅蘇台東北起順至科布多共設卡倫二十四處

侍衛六員。蒙古台吉三十員。兵八百九十名。合計每卡倫官兵至多不過五十名。其卡倫相去甚遠。聲勢不能聯絡。儻俄人突至。恐仍不免有前次科布多之事。欲添兵固守。兵丁膽小無能。萬不能恃其齊心禦侮。而本處換防綠營兵丁。設有二百四十名。滿營兵三十三名。除派各項差使外。存城無幾。若令赴卡駐紮。俄人聞我添兵。反得藉端生釁。幹再四思維。惟有嚴劄各卡倫侍衛。互派探馬。環為周巡。如遇俄人前來。詳細問明來意。用善言開導。萬不准滋生事端。設若俄人執意不退。其在烏里雅蘇台邊境者。迅速呈報幹。在科布多邊境者。就近呈報該處大臣。酌量重

輕。以親身前往。相機辦理。查卡倫之外。皆係唐努烏梁海遊牧。以外尚有原立界牌數處。向來無人駐守。當此分界之時。唐努烏梁海地廣人雜。防範更為不易。東一旗與庫倫所屬達爾哈特毗連。西四旗與科布多所屬阿勒台。阿勒坦淖爾兩處烏梁海接壤。中有扎薩克圖汗部落。都王銜貝勒圖布沁扎穆楚。公多爾濟扎布。台吉齊蘇倫賽因諾顏部落貝子察克都爾扎勒。四旗所屬之烏梁海人戶。惟該貝子所屬烏梁海。與沙賓達巴哈界牌較近。又係將軍明誼前次奏派委員。止可飭令該貝子前往本管烏梁海遊牧暫駐。會同管理烏梁海總管車都布等。派通曉俄

國語言者。前赴沙賓達巴哈界牌一帶。凡與俄人可通往來之處。常川駐守。不時偵探。儻有俄夷越界窺伺。一面詳細呈報。一面善為阻止。萬不可稍涉張皇。致啟爭端。再達爾哈特人戶。幫業已行文庫倫辦事大臣。遴派委員。密為曉諭。一體防範。其阿勒台。阿勒坦淖爾。兩處烏梁海以西與哈薩克接壤。前聞哈薩克已有依歸俄羅斯之人。近據科布多大臣奏。以俄夷已在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內。建蓋房間。久住通商。查三處烏梁海。實屬相為表裏。率皆愚蒙性成。最易搖惑。而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既與哈薩克俄羅斯交涉。其中難保無潛藏附和之事。幫行文科布多

參贊大臣趙繁劉飭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通行曉諭各屬下堅心內附固不可與俄羅斯句結亦不可為哈薩克搖惑該烏梁海果能始終效順則俄夷自無所施其伎倆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奏籌辦邊防情形一摺現在俄人在各邊界關卡滋事前據常清奏該夷闖赴博羅胡吉爾卡倫竟敢施放大礮我軍用擡礮轟擊該夷大隊退至科斯莫鎖地方集有五六百人是其用意尋釁已可概見當經諭令常清整隊嚴防如敢再來撲犯即激勵官軍奮勇迎擊並令知照各城一體嚴密備豫烏里雅蘇台地方卡多兵少防範難周若議增兵又多窒礙麟興所稱如遇俄人前來詳細問明用善言開導不

准滋生事端。設執意不退。其在烏里雅蘇台邊境者。迅速呈報該署將軍。其在科布多邊境者。就近呈報該處大臣。酌量重輕。或親身前往。或派員前往。即著照所議。實力辦理。其唐努烏梁海地廣人雜。尤當妥為防範。哈薩克前有暗附俄人之事。尤未可恃。蒙興現署將軍兼務。責任綦重。務宜嚴飭各卡倫實力奉行。並隨時偵探情形。不可稍有疏忽。以副委任。

甲子。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金陵逆匪。聚集悍黨。堅守老巢。並有白齊文投入賊中。廣置炸礮。分解金陵。曾國藩務當飭令各營豫為布置。以防該逆用礮轟擲。勿稍大意。並著李鴻章於滬上及沿

江陰口。嚴密搜查。毋令洋人賣給粵匪槍礮。以斷該逆接濟。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稅務覺羅耆齡。福建巡撫徐宗幹

奏。竊查前據委辦福州口稅務鎮白旗協領長慶等稟准

稅務司美里登函稱。偵知英商威加里洋船。違禁暗藏大

小洋槍等件。即經長慶照會英國領事官發給查票。美里

登隨派副稅務司來地。馳往羅星塔江面認真查辦。於威

加里船上。查獲洋槍等件六十箱。內大小洋槍一千零五

十枝。銅噫二百萬粒。銅噫者。即洋槍引門所用自來火銅

帽也。均經運回本關棧房存儲。該商船違禁私藏軍器。應

照條約全數入官。向例拏獲走私貨物。以一半變價充賞。

現獲洋槍等物。約計值銀萬餘圓。第係軍械。未便估變。應請酌賞報獲人等番銀三千圓等情前來。卽經前任福州將軍臣文清暨臣徐宗幹劄飭福州府會同福州口委員長慶妥議酌給。尚未覆到。文清旋卽卸事。臣者齡抵任。與臣徐宗幹會商。以洋船販運槍礮。久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嚴禁。以杜濟匪。今威加里商船私藏洋槍千餘枝。自來火銅帽二百萬粒之多。駛入福州海口。實屬故違例禁。設被匪徒購去。為害甚鉅。該稅務司美里登一經查知。刻日全數拏獲。訪查周密。辦理謹真。洵堪嘉尚。業經臣者齡面為嘉獎勉勵。其所請賞銀三千兩。自應先於關稅項

下墊給。俾該稅務分給報綫人等庶能益加感奮。實力稽查。杜絕走私偷漏。其墊給賞銀。將來即於關稅應行發司項下扣還歸款。洋槍銅帽。均交省會總局收儲。以便軍需撥用。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同治二年七月初九日。遞到荷蘭國使臣瞿大何文照會一件。據稱來使來津。互議通商條約。並懇奏請

欽派大臣會議等因。奴才當即鈔錄該使照會。函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旋據函覆。屬令稟取該使所奉憑據。奴才即知照

該使於本日在公所彼此會晤。當據該使呈出所奉全權憑據。當面令通事繙譯來文。大旨與所遞照會相同。聲候見之後。告以應在天津靜候。奏請

諭旨。一俟

命下後再行照會。一面飭令地方印委各員隨時照料外。謹將繕大何文呈遞照會一件。並繙譯該使所奉全權憑據一併

鈔錄。恭呈

御覽。

諭內閣。兵部左侍郎駐紮天津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著作為全權大臣。辦理荷蘭國通商條約事務。欽此。

諭軍機大臣等崇厚奏荷蘭國遣使來津請立通商條約一摺荷蘭使臣呈遞照會請互議條約經崇厚索取該使所奉憑據當據呈出所奉全權憑據現在崇厚令該使在津候旨所有立約事宜即著崇厚與該國使臣在天津妥為辦理並發去全權大臣諭旨一道如該使向崇厚索取即可給予閱看俟立約事竣仍將此旨繳回

荷蘭國照會

大和國君主特派欽差住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鑾為照會事案於同治元年本國主政大臣接准同治元年十月十八日前貴大臣薛來文開欽奉

大皇帝聖訓。飭由本大臣在上海辦理和國條約。和國毋須另派
大臣前來立約。以取簡便而省繁費等情。當經主政大臣
據情奏請君主聖裁。旋即欽奉訓示。以和國與中國通商。
久敦和好。茲蒙
大清皇帝諭旨。欲令和國照比利時國所立之條約。一體照行。以
取簡便而省勞費。足見其曲體優待之極。並見其已許講
信修睦之雅。若貪簡便而省勞費。恐不第輕修好之典。抑
且有失和國自主之體。因派本大臣欽點大火輪師船護
送。前詣天津京城。互議二國和好貿易條約。現抵大沽。合
亟備文豫先照會貴大臣查照。即便奏請

大皇帝。仰祈特派便宜行事全權大臣。或於京師。或在天津。與本
大臣會議和好條約。以昭信睦而垂永遠。不勝望速望切。
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據前敵各營探稱。及生擒賊供。白齊
文初募各國流氓二百餘人。陸續投入蘇城。屢告奮勇。攻
打夾浦吳江。既未得逞。復聞上海英法領事出示諭禁各
國人偷往幫助。沿途營卡。搜查私運軍火。截拏無照洋人。
益加嚴緊。白齊文黨眾漸已離散。英領事馬安亦云近日
外國人由蘇回者頗多。白齊文雖甘心叛逆。而各國公正
官商。不肯暗助。似尚無足深慮。惟戈登自聞白齊文投賊。
心甚恇懼。以常勝軍皆其舊部。慮其句結為變。屢乞加增

口糧。添雇洋弁。臣因事會所值。勉徇其請。亦不專倚該軍。所幸太湖水師已到。兵力較厚。分布較寬。或可支持危局。力籌進取。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勉增常勝軍口糧片。戈登以白齊文投賊。恐常勝軍皆其舊部。為所句結。已加口糧。該撫不得已而勉徇其請。仍著李鴻章妥為駕馭籠絡。用之以資得力。

己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查上年八月間。俄國使臣博補考等在塔爾巴哈台與明誼等會議分界時。送來分界議單。大指總以中國現在常住卡倫為界。載在條約。如再不遵約辦理。即行帶兵強占。彼時該使臣以天

寒回國。明誼等約其今年再來定議。臣等當經籌商。彼既以條約為詞。若能於條約內尋出破綻。與之辯駁。或可略有轉機。因給與巴留捷克照會。先斥其繞以常住卡倫為界之非。繼復指出往西直至字樣。與之逐層剖解。並屬其轉行該國大學士。原冀挽回一分。即得一分之益。乃本年博補考等並無再來信息。自四五月間以來。塔爾巴哈台拜布多伊犂所屬各卡倫附近。疊有俄人帶兵占踞。搶奪馬匹。拘禁兵丁。並時有率同哈薩克布魯特等滋擾情事。是其恃強逞橫。已屬萬難理喻。臣等即經給與該國大學士照會。一面仍照會住京公使格淺喀。並彼此往來疊次

會晤。極力辯駁。節經奏明在案。該公使近日照覆。雖自認漢文繙譯錯誤。惟堅稱俄文本係往西南。並非往西直至。終不肯照漢文辦理。屢經臣等逐層指駁。無如該公使狡詐異常。每至詞窮。輒以分界自有主持之人。藉詞推諉。窺其隱衷。亦明知中國現在多事。不能與之力爭。若遂其所欲。尚可託名和好。假條約以為詞。否則逞兵挾制。歸我以廢約之名。更可惟所欲為。無從收拾。正籌議間。適由軍機處鈔出伊犂將軍常清奏稱俄國人闖卡尋釁滋事。撲墜防堵營盤等因。臣等查該國蓋謀侵占地址。及收復哈薩克布魯特等部落。已非一日。道光四年。曾將哈薩克汗截

去。隱為懾服之計。道光十一年。即在科屬吹河建蓋木房。豫為侵占地步。道光十二年。伊犂領隊大臣滿多布。巡邊至吹河地方被刦。所有查邊官兵。奉

旨查至特穆爾圖淖爾為斷。自此不復再往遠查。上年該哈薩克布魯特竟有幫助俄人。攔阻查邊情事。是該哈薩克等畏勢趨利。久經暗附俄國。已可概見。臣等查西北一帶邊疆道路綿遠。防不勝防。現據該將軍奏稱兵單餉缺。並稱迅催明誼等早為分界各情形。似目前議戰議守。兩無可恃。又兼新疆等處回情易於煽惑。頃聞滋事。幸早解釋。該俄人等昨在伊犂詢及。未始無意。儻再不准其照約議分。遽

延日久。勢必愈形決裂。現值兵餉兩絀。若堵禦不力。致被深入。恐所失愈多。轉圜愈難。兩害相權。則取其輕。現擬准照該分界使臣議單辦理。俾明誼等有所遵循。得以斟酌適中辦法。庶不致另生枝節。遺患無窮。謹將上年俄國分界使臣遞交明誼等分界議單。鈔錄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俄國遞明誼議單

兩國在京城議定之條。將第二款所載西疆以山嶺大河中國現在常住卡倫。大概業已指定。即當合第三款查勘

邊界設立界牌如何行走載在其下自沙賓達巴哈起因山嶺先往西後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轉往西南緣大嶺在東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往西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隨在齊桑淖爾迤北在哈留圖兩河間之山直靠齊桑淖爾後往東南沿淖爾順喀喇額爾齊斯河至瑪呢圖干都勒干卡倫自瑪呢圖干都勒干卡倫或當由常住卡倫緣鄂鑾博拉克烏里雅蘇圖鄂端郭勒烏蘭布拉克布爾噶蘇台博勒齊爾西伯圖巴克圖等卡倫行走或以由瑪呢圖干都勒干卡倫往西南靠朱爾庫朱塔爾巴哈台嶺也嶺在嶺之末處往西行至哈穆爾達巴哈轉往南至巴克圖

卡倫。往北以水流之處為俄國地。往南以水流處為中國地定界。由巴克圖卡倫直往南行。緣常住之瑪呢圖沙拉布拉克。察干托霍依額爾格圖。巴爾魯克等卡倫為界。至巴爾魯克。阿勒坦特普西（索達巴也）兩大山嶺之間。即在喀普達蓋。阿魯欽丹蘭兩卡倫之間。擇山坡之處定界。應由巴爾魯克達巴哈。過阿勒坦特普西（本國統言阿拉奎之山）達巴哈東處。緣阿拉奎大嶺。往西行阿勒坦特普西索達巴。庫克托蓋。平喀喇查海等大山之東。往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往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定界。往東流至薩爾巴克圖河。往西流至庫克鄂羅木河。往南流至奎敦河源。及空郭囉鄂

博山。即轉往南西流之庫克鄂羅木等河。為俄國地。往東流至薩爾巴克圖等河之處。為中國地。後由在奎屯河以西之奎塔斯山末圖爾根河山往南。至流出之處。即隨圖爾根河。緣博羅呼濟爾。奎屯。齊齊干。霍爾果斯卡倫定界。由霍爾果斯卡倫。亦往南隨圖爾根河。直至伊犂河之齊欽卡倫。過伊犂河往南行。緣吹濟卡倫。後緣特穆爾里克河源為界。由特穆爾里克河往東。轉行特穆爾里克南山也山之末。周圍哈薩克布魯特遊牧。至格根河源往南轉。以格根等西流之河為俄國地。以溫都布拉克等東流之河為中國地。後往西南。轉行喀喇奎山之末。至巴爾巴什山。

卽往南。緣達爾圖河。至特斯斯河。過特斯斯河。緣那凜哈
勒干河。靠天山穆蘇爾冰嶺為界。自此往西。分晰回子部落
布魯特部落。居住遊牧之處。在特穆爾圖淖爾以南之漢
騰格里。薩瓦巴齊。空古魯克。哈克善等山。統曰天山。順此
至葱嶺。靠浩罕界為界。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因兩江督臣曾國藩奏請禁止輪船
在金陵城外停泊。以防齎糧於賊。當照會各國去後。嗣據
英法美三國陸續照覆在案。茲於本月初七日。據俄國照
覆。已行知領事官並曉諭各商。不准在金陵水面停泊。接
濟賊匪。如有前項情事。卽治以應得之罪。懇不聽攔阻。擅

自前往賊占之地。經礮轟擊船損。亦屬咎由自取等語。查

俄國照覆所稱。尚屬馴順。已知照兩江總督江蘇巡撫飭

屬嚴查。

御批。知道了。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到貴王大臣照會。內開現既專派師船巡查

江面等語。查

貴國設法。以杜外國商船接濟賊匪。實與軍務情形。甚屬相

宜。本大臣已行知領事官等。曉諭各商。嗣後俄商船隻。無

論上江下江。均不得在金陵水面停泊。並不得接濟賊匪。

如查出該商船果有前項情事。定將治以應得之罪。儻該商船不聽攔阻。擅自往賊占之地。經

貴國師船用礮轟擊。以致船有損失之處。其咎由自取也。為此照覆。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伏查俄國分界使臣博補考等。上年在塔爾巴哈台與明誼等議分西界未定。即行回國。本年未據再來。自後邊境時有騷擾。而以現在常清奏報闖卡尋釁。撲壓營盤。業經開礮情形為最甚。

臣等自咸豐十一年。俄國議分西界以來。迄今兩載。彼此往返照會。會晤辯駁。幾於顛禿脣焦。原冀挽回一分。即得

一分之益。乃住京公使。執定上年分界議單。毫無移易。而博補考等一去不復再來。惟於邊境時令兵眾尋釁滋事。日甚一日。馴致彼此開礮轟擊。並有揚言攻取索倫沙岡。再取喀什噶爾。及繞入伊犂城情事。該國似此強橫。勦之則力有未能。聽之則日益滋蔓。若不早為完結。誠恐釀成不可收拾之勢。大局所關。不敢不權其輕重。臣等前以兩害相權則取其輕。當經奏明擬准照該使臣議單辦理。然若因其開礮揚言。遽准所議。又與

國體有關。再四籌商。固不可不急於轉圜。亦不可顯為示弱。因於從權辦理之中。籌一顧全局面之法。查夷人性情。異

常堅執。彼如有詞可執。絲毫不肯讓人。往往恃强用武。其始跡近虛聲恫喝。迨至兩不相下。亦復變假成真。現據常清所奏。兵單餉缺。竟係戰守兩難。自宜早為消弭。勿致兵連禍結為要。是以臣等於該公使會晤之時。告以上年分界議單。如與條約相符。即照此行。亦無不可。但現在西界尚在未經分定之時。爾國帶兵前來。是何意見。當令明白登覆。並面加詰責。如欲專恃兵力。則中國亦不能不以兵力相加。和戰二字。今日可一言而決。據該公使等聲稱實因邊界未能早定。恐該地人民滋事。是以派兵彈壓。委無自恃之意。再三駁詰。並無他說。其開釁一節。原不難嚴詞

聲斥。惟與各國遇事辯論。俱經援據和約。責以信義。此次邊界彼此開礮轟擊情形。若竟顯為道破。儻彼飾直認背約不諱。此後無從措手。勢非用兵不可。是以開礮之事。彼此均未提及。臣等隨就現議各節。給與照會。該公使並經照覆前來。其於帶兵一節。覈其言詞。尚為遜順。與面晤登答之語相符。現在值此萬難措手之時。審時度勢。不得不權宜辦理。既據該公使言詞遜順。祇可就此轉圜。以安邊境而全大局。相應請

旨飭下明誼等酌量各該處情形。會同該國分界使臣。妥為商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勘分西界事宜。無

可再議。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前據常清奏俄國因分界未定。闖卡尋釁。撲壓營盤。業經開礮等情。並有揚言攻取索倫沙岡。再取喀什噶爾及繞入伊犂城情事。該國似此强横。自應早為完結。以免釀成事端。且俄國帶兵前來。經總理衙門面加詰責。再三辯駁。該公使以實因邊界未能早定。恐該地民人滋事。是以派兵彈壓。委無自恃之意等詞照覆。其言尚為遜順。若不就此轉圜。恐一經決裂。辦理更形棘手。著明諭明緒。酌量各該處情形。會同該國分界使臣。准照該使臣議單。妥為辦理。一面即照會該國西悉畢爾。約定勘界日期。以安邊境。如該夷仍在各邊卡尋釁滋事。即著常清錫綸廣凰奎昌等。吾以現已由總理衙

門知照明誼等准照該國使臣議單辦理。以免再生釁端。並著常清行知喀什噶爾及各城大臣。一體妥為照辦。俾釋猜嫌。此等辦法。本屬事不得已。惟已分入該國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該國如何安輯。其仍隸我界之哈薩克人眾。及烏梁海蒙古等。如何安插羈縻。勿失其心。並應於分界時妥立一切章程。以期久遠相安之處。即著明誼明緒等詳籌妥辦。無稍疏漏。是為至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並照會三件。均著鈔給閱看。

俄國照復

為照覆事。六月二十三日來文。貴王大臣謂貴國大學士如有照覆。斷不至僅有貴國分界大臣所計畫。實與條約

相符一語。並無條約字句講解之語。去歲兩國大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之後。本國分界大臣。已經計畫兩國邊界。應如何勘定之處。自然本國不得不先將該大臣所計畫細閱。是否與條約正義相符。前本大臣照會。本國見本國分界大臣計畫之事。盡遵條約。貴王大臣又謂貴國大學士不論條約。貴王大臣未必全明。前次照會也。貴王大臣謂條約若不能逐字講明。則邊界即不能定議。本國大學士已行知本大臣。將十年和約第二條。止應講解如左。條約以首所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等語。明指勘定界之時。總應以自有之邊境。即以山

嶺、河為界。以為易免日後爭端也。以後所載。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等語。並指出邊界應順常住卡倫附近之山嶺大河。並非順他處之山嶺大河。遇無山嶺大河邊界可順。即應順現在中國常住卡倫而行。如此條約。先將始行勘定西界應遵之處明定後。就將交界應起何處。至何處而行。細定如左。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南至齊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穆特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等語。貴王大臣論照會所載。本應寫西南字樣。誤寫西直字樣等語。本大臣不能應允。和約本不許有錯處。乃若此項和約。譯文與原文間有未符。繙譯官

雖細心繙譯。然與原文不能字字悉符。況他文譯出漢文。
更多礙難。立約之時。本國欽差大臣將和約原文之義。必
先與
貴國
欽差大臣而言也。
貴國
欽差大臣畫押譯文之時。亦甚知其文原義。茲經貴王大臣將和
約原義。欲講論兩歧。本國斷不能允矣。敢問以本國將原
文可以明定原義。或
貴國將譯文欲不與原義講對。而稱遵約。乃係改約。其中何

國有理。至貴王大臣論明大臣所云。即不能往西邊至齋桑淖爾湖。亦應往西南齋桑淖爾湖等語一節。經本大臣詳細閱畢。惟見其論與貴王大臣前所言之相近。並不見與明大臣所云本意相合。又不見此處交界。應按照貴王大臣所計畫而行之。故查本國不願兩國失和好。至今未曾堅欲立時勘定邊界。只望貴王大臣得暇。將交界一事。詳細酌量。即行定擬。按約辦理。其間

貴國邊界官。趁此事未定之時。派隊前往本國境內等情。本國斷不能應允。去歲該官不管兩國大臣會議。輒行派隊。復有此事。實屬不可。本大臣因未接到西悉畢爾總督回

文。明大臣所告本國官一節之因由多寡。現在不能照覆。

嗣後若

貴國官復行派隊前往。本國官兵。必有攔阻。由此則生爭端。

而傷兩國和好矣。為此照覆。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西疆分界事宜。早宜秉公酌定。去歲兩國分

界大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貴國分界大臣博等將兩國

邊界。應如何按十年和約第二條勘定辦理之處。當經計

畫。將分界議單。於八月二十七日交中國分界大臣將軍

明等在案。彼時以條約內載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起往

西直至齋桑淖爾湖可詳覈議單與條約內往西直至字樣未能脗合貴國分界大臣彼特亦未言明漢文錯誤現經貴大臣疊次照會以此條俄文原係西南因俄文譯漢之時誤作西直係繙譯官之錯兩處東北與西南彼此相對自不能改既據貴大臣詳細查閱實屬與條約相符自應由分界大臣將軍明等與貴國分界大臣妥商照辦至分去邊界之舊住人等因其臣服中國有年明大臣等恐被貴國分去不獨與此項人等有礙且恐與貴國無益是以不肯照辦貴國如必欲如此辦理亦無不可惟前項舊住人等均屬安分自應仍前安居樂業毋令一夫失所曾

於上年十月間。照會貴前大臣已在案。今再復申前說。在
本王大臣總係期於永遠和好之意。相應照會貴大臣行
文貴國派出分界大臣。前往會同中國分界大臣。照此計
畫分界議單。勘定邊界。妥速辦結。再現在西疆尚未分定。
貴國人帶兵前來邊界。係屬何意。統希一併照覆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據貴王大臣照會。本大臣行文本國。派出分界
大臣。前往會同
貴國分界大臣。按照去歲八月二十七日。在塔爾巴哈台本
國分界大臣交與

貴國分界大臣計畫分界議單。勘定邊界。妥速會商辦結。本大臣即行知本國。復派分界大臣前往。按照妥速辦理。惟今年天時漸近冬令。恐該大臣未能前赴。因想兩國分界大臣。於明年何時何處會齊。均應由西悉畢爾總督與將軍明大臣彼此行文。先為擬定方妥。本大臣已將此文行知西悉畢爾總督查照行文矣。再照會所稱分去邊界之舊住人等云云一節。本大臣查本國與貴國甚為同意。斷不至令其失所。至所稱本國人帶兵前來邊界。係屬何意等語。本大臣追查兩國和好。已有二百餘年。無論何項事宜。均以和平辦理。彼此並無自恃之意。近

有本國官前來邊界。亦無他意。係本國地方官因邊界未能早為定妥。尚需時日。其間恐有該地方人民。趁此滋事。關繫緊要。是以派出官兵。以為彈壓而備不虞起見。為此照覆貴王大臣。並希查照辦理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十九之二十

1925

1926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同治二年癸亥八月戊寅定邊左副將軍明誼奏竊奴才遵旨於六月初九日將將軍印務交代麟興接署即日起身赴塔爾巴哈台候議分界二十一日抵科布多首臺該處參贊大臣廣鳳率同派委查界之章京員外郎銜阿克敦佈等在彼等候商辦該章京等面稟查勘情形並呈繪圖均尚詳備據廣鳳面稱已奏明派阿克敦佈隨同奴才前往會議並述前在科布多境俄人兵隊滋擾及查明舊有俄人建蓋木房三十餘間各情與奏稟無異其俄人拘牽蒙古守卡弁兵隨即放回據去馬匹什物查無去向無從窮追所

有木房現住之人十二名。均各馴順。事久相沿。現在未使嚴逐。致開爭釁等語。奴才屬其鼓勵在事員弁。小心防範。仍通飭與俄境連界之烏梁海人等。自固藩籬。暗中抵禦。暫示羈縻。奴才於七月初五日始抵古城。令擬設法退遠前進。以慰

聖廬。

明誼又奏。再正具摺間。七月初六日。接准伊犂將軍常清六月初一日來文摺稟。知伊犂五月十六十九等日。派往博勒胡吉爾等處防堵之官兵。已與俄人接仗二次。互有殺傷。緣俄兵係哈薩克領兵帶來。助逆滋擾。其哈薩克台

吉爾色克為助虐罪魁。必須拴勦究辦。自係迫於勢不容已。為拴賊拴王斧底抽薪之計。行令奴才與明緒俟與俄使會議時。將此肇端緣由。切實與該夷言明。屬其勿再輕聽哈薩克之言。速撤兵隊。以固和好等因。奴才屆時自當與明緒照依所屬。與夷使設法剖辨。以杜該國狡賴藉端。但恐該國竟不遣使前來。又將向誰理講。況夷情詭詐。豈肯平心講理。折衝樽俎。恐難遽得消弭。常清摺內聲稱餉缺難支。均係實在情形。日久相持。不堪設想。萬里請

命。上勞

聖慮。亦恐鞭長莫及。如果該國遣使復來。臨時奴才惟有與明緒等

審度時勢於利害兩形之下。酌其重輕。竭盡血誠。勉圖收
束。同日又接明緒咨來六月初四日具奏摺稟。內稱塔爾
巴哈台夏設霍呢雅遜拉爲等三處卡倫。均被俄兵占據。
俄國兩悉畢爾衙門覆文。必須仍照去年所議。以常住卡
倫爲界。即來立界。否則毋庸再議云云。揆其情節。該夷想
不即來會議。但前經我總理各國衙門。仍約其來塔垣會
議。並飭前行令其分路前來勘議。俱尚未見該國照覆。飭
既已遵
旨前赴塔垣。候與會議。未便中途折回。自當前赴塔垣。與明緒等
會晤妥籌商辦。後奏明同任。用顧本轄境該國分路侵擾。

或照依分路勘議。以冀完此巨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勘分西界事宜。當經諭令明誼明緒准照該使臣議單。照會該國西悉畢爾定期會勘。現在明誼已抵古城。著即趕程前進。馳赴塔爾巴哈台。會同明緒。遵照前旨。迅即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使臣議單分界。令其星速派員前來會勘。迅即辦結。毋致另生枝節。其分入該國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及仍隸我界之哈薩克人眾烏梁海蒙古等。分別安插羈縻之處。明誼明緒等務於分界時與該使臣妥議章程。以弭邊釁。哈薩克台吉鐵色克帶領俄兵滋擾邊卡。實屬可惡。並著明誼等斟酌妥協。設法將該

台吉拴獲究辦。以示懲儆。俾定界以後。該哈薩克人等各安邊境。不敢再行藉端構釁。方為妥善。

辛巳。伊犂將軍常清奏。竊查俄夷前因騷擾卡倫。曾經

馳奏在案。五月十八日。據領隊大臣托克托柔報稱。五月十五日。官兵正在博羅胡吉爾一帶地方偵探。見俄夷與哈薩克手執白旗。排開四隊。賊匪甚眾。即向我兵施放火礮火槍。領隊聞信。即派協領烏勒西春等帶兵前往堵禦。彼此互相攻擊。天晚各散。據烏勒西春回稱。帶領官兵擡礮。前至畢爾布拉克地方。索倫兵丁。正與哈薩克對敵。遥望哈薩克約七八百人。俄夷約二三百人。賊多兵少。恐有

貽誤。只得向賊匪開礮。賊匪始零星敗退。又總管富珠爾泰稟稱官兵殺斃哈薩克賊匪數名。其時哈薩克遂乘間搶奪馬匹牲畜。均係哈薩克頭人鐵色克主謀各等語。正在繕摺間。於五月二十日。據托克托索報稱五月十九日申時。忽有俄羅斯哈薩克排列三隊前來撲營。賊勢甚重。將火箭炸礮大礮鳥槍向我營盤施放。馬步賊眾埋伏從山溝繞出打仗。我兵亦施放槍礮拒敵。共殺賊將及百名。直至戌時。賊匪始敗入山灣而去。因眾兵均聽軍令。只准禦敵。不准窮追。現雖大獲勝仗。惟恐聚而復來。懇請速調官兵前來各等語。查哈薩克種類繁多。良莠不一。其距

卡稍遠者。數十年來為該夷所役使。首鼠兩端。此歲以來。因我國羈縻俄夷。與之會議分界。俄夷漸萌驕志。肆意強橫。該哈薩克因而曲意承順阿附。五月兩次逞兵犯卡。查係哈薩克句串前導。而台吉鐵色克實為禍首主謀。前次俄夷有哈薩克導伊等前來之語。是鐵色克之為厲階。實屬可恨。索倫兵丁等家屬。近在邊卡。現與從夷之哈薩克。有切齒之讐。經奴才再三訓諭。只准禦敵。不准窮追滋事。始稍斂手。而其躍躍欲試之念。晝夜不忘。惟夷情叵測。難保不膚想於該國大臣。誣我欺陵起釁。是在

聖明燭照萬里之外。知其姦謀。即如城外貿易圈。奴才曾出告示。軍

民如有騷擾者。重治其罪。使俄人知我國正在會議分界修好之際。總無用兵之心。皆係為哈薩克所愚。意欲出我不備。引之闖入伊犂卡內。肆其所欲。則界已占盡。更何由議分。奴才於拜摺後。將此彙咨行明誼。錫霖明繒。俾得悉情由。轉告該國大臣。破其詭謀。釋其疑慮。方保不致有礙分界之事。至伊犂城之內外軍民商賈。奴才屢經安撫。毋令驚惶。現在托克托素既請添兵助守。奴才遂將前次派出候調之官兵五百名。飭令協領富珠嘿。管帶迅速前往。已嚴諭該將弁等。如哈薩克等仍來劫營偷畜。儘可大加勦殺。設能將搶色克拏解前來。自應訊明如何煽惑起釁。數其幸

貧養養之

恩。重治其罪。並令托克托。設法曉諭俄人。我國已有畢備。萬不

能任爾等徑入伊犂卡內。務即休兵靜候辦理分界。切勿

輕信鐵色克之言。致再敗辱。如該夷幡然悔悟。使可相安。

惟求

皇上訓示遵行。

常清又奏。道光三十年。因哈薩克台吉都拉喇。承襲伊父

公爵。並推

恩將伊叔鐵色克。

賞給三品頂翎。令其幫同辦理屬下事宜。該哈薩克身受

皇恩。至優極渥。宜何如奮勉出力。以酬
高厚之德。乃不但不效力圖報。且唆俄人逞兵犯卡。搶劫牲畜。似
此狼子野心。甘為叛逆。
國家名器。豈容此輩承受。相應請
旨將鐵色克三品頂翎台吉革退。以示懲儆。
常清又奏。竊照咸豐十一年二月。准王大臣來咨。設立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章程。內有各國商情。按月奏報一
條。奴才業准後。將伊犂貿易情形。歷經按月奏報在案。茲據
營伍處呈稱。貿易圈內。三月尚有俄人二十一名。自四月
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九日止。陸續旋回外。現只有俄人

一名等語。奴才伏查現值哈薩克句串俄裏。逞兵滋擾之際。一時不能通商。所有奏報貿易情形。自難按月辦理。應俟分界議定後。俄人撤兵照常貿易。彼時再行循例按月奏報。以符定制。至貿易圈內。我國近因用兵。加意安撫照料。事事示以誠信。何以俄人不待文摺送。竟自私行出境。僅止存留一人。奴才一面行文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詢原委。仍由明緒轉遞。謹將咨文恭呈

御覽。

前任烏什辦事大臣文豐前任烏什幫辦大臣文藝奏。五月十三日。接准伊犂將軍常清來咨。現在伊犂西南正西

西北博羅胡吉爾等處。有俄羅斯兵隊住紮。本處已派官兵分路堵禦。並移咨南路各城大臣查照。務飭所屬各卡倫。嚴加防範等情。十五日復准常清函稱。伊犂官兵已與俄人接仗等語。當即諭令署阿奇木伯克胡達。桃派回兵二百名。責令幹練伯克嘗帶。前往巴什雅哈瑪。畢底爾卡倫各隘口。妥為嚴防。又於十六日。接准葉爾羌參贊大臣景廉來函。內云本月十二日。接據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托克托布函稱。據鵝布泉軍臺回子稟稱。喀什噶爾喀浪達卡倫附近。有布魯特數百人。騎馬前往哈哈轄爾一帶地方。巴爾昌卡倫。通達烏什路徑。密飭嚴為防守。奴才等體察

邊卡。正北有通達伊犂捷徑。西南通達喀什噶爾所屬巴
爾昌卡倫一帶。係布魯特遊牧之地。均與外夷接壤。現探
得西山外布魯特等互相爭擾。此種布魯特有一千數百。
多被外夷逐至海依里克地方住聚。距烏什遠在四五站
之遙。首鼠兩端。難保不生覬覦。奴才等即劄飭署營務副將
托克托布等。將弁兵內選其年力精壯者派妥。豫為備敵。
正在繕摺具奏間。於五月二十四日。接奉議政王軍機大
臣密寄。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聞逆首倭里罕在浩罕城內。是否被害。邪黑阿琿之子孫二
人。是否現住烏什等因。欽此。奴才當即會同幫辦大臣文藝

密商。飭令印房回務章京麟瑞暗查密訪。探得實跡。密咨伊犂。葉爾羌商辦。惟北出貢古魯克雅滿素二卡倫。七八日可達伊犂所屬科里愛曼地方。該處俄羅斯與布魯特交雜。詢得俄羅斯約有三百之衆。有句串布魯特之意。懷若俄羅斯出山循約貿易。奴等密飭官弁遵約相待。不得造次。或伊悖逆而出。亦設防備。相機而作。據前任烏什印房回務章京善魁呈稱。因案降四級調用。懇自備資斧。防堵效力。該員辦理夷務多年。地理情形。尚屬熟習。奴等即飭令帶領回兵。在貢古魯克雅滿素卡倫隘口。小心防守。並時加偵探。於鎮靜之中。妥設不虞之備。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俄人刦營防勦獲勝。請革退鐵色克頂翎台吉。並照料貿易圖情形。行文俄國各摺片。文興奏。烏什現籌防範。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分界無可再議。業於七月二十九日。諭令明誼。明緒。約會分界使臣。准照該使臣議單。妥為辦理。即照會西悉畢爾。約定勘界日期。以安邊境。並諭常清一體知照各城。如俄人前來尋釁。即以此事告知。計常清此時尚未奉到諭旨。茲據奏稱。俄人與哈薩克句串在博羅胡吉爾地方排隊。向我兵開放火礮火箭。經我兵用槍礮擊退。復糾集黨與。續來撲營。我兵用槍礮拒敵。殺賊將及百名。賊雖受創敗去。難保不增添醜類。去而復來。常清務當添派兵勇前

往接應。嚴加防範。不可稍涉大意。該將軍現飭帶兵各員。號令兵丁。來則禦敵。去勿窮追。辦法尚妥。著常清即行遵照七月二十九日寄信諭旨辦理。此次俄人稱兵。實由哈薩克台吉鐵色克向結前來滋擾。實堪痛恨。即革去台吉並三品頂翎。如再向引俄兵刦營偷畜。即著設法將其捆斬。以快人心而除後患。並激勵伊犂境內軍民。同心禦侮。以防俄人越卡闖入邊境。毋稍鬆懈。至俄國貿易國商人。因心懷畏懼。私走出卡。僅留一人看守。常清現經出示。禁止軍民騷擾。並將該國尋釁及伊犂現辦情形。咨行西悉畢爾。措辭甚為妥協。即著知照明誼。錫霖明緒令該將軍等備悉情由。轉告該國大臣。破其詭謊。釋其疑慮。以

期早息爭端。至烏什地方。與伊犂喀什噶爾邊卡。均屬相連。巴爾昌卡倫一帶。俱係布魯特遊牧之地。與外夷接壤。西山外布魯特等。亦難保不心生覬覦。與俄人句結。文興等現已選派弁兵。豫為備禦。著即謹守隘口。嚴密防堵。並飭令回莊伯克及附卡布魯特等。各守疆界。毋任俄人侵越。其喀什噶爾邊卡。亦著景廉行知奎英。隨時防範。毋稍疏忽。

寄俄國西悉畢爾咨文

大清國總統伊犂等處將軍咨大俄國西悉畢爾總督。為咨行知照事。本年四月間。忽有貴國兵隊數百餘人。在我們卡倫附近地方住紮。意甚強橫。向其詢問。並不講理。即向我

兵施放火礮火箭。實屬有意尋釁。甚非和好之道。你們貿易圍之人。自知非禮。亦覺惶恐。本處又慮我們人心不平。致生意外之事。派員曉諭你們商人。照常貿易。勿得生疑。並曉諭我們軍民人等。不准在貿易圍騷擾。我們軍民俱聽我們教諭。並無欺陵之處。詎意貴國貿易人等。忽於五月十八日夜間。私行潛走出境。圍中只留一人。查貴國貿易商人出入卡倫。向報我們派員護送。今私行走去。不知其意何居。因念兩國和好。既不以你們兵隊在外逞強。遂遷怒於貿易商人。至你們商人無端潛走之後。我們亦未窮追。其遺留一人。並善為開導。令其安居度日。又派官兵

眼同圖中現留之人。將所存什物開具細單。各留一分。以為日後憑據。我們復時常派人照料。我們於和好之道。不為不盡。而逞兵強橫。釁由你們而起。貴國夙稱禮義之邦。豈有非理逞強之舉。或貴國大臣並不知情。是你們邊卒私意尋釁。均未可定。應即行知照貴總督查明辦理。為此咨行。

常清又奏。再查俄國分界事宜一節。奴才前將卡外地界訊明繪圖貼說。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分。並咨送明誼明緒各一分。俟與該國會商之時。據圖定議。茲於五月十六日。接准明誼咨稱。三月十二日。奉到寄信

諭旨飭令錫霖會同契爾豐明緒辦理。惟有詳慎將事。與明諱錫
霖明緒悉心調停。和衷商榷。謹遵
訓諭剛柔互用四字。以仰副
聖主柔遠羈縻之至意。惟路途遼遠。夷情叵測。議論未定。朝夕變
更。將來該國或照明諱所擬分辦。抑或仍在塔爾巴哈台
歸為一處會辦。不能懸揣。統俟西悉畢爾衙門覆文到日。
奴才即當遵
旨與錫霖明緒商量妥辦。請
旨遵行。
御批。知道了。

丙戌。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於二月十一日。由蘇州婁門外跨塘折赴崑山。接見戈登。面商進取機宜。該兵官以蘇城太大。兵力甚單。請添雇英國弁兵一百五十名。幫同領隊攻打。冀可得手。臣因需費過鉅。且專用洋兵。易生後患。未遽允行。該兵官再行要求。准添洋兵百名。月給薪糧一萬圓。無論蘇州攻克與否。以一箇月為限。即行辭退。如克蘇城。常勝軍與程學啟所部分入駐守。五日後仍將常勝軍撤回崑山。該兵官於守城一節。據稱遵示辦理。於添雇洋兵一節。云須與英國陸路提督薄朗妥商。似另有意見。臣姑置不與較。昨接李恆嵩稟述。英提督薄朗已為戈登

接至崑山。請臣折回會商一切。臣以江陰軍情緊急。不克分身。令李恆嵩轉告薄朗。隨後回滬商議。蓋深知洋人性情。我苟暱就相商。彼即多方挾制。頃接李恆嵩稟覆薄朗謂須赴京都一行。約三箇禮拜期回。即帶英兵攻勦蘇城等語。臣查江南地勢。各郡縣一綫平排。四水環繞。本屬不易攻取。臣由松滬進兵。嘉興在其南。常州居其北。蘇州界其中。面面賊巢。若萃我兵力。專攻一處。各路之賊。必包抄而入。不但蘇城難克。即已復之城。亦難盡守。是以克復崑太後。臣紓籌全局。必須分路前進。或掎角取遠勢以制大敵。我可抄賊之後。賊不能抄我之後。漸逼漸緊。使賊大勢

不振。筋脈不舒。則蘇州一城可克。克亦易守。此臣區區愚慮。深恐僨事。不求速效之微意也。現在相度情形。程學啟一軍。由蘇嘉交界攻入。已將蘇浙之賊。截成兩橛。兵數雖單。得黃翼升李朝斌兩枝水師。足可依護自立。蘇賊因此亦形慌亂。循序漸進。但使他處無大挫失。稍緩時日。當可得手。常勝軍弁勇。戰守實未可靠。所恃者英人借給戈登開花大小礮位甚多。軍火雜械。時肯濟助。臣故與英官曲意聯絡。冀為我用。以助中國兵力之不逮。惟戈登助攻名義甚順。功成之後。或不至另開釁端。臣亦可嚴詞拒絕。該提督薄朗鼠驕性愎。臣遇事婉商。往往以正言折之。彼見

臣意不甚求助。乃稱赴京商酌。若果至總理衙門飾詞嚇詐。王大臣自能洞燭其情。相機覈辦。惟其中情節。礙難懸揣。臣逐次往復。不及密函知會。用敢據實縷晰陳明。伏乞飭下總理衙門。如果薄朗赴京。似應仍照臣與戈登面議之語。止許戈登協攻。勿庸薄朗督勦。酌量商飭該兵官遵照。如薄朗必調兵助攻。仍先與要約。克復後立即退出。由臣妥籌布置。不得別有要求。是否有當。併候

聖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籌攻蘇郡。常勝軍弁勇。戰守實未可兼。而戈登尚欲添雇英兵。經該撫准添洋兵百名。戈登復

有須與英國提督薄朗妥商之語。薄朗因該撫未回崑山會晤。遂聲稱赴京一行。即帶英兵攻勦蘇城等語。該撫慮及薄朗抵京後。飾詞嚇詐。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機覈辦。所籌甚屬周妥。已諭知該王大臣等查照辦理。將來薄朗到京時。如向總理衙門要求助順。一切均照該撫所議。以正言折之。俾免妄生覬覦。李鴻章計將回滬。仍當隨時密飭程學啟等與戈登聯絡聲勢。以期迅拔蘇城。

丁亥。伊犂參贊大臣明緒奏。竊奴才於本年五月十六日。接據查閱北邊卡倫之領隊大臣博勒果素來稟。於五月初一日至科布多所屬之霍呢輝邊拉扈卡倫。派防禦慶齡。

前往查看。有無俄羅斯兵隊攔阻。次日旋來西藏行至距應設輝邁拉扈卡倫十數里地方。登山瞭望。見有俄羅斯兵隊數百人。在彼住紮。詢據附近遊牧之哈薩克。僉稱此處有俄羅斯五百餘人。至應設卡倫之扎哈蘇淖爾等處。尚有俄羅斯兵隊數百人。前數日來俄羅斯兵隊一百餘人。馱運破車。執持槍矛。在河岸八九天。等候攔阻塔爾巴哈台派來添坐卡倫官兵。因無信息。仍然回去等語。領隊若帶領官兵前往該處安設卡倫。該夷勢必攔阻。不容居住。若與該俄人理論。恐於言語之間不合。搆啟釁端。不得不審度機宜。以顧勘界大局。是以折回。於初十日行抵常

住之瑪呢圖于都爾罕卡倫。當有前汗爵綽坦前來接見。並稱伊等遊牧地方。並無俄人潛占。當即面諭儻有俄人前赴爾等遊牧。或以利誘。或以威脅從服。務各齊心禦侮。萬勿墮其術中等情。具稟前來。旋復接據查閱南邊卡倫之領隊大臣榮全稟稱帶領官兵。逐卡倫行走。直至與伊犂接連之沁達蘭卡倫。查各卡倫官兵軍械。均屬齊整。並附近各卡倫地方。亦無住牧之哈薩克。再查胡蘇圖卡住紮之俄國兵隊。共有二三十人。距卡倫約有二十餘里許。當派人前往驅逐。據該頭人懇稱奉我們上司之話。來此住守。非接文書。不敢撤回等語。博勒果素榮全先後回城。

奴才伏思該夷攔阻我兵。不容前往安設卡倫。其意不過伊
先占踞。或蓋房屋。或安卡倫。曠日持久。以為日後議界指
詮地步。准俄國西悉畢爾咨來覆文。內稱查我們兵隊。至
頭道河巴克圖。距中國常住卡倫之邊界遠。即係我們所
屬哈薩克地方。原因防守
貴國兵隊。恐如去年私出常住卡倫邊界。入我們哈薩克地
方。私立鄂博。並究地偷埋記牌。
貴國兵隊。儻不出常住卡倫邊界之外。毫無妨礙。至我們全
權大臣復往塔爾巴哈台一節。我若接准貴大臣等照依
我們全權大臣所指邊界。毫無更改。我即代奏。復派我們

全權大臣。前往塔爾巴哈台。照依所指地方立記建牌。細
閱兩國議定條約。凡遇西界之事。惟伊犂將軍與我們西
悉畢爾總督彼此行文。貴大臣等非與我對品之大臣。斷
不能與我行文。此後如遇大事。即由伊犂將軍行文。如遇
小事。應與我們鄰境塔爾巴哈台色米伯拉特省固鄂爾
納托爾大臣行文等因。奴才閱其文詞。雖未顯露鴟張。中已
隱藏要挾。仍堅以常住卡倫為界。執為定議。牢不可移。毫
無憑公酌商之語。即其兵隊前來卡外。因防我國兵隊前
往該國所屬哈薩克地方等語。尤係意存狡賴。布圖侵占。
奴才去年辦理勘界事宜。常與該總督往來行文。此次遽稱

非對品不應行文。奴才細閱其咨來清字覆文筆跡。仍係雜哈勞所擬。駕名西悉畢爾總督。從中播弄是非。誠恐奴才常與該總督行文。破其詭謀。若由伊犂轉咨。必不出伊之手。儻有礙於己者。以便改更。似此邊疆大事。其為雜哈勞一人主持。即該國總督並勘界大臣。亦皆聽其指揮。已可概見。查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前已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與之訂期會議。應俟覆文到日。該國如能本年遣派使臣。或赴伊犂。或赴塔爾巴哈台會議。奴才即會同伊犂將軍常清等審時度勢。妥籌辦理。固不可稍涉遷就。亦不可生失事機。現在該俄兵隊。環住卡外。逆情雖未明露。釁端總

不可由我先開。惟宜布置於無形。俾得有備而無患。屢經
督密飭各卡倫官弁。不動聲色。暗為嚴防。並常川出卡偵
探。隨時呈報。督仍當隨時與伊犂將軍等往返札商。務求
妥善。徐圖收束。使其就我範圍。以仰副
聖主柔遠安邊之至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奏。接准俄國西悉畢爾同文。聲稱卡
倫以外。住紮兵隊。不能撤回一摺。俄國兵隊。住紮哈薩克邊界。
名為防守中國官兵出卡。其實欲將分界事宜早為議定。以遂
其詭謀。自應速籌了結之方。俾免藉端尋釁。七月二十九日。本
月初四日。疊經諭令明誼。明緒等。准照該使臣議單定議分界。

由明誼等行文該國西悉畢爾。定期會勘。此時明誼計已行抵塔垣。即著與明緒尊商。恪遵前兩次諭旨。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迅即派員前來會議。一俟訂定日期。即行按照議定會勘處所。妥為辦理。其安插哈薩克人眾及烏梁海蒙古等善後事宜。一併遵照前旨妥辦。永弭邊釁。方為不負委任。所有卡外俄兵。亦應隨時派員偵探。勿得稍涉大意。

己丑。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勞崇光等奏查辦黔省教民一案。請將田興恕扣留川省候旨。當經諭令該督等仍應遵奉前旨。將田興恕撤回黔省。訊明定議奏結。此時自已奉到前旨。田興恕

亦已押解到黔。乃自一月以來。尚未據勞崇光等將此案定擬具奏。想該督等以教民一案事關人心向背。必須辦理持平。所以遲遲至今未即奏結之處。諒亦其間周詳顧慮。勢處兩難。不得不再三審慎。以求萬全之故。惟此案懸宕已久。若再耽延時日。恐外國人性急不耐。又來喚瀆。辦理更為牽制。即著勞崇光張亮基遵照七月十四日寄信諭旨。催提田興恕回黔。將此案持平辦理。迅速定擬奏結。毋再遷延。田興恕本一武夫。其所任用之劣員張茂萱謝葆齡等。前已革職。交勞崇光等嚴行訊辦。該員等在田興恕幕中。欺其不諳文理。多方朦蔽。以致田興恕任性妄為。種種肆行無忌。即教民一案。亦難保非該員等設謀

徵憑所致。且張心培錢登選冷超儒等。被參各款。果皆屬實。是
其明比為奸。倚勢作惡。必久為黔民之所切齒。此等劣員。衆所
共棄。無足顧惜。尤非田興恕之曾任大員。前在湘黔等省曾經
勦賊立功之可同日而語。前諭勞崇光等。將謝葆齡等及被參
各劣員。從重究治。亦因此數人為黔省罪魁。即置以重典。初無
傷於國體人心。諒該督等必能權衡辦理。勞崇光等接奉此旨
後。務即剋日妥為訊擬。如田興恕之任性妄為。實由該劣員等
愚弄所致。究竟何員尤為可惡。係屬罪魁。該督等即將其愚弄
田興恕及或有挑唆懲懲等情。切實查明。盡法懲辦。並將該員
等罪狀詳悉奏聞。以示天下。亦足以大服中外之人心。總之田

興恕殺害教民一案。辦理必須迅速了結。而又必權衡歸於至當。不可使事後復生枝節。及衆情有所不平。乃為萬善勞崇光等接奉此旨。定能仰體朝廷不得已之至意。妥籌遠辦。以慰遠塵也。

壬辰。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常清奏。俄人闖卡撲壓防堵營盤。現派領隊大臣帶兵堵禦等因欽此。奴才伏查黑龍江省。自西北環繞東南。處處與俄國接壤。現在俄國之兵。既與西路搆釁。難保不互通消息。別有詭謀。乘虛滋擾。奴才恭奉

諭旨。遵即率屬熟商。本年各屬接壤夷情。雖尚有狡執地界耕地

割草等事。惟一經執約剖辯。僅止於有所藉口者。蓋心狡
繞。於理所難辯者。亦尚知退讓說理。未便稍露情形。滋其
疑貳。奴才悉心詳籌。惟有欽遵
諭旨。不動聲色。密為採陳務期有備無患。以仰副
皇上諄諄訓誡未雨綢繆之至意。
特普欽又奏。再查自本年四月間。俄酋差員進省。要求假
道通商。借地耕種。經奴才按約駁正。奏明後隨即行令副都
統關保。派員在沿江一帶。嚴密巡查。嗣據該副都統覆稱。
俄酋布色依復差人懇求。免其平毀地畝。經副都統節次
面晓。婉轉開導。該酋始則聲稱他處之地。均聽平毀。惟雅

克薩對過夾心灘地方。係兩國公中地址。已種田禾。撥兵看守。不准平毀。又經該副都統執約辯論。始許飭散看守之人。並言俟秋後伊親見該悉畢爾將軍。轉行該國住京大臣。懇求將雅克薩對過地方。暫借懇種等語。隨經該副都統劉飭前後差派委員遵辦。於七月二十九日。復據該副都統咨。據委員佐領倭興額等先後稟稱。遵劉前往沿江右岸巡查。在阿奇夏納地方。查有俄人越界耕種禾稼八十餘晌。當即率兵平毀。又至霍托瑪爾地方。見有俄人越界種地七晌餘。在鄂爾多地方。見有俄人越界種地三晌餘。均即隨時平毀。又至舊萬爾畢奇地方。見有俄人種

地五十餘畝。始則攔阻。繼而曉諭。亦准平毀。惟於雅克薩對過夾心灘地方。查有俄人種地二百餘畝。馬步兵等一百餘名。各執槍刀。聲言係兩國公中地方。所換和約。並未指明。復與理論。堅不遵循。以致未能平毀等因。又查呼倫貝爾屬界。上年俄人割草之蒙克西里地方。據署總管那爾胡善詳稱。本年復有俄人越界割草。卡官攔阻不聽。派令總管三都克多爾濟往見該瑪兩爾與之理論。據稱係遵大瑪兩爾飭令在此割草。該總管欲面見大瑪兩爾。又稱現在別城。不與見面。再三剖辨。始允稱傳諭將越界割草之人。均即收回。上年俄人越界割草之蒙克西里地方。

因河灘改流狡執。經督據情奏報。嗣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知。已轉行俄國住京公使查辦。迺迄今諒國並無覆文。本年又復爭執。實屬有意稽延。冀圖狡賴。第本年之所爭執者。僅止蒙克西里一處。一經剖辯。即行收回。較之上年似稍斂戢。至黑龍江各岸私墾之田禾。均聽平毀。亦尚知說理。惟夾心灘一處。據委員探稱長約二十里。寬約十餘里。灘西有小河一道。上下河口。俱入黑龍江身大流。餘在灘之左邊。是其地址本屬右岸。迺俄酋布色俄既允許撤去看守之人。迨委員前往平毀。則又以和約內並未載明。賴為兩國之地。並使兵看守攔阻。揆其情形。半屬馴順。

半屬矯強。若與力爭。勢必因之啟釁。又費周張。且該酋布色俄。先有轉行該國住京大臣。懇求暫借之語。可否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住京公使。再與據理分辯。飭即答覆。以清界限而安邊圉。再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據查邊協領烏里布等報稱。額爾固訥河岸。喀拉爾河口。有俄人越界安設水磨板房一所。現在磨麥。又順喀拉爾河。有搭蓋柳條窩鋪三處。並越界轍跡二道。現在無人居住行走。奴才當即嚴飭該管各員。面見該瑪兩爾敦。持和約。以理拒阻。明白開導。令其將房間窩鋪全行拆毀。不准再有越界行走之事。應俟查辦完結。再行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覈辦。合併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特普欽奏。籌備邊防。並俄人越界占墾辦理情形。俄人在伊犂之博羅胡吉爾卡倫。與防堵官兵接仗。雖經我軍獲勝。而該國尋釁之心未已。既在西路搆釁。難保不於東省交界地方。別肆詭謀。特普欽現飭各城副都統總管將存營兵額補足。並將軟弱者更換。整頓軍械。認真訓練。密令邊卡委員偵探。豫防專畫。尚屬周妥。該將軍惟當隨時督率認真辦理。不得徒以空言塞責。致形疏懈。俄人在阿奇夏霍托瑪爾舊葛爾奇等處。越界耕種禾稼。經副都統關保率兵平毀。呼倫貝爾所屬之蒙克西里地方。復有俄人越界割草。經總管三都克

多爾濟與該瑪兩爾理論。俄人旋即收回。惟夾心灘一處。該酋布色依。藉以和約內並未載明。强稱為兩國之地。主使俄兵看守。不聽平毀。又有轉行該國住京使臣。懇求暫借之語。實屬狡詐異常。該處地址。本屬右岸。豈得任令該國侵占。現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據理剖辯。令其知會該悉畢爾將夾心灘占墾地方退出。特普欽仍當向俄酋布色依嚴詞駁斥。不得聽其久行侵占。以清界限。其喀拉爾河口。有俄人越界安設水磨板房一所。及順喀拉爾河所蓋之柳條窩鋪三處。均著飭令委員。向該瑪兩爾據理晓諭。令其將房開窩鋪。全行拆毀。不得稍事遷就。

癸巳。署兩廣總督晏端書粵海關監督毓清奏。臣等伏查
粵海關口。事務紛繁。需費甚鉅。自應力求撙節。以昭覈實。
前督臣勞崇光。會同臣毓清。前請開銷經費。原期釐剔弊
端。實用實銷。以資辦公。而重稅課。溯自咸豐九年九月。派
委英國人李泰國。在粵海關為稅務司幫辦稅務。又於是
年十二月在潮州開設新關。徵收洋稅。無論正雜各款。悉
數併計歸公。並無雜款可作經費。臣毓清與前督臣勞崇
光及接辦稅務司赫德。公同商酌。以此項辦公經費。既無
款項可籌。惟有於稅項內作正支銷。並議定俟辦有成效。
再行酌議請給。由是外國人頗形踴躍。自幫辦以來。弊絕

風清。咸豐十年七月第一次關滿。所徵稅銀。已較從前加增。十一年七月二次關滿。所徵稅銀。又較上次為旺。此稅務司幫辦洋稅之著有成效也。如部議奏內奉駁咸豐九年尚無稅務司名目。飭令詳細聲覆一節。查英人李泰國。於咸豐九年九月間。持有五口通商大臣劉諭來粵。在前任監督臣恒祺任內。於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開辦。即設立正副稅務司。並外國寫字及扞子手。通事人等。幫同收稅。當經前督臣勞崇光。於是年十一月間附片奏明。其時不即奏請開銷經費者。因稅務司言及甫經試辦。一切需用人等。經費多寡。尚難豫定。是以暫緩奏報。而潮州新關。亦

於該年十二月初九日。李泰國由省前往開辦。議設委員。並稅務司人等。開港立關徵稅。其赫德呈報總理衙門。粵海潮州關收支清摺內。自第一結報者。係因和約後扣還英法兩國五分之一。以第一結起。即將各海關稅務司經費。順序按結開列。並非云稅務司經費。自第一結起也。臣等業已飭令赫德自開辦起截算清楚。造具支用清冊送部。其用過經費。應請准於稅項內另款作正開銷。此原奏內所以請自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稅務司開辦之日起。議給經費之原委也。又奉駁關署書役人等經費。事前未據報部有案。事後又不造冊送部。行令實力覈減一節。查海

關徵稅。既經澈底澄清。所有協同巡緝及盤查秤艙登填數算之書役通事人等。薪水飯食紙張等項。實力覈減。每月尚需銀七千六百五十餘兩。委係實在情形。萬難再減。惟因稅務司所用經費。於辦有成效後。始行議定給發數目。未便將關署書役人等用項。先行奏請。此事前未及報部有案。是以與稅務司經費一併奏請之原委也。又奉駁所需前項銀兩。即在船鈔項下動支。如有不敷。在子口稅項下撥補。不得動用正額盈餘一節。查粵海大關及潮州新關。每年徵收船鈔。約四五萬兩。除總理衙門提撥三成。及本省擬設同文館奏提經費外。僅存二三萬兩。以大關

新關經費。每年共需銀九萬餘兩。為數已屬不數。且查條約內載。凡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均在船鈔項下撥用。至子口稅一項。大關及潮州新關。自奉大開辦起。即將三連單運照等件。逐一備齊。迄今並無洋商來關請領。毫無所徵。據赫德稱廣東子口稅。非長江可比。廣東港汊紛歧。殊難辦理。其條約內載。原為使商起見。今各洋商既不願赴關領照。亦難相強。是以子口稅一項。更無從指撥。擬請仿照天津海關成案。於進出洋稅項下。每兩坐扣銀八分。為支銷經費之用。如有不敷。准由船鈔及舊設各卡口稅餉項下撥補。儻有盈餘。仍隨正稅解部。此實支實銷。必

須動用實款之情形也。又奉駁此項既經另請開支。其舊設經費。即行裁撤。不得重複開銷一節。查粵海一關。為通省外洋總匯之區。所有惠潮高雷廉瓊沿海各府。皆有額設口岸。差派書役稽查徵稅。歷年既久。用人亦多。前經酌減規費。迨道光二十三年。改定五口通商章程。裁撤洋行。復將向有之費革除。是以奏准定于飯食公費一款。聊為補苴。雖云規費全無。然較之近年徹底澄清者有間。況粵關之設。迄今二百餘年。不僅與新關牛莊漢口各港不同。即與江海福州等處亦異。自設立稅務司幫辦。又經英法二國扣抽五分之一。該書役人等。無不勤慎當差。毫無弊

實。是以體察情形。力求撙節。量加津貼。必不可少者尚需此數。並無重複冒濫。儻將舊設經費裁撤。必致辦公竭蹶。不足以示體恤而昭激勸。此舊設經費仍請照舊開支之情形也。臣等竊思自設稅務司幫辦徵收洋稅。洵能興利除弊。無漏無苛。可否額懇

天恩。俯准將所需經費。分別動用開銷。俾資辦公津貼。則該稅務司及書役等仰體

皇上鴻慈。自必益加感奮。臣等為覈實辦公。有裨稅務起見。不得不縷晰瀆陳。

御批。該衙門議奏。

丁酉。伊犂將軍常清奏。伏查俄夷狡獪叵測。變幻萬端。然
總不出侵占一語。
聖明指示。恐其帶兵前來豫占地方。今果不出
宸算。該夷竟敢句結哈薩克屢犯卡倫。意圖內竄。幸精兵力尚健。
竭力堵禦。始行退去。揣其奸計。必膚想於該國。難免加兵
前來。或因山溝歧路通遠。乘隙竟來劫營。種種情形。難以
豫料。惟有添派兵勇。加意防範。以期周密。至分界之事。以
伊犂而論。與他處不同。他處距內地稍遠。或曠閒餘地。該
夷取便水草。即令包去。尚無大礙於事。至伊犂之哈薩克
布魯特。近處卡倫。與內地逼近。聲息相通。乃伊犂之外障。

百餘年深受
朝廷養養之恩。安肯叛去。索倫等四愛曼。均距卡倫較近。其
家室牧養。更不肯絲毫受其蹂躪。即使哈薩克布魯特有
從逆者。亦係離卡稍遠。被其利誘威脅。業已為其所役。若
使我
國能庇而生之。該哈薩克等具有天良。亦未見其終為所用。
是伊犂地方情形。未便任其多占。昭然可見。奴才前經繪圖。
將卡外哈薩克布魯特遊牧之處。繪明貼說。咨送明誼。明
緒等處。諒亦深知情形。今蒙
聖諭詢及分界有無關礙哈薩克及布魯特生計之處。奴才宜如何

仰體
聖人保全黎庶之心。柔遠安邊之意。方為不負委任。謹俟該國咨
會到時。如由明誼會辦。則繪圖貼說。歷歷可證。此間不能
將附近卡倫之地包去情形。該將軍無不深悉。必能與之
反覆辯論。惟該夷現在伊犂卡外逞兵。其分界之事。伊必
不肯前來會議。其間曲折。必須從中另有定論。或可藉息
兵端。似於定界之事較易。如欲分辦。仍在塔爾巴哈台會
商。督必與明誼錫霖明緒和衷咨商。與該夷據理駁辯。百
端曉諭。勿令任意侵占。至前派之委員哈布齊賢業已出
缺。即當補派熟習輿地之員。前往塔爾巴哈台聽候差遣。

若該夷仍不會議。倏爾添兵前來。強占地方。大肆強橫。則
惟有激勵兵勇。極力堵禦。固守疆土。以求無損
國威。聊盡臣職。尤有深慮者。當此交兵之際。俄夷包藏禍
心。以詭譎行其嘗試之計。設若忽爾前來伊犂。假以商量
分界事宜。彼必藉口此次逞兵。乃哈薩克等所為。並非我
國本心為詞。若拒而不納。反失和睦之意。愚昧之見。儻
果有此舉。議明不帶器械。只准十人入卡議論分界事宜。
以昭慎重。
常清又奏。近日以來。俄兵猶在卡外盤踞。唆使哈薩克時
常由山溝潛來。偷竊牲畜。兼有窺伺之事。因事關外夷。

投鼠忌器。若不將哈薩克痛勦。無以翦俄夷之黨翼。儻操之太過。大肆撻伐。又恐哈薩克以俄夷為護身之符。百計調唆。千方引誘。終成兵連禍結之局。不但於分界之事有礙。即防堵軍餉。亦恐日久難繼。前於五月二十四日。哈薩克賊匪。黑夜竟由山溝小路潛入。滋擾卡倫。搶掠牛馬。與索倫營房相近。以致該營男婦老幼。聞信驚懼。適值協領富珠喇帶兵到卡。賊匪始由山溝逃竄。又五月二十四二十六等日。西南鄂爾果珠勒卡倫。亦有哈薩克俄兵直撲防堵營盤。施放槍礮滋擾。經總管德格都整隊堵禦。我兵奮力驅逐。該匪落荒逃去。經內附之哈薩克拏獲俄夷三

名。解送前來。妥飭交營務處善為看守。加意優待。以明我國並無歉陵之心。仍存和好之意。實係該夷聽信謀逆之吟薩克。旨行決裂。即此不斬俘因之一端。已可概見。因思我雖示以信義。化其梗頑。而該夷斷不能悔悟。仍從中暗算。另設詭謀。稍涉大意。致彼長驅直入。貽誤匪淺。奴才即派領隊大臣圖庫爾帶兵六百名。前往圖爾根地方。與索倫營相近。擇其適中之地紮營。以為博羅胡吉爾大營後路應援。兼可防守索倫營防。以期人心安貼。其所屬巴燕岱領隊大臣一缺。即委錫伯營領隊大臣布爾和德兼署。現因差遣之人。查有撤任候訊之領隊巴哈善。雖未定案。而軍

務緊要。難以緩待。當派該員帶領滿營兵一百名。額魯特兵五百名。回子兵二百名。前往西南鄂爾果珠勒軍營助守。並派降調領隊錫拉那。馳往博羅胡吉爾軍營。幫同領隊大臣托克托素。辦理防勦。可期周密。並派佐領及遣戍已革副將達年等。帶領遣勇六百名。馳赴博羅胡吉爾大營堵禦。以助兵力。一俟明諳明緒等。按圖定議分界。便可息兵修好。永靖烽煙。實所欣企。查哈薩克布魯特種類眾多。良莠不齊。從逆者固應痛勦。而良善內附。送羊助馬者。不能不加意安撫。以示區別。茲有哈薩克之頭人薩烏魯克。郭密爾伯克。伊斯瑪伊勒。布魯特俾托克索拜。客里齊

鄂莫爾雜克木拉塔里蘇里坦胡勒伊斯巴卡魯木瑪罕拜塔椰拜布拉等均經親遞回字寫明真心內附情願與大皇帝出力並用手印圖記如此言甘意切且肯出力拏賊送羊助馬續又拏獲擄刀行刺之哈薩克一名看來似非首鼠兩端然亦不可盡信督曾屬各營時時防範加意控馭適於六月十一日接據托克托奈錫拉那報稱六月初九日申刻探有哈薩克大隊內夾俄羅斯人等馬步賊匪甚多越嶺前來當即帶領各營官兵馬隊並遣勇步隊車礮槍礮以及鳥槍兵丁在山溝內寬闊之處排隊堵禦賊匪施放槍礮火箭勢甚兇猛經我兵奮勇直前傷斃賊匪四五

十名。賊勢稍懈。當令協領烏勒西春。富珠哩。並帶遣勇佐領伊克坦布。已革副將達年等帶領各營馬隊官兵遣勇追襲。趕至山口。賊匪奔竄。得獲勝仗。至戌刻收隊回營等語。奴才查該官兵遣勇等專司防禦。茲因賊匪意圖內竄。竟能力遏兇鋒。接仗獲勝。謹臚列實情。仰慰

慈懷。其出力之官弁兵勇。奴才暫時存記。統俟彙案奏請獎勵。奴才惟有倍加謹惕。力竭血誠。以仰副

聖主柔遠安邊之至意。

常清又奏。竊查從逆之哈薩克等。自敗退後。句串俄夷。現在離營稍遠住紮。並未散去。且時時窺伺。屢次乘夜潛來

偷刼牛馬。是其鬼蜮伎倆。不得不防。兼以彼處虛實未能盡悉。儻稍形鬆懈。必墮其奸計。刻下領隊大臣托克托奏圖庫爾降調領隊錫拉那分紮西北博羅胡吉爾圖爾根卡倫。為前後應援之勢。並添擡礮十尊。綠營官兵五十餘名。而偵得該夷添聚人。並無息兵之念。西南有前任領隊大臣巴哈善總管德克都帶兵防堵。據報與賊營偪近。兵力過單。不敷堵禦。奴才添派滿兵一百二十餘名。察哈爾兵四百名。額魯特兵六百名。回子兵一百名。綠營兵五十名。又派佐領蘇伯屯等三員。遣戍已革員外郎吉光等五員。帶領遣勇五百名。前往助守。以壯聲勢。查伊犂地勢寬

關。坡陀歧路。犬牙相錯。處處可通。苦無阨要之區。當關據險。是以南北兩路。分兵甚多。此外猶不免有闌入之處。督焦思籌畫。與領隊大臣。並各營章京等。暨熟習輿地之員。悉心訪查商榷。亦苦兵不敷用。防不勝防。恐有顧此失彼之患。前因遣失兵丁數名。正在訪尋之際。查有滿兵三名。因交伏送失山徑。為哈薩克所擄。又有守卡倫蒙古兵二人。黑夜被哈薩克擄去。送至俄營。俱未傷害。現經該夷將五人送回。帶有給營官回子字一紙。督令通事譯出。只要前拏來俄兵三名。並無別語。並據西南防堵巴哈善報稱。俄營差哈薩克送到回子字一紙。閱其情詞。雖無大悖之

處。而立言兇橫。其心叵測。竟向我
國要將良善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俱行逐出。交伊辦理。
儻不交出。即在內地各處任意捉拏等語。查內附之哈薩
克布魯特等。世受
天朝豢養之恩。不肯從逆。近又出力報效。並有供給馬羊之舉。
尚未獎勵。若遽驅令前去。必受誅戮。豈非杜絕從善之機。
令人解體。弩現在設法令營員等回覆一信。以責其私入
之非。並駁其非理之請。此舉斷不可行。至前次打仗時所
獲俄夷三名。言語不通。亦擬差弁押令交還。以示大公之
心。並無逞兵之念。惟該夷狡猾萬端。令人難測。正在通信

之際。俄營忽又排列隊伍。意圖撲營。幸而我兵早有準備。不致受其愚弄。奴才所添之兵勇。甫經起程。尚未抵營。近接巴哈善報稱。於六月十五日接仗。殺賊六名。十九日接仗。殺賊二名。又於二十一日辰刻。夷賊整兵備馬。配帶器械出隊。我兵相機堵擊。並率領各營官兵礮隊出迎。該匪拒敵。施放大礮炸礮火箭。我兵奮力。槍礮齊施。殺斃賊匪五六十名。賊始退去。追至鹽山口地方。沿路拾獲大礮子炸礮火箭多件。約至申刻。該匪竄西南松林之內紮營。未便窮追。恐墮奸計。並請添兵添礮。以備防勦等語。奴才竊思該夷既不靜候分界。輒恃強逞兵。正與營員通信。意似和好。

乃回信未去。又復整備軍馬。大肆猖獗。是該夷之詭譎變
幻。實難以情理揣測。惟以小心防範。布置周密。嚴諭帶
兵官員並營弁兵勇等。毋得疏忽。墮其阱陷。固不可輕出
邊界。以存貪功之心。亦不可坐視猖狂。致遂侵占之計。總
以固守疆圉。相機禦侮。以仰副
皇上羈縻外夷。綏靖邊疆之至意。
常清又奏。再查伊犂設有領隊大臣五員。平時可以商量
公事。遇有軍務。亦可分路帶兵。頗資襄理。前因巴燕岱領
隊大臣員缺緊要。曾委索倫營領隊圖庫爾署理。現因博
羅胡吉爾圖爾根索倫營房地方緊要。派委領隊大臣托

克托索圖庫爾帶兵前往防勦。其布爾和德克興額二員。俱兼攝領隊圖記。並可保護城垣。而參贊大臣。一時未能到任。不惟本城公事。鮮可商量。即派兵防勦。亦屬乏員管帶。督材疏任重。惶悚實深。溯稽舊案。各路遇有軍務。原有調員襄辦之案。查有葉爾羌幫辦大臣武隆額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穆克登額。均經身歷戎行。熟諳軍旅。現奉

上諭著該員等回京當差。計期必皆卸事。督一面奏

聞。一面飛咨該大臣。令其速赴伊犂。以備差委。俾督得收指臂之效。並分咨平瑞景廉。儻新任大臣尚未到任。務即派員接署。俾該二員及早前來。又伊犂兵額雖多。而九城兩滿營

四愛曼鎮標七營星羅棊布。除守禦出征。及南北兩路換防各卡倫。分派一切差使外。所存勁旅無多。儻哈薩克等寢息句串之謀。不復侵占內地。便即休兵。實所甚願。若仍逞兇黷武。猶須添兵。實難敷用。奴才擬調烏嚕木齊綠營官兵一千五百名。阿克蘇換防兵五百名。現已咨會都統平瑞。辦事大臣奎棟。務將軍裝馬匹器械。整理齊備。一得飛調之信。即飭委員管帶前來。幫同堵禦。

伊犂參贊大臣明緒。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竊奴才於六月初三初十等日。先後接准伊犂將軍常清咨鈔具奏摺稟。內稱俄羅斯兵隊闖卡尋釁滋事。撲壓防堵

營盤。經官兵擊退。行令奴才等轉飭所屬各卡倫。嚴密防範各等因前來。奴才等伏思該俄人雖極狡獪。上年兩次來塔會議勘界事宜。尚覺外貌馴順。以為總俟議明界址後。再行移兵住守地方。今年未奉明文。該國頭人遽帶兵隊數千人。越境分住伊犂。塔爾巴哈台兩處卡外。屢經派員理論。不惟不聽。反逞強橫。茲該夷復又移近伊犂傳羅胡吉爾卡倫住紮。輒即帶領兵隊數百人。闖卡尋釁。其為立意決裂。已可概見。幸我官兵急力堵禦。大獲勝仗。實足以振國威而寒賊膽。目下該夷雖然退出卡外。尚在科斯莫營地方住紮。或因累受敗辱。不肯甘心。調集兵丁。再撲卡倫。抑

或知伊犂已有準備。不敢再犯。遽帶兵隊越境來塔恐嚇。亦未可定。查伊犂現在設有重兵。足資控制。似不致於大局有礙。惟塔爾巴哈台城小兵單。現在各卡倫外。又有該國兵隊數百人住紮。儻該夷來此要挾。如我不能滿其慾壑。定必肆意逞橫。奴才等前已飭各卡倫官弁不動聲色。暗為防範。飭蒙古佐領三吉帶兵一百名。在城週一帶住牧。並飭管營官員。按期操練。查現在滿漢存城官兵。僅有三百餘名。儻遇緩急。恐難應變。奴才等現復添派蒙古佐領蒙庫吉爾噶勒。飭帶兵一百名。並前派之兵。仍借遊牧為名。在城附近駐紮防範。以壯聲威而資控制。第查該蒙古兵

丁。原放官廠牲畜。向不操演。未能熟諳紀律。是以奴才等發給該兵丁鉛丸五百出。火藥一百斤。並面屬該管領隊大臣榮全。不時將該兵丁勤加操練。以備不虞。惟查土爾扈特習尚強健。素為該夷所畏。復飭諭王台吉等。揀選精壯阿勒巴圖二三千名。聽候急時調撥。奴才等又恐卡外住牧內服之哈薩克汗王台吉等。聽其煽惑。均懷首鼠兩端之心。已飭該汗等。儻有俄人來我邊境。斷不可貪其利物。聽其驅使。並各豫挑選數百名阿勒巴圖。聽候何時檄調。再來助禦。並復調前汗爵綽垣公阿吉台吉廸納雜爾等。輕騎來城。奴才等再行晚以大義。告以利害。豫消其從逆之念。

而堅其向化之忱。至各卡倫外住紮之俄人。目下尚無尋生釁端情形。惟據胡素圖卡官報稱。於四月十六日。有俄羅斯兵隊四十餘名。來往在卡內住紮等語。奴才等當即委派筆帖式巴彥圖。前往查詢。據該國頭人聲稱。奉伊上司之諭。來此看守俄國地方。巴彥圖告以兩國界址尚未議定。如你們要來等候會議。亦應在我們卡外等候。何得輒來卡內住紮。若不撤去。我們稟知我們上司。亦派兵隊前來。大有不便。該頭人言稱我們暫住幾日。趕緊稟明我們上司就走。萬不久留。你們不必再派人來了等語。奴才等詢其光景。尚屬馴順。若再派員前往。向其偪迫。恐致決裂。又

據卡官呈報。於六月初九日。忽來俄羅斯兵隊八十餘人。帶領哈薩克一百餘名。執持槍矛。亦在卡倫內住紮等語。奴才等當即派委筆帖式察倫泰。前往查問。回城西稟議夷前後兵隊。均已撤去。探現在已離卡倫一百餘里烏蘭莫多樹窩子地方住紮。卡內並無俄人。地方照常安靜。又接據巴克圖卡倫官呈報。卡外頭道河地方。原有住紮俄國兵隊一百餘人。昨於六月十一日。忽來俄國兵隊八十餘名。隨帶哈薩克一百餘名。馱運礮車。執持刀槍。均入原住俄兵營內等情。伏查該夷兵隊。突如其來。欵然而去。情形叵測。自宜嚴密防範。本年現屬更換烏魯木齊等處滿營

戍防官兵之期。所有派來更替官兵。至今尚未抵塔。飛咨各該處迅將應派更替官兵。催令起程來防。俟該兵丁抵防後。奴才等再看事之緩急。酌將應撤回營官兵。或留數月。以備助守。奴才等自應暗中布置。不敢稍形弛懈。而舉動更不敢張皇。惟有外示鎮靜。內嚴防範。儻該夷有逞兵要挾情事。奴才等仍應以禮譬諭。惟於理論之中。微寓婉商之意。如肯遵中定議。即可相機妥籌。萬一戎馬窺邊。只可備兵嚴防。斷不敢輕易開仗。一面再以情理勸解該夷。儻能稍有迴轉。即此完結。免構兵端。方為至幸。再前准伊犁將軍常清轉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咨送照會俄國西

悉畢爾衙門公文一件。奴才等當即飭交貿易圈居住之色克德爾官轉遞去後。茲於六月二十二日接准該色克德爾官送來該國西悉畢爾總督覆文一件。奴才等閱看外封。係咨覆明誼之公文。未便拆閱。當於是日加封。仍行轉遞伊犂將軍常清。應俟該將軍閱後。分咨前來。該夷或照明誼所擬分辦。抑或仍在塔爾巴哈台歸為一處會辦。奴才等即當恪遵節次欽奉

諭旨。與將軍常清等妥籌會辦。以仰副

皇上柔遠安邊之至意。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魁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奏。竊

查科布多所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與俄羅斯吐連。其哈屯河一帶地方。恐有外國人等越界侵占遊牧。每年夏季。由喀爾喀圖什業圖汗札薩克圖汗賽音諾顏三部落公札薩克內。擇其明白幹練者。輪流挨派一員。督率喀爾喀杜爾伯特唐努烏梁海弁兵。前往巡查等因。歷經遵辦在案。茲屆巡查之期。據署理賽音諾顏部落盟長副將軍何貝公車登扎布出派扎薩克頭等台吉佈音濟爾噶勒備文呈送前來。當經將軍明誼以分界有關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曾由唐努烏梁海總管楚勒圖穆棍布旗下。劄調通曉俄語之閒丁琛伯勒作為通事。飭令隨同扎

薩克佈音濟爾噶勒等。稽查邊界。偵探俄夷在阿勒坦淖爾貿易。有無句結該處烏梁海情形去後。續因將軍明諒先期前往塔爾巴哈台等候俄使會議。於六月初九日起程時。而屬弩等若查邊弁兵旋回。即將所詢情形。咨送行轅。候與俄使辯論。今據該扎薩克頭等台吉佈音濟爾噶勒等旋回西稟。台吉等遵諭前往哈屯河一帶巡邊。行至烏蘭布哩雅地方。台吉因患病未能親往。惟梅楞沙克都爾扎布等。前往哈屯河附近周查。來去八日。仍回烏蘭布哩雅齊集。據該梅楞詳述。行至庫克烏蘇地方。見路滑山險。不能乘騎。隨棄馬步行。約數里許。林木叢雜。路尤險仄。

即問嚮導兵齊德克盤詰。據稱自道光十九年充當嚮導兵以來。每年跟隨巡查哈屯河一次。並未到過哈屯河。實不知路徑。俱係至庫克烏蘇鄂博。將上屆所埋對牌換出攜回交差。梅楞等未敢即回。復向該處年老之人詰訪。亦云雖聞去此二三站有哈屯河地名。並不識路徑。亦無人前往。梅楞等無法折回。理應據實聲明。又稱道經吹河庫舍莫多等處地方。見有俄夷舊蓋房屋四十一間。此外尚有餘養牲畜木圈數處。又烏蘭布爾噶蘇地方。有俄羅斯百餘名支搭帳房。在彼貿易。路遇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察罕。隨即向其詢問俄人蓋房貿易原委。據伊聲稱

俄夷不惟久在我們特凌格特烏梁海遊牧貿易。且我們烏梁海原編為七旗。設總管二員。除與科布多呈進皮張外。並與俄羅斯交送鹿皮。實因相沿年久。原委無人記憶。今年春季。已由科布多派員查勘繪圖呈報在案等語。台吉等即飭該梅楞沙克都爾扎布。將所過地方。繪具草圖。並將偵探情形。詳敘稟內。祈請轉呈將軍衆辦等情。查其所稟雖與科布多前奏大概相同。其所謂歷年僅查至庫克烏蘇地方。並不知哈屯河路徑。以及路遇總管齊察等所言特凌格特烏梁海。有與俄羅斯交送鹿皮之事。俱係一面之詞。雖年月久遠。無所依據。當此分界未定之時。不

能不據實陳明。

葉爾羌幫辦大臣武隆額奏。竊奴才於六月初九日。准伊犂將軍咨稱。俄夷句結哈薩克。在沿邊卡倫滋擾。勢甚强横。現經派兵堵禦。實乏諳練大員。應由五百里飛咨葉爾羌幫辦大臣武隆額查照。於文到日即行束裝起程。由冰嶺前來伊犂。以便帶兵勦辦。除具奏外。並咨明葉爾羌參贊大臣。在於南路派委大臣暫行署理幫辦事務等因准此。奴才伏思伊犂軍務緊急。未便稍事延緩。謹擬於六月十五日束裝起程。由冰嶺前往。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遵籌伊犂分界辦理防禦情形。添

兵守卡。堵禦獲勝。調武隆額等來營。續獲勝仗各摺片。明瑞等奏。先事豫防。麟興等奏查邊情形各摺。俄人在伊犂卡外逞兵。疊次撲我營盤。並聽哈薩克回匪句結。越嶺內犯。均被我兵先後擊敗奔竄。防堵甚屬嚴密。惟俄人添斜熏輿。復來滋擾。亦恐不免。常清現調武隆額。移克登額。前赴伊犂差委。著即迅催該員等馳往。以便帶兵防勦。本日已諭令平瑞。挑備烏嚕木齊綠營兵一千五百名。奎棟。挑備阿克蘇撫防兵五百名。聽候調遣。如俄人仍添熏內犯。伊犂官兵不敷應用。即著常清飛咨平瑞。奎棟。迅將備調官兵。飭令馳赴伊犂助勦。常清布置各節。不得不如此辦理。惟此事須以速於了結為是。仍當遵奉前次諭旨

辦理。以為後日轉圜地步。至伊犂地方團眾。當嚴密稽察。以清內奸。勿令與外夷句結。是為至要。所稱俄人如果前來伊犂商議分界。擬先與議明不帶器械。祇准十人入卡。籌畫亦尚周密。惟前已疊次諭令明緒明誼。令其照會該國西悉畢爾。約定勘界日期。會同該國使臣。准照該使臣議單。妥為辦理。並諭知常清。令其行知各城大臣。一體妥為照辦。著常清仍遵前旨辦理。其伊犂分界事宜。亦著該將軍知會明緒等。統由塔爾巴哈台議定。以歸畫一。此時伊犂疊獲勝仗。轉圜較易。並著明緒明誼。乘此機會。速將分界事宜辦結。以免別啟釁端。其哈薩克布魯特人眾。分入俄國。及仍隸我界之哈薩克等部落。應如何分別

安插。並著常清知會明緒等。於分界時妥議章程。俾無後患。至良善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自不能任聽俄人強行索去。致令回部人眾解體。其出力報效。並打仗出力之官弁兵勇。並著常清彙案奏奬。以資鼓舞。塔爾巴哈台所屬之胡素圖卡內。有俄人兵隊擅來住紮。雖經撤退。難保不去而復來。並有續添俄兵。與巴克圖卡外原住俄兵合隊。情形叵測。明緒等所籌布置。尚為妥協。明緒明誼。仍當遵來前次諭旨。向俄營告知。以現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准照該國使臣議單辦理。令其靜候使臣來塔定議。仍一面嚴加防範。勿稍疏懈。至科布多所屬之哈屯河地方一帶。經麟興等派員前往查勘。行至庫克烏蘇

地方。因路險林雜。不能前進。據嚮導兵稱。自道光十九年以來。並未到過哈屯河地方。巡邊事務。廢弛已久。惟現當分界之時。不得不詳查辦。仍著麟興揀派委員。探明路徑。並查明該處有無俄羅斯兵隊。如無兵隊阻截去路。即飭前往查明。以清疆界。至烏梁海每年交送俄羅斯鹿皮。日久相沿。且當分界未定。人情惶惑之時。茲事祇可毋庸深究。本日復據景廉密奏伊犂奏查哈薩克承襲汗爵公舉之人。與前奉諭旨兩歧一摺。綽坦冒襲汗爵。前據景廉於結案時奏明情尚可原。曾經降旨加恩寬免其罪。嗣因常清奏查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並未將前奉諭旨聲明。復經諭令常清景廉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

襲汗爵之人。並未將綽坦汗爵革除。現據景廉奏稱該遊牧人等。久經遵奉綽坦為汗。且該綽坦又有不肯歸順俄國之語。塔爾巴哈台邊境哈薩克人眾。皆係綽坦所屬。值此邊疆有事之秋。自應設法羈縻。本日據明緒等奏。恐內附之哈薩克被俄人煽惑。已調綽坦等輕騎來城。曉以利害。可見綽坦尚能為我盡力。豈可令其妄生疑懼。綽坦著仍准其承襲汗爵。其常清現在行查塔城公舉應襲汗爵咨文。即著明誼密行撤銷。以安其心。切勿輕行宣露。致生枝節。明緒奏接俄國西悉畢爾總督覆文。因外封係咨覆明誼。未便拆閱。仍轉遞伊犂拆閱等語。明緒既與明誼常清等同辦一事。於接到覆文時。儘可先行拆閱。如有

應行覈辦之處。庶無貽誤。閱後加封轉遞。祇須知照拆閱一節。以免展轉耽延。嗣後常清明諳明緒遇有公文。均當如此辦理。不必過於拘泥。現在所遞公文。著常清於拆閱後。即知照明諳明緒妥籌辦理。

葉爾羌參贊大臣景廉奏。伏查督偵探俄羅斯布魯特情形。並逆首倭里罕邪黑阿渾子孫下落等因。督前曾函致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奎英等。屬令密飭該城阿奇木伯克派委回子出卡。源源偵探。隨時呈報去後。適來連接探單。始稱倭里罕陷入浩罕城內。不知生死。繼則稱由浩罕城內逃出。中途被害。近復稱胡達雅爾因被倭里罕辱罵。將

其殺害。那黑阿渾子孫。或稱在倭什地方。或稱在業瞞干城。或稱附從希皮察克布魯特。均無確實消息。至布魯特隨從俄國一節。近日遞到探單內稱沙雅克愛曼布魯特伸塔依里克之子洛斯滿薩依卜噶什愛曼布魯特伸鄂爾滿之子察爾根加塔。那依之子密那普等。率領許多俄羅斯。將安集延地方。托果斯吐拉。玉木噶里庫勒特虎。三城占據。並云阿哈瑪塔爾愛曼俄羅斯頭目巴什吐克皮提雅爾伊拉愛斯噶。有撒布魯特胡爾奇帶領俄羅斯七百名。前往喀什噶爾之信。又柯克沙勒愛曼布魯特阿布都拉滿遞阿奇木字。內稱我弟由庫勒愛曼俄羅斯處旋

回。所有柯克沙勒愛曼布魯特。俱交我管束。又楚拉愛曼布魯特俾坎爾底來字。內稱布魯特鄂斯滿察爾根。二名。因受俄羅斯委屈。句結布魯特一萬二千名。在松庫勒地方。將俄羅斯阻擋。打仗三晝夜。擊斃俄羅斯五十七名。帶傷者無算。俄羅斯均由察巴哈路上逃出各等語。奴才伏思浩罕倭什等處地方。在喀什噶爾卡外。約十五六站之遙。中隔布魯特愛曼所有偵探消息。大半得之傳聞。是以倭里罕。邪黑阿渾子孫下落。言人人殊。總不得實在去向。至俄羅斯占據安集延城池。或引誘布魯特隨從。或與布魯特搆釁。雖卡外蠻觸相爭。向不過問。然不得不豫為防範。

惟所占城池。究竟距喀什噶爾。烏什。伊犂。約若干站。採單內並未聲敘。而前次所採隨從俄羅斯之哈哈沙爾科罕。貢古魯斯等布魯特。與近日採單內所稱地方人名。多不相符。實屬不解。奴才已將前後採單不符情形。函致奎英。福珠洛阿。屬令嚴飭該城阿奇木伯克庫圖魯克。選派妥靠回子。嚴密偵探。務將布魯特隨從俄羅斯實在情形。並俄羅斯占據安集延城池。距卡遠近。現在有無來喀通商信息。暨逆首倭里罕是否尚在。邪黑阿渾子孫確實下落。查探詳晰。據實呈報。不准視為具文。含混了事。尤不得稍涉張皇。致開釁隙。俟探有的信。密函寄知。由奴才隨時奏

聞。仰懇
宸鑒。至清查安集延置買田產一節。謹遵
旨暫緩查辦。合併聲明。
景廉又奏。幫於上年八月。在途次接據伊犂將軍咨。轉准
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奏
上諭。常清景廉奏。遵查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並將咨俄國文。及
俄文鈔錄呈覽一摺等因欽此。嗣於閏八月復接據伊犂將軍
咨。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七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因常清等奏。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國。首鼠兩端等因欽此。
並據常清函致幫。內稱查此案前已奏結。今讀

上諭飭令哈薩克台吉公衆承襲之人並催令將英秀等情弊迅
速訊結似與前件有殊宜如何聲敘之處望擬一稟以便
會奏等因其時奴才因此案於咸豐十一年八月單銜奏結
奉
旨允准已經咨行塔爾巴哈台在案且正在途次去哈薩克部落
遠隔數千里情形未能懸揣若遵
諭旨飭令公舉襲汗之人不但有違
前旨且未識與邊疆能否有益若申明前奏則此案係奴才單銜奏
結又恐跡涉迴護當將此情函致該將軍並英秀等早經
訊結緣由全案均在伊犂請由伊犂主稟以便會奏等因

奴才到葉爾羌後。於本年三月。復函催該將軍籌度主臺會
銜覆奏去後。忽於本年六月初三日。准該將軍咨到單銜
奏稟。內稱已行文塔爾巴哈台容俟明緒查明公舉承襲
汗爵之人。再行會銜具奏等因。所有奴才於咸豐十一年奏
結情形。並奉
旨允准緣由。俱未聲明。奴才不揣冒昧。敬為我
皇上陳之。伏查此案係於咸豐十年七月間欽奉
諭旨飭交奴才嚴行審訊。是年十一月。先將大概情形具奏一次。嗣
於十一年八月。將全案訊結。擬將英秀革職。從重發往新
疆效力贖罪。薩碧屯擬發黑龍江充當苦差。現襲哈薩克

汗爵綽坦。應革去汗爵。照薩碧屯罪名定擬外遣等因。復由奏另片聲明。每遇咨調人證到案。及自塔爾巴哈台差旋各員弁等。細加詰訪。據稱哈薩克素以富强為尊。阿勒坦沙拉雖係汗爵。家頗窘乏。所部亦甚寒落。綽坦雖係台吉。而貲較裕。其屬實繁有徒。為衆哈薩克所畏服。查綽坦稟求襲汗之時。其所攜之

敕書。與回字所用之圖書。及寶石頂雙眼花翎。皆係阿勒坦沙拉世傳之寶。綽坦雖係伊外甥。並不同居。何以悉被偷用。難保無受賄私賣汗爵。懼罪遠颺情事。且前於咸豐九年。經前任將軍扎拉芬奏查明綽坦係阿勒坦沙拉外甥。奏請

恩施。仍令綽坦承襲汗爵。並賞用雙眼花翎。業蒙
俞允。該遊牧人等。無不周知。今忽革去汗爵。治以重罪。外夷愚昧。
不知法度。轉足啟其猜忌之心。復查綽坦之父漢巴爾於
嘉慶年間。拏賊奮勉。屢經
恩賞。復因殺斃俄國人數名。曾經奏明派員查辦在案。是綽坦供
稱不肯投順俄國。尚屬可信。又綽坦原遞回字。本屬聲明
親戚。並未詐稱姪兒。只由薩碧屯代為營謀。遽膺重罪。情
亦可原。合無仰懇
恩施。暫予寬免。俾綽坦愈知感激。以捍衛邊鄙。固我藩籬。於邊計
不無裨益等因。一併奏明在案。嗣於同治元年。奴才在阿克

蘇查辦事件。接據該將軍咨轉准兵部咨咸豐十一年九
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薩碧屯著從重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等因欽此。已由該將
軍咨行塔爾巴哈台遵照亦在案。此奴訊問綽坦襲汗一
案。據結奉
旨允准之原委也。伏思法貴持平。原不容稍涉將就。而事關邊計。
尤不得不豫策萬全。緣哈薩克僻居卡外。雖臣服已久。不
過略示羈縻。但期有益於邊疆。似難遽繩以常法。查綽坦
自咸豐九年。欽奉
諭旨。換給

敕書之後。業經承襲汗爵。至咸豐十一年九月。復奉
諭旨寬免其罪。並未將汗爵革除。數年以來。該遊牧人等。久經遵
奉為汗。且查其從前原供。又有不肯歸順俄國之語。現值
俄人向結哈薩克在伊犂邊卡滋擾。其塔爾巴哈台邊境。
皆係綽坦屬下。於邊計尤有關繫。茲若令該台吉等公舉
襲汗之人。自必將綽坦汗爵先行革除。追繳
敕書。彼化外頑蒙。或以前奉
諭旨不足取信。因而妄生疑懼。轉恐不足以示羈縻。奴才再四思維。
斷不敢迴護前奏。自謂辦理已臻妥協。惟查奴才訊辦此案
時。該將軍正在任所。奴才調任時。復將全案移交。是前後情

節。斷無不知之理。且所奉
諭旨係由該將軍知照努和。並塔爾巴哈台。即前次致努才信函。亦係
深知原委之語。何以此次摺內。並未將前案訊結奉
旨允准緣由。據實聲明。請
旨定奪。努才若明知事出兩歧。緘默不言。設於邊計稍有遺誤。負咎
匪輕。是以不揣冒昧。謹將努才辦理此案緣由。縷晰奏
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景廉奏遵旨偵探俄羅斯布魯特情形。倭
里罕後裔下落。並密陳綽坦仍宜承襲汗爵各摺。倭里罕是否
陷入浩罕城。或由城內逃出被害。邪黑阿澤子孫。是否在倭什

地方。或附從布皮察克布魯特。均無確實消息。著景廉仍行設法切實探明。隨時具奏。至俄羅斯占據安集延城池三處。或引誘沙雅克等愛曼布魯特隨從。或與布魯特鄂斯滿等搆釁。雖係卡外蠻觸相爭。惟俄夷貪心無厭。卡外各部落。勢將盡為吞併。與西路邊界日形偪近。不可不豫籌防範。況阿哈瑪塔爾愛曼俄羅斯頭目巴什吐克等既有教布魯特帶俄人七百名前往喀什噶爾之信。若係為通商而來。何至聚集如此多人。該國既句結哈薩克人眾。在伊犂卡倫滋事。難保不於喀城邊卡窺伺滋擾。著景廉嚴密行知奎善福珠淩阿。如意防範。勿稍疏忽。鄂斯滿等既聚眾一萬二千名之多。在松庫勒地方。將俄人擊

敗。儘可設法籠絡。俾為我卡外屏藩。著景廉即揀派妥員。帶令曉事回子。前往偵探。或可藉資臂助。至綽坦冒襲汗爵一案。前於景廉奏結時。業因情有可原。將綽坦之罪降旨寬免。嗣據常清覆奏查明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摺內。未將原委陳明。復降旨令常清景廉將應襲汗爵之人。行令哈薩克台吉公舉。經常清行文塔爾巴哈台辦理。現據景廉奏稱。哈薩克奉綽坦為汗。業已相安日久。且所屬部眾。多在塔城附近地方。又不願附俄人。本日據明緒等奏。尚調綽坦等輕騎前赴塔城曉諭。自應設法羈縻。俾為我用。綽坦本未降旨革除汗爵。著仍循其舊。本日已諭令明誼等將常清咨文撤銷。並諭令常清知悉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同治二年。癸亥。八月。己亥。福州將軍耆齡。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竊臣等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著通商大臣李鴻章。據福州關稅務司美里登申稱。現在臺灣稅務。由地方官辦理。一年收銀四五萬兩。以洋藥而言。淡水。雞籠。臺灣府。打狗港。四處。每年進口。至少有五六千箱。即可徵稅或十五萬兩。或十八萬兩。如外國人作稅務司辦理。臺灣新關。每年足可收銀三十萬兩。實是中國大有利益。請以雞籠口作淡水子口。打狗港作臺灣府子口。緣雞籠與淡水相連。打狗與臺灣府相連。照此辦

理。祇須稅務司一名。即可辦理四口稅物。按月經費亦不必多。或一千兩。或一千二百兩。即可敷用。而一年所收稅銀。可以三十萬兩之多。請移咨福州將軍。即照稅務司章程。轉飭派往臺灣之副稅務司。速往臺灣遵照辦理等情。察覈所請。擬於通商條款。及善後條約內所載。凡有嚴防偷漏。應由中國設法辦理。及各關現徵子口稅之法。尚相符合。與另請添設口岸有間。查雞籠。打狗港二處。既經署理通商大臣體察情形。可以作為臺灣淡水子口。設立稅務司徵收洋稅。自應准如所議辦理。惟子口稅銀。向祇徵收半稅。今查雞籠打狗二口。既須收洋商進出口正稅。

並收復進口半稅。則打狗一港。可作臺灣之外口。雞籠一港。可作淡水之外口。所收稅銀。仍歸臺灣淡水造報。行文查照。如果於稅課有益。別無窒礙。即妥議一切經費章程。會同奏明開辦等因。臣等伏查臺灣一郡。自南至北。延袤千有餘里。港口紛岐。現止滬尾一處。設關開徵。稽察巡查。本難周密。該稅司請以雞籠為淡水外口。打狗港為臺灣府外口。設立副稅司一名。專管四口稅務。布置較前周密。足杜洋商偷漏之弊。每年如可增銀三十萬兩。於稅課自有裨益。所有該稅司酌議章程。有無格礙。業經飛錄臺灣道府體察情形。速籌詳辦。第重洋遠隔。風汛靡常。若俟議

覆到日。再行具奏。開徵未免耽延時日。臣等再四熟籌。先會劄該稅務司派副稅司前往。添設各口。妥為試辦。遵照通商則例章程。徵收洋商進出口正稅。並收復進口半稅。一面飛飭臺灣道府。暨通商委員。督同籌辦。應否另行派員。分駐添設各口。由該道府等覈議詳覆辦理。至臺灣口稅務司薪水經費。業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定。每月給銀二千兩。辦公自屬裕如。其臺灣通商委員另派各口員役公食。亦責成該道府覈定確數。按月支發。據實報銷。各口徵收稅銀細數。由該稅務司隨時報明通商委員。開摺通報。並將收存銀兩。按月解交閩海關庫。以備撥充京協

各餉。至辦理詳細章程。俟該道府等詳覆到日。另行奏咨。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留辦金陵軍務浙江巡撫曾國荃奏。臣竊聞西洋輪船。自興造以來。至今不過百數十年。制度精巧。用水火之力。奔騰鼓蕩。日行千餘里。從印度至粵。不過數日。各國賴以覘貨物之盈絀。探兵事之利鈍。雖渺隔重洋。無不旬日周知。惟其聞見最速。諸事皆得先為之備。故其獲利尤溥。西人兵力財賦。橫絕一時。實由於此。其兵船製造尤堅。首尾皆銳。裹以厚鐵。戰鬬折衝。其行如飛。他船不能與之爭疾。兵交之際。鼓其火力。且[illegible]無前。所當之處。無堅不破。沿

海盜艘廣艇艙船白鱉壳之流。往往畏之如虎。洵海中第一利器也。臣見泰西所刊紀事之書。云俄國本在陸地。惟南境濱臨黑海。昔年以無輪船之故。口岸要隘。多為英法各國占據。其先汗有名比達者。幼而英武。憤敵之偪。思所以禦之。當其為太子時。微服至法國船廠。傭工數載。盡得其訣。歸則仿而為之。巧與相埒。此俄國輪船之始也。厥後國勢日強。南向以爭黑海。與各國連兵。至今未息。歐洲莫不憚其強盛。觀其深心大力。有志竟成。收效之速。有如此者。今當海氛甫靖之際。儻能鼓勵中華才力聰明之士。因心衡慮。師外國之長技。即可以制他寇之悍陵。安見彼輪

船之切於時用。不資我中國因利乘便之政乎。如或謂中外和好。交誼正篤。不可先存機心。以啓猜嫌。言之懍懍。似亦可聽。然而思患豫防。興起良法。乃經國之大猷。何可一日忽也。但制作之方。機械之繁。非資之歲月。先精駕馭之法。無以窮其底蘊。查前年

廷旨購辦輪船七號。不惜鉅貲。幸而有成。聞皆將到海口矣。惟近見總理衙門與洋人奧士本李泰國商定往復除輪船實價百萬之外。所用西人兵士。每月口糧七萬餘兩。每年大率不下百萬兩。俱於海關支扣。竊計

國家帑藏空虛。倏而歲增鉅款。度支將益不給。當始議購買

之時。原以用中國人力。可以指麾自如。且其時長江梗塞。正欲借此利器。以平巨寇。自今夏攻克九洑洲。仰仗皇上威福。江路已通。江邊之城。僅金陵省會。尚未恢復。然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一經合圍。定可剋期埽蕩。臣竊見輪船經過長江。每遇沙渚回互。或趨避不及。時有膠淺之虞。蓋江路窄狹。非若大海之得以施展如意。譬猶健兒持長矛於短巷之中。左右前後。必多窒礙。其勢使之然也。平時一綫直行。猶且如此。臨陣之際。何能盤旋往復。盡其所長。是大江之用輪船。非特勢力少遜。究亦有術窮之時。今令其入江。實有不藉彼戰攻之力。若頓諸海口。則

又安閒而無所事事。且各船皆洋人為政。未必肯受華官之約束。我中國即欲講求利器。無從得其端倪。歷久之後。歲費百萬。深恐財盡力殫。有廢然自返之一日。徒使廊廟遠猷。不能收經久之效驗。甚足惜耳。臣伏查沿海各省。如蘇浙閩粵。皆有額設水師。其將領弁兵數萬人。歲費兵餉及修船軍火之費。數百萬兩。閩粵省兵伍最虛。而船製頗堅。閩省兵數較充。而船製甚脆。至於江浙二省。又不如閩粵遠矣。加以紀律不明。約束不密。曩時頗在各海口販運違禁之物。道光十九年。海疆初次有事。守禦諸軍。交綏而潰。迨和議既成。大吏因循。亦未整頓。年復一年。廢弛彌甚。遇

有應行出海會哨之事。靡不視為具文。以致洋面盜風。所在充斥。其不可恃。由來久矣。查咸豐年間。江浙二省。辦理海運。實由商人各自捐貲。雇募外國輪船。保護往來。得以晏然無恐。各商人自計犒勞之貲。所費無幾。而行李遂無戒心。故中情甚願。即洋人新聞紙中。亦恆云洋面盜賊。中國若能設立輪船。專司緝捕。外國亦當助力等語。並有見諸和約者。此時各國盟誓已堅。海島無事。所資兵力。不過捕盜而已。為今之計。若酌裁沿海額設水師之經費。以養新購之輪船。則

國家不至多靡餉項。而其事亦經久可行。若改初議入江新

購之輪船。移而巡海洋之盜賊。則中西藉以永敉睦誼。商情亦因之允愜。如其專任輪船出洋巡緝。南至二粵。北至盛京。內外洋面。分途邏哨。為益甚多。至於酌量裁減沿海水師。儘可分別辦理。查蘇浙二省。兵力最疲。自宜概行裁撤。其閩粵二省。或酌留十之三四。或留十之五六。應責成該省督撫因地制宜。相機辦理。大率不外先覈兵伍虛數。就目下實有之人。加以陶沐。務使可收實用。一俟裁減妥善。整頓齊全。每年節省之款。不下一二百萬。便可充輪船之餉而有餘。一轉移間。兩善俱備。目下之費不愚不充。將來亦不至難乎為繼。如此辦法。海口以內。水師之軍政改觀。

海門以外。輪船之巡緝益加。相輔而行。則巨洋盜風。可期弭戢。海外各國商人。聞中國移此船為捕盜之用。無不歡欣鼓舞。相與有成。此中外兩利之道也。至若變化之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儻能商定此項輪船。皆由中國官員主持。然後選心計明白。久於行陣之人。為該船將領。並延攬智能巧思之士。以充幕僚將弁。悉心講求。得其駕駛攻戰之法。更於粵東江蘇海口。設立船廠。令中國工匠。學習整修輪船之事。以期盡通巧妙。七船兵士。亦准逐漸換補中國之人。庶幾此項利器。乃可云中國所有耳。臣緣見輪船入江。無用武之地。而沿海水師。頓廢已甚。二項經費

極鉅。應籌經久之良謨。用敢瀆陳管見。是否有當。伏候
聖主採擇。惟事關軍政大體。變通辦理。亦非易易。且閩粵蘇浙情
形。各有不同。其應如何辦法。應請
飭下沿海各督撫熟籌覆奏。以期有利無弊。出自
聖裁。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壬寅。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同治二年七月
二十四日。奉
上諭。兵部左侍郎駐紮天津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著作為全
權大臣。辦理荷蘭國通商條約事務。欽此。同日承准議政王軍

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崇厚奏荷蘭國遣使來津請立通商條約一摺等因欽此

當即備具照會訂該使於七月二十八日在公所公閱

上諭並委派天津府知府貴學曾候補知府周家勳與隨該使前

來能通中國文字語言之譯官凱士商論當據凱士面

稱此次該使特來天津議立條約擬照英法各國條款辦

理以示一體優待之意當答以凡在通商章程內兩國取

利防損之處均可斟酌允准惟不能照英法各國分列數

十款之多祇須得其大意包括一切立有數款即可完竣

等語詎意該繙譯官訂期先與委員等面晤據稱現在擬

送條約稾本。係按照英法各國。及參用續立之布西丹國等條約章程。分別各款。請為商酌會議。該委員等即持定前說。仍答以現在各口通商。均有定章。無庸多列條款。祇須將大意敘明。若開列多款。難以允准。再三切屬。該繙譯官允以從簡開送。嗣據凱士前來。呈出所擬條約十九款。並云此次所列各款。較他國刪去三分之二。格外從簡。再不能刪減短少。當告以所列之款。雖較他國減少。而大意並無稍異。和國既定十九款。我處仍當酌量併歸。祇須簡明了當。不在款目多寡。並將該國所擬各款內緊要關鍵。當面逐款指駁。如前往京師南京通商。並內地傳教減稅。

以和文為正義。暨在京互換條約各節。先行刪改。彼此各執意見。辯論一番去後。當將該使所開條款。照錄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查照。一面逐款詳加參覈。內將可以節刪及應行添敘之款。再四酌改。旋准總理衙門函覆開示緊要各節。一併參酌。分別十六款。即令委員送交閱看。旋據該使訂期。率同凱士前來面議。內有不肯應允之處。堅執不下。復經當面逐款商議。或婉言開導。或侃論駁斥。塗改數次。該礬使不通漢文。但覺詞氣怏怏。而凱士巧黠異常。每挾布西各國條約力爭。嘵瀆不休。竊思從來事涉外國。無不費盡唇舌。洋人素性巧詐。如拒之太峻

則償事。許之過輕。又恐意存奢望。遂令委員等從旁與凱士再四曉喻。以作騰那。令其就我範圍。嗣後往來傳述。逐款斟酌損益。稟經數易。始將緊要各節。刪改無遺。大致尚無出入。仍將擬定條款。鈔呈總理衙門覆覈。一面復與該使議定。至通商稅則章程。議明均照各國按例輸稅辦理。一字不改。此次止立條約。不復再議稅則。並言明彼此均不繕寫。亦不互換。所請減稅一節。暗中消弭。已作罷論。惟恐其再有反覆。因於所定十六款外。另立一款。議明各國稅則。屆重修年分。該國亦准一體辦理。並另給照會。言明將來重修稅則時。亦應按照價值。秉公增減。俾將來不致

有所藉口。茲將議定條約。繕具漢文和文各二本。悉心較對無訛。已於本月二十四日。與該使礬大何文。率同隨員等。在公所公同互相畫押。並由奴才蓋用通商大臣關防。礬大何文亦鈐圖記。立約事宜。一律完竣。除將應給該國條約一本。當交礬大何文遞回荷蘭國。俟換約屆期。再行辦理外。謹將留存一本。封送軍機處。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荷蘭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與貴大臣面議敝國羽緞一款。據稱稅則已

定。不可更易。竊思貴大臣乃
大皇帝欽派全權便宜行事大臣。便可裁正改妥。況天下惟公與
正。乃可服人。若以羽緞之價值。按百兩徵收五兩之章程
計之。殊多不符。未知貴大臣果能折中改正乎。如其不能。
本大臣自應別圖計議。為此照會。

給荷蘭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據貴大臣照會。內開羽緞一款稅則等因。據
此本大臣查貴國所產羽緞。前經咸豐八年所定通商稅
則。載明納稅章程。迄今數載。通行各海關照例收納。並無
一字更易。即泰西立約各國。亦從無議改稅則明文。並查

現在中外商人貿易。此項羽緞價值。實較英國羽紗增至一倍有餘。人所共知。斷不能酌減毫釐。本大臣奉命與貴大臣議立通商條款。止能秉公商酌條約。若向來通行稅則。以重改輕。本大臣斷難允准。理合明晰照覆。即希查照是幸。

荷蘭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據貴大臣照會。內開羽緞稅則。以重改輕。斷難允准。據此本大臣細查羽緞價值。較之羽紗。僅貴些許。確無加至一倍之數。固中外所共知。乃價僅稍貴。而稅則倍徵。實於和國商人甚有窒礙。今貴大臣既稱向來稅則

以重改輕。斷難允准。本大臣亦應權宜曲從。別作計議。現查各國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未有另款一條。內載兩國貨物。或土產。或工藝。一時不同。而價值有低昂之殊。其稅則有增減之別。每十年較定一次等情。既有此另款明文。則羽緞一項。即遲至數年修改。未為不可。為此仰祈貴大臣亦於各國較定之日。一例秉公酌減改正。以彰平允。實為至幸。理合備文照覆。即希查照。

給荷蘭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據貴大臣照會。內開羽緞一項。於各國較定之日。一例秉公酌減改正等因。據此本大臣查各國通商

章程所載另款。並非專指一項貨物而言。今貴國欲立另款。亦可權宜辦理。惟羽緞現在價值。實較羽紗昂貴。將來重修稅則時。兩國亦應按照價值秉公增減。並不能專論羽緞一貨。現在擬為另立一款。彼此酌定可也。為此照會。

九月。丁未。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竊於本年七月十二日。據霍呢邁拉扈卡倫侍衛忠寅等稟報。於六月間。有六十餘名俄人。越進科爾沁河地方。侍衛忠寅協辦台吉博羅車林。帶領本管四卡台吉章京兵丁。前往驅逐。據俄人頭目阿里桑達爾言稱。我等遵奉我們查幹罕國大老爺委令前來。自齋桑淖爾起。至科爾沁等處

地方。用鐵繩丈量。堆立鄂博。不能旋回等語。奴才等差派筆帖式祿福帶領綠營兵前往會同忠寅向該俄人等以善言理論。驅逐出境。七月二十八日。據忠寅等呈報。越進之俄人等。已於七月十三日逐出境外。八月初二日。據委員祿福稟稱。俄人全行出境。往科爾沁河。海留圖等處。復行查探。並無俄人。亦無堆立鄂博情事。總管四卡侍衛忠寅協辦台吉齊密特及專管各卡台吉等。出具境內並無俄人甘結。祿福隨即旋回。查俄人此次之來。雖未騷擾。據我卡官兵以理驅逐出境。該俄人詭譎多端。難保不復再來。經奴才等復嚴飭守卡弁兵。不時瞭望。嚴加防範。不可疏懈。

儻俄人再來。仍須善言理論。逐出境外。斷不可致滋事端。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嗣後各卡倫情形。仍著廣鳳。奎昌。

飭令該侍衛等嚴加防範。如有續來俄人。仍當理阻。不容强踞。

一面知會明誼。明緒。妥為辦理。

廣鳳。奎昌。又奏。查前次俄人帶兵越入開齊。捉人搶物。雖

旋經放回。其意多近尋釁。是以努等已於五月間。檄飭杜

爾伯特兩翼盟長副將軍。暨阿勒台烏梁海兩翼散秩大

臣等。令其各暗備官兵。在於各該旗隨時操演。自衛藩籬。

仍令其聽候調遣等因。劄飭在案。茲於七月二十七日。接

奉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內閣該夷前越科布多閒齊捉人搶物等因欽此伏惟科布多換防官兵共二百四十餘名除屯田官兵現在農忙看守倉庫兵丁不克分身外其餘兵僅百餘名自咸豐四年間經前任烏里雅蘇台將軍奕興奏明停演槍礮祇演騎射今已數載槍操未免生疏奴才等公同商酌暫將庫內舊存鳥槍長矛揀出一百桿派官弁教習管練將庫中舊存火藥按期覈數放給兵丁排演隊伍以備不虞再查烏里雅蘇台現時操演蒙古兵二千名儻科布多遇有緩急即可循案傳調此項兵丁來赴科屬卡倫堵禦

御批知道了著即督率官兵勤加操演不准徒託空言有名無實

戊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欽奉寄

諭。飭令中國員弁。學習洋人製造各項火器之法。務須得其密傳。能利攻勦。以為自強之計等因欽此。遵即在上海雇募英法弁兵通習軍器者。仿照製辦。並令參將韓殿甲。督率中國工匠盡心學習。現製開花礮彈自來火等件。粗具規模。惟須精益求精。並添派好學深思之文員。會同講求。必期得其密傳。推廣盡利。查有同知銜江西候補知縣丁日昌學識深醇。留心西人祕巧。前經督臣曾國藩奏派赴粵辦理釐務。臣於本年正月間。即咨調該員來滬。專辦製造事宜。迭准曼端書咨會。以高州軍情喫緊。奏請將丁日昌暫留提

督崑壽軍營。籌度攻勦。督辦火器。臣又節次咨劄文催去後。茲據丁日昌來稟。在粵先後鑄造大小硼礮三十六尊。大小硼礮子二千餘顆。均已將螺絲引藥配好。足數應用。各兵弁逐日練習。施放得法。可期制勝等語。是該員委辦粵省火器。業經竣事。而江蘇正在進攻省城。所需軍火。刻不容緩。晏端書原咨本有暫留二三月。再令赴滬之語。相應請

旨飭下廣東督撫臣。速令丁日昌起程來滬。督匠趕造。實於軍需有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上海學習洋人火器。現製開花

敏自來火等件。粗具規模。必須好學深思之文員。會同講求。始可推行盡利。查有江西候補知縣丁日昌。在廣東辦理釐務。前經該撫屢次咨調。晏端書以該員在高州軍營督辦火器。請暫留二三月。現聞該員所辦火器。業已告竣。請飭催赴滬等語。上海官軍。刻下進攻蘇州。偪城而壘。正形得手。所需軍火。尤屬刻不容緩。著毛鴻賓晏端書郭嵩燾速即飭令丁日昌趕緊起程赴滬。督匠趲造。以資攻剿。

辛亥。署兩廣總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書奏。法國練兵案內。前由廣州將軍撥出旗官二員。旗兵一百名。送交會同教練。業經附片奏明在案。嗣據法國領事李添嘉申

陳。請添撥旗兵前往教習等情。當復咨商署廣州將軍臣庫克吉泰。陸續撥出旗官旗兵。先後共計官六員。兵三百名。送交法國領事。與法國派來弁兵。一同訓練。仍飭前委協領全濟。總統管帶。隨時稽查鈐束。所需口糧經費。由軍需總局按照定章。覈實支給。

御批。該衙門知道。

晏端書又奏。咸豐八年間。前督臣黃宗漢。因廣東軍需喫緊。勸令紳富捐貲助餉。時有紳士候選道伍崇曜。籌借銀三十二萬兩。交軍需總局充支軍餉。由粵海關發給印票。議定本銀一兩。每月息銀六釐。以半年為期。由關稅項下

撥還。嗣因逾期未給。經前督臣勞崇光於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附片奏明。欽奉

上諭著俟粵海關稅續行徵有成數。陸續給還。以符原議等因欽此。欽遵在案。連年關庫因扣交外國銀項過鉅。致提解京餉及撥支要需。入不敷出。是以前項借款。尚未給還。上年十一月。勞崇光將交卸時。有美國領事稗理申稱。伍崇曜前向伊國旗昌行等借銀三十二萬兩。積算息銀甚鉅。請自同治二年正月起。將本息按月清還。臣接署督篆後。復據該領事申陳前情。查此項係黃宗漢原令伍崇曜籌借。其如何展轉措辦。自應仍由伍崇曜分別清理。當經勞崇

光暨臣先後咨請粵海關監督臣敏清催令伍崇曜妥籌議覆去後。節准敏清來咨。據伍崇曜稱。現向領事裨理再三商酌。議將本息銀兩。自同治二年八月起。統於關稅項下一併分月按案陸續歸還等語。查原議半年為期。息銀有限。今扣至同治六年三月清款。計歷九年之久。共需息銀十五萬餘兩。統於關稅撥還。為數較多。咨請奏明辦理前來。臣查此案借款。歷年既久。本息併計。積成鉅項。若再不及早撥還。則息銀日益增多。更無底止。應否仍俟粵海關稅徵有成數。陸續給還。以符原議之處。恭候

諭旨遵行。

御批。該衙門議奏。

丁巳。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竊奴才景綸欽奉

上諭。常清奏俄人闖卡。帶兵堵禦一摺等因欽此。伏思俄人桀驁性成。驕蹇嘗試。本年春間。俄官馳抵黑河口。向佐領吉敏圖述稱。四五月間。伊國人船欲赴三姓貿易。經該員理阻不聽。搖首而返。繼有俄官西拉米起。在烏蘇里口。搶去賊犯二名等情。曾經奏奉

諭旨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理諭。令其轉行固畢爾那托爾將逃犯送交中國。仍著景綸等斟酌機宜。設法防範。並令富尼揚阿備文催索等因欽此。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咨到俄文。當即飛咨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派員轉送去後。並據咨報遵飭卡官佐領春福屢向俄官吉成科理論。催索二犯。詎該酋一味支搪。維時春福又獲賊犯趙振鳴。閻添祿。釗佃數霍劉城四名。於五月十五日點交委員佐領富尼雅罕。船載起解間。不意吉成科復將此四犯連刀矛羸馬。一併搶去。該佐領等立向剖辯。吉成科直言三姓素不與交易。不能將犯給還。俄國已與瑷琿通商。應俟廟兒大官輪船駛至。同去瑷琿。再為交給。語畢徑去。嗣有俄官吉勒古乘駕輪船。駛抵伯哩。據稱奉廟兒大官指派。將案犯解赴瑷琿。寫尼雅罕即帶同兵役。尾隨前往等因。

續准黑龍江將軍衙門咨照。富尼雅罕先同俄官往見海蘭泡夷目布色依。推諉不管。富尼雅罕隨即謁見黑龍江副都統關保。歷訴前情。經該副都統遴派協領諾們德勒赫爾會同富尼雅罕復向布酋理論至再。該酋仍言不干伊事。並催令吉勒古速將案犯原船解回烏蘇里。交還中國等語。富尼雅罕即令隨差兵役三名。暫就俄國船看守案犯。富尼雅罕進城請咨之際。詎俄人開船先行。經副都統關保飭令富尼雅罕隨同瑷琿派赴黑河口守卡員弁乘船旋回等情。當即呈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在案。

茲准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轉據佐領富尼雅罕報稱。該

員於七月十六日奉劄馳往接代烏里卡倫事務。旋於二十四日吉成科投卡。述稱伊奉固畢爾那托爾明丈。令將匪犯徐泳等六名。連器械一併交還中國等語。富尼雅罕隨以好言撫慰。如數查收。立將匪犯徐泳。崔得幅。趙振鳴。閻添祿。釗佃鞨。霍對城等六名。連器械點交佐領春福管解。於八月二十日押回姓城等因飛報前來。查俄人現雖遵文將犯交還。第其垂涎松江之心。終難禁絕。且該國既敢與西域搆釁。則來逼保無乘虛生端。至應儲遵諭旨。未兩綢繆。不動聲色。密為防範。查吉林通省額兵一萬一百五名。大半徵調遠出。而西丹亦屬寥寥。每遇甲兵缺出。幾

至挑補之人。曾經奏明在案。是增兵一節。無可籌辦。惟有
仰懇
天恩。俯念吉林為根本重地。刻當操防喫緊之際。在在需人。請嗣
後各路軍營。免其徵調。俾得以督飭內外各城副都統
協領等官。力求整頓。勤加訓練。務期技藝精熟。以備緩急。
並密飭各卡員弁。常川巡探。以防詭謀。仍宜密約山內可
靠民夫。幫同捍衛。庶幾聲息相通。藉助兵力。方為妥善。
御批。覽奏均悉。該衙門知道。
庚申。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竊奴才前因籌防俄羅
斯越境窺邊。互相出探。設有該俄人前來。若執意不遵諭

令各卡倫侍衛呈報附近大臣。酌量重輕。或親身前往。或
派員前往。相機辦理等因具奏。於七月三十日奉到
上諭。著照所議實力辦理。其唐努烏梁海地廣人雜。尤當妥為防
範等因欽此。努才除將
諭旨飛咨科布多庫倫西、大臣轉飭各屬外。並密劄各卡倫侍
衛務須實力奉行。至烏梁海地廣人雜。一時難以周防。努才
原擬派蒙古貝子察克都爾扎勒。親往本管烏梁海。暫行
駐紮。會同各總管等妥為辦理。不意該貝子骸疾復發。不
能乘騎。劄飭該貝子派親信妥員。迅速前往。會同辦理外。
現查有駐管烏梁海庫布蘇庫勒淖爾協理台吉貢濟勒

多爾濟。等劉飭密為偵探。烏梁海有無與俄人句結情事。北路卡多兵少。現在經費支絀。本年冬季應放各項官兵鹽菜。尚無款項可籌。雖有備調蒙古兵二千名。一經調遣。需用浩繁。無從籌畫。惟有先行激勵滿漢兩營。使其人人奮勇。擇平素勇往捎知時勢者數員。懇恩給予虛銜。儻有俄人前來。或派令前往。或隨同等前往。或留守城垣。該員等自必感恩報效。庶不致臨時不前。如至萬不得已之時。先行劄調備操蒙古官兵。以助聲勢。再為奏請酌調各路官兵糧餉。以備迎擊。總期目前不致糜費。臨時不誤事機。方於防邊籌餉。兩

有裨益。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奏。偵探俄人。並防範烏梁海等處辦理情形一摺。俄人在伊犂卡外。屢次撲犯官兵營盤。均經我兵擊退獲勝。烏里雅蘇台地處北邊。自應一律嚴防。麟興現飭坐卡侍衛實力偵探。務當督令該員等隨時留心訪察俄人動靜。豫行呈報。以期有備無患。毋得視為具文。所派偵探烏梁海之協理台吉貢濟勒多爾濟。著麟興飭令慎密查訪。有無與俄人句結情事。迅速呈報。務須處以鎮靜。妥為駕馭。不可稍涉張皇。前起分界一事。總以早行了結為宜。疊經諭令明誼等。令其行文知照西悉畢爾。准照該使臣議單定議分界。約期會勘。該國

接奉明諒等知照後。諒可不至藉端尋釁。著麟興隨時咨詢明諒明緒的度情形。相機辦理。所有烏城防守及沿邊卡外偵探各事宜。仍須嚴密籌備。勿稍疏懈。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前因勘分西界事宜未定。而俄人邊界尋釁。日甚一日。馴至彼此開礮。彝擊。即經疊次照會該國公使。並面為詰責。旋據覆稱。實因邊界未定。派兵彈壓。委無自恃之意。臣等覈其言詞。尚為遜順。因請准照該分界使臣議單辦理。俾不致另生枝節。疊將籌辦各情。於七月二十五二十九等日。先後奏明在案。一面按照伊犂將軍常清文稱。俄人向卡開礮。揚言索

倫營沙岡迤外地方。係屬用銀買換等情。詰以此等議論。從何而來。並將常清續報我兵堵禦。所獲撲營俄人三名。善為看待。並曉諭貿易圖俄商。不必驚疑。仍當時加保護。乃俄商不聽。全數逃走。祇留一人看守各等因。疊次照會該國住京公使格凌喀去後。旋據照覆將尋釁情事。諉為中國官兵之過。而於用銀換地一層。輒以其語毫無實在。不足為重登覆。正在覆奏間。於九月初八日。復據該公使照會。稱伊犂領事官廓羅托惟精。因伊犂城內外俱有遣犯。意在撲圈搶殺。該處官員不為保護。偏令領事官於曉間騎馬逃走。所帶關防官銀文件。全行落河。請設法令領

事官回任。一面將該官刁難情形。查明辦理等語。臣等查該公使所稱領事官逃走一節。顯係因該處有彼此爭鬬之事心懷疑懼。因而乘夜逃走。迨至中途失落關防銀件。又慮回見該國上司。無詞可措。故捏造偪各情。以文其私逃之過。而格凌喀呈遞照會。述其被偪之情。諉罪中國官員。即為該國領事官出脫。揣其用意。一似分界章程既定。該領事官勢在必回。但無端自去。無端自來。又覺面目難堪。是以諄請設法令其回任。以便帆隨湘轉。即可自占地步。臣等查伊犂續報彼此接仗情形。計其日月。總在京都議明照准分界。而住京公使文書未到西悉畢爾以前。至

伊犂既經設有貿易圈。自不可無領事官在彼彈壓。該公使請設法令伊回任。無所用其駁斥。祇以該國領事之去留。本與中國無涉。誠恐遽行允其招回。又或藉口逞刁。謂若非曲在中國。何以中國肯為招令回任。因於照覆內先將該領事心懷疑懼。並捏造刁難各節。層層揭破。然後允其行文轉飭領事官回任。仍飭該處官員照常保護。不准騷擾。並聲明此案孰是孰非。俟將來查明覈辦等語。以破其狡詐之謀。一面咨行常清轉行西悉畢爾總督。飭令該領事回任供職。並加信函屬令妥為辦理。用全大局。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西疆分界事宜。前經本王大臣與貴大臣面議。於七月二十七日照會貴大臣在案。旋於七月二十八日。准貴大臣以業經行知本國。復派分界大臣前往按照辦理等因照覆前來。本王大臣據此亦於七月二十九日鈔錄彼此來往照會。備文行知分界大臣將軍明等。查照辦理。並咨行明大臣等。接到此文後。即照會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定期會勘矣。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西疆分界事宜。前經屢次面為議定。並彼

此照會商議明白。各行知分界大臣照辦在案。自應共為遵守。不得再有異議。查會議之時。本衙門以兩國未經分界之先。無論該地方日後應歸何國管屬。目前總不應先行帶兵前來。方與和約相符。貴大臣亦以為然。於前月二十八日照會內。有派兵前來。並無他意。因恐該人民滋事。用以彈壓等語。本衙門以此說尚屬近理。是以絕無游移。將兩國分界大臣會議二年未能辦結之事。即於數日內立刻定局。不意突接伊犂將軍來文。據稱四月二十六七等日。倏有俄兵連次踏越博羅胡吉爾卡倫。口出不遜。並用大礮向卡倫官兵施放。及放火箭炸礮擊打。且揚言奉

本國之諭。自索倫營沙岡起迤外地方。是我們用銀子換的。若不給我。用礮攻取云云。似此關卡開礮。委係有意尋釁。本衙門既與貴大臣議明定局。自必仍照所議辦理。但不知貴國究竟是何意見。至地方係用銀換一語。尤堪詫異。且云奉貴國之諭。不知此等議論。從何而來。查用銀買換一節。關繫尤重。不能不向貴大臣明白詢問。即希貴大臣將俄官因何開礮。並用銀換之語。係何所指。務即迅為切實照覆。幸勿推諉為要。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俄兵連次踏越伊犂卡倫。撲壓索倫營盤。

並開放大礮。及揚言地方係用銀買換情節。照會責大臣在案。茲復據伊犂將軍咨稱。五月二十四二十六等日。鄂爾果珠勒卡倫。有俄兵直撲防堵營盤。施放槍礮。經總管德格都整隊堵禦。復於六月初九日申刻。博羅胡吉爾卡倫。探有俄兵帶哈薩克大隊越嶺前來。我兵堵禦。互有受傷。正在嚴諭我帶兵官。只准嚴密防守。不准輕出邊界追殺。適據俄營送來回字一紙。係欲將中國先經被擄之兵丁五名。換回接仗時被拏之俄兵三名。當查日前鄂爾果珠勒卡倫整隊堵禦。陣獲撲營俄人三名。即經交人善為看待。不准欺陵。以示中國仍存和好之意。接信之下。擬即

差弁交還。忽俄營又排隊來撲。復經接仗等因。並稱前次接仗後。即曉諭貿易圈俄商。不必驚疑。並飭官兵時加保護。迺俄商不聽。於夜間全數逃走。只留一人看守圈子。仍飭軍民不得到圈滋擾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兩國和好。必須彼此遵約守理。各飭官屬。勿得自逞己見。貪利冒功。方能日敦友睦。若一退讓。一逞强。勢必激成釁端。西界之事。前經議定。自應照辦。但貴國邊界官。在中國卡倫地方。帶兵前來。首先開礮。自不能置之不論。溯自上年閏八月十一日會議時。貴國博大臣云。如能按約商辦。即我們送來地圖所畫紅限。亦可不為定論。是明知條約具在。公道

萬難泯沒。必須和平妥商。而匡蘇勒官雜哈勞不聽貴國大臣言語。竟從旁大言。如不依我。即帶兵隊强占。是當會議之時。該匡蘇勒官即扶逞兵恃强之意。迨今年竟果帶兵來各卡倫附近占踞。並搶奪我馬匹。拘禁我兵丁。中國猶不肯以一時小忿。致傷和好。仍復以理開導。不與力爭。不料愈偪愈甚。竟在伊犂撲壓卡倫。開放大礮。我兵不得已始與抵禦。雖經撲壓。尚不肯追襲。是於戰鬬之際。猶存和好之心。中國官可謂始終以禮相待矣。即貿易圈商人逃去。亦伊自生疑懼。我絕無圖謀之意。不然。恐寥寥數商人。雖欲逃而不能。此理亦可想而知。況從前在塔爾巴哈

台搶奪馬匹。僅送還八匹。拘去卡兵。禁錮五日。如此無理。尚不計較。此特設非俄兵先行開礮。何至遽爾驅逐。西界之不靖。不得謂非貴國邊界官尋釁所致也。且貴國邊界官違約之事亦多矣。如東界吉林黑龍江等處。或越界割草。或越境墾田。甚至搶奪已獲之盜。攔阻巡邊之官。種種悖約違理之事。均經照會貴大臣在案。現尚有未經照覆者。有僅以空言照覆者。若不切實指出應如何辦理。則本王大臣無以飭知疆吏。使有遵循。儻日甚一日。或至激成事端。又將謂係中國官員之咎耶。除勘分西界。應仍照前議趕緊勘辦外。相應將貴國邊界官違約各事。再行開列

清單。照會貴大臣。即希逐款切實聲覆。幸勿推諉為望。

黏鈔清單

同治二年三月間。塔爾巴哈台所屬巴克圖卡倫外。有俄國頭人。帶兵三四百名住紮。

又科布多所屬哈拉塔爾巴哈台卡倫外。罕山以前吹河等處。有俄兵九十餘名。欲行住牧。雖經勸阻。聲稱四月復來。

以上情形。本衙門於五月初七日照會格大臣屬其轉行將兵撤回。並速行秉公分界。五月十四日。接格大臣覆稱俄人所居吹河等處。是否合理。轉行查覈。巴克圖卡外之

事未覆。

又本年三月末。有俄人在科布多所屬昌吉斯台。霍尼邁拉扈等卡倫。騎馬持械。將中國卡倫所有銀物馬匹。全行搶掠。經官兵攔阻。即行毆打。並將住卡台吉兵等拘去十三名。五日始行放回。其銀物馬匹。並未交還。

以上情形。於本年六月初五日。照會格大臣。告以去年匡蘇勒雜哈勞有帶兵强占之說。顯係雜哈勞從中挑唆。令其轉行撤兵速來分界。六月十九日。格大臣照覆。但論條約往西直至直字係繙官錯誤。又將常住卡倫分為二類。其毆搶及雜哈勞挑唆各節。並未聲覆。

再去年夏間。黑龍江雅克薩對岸。俄人越界私墾地至五十餘晌。又在阿奇夏納地方。私墾地四十餘晌。巡河官查見。俄人恃其人眾。不聽攔阻。又在呼倫貝爾所屬蒙克西里等卡倫地方。越界割草數十堆。至一百七八十堆不等。經卡官以中國界內。俄人不應割草。向其辯論。該處瑪兩爾布斯結樸的音。反稱河水改流。此地應歸俄屬。似此無情無理之言。有礙和好大局。

以上各節。於本年四月十四日。給巴大臣照會。四月二十二日准照覆。稱將前給照會。繙譯俄文。行至東悉畢爾總督查明照例嚴辦。至今未結。

今年春間。吉林烏蘇里口卡官春福。奉飭在赫哲抓吉地方。拏獲强盜崔得幅一名。又在圖勒密地方。拏獲强盜徐泳一名。解卡訊究。詎有俄官西拉米起。帶兵持械。將二犯搶去。及面見俄官吉成科。按約辯論。並不將賊犯按約交出。但稱各稟本國大臣候文辦理。

五月二十六日。將前事照會格大臣。六月初九日准照覆。稱將照會繙譯俄文。行至該國必爾那托爾。持平辦理。至今罪犯仍未據交還。

又續據吉林將軍咨稱。俄人前搶二犯。尚未交出。又將現獲盜犯趙振鳴。閻添祿。劉佃鞍。霍劉城四名。連刀矛羸馬

一併搶去。往見俄官布色依。推諉不管。

七月初六日照會格大臣。至今尚未照覆。

今年四月二十六七等日。俄官連次踏越伊犂博羅胡吉爾卡倫。出口不遜。並用大礮向卡倫官兵施放。及放火箭炸礮擊打。且揚言奉本國之諭。自索倫沙岡迤外地方。是我用銀買的。若不給我。先用礮攻取等語。

八月十一日照會格大臣。至今尚未照覆。

今年七月間。俄人在黑龍江右岸夾心灘。私墾地畝二百餘晌。聚眾持械。不准平毀。並言該處係兩國公中地址。該頭目布色依。至使俄人備兵攔阻。

八月二十六日照會格大臣尚未照覆。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來文備悉。所有西疆分界事宜。前經面為議定。自應照辦。惟今知兩國正在商辦之間。西疆已有釁端。實屬可惜。本國西悉畢爾總督。知博羅胡吉爾卡倫所生事端。當即派委妥員前往查明具報。日前本大臣接到該委員報明總督之文。其事詳細情形如左。本國官瓦爾度管帶隊由愛達勒庫莫地方。向博羅胡吉爾前往之時。無故突被中國兵圍繞。因想中國兵先有意攔阻該隊前往。後見該隊並無不和之意。當即解退。並不向該隊行敵。管總

隊官喀皮唐郭盧別福由克什木倫地方。遣派官二員什皮勒福爾晉等前赴博羅胡吉爾卡倫。詢問圍繞之故。該員至卡倫。即知瓦爾度晉之隊。果未受中國兵行敵之情。其後亦有中國官前來我隊會晤。旋經本國官二員按托訥福爾晉等帶護兵十名。復往會晤。已抵博羅胡吉爾河左岸。中國官邀請前赴卡倫。及至其處。見有排兵手執弓箭。意欲施放。前面有官向兵大言。頗待怒色。忽聞有射箭聲音。該官將按托訥福所騎之馬揪住嚼環。按托訥福用腰刀打之。令護兵回。立即眾兵箭施如雨。追打護兵。內有三名墜落溼地被拏。未已回隊。其餘官兵八名。均已受傷。

按托訥福因傷身故。此係四月二十六日之事。如此失信擊打之事。似不足中國兵之心耶。於次日瓦爾度昔之隊。欲免相爭。業已起程往克什木倫地方。該兵追之。始行向伊開槍。因此我兵亦放槍礮。又數日之後。管克什木倫之隊官。見中國官兵。不惟不回原地。反日日前進。是以派出官兵。其官兵行走八里。遇有中國兵。不聽退回。方以力偪其回卡倫地方。本大臣以上所載。可見伊犂將軍來文。據稱四月二十六七等日。倏有俄兵連次踏越博羅胡吉爾卡倫。並用大礮向卡倫官兵施放。及放火箭炸礮擊打等情。未必俱係確實。以該將軍所載而論。似本國官兵無故

先行撲卡倫官兵。乃據本國官稟彼此爭端。實因中國官兵失信。先將本國因約前赴卡倫官兵十二名。用箭擊射。並追至本國兵隊之處。又於次日本國兵隊欲免爭端。竟起退回。中國兵追之。先行放槍。查如是行為。在草莽之人。尚覺可恕。而遵化之國。斷難忍受。請貴王大臣飭令將博羅胡吉爾一事切實查明。將應行獲咎之人。嚴加懲辦。以免復有前項情事。貴王大臣如何擬定辦理之處。以及護兵三名。有無下落。即希見覆。再照會所載有奉本國之諭。自索倫營沙岡起迤北地方。係俄國用銀換之地等語。查此語本不足為欺。亦不足為重。緣兩國明知其語毫無實

在。本大臣定不願本國人敢出此無理之議論。擬咨請西悉畢爾總督查明確實。惟希貴王大臣若能指係何人之言。並覆可也。為此照覆。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西悉畢爾總督來文。內開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據代辦伊犂領事官廓羅托惟精稟稱。本國人在博羅胡吉爾受害之後。伊犂官諸事刁難。不准我照常將公文書信發往本國。該城將軍出示曉諭。嚴禁軍民到園及賣與俄人日用等貨等情。我當時請官會晤。問之何故。該官慢答不與你相干。你不應問我們如此等語。由是明見中

國官不肯以禮交接。我亦不能忍受。是欲將國內所有官私產業。點入清單。一面備文交中國官按單查收。一面請給護照。以便回國。該官並不收文。亦不發照。又數日之後。該官忽變其前日慢待之意。乃我復要將公文信件送至本國。該官仍行推辭。並言若派俄兵帶信回國。必受索倫人之戕害。此時伊犂城內外。均有聚兵及遣犯。其人均不安分。時行搶奪。所有經過該處貨幫。無不被其擄掠。該遣犯等在國近靠之兩處。起意私竄地道。我已查出。即請官派兵夜內周圍巡查。乃官云無兵可派。其時人人俱傳說遣犯有意撲國。將俄人搶殺。我不甚信此傳言。又想地方

官必能免有此事。五月十六日。聞得逆犯等於十九日應出城前往他處。十八日一早。有人勸我是夜速即躲避他處。因逆犯要走之先。必欲撲圍。我當即請官前來。欲知所得之信。是否有因。乃該官將我來人辱罵撵出。並不見地方官有意保護。而圍內護兵數人。晝夜防守多日。身力俱竭。無奈於晚間只帶關防官銀緊要文件。與護兵等騎馬逃走。行走四里。忽聽背後多人追趕。我與護兵順伊犂沿河愈發快走。約追有二十餘里之遥。乃未能趕上。只因風雷大作。天氣昏黑。倉猝之間。失去護兵一名。次早騎馬渡伊犂河。萬難之際。所帶關防官銀文件喫食。全行沈落河

中。至第五日之後。始到克克蘇。逃走之時。所受飢苦。有不可勝言者也。本大臣查伊犂領事官係本國特派之人。該城官擅敢如此輕視。偏令該官離任逃走。實屬不勝詫異。諒貴王大臣亦以為然。必欲設法一面使領事官能即回任。一面將該官刁難情形查明辦理。為此照會。希即見覆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來文。內稱伊犂領事官被中國官偏勒。致令離任逃走。欲設法使該領事官能即回任等因。本王大臣查該領事所稟各情。與伊犂將軍歷次咨報。及咨

行貴國西悉畢爾總督所言各節。迥不相符。難保非該領事因該處有彼此爭鬬之事。心懷疑懼。雖屢經派員曉諭安慰。終不肯聽。逆來夜私行潛走。迨至中途失落關防銀件。回見上司。無詞可措。致捏造刁難情形。及被追偪各節。希圖掩飾。以免失落關防等件之咎。設使中國官有意欺陵。想該領事斷不能越卡潛走。且又何必派員眼同現留之人。將所存什物開單存案。並時常派人照料保護。其中情由。細思自知。至逆犯誣言。姑無論其有無。即果有此語。亦猶貴大臣日昨照會所云用銀買換之言。本不足憑信。況恰克圖部員。因貿易圈內失火。立即帶人往救。其心存

保護。爲念相好。已有實據。豈有將軍大員。反欲威偪一領事之理。其執是執非。將來一經面質。必能澈底澄清也。現在貴大臣既欲設法使該領事回任。本王大臣即行文供挈將軍轉行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吾知該領事照舊供職。並飭令該處官員。仍照常保護。不准軍民人等騷擾。貴大臣亦即行知貴國西悉畢爾總督飭令該領事迅即回任。不必疑慮。除將領事官所稱情節。與伊犂將軍咨報不符之處。查明執是執非實在情形數辦外。相應鈔錄伊犂將軍原文。照覆貴大臣查照。

計粘鈔伊犂將軍原文一紙

伊犂將軍寄俄國西悉畢爾咨文

大清國總統伊犂等處將軍咨大俄國西悉畢爾總督為咨行知照事。本年四月間。忽有貴國兵隊數百餘人。在我們卡倫附近地方住紮。意頗强橫。經我們人向其詢問。你們人並不講理。向我兵施放大礮火箭。實屬有意尋釁。甚非和好之道。你們貿易圈之人。自知非禮。亦覺惶恐。本處又慮我們人心不平。致生意外之事。我們不但派員曉諭你們商人照常貿易。勿得生疑。並曉諭我們軍民人等。不准在貿易圈騷擾。我們軍民俱聽我們教諭。並無欺陵之處。詎意貴國貿易人等。忽於五月十八日夜間。私行潛走出境。

國中祇留一人等情。由我們營務處報稱前來。查貴國貿易人等。每遇出入卡倫。向報我們營務處得知。我們派員護送。今貴國貿易人等未報文書。私行走出。竟將貿易國交付一人看守。不知其意何居。我們因念兩國和好。既不以你們兵隊在外逼強。遂遷怒於貿易商人。至你們商人無端潛走之後。我們亦未窮追。其遺留一人。並善為開導。令其安居度日。又經我們處飭派官兵眼同國中現留之人。將所存什物開具細單。各留一分。以為日後憑據。我們復派人時常照料。我們於和好之道。不為不盡。而逼兵強橫。蒙由你們而起。自可概見。惟思貴國風稱禮義之邦。豈

有未理逞强之舉。或貴國大臣並不知情。是你們違卒私意妄舉。均未可定。應即行知照貴總督查明辦理。為此咨行。

致伊犂將軍常清信函

七月中旬後。疊次接奉大咨。備悉俄人恃强逞横。及我兵獲勝情形。邊來俄兵動靜何如。不勝悰念。八月十一日。本處復將俄人闖卡放礮。及口出不遜各節。照會格公使。旋接照覆。反藉口釁端之說。實因中國失信。先行放槍。並詢俄兵三名。有無下落。本處查俄人闖卡滋事。壓撥營盤。竟至開礮接仗。其强横背逆。實堪髮指。無如現在兵單餉絀。

陝甘漢回未靖。時勢所迫。勢難遽與決裂。今據大咨所報。我兵疊獲勝仗。及此時力圖轉圜。似覺稍易為力。否則兵端一開。萬一稍有挫損。彼時更覺無從措手。即使多方委曲。敷衍竣事。而

國體所傷實多。是以於七月二十九日具奏。力陳俄人狡執性情。如有詞可執。必絲毫不肯讓人。當此兵單餉缺之時。審時度勢。不得不權宜辦理等因。奉

旨後。當即備文鈔錄原奏。並來往照會知照台前。想已聞悉。查前項接仗各節。計其月日。總在都中議明照准分界。而格公使文書未到西邊畢爾以前。彼既不肯言明。我亦未使認

錯。九月初八日。復接該使照會。內稱伊犂領事。被中國偪令離任逃走。請設法令其回任等語。本處揣其用意。似亦深恐該領事歸訴該國君主。以致該公使辦妥之事。又復功敗垂成。但彼既無端自行回去。無端自行回來。亦覺面目難堪。是以照會本處。設法令其回任。以便帆隨湘轉。即可自占地步。本處察覈邊界情形。兵餉兩端。均未充裕。自不得不統籌全局。以息兵端。該領事本非我所逐去。又何難招令折回。祇恐該使將來藉口。反坐實中國有勒偪之事。是以給予照會。先揭破該領事捏稟之隱。令其回任。仍當察其孰是孰非。閣下接到此信後。即可繕給函悉畢爾

咨文。大旨仍仿照前單。詢其潛行逃走。是何意見。繼告以不必因彼此有爭鬬情事。心懷疑懼。若再來貿易圈時。仍當照常保護。並催其速派人來。以便交付圈內所存什物。免致日久損壞。總不露出前此是我偪迫。今番請其回任語意。是為至要。其照會等件。已另備公文知照。茲不復贅。惟所發照會內稱引原文之處。與尊處咨報聞有參差。係因原文有礙眼語句。恐其挑駁。故本處撮綜大意。代為撰擬。稱作原文。俾伊無可挑斥。閱時不必生疑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國自咸豐十年換約後。英國以奕䌛府第為公所。法國以純堪府第為公所。該二國曾遞臣等

照會。每年各願交租銀一千兩。惟修理各費。議明在租銀內扣除。至應扣租銀年限。英國則稱應扣第一第二兩年。法國則稱應扣數年。並未指實年限。均經臣等奏明在案。臣等查該二國所住兩府。現已二年有餘。應扣修理之銀。約可分別扣清。惟該二國公使總未向臣等提及。該二館內。現仍不時召工修整。諸多興作。現在該公使等既未提及租銀一層。臣等若與言及。該公使等必將以修理未竣為辭。租銀為數有限。轉形中國較及錙銖。不如示以大方。不與計較。儻嗣後該二國或有與臣等較量之事。即可據以開執其口。或亦羈縻之一法也。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咸豐十年冬間。法國公使來京。懇請照約租與公寓。並聲明必須府第一處。臣等當以府第均係王公現住。並無閒廢之所。再三與之駁辯。該使堅執不從。臣等因其時甫經換約。該使諸多桀驁。且英使於安定門未退兵之先。已自行占奪樣府第。若於法使持之過堅。或亦激成強占等弊。因查有東交民巷景崇府第一所。因景崇獲咎。早經遣徙。其襲爵之純堪。並未在京。當經指與該公使議定。將該府第連花園一併租給居住。並附片具奏。

懇

恩飭下內務府查明官房。

賞給純堪一處。以示體恤。奉

硃批。總管內務府查明具奏。欽此。嗣准宗人府文稱。已據純堪呈

報。將府第那出。惟花園不與公府相連。係宗室彥哲私產

等語。臣等以該公府內花園。前派履勘時。該府內人並未

聲明。如果實係彥哲私產。即應飭令彥哲呈出房契。並或

買或典字據等因。行令查覆。嗣於咸豐十一年三月間准

宗人府咨覆。以彥哲私產。已將契紙二張呈驗。並將原契

紙咨送臣衙門查覈。當經臣等驗明契內所寫房間數目。

俱屬相符。惟以該宗室於查勘時。究未聲明。且此案前經

奏准。未敢率行再瀆。當以礙難辦理咨覆去後。茲復據宗
人府咨稱據彥哲呈稱。景公府西花園一所。實係伊父景
綸自置私產。並不與公府相涉。前經將契紙呈驗。並未辨
有章程。現住賃房狹小。無處供奉祖先。情殊焦急。懇請趕
為辦理等語。臣等查此案該宗室於查勘時。雖未聲明。惟
既據呈驗契據。實係祖遺私產。且查從前奕樂純堪等因
住房租給外國。俱蒙
恩賞給官房。以示體恤。今彥哲事同一律。自未便令其向隅。合無
仰懇
天恩。俯准查照前決成案。

飭下內務府酌查官房一所。

賞給彥哲。以資棲止。

御批。著內務府查照辦理。

庚午。烏嚕木齊都統平瑞奏。竊於六月初二日。接准伊犂將軍常清咨開。以俄人偪近卡倫。派員探詢端倪。撥兵豫防一摺。恭錄奏稟咨行前來。查該俄人不候議定界址。輒帶領兵隊。突如其來。中藏莫測。未使因事在伊犂邊境。不豫為防維。當經密與提督葉布冲額會商。將滿漢兩營軍器逐一檢點。所有火藥鉛丸刀械槍礮。俱屬整齊完固。正在豫備偵探間。六月十二日。復准伊犂將軍來咨。以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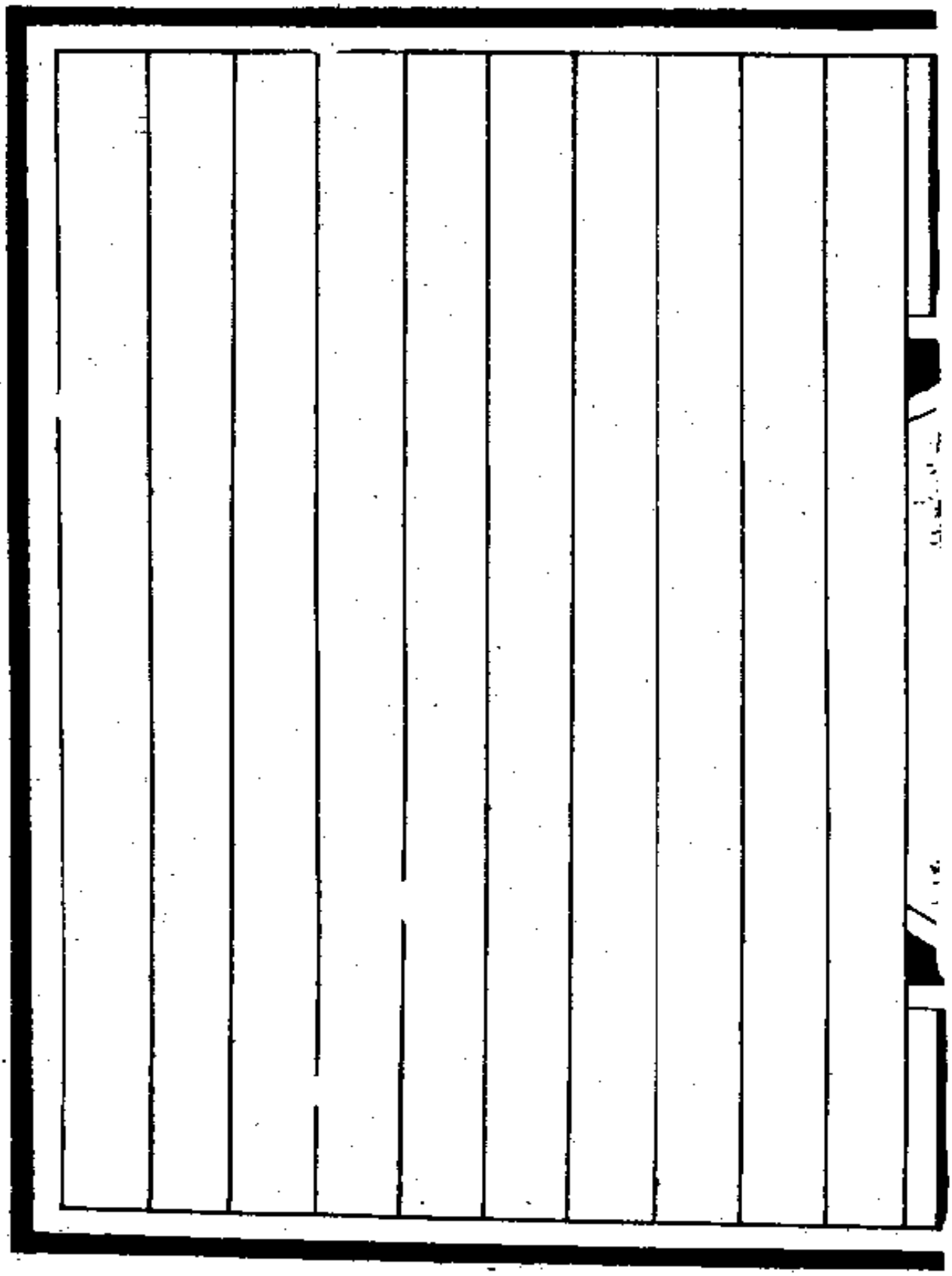
羅斯兵隊聞赴卡倫。勢甚猖獗。經官兵堵勦大獲勝仗。深恐復來衝突。將綠營兵挑派一千五百名。配搭軍裝器械。以備咨調應援。並調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穆克登額速赴伊犂。聽候差委。行令幫迅速派員接署。以便交卸起程等因。隨即會同業布冲額齊集綠營兵丁一千五百名。配搭軍裝器械。並劄飭鎮迪道竭力籌籌鹽菜口糧駝隻車輛。聽候咨調。一面轉飭所屬文武員弁。在於該夷出沒大路隘口。及各處卡倫。嚴密偵探防範。並密派滿營佐領穆騰額等。潛赴西北一帶山僻小路。與該夷可通路徑。逐一查明。一體偵探。加意防範。以杜窺伺。其庫爾喀喇烏蘇

地當西北衝衢。防守尤為緊要。該領隊大臣穆克登額現准咨調。必須有大員前往接替。方昭慎重。查巴里坤領隊大臣文永。曾經出兵打仗。熟悉機宜。當經飛咨該大臣。迅即馳往庫爾喀喇烏蘇。接署領隊大臣篆務。以便穆克登額交卸馳赴伊犂。其巴里坤領隊印務。查有古城協領色普詩新。明白穩練。堪以署理。亦經飛飭遵照。惟查本城領隊大臣保恒。前經奏明派赴哈密查辦事件。此外吐魯番領隊大臣扎克當阿。古城領隊大臣聯捷。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惠慶。均未到任。該大臣等自係因道路梗塞。不能前來。第現值有事之秋。各處自必須實任大員。方足

以資鎮
旨飭下查明該
職守。伏
倫。意圖
將軍常
素稱驍
懼。所可
屬萬分
烏里雅
免致藉

御批。覽奏均悉。所有豫備官兵。聽候咨調。著即照辦。仍飭所屬認真防範。不得有名無實。文永著准其接署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篆務。扎克當阿等。已降旨嚴催。令各赴本任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二十一之二十二

同治二年癸亥十月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
臣等以借兵勦賊流弊孔多若只購買外洋船礮尚屬事
權在我即於咸豐十一年五月內奏奉
諭旨准行遵即咨行各督撫欽遵裁辦旋經兩江督臣曾國藩奏
稱購買外洋船礮為今日第一要務臣等覆計此項需款
甚鉅且與洋人共事實屬不易因著總稅司赫德適值來
京即將此項船械價值水手身工及一切經費與之悉心
講求仍一面妥籌鈐制之策遲之久久未敢率行驟辦嗣
因寧波失守雙逆已近海濱並聞匯兌銀兩購買美國船

礮。雖保不來犯北犯。其時尚書趙光御史魏睦庚後有借用洋兵勦賊及請買外國輪船大器之奏。旨寄以事機甚迫。雖借兵勦賊未可遽議。而購買船礮之議。尚屬中外會同詳議。赫德所論。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外國官阿思本管理一切事宜。其礮手水手水師兵丁等項。用湖南山東滿洲共中國人五百五十名。本未議及全用洋人。且有中國官為之總統。尚無太阿倒持之弊。彼時審度時勢。雖以再遲。即以上年正月起。先後奏撥銀兩。發交赫德趕緊辦理。續據赫德呈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代辦。並請給劄該總稅司李泰國接手管

理。查前項船礮。臣等自奏明購買後。即經熟商將來輪船到後。一切軍械經費。並外國兵丁水手約束章程。疊經奏請

飭交湖廣總督官文。兩江總督曾國藩妥籌辦理。並咨商江蘇巡撫李鴻章協同籌辦。其時臣等原議船中所用外國人。不過令其教練槍礮行駛輪船之法。而兵權仍操自中國。不至授人以柄。嗣據官文曾國藩奏稱往返密商。擬派總兵蔡國祥統帶。其配用楚勇。即由蔡國祥豫為派定。臣等數與先派中國總兵原議相符。乃本年四月間。李秦國抵京。稟稱買定輪船。大小共八隻。以英國總兵阿思本為總統。

其餘弁兵共六百餘名。並代中國與阿思本立有合同十三條。臣等閱其所募弁兵至六百餘名之多。已不勝詫異。及覈其所立合同。種種礙難。並不提及中國應派官弁兵丁若干。與赫德從前原議大相歧異。其時阿思本尚未到京。即經臣等再四向李泰國嚴詞駁詰。相持幾至一月。始據議定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為該師船之漢總統。以阿思本為幫總統。均聽所在用兵地方督撫節制調遣。另立章程五條。奏

准遵行。其原定十三條即作罷論。臣等一面函致曾國藩。以蔡國祥既作輪船漢總統。必須有所依據。方能指揮自如。慮及

初上輪船時。所帶兵弁無多。恐不足以資鈐制。自應仍帶水師數百名。附於輪船左右。是輪船之內既有中國弁兵。輪船之外又有中國師船。毋論該輪船行至內江何處。均當拖帶偕往。明以壯聲威。即暗以資防範。庶可副權不外假之實。嗣據曾國藩函稱現議五條。有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與奏准配用楚勇之案不符。並論中國師船與輪船速不相及。不若早為疏遠。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曾國荃亦以江路已通。江邊之城。僅金陵省會。尚未恢復。然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掃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現交臣衙門議奏。臣等查

購買輪船。本屬萬不得已之舉。今曾國藩既有早為疏遠之議。曾國荃又有不藉彼戰攻之語。則是有害無利。已屬顯然。若或勉強從事。中外將弁兵丁。恐終不能相協。將來勝則彼此爭功。敗則互相推諉。設一旦激而生變。於大局關繫匪輕。現又接江蘇撫臣李鴻章來函。謂蔡國祥來滬面商。以為虛擁會帶之名。吳越一家。終不能相為附麗。乃其明證。是與其貽患於將來。不若請裁於此日。臣等公同籌商。意見相同。至原買輪船礮械價值。現由臣等照會英國使臣卜魯士。轉飭變價歸還。其沿江沿海地方。仍請旨飭下各督兵大員。實力攻勦防堵。毋授外國以口實。以收自強

之效。

恭親王等又奏。再洋人性情執拗。中國每偪一議。彼必故為不遵。以遂其桀傲之性。此次撤退輪船。若由中國發端。彼必藉口扶制。欲撤不能。並恐因此尋釁。貽中國以無窮之累。必先與之講論情理。處處引臣衙門所給李泰國劄文為證。不豫露撤退之跡。使其自然入我範圍。臣等前將李泰國與阿思本所立合同十三條。作為罷論。另與李泰國議立章程五條。明知阿思本到日。李泰國必主使辯論。以為嘗試之漸。正可因其嘗試。而與卜魯士講解原劄文義。迨阿思本到後。果執合同十三條之說。謂為不應盡廢。

並恐悉卜魯士照會前來。臣等因將劄李泰國原文逐句逐字分別講解。斥為與原劄不符。是以不能照辦。備文照覆卜魯士。乃卜魯士接文後。即況出美國使臣蒲安臣來臣衙門面商。臣等即執定卜魯士照會內有阿思本願將弁兵遣散之語。必允我遣散此項弁兵。方可議論別事。嗣蒲安臣與臣等會商數次。云卜魯士允為撤退。並欲將船礮一並駛回英國。臣等詰以船礮係由我備價所買。自應由我留用。據卜魯士云。此項船礮。乃英國朝廷之物。非買自商人可比。既不用其人。則船礮亦應繳還本國。方能了結。臣等即乘機告以買價亦應由英國交還中國。方昭平

允。卜魯士亦允照辦。取具照會存案。但此項弁兵薪工以及來往經費議由中國備給。除自英國來至上海經費。於本年九月十八日截止。業由李泰國所領各款內動支。另飭李泰國報銷外。其九月十九日起。應找給九箇月薪工銀約十六萬二千兩。又四國一切經費。約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共銀三十七萬五千兩。飭由李泰國先向洋行借墊。即日交阿思本兌收。以便迅速起程。免致逗留生事。仍飭各關勻作五箇月分交。李泰國兌收歸墊。惟此項經費為數甚屬不貲。然與洋人辦事。若不決斷於幾先。則該洋兵等稽遲起程。其繁費又不知虛糜凡幾。且反覆無常。是其

本性。若使為時過久。眾情生變。恐又有非數十萬金所能結事者。況此項回國經費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卜魯士允於英國應收二成扣款內屈下結之期。先行如數劃出。至中國豫收另送來英文劃據一紙。並接其照會。言明俟輪船變價後。始由英國扣還歸款。是輪船礮械將來變價若干。雖未可豫計。而現收卜魯士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即係船礮變價之款。其英國如何變價。阿思本乃原經手之人。仍責令經手變賣。至阿思本此次管帶人船回國。必須事事妥協。方免彼國退有後言。不得不豫作牢籠之計。現擬另賞阿思本銀一萬兩。飭於船礮變價內劃收。阿思本感

激稱謝。卜魯士來文內。亦有中國厚待之語。此後當不致另生枝節。雖此項經費為數甚鉅。棄之可惜。然臣等防患未然。不敢稍涉拘泥。因惜小費而誤大局。惟李泰國辦事力詐。以致虛糜鉅款。實難姑容。現由臣等將其革退。不准經理稅務。該夷狡獪異常。中外皆知。屢欲去之而不能。今因辦船貽誤。正可藉此驅逐。並與卜魯士言明。如李泰國敢於不遵。希圖扶制。即由臣等照會卜魯士懲辦。其總稅務司一缺。另派赫德接手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博採眾論。請撤退輪船。以杜流弊。又密陳撤退輪船詳細情形。將李泰國革退等

摺片。並鈔錄曾國藩李鴻章信函呈遞。覽奏均悉。採買輪船一事。前經內外諸臣詳議。不惜重價。原期利器歸公。操縱由我。使外洋頓失所恃。總理衙門因需款甚鉅。且駕馭洋人不易。遲久未即議行。嗣因甯波失守。海口設防。九狀洲尚未克復。發逆亦有購船之說。不得已奏明委辦。並將代買輪船之李泰國所定十三條駁正。酌改五條。奏明行知各省。乃此次管帶輪船之阿思本到後。李泰國忽將前次議定業經奏准之五條。背而不遵。仍將駁正不用之十三條。從新提起。定欲照辦。此十三條與劉飭赫德李泰國原文。設立合同之意不符。總理衙門正在與之駁辯。適據曾國藩函稱前此奏准配用楚勇。並無專用洋人之

議。若蔡國祥另帶中國師船。不得為輪船之主。則是未收購船之益。先短華兵之氣。現在蔡國祥已另募水勇。自為一營。擬俟阿思本輪船到後。察看虛與委蛇。如其意氣凌厲。不如早為疏遠。或竟將此船分賞外國。不索原價。折其驕氣。曾國荃亦奏稱江邊僅金陵一城未復。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埽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並因輪船所需經費甚鉅。請裁沿海水師。節省餉需。以資酌劑。李鴻章復函稱蔡國祥虛擁會帶之名。毫無下手之處。一家吳越。小大異形。強弱異勢。終不能相為附麗。議者或擬送還外國。以省糾纏。或擬調巡沿海。以資控馭。或借以載運鹽米。上下長江。出入津洋。收其餘利。

藉得實際。似皆可說而不可行各等語。均屬確有見地。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卜魯士等反復會商。因阿思本有遣散弁兵之語。即就其說併將輪船撤退買價。仍由英國交還中國。卜魯士亦允照辦。惟弁兵薪工及來往經費。議由中國備給。並另賞阿思本銀一萬兩。該使臣等驚愕之餘。繼以感激。此項薪工經費等項。雖糜費較多。然此後每歲省近百萬。且免日後另有要求無厭之請。辦理頗為決絕。亦欲以折服外國虛憍之氣。且輪船價值。該公使既允為扣還。亦未至全行棄擲。至李泰國之為人本極刁詐。中外皆知。久欲去之而不能。今以辦船貽誤。遽行革退。藉此驅逐。其總稅務司一缺。派赫德辦理。且看

該稅務司能否稱職。再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該督撫等察看具奏。隨時辦理。至輪船既已不用。中國必須力求自强之策。曾國藩前稱兵力不足。在陸而不在水。曾國荃李鴻章亦均有不願借資輪船之意。着曾國藩李鴻章。激勵水陸各師。整飭船礮。務期精益求精。使江南地方漸次全復。即外國亦必羣相慴服。不致有所藉口。至輪船入江拖帶鹽船。有害無利。並着嚴行禁止。曾國荃前奏請裁沿海水師節省經費一摺。即着無庸再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片二件。着鈔給曾國藩等閱看。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去年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奉到貴親王劄

文。飭令採買輪船火礮軍械。並令其延請本國官弁招募
兵丁。以使統帶輪船兵弁。與中國
大皇帝出力報效。該總稅務司奉到劄文。即在本國延請水師總
兵阿思本總司其事。是以該總稅務司與該總兵立有條
約在案。茲據該總兵來文。內稱現在貴親王不欲准照該
總稅務司與阿總兵所立之約辦理。該總兵欲將所募兵
弁遣散等因前來。查該總稅務司與該總兵在本國採買
輪船等物之時。我國家秉權大臣亦曾襄辦。且深知管帶
所買輪船之人。又係結實可靠。聲名甚嘉。是以准其隨便
採買。本大臣因知其故。理合即將此事情形。報明我國家

請示船隻等物。應何如辦理。並已飭知該總兵將所有船隻火礮軍械暫留。候示遵辦。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到貴大臣照會。論及中國採買輪船礮械一事。查此事前因中國自行派委赫署總稅務司採辦。是以未將一切詳細情形。向貴大臣煩清。今既准貴大臣照會。論及此事。應將此事原委告知。查上年署總稅務司赫德在本衙門叢議。輪船應派武弁礮手水手人等章程。其中論及武弁應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阿思本管理一切事宜。並論及應用中國礮手湖南人二百名。水手山東人二

百名。水師兵滿洲人百名。送藥仔滿洲人五十名。當將所
論一切開具清單。面行呈遞本衙門覈其所呈。實與中國
有益無損。並未議及輪船當全用外國之人。亦無奪中國
兵權之意。當經奏明奉
旨允准採辦。即經劄行赫署總稅司並於劄內言明。將來輪船即
由督撫選派將弁　等因照辦去後。嗣據赫署總稅務司
呈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在英國代
辦。須另發劄文一件。俾李總稅司持以為據。本衙門當以
辦理此件。既有前次原呈清單。業經劄行該署總稅務司。
無論轉託何人。自能照辦。復據赫署總稅務司聲稱前項

清單。係已定之大約光景。專言中國兵丁數目。尚有外國應坐各船之武弁礮手水手等。應支俸祿工錢各款合同。須李總稅務司在邀請募人之時議立方妥。本處以赫署總稅務司與李總稅務司同辦一事。赫署總稅務司既承辦在前。則李總稅務司接辦。自必與赫總稅務司所呈無異。即經按照赫署稅務司所擬。繕劄給交。比及李總稅司到京。呈遞申陳鈔粘合同十三條。與前赫署總稅司所呈大有歧異。覈其所議。即如傳奉

諭旨。亦必由李總稅司轉行諭知。若由別人傳諭。則未能遵行等條。據此則中國費數百萬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權柄。當

即據理辯駁。另行面訂五條。句句俱係當面與李赫兩總稅務司商明。並無絲毫異說。每月用款亦一一酌定。始將五條辦法及用款一切。繕摺具奏。恭呈

御覽。奉

旨准行。自奏准之後。每月用款及購買各款。俱經按照奏定章程逐款支用。既經奏定章程月支鉅款。眼見船到功成。無可再議。乃此次該總稅務司忽將當面議定已經奏准之五條。背

旨不遵。而仍將面定不用之十三條。從新提起。偏令照辦。查此十三條。不獨與赫署總稅務司所呈原單不符。即與本爵歷

次劄行李赫兩總稅務司之原文。及令立合同之意亦均
不相符。是以本衙門未經允准。況彼時既當面定明照五
條辦理。奏准後。該總稅務司已接收奉
旨允准劄文。按照五條定款支領俸薪數月。何以違
諭旨。視同兒戲。貴大臣與威參贊嘗言中國兵權。不可假與外人。
是中外道理相同。至今本爵猶喜貴大臣等識見之超卓。
持論公允。不似該總稅務司之意存扶制也。此事因貴大
臣照會前來。是以不能不詳細照覆。惟貴大臣平心衡論。
自必了然也。計照錄赫署總稅司面呈清單一件。劄赫署
總稅務司稟一件。劄李總稅司稟二件。李總稅司申陳合

同一件。與李總稅司當面商定後奏明五條一件。統希貴
大臣詳閱。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給英國照會
為再行照覆事。中國購買輪船一事。既據阿總兵欽將所
募兵弁遣散。本爵應將李泰國與阿總兵所立十三條中
國不能照准緣由。特為詳解指明。開列於左。
一第四條。凡
朝廷一切
諭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國轉行諭知。阿思本無不遵辦。若由別
人轉諭。則未能遵行。查阿總兵並非李泰國屬員。何以必

由李泰國轉諭。始能遵行。本爵原劄李泰國文內。祇云此船辦就駛赴上海。聽候撥用。並無該船總兵。必歸李泰國傳諭。不准別人傳諭之語。若照此辦理。則中國為其束縛本爵原劄內並無此意。是以不能照辦。

一第五條。如有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則李泰國未便轉諭。查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自可與中國大員相商。若如所云。則中國大員與阿思本不得通氣。必致貽誤大事。自然不能允准。

一第十條。李泰國應即日呈行文支領各員弁俸工食各船經費等項銀兩。足數四年之用。刻下在英國始以所置

各船及各兵器等件。暫為質押。查此案是李泰國不能相信本衙門各大臣。本爵又豈能相信李泰國一人。遽以重資交付。況未歷四年。即須先領四年辛俸。中國向無此例。所以未能照准。

以上三款。皆與中國有礙。且與原劄不合。其餘窒礙尚輕之處。毋庸一一詳指矣。

本爵會同本衙門各大臣。覽該合同十三條。多與中國買船本意不符。今阿總兵既欲將所募兵弁遣散回國。本爵深謝貴國派給修好各船之睦意。特遣官員駛來中國。並謝阿總兵勞心費力。以辦各船事件。並帶此數船前來中

國今阿總兵與各武弁水手人等。中國自應給發各人來
往辛俸及雜項碎用。以回國之日為止外。另送阿總兵銀
二萬兩以酬其勞。其銀統在輪船變價內付給。至中國已
費原買輪船火礮軍械各銀。並請貴大臣代立善法。俾得
交還中國。以清
朝廷庫款是荷。至此船既不歸中國使用。所有該船現用中
國旗幟。併希代為撤銷。其本爵劄李泰國原文。貴大臣前
已閱悉。今特擇其要語。一並詳解明晰。鈔黏附送貴大臣
查閱可也。
今將本爵劄李泰國原文擇其最要者。講解明白。分列於

後。

一劄內所云署總稅務司赫到京呈稱購買船礮二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在英國代辦等語。查中國購買船礮本衙門與赫德原議。除阿總兵而外。再延外國武弁七名。其餘用湖南山東滿洲合。現有赫德親筆所書單據為憑。並無募用外國兵丁多人之說。赫德既經呈稱一切事宜。已行文李泰國在英國代辦。是本衙門與赫德所議一切事宜。赫德已行知李泰國。確有可據也。

一劄內云。有最要三項。一購買輪船。並各船內應用之礮藥煤斤。以及各項零星等件。一邀請應坐各船之武弁。招

募礮手水手人等。以及立定各項之合同。一酌留所需銀兩。以便照各項合同發給俸祿工錢。以及將來備賞各款之用。以上三項支發。均交該總稅務司一手經理等語。查各項合同指明武弁之俸祿。礮手水手之工錢。劄文明顯之至。並非別事。一手經理者。是指以上各項支發。亦非別事。

一劄內所云。所有各關抽收銀數。將來陸續交付署總稅務司。仍由署總稅務司手。交該總稅務司專查收支用。一切均責成該總稅務司一人專理等語。查一人專理者。係專指支用一切而言。並非別事。

一劄內所云。中國需用此項礮船甚急。務即迅速辦就。駛
赴上海。聽候撥用等語。查聽候撥用四字。係聽候本爵撥
用。其文義婦孺皆曉。李泰國並未遵照原劄。將聽候撥用
之意議入合同。反將敕飭議辦之事。轉列入合同之中。是
以不能照其合同辦理。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兩次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將所立十三條不
能照准緣由。特為詳解等因。並所錄粘單均已閱悉。查近
日商辦輪船之時。本大臣未經參議。係貴親王明見所悉。
此事與內地治國之道。甚為相繫。自應歸中國主持。他國

不得與謀。況此事業已請求許久。討論綦詳。本大臣既知貴親王立意不行。若仍希必須照辦。則與本大臣承准本國諭辦中英交涉事件之意。不相脗合且英國以為中國必已照准。合同辦理。是以准為購買船械。延請武弁。招募水手。但此項船隻與中國助戰。非立此等合同。不能承辦。若中國謂此等合同斷不能照准。則英國亦本無令中國照辦留船之意。是以來文所云。不能照准緣由。本大臣不為論及其事之是非。亦非本大臣所應議。所惜者此項船隻於英國起程以前。未能將辦船之委曲情形。達知貴親王。設當日早為通知。豈不省卻若干費用。並可免諸多

窒礙之處。此本大臣之中心抱歉不能自釋也。為今之計自當與貴親王竭力襄佐。代立善法。以收後效。本大臣不能辭其責。至貴親王優給所延武弁及水手等其公厚之意。本大臣心中羨悅。亦應提及。第該武弁水手等應支俸辛工食銀兩。或以回國之日為止。或以英國明年八月三十日為止。未知合同內如何立意。本大臣無豫先斷定之權。惟本大臣不欲貴國多費銀兩。是以已向阿總兵言明。俟伊歸國之日。即尋才能出眾深明法例之人。為之斷定。當日所立合同。應以何日為止。即行遵照支領銀兩。併告以此等船隻變價。應以至昂者為准。變價後。除扣除經費

外。即將銀兩交還中國。貴親王果能相信。阿總兵令伊代辦此事。該總兵因貴親王待伊如此優渥。自必能盡力經理。以副貴親王相信之心。此本大臣可保其必然者也。至辦結此事。所有經費。尚恐一時難以籌備。本大臣擬即劄飭領事官。於下次二成扣項中先為墊發。統俟於輪船變價內扣還。本大臣深知我國家秉權各大臣。閣悉貴親王辦理此事。至優且備亦必能幫同阿總兵將此項飭辦之事。妥為完結也。為此照覆貴親王查照可也。

譯出卜魯士劃銀字據

所有輪船回國。尚有應需款項。希飭該總稅務司先為墊

發。俟下次三月一結之期。由二成扣款內歸還。

曾國藩來函

購買洋船之議。始於咸豐十一年五月之杪。國藩於七月十八覆奏。稱為救時第一要務。蓋不重在勦辦髮逆。而重在陸續購買。據為己有。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原奏所云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其餘配用楚軍水勇。原期操縱自如。指麾由我。旋於元年冬。奉到九月二十九日

密諭。以外國船礮明春可到。飭令豫派將弁水勇。迅速具奏。國藩於十二月十二日覆奏。派蔡國祥統轄七船。盛永清等各

領一船。申明前議。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其餘即用楚勇。由蔡國祥據為派定等語。欽奉

諭旨。所籌甚為妥協。是前此並無專用洋人之議。即赫德所呈原單。參用山東湖南人旗之人。亦無多用洋人之意。敘處自

奉

旨會允後。即派蔡國祥赴湖北募勇六百餘人。與官秀峰節相商定一切。其經費則鄂皖各出一半。春間即已募齊。專待輪船之至。等候數月。始奉到五月二十三日寄

諭。內附錄章程五條。有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並非在船常住。已與奏准配用楚勇之案不相符合。茲又承准七月十

八日大沽蔡國祥仍須另帶中國師船。與輪船同泊一處。其輪船水勇已在外國雇定。毋庸添募等因。則更與購船之初意。自相違戾。購船云者。購之以為己物。令中國之將。得為斯船之主也。若仍另帶中國師船。則蔡國祥仍為長龍三板之主。不得為輪船之主矣。輪船之於長龍三板。大小既已懸殊。遠速更若霄壤。假令同泊一處。譬之華岳高聳。衆山羅列。有似兒孫。洋人本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偪處可怯之地。及至約期開行。彼則如箭如飛。千里一瞬。此則阻風阻水。寸步難移。求其拖帶同行。且不可得。又安能使彼聽我號令以為

進山義。寄

諭所示。悉由中國主持。竊恐萬辦不到。其勢使之然也。故自接到

輪船章程五條之後。倏經月餘。反覆籌思。徘徊莫決。欲遵

從則未收購船之益。先短華兵之氣。欲不從則業經議定。

奏准之案。未便輕於失信。想貴衙門與李秦國集議時。必

已百端辯詰。舌敝脣焦。既欲兵柄之歸我。又不欲本意之

全露。即前此惠書所謂有謀人之心。而不使人疑者。其苦

衷蓋可想見。而彼則挾制恫喝。持之愈堅。萬不得已。隱忍

而俯從其所請。國藩忝為疆吏。敢不仰體

朝廷深意。委曲求全。現令李國祥將已募之勇遣散四百。酌

留二百。仍住長龍三板。自為一營。將來輪船到時。不遽以漢總統自居。亦不遽與灣泊一處。且與阿思本往還交際。詳細察看。如儀文不甚踞傲。情意不甚隔閡。然後虛與委蛇。漸擇同泊之地。徐講統轄之方。若彼意氣淩厲。視輪船為奇貨可居。視漢總統如堂下之廝役。倚門之賤客。則不特蔡國祥斷不甘心。即水陸將士。皆將引為大恥。是又不如早為之謀。疏而遠之。視彼七船者。在可有可無之數。既不與之同泊。亦不復言統轄。以中國之大。區區一百七萬之船價。每年九十萬之用款。視之直輕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亦足使李泰國失其所

恃而折其驕氣也。現聞此七船尚未到滬。船到之日。李奏國是否別有要求。尚未可知。彼若翻覆無定。更改前議。敬求貴衙門另與籌商。或於七船之中酌撥數船。與阿思本統帶。配用洋兵。撥數船與蔡國祥統帶。配用華兵。亦是一法。若前議一成而不可改。則國藩所謂虛與委蛇。疏而遠之。兩說者是否可行。求賜訓誨。

李鴻章來函

洋船濟賊之事。疊准咨照。行知各處。一律嚴禁。惟濟賊苟無確據。及形跡介在疑似者。當止照船貨入官之例拏辦。誠以洋人以利為命。其護船貨之心。不輕於畏死之心。此

法已足以示懲禁。前次咨行中已分別議及。當不至有過與不及之處。致煩廑慮。鹽船不准由輪船拖帶。尊處持議甚堅而正。欽佩無似。前此外間屢有陳請。大抵以鹽船之利於拖帶。不在乎長江之通與否。而實藉其駛行之速。可以赴市價之早晚。爭先銷售。又往返轉運多得數次。其便益在此。而軍營奪餉之為急就章者。尤以為宜。究之此逕一開。非特洋商效尤。奪我利權。即貨船拖帶。無從查禁。其暗虧各釐卡收數。亦得不償失之道。現經曾中堂與鴻章嚴申禁令。九江鎮江各關道設法查辦拖帶之弊。業已停止。儀徵場鹽聚集處。亦未聞有洋人明目張膽。在彼細運

堪以仰慰遠懷。李泰國所購兵輪船。聞有四隻到滬。未據報知。無從過問。赫德到關後。亦未來謁。其帶兵官阿思本聞已進京。尚無回滬消息。會帶總兵蔡國祥。月前因公來滬。與鴻章面商。虛擁會帶之名。毫無下手之處。仍自回皖。原議以中國人充當舵勇。蔡國祥先已募勇數百。嗣因輪船無可容足。又議另立師船。其與輪船依護。究之一家吳越。小大異形。強弱異勢。終不能相為附麗。曾帥已飭令遣散矣。此事未知作何究竟。鴻章前議三難。陋妄之見。幸邀鑒詧。每思所以約束鈐制之法。求如明諭能使永為中國自有之船。不致轉而為李泰國霸踞之船。即緩急亦不無

可恃。而事勢處此毫無把握。傍徨莫釋。議者或擬送還外國。以省糾纏。或擬調巡沿海。以資控馭。或借以載運鹽米。上下長江出入津洋。收其餘利。籍得實濟。似皆可說而不可行。彼亦何能由我調度。至李泰國所言捕盜輪船。不能應用。與白齊文搶去輪船兩事。信如尊論。不過以此藉口。欲將各項輪船盡歸伊管。專擅中國兵船之權。請摘欽捕盜原委。而後詳陳白齊文之事。以釋蓋塵。緣捕盜局舊有二輪船。一名天平。一名鐵皮。係沙船號商公製。船堅礮利。猶可合用。經前關道吳煦借與法國兵弁及華爾白齊文霸占不還。捕盜遂廢。鴻章涖任後。以次索回。時資以裝載

兵勇軍火餉項。來往協勦。頗得其力。泊福山克復後。派該船周轉巡洋。逐日駛泊。俟有旬報。鴻章隨時查察。毫無別項私弊。李泰國所言非事實也。白齊文投賊之初。聲言將為賊覓購輪船。鴻章持之益急。不敢來滬購辦。遂在黃浦泖澱狙伺刦奪。適敵營鑄造礮兵官英人麥格理乘坐高橋小輪船回松江礮局。行至松城外豆腐濱。麥格理以事登岸。白齊文帶數十人竄上輪船。搶駛而去。麥格理回追無及。此六月間事也。白齊文既屢為我軍所敗。曾展轉道意。願得免拏辦。即率眾洋人投降。鴻章姑應之而益嚴備之。八月二十九日。白齊文復隨忠逆大股撲犯大橋角。先

以炸礮燬我師船七隻。奪去十餘隻。遂圍攻陸瑩。李鶴章自張澄橋急行四十里往援。營官周壽昌拚死伏岸下。以火箭射入輪船藥艙。立焚其船。即前所搶去之高橋輪船也。燒斃洋人數十名。賊大敗遁。忠逆疑白齊文為官軍作奸細。怒而囚之。戈登究轉引出洋人四十餘名。白齊文隨亦逃出。戈登及英國繙譯官梅輝立。皆以准降在先。為之解免。鴻章深知外國人最無信義。卻人最護臉面。如鈞示所稱。蒲使深以此事為恥。固不可得而明詠也。當即知照各領事。白齊文既悔罪來歸。赦其已往。宜速勒令回國。嚴加管束。毋任逗遛上海。現據法領事覆到。允即轉致美領

事照辦。而美領事西華向不公正。不齒於人。前頗以白齊文投賊為是。中國拏辦為非。嘵嘵申辯。今白齊文投誠。不加重罪。但令遣回本國。似屬情至義盡。未知該領事肯認真遵辦否。尚祈貴衙門據咨照會蒲公使嚴為督催。無任感企。至常勝軍餉實皆按期給發。其每月格外浮開雜款。不得不酌予裁抑。慾壑難盈。或有不能如意之處。究之正款已糜費不貲。固因其礮火助勦。不無得力。亦借以羈縻。不致暗為白齊文之行事耳。即如江陰及大橋角諸役。為自來未有之惡戰。何嘗借助洋兵。惟中外交涉之區。蘇州未復以前。常勝軍未可遽撤。致生他變。至洋人投賊。有害

無利。此次陸續投出者。皆以賊中為陷阱。白齊文伎倆已窮。此後外國人或能以為鑒戒。不再起意助賊。亦足稍慰塵系。什威禮隆接辦甯軍。既作罷論。自未必代購銅礮。如仍送來。當遵諭酌量辦理。柏使所寄實德棱信件。已遞去。勒日尼色初來滬時。自高聲價。所欲甚奢。鴻章故淡漠相遇。以折其氣。前已緘陳在案。嗣復來央求留營投效。監鑄開花大礮。鴻章因責衙門成約在先。未便堅拒。議定每月薪工五百元。仍先回國購置器具。並覓工匠數人。年內外或可返滬。開局試辦。究未識其手段何如。能否合用。屆時察看妥辦。再當詳布。

甲申。駐藏大臣滿慶幫辦大臣恩慶奏。汪曲結布求代遞
奏書內稱藏界東路法國羅勒拏蕭法日等為恨西藏官
民。不令其來藏。與瞻逆工布朗結句成一氣。該羅勒拏於
今春派劉姓由鑪城運來茶包。在巴裏一帶散給漢兵。要
買人心。並揚言瞻對工布朗結原與前藏釁家為仇。並不
敢欺陵漢官漢兵。且四川總督亦無攻打瞻對之文。此係
西藏漢番官員假冒
聖旨。要除瞻逆。你們全不可聽信等語。巴塘正副土司被其誘惑。
已投瞻逆。該羅勒拏又至江卡。聲言景大人處已奉
諭旨前藏所屬之擦瓦博木噶地方。賞交羅勒拏永遠管理。凡有

天主教之人進藏。一概不准阻止。後派劉姓仍往鑪運茶。以買人心。據江卡營官稟報前來。因此藏地人心不安。是羅勒拏之故違和約。謀取前藏。已有證據。再查羅勒拏自道光二十六年。即由西甯涸入。經前駐藏大臣琦由藏解交川省。轉遞廣東。令其自回本國。不料羅勒拏又由廣東繞至雲南。潛入藏屬之們空地方居住。嗣該國與我朝講立和約。雖准其各處傳教。未准其干預公事。該羅蕭二人。由們空出首。即在巴塘江卡察木多一帶。自稱大人。更帶有四川無賴之徒劉姓等。假充官長。幫同作威。既藉故訛詐蠻民。又估令漢官。與他治服蠻民。所以西藏僧俗官

民間知羅蕭二人如此恃勢橫行。若聽其來藏。勢必賄買漢蠻人等均隨他教。西藏本係

國朝廣興黃教之地。而藏界西南所屬哲孟雄。拉達克各處。均與披楞相聯。披楞即英國之別名。前因法國傳教之人。有由川入藏之信。該披楞即在哲孟雄各處豎旗聚兵。定要來藏通商。祇候法國之人。由東至藏。披楞即由西南而入。細查該羅蕭二人。誓要來藏之意。名為傳教。實欲善取西藏。彼二國所要取西藏者。其意不在西藏。彼一得西藏至鑪。萬里山河均歸他人。彼等得與四川聯界。一合其與川聯界。內地恐無安靜之日。所以闔藏官民。誓死不令其

來藏之本心。非敢故違和約。實為
國家保全地面。務望賞准設法阻擋。不令羅姓一干人衆來
藏。方免後患。況法國來藏傳教一事。業經駐藏大臣奏奉
諭旨。不准來藏。川督亦通行各臺。遇有法國逼藏之人。務要善言
勸阻。令其自退。為此合詞叩懇達賴喇嘛轉邀
天恩。俯念西藏僧俗愚蠢無知。飭下四川督臣。並轉飭鑪廳文武。
日後遇有領票赴藏之漢人。及隨差來藏之兵役人等。務
要嚴密稽察。如有已入天主教之人。一概不准給票出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滿慶等所稱東路法國羅勒拏蕭法日等。
於今春派無賴劉姓。由鑪城運來茶包。在巴裏一帶散給漢兵。

要結人心。並捏造謠言。誘惑巴塘正副土司投赴曉諭。是否有此情事。著崇實駱秉章查奏。又羅勒拏等聲言景紋奉有諭旨。將前藏所屬之擦瓦博木噶地方。賞交伊等永遠管理。凡有天主教之人進藏者。不准阻止等語。如果屬實。是該教士假傳詔旨。殊屬可惡。除諭令總理衙門向法國住京公使據理駁斥外。著崇實駱秉章嚴飭沿邊各屬。認真查察。如有內地傳教之人。潛赴藏地者。概行截回。毋令乘間偷越。披楞因法國有人藏傳教之信。亦欲來藏通商。其意實屬叵測。廓爾喀於去冬遣人來藏復修舊好。其西北各小部落。亦願與藏永作藩籬。著福濟等乘勢利導。飭令廓爾喀等永敦舊好。嚴密防範。以杜披楞窺伺

之心。

人

諭滿慶恩慶奏羅勒拏等意欲入藏傳教。西藏官民力阻其行。具見悃忱。本日已諭知崇實駱秉章等遵照條約。設法攔阻矣。其拔楞西入之語。尤宜先事豫防。現在廓爾喀雖已修好。其西北各小部落。亦甘與藏永作藩籬。而邊備仍不可一日懈弛。著滿慶等督飭汪曲結布等妥籌防範。不得稍涉大意。

壬辰。伊犂將軍常清奏。竊查自哈薩克鐵色克等句結俄人。越卡尋釁以來。領隊大臣等差派四出偵探。傳說浩罕發兵八千。尋俄人打仗。又以鐵色克此次為伊等出力。現

已封王。旁俱置之存疑之列。總以嚴守卡倫。不使俄人侵占。禁止我兵毋得出卡貪功。為俄人藉口。此為第一要義。其西北一路。有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及圖庫爾分營為持角之勢。防堵照常。達旬並無交仗之事。惟西南一路。係前任領隊大臣巴哈善在彼帶領兵勇紮營。茲據呈稱八月初六日。據總管德格都報稱督率馬隊準備一切。巡行至喀爾奇拉河地方。瞭見俄人排隊回向相持。開施槍礮。我兵正在分隊前進之際。適續撥兵勇礮隊已到。驍從俄兵背後開礮。傷斃賊匪數名。內有穿白衣者。並槍斃賊馬三匹。該匪支持不住。向西敗竄。管帶遣勇佐領以及戎員帶

領兵勇綠營礮位係在南山灣遇賊齊聲發喊向前開礮賊即奔竄齊未窮追各等語。奴才查俄人不候分界輒同哈薩克等深入卡內。肆意尋釁。該國使臣是否知悉。總不能得其確實。緣匡蘇勒官雜哈勞萬端狡謊。一切皆其主使。奴才連次行文咨與西悉畢爾衙門總不能出伊之手。無不擅行拆閱。任意咨覆。其筆蹟口脗。前後覆對。適相符合。前兩次行文與西悉畢爾衙門詢其逞兵情由。即恐墮其術中。俱由塔爾巴哈臺轉為咨送。茲據明緒咨來該國西悉畢爾回文。奴才拆閱之下。似仍係雜哈勞所擬。即如所稱哈薩克布魯特等為伊國所屬一語。實屬欺蒙無理。況和約

內並無哈薩克布魯特屬與該國之語。可否仰祈
天恩。將此節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諭該國使臣。使知所言
過謬。及早息兵。若由 孥等照會該國。則仍為雜哈勞所阻
抑。不能達到。至咨文內種種狂妄自大。以及諉過於 孥。黃
言巧飾。希冀聳聽。 孥毋容與之辯論。至該俄狡獪情形。早
已奏明在前。決其必有如此伎倆。難逃
聖明洞鑒。謹照原咨譯漢。恭呈
御覽。
常清又奏。竊查俄人雖退出卡外紮營。而四出窺伺。且有
哈薩克為之驅使。其從逆著名之鐵色克又未離其左右。

種種狡獪。不敢稍弛防範。致有疏虞。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在西北博羅胡吉爾紮營。圖庫爾在吐爾根紮營。以為後路聲援。兼護索倫營房。前任領隊巴哈善在西南鄂爾果珠勒紮營。前曾添派兵勇嚴為堵禦。茲據巴哈善呈報七月十四日。俄人在卡內沙爾雅斯地方。多方誘敵。幸我兵未被暗算。兵勇併力驅逐。俄人退敗。探得該匪在卡外盤踞。並有布魯特薩爾坦伯克在山內為之主謀。該領隊等相機防勦等情。茲俄國頭人在各營遞字云。該國商人欲進卡倫貿易。又云該國王將此次滋事之人。叫回治罪不准伊等再行打仗。意欲求和等語。竊思該國既稱業將滋

事之人叫同治罪。是該國自知釁由已起。已屬昭然。乃越
日遞字又復強橫。與前不符。後又暗中寄與不肯隨從之
哈薩克布魯特私信。勸伊等不可內附。而歸罪於錫伯索
倫兵丁。且稱與
大清國多年和好。窺其用意。分明畏錫伯索倫兩營強勁敢戰。
故為此挑唆之語。果誠心和好。何不將兵隊撤退。任聽我
兵搶拏鐵色克。我
國自然罷兵和議。今俄人反復無常。僅空言和好。並不撤兵。
又未見該國大官文書。其屢次遞字。不知出於何人之手。
復作字暗中句結善良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懷輕聽其

言。將兵勇撤退。彼或假充商人貿易。驟然來虛而入。所關
匪淺。著飭令各營帶兵領隊大臣。加意嚴防。勿墮其術中。
並令軍營之營務處。作為己意。直言回復云。彼此和好多
年。並無用兵之意。是爾等同悖義之哈薩克布魯特越卡
逞兵。今欲和好。先將科斯莫鑾以及西南兵隊。盡行撤去。
不得侵占內地。若論貿易。總應靜聽分界後。再照舊章辦
理。方是真心和好。我
國兵隊拴拏鐵色克。不與你們相干。若仍暗地添兵。或寫信
與你們使臣藉詞移禍。唆誘不和。我們斷不能遽爾撤兵
云云。信已達到。該俄仍無撤兵消息。前接明緒咨鈔奏稟。

內稱俄人兵隊帶領哈薩克一百餘名。執持槍矛。先後至該城卡倫內住紮。正在派員查問間。忽爾一併撤退等語。近探得伊犂卡外俄人。有添兵之說。想移彼就此。一面假意說和。明係緩兵之計。惟是日月遷延。軍餉分毫不到。而兵勇防禦五千數百名之多。接濟口糧。餧養馬匹車駝轉運。晝夜不休。雖已出示勸捐。又援河工之案開捐。俱不踴躍。拏辱焦舌敝。迄無應者。但願明誼等在塔爾巴哈台早將分界之事議定。彼此撤兵。方為至善。否則實有難以支持之勢。拏惟有相機妥辦。竭力守禦。以副

聖主安邊柔遠之至意。

常清又奏。奴才接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咨稱遵
旨赴塔城。先期以待等因咨行前來。奴才查上年協領哈布齊賢前
往塔爾巴哈台聽候差遣。該協領於去年旋城。十一月間
病故。現在明誼起程在途。奴才急宜補派熟習輿地之員前
往。查有二品頂帶協領色布貞泰。佐領巴霞人俱諳練。於
伊犂卡外地勢情形頗能熟悉。巴霞兼能哈薩克話語。現
在塔爾巴哈台防所。奴才即飭令協領色布貞泰。於七月十
一日兼程前往。會同佐領巴霞聽候差委。其卡外何處有
礦哈薩克布魯特游牧生計之處。奴才前曾繪圖貼說。歷歷
可證。已咨送該將軍參贊收閱。會議之時。必能與該俄官

平心靜氣反覆辯論。晓諭百端。不令稍有侵占決裂。以崇
國威而固疆圉。
伊犂參贊大臣明緒。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
竊奴才等於七月初四初十等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兩
次寄
諭。該國既有兵隊居住巴克圖卡倫以外。難保不於他處另派兵
隊潛住。私量鄂博。修蓋房間。著明緒等密為探訪等因欽此。奴才
等昨准烏里雅蘇台來咨。將軍明誼已擬於六月初間由
烏赴身。前來塔爾巴哈台。等候俄使會議分界事宜。並送
來擬就詰問俄國西悉畢爾總督。任令兵隊越界滋擾情

由。仍約其迅速派官前來會議定界照會一件。屬令孝明緒會銜轉遞等因前來。孝等當即加銜飭交貿易國居住之色克德爾官轉送西悉畢爾衙門。復派章京薩勒哈春前詣貿易國。告知該色克德爾官。將軍明誼已由烏里雅蘇台起身。不日即可到塔。該色克德爾官聞知甚為感悅。並云將軍既有前來之信。我們大臣若知道。亦必到來等語。孝等前准伊犂將軍咨鈔續奏摺稟內稱俄兵猶在卡外盤踞。而唆使哈薩克時常潛入卡倫。偷竊牲畜。兼有窺伺之事。五月十五十九兩次逞兵犯卡。查係哈薩克句串前導。而口吉鐵色克實為禍首主謀等語。孝等查俄人在

伊犂卡外逞兵滋擾。現經將軍常清添兵防守。布置周密。誠恐俄人無開可乘。必分兵隊來塔。調唆引誘卡外之哈薩克逞志內竄。緣本處城小兵單。孥等即如何悉心籌畫。無奈兵不敷用。防不勝防。且伊犂正值用兵之際。不能兼顧。倘俄人來塔逞兵。實無控制之策。孥等再四思維。只可豫散俄人之黨羽。以堅哈薩克內向之心。伏查哈薩克前汗爵綽坦公阿吉台吉迪納雜爾等前雖疊據呈報。均願誓志內向。不肯背順從逆。然該哈薩克等究係犬羊成性。誠恐不足深恃。是以孥等昨復飭諭該汗公台吉等令其各選精壯阿勒巴圖數百人。聽候剳調。並調該罕公台吉

等先行來城。弩等尚有面諭事件去後。旋於七月十五日。
前汗爵綽坦台吉愛班來城。弩等當堂延見。據稱所有豫
選之阿勒巴圖。現已備齊。何時劄調。迅即來城。不敢有悞。
再綽坦等世受
大皇帝豢養深恩。情願出力報效。萬不肯甘心外附。倘有俄人前
來調唆引誘。綽坦等萬不聽從。弩等察其情詞。似非首鼠
兩端。然亦不可盡信。弩等復面諭該汗等前諭爾等各選
阿勒巴圖數百人。並非令其來城助守。現在存城兵丁。尚
有數千名。又有土爾滬特並蒙古兵丁數千名。儻俄國兵
隊前來犯卡。足敷堵禦。原恐俄人潛赴爾各遊牧內滋擾。

即可令所備之阿勒巴圖禦侮。自守藩籬。該汗聞之無任
感悅。惟綽坦前遮夷字。內稱伊自咸豐五年。仰蒙
大皇帝恩。准承襲汗爵。至今未領
敕書。懇祈奏請等語。奴才等竊查於去歲接准伊犂將軍常清恭錄
接奉六月二十三。及七月初十日兩次寄信
諭旨。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國。首鼠兩端。綽坦既係冒襲。未便徑令
承襲。必得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承襲汗爵之人。奏請
承襲。方可永遠相安欽此。欽遵行令照辦前來。其時俄國使臣
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分界事宜。該國又派兵隊在於各
卡以外扶詐牽誘衆哈薩克。以致各哈薩克均懷首鼠兩

端之心。拏等若遵

諭旨。令各該哈薩克台吉公舉一應襲汗爵之人。奏請承襲。查綽

坦所管之哈薩克眾多。且在北邊常住卡倫以外遊牧。因

恐綽坦並伊所屬之眾哈薩克知之解體。由此背順從逆。

句串俄夷。不候分界議明。遽帶兵隊偪近各卡倫。所關匪

輕。是以拏等前已咨商伊犂將軍或俟地界議定後。再行

遵

旨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應襲之人。奏請承襲。抑或應如何酌

辦之處。容俟咨覆前來。再行酌數具奏外。茲綽坦來城。復

面求拏等呈領

敕書。孝等視其情形。似已知之。若再含混應允。又恐啟其疑心。是
以面告綽坦。因爾冒襲汗爵。奏奉
諭旨。著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承襲汗爵之人。奏請承襲。
該汗聞之。叩頭回稱。綽坦冒襲汗爵。仰蒙
大皇帝鴻恩。未加重譴。此即綽坦之造化。此後惟有嚴束眾哈薩
克傾心內附。以冀仰報
大皇帝高厚於萬一等語。孝等復諭該汗嗣後如能堅心內附。出
力報效。俟地界議定後。必須據實奏明
大皇帝優加獎勵。孝等賞給羊麪。令其旋牧。再孝等前恐俄人逞
兵犯卡。因本處除屯卡官兵外。存城之滿漢官兵僅有三

百餘人。實難應變。當經奏明飭諭土爾扈特親王台吉等
豫選精壯兵丁二千名。聽候劄調來城防堵。旋該親王策
琳拉普坦扎薩克台吉圖布新柯什克來城面見。弩等回
稱伊等世受
皇上豢養之恩。並未仰報涓埃。現已備齊精壯阿勒巴圖一千名。
儻聞俄人逞兵內竄。伊等即帶兵丁前來助守等語。弩等
因該遊牧地方近在邊卡。當諭該親王等令其常派官兵
確查。如有俄人侵占遊牧地方。即行驅逐。一面呈報。聽候
酌辦。並令該親王等仍回原牧。至各卡倫外住紮之俄國
兵隊。已及數月。弩等不時密派委員分往各卡以外。不動

聲色。暗為查看。雖屢接據各員呈報。俄人尚無私壘鄂博。修蓋房間情事。茲據瑪呢圖千都罕卡倫官呈報。於七月十七日。偶來俄羅斯官兵帶領哈薩克約有二百餘名。攜帶礮車。執持槍矛。在卡外住紮。距卡倫有七八里。當往查問。據該頭人聲稱。卡外均係我們地方。並非你們地方不應查問等語。奴才等復派章京薩勒哈春前往巴克圖卡外小水地方。面見該頭人。告以我們明將軍有信來塔。與你們大臣會議勘界事宜。你們速將兵隊撤回。據該頭人回稱。奉我們上司之諭。來此住守地方。非接文書不能退回。章京薩勒哈春復告以所有卡外原係我們地方。且兩國

邊界尚未議定。即你們在此居住十年。將來亦不能狡賴。作為你們之地方。該頭人無辭回答。始云祈給數日限期。容俟稟明我們上司。回文到日即行撤回等語稟悉前來。奴才等查該俄言詞雖順。而於撤回一節。堅以非奉伊上司文書。不敢擅自撤回為詞。揆其占踞巴克圖卡外地方。欲阻我查邊官兵之道路。將來會議時。必將我常住卡倫之外。賴為彼之地方。否則何得連年派兵來此侵占。奴才等並不派兵驅逐。任其久紮。定必藉詞狡賴。現在若即派兵嚴加驅逐。是塔爾巴哈台兵端又啟。更成不了之局。勢處兩難之際。奴才等晝夜籌思。不得不暫顧全局。儻該國兵隊硬

行間進卡倫。兵臨城下之時。豈能束手待困。只得用兵捷伐。至俄人現占卡外地方。不過將來與之會議時多費脣舌。向其以理剖別。目下只可徐為設法羈縻。消患於未萌。總期塔城之釁不興。以便往還與該國行文。約期會議。迅速藏事。是為至幸。惟俟明誼抵塔後。斉等再為面商。妥籌辦法。該國何時派官前來會議。斉等即恪遵節奉

諭旨。與將軍明誼按照前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頒地圖。折中定議為斷。萬不敢任令俄人侵占。更不敢致與原定和約大相懸殊。使彼有所藉口。惟有斟酌機宜。妥商籌辦。此事早結一日。即早免一日葛藤。如俄人稍能迴轉。即與之酌

中定議速完通案以仰副
皇上柔遠安邊之至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西南路夷匪驅逐出卡並防堵情
形暨派員馳赴塔爾巴哈台各揚明緒等奏遵諭籌辦邊務一
摺俄人在伊犂卡內沙爾雅斯地方多方誘敵我兵未為所誘
併力驅逐該夷退敗仍在卡外盤踞並有布魯特薩爾坦克在
山內為之謀主著常清即飭領隊巴哈善等相機防範毋稍疏
忽該國頭人在各營遞字聲稱該國王已將此次滋事之人叫
回治罪意欲求和已明知釁由已起乃越日所遞之字又復強
橫反復且暗寄私信與良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勸其不可內

附。實屬詭譎異常常清慮該夷假充商人乘虛內犯不肯將兵勇撤退。仍飭各營加意嚴防該將軍職任封疆。自應如此辦理。惟此事總以速行了結為宜。前曾疊次寄諭明誼等。飭令早將分界事宜辦結。著明誼明緒。仍遵前旨。約會俄國使臣。准照該使臣議單妥為辦理。並著常清一體知照各城。如俄人前來尋釁。即以此事告知。以期速息兵端。明誼此時計已與明緒會面。著即妥為商酌。如俄國使臣來議分界時。即相度事勢。按照該使臣議單速行辦結。一切操縱機宜。朝廷不為遙制。諒該將軍等定能仰體此意。妥為經畫也。巴哈善所部將士。在西南一路巡邊。於喀爾奇拉河續遇俄兵接仗獲勝。並於南山灣遇賊擊

退。追逐出卡。此次該夷赴卡逞兵。該國使臣未必知悉。常清以
匡蘇勒官雜哈勞朦蔽把持。屢將該將軍咨與西悉畢爾衙門
文書。擅行拆閱。將續行咨文轉由塔城遞往。此次由塔城接遞
之西悉畢爾衙門回文。仍似雜哈勞所擬。常清將來文照錄呈
覽。所稱我兵首先尋釁。欺壓該國商人。並哈薩克布魯特屬於
該國等語。甚為狡猾。本日已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矣。該
國住京使臣。亦每自相迴護。該衙門屢次與之辯論。幾於舌敝
唇焦。除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諭該國住京使臣外。常清仍
當設法行文西悉畢爾據理駁斥。一面嚴行防範。毋稍大意。前
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貿易國俄官逃走一節。已與該住

京公使行文駁辯。並將該領事官疑懼捏詞刁難情形揭破。已
田該公使知照該領事官折回。著常清於該領事官折回時。仍
行派員保護。並將該貿易圈貨物給回。以免藉口。所有屢次獲
勝之出力將士。並哈薩克布魯特等均著常清存記彙案奏獎。
塔城卡外有俄兵占據。明緒現派員前往曉諭。擬暫事羈縻。俟
其闖卡。再行用兵。並令土爾扈特王台吉等派兵巡查遊牧。辦
理均尚妥協。至綽坦冒襲汗爵。前據景廉奏明。情尚可原。曾降
旨寬免其罪。嗣經常清奏查阿勒坦父子下落。並未將前奉諭
旨聲明。復諭令常清景廉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襲汗
爵之人。原未將綽坦汗爵革除。續因景廉奏稱該遊牧人等久

奉綽坦為汗。且不肯歸附俄國。復諭令明誼所有綽坦汗爵仍准其承襲。明誼即將常清行查塔城咨文。密行撤銷。切勿輕行宣露。現據明緒奏稱。已將常清咨文宣示。自係尚未接奉前次諭旨。現當用人之際。綽坦之去留。殊有關繫。著明誼明緒仍遵前旨。將准其承襲汗爵之諭。速行宣示綽坦。其應領初書。本日已飭令該衙門照例辦理頒給矣。常清現派協領色布貞泰等馳赴塔城。聽候差遣。著明誼明緒於俄使會議達界時。飭令該協領等將有礙哈薩克布魯特游牧生計之處。悉心晚諭。毋令侵占決裂。

西悉畢爾覆伊犂咨文

為移覆事。適閱你們於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咨來文書內。
責將軍違背京師議定條約。傷兩國和氣。另生枝節情由
推與我們人。我不能不可惜。查自會議分界事宜以來。我
是總理鄰封管理疆界之大臣。責將軍是你們總理西邊
疆界之大臣。所辦之處。不能不為查看。責將軍砍占我們
所屬哈薩克布魯特地方。於去年並今年曾給我國所屬
之哈薩克布魯特蘇勒坦等信字。令其皆叛我國。投順中
國。該蘇勒坦等皆有忠心。將信轉與我們疆界大臣呈遞。
此外我們所屬哈薩克逃人。責將軍收留。不但不照定例
與我們退回來。還教與他們侵犯我們。此可謂善特鄰邦

之理麼。若我們這邊像貴將軍一樣。與你們額魯特索倫錫伯。察哈爾等民人這樣信字。貴將軍能看得過麼。再你們索倫人滋事。要强占哈薩克等地方。是貴將軍給他們曉諭俄羅斯人要占他們所屬地方。直至霍爾果斯。造此謊言。莫有聽不見的。索倫人從前與我們人取和。今因懷讐將我們貿易及送文書之人。路經他們地方之時。纔勒指刁搶起來了。貴將軍因看顧各自的人。竟然不辦。送來文書上寫的。說此事是索倫人懷詐。作為友客請我們客議事。請到卡倫時。動箭射死我們四箇人。此是什麼道理。今是誰首先動手起事。是誰先尋釁。若是我們人首先起

釁。你們官等來至我們兵隊住處是客。當時起釁極容易。
你們索倫人如此行詐。貴將軍為何不把他們這樣行詐
之處罰辦呢。從前你們索倫兵隊幾次出卡。到我們地方。
遇見我們兵隊。我們的人勸說叫他們回去。他們聽了話
回去。我們的人不能動你們的人一指頭。即彼此不生事
端。今索倫人行詐。首犯我們人。貴將軍是總理西邊地界
之大臣。想是吩咐他們耶。你們人先出卡倫。不但執弓。又
發給所存撞槍。揆度侵犯之由。果係貴將軍豫先謀於侵
犯。以致首先尋釁。既然豫定侵犯我們之心。貴將軍塔爾
巴哈台參贊大臣。各各行文聲稱。恐出大事。纔豫先行文。

目下我纔曉得了。原來如此貴將軍既照我們定例。我們在伊犂貿易圈安靜居住。係不管疆界之人。以此恐嚇欺壓。即與你們民人傳知禁止。不准賣給我們人貨物喫食。又不准赴我們貿易圈子換貴買。是以我們色克拉塔爾官聽見這箇辦法。因為不能買得用物。慮及圈子所住之人。恐其餓死。就給你們營務處咨文聲明。不但你們不接文書。又向你們官大概說過給過我國信。我們要遣人送文書。貴處索倫人不遵上司們吩咐。要殺送文書之人。所以送文書之人亦回來了。後來你們人把我們貿易圈的牆。於夜間刨空。時色克拉塔爾官求貴處派兵於夜間在

圈子周圍看守。並沒派來你們官不但不去。還將差去的人吆喝出來。是如此欺壓我們色克拉塔爾官。由伊犂回來的心定了。貴將軍在圈子就近地方備派下人。我們人出圈子過了三四里地方。瞧見你們約有百人。把他們追趕下去。趕去之時。想是你們人把我們一箇人用力拏回圈子去了。貴將軍寫的我們人出去時。留一箇人看圈子。總而言之。陵辱我們人之處。皆出於貴將軍。在中國恐怕後來出事。自己承當不起。所以咨來文書。內聲言不欺辱我們的人。去了以後並未追趕。竟說圈子去的人是買賣人。並未提及色克拉塔爾官並兵丁。我們買賣人在貴處

受欺辱。已經回本國。作為不知。貴將軍照看我們貿易國子房內所存物件。是貴將軍要自己站地步。把我們的人欺辱了。還將過錯推在我們身上。惟咱們兩國既行二百餘年和好之道。不能因一處疆界大臣錯誤。辦理不善致傷永遠和好。若貴將軍欲守兩國和好。改悔錯誤。欲息釁端。貴處當一面給你們兵丁嚴禁曉諭。不出常住卡倫。侵犯我們人。一面派官往我們科斯莫鑾兵隊地方去。將我們色克拉塔爾官並屬下人等請回伊犂地方。路上好從照應護送。日後在彼安靜居住。把我們不管疆界的人。不可教人勒掯欺壓。諸凡事件倒要和好。照應看管我們貿

易圈子。所存的物件看守之處。暫為看守。全在責將軍身上。為此捐我手印咨覆。

明緒又奏。查俄人兵隊現已偪近各卡住紮數月。例查南北卡倫。自未便飭令兩領隊親往巡查。除面屬該領隊等督飭各該管官勤加操練兵丁。不准稍形鬆懈外。并仍照例於滿營委營長之內。委派伊博圖往查南北卡倫之便。並飭順道巡查西北哈薩克邊界。復面諭該營長務須面為密飭守卡官兵等加意嚴防。並常出卡查看。有無俄人前來堡立鄂博。修蓋房間情事隨時呈報。並諭俟至哈薩克游牧查收租馬時。懷遇俄國兵隊攔阻。祇可相度機宜。

酌定行止。斷勿遽啟釁端。

御批。知道了。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劄飭李泰國赴滬。將往年款項迅速交出。如交代不清。仍應設法追繳。一面照會英國使臣卜魯古令其代為承追。當新任總稅務司赫德轉呈通商大臣李鴻章覆辦。旋據李泰國面稱現在業經撤委。實無顏又任中華。必須趕辦回國。所有經手輪船帳目簿據及餘剩銀兩。現在俱存上海。自必遵諭統交赫德接收等語。當經臣等一面行知李鴻章查照辦理。一面劄飭李泰國赫德遵辦。至李泰國種種狡獪情形。前

已奏明在案。惟此等狡獪小人。若絕之過甚。彼必肆其反噬。前於撤退李泰國之時。曾照會各國公使允於撤委後。酌給李泰國四箇月辛俸銀兩。現查總稅司每月辛俸及住京經費過多。且該前稅司與赫德交代亦無庸四箇月之久。臣等公同商酌。在於總稅務司停用住京公費內撥給銀八千兩。另給回國路費銀六千兩。此款即在李泰國應繳銀兩內劃收。以示中國寬容厚待之意。以後李泰國有所藉口。中國即可執此為寬厚相待之據。使彼無所施其伎倆。臣等現已照會英國公使卜魯士查照。並屬卜魯士代飭李泰國與赫德叢算交代。不准稍有含混。至李泰

國已於十月十三日面辭出京。聲稱到滬後算明交代。亦即回國。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因前任總稅務司李泰國來署面稱現在急欲回國。所有經手購買輪船。及領過輪船月款銀兩。均有細帳可稽。所餘銀兩亦尚不少。請給劄與新任總稅務司赫德面算。將來算明之後。其帳目薄據與餘賸銀兩。一切俱歸赫德經收轉繳。並令赫德出具手據。如帳有算錯。銀有未清。均惟赫德是問。如該二人有交代不清之處。並請

由貴大臣作保各等語。本爵查李泰國辦理輪船事宜。雖未能妥協。但伊在中國費俸有年。辦理稅務尚屬出力。現在到上海後。如能將輪船帳目及各項未用銀兩。全數交代清楚。並無絲毫含混。雖起程回國。未到四月之久。中國亦毋庸再計月分。應在中國十月初五日即英國十一月十五日以後。總稅務司停用住京經費項內。撥給李泰國銀八千兩。本爵再加體恤。於所給前項銀兩外。又另給路費銀六千兩。即在李泰國應繳還中國銀數內劃收。至李泰國所稱如交代不清。請由貴大臣作保一節。查前次貴大臣照會內。有竭力襄佐。代立善法以收後效。本大臣不

能辭責等語。責大臣既允竭力襄佐。所有李泰國交代一事。諒責大臣必能代飭李泰國與赫德細心覈算。不致稍有含混。除劄知李泰國赫德遵照外。相應黏鈔劄案二件。李泰國交來輪船帳目。經手銀兩。大略清單一件。照會責大臣查照辦理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此次李泰國撤去總稅務司後。到目衙門謁見數次。詞色之間。業已神喪意沮。迥非來時桀驁情狀。唯其種種刁詐。野性難馴。此次被撤回國。目必不肯承認辦理之不善。更恐顛倒是非。處心積慮。遇事思掣中國之肘。不可不豫為之防。臣等前將此情面致卜魯古據云

李秦國辦理輪船不善。已由該使臣將詳細情形奏明本國。萬不任其播弄。惟前經住京之該國使臣參贊威妥瑪現回本國。若中國再將李秦國辦理錯誤。並一切狂妄情形。函知威妥瑪知悉。則李秦國回國後。自更無從造言簧惑。臣等查英國威妥瑪前在京時常到臣衙門會晤。遇事亦時有信函來往。惟李秦國前與臣等述及。與威使係屬至好。與各國住京公使。亦均莫逆。臣等查現在各國公使頗不以李秦國為然。則李秦國與威妥瑪為至好之說。已屬未可盡信。況卜使既懇臣等函知威使。似亦有益無損。可為思患豫防之助。臣等公同酌定擬一函。以臣文祥出

名。將李泰國承辦輪船未能妥協。及其來京後種種狂妄情形。臣知威妥瑪知悉。其臣即由卜魯士處轉寄。謹照錄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給英國威妥瑪信函

中國購買輪船一事。從前中國舉辦之初。原因兩國既經和好。卜大臣時思為中國設法平賊。貴參贊又嘗謂中國非創立新法。不足挽回從前之積習。因而本衙門與赫德司議及外國輪船。該稅司遂在本衙門呈遞輪船應派武

弁礮手水手人等章程。其中論及武弁。應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阿總兵管理一切事宜。並論及應用中國礮手水手水師兵送樂仔名數。本衙門覈其所呈。並未議及輪船當全用外國之人。亦無奪中國兵權之意。當經奏明奉旨允准採辦。即經劄行赫稅司於劄內言明。將來輪船即由督撫選派將弁各等因。嗣據赫稅司申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在英國代辦。須另發劄文一件。俾得持以為據。赫稅司並稱尚有應坐各船之外國武弁礮手水手人等。應支俸祿工錢各款合同。須李總稅司在邀請募人之時議立方妥。當經繕劄給交劄內言明文發均交

該總稅司一手經理。各關抽收銀數。均責成該總稅司一人專理。船礮辦就。駛赴上海。聽候撥用各等語。查各項合同指明武弁之俸祿礮手水手之工錢。是一手經理者。是指以上各項支發而言。並非別事。即一人專理者。亦係專指支用一切而言。並非別事。至駛赴上海聽候撥用八字。其文義更屬婦孺皆曉。劄文本極明顯之至。乃本年夏李總稅司到京。呈遞申陳鈔黏合同十三條。與赫稅司所呈大相歧異。覈其所議。即如第四條傳奉

諭旨。亦必由李總稅司轉行諭知。若由別人轉諭。則未能遵行。若照此辦理。中國為其束縛。原劄內並無此意。第五條如有

阿總兵不能照辦之事。則李總稅司未便轉諭。查阿總兵不能照辦之事。自可與中國大員相商。若如所云。則中國大員與阿總兵不能通氣。必致貽誤。第十條李總稅司應即日另文支領各員辛俸工食各船經費等項銀兩。足數四年之用。查未歷四年。即須先領四年辛俸。中國向無此例。以上皆係種種不能照准根由。當即據理辨駁。另行與李赫兩稅司面訂五條。句句俱係當面商明。並無絲毫異說。每月用款亦一一酌定。當經本衙門繕摺具奏。奉

旨准行。乃閱兩月有餘。赫稅司已赴上海。李總稅司忽將奏准之五條。

旨不遵。而仍將面定不用之十三條。從新提起。倘令照辦。適接卜
大臣照會。知阿總兵欲將所募兵弁遣散。是以奏明即將
此項船隻。交阿總兵帶回貴國變價。恭親王深謝貴國派
給修好各船之睦意。并遣官員駛來中國。并謝阿總兵勞
心費力。以辦各船事件。並帶此數船前來中國。因贈阿總
兵銀一萬兩以酬其勞。其銀即在輪船變價內付給。查李
總稅司奉劄承辦輪船事宜。一切未能照劄辦理。以致虛
耗中國糧餉。若係中國臣民。自應照例懲辦。惟念該李總
稅司係貴國人。自應飭令仍回貴國。中國未便再行委用。
所有總稅務司事務。恭親王已派令赫稅司管理矣。至李

前總稅司本年來京後一切情形。試為貴參贊言之。查李前總稅司之在貴國。並無官職。在中國充當總稅務司。既食中國之俸。即與中國屬員無異。其職分亦與各省關道相等。從前赫稅司署理總稅務司一切謙謹自守。遇事備具申呈。今李前總稅司來京後。口稱貴國欽差。向皆與彼平行。此後遇有公事。恭親王處亦可不用申陳。隨用平行書信。至遞恭親王。當經本衙門駁回。始據換用申呈。又查伊所住句欄胡同之屋。本係上年天津威稅司來京。為其購買。計房一百餘間。極為寬敞。貴參贊在京時。亦曾去過。乃伊到京以為狹小。口稱必須得一府第居住。且指明要

肅王府。或分給一半居住。如王府不能讓給。即要詹事府衙門居住。又欲將中國各口舊有輪船。歸伊一人調撥。上海常勝軍歸伊一人支發。其所用辦理稅務經費。不肯呈報細帳。其往京經費。每月索至三千兩之多。如此種種。均於道理不合。且直言中國之事。非挾制不可。此次本衙門將輪船遣回。撤去李總稅務司。此事全賴卜大臣見理明透。深顧兩國和好大局。不為浮言搖惑。各國欽差亦均以所辦為是。輪船撤退。係因與中國體例不符。並無別故。兩國和好如常。彼此照舊關注。貴參贊聰明通人。平情論事。逖聽之餘。亦當首肯。現在總稅務司一缺。本衙門已另派

赫稅司管理。赫總稅司亦係貴國之人。向為商民所悅服。此後中外交涉事件。當更易於辦理也。李前總稅務司卸事後。念其從前辦理稅務出力。贈銀共一萬四千兩。俾得從容歸國。並以奉佈。至中國撤退輪船一切原委。業已詳細照會卜大臣查照。閣已將本衙門疊次照會。寄回貴國。想貴參贊自可覽悉也。

恭親王等又奏。據署兩廣總督晏端書奏。請將廣東紳士伍崇曜前借銀兩。由粵海關稅項內陸續給還一片。九月初七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此項銀兩。前於咸豐八年據前督臣

黃宗漢原奏內稱。欽奉
廷寄。有飭令伍崇曜籌捐之
旨。嗣因捐輸未能踴躍。因力向伍崇曜籌借。指在關稅項下抵還。
許以六釐行息。方允代為借銀三十餘萬兩等語。其時該
前督因遵奉
諭旨。勸令紳富捐輸。故有籌借銀兩之舉。當時原摺內並未聲明
係向洋商借貸。今美領事忽有借自伊國洋行之語。伍崇
曜又有向領事商酌歸還之語。皆屬事後之詞。若謂借洋
人勢力以索債。伍崇曜乃衣冠中人。其有人心。斷不至此。
似可姑置不議。總之此款毋論借自何人。皆宜早為歸結。

惟原案必須理清。則辦法方不至歧異。查此案前奉
諭旨。勸令紳富捐輸。黃宗漢改為籌借。並飭海關發給印票。已與
原奏
諭旨不符。況係粵東自借自用。尤未便於關稅項下動支彌補。近
來各省軍需。皆由用兵地方大吏督飭紳富捐助供給。粵
東近年亦然。此款未便獨異。伍崇曜以粵省富紳。疊膺保
薦加至布政使銜。受
恩深重。自當念切時艱。竭力捐助。以為商富之倡。臣等公同酌議。
此項本銀三十二萬兩。同原議應貼半年息銀。應由廣東
現任督撫飭令紳士伍崇曜先行倡捐。並於通省商富內

勸令一體捐輸歸款。以仰副原奉
諭旨之意。方為正辦。其逾期息銀。即責成伍崇曜設法籌補。務使
伍崇曜經手之款。不致虛懸無著。聞該紳素稱急公自必
力能籌畫。仰慰
宸廑。相應請
旨飭下兩廣總督毛鴻賓署廣東巡撫郭嵩燾督飭伍崇曜妥為
辦理。以期迅速清款。所捐銀兩。並准其照軍需成案請獎。
以示鼓勵。再此指係會同戶部覈議。合併陳明。
御批。依議。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貴州田興恕殺害教

民一案。辦理將及兩載。上年法國使臣哥士者在京疊次照會。請將田興恕戴鹿芝趙畏三論抵。臣等以中國之法必須情真罪當。既有首從之分。又有減免之例。斷難由京憑空擬議完結。雖經奏請將田興恕調離黔省。聽候查辦。並力與哥士者援例辯駁。而該使始終拗執。正在往復爭論間。適於今春新換公使柏爾德密到京。力催前案。聲請立定主見。另單開載五條。大意歸重田興恕。次及戴鹿芝。其條款較前公使為簡。其情詞較前公使更堅。臣等以殺人者抵。固屬中國定章。逢

恩減等。亦係中國通例。事雖中外交關。而憲度著明。不容絲毫出

入。惟田興恕所犯各款。無論將來如何定罪。然事閱兩年之久。田興恕赴川赴黔。迄無定議。此案未經訊辦。不獨無以服外國人之心。即中國亦無此辦案之法。臣等因於本年四月內奏奉

諭旨。將田興恕革職拏問。交勞崇光張亮基等在黔審辦。由臣等通行川黔兩省承辦此案各大員遵奉施行。仍一面函致勞崇光等。迅將此案秉公辦結。毋再稍有遲延。茲據勞崇光等來函。以此案已與該處主教胡縛理商酌。該主教允致拍公使信函。大意不願田興恕再回黔中。至商以照例減等。彼亦頗知中國律例。其於賠償一層。亦頗為著意。臣

等於接信後。當將胡縛瑾原信送交法國公使去訖。旋晤
該公使辯論。告以中國定例。罪犯逢
恩即應減等。田興恕罪名業經疊逢
恩詔。至重不過遣戍。再三曉譬。始據該公使聲稱田興恕既已到
川。祇宜在川就辦。不可再令回黔。但田興恕自拏問後。依
然在外逍遙。與無罪人無異。雖奉革職拏問之
旨。並無審訊羈禁之實。無怪本國人皆謂中國官員始終無辦此
案之意。為今之計。如不將伊監禁。礙難空言完結等語。臣
等查革職拏問之員。本不應出入自便。田興恕各案均尚
未經訊結。予以羈禁。亦與中國之例相符。惟田興恕原係

調赴川省查辦之員。嗣因拏問飭回黔省訊辦。今柏爾德
密以此案礙難空言完結。亦不願該革員回黔。致添枝節。
相應請
旨飭下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即將該革員田興恕查
提到省。照例羈禁。仍由勞崇光。張亮基在黔省秉公查辦。
按律定擬。並將賠償一事。酌定辦結。迅速具奏。請
旨遵行。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伏查殺戮無辜。罪原應抵。惟田興
恕係曾任大員。雖另有被參各款。其罪名輕重。尚在未定。
若竟因此案予以抵償。實於體制有礙。但事涉外國。儻我

專以體制為言。則彼之無辜被害。必更以該國體制相爭。愈致激為固結不可解之勢。是以臣等先請將田興恕撤離黔省。以免再動投機。一面奏請

欽派大員查辦。仍疊次密為函致川黔各大員。令其妥為設法。必須於無可解免之中。求一顧全大局之計。即如從前黔省主教胡縛理所陳各條。經臣等一一指駁函寄。俾川黔各大員得所藉手。前後往返函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誠以此事關繫人心

國體。不敢不竭力籌維。正與該國公使哥士者辯駁。適接辦公使柏爾德密來京。臣等以新舊交替之間。正可乘機挽

轉。不意柏爾德密深沈堅勒。與哥士者之肆意咆哮。虛聲恫喝。大不相同。而遞照會。詞意均屬決絕。臣等意其由法國而來。早有成見。恐成牢不可破之局。並有英國卜魯士從旁助勢。明言各國聯為一氣。直欲假公造釁。以逞其私。當經臣等將實在情形。並該公使所遞五條具奏。請旨將田興恕革職拏問。以紓其勢。惟查該公使所遞五條。萬難允准。而此案係由虐殺教民而起。該主教胡縛理尚在黔省。復經函致勞崇光等屬其妥為開導。仍冀繫鈴解鈴。以為釜底抽薪之策。旋據勞崇光等以該教士銜恨次骨情形。決絕答覆。復經臣等函屬再行婉為開導。計函尚未到。現

接來函。據稱胡縛理固執成見。謂柏公使說單已成鐵案。無庸再議。迨反覆開導。並令素所佩服之貴筑縣令蔡興槐。及延致素有身家之內地教民。暗為疏通。近來該主教口氣漸活。似可遣戍完案。因令函致柏爾德密許代辭遞。隨據將信函送到。並譯鈔信稟一紙。一併寄呈。仍請臣等與柏爾德密妥商等語。臣等接信後。當將胡主教致柏公使信送去。一面閱其鈔來譯出信稟內有可使戍遣之語。惟不願令回興恕再回黔中。臣等以信經繙譯。未敢遽以為憑。然此函係由臣衙門轉寄。諒該公使必謂臣等已知消息。因於晤柏爾德密時。直詢以胡主教信內何語。該公

使即以信內敘述此事。仍未辦理答覆。並催速辦。經臣等
令將此信譯出送閱。旋據將信譯送前來。臣等公同閱看。
係將田興恕減死遣戍等事。均推柏公使主持。與勞崇光
等譯寄之稟多不相符合。惟不願田與恕回黔。意則相同。
而尤諄諄於賠償一事。查臣等從前援引中國逢
恩減等之例。極力剖辯。該公使等總以代為開脫為疑。殊不知此
實係刑例所載。雖官犯向係聲明請
旨。而斷案者亦不敢不據例援擬。勞崇光等信內。僅言已與該主
教婉為商酌。而援引例意之處。尚未明顯。因就其原信之
意。將例意切實透發。攜信與柏爾德密閱者。動以利害。並

加以勸導。該公使始仍決
以照此來信。將該革員發
可毋庸監禁。以免稽遲。據
一節。已經告知本國。此時
事。亦恐不實。必須監禁後
寄知本國。即可辦結等語。
恐當下彼若應承完結。而
戌。亦需時日。萬一洩恨。再
國已知有擬抵之說。未便
問確有實據。藉此報知本

之人。得有顏面。不致再向本國嘖有煩言。臣等正在籌商間。適晤英美兩國公使。彼等均經提及此事。代訴柏爾德密為難之處。與臣等所料柏爾德密之意相符。近日各國聯為一氣。公事均通消息。此案臣等未向英美公使提及。而該公使等均已先知原委。又約柏爾德密欲通融完案之意。似尚非虛。即可乘此機會。迅速辦結。以免遷延返悔。是以擬照所請。即將田興恕就近在川羈禁。一面仍由勞崇光張亮基妥為擬議完結。臣等於此案費盡唇舌。得此一綫轉機。原非意料所敢期。第文移往返需時。而外國情性無常。有無更變。雖不可知。但能迅速辦理。不使另生枝

節。或可於事有濟。惟臣等前致勞崇光等原係密函。此次胡縛理信內竟有傳說接到都中密信。屬令曲為開脫之言。緣教民隨在多有。機事防不勝防。現奏摺內未使詳細聲敘。謹具密片附陳。俟奉有

諭旨。祇將正摺鈔交。摺內未盡之意。惟有再行設法函寄。並屬慎之又慎。茲謹將勞崇光張亮基前後公函二件。譯寄胡縛理信稟一件。柏爾德密另譯胡縛理信稟一件。臣衙門仿照勞崇光等函信一件。一併鈔呈

御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辦

有端緒。請將田興恕就近羈禁。問擬完結。以免異議一指。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前經降旨將田興恕革職拏問。仍交勞崇光張亮基在黔審訊。乃事閱兩年。此案尚未經訊辦。田興恕赴川赴黔。亦迄無定議。茲據該衙門奏稱接勞崇光等來函。以此案已與該處主教胡縛理商酌。該教主允致柏爾德密信函。有可使戍遣之語。惟不願田興恕再回黔省。似尚知中國辦案不能違例科罪。又經總理衙門與柏爾德密重加辯論。將中國定例及田興恕屢逢恩詔應行減等。並其罪名出入輕重。必應按照定章辦理各節。與之再三曉譬。始據該公使聲稱。祇求就近在川訊辦。但田興恕並未監禁。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

照會。寄知本國。即可完結等語。田興恕係奉旨拏問之員無論在何處查辦。總應照例先行羈禁。若令在外逍遙。不惟無以服外國人之心。即中國亦安有此辦案之法。著崇實駱秉章接奉此旨。即將田興恕設法查提到省羈禁。毋令疑懼遠避。致可以照中國律例完結之案。又生枝節。轉成不了之局。田興恕到省羈禁後。即著崇實駱秉章迅速奏報。勞崇光張亮基懍遵疊次諭旨。速將此案即在黔省秉公查辦。按律定擬具奏。以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住京公使。迅速了結。如不能將田興恕設法羈禁。或致令疑懼遠颺。滋生事變。惟崇實駱秉章是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均著鈔給閱看。總之此案雖係中外交

涉。不能不持情法之平。如能照外間主教及住京公使所議。按照中國律例了結。將來不致物議紛起。人心不服。則各該省教士。即可永遠相安。所以保全中外大局者甚大。惟在崇實等體察妥善迅辦。至此事無論已結未結。均不准稍有傳播。致令不知輕重之人。造言生事。貽誤大局。如稍有傳播。亦唯崇實等是問。懍之慎之。

又

諭。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辦有端緒。請將田興恕就近羈禁。問擬完結。並將勞崇光等鈔寄胡縛理信稟柏爾德密譯送胡縛理信稟等件。鈔錄呈覽。業經密諭崇實駱

東臺勞崇光張亮基設法先將田興恕就近在川省羈禁。仍由勞崇光張亮基妥為擬議完結。並由總理衙門將一切原委專函附致矣。此事柏爾德密接到胡縛理信函。經總理衙門向其詢問。內有何語。旋據將信稟譯送。係將田興恕減死遣戍等事。均推柏公使主持。與勞崇光等譯寄之稟不符。惟不願田興恕回黔。意則相同。復經總理衙門將勞崇光等原函援引例意之處。代為切實透達。並告以田興恕屢次例應遣恩減等。照此來信。將田興恕發往新疆。不准援免。案可立結。該公使意漸活動。惟稱拏問之人並未監禁。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會。寄知本國。即可辦結。義其前後情節。柏爾德密所稱不願田

興恕回黔。但願將其就近監禁。以為拏問確據。報知本國。即可通融完案等詞。尚非虛假。似此辦案。既合中國之例。又得情法之平。斷不可再事遷延。致有藉口。本日已密諭崇實駱秉章將田興恕設法就近在川羈禁。著勞崇光張亮基一面將田興恕虐殺教民。及被參之案。迅速妥為定擬。援引律例具奏。以服中外人之心。毋得稍有推諉觀望。或致事機中變。總理衙門密片一件。著鈔給勞崇光張亮基閱看。再此次胡縛理信至。竟有傳說接到都中密寄各件。均屬未能慎密。此旨及鈔寄密片。祇准勞崇光張亮基親自拆閱。此外雖委辦此案之員。亦不准一人與知。將來完案時。此二件毋庸覆奏。以免秉筆者洩漏。並無庸

錄寄川省。致有傳揚。儻機事不密。惟勞崇光張亮基是問。

勞崇光張亮基公函一件

敬肅者。七月十五日。接奉六月十九日黔字第二號鈞函。

誦知崇光前在遵義逕中所上一書。已經遞到。蒙諭以法

國相公使前請明降

諭旨。月餘以來。迄未一提。似乎其氣稍平。飭再向胡縛理委婉開

導等因。仰見王爺愛惜人才。保全

國體之至意。曷勝欽佩。崇光等自到黔以來。屢次與該主教

接見。禮貌言詞。皆極為恭順。商及此案一切枝節。皆尚可

通融。不至始終固執。惟一語涉及田提。則勃然變色。無論

如何開導。如水投石。漠然不動。初尚以死者含冤為詞。迨與之反覆辯論。則答以應由法國公使作主。伊不能作主。或答以總理衙門自有辦法。伊不敢與聞。又派委員與之閒談。探其口氣。亦復相同。皆由數年以來。田提欺陵太甚。黨惡諸人。又助虐太甚。伊萬不能堪。銜恨次骨。以致如此。察其情形。甚為決絕。萬難轉移。據該主教言柏公使與總理衙門往來照會。及原遞清單。皆已由柏公使飛函鈔寄到黔。直以照覆之文。為覆准憑據。認為鐵案。其所以月餘不提者。蓋謂已有成說。無庸再事多言。並非鬆勁也。中國大員。為外國一教士議抵。誠於體制非宜。然該革員妄殺

多矣。且其逸樂荒淫。貽誤軍務。抗違
諭旨。罪案不可枚舉。今若於教案著一輕筆。而坐重貽誤抗違。從
嚴定讞。似尚名正言順。無傷大體。儻勉强周旋。到決裂之
時再為收拾。轉恐益添支蔓。更於
國體有關。至黔省士民。除同惡相濟之冷超儒趙國霖等數
人之外。大都有怨訕而無愛戴。亦似可毋庸慮及。該革員
於崇光為同鄉後進。於亮基為舊部偏裨。平日皆深愛其
才。儻可周旋。豈肯不力為保護。而其勢有必不能委曲求
全者。實亦無可如何之事。至該革員已赴川省。斷不容再
令折回。前已據實奏明。不識能仰蒙

俞允否。專此肅覆。

勞崇光張亮基公函一件

敬肅者。七月十五日。接奉諭函。商辦田提罪名之事。當於二十日肅箋奉覆。由驛馳遞。計已得邀鈞覽。先是胡縛理固執成見。百折不回。直謂柏公使所遞說帖。已成鐵案。斷不能移動。崇光等無可如何。不能不將實在情形縷析奉聞。前函已發之後。崇光等復再四籌商。事關一品大員罪名出入。且關中外交涉。雖明知斡旋甚難。而不得不於無可設法之中。強為設法。察看胡縛理詞語。雖甚斬截。而禮貌恭順。心氣和平。姑再與極力開導。縱不能挽回。亦斷無

虞決裂。萬一稍有轉機。可以保全一有用之人。留為
國家出力。可以仰慰王爺顧全
國體愛惜人才之至意。裨益良多。因又連次接見該主教。反
復開導。百端曉譬。無義不接。又因現署貴筑縣蔡興槐端
重安詳。官聲素好。向為胡縛理所佩服。飭令常赴天主堂。
於閒談之時。向該主教便中隨時開導。又經蔡興槐於內
地教民中。訪得有身家知大義者數人。邀至署中。待之以
禮。託令暗地疏通。近數日以來口氣漸活。竟幡然大有轉
機。可以遣戍完結。崇光等即飭蔡興槐亟乘其機。催令作
書。飛致柏公使。懇切進言。並許其代為發驛馳遞。該主教

欣然樂從。茲將書信送來。特因奏事之便。附寄台端。敢懇王爺飭交柏公使收閱。佛蘭西風俗。主教最尊。胡繡理既肯通融。柏公使得信後。或即肯照辦。亦未可定。仍望王爺迎機開導。設法維持。是所切禱。蔡興拖託人將原信彙鈔來。附呈鈞覽。所寄之書係番字。此其草創原底也。應賠銀兩。青岩一案。照哥士者原議給銀六千兩。開州及省城之事。照柏公使所議給銀六千兩。共銀一萬二千兩。而黔省經費萬難。一時實無從籌措。已與該主教議定於結案之後。展期三箇月。候川餉解到如數撥交。開州現有軍務。戴鹿芝候賊退後。再令交卸。該主教亦已面允。知關廑注。並

附及之。

勞崇光等譯寄胡縛理信稟一件。

再者前日所來之信。言田興恕既已到川。即不必回黔。乃係實在情形。然未及詳言。恐貴爵尚未周知。今特略言一二。此事實因田興恕奏

旨之後。矯不赴川。即屢屢責成韓撫。而韓撫既不能查辦。又不能使行。實無能為。既而京城皆知韓撫之無能。川督亦知韓撫之無能。是以欽奉

諭旨。將此事專飭四川總督將軍辦理。彼時川憲亦直任不辭。實屢次行文催田赴川。而黔中人奏留不休。直俟張欽憲到

黔。始想法使其起行。其間剛柔相濟。全然不動聲色。即使其俯首聽命而去。老封疆運動之妙。自爾與人不同。及勞欽憲到黔。遇田於半途。仍催其速行。並將其平日信任羽翼。陸續參辦。訪求民隱。洞悉利弊。並使貴筑縣蔡令代教中刊刻告示。剴切曉諭。不但教民心服。合黔百姓。皆引領而望治焉。今忽又奉

廷寄言仍着田興恕回黔。竊意降此

諭旨之時。內中必不知田已經赴川。因

命雨欽憲就地辦理。川督將軍因此將計就計交還黔省。無非為

前此黔撫無能。故歸川辦。如今黔省有兩位老封疆。黔事

何須川辦。因此推回貴州。此必不出乎意料閒也。然論理固是如此。而事有權變。有時勢。亦有情節。尤要顧

國家大局。百姓大局。並和約大局。均須隨時體察。不可固執成見。儻田此刻仍在黔省。或已行而未出境。責成勞張兩欽憲辦理。固自不難。彼既能摘其任。速其行。尤能使其不動聲色。自不難殺之使不及知覺。亦無難執之使明正典刑。但彼已在川省。則事實不易。此時要其回黔。將因而解之乎。抑仍使其帶兵練而回乎。欲因而解之。則川督將軍。恐不能使其束手就縛也。欲使其帶兵回黔。則事機不密。彼亦何難心懷叵測。反多

國家以南顧之憂。由此推之。恐有不止此者。此回之斷斷不可回黔也。何如暫使戍邊。相機而行乃為兩全。揆之中例。有殺之三。即有宥之三。揆之教例。即其人罪大惡極。或臨終。或臨刑。痛悔改過。亦放全大赦。中國如有寬容之意。我亦須有體恤之情。但此係公事。本主教例不干預。請貴爵三思奏明定奪。

柏爾德密譯送胡縛理信稟一件

敬啟者。所有此間查辦教案情形。可以一言盡之。無論各官如何極口應承。總歸於不辦而已。前數日據伊等聲稱現已奉到

上諭。著田興恕拏問到省。當又聽人傳說。此間大吏。接到京都寄來密信。屬伊等務須設盡方法。曲為開脫。勿使田興恕首領莫保。其意以中國官員。因殺外國人。遂致抵償。殊覺敗名丟臉。且以此次果能保全田興恕。以後如有此等事件。即可援照此案。毋須抵償。是以伊等昨來商懇。本主教可以願意。自行奏請我大皇帝恩准田興恕免死。祇令永遠充軍。本主教當經應答。實在本主教至今並未問及田興恕必應抵死。據本主教之意。不惜盡力所至。冀我大皇帝減免田興恕一死。無如此案應若何了結。非本主教所得主持。況中國

大皇帝

諭旨。列示田興恕所犯之罪。十有九分。為關繫中國

國家之事。即我國大皇帝萬一許免此案之罪。而在中國

大皇帝前田興恕罪狀依然重多。並告以本主教不能在諸位當

面允許。依照來意。函致我欽差大臣。一面又另函知會。為

此反覆之事。本主教所能函請者。惟乞欽差盡其權力。設

法攔止田興恕再回貴陽。一因此地有甚多游匪。現由田

興恕給資豢養。不過數日前張亮基署內盤獲田興恕遣

來探事奸細。二則田興恕自知奉

旨拏問罪應論死。如至貴陽審辦。勢必率其所養亡命之眾。揭竿

而起。凡此可慮情形。皆由心懷不善之員。暗中資助田興恕。先時田興恕隨身所帶。不過四五十人。後得衆劣員源源接濟。遂益招聚悍丁。其籌備將來逃罪之意。於此已可概見。故必陳明欽差。請即出力裁處。萬萬勿任田興恕回至貴陽。如聽其再來。則此案必定全然決裂。最好押令到京。斯為妥善。本主教處此。如能得有免罪之方。自無不可曲從。但此案非獨本國如此辦理。無論何國。凡有大臣住京。遇此等兇狠案情。必且十分重加其罪。我大皇帝深知本主教願免為仇者罪名。本主教表明。已經數次。惟我大皇帝不能忘中國官員。搆成此案。當其時兩國和約之墨

跡未乾。且我國方遣兵助勦亂賊。以衛中國疆宇。乃貴州官員。即趁其時以慘殺相報。似此情罪重大。我大皇帝斷不能稍加矜宥。煩當事諸位。分別此案有關繫法國。有關繫教務。在奉教者處此。原可免議。至我法國如果亦能寬免。本主教甚為欣幸。但本主教若肯欺蒙諸位。即不妨滿口應許。謂可有此盼望。日昨面覆伊等之言如此。竊思此案經貴大臣議定辦理條款。如能照辦。不但毫無妨礙。即此閒居民。亦望按照條款。速將此案了結。雖至今未見有所賠償。而該地方官日日勒索從前滋事在案之人。繳出銀兩。並波及事外無干之人。亦皆倒罰無遺。所有案內諸

人。日昨來此。懇將應賠之款。即交本主教手收。免致差役耗費。本主教回以此項不經該處官員。本處未便接收。至此開各員惟臬司陸傳應尤極意撓阻此案。不使辦結。此人在本主教前雖加倍禮貌。然其心叵測。實屬詭計多端。現在勞大臣備有極好告示。專為保護天主教人。想不日即可貼出。刻下正在刊印也。謹此縷陳。伏惟鑒察。

仿照勞崇光張亮基函信一件

敬肅者。前奉諭函。承屬迅速辦理貴州一案。並錄示法國照會另單等件。均已謹悉。法國公使之意。無非仍欲將田興恕問抵。查田興恕擅殺文乃耳。孟浪處浮。不知中外關

繫情形輕重。誠有應得之罪。但勞崇光等自入黔後。細加詢訪。田之此舉。亦因年少武夫。誤聽人言所致。並非有意與教士為仇。律以中國法例。其罪亦係誤殺而非故殺。誤殺之罪。例與故殺不同。況自咸豐十一年後三次恭逢

恩詔。凡在

恩詔以前。犯事者無論官民。均准減等。田興恕即罪在大辟。照例亦應減等。且素聞教中之例。真人即罪大惡極。苟能臨刑痛悔。亦即予以生全。是田興恕按之中外各例。均可貸其一死。近與本處主教等據實開導。該主教亦深以為然。但期日後不致生事。得有賠償。即不刻求。已允寄信與住京

公使。並將信譯出呈閱。崇光等查此事既經中外意見相同。諒柏公使銜命來華。位尊權重。果肯將此案照外間與主教所議。通融了結。則各省士民聞之必深感服。決不再與教士為難。而教士之在中土者。可期永遠相安。是柏公使一言。保全田興恕尚小。而保全各省教士甚大。聞柏公使素稱明允。必能洞悉此情。仍乞王爺再為熟商。擇善而從。勿拘成見。若柏公使必欲按前單辦理。民心萬難平服。隱患實屬無窮。即如昨奉到明發

上諭。將田興恕革職拏問。

諭旨內多列田興恕另款罪狀。並未專敘教案。而民間議論沸騰。

萬口洶洶。皆謂係專為教案而起。現僅將田興恕革拏。民情已大不服。若不按減等之例。一旦明正典刑。則民心怨毒益深。勢必激而生變。將來向教中尋仇。為田興恕報復。其決裂情形何堪設想。崇光等聞上年湖南拆毀教堂一案。起釁即因風聞欲置田興恕於死地而起。蓋田係楚人。故楚人聞之益不能平。由此以觀。若照來文辦理。非特黔民憤恨。楚人亦必大譁。各省人民聞風興起。到處齊心。與教士為難。欲盡治以官法。則誅之不可勝誅。教士身受禍災。官吏羣焉束手。彼時即將各省官員參革一空。亦復何益。況該教中咸願通融完結。不事刻求。若崇光等故違其

意。必令引領受戮。致令羣情怨激。伏一將來報復之根。設
或另有疏虞。彼時教中人必歸咎於辦案者之不為通籌
全局。崇光等忝任封圻。奉
旨專辦此案。不能不計長久。為中外謀永遠相安之道。故敢直言
無隱。若以崇光等之言為不然。則將來不能相安。彼時即
責崇光等以辦理不善。崇光等亦不任受。至柏公使若慮
寬田興怒復。人心無所畏懼。虐害教士之案。必更加多。查
各省人民之與教士牴牾者。皆因不佩服彼教之故。今柏
公使若有此寬大之舉。人心既深感服。則仇殺之事。斷可
決其必無。以上各情。崇光等衡之中國律例如此。揆之黔

省民情又如此。不敢不據實奉聞。為中外相安地步。似可
開誠布公。與柏公使切實直言。此時換約已久。彼此情好
日篤。迥非十年八月前兩相疑忌情形可比。似柏公使亦
未必過於堅執。惟田興恕所殺有外國之人在內。若竟照
疊逢
恩詔之例。予以減免。恐無以對外國。崇光等公同商酌。田興恕亦
祇能減死罪一等。當從重擬以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不准
援免。並永不敘用。將來老死戍所。亦與伏法市曹無大區
別。而中國紳民亦無可藉口。如此辦理。庶持情法之平。不
致再有後患。至於賠償等事。雖庫款支絀。亦必竭力籌維。

尚不難於完結也。謹將譯出漢文信稟錄呈賜覽。諸望酌

裁示下遵辦。專肅上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二

同治二年。癸亥。十一月。丙午。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竊查本年夏間。俄人在黑龍江上游右岸阿奇夏納夾心灘等處。越界墾田。並在呼倫貝爾屬界。越卡搭蓋水磨板房一所。柳條窩鋪三處。派員前往辯論平毀緣由。經奴才具奏於八月二十九日奉到

上諭。內閣特普欽奏。俄人在阿奇夏納等處越界耕種田禾。經副都統關保率兵平毀等因欽此。奴才正在欽遵辦理之際。適據呼倫貝爾署總管那爾胡善詳報遵派總管額爾德呢前往拉爾河口。會見瑪雨爾。詳加開導。該瑪雨爾尚知理曲。當

飭該屬將水磨板房一所斷毀運回。並將柳條窩鋪焚燒。其越界蹤跡。允稱下年再不復蹈。又續准黑龍江副都統關保咨。據巡查下江委員查報。至距城一千餘里之喀木呢哈達地方。索勒斐音河兩岸柳林陳地。有俄人墾種田禾五十餘塊。往下十餘里之那瑪岱河兩岸柳林陳地。有俄人墾種田禾八塊。每塊約在一晌上下。帶同兵丁平毀。驟由江左渡來男婦多人。持械攔阻。隨往尋該處頭目理論。據稱係奉俄人之命耕種。不容平毀。並據咨稱俄人布色依前已他往。並未知會等因咨報前來。奴才隨飛咨該副都統確探布色依是否回旋。務即遵

旨向布色依將夾心灘占墾地方嚴詞駁斥。不得聽其久行侵占。
並將續行查出下江索勒斐音等二處越墾之地。向其詰
訊辯駁。悉令平毀。索要守據。下年不准再行越界占墾等
因去後。嗣據該副都統咨稱。前往海蘭泡探詢。據該處署
事之俄人護斐啟聲稱。布色依已往上江。一切事務交伊
接管。下江索勒斐音等處田地。已飭平毀。下年不准再行
耕種。惟夾心灘地方為兩國公中地址。因其左岸概多山
石林木。無處耕種。該處人懇墾求嘎爾薩庫幅主使耕種。
明年仍須耕種等情。隨遞給親書俄文。該副都統不肯接
收。再三辯駁。該酋氣忿。一味狡展。無奉接收其字。一併咨

報前來。奴才伏查黑龍江邊界地址。與俄國接壤三千餘里。江左一帶。處處屯居。而江右則概皆空曠。四無煙戶。俄人貪心不已。屢經乘隙越界墾地。從前所取字據。均係兼寫清文。或蒙古字樣。此次僅寫俄字。既未識其所語情形。若將其俄字存留。將來在彼墾種。轉為有詞。益難辯駁。奴才仍咨令該副都統再至海蘭泡。面見該酋。告以前具文字。與和約不符。應行駁回。其夫心灘地方。本屬右岸。豈能任令侵占。下年務須退出。不准復墾。拒薩斐啟雖接回其字。仍稱准將上江阿奇夏納。下江索勒斐音等六處所墾之地。下年均不越墾。惟夫心灘所墾之地。堅稱係遵嘎爾薩庫

幅委命耕種。即布色依亦不敢作主。不肯通其退出字據等因復行咨報前來。奴才伏查該處越界墾占情形。前經具奏。業蒙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剖辯。尚未答覆。茲俄酋布色依既經食言。躲避他往。而署事之薩斐敬。又堅稱遵奉喂爾薩庫幅飭交耕種。不肯全行退出。是否該署酋彼詐欺誣。藉詞推諉。抑果係該管上司亦不以和約為憑。無從辯白。可否俟該國住京公使答覆到日。再行辯理。抑或令該國住京公使。轉行喂爾薩庫幅嚴禁越墾。毋令屬下違約妄行。庶該酋不至再有彼執。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未。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督軍攻勦蘇州。克復省垣。英國兵官會帶常勝軍擢拔江蘇總兵戈登。奮勇勤苦。洞悉機謀。火攻利器。允多贊助。擬請

旨酌加賞賚。俾事竣回國。藉示榮寵。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督軍攻勦蘇州。克復省垣一摺。此次攻克蘇城。戈登甚為奮勇出力。著李鴻章傳旨嘉獎。本日已明降諭旨賞給戈登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嘉獎。所有銀兩。著李鴻章籌款賞給。外國本有寶星名目。崇厚等曾經製造有式。諒李鴻章亦必知之。所有賞給頭等功牌。即可仿照

變通辦理。

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自同治元年。先後調

派

圓明園護軍營健銳營外火器營及八旗漢軍官兵。赴天津

練習洋槍洋礮。原擬練習精熟之後。調回京營推廣其法。

自相教練。以期利用。嗣因賊匪竄擾山東直隸。將洋槍隊

調赴軍營。所向有功。又因津郡防務喫緊。復行調回防守

郡城。現在直境已就肅清。所有洋槍隊即可撤回京營。推

廣教練。但海口重地。仍須彈壓防守。未便全行撤回。臣等

酌擬先行撤回一半。以廣教練。仍將京城神機營官兵。照

原數調換赴津。以資學習而重海防。庶覺西有裨益。現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稱計京旗練兵八隊。所習技藝。均屬一律嫻熟。或全數調回。或先分四隊回京。由神機營挑選京兵來津。互相教練。毋庸另募外國人教習。其礮車官兵亦可先分一半。赴京川資。擬以半月口分。作為該官兵盤費等語。臣等查崇厚所稱尚屬可行。應將在津京營洋槍洋礮各隊。皆撥一半回京。所有川資照崇厚所擬辦理。即令該官兵等於十一月十六日起程。下半月口分。即作為回京川資。不必另外開銷。計二十日前後皆可到齊。令赴神機營報到。暫令休息數日。由神機營傳知該官兵於

二十八日。接領神機營十二月分所空原額口分銀兩。至神機營派撥赴津官兵。照原數減半。應挑選三營兵各二十名。官各一員。漢軍八旗挑選兵一百八十名。官八員。其赴津川資。查前次調派官兵。曾經奏明發給整裝銀兩。原因同外國人習練。未便過形襤褸。以期外觀有耀。此次赴津官兵。皆係自相教練。只求技藝精强。不必徒飾外觀。臣等酌擬止發盤費車腳。每官給銀四兩。每兵給銀三兩。盤費車腳一併在內。已可用度到津。查有順天府所存量緩物價洋銀可以撥用。酌提散放。即令該官兵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程。月底可以到齊。接領天津十二月分所空原

額口分銀兩。至該官兵所用槍支礮車。據崇厚稱飭赴京官兵。原領成字號槍支。仍連配帶。並備用每兵五十出鉛箭火藥。俱令攜帶赴京。其換班之神機營兵來津。仍請按照兵數發給洋槍。以備操練。應需配帶全分。由外置辦。京中有俄國礮車。可以習練。無庸由津運京。較為兩便等語。除隨洋槍舊有各件飭兵攜往外。餘照所請。由外置辦。仍將應辦之件。咨報查覈。至京營練習礮車。即可就現存俄國洋銅礮帶車配用神機營馬隊馬匹。即可教練。以收實效而省浮費。其調換教練之兵。將來著有成效。或仍行更換。或全行調回。再當察看情形。屆時妥籌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本年四月間。據俄國照會稱該國現令巴留捷克回國。所有應辦事件。令幫辦格凌喀署理。十月二十日。據俄國大學士照會內稱。現派倭良嘎哩作為全權大臣。住京辦理一切事件。並望優待等語。該使即於是日到京。二十三日臣衙門謁見。情詞尚屬恭順。臣等遂將給該國大學士照覆。託其轉行寄交。

御批。知道了。

大俄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王爵果爾查廓福為照會事。照得前任京欽差大臣巴留捷克因病懇請離任。我

大皇帝准其所請。並特簡倭良嘎哩為全權大臣。前往中國京師。該大臣謹遵即日起程赴京。相應照會貴王大臣請將兩國利益之事。均與該大臣商辦。諒該大臣到京。必受貴國優待。以符其代國秉權之任。即與我素備優待貴國秉權大員之意無異也。為此照會。希即查照可也。

給俄國大學士照會

為照覆事。同治二年十月二十日。接准貴大臣照會。備悉貴國派倭大臣來住京師。一切事件。即與商辦。並望中國將其優待等因。本王大臣查巴大臣住京以來。遇事和平

商辦。深為洽決。即格大臣署理全權大臣。亦能使兩國友睦日敦。今倭大臣到京。自必能將兩國利益之事。秉公商酌。愈增和睦。中國自應益加優待。與巴大臣住京時無異。想貴大臣亦必忻慰也。為此照覆。

丙辰。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蘇州逆首郜雲官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獻城後遂占住闔胥盤齊四門。於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隱然樹敵。又添招蘇城附近賊黨陸續進城。堅求准立二十營。並乞泰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其扶眾要求之狀。種種堪虞。臣思受降如受敵。必審其強弱輕重。能否駕馭在我。若養虎貽患。苗沛霖宋景詩皆其前

鑿。即幸而如李世忠。至今滁州等城仍未退出。蘇省財賦名區。豈容該酋等擁眾盤踞。至貽無窮之憂。況鄧雲官等積歲巨酋。在賊中封至偽王天將。其罪惡已不可赦。今圍困始降。毫無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將來斷不能遂其所欲。即斷不能無反覆。因傳令該酋等八人來營謁見。多方開導。冀其解散費眾。再為顧懇

恩施。詎該酋等堅不應允。鄧雲官並未薙髮。詢其原由。則以所求各事一一准行。即可薙髮。維時忠逆李秀城尚在望亭。距蘇甚近。鄧雲官等皆係忠逆黨羽。誠恐復生他變。不如立斷當機。萬不得已。登時將該偽王天將等駢誅。派程學啟

督隊入城。搜捕逆黨。於是降眾二十萬。咸繳軍器。乞就遣散。臣復派妥弁挑留二千人。分置各營。其餘陸續資遣安置。臣即於二十九日入城駐守。督率官紳分投撫恤。人心大定。不謂戈登因臣先調常勝軍回駐崑山。未得入城肆掠。忽生異議。先曾謂不應殺降逆。茲又謂不應殺納逆。聲稱即帶常勝軍與官兵開仗。經道員潘曾瑋總兵李恆嵩勸止。乃又追去納逆義子部勝鑣。暨久從蘇賊之廣東人千餘名。意殊叵測。又慫恿美國提督薄朗繙譯官梅輝堯來蘇辯詰。臣告以自督軍來滬。先收南匯降酋吳建瀛。准帶千人。次收常熟降酋駱國忠。准帶二千人。均肯退出城

池。謹受約束。故以戰功保至副將。信用不疑。臣並非好殺降者。茲都雲官等所求太奢。欲踞省城。關繫太大。未便姑容。養癰成患。且誅八酋而後能解散二十萬眾。辦法似無不是。戈登先期調回崑山。事在倉卒。未及商量。蓋一商詢則彼必極力護庇。此事遂無了局矣。該提督則以英國不喜殺人。是使戈登無詞以對外國。強派臣辦理錯誤。臣姑勿深辯。惟其悻悻見於詞色。據稱申請公使。與總理衙門議定。再將常勝軍作何區處。其意殆挾該軍與我為難耳。臣維戈登助勦蘇城。近來頗為出力。是以督同程學啟曲意籠絡。俾為我用。屢經據實奏報。仰懇

恩獎。不料成功之後。既索重賞。仍生釁端。值此時事多艱。中外和好。且斷不敢稍涉鹵莽。致壞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體。如且樹昧。恐難駕馭合宜。設英公使與總理衙門過於爭執。惟有請

旨將臣嚴議治罪。以折服其心。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蘇州乞降內應之賊目部雲官等降眾二十餘萬。於投誠後仍復挾眾種種要求。恐貽後患。傳令該降酋等八人來營。加以多方開導。堅不允從。當將部雲官等立予駢誅。現在降眾人等。業已繳呈軍械。乞就遣散。李鴻章即日入城駐守。督率官紳。分投撫恤。人心大定。所辦益無不合。

而反登乃因該撫先期調令常勝軍回駐崑山未得入城忽生
異議強謂李鴻章辦理錯誤有欲帶領常勝軍與官兵鬬仗之
語招去郜雲官義子郜勝鑣及久從蘇賊之廣東人千餘名意
殊叵測又慫慂英國提督薄朗繙譯官梅輝立來蘇辯詰其悖
悖之意見於詞色據稱申請公使與總理衙門議定再將常勝
軍作何區處其意殆挾此軍與我為難李鴻章恐英國公使與
總理衙門過於爭執豫請將其嚴議治罪以折其心賊中脅從
歸誠反正原應寬其既往予以自新但須其真心悔罪投誠如
駱國忠吳建瀛等未嘗不立加以官職若郜雲官等之挾眾要
求占踞閶胥各門地面堅求准立二十營頭並乞指保總兵副

將官職。種種殊出情理之外。乃戈登忽以該撫之誅鋤部雲官等為非是。洋人不明事理。性多謬執。往往而然。其於殺降一節。亦曾與總理衙門常時議論。不以為然。而不知此中權衡。自有一定之理。殊難與為曉譬。當此時事多艱。中外和好。且戈登此番助勦蘇城。頗為出力。自不能不隨時隨事加之籠絡。此等唇舌。我自不值與之深辯。然其藉端嘵瀆。亦惟有據正理駁斥。以折其心。李鴻章辦理此事。甚為允協。斷無將其議罪之理。該撫督軍勦賊。方當事機順手之際。惟應勉益加勉。嗣後於勦撫一切事宜。仍期準情酌理。辦理一歸至當。豈能妄為外國人之所牽掣。將來英國公使。如果向總理衙門議及此事。亦必據正理

駁斥之也。

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嚴樹森奏。湖北漢鎮地方。上連川陝。下達江皖。南通湘粵。北接豫疆。為水路之通衢。與武昌漢陽相為鼎峙。凡欲保守武漢。必須先守漢鎮。方臻穩固。而漢鎮地勢前濱大江。東西及後湖沿隄一帶。皆係通衢。可達豫皖。當江湖水漲之時。尚易巡防。遇春冬水涸之際。實為無險可守。奴才等督率漢黃德道鄭蘭漢陽府知府鍾謙鈞商諸該鎮紳商。僉稱必須就該鎮地勢。三面築堡開濠。設立礮臺。以補長江之險。方足以資捍衛。其各國洋行及所買地基。亦與各領事官公議。擬以一併包

入濠壘之內。俾華洋商民咸得安居樂業。中外共成一家。

以敦和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官文。嚴樹森奏。漢鎮築壘開濠籌辦大概情形一摺。據稱湖北漢鎮地方。為水陸通衢。現就該鎮地勢。三面築壘開濠。設立礮臺。以補長江之險。其各國洋行及所買地基。亦與各領事官公議。擬一併包入濠壘之內等語。所籌尚屬周妥。即著照所擬辦理。所稱各國洋行及所買地基。擬即一併包入外國商民。藉資捍衛。該商人自無不欣然樂從。惟此事總須內地官員自為經理。不可假手洋人。並不可令洋人從中襄辦。從前上海曾有築壘開濠保衛地方之舉。洋人代為經手。藉

此百計浮開。索費甚鉅。一切頗形掣肘。此次如不慎之於始。恐
蹈上海前轍。並著官文嚴樹森妥籌辦理。
戊午。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宗棠奏。據寧紹台道史
致諤稟稱。上年四月克復寧波慈谿餘姚各城。外國官兵
隨同助勦陣亡將領二人。弁兵十餘人。俱奉
旨嘉獎。該國官兵同深感激。惟昨次接見洋人。言及死事各員既
蒙
軫卹。而現在打仗出力者可否仰懇
天恩。酌賞玉器荷包等件。俾得傳諸本國。以示寵榮。經該道將疊
次助勦最為出力之英國領事夏福禮總兵哋樂德克都

司陂格樂繙譯官有雅芝兵船醫官參將衛伊爾雲水師
都司費達古法國參將德克碑稅務司日意格教主田璽
思等九員開列清單據情詳請前來臣詳加覆覈上年克
復甯波各城外國官兵實傷出力惟由
內府頒賜奇珍恐褻
國體從前並無辦過成案可否請
旨嘉獎飭下微臣傳
旨賞給之處出自
聖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英法領事夏福禮等九員助勦

出力。請旨嘉獎。並由該督傳旨賞給物件等語。英國領事夏福禮總兵呋樂德克都司陂格樂繙譯官有雅芝兵船醫官參將衛伊爾雲水師都司費達古法國參將權授中國兵官德克碑稅務司日意格教主田璽愚上年隨同官軍克復甯波各城實屬奮勇出力。宜加賞賚。以示嘉獎。各國助勦出力獎勵。有僅傳旨嘉獎者。有行知各該國主自行給獎者。有賞銀牌者。有賞銀兩者。其功績大小不同。故獎賞亦厚薄有別。日前李鴻章奏克復蘇州省城。戈登尤為出力。曾經降旨賞給頭等功牌。並銀一萬兩。聞此外另由李鴻章賞賚銀七萬兩。浙省助勦之英法領事等官夏福禮等九員。協同克復甯波慈谿等城。甚為出力。惟

宪非克省可比。若實給銀兩。恐以戈登為比。實難為繼。若實給物件過優。恐戈登又有藉口。緣日前陣亡之勒伯勒東曾實貂皮。英國住京公使。曾援以為戈登請。經總理衙門告知係因陣亡而實。戈登實非其比。是以重實銀兩。該使亦即終止。左宗棠所請傳旨實給該員等物件。是否已有成說。惟未明言何項賞件。礙難懸擬。著將各該員等勞績。細加察覈。應如何分別賞賚銀兩物件功牌之處。一面酌擬賞件頒發。一面奏聞。並摘錄此旨內嘉獎數語宣示。其或需實給銀兩。或需酌實物件。只須酌定一項。填註旨內。至功牌為外國人所重。無論或實銀兩。或實物件。均不可無功牌。功牌如外國寶星之類。崇厚李鴻章並曾

製造有式。可飭照辦理也。

丁卯。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誠伊犂參贊大臣明緒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竊奴才等於九月二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一道。令奴才等遵奉前次

諭旨。向俄營告知現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該國使臣議單辦理。令其靜候使臣來塔定議。仍一面嚴加防範。勿稍疏懈。奴才等細查西北四城種土。其烏里雅蘇台境內係俄人起意侵占之區。雖尚未來滋擾。而所屬科布多轄境。夏間俄人逞橫內犯。當將坐卡弁兵鞭辱拘去。賴該處大臣

審知時勢。不與決裂。現已阻令撤回。至塔爾巴哈台所屬之胡素圖卡內。烏里雅蘇圖瑪呢圖干都爾罕巴克圖各卡外。俄國兵隊。住紮數月。已於九月十三日。該使臣雜哈勞回去時全行帶回。然俄情詐實難揣測。芳等當即欽遵

諭旨。嚴飭塔城在事員弁。並分咨烏科二城大臣。各飭所屬。懷有俄國兵隊前來滋擾。務向其告以已由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俄國使臣議單辦理。令其靜候使臣來塔定議。毋得擅釁。致傷和好。伊犁前月俄人兵隊闖卡撲營。我兵已獲勝仗。似易轉圜。但不知現在俄兵已未撤隊。遵即飛

咨常清將已奉

諭旨准照該國前開議單分給之處。派員告知該帶兵官。靜候該

使臣來塔會議。急須兵營。並令其將如何安置內服之哈

薩克布魯特人眾。及索倫四愛曼生計妥議咨覆。復派該

處色布貞奏旋回伊犂。將者等在塔籌辦各情。詳細稟明。

並請該將軍將查辦各情。及究應由何處為界。切實咨覆。

限該委員於開年正月內趕到塔城。以便妥立一切章程。

備與俄使前來定議。再綽坦著仍准其承襲汗爵。將常清

現在行查公舉襲汗咨文密行撤銷。者明諭明緒遵即將

伊犂原咨檢出銷案。前次檄調汗爵綽坦來城。察其情詞。

已知奉
旨飭令各台吉公舉應襲之人。彼時奔若再不宣露。誠恐該汗妄
生疑懼。致生枝節。是以告知前奉
諭旨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應襲之人。現在尚未公舉。爾等如
能堅心內服。出力報效。自必奏懇
聖恩。優加獎勵。該汗聞之。甚為感悅。茲奉
諭旨。仍准其承襲汗爵。容俟復調該汗來城轉諭
大皇帝因爾等屢次呈稟。誓志不肯從逆。特降
恩旨。仍准爾承襲汗爵。俾知感激。而堅其內服之心。至該汗前次
求領

敕書。芬等卷查咸豐九年。該汗前往伊犂。恭繳原破
敕書。求另
實換一分。當經前任伊犂將軍扎拉芬奏。呈送軍機處查銷。請換
敕書。嗣因該汗冒襲汗爵。並未頒發。茲奉
諭旨仍准其承襲汗爵。相應請
旨飭下該衙門即行頒給
敕書一分。以安其心。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接奉寄諭。遵旨裁辦一摺。據稱
接奉前旨。向俄人告知現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該國
使臣議單辦理。並飛咨常清派員告知該帶兵官。靜候該使臣

來塔會議。並請該將軍將查辦各情。及究應由何處為界。切實咨覆。限該委員於開年正月內趕到塔城。以便妥立一切章程。備與俄使前來定議等語。俄國分界事宜。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定議。准照該國使臣所開議單辦理。原以常清曾有兵單餉缺。戰守兩難之奏。即明誼等前此片奏。亦有審度時勢。於利害兩形之下。酌其輕重。勉圖收束等語。是以因勢利導。就此轉圜。於守約之中。寓弭兵之計。惟尚須俟該國使臣來塔城會議。方能定準。其究應由何處為界。祇可按照條約辦理。如該使肆意侵占。該將軍等仍當據理與之辯論。未可盡諉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遂謂可將就了事也。伊犁前此有俄兵闖卡撲營。雖

被我兵擊退。難保不再來窺伺。現在已未撤隊。辦理是何情形。久未據常清奏報。聞靈州一路驛站梗阻。頗有公文摺報在途遺失。現在甯夏漢城及靈州相繼不守。此後兩路摺報。著常清等派員偵探。改道速遞。以免貽誤。並著飛催該委員等於來年正月趕到塔城。妥立章程。與俄使定議。近日辦理情形。仍著詳悉具奏。明緒等即備文催令俄國使臣。於來春到塔勘分地界。雜哈營雖已帶隊旋回。韓瞬春融。難保不復出滋擾。該將軍等仍當嚴飭塔城在事各員。並分咨烏科二城。各飭所屬嚴為戒備。令其靜候分界。無滋釁端。綽坦准其承襲汗爵。正在辦理頒給敕書。已催令該衙門將敕書趕緊頒發。明誼等務當宣布朝

廷威德。俾知感畏。以堅其內附之心。使之樂為我用。

庚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平湖縣城收復。乍浦嘉善賊酋。亦紛紛具稟投誠。常勝軍現駐崑山。自臣發給犒賞洋銀七萬圓。尚屬安靜。戈登招去從賊之廣東人。聞已遣散過半。英提督薄朗回滬。糾集各國領事聚議蘇州殺僞王一事。聞各國官商亦不盡以為然。薄朗已告明住京公使。以後戈登仍否幫中國帶常勝軍。俟奉覆文。再行定見。戈登暫住崑山。據稱不歸臣調遣。臣兵力可敷防剿。亦無須該軍協助。惟仍虛糜月餉。靜候總理衙門與英公使如何定議。如准戈登告退。須令該軍帶隊外國弁兵一百數十名。

妥為撤回。該軍疊次購買外國礮位及現存外國軍火。全行交出。臣再酌派中國武職大員接管。彼無所挾持。庶不敢背叛滋鬧。如不得已。仍交英官管帶。保衛上海通商口岸。則該軍人數及一切浮費。均須大加裁減。仍聽督撫節制。或可漸漸清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收復平湖縣城。並乍浦嘉善賊酋亦具稟投誠。戈登一事。已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向英國公使妥議矣。

十二月。庚辰。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上海華洋交涉事件極多。近來各國洋人。給投並集。尤為繁雜。緣通商大臣主持

一切。關道有所稟承。臣既移駐省城。即偶回滬。未便久留。該道黃芳兼管地方關稅各事。恐難獨任洋務。查有候補知府應寶時辦理會防局。與洋人共事兩年。熟悉情偽。不激不隨。臣在滬時與外國人交接。每令該員從旁調停。悉臻妥洽。擬飭其幫同關道黃芳籌辦洋務。即作為通商大臣衙門隨員。仍兼管會防局。其有緊要事件。隨時會同關道稟商臣處裁奪。或由臣抽閒往滬督辦。

李鴻章又奏。再欽奉寄

諭。此次攻克蘇城戈登甚為出力。著傳旨嘉獎等因欽此。除臣先已允給常勝軍犒賞洋銀七萬圓。飭關道黃芳於稅項內

提撥借放外。臣又於蘇屬餉捐局內籌銀一萬兩。派記名
道潘曾瑋齎送崑山。宣
旨嘉獎。戈登排隊祗迎。免冠敬謝。據稟稱以外邦小臣。叨沐
殊恩。感愧交并。當此軍餉支絀。不敢濫膺
上賞。虛糜帑項。仍交潘道暫存等語。旋據潘曾瑋李恒嵩面稱。該
兵官因前殺偽王一事。既持異議。英提督薄朗令其靜候
公使與總理衙門定議。薄朗現往香港未經會商。不敢擅
收。惟該兵官感激之餘。漸知悔悟。當約束弁勇。勿任滋事。
俟薄朗回滬商准。或俟回國時。賞作盤川。自應敬謹領受。
臣當即函覆戈登。以中國體制。有功當賞。不可固辭。至頭

等功牌。仿照外國寶星式樣。飭會防局變通製辦。並俟戈登事竣回國。再行傳

旨賞給。以示

聖主柔遠酬功。格外優待之至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所請飭令候守應寶時暫同關道黃芳籌辦洋務。作為通商大臣衙門隨員。以資得力之處。即著照所擬辦理。戈登於賞給銀兩。不敢遽領。即俟其回國時再行賞給。及將功牌仿服外國寶星式樣製造。一併發給。以示優賞。並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將前事定議知照矣。

丙戌。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奏。八月二十三日。接奉

上諭科布多所屬之哈屯河地方一帶經麟興等
行至庫克烏蘇地方因路險林雜不能前進等
思維若照依歷年成案辦理不獨劄調蒙古
用時日且恐蒙古官兵仍行照前不至是以
派額外驍騎校瑞成音德賀候補筆帖式
馬兵李明忠等四員名於九月二十五日前
查勘去後嗣於十月初七日據該委員等回
月十四日行抵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
罕等查至庫什業莫多吹河地方見有俄人
十餘間並有俄人十餘名在彼貿易除此商

兵隊。亦無阻截去路等事。續於十八日查至海青大壩。雪上無路。當即飭令引路總管等設法前往查勘。該總管察罕等言稱。此是必由之路。若有別路可往。日後情甘認罪。情願出具甘結等語。職等當即取具甘結返回。奔再四盤詰。該委員等稱所有查勘之處。並無俄羅斯兵隊。亦無俄人阻截去路等情。實因雪大封山。未能查勘至哈屯河地方。奔覈其稟稱情節屬實。應宜據情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麟興等派員查勘科布多所屬之哈屯河一帶。行至庫克烏蘇。因路險林雜。不能前進。當經諭令該大臣揀派委員。探明路徑前往。茲據麟興奏稱。委派驍騎校瑞

成等四員名。於九月二十五日啟行。十月初七日。據該委員回城稟稱。於九月十四日由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查至庫什業莫多吹河地方。見有俄人十餘名在彼貿易。並無兵隊阻截。十八日至海青大壩。雪大無路可行等語。所奏殊未明晰。瑞成等係九月二十五日前往查勘。何以九月十四日行抵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地方。又何以十月初七日即行回城。往返如此之速。且此次委員業已行至海青大壩。是否由庫克烏蘇經行。若已過庫克烏蘇。則前次委員所稱路險林雜。實屬荒謬。自應將該委員據實參劾。乃麟興並未將一路查勘情形詳敘。但據瑞成等大雪封山。不能前進等詞。率行入奏。而措詞又多自相矛

屆之處可謂糊塗已極著麟興明白回奏疆界重務不得不認
真查辦豈可半途而廢轉瞬春融雪霽仍著麟興嚴飭原派之
委員瑞成等前往哈屯河查勘明確俾與俄人分界時得以斟
酌定議儻該委員等託故不前即著從嚴參辦
麟興人奏竊奴才前於九月十六日奉
上諭麟興奏偵探俄人並防範烏梁海等處辦理情形一摺等因
欽此奴才當即備文密劄駐管烏梁海庫布蘇庫勒淖爾協
理台吉貢濟勒多爾濟慎密留心訪察烏梁海究竟有無
與俄人句結情事斷不可代為隱瞞務須密為迅速呈報
行查去後茲據駐管烏梁海庫布蘇庫勒淖爾協理台吉

貢濟勒多爾濟詳稱協理台吉接到後。即於所駐管各處
地方留心偵探。嚴密訪查烏梁海人等。實無與俄人勾結
情事。詳報前來。奴才謹恭摺覆奏。
御批。知道了。
戶部尚書羅惇衍奏。竊惟四夷偪處中國。其氣甚惡。而美
利堅尤甚。虎視狼貪。不一而足。即無事尚思挑釁。若與以
罅隙可乘。則氣燄驟增。必成燎原之勢。今已故布政使銜
候選道伍崇曜捐輸銀三十二萬兩。該與美國要在粵海
關索本息銀四十七萬餘兩。此事直同借國盜賊。真為神
人之所共憤。覆載之所不容者。緣伍崇曜累世以洋商起

家。積貲至數千萬兩。遂以富甲天下。且與二品銜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掌印給事中蘇廷魁於咸豐八年奉旨辦理洋務時。以伍崇曜袒護英吉利各國。且洩漏軍情。附摺奏參。請酌罰捐輸重款。

文宗顯皇帝即時允准。

飭下前任兩廣總督黃宗漢。飭令籌捐。乃黃宗漢辦理不善。改捐為借。又以六釐行息。給與粵海關印票。該紳束懷叵測。究屬中國子民。縱名為借。未必有所挾以求清還。是以且與龍元僖蘇廷魁二人。當時不與計較。孰意該紳竟包藏禍心。引寇索欠。有如此亘古未聞之事。且不計及咸豐八年。

且等方督辦團練。與洋人接仗。乃該紳於未定和約三載以前。公然有人臣外交之跡。其為肆無忌憚。已堪髮指。並欲於關稅項下歸款。不顧廣儲司無所取給。又不顧粵東彫敝已甚。驟籌此四十七萬兩之鉅款。民生必再被荼毒。存心如此。尤為罪惡貫盈。今該紳果伏冥誅。於本年十月二十四日病歿。粵民僉以死一大漢奸為幸。書所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易所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於此見之。其感應之機捷於桴鼓。洵可為多行不義之炯鑒矣。該紳一生作為。種種謬戾如是。

朝廷不將其家產查封。固屬

聖主浩蕩之恩。然亦投鼠忌器耳。今聞其子弟坐擁厚貲。尚能畏
事。不比該紳之老奸巨猾。為富不仁。前總理衙門會同戶
部議以該紳自行設法籌補。原易消釁。但恐海關原給印
票。一落於美夷之手。則持券來索。恐又多費脣舌。且釀事
端。可否請
旨飭下兩廣總督毛鴻賓密行察看情形。妥為勸諭。令其子弟將
海關原票先行繳回。如果貧不能治窀穸。則春秋不伐喪。
君子韙之。恐傷仁也。既已家道中落。自應仍照原議。令其
子弟一體向粵省捐助歸款。如尚富可敵國。盡操利權。則
不妨再酌量出貲捐輸。以濟粵東及江浙軍餉。俾歸蕩有

期。漸登斯民於衽席。而拯衆世於塗炭。彼一絲一粟。皆出自

君上所予。豈可仍前吝惜。而置

國家事於度外耶。況廣東紳富。人人無不再四捐輸。若因該紳倚恃外國而獨姑恕之。未免舍其大而謀其細。殊覺失宜。又聞該紳於咸豐四五年間。寄頓已革原任總督葉名琛銀數百萬兩。後該督為英人虜去。該紳遂乾沒歸已。雖屬道路之談。不足深信。然亦可見該紳生前之繫援交結。無事不為。故能貨殖徧於閩城。田疇溢於沿海也。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羅惇衍奏劣紳向通外國。勒還鉅款。請收

回印票。以杜後患一摺。據稱已故布政使銜候選道伍崇曜捐輸銀三十二萬兩。諉與美國。要在粵海關索本息銀四十七萬餘兩。今該紳已於十月二十四日病故。恐海關原給印票一落於美夷之手。則持券來索。又費脣舌。且釀事端。請令兩廣總督察看妥辦等語。廣東紳士伍崇曜前代籌銀三十二萬兩。據云借自美國。並需息銀十五萬兩。前經奚端書奏請由粵海關稅項下陸續給還。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議由廣東現任督撫。飭令伍崇曜先行倡捐。並於通省商富內。勸令一體捐輸歸款。業經有旨允准。茲據該尚書奏。伍崇曜身故。恐海關印票一落外國之手。諸費脣舌。所籌不為無見。此項銀兩無論借自

何人。總以速行歸款為妥。著毛鴻賓郭嵩燾瓶清查前項銀兩。曾否勸捐歸補。陸續清還。現在尚欠若干。能否令伍崇曜子弟自行籌補若干。其不敷者官為勸捐清結。惟海關印票。總以先行收回為最要之著。免致美國執持原券。致多饒舌。該督等務須妥速籌商。豫弭後患。

壬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軍機處交出明誼等奏。接奉

諭旨。欽遵覆辦一摺。內稱嚴飭各處。儻有俄國兵隊前來。務向其告以已由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俄國使臣議單辦理。令其靜候使臣來塔定議。毋得搆釁。致傷和好。惟伊犁

前日俄人兵隊闖卡撲營。我兵已獲勝仗。似易轉圜等語。查臣衙門七月二十五日具奏。請准照俄國前開議單分畧。原因其時伊犂將軍常清等疊次奏報。俄人闖卡撲營。餉缺難支。臣等以該將軍等既經陳明該處情形。議戰議守兩無可恃。若不亟為轉圜。准照議單辦理。將來兵連禍結。必致更難收拾。即明誼另奏。亦復以常清摺內所稱餉缺難支。均係實情。日久相持。不堪設想。如果該國遣使復來。芳惟有與明緒等審度時勢。於利害兩形之下。酌其重輕。竭盡血誠。勉圖收束。並陳明萬不得已之苦心。自有

天日照臨。俯察衷曲等語。是此件事處兩難。萬無善策。兩害相權。

則取其輕。該將軍久已備悉。茲閱此次奏報。謂西界事宜已由臣衙門准照議單辦理。並稱我兵伊犂已獲勝仗。似易轉圜。窺其言外之意。一似有此一勝。將來該將軍自能力阻兇鋒。駁斥議單不准。無如總理衙門奏准在先。不得不勉為照辦。數與該將軍前奏指誓天日。及兩害相形。酌其重輕等語不符。臣等查夷務之壞。皆因從前內外臣工互相推諉。稍有關繫之事。即不肯身任其責。日甚一日。遂致釀成不可救藥之勢。邇來時局艱難。中外臣工。總應滌慮洗心。勿蹈從前故轍。臣衙門遇有外國交涉為難事件。斷不敢稍存推諉之見。令外間獨任其難。故凡可由臣衙

門了結者。無不代為聲請。俾外閒有所遵循。但地隔萬里數千里之遙。亦有未能由臣衙門懸揣者。總賴外閒隨時相機辦理。方期於事有濟。西界之事。臣等既就該將軍等疊奏為難情形。得有依據。即為擔承。斷不敢因該將軍既有此奏。稍移初志。惟此件中外大局攸關。將來烏梁海等眾作何安置。哈薩克布魯特等部作何撫慰。尚有幾許應辦事宜。全賴該將軍等於躬親其事之時。就近酌度情事。悉心籌畫。竭力維持。俾歸妥善。儻或稍存誤卸。誠恐會議時既難千里請

命。必致貽誤事機。所關非細。至云我兵已獲勝仗。似易轉圜。不但

與前奏不符。且未免言之太易。無論伊犂偶獲小勝。未必可恃。即令將此股盡數翦滅。而俄人堅韌性成。亦難保其不逞兵再來。咸豐九年僧格林沁在天津大獲勝仗。宜若可恃。旋即有十年之變。前事不遠。可為借鑒。所以且等雖知准照議單辦理。難免有窒礙之處。不敢不酌量利害輕重。亟圖消弭邊釁。所有委曲辦理情形。統在

聖明洞鑒之中。且此事雖前已奏明允准照該國議單勘分。其給與該公使照會內。仍有妥商照辦之語。相應請

旨飭下明誼等於會議時酌量情形。妥為商辦。儻能挽回一二。於邊疆亦不無裨益。不可意圖卸責於人。將就了事。是為至

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詳陳辦理俄國分界委曲情形一摺。據稱常清等疊次奏報俄人關卡撲營餉缺難支。明誼所奏亦以常清所稱餉缺難支。均係實情。如俄國遣使復來。當與明緒等酌其輕重。勉圖收束。此次奏報則稱西界事宜。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議單辦理。並稱伊犂已獲勝仗。似易轉圜。與前此兩害相形。酌其輕重等詞不符。等語。夷務之壞。皆因從前內外臣工互相推諉。近來時局艱難。中外臣工豈可再蹈故轍。若各存諉卸。且於奏陳摺內隱約其詞。豫為卸責地步。設因此延擱。別生枝節。致成決裂。益難收拾。且地隔

數千里。或萬里之遙。亦難悉由都中懸揣。即將來烏梁海等眾。哈薩克布魯特等部。作何撫慰安置。亦須由該將軍等躬親其事之時。就近酌度情形辦理。伊犂偶獲小勝。未必可恃。著明誼等於會議時。即就當時情形。徑行酌辦。不得游移瞻顧。動輒咨商總理衙門。以致貽誤事機。如果能挽回一二。於大局不無裨益。斷不可意圖卸責。將就了事。總期相度時勢。勿稍拘泥。是為至要。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竊惟控制中外之要。必以形勢為先。斟酌險易之情形。當取圖籍為據。誠以天下形勢。雖不能身親徧歷。要不可於無憑藉。古人所以有史尤必有圖者。正以

此也。現當整頓邊防之際。凡毗連外藩之所。其山川形勢。關隘阨塞。一切險要情形。尤宜於平日加意講求。得其要領。方可措置裕如。無如內府舊圖。近多缺略。雖此外一統有志。四裔有考。非不足以供攷覈。然皆略而不詳。加以今昔情形水道變遷無定。往往有從前無識。嗣後著興。昔為荒裔。今成要害者。形勢既殊。事機亦異。儻仍執舊圖為據。其間譯誤必多。故欲為今日稽考之具。必須就現在形勢詳加諮覈。別繪新圖。何處已改其初。何處尚仍其舊。分別黏籤指說。使人展卷瞭然。庶幾得所依據。臣等公同商酌。擬請

旨飭下各省將軍大臣督撫轉飭各府州縣地方官親自履勘加意訪求將各該省沿邊及腹裏並中外接壤之區繪以總圖再分各府州縣各繪細圖分別於後彙為一冊務將邊界內外之山川形勢城鎮村落方向道里遠近險易一一查明載入其居人住牧多少台卡營汛駐紮處所官兵數目亦必逐處援查詳註冊內如冊內不能備載即於圖內逐細詳加貼說務須明白周詳使覽者如同親歷方為妥善斷不准草率從事致有疏漏舛錯等弊亦不准憚於履勘輒將從前舊圖照繪塞責並令於奉文後寬予限期於半年內一律辦齊咨送臣衙門查覈辦理如此庶嗣後有

所依據。不至貽誤事機。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各省圖說。固應詳明。而毗連外國地方。尤關緊要。往者照約勘分東界。致黑龍江烏蘇里江以外地址。被俄國侵占。現在西疆雖未分定。將來哈薩克布魯特等部落。亦難免被其包入。推原其故。實緣俄人逐漸蠶食。侵吞已久。而各邊界從未巡查。迨至該國暗占之地已多。始行前來議約。其時先經往來辯難。力與相持。遲之又久。堅未允准。惟是該國深謀積慮。侵占已非一年。彼時即或有圖可據。亦覺為時已晚。況復空言辯論。無從確實

指謫。折服其心。是以持至咸豐十年。英法兩國構釁之時。自不得不委曲遷就。當日定約情形。實在如此。若使該國未經侵占之先。中國邊境大臣援據圖籍講求疆界。實力巡查。何至任其潛蓋卡房。年復一年。暗行侵越。以致釀成不可救藥之勢。由此以觀。是圖籍之所關。甚非淺鮮。不可不亟亟講求。不但沿邊各地方。與外國外藩接壤處所。必須一一詳查。加意繪畫。即內地之沿海通商各口。凡有外國租賃房屋居住之處。亦必將其地方形勢山川城鎮道里方向。有無險隘。逐細搜求。詳載圖冊。俾閱者開卷瞭然。方能臨事確有依據。臣等本擬請

旨飭下各該將軍大臣督撫派員分路履勘。詳繪圖說。第恐奉差各員。不知此係為自理疆圉起見。設或張大其事。傳聞稍訛。不但該處居民惶惑。且恐外國驚疑。關繫實屬非輕。是以正摺內祇空空措詞。並未顯言所以繪圖之故。且祇請飭各地方官就近查辦。未敢遽請派員。以防宣洩。此次正摺密片所陳各情。如蒙

俞允。臣等仍擬另具公函。密致各將軍大臣等。屬其加倍慎重。嚴飭承辦各員。務須不動聲色。認真親自履勘。儻稍涉大意。致生事故。即行嚴參。緣密函皆係該將軍大臣等親拆。自無誤會訛傳之弊。庶辦理不致張惶。而繪畫可期妥速矣。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法兩國公使租住府第。原議每年各出租價銀一千兩。英國修理扣留租價二年。法國修理未經指實扣留租價年限。祇稱應扣數年。計自咸豐十年換約後。至今已逾二年。該公使等總未提及此件。而該兩館仍不時興作。臣等以該公使既未提及租價銀一層。若先與言。該公使必將以修理未竣為詞。轉形中國所見之小。不如示以大方。不與計較。於本年九月間奏明在案。茲英國公使卜魯士遣該國代辦官柏卓安送交臣等洋字兌銀一千兩銀票一紙。稱係住府租價。照依前議。除去第一

第二年租銀二千兩作為修理之費外。自同治元年九月初十日起。至同治二年九月十九日止。據稱按照該英國月日計算。剛及一年。茲交一年租價銀一千兩。並立漢字洋字執照。由臣衙門畫押蓋印。互存為據。臣等查此項租價。該公使如不提及。自未便向其討索。若既照原議送來。亦未便拒絕不收。惟所居原係英樑府第。前已奏請另賃英樑住宅。此項府第即屬官房。其租價銀自應交內務府查收。即經臣等知照內務府派員。會同臣衙門司員。眼同英人兌明租銀一千兩。交內務府收存。除法國租價一項。將來有無呈繳。隨時奏明辦理外。所有英國公使呈交租

銀緣由。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庚子。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竊奴才前奉

諭旨著准照俄國使臣議單妥為辦理等因欽此。奴才等遵查既照

該使臣前開議單定議換約。不免與烏梁海蒙古及內服

之哈薩克布魯特並伊犁距近邊卡居住之索倫四愛曼

人等。生計多有關礙。當經恭摺奏明。暫緩行文俄國西悉

畢爾衙門。以便行知伊犁各城。先將各哈薩克布魯特及

烏梁海蒙古索倫四愛曼人眾生計。應作何安置遷移之

處。迅速詳查覈定。各覆前來。妥立章程。備與該使臣定議。

一面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與該住京公使商議依照該國議
單換約仍令將伊犂各城有礙蒙古人等生計數處讓出
數百里以便安置此項人眾等因各在案旋復接奉
諭旨著明誼等各遵前兩次諭旨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仍即
派員前來會議一俟訂定日期即行按照議定會勘處所妥為
辦理等因欽此奴才等查前行各城咨文至今兩月之久尚未據
覆伏思俄人已見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該住京公
使文移又兼塔爾巴哈台貿易圈現在尚有俄兵居住耳
目較近奴才等若再緩期行文誠恐俄人反生疑忌從中另

生枝節。查現時大雪迷途。俄人即接見約文。計亦不能前來。是以奴才等將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知。准照該使臣議單辦法原委。照錄知會。並約明年派員前來商辦換約等因。當於十月十七日行知該西悉畢爾衙門矣。計該國明春必派使臣前來換約。奴才等伏查烏梁海蒙古。以及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世受

天朝豢養之恩。必不肯從逆。前有在伊犂出力報效。又有供給馬羊之舉。我國焉肯置之不顧。奴才等俟定議時。不能不再與理論。至各處卡內之地。若不豫為查明。作何安插。誠恐俄人遽加驅逐。不容各項人眾。仍在卡外住牧。勢必聚族內

徙。無地安置。恐生擾亂。所關非輕。除芬等仍即咨催伊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趕緊照依前查妥速布置。以備安插各項人眾外。芬等當即檄調哈薩克汗爵綽坦公阿吉台吉迪納雜爾等來城。查其情詞。如果該哈薩克等均願真心內服。即令該汗等詳查每台吉一人。所屬幾蘇穆每蘇穆共有幾千戶口。俟查明後。據實呈報。以便確查卡內空曠之區。酌給地方。再與該使臣換約時。妥立善後章程。以期久遠相安。一俟哈薩克汗爵綽坦等不日到城。芬等廷見曉諭後。即先派妥員帶領該汗台吉等。分赴南北兩路。周查各卡倫以內之地。將來分界後。將此項人等遷移卡

內。究竟有無地方安置呈報。並俟明年春融後。再派兩領隊大臣於巡查卡倫之便。先期前往覆查據報。並請

旨飭下伊犂將軍常清烏里雅蘇台署將軍麟興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迅即派員確查。作何安插烏梁海蒙古人眾。及伊犂卡外住牧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頭目幾人。共有幾鄂托克。將來遷移卡內。安置何處。逐一詳查確實。咨覆前來。以便妥立一切善後章程。備與俄人互換信約。屆時奏明諭再回烏里雅蘇台將軍本任。會同參贊大臣麟興廣鳳車林敦多布等。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及督飭委員。同俄國官員建立該處境內界牌鄂博。其伊犂安插內服之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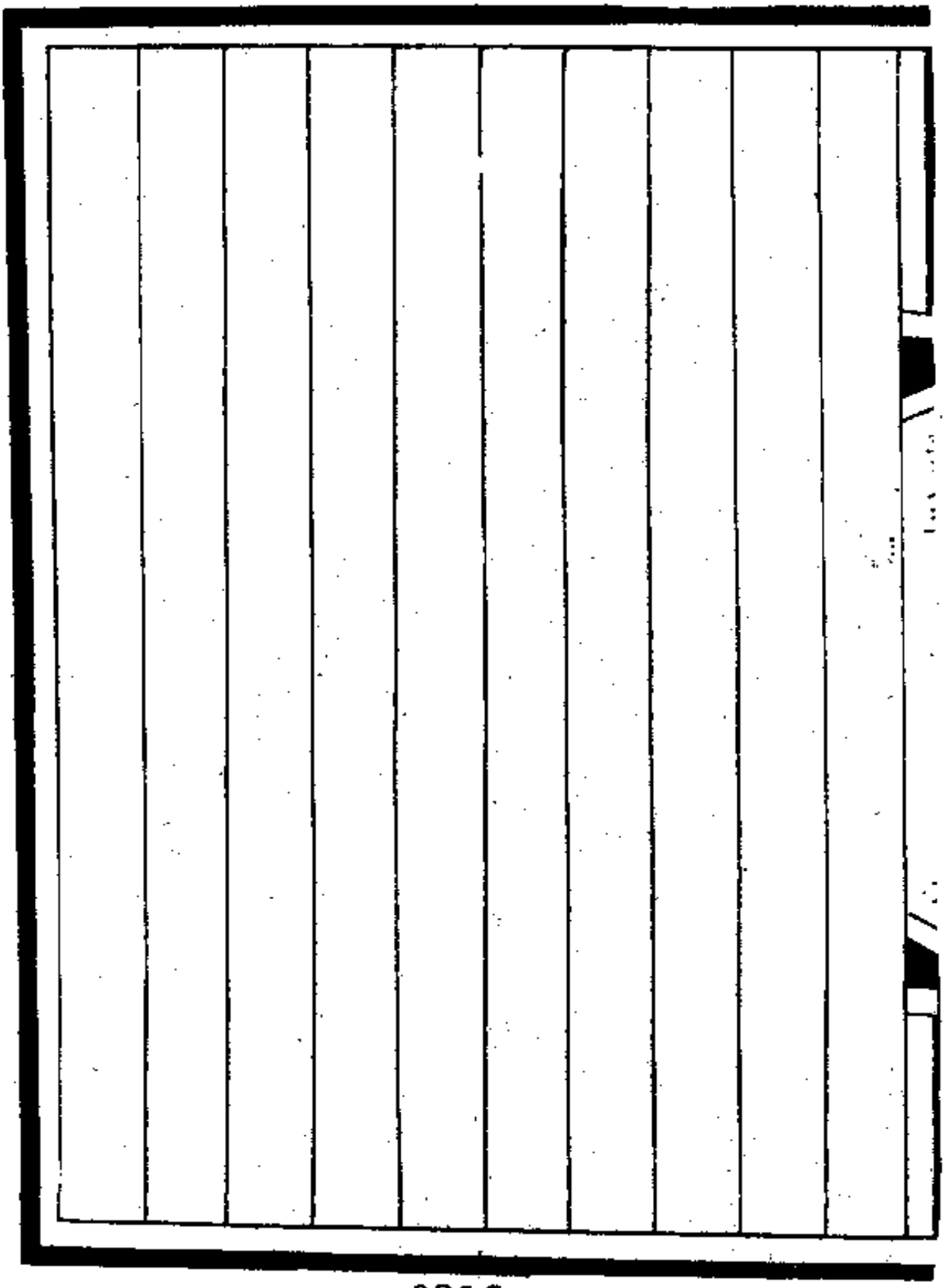
薩克布魯特等各善後事宜。仍應由將軍常清督飭委員
妥為辦理。著明緒自應仍遵前奉
諭旨。會同錫霖等辦妥插塔爾巴哈台內服之哈薩克人等。及督
飭領隊大臣。帶領俄國遣派立界官。建立本處境內界牌
鄂博事宜。俟將通案辦理完竣後。著明緒再行交卸塔爾
巴哈台參贊大臣印務。馳赴伊犂參贊大臣本任。合併陳
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明誼等奏行文俄國。約派使臣前來商
辦。安插內服哈薩克等人眾一摺。俄國分界事宜。已經明誼等
行文該國。准照該使臣議單辦理。並約該國派員前來商辦換

約。現在大雪封山。計該國使臣前來。約在明春。著明誼等即遵照前次寄諭。將分界事宜。徑行斷結。不得再行咨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致往返稽延。俾該國藉口。另生枝節。總以妥速為要。不可意存諉卸。至烏梁海蒙古。並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及伊犁距近邊卡居住之索倫。四愛曼人等。有礙生計之處。亦應豫為籌畫。其塔城所屬藩部。即由明誼等查明情願內附人眾若干。設法籠絡。無任與俄人句結。一面查明卡內空曠處所。以便於定界後酌籌內徙。並著明誼等速即知照常清麟興廣厚等退將所屬蒙古烏梁海及哈薩克布魯特。一併豫籌安置處所。妥議章程辦理。至伊犁各城。有礙蒙古人等生計數處。能否

令俄國諭出數百里。以便安置此項人眾之處。並著明誼等於
該使臣會商時。相機辦理。毋稍拘執。
壬寅。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伏查田興恕前
因奉
旨來川。隨臣駱秉章調遣帶勇。由黔赴綦涪一帶。防勦李復猷股
匪。嗣奉革職拏問之
旨。臣等當將在川礙難辦理各情。據實密陳。旋奉
諭旨。飭令田興恕回黔。仍交勞崇光張亮基審訊。當經臣等轉飭
田興恕速回黔境。妥為遣散所部勇丁。靜候黔省審辦。田
興恕當即遵

旨折回黔境聞其不敢遽行進省恐致激生事端仍在松桃廳一
帶聽候黔省定案惟田興恕自回黔後並無公牘來川是
否尚在松桃臣等欽奉寄
諭自當飭道辦理遴派委員迅赴黔省查提田興恕來川羈禁並
查正安一帶現有號匪滋擾時在川黔邊境游弋松桃秀
山連界地方復有色茅仙股匪聚散靡常道路時通時阻
臣等惟有密飭委員探程前往設法查提一俟田興恕提
解到川臣等即先行馳奏一面咨照黔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二十三之二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同治三年甲子正月乙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崇實等奏遵旨設法查提田興恕密陳各情並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駱秉章所致信函呈覽所稱田興恕在松桃一帶路途既有阻塞聯路亦無定向意欲總理衙門再與柏爾德密酌議先將田興恕罪名令貴州擬定迅速奏結一面將其提解遣戍等語所慮不為不周惟此事前據總理衙門密片陳奏稍爾德密意稍活動時即乘機告以將該革員發往新疆不准援免即可立結自可無庸監禁以免稽遲而該公使覆稱拏問一節已告知本國此時拏問之人並未監禁

即拏問亦恐不實。必須監禁後。給予照會。以便轉知本國。即可辦結。是該將軍設想所及。即總理衙門所業經商辦而未能首肯之事。田興恕情罪重大。該公使應允僅止監禁遣戍完案。實屬萬不可失之機會。今拖延日久。再與饒舌。強以所難。彼必仍以礙難告知本國為詞。且恐謂中國盡屬虛言誑誘。乘機生釁。頓翻前議。屆時該將軍等尚欲顧全國體人心。不知又將何所措手也。著崇實駱秉章懍遵上年十月二十四日密寄諭旨。迅速設法。將田興恕查提到省。或即照駱秉章此次函內所擬。選其平素相信之人。前往查提。先使之釋然不疑。迨入川後。即行羈禁。一面迅速奏聞。即可明降諭旨宣示。完結此案。川黔兩省

教民咸使聞知。當無異議。此事關繫至重。崇實駱秉章。切不可稍存推諉之見。再延時日。致誤全局。懍之。崇實等原摺已留中矣。

丙辰。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奏。

等前於十一月十二日。接准分界大臣將軍明誼等來文。內開明年分界後。有關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遊牧。必須豫為查出卡內蒙古地方。急將地名咨覆。以便換約後。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等語。並查前咨內有俄國分界議單。內載自沙賓達巴哈起。因山嶺先往西。後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轉往西南。緣大嶺往東南冰流之

處。為中國地。往西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等語。努才等接閱之下。因不知唐努鄂拉達巴哈究係何處。所關唐努烏梁海地面究係若干。人戶究係若干。因烏梁海地圖。已為將軍明誼帶赴塔爾巴哈台。實無查考。派令委署筆帖式雅爾哈前往唐努烏梁海印務處。查取該處原存烏梁海五旗總管所屬。並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兩部落王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所屬烏梁海地圖。照樣繪圖。詳細數對。該俄人議單內。並未載有自沙賓達巴哈向東南行走字樣。查圖中所繪沙賓達巴哈。似在唐努烏梁海各遊牧西北界。圖中並未載有唐努鄂拉達巴哈地名。僅見唐努烏梁

海總管瓦齊爾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遊牧內迤北。有鄂蘭山一處。署理印務總管興達遊游牧內。有前唐努山一處。總管車都布遊牧西北。有中唐努山一處。後唐努山一處。北四處據圖中所繪。似皆在沙賽達巴哈東南。或該俄人即以鄂蘭山為唐努鄂拉達巴哈。抑或以唐努山即為唐努鄂拉達巴哈。若以鄂蘭山即為唐努鄂拉達巴哈。轉往西南行走。已閱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游牧。若以唐努山即為唐努鄂拉達巴哈。不但該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所屬人戶。全行包去。且與各總管地面人戶俱

有關礙。查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所管烏梁海十牛彔。
歷年共應交進
貢貂皮人二百二十九戶。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所屬
烏梁海人丁戶口。大約亦在數千名口。兩項人戶。通盤合
算。不下萬餘。其公共游牧處所。大約南北在五六台。東西
在七八台。若於卡內尋覓處所安置。不但該唐努烏梁海
等每歲有缺
貢物。且查卡內地面雖寬。俱係奉
旨賞給兩部王公扎薩克等世代住牧處所。各旗均分有一定界
址。若各處查勘。實非一時所能辦理之事。現據分界大臣

咨值甚急。奴才等再四商酌。若不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兩部落盟長等會議。僅由奴才等派員前往各
旗查勘。不但有需時日。且恐該王公等恃有奉
旨賞給伊等住牧在先。臨時必致藉端推諉。縱使暫為允從。日後
難免滋生事端。惟有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兩部落盟長。以及各
王公扎薩克台吉等趕緊妥為會議。讓出地面。俟該盟長
等將所讓地面議妥。開清地名界址。加具印甘各結呈報
前來。奴才等再行派員前往所報之處。詳細查明。可否安置。
一面恭摺奏

閒。一面飛咨分界大臣等酌覈辦理。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議具奏。

己未。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臣等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據福州關稅務司美理登申請。以臺灣府打狗港雞籠口三處。添設正口子口。設立司稅經理。有益稅課。飭即妥議會奏開辦等因。即經飛飭臺灣道府體察情形。速籌詳辦。並劄派副稅司前往會同試辦。會摺馳奏在案。茲據署臺灣道陳懋烈。署臺灣府知府葉宗元。會同通商委員延平府知府補用道馬樞輝會稟。臺灣本非通商口岸。自咸豐九年美國使臣請照和議條約。在臺灣

開市完稅。奏定以淡水之滬尾口為美國通商馬頭。十一年六月。英國領事官郇和到臺。因鹿耳門外水淺潮大。不能停泊。由打狗港登岸晉郡。察看臺灣府城海口淤滯。船隻不能收泊。難作通商馬頭。亦定以淡水之滬尾設關。已於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開辦。茲美理登擬在府城添設正口。不至鹿耳門口。本地商船尚不能出入。洋船焉能進泊。若洋船有在鹿耳外寄椗。不免偷漏情事。則打狗港相距水程不遠。似可責成該處委員派撥巡船。認真巡查。或押令徑赴打狗港即旂復港盤驗。並移行文武汛口。暨出示曉諭內地商民。不准與鹿耳門外寄椗洋船句通貿

易。其弊可絕。不必在府城設口也。惟雞籠頭與旂後港既有洋船停泊。應一律添設子口。均歸滬尾正口管轄。至稅務司所擬章程。應俟試辦之後。隨時察看。同應需經費另行會議稟辦等情。由省局司道覈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臺灣海口。既經查明淤淺。應請毋庸設口。現在淡水廳所轄之雞籠一口。已據具報於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開關啟徵。作為滬尾外口。其鳳山所屬之打狗港。即旂後一口。應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咨。一併作為外口。徵收洋商進出口正稅。並復進口半稅。統歸淡水滬尾正口管轄。惟旂後港相距滬尾較遠。仍由臺灣道府會同辦理通商

委員查勘。在於新復酌設員役稽徵所收稅銀。就近解存府庫。歸滬尾造報。如有洋船在府港口外停泊。由管口委員移令地方官押令歸於新復港盤驗徵收。以杜偷漏。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正月十五日。軍機處鈔出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奏稱。准分界大臣等咨。查勘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地面等因一摺。奉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議具奏狀此。臣等查西北邊界。俄人蓄意侵占已久。咸豐十年間。乘我倉卒。要求立約。嗣俄國使臣與明誼等在塔城會議。堅稱按照和約。必應以常住卡

倫為界。並送來議分清單。經明誼等再三駁辯。該使不遂所欲。忿怒回國。並言將來祇好帶兵強占。明誼等復屢次給該國西悉畢爾衙門照會。催其派使再來公平會商。疊據照覆云送來議單。萬不能稍有所讓。即再行會議亦屬徒勞。遂遣兵在各卡倫外尋釁滋擾。臣等每接明誼等咨報。即面與該國住京公使辯論。並因條約內有往西直至字樣。遂給與照會專指往西為一層。直至為一層。又以常住二字與長住不同。與之反覆講解。該使總執定非條約本文之義。迨至詞窮。則云漢文為繙譯錯誤。復屢稱此事總由該國分界大臣主持。故意推諉。正在往返詰辯間。據

伊犂將軍常清奏報。俄人闖卡撲營。開礮接仗。該處餉缺已久。恐難支持。請

飭分界大臣迅速定議等因。並據麟興奏咨。烏梁海各蒙古膳小無能。斷不能恃其齊心禦侮等語。臣等以該國住京公使向辦各事。均係迫不及待。獨公界事宜。兩年以來從未催辦。是該國早年暗中侵占。已有牢不可破主見。既據各該處疊次奏報餉絀兵單。戰守兩難。誠恐兵連禍結。不可收拾。各該處既不能力逼兇鋒。因權利害之輕重。於上年七月間奏請

允准照該使議單辦理。並於年底軍機處鈔交寄

諭明誼等。迅即知照常清麟興。廣鳳等。迅將所屬蒙古烏梁海及哈薩克。布魯特。一併豫籌安置處所。妥議章程辦理。至伊犂各城有屬蒙古人等生計數處。能否令俄國讓出數百里以便安置此項人衆之處。並著明誼等於該使臣會商時相機辦理。毋稍拘執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茲查麟興原奏內稱。俄人議單所載唐努鄂拉達巴哈。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實無其地名。或即指鄂蘭山。抑或指唐努山。於各蒙古等地面人戶俱有關礙。擬請理藩院轉飭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兩部落盟長。以及各王公扎薩克台吉等讓出地面。再行酌覈辦理等語。臣等查唐努鄂拉達巴哈係指何山。該處

尚難指定。臣等更無從懸揣。惟該署將軍所慮闖碭地方
人戶。被其包去等情。則勢所必然。因思前奉寄
諭。有伊犂各城有碭蒙古人等生計數處。能否令俄國讓出數百
里之語。又查東界被俄國侵占地方。其條約內有仍准中
國人照常漁獵之語。明誼等如能遵奉寄
諭。將烏梁海等處亦令其一律讓出數百里。以便安置此項人眾
則該處雖被俄國侵占。尚可留有餘地。於該蒙古等生計
似不無小補。應由明誼等與該國分界使臣駁覆辯論。告
以此係為該國計畫。恐各蒙古地面全行包去。伊等心懷
不甘。勢必激生事變。於該國反為有損。即分界之人亦難

辭責。不若讓出一帶。使蒙古等不致窮蹙無歸。一則可全兩國交誼。二則可免以後變端。如此婉與會商。晴為聳動。或可冀得一當。如勢必不能。抑或仿照東界辦法。與立字據。分界後該處仍准中國人照常游牧。雖西界條約並無此語。惟查俄使前給明誼等照會。有從前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等。應由兩國同在伊等之內。彼此商選好人為官等語。似可就此言乘間而入。向該使告以該處前屬中國。既係公同放官。後歸俄國。一切朝貢放官。亦應仍照舊章辦理。儻能如此。則地雖被俄國侵占。人仍中國管轄。似較之各營蒙古等紛紛內徙。或因無

地安置。或因辦理不善。別滋事端。尚為稍勝一籌。惟夷性堅執。從前潛行蓋房。久圖侵占。迨至庚申年來京。乘我多故。堅要定約。每與議及分界。動指條約既定。萬難改移。並稱分界大臣計畫。與條約絲毫不背。臣等與該住京公使辯至年餘。實舌敝脣焦。總不能挽回條約於萬一。現在臣等所擬讓地安置。及仍聽漁獵兩層。祇期爭得一分。即收一分之益。若該分界使臣仍執條約。堅不允從。到萬難為力之際。其被包去蒙古等部落中。有誓志歸誠。堅心內附者。即須趕緊查明妥辦。屆時儻趕辦不及。務與該國分界使臣言明。將來陸續內遷。應從民便。不得以今日分界。明

日即為俄人强行攔阻。並先索取憑據。以免該國日後有收納逃人藉口尋釁情事。其礙難內徙之人。亦無庸相强。應查照臣衙門前照會該住京公使。將來被分各項人眾。勿令失所。該公使照覆已經遵辦之語。與該分界使臣再行申明。對眾宣布。使各蒙古等知中國眷念甚厚。毫無委棄之意。庶該蒙古等感念舊德。不致生心滋事。相應請旨飭下明誼等悉心籌度。竭力圖維。不得以事處兩難。稍存諉卸之意。至麟興等所稱各旗均分有一定界址。若各處查勘。不但有需時日。且恐該王公等藉端推諉。亦係實在情形。惟查卡內地面。雖均係前奉

旨賞給該兩部王公等游牧處所。但為地甚寬。諒不無閒曠之區。

應如該署將軍所議。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該兩部落盟長。以及各王公扎薩克台吉等

趕緊妥為會議。於分定界址中各劃出若干里。以備此項

人眾遷徙。議定後即開清地名界限。加具印甘各節徑行

呈報該署將軍轉咨分界大臣酌覈辦理。此係臣等因該

國使臣不日到塔城會議。誠恐其始終狡執。必須有內徙

之人。一時趕辦不及。豫籌安插處所。明誼等不得因臣等

業經請

旨。飭下該王公等會商擇地。遂存避難就易之心。不肯與該使將

前議各節極力剖辯。以弭後患。其俄人議單所稱唐努鄂拉達巴哈。若果係指鄂蘭山而言。自無庸更議。儻或以為即唐努山。明誼等務須力為駁辯。議單內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一語。明明係指唐努烏梁海境內之鄂拉達巴哈而言。非離開鄂拉。概指唐努達巴哈而言。毫無疑義。且唐努山既有前中後之分。則綿亘里數甚長。該分界大臣明誼等責無旁貸。更當詳為考覈。於如何稍為有益之處。與之設立界牌。切無任其含混。致令侵占愈多。總期於無可挽回之中。以求得尺則尺之效。是為至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麟興車林敦多布奏稱准分界大臣

咨催查勘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地面一摺。當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議具奏。茲據該衙門奏稱俄國議單所載唐努鄂拉達巴哈。雖據麟興等奏稱未能指定何山。而該處地方人戶被其包去等情。則勢所必然。請飭明誼等援照東界條約。令俄人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如勢必不能。或仿照東界辦法。分界後仍准中國人照常游牧。若俄使仍然不允。被其包去蒙古等部落中。有堅心內附者。務與該國使臣言明。准其陸續內遷。不得攔阻。並先索憑據。以免日後藉口尋釁各等語。西界蒙古等部落。百餘年來誠心效順。現雖因俄國分界。駸駸被其包去。而朝廷實無委棄之意。明誼等與該國使臣議界時。能令其將

烏梁海等處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於該蒙古等生計庶有裨益。儻此節竟不能辦。即可仿照東界辦法。與立字據。分界後該處仍准中國人照常遊牧。雖西界條約並無此語。而俄使前給明誼等照會。有從前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等應由兩國商選好官等語。即可就此乘間而入。與之商照舊章辦理。惟俄性堅韌。萬一堅執條約。不肯通融。其被包去之蒙古等部落中有誓志歸誠者。即須趕緊查明妥辦。儻趕辦不及。亦當與該國分界使臣議明。准其陸續歸還內地。不得強行攔阻。並向其索取憑據。以杜日後收納降人藉口尋釁之患。明誼等與該使臣申明此議。仍當宣示於眾。俾各蒙古等咸知中國眷念之意。

不至生心滋事。明誼等身膺邊疆重寄。總當悉心籌畫。竭力圖維。以期挽回一分。即受一分之益。不得因有總理衙門此奏。遂存避難就易之心。至麟興等所稱各旗均分有一定界址。若各處查勘。不但有需時日。且恐該王公等藉端雅諛等語。自係實在情形。本日已諭令理藩院轉飭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兩部落盟長等趕緊妥為會議。讓出地面。開清地名界址。徑報麟興等酌覈辦理矣。至俄國議單所載唐努鄂拉達巴哈。如果即係鄂蘭山及唐努山。則不但唐努烏梁海所屬人戶全行包去。且與各總管地面人戶俱有關礙。明誼明緒麟興卓林敦多布廣厚叅昌等。仍當詳為考覈。於會議時儘力駁辯。得尺則尺。得寸

則寸。不可稍有畏難遲疑之心。伊犂卡外俄人情形若何。仍著常清體時偵探。嚴密防範。毋稍大意。

又

諭。著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奏。查勘安置烏梁海人戶地面一摺。著理藩院飭令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兩部落盟長。以及王公扎薩克台吉等。趕緊妥為會議。於分定界址中各畫出若干里。以備此項人眾遷徙。議定後即開清地名界限。加具印甘各結。徑行呈報烏里雅蘇台將軍。由該將軍轉咨分界大臣酌覈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本月十九日。軍機處交出閩浙總督左宗

棠等奏臺灣府城。未便設立稅口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據原奏內稱臺灣海口查明淤淺。應請無庸
設口。其雞籠一口。據報開徵作為滬尾外口。其打狗港一
口。一併作為外口等語。臣等查上年五月間。據通商大臣
李鴻章來咨據福州稅務司美里登申稱。淡水雞籠打狗
臺灣四口。每年進口洋藥甚多。請以雞籠作為淡水子口。
打狗港作為臺灣子口等因。查覈所請。於通商條約及各
關現徵子口稅之法。尚相符合。擬與另請添設口岸有間。
自可准將雞籠打狗二港。作為子口。以杜偷漏而益稅課
等語。當經臣等公議。以子口祇應徵收單稅。如雞籠打狗

二口。果於稅務有益。若任洋船私自進出。偷漏、走私。不若作為外口。徵收正半各稅。仍歸正口報解。咨行福州將軍會同該督撫臣妥議。如無滯礙。即行奏明開辦。茲據左宗棠等查明具奏。淡水一口。早經開辦。雞籠打狗二處。均可作為外口。惟臺灣府城海口查明淤淺。難以開辦。臣等查臺灣准其通商。係載在條約。能否變通辦理。必須與各國住京使臣會商。方能定見。總稅務司赫德於各口情形熟悉。各國使臣亦頗相信。現在赫德俟天津開河後。即可來京。擬俟該總稅務司到京後。臣等督同商辦。

御批。知道了。

庚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常州城大。兵數稍單。未能遽圖合圍。而賊勢漸衰。亟須設法攻打。探聞李秀城仍句洋匪赴滬。購奪小輪船。駛入太湖。以備竄擾。臣正在嚴飭查禁。適戈登與總稅務司赫德自崑山來蘇謁見。謂與臣解釋前憾。再商協勦。先是臣疊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密函。以英公使初欲臣挽留戈登。嗣接戈登及英繕譯梅輝立等來信。於蘇城殺傷偽王一事。忿恨不平。屬臣在外相機調處。臣深知戈登性情無常。而急於見功。彼自克復蘇城時。偶與臣意見參差。遂聲稱舉兵搆釁。臣處以鎮靜。置不與較。英提督薄朗屬令常勝軍駐崑山。不歸臣處調遣。自是

戈登不過往來兩閒月矣。臣亦若無其事。該軍月餉及賞
卹雜支銀兩。仍竭力支應。彼見臣毫無掣肘之據。臣軍又
獨克無錫。金匱。平望。平湖。乍浦。海鹽。嘉善各城。並不借該
軍之力。未嘗不感動而愧悔也。因林德來蘇之便。臣面屬
轉致戈登善為解說。戈登乃於十二月二十五二十九日。
兩次來謁。臣迎機開導。願告奮勇。由無錫進勦宜興。以扼
洋人濟賊之路。兼助官軍攻常之勢。自不得不允其請。藉
敦和好而維大局。正月初旬。英繪譯梅輝立自滬馳書。責
戈登以負約。將來薄朗由香港回滬。必不謂然。戈登竟不
之顧。於正月十二日帶隊由崑起行。次日過蘇城。謂臣曰。

如公使有信寄我。求勿速交。俾得專心打賊。又請臣派提督郭松林一軍。並淮揚水師數營。與之同進宜興。臣當飭李鶴章調派郭松林所部六營。黃中元。滕嗣武五營。及王東華。成俞卿。鄧長里。水師三營。與常勝軍會合進剿。並屬李鶴章郭松林等。曲意聯絡。俾為我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近日軍情一揭。李鴻章現因戈登悔過輸誠。飭令會合郭松林等軍進擣宜興。以扼洋人濟賊之路。所辦甚是。惟戈登性情無常。該撫當密飭郭松林等妥為聯絡駕馭。藉敦和好而維大局。

二月。丙子。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奢等於十二月十

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月十九日

奉

上諭。前曾疊次寄諭明誼等。飭令早將分界事宜辦結等因欽此。

弩等當即遵

旨將伊犂將軍常清行查原文檢出撤銷。並檄調汗爵綽坦公阿

吉之子住那木俭。台吉迪納雜爾等。先後來城。將前仍准

綽坦承襲汗爵之

諭旨宣示。綽坦跪聞

恩命。俯伏碰頭。聲言嗣後惟有竭盡犬馬之忱。以期仰報

高厚。懇祈弩等轉奏等語。復據綽坦台吉迪納雜爾等當堂親遞

同字各一紙。切實聲明真心內附。惟因伊犂現在卡外住牧。將來若允俄人以常住卡倫為界。伊等無處游牧。懇給地方。奴才等善言激勵。以堅其心。並告以現派委員前往南北卡內。履勘地方。以便將來安置爾等人眾。該汗等聞之。尤為感悅。奴才等派委營務處章京富勒奚音圖。委營長巴霞二員。帶同該汗台吉等分赴南北兩路周查。面屬該員等各將卡外之地詳細履勘。究係有無地方安置。據實呈報。以便酌辦。奴才等疊奉

上諭。飭令准照俄國使臣議單。迅辦分界事宜。已於十月十七日將准照該使臣議單辦法原委照錄知照。並約其明年派

員前來換約。益於十二月十八日復據伊犂將軍常清咨
鈔奏稟。內稱俄人目下堅持常住卡倫一語。與我為難。
等若堅持拘泥。扼兵相守。不但未可常恃。即令稍獲勝仗。
而兵連禍結。終無了期。若竟任其肆意侵占。得步進步。則
匪特目下不能相安。數年以後何堪設想。查伊犂地勢遼
闊。雖有地圖可循。南北袤延二千里。即本地土著之官紳
居民。亦難以頃刻定論。遂派出領隊大臣五台先後出境。
屬其各按所轄地面。詳細履勘。何處有礙。何處無礙。據實
呈報。現在尚未回城。俟查明再行覈辦。總而言之。其西南
夏季卡倫之外。由北至南。沿河順嶺。地勢畧形寬闊。目前

分局。尚可相安。至索倫營地面。該使臣單內有灣人向內
者。則相距僅二十餘里。實偪處此。何能草草允其議分。若
該使臣不聽善言。一味強橫。不但日後必受大創。即目前
難免交兵。蓋索倫之身家性命。以及牧養耕種之所需。皆
寄於土。何肯袖手讓人等因。奴才等閱該將軍此奏。雖係仰
體
朝廷不得已之苦心。意欲速籌辦結。然一味含混。仍未及早
將究應如何安置議分辦法。實切指明。俄國西悉畢爾衙
門。既疊見京城及奴才等約派使臣前來換約。計俄人急欲
得地。明年一三月間。必來換約。儻令守候。該使臣必以奴才

等不遵前
旨。有推諉延宕。勢必因此決裂而去。進兵犯卡。以為釁由我起。
著
等冒瀆陳明。儻該使臣來時。尚未奉准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示覆。及常清查覆切實情形。惟有力將烏科二城之烏
梁海蒙古。及塔爾巴哈台內服之哈薩克住牧之地。仍照
原約第一條所載。東省地界。有中國向來住牧者。准其照
舊住牧漁獵。可待此次
諭旨。准該使單子定議。仍令各夷人蒙古不致失所。至伊犂之哈
薩克布魯特首亂兩端。人所共見。常清摺內已經奏明。並
稱一面招徠撫輯。毋失其心。該將軍通權達變。加意妥辦。

自胃有成竹。其索倫等營居住卡內。游牧耕種。多在附近卡外。亦可援照東省第一條約與之講論。似尚有辭。但俄性貪詐。今已得利。恐其將來會議時。百折不回。若遵旨換約。其烏科二城及塔爾巴哈台卡內。尚可暫為安插。惟伊犂有礙之處過多。恐換約後所有四愛曼人等生計攸關。難免搆釁。若不准照議單換約。勢必立成決裂。更為不了之局。奴才等處此兩難之際。惟有請

旨可否照單換約之處。伏候

聖裁。再查伊犂將軍常清行來摺稟內稱塔城議定分界之後。明誼回任經由之路。距伊犂僅十餘站。可否請

旨飭下明諒令其會同該使臣前來伊犂商辦一切。一經議准章程。便無反側。諒俄人亦樂於有人介紹。大局可定。又稱彼時塔城已定。明緒亦必即復伊犂新任。幸得此裏助。實與公事有裨等語。查前經奉

旨伊犂分界事宜。著該將軍知會明誼等由塔爾巴哈台議定。以歸畫一等因欽此。若已與換約。自係已經公同議定之後。該使豈肯復往伊犂商議。此案無論如何完結。總不可稍有反覆。常清奏請往伊犂會商。定立章程之處。似與此事無濟。明年如已換約。所有四城。均有招徠撫輯安置一切要事。不獨明誼亟須同任。會同烏科參贊大臣妥為籌辦。即明

御批○總理○

告○奴才等謹

由 面 甘 地 祖 旭

忽有北路哈薩克一千餘人入境住牧。當經派員往查詢據哈薩克頭目哈孜擺等僉稱。我們哈薩克共有十二蘇穆。向在塔爾巴哈台西山住牧。近因俄人滋擾。除已投順俄國之哈薩克八蘇穆外。下剩我們四蘇穆人。不願投順。俄人不容存身。情出無奈。逃出山外。投奔此處。暫時游牧。懇祈轉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指給安身之地。我們情願蓄髮當差。萬不敢另有異心等語。據此咨覆酌辦前來。奴才明緒等查現在內服之哈薩克等。均在卡外附近地方住牧。並無據報有俄人前來滋擾情事。且汗爵綽坦等來城。亦未回有此等情形。此項越境之哈薩克等。恐係從前

已投俄國之人。因躲避差徭。逃往彼處。或係俄人驅使該
哈薩克四出窺伺。均難豫料。除飛咨庫爾喀爾喀拉烏蘇
領隊大臣。委派妥員前往稽查防範。以杜覬覦。一面劄飭
履勘地界之章京富勒斐音圖。順路先赴該處會同庫爾
喀拉烏蘇委員確查詳詢。究係何處所屬之哈薩克。及有
無窺伺情形。據實呈報。聽候酌辦。

御批。覽。

庚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二月初五日。
軍機處鈔出明誼等奏遵飭迅辦分界事宜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片併發欽此。查臣等於上年十二月

二十日。曾經據奏西界之事。雖前已奏明允准照俄國議
單勘分。惟給該國住京公使照會內。仍有妥商照辦之語。
明誼等於會議時。應妥為商辦。復於本年正月二十五日。
議覆麟興等奏查勘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地面摺內聲
明請
旨飭下明誼等於俄國分界使臣會議時。如能欽遵寄
諭。將烏梁海等處令俄國一律讓出數百里。以便安置該蒙古等
或仍照東界成案。將該處作為中國人照舊游牧處所等
因各在案。茲查明誼等原奏。內稱儻該使明春來時。努等
尚未接准常清查覆切實情形。惟有力將烏科二城之烏

梁海蒙古及塔爾巴哈台內服之哈薩克住牧之地仍照
原約第一條所載東省地界有中國向來住牧准其照舊
游牧等語與臣等前奏大畧相同如果該使堅不從讓地
之議自應如該將軍所擬辦理但此究係第二層辦法總
以設法令其讓出一帶為妥該將軍等不得因有此一說
遂存畏難之見不與該使力行辯駁所稱常清奏稟內稱
伊犂之索倫等營居住卡內而游牧耕種多在附近卡外
若援照東省第一條與之講論似尚有辭但俄性貪詐今
已得利恐將來會議時百折不回若遵
旨換約其烏科二城及塔爾巴哈台卡內尚可暫為安插惟伊犂

有礙之處過多。恐換約後所有四愛曼人等生計攸關。難免搆釁。若不准照議單換約。勢必立成決裂。更為不了之局。處此兩難之際。惟有請

旨可否照單換約等語。臣等查伊犂之索倫等營。其耕種游牧既在附近卡外。自未便任俄人全行侵占。致該兵丁等生計日蹙。該將軍等當欽遵去歲十二月二十八日寄

諭。令俄國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儻勢必不能。抑或援照東界辦法。與之反覆詰辯。俾立字據。以免日後無數波折。儻該使仍復恃強一味狡執。或藉口中國已與該住京公使言定。准照議單分界。不能稍有所讓。該將軍等即須折以

臣衙門前給該住京公使照會內。明明有妥商字樣。所謂妥商者。原指議單有不妥之處。應再商酌。況從前該國分界使臣博補考。亦有不必盡照議單之語。是以總理衙門與住京公使照會內。始有妥為商辦之議。如此多方與之辯論。庶於讓地安插及照舊游牧。二者或居其一。惟此次明誼等摺內所敘常清咨送奏稟內稱各節。查臣衙門並未據常清咨送此稟。是伊犂切實情形。臣等及明誼等既未能盡悉。而臨時機宜。臣等又不能懸揣。且該住京公使又復疊稱該國派有分界大臣。此事盡由該分界大臣主持。經臣等先後據實陳明。恭讀上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諭飭令明誼等相度時勢。速行辦詰。一切操縱機宜。
朝廷不為遥制。是事處兩難。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然無論如何辦理。均應豫為圖謀。以為臨時依據。
相應請
旨飭下常清迅速將伊犂所屬地方究應如何安置議分。切實咨
覆明誼等查照辦理。並請
飭下明誼等。如該使前來時。已接伊犂覆文。議分地面若與索倫
等愛曼生計無大妨礙。或別有安插處所。即可相機辦理。
速為了結。儻萬難任其占踞。或與該使商議。先行勘分烏
科二城。及塔爾巴哈台所屬邊界。其伊犂境內暫從緩辦。

抑或查照臣等以上所言虛與委蛇。以期徐圖補救。總宜妥為籌度。固不可於原約之外聽其稍有侵占。亦不可使其稍有藉口。藉端決裂。是為至要。至該將軍等片奏內稱庫爾喀拉烏蘇所屬古爾圖迤北沙山子地方。有北路哈薩克千餘人入境等因。其有無窺伺情形。及將來或撫或逐。自應由該將軍等酌量妥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明誼等奏遵籌迅辦分界事宜。當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本日據該衙門覆奏請飭明誼等妥為籌度一摺。前據麟興等奏科布多等城分界事宜。所有烏梁海等處地方。業經諭令明誼等於會勘分界時。務令俄人讓出

數百里。以為該蒙古等游牧之地。為第一要義。勢必不能。再思其餘辦法。此次據該將軍奏籌辦分界事宜。所擬烏科二城辦法。與前日寄諭大致相合。惟伊犂一城較難辦理。且未接准常清查覆情形。請旨遵辦各等語。烏科二城辦法。前已諭令該將軍等務與該使力行辯駁。令其讓出一帶。不可稍存畏難之見。必不得已再思其次。至伊犂之索倫等營。其耕種游牧。既稱均在附近卡外。儻令俄人侵占。該四愛曼人等生計攸關。難免構釁。即著常清迅將伊犂所屬地方。究應如何安置議分。切實咨覆明誼等查照辦理。如議分地面。與索倫等愛曼生計無礙。即著明誼等於該使臣前來時相機辦理。速為了結。儻萬難令其

占踏。該將軍等仍當遵照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寄諭。令俄國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抑或據照東界辦法。仍准此項人眾照常游牧。與之反覆辯詰。俾立字據以免日後波折。如該夷藉口中國已與該住京公使議定。不能稍有所讓。明誼等即告以總理衙門前給該住京公使照會內。原有妥商照辦之語。自因議單原有不妥之處。尚應會同商酌。且從前該國分界使臣博補考亦有不必盡照議單之說。伊犂等處所分地界。既於索倫愛曼等生計有礙。則兩國自應按照照會內妥商。以期彼此均有裨益。夷情雖屬狡詐。該將軍等惟當查照總理衙門摺內辯駁各情。與之反覆辯論。庶於讓地安插及照舊游牧二者或

居其一。儻該處於此二者均堅執不允。或即將烏科等城邊界先行劃分。其伊犂境內暫從緩辦。以期徐圖補救。總之分界事宜。固不可於原約之外聽其稍有侵占。亦不可使其稍有藉口。藉端決裂。明誼等摺內所敘常清咨送奏稟各節。至今尚未見常清奏到。此摺係何時拜發。沿途有無遲誤。均著常清明誼等查明具奏。明誼等所稱不能照常清所擬會同該公使前赴伊犂等節。自係實情。即由明誼等斟酌妥辦可也。總理衙門摺著

鈔給閱看。

癸未。湖南巡撫惲世臨奏。據鎮筸鎮道稟稱。自前楚省厚晃各邊十分喫重。查有前貴州提督田興恕由四川赴黔。

行抵楚境。其所部尚有勁勇二百餘人。部將田連考。亦尚有三百餘人。若令招募數營。駐防黔楚交界之處。當可得力等語。臣維黔省下游郡縣。大半淪為賊窟。湖南西路沿邊數百里。與黔疆犬牙交錯。到處宜防。田興恕在黔數年。下游羣賊尚多畏其聲威。其驍勇善戰。原係將才。祇因左右近習之人交為阿諛。無所嚴憚。以致漸形驕傲。獲咎後聞已自悔前非。日思立功自贖。該員於黔省地形賊勢皆所周知。果能改過自新。猶可以策馳驅之效。臣已令其募勇千人。並令其將從前隨營不能得力之員弁。悉數裁汰。嚴整營規。分駐鳳晃各邊。辦理防務。仍探明黔省情形。相

機援勦。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黔楚邊界軍務緊要。准將田興恕留楚帶勇。以觀後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悍世臨奏。請留田興恕辦理厲晃防務一
摺。覽奏不勝詫異。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法國使臣哥士耆。及
柏爾德密。從前均主抵償之說。詞意甚屬決絕。迨經總理衙門
援引中國逢恩減等之例。與之極力剖辯。柏爾德密意漸活動。
惟稱拏問之人並未監禁。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
會。方可辦結等語。此事已有轉機。仍須慎密。未便令各教士等
知其底蘊。致有阻撓。是以疊經密諭崇實。駱秉章。將田興恕查
提到川羈禁。以為拏問確據。並令勞崇光。張亮基。迅速查辦奏

結。田興恕在黔數年。未嘗不著有戰績。惟其驕侈荒淫。貽誤軍務。屢被彈劾。若律以軍法。原應從重治罪。第既有牽涉外國之案。則又不得不曲予矜全。以維中國體制。田興恕既知自悔前非。自應聞命即行。赴川聽候查辦。豈可逗遛事外。疑畏不前。致令可以通融了結之案。枝節復生。又成固結不解之禍。惲世臨在楚有年。豈不稔聞田興恕此案原委。乃必欲為田興恕飾詞瀆奏。意圖見好。顧僚友之私情。忘國家之大計。為封疆大臣者。豈可如此耶。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惲世臨派員將田興恕押解入川。聽候崇實駱秉章查辦。或選其平日相信之人。密告以朝廷曲全之意。使之知感知懼。怗然就道。儻該撫不能督令田

興恕赴川。仍任其違旨逗遛。必惟惲世臨是問。至鳳晃邊界緊要。湖南武弁中豈無一人可派。必欲用一斷不可再往之田興恕辦防。不知惲世臨是何居心。著該撫另選妥員。酌撥勁旅。前赴該處扼要堵截。其田興恕所帶之勇。及該撫令其新募之勇。並著留於湖南以厚兵力。毋令田興恕攜帶入川。致外國人有所藉口。另生枝節。惲世臨接奉此旨。只許親自折閱。詳慎妥辦。不准幕友及湖南紳士得以與聞。即該撫選派田興恕相信之人。亦應擇其慎密可靠者前往。儻機事不密。致令稍有傳播。必將惲世臨治罪。決不寬貸。

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派郭松林等營會同戈登李恒嵩

之常勝軍進勦宜興。李鶴章又派總兵楊鼎勳合擊。正月十九日戈登會合各軍。至宜興城下接仗。斃賊無數。二十二日戈登李恒嵩郭松林等分攻各門。二十三日攻破東門外賊營。是夜賊開西門而逃。戈登飛騎與郭松林等併力合擊。於正月二十四日卯刻。克復宜興荆溪縣城。戈登欲圖自效。奮勇神速。所向克捷。俟常郡克復。再行彙案請旨優獎。

諭內閣。李鴻章奏官軍攻克宜興荆溪縣城一摺。逆匪分股占踞江蘇宜興荆溪縣城。經李鴻章派令郭松林等各營。會同戈登李恒嵩進勦。李鶴章又令楊鼎勳率隊合擊。正月二十四日。將

宜興荆溪縣城克復。戈登奮勇神速。所向克捷。著俟常郡克復。
與楊鼎勳等一併案案請獎。
乙酉。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田興恕殺害教民。可以將就辦結。惟
必須將其先行監禁。疊經諭令崇實。駱秉章將田興恕查提到
川羈禁。以為拏問確據。並令勞崇光。張亮基。迅速查辦奏結矣。
昨據惲世臨奏。黔省髮逆及苗教各匪猖獗。田興恕由四川赴
黔行抵楚境。懇請留楚帶勇。辦理鳳晃防務。已令其募勇千人
一指。所奏殊堪詫異。已寄諭該撫嚴行申飭。並責令該撫派員
押解入川。聽候崇實。駱秉章辦理。田興恕之案。若再耽延不結。

非惟錯失機會。且恐大起波瀾。覽惲世臨所奏。是田興恕現尚徘徊於黔楚之間。且仍令帶勇。尚復成何事體。惲世臨接奉昨日寄諭。諒不敢不欽遵辦理。著崇實。駱秉章。迅飭前次所派查提田興恕妥實可靠之員。會同惲世臨所派之員。馳赴該處。設法仍將田興恕押解入川。即行監禁。迅速奏聞。慎毋令其逃回黔境。致令又生枝節。其如何設法。選派田興恕平日相信之人。先行告知底裏。俾免驚疑之處。著該將軍等會商惲世臨妥辦。一切機宜。悉遵上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年正月初三日兩次寄諭辦理。毋稍遲緩。昨寄惲世臨密諭一道。著鈔給公同閱看。

辛卯。兩廣總督毛鴻賓奏。且等於本年正月十四日。承准

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羅惇衍奏劣紳勾通外國。勒還鉅款。請收回印票。以杜後患

一摺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於思患豫防之中。寓寬大不苛之意。準情察事。仁至義盡。臣

等遵查故紳伍崇曜號稱巨富。咸豐八年前督臣黃宗漢

勸派捐輸。託稱籌借銀三十二萬兩。約明六釐行息。半年

為期。指在海關稅項下撥給抵還。給與海關印票。分交各

借戶收執。其時並未有借自美國之說。迨同治元年十一

月。始據美國領事祥瑞以該國旗昌行出名申陳追討。經

前署督臣晏端書奏明。自同治二年八月起。按月由海關

扣還。以未奉准部文。尚未起扣。臣等莅任之初。體察情形。知為該紳託辭。即經據事指斥。以中國借貸洋商銀兩。約期歸還。不能稍逾時刻。豈有約期半歲。而遲至六年。尚能支展之理。且黃宗漢借之伍氏。祇知其為伍氏貲財。伍崇曜轉借之洋商。並未據將洋商聲說。是洋商僅能索之於伍氏。伍氏始可索之於官。此項即果出自美國。亦斷無不由中人徑向官索討之理。所以自同治元年申陳一次以後。至今並未續催。其從前之為伍氏指使者已無疑義。至當時伍崇曜託為借貸。不過藉以求償。黃宗漢意在勒捐。原不更思歸款。黃宗漢自收貸捐之利。伍崇曜自避報捐

之名。各有隱情。不肯明說。即使黃宗漢尚在廣東。亦必不能籌款歸還。何況事隔數任。時逾數稔。又當艱難竭蹶之時。伍氏家貲雖不及從前。較之官庫猶為充裕。自應仍由該紳設法清理。適該紳病故。伍氏子弟無曉事者。以致延閣。嗣奉准戶部議駁。即飭廣州府李福泰諭知伍氏。令以伍崇曜遺言報捐。上紓

朝廷之隱慮。下順本省之人情。必當為之奏懇

恩施。從優獎敘。一時亦尚未能定議。茲敬繹

諭旨。有礙難宣示者數端。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伍崇曜託名美商。僅據該領事申陳。既經奏請按限扣

還。因部文駁斥。亦並未索追。臣等所據為辭者。印票交伍氏收存。伍氏應別有借據交之美商。若假外人挾制。應即奏參。儻明示以一落外人之手。諸費脣舌。是既寬伍氏挾制之罪。又資外國以口實。使有所據以行其恫喝。印票在伍氏。不能處理清晰。必不肯退出印票。若在洋商。不能全數歸還。豈肯先行呈繳。與其轇轕而設法收回。不如直截而正詞拒絕。且與外夷交接。惟當據理以示之限制。不當過慮以啟其猜嫌。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一也。廣東艱窘情形。官紳同關休戚。臣等每告諭伍氏。直謂已出之財。萬無索還之理。一家收其利。而使一省承其累。伍氏尚為巨

富。亦何忍獨享。無論庫款豐勸。概不能籌還。乃欽奉寄
諭無論借自何人。總以速行歸款為要。伍氏若據
詔旨各言。臣等亦無從置辯。是前之索還尚出於情求。今之索還
且將以勢壓。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二也。此項銀兩。經戶
部議飭捐輸歸款。羅悖衍原奏亦稱向粵東捐助歸款。將
由官為勸捐。既難以措詞。將由伍氏私行勸捐。更無此辦
法。廣東歷年辦理捐輸。民力彫耗。各州縣藉捐款為辭。正
項錢糧報解益形短絀。臣等以軍餉緊急。前督撫臣定有
派捐章程。恐其苛擾平民。改為按照富戶酌量勸捐。平民
之氣為之稍紓。而在事謠謗之言。反為之加甚。為地方籌

辦軍餉。已多行其阻難。為伍氏籌還借款。必更滋其抗拒。既曉以勸捐歸補之說。必且多方要求。期遂所欲。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三也。再四思維。方擬由臣等敬謹節錄

上諭宣示責成。乃於正月二十二日接准戶部行知。既經鈔發。則中外宣播。必不能掩人耳目。若據臣等節錄之

上諭。與鈔發之文比較。必更有所藉口。當即商之海關監督臣毓清暫將部文收藏內署。先據羅悖衍原奏。飭知伍氏令其趕速清理。如果實屬借之美商。伍崇曜家屬力難全償。亦必俟至情勢兩窮之日。再行展限。由官幫同料理。斷不可先事惶惑。使伍氏反得置身事外。應懲

皇上天恩俯准依照臣等此奏另頒
諭旨責成伍氏自為清理期使洋人不得生其猜疑伍氏不得行
其挾制而臣等亦有餘地以與之辯論開導謹會同署廣
東巡撫臣郭嵩燾粵海關監督臣毓清合詞恭摺密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羅惇衍奏已故布政使銜候選道伍
崇曜捐輸銀三十二萬兩諉與美國要在粵海關索本息銀四
十七萬餘兩今該紳已於十月二十四日病歿恐海關印票一
落外國之手則持券來索又費脣舌請令兩廣總督察看妥辦
等語廣東紳士伍崇曜前代籌銀三十二萬兩當時給與海關
印票收執初無借自美國之說近來廣東情形公私交困海關

所入稅項。不敷撥解。豈能有此鉅款撥還陳欠。伍崇曜身列衣冠。崇明大義。豈能豫存挾制之心。致為鄉里所不齒。今該紳雖已病歿。而其家尚稱殷實。自當力圖報效。趕緊清理。以成該故員未竟之義舉。著毛鴻賓即行諭令該故員家屬。將此項銀兩妥為籌措。自行經理。其海關印票一律收回。儻伍氏子弟明白曉事。剋日清還。是其好義急公。與捐輸軍餉無異。該督仍當據實奏聞。請旨給予優獎。以示鼓勵。

閩浙總督左宗棠奏。上年克復甯波慈谿餘姚各城。英國領事夏福禮等九員。隨同助勦出力。經臣奏明可否請旨獎。並由臣傳

旨賞給物件。於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奉寄
諭左宗棠所請傳旨賞給該員等物件。是否已有成說。惟未明言
何項賞件。礙難懸擬。著將各該員等勞績細加察覈。應如何賞
賚銀兩物件功牌之處等因欽此。臣當即恭錄行知甯紹台道
史致諤飭將各該員勞績等次覈明。以便分別給獎。茲據
史致諤開列清摺。並聲稱上年助勦除夏福禮等九員外。
尚有英國參將銜兵頭菖格。兵頭芬治。法國兵頭法蘭克
等三名。均屬出力。開保時遺漏。應請一併補獎等情前來。
臣維功牌與寶星雖同為外國人所重。然寶星一項。事費
工鉅。必須外洋匠人製造。方能合式。不如功牌本為中國

名器。

頒賞遠人。尤為羣情所欣羨。臣已另行刊刻。擬請

賞給英國總兵哈樂德克頒功牌一張。盤龍功賞頭等金牌一面。

閃緞衣料四件。湖縐四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法國

參將權授中國兵官德克碑頭等功牌一張。盤龍功賞頭

等金牌一面。閃緞衣料二件。湖縐二匹。大荷包一對。小荷

包一對。英國領事夏福禮閃緞衣料四件。湖縐四匹。大荷

包一對。小荷包一對。法國稅務司日意格法國兵頭法蘭

克法國參將銜兵頭葛格英國水師都司費達士英國兵

頭芬治二等功牌各一張。盤龍功賞二等金牌各一面。閃

緞衣料各二件。湖縐各二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一對。法國教主田雷恩。英國繙譯官有雅芝。三等功賞金牌銀牌各一面。閃緞衣料各二件。湖縐各二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一對。英國都司波格樂。英國兵船參將衛醫官伊爾賽。三等功牌各一張。功賞銀牌各一面。閃緞衣料各二件。湖縐各二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一對。遵旨填註旨內。飭交甯紹台道轉給各該員祗領。以上各件。均經吏致詩再四稟商。探知各洋將之情。得此已為榮幸之至。

御批。知道了。

三月。丁未。湖南巡撫惲世臨奏。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

字寄。二月十二日。奉

密諭一道等因欽此。跪聆之下。惶悚莫名。竊田興恕與臣素未謀面。前據鎮筸鎮道以黔省軍務。萬分吃緊。楚邊處處戒嚴。兵力不敷分布。田興恕現由四川取道黔疆回籍。稟請留辦防務前來。臣未加細察。遽行據稟奏留。實屬冒昧。嗣聞田興恕奉四川督臣駱秉章劄調入川。當即另派副將田連考等接辦募勇防邊事宜。昨復據辰沅道胡鑣稟稱。四川督臣委涪州知州姚實銘赴鎮筸守催田興恕入川。擬於二月十六日起程等情。伏思駱秉章向為田興恕所感服。此次委員提解。必能傳諭以安其心。不令有所疑畏。臣

一面劄飭展沅道查明田興恕如過期未行。即委員隨同
姚賈銘催解前進。仍飭將起程日期申報。斷不任其逗遛。
至湖南在省官紳。現查無與田興恕親信之人。臣即毋庸
再行添派。以期慎密。
己酉。伊犂將軍常清奏。前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圖庫爾
等在西北紮營分堵。前任領隊大臣巴哈善在西南督兵
設防。均時有呈報前來。茲據巴哈善報稱。八月十二日。拴
得從逆之哈薩克二名解城。又於十四日探有俄人三十
餘人。馱運物件。距營五十餘里行走。當飭總管帶兵前往
查探相遇。因俄人詭計。口稱前來說和。且勿動手。正在疑

信未定之際。俄人倏施火槍。兵丁受傷五人。我兵用槍礮轟斃俄匪七人。原不難盡數殲滅。誠恐兵勇利彼馱件。肆行誅戮。日後必誣我為刦奪。有所藉口。故驅逐出卡。并未窮追。俄人向西退去等語。又據圖庫爾等報稱。探得哈薩克云。俄人有與法瑯阿哈勒沁怕里雅克安集延等處打仗情事。并廣招哈薩克布魯特。於十月間議事。眾哈薩克被俄人折磨。均皆報怨。又聞得鐵色克頗知悔罪。自稱所行罪惡過重。不知能寬恕否。欲來認罪。實深恐懼。鐵色克現在患病云云。刻下俄人均已退至阿里木圖喀。怕勒等處地方過冬。科斯莫變並未存留之人等語。查科斯莫變

地處卡外。而實在開齊之內。距惠遠城四百一十里。阿里木圖及客怕勒兩處。距惠遠城七八百里。無論路途之遠近。以及所探喀薩克暨鐵色克之所言是否確實。均不足深信。惟俄人既已全數遠颺。則官弁兵勇俱應撤回。以紓眉力而節糜費。茅現將兩路官弁兵勇陸續內撤。又恐俄人乘我不備。銜枚暗襲。未敢大意。而西北之冬季博羅胡吉爾卡倫。廟宇房屋。被賊折壞。不能棲止。兼與西南之鄂勒果珠爾地方。均因雪大草枯。難以安營。遂將守卡官兵。移於奎屯卡倫暫駐。并派官三員。兵二百名。在西北吐爾根地方防堵。又官兵二員。兵一百名。在西南春吉地方防

堵均作為換防之兵。每月更換一次。以均勞逸。俄人知我有備。且值大雪迷途。自不能冒險內犯。故目前暫可休養兵力。而來歲春融。難保不再來侵犯。況俄人詭計百出。既以兇橫示強。復以趦趄示弱。忽恭忽倨。乍偽乍真。亟應防範。其所施炸礮火箭礮子等件。茅均已存庫。恐其異日拔賴。持以為證。所幸俄人礮力雖猛。而不善使用。每遇交鋒之際。礮子皆從高而過。我兵於二十六二十七日五月十五十九等日。四次接仗。索倫總管富珠爾泰。被哈薩克用棒打傷脊背。兵丁受傷者三十三名。陣亡者十名。統計南北兩營先後接仗十餘次。受傷陣亡兵勇回子民夫。不過

九十餘名。容俟詳細查明造冊報部。俄人受傷及轟斃者亦不甚多。每次收隊。俄人擄屍而去。故不能得其實數。惟哈薩克布魯特種類眾多。從逆受創者則不計其數。叛亡自取。無足深惜。至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謹遵

諭旨。善為撫綏。加意激勸。俾為我用。不致絕其向善之念。務隨時獎賞鼓勵。以堅其心。使其餘部落聞而向化。其首鼠兩端之處。亦當加意嚴防。並遵

旨一體知照各城。於俄人之舉動。諸凡嚴密豫備。萬勿為其所乘。

喀什噶爾尤宜慎重。以仰副

聖主綏靖邊疆之至意。此次派兵丁進勇分路防守。時當夏令。該

兵勇等奮不顧身。同仇敵愾。迨至節前交秋。山坳異常凜
冽。雪深數尺。拏委員勸捐皮衣。運送大營。實與遣勇衣少
人多。實不敷用。既已無貲購買。且又趕辦不及。僵凍情形。
直令人不忍坐視。而且偪近俄營。輜重堆積。尤生豔羨。竟
能恪遵
功令。忍凍堅持。不敢越營肆掠。然每值俄人犯卡。一經出隊。
必挫兇鋒。似此深知法紀。若不據實陳明。籲求鼓勵。何以
示勸勉而詔將來。刻下已分別飭查兵丁及遣勇等姓名。
容俟造册齊備。再當拜出力官弁。另摺籲請
恩施。惟冀普惠

皇仁。以作三軍之氣。

常清人奏。芬前奉寄信

諭旨。飭令按照俄國使臣單開。迅速妥議分界。並令明誼明緒。於

該使臣到塔爾巴哈台時。妥議章程等因。又據明誼等咨詢伊

犂各愛曼地界。並如何安置哈薩克布魯特等情。芬以事

關兩國分界。必須日久相安。方臻妥善。當即派委各領隊

大臣。分赴所轄地面。細勘有無妨礙。曾經奏明在案。茲據

各領隊大臣先後回城。芬詳加詢問。深悉梗概。爰就山川

形勢。道里遠近。繪圖貼說。寫明界址里數。瞭如指掌。其偏

內地太近之區。實有妨礙。將來議分之時。必須與俄使婉

商。仿照塔爾巴哈台辦法。讓出三百里。庶覺兩國相安。所有地圖。著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分。並咨送塔爾巴哈台明誼明緒各一分。以憑覈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俄人逕進。凱撤兵勇。並辦理善後。請飭明誼會俄使赴伊犂商辦讓地。派員勘界。繪圖貼說各摺片。覽奏均悉。俄人現均退至阿里木圖喀伯勒等處地方過冬。伊犂防邊官兵自可內撤。常清現將守卡官兵移於奎屯等各卡倫暫駐。每月更換一次。防範尚屬周密。惟此時業已春融雪化。難保該夷不再來侵犯。著常清隨時加意嚴防。毋稍疏忽。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仍著隨時獎勵以堅其心。其餘部落有

首鼠兩端者。亦當加意嚴防。鐵色克如知悔懼。即當設法確探。招令內附。以散俄人黨與。巴哈善將偽稱說和。猝傷我兵之夷人。彝斃七人。旋將該夷餘眾驅逐出卡。並未盡數殲滅。以防俄人誣我刦奪。用意亦頗周密。在防兵丁確守紀律。並不越營往掠該夷輜重。而出隊輒挂免鋒。自應加以鼓勵。至俄人於分界一事。蓄意侵占。所議單內。於索倫營地面相距僅二十餘里。勢難相安。前已諭令常清明緒明誼與該夷商酌讓出數百里。並將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招徠撫輯。著仍遵前旨辦理。伊犂自用兵以來。該夷頗有忌心。將來俄使前來分界時。難免不種種逞刁。明誼等自當剛柔互用。相機妥辦。毋令決裂。常清仍當督

飭防邊將士嚴密備禦。毋為所乘。常清擬令明誼會同該使臣前赴伊犂商辦一切。恐該使臣未肯前往。該將軍現就山川形勢。道里遠近。繪圖貼說。寫明界址里數。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明緒明誼等。本日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辦矣。並著明誼明緒。俟俄使到塔時。即按照送到地圖。詳晰定議。速行辦結。

甲寅。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臣等前奉

諭旨。將田興恕提解來川羈禁。當將派員前往黔楚邊境查提。先行具摺覆陳在案。即於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密劄涪州知州姚賓銘前往辦理。同治三年二月初三日。復奉正

月初三日

密諭。臣等加劄嚴催委員姚寶銘迅速查提。俟入川境先行奏報。

本日據該員稟稱。接奉前劄當即起程。沿途探訪。知田興

恕已回鎮筸。當即趲程於正月十四日徑至鎮筸。將劄交

田興恕閱看。並面述一切。田興恕感激涕零。毫無異議。當

即料理行裝。擬於正月二十五日起程來川。聽候羈禁。忽

於二十三日。接到湖南撫臣惲世臨咨留在鎮招勇解防。

並函稱附片奏明。田興恕既得此信。來川之議因而中止。

現復整頓軍裝。料理營務。欲俟湖南巡撫回摺到日。再行

進辦。該員往返奔馳三千餘里。竭盡心力。已將奉委之件

辦理穩妥。乃忽有意外之變。實難逆料。據實馳稟。並將湖南撫臣咨函照鈔齎呈等情。臣等接閱之下。不勝駭異。伏查田興恕本欲遵

旨來川。乃忽因湖南撫臣惲世臨咨留在鎮募勇辦防。並許以附片代奏。田興恕武人無知。藉此不無希冀。川中委員持劄前往。既難以理喻。且現復招募勇丁。若委員强行提解。勢必不行。臣等不勝焦灼之至。如再派員前往。不惟往返有需時日。且田興恕希圖湖南撫臣惲世臨代奏。仍必推諉不肯來川。耽延日久。案情不免反覆。若徑行拏解。不但田興恕愈懷疑畏。並慮其所募勇丁稍形抗阻。勢將另生波

折。重煩

朝廷之慮。臣等再四籌商。惟有請

旨飭下湖南撫臣惲世臨。迅速委員先將所募勇丁遣散。就近提

解田興恕。前赴湖南省城收禁候

旨。一面飛咨雲貴督臣勞崇光。迅速結案。況田興恕已回原籍。即

在原籍羈禁。既不虞其懼罪遠颺。羈禁本省。聽候結案。亦

屬正辦。彼教中亦不至饒舌。如此辦理。庶免再生枝節。徒

耽時日。以致案懸不結。更費周章。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實駱秉章奏。四川委員姚寶銘前赴湖

南迎提田興恕。本擬正月二十三日起程來川。因惲世臨奏懇

將田興恕留楚辦防。事遂中止。耽延日久。案情恐有反覆。請飭惲世臨就近提解田興恕至省收禁。候旨結案等語。田興恕之案。可以將就了結。實萬不可失之機會。前因惲世臨請留田興恕募勇辦防。所陳實屬冒昧。當經降旨切責。並諭令該撫將田興恕迅速解川。復恐此事久稽。另生枝節。又諭令崇實駱秉章嚴飭派出之員。會同楚省官員。解押田興恕入川。即行監禁。想該將軍督撫等必能欽遵辦理。至田興恕籍隸湖南。若即在本省羈禁。殊不足以昭慎重。崇實駱秉章所請留楚監禁之處。著毋庸議。惲世臨日前覆奏。據稱已派副將田連考接帶新募之勇。一面查明田興恕如過期未行。即委員會同姚實銘催解赴

川等語。著惲世臨嚴飭派出委員。會同姚寶鋤。迅速將田興恕押解入川。儻任令借端延諉。託故不前。是此事皆為惲世臨所誤。必惟該撫是問。崇實駱秉章。仍恪遵歷次諭旨。趕緊迎提監禁。一面具奏。一面飛咨勞崇光張亮基。以便迅速定擬具奏。教民一案。疊經派令崇實駱秉章在川妥籌辦理。現在事體已有端倪。自應乘機速了。免其抵償。以存體制。勞崇光張亮基務遵歷次密諭。一俟田興恕到川收禁後。即迅速定擬具奏。

庚申。閩浙總督左宗棠奏。權授中國總兵法國參將德克碑自議立條約以來。最為馴謹。閩有性急多疑之處。一經坦懷指示。並不爭執。此次助攻杭城。與記名提督高連陞

同事見商。連陞樸勇謹厚。尤為推重。每次攻勦極肯出力。
杭城克復。實著勞績。擬由臣等給紋銀二萬兩。分賞所部
常捷軍出力弁兵。可否
賞加德克碑提督銜並
賞給大小荷包衣料。以示優獎之處。出自
天恩。
諭內閣。左宗棠奏。攻克杭州一摺。權授浙江省總兵德克碑帶兵
助勦。尤為出力。著賞給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嘉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請將德克碑賞加升銜物件。上
年十一月間。英國總兵戈登隨同官軍攻克蘇州。曾經明降諭

旨。賞給該洋將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復以外國本有實星名目。諭令李鴻章將賞給戈登頭等功牌。仿照製造。變通辦理。嗣據李鴻章奏稱。於賞銀一萬兩外。先已允給常勝軍犒賞洋銀七萬元。均經如數籌給等語。英法兩國。向來互相爭勝。中國駕馭之法。惟在一例相待。不可歧異。致令有所藉口。左宗棠請賞加德克碑提督銜。並賞給大小荷包衣料之處。與前次獎敘戈登諭旨不符。未便互有參差。本日已於明降諭旨內。將德克碑一例賞給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嘉獎矣。所有頭等功牌式樣。亦應與前賞戈登式樣一律。即著左宗棠向李鴻章咨取前式仿照製造。並著左宗棠無論何款。動用銀一萬兩。一

併賞給。所稱由該督籌給德克碑銀二萬兩。分賞所部常捷軍出力弁兵之處。與李鴻章前次另籌銀七萬元。給與戈登犒軍辦法相符。即著照所議辦理。至德克碑雖權授中國總兵。尚歸甯紹台道節制。故能聽浙省統帥指揮。若徑加以提督銜。則該洋將官職較崇。難保不漸生驕縱。恐以後難於駕馭。是以未經照准。如該洋將以得受賞物為榮。即著左宗棠備辦衣料等物。傳旨賞給。以示鼓勵。此中操縱之法。全在體察洋人性情。相機辦理。將來浙省軍務肅清後。亦須將該洋將撤回本國。庶免日久另生枝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四

同治三年甲子三月戊辰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承

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俄國分界事宜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定議准照該國使

臣所開議單辦理原以常清曾有兵單餉缺戰守兩難之奏等

因欽此奴才等遵即嚴飭塔爾巴哈台在事各員弁嚴密防

範並分咨烏科二城各飭所屬一體嚴為戒備旋准署烏

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咨稱現經派員前往唐努烏梁海

速將該五旗地方游牧長短寬狹住牧人丁多寡詳細查

詢俟查明繪圖呈遞酌量妥協咨請覆辦又准科布多參

贊大臣廣鳳等咨稱現查卡倫之內。係杜爾伯特等旗蒙古游牧。若將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安置卡內。誠恐難以久遠相安。又准伊犂將軍常清咨稱。據前派各五營領隊大臣等查明邊卡均在各營游牧就近。相距竟有二十餘里者。若以常住卡倫為界。不但內附夷人無處安置。於各營游牧生計大有關礙。況俄人自通商以來。種種強橫。以致軍民憤恨。各愛旻官兵。與俄人積怨尤深。若竟按常住卡倫定議。有礙各營生計。必致釀成巨釁。儻能於各卡倫之外。展至一二百里之地。不但各營目下可以相安。而內附之夷人庶各有所安置。並將各領隊等所呈圖說。咨

送覈辦等因前來。至塔爾巴哈台派查地界委員。尚未旋回。適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覆文。內開貴將軍大臣。接准貴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准照我們分界大臣議單所指界址。迅速辦理行文。諮詢我們分界大臣。明年究於何月在何處。復會同速完邊界事宜。查去年我們分界大臣前往會議時。貴將軍大臣仍遵京城議定條約。爭論立界。今閱來文內。添出酌量各處地方情形。妥為商辦之語。我們分界大臣前已按照京城議定條約。指定界址。將毫無更讓之處聲明。並非一次。今若復行會議。我們全權大臣不過如去年徒勞而已。儻貴將軍大臣遵照貴國指

示。會議時並無爭論。即照我們大臣單內所指界址全行
應允。毫無更改。竟照單內指出界址。立記繪圖。互相畫押
後。建立界牌鄂博。即豫將全行允從之處。迅速照覆。即派
我們分界大臣等。於立夏時仍赴塔爾巴哈台。完結邊界
事宜等因。奴才等公閱該國來文。將奴才等承准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原奏請
旨飭下奴才等酌量各該處地方情形。會同該國分界使臣妥為商
辦之處。誣為奴才等擅自添出。其意總要堅持該使臣議單
所指地名為界一語。毫無更讓。若即備文約該使臣前來
會辦。該使臣必賴為奴才等已允其所指界址為界。如不約

其前來會議該使必以芬等不遵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伊等議單辦理有意延宕儻復逞兵犯卡更覺有詞為今之計芬等惟有與之申明該使議單所指界址實與我國四城所屬蒙古等游牧生計均有窒礙匪特目前不能相安日後必啟爭端與貴國亦無裨益殊非敦睦兩國和好之道本將軍等不得不豫為聲明仍行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令派分界大臣等即於立夏前速來按照議單妥商定議或於各邊卡外讓出開齊一二百里或照東省第一條約首載向來中國人住牧漁獵之地仍聽中國人住牧漁獵俄人均不得侵占該使如肯前來即當竭力

羈縻。按照條約與之剖晰辯論。審度時勢。力圖收束。儻該
使仍堅執前見。不肯前來。復以不照議單全行應允。即係
徒勞往返為詞。照覆前來。是其執意為難。終欲遂其貪求
之意。故為不了之局。芬等彼時再為酌量時勢。設法招來。
以完巨案而泯釁端。再芬等於上年八月九月兩次拜發
籌辦分界摺四件。附片一件。至今已逾半載。尚未奉到
批回。恭聞
上諭。內閣聞雲州一路驛站梗阻。頗有公文摺報在途遺失。芬等
照錄原摺各一分。恭呈
御覽。

御批。該衙門妥籌辦理。

明誼等又奏。岑等前准庫爾喀拉烏蘇領隊大臣咨稱。該處所屬固爾圖迤北沙山子地方。忽有塔爾巴哈台所屬哈薩克一千餘人。私在彼處住牧。岑等恐係俄人驅令該哈薩克四出窺伺。當飭派查地界之營務處章京富勒斐音圖順路前往該處確查詳詢。茲據章京富勒斐音圖稟稱。奉諭前往哈薩克台吉迪納雜爾游牧。詢係內附之哈薩克。即帶同該台吉等馳赴固爾圖地方。會同庫爾喀拉烏蘇派來委員。傳詢哈薩克頭人伊謀等。據稱我們俱係和宰鄂托克所管的人。向在塔爾巴哈台南邊卡外住牧。

嗣因卡外冬雪過大。往鄰境尋找過冬之處。過見庫爾喀拉烏蘇所屬甘家湖地方種地之民人。約我們在此處度冬。自咸豐二年起。每年即搬至此處過冬。俟春融後。仍移至塔爾巴哈台卡外住牧等語。復傳詢種地甘姓民人與該哈薩克回稱無異。詳查此項人衆。均係內附之哈薩克搬在彼處住牧過冬。該處相距庫爾喀拉烏蘇。尚有四五百里之遠。毗連塔爾巴哈台邊界。距哈薩克台吉迪納雜爾所管哈薩克游牧之地。約有七八里。原係曠野之地。實不礙於庫爾喀拉烏蘇所屬戶民。及吐爾扈特游牧之地。但恐該哈薩克在彼處住牧日久。滋生事端。面飭哈薩克

伊謙等務於雪消後仍移至塔爾巴哈台卡外住牧。聽候
酌給地方等因前來。臣等當復嚴飭內哈薩克台吉迪納
雜爾等務將此項人衆迅即收回。仍在卡附近地方住牧。
聽候將來與俄人分界後酌給地方。並咨行庫爾喀拉烏
蘇領隊大臣嚴飭委員仍在該處訪查。俟不日雪消後。即
行驅逐出境。

御批。知道了。

錄呈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原摺

臣明誼奏。臣前抵古城。於七月十三日將行至科布多與
參贊大臣廣厚面晤。詳詢俄兵滋擾情形。屬其鼓勵在事

員弁防範各緣由。奏

聞在案。起行後接准伊犂將軍常清轉到俄國西悉畢爾總督照覆弩前行令其分路前來勘議覆文。內稱會議分界一事。先以上年八月間會議時。該匡蘇勒官所說若不照依該國議分單子辦理。帶兵強占之語。不肯承認。次以弩等疑忌雜哈勞非該國全權大臣為詞。意在將不能定議之咎。推在我國。其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駁清其誤解條約及弩等詰問各層。概未置辯。至現在已有兵隊近住原設卡倫。及伊犂滋鬧各情。均未提及。是其理屈詞窮。已可概見。揣其用意。尤以肇啟兵端為諱。細思彼既有所顧忌。似

應量予包容。俾有轉身地步。惟閱此次照會內。大意竟以約其來此會議。即為允其所請。尤為狡詐。其執意要求之意。牢不可破。芬擬俟馳抵塔爾巴哈台。與明緒等會晤妥籌商辦。續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在西界各處卡倫住收搶掠。道旨籌辦一摺等因欽此。並將來往照會鈔寄前來。芬趕即西進於八月二十日馳抵塔爾巴哈台。明緒等隨將接到俄國全權大臣雜哈勞洛來照會一件。與芬拆閱與前行照會大略相同。俄人說謊性成。若仍以前次駁清之言給伊照覆。恐俄人置若罔聞。怫然竟去。屯兵不撤。芬等不能不以

兵力驅逐。兩不相下。必啟邊釁。於分界大局。更難措手。奕
與明緒再四熟商。惟有約其前來講解條約。公平定議為
主。三五日內給與照覆。俄人如肯前來。奕等再當竭力羈
縻。審度時勢。酌量棄守。一俟稍有端倪。另行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錄呈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原摺
奕明緒博勒果素奏。奕等於八月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
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在西界各處卡倫住牧搶掠。遵
旨籌辦一摺等因欽此。欽遵並將與該國大學士住京公使往

來照會。鈔寄前來。伏查俄國使臣上年來塔。與奴才等會議不下十數次。堅持條約內載有常住卡倫一語。希圖侵占。因不能遂其謀。遂負氣回國。忽於本年三月間。該國頭人帶領兵隊至各卡倫以外住紮。意在强占地方。奴才等奏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該國住京公使。轉行該西悉畢爾衙門。令其將兵隊撤回。並派使復來會議。已蒙

聖恩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商俄國住京公使。將原定條約逐層與之剖辯。逐字與之講解後。照鈔該公使及與該國大學士往來照會。行知奴才等並函示辦法。奴才等俟會議時。惟有遵照叠奉

諭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執定條約內載往西直至之語。力與剖辯。或能折中定議。即可酌度機宜。妥速蕆事。以免日久另生枝節。查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哈薩克。前雖疊據稟稱誓志不肯背順。茅等誠恐不足深恃。是以飭諭前汗爵綽坦公阿吉台吉迪納雜爾等。豫備阿勒巴圖數百人。並檄調該汗等來城。尚有面諭事件。八月初一日。公阿吉台吉迪納雜爾蘇勒坦。先後來城。據稱均願出力報效。萬不肯從逆。所有劄調之阿勒巴圖。均已備齊。何時檄調。即行來城助守等語。視其情詞尚屬可信。茅等賞給紬緞羊麵。令其旋牧。自守藩籬。至瑪呢圖千都爾罕及烏里雅蘇

圖兩處卡倫住紮之俄國兵隊。昨據該卡官呈報。均已撤去。並據巴克圖卡官呈報。復有該國馬步兵隊九十餘人。來至小水地方住紮。當派筆帖式巴彥圖前往查問。據頭人回稱。係分界大臣帶來。大臣隨後就到等語。二十一日接准俄國全權大臣雜哈勞等由卡外送來照會一件。是日明誼亦趕到城。隨將照會拆閱。內稱茲聞貴將軍等照會內開令我們迅速前來。分界之事仍在塔爾巴哈台訂期會議等語。並聞貴將軍已由本任起身前來塔爾巴哈台。實屬貴將軍顯有允准我們所指邊界之意。和好辦理。視此情形。我們不能不合貴將軍大臣等之意。在塔爾巴

哈台就近之處居住。等待貴將軍前來。約在何處何日會議等語。細閱該使捏稱明誼來塔。實屬顯有允准前開單內所指邊界之意。臣等再四熟商。惟有照覆該使約其來城講解條約。公平定議。旋於二十五日。接據巴克圖卡官呈報。羅哈勞等已到小水地方。當派巡捕舒塑福喜前赴該處迎接。送給羊麵等物。該使欣然收領。查閱伊犂將軍常清轉到俄國西悉畢爾總督照覆分路勘議地界覆文。內稱一處商議界址不能遽合。而分為兩路商議。何能易於遽合。即再派大臣百員會議邊界。該國大臣亦不敢將擬開單內所指之外。分毫更讓。相應將其原文及臣等與

該使臣往返照會。鈔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應否由
京照覆該國住京公使處。酌辦施行。
御批。該衙門知道。
錄呈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原摺
奕䜣明諳。明緒錫霖博勒果素奏。俄國前派分界使臣雜哈
勞博補考。八月二十八日到城。二十九日在公所相見。略
敘寒温而散。訂於九月初四日面議。適於是日承准議政
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常清奏。俄人闖卡模壓防堵營盤。現派領隊大臣帶兵堵禦
一摺等因。奕䜣等飭諭各卡倫官弁嚴密偵探。以備不虞。至

俄人有差派匡蘇勒官帶兵一千。來塔爾巴哈台。人伊犂塔爾奇溝之語。弩明緒前飭各卡倫偵探。委無此等舉動。初四日弩明諾明緒錫[illegible]初果素。一同前往該市圈會議。該使臣等呈出繪就應由常住卡倫議分地圖。言若不照圖定議。伊等定初十日回國。弩等當照條約內載起止次序。句句講解。字字詳論。並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到地圖。內註明地名方向。一一指明。反覆與之辯論。該使臣仍堅以條約內載常住卡倫。並上年擬開分界單內所指之處。已經該國大學士覈准。應作兩國交界等語。持為定論。牢不可破。剖辯半日之久。幾至舌敝脣焦。該使臣等總

以弩等不願照約定議為詞。窺其情形。斷不能以情理相
喻。口舌相爭。弩等即問現在兩國邊界尚未議定。你們即
令兵隊越境偪近各處卡倫住紮。又在伊犂闖卡滋事。實
屬有失兩國和好之道。該使臣等答以我們兵隊來至你
們卡外居住。並非侵占地方。原因攔阻你們官兵出卡。前
往我們所屬哈薩克地方去。若你們官兵從此不出卡外。
我們亦不派兵前來。至伊犂開仗之事。並非我們首先滋
事。你們索倫人將我們官員。請至卡倫。射死四人。是何道
理。又不保護貿易之人。以致我們管理貿易之色克德爾
官。均回本國。現在伊犂將軍若能將我們色克德爾官請

回伊犂。即可固守和好。此情已由我們西悉畢爾總督咨覆伊犂將軍矣。若責將軍等再與伊犂行文。如斯辦理。即可相安無事。否則恐於勘界之事。難於了結等語。弩等因勘界之事。立時不能定局。只得約以緩日再商。彼允諾而散。弩等察其情詞。尚知顧惜聲名。深以肇啟兵端為諱。然於會議分界一事。毫無憑公商辦之意。一味狡賴。希圖侵占。且欲將不能定議之咎。推在我國。若再約其會議。必仍堅執如前。從權商酌。擬給照會。內聲敘兩國和好二百餘年。現在勘界一事。你們若能秉公商議。我們亦可從權辦理。即按條約將應勘之界。再為折中。彼此相商。亦無不可。

所有應分之界。條約內本載自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今你們既說往西直至字樣條約。是你國譯漢誤寫。不妨少偏西南。至齋桑淖爾湖。自齋桑淖爾湖西邊。由輝邁拉胡等三處。向年夏季常住之卡倫起。往西南至雅勒裕爾地方。再由雅勒裕爾起。往西南至特穆爾圖淖爾止。其西作為俄國之處界。其東作為中國之處界。茲貴大臣等儻能照此商辦再訂期會議。如仍以常住卡倫為界。不肯再讓。必定於九月初十日回國。明年究係約在何月何日復來會議。一併咨覆前來。立待分別酌辦等因去後。旋於初十日准該使臣等照覆。稱現准

伊國住京大臣來文。內開准我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於本年七月二十七日來咨。因固兩國和好。將伊等去年單內所指擬。我國一概允許。所有分界事宜。速令兩國分界大臣會辦完結等因。並稱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已將此件文移。俱於同日由京行知矣。彼國早已接到。今已一月之久。斧等斷不至尚未接到。可見本年阻止完結疆界事宜。自係斧不遵我國劄諭。任意辦事。既係如此。又何必定於明年何月何日復來會議。已咨伊國住京大臣詢問我國王大臣。並照會內有我國廷臣可行。疆臣不可行。致令他國恥笑等語。該使臣等隨於九月十三日自塔

爾巴哈台起程回國。行至小水地方。已將住紮之兵隊全行帶回。該使臣等此次會議。屢以固守兩國和好為詞。並未口出橫逆之言。然犬羊性成。究難懸揣。惟有仍飭各卡倫官弁。嚴密防範。毋稍鬆懈。至俄國兵隊前在伊犂關卡滋事各情。現據雜哈勞聲稱。所有伊犂將軍照會該西悉畢爾衙門之文。該總督不能不令伊閱看。是該總督亦惟命是聽。若備文行知。亦必如前咨回覆。相應請

旨飭下伊犂將軍常清確查是否該國兵隊首先開仗。並有無索倫殺害該國人四命之事。及可否仍招該國管理貿易之色克德爾官回伊犂之處。應由常清酌覈辦理。再幫等奉

命辦理勘界事宜。已閱三載。未能蕆事。捫心自問。寢饋不安。若不許統以當住卡倫為界。定成兵連禍結之患。若即照伊等去年議單所指之處為界。其中多有礙於我國蒙古哈薩克布魯特索倫人等之生計。芬等公同酌覈。萬不得已。或者按照伊等議單為界。令其將臣服我國之人。讓出無礙生計。擬開起止定議。方期日久相安。是否可行。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與該公使商妥之後。備文照會該國大學士轉飭該國派勘地界大臣遵辦。俄使議單所指之處。係自沙賓達巴哈往西即向南復轉東。繞至哈克淖爾卡倫之東。由該卡按我國常住卡倫。至昌吉

斯台卡倫。即向西南至齋桑淖爾湖。此一段內。即將烏里雅蘇台所屬之唐努烏梁海蒙古游牧包去一半。將科布多所屬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游牧。全行包去。查此項蒙古。非哈薩克布魯特可比。恭順有年。且受爵食俸。按年呈進貢物。實與卡內蒙古無異。若一旦毫無關顧。恐卡內各項蒙古觀望寒心。或與該公使商議。照依條約第一條內載。地方雖歸該國。遇有中國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俟該公使允照此條辦理。仍准此項蒙古照常住牧漁獵。方與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生計尚無大礙。再查塔爾巴哈台所屬

內附之哈薩克前汗爵綽爾坦公阿吉等屢次稟稱誓志不肯從逆。若此項人均被該國包去。誓必聚族紛紛使遷卡內。求為內附。實係無地安置。若與該公使商議。將夏設輝遙拉胡等處之卡倫。讓與該國。須照條約所載。自齎亲淖爾湖之東岸。作為兩國交界。往南直至卓遜山嶺。其西作為該國之交界。其東作為我國之交界。如此定議。所有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內服哈薩克。不惟不能被該國包去。且可日久相安。再由卓遜山嶺起。往西至巴克圖卡外頭道河源。此處河東現有民人耕種地畝。誓等已於會議時與該使臣當面講明。已經雜哈勞克許不占。自頭道河源

迤西起往南直至瑪呢圖沁達蘭等八處常住卡倫。作為兩國交界。即與塔爾巴哈台似無大礙。惟自沁達蘭卡倫起。往西順山嶺直至伊犂之博羅胡吉爾卡倫。查博羅胡吉爾卡倫。距索倫營房太近。不過百餘里。若將此處分給該國。而我索倫人等若不甘心。必起爭端。是與俄人定議換約。原因求息事而反足以偾事。若商令該公使將此地讓出。不礙索倫生計。方無後患。自博羅胡吉爾卡倫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何處有礙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生計。奴等不能深悉。詢伊犂派來委員據稱雖知卡外地方情形。究應由何處議分。實不敢擅

主。努等已咨常清派員確切查明覈定以便照辦。至今尚
未切實咨覆。僅據另繪一圖送閱不能定議。相應請
旨飭下伊犂將軍常清速令切實查明。咨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王大臣覈定後。再與俄國公使妥議。俟彼此議定。一面照
會該國大學士轉飭該國分界大臣遵照。速來塔城與努
等換約。一面指示努等遵照辦理。庶該使臣不能任意貪
求。以期速完通案。
御批。該衙門知道。
錄呈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原片
再努明誼等將來與俄國派來分界大臣議定邊界。互換

信約後。尚須由各城大臣先期令各赴本境。等候該國另
派立界官到時會同建立界牌鄂博。若俟臨時再由弩等
行令各處大臣會同該國官立界。恐不及奏派。致有推諉。
難免貽誤。相應請
旨除參贊大臣麟興現署將軍責任較重外。在於烏里雅蘇台參
贊大臣車林敦多布。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
昌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榮全伊犂領隊大臣
托克托奈布爾和德克興額圖庫爾九員內。四城各
簡派一員。酌帶原派委員。於俄國使臣前來與弩等定議互換信
約後。接到弩等行知。立即持圖先期各赴本境。等候該國

官到時。會同建立界牌鄂博。以專責成而免貽誤。

御批覽。

錄呈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原摺

奴才明誼。明緒。錫霖。博勒果素奏。此次俄國派使臣雜哈勞

等來塔。奴才等欽遵疊奉

諭旨。堅持定見。豫將應分之處。一一覈定。原冀若能適中定議。即

可酌度機宜。與之換約。當於會議時反覆辯論。嗣經該使

臣。告以彼處已接該住京大臣知照。我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王大臣業經允照。上年議單分給。奴才等因未接奉明文。

留該使臣暫住。俟接總理衙門定議明文即可遵照換約。

乃該使臣等仍以天寒不能等候為詞。於九月十三日起
身回國訖。弩等正在繕摺間。於九月二十二日承准議政
王軍機大臣字寄。恭錄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九八月初四
初七十三十五等日。先後欽奉
上諭五道。弩等應即恪遵
諭旨。迅速照會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使臣上年議單。以常
住卡倫為界。轉令雜哈勞等仍來塔與弩等換約。惟伏讀
上諭內開此等辦法。本屬事不得已。已將分入該國之哈薩克布
魯特人等。該國如何安輯等因欽此。伏思若照該使臣議單分
給。所有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卡外住牧之烏梁海蒙古塔

爾巴哈台伊犂卡外住牧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多
被該國包去。並無仍隸我界之人。無從安插羈縻。況俄人
偪近卡倫居住。日聚日多。實與我伊犂近卡居住之索倫
等四愛曼生計。大有關礙。查近在邊卡以外游牧之蒙古
哈薩克布魯特人等。恭順我
國已有年所。受爵食俸。想應不肯甘心從逆。但我
國撫之以恩。該夷服之以力。用恩有久難為繼之勢。以力有
勢必被脅之情。疊准伊犂將軍常清咨鈔各摺。內稱有內
服之哈薩克頭人薩烏魯克等送羊助馬。布魯特托克索
拜帶領阿哈拉克齊四十餘人出力。旋准俄人送來回字

向我國要將良善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等俱行逐出。交伊辦理。欲收內服之夷人。解我捍衛。伊犁哈薩克布魯特近處邊卡。與內地偪近。聲息相通。係伊犁之外障。其索倫四愛曼。均距卡倫較近。家室牧養。更不肯絲毫受其蹂躪等語。努等若即約該使臣換約。將來俄人前往立界。四愛曼人等因有礙生計。與俄人素有切齒之讐。仍復逞强攔阻。該使臣必仍興兵搆怨。更振振有辭。至如烏科二城所屬之唐努阿勒坦淖爾兩處烏梁海蒙古。一經將其游牧地方分給。定必聚族內徙。其伊犁塔爾巴哈台所屬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畏其强暴。亦必求內移。若遽驅逐出卡。

不惟失其歸附之意。且恐激成事端。致成附骨之患。如准其向內遷移。口外地雖遼闊。人人均賴山河水草為養命之源。各有主業。何能容此百千戶失業之人。即告以已屬俄國安輯。不令一夫失所。儻此項人等不肯出卡。歸該國所屬。勢將無法安插。若不統籌久遠相安之計。一經換約。恐致別生枝節。現在卡外住紮之該國兵隊。既已撤回。時值大雪封山。尚不致逞兵復來滋擾。只得暫緩行文換約。趁此數月。將查明各該處有礙情形。奏請

諭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再與該住京公使商議。仍照該國議單即以常住卡倫為界。不過將芬等前摺所擬

烏科二城之蒙古生計讓出塔爾巴哈台喬桑淖爾湖以東岸為界仍係按照條約所載起止地名作為交界並非與彼強爭況計所得者甚多所讓者不過二三百里之地諒該公使亦可相從除 努 等將查明烏科及塔爾巴哈台三處卡外有礙之地名均已敘入另摺奏請

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即與該住京公使詳議俟彼此議妥即令該公使轉行該西悉畢爾衙門派員訂於何月在何處與 努 等換約並指示 努 等遵照辦理至伊犂何處卡倫有礙內服夷人及索倫等愛曼生計何處卡倫無甚關礙仍可為界之處 努 等因不深悉該處卡外情形未敢

懸擬辦理。已經咨行伊犂將軍常清迅速確查覈定後。咨
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與該住京公使詳議。以免遲誤。
相應請
旨飭下常清務於年前覈定速為覆奏。再該使臣此次前來會議。
曾聲言中國若不派兵出卡巡查邊界卡倫。該國亦可不
派兵前來各卡倫以外住紮。窺其用意。派出兵隊。特因攔
阻我
國兵隊。不准出卡起見。相應一併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知該公使。令其轉行該國大學士。
業已准照議單定議。明春該國不准派兵前來。中國亦不

必派員出卡。僅與該公使商議不肯稍讓。欲仍照原擬之
單定議。芬等只可照依定議換約。將來有無後患。換約時
詳細告知該國。或可免啟兵釁。並請
旨速飭伊犂將軍常清妥為先行晓諭。索倫四愛曼及內服之哈
薩克人等。勿得再啟爭端。至哈薩克台吉鐵色克帶領俄
兵滋擾伊犂邊卡一節。芬等曾於會議時。向雜哈勞等極
力講論。該使答以歸順該國。委無調唆及帶領兵隊情事。
芬等察其情詞。斷不能照辦。芬等實難設法捦獲。謹將奉
到
廷寄。恭錄分咨伊犂將軍常清等欽遵辦理。

御批。該衙門妥議辦理。

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同治三年三月十八日。准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咨開。據戍守烏蘇里口。卡倫六品軍功蘇勒法佈報稱。二月二十四日未刻。帶兵巡河回卡驚見三品頂戴即補協領佐領富尼雅罕。甲兵全德。西丹連貴赫哲玉凌額四人。不知緣何均被殺死。當即馳至克克特力地方。向由卡逃出值班赫哲扎隆阿查詢。據稱本日早飯時。有俄人四名。同進卡房。售賣松子。西丹連貴以酒換買。俄人因所給酒少。語言不通。爭論起鬨。各持大斧。即將連貴砍死。因畏懼逃逸。不知俄人如何又將卡官富

尼雅罕甲兵全德赫哲玉凌額一併殺斃等語。當令赫哲通事付羊古向俄官吉成科告知前情。該俄官即派阿力郭什科官一員。仵作三名。會同職等驗明屍傷。並派俄兵五名看守。二十五日。經該俄官將兇犯烏力殺郭幅畢諾笑力幅。浅力苗四幅。阿西莫克幅。緝獲羈禁。並稱候你們三姓大官到來酌定辦理等情。報經該副都統即派佐領諾洪額帶兵馳往烏蘇里口接管卡務。一面飛報前來。等不勝詫異。伏查和約第八條。內稱儻有犯罪之人。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又若有殺人重案。查明係俄羅斯國人犯者。將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又天

津和約第七條。載稱俄國與中國所屬之人若有事故。中國官員。須與俄國領事官員。或與代辦俄國事務之人。會同辦理各等語。此案俄人烏力殺郭幅等。以松子向卡倫西丹達賣換酒。偶因爭論多寡。語言不通。輒敢行兇殺人。致斃官兵四命。實屬肆無忌憚。且恐尚有起釁別故。自應徹底究明。按法懲治。以昭平允而敦和好。現在揀派三姓三品頂戴即補協領訥爾吉選帶可靠赫哲通事馳往烏蘇里江口。會同俄官吉成科遵照條約。提集犯證。秉公審辦。毋稍大意。致啟嫌端。除飛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外。理合恭摺馳奏。

御批。該衙門妥籌辦理。

四月。戊寅。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惲世臨奏遵催田興恕赴川。並添派知縣呂鳳藻馳赴鎮筸。會同川省委員押解前進等語。田興恕押解入川。據惲世臨前奏本有二月十六日起程之說。何以至今尚無就道確期。當此事有轉圜之際。豈容該革員遲延不前。致生枝節。惲世臨務當恪遵前旨。迅飭胡鏞等催令田興恕剋日起身。並飭呂鳳藻會同四川委員姚寶銘押解前進。儻敢再有稽延。必惟惲世臨是問。駱秉章仍當派員迎提將田興恕在川羈禁。一面馳奏。一面飛咨黔省迅速查辦。勞崇光張亮基於田興

恕到川後。即將教民一案趕緊審辦奏結。事關中外大局稍涉因循。必致波瀾又起。想該將軍督撫等自能恪遵迅辦也。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奏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稱。凡有外國遣使到津。應由三口通商大臣據情轉奏等因。歷經遵辦在案。茲於三月十五日接據大沽稽查海口委員稟報。現有布路斯國使臣名李福斯航海北來。聞欲由津進京。旋據布國領事官哈利士來稱該使臣帶有隨員二人。到津後即欲自津由水路進京等語。奏查布國既經立約有年。並約內載有該國欲派秉權大臣一員。進中國京師。亦無不可之語。因即照例發給護照。並

派委候補都司億年沿途妥為伴送前往。一面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崇文門查照。嗣又據該國領事官來署呈出該使臣李福斯來函。內稱使臣到京。現欲拜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轉呈該國君主國書等因。除再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約辦理外。理合循例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軍機處鈔出勘分西北界大臣明誼等上年九月二十五日具奏。接奉議定分界大局。欽奉

諭旨。現在籌辦各緣由一摺。並請先期

簡派四城大臣各一員。以便各赴本境。會同建立界牌一片。奉
旨該衙門妥籌辦理。片並發欽此。同日又鈔出明誼等本年二月
初十日具奏。接奉
諭旨。欽遵辦理。暨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覆文。現擬仍約俄使前
來商辦各緣由一摺。奉
旨該衙門妥籌辦理欽此。臣等查本年二月初九日。議覆明誼等
奏。遵飭迅辦分界事宜摺內。曾將讓地安插。及照舊游牧
兩層詳細聲明。並將臣衙門前給該住京公使照會內。原
有妥商照辦之語指出。以備與該使辦論。今閱該使上年
九月初十日覆文。竟謂臣衙門將伊等前遞單內所指界

址。一概允許。且有我國廷臣可行。疆臣不可行。令他國恥笑等語。實屬狡賴已極。西悉畢爾總督本年覆文亦以酌量各處情形妥為商辦之語。詎為明誼等擅自添出總要堅持議單。毫無更議。否則不肯復派員前來。尤為狡謊。現經該將軍等復給與照會。辯論議單內所指地方。與原約不符之處。不能不照臣衙門上年給該公使照會。公同妥商。並將勉強議分。日後必啟爭端。豫為聲明。且指出照舊游牧。讓地安插兩層。為應妥商會議之處。措詞甚屬周妥。如該國接到此次照會。肯派員前來會議。該將軍等即須查照臣衙門本年議覆麟興及明誼等各摺。詳為剖辯。所

有烏科二城及塔城所屬關礙情形或讓地安插或照舊游牧均可相機辦理妥為定議至伊犂有礙索倫四愛曼人等生計之處已經常清將妨礙情形及圖說咨送明誼等查照其議單所指灣入向內將常住卡倫包去等處實與條約相背萬難任其侵占即援照常游牧之說亦恐難免後患明誼等仍應力與駁辯或令於卡倫外讓出若干方為妥協如該國不肯派員前來明誼等仍須給該西悉畢爾衙門照會詰以臣衙門上年給該住京公使照會明明有妥商字樣該住京公使已將原文咨送該西悉畢爾衙門一查便知豈得誣謂強行添出並詰以接准臣等總

理衙門文開上年七月照會。係准照議單。與條約相符之處辦理。其議單與條約不符之處。仍應會同妥商等因。即此可見總理衙門所准者。係議單與條約相符之處。非不符之處亦一概允准也。明誼等所不准者。係議單與條約不符之處。非相符之處。亦一概阻止也。中國無論在內在外大臣總以條約為主。毫無歧異。今該國既不肯派員前來。明誼等亦不必相強。且條約原有西界商辦。不必限定日期等語。祇好暫緩不辦。俟條約講明再行會議。惟未分界以前。兩國均不得派兵滋擾。上年該國分界大臣曾經面言中國不派兵出卡。俄國亦不派兵前來等語。明誼等

即可咨行伊犂及科布多各城將軍大臣於未分界之先。暫停揀派官兵出卡巡查舊邊等事。聽候分界。該總督亦應嚴禁俄國兵隊於未分界之先。不准前來卡外。亦不得在卡外私壘鄂博。儻有此等情事。中國仍須派兵攔阻。務須各守疆域。靜候分界。如此措詞。復行酌量給與照會。令其展緩。以便徐圖挽回一二。亦未可定。並請

旨飭下各城將軍大臣等嚴諭各營官兵。不時密為偵探。儻有俄國兵隊前來卡外。或私立鄂博。務宜妥為防範。善言阻止。其每年例派官兵出卡巡查邊界之舉。即可暫行停止。以免該國有所藉口。仍遵前

旨各就本境趕緊妥籌安置各項人眾地方。迅速具奏。以備明誼

等酌量情形。籌議辦理。免致臨時趕辦不及。又片奏請

簡派各城大臣四員。以便換約後各赴本境建立界牌等語。自係

為先事籌備。欲令各大臣熟悉本境形勢。日後有所依據。

應即如所請。以專責成而免貽誤。再各摺所稱請

飭臣衙門再與該住京公使商議。令將各城有礙蒙古人生計。讓

出數百里各節。臣等前兩次議覆摺內。已將該住京公使

推諉情形奏明。自無庸復贅。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明誼等陳奏

分界事宜。妥籌辦理一摺。西路分界事宜。曾經總理衙門將讓

地安插。及照舊游牧兩層奏飭明誼等相機辦理並將前給俄國住京公使照會內。原有妥商照辦之語指出。以備辯論。今該國使臣及西悉畢爾覆文。竟謂伊等前遞單內所指界址業經廷臣允許。兩疆臣不肯行。且以酌量情形。妥為商辦之語。誣為明誼等擅添。實屬狡賴已極。明誼等現復給與照會辯論議單內所指地名。與原約不符之處。不能不公同妥商。且指出游牧安插兩層。為應商議之處。措詞甚屬周妥。儻該國接到此次照會。即肯派員前來。明誼等務當查照總理衙門本年議覆各摺詳為剖辯。所有烏科二城及塔城所屬關礙情形。或讓地安插。或照舊游牧。均可相機辦理。妥為定議。至伊犂有礙索倫四愛

夷人等生計之處。已由常清繪圖咨送明誼等查照矣。議單所指灣入內向。將常住卡倫已去多處。實與條約相背。萬難任其侵占。仍應力與駁辯。或令於卡倫外讓出若干。方為妥協。如該國不肯派員前來。明誼等仍須給該西悉畢爾照會。詰以總理衙門照會。明明有妥商字樣。何得誣謂強行添出。並告以照會所准者。係指議單與條約相符之處。非不符之處。亦可一概允許。該將軍所駁者。係議單與條約不符之處。若相符之處。豈能一概阻止。中國在京在外大臣。總以條約為主。毫無歧異。今俄國既不派員前來。則條約內原有西界商辦。不限日期等語。只好暫緩商辦。上年該國分界大臣。曾言中國兵不出卡倫。俄國兵

亦不來等語。此時界址未分。中國暫停官兵出卡巡查。俄國兵隊不得前來卡外。更不得私壘鄂博。儻有此等情事。中國仍須派兵攔阻。如此明白曉諭。該國知要求萬不能遂。或竟自思轉圜。則此事即可相機辦結。該將軍大臣等身膺重寄。總當通籌熟計。庶挽回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至官兵雖有暫停出卡之議。常清明誼明緒等仍當督飭所屬。並咨行科布多等城不時嚴密偵探。如有俄國兵隊前來卡外。或私立鄂博。即當妥為攔阻。不得稍有疏懈。各城所屬人眾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妥辦之處。著常清等知會各城大臣迅速查明具奏。以備明誼等酌量情形。籌議辦理。免致臨時趕辦不及。明誼等片奏。請派

各城大臣四員。以便換約後各赴本境。建立界牌等語。自係為
先事籌備。俾伊等熟悉形勢。日後有所依據起見。除明誼明緒
業經特爾外。本日復派廣鳳榮全托克托奈三員。以專責成矣。
明誼等可即咨行廣鳳等一體欽遵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
辛巳。四川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東章奏。臣等於同
治三年三月初十日。奉到同治三年二月十四日
密諭。並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恭錄二月十二日
密諭湖南撫臣惲世臨
密旨一道。各欽遵在案。竊臣等前以田興恕業經定期來川。旋因
湖南撫臣奏留募勇辦防。因而中止。當即具摺於二月十

九日由驛馳奏。現奉

諭旨。臣等若徑派員前赴鎮筸提解。不特田興恕仍可藉詞觀望。且慮其新募勇丁。人衆言龐。或竟不肯聽其主帥帖然就逮。另生枝節。更屬不成事體。臣等一面密咨惲世臨遵

旨先將所募勇丁留防楚境。並派委員設法提解。一面仍劄前次所派之涪州知州姚寶銘。刻日起程。馳赴長沙省城。會同湖南委員押解田興恕到川羈禁。以便奏請

飭下勞崇光張亮基迅結此案。惟道途往返。未免有稽時日。一俟委員姚寶銘行抵湖南。稟報來川。臣等即先行奏

聞。

御批。著懍遵四月初八日密諭辦理。毋稍稽延。

甲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權授江蘇總兵戈登帶隊協攻常州。前月二十二日。轟破南門城垣。未得爬入。弁勇傷亡多人。日夜與臣及李鶴章商籌布置。它濠築牆。安礮搭橋。虛衷和氣。忠勇勤勞。允堪嘉尚。茲常州既克。蘇省軍事稍定。便欲辭退回國。因常勝軍洋槍隊近來老勇大半逃亡。逐漸新募。打仗不甚得力。欲將槍隊調回崑山。妥為遣散。以節糜費。暫留礮隊六百人。並外國大小炸礮。送交臣處派員接管。其所用外國弁目。陸續資遣。志趣似甚公正。昨總稅務司赫德來常。業與臣議有眉目。除飭海關道趕緊

籌借銀兩。豫備支用。並派臣營務處委員直隸州知州丁日昌同戈登前往崑山。會同李恒嵩等妥籌辦理。俟辦結後。再行緩陳外。查戈登奮勇勤能。立志為中國助勦賊匪。修立聲名。自正月至今。諸事俱受商量。謹遵臣處調度。並與臣部將郭松林劉銘傳劉士奇王永勝楊鼎勳等和好無間。彼屬赫德與臣言在中國辦事。只求得一體面。去年蒙

大皇帝賞銀一萬兩。斷不敢領。或勻給該營洋弁遣散經費等語。此次協攻常州。殊為出力。可否請

旨賞加提督銜。並由臣仿製表功旗幟。並外國金寶星式樣。傳

旨送給。俾其回國後。藉示寵榮。

諭內閣李鴻章奏官軍攻克常州府城一摺。權授江蘇省總兵戈登帶隊助剿。疊著戰功。此次協同攻克常州。尤為出力。著賞加提督銜。並著照李鴻章所請。頒給旗幟功牌。以示優異。仍俟將所部常勝軍部署妥協。再由李鴻章奏請嘉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戈登帶隊協剿常州之賊。甚為出力。本日明發諭旨內。已照李鴻章所請。賞給提督銜。並由該撫頒給功牌旗幟。以示優獎。惟該撫所奏前項賞銀一萬兩。戈登不肯收領。擬仍作遣散洋弁經費。固係該洋將為要好起見。惟洋人素性嗜利。究竟是否出於本心。尚不可知。現在常州攻克。該洋人

不言進攻金陵。竟肯先行遣散免將來許多支節。實屬不可失之機會。該撫自應乘勢利導。妥為遣散。如戈登將所部布置妥協。洋弁均皆回國。則是戈登真心要好。始終如一。僅止頒給旗幟功牌。不獨無以酬其勞。且恐無以饜其欲。即著李鴻章飭令丁日昌李恒嵩等與戈登妥為辦理。一俟辦有就緒。即將如何再行嘉獎戈登之處。迅速奏聞。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中國自與外國互換和約以來。內外均與洋人時有交涉事件。洋人以貿易為重。沿江沿海通商各口辦理稅務。均關緊要。洋稅新定科則。與戶部各關常稅。互有參差。其中應徵應免應罰。必須

絲絲入扣。而隨時交涉事件。往往有條約不能盡載。勢須
觸類旁通。若非平時素習。欲其倉猝應變。動中機宜。良非
易易。至英法俄美等國公使住京。臣衙門交涉事件。最為
繁劇。不但文移往來。并須會晤辯論。更非生手所能猝試。
臣等公同商酌。謹擬內外兼顧章程三條。恭呈
御覽。
一張家口。殺虎口。山海關。三項稅差。向由戶部豫行咨取
各部院保送一二等人員。遇有前項稅差缺出。由戶部帶
領引
見。請

旨簡放。年來此項人員。因添辦洋稅。往往於得差後。來臣衙門探訪一切。然為時匆遽。不能立悉底蘊。比及到任。難免辦理歧異。不能盡歸妥洽。擬請嗣後各部院保送此項稅差人員。咨送到部。由戶部咨臣衙門分班學習兼行。毋庸另給公費薪水。其本衙門仍照舊當差。至前已保送。現尚未放之員。亦即補行知照。一體學習。遇有差缺。仍照舊章。由戶部帶領引

見。請

旨簡放。如此辦理。似較臨時訪問。事半功倍。

一九江關之廣饒九南道。江漢關之漢黃德道。鎮江關之

常鎮道。與沿海浙海關之甯紹台道。江海關之蘇松太道。東海關之登萊青道各缺。現均添辦洋稅。與各國領事官辦事。紛紜轇轕。一有錯誤。洋人藉為口實。往往於偷漏之案。應罰不罰。滋事之案。應辦不辦。甚形棘手。臣衙門章京。日辦中外交涉事件。此等情弊。久已熟習。且在外領事官向惟住京公使之言是聽。該章京等隨同臣等與各國住京使臣共事已久。該領事自不敢任意蒙蔽。辦理當較順手。擬請嗣後臣衙門於保奬章京內。如有實係才具出眾。稅務諳練之員外郎郎中各員。擬自同治元年覈計起。歷至本衙門三次保奬者。奏明交軍機處存記。遇有前項通

商各道員缺出。如遇各該省無奏升奏補熟悉洋務之員

擬請與

京察一等

記名簡放人員。一體開單請

旨。每逢保奬之年。滿漢仍不得各過二員。如非沿江沿海。辦有洋

稅及向由督撫將軍委辦稅務各缺。均不在此例。以示限

制。如無員可保。不得濫竽充數。查以上各缺向歸督撫管。

此項人員遇有地方與洋人交涉事件。該督撫亦得指臂

之助。儻僅止洋務熟悉。於地方不甚得力。該督撫仍照常

隨時糸劾。亦不得稍有遷就。似此辦理。則勞積六年。缺止

數處。庶與三年

京察一等

記名人員。遇有道府缺出。統行開列者不同。其各本衙門如遇

京察。仍准照常保列一等。

一臣衙門辦事章京。均由各部院咨取兼行。無論在臣衙

門及各本衙門得列獎敘一等者。向多以道府外用。其間

保送京堂者較少。臣衙門與洋人交涉事件。多非例案所

有。若均保外用。一時更易生手。勢難驟期得力。擬請嗣後

保獎之年。如郎中等員。有堪勝表率者。准保四五品京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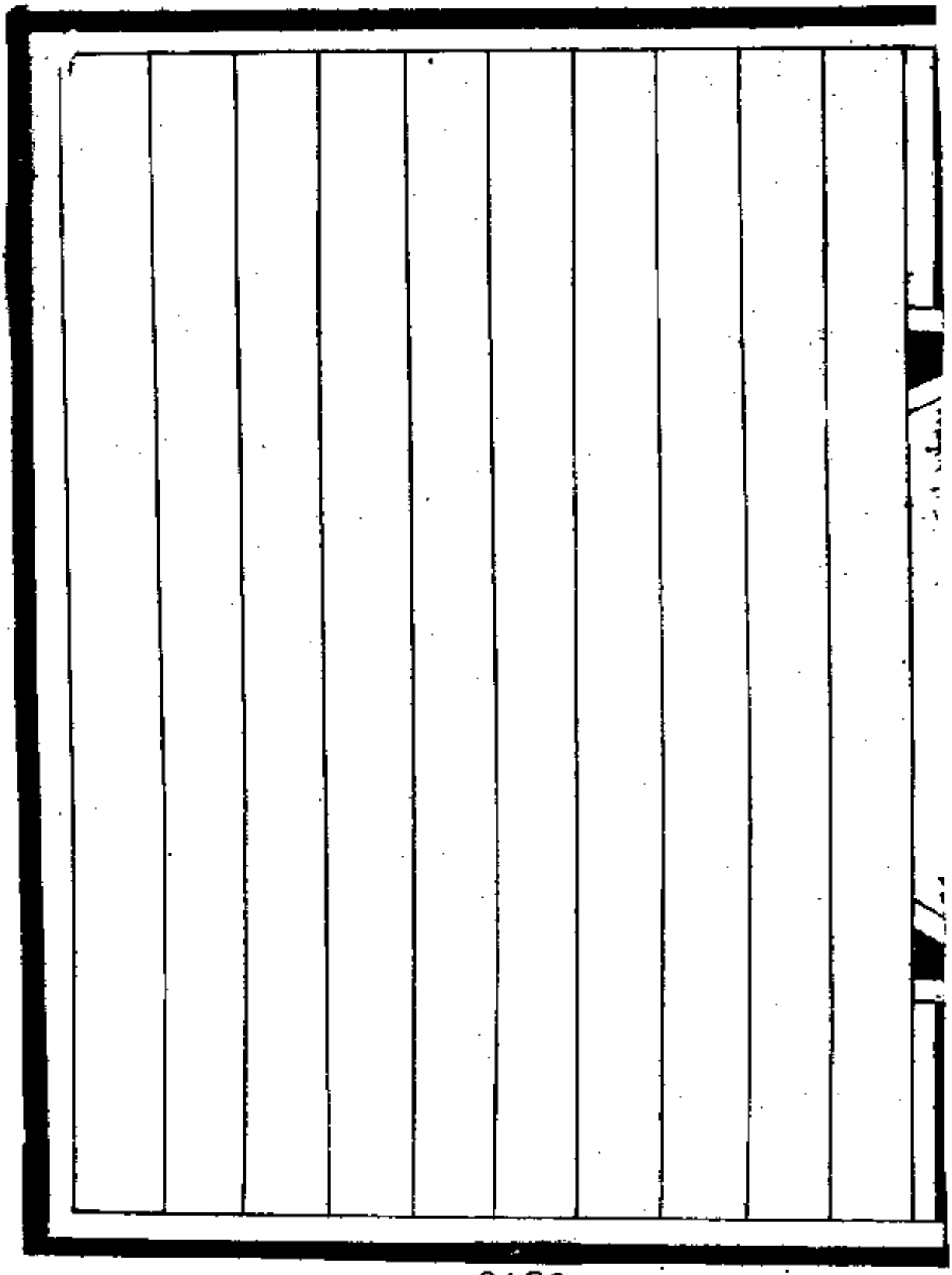
奉

旨後咨行吏部與各衙門保送京堂之例。一體辦理。不積各該衙
門保送京堂之缺。仍照軍機處之例。隨時酌覈奏留臣衙
門辦事如無員可保。亦不得濫竽充數。其各衙門遇有應
保京堂之時。仍照常保送。
御批。依議。
乙未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查同治元年西
洋國公使基瑪良士前來請議換通商條約。奉
旨簡派工部侍郎臣恆祺會同妥商辦。所有議定條約五十四款。
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摺鈔呈
御覽。奏奉

諭旨。畫押蓋印在案。茲於本月十五日。據海關委員稟報有西洋國公使到津。弩當即函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旋於十六十七兩日。該使阿穆恩兩次遣副使哈姓繙譯官龔姓持名帖前來致意。並報明來津。為換約之事。弩當即派委員前往答拜。該使面見委員。言詞謙遜。二十二日。該使又遣副使並繙譯官前來。請與弩訂期見面。以便陳明來意等語。當告以二十三日在公所相見。及期該使隨帶官四員前來相晤。面稱奉西洋國君主特簡前來。授以全權大臣。互換和約章程。請弩代為轉奏等語。查西洋國前經議定條約。奏奉

諭旨。畫押蓋印一分。存總理衙門兩分。由其使臣帶往。今該使阿
穆恩前來。係專為互換前定之約。自應據情奏請
簡派大臣來津。與之互換。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二十五之二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

同治三年甲子四月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强而審時度勢則自强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自洋人搆釁以來至今數十年矣迨咸豐年間內患外侮一時並至豈盡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勝之兵而無制勝之器故不能所向無敵耳外洋如英法諸國說者皆知其恃此船堅礮利以橫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堅與礮之何以利則置焉弗講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機巧不肯輕以授人遂無從窺其門徑臣等於咸豐十年冬間曾有訓練八旗兵丁之請摺內聲明

洋槍炸礮等件。外國均肯售賣。並肯派人教導鑄造各種火器。上海等處。應如何設法雇用洋人鑄造教導。請飭該督撫酌量等因。仰蒙

諭旨允行在案。經臣等歷次函致該省。屬其設法訪求以得實用。適值近年江蘇用兵。雇覓英法洋弁。教練兵勇。該洋弁遂將該國制勝火器。運營應用。取我厚值。撫臣李鴻章不惜重費。購求洋匠。設局派人學製。源源濟用各營。得此利器。足以摧堅破壘。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無有過於是也。臣等聞其製造此器業有成效。隨即專函往詢。茲據覆稱。短炸礮與各種炸彈均能製造。尚有長炸

礮等件。猶待推求。惟製器之器。中國所作者。一時不能如法。現亦設法購求。以期一體學製。至於各項運用之妙。與洋人之貴重此器。及日本視中國之强弱以為向背各情形。李鴻章函中言之甚詳。其應患防微。與臣等所籌適相符合。因思咸豐九年。僧格林沁在大沽擊敗英法兩國。得其所遺炸礮炸彈。苦心研思。督令火器營弁兵依樣仿製。現在臣奕訢及管理火器營王大臣。亦均極力講求。並經定有懲勸章程。以期日習日熟。惟是無師之學。僅能得其大概。而不克究其精微。若於此項弁兵內酌揀數十名。派往江蘇學習。可期事半功倍。且有洋人指授。必能精益求

精。現在江浙尚在用兵。託名學製以勦賊亦可不露痕跡。此誠不可失之機會也。若於賊平之後始籌學製。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撓阻。此又勢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軍威大振。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臣等每於公餘之際。反覆籌維。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固非獨一日本為然。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設或一朝反覆。誠非倉猝所能籌畫萬全。今

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豈可偷安苟且。坐失機宜。惟此項精秘之器。京營學成後。祇可推之各省駐防旗兵學製。緣旗人居有定所。較易防閑。仍禁民間學習。以免別滋流弊。相應請

旨飭下火器營。於曾經學製軍火弁兵內。揀派心靈手敏之武弁八名。兵丁四十名。發往江蘇。交撫臣李鴻章差委。專令學習外洋炸礮炸彈。及各種軍火機器。與製器之器。如能留心學習。著有成效者。准該撫臣從優請獎。越級保升。其有怠惰偷安。不聽約束者。准該撫臣按照軍法治罪。務期各弁各兵。盡心盡力。朝夕講求。務得西人之秘。如此則禦侮

有所憑藉。庶國威自振。安內攘外之道不外是矣。如蒙
俞允。除該弁兵川資由京發給外。其應給薪水等項。擬由蘇省酌
定支給。准其作正開銷。謹將李鴻章來函錄呈
御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派京營弁兵學
製火器一摺。據稱練兵之要。制器為先。洋人所製炸礮炸彈等
項。尤為行軍利器。現在李鴻章軍營製造此項火器。已有成效。
擬請飭火器營於曾經學製軍火弁兵內。揀派武弁八名。兵丁
四十名。發往江蘇。一體學習等語。所奏自係為思患豫防起見。
本日業經諭令火器營照該衙門所請派撥矣。此起弁兵。俟抵

江蘇後。即交李鴻章差委。專令學習炸礮炸彈。及各種軍火機器。如能留心學習。著有成效者。准該撫從優奏請獎勵。其有怠惰偷安。不遵約束者。即照軍法治罪。該撫務當明定勸懲。俾該弁兵等盡心講求。以期備得西人之妙。該弁兵等到蘇後。該撫務須加意稽察。妥為防閑。俾秘妙之傳不至稍有漏洩。方為妥善。所有應給薪水等項。即由江蘇酌定支發。准其作正開銷。原摺著鈔給閱看。

江蘇巡撫李鴻章原函

承詢外國火器洋槍火藥銅帽等其最能制勝者。乃係炸礮。上年尊處募外國人在營教製各種火器。近日是否已

有成效。我中國人學製此項火器。何項易於入門。所用外國匠頭幾名。工食每月若干。買製一切。需銀若干。均望查明示覆等因奉此。伏查泰西各國。明於製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憑藉以橫行海外者。尤以輪船與火器為最。火器之得力者。尤以炸礮為最。鴻章自抵滬以來。購買外洋各種軍火。盡心研究。略知端倪。又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製。近來稍有把握。試將各局製造施放之有成效者。約略言之。一曰長炸礮。大者喫子至百餘磅。小者喫子十餘磅。造礮之法。先鑄一實心大鐵塊。頭大尾小。外如塔形。鑄就後。銼削礮質。先定何處為礮耳。何處為浮綫。外面銼磨光

滑。然後用鐵車對准中線。車空礮腹。由小而大。由淺而深。至近頭之處。鐵皮極厚。緣此處藥氣緊閉。其力甚猛。比藥在空地然者。其力約加三十倍。愈近尾則力愈鬆。是以近口處鐵可稍薄。降而至受二十四磅彈三十二磅彈之礮。則銅鑄鋼鑄者尤妙。彈有空腹者。有實心者。空腹之彈。先製內模。摶沙為球。蒂繫鐵絲炭焙。令沙燥則內模成。次製外模。和泥為之。揉以稻穗。底蓋如一。剖其中令空寬過內模二三寸。蓋端穿小穴。置內模於底而加蓋。則蒂端鐵絲貫出穴上。匠人將鎔就鐵汁。斜傾入穴內。俟滿然後決去彈心內模之泥。而彈以成。彈口必用螺旋。冒以錫蓋。以免

潮濕。彈口用引。或以銅。或以黃楊木。外國人擊遠敵用銅引。擊近敵用木引。中國仿製。則用木引較重。木引長二寸至四寸不等。首尾皆平圓。形如錐柄。引首圓徑約一寸。尾圓徑約七分。引首中鑽陷二分許。外備輪廓。中通而不到底。中通處入緩藥。陷深處施藥線。引旁穿細眼或九或十七或二十一。其及遠之可稽算者。以二百步起。至二千一百步止。彈入炸藥後。木引配好舂緊。其口朝外。發藥然時其火鈲包出彈子之外。初而然。及木引首之藥線。繼而然。及木引中之緩藥。如擊近則就靠上之細眼鑽穿。火力行至此。即斜穿。然及炸藥。而彈炸矣。擊稍遠。則就中間之細

眼鑽穿。再遠則就靠下之細眼鑽穿。時時較試。自有效驗。

凡長炸礮之彈。皆下施木座。絡以馬口鐵。出口時勢方直而不偏。一曰短炸礮。身短而口哆。礮耳在後。形如怒蛙。俗名田雞礮。其口斜昂向天。故外國人又名天礮。分周天三百六十度八分之一為四十五度。礮口測準四十五度。不可時高時低。但以藥之多寡。定彈之遠近。從高墜下。落地開花。敵處內地爐所製短炸礮。有受十八磅之彈。礮重不滿五十斤。用藥僅三兩許。遠及千餘步。最為輕便。其次有受四十八磅之彈。有受一百零八磅之彈。用藥遞加。彈亦遞重。大約洋人轟堅城。破礮臺。則用長炸礮。雷奔電掣。

累貫珠。擊厚攻堅。殆同摧枯。驚敵心。散敵陣。則兼用短炸礮。砉然中壁。勢若下石。洞垣穿墻。雖趨其迴。礮有不同。而用彈則一律。惟以瑩滑合腔為主。大約礮口徑一寸。彈必徑九分六釐。所爭不過一皮紙厚。藥氣不外洩。彈方能及遠有力。其餘各彈有橢圓者。有頂銳而底平者。有首尾俱尖如橄欖形者。有雙層上實藥而下實子。中間以鐵皮者。又有洋鐵盒內藏羣子者。又有菩提子彈。用繩絡大子。塗以漆。擊遠則四散者。又有腰包錫。中施鐵柱。內藏自來火。觸物而機自發者。又有三眼噴火子。用以燒物者。以上各種炸彈。皆可仿鑄。至如英法近來新出之礮。有礮尾開門。

決去螺旋。以受彈者。其礮腹亦有螺旋。藥然則彈子旋轉而出。勢最猛烈而及遠。名曰來福礮。又礮腹有火藥房。比長礮較短。而比短礮較長。名曰萬勿惹礮。又有無雙耳腹下有一圈。此乃擊近所用。名曰加鷩力礮。此皆妙品。外國不肯輕售與人。亦最難仿製。敝處頃購有西人滊爐。鑪木打眼鉸螺旋鑄彈諸機器。皆縮於滊爐中盛水。而下燒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筩。筩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撥動鐵輪。輪綰皮帶。繫統軸心。彼此連綴。輪旋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之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惜所購機器未齊。洋匠未精。未能製造輪船長礮。僅可鑽鑄

炸彈而已。敝處去年所延法國人勒日尼色教習鑄礮。原欲推廣畫利。奈渠回國購器。至今未來。現在流爐則以英人馬格理委員劉佐禹綜理其事。所用外國匠人四五名。每月工食。多者三百圓。少者一百數十圓。流爐機器購自外國。約須萬金。然未能全備。所用中國匠人五六十名。每月工食。多者三十圓。少者七八圓不等。所出大小炸彈。每月約可四千餘箇。此外國爐鬧鑄炸彈之大略也。至於內地泥爐。以及銼磨螺旋器四。每套不過數百金。每爐約須工匠五六十名。一局每日可開數爐。一爐可得礮子五六十箇。工緊時每日可得礮子三百餘箇。工匠須三百餘人。

匠目工食。每月三十圓。至二十圓不等。散匠五六圓。至十餘圓不等。所出大小炸彈每月約可得六七千箇。大小短炸礮。約可得六七尊。銅帽及銅自來火引門。均能仿製。銅帽每箇約錢三文。銅引門約錢二十餘文。尚不及洋人之精。略可使用。但必須採辦外國煤鐵硝磺藥料。方製得成。委員直隸州丁日昌副將韓殿甲。綜理其事。並未用外國匠人經手。此內地爐仿鑄短炸礮及各色炸彈之大略也。目前大器。自以炸彈為能制勝。而長炸礮尤為得力。然非用外國全副機器。延請外國巧匠。不能入手。即長短炸礮。非用外國火藥不能得勁。敝處各局。尚未能試鑄長礮。但

購英法之長炸礮。大小數十尊。自鑄炸彈。源源濟用。至所製受十八磅彈之鐵短炸礮。連架製就。不過四十金。受四十八磅彈之鐵短炸礮。連架製就。不過八十金。炸彈大者。每箇須洋二三圓。小者須洋一圓零。中國人初學入門。自以短炸礮為較易。查西士製器。參以算學。彈精覃思。日有增變。故能月異而歲不同。中國製礮之書。以湯若望則克錄及近人丁拱辰演礮圖說為最詳。皆不無浮光掠影。附會臆度之談。而世皆奉為秘本。無怪乎求之愈近。失之愈遠也。夫器不精。則有器與無器同。用不審。則有精器與無精器同。礮不能施放。彈不能炸裂。此製造者之過也。彈之

遠近疾徐。厥之高下緩急。此用厥者之事也。其中皆有至當一定之理。非可淺嘗而得。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夫沈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其演習之弁兵。使由而不必使知。其創製之員匠。則舉國尊崇之。而不以曲藝相待。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

及。其故何由。蓋中國之製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並。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洋人則不然。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官。世食其業。世襲其職。故有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其通而後止。上求魚臣乾谷。苟榮利之所在。豈有不竭力研求。窮日夜之力。以期至於精通而後止乎。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礮。去年英人虛聲恫喝。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

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疑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將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抑猶有慮焉者。中國殘寇未滅。外國不拘官民。竊售利器。儻山海陽。有不肖之徒。潛師洋法。獨出新意。一旦輟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陳陳相因之兵器。孰與禦之。鴻章所為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長歎也。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

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為。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京城火器營。尤宜先行學習炸礮。精益求精。以備威天下。禦外侮之用。鴻章去年四月覆書。曾拳拳及此。今又詳布顛末者。亦以明問所及。必有鑒於已然。而防其未然。且思盡其所以然也。

恭親王等又奏。各口通商向祇英法俄美四國。立有條約。

其餘各小國在口貿易者。一切納稅稽查及管束商船水手章程。均照英法等國辦理。並由各該國擇一貿易最大之人。充當領事官。遇有該國交涉公事。地方官亦與會辦。乃近年布路斯大西洋比利時丹麻爾等國。因英法等國代為先容。先後請立條約。各該小國均聞風而來。以與中國換約為榮。若不示以限制。恐將來無所底止。查商人充當領事官。每遇漏稅應罰之案。往往徇庇不辦。其餘各事。亦多任意狡執。而該國以商為官。祇圖省廉俸之需。並不求公事之當。若在未立約之國。不能不稍事含容。勉為遷就。如一經立約。則該國領事斷難任商人充當。從前議立

各國條約時。此層或於條約內註明。或於照會內補入。然均於已派大臣與該使臣議事之後始有此論。不但辦理棘手。且未能一律如願。今臣等連日接三口通商大臣來函。以大呂宋國現派使臣前來議立和約。已到天津。查大呂宋雖係小國。然其人強悍。英法與中國用兵時。多藉該國人之力。其國主既派使臣前來。是立約之意恐難中止。不如於未允立約之前。飭由三口大臣崇厚先告以一經立約。則各口均應設領事官。方准該國商船前往貿易。其領事等官須由該國主派來。不得以商人充當。如該使臣俯首聽命。始由崇厚奏請

欽派大臣前往天津與該使臣酌議條款若該使臣惜廉俸之費不肯照辦則中國有詞可託即不與之立約以杜要求嗣後凡遇外國來立約者均照比先為詢詰如其國小力弱不能專設領事自當廢然思返且可使未來之小國聞而裹足庶於柔遠之中仍示限制之意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軍機處交出吉林將軍景綸等奏俄人殺斃守卡官兵派員馳往會辦一摺奉

旨該衙門妥籌辦理欽此臣等查俄人烏力毅郭幅等以松子向西丹連貴換酒輒因口角細故膽敢行兇殺人致斃四命

實屬肆行無忌。自應徹底究明。按法懲治。因查俄國條約第八款。內載有犯罪之人。照天津條約第七款。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又若有殺人重案。查明係俄羅斯國人犯者。將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又天津條約第七款。內載俄國與中國所屬之人。若有事故。中國官員須與俄國領事官。或與代辦俄國事務之人。會同辦理各等語。此案俄人連斃官兵四命。經該副都統派令赫哲通事付羊古。向俄國告知前情。該俄官即將兇犯烏力殺郭幅等四名緝獲羈禁。並稱聽候三姓大員到來酌定等語。尚屬按約辦理。既據該將軍派令三品頂戴即補協領訥爾吉選帶赫哲通

事。馳往烏蘇里江口。會同俄官提集犯證。秉公審訊。該國如何定擬。允犯罪名。應俟將訊辦詳細情形咨報到日。再由臣等覈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上年夏間據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咨稱。俄人在黑龍江右岸。越界私墾地畝等因。經臣衙門照會俄國住京公使。令其轉飭嚴行禁止。旋據覆稱。已將原照會繙譯俄文。轉行該東悉畢爾總督查辦。曾經奏明在案。嗣於秋間疊准該將軍奏咨。俄人在阿奇夏納等處越界耕種。均經派員率兵平毀。惟右岸夾心灘一處。該頭人以和

約內並未載明。強稱為兩國公共之地。主使俄兵看守。不聽平毀。臣等查邊界既定。寸土亦難任其占墾。況從前俄人侵占邊疆。皆緣該處官弁不肯實力巡查。即間有私墾情事。亦視為荒地無關緊要。不能力為攔阻。遂致日漸侵占。久竟據為己有。此事儻不力為爭論。恐其端一開。該俄人得步進步。無所底止。實於邊疆大有關繫。是以當時給與該使照會將右岸江灘的係中國專轄地面。毫無疑義。並將該頭人違約狡賴。及希圖小利。飾詞卸咎各隱情逐層揭破。反覆辯論。使其無從置喙。該公使理屈詞窮。遂故意延不答覆。至十一月間復經給與照會催詢。該使無詞

搪塞。始據覆稱擬將所載情形。轉行該東悉畢爾查辦。數月以來。臣等復屢向詰問。茲據該使照會前來。內稱該東悉畢爾總督已嚴行禁止該國人。嗣後不得越界於黑龍江右岸私行墾種等語。臣等查該使照會內。並未將從前違約俄人應如何懲辦之處聲明。本應再為追究。惟念外國人向來狡譎。又皆護短。每每藉詞狡賴。不肯明言認錯。此案既據聲明現已嚴行禁止。嗣後不得越界私墾。是已暗為屈服。似未便再事窮究。因復給照覆。加以獎譽。以堅其守約之心。惟邊界事宜。與其挽回於事後。莫若籌備於事先。相應請

旨飭下該將軍嚴飭沿邊各卡官弁。時常嚴密巡查。遇有俄人越界私墾。及私行割草等事。務須立時攔阻。不准俟俄人私墾多晌。始行呈報。致該俄人多所顧惜。不肯遽聽平毀。庶辦理易於措手。而界畫常得分明矣。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年四月間。據黑龍江將軍咨稱俄人在雅克薩對岸私墾地畝。不聽平毀。並稱係奉上司飭令耕種等因。當經本王大臣照會貴大臣飛速查明。照例嚴辦。旋據貴大臣照覆。已轉咨東悉畢爾總督查明。嚴辦背約之人

等語在案。茲復據黑龍江將軍咨稱。七月二十九日。據委員倭興額等稟稱。前往沿江右岸巡查在阿奇夏納地方。又有俄人越界耕種禾稼二十餘晌。當即為其平毀。又至霍托瑪爾地方。見有俄人越界種地七晌。在郭爾多舊葛爾畢奇等處。私墾三晌。及五十餘晌。均經平毀。惟雅克薩對過黑龍江右岸江灘地方。俄人私墾地二百餘晌。並有俄國馬步兵等一百餘名。各執槍刀攔阻。不准平毀。明知黑龍江右岸江灘。與左岸之俄國地方無涉。乃聲言此灘係兩國公中地址。和約並未指明。及往見頭目布色依先既允許撤其看守之人。迨委員前往平毀。則又以和約內

並未載明。賴為兩國之地。並主使俄人備兵看守攔阻。請示遵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此項江灘。緊靠黑龍江右岸。實係中國專管地方。緣和約統以黑龍江左右分岸。自當以江身大流為斷。該灘既靠右岸。自與俄國無干。和約所載。黑龍江南北邊界。何為俄國。何為中國本極顯明。何得云並未指明。況前經兩國分界大臣。按約勘定。亦無異議。其為中國專管地方萬無疑義。即該頭目布色依。亦明知係中國地方。是以前次派員與之理論。始則推託上年字據為署任所給。伊不知情。繼因理竭詞窮。方允飭禁所屬下年不准越界耕種。並送給中國俄字一紙。以備將來

為據。是該頭目自認違約。已確有憑證。今忽為此論。顯係故意狡賴。希圖小利。並藉掩飾其背約之咎。似此越界私墾。藉詞狡强。又復先行帶兵攔阻。實出情理之外。至所稱奉上司飭令耕種等語。是否奉貴國之命。抑係該上司自己主意。為此照會貴大臣轉行東悉畢爾總督飛速嚴飭該頭目。禁止俄人越界私墾。所有不應耕種之江灘田地。聽憑中國派員平毀。不得再行帶兵攔阻。並將縱容違約之邊界官。查明嚴辦。以儆將來。庶界限清而和好益敦。即希照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前據黑龍江將軍咨稱。俄人在雅薩克對過黑龍江右岸江灘地方。私墾地二百餘晌等因。經本王大臣於八月二十六日。將該灘的係中國專管地方。與俄國無干。照會格大臣嚴飭該頭目將該灘田地聽憑中國平毀。不得再行攔阻。並將縱容之邊界官嚴辦等因在案。迄今未據照覆。茲復據黑龍江將軍咨稱。續行查出下江嗜木呢哈達地方。索勒斐音兩岸柳林。並那瑪岱河岸。均有俄人私墾田地若干。不准平毀。遂派員往海蘭泡探詢。據該處署頭目薩斐啟聲稱。布色依已往上江去訖。不知何時旋回。所有下江索勒斐音等處私墾田地。已飭平毀。

不准再行耕種。惟所墾右岸江灘。實因左岸概多山石林木。無處耕種。該處人等墾求嘎爾薩庫幅主使耕種。並非布色依所能主持。明年仍須耕種等情。查前次副都統關保與布色依覩面辯論。該頭目自知理屈。概允平毀。迨派員前往。該頭目竟食前言。轉以右岸江灘為公中地址。藉口狡賴。今薩斐啟雖允將先後查出阿奇夏納。並索勒斐音等六處私墾田地平毀。惟右岸江灘。仍復藉詞推諉。不肯全行退出。實屬有違和約。請示遵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前次照會。已將右岸江灘的係中國專管地方。萬無疑義。並布色依藉詞狡賴。縱容私墾。希圖小利。不顧和約。

應行嚴辦之處詳細辨明無庸再贅即就此次薩斐啟所言而論因左岸山石過多無可開墾始墾求嘎爾薩庫幅主使耕種是早已明知右岸為中國專管地方不應越墾故託言該管上司從中主使以期掩飾其背約之咎豈有邊界大臣肯主使人民越界私墾不顧條約之理顯係該頭目有意欺誣藉口狡詐儻不嚴為懲辦何以儆將來而敦和好相應再行照會責大臣轉行東悉畢爾總督嚴飭邊界官將所耕不應耕種之中國江灘任憑中國平毀不准再有越界私墾情事此次縱容之頭目嚴辦示懲並將現擬如何辦理之處迅即見覆勿再遲延可也

俄國照復

為照覆事。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准貴王大臣照會內稱俄人私墾黑龍江右岸江灘地方。不准平毀。以為公中地址等情前來。現本大臣擬將照會所載之情形。轉行東悉畢爾總督。並再咨請該大臣查辦。俟接到咨覆。再行照會貴王大臣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接本年三月初三日。東悉畢爾總督咨稱。該大臣業已劄行阿穆爾省固畢爾郡托爾。嚴行禁止本國人民。嗣後不得越界於黑龍江右岸私行墾種地址。以免

由北另生隙端等情前來。本大臣相應照會貴王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據黑龍江將軍咨報。俄人有在右岸江灘私墾地畝。不肯平毀情事。當於上年十一月十二日照會貴大臣。並於是月十七日。經貴大臣照覆轉行東悉畢爾總督查辦在案。茲於本月十九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接到東悉畢爾總督咨稱。已劄行阿穆爾省固畢爾那托爾殿行禁止本國民人。嗣後不得越界於黑龍江右岸私行墾種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黑龍江右岸江灘等處。既經貴

國東悉畢爾總督嚴行禁止人民越界私墾。足見貴國總督遵守條約。本王大臣等同深嘉悅。此後阿穆爾省固畢爾那托爾自必實力遵行。認真嚴禁。定不致再有從前違約私墾右岸江灘。及私行越界割草情事。本王大臣已鈔錄照會。咨行黑龍江將軍查照辦理矣。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鈔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西洋國使臣阿穆恩來津。專為互換前定之約等因。於四月二十五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西洋國於同治元年派使臣前來定

約。業經臣恆祺臣崇厚與之議立五十四款。其第五十四款。載明兩國大臣定期畫押蓋印。約計限以二年在天津互換等語。按月數計。應俟本年七月內方符換約之限。今限期尚未屆滿。該國即派使臣來津換約。難保不另有要求。且該國人住居澳門。與中國腹地相連。在在均關緊要。必須時加防範。方免日後糾纏。以致辦理棘手。相應請旨於臣等中特派一二員。作為全權大臣。赴津與之辦理換約。除臣奕訢照案不開列外。謹將臣寶鋆等銜名繕具清單呈覽。恭請簡派一二員。作為全權大臣。攜帶臣衙門所存西洋國條約一分。

前往天津。與該國使臣阿穆恩彼此互換。以期執守。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大西洋國使臣到津。請派員互換條約一摺。著派頭品頂帶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互換條約事宜。

恭親王等又奏。查從前各國立約。向於議定後蓋用關防。迨至互換時。先期奏明請用

御寶。歷經辦理在案。現在西洋使臣到津。數計應行互換年月。應在本年七月。今該公使不候居限。先行前來。不知有無詭謀。或另有要求之件。均未可必。臣等擬勿庸先為請用

御實。應俟
欽派大臣與之見面時查看有無別情。再由該大臣奏明辦理。
御批。依議。
五月。丁未。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拏於四月
二十一日。據海關委員稟報有日斯巴尼亞國一名大呂
宋使臣乘坐法國兵船到津。嗣於四月二十九日。該使遣
其副使阿義拉前來投遞照會。並請定期。該正使親自來
見。當告以五月初三日令其前來。查其照會內稱奉使前
來。欲議立通商條約。請拏轉達總理各國事務議政王等
語。當經函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案。旋於初三日該使

瑪斯帶同副使隨員等四人來公所請見。斉帶同委員候
補道文廉等與之接見。該使面稱係為請立條約而來。所
言與照會內詞意大略相同。並據呈出所奉全權憑據或
以錦囊。內書該國文字。鈐用該國主印信。並照錄一紙。面
交斉。又經該副使譯出漢文。請斉代為具奏。當告以前遞
之照會。並無請奏之語。必須另備照會。方能辦理。初四日。
該使又遞照會一件。內稱請為奏請
特簡大臣會議貿易章程等語。除飭該使在津恭候
諭旨。並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外。謹將該使瑪斯照會鈔
錄恭呈

御覽。

崇厚又奏。斐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來咨。附片具奏。請立約之國。應先詰以一經立約各口均須設領事官。方准商船貿易。不准以商人兼充領事官。奉

旨依議欽此。該使瑪斯前日來見時。斐即遵將此節面論。據該使面稱該國向來領事官。均係其君主所派真正領事官。無商人兼充等語。斐並恐其口稱無憑。當給與照會。令其照覆。茲於初六日接據該使照覆。內稱定約後。各海口必然特簡真正領事官管理通商事務。定不以商人兼充等語。謹將該使照覆。照錄恭呈

御覽。

諭內閣崇厚奏。日斯巴尼亞國遣使來津。懇立通商條約。請特派大員辦理等語。著派薛煥崇厚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該國通商事務。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厚奏日斯巴呢亞國遣使來津。請立通商條約一摺。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呈遞照會。請立條約。並呈出所奉全權憑據。崇厚現令該國使臣在津候旨。所有通商立約事宜。即著薛煥崇厚與該國使臣妥為辦理。並發去全權大臣諭旨一道。如該使索取。即可照案鈔錄。給予閱看。俟立約事竣。仍將此旨繳回。

日斯巴尼亞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國與

貴國向行通商事務。來往有幾百年。所屬小呂宋地方。隣近

貴國。其民日日加增丕茂。而貿易相交。亦應豐盛。惟思通商

尚欠一定之規。若再得妥立章程。則經久益善。是以本國

大君主為此特簡本大臣親詣

貴國。定議通商章程之和約。請煩貴大臣轉知貴議政王得

悉。本大臣現已抵津。為此照會。

日斯巴尼亞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於四月二十九日。曾送照會

貴國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貴大臣言及欲看本大臣奉
簡全權之憑據。是以昨赴貴轅交付閱視。即希貴大臣代
為奏請。
特簡欽差大臣妥為會議。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為此照會。
日斯巴尼亞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得照會。切述各海口通商之處。宜派真正領
事官。不得以商人兼充。定約後本國大君主於各海口通
商之區。必然特簡真正領事官。管理通商事務。定不以商
人兼充。如現時在
貴國通商之廣省厦門上海三口外。有澳門香港安南新加

坡等口。均須欽派之真正領事官。專司本國通商事務。從不准商人兼充。為此照覆。

庚戌。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常州克復後定議裁撤常勝軍。

臣於四月初七日附片陳明。當即督飭丁日昌等妥速辦理。旋奉四月十四日寄

諭。戈登帶隊協勦。現在常州攻克。該洋人不去進攻金陵。竟肯先行遣散等因欽此。查常勝軍起於美國人華爾其初不滿千人。陸續增至四千餘人。糧餉軍火。惟意所欲。無從覈減。同治元年秋冬間。調令助勦金陵。不能成行。遂致白齊文之變。

臣在上海與英提督領事等反覆議論。舌敝唇焦。始得更

定章程。兵額裁至三千。月餉發至七萬餘圓。合之購辦軍火賞卹雜支各款。每月須十萬圓有零。戈登接帶後。臣加意撫馭。遇事尚受商量。而性急多疑。每有反覆。自今春金壇揚庫兩次挫衄。戈登頗覺氣餒。三月二十二日常州之役。城已轟破。未能飛入。戈登目擊常勝軍不能得力。四月初六日再舉攻城。戈登即請以我軍為前敵。常勝軍為後隊。蓋自知不知我軍之用命也。常州克復。即將洋槍隊調回崑山。派令丁日昌前往會商撤遣。戈登意存欣悅。乃臣於十五日接據巴夏禮申陳。以議裁常勝軍一事。必須知會住滬英官轉稟住京公使查覈辦理。並據赫德來函。謂

蘇省雖肅清。金陵湖州兩處賊竄可虞。引咸豐十年以前事為戒。極言常勝軍不可遽裁。譬喻百端。戈登似為所動。丁日昌等往復開導。忽迎忽拒。尚欲迎巴赫二人之議。留礮隊六百名。槍隊一千餘名。丁日昌復探其情。謂之曰。爾在中國助攻。中外傳名。不及此時裁撤。將來接帶者儘有如台齊文之類。鬧出事端。豈不為聲名之累。巴夏禮赫德係局外人。方以常勝軍為十分可靠。故不肯遽裁。爾何不將此軍近日不能得力實情。自與剖論。免得自己聲名為他人所累。戈登深以為然。即於十七日馳赴上海。其時赫德已北上。遂與巴夏禮再三辯論。巴夏禮始得釋然。惟以

上海要地。請由臣酌派得力兵勇駐守。屬戈登轉達等情。戈登回崑山述其語。丁日昌恐洋人情性無常。或又中變。即於談次。請戈登將應答之語。親書洋字一紙留存。以免巴赫二人藉口。並繕譯節略。由戈登等函稟到臣。閱其與巴酋問答之詞。首言洋槍隊兵。頗多不諳兵法。朝夕飲酒。兵丁自去自來。遇事便與官軍作對。只知增添口糧。不想作事。因此數層不妥。故戈登立意相勸遣散。次言巴夏禮是為中國地方起見。並非多事。屬臣不必與之鬬氣等語。臣先已備文劄復巴夏禮為述兩軍戰事。常勝軍會合官軍。與官軍獨自分路攻勦之顛末。與常勝軍近日底細。所

以議裁之故。並告以現在辦法。係酌留得力礮隊六百人。槍隊三百人。海生輪船數十人。已及原額三分之一。並非全裁。且前敵各要隘。皆有重兵駐守。上海後路。無虞竄入。以力破巴酋等藉詞要挾之端。一面即飭戈登李恒嵩丁日昌迅速照辦。催代理關道應寶時籌借銀兩。交知府賈益謙。齎往崑山。節次據稟連日發餉收取號衣洋槍。挨次撤遣。於二十五日遣散淨盡。以該軍兵勇向挾外國人以自重。外國一人有挑唆。兵勇即從之肆行無忌。先將外國兵頭撤遣。厚給川資。限三日內出城。違者嚴辦。次即遣散中國兵勇。按路途之遠近。年分之深淺。打仗之受傷與否。

酌給盤費。驅令出城。不准逗遛生事。均已貼然就道。查外國弁目一百零四名。受傷頗多。除月餉外。按名酌給賞卹達費自七十五圓。以次遞增至四千圓不等。勇丁除月餉外。其分領賞卹者共二千二百八十八名。自兩圓以次遞增至一百圓不等。又海生輪船礮船。暨通事書識等分別給賞。共用遣散經費洋十二萬二千八百圓有零。又補給月餉六萬圓有零。所有軍械洋槍帳篷號衣船隻大小礮位。全數呈繳驗收。現留礮隊六百名。經臣委派副將羅榮光等管帶。調紮蘇城外之滸關。留外國兵頭十一名。幫同教習。聽管帶官號令約束。已與戈登議明。隨後如撤遣回

國只加給一月口糧。其槍隊三百名。暫留崑山。交李恆嵩督率巡防。並留外國兵頭一名。隨同彈壓。以免各流氓冒充滋事。各兵丁改穿中國號衣。約計每月口糧共需一萬數千兩。仍由關道籌撥。此後逐漸訓練。操縱由我。自不致另生枝節。臣查常勝軍利器在礮火。而洋弁貪恣。兵勇驕悍。錮習殊深。久為蘇省隱患。兩年以來。每思乘機善遣。徒以軍事方棘。外人把持。未易就理。現值蘇常肅清。戈登辭退。竟肯主持議撤。雖已夏禮赫德從中阻撓。戈登猶為我出力。多方排解。十餘日間分別遣留。糜費固多。而辦理甚速。可免後來無窮之憂。實屬真心要好。始終如一。彼既不

肯領收銀兩。自應請
旨再行優獎。閔戈登似欲邀
賞黃馬褂。以為歸國寵榮。足見向慕中國之殷。查戈登自上年春
間。會帶常勝軍。協同官兵。攻克福山。解常熟之圍。又克復
大倉州崑山吳江各縣。及蘇州省城。本年克復宜興溧陽
縣及擊退揚厙竄賊。攻克常州府城。均屬異常出力。厥功
甚偉。可否
特旨頒賞黃馬褂。出自
逾格鴻施。再據上海來信。巴夏禮以常勝軍既經裁遣。欲另議教
練良法。仿照外國章程。保守永久。其意仍不過攬我兵權。

耗我財力。臣擬添調數營駐守上海附近地方。屬戈登先為轉商。應由臣處調度。不便再准英官干預。戈登似以為然。但不知巴夏禮與英提督薄朗有無異議。俟該酋等如何辦難。再行相機妥辦。

諭內閣據李鴻章奏。戈登部署所帶之常勝軍。甚屬妥協。請旨嘉獎等語。戈登自上年春間會帶常勝軍。協同官兵攻克福山。解常熟之圍。又克復太倉州崑山吳江各縣。及蘇州省城。本年克復宜興溧陽縣。並擊退揚庫竄賊。攻克常州府城。疊著勞績。茲復將常勝軍布置妥協。俾克經久利用。不但始終奮勇出力。且能申明中外和好大體。殊堪嘉尚。戈登著賞穿黃馬褂。賞戴花

翎。並頒給提督品級。章服四襲。以示寵榮。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裁遣常勝軍連日辦理就緒各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照該撫所請。賞給戈登黃馬褂花翎並提督章服四襲矣。常勝一軍。貪恣驕悍。本為蘇省隱患。經李鴻章設法裁遣。酌留礮隊六百人。槍隊三百人。分紮滸關崑山等處。籌辦甚屬周妥。惟據稱先將外國兵頭撤遣。厚給川資。限三日內出城。次即遣散中國兵勇。酌給盤費。驅令出城等語。外國兵頭遣散後。現往何處。是否在上海逗遛。中國兵勇均已貼然就道。是否各回本籍。抑仍在蘇滬一帶。結隊成羣。李鴻章嚴密查察。此等強悍之徒。業經遣散。斷不可令其復行聚集一處。滋

生事端。已夏禮以上海地面應由中國派兵保護。俾該國得以
遣退住守弁兵。該國固為節省經費起見。但中國地土用中國
官兵保護。亦屬理所宜然。上海附近地方應分撥勁兵數百駐
守。既可操練西洋礮法。兼以保衛洋人。係屬一舉兩得之事。至
程學啟所部之軍。素為洋人信服。駐防上海。非此軍不可。本日
據總理衙門王大臣奏。已與住京公使言定。李鴻章可即照辦。
不可再行更調他軍。是為至要。
辛亥。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詳陳辦理俄國分界委曲情由一摺。

等因欽此。隨復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內閣。茲據明誼等奏。行文俄國約派使臣前來商辦。安插內服哈薩克等人眾一摺等因欽此。芬等應即恪遵疊奉

諭旨。迅速行文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使臣議單。催派分界大臣等前來換約。以完巨案。惟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稱。現查卡內之地。均有關礙蒙古游牧。儻萬不得已。必須安置之時。僅可在北八臺等處量為變通。暫行安置。臨時有無掣肘。尚難豫定等因。又准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等咨稱。詳覈委員呈遞圖說。若以該使單內指出界址。以唐努山為界。不但該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

額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所屬十牛彔全被俄國包去
且與各總管地面人户俱有關礙查此十牛彔人丁户口
不下萬餘若另覓地方安置不但該唐努烏梁海每年有
缺
貢物且查卡内地面俱係奉
旨賞給喀勒喀兩部落王公扎薩克世守游牧處所誠恐該王公
不肯讓出即使暫為允從日後難免滋生事端現經該參
贊大臣具奏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該王公等妥為商議令其讓出各等語又塔
爾巴哈台委派查勘内空閒地址東路委員富勒斐音圖

現已回城。據稟庫爾喀拉烏蘇一帶。內有空地。臨時可以暫為安插。北路委員巴霞雅未查回。諒亦尚可安置。旋於二月二十六日。伊犂委員色布貞泰回塔。帑等詳詢伊犂卡外情形。據該員回稱若以常住卡倫為界。不惟與索倫四愛曼人等生計均有窒礙。且卡內實係無地安置內附夷人。伊犂索倫錫伯並回莊耕種地畝。均在附近各邊卡內外一帶地方。其察哈爾左翼牧場。在西山庫庫托木卡倫之外。額魯特上三旗牧場田地。在復設之鄂爾果珠勒沙勒雅斯奇奇罕等處卡倫以內。若照該使臣議單指出伊犂北邊。與塔爾巴哈台毗連之沁達蘭卡倫起。轉向東

南那林哈拉哈順入沙土山口。兩處軍臺卡倫之路。直至與阿克蘇接壤之穆蘇爾冰嶺。作為邊界。即被俄國將庫庫托木卡倫外察哈爾左翼牧場常住之匡果洛鄂鑾回番兩處卡倫。及圖爾根河奎屯河源格根河源。並復設之鄂爾果珠勒沙勒雅斯等數處卡倫全行包去。查圖爾根奎屯兩河之水。灌澆索倫鑲紅鑲藍兩旗官兵耕種田地。其常住之匡果洛鄂鑾回番兩處卡倫以內。係索倫牧放牲畜砍伐柴薪之地。沙土山口內。現設查貨稅局。沙土山口外一帶。皆係上三旗額魯特游牧地畝。若被該國包去此數處地方。不但索倫四愛曼及納糧回子人等。無處牧

放耕種採薪之水灌澆田地且又有礙於抽收課稅及換防回疆官兵往返之道路再俄人議定邊界之後必赴伊犂各卡倫外建立界牌鄂博及設卡築堡移兵住守俄人日聚愈多不特將來釀為心腹之患而四愛曼人等儻因俄人偪近該各營游牧之地及被包去牧場田地豈能甘心忍受定必聚眾强行攔阻協領前回伊犂目覩四愛曼人等情形若以常住卡倫為界目下必致釀成巨案懇暫緩行文換約將伊犂地方情形詳加斟酌妥商籌辦總期彼此相安等語芬等細閱委員色布貞泰稟稱各情該使前來會議時竭力婉商令其將近卡有礙之處讓出或肯

仿照東界條約。向有中國人游牧。仍准中國人照常耕牧。方可目下相安。恐該使仍不能允從。其被包去之蒙古及哈薩克布魯特等部落。其甘心胥從者。只可聽之。其中有誓志歸我者。芬等自應各就所部趕緊設法安置卡內。茲准烏里雅蘇台來文。現已具奏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喀勒喀兩部王公令其讓出游牧地方。如蒙俞允。唐努烏梁海人眾。尚可安置。科布多有北八臺可暫安置覆文。塔爾巴哈台南邊。尚有空曠之地安置。惟伊犁不但無地安置內附夷人。又聲稱索倫四愛曼人等均與俄人素有切齒之讎。若俄人不讓出卡外地方數百里。必致釀成

巨釁。並未豫將內附之夷人籌畫安置。四愛曼人眾設法撫綏。切實咨覆。現又據委員色布貞泰稟稱關礙各情。更甚於該將軍奏咨數倍。若即行文該國催派使臣前來。照單定議。該使一見約文。必即前來。屆時拏等若再令該使退讓。豈肯允從。若照依該使臣議單毫無更改。索倫四愛曼人等。若不甘心。定與該國尋搆釁端。拏等前已行文該西悉畢爾衙門。約派使臣前來商辦。並經奏請

諭旨。可否照單換約等因。各在案。拏等再四思維。惟有先行飛咨伊犂將軍常清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迅將查明各該處卡內地方。究係何處可以

安置烏梁海蒙古及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眾。即可永遠相安。分界之後。應如何設法籌辦索倫四愛曼人等。即可不與俄人尋搆釁端。豫為斟酌妥善。一併咨覆前來。彼時計期亦可奉到前次奏請

諭旨。及接准俄國覆文。如果該使因有商辦之語。不肯即來。或派兵隊來至各卡倫外侵占地方。或逞兵要挾。奕等仍派員出卡。以理曉諭。告以准照該國議單辦理。令其靜候換約。一面行文伊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一體照辦。至伊犂之索倫等營。恃強敢戰。常清既知上年勝不可恃。不能持久。戰守兩難。自能嚴加約束。剴切曉諭。不准再起兵端。儻再

與開伏。此案更難收束。相應請

旨飭下伊犁將軍常清迅將如何安插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人

眾及約束曉諭四愛曼人等。不准向該國搆釁之處。責成

該將軍速籌妥善。迅即切實查覆前來。以便弩等再行催

令該使臣來塔換約。儻該將軍仍不能妥速查覆。弩等萬

不敢率行換約。致貽後患。如再推諉耽延。另生枝節。所關

匪輕。

明誼等又奏。疊接常清覆文。只言空礙。其如何安置撫綏

一切事宜。毫無措置。據該處委員色布貞泰稟稱。何處議

分屢經請示常將軍總未指實。協領一人萬不敢擅主。伊

犇尚有協領七員。惟協領扎珠哩二品頂帶佐領穆克德柯二員。專辦夷務。甚為熟悉。又協領烏勒西春亦極能事。若將該三員調來塔城。隨同辦理。必可得力。拏等將摺柬先行咨明常清屬其將扎珠哩穆克德柯烏勒西春三員。趕緊飭令該員等將伊犇應如何安插各哈薩克布魯特人眾。及撫綏索倫四愛曼人等。並善後各事宜。斟酌妥善。一俟俄人到來。即與之換約。庶外患可息。內患不作。相應請

旨飭下常清速即遵辦。萬勿推延。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明緒等奏遵旨籌辦勘界事宜及奏

調協領等員差委各摺片。覽奏均悉。前因西路分界事關緊要。曾於四月初九日。諭令明誼明緒等查照總理衙門議覆各摺。詳為剖辨。所有烏科二城及塔城所屬關礙情形。或讓地安插。或照舊游牧。相機妥辦。如俄國不肯派員前來。則告以條約內原有西界商辦。不限日期之語。冀該國知要求不遂。自行轉圜。至各城所屬人眾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辦理之處。並令常清等迅速查奏。茲據明誼等奏接准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咨文。卡內蒙古游牧。現均設法籌畫安置。其塔城所屬地方。亦尚有空地可以暫為安插。惟伊犁卡外情形。據委員色布貞泰聲稱若以常住卡倫為界。不惟索倫四愛曼人等生計有礙。且卡

內實係無地安置。儻不將此事斟酌妥善。遽催俄使前來換約。該使豈肯允從。請飭伊犁將軍速籌辦法咨等語。自係尚未接奉四月初九日諭旨。故有此奏。俄國議單所指灣入內向。將常住卡倫包去多處。實與條約相背。明誼明緒當恪遵前旨。力與駁辯。或令於卡倫外讓出若干。如該國不肯派員前來。亦當給與照會。遵照前諭各節。明白曉諭。待其自轉。不可稍有遷就。至豫籌安置人眾地方。最關緊要。常清既咨照明誼等以常住卡倫為界。大有關礙。究竟常住卡倫之外。必以何處為界。方無關礙。常清何以並不咨明明誼。殊屬顢頇。著常清先將卡倫以外應由何處定界。迅速咨照明誼。並將安插哈薩克布魯特人眾

及約束四愛曼人等不准向該夷搆釁之處。迅速妥籌辦理。一面奏聞。一面咨照明誼等遵辦。毋得再事耽延。並著該將軍及麟興廣鳳奎昌等嚴束所部人眾。如俄國兵隊不來侵占地方。概不准先肇兵端。以弭邊釁。明誼等所調協領扎珠喀穆克德柯烏勒西春三員。並著常清迅飭赴塔以備差委。

庚申。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大西洋使臣阿穆恩自前月十五日到津。懇求互換元年所定條約。經臣崇厚代為具奏。其時總理衙門王大臣因該使不候展限。先行前來。即應及該使或另有要求之件。曾於奏請

簡派大員會辦換約摺內。附片聲明。條約暫緩用

實。俟查勘有無別情。再行奏明辦理。旋據該使聲稱。換約後尚有

會商事件。並先將照會底送臣崇厚閱看。當經臣崇厚函

致總理衙門。查其照會。係欲求在澳門以西各海口通商

等情。時臣薛煥因連日檢查案據。尚未起程。與總理衙門

王大臣公同商酌。該使如此肆意要求。亟須設法以折其

方張之焰。因再四熟商。祇好將元年所定條約內。有中國

澳門設官。與各國領事官住劄澳門無異之語。向該使會

商酌為刪易。庶可杜其過肆要求之漸。迨臣薛煥於五月

初十日抵津後。又與臣崇厚會商。遂與該使約定十四日。

在公所相見議事。並在公所換約。該使屆期前來。先將全
權憑據互相閱看。即云請將條約互換。臣等答以條約尚
未蒙
大皇帝批准。因其中有應酌商之處。該使聲稱條約業經該國主
批准。須俟換約後方可再行商量改約之事。臣等察其詞
意。明係有意欺誑。欲將條約換到彼手。仍申前說。求開西
路各口。而我所與商之事。則指為條約已換。無可更易。臣
等遂以中國所商者並非改約。爾既可商量更易於互換
之後。何妨變通商酌於未換之前。該使料難逞其詭謀。遂
謂條約既不帶來。是定議不肯互換。因即悻悻而去。嗣於

十七日送來照會。內稱本大臣登時即行回澳。並附請呈國政書一紙。臣等即日給與照覆。仍逐層與之辯論。以冀該使尚服理說。或可借此羈縻。以便酌商換約事宜。並由臣等派委候補道文廉天津府知府恩福於十七日前往該使行館開導。藉以轉圜。詎該使竟於十八日卯刻搭坐輪船回澳。臣等查約內所載澳門設官一節。於體制稍有窒礙。且因該使先有要求事件。是以借此與之剖辯。以杜其無厭之請。但會議時不過就條約原文。仍設官員字樣與之講解。而以中國官員向無懸旗之制。所載與各國領事懸挂旗號無異等語。亦應節刪為詞。乃該使概置之不

理。是日未將條約互換。遽爾南旋。殊出情理之外。因思海外諸國所來公使。雖甚桀驁。亦從無似此行徑。況欲增改條約。端開自彼。我僅於條約中未盡善之處。與之公平商酌。即條約未經帶來。亦不過少需時日。該使何為決絕如此。臣崇厚接見英國領事德呢克。據稱此次西洋來使阿穆恩性情急躁。況換約之事理應和同商辦。斷無不妥之理。曾向其勸導。彼亦不肯聽從。殊難理說等語。臣等查該使急於回澳。或因臣等破其詭謀。彼既不能得其所無。而我轉欲去其所有。是以故作為難。以期將來兩不增減。換約了事。但彼既已起程。斷無再行挽留之理。即將來該國

或藉口中國不與換約。前來饒舌。中國即執定未滿二年期限。且係該使阿穆恩不肯商換。亦不患無詞折服。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將期限未滿。該使即前來換約。並欲於換約後多所要求。中國不得不將條約窒礙之處。與之豫行會商。該使即遽行回澳各情形。照會各國住京公使。俾知曲在彼而不在我。庶素與該國交厚之人。亦不能代為徇庇矣。

御批。該衙門知道。單二件併發欽此。

西洋國使臣照會

為照會煩為轉達事。照得貴大臣奉
大皇帝著作為全權大臣。互換同治二年七月定約章程。茲因約
未互換。本大臣將此緣由預言明一書。附在公文內請貴
大臣轉呈
貴國政本大臣。本日已將此預言明鈔錄。照會住京各國欽
差大臣。相應先行告知。本大臣登時要回澳。為此照會。
照會內附預言明一書
預言明照大西洋國大君主
大清國
大皇帝所立定和約章程。在天津同治二年七月畫押用印為據。

計五十四款內。理應二年之中互換。雖是全權大臣所定和約章程。該國之主。不准批行。當先行告知。大西洋國與大清國所定約章程。雖在天津約定。但在京裏定立條約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圖印。其時全權大臣崇並未會議商量。而立定和約。該大臣在天津畫押。大西洋國既無推辭之意。已解於大西洋國大公會約議允承。大西洋國大君主批准。特派本大臣授欽差全權前來。以憑與大清國全權大臣互換和約。本大臣去年六月到澳時。即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接照覆未題和約章程不能互換一語。本大臣來津後。

大清國欽命全權大臣薛與本大臣辦理約定五月十四日會議彼此將所奉

上諭公同較閱後

大清國全權大臣始言奉

命在約內商量有些更易本大臣當經詳言此事先未言明自不能從不應更改大西洋國大君主批准之和約章程互換之後本大臣既授全權大臣住中國可允商量易約之事各大臣會議之先要商量更改和約與本國有損壞切想必有不換之定意相應作罷會本大臣即要回澳先將此預言不服中國未及互換和約各情形具奏大西洋國大

君主御覽。以為便宜定度。

給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附來公文一紙等因。查貴國

與中國議立和約。載明俟兩國

御覽。彼此批准互換。其意蓋謂彼國批准。而此國不批准。仍未便

互換。並無絲毫勉强之意也。緣立約乃萬年和好之事。必

於兩國有益。彼此均無損礙。方可行之永久。若有偏損之

處。自應於未互換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將如何取益防損

之處。預為言明。方免日後不便。此乃情理之至。今本大臣

等欽奉

大皇帝諭旨。命與貴大臣商酌。況所商之事。於貴國並無所損。自當會議妥酌而行。且貴大臣自謂東授全權。換約後可允商量易約之事。既可商量於互換之後。何難稍為變通。商量於未換之前。況去年六月間。我總理衙門給貴大臣照覆。亦曾有中國與貴國所立條約。尚未能互換之語。原因其中有窒礙之處。故云未能互換。欲俟貴國全權大臣前來。方可彼此互為商辦。此時尚未屆兩年期限。即趁此會商。亦不為遲。乃貴大臣五月十四日在公所相見。本大臣等將

大皇帝飭商之件。略題數語。貴大臣即起身回寓。不允相商。貴大

臣如此舉動。似有輕藐之意。各國在中國之欽差大臣凡
遇商辦事件。從無似此行為。況本大臣等乃係奉
命飭與貴大臣商辦事件之人。尤不應稍有輕視。如貴大臣不以
中國
大皇帝之命為重。是不以和好為念。其必有不換約之定意。此責
任在貴大臣。並不在本大臣等也。除將附來公文一紙轉
寄總理衙門查覈外。相應照覆。
戊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上年五月間。臣恆祺
欽奉
簡派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丹國使臣拉斯勒福議立條約。

聲明以一年為期。或在上海。或在天津互交。當經臣衙門

奏蒙

聖鑒在案。茲據英國公使威妥瑪照會。內稱大丹國因去年定約。

即欲互換。特派水師副提督壁勒不日到滬。希為奏請中

國

大皇帝特簡相等大臣。赴滬妥辦等因前來。伏查丹國議立和約。

係於上年五月二十八日畫押。現在正屆一年換約之期。

英國公使代請奏明

派員前往上海互換。亦與原議或在上海互交之說符合查各國

公使向多造作文員職分。茲丹國特派水師副提督前來

臣等擬請就近於蘇省武員內或提督銜或候補提督簡派一員。會同江蘇布政使劉郇膏。與丹國公使接晤。將上年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恭用

御寶後。條約各本。發交三口通商大臣。遣齎上海。交派出換約之員。祇領辦理。

奉

上諭著派提督李恒嵩布政使劉郇膏將上年與丹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丹國換約屆期。請

派員互換一摺。丹國前立條約。聲明以一年為期。或在天津。或在上海互換。茲屆互換之期。據英國住京公使威妥瑪呈遞照會。內稱丹國現派水師副提督壁勒前來。不日到滬。請派員互換等語。著派提督銜李恆嵩會同布政使劉郇膏將上年與丹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即由李鴻章諭知遵辦。其條約各本。著俟崇厚派員齎送至滬時。即交李恆嵩祇領辦理。李鴻章於一切事宜並著督同商榷。以臻妥協。並令軍機處將寄諭摘錄。一併發往。如該使向李恆嵩索看憑據。即可給與閱看。李恆嵩原係提督銜。此次摘錄諭旨內特將銜字節去。俾得取重外國設該使並未索閱。李恆嵩等亦可於照會該使文內敘用。俟換約

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英
國照會一件著鈔給閱看。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頃據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丞相伯爵祿
斯色爾寄字。內以大丹國因去年與
大清國定約。今欲互換。特派水師副提督壁勒前往中華。不日
到滬。貴大臣當即代為轉達
大清國查照。又以前次丹國大臣進華。貴大臣篤誼相待。此次
仍須襄幫等語。知照卜大臣前來。本大臣查丹國條約內
載換約一節。或在天津。或在上海均可。即希貴親王奏請

貴國

大皇帝特簡相等大臣赴滬與壁大臣妥辦是幸。為此照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同治三年。甲子。六月。癸酉。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據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明通呈報。正月二十七日。據俄羅斯楚爾海圖卡倫小瑪雨爾阿里克三達爾前來告稱。俄羅斯伊宛等六人。於上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外捕牲。越界捕殺黃羊一隻。因天晚在閒散富寧額等家存宿。被賊竊去騸馬三匹。曾許卡兵那蒙阿等四歲牛一隻。求為代找。並曾給羊二隻。仍未找獲等語。等以察關俄人越界捕牲。該卡官兵有失察容隱情事。必須嚴審究辦。當即劄飭該總管明通。緝獲偷竊馬匹之卡兵那蒙

阿色清額。莫哈拉等解都。督辦刑司各員。逐一嚴訊。緣
那蒙阿係哷倫貝爾正紅旗索倫甲兵。同治二年十月間。
那蒙阿與同旗甲兵色清額。莫哈拉等。跟隨驍騎校愛通
阿值守額爾得呢托羅輝卡倫。是月十八日。色清額那蒙
阿向愛通阿告假。二十五日下晚。俄羅斯伊宛等六人。背
槍騎馬。到那蒙阿鄰居卡兵朱明阿。閒散富甯額等家分
住。後有色清額與莫哈拉同到那蒙阿家閒談。那蒙阿起
意。說俄羅斯人等。係越界偷捕之人。若將其馬匹偷竊。責
錢俵分。伊等不敢控告。是夜前往朱明阿等家。將俄羅斯
伊宛等騎馬偷竊三匹。莫哈拉分得馬一匹。折還大利號

鋪民王九歲欠債。色清額分得馬一匹。折還閒散巴里米
或藥債。那蒙阿分得馬一匹。暫留幼丁嘎勒桑家餵養。均
未向告知竊情。二十六日。伊宛我向那蒙阿訴說被竊情
由。求代我被竊之馬。如能找獲。許給四歲口牛一隻。若尋
我不獲。仍給羊二隻酬勞。旋經俄羅斯瑪兩爾向巡卡總
管巴勒丹多爾濟處呈控。將該三犯拏獲。質之閒散巴里
米或。商民王九歲。幼丁嘎勒桑等。供認埠不知竊情。查理
藩院俄羅斯事例。內載凡各卡倫如有未帶軍器行竊者。
當時拏獲。鞭一百示眾。其所竊馬匹牲畜物件。給付事主
外。初次一倍罰取五倍。又俄國續增條約第十條。內載查

辦邊界大小事件。俱照此約第八條。由邊界官員會同查辦。其審訊兩國所屬之人。俱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又遇有牲畜。或自逸越邊界。或被誘取。該處官員。一經接得照會。即行派人尋找。並將蹤跡示知卡倫官兵。其係逸越尋獲者。或係被搶。查出牲畜。俱依照會之數。將所失之物尋獲。立即送還。如無原物。即照例計贓定罪。不管賠償。又刑律內載。竊盜已行。而但得財。併贓論罪。為從者各減一等。又例載奉天旗民人等。偷竊馬匹案件。俱照盜牛例治罪。又盜牛三隻。枷號四十日。杖一百各等語。此案若援照理藩院事例。一倍罰取五倍。數與續增條

約不符。此後遇有案件。恐致兩歧。那蒙阿色清額莫哈拉
等。均係坐卡甲兵。於俄羅斯等越界。並不加意稽察。復屬
敢偷竊。實屬不知法紀。應即革去馬甲錢糧。銷除旗檔。可
否照續增條約第十條內載各照本國法律計贓定罪。不
管賠償。按照律例。將那蒙阿照為首盜牛三隻例。擬枷號
四十日。杖一百。色清額莫哈拉等為從。減一等。各擬枷號
三十五日。杖九十。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理藩院。覈議示覆遵辦。其額爾得呢
托羅輝卡倫坐卡之驍騎校愛通阿。內固爾畢合里卡倫
坐卡之恩騎尉額勒登額等。於俄羅斯越界。既已失於覺

察。又失察那蒙阿等行竊。並准卡兵擅離值守。實屬玩懈

已極。應請

旨將驍騎校愛通阿。恩騎尉額勒登額等。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懲

儆。那蒙阿等所竊俄羅斯原馬三匹。並現由那蒙阿名下

追出謝羊二隻。劄飭呼倫貝爾總管明通。派員送交俄羅

斯楚爾海，圖卡倫瑪兩爾查收。易換字據。以備存查外。查

富甯額。朱朗阿。容留俄羅斯等存宿。以致夜間被竊馬匹。

又不報官。實屬不應。富甯額。朱朗阿。均請照不應重律。各

擬以杖八十。俄羅斯伊宛等六名。攜帶軍器。私越邊界捕

牲。亦屬違約。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該國住京公使邊界大臣將伊
宛等按該國法律治罪並嚴禁所屬之人不准再行越界
以敦和好而重條約
御批愛通阿額勒登額均著交部嚴加議處餘著該衙門議奏
甲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貴州田興恕殺害教
民一案辦理及今瞬將三載從前法國使臣哥士者在京
疊次請將田興恕戴鹿芝趙畏三論抵經臣等援據中國
律例力與相持比及柏爾德密到京疊催復經臣等執持
中國罪犯逢
恩減等定例再三曉譬始據聲稱田興恕雖奉革職拏問之

旨。並無審訊羈禁之實。如不將伊監禁。礙難空言完結。臣等當以
事有轉機。奏請
飭下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即將田興恕查提到省照
例羈禁。仍由勞崇光張亮基在黔東公查辦。按律定擬等
因。於上年十月二十四日。奏
准行知在案。乃田興恕不知何時蓦回原籍。湖南巡撫惲世臨並
不詳查。遽有留辦鳳晃防務之請。本年二月十二日。欽奉
諭旨。將此案前後辦理一切情形。詳細
諭知。令該撫將田興恕押解入川。聽候查辦。或選其平日相信之
人。密告以朝廷曲全之意。使之知感知懼。帖然就道。

聖諭奏曲周詳。無微不至。惲世臨宜如何悉心體會。一一遵奉施行。乃比及奏到。於密告曲全一節。一則稱駱秉章向為田興恕所感服。秦員必能傳諭。以安其心。不令有所疑畏。再則稱湖南在省官紳。查無田興恕親信之人。是緊要關鍵。惲世臨竟未密傳田興恕知曉。及至續行奏到。仍未據報田興恕由楚起程確期。是惲世臨奏留田興恕在楚。辦理甚遠。

旨催令田興恕赴川。辦理轉遲。復於四月初八日。欽奉

上諭。以惲世臨前奏田興恕有二月十六日起程之說。何以至今尚無就道確期。并告以當此事有轉圜之際。豈容該革員

遲延不前。致生枝節。此外如二月十四日。密寄崇實。駱秉章。勞崇光。張亮基。揮世臨。

章。

上諭一件。三月十四日。密寄崇實。駱秉章。

上諭一件。無不

指示詳明。委婉周至。乃至今距四月初八日。欽奉

上諭最後之期。又兩閱月。不獨四川崇實。駱秉章。並無奏報提到

田興恕信息。並湖南揮世臨仍未有奏報田興恕由楚起

程確期。實屬不成事體。田興恕驕侈荒淫。貽誤軍務。屢被

彈劾。律以軍法。原應從重治罪。轉因牽涉外國。曲予矜全。

以維體制。

聖諭周詳。該將軍督撫等自應敬謹體會。乘此機會。妥為設法。迅速完結。以維大局。臣衙門辦理此件。連年以來。實已舌敝脣焦。智盡能索。甫得有此轉機。現在該國使臣柏爾德密尚覺可以理喻。計其到京已逾一載。轉瞬更易。設或如哥士者輩復執論抵之說。將更何從措手。該將軍督撫等儻再彼此觀望遲延。坐失事機。駟至翻異前議。大為決裂。既陷該革員等以重罪。又於

國家體制。大有妨礙。不得謂非觀望遲延者之咎也。相應請

旨飭下崇實。駱秉章。勞崇光。惲世臨。張亮基。恪遵歷次欽奉

諭旨。迅即妥籌。剋期完竣。毋再稍延貽誤。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日久未結。請旨飭催一摺。教民一案。前經總理衙門。與法國住京公使再四辯論。稍有轉機。疊經諭令崇實駱秉章。將田興恕羈禁在川。一面由勞崇光等。在黔辦結。嗣據惲世臨奏。田興恕已回原籍。並請留辦鳳晃防務。當經傳旨嚴行申飭。諭令該撫趕緊派員解赴川省。並令將朝廷曲予矜全之意。密為宣示。乃據據惲世臨覆奏。並未將曲全一節。設法曉諭。亦無押解起程確期。復經寄諭嚴催。迄今又閱兩月。仍未據奏報起程。惲世臨於疊奉密諭詳示之件。竟未能悉心體會。迅速遵辦。一味顢頇遷就。設因日久稽延。致此事另生枝節。總由該撫冒昧糊塗。將已

成之事。敗壞決裂。自問當得何罪。著該撫恪遵前旨。迅飭委員呂鳳藻等。押令田興恕剋日起程。不准再有遲延。崇實駱秉章仍著派員迎提。俟到川羈禁後。迅速馳奏。一面飛咨黔省辦理。勞崇光張亮基。俟田興恕到川。即將此案趕緊辦結。崇關中外交涉。當此事有轉圜之機。斷不可稍涉因循。致貽口實。該將軍督撫等務各懷遵疊次諭旨。迅籌妥辦。儻再觀望遷延。致令頓翻前議。貽誤事機。屆時該將軍督撫。縱欲顧全大局。不知何從措手也。原摺著鈔給閱看。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三月十四日。據鎮白旗蒙古步軍校松壽等稟報。據看街兵聲稱。金魚胡同

官房內居住之本旗步軍校雙興街門西邊。有一外國人因傷致命。已被英人抬去等情。到臣衙門稟報。臣等當以事關外國命案。無論因何故釁。總須立即往查。豫杜將來狡執。即經臣文祥臣崇綸親往該處查看。雙興街門牆下。存有血跡。住房門窗。均各損壞。揆其情形。係該外國人闖入雙興住屋。旋經被傷。至街門外身死屬實。正查詢間。據英館譯官柏卓安來署面稱。傷死英人。名嗌咻。係十四日夜間之事。如果地面官當時告知該館。該夷人尚可望救。其意竟欲諉過於地面官。臣等告以中國律例。夤夜入人家者。本係格殺勿論。地面官遇有事件。例應先報本管

上司。不能逕報外國公館。此係向例如此。該繙譯無可置辯。惟云無論如何辦法。總宜將兇手究出。方有着落。臣等當派本衙門章京成林。將雙興之妻王氏。及步軍校松壽。及看街兵傳至總理衙門詳訊。據王氏供稱。三月十三日晚。氏夫在外上班。氏帶同女兒睡覺。五更時聽見有人入門。勢將用強。氏即喊叫。其人跑出。即聽外面打鬧。不知均係何人。天明時。聞看街人云打傷外國人等語。據松壽供稱十四日黎明。據看街兵聲稱金魚胡同第四層官房內居住之雙老爺街門西邊。有一外國人被人打傷躺卧。職前往查驗。該外國人旋即身死。隨有外國一人。自稱英國府

白大老爺。令人將屍身抬去。餘不知情等語。據看街兵供稱。十四日黎明時。遠遠聽人喊嚷。我至金魚胡同。見西段第四層官房。有一人係外國模樣躺卧。頭上手上有傷。隨即到廳回稟。別的事小的不知各等語。臣等隨飭章京成林。帶同東城正指揮李源。前往英館相驗。該英人頂心頭顱左臂左手左髀。均有刃傷。委係因傷致命等因。查英人嗤咳。黃夜入雙興住屋。本屬不合。無論被何人刃傷致死。實屬禍由自取。原可置之不論。惟該國使臣總欲確知何人下手。嘵嘵執辯。並據送來照會。仍係歸咎地方官不早到該館送信。以致不能及早醫治。因流血過多身死。臣等

辦給照覆。復申前說。告以中國地方官。遇有事故。應先報該管上司。嗣後遇有此等之事。應令一面照例報總理衙門。以便轉達各館並令嚴禁館人。勿再擅入人家。自無此事。前使臣卜魯士臨行時。復提此事。若不將兇手拏獲。不但同國無以復命。且恐日後再有此等事件。臣等允其查拏兇手。惟不能論抵。亦不能限以時日。復辦給照會。告以現已行文步軍統領衙門傳知各地面。嗣後遇有軍民不得已格傷外國之人。務須就近與各館送信。並將行步軍統領衙門原文。暨步軍統領衙門咨送劄稟。鈔給閱看。卜魯士始無他議。旋即起程回國。咸妥瑪到京後。尚未提及

此事。將來即或不免稍有枝節。大致總以中國定例。責成無故入人家。如被格殺從不議抵。力與之爭。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三年六月初五日。軍機處交出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拏獲偷竊俄羅斯馬匹人犯。審明定擬。並請將失察各員。交部嚴議一摺。奉

旨交通阿額勒登額。均著交部嚴加議處。餘著該衙門議奏。欽此。

臣等伏查那蒙阿等三犯。俄羅斯伊宛等六人。越界捕牲。起意糾同偷竊馬匹。那蒙阿並誆稱代我。受謝羊隻。經該瑪爾爾在總管處控告。該將軍於訊明後。飭將所竊馬匹

及詐騙羊隻。如數追出給還。所有那蒙阿等三犯。自應按
照中國律例。革去馬甲錢糧。銷除旗檔。分首從擬以枷杖。
方與條約相符。毋庸援照理藩院罰取五倍事例辦理。以
免紛歧。其容留伊宛等存宿之富甯額。朱朗阿。經該將軍
照不應重律。擬以杖八十。亦應如所擬辦理完結。除由臣
衙門照會該國住京公使。轉行伊邊界大臣。將伊宛等按
該國法律治罪。及原參失察俄羅斯越界。並卡兵行竊之
驍騎校愛通阿。恩騎尉額勒登額。現經奉
旨交部嚴加議處。應由兵部彙辦外。相應請
旨飭下該將軍嚴飭坐卡官弁。認真巡察。嚴禁該國人等。嗣後不

得私行越界捕牲。以杜釁端而靖邊塍。

御批。依議。

戊寅。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㚟等前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恭錄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二月初九日。欽奉

上諭二道。並照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勘界辦法原摺。先後行令照辦前來。㚟等前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來覆文。仍以㚟等約其使臣復來塔爾巴哈台會商。係不遵條約。及我國指駁。仍欲爭論占界。又稱照該國議單。以大嶺大河。及常住卡倫為界。所有卡外住牧蒙古。哈薩克。布魯特

人眾。應歸該國。並未占索倫四愛曼人等居住之處。又稱我總理各國衙門。雖有令將邊界事宜。妥為商辦之語。並無令其讓出一二百里之意。此語係奕䜣等擬給照覆時。擅自添出。至西邊勘界事宜。不能照依東省條約辦理。並令奕䜣等迅將或照該國議單指出界址。毫無更改。抑或背約仍堅執侵占不應得之地。咨覆該國。該總督即照奕䜣等咨覆之語。或派該分界大臣來塔爾巴哈台會議。抑或具奏該國主。將該分界大臣撤回停辦等語。咨覆前來。奕䜣等詳閱俄人此次覆文。仍堅執該國議單。毫無更改。方肯前來換約。惟既稱前由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給該國住京大

臣照會內。實有妥為商辦字樣。又有抑或奏明該國主停辦之言。其或來或不來。既在兩可。則其或讓或不讓。即可相商。今令弩等迅即咨覆。查停辦二字。已經出自彼口。即可乘此而入。弩等商酌。止可先申明該使臣繕單所指界址。其中多有含混不清之處。是以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貴國住京大臣議定。仍令我兩國分界大臣妥商辦理。准貴總督咨覆。亦稱實有商辦之言。何能即以含混不清之議單。即定界址。貴總督雖稱未占索倫四愛曼人等居住之地。查該索倫人等牧場田地。皆在夏設及常住卡倫內外。若專以冬夏常住卡倫為界。該四愛曼人等之生計

無出。豈能甘心忍受。及至邊界議定。前往立界。勢必逞強
攔阻。儻因此致啟爭端。告將誰歸。至阿勒坦淖爾。烏梁海
蒙古兩旗人丁。歸順我國有年。向受我國爵俸。今何得謂
來我國所屬之人。若遽被貴國將伊等生計全行包去。伊
等斷不能束手待斃。我國又何能驅令歸服貴國。與貴國
亦無裨益。因有此種種關礙情形。即不得不斟酌妥協。始
能彼此相安。方為永敦和好之道。茲本將軍等惟有仍遵
前准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准照貴國議單。並酌量
各該處情形。約貴國分界大臣前來。妥為商辦應分之界。
議定後。但能兩國相安無礙。立即換約。俟立界址。本將軍

等不得不豫為聲明。即希貴總督接見此文。即令分界大臣迅來塔爾巴哈台按照條約。妥為商辦。或貴總督仍不肯令分界大臣來塔商議。即可照來文內開撤回分界大臣。停辦勘界事宜。亦應將停止幾年。再為會辦之處。切實咨覆前來。本將軍等奏明我

皇上。俟屆應辦之年。再行照會貴國。約派分界大臣會辦。自會議停辦之後。兩國均不得派兵私行侵占。俟何年議定時。再行按界移兵駐守。各保疆圉。未定之前。何國派出兵隊。在未定分界駐守。即為何國失信等情。已於四月十五日。行該西卷畢爾總督。俟接准該總督覆文。或因有商辦之語。

撤回分界大臣。停辦勘界事宜。誠如
聖諭。若能從緩辦理。再行徐圖補救之計。儻派該分界大臣復來
塔爾巴哈台會議。即係俄人有意。迅速可結。努等惟有恪
遵聖奉
諭旨。令其讓出各邊卡外一二百里。安置蒙古及內附之哈薩克
布魯特人眾。如勢必不能。或仿照東界辦法。分界後仍准
中國人照常游牧。若俄使仍不允從。其包去之蒙古等部
落。有堅心內附者。務與該國使臣言明。准其陸續內遷。不
得攔阻。並先索取憑據。以免日後尋釁。再努等於三月二
十六日。接據巴克圖卡倫委官上瓦謙泰呈報。開齊迪西

頭道河地方。忽來俄羅斯兵隊五百餘名。在彼住紮等情。
奴才等當派委筆帖式達渾奏前往查詢。該兵隊已在哈穆
爾山根住紮。與其頭人會見。所以西北疆界未定。何得帶
兵來至卡外住紮。俄人云奉我們上司吩咐來此。暫且看
守地方。我們並無別意。亦不蓋房等語。查俄人上年原住
之地。距卡倫不過五六里許。現在住紮之地。距卡倫在三
四十里之外。其意不過欲照上年攔阻我巡查卡倫大臣。
派出夏卡倫官兵之道路。若再派員前往驅逐。恐因此決
裂。益難措手。但亦不得不暗中防範。除嚴飭該卡倫官不
時前往偵探外。並飭兩領隊大臣。仍將前派兵丁。在城勤

如操練。及飭蒙古總管等。帶領兵丁二百名。借遊牧為名。
在邊城一帶。小心巡查。以備不虞。
御批。該衙門知道。
明誼等又奏。拏等前派營務章京富勒斐音圖。委營長巴
霞二員。帶領哈薩克台吉。分赴南北兩路。履勘各卡以內。
有無安置內附哈薩克人眾處所去後。旋據富勒斐音圖
回城面稟。查得庫爾喀喇烏蘇一帶。尚有空地。將來可暫
安置台吉迪訥雜爾所屬哈薩克人眾。當經具奏。今派查
北邊地址委員巴霞回城。據稟自塔爾巴哈台山迤北。直
至與科布多連界之額爾濟斯河。所有各常住卡倫以內。

向東一帶地方。皆係土爾扈特部落遊牧之地。再向東南。即係綏來縣所屬地方。現有種地民戶。若向東北至額爾濟斯河兩岸。雖有空閒之地。亦甚狹窄。近年以來。內附哈薩克阿吉所屬十二鄂托克之哈薩克。因俄人偪近邊卡住紮。該哈薩克等均徙至彼處暫為游牧。章京告以如准爾等將來遷移此地。能否常年住牧。據該公阿吉等僉稱該哈薩克人丁牲畜過多。若在此地常年住牧。水草實不敷用。且距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兩城。所屬之蒙古等部落較近。誠恐蒙古人不能相容等語。並呈遞回字一件。轉呈將軍參贊大人。懇恩酌給游牧地方。查哈薩克汗爵綽坦

所屬之眾哈薩克向在常住各卡倫以外齋桑淖爾湖岸東南一帶地方住牧。若許俄人以常住卡倫為界。伊等現在住牧處所。即為俄國地方。伊等誓死不肯從服該國稟求懇恩賞給地方住牧等語。章京即徧查東北一帶地方。卡內實無空閒地方安插。惟有將來與俄使商議。以齋桑淖爾湖東南岸為界。即可相安。再查該綽坦所屬哈薩克人眾。面有驚惶不定之狀。詳加諮詢。因綽坦已奉

恩旨。准其承襲汗爵。至今數年。尚未接奉

敕書。又恐允准俄匪以常住卡倫為界。我

國實有妻棄伊等之意等語。臣等俟俄使前來商辦時。惟有

竭力令其讓出卡外齊桑淖爾湖等處地方安插。及照舊游牧。二者或居其一。即可就此速完巨案。儻該使臣於二者均堅執不允。公阿吉岱吉迪納雜爾所屬人眾。尚可暫為將就安插。而綽坦所屬之眾哈薩克。儻求內徙。斷難驅令歸附俄國。如准其遷移卡內。並無空地。土爾扈特。及蒙古等均賴山河水草為養命之源。各有生業。何能容此數千戶失業之人。更難免俄人藉以我國收納降人為詞。尋搆釁端。至綽坦承襲汗爵之

敕書。尚未領給。以致所屬之眾哈薩克。心疑中國已將該哈薩克等棄置。茅明繼恭錄奉到。仍准綽坦承襲汗爵之

旨。行令綽坦宣示眾哈薩克知之。並飭諭該汗綽坦應領
敕書。俟不日由部頒到。即行派員齎往。現在派員正與伊等尋覓
閒地。聽候酌給地方。斷不可心懷疑懼。致為俄人乘勢誘
脅。務令等俟與俄使會商時。力為爭辯。冀圖挽回一二。至越
境私在庫爾喀喇烏蘇所屬沙山子地方住牧之哈薩克
人眾。查明實係台吉迪納雜爾所屬之哈薩克。當飭該台
吉速即收回塔爾巴哈台境內住牧。庫爾喀喇烏蘇領隊
大臣覆稱。前項哈薩克。已於三月初間。全行撤出境外。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巳。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

郎崇厚奏。西洋國使臣阿穆恩。自上月十四日。與臣等在公所會晤。一開條約尚有應商之處。即憤然而去。茲於今月初四日。由在津西洋領事官左欣那。遞到該使自上海寄來照會一件。臣等公同拆閱。內敘各情。多係强詞奪理。而於臣等責以不肯換約。並輕視中國兩層。則辯之甚力。不敢自認。未稱情願互換前定條約。是該使自覺前此負氣返棹。實屬無理。現欲亟圖轉圜。已可概見。臣等公同商酌。若即給予照覆。約其復行來津互換。不但示之以弱。且恐該使疑臣等有急於遂就之意。不免倔强猶昔。於會商澳門設官之事。仍難挽回。因復給以照會。辯論前次所商

事件。並非欲更改條約。不過於條約未明晰之處。豫為聲
敘明白。以免日後爭執。總不露出中國欲行易約之意。使
彼不至執以藉口。而又聲明中國並無不換約之意。使彼
無詞呈覆該國主。並煽惑各國公使。如果該使接此照覆。
能廢然思返。再來相求。臣等應即示以寬大。約其來津互
換。互換門設官一層。自當仍與竭力辯論。將來能否就我
範圍。止好隨時相機辦理。再初六日又據左欽那送來阿
穆恩照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文一件。臣等公同拆閱。
仍係求准換約。並稱即在廣東互換亦可。餘與原文大略
相同。當將原文遞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大西洋國使臣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將不換和約章程責任。歸過在本大臣身上。文內所謂大西洋與中國議立和約。載明俟兩國

御覽彼此批准互換。其意蓋謂彼國批准。而此國不批准。仍未便互換。並無絆竟勉強之意也。查互換和約章程。兩國派出大臣。彼此商辦和約事務。互相定議。理所當然。但條款內如有偏損之處。必先言明不互換之意。此乃順情之理也。貴國並不以理在心。本大臣早經詳明據言。勿庸再說。薛宗

大晉前日來寫相拜。比較本月十七日在公所聚集。決為互換和約章程。並無他說。本大臣與貴大臣商量換約時穿何等衣服。別事無一語也。定意須穿公服。至第二日本大臣公服而去。貴大臣仍是便衣。本大臣回滬。查來文內云。立約乃萬年和好之事。必於兩國有益。方可行之永久。若有偏損之處。自應於未換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將如何取益防損之處。豫為言明。方免日後不便。自當會議妥酌而行。查本大臣本月十五日在豫言內已論明此事。諒貴大臣必經細看。若謂特授欽差全權大臣。離國已遠。而來辦事。無不以己國之指示而行也。或彼國不准所立條款。

或條款與其所指示不符。或與此國有損礙。不必准可也。

同治二年七月

大清國大西洋國所立和約章程。何能如此理論。豈此和約條款。並非在京商定畫押。用總理印為據。

欽差全權大臣崇在天津並未同商定議而畫押。此樣辦事。並非國政全認知所立條款耳。至於文內云所商之事。與本國並無所損。與本大臣意不合。又云貴大臣等將

大皇帝飭商之件。略題數語。本大臣即起身回寫。不允相商。而以

此冒陰言語。本大臣不以中國

大皇帝之命為重。亦不以和好為念。查本月十五日會議。自一點

鐘起。至兩點鐘完。此時彼此將所奉

上諭公同較閱後。貴大臣題起商量更易條款。而本大臣精細詳言。既奉全權。只能為互換。不能商量更易事件。本大臣如此諄言。貴大臣不聽。所言更易之事。當諒其輕重。此更易乃在第九款。在澳設立官員。均與各國領事官辦理。貴大臣更易在澳設立中國官。有收到澳貿易航船之稅務。此乃立海關之意。本大臣聽知駭異。而詳大臣隨說澳門乃大皇帝之地。應由此而行。貴大臣文內自謂奉授全權。換約後可允商量易約之事。既可商量於互換之後。何難稍為變通。商量於未換之前。本大臣所授全權。為互換大君主與

大皇帝所定立之和約。不能任意辦理。本大臣另奉全權住中國。
如此秉權。必於互換之後。方能商量更易等事。具奏大君
主批准照行。至云此時尚未屆兩年期限。定約可在兩年
之內。與兩國有益。可以方便商辦。並非必守兩年後始能
互換。今本大臣代國政明言。原滿擬
貴國到期互換。本大臣既尚未另奉本國旨諭。情願與貴大
臣。或別國欽差大臣。互換同治二年七月和約。為此照覆。
給大西洋國使臣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覆。內云詳明預言。勿庸再說者。
其意須先換約。然後可商易約之事也。而本大臣等並非

欲將條約大為更易。特以約中未盡明晰之處。須於未換約之先。豫為明白商定。方可行之永久。免致日後爭執。致有失和之事。此實一片美意也。況未換約以前。應商之事。即如約內載明所派領事官。必須西國真正職官。不得派商人充當。一面又兼貿易。今貴國天津領事。即係實缺行商人。各口亦多以商人充當者。換約後何時一律設立真正領事。亦應豫為言明。此事當於未換約以前商定。不得謂未換約以前。即無可商之事也。至穿何等衣服一層。本大臣當是日係穿袍褂掛珠。並非便衣。本大臣蒙係奉

命出京之大臣。應穿行裝。後掛。忠孝帶兩條。乃是極貴重之服。從

前大臣桂花前在天津上海與英法二國大臣辦事即是穿此衣服不難一問便知至於前日回拜乃係兩國交接之禮向來外國公使前來中國彼地往拜一次均不談公事此乃向例如此至約定十四日在公所會晤先已言明係是辦事並非即以是日為換約之期若是換約尚須另擇吉日方昭慎重也來文人云離國已遠而來辦事無不以己國之指示而行此理中外相同本大臣等在津與貴大臣辦事係奉

大皇帝之命而來自當謹遵本國指示而行其理同也其中如何通融之處要在兩國執全權者之善為商酌耳來文又云

和約條款用總理印為據。查中國在京衙門大臣雖有幾
位。而印信則止一顆。至於奉
命辦事。派何衙門之員。即用何衙門之印。前年立條約時。係由大
臣恆辦理。恆大臣乃係總理衙門之大臣。故用本衙門之
印。條約內有恆大臣官銜為憑。與別位國政毫無干涉也。
來文又云本月十五日會議。自一點鐘至兩點鐘完。以本
大臣更易在澳設立官員。有收到澳貿易航船之稅務。此
乃立海關之意。以為聽知駭異。查會議係十四日。所云十
五日。係屬錯誤。並查第九款內載明
大清國任憑仍設立官員。駐劄海門。辦理通商貿易事務。所謂

仍設立者。中國在澳門向有海關。照此次所定之約。既有仍設字樣。自應仍舊設立。方與仍字相符。並非格外增添。惟此官是否止收中國船貨之稅。亦須豫先商明。方免日後彼此爭論。凡此皆是中國美意。而貴大臣以為駭異。殊令人不解。總之兩國大臣商辦事件。總要和衷往返相商。如一次不能商妥。不妨另訂日期再議。向來各國大臣與中國辦事。均係如此。若於貴國亦有窒礙。不妨將窒礙情由。詳細向本大臣等辦論。本大臣等奉有全權。自能酌中商定。亦斷不肯使貴國有礙。方不負兩國數百年和好之意。乃貴大臣於公所會議。不過片時。所議公事。只題數語。

其中細情。全未詳細辯論。即負氣而走。本大臣等與各外國辦事。已歷十餘年之久。從未見有如此行徑。今貴大臣既以尚未另奉本國旨諭。情願互換同治二年七月和約。中國並無不換約之意。惟當將約中未盡事宜。商議明白。免致換約之後。再有辯論。庶可永敦和好矣。希貴大臣將本大臣等五月十七日照覆。及此次照會。詳閱裁酌。籌一通融妥辦之法。即日見覆。早為商定。仍照原定限期內換約可也。

薛煥等又奏。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前月到津。懇請議立通商條約。均經臣索厚據情具奏。欽奉寄

諭。著薛煥。崇厚。與該國使臣妥為辦理。並發去全權大臣旨一道。

如該使索取。即可照案鈔錄。給予閱看等因欽此。臣等謹查所

奉

諭旨。有該國字樣。恐該使見之饒舌。並臣等姓名之上。未有職銜。

亦慮其因此生疑。於商辦之事。不無窒礙。因公同商酌。於

備給該使閱看

諭旨內。謹將該國二字節去。並欽遵寄

諭。照案鈔錄。復據照大西洋咸案。所奉

上諭內臣等職銜。摘出敘入。以免引滋疑竇。該使瑪斯果於上月

二十一日前來拜謁時。先將伊所奉全權憑據。照譯鈔錄

一分。送臣等備查。即案看臣等所奉全權憑據。臣等遂將

節錄

諭旨。令其恭閱。該使臣並求另錄一分。交伊帶回。因於次日另繕

一分。交該使祗領。

御批。覽。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五月二十二日。軍機處

交出薛煥等奏西洋使臣阿穆恩不肯等候換約。遽行回

澳一摺。五月二十一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單衍發欽此。據原奏內稱該使至欲回澳。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照會各國住京公使等語。臣等查

阿穆恩頗行之時。曾由薛煥轉寄臣等預言明一書。大意言該使前來。專為換約。不能復將前定之約。再為更改。因而決然舍去。實則阿使此來。所欲要求中國之事甚多。初到天津。即緣向崇厚求在澳門以西各海口通商。明知此事萬難商辦。不過藉此以為嘗試地步。迨薛煥到津。將澳門設官一節。與之商酌。彼知中國業已識其詭謀。頓失所恃。不得不廢然思返。其預言明一書。該使致薛煥等照會內云。已將預言明照會住京各國。是其狡詐情形。已可概見。臣等公同商酌。該使既照會各國。臣等自應將其回澳情形。照會各國知悉。但該使預言明書內。言及上年臣衛

門照覆。未題和約章程。未能互換一語。若不給予照覆。仍恐該使回滇之後。肆其簧鼓。以為中國豫有不與換約之意。臣等因查上年六月間。臣等給予該國照覆內。曾直言中國與西洋所立條約。尚未能互換。是此事早已明言。所有取益防損各節。自應由

欽派換約大臣與之商酌妥善。況阿使既云互換之後。有可允商量易約之權。則互換之前。自更有可商量易約之權。因將此意於五月二十日繕一照覆。寄至天津。交崇厚轉交西洋領事官左欣那轉寄阿使查收。次日即繕給各國照會。

現在英法二國。已有照覆前來。謹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給大西洋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

欽差大臣辦由天津轉寄到貴大臣預言明一書。當經閱悉。恭查

我

大皇帝飭我

欽差大臣前赴天津辦理條約。原因條約未經互換以前。內有取益防損之事。理應商辦妥善。並非據有不換約之定意。至貴大臣所言去年本衙門照覆。未題和約章程。未能互換

一語。又云此事先未明言等因。本衙門查去年六月給貴
大臣照覆內。曾直言中國與貴國所立條約。尚未能互換。
是此事早已明言。貴大臣一查本衙門去年照會便知。令
貴大臣係貴國欽差大臣。薛兩大臣。係
欽差大臣。本衙門去年六月照覆內。既已明言。未能互換。此時自
應將取益防損之事。商辦妥洽。貴大臣照會內云。互換之
後。本大臣既授全權以為辦理換約之事。並是大西洋欽
命全權大臣住中國。可允商量易約之事等語。貴大臣既
係貴國大君主授以全權。原為隨時可用其權。以保修約
永遠妥善。並非令貴大臣無權。勉強換約。不顧日後能否

妥善也。況既云互換之後。有可允商量易約之權。則互換之前。更有可允商量易約之權。為此照覆貴大臣。即希貴大臣細思當初彼此立約之美意。將條約未盡妥善之處。公平辦理。方與貴國大君喜授貴大臣以全權易約之意相符也。為此照覆。

給英法俄美四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因大西洋國全權大臣阿公使來津。與中國互換和約。經本衙門奏明。我國

大皇帝派薛柔兩大臣。會同阿公使豫商一切。以期妥善換約。昨據阿公使遞到薛柔兩大臣照會。並附預言明一書。內有將此

預言明鈔錄照會住京各國欽差大臣。登時要同澳門等語。經辦兩大臣照覆在案。因思此事係中國與大西洋換約。原未便煩瀆各國在京欽差大臣。但西洋國阿公使既有鈔錄預言明照會各國住京欽差大臣之語。本衙門應即鈔錄阿公使預言明一件。本衙門覆阿公使照會一件。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貴親王照會大西洋國大臣阿預言明一件。並貴衙門照覆一件。鈔錄併送前來。本大臣閱悉

貴國與西洋國現辦之件。何國於理為是。本大臣自不敢擅

定一辦。但因中外各國往來和睦。大小事件。本大臣無不身為關切。此次聞知有故勢偏

貴國。不得換約。本大臣深為不懌。惟此一言。容可佈達。為此

照覆。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照會。以大西洋國欽差全權大臣阿公使。遽有預言明不服一書。書內聲明為何來至中國無由照辦所事。故茲特要回滬門。並錄此書照會住京各國欽差大臣。是以貴親王亦即錄出所去照覆。及預言明一書。通行照會等因。本大臣多謝貴親王以此知照前來。但

須明告貴親王。現在本大臣職分。應將大西洋國欽差全
權大臣阿公使預言明一書。暨貴親王所錄照覆一件。一
併寄回本國查照可也。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接薛煥等來函。大西洋使臣竟回轉國。復
接該使臣照會。並寄至衙門照會一件。內有廣東互換。並
候商量辦理之語。臣等公同酌議。並與薛煥崇厚往返函
商。仍給照覆。告以此次商辦。係於條約內講解。並非於條
約有所更改增減。至換約之地。條約內載明在天津互換。
如有辯論。儘可在天津和衷商酌等因。寄交薛煥等轉給
去訖。續於六月十二日。由軍機處鈔出薛煥等奏稱。接到

西洋使臣照會。意圖轉圜一摺。欽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等因欽此。臣等查覈原奏所稱各情。與函報臣
衙門情形大略相同。除將原奏錄存備查。及天津往來照
會。已由薛煥等鈔錄進呈外。謹將臣衙門與該公使往來
照會。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大西洋國照會
為照覆事。本月二十七日。接來文所言一切道理。本月十
七日。接

欽差大臣辦照會內。業已如此說。當經回覆在案。勿庸再題。和約
互換之後。情願查明貴大臣所欲商量增減該和約之事。
但有與兩國東公廉恥。本大臣無不允從。如
貴國攻意允所言。決無礙在廣東互換。並候商量辦理。為此
照覆。
給大西洋國照覆
為照覆事。同治三年六月初八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和
約互換之後。情願查明貴大臣所欲商量增減該和約之
事。無不允從。如貴國意允所言。決無礙在廣東互換。並候
商量辦理等語。查換約一事。前奉我國

大皇帝諭旨。特派薛大臣在津辦理。薛大臣。並非欲增減和約。但須將和約未顯明處。豫先言定。以免日後彼此誤會偏解。即如第九款任憑仍設立官員云云。所謂仍者。係仍照從前設官之例。在澳門辦理中國稅項。稽查本國及各國遵守章程。此乃條約本有之意。不過再為講解明晰定議。庶免日後爭論。至澳門地租。中國均可概置不問也。又如第八款。載明不得派商人充領事官。今貴國竟未遵照。亦當豫為言定。換約後即應改派真正職官。如此兩款。並非更改條約內之本意。亦非於條約內另有增減。貴大臣自當允從。與薛大臣議定辦理。至廣東互換一層。查條約止載

在天津互換。並無他處可以互換之語。未使改易。致與條約不符。況已經

欽派薛崇二大臣在津商辦。更不敢有違

諭旨。此事既經

欽派全權大臣專辦。現今尚在未換條約以前。本衙門推願貴大臣仍遵條約。在天津與薛崇大臣迅即商明互換。儻貴大臣尚有辯論之處。儘可與薛崇大臣和衷商酌可也。相應照覆

貴大臣查照。

恭親王等又奏。查咸豐三年四月初九日。軍機處交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布路斯國遣使北來。由津赴京呈遞

國書一摺。四月初八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據原奏內稱。於三月十五日。接據大沽委員稟報。現有布路斯國使臣名李福斯。航海北上。欲由津進京。據該國領事官來署。呈出該使臣來函。內稱該使臣到京。欲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轉呈該國君主國書等因。並據崇厚函稱。布國坐來兵船。在大沽攔江沙外。將丹國商船扣留三隻。聞該國與丹國係屬世仇各等語。臣等查攔江沙距大沽海口不遠。無論何國與何國為仇。總不應在中國洋面報復。致驚中國地方。且外國持論。往往以海洋距岸十數里外。凡係槍礮之所不及。即為各國公共之

地。其開往來占住。即可聽各國自便。今布國使臣李福斯初次奉使來京。一抵海口。即在攔江沙外滋事。若不令其將此事先行辦結。即與會商公事。不但無以折該使臣虛憍之氣。且恐各國以中國置之不較。將來藉口執此為攔江沙外。各國公共洋面之據。其勢可以無所不為。不可不就此豫防其漸。臣等正在函致柔厚辦理開。旋於四月十二日。接到李福斯致臣等照會。內稱現年本國君主特簡為欽差大臣。飭令親齎國書。赴京呈遞。現已到京。望定期拜謁等語。臣等因即給予照覆。告以在中國洋面。扣留別國之船。乃顯奪中國之權。於中國大有關繫。該

使臣既係伊國派來。即應將伊國與中國大有關繫之事。先為辦結。方可定期接待等因。臣等之所以先令該國辦結此事者。所爭原不在丹國而在大局。欲藉此以消其桀驁之心。且以辨明此地實係中國洋面。並非各國公共海洋。詎該使於接到臣等照覆後。僅將所扣丹國船三隻。放回二隻。復給臣等照會。內稱該船被本國師船扣留。係屬按照歐羅巴所定軍法。其扣留處所。相去海岸遠近。亦屬萬國律例准拏敵船之處。並稱此事國家定奪。非其所能干與等語。臣等因其狡辯推諉。又給照覆。告以此次扣船處所。乃中國專轄之內洋。歐羅巴所定軍法。不能強中國

以必知。既為全權大臣。又稱不能干與。或俟另簡真正有權之員前來共事。至定期會晤一層。總須俟此事完結。方可接待商辦等因。該使知中國於此事所爭甚力。因遣向來住京之布國學生現充該國繙譯官名璧斯瑪。到署謝罪。並有照會前來。自認咎在布國。仍請定期接見。臣等再三斟酌。准其來署面晤。仍面告以扣留丹船一事。總須先為辦結。方能以公使接待。該使無理可爭。遂面允提為辦結。旋據照會。所留丹船一隻。本國領事已在天津預備洋銀一千五百塊。作為此船之價。俟本國商議妥當。此船應屬何人。即將此項交付。並據璧斯瑪先後聲稱。此件李公

使須回國商明。因俄羅斯陸路行走。取道較近。已於五月十二日出京各等因。該使出京後。由該繕譯送到照會三件。均為商船在浙閩洋面。被人欺陵。及擱淺等事。顯係該使自知失禮。欲掩拾己往之事。藉以抵制。當由臣等行知通商大臣李鴻章。酌量辦理。現據察哈爾都統報稱。該公使行抵張家口。於五月十九自雇車輛起身出口。經守口弁兵查驗放行。俟該使商明。再行相機辦理。

御批。知道了。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蒙本國大君主特簡本大臣為欽差入華全

權大臣。飭令親齎御筆國書。赴京呈進
大皇帝御覽。以為本大臣奉命之據。本大臣遵即前來。現已到京。
希望貴親王定於何日何時。本大臣親赴貴署拜謁貴親
王列位大臣。為此照會。
給布國照復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知貴大臣現來中國為全權
大臣。業已到京。並定期來本衙門會晤等因。本王大臣查
貴大臣係貴國特簡之員。自必材能出眾。辦事妥協。凡遇
國家交涉事件。諒無不按照和約。持平辦理。惟貴大臣坐
來兵船。現在中國洋面。將丹國商船扣留。殊深詫異。查外

國在中國洋面。扣留別國之船。乃係顯奪中國之權。於中國大有關繫。貴大臣既係貴國派來。即應將貴國與中國大有關繫之事。先為辦結。方可定期接待也。為此照覆。

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接貴王大臣來文已閱悉。本大臣奉特派入華。係為辦理和約事件全權之大臣。更奉硃諭諄諄。示以持平辦理。至於和約內所不載。如有本國所與貴國交涉之事。亦自能悉心商辦。惟來文內稱本國兵船。將丹國商船扣留之事。為奪貴國之權。殊不可解。查該船原係本國與丹國動干戈之後。

被本國師船嘴喇喇扣留。並扣留該船。係屬按照歐羅巴所定軍法。其扣留處所。相去海岸遠近。亦屬萬國律例准拏敵船之處。是以專辦此事之責。竟為我國家定奪。非本大臣所能干與。此係實無可疑之事。即各國住京大臣意見。無不相同。如貴王大臣有不相信之處。尋問亦無不可知。至於興動干戈之時。民人未免慘遭此苦。故於扣留商船三隻之後。本大臣飭令船隻內載除係丹國貨物。將各國與中國裝運者。一併繳還。並查出有與本國和好國之民船二隻。飭令釋放。因再希貴王大臣定於何日何時會晤。為此照覆。

給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所稱扣留丹國商船。係照歐羅巴所定軍法一節。查此次扣留丹國貨船處所。乃係中國專轄之內洋。貴國兵船前來中國。自當入境問禁。不得任意妄為。中國所轄各洋。例有專條。各國和約內。均明此例。貴國和約內。載有中國洋面字樣。較各國知之尤切。何得云殊不可解。至歐羅巴所定軍法。則不能強中國以必知。來文所稱專辦此事之責。為貴國定奪。非貴大臣所能干與等語。查貴大臣既來中國為全權大臣。所謂全權者。係於貴國之事無不可以作主。今貴國首先違約。貴大臣

不能干與。本王大臣將來何以與貴大臣辦事。或俟貴國另簡真正有權之員前來。本王大臣方能與之共事。至定期會晤一層。查中國洋面商船失事一節。係在貴大臣甫到天津。本王大臣未經接待之先。自應俟此事完結。方可接待商辦一切也。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布國照復

為照覆事。前接來文。所云扣留丹國船隻。此事之責。本大臣並無推諉之意。本大臣既奉命入華為欽差大臣。凡一切事務。俱應代國行權。惟丹國船隻被我國扣留。咎在我國。丹國亦不能向中國理論。中國亦無須任其責。本大臣

特為申明。深願將扣留丹船一事。與
貴國辦完。為此再希貴王大臣定於何日何時。本大臣親赴
貴署會晤是幸。
給布國李福斯信
啟者。昨接貴大臣照覆一件。均已閱悉。貴國扣留丹國船
隻一事。本王大臣等所以必欲貴大臣趕為辦完者。緣滋
事之處。係屬中國洋面。中樞政考所載。界限甚明。外國無
論與何國有隙。在中國洋面扣船。即屬輕視中國。所以本
王大臣等不能不向貴大臣理論者。非為丹國任其責。實
為中國保其權。今貴大臣既屢次來文。意欲見面晤談。並

照會內稱扣留船隻。咨在本國深願將扣船一事辦完等因。本王大臣特先布函。定於四月二十八日三點鐘在署相候。即望屆時前來晤談。將如何辦完之處。妥辦完妥。即可認貴大臣有代國秉權之據。以便清文照覆辦事。以款和好可也。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於本月初十日在貴署所商扣留丹國船隻一事。茲特照覆貴署王大臣。所有扣丹國船三隻。其二隻早已放歸。下餘船一隻。現在亦將入海。本國領事官已在天津豫備洋錢一千五百塊。作為此船之價。一俟本國

衙署商議妥當。是船應屬何人。行文來時。擬即將此項洋錢一千五百塊交付可也。現在此事已將辦完。本大臣甚為欣慰。為此照會。

給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扣丹國船等語。查貴國兵船。在中國洋面扣留別國船隻。實有礙於中國之權。今貴大臣既稱已在天津備價。俟貴國商議妥當等因。仍望貴大臣於商議妥當辦理完結後。即行照覆前來。本大臣得有實據。以便接待貴大臣可也。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二月。有得意志船一隻。名阿勒拂勒得黑勒漫。係哈勒漫之船。在福建廈門口稱阿勒拂勒得黑勒漫之船。現在臺灣梁各口淺閣。方欲前後推轉。忽由岸上左近鄉村之間來幾百餘人。各執搶刀。逞強上船。欺負滿船之人。搶擄物件。併刦奪貨財。共合搶去洋錢一萬塊。當即報明臺灣地方官。懇請飭令該鄉人或賠船貨。或賠洋錢。乃屢經地方官諭。雖該鄉人有錢能賠。而該管官無權。不能壓令使賠等語。本大臣查哈勒阿里思船。被鄉人搶奪。大為喫虧。而該管官無權。不能料理。相應請

貴國王大臣查照中國布國和約第三十三款。飭令臺灣地方官。設法拏獲鄉人。令其賠還。償護地方官不能辦理。本大臣即請

貴國王大臣。按第三十三款。照中國例給與處分。本大臣久知

貴國王大臣辦理和約之事。甚為明智。甚為公平。諒此事定然代本國辦理妥協也。為此照會。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十月。據上海德意志領事與定海鎮台袁君萱。定海商民谷蘭亭三人。和約在定海

舟山。豫備火輪船二隻。保護由福州至寧波往來之船。最要緊者。係特為保護載木之船。三人言定。嘍伯一人一船。袁君榮。與谷蘭亭二人。夥為一船。當時言明。如有利銀。兩處均分。係嘍伯一分。袁君榮。谷蘭亭二人一分。嘍伯所領一隻唤船。名泰榮。袁君榮。谷蘭亭。所領之船。名唆嘍由。其後袁君榮。谷蘭亭之船。單送木船。不與嘍伯之船同送。意在欲背和約之事。所得利息。並不與嘍伯同分。因此嘍伯欲罰袁君榮。谷蘭亭銀七萬三千五百五十兩等語。本大臣因此特懇

貴國王大臣轉行飭令袁君榮。谷蘭亭二人。將銀項照數賠

與嗲伯。儻二人不肯賠銀。請
貴國王大臣飭令上海專派一員。會同本國領事官署一員。
按理公平妥辦。本大臣深信
貴國王大臣必能將此事辦妥協。務祈即照本大臣之意妥
為辦理可也。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去年六月二十七日。布國商船名阿妹底打。
由福建廈門運貨往甯波貿易。行至半途。因遇大風。暫駛
在福建萬州不開之口灣泊。修補船隻。並買食物。因貨主
無銀。暫把貨物賣些。當時萬州口內。還有三船。一為英國

之船。名天津。一為丹國之船。名枯条士斯。一為額國之船。名条撒立嘎。後於七月初五日。福州府海關差人乘火輪船。來至萬州查出阿妹底打賣貨。將該船拉往福州。將船貨入官。全行變賣。將銀交官。雖船主甚不願意。差人已實賣將銀入官也。今本大臣查和約第七款內。雖有商船如在不開之口。私做買賣。即將船貨入官等語。但和約第三十一款。內載商船遇有破爛。及別緣故。急須進口躲避者。無論何口。均可進去。不用納鈔。如為修船之故。貨物須上岸者。亦不納稅等因。今據阿妹底打稟稱。因無銀修船。所以賣些貨物修補船隻。本大臣意想既欲修船。儘或一時

無銀。亦可少賣些貨物。用銀修船。何以福州差人。竟將船
買全行入官。似未能平允。曾經廣州布國領事官。屢次行
文至福州海關評論此事。乃海關置之不問。本大臣特行
照會。懇請
貴國王大臣將此事嚴速查明。併請飭令福州海關。將此船
貨價值。以及自船貨入官以後之利息。全行交付阿妹底
打。再本大臣併聞此船入官之時。海關差人陵辱此船布
國之旗。似屬無理。茲併請
貴國王大臣行文嚴速查明。何人陵辱此旗。按例懲辦。使布
國甘心。為此照會。

己丑。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接奉

諭旨詢及中外匪徒。仍有偷濟賊糧食軍火之事。飭即實力嚴防一節。惟當諄飭各營加意嚴防。近聞戈登語及白齊文暗回中國。招集無賴。雇備輪船。將赴金陵助濟逆首。此則意外之虞。頗難防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近聞戈登語及白齊文暗回中國。招集無賴。雇備輪船。將赴金陵濟助。意外之虞。頗難防禦。白齊文前由蘇城投出。逐歸本國。此次何以又暗回中國。招集無賴。雇備輪船。接濟金陵。實屬怙惡不悛。除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知照住京各國使臣外。並著李鴻章查明是否實有

其事。設法拏辦。白齊文屢敗之將。無能為役。金陵守將。惟當遇
賊即拏。無恤其他。
奏已。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六月初十日。准吉
林將軍景綸。以朝鮮遣人渡江。因該國文易官房被焚。現
欲修蓋。木料難覓。懇請越江砍伐材木等因。咨照前來。當
經臣等以事隸禮部。轉行知照去後。茲於二十二日准禮
部咨稱。朝鮮伐木一摺。於六月十九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等因。鈔錄原奏。知照到臣衙門。臣等查原奏內稱。臣
部則例。開凡近邊各國。不得越界漁採等語。是邊關禁令。
定例綦嚴。此次朝鮮越境伐木。本屬與例不符。惟該將軍

咨係為修建交易房屋起見。與無故越境漁採不同。且聲稱該處交易房屋被焚。若不乘時修建。恐廢弛次年交易之事。亦屬實在情形。所有慶源地方官。懇請越境伐木之處。應請

旨飭下吉林將軍查看該處情形。儻伐木之地。實與風水有礙。應另擇偏僻處所。酌量採取足用而止。亦不得藉端濫行砍伐等語。臣等查該部所奏。係為體恤朝鮮貿易起見。惟查

朝鮮臣服我

朝二百餘年。從無意外要求之事。今忽請越界伐木。並聲明為修建官房。究不可不防其漸。臣等公同商酌。朝鮮欲蓋

官房。其志惟在得木。但使有木以遂其求。又何必定由該
國人自伐。擬將禮部所奏。稍為變通。請
旨飭下吉林將軍景綸。飛速行文朝鮮官員。告以中國
大皇帝體恤爾國之人。已飭該處地方官。遣匠代為砍伐材木。實
給應用。俟伐有成數。再行知照爾國派員赴交界處所祗
領等語。一面即趕緊派人在無礙風水之地。砍伐如數。知
照該國赴領。如此辦理。既不失中國以大字小之體。又可
杜中外人民越界之漸。仍嚴禁代為伐木工匠人等。不得
藉端滋擾。以杜弊端。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查吉林將軍咨文內除朝鮮越界伐木一節外。又有民人張保汰攜圖越界一案。因有未便敘入公牘之處。復寄臣等密函一件。並將張保汰供詞一紙。照錄寄閱。查張保汰供詞內稱。前在密占北山砍樺背山拾木耳。見該處石色奇異。疑有銀穴煤綫。聞俄人能識。兼能袒護游民。起意勾引。遂潛赴該山。照依山形河道。畫圖一紙。攜帶到海沿林心河地方。欲找通曉俄語之人。引見摩閻歲俄官。不意到彼。見有高麗男婦數人。因向北畫問。伊等有多少人。內一箇老高麗。比畫告說。共計過來男婦五十餘人。在此開地。說話閒將圖露出。高麗看見。便問何物。小

的告說是山河形勢。高麗就不嘖聲。次日小的過棘心河我人。往前正走。忽有俄人二名。各持火槍。趕上偪要地圖。我將地圖交給他們。就將我帶至摩闊歲見俄官。說我是查探棘心河居住高麗去的。遂將我解送到審等語。查張保汰供詞閃爍。其中恐仍有隱情。臣等已函致該將軍切究嚴辦。至所稱高麗男婦五十餘人。在棘心河開地。又稱俄人疑張保汰查探棘心河居住高麗等語。查棘心河係屬俄界。高麗人何得到彼開地。其為俄人句引無疑。由此類推。朝鮮越界伐木之請。亦未必非受俄人指使。此中情節。所關非細。臣等現議變通禮部所奏。不令朝鮮越界者。

意即在此。該將軍函內又稱風聞俄人招集游民。在海沿依力河地方。相聚淘金。深為巨患。幸而未見金砂。值住京俄使差官查邊。詰據俄官不認招留。反以華民應由琿春查禁。總經該協派兵前往驅逐等語。臣等查此次俄官雖不認招留。而實為俄人招集。毫無疑義。似此內外勾結。大為心腹之患。亦經臣等函覆該將軍令其嚴飭設法驅逐。並告以如有難於措手之處。仍飛咨臣衙門與住京俄使辯論。

御批。知道了。

丙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拏接准總理神

機營事務王大臣咨稱。六月十五日。奏請飭將天津所練
京旗洋槍隊官兵全行撤回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鈔錄原摺片咨行前來。奴才遵將先後調赴天津所練
京旗新舊洋槍隊官兵四百餘員名。按數點名。業將該官
兵六月分口分。全數支放。並將原用號衣槍支配帶鉛丸
火藥。一律備齊。即於本月二十二日起程回京。交神機營
歸伍習練。查原奏內聲明此項官兵撤回。其天津所練綠
營洋槍隊不成一軍。應否添練之處。由奴才酌量情形。隨時
奏明辦理等因。現查原練綠營官兵。僅挑大沽協營兵丁
五百名。習練槍隊。天津鎮標兵丁一百四十名。習練礮隊。

當因餉項支絀。兼有京兵在津。兵數尚多。是以未及添練。今京兵全數撤回。則綠營槍隊不成一軍。且天津為海疆重地。距京最近。水陸衝要之區。兼以中外商民雜處。撥時度勢。自宜添練精兵。以資鎮守。而示有備。惟練兵之多寡。必先計餉之盈絀。目下通盤籌畫。擬將現撤京兵四百餘名之每月所節口分。即以籌備添練綠營槍礮各隊官兵餉糧。並添製洋槍配帶兵丁衣帽。及製造礮車。購買馬匹等用。以原籌之餉。增新練之兵。自固藩籬。為內安外攘之計。查上年酌撤津防官兵時。曾經奏明酌留天津鎮標挑練官兵三百餘員名。改照海防章程。每兵月給口分銀二

兩。今擬即就津標之三百餘員名。全數改練槍隊。並再挑六十名。添練礮隊。又在通永鎮標挑撥兵丁四百名。添練槍隊。共計新挑並改練槍礮各隊兵丁七百六十名。每兵均按大沽協原練槍隊月給口分銀二兩八錢。合之原練大沽協槍兵五百名。統計挑練天通兩鎮並大沽協三標新舊官兵一千四百餘員名。擬以一千二百名習練槍隊。以二百名習練礮隊。如此相輔而行。俾得練成一軍。應添挑統教分教帶隊各員弁。仍按隊伍酌量加增。以資管帶。該員弁口分。亦應一律按章支給。應製槍支配帶。並冬夏兩季兵丁衣帽。先須籌畫款項照章撥用。其習練礮兵之

礮車。津郡原造六輛。前經神機營調京二輛。並馬十二匹。
現須補造並添造礮車四輛。購買駕礮車大馬。照章加給
馬乾等項。現就所節撥回京兵月餉。為之酌盈劑虛。尚可
敷放。如蒙
俞允。即由芬行知天津通永兩鎮。照數挑撥官兵。分別歸隊習練。
並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續撥洋槍七百桿到津。勤加
訓練。以期悉成勁旅。理合會同直隸督臣劉長佑恭摺具
奏。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丁酉。湖南巡撫惲世臨奏。臣於本月十五日。承准議政王

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一道。等因欽此。查田興恕前已函報起程。嗣復屢經展緩。臣於派委知縣呂鳳藻赴鎮筸押解時。即曾親筆作書。宣布朝廷德意。屬其不必過懷疑懼。轉致自誤。旋訪知候補道王葆生向在湖南帶勇。田興恕係其舊部。尚能相信。復加委該道前往守催。務令剋日就道。以尚無的確行期。是以未敢瀆奏。昨據署臣沅道胡鏞報稱。田興恕業於六月初一日申刻。由呂鳳藻押解自鎮筸起程。至四川秀山縣交替。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惲世臨奏。派委知縣呂鳳藻。赴鎮筸押解田興恕。並親筆作書宣布朝廷德意。令其不必懷疑自誤。並訪

知候補道王葆生向在湖南帶勇。田興恕係其舊部。尚能相信。復加委該道前往守催。業於六月初一日由呂鳳藻押解自鎮草起程。至四川秀山縣交替接解等語。田興恕既有熟識相信之人。何以憚世臨不早為籌計。著即密派委員。速行馳探田興恕何日到秀山交替。沿途有無逗留。並催令呂鳳藻等小心護解。不得稍涉大意。到川後著崇實駱秉章派員接解到省。妥為羈禁。迅速馳奏。勞崇光張亮基於田興恕一事。自已籌之至熟。著遵照歷次諭旨。將該革員應得罪名。妥議具奏。以使早為完結。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二十七之二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七

同治三年。甲子。七月。辛丑。科布多參贊大臣廣凰。幫辦大臣奎昌奏。竊據管理霍呪邁拉尼四卡倫侍衛忠寅協理台吉等呈報。於四月初八日。聞得本卡西南地方。有帶軍器鳥槍之俄人前來。侍衛忠寅等前往查問。據俄羅斯官員阿克達爾里明達里兵六十五人。同稱我們前來照看游牧。並無別意等語。時值幫廣凰巡查台卡。行抵哈喇塔爾巴哈台卡倫。即派忠寅前往該處。以善言理諭。令其退回。又據管理索果克五卡倫侍衛德祿等呈報。於本年四月十九日。據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察罕莽岱報稱。

前來我們庫什業莫多地方貿易之俄羅斯綽霍爾依萬
拏俄文兩張。言說由俄國雅什達喇城衙門額斯巴喇那
克給你們兩旗總管之文。內言阿勒坦淖爾綽羅什拜巴
什庫斯吹河哈喇格木阿爾噶哈哈屯河及唐努烏梁海
游牧克木齊克等處。均係俄羅斯游牧。如有人言係中國
游牧。拏送俄城等語。又據章京蘇木那克言稱綽羅什拜
地方。共來俄人八名。看見三人伐木。說此處係我們富足
俄人。前來貿易居住。我們伐木一千條。工茶六十塊。據同
行之五名俄人言說。此處係我們俄國一名大喇嘛人前
來蓋廟居住各等語。已飛飭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

徐罕等。向俄人善言開導。靜候兩國分界大臣將疆界議定換約立界後。再行按照所分界限遵行。此時不可妄伐木植蓋房。致滋事端。

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奏。六月十七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呈據駐管索果克卡倫侍衛德祿呈報。於六月初八日。被俄國官兵拘去查閱哈屯河差官二員。扎薩克那扎巴扎爾扎布一員。台吉一員。蒙古章蓋二員。兵十餘名。奔等接查來文。既稱滿洲委員。及扎薩克。均被俄人拘去。又稱係滿洲委員。及扎薩克呈報。亦未聲明該員等究係行抵何處。因何被俄人拘

去。弊等鞭長莫及。礙難懸揣辦理。但事關俄人阻我查邊道路。入將委員拘去。若不妥為咨覆。恐釀成兵連禍結之患。當即限行咨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查照去歲科屬卡兵。曾被俄人拘去。旋即放回之案。就近速派妥員會同卡倫侍衛德祿等。前往設法開導。令其將所拘官兵。趕緊釋回。其未經拘去之蒙古官兵。由該大臣妥為安置。總期鎮靜。萬不可稍涉張皇。是為至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等奏。接據科布多咨文。俄人搶去委員及扎薩克等情形。廣鳳奎旨奏。俄人越界伐木各一摺。科布多所屬之霍呢邁拉庵卡倫。忽有俄人六十餘人。前來住紮。聲

言照料游牧。又由該國雅什達喇城衙門。送來俄文。內稱阿勒坦淖爾等處。均係該國游牧等語。其綽羅什拜地方。復有俄人數名伐木。聲稱該處係俄國富人前來貿易。並有該國大喇嘛人前來蓋廟居住各等語。西北分界事宜。尚未定議。前恐該國堅以常住卡倫為詞。致伊犂索倫四愛曼人等生計有礙。諭令常清明誼等。力與辯駁。如該國不允。則援條約內有西界商辦不限日期之語。將分界事宜。暫緩商辦。以折其任意要求。此次該夷率行越卡伐木。並稱該卡倫等均係該國游牧。恐其以分界從緩。據先侵占。故為虛詞恫喝之謀。並私行越卡。以圖藉端尋釁。該大臣仍當不動聲色。飭令派出委員。妥為開導。令將越

界俄人趕緊退回。並告以界址未分。豈容伐木强占。致生事端。有傷和好。務須嚴詞拒絕。使之廢然思返。方為妥善。至該夷拘去查閱哈屯河委員及扎薩克蒙古兵等十餘名。是否在卡倫以內。其因何起釁之處。何以並未據廣厚等詳細馳奏。著廣厚等一面將詳細原委速行奏聞。一面設法開導。令將拘去弁兵即行放回。以免枝節叢生。該大臣等身膺邊寄。疊次諭令將各卡倫認真防範。何以仍任令俄人來去自如。並將查卡兵任意拘去。毫無準備至此。嗣後該大臣等務各先為自强之計。於各處守卡兵役。嚴加整飭。有備無患。免致辦理諸形棘手。

麟興等又奏。據唐努烏梁海總管等呈到遵繪各旗游牧

圖誌人戶印文。弩等詳加閱看。該處圖說所載。東自固爾
弼達巴哈起。西至沙弼奈達巴哈界牌止。即係唐努烏梁
海游牧。計人丁總在兩萬餘口。弩等因查烏里雅蘇台。並
無存有確切舊案。現在分界未定。恐其冒繪地面。有所希
圖。是以詳查蒙古則例。內載自沙弼奈嶺。至額爾固訥沙
隄。以山陽為中國地面。又恰克圖東西兩邊卡倫。責令駐
劄庫倫大臣。每屆十年。親往稽查一次各等語。弩等當即
咨查庫倫有無劃分邊界舊案。隨准該大臣照鈔雍正五
年兩國使臣所換原約劃分界牌地名。咨送前來。弩等覈
其所載沙弼奈達巴哈地名。與唐努烏梁海。並委員筆帖

式雅爾哈所繪界牌地名。大略相同。所有例內開載沙瑪奈嶺。即是唐努烏梁海游牧內之沙賓達巴哈。似無疑義。前次該俄國送來議分清單。內載唐努鄂拉達巴哈。經我才等查無似此地名。曾已聲明具奏在案。茲准前因。又與庫倫咨來舊案較對。亦無前項地名。或該俄人故撰此名。有意欺混。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覺。如果即指唐努山。不特與雍正年間。兩國大臣所換已定疆界舊案不符。且與十年新定條約。內載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往西字句。亦屬相背。總之俄人詭詐。久已著謀。彼非倉猝集事。不能逞其得隴望蜀之私。我必詳為考覈。方可破其假鬼作祟之念。

但該俄人動以和好為詞。又假以信義相結。今茅等既已查取庫倫照鈔原約。內稱有將兩國所分地面。開清繪圖字樣。諒該處自必存有舊圖。相應請

旨飭下庫倫辦事大臣文盛。阿爾塔什達。速將已定交界圖誌。照繪一分。或將原圖徑行咨送將軍明誼等。以備俄使前來。持與會議。則該國無所用其狡詐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等奏。據唐努烏梁海總管等呈到遵繪各旗游牧圖誌。東自固爾鄂達巴哈起。西至沙鄂奈達巴哈界牌止。即係唐努烏梁海游牧。麟興等因烏里雅蘇台並無存有確切舊案。當即咨查庫倫。隨准照鈔雍正五年兩國所換原

約劃分界牌地名。核與委員所查。大略相同。似例載沙爾奈嶺
即是唐努烏梁海游牧內之沙賓達巴哈。已無疑義。而俄國送
來議單。內載唐努鄂拉達巴哈。疊次核對。均無此前項地名。難
保非俄國故換此名。有意欺混。如果即指唐努山。不特與雍正
年間定界舊案不符。且與十年新定條約所載地址。亦屬相背。
請飭庫倫將交界原圖。咨送明誼等。以憑核對等語。俄人詭譎
異常。所稱唐努鄂拉達巴哈。既查無此地名。非調取從前定界
圖誌。以備俄使前來持與會議。斷不足以折服其心。庫倫自必
存其舊圖。著文盛等速將已定交界圖誌。照繪一分。或將原圖
經行咨送明誼等。以備與俄使會議時。反覆辯論。詳明質證。庶

俄國不能逞其狡詞。是為至要。

甲辰。廣州將軍瑞麟等奏。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設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為同文館。當經照所議行。現據李鴻章奏稱。上海已設立學館。廣東亦應仿照辦理等因。欽此。經前署督臣晏端書。咨商李鴻章。鈔錄上海設館開辦章程。並將粵省擬辦大概情形。於上年四月十三日。附片具奏。現於省城大北門內朝天街。租賃房屋二所。稍加修葺。作為學館。可省擇地建築之煩。並免再稽時日。一面遴派鑲黃旗漢軍協領王鎮雄為該館提調。並委正白旗漢軍防禦談廣桂。候補縣丞湯森為館

長。查有江西南豐縣翰林院編修吳嘉善品行端潔。文理優長。堪為漢文教習。又美國人譚順精熟西文。人亦體面。堪為西文教習。均已延聘在館。分司訓課。即在廣州駐防滿漢八旗。尚習清書繙譯子弟內。揀選資質聰慧。年歲二十左右者十六人。又訪擇漢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四人。共肄業生二十名。選入館中。於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開館。認真學習。逾年考試。甄別一次。若該生於中外語言文字。無所通曉。即應分別黜退更換。如在館三年。學習有成。即派充各衙門繙譯官。准其一體鄉試。其由繙譯官出身之員。著有勞績。均以府經歷縣丞升用。旗員願就武職

者。以防禦升用。俾資鼓勵。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願入館附學。亦准公正官紳保送入館。一律訓習考試。仍定額十名。示以限制。所需館租廩餼薪工等項經費。每年約共支銀四千八百餘兩。由臣疏清在於粵海關徵收船鈔項下。酌量提撥。移送支用。按年彙冊報銷。以歸覈實。其一切條款章程。均循照總理衙門原議。及上海定章。並就地方情形酌中擬議妥辦。臣等仍隨時督飭嚴密稽察。斷不准有影射傳習天主教等弊。並按期考試。分別激勸。務令精心研究。奮力學習。將中外語言文字融會貫通。期著成效。以

仰副

聖主勤求實學。化育人才至意。所有擬議章程十五條。謹繕清單。

恭呈

御覽。

御批。該衙門議奏。

廣東開設同文館章程

一。學館已租賃省城北門內朝天街房屋二所。作為廣東同文館。議定每月租銀一十七兩二錢六分。將來如有遷移加增。總在二十兩以內為度。

一。同文館設立提調一員。由廣州將軍在協領各員內遴派充當。以資統率。另設館長二員。旗員用防禦。漢人用佐

雜。經理館務。

一。同文館延請漢文教習一人。西洋教習一人。取能通算學。有裨西學之實用者。每日巳午未三時。由西教習訓課。早晚各時。由漢文教習訓課。仍隨時兼習清字清語。以重本務。另添設背書分教習二人。由廣州將軍於駐防文生員內選派赴館。俾資誦習。

一。同文館肄業生。額設二十名。內旗人十六名。漢人四名。年各二十歲以下。十四歲以上。揀選世家子弟之聰慧者。送館肄業。

一。同文館肄業生。由旗漢各紳保舉。提調總覈保舉人數。

酌定等第。先挑選二十名入館肄業。仍挑選存記二十名。以備肄業生或有事故。挨次挑補。

一。同文館肄業生二十名。每年甄別一次。其於西洋語言文字。無所通曉者。即行撤退。挑選更換。

一。同文館肄業生。以三年為期。能將西洋語言文字繙譯成書者。分別派充將軍督撫監督各衙門繙譯官。准其一體鄉試。其由繙譯官出身者。以府經縣丞為升階。旗員願就武職者。以防禦為升階。

一。同文館肄業生。每日卯刻入館。酉時出館。其願住宿館中者聽。或因事乞假。先向館長報明。違者撤退。其因事出

館者。館長即回明提調。另行挑補。

一。旗漢年逾二十之舉監生員。及候補流寓人員。有願學西洋語言文字者。准其呈明提調。或由地方官紳保送。入館學習。火食由其自備。仍以十名為限。

一。同文館一切事宜。及肄業生出入更換。由館長呈明提調。隨時申報將軍督撫衙門稽核。

一。同文館經費。由粵海關監督衙門籌撥支放。所有一切事務。及延請西洋教習。關訂漢文教習。應即歸監督總理。

一。漢教習束脩。每年四百八十兩。紙張筆墨書籍等項銀。每月四兩。西洋教習束脩。每年一千二百兩。外國紙張筆

墨銀。每月十六兩。背書分教習二人。每年各給膏火銀三十六兩。通事勞金。每年四百八十兩。提調薪水。每年二百四十兩。館長薪水。每年一百二十兩。書寫廚役。月各給工錢三千文。門役打雜。月各給工錢二千文。閏月俱照數加給。均由館長領放。

一。漢文教習館長。每日飯食錢一百二十文。肄業生每日膏火銀一錢。書寫二名。廚役二名。門役二名。雜役二名。及僕從人等三名。每名每日飯食錢八十文。均由館長領放。

一。同文館每月考查一次。一等二名。每名賞銀二兩。二等四名。每名賞銀一兩。一年約需獎賞銀八十八兩。

一。同文館歲修房屋。添補什物油燭紙張。每年約需銀二百兩。

御批。覽。

兩廣總督毛鴻賓奏。同治元年十二月間。法國派武弁一員。兵丁十五名到粵。請照英國成案。酌撥撫兵。交給教練等情。由前署督臣晏端書節次附片奏報在案。茲據法國署領事剌莫中隆。接到該國來文。請將前派來粵教練洋槍之武弁兵丁全行調取回國。定於同治三年六月十三日。將教練之旗幟及洋槍器械等件。交還廣州將軍查收。該國弁兵。即候船回國等語。臣與廣州將軍臣瑞麟公同

悉心體察。法國教練洋槍之弁兵。原係自行派來練習。今既自請撤調回國。應即准如所請。以順遠人之情。所有前撥出之旗官六員。旗兵三百名。即撤令各回本旗。照舊操防。洋槍等項器械。亦即點驗收回備用。其薪糧經費均於六月十三日截數停支。謹會同廣州將軍臣瑞麟著廣東巡撫臣郭嵩燾恭摺具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毛鴻賓人奏。英法兩國教練洋槍兵。亦猶用中國步伐止齊之法。其縱橫開闔。不及中國陣勢之變化。而其勤於訓練。號令整齊。則為洋人所長。中國之兵。歸其教練。進退左

右。一聽洋人指揮。而其兵頭充當教習。每月薪工。恣意開銷。所費不貲。又於訓練之兵。故示優異。臣等深念沿海各要地。皆有訓練洋槍名目。恐要結把持。侵我兵權。意稍得其演習火器之法。即應設法與商。仍歸中國兵弁。自行操練。茲幸法國先將其兵頭撤回。使臣等隱衷不待明言。而彼此各得所安。實深意外之幸。據該領事喇慕之意。尚欲酌留兵頭一名。照常教練。臣等以該國既令撤回。若再酌留訓練。尚須請

旨遵辦。委曲煩難。不如全數撤遣回國。婉言開導。均已照准。其挑選訓練之旗官六員。旗兵三百名。臣等公同校閱。步法心

手。俱為相器。進止均合程度。應即歸入將軍各衙門。勤加訓練。仍可推廣。令各旗官挑選各旗兵。次第操演。但須各將領能如洋兵教練之勤。中國陣法成式。生動周密。無在不可師法。臣等日前咨會提鎮劉飭各協營。按照額兵挑選數成。約束訓練。猶恐各該將弁。因循玩廢。積習相沿。仍須時常加意。督率辦理。而廣州將軍臣瑞麟現與左右都統。按日操練旗兵。頗為勤實。此項法國兵頭口糧經費。應即截支。其各洋槍兵津貼口糧。臣等仍擬酌量成數。撥交將軍衙門。以備犒賞之資。使不至於曠廢。俟軍務告蕆。軍需撤局。即行截止報銷。以示限制。臣與廣州將軍臣瑞麟

署撫臣郭嵩燾悉心商酌。意見相同。謹合詞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己酉。科布多參贊大臣廣福。幫辦大臣奎昌奏。據索果克卡倫侍衛德祿報稱。於本年六月初二日。有俄羅斯大官一員。俄官四員。隨帶俄人十名。來至本卡。言稱親見侍衛後。令我們一個俄官到城上親見科布多參贊幫辦大人等語。侍衛再三開導阻止。竟然不理。若甚強過。必逞光肇端。無法攔阻。初七日到署要求見面。奴才等公同商酌。若不准見。恐多延時日。致滋別節。隨令當堂相見。該俄官言稱。我係古斯達非齊之子。名安達哩。奉我們察幹罕差派。執

持印文來科。親見參贊幫辦大人面議。意欲在科通商。本年夏秋。執持印票。若來貿易。不得禁阻。言畢取上鈐俄印俄文二紙遞來。弊等答以此係爾國之印文。未鈐有中國之印。我等不能遵照。反復辯駁良久。該俄官堅欲十月二十後。即來貿易。弊等告以索果克卡倫。並非通商之口。科城所屬各卡倫。亦均非通商之路。該俄官說兩國而今和好。各處貿易。有何不可。弊等答以既言和好。俟本大臣奏

明我

大皇帝奉

旨後。准否由此路貿易。知照爾等遵行。但此時不得由此路前來。

言至此。天色已晚。令俄官等退去。即飭廳官嚴諭大小各鋪。概不准買其各物。以免他日有所藉口。初八日派章京諾敏前往告知俄官。令迅速旋回。俟奏明准與不准。知照遵行。並令告俄人。爾等所賣之貨。蒙古應用之物甚稀。即帶貨而來。我們街市買賣無多。亦不能與爾等交易。豈非徒勞往返。俄官問等待幾時。告以三箇月後。知照貴國。俄人等於初九日起程旋回。察俄人情形。忽倨忽恭。詭譎叵測。雖議來科貿易。不無窺伺事機情事。若常川由卡出入貿易。與各蒙古等雜處。日久與邊界地方。大有關繫。應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住京公使。令其迅速轉飭

該國俄官務將此項俄人收管毋得再越邊卡如欲赴科布多蒙古地方貿易應有本國邊界官執照內用俄字漢字蒙古字鈐印並註商人姓名貨色包件駝牛馬匹數目若干由例應通商關口而走不得由他處繞越本處見有中國俄國印照不妨遊歷貿易斷不准在蒙古地方設立行棧以符條款而昭信行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亥通商大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於六月初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丹國換約屆期請派員互換一摺等

因欽此。並奉到摘錄

諭旨一道。當即恭錄。行知李恆嵩劉郇膏敬謹遵照。居時妥籌辦理。並飭江海關道丁日昌幫同照料去後。惟於未奉

諭旨之先。丹使已赴津候

旨。旋即折回。並經赴滬習製洋火器之護軍參領薩勒哈春由津費到條約各本。豫飭劉郇膏暫為收存。即於六月二十二日。據丹國領事者紫薇照會上海道。以水師提督貝立現經抵滬。請轉致商定換約行臺時日。續據英領事巴夏禮來函。訂期換約。劉郇膏等查原奉鈔摺。丹使係名壁勒。今稱係提督貝立。恐屬兩岐。詢據通事稱係繙譯口音微有

誣重。並無別故。惟貝立到滬後。尚未循例先來拜晤。未便
遽定換約日期。當公同議定。在於上海城內通商大臣行
館舉行互換。其日期仍候會同面商等語。先後備文。分別
照覆。貝立即於二十四日。偕英繙譯阿查哩前來藩署李
恆嵩劉郇膏與之接晤。當將恭錄
諭旨給閱。次日李恆嵩等前往該使處索看應換條約。內原定用
印條約。另訂成本。外備英字條約。另用大紙書寫裝潢成
匣。鈐蓋該國主印信。並無原定約在內。劉郇膏等當面詰
詢。據稱係照英文原定條約繕寫恭整。以示尊崇中國之
意。並無別故。惟非原定印本。恐其中或有舛誤。當即告以

須得請示遵行。該使以該國軍務方殷。再三懇求。嗣又接據來文。請定於二十六日互換。劉郎亭等因該國現有兵事。該使急欲返棹。未便拘泥。再事羈滯。即備文照覆允行。屆時先約其齊赴上海道署。會同丁日昌督同繙譯。將該使所帶條約。逐細校對。尚與英文相符。遂至通商行館。與巴夏禮等公同覆閱。屬將原定用印和約。補訂照繕和約之內。當場補蓋該副提督印信。並僉花押。該副提督亦無異言。當即互換收執。惟該使此次到滬。溯計去年五月定議一年互換之期。業已逾時。深慮中國或有反覆。極口以天津往返耽延為詞。劉郎亭當告以

天朝素以誠信待人。既已議定換約。且遲延實屬有因。決不以偶爾愆期。致失大信。該使歡欣鼓舞。額手稽謝而退。由李恆嵩劉邵亭會同稟報。聲明所換條約。隨即齎送。除飭趕速鈔錄一分。豫備刊刻。其原本即專送來蘇。俟有便員進京。委令賫送總理衙門查收外。茲據鈔錄往來照會文函。並丹使等原文二件。先行遞送前來。臣查丹國副提督貝立。即璧勒。專為換約而來。因該國現有兵事。急欲事竣回國。李恆嵩劉邵亭辦理妥速。尚為得體。惟查布國上年在滬換約。備有會銜公文。載明處所時日。各執一分。即係劉邵亭經理。其公文先係布使列斐士擬稿。原屬狡執之詞。

劉郇膏與之辯駁刪改繕辦。經前通商大臣薛煥奏明在案。究竟換約一事。以印本條約刊發通行為主。非以派換之員會銜公文為重。此次丹使既無饒舌之處。劉郇膏等自不必議及此項公文。詎於事竣後已夏禮復以憑單未立為言。似屬從旁挑剔。實非本案緊要節目。如隨後有中陳前來。再飭劉郇膏丁日昌等與之辯論酌辦。隨時咨明總理衙門備案。現在互換竣事。合將前奉寄

諭。並鈔錄

諭旨一道。遵

旨敬謹繳還軍機處。並將李恆嵩劉郇膏與該使等往來照會文

函共六件。鈔錄清單。恭呈

御覽。

御批。覽奏均悉。辦理尚為妥速。已夏禮嗣後有無申陳。仍著隨時酌辦。不值與較。所繳諭旨。著留中。該衙門知道。

蘇松太道轉行丹國領事照會

為移請事。本月二十二日。准丹國領事者照會。照得本國大臣水師提督貝。現經抵滬。互換前定和約。應請會同本領事商定換約行臺時日。並請將貝欽差抵滬換約緣由轉致李提督劉藩司查照等因前來。除先照會者領事。俟移請貴司商定行臺時日。選行知照外。相應移咨。請煩迅

速商定。迅行照會者領事遵辦。

李恆嵩劉郎膏照會底稿

為照會事。本月二十二日。准署蘇松太道丁咨准貴國領事者照會。本國大臣水師提督貝現經抵滬等因。到司准此。本司業經會商本提督。擬即在於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部院李行館。互換和約。其換約日時。仍俟會同商定可也。合先迅行照會。請煩查照。

已夏禮來函

啟者。丹國欽差大臣貝。訂於本日五點鐘。前往貴署交換和約。應請轉致李提督屆時專臨為荷。

李恒嵩劉郇膏覆函底稿

啟者。頃接來函閱悉。丹國換約之期。並未曾同商定。一切尚未豫備。本日斷趕不及。既經丹國貝副提督擬於本日五點鐘前來敝署。已轉致李提督屆時同來會晤。另行面商互換和約之期。以免匆促。應請迅即轉致為荷。

貝立照會

為照會事。准六月二十三日來文。內開互換和約一事。擬在上海城內江蘇巡撫部院李行館互換。請為會訂日期等因。准此。後曾與貴督司會晤二次熟商。旋允於前訂之處互換。茲本提督擬於明日五點鐘在行館互換。為特照會。

李恆嵩劉郎齊照覆底稿

為照覆事。六月二十六日。准六月二十五日來文。內開擬於明日五點鐘。在江蘇巡撫部院李行館。互換和約等因。查貴提督甫經抵滬。原本和約。亦甫由京師齎到。為期本屬匆促。聞貴國現有兵事。貴提督急欲返棹。既准定於二十六日五點鐘換約。自當允行。以示和好。即希貴提督屆時前往行館。本提督當如期恭候。為先照覆。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廣州將軍瑞麟等奏廣東省開設學館章程一摺。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由軍機處鈔交臣衙門。臣等查該將軍所奏

廣東省設立教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章程。係仿照臣衙門同文館及上海設立學館各章程變通辦理。尚屬妥協。應即准其照辦。惟外國教習。僅止美國人譚順一名。查通商各國。以英法俄交涉事務為多。學習外國語言文字。亦以英法俄為要。美國文字。大略與英國相同。是以臣衙門分設三館。同時並習。廣東省與外國交涉事件。英法多而俄較少。是學習英法文字。實為粵省急務。今該省止延美國一人為西文教習。其英文自必其所素習。惟該教習是否兼精法俄兩國文字。可期一手教導。不必再設法俄文館。此層摺內未據聲明。應令該將軍等查明聲覆。至所稱

三年學習有成。即派充各衙門繙譯官。准其一體鄉試。由繙譯官出身之員。以府經縣丞升用。旗員願試武職。以防禦升用一節。臣等查上年二月間奉

旨。飭令庫克吉泰。晏端書。辦理設立教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俟令其於學成後。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今查該將軍等原奏。於調京考試一節。未經議及。臣等公同商酌。該省同文館學生。如三年學成。駐防滿漢旗人。應准作為繙譯生員。准其繙譯鄉試。並文鄉試。其漢人世家子弟。應准作監生。一體鄉試。並均准充繙譯官。如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出眾者。即應遵照上年二月

諭旨。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以拔真才而收實用。

御批。依議。

庚申。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前據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報稱。俄人於六月十五日。由下江駕駛火輪船。載同原由內地前往傳教法士。飛奔松花江西上。稱赴三姓貿易。並送法士旋回。卡官攔阻不允。駛至拉哈蘇蘇地方。復經儘先協領訥爾吉差次迎勸。登船力辯。始將法士人船。留在富替薪輪船回帆。並稱此來試探江水深淺。隨後必有雙輪火船。仍進松江等因。飛報前來。並准黑龍江將軍咨照。是月二十五日。有海蘭泡商。往見副都統關保。通

事述稱伊接嘎爾薩果幅劄文因駐防東海奇磯閣邨固
畢爾邨托爾欲與吉林將軍會晤商辦事件或派頭目乘
火輪船進松花江求給轉咨吉林為其沿途豫備柴木以
侍船至等語經該副都統據理開導不歡而返等情奴等
當即先後飛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與住京俄使據約
剖辯一面飛劄三姓副都統督同該處儘先協領訥爾吉
等設法攔阻去後旋據咨報七月初一日法士杜柏隨帶
洋人數名旋抵三姓據稱法士包姓等仍在下江等情是
日並有俄人乘火輪船兩隻隨帶板船一隻駛至黑河口
卡倫停泊巡防官雲騎尉承慶欲向理阻該俄人不容近

前。僅以清語告稱。小火輪船內有大官石沙木勒幅。同三品官車拉尼揚乜幅。帶領小官九名。兵五十餘名。奉國王命。由三姓往見吉林將軍。議辦要事。大火輪船內。有大將軍。帶領大官十餘名。兵百餘名。特來護送關卡。語畢遞給清字開寫人船數目一紙。即向松花江上駛。報經奏等添派員弁。處處嚴防。節節阻止。並調署阿勒楚喀副都統德英選帶兵勇。順江迎阻。嗣據富尼揚阿報稱。協領富慶等迎至霍悅洛處。向其阻止。堅不允從。復經防禦葛澤在尼音莽嘎地方。登船與語。而該酋石沙木勒幅託睡不見。當與俄官車拉尼揚乜幅照約理論。據稱持有公文。必須往

見吉林將軍面投。非來貿易等語。許以將文轉遞。執意不從。並於沿途觀繪山川形勢。又經二品頂帶協領永祥馳往迎阻。亦復不允。俄酋獻出文一紙。飛送到省。詳加披閱。係用清文俄字。開寫官兵人數。述及欲來吉林。聲明由三姓進省。如遇水淺。輪船不能上駛。即就陸路過行。為其籌備車馬。伊必給貲等語。當經永祥嚴詞拒阻不聽。詎意近日霪雨連綿。江河漲發。該酋竟乘火輪船一隻。據報已於本月初九日。行過胡爾哈河向小古洞河一帶上駛等因。奴才等伏查俄人貪鄙成性。詭譎多端。屢欲闖入三姓通商。而於吉林松花江尤垂涎窺伺。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今果藉稱公事。蓄意要求。越境恃強。乘船深入。節
經理阻。置若罔聞。現既駛越三姓上游。距省垣不過數百
里。輪船迅疾。旦暮可至。雖稱會商公事。難免包藏禍心。拒
之過嚴。固恐藉端生變。示之以弱。必肆無厭之求。第既有
約在先。斷難自我開禁。惟有據理辯論。隨機應變而已。除
派委員並飭所屬揀選兵勇。布置防閑。並將節次咨報情
形。暨俄人來文。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向俄國住京
公使按約剖辯。轉飭即日回國外。理合恭摺馳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景淳麟瑞奏。俄酋欲至吉林。理阻不服一
幅。據稱俄官石沙木勒幅等。乘坐輪船。帶領兵役多名。向松花

江上駛。聲稱欲由三姓往見吉林將軍。議辦要事。經景綸等派員迎阻。堅不允從。並在沿途觀繪山川形勢。已於本月初七日。行過胡爾哈河向小古洞河一帶上駛等情。並據議政王等面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接到該將軍等咨文時。業經照會俄國駐京公使。據理與之剖辯。現尚未接照覆。吉林三姓等處。並非條約內所載准行通商地方。該酋恃強深入。理阻未服。且沿途繪寫山川形勢。包藏禍心。深屬叵測。現在該夷輪船已向松花江上駛。越過三姓。將抵吉林。著景綸麟瑞。於該俄官到城來見時。告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已照會該國住京公使。由三姓至吉林。均非條約內准行通商地方。按約辯論。令其即行回國。

並仍揀派兵勇。加意防維。如續有夷船肆行闖入。即當妥為理
諭。毋任沿江上駛。並飭令三姓副都統等。一體嚴密防範。以固
邊圉。毋稍疏懈。
乙丑。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上年七月間。奉
欽奉
簡派。作為全權大臣。辦理和國通商條約事務。曾於八月二十四
日。與該國使臣巴大何文議定條約十六款。公同畫押。聲
明以一年為期。於上海或廣東地方互換。當經奏蒙
聖鑒在案。茲於本年五月十一日。該使巴大何文遣員伯飛鯉到
津。呈遞照會。內稱上年在天津所立條約。現奉該國仍命

該使在廣東省城。互相交換。懇為奏請
大皇帝特派大員。前往廣東省城互換等因。當查和國條約。應以
本年八月二十四日互換為時尚早。即告以應俟屆期一
年。當為奏明辦理。現在伯飛鯉復因期將至。來署面懇。自
應據情請
旨。派員互換。以符原議。並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原定條約。咨送內閣。恭用
御寶後。封發廣東。交
派出換約之員。祗領辦理。
御批。該衙門議奏。單併發。

和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天津准貴大臣所立條約。經於同治三年正月十一日。蒙本國上諭批准。諒

貴國

大皇帝亦無不批准矣。按和約第十六款。內稱條約立定。俟

御筆硃批。一年期內。各派大員。於天津或廣東地方會晤。互相交付等由。茲本國仍命本大臣專主換約事務。於廣東省城

互相交換。為此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來文。奏請

貴國

大皇帝。特派大員。賫同

硃批條約。前來廣東省城會晤互換。望速望切。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稱。荷蘭國公使巻大何支遣員伯飛鯉到津。呈遞照會。以上年在天津所立條約。請派大員在廣東省城互換等語。本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單併發欽此。臣等查荷蘭國議立條約。係於上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天津與崇厚公同畫押。約內第十六款。載明一年期內。或在天津。或在廣東地方會晤互相交付等語。現在已屆一年互換之期。該國公使懇請奏明

派員前往廣東互換。與原議在廣東互換之約相符。臣等擬請就
近在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二員內
簡派一員。與該國公使接晤。將上年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按照歷次成案。將和國漢洋合訂條
約一本。恭用
御寶。發交三口通商大臣遣齎廣東。交
派出換約之員。祗領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荷蘭國換約屆期
請派員互換一摺。荷蘭國前立條約。載明一年期內。或在天津
或在上海互換。茲屆換約之期。據該國公使碧大何文呈遞照

會。內稱請派員前往廣東互換等語。著派郭嵩燾將上年與荷蘭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其條約各本。俟崇厚派員齎送至廣東時。即著郭嵩燾祗領辦理。並令軍機處將寄諭摘錄。一併發往。如該使索看憑據。即可給與閱看。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崇厚遞到該使照會一件。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中國語言文字。外國人無不留心學習。其中之尤為狡黠者。更於中國書籍。潛心探索。往往辯論事件。援據中國典制律例相難。臣等每欲借彼國事例以破其說。無如外國條例。俱係洋字。苦不能識。而同文館

學生。通曉尚需時日。臣等因於各該國彼此互相非毀之際。乘間探訪。知有萬國律例一書。然欲徑向索取。並託繙譯。又恐秘而不宣。適美國公使蒲安臣來言。各國有將大清律例繙出洋字一書。並言外國有通行律例。近日經文士丁韙良譯出漢文。可以觀覽。旋於上年九月間。帶同來見。呈出萬國律例四本。聲稱此書凡屬有約之國。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參酌援引。惟文義不甚通順。求為改刪。以便刊刻。臣等防其以書審試。要求照行。即經告以中國自有體制。未便參閱外國之書。據丁韙良告稱。大清律例。現經外國繙譯。中國並未強外國以必行。豈有外國之書。

轉強中國以必行之禮。因而再三懇請。臣等窺其意。一則誇耀外國亦有政令。一則該文士欲效從前利瑪竇等。在中國立名。檢閱其書。大約俱論會盟戰法諸事。其於啟釁之間。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第字句拉雜。非面為講解。不能明晰。正可藉此如其所請。因派出臣衙門章京陳欽李常華。方濬師。毛鴻圖等四員。與之悉心商酌。斟潤。但易其字。不改其意。半載以來。草稾已具。丁趨良以無貲刊刻為可惜。並稱如得五百金。即可集事。臣等查該外國律例一書。衡以中國制度。原不盡合。但其中亦間有可採之處。即如本年布國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國船隻一事。臣等暗

採該律例中之言。與之辯論。布國公使。即行認錯。俯首無詞。似亦一證。臣等公同商酌。照給銀五百兩。言明印成後。呈送三百部到臣衙門。將來通商口岸。各給一部。其中頗有制伏領事官之法。未始不有裨益。此項銀兩。即由臣衙門酌提三成船鈔項下發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外侮之來。多由內患之不靖。咸豐十年秋間。英法兩國。由天津海口內犯。皆因髮捻各匪。南北滋擾。中國紛紛征調。是以乘虛而入。肆其要求。迨十一年各國住京以後。旋值杭甯失守。蘇常繼陷。各公使目擊情

形。遂疑中國以後難於復振。往往於言詞楮墨間。顯市相幫之情。隱含輕視之意。雖其時英國請在天津上海。代為練兵。法國派勒伯勒東等防守甯郡。而常勝常安等軍。外國皆准洋將管帶。紛紛相助。亦似深為中國設籌。其實不過陰為保護各口買賣起見。惟卜魯士闡持正論。嘗謂目前雖可暫資外國相助。究竟中國總以不借外國之力為佳。並威妥瑪與臣等論及練兵必須練將之事。亦謂練將最關緊要。將來統帶。總須中國將弁。不可假手外人。此項議論。雖難信其盡由實衷。而其說要不無可採。是以臣等愚見。總以力圖自強為主。歷於奏片內剴切上陳。誠以借

助外洋。本非上策。祇可假教練之名。陰習其法。不可將攻勦之權。全授其人。幸而常勝軍自白齊文滋事以後。所換英國戈登。人較馴順。又得李鴻章善為駕馭。遂能將蘇常一帶郡縣。並蘇州省城。以次收復。彼時臣等默觀東南大勢。兵威既振。賊膽已寒。金陵死守孤城。斷難久踞。無須再借洋人之力。因持定主見。乘勢與卜魯士言明。金陵不用幫助。當議定撤退常勝軍。專用中國官兵圍勦。不月餘而金陵收復之報果到。十數年賊踞堅城。一旦將士用命。便能舉拔。未必不出洋人意料之外。臣等已將金陵收復一事。函致各國住京公使。咸使聞知。俾知中國力量。未嘗不

能辦賊。庶使從前輕視之意。各自爽然。至卜魯士雖已回國。惟伊瀨行時曾諄屬金陵收復後。務須寄知。俾釋悵念。臣等公同商酌。除函致威妥瑪外。現議由臣等公同另給威妥瑪一函。託其將金陵收復情形代為函知卜魯士。一則不沒其臨別殷殷之意。一則使彼國中知中國能自振拔。不可稍存輕視之見。謹附片陳明。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前奉

諭旨。賞給戈登章服四襲。當經奏明。由臣衙門所收三成船鈔項下。提款置辦在案。查英國兵官戈登隨同李鴻章出力收

復蘇常一帶各地方。前奉
諭旨賞給章服。臣等以此次章服。將來該兵官帶回該國。必將極
力誇耀。侈為美談。若由外置作。或胥吏經手。恐有草率。不
足以彰
天朝服物之盛。是以奏明由臣衙門自行購備。並因前奉
諭旨。戈登賞穿黃馬褂。外國深為寵榮。因於章服內特置黃馬褂
一件。以及隨同章服之翎頂佩帶等項。務使一律華贍。以
彰
異數。時值美國公使卜魯士回國。來臣衙門告辭。臣等因陳之於
庭。令其閱看。該使亦深為嘖嘖歎羨。茲於七月二十六日。

統交總稅務司赫德由火輪船寄至上海。交通商大臣李鴻章轉交戈登祗領。其價銀共七百九十一兩有零。即在臣衙門三成船鈔項下動用。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西洋使臣阿穆恩前由上海寄來照會。意欲亟圖轉圜。臣等以未便急於遷就。示之以弱。仍給予照會。與之辯論。俟該使再來相求。茲於七月二十日復由該國在津領事官左欣那送來該使照會一件。內稱將所提條約前事。代該國政解明。如決詞互換。立即前赴天津等因。臣等公

同商酌。該使既求仍回天津換約。是其矜驕之氣。已經挫折。若再堅執不允。轉瞬即逾兩年期限。恐因此藉口。別生枝節。前次所以力與爭論者。緣該使不候居限。先期前來。防其別有要求。必須設法杜絕。為先發制人之計。且乘此極力辯駁。儻能將澳門設官一層。加以收租。於中國稅務亦為有益。即使其決裂而返。將來執定未滿二年期限。亦不患無詞折服。今期限已屆。該使照會內所言。皆係答我詰問之事。此外並未過肆要求。自應藉此轉圜。因給予照覆。仍將領事官不得派商人一層。再與申明。澳門設官一層。仍案而不斷。留作有餘地步。並將該國侵占三巴門外

界址。應早為清理之處。先行揭破。雖明知該國盤踞已久。未必即肯退還。但有此詰責。應可杜其後來再有侵占之事。仍約其迅速來津互換。使其無可藉口。該使阿穆恩接此照覆。自必剋期來津。求換條約。一俟抵津有日。再奏請將該國條約。恭用

御寶。先行頒發來津。以備互換。

御批。知道了。

大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本年六月初六日來文。所有辯駁之事。本大臣莫不回答。和約章程。已經大西洋大君主批

准而行。本大臣因此受命而來。特為互換和約。貴大臣謂情願互換。宜先解所提條約前事。本大臣代我國政解明。一如第八款內。謂領事官不得派商人。此若

大清國政問討必行。二如駐澳之中國領事官。此若

大清

大皇帝願意設立。其權辦事。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官駐劄澳門無異。此乃該九款底所載也。貴大臣如意決互換已定和約。本大臣立即前赴天津。以為互換之舉。為此照覆。

給大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七月二十日。接准貴大臣六月二十九日來文。

代貴國政解明條約。稱領事官不得派商人問討必行。此
層與條約相符。望貴大臣速即照辦。至駐澳中國領事官
一語。徧查條約。止有
大清國
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駐劄澳門字樣。並無中國領事官字樣。
且中國官制。亦無領事官名目。何得硬加以中國領事官
之名。貴大臣尚未推求漢文條約之意故也。再澳門地基。
向以三巴門為界。近日有人自澳門來。言及前數年間。貴
國人竟將三巴門以外之地侵占數里。此層亦應早為清
理。將侵占之地歸還中國。方昭和睦之誼。想貴大臣意在

和好。定不存侵占之心。今貴大臣既情願互換和約。希即迅速前來天津。彼此互換。至於應議各事。亦即查照貴大臣前此豫言明之意。於條約互換後。再為理論明晰。以免互相生疑可也。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奴才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三月初九四月初九五月十二等日。欽奉上諭三道。並照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奴才等二月初十日陳奏分界事宜原摺。先後行令照辦前來。遵即恭錄

諭旨。咨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犁。將軍參贊大臣等。不時嚴密偵探。如有俄國兵隊。前來卡外。私立鄂博。即當妥為攔阻。

不得稍有疏懈。各城所屬人衆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妥辦之處。迅速查明。一面具奏。一面咨覆前來。免致臨時趕辦不及。臣等前於本年四月初五日。接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來覆文。仍堅執該國議單。毫無更改。方肯前來換約。於讓地安插。及照舊游牧兩層。均不允從。並云能否照依伊等議單應許。迅即咨覆。該國或派分界大臣來塔會議。或將該分界大臣撤回停辦。臣等當即擬給照覆。按照原定條約。與之申明該使臣議單所指界址。其中多有含混不清之處。與我索倫四愛曼及我所屬蒙古人等住牧生計。窒礙攸關。將來立界時。致啟爭端。與貴國亦無

裨益。前經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貴國住京大臣議定。仍令兩國分界大臣。妥商辦理。本將軍等豈敢照依含混不清之議單。即為定議。惟有按照條約及貴國所指議單。酌量各該處情形。約貴分界大臣前來。妥為商辦。貴總督或仍不肯令分界大臣來塔商議。撤回停辦。亦應將停辦幾年咨覆。以便屆期彙辦。嗣於五月二十三日。接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文。復以幫等不遵我國指示。偏執講解條約。欲占不應得之地。並稱將該全權大臣所指。已經我國允准。邊界附近住牧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及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均為該國所屬之人。其所指界址。

謂為我國已經應允。該國或派兵隊在彼常川住守。或不令兵隊越出界外。與弩並無干涉。令弩等將照依該國議單所指界址。毫無更改。全行應允。會晤時並不爭論之處。趕緊照覆。伊即派分界大臣前來會辦。否則即將該國大臣撤回。勿庸再訂後期。又云兩國既照該國議單內界址應允。其邊界之事。自應作為已經斷結而論。令弩等咨行伊犂將軍。派員前往庫什木倫地方。請回該管貿易色克德爾官。沿途妥為護送。並節錄我總理衙門去年七月二十七日給該國署住京全權大臣照會前來。弩等查色克德爾官。應否接回。咨行常清查照酌辦。邊界之事。若不曾

層再為駁詰。一面約該使臣前來。誠恐賴為我已允許。再
四熟商。惟有欽遵
諭旨指示各節。復與之詳細申明。總以兩國大臣在京議定條約
為準。不得稍有含混。所以我國總理衙門前行照會。令兩
國分界大臣准照議單妥商辦理。非全照議單即為辦結。
查妥商二字。係因議單有與條約不符之處。即為不妥。自
應會同公商。如毫無窒礙。方謂之妥。是我總理衙門所准
者。係指議單與條約相符之處。非不符之處。亦概允許也。
本將軍等所較者。係議單與條約不符之處。若相符之處。
並未一概阻止。我國在京在外大臣。總以條約為主。毫無

歧異。至貴總督所云。我國所屬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哈薩克布魯特等。均應歸為貴國所屬一節。查原約內並無載有分人一字。本將軍等更難允准照辦。至云邊界之事。自應作為已經斷結而論。查分界一事。必須由兩國分界大臣。會同議定。均無異詞。互換信約後。始能謂之已經斷結。斷不能以貴國自定之議單。即作為斷結。今貴國既不肯派員前來會辦。又有停辦之言。查兩國前在京城原定條約。內載有兩界商辦。不必限定日期之語。貴總督接見此文。或即令分界大臣。迅來塔爾巴哈台會同本將軍等按照條約。及議單妥為商辦。抑或貴總督仍照前咨

稱撤回分界大臣。停辦勘界事宜。本將軍等不能在塔久候。止可照貴總督所稱停辦。即回本任。再候後期。即將某年復來會辦之處。切實咨覆前來。以便再行會辦。至既未換約。卡外之地。原係我國地面。兩國均不得派兵隊在未定之界。私行住宿。儻貴國先派人前來。私自侵占。我國定必派人攔阻。彼時猝啟釁端。係由貴國先肇等情。已於六月十九日。行文該西悉畢爾總督詫。該總督接見此次照覆。即派分界大臣來塔復議。則係有意了結。芬等令其或讓地。或仍准照舊游牧。相機籌辦。妥為定議。儻該總督因有商辦二字。仍前狡執。不派分界大臣前來復議。亦不確

切說出。照約緩辦。奴才等止好擬給照覆。暫緩辦理。俄人詭
譎。難保明春不派兵隊。在我各城所屬卡外滋擾恐嚇。奴才
等惟有嚴飭各邊卡。並行文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犂各
將軍大臣。不時偵探。暗中嚴防。並飭各屬蒙古及內附之
夷人。同心捍衛。自固藩籬。儻有俄人前來強占地址情事。
即當正言阻止。並加意撫綏內附人眾。俾不致為俄人誘
脅。即或俄人肆出滋擾。見我無隙可乘。或能自思轉圜。前
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鷹等咨稱。現查卡內之地。均有關
礙蒙古游牧。儻至萬不得已。必須安置之時。僅可在北八
臺等處。量為變通。暫行安置。臨時有無掣肘。尚難豫定。又

准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等咨稱卡內地面俱係喀
爾喀蒙古部落王公管世守游牧處所誠恐該王公等不
肯讓出現經具奏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該王公等妥為商議讓出地面各等語是烏
科二城籌辦安插蒙古人事均未落實奴才明誼自應折回
先至科布多與廣厠等詳細酌商再回本任與麟興等妥
為布置至奴才等前次奏調伊犂協領扎珠哩烏勒西春總
管德格都已於六月間先後抵塔面詢伊犂安插哈薩克
布魯特索倫四愛曼人等回稱之語與將軍常清前咨各
情無異俟俄國何時會議即令該委員等將有礙各情向

其竭力辯駁。詳陳利害。或可冀其稍為退讓。現在塔境俄國春間派來兵隊。已陸續撤回一半。其餘尚在塔穆爾達坂住紮。並無私立鄂博。建房滋擾情事。合併陳明。

御批。該衙門議奏。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車林敦多布奏。斉等前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厚等咨。於六月初八日。被俄人將我查邊弁兵拘去。嗣委員存保等陸續旋回。稟稱筆帖式等奉派會同扎薩克幫扎巴扎爾扎布等。於五月初三日起程。前往查勘哈屯河。於是月三十日。行抵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察罕佈拉噶蘇地方。據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

管聲稱。俄官吩咐。不准爾們往哈屯河去。存保等差烏梁
海昆都。告訴俄官。我們係奉
旨前來。閱我國邊界。俄官言說。將
旨意拏來我看。或有印文。批寫我們俄國字樣。存保等答以我國
將軍大人每年循例派員巡查我們邊界。向止與我們所
轄地方行文。不與別處行文。並有查邊執照木牌。俄官言
說。既然循例之事。我們亦不攔阻。存保隨詢俄官係何官
何名。據烏梁海章蓋言稱係一品將軍。名喚古爾那德哈。
存保等行抵庫克烏蘇。鶴導兵格德克返回報稱。彼處原
堆鄂博蹟址被人拆毀。六月初六日行到察罕布拉克河

岸。過河約有六十餘里。抵哈屯河。見有哈薩克數家。初八日折回庫克烏蘇。途次突有俄國兵隊攔阻道路。偪令存保等到該俄人住牧。見伊上司。踰三日。俄人將委員等原領木牌子留下。交給俄文一紙。於十一日將我們送到昌吉斯台卡倫。交給侍衛德山。復遺俄文一紙。並向侍衛德山索取蒙古文字去訖等語。芬等詰以既經俄人說奉旨之事。不能攔阻。何以折回又被拘去。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等。與俄羅斯是否相屬。據存保聲稱。俄人阻路。勢甚強橫。若向其爭執。恐以我先肇釁。有所藉口。若不隨其前去。又恐示之太弱。有傷體制。至該俄人住牧。見伊酋目。盤詰查邊

原委。揆其大意。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自稱該國地面。不准中國人往來。存保等於五月三十日。欲由察罕佛拉噶蘇前進。該烏梁海章蓋克什登格曾言人馬俱在俄官那邊當差。一時不能備齊之語。並見遇有往來俄官。該總管等即去請安。其有無從順俄人。難以測度各等語。等前奉

諭旨。揀派委員探明路徑。並查明科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有無俄羅斯兵隊等因欽此。茲派委筆帖式存保等前往查閱哈屯河一帶疆界。路遇俄人兵隊阻截。並將該委員等拘去。賺去木牌。遺下俄文。未傷官弁。叵測情形。實難理喻。擬

請聽候分界大臣與俄使劃定界址換約後。究由何處為中國之地。何處為俄人地面。建立界牌。擬定章程。再行派員往查。刻下責成科布多大臣遇有查辦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命盜案之便。藉為密查該處邊界。及有無從逆之人。隨時具奏。庶免俄人猜疑。

御批。該衙門議奏。

麟興等又奏。拏等於七月初十日。據署唐努烏梁海印務章京扎木色楞並管理津吉里克卡倫侍衛阜保等呈報六月二十七日。津吉里克阿源。見有俄羅斯十六名。侍衛阜保。即與章京扎木色楞前往詢問。據稱係塔什罕所屬

人丁。在本游牧貿易。中途偶遭雨霧。迷失路徑。越界誤到
爾們地面。侍衛等與烏梁海章京商議。飭令所屬兵丁。將
此十六名俄羅斯。照料回原游牧訖等情呈報前來。已劄
飭唐努烏梁海總管等。嗣後凡遇俄人越境。必須善言開
導。照料回伊游牧。不可供其烏拉。任其逗遛。以致將來有
所藉口。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辰。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前因俄官石沙木勒
幅等越境恃強。乘船深入。當於十六日馳奏。嗣據三姓阿
勒楚喀各副都統烏拉總管先後咨報。均於俄船經過處

節向堅阻。置若罔聞。並據伯都訥副都統派員探明。法士隨俄人板船同行等情。當即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辦在案。俄船於七月二十日酉刻抵省。停泊江心。令通事柰登乘坐隨帶艇艦登岸。至街道廳投見。禮貌尚恭。經幫等先期派出熟諳清蒙語之佐領那斯洪阿年滿助教官穆克登額。與之接見。據稱俄國二品官石沙木勒幅同三品官車拉尼揚也幅欲面見將軍。商辦要事等語。幫因思該俄酋等既未親身請見。若遽登船與之聚會。恐與體制不宜。隨令該佐領那斯洪阿等。諭以我省現有承辦處大員副都統銜協領常明協領明祿素辦邊務。有何公事。爾

國大員。可與相見商議。該通事旋即回帆。因思彼此既稱和好。固當拒之以理。猶當撫之以恩。隨於次日粗備茶糖酒果。仍派佐領那斯洪阿等送至船上。藉窺人數。該酋頗為感謝。該佐領等詢以究何公事。並未實言。詰以原稱文移。又不投遞。惟令通事堅欲求見。該佐領等答以和約原無兩國大員。覲面議事條款。吉林又非通商之區。爾等竟坐輪船。深入松花江內。本屬錯誤。往復剖辯。該酋詞窮語塞。顧而言他。稱欲赴街購買零物。該佐領等許以代買。令其毋庸上街。該酋隨開單遞給。詢以船中人數。則稱四十餘人。並有婦女數口。該佐領等回岸稟報前情。當經飭令

地方官即將單開各物購備發給。概不受值。免致藉詞。後忽有隨從俄人十餘名登岸遊行。欲以洋錢自買諸物。因見鋪家不理。復被兵役攔阻。即經回船。該酋於二十二日未刻。令通事登岸。執持清字俄文一角。並備還物價洋錢十七圓。外送回禮酒果雜物數色。徑至街道廳遺放。不候回話旋船。拔錨順流東去。閱其所具清文。大略以弩等不相接見。指為與約不符。而其所為何來。迄未洩露一字。是何居心。實難懸揣。如有所要求而至。則尚未會面。何以遽爾回帆。儻窺探形勢而來。則包藏禍心。勢必乘機復至。任其往來。定貽後患。若從嚴阻止。必起釁端。惟有聲請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速與住京俄使。據約辯論。弗任越界。以敦和好而靖邊疆。至其留遺各物。固難全數收受。轉致有所藉詞。儻或一概擲還。又恐疾之太甚。躊躇審酌。擬將洋錢備具文移。專差送交烏蘇里口俄官。轉行遞還石沙木勒幅等查收。其回送酒果等物。給發在事兵弁充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景綸等奏。俄酋石沙木勒幅等來坐輪船。駛抵吉林。欲面見該將軍商辦要事。經景綸等派令佐領那斯洪阿等。諭令該夷酋與常明明祿相見商議。並詢以因何公事。該夷酋並不實言。旋遞來清字俄文一紙。稱該將軍不與接見。與約不符。遂即回帆東去。其因何前來。始終亦未洩露等語。吉

林三姓。本非通商地方。此次俄夷違約越界。其曲在彼。該夷酋既稱欲面見將軍。商辦要事。景綸等固不宜自行往見。致乖體制。然亦何妨傳其來見。責以違約越界之罪。以折其虛憍之心。並可詢悉該夷來意。以憑辦理。乃計不出此。反令該夷得所藉口。且任令沿途繪畫山川形勢。來去自如。究竟因何前來。該將軍等仍茫不知悉。似此畏首畏尾。豈不令外國人輕視邊臣。益復毫無顧忌耶。至總理衙門。與該國住京公使爭論。若不知該夷因何前來。亦無從與之辯難。該將軍身任地方。既不能阻其不來。又不敢傳見該夷。據理駁斥。殊不知所辦何事。現在俄夷船隻。尚未駛出三姓烏蘇里江口。難保不復回帆上駛。著景綸

等即將以後續辦情形隨時馳奏如該夷仍欲求見即著傳令來見按據條約與之駁詰無再仍前顢頇了事

湖南巡撫憚世臨奏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一道等因欽此查田興恕前已據報起程是以未再派員前往嗣詢問鎮筸來人僉謂田興恕疲緩性成必難如期就道臣聞信焦急乃加委候補道王孫生星馳赴筸守催現據候補知縣呂鳳藻稟稱田興恕自六月初一日動身後每日僅行二三十里又在乾州停蹇遲延數日在永綏病癒遲延數日該員婉詞勸導正言唯偲於七月初一日始

抵秀山。四川委員涪州知州姚寶銘已在秀山相候。即於是日交替接解。會同姚寶銘稟報等情。所有田興恕抵秀日期。理合附片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惲世臨奏。派委知縣呂鳳藻。押解田興恕於七月初一日。行抵秀山。即將該革員交四川委員姚寶銘接替管解各等語。田興恕由湘入川。疊次遲延。為日已久。目前計已行抵川者。著崇實。駱秉章妥為羈禁。不可稍涉大意。並將該革員到省日期。先行馳奏。此事從前業已延擱。此時亟宜迅速完結。免致別滋事端。著崇實。駱秉章等。懍遵疊次諭旨。悉心辦理。並咨會勞崇光。張亮基。將該革員應得罪名妥議速奏。事關

中外大局。該將軍等必能斟酌盡善也。

惲世臨又奏。衡州湘潭焚毀教堂一案。臣前在藩司任內。隨同陞任撫臣毛鴻賓。督飭各該縣賠修。湘潭久經竣工。衡州由衡陽清泉兩縣。發給修費。交各教民自行修復。各教民均已樂從。前經陞任撫臣毛鴻賓奏明在案。本年正月主教方安之自鄂來湘。督臣官文派員護送。沿途並未停留。到省後士民聚觀者多。臣復委員彈壓勸導。即日開行。幸未滋生事端。其時衡州府知府張士寬方署理衡永道篆。臣知該員明白精細。能顧大體。即委令將兩處教堂事件。一手辦理。方安之抵衡。適值舉行科試。士子雲集。張

士寬暫令方安之寄居鄉閭。內撫外柔。因勢利導。尚獲相安。所有衡漳兩處教堂。業經各該縣教民具結領管。其被焚書籍等項及教堂內應行修葺之處。按照陞任撫臣毛鴻賓議准條款。酌給錢文。亦經具結承領。並取具方安之收單。該主教暨教民等均稱辦理持平。同深感激。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同治三年。甲子。八月。己巳。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臣等於同治三年七月初三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三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日久未結。請旨飭催等因。欽此。並錄寄總理各國衙門原摺一件。伏查臣等於去冬欽奉寄

諭。即遵派涪州知州姚寶鋐前赴鎮草。提解田興恕來川。並宣示一切。免其疑懼。田興恕已定期起程。適值湖南奏留辦防。田興恕布冀

俞允。遂復遲留。嗣疊奉
諭旨。臣等仍派姚寶銘徑赴長沙。會同湖南委員提解。乃派姚寶
銘行抵長沙後。湖南撫臣憚世臨。先已派員前往鎮筸。姚
寶銘因恐田興恕已隨湖南委員來川。途中不免相左。是
以自長沙折回秀山邊界。以便提解來川。臣等於六月十
六日。復委候補直隸州知州文以禮迎赴涪州一帶催提。
竊查此案有關
國體。臣等每奉
密旨。悉皆欽遵辦理。不但不敢稍存推諉。並未敢稍有遷延。乃本
年正月間。田興恕已將就道。事機忽變。爾時若不待湖南

奉

旨。仍令委員姚寶銘徑行提解。不但田興恕有所觀望。不肯即行。且慮操之過急。其新募之勇。儻另生枝節。更難措手。其勢不能不候湖南委員會提。前准湖南撫臣惲世臨咨稱委員湖南候補知縣呂鳳藻已抵鎮筸。即飭令護解等情。臣等因尚未據姚寶銘稟報田興恕到川日期。或因秀山現有黔匪。道路梗阻。尚須繞路行走。臣等故未敢遽行奏報。一俟委員提解田興恕到川。臣等即行具奏。並飛咨雲貴督臣勞崇光貴州撫臣張亮基。迅速結案。

御批。昨據惲世臨奏。派員押解田興恕。至秀山交姚寶銘管解赴

川。已諭令崇實駱秉章將該革員提省羈禁。一面知照勞崇光。張亮基定擬罪名。一面迅速具奏。該將軍等即遵諭行。

辛未。伊犁參贊大臣明緒等奏。努明誼等前准伊犁將軍常清咨會摺稟。內稱俄國兵隊。偪近卡倫住紮。聲言進占吐爾根地方。當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帶領官兵。親往該處。先將索倫營兵丁妥為安撫。再赴俄人營盤。面為開導。告以准照議單。由塔爾巴哈台妥商辦理。以期和睦。並聲敘隨時咨報努等。以憑詢辦等因前來。努等正在商辦之間。茲復接准該將軍咨稱。連日接據領隊大臣托克托奈稟稱。俄國兵隊。節節移近吐爾根河西住紮。並據俄人言

稱此都是該國之地與中國何干察看俄人營盤似有添人之勢等情俄人不候分界帶兵強占內地且直以為我國

皇帝行文賜給伊國種種強橫欺詐難以理論若再與之爭論誠恐從此決裂該國又將藉口釁由我開是以仍飭防堵官兵小心巡查毋任內犯惟現在庫車喀喇沙爾相繼失守而昌吉各縣均有回匪滋擾烏魯木齊漢城失陷滿城被圍伊犂為根本重地回民衆多人情惶惑防堵喫緊而東南北三路均被回匪蹂躪勢不能不撥兵防範內憂外患保全為難若不通權辦理實屬不堪設想查前經屢奉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行知。准照俄國議單辦理。當此困危已極。實不能面面兼顧。本處現擬具摺入奏。並移咨奴才等速將伊犂分界事宜。趕緊按照議單辦結等因前來。奴才等公同商酌。若不通權辦理。恐大局不堪設想。自係萬不得已實情。再四熟籌。止可照依該將軍來咨。擬給俄國西悉畢爾衙門照會。准照議單。約派使臣。速來換約。並令該總督轉飭帶兵官。速將伊犂兵隊撤出卡外。靜候議分界址等情。已於七月初十日。行文西悉畢爾矣。現在奴才明緒因伊犂將軍常清奏調赴任伊犂。會同商辦軍務。已將分界事宜。併交參贊大臣錫霖接辦。俟該國何時派來分界大臣。

勢明諾。會同錫霖。博勒果素。按照議單。妥為辦結。以完巨

案而安人心。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奏。回匪連陷三城。及行文俄國准照

議單分界各摺片。此時新疆地方。回氛猖獗。而俄國兵隊。又節

節移近吐爾根河西住紮。強占卡內地方。明緒等以內憂外患。

相偪而來。已於七月初十日。行文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國議

單分界。自係因勢處萬難。不得不從權籌辦。且既已行文。即屬

無可挽回。將來俄使到塔。明諾錫霖等。務當妥為辦理。迅速定

界。以安人心。不得於議單之外。再生枝節。

丁丑。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據委員姚寶銘

裏。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因傷病舉發。於六月初一日。自
鎮筸帶病起程。楚黔邊界復有賊氛阻隔。繞道行至乾州。
病勢益劇。姚寶銘恐又耽延。即由秀山於六月二十六日
迎至已入川界之毛坪地方。適遇湖南委員呂鳳藻。押解
田興恕前來。姚寶銘會同提解。於七月初一日。行至秀山
縣城。田興恕傷病纏綿。途中未能醫調。現在委頓不堪。勢
難就道。趕緊撥醫調治。一俟稍痊。即押解前進。湖南委員
呂鳳藻。已由秀山回湘銷差等情。伏查田興恕之案。久懸
未結。屢奉
諭旨嚴催。提解羈禁。現今田興恕已入川境。實因傷病沈重。中途

尚須醫調。若待其到省再行奏報。轉恐又稽時日。臣等先將入境暫在秀山羈禁日期。專摺奏聞。一面飛飭委員等會同地方官。暫將田興恕即在秀山看管羈禁。上緊調治。如能就道。仍押解赴省。一面先咨雲貴督臣勞崇光暨貴州撫臣張亮基查照疊次欽奉

上諭。欽遵辦理。以期早結此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實等奏。據姚寶銘稟稱。田興恕行至秀山縣城。傷病纏綿。難以就道。現飭暫在秀山羈禁。俟調治就痊。仍押解赴省等語。此案從前延擱已久。田興恕早到一日。即可早結一日。該革員甫入川境。即因病不能前進。難保非心懷疑

懼。託詞逗遛。著崇實駱秉章密飭姚寶銘剴切開導。並察看該
革員病體稍痊。如能就道。即行押解起程。不准再有遲延。俟到
省後。即著懍遵疊次諭旨。妥為辦理。勞崇光張亮基即將田興
恕應得罪名。先行迅速定議具奏。毋得稍有延誤。致生枝節。

伊犂將軍常清奏。俄人分界一節。屢奉
諭旨。飭令加意防範。毋得令其侵占。欽遵辦理在案。茲俄人帶領
兵隊五百餘名。強占西北之夏博羅胡吉爾卡倫。忽於六
月十二日。又添俄兵六百名。攜帶槍礮。直入山口。至冬博
羅胡吉爾卡倫紮營。聲言進占吐爾根地方。查該處距索
倫營甚近。儻至彼處。該營兵丁眷口人等。不免驚惶。所有

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畏其強暴漸已避入卡內南北山場。奴若遽發兵與之爭執。兵連禍結。又成不了之局。且必為所藉口。稱我啟釁。況刻下塔爾巴哈台正在定議分界之時。尤未便決裂。有誤大事。奴派令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帶領佐領等官。於十五日親往吐爾根。先將索倫營兵丁。妥為安撫。再赴俄人營盤。面為開導。告以准照議單。由塔爾巴哈台妥商辦理。以期和睦。並曉諭官兵。暫事羈縻。不必與之爭鬬。靜候塔爾巴哈台消息。定有分曉。但防守兵丁。過於單薄。料俄人必知庫車回匪滋事。官兵出征。城內空虛。設或來我不備。倏爾入寇。關繫匪輕。奴才趕緊添

派官兵四百名。前往該處。會同每月防堵之兵二百名。協力堵禦。不得令其漸次內犯。以固疆圉。惟俄人不候分界。輒部逞兵偪卡。得步進步。居心實不可問。相應請

旨將此次情形。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詢該國使臣。是何意見。除隨時咨報

明諭。明緒以憑詢辦外。謹附片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進常清咨送奏俄兵強占卡倫。請飭總理衙門辦理各摺片。俄夷帶兵隊五百餘名。強占西北之夏博羅胡吉爾卡倫。六月間又添兵六百名。直入冬博羅胡吉爾卡倫。聲言欲占吐爾根地方。前據明緒

奉內憂外患。相偪而來。已行文俄國。准照議單分界。當以業經行文。即屬無可挽回。自不得不從權辦理。惟該國不候分界。意圖逞強侵占。除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該國使臣駁詰外。仍著常清督飭派出官兵。加意防範。力籌堵禦。毋得稍涉疏虞。致令該夷逐漸內犯。是為至要。

辛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田興恕現在秀山。因病逗遛。雖經諭令崇實等嚴飭姚寶銘剴切開導。即行押解起程。尚恐未能赴期就道。若必俟其到省後。始將此案擬結。恐日久復生枝節。著勞崇光張亮基懍遵疊次諭旨。妥為辦理。迅速持平擬結。將田興恕

應得罪名。即行定議具奏。不必俟該革員到省。再行結案。致稽時日。儻因辦理遲延。致有可轉圜之事。復又波折橫生。於大局殊有窒礙。恐勞崇光張亮基不能當此重咎也。

壬午。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八月初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三十日。奉

上諭。景綸等奏。俄酋石沙木勒幅等。乘坐輪船。駛抵吉林。欲面見該將軍商辦要事等因。欽此。奴才等跪讀之下。惶悚難名。遵查夷酋石沙木勒幅等。於七月二十三日行抵烏拉錦珠哈達地方。水淺坡攔。該處總管祿權等。恐其逗遛滋事。當即派員給與照會。欲督兵壯助其推舟。該酋始而見疑。排列刀

槍。不容相近。淺擱一日。繼經委員面見。諭知通事。述明本意。即據懇令各兵等幫同拉縴。行過淺處。該酋免冠拍胸。手伸拇指作感謝狀。取出隨帶零物。散酬官兵。經委員等辭而不受。諭以幫助縴船。係我

國體恤遠人之意。該酋等即於二十五日開船下駛。嗣至薩爾哈巴屯黃毛屯三岔口各哨。遇有擱淺。均係官兵幫縴而行。並經伯都訥阿勒楚喀等處。順流下注。亦未登岸。茲於八月初一日。接據探報。俄船已於初二日駛入三姓首站屬界等因。伏念俄人自分界以後。雖復頻加窺伺。包藏禍心。然數年來從未深入。奴才等前據探報人船有欲來省

之信。當即遴派多員。處處嚴防。節節阻止。奈該酋狂悖不服理論。而各委員又恐傷和。未敢力拒。迨七月二十日酉刻抵省。時已日暮。停船江心。僅令通事乘坐艇艦登岸請見。因思該酋既不肯親身上岸。妄自矜尊。奴才等亦未便遽爾登船。致乖體制。本擬探明來因。如果有緊要事件。然後與之接見。詎經委員就船與語。據約辯論。而其究為何來。始終堅不吐露。正在往返辯駁間。適值天雨新晴。江水驟退。該酋慮恐輪船難以回駛。即於二十二日急投俄文。開帆經去。奴才等既不能堅阻於前。又未經傳見於後。捫心自問。慚愧靡已。復於八月初七日。據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

轉據城邊巡哨六品軍功德英富山等報稱由省旋回俄酋火輪船一隻傍帶大船一隻已於初六日巳時由羅拉密經過富山等隨即乘舟尾隨至城西北三江口地方見其船行駛如飛順流東去等因查俄船已過三姓諒已揚帆去遠不致轉舵回行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未科布多參贊大臣廣厚幫辦大臣奎昌奏准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等咨閣遠將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交納租馬內服之哈薩克人眾應作何安置查明咨覆等因

當經筆飛飭前派筆帖式增祿等先就雪淺處繞往烏

梁海。會同兩翼散秩大臣巴雅爾莽乃阿玉什等。詳查烏梁海邊境。瑪呢圖噶爾勒幹卡倫一帶。有無空閒地方。迅速查明呈覆。旋據該委員等稟稱查得烏梁海邊境。除瑪呢圖噶爾勒幹卡倫一帶。科爾沁海留圖及霍呢邁拉扈等處。有哈薩克。自早年居住之外。別無空閒地方。等查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交納租馬之哈薩克。原自早年定立。年深久遠。生齒日繁。伊等曾居科境之地。不屬科城管轄。所有此項人眾。遇有各事。向係該哈薩克汗綽坦公阿濟。呈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覈辦。由來已久。科布多從無此項哈薩克冊檔。每年交納租馬。亦係由塔爾巴哈

台參贊大臣委員解至瑪呢圖噶爾勒幹卡倫由該卡侍
衛派台吉兵等解交科布多官廠其哈薩克頭目若干名
及至今人戶若干名科布多無從查其確數現據委員等
查覆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之哈薩克生齒繁多占地
已廣並查出卡倫以內阿勒台烏梁海游牧境內自奇林
河等地方十七處亦有哈薩克公阿濟屬下之哈薩克居
住詢據哈薩克言稱我們在此居住年久又公阿濟言我
們屬塔城所管不能給科城戶數等語查哈薩克久在彼
居住現當分界未終之際正宜籠絡堅其內向之心未便
一旦驅逐向由塔城辦理必深悉其性自應仍由塔爾巴

哈台參贊大臣酌覈辦理。俾不致失所。以免別生枝節。再
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之哈薩克。儻分界後萬不得已。
必須內遷。尤宜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酌地安置。不但
控制易周。稽查就近。且管轄呼應亦靈。相應請
旨飭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酌覈撫輯安置。再將科城委員所
查哈薩克居住地名開單。由 弩 等咨送塔爾巴哈台覈辦。
廣鳳等又奏。弩等於本年六月十八日。接奉伊犂將軍常
清咨送本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
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奉
上諭所有烏科二城及塔城所屬關礙情形。或讓地安插。或照舊

游牧。均可相機辦理。妥為定擬。各城所屬人眾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妥辦之處。著常清等知會各城大臣。迅速查明具奏。以備明誼等酌量情形。籌議辦理。免致臨時趕辦不及。弊等竭力思維。向在科年久。承辦蒙古事務章京諾敏詢問。何處可以安置。據稱卡內實無妥善之地。儻萬不得已。僅可在北八臺等處。酌量變通。臨時有無掣肘。均難豫定。弊等因思與其臨時掣肘。日久不能相安。總以照舊住牧方為妥善。於咨覆將軍明誼等公文內敘明會議時合依照舊住牧辦理。復飭知科屬杜爾伯特兩翼盟長及阿勒台烏梁海散秩大臣。總管令伊等公同會議。各將其游牧可讓

出若干里。開清地址。出具印結。迅速回報。據杜爾伯特兩
翼盟長等稟稱查我們游牧。除高山大嶺。各處淖爾外。其
餘平地。均係我們各旗人丁住牧。並無空閒。據烏梁海散
秩大臣等報稱查我們游牧。除原有哈薩克居住多處外。
餘皆我們七旗人丁住滿。何能再行讓出各等語。等查
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之蒙古。久居卡外。素以漁獵為業。伊
等性情風俗。與卡內蒙古不同。若一旦遷於卡內雜居。不
但其動作云為。不洽卡內輿情。且恐日久相爭。滋生別端。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廣鳳。奎昌奏。接准分界大臣咨稱。令查科
爾沁海留圍一帶。居住交納租馬內服之哈薩克人眾。作何安

置。查此項人衆。雖居科境。不屬科城管轄。遇有事件。向係由哈薩克汗綽坦公阿濟呈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覈辦。其每年交納租馬。亦係由塔城派員。解交科城。科布多並無此項册檔。無憑查其確數等語。此項人衆。既據廣鳳等奏明。係屬塔城所管。即著明誼會同錫霖等。按照廣鳳等此次咨送哈薩克居住地名清單。酌覈辦理。並據廣鳳等查明烏梁海邊境。除瑪呢圖噶爾勒幹卡倫一帶。科爾沁海留圖及霍呢邁拉扈等處有哈薩克居住外。別無空閒地方。將來分界後。如須內遷。應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酌地安置。明誼尤當與錫霖等豫籌安輯之方。免致失所。至科城所屬蒙古人衆。現經廣鳳等體察情形。未

便遷入卡內。萬不得已。僅可在北八臺等處暫為安置。而臨時有無掣肘。日久能否相安。均難豫定。並據杜爾伯特烏梁海等處蒙古呈報。游牧處所。無可讓出。總以照舊游牧方為妥善各等情。現在西路分界。業據明緒等給與俄國照會。准照議單分界。是該處地方。恐不免為俄國包去。應如何妥籌辦理。俾該蒙古等得安生業之處。著明誼相度情形。知照廣鳳等妥為商辦。

廣鳳等又奏。竊於同治三年七月十六日。接奉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一道。內開至該夷拘去查閱哈屯河委員及扎薩克蒙古兵等十餘名。是否在卡倫以內等因欽此。奴才等查得被俄人拘去

之委員等。係由烏里雅蘇台署將軍麟興等派往卡外巡查哈屯河之官兵。緣於本年六月十四日申刻。接到索果克卡倫侍衛德祿等呈報。未便率行入奏。致煩

聖聽。是以咨呈署烏里雅蘇台將軍等。應如何定辦。速行示覆。今查委員兵等。原在卡外西北距卡五百餘里庫克烏蘇河地方拘去。現已早經送回。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臣衙門於咸豐十年設立之時。奏明一切章程。仿照軍機處辦理。是以當時議定。止用滿漢司員十六員。於十一年二月照數考取。因新

到人員。諸未諳悉。酌留隨同辦理總局司員四員。以資熟手。共二十員。作為定額。分班辦事。融於同治元年冬間。因事務漸繁。不敷差遣。復奏明添傳

記名司員四員。作為額外。一體行走。乃越兩載以來。立約又增數國。各處稅務教務。章程益密。案牘因之愈繁。加以修理清檔一事。併入日行事件辦理。事務亦因之愈劇。該員等振刷精神。力圖奮勉。一切並無貽誤。惟事關外國。體制所存。人少事多。力小任重。萬一精神稍有不逮。則積壓外錯等弊。在在堪虞。因思事貴有條而不紊。亦貴因時以制宜。臣等公同商酌。擬請於仿照軍機處之中。稍為參用各衙門

成法。以期人均勞逸。事免紛歧。經此酌量變通之後。所需
司員供事較多。覈計應添傳司員十二員。供事十七名。方
數分派。查司員係元年閏八月考取。
記名人數尚多。足數傳用。惟供事記名者。除已傳外。止有四名。必
須另行考取。因照章向方略
國史兩館咨取。乃方略館則無人可送。
國史館僅送七名。不敷考試。擬請推廣於內閣翰林院詹事
府等處。一體咨傳備考。以後仍照奏定章程。先向方略
國史兩館咨取。如兩館無人。再照此次推廣章程辦理。至添
傳司員供事既多。所需薪水飯食銀兩。戶部月給經費不

數。應請變通。即在臣衙門所存三成船鈔項下洛補。毋庸
再由戶部增給。謹酌擬章程五條。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酌擬章程五條
一。請設立司務廳。派員專管。以均勞逸也。查臣衙門向章。
除請送印鈐遞摺收掌三項。各有專司。無庸總辦。及管股
司員兼理外。其餘一切事件。皆歸總辦及管股司員經理。
今議總辦司員。總司一切。管股司員。令專管辦稟。不兼別
項。所有一切雜務。另設司務廳領之。其向設收掌處。即行

裁撤。統歸該廳辦理。將舊設收掌四員。請送印鈐四員。均令在司務廳行走。此八員分作兩班。每日酌留二員住宿。一切仍歸總辦司員隨時督率。以免外錯。

一。請設立清檔房。派員專管。以資學習也。查臣衙門向章。清檔皆歸各股司員承修。惟近來事務甚繁。若仍歸該員等兼事承修。實形竭蹶。今議專設清檔房。所有修檔一事。專於新傳到署人員中。派出管理。暫不令其管理各股。緣新到人員。一切生疏。一令辦事。則無暇細看檔案。於各事始終本末。難期貫通。今令專管修檔。藉此繙閱。日久諳熟。下筆自可了澈。於學習實有裨益。另於總辦幫辦中。特派

二員。充該處提調。以資稽考。於新傳到署者。派滿漢各四員。分班辦理。以四員專司修輯。以四員專司校對。均每人各管一股。該員等每日滿漢各二員。到署專司修輯校對。酌留一人住宿。所有專寫清檔供事。即歸該司員等稽察考覈。另傳蘇拉四名。俾供差遣。並請嗣後清檔專辦正本。不辦草本。其清檔目錄。由承修各員隨案纂入。仍將承修官校對官名姓列於卷首。各行畫押。每逢一季。由各該員將所修清檔。分股呈堂閱看。如所纂之案。內有遺漏。惟承修司員是問。錯字過多。惟校對司員是問。春季清檔。限五月十五日呈堂。夏季清檔。限八月十五日呈堂。秋季清檔。

限十一月十五日呈堂。冬季清檔。限次年二月十五日呈堂。如有逾此限者。提調官即將遲延各職名。開單回堂。咨部記大過一次。提調官督催不力。咨部記過一次。仍俟三月無過。再行咨部開復。凡曾經記過三次者。請獎之年扣獎。

一。請辦稟。以歸簡易也。查臣衙門辦過事件。向係登檔。以備檢查。惟案內應行附卷之件。無處可附。未免散漫。今擬嗣後奏摺咨文照會。均一律辦稟。所給各國書啟。及各省書啟。各歸各股登檔。其來信及覆信底仍黏存稟。呈堂標畫。每月所收文件。除緊要事件。隨到隨辦外。其餘均限次

月初十日以前。一律辦竣。行文後。查明上月共辦行存稟若干件。逐稟黏籤編號。每股仍設立編號簿一本。將文信事由。一一於簿內註明。以憑查取。所收文件。限下月初十日以前辦竣。十五日付送清檔處辦檔。如有逾此限者。總辦司員。即將遲延各職名。開單回堂咨部。記大過一次。總辦司員。督催不力。咨部記過一次。仍俟三月無過。咨部開復。凡曾經記過三次者。請獎之年和獎。總辦司員。既有督催辦稟之責。每員應派定各管一股。專畫一股之稟。至每日上堂呈回收發事件。仍照舊毋庸分股。

一。請添傳司員。以資分任也。查臣衙門司員。原定額內二

十員。額外四員。今議添傳記名司員十二員。作為額外。共成額內二十員。額外十六員。內英法俄三股。仍各派四員。另添美國一股。亦派四員。司務廳派八員。清檔處派八員。分班辦事。總辦仍前四員。總司一切。管股司員。每日該班者八人。每日應酌留一人住宿。次日將各股所辦行存各稟。呈送閱畫。

一。請添傳供事。以供繕寫也。查臣衙門原設供事二十七名。內有領班承發散班寫字之分。今擬添傳供事十七名。共成四十四名。分文案科房供事及清檔科房供事兩項。內文案科房一項。計二十四名。分作兩班。每班十二名。內

領班一人。承發二人。散班九人。散班九人內。以四人專司寫稟。並登堂標簿書啟簿。以四人專司行文寫摺。並照會書信。以一人專寫雜項。至清檔科房一項。計二十名。分作兩班。每班十名。內領班一人。承發一人。散班八人。其散班八人內。以四人專寫英美清檔。以四人專寫法俄清檔。凡發寫清檔。並文書歸號等事。責成領班承發。如有遺失。惟該領班承發是問。

御批。覽。

甲午。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奴才等前將伊犂等四城。參贊領隊大臣九員。繕列銜名。奏請

諭旨按四城各
簡派一員。以便於俄國使臣前來與弩等定議換約後。先期各赴
本境。候該國立界官到時。會同建立界牌鄂博等因。附片
具奏。茲奉
諭旨。明誼等片奏請派各城大臣四員等因欽此。弩等當即咨行
廣鳳等欽遵辦理外。惟查弩等前因烏里雅蘇台參贊大
臣麟興。現署將軍印務。僅將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一員
銜名繕列。未蒙
簡派。今與俄使換約後。立界時。烏里雅蘇台亦須專派大員。會同
俄官。建立界牌鄂博。現在弩明誼與俄使換約後。應回本

任。麟興即可交卸將軍印務。相應請
旨。可否即派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抑或於參贊大臣麟興車林
敦多布。二員內
簡派一員。備與俄使建立界牌鄂博。以專責成而免貽誤。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請簡派立界大員一摺。前因明誼
等奏請派各城大臣四員。換約後。各赴本境。建立界牌。經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開單呈覽。當經派出廣鳳等三員。以專責成。茲
據明誼奏。俄使換約後。立界時。烏里雅蘇台亦須專有大臣。建
立界牌鄂博。請於麟興車林敦多布。二員內簡派一員等語。所
有烏里雅蘇台立界事宜。即著派麟興專司其事。現在分界一

事。雖准照議單辦理。惟該夷情性狡詐。於換約後立界時。仍須時防格外侵占。方不至墮其術中。麟興既經簡派。責任綦重。即著會同車林敦多布。將應立界牌鄂博處所。豫為妥商。俟換約事竣。俄使前來時。即由麟興按照議定界址。與俄使建立界牌鄂博。務須辦理周妥。以免日後侵越之患。明誼等亦須咨照各城。豫籌妥辦。庶臨時較有把握。

九月。壬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由軍機處鈔出麟興等奏。前被俄人拘去之查閱哈屯河官弁送回等因。又勘分西界大臣明誼等奏。籌辦勘界事宜。仍約該使前來商議換約等因各一摺。均於同

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勘分西界一事。迄今將屆三載。經

臣衙門前後設法執定條約。反覆講解。極力辯駁。該公使

每至理屈詞窮。即以此事總由分界大臣主持。故意推諉。

如果中國邊界兵力足以相敵。則彼之住京公使。經臣等

駁詰。既屬理屈詞窮。而邊界守禦精嚴。又復無隙可伺。彼

既進退無據。安得不窮而思轉。無如常清前奏。俄人闖卡

撲營。開礮接仗。該處餉缺已久。恐難支持。麟興亦稱烏梁

海各蒙古。膽小無能。斷不能恃其齊心禦侮。綜覈通盤形

勢。邊界既屬一無可恃。自不得不從權放寬一步。以期早

為藏事。然因各處聯界犬牙相錯情形。臣衙門無從深悉。是以給予照會。仍令彼此分界大臣妥商。於照會內特揭妥商字樣。以便分界時得有辯難之柄。俾收得尺得寸之益。乃今據明緒奏稱常清因回匪蹂躪。咨令按照議單。將分界事宜。趕緊辦結。已於七月初十日行文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國議單。由塔爾巴哈台妥商辦理。誠如

聖諭。自係因勢處萬難。不得不從權籌辦。且既已行文。即屬無可挽回。應請

飭下明誼錫霖等。欽遵前奉

諭旨。將來俄使到塔。務即迅速妥辦。以安人心。不得於議單之外。

再生枝節。並令常清等遵奉

諭旨。力籌抵禦。毋稍疏虞。至常清原奏所稱。該國不候分界。輒即

稱兵偪卡。請

飭臣衙門轉詢該國使臣一節。臣等查常清原奏。以俄兵犯卡。聲

言進占吐爾根地方。因告以准照議單辦理。臣等與俄使

辯駁。若照原奏。因兵偪卡始行照辦。未免措辭失體。因擬

給照會。聲明分界大臣。既經行文西悉畢爾總督。按議單

辦理。自必公同妥商。斷無帶兵偪令移卡之理。臣崇綸。臣

恆祺。並經先赴該館。與住京公使倭良嘎哩反覆辯論。責

以不候分界。先派兵隊侵擾卡倫。殊非和好之道。該使允

為行文飭禁。旋准照覆前來。據稱已將臣等所給照會。轉
行該西悉畢爾總督查照等語。詞意尚屬恭順。請
飭下該分界大臣等。如俄使到塔。即與妥辦。其善後事宜。亦即由
分界大臣行知各城將軍大臣等。酌量情形。妥速籌畫。俾
得永遠相安。毋致另生枝節。至麟興所奏哈屯河請緩查
閱一節。臣等查現在分界未定。應如所奏。俟劃定界址後。
再行派員往查。其明誼所奏辯難各情。及給予照會。暫緩
分界各節。自係尚在俄兵未經深入。及常清明緒等應許
該國准照議單辦理以前。應毋庸議。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據中國分界大臣烏二雅蘇台將軍明大臣等咨報。業經公同行文貴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約貴國分界大臣來塔。按照議單。立記繪圖。互換信約後。分赴各處建立界牌鄂博等因。本王大臣等以分界大臣。既經行文西悉畢爾總督按照議單辦理。自必公同妥商。持平核辦。況其中自瑪呢圖干都勒干卡倫。或當由常住卡倫。緣鄂鑾博拉克烏里雅蘇圖鄂端郭勒烏蘭布拉克布爾噶蘇台博勒齋爾西伯圖巴克圖等卡倫行走。或以由瑪呢圖干都勒干卡倫往西南。靠朱爾庫朱嶺。在嶺之本處往

西。行至哈穆爾達巴哈轉往南。至巴克圖卡倫各等節。尚須會面妥辦。釋其無礙者而行。斷無帶兵偪令中國那移卡倫之理。乃茲於七月初四日。准伊犂將軍文稱。俄人在布彥圖地方熬鹽。並據博羅胡吉爾呈報。俄人驅逐那移卡倫。俄官彥達拉勒帶領俄兵攜帶槍礮器械踏卡等情。咨報前來。本王大臣查閱所報。殊非和好之道。相應鈔錄原文。照會貴大臣。迅飭貴國邊界官。撤回兵隊。聽候彼此分界大臣持平辦理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今本大臣將本年八月十一日。貴王大臣照會

已鈔錄轉行西悉畢爾總督查照。諒兩國分界大臣將西界勘定後。即邊界一帶。兩國均可按例交誼。則該地方必不致有互相爭疑之事。兩兩國和好日愈篤厚焉。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前由軍機處交出吉林將軍景綸等奏俄人殺斃守卡官兵。派員馳往會辦一摺。奉

旨該衙門妥籌辦理欽此。臣等於四月二十八日。附片覆奏。並聲明俟將訊辦詳細情形。咨報到日。再由臣等覈辦等因在案。臣等以數月未據咨覆。旋由五百里飛咨催令該將軍迅將會辦情形咨報。以憑覈辦等因去後。茲准咨開據委

員訥爾吉稟稱。五月二十五日。俄國大官噶爾薩果幅欲
赴東海。有緊要事件。約俟回日再辦。訥爾吉當即告以欽
遵我國
大皇帝諭旨。會同爾國大員。提犯東公審辦之件。曷敢稍事延玩。
與之再三剖辯。該酋無可推辭。飭廟爾固畢爾邪托爾。並
圖勒密俄官吉成科等。與之會辦。訥爾吉於次日提犯會
審。吉成科回稱俄國舊制。每遇審訊要案。另有專司。不得
外人擅聽。況此案早經審明。緣兇犯烏力殺郭幅畢諾芙
力幅洩力苗四幅阿西莫克幅等。委因窮困。素疑中華卡
官。必有財物。因而起意。故以換賣松子為由。前往行刑。及

至到卡。即向卡兵連責口角。為換給酒少。比時卡官在裏屋睡熟。烏刀殺果幅等來空舉斧。一齊動手。先將連責全德赫哲玉淩額砍倒。嗣將卡倫章京砍斃殞命。其赫哲扎隆阿業已逃跑。未經趕上。該犯等搜其箱櫃。僅有衣履食物。並無錢財。旋即逃入山中藏匿。冀圖滅迹。續經拏獲。審無別故。循照和約。俄國之犯。應照俄國律定擬。向無重辟。將該犯從重擬以槍斃抵償。足昭平允。而敦和好等語。詢爾吉復告以此案雖經汝國審確供招。恐有掩飾別情。必得兩國另為鞫訊。方無疑義。而吉成科並不回答。迨至二十八日。帶兵四百餘名。各持火槍刀矛。乘駕火船三隻。將

兇犯押解至圖勒密北岸。邀訥爾吉並烏蘇里口卡官佐領訥洪額及故員之子祥林到彼眼同將烏力叔郭幅等四犯綁起。該俄官等傳令火槍手六十餘名。一齊施放鳥槍三次。立將各犯槍斃旋返。訥爾吉復細加訪訊附近赫哲及原卡弁兵。均稱從前卡倫官兵被害緣由。委係事出偶然。訊據赫哲扎隆阿供稱。與俄官審確該犯供認起意謀殺各節。均屬相符。實無另有別情。惟驗被害卡官部補協領佐領富尼雅罕屍軀殘折難堪。當交伊子筆帖式順林委官祥林等。即時棺殮歸葬等因。理合照錄赫哲供單咨報查覈示覆。並聲明該官兵等守卡遇害。係屬因公

殞命。情殊可憫。應俟奉准咨覆。另行咨部請卹等語。臣等
伏查此案俄人烏力殺郭幅等四犯。殺斃守卡官弁富尼
雅罕等四名。經該將軍派員馳往會辦。該俄官審訊明確。
按照俄國律例。擬以槍斃抵命。雖未與該委員會同鞫訊。
其所訊各情。與該委員訪訊赫哲扎隆阿供詞相符。且於
行刑之際。邀同該委員及烏蘇里口卡官並尸親祥林等
眼同監視。自係照約懲辦。尚無袒護別情。應即照該將軍
所擬結案。至該將軍所稱該官弁等因公殞命。情殊可憫。
相應請
旨飭下該部。照例議給卹典。以示矜恤。

御批。知道了。

癸卯。科布多參贊大臣廣福。幫辦大臣奎昌奏。據索果克卡倫侍衛德祿等呈報。據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莽岱旗下佐領和布多克。騸騎校海喇什多果什等報稱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俄羅斯依怕杏。依萬二人。到我多果什家中。向我妻巴喇查噶言說。你們的馬羣。在於何處指給。旋據我妻巴喇查噶言說現無騎乘。俄羅斯依怕杏給我妻拏來騎馬。捉住我妻的頭髮行凶。我妻懼怕。隨同行走。看見我們的馬羣。俄羅斯二人。將我妻棄撂。俄人走到馬羣。我妻從後追趕不及。遇見我們旗下兵塔克吉陶二人。

我妻巴喇查噶央求他二人隨往馬羣瞧看。他二人並未同去。我妻獨自前往行走間。看見俄人依伯杏依萬二人。將我們的馬羣趕走。並將我子烏勒都倫連鞍騎馬一匹。一併拉走。我妻喚叫俄人。詢問我子在於何處。據俄人言稱你子現在放馬地方故作卧倒等語。我妻前往瞧看。烏勒都倫被傷身死等因。呈報前來。當經芬等差派委署駐騎校常春帶領仵作闖世長會同俄官。如法相驗。驗得已死蒙古男子烏勒都倫致命左脇木傷一處。腎囊腳踢傷一處。實係因傷身死。不意俄國仵作。亦要相驗。該國仵作先將被踢身死烏勒都倫之脖項上用刀割開。言說此係

自縊傷。其脇下之傷。係鞭打傷。亦非致命。又將腦頂皮用刀割開。將皮蓋在臉上。又鋸開腦骨。並將肚腹用刀剝開相驗畢。言說此係自縊身死。起身便走。並將總管莽岱等官及屍親人等全行帶去。令依自縊字樣出結。該屍父多果什夫婦二人害怕。無奈與俄員畫押。岱等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莽岱旗下驍騎校多果什之子烏勒都倫係被踢傷身死。自應按照舊章。咨行該國國王。查傳俄羅斯依伯杳。依萬二人。就近訊明。照例辦理完結。除將供單驗單甘結。咨送刑部理藩院查照外。相應請

旨飭下庫倫辦事大臣。轉行俄羅斯國照例覈辦。

御批。該衙門議奏。

甲辰。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奴才等前於八月初八日。將俄酋乘船抵省。請見不遂。旋即回帆。於是月初二日駛過三姓等情。專摺馳奏。查三姓東距烏蘇里江口。尚隔千有餘里。雖俄船順流而下。行駛如飛。誠恐沿途難保無阻淺登岸滋擾情事。疊經咨令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委員弁隨時偵探去後。茲於二十五日。准該副都統咨稱。據原派佐領春福等稟報。探得俄船自初二日駛過三姓。是晚抵達爾周江心停泊。初三日至固卜扎拉。初四日出黑河口下駛。沿途並無擱淺上岸。並據黑河口巡防佐領常

明等報稱於初四日未刻。哨見俄船出口。是晚行抵北岸徐爾固停泊。次日拔錨而去。詢據該處居人。聲稱俄酋已回伯力等情。查伯力係為俄界。該酋等業經回境。轉瞬天寒江凍。諒不至去而復來。且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移知。已併案照會俄國住京公使。按約辯論。據稱現已據情行查。尚未接到東悉畢爾總督移文等語。第俄人詭譎多端。如其窺伺為懷。衷藏叵測。則江河形勢。是所經由。明年春融水旺。又恐揚帆而至。斧等躊躇審酌。惟有嚴飭三姓寧古塔各副都統。暨春協領等。勤練兵勇。先事籌防。仍密派員弁水陸併探。如再遇人船越境。務當據理辯難。極力

阻止。不得以恐傷和好為詞。致令來往自如。以靖邊圉而
守定約。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八月十四日。
據美國公使蒲安臣照會。內稱咸豐八年間。有廣東紳士
伍崇曜向美國旗昌洋行。借銀三十二萬兩。交省庫應用。
當經前兩廣總督會同前粵海關監督會立印揭銀單共
十三張。單內立明每銀一兩。每月六釐行息。限六箇月清
還。由伍崇曜交與洋行收執為據。並經前任兩廣總督奏
准由粵海關稅項下陸續給還。此借券十三張。均蓋印信。是以將

數目及劄覆四件。附呈總理衙門察覈。照單刻日計息清還等因前來。臣等查此案於上年經署兩廣總督臣晏端書奏稱。咸豐八年間。前督臣黃宗漢因廣東軍務喫緊勸令紳富捐貲助餉。時有紳士候選道伍崇曜籌借銀三十二萬兩。由粵海關發給銀票。議定本銀一兩。每月息銀六釐。以半年為期。由關稅項下撥還。詢因逾期未給。經美國領事裨理申陳。請將本息按月清還。旋據伍崇曜呈稱現向領事裨理商酌。議將本息銀兩。自同治二年八月起。統於關稅項下。一併分月按票陸續歸還。和至同治六年三月清款。計歷九年之久。共息需銀十五萬餘兩。統於關稅

撥還等語。具奏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當經臣衙門會同戶部。以此項銀兩。應由現
任督撫飭令伍崇曜先行倡捐。並於通省商富內。勸令一
體捐輸歸款。其逾期息銀。即責成伍崇曜設法籌補。所捐
銀兩。並准照軍需成案請獎等因。於同治二年十月二十
一日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復於十二月十四日。欽奉
上諭。羅惇衍奏劣紳勾通外國。勒還鉅款。請收回印票。以杜後患
等因欽此。均經行知該督撫等遵辦在案。嗣於同治三年
二月十一日。據兩廣督臣毛鴻賓覆奏。歷陳從前黃宗漢

意在勒捐。伍崇曜託為借貸各情。懇請另頒
諭旨。於二月二十日。復奉
上諭。前據羅惇衍奏。已故布政使銜候選道伍崇曜捐輸銀三十
二萬兩。語與美國。要在粵海關索本息銀四十七萬餘兩。今該
紳已於十月二十四日病故。恐海關印票。一落外國之手。則持
券來索。又費脣舌。請令兩廣總督察看妥辦等語。等因。欽此。復
經欽遵行知亦在案。現在該省續辦情形。未據該督等咨
報。茲據美國公使。請將此項銀兩。照單計息清還等因。照
會前來。臣等伏查上年議覆晏端書奏伍崇曜借款摺內。
請

為伍崇曜倡捐歸補。原因借此款時。並未聲明貸自洋商。迨逾期未還。忽有美領事出而理論。難保非伍崇曜恐款歸無著。借洋人勢力以索債。是以議令伍崇曜倡捐歸補。淳無所售欺。彼時海關印票。尚未知落於何人之手。美國公使亦從未提及。今此票既歸洋人。則情形與前不同。無論伍崇曜當日果否向通。即明知係伍氏售欺。此時亦無從置辯。況伍崇曜已經物故。其子弟能否籌補。更屬毫無把握。但洋人既經執持印票。則此項銀兩。當日實係借款而非捐項。且無論此項借自何人。究係當日該省實用此銀。似此鉅款。作何清理。臣等實難臆斷。惟是事關軍需用款。應如

何辦理之處。自應由部公同籌商。相應請
旨飭下戶部會同臣衙門妥為商酌。以期速清此款。
御批。依議。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現據廣東美國領事官裨咨稱。本
國旗昌行商人哮哮哪。於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稟稱。
咸豐八年內。有紳士伍崇曜。稱言奉大憲命。來向洋行揭
銀以濟軍餉。本行即邀同各友籌辦。陸續湊成銀三十二
萬兩正。交與該紳士伍崇曜轉交省庫應用。當經前任廣
東總督部堂黃查收。會同前任粵海關部恆會立印揭銀

單共十三張。合共銀三十二萬兩正。該紳士伍崇曜收交
省庫。揭單內立明每銀一兩。每月利息銀六釐行算。限六
箇月清還。當經伍崇曜交到揭銀單與本行收執為據。本
行等以為六箇月必得清還。況經前任廣東總督部堂瞻
奏准由粵海關稅餉陸續給還等諭。本領事查確立即申
陳各情。一年之外。經兩廣總督部堂瞻三位劄覆多次。癸
亥年十一月二十日。並將旗昌行裏伸陳附上。現任兩廣
總督部堂毛劄稱。奉總理衙門戶部會議。奉
旨。飭令伍家籌捐歸款。今年四月間。該紳士家人親來旗昌行。要
追還揭單十三張。亦未見有銀交到。是以將案卷一併詳

繳住京大臣辦理等因前來。本大臣據此查此借券十三張。均蓋印信。是以將數目及劄覆共四件。附呈貴衙門察覈。茲

貴國地方漸臻太平。所借以濟軍餉。自應照單劃日計息清還為是。

已酉。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上年有英國兵官馬格里由常勝軍改赴臣營報效。當令教練西洋槍礮。隨隊攻剿。頗為得力。因於三月間推行給予四品頂帶。以示獎勸。旋即設局仿造西洋各火器。委副將韓殿甲知州劉佐禹會同馬格里悉心講求。所製開花礮彈。無遠不中。無堅不摧。得以

克復蘇州等城。厥功甚偉。該兵官欲得中國官職。以為榮寵。相應請

旨將英國人馬格里

賞給三品頂帶。俾於製造教練等事。倍加奮勉。於軍務不無裨益。

諭內閣。李鴻章奏。英國兵官馬格里。製造火器。悉心講求。所製開花礮彈。亦頗得力。懇請鼓勵等語。馬格里著賞給三品頂帶。

乙卯。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臣等於五月初十日。欽奉寄

諭。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呈遞照會。請立條約。並呈出所奉全權憑據。崇厚現令該國使臣在津候旨。所有通商立約事宜。即

著薛煥崇厚與該國使臣妥為辦理並發去全權諭旨一道等因欽此當經給與該使照會令伊先來謁見該使隨即訂期前來索看臣等所奉全權憑據因將節錄

諭旨令伊恭閱並恭繕一分交伊祗領所有變通辦理之處業於六月初十日附片奏明在案嗣英國新舊使臣威妥瑪卜魯古先後來津見臣崇厚面稱日國此次立約渠奉本國君主之命諭令相助為理而總理衙門亦接英法俄美四國使臣函稱與威妥瑪所言相同該使瑪斯在津遂託患病延宕多日不即會商暗地致函住京各國公使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為懇請准伊進京商立條約疊經總理

衙門王大臣嚴詞拒覆。各國公使轉致瑪斯。該使仍不甘心。復遞臣等照會。請援照丹布西洋各國進京議約之案。一律辦理等因。臣等以丹布等國。雖係在京議約。仍赴天津填寫定約日期。不得謂之在京立約。且其始託為英法親友。到京在未奉

諭旨之先。故尚可通融辦理。今該使懇求進京。係在既奉

諭旨之後。萬難允准等詞照覆。該使瑪斯理屈詞窮。始允在津商辦。遲之又久。方將所擬條款送來。其中甚多。如請於前准通商口岸外。增添漳州一口。並該國人犯須寄中國監看守等事。均為各國條約所無。而於住京一節。則立意更堅

當呈遞條款時。即先作恫喝之詞。聲稱此條若不全允。必定立約不成。致啟釁端。臣等仍處以鎮定。絕不為其虛聲所動。遂督同臣薛煥所帶司員刑部主事陳銘。並臣崇厚所派隨員候補道文廉。候補知府周家勤。天津府知府恩福等。於其過肆妄求之款。逐條刪改。令隨員等先與該副使阿義拉等會商。使其轉達瑪斯。詎該使一味狡執。於我所開之款。則謂斷難依從。於彼所索之條。則謂必須應允。該隨員等百端譬曉。竟置若罔聞。復經臣等面與瑪斯辯論。該使仍堅執前說。矢口不移。幾至決裂者數次。始將別款議有頭緒。惟住京一款。該使必欲載明長住字樣。且欲

於立約後即行住京。經臣等嚴拒婉商。均不肯稍存退讓。臣等亦隨時將詳細情形。函達總理衙門。以備與各公使辯論。而各公使皆彼所用。紛紛前往總理衙門。代為說項。甚至英國威妥瑪。極力偏袒。因不遂所請。竟欲尋釁生事。經總理衙門王大臣反覆開導。極力駁斥。始稍斂戢。臣等悉心籌商。勢不能不稍示變通。緣該日斯巴尼亞國。即世所傳大呂宋國。其所屬小呂宋地方。與福建省相距甚近。且其人尤獷悍性成。從前英法與我搆釁。皆借該處兵為助。此次該使前來議約。既豫求英法等國為伊主謀。以故中有所恃。愈形倔強。儻再嚴為拒絕。勢必立成決裂。恐一

朝啟釁。英法國亦從而生心。關繫尤巨。不得不審時度勢。以期顧全大局。因權其輕重。屬伊照美國第六條。嗣後再有別國欽差住京。方准其一體照辦。該使仍呶呶不休。不肯允從。繼見臣等不予以罅隙。又無從藉口生釁。因求訂明三年期限。以便與布國公使。同時進京。惟約內堅欲註明長久居住字樣。臣等因其所請。漸就範圍。因乘機與之辯論。將洋商不准在內地開設行棧。與入內地通商遊歷執照。須分別辦理。並領事官不得派商人充當各節。及拐賣人口。應送還中國究辦。與華商到小呂宋貿易。應照最好之國相待各層。先後駁辯多日。始行議定。獨至長久居

住字樣。今伊刪去長久二字。該使堅不允許。始則派員來
臣薛煥處索允。繼又屢向臣崇厚處堅求。經臣等合詞拒
覆。相持一月有餘。該使無計可施。始肯將長久二字。及約
內窒礙字句刪除。其餘各款。皆與各國無甚出入。至稅則
俱照各國總例辦理。無庸另議。亦均會同商明。共定條約
五十二款。專條一款。現繕正四分。以二分存中國。其二分
交該使帶回。業於九月初十日。在公所先行畫押。並援照
布丹二國成案。將條約齎至總理衙門。蓋用關防。遞回後。
於十四日令該使鈐印訖。彼此各存二分。以備屆期互換。
漢番字合訂條約二本。咨送軍機處代為進呈。

御批。該衙門知道。

給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覆文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請為奏請

特簡大臣妥為會議和好貿易章程等語。本大臣非已據情代奏。

茲恭奉

大皇帝諭旨。

特派頭品頂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薛同本大臣作為全權

大臣。便宜行事。辦理貴國通商事務。薛大臣現已到津。相

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來文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一件。得悉本國與
貴國為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已獲據情代奏奉
旨特派
欽差全權大臣薛現已抵津。相同貴大臣便宜行事。會議和好貿
易章程。以篤友誼。本大臣實深欣慰焉。為此照覆。
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來文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到津。拜謁崇大臣請代為奏請
大皇帝
特簡欽差全權大臣。妥為會議。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原想抵
京會商。與別國進京立約大臣一律無異。不意接到照會。

現奉

諭旨欽派薛大臣同崇大臣會議此事。本大臣擬本國和約條款。

甚不易得

貴國同別國所立和約漢文與洋文之稟底。又兼隨帶之繙

譯官漢文未甚熟悉。若去北京。此礙難之處可免。且本大

臣由本國起程之時。欽奉本國諭命。著往北京會議和約

之事。並未思及有不准到京之阻。如大布魯斯大西洋大

丹國亦均在京城定立和約。本大臣到津。先送照會告到。

薛貴大臣來津。同崇大臣辦理和約事務。本大臣隨帶之

員。不甚熟悉漢文。於事有礙。又恐任專責重。設不親詣北

京。有負委任。是以轉託住京之英法俄三國欽差大臣。代為具函公請貴恭親王准許進京會議。至恭親王覆函。二貴大臣宜均洞悉。內云如薛大臣能使此事並無違礙。本衙門自無不願意也。二貴大臣定悉本大臣現難地步。且想進京。與貴大臣等無妨礙。煩代為奏請。准許本大臣偕同隨員進京。定立和約。必獲速易之便。和約既立。定保永遠兩國友誼之睦。鄰近之和。為此照會。

給日斯巴尼亞國使臣覆文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煩代奏進京定約。是貴大臣尚未明曉中國制度。查中國制度。一奉

諭旨。萬難改移。即如丹國前日來津換約。因先已奉
旨飭在上海互換。丹國公使雖已到津。不能不遵
旨折回上海。此其明證也。貴國通商之事。奉
旨派本大臣薛來津會同本大臣嘗與貴大臣商辦。已逾一月之
久。今貴大臣忽請進京定約。顯與前奉
諭旨相違。本大臣等斷難照辦。至所云布路斯大西洋大丹國係
在京定約。查布國公使係在天津定約後。因看親友進京
一行。中國並未以欽差相待。西洋及丹國公使雖曾進京。
係在未奉
旨之先。往京看視朋友。便中託英法國在京大臣代為辯論條款

之事。而其定約。仍係赴津填寫月日。不得指為在京定約也。前此恭親王覆英法俄三國大臣信內。所稱如薛大臣能使此事並無違礙之語。就如字而論。係明指此事大有違礙。因三國大臣住京日久。悉知中國制度。無待煩言剖辯也。總之中國制度。未奉

旨之先。與既奉

旨之後。大有區別。業經欽奉

諭旨。則萬無改易之理。貴大臣入國問禁。當知其詳。本大臣等至誠待人。不得不將實言奉告耳。

丙辰。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竊照北洋豆石開禁。經臣於同

治元年夏間。附片奏請。專將上海一口。歸內地商人運銷。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俟蘇松各屬肅清。再與英公使商量踐守舊約。奉

旨依議在案。茲據江海關道丁日昌轉據船商郁森盛等聯名稟稱。上海一隅之地。沿海居民。多藉船業為生。自西洋各國議准通商。上海一口。最為繁盛。良由沙衛各船。羣聚貿易。始得交易流通。商賈輻輳。若令內地商人。均已乏本停歇。洋商亦豈能獨獲通商之利。惟沙船運銷貨物。向以豆餅豆石為大宗。舍此無可販運。是以和約內有外國船不准裝運牛莊等處豆石一條。雖為沙船留一養命之源。實欲

保全上海市面。為各國通商經久之計。自同治元年。暫開豆禁。夾板洋船。直赴牛莊等處。裝運豆石。北地貨價。因之昂貴。南省銷路。為其侵占。兩載以來。沙船貲本虧折殆盡。富者變而赤貧。貧者絕無生理。現在停泊在港船隻。不計其數。無力轉運。若不及早挽回。則沙船停泊日久。船身朽壞。行駛維艱。業船者無可謀生。其在船水手十餘萬人。不能存活。必致散而為匪。肆行搶掠。商賈難安。上海市面既廢。即洋商貿易亦難。前曾稟求轉詳奏准。照會英國公使。專將上海一口豆石。仍歸內地商人運銷。旋據英公使面稱。現因撥兵在滬防勦。恃此以濟軍需。俟賊稍平。再行議

辦。並蒙總理衙門覆奏。俟蘇松各屬肅清。再與商董踐守舊約各在案。現今江蘇通省均已肅清。英國防兵亦漸撤退。彼國以信義為主。公使既有言在先。定不失信。環求轉詳奏請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仍守舊約以全大局等情。並據該關道會同揚釐總局議稱。登州牛莊兩口豆石豆餅。不准外國商船裝載出口。天津新定條約。載有明文。原因內地商船南北經營。必有回貨可裝。始不徒勞往返。而登州牛莊兩處。惟以豆石豆餅為大宗貨物。舍此則無可發之貨。是以申明條約。為船號各商各船水手人等。特留養生之

源。旋值北洋防務緊要。有資協衛。據英國公使節次聲請。始奉總理衙門奏准開禁。以示寬大。從此兩處互貨。一任外國商船。及時轉運。沙船自北回南。非不裝豆。特其經歷重洋。遠不逮夾板洋船之迅速。進口遲而銷路轉隘。市價減而保本愈難。漸至貲本虧盡。現在上海沙船。因無貲本。停泊在港者無數。稅捐短絀。實由於此。將來船身朽壞。無力重修。勢必日就廢棄。各船商具有身家。即能束手待盡。而水手人等。藉此謀生者數至十餘萬人。別無恒業。至於生計盡絕。難保不鋌而走險。萬一剽掠橫行。為害行旅。外國商人。亦豈能安享其利。諺所謂主富則客安。主窮則客

困。該船商等所稟。自係實在情形。夫以火輪夾板等船。往來外洋各國通商水口。利權在握。無地不到。無貨不裝。即不轉運油豆餅三件。亦無所患。而上海各項船隻。僅能駛赴北洋。又專藉此以營什一之利。其關繫實非淺鮮。既蒙總理衙門議俟蘇省肅清商踐前約。英公使威妥瑪亦有賊平議辦之說。現在蘇省軍務大定。正船號各商整水手十餘萬眾。想望更生之日。惟有據情詳祈奏請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酌量定議。請將登州牛莊兩處之貨。查照前約。專歸內地商船轉運。似此量為變通。於華商生計。稍留餘地。而洋商互市。亦可永遠相安。海關稅捐。亦

有裨益。各等情前來。臣查覈原詳所引主客之喻。最為透徹。上海為通商口岸適中之地。各國商船。涉歷重洋。會集於此。自必樂與中國商船彼此相安。而後主客共獲美利。斷無內地商船盡行廢棄。而洋船可以獨享其利之理。連年上海用兵。各船商於困苦不堪之時。竭力助餉。原冀賊平有日。復守舊章。今東南大定。英兵漸撤。若仍不議復前約。則商船自此絕望。水手十數萬眾。無復生理。興言及此。可為寒心。且僅以上海一口豆貨。專歸內地商船運銷。於洋船生意。初無甚損。而市面日旺。中外熙攘和樂。實於洋商亦有利益。斯則通商立約之本意。非有所偏厚薄於其

聞也。伏乞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酌議施行。
御批。該衙門議奏。
李鴻章又奏。據江海關道丁日昌另稟稱。所有沙船壅塞
情形。業經詳請察覈具奏。特其中尚有大可慮者。查江浙
兩省。漕米改歸海運。向由沙船裝載赴北。現在軍務雖有
端緒。而河運一時難復舊章。東南漕糧。必賴上海沙船起
運。今沙船無貲販買。停泊在港者以千百號計。內地船隻。
以運動為靈。若半年不行。由朽而爛。一年不行。即化有為
無矣。將來無力重修。全歸廢棄。海運從何而辦。此事非特

上海商民市面。以及捐稅攸關。於
天庾正供。大有窒礙。長貽後患。何可勝言。不得不急為挽回。以
期通漕運而裕賦稅。惟此層關繫。與彼族無干。未使形諸
奏牘。使外國別生枝節等語。臣查該道所稟切中利害。非
將上海一口運銷北洋豆貨之利。設法收回。則商船生意。
斷無轉機。即海運關稅。一切毫無把握。惟洋人趨利若鶩。
該公使必多方狡執。總理衙門原難以口舌相爭。因係條
約所不准行。威妥瑪曾有俟賊平再行議辦之語。臣不得
不據滬上官商公論。剴切上陳。或可乘機轉圜。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助。

御批覽。

李鴻章又奏。前准總理衙門咨。欽奉

諭旨。賞給戈登章服四襲各件。統交總稅務司赫德寄至上海。交

臣轉寄等因。當經劄飭署蘇松太道丁日昌。俟赫德寄到

前件。即代查收。就近轉交戈登祗領。並恭傳

聖恩嘉獎。及總理衙門優待之意。俾昭榮寵去後。茲據該總兵官

戈登申稱。八月二十九日。准丁日昌委候補知府賈益謙

賫臣劄准總理衙門備寄

欽賞章服六箱。另包腰刀一口。當即在青浦縣北蓉山行營。恭設

香案。望

謝

恩。敬謹祗領。伏思戈登偶效微勞。疊承優保。已自飲水思源。迺復

渥荷栽培。膺茲

寵賚。似此

異數榮施。實非駑下所敢承受。感銜之下。倍切悚慚。從茲永荷生

成。益復難圖報稱。惟有銘心無斁。沒齒不忘而已。所有感

切下忱。務求據情代為奏謝

天恩等情前來。除咨呈總理衙門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戌。雲貴總督勞崇光。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臣等先後

與田興恕接見。將被參各款。及殺害教民緣由。逐加詰問。田興恕皆自承不諱。並據稱一介武夫。年少不學。被人欺蒙愚弄。陷於大戾。實屬糊塗昏聵。辜負

天恩。今如夢初覺。悔恨無及。止求奏明從重治罪等語。臣等督飭司道提訊張茂萱謝孫鑑種種劣蹟。亦無可飾辯。現據崇實駱秉章來咨。七月初一日。田興恕行抵四川秀山縣。因病重不能前進。已將該革員在秀山縣監禁等情。咨會前來。應即擬結。查例載統兵將帥。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遲延。不將實在情形具奏。貽誤國事者。均屬有心貽誤。應擬斬立決。人律載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民人者。

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又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又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威力主使人毆打人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又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又斷罪無正條。引律比附。加減定擬。又例載幕友倚官滋事。慫令妄為。累及本官者。按本官降革處分上加一等。加至徒三年而止。總徒准徒軍流以上。均與同罪各等語。此案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起自寒微。十年之間。由步卒擢至提督。宜如何激發天良。捐廉頂踵。力圖報效。乃誤任匪人。多行私政。又不自振作。當通省賊匪縱橫。並不力疾出省。親督勦辦。

致軍務久無起色。加以鹵莽任性。戕殺教民多命。迨奉
旨前赴四川。又日久耽延。並不迅速起程前往。種種謬妄。罪無可
辭。自應按律問擬。田興恕除誤用匪人及前赴川省遲延
各輕罪不議外。其安坐省城。並不出省督勦。致軍務久無
起色。應照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例科罪。惟例內
有不將實在情形具奏之語。而貴州軍務情形。田興恕均
已隨時據實奏報。且例意以有心貽誤為重。田興恕因病
不能出省。亦尚非有心貽誤。徧查律例。並無恰合專條。應
比律加減問擬。於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擬斬例
上。量減一等。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擄

掠人民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律。擬發邊遠充軍。惟殺害教民一案。情節更重。自應歸於彼案。從重定擬。查天主教業已弛禁。傳教習教者。即均係無罪之人。該教民等並無別項過犯。輒行殺害多命。實屬故入。該教民等係趙國澍戴鹿芝。先後殺害。而趙國澍戴鹿芝之敢於殺害教民。實因奉有田興恕與何冠英。轉衙公函。遵照辦理。應照威力主使律科斷。以田興恕當其重罪。田興恕合依官司故入人罪全入者。以全罪論。威力主使人毆打人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為首鬬殺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惟咸豐十一年。同治元年。連次恭奉

恩赦。斬絞以下人犯。分別援免減等發落。該革員田興恕從戎十
年。轉戰數省。幸著勤勞。本在議功之列。又所犯事在
赦前。可否仰懇
聖主逾格
溥慈免其一死。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伏候
欽定。張茂萱即張心培謝葆齡以幕友濫膺保舉。攬權怙勢。憑弄
田興恕。使之身犯不韙。亦應照例問擬。張茂萱即張心培
謝葆齡合依幕友倚官滋事。懲令妄為。累及本官。軍流以
上。均與同罪例。與田興恕一體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以示
懲儆。何冠英與田興恕聯名寫刻公函。通致各屬。致啟殺

機。與田興恕厥罪維均。應與田興恕一律擬罪。業經病故。
應毋庸議。趙國澍即趙畏三戴鹿芝各戕教民多命。應
依威力主使人下手之人。減一等律。於田興恕應得罪名
上。減一等問擬。惟趙國澍已於上年四月在貴筑水田壩
地方打仗陣亡。戴鹿芝已於上年九月在開州殉難。亦毋
庸議。已革候選道繆煥章已革貴東道前署貴陽府多文
均屬糊塗荒謬。業經另案奏參革職。仍請
旨永不敘用。兵勇夏發等滋擾教堂。枷杖完結。前署貴州撫臣韓
超於田興恕奉
旨赴川。屢次瀆奏請留。實屬不曉事體。應請

旨交部議處。至田興恕所居六碉橋公廨。本係入官房屋。年久敝爛。田興恕僅量加修理。並非平空起造。亦非占買民房。哥士耆及胡縛理屢次請將此項房屋。給與作為經堂。並無妨礙。尚可俯如所請。以示懷柔。已經臣等派員點驗。交給胡縛理收管。其被殺各教民。應給卹銀。並應給各項銀兩。青巖一案。照哥士耆前在廣東與臣勞崇光原議。開州一案。照柏爾德密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王大臣原議。共應給銀一萬二千兩。亦經臣等籌款撥給胡縛理收清。取有收文備案。其餘關涉教民案件。經臣等隨時督飭地方官妥為持平辦理。胡縛理深為悅服。現在各紳民人等。均

與教民彼此相安。堪以御慰

宸廑。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乙丑。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奏。努於本年九月初六日。

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明誼奏。請簡派立界大員一摺。等因欽此。努接閱之下。自應

即日會同車林敦多布。將應立界牌鄂博處所。豫為籌商。

惟因努等詳查唐努烏梁海游牧。實無唐努鄂拉達巴哈

地名。前已奏明在案。續因兩部落盟長呈報。豫籌安插唐

努烏梁海地面。該兩盟或因游牧窄小。無地可讓。或以安

土重遷。不能相安。已咨行理藩院分界大臣查照各在案。

茲派弩專司立界。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西兩部落盟長等。務必趕緊讓出地面。抑或

飭下分界大臣將軍明誼等。俟該俄使到塔會議時。先將庫倫調

取雍正五年已定界址圖誌。與俄使指明辯論。設若有應

行分給俄國地面。務須向俄人言明。照依東路分界章程。

其原居人户。照舊漁獵。不得驅逐。並令其指實俄國應分

地名。即如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起。順山嶺先往西。後

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等語。順山嶺先往西。應若干

里。至某地名止。後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俱係由何

地名而行。究竟唐努鄂拉達巴哈。是否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地面。自當令其在塔城先行一一指明。繪畫圖誌。在圖中開寫兩國應行堆立鄂博界牌式樣。當面將圖劃分兩塊。各得一塊。俾弩立界時。得有遵循。至將來亦有依據。庶可免其侵占之謀。並令跟隨將軍明誼委員委署主事岳嵩武防禦銜格圖肯文到旋回。以備弩差委。該二員俱係久隨辦理分界之員。以資熟手。立界時或免為俄人所欺。弩現署將軍印篆。俟將軍明誼換約事竣回城。弩即時交卸。擇日起程。至明誼請領關防。彼時差竣應行收庫。查弩前往立界。與辦理議分界址。事同一律。沿途有

應行具奏事件。或有與俄國應行照會之處。若無印信。實多掣肘。相應擬請起程時。仍行承領關防。以便遞次鈐用。而昭信守。

麟興又奏。奴才現蒙

聖恩。派辦烏里雅蘇台所屬一帶界牌鄂博。俄人性情狡詐。儻見奴才帶無兵隊。不但輕視。且慮欲遂其得尺得寸之私。復照西路逞兵挾制。奴才彼時許之不可。拒之不能。誠恐有負委任。惟有仰懇

天恩。飭下綏遠城將軍。揀選拾槍三十桿。烏槍五十桿。派令槍營熟習官兵攜帶。並轉飭宣化大同二鎮。各選精兵一百五

十名。隨帶合手軍械。令其就近前往綏遠城。會同滿營槍兵。各帶鍋帳。即日兼程前來。努再由蒙古地面。揀選蒙古人數百名。一同前往。不惟該俄人見努帶有兵隊。可以止其挾制貪求之想。即唐努烏梁海人眾。設有不服俄人之處。臨時難免相爭。亦可以此彈壓。至建立界牌鄂博時。並可借此項兵丁之力。早為完結。努並非求擁兵自衛。無故勞師。更不敢輕舉妄動。致開邊釁。實因建立界牌鄂博等事。在在需人。兼用兵丁。既足以壯國威。而收鎮撫藩服之效。即使之同工作。可節雇覓夫役之費。事在兩全。人歸實用。於辦理邊疆重務。或有裨益。

麟興又奏。奴才前往沙賓達巴哈一帶。堆立界牌鄂博。多係深山絕域。人跡向不能到之所。又兼先期前往。等候俄人。實非一二月所能完竣之事。奴才所帶官兵。及堆立鄂博蒙古人等。其所應需鹽菜口糧。若不早為多備。臨期恐不免有絕粒之虞。烏里雅蘇台庫無存儲。實不能豫為籌辦。相應請

旨飭下山西巡撫趕緊撥解銀五萬兩。解交歸綏道衙門。即交奴才所調滿漢兵丁解來。以備急需。

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奏。本年八月二十五日。據索果克卡倫侍衛隆安等呈報。今於八月二十日。據阿勒坦淖爾

烏梁海總管莽岱等來卡報稱適纔有俄官車德查拉等十數人前來。將總管齊察罕旗下驍騎校多果等男婦大小二百四十餘人之名數手印。又將總管莽岱旗下一百四十餘人之名數手印拏去。言說爾等如是我們君主的奴僕。要取手印。若說不是。將你們的牲畜所有之財物全行拏去。並將爾等赤身驅逐。交給索果克卡倫侍衛等語。又據俄人言稱。我們古畢爾那圖爾扎那喇勒大官。同二百兵不日來至吹河。看守河源居住。又阿勒坦淖爾等處。我們俄羅斯喇嘛等前來蓋房居住等語。並由伊等內著哈郎齊當達巴爾二人。作為總管。將達丹等四人。作為佐

領。又稱不准爾等與科城交
貢。我等不時巡查等語。今弩等如死。亦向我
聖主。現在甚被俄人欺陵擾害。可否由各卡開齊移入卡內。祈請
轉報等語。當經飛呈
欽命會勘西北界事宜將軍大臣等遂行照會俄國西悉畢爾總
督令其將來至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游牧內之俄官
等先行調回。聽候兩國分界大臣辦理。並請於會議時換
約之先。務向俄國使臣理喻。言明分界後。此兩國人眾。仍
舊住牧。抑或內遷。希為一併定議。以便日後遵照辦理。謹
附片奏

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奏遵旨豫籌立界事宜。並請帶兵前往。請飭晉省撥解餉需。廣鳳等奏俄人侵擾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各摺片。前據麟興等奏請飭庫倫將分界原圖咨送伊犁覈辦。當經諭令文盛速將原圖徑送明誼等。以備與俄使會議。茲據該署將軍奏稱詳查唐努烏梁海。實無唐努鄂拉達巴哈地名。其西兩部落盟長地方。因游牧窄小。無地可讓。未能豫籌安插。唐努烏梁海地面。將來定議分界時。如唐努烏梁海游牧內。有應分給俄夷處所。其人戶應移往何處安置。均應先事豫籌。著明誼迅即咨催文盛等。將雍正五年已定界址圖誌。剋

期送交。俟該俄使到塔。即按原圖與之指明辯論。如能按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奏。令讓出數百里。安插內徙之眾。較為妥善。抑或仍在西兩盟部落地面。設法籌商安插。即由麟興車林敦多布妥籌辦理。如俄使堅執不允。西兩盟部落。又無閒地可以安置。即當與俄使反覆言明。所有分給該國地方。原居人戶。仍照東界議定章程。照常居住游牧。不得驅逐越境。以免紛更。至俄國議分界址。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起。順山嶺先往西行。應若干里。至某地名止。後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俱係由何地名經過。並唐努鄂拉達巴哈。是否即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地面。並著明誠等與俄使會議時。先行逐一指明。

繪畫圖誌。開載兩國應行堆立鄂博處所。以便分界時憑圖定議。即由麟興等與明誼妥籌辦理。麟興俟明誼換約事竣回城。即行前赴沙賓達巴哈一帶。建立界牌。所請隨帶委員岳嵩武等及攜帶關防前往之處。均著照所議辦理。至請飭綏遠城揀選槍槍等件。並調宣化等鎮兵丁隨往堆立鄂博一節。居時換約事竣。分界已定。諒不致別啟釁端。如所帶兵衛過多。或轉滋俄人疑慮。著麟興於存營兵丁內揀帶百餘名前往。以壯觀瞻。其槍槍等件。均可無庸調撥。兵數既少。所需口糧無多。本日已諭知沈桂芬撥銀一二萬兩。迅由歸綏道轉解矣。俄人闌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游牧地面。欺陵擾害。業經廣鳳等知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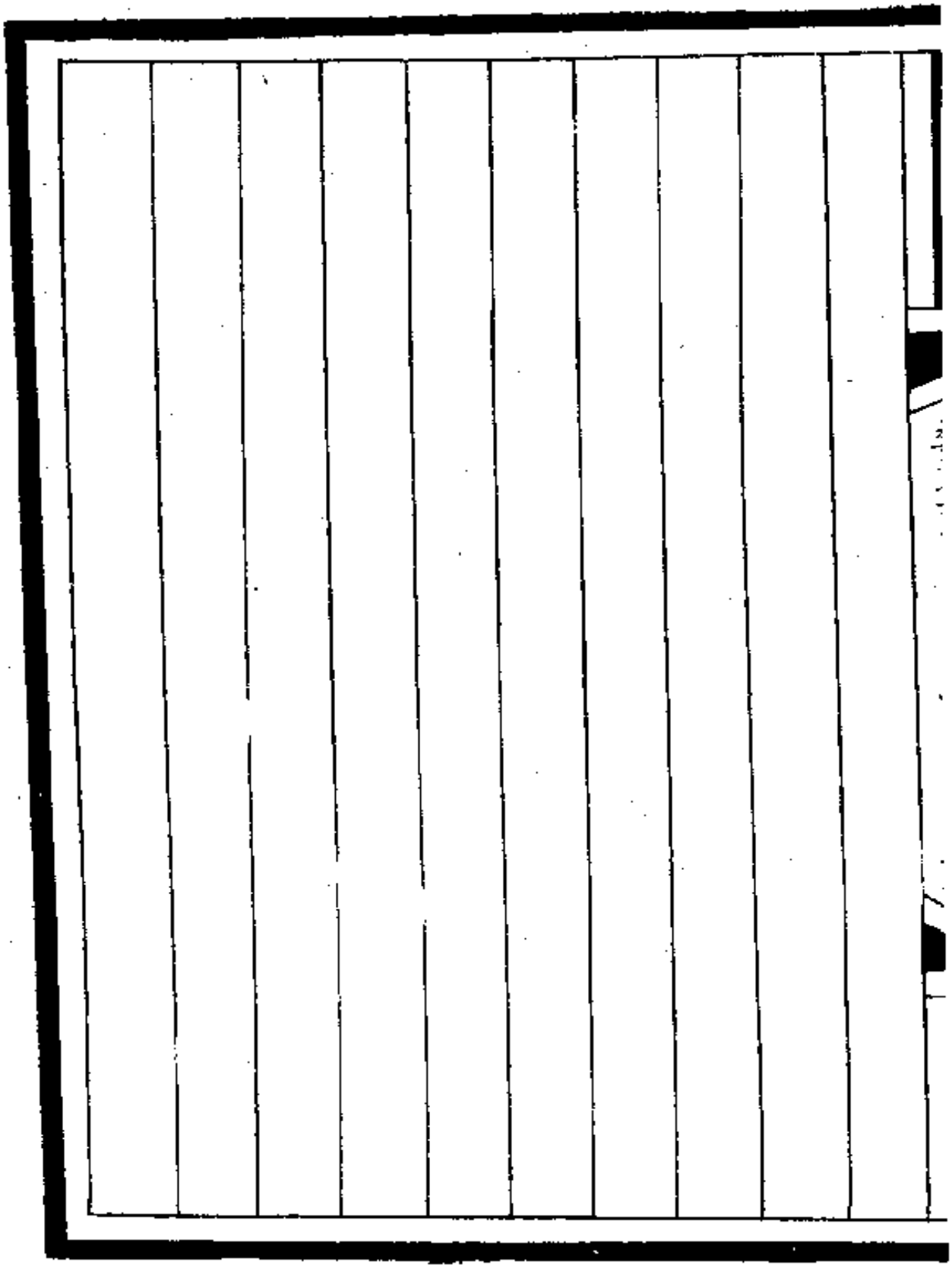
明誼等辦理。即著明誼行文西悉畢爾衙門。令將兩旗游牧內之俄官等。先行調回。並將來分界後原住人眾。或照廣鳳等前奏。暫令在北八臺等處。妥為安置之處。並著明誼廣鳳奎昌迅籌會辦。

廣鳳又奏。奴才前准伊犁將軍常清咨送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奉

上諭明誼等片奏。請派各城大臣四員。以便換約後各赴本境。建立界牌等語。等因欽此。欽遵咨知前來。奴才廣鳳接閱之下。遂備行裝。聽候明誼等換約後咨文一到。即可啟程前往。惟刻下鄰境古城烏魯木齊一帶。漢回變亂。揀發蒙兵催赴援

勦。偵探籌備防邊。在在尤關緊要。若帶印公出。遇有緊急
事件。誠恐鞭長莫及。亦不敢藉奉公出。移印於人。不顧科
城之重寄。其建立界牌一事。請
旨可否令幫辦大臣奎昌前往建立之處。恭候
聖裁。
御批。仍著廣厚前往。遵旨妥辦。廣厚起程後。所有該城邊防事宜。
即著移交奎昌暫行代辦。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2844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二十九之三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九

同治三年○甲子○十月○庚午○伊犁將軍常清奏○接奉同治三年五月十二日

上諭○西路分界○事關緊要○各城所屬人衆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辦理之處○令常清等迅速查奏等因欽此○昨據托克托索稟稱○俄人兵隊○前者直入卡倫之內○忽爾排隊大肆狂言○意欲尋釁○卻未施放槍礮○我兵暗中防範○不與計較○忽爾又將兵隊分兩三次逐漸暗行撤去○奴才竊查各路回匪○紛紛變亂○數城失守○兵連禍結之際○若再加以外國相偪內憂外患○實難兼顧○奴才再四籌思○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權宜

叢辦。以顧大局。遂即咨照明誼等。准照俄人議單妥商辦理。迅速結案。以彌釁端。至安置索倫四愛曼及哈薩克布魯特人等。據托克托索稟稱。索倫營總管阿木爾們都副總管霍加布率領眾官員出具甘結。云我們索倫營人口地方均屬

國家所有。官員等不能專主。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詢。在塔爾巴哈台分定疆界後。再為遵行。索倫營錄藍旗圖爾根河西邊之四地。如俄羅斯占去。另給我們一塊好地。並給牧放牲畜之地。仰懇即照議單辦理。以期

國家之事有益。至索倫營以北山場一帶地方。其投誠之哈

薩克等。被俄人偪迫。目下暫為寬住我營。斷不能滋生事端各等語。查索倫營官弁兵丁。素與俄人勢不相下。今正當分界之時。尚不至中有梗阻。奴才遂即藉為轉圜結案之來。俟塔城定議之後。奴才再派經理洋務之領隊大臣托克托奏。將各愛曼暨哈薩克布魯特等男婦戶口若干。所有田廬墳墓。以及牧放牲畜各項生計。分別覈辦。其如何與俄國相約。彼此兩不侵犯。自應由明誼等詳細定立章程。再行遵照辦理。奴才即遵

旨將所辦各項情節。一面奏

聞。一面咨會明誼等向俄人婉商。或可挽回一二。以平眾情。如執

意不允。聲已先與索倫營立有成約。擇華水深茂之地。換給若干里數。以符前議。至招回貿易色克德爾官一節。前因軍務正興。恐滋流弊。曾咨明暫緩數月再辦。適俄人詢問看守貿易園地之人。是否照舊。其意似欲一見。當即告以園地早經派人守護。絲毫無失。爾國有一人在園內住宿看守。平安無恙。原不難即遣伊赴爾營中會晤。誠恐此人離開。萬一園內稍有物件遺失。憑何質證。不如另派一二人前來替換。暫住數日。觀面交代。詎料俄人堅執不從。且云此人在園內。聽爾等保何處置。園內物件稍有遺失。定要賠償。目下兵隊既漸退去。我兵亦即撤防。聲惟候塔

城咨會○隨時變通遵辦○以紓
聖廑○
御批○該衙門議奏○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十月初三日○由軍
機處交出伊犂將軍常清奏○遞結俄人分界事宜以顧大
局一摺○本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日等伏查勘分西界一案○前據明緒片奏○已
於七月初十日○行文西悉畢爾准照議單分界○茲據常清
奏稱○內憂外患○實難兼顧○因即咨照明誼等○准照該國議
單妥商辦理○自係尚在未經奉到

諭旨及接准臣衙門行知以前業經欽奉
諭旨飭令明誼錫霖等妥為辦理應令欽遵前奉
諭旨將來俄使到塔務即迅速妥辦不得於議單之外再生枝節
至界址既由常清等准照議單商酌妥分所有各愛曼及
哈薩克布魯特等眾自應妥為安置應如常清所奏與俄
人婉商如能挽回一分即可得一分之益否則該將軍等
既與索倫營立有成約即行酌給草水深茂之地以符前
議其招回貿易色克德爾官一節前經臣衙門與俄國公
使往來辯論後即經函致常清等結給西悉畢爾咨文告
以該官原非偪迫離任自可照舊來園任事惟現在地方

不靖。諸多未便。一俟軍務稍平。定當行文告知安穩回任等因。應令該將軍查照前函。參酌現在情形。妥為覆辦。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軍機處交出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奏。俄人依怕木。依萬搶奪驍騎校多果什家馬羣。踢傷伊子烏勒都倫身死。及俄官捏稱自縊。勒令屍親出結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該俄羅斯依怕木。依萬二人。將蒙古驍騎校多果什之子烏勒都倫致命重傷身死。據委員仵作屍親眼同驗明。取有驗單甘結及屍親供結。自係供

證死傷。確有實據。該俄官仵作等何得妄行割骸。捏稱自縊。並將該總管屍親等帶去。強勒具結畫押。其誣捏情形益屬顯然。隨將科布多參贊大臣廣厲咨送理藩院之驗單甘結供單等件。由臣衙門咨取查覈。與該大臣原奏情形相同。當經據情照會俄國住京公使倭良嘎哩。轉飭邊界官。迅將依怕木。依萬二人交出。會同該處地方官秉公審訊屬實。立即按律治罪。並將所搶馬羣數目代尋交還等因去後。旋據該公使倭良嘎哩照覆。稱業經轉咨西悉畢爾總督飭下所屬。務將此案遵依條約。照例覈辦等因前來。已咨行科布多參贊大臣廣厲查照。俟與俄國會辦

此案時務即遵依條約秉公覈實辦理毋得任其含混以重人命

御批知道了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咨稱本年四月二十八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莽岱旗下騎校多樂什家來有俄羅斯依怕木依薰二人起意搶奪伊家馬羣並捉住伊妻巴喇查噶行兇伊妻懼怕隨同行走俄人望見馬羣遂行趕走並將伊子烏勒都倫之連鞍騎馬一匹一併拉走伊妻向詢伊子處所俄人言在放馬地方故作卧倒伊

妻往看。烏勒都倫已經被傷身死。當經稟報派員帶領仵作。於六月初七日。會同俄官所帶仵作。及屍親人等眼同相驗。驗得烏勒都倫妻係踢傷身死。旋據俄國仵作將烏勒都倫脖項及腦頂皮用刀割開。又鋸開腦骨。剝開腹皮。驗係自縊。並經俄官將總管各官及屍親人等帶赴格格斯台地方。勒令屍親多果什等。照依自縊出結畫押等情咨請覈辦前來。本王大臣查俄國條約第八條內載。若有殺人搶奪等重情。領事官與地方官各辦各國之人。又第十條內載。邊界大小案件。會同審訊。其審訊兩國所屬之人。俱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又遇有搶

奪牲畜。俱依照會之數。將所失之物尋獲。立即送還原物。即照例計贓定罪各等語。俄人依怕木。依萬等。搶奪多果什家馬羣。遽將看守馬羣之烏勒都倫踢傷身死。派員查驗屬實。而俄國仵作驗係自縊。遽將屍親帶去。勒令照依自縊出結畫押。既未將兇犯交出會訊定罪。亦未將所失牲畜尋獲交還。均與條約不符。詳查此案。俄人搶奪馬羣。遂遇多果什之妻。向詢伊子處所。據稱在放馬地方放作卧倒。情詞已屬支離。迨經俄官帶領仵作相驗。竟聽仵作擅將屍身脖項割開。猶稱自縊辦理。尤屬非是。如果烏勒都倫係屬自縊。中國自有驗法。斷無將屍身任意割鋸之

理。屍親如果情甘出結。自應向本國官長陳明。若由兇手所屬之外國官强行帶往。勒令依照自縊出結。此等辦法。何能取信於人。使之心服。且中國定例。罪大惡極之人。死後始行戮屍。今烏勒都倫並未犯有罪惡。既經慘死。復於死後慘遭屠割。實屬無辜受刑。依怕木。依萬係俄國之人。自應照俄國之例辦理。烏勒都倫並非俄國之人。豈得亦照俄國之例慘割相驗。此即有人抵命。其慘割已屬可憫。若既遭慘割。又不抵命。揆之情法。豈可謂平。除將科布多大臣原文鈔送查覈外。相應照會貴大臣轉飭邊界官。迅將依怕木。依萬二人交出。會同該處地方官秉公審訊屬

賞。立即按律治罪。並將所失馬羣。覈實數目。代為尋獲交還。以彌釁端而重條約。是為至要。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貴王大臣以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咨文內開。俄人搶奪駱駝騎校多果什家馬羣。並踢傷伊子烏勒都倫身死等情照會。深以俄國邊界官辦理不善為言。本大臣現尚未接到該處封疆大臣移文。其是非所在。勢難遽定。茲將貴王大臣照會。並科布多參贊大臣來文譯出鈔送西悉畢爾各省總督。並咨請該大臣飭下所屬。務將此案遵依條約。照例覈辦。一俟接到該督來文。即行照會貴王

大臣可也

丙子駐藏大臣滿慶幫辦大臣恩慶奏

聖鑒昨准達賴喇嘛咨稱上年天主教二三人藉貿易為名來藏傳教曾經勸令轉回嗣有洋人又由班里及布魯克巴哲孟雄奪宗各邊界前來者隨即報明二位大人業由邊界阻撓回牧目今藏屬地面並無外來天主教之人嗣後仍嚴密防範不至有失察越入藏界之事惟以前自雲南及打箭鑪行至擦瓦拉孔置業之天主教雖助餉萧法日等在彼數年任意傳教已擾亂番民數人心意現在設法將

該從者分別查辦。並不准彼處人等擅行來藏。今雖止有
羅聊等一人尚住扣孔。而扣孔距打箭鑪甚近。恐漢人差
使自鑪出口時。另有天主之人。身穿漢衣。混雜其中。暗傳
彼教。則番民難以稽查。致釀事端。應請援情奏明
大皇帝飭由打箭鑪地方官。認真嚴查出關兵民。方免洋人潛越
藏地。貴於黃教大有裨益等因。奴才等查所擬尚中肯綮。除
咨明理藩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都將軍。及劉打箭鑪
廳外。理合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雲貴總督勞崇光。貴

州巡撫張亮基奏將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等審明分別
定擬具奏一摺同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查田興恕殺害教
民一案上年經臣等執持遇
恩減等向法國使臣柏爾德密再三開導始據聲稱將田興恕監
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會以便寄回本國即可辦結
等語今田興恕既已監禁臣等公同商酌此案羈禁一層
雖已照中國等問例辦理但中有楚南一誤遲延時日太
多難免該使不藉口翻悔前議因酌定先與面晤重申上
年之議蓋斟酌給予一函將遇

恩減等辦法明為告知一則藉探該使有無翻悔之意二則如該使肯俯首誠結不必俟告知該國即可完案更為直捷乃該使於辦法雖無異詞而覆信內仍言必須告知本國俟覆到再行知照辦理等語法國前使臣哥士者在京時因請以四興起抵償經臣等開導不啻至再至三該使仍堅執不移幾有決裂之勢自柏爾德密接手後臣等屢以理解諭使爾活動令該使臣以告知本國為詞揣其用意該國素崇本天主教因此案從寬議結豫防各教士退有後言故不得不藉本國一言以杜教士之口臣等因思辦理此等交涉案件總以結實為主方免後患況傳教士之在

中國者。實多遇事生風之徒。而此崇又該國所視為重者。
倘今日稍留開隙。將來偶有不如其意之處。難保不藉翻
案為洩恨之計。此時稍寬時日。正可免後來別生枝節。惟
中國距該國甚遠。往返總需數月。臣等恐勞崇光並崇實
等。未悉此間辦理情形。因酌寄勞崇光並崇實等各一函。
告知原委。並於寄崇實駱秉章函內。令其將回興恕妥為
安插。以待此間議結。毋令再滋事端。致有反覆。相應請
旨飭下崇實駱秉章。仍將回興恕妥為看管。毋任他出。庶該使接
到該國回信後。自不至再有藉口。將來照中國遇赦減等
之例辦理。亦屬詞嚴義正。易於完結。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勞崇光、張亮基奏。將已革提督田興恕等審明分別定擬。當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該衙門奏稱。此案上年與柏爾德密辯論時。該使臣曾言將田興恕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會。以便寄回本國。即可辦結。嗣因此事遲延時日太多。難免該使不藉口翻悔前議。因先與面晤。重申上年之議。並酌給一函。告知遇恩減等辦法。乃該使於辦法雖無異詞。而覆信內仍有必須告知本國。俟覆到再行知照辦理等詞。揣其用意。該國素崇奉天主教。此案從寬議結。恐各教士退有後言。故不得不藉本國一言。以杜教士之口。惟中國距該國甚遠。往返總需數月。恐勞崇光等暨崇實等未悉

此間辦理情形。因先各寄一函。告知原委。請飭崇實。駱秉章。仍將田興恕妥為看管等語。此案辦理總以結實為主。自應照該衙門所請。稍寬時日。以免後來別生枝節。惟田興恕現在秀山。該處距鎮筸甚近。賊氣未淨。崇實。駱秉章。遠在成都。有鞭長莫及之勢。計法國覆到。至遠亦在三四箇月以外。恐田興恕因日久案懸莫結。自懷疑懼。設滋他故。則傳教人等浮言又起。恐致波折橫生。柏爾德密亦將藉口翻悔。著崇實。駱秉章。酌量情形。如秀山可以無虞。即仍將田興恕在該處羈禁。若秀山相距較遠。防範難周。即著設法將田興恕解省。妥為安置。以昭慎密。一俟該國覆信到時。即可照中國遇赦減等之例辦理。該將軍督

撫等務當悉心籌畫。計出萬全。毋得稍有疏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並給法國使臣信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給法國使臣密函

已革提督田興恕前經奉

旨拏問。項於七月初一日。由湖南押解抵川羈禁。現在議罪未結。查田興恕殺戮無辜之人。其罪誠不可逭。但因不知事體輕重。且從前殺賊有功。百姓皆知。又以歷奉

恩詔。例應減等。此案若照中國律例。其罪原可議減。且亦不必審辦若斯之重。惟是田興恕所傷者。內有貴國之人。自當與貴大臣相商。田興恕本係性情乖僻之人。止緣前在湖南

殺賊殺民。曾經出力。為所傷而懷恨者。固不乏人。為所殺而感恩者。亦復不少。傳教士遠涉重洋。入華傳教。今既無罪被伊戕害。若不將戕害之犯重加懲創。誠不足以昭炯戒。然若不按定例辦理。懲之過當。雖可即時取償。轉恐眾怒難犯。致受恩百姓。羣與教民為讎。轉非保護教民之道。況被累諸人。願為懇請寬免。亦與中國此案情節例案相符。本王大臣等專函密與貴大臣相商。除案內不協各情已飭黔省籌畫調度。妥為辦理。所有因興怨一犯。應即減免一等永遠充軍。不准援免。本王大臣等因係至要公務。不得不再三慎重。以期妥協辦結。如照所商。定案

諭旨宣示京外。俾各處均知有功如田興恕。因教害傳天主教之人。雖未經抵償。然所得之罪。亦足使此後軍民人等。不至再行殺虐教中之人。並使知順治康熙年間。有嘉惠教士至意。當今

大皇帝仍復與順治康熙年間優待無異。將來內外官民。亦皆知相待教中人等均當一視同仁。毫無歧異也。再此案貴國

大皇帝。如願照本王大臣所商辦結。則中國

大皇帝更可以此為結國大皇帝真情和好之據。

寄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信函

貴州教民一案。自楚中一說。延宕多日。柏爾德密屢向本

處催詢。幾於無詞可答。直盼至前月初旬。始接到尊處具
報四前提督羈禁秀山之奏。當即據以函知柏使。用安其
心。且以此次
諭旨內。有即著勞崇光張亮基迅速定擬。不必俟該革員到省等
因。誠恐此事遷延太久。難保柏使不藉詞饒舌。翻悔前議。
因復約與面商。重申上年之議。並斟酌給予密信一函。言
明遵照辦
恩減等辦法。章該使尚無異詞。惟云應即詳細告知本國。一俟覆
到即行知照。且允暗中幫助完結此案。其意以為此時保
全回興想。將來即可保全教士云云。本處恐其稍有變動。

再三詰問。萬一貴國不以為然。又將如何辦法。彼為我等窮至極處。乃言本國如不照辦。定即辭退欽差。不再為官云云。本處細察近日會商情形。尚覺順緣。似該使不至再生枝節。現在幸階石卿定擬之稿。已於昨日由軍機處鈔交到來。奉

旨交本處議奏。看此光景。將來總可照所奏遵

恩減等辦理。惟該使必俟該國覆回。此自係不敢擅專之公義。本處因該公使既有本國如不照辦即行辭退欽差之言。神情甚為決絕。且歷觀柏使為人。向來辦事。尚屬誠實可靠。此時既有此言。自未使過於相迫。止好靜以待之。一俟該

使知照該國覆到本處。定當飛行尊處查照滅等辦理。惟
開秀山地方。距鎮筸甚迥。而距成都將二千里之遙。誠恐
田前提督或生疑畏。該處地僻人稀。防範恐難周密。屈計
法國覆到。至遠亦在三四箇月以外。萬一日久該革提督
又生他故。則事敗垂成。以後將無從收拾。仍希體察情形
妥為安插。如秀山可恃。即羈秀山。儻稍有未妥之處。即宜
設法仍解省中。方為正辦。外間情形。本處無從遙度。惟望
妥酌行之。至要至要。

寄雲貴總督勞崇光貴州巡撫張亮基信函

九月二十四日。由軍機處鈔出尊處疏稟。奉

旨交本處妥議具奏。同日又奉到公函。諭悉一切。此案自楚中一誤。延宕多日。柏爾德密屢向本處催詢。幾於無詞可答。直盼至前月初旬。始接到川中具報田興恕覊禁秀山之奏。當即趕緊函知柏使。以安其心。且以此次

諭旨內。有迅速定擬不必俟田興恕到省等因。遵計尊處奉到後。必即擬奏。本處深恐此案遷延太久。難保柏使不藉詞饒舌。翻悔前議。因復約與面商。再中上年之議。並斟酌給予

密信一件。言明將來遵照遇

恩減等辦法。章該使尚無異詞。惟云應即詳細告知本國。一俟覆到。即行知照。且允暗中幫助完結此案。其意以為此時保

全回興擅將來即可保全教士云云本處恐其稍有變動
再三詰問萬一貴國不以為然又將如何辦法彼為我等
窮至極處乃言本國如不照辦定即辭退欽差不再為官
云云本處細察近日會商情形尚覺順繡似該使不至再
生枝節尊處所擬將來總可照辦惟該使以必俟該國覆
回此自係不敢擅專之公義本處固該公使既有該國如
不照辦即行辭退欽差之言神情甚為決絕且歷觀柏使
為人向來辦事尚屬誠實可靠此時既有此言未使過於
相迫止好靜以待之一俟該使知照該國覆到時本處即
可按照議等奏結再行飛咨尊處及川中查照辦理至此

次尊處奏摺。

批交本衙門妥議。未將原摺發還。亦係稍緩時日。待其覆信之意耳。

恭親王等又奏。查內務府造辦處。舊有玻璃作一所。在西安門內天主教北堂西偏。咸豐十年。法國照約查還教堂之時。曾據傳教士孟振生。指該玻璃作為堂內之地。懇請一併給還。當經臣等以並無憑據。礙難查給駁斥。旋據該教士呈稱。此項玻璃作。原係堂內地基。安置製造玻璃之所。後因中國派人在此學製玻璃。亦未另置別所。至收堂時。遂連玻璃作均行入官。懇即照約賞還等語。並據繪具

堂國呈閱。臣等查法國續約第六款內載。前所充之天主教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還交法國住京大臣。將交該處未教之人等語。此項玻璃作。既係該教士呈明原要係屬堂內地址。自應照給。惟以玻璃作猝無還處。未經即時交付。嗣於同治二年冬間。該北堂四祿。本年興工修葺。又復屢請給還。因查得東安門外金魚胡同舊鐵錢局北廠。現在封閉無用。因將該局內北房二十四間。分交內務府暨加修整。改為造辦處玻璃作。將原玻璃作地基。交還該堂收領。至現修新玻璃作需用工料銀五百兩。因原作係查還外國教堂。未便由內務府辦公項下開銷。業經於

臣衙門所存三成船鈔項下照數支給應用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法國教士孟振生原呈

敬呈王爺台前四堂地址均已收回尚有界址不清之處懇垂格外之恩因本鑑牧遣人催索該處視為具文均行枝梧推諉如東堂地址西北面尚有炭廠粉房占據支延時日西堂地址北面房屋已備價京錢一千吊文贖回尚未稅契並有跟隨之紅白契紙四張先呈於王爺台前查閱後再行稅契西堂西面被公府占去不能直言收要南

堂西面界地。被連界鋪戶占去不少。至於北堂西面界地。有玻璃作人向本鑑牧言及。俟明年正月底方可交還。本鑑牧無法應允。以致占據北堂之住戶。亦均不可遷移。至於東南址亦均不清。本鑑牧不知如何辦理。伏候王爺命下是荷。

法國教士孟振生原呈

前曾呈於王爺台前。玻璃作地基。原係堂中地基。堂內安置製造玻璃之所。後因

高宗純皇帝派人在此學製造玻璃。後亦未另置別所。至收堂時。連玻璃作均行入官。並非原有之玻璃作。現因按舊堂圖

地基實劫。叩懇王爺開恩。按照和約。全行實還。特此奉呈。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臣等辦理日斯巴尼亞國條約事宜完竣。西洋使臣阿穆恩。尚無到津確信。欽奉

諭旨薛煥著先行回京。欽此。臣薛煥當即欽遵束裝回都。臣崇厚旋據西洋領事官左欽那。遞到該使阿穆恩照會。當即送交臣薛煥查看。因往復函商。該使照會內所稱領事官不得派商人充當。問討過早等語。查該使前次照會。既稱此層問討必行。今忽云問討過早。顯係飾詞枝梧。不能不設詞辯難。以期折服。至所稱第九款任憑仍設立官員。均須

與法英美諸國領事官住紮澳門無異。並應照第二款所載一切舊章。概行革除等語。其意以中國在澳門設官。直欲以英法等國領事相待。殊與體制攸關。自應與之辯論。詰以條約第二款。雖載明將舊章革除。第九款又載明仍設立官員。是應革除者。自應革除。應仍設者。自應仍設。兩款既經分別。自然不得牽混。應可杜其狡賴之詭。至澳門究以何處為界。現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函詢廣東撫臣查明再與折擬。此時復以咨查明另議。並仍以條約現屆應換之期。中國靜候來津互換為詞。使其無可藉口。臣等將照覆發交該領事左欣那轉寄該使查收。

御批該衙門知道

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接貴大臣來文內稱。須將和約未顯明處。孫先言定。以免日後彼此誤會等語。本大臣代國政解明。來文稱領事官不派商人。照條約速辦等語。查和約尚未互換。何能得逐貴大臣問討過早。來文又稱本大臣謂中國領事官一語。中國無此字樣。中國官制。亦無領事官名目等語。查和約第九款內載。

大清國

大皇帝任憑設立官員。其該官員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

法英美諸國領事官等任紮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挂本國旗號無異等語。本大臣按該官員權柄辦事。照諸國領事官任澳無異。不論用何職銜之官。不免為領事官實也。再第九款內

大清國

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及稱澳門等國。為此仍字。貴大臣論為和約所定澳門再立官員。本大臣查和約第二款內載。

大清國與大西洋來往交涉。所有澳門彼此執政商辦各事。既已新定和約章程。一切舊章。自應革除等語。該澳門舊官員舊時之權。在革除舊章。今有新章程。所以舊權概革除

也。來文又稱澳門地基。向以三巴門為界。及前數年間貴國人竟將三巴門以外之地侵占數里。茲要將地歸還中國等語。查大西洋人自來澳到今。居住到徑渚地方為止。萬歷二年。在徑渚設立關牐為界。道光二十九年。澳門執政者令拆去該牐之門。但西洋人未有越於門外居住。來文所提三巴門並一連之牆。在天啟三五年始建此等圍牆。是為保護地方之用。並非為界。其界先經有知。以上各層。一一解明。今貴大臣既願本大臣前往天津。彼此互換和約。惟希依本大臣所解第九款明言願依。則互換可也。為此照覆。

給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接來文內稱。領事官不准派商人充當一層。問討過早等語。查貴大臣乃貴國欽派換約之大臣。又加全權字樣。此事換約後。即當照行。不能不豫先聞明。否則換約後。中國亦礙難將章程徧行各省也。來文又稱和約第二款內載。既已新定和約。彼此均應遵照辦理。一切舊章自應革除等語。指為澳門舊時官員之權亦應革除。貴大臣誤矣。查條約第二款雖載明將舊章革除。第九款又載明仍設立官員。是應革除者。自應革除。應仍設者。自應仍設。條約所載甚為明晰。毫不牽混。若將條約載明仍設之

事亦指為在革除之列則當時議立條約既有第二款何必又立第九款所以兩款分前後而立者正係聲明仍設官員之權不在革除之列也至於澳門地基來文以萬歷二年在此徑渚設立關牐為界道光二十九年澳門執政拆去該牐之門但西洋人未有越於門外者查澳門以三巴門為界人人皆知今貴大臣文稱舊以關牐為界想必另有實據容查明另議至於貴國條約已屆應換之期中國靜候貴大臣來津互換可也為此照覆

乙酉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霖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奉等於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承准

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本年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此時新疆地方回氣猖獗而俄國兵隊又節節移近圖爾根河西住紮強占卡內地方等因欽此七月初六日接准伊犂將軍常清飛咨奔等速將分界事宜趕緊按照議單辦結等因前來奔等公同商酌伊犂為根本重地因危已極止可照依該將軍來咨擬給俄國照會准照議單約派使臣速來換約並令其將伊犂兵隊撤出卡外靜候議分界地當於七月初十日行文俄國西悉畢爾衙門恭摺奏

聞在案茲於八月初六日接據已克圖卡官稟報通有俄國兵隊六百餘人攜帶礮械未至卡外小水地方住紮據該頭人

言稱奉我們上司派令先來候分界大臣前來會議顯有
選兵挾制之意一面屬令領隊大臣等嚴飭在城兵丁暗
中防範十三日到卡次日雜哈營傅補考帶從人三十餘
名前來居住該貿易圈內十五日拏等各遣人送給豬羊
雞鴨茶麵點心等物各十二色伊隨回送拏等洋臘匣餡
等物八色十六日在公所相見暑敘寒溫十八日派委員
阿克敦佛前往該圈面訂會議日期該使面允我們前來
按照議單定界換約令稟知拏等若照此畫定限道定界
將分入俄國地面舊住人丁均為俄國所屬如謂可行即
派員來圈在另有繪就圖內添寫清字地名以便互換若

不照此辦理。稍有更改。我們立即起程回國。止好派兵强
。等等詳覈該使圖內畫定分界限道。與去年到塔會議
時呈給圖誌。大略相同。惟因色去我國卡倫及內附蒙古
人眾。不能不再竭力剖晰。稍圖補救。當復擬開議單。以該
使圖內自沙賓達巴哈界牌起。至齊桑淖爾。此一段內。寫
有唐努鄂拉達巴哈。及薩彥山嶺賽留格木山嶺。奎屯鄂
拉等地名。查我國舊存圖內。並無載有此等名目。無從考
覈。應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起。直往西南。由綽勒齊河
等處至齊桑淖爾。不但經過各地名。與我國舊存圖內易
於稽查。可將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遊牧讓出一半。庶

與貴大臣等前年所云阿勒坦淖爾○係兩國公共地面之
言相符○該使臣雜哈勞等云○我們國誌所開唐努鄂拉達
巴哈郎係唐努山嶺○至薩彥山嶺等三處地名○中國舊存
圖內○雖無其名○然我們前開議單內○已將應順大嶺向東
向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
之語載明○應於立界時○由兩國立界大臣看其水流之方
向○建立界牌鄂博○斷不至稍有疑似不清之處○今聞你們
擬開單子○仍不依我們所指界址辦理○止好起身回國○帶
兵強占○該委員等百方譬喻○始訂於二十一日在公所相
見○雜哈勞先向旁等詢問西路回匪作亂之事○旁等答以

現已派兵勦辦。地面漸已肅清。此等小醜跳梁。何國皆所難免。何足齒及。迨後言至分界之事。雜哈勞言今既約我們前來照單換約。將分入我國地面舊住人丁。應隨地歸為我國所屬。我們必照依你們總理衙門去年照會所云令伊等仍前安居樂業。不至一夫失所。如謂不可行。我們立即回國。派兵看守分准地界等語。臣等以理開導。自午至酉。幾至舌敝脣焦。該使臣絲毫不讓。起身作別。查該使臣等上年會議時。尚知顧惜聲名。深以肇啟兵端為諱。此次於未來之前。先派兵隊住紮近卡。迨於會議時。不但詢問我國西路回匪變亂情事。且竟敢動輒以用兵為詞。肆

意强横。窺其情形。非特急欲挾制完案。且欲趁我內外不能兼顧之隙。有意尋釁。藉圖報復去年在伊犂敗兵之辱。若不允其所求。必至立成決裂。且恐於議單外更添枝節。值此西路回氣猖獗之時。若再加以俄人肇釁。更難收拾。隨於二十三日。派委員阿克敦佛等。偕以先允其在伊繪就圖內。照依俄文用清字譯音。註寫地名。並商擬後來一切章程。該使臣將擬就章程數條。交委員呈閱。內有塔爾巴哈台所屬巴克圖卡外小水地方。舊住種地民莊五處。務於立界前向內耶移。更有自咸豐十年京城換約之日起。所有中國向在卡外住牧陸續越入卡內者。應於立界

時撥回原處。查此二層。斷難照辦。小水地方種地民莊。該民人等在彼開地建房。居住年久。若遽拋地內遷。必至失所。至所請卡外住牧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眾。於此數年間有越入卡內者。應行撥回原處。查本年六月間。伊犁將軍常清咨到片奏稟內。即有俄人兵隊偪近卡倫。所有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畏其強暴。漸已遊入卡內南北山場之語。今該使諱爭此項人丁。顯係力與為難。若於立界後令此項人等仍赴卡外住牧。伊等斷不肯出卡。彼時俄人必以我收納降人為詞。藉端尋釁。是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奔等派令委員連日往與該使臣等剖辨。小水地方民

莊。於立界後內移展至十年。其由卡外移於卡內人丁。先以換約之日為準。地面分在何國。其人丁隨地歸為何國管轄。令伊等仍居故土。各守舊業。儻於換約後有越往他處者。再行照約撥回。伊犂各城。以換約文到之日為準。幫等公同熟商。再無別策挽救。適於二十九日。接奉此次

廷寄

諭旨。得有進偷於九月初七日。與該使臣互換記約圖誌完案。該使臣等於初九日由塔起程回國。查該使前開議單。載有由科布多至塔爾巴哈台境內。或由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緣鄂倫布拉克等處卡倫行起。抑或由瑪呢圖噶圖勒

斡卡倫往西南。兼塔爾巴哈台山嶺。在嶺之末處往西行等語。此二層均有窒礙。但係議單所有。不能不酌允一層。當向塔城經管屯務各官弁詢問。究係何層定界。窒礙稍輕。僉稱本處灌田水源。及採薪取材之處。俱在此山。如依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分。山陽仍屬中國。尚與塔城軍民為便。奴才等於此一段。即依由瑪呢圖噶圖勒斡卡倫往西南。兼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分。其餘分定界址。均與俄使前開議單相符。今所議定自換約之日起。過二百四十日。即為兩國立界大臣訂准日期。俄國派兩起立界大臣。均赴塔爾巴哈台。與伊犁達界之阿嗜沁達蘭。喀布塔蘇兩卡中

閒會商。一起會同伊犁立界大臣往西南。按照議定界地。建立界牌鄂博。一起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往東北。按照議定界地。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瑪呢圖噶圖勒斡卡倫。會同科布多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地。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索果克卡倫。會同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地。建立界牌鄂博。至沙賓達巴哈。此。如遇大山。以山梁畫界。遇大河。以河岸畫界。如遇橫山橫河。俱以新立界牌鄂博畫界。至建立界牌鄂博時。總以水流之方向。作為立界之憑。擇其地方形勢建立。如有大嶺行人不能越往實難堆立之處。即以水流及山嶺為界。其平曠之區。兩國雖

立界牌鄂博時中間定出二十處作為公中之地俟兩國立界大臣建立界牌鄂博畢再將堆立界牌鄂博若干處及均在何處堆立地名作記互換為憑奴才等現已分咨伊犂塔爾巴哈台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俟明年屆期各城立界大臣照辦至奴才等現與俄使互換地圖六分均係俄人繪建謹將一分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呈

御覽交備存查一分奴才明誼擄回烏里雅蘇台存案備查其應送伊犂科布多及塔爾巴哈台應存圖誌我國匠役照繪恐與該使所繪圖誌不能畫一於立界時難為依據是以仍屬俄使雜哈勞等飭令從人再行照繪數張以便分送現

今僅繪就一張。該使臣亟於起程。其餘趕畫不及。許以回國後補畫二分。准於年前送至塔城。今將該使現繪就圖誌。存留塔爾巴哈台。一俟年前將補畫圖誌二分送到時。即由奔錫霖飭令本處司員照依現存圖內地名。添寫清楚。分送伊犂科布多各一分。以便該兩城立界大臣執持。前赴各本境。會同俄使按照分定限道。建立界牌鄂博。奔明誼於拜擺俊帶同烏科兩城隨帶司員等起身。先至科布多與廣厲等面商善後一切事宜。即回本任。其伊犂妻員扎珠喇。亦即令其旋回伊犂。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具奏。單一件片二件併發。

明誼等又奏正繕摺開於九月初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
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奉
上諭廣鳳奎昌奏查勘科爾沁海留圖等處居住內附之哈薩克
作何安置應由塔城辦理並豫籌科屬蒙古情形仍須照舊遊
牧各摺等因欽此查廣鳳等所奏係在奴等接准常清咨令迅
辦俄使前開議單換約以前自不能不熟籌安置內附之
哈薩克及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眾之地現已與俄使換
約所有被分去地面舊住人丁隨地歸為伊國科布多所
屬卡外住牧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現被俄國全行
分去並無仍隸我界必須內遷安置之人其塔爾巴哈台

所屬卡外住牧之哈薩克。亦被該國分去。自無庸另行安置。至廣鳳等摺內所稱查出阿勒台烏梁海遊牧。內有哈薩克公阿濟屬下之哈薩克。在彼潛居一節。芳明誼等查此項哈薩克。原應在卡外住牧。今既查出伊等潛居卡內阿勒台烏梁海遊牧。自應逐令出卡。惟現已節屆冬令。暫行予以展緩。俟明年四月積雪消化時。由科布多派員將此項哈薩克逐去卡外。以期久遠相安。免生枝節。

御批。

明誼等又奏。芳等與俄使分界。已經議定換約後。接准伊犂將軍常清等來咨內稱。此時既准俄國以常住卡倫為

界若能以錢取盡尚覺易於措置惟議單所指彎入內向之地善多實於四愛旻人等生計大有關礙且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亦無地可以安置如於會議時向其婉商所有伊犁西界即自博羅胡吉爾卡倫外起稍西徑由匡匡果羅鄂鑾卡倫往南徑由察林河直至特克斯色沁布克中為止俾得將彎入向內之地讓出以使安置內附等人亦不過所讓數十里之地諒該使臣亦無不從等因又於九月十二日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來咨內稱八月二十日據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莽岱等稟報通有俄官車德查拉等十數人和將總管商察罕旗下驍騎校

多果等男婦二百四十餘人之名數手印又將總管莽岱
旗下百四十餘人之名數手印奴才去等情咨知奴才等照會
西悉畢爾衙門務將現在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之俄
官先行調回或令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人等仍舊住
牧柳或內遷會議時向俄使理喻等因伏思華洋交涉事
件但以信義為主今豈能復照常清等咨稱令其讓出議
定界址再與爭論至廣屬等咨知各節查俄人前赴阿勒
坦淖爾烏梁海遊牧脅服此項蒙古係在該分界使臣未
經來塔之前是執意侵占蓄謀已久今已與定約雖與俄
國行文令其撤回官兵彼必置若罔聞且謂中國無信奴才

等咨令廣厲等即將現在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均被
俄國分去該蒙古等隨地歸為俄國俄使已應允仍令伊
等安居故土各守舊業由該大臣剴切曉諭儻有必不肯
從俄國之人諒亦無多或令趕緊移於卡內暫行住牧一
俟明年立界相度時勢妥為辦理
御批覽
與俄國使臣互換記約
大清國
欽差勘辦西北界事宜大臣定邊左副將軍鎮紅旗漢軍都統明
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副都統銜錫霖塔爾巴哈台領

隊大臣副都統衛諾奇泰巴圖魯博勒果素○大俄羅斯國
欽差分界全權大臣住紮伊犂格訥喇勒匡蘇勒大臣斯
塔特斯奇索斐業特呢克喀瓦里業爾依旺雜哈巴○分界
全權大臣悉畢爾兵隊大臣格訥利勒呢什塔布之坡勒
科倭呢克喀瓦里業爾依旺博補考○各承
君命○遵照京城議定和約○以敦兩國和好○在塔爾巴哈台會同○將
自沙賓達巴哈起○至浩罕邊界之葱嶺止○兩國中間應分
界址○順山嶺大河○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議定交界○繪畫
地圖○圖內以紅色限道○分為兩國交界○今將議定界址地
名○並擬議章程○開列於後○

第一條

自沙賓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

坊鄂拉達巴哈西邊末處。轉往西南。順賽留格木山嶺。至

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順大阿勒台山嶺。至齊桑淖爾北面

之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順此山直至齊桑淖

爾北邊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轉往東南。沿淖爾順喀喇

額爾齊斯河岸。至瑪呢圖噶圖勒斡卡倫為界。此間分別

兩國交界。即以水流為憑。向東向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

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

第二條

自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往東南行至賽哩鄂拉先往西南後往西行順塔爾巴哈台山嶺至哈木爾達巴哈即轉往西南順庫木爾齊哈喇布拉克巴克圖華塘子瑪呢圖沙喇布拉克察汗托霍依穎爾格圖巴爾魯克莫多巴爾魯克等處卡倫之路至巴爾魯克阿拉奎兩山嶺中間由平地行即在哈布塔蓋阿嚕沁達蘭兩卡倫中間擇山坡定界自此至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末處為界此間分別兩國交界即以水流為憑向東向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

第三條

自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東處起。依阿拉奎大嶺往西順阿勒坦特布什索達巴哈庫克托木罕喀爾察蓋等山頂行。向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向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至向東流水之薩爾巴克圖河。向西流水之庫克鄂羅木河。向南流水之奎屯河源之匡果羅鄂博山。即轉往南。向西流水之庫克鄂羅木等河之處。為俄國地。向東流水之薩爾巴克圖等河之處。為中國地。自此由奎屯河西邊之奎塔斯山頂。行至圖爾根河水從山內向南流出之處。即順圖爾根河依博羅胡吉爾奎屯齋齋鈴霍爾果斯等處卡倫。至伊犂河之齋欽卡倫。過伊犂河往西南。行至春濟

卡倫轉往東南至特穆爾里克河源轉東由特穆爾里克即南山也山頂行圍繞哈薩克布魯特遊牧之地至格根河源即轉往西南格根等向西流水之處為俄國地溫都布拉克等向東流水之處為中國地自此往西南由喀喇奎山頂行至畢爾巴什山即順向南流水之達喇圖河至特克斯河過特克斯河順那林哈勒哈河靠天山嶺為界自此往西南分斷回子部落布魯特部落往牧之處由特穆爾圖淖爾南邊之罕騰格爾薩瓦巴齊貢古魯克喀克善等山燒日天山之頂行至葱嶺靠法罕界為界

第四條

現將邊界順山嶺大河及常住卡倫議定後其邊界以外分入俄國之地原有中國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所屬大阿勒台等山嶺迤北舊駐之烏克克等卡倫塔爾巴哈台所屬塔爾巴哈台山嶺迤北舊駐之鄂倫布拉克等卡倫及阿拉套山迤北舊駐之胡蘇圖阿嚕沁達蘭卡倫伊犁所屬舊駐之匡果羅鄂倫等卡倫建立界牌鄂博以前仍聽中國在彼駐守統俟明年兩國立界大臣會同建立界牌鄂博時何處將界牌鄂博立界即將何處應向內那移卡倫限一月內那移

第五條

今將邊界議定。永固兩國和好。以免日後兩國為現定邊界附近地方住牧人丁相爭之處。即以此次換約文到之日為準。該人丁向在何處住牧者。仍應留於何處住牧。俾伊等安居故土。各守舊業。所以地面分在何國。其人丁即隨地歸為何國管轄。嗣後儻有由原住地方越往他處者。即行撥回。免致混亂。

第六條

自現在議定邊界換約之日起。過二百四十日。即為兩國立界大臣訂准日期。俄國兩起立界大臣。均赴阿嚕沁達蘭喀布塔蓋兩卡中間會齊。一起會同伊犁立界大臣往

西南。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一起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往東北。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瑪呢圖噶圖勒斡卡倫。會同科布多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索果克卡倫。會同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至沙賓達巴哈此。如遇大山。以山梁畫界。遇大河。以河岸畫界。如遇橫山橫河。俱以新立界牌鄂博畫界。至建立界牌鄂博時。總以各界址處所水流之方向。作為立界之憑。擇其地方形勢建立。如有大嶺。行人不能越往。實難堆立之處。即以水流及山嶺為界。其平曠之區。兩國堆立界牌鄂博時。中間空

出二十丈。作為公中之地。所立界牌鄂博以左。其山河所產一切物件。均屬中國。所立界牌鄂博以右。其山河所產一切物件。均屬俄羅斯國。

第七條

明年兩國立界大臣建立界牌鄂博畢。再將堆立界牌鄂博共若干處。及均在何處堆立地名。作記互換為憑。

第八條

今將兩國應分界址議定。建立界牌鄂博後。倘有河源係在中國。而流注於俄國者。中國不得改截其流注之故道。倘有河源係在俄國。而流注於中國者。俄國亦不得改截

其流注之故道。

第九條

從前僅止庫倫辦事大臣與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及伊犂將軍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與西悉畢爾總督往來行文。自今勘定邊界之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二處。遇有會制俄國查辦事件。應擬增添由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與托木色木珀拉特二省固畢爾那托爾往來行文辦理。其所行文件。或用清字。或用蒙古字俱可。

第十條

塔爾巴哈台所屬巴克圖卡倫迤西小水地方。舊有種地

納糧民莊五處。該處地面。按今議定界址。雖已分在俄國。惟該民人所種田地。斷難遽令遷移。應於立界後限十年內。令伊等陸續內遷。今經兩國會同議定。將一切分定界址。繪圖四分。圖內分定界址地名。用俄羅斯字滿洲字合璧註寫。兩國勘界大臣鈐印畫押。並作此記約。用俄羅斯字滿洲字各書寫四分。兩國勘界大臣鈐印畫押。一併互換。兩國分界大臣各存圖誌一分。記約各一分。以便查辦外。其餘圖誌二分。合璧記約二分。由兩國分界大臣自行呈送各本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各一分。以備補續京城議定條約。為此互換記約可也。

御批覽

壬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十月十八日軍機處鈔出合勒西北界大臣明誼等奏分界一事迫於時勢艱難已照俄使前來議單換約以完巨案而顧大局各摺片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覆具奏單一件片二件併發欽此臣等查分界一事經明誼等屢次與俄國分界使臣在塔城會議多方駁辯復經臣衙門與該國住京公使往復詰難並給與照會逐層指駁相持數年之久原冀設法展緩或可補救一二不意本年七月間據常清奏稱俄國兵隊移近

國爾根河住紮。強占卡內地方。現在庫車等處相繼失陷。伊犂人情惶惑。加以俄界未分。防堵喫緊。若不變通辦理。實屬不堪設想。咨行明誼等。迅將分界事宜。趕緊按照議單辦結等因。明誼等遂擬給俄國照會。約派使臣速來換約。而俄使未來之前。竟先派兵隊到塔屬巴克圖卡外住紮。以為挾制之計。及明誼等與該使雜哈勞等相見。動輒逼強。迥非上年情狀可比。該將軍等窺其形勢。若不允所求。必至立成決裂。因迫於時勢艱難。遂允准照依該使繪就圖內所畫分界限道。註寫清字地方。於九月初七日。與該使互換記約圖說。該將軍等自係因事處萬難。不得不

從權等辦。臣等因將該將軍等咨送地圖詳細檢閱。此次所畫分界限道。尚與該俄使前開議單地名界址相符。其議單內所載。由科布多至塔爾巴哈台境內。或由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緣鄂倫布拉克等處卡倫行走。抑或由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往西南。靠塔爾巴哈台山嶺。在嶺之末處往西行兩層。既據該將軍聲稱依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分。山陽於軍民為便。自當照議辦理。其記約各條。如第四條。明年兩國立界大臣會同建立界牌鄂博時。烏里雅蘇台四城所屬卡倫。有應向內那移者。限一月內那移。及第十條。塔城所屬已克圖卡外小水地方民莊五處。於立

界後限十年內陸續內遷等語與條約所載及常住卡倫等處並臣衙門歷次所奏照章遊牧各層微有不符第既據該將軍等聲稱該俄使此次動逞強暴屢經委員等往復剖辯牢不可破因顧全大局業經允准互換自可無庸再議以免另生枝節至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議分界地其山嶺道路及水流方向臣衙門無從深悉應責成該將軍等豫行嚴飭明年立界大臣先行查勘明晰以便屆時建立界牌鄂博不得稍有含混致令侵占愈多至片奏內稱接准常清咨會與俄人婉商讓地並接廣厲咨會將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之俄官先行撤回均在已經議定

換約之後。嶷難再與爭論等語。自係實在情形。但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部落中。如果有真心內附。必不肯從俄國之人。亟須趕緊釋地。令伊人丁等移於卡內住牧。不得遲至立界時。再行遷移。致俄人有所藉口。另片奏稱廣厲等摺內所稱查出阿勒坦烏梁海遊牧內。有哈薩克在彼潛居。應俟明年積雪消化時。由科布多派員。將此項哈薩克逐出卡外等語。自係以此項哈薩克首鼠兩端。與真心內附之蒙古部落不同。應照所議辦理。其餘善後未盡事宜。仍應請

旨飭下該將軍等隨時詳細籌畫。妥為布置。一面知照各城將軍

大臣。據為曉諭各處人民。分界後務須各守疆域。以期久遠相安。並嚴飭各守卡弁兵。隨時認真巡防。實力稽查。不得稍涉因循。致俄人仍前潛行侵占。是為至要。

御批。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

同治三年甲子十一月己酉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查總稅務司赫德經理洋稅接濟餉需用資戰勝即與宣力行間無異戈登管帶常勝軍隨同攻勦每遇緊要機宜赫德無不贊助上年克復蘇州時戈登以鄧逆等駢誅頗有齟齬經總理衙門王大臣函屬該總稅司從中調停臣復推誠相待戈登幡然悔悟倍加出力該總稅務司陰與維持深明大體實屬著有勞績查海關現定會訊章程遇有洋商應訊事件該總稅務司亦與聞聽斷律以刑官之義並藉以壓服各國幫訟之領事擬請

吉賞加赫德按察使銜。以昭激勸。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十月二十六日。接據英國公使威妥瑪照會。內述漳州府城失陷情形。並稱賊眾欲搶廈門泉州。以作出入海口之路等因。當經照覆去後。又於十一月初五日。復接該公使信。以閩粵各口領事詳述各處。請用洋兵幫助。該公使先因漳州失守。即經咨會水陸提督。就近設法保護該處英商。若各督撫果欲約請教操。尚可應允。至欲用外國兵。不便允行。並於前一日疊接福建稅務司美理登申陳二件。內述購買

洋礮。及曾林兩提督會同教習。稅司等教練會勦各等因。

臣等復查髮賊首惡已除。餘氛延及閩粵。兩閩省較為喫緊。在該兩省自不難運籌設策。就現有兵力。殲此小醜。威妥瑪所稱該省請用洋兵幫助。及美理登所稱約同馬教士稅司等往漳會勦各節。均未據該兩省奏咨。查中國用兵。原無藉資外國之理。福建巡撫因汀州賊匪猖獗。果如所言。議令外國調兵協防。似欠妥洽。緣洋兵協守。所費不貲。又多流弊。且非自強之道。威妥瑪不允調集。自屬正論。

臣衙門同治元年秋間。密陳自強以張國勢。練將以固兵心一摺。內論中國教演洋槍隊伍。練兵必先練將。將來即

用中國之將統帶中國之兵則權不外假用洋人而不為洋人所用言之甚詳自奏准通行後練兵一事惟江蘇一省實力舉行尚得其力現在髮逆餘黨蔓延閩粵未必非因計窮勢蹙圖竄入海所有該二省沿海各屬在在可虞洋人自顧商貨但經賊允不擾洋商即難保不潛許任令脫逃該省借兵之說是否急不暇擇抑或亦為杜其勾結起見臣等無從深悉第借兵一層無論威妥瑪未經允准即令照准亦屬流弊孔多不如藉教練之策籠絡其心俾不致勾結潛通縱令入海臣於接威妥瑪照會信函後業經備具公牘並切實函致福建巡撫徐宗幹兩廣總督毛

鴻賓趕緊設法妥為辦理嚴杜入海相應請
旨飭下福建廣東兩省將軍督撫確切查明前所教練兵丁其已
練未撤者仍督飭認真接練其練數較少者即行添派兵
丁趕緊訓練毋再倉皇議調洋兵致滋流弊貽患疆圉並
請
飭令務撥旗兵武綠營正身兵丁交給洋弁教練斷不可令招募
之勇學習庶免後患
御批依議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據住紮廈門領事官柏詳報九月十三日廣

西賊匪大約八百餘名。竄至漳州。官軍兵力過單。為賊所敗。退入城內。該匪乘勢占踞該城。迨至十四十五等日。復有賊一千二百餘名。續來相助。更有賊六千餘眾。由西南二處而來。聞省西北交界之處。近有長髮悍賊數千人。出沒無常。誠恐欲與漳州之賊兩相接應。民人皆謂此股賊匪。各有轉桶洋槍二桿。輕扎槍一根。賊眾皆云欲搶廈門泉州府二處。以作彼出入海口之路等因。本大臣相應照會貴親王查照可也。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現據住劄廈門領事官柏

詳報。九月十三日。廣西賊匪竄至漳州等因。本爵接閱來
文。深謝貴大臣關切之美意。現在此股竄匪。已經左制軍
督飭將弁兵勇。親赴該處地方勦辦。該據前因。相應照覆
貴大臣查照可也。

威妥瑪原函

啟者前因漳州府為賊所占。廈門一帶。大有危險。當即備
文通知。又據汕頭領事官詳報。該匪越界進入粵者。業經
向西占踞數處。欲撲潮州府城。該道備文約伊幫助等因。
廣州領事官詳報。該省左近居民。聞風警畏。請本大臣立
為劄覆准行等因。福州府署領事官詳報。該省撫憲因聞

漳州汀州賊匪猖獗。頗深警懼。派員面議可否外國調兵。協同防堵。該署領事以甯波府城前充洋槍隊。尚有數百餘人未經裁撤。何如調集到閩。以備堵截。撫憲復以此法未善。不如調取外國軍兵為妥。該署領事未敢擅便。詳請本大臣劄行如何辦理。查閩漳州失守。當應咨會我陸路水師兩提鎮。就近設法保護該處英商。惟廣東一處。經劄領事官。該省駐防滿兵人數較多。如能按照外國戰法。略為操練。即可以禦賊匪。督撫果欲約請教習操演行陣。本大臣尚可應允。至於我國兵力。本大臣實不便允行。福州署領事詳請劄知。本大臣示以此意。發文前往。如有行知

各該省文件。希送至本館。以便一併咨送。故先走札佈聞。

給威妥瑪信函

前接貴大臣照會。關注一切。非經照覆貴大臣在案。茲復奉惠函。詳述漳汀廈潮各情形。及咨會貴國水陸提鎮設法保護英商。並速廣東一處。經劉領事官以滿兵較多。如能按照外國戰法。略為操練。即可禦賊。督撫果欲約請教操。尚可應允。至調集貴國兵力。不便允行。福州署領事處。亦示以此意等因。本爵深謝貴大臣關切厚意。即照貴大臣函內之意。飛速備文。咨會閩粵各督撫查照辦理。並須勞貴大臣一併封送可也。

美理登原函

申啟者閩省教練精兵籌辦利器一節。敝司於舊年閏早經諄請在案。嗣蒙恩准移咨徐中丞兼辦。緣當時賊氣未熾。不即啟辦。至本年夏間。髮逆竄入閩疆。撫憲始准飭派精兵二百名。屬敝司聘請外國武弁五人。前來教用洋槍洋礮。至啟辦之時。又應糜費。止選精兵四十名。交法國總兵官馬腦等教演兩月有零。該兵已精通技藝。突於九月間。髮逆竄入汀州屬邑。攻陷龍巖州。漳州郡城亦先後失守。逆匪據住城池。廈門係通商口岸。附近漳州。當時民心惶惶。危在旦夕。廈稅司休致函來省通知。並知會英領事

派出兵船到廈防堵。適敝司前在香港。代購有銅礮四裝。以及礮車火藥西瓜彈子。敝司即將此礮請旨二裝。並所練兵丁四十人。請添六十名。湊成一百。即配本關洋船。撥馬教習同副稅司帶往廈門。會同廈稅司相機勦堵。到廈後。適英國兵船亦至。民心稍安。聞風不敢往廈。現在曾提督已由臺到廈。見馬教習日夜教練精兵。甚相喜悅。值林提督移咨約期往漳會勦。曾提督會同馬教習暨廈門協辦稅務已帶領練兵一百名。並洋礮西瓜子。於十月十五日往漳會勦。茲將現在情形。合先申達尊聽。望為轉達總理衙門。報明閩省軍務。凡在有廈稅司領事。並外國在陣

從戎人等。皆出力相幫。望各加獎許。以示激勸。至汀郡一帶。賊氣亦熾。容再察情形。如果迫近省疆。敝司當亦從戎幫辦。但保邦即以衛課。敢不竭盡忠誠。以圖報效。仍祈咨明督撫。當與敝司和衷襄理。真若一家。勿以秦越人相視也。所惜者練兵尚少。礮械不多。若肯多練幾百名精兵。較之臨時所招壯勇。猶相勝百倍也。

美理登原函

申啟者閩省教練精兵。等辦利器。前經申請撫憲議辦。已承批示准行。前月閩代請外國武弁。先教各兵洋槍。俟槍法既熟。再行教放洋礮。惟福州向無洋礮。適敝司奉憲劄

委前往臺灣。順便前至香港。因彼時閩變逆擾亂建甯將樂等縣。迫近產茶之區。誠恐閩省礮械不堅。無以攻禦。特為購辦行軍大銅礮四位。西瓜子礮碼火藥三十七箱。裝駕大礮輪車。並礮子火藥輪車共十六輛。該輪車便於運動。無論上坡下隰。儘可駕馬兩匹。攻戰最便。敝司既商買該礮。詎料英國水陸提督俱不肯將此礮械發賣中華。而英國香港總督亦不敢自專許辦。敝司大費周章。後幸遇英國欽差卜大人往廣。敝司面敘及此。深承卜大人厚情。為兩國友好之誼。允准購買。且不許高價。飭照英國工本給發。即將該礮械等送來閩者。統共給價六千七百圓。價

值最為便宜。惟此次深承卜大人格外開法。厚待中國。應
均感其盛情。煩轉請總理衙門另行修函達英國署欽差
大臣。致謝卜大人之美意。敝司亦申請撫憲。一面發給礮
價。仍移函與英領事致謝。以示禮貌。則將來有事。咸望出
力相幫。益敦和好。

給福建巡撫信函

密啟者。頃接英國威公使來函內稱。福州領事官報稱。撫
憲因漳汀賊匪猖獗。派員議令外國調兵協防。查漳州失
守。當即咨會水陸提鎮。設法保護英商。督撫果欲約請教
練。尚可應允。至欲用我國兵力。不便允行等因。並稱如欲

令洋人教練槍隊。即請行文閩廣督撫。交伊寄去云云。當備公牘粘抄原函。交威使由輪船寄去。想邀賜覽。查練兵一事。自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備具公牘。抄錄來往照會。另備信函。詳錄天津練兵章程。續後疊經商論此事。並本衙門具奏。自強以張國勢。練將以固兵心一摺。亦經抄錄行知。至同治二年正月。據報練槍三隊。練礮三隊。每隊弁兵共十二名。同治三年六月大沽內稱美理登因髮逆犯闕。請練精兵六百名。經福州守覆令緩辦。本處因奏奉函稱。經費無措。止好照覆暫緩計議。查美理登嘗言練兵事關緊要。雖容緩圖。兵威振則國勢興。不特外足以張強

寇。卽內亦足以服頑民。其言未可為非。李少荃函論練兵一事。引蘇子瞻之言。以為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為。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不及。尤為洞見癥結之論。現在髮逆餘燼。業經芟延貴屬。據威公使函稱。貴處欲令外國調兵協防。而威公使不允。在彼確係正論。緣遠調洋兵協防。所需較練兵尤費。且非自強之道。為今之計。貴處自應先儘中國現有兵力維持。不用外國弁兵。豫防日後之患。方為正辦。第髮賊計窮。難保不為圖竄入海之計。則澎湖臺灣。均屬可慮。洋人自顧商貨。但經賊允不擾洋商。卽難保不潛許任令脫逃。種種可慮。

若令練兵禦敵。計屬較穩。高明想早計及。其應如何妥為設法。不致有前項弊端。及此外應防各弊。至練兵一事。雖無三年之艾。仍應補亡羊之牢。總由大才悉心斟酌。迅速辦理。萬不可再誤事機。是為至要。

給兩廣總督信函

密啟者頃接英國威公使來函內稱。汕頭領事官詳報。逆匪越界入粵。業經向西占數處。欲撲潮州。該道備文約伊幫助。廣州領事官亦有詳報。又據福州領事報稱。撫憲因汀漳賊匪猖獗。欲調洋兵協防。查漳州失守。當即咨會水陸提鎮設法保護英商。惟廣東省駐防滿兵較多。能照外

國戰法。略為操練。即可禦賊。督撫果欲約請教操。尚可應允。至欲用我國兵力。不便允行等語。並稱如欲令洋人教練禦賊。即請行文廣閩督撫。交伊寄去云云。當備公牘黏抄原函。交威公使由輪船寄去。本處查廣州練兵案內。疊據前制軍並廣州將軍咨報。英國教練旗營兵三百名。綠營兵五百六十名。又赫德請將防守税廠兵丁一百十五名。撥歸大隊。一同訓練。法國教練旗兵三百名。本年八月。據廣州將軍咨稱。法署武弁。將前項官兵交還到旗歸伍。其英國教練各兵。現在有無增減。迄今未據咨報。現據威使函稱。英逆攻陷汀漳。寇入粵境。偪近潮州。該道約領事

幫助。威使以該省駐防較多能照外國戰法。操演行陣。即可禦賊等語。查中國用兵。原無藉資外國之理。威使不允調集洋兵。自是正論。第恐髮賊計窮。難保不為圖竄入海之計。粵東為海疆要地。沿海各口。均屬可虞。洋人自顧商船。但經賊允不援洋商。即難保不潛許任令脫逃。若不設法牢籠。竊恐反為賊用。惟現時若遠調洋兵協防。所費不貲。且非自強之道。粵省曾經邀請洋弁練兵。不如查照舊章。以廣州現有之旗兵酌添若干。約請外國教練行陣。既可藉示羈縻。並可杜其勾結賊匪之弊。總由大才悉心酌裁。妥為辦理。至如令洋弁教練。總宜撥給旗兵或綠營正

身兵丁。斷不可令招募之勇學其兵法。以免後患。是為至要。再郭筠仙及廣州將軍處。未及作函。所有此函詳論一切情形。統希閣下就近密為知會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訪聞近日京城鋪市。售賣洋槍及銅帽等件。其小洋槍價值甚廉。查各國通商善後條約第三款內載。大小鳥槍。概屬違禁。不准販運進出口等語。是鳥槍無論大小。皆係違禁。並無較小槍枝遂准售賣明文。今迺於都城重地。公然售賣此項槍枝銅帽。揆厥來由。皆緣天津等各海口。暨京城各門。於此項違禁貨物進口入城時。漫無稽察。方得如此充斥。若不亟行禁止。任令販賣。實

恐貽患滋多。除已由臣等咨行三口通商大臣暨步軍統
領衙門飭屬嚴行查禁外。相應請
旨飭下辦理三口通商大臣。步軍統領衙門。嚴飭各口監督委員
及各門官。遇有此項貨物進口入城。務須嚴密稽察。儻查
出有夾帶洋槍銅帽及一切軍火等件者。係洋商。即將該
軍火等物照約拏充入官。係華商。照私販軍火治以應得
之罪。如各口監督委員及各門官未經查出。別經發覺者。
即將各該員等嚴行參處。以示懲儆。至所有從前已經販
入京城者。並請
飭下步軍統領衙門及五城順天府一體出示曉諭。無論鋪戶民

居。如藏有大小洋槍及銅帽。無論件數多寡。均自出示之日起。限一月內繳官。酌給原價。其價即由臣衙門船鈔項下發給。奏明支銷。若逾限不繳。將來經地方官查出。立即照私藏軍械例治罪。經此項繳清以後。京城及各口。不准再有私藏此項槍枝之人。如地方官未經查盡。別經搜查屬實者。除將私藏之人治罪外。仍將地方官嚴參。俟屆一月限滿。即將所收槍枝銅帽。分交神機內外火器等營收存。以備操演。

御批。依議。

壬子。閩浙總督左宗棠奏。此次攻克杭州。擢授中國總兵

法國參將德克碑督軍助勦。極肯出力。除德克碑已隨摺
奏請獎敘外。其所部常捷軍外國員弁。茲據開單請獎前
來。可否仰懇
天恩。俯准將三品藍翎遊擊法蘭克。藍翎都司勒佛材哪維奧三
員。均請
賞帶花翎。都司白思格鐵才爾拜士碑魯緣。守備夾勒乃五員。均
請加四品頂帶。並
賞帶藍翎。守備謝克老徹爾美德買勒格。千總介思德明盧帶袁
五員。均請加五品頂帶。並
賞帶藍翎以示鼓勵之處。出自

聖裁。

諭內閣。三品藍翎遊擊法蘭克藍翎都司勒佛材哪維喜。均著賞戴花翎。都司白思格戴才爾拜士碑魯矮。守備夾勒乃。均著賞加四品頂帶。並賞戴藍翎。守備謝克老徵爾美德賈勒格。千總介思德明盧幣賚。均著賞加五品頂帶。並賞戴藍翎。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將稅務司赫德賞加按察使銜。以昭激勸等因附片一件。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蘇省連年用兵。一切

餉需。均藉洋稅源源接濟。大半皆由赫德稽察洋稅之力。
上年克復蘇州之時。戈登以先經允許郜逆等投降免死。
後來郜逆等駢誅。戈登自以失信於賊。與李鴻章勢將倒
戈相向。有不可解之勢。賴赫德從中調處。解釋前嫌。戈登
仍前出力。俾李鴻章得以收復常州一帶。是戈登終成助
勦之功。實赫德調停之力。戈登素經蒙
恩賞加提督銜。該總稅司亦應給與獎敘。以昭激勸。今據李鴻章
奏。以該總稅司從前籌助軍餉。調和外國將士。著有微勞。
擬請
賞加按察使銜等因。查英法各國條約內載。領事官與道員同品。

副領事及繙譯官與知府同品。著按章程照會內載總領事官與藩臬同品等語。今李鴻章以赫德著有軍功為請給予按察使銜。自係查照各國總領事與各省藩臬同品起見。應請准如所議辦理。惟此次赫德保舉加銜。係因軍功著有勞績。故格外奏請

恩施。以為懋賞。嗣後軍務平靜。總辦稅務司僅辦稅務。例有辛俸。不得援以為例。庶於激勵之中。仍寓限制之意。

御批。赫德著賞加按察使銜。

辛酉。戶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本年八月。據美國公使蒲安臣。在總理衙門投遞照會內稱。咸豐

八年。廣東紳士伍崇曜。向美國旗昌洋行。借銀三十二萬兩。交省庫應用。經前任兩廣總督。會同粵海關監督。立揭銀單十三件。單內立明每銀一兩。每月六釐行息。限六箇月清還。由伍崇曜交與洋行收執。並經前督奏准由海關稅銀項下給還。請將此項銀兩。照單計息清還前來。臣等查咸豐八年。原任兩廣總督黃宗漢。向伍崇曜所開之洋行借銀三十二萬兩。以充兵餉。正在各國和議未定之時。是貸中國之銀以禦外國。非貸外國之銀以攻其本國。在伍崇曜生前頗知大義。樂於輸將。其子伍紹棠小心謹慎。念累世食毛踐土。係屬中國子民。當必善承父志。是以臣

等於上年十月會議。請
旨飭下兩廣總督毛鴻賓勸令伍氏一家。倡捐清款。准予優獎。最
為平允。本年二月間。毛鴻賓奏陳當日捐借原委。均係實
在情形。現在辦理有無就緒。尚未據該督覆奏。而美國公
使持前給伍崇曜之印票。在總理衙門投遞照會。請由關
稅撥還。查粵海關近年稅項支絀。不特部庫及各處協餉
未能湊解。即內府
上用急需。亦未能陸續交納。何能籌此鉅款。惟此項銀兩。既經發
給印票。自應早為清理。現由戶部於該省逐年應行報解
各款內。查有伍氏所開之怡和等洋行。積年欠繳捐輸折

疆軍需代賠萬源等行欠項應繳放關分頭及積欠英商不敷借領藩關運道各庫銀統計三百零五萬五千餘兩前據該省於道光二十五年奏請將新疆軍需一款未繳銀四十二萬兩自道光二十七年起分七限每年繳銀六萬兩又代賠萬源等行銀三十一萬六千餘兩放關分頭銀十一萬九千二百餘兩自咸豐四年起分限四年按款接續完繳又道光二十一年借領各庫歸還英商銀二百八十萬兩先據靖逆將軍奕山等轉據該商稟奏明分限四年歸還除二十二年繳過銀六十萬兩外尚有未繳銀二百二十萬復經奏准遞展一年嗣於二十七年據原任

兩廣總督耆英奏請俟新疆等款銀數清完後察看情形。再行分限完繳。經戶部議令各項清完後每年完繳銀十五萬兩。不准藉詞延宕。奏准行知遵照在案。茲查道光二十七年起。至咸豐七年。應繳新疆軍需等銀。按該省七年秋季冊報。除已完外。尚未繳銀四十八萬餘兩。至應完借領藩關運道各庫歸還英商積欠銀二百二十萬兩。應自咸豐八年起限。至同治三年。計七限。每年應繳銀十五萬兩。共銀一百零五萬兩。該省前因軍務倥偬。應報各案奏准展限。未據造報。現已漸次肅清。自宜趕緊追繳。以備提撥。況自同治四年起。至十一年止。每年仍有應繳銀十五

萬兩。共銀一百十五萬兩。是伍氏所開洋行欠繳公項。為數甚鉅。俱係奏明分限催追在案。雖應繳各款係伍怡和等十行自攤完繳。而伍氏為洋行首領。各家皆歸統攝責無旁貸。故凡有欠項。均由伍氏經理清完。惟念該故紳素尚急公。該省疊遭兵燹。是以格外體恤。未經按限嚴追。該故紳家屬。仰沐

朝廷眷養深仁。至優極渥。宜如何激發天良。力圖報效。於一切應繳公項。妥速解繳。以充餉糈。今八年伍崇曜籌借銀三十二萬兩。本係飭令捐輸。嗣准作為借款。如果伍氏子弟明白曉事。現已遵奉

諭令自行清釐。繳回印票。一經奏請。立予優獎。設使一時籌措不
前。未能如數清還。即由伍怡和等行欠繳公項銀二百六
十八萬餘兩內。移緩就急。暫將應繳之庫銀。撥抵經手之
借項。臣等公同籌商。擬請
飭下兩廣總督毛鴻賓。廣東巡撫郭嵩燾。迅將伍怡和等行積年
欠解公項。截至本年止。究竟有無按限完繳。據實查明。勒
限催解。一面於應繳各項內。准其先行撥抵。或由伍氏自
行劃扣。抑或仍歸藩庫轉發。務期妥速籌辦。即將印票收
回。此外應繳各年款項。已未完解。亦即分晰造冊報部查
覈。該督等務遵疊次欽奉

諭旨。剴切曉示。俾該故紳家屬。知

朝廷寬大不苛。予以自新之意。儻仍藉詞推諉。有意宕延。即

查照道光二十五年奏案。執法嚴懲。毋稍徇縱。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奏。據美國公使

蒲安臣。在總理衙門呈遞照會內稱。咸豐八年。伍崇曜向美國

旗昌洋行借銀三十二萬兩。經前任兩廣總督會同粵海關監

督立揭銀單。由伍崇曜交與洋行收執。請飭廣東督撫將伍氏

欠項查明。於應徵各項內先行撥抵。或由伍氏自行劃扣。將印

票收回。並將各年款項分晰造報等語。伍崇曜前代籌借三十

二萬兩。當時給與海關印票。初無借自美國之說。前經諭令毛

鴻賓傳諭該故員家屬將此項銀兩妥為籌措自行經理尚未據該督等將現辦情形具奏茲據美國公使呈遞照會請照單計息清還此項銀兩既經發給印票自應早為清理現由戶部查明該省遞年應行報解各款內有伍氏所開之怡和等行欠繳公項銀二百六十八萬餘兩著毛鴻賓郭嵩燾師貫迅將伍怡和等行節年欠解公項截至本年止究竟有無按限完繳據實查明勒限催解一面在於應繳各項內准其先行撥抵或由伍氏自行劃扣抑或仍歸藩庫轉發務須迅速妥辦將印票仍由海關收回以免轇轕此外應繳各軍款項已未完解亦即分晰造冊報部查覈該督等務當仰體朝廷寬大之恩傳知該故

員家屬俾知感激圖報。速為清理。儻仍藉詞推諉。有意宕延。即
照道光二十五年奏案。執法嚴懲。毋稍徇縱。原摺著鈔給閱看。
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奏。查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
梁海游牧之西北界。係雍正五年已立界址。原設有沙賓
達巴哈界牌為憑。今俄議單內有自索果克卡倫會同於
麟興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之語。查索果克卡倫
以外。係科布多大臣所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之游牧。該
城大臣廣鳳前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莽岱等稟報
有俄官車德查拉等十數人。將該總管旗下男婦共三百
八十餘人手印拏去。並有剛後不准與科布多呈進皮張

等語。是該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戶。早被俄夷偪脅附從。已可概見。明年俄使前來立界。其罕達蓋圖卡倫以西。至索果克卡倫。似應科布多大臣廣鳳會同該使辦理。至何處可以建立界牌鄂博作記為憑。何處不應建立鄂博有礙邊界。該大臣自必胸有成竹。確有把握。此會同俄使按界免其侵占之情形也。至來咨內稱俄使議單所開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之游牧。內唐努鄂拉達巴哈。即係唐努嶺。至薩彥山嶺等三處地名。中國舊圖內並無此項地名。然俄國前開議單內。已將應順大嶺向東向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等語。查

雍正五年已定之沙賓達巴哈界牌往西即係科布多所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若以已定沙賓達巴哈界牌而論似不干唐努烏梁海游牧若以現時換約議單內唐努鄂拉達巴哈即係唐努山嶺而論實屬有關唐努烏梁海游牧查唐努烏梁海五旗原指唐努山始稱為唐努烏梁海令俄使以唐努山順大嶺向東向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此該國委棄已定沙賓達巴哈界牌有意牽混侵占唐努烏梁海游牧之情形也奴才伏思唐努烏梁海久列藩封素昭恭順歷年納貢輸誠仰荷

天恩褒嘉實爲在該總管畏
威戴
德自必永感懷柔惟中外之防宜知謹於未事弩麟興愚以唐努
烏梁海游牧西北原設有已定沙賓達巴哈界牌其烏里
雅蘇台所屬似可毋庸再議堆立鄂博即便弩明年前往
會同俄使照依議單自薩彥山嶺等處復行建立界牌不
特我國舊存地圖並無載有此項地名況俄國尚有因地
分人儻俄使在唐努烏梁海游牧擇肥强占建立界牌豈
不有關蒙古生計彼時唐努烏梁海人户不惟不肯附從
且恐以臣服中國之人無故分給俄國致釀釁端況將來

猶不免有逃入卡內要地情事。即便令其入卡住牧。而無出產何以為生。努自應按照已定地名。尺寸不敢輕議。如有不合。必待請

命遵行。儻該使執以兩國分界大臣已換和約。不由理喻。竟自堆立鄂博而去。又將何為。若不准其建立鄂博。必以努激成決裂。努奉

命專司立界。原為除日後之隱患。焉敢專為目前之計。若不縷晰陳明。含混了事。該夷於鄂博作記後。若以常住卡倫執為定論。則唐努烏梁海亦被色去。後人必以立界者所辦未妥。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案該使未來立界之先。向該國住京公使。告以唐努烏梁海游牧。原有已定沙賓達巴哈界牌。毋庸重複建立。以免混淆。若該使執意不聽。亦可令其將劃分段落。應立界牌。指實地名。作記為憑。共若干處。先行繪畫圖誌。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定。咨送到奴才俾得有所遵循。則辦理可無掣肘矣。一俟所繪圖誌頒發到日。奴才由烏里雅蘇台所屬之津吉里克卡倫。至罕達蓋圖卡倫取道。等候大臣廣鳳。將科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界址。伴同俄使堆立地名作記為憑後。奴才再會俄使照圖自罕達蓋圖等處。順至沙賓達巴哈止。建立界牌。以免徒勞

往返。

御批該衙門議奏。

甲子。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竊分界完竣。於九月十九日起身。十月初九日行抵科境。途次先後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八月二十六九月二十七等日。

欽奉

上諭二道。當即恭錄

諭旨。咨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將軍參贊大臣等。各將應立界牌鄂博處所。豫為妥商。俟明年俄使前來。即由各城立界大臣按照議立界址。與之建立界牌鄂博

防其格外侵占。伏查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游牧內。俄使前開議單。載有唐努鄂拉達巴哈地名。此次與俄使換約之前。曾經開單向其詰問。據該使言稱唐努鄂拉達巴哈。即係唐努山嶺。自沙賓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亦據該使呈繪圖誌。有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西邊末處轉往西南。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奎克鄂拉。所有界限地名。我國舊存圖內雖無其地名。然據該使所指方向。續經庫倫大臣文咸送到雍正五年已定交界圖誌。詳細覈對。名目雖殊。界限大致尚屬相似。其唐努烏梁海游牧。雖有被俄人包去之處。尚在卡外。與西兩盟游牧

無礙。惟俄人性情狡詐。明年立界時。難保不思格外侵占。
俟奔到城後。與麟興。章林敦多布等酌商。妥籌辦理。至俄
人闖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地面。欺陵擾害。與伊犂
將軍常清前咨。俄人闖入圖爾根河西住紮。強占卡倫地
方情事。如出一轍。可見分界之事。俄人執定議單作為已
結。無可挽回。隨地分去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人眾。
亦不值再與強爭。但該蒙古總管內。尚有誠心內附者。人
數查亦無多。應由廣凰等查明酌予內徙。並阿勒台山嶺
迤北烏柯克等處卡倫。既云山嶺大河劃分界址。其舊界
應往山前那移。及阿勒台烏梁海游牧內潛居之哈薩克

人眾。應往卡倫外驅逐各屬。均應於立界前豫籌妥辦。方免臨時掣肘。隨向該大臣一一商酌。據廣厚言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游牧。雖被俄人包圍。該蒙古等如有堅心內附。不肯從俄國者。中國自不能遽然棄置。屆時止得量為撫輯。至那移烏柯克等處卡倫一事。現值大雪封山。礙難派員勘查。俟明春督飭委員。擇其要隘。酌裁移紮。所有內烏梁海游牧潛居之哈薩克。即先飭該阿勒台烏梁海散秩大臣設法驅逐。隨後即派妥員督同竭力辦理。以免因此俄人又生枝節。

御批。該衙門知道。

伊犁參贊大臣明緒奏。奉於十一月初十日。途次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咨開。八月三十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等報稱。俄官額斯色巴春帶領俄人。來至我國游牧內庫什業莫多地方。言說你們如是我國君主的阿勒巴圖給我們憑據。若說不是。就要往前驅逐。又據瑪呢圖噶圖勒幹卡侍衛忠寅報稱。今有俄人彩同哈薩克來至本卡之塔布圖地方。肆意滋擾。將委章京瑪克蘇爾及兵二名拘去。隨即放回。復據侍衛隆安報稱。九月初九日。有俄人六名。帶領特淩格特一人。各持鳥槍長矛。來至本營達爾沁圖卡倫之塔布圖地方。言稱向北流水之處。均係

我們俄國之地。爾等因何在此居住。隨用鞭毆打。將委章京章林兵班第等六人拘拏。並將軍器馬匹衣物全行奪去。旋即放回。該俄人止將奪去軍器交還。所有馬匹衣物未給各等情咨報前來。查該俄人前來科屬滋擾。係在未經換約之前。其執意照伊議單作為已結。牢不可破。今已按照該使議單換約。所有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雖被俄人分去。然總當以明年建立界牌鄂博後。各守各界。方與現換條約相符。是以擬給該西悉畢爾總督照會。詰以該國不候約定日期立界。任令屬下之人。前來我國邊卡地面。種種強橫。肆意滋擾。實屬不合情理。有失兩國和好

並令其轉行該國邊界大臣務當遵照現在議定章程俟
明年兩國立界大臣將應立界牌鄂博會同建立事畢再
行派兵住守刻下不得任令屬下之人仍前尋釁滋事並
令將現在前來我國邊卡滋事之官兵嚴行收管查辦外
仍將奪去我國守卡官兵馬匹衣物如數追出送還等情
咨行訖理合附片奏
聞
御批該衙門知道
十二月壬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軍機處鈔出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奏等

辦堆立界牌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又於十一月二十七日。軍機處鈔出勘分西界大臣明誼奏。差旋至科。與廣鳳面商分界善後事宜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伏查分界一事。俄國早經派有分界大臣。現在明誼等與該國使臣定議換約。原因勢處萬難。從權辦理。以完巨案。其中未盡妥善事宜。曾經臣衙門詳細奏陳。疊次欽奉

諭旨。飭下該將軍大臣等妥籌辦理等因在案。茲據麟興所奏立界事宜。尚需另籌妥辦各節。其所稱罕達蓋圖卡倫以西。

至索果克卡倫地方。應由科布多大臣廣展會同俄使辦理立界。較有把握一層。覆與明誼前次換定約記內載。會同立界專條。稍有未符。其究應由何城大臣會同立界。較為妥協。不獨該處地方形勢。臣衙門無從深悉。即臣衙門從前以分界事宜。與該國住京公使疊經辦難。該公使亦總以該國派有分界大臣。應由該大臣等覆辦答覆。臣衙門前於議覆明誼奏。已照俄使議單議定換約摺內。曾經聲明。責成該將軍等豫行嚴飭立界大臣先行查勘明晰。以免含混。茲既據麟興奏稱。罕達蓋圖卡倫等處立界。應由科布多大臣辦理。應令麟興商同科布多大臣覆辦。務

應和衷商榷。以期妥善。至所稱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游牧地方。若照議單立界。有關蒙古生計。將來恐有逃入卡內情事。臣等查明誼此次奏稱。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遊牧內。俄人前開議單。載有唐努郭拉達巴哈地方。我國舊存圖內雖無其地名。然查雍正五年已定交界圖誌。詳細覈對。名目雖殊。界限大致尚屬相似。其唐努烏梁海游牧。雖有被俄人包去之處。尚在卡外。與西兩盟游牧無礙。俟奏到城後。與麟興等酌商妥籌等語。臣等詳覆明誼所奏各節。該處地方形勢。自必了然胸中。該分界大臣所奏。不為無見。將來立界時。其於蒙古生計。究竟

有無關礙及若何安插之處應俟明誼行抵烏城時麟興
亟應向其面商以籌妥協毋庸另議更張其所請由臣衙
門再行照會俄國住京公使以及劃分段落指實地名繪
圖覈定之處自係未知該國住紮公使屢以此事應由該
國分界大臣覈辦答覆情形自應毋庸再議以免另生枝
節總之分界一事既經明誼等定議換約其各城立界大
臣均應遵照歷次欽奉
諭旨隨時詳細籌畫妥為布置相應請
旨飭下該署將軍麟興俟明誼到城時悉心商酌務須認真籌辦
以期久遠相安其應行辦理立界事宜不得稍有推諉庶

免臨期失措。

御批依議。

癸酉。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參由塔爾巴哈台差施。十一月十九日接印任事。適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分界換約一摺。恭錄

諭旨。並鈔錄原奏行知前來。遵即咨行各城將軍大臣遵照。所指各節。督同明年立界大臣妥為布置。查行令參豫行嚴飭明年立界大臣先行查勘明晰。以便屆時建立界牌鄂博。不得稍有含混。致令侵占愈多一節。最關緊要。至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部落中。如果有真心內附。必不肯從俄

國之人。至須擇地。令該處人丁等移於卡內住牧。不得遷至立界時再行遷移。致俄人有所藉口。及阿勒台烏梁海游牧內潛居之哈薩克人眾。應往卡外驅逐各層。等先已慮及。當與廣風商明。於前摺內縷晰陳明。其各城善後未盡事宜。等自應隨時詳籌。妥為布置。但查各城疆域甚屬遼闊。而廝沃之區。早被俄人勘明。今既照單分給。斷難復追其既往。但恐俄人貪得無厭。尤須隨時杜其貪念。以遏將來。明年立界後。必須責成各專城將軍大臣周知各該處地理形勢者。因地因時。詳籌妥辦。持之以久。方可免俄人再行來隙窺伺。相應請

旨飭下伊犂塔爾巴哈台科布多將軍參贊大臣督飭在事員弁
隨地隨時密為布置庶目下免生觀望而日後專有責成
今奴才既已回任至應將烏里雅蘇台立界事宜與麟興等
林敦多布豫商妥辦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奴才前因派出建立界牌邪
博擬請攜帶關防以便途次鈐用等因具奏來
旨麟興俟明誼換約回城即行前赴沙賓達巴哈一帶建立界牌
所請隨帶委員岳嵩武等及攜帶關防前往之處著照所議辦
理欽此茲將軍明誼已回本任奴才麟興自應遵
旨前往惟查將軍明誼與俄人所換條約內載換約後限二百四

十日。建立界牌鄂博。計其限期。應在明歲五月初間。奴才前後覆酌。現值卡外大雪封山。不但道路迷漫。萬難前往。縱使設法勉行。亦不能查勘沿途地方情勢。況俄夷今歲不來。更不能建立界牌鄂博。奴才再四思維。擬俟明春雪化時。擇日承領關防前往。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差旋到城。接印日期。詳籌善後事宜。麟興奏。現時不克建立界牌鄂博各一摺。明誼所稱豫行嚴飭明年立界大臣。先行查勘明晰。以便屆時建立界牌鄂博。不得稍有含混。致令侵占愈多一節。最關緊要。至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部落中。如有真心內附者。亟須擇地。令該處人丁等

移於卡內住牧。不得遲至立界時再行遷移。致令俄人藉口。阿勒台烏梁海游牧內潛居之哈薩克人眾。應往卡外驅逐。已與廣鳳商辦等語。即照明誼等所議。妥為辦理。該夷貪得無厭。明年立界後。尤須各城將軍大臣相度地勢。體察情形。為思患豫防之計。以杜俄人窺伺。別生枝節。所有各城善後未盡事宜。著明緒明誼麟興。單林款多布。錫霖廣鳳。奎昌。豫先督飭在事員弁。隨地隨時。密為布置。毋得稍有疏虞。明誼與俄夷所換條約內載。換約後限二百四十日。建立界牌鄂博。計其限期。應在明年五月間。此時如赴卡外辦理。亦難剋期蕆事。即著麟興於明年承領關防前往。妥為籌辦。

戊寅。伊犂將軍常清。參贊大臣明緒奏。伊犂城圍緊急。俄人貿易圈地。被賊擾占。公請暫借俄國兵隊前來救援。奴才等再四商酌。不能不從權允其所請。行文西悉畢爾衙門。向其暫借俄兵前來救援。並保護該處貿易圈地。惟路途遥遠。文報能否達到。以及俄兵能否前來。實難豫料。仰祈天恩。簡派大臣帶兵救援。以固根本。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明緒奏伊犂城圍緊急。懇迅速發兵一摺。明緒現因俄國貿易圈地為賊擾占。行文西悉畢爾衙門。暫借俄兵相助。亦是急則治標之意。尚屬可行。第道路遥遠。文報能否達到。俄兵能否前來。均未可定。況借力外邦。不可不慎。

近年蘇省勦賊。亦參用英法各國兵力。幸李鴻章尚能委曲聯絡。即如常勝一軍。雖係外國兵官教練。仍隸以中國兵勇。且由中國派員會同統帶。不以兵權委諸外國。是以所向有功。尚不致貽笑外國。左宗棠勦辦浙賊。於攻復甯紹等城。亦用此法。伊犂借助俄兵。若能藉生力軍猛勢之氣。以振我軍積餒之心。自可事半功倍。儻自強無策。惟鄰國之命是聽。無論未必有功。即使真能奏效。而主客勢殊。亦屬失計。明緒惟當以江浙辦法為準。慎始圖終。事事熟籌妥辦。若能保全伊犂。將附近各城克復。即以厚賞犒勞。亦所不惜。惟在明緒等採擬得宜。方為妥善。

癸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本年十一月初七日。

接據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內稱有英人一名布人三名在麻莊邨鄉搶拏民間雞隻等物與民人互鬬毆傷鄉民三人鄉人追至橫涇將該四人拏獲送赴稅卡卡官以無地方之責不肯收理鄉民復將四人縛送木瀆水該縣丞亦不肯收復令解送蘇州吳縣該縣亦不收管在蘇緊捆三日未解以致四人中二人殞命此次百姓所獲洋人原係匪徒但該處官員知有洋人被民所捆既不能按照條約第十八款時加保護又不能照第九款將不法之人送交領事官懲辦究其該犯等殞命之責實在官而不在民請將木瀆司縣丞吳縣知縣蘇州府知府分別懲辦等語

臣等當查該英布人四名入內地遊歷內止布人一名領有護照其餘皆係無照擅入復敢搶刦民物並砍傷民人覺命實屬不法地方官查知即應拏獲解送領事官懲治既據該使照會內稱百姓所獲洋人原係匪徒因給該使照覆以既係匪徒該領事官即不應發給執照至地方官是否知情不辦俟行文查明再辦等語該使後復於十八二十等日兩遞照會大意仍以該地方官未經照約送交領事官懲辦致洋人被捆殞命謂地方官為明知而不加保護係屬輕視條約各國因此懷疑請速設法稍解其惑等情臣等查此事前於九月間據江蘇巡撫李鴻章咨報

有案。業經該撫以鄉民追趕洋人。經過木瀆地方。該處縣丞。自必聞見。緣何不加理會。當再查明具辦。至此案該處鄉民死傷三人。該洋人亦因病斃死者二人。似可相抵等因。當經臣等咨會該撫。再飭蘇州府等覆加查訊辦理具報。今英國公使威妥瑪歷次照會。於搶物之洋人。直認為匪徒。於捆送之鄉民。亦強以為非是。該使臣於此案案情。尚無袒護諱飾情事。惟以該處地方官未經送交領事官為違背條約。再三爭辯。查此案當鄉民將洋人捆送經過木瀆之時。儻橫涇卡員及木瀆司縣丞稍為能事。當將該洋人收下。妥為解交上海道。轉交領事官懲辦。則與條約

相待。該使臣自無所藉口。乃卡員既不肯管。而縣丞亦不問問。互相推諉。不敢擔承。以致洋人極無理之事。反授以藉口狡辯之端。據此情形。是該員等平時於條約漠不經心。故臨事茫無主見。已可概見。今該使臣以各國因此懷疑。請設法稍解其惑。查所稱各國懷疑一言。自屬虛聲恫喝。但各處地方官於各國條約。平日既不講求。臨時又不細察。以致辦事時有錯誤。日久終為啟釁之端。臣等公同商酌。惟有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轉飭各該地方官。嗣後遇有外國人在中國地方犯法。無論由官府捕拏。由民間捆送。一經解到。即行按

約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中途止可拘禁不可陵虐平時
仍將各國條約細心檢閱以為臨事查照辦理之據並請
明降
諭旨一道俾各國聞知庶有以釋其疑而杜其口其外國遊歷執
照止准發給體面之人另由臣等照會各國使臣一體辦
理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各省地方官於中外交涉事
件按照條約辦理一摺據稱江蘇麻莊地方有英國人一名布
國人三名搶取鄉村物件與民人互鬬傷死鄉民三人被該處
民人將該洋人等拏獲縛送地方官辦理乃該地方官展轉推

誤。並不收理。以致延擱三日。該洋人等被捆致斃二人。已由該衙門咨行該省查辦等語。各直省地方。遇有洋人不持護照。擅入內地。及與民人爭鬬。或有不法情事。理應按照條約。將洋人送交領事官懲辦。此次麻莊地方互鬬一案。若如所奏。該地方官並不查照條約迅速辦理。致洋人被捆多日。遂至殞命。實屬非是。儻各省皆似此互相推諉。畏事不辦。尚復成何事體。著各直省督撫嚴飭該地方官。嗣後遇有外國人不持執照。擅入內地。及持有執照。而或有不法情事。抑或照內查有訛誤者。均著按照條約。拏交領事官懲辦。其或官府未及覺察。先由民間受害之家拏送者。一經解到。亦著按約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無

論由官府民間拏送。中途拘禁。不准陵虐。至中外一切交涉事件甚多。並著飭令該地方官平時將各國條約。悉心檢閱。不准視為具文。漠不關心。致臨時多所舛誤。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湖州府城為賊所占。該官雇募各國勇壯。會同圍攻。八月初三日。有英國一人莫爾賚。布國三人。出滬往湖克壯。除布國人西們一名。請有執照。其餘並無執照。十八日回滬。赴各領事官稟明。布人佛呢克已死。莫爾賚等身受重傷。經各領事官分送醫院。次日英人病重。錄明口供方死。布國總領事納。暨本國領事官備文申陳。江

蘇巡撫李派候補府一員。同署副領事官何。查該四人於八月初三日離滬往湖。在路風聞賊已出城他往。各國壯勇。即將裁撤。因聞宜興縣人有官員操練外國行陣。擬欲投往。隨處打刦棚口。初十日至麻莊鄉。布人西們。佛呢克二人上岸。搶拏民人雞隻等物。民人不服。毆傷西們甚重。布人隨連拉持刀。偕同英人莫爾費登岸往救。彼此極力互鬬。鄉民被傷三人。該四人奔至船上。將船駛去。鄉民追趕至離麻莊三里之橫涇。將四人拏獲。送赴管理稅卡官阮姓處。據該員云。專司收稅。並無地方之責。不能收理。鄉民復將四人送至團防局。該局派役二名。解赴木瀆司

縣丞處。木瀆司亦不肯身任其責。送赴蘇州吳縣。該縣亦不收管。該役留四人在船自去。四人手足併捆繩索。至第四日布人佛呢克發瘋身死。尚存三人。一人用牙將相近之人繩索咬斷。其人復將二人解放。十八日抵滬。查詢已畢。總領事官納。署副領事官阿。至蘇州見李撫台。據云本院亦經詢明。該管官因恐傷重殞命。未肯收理。吳縣未曾有人報知。無可處分。木瀆司縣丞。橫涇鄉民團防人役。尚可查辦。回滬後接到李撫台劄覆。已領事劄文。黏連新聞紙一張。民人稟呈各件。鈔錄貴親王查閱。查此案將橫涇人役民人懲辦。本大臣為不安。鄙見以為木瀆司縣丞。吳

縣知縣蘇州府知府均應分別懲辦戊午年定約第十八款內以英國民人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第九款專條內載英民如其無照照中或有訛誤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沿途止可拘禁不可陵虐等詞各國條約大旨相同此案四人中有三人無照四人均有不法情事搶奪拒捕竟將民人因傷致命民迫力鬬許久終得拴獲恐其力大掙脫設法牢拴以美爾費佛呢克兩人斃命指為百姓綑縛之故似非公允該犯被獲致斃因在蘇三日綑緊未解該處官憲知有洋人被擒既不照條約保護又不將不法之人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該犯等須命

之責。實在官而不在民。李撫台劉。亦中外各有傷亡。似屬可以相抵。本大臣未以為然。該洋人故意殺人。不能藉此謂該官無背約之處。鄙見木瀆司吳縣知縣蘇州府知府不能無咎。蘇州城大民稠。有洋人解省奇異之事。已歷一日夜之久。該官無所聞知。應無是理。府縣既知解到。置之不問。使該犯等覺命。以力與政。無以異也。若謂不知。有失察之處。若知可免失察。又貽害地方。使覺命是華人。該官亦不能免處分。覺命者又係洋人。不惟犯例。更屬違約。其罪更應加重。查佛呢克係布人。布國如何索償。本大臣不便與聞。至莫爾費係本國人。中國果專治該官之罪。止於

從輕賠償既往所最要者保其將來已領事新有函致閩蘇州府知府寄劄上海欲免條約一本通商各口來往人多上海為最者城距口數十里並無一本條約遠省府縣何得明晓府縣未悉約內時加保護之條遇有華外爭鬨事件洋人倚仗何人保護此次百姓所獲洋人原係匪徒該官未提訊兩造相驗若彼日百姓錯拏或誣良為匪該官能有辦法乎不知條約明文止知受傷甚重恐其身死故置之不論中國漢視游客並無保護之准嗣日非但游客有受損之處約內小節差池亦有愈難處置者矣近來外省累有違約事件各國懷疑以外省員約由

京師大臣無心親睦與和誼所關殊非淺鮮此案諒貴親王必請
旨交該省察訊覆奏非一日可定當未辦之先難免各國疑惑希設法以破疑團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為英人一名布人三名在木濟麻莊橫涇地方因搶民物彼此鬬毆互有傷亡一案以為地方官不加保護欲將各該地方官分別懲辦等因查此案洋人四名擅入內地強刦民間雜物並砍傷民人斃命業經英國繙譯官何並布國總領事納親往查驗屬實

又經江蘇巡撫派委員到該處細加訪詢。實係該洋人等擅入內地。搶刦鄉民雞物洋錢拒捕。搶傷鄉民三人。內死一人。經鄉民鳴鑼捆送。行至中途。該鄉民恐官追究受累。反為不美。遂聽洋人自去。並未報官。彼時各該地方官。並不知有此事。係屬實在情形。惟查英人一名。布人三名。共計四人。其布國人一名。雖領有護照。據稱係由滬前往湖州。該處並非由滬赴湖之路。其餘並無執照。責大臣來文。稱百姓所獲洋人。原係匪徒。誠為明見。查遊歷執照。祇應發給體面有身家之人。其布領事何以擅給匪徒。任聽到處逞兇。傷死鄉民。容本衙門另致布國大臣懲辦。至保護

二字。若係外國體面之人。不拘行至中國何處。各地方官不但時加保護。且倍深敬重。今貴大臣既云該洋人原係匪徒。來文謂中國地方官未經拏送領事官。即指為不能保護。查鄉民未將所捆之洋人送官。該地方官當時並未知有此事。是以無從拏送。即使事後得知。該洋人業已回滬。地方官亦礙難拏回送交。總之此案英人一名。係無護照擅入內地。夥同布人強奪民物。鄉民圍拏。又復拒捕。傷斃事主。實為違約犯法。應請貴大臣轉飭各口領事官。嗣後務須嚴禁本國人。慎毋不領護照。違約擅入內地。免致再有似此之事。至吳縣不肯收管之說。是否實有其事。本

將亦即行文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查辦俟查確覆到後再
行敘奏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接貴親王照覆英人莫爾賚等一案查捆送
該犯之役彼日送至木瀆次日送上蘇州四人在蘇四日
之久一人號命其餘三人勉强扎掙回滬所云中途聽其
自去應不謂然至於有無報官一節江蘇巡撫李曾向署
副領事啊面言該地方官知有此事恐其身死未敢收管
各官既已得知有無報明無關緊要貴親王又請轉飭各
口領事官嗣後務須嚴禁本國人慎毋不領護照違約擅

入內地等因。蘇浙兩省賊匪盤踞之處。內地各官。隨意招募洋人充勇相幫。上窗各口。領事官屢告地方官。不可任便招致。欲募英勇。必使先赴領事官處察覈。然後酌定。該地方官不按照辦理。以致所招洋勇。到處滋生事端。查英爾費等捆送木瀆。該縣丞何為置而不問。次日解蘇。李撫臺稱地方官知該犯等受傷。恐死致累。不敢收管。以致四人在蘇河面四日。一人當時斃命。一人逾日殞生。實屬蘇州木瀆府縣司等。既不能就近送交審辦。又不知保其不受陵虐。該官設若誤報。仍犯中國失察之例。外有重違條約明文。似此違例。加以買約。重加玩視人之恆受疾苦。甚

使外國疚心不安。於和局有礙。茲懲辦各該地方官。不能即行完結。各國必致懷疑。其可如何設法。捐破其惑。最為至要。來文並未提及。仍希貴親王速為酌議見覆。以便本大臣始得具摺奏聞。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會。本爵詳閱所稱內地各官。隨意招勇一節。查江浙招勇。乃係從前之事。自蘇杭克復以後。洋槍隊勇。止有裁撤之事。並無續招之事。此案該洋匪四人。擅入內地。搶奪傷人。係本年八月初十日。實在蘇杭克復之後。即使地方官招勇。皆託帶兵之洋官。會商領事

官辦理。該地方官從未任使招致。則隨意招募一事。自可保其必無。至此案該洋匪四名。責大臣以該地方官未經押送領事官。指為誤報。則犯失察之例。加以員約。重加以玩視人之恆受疾苦。則領事官任聽洋匪不領執照。或隨意發給執照。以致入內地。復搶物殺人。亦係玩視中國人命。不僅失察之咎。至來文所稱如何設法稍破其惑。酌議見覆。以便具奏等語。查此案未辦之先。本衙門已行文該省督撫。確切查明聲覆。俟查覆到日。自應照例辦理。一面由本衙門咨飭各省。凡遇有似此案件。務須細看條約。將該洋人拏獲後。照約送交領事官辦理。沿途祇可拘禁。不

得陵虐可也。

英國照覆

為再行照覆事。其爾費等在蘇拥死一事。昨准貴親王覆文等因。本大臣檢查京報。克復湖州在七月二十七日。而因該城初次圍攻。浙軍洋槍隊未能得手。該帶勇官到滬。任便續招洋人一二百名。當時即經領事官詳報在案。該人雖滬前往。係八月初旬。其時未知湖州克復。路上始得風聞。該人雖係犯法。究屬既經身受重傷。解到蘇州。李撫臺自言該官等皆知。四人受苦。各官置若不聞。泰西各國聞之。固視該犯等犯法可惡之極。其與玩視人命者。所差

較亦無多。來文所論。隨意發給執照。以及洋匪不領執照。搶殺華民。亦係該領事官玩視中國人命。如此比較。是否有合於理。無須辯論。總之此案來往數件所議各節。其中最要。是各國因此懷疑。請速設法稍破其惑。今准來文所稱。由本衙門咨飭各省等因。本大臣思僅有此舉。其餘懷疑一節。甚恐無所裨益。理合附陳。尚有餘意。姑容暫置勿庸深論。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因英國使臣卜魯士回國時。有金陵克復務求寄知之語。曾於本年克復金陵時。專函布知該使。茲於十二月初六日。據威妥瑪函稱。現在接到卜魯

士寄信。以聞知金陵克復。欣悅之至。屬威妥瑪代為轉達致賀等語。當經臣等泐覆一函。謝其遠寄賀。並福建前曾需用洋礮。該使允飭香港官准買。且不許高價等情。繕函交該使去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給英國卜魯士信函

昨接威大臣來函。內述貴大臣以中國克復金陵。屬為轉達致賀等因。日前貴大臣在中國時。常以中國軍務。極為關懷。現因克復金陵。復遠道寄信相賀。足徵始終關切。此後本王大臣仍當極力籌畫。埽盡餘氛。俾可長治久安。以

副雅懷。前接福州稅務司美理登來稟。以福建應用洋藥及各軍火等件。委該稅司前赴香港購辦。經貴大臣允飭香港官准買。且不許高價。祇照工本給發。遞想貴大臣篤念友邦。關愛情深。並此道謝。至貴大臣別後。威大臣接辦一切。均屬妥洽。各國住京大臣亦俱和好如舊。美國蒲大臣相交情誼日厚。貴大臣厚意。蒲大臣均為達到。計關愛注。並泐布聞。前於十月初一日奉布一函。內論輪船事宜。請威大臣代為繙譯轉遞。想經惠覽。現肅謝函。亦請威大臣繙譯代致。

丙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霖奏。前奉

諭旨。令將塔爾巴哈台本境繪畫全圖。貼說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存考覈等因。欽此。九月初七日。互換記約。奴才自應派員前往詳加履勘。惟適值烏嚕木齊一帶回匪肆擾。各路派兵防守偵探。又兼時交冬令。山河道路。多被雪封。若即委員前往履勘。誠恐不能週至。易致草率。合無懇恩天恩暫緩查辦。一俟春融積雪消化。奴才再行派員前往各處。詳加履勘。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錫霖奏。暫緩查辦分界。塔城分界事宜。著春融雪消時。即行派員前往各處。詳加履勘。務須堅守條約。格

外慎重。毋令夷人含混狡執。藉端侵占。一俟查勘明確時。即行
繪圖貼說呈覽。
戊子。兩廣總督毛鴻賓奏。據總稅務司赫德面稱。適見新
聞紙。言侍逆李侍賢現踞漳州。句串洋人。幫同襲取泉州。
進襲福州。約將海口通商地面讓給洋人。俟占踞福建各
城。再圖分股竄擾浙江江西。以圖北犯。此等謬妄無稽之
言。原不足據以為信。而各處流氓鬼子。希圖罔利。與為句
結。亦事所或有。應請
皇上飭下福州將軍及福建撫臣妥為防範。並飭總理衙門照會
各國住京公使。轉飭住紮閩省洋官及領事等。務各約束

商民人等。不令與賊匪句結。並防有接濟軍火等事。免至滋生他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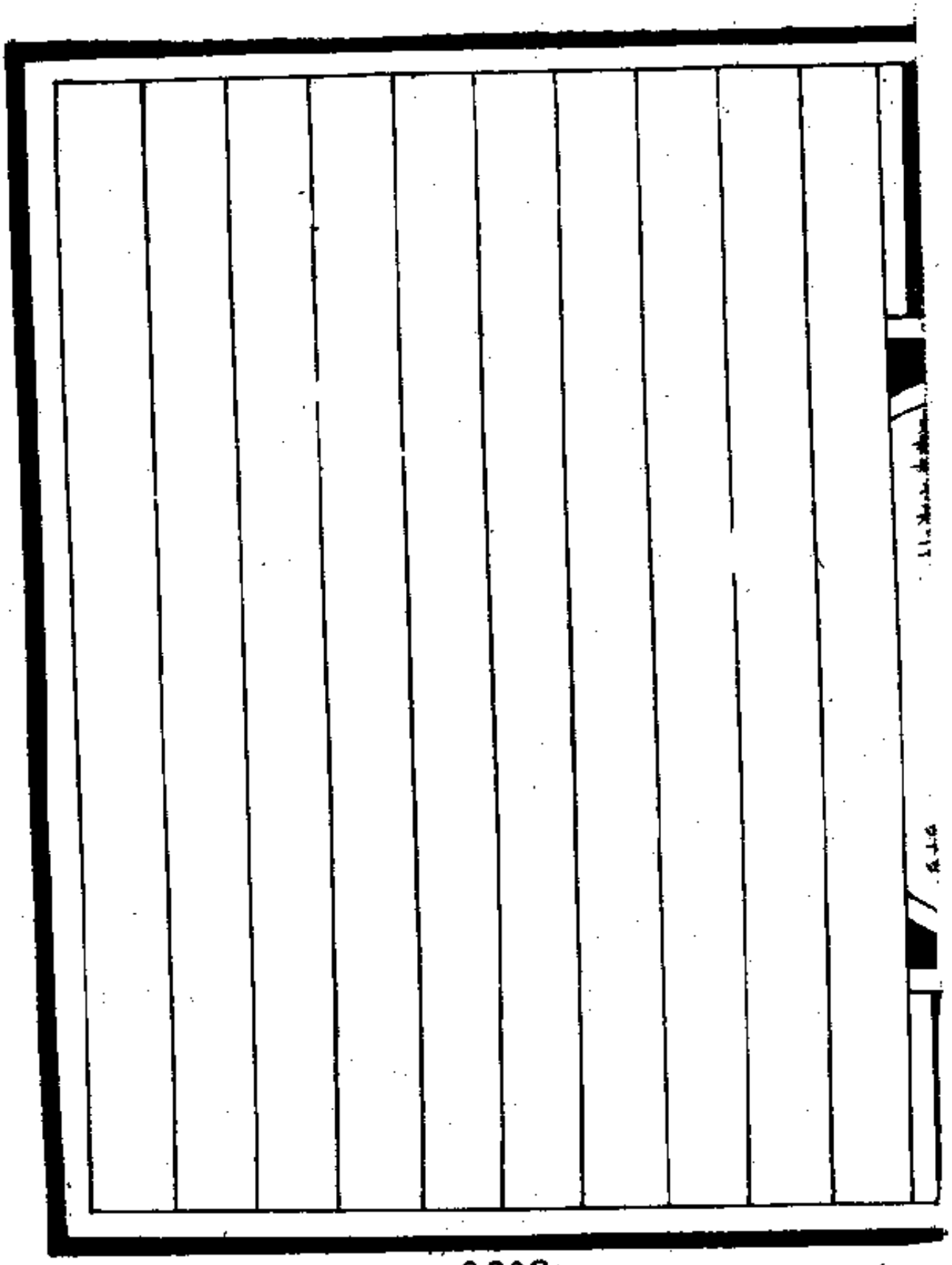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毛鴻賓等奏。據總稅司赫德面稱。適見新聞紙。言侍逆李侍賢現踞漳州。句串洋人。幫同襲取泉州。進襲福州。約將海口通商地面讓給洋人等語。原不足據以為信。而各處流氓鬼子。希圖句結罔利。亦事所或有。請飭福建防範。並飭總理衙門照會各國住京公使。轉飭住紮閩省洋官及領事官等。約束商民各等情。本日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妥籌辦理。著英桂徐宗幹嚴飭所屬。妥為稽查。如有外國流氓句結生事。拏交各國領事官從嚴懲辦。

辛卯。議政王等奏。竊查咸豐十年十一月間。前任軍機大
臣穆蔭等。面奉
文宗顯皇帝諭旨。所有
宣宗成皇帝實錄。及夷務本末。著飭各該處補鈔一分進呈等因。
欽此。當即行知內閣及方略館辦理。其時臣文祥留京辦
事。即日督同軍機章京。將夷務本末底本取到。查此書係
由綦修
宣宗成皇帝實錄時館臣編輯。隨同
宣宗成皇帝實錄進呈。其副本交方略館收藏。自道光十六年起。
至二十九年止。凡涉中外事件。纖悉畢載。最為詳備。經該

章京等捐貲繕寫。臣奕訢等復督飭趕繕。認真校對。現在一律補繕完竣。臣等覆加詳閱。尚無錯誤。共計八十卷。謹裝為八十册。合十六函。恭呈

御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



3008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三十一之三十二

3009

301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同治四年乙丑正月辛丑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麟興奏唐努烏梁海遊牧北與俄羅斯接壤適中之地原設有和呢音達巴哈克木格木齊克達巴哈沙賓達巴哈界牌每年春秋二季該俄國差派官兵數名遊轉一次事畢由烏梁海總管呈報轉咨庫倫大臣查照歷經辦理在案據總管呈報俄國去年未派弁兵遊轉和呢音達巴哈界牌今年應在和呢音達巴哈界牌會哨亦未前來等等除劄飭該總管添派官兵在彼常川守候並知會庫倫辦事大臣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戊申。護理浙江巡撫布政使蔣益澧奏。山陰縣革紳陳顒承等。革通洋人已賣米穀一案。臣親提研鞫。同治二年正月間。紹郡克復。所有賊遺米穀貨物。經前署甯紹台道張景渠。與府縣查看封禁。詎洋人德爾梅意欲據充功賞。山陰革紳陳顒承。因先在兵米局曾解洋營兵米。與通事人等熟識。隨往調停。時德爾梅索洋十萬圓。又外賞洋一萬圓。陳顒承即寫給憑票六紙。分作六箇月歸還。德爾梅又令管帶法國兵勇委員周世熊。蓋用戳記。陳顒承隨設局變賣米穀。將賣價解交洋人。並各項開銷外。短欠尚多。無

從措辦。欲請善後局彌補。經代理紹興府楊叔擇。業經前
兼署撫臣左宗棠飭善後局將欠文洋人之款。代為彌補
清楚。提陳顯承到衢州大營訊供。陳顯承旋在西安縣押
所病故。查陳顯承不奉地方官劄諭。輒敢與洋人私自說
合。包賣米穀。寫給憑票。難保無貪利營私情弊。本應從重
究詰。業已病故。應毋庸議。周世熊俟查提到日。另行擬結
御批。該部知道。
乙卯。伊犁將軍常清參贊大臣明緒奏。拏等前因回匪猖
獗。城圍緊急。西五城均被圍困。各路無兵可調。不得已行
文借調俄羅斯兵數千名。藉作聲援。竊計俄人明春因分

界之事前來。乘我之危。定必種種格外要求。彼時內憂外患。倉猝之際。何能兼顧。不如趁此回匪滋擾。藉調俄兵協勦。使彼知我修好和睦。並無外視之心。且可暗借俄兵之力。勦除逆匪。實為兩得其便。如俄兵果肯欣然前來。並無異議。即令其助勦。事竣後。奏請酬勞。若藉端格外爭地要求。貪得無厭。拏等則當殫竭血誠。儘力辯駁。相機辦理。儻竟逞兵肆虐。拏等亦惟有就其事之鉅細。斟酌於俄回之間。兩害相形。取其輕者。據實具奏請

旨。拏等斷不敢推諉卸責。致貽

朝廷之憂。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明緒奏。借調俄兵助勦。借調俄兵一節。亦是出於萬不得已。著遵照上年十二月十一日寄諭。酌量妥辦。不可稍涉大意。

丙辰。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臣於上年臘月二十七日。准福州將軍英桂咨開。二十二日。據廈門口稅務司休士申陳。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七夜。盤獲遞送逆信之陳金隴。即陳九里。解交興泉永道訊明正法。臣閱逆書。意在乞援外國。希圖以厚利動其心。以誘附籍其助。所錄陳金隴供詞。稱係永定南雷鄉人。咸豐元年。向看地至廣西。與洪秀泉李侍賢。胡以晄等。結為兄弟。同在廣西倡

亂。曾助各逆銀兩。旋即回家。本年九月間。李侍賢陷漳州。該犯即投入城中。說李侍賢須與鬼子和好。相機行事。由水路可達天津。李侍賢即寫密信。託該犯送去。走至洋樓前。見有洋人在旁。想遞此信。即被盤獲。臣查逆首李侍賢。當窘蹙之時。妄希句結外國。為通海地步。廈門稅務司休士於究出逆情後。即鈔稟申陳。實屬情殷報效。深明大義。應懇

皇上天恩。將廈門稅務司休士

嘉獎。飭令英桂須賞物件。以示優異。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左宗棠等奏廈門稅務司休士等盤獲逸
送逆信。句通洋人之陳金龍。即陳九里。已將該犯訊明正法。並
請將休士嘉樊等語。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辛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再上年九月間。美國公
使帶同該國文士丁韙良。來臣衙門。呈出萬國律例四卷。
請為改刻刊刻。當經臣等具奏在案。茲據丁韙良將是書
刊成。呈送臣衙門。並求作序以冠其首。又請將代為刪削
此書之章京陳欽等銜名。一併刊入。竟其意不過欲藉中
國之文物聲明。以誇耀於外國。臣等公同商酌。由臣董恂
作序一篇。並將該章京等名姓附列序內。送交丁韙良手

收。除俟此書印成。給通商口岸各存一部外。謹鈔錄臣董
恂所作序文。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萬國公法序文

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維時人氏宅人土。其詳弗可得
聞已。顧或疑史氏侈詞。不則通九州外數之。今九州外之
國林立矣。不有法以維之。其何以國。此丁建良教師萬國
公法之所由譯也。建良能華言。以是書就正。爰屬恩城陳
參。鄭州李常華。定遠方濬師。大竹毛鴻圖。刪校一過以歸

之。題良益好古多聞之士云。同治甲子冬十有二月。揚州

董恂序。

乙丑。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竊臣等前准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飭將川省重慶府城內崇因寺。即長

安寺。給與川東主教范若瑟。改建經堂。以抵償從前四處

經堂等因。當經劄飭本任川東道吳鎬。妥速遵辦。旋據吳

鎬具稟。忽有無知愚民。糾眾滋事。將天主教真原堂等處

打毀。臣等將吳鎬撤任。奏奉

諭旨在案。查崇因寺在重慶城內。地勢極為高敞。可以俯瞰全城。

遠瞭四境。前次賊匪滋擾時。紳民於寺內建修倉廒。存儲

軍火。作為川東三十六屬保甲團練總局。係屬渝城最要之區。吳鎬奉文。當即督飭紳民遵辦。紳民等因該寺先已作為川東全屬公所。無從改移。擬欲籌款另買閒曠處所。轉給修建經堂。眾議未定。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本任巴縣知縣張東墊復傳闔城紳士籌議撥給開。忽有各街無知之徒。輒集多人。找尋天主教士理論。互相爭鬧。將天主教所設真原堂傳經公所醫院學堂三處。門窗戶格。一並打毀。並損失什物銀兩。以致各街無業游民。乘機而起。將教民羅廣濟等各家。同時打壞。衣物亦多損失。維時人多勢眾。經吳鎬督同府縣會營帶領兵役。馳往彈壓驅逐。

當經拏獲但洪清等八人。餘均逃散。查驗習教人等。並未受傷。吳鎬稟經臣等將其撤參。檄委恆保署理篆務。恆保履任後。立即出示安撫良善。解散脅從。旋據教民羅廣濟等。呈控保甲局士張先昭等。並監生陳桂林等。有主使打鬧情事。並稱損失貨物錢財。共值三十餘萬兩。恆保親詣勘明各處被毀屬實。提訊拏獲之但洪清等。僅止隨聲附和。俱非主謀生事之人。其局士張先昭等。亦究明並無主使情事。一面督同府縣傳集紳民。曉以大義。並明諭天主教已奉

旨弛禁。該紳民與教民同鄉共井。允宜兩相和睦。各保身家。勿得

因此生嫌。藉為口實。該紳民等亦知大局攸關。且同處鄉里。願與教民和好。並願將打毀教堂等處。籌款賠償。而范若瑟亦函致張東望將以和睦於眾正在辦理間。范若瑟旋即進京。並赴各處傳教。遞之又久。始行回渝。經閬邑紳商士庶。與范若瑟當面議和。據紳商等成稱教堂等處被毀。實出於無知愚民。一朝逞忿。並無主使之人。所有被毀房屋。損失器物。甘願賠償。而范若瑟亦願讓出崇因寺以順輿情。當經眾商民議定。給與范若瑟暨各教民共銀十五萬兩。其銀在於紳商公存款內籌給。當先付范若瑟四萬兩。掣有收票。餘銀十一萬兩。分作四年付給。所有崇因

寺即長安寺。公同議明。既經讓出。仍作為川東團練總局。以期彼此相安。其合州等處天主堂四處原址。范若瑟亦俱請免查追。當即憑眾書立合同和約各二紙。公同畫押。各執二張存據。從此和議既定。彼此嫌怨俱釋。永敦和好。但洪清等僅止隨聲附和。並非首惡。據范若瑟懇求免究。以釋嫌怨。臣等查該寺早已作為川東三十六屬保甲團練總局。存儲軍火。係渝城最要之區。今若強令撥給。必致拂眾心而動公憤。該處紳民甘願籌給賠款。不願將該寺撥給。實因關繫地方起見。今范若瑟既知事非眾願。不要長安寺以與眾和。並合州等四處原址。一併請免查追。而

紳民甘願賠償銀十五萬兩。彼此嫌怨胥泯。永相和好。況銀係由於紳商陸續積存付給。既非庫項。又不派累民間。於事初無窒礙。且其被毀房屋。損失衣物。據稱值銀三十餘萬兩。雖無確數可稽。究竟所失亦屬不少。兼以重慶夔府涪合二州。舊有之原址。以及准給之長安寺。共係五處。今既一併讓出。其所償之數。又係由眾紳自相議定。合無

仰懇

天恩。推予就此議結。以順輿情。但洪清等八人。訊止隨聲附和。雖據范若瑟代懇免究。然亦未便竟置不議。但洪清等均擬枷號兩箇月。重責發落。本任巴縣知縣張秉堃未能豫為

防範彈壓。殊屬疏忽。第案既息結。應與訊無主使之局士張光昭等。均免置議。本任川東道吳鎬前經奏參。部議降級留任。欽奉

諭旨。准其抵銷。亦請免予再議。臣等仍隨時督飭各地方官。剴切晓諭。嗣後不得尋釁滋事。以期長久相安。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丙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由軍機處交出閩浙總督左宗棠等奏。厦門稅務司休士申報。盤獲遞送逆信之陳金龍。訊明正法。請將稅務司等獎勵等因。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陳全隴即陳九里。以積年漏網逆犯。仍敢挺身為首逆李侍賢代遞書信。遂結外國相助為援。洵屬覆載所不容。廈門稅務司休士以外國之人。乃能於究出逆情後。即將逆信錄稟申送。誠如該督等所奏。實屬深明大義。所請嘉獎之處。臣等公同商酌。應懇天恩。賞給一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柄。火鐮一把。即由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備齊。遞交左宗棠等轉交廈門稅務司休士祗領。以彰寵異。恭候命下。由臣衙門行知。欽遵辦理。

御批。休士著賞給一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柄。火鐮一把。即由李鴻章備齊。送交左宗棠轉交該稅務司祗領。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法兩國公使租定府第。原議每年各出租價銀一千兩。英國扣留租價二年。作為修理之費。法國修理。未經指定扣留租價年限。同治二年十二月間。前英國公使卜魯士送交臣衙門銀票一千兩。稱係自同治元年九月初十日起。至同治二年九月十九日止。按照英國月日計算。刪及一年租價。當經奏交內務府收存在案。茲自同治二年九月十九日起。至同治三年十月初二日止。按照英國月日計算。又屆一年。據英國公使威妥瑪於

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派員齎送一年房租現銀一千兩。經臣等派員照數兌收。仍立漢字洋字執照。由臣衙門畫押蓋印互存為據。並經知照內務府派員赴臣衙門將英國租銀一千兩。照原來平色查收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二月。壬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江蘇常勝軍。自同治二年戈登接帶以後。督同分管兵頭。教練勇丁。會合官軍攻城奪隘。所向有功。現在蘇省肅清。諸軍陸續凱撤。提督銜戈登景已疊沐

恩施。其餘在事外國弁目。助剿出力。自應一體給獎。用示

聖朝賞功懷遠之意。前據英國公使威妥瑪將軍同戈登暫仗各
洋弁。開單交由總理衙門知照、到臣。當經飭據蘇松太道
丁日昌。通商隨員候補知府應寶時。會同戈登及總統務
司赫德。悉心查覈。大致相符。並據英領事巴夏禮面稱。絡
譯官梅輝立等。與有功績。此外英國兵官陸國貴在上海
教練槍勇。亦著勤勞。由該道等開摺詳請獎勵前來。臣覆
覈無異。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分別獎賞。如蒙
俞允。即由臣劄飭蘇松太道。仿照天津金寶星及銀牌式樣。趕緊
製造。送交各領事分給佩帶。以示寵榮。

御批。著照所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甲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正月三十日。准軍機處鈔交成都將軍崇實等奏摺一件。奉

旨依議。該衙門知道。欽此。據原奏內稱。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飭將重慶府城內崇因寺。即長安寺。給予東主教范若瑟改建經堂。以抵償從前四處經堂等因。臣等因該使所稱。正須擇給一處。此外各處。皆可不問。並因貴州之案未結。不得不權示牢籠。是以附片具奏。嗣後該處無知愚民。糾眾打毀天主教堂。及奉教民人房產多處。二年秋間。范若瑟來京。隨同該國公使柏爾德密到臣衙門面訴毀搶

情形。大意謂奏

旨飭辦之件。崇實辦理失權。欲中國另派大臣。伊即隨同前往。又

謂該省紳民。懇伊和息。伊不甘心。若各官吏仍置不理。將

來恐不免釀起干戈。經臣等告以哥士耆從前所指崇因

寺。乃閒廢之寺。就知尚有高大銅佛像在內。不能因天主

教而毀佛教。並責以不應蒙蔽哥士耆。索給此寺。以致士

民不服。毀搶之釁。自彼而開。該教士理屈情虧。氣誠頓減。

該公使柏爾德窮在旁。亦知其無理。不為作主。苞若堅求

備文回川。善為了結。當由臣等函致成都將軍崇實屬其

就勢結案。茲據崇實等奏稱。已經渝城紳民。以鉅款賠償。

其崇因寺。范若瑟亦願讓出。業經憑眾書立合同和約各
執為據。並議明合州等處教堂。均免查追。應請
旨飭下崇實等。即將此次該處紳民與范若瑟所立合同和約。飭
令該地方細為查驗。照鈔一分。送交臣衙門備案。如日後
該國有藉口之事。臣等執以為據。辦理方有把握。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二月初二日。接准法國公使照會。內稱
江甯地方。早經肅清。此後須照續增條約第六款。將江甯
地方。安置埠頭。為通商之所。望行知江蘇巡撫轉飭地方
官。於本國總領事派員到日。務須幫同妥辦等因。臣等查

法國條約內載。議定將江南之江甯。准令通商。俟官兵將匪徒勦滅後。法國官員。方准本國人領執照前往通商等語。現在江甯雖經肅清。一切情形。臣等未能懸揣。惟該使既請租地通商。自應按照條約辦理。應俟

命下之日。臣等照覆法國公使查照。並行文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轉飭地方官。斟酌妥辦。總期於中外商民。兩無窒礙。以副

國家一視同仁之至意。再繕摺開。又據英國威妥瑪照會。請在江甯租地通商。與法國所請。情事相同。相應照錄照會。

一併進呈。

御批。依議。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近數月前。江甯肅清。此後須照本國在天津續增條約之第六款。將江甯地方。安置埠頭。為通商之所。雖通計現在貿易情形。不能遽見若何擴大。但為籌備將來事宜。今在該處擇定地址。本國商人。可隨時到彼居住。現在江甯城內外居民。尚多未回。免至後此別生事端。如漢口議辦租地。徒歷兩年之久。如別國欽差大臣亦同此辦法。亦可免彼此轇轕。本大臣即當飭知上海本國總領事。派員前赴江甯。察看沿河地方。擇取何處便於貿易。即將該地指定。並將地址四至丈量明白。按立界碑。議立暫執

合同字據。三年以內。如本國商人等尚未永租該地。其時中國或將該地全行收回。或隨收數段。法國或仍以該地付與中國。或定議換立永租合同。一切事宜。均照向來舊章辦理。如依所請。即望行文江蘇巡撫。轉飭該地方。於本國總領事派員到日。務須加意接待。幫同妥辦。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案查法國戊午年。定約第六款內載。其江甯俟官兵將匪徒勦滅後。大法國官員。方准本國人領執照前往通商等語。現在金陵收復。商局以早定租賃地基等事為妥。蓋各處向開通商口岸。因使民遷移故土。每致租價

難定。現時金陵府城內外。人民甚稠。趁此議定地址。庶免相爭。或換約各國。經理公同租地。免有不協。本大臣擬即劄行上海領事官已揀派委員。協同各國派出各官。前赴該處沿河地方。選擇通商適用之地。丈量其地可容洋行二三十座大小。作為英國租賃地基。設立租單。原應按約永遠租用。惟因係屬試辦通商。未定旺否。暫應輕價浮租三年為期。三年後無英商蓋行居住。

貴國或欲將地全收。或欲減半收用。先期數月通知商議。俟本國咨回。或皆允行。或按

貴國地丁之例。按地等第。分別計畝納租均可。本大臣尚未

准到本國咨屬。不便派領事前往。未設領事官以前。不准
英商賃用本國租地。為此照會。
辛巳。福州將軍英桂。福建巡撫徐宗幹奏。竊臣等於同治
四年正月十一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三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毛鴻賓等片內所稱。據總稅務司赫德面稱。通見新聞。侍逆
現踞漳州。句串洋人等因欽此。臣等自漳城失陷以後。即以該
處偏近海疆。誠恐外國洋人。有貪利接濟。暗中句結情事。
節經飭令帶兵文武及沿海地方各官。隨時查察。嚴為防
範。並行知住閩洋官。一體稽查拏辦。嗣據廈門稅務司休

士申陳。本關通事林鐵。盤獲侍逆李侍賢。所遣遞送逆信之陳金龍一名送案。審明正法。業經臣等咨明督臣。會同具奏在案。現復據興泉永道鄧廷楨稟稱。訪聞洋人惹隔孫。有與漳逆串通貿易情事。當經照會各國領事查辦。並諭通事林鐵。探查去後。茲准合眾國領事照覆。會同林鐵立傳惹隔孫到案。訊據供稱。被英人蒲浪誘騙到漳。圖買便宜貨物。曾與侍逆會欽。並無接濟軍火等供。復據蒲浪向領事反控惹隔孫。令伊赴漳作為通事。意欲陷害等情。經臣等劄行領事官嚴行懲辦在案。竊思外國流氓之串通。仍由內地奸民之勾引。泉州迫近漳境。所屬向多會匪。

海澨山陬。特為巢窟。節次查拏未盡。已疊飭道員張啟煊
添派候補知府程荣春會同泉郡文武。派撥兵勇。激勵團
丁。於邊境偏僻要隘。嚴密設防。查拏奸匪。以杜句結而免
疏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英桂。徐宗幹奏。飭禁洋人通賊一摺。前因
毛鴻賓奏。侍逆李侍賢有句串洋人之謀。諭令英桂等查拏。從
即將遮送逆信之陳金龍獲案。茲復據英桂等奏。訪聞洋人惹
隔孫有與漳逆串通貿易情事。訊據惹隔孫供稱。被英人蒲浪
誘騙到漳。曾與侍逆會飲。並無接濟軍火。而蒲浪又控稱係惹
隔孫令伊赴漳作為通事。供詞詭詐。顯係互相狡賴。著英桂等

劄行該國領事官務將實情訊出。嚴行懲辦。倘逆李侍賢等句串洋人。希圖竄逸。朝廷早經處及。故疊次諄諭該將軍督撫等嚴密查防。而洋人貪狡性成。惟利是視。若該逆等啗以重利。其句通貿易者。正恐不止惹隔孫一人。著英桂左宗棠徐宗幹一面多派弁兵。梭緝訪拏。一面行知各該國領事官講明信義。令其一體查禁。

署理廣東巡撫郭嵩燾奏。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接准統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尊弁楊保安由輪船遞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文和國條約一本。九月初六日。由兵部火寨遞到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着派郭嵩燾將上年與荷蘭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等因欽此。並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遞到換約禮節事宜各件。適接和國公使巴大臣照會。請訂互換日期。當經照覆。訂期九月二十日。在省城西關華林寺公所對閱互換。臣覆其鈔錄副本。並非原約。與互換之義未符。屬令取回原本。另行訂期辦理。一面函詢三口通商大臣。查明歷來辦理各國換約事宜。是否必須原本互換。抑果如巴大臣之言。聽從鈔錄別本通融互換。十一月十二日。接准崇厚函覆。當時議立條約。彼此蓋印畫押。議明一年後將所執原本互換。該公使現在所請。未合向章。應將奏到原本並繳

用和國君主國實爲餅方可換給等語。其立議正與臣向
碧大何文辯論之意相合。復經照會碧大何文去後。並於
二十日。接准回文。聲明已經遵照行文該國。請奏君主定
奪等語。謹附片陳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戌。伊犂將軍明緒奏。伊犂哈薩克聚衆搶掠。城外俄人
貿易圈地什物。亦被哈薩克搶掠。現在雖將存賸物件。代
爲護運入城。日後終難免其藉口。當萬分窘迫之際。偏值
意外之援。尤覺步步艱難。合並馳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奏。復陳防勦情形一摺。哈薩克聚衆

搶掠。並將俄人貿易園地什物搶去。事起倉卒。難保非逆回句結所致。現在哈薩克已否解散。著明緒查明具奏。俄國之兵。如能剋期前來。明緒當恪遵前旨。慎始圖終。事事熟籌妥辦。總期操縱得宜。毋貽後患。

己丑。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臣等辦理西洋換約事宜。曾將疊次與該使阿穆恩往來照會辯論各情。隨時具奏在案。自去年九月間。給與該使照覆去後。於本年正月十三日。復據阿穆恩寄到照會一件。投交臣崇厚衙門。當即拆閱。函致臣薛煥會商。查該使照會內稱。總以條約內澳門設官一節。其官

員所來之權。當接連下文。與各國領事官無異之句合著。中國止可照舊設立官員。不得照依舊權而行。並引條約第二款。謂在澳官權已在革除之內。嘵嘵置辯。臣等往返函商。以條約既有仍設官員之句。自當藉此再與辯論。以期得寸則寸。因設詞責其誤解。仍設之句。即是不以條約為重。使其不敢攖承。或可漸期轉圜。並使知中國所論。係照條約而行。以免該使藉口生釁。遂將照覆原案。彼此酌定。意見相同。因仍令會銜覆。由輪船遞至澳門。交該使阿穆恩收拆。

御批。該衙門知道。

大西洋照會

為照覆事。接貴大臣來文。內敘在澳照舊時官權設立之意。本大臣意謂不可行。同治元年七月。設立和約章程第二款。內載從前

大清國與大西洋國來往交涉。所有澳門各事一切舊章。自應革除。可見在澳官權。已在革除舊章之內。又據第二款內所定。將來只此為憑。彼此均應遵照等語。顯然將在澳所設之官權。惟照第九款所言。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一律辦理矣。據此發明清楚。貴大臣何故固執己意。已認第二款所言革除舊章。又言在澳舊官之權。不在革除之

內。其第九款載言仍設立官員駐澳。貴大臣以此仍字意思。就是可以照舊設立官員。貴大臣已知在澳設立之權。多年以前。已經歇斷。今中國既可再在澳設立舊有之官。但不能以其舊權而行。若使條款未曾解明。然此道理已是明也。且和約章程第九款。已經言定。事權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無異。不能另作異議。不即互換和約章程。誤解躭閣。致兩國數百年和好有傷。合行照覆。

給大西洋照覆

為照覆事。接貴大臣來文。引條約第二款。謂在澳官權。已在革除舊章之內。又引第九款。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一

體辦理。而於今恩仍設立官員駐劄澳門辦理通商事務之句。則置之不論。並謂該官權已經歇斷。不能以其舊權而行。又謂條約未曾解明。然此道理已是明也等語。貴大臣所言。不以仍設之句為重。是不以條約為重也。並云數百年和好有傷。可見貴大臣輕視條約仍設之句。是意在有傷和好。而不顧各國之公論也。總之中國與貴國所定條約。內載甚為明晰。本大臣等前文所云。應革除者自當革除。應仍舊者自當仍舊。條約內既分晰清楚。此乃的當不易之論。除此別無講解也。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

癸巳。福州將軍英桂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

奏。竊據興泉永道鄧廷楨稟稱。正月十八日。有洋人駕坐小艇板船三隻。隨潮駛過。差升經詢。不聽稽查。直入新橋賊卡。登岸入漳等因。當即照會英國領事官柏威林去後。迨至二十一日。該領事邀集廈門文武。面稱前次李侍賢遣人送信到廈。被洋關拏解地方官正法。其信內是何議論。不能知悉。是以親赴漳郡面會李侍賢。以後有信來往。不可攔阻。但有事自能知會。現帶長髮頭目一箇。在戰船官金順艙內。稍緩幾日。仍擬送伊回漳。官民欲戰港拏辦。必至開仗。至照會內小火板船三隻。係我駕坐入漳之船。不必再查。逆匪被勦窮蹙。句串洋人。計圖兔脫。前獲遮送

逆書陳金龍一名。審明正法。並查出與賊貿易之洋人惹
隔孫蒲浪二名。照會懲辦。此次住廈英國領事官柏威林。
入漳與侍逆見面。臣等當即飭諭福州口英國領事官有
雅芝。稅務司美里登。屬其寄信查問。據有雅芝等回稱。此
事柏威林實屬無禮。惟伊等係屬同官。權不能制。應由住
京公使將柏威林撤回等語。查各國住口領事官。原以約
束洋人。毋許滋事。今柏威林乃以前次為侍逆送信之犯。
被洋關拏解地方官正法。輒藉詞親赴賊巢。與侍逆會面。
經該道等再三婉勸。竟不聽受。反帶賊目藏在戰船。故違
和約。叵測情形。殊難懸度。除由臣等仍飭在事文武。嚴加

防範。妥籌辦理外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傳諭住京英國公使。迅將該領事官
柏威林撤換。以弭後患。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三月。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法國公使函稱
已接到本國覆文。願照中國辦法。將田興恕發往極邊充
軍。永不援赦等語。此案既經覆到。應即議結。伏查田興恕
任用匪人。多行狀政。當賊匪縱橫之時。並不出省勦賊。任
賊蹂躪地方。又面恭任性。與教士教民為難。致官紳紛紛
迎合。戕殺多命。追奉

旨飭赴四川。又日久耽延。並不迅速起程前往。種種謬妄。罪無可辭。既經勞崇光。張亮基。詳引律例。加減問擬。聲明遇恩減等。請將田興恕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張心培。謝祿齡。攬權怙勢。均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已革候選道繆煥章。妄撰救劫寶訓一書。刊刻傳播。已革貴東道前署貴陽府知府多文。語言妄誕。均屬糊塗荒謬。業經另案革職。仍請

旨永不敘用。救劫寶訓書板追繳銷毀。兵勇夏發發等。傳案枷杖完結。前署貴州撫臣韓超。於第二次接到和約。仍不張貼。

又於田興恕奏

旨赴川。屢瀆請留。實屬不曉事體。應請交部議處。何冠英業經病

故。趙國澍打仗陣亡。戴鹿芝亦經殉難。均毋庸議。至田興恕所居六硐橋公廨。已給予胡縛理作為經堂。被害教民應給卹賞等銀。亦經籌款撥給等語。臣等查該督等所擬田興恕等各罪名。均係比照例文。酌覈加減。應如所奏辦理。其原毀教民房屋物件。經該督等籌撥房屋銀兩賞卹。亦應如所奏辦理。惟事關刑名。應否仍交刑部覈議之處。伏候

聖裁。

訓示遵行。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從前毛鴻賓華祝三等奏參田興恕

各款。經四川總督駱秉章先後查覆。該革員担報軍情。信用劣員。妄事舉劾。肆行殘擾。拆毀民居起造府第。吸食洋藥。日事荒淫各情。均屬實有其事。茲勞崇光摺內查明情節。與駱秉章前次查覆大略相符。是該革員各種罪案。毫無疑義。查該革員由湖南練勇出身。蒙

朝廷特達之知。拔諸寒賤。不數年洊升提督。

授為欽差大臣。兼署貴州巡撫。

天恩高厚。迥異尋常。該革員被此

殊榮。應如何激發天良。捐糜圖報。乃自大任驟膺以後。輒敢意存自滿。置軍政於弁髦。任私人為牙爪。驕淫苛暴。紕謬多端。

似此辜
恩弱職。任性妄為。厥咎甚巨。即立置重典。亦屬情真罪當。毫無屈
抑。惟因該革員所犯各節。有殺害教民一案。牽涉在內。若
竟立加刑典。不為稍寬。在該革員雖屬罪所應得。而在外
國視之。似以曾任提督大員。為外國傳教人擬抵。於
國家體制。實屬關繫非輕。是以臣等於法國公使請辦抵償
之議。爭執數年。幾於舌敝脣焦。迄不肯稍涉遷就。一面將
田興恕奏請拏問。以緩其勢。一面剛柔互用。與之設法妥
商。今幸該公使就我範圍。遵依辦理。則既有以全
國體。又不致於廢

國法。似為兩全。惟此案情形。疊經臣衙門密行函致勞崇光
等減等議結。覈之毛鴻賓。華祝三。原糸。及駱秉章等查覆
各情節。未免情重法輕。但以維
國體而繫人心。不得不從寬辦理。此係臣等不得已之苦衷。
非敢故涉輕縱也。此案既經議結。應請
飭下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雲貴總督勞崇光。貴州巡
撫張亮基。於奉到
廷寄後。立將田興恕。張茂萱。帥張心培。謝葆齡等。即行起解。
不准稍事逗遛。以免日久耽延。別生枝節。致令已完之案。
轉成不了之局。並將各該員等起程日期。飛速奏報。是為

至要。

御批。知道了。

諭內閣。前因已革提督田興恕濫殺多命。並被參各款。降旨將田興恕革職拏問。交張亮基等秉公嚴訊。定擬罪名。嗣後勞崇光張亮基奏查明田興恕濫殺各款。並幕友張茂萱等劣蹟。分別定擬一摺。當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茲據奏稱田興恕等應得罪名。請即照勞崇光等所擬。分別議結等語。此案田興恕任用匪人。多行秕政。玩視軍務。又於無辜之傳教人文乃耳等濫行殺斃多命。尤屬殘暴任性。據勞崇光等奏稱應照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之例。從重定擬。仍將連次恭逢恩赦例

應減等議罪之處。聲明請旨。田興恕著即照勞崇光等所擬。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不准援免。並著迅速起解。毋任逗遛。革員張茂萱即張心培。謝葆齡。以幕友濫膺保舉。攬權怙勢。貽害地方。恣憑田興恕種種妄為。獲罪甚重。均著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已革道員繆煥章。前署貴陽府知府多文。於田興恕剛愎各情。曲為迎合。實屬荒謬。業經分案革職。均著永不敘用。前署貴州巡撫韓超。於田興恕奉旨赴川。屢次瀆奏請留。實屬不諳政體。著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勞崇光張亮基奏。審明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分別定擬一摺。當經諭令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議奏。茲據奏稱田興恕等應得罪名。請即照勞崇光等所擬議結等語。本日已明降諭旨。將田興恕發往新疆。不准援免。張茂萱即張心培等。分別定擬矣。田興恕種種妄為。貽誤軍事。實屬罪無可逭。即置之重典。亦所應得。惟因牽涉教民一案。恐其將來比例辦理。又多棘手。是以從寬問擬新疆。已屬法外施仁。若不即行起解。再令逗遛。必又多生枝節。田興恕現在是否羈禁秀山。抑已到省。著崇實駱秉章即行派委妥員。將該革員尅日起解。不得任其藉詞延宕。致干咎戾。張茂萱即張心培謝葆齡均著勞崇光等即行派員起解。並著崇實駱秉章等將該革員等起解日期。飛速奏報。不准稍涉稽延。餘著該督撫

等妥為辦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再軍機處交出閩浙總督左宗棠奏。任廈洋官。私交髮逆等因一摺。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伏查此案。先於本年二月二十二十四等日。臣衙門先後接准左宗棠。李鴻章等來文。與左宗棠此次原奏大指相同。查洋人私通賊匪。前經臣衙門照會各該住京公使。申約禁止在案。今廈門英國領事官柏威林。膽敢前往漳州。面見侍逆李侍賢。並私帶髮逆來船。又不許地方官截拏。並欲來往通信。竟是明目張膽。與逆匪

通。實堪痛恨。臣等業已據情照會英國使臣威妥瑪覆辦去後。茲於二十七日。接准威妥瑪照覆。以此案業已兩次劄行柏領事。各地方官設法禁止通賊濟賊。該使臣已諭該領事實心相幫。一面出示住廈英民。如有交通逆賊之事。應照逾格重罪例拏辦。而於柏領事通賊一節。則稱劄行覆明等因。照覆前來。臣等察該使臣之意。以該國領事通賊。甚為無顏。欲藉查覆為名。豫作掩飾地步。然此次該使臣既嚴劄該領事相幫禁止。嗣後無論其是否稍為做跡。臣等俟其查覆到日。再與辯論。分別准駁。仍請旨飭下福建督撫。妥為防範。隨時密察該領事行為。

御批。知道了。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閩浙總督一等伯左咨稱。正月內。據漳州鄉民稟。有英領事等三人。前赴漳州。面見侍道李侍賢之事。臨行該道排隊送出漳城三里餘。英領事即偕一夷道來廈。看伊火輪戰船。並據興泉永道稟稱。正月十八日未刻。有外國人駕小夾板船三隻。約有三十餘人。隨溯駛過。當即差弁詢問。均各不聽稽查。徑往碧樓河道升挂白旗。直入新橋賊卡。登岸入漳。又木屐汛港口。泊有外國大船一號。小船三隻。每船洋人十餘名。分駛內港。致附近居民。咸

懷疑懼等情。當經照會英國領事去後。迨二十一日己刻。英領事柏威林片請水師參將陳登三。現帶舟師陳允彩及職道偕往。柏領事面稱前次李侍賢遣人送信到廈。被洋官拏解地方官正法。其信內是何議論。不能知悉是以十八日親赴漳州。十九日六點鐘面會李侍賢。至九點鐘出城。以後李侍賢有信來往。不可攔阻。有事自能知會。儻再盤查。信不得到。必當復往漳城。現帶長毛頭目一箇。在戰船官金順艙內。稍緩幾日。仍擬送伊回漳。關官兵欲截港拏辦。如果要拏。則英國戰船官。必然開伏。至照會內小夾板船三隻。係我駕坐入漳之船。不必再查等語。咨請覈

辦前來。本爵相應將此情節。照會貴大臣覈辦。即希見覆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來文。以准到閩浙總督左咨稱。住劄廈門領事官柏前赴漳州。面見侍逆李侍賢。並偕髮逆來廈等情。查未接來文之先。已據本館繙譯官曾以見文大臣言及此事。本大臣已劄行復明去後。再准來文。文經復劄嚴飭。即以所有地方官隨勢設法。禁止通賊濟賊各等情。繳諭令該領事亦可實心相幫。此本大臣之意。轉達各該地方官知悉。一面出示住廈英民。內有交通賊逆之舉。

應照逾格重罪之專例。拏獲審辦可也。為此照會。

戊戌。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

咨稱。本大臣奉

命會同俄使。建立界牌鄂博。由科布多起程後。迤次應奏事件。及

與俄使互換記約時。不能不鈐用印信。以昭信守。第科布

多除參贊大臣印信外。僅有辦理糧餉關防及兵部蒙古

事務戳記。字樣較小。均難擬請攜帶。原擬具奏請領

欽差將軍明誼赴塔爾巴哈台時攜帶之關防。乃因烏里雅蘇台

立界大臣麟興前已奏准於今春出卡辦理立界事宜。請

領鈐用。但刻下約期在邇。籌維無策。惟有具情咨呈。或令

本大臣先行承領。以便鈐用。俟與俄使將科境應立界牌鄂博建畢。互換記約後。再交立界大臣麟興承領鈐用等因前來。查前經麟興奏請於會同俄使建立界牌鄂博時。請領前項關防。以便鈐用。奉

旨允准在案。今據科布多立界大臣廣鳳。亦請攜帶此項關防鈐用。伏思廣鳳應自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會同俄使將科境應立界牌鄂博建畢。至索果克卡倫。方能與該使互換記約。彼時麟興必當攜帶關防。先期在該卡守候。擬令廣鳳與俄使建立界牌鄂博畢。互換記約時。就近請用此項關防。以昭信守。所有該大臣自科布多起程後。逐次遇

有應奏事件。可於起程時酌最數目。鈐用科布多參贊大
臣印信空白紙張。以備逐次應用。
御批。知道了。
福州將軍英桂。福建巡撫徐宗幹奏。竊照皖浙敗匪。由江
粵竄入閩疆。籌備閩省軍餉。暨各援軍行糧軍火等項。視
歷年軍務。費用尤鉅。南臺洋商積存銀兩。曾經奏明暫行
貼息借用。至期皆如數還訖。嗣准部咨。欽奉
諭旨。嗣後餉需一切。務當妥為通籌。期於無弊。不得僅顧目前。率
行匯借。致啟弊混之漸。等因欽此。此次軍需倍蓰於前。各營待
餉孔亟。萬不得已。會商總辦釐局候補道區天民。南台口

委員鎮白旗協領長慶。並飭署福州府知府丁嘉瑋。約同
稅務司美里登。自十月至年底止。向各洋商先後分起共
借用番銀三十萬兩。議給貼息。均期歸償。不至別有弊混。
謹會同閩浙總督左宗棠合詞具奏。
御批。戶部知道。
丙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議
覆閩浙總督左宗棠等奏。廈門稅務司休士。盤獲遞送逆
信之陳金聲。訊明正法。請將稅務司等獎勵一指。同治四
年正月三十日。奉
旨。休士著賞給一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柄。火鐮一

把。即由李鴻章備齊。遞送左宗棠轉交該稅務司祗領等因欽
此。並函發天津所製寶星式樣前來。當飭據蘇松太道丁
日昌照造一兩四錢重中款珊瑚一等金功牌一面。並置
辦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柄。火鐮一把。配裝呈驗。所需價值。
即在洋稅項下撥實支銷。已由臣派員齎交左宗棠查收。
仍咨請恭宣
諭旨。領給該稅務司休士祗領。以示
恩獎。而昭寬異。
御批。知道了。
癸丑。兩廣總督毛鴻賓。署廣東巡撫郭嵩燾。前准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密函稱俄英各國。屢次欲於中國立銅線以通信息。開鐵路以利往來。節經照覆停止在案等因。臣等竊以為洋人居心叵測。於此可略見一斑。現在金陵克復。元惡就誅餘匪不息不滅。地方不息不平。惟英法各國暫雖相安無事。而其心恐猶未饜。即其恣恣猶未艾。臣等每與各國領事接晤。開誠布公。講信明義。遇有交涉事件。按照條約。可行者則推誠而直諾。不行者必據理以婉辭。其中用剛用柔。不亢不卑之致。殊費苦心。故年餘以來。彼此情義似尚相孚。儻倘

聖主威福。始終就我範圍。不至決裂。原可以弭禍於未萌。然而敵

國外患。實為謀國者之所當豫籌。未使以其利在通商。別無他志。遂存苟且玩忽之心。自古懷柔之道。不外恩信。第要求煩而恩易竭。恩竭則怨生。條約密而信易窮。信窮則嫌啟。是必有不可犯。不可勝。能制人而不制於人之實用。以畏其志而服其心。則夫恐懼修省。所以自強自勵之要道。誠不可不急講也。前接兩江督臣曾國藩密函。亦汲汲然商所以思患豫防之策。臣等前此請緩停釐金。茲復議教練兵勇。無非為整軍經武。防患未然起見。伏望

皇上密飭中外臣工。暨各省督撫。宜及時整飭紀綱。申明法度。節釐金以備儲峙。簡精銳以備干城。勿為姑息而苟安目前。

勿務粉飾而不思遠慮。庶幾收富國強兵之效。成安內攘外之休。以贊中興之盛。以永萬世之基。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御批。覽奏均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乙未。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奉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麟興奏。壽辦堆立界牌一摺。俟奴才到城後。與麟興等酌商妥籌等語。伏查換定記約。內載自沙賓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西南。順賽留格木山嶺。此一段係烏里雅蘇台應行立界起止之處。惟前伊犂將軍咨送到照繪舊存新疆圖內。所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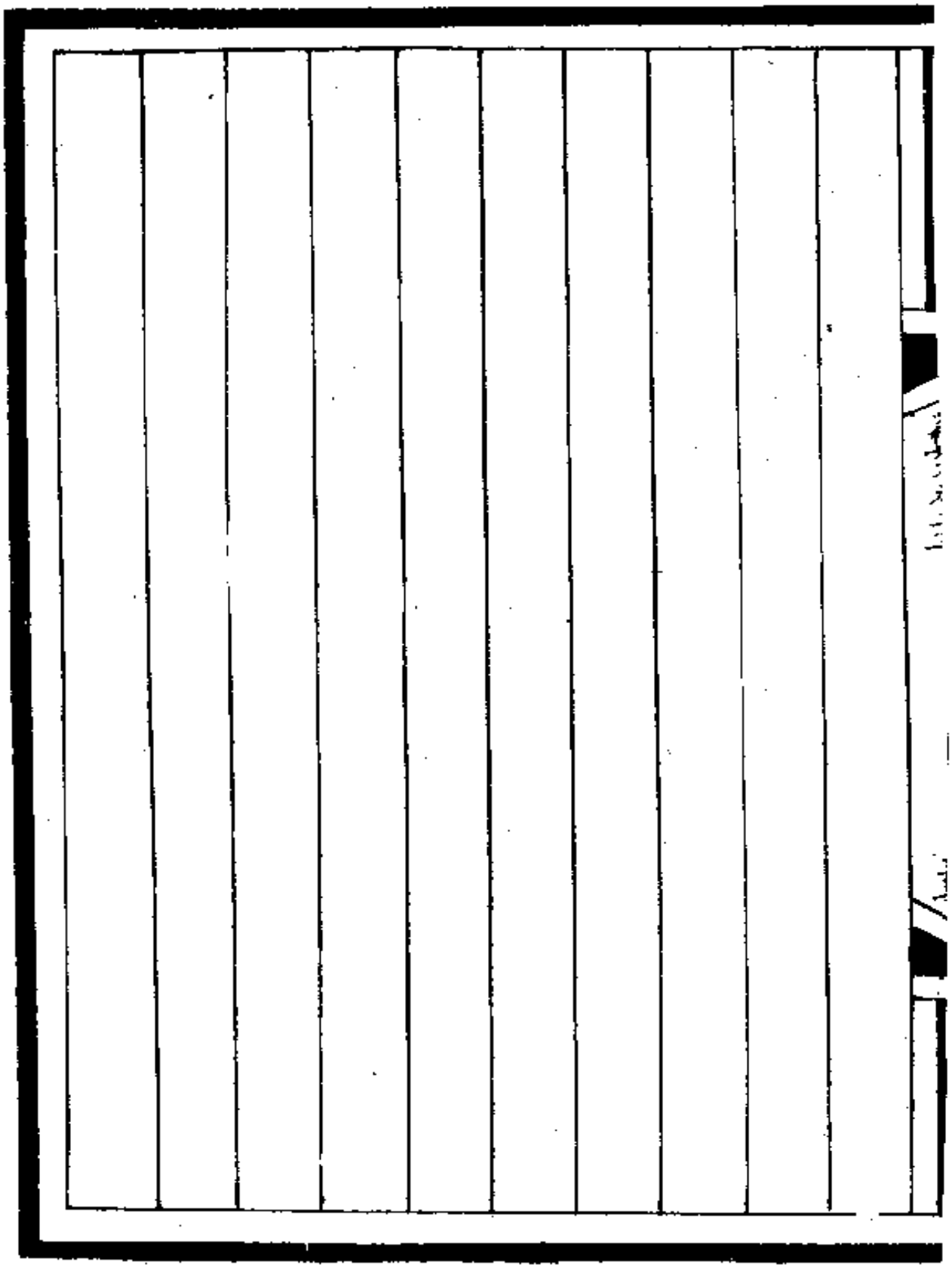
沙賓達巴哈界牌。係唐努烏梁海遊牧西北邊界。該界牌迤南。載有巴彥台噶字樣。查詢唐努烏梁海蒙古土語。呼山嶺即為台噶。自此巴彥台噶山迤南。又有唐努山。努前與俄使未經換約之先。因其前開議單。載有唐努鄂拉達巴哈地名。曾向詰問。據該使言稱所指之唐努鄂拉達巴哈。即係唐努山。亦經幫於換約定案摺內陳明在案。原以此兩處地名方向。悉心覈對。俄使新繪圖內。劃定自沙賓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達巴哈。此一段界址限道。尚在巴彥台噶山唐努山西邊末處。似與唐努烏梁海蒙古遊牧無礙。其賽留格木山嶺。

係在科布多所屬境內。自應先期會勘。以定畛域。擊與麟興已經差派即選知州委署主事岳嵩武。於二月二十五日起程。前赴科布多台。移咨該處大臣。於在事人員內酌派妥員。會同岳嵩武趕緊前往查勘。俟稟覆到日。再行詳覈辦理外。但恐立界大臣。止論薩彥山等處地名為無據。不知巴彥台噶山等處界限為可憑。拘執失措。關繫匪輕。當向立界大臣麟轡。執持俄使呈繪換約圖誌。及前准伊犂將軍咨送到照繪舊存新疆地圖。逐一詳細指明。該大臣亦了然於心。答云俟身臨其境。查明實與唐努烏梁海蒙古遊牧無礙。自宜審度輕重。酌定從違。相機辦理等語。

如此則疆域可定。記約可踐矣。再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原摺內開。茲既據麟興奏稱。罕達蓋圖卡倫等處立界。應由科布多大臣辦理。應令麟興商同科布多立界大臣襄辦。務應和衷商推。以期妥善。麟興自應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指襄辦。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同治四年乙丑四月己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由軍機處交出勘界大臣明誼具奏詳查烏里雅蘇台立界未盡事宜酌覈情形豫籌辦法一摺三月二十四日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欽此臣衙門詳覈明誼所奏將巴彥台噶即巴彥山唐努鄂拉達巴哈即唐努山名目指明以此兩處地名方向曾向俄使詰問又經悉心覈對俄使新圖劃定界址限道尚在巴彥山唐努山西邊未處與唐努烏梁海蒙古遊牧無礙等因臣等查該處界址既經

明誼與麟興將俄使圖誌。伊犂舊圖。逐一指明。了然於心。
自不致於分界時拘執失措。相應請
旨飭下該立界大臣麟興。即照明誼當面指明新舊圖誌所載界
限。並商同科布多立界大臣。和衷妥辦。俾疆域早定。以完
通案。再現在立界限期伊邇。回疆軍務未靖。如俄國未經
派員前來立界。不妨稍為守候。無庸催令前來。總期因時
制宜。以歸妥善。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具
奏。遵議設立同文館。挑選八旗學生。暫免外國人教習語

言文字。並傳漢教習訓課漢文。酌擬章程。內開漢教習月給薪水銀八兩。二年期滿。如有成效。無論舉貢班次。均奏請以知縣用。再留學二年。准以知縣分發省分。歸候補班補用等語。並聲明英文館已於五月開館。漢教習係徐樹琳充當。英文教習係色爾騰充當。將來見有教授俄法等國語言文字之人。中外教習。再行隨時酌增。分堂教授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嗣經覓得俄人柏替教習俄文。法人司默靈教習法文。並傳八旗教習楊亦銘。充俄文館漢教習。張旭升。充法文館漢教習。均於二年三月初六日到館。自到

館之日起。扣至本年三月初六日。二年期滿。該教習等在館課讀。朝夕無間。自應照章獎敘。均請以知縣用。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咨照吏部遵辦。仍照章將楊亦銘張旭升留學二年。以資教習。俟此二年續經期滿。查係始終不懈。即照章准其分發省分。歸候補班補用。以符定章。至英文館雖開館在先。因漢教習徐樹琳。於二年九月初二日告退。續傳曹佩珂到館。扣至本年九月。始滿二年。應俟屆期。再行辦理。

御批。着照所請。該部知道。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奏定章程。同文館學生。每屆三年。由

旨衙門堂官自行考試一次。分別優劣。獎敘革留等語。英文館於元年五月初間開館。扣至本年五月。三年期滿。自應照章屆時考試。分別等第升降。惟該館外國教習。屢次更換。學生功課。難免作輟。恐所學外國語言文字。未盡娴熟。且俄法文館。扣至明年三月。即行期滿。為時亦屬無幾。應請將英文館學生。展緩數月。俟俄法文館限期將滿時。一律考試。統行分別優劣。以示勸懲。

御批。依議。

壬申。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咨開。適准咨會派員前往會勘應立界牌之賽留格木山嶺。係

烏科二處何城境內。當飭索果克卡倫侍衛隆安等。將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察罕莽岱傳調來卡。報稱賽留格木山嶺。係在我們遊牧東南邊界。山嶺迤東。係唐努烏梁海遊牧。迤西係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由索果克卡倫起。約設四臺。可抵賽留格木山嶺。惟並無越往路徑。若自索果克卡倫起。共設六站。可抵博果素克大壩。如令我們兩旗操備此項臺站。我們遊牧內現有兩員俄羅斯官在彼巡查。向總管等諭以我們察漢軍令古畢爾納托爾前來時。你們兩旗安設臺站。若由南來將軍大人。不准安臺等語。本大臣如派員會同往勘。俄人疑我有窺伺之心。

或將委員拘去。抑或別生枝節。致俄人有所藉口。是以未敢遽行派員會同前往。並據奔前次派往會勘界址之委員岳嵩武。聲明各情。稟請覈辦前來。查換定記約。內載建立界牌鄂博時。擇其地方形勢建立。遇大山以山梁劃界。遇大河以河岸劃界。如遇橫山橫河。始載以新立界牌鄂博劃界。可見荒沙廣漠。重山峻嶺。原多人跡罕到之區。所以又云如有大嶺。行人不能越往。實難堆立之處。即以水流方向及山嶺為界等語。若如此細心講求原約。及定案章程。各城立界時。相度辦理。自有適從。不致茫無把握。至其所報賽留格木山嶺迤東。係唐努烏梁海遊牧。又稱俄

官不准伊等與我處安設臺站一節。察其所報。似應責成唐努烏梁海安設此臺。惟據該總管興達遜前已報明唐努烏梁海遊牧西南邊界。係在齊格木爾素台卡倫後邊。自博果素克大壩迤北。纔至該遊牧西界。似與該處邊界相離甚遠。若遽令其安臺。彼必以為辦理向隅。努等再四籌維。咨令科布多參贊大臣廣厚等。於該城在事人員內。酌派妥員。催令與努等前派委員岳嵩武。迅速前往索果克卡倫。會同該侍衛隆安。或於守卡蒙古員弁內。抑或有附近住牧之蒙古。查其熟悉該處地理者。務將由索果克卡倫以外。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博果素克大壩。可通路徑。

及此一段迤南迤東附近。均與何項蒙古遊牧連界。逐一確切詢明。趕緊稟覆。以憑覈辦。並由科布多大臣徑飭索果克卡倫侍衛隆安等。傳集齊察罕莽代。嚴切曉諭。該總管等既稱俄官在彼。不准伊等與南來差務安臺。而又云我處並無越往路徑。將來我國立界大臣不能前往。何能會同俄官建立界牌鄂博。及至約定月日。不能如期而至。是誰失信。令其據理向俄官透悉開導。仍令伊准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備辦臺站。儻其仍不肯從。務向俄官言明。令其嚴飭曉諭該屬下人等。若我處附近蒙古官兵。趕護駝馬羊隻。攜帶氈房等項。前往賽留格木一帶安設立界臺

站。俄國官兵及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等。萬不得尋釁滋擾。藉生事端。儻有仍似上年拘人搶物情事。即為該國背約。不顧依期立界。與我國無干各情。令該總管等遵即辦理切實稟報。由該卡侍衛迅速呈覽。至此段應設臺站。所需駝馬等項。諒該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等。必不應付。刻下立界約期在邇。若不即時籌備。必致臨期貽誤。現據庫存科城圖誌。以相距該處邊卡附近住牧蒙古較論。應責令杜爾伯特各旗。迅速備辦應需烏拉駝馬等項。趕緊前往接站。復查自索果克卡倫起。至博果素克大壩。建立界牌鄂博。按照換定記約內載。雖應由烏里雅蘇台立界大

臣會同俄使建立。然現已查明此段界址。係科布多所屬地面。似由烏科二城立界大臣會同俄使辦理。俾免蒙混侵占。且符記約所載。方能取信遠人。已飛咨科布多參贊大臣。逐一分別飭辦見覆。並劄飭前派委員岳嵩武。俟科布多派定委員。即速前往索果克卡倫。會同該侍衛將由該卡至博果素克大壩。可通路徑各情詢明後。如杜爾伯特各旗遵即前往接站。即行出卡。徑赴唐努烏梁海遊牧。督同該蒙古員弁。迅速勘查唐努鄂拉達巴哈薩彥山一帶界址。儻杜爾伯特各旗藉詞推延。不赴接站。趕緊稟報。以便酌辦。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

命辦理烏里雅蘇台立界一事。俄使到境時。必須語言交通。方能向其會辦。免致含混侵占。惟烏里雅蘇台不與俄國通商。向無通曉俄語之人。查塔爾巴哈台與庫倫二處。向與俄國辦理通商事件。必有認識俄文懂曉俄語之人。曾經奏才於本年正月間。行文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並咨行庫倫辦事大臣。揀選懂曉俄文俄語通事二三名。來烏聽候差遣。茲准庫倫辦事大臣咨稱。本處與俄國往返行文。均用清蒙文字。會商事件。亦用清蒙話語辦理。並不用俄文俄

語。向無懂曉俄文俄語通事。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
咨。塔城回民。於本年正月初一日變亂。塔城所調通事。亦
恐不能派送。伏思約期在邇。俄使到境。若無通事。語言不
能交通。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揀選通曉俄文俄語妥靠通事二三
名。迅速來烏。庶語言通達。不致為俄人所欺。實與立界事
宜有裨。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甲戌。福州將軍英桂。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
奏。住廈領事官柏威林。與漳城踞逆交通。查有海關稅司

美理登深明大義。遇事皆能出力。請往廈門委為查理。現在奏留辦理巡防局務之前任興泉永道曾憲德精明幹練。在任遇有中外交涉事件。俱能與往廈各國領事聯絡商辦。各領事均皆信服。臣等擬令該道同美稅司前往。與廈口稅司休吉設計籌辦。杜絕洋人與該逆往來接濟。或給以重賞。或許以優獎。使彼仍為我用。此時在廈各國官員。亦皆齊心協力。保衛商民。不至另生枝節。堪以上紓

聖廑。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英桂等又奏。再漳城踞逆。被官軍圍勦窮蹙。別無出路。業

經飛飭沿海水陸官兵。於各港口嚴密防範。以免匪艇句結入海。另派水師大員。總統巡防。據稅司美理登申陳英國有輪船一號。連礮位出售。價值番銀四萬圓。購買為中國總巡師船。較為捷便。臣等已飭通商委員候選道周立瀛。署福州府丁嘉璋。海關委員鑲白旗協領長慶等。會議交價。給予牌照。每月舵工水手人等口糧番銀二千圓。除遴派將官。撥配兵勇。議定章程。妥為籌備外。謹附片奏陳。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四年四月初九日。由軍機處交出勘界大臣明誼具奏。查明賽

留格木山嶺坐落界址。並俄人不准阿勒坦淖爾烏梁海
與我處安設臺站一摺。四月初八日。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此案於四月初五日。議
覆該大臣奏立界未盡事宜。豫籌辦法摺內。曾經請
旨飭下該立界大臣麟興。即照明誼當面指明新舊圖誌所載界
限。商同科布多立界大臣。和衷商辦。並聲明現在立界限
期伊邇。回疆軍務未靖。如俄國未經派員前來立界。不妨
稍為守候各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遵即咨行該大臣等。欽遵辦理在案。茲據該大臣明
誼奏稱。應與俄使會同立界之賽留格木山嶺。係卡外阿

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東南邊界。其由索果克卡倫以外
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博果素克大壩。可通路徑。及與何項
蒙古連界。已咨令廣鳳派員會同該大臣所派委員。迅即
查明等因。應如所奏。先將地址毗連段落查清。俟將來立
界時確有把握。不至受彼蒙混。其所稱俄人不准阿勒坦
淖爾烏梁海與我處安設臺站。一面派員與俄人開導。一
面責令卡內蒙古之杜爾伯特各旗。迅將應需烏拉駝馬
等項。趕緊備辦前往。自係因約期伊邇。不得不即時籌備。
但恐該杜爾伯特各旗藉詞推諉。不肯即行出卡。應由該
大臣設法妥為開導。並切實知照俄官。如蒙古官兵前往。

務宜妥為商辦。眞勿另生枝節。至所請索果克卡倫等處
建立界牌鄂博。應由烏科二城立界大臣會辦之處。既經
查明係科布多所屬。亦應如所奏。由烏科二城立界大臣
會辦。以昭慎重。相應請
旨飭下該立界大臣等。務須遵奉疊次
諭旨。和衷共濟。不得稍分畛域。並查照臣衙門前奏。如俄國現未
派員前來立界。不妨稍為守候。無庸催令前來。總期因時
制宜。以歸妥善。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麟興片奏。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揀派

妥靠通事二三名。隨同辦理立界等因。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欽此。查 五 衙門向未設有各國通事。其所設同文館內之俄文館學生。學習僅及二年。所學俱係單字單句之文。即或其中不無記憶較多之人。而於連貫成文反復辯論之用。諸生俱尚未臻此境。且年皆幼稚。未便率行派往。反致貽誤。關繫匪輕。查庫倫地方。與俄國往來行文。會商事件。多歷年所。既可均用清文清語。蒙古文蒙古語。彼此並無貽誤。該處立界。何難即照庫倫辦法。即以清文清語蒙古文蒙古語。與俄人會辦。況俄人西北邊界與中國行文。現在俱用清文蒙文。是俄國不少通曉

清文蒙文之人。並可由該立界大臣豫先行文該國邊界官。將來俄人前來立界。令其帶同通曉清文清語蒙文蒙語之人。前來會辦。相應請

旨飭下該立界大臣麟興。查照臣衙門所奏。妥籌辦理。不得因無通事。致有貽誤。

御批。依議。

福州將軍英桂。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據曾憲德稟報。振慶後往晤柏威林。多方開導。柏威林雖言近支飾。而亦頗生悔悟。當告以一體示禁洋人通賊。不准一船駛近賊營。違則開礮轟擊。柏威林亦允照辦。隨親赴

該國輪船。見水師官弁姓。帶有洋兵三百餘名。礮位二十七尊。聲勢頗壯。稽查亦密。中外各官。情意和悅。惟查漳南一帶。濱臨大海。即添調勇船。馳赴海澄石碼一帶巡查。並經美理登將帶往洋兵。安置車礮。在岸駐守。以資聯絡。二月二十八日。一小哨船挂帆而來。舟師追擊。生擒長髮賊謝應龍一名。洋人三名。接獲太平天國侍王李紅綱大旗一面。護照一張。洋槍五把。洋銀四百九十六圓。訊據謝應龍供稱。係廣東香港人。從賊已久。逆首李侍賢現與洋人句結。遣往上海。找尋逆酋。並購買大火輪船。圖至漳浦沿海為竄擾之計等語。其洋人三名。美理登並廈稅司休士

會訊。一名花耳。即手執印照者。一名僕低黎。一名為得勒。俱合眾國人。花耳供認前情。並稱李逆家眷。聞為洋將戈登留養上海。戈登回國。斷無將逆眷帶去之理。所執印照。係止准在江蘇游歷。僕低黎等僅認販買洋槍。不認買船之事。三月初五日夜。海門山港勇船。截獲濟賊匪船一隻。生擒洋人五名。一名木羅。係英國人。一名漢梨布夫。一名恆蠻加絨。一名黑冷律。亦皆布國人。一名不龍。係合眾國人。起獲洋槍銅帽等件。美理登休士會議。英國人即就近交廈門領事官。照例充軍。不准再履中國。其布國人同合眾國人。一併解赴上海道收訊。根究逆眷。並照會各國領

事究辦。查洋匪本應比照金陵通賊章程。立予懲辦。惟前

奉

上諭。飭江蘇撫臣查李侍賢眷屬下落。現獲花耳。既為李逆所用。必知逆眷蹤跡。自應解滬根究。上海合眾國西總領事照會住廈領事文內。亦以深惡此輩違犯和約。私通髮逆。屬其解滬懲辦。洋匪花耳等七名。業經解滬收審。應請

旨飭下江蘇撫臣。轉飭上海道徹底訊辦。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英桂等又奏。再查洋人有從廣東香港。販運軍火。至銅山附近地方上岸。接濟髮逆情事。先經辦理廈門稅務鎮紅

旗協領廣星訪聞。會商廈門稅司休士。幫辦巴德榮雅國二名通事。江蘇同知林鍼。派撥關哨巡船。馳往查拏。迨道員曾憲德。同福州稅司美理登抵廈。申明和約。與休士等悉心查辦。旋查英國火輪船名古董。先於二月初十日。在銅山水面之虎頭山澳停泊。經英國兵船這那士眼見可證。又洋關巡哨洋人米勒宅。同哨丁至銅山。該處民人向訴該古董輪船私載火藥洋槍登岸。聲言百姓如敢攔阻。立即開礮轟擊等語。復經英國兵船佛冷嗎見該船在現被賊踞之漳浦地方。搭載洋匪七八名往南而去。三月初二日。該船收泊廈口。當即將其扣留。照會英領事柏威林

訊問。該船主因指證確鑿。無可置辯。查英法第四十七條和約章程。如非通商口岸。洋船私往買賣。即將船隻入官等語。該古董輪船違約濟匪。應即照約入官。現將旗幟水手人等。一律更換。配用巡緝。見證這那士等。另行議給重賞。以示鼓勵。據協領廣碧道員曾憲德會稟前來。臣等伏查該逆句通洋人。接濟軍火。購買輪船。情形實為叵測。幸道員曾憲德馳赴廈門。會同福州稅司美理登廈門稅司休士與幫辦巴德榮雅國認真查辦。得以消患未萌。現據曾憲德稟稱。美理登欲行回省。休士欲行回國。當此稽查嚴緊之際。該稅司等辦理妥協。深明大義。自應令其在廈

會同查辦。以收全功。美理登並親赴漳州軍營。將車輪開花礮借撥助勦。並遣洋兵五十人。隨同高連陞各營出隊勦賊。尤屬傾心報效。信義堪嘉。均應仰懇

天恩。分別

獎賞。以示優異。廈門領事官柏威林。此次隨同查辦一切。尚知愧悟。可否量予

獎勵。俾免向隅。出自

聖裁。

御批。該衙門議奏。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查上年原練洋槍

礮隊京旗各營官兵。經神機營調回後。復添挑練營官兵。接續互相教練。原擬仍用外國武員教習。以當時頗之其人。即在已經練熟之官兵內。挑選心地明白。技藝精嫻之員弁。互相教習。迄今步伐尚稱整齊。而操縱分合各陣式。未能盡西洋兵法。查有住紮大沽礮臺之英國武員向得斯。素嫻兵法。督同護天津鎮總兵春霽。與該武員當面講求數次。人甚明白。堪以教練。擬用該武員作為統教。即令其挑選外國武弁數名。作為分教。並由南洋各海口時有匪蹤窺伺。而尤沽為北洋門戶。現在時交夏令。中外商船雲集。本年南省漕船。尤較往年增多。深恐奸宄溷跡。更

須加意嚴防。擬將洋槍礮各隊官兵。移紮大沽。不特就近可用外國武員教練。並可為海口重鎮。實於操防兩有裨益。業經函商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意見相同。現已飭令春霖督帶原練之天津通永兩鎮及大沽六營所挑之洋槍礮各隊官兵。於本月初九日。全數移紮大沽海口。該官兵原用之洋槍礮位。亦均攜帶前往。應給外國統教分教各員弁每月薪工銀兩。並官兵居住棚場地方。仍飭天津道李同文援照前次定章。分別支發。隨時彙案造報。現據稟報。該官兵業已到沽。即令外國武員句得斯等。逐日加意教練。務期精益求精。俾成勁旅。以勵操防而重海疆。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戌。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竊牛莊等處豆貨。請照約禁止外國夾板等船裝運。仍歸內地商船轉運。經臣奏奉

諭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旋准總理衙門咨覆。俟與英國公使議有章程。再行辦理。迄今數月。尚未知能否議准。而上海沙衛等船。資本虧折。停泊黃浦港者甚多。日久朽壞。生計竭蹶。於大局殊有關礙。本屬蘇省新漕。及採買米石。不及四十萬。沙船已不敷裝兌。若將來江浙全漕。同時海運。沙船日少。從何辦理。臣已於本年正月間出示曉諭。將該船等助餉捕盜及油豆餅各捐。一體酌減三成。以示體恤。而商情

困苦。滬市蕭條。仍復日甚一日。殊可危慮。茲據船號商王永盛等稟稱。近年商船虧本停泊。推原其故。一由於北口之油豆餅。被夾板船搶裝運出。貨少價昂。一由於商船本小者無整宗販運之貨。素悉奉天等處。雜糧米穀。出產最多。運本較輕。現在江浙雖已肅清。開墾荒田。尚未一律成熟。米糧騰貴。民食維艱。擬請以雜米穀與油豆餅並行販運。庶資本輕重。均可營生。沙船不致全停。民食更資接濟。惟奉天等處雜糧米穀。向不准華商販運。而洋商轉得裝運往來。獨占其利。伏查通商稅則。米穀雜糧。不拘內外土產。不分何處進口。皆不准運出外國。惟欲運往中華通商

別口。則照銅錢一律辦理等因。是米穀雜糧。既准外國商船裝運。中國商船。似可援照准辦。亦係此口運至彼口。與例相符。稟求奏請開禁。准令商等於奉天等省裝載雜糧米穀。與油豆餅並行販運等情。由江海關道丁日昌轉詳請奏前來。臣查奉天等處所產米穀。不准販運出口。係防奸商濟匪起見。該船商均係安分良民。可無慮有濟匪情事。況通商條約。米穀雜糧。既准洋商仿照銅錢之例。出具保結。請領執照。轉運通商別口。而內地商船。轉不准其出口。未免向隅。上海關稅。以沙船為大宗。近因沙船停泊。稅餉日絀。若早將登州牛莊兩處豆貨定議。按約專歸內地

商船轉運。並准將奉天等處糧食與油豆餅一律販運。則商船得有利益。各自踴躍開行無停朽之患。不惟稅捐可期起色。即每年海運漕糧。需用沙船。不致缺少。實於籌餉運漕。國計民生。均有裨益。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迅速覈覆准行。

御批。該衙門議奏。

庚寅。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據甚復門寨辦軍務道員曾憲德稟稱。三月二十二日。拏獲美國煙那兒香們夫板船一隻。交廈門稅司休士查明訊辦。是夜署

守備陳世榮陳世善仍帶輪船出巡二十三日駛至鎮海澳通事儘先把總吳世忠瞭見廣艇一幫先駛上一隻遇我輪船即圖攏岸奔避陳世榮吳世忠帶洋人二名跳躍過船陳世英率兵繼之搜看船中並無貨物止有洋槍六百三十桿洋硝五包火藥三桶鳴鐵二箱洋礮五尊剩刀二十把遂將舵工陳福結等十名西洋人一名並虎門廳所給往廣州雜貨船照二紙番文二紙一併解交曾憲德提訊據供西洋人一名西周我纖古即廣東澳門西洋人呼唵雇工呼唵現在澳門居住洋槍等件是從澳門落船販來售賣艇船係呼唵自置的等語比傳在廈西洋人質

認。皆言違禁貨物。應交西洋領事官照約究辦。當將西岡
我徼士暨舵工水手人等。俱發廈防廳分別看管。並將船
隻照例入官等情前來。臣等伏查洋人販運軍火。接濟夷
逆。曾疊次申明禁約。茲澳門洋人。尚敢家領虎門雜貨船
照。違約興販來閩。陳世榮等窺破。登將人船搶獲解
審。辦理尚屬認真。除飭將未獲廣艇趕緊究拏。一面咨兩
廣督臣廣東撫臣查照外。可否仰懇
天恩。將保升守備署水師前營守備陳世榮。守備陳世英。俱以都
司補用。把總吳世忠。以守備儘先補用。以示鼓勵。
御批。陳世榮等均著照所請獎勵。該衙門知道。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直東防務喫緊。劉長佑駐紮大名。兵力尚單。諭令崇厚統帶洋槍隊一千五百名。配齊軍械。即日馳赴畿南。與劉長佑會商防勦。並將天津防務。豫為籌畫。此起洋槍隊。崇厚統帶起程外。所有該處原練勇丁。即着崇厚飭令天津道李同文。隨時認真操練。務令技藝嫻熟。其天津防務。並着飭令該道員妥為籌辦。洋槍隊尚須添練。即着責成李同文。於天津蓋台兩鎮標內。認真選擇添練。以資防勦。天津住紮各國領事官。向與中國道員平行。如海口通商事務。有應咨行事件。即由李同文隨時咨行。其應行陳奏事宜。即由該道員呈明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轉行奏聞並著崇厚傳知該道員欽遵辦理

五月乙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四月十六日由軍機處交出福州將軍英桂等奏舟師緝獲通賊洋匪委員解滬訊辦等因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侍逆李侍賢眷屬臣衙門前接江蘇巡撫李鴻章咨稱上年克復溧陽後所獲侍逆之母姊均已身故其妻金氏係被擄之婦已遣回籍是李逆眷屬雖不在上海惟謝逆既有此語仍應由江蘇撫臣轉飭地方官隨時稽查辦理其洋人花耳等既據福建委員解赴上海道收訊應請

旨飭下上海通商大臣江蘇巡撫轉飭上海道。照會各該國領事。務將該洋匪花耳等。照各該國民人通賊之例治罪。以符條約而儆效尤。至侍道李侍賢竄踞漳城。勢已窮促。既據該匪等供稱。購買輪船。圖為竄颺之計。不可不益加防範

臣衙門接據閩浙總督左宗棠咨稱。現在廈門領事官與稅務司休士。美理登。均肯出力禁阻接濟賊匪。當此中外合力禦賊之時。應請

旨飭下福建將軍督撫等。仍嚴飭所屬。於各海口認真稽查。嚴密巡緝。毋使醜類得以乘隙遠颺。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由軍機處交出
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奉天等處雜糧米穀。請准內地商船。
與北洋豆貨並行販運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英國善後條約第五條。內載登州
牛莊兩口。豆石豆餅。英國商船。不准裝載出口。咸豐十一
年。英國公使卜魯士照會。商請開禁。臣等力持以為禁不
可開。曾與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往復函商。若萬不得
已。亦止可准其用內地沙船裝載。由此口運至彼口。照章
收稅。仍不准出洋。然尚未肯遽行照辦。一面仍向該公使
力為阻止。該使照會。始允豆石豆餅。照善後條約第五款

專條辦理。此事已作罷論。嗣因杭州甯波相繼失守。賊勢鴟張。並有製造兵船。潛謀入海之信。經江浙兩省紳士公呈。籲懇約外國助勦。內稱兩省羣黎。因在水深火熱之中。痛切剝膚。待拯情迫等因。復據原任刑部尚書趙光奏。以賊情詭譎。北竄宜防。並稱舉大事者不計小利。若能借彼外援。攻克江甯蘇杭三省。則海口各稅。不妨概予蠲除等語。適又接卜魯士照會。以豆貨解禁。則商民生意興旺。各該國無不協力保衛。彼時上海洋商信息。與該公使來往關通。卜魯士之復請開禁。正在江浙紳士請約外國助勦之時。因思洋人叵測。我若拒之過力。不獨不為我用。且難

係不轉而與賊潛通。又以助勦之議。衆論皆同。而趙光又有輕利之論。既欲資其協衛。防其通賊。不得不略爲寬大。以示羈縻。是以於同治元年正月間。奏明請暫開豆石之禁。以結其心而資其力。當經奉

旨允准。復與該使議定。層層收稅。豫留華商覓利地步。是臣等於請開豆禁之時。並未敢因趙光有海口各稅概予蠲除之言。竟置關稅商計於不問。嗣於是年六月。經李鴻章奏稱沿海居民。生計壅阻。或各口豆石生意。准外國商船貿易。專辦上海一口。歸內地商人運銷。經臣等給英國公使照會。與之駁辯。旋准英使照覆。以甯波乍浦之賊。未能備船

駁北。皆因本國水師禁止。正在多方相幫。貴國又欲復設前禁。未免有失機宜云云。並據威妥瑪面稱。現在英國撥兵在上海勦賊。餉無所出。商人恃此款以濟軍需。俟將來賊匪稍平。再行議辦等語。臣等因江南軍務。漸有端倪。恐執約力爭。又復多生枝節。擬俟江浙肅清。再與英使商辦。於二年十一月覆奏亦在案。上年九月。據李鴻章奏上海沙衛等船。資本虧折。船隻朽壞。生計竭蹶。請仍照約禁止豆石出洋等因。奉

旨。交臣衙門議奏。雖時臣等以金陵雖復。沿海未見肅清。彼尚以洋兵防守口岸。所需兵費不貲為詞。未便遽與議及。是以

先行咨覆李鴻章。俟議有定章。再行辦理。滿擬軍威既振。沿海蕩平可期。不料賊氛遠竄。而閩粵兩省。現又借彼聲援。揆度情形。實難再與籌議。是以至今尚未具摺覆奏。茲李鴻章諭知牛莊等處豆貨。業准洋商販運。以後能否挽回。殊無把握。請將奉天等處雜糧米石與豆油餅。一律歸內地商船販運。以為補救之計。並稱船商得利。稅捐可期起色。海運沙船不致缺少。於籌餉運漕。均有裨益。豆等公同商酌。該撫所請奉天等處雜糧米穀。准內地商船與豆石等一同販運一節。係為體恤商情。兼顧漕運起見。應如所奏辦理。

御批。依議。

丁酉。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四年四月三十日。奉

上諭。昨因直東防務喫緊。劉長佑駐紮大沽。兵力尚單。諭令崇厚

即日馳赴畿南。會商防勦等因。欽此。遵即傳知李同文。欽遵籌

辦。惟查天津蘆台兩鎮標兵丁。大半調防。現將該兩營所

存兵丁內。挑選年力精壯者五百名。飭令練習洋槍隊。並

即於現在調防之原練槍兵一千五百名內。抽選技藝嫻

熟官弁十數員。留津作為教練。新隊應須洋槍。再行呈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名發給。以資演練。應支月餉。現計

大沽協存營官兵及蓋國勇並新挑洋槍隊各餉軍月需三四千兩擬仍飭令長蘆運使克明會同該道員籌款辦理俾得分任其事以專責成至海口通商事務現即遵旨飭令李同文分別遵辦原派代拆代行之候補知府周家勳仍飭隨同該道妥為辦理以期仰慰

宸廑

御批該衙門知道

崇厚又奏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稱據英法兩國公使照會均稱大沽海口礮臺屯住之外國官兵行將撤回等語屬令孝孫為妥籌以便臨期修葺布置等因曾於

四月二十四日。帶同護天津鎮春霖。候補知府周家勳。暨大沽協副將張東鐸。前赴大沽海口。履勘南北兩岸礮臺。面見英法兩國帶兵營總。該營總等列隊相迎。並同弁周歷礮臺。詳細察看。其英國兵所住之南岸礮臺三座。基址規模。雖未損壞。其礮棚全行拆毀。周圍濠牆。大半淤塞坍塌。兵房亦不過十存二三。惟原築海河一帶礮洞兵房。現為該兵屯居。尚未全行毀壞。其北岸法國兵所住之礮臺兩座。礮棚全行拆毀外。其餘兵房礮洞。尚存十之五六。較南岸礮臺工程稍簡。該二國帶兵官員。均云現聞該國有信。擬令夏秋之交。將兵撤回。言之有據。弁擬俟該國撤兵

交還礮臺時。再將如何修築。安設礮位。並分兵駐守各情形。再為詳細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

諭軍機大臣等。許彭壽。潘祖蔭奏。請飭江蘇巡撫解落地開花礮。並揀諳悉製造火器之員。由輪船北上一摺。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遞崇厚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函。內稱現帶洋槍隊赴景州。技藝陣勢。尚稱嫻熟。以之戰守。可望得力。現善破賊之方。惟外國所製之開花礮。尤為制勝。開戈登助勦時。所練洋槍隊。上海尚有千名。請飭江蘇巡撫查明調派。戈登雖去。仍可邀外國

人幫同統領等語。現在賊勢鴟張。如其銳意北犯。以未經行陣之戰兵。當飄忽無常之悍寇。辦理毫無把握。疊經諭令李鴻章派隊北來。諒已認真籌辦。著即查明戈登所練洋槍各隊。尚有若干。酌量派撥。迅即由輪船赴津。並將落地開花礮。多為籌備。一併由輪船帶來。其帶隊洋人。應否酌派數員。隨同內地將弁管帶。如令其前來。必須妥籌章程。覈定餉項。以免臨時藉口。事後要挾等弊。丁日昌能否令其北上。如該員不能離滬。即另派妥員。帶領熟諳製造火器之匠役數人。趕緊前來。該撫一面籌畫調派。一面奏聞。無稍延緩。至崇厚信函所稱。英國營總句得斯願意隨征。因畿南距津較遠。該營總現管理海口礮臺。須奉

有該國公使諭派。方可前往等情。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相機辦理矣。該營總既情殷報效。崇厚不妨令其赴營。隨時教練。如須外國幫同帶隊員弁。亦可令其酌帶若干。從前吉必勳。為奏隨征威縣等處。曾經立功。得邀懋賞。崇厚當仿照從前成案辦理。並傳知該營總等。恪遵營規。隨同防勦。俟直東一律肅清。定加實賞。至應如何籠絡鈐制之處。該侍郎自應權宜辦理。

侍郎崇厚信函

敬肅者。五月初二日。崇厚由津啓程。途次接奏員來稟。鈔保陳二鎮信函。備述曹州賊匪光悍各情。此股賊匪。馬多

於步。沿途擄槍。馬匹精强。得以逞其衝突。我軍馬隊。轉戰千餘里。晝夜奔馳。人馬之力皆竭。以致一遇賊騎。往往潰敗。此時即添調馬隊。非特緩不濟急。且以未經行陣之騎兵。當飄忽無常之悍寇。難期有益。行軍之要。不得不審已之長。以破敵之短。崇厚現帶之洋槍隊官兵。技藝陣勢。尚皆嫻熟。以之戰守。可望得力。惟皆係步隊。難於追勦。現籌破賊之方。惟恃礮火利器。所帶礮車十輛。礮位本不甚多。雖皆靈便有準。究不如外國人所製之開花礮。尤為制勝。崇厚前聞外國人談及英國總兵戈登前在浙江助勦時。所練之洋槍各隊。現存上海者約計尚有一千名。均皆技

藝嫻熟。若得將此隊由上海調來。並攜帶開花火礮。來北助戰。較之添調別處官兵。既屬迅速。且與洋槍各隊。亦可聯絡一氣。可否請

旨轉飭江蘇李撫軍。查明戈登所練之洋槍隊。實存上海。尚有若干名。能否飭調北來。如其可以飭調。則由輪船北上。最為妥速。不過五月杪即可到津。應由李撫軍籌撥一切。戈登雖去。仍可邀外國人幫同統領。多帶上海丁道所製之開花火礮。此項洋槍隊如果到津。既可助後路聲威。更可壯前敵氣勢。崇厚因未知所存確數。能否飭調。是以未敢遽行入奏。而揆度賊勢。自僧邸失利後。日益鴟張。畿疆重地。

防範宜嚴。必須厚集兵力。多添利器。方為謀出萬全。戈登練存洋槍隊。如果北來。經費即宜寬為籌備。聞總稅司赫德不日來京。伊於南洋各口稅務。極為熟悉。仰祈就近詢問。南洋何口可以籌撥協餉。以濟要需。早為籌畫。再英國營總句得斯前經奏明教練洋槍隊。此次調隊啟行時。伊願意隨征。諄諄與委員言及。因畿南一帶。距津較遠。該營總現管理海口礮臺。須本有該國公使論派。方可前往。當以好言復之。告以聽信。日下不敷軍火。已託句得斯代辦。如得渠帶隊。於行軍尤為得力。擬請轉致英國威使。可否飭令句得斯來營帶隊。並酌帶外國弁兵若干名。商定

後即請飛飭天津李道查照二年正月間吉必勒為奏赴
威縣大營成案妥為備辦派員護送來營是為至要
科布多參贊大臣廣厚幫辦大臣奎昌奏分別事宜遷移
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一節密調該蒙古總管莽岱等
帶一二從人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科詢訪兩旗人
丁內除前被俄人取去手印外其餘真心內附者尚有若
干戶務須確實聲明以便內徙莽岱等言阿勒坦淖爾烏
梁海兩旗人丁均係本總管等之舊屬同受
聖恩患難相恤今斷難兩離致受俄人欺陵懇祈全行准入卡內
住牧莽等思現有俄官在彼稽查此項人眾擇堅心內附

者數十戶移於卡內。尚不知俄人有無爭論。如將該兩旗人丁。全行移於卡內。不獨無安置七八百戶之地面。且與換約不符。俄人必以收納降人。藉口尋釁。復向該總管等開導。若令爾等全行進卡住牧。俄人前既有將爾等牲畜財物全行奪去之語。儻俄人照依前言辦理。爾等即無生計。卡內由各旗讓出地面。豈能有水草茂盛之區。何若仍在卡外照舊住牧。從前俄人擾害。在分界以前。是其脅服之計。現已議定。所有被俄國分去地面舊住人丁。隨地歸為俄國者。務令安居故土各守舊業。不致一夫失所。諒立界後斷不致仍前擾害。該總管等遂云。既事出無法。止可

仍在卡外住牧。斧等隨令該莽岱等起程出卡回牧。再查此項蒙古。按年於二三月內來科。呈進貢皮一次。其人丁今既隨地歸為俄國。且俄人前有不准與科城呈進皮張之語。今春二月間。諭總管莽岱等。現當界牌未立之際所有應進貢皮。暫停呈進。俟立界後如何酌定。再為劄飭遵行。至應往卡外驅逐阿勒台烏梁海遊牧內潛居之哈薩克一節。此項潛居之哈薩克。自去年十二月以後。肆行搶竊烏梁海牲畜。及劫奪本烏梁海尋打貢皮弁兵之馬匹什物。係因西路遇回變亂。連陷數城。奪輜

伊等之塔城。亦有不靖之事。故而膽敢如此。刻下若派員往逐。必致釀成事端。應暫行展緩驅逐。一俟西路軍務稍鬆。塔城平靖時。仍由塔爾巴哈台揀派妥員。帶領哈薩克公阿濟。努等亦派曉事員弁均赴烏梁海遊牧哈薩克潛居之地。會同相度時勢。分別驅逐撫輯。方期於事有濟。

諭軍機大臣等。廣鳳。奎昌奏。籌辦內遷舊服蒙古。並驅逐卡內潛居哈薩克。酌量時勢。權宜辦理一摺。科布多所屬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地方。現已照依議單。被俄人分去。前經諭令明誼等。如該蒙古部落中有真心內附者。亟應擇地移於卡內住牧。茲據廣鳳等。詢據該蒙古總管莽岱等聲稱。阿勒坦淖爾烏

梁海兩旗人丁。均係舊屬。懇准全行移入卡內住牧。廣鳳等以此項蒙古人數眾多。若全令移於卡內。不獨難於擇地安置。且與互換信約不符。恐該俄夷以收納降人。藉口尋釁。復向該總管剴切開導。該總管及兩旗人丁。現均允從仍在卡外住牧。並令將應進貢皮。暫行停止。係因豫防邊患。隨時制宜。均著照所擬妥為辦理。其阿勒台烏梁海遊牧內潛居之哈薩克人等。現有搶刦牲畜各情。勢殊狡悍。著廣鳳奎昌選派弁兵。嚴密防範。毋任滋生事端。並著洛明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一俟西路軍務稍鬆。即行揀派妥員。帶領哈薩克公阿濟會同廣鳳等所派曉事員弁。前赴阿勒台烏梁海遊牧地方。籌度時勢。將此項潛

居之哈薩克等。分別驅逐撫輯。以靖邊圉。此次內遷舊服蒙古。外逐潛居哈薩克。因與大局窒礙。姑照所擬權宜辦理。嗣後有無別項情節。仍着廣鳳等隨時稽查奏聞。

廣鳳等又奏。伏查前准分界將軍明誼等咨到與俄使換約完案奏稟內云。俄使許以回國後。補畫圖誌二分。准於年前送至塔城。將俄使現今繪就圖誌。存留塔爾巴哈台一俟年前將補畫圖誌二分送到時。即由錫霖飭令司員。照依現存圖內地名。添寫清楚。徑行分送伊犂。科布多各一分。以便該兩城立界大臣。執持前赴各本境。會同俄使按照分定限道。建立界牌鄂博等語。現今約期在邇。未見

將前項圖誌送到。查前經奴才差派赴塔。聽候分界將軍明誼差委之即選直隸州知州阿克敦佈。於去冬差竣回科時稟稱。於定案後向俄使雜哈勞婉言。會議時所執草小圖誌一紙。希給與本委員。以便回科銷差。經俄使雜哈勞允諾。阿克敦佈將攜到前項圖誌。呈請查覈。詳詢兩國分界大臣會議時。即係執持此圖為憑。其換約時互換之圖誌。亦係與此圖內所畫分界限道。覈對相同。奴才廣鳳如於起程時。俄使補畫圖誌。仍不能送到。即攜帶此圖赴卡。候俄使前來。會同按照分定限道。建立科境界牌鄂博。

御批。知道了。

廣鳳又奏。兩國立界大臣訂准日期。建立界牌鄂博。係在本年五月初間。奔廣鳳應立界址起止之處。係自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至索果克卡倫止。而應與奔會同立界之俄使。係先赴阿嚕沁達蘭。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建立路境界牌鄂博。計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之期。當在閏五月內。奔擬於五月十五日前後。即由科布多起程。馳赴該卡守候。惟途次應行應奏事件。及與俄使互換記約。不能不鈐用印信。擬請將軍明誼赴塔攜帶之關防。以便鈐用。咨呈將軍明誼酌辦。當經該將軍具奏。前經立界大臣麟興奏。請領前項關防。奉

旨允准在案。科布多立界大臣廣鳳。將科境應立界牌建畢。至索
果克卡倫。彼時麟興必當攜帶關防。先期在該卡守候廣
鳳就近請用此次關防。以昭信守。遂次應行應奏事件。酌
覈數目。鈐用科布多參贊大臣印信空白紙張。奏明在案。
伏查鈐用空白紙張一節。儻有與俄國應行照會。若有筆
誤應宜刪改之處。即不能鈐蓋印信。恐致俄人生疑。奔請
領本處辦理糧餉事務關防。以便遂次鈐用。以昭信守所
有應帶司員兵丁。如隨帶過多。反滋俄使疑慮。且現值庫
款維艱。擬於起程時。由存營弁兵內。揀選十數員名。飭令
該弁兵遂次倍加勤奮。即可藉數立界委用。稍節糜費。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前任駐藏大臣滿慶。幫辦大臣恩慶奏。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准達賴喇嘛咨。據江孜值班戴琳稟。據帕克里營官遞到哲孟雄部長來稟。拔楞已將布魯克巴所屬甲昔地方占奪。布魯克巴擬即備兵追取甲昔。又有駐紮聶結地方薩海托。遞藏中書信一封。因係外國書信。不敢違犯欽定章程。當即退回。故未遞藏。是以鈔錄各信。及所擬暗為防範事宜。咨請覈覆。奴才等查拔楞與布魯克巴搆兵。本無干於西藏。但哲孟雄布魯克巴。皆為西藏南方屏障。設或事出意外。藏屬邊界人民。竟成束手待斃。爰准如擬。即以派兵

赴瞻對為名。責成江孜戴璹。並附近邊界各營官。及時調集土兵。認真操練。庶內可以固藩籬。外可以免疑忌。迨咨令飭辦後。又據布魯克巴頭目終薩遶洛稟報。拔楞又奪去布屬巴桑卡。及棟桑等處地方。亦經達賴喇嘛鈔送原稟。及所擬覆信底稿前來。前行覆覆。而布魯克巴掌教沙布噶。又專差來藏。與達賴喇嘛呈稟。並嘎廈等處信。又云兩家交戰。彼此各多傷亡兵目情形。並求唐古特於兵目財帛三項內。須幫助一項。以好堵禦拔楞。且拔楞頭目面言。要借路赴藏通商。亦將原來稟信。及覆信稟咨請覆奪。復經奏等詳細指示妥辦各在案。伏思拔楞即英國。既與

我
國和好。而唐古特番眾。又不願彼國之人。至藏貿易傳教。今
據哲孟雄。布魯克巴。同稱該國必欲借布魯克巴道路赴
藏。虛實雖未立判。究非尋常蠻觸相爭。可以置之不理。飭
唐古特照前擬妥為防範。仍密探情形。隨時稟報。以憑轉
奏。
諭軍機大臣等。滿慶等奏。拨楞聲言借路赴藏。與布魯克巴構兵。
現籌辦理情形一摺。拨楞欲假道布魯克巴。赴藏貿易傳教。巴
將布屬之甲黃巴桑卡。棟桑等處地方占奪。兩家交戰。各多傷
亡。雖係蠻觸相爭。惟哲孟雄。布魯克巴。皆為西藏南方屏蔽。布

魯克巴既有與披楞構兵之事。藏屬邊防。必須豫籌布置。滿慶等已責成江孜戴璿並附近邊界各營官。以派兵赴瞻對為名。調集土兵操練。即著認真訓練。嚴密布防。不可稍涉張皇。致動外夷猜忌。其布魯克巴欲求唐古特於兵目財帛三項內。幫助一項。以禦披楞。及披楞頭目稟稱。欲借路赴藏各情。亦經滿慶等詳細指示達賴喇嘛妥辦。究係如何辦理之處。陳奏殊未清晰。披楞即係英國。雖與中國相安。而唐古特番眾。又不願彼國之人。至藏貿易傳教。是巴屬求助。披楞赴藏。兩事均屬窒礙。該大臣等務須細心斟酌。妥籌至善。即將辦理之法。備細奏聞。景紋久已有旨飭令赴藏任事。如已抵藏。即著與滿慶恩慶會商

安辦○

辛亥○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署廣東巡撫郭嵩燾

奏○竊上年官軍克復江南○逆黨李侍賢○汪海洋等○擁眾竄

擾福建汀漳各屬○偪伺粵疆○臣等念沿海近邊香港澳門

等處○向稱逋逃淵藪○早慮奸商匿匪○私運洋槍火藥洋米

洋布○接濟汀漳踞賊○派員嚴密輪查○聞有佛森王侯玉田

交通洋盜○盤踞香港○專辦閩賊接濟○據記名總兵補用副

將陳擇輔稟稱○有東莞人陳鎮傑○曾販貨行至福山江口

被侯逆擄劫逃出○情願充線前赴香港認拏○當經臣等會

商英國領事羅伯遜○並照會香港公使碼沙○密飭署廣州

協中軍都司保應熊。偕同陳擇輔等。挾線往捕。入值香港商民梁志兆。為侯逆夥黨。在洋面劫去貨共計贓數萬。正與理論。洋官等因會同保應熊等。將該逆細縛。押解到省。據供本名侯管勝。年三一七歲。嘉應州人。咸豐二年投入賊營。隨同攻陷全陵。充偽水師主將。管帶礮船四五萬人。節次抗拒官軍。加封偽森王。號六千歲。上年官軍克復金陵。潛由上海逃至香港。在上環地方開設金成泰店。假生意為名。私運軍火糧食。接濟漳賊。隨時窺探官軍。為漳賊耳目等供。臣等伏查侯管勝逆封偽王。情罪本重。研訊植立不跪。情詞悖逆。為逆黨中之凶渠。審明後恭請

王命。凌遲處死。以伸
國憲而快人心。至英國領事羅伯遜。事事委曲商議。顧全大
局。洵為可嘉。香港公使碼沙。政務司末士嘩。於商辦此案。
亦深惡該逆擅海行劫情形。撥兵看守。旋將該逆拏交解
省。均屬深明大義。應懇
天恩。給予嘉獎。
御批。該衙門議奏。
甲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四月十五日。
由軍機處交出福州將軍英桂等具奏。廈門稅務司休士
等。隨同文武各官。盤獲接濟賊匪之古董輪船。請分別獎

勵附片一件。本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同治元年。英國領事麥華陀等。幫同

克復江蘇嘉定縣城。經撫臣李鴻章奏。請由臣衙門照會

該國公使。轉達本國。給予議敘。又同治二年。英國領事吉

必勳。隨同署直隸總督崇厚。赴直助勦受傷。經臣衙門奏

請給予功牌。本年正月。廈門稅務司休士。幫同盤獲逆首

陳金龍。又經臣衙門奏請給予功牌荷包火鐮等件各在

案。茲據該將軍等奏。請獎勵稅司休士。美理登等。以昭激

勸。臣等公同商酌。廈門稅務司休士。本年二月。業經頒給

功牌等件。現在僅止幫同查辦會訊洋匪。應由該將軍等

傳

旨嘉獎。並暫行存記。俟續有勞績。再行奏請獎勵。至美理登親赴軍營。撥借洋兵炸礮。隨同勦賊。尤為出力。擬請賞給頭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把。火鐮一把。並加賞綢緞數卷。一併由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備齎。遞交英桂等。轉飭福州稅務司美理登祗領。以昭寵異。至該稅司等辦理妥洽。應如該將軍所奏。仍令在廈會同辦事。藉資得力。其廈門領事柏威林。雖先經與侍遞往來。尚知自改前非。隨同查辦濟賊洋匪。既據該將軍等請予獎勵。俾免向隅。臣等擬照英國領事麥華陀在江蘇出力成案。照會該

國公使轉達本國給予獎敘

御批依議

乙卯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派常鎮道潘鼎新統領淮勇十營內有開花礮隊一營由滬航海赴津馳奏在案此次許彭壽等請飭解開花礮與臣所籌不謀而合並據崇厚奏請調派戈登舊隊仍可邀同外國人幫同統領等語查從前中國將弁於洋槍開花礮未請施放不得不用洋弁管帶本屬一時權宜挾制要求既不能免牢籠駕馭亦未易言總須主兵者兵力自強方能操縱由我用彼而不為彼所制尚在我稍有把握即不必假以重權江蘇之常勝

軍。原係外國人幫同統領。波瀾迭出。糜費滋多。且與洋人交涉各事。均受牽制。嗣戈登去後。所存洋槍隊千人。以余在榜袁九皋。兩副將分帶。而統於潘鼎新。其接手之兵官哲貝。止予以教練虛名。俾約束各兵頭。不准干預營事。故兩年以來。巴夏禮雖局外數數饒舌。哲貝等尚恪守規條。潘鼎新所部。另有開花礮隊一營。上年攻拔嚴舍湖州等處。迭著成效。復逐漸添置礮具。朝夕操練。已臻純熟。該營向募有漢人隨營教習。由該道節制調撥。糧餉均有定章。不至藉口要挾。自無庸另派管帶。其余在榜所帶洋槍隊五百餘人。袁九皋所帶三百餘人。連餘丁計共一千餘名。

即係戈登舊部。駐紮青浦之鳳凰山。巴夏禮以人數太少。屢請增添。臣力持不允。亦以潘鼎新全軍分駐松江塘橋。本有輪換教練之議。今潘軍既經北調。該處僅存此營。戈登巴夏禮原議以此專防上海。若再抽調。不足以饗服外人之望。臣飛飭丁日昌體察情形。一面豫籌募補。一面妥商巴夏禮等。如可將余在榜一營。交潘鼎新統帶北去。兵力較厚。余在榜同該營兵勇。已熟悉洋人槍礮火箭用法。亦毋須洋弁管帶前往。致難鈐束。惟此項弁勇。因牽涉洋人。向須按月發餉。不能絲毫拖欠。若調令出省遠戰。勢難由滬接濟。臣前已將潘鼎新月餉。請由直東分濟。即邀

俞允。各該省未知能否照辦。若再加以洋人所練槍隊一營。正恐
撥款難靠。必致誤事。應請
豫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逐細籌畫。知照遵辦。丁日昌
到滬年餘。情形愈熟。聲望日孚。刻值臣軍四出援勦各路。
糧餉子藥。轉運接濟。根本多在滬上。以及雇備潘鼎新赴
津輪船。籌補鳳凰山教練勇額。購辦外洋軍火。在在關繫
緊要。全賴丁日昌督率籌辦。方無貽誤。萬不能離滬北上。
其所設上海製造礮局。向由該員經理。潘鼎新此行。約攜
帶大小開花礮子一萬餘顆。蘇滬各局。存儲尚多。仍可隨
後運濟北路。縱有大戰事。足供施放。臣嘗與洋弁討論火

器。稔知巨礮攻城劫營最利。而用子最多。至平原曠野。行陣自隨。止須十二磅及九磅六磅。此礮及田雞礮較為輕靈。又若不能及遠。以之驚亂賊騎。虛張聲威。自可制勝惟陸路轉運費力。究不若水路之進退自如。則用亦必不能多。臣仍飭潘鼎新到直東後。察酌情形。稟商崇厚等。如應設局製造。即妥議章程。再由臣飭商丁日昌酌派該局熟練之員。帶領匠役器具。由輪船赴津。開局鑄造炸彈。以資應用。容俟籌商定議。再行覆奏。頃據丁日昌稟稱。天津輪船雇價。比前赴廈門較貴。匆遽之間。洋商居奇。未能定雇多隻。臣仍督催籌辦。俟稍就緒。即駛赴金陵。接署督篆。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運解開花礮赴津。擬派洋槍隊伍北上等情。落地開花礮。為行軍利器。李鴻章已派潘鼎新統領淮勇。並開花礮隊北上。著該撫飭令迅速由海航海赴津。現當直東軍務吃緊之時。所有輪船雇價。自難過與較值。總以多行定雇。速行開駛北來為要。其礮子解津以後。如須由陸路載運東省。津門現有演習之礮車。可期載用輕便。不致運掉維艱。著李鴻章即將需用礮子。多解赴津。以備施放。並著派令熟練委員。帶領匠役器具。由輪船一併赴津。開局鑄造炸彈。以利攻擊。天津現有新練洋槍隊一千五百名。調赴直東一帶防堵。足敷應用。蘇省洋槍隊止有千名。僅敷本地之用。即著仍留青浦。毋庸調

赴直隸。管帶洋槍隊之副將余在樓。袁九皋二員。亦著毋庸再調。

李鴻章又奏。再美國人白齊文。前因管帶常勝軍。不遵調遣。並敢毆官劫餉。經臣奏明。奉

旨革去三品頂帶。聽候查辦。詎白齊文於革退後。私自赴京。求英美兩國公使。冀得復用。事既不成。遂投蘇城髮逆。購濟軍火。槍奪輪船。拒敵官軍。嗣屢敗衂。為賊所棄。戈登復代求悔罪投誠。免其深究。又經美國公使及領事官。議明抑令回美。永不准再來中國。上年五月間。聞其潛至甯波。欲往金陵投賊。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覆美公使。轉飭李

辦。並由臣劉飭上海各國領事。通行各地方營卡。一併緝拏在案。茲據署福建陸路提督郭松林咨稱。該管教習洋人司端里。向與白齊文熟識。四月十九日。在廈門海口。瞥見白齊文與英國人克令。在司古那船上。詢係白齊文欲往漳州投賊。知司端里在蘇軍營中。央請相送。許給謝儀洋銀四百圓。司端里偽為應允。白齊文等坐小船至漳州十餘里鎮門河下暫住。司端里即至廈門稅務司處報信。適代理稅務司巴德令先已接得臺灣關訪聞白齊文來廈投漳之信。正派幫辦揭謨及扞手二名。在外密詢。遂同將白齊文克令鎖解郭松林營中。委員訊據供認投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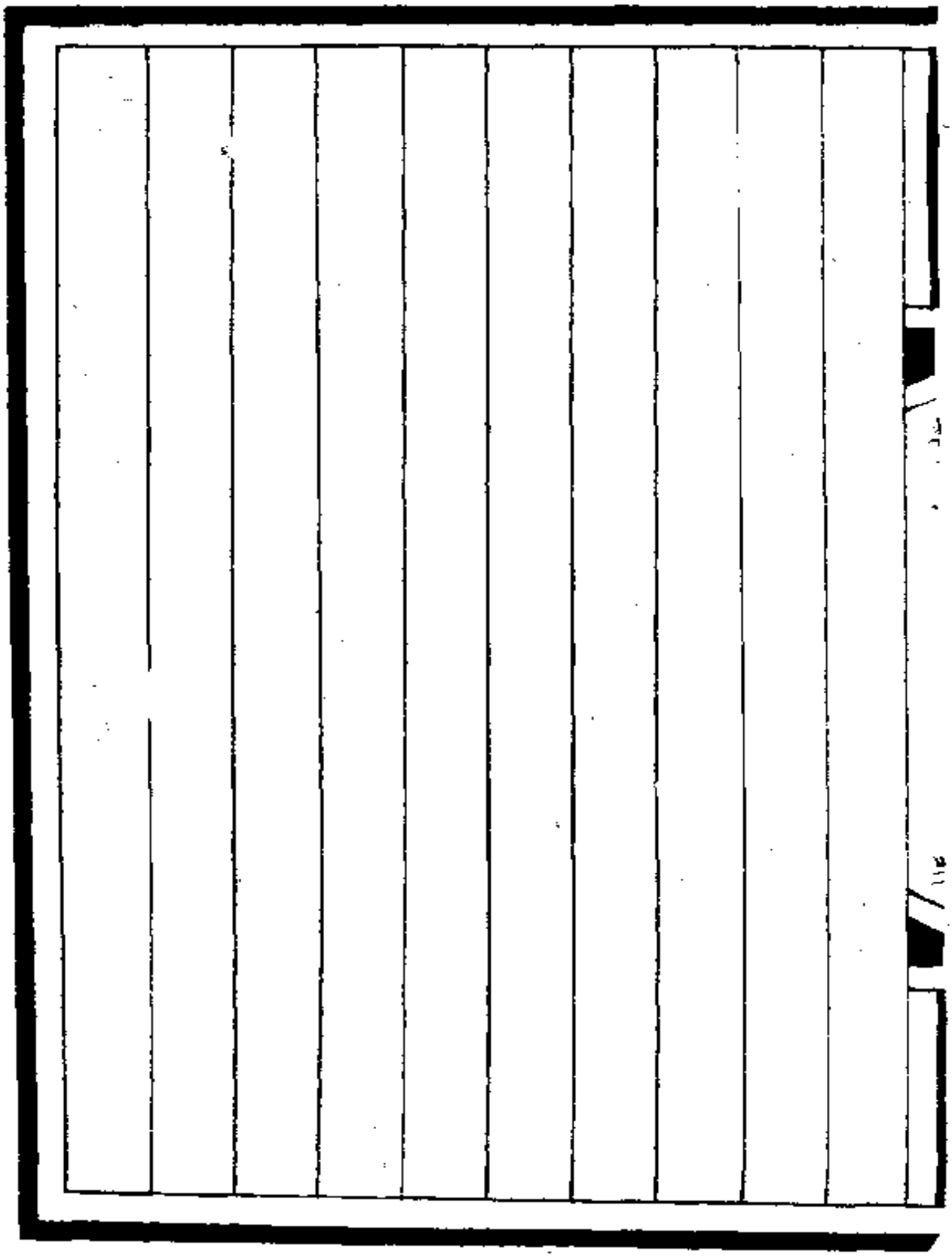
諱。當派幹弁押赴廈門。交興泉永道鄧廷楨等收禁。咨請
辦理。並據總稅務司赫德。申報前來。又准閩浙督臣左宗
棠咨稱。該道業將白齊文等兩犯。解送行轅。已飭解交福
州府嚴密押禁。咨商提案嚴辦各等因。臣查白齊文窮凶
極惡。疊次甘心助賊。情罪重大。且以不准再來中國之人。
仍潛入內地。蓄意從逆。謀害中國。按律久應誅殛前緣美
領事西華。強執和約由本國治罪之條。嘵嘵置辯致稽顯
戮。此次由郭松林營中拏獲。若當時作為對敵殺死。可省
葛藤。該提督因係洋人。及稅務司公同盤獲。無法消弭。既
經解閩訊辦。恐未便即予駢誅。惟查同治二年七月間。總

理衙門照會美公使文內。聲明自應訪拏正法。或被官兵槍礮轟斃。均罪有應得等語。嗣該逆復來中國。該公使與領事均有拘拏嚴辦之說。中國之待白齊文。恩典寬恕。已至再至三。該犯惡貫滿盈。在外國則不守法律。亦非一次。實為中外人等切齒共憤。不能容留之人。應否由臣咨覆左宗棠。即將白齊文正法。餘犯解交該領事嚴辦。抑俟飭下總理衙門。與美公使反覆申明情節。詰以如何嚴辦。或治以死罪。令其不能置辯之處。均候

旨飭遵。臣未敢擅便。至此次訪拏出力之外國各員弁等。勤正可嘉。代理度門稅務司巴德合幫辦揭薩教習司端畧應請

旨均賞給二等寶星。扞手羅士惠。費陸斯緩。應請
旨均賞給三等寶星。由臣敬謹製辦。分別給領。以示鼓勵。
御批。該衙門妥議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三十三之三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三

同治四年○乙丑○閏五月○戊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五月二十一日○軍機處交出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拏獲投

賊洋人○請

旨飭遵等因一片○奉

旨該衙門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外洋各國風俗○每以治人死罪

為大重○遇有不法應死之人○儘可登時格斃○若既經拏獲○

則必須訊辦多方○設法開脫死罪○此外國向來之情形也○

白齊文前於同治二年間○招雇外國流氓○潛赴蘇州助賊○

經臣等照會美國使臣蒲安臣○再三辯論○該使亦以白齊

文投賊為外國之恥。惟中國現在蘇州攻勦髮逆。若於對
仗時將白齊文轟斃。或生擒時格斃。外國均無異說。如另
外設法拏獲。訊明後方始正法。與各國面上俱不好看等
語。當由臣衙門行知江浙等省。如白齊文再行潛入中國。
於拏獲後。仿照臨陣擒獲髮逆之律。即行就地正法。以免
葛藤各在案。現在白齊文膽敢復來中國。欲往漳州投賊。
洵屬窮兇極惡。此次若由中國地方官拏獲。即可陣前立
時正法。該國亦不能再有異說。但係由稅務司等盤獲。既
經解交中國地方官訊明押禁。而英國照會。又以該國同
案被獲之克令應交該國領事為言。並牽涉白齊文在內。

自未便不向美國使臣明定其罪。此次臣等給予署美國使臣衛廉士照會內。歷述白齊文屢次罪狀。並言訊明投賊屬實。亟應查照前議。即行正法等語。原知該使必不肯任聽中國正法。如該使能自行將其正法。亦可藉免此案。復恐該使另有別議。是以臣等豫將前此議定辦法提明。以杜其藉端開脫之謀。旋於五月二十八日。據該公使照覆。以白齊文既經投賊。已失體面。美國不應庇護。惟可否歸在中國嚴辦等情。應俟恭請國政訓示如何辦理。再為照知等語。尚無矯執。所言恭請國政訓示一語。自因該使甫經接署公使之任。一切未敢自專。亦在情理之中。且該

使措詞既屬近理。將來該國酌定辦法時。當不至再有庇護之事。除俟該公使照知到日。再由臣等查覈情形斟酌辦理。及餘犯應照原奏解交各該領事嚴辦外。相應請旨飭下左宗棠。李鴻章等。先將白齊文暫行嚴密押禁。聽候辦理。至原奏內請將此次訪拏出力之稅務司等賞給寶星等語。查前在浙江等省打仗出力之外國員弁。均係給予功牌。此次應准查照前案。由李鴻章等製辦。分別給領。以示鼓勵。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李鴻章奏拏獲投賊洋人白齊文等。請旨飭遵。當諭令該衙門妥議具奏。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此

次給予署美國使臣衛廉士照會內歷述白齊文屢次罪狀應查照前議即行正法該使覆以白齊文既經投誠美國不應庇護惟可否歸在中國嚴辦應請國政訓示如何辦理再為照知等語該使所稱恭請國政訓示一語自係因甫經接署公使之任一切未敢自專尚在情理之中自應俯如所請除俟該國照知到日即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嚴辦及餘犯解交各該領事嚴辦外其白齊文一犯著左宗棠李鴻章暫行嚴密押禁聽候辦理此次訪拏出力之抚務司等並著李鴻章查照江浙等省打仗出力之外國員弁給予功牌前案妥為製辦分別給領以示鼓勵原摺著鈔給閱看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上海通商大臣李報稱。據署福建提督郭

春稱。該營教習洋人司端里。於本年四月十九日。在厦門

海口。瞥見白齊文與英國人克令。在司古那船上。詢悉欲

往漳州投賊。白齊文等遂坐小船。至漳州十餘里鎮門河

下暫住。司端里即至厦門税務司報信。適巳税司先已接

得臺灣關訪聞白齊文來厦投漳之信。正派幫辦汗手在

外密巡。遂同將白齊文等拏解郭提督營中。委員訊據白

齊文供認投賊不諱。當即解送閩浙總督左行轅。就地辦

理。請將白齊文一犯照議正法。餘犯解交領事官嚴辦等

因。並據赫總稅務司申報前來。本爵查白齊文以毆官刦
餉之犯。於同治三年間。私投蘇城髮逆。購濟軍火。搶奪輪
船。拒敵官軍。種種不法。本爵以此人曾食中國俸餉。甘心
從逆。不特得罪中國。亦且大玷貴國聲名。自應訪拏正法。
或被官兵轟斃。均罪有應得。照會滿大臣在案。嗣因戈縛
兵代為央求。悔罪投誠。姑免深究。經本爵與滿大臣綢閒
一面。議定勅令回國。不准再來中國滋事。上年五月間。聞
白齊文不守貴國法律。私自逃回。滿大臣以該犯私自逃
回。肆無忌憚。飭令領事拘拏嚴辦。並照會前來。本爵當即
飭知各該地方官。一體嚴拏去後。乃白齊文怙惡不悛。復

敢潛入廈門住投逆賊始終謀害中國毫不畏懼貴國及
中國拏辦誠如貴大臣所云此等行為即非美國之人斷
不庇護除前獲漳州濟匪之花耳僕抵黎葛得勒三犯均
應交貴國領事官辦理及現獲之克令一犯應交英國領
事官辦理外所有言明訪拏正法從寬放回又復投賊之
白齊文一犯既經稅務司拏獲訊明投賊屬實亟應查照
前議即行正法以快人心而儆兇惡此外如有不守貴國
法律私自投賊之人仍希貴大臣行知各口領事官一同
幫助查拏以敦兩國和誼仍希照覆為此照會

美國照會

為照覆事。接到貴親王來文。本大臣查白齊文一案。去年五月二十四日。准貴親王照會內稱。行知各該地方官。設法一體嚴拏等因。此後並無信息。至今初知拏獲。查條約第十一款內載。應歸領事官懲辦。惟思白齊文屢次藐視中美兩國律法。實屬怙惡不悛。罪所難免。請將此人歸在貴國拘留監內。謹飭地方官不得陵虐。羈留數月。一俟本大臣將白齊文始末原由。先非美國所用之人。既經投賊。已失體面。今私自逃回。美國不應庇護。可否歸在中國嚴辦等情。奏本恭請聞政訓示。該如何辦理此異常之案。再為照知。庶篤條約而慎刑名。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頃接住劉福州署理領事官詳報。漳州地方。近有外國人三名。被官兵指為從賊。當即拏獲解省。其內查有前從蘇匪美國人白齊文。其餘或僅一名是英民。抑係兩人均為英民。此未可定。茲該領事官聞知英犯解省。立即申陳閩浙制台左。請將英人即飭轉交訊辦。以期照約遵行。詎准制台左劉覆。查和約內所載。外國人有犯事者。均歸各國領事官懲辦。是指尋常犯事而言。若通匪從逆。則所犯至重。雖係外國之人。卻是中國之賊。實在和約之外。等情詳報前來。查此等匪類。果係實同逆賊。即本大臣

毫無懈念。惟思左制台所云從賊一詞。其中原係何情。並無細述外。查戊午年所定條約第九款內載。英國民如無照。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等因。又查第十六款內載。英國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國懲辦等因。此該領事官所諳。無非按照條約之據。

貴國省憲。既於外國貨物。毫不能辦。何況性命大事。更無此權。其理實無可議。論之處。再查左制台劄內。又有飛咨

欽差大臣李提案審辦。其英國人一名。應否一併提解質訊。尚須聽候江蘇撫部院李裁奪。統俟覆到再酌等諭。此本大臣更思通商各節。係

貴國分派南北各口大臣協理一切。儻外國和約大端不歸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辦。各國疑慮難安。所關和局。實屬
非鮮。希貴親王飛咨閩浙制台左。暨理兩江制台李。各大
臣均不能毫違條約。必將英民交與英領事官酌情審明
辦理。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漳州地方。拏獲從賊外國
人三名。內有英民。請交與英領事官審辦等因。查此案現
據上海通商大臣李。閩浙總督左。前後報稱。據署福建提
督郭岱開。該營教習洋人司端里。於本年四月十九日。在

廈門海口。暫見白齊文與英國人克令。在司古那船上。詢
悉欲往漳州投賊。白齊文坐小船。至漳州十餘里鎮門河
下暫住。司端里即至廈門稅務司報信。適已稅司先已接
得臺灣關訪聞白齊文來廈投漳之信。正派扞手在外密
迎。並同將白齊文等拏解郭提督營中。訊據供認投賊不
諱等因。本爵查白齊文屢次謀害中國。甘心從賊。種種不
法。前經本爵照會美國滿大臣。言明訪拏正法在案。茲復
與貴國人克令等潛赴廈門。往投逆賊。既經稅務司拏獲。
訊明投賊屬實。除白齊文一犯。本爵業已照會衛大臣查
照前議。即行正法。並聲明前獲漳州濤匪之花耳等三犯。

及現獲之克令一犯。均應送交領事等因在案。茲准前因。除前已議明白齊文一犯外。其餘各犯。本衙門應即行文上海通商大臣李。閩浙總督左。無論此項內有貴國幾人。即交貴國領事官秉公辦理。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四月三十日。接據美國使臣蒲安臣照會。稱該使臣現在回國。所有一切事務。交與該國副使衛康士接辦。又於五月十三日。據法國副使伯洛內照會。稱該國使臣柏爾德密現在回國。當將關防文卷。移交該副使署理各等因。業經由臣等照案給與照覆。

御批。知道了。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到議覆勘界大臣明誼奏。查明賽留格木山嶺坐落界址。原摺內開。如俄國現未派員前來立界。不妨稍為守候。毋庸催令前來。又議覆芬具奏請曉俄文俄語通事原片內開。查臣衙門俄文館學生。學習僅及二年。所學俱係單字單句之文。而連貫成文反覆辯論之用。諸生俱尚未臻此境。未便率行派往。查庫倫地方。與俄國往來行文會商事件。均用清文清語。蒙古文蒙古語。可由該立界大臣。豫先行文該國邊界官。將來俄人前來立界。令其帶同通曉清文清語蒙文蒙語之人各等因。芬悉心查覈。如不與之

行文。何以令其帶通事。如即與之行文。是又顯露迫促之跡。且前與俄國行文。係與該西悉畢爾總督往來。備文咨送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交俄國貿易官轉遞。現塔城回匪變亂。文報不通。至換定記約第九條內載勘定邊界之後。烏科二處。遇有會同俄國查辦事件。擬增由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與托木色木珀拉特二省同畢爾那托爾。往來行文辦理。目下尚未建立界牌。未知其地在何處。又總理衙門議覆。不妨姑為守候。是以未敢冒然行文。令其帶領通曉清文清語蒙文蒙語之人。前來會辦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論。應否興之行文。並應行至何處。
迅即示覆。以便遵辦。臣等奉
命會同俄使辦理立界事宜。前值大雪封山。具奏奉
旨。即著麟興於明春承領關防前往。妥為籌辦。欽此。臣等於本年
正月間。行文科布多參贊大臣。暨劉飭護理唐努烏梁海
印務總管。遵照分界大臣議定界址地名。查明經由路程
呈報。並將應需駝馬等項。妥為豫備去後。今准科布
多參贊大臣咨開。揀派額外筆帖式晉祥。會同委員岳嵩
武。於四月初一日起程。前赴索果克卡倫。逐一確切查辦。
劉飭杜爾伯特各旗。備辦應需烏拉駝馬等項。均已分別

嚴飭。旋據委員岳嵩武等稟稱。行抵索果克卡倫。詢明向東北斜行。約計四站。可抵賽留格木山嶺。惟山勢高大。不能越往。宜順由該山西邊向北。即至博果索克大壩。尚有可通路徑。岳嵩武順經沿卡開齊之路。繞越由齊格爾蘇台卡倫岔道。於四月十五日。行抵唐努烏梁海努克穆楞河地方。該處僅有蒙兵數名。備設一臺。當令該臺兵丁速傳總管興達遜趕到。同往勘查。再行具稟等語。查換定記約立界訂準日期。在本年五月初間。彥會同俄使立界起止之處。應由索果克卡倫起。至沙賓達巴哈止。惟自索果克卡倫起。至唐努與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連界之傳

果索克大壩。係科布多所屬地面。應由烏科二城立界大臣會辦。約期伊遇。所有卡外先期應行查勘立界處所。已屬親往履勘不及。已飭令候補防禦格圖貢。防禦銜英爾賡額。候補外委武英等。先赴索果克卡倫守候。等於五月二十日。承領關防。督同隨帶司員官兵。攜帶鉤鍬。馳赴索果克卡倫。靜候與俄使會同立界。至俄使行抵索果克卡倫時。如將塔爾巴哈台。科布多。二處境內。應立界牌鄂博建畢。互換記約。等惟有欽遵疊奉

諭旨。商同科布多立界大臣廣福。將自索果克卡倫起。至博果索克大壩止。應立界牌。會與俄使建畢。等再由該處會同俄

使建立唐努烏梁海邊境界牌鄂博。儻該使不與塔爾巴哈台。科布多立界。先至索果克卡倫。或自該卡順賽留格木山嶺。並無越往路徑。或無通曉俄語之人。抑或科屬杜爾伯特各旗。不赴按站豫備烏拉駝馬。勢亦難與之立界。總期不至被俄人蒙混侵占。而符記約所載。

御批。該衙門議奏。

麟興又奏。再正繕摺間。據委員岳嵩武稟稱。馳抵唐努烏梁海勞克穆楞河地方。聞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及俄兵。在該遊牧庫什業莫多一帶。修治道路。聲言豫備俄國立界大臣前來。惟是薩彥山。唐努鄂拉達巴哈兩處地名。傳集

總管瓦齊爾派來扎蘭等將由烏攜來之載繪俄圖一張交令詳查據稱數計薩彥山即係本屬唐努薩勒塔蘇台噶唐努鄂拉達巴哈即係本唐努鄂呢音達巴哈等語與前據俄使指明唐努鄂拉達巴哈即係唐努山及分界大臣將軍明瑞按照分定界限據圖考查奏明薩彥山嶺與巴秀台噶相仿名目又不相符正在飭辦間據報總管興達遜於五月初六日因病出缺查總管瓦齊爾辦事多年當即責成瓦齊爾督同該印務處員弁趕緊親往博果索克大壩守候會勘應立界牌處所並令嚴飭各旗即將立界應需烏拉駝馬等項先期妥為豫備

御批。該衙門知道。

己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前在天津起程時。據天津稅務司員貝格面稱。該稅司曾充英國武弁。屢次出師。於戰陣之法。均為熟習。情願隨營效力。等到營後。即函飭天津道李同文。通商委員周家勳等。派兵送其前來。以資教練。昨於抵東昌時。該稅司並偕同英國告假之武弁民日斯。先已趕到。等與之晤面。查看民日斯。人亦老成。當經仿照前次葛奈等來營助勦舊章。即劄令貝格作為教練官。民日斯作為副教練官。即赴河城護歸隊。與春霖會同妥為教演。以期得力。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申。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於五月二十二日。駛抵江甯省城。接署督篆。接常鎮道潘鼎新。蘇松太道丁日昌稟稱。潘鼎新所部淮勇鼎字槍礮隊十營。及續調青浦鳳凰山余在榜洋槍隊一營。陸續拔隊到滬。連日搬運軍裝。配搭船隻。二十六日已開駛輪船二隻。其餘各船。儘於二十七八日全數放洋。初二三日當抵天津各等因。臣於二十七八日。接奉二十一日寄

諭。蘇省洋槍隊止有千名。僅數留防本地之用等因。欽此。欽奉

諭旨之時。已在各營拔隊登舟之後。無從撤回。臣先已密屬丁日

呂與英領事巴夏禮兵官哲貝等妥議如
一營調往直隸即照數另募一營派人經
府趙宗道管帶仍駐鳳凰山交哲貝幫同
節制調遣巴夏禮等初猶饒舌嗣經丁日
允於一月內募齊勇數所有余在榜營中
之開花礮洋火箭洋槍等件為之一一購
欲令洋弁隨往照料該道等慮事後要挾
現並無洋人隨往幸余在榜係潘鼎新舊
礮精熟可期得力實無須再添洋人致受
新稟摹該軍十營餉需業蒙奏請

飭下直東督撫。按月各撥銀一萬五千兩。誠恐兩省分辦。易致推諉。孤軍遠役。呼應難靈。又添調余在榜一營。因係洋人教練。在滬未缺一日之餉。到直後行營無定。若待蘇滬接濟。轉折太多。勢必鞭長莫及。若無可靠之款。缺望易生。終恐難得死力等語。

朝廷但以兵力得用為望。臣等尤以餉項無著為慮。若無人管餉。則雖有用之兵。亦將變為無用。仍乞

聖明裁酌示遵。

諭軍機大臣。李鴻章奏。潘鼎新一軍。由滬航海赴津。並余在榜一營。雖再撤回一撥。潘鼎新一軍。業已到津。即著劉長佑飭令

座備船隻。由水路前赴張秋一帶。扼要駐紮。余在榜洋槍隊一營。既已北來。即令與潘鼎新一同駐守直東交界要地。聽候調遣。前經諭令直隸。山東。每月各撥銀一萬五千兩。為該軍餉項。著劉長佑。閻敬銘。督飭藩司源源解濟。如尚不敷。直隸准於天津關動支。山東准於東海關動支。必須寬為籌備。不可稍有遲延缺乏。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五月十七日。

由軍機處交出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等具奏。拏獲盤踞香港招彩濟賊逆首。審明正法。並請將武職各員。暨英國領事官嚴伯遜等。給予獎勵等因一摺。本日奉

旨。該衙門彙議具奏。欽此。查同治元年。英國領事官李華陀等。幫同克復江蘇嘉定縣城。經撫臣李鴻章奏請。由臣衙門照會該國公使。轉達本國。給予議敘。本年五月。廈門領事官柏威林。隨同查獲濟匪古董輪船。經福州將軍英桂等給予獎勵。亦經臣衙門照會該國公使。轉達本國。給予獎敘。各在案。茲據廣州將軍瑞麟等奏稱。英國領事官羅伯遜。隨同副將張擇輔等。拏獲濟賊首逆侯管勝。懇請給予獎敘。臣數與領事官麥華陀。伯威林。給獎之案相符。自應由臣衙門查照舊案。給予該國公使威妥瑪照會。令其轉達該國。將羅伯遜自行議給獎敘。以昭激勸。至香港公使瑪

沙。政務司末士隆二人。撥兵看守候遣。實屬深明大義。惟伊等在該國戚分較大。非領事官可比。未便由中國議令給獎。應由臣衙門於照會該國住京公使時。稱其能體兩國和好。以示益加親睦之意。該將軍所請給予嘉獎之處。應毋庸議。

御批。依議。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具奏。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未敢遽與俄國行文。請

旨飭議等因一摺。閏五月初五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立界一事。雖經勘界大臣明誼等與俄使換有記約。定期舉辦。惟現在西疆未靖。若該國未派立界使臣前來。我處不必催促前來。轉致有所藉口。是以臣衙門於議覆明誼查明賽留格木山嶺坐落界址摺內。有不必行文催促。繼期因時制宜以歸妥善之語。嗣經該大臣麟興請派通曉俄文俄語之人前往。臣等因無通事可派。是以議覆摺內。有仿照庫倫辦法。豫先行文俄國。將來立界之時。帶領通曉滿蒙文語之人前來等語。所謂不必行文催促者。謂該使尚無信息到來。不必行文往催。非謂立界一事。即可永遠歇手不辦也。所謂豫先行文者。

謂該使有信息文報到來即可與之行文告以帶回通事前來並非行文催促如以上兩層文義各不相貫該大臣竟牽引拘泥迄無定見已屬游移無主原摺內並有應行文何處之語檢查臣衙門原片內業經指明行文該國邊界官且該國使臣到來亦必投遞文報其文報由何處遞來即其應行文之處此何待部中指點該大臣又歷敘與廣鳳往來行文飭查地址坐落及備辦烏拉駝馬各節又稱約期伊遞所有卡外應行立界處所已屬親往履勘不及現已起程赴索果克卡倫靜候與俄使會同立界等語查該大臣於應行立界處所既未親往履勘必須飭查明

晰。將地址段落了然胸中。方有把握。萬不可含糊了事。致被俄人蒙混。復查記約內。既載明俄國立界大臣。其東北一起。先與塔爾巴哈台。科布多。二處立界大臣建立界牌。自不應先到索果克卡倫。果有此事。是其咎在彼。亦當據約辯論。至所應自索果克卡倫。順賽留格木山嶺。若無越往路徑。或無通曉俄文之人。及杜爾伯特不赴接站豫備烏拉駝馬。亦難與之立界等語。俱係憑空設想之詞。其立界處所。應行經過之地。既經往返飭查。豈路徑竟未明晰。若果無路徑可通。則我所不能往者。彼亦難會同前往。惟但可親往之處。必須周歷行查。不得約略計之。即謂不能

越往也。既擬商定俄使帶同通曉滿蒙文語通事前來。又何必定需通曉俄文之人。至杜爾伯特各旗。應備烏拉等項。既據奏稱已由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劉飭備辦。前經明諭業已入奏。奉

旨照議。該旗等自當隨時備辦。總之立界一事。既經

簡派大臣等專司其事。該大臣等自當因時制宜。認真妥辦。不得藉詞推諉。今麟興既前往索果克卡倫。守候俄使立界。而胸中尚無成竹。必待事事萬里請

命。誠恐往返遲延。致滋貽誤。伏思勘界大臣明諭經理此事。已閱數年。既於該處情形熟悉。且辦事認真。足資表率。相應請

旨飭下麟興於立界事宜。懷有未能定見之處。即就近咨商明諭。聽其指示。仍不得以籌商有人。遇事推諉。致誤事機。並請飭下明諭。於麟興辦理立界事宜。隨時指示。以期妥協。仍行知廣鳳。轉飭科屬杜爾伯特各旗。將應行豫備烏拉駝馬等項。趕緊備辦。毋誤急需。是為至要。臣等再查西疆立界一事。記約雖有定期。現在伊犂塔爾巴哈台。回匪變亂。一時未能肅清。即俄使按期前來。亦不能一律辦理。儻俄使亦因此隔礙。暫不前來。該立界大臣自未便在邊界久候。一併請旨飭下明諭。酌度情形。如該國使臣逾期不至。或有照會前來。應

如何將實在情形照會該國或酌量改期或俟地方肅清再行訂期辦理以免立界大臣守候無期礙難立界之處由該勘界大臣酌度辦理一面通知麟興等照辦以臻妥洽而免歧異

御批依議

庚辰雲貴總督勞崇光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查田興恕現在四川監禁應由川省就近委員起解其張茂萱謝蓀齡二犯臣等當經飭司驗造年貌冀斗事由清册迅速詳委委員請咨管解起程查發遣新疆官犯向由本省委員徑解陝甘總督衙門轉發惟道路遼遠經過地方軍務未

靖。動須繞越。該解官路徑未能熟悉。誠恐疏虞。且黔省軍務與緊。正當差遣之員。該解官遠赴甘肅往返經年。本省差遣人員不敷。益形掣肘。當此多事之際。似宜量為變通。臣勞崇光前在廣西巡撫任內。以粵西軍務未蕆。差遣之員。奏明將發遣新疆軍臺官犯。由粵省派員解至湖南省城。由湖南撫臣派員接解至湖北省城。以次照依接解。歷經遞辦在案。今黔省事同一律。自可援照廣西成案。將該犯張茂堂等。由黔省委員解至四川省城。由四川委員解至陝西省城。由陝西委員解赴陝甘總督衙門投收。聽候轉發。庶足以歸簡易而期妥速。相應請

旨飭下四川陝西甘肅各督撫函一俟該犯張茂萱即張心培謝
祿齡解到迅即由各該省委員接解前進嗣後遇有發遣
官犯一體照辦俟軍務肅清再行查照舊章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勞崇光等奏請將發遣要犯由經過省分依次接
解等語貴州田興恕案內應發新疆之革員張茂萱即張心培
謝祿齡均係獲罪要犯勞崇光等以道路遼遠經過地方軍務
未靖動須統越解官未能熟悉路徑深恐疏虞且黔省差遣之
員動形掣肘請援照廣西成案由四川陝西甘肅依次接解自
屬實情著照所請一俟黔省將張茂萱等解至四川省城即行
由川解陝由陝解甘駱秉章楊岳斌劉蓉楊飭各該省所派委

員。小心接遞押解。毋稍疏忽。嗣後遇有發遣官犯。一體照辦。俟
軍務肅清。再照舊章辦理。田興恕是否尚在四川省城。並著崇
實。略秉章。將該革員速行起解。毋得日久稽延。
己丑。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接准
伊犂將軍明緒等。咨到該將軍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具
奏片稟內開。查伊犂分界事宜。前經明誼等與俄國使臣
議定互換信約。其應給地圖。亦經明誼等奏明。令俄國使
臣繪畫數分。送由塔爾巴哈台分行各處。以憑辦理。請
旨飭下劄明誼。趕緊將地圖迅速送交伊犂。以便該國使臣明春
前來持圖立界等因。加函由俄國邊卡臺驛行知前來。伏

查塔爾巴哈台回民。於本年正月間叛亂。道路梗阻。迄無文報。其俄使補畫圖誌。已未送到。無從得悉。伊犁立界訂準日期。係在本年五月初間。已屬繪送不及。且聲稱回本任換約圖誌一分。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麟興起程時。已交帶往。無遵照繪。況俄人說話性成。就使照繪一分。亦恐該使藉詞生疑。轉多波折。查科布多立界大臣廣順。因未接俄國補畫地圖。曾經奏明。現已攜帶委員阿克敦佈。去年帶回之俄使原繪小圖前往。是科城無庸補繪。而伊塔二城。恐無定界原圖。殊失依據。詳查明繪咨到奏案內稱。俄人自行繪畫地圖。現已刻木成舟。難以挽救。兩國既當

修好之際。若再興之較量爭執。不特失信外國。且恐另生枝節。來函內又云伊犂已借俄國之兵。前來助勦。並假道遮文。彼俱允諾各等語。以此觀之。俄國與伊疆修好。已有可恃。若由該將軍徑向前來伊犂之俄使。詢問該國應送塔城補畫圖誌。儻年前未經送文。催令迅速送至伊犂。以便交給伊塔立界大臣。執據建立界牌鄂博。該使臣不能不踐前約。如已送往塔城。與該俄使婉言開導。令再趕緊補畫。以便就近分交各該立界大臣前往辦理。該國急於定案。諒亦無不樂從。相應請

旨飭下明緒。就近徑由俄國調取定界圖誌。一俟送到之日。飭令

去年伊犂派往塔爾巴哈台委員協領扎珠哩及兩城從前在事各員並此次奏請改派伊塔二城立界大臣按照議單詳細裁對請該將軍確切裁定後飭交各該城立界大臣執持前往會與俄使按照分定限道建立界牌鄂博庶可取信外國而免另生枝節方與此案有濟

御批該衙門議奏

壬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前據天津稅務司貝格帶同英國告假之武弁民日斯一同到營經督飭派前赴阿城鎮歸隊等情奏報在案茲查現在捻氣遠竄河防形勢稍鬆天津新開稅項正當紛繁之時事務緊要

必須該稅務司四津經理。庶昭慎重。除飭該稅務司帶同
民日斯由東起程回津外。謹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六月。乙未。伊犂將軍明緒奏。查回匪逆陷各城。逆燄甚熾。
萬不受撫。必須痛剿。項接科布多咨稱。餉銀已解到五萬
兩。烽煙滿地。頗虞疏失。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商俄國住京公使。託其迅速飭
知沿途臺站。將此項餉銀代為解護。借由該國邊卡臺站
行走。則既妥且速。其部撥餉銀六十萬兩。除哈密已里坤。
古城。奇台。一帶軍餉。所餘共銀三十六萬兩。刻下咨該省

自己陸續運

旨迅速解到科布多聽候迎提。北項銀兩。部撥在前。解到較遲。伊

犂軍需。萬分緊迫。奴才謹擬一面奏

聞。一面即行派員。由俄國臺站。繞道馳赴科布多迎提。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俄國住京公使。借由該國道路。

會同伊犂委員。迅速接解前來。以救倒懸之急。明誼因俄

人建立界牌。奏籌善後事宜。

諭令奴才等相度地勢。體察情形。豫飭在事員弁。隨地隨時。密為布

置。自當謹遵辦理。查俄使前來伊犂建立界牌。奴才惟有恭

照明誼工年與之商定條約所議兩國分界地址。來公最

辦○斷不敢令其肆意侵占○別生枝節○惟所繪之圖○尚未送到○裏時所難措置者○因布魯特○哈薩克等○多年內附○儻俄人侵占基址○概行驅逐○以情勢而論○殊難奪其生計○為祈離居○為拔國所陵偪○有所不忍○故思多方安插○毋令失所○今則所有內附者○悉皆叛去○並助回為虐○四出殺掠○似此實頑梗化○萬難再示招徠○止得聽其散居卡外○暗加防範○可期地方漸臻安謐○俄人所借之兵○雖經允諾○但既有五月分界之說○是否按期前來○尚難豫料○俟該國兵到時○妥商練派諳練老成通權達變之員○會同管帶○外雖與之接洽周旋○內則不令魁柄旁落○借力而潛消妄念○脫離而無損

歲。著昂早蒙功。酬庸不體厚意。著惟當恪遵
訓誨。不將兵權委諸外國。諸事以疆臣李鴻章。左宗棠。辦法為準。
奏查自上年十月所發指件。至今已計十四次。均未接奉
批迴。仰懇
天恩。將上年十月以後所奉
諭旨。飭下軍機處恭錄。封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交俄國住京
公使。借由該國臺站。迅即遞至伊犂。俾李有所遵循。
御批。該衙門遵議具奏。
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定邊左副將軍明誼具
奏。接准伊犂將軍咨取定界圖誌來文。已遵定準立界限

期。不及繪送。擬由該處徑向俄國調取等因一摺。閏五月二十六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該將軍所奏接准明緒行知催調地圖。因塔城回匪叛亂。文報不通。其俄使年前補繪圖誌已未送到。無從得悉。而該將軍攜回本任換約圖誌一分。已交麟興帶往。無憑照繪。且由我處照繪。亦恐該使生疑等語。自係實在情形。該將軍因約期已滿。為一時權宜之計。擬由伊犂將軍明緒徑向前來伊犂之俄使。詢問應行補繪圖誌。無論已未送交塔城。令再趕緊補畫。以便就近既由該將軍咨行明緒查照。應即如所議辦理。

相應請

旨飭下明緒所有由俄國調取圖誌一俟送到之日即按照明誼

所奏飭令委員協領扎珠哩及兩城從前在事各員並伊

塔二城立界大臣按照議單逐一詳加裁勘復由明緒確

切覈定再行分交各該城立界大臣執持前往立界萬不

可稍涉含糊致受蒙混亦不可另生枝節轉啟猜疑是為

至要再明緒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片稟臣衙門未據

咨報有案所稱奏請改派立界大臣亦未知其改派何人

或路途阻滯尚未奏到應由明緒查明覆奏候

旨定奪合併聲明

御批。依議。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伏查西路回教正爐。文報不通。現經明緒具奏。假道俄國。傳遞文報。未知該國送交我處何卡何驛接遞。努礙難批飭前途臺卡。送由俄國遞往。努奏明鈐發伊犂將軍明緒公文。送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屬交伊犂派來迎領委員帶投。以免浮沈而期妥速。

御批。知道了。

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奏。竊努廣鳳欽承

簡命。專司科城立界事宜。本年四月二十二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到該衙門議覆定邊左副將軍明誼奏立界未

盡事宜。豫籌辦法摺案內云。現在立界限期伊邇。回疆軍務未靖。如俄國未經派員前來立界。不妨稍為守候。毋庸催令前來等語。芬隨將行裝備齊。先派候補外委閻深暴赴卡探詢。閏五月初七日。據該員稟稱。並無俄使來卡信息。查約期已過。俄使無前來信息。自係因我回疆軍務未靖。應行立界之處。尚未會辦。如芬赴卡倫守候。儻俄使今歲不來會辦。徒勞臺卡。於事無濟。芬復派候補筆帖式祿福。馳赴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守候探詢。俟探有俄使前來之確信。兼站前往。會同該使建立科境應立界牌郵博。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伊犂將軍明緒奏。竊查新疆回匪滋擾。徧地皆賊。一綫捎延。賴為脣齒之依者。則巴城。塔城。最關緊要。芳因錫霖不肯發兵救援伊犂。又不能撫綏回漢。以致塔城軍民回眾。互生疑懼。是以奏請撤任。委武隆額前往署事。至今尚不知曾否接印。至巴燕岱經該回紮營數處。攔截要路。惟有等候俄國救兵到時。或有生路。據邊送摺報之防禦喀爾春布等回城稟稱。塔城外來漢回數千名。句串本處回匪哈薩克。肆行搶刦。道路阻滯。芳連次所發摺報。再四訪查。實無可通之路。查俄國通商條款第十一條內載。俄

國與中國往來行文均由臺站迅速行走不得遲延耽誤
照指明地方投遞毋致舛錯所有驛站費用由俄國同中
國各出一半以免偏枯又續增條約第十三條內載兩國
互相行文照例按站解送設有重要事件恐有耽誤即交
俄國可靠之員速送各等語現當路途梗阻止得按照條
款將四次摺報派員會同俄國卡官齎交科布多參贊大
臣轉遞一面咨行該國西悉畢爾衙門及卡官遵照妥遞
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住京公使轉行西悉畢爾衙門
嗣後如有往返摺報公文均借俄國軍臺卡倫道路行走

其應需臺費若干及應否我國特派官兵按臺駐紮接遞
公文之處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住京公使會議章
程知照前來以便遵辦等一面行文知照俄國西悉畢爾
衙門令其速將塔城之哈薩克嚴行收束毋令被回匪句
結滋擾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明緒又奏再刻下軍餉涓滴俱無所有協撥各款並未解
到分毫因思伊犂現借俄兵修好和約擬將部撥伊犂餉
銀額慰
皇上天恩飭下戶部即將此項交俄國住京公使代為由該國臺

卡道路。解送伊犂。其所需臺費腳價若干。均議明在餉銀
內坐扣。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住京公使會議。速為照會
該國。迅即借由該國道路。將餉銀運解伊犂。以救倒懸之
急。
御批。該衙門速議具奏。
明緒入奏。再查前因回匪變亂。城圍緊急。於萬不得已之
中。行文俄國。借助俄兵。於正月二十二日。據該國遣員索
特訥克齋文前來。拏以禮相待。犒以酒食茶幣等物。恭順
喜悅。拆閱來文。係該國帶兵官雅那拉爾等三人聯名。寥

寥數語。其意以為借兵救援之事。已經該國王應承。特因
文內並未述及接京都回信之語。故兵到稍緩。查借兵一
事。該國因未接京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文。無以為憑。
故覆文據實告以早經入奏。因途長梗塞。尚未奉到
諭旨。即此次貴國遣員來伊。並文書往還。均即具奏。惟催該國兵
隊迅速前來。會同進勦。查該回匪占踞金頂寺城。奪獲我
兵槍礮。克破愈城。加以綏定等五城。更屬空虛。索兵請餉。
紛紛告急。奔無兵無餉。止以空言撫慰。力絀計窮。終虞譁
潰。若非借助俄兵。伊犂實難保守。且刻下正值春融。該國
不久自必前來建立界牌鄂博。正可與之修好和睦。並無

外視之心必可為我出力而所望者關內勦旅奈相隔萬里緩不濟急該國雖允許會勦尚不知何月始到幷再四思維若該國兵到肯為出力不難埽穴擒渠而事後如何酬謝之處將來萬里請

命未免有需時日幷萬種為難茫無主宰惟有籲懇

皇上天恩俯念邊疆重地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迅速照會住京公使轉行西悉

畢爾衙門催兵速即前來以解倒懸之危果能迅奏膚公

其東南兩路可否仍藉該國兵力一鼓作氣克復各城之

處幷未敢專擅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遠諭具奏。

乙巳。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據委員岳嵩武稟稱。

五月十八日。馳抵索勒克卡倫。經該卡侍衛隆安。差派卡倫章京赴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傳調總管喬察罕。莽岱。攜帶烏拉。前往賽留格木山廠。引導設臺。以便查勘。旋據該卡章京回稱。奉派往調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經俄官言稱。你們卡老爺無故傳調喬察罕。莽岱赴卡。有何官事。我們立界大臣未來。你們大人屢次派員來卡。是何意思。若你們官員私越我們邊界。定必差人往拏。就是你們再

來。亦必將你們扣留在此等語。查賽留格木山嶺立界處所。非該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前來引導。不能查勘。茲俄人將齊察罕等阻隔。不准來卡。亦不准我處官弁私行越卡。止得由卡返回。並據科布多委員普祥稟稱情節。與岳嵩武所稟無異。查烏里雅蘇台應立界牌鄂博處所。尚不止賽留格木山嶺一段。若因此一段不能前往。其餘各處。均停查勘。誠恐立界之時。毫無把握。辦理愈難。復派岳嵩武趕緊前赴索果克卡倫。順卡復至唐努烏梁海地方。將應立界牌處所。照依地圖所載山河名目考實。逐段詳細親身履勘。繪圖呈報。

御批。著一併咨照明誼商辦。

麟興入奏。竊奴才於本年五月二十日由烏起程。二十八日馳抵科城。前派密探俄使委員。往索果克卡倫守候。至閏五月初四日。俄使無來卡之信。該卡協理台吉等。言卡倫並非臺站可比。氈房燒毀。實係艱難。不能支應。侍衛隆安言。係等暫為旋回。俟俄使有到卡之信。侍衛趕緊呈報。大約不至有誤。隨於是月初五日由卡返回。奴才咨商科布多大臣。轉飭所屬應幫臺各旗。俟奴才到卡守候俄使前來立界之時。其應需氈房水火駝馬烏拉等項。能否支應。擬准咨覆。若在臺卡久住等候立界。斷無應付之費。奴才前已奏

明馳赴索果克卡倫。候與俄使建立界牌郵傳。今若赴卡
守候。各處不支應氈房水火等物。所帶官兵。豈能令其野
宿生食。以待立界。惟有仰懇
天恩。是否暫仍赴索果克卡倫守候。抑或暫在科城守候。俟卡倫
侍衛隆安呈報到日。再行赴卡。伏祈
聖鑒。
訓示遵行。
御批。著遵照工月十三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奏。就近咨商明
誼指示辦理。
丙午。戶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伊犂將軍明

緒奏伊犁需餉緊迫擬派員繞道提解並請續撥餉銀一
撥同治四年六月初二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速議具奏欽此伏查臣部前後共奏撥新疆餉銀一百
三十五萬兩內專撥伊犁軍餉銀二十萬兩新疆軍務緊
要各城軍餉浩繁若不速籌接濟恐致貽誤事機擬再撥
山東地丁項下欠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河南地丁項下
欠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請
旨飭下山東巡撫閻敬銘河南巡撫吳昌壽迅速派員解交山西
邊解科布多收存知照各城分提應用其本年兩次奏撥
新疆軍餉共銀三十五萬兩並前撥本年新疆經費作為

新疆軍餉銀四十萬兩。以及上年原撥未解餉銀。均請
嚴飭直隸四川湖廣總督。山東山西河南湖北各巡撫。迅飭藩司。
次第籌撥。源源解往。毋稍延宕。以濟要需。至原奏內稱俄科
布多已到餉銀五萬兩。並山西山東河南等省應解餉銀。
自已陸續解到科城。請知照俄國住京公使。借由該國道
路。會同伊犂委員接解等語。飭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覆道
運餉一節。該將軍自係因伊犂軍餉緊迫。沿卡臺站梗阻。
不得不設法變通。期免疏失。臣等於會晤俄國使臣時。將
此節向其詢問。據稱近接該國邊界官咨報。中國解到科
布多餉銀。已由伊犂派員。由俄境來科迎提。雇覓俄人駝

隻由該國境內臺站解送伊犂該國邊界官已經允為幫同護解等語是此事該住京公使尚無異論至究竟借道運餉有無解費及如何議定詳細章程尚未據伊犂及科布多咨報請

旨飭下科布多大臣等將假道運餉之事係與俄國如何定議及有無詳細章程趕緊咨報臣衙門以憑裁辦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明緒奏伊犂需餉緊迫擬派員繞道提解並請續撥餉銀一摺當經伶旨交該衙門速議具奏茲據戶部等衙門奏稱新疆軍務緊要各城需餉浩繁若不速籌接濟恐致貽誤事機擬再撥山東地丁項下欠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河

南地丁項下欠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由各該撫派員解交山西。遞解科布多收存應用。並請飭直隸等省各督撫。將本年兩次奏撥新疆軍餉。及前撥本年新疆經費。作為新疆軍餉銀兩。並上年原撥未解餉銀。迅即如數撥解。以濟安需各等語。伊犂等城。自逆回變亂以來。調兵兼勇。需餉孔殷。亟應設法籌撥。以濟軍實。著閻敬銘。吳昌壽。即將部撥山東地丁項下欠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河南地丁項下欠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迅速各派妥員。解交山西。遞解科布多收存。知照各城。分提應用。所有本年指撥新疆軍餉。前撥本年新疆經費。並上年原撥未解餉銀。即著官文。劉長佑。駱秉章。閻敬銘。吳昌壽。鄭敦謹。王榕吉。

迅飭各該藩司次第籌撥。源源解往。毋得再行延宕。

恭親王等人奏。再本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准兵部轉據密雲副都統咨送天津洋行私販馬匹人犯陳琴趙八二名。並騸馬七匹。及洋行字據四紙。咨請裁辦前來。臣等伏查私販馬匹。久干嚴禁。一經查獲。倒應入官充賞。條約內雖無禁止私販騸馬明文。然各國洋商。入內地販買貨物。無論本商及雇用內地商民。均須照章稟明管關監督。請領三聯單照。即各國公使由天津運送自用物件進京。亦須由領事官知照三口通商大臣發照驗行。今天津利記仁記洋行。雇內地人陳起等。赴判廳廟採買騸馬。並不呈請

三口通商大臣敕照自應照私販之例辦理

御批知道了

丁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明緒等正月二十三日附片一件二月摺一件附片一件均奉

諭旨交臣衙門逐條具奏並據該將軍等鈔錄原奏摺片咨送前來臣等查三年十二月間明緒奏伊犂城圍緊急請暫借俄兵助勦等因臣等因其時該將軍業經行文該西商畢爾衙門向其暫借亦未聲敘如何與之要約儻再由臣衙門照會住京公使措詞稍涉歧異反致多所龃龉是以面見俄使僅向其口詢大概並言現在道路梗塞如俄國有

何信。隨時通知本衙門。仍屬其諭知該國邊界官。俄中國官民向俄國購買應需物件。務要相助。毋令責給回匪軍械火藥等件。該使聲稱兩國和好多年。有事自當相助。嗣因伊犂文報不通。明緒向該國借道遞送。曾經核公使於前月向臣等告知。已行知該邊界官。凡可幫助之處。皆當允諾。以敦友誼等語。此次明緒奏稱假道運餉。該國臺站既經允為代解。自必時加保護。臣等詢據該公使及該繙譯面稱。已經行知照辦。並據該繙譯官函覆。大約相同。現在遞到摺匣數件。即係由伊送來。至借兵助勦一節。本屬萬不得已之舉。而用之伊犂。尤不無意外之虞。緣該處

與俄界毗連非比江浙各省我以大兵鎮撫其間雖參用外國兵弁仍派員會同統帶不以兵權委諸外國不獨彼等遠涉重洋派軍深入而且各國羣聚互相猜忌意在保商獲利尚不至別有覬覦至伊犂壤地相接僅止俄商在彼貿易勢專而利微並無別國羣制若專恃該國兵力克復各城恐功成之日或萌異志不無盤踞滋蔓之慮然際此各城淪陷伊犂十分緊急該將軍等照會該國西悉畢圖衛門向伊借兵自係萬不得已為此急則顧標之策若不照該將軍等現議准其借兵藉示聯絡更恐回匪從而生心陰與勾結滋擾其患更不堪設想是以上年十二月

關於該將軍等奏報暫借俄兵相助摺到即經欽奉
諭旨急則治標尚屬可行並告以借力外邦不可不慎俾因時制
宜防前慮後使其為我用而不為我患今據該將軍奏稱
遵照前奉
諭旨俟俄國兵到時派員會同管帶外雖與之接洽內不與之魁
柄甚合駕馭外國之法惟疊接該將軍奏咨各件內述借
兵助勦情形似是俄人允許已有成局比及臣等連向該
公使繙譯等設法探聽一面加以歆動其於假道運餉劄
飭該國官員照料幫助極口應承而於借兵助勦一事情
詞頗屬閃避及詢該國邊界住兵若干則稱邊界一帶每

處住兵。不過數十數百。亦如中國之邊界設卡巡查。並無
屯紮大隊人馬。據此情形。一似已知臣等欲向伊國商量
借兵。故先作此難色。臣等查外國情性多急。苟非陰謀秘
扼。不難一觸即露其機。今借兵一節。屢次閃避不答。難保
非俟我之降心相從。彼因得行其牽制之計。臣衙門
若遽給以照會。不獨措語恐與外間情形稍有隔閡。轉致
辦理參差。難為將來轉圜地步。且恐當下藉勢要挾。正中
其謀。儻所請萬不可從。彼時允卻兩難。更覺難以收束。擬
請
飭下該將軍等。如果俄國許借官兵。該將軍等業經議有成局。自

未便稍涉游移。失信外國。其事後如何酬謝。及東南路各城。可否邀其乘勢克復各郡。但得無礙國體。均應由該將軍等隨時相機酌辦。勢難從中進制。儻俄國許借官兵。本不確實。該將軍等尚須從長計較。設法妥籌。臣等現在仍與該公使繙譯等往來接晤。有機即來。將來如有須用照會之處。再由臣衙門隨時察看情形。酌最辦理。臣衙門辦理外國交涉事件。所有委曲求全情節。曾經面致該將軍大臣。諒各將軍大臣必均能殫竭血誠。不辭苦難。以期共濟時艱。

恭親王等又奏。再該將軍等於借兵助勦一節。籌及與之

接洽。不予以魁柄。於駕馭外國機宜。已得要領。惟俄人助我攻勦之時。正俄人與我分界未定之時。若該國允借之兵。與該分界大臣同時借來。該將軍須查照臣衙門前次議覆明誼奏請由伊犂徑向俄使調取地圖摺稟。令其補繪二分。詳細裁對。以為展緩之計。儻該分界使臣欲先分界。後助勦。須善言開導。告以分界助勦。判然兩事。此時地圖未經繪送。自應先行助勦。庶不誤其進兵挾制之計。致令侵占愈多。總宜通盤籌畫。不可顧此失彼。此外應行處置防範事宜。該將軍等均須據為籌畫。不可稍涉大意。是為至要。至該將軍等所稱哈薩克助回為虛。難再招徠。自

無庸再議安插。較之從前辦理似易為力。惟行兵之際。倏忽變化。無從逆料。應由該將軍等隨時察裁情形。斟酌妥辦。

恭親王等又奏。再明緒奏摺內稱。以後所奉

諭旨。飭下軍機處恭錄封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交俄國住京公使。借由該國臺站。迅速遞至伊犂等因。臣等查該將軍所奏。自係因塔爾巴哈台道路不通。欲仍假道遞回。以期安速。本月初十日奉

上諭。武隆額奏。現經調兵擊退圍城賊匪等因。欽此。是塔城道路。可望漸次疏通。惟沿卡臺站。能否照舊馳遞。尚未可定。是

以此次會議。及遵議該將軍各摺件。臣衙門擬照錄一分。交兵部由中國驛站馳遞伊犂。另錄一分。由臣衙門封交俄館。加添俄字包封送回臣衙門。再由臣衙門交兵部加封。馳遞恰克圖部員坼去兵部包封。送交俄國臺站。代為轉遞伊犂。相應請

旨飭令軍機處。將應行該將軍寄

諭。除交兵部由中國驛站照例辦理外。仍另錄一分。封交臣衙門。以便與臣衙門應發各件。敬謹封固。按照前議辦理。庶可迅速而免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伊犂假道運

飭。及借兵助勦情形。已向俄國公使面商。俄道運餉。該公使業經允諾。至借兵助勦一節。探詢該使。則稱該國邊界住兵無多。並無屯紮大隊人馬。按其情詞。頗有閃避之意。請飭該將軍自行斟酌辦理各等語。明緒所借俄兵。是否議有定局。儻該國已允借兵相助。其如何妥籌駕馭。及事後如何酬謝。均須相機酌辦。總期有裨軍務。無損國體。如該國許借官兵本不確實。明緒尚須從長設法。無中其要挾之據。或酌借精兵數百名。俾充前敵。以振我軍之氣。或借其精利火器及炸礮等件。衝鋒攻堅。或仿照江浙洋槍隊辦法。參用外國人教練火器。明緒實心任事。必能不辭艱苦。共濟時艱。明緒續到摺報數件。即係由俄國送

知。並據俄國使臣聲稱。該國違界官吝報料布多餉銀。已由伊犂派員由俄境迎提。查見俄人駝隻運送等語。是借道運餉一節。該公使尚無異議。至科城運解餉銀。有無解費。如何議定章程。尚未據明繕。廣鳳等奏到。即著將此項餉銀。是否已由俄境起解。現在辦理情形。由五百里迅速具奏。戶部前後奏撥新疆餉銀共一百三十五萬。內專撥伊犂軍餉銀二十萬兩。現因軍務緊要。復奏撥山東河南地丁項下欠解元年京餉銀各十萬兩。業經諭令閻敬銘。吳昌壽。迅速籌解。其前撥餉銀。亦諭令直隸四川湖廣總督。山東山西河南湖北各巡撫。次第籌解。以濟要需矣。所有撥定各省之餉。如陸續解到科城。即著廣鳳。奎昌。

迅速知照明緒派員迎提由俄境臺站運送如中國臺站道路已通即仍由舊道行走以期迅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片奏俄兵如肯助勦儘與該分界大臣同時並至應令明緒查照該衙門前奏經向俄使調取地圖摺奏令其補繪二分詳細裝封以為展緩之計等語著明緒明旨嚴與籌防勦不可顧此失彼是為至要至哈薩克助回為虐自毋庸再議安插即著該將軍等隨時察度情形相機妥辦現在俄國臺站既九代遞公文所有此次寄諭一分及明緒所查疊次批發各件暨所降諭旨除交兵部由中國臺站照舊遞送外並令軍機處將本日寄諭另繕一分並將歷次批發各件另繕清單一併封交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加封轉交俄國公使用俄文加封由兵部發交恰克圖送交俄國臺站轉遞伊犂明緒此後摺報亦可照此辦理一分由中國臺站馳遞一分由俄國臺站轉遞以免遲延遺失

俄館繙譯柏林信函

啟者上月二十三日驗各堂曾與倭欽差談及伊犂將軍派員往科布多領餉一事本月四日本總辦在署面奉恭親王大人命將此事情形詳詢一切茲已得知上月二十二日倭欽差接到西悉畢爾總督公文據邊界官報稱本年三月十四日有伊犂官員來此三名攜有公文包裹口稱該處將軍因兵餉缺乏派往俄國邊界告知以現在科布多

內地路途梗阻。欲由俄國境內繞越前往等語。當經該處總兵廊添派官員。護送前往科布多馳抵國斯台邊卡。沿途照料一切。俟領餉歸來。照舊送回等情前來。本總辦詢知此案。係因二月間。文大人曾與本國欽差言及伊犂一節。求託如遇乏食。准許向本國邊界購買云云。經該欽差行文恰克圖。來使以銅錢法。寄知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當即應允。仍以此法行知西悉畢爾總督。劄飭邊界官員照辦。並飭所有需用照料幫助。以昭和睦。是以邊界官如此辦理。專此詳細布沕。希即轉達各堂大人可也。

庚申。科布多參贊大臣廣昌。幫辦大臣奎昌奏。准伊犂將

軍明緒來咨。內云伊犁軍需緊急。待餉甚急。人間塔城戒嚴。道路不通。擬將一切文報。並解運餉銀。奏請借由俄國臺站遞送。現在派委協領三音布等。持文由俄國道路貴送摺報。並赴科布多迎提餉銀。俟協領三音布等到科時。即希飭令同本處前派迎餉之佐領努爾渾布等。將前經運到銀五萬兩。迅速起解。由俄國道路轉運來伊。以顧急需等因前來。奴才等自應照辦。隨飭令糧餉章京昌績。將庫內現存伊犁餉銀五萬兩。眼同伊犁差員三音布努爾渾布等。逐一平兌。飭交該三音布等承領。並添派伊犁派赴京都差旋之委員錫勒春等。協同護解。於本年閏五月十

六日。自科起運。由科屬北路臺卡。及俄國臺站道路。解運

回伊交納。

御批。知道了。

壬戌。烏里雅蘇台將軍明瑞。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奏。竊

等遵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風等咨稱。准伊犁將軍來

文。於四月十五日拜發借由俄國臺站解運餉銀。派員馳

赴科布多迎提一摺。已將摺稟咨送查照在案。今又派馳

騎校格埒德等。前往科城迎提續到餉銀。布即全數交給

該員等。仍由科城大臣代雇駝隻。借由俄國臺站遠為轉

運等因准此。今該委員格埒德等。復來科城提餉。本處無

項給發。是以飭令趕赴烏里雅蘇台請領
國格本。帶領兵丁到烏請領。查烏里雅蘇
由綏遠城先後解到指撥伊犂餉銀三萬
候該處迎提。應即添派官兵。協同護解起
伊犂參將富貴等九員。陸續馳抵烏里雅
道路梗塞。未能起程。現由該員等內酌派
阿。遊擊熙春。都司保恆。及赴伊犂新任瑞
五員。飭令與迎提委員驍騎校格瑾德。伊
原來兵丁。小心押解。於本年六月十二日
起程。解往科布多。仍由該處代雇駝隻。

同伊犁等仍行文俄國邊界大臣及該國守卡官員俟
餉銀運抵俄境屬其妥為照料護送經過即將此文飭交
委員格理德等攜至俄境投交
御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

同治四年乙丑七月甲子伊犂將軍明緒奏俄兵雖經劄

屢次派員往備奈該國總以並未奉我國

皇上諭旨向伊借兵為詞劄察其情形若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之文該國恐不肯前來助力惟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迅給該國行文催借俄兵迅

即前來伊犂會同勦賊以冀及早蕆事仰慰

聖主西顧之廑惟關內之兵久無音耗且餉需窘急派員迎提迄

無確信盼兵待餉焦灼萬狀惟有籲懇

皇上天恩飭下科布多參贊大臣如有解到餉銀無論多少概行

借由俄國邊卡道路。轉解伊犂。以救倒懸之急。

明緒又奏。再奏因伊犂城圍緊急。借助俄國兵力。實屬萬不得已之舉。曾經兩次行文西悉畢爾衙門。至今未接回信。又三次派委已革主事薩碧史。親至阿勒瑪圖地方。會晤該國管理兵丁之使臣江達拉里。情文一切。均極契洽。即兩次遣官前來伊犂。彼此接見。皆甚歡悅。刻下盼望援兵甚急。總未見該國遣兵來臨。茲據江達拉里來咨。述及內地撥給伊犂餉銀。現存科布多。已遣人代為前往迎提。並願代付腳價。所有託其代遞摺件。亦經遣人由邊卡齎送。並稱為去年在塔爾巴哈台。因分地界。此從前為和好。

至提及借兵之事。則云我們國王若早為應允。彼時早已
將兵發了。我們屬下官員。若無國王指飭。不敢派兵。
貴國
皇上並未向我們要兵。我們豈敢離卡。前次來字。業已奏明我們
國王。至今尚未接到旨意各等語。查前次照會。曾告以借
兵情由。早經入奏。恐中途梗阻。以致遞報展轉。再由京都
轉致貴國。難免時日稽遲。總未見其照覆。察其情形。使臣
帶兵在外。一切儘可專主施行。即彼此晤面交談。亦覺十
分近情。極口允諾。及至行文。則抑揚其詞。或云未見
諭旨借兵。或云國王未曾指飭。均未便施行。種種觀望。無從揣測。

惟伊犂待援甚急實難久守惟有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致俄國住京公使行文西悉畢
爾衙門諭以大義既稱和好便切同仇務即迅速發兵前
來伊犂會同勦賊不勝企盼之至
乙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六月十三
日具奏遵議伊犂將軍明緒向俄國假道運餉及借兵助
勦摺內聲明俄使於臣等面屬中國官民向該國購買應
需物件務要相助且勿令賣給回匪軍械火藥等件並假
道運餉一節無不極口應承獨於借兵助勦之事情詞閃
避難保非俟我之降心相求以便其乘機挾制之計若遽

給以照會。恐與外間情形隔閡。辦理參差。難為轉圜地步等因。並聲明仍與往來接晤。有機即乘。如將來須用照會。再由臣等察看情形。酌覈辦理在案。臣等因查該將軍疊次奏報內稱接俄國帶兵官雅耶拉爾等來文。有借兵救援之事。已經該國主應承。特因文內並未述及接京都回信之語。故兵到稍緩等語。該將軍覆文告以早經入奏。是借兵助勦。該國主將惟該使之言是聽。且既告以早經入奏。諒該使久已備知其究竟。能否遣兵助勦。及事後有無要挾。自當先向詢問。再行覈辦。因於十七日晤俄使時。先向伊致謝假道運餉。及允購買槍礮。接濟軍食。並禁止濟

匪各節。遂乘機與言伊犂被賊情形。該將軍欲商借俄兵助勦。現接該國帶兵官來文內稱。已經該國主應允。不知弁兵何日可到等語。該使遂備述該國邊界。現在多事。甚以為難。且言該帶兵官來文未可深信。伊並未接該國主之命。雖未明言不允。意實十分推諉。臣等設法開導。如兩國相交最久。情誼最深。及脣齒相依。事關兩國利害等詞。暨此外凡有可以敲動其意者。無不再三婉商。往復辯論。該公使總無一切實語句答覆。臣等以借兵之舉。後患本多。防不勝防。該使既係刁難不允。自未便過於相強。因趁勢撇開此層。復與商借該國精利火器。並熟習火器弁兵

數名。如從前恰克圖教演槍礮之事。如英國戈登在上海事。以期藉示牢籠。不至為回匪所句結。該使仍語涉兩岐。不能定議。臣等恐其口說無憑。即於次日將逐層函致該使。屬其見覆。以為應與不應之據。二十四日。據該使函覆。購買槍礮等情。即轉行該國照辦。其餘各事。未便豫定。並仍歷敘該國邊界土產不豐。及彈壓哈薩克。現與浩罕興戎。並防堵喀什噶爾各實在情形。末言中國所欲。苟為該國所能。宜無不允。惟刻下疆圉情形。最宜善處方妥。儻有冒失。恐生意外之變。更以境地比鄰。尤覺乘隙易起等語。既未指明如何善處。措詞極為籠統。又未將冒失二字指

明何事。其是否謂中國之借兵為冒失。抑或謂該國之許借為冒失。均未可定。僅以冒失為中國之借兵。將來如不能善處。致生意外之變。該使先行道破。即可不任其咎。若以冒失為指該國之許借。則其不肯相借之意。已在言外。乃終不肯明言。故作圓圓語句。使人不可捉摸。日後面面皆可自占地步。臣等前日所以不肯遽用照會。原深知此事極為難處。非確有把握。未敢輕舉。致貽將來無窮遺患。今該使轉先揭破。恐生意外變更一層。雖泛論各事。並未專指借兵。其處心積慮。已可概見。幸臣等給與信內。業將此層撇開。不至為所藉口。至能否如恰克圖教演槍礮。及

戈登在上海故事各層。該使既稱俟接該國覆文。再行奉告。自應靜候該使的確信息。妥為酌辦。相應請

旨飭下明緒等體察情形。權衡輕重。如該將軍前借俄國官兵肯來時。須豫籌善處之法。如不肯來。即查照臣衙門給該使信函。行文俄國邊界官。商辦購買槍礮。及賒欠軍需兩層。略為資藉。現在塔城圍解。道路漸通。伊犂又疊獲勝仗。軍威自當漸振。能不再向俄國借兵。固屬甚善。萬一弁兵因賊衆我寡。不免氣餒膽怯。切勿漏言俄兵不來之信。須宣揚俄兵即日前來助戰。以壯聲勢。一面激勵軍心。鼓舞士氣。曉以爾等身家。世世蒙

皇上豢養之恩。自當竭力報效。及時建功。若能不待俄兵到來。已
經翦滅回匪。則爾等得成全功。
朝廷之賞更隆。並可誇耀鄰邦。永享安樂。庶弁兵加倍奮興。
踴躍爭先矣。

給俄國倭良嘎哩信函

本大臣等昨赴貴館。面謝貴國允借臺站運餉送信一事。
談及伊犂將軍等。如向貴國有購買精利槍礮等件。及接
濟一切食物。儻餉需不足。貴國邊界官設法暫為賒欠。俟
餉到清還等事。並禁止邊界民人。勿令賣與賊匪槍礮食
物各件。均已承貴大臣慨允照行。足見誼敦和睦。尤為可

倘本大臣不勝欣謝至西疆等處被賊竄擾情形該處將軍等意欲商借貴國兵丁幫助勦賊等事本王大臣等亦不欲强貴國以所難惟貴國如能暫借精利火器若干並熟習火器兵弁數員名幫同施放槍礮或仿從前恰克圖代為教引兵丁習用火器各法如英國長總兵在上海故事是否可行即希貴大臣斟定詳酌覆知

俄國倭良嘎哩來函

敬覆者接奉來函論及伊犂將軍等如向本國購買槍礮及接濟軍食等情本大臣為敦和誼起見據此即行轉知本國照辦矣並查西疆境地距京寫遠該處情形未能詳

細周知。瑤章所言各事。其中何事可行。何事難行。本大臣未便豫定。且貴王大臣亦無不知本國該處人煙稀少。土產不豐。向來軍營馬步各隊。就近頗難供給。一切需用。均由內地二千餘里郊外。源源接濟。況該處遊牧哈薩克等人。習尚回教。素非善良。現經

貴國西疆各處變亂。伊等係屬同教。難免句串生事。在在彈壓。均關緊要。又值本國現與浩罕興戎。不時添兵前往助戰。加以喀什噶爾地方極亂。該處毗連境地。均須加意防堵。兩國和好多年。凡貴王大臣所欲者。苟為本國所能行。宜無不允。惟刻下疆圉情形。最宜善處方妥。儻有冒失。恐

生意外之變更。以境地比鄰。尤覺秉隙易起也。容俟接到
本國覆文。再行奉告。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在繕摺間。俄國公使倭良嘎哩來署。
臣等因現在復由俄館遞到伊犂奏報文件內。仍有借兵
之說。當經復向申說。據稱俄國凡有可以相幫中國者。無
不盡心幫助。即如本年哈薩克兵一股。欲助回人侵犯
貴國邊界。俄國邊界官兵。向伊攔阻被執。俄國即派兵將哈
薩克帶兵頭人拏交刑部。即此可為盡心幫助中國之證。
至如借兵一節。前已有信奉覆。想應賜覽等因。臣等查前
信所言。係以接到該國覆文再行奉告為歸宿。自應仍前

靜候該使確信酌辦。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四年六月十一日。據總稅務司赫德

呈稱。董奉劉飭。准福州將軍英桂。閩浙總督左宗棠報稱。

漳南一帶。盤獲通賊哨船。生擒長髮賊及洋人三名。又在

海門山港截獲濟賊船隻洋人五名。經稅務司美理登會

議定罪。並赴漳營借車輪開花礮。又遣洋兵助勦。奉

旨賞給美理登等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把。火鐮一把。紬

緞四卷。仍令在廈門會同辦事。藉資得力。又以廈門稅務

司休士。幫同查辦通賊洋人。查獲濟匪古董輪船。復奉

諭旨嘉獎。劉飭轉行。又代理廈門關稅務司巴德。訪聞投賊之白

賚文來美國船兩隻進口派幫辦揭謨幷手羅士將其拏
獲經通商大臣李鴻章奏奉
上諭給予功牌以示鼓勵等因各在案除遵劄恭錄轉行各該稅
務司一體欽遵外合先具文代為恭謝
天恩再美理登休士均經請假回國嗣奉劄行接准閩省各憲會
咨將該稅務司暫留三月查該稅務司均於未經奉劄之
先業經起程回國合併聲明等因前來臣等伏查該稅務
司等幫同勦賊信義堪嘉今總稅務司赫德以該稅務司
美理登等感荷
鴻恩呈請代申謝悃覈其所呈實出至誠理合附片具奏

御批。知道了。

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福州將軍英桂等。前奏緝獲通賊洋人。並盤獲古董輪船入官。請將稅務司等獎勵一案。經總理衙門議覆。查明福州稅務司美理登。親赴軍營。撥借洋兵炸礮。隨同勦賊。尤為出力。請

旨賞給頭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把。火鐮一把。紬緞數卷。於同治四年五月二十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行知到 部。遵即轉飭蘇松太道照造製辦。茲據該道丁日昌備就一兩四錢重中嵌珊瑚一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把。火鐮一把。紬緞四卷。配裝呈驗。所需

價值在於洋稅項下撥貫支銷將所給物件作為都中
頒發由臣咨送福建撫臣徐宗幹會同英桂左宗棠等宣示
諭旨轉給美理登祗領以示寵異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寅
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餉需艱窘請飭科布多參贊大臣如有餉
項解到無論多少迅借由俄國邊卡轉解伊犂等語前據廣鳳
等奏已將伊犂餉銀五萬兩交伊犂委員三音布等於閏五月
十六日起運由俄國臺站轉解回伊惟現在該城軍務緊急需
餉甚繁一切支應刻不容緩著廣鳳奎昌調後遇有解到科城

之伊犂餉銀。無論多少。陸續知照伊犂妻員。解由俄國邊卡轉遞。務期隨到隨解。無誤急需。

又

諭。明緒奏借俄兵勦賊。兩次行文西悉畢爾衙門。據江達拉里來咨。抑揚其詞。種種觀望。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諭以大義等語。借兵相助一節。前據明緒奏到。即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該國住京公使。妥商辦理。昨據該衙門奏稱。連日與俄使晤商。並往來函覆情形。該使以該國邊界多事。意甚為難。雖未明言不允。而推諉之情。已在言外。是借兵一事。都中辦理殊無把握。且利害相等。後患亦不可不防。自未便過於相強。明

緒辦事。尚能實心。如能就近與西悉畢爾衙門相商。通融辦理。朝廷亦不為遥制。該使函內。既有購買槍礮等情。及中國所欲旨為該國所能宜無不允等語。明緒惟當斟酌情形。相機商辦。如借兵一事。始終不肯允行。或向其購買槍礮糧石。即餉銀不敷分用。亦可商酌賒辦。該公使亦以為可。據云已函致該邊界官矣。諸凡能稍資其力。均可為目前戰守之助。惟俄國不肯借兵一節。明緒等切不可漏言。總須以俄兵即日前來揚言於眾。以壯我軍之氣。其哈薩克助逆為患。俄國已將其帶兵頭人拏却。正可因勢利導。俾其力除此股匪徒。與伊犂亦不無裨益。並著明緒妥為籌辦。至所稱拏去之哈薩克頭人。是否即係綽坦。

著明緒設法查明具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片一件。給
俄使信函並覆函各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丁卯。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竊興義府回匪。倡亂已久。自
同治元年徐之銘策署總督之時。行文諭令安義鎮總兵
趙德昌等。停兵議撫。該回匪遂與府屬苗匪狆匪聯為一
氣。乘機襲踞興義府城。致附近之廳州縣相繼淪陷。臣到
任後。經營兩義。甫將興義府。普安廳。普安。安南。興義等縣
各城。次第攻克。其未經收復之貞豐州新城縣丞汛城兩
處踞匪。震懾軍威。亦俱氣奪。三年十一十二兩月。署興義
府知府孫清彥。署興義縣知縣陳聘儁。署普安廳同知錢

塘。著安義鎮左營遊擊劉鴻魁等。集練大舉。正圖分路進規。適法國主教胡縛理。欲廣其教。屢向督臣與臣言。及數然以招撫新城貞豐回匪自任。督臣再四籌商。值此餉匱糧歉。用兵不易。該回果能就撫。固可省費息民。否則再議進征。於事亦無窒礙。且胡縛理志切澄清。名正言順。尤不得不勉徇所請。以遂其向義之忱。詎十二月間。胡縛理派令司鐸任國柱先赴新城。該回首金萬恩張定中等。即將任國柱明則款待。暗則扣留。以為要挾之具。勒令函致孫清彥等。撤回各路兵勇。迫兵勇肅撤。該回匪等潛令匪黨及大股苗匪。分擾興義縣屬交那高補董雨章墨土場等

處。大肆焚掠。並將孫清彥派往新城為任國柱齎信之圖首王永安殺斃。孫清彥。陳聘儒。紛紛具稟前來。臣已知撫局之不可恃。極思變計改圖。無如任國柱惑於該回匪之甘言媚詞。屢次來信。總云撫事可成。胡縛理又因有任國柱先入之言。堅云撫局可恃。督臣向在粵中。與各國洋人交涉事件。咸以誠信相孚。不識回情狡黠。遂亦信之不疑。而臣於該文武來稟。仍疊次批飭相機防禦。必其真心效順。方可招撫。該文武迄以恐礙撫局。未敢輕舉妄動。本年正月間。督臣又商派因公來黔之雲南回弁合國安楊坤暨貴州候補知縣袁濬紳士易廷尚。往與任國柱會商辦

理。合國安。楊坤。先進新城。袁濬。易廷尚。沿途為新城匪黨所阻。住紮距新城八十里之必克營。適署安義鎮中營遊擊上年反正之回目馬忠。於正月二十六日。接獲金萬照等密信。勸其助逆抗官。情願奉為五屬總元帥。其間語多違悖。馬忠激於義憤。告知孫清彥。刻即會同親督各鄉團練。欲興問罪之師。金萬照等聞風驚懼。始將袁濬。易廷尚延接入城。並將任國柱送至興縣。三月初七日。據袁濬稟稱。新城人心未定。金萬照與任國柱等所定章程。漢民並未與聞。其苗匪种匪。亦有不願投誠之意。三月十二日。又據合國安。楊坤。袁濬稟稱。金萬照於二月二十八日。飭令

頭目曉諭三教人民薙髮受撫。其一切章程如何與漢民會議。同夥之苗匪种匪。是否一律輸誠。稟內均未聲敘。五月二十一日。續據孫清彥稟稱。該回匪等至今並未薙髮。合國安來鄰。欲令孫清彥馬忠親往撫諭。孫清彥等允諾。合國安復先往開導。該回匪仍未應承。合國安遂於四月二十八日自新起程旋滇。現在任國柱既已來鄰不能再往等語。細覈各該文武先後所稟。情節多屬支離。撫事似難了局。新城一處。既無把握。貞豐之匪。甘心叛逆。更屬猖悍難馴。迄今杳無消息。乃胡縛理等猶執迷不悟。故該回匪等借其勢力。陽託於就撫之名。包藏禍心。以驅除異己。

意愈險而計亦愈工。如孫清彥、錢壞勇於勦回。素為回匪所惡。因而勾結奸民。媒孽其短。慫恿任國柱信致胡縛理在督臣及臣處竭力傾軋。於孫清彥則言其阻撓撫局。於錢壞則言其醜詆伊教。督臣即欲一併撤換。臣以錢壞在善安廳深得民心。无地方安危所繫。是以商明督臣。僅將孫清彥撤任。嗣胡縛理送閱任國柱致書。又言署安義鎮左營遊擊劉鴻魁。縱練殺斃教民等情。督臣復商之於臣。欲將劉鴻魁撤省。臣因劉鴻魁亦係禦侮之才。且恐事有未確。覆以暫行從緩。旋據署新義縣知縣陳聘儒稟稱。三月初間。任國柱由新城來縣。住宿萬屯地方。劉鴻魁因探

報新城回匪張老滿等率黨數百在鄉滋擾派練防堵則有之實無殺斃教民之事該教民等亦未能指其被殺者為何人乃胡縛理等嘵嘵不休必欲去之而後已督臣因又商之於國將劉鴻魁撤任遺缺即檄委甫經招撫之新城回首張定中署理距閏五月二十五日忽據陳聘儒以劉鴻魁前赴捧鉾汛布置江防旋被署捧鉾汛守備李鳳才暑魯布革把總張開業於閏五月初十日主使民人何明武曹品將劉鴻魁殺害所部練丁已交其弟劉富禮暫行管帶等情稟報前來臣即函商督臣查辦旋准覆稱係督臣密飭馬忠設法除之因恐漏洩所以未經知會等語

臣接閱之下。始知原委。六月初四日。又據張定中稟稱閏五月初十日。奉到委牌。擇期接篆。先派兵丁杜老幺胡起發前往興義縣張貼告示。適在劉鴻魁被殺之後。該處團首薛小二呂調陽等欲令劉鴻魁之弟劉富禮接署遊篆。將其告示擒毀。並欲將杜老幺等捆縛殺卻。經署知縣陳聘儁講情釋放。令其回稟張定中。不必前來等語。查劉鴻魁本係興義縣團首。上年克復興義府縣各城。最為出力。經臣與督臣保奏。奉

旨免升千把總。以守備補用。該弁權魯無知。不無恃功驕滿。固有取死之道。第

王章具在。自應提訊確情。明正典刑。豈可授人以柄。況其所稱
劣蹟。多係讒口中傷。早白未分。遽使駢首。知者固以為劉
鴻魁死於官。死於法。而非死於民。死於回。不知者且將藉
口於官之虐漢助回。用回殺漢。甚謂與洋人合者則生。不
合則死。尤慮好事之徒。從而造言。回既可以殺漢。漢亦可
以殺回。眾諮羣疑。何以定民心而防民口。該團首等不容
張定中接署遊擊篆務。其不平之氣。業經顯露端倪。此中
操縱抑揚。殊難措手。當茲寇盜未平。人心思亂。殺機一起。
枝節叢生。滇省刁風。不免再見於今日。伏思田興恕因教
民之事。辦理不善。致煩

宵旰焦勞。臣抵任以來。鑒前毖後。即與胡縛理等隨時籠絡。設法
羈縻。以期仰副
聖主柔遠之意。臣因洋務生疏。而督臣係奉
特旨專辦之員。且素為洋人所信服。是以遇有牽涉教民事件。悉
由督臣為政。從未敢獨出己見。稍涉意氣之私。督臣才識
遠勝於臣。與臣共事兩年。並無枘鑿。即與胡縛理等往來。
亦無齟齬之端。自衛教之禁弛。而習教之人日多。往往小
民因有犯案。始行入教。一經入教。拘提每難弋獲。以故無
賴之輩。趨之若鶩。人人恃為護符。甚至官場入教者。亦不
乏人。凡教民中之緣事犯法者。胡縛理偶有請託。多所遷

就。臣亦不與之為難。惟撫回之議。在督臣但務推心置腹。在胡縛理等止知以己度人。既惑於奸民鬼域之謀。又昧於回匪犬羊之性。故事事為其所賣。即處處為其所愚。今撫局尚屬懸虛。而先為去其所忌。奸人愈形得計。匪棍因而效尤。從此由漸而入。積小致鉅。舉興義一郡普安一廳之驍將能勇。草薙而禽獮之。然後肆行無忌。將以遂其蠶食之謀。無論撫局不能遽成。即就此數衍了事。而尾大不掉。該府廳州縣。必致與滇省同出一轍。其害伊于胡底。況興義府屬漢民。與貞豐新城之回。勢不兩立。今因胡縛理等倡為撫議。令其休兵罷戰。漢民業已遵辦。而回匪仍復

負嵎該漢民等羣情洶洶愈覺忿填胸臆設因撤練之故回匪乘虛肆虐則興義五屬普安一廳之億萬生靈皆歸咎於胡縛理等偏執撫議之非必將以白刃相向萬一釀成釁端不獨貽誤地方抑亦非保衛達人之策臣晝夜焦思罔知所措病勢日甚未始不半由於此本擬及早奏聞因慮事機宣露又啟猜疑田興恕前事非遙何敢再蹈覆轍迨接閱孫清彥陳聘儒所呈新城回民尚未薙髮並劉鴻魁被戕各稟竊恐禍機之伏深慮邊釁之開亟須杜漸防微為曲突徙薪之計臣前在雲貴總督任內力主勦議厥後從權辦撫而回教於臣終屬銜之刺骨一切究形隔閡故

徐之銘得以乘間搆煽。又復變壞撫局。致臣憂憤成病。不得已而以疾却。今黔省回情既如此叵測。胡縛理等以臣於此事。每多而從心違。未能事事曲徇。晤面雖尚和協。而臭味殊覺差池。種種貌合神離。積久恐難共處。現在督臣又將赴滇。以臣之才力。斷難調停中外。事關中外大局。臣實智盡能索。自維受

恩最重。不得不披肝瀝膽。據實密陳。稍免敗罔之愆。但其中語多妨礙。仰乞

聖主俯將此摺留中。免致洋人聞而疑忌。又起波瀾。惟有籲懇

密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婉致法國公使。知會該主教胡縛理等。

嗣後務須遵照和約。不得預聞地方公事。及勸撫事宜。遇有入教之人。須令出具並無違犯事故切結。方准入教。或按月。或按季。彙冊照會督撫衙門。轉行地方官立案。入教之後。儻有犯法爭訟之事。悉聽地方官與平民一體辦理。一面照例拘傳。一面移會該主教知照。庶章程更為周密。法度悉秉持平。在該主教等藉與官民永遠相安。不至啟怨招禍。而綏邊懷遠。亦可稍紓

聖主南顧之憂。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戊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奴由山東回

津後。旋據比利時國使臣金德。初次呈遞照會。內有同治二年該國所派使臣包禮古。與前上海通商大臣薛煥。會議條約數款。未將兩國通商章程。並各等事詳細敘明。茲特派該使臣前來會同商議。按照各國已定條約。再行約定。並請據情轉奏。候

旨施行等語。查該國條約。業於同治二年在上海議定。應行定期互換。此次金使突如其來。請為再行酌議。雖因通商章程。前次未經詳細敘明。然亦未敢輕以相許。致啟他國效尤之漸。當覆以照會。內稱條約早經議定。非比初次來求立約之國。可以據情具奏。從前立約時。原因包使臣係奉

有全權之命。可以便宜行事。即可永遠遵守。是以與之定議。且彼此公同商酌。毫無勉强。儻有不妥善之處。包使臣豈肯依允。可見所定和約。足致其美。無庸更改。今來文未將前定條約。應再行酌改。其咎當歸何人之處。切實聲明。不敢冒昧入奏等語。俾知嚴為拒絕。以挫其狡譎之謀。使其自知認咎。昨又據該使照會。備述包禮士所議之約。於通商事宜。毫未陳明。以致該國商民商船欲知通商各件。或准或禁。無憑查考。現派該使前來。從新定議。以期兩國永敦和好。商民商船各獲保安等語。仍懇請代為轉奏前來。臣詳加覆勘。此次該使臣所呈照會內稱各節。已自認

為包使之咎。措詞尚屬恭順。是該使業已屈服。既據一再
懇請。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比利時國使臣金德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同治二年間。我大君主因欲彼此兩國永
敦和好。定約通商。期臻妥善。前派本國欽差大臣包入華。
經
貴國
欽差大臣薛會議條約。惜因所議數款。未將兩國通商章程並各
等事宜。詳細敘明。實與向有各國所辦成章相背。我大君

主深願按照常規。永臻協和。實見難致其美。是以未即允
准。故復特畀本大臣便宜行事之權。來華會同
貴國
大皇帝所派
欽差大臣商議。按照各國已定條約。再行酌定。本大臣奉此。於閏
五月三十日抵津。聞貴大臣因公外出。現知業已旋津。理
合備文照會。希代為據情轉達。候
旨施行。為此照會。
給比利時國使臣金德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同治二年。本國欽差大

臣包入華會議條約。未將通商章程並各等事宜。詳細敘明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貴國條約。早經議定。非比丹麻西洋各國。初次來求立約。本大臣接到照會。可以據情具奏。從前薛大臣與包大臣議約時。原因包大臣係奉貴國全權之命。可以便宜行事。即可永遵遵守。是以與之定議。且彼此公同商酌。毫無勉強。儻有不妥善之處。包大臣豈肯依允。可見所定和約。足致其美。無庸更改。今貴大臣照會僅泛言與成章相背。並未將前定條約。應再行酌改。其咎當歸何人之處。切實聲明。本大臣更不敢冒昧入奏。為此照覆。

比利時國使臣金德第二次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內開從前薛大臣包大臣議約時。彼此公同商酌。毫無勉強。儻有不妥善之處。包大臣豈肯依允。可見所定和約。足致其美。無庸更改等語。本大臣查本國前派大臣包來華定約。命以各國向定條約。將本屬官民應得之優待。應守之章程。更有商船商民各等事宜。詳細開陳。議定和約通商各款。總須按照各國成章為案。如此定章。方謂通商條約。詎包大臣所議之約。於此等通商事宜。毫未陳明。以致本國商民商船。欲知悉通商各件。或准或禁。無憑查考。包大臣出境時。既奉上諭准永

便宜行事之權。內示定約必照各國前定約款。方與諭意
全相符合。可知包大臣實屬顯違諭旨誤辦。是以回奏時
不惟未蒙批准。且立時調撥回國。茲我大君主深信
貴國
大皇帝公正為懷。刻即復行特簡本大臣前來。仿照各國已定條
約章程。從新定議。以期兩國永敦和好。商民商船。各獲保
安。希將進華之意。代為轉奏。伏乞
聖鑒施行。為此照覆。
庚午。閩浙總督左宗棠暫署兩江總督李鴻章浙江巡撫
馬新貽奏。竊漳州拏獲投賊洋人白齊文等三犯。前經臣

鴻章附片奏明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以該犯罪不容誅暫行嚴密監禁聽候嚴辦在案該犯被獲後即解往福州省城監禁嗣有解蘇收審之議當由閩省派委千總賀光泰把總任尚勝隨帶護勇管解洋犯白齊文克今細仔三名於五月初八日由閩起程行至江山縣清湖地方把總任尚勝因感冒病故即由千總賀光泰率同護勇等押解前進臣鴻章先尚未接准咨會臣新貽於閏五月十六接據署蘭谿縣知縣江紹華稟稱閏五月初三日准龍游縣兵役護送福建委弁千總賀光泰帶同護勇十名押解外國人犯白齊

文克今細仔三名過縣當經照例分別點驗加
船轉解以天氣炎熱人數衆多添撥幫船一隻
於初四日黎明一齊開船解赴下站去後詎於
據長解護勇唐聚泰等回縣報稱行至華城二
頭灘地方其時東南風正大灘高溜急水勢旋
水之後更加洶涌犯船甫經下灘忽被風水掀
溺同行幫船被水溜下趕救不及或經就地居
往救得護勇兵役九人所有賀千總及外國人
克今細仔與護勇兵役船戶共十三人同時隨
趕撥船役分頭撈覓即於灘下河岸並石塘邊

等先後撈獲白齊文克今細仔屍身分別驗明給棺封識
續於灘河下流各處覓得護勇陳福堂營兵王以苗縣役
胡福並千總賀光泰各屍身分驗明確經臣新貽委員馳
往查明屬實臣宗棠亦接據稟報飭將現存之勇丁唐聚
泰等九人咨送回營先後咨會到臣鴻章臣等查白齊文
糾助粵西髮賊謀害中國按律久應誅殛此次仍敢潛入
漳州內地投逆被獲本應立正典刑即美國公使衛廉士
亦有白齊文既經投賊已失體面美國不應庇護之語特
以監禁聽候嚴辦經臣宗棠等委解蘇省收審實因閩中
賊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設有疏虞關繫非淺不料行至

中途。翻船溺斃。雖中國未申治罪之權。而該犯窮兇極惡。致伏冥誅。足見天道之不爽。克令細仔二犯。前經閩省審訊投賊是實。亦有應死之罪。既均淹斃。應毋庸議。其英人克令一名。前據英領事巴夏禮申陳。請照約交該領事懲辦。臣鴻章本擬俟該犯解到。按約轉交。今既與白齊文同舟覆溺。事出意外。止有付之命數。設該領事等聞信之後。無理糾纏。臣等必當據理駁辯。相機妥辦。隨時咨商總理衙門完案。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查比利時國。久與

英法各國。同在五口通商。前於道光咸豐年間。疊經陳請
立約。迨同治二年。使臣包禮士前赴上海。復請商定條約。
其時臣薛煥。在上海通商大臣任內。當奉
諭旨派辦。即經按照各國條約。斟酌就簡。定為四款。奏明與該使
臣畫押蓋印在案。約內言明次年互換。屆期並未前來。本
年正月間。英國使臣威妥瑪。遞臣等照會一件。內稱比利
時國現派使臣來華。與中國定約等語。當經臣等覆以該
國條約早定。止候互換等因去後。旋於六月間。據威妥瑪
面稱。該國因前使臣辦理不善。貽笑各國。是以另派使臣
請領英人執照來京。現住伊館。並求臣衙門給與照會。准

來另議。臣等再三辯駁。堅不允准。並責以應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遞照會。隨候覆辦。不應冒昧來京。復據威使送到比國伊臣金德遞三口通商大臣照會一件。屬為轉寄。臣等查其照會內稱奉派來華。將通商章程。照各國已定條約。再行酌定。請為轉奏等語。臣等查前次臣薛煥與包禮士所定四款。雖屬簡少。而各國條約內所有之意。業已全括其中。當時既係與該使臣彼此商定。初無勉強。何以該國又派使臣前來商改。復與威妥瑪當面駁詰。據稱前使臣所定條約。僅止四款。實屬太簡。不獨該國商人不能明悉。並且貽笑鄰邦。現在已將前使臣懲處。是以鄭重其事。

另派使臣前來。並再三代為懇請。聲稱將來另議條約。斷不出各國所定之外等語。臣等查現辦洋務。先在折服其氣。然後乘機即轉。庶不至過事要求。亦不至操之太蹙。此事該國既以不照各國為恥。復行派使前來。又有威妥瑪殷殷懇請。已挾志在必行之勢。然若遽允所求。又恐視之太易。過肆要求。因於將該使照會寄津時。公致崇厚一函。屬其覆該使照會內。須令自行認錯。方可允為代奏。茲查崇厚摺內所敘照覆情形。即係按照臣等函屬之意辦理。據稱該使臣照覆內。備述前使臣包禮士誤辦。業經該國主將其撤退等因。特為據情代奏請

旨前來。臣等查該使覆崇厚照會。既以包禮士為辦理錯誤。已自
認該國主用人不當之咎。經此一番挫折。將來議約時。該
使或不至任意狡執。求多於各國條約之外。此案既由威
妥瑪代為說項。查與從前丹國議約情形。大略相同。應即
仿照丹國成案辦理。無論金德在京與否。一切先與威妥
瑪往來商議。不必遠令該使踏面。仍一面請
旨。於臣等中特簡一員。作為全權大臣。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商辦。以備將來仍令赴津畫押。臣等查照成案。謹將實銜
等銜名。開單呈
覽。恭候

簡派。至將來更議條款。自當力與辯論。不令出各國條約範圍。以杜要求而示限制。

諭內閣崇厚奏。比利時國遣使來津。懇立通商條約。請特派大員辦理等語。著派董恂崇厚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該國通商事務。

辛巳。伊犂將軍明緒奏。回匪近日。連次圍困大城及綏定各城。幸官兵俱各用命。屢解城圍。奈軍餉分文不到。羅掘罄盡。不特不能照例支發鹽菜。即稍加貼補。亦無所出。困苦情狀。難以寫日。至俄兵數次行催。竟無來信。關內之兵。久無出關消息。數年之餉銀。分毫未到。前摺俱已繕陳。惟

有懸懸

皇上天恩。俯念邊疆重地。億萬生靈。日夜急。

諭令戶部先行籌撥現銀二三十萬兩。派員趕緊由北路解交科布多。借俄國邊卡道路。轉解伊犂。以救倒懸之急。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西悉畢爾衙門。催令俄兵迅速

前來。兼請

飭令帶兵大員。兼程馳赴伊犂。勦滅回匪。以靖邊氛而全大局。

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回匪鴟張。伊犂被圍甚急。無餉無糧。萬難

支拄一摺。前據廣鳳等奏。將所存伊犂餉銀五萬兩。交伊犂差

員三音布等領解。於閏五月十六日自科起程。由俄國臺站行起。計期應已解到。但杯水車薪。仍恐不濟於事。諭令王榕吉將本年應解京餉內劃撥銀十六萬兩。著王榕吉迅速籌解。不得稍有遲誤。並著德勒克多爾濟於此項餉銀到城時。趕緊派員轉解科布多。即由廣鳳。奎昌察看情形。或仍照前次運道由俄國卡倫行起。經過烏里雅蘇台地方。即著明誼等派委妥員。接解轉運。以利遄行。至借俄兵助勦一節。疊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妥商。該公使意存推諉。迄無成議。仍著明緒恪遵本月初四日寄諭。就近與西悉畢爾衙門通融商辦。至伊犂糧餉。一時不能應手。可先向俄國借貸濟急。槍礮火

藥等件。亦可向伊國購買。銀兩或一時不敷。亦可賒辦。俟餉到歸還。均經住京公使允諾。明緒當遵照六月十四七月初四等日寄諭辦理。

己丑。署廣東巡撫郭嵩燾奏。臣於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接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專弁遞到恭用

御寶和國條約一本。九月初六日。由兵部火票遞到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著派郭嵩燾將上年與荷蘭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等因欽此。適接和蘭使臣巴大何文照會。請訂互換日期。而其齎到者係鈔錄副本。當屬取回原本。另行訂期辦理。茲於同

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九日。接准和蘭使臣鞳大何文照會。內開現接到在天津定立條約原本。並去歲鈔錄副本。均緞用和國君主國寶蠟餅。訂期彙對互換等因到。臣當即照會該使鞳大何文。訂於同治四年六月初四日。將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天津所立和約。於廣東省城西關華林寺公所互換。屆期該使鞳大何文將和國君主緞用蠟餅和約原本副本共二件齎捧到。臣查驗無異。當將總理各國衙門遞到

御寶和約原本。交該使臣接收。除將換來和約。委員齎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投收備案外。所有臣與和國使臣鞳大何文

互換和約日期緣由謹附片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七月初六日

准軍機處鈔交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摺一件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衙門查此案劉鴻魁被黜致

兆果否有縱練殺斃教民之事其殺自何明武曹西與殺

自馬忠究屬何人為誰主使並現在辦理剿撫事宜應候

諭旨飭辦臣等伏查外國傳教人所持諭單內載該教士赴內地

止以傳教勸善為務絲毫不得干預別項公私事件曾於

咸豐十一年通行各省在案上年四月間陝西傳教之高

臺來署。面稱欲與該省回匪議撫。引為己任。經臣等援諭
單內不容干預別項等語。正言斥絕。該主教無詞而去。至
本年閏五月間。法國繙譯官豊大業遞來清單。內稱貴州
興義府匪首。未該省主教作保。俱願投降。主教當派教士
會同回匪等議定投降。詎地方官派兵圍勦。眾賊懷疑。不
敢投降等情。當經臣等以中國軍務。不容傳教人等稍有
干預。面為駁詰。繙譯自覺理屈。未敢喚請。旋即由臣衙門
據情函致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令其就近密
致雲貴總督勞崇光。著貴州巡撫張亮基撫重防範。萬勿
為所搖惑。致墮術中。茲據張亮基奏稱。法國教士胡縛理

派任國柱往新城議撫甫及撤兵該匪等仍肆滋擾乃胡
縛理因有任國柱先入之言堅謂撫局可成不思變計臣
等因事關教士干預軍務當即會晤法國使臣伯洛內並
將張亮基原奏稍加刪改纂成節略與該使臣閱看責該
主教不應干預勦撫事宜該使臣無可狡執亦以為非該
主教分所應為面允函致胡縛理不得干預貴州公事嗣
據伯洛內遞臣衙門信函並摘鈔胡縛理原信送閱內稱
已致信胡縛理切屬其教外之事一毫莫管並云若令偏
想者揣之其必上者暗中授意於下有激事端之情本署
大臣殊不慮此縱有此變亦惟奏事者先識其由等語臣

等察其信中用意雖屬隱約然飭令胡縛理不得干預該
省軍務似尚可信臣等當即覆該使臣一函敘明黔中勦
撫之難曉以利害仍將地方大吏所以保護教士之意顯
為指出該使臣接信當不至再有異詞至臣等前致成都
將軍崇實等密函該於本月初九日接據崇實駱東章覆
稱貴州一事毫無所聞儻此間致信逢中稍為洩露轉致
大有關礙仍應由總理衙門密致為妥是臣衙門前次函
屬崇實等密致勞崇光等慎重防維一節崇實等恐有窒
礙並未密函告知應請
飭下督臣勞崇光撫臣張亮基參奏到

諭旨後。立即傳知胡縛理。將法國諭單。聲明開導。所有地方公私事件。現在勦撫事宜。毋任從中攙越。致多棘手。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張亮基奏。法國主教胡縛理辦理興義回匪撫局。執迷不悟等情。當將原摺批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奏稱。本年閏五月間。曾經法國繙譯官豐大業。以貴州興義府匪首。求該省主教作保。俱願投降等詞。向該衙門呈遞。當經駁斥。並函致崇實。駱秉章。令其密致勞崇光等慎重防範。毋為所惑。嗣據崇實等覆稱。因恐中途洩露。未經函知。現經該衙門將張亮基所奏各情。與法國使臣伯洛內閱看。已商允該使臣函致胡縛理。不得干預該省軍務。是該公使亦以胡縛理辦

理招撫之事為非。並無異說。著勞崇光張亮基裕麟傳知胡綽理。將法國傳教人向來所持諭單。聲明開導。遇有地方公私事件。及現在勦撫事宜。毋令從中干涉。致多棘手。至劉鴻魁集團勦賊。何以旋被殺害。究係殺自何人。有無主使。並該員是否實有縱練殺斃教民之事。仍著勞崇光張亮基裕麟查明據實具奏。不准稍有隱飾。總理衙門摺一件。單四件。均著鈔給閱看。

給伯洛內閣看張亮基原奏節略

貴州興義府屬。回匪作亂已久。臣到任不過兩年。即將興義府普安廳普安安南興義等縣。先後克復。其未曾克復之貞豐州新城縣兩處。回匪業已害怕。去年十一十二兩

月。興義府知府孫清彥。安義鎮左營遊擊劉鴻魁等。正想聚集團練。四路攻勦。不難指日殺盡。適有主教胡縛理屢向督臣與臣再四商請。願招撫新城貞豐回匪。十二月間。派司鐸任國柱先到新城說合。該回匪頭目金萬照等。即將任國柱拘留不放。勒令寫信與孫清彥等。令其撤回各路兵勇。迨兵勇甫撤。該回匪等遂約齊大股苗匪。分擾興義縣屬。焚燒搶奪。又將孫清彥派往新城與任國柱送信之團首王永安殺死。本年正月間。督臣又商派因公來貴州之回官合國安。知縣袁濬紳士易廷尚等。往與任國柱會商辦理。不料袁濬易廷尚。行至中途。竟為新城回匪所

阻。不得進城。遂在華城八十里之必克營紮駐。又上年投降歸正之回目馬忠。現署安義鎮中營遊擊。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接到回匪頭目金萬照等密信。勸其造反抗官。伊等情願奉為五屬總元帥。馬忠尚知忠義。不肯造反。遂將此信告知孫清彥。刻即會同團練兵勇。要大興問罪之師。該回匪聞風害怕。始將袁濬易廷尚接入城內。又將任國柱送至興義府。延至三月初七十二等日。先後據袁濬稟稱。金萬照未與漢民定投降章程。其同夥造反之苗匪狆匪。亦俱不願意投降。至五月二十一日。又據孫清彥稟稱。該回匪等至今尚未薙卻頭髮。合國安先往開導。該回

匪亦未應承投降之事。合國安自新城起身回雲南去。現在任國柱既來興義府。其勢亦不能再往。伏思該回匪等於兵勇剿退。即在興義縣屬大肆焚搶。又殺死孫清彥差往送信之王永安。沿路攔阻袁濬易廷尚。不准進城。甚至遣人送信與已經歸正之馬忠。勸其造反抗官。延至今年五月。並不薙頭。並不與漢民議受撫章程。種種反畔情節。皆在胡縛理去年十二月勸降以後。現在興義府屬漢民。與貞豐新城回民。勢不兩立。今因胡縛理勸其投降。令漢官息兵罷戰。漢官漢民。俱已照辦。而回匪等反覆無常。時而假降。時而背畔。該漢民等受其欺詐。遭其殘害。那時興

義五州縣普安一廳之百姓。人人懷恨在心。以為苟非胡
縛理勸降。我們何至撤兵。尚可與該匪抗拒。今因胡縛理
之勸降。兵勇已撤。該回匪降而又反。百姓受伊殘虐。定然
怪胡縛理等議撫之不是。勢必至於刀刃相加。該百姓等
又復聚團招兵。勦滅回民。該回民到窮蹙無歸之時。亦必
抱怨胡縛理等當日撫議未妥。致令又受漢官之攻勦。亦
必與胡縛理等吵鬧尋釁不止。回漢兩民。俱不輸服從中
說合之人。該主教必定受其殘害。此係該主教不遵諭單。
好為干預。將來即有不測。無論為回民為漢民所殺。均與
中國地方官無涉。應請

諭旨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婉商法國住京公使令趕緊函致胡
縛理傳教而外毋得干預黔省勦撫事宜及一切地方公
事於回民漢民之事兩不管賜卽與回民漢民共處永遠
相安乃是保全遠人之道等語
法國公使伯洛內信
啟者日前恆大人躬親到署留貴州節略一件諸已閱悉
本年四月間接到貴州胡主教來函所言與此頗合是以
繕寫送閱並於今晨發信到胡主教處切屬其教外之事
一毫莫管至奏本內云回漢兩民俱不輸服該主教定必
受其殘害係屬自取後來無論為回民為漢民所殺均與

中國地方官無涉等語。為此言者之設心。若令偏想者揣之。其必上者暗中授意於下。有激成事端之情。本署大臣殊不慮此。縱有此變。亦惟奏事者先識其由。

胡縛理致法國公使信

現在貴州地勢最苦。一為回匪擾亂已久。二為官情希圖漁利。既無勦辦之善。更無致治之能。不職之員。如撫臣張國首趙國霖及樊希棣林之清等。若早為黜退。地方可立就肅清。去歲秋初。匪目送函前來。求於勞督臣妥議章程。以便定日投順。並求免役來官弁殘害。竊思此舉雖於吾不相干涉。然實於地方有益。故詳知督憲參酌。如有相委

之處。亦斷不推脫。惟請准允二件。一則要寬其已往。雖頭目亦不要加害。二則其應納錢糧。豁免一年。督臣當即允許。隨有鎮甯州屬中甲子地方回匪。均按章程投降。後又有興義府屬新城縣大匪目。亦請投降。先請教士到新城商酌。當派任司鐸入城會議。眾劣員竊議。以為若盡由主教說勸投降。吾等既難分功。更難漁利。透信撫臣。乘其入城會議之日。發兵攻城。有意欲害教士。更塞後來投降之門。雖然如此。而回眾仍降。乃彼惡劣。於已降之中甲子地方十處村落。又復焚搶殺害。已降之眾。勢欲報復再亂。幸傳教士勸其暫忍。必代為請督臣調停。伊等遵依。迨後雖

經督臣撫恤。究竟被殺之人。不能復生。已焚之房。不能再有。現在自逞之官。心志已遂。而欲降之眾。又復懷疑。一時殊難措手。止可推卸不管。目今已置身事外矣。

給法國公使信

接到來函內稱發信到胡主教處。切屬教外之事。一毫莫管。又云若令偏想者揣之。其必上者授意於下。有激成事端之情等語。本大臣等查貴州回匪之亂。其始漢回互相搆釁。遂至固結不解。

大皇帝念漢回均係中國赤子。但分良莠。不分漢回。是以疊降諭旨。飭令該省大吏妥為辦理。數載以來。各大吏仰體

朝廷勸懲之意。但有良莠之分。並無漢回之別。以期彼此釋怨。永遠相安。無如漢回人等各存成見。難以驟化。該地方官設法調處。往往稍有纖毫未能慮及。或因一人一事。遽爾決裂。迨至釁隙既生。無論漢回誰勝誰負。無不抱怨於出頭辦事之人。遂使一片好心。無從表白。在官吏費盡心力。尚難使漢回盡皆悅服。況胡主教以外國人客居該省。雖欲勸人向善。恐該漢回等與該主教議撫等事。未必皆真心聽從。即使目前聽從。日後或因他事橫生枝節。該主教亦必為眾怨所歸。悔之何及。地方大吏有見於此。是以先行言明。免致有意外之事。正是保護遠人之美意。今貴

大臣已函屬胡主教莫管外事。該主教信中。亦有目今已
置身事外之語。適與本大臣等用心符合。且貴大臣識見
公明。洞察此事。並非上者授意於下。尤見貴大臣毫無偏
想。現已由本衙門行文貴州查照辦理。惟望胡主教及早
抽身。專心傳教。該省諸事。不必過問。免卻多少牽涉。實為
妥善。

壬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奴才前准英法
二國定期。月內交還礮臺。於本月十九日。自津郡先期前
赴大沽查勘籌辦。天津道李同文。天津府恩福隨同前往。
奴才於抵海口後。英法二國帶兵營總等均來接見。據稱該

弁兵等行李軍火。均已收拾停妥。礮臺交還後。即登舟回南。茲於七月二十七日。奴才帶同署天津鎮春霖。天津道李同文。署大沽協張秉鐸等。整齊隊伍。前赴礮臺。即據英國營總期默得。領事官孟甘。法國營總德爾位。領事官葛士德等。列隊相迎。將南北兩岸礮臺。撤去該國旗幟。同時交還。奴才即飭春霖張秉鐸帶兵接守。一面率同李同文等。於海口該兩國兵船答拜。該水師官伯爾士思等官。放礮出迎。禮節誠敬。並據英國領事孟甘。出具交還礮臺公文。法國領事葛士德。寫立交還礮臺會單存案。奴才於接收後。當即周歷兩岸。詳細察看。南岸礮臺三座。規模尚存。其礮棚

拆毀。周圍濠牆。大半淤塞坍塌。攔湖壩皆衝失。湖水直刷臺樁。連房兵棚。多有倒塌拆損不全。以上各工。均須修整。彙計頗為繁鉅。北岸礮臺二座。除礮棚全行拆毀。濠牆淤塌外。其餘兵房礮洞。尚存多半。較之南岸工程簡少。再有北塘海口舊設礮臺三座。節據該營遊擊王清泰稟稱。自同治元年春間修補。已逾三年之久。海潮盛漲。衝刷坍損。亦須一律修補。現由督飭派春霖張秉鐸候補副將文瑞擇要分別興修補築。所用銀兩。即於前次奏准項下。由李同文彙實支給。工歸實用。督仍隨時赴沽督飭趕辦。總期毋不虛糜。以副我

皇上慎重海疆之至意。其應行派兵駐守事宜。亦經飭調洋槍礮隊官兵一千名。駐紮大沽。並分駐兩岸礮臺。一俟工竣。再行添撥兵丁。以資防守。

御批。該衙門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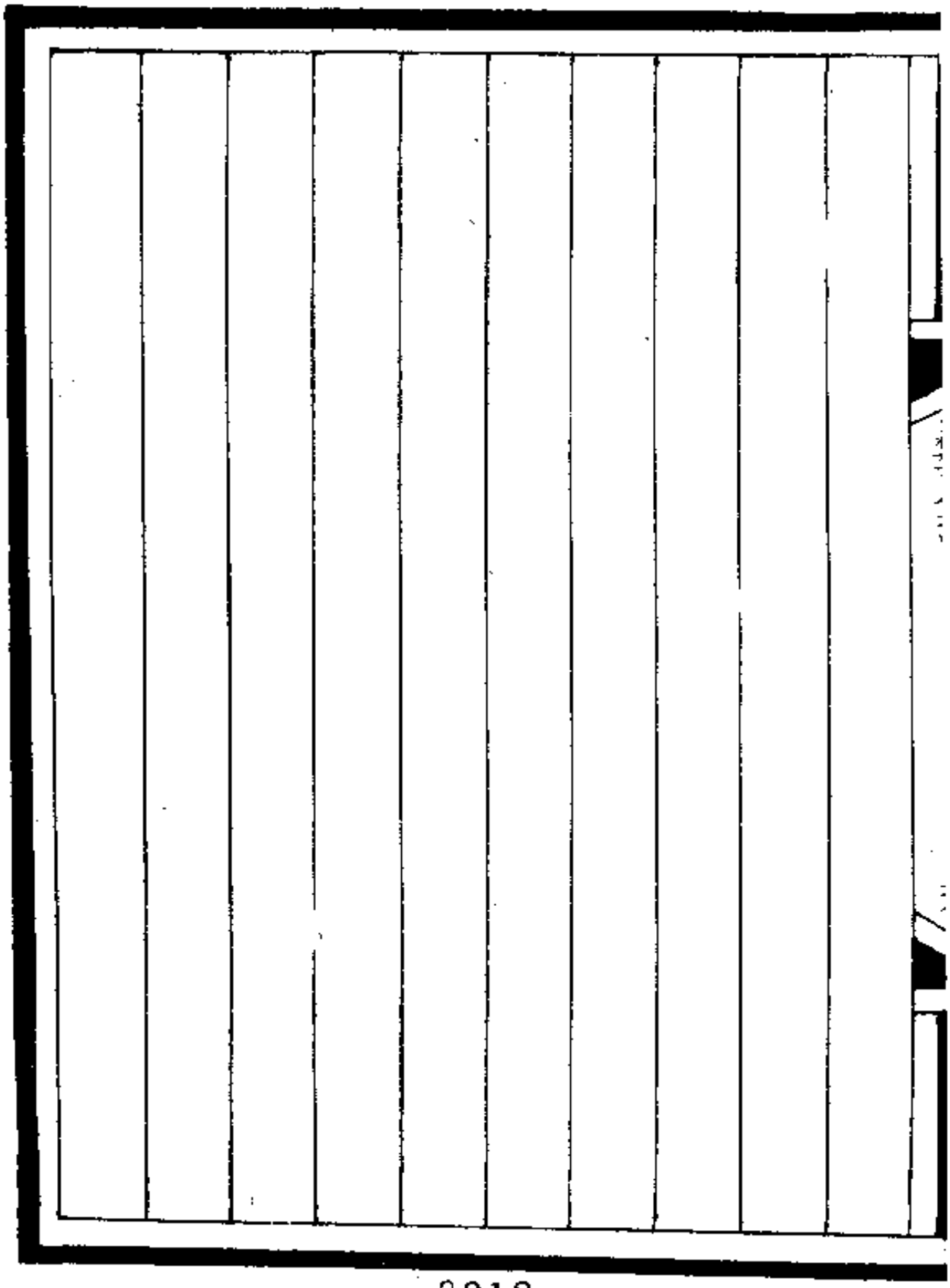
崇厚又奏。再奉天牛莊海口。自同治元年開埠通商以來。歷任山海關監督駐紮營口。次第辦理。漸有規模。惟子口半稅。屢擬開辦。迄未定議。上年該關監督成林到任接辦後。事事整頓。日見起色。不特洋稅較前倍形暢旺。並於彈壓地方。辦理交涉事件。亦均合宜。現經總稅務司赫德到京。稟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調牛莊稅務司馬福臣赴

京議辦子口半稅並經該監督成林悉心覈議分別開辦查該關監督向例一年期滿奏請更換本任情形甫逾易生手一切未能周知辦理即難以盡善並查牛莊地方五方雜處民情强悍土棍滋擾命盜案件層見疊出往往交涉中外事件諸多掣肘皆由監督無地方之責值班尉縣分期輪替事無專責且

盛京將軍奉天府尹遠在省城文報往返需時監督呼應不靈數年以來該口交涉事件不無遲滯各國領事官有所藉口於撫馭商民殊非所宜督愚見遇有該口中外交涉案件責成該監督督率牛海蓋等處尉縣就近認真覈辦

其該處值班之尉縣。准該監督節制。以一事權而重責守。所辦事件。仍呈報總理衙門並將軍府尹及聲衙門。如該尉縣辦理未能合宜。或有玩泄曠誤者。准該監督咨商將軍府尹分別撤參。庶於彈壓地方及交涉事件。不至廢弛。應如何明定章程。俾該關監督得以認真辦理之處。應請旨飭下總理衙門妥為覈議。

御批。該衙門妥議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三十五之三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五

同治四年。乙丑。八月。壬寅。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查製造船廠軍火。各種機器。有通用者。有專用者。若買製齊全。須數十萬金。雇覓中外匠工。采購外洋銅鐵木炭等料。亦需費不貲。臣處所設西洋廠局。其機器僅值萬餘金。不全之器甚多。止可量力陸續添購。以求進益。前由曾國藩派人赴英美各國。探訪該處船廠機器實價。臣並議及此物。若託洋商回國代購。路遠價重。既無把握。若請派弁兵。徑赴外國機器廠講求學習。其功效遲遠。與利弊輕重。尤非一言可決。不若於就近海口。訪有洋人出售鐵

廠機器。確實查驗。議價定買。可以立時興造。進退之權。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獲實濟。擬飭海關道丁日昌在滬訪購各製器之器。已可購得若干。仍應添補若干。或宜另擇妥口試辦。容通盤籌議。略有端倪。方可入告。以上各情。均經節次逐陳總理衙門。一面飭訪購辦。此臣處前此議辦鐵廠機器之原委也。又去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奉寄

諭。昨據御史陳廷經奏。練營水師廢弛。請飭整頓營伍。製造軍火一摺。著曾國藩李鴻章會同商酌。奏明辦理等因。欽此。遵查原奏所議軍火一摺。大意以洋人叵測。恃有戰艦機器之精利。逞其貪縱。然彼機巧之器。非不可以購求學習。以成中

國之長技。請於廣東等處海口設局。行取西洋工匠。置造船廠。以期有備無患等語。雖語焉不詳。未得要領。而大致與總理衙門暨臣所籌議不謀而合。曾國藩平時亦持此論。自應遵

旨商酌辦理。茲據丁日昌稟稱。上海虹口地方。有洋人機器鐵廠一座。能修造大小輪船及開花礮洋槍各件。實為洋涇浜外國廠中機器之最大者。前曾問價。該洋商索值在十萬洋以外。是以未經議妥。茲有海關通事唐國華。歷游外國多年。熟習洋匠。本年因案革究。贖罪情急。與同案已革之扞手張燦泰吉等。願共集資四萬兩。購成此座鐵廠。以贖

前德廠內一切機器俱精所有匠目照舊發價任憑遷移調度其餘廠中必需之物如銅鐵木料等件另借銀二萬兩由該關道籌借款項給發採買以資興造先行請示前來當查唐國華一案既情有可原報效軍需贖罪亦有成案可援此項外國鐵廠機器覓購甚難機會尤不可失批飭速行定議稟候分別具奏並飭該廠一經收買即改為江南製造總局正名辦物以絕洋人覬覦其丁日昌及韓殿甲舊有兩局即歸併總局一切事宜責成該關道丁日昌督察籌畫會同總兵韓殿甲暨素習算造之分發補用同知馮焌光候選知縣王德均熟諳洋軍火之候選直隸

州知州沈保靖。一同到局經理。所有出入用款。收發器具。稽查工匠。分派委員數人。各司其事。分飭遵照去後。旋據丁日昌等查造該廠機器物料件數清冊。擬具開辦章程。約有數端。一。數計局用房租薪水及中外匠工等有定之款。月需銀四千五六百兩。其添購物料多寡。不能豫定。大約每月總在一萬兩以外。一。查原廠所用之洋匠。計留八人。其匠目料而一名。技藝甚屬精到。所有輪船槍礮機器。均能如法製造。現擬於華匠中留心物色。督令操習。如有技藝與洋人等者。即給以洋人工食。再能精通。則拔為匠目。以示獎勵。一。現造洋槍器具。尚未全備。已令匠目趕製

全副約大小四十餘件。數月可以成功。如式仿製。即省功力。惟已製洋槍。則必需銅帽。既得銅帽。又必需洋藥。皆係相應而至之物。不容偏廢。但開製藥機器。工料尤為繁重。容再設法購求。俾可推行盡利。一查鐵廠向以修造大小輪船為長技。此事體大物博。毫釐千里。未易絜長較短。目前尚未輕議具辦。如有餘力。試造一二。以考驗工匠之技藝。其鑄錢織布窑河犂田諸器。雖可仿製。但其法式同中有異。觸類引伸。尚須考究。尤當權其輕重緩急。庶不至淩躐無序。一前奉議飭以天津拱衛

京畿。宜就廠中機器仿造一分。以備運津。俾京營員弁就近

學習。以固根本。現擬督飭匠目隨時仿製。一面由外購來添補。但器物繁重。非窮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須寬以時日。庶免潦草塞責。一。查本廠現在江口。每年房租價銀六七千兩。實為過費。兼之洋涇浜習俗紛華。游藝者易於失志。廠中工匠繁多。時有與洋人口角生事。均不相宜。應請擇地移局。其他所議。如機器宜擇人指揀。工匠不令隨意去留。費用實報實銷。賞罰宜明定章程。以上各條。均屬切實。

臣查此項鐵廠所存。係製器之器。無論何種機器。逐漸依法仿製。即用以製造何種之物。生生不窮。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製造槍礮。藉充軍用為主。月需經費。容臣

隨時於軍需項下通融籌撥。如將來各種軍器。仿照洋式造成。取攜甚便。即可省購買洋軍火之費。上海虹口地方設局。於久遠之計。殊不相宜。稍緩當籌款另建房屋。移至金陵沿江偏僻處所。以便就近督察。曾國藩采辦西洋機器。俟到滬後。應歸併臣處措置。至前次派在丁日昌韓殿甲兩局之護軍校達龍阿等四員。京營兵二十名。已飭入廠學習。其儘先參領薩勒哈春副參領崇善等所帶弁兵。本在蘇州西洋鼠局。該局機器。與上海鐵廠。亦自同源。仍可互相觀摩。惟此事形下不離形上。與規矩不能與巧。將來各弁兵所得之淺深。恐難以一例繩也。機器製造一事。

為今日禦侮之資。自強之本。總理衙門原奏。言之甚詳。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抑臣尤有所陳者。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仍不外乎機括之牽引。輪畜之相推相壓。一動而全體俱動。其形象固顯然可見。其理與法亦確然可解。惟其先華洋隔絕。雖中土機巧之士。莫由鑒空而談。逮其久風氣漸開。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將自發其巧。臣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照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無從為之區處。不過銅錢火器之類。

仍照向例設禁。其善造槍礮在官人役。當隨時設法羈縻耶。天下至奇至異之事。究必本於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則推之必不能遠。行之亦不能久。陳廷經原奏。以中國修造鐘表。推之於機器。雖有精麤大小之別。可謂談言微中。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榛狉之俗。所以制治保邦。固丕基於弗壞者。固自有在。必謂轉危為安轉弱為強之道。全由於仿習機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見。顧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急。不得不治標。非謂培補修養之方。即在是也。如水大至。不得不繕防。非謂濬川濬經田疇之策。可不講也。事無巨細。樂成固難。而圖始尤不易。自

來建一議。具一利。勞臣志士。纏綿而經營之。及乎習之既久。相安於無事。或幾不察其所自來。而追溯創議之初。於此中難易得失之數。幾經審慎。昌敢由莽而一試哉。臣於軍火機器。注意數年。督飭丁日昌留心訪求久數月。今辦成此座鐵廠。當盡其心力所能及者而為之。日省月試。不決效於旦夕。增高維長。尤有望於方來。庶幾取外人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不至見絀於相形。斯可有備而無患。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甲辰。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竊查科屬境內。應立界牌之處。留格木山嶺一段。因被俄人攔阻。不容委員出

卡查勘。奏復派委員岳嵩武赴索果克卡倫。順卡繞至唐努烏梁海地方。將應立界牌處所。照依地圖所載山河名目。著實逐段詳細親身履勘。繪圖呈報。嗣據委員岳嵩武稟報。與總管瓦齊爾帶領熟悉邊界之官弁等。馳赴博果索克大嶺履勘。起沿站按圖詳查。行至唐努鄂羌達巴哈。數與俄國所畫唐努鄂拉達巴哈西邊未處界限相符。由此往勘立界之薩彥山。行至阿克顏克依大嶺迤北崇山峻嶺。阻隔難行。總管瓦齊爾稱由本遊牧內依什沁河繞越罕騰格爾河前往。可有路徑。惟路途寫遠。現值大雨時行。河水漲發。實難越渡。唐努達界之阿勒坦淖爾烏梁

海邊境內有可通路徑但被俄人侵占若越境繞往被俄人撞見不免有所藉口無奈步繞山頂觀看總管等遥指沙賓達巴哈相距尺尺並指沙賓達巴哈迤南之薩拉塔斯台嘗山即係俄人圖內所載薩彥山所指方向與俄國所畫薩彥山界限大致無異惟立界處所未敢懸擬屬該總管派昆都德木齊等潛往勘探旋據回稱由阿克額克依大嶺繞越阿勒坦淖爾邊境之廢柯爾赤樓大嶺一站餘路即向東北赴入本唐勢邊境之哈喇淖爾可至沙賓達巴哈兩國立界大臣經由路徑必須左右相近乃能商定立界處所今此路雖在阿勒坦淖爾邊境內將來立

界時與俄國使臣說明備道同往亦無不可所有立界處所除薩彥山因無路徑不能親往履勘其唐努鄂拉達巴哈及該邊境應分畛域之昧魯淖爾塔斯啟勒山哈剌塔蘇爾海山德布色克嘗山數處擇擬立界處所恭繪會勘圖誌一張及該總管等加結一併呈閱等情稟報前來除將會勘圖誌並總管甘結暨原奏摺稟分別錄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勘界大臣明誼查照外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麟興又奏竊芬馳抵科城後飭索果克卡倫侍衛偵探俄國立界大臣音信等情奏奉

諭旨。著照上月十三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奏。就近咨商明誼指示辦理。欽此。當即恭錄咨請烏里雅蘇台將軍查照示覆。嗣准索果克卡倫侍衛隆安等呈報。本年六月二十三日。俄羅斯官哈嚕、薩喇布塔伯扎布。由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庫什業莫多地方來卡報稱。奉我們大老爺派來索果克卡倫報知。烏科二處大臣。會同分立地界。雖已約定。但我們老爺因畢爾那托爾。現帶兵起程西行。本年不能會同辦理。此是我們俄國誤了。希即由卡轉報等情。查俄使本年不能前來會同立界。本便在科守候。接准將軍明誼咨開。俄國立界大臣。現既未經前來勘查唐努烏梁海界

地。無論何年何日辦理。必須身歷其境。正可趁此天氣尚暖之時。先至索果克卡倫。沿卡順赴唐努烏梁海游牧勘查明白。將來會同俄使立界時。方有把握等因。奴才麟興帶同原勘界址委員岳嵩武。酌帶差遣官兵十數員名。擬於七月二十四日。由科起程往勘。

御批。知道了。所有唐努烏梁海界地。即着認真親歷查勘。不准有名無實。一奏塞責。懍之該衙門知道。

辛亥。伊犁將軍明緒奏。回匪肆擾以來。南北各路十數城淪陷。伊犁偏地皆賊。奴才不得已奏請借助俄兵。暫紓目前之急。御覽。

訓諭周詳。有所遵守。是以奴才屢次派員前往催問。茲據管理俄國
官兵雅那拉爾等官咨稱。我們發兵之事。原因等候你們
皇上旨意。你們向我借兵之事。想是路遠耽延未能到京。你們
皇上現無旨意。我們豈敢發兵幫同助剿。所有借兵之事。再不必
提說等語。奴才非不知該國外假和睦。內懷叵測。特以大局
所關。不得不暫為羈縻。以除內憂而弭外患。茲該國乘人
之危。刁難顯露。奴才雖設法再行咨催。必仍推延不答。惟有
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邊疆重地。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催其迅速發

兵。前來助剿。萬勿稍遲。並請
飭下戶部籌撥現銀二三十萬兩。交該國查收。兌匯伊犂。以濟軍
用。如此辦理。可免耽延時日。且無截留遺失之虞。該國接
奉
諭旨之後。調兵必速。軍餉亦可兌到。至伊犂應遞摺報。因庫爾喀
喇烏蘇烏嚕木齊等城失陷。道路不通。止得由塔爾巴哈
台轉遞。又因塔城回匪變亂。派委驍騎校格渾德。由霍伯
克賽哩土爾扈特遊牧繞送科布多。以便齎京。仍恐該弁
等未能遞到。故復借由俄國軍臺轉遞。儻再有阻滯。何以
仰慰

聖懷。奴才萬不得已。現又派伊犂防禦多仁泰將此次摺件恭齎。仍
借由俄國臺站。徑行遞京。庶免耽延貽誤。並懇
天恩將歷次所奉
諭旨。及此次所奉
批迴。由軍機處恭錄一分。發交齎摺之員。仍借俄國臺站。馳遞回
伊。俾奴才捧讀之下。得有遵守。
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伊犂被圍緊急。請飭俄兵助勦。由俄國匯
兌餉銀一摺。伊犂被圍緊急。官軍寡不敵衆。該將軍屢催俄兵
助勦。該夷曾以借兵之事再不必提說見答。此事屢經諭令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該國使臣會商辦理。而該使詞語敍梧。並

未將借兵一事切實回覆。茲覽該將軍所奏。該夷來人之危不難顯露等語。是其不肯助勦之意。已可概見。若再勉强令其協勦。勢必枝節橫生。貽後日以無窮之患。該將軍所請催借俄兵助勦之處。著無庸議。其由俄國匯兌銀兩一節。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與俄國住京公使晤商。有向其購買槍礮糧石。即飭銀不敷分用。亦可商酌賒辦。該公使亦以為可。現復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該公使商議。如商議妥協。再行諭知明緒遵照辦理。

乙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戕殺教士一案。臣衙門於奏結之後。即將所奉

諭旨。恭錄行知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等各欽遵在案。

嗣據崇實。駱秉章。致臣衙門公函。內稱田興恕因病尚在

涪州。一俟病愈。即行起解。復據貴州巡撫張亮基咨稱。官

犯張茂萱即張心培。謝葆齡。起解赴配。因下游苗匪滋事。

道路梗塞。改道由四川行走。已會同雲貴總督勞崇光。奏

明由川陝甘肅各省委員接解各等因。臣衙門當即行文

崇實。駱秉章。將田興恕何日由涪州起程緣由。即行聲報。

並於張茂萱等到川時。慎選妥員。速為接解。仍將由黔到

川及由川遞陝日期。速即咨明去後。迨今未接四川督臣

聲覆。頃據法國使臣面稱。田興恕依然在涪安住。直如無

事之人等語。查田興恕前因被糸各款。查明屬實。並因殺害教士致釀衆端。仰蒙
天恩。從寬問擬新疆。已屬法外施仁。自應恪遵
諭旨。迅速赴配。乃一再遲延。藉詞抱病。不獨於中國
功令有違。抑且無以示信外國。應請
旨嚴飭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嚴密遴派妥幹之員。星
夜馳赴涪州。無論田興恕病之真偽。即刻起解前行。萬不
准再事遲滯。俾知中國之法令。在所必行。不致為外國人
輕視。查張茂萱等既經由黔解川。到川之日。亦即由該將
軍總督等派員接解。速押赴陝。轉遞甘肅。俾免日久耽延。

別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將田興恕發往新疆。並諭令崇實。駱秉章。即行派委妥員。將該革員剋日起解。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前接崇實等函稱。田興恕因病尚在涪州。未經起解。現復據法國使臣面稱。田興恕依然在涪安住。直如無事之人等語。田興恕一案。前經總理衙門再四籌商。始行定議。該革員種種妄為。貽誤軍事。厥罪甚重。業經從寬問擬遣戍。已屬法外施恩。若再聽其託病耽延。不獨有意抗違。情殊可惡。抑且無以示信於外國。設再別釀事端。必致又貽口實。崇實。駱秉章。罪見不及此。著即嚴派妥幹之員。馳赴涪州。無論田興恕病之真偽。即

刻起解前行不准再有遲滯儻遷延日久別生枝節惟崇實駱
秉章是問至張茂萱謝蓀齡二犯已由黔解川是否業經解到
並著崇實駱秉章於該革員等到川之日即行派員遞解陝西
轉遞甘肅毋稍延緩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本年七月二十七日臣等接准英國
使臣威妥瑪照會內稱據住紮九江領事官詳報聞有英
國人一名江西省指為通賊之人現在贛州府羈押希即
劄飭該省按照條約將該英人速行解交附近領事官查
收訊辦八月初一日又准該使臣照會稱據九江領事官
送該領事與九江道往來照會三件此事實關緊要除另

具文備細照會外。合先鈔送查閱各等情。臣等查此案至今並未據該省咨報。詳閱該公使錄送各件。據九江道轉據贛南道聲稱。並無外國人在贛被押之事。而許領事文內。則稱親見英人瞞四輝異在贛寄來親筆信字。往來商民。亦知有外國人被押情事等語。臣等於八月初三初四十五等日。疊次行文上海通商大臣江西巡撫確查。並將行查緣由。先行照覆該公使在案。今尚未據該大臣等咨覆。該公使又遣繙譯官柏卓安來署催問。該使於此事頗為著意。於羈押之人。業已實指其名。且執英人親筆書信為憑。似已確有其人。並非毫無影響。因思現在各省地方

官。於各國條約。每多不能熟悉。一旦獲有通賊之外國人。以為情罪重大。從而甘心。不暇查閱條約。亦所不免。臣等竊慮贛南道不知輕重。羈押英人。或致有駭聽情事。迨經查詢。恐該國不服。遂以並無其事。含糊掩飾。希圖銷滅。不知瞞四輝里親筆書信。既為英國領事所保。儻有前項情弊。將來釁端一起。恐轅之田興起殺害教士一案。更形棘手。相應請

旨嚴飭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江西巡撫劉坤一。護理江西巡撫孫長綬。迅派道府大員。前往確切查明。如果有英人瞞四輝里其人在贛被押實情。即飭贛南道迅速照約送交領

事官訊辦。不得再行羈禁。俾可早為設法。銷患未萌。儻有如臣等所慮情事。亦即趕緊查明。據實具奏。由臣衙門辦理。毋得再事隱瞞。不可收拾。

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贛州羈押英人。請按約覈辦一摺。英人瞞四輝里。被江西省指為通賊之人。在贛州府羈押。歷經九江道行文查詢。而贛南道覆稱並無其事。惟據英國照會內。實指英人之名。並瞞四輝里親筆書信為憑。其非捏造可知。英人游歷各處。本屬條約所有。即使有通賊情事。亦當按照條約辦理。何得率行羈禁。迨至九江道查詢。又恐該國不服。含糊掩飾。希圖銷滅。殊失誠信相待之道。著李鴻章劉

坤百孫長綾迅派道府大員確切查明英人如尚在贛州府監禁即行按照條約解交該省領事官訊辦不得再事隱瞞致生枝節如或始終掩飾不肯實陳別經查出必將該地方官從重治罪毋謂言之不豫也總理衙門摺一件照會四件均著鈔給閱看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接住紮九江領事官許詳報內稱聞得英國人一名經江西省指為通賊之人現在贛州府羈押等因前來此案情形容本大臣另行備文詳細照會刻下布即劄飭該省按照天津第九款條約所載將該英人速行解

赴附近領事官查收訊辦。據開該英人已領執照。收執在身。合併知照貴親王查照施行可也。

給英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來文。現有英人羈押在贛州府等因。查此案現在未據該省咨報。應由本衙門飛咨上海欽差大臣及江西巡撫務將此案羈押之英人。按照條約就近解交領事官訊辦。並將此案原委情形迅飭查明咨覆本衙門查覈。除俟覆到再行知照外。相應將據情飛咨緣由。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英國照會

為續行照會事。今早接據任紫九江署領事官許。詳送該
領事與九江道員俊。往來照會三件前來。查此事實關緊
要。除容另行具文。不日備細照會外。合先鈔錄該領事等
原文。送貴親王查閱可也。
給英國照會
為續行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據任紫九江署領事
官許。詳送該領事與九江道俊。往來照會三件等因。此案
本衙門現又飛咨上海
欽差大臣及江西巡撫務照約辦理。如果查有瞞四埠里其人。在
贛被押。飭即送交領事官訊辦。不准再行羈留。並將案情

原委詳細聲覆一俟咨覆到日即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本年四月初十日臣衙門先准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以英兵住守大沽礮臺該國秉政大臣擬將該兵撤退當已咨請該國陸路提督定期調船先為通知人於七月十四日據法國繙譯官李梅面呈憑單式樣一紙聲敘該國住京使臣奉該國來文將大沽北岸礮臺交回中國官員收管並請將憑單式樣由臣衙門先為送交三口通商大臣以為交收礮臺之據各等情即經臣衙門先後知照該大臣去後嗣於七月三十日據三口通商大

臣崇厚奏稱英法二國於七月二十七日交還天津南北兩岸礮臺接收後飭調洋槍隊駐紮防守等因在案臣衙門復於本月初六日接准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內稱住沽英軍業已離沽所有礮臺當經以禮交付崇大臣收訖同日復准法國使臣伯洛內照會內稱天沽北河左岸礮臺照續約條款於上月二十七日交還大臣崇查收足見格外更增和好等語臣等查該使臣之意均屬相信中國意存見好因酌給照覆與為酬應至天津海口礮臺既經中國收管所有應行修理之處現據崇厚周歷察看擇要分別興修並派兵駐紮以資防守嗣後一切海防應由

該大臣遴派妥員。認真經理。無稍鬆懈。如有應行咨商直隸總督及直隸提督會辦之處。應請

飭下該大臣隨時相度機宜。會商辦理。以重防務而固海疆。

御批。知道了。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英軍住守大沽礮臺一節。現准本國咨會

東政大臣等。擬將該兵撤還。本大臣已咨請陸路提督定

期調船。俟咨覆到京。再續行知照貴親王辦理。為此照會。

英國照會

為續行照會事。照得大沽礮臺一節。前因奉本國諭旨。任

沽英軍。即日撤回歸伍等語。即知照貴親王在案。今據住
津領事官孟詳稱。七月二十七日。我兵業已離沽。所有礮
臺。當經以禮交付崇大臣收訖等因前來。相應照會貴親
王查照可也。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大沽北河左岸礮臺。經法國弁兵屯住。茲
照續約條款。已於上月二十七日。將該礮臺交還
貴國
欽差大臣崇查收。本大臣甚為欣暢。特據來報知照貴親王。即此
足以仰見本國大皇帝與

貴國
大皇帝格外新增和好之據也。
給英國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來文。以大沽礮臺。業經交付崇大臣收訖等因。本爵查大沽礮臺。現接貴大臣文稱。業於上月二十七日交還中國。並據崇大臣報稱。是日與貴國官員會晤收訖。並彼此拜往。放礮迎送。各致誠敬之意。足徵兩國友誼親睦。日增一日。實為欣慰。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向來外國船隻進中國通商各口。均應

輸納船鈔。查英國條約。係議定每四箇月納鈔一次。惟法國原定條約第二十二款內開。凡法船從外國進中國。止須納鈔一次。所有法國三板等小船。附搭過客。載運行李食物。並無應稅之貨者。一體免鈔。儻法商雇賃中國船舶。該船不輸船鈔等語。是法國船隻來中國者。止完船鈔一次。與英國章程未能一律。臣等因於咸豐十一年間。照覆法國公使。令其分別洋貨土貨。除洋貨照條約辦理外。其土貨則照各國章程。按四箇月納鈔一次。旋准該使覆以將來如有本國販賣土貨者。始能臨時酌定限期等因在案。上年三月間。據法國照會。擬將條約第二十二款船鈔

事宜。改照英國。惟望中國另許法船往來安南日本。均照來往香港一律辦理。並呈遞條約一紙。請為覈定前來。臣等詳閱來文。其用意在安南日本一層。而以更改納鈔章程。為顯示中國便益之計。且並未刪改第二十二款內法商雇賃中國船艇不輸船鈔數語。明似見好於中國。其實於稅務未見裨益。因於給該使照覆內。將法國小船及雇賃中國船艇免鈔一節。加以刪定。姑允其安南日本之請。以期就我範圍。嗣後該使再三懇請。臣等仍堅執前說。與之辯論。直至本年七月初六日。該署公使伯洛內始允照辦。由臣衙門彙覆。給予照會。並往返商定甯波上海迤北

各口定於本年八月二十六日開辦迤南閩粵各口定於本年九月十三日開辦已分別行知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轉飭各海關遵照辦理

御批知道了

給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接貴大臣照會內云本國和約第二十二款完納船鈔事宜改照英國所定各條均相符合惟望中國另許變通辦法以後法船往來安南日本均照來往香港一律辦理等因本爵當查貴國條約第二十二款係在天津所定當時止議及洋貨進口並未有販運中國土貨之

議。故止於約內訂明。凡法船從外國進中國。止須納船鈔一次。迨議定各國船隻。在中國亦可往來販運。土貨與洋貨進口不同。即經照會貴國布前大臣擬照各國章程。按四箇月完鈔一次。旋准照覆。將來如有販賣土貨。亦即酌定完鈔限期等因。當時布大臣既以本爵所言為然。貴大臣意見亦復相同。自應照辦。本爵當即照覆。如貴國願將條約第二十二款內載止納船鈔一次之意。分晰言之。並將雇貨中國船隻不輸船鈔之語。一併刪改。中國亦特允貴大臣之請。准貴國商船至中國後來往安南埠頭。以四箇月為期。納鈔一次。至日本與安南情形不同。應請毋庸

置議等因在案。今貴大臣再三商請。必欲日本安南一律照辦。本爵念和好之誼。酌准更定第二十二款。凡船按照第二十款進口出口之外。與未開艙卸貨之先。即將船鈔全完。按照例式。凡船在一百五十頓以上者。每頓納鈔銀四錢。不及一百五十頓者。每頓納鈔銀一錢。凡船復出口。欲往中國議定通商他口。並往來安南國內法國所轄埠頭。與附近之日本碼頭。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議定通商各口。俱毋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如在四箇月之外。另納船鈔一次。所有大法國三板等小船。無論有蓬無蓬。均照一百五

十頓以下之例。每頓輸鈔銀一錢。每四箇月納鈔一次。其大法國商人雇賃中國船舶。亦按四箇月納鈔一次。以上係更定第二十二款。其原舊第二十二款不輸船鈔等字樣。作為廢紙。至洋商雇用內地船隻往來長江運貨。應納船料。照長江統共章程辦理。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奉本國大皇帝諭旨。飭令本大臣告知貴親王。此後可將和約之第二十二款所載法國三板等小船免鈔一節。姑置勿論。准即按照上年十一月初十日貴親王照覆所定章程。凡法船在中國各埠頭常川來往。每屆

四節月納鈔一次。為填補法國所讓免鈔一節。再無論何船。凡挂法國旗號往來安南埠頭及日本等處。中國各海關查驗時。均照來往香港者。律辦理。其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每噸完鈔銀四錢。一百五十噸以下。每噸完鈔銀一錢。至

貴國

大皇帝准許此後法商所雇三板等船。入江貿易。其一切事宜。亦概照長江通商章程第六款辦理可也。為此照會。

給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昨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此後可將和約之第二

十二款所載法國三板等小船免鈔一節姑置勿論准即
按照上年十一月初十日照覆所定章程辦理等因本爵
查上年十一月初十日照覆所定章程凡船按照第二十
款進口出口之外與未開艙卸貨之先即將船鈔全完
按照例式凡船在一百五十頓以上者每頓納鈔銀四錢
不及一百五十頓者每頓納鈔銀一錢凡船復出口欲往
中國議定通商他口並往來安南國內法國所轄埠頭與
附近之日本碼頭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
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議定通商各口俱無庸另
納船鈔以免重輸如在四箇月之外另納船鈔一次所有

大法國三板等小船。無論有篷無篷。均照一百五十頓以下之例。每頓輸鈔銀一錢。每四箇月。納鈔一次。其大法國商人雇賃中國船艘。亦按四箇月納鈔一次。以上係更定第二十二款。其原舊二十二款不輸船鈔等字樣作為廢紙等因。今貴大臣照會內稱。此後可將和約之第二十二款。姑置勿論。准即按照上年十一月初十日照覆所定章程辦理等因。應由本衙門行知通商大臣。轉飭各海口一律照辦。至所稱法商所雇等船入江貿易。其一切事宜。亦概照長江通商章程第六款辦理等因。亦與本衙門上年十一月初十日照覆之意相符。均即行知轉飭一律照辦。

除分別行知外。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為此照覆。

已和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本年七月初七日。接准立界大臣麟興咨開。在科守候兩月之久。俄使仍無來卡信息。未便久待等因。茅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摺內。有不必行文催促。又云非謂立界一事。即可永遠歇手不辦等語。現俄國立界使臣既無前來之信。勘查唐努烏梁海界址。無論何年何日辦理。必須身歷其境。該大臣正可趁此天氣尚暖之時。至索果克卡倫。沿卡順赴唐努烏梁海遊牧勘查明白。將來會同俄使立界時。方有把握。茅當將此案因時制宜辦法。詳細咨覆。茲准麟興覆文內稱。遵照

來咨。於七月二十四日。由科布多起程。前往唐努烏梁海遊牧勘查立界處所等因。等當即備文。飛飭該總管瓦齊爾等趕緊遵照妥為辦理訖。隨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文稱。據索果克卡倫侍衛隆安等呈報。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有俄羅斯庫什業莫多地方之俄官哈嚕呢薩剌布塔伯扎布前來本卡。報稱我們固畢爾那托爾與你們烏科二處大臣。會同立界。雖已定有約期。但我們固畢爾那托爾現帶兵西往。本年不能前來會辦。擬於明年前來。即由你們卡官轉報等情咨知前來。查卡倫侍衛以蒙文轉述俄語其聲說伊國固畢爾那托爾帶兵西往之語。不能

指實因何用兵及究竟前往何處僕係前往伊塔二城助
我勦辦回匪我處自不便催促前來會同立界應俟其再
有定約立界照會再為酌量給咨約會方合機宜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申福建將軍英桂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
奏伏查前據福州口稅務司美理登議明法國教習及通
事並洋兵人等薪水月需洋銀共七百四十圓該教習以
上年六月二十七日到廠之日為始其弁兵薪糧於七月
初一開操日起支前奏聲明練習嫻熟即由各營自行操
演以節費用至九月間漳龍等處被逆匪竄踞廈防喫緊

此起練兵。並飭該教習帶同前往協防。嗣江浙援師到後。於十一月間撤回歸伍。另照原議。加給教習兩箇月薪糧同國。弁兵月支各餉。一律停止。本年二月間。美理登以漳城未復。申請另雇外國教習二十人。挑選營兵七百名。令其訓練。各項薪糧。每月共洋銀二千六百四十圓。議明兩三箇月後。如軍務肅清。內留一半。以九十箇月為期。全數裁撤。均先期一箇月飭知。每名再賞給兩月薪水。以作回國盤費等因。該稅務司又稱外國向來練兵教師。游閒無事。難保不潛伏賊營。令其教習官軍。並以壯聲勢而昭和誠。可以銷彌隱患等語。臣等以所言不為無見。當即會飭

熙辦。分派督標三營兵丁二百名。福州城守左右軍兵丁三百名。撫標左右軍兵丁二百名。酌委營弁十二名管帶。與各教習於南較場設廠紮營。逐日演習。於二月十七日開辦。旋據福州口英領事官有雅芝。奉彼國全權大臣劉瑜。以總理衙門議會派撥教習。赴閩練與。今擬由香港調英國參將一員。並帶目兵三名。前來訓練。臣等因旗營與綠營。向未合操。另挑旗兵三百名。分請該教習操演。議定每月薪水暨各項雜貨費。約共需洋銀五百圓。臣英桂派委協領二員。佐領二員。防禦驍騎校等員及隨營差弁共六名。管帶精兵三百名。分紮東較場。另行設場操練。於閩

五月十八日開演至南較場省操練兵查照原議於六月十四日先飭將教習並兵丁裁撤一半仍給與先行回國之教習兩箇月薪水銀兩其餘一半照常練習同旗營弁兵另行酌度定期裁撤所撤兵丁仍歸各本標按期自行教習查旗綠各營分雇洋人教練議給薪水銀數多寡互異竊與天津等處章程均有未符但該領事暨總教習等再四瀆請未便瑣瑣計較不能不隨時酌量辦理自開操以來該教習將施放洋槍礮諸技藝以次按式演習各弁兵悉遵訓約與洋弁人等亦均和洽臣英桂同臣徐宗幹近在省垣隨時督同協領暨副參大員認真稽察按月支

放薪糧。飭局員如期覈實給領。現在全閩肅清。省標旗綠各營。派撥城廂水陸防兵。酌行減撤。地方悉臻靜謐。外國官商。亦均相安無事。堪以仰慰

聖廑。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八月二十七日。接據法國公使照會內稱。四川傳教士瑪彌樂。於本年七月十九日。在該省酉陽州被人慘殺。並鈔錄川東主教范若瑟呈遞該公使略節一紙。請嚴速辦結等因。臣等查閱范若瑟呈內稱伊在酉陽城內。買修公信堂為法國傳教士公館。

今年正月。突遭豪惡馮仕銀等。將城鄉教民搶掠家財。燒毀房屋。又於二月間。馮文恩等復率多人拆散經堂。尋殺司鐸。將司鐸店主何魁毆斃。教民紛紛呈控。該州概懸不辦。六月法國副鑒瑪弼樂。親至酉陽撫慰教民。因城內公館尚未賠修。該州安置在威隍廟內居住。明知瑪仕銀張佩趙宋文選等。係搶刦要犯。日召至署內飲酒言歡。協謀屠滅。七月初九日二更時分。馮仕銀張佩趙宋文選等率數十人擁至城隍廟內。先將銀錢搶盡。復將瑪弼樂全體毆傷。頭顱打破。立時斃命。擲屍河壩。該州驗屍。並未認真申報。捏以入廟燒香之人。與之口角。因石塊打斃。自此以

後。益無忌憚。該州並不禁止。兩年之內。酆都彭水酉陽三縣。教民被害者二千七百餘家。計銀二十餘萬兩。官府之辦愈緩。土豪之惡愈甚等語。臣等查本年五月。法國公使柏爾德密呈遞信函。敘及上年冬間。彭水鄰近縣內。專尋奉教人家搜括貲財。毀壞房屋。並勒令背教。延至酉陽地方。亂擾未已。愈飭嚴懲滋事。並賠償被難教民所失各項。當經臣等函致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令其確切查明聲覆。嗣准崇實等函稱。曾據署川東道恆保稟報。酉彭二處。有民人與教民爭鬬毀搶之事。又據酉陽州教民張天興。李登齋等。先後具控張玉光等縱搶抄毀各情。

並據彭水縣教民陳昌玉等與聶益豐等亦以兩詞呈控
王萬魁武年發等均批飭川東道委員馳往會同該州縣
提案訊明分別虛實秉公究辦在案現在此案究竟如何
辦理尚未據覆稟實等咨覆茲該國公使復又呈遞照會聲
稱該傳教士瑪弼樂在酉陽被殺並飭該國繙譯官李梅
來臣衙門面述伏思天主教弛禁以後各處奸民恃習教
為護符往往於睚眦細故必與平民纏訟不休甚至將有
作無以輕為重平民因而怨恨者比比皆是全在地方官
吏悉心體會妥為辦理論其是非曲直一律持平不必存
習教與不習教之見俾可銷彌爭競折服其心無如該地

方官一味顢頇。平時置民事於不問。迨至兩造互控。又不即時為之審斷。任意拖延。即四川一省。數年來民教各案。層見疊出。臣衙門辦理中外交涉事件。但能援情據理。辯論於筆舌之間。萬難逆揣懸知。決計於千里之外。酉陽一案。當其具控時。該州立即審訊明確。自然銷患未萌。何以坐視不問。任聽該民人打搶燒毀。且據稱有將馮仕銀等召至署內飲酒。協謀屠滅情事。律以辦理不善之咎。尚何所辭。況本地民人。率眾至該傳教士寓內尋釁。該州豈毫無所聞。竟任其將外國傳教士毆斃。衆其情節。殊堪詫異。總之兩造是非未剖。無論執曲執直。斷不准逞私鬬殺。致

長刁風。上年貴州丈乃耳一案。貴盡心加甫經了結。今又忽起二波。增添嫌隙。閱該公使照會內。有前此西洋各國到中國用兵。皆因此等事端啟釁。如將來再有此事。則本國仍用前法。以期得所修補而後已等語。挾制情形。歷歷如繪。若不速行查辦。定必再起事端。臣等往復思維。頗為焦灼。相應據實直陳。請

旨飭下成都將軍。四川總督。按照該公使照會所稱各節。迅速遴委明幹之員。逐一確查。並將毆斃傳教士鵝鵝樂之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悉數拘獲。歸案訊辦。按律定擬。不得一名漏網。至酉陽州知州辦事遲延。有心貽誤。應請

飭下四川督臣先行嚴參懲處。以儆玩泄而彌釁端。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四川酉陽州人毆斃法國傳教士。並燒搶教民房屋。請飭嚴辦一摺。據稱四川酉陽彭水兩處。前有民人與教民爭鬬毀搶之案。業據棠實等函稱。已飭川東道委員馳往。會同該州縣訊辦。現在此案如何辦理。未據咨覆。茲法國公使復呈遞照會聲稱。本年正月間。酉陽州民馮仕銀等搶教民家財。燒毀房屋。呈控澳州概懸不辦。反將馮仕銀等召至署內飲酒。協謀屠滅。傳教士瑪爾樂前往撫慰教民。被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率眾毆傷斃命。該州驗屍。並未認真申報等語。外省教民交涉案件。全在地方官持平辦理。迅

速了結。方可銷彌爭端。酉陽州教民爭鬬一案。該州何以坐視不問。任令該民人打搶燒毀。致將傳教士毆斃。若因此釀成釁端。該將軍等其能當此重咎耶。著崇實駱秉章。按照該公使照會所稱各節。迅速遴委明幹之員。逐一確查。並將毆斃傳教士之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悉數拏獲。歸案訊辦。按律定擬。不准一名漏網。酉陽州知州辦理此案。任意遲延。有心貽誤。並著查明先行嚴參懲處。總理衙門摺一件。照會節略各一件。均著鈔給閱看。年來川省教民之案。層見疊出。地方官總不肯實力辦理。以致未能妥協。現在范若瑟呈遞該公使略節內稱。兩年內酆都等屬教民。被搶者二千七百餘家。計銀二十餘萬兩。再

加以瑪弼樂之案。又起大波。設再因循不能速了。致令釁端忽啟。恐視田興恕之案。辦理更屬棘手。其革員田興恕等。曾否起解。著仍遵前旨。剋日派員押解起程。不得再有延玩。致留釁端。

又

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傳教士在酉陽州被人毆斃。並教民房屋均被燒搶。請飭查嚴辦一摺。據稱接據照會內稱。四川酉陽州民人馮仕銀等將該處城鄉教民房屋燒毀。家財搶搶。馮文應等復率多人拆散經堂。將司鐸店主何魁毆斃。知州隱案不辦。並將傳教士瑪弼樂銀錢搶盡。毆傷斃命。擲屍河壩。捏報因入廟之人與之口角。用石塊打斃。並稱該知州將馮仕銀等召

至著內飲酒協謀屠滅等語傳教士准在內地傳教載在條約
遇有爭鬬詞訟等案無論中外人等習教與否總須持平辦理
方可使其折服現據照會所稱情形如果屬實自應速為查辦
以昭公允著崇實駱秉章認真確查速行斷結其被控有案之
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並著悉數拘獲秉公審辦毋稍枉縱
至酉陽州知州辦理此案貽誤遲延並著崇實駱秉章兩行參
處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接四川來報本國傳教士瑪瑙樂於本年七
月十九日在酉陽州被人慘殺詳細情節由李繙譯赴貴

衙門據實陳述。想貴親王一面接據該省文報。足以察覈
案由。立用至重之法。處治死罪犯。似此要案。貴親王果
能即時嚴切督飭。俾得緊急查辦。及早完結。庶免本大臣
自行定意。必須遵照本國朝政。所有應得修補之條。此等
事故。全由四川官員釀成。三年以來。該省諸員。顯然偏護。
丈乃耳之兇仇。至今仍聽該兇仇行止自便。伊等不獨背
負和約。並抗違
貴國
大皇帝命。准傳教士任便傳教之明文。該省百姓。見官府如此。亦
遂從而生心。藐法作亂。以致身陷大戮。居民上者。能防範

銷彌此事。方為盡職。數日前本國來文。屬本大臣告知貴
親王。宜時記念前此西洋各國到中國用兵。皆因此等事
端啟釁。如將來再有此事。則本國仍用前法。以期得所修
補而後已。今本大臣視此案若是重大者。因貴親王前與
全權大臣相當面許定。有關局面之事。無論在京在川。嗣
皆閣置不理。故本大臣於此。不得不切直言之。冀
貴國毋復稍延。特將此案厲速辦結。是為至要。為此照會貴
親王。希即查照施行。

范若瑟呈遞法國公使略節

同治二年。達人在西陽城內。買修公信堂。以為法國傳教

士公館。今年正月初七日。突遣前任董牧。縱使豪惡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督率數百人。各執軍器旌旗槍礮。平白將城鄉教民。擄搶家財。燒毀房屋。捉拏人丁。霸占田地。又於二月二十一日。馮文慝。張玉光等。先協謀於董牧。復率多人拆散經堂。尋殺司鐸。因躲至遊府署內未獲。即將司鐸店主何魁毆斃。教民紛紛具控。董牧概懸不辦。具控川東道轉。屢蒙批回本州。候新任鄧究辦。教民之受苦者。引領望救。切似雲霓。鄧牧一味拖延。自二月下劄。至五月尾至渝。拜謁恒道。面稱已前之事難辦。俟接任後。凡事有我承當。由是教民共有再生之慶。至又五月十六日。鄧牧

拉任。教民四方奔散。不敢回家。法國副鑒瑪弼樂。於六月二十三日。親至西陽。撫慰教民。因城內公館尚未賠修。鄧牧安置在城隍廟內居住。副鑒知其地不妥。屢請鄧牧另遷別棲。以圖保全。達人聞知。亦數請恆道劉飭鄧牧。務將副鑒暫住署內。以防不虞。鄧牧均辭不允。且於教民之事概置不究。拉任兩月。並未出示曉諭。彈壓刦搶。明知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係刦搶要犯。日召至署內朝夕相見。各教寒暄。及後疊送錫鉢。充囊飽腹。日在董牧署內。會同惡等飲酒言歡。協謀屠滅。七月初七日。惡謀已定。遂出惡牌。懸挂州衙頭門一日。明稱誅滅天主教。斬草除根。初八

日各街傳聞如狂。副鑒聞知。急叩鄧牧。迫求拯救。鄧牧不晤。亦不彈壓。初九日副鑒著人喊冤。各官一足不至。並不派差護守。是日二更時分。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果率數十人。擁至城隍廟內。先將衣物銀錢搶盡。當將副鑒全體毆傷。頭顱打破。立時斃命。擲屍河塘。初十日清晨。鄧牧驗屍。雖傷重如麟。並未認真申報。揑以入廟燒香之人。與之口角。因用石塊打斃等語。抑思時屆二更。焉有燒香之人。且副鑒閉戶潛居。焉有口角之爭。此明係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數月以來。所搶餘貲。多多賙濟。鄧牧但知財利是營。何計人命宜惜。自此以後。益無忌憚。各鄉搶糧食

提人口。鄧牧與前任董牧一律殘害居民。並不禁止。酉陽教民。難有平安之望。且刦搶之案。中國例禁森嚴。獨於教民之事。搶刦不止。各處地方。隨聲附和。並無一人阻止。即奔至州縣具控。非代書不寫呈詞。即官府不肯批發。或不派差拘人。而被告惡類。常在衙門出入。洋洋得意。地方官因念交情之厚。又利其財賄之多。是以聽其來去。不肯收管。延至數月。或一年有餘。皆未訊結一次。控案教民之員屈難甘者。具控川東道憲。還是批回。即派委員數至其地。亦是因循苟且。不能提到一人。幸蒙大憲仁慈。暫將其官調遣。奈新任之官。遲久弗來。而卸任之官。逗遛不去。種種

弊端。皆由官民一體。互相勾結。存一苛刻教民之意。故一切惡行。全不阻止。兩年之內。酆都彭水酉陽三屬。教民被搶者二千七百餘家。計銀二十餘萬兩。教民呈報道憲。暨軍督兩憲。皆係批回候質。並無雲開見日之時。官府之辦逾緩。而土豪之惡逾甚。此時各地相傳。總稱教民可打可搶。官府不究。不惟本地民人受苦。並西來副鑒。亦且無辜毆斃。若不多賜栽培。將來中國教民。慘不可言矣。

恭親王等又奏。再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接准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內稱。現據住紫汕頭堅領事詳報。華商曾源成行。計欠英商銀二萬四千二十圓七角一分。屢次照會惠

潮道。請為追辦。道臺惟以業經奉到總理衙門咨文。飭令速為辦理。亦經轉飭該地方官迅速追繳。俟詳覆到日。再行照會等語。本大臣查此等耽延推諉情事。惜與廣州省城。不准洋人入城之地方官。所行似乎相近。目下潮州。似與本國頗有欺辱情形。必待領事進城。常與潮州各官相晤。始可望其更改。至於追還欠項。該道員若肯認真代追。竊意總可必行。此項取償案件。如該官執意推諉不辦。深慮終使外國忍耐不堪。徒向地方官屢屢照會。置若罔聞。必致自出妥速之法。為其民人隨時討補所虧等因照會前來。臣等查華商曾源成行。所欠英商洋銀一案。前於上

年十二月初一日。本年四月初九等日。臣衙門疊准英國
照會。請飭速清欠款。經臣衙門疊次行文兩廣總督廣東
巡撫。飭屬查明。迅速辦理。並疊次照覆該公使在案。嗣於
本年四月十一日。准廣東巡撫咨覆。以此案已行惠潮嘉
道。檄飭海陽縣查掘。訊明速辦等語。茲復接該公使照會。
臣等細閱照會之意。實為堅領事欲進潮州府城。不過借
追償欠款一案。為發端辦難之據。查該領事欲進潮城一
事。咸豐十一年間。英國使臣卜魯士。即以此事嘵說。經臣
等於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具奏。請
旨飭下廣東督撫臣斟酌地方情形。妥為辦理。並欽奉

上諭。英國商人准執持執照。前往內地。豈能阻其進城。即著按照條約辦理等因欽此欽遵在案。嗣以此事迄未就緒。卜魯士回國以後。威妥瑪屢向臣等饒舌。照會往來。幾於不計次數。臣等亦屢經行文。並切實函知該省督撫轉飭妥為辦結。疊經該省督撫咨覆函覆。派委道府幹員。前往查辦。皆以潮民蠻悍。固執偏見。未能急速辦結。至今已逾五年之久。仍未辦有端倪。今歲疊准英商照會。已隱然有挾制之語。查本年四月間。臣等接准前任兩廣督臣毛鴻賓來函。以藩司李福泰。曾任潮州府知府。素得民心。擬令前往辦理此事。嗣人因該藩司出省辦理武平防勦事務。一時未能

前往。臣等以此事斷難再緩。因查新任惠潮嘉道張銑。係
由該省請
旨簡放之員。自必熟習惠潮地方民情。當即函商署任兩廣總督
臣瑞麟。署廣東撫臣郭嵩燾。即將此事責成該道親往潮
州。面見該處紳民。妥為開導等因去後。其如何辦理之處。
尚未接據覆函。現在又接該國公使照會。措詞愈偪愈緊。
意在必行。洋人性情執拗。拒之愈堅。則持之愈力。潮州民
力較強。原無所藉助於洋人。然若持不准洋人進城之議。
既與前奉
諭旨違背。滋洋人以口舌。且徒使洋人懷疑不測。貽地方以深憂。

與其遲之久而釁更大。何如坦然相示。未必不可互相聯絡。保衛地方。以慰

廑慮。此事若再兩不相下。誠恐激成事端。便難收拾。前次廣東省城洋務決裂。是其明證。今閱該使照會內稱惜與廣州省城。不准洋人入城之地方官。所行似乎相近。並稱自出妥速之法。為其民人隨事討補所虧各等語。業已道破。實有不可中止之勢。必須速為了結。俾該領事得早入城。庶釁端不至再啟。臣等公同商酌。相應奏請

欽派該省督撫一員。或鄰省督撫一員。親赴潮州。督飭該地方官曉諭紳民人等。使知外國照約入城。係奉

諭旨允行之事。斷難阻止。務須極力開導。毋為浮言所惑。俾該領
事得以按約進城。軍民彼此相安。以了此事。並將華商曾
源成行所欠英商洋銀。迅速辦結。免致有所藉口。
諭內閣。著派瑞麟馳赴潮州。督飭該地方官曉諭紳民人等。按照
條約。妥辦中外交涉事件。用符原約而昭信誼。
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廣東潮州府城。尚未准
英人進城。與條約不符。請派大員妥籌辦理等語。本日已明降
諭旨。令瑞麟前赴潮州妥辦矣。潮州府城。准英人進城通商。載
在條約。久已頒行。並奉
文宗顯皇帝諭旨。令該省督撫按照條約辦理。何以五年之久。尚

未准該國人入城。現據英國照會內稱。情與廣州省城。不准洋人入城之地方官。所行相近。必致自出妄述之法。為其民人隨事討補所虧等語。是其勢難中止。已屬情見乎詞。設令肇釁。則廣州之前鑒不遠。該地方官豈得驚虛名而忘後患。且萬一該國不能忍耐。恃強入城。與國體更有關繫。何如曉諭紳民。按照條約准其入城。略無痕跡之為愈乎。瑞麟於接奉此旨後。酌帶委員馳往潮州。揀擇通達事理之紳士。斟酌情形。督飭該地方官曉諭開導。使知外國和好已久。彼此相安。此番照約入城。係奉旨允行之事。斷難阻止。毋為浮言所惑。俾該領事得以按約進城。用符定約。方可以示誠信。至華商曾源成虧欠英商銀二

萬四千餘圓之多。即使內地民人交易。亦當按律嚴追。詎得以事屬英商。轉存歧視。從來地方官辦理中外事件。俱存此意。以致日實愈多。不思其理本短。何以使人心服。並著瑞麟查明。按照條約。將曾源成欠項嚴追歸款。儻再遲延不交。即著按律治罪。以昭平允。以上三事。勢在必行。如或延擱。惟瑞麟是問。瑞麟出省後。所有中外及地方應辦事宜。均著郭嵩燾妥為經理。用副委任。總理衙門片一件。照會五件。均著鈔給閱看。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近據任紫汕頭領事官堅詳報內稱。壬戌年間息涛。即新嘉坡華商曾源成行。生意衰敗。不能歸帳。計欠

英商洋銀二萬四千零二十圓七角一分。該行曾大才。曾昌老。逃往潮州所屬地方。不肯清還欠帳。該債主等轉託德記行。赴敝領事署內稟請追繳。敝領事屢經照會惠潮嘉道查辦追究。道員雖知該二人現在汕頭來源行內。合夥貿易。實欠英商巨款。並不認真按約追還。迄今毫無定法等因前來。查條約內載。潮州等府城口。皆准英商買賣。各口設立領事官。與道臺同品。凡視公務。應需衙署相見會晤等語。潮州一處。領事官不許入城。實係違背條約。無從面晤。事事止得行文咨覆。此案二年之餘。該領事屢以照會催辦。該道覆文。或以經劄該口官員查覆。或待數月

再以該口官員未能報覆。往復咨催。不過如是。該領事止得詳報前來。理合先將案送各件。鈔錄併送貴親王查閱。務望咨會該省。嚴飭該道各等官。趕緊盡力速行辦結為要。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華商曾源成行。欠英商洋銀等因。本爵查此案。曾文才在實叨地方。合移開設曾源成行。因生意衰敗。積欠各洋商銀兩。共計洋銀二萬四千零。據曾文才房族呈稱。曾文才曾出資本。與曾廖走等夥開洋行。一切貿易。皆付曾廖走掌管。廖走患病。臨終付伊

子姪曾興廣曾玉龍承接該行生理素準曾文才經手令
曾興廣雖故尚有掌辦生理之曾玉龍管帳之蔡松均在
該處一切數目應追應還應就近查辦又云實叨有信云
及行內貨物並帳簿十九本均被商人封鎖曾玉龍檢出
照鈔底簿會同查覈計行內被該處各行店船隻共欠銀
三萬七千餘圓積欠各洋商計銀二萬四千餘圓通盤覈
抵有盈無絀被欠各項業經洋商繳如亞宮緞美景向各
店收去貨物連銀共六千八百餘圓以上各屬均應由地
方官訊明定斷分別追繳本衙門已照錄來文咨行廣東
督撫迅飭各地方官遵行照辦除辦結咨覆到日再行照

會外。相應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本大臣以華商曾源成行欠英商銀。照會貴親王在案。旋准來文內開。以上各層。均應由地方官訊明定斷。分別追繳。貴衙門已照錄原文。咨行廣東。迅飭各該地方官遠行照辦前來。查此案為日已久。未知咨覆業經到否。希即見覆可也。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內開。華商曾源成行欠英商銀兩。咨行廣東照辦。為日已久。未知咨覆到否等因。查此

案於本年三月十四日接到廣東咨覆內稱。舉到本衙門
上年去文。已行知惠潮嘉道。檄飭海陽縣查提訊明。迅速
辦理等語。惟究竟如何迅速辦理完案之處。尚未據廣東
省咨覆到來。茲准貴大臣來文。本將當再行文廣東省。轉
飭該地方官趕即提集人證。訊追完案。一俟覆文到日。再
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為此照覆。

英國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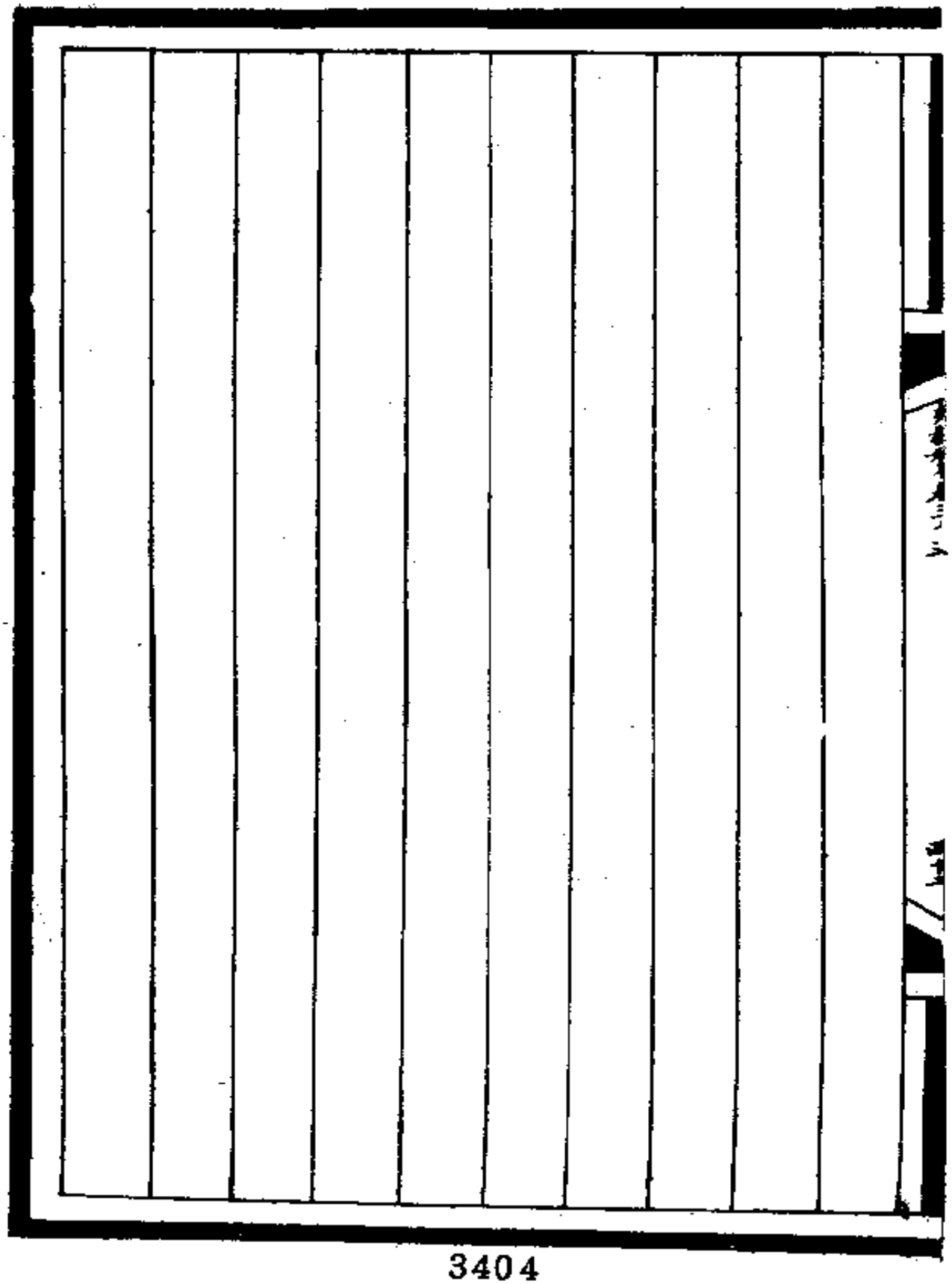
為照會事。華商曾源成行欠英商銀一案。現據住紮汕頭
領事官堅詳報內稱。曾源成行一案。經敝職屢次照會惠
潮嘉道。請為追辦。道臺惟以業經奉到總理衙門咨文。飭

令速為辦理。亦經轉飭該地方官迅速追繳。俟詳覆到日
再行照會等詞相覆。潮州府城。距汕頭不過一日之路。其
七月初六日最後照覆敝職文移。遲至十六日十日之久。
始行接獲等情前來。本大臣查此等耽延推諉情事。惜與
廣州省城。不准洋人入城之日之地方官。所行似乎相近。
目下潮州。似於本國頗有欺辱情事。必待領事官按約能
進城中。常與潮州各官相晤。始可望其更改。至於追還此
次欠項。該道員若肯認真代追。竊意總可必行。本大臣鄙
見。凡遇此項追還取償案件。各該官執意推諉不辦。深慮
終使外國忍耐不堪。徒向地方官屢屢照會。置若罔聞。必

致自出妥速之法。為其民人隨事討補所虧也。本大臣合

為陳明貴親王查照可也。為此照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五



3404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六

同治四年。乙丑。九月。癸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八月二十日。軍機處交出伊犂將軍明緒奏。伊犂被圍緊急。請飭俄兵助勦及由俄國匯兌餉銀一摺。並將本月十九日所奉

諭旨一道。一併恭錄交出到臣衙門。臣等查前接該將軍歷次奏報。當即遵

旨查向俄國公使倭良嘎哩籌商各情。其於助勦一事。詞語始終枝梧。而於擬向該國賒借糧食槍礮等項。經臣等設法婉商。已允為行知該國。曾經臣等鈔錄與該公使往來信函

具奏在案。惟究竟該國能否照依辦理。未接伊犂將軍續
報。殊難豫定。正在懸繫間。於八月十七日。據伊犂將軍泳
妥防禦多仁泰齎摺來京。並將摺稟鈔錄咨行前來。查此
次鈔摺。係閏五月二十八日拜發。臣衙門前奏所奉
諭旨。自係尚未接到。其借兵一事。既據奏俄國來人之危。刁難顯
露等詞。是其不肯助勦。已可概見。誠如
聖訓。若再勉强令其協勦。勢必枝節橫生。貽後日以無窮之患。臣
等已將原委情形。密爲函知該將軍查照。至所請由俄國
匯兌餉銀一節。臣等前與該公使僅議及如伊犂餉銀不
敷分用。擬向俄國暫爲賒辦糧食軍火等項。並未論及如

何匯兌餉銀。此次既接該將軍咨送奏稟。臣等因軍情緊急。該差弁急於旋伊。當於八月十八日。先邀俄國繙譯官柏林來署。與之面商。據稱俄國邊界。均行使銀票。恐現銀不敷匯兌。或可少許暫為通融。臣等恐銀數太少。仍屬於事無濟。因思軍營用項。以糧食火藥等項為大宗。俄國既不能多匯現銀。若果允賒借各項。即與匯兌餉銀無異。惟伊犂被圍日久。恐乏員迎提。沿途儻有疏虞。轉多周折。必須由俄國派人送至伊城交納。方能保重。雖將來償還償值。以及酬勞等款。較之匯兌餉銀。所用或不無糜費。惟勢處萬難。不得不從權計議。以應急需。且俄國既不肯發兵

協勦。若能多派弁兵。護解糧食火藥等項到城。似可借助聲勢。賊匪聞之。或亦稍知畏懼。未始非一舉兩得之事。因與之反覆籌商。詰以前經允借各項。如伊犂乏員迎提。由伊犂將軍豫先知照俄國。可否由俄國派人送至伊城交納。其護解人等。由伊犂將軍酌量酬勞。其賒欠各項價值。如將來各省解到伊犂餉銀。或不敷歸款。可否俟本衙門接到伊犂將軍公文。實係欠款若干。由京中歸還等語。該繙譯官均允向該公使逐層譯述。臣等因將轟商各情。擬就行伊犂將軍公文底稿。於次日臣等持與該公使復經籌商。亦無異說。並允為備文行知該國廓提督照辦。臣等

隨將行伊犂公文繕寫二分。一託該公使由俄國臺站轉遞。一交伊犂來差齎回。並加具密函。詳述一切。此事雖經該公使口允。仍恐尚無把握。復於二十日專函致謝。並詢其所行之文。何日可到。以探其確實憑據。嗣於二十二日接到覆函。據稱業已行文。而於該國能否照辦。但出以虛渾之詞。臣等查將來該國接到該使公文。如果能照辦。其賒借各款。應如何酌議價值。日後如何分別歸還。並護解人等到伊。應如何酬勞駕馭之處。請

旨飭下伊犂將軍明緒。隨時妥籌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連日與俄國公使籌商匯

兌伊犂餉銀。辦理情形一摺。據稱借兵一事。既據明緒奏稱。該國不肯助勦。情詞顯露。若再勉強。必致另生枝節。至明緒所請由俄國匯兌餉銀一節。該衙門與俄國繙譯官並公使屢次籌商。據云該國違界。均用票銀。現銀不敷匯兌。或可少許暫為通融。並詰以從前允借糧食火藥等項。應由該國派人送至伊城交納。其護解人等。由伊犂將軍酌量酬勞。賒欠各項價值。如伊犂不敷歸款。俟該衙門接到伊犂公文。由京中歸還等情。該公使均經應允。並無異說。並允為備文行知該國廓提督照辦。嗣經該衙門函詢該國所行之文。何日可到。該公使覆稱。業已行文。而於該國能否照辦。但出以虛渾之詞各等語。軍營用項。以

糧食火藥等項為大宗。該國既不能多匯現銀。如肯賒借各項。即與匯兌餉銀無異。惟伊城被圍日久。恐乏員迎提。必須由俄國派人送至伊城。方免疏虞。至將來償還價值及酬勞等款。較之匯兌餉銀。或不無糜費。惟現在軍情緊急。不得不從權辦理。且俄國不肯發兵。若能多派弁兵護解糧食火藥等款到城。亦可借助聲威。即著明緒按照該衙門等議各節。迅速行文俄國邊界各官。詳細籌商。相機辦理。該國接到該公使公文。如果照辦。其賒借各款。應如何酌議價值。及日後如何分別歸還。並護解人等到伊。應如何酬勞駕馭之處。並著該將軍隨時斟酌情形。妥為辦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並照錄與俄使倭良

嘎哩來往信函各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行伊犂將軍咨文

為咨行事。本衙門前與住京俄國欽差大臣倭當面商定。伊犂軍營所需糧食槍礮火藥等項。皆可由貴將軍行文俄國廓提督賒借置辦。早經倭大臣行知廓提督照辦。並由本衙門咨行在案。茲因伊犂需用銀兩。及糧食軍火甚迫。官兵礙難分撥出卡置辦護解。復經倭大臣慨允以上各項。無論撥借賒欠。廓提督無不應允。並自必多行派人管解護送到城。以免疏虞。已行文廓提督照辦矣。貴將軍如有所需各項。務須先行專差備文知照廓提督查照辦

理。儻因伊犂防勦孔亟。兵力不暇迎提。應即於知照文內聲明。各項辦妥。請由廓提督處派人護解。直送伊犂城內。以期保重。俟各項到城後。即由貴將軍先行酌量人數酬勞。並將撥借銀兩。及賒欠糧食軍火價值。詳細開明。咨報本衙門。如伊犂餉銀解齊。即由伊犂如數歸還。儻一時不敷償還。即於文內聲明。由京隨時按數歸楚。是為至要。其戶部所撥各省餉銀。解到科布多。仍照前議借由俄國臺站解運。現在備文二分。一交原差官多仁泰齎回。一借俄國臺站遞送。相應咨行貴將軍查照可也。

給伊犂將軍信函

啟者。所有伊犂欲向俄國借兵助勦一事。自上年十二月間。接到閣下鈔錄摺稟。知伊犂兵單餉絀情形。本處焦灼之至。當即同赴俄館。與該住京公使倭良嘎哩婉言探問。至再至三。該使雖已接到該國邊界官公文。總不肯露活動口氣。因屢次赴該館晤商。多方歆動。設法勸導。並將該國邊界官已允借兵之說。向其揭破。加以美言慫恿。冀其略有轉機。無如該使堅持推諉意見。據云該國主未有允借俄兵明文。此係邊界官訛傳。不足為憑等語。嗣每接鈔錄摺稟。並軍機處交出議奏摺件。無不與該使會商若干次。或激以義氣。謂多年和好。有事自當相助。或聳以利害。

謂脣齒相依。友邦豈可坐視。並舉英法各國在江浙助勦成案。以為榜樣。俾知嗣後中國斷不虧負該國。統計往返面晤。不下數十次。相商言語。無義不搜。詎料該使終不應允。並以該國邊界存兵無多。當此回匪各處滋擾。自己防堵不暇等語辭謝。本處不解其意。復向該館繙譯官柏林探詢。其詞吏吞吐閃爍。再四窮詰。始肯微露隱衷。言外我欲向該國借兵。必須無論何事。先全行應允。俟使然後該使始肯將借兵之事。奏知該國主請旨。否則無庸再議。本處思該使既不能獨斷獨行。既習該國邊界官兵。儻允其求無不遂。將來該使仍藉口該國主旨意。無兵可借。反致

陸其術中。因復與該使會商。伊犂向該國購買糧食軍火。暫為賒欠各節。該使便極口應承。可見該使之權。僅能辦理此等事件。至借兵則非伊所敢擅專也。惟念伊犂軍情緊急。閣下勢處萬難。雖該使權力。不能承當此事。本處自宜殫竭志慮。以期稍有補助。因仍設法與該使婉商。該使迫於情面。雖不明言拒絕。亦不直言應允。但彼既無確信前來。本處即不敢率行奏請明降

諭旨。向俄國借兵。此半載以來辦理委曲情形也。此後本處仍擬隨時向該使催問的確消息。以憑覆辦。即希閣下一面向

該國籌辦軍火糧食。一面遵照歷次寄

諭。勉力支持。妥籌勦滅。以為西北疆域保障。至本處辦理此事苦
難情形。不但未敢顯登奏牘。並有不能盡載公函者。除將
細微緣由。詳告來弁多仁泰。令其回伊面稟外。特將大概
情形。密行函知。
再伊犂需餉緊迫。本處十分惦念。前會同戶部奏准。寬為
籌撥。並與俄使議定。所有餉銀。借由該國臺站。妥為運解。
旋據科布多咨報餉銀五萬兩。烏里雅蘇臺咨報庫存餉
銀三萬兩。已交委員起解。至此次奏摺內請
飭戶部籌撥現銀。交俄國匯兌一層。現在已向該公使極力籌商。
據稱該國邊界。均行使銀票。恐現銀難以應付。本處復與

商酌。不拘銀數多寡。皆可先行通融。該使業經應允。本處尚恐銀數太少。究屬無濟。因思餉銀解到。大宗用項。不外米糧軍械。復與議及俄國既不能多匯現銀。若能賒給米糧軍械等項。即與匯兌現銀無異。又恐伊犂城內兵單。不能多派兵弁迎提。沿途儻有疏虞。仍係畫餅。復與議及所有接濟各項。如伊犂無人迎提。必須由俄國多為派人護解到城交納。以期保重。以上各節。均經該公使應允。並允為剋即備文知照該國廓提督照辦。本處以為俄國若果能接濟米糧等項。並多派兵丁護解到伊犂城內。未始不可借助聲勢。賊匪聞之。當亦稍知畏懼。至俄國護送兵丁

到城。如何酬勞。即希閣下妥為酌辦。其中駕馭機宜。除由
本處將大概告知原弁多仁泰面稟外。其因時制宜之處。
更望妥籌熟計。想會心人自能操縱得宜也。將來賒借各
項。或由伊犂歸款。或由京中歸款。統由尊處酌定。詳細知
照本處。再為辦理。其各省撥解餉銀。已由戶部催令迅解
科城。仍由俄國臺站運送。以期源源接濟。如此兩面籌辦。
庶軍餉無虞匱乏也。

給俄使倭良嘎哩信函

本日據寶董大人言稱。昨赴貴館面商。伊犂將軍若向貴
國廓提督暫借銀兩。及賒欠糧食軍火等項。希由廓提督

代為置辦。並派人護送至伊犂城內各節。均經貴大臣慨允。並即日行文廓提督。一切照辦。本爵深為欣感。足徵貴大臣克敦睦誼。能使兩國和好。日形其篤。不獨本爵一人喜慰。當亦中外所共樂聞也。特此先行函謝。俟伊犂城中接到廓提督銀兩等項。明將軍知照本衙門時。再為面謝可耳。至本衙門託寄伊犂公文。並貴館行知廓提督文件。約計何日可到。望即覆知。以慰懸念。

俄使倭良嘎哩來函

前接瑤章。藉悉一切。即於次日將伊犂公文發去。但約計本國節令。已將入冬。道路較難行走。大約四十五天。或五

十日。即可行到。本大臣惟願廓提督於寶董大人所屬各件。均能設法照辦。並該處情形。一無阻礙。俾貴國有益。是則予之所厚望也。

己巳。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松滬軍需案內。有常勝軍用款。及購買外洋軍火槍礮。並英法兵官教練洋槍礮隊辛工口糧等三款。皆為向來軍務所無。均經前撫臣薛煥。暨臣抵滬後。先後隨摺聲明。茲據原辦松滬軍需前兼署蘇藩司蘇松太道吳煦詳稱。督飭原辦各局員。將咸豐十年二月起。至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止。經放華勇常勝軍糧餉。購買外洋軍火槍礮價值。並英法兵官教

練洋槍礮隊辛工口糧等三款。逐一句稽。共計請銷銀二百五十二萬九千六十四兩三錢五分八釐四毫五絲。係於江海關稅。捐釐總局。上海紳富等捐款內。隨時照數提撥。另開收支款目。詳請具奏前來。臣查前三項用款。係與洋人交涉。無例可循。茲覈該道開報各用款。委係實收實放。並無浮冒。謹繕清單附片具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未。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竊奴才前於七月二十四日。由科布多兼站馳至索果克卡倫。該卡侍衛隆安來報。謁見。奴才訊其應立界牌之賽留格木山。究在何處。據稱

本年春夏委員岳嵩武等來卡查勘。因俄人阻隔。不容齊察罕。界限前來引導設臺。又不准我處官弁越卡往查。經委員與侍衛前商。密調齊察罕等來卡。將該賽留格木山嶺一段界址。及經由路徑。逐一詢明等語。與委員岳嵩武等前次查報情形符合。是此段界址。俄人實不容我處勘查。芩順由該卡來晉。八月初三日。行抵奇格爾蘇台卡倫。應由該卡徑赴唐努接站之烏蘭胡吉爾地方。署理唐努烏梁海副都統銜印務總管瓦齊爾呈稟。該唐努境內。現已落雪。山嶺實難行走。烏拉一切不能運到設臺處所。其應行查勘之唐努邪拉達巴哈等處。亦被雪已。斷難越往。

撥派兵數名。馳往前途查探。據報無異。止得收回。擬飭總管瓦齊爾將應勘界址。俟來春積雪消化。即就近再行詳細覆查。以憑查覈。俾期便捷而免苦累。除飭總管瓦齊爾遵辦外。擬即返至科城。起程回任。

御批。知道了。著准其回任。一俟來歲春融。積雪消化。仍即馳往該處。會同俄國前來公使。詳細覆勘。公同商辦。以副委任。該衙門知道。

壬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英人騙四輝等現在贛州羈押。經臣等奏明請飭上海通商大臣江西巡撫迅派府道大員前往確查。如有其事。

即將該英人由贛解交領事官訊辦等因。奉
旨允准。行知遵辦在案。茲於八月三十日。又接威妥瑪照會。大意
以辦駁無異。請再催飭速將被押英人解滸。臣等查此案
該公使屢次催辦。其意自欲速行明白了結。若待江西巡
撫由省委員赴贛。復由贛解交領事官。中多展轉。誠恐未
能迅速。且恐中途又有疏虞。臣等劄飭總稅務司赫德轉
飭九江稅務司惠德星夜馳赴贛州一帶。親自迎提。會同
江省委員押解回滸。交領事官訊辦。以外國人提外國人。
則該公使即可放心。而辦理又可迅速。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廣東潮州府城。不准英國領事官入城一案。前因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催辦。經臣等奏請特派督撫大員馳往辦理。奉

旨著派瑞麟馳赴潮州。督飭該地方官曉諭紳民人等。按約妥辦等因欽此。行知遵辦在案。茲據總稅務司赫德面稱瑞將軍此次赴潮。必須帶有明白通事前往。方可得力。而目前粵東可靠通事甚少。現查有在京學習中國語言學生葛德立。於中外語言頗能貫串。可往幫同傳述一切。臣等思辦理中外交涉事件。通事最為緊要。既據該總稅務司面稱葛德立堪以充當通事。尚屬可行。業經臣等函致瑞麟

於葛德立赴粵報到之時。即為留用。

御批。依議。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前因比利時國使臣金德來京。以該國前使臣包禮士與臣薛煥所定條約四款。貽笑鄰封。由英國威妥瑪代懇另議。經臣衙門議准。仿照丹國成案。一切由威妥瑪往來商議。奉

旨派臣董恂會同崇厚與之辦理等因欽此。旋於七月二十五日。經威妥瑪將金德所擬約五十款送來請覈。二十六日。復經威妥瑪遣該國副使柏卓安偕同金德來署。恭讀臣董恂等所奉

諭旨。該使臣亦將該國君主璽書。與臣閱看。查閱該使金德所擬條約。均係從各國條約內采摘湊集而成。其中有各國條約所有。必不可刪。而該使刪去者。有款內意議大略相同。可以併為一款者。當將應添應併之處。一一議明更正。計原送五十款中併去三款。共存四十七款。內惟第七款所載各口領事官不准派商人兼充。議令將此層添入。乃該使臣不肯照添。其意以為商人兼充。不過恐其生弊。因允領事如有不協。立即撤退。臣董恂復以既如此說。即可將此言載入條約。該使臣又以載入條約。有關顏面。威妥瑪代為懇求。允將此層另備照會。以為日後憑據。因思既有

照會。即與條約亦無大異。遂即准其照辦。至該國將來通商章程稅則。言明與丹國一律辦理。毋庸另議。所有酌定條約四十七款。現已繕就正本。彼此公同校對無訛。擬即仿照臣恆祺前辦丹國條約成案。於本月十四日具奏後。先由臣董恂在本衙門與比國使臣金德當面畫押。蓋用關防。竣事後。派弁將蓋印條約各本齎赴天津。交崇厚查收。俟金德到津後。再與畫押。以歸簡易。

御批。依議。

比利時國璽書

朕禮阿波勒德。現為比利時國君主。欲與

一切章程。朕皆為允准。永遠施行。並無異議。無論何故。絲毫不准藉口違背。並許將所定條約章程呈覽後。親筆畫押。以為允准之據。且於限期之內。派員再行互換。今宜特降璽書。親標御筆。以為該大臣委係替國秉權大臣之實據。此係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在拉根宮內頒發。

比利時國條約四十七款

第一款

嗣後

大清國

大皇帝與大比利時國大君主以及兩國商民毋論何人在何地方均永遠和好友誼敦篤彼此僑居皆獲保護身家

第二款

大比利時國大君主欲派秉權大臣一員進中國京師亦無不可

大清國

大皇帝欲派秉權大臣一員至布律斯京師事同一律

第三款

大比利時國欽差大臣凡有要務商酌約准前赴京都會議定辦即照各國行權大員常規一體優待所有身家公

所。與各來往公文書信等件。皆不得被人擅動。凡欲雇募送信人通事服役人等。皆聽其便。儻若有人擅將大比利時國欽差公館春屬隨員人等越禮欺侮。該犯由中國地方官從嚴懲辦。

第四款

大比利時國欽差大臣。並各隨員等。皆可往來內地各處。所有收發文件。行裝囊箱。無論沿海何處。皆可送文。所差之人。應同

大清驛站弁兵。一律保安照料。總之比國大臣入華。當照泰西各國。於代國大臣向為合宜優待之處。同一優禮相待。凡

有大臣並各眷屬隨員等各項費用。皆由比國支領。與中國無涉。

第五款

凡有比國事務。均歸大比欽差大臣。與大清中國大臣會議商辦。無論文移會晤。皆應按照平儀相待。

第六款

所開大清國應行優待比國大臣各節。日後中華秉權大臣。出使前往大比利時國。亦應同一優待。以昭平允。

第七款

中華通商港口。大比利時國設立領事等官。或一員。或數員。酌量比商情形。隨時定派。中國官員。接待各國領事官最優之禮。亦於比國不使或異。定其品級。即領事官署領事官。與道臺同品。副領事官。與署副領事。及繕繹官。與知府同品。因公來往衙署相見。會晤文移。悉用平禮為是。設若通商。無論何口。大比國以為無需設官。均可暫交友國領事從權代辦比國事務。以歸簡易。

第八款

大比利時國大臣。並領事官等員。所有行知

大清國大臣官員等公文各件。俱用法字書寫。仍以漢文譯錄。

暫為配送。中國官員有公文照會比國官員。亦用漢字書寫。嗣日後有辯論之處。各以本國文字為正。此次議定條約漢文字。詳細校對。以期無訛。亦依此例。

第九款

兩國職員來往行文。各應按照品級官階定式。比國大憲與中國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比國二等官員與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劄行。兩國平等官員。照相並之禮。其商人及無爵者。彼此赴訴。應用具稟字樣。以示區別。

第十款

比國民人。准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游歷通商。所領執照。應由欽差大臣。或領事等官發給。中法合寫。蓋用印信。其執照上。仍應用地方官鈐印為憑。如遇執照有遺失者。比國人無以繳送。而地方官員無憑查驗。不肯存留。再與領事等官復領一件。如查出沿途或有不法情事。聽憑中國官員。就近送交領事官收管懲辦。惟於途中止可拘禁。不得陵虐。所獲比國之人。如在通商各口出外遊玩者。地在百里之中。期在三五日內。可以無庸請照。至於各色船隻水手人等。不在此例。應由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另定章程。其住紮中國之比國官員。如給執照之時。惟不准前往暫

有匪徒各省分其執照只准給與體面有身家之人為憑。

第十一款

各國議定通商口岸。如牛莊。天津。煙台。上海。寧波。福州。廈門。臺灣。淡水。廣州。汕頭。瓊州。及長江之漢口。九江。鎮江。江甯各口。比國商民。亦可攜眷前往貿易工作。平安無礙。常川不輟。

第十二款

凡比國人按照十一款。至通商各口地方居住。無論人數多寡。聽其租賃房屋。及行棧存貨。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比國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周急院。學房。墳

地各項。地方官會同領事官酌議定比國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處。彼此在事。務須按照地方價值定議。中國官阻止內地民人高擡租值。比國領事官亦謹防本國人強壓迫受租值。

第十三款

比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聽其任便雇買辦通事書記工匠水手工人。亦可以延請士民人等教習中國語音。繕寫中國文字。與各方土語。又可以請人幫辦筆墨。作文學文藝等工課。各等工價束修。自行商議。比國書籍。與中國各樣書籍。彼此亦可發賣採買。

第十四款

比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所有各家產財貨。中國民人均不得欺陵侵犯。至中國官員。無論遇有何事。均不得威壓強取比國船隻。以為公用私用等項。

第十五款

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概聽其便。凡按十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崇信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

知。

第十六款

比國民人。遇有控告華民事件。即應先稟領事官查明根由。先行勸息。使不成訟。中國民人有赴領事官告比民者。領事官亦應一體調處。間有不能使和者。即由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平訊斷。

第十七款

比國民人。約准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全安。如遭欺陵擾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搶掠財貨。又准地方官立即設法派撥兵役彈壓查拏。將該犯按例

嚴辦。並將所搶財物。盡力追交。儻承緝官不能獲犯起贓。祇可准照中國例處分。

第十八款

比國民人。若有華民欠債不償。約准地方官認真代為催繳。或有潛行逃避情事。應嚴為緝拏追還。比人欠債不償。或潛行逃避者。比國官亦應一體辦理。但均不能官為賠償。

第十九款

比國民人。有被華民違例相欺。約准地方官查拏照例審辦。華民有被比國人違例相欺。比國官員亦應按例查拏

究治。定約之後。比國即專定約來比民章程。比民如在各口地方有犯大小等罪。均照比國例辦理。中國亦一律約束華民。以昭平允。如有別樣情形。在本約未經分晰者。俱照此辦理。

第二十款

比國人與比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如有不協爭執事件。均歸比國官辦理。遇有比國人與各國人爭執情事。中國官不必過問。

第二十一款

比國商船。准在條約內列通商各口。往來運貨貿易。如到

別處沿海地方。私作買賣。船貨一併入官。但中國地方官查拏此等船隻貨物。於未定入官之先。宜速知會附近住口之比國領事。

第二十二款

比國船隻。欲進各口。聽其雇覓引水之人。完清稅務之後。亦可雇覓引水之人。帶其出口。

第二十三款

凡議准通商各口。每遇比國商船到口。監督官即派妥役一二名看守稽察偷漏。該役或搭坐自雇之船。或在比船。均聽其便。所需工食等費。皆由中國海關支給。惟不得於

船主或管船之人需索銀錢。儻有違例。即按所索之多寡。
按律科罪。照數追還。

第二十四款

比國商船進口在一日之內。並無阻礙。其船主或貨主或
代辦商人。即將船牌貨單等件。交送領事官。該領事官於
接到船牌貨單後。一日內即將船名人名及所載頭數貨
色。詳細開明。照會海關。儻船主怠慢。於船進口後經二日
之內。不將船牌貨單呈繳領事官。每遲一日。罰銀五十圓
入中國官。但所罰之數。不得過二百圓。迨領事官照會海
關後。海關即發牌照。准其開艙。儻船主未領牌照。擅自開

艙卸貨。罰銀五百圓。所卸之貨。一併入官。

第二十五款

凡比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者。限二日內出口。不必輸納鈔餉。並無應交費項。儻逾二日之限。即須全數輸納。

第二十六款

凡比國船隻。一進通商各口。欲將貨物在該口但卸幾分。即照所卸之數納稅。其餘貨物欲帶往別口卸賣者。其稅銀亦在別口輸納。

第二十七款

凡剝貨若非奉監督官特准。不得將貨自行剝運。如遇除意外危險不及等候外。所有私剝之貨。全行入官。

第二十八款

比國商人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遇卸將貨物一併入官。

第二十九款

比國民人。凡欲游行卸貨下貨各等事務。約准自雇小船剝運。不論何項艇隻。雇價銀兩若干。均聽比民與船主自議。不必官為經理。該船不得限定額數。並船戶攬載。挑夫攬運。一切情弊。俱不准行。惟該艇干涉走私漏稅情弊。查

出照例罰辦。

第三十款

比國商民起卸貨物。輸納稅餉。約准均照本約後附稅則為例。總不能較諸他國或有此免彼輸之弊。以示均平。比國出入各貨。如係值百抽五之貨。儻海關驗貨丁役。偶與該商各存己見。不能定價。約准各邀客商二三人前來驗貨。該客商內有出最高之價者。即以為該貨之價式。免致收稅不公。凡輸稅餉。以淨貨為率。所有貨物應除去皮毛。儻比國與海關不能定各貨皮毛輕重。就將爭執各件連皮過秤。先定多寡約數。再復除淨皮毛。稱其斤重。即以所

稱通計類推。當查驗貨物之時。如有意見不合。比國商人立請領事官前來。該領事官亦即知會海關。從中盡力作合。均限一日之內通報。否則不為准理。於議論未定之先。海關不得將互爭數目。姑寫冊上。恐後難於裁定。比商貨物。或因潮溼等由損壞。致價低減。該關應行按價減稅。儻該商與關吏理論價值未定。則照值百抽五之貨。同法定辦。

第三十一款

進口稅卸貨時完納。出口稅下貨時完納。所有稅鈔。一經全完。監督官即准發給紅單。呈送領事官驗明。即將船牌

交還。准令開行。

第三十二款

比國商船應納鈔課。各按船牌所載若干頓而納。一百五十頓以上。每頓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頓至及一百五十頓以下。每頓納鈔銀一錢。既納鈔後。監督官給發執照。開明船鈔完納。儻該船駛往別口。即於進口時將照送驗。遂按照第三十一款。自領執照之日起。以及四箇月止。無庸再輸船鈔。以免重複。比國屬民在各口用艇隻運帶客人行李書信食物。及例不納稅之物。毋庸完鈔。儻該小船一併載運例應完稅之貨物。即按照一百五十頓以下之例。

每頓輸鈔一錢。

第三十三款

比國商民。販買土貨運口出洋。或將洋貨運入內地銷賣。應納內地稅餉。或於過卡隨時分數報完。或在海關一次全行完納。均准聽便輸交一次納完之例。准照續定稅則章程第七款所載。除有第二款指明每值百兩完稅二兩五錢外。其餘各貨。總以出入稅則照納一半為准。其該貨應納正稅。仍宜於卡稅半稅完納外。如數完交。

第三十四款

比國商民沿海議定通商各口載運土貨。約准出口先納

正稅。復進他口。再納半稅。後復欲運他口。以一年為期。准向該關取給半稅存票。不復更納正稅。嗣到改運之口。再行照納半稅。

第三十五款

比國商民洋貨進口。納清稅課後。欲改運他國。抑或通商別口。約准稟明領事官。轉報監督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查與底簿相符。並未拆動抽換。即當按照該貨經納正稅之數。發給存票。至於土貨。自通商各口運入他口。按例納完半稅後。該商再欲運往外國。以一年為期。期內亦准一律發給半稅存票。該票無論何商呈驗。均准專抵該關

進出口貨稅。不准持赴別關抵課。儻於委員查驗之間。查有捏報各等情弊。全貨俱罰入官。其外國所產糧食。比國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出洋。概無禁阻。

第三十六款

凡通商各口。海關監督官。須有部頒秤碼丈尺等項一副。送與領事官署存留。其輕重長短。一與粵海關無異。所有鈔稅各銀。輸約中國者。俱依此秤碼兌交。如有秤丈貨物爭執。即以此式為準。

第三十七款

監督官設定銀號若干。可以代監督官收比國應輸稅項。

該銀號所給收單。一如監督官所給無異。所輸之銀。或紋銀。或洋銀。監督官與領事官核其市價情形。將洋銀比較紋銀。應補水若干。照數補足。

第三十八款

比國商船查出有涉走私。該貨無論式類價值。全數查鈔入官外。俟該商船賬目清後。可以嚴行驅除。不准在口貿易。

第三十九款

中國各口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准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

第四十款

條約所載比民罰款。以及船貨入官各項。皆歸中國收辦。以充公用。

第四十一款

比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置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照料。並約定不納各項稅餉。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以昭友誼。

第四十二款

比國商船。遇有破爛及別緣故。急須進口躲避者。無論何

口。均可進去。毋庸完納船鈔。船內貨物。如為修理之故而須上岸者。亦不納稅。惟將該貨留在監督官照顧。以免影射情弊。如該船在中國近岸地方損壞閘淺收口。地方官聞知。立即設法妥為拯救。商稍保存船隻。以及打撈貨物。不使損壞。所救水手人等。務必妥為照料。設法護送就近領事官查收。以昭友誼。

第四十三款

凡比國兵船商船水手人等逃亡。領事官或船主知會地方官。實力查拏。解送領事官及船主收領。儻有中國人役負罪逃入比國寓所。或商船隱匿。地方官照會領事官查

明罪由。即設法拘送中國官。彼此均不得稍有庇匿。

第四十四款

遇有比國商船。在中國洋面被洋盜打劫。附近文武官員一經聞知。即上緊緝拏。照例治罪。所有贓物。無論在何處搜獲。及如何情形。均繳送領事官。轉給事主收領。儻承緝之人。或不能獲盜。或不能全起贓物。照中國例處分。但不能賠償。

第四十五款

兩國議定。中國大皇帝今後所有

懇渥利益施於別國。比國無不一體均霑實惠。日後如將稅則。關口稅。頭稅。過關稅。出入口貨稅。無論何國施行改變。一經通行。比國商民船主人等。亦一體遵照。毋庸再議條款。

第四十六款

日後比國。若於現議章程條款內。有欲行變通之處。應俟自章程互換之日起。至滿十年為止。先期六箇月。備文知照中國。如何酌量更改。方可再行籌議。若未曾先期聲明。則章程仍照此次議定辦理。復俟十年再行更改。

第四十七款

今將以上各款既定條約。理應恭候

御筆批准遵行。約以一年之內為期。

特派大臣。在滬會晤。互換。先為親筆畫押。蓋用關防。以昭信守。

己卯。江西巡撫劉坤一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

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贛州羈押英人。請按約覈辦

一摺等因欽此。伏查前據廣饒九南道俊達稟。准英國領事官

照會。頃聞贛州府現有幾箇外國人。已經押住。中有一名

瞞四輝。請按約移咨贛南道。轉飭送交領事官查辦。即

經前護撫臣孫長紱。批飭善後局行查去後。嗣據吉南贛

寧道王文瑞稟覆。贛州府並無羈押外國人瞞四輝之

事。惟查統帶老湘營總兵王開琳。前在福建永定縣勦賊。屢敗逆眾。偽侍王李侍賢餘黨被勦窮蹙。即在王開琳軍中投誠。派委知府張鑒南查點。共計二萬四千餘名。酌給錢米。分別遣散。內有雲暉一名。係英國雲丕私德地方人。年二十七歲。又曾建成一名。係江蘇揚州甘泉縣人。年十五歲。訊據曾建成供稱。先被賊匪擄至常州。後經逃出投入松字營。該營有外國人羅姓。製造炸礮。即跟羅姓至克山縣充當洋兵。本年正月二十八日。與羅姓並雲暉及同伴十三人。坐火輪船至廈門。伊隨羅姓及雲暉等七人。販運洋槍並自來火銅帽。至漳州府城偽侍王賊營。嗣漳郡

被官軍圍攻甚急。伊與璧暉跟隨侍逆彭黨。逃至永定地方。即在老湘營投誠。其同行外國五人。因沿途官軍追勦。渡河溺斃等語。軍中未諳條約。因璧暉係外國人。無從遣送。遂與通解洋語之曹建成暫留在營。應否將璧暉曹建成解省查辦等情前來。復經孫長紱飭令刻日解交廣饒九南道。按照條約辦理。此時應已解抵潯郡。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三次行查。業經孫長紱與臣先後咨覆在案。除飭王文瑞將起解日期。並飭俊達將辦理情形稟覆。再行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義辦外。所有英人璧暉。業經解赴九江。按約辦理緣由。謹會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李

鴻章恭摺覆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辰。伊犂將軍明緒奏。俄兵始而允來。繼且枝梧延緩。

已於前次摺內陳明。現在雖又派員專往迎催。其來否尚

難豫料。

自當遵

旨慎始圖終。事事熟籌妥辦。總期操縱得宜。毋貽後患。至軍餉最

關緊要。部撥新疆餉銀。至今毫無消息。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俄國住京公使。前議借由該國

道路。會同伊犂委員迅速接解餉銀之處。務再行文沿途

代為嚴催。其另摺續請之現銀二三十萬兩。如蒙

俞允。准交俄國查收允匯。則既妥且速。應無截留遺失之慮。

御批。解鉤道路。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俄國公使議定。諭知

該將軍等遵辦。並商酌匯兌。餘依議。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武隆額奏。七月初三日。據戶民王

福才等二人。自烏隆甲地方來城。面訴伊等因逆回滋事

後。哈薩克隨同叛亂。遂於本年正月四月間。先後逃出卡

外。官兵戶民五十餘人。行至烏隆甲地方。遇有俄國兵隊

數百人。在彼住紮。伊等均被俄國官兵收留保護。備極優

厚。因此相安無事。內有本處茶商數人。因與城內商民致

達信函。屬令伊等繞道來城投送。並令查看賊勢等語。奴才

伏思俄國官兵。既能收留逃難兵民。而且相待甚優。尚有恤患體鄰之義。且烏隆甲地方。距城較近。而俄國官兵素為哈薩克心所畏服。如能得其相助。或者藉資得力。來人備述該處現有大銅礮數尊。最為行軍利器。儻能借給我軍。犇擊賊巢。不難一鼓蕩平。幫繕辦公牘。仍交來人王福才等持送該處。面與俄國帶兵官員明白宣喻。述兩國和好之誼。請借俄兵二三百名。速即前來幫助。勦滅賊匪。並令將逃去官兵戶民。一同護送來城。儻或其兵不能即動。先行借給大銅礮二尊。以資攻勦。俾除逆氛。並將貿易國子除房屋尚在。所有門窗戶壁。以及木器紙糊。被賊蹂躪

損壞不堪之處。一併咨行該國帶兵官員查照。

御批。前因明緒奏請借用俄兵一節。迄無成議。已作罷論。茲據武

隆額奏稱。已行文俄國借用兵丁銅礮。著該參贊大臣相機籌

辦。總期有利無弊。方為妥善。該衙門知道。

戊子。駐藏大臣滿慶。幫辦大臣恩慶奏。竊奴才等於本年六

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奉

上諭。滿慶等奏。披楞聲言借路赴藏。與布魯克巴搆兵。現籌辦理

情形等因欽此。遵查披楞邊界。自西藏東南隅連界之野番猞

巴。及白馬貢邊界起。繞至正南之布魯克巴。西南之哲孟

雄。及廓爾喀正西之拉達克各外番邊界止。其間可通西

藏路道頗多。是以復咨達賴喇嘛。飭令協理事務諾們罕。及噶布倫。將調派土兵認真操練情形。照實開單。呈請察覈。如有未妥。以憑指示。茲據單開西藏東南面由布魯克巴境內。可通披楞邊界之打隆寺打旺寺。已飭錯拉營官嵩仔營官。並打隆打旺二寺所屬百姓。共派土兵一千二十名。保守打旺寺。扼其險要。又西南面由哲孟雄境內。可通披楞邊界之帕克里營官地方。已飭該處營官。並江孜巴朗堆沖。汪熱。朗巔。甲錯。納布。頗噶爾。拉噶孜。十處營官。各揀精壯百姓。共派土兵六百八十六名。保守帕克里。扼其險要。仍責成江孜戴琫。稽查各處操練事宜。設有不虞。

再以江孜留營番兵三百五十五名。專為接應帕克里。復飭奪宗。僧宗。頭仁木。聶毋奪。貢噶爾。曲木。達爾瑪。拉康。瓊結。扎溪。直谷。頗章。乃東。文扎卡。沃卡。桑葉。瓊科爾結。十九處營官。共派土兵二千五十八名。以備接應打旺。及帕克里之用。其西南隅鄰近拉達克。廓爾喀。披楞邊界。且有路道可以往來。為藏屬通商總區之堆噶爾地方要路。德格橋隘口各山。即責成堆噶爾。宗。喀。聶拉木。濟嚨。絨轄爾。雜仁達坝。噶爾。補仁。茹妥。九處營官。稱打絨瓊兩處莊頭。各按向來所備土兵。守望相助。復飭後藏戴琫。管帶如琫。甲琫。定琫。番兵四百四十四名。會同定結。仁孜。協噶爾。昔孜。

四處營官。所派土兵四百七十二名。防範定結一帶。以備
接應堆噶爾及宗喀等處之用。其定日汛戴琫。如琫。甲琫。
定琫。並存營番兵。仍照常駐紮。認真操練。非有緊急。不准
擅離汛地。以上各處新派土兵。應用刀槍弓箭長矛器械。
皆已一律備辦齊全。仍派委妥實番目。不時潛赴各處巡
查操練。免致疏懈。至推辭幫助布魯克巴一節。祇照平時
往來信函應答。所有餽送金兩。仍以請誦經典為名。亦未
明言助彼軍需各等情前來。臣等覆查該僧俗番員所辦
上項事務。借布魯克巴之力。以禦披楞。又能免披楞妄生
猜測。不但尚屬妥貼。且無虛捏情弊。如能日久不弛。實堪

自固邊圉。除俟駐藏大臣景紋抵藏接印後。妥等再行籌商。總期妥善。以副

聖主廑念邊陲至意。

御批。覽奏均悉。所陳防範披楞及暗助布魯克巴各節。尚為妥協。著即隨時咨令達賴喇嘛。飭令派出土兵。及帶兵番員。扼要嚴防。認真操練。以備不虞。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三十七之三十八

等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同治四年。乙丑。十月。壬辰。暫行兼署四川總督成都將軍崇實奏。伏查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解至涪州。因傷病發。不能就道。暫行羈禁。臣等劄委直隸州知州胡興俾前往提解。亦知田興恕厥罪甚重。問擬遣戍。乞屬

朝廷法外施仁。若再遲延。必致別生枝節。是以於委員赴涪時。令其詳加曉諭。田興恕亦深知感愧。實因傷病纏綿。未克即時起程。復經臣等屢次嚴劄委員迅速催提起解。非據委員胡興俾涪州知州姚寶銘。會稟田興恕病已稍痊。定於九月初二日押解起程。由川北解至陝西。轉解甘省。

應俟該委員等續稟田興恕起解後。臣等即行具摺奏明。
其張茂萱謝葆齡二犯。一俟解到川省。即行派員遞解陝
西。萬不准其任意遷延。
御批。知道了。刻下田興恕自已起程前進。俟解出川省。即著奏聞。
並著飛咨陝甘兩省迅速遞解。不准任意遷延。
癸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查美國白齊文屢
次從賊。甘心助逆。此次復敢帶同英人克令。赴滬投賊。實
屬怙惡不悛。經閩省拏獲。解赴上海。中途舟覆溺斃。自係
該犯等罪大惡極。已伏冥誅。除細仔一犯係中國人。業經
淹斃。應毋庸議外。其白齊文克令二犯溺斃緣由。經臣等

照會英美國使臣。並咨行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等。詳查妥辦各在案。旋據英國使臣衛廉士照覆。內稱白齋文家蘭鈴縣撈屍棺殮。斯誠厚意。可將棺柩送回甯波。交美國領事收葬等語。臣等察英措詞甚屬恭順。已為轉行照辦。詞據英國使臣威妥瑪覆稱。免令一犯。應按約就近送交廈門該國領事官查辦。不應解赴上海。實與條約有違。並稱江西羈押之案。至今尚無著落。多方置辦。嘵嘵不休。臣等給予照覆。以免令係白齋文同案之人。是以解赴上海。轉交上海英國領事官收禁備質。並非經交中國地方官辦理。正在辦論間。適據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咨報白齋

文。元令。二犯屍身。已交英美國領事驗收埋葬。並取有收據等因。查該國領事既將該犯屍身驗收。是此案外者業已解結。乃威妥瑪徒煩爭論。臣等當即據咨報照會該使臣。以便藉此銷案。旋據該使臣照覆。僅用空言泛論。不似前次狡執。復詩請將江西一案。務須接約辦理。自係該使臣因此案已經完結。爭亦無益。故藉江西一案。為轉圜地步。查江西羈押英人瞞四輝里一案。現已據該撫臣查明。將蜜輝即瞞四輝里。解交英國領事查收奏報前來。江西之事。既已解結。此案該使臣自不至再為饒舌。

御批。依議。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白齊文投賊被獲一案。昨據上海通商大臣李咨稱。准浙江巡撫馬咨稱。據蘭谿縣知縣稟稱。閩浙總督左。因閩省賊勢蔓延緊迫。該省偪近海口。白齊文係積慣通賊之人。誠恐賊地句結搶劫。致有疏虞。未敢在省久羈。因將白齊文解交通商大臣辦理。以昭慎重。先令與白齊文係同案之犯。恐有質證之處。是以一併送交上海領事官懲辦。五月初八日。由閩起程。於閩五月初四日午刻。行至匯頭灘地方。其時東南風正大。灘高溜急。又值大水之後。更加洶湧。該船甫經下灘。忽被風水掀翻。全舟覆溺。經

就地居民漁船起住。白齊文。元令。細仔。與解官兵役船戶共十三人。用時隨流飄游。當於灘下河岸。先後搶獲白齊文。元令。細仔屍身。分驗明確。妥為棺殮等情到本大臣。後經本大臣委員覆查技犯等覆各情形。稟報屬實。請由總理衙門奏辦等情前來。查白齊文在廈門投賊一案。本爵於五月二十三日照會貴大臣。當經照覆。白齊文既經投賊。有失體面。今私自逃回美國。難以庇護。應由中國嚴辦。請國政訓示。再為知照辦理。並面為務在海口較遠之地監禁為妥等因在案。白齊文係應由中國辦罪之人。現在既經覆舟洛覺。應毋庸議。惟技犯棺木。現在蘭谿縣地方。

是否應由中國就地掩埋。抑應由貴大臣轉飭領回埋葬之處。相應照會貴大臣酌覆辦理可也。

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非接來文。內開閏五月初四日。白齊文等被風翻船。於匯頭灘覽命。其棺柩現在蘭谿縣地方。是否於中國就地掩埋。抑領回埋葬之處等因前來。本大臣據此。白齊文雖是怙惡不悛。仍屬美國之人。茲蒙蘭谿縣撈屍妥為棺殮。斯誠厚意。可將棺柩送回甯波美國領事收葬可也。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白齋文在浙江蘭谿縣地方覆舟沒死一案。前經貴大臣照覆。可將棺柩送回寧波美國領事收葬等因。當經本衙門行知浙江巡撫遵照在案。茲准上海通商大臣李咨稱。據蘇松太道稟稱。七月三十日。西領事派繪譯林約翰來寧。同魯副領事前往蘭谿。八月初九日到蘭。即有浙江巡撫委員蕭縉在彼會同蘭邑江令等照料。偕往北門外。尚有停棺六具。見白齋文屍棺黑漆飛金。魯領事深知江令以優禮收殮。並云無須開驗。次日由蘭開行。經江令等派人同至覆舟處所撈獲白齋文屍身之地。沿途指明繪圖存記而回。十三日抵義橋。白齋文之棺。由江令

派差裝船押送到甯交收。仍由甯波回滬等因咨報前來。
本爵查此案白齊文既據貴國西領事派員副領事赴蘭
谿看明收領。經該地方派差一同妥為護送到甯交收回
滬完案。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白齊文投賊被獲一案。昨據上海通商大臣李
咨稱。准浙江巡撫馬咨稱。據蘭谿縣知縣稟稱。閩浙總督
左。因閩省賊勢蔓延緊迫。該省偏近海口。白齊文係積慣
通賊之人。誠恐暗地勾結搶刦。致有疏虞。未敢在省久羈。
因將白齊文解交通商大臣監禁辦理。以昭慎重。因克令

與白齊文係同案之犯。恐有質證之處。是以一併送交上海領事官懲辦。五月初八日由閩起程。於閏五月初四日午刻。行至匯頭灘地方。其時東南風正大。灘高溜急。又值大水之後。更加洶湧。該船甫經下灘。忽被風水掀翻。全舟覆溺。經就地居民漁船趕往。白齊文。克令。細仔。與解官兵役船戶共十三人。同時隨流飄溺。當於灘下河岸。先後撈獲白齊文。克令。細仔屍身。分驗明確。妥為棺殮等情到本大臣。復經本大臣委員覆查該犯等覆舟情形。稟報屬實。請由總理衙門覆辦等因前來。查貴國人克令等。與白齊文潛入廈門投賊一案。本爵於五月二十九日照會貴大

臣。並咨明行文上海通商大臣李閩浙總督左。即將貴國人交貴國領事官。秉公懲辦在案。茲據上海通商大臣李咨報。該犯白齊文等。均解赴上海。在浙江蘭谿縣匯頭灘覆溺。經派員查驗情形屬實等語。本衙門查光令係應交貴國領事之犯。茲因解交上海領事官。不料中途與解官兵役。暨同案之犯。一共十三人。同時淹斃。實非意料所及。除白齊文一犯。照會美國衛大臣辦理外。所有光令一名棺木。是否應由中國就地掩埋。抑仍交貴國領事埋葬之處。相應照會貴大臣酌覆辦理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照會。內開白齋文投賊被獲一案。因克令與白齋文係同案之犯。恐有質證之處。是以一併送交上海領事官懲辦。於閏五月初四日午刻。行至匯頭灘地方。全身覆溺等因前來。本大臣查前接任紮福州署領事官詳報。內稱現聞美國白齋文與本國民人一名。俱在福州府羈押。敝領事與美國領事官。向福州府索要英民及白齋文等。交敝領事與美國領事官查辦。知府覆稱已奉閩浙總督諄飭。不准送交領事官。敝領事等欲往看視白齋文等。該府亦不肯令見等語。又據該署領事五月二十二日詳報。內附白齋文所寫兩信。信內皆言身受鎖

禁。髒汚已極等詞。第一封信係五月初十日寫。第二封信係五月十五日寫。該領事五月初七日詳報。內附閩浙總督左劉復該署領事請領英民劉丈一件。內開若通匪從逆。則所犯至重。雖係外國之人。卻是中國之賊。事在和約之外。又當別論各等情前來。當經本大臣於五月二十三日照會貴親王。力陳該省地方官辦理此案之言。引譯條約內。並無此意。並將條約第九款所載英國民人。如其無照。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及十六款內載英國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國懲辦等因。詳述移請貴親王查照在案。此次接准來文之後。復據上海甯波兩處

領事。曾以克令。白齋太。覓命之事詳報本大臣。據云至六月二十九日。經上海道將該英人溺死之事。照會住紮上海領事官溫查照。直至七月初三日。住紮甯波領事官費。尚未接到地方官告知此事。查蘭谿縣距甯波不到五日程途。距上海至多亦不過十日路程。請貴親王查覈此等情節。且據該縣報稱閏五月初四日。克令被淹身死。而至六月二十九日。已過五十餘日。始告知英官一員知曉。其所告知之員。並非附近領事官。係相離較遠之員。從前外國人被中國拘禁身死之由不明。每至因而起釁。而地方官在內地拘拏犯事之洋人。理應倍加慎重。免使外國人

疑有刻待之處為要。此貴親王諒亦深知。此案無論何人
拏獲充令。即應就近送交廈門英領事官查辦。未經如此
辦理。已屬違約。及至解到福州。有領事請該知府解交該
領事查辦。知府因奉左制臺諭飭。不肯送交。亦屬違約。後
將該英人押赴內地。轉送中國官查辦。尤屬違約之至。據
該縣報稱充令逢中海覺。過數十日。至不能確驗屍身之
後。始行告知領事官。所告領事官。又係住紮鄰省之員。本
大臣現在劄飭上海甯波兩處領事官。極力確查充令斃
命情節。細為詳報。並希貴親王劄飭該地方官等。將何以
耽延多日。未經具報緣由。速行咨報。以期覈實。再查去年

十一月間。因英人麥爾飛在蘇捆死一案。經本大臣竭力

詳請貴親王奏奉

上諭。飭令各直省督撫嚴示地方官。應行按約辦理之處。並蒙指

明遇有外國人不持執照。擅入內地。或有不法情事。均應

如何辦理。此案英民充令。難保不似麥爾飛等犯有重案。

惟係英民。則應按例秉公詢問。而且按約應由本國領事

官審辦。左制臺以及李撫臺。均無詢問該英人之權。尤不

應片時扣留。不為立即送交拏獲之處附近領事官查辦。

必各省地方官。一定按照條約第九款所載。絲毫不背。然

後英民進入內地。方保無危。本大臣不能不極力聲明。前

照會羈押之英民。至今尚無著落。本大臣無以咨報本國也。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大臣照會。以白齊文等通賊一案。閩浙地方官辦理。均屬遵約等因。本爵查凡有英民入內地。如其無照。以及有不法情事。自應由中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英民犯事者。皆由英國懲辦。兩款均係條約所載明文。此案來文所引第九款及第十六款辦法。與條約原屬相符。閩省地方官。亦非有意不願照此辦理。惟此係專案。所辦係因首犯白齊文而起。白齊文係前在江蘇屢犯從逆

案件之人。而此次閩省又復直由廈門通賊。到處與中國為敵。情罪重大。非尋常案犯可比。條約雖有攜帶各項違禁貨物。聽中國自行治罪。大合眾國不得稍有袒護等語。閩省徧查條約內。無洋人通賊如何辦理明文。而通賊較攜帶違禁貨物更重。遂以洋人通賊為約外之事。不知例應作何辦理。不能作主定辦。緣上海通商大臣係專辦各國交涉事件之人。且白齊文前在蘇省有案。是以決計將其解交辦理。其克令一名。為白齊文此次通賊同案之人。不便兩歧辦理。是以一同解往。且上海為總匯之區。使處領事官。勢權較重。因於到滬後。即由通商大臣。交上海領

事官查收懲辦完結。此係閩省將白齊文等解滬實情。雖未就近送交。並無由中國地方官徑自審辦之意。至中途覆舟溺斃。並洽覺中國解弁兵勇多人。乃係變生不測。非閩省起解時意料所及。義其原委。閩省地方官。不能免慎重太過之咎。至地方官耽延多日。並未具報一節。查克令與白齊文等。於閏五月初四日溺斃。初五日即將克令屍身撈獲。初六日始將白齊文屍身撈獲。該縣親往驗明。即時通報甯波道。應立即知照該口領事官。乃候浙江巡撫知照上海通商大臣。派員赴蘭谿覆驗。具稟後始由上海通商大臣。劉飭上海道轉行照會貴國領事官。往返程途。

是以多需
江浙兩省
由左制臺
通賦。且於
因時制宜。
也。除江西
照覆外。相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
案。及江西

官憲辦理。不照條約。來文多為分晰。內惟止有所指洋人通賊為約外之事。上海通商大臣係專辦各國交涉事件之人一節。本大臣不能不為之辯駁。蓋英民進入內地犯法。無論通賊。抑或別案。各該官均應解交就近領事官審辦。並無擅自羈留之理。緣查條約十五十六等款所定。英民總由英官究辦。推原其故。實因往古嚴刑舊章。泰西各國素見此風。心皆惻然難安。是以早為更撤。至今貴國仍用舊制。與各國不免紛歧。故於定約之初。不能不為註載。顧此可知內地官員。拏獲英民。立即應交英官查收。方合十五十六兩款明文。尚有第九款專論英民或有不

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憑此則拏獲兇令之時。不肯就近送交廈門領事官收審。實為重背條約。至於福州府知府。經署領事官向其討索兇令。不肯交付。更為背約之極。據該府所云係遵左制臺之諭如此辦理。而來文又稱左制臺送解通商大臣轉交。料為似此辦理。益於禁止通賊等語。似此所論。鄙見不惟不能分晰。且更加以辦理不善。試問左李兩大臣意見為重。抑條約明文為重乎。至

李撫臺係奉

欽差總理上海等口通商事務。本大臣前文曾云專辦此任。原無不可。至若使各直省實能深明條約意義。確照遵行。問各

外國以為誰掌其權。向謂權在貴親王。不屬之別人。嗣後如使各國改此意見。致視貴署武為未能全意條約。或為非係總理各國事務。勢同分司。殊於和誼大有妨礙。正在備文。又據九江關事官許詳報。並送九江道復照會該領事文移一件。內引南贛道文稱。將該英人由贛解海。道里遥遠。卸無中途疏忽之虞。雖免沿途防軍及地方百姓傷害之禍等情。查此兩案。則聞有所獲英民。雖口解送內地。江西所獲英民。又復羈押內地。不肯送交到口。各有查理之詞。都見其理不無相悖。該貴親王亦必深知。果欲辨駁。屢次行文往返。究屬無益。要在速將該英民解海。致本大

臣迅得入奏否則以後如何辦理本大臣不能久為相保也抄錄該道來文併送貴親王查閱可也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來文內稱屢次行文往返究屬無益要在速將該英民解浔致本大臣迅得入奏等情具見貴大臣辦事明通所有江西羈押英人一案前經本衙門疊次行文又於八月二十三日奏明請

旨嚴飭上海通商大臣江西巡撫轉飭贛南道迅速照約送交領事訊辦因恐由省派員赴贛復由贛解交領事官未能迅速現又劄知赫總稅務司轉飭九江稅務司星夜前往迎

提。會同該處委員押解來海。一經解到。逕交許領事訊辦。諒不至再有疏虞。至克令一案。非准上海通商大臣來文。知克令屍棺。經浙江臬司楊。派委守備林有亮。由蘭谿護解赴甯。已於七月二十六日到甯。送交英領事查收。現在此事既已如此辦理。誠如貴大臣所言。辦駁定屬無益。彼此如再辦駁。在誤會者或以此事不歸咎於通賊之人。轉歸咎於捕拏通賊之人。不歸咎於任聽通賊不辦之人。轉咎拏獲通賊不即釋放之人矣。是以本爵現亦查照貴大臣之意。不復再贅無益之論。惟有再備通行公文。嚴飭各省地方官。嗣後遇有拏獲外國人犯案事件。務須按照條

約。送交附近領事官收辦。不得再有錯誤。以致自取咎戾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非准來文。內有不歸咎於任聽通賊不辦之人一節。或因本大臣漢文麤淺。所指之見。殊不甚解。又示辦駁無益一層。查此案本大臣所有諄諄瀆論。實難辭咎。惟因迫於無可如何。是以若是。蓋條約不守。難保和局。條約所載英民僅歸英官究審。內地各官拏獲英犯。不可擅處。全約一部之中。其要於此。不但不守此條。難免啟釁。即有情形使人懷疑背約。亦易另生事端。近因外論白齊文如

何死法。傳聞甚慘。聽之實覺難安。本月初九日。接到上海領事官詳報。內稱美國領事經派委員開棺驗視白齊文之屍。據其委員復稟。似乎外論尚有可恕。本大臣急白齊文一犯。行止固屬不端之極。該犯若生。實於責國有危。該犯既死。其危似屬已除。然既有此外論。亦無論其半是虛無。抑或全屬虛渺。其危險之處。較該犯生時尤甚。本大臣再三詳告。實由於此。溯查英人參爾飛一案。曾被華民控告搶掠殺人各等兇暴不法。因蘇州各官。漫不留心。該犯以致於死。經本大臣咨催貴親王奏明請旨。亦由於此。閩省各憲。果能彼日奉

旨遵行。則克令一案。可以無自而出。今准來文。所云江西所押英人。劄知總稅務司。轉飭稅務司前往贛州提解來海。本大臣接閱之下。實深欣悅。理宜入奏。確知本國諸此辦法。以為貴親王盡心設法。務令各直省敦守和約。我君上亦必欣慰之至。又云再備通行公文。嚴飭各省務須按照條約辦理。副各直省果能遵照奉行。更本大臣之所甚願也。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比利時國條約辦竣。經臣等於九月十四日繕摺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臣董恂當即欽遵知照比國使臣金德。於本日來臣

衙門。當面畫押蓋印。其議定聲明各口派領事官事宜照會一件。亦於是日照臣董恂前與威妥瑪面定之稿。繕妥呈遞。覆對均屬無訛。該使臣金德畫押後。於十六日出京回津。所有蓋印條約共四本。臣等先於十五日派弁齎赴天津。交崇厚查收。俟金德到津。與之畫押。茲據崇厚咨稱。已於二十三日。與該使臣在公所畫押。該使臣俟有輪船。亦即起程南駛。並將臣衙門及比國所備條約各留一本。仍交原弁齎回存案。惟該使臣於十四日來署畫押之前。曾遞一函。呈送臣等及派辦司員等大小洋槍銅帽等件。情詞甚為敬順。未便擲回。臣等當亦公備大緞十匹。以為

答禮。理合一併附片具陳。

御批。知道了。

比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兩國既定和約通商章程各節。已臻妥善。嗣後比國所派住劄各口領事副領事各等官。如有辦理不按條約。有不協之處。

貴國即行照會比國欽差大臣。或代國大員。一准來文。一面即將該領事官撤任。該口另設別員接辦。一面鈔錄原文。繕摺奏請查辦。另派領事官來華。至於所託別國領事副領事各等官代辦事務。一有不協之處。亦應一例同辦。為

此照會。

甲午。

諭內閣。前任太僕寺少卿徐繼畬著以三品京堂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甲辰。暫行兼署四川總督成都將軍崇實奏。竊照本年夏間。光後據酉陽州教民張天興等。具控張玉光等縱搶毀各等情。臣等以張玉光等與張天興等。彼此均係比鄰而居。同井共里。習教與不習教。原係兩不相害。應仍和睦共處。何以忽有糾搶焚毀之事。究竟因何起釁。批飭署川東道恒保委員前往。會同署該州董貽清。迅速查明妥辦。

復又疊劄嚴催。嗣因日久未據結覆。將董貽清撤任。另委
試用直隸州知州鄧清濤往署。當其赴任之時。臣等復以
教民交涉之案。凡有具控到官者。總當視其事理之是非。
以定案情之曲直。不可因其習教與不習教。稍有區分。以
致失平。並將張天興等控案。速為辦理。諄諄誡諭。將各案
妥速了結。詎於七月二十五日。復據恒保轉據酉陽州來
稟。傳教士瑪弼樂。於六月間自行前赴酉陽。該州鄧清濤
因其無可棲止。屬令暫住城隍廟內。於七月初九日。有不
知姓名進香多人。因與瑪弼樂口角爭鬬。致將瑪弼樂毆
傷殞命。兇犯逃逸等情。臣等查瑪弼樂到酉未及一月。即

被毆斃命。究因何故。亟應緝獲兇犯。訊明嚴辦。時值恒保
因病請假調理。飭委重慶府知府楊佩扶署。即批令楊佩
委員馳往該州。勒限嚴拏。並因董貽清尚在州城。一併責
令留緝。尚未據報獲犯。正在設法間。恭奉寄
諭。飭即認真確查。速行斷結。其被控有案之馮仕銀張佩楚宋文
選等。並著悉數拘獲。秉公審辦。至酉陽州知州辦理此案。貽誤
遲延。著先行參處等因欽此。臣等查此案搆訟業已數月。乃據
前署州董貽清紀已遲延。迨署牧鄉清濤到任。又不上緊
清理。竟致酿成人命。又無一犯就獲。實屬貽誤。未便僅照
尋常命案開參。相應請

旨將卸署酉陽州事候補知府董貽清現署酉陽州事試用直隸
州知州鄧清濤一併摘去頂帶勒限緝拏首從各犯及被
控之馮仕銀等務期悉數就獲從嚴究辦並將張天興等
具控張玉光等各案趕緊訊明斷結具報儻再沉泄即從
嚴參辦臣等伏查酉陽本係苗猺改土歸流民情素稱獷
悍又去省太遠鄉愚罔知大體動輒滋非而傳教士所收
之人近來不免過多半屬不安本分往往以有傳教士為
之主持即恃為護符任意欺壓鄉愚以致民間積不能平
因怨成仇遂有聚眾鬬毆搶毀之事即如本年春間鄧司
鐸在彼傳教該處居民與之不睦經遊擊尚嘉福設法保

謨。始得遣人送回渝城。是地方文武。並非置之不顧。無如前案未結。而范若瑟人聽瑪弼樂冒然前往。以致釀成命案。至該州教民及彭水鄂都等處教案。在臣等衙門所控各詞。無論未必全真。即使概係真情。臣逐一檢閱。計其詞列百彭鄂三屬受害者。亦僅數百家。所失銀錢衣飾。有註明數目者。有未註數目者。通計亦不過數萬之譜。乃范若瑟致信該國住京公使。竟謂被害者二千七百餘家。計銀二十餘萬。未免飾詞以圖聳聽。其彭水控案。前據恆保稟稱。已據紳董議和。將次結息。惟城外之案。尚未完結等語。臣嘗經批飭一律妥辦迅結。鄂都與彭水大略相同。現亦

嚴飭廷辨兇犯。以期相安無事。總之川省教案情形。傳教者既非一人。從教者良莠不齊。故百彭各屬。每多控案。尚祈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該國公使。轉諭住川主教。嗣後傳教務須檢擇。慎勿滋扰匪人。庶可與地方和睦。日久相安。不致動輒興訟。杖節横生也。

諭軍機大臣等。崇實奏教士被毆。兇犯未獲。請將署任知州及卸任知州摘頂勒緝一摺。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四川酉陽州人毆斃法國傳教士。並燒搶教民房屋。當經諭令崇實駱秉章確查懲辦。茲據崇實奏稱。先有酉陽州教民張天興等。具控

張玉光等縱搶毆各情。正在飭屬審辦。復據報傳教士瑪弼樂。自行前赴西陽。住居城隍廟。被不知姓名多人毆傷殞命。兇犯逃逸。請將署知州等摘頂勒緝等語。此案構訟素已數月。該署知州等並不上緊清查。致釀人命。實屬貽誤。前署酉陽州事候補知府董貽清。現署酉陽州事試用直隸州知州鄧清清。著一併摘去頂帶。勒限緝拏首從各犯。及被控之馮仕銀等。務期悉數就獲。從嚴究辦。並將張天興等具控張玉光等各案。趕緊訊明斷結具報。儻再玩泄。即行從嚴參辦。前據法國公使呈送照會。有知州將馮仕銀等召至署內飲酒。協謀屠滅。傳教士瑪弼樂前往撫慰教民。被馮仕銀張佩超朱文選等。羊眼毆傷斃

命之諭。是否屬實。仍著崇實駱秉章。確切查明。將兇犯悉數拘獲。訊明辦理。不得含糊草率。致貽俟恵。田興恕究於何時起程。曾否出境。並著催令趕緊起解。毋許逗留。

丁未。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著廣東巡撫郭嵩燾奏。同治四年九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三十日。奉

上諭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廣東潮州府城。尚未准英人進城。與條約不符等因欽此。伏查此事先經臣等疊飭恵潮嘉道。督同該府縣恵心等辦。祇因潮州民風强悍。最易滋事。必須設法開導。確有把握。方可施行。潮查咸豐十年六月間。英

國領事堅佐治以西商要件為詞。欲至湖城與息湖嘉道邱系湘相會。使時湖郡士民。羣相驚駭。稱張揚帖。欲與為難。經該地方官力為禁阻。據該國領事申陳。亦有恐滋事端。請出示調和萬民之語。是彼國未嘗不知湖民蠻悍之情。開於十一年夏間。英國卜魯斯復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謂息湖嘉道不令進城。非國民情不順。又援引條約內有商民人等准持執照前往內地一條。謂未發執照。不得進湖城。皆非確論。彼亦明知此中底蘊。特藉條約為進城左券。以期必遂所求。前督臣李光昇撫臣者齡。欽奉諭旨。嘗經嚴飭該地方文武。傳集號事紳者。剴切開導。一面布置

彈壓。謂可無事。及至英國領事行抵城濠。倉卒之間。突有數百千人。拋擲瓦礫。蜂擁鼓譟。勢不可遏。該領事即時退出。剛是疊經要約。必欲入城。同治二年冬間。由省派委候補道屠繼烈。馳赴潮州。會同該道府等設法調停。潮民聚眾數千。圍擁委員寫所。其勢洶湧。幾至滋戍事端。委員竟無從勸諭而回。自是以來。潮民之違抗愈加。而英人之求進愈堅。各自固執。兩不相下。辦理實無善法。臣等欽奉

諭旨。斟酌辦理。敢不竭盡心力。以期仰副

宸懷。惟桀驁之性。未易猝平。勝固之形。難以遽釋。誠恐事有決裂。

上軍

國體。下拂民心。必須妥為設法。使進城之後。中外相安。方為盡善。因思潮民之所以堅不欲洋人入城。必有原委。須先洞悉民隱。然後辦理方可措手。當經劄飭惠潮嘉道張銑等。悉心體察。務令中外渙然冰釋。俾該領事得以早入潮城。隨於九月初七日。據張銑稟稱。此事業經再三開導。潮郡紳民所深慮者。約有數端。蓋恐該領事入城之後。必執條約通商一節。開張行店。設立關卡。且外國天主堂。巍然矗立。其高數丈。潮民最信風水。恐其在城內建造此堂。有所傷犯。是以加之峻拒。張銑旋派委員馳赴汕頭。向該領事據實告知。該領事聞之。喜出望外。稱說以上數端。俱可

概不舉行。並云洋人一言為定。從不翻悔。又稱從前地方官。未肯實心籌辦。今既代為籌辦。祇期速成為佳。自此再不稟催京使。以省煩瀆等語。經張銑具稟請示。臣等查此事時閱五年。尚未了結。既先與洋人約定。得有把握。應即迅行辦結。當經批飭照辦。臣瑞麟隨於十七日來到廷寄。目進城之事。已有定議。自可毋庸前往。並傳閱該道張銑。已於十三日約會洋人進城。至二十四日接據張銑。及潮州鎮翟國彥。遊擊吉瑞等稟稱。會集同城文武。邀約紳耆。面為剖析。並出示偏貼晓諭。俾知此次洋人入城。係欽

奉

諭旨。遵守條約。萬無中止之理。並諭知先與洋人定約。不來多人。不住多日。以後不設關卡。不開行店。不立天主堂。以期盡釋羣疑。一面派撥弁兵丁勇。在於城廂內外彈壓護衛。委員至汕。面見英國領事堅拉治。再申前議。該領事即於九月十二日。帶同繙譯官一員。通事儀狄等十餘人。偕同委員李鍾孫。克昌。乘船晉郡。張銑。翟國彥等。分防員弁兵勇。沿河迎護。並另派委員同知丁祖望。帶同紳士三人往接。十三日卯刻同至郡。登岸入城。到惠潮嘉道衙署。同城文武俱往會晤。相待以禮。留住署中三日。仍分派文武員弁。彈壓官紳。護送洋人回汕等情。具報前來。臣等伏查潮民

素號强梁。著聞遠近。其剛勁果敢之氣。竟至百折不回。是以洋人欲入潮城。時閱六年。迄無定議。此次曲盡經營。多方設法。該領事始得入城小住。護送出城。尚未至別滋事端。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片併發。

瑞麟。郭嵩燾又奏。再據張銑稟此次辦理洋人入城一案。先留總兵翟國彥撥回防勇。布置彈壓。又刊刻小方告示至萬餘張。按戶散發。委曲開諭。紳民人等均已輸服無詞。仍責成各營將弁約束兵丁。府縣學官約束文武生員。局紳約束團勇。各衙門差役約束無籍游匪。層層布置周密。

始約該領事入城。乃入城之先二日。潮民又復沿街徧張
揭帖。肆意阻挽。張銑即邀集局紳。出具公禀。舉明堅領事
僅一人入城。毫無別故。極力彈壓。隨派紳士二人。隨同委
員潮防同知丁祖望前赴汕頭。約會該領事防護入城。留
住道署。幸保無事。次日繙譯官佛禮賜倡言欲住一月。並
議另覓基地。自建公館。邀求給予照會。其隨從多係廣潮
人民。又出外傳揚。百姓因之大張揭帖。商賈均至罷市。人
情恟恟。該鎮道等一面設法彈壓。一面婉勸該領事前約
住城兩日。別無要求。今請寬至三日。護送回汕。遂於十五
日酉刻出署。往拜鎮府兩處。順道登舟。百姓一律安靖等

情。臣等正在飭該道府等籌畫日後交涉事宜間。接英國領事堅佐治申陳。此次進入湖城。各官禮義相接。詎百姓不悅。閧論紛紛。並有揭帖歌謠辱罵。又來轎出城。百姓沿街擁塞。拋丟石塊。此回進城。險中做事。拆拌而為。誠非美事。探得潮州百姓。猖强無理。係由靖安靖河兩局紳衿挑唆擺布。請委員來潮。查取職名。斥革嚴辦等語。臣等查該領事申陳。與該道所稟事實略同。情形特異。該道以一時之約為憑。晚諭百姓。權宜之暫計。原期以為徵信之地。該領事以條約之言為據。意在久居。中外之成議。亦不能責以違約之愆。而百姓持之益堅。地方官辦理益加艱窘。

至於爭道擁觀。自係愚民之常習。拋擲石塊。或出無知之
兒童。此等小嫌。似亦無足深究。其靖安靖河局紳。歷年籌
辦防堵。勸諭捐輸。此次出具公啟彈壓。與該鎮道等籌商
辦理。亦頗盡心。該領事疑其擺布。尚須查覈。而以後洋人
或有來往面商事宜。尤應加意體察。以期相安。既據該領
事申請委員查辦。當即飭委候補道朱啟仁。馳往湖州。會
同該鎮道妥協籌辦。相應懇請
聖慈。飭下總理衙門照會[illegible]該道
等辦理入城事宜。實屬竭盡心力。該領事遵照條約辦理
事件。亦當徐與紳民熟商。以求彼此相安。地方官無不到

切開導。以符條約。至該頭事所稱局紳挑唆擺布。臣等自
當分別查究。不敢稍涉含混。俟委員朱啟仁查明稟覆到
日。如有需臣瑞麟親往籌辦之處。即當遵
旨星速赴湖。斟酌辦理。總期於事有濟。方為妥善。
御批覽。
己酉。伊犂將軍明緒奏。奴因伊犂城圍緊急。借助俄國兵
力。實屬萬不得已之舉。曾經兩次行文西悉畢爾衙門。至
今未接回信。又三次派委已革主事薩碧屯。親至阿勒瑪
圖地方。會晤該國管理兵丁之使臣江達拉。詳情文一切。
均極契洽。即兩次遣官前來伊犂。彼此接見。皆甚歡悅。刻

下盼望援兵甚急。總未見該國遣兵來臨。茲據江達拉里來咨。述及內地撥給伊犂餉銀。現存科布多。已遣人代為前往迎提。並願代付腳價。所有託其代遞摺件。亦經遣人由達卡齋送。並稱為去年在塔爾巴哈台。因分地界。比從前更為和好。至提及借兵之事。則云我們國王若早為應允。彼時早已將兵發了。我們屬下官員。若無國王指飭。不敢派兵。

貴國

皇上並未問我們要兵。我們豈敢離卡。前次來字。業已奏明我們國王。至今尚未接到旨意各等語。查前次照會。曾告以借

兵情由。早經入奏。恐中途梗塞。以致遞報展轉。再由京都
轉致貴國。難免時日稽遲。總未見其照覆。察其情形。使臣
帶兵在外。一切儘可專主施行。卽彼此晤面交談。亦覺十
分近情。極口允諾。及至行文。則抑揚其詞。或云未見
諭旨借兵。或云國王未曾指飭。均未便施行。種種觀望。無從揣測。
惟伊犂待援甚急。實難久守。惟有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致俄國住京公使。行文西悉畢
爾衙門。諭以大義。既稱和好。便切同仇。務卽迅速發兵前
來伊犂。會同勦賊。共立大功。不勝企盼之至。謹附片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接來諭旨覆陳軍務情形一摺。伊犂餉銀。

疊經諭令明誼廣鳳等將已到銀兩。迅派委員。設立台站。多備駝馬。由俄國邊界趕緊運赴伊城。想該將軍必能恪遵委辦。至借兵助勦一節。屢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俄國在京公使再三商辦。該使始則堅稱該國邊界駐兵無多。並無屯紮大隊人馬。繼復稱該國邊界多事。諸覺為難。並無應允之語。是此事在京辦理。殊無把握。業於七月初四日諭知明緒。並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片鈔給閱看。明緒此次請飭再向婉商。自係尚未接奉前旨。即著該將軍懍遵前諭。妥籌辦理。如能就近與西悉畢爾衙門通融商辦。朝廷亦不為遙制。儻仍推諉游移。則後患可虞。亦不便過於相強也。至向該國借用糧食火藥等

項。該公使已經行文該國。允為商辦。明繕可即遵照九月初一日寄諭。迅速行文俄國邊界各官。相機妥為辦理。

壬子。頭品頂帶雲貴總督勞崇光。護理貴州巡撫布政使裕麟奏。前據法國副主教梅西滿報稱。該副主教由四川重慶府起身回黔。將攜帶自鳴鐘洋紅洋酒洋油紬布及衣服銀錢等件。雇夫挑走。於閏五月初五日行至大定府屬毛草坪地方。被雲南口音練丁八九人。攔路搶奪。懇為追究等情。維時各軍規取大定府城。正當眾練雲集之際。臣等當即飛飭署貴西道兼署大定府知府鄧爾巽。迅速查拏究辦。旋據查明此項雲南練丁。隸補用參將鍾昌林

部下。鄧爾吳即會同鍾昌林。勒令該練目等確切嚴查。將行拾之練丁楊占春。孫應。田老新。先後查拏到案並起獲原贓夾呢馬褂一件。白縐紬一匹。洋紅半瓶。究出夥匪。尚有朱短搭搭。楊二雙。曾二大頁。尹老新即田永培。李五頁。楊老五六名。尹老新即田永培。李五頁。楊老五。已先回雲南鎮雄州原籍。朱短搭搭。楊二雙。曾二大頁。聞拏逃往畢節縣屬黑神廟內。署畢節縣知縣茹含章訪知。會營帶領兵役前往圍拏。該犯等持械拒捕。被兵役登時格殺。割取首級。解道呈驗。孫應於被獲後乘間脫逃。亦被兵役追捕格斃。割取首級。經鄧爾吳將已獲首犯田老新。從犯楊占

春二名。朱短搭搭等首級四顆。及起獲賊物。一併派撥兵役押解來省。臣等飭司將朱短搭搭。楊二雙。曾二大頁。孫應首級。懸竿示眾。原賊給主認領。其現獲之田老新。楊占春二犯。由司督同委員署貴陽府知府胡超龍等。提案研訊。據田老新供雲南尋甸州人。楊占春供雲南昆明縣人。同供先後來黔。均在大定府鍾營投充練丁。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九日。田老新出外。與營練丁朱短搭搭。楊占春。楊二雙。曾二大頁。並在逃之尹老新即田永清。李五頁。楊老五。會遇閒談。田老新。朱短搭搭。孫應。稔知大人府屬毛草坪地方。常有過客往來。起意糾搶。得賊分用。楊占春與楊

二雙等應允。一共九人。各持短刀。於是日同至該處等候。
午間梅西滿由川回黔。將銀錢衣物。雇夫挑走。行至該處。
田之祈等瞥見趕龍喊搶。當將各物搶獲。挑至僻處。查點
俵分兩歇等語。據署按察司曾璧光審明定擬。詳請具奏
前來。臣等親提覆鞫。據供前情不諱。究詰姜係初次起意
糾搶得贓。此外並無窩藏搶刦。及另犯不法別案。矢口不
移。案無遁飾。贓經主認。正賊無疑。此案練丁田老斬。朱短
搭搭。孫應。起。意糾同楊占春。楊二雙。曾二大頁。並在逃之
尹老新等。搶奪法國副主教梅西滿銀物。同夥已至九人。
各執持短刀。實屬倚強肆掠。兇暴取著。自應按照強盜本

律問擬。田老新。朱短搭搭。孫應。楊占春。楊二雙。曾二大頁。均合依强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除朱短搭搭。孫應。楊二雙。曾二大頁四犯。業被畢節兵役格殺。割取首級來示外。該犯田老新。楊占春。身為練丁。結夥肆搶。均屬目無法紀。自當從嚴懲辦。現值寇氛不靖。未便稍稽顯戮。審明後即飭司會營將該犯田老新。楊占春押赴市曹正法。梟首示眾。以昭炯戒。失於約束之練目。飭貴西道就近提案責革示懲。已獲各賊。給主認領。未獲各賊。嚴飭查追。俟有無起獲。分別辦理。

御批。逸犯尹老新等。著即飭屬嚴拏務獲懲辦。該衙門知道。

駐藏大臣景紋奏。查唐古特所屬布魯克巴部落。去藏十餘站之程。緊與披楞地界接壤。今春二月間。兩造擅起釁端。殺傷披楞人數甚衆。剛經該商上揀派番官前往辦理。而披楞人衆。業已退回。查藏屬邊界各隘口。東南兩面。緊接披楞地面極大。人煙稠密。雖一時暫行退去。將來必圖報復。奴才查知此情。當飭諾們罕暨噶布倫等。凡遇披楞隘口之處。調派土兵。嚴密防範。萬勿令其入境。現在藏營漢番官兵。奴才仍令常川操練。慎重邊防。

御批。知道了。

丁巳。閩浙總督左宗棠奏。權授中國總兵德克碑。甯波鎮

務司日意格均法國人。上年赴湖州助勦。當逆賊圍攻東
埠官軍營壘時。德克碑日意格督率所部洋槍隊。並淺水
輪船。前往助勦。甚為踊躍。迨湖郡克復。全浙肅清。該總兵
等奉撤撤遣。一切均恪遵條約。毫無參差。並稱嗣後中國
如有差遣。仍願為中國出力。在諸洋將中最為恭順。查前
次攻克杭州。德克碑已蒙
恩賞給頭等功牌。並銀一萬兩。此次可否將德克碑
賞加提督銜。日意格
賞加總兵銜。其隨同勦賊出力之英國教師慷楞常林樸可否
賞給五品翎頂。軍功梅勒西僕舒二名。可否

賞給四品頂帶。以示鼓勵。現在德克牌早回本國。日意格尚在甯波。屢啓申啟。求於湖州保案。奏懇

天恩。似其希望之意。得此以為榮幸。

諭內閣。左宗棠奏。權授中國總兵德克碑。甯波稅務司日意格。上年督率洋槍隊並淺水輪船。前赴湖州助勦。甚為踴躍。德克碑著賞加提督銜。日意格著賞加總兵銜。隨同勦賊出力之英國教師懷楊常林模。著賞給五品翎頂。軍功梅勒西僕舒。均著賞給四品頂帶。以示鼓勵。

十一月。甲子。

諭內閣。刑部右侍郎譯廷寀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丙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元年奏定同文館章程。內開同文館學生。每屆三年。由臣衙門堂官自行考試一次。覈實甄別。按照舊例。優者拔為七八品等官。劣者分別降革留學。咨行吏部註冊。其學生得官後。每年俸銀。由奏撥各海關船鈔項下支給等因。查英文館於元年五月開館。截至本年五月期滿。本應即行考試。因該館外國教習。屢次更換。學生功課。難免作輟。於本年四月間附片陳明展緩數月。俟法俄文館限期將滿時。一律考試在案。茲查法俄兩文館學生。學習三年。限期將滿。而英文館已逾半年。自應將法俄兩文館試期提前。與

英文館一併考試。經臣等定期於十月十一日至二十日。
按館分日。由臣等在大堂公同面試。並飭提調等在旁稽
察。防其搶替等弊。初次考試。各國配送洋字照會。令其譯
成漢文。覆試將各國條約摘出一段。令其繙成洋文。因洋
文非臣等所習。特飭總稅務司赫德與各館外國教習會
同閱看。分別名次高下。復恐各學生於外國文字。雖能通
曉。兩語言未必嫻熟。因再行覆試。由臣等密出漢話條字。
按名交該學生等令其繙成外國言語。隔座向外國教習
傳譯。再令外國教習。將學生言語譯漢。寫明兩相裁對。計
共九日試畢。臣等將三次試卷條子合併比較。其繙譯各

文。雖未能通體貫串。亦尚有相符之處。外國言語。亦多脗合。自應分別優劣。照章辦理。惟查章程內優者授為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分別降革留學。臣等公同商酌。現考前列學生。雖繙譯尚無錯誤。然究屬一知半解。於西洋文學。未必全局貫通。若遽授為七品官。轉恐該學生等視之太易。不復用心。茲酌擬優者分別為八九品官。咨部註冊。仍留館學習。其餘尚堪造就者。分別記優記過。留館學習。至劣者係初次考試。無可降罰。應行咨回本旗。所食甲缺錢糧。應由各該旗察其能否當差。自行酌量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同治元年奏定同文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章程六條。業已遵辦三年。惟其中尚有未盡之處。臣等公同商酌。必須量為變通。方足以資經久。因再酌擬章程六條。飭令該館提調等。自同治五年為始。遵照開辦。以期周備。謹將所擬章程。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同文館章程

一請添設青火。以省甲缺也。查同文館學生。坐補各旗甲缺。係沿俄羅斯文館舊章。當時原因三成船鈔收數。恐不

數用。故不得不藉此調剂。現計每年三成船鈔。足可數用。且現在操練緊要。未便以學生虛占各旗甲缺。致廢操練。擬請量為變通。自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始。將該學生所補甲缺就近各旗。每館學生各以十名為定額。三館共三十名。由本衙門三成船鈔項下。不論等第。每名每月撥給青火銀三兩。即不必咨補甲缺。其考取得官。有俸可支者。扣除不給。扣存之銀。即以備月課前列學生獎賞。臨時酌定給領。

一請酌定獎賞。以資鼓勵也。查章程內開除月課外。每年於四仲之月。考試一次。謂之季考。每年十月考試一次。謂

之歲考。上兩年歲考。由臣等分別等第。皆給獎賞。季考並無獎賞。今擬歲季考均酌定獎賞數目。以資鼓勵。歲考一等每館二名。每名四兩。二等三名。每名二兩。季考一等二名。每名三兩。二等三名。每名一兩五錢。歲季考等第由臣等閱定。月課等第由提調官酌定。分別註册存查。每遇季考月分。即停其月課。以免重複。

一請飭助教常川住館。以資照料也。查俄羅斯文館助教國世春係元年奏明留充同文館助教。該助教自留館以後。每遇月課季考歲考。皆在館照料收卷等事。並未議令值班住宿。茲查該館中外教習學生蘇拉人數較多。勤惰

互異。該提調等雖有稽查之責。但皆有本衙門經手公事。難以逐日到館稽查。嗣後應飭令國世春常川在館住宿。專司稽查三館教習學生出入。並隨時約束蘇拉。以防流弊。兼收管該館各項册籍。其每年俸銀八十兩。該助教歷年並未照前奏定章。赴臣衙門支領。嗣後應咨行該旗。自同治五年正月為始。由臣衙門按季給發。無庸行文戶部支領。

一請嚴定學生告假日期。以免作輟也。查同文館學生。向無告假日期定限。難免任意曠廢。嗣後學生除季考月課不准告假。違者扣除一月膏火外。其平日告假。每月以二

日為限。踰二日按日扣除膏火。遇有事故。以百日為限。踰百日者撤退。再學生功課。寸陰當惜。惟離館遠近不同。早晚奔馳。亦恐耽誤。嗣後應准各學生任便在館留宿。不願者聽。

一情定去留限制。以免濫廁也。查初傳到館學生。天資鈍。不能豫知。學習三月。自可略見端倪。是否尚堪造就。應令各教習於學生到館三月後。出具切實考語。由臣等分別去留。其留學者應俟一年期滿。甄別一次。如於西洋語言文字。無所通曉。或略知大概。而繙譯模糊者。即行撤退。另傳更換。其每月膏火。應俟一年甄別留學後。方准開支。

庶免濫等。

一酌給各官米折銀兩。以昭平允也。查前奏定同文館章程。助教每年俸銀八十兩。七品官每年俸銀四十五兩。八品官每年俸銀四十兩。九品官每年俸銀三十二兩五錢。皆係沿襲羅斯文館舊章。均未議及每年俸米若干。今該學生等既經考列前名。奬敘得官。自應按照品級。一體給予俸米。以資養贍。惟查該學生等得有七八九品等官。仍令留館學習。尚無職事。自與各衙門實在官階有間。茲酌擬七品官每年米折銀十二兩。八品官每年米折銀十兩。九品官每年米折銀八兩。按春秋二季。由臣衙門船鈔項

下發給。無庸行文戶部支領。至助教俸銀。既由船鈔項下發給。其應領俸米。亦未便再由戶部支領。應咨行戶部。查明該助教每年應領俸米若干。按照現在減成發放實數。應折銀若干兩。即照數由船鈔項下發給。如將來各官俸米加增成數。再隨時由戶部咨照臣衙門。一體加增該助教米折銀兩。以免向隅。再各學教習。向有應領米石。所有同文館漢教習。亦應議給。統由臣衙門移查戶部裁明辦理。

御批覽。

恭親王等又奏。再同治三年五月間。據英國照會內稱下

魯士由京回國。所有應辦事件。皆交參贊威妥瑪接署辦理。本年八月初一日。據署理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內稱該國現派阿禮國補授住紮中華大臣。現已接手經辦一切事務。當經給予照覆。嗣該使於二十五日來臣衙門謁見。臣等已分日答拜。

御批。知道了。

壬申。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署廣東巡撫郭嵩燾。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八月三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華商曾源成彭大英商等因欽此。臣等查曾源成。係潮州海陽縣人曾文財。在外洋噴吻地方

開設貨行之名。其虧欠英商銀二萬四千餘圓。節據英國
住潮州領事堅佐治申陳請追。經嚴飭海陽縣查拘曾
文財。務獲追償。以清商欠而符條約。乃曾文財逃匿。久未
拘獲。致稽時日。欽奉
諭旨前因。當復嚴飭潮州道府。督同海陽縣欽遵前往曾文財所
居鄉村。密速查拘究追。趕緊辦結。茲據惠潮嘉道張銑轉
據海陽縣知縣施紹文稟稱。曾文財所開曾源成貨行。虧
欠英商巴里遜銀兩。現經紳族人等調處。措有銀項歸還
英商清款。取有英商收單。暨縣屬紳民保結。並據英領事
堅佐治備文照請銷案。是本案欠項。業經歸還交收清楚。

應請免議。將案擬結等情。臣瑞麟復接據英國住廣州領事羅伯遜申陳。轉據住潮州領事堅佐治文稱。以此案兩造已清理完結。轉請銷案前來。除飭潮州道府督縣將本案覈結註銷。並嚴飭各地方官。此後辦理中外交涉事件。務當按照條約。妥速查究辦結。以昭平允。不容歧視延誤。暨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臣等謹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乙亥。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竊臣於同治四年九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張亮基奏。法國主教胡縛理。辦理興義回匪撫局。執迷

不悟等因欽此。細閱貴州主教胡縛理給法國使臣伯洛內之信。語多摭拾。而伯洛內給總理衙門信中。所云上者授意於下。激成事端。縱有此變。亦惟奏事者先識其由等語。似皆注意於臣。伏思臣抵黔以來。有鑒於田興恕前車之覆。每於胡縛理等酬酢往來。事事致敬盡禮。凡其請託之件。臣亦未嘗不降心以從。不但與義撫回之事。臣並未獨持異議。即如署興義府知府孫清彥本係能吏。為回所忌。胡縛理受回之愚。屢次慫恿督臣與臣撤換。臣俱委曲遷就。嗣胡縛理出示諭令各屬辦團。僅於示尾添註督臣與臣同閱字樣。臣亦不與之較。惟署普安廳同知錢壎督率紳

國。數年善戰。收復應境。並將全境良匪教匪悉數肅除。士民甚為愛戴。胡縛理因該廳百姓不肯入教。指為錢壇所使。堅欲撤換。臣因錢壇之去留。關繫廳屬之安危。總未允其所請。由此結怨。及聞其給伯洛內信。謂臣為不職之員。臣向督臣詢及。始知原委。其信中所云。前派司鐸任國柱赴新城招撫回匪。眾為員遞信於臣。乘其入城會議之日。發兵攻城等語。即係新城回匪全萬恩。前致反正回目馬忠宏信。勸其助逆抗官。馬忠激於義憤。商之署興義府知府孫清彥。興師攻勦新城。該回匪等聞風驚懼。始將扣留之任國柱送至興郡。臣前摺已奏明在案。至教匪已降之

鎮甯州屬中甲子地方回匪一層。查鎮甯州並無回匪投降。亦無中甲子地名。惟另有一種夷人。俗呼為狆家子。安順府各州縣皆有。上年鎮甯州狆夷向匪滋擾。經禍用知府畢大錫帶練勦辦。胡緝理因此種狆夷。亦有入教者。遂為此影響之科。其偏袒教民。顛倒是非。類此者指不勝屈。如上年冬間。貴定縣民黃丙揚。偕妻庭氏。撞死李老大嬰孩。旋即投入天主教內。李老大邀約同寨十餘人。赴黃丙揚家理論。黃丙揚輩稱身已入教。告官亦不怕。李老大不依。正在吵鬧。黃丙揚之妻庭氏。手執鐵鋤。向李老大亂打。黃丙揚亦上前助毆。同去之十餘人。各抱不平。將黃丙揚

夫婦殺斃。黃姓屍親。自知理屈。恐犯衆怒。並未告發。胡縛理出頭代訴。置兇犯李老大等於不問。而專歸罪於李老大房主不肯入教之羅國華。屢屬督臣嚴飭委辦貴定軍務之道員樊希棣督同署貴定縣知縣嚴雋拏解樊希棣等廉知其寃。且羅國華現充團首。勦賊有功。誠恐激成衆變。不敢孟浪從事。胡縛理於樊希棣遂深恨之。又本年六月間。永甯州民人任聚五等。因恃强霸廠之嫌。糾衆殺斃司鐸楊通鑄。並教民謝長生等五人。搶擄天主堂什物。經督臣會同前護撫臣裕麟督飭地方文武。拏獲首從各犯三十餘名。分別懲辦。胡縛理又向督臣面稱此案乃永甯

州。鎮甯州。興義府。三屬會議之事。因永甯州幕友陸映海常與鎮甯州幕友王介臣來往書信。皆以恨天主教為詞。二人與署興義府知府孫清彥。計議舉事。先殺司鐸任國柱。痛勦天主教。誰知孫清彥卸事。鎮甯州人心未齊。祇有永甯起事。探無接應。乃止等語。即請督臣將陸映海王介臣。委員提省。發府審訊。並無確據。未能成讞。又本年閏五月間。副主教梅西滿自雲南來黔。行至大定府境。被雲南練丁。將行李搶去。胡縛理又指稱署畢節縣知縣茹含章之家丁王姓。主使漢練行搶。欲請督臣究辦。適此案正犯已被茹含章督率兵役圍拏。格殺三名。並據署大定府知

府鄧爾善。將首犯田老斬從犯楊占春拏獲解省審辦。該犯等均未供有主使之人。姑含章與其家丁始獲倖免。此胡縛理所言所行。不近人情之大略也。比年以來。胡縛理趾高氣揚。官紳望而生畏。每遇牽涉教務。有轉喉觸諱之嫌。因而不肯之徒。無不恃入教為護符。以遂其任性妄為之計。故怨毒入人者深。而教士教民之被搶被殺。層見疊出前此命盜各案。胡縛理所以未即嫁禍於臣者。蓋因督臣在此。不無株連之慮。今胡縛理及伯洛內信中。既有有意殺害教士。並奏事者先識其由之言。則何隙而攻。必不稍遺餘力。若督臣赴滇後。黔省再有如梅西滿任聚五等

之事。難保不生臣以主謀之罪。縱其中曲直。
朝廷自有權衡。而狂嗤之餘。終恐難以理喻。臣反覆焦慮。不
能不將其事蹟。略舉數端。上陳
天聽。該主教胡縛理卽與臣為難。臣仍當曲予包荒。雖不屑阿意
取容。致玷冠蓋之列。亦不敢藉端挑釁。重煩
君父之憂。惟有推誠布公。平心靜氣。遇有關涉教案。悉照和約而
行。公是公非。盡其在己。止求理得心安。藉以慰
宸衷而維大局。
諭軍機大臣等。張亮基所陳黔省夷務。亦屬實在情形。該署撫惟
當斟酌機宜。固不可與之為難。亦不必過為遷就。總以不激不

隨。為維持大局之計。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等奏。英國領事進湖城。旋即回汕一摺。併附片一件。同治四年十月十六日。軍機大臣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片併發欽此。伏查此案時閱六年。今始得強勉辦結。當經知照英國公使。未及數日。該使錄送堅領事詳報節略一紙。並黏鈔該處假揑堅領事告示匿名揭帖。其所稱百姓鬧鬧情形。較該督等所奏尤甚。雖其中不免砌詞聳聽。但既予以藉口。則此事終屬未了。不得以該領事業經入城。即謂無事。且恐蒙端轉從入城而起。

均未可定。臣等公同商酌。摘錄該督等所奏各情。並酌添數語。作為該督等來文。函送該使閱看。告以此事廣東地方官。實屬盡心竭力辦事。領事官須加體諒。其鬨鬧之人。恐係髮逆奸細。或本地匪人。乘鬨煽惑。藉以生事。現委候補道朱啟仁。馳往會同妥辦等情。以冀豫杜其口。並經臣等函知該督等。就近設法。宛轉以解百姓鬨鬧之嫌。仍一面嚴拏匿名揭帖之人。照例究辦。以平其氣。如該領事仍前狡執。或設法令其再入湖城一次。亦屬羈縻一法。一切應由瑞麟等轉飭在事各員。妥籌辦理。儻該員等未能了結。應令瑞麟仍遵前

旨。親自馳往督辦。以期速結。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瑞麟等奏。遵旨開導潮郡紳民各摺片。當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該衙門奏稱。已將此案辦成原委。知照英國公使。該使錄呈該國領事詳報一紙。所稱百姓鬧情形。較瑞麟等所奏尤甚。請仍飭該督等設法辦理各等語。洋人進城。本係條約所載。潮州一府辦理已閱六年之久。始有就緒。且於開行設關建造等事。均經委員與該領事議明。概不舉行。是此次進城。與該處地方。並無干礙。該處紳衿經瑞麟等剴切曉諭。諒不至率意妄行。不顧大局。一至於此。自係地方刁劣好事之徒。造言生事。殊屬不知法紀。仍著瑞麟郭嵩燾設法

宛轉開導。諭以准英人進城。不過為遵奉條約。不准其開行設店等事。實所以保護閭閻。仍一面飭道員張銑等。將匿名揭帖之人。嚴拏究辦。如該領事仍前扶執。或令其再入潮城一次。惟須辦理慎密。必使百姓不逞刁風。洋人亦不長驕氣。方為妥善。儻該委員等未能了結。即著瑞麟仍遵前旨。親往督辦。以期速結。儻或遲延。致生他故。必惟瑞麟等是問。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八月二十四日。准來文以領事官按約能進城中。當與各官相晤等因。照會前來。當經本爵據情入奏。欽奉

上諭派署兩廣總督瑞馳赴潮州查辦經本爵恭錄行知貴大臣查照在案茲於十月十六日准署兩廣總督瑞咨稱該督未經赴潮之先據惠潮嘉道等稟稱九月十三日已經約會領事官堅進入潮城連住三日該領事現已回汕等情咨請察照到本衙門相應轉據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英國錄送節略

據廣東汕頭領事官堅詳報九月十三日清晨該領事官等在河面離潮不遠已有委員前來迎護偕到府城南門有海陽縣知縣帶兵相候進城並無百姓圍聚亦無阻難滋事之形直至道署即暫寓其中均係以禮相待自道臺

協領知府等官。即時來拜。款待甚優。惟次日清晨。道臺來至屋內。告知夜間百姓滋鬧太甚。甚至已將出城相迎之官衙署拆毀。希望今日回汕方妥。領事官復云。進城係按條約。此次既來。嗣後必應照辦。若果百姓有心恐嚇。勢必多住數天。道臺答云。本道本欲盡約。但潮民強悍。不能立時敦待外國之人。堅領事答以進城一節。已閱六年之久。每有論及。不得謂為立時各等詞。往復辯論。後協鎮等官。先後來見。各將民人強橫。及近來所作兇悍之事告知。總以切請速回汕頭。容日再行進城。以期百姓漸能相習。領事官欲借道臺與衙。回拜協鎮等官。再三不允。至十六日

來云。百姓喧鬧更甚。並將各處張貼告白。鈔給領事官看。其間各樣不同。固有數張內開齊集百姓。關閉門戶。以力阻拒外國之人。尚有借用領事官銜假示帖。言約眾民齊赴道署。聽外國人傳教。分受銀錢等詞。半日後領事官接准道臺來文。內以嗣後領事官等出入潮城。係無阻窒。亦可隨時暫住本道署內。似此推辦。即以一年為期。必行代為城內租賃房屋。以作領事官署等因前來。其後堅領事等坐轎出署。欲赴協鎮知府等署回拜。詎料上轎後眾兵擁護。急送該領事等出城。街上民人甚眾。各樣肆罵。拋擲瓦石。幸未受傷。溯查十四日所云拆毀衙署一節。並無是

事。或問道員既已約會入城。百姓何以復行阻閉。實因靖安靖和二局。恐有外國人來礙其推勢。以及各等成見。

大皇帝特諭兩廣總督赴潮查辦干涉兩國事件。可知潮州進城一事。中國原無不守條約之意。惟思該領事一進潮城。該民人膽敢阻難陵辱。未免大有礙於領事官體統。副恐更有礙於公務。既礙往來公務。即有妨於和好大局。請查閱施行可也。

英國錄送匿名揭帖

為晚揄事。照得本領事下車於潮。一則觀光上國。二則拜會官員。並非存覬覦地方之意。爾等何其各懷異心。罷相

交易。本領事本欲於十四日午時起程。祇緣十五係我本國大禮拜之期。本領事就於道署大開儀門。宣講福音。非要以此籠絡民心。原欲使爾等知我教亦本於仁義禮智也。為此示諭軍民人等知悉。凡男婦可於十五日十一點鐘。齊集道署。聽講福音。到聽者領實耶穌聖書一部。並洋銀七錢。爾等宜早聽候。毋致遲悔。特示。

給英國威妥瑪信

來文閱悉。此事昨已接據署兩廣總督瑞咨報。當即由本衙門照兩廣總督來文辦法。咨令妥協辦理。以期於事有濟。俾得和誼日敦。至堅領事所稱造吉生事之人。自當查

拏究辦。但不可不訪明確係何人。緣恐其中有從前准令投誠之髮逆。句通本地奸人。乘閒煽惑。藉以陷害該處地方官紳。彼等以有事為生計。即以激怒為巧謀。此意久在智者洞鑒之中。必須查訪確實。方不致累及無辜。否則不獨轉逞奸人之計。且恐冒然激成事端。轉費周折。想貴大臣向來辦事明通。定能見及於此。而兩廣總督既已咨報。自必從長計議。設法妥為查辦也。

兩廣總督來文

案照英國領事欲進湖州府城一節。先經本署部堂劄飭惠潮嘉道張銑等。悉心體察。務令中外渙然冰釋。俾該領

事得以早入潮城。隨於本年九月初七日。據張銑稟稱。此事業經再三開導。潮郡紳民所深慮者。約有數端。蓋恐該領事入城之後。必開張行店。設立關卡。且外國天主堂巍然矗立。其高數丈。潮民最信風水。恐其在城內建造此堂。有所傷犯。是以不願該領事入城。張銑旋派委員赴汕頭。向該領事據實告知。該領事聞之。稱說以上數端。俱可概不舉行。並云洋人一言為定。從不翻悔。又稱從前地方官未肯實心籌辦。今既代為籌辦。祇期速成為佳。自此再不稟催京中。以省煩瀆等語。經張銑具稟請示。本署部堂查此事時閱五年。尚未了結。今既先行約定。得有把握。應即

逮為辦結。遂飭該道張銑於十三日約會洋人進城。至二十四日接據張銑等稟稱。會集同城文武。邀約紳耆。面為剖晰。並出示曉諭。俾知此次洋人入城。萬無中止之理。並諭知先與洋人定約。不設關卡。不開行店。不立天主堂。以期盡釋羣疑。一面委員至汕。面見英國領事。再申前議。該領事即於九月十二日帶同繙譯官一員。通事僕從等十餘人。偕同司員李鍇。孫克昌。乘船晉郡。張銑。翟國彥等。分飭員弁兵勇。沿河迎護。並另派委員同知丁祖望。帶同紳士三人前往接待。十三日卯刻同至郡。登岸入城。到惠潮嘉道衙署。同城文武俱往會晤。相待以禮。留住署中三日。

仍分派文武員弁。護送回汕。並稱此次辦理洋人入城一案。先留總兵翟國彥撤回防勇。布置彈壓。又刊刻小方告示至萬餘張。挨戶散發。委曲開諭。紳民人等。均已輸服無詞。仍責成各營將弁約束兵丁。府縣學官約束文武生員。局紳約束團勇。各衙門差役約束無籍遊匪。層層布置周密。始約該領事入城等因前來。本署部堂查該道等此次辦理入城事宜。實屬竭盡心力。請由總理衙門照會住京公使。轉飭該領事互相體諒。此後辦理事件。總必遵照條約。與紳民熟商。以求彼此相安。地方官無不剴切開導。以符條約。又該領事聲稱。此次進入潮城。各官禮義相接。詎

百姓不悅。並有揭帖歌謠。係由靖安靖河兩局紳衿挑唆。
請委員查明嚴辦等語。本署部堂查該領事申陳。與該道
所稟事實略同。情形特異。其靖安靖河局紳。此次出具公
啟彈壓。與該鎮道等籌商辦理。亦頗盡心。該領事疑其挑
唆。尚須查覈。以彼洋人或有來往面商事宜。尤應加意體
察。漸期相安。既據該領事申請委員查辦。竊恐其中有旁
逆紆細。或本地匪人。乘間煽惑。以其激成事端。亦未可知。
現已飭委候補道朱啟仁。馳往潮州。會同該鎮道妥辦。並
嚴拏造言生事之人。不軟稍涉含混。俟該委員等稟覆到
日。再行斟酌辦理。總期於事有濟。方為妥善。

戊寅。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寫照各營員弁勇丁。既經遣散。即不准逗遛滋事。茲據監督江漢關鄭蘭稟稱。十月十六日。訪聞漢陽南岸嘴地方。有游勇與洋人爭鬬。互有打傷情事。當飭縣查。據候選知縣尹啟使。拉送洋人一名。稱伊姪遊擊銜儘先都司尹昌景。前在謀勝營充當營官。現已遣撤。寓居南岸嘴。十月十六日。有洋人二名。過姪門首。因喉狗啟釁爭鬬。洋人將伊姪當檯打壞。尹昌景率領已經遣撤之勇陳光林夏修榮張發仁等。執械追趕。拉獲洋人一名送案。該監督驗得洋人腦後受傷一處。血流至頸。即傳通事評論條法國醫官。先行送還領事閱。法領

事達伯理。已帶洋兵。將尹昌發等九人。促至洋船。尹昌景隨時逃逸。該領事於十八日將尹昌發等九人。並所獲尹昌景家內之洋槍火藥送來。該監督逐加研訊。緣江長譽係尹昌景火夫。尹昌發係其用人。吳和尚即吳松毛係在伊家學習裁縫。爭鬬時均不在場。胡廷臣即胡天行在伊家當工。僅聽從尹昌景持洋槍抵住寓門。並未幫毆。把總陳士雄。及夏修榮。陳茂林。彭學林。張宏勝。均係遣撤勇丁。僉供遊擊銜儘先都司尹昌景。係湖北興國州人。留充謀勝營營官。因遣撤閒寓漢陽。有已撤無歸之勇。往來習住。本年十月十六日。有法國醫官並法國人一名。同過該都

司寫所。因喊狗起釁。有未獲陳老表。用鎗戰傷洋狗。法醫官即將尹昌景窗柱打壞而去。尹昌景帶領陳茂林。陳士雄。彭學林。張宏勝。夏修榮。並未獲之陳老表。及居居之哨官張發行。楊載春黃克治。陳明臨等。各執洋槍木棍。追至大別山。其時法醫官同行之洋人。先已逃走。夏修榮先用木棍將法醫官打傷。把總陳士雄手執洋槍作欲放之勢。夏修榮等即將法醫官捆縛送案。再三研詰。眾口如一。惟夏修榮。陳士雄。堅不吐實。並據法醫官述稱。夏修榮將伊所帶之表。及眼鏡官帽搶去等語。除將無干之尹昌景。江長樂。吳和尚。省釋逃籍。陳茂林。彭學林。張宏勝。胡廷臣。雖

在場未經幫毆。然不應逗遛漢陽。更不應聽從指使。持械
前往。已分別枷責。發縣遞籍。其夏修蒙陳士雄情節重大。
法領事堅欲帶回洋船。稟請將遊擊銜儘先都司尹昌景
從嚴奏參革職拏問。並將把總陳士雄革職。以便與夏修
榮一併審辦等情前來。拏伏查尹昌景早已遣撤。即應回
歸原籍。乃敢逗遛漢陽。藏匿軍器。並容留遣勇。已屬不法
即使法醫官將其甯掘打壞。何不稟控。輒約已撤勇丁。持
械追趕。毆傷法國醫官。尤屬任性妄為。相應請
旨將遊擊銜儘先都司尹昌景革職拏問。並將把總陳士雄革職。
以示懲儆。現飭該監督會同藩臬兩司勒令尹昌景使將伊

廷尹昌景交出。並飭等在逃之陳老春張發忙楊載春黃
克治陳明臨等到案。再行訊究。至夏修榮等毆傷洋人。照
例從重懲治。按據稟稱。已照會法領事。並飭漢陽縣於二
十五日親往法領事處。已將夏修榮陳士雄二名提回歸
縣嚴審等情。除飭漢陽縣照例懲辦。並咨明總理衙門外。
謹會同湖北撫臣鄭敦謹恭摺具陳。
諭軍機大臣等。官文奏特參帶領遣散勇丁與洋人滋事之都司
把總。請旨分別革職拏問一摺。據稱前在謀勝營充當營官之
都司尹昌景。寓居漢陽南岸背地方。因與洋人口角爭鬧。帶領
遣散勇丁夏修榮等。執械幫毆。致將洋人毆傷。現飭江漢關監

督照會法國領事照例辦理等語。此案儘先都司尹昌景。逗遛漢陽。藏匿軍器。容留逆勇。輒因法國醫官將伊留樞打壞。糾約勇丁持械追趕。毆傷洋人。實屬任性妄為。尹昌景著即革職拏問。把總陳士雄。手持洋槍。隨同助勢。著一併革職。並著勒令知縣尹敘健。將伊姪尹昌景交出。嚴拏在逃之陳老表等到案。再行訊究。餘著照所議辦理。案關中外交涉。該督必須督飭所屬。嚴拏逸犯。將此事持平辦理。不准畸重畸輕。無以折服洋人之心。致令有所藉口。別生枝節。並著迅速了結。不准稍有耽延。

辛巳。雲貴總督勞崇光奏。竊臣於九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張亮基奏法國主教胡縛理辦理興義回匪撫局執迷不悟等因欽此臣伏查法國主教胡縛理人尚明白曉事往年田興恕等殺害教士教民之案臣奉

命來黔東公查究其冤得伸知臣誠實不欺凡遇通省干涉教民之案均聽臣酌量輕重持平完結無所固執地方公事該主教從不干預惟黔省地方殘破賊匪縱橫如此之甚該主教身在黔省亦不能不關心遇有臣等為難之事無不盡心相助如製造火藥火器匯兌軍餉收養難民代管育嬰堂及幼堂設法聯團保護春耕等事往往極力匡襄於軍務地方不無裨益招撫之事胡縛理先未辦過因上年

夏秋之間。該主教因事前赴永甯州。路過安順。始有招撫養馬等寨狆民之事。緣安順府屬普定鎮甯交界地方。有養馬石頭寨蜂等四十餘寨。寬約六十里。狆民聚族而居。咸豐三四年間軍興。該狆民亦相率為亂。抗拒官兵。該處懸崖峭壁。險峻異常。官兵連歲進攻。不能得手。近來該狆民有厭亂之心。欲反正而情難上達。適胡繡理道經該處。狆民等將其迎入寨中。以願投誠之言相訴。胡繡理乘機開導。曉以大義。諭以禍福。俱各欣然領受。真心向化。數千人一時概行薙髮。胡繡理起程前赴永甯。一面作函寄臣。備言此事。臣以黔省偏地皆賦。自應勦撫兼施。當即寄函

覆准。而興義回匪中有情願反正者。聞知此事。亦赴永甯見胡縛理乞降。該主教入函商於臣。擬即親往察看。臣飛函力阻。屬勿中其奸計。胡縛理接到臣函。即轉回省城。未赴興義。僅修書一緘。寄與該回首馬忠。勸其及早回頭。適馬忠早願投誠。亦苦於下情不能上達。一見此書。即作稟函致胡縛理。懇其擔保投誠。並將遷督撫稟函。及漢回民人公保馬忠之稟函。託其轉遞。派回民二名。送至永甯州。詎行抵永甯。該主教已經回省。署永甯州汪維翰。派差將該回民轉送省城。一面據情通稟。而馬忠發稟之後。即撤去白旗。改樹紅旗。並稟請署興義府知府孫清彥。入城安

民。雖時孫清彥寄居興義縣城。一接馬忠來稟。即妄發通稟。鋪張戰功。自稱克復興義府城。張亮基接到孫清彥通稟。亦即以孫清彥克復興義府城等語。會列臣銜名繕摺馳奏。並將該署府及稟中鋪敘諸人。概予優保。及汪維翰通稟到省。又經胡繩理將馬忠原稟送閱。始知係馬忠自行反正。棄出府城。並非孫清彥克復也。忠又據孫清彥稟報。馬忠復萌異志。殺斃署遊擊徐廷琛。圖首來天貴府城。得而復失。臣接稟正深詫異。復又據孫清彥稟報。馬忠等將逆回張凌翔。馬河圖殺斃。仍將府城奪回等語。前後稟詞。自相矛盾。令人不可捉摸。旋復據馬忠稟稱。張凌翔。馬

河圖甘心叛逆。怙惡不悛。馬忠前撫投誠。張凌翔等力阻。馬忠將其逆出。始行逮禁。張凌翔馬河圖逃至新城。邀集回匪千餘人。來與義攻城。徐廷邦某天貴陣亡。馬忠寡不敵衆。被該匪奪踞府城。將馬忠妻子。概行殺斃。馬忠逃出。糾集漢回義民。將府城奪回。殺賊無數。張凌翔馬河圖逃走。被馬忠跟踪追斬。已將該署府孫清彥迎接入城等因。始知府城旋失旋復。實在情形。而張凌翔係著名首逆。馬河圖即係馬忠之姪。馬忠將其捆斬。毫無徇庇。其表心投誠。自屬可信。惟孫清彥前後稟詞。語多恍惚。變幻不定。為憑擬另派委員前赴確查。人多懷疑卻步。正躊躇間。適胡

縛璞與教士任國柱一同來見。請派任國柱往查。臣當向
阻止。勸其無庸冒險。據任國柱聲稱。此事關繫非小。如察
看得馬忠真心向化。即當勸令認真出力。設法招撫新城
貴豐兩處。獻出城池。以省兵力。而免一方於塗炭。在彼教
功德較大。僅有不測。彼教以捨身濟物為功。雖死無悔。其
詞甚決。其意甚堅。惟據稱外國人辦中國公事。恐地方官
掣肘。求給印劄為憑。臣當即商允張亮基繕辦會劄。交給
持往。又派紳士易廷尚同往。並屬其先至永甯州晉往會
同該州汪維翰偵探明確。相機行止。任國柱行至永甯。與
汪維翰議論不合。即同易廷尚前進。行抵安南。遣新城回

目張定中亟欲投誠。迎至安南來撫。並求任國柱親往新城。向眾人勸化開導。任國柱以此次前赴興義。本欲勸馬忠招撫新城。詣新城既自願投誠。機不可失。不妨變通辦理。先撫新城。後赴興義。因即馳赴新城。各回民適館投案。殷勤款待。接見各回民。大都均願反正。惟金萬興等數人稍覺桀驁。任國柱婉言以勸之。莊言以責之。亦皆心悅誠服。同聲稱願投誠。惟求將善後事宜。妥為辦理。即散遣各回眾分別安插。並求頒發告示。俾漢民知悉。不再尋仇。任國柱以辦理善後安插回眾等事。非伊所能。應請專派委員前來辦理。即令易廷尚回省見臣。與撫臣面稟一切。任

國柱仍住新城相候。臣商之張克基。發給聯銜告示。交易廷尚齎回。並商派委員候補知縣袁濬與易廷尚同往。適有雲南武弁合國安。楊坤來黔。面同公事。該二員均係回教。臣因令與委員袁濬等同行。臣又另派差弁鄧如意隨往察看。該文武沿路聽聞謠言。多謂張定中復叛。任國柱被困。袁濬等以傳言未知虛實。不宜輕進。卻在距新城八十里之必克營地方暫住。令合國安楊坤先行。合國安楊坤等既至新城。與任國柱張定中面見。始知所聞皆屬訛言。張定中卻派人馳赴必克營。將袁濬等迎入新城。詳詢一切。見所齎告示。知臣等已准其投誠。並知嚴禁各印委

文武不准需索分文該回眾歡迎鼓舞互相慶賀即與開城漢回抗行薙髮任國柱以新城事定應仍照原議前赴興義府城袁濬亦以善後事宜應與該署府商辦亦即同赴興義府城詎逆經興義縣被劉鴻魁戕害緣劉鴻魁本係興義縣土棍當回匪倡亂時曾經從逆趙德昌帶兵進勦查知其人尚有膽氣設法招回賞給軍功頂帶曾充練目署興義縣張聘儒署遊擊汪起發先後興義縣城之時劉鴻魁在事出力張亮基將其委保守備委署都司復將其委署遊擊拒劉鴻魁換署遊擊以後倚仗官勢任意橫行勒索訛詐魚肉鄉愚無惡不作先後妄殺良民無

數。被殺之人。田房財產。概被霸占。有教民劉保祿夫婦。張本篤。曹洪順。周若翰。劉興貴。均被殺害。田產均被占奪。受害之人。畏兇不能控告。該署縣張聘儒力不能制。無可如何。曾經密稟署貴陽府知府胡超龍有案。伊與孫清彥結為師生。其文甚固。馬忠反正。孫清彥妄稟充復。亦捏敘劉鴻魁戰功。復得滋保都司。劉鴻魁之意。以馬忠既經反正。必能設法招撫新城貢生。伊仍可冒功請獎。不料任國柱將撫局辦定。心懷不甘。屢次妄造謠言。稱回民復叛。任國柱被困。以圖搖惑人心。反任國柱假道興義。乃須起較機。欲相戕害。密發印刷實格。偏給縣屬各圖。寫明未敘任丹

鋒首級者。賞銀五百兩等語。章十三營團首楊宗夏等。約
未國取。不准妄動。俟任國柱易廷尚行抵該處。密向告知。
並將賞格給閱。屬任國柱迅速折回新城。而袁濬鄧如壹
另由小路行走。不知此事。直入縣城。忽被惡練多人圍住
喊殺。袁濬將臣等印劄給閱。告知係督撫委員。該練等口
稱此間那知有督撫。當將印劄撕毀。幸張聘儒聞知趕到。
極力攔勸。未遭殺害。而行李檢被搶搶。張聘儒派團將該
文武護送出城。亦折回新城。與任國柱一同再尋僻路。繞
至興義府城。據鄧如意回省面稟。並據任國柱袁濬及張
聘儒稟報相同。臣面商張亮基。以劉鴻魁平日橫行擾民。

已難寬恕。茲復教謀殺外國教士。僅竟被其戕殺。豈不又釀巨案。即其指使惡練。圍殺委員。口出惡言。亦屬狂悖已極。若不從嚴懲辦。何以伸法紀而儆兇頑。張亮基初亦聞之切齒。既而又復游移。以為劉鴻魁實眾勢強。操之太蹙。難免激成事端。不如從緩商辦。臣復屢言不理。而劉鴻魁見省城日久並無動靜。料督撫大吏之無能為。復以糾眾襲破府城。戕殺任國柱之語。揚言於眾。並以患病懇求交卸等情。具稟嘗試。臣以事機已迫。難再遲疑。當即批准交卸。聽候委員接署。一面密飭馬忠馳赴拏解來省。懲敕拒捕。格殺勿論。乃馬忠尚未奉劄。而劉鴻魁接到稟批。心

懷疑慮。即馳赴抹非。將由該處進往雲南。又因上年在抹非勒捐銀二千兩。尚有未收銀七百兩。亟欲立即收清。嚴切催迫。並稱儻敢遲延。定即軍法從事。該處民人因劉鴻魁屢次索詐。恨入骨髓。先以畏其官勢。無可如何。故業經交卸。仍肆兇橫。致觸眾怒。將其殺斃。此興義府回目馬忠自行反正投誠。任國柱招撫新城回目。張定中等投誠。及劉鴻魁謀殺任國柱未成。並劉鴻魁激變抹非民人。致被戕殺之實在情形也。臣伏思黔省偏地皆賊。但能招撫一路。即可省一路兵力。興義回匪剽悍異常。更非烏合土匪可比。幸悔禍乞降。正是極好機會。而文武官弁。不能取信

於民。無人辦撫。胡緯理。任國柱。以局外之人。力肩此事。欲杖口舌。以消殺運而靖地方。亦屬有益無損。惟聆者官場習氣。自己不能辦事。反深忌辦事之人。其養寇自重之弊端。藉端肯啟之強圉。惟恐撫局辦定。無從漁利。極力騰謗阻撓。張亮基不悅胡緯理。胡有成見。又惑於浮言。輒以無稽之談。率登奏牘。即如任國柱久居新城。因候袁濬等到日。同定撫局。乃妄指為被困被留。袁濬因聞沿途謠言。未知虛實。暫居必克營以偵動靜。亦持重之道。而妄稱為被阻。任國柱袁濬既將招撫辦妥。在新城無事。仍赴興義府城。以待原議。而妄以為因馬忠興師問罪。始行護送出城。

新城回眾人多受撫之始。人心未定。議論不一。張定中等實心來撫。獨全萬照等數人心懷叵測。私寄叛書於馬忠其相離間。馬忠竭破其奸。置之不理。亦並未因此興兵。據奏種種各情。皆非真實之論。且張亮甚如果謂該回必不可撫。當馬忠其稟來撫之時。何以不痛切批斥。當任國柱欲赴興義之時。何以不正言力阻。當臣與商辦會剿之時。何以不直言駁回。乃此時默無一言。事後橫生異議。殊不可解。至所稱劉鴻魁孫清彥展境皆辦事得力。為該回深忌之人。孫清彥如果為該回所忌。何以馬忠反正之後。立即迎接入城。並不相忌。孫清彥如果辦事得力。何以委署

知府。已閱二年。不能早克府城。直至馬忠自行反正獻城。始揑詞通稟。妄稱克復。人何以不能早攻新城。直至任國柱已入新城。始有用兵之意。其虛謬皆不辨自明。至劉鴻魁之跋扈兇頑。衆所稔知。其辦事如何得力。臣無所見聞。未敢隨聲附和。錢塘於回匪二次攻城。帶團堵禦。尚有微勞。而初次失守城池。被回匪擄執。百般陵辱。不能死節。迨帶練復城之後。始獲逃生。既然復任。辦事得力之員。似亦不應如此。新城回民。多係普安廳大河鋪一帶之人。投城後各欲散回原籍。失歸者被錢塘搶殺。其餘皆聚於新城。不敢回籍。臣慮其日久生事。因錢塘力與天主教為難。振

訖紳民口氣。偏張告示。禁止習教。有誅其人。沒其家。務絕其根株之語。尤恐愚民被惑釀變。且顯與歷次欽奉

諭旨相違。臣不能不與張亮基相商。將該員撤換。張亮基堅執不從。力稱該員深得民心。無人可代。臣實不知其得民心者何在。又據稱因新城撫案。焦慈成病。貴州通省賊勢莫延。不可收拾。不聞該撫臣焦慈成病。獨謂因此案焦慈成病。又何其誕也。總之張亮基一片機心。慣於行詐。前在雲南辦理回務。倡為明撫暗和之說。貽禍無窮。浪人至今以為口實。今又欲用此術於黔。臣迂愚質直。力破其說。大抵其意。致相參差。又其意欲大權獨攬。用人行政。不願臣稍參

未議。惟牽涉教民之案。則稱不諳洋務。該臣獨辦。而不以
為然之意。時流露於言外。致屬員等仰體微旨。曲為迎合。
暗中時掣臣肘。臣二年含忍退讓。委婉彌縫。以全大局。不
敢以督撫龃龉情節。仰煩
聖心。該撫臣既巧言入告。臣亦不能不據實上
聞。非欲與該撫臣斷斷爭辯也。臣奉到
諭旨。立即傳知胡縛理等屬其嗣後於地方勦撫事宜。毋庸干預。
胡縛理答稱初意本係為好。今既因此獲誘。自不肯再行
干預。惟張亮基嫌隙已成。難保將來不設法謀害伊等。性
命不足惜。恐於兩國和好有傷等語。臣再三開導。告以可

保斷無此事。臣所慮者張亮基與胡林翼此既有芥蔕
誠恐遇有關涉教民之案。張亮基或執其偏見。不肯認真
查辦。日積日久。嫌隙愈深。並恐各員強圉。一味迎合。釀成
事端。人跡田興恕覆轍。辦理愈難措手。臣既已離黔。且須
首軍務方殷。萬難兼顧。合無仰懇
聖恩。嚴飭張亮基務當破除成見。於胡林翼等仍照舊坦懷相待
遇有關涉教民之案。務必開誠布公。妥為持平商酌。飭令
地方官秉公辦理。勿稍偏袒。尤當知投鼠忌器之道。約束
各員強圉。慎勿逞血氣之強。肇釁生事。俾外國各教士獲
保平安。則消患於無形。地方可免多事。而全局亦賴以維

持矣。

御批。知道了。前已有旨諭令張亮基斟酌機宜。總以不激不隨。維持大局。勞崇光現雖赴滇。仍當傳知胡繼理等。嗣後不得再行干預地方公事。並飭令地方大吏。遇有關涉教民之案。持平辦理。勿稍偏枯。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同治四年。乙丑。十二月。壬辰。伊犂將軍明緒奏。八月十九日接奉同治四年六月初九日寄信。奉

上諭。現在伊犂塔爾巴哈台。軍情均甚緊急。著明誼等趕將存銀五萬兩。迅即解運赴科。交廣鳳。奎昌。源源設法。分解伊犂兩城。以資接濟。毋得稍有遲誤。明緒所請借道轉餉等事。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戶部速議具奏。統俟該衙門覆奏時。一併降旨。諭知該將軍辦理等因欽此。查前解餉銀五萬兩。雖接明誼廣鳳等咨稱起運。奴才亦屢次派員迎提。至今分毫未到。至借道轉餉。業經俄國允許。其分界繪圖等事。所有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及戶部會同速議奉

旨依議。行知各件。奴才均已欽遵辦理。八月初一日。逆匪大股萬餘人。齊赴錫伯營攻擾。該營馬隊在大營者。登時全行回營救援。索倫營又為哈薩克滋擾。索倫官兵聞風震動。亦復全行馳回本營。保護家室。以致大營為之一空。正當收割之際。該匪又肆意滋擾。將各屯之糧。全行焚毀。使我不能兼顧。關內大兵。久無消息。軍餉涓滴未到。四面冦氛。環偪孤城。官兵裸體枵腹荷戈。岌岌不可終日。奴才與署參贊大臣榮全面商。與其坐以待困。何若以大員親往借助俄兵。萬一肯來。則哈薩克等各項不逞之徒。自然斂跡。先攘外

患。即當會合進勦回匪。或有轉機。奴才隨委榮全於本月二十日輕騎減從。前赴俄國阿里瑪圖地方。與該國領兵官江達拉勒會晤面商。我國既已奉

旨准備貴國精兵數百名。務念鄰封和好。無論多寡。速即發兵同來救援。其借貸糧食火器等事。均可細商叢辦。並面授榮全機宜。體察情形。若提及酬謝及兵費等事。急則治標。祇得悉行應允。諒渠之欲壑既滿。則我之大局可全。誠恐不以奴才之言為重。惟有顒懇

皇上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住京公使。飛咨西悉畢爾衙門。催令俄國領兵官江達拉勒。迅速派兵前來伊犂

救援。以敦兩國和好。孥惟有堅忍苦守。以待援兵。儻有一
綫生機。可轉危為安。則
聖主如天之仁。實邊陲億萬生民之幸。
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孤城久困。請飭催俄兵助勦一摺。伊犂久
被賊困。該逆近復分擾錫伯索倫兩營。焚毀囤糧。情形日見猖
獗。關內援兵。雖已疊次嚴催。而節節梗阻。尚難赴期前進。借用
俄兵一節。屢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俄國在京公使
商辦。該使以事多為難。總未應允。看來該公使於此事未能主
持。明緒現令榮全前赴俄國阿里瑪圖地方。與該國領兵官江
達拉勒會商。借兵數百名前來助勦。並借貸糧食火器等物。所

籌亦是急則治標之法。即著該將軍體察情形。妥籌辦理。但期於事有濟。朝廷亦不為遥制。所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住京公使飛咨西悉畢爾衙門催兵等語。已諭令該衙門辦理。伊犂餉銀。業經改由俄國臺站轉運。何以尚未解到。現又諭令明誼廣鳳等。將陸續撥到餉銀。迅速設法轉解矣。

丙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得咸豐十年。英國續約第三款。內載賠償八百萬兩。在於津郡先將銀五十萬兩繳楚。應在粵省分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查明粵省大吏經支填築沙面地方英商行基之費若干。扣除入算。其餘銀兩。應在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

扣繳二成。法國續約第四款。內載賠補八百萬兩。已收到去歲粵海關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零。其餘銀兩。宜在中國各海關每年收稅銀若干。按五分之一扣歸。又第七款內載在天津收銀五十萬兩各等語。當於咸豐十年十月十九日。在天津付法國銀五十萬兩。嗣據兩廣總督勞崇光等奏報。粵東付過沙面經費。應歸英國承認銀十五萬七千八百六十九兩六分。於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粵海關交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三兩九錢四分。連前共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又查據粵海關監督師曾呈稱。奉文賠償法國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

三十三兩三錢。前監督恆祺任內送交銀十萬兩。前監督
毓清任內送交銀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均
經法國使司馬殿那按次收到。覆關備案。至各關從咸豐
十年八月十七日起。每屆三箇月一結。付交英法國各二
成銀兩。查據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咨報南洋各關。截至
第十九結止。各付過銀五百八十八萬三千零二十兩有
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咨報北洋各關。截至第十九結止。
各付過銀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八十三兩有奇。當經劄交
總稅務司赫德覆覈。並飭酌議下餘未扣銀兩。應否歸併
江海等大口接扣去後。旋據覆稱南洋各關。漏未將台灣

關部打狗口扣過二成銀兩算入。且淡水九江二關銀數。小有舛錯。北洋各關。惟東海關第十五結。將兩國共扣之銀。報為每國所扣之數。雖有此不符之處。仍可以付過六百九十七萬餘兩為算。查第二十結除淡水關尚未報到。其餘各關共應扣銀四十三萬七千餘兩。第二十一結約計應扣銀三十四萬餘兩。自第一結起至第二十一結止。連天津廣東兩款在內。約應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五萬兩上下。擬請第二十二三兩結。每逢結底。閩海扣銀四萬兩。江漢扣銀二萬兩。粵海扣銀一萬五千兩。江海扣銀五萬兩。以上四關兩結。共付英國銀二

十五萬兩。法國銀二十五萬兩。第二十四結內。將各關實扣之銀。詳細覈對。其應找扣之銀。仍由江海關付清完案。似此辦法。一面可得細算之暇。一面可免多付找回之煩各等因。隨經照會英國使臣阿禮國。法國使臣伯洛內。查照。茲據各行照覆前來。均願照辦。惟稱未後找扣之銀。請於第二十三結底會算清訖。不必俟至第二十四結再行找付等因。臣等伏查扣款一事。本係和約載明。按照外國月日。以三箇月為一結。現在扣至中國十一月十四日。係外國十二月底。即係第二十一結底。至第二十三結。係外國六月底。約計係中國來年五月中旬。總稅務司所以擬

令第二十四結底。再行找清完案者。係因各關扣過銀數。必須俟結期復數十日方能報齊。是以扣至第二十四結。再行會算找付。為期方覺從容。今英法二國使臣。既願第二十三結底會算清訖。所爭不過三箇月之遲早。若各關先將第二十一結以前扣過銀數。再行詳加覈算。即可知下欠究係若干。其二十二三兩結。不問收稅多寡。責令江海關海江漢粵海。共付英法二國銀各二十五萬兩。應找尾數。即可豫為覈計。於第二十三結底由江海關找清完案。數目既無出入。可允提前辦理。除照覆英法二國。令其飭知各口領事官照辦。並由臣等劄飭總稅務司傳諭各

關稅務司查照外。相應請
旨飭下南北通商大臣。速行知會所轄各關。再將第二十一結以
前付過英法二國銀數。詳加覆覈。另行造具細冊。註明每
結係交某國領事手收。並照繕每結會單一分。由關會同
稅務司覈對清楚。送交領事覆覈畫押。呈送該管通商大
臣彙齊。即由各該大臣一面查明覆奏。一面備文將各關
細冊會單咨送臣衙門。以憑會算而昭詳覈。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續約第三款。內載賠償八百萬兩。在於津

郡先將銀五十萬兩繳楚。應在粵省分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查明粵省大吏經支填築沙面地方英商行基之費若干。扣除入算。其餘銀兩。應於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扣繳二成等語。當於咸豐十年十月十九日。在天津付銀五十萬兩。嗣據兩廣總督勞奏報粵東付過沙面經費。應歸英國承認銀十五萬七千八百六十九兩六分。於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粵海關交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三兩九錢四分。連前共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茲查南北通商各關。截至第十九結止。已據南北通商大臣咨報前來。經本爵部劄飭總稅務司復加查

覈。茲據覆稱截至第十九結止。南洋各關。共付過銀五百八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兩零。北洋各關。共付過銀二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兩零。其第二十結除淡水關尚未報到。其餘各關。共應扣銀四十三萬七千餘兩。第二十一結。將次屆期。本司約計應扣銀三十四萬餘兩。自第一結起至第二十一結止。所扣二成銀。約應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五萬兩上下。茲奉前因。飭令將二國尚應續扣銀兩。應否歸數大扣覈扣。以及各關分扣若干之處。妥議章程聲覆。除將不符各數。開列清單粘呈外。查尚應續扣之銀二十五萬兩。應分兩結。歸江海關海

江漢粵海四關扣付。第二十二三兩結。每逢結底。閩海應扣四萬兩。江漢應扣二萬兩。粵海應扣一萬五千兩。該三關兩結共扣十五萬兩。至江海一關第二十二結底。應扣五萬兩。第二十三結底。若上結應續扣之數。未及二十五萬。即於江海關儘數扣完。若應扣之銀不止二十五萬。第二十三結底。江海關亦應扣銀五萬兩。第二十四結內。將各國在各關實扣之銀。詳細覈對。其應找扣之銀。仍由江海關付清完案。似此辦法。一面可得細算之暇。二則可免多付找回之煩。理合申復貴衙門查覈察奪等因。呈覆前來。本爵詳加酌覈。該總稅務司所擬辦法。尚屬周詳。相應

照會貴大臣查覈。可否如此辦理。希即照覆前來。以便飭知各關遵辦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來文。內開應賠償銀八百萬兩。扣至本月十四日第二十一結。約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五萬兩上下。擬歸江海關海江漢粵海四關。分第二十二三兩結扣付。若應扣之銀不止二十五萬。其應找扣之銀。仍由江海關在第二十四結內付清完案。等因准此。本大臣查所擬改歸四關分數扣付。辦法甚妥。即可按照辦理。惟思二十一結外。再分兩結扣銀二十五

萬兩。大約即可完清。即使尚未完數。所短當亦無幾。可否令將找扣之銀。與江海關現擬應扣第二十三結銀五萬兩。一併付清。似可無庸另作一結。如此辦理。庶免兩國致有轇轕不清之處。諒貴親王亦以為然也。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各關扣款。據覆文內稱。可否令將找扣之銀。與江海關現擬應扣第二十三結銀五萬兩。一併付清。等因准此。除行文山海天津東海鎮江九江浙海臺灣淡水廈門潮州各關。照飭停止扣款。並飭江海江漢閩海粵海各關。按期照數扣足外。理合照覆貴大臣。請煩通飭各口領

事官遵辦。一面由本衙門飭令各關迅速將收銀會單寄來。以憑覈算。惟仍恐第二十三結底難以了案。祇得飭各關迅速遵行。以期與貴大臣之意相符。不必遲至第二十四結。方能完竣。

給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續約第四款。內載賠補八百萬兩。已收到去歲粵海關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零。其餘銀兩。宜在中國各海關每年收稅銀若干。按五分之一扣歸。又第七款內載在天津收銀五十萬兩等語。當於咸豐十年十月十八日。在天津付銀五十萬兩在案。茲查南北

通商各關。截至第十九結止。已據南北通商大臣咨報前來。經本爵劄飭總稅務司復加查覈。茲據覆稱。截至第十九結止。南洋各關。共付過銀五百八十九萬七千八百二十八兩零。北洋各關。共付過銀二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兩。其第二十結除淡水關尚未報到。其餘各關。共應扣銀四十三萬七千餘兩。第二十一結將次屆期。本司約計應扣銀三十四萬餘兩。自第一結起至第二十一結止。所扣二成銀。約應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兩萬兩上下。茲奉前因。飭令將二國尚應續扣銀兩。應否歸數大口覈扣。以及各關分扣若干之處。妥議章程聲覆。

除將不符各數。開列清單黏呈外。查尚應續扣之銀二十五萬兩。應分兩結。歸江海閩海江漢粵海四關扣付。第二十二三兩結。每逢結底。閩海應扣四萬兩。江漢應扣二萬兩。粵海應扣一萬五千兩。該三關兩結。共扣十五萬兩。至江海一關。第二十二結底。應扣五萬兩。第二十三結底。若上結應續扣之數。未及二十五萬。即於江海關儘數扣完。若應扣之銀。不止二十五萬。第二十三結底。江海關亦應扣銀五萬兩。第二十四結內將各關實扣之銀。詳細覈對。其應找扣之銀。仍由江海關付清。如此辦法。一面可得細算之暇。二則可免多付我回之煩。理合申覆責衙門

查覈奏奪等因。呈覆前來。本爵詳加酌覈。該總稅務司所擬辦法。尚屬周詳。相應照會貴大臣查覈。可否如此辦理。希即照覆前來。以便飭知各關遵辦可也。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照會一件。所有扣歸賠款一事。應何總結。願依來文辦法。但思二成扣銀。到第二十三結底。即有仍應找扣者。為數不過數千。不必候至二十四結。方行結算。其末後找扣之銀。可即會算清訖。查來文所開以至第二十一結外。凡天津之罘。煙臺牛莊。九江鎮江甯波廈門。淡水沙島等關。均毋庸分扣。並稱自第一結起至第二

十一結止。所扣二成銀。約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尚應續扣者。仍有二十五萬上下等語。惟望飭知各關。從第二十一結上溯至第一結節次所存本國領事畫押蓋印收單。速行彙寄來京。務於西歷五月初一日以前趕到。俾此間得以憑算。即知江海一關。應找若干。到西歷六月杪。便可埽數完結。其第二十二三兩結收單。亦須飛速寄京。本大臣應即彙清總數。繕備收單。恭代本法國大皇帝收到大清國賠補軍需銀兩若干。即將總收單送交貴親王查照可也。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各關扣款。據覆文內稱未後找扣之銀。可即會
算清訖等因准此。除行文山海。天津。東海。鎮江。九江。浙海
臺灣。淡水。廈門。潮州各關。照飭停止扣款。並飭江海。江漢
閩海。粵海各關。按期照數扣足外。理合照覆貴大臣。請煩
通飭各口領事官遵辦。一面由本衙門飭令各關迅速將
收銀會單寄來。以憑覈算。惟仍恐第二十三結底。難以了
案。祇得飭各關迅速遵行。以期與貴大臣之意相符。不必
遲至第二十四結。方能完竣。
恭親王等又奏。再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欽奉
諭旨。各口洋稅。現有扣款。議定按稅扣歸二成。立有會單。將來扣

款既清之後。應如何妥議章程。俾毋日久弊生。著恭親王奕訢等再行悉心妥議。以免弊混等因。欽此。當經臣等以扣款既清。或令洋人仍幫同司稅。厚以廉餘。令其據實咨報總理衙門及戶部。總期層層稽覈。似可不至弊混。擬俟扣款將次清結之前一年。再行酌議。以臻固密等因。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現在英法扣款。約計來年五月。即可

我清完案。且現議章程第二十二三兩結。祇有江海江漢閩海粵海四關。尚須續扣。此外各關。第二十二結起。均可無庸再付。自應酌議章程。免致日久生弊。查數年以來。洋人充當中國司稅。辦理尚屬認真。洋稅經費。於同治二年

五月奏定。每年統給銀七十萬零二百兩。庫餘不可謂不厚。現在扣款將完。臣等擬劄令總稅務司。仍照舊章。按照三箇月一結之期。據實呈報臣衙門及戶部查覈。總期涓滴歸公。勿為吏胥侵蝕中飽。至各該關洋稅。既無外國扣款。且東南等省。軍務亦漸肅清。自應酌量提解。以裕庫儲。臣等公同商酌。除本應解部之款。應照舊章無庸議外。所有停付扣款各關從二十二結起。於部撥京餉協餉之外。仍按結酌提四成。委員解交部庫。另款存儲。以備要需。其江海江漢閩海粵海四關。即從第二十四結起。於扣款清完後。一律照辦。此項四成洋稅。係由臣衙門奏明提解部

庫。另款存儲。如蒙
俞允。應請
旨嚴飭各該大臣督撫將軍監督按結批解。每逢結底。將委員起
程日期。一面咨報戶部。一面咨報臣衙門查覈。無論各該
省有無別項要需。概不准藉詞留用。一切事宜。統由臣衙
門及戶部稽察覈辦。委員交兌清楚。即由管庫大臣當堂
發給迴批。無庸領取回省限照。及科道衙門驗批。以省周
折。委員按限解到。由戶部咨吏部照例議敘。如各關有延
宕不解。或藉詞留用者。即由臣衙門會同戶部指名嚴參。
以懲玩泄。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與法國公使酌改船鈔章程。於八月二十三日附片具奏在案。九月二十九日。據俄國公使倭良嘎哩照會。內稱俄國海口。離中國議定通商各口。視法國所轄之安南日本碼頭。皆道里相差不遠。請與法國一律辦理。並聲明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款相符等因。臣等查俄國海路通商。向照各國通商條例辦理。前經允准法國商船往來安南日本各口。四箇月納鈔一次。今俄國所請。既有道里相差不遠之說。自未便過於拒絕。惟法國係指安南日本兩處。俄國則統指其新國海口。情形稍有

不同。是止可謂之比照。不得謂之一律。臣等於照覆內揭明此層。並將俄國海口至中國原定通商海口。比較道路遠近。詳細酌覈。指明呢廓宋業福斯克口至圖門江海口。准照四箇月納鈔一次。以示限制。於十一月初六日照覆去後。旋准照覆。以臣等較其行照和約內一律辦理之意。未能符合一層。所稱甚是。並請定期開辦等語。臣等公同商酌。擬於同治五年正月初一日開辦。當即給予照覆。並行知南北洋通商大臣。轉飭各口。一體照辦。續接該使照覆。伊亦轉行該國領事官遵照等因。所有俄國商船。仿照法國四箇月納鈔一次緣由。理合附片具陳。

御批。知道了。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照會。內開現與法國伯署大臣商酌更定和約之第二十二款船鈔章程。並附鈔錄一紙。內有凡船隻出口。欲往中國議定通商他口。並往來安南國內法國所轄之埠頭。與附近之日本碼頭。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議定通商各口。俱毋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如在四箇月之外。另納船鈔一次。所有大法國三板等小船。無論有蓬無蓬。均照一百五十頓以下之例。每頓輸鈔銀一錢。每四箇月納鈔

一次。其大法國商人雇賃中國船艇。亦按四國月納鈔一次等語前來。本大臣詳加披閱。查得本國各海口。離貴國議定通商各口。視法國所轄之安南埠頭及日本之碼頭。皆道里相差不遠。本國海口所出海味木料等貨。運至貴國通商各口。

貴國通商各口所出之貨。運至本國海口。皆於交易相得甚愜。惟北方天氣。四季懸殊。海船往來。頗較南方為少。儻令再有所妨。則通商益形不便。今貴王大臣既定此章程。本大臣亦欲將俄國船隻前往本國海口。亦按法國一律辦理。始為妥協。且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條相符。諒貴王大臣

自無不允之理。相應照會。即希查照施行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照會。內稱現准法國酌改船鈔章程。一律辦理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天津和約第十二條。內載若有重待外國通商。凡有利益之處。俄國一律辦理等語。係指凡有通商利益之處。與某國此件益處。亦應與別國此件益處。並非以此件與某國。復以另件與別國也。茲因法國將舊款不輪船鈔等字樣。作為廢紙。均照新章輪鈔。是以中國允其赴安南日本兩處碼頭。四箇月納鈔一次。若貴國商船。亦欲於安南日本兩處四箇月納鈔一次。自可

謂之一律辦理。誠然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條相符。本王大臣斷無不允之理。今來文之意。不欲於安南日本照辦。而另議貴國海口。此則但可謂之比照。不可謂之一律。惟文內既有相差不遠之說。所有呢廓來業福斯克海口至圖門江海口商船。由該處至中國原定通商海口。即允照貴大臣之意。每四箇月納鈔一次。如在四箇月之外。再行納鈔一次。本王大臣既經格外奉讓。仍希照覆。以便定期開辦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允准本國商船由呢廓來素

福斯克及圖門江海口。前往中國議定海口。每四箇月納鈔一次等情前來。接閱之下。甚屬欣悅。並查本大臣照會內有如此辦理。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條相符之語。經貴王大臣指出差誤。所稱甚是。惟本大臣誤處。並非有意以天津和約第十三款作證。實因措詞未能達意。故致此耳。其本意因該海口等既相差不遠。按照辦理。則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款原意亦不相背。相應照會貴王大臣。即希任定日期開辦。示知為幸。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現准法國酌改船鈔章程。

俄國船隻。所有呢廓來業福斯克海口。至圖門江海口商船。由該處至中國原定通商海口。先照每四箇月納鈔一次。希即定期開辦前來。本王大臣現定於同治五年正月初一日開辦。除知照南北洋通商大臣。轉飭各口。一律辦理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照會。內將俄國商船。由議定通商各口前往所有呢廓來業福斯克至圖門江海口納鈔新章。定於同治五年正月初一日開辦等情前來。本大臣據已劄行該各口領事官遵照。並咨知呢廓來業福斯克大員案照

施行。相應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再同文館延訂外國教習。奏明每年給車馬紙張費銀一千兩。由船鈔項下動用。去冬歲考後。俄館教習柏林面請酌加薪水。當經王覆。以此係定章。礙難允准。如將來各館學生學有成效。彼時自當奏請獎賞等語。本年十月間。大考各館學生。業經分別奏請獎敘在案。因思該外國教習前次歲考後。既有酌加薪水之請。此次大考該學生等。於外國語言文字。又頗有進益。儻不量予獎賞。勢必仍申前說。若待其自行請。難保不所求甚奢。彼時再為酌給。該外國教習。反或視為分所應得。又因三館

事同一律。未便歧視。因飭該館提調等備函嘉獎。每名酌送庫平銀二百兩。明示以酬勞之意。即隱杜其貪得之心。該外國教習等於收受後。覆函致謝。尚無異詞。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法兩國公使租定府第。原議每年各出租價銀一千兩。英國扣留租價二年。作為修理之費。法國修理。未經指定扣留租價年限。嗣英國照該國年月。按年齎送房租銀一千兩前來。由臣衙門奏交內務府收存各在案。茲自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起。至同治四年九月十二日止。按照英國月日計算。又屆一年。據英國使臣阿

禮國於十一月十三日。派員齎送一年房租現銀一千兩。
經臣等派員照數兌收。仍立漢字洋字執照。由臣衙門畫
押蓋印。互存為據。並經知照內務府派員赴臣衙門。將英
國租銀一千兩。照原來平色查收。
御批。知道了。
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署廣東巡撫郭嵩燾奏。據
朱啟仁查明堅佐治此次得進潮城。經地方官紳往返訂
約。多方籌議。剴切開導。潮民始釋積嫌。聽從官紳接待進
城。暫住三日。並護送回汕。均獲安全。實為竭盡心力。聞有
愚民私貼揭帖。並於出城時擁觀拋石。亦即登時撤銷禁

止。嚴密訪查。局紳委無挑唆擺布情事等由。會同道府稟覆。並取具紳士切結聯呈前來。臣等查湖州民情。强悍素著。其倡議阻止洋人入城。事隔多年。起自何人。無憑查究。而愚民浮動之氣。一發而不可遏。反復開導。持之愈堅。此次惠潮嘉道張銑等。經營彈壓。不遺餘力。局紳邱步瀛等隨同道府。委曲勸諭。始得接護洋人進出郡城。保全無事。道府及委員均言之歷歷。責以挑唆擺布。實無確據。人情以發端創始為驚奇。至於相援為例。則亦無異議。該領事堅佐治。此後進入湖州郡城。湖人有無阻難。現亦不能豫計。然入城係循照條約。奉

旨遵行之事。局紳等既已通曉此義。應同彈壓於前。又遵具切結於後。地方民人。亦必能逐漸省悟。辦理尚較易為力。領事堅佐治此次入城以後。潮民復張揭帖。聚眾喧呼。實因通事佛禮賜遂求建立洋館。以暫住一月為詞。一時鬨傳。遂致復滋疑議。道府等一面彈壓。一面護送領事出城。堅佐治以此不甚愜意。其實事出有因。應請免其深究。而道府與局紳等竭力籌辦。亦實足以應洋人入城之請。而釋百姓猜忌之心。現摘傳潮城紳士數人來省。面加開導。熟籌經久善策。以期中外相安。不至再滋釁端。

卿批。該衙門知道。

瑞麟郭嵩燾又奏。再據代辦廣東布政使事鹽運使方濬頤。會同軍需總局司道詳稱。粵東軍餉。藩運各庫。捻羅淨盡。現當康逆回陷嘉應。各軍月餉。積欠累累。時虞譁潰。適有英國商人顯志。知軍需局軍餉竭蹶。情願出貲借助。經英國領事羅伯遜議明。暫借洋銀十萬兩。以濟急用。每兩以一分五釐行息。約至年年內先還一半。其餘於一年內清還。分限兩期。將本息陸續歸款。由藩司給票為據。業經委員向洋商兌收。撥給各營支作軍餉。稍濟目前之急。查借用洋商銀兩。按限歸還。刻不容緩。此次因軍餉窘迫異常。外國人既願借助急公。不能不為一時騰挪之計。權宜

暫借濟用。而轉瞬即行歸還。又實不便多借。將來屆期當
在各軍應撥軍需項下。照數籌措撥還。以昭大信等情。詳
請奏報前來。臣等覆查無異。除飭代辦布政使事方濬頤。
會同總局司道屆期照約如數撥還。以清款項。並分咨總
理各國衙門暨戶部查照外。謹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六
日。軍機處交出署兩廣總督瑞麟奏。查明英領事前次進
出潮城情形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衙門查既據該督奏稱。地方人民。漸就省

悟。辦理較易。現傳紳士開導。應由該督剴切曉諭該紳等。令其轉相告諭該處居民。切勿輕聽浮言。以致再生枝節。即如該督前奏內稱潮郡紳民。恐該領事入城後。在城建造天主堂。有所傷犯。是以峻拒等語。臣等查近年來傳授天主教。及查還教堂各案。俱係法國人所為。從未聞英國人偶有此事。是城內建造天主堂之說。顯係該處刁民。捏造訛言。聳惑眾聽。彼於英國法國尚不能分晰清楚。豈可聽信以滋羣疑。至開張行店。設立關卡各節。該領事既有成約。言明不辦。自應堅守成約。至領事進城。係按約之事。斷不能以終阻。何必誤啟猜嫌。自生波折。該督務須逐層

明晰剖辯。俾該紳民疑團盡釋。該領事得以按約進城。方
為妥協。儻在事人員辦理未妥。瑞麟務遵前
旨。親往潮州。督辦一切。無論何如。總以該督設法妥籌。勿令蒙端
或由進城而啟。以致從前經營。均成畫餅。至前次張貼匿
名揭帖之人。仍應飭令地方官嚴密查拏。此等奸風。不但
中國例所應辦。且得此一辦。並可以折服洋人之心。亦未
始非解釋猜嫌之一法也。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英國領事前入潮州一案。
未能完結。請飭瑞麟遵旨妥籌辦理一摺。據稱英國領事堅佐
治前入潮州一事。本係按約辦理。何以該處刁民。捏造訛言。聳

惑衆聽。即如瑞麟前奏內所稱潮州紳民。恐該領事入城後。在城建造天主堂。有所傷犯。是以峻拒等語。其實近來建堂傳教各案。俱係法國人所為。從未聞英國人偶有此事。是編造謠詠者。於英國法國。尚不能分晰清楚。豈可輕信以滋羣疑。至開張行店設立關卡各節。該領事既言明不辦。自應堅守成約各等語。領事按約進城。勢難終阻。斷不可誤啟猜嫌。自生波折。著瑞麟督飭在事各員。逐層明晰開導。盡釋紳民之疑。俾該國領事得以按約入城。如該員等辦理未能妥協。瑞麟務遵前旨。親往潮州督辦此事。總以紳民共信。不以一時私見。致誤中外和好大局。方為妥善。儻辦理無方。或令釁端由此而啟。必惟瑞麟是

問。至前次張貼匿名揭帖之人。仍著飭令地方官不動聲色。嚴密查拏。不得稍涉張皇。致滋他事。

辛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十一月十四日。由軍機處鈔交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稱。胡縛理遇事為難情形。比年以來。趾高氣揚。官紳望而生畏。不肖之徒。無不恃為護符。以遂其任性妄為之計。怨毒入人者深。而教士教民之被掠被殺。層見疊出。若督臣赴滇後。再有其事。難保不生以主謀之罪等語。旋於十二月初三日。法國公使遣繙譯官李梅呈遞胡縛理致該公使稟函一件。回匯投誠憑據一件。貴州總局飭貴筑縣將給各鄉團劄

文收回印劄一件。雲貴總督等刊刻諭勸聯團以顧春耕
告示一件。普安州禁止天主教告示鈔底一件。並初三日
續遞黏連十三件。臣等公同閱看。除各件無庸置議外。細
覈胡縛理稟內。自述招撫回匪始末。並稱前署臬陸傳應
之子陸佑勤等。在巡撫張亮基前造言揑謗西洋人不知
是何居心。以致張亮基屢屢尋釁。儻勞崇光不日赴滇。則
教中之風波。將大不可問。又稱永富州有殺死司鐸教民
之事等語。臣等伏查教務之難。黔省最甚。前者每月有交
涉事件。督臣勞崇光。撫臣張亮基。剛柔互用。藉以羈縻。今
督臣進駐滇省。則恩威並濟。專在撫臣一人。寬嚴操縱之

間。設有不宜。更無可為補苴之詞。臣等因公同作函。密致張亮基。屬其於交涉教民事件。胡綽理如來進謁。事之當辦者。應即飭辦。毋存歧視之心。事之當駁者。面與言明。杜其要挾之漸。且以該教士在黔本屬無多。其根株實在京師。即該公使等在京亦屬無多。其根株實在該國。反覆詳論。屬其通盤籌畫。有以善處。其永甯州殺害司鐸教民一案。雖據該撫原摺內稱拏獲首從各犯。分別懲辦。究係何人為首。及此案原委。未據詳細咨報。亦屬其早為辦理。迅速聲報。以便該公使來署時。有以開執其口。正在繕函密致該撫時。又接據法國公使函稱貴州巡撫。不能一律撫

綏教民。誠恐滋生事端等語。當經臣等覆以業經辦信知
照黔撫。於教中人交涉之件。秉公辦理。並於臣等致張亮
基信中。加單告知。以資裁辦。臣等竊思張亮基前經奉到
廷寄。自當欽遵
諭旨。不激不隨。期於大局得有裨益。今經臣等切實致函。屬其權
衡善處。現當督臣赴滇。正係責有專歸。來此時辦理永寧
一案。究明首從各犯。按照中國定例裁辦。毋稍輕縱。不獨
釋此案主謀之疑。將來遇事亦可相信。未始非一大轉機。
儻不知慎重。致所屬官吏。於教務交涉事件。輕重失宜。用
人或有不當。及至釁端既啟。咎將誰歸。與其彌縫於事後。

何如慎密於事前。相應請

旨飭下該撫。通飭所屬各地方官。辦理教務。一律持平。毋稍偏倚。

並於用人之際。格外詳慎。庶幾防患未形。免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公使信函。密陳

辦理黔省教務一摺。據稱法國公使遣繙譯官呈遞胡縛理稟

函各件。內敘招撫回匪始末。並稱陸佑勳等造言揑謗。致張亮

基屢屢尋釁。又稱永甯州有殺死司鐸教民之事等語。傳教一

事。原難保無好事之人。從而附和。惟在地方大吏。遇事持平辦

理。有以折服其心。自可相安無事。儻或意存歧視。有意與之為

難。必致枝節橫生。辦理諸多掣肘。張亮基前奏內稱教士教民

之被搶被殺。屢見疊出。若督臣赴滇後。再有其事。難保不坐以主謀之罪等語。該署撫既慮及此。自應於交涉教民事件。加意妥慎籌辦。力全大局。即如永甯州殺害教民一案。究係何人為首。亟應究明案情。按照定例裁辦。張亮基若能將此案速為了結。亦可取信於外國。將來遇事即可漸釋猜疑。此外遇有教民事件。並着通飭所屬地方官。務須一律持平。斷不可稍有成見。致滋口實。儻或辦理不善。釀成釁端。恐較之因興恕之案。更形棘手。該署撫務當恪遵此旨。妥速籌辦。毋稍玩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並單。均着鈔給閱看。

致署貴州巡撫張亮基信

十一月十四日。由軍機處鈔交閣下密奏一件。所陳黔省洋務。並主教胡縛理種種為難情形。閣下曲予包容。維持大局。實令中外佩服。正擬泐函密布一切。本月初二日。復由法國公使遣其繙譯官李梅來署。面遞主教胡縛理致公使稟函。大意謂前署臬陸傳應之子陸佑勤在黔辦事。造言西洋人不知是何居心。以致屢屢尋釁。教務事因以掣肘。儻勞督不日赴滇。教中風波。將有大不可問等語。並舉黔事數則。呈請裁辦。查閱原稟所稱。原不值與之計較。第念黔中自回興恩起釁之後。雖經本處竭力完結。而洋人終以此事輕辦。心懷不甘。每思遇事蹈我之瑕。此時若

再有別端。勢必不能收拾。其中煩難委曲。實有不得不為
閣下陳之者。自天主教弛禁。洋人在各省任意遊歷傳教。
鄉曲愚氓。恃習教為護符。而日形刁玩。地方官吏。慮事機
之多變。而姑示優容。該教士等果能恪遵和約。斂迹韜聲。
尚可安然無事。乃延至今日。各直省教民案件。層見迭出。
郵筒絡繹。無日無之。本處督飭章京等治官文書。焚膏繼
晷。手不停披。數年來辦理情形。當亦人所共諒。徒以賊氛
未息。時事艱難。設法圖維。期於漸就牢籠。潛消叵測。無貽
君父之憂。素諗閣下久任封圻。勤勞懋著。前疏所云推誠布公。平
心靜氣。並有公是公非。盡其在己等語。足徵公忠體國。動

合機宜。其意固為保護閩省生靈。其心直可對諸天下後世。然從前閣下與辛階共事一方。勞怨任之閣下。解釋聽之辛階。事權既屬分司。剛柔不妨互用。刻下辛階出省。閣下以疆臣獨當一面。恩威專在一人。即如上年江西湖南各案。其始起自民間。嗣則咎歸守土。且專歸咎於封疆大吏。本處雖力與辯爭。彼族仍藉為口實。蓋地方公事。必得地方大吏。為之剖辯。方足以折服其心。此等性情。本處知之甚悉。今胡縛理所稟各節。大致總謂黔省多與主教為仇。且據稱有永寧州投害教民之事。案中情節。僅憑該教士一面之詞。實難盡信。復閣閣下原摺所稱任聚五等。糾

衆殺斃司鐸教民等五人。是否任聚五實係為首謀害之人。究否辦結。務須早為辦理。免致別生枝節。仍將此案原委迅速咨報。勿稍虛飾。至嗣後遇有交涉教民事件。胡縛理如來請謁。不妨許其進見。事之當辦者。應即飭為辦理。毋存歧視之心。事之當駁者。亦望面與言明。杜其要挾之漸。現在黔省軍務方殷。漢回夷三種。業已蔓延數郡。胡縛理挺身招撫。勿論其心之真偽。總論其事之有無。與其拒絕過嚴。使之鋌而走險。莫若羈縻得法。令其就我範圍。就令該教士等在黔本屬無多。原不足慮。然其根株實在京師。即該公使等在京亦屬無多。仍不足慮。然其根株實在

該國。不得不通盤籌計。儻有釁端。何堪設想。是在閣下有以善處之。

法國伯洛內來函

啟者。昨接貴州來信。備悉現任張巡撫。不但不盡其職任。一律撫綏教民。乃復踵革員田興恕往跡。惟以傾陷教中人為事。雖未顯然有所舉動。而陰謀祕計。投意羣小。實已無所不至。本大臣於交涉

貴國吏治。原不欲攙贊一詞。今不得不早為直言。誠恐貴州將又滋生事端。故此明告諸位貴大臣。此後本國傳教士等。在貴州省內。如有受辱及被害等情。均歸張巡撫承擔。

本大臣惟張巡撫一人是問。望貴衙門勿稍遲延。即為函致張巡撫。俾知本大臣一定着伊保安教務之意為要。

致法國伯洛內信函

昨接來函。以貴州巡撫不能一律撫綏教民。誠恐滋生事端。望即函致張中丞等因。查此件前由貴國李繼譯官遞到各件。業經辦理信函。知照張中丞。屬其於所屬地方教務。必須妥洽辦理。其永甯州司鐸教民被害一節。如果有其事。亦即按照定例嚴辦。毋得輕縱。茲准貴大臣函致前由。即經加屬飛致黔撫。照約保護。遇有教中人交涉之件。秉公辦理。毋存歧視。以期彼此相安。以副貴大臣雅意。

胡縛理致伯洛內稟五

貴州主教胡縛理為明編結案。暗背和約。假公濟私。欺

君害民。懇准奏明另議條款。以敦和好事。竊黔省因田興恕趙國

澍。先後背約。殺害教民各案。蒙

大皇帝簡派大臣勞崇光到黔查辦。本擬將田興恕趙國澍置之

重典。以昭公允。奈縛理竊思本國既已和好。凡事即宜相

諒相讓。方不失和好之意。故田興恕一案。止以田興恕發

新疆了事。其餘一概不論。趙國澍一案。彼既已報陣亡。無

論真假。亦可了事。其在案之萬小鬼。吳佩湘。車五鳳。趙包

包等。均未擬罪。縛理亦未肯挑撥。即青岩所殺張若瑟等

數命。原議有賠修壯麗墳墓等語。均未照行。縛理一概不
問。止求兩相和好。無不可以將就也。縛理入念
大皇帝柔遠之恩。既優且渥。勞崇光仰體
聖意。推誠相與。人孰無情。零涕感激。因黔省盜賊如毛。生靈塗炭。
日與教民講求聯團之法。與
國家深切同仇之心。總之地方官為主。不可稍存意見。時值
回匪由滇竄擾黔境。破普安。屠新城。興義一府。全為回匪
占踞。縛理晝夜思維。回教向有書理。並非土匪教匪可比。
遂就其書理。曉以大義。長篇累牘。開其心。動其情。數往返
而回人詞窮。遂有投誠之意。縛理遂不避艱險。於瘴煙暑

雨之中。親抵賊巢。告以

大清國

聖聖相傳。無論回漢。一視同仁。爾回等不思報恩。反敢謀逆。清夜自思。教理安在。該回首馬忠等首先悔悟。反戈殺賊。以興義一郡來降。又遣任司鐸國柱易會長廷尚直入安南分縣新城賊巢。說其投誠。奈新城為回匪叢集之所。嚴整部伍。排隊十有餘里。弓上弦。礮壓火。將任司鐸與易會長接入其巢。奮威躍武。出言大有不遜。而任司鐸與易會長毫無懼色。止有繩以大義。推明天主好生之意。並宣揚

國家厚待之恩。十餘日間。該回等陸續薙髮。安心歸順。未及

一月。而安南新城。閭境肅清矣。其回首張定中等。又捨渠
獻馘。屢立奇功。此
欽差勞崇光所親受其降者也。萬目共覩。豈縛理一人之私言哉。
現在縱橫數百里。兵歸伍。民歸業。即有數處地方。尚未設
官。而百姓之安堵如故。縛理固不敢自以為功。而遠臣身
受
皇恩。亦可少報於萬一耳。奈有前署臬陸傳應之子陸佑勤等。
起忌刻之心。日在署巡撫張亮基前。造謠捏謗。言西洋人
不知是何居心。以致張亮基屢屢尋釁。其
國家之公事。縛理不敢干預。而教務事並因以掣肘。僕勞崇

光不日赴滇。則教中之風波。將有大不可問者。縛理試畧
舉數端。開列於後。懇即據情奏明
大皇帝。以憑
聖鑒裁奪。實非縛理之多事。勢偏處此。實有萬不得已者。尚望貴
欽差逐條詳閱。酌覈施行。
一張亮基年來託病不出。事無大小。皆由陸傳應之子陸
佑勤主張。陸佑勤自號小諸葛。因以假公濟私。濫邀保舉。
見興義府事不由伊經手。即生忌刻之心。遍造謠言。謂天
主教意不可測。以致張亮基心懷疑慮。凡與縛理一言一
語。無不用其權術。和好安在。

一興義府回首盡行投誠。將前擄去之興義府知府鄭訓達放回。又稟請署知府李保衡到任。闔境盡行薙頭。而張亮基尚以為詐降。所有缺員之處。皆不委人。凡害民之官。亦不裁撤。純以私意為懷。絕不知顧大局。此大有害於地方也。

一普安廳前番兩次失守。實因署知州錢墉偏民生變。故回匪乘虛而入。今經收復。而錢墉署事如故。所有回民產業。皆經錢墉私賣肥己。今回匪既已投誠。自當還其產業。而錢墉吞食不吐。以致投誠回民。無所歸業。實恐有再變之虞。且改天主教名為天誅教。出示禁止。勞崇光屢言錢

署州為失守城池之員。可以撤任。而張亮基言其兄弟有京官者。內有照應。可以無慮。因此錢署州益加狂妄。無所不至。而張亮基陰受其賄。欲誰欺。欺天乎。

一興義縣遊擊劉鴻魁。著安龍遊擊易飛雄。皆以田興恕練勇署理。奪人田產。占人妻女。營私累萬。道路側目。稍一激動。即必生變。勞崇光屢飭撤其任。而張亮基因其敢殺教民。故意留之。今勞崇光已將劉鴻魁正法。而易飛雄張狂如故。嗟哉民生。何以堪此。

一興義府為衝要之區。張亮基故以營書孫清彥權署其事。今勞崇光妻以候補府李保衡去。而孫清彥故與為難。

不知是何意思。

一凡有關涉教民事件。張亮基皆陽奉陰違。必至教民實受其害乃止。本年春間。賊匪竄近省城。百姓與教民同心聯團。以顧春耕。大有成效。而張亮基為該團首等與教民合夥。即謂之匪徒。皆想法置之典刑。以致民無所措。貴州首縣為貴筑縣。署知縣李遇春。忠誠不欺。廉正自持。亦劄所屬聯團耕作。而張亮基聞所劄有教民在內。即飭兩司將李令嚴行申斥。令其限三日內將所下辦團之劄。盡行追回。若不追回。即與參處。及李令將劄追回。而賊匪大至。可憐四野青苗。數日盡為賊蹂躪。哭聲震天。慘不忍言。

一天主教中絕少文武官員。因奉
旨通行。遂與各官往來。有候補道徐河清實未奉教。以文員管帶
兵練。身經數百餘戰。屢立奇功。天下知名。而張亮基因其
辦理教案從公。並時與緝理來往。遂指為天主教。日尋其
隙。言必與彔處而後止。又有候補知縣劉登瀛明幹忠實。
持躬謹慎。因其時或與天主堂來往。即假以他故。彔革其
職。但劉登瀛自到省以來。並未署事。亦未有重大差委。實
係無疵可指。而張亮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竟捏故奏彔
革職。通省百姓。皆為叫冤。因此官紳幕友。皆怕與天主教
來往矣。竊思

天語煌煌。謄黃刊布。教既弛禁。原可一體同仁。而張亮基竟如此行為。豈非暗背和約。而實有欺君之心乎。

一張亮基既將天主教痛恨入骨。聲為田興恕報仇。則凡聞天主教之名。即必恨之。幸黔省作官者。天主教中止有三五人。皆恪守教規。不慕名。亦不慕利。任張亮基如何挑撥。皆能自己站住。可以無慮。惟在疑似之間者。或一與教中來往。或借教中書看。或審斷教案。不格外苛虐教民。若此者。張亮基皆呼之為天主教。暗中停其差委。甚有凍餓至死者。此非張亮基之暗背和約。假公濟私乎。

一田興哲。趙國澍。殺害教民各案。既經
大皇帝遣派
欽差來黔查辦。應如何慎重。以紓
聖天子南顧之憂。而張亮基並不推誠相與。當未結案之前。止有
花言巧語。希圖案結。及結後全背前約。無一踐言之處。即
如趙國澍素有閻王之稱。屠毒生靈。斬殺自由。勞崇光亦
甚痛絕之。而張亮基因其與天主教為伍。遂仍使其弟趙
國森接辦團務。私設公堂。私立監獄。私用刑杖。草菅人命。
一遇教民。則殘暴加等。甚至以貴筑縣令地方官劉百姓
辦團堵賊為多事。而張亮基亦公然見諸印文。追回地方

官辦團之劄。貽笑天下。中外寒心。此又中國之第一新聞也。

一教民與各鄉夥辦團務。原憑勞崇光之示與劄。始敢聯團。及團已聯成。張亮基立偪地方官追回各鄉團劄。及賊匪於六月十一日竄近省城。教民團首周在宣帶團迎敵。其附近各團民。因地方官撤回團劄。皆不助戰。以致周在宣力戰陣亡。被賊淩遲。實堪憐憫。

以上數條。皆張亮基與教中作難之顯而易見者。儻非勞崇光立持正論。教中靡有遺類矣。刻下勞崇光即擬赴滇。其起節之後。教中之風波。尚可勝言哉。務須及早奏明

大皇帝。將條約另行申明。將黔省殺害教民原案有名之趙國霖萬小鬼。吳佩湘。車五鳳。趙包包等。議以重典。並將素與天主教來往無事被參之知縣劉登瀛等。速為開復原官原銜。勿令勒交捐復銀兩等情。以彰公道。其說降興義府全郡投誠出力教民。悉與獎敘。陣亡周在宮。給與議卹。庶可仍敦和好。儻再因循。則止有奏明我國大皇帝。另行議論為是。至張亮基之貪私酷詐。並娶部民子女等情。不干教事。不敢言。亦不當言。為此敬請貴欽差核酌示行。

再者。正肅函間。忽接安順府屬永甯州教民飛報。稱州屬團總何光明。因聞張撫有不願教民與百姓聯團之意。遂

起意謀害。於本年六月初九日卯刻。何光明主使州差羅勝。並團長任聚五。彭有凡等。率領團丁百餘人。直入州屬幕役司經堂內。將楊司鐸殺死。並共殺死教民不知多少。又將奉教人挨戶燒殺。俟探明殺死教民實數若干。再行奉聞。此張亮基假病不出復。託故交卸。實暗中主持與教為仇。儻不速奏。我輩危矣。情急苦告。速賜救援。是為切禱。

戊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竊據署蘇松太道應寶時稟稱咸豐十一年冬間。上海賊氛環偪。籌議中外會辦防勦。經江浙紳士呈由前撫臣薛煥奏奉

上諭。江浙紳士。請借英法官兵勦賊等因欽此。經前蘇松太道吳

與各紳會商舉辦。先於十一月十四日。洋涇浜設立會防公所。與英法提督領事各官籌商防勦之策。開築濠牆。建造礮臺。一面添練礮勇。隨同西兵四出攻擊。並支應夫船糧草食物。以利軍行。嗣又雇備輪船。迎接臣軍東下。迨同治元年三月。大軍蒞滬。整兵籌餉。屢克名城。未及三年。肅清全省。即於上年四月間。遵劄將洋涇浜會防公所停撤。仍留分局數處。併歸蘇松太道衙門兼辦。以備支應。現在英法在滬防兵。均已回國。會防分局。於本年十一月底全行裁撤。又吳淞口原有法國防兵住紮。由該處團防局董事辦理支應。本年七月間。亦將供應全停。裁捐撤局。計

自十一年十二月開辦會防。至今閱時四載。所有經費。悉在本局捐款項下支銷。並未動用正項。稟祈察覈奏咨前來。臣查從前上海會防局之設。緣時勢危迫。不得不籠絡洋人。薛煥原奏內。即已聲明止可謂一時權宜之計。究之中西兵弁。實不能在一路會勦。致受牽制。先是西兵克復青浦嘉定二縣。旋得旋失。待官軍再舉而後定。自嘉定復後。進攻蘇屬各城。惟戈登率常勝軍以從。英法弁兵。總未離滬城一步。是以臣軍抵滬數月。即經會防局紳馮桂芬潘曾瑋等。呈請撤局。維時臣以戰事方亟。上海係後路根本。西兵屯住城內外。索應月糧房租夫價。需費甚鉅。既相

習為固然。未使遽翻前說。致生他釁。因暫留會防一局。稍示羈縻。迨至蘇常肅清。金陵告捷。彼族無可藉口。英法住滬之兵。以次撤退。自上年八月起。丁日昌應實時善與該提督領事再四商催。始將歷年占住上海學宮城隍廟園及大境青蓮巷諸處。陸續讓還。節經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從此滬城風氣一清。界限分明。實皆仰賴

朝廷德威所被。事機十分順手。而會防局從容籌畫。亦得有始有終。殆非該局官紳始願所及。計三四年來。動用經費。為數不貲。悉就華商設法籌捐。臣於本年二月奏報軍需清單案內。已聲明此項應歸外銷。再英法未撤之先。據英

領事巴夏禮。以上海係通商最要口岸。須由中國練兵接防。該公使復向總理衙門請。臣即著留上海城南高昌廟法國教練勇四百人。鳳凰山英國教練勇千餘人。仍揀派英法武弁各數人。分司教習。令由中國官統帶。並派記名總兵鄭海鼇帶淮勇親兵一營。赴鳳凰山駐紮。兼統教練各營。令同上海道節制調遣。其勇丁口糧章程。改照楚軍營制。按月由關稅內撥給。外國弁兵。止管教習槍礮。不准干預營務。並與該領事等議明。此後該軍進止機宜。與洋弁應否撤換之處。悉由督撫統兵大員主政。以重海防。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三十九之四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九

同治五年丙寅正月丙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自各國提約以來洋人往來中國於各省一切情形日漸熟悉而外國情形中國未能周知於辦理交涉事件終虞隔膜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採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稽賚等許惟思由中國特派使臣前赴各國諸費周章而禮節一層尤難置議是以遲遲未敢瀆請茲因總稅務司赫德來臣衙門談及伊現欲乞假回國如由臣衙門派同文館學生一二名隨伊前往英國一覽該國風土人情似亦甚便等語臣等伏思同文館學生內有前經臣等

考取奏請拔為八九品官。及留學者。於外國語言文字。均能粗識大概。若令前往該國游歷一番。亦可增廣見聞。有裨學業。且係微員未拔。與奏請

特派使臣赴各國通聞。體制有關。又與該稅務司同去。亦不稍涉張皇。似乎流弊尚少。惟該學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須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資照料。而行抵該國以後。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貽笑外邦。茲查有前任甘肅皮陵縣知縣武椿。現年六十三歲。係內務府正白旗漢軍善祿管領下人。因病呈請回旗。於咸豐七年在捐輸助賑案內加捐副護軍參領銜。前年五月間。經總稅務

司赫德延請辦理文案。並伊子筆帖式廣英。襄辦年餘以來。均尚妥洽。擬令臣衙門劄令該員及伊子筆帖式廣英。同該學生等。與赫德前往。即令其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據赫德聲稱。此行往返不過七八月。即可回京。川資等費。均由該總稅務司先行墊用。俟將來回中國後。覈呈清帳。由臣衙門於三成船鈔項下照數給發。具整裝銀兩。應於該官生等起程之前。統由船鈔項下酌量給予。惟該官生等遠涉重洋。所有副護軍參領銜前義陵縣知縣斌椿。可否賞給三品銜。作為臣衙門副總辦官。及伊子筆帖式廣英。並考取

九品官之同文館學生廖儀德明二名。均
賞給六品頂帶。其未經授官之彥慈一名。
賞給七品頂帶。以壯觀瞻。
御批。依議。
辛未。署兩廣總督瑞麟。署廣東巡撫郭嵩燾奏。臣等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奉
上諭。前據瑞麟等奏遵旨開導潮郡紳民。按照條約准英人進城
等因欽此。查英國領事堅佐治。前此進出潮州府城。先已
委員候補道朱啟行。前往查明該領事入城時。官紳接待
以禮。保護安全。因通事佛禮賜。揚言欲在城內建造洋館。

居住一月。以致愚民復張揭帖。聚集擁觀。經道府彈壓解散。一面查拏私張揭帖之人。審明盡法懲辦。並據實覆知英國領事等。均無異詞。竊維潮俗素著強悍。固執之性。本異尋常。而洋人專逞其驕蹇好勝之氣。並不諒官紳任事者之苦衷。故將來再令該領事進入潮城。能否彈壓相安。尚難豫定。而該領事志在隨時往來。以符條約。似亦非再赴潮城一次。所能藏事。臣等正在設法籌畫間。適值髮逆竄陷嘉應。潮嘉咫尺相接。人心驚惶。該地方文武籌餉籌兵。防勦萬緊。局紳皆趕辦團練。捍衛鄉閭。臣等前飭摘傳紳士赴省。面商經久善策。該紳因局務緊要。未能分身前

來。英領事堅佐治。近住汕頭。稔知潮郡軍務方殷。亦無再次進城之請。須俟潮防稍鬆。人心安定。該領事必須再進潮州府城一次。察看百姓能否相安。以後來往會商事件。始能定局。臨時如有需臣瑞麟親往督辦之處。自應據實諭旨。星速前赴潮城。相度機宜。慎審經理。務使諸臻妥善。斷不敢稍涉遲延。致滋枝節。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英國條約第十三款。內載英民任使覓致諸色華庶。裏執分內工藝。中國官毫無限制禁阻。又續約第五款。內載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

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准與英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攜帶家屬。一併赴通商口岸。下英國船復。毫無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英國欽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會定章程。為保全前項華工之意等語。法國續約第九款所載。與英國第五款所載相同。當立約之時。原以招工一事。其來已久。誠恐濱海地方官。漫不加察。難免有拐騙勉强弊端。一經查禁。外國又必從而爭執。故於約內特著華民情甘出口。及保全華工二語。為立約後將來會定章程地步。嗣於同治三年九月間。據前兩廣總督毛鴻賓奏。廣東常有略賣人口出洋之事。請嚴定罪名。經

刑部會同臣衙門議以此項人犯情節較重應照該督等所奏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絞立決並應由該督等與各國妥議章程等因奏准行知遵照在案臣等因思中國既有奸民略賣人口出洋即難保外國不有奸商攬買出洋轉販若不速定章程申明禁約不特海隅蒼生受害無所底止且刑部雖有奏定新章仍恐外國以此為中國自行辦理之件並未照約會定章程藉詞袒護奸民謂刑部新章為阻撓招工條約紛紛爭辯在所不免查從前約內原有會定章程保全華工之說時值總稅務司赫德在京因即劄令該總稅司馳赴廣東會同該省督撫妥議旋據署

兩廣總督瑞麟等暨總稅務司赫德各鈔錄會議章程。申
呈咨覆前來。臣等查其所議章程。於保全華工。意義尚屬
周詳。因復細加參酌增刪。定為十八款。於上年七月間照
會英法二國使臣。旋據法國使臣洛伯內。於八月內照覆。
此項章程。止可飭令本國招工主人。及船主等遵辦。此外
必由中國商請別國大臣。轉飭所屬一體遵守等語。並將
臣等所定條款。酌加刪改。備函送回。至英國使臣威妥瑪
則遲至十月間始行照覆。並稱此事倍極緊要。本大臣留
心斟酌之處甚多等語。臣等因思此等事件。大抵皆英國
為主。而法國隨之。今威妥瑪既稱斟酌之處甚多。難保不

別出新意。多生枝節。且章程一日不定。各國無所遵循。辦理必多歧異。因復將臣等前次酌定。及法國所改各章程。飭交赫德再行悉心妥議。又據赫德於上年十二月酌擬送回。臣等詳加查覈。其中仍有遞義。復將緊要節目。添入數層。於本月十四日飭令赫德帶交威妥瑪閱看。次日威妥瑪攜稿來署。與臣等面商。彼此駁辯十數刻之久。始經議定。共章程二十二款。其中應行防弊之處。大致尚無疏漏。章程後並加總結。將不遵章程查出重辦。並將刑部奏定章程一層載入。庶將來各省辦理略賣人口案件。可執此為與外國辯難之據。茲已將議定章程繕寫二分。英法

二國使臣亦各照繕二分。於本月十九日會同畫押蓋印。
分收存查。並由臣衙門行文南北洋通商大臣。轉飭遵照
辦理。
御批。依議。
給英國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衙門昨咨兩廣總督毛。就近妥議招工
章程。以便各口畫一辦理。現據咨覆前來。所擬章程。查與
前督勞部堂會立各條。大略相同。不過稍為損益。細覈其
意。與原約並無不合。即無不可行也。惟此等華民出洋。與
自去出洋圖利者不同。自去之人。任聽前往何處。如何做

活。居住來往。均由自便。其事本無屬中國格外管理。而條約所指之華工。與此等則有異。華工條兩國互換條約內載定明文。允准在通商各口招雇。與之訂明合同。帶赴外洋各處做工。其合同內必註明做工年限。如年限未滿。華工固未能自主。須聽命於招工之人。即年限已足。而隻身遠寄。仍屬不能自由。難保無勉強受累之慮。且此等華工。名係受雇。月領工食。並非常責服役。其勢似由中國借與外國使喚一般。故雖離卻本土之後。而中國仍應料理。至照條約在此招工。本衙門深知往責國做工者。定必邀格外保護。惟該工等雖在責國。然似難與責國民人相比。在

彼等原屬愚民。言語既已不同。家鄉又復步遠。是必在貴國矜恤之中。故華工已抵貴國。本衙門現擬章程料理其日後事宜。非謂疑其在彼受苦。亦非因此致與貴國律例有礙。蓋總為保全華工起見也。至通商各口。設立工所招工。雖其事逐一均照章程辦理。誠恐或有招工者。將所招工人。帶赴不知何處。或私行轉賣與人為奴。或令其做苦。貴國明知定必禁止之事。是以本衙門現擬凡有船裝載華工出口者。須先報明前往外國何口。俟船到彼口。須由該口官員。將其到口日期。並華工數目。行文原招口岸領事官。由領事官轉知本處地方官查照。仍須由該口將華

工派往何處。所作何工。以及有無病故各等事。隨時詳細註明。迨年限已滿。則將全案行文原口領事官。轉知地方官。其中並須註明有若干人願住外國。若干人意欲回來各等由。再者前得之傳聞。常有招工主人。以衣物錢銀。先行借給與做工者。俟該工限滿。因有所借欠。致被猜阻。不能脫身。年復一年。終不能清償。以致終身受苦。是以本衙門擬就凡有招工主人。豫先借給銀兩。以及各樣物件。俟工人做滿年限。無論所欠多寡。擬扣回該工三箇月銀兩。或令多做三箇月工作為抵。以作清償欠項。且工人赴外國。均屬愚民。言語不通。難受艱苦。亦難控訴。是以本衙門

又擬凡外國到此招工。隨時由本衙門派人前往查問華工情形。該國須以禮相待。無得禁阻。再查條約內載通商各口。儻有中國犯罪民人。潛匿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員照會。即行交出等語。本衙門因恐有罪人化名出洋。此等出洋之人。與通商各口潛匿船中房屋無異。一經查知行文。即應交出。惟如何交還。未經議及。現本衙門另擬凡有中國罪人化名受雇出洋。一經查出。由地方官就近行文招工原口領事官。飭令該開工所或招工之人。限期將該罪人交還。若限內不交。即於限滿後將該公所查封。嗣後不准該開工所之人招工。所擬數與原條相符。似可照辦。

至於貴國既將招工明文載在條約。則招工一事。似於貴國不無益處。則保護華工。亦有所裨。此次本衙門所擬辦理各節。並無別意。其中與招工事宜。亦並無異議。實因欲招工者與承雇者。均得其平。庶可保全兩面。況招工一事。原係載明滿兩國條約。其餘各國條約。都有一體均沾之語。而各國風俗法度。各有不同。是以本衙門先行將招工事宜。行文貴大臣。以便會同妥議。除將各條款開列清單黏錄外。為此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親王來文。附黏通商各口招工章程一

紙。其意一則華工未離本土之先。必使豫知所招各等事理。保其承否。全得任使自由。一則離口起行在船。及至作工之所。為保始終照料安全。一則承工限滿。先保其不至窮困。甚至無力不能回國。此等華民。與自去出洋圖利者不同。自去之人。無庸中國格外管理等詞。請貴親王無庸稍執。何則。英國素見英人遠行他往。於本國毫無損失。反有大益。英民年年出口不下數千。若不出口。則難於謀生。及至他往。會集別處。並無忘卻欽敬本國之心。凡有彼處利益。固能生取。而本國土貨。較諸他人。尤能置買。部見中華時勢如此。各口鼓勵民人多往外洋謀生。實為良法。且

因向見華民。多集新埠。息踵塞根各等處。毫不改變衣裝。內中多有隨時回到本鄉。修理墳墓。帶子入學。試想此等華人。若非彼時出洋。無自謀生。在本鄉困死。不如他往求生。儻若使其心疑。因此遂致中國不為經管。似非治政之美。此稍涉局外之談。希貴親王原情見諒。至於來文又云。現擬章程。非謂疑其在彼受苦。亦非因此致於貴國律例有礙等語。此貴親王慮涉有疑英國。不知華人承工出洋一層。中國現在實心酌情料理。本國聞知。反極欣悅。更有貴署隨時派員前往各處查問華工情形。此事本國更為惟愉。嗣造中國派員或赴英國本境。或赴英屬新疆。查問

華工以及別項事件。本大臣均係以禮相接。至於所云礙於本國律例。查招工章程所議。多半不係律例。係於條約。其有未載專係於律例者。惟英船裝運該民一事。蓋英船載人渡海。其中應行妥為布置。本國早定專條。立法最嚴。無論裝載何國人民。由某至某。但是英船。決不准背條例。除此勿庸另議外。其餘俱係條約。因查庚申年續增定約第五款內載華民情甘出口承工。毫無禁阻。來文所云似於貴國不無益處一語。英屬新疆。或有人工不見甚多。是招致華工。益處原有。惟欽差大臣。將此條載入續約。實因素見招工出洋。雖有嚴禁。其實未能阻止。若不妥立章

程。則違禁私出工人。難免受苦之極。故將此條增入。實與
貴親王設法保全華工之意。有同心也。今既有英法兩國
條約續載明文。來文所云其餘各國。都有一體均沾。原非
虛語。而英法兩國。與中國一得會議定章。則各國欲招華
工。亦不能不事同一律。本署理大臣。早與現署大法欽差
大臣伯。屢經面議。因念來文所論外國招工。或有違章。華
民承工。內有罪犯各等情事。竊思承工者未經離境之先。
與別項華民無別。毫無不歸中國管束。而招工者原屬英
民。盡由領事官經管。此皆一定之理。想定章之時。易免兩
國攙越其權。其最要者。當待承工之人。無非公道。此係兩

國並無歧議。本大臣擬將來文章程商酌。稍為增減更換。另繕底稿。擬請貴親王查閱。情尚未全周妥。本國新任欽差大臣阿不日進京。到時立合轉送閱覽。再行移送貴親王查照。

法國伯洛內來函

茲本大臣酌改招工章程。錄請諸位貴大臣查照。其毛制軍所疑各款。復均載入本大臣意見。統希察閱。本大臣所改皆詳加體察。堪以包括一切煩劇情形。並防範向來所有怠習。仍望貴大臣會商各別國大臣。准照本大臣所擬改章。及應何勞費之處。均一律照辦。本大臣再當會同諸

位貴大臣。並各國全權大臣。將所有招工章程。公定為據。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親王照會。以按照本國前全權大臣善在天津議定續增條約之第九款。內載會定章程。為保華工之意等因。又以英法會理司使。同前廣督劳。所議各款。應行改正。並黏鈔現任廣督毛。議定章程前來。查所有招工應辦事宜。本大臣之意。亦與貴親王相符。來文言此項華工。似中國借與外國使喚一般。是以出洋之後。中國仍須料理等語。此不獨為中國所應執之理。亦係中國分內所應行之事。自本國視之。勿論其自行出洋。與為衣食所迫受

雇出洋。並無區別。故此兩項華工。既到外國地方。中國均應保護。本大臣冀聞貴親王重念此事。特派委員前往查問。俾受雇華工。如有所陳訴及有不便之處。藉可稟明本國當事之前。無論何時。凡受雇臨去之際。中國應查明其中均無委屈及誘騙等情。方准開行。並應豫為約定妥法。候該工等計滿合同所註限期。即當資送歸國。所以本大臣甚願會同貴親王改正粵省暫定招工章程。並願飭令本國人到此招工。須加意保護。並保該工等期滿之後。不費己財。即可回國。仍須貴親王會商別國全權大臣。照此辦理。因本大臣之權。不能行及中國境外。不能與本國所

有各屬國住紮之官。公文往來。況法船裝載華工。有時前往暎各別國所屬之國。本大臣更不能責令各該處官員遵辦。本大臣止可飭令本國招工主人及船主等。於招工去後。即將詳細情形報明本署。此外必由中國商請各別國大臣。轉飭其國內官員。一同遵守章程。按本國料理屬國事宜之例。諒本國可以照此代辦。但不如中國特派委員或領事官前往該處。或託別國領事代為經理。尤屬妥便。至招工者先時為借錢物一節。其後必有甚多牽礙。本大臣亦與貴親王同意。但在中國及本國船內。本大臣皆可查禁。若到各別國所屬地方。必所在之國例准保護方

可。是在貴親王詢明各該屬國情形。應何料理。據本大臣之意。凡華工既滿限期。不須自費川資。即可回國。此係伊等應有之至理。向來本國招工到屬國地方。均如此辦理。嗣後凡有本國人來此招工。本大臣自必飭遵。然總須貴親王會同各國大臣議定通行照辦。准准和約所載。別國得有中國優待。法國亦與之意。不應法國於此獨備加勞費。凡別國辦此。亦必同此勞費。始見畫一。再者本大臣至今未聞有中國罪犯。潛匿本國招工船中或房屋內。如將來有此。自當交出。但地方官須照會該處領事官查取。毋庸著落招工主人。查有幾次。貴親王忘記。應由領事官憑

其權任。可以曉諭本國人等。並查覈是否遵守兩國所定章程。各有應行罰辦者。亦必由該領事官查對可也。

議定招工章程條約

謹按咸豐庚申年九月十一十二等日。中外各國大臣在京先後續立增約。內指華民出口。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宜酌情會定章程。以期保其身家禮體。今中國移行按約行辦。為此

大清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大英欽差特簡任劉中華使宜行事大臣功賜佩帶二等寶星河。大法署理欽差全權大

臣住劄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伯○同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定招工章程○開列於左○

第一款

一中國通商口岸○凡有商民欲請准設公所開辦招工○既擬該工人何以立約○所內華工何以治理各等節○應將合同底稿○並在公所治理工人章程各紙○稟請領事官查閱○又因各國搭船之例不同○必有該商已經按例遵辦實據○領事官始能查明○

第二款

一該商稟請前來○領事官查其實屬殷實妥當之人○即將

所呈合同章程各紙重數的情刪改。方可轉移該管地方官查閱。俱屬妥協。立給印牒。准設招工公所。領事官即將印牒及合同等件。一併在本署鈔錄存案。

第三款

一印牒既出。不能無故註銷。即有故者。必須地方官與領事官會議。如果意見相同。該所方可關閉罷招。該商不准追請賠償。

第四款

一合同章程等件。該商須於招工公所門外房中。書寫懸挂。以使工人均可知其詳細。合同章程等件。既經地方官

暨領事官查明准辦。該商嗣欲刪改。均可稟明施行。惟各該官尚未批准。不可專自擅行。至於該商或欲遣人代覓承工。准將合同章程各件。鈔單稟請領事官及地方官用印發給收執。方准遣人分赴該省鄉鎮等處。代為宣布。

第五款

一招工各商。既立合同。與該華工定議。務須按期逐款盡守。凡有負約之處。惟該商是問。俱按伊國之例。傳案究審。

第六款

一招工各商。欲遣華民代覓承工。此項承遣者。必由地方官先給蓋印准單。方可前往。後或干例。無論故違誤犯。惟

本人是問。俱歸地方官傳案究審。

第七款

一凡有招工事務。中國專派委員。協同監理。華民有欲承工。任使赴所。該商眼同委員。註寫姓名於簿。註畢。該工任聽回家。或在公所。候搭使船出洋。

第八款

一華民承工出洋。或係獨身一人。或係攜同家眷。所立合同字樣。必須逐款開載。一指定何國何處承工年限多寡。一限滿回國。計其人口。約保水脚路費若干。一在彼作工。據定日期時刻。一在彼承工。應受衣物工食。並

各等利益。一遇有疾病醫治。醫藥不用該人工值。一
身出洋。或有眷口留在中華。應欲按年計月。撥給養家
之費。應扣若干。一所有今定章程第八九十。以及十四
二十二等款。盡須開列。以上七節之外。不准更加形似工
人容免全行之條。儻有擅加。理應罰勿庸議。

第九款

一合同所定承工年限。不准逾於五年。期滿如欲回國。彼
處必將合同所註水脚路費若干。按數備全。交付使船。送
回中華。如或限滿不欲回國。其法有二。一則聽憑該處官
憲准否留住。准時即將合同原定路費一項。全數付給使

用。一則聽其復行承工。另立合同。即將原約所定銀數。付給一半。聽其自用。而此次合同。仍不過五年為期。期滿仍照前次合同原數。付船送回。若華工到彼處後。患病不能作工。該處不俟限滿。先行按數給錢送回。否則准其赴官稟請申訴。

第十款

一承工工作日期時刻。定准七日之內。必得休息一日。一日之內。作工不過四時六刻。（即外國九點鐘零二刻也）如足所定日時之數。不准強其工作過時。至於休息時日之間。如果正工之外。該工力能別有操作。抑或另承工課。准向本主酌定

酬值。惟牧畜及日用常事。仍屬正工。不必因係休息時日。格外議酬。

第十一款

一華民年不及二十歲者。或欲承工出洋。必須取具本身父母准往憑單。並用地方官印信。方准承招。如或無從取具父母確據。亦應取具地方官蓋印憑單。如無此單。不准前往。

第十二款

一所有華工姓名。既已註簿。自是日起。至少扣至四日。方准在監理委員面前。將合同念與該工聽明。問其是否願

往。伊實願去。立即令其畫押。

第十三款

一合同既已畫押。該工自應總由招工商人准否雇所。不能擅自出入。將次下船之日。盛理委員親至公所。各該華工當面認明畫押合同是實。領事官即將合同鈔存備查。該船未出口之前一日。海關監督暨領事官或行親往。或派委員赴船。將該華工按數點明。數對清楚。將單繳到監督領事官各署。分別畫押。鈔錄存案。點名以後。華工內有變約不肯前往。即准查明居住公所之日。每日追取飲食之銀一錢。如該工無款歸償。應交該管官按律治罪。

第十四款

一華工未走之先。該商如有豫支銀錢。皆應以為承招費需之用。不准追還。惟因支用安家之費。准商豫支。每月扣還一圓。以清欠款。其數亦不准過六月工值。此項銀兩。該領事官必須設法實令安家。不得別用。其餘支借各項。一概不准。又以華工或在船上之時。或至數處之後。曾借銀錢等物。約明期滿後作工抵還。一併嚴禁。如值期滿將欲回國之時。或有債主申訴。將此情節。請為扣留華工。亦必不准因此攔阻。

第十五款

一所有招工公所。其中如何辦理。領事官與地方官既經會議定章。華民承工居住。總須遵照奉行。

第十六款

一華工居住公所。或有滋事各等情弊。立即稟請地方官委員查收。按例審辦。所中商夥人等。不准擅行治辦。

第十七款

一所有該口招工公所。俱准兩國委員隨時任使出入。傳問華工。所中房間。均歸該員等查管。以期分撥華工眷屬人口。得以團聚。免其雜混。又以各房必須治理精潔。方足怡養精神。華工畫押合同。以及下船之時。該委員等亦當

在場監視。如見所下之船。似不妥協。恐礙於人。准令華工暫免下船。俟見醫生抑或熟識船隻之人。勘明裁奪。船內華工內有現患傳染證人。即刻令其離船上岸。

第十八款

一華工下船。委員點名開單。該商按照所招之工。每名出銀三圓。交付海關銀號收存。以備監理委員經費。

第十九款

一犯法華民。或在逃。或越獄承工。地方官查出。照會領事官交出。領事官立飭移付地方官。計期該犯居住所中之日。除將每日償銀一錢。以補該商虧欠外。所有所中薄上

註明付給該犯銀錢衣物等項。亦應一體償還。

第二十款

一各國運載客民之船。所有布置客寓艙房。豫備夫食。保其整潔。俱有定例。招工之商。欲將華工運往外洋。先須稟明領事官查覈。實有符於定例。方准運往。惟於領事官既經批准。或有委員以該船尚有不妥情節。稟明地方官。以為不宜出口。海關暫准不給紅牌。俟能確切詳查。轉報該國欽差大臣。會議定奪。

第二十一款

一華工下船點名開單。應備兩本。分別存留帶往。船到前

指某國口岸。該船主先將副本邊沿注明華工在逢。或已死生疾病各等情節。呈上伊國領事官。並該處地方官等。請為分別畫押。以備送回。俟該單至中華之時。招工商人。必呈領事官。即令轉移地方官查覈。

第二十二款

一華工出洋到彼。夫婦不能分派兩處作工。幼兒不及十五歲者。不准令離父母。至於華民在彼承人招工。不分鋪戶莊田。其後鋪田轉付他人。該工亦當奉為招主。如或原主仍在鋪戶。或因別故。欲使另投他主。該工自願方可。否則不准強行更換。

以上各款。公同酌定之外。又經言明除華民不待承招。自行出洋。中國官憲毫不攔阻外。若有意圖招工。不遵章程。另行設法招致華民。承辦出洋作工。此為例所嚴禁。查出另行重辦。更有華民不肯雜圖。有人騙誘私行騙往。勉強脅從。即照刑部奏定新章。立予正法。且以招工事務。既經明定章程。通商各口。均准設所。仍須地方官與領事官會議監理。方為按例興辦。設若某口內外各官。無從會理。該商理應不准開所招工等語。以上三節。敷定存案。中外官與前項二十二條。同一遵守奉行。今於同治五年正月十九日。將章程等件。各繕三份。蓋印畫押。以昭信守。

二月○壬辰○通商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奏○竊照通商各口○徵收洋稅○自咸豐四年○上海一關○設立稅務司○幫同經理有效○嗣後南北各口○亦即次第舉行○並添設總稅務司名目○咸豐十一年五月間○赫德於署總稅務司時○曾將每年應收洋稅○約略開報○迨同治二年○議定稅務司歲支經費案內○截至第八結長江開口○是年所徵正稅半稅及子口稅○共有銀七百二十五萬餘兩○聲明此後仍可較前豐旺○同治三年○臣因總稅務司赫德○年來經理洋稅○接濟餉需○奏案

恩准賞加按察使銜○茲准總理衙門咨○據赫德申稱○現值兩國和

款將完。又值告假回國。將經手稅務各款。比較總數。詳細
開呈。並稱此五年中。各口稅務司。均悉心查辦。任勞任怨。
竭力襄助。內有稅務司日意格。美里登。休士。惠德。幫辦巴
德好博雅。薄朗。滿三德。揚謙。業經各省大吏另案奏請鼓
勵。
恩賞給寶星。此外尚有現任稅務司吉羅福。賈士來。馬福臣。狄安
瑪。威理士。參士威。並粵海關扞子手頭目紀良七人。應如
何一體獎勵。咨臣酌覈辦理等因前來。臣查赫德總司稅
務。現呈比較總數清單。係將南北各口通年合計。除子口
半稅不計外。其進出口各項洋稅。近已收至七百八十萬

餘兩。較之從前歲收總數。已增數十萬兩。足為通商稅課
豐旺之徵。該總稅務司赫德。悉心經理。業蒙
恩賞加按察使銜。其各口稅務司。俱能不避嫌怨。通力襄助。現值
兩國扣款收完。查單結數。均有勞績。所有吉羅福等。自應
一體獎勵。臣加查覈。援照成案酌辦。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稅務司吉羅福。費士來。馬福臣。狄妥瑪。威理士。麥士威
等六人。各給一等金功牌一面。粵海關扞子手頭目紀良
給與二等金功牌一面。以示獎勸。俟
命下之日。再飭江南海關。照式製備齊全。分別移送祇領。所需價
值。即在洋稅項下作正開銷。至此內有外洋名字。譯音參

差。致與檔冊未符之處。應准由赫德隨後查明呈請更正。

除咨明總理衙門外。謹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臣崇厚恭摺

具奏。

御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李鴻章又奏。准直隸提督劉銘傳轉據統帶礮營記名總

兵畢乃爾稟稱。該總兵本係法國兵丁。同治元年在上海

投效。奉派在銘字營教練槍礮。嗣委管銘軍洋礮營。先後

攻克楊庫。江陰。無錫。金匱。常州府縣汛城。洊保今職。

賞戴花翎。並

賞給法什尚阿巴圖魯名號。仰荷

聖恩。甄敘微勞。不遺化外。矢以此生捐厚圖報。湖自昔年隨營之始。即自陳願隸版圖。區區愚誠。五年一日。當於去歲十二月具稟請示隸籍一事。奉批詢願隸何省何縣。以便奏咨立案。伏念單乃爾孤身遠寄。本無可依。緣主帥暨統將兩人。均係合肥縣籍。乃爾在營日久。所識亦多淮軍將士。前此隨軍西上。曾過廬州。樂其風土敦龐。人情樸厚。竊願隸安徽合肥縣籍。並於縣境略置田廬。俾有因依。庶其世世子孫。長為

聖朝赤子。特請察覈附奏等情前來。臣查上海用兵以來。洋將助勦立功。膺受中國官職者。不乏其人。然事竣仍回本國。惟

畢乃爾倉卒遇合。投袂從戎。當時即欣然有出谷遷喬之意。矢願他日受虛為泯。察其向慕華風。實出至誠。經臣於二年八月克復江陰出力案內。隨摺奏明。欽奉

上諭。二品頂帶法國兵丁畢乃爾。自隨營投效以來。即已冠帶雀髮。願隸版圖。教習槍礮。極為得力等因。當即恭錄行知去後。該將益加感激。訓練精勤。奮勇苦戰。三年之內。屢復名城。轉戰數省。而孤身孑然。時以隸籍為念。茲自陳願隸安徽合肥縣籍。實因久在淮軍營內。人與地均尚熟悉。得有照應。臣維歷來番將立功。改隸中土。往往見於史冊。即數諸現在通商條約之意。中外民人。攜家就地居住。悉獲安全。日

久即係入籍。亦屬情事之常。況畢乃爾自同治二年薙髮
冠帶。學為中國語言。旋又娶有妻室。勢不能仍回法國。似
應准如所請。以遂其歸依
聖朝之志。益堅其畢生效命之忱。該總兵樸訥謹飭。尚易駕馭。臣
仍與劉銘傳隨時嚴加訓誡。曲為保全。仰副
皇上懷柔遠人。愛惜戰將之至意。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癸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八
日。臣衙門接准英國使臣阿禮國照會。內稱據任劉廣州
領事官詳稱。前准兩廣總督來文。以堅領事潮州府城一

案。該處委員稟報。先曾與堅領事議定進城不開行店。不設關卡。不建天主堂等情。經堅領事允肯照辦。嗣據堅領事詳報。並無允准前項等事之說。因思英國官民。准照條約所載。江岸城市。明係應得之益。斷非領事所能允為禁阻。尚望中國勿以進城一節。視為可以置而不辦之事。並稱前次夫和之事。以攔禁英民不准入廣州府為最大。又稱如令各國以中國力薄。不能飭諭各省官民。一體遵守條約。實有危險之處各等語。伏查上年十一月十五日。臣等議覆瑞麟具奏英領事已入湖城摺內。曾以前著英國使臣威妥瑪。錄送堅佐治詳報節略。並鈔該處匿名揭帖。

函知瑞麟設法宛轉以解此嫌。復於上年十二月十九日。
經臣等奏明儻在事人員。辦理未妥。瑞麟仍宜遵照前奉
諭旨。親往潮州督辦一切等因。奏
准行知各在案。今據英國使臣阿禮國照會所稱各節。較威妥瑪
前次照會。措詞更多激烈。且阿禮國之為人。其用心較之
威妥瑪尤為深險。查威妥瑪情性急躁。語多激切。每遇商
辦之事。立時固難與爭。迨逾時相商。但有以折服其心。奏
始不可轉圜。及阿禮國接任後。往來晤談。觀其外貌。似覺
沈靜寡言。而遇公辦之件。雖多方辯論。實有百折不回之
勢。是領事照約准入潮城一事。若不速為了結。誠恐將來

辯論此事。較咸安媽更為棘手。昨據瑞麟函稱。私張揭帖之匪。業經訪獲方阿卯一名。交縣審辦。其領事再入潮城一節。因時值逆匪竄踞嘉應州城。潮郡防堵。正當緊急。難分身。一俟來路軍務稍平。潮防較鬆。即當妥辦等語。現在該處逆匪業已悉數殲除。地方一律肅清。此事自應速辦理。惟是瑞麟前稱已與該領事言明不開行店。不設關卡。不建天主堂。將此曉諭該處紳民。方獲進城一次。現在阿禮國不以前說為然。較前更難措手。既慮該處衆情不協。積疑生憤。並恐洋人以不能照約辦理為詞。必致別生枝節。均不可不豫為籌及。茲查有兩淮鹽運使丁日昌

係廣東潮州府豐順縣人。曾在上海道任內辦理洋務。於
洋人性情。最為熟悉。且籍隸潮州。與該處紳民。係屬同府。
若令前往襄辦此事。未始非解釋猜嫌之一法。相應請
旨飭下兩江總督。迅飭兩淮鹽運使丁日昌。馳驛前往廣東。隨同
署兩廣總督瑞麟。即赴潮城妥籌辦理。以期速結。
諭內閣。兩淮鹽運使丁日昌。著馳赴廣東潮州原籍。隨同瑞麟按
照條約。妥辦中外交涉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廣東辦理英領事人潮藏
一案。復接英國照會。請派員隨兩廣總督前往潮州妥辦一摺。
本日已明降諭旨。令丁日昌馳赴潮州隨同瑞麟辦理矣。英人

進潮城一事。經瑞麟與該領事言明。不開行店。不設關卡。不建天主堂。業經堅佐治允肯照辦。將此曉諭居民。洋人進城一次。旋經官紳護送出城。前據瑞麟等奏。堅佐治入城以後。潮民復張揭帖。聚眾喧呼。實因通事佛禮賜邀求建立洋館。暫住一月。一時聞傳。遂致復滋疑議。堅佐治以此不甚愜意。現摘傳潮城紳士數人到省。面加開導。熟籌經久善策等語。似此辦法。尚為妥協。但未知瑞麟與該處紳士。如何妥商定議。從前與堅佐治所約。有無照會往來憑據。何以堅佐治詳稱住京公使。則云並無允准前項等事之說。英國使臣阿禮國。此次在總理衙門呈遞照會。語多激切。若不妥籌了結。深恐別滋釁端。丁日昌係潮

州原籍。且前在上海與洋人熟悉。令其隨同瑞麟前赴潮州辦理。著李鴻章即傳知該運使。即日由上海乘坐輪船。赴廣東省城。隨同瑞麟赴潮。務須不激不隨。顧全大局。方為妥善。瑞麟等現在籌議情形。著隨時奏聞。以慰馳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著鈔給瑞麟李鴻章閱看。

安徽巡撫喬松年奏。外國天主教。自通商之後。議明弛禁。固係因時制宜。且以示王者無外之量。惟是中國人習其教則可。習其教遂為之傳教則不可。蓋習此教者。雖亦以修善為名。而良民實少。大都以結黨聚眾為事。幸其尚在齊民之列。教令猶可治之。若許其傳教。則爪牙羽翼。實繁

有徒。且傳教者必翹翹然自異於衆。藐視官府。一有詞訟牽連。及微比錢糧之事。必不服地方官傳喚。若傳教之人日多。則抗官之勢必重。迨至執法嚴懲。則啟釁端而傷政體。在外國亦何嘗不申明約束。不許教士滋事。然中國人之傳教者。必能舞智以欺外國人。而恣意外國人與中國之官為難。方今懷柔遠人。原為長治久安之計。若有此輩交關其間。非但不能結好。必致搆嫌。臣竊思外國人至中國力傳其教。自必應仍用外國人。而不應用中國人。中國人止可准其習教。必宜禁其傳教。臣愚昧之見。除洋人傳教。及華人習教。仍聽其自便外。其華人傳教一節。擬請

旨即行禁止。庶界限分明。釁端無自而作。此與條約並無參差。而
與和議更有裨益。僚蒙
聖明俯准。應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加酌議。如屬可行。咨行各國公使。諒
亦可無異言。
御批。該衙門議奏。片併發。
喬松年又奏。天主教一事。原因外國人求之甚力。不得已
而許之。其為教也。以不事神不祀先為首務。悖理敗倫。凡
有識者皆所深惡。彼僧人道士。亦屬異端。而不為
盛世所聞者。以其自為一類。不在四民之內。所謂游於方外也。

今習天主教者。或為民。或為士。乃悖理敗倫。其為世道風俗之害。誠非細故。習此教者雖已漸多。猶幸其散而不聚。若處處有中國傳教人為領袖。是假以柄而益其豫也。洋人之傳教者。地方官必禮貌之。猶幸其人未眾也。若中國人則人人可以習教。即人人可以傳教。皆欲與牧令抗行。必至沮格公事。撓亂政令。方今捐納不能停。保舉日以濫。有職銜頂帶者甚多。不可勝計。州縣已有不能彈治之勢。若再益以此輩。則州縣將無齊民之可治矣。且如回民因奉天方教。與民人總未能融合。然回民本從西域遷來。不忘本教。猶為可原。今以中國民人。乃忽變為異教。雖學古

入官之士。斷無此慮。而為吏胥。為卒伍。難保其不借此以自雄。再有奸黠之徒。以為之長。而獨樹一幟。將來之害。甚於回教。涓涓不塞。流為江河。臣計其久遠。實切隱憂。但既已許其弛禁。自不可棄信食言。惟禁止內地人民傳教。庶可稍遏其流。臣是以不揣冒昧。妄為此請。伏乞

聖明采擇。交與王大臣議。如勢尚有未可。或與外國議定。中國人傳教之額。以一二十人為定數。有缺許補。不得加增。或不至流傳漫無限制。

御批。覽。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據法國公使照

會。內稱各省辦理交還天主堂。因循至今。江蘇並無完結之信。陝省主教來函。言及該省所定交還舊堂。必須出銀八千五百餘兩。不然。即另還一甚不堪用之地。今請江南之堂。於三箇月期內催辦了結。陝省之堂。於六箇月期內交還完竣。若西安府定要教中出銀取贖。亦必函屬該處主教。如數交出。後來自有籌畫。於上海杭關扣償等因。臣等查陝西查還教堂一案。疊經臣衙門咨催查辦。上年十月間。接據陝西巡撫劉蓉咨函。內稱西安府土地廟作字街房屋。張姓為業。已歷三世。其中有天主堂舊基。縣中無案可稽。即該主教亦未指明四至基址。及何年改毀切實

憑據。未便即為查給。現飭該府確詢高主教有何切據。再行酌辦。若該教士果能呈出地基畝數糧冊。覆查屬實。方能仿照山東浙江成案。就近照數撥還。至城固教堂。既有碑記可憑。自應依照和約妥籌辦理。惟查據漢中府稟稱。傳到教人左大元等。以主教未到。不敢擅議。所有給地抵還一層。無從辦理等語。是西安教堂。因無實在憑據。未能照辦。城固教堂。復以主教未到。莫可籌商。昨據法國繙譯官李梅。來臣衙門面稱。據主教高台給伊國公使信函。內云西安府知府呂偶孫查得張姓住宅。即舊堂原基。今天主教出銀取贖。或照條約另撥地畝。聽其自行修建。並擬

在高陵縣撥地相抵各等語。有無此說。及曾否有以高陵縣地畝抵給之事。該撫尚未咨報。僅據該主教一面之言。原難憑信。第此案自咸豐十一年查辦以來。已閱五年。自當早為完結。俾免吮瀆。洋人生性狡執。若復任意延緩。恐致另生枝節。查各省查還教堂。條約內載有明文。如果毫無憑證。原可據理駁斥。其實係舊日所有堂基。必應按約趕為清理。即使舊基已歸民產。年深日久。斷難強令居民遷徙。亦不妨仿照成案。另撥相當之地。交割清楚。期於彼此相安。儻從前基址。既已民間置產。未使查還。而抵給之區。該教士又以不堪應用。不願接受。日復一日。始則該教

士與地方官齟齬。繼則該公使向臣衙門爭論。外間情形。臣等無從懸揣。徒以口舌與之辯駁。復何益耶。臣等亦知外國人心懷叵測。遇事要求。苟可自強。何難使之帖服。無如賊氣未靖。時勢艱難。在彼總以條約為憑。在我豈能置而不理。此案該公使照會內即有出銀取贖。定於上海稅關扣償之語。藉事生波。將來必謂釁端自我而起。況從前擇地抵給之議。即深費脣舌。方有通融。設完結無期。該教士執定非其舊墓。不肯收領辦理。必更形棘手。現在陝省防務方殷。該公使所請六箇月期內能否辦完。實難臆料。然非辦有眉目。萬不能折服其心。相應請

旨飭下陝西巡撫。迅飭該地方官。將查還西安城固原有教堂。速行設法辦結。並立予限期。毋得再事遲緩。以符條約而杜釁端。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還陝西教堂。請飭速辦一摺。各省查還天主堂舊址。原係按照和約辦理。自應早為完結。以免外國人藉口。陝西省已歷五年。尚未辦結。疊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催。該撫僅以西安教堂。並無實在憑據。未能照辦。城固教堂。則因主教未到。莫可籌商等詞搪塞。今該國公使以陝省因循未辦。請立限六箇月期內交還。著劉蓉迅飭該地方官。將查還西安城固原有教堂。速行設法辦結。並立予限期。

毋得再事遲緩。此係照約辦理事件。該撫務當認真籌辦。將此案及早了結。免致外國人嘵嘵不已。以符條約。再據該公使聲稱。陝省所定交還天主教堂。必須出銀取贖。否則即另選一不堪之地。若西安府必要出銀。亦必如數交出。將來定於上海稅關扣償之語。是其藉事生波。已可概見。若再遲延。則辦理必更棘手。劉蓉務當通盤籌畫。早為了結。以期折服其心。不得一味因循。致生枝節。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查江甯遷堂一事。上年十一月間。疊據著兩江總督李鴻章咨稱。劉飭江甯府知府安為斟酌。能否於城內擇地抵給。迅即妥辦。嗣後該府稟覆。金陵城內建

堂。紳民不願。如該主教不願城外擇地抵換。應令自來江甯與該處官紳面議等語。是此案既經該署督妥籌數辦。將來該主教能否來江。與之議明。諒可完結。今該公使照會內以並無完結之信為詞。請以三箇月為限。明知該省正在商辦此事。而又恐該處紳民不願。另生他議。遂故為此欲速之請。以堅其要挾之心。查該省教堂。該署督業經允議抵還。自應速為議結。能於城外擇地抵換。固可彼此相安。儻該主教必欲在城內建堂。亦止可於城內另擇一區。給與修造。以示懷柔。該署督向來辦理洋務。頗合機宜。此案究應如何議結之處。想已早有布置。應請

飭令該署督督率地方官。趕緊妥籌完結。免致另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江甯還堂一事。前經李鴻章咨。據江甯府稟稱。該國不願城外擇地抵換。應令自來江甯。與該處官紳面議。茲據法國公使照會內。以並無完結之信為詞。請以三箇月為限。仍請飭令李鴻章妥籌速結等語。金陵教堂。業經該署督允議抵還。如能於城外擇地抵換。即着李鴻章速為議結。儻該國主教必欲在城內建堂。該署督亦當於城內另擇一區。給與修造。總期彼此相安。羣情帖伏。毋任地方官藉詞遲延。致該國有所藉口。日事嘵嘵也。該署督熟諳洋務。必能力持大局。於此事迅速完結。以示懷柔。原片着鈔給閱看。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於去歲十一月十五日。照會貴親王。因各省督撫辦理交還天主堂舊址。俱屬一味耽延。請妥為設法立限速辦。旋得照覆。內稱業經咨行陝西河南江蘇三省督撫。迅速照辦。不意因循至今。江蘇並無完結之信。而陝省主教來函。言及該省大憲所定交還天主舊堂。必須出銀八千五百餘兩。不然。即另還一甚不堪用之地。如此辦理。真有令人莫可再忍者。因思貴親王之所允許之處。各省官均不按所允許而行。致令往返寫信。已歷五年之久。竟屬徒勞。曷有完結。且如和約所載。各省舊有

之天主堂。仍按原地交還方合。至有幾處改地交還。實出一時從權。雖引為例。現今西安府之堂。雖改造民房。既經官收變價之銀。仍應官為備價辦理。今本大臣決定江南之堂。於三箇月期內。催李督交還完結。陝省之堂。於六箇月期內。交還完竣。殊見情誼。若西安府定要教中出銀收贖。亦必函屬該處主教。如數交出。後來自有籌畫。於上海稅關扣償。此議已知會主教及本國矣。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上年十二月間。接據署四川總督崇實等咨稱。已革提督田興恕赴戍一案。疊經劄催委員迅即押解赴陝。前據報稱九月初二日起程。因日久未

據續報。添派委員馳往守候。據報於十月二十八日押解
田興恕帶病自涪起程。取道川北。解至陝西交替。轉解甘
肅等因。臣等查田興恕既於上年十月起程。迄今又逾數
月。行抵何處。及是否到陝交替。尚未續有咨報。現在法國
公使。以四川瑪瑙樂被毆傷斃。案尚未結。陝西江甯教堂。
亦未查還。屢來臣衙門吵瀆。誠恐此案再有遲延。必致又
添波折。相應請
旨飭下川陝各督撫。及成都將軍等。查明該革員究竟行抵何處。
迅速催令前赴戍所。毋再任其逗遛。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催革員前赴戍所等語。已革

提督田興恕業據崇實等委員於上年十月間押解帶病起程取道川北解至陝西轉解甘肅現在行抵何處著四川陝甘總督陝西巡撫等迅速催令押赴戍所不准藉端逗遛

伊犂將軍明緒奏伊犂孤城延氣環偪危殆情形日甚一日軍民等企盼大兵總無出關消息再四思維若能轉危為安惟有俄兵一到其效立見查該夷素性狡譎扶制要求之術不所難免況乘我之危其種種情詞閃爍愈覺中懷叵測有意居奇現接俄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咨文內稱貴處來咨好像遵奉我們國王旨意遣派官兵來城征勦賊匪我們國王為中國地方變亂誰無誠心辦理況

貴國京城請派我兵。至今並未行知我國。我國若派兵赴
大清國地方。
皇上若不以禮求請。則失兩國互相和好。因此以後貴將軍處始
將我們所言。轉給我們管理疆界大臣咨行。我們心裏為
咱們彼此和好。你們心裏斷不必疑惑。能以可靠貴地方
迅速平安等語。又據迎餉協領三音布等稟稱。餉銀五萬
兩。業已解至俄境庫庫烏蘇。俄官聲稱。未奉你們
皇上旨意。不能幫同護送到城。祇得將餉銀暫駐庫庫烏蘇。小心
謹守呈報前來。等查俄文詞意。是肯借兵。因無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之文。將來出力之後。我國反以該夷僅憑幫一

言。輕於發兵。致事後酬謝轉無可恃。其意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其行文借兵。事後方為證據。弩再四躊躇。若將借兵一事。由此中止。該夷必以我國不能相信。暗中助逆。不特伊犂難以保守。關外數十城回眾。更難收拾。弩雖

蒙

天恩准令通融辦理。不為遙制。然俄人不以弩之言為德。總賴總理各國衙門王大臣照會該國為重。弩亦知後患不可不防。特因哈薩克等各項不逞之徒。聞俄兵不到。更形鴟張。即錫伯索倫官兵。風聞俄國不來。不免意存反覆。昨獲奸細。詢知該回營中傳聞俄國不肯借兵。互相稱賀。是目下

借助俄兵一節。實有關係。茲蒙
聖諭。令明繼等不可漏言。須以俄兵即日前來。揚言於衆。以壯我
兵之氣。
聖明燭鑒萬里。指示機宜。拏半年以來。即已如此辦理。故尚能勉
强支持。乃該夷屢次遣人前來通好。又因彼此官員往還
相商。近日復由該夷遞到夾板。衆所屬目。何能十分秘密。
閱日已久。掩飾甚難。至該夷於都中則稱購買槍礮糧石
賒辦餉銀。皆屬可行。哈薩克匪徒為患。已將頭人拏去。而
該夷前次與拏咨文。內稱火礮火箭。亦須候俄國之文。糧
石缺乏。且無駝運。餉銀亦祇能護送至圖爾根。並未題及

賒辦。哈薩克一節。則云並非我屬下。是你們屬下。不能管
來等語。查哈薩克帶兵頭人。該夷並未指明係烏坦與
否。觀其辭語支離。忽恭忽倨。內外不相符合。真偽難辨。誠
如
聖諭。不可不防。惟伊犂安危。實繫此舉。顧懇
皇上天恩。逾格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迅商俄國住京公使。央其允諾
借兵。飛咨西悉畢爾衙門。屬令該國住紮阿里木圖帶兵
之江達拉里等官。飛速撥兵來伊救援。儻能將逆酋根本
重地保全。則事後邀挾諸端。尚可從容商辦。餉銀送至圖

爾根邊界。暫無駝馬馱運。又無馬隊迎護。距城尚有十餘站。沿途哈薩克四出刦掠。萬難運送。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餉銀到時。務須派該國頭人帶兵雇覓駝馬。護送至城。應用解費。照數在餉銀內坐扣。以免刦奪之虞。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明緒又奏。查伊犂撤報。驛站梗阻。前經奏明改道借由俄國臺站轉遞。數月以來。按次接收。尚無遺失。惟由俄國遞至伊犂邊境索倫營圖爾根地方。交索倫官兵接收後。即不肯前進。查近日索倫兵觀望反側。該營赴城尚有三四

百里之遙。賊匪馬隊。出沒無常。若摺報經過。必有搶奪遺失之患。

皇上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向該國公使議定。嗣後如遇有伊犂摺報夾板等件。務屬該國管理邊卡官員。即派該國官弁代為護送。遞至伊犂大城。親交查收。所有用費若干。我國必當照議如數付給。如此辦理。嗣後方克按期接收。免為回匪刦奪拆閱。走漏消息。且不致為常倫兵所挾制。儻該國官弁。果能往返聲息相通。則卡內之哈薩克暨各項不逞之徒。或可稍為斂跡。實於軍務大有裨益。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

同治五年丙寅二月壬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鈔出伊犂將軍明緒奏伊犂軍務危急情形請催俄兵助勦等因一摺又奏伊犂倘報借由俄國臺站遞至伊犂大城等因一片均於本月初七日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查借用俄兵助勦流弊滋多事前既恐駕馭無方而事後尤難操縱得法蓋俄人詭譎性成每多乘危挾制無論現在不肯借兵有意居奇就使撥兵前來能為我用勝則要求滋甚敗則任意索賠種種掣肘已難籌辦況俄國與伊城接壤外落人民土

宇。八屬毗連。哈薩克等既無誠服之心。而俄人久蓄侵占之志。與江浙等處瀕海地方。借用英法各兵。能進能退。就我範圍者。情形迥不相同。假使中外勾結。滋蔓難圖。即目前勉為羈縻之方。而日後已貽無窮之患。是滅一回匪。添一俄人。害尤甚焉。所以善於運籌者。總以不借助外國為至論。前以伊城勢在垂危。不得不為權變之計。無如上年與俄使往返確商。該使詞語枝梧。毫無實據。今因該將軍節次奏稱該處情形。情詞迫切。臣等復往婉轉細商。仍屬推託如前。是其借兵助勦一節。已屬萬不能行。臣等回署再三籌酌。與其求人終歸無益。不若中國自行催兵催餉。

則事權在我。尚不失為自强之計。至原奏內稱解到俄境之餉。請照會俄使派員護送。及另片奏稱伊犂摺報。借由俄國臺站轉遞。請

飭下臣衙門向該國公使。議令該國邊卡官派弁代為護送至伊一節。臣等亦向該公使詢查。據稱前項餉銀。頭批業經解到庫庫烏蘇。尚有二三批在途。若欲再行前進。必須多派弁兵護送。伊犂將軍亦應派兵迎提。至該將軍原議遞送文報。借用俄國臺站。係借用俄國邊卡道路。由俄人轉遞至中國臺站。今摺報遞至伊犂邊界。已屬中國地面。礙難仍令俄人越境遞送伊犂。臣等復向再三詰屬。如俄國代

為撥兵護送餉銀。及遞送文報至伊。該將軍必當酬勞。絕
不輕慢。該公使尤再作函致該國提督。惟是否能行。伊尚
不能自主。仍請
旨飭下該將軍。嗣後派員常駐俄國邊界。遇有由俄國護送餉銀
及遞到文報。即行設法妥速轉遞。以免刦奪之虞。總之伊
犂軍務危急。籌餉籌兵。最關緊要。現欽奉
諭旨。派令明誼赴伊救援。該將軍應即遵奉
諭旨。堅守待援。並請
飭令甘肅前派官兵。星夜馳赴該處。以救眉急。各路餉銀。現解到
伊者。尚屬寥寥。應請

旨飭下前經戶部奏撥專解伊犂餉銀之各省督撫。迅將原撥未解之餉。趕緊解赴明誼軍營收存。迅速護解到伊。似較借由俄國臺站轉解。尤為妥速。至榮全尚住俄國境內未回。儻向該國邊界官業有許借成說。即由該將軍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明緒奏。伊犂軍務危急情形。請催俄兵助剿。並伊犂摺報。請由俄國臺站派兵至伊各摺片。當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茲據奏稱。借用俄兵助剿一節。上年與俄使往返商榷。該使詞語枝梧。毫無實際。今因伊犂情形危迫。復向婉轉籌商。仍推託如前。是借兵助剿。已屬萬不能行。惟有迅催內地兵餉。以為自強之計。至解到俄境之餉。該公使聲

稱。若欲由庫庫烏蘇再行前進。必須多派弁兵護送。伊犂將軍亦應派兵迎提。遞送文報一節。則稱遞至伊犂邊界。已屬中國地面。礙難越境遞送。該王大臣復向再三諄屬。如能撥兵護送文報餉銀。該將軍必當酬勞。該公使始允函致該處提督商辦各等語。著明緒即派妥員。酌帶兵丁。前赴俄國邊界。常川駐紮。遇有俄國護送餉銀及遞到文報。均須設法妥速轉遞。毋得稍有疏虞。禁全已否回伊。借兵之說。有無成約。明緒當斟酌情形。隨時奏明辦理。總理衙門原摺。著鈔給明緒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本年二月初九日。臣衙門接據俄國公使照會。稱本國來文。上年九月十七日。有中國新疆土爾扈

特數千名。為首喇嘛一人。二品頂戴巴揚託孫子。桑札。二員帶領闖入境內。即撲附近之拜至吉特部落哈薩克。搶物殺人。此係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等官。以哈薩克與回教聲氣相聯。故使世與為仇之土爾扈特。借其報復。前往蹂躪。當經該處提督廉。致書塔城參贊。告以違背和約。不免生釁開邊等語在案。不料月餘。巴揚託孫子。帶領土爾扈特十一人。復往馬甘盧河兵卡等處。忽遇本國回民二人。東岡部落回民三人。及脫爾脫烏拉部落哈薩克三人。因與東岡回民有隙。遂將八人一齊殺死。當經統兵大員。將其扣留。其餘放回塔城。並將一切情形。咨行該參贊知

道。旋查得八人實係巴揚託孤子下令所殺。因有東回三回。疑有來亂刦該參贊之弟財物者。質之巴揚託孤子。亦自供認不諱。惟稱殺之係據理而行。但不知此地已屬俄國。不准殺我國犯人等情。查此案官犯係中國人員。自應交中國辦理。若交塔城官員。不免回護。誠恐邊釁由此而開。不如迴避交東悉畢爾總督將該官犯送至恰克圖。交中國派官收辦。其巴揚託孤子統率大兵數千。擅行殺掠。塔城參贊失於約束。該處界牌。雖尚未定。而塔城各官。萬無不知之理。足見出於該員等所使。亦應嚴加懲處。從公定擬等因。查該官犯已經起程。將至恰克圖地界。希將如

何接收該官犯之處。迅速見覆。以便行知。至該官犯應按何條治罪。隨時見覆等語。臣衙門查此案原委。並未據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咨報。其中情節。礙難懸揣。惟既據該公使照會各節。固不免砌詞恫喝。然中國邊界官。如果辦理失當。誠恐邊釁由此而開。實於疆域重計。不無關繫。其所稱塔城參贊。王使土爾扈特越界殺人。牽涉中國大員。違約啟釁。虛實尤應澈底根究。相應請

旨飭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切實查明。有無主使官員越界搶殺。所殺是否的係俄人。有無別項回人藉端調唆情事。及巴揚託孤子等。是否中國人員。烏龍甲等處。是否俄國地

界。迅即詳查。據實覆奏。至所稱該官犯現已送至恰克圖。交中國派員收辦。及將接收該犯情形見覆一節。業由臣衙門飛速劄知恰克圖部員。俟該官犯解到。先行接收。小心看守。並經咨行庫倫辦事大臣。派員提至庫倫。嚴密收管。相應請

旨飭交庫倫辦事大臣。就近研訊確情。秉公覈辦。迅速覆奏。仍先將訊辦情形。速行咨報臣衙門。以憑覈覆。此案關涉回城人員。與外國啟釁事件。固不可含混了結。亦不得鋪張生事。總期弭患未萌。中外相安。是為至要。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俄國公使照會。稱有

土爾扈特數千名。為首喇嘛一人。巴揚託孤子。桑扎。二員帶領闖入境內搶殺。巴揚託孤子復帶土爾扈特十一人。往馬甘盧河兵卡。殺死八人。經該國將巴揚託孤子扣留。送至恰克圖辦理等語。土爾扈特越界殺人。有無其事。並未據武隆額奏及。該國公使照會內所稱為首之喇嘛。係屬何人。巴揚託孤子。桑扎二員。係屬中國何官。帶領土爾扈特往俄國境內搶殺哈薩克。及該國所屬回人。其烏龍甲。馬甘盧河等處。是否俄國地界。所稱此事係塔城參贊主使。是否確有其事。其中有無別項回人藉端挑唆搆釁。抑係俄人砌詞狡執。均著武隆額詳細查明。據實具奏。事關中外交涉。不可稍有虛飾。致啟邊釁。巴揚託孤子

如已由俄國送至恰克圖地方。即著文盛。阿爾塔什達。將其提至庫倫。務將以上各情節。詢問確實。詳細具奏。此事固不可含混了結。亦不得鋪張生事。文盛等務當審慎妥商。東公爽辦。仍將訊辦大概情形。先行速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便轉覆該國公使。毋稍疏忽。俄國公使照會。著鈔給武隆額。文盛。阿爾塔什達閱看。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案據本國來文。上年九月十七日。有中國新疆土爾扈特數千名。為首喇嘛一人。二品頂戴巴揚託孤子桑扎。二員帶領闖入境內。即撲附近居住之拜至吉特部

落哈薩克。搶掠財物。殺斃多人。深入將近烏龍甲兵卡六十里。始行退出。此係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等官。以哈薩克與逆回同教。聲氣相聯。故使世與為仇之土爾扈特。借其報復。前往蹂躪。當經該處提督廓致書於塔城參贊。告以如此違背和約。不免生釁開邊。惟以兩國和好多年未變。西悉畢爾總督不肯即行設法追擊等語在案。不料月餘。巴揚託孤子帶領土爾扈特十一人。專差遞送廓提督信件。復往烏龍甲地方。行至哈騰達河左流之馬甘崗河兵卡。離有一里。忽遇本國回民二人。東岡部落回民三人。及脫爾脫烏拉部落哈薩克三人。因與東岡回民有隙。遂

令將八人一齊殺死。次日晚進至烏龍甲。問以既因公事而來。如何於我國境內擅殺多人。至殺俄人二名。答以殺之是實。惟不知俄國境內。有不可殺我犯人之理。當經統兵大員。將其扣留。靜候查辦。其餘放回塔城。並將一切情形。咨行該參贊知道。該員旋查得八人實被巴揚託孤子下令所殺。因內有東岡三回。疑其乘亂刦該參贊之弟財物者。質之巴揚託孤子。亦自供認不諱。惟稱殺之係據理而行。但不知此地已屬俄國。不准殺我國犯人等情。到本國總理衙門。查此案該官犯如係他國之人。即按本國律例定罪。今係中國人員。與中國和約。有各按本國律例治

罪之語。自應交中國辦理。惟若交回塔城自辦。該處官員。既有干係。不免回護。誠恐兩國邊釁。由此而開。不如迴避交東悉畢爾總督。將該官犯送至恰克圖。交中國派官收辦。想必秉公定擬也。又查巴揚訖孤子。統率大兵數千之多。深入內地。擅行殺掠。塔城參贊。失於約束。何以如此。該處界牌。雖尚未立。哈薩克兵民。或許未能分曉。而塔城各官。萬無不知之理。足見出於該員等所使。亦應嚴加懲處。以上二事。均交住紮中華全權大臣。照會中國辦理。想無不從公定擬等因前來。本大臣查該官犯已經起程。將至恰克圖地界。相應照會貴王大臣。希將如何接收該官犯

之處。迅速見覆。以便行知東悉畢爾總督並以後將該犯
官在俄國境內擅殺俄人二名。及其餘六名。應按何條治
罪。隨時見覆為要。特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軍機處鈔交安徽巡撫喬松年奏請禁止
中國民人為外國傳教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片併發。欽此。查原奏係為防弊弭釁起見。冀於分
立界限之中。仍無顯異條約之處。其切切於世道人心之
慮。持論固為正大。而覈諸條款。揆諸洋情。均有所難。且地
方官辦事之難易。有不係乎傳教習教之分者。查法國條
約第十三款所載。曰奉教。曰信崇天主教。原無傳教習教

之分。華人傳教之說。我以為非條約所有。華人不准傳教之說。彼必執以為條約所無。使我執此以辯。洋人將以學問之道。有習必有傳。在我轉為詞窮。其難一也。現在英法和款將完。陝西江甯等處教堂未還。該國使臣。時來嘵瀆。正思遇事生波之際。若與爭此界限。不能為將來防患之計。轉足資目前藉口之端。其難又一也。至於地方官辦事。苟失其當。即習教者亦足肆其譸張。誠得其宜。即傳教者何能格其法令。華人無論習教傳教。雖奉外國之教。猶是中國之民。不得因其奉教而故加苛刻。亦不得因其奉教而格外優容。洋人主教。業與之約。毫不干預公事。自當量

加禮貌。期與條約相符。華人則無論習教傳教。總不出乎齊民之列。全賴地方官操縱得宜。持平辦理。遇錢糧則責以清完。遇詞訟則權其曲直。就案辦案。何論其奉教與不奉教。任地方者。於此等界畫。心苦分明。遇事喝破。庶士民可曉其用心。而彼教亦可無所挾執。查條約內稱。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若該撫所稱不服傳換。聚黨抗官情事。即為不能循規蹈矩之確證。地方官自不難執定條約。照例辦理。臣衙門於上年十月間。准成都將軍崇實等。咨送法國主教議上教規十四條。當經臣等酌定十條。照會法國使臣伯洛內。旋據伯洛內照

覆允行。遂即通行各直省督撫。一律通飭照辦在案。其條規內稱。無非傳教之士。不准干預公事。習教之民。必須來歷清白。若不守教規。由地方官按律懲辦。仍即逐出教外各等事。均已定明章程。確有可據。洋人以勸善為言。即可以彼之矛。刺彼之盾。各省大吏。如能通飭所屬。按照條約。詳繹章程。遇事平情辦理。則彼教無可矯強。於地方自有裨益。該撫所請禁止中國民人為外國傳教。及片奏內稱如時勢尚有未可。或請予以定額之處。條約既未載明。必欲強為限制。勢有所難。而事仍無濟。應請一併毋庸置議。

御批。依議。

丙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上年九月十八日。據總稅務司赫德。呈遞局外旁觀論一本。臣等覈其所議。於中外情形。尚能留心體察。然究係局外議論。且亦非急切能辦之事。是以未敢上渎

宸聰。茲於本年正月十九日。據英國使臣阿禮國照會。並附陳外國新議一件。說帖一件。臣等公同詳閱。其所議與總稅務司赫德前遞局外旁觀論。大致相同。而措詞更加激切。其中悃喝挾制。均所不免。且窺其立意。一似目前無可尋釁。特先發此議論。以為日後藉端生事地步。若不通盤籌畫。先事圖維。恐將來設有決裂。倉猝更難措置。查該使所論

各節。如飛線鐵路等事。皆屢經臣衙門辯駁之件。該使亦未將如何有益中國之處。切實指出。似仍未便遽為置議。惟所陳內治外交。各種利弊。反覆申明。不無談言微中。就其所陳。再四尋繹。文內扼要之語。一則曰借法自強。一則曰緩不濟急。而其所以挾制中國者。則以地方多故。不能保護洋商為藉端。臣等查中國本應力圖自強。概鄙他人之法為不可用。又不廣求良法。立見施行。現在沿江沿海通商口岸。均與洋人交涉。全賴各督撫大臣督飭地方官處置得宜。方免外國藉口生事。非臣衙門所能與各該國任京使臣。徒以口舌相爭。今該使臣等所陳各節。雖多室

礙難行。然有為各國處心積慮。所必欲力爭之事。將來一有舉動。誠恐以保護洋商為詞。即由通商口岸而起。臣衙門必有鞭長莫及之勢。其如何設法豫防。俾各國目前不致生疑。如何設法自強。使中國日後有備無患。自應由該督撫大臣各就各地。亟早籌維。仍合通盤大局。悉心妥議。再由臣衙門酌覈請

旨辦理。謹鈔錄赫德上年所遞局外旁觀論一件。並英國使臣阿禮國現遞照會一件。威妥瑪說帖一件。外國新議略論一件。恭呈

御覽。並請

旨飭下江西湖廣江蘇浙江閩粵各督撫及南北通商大臣悉心妥議各抒所見專摺密陳恭候

欽定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使臣呈遞新議論略於中外情形深有關繫請飭交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各督撫大臣妥議一摺並將總稅司及英國使臣所遞論議照會各件一併進呈披覽之餘有不能不豫為籌畫者中國軍務未平各項未裕洋人即因此以生覬覦詳閱總稅司赫德所陳局外旁觀論大旨有二曰內情曰外情英國使臣威妥瑪所陳新議論略大旨有二曰借法自強曰

緩不濟急。其詞與局外旁觀論大意相同。而措詞更加激切。其所以挾制中國者。則以地方多故。不能保護洋商為藉口。現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窺洋人之立意。似目前無可尋衅。特先發此議論。為日後藉端生事地步。若不先事通籌。恐將來設有決裂。倉卒更難措置等語。因思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強為定準。該使臣所論。如中國文治武備財用等事之利弊。並借用外國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條。亦間有談言微中之時。總在地方大吏。實力講求。隨時整頓。日有起色。俾不至為外國人所輕視。方可消患未萌。杜其窺伺之漸。至所論外交各情。如中國遣使分駐各國。亦係應辦之事。此外所論各節。反

覆申明。總以將來中國不能守信為疑。所陳輪車電機等事。雖多窒礙難行。然有為各國處心積慮。所必欲力爭之事。尤恐將來以保護洋商為詞。即由通商口岸而起。江蘇。江西。浙江。湖廣。閩粵各省。及三口通商地方。均係沿江沿海。與該洋人日相交涉。該督撫等俱應熟悉中外情形。應如何設法自強。使中國日後有備無患。並如何設法豫防。俾各國目前不致生疑之處。著官文。曾國藩。左宗棠。瑞麟。李鴻章。劉坤一。馬新貽。郭敦謙。郭嵩燾。崇厚。各就該處情形。亟早籌維。仍合通盤大局。或目前即可設施。或陸續斟酌辦理。或各處均屬窒礙。斷不可行。務條分縷晰。悉心妥議。專摺速行密奏。此事關繫中外情形甚重。該督撫

大臣等。務當共體時艱。勿泥成見。知己知彼。保國保民。詳慎籌畫。不可稍涉疏略。是為至要。外國論議及說帖照會四件。均著

鈔給官文等閱看。

總稅司赫德呈遞局外旁觀論

一矮人立於長人肩上。所見必遠於長人。廬山真面。惟在山外者得見其全。旁觀敢抒所見。或效一得之愚。

一論事必察真實。始能扼要。以虛為實。所議浮夸。以實為虛。所見無確。泥事之情與日變遷。勸行之道。責因乎時。惟望當局者採聽焉。

一立論貴乎實。自有紀載以來。歷數千年。莫古於中國。而

自四海各國觀之。竟莫弱於中國。自古不通之外國。近數十年漸漸與中國往來。拒絕不得。不此之計。立言施行。果何主哉。

一中華情事。一曰內情。一曰外情。今日之外情。係由前日之內情所致。而日後內情。亦必由外情所變。

一內情局外難言。止可轉傳。如律例本極允當。而用法多屬因循。制度本極精詳。而日久盡為虛器。外省臣工。不能久於其任。以致盡職者少。營私者多。寄耳目於非人。而舉劾未當。供貪婪於威友。而民怨弗聞。在京大小臣工。名望公正者。苦於管轄甚多。分內職分。反無講求之暇。部員任

吏胥操權。以費之有無定准駁。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駁飭。如是而欲民生安業。豈可得耶。各省籌畫款項。動逾萬萬。而兵丁欠餉。竟致累月經年。兵勇之數。動稱千百萬。按名排點。實屬老弱愚蠢。充數一成而已。平日挑撥營生。未經訓練。一旦令其戰陣。實驅市人而使鬬。以刀矛為耒耜。駐防人等。平時拉弓舉石。祇講架式。股肱怠惰。止得養為消遣。賊至未決一死戰。而全家自盡請卹矣。對敵之時。賊退始肯前進。賊如不退。兵必先退。帶兵官且以勝仗具報矣。及殺一二平民。或由賊去而遇未剃髮之村農。且以斬馘髮逆無算。入告邀功矣。通經原為致用。而今之士人。書籍

非不熟讀。詩文非不清通。使之出仕。而於人所應曉之事。問之輒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整奸。定制為上下遵守。如居官者迴避本省一條。係為防弊。然人品豈無正直。原籍情形既熟。言語皆通。名望素孚。乃格於成例。而使官別省。倘滿即應升調。於地方公事。未及深究。胥吏反得久踞衙署以售其奸。年滿更換之說。盡屬虛語。此例所欲禁。弊即由例而生。禁止邪教。原為崇正。乃各省以神靈顯佑。奏請匾額者屢屢。各省撥款疊催。而民言剝皮。及至大內所需。飭令捐備。例不准銷。是令人舞弊也。法本善而反惡。種種非是。以致萬國之內。最馴順之百姓。竟致處處

不服變亂。吁事不以實。而徒飾虛文可乎。

一文武各事之行。盡屬於虛。執法者惟利是視。理財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見。亦如無見。遠情不能上達。上令不能遠行。以上各情。局外常論中國似此情形。若不致外有探伺之患。即內與外來往者。連聞此說。難保無藐上不服作亂之災。

一今日之外情。由昔日之內情所致何耶。中華土產。本為外國所缺。外國各貨。內地可銷。由此有通商之舉。其勢日密。居官者初視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人來日多。身物無可倚恃。必須定章。方有可憑。是以道光年間。始動干戈。嗣有

條約。均以日後必妥為喜。惟條約所允。地方常有違背。令洋人疑係上司未知所致。而上憲不悟。無奈復動干戈。得有隨時赴京明文方息。迨後固可赴京。以為更妥。乃大臣初次北上。仍以夷相待。違約阻止。復致興兵。在京換約。派常住之大臣。致有庚申年之事。似此各情。皆由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現在某事當行。某事不當行。已有條約可憑。一經背約。即有問故之患。所言外患由內召此也。若仍貿貿而行。必啟外多進一步之釁。

一外情係內情所致。而外情何也。前數十年中國與外國並無來往。亦無所謂章程。且中國或不知外洋有如許國。

現在議定條約。有十國之多。在京有外國所派大臣。新設有衙門專辦各國事務。且數年間幾次有事。可見外國所請。以力得通商條約。並非中國本意。係由外國而定。外國定約。係因保全來往之故。各國來往之故不同。為通商有三大國。而定約之要又有三。曰邊界。曰傳教。曰貿易。而其國為俄法英也。至邊界一節。俄國與中國有萬里之相連。畫界辦交涉事件。非有定章不可。是以俄國較別國為早。現在邊界已與昔年不同。至傳教一節。奉天主及耶穌教者。以此為正。以別教為邪。傳教者皆謂盡此之本分。而使益於彼。傳耶穌教者。非止一國之人。且小有不同。皆係民

開捐資。令往各處傳教。以為善舉。與國家無涉。傳天主教者不同。各國之人皆有。然教內有教皇。統轄各處傳教之人。不特與各國國君為平等。而各國以天主為教之國。皆當為之護法。奉此為國教。而法國為首。通商各條約內。皆有准傳教。並保護奉教之章程。奉教者交接周密。無處不聽傳教之言。傳教者無不奉教皇之命。儻教內有故。奉教各國。必來調理。即如法國因廣西有害死傳教之事。致派兵直抵京畿。至貿易一節。各國雖有分。而英國為首。論貿易之事。不過以貨納何稅。何處作口岸。何處准居住等項為要。有章程可憑。各商皆有著落。若一違章。均與各國有

關。不得輕視。以上三節。既定有條約。必應於邊界循照定章。必應准傳教而保護奉教。必應於貿易之事遵守各章。此數言係保外情。

一外情如此照辦與否。於內情有何關繫。

一民間立有合同。即國中立有條約。民間如違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國中違背條約。在萬國公法。准至用兵。敗者必認舊約賠補兵費。約外加保方止。中國初次與外國定約。並未以條約為重。不過聊作退敵之策。至今萬眾之內。或有一二人知有條約。然未認條約之重。未知違約之害。一照約辦理。內情如何。曰民化而國興。外國所有之方便。

民均可學而得。中國原有之好處。可留而遠。外國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等。均極精妙。國民兩沾其益。願學者皆能學。故曰民化。中外來往日多而敦好。外無多事之擾。內有學得之益。故曰國興。

一不照辦如何。照辦則年比年相識。日比日相好。民化而國興。若違章有動兵之舉。國亂之災。違約者或因不肯照約。或因不能照約。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強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考前次動兵。可見泰西最小之國。尚有必得之力。或者邊界有事。俄國何難占地。若教內有故。致由

外進兵。奉教者何難相助。若貿易有阻止。而英國進兵。各國必從。一經動兵。外國有得而無失。是以當留心而免之。常聞外論。中國官民。大半可以利動。勢處極弱而不守信。若再有動兵之事。成敗得失。不待智者而決矣。是以或有應辦。或有請辦。不如早辦。不致日後為人所勉強也。

一內情壞至此。外情險至此。內事旁觀者自不敢多勸行。外事已有章程。旁觀者祇可指出日後外必欲行之事。

一內所應行。其難辦首在無財。然無財非因民間真無財。亦非因理財所得之少。惟官之下取於民者多。而上輸於國者少。民力亦可多輸。難在無財。是以各項錢糧。均應整

頓。即如地丁。鹽課。稅餉三項。各項應派明幹大員。將各處情節細查。從新定日後之辦法。地丁一項。本係甚輕。無人耕地。自無地糧。既耕地。糧本輕。或可照土產貴賤。分別徵多徵少。浮耗當去而正供增。鹽課一項。無私鹽之處甚少。而辦鹽課之員。未嘗無財。稅餉一項。沿海各口。內地各關。均有飽私囊而漏公項之弊。以上三項。若認真整頓。日後所得之銀。可敷國家之用。錢糧之外。應派大員查各舊例之應變通刪改者。不致於日後應辦之事有窒礙。財既得而例無礙。文武各事。不難更正。文之要惟各官俸祿。各等官員。應予以足敷用度定數。不致在外設法得錢。陞官加

俸。查明署內應用人若干。並准開銷經費。官署各人。雖數不少。向係均得度日之銀。左右之民。均言被勒。其民不服。並非因被勒之多。因無定時無定數。而係私取。若因國家用度。新定民間應納各項銀兩。必無不服。所交之銀。並無格外為難。反或較少。仍足各官重祿。各署定費。若將此意向外任詢問如何。均不願。必答不行。惟若法善政。豈有外不遵內。而必以內聽外之理。武之要在兵精不在多。兵法兵數兵餉。均有應改。各省若有兵五千人。常留營內操練。不准出外謀生。十八省不過九萬之多。比此時百萬。得力而省。京都另養一萬之數。此費可於洋稅扣滿四成之後

支銷。再文武應准本省居官。為官係明理之人。在本省熟悉風俗語言。若署內有舞弊。較外省來人。更易查出。其餘一切事宜。日後可隨時設法整頓。必致國安民富。

一。凡有外國可教之善法。應學應辦。即如鑄銀錢以便民用。做輪車以利人行。造船以便涉險。電機以速通信。外國之好法。不止四條。然旁觀勸行之意不在此。係在外國日後必請之事。一

大皇帝召見各國住京大臣。若不允見。雖不便遽至失好。恐必藉他端而生事。不如先告以可見。一派妻大臣駐劄外國。於中國有大益處。在京所住之大臣。若請辦有理之事。中國

自應照辦。若請辦無理之事。中國若無大臣駐其本國。難以不照辦。一准洋商合華商會製輪車電機各等事。

一以上所勸行。內係將舊例。地丁。鹽課。稅餉。官俸。兵制。整頓。外係

召見。派使會製。

召見無損。派使自護。會製民富。

一內外所勸行者。若云非一日能辦。然愈早辦則愈好。惟另有數事。立應料理。若不將此數事辦完。想辦餘事。恐晚船夜沈。白日不及修矣。一係湖州進城之事。經五年之久。文書來往。至今領事未曾進城。而事愈久愈難。多年不照

條約辦理。均言或以未肯。或以未能之故。若再不辦。必致生事。一條田提督未奏。上次所錄

言旨。與先數日給在京大臣閱看之稿。有不同之處。以致幾生釁端。現雖奉有

上諭。若得知其人仍安居無事。後辦此案。不足了事。至其餘未完各事。不如早了。

一未了各案。勒早料理者。不早了必動干戈。無不知中外交兵。外有必勝之勢。中若敗而始了各事。外必不能以此罷兵也。外所欲得之事。現已深知。若再戰勝後。其事更不可問矣。

一旁觀所論。並非恐嚇之輕語。而外國日後必行各事。並非欲害中國。各國所欲。並無他意。惟願中國能守和睦。如上年照約退兵。並各處會同勦賊。可見實心相待之意。中外通商。若以後不再動兵。外亦甚悅。即如求益免損。各顧體面。各國來往。常有因此等事而用兵也。

一潮州進城一節。事關大局。宜派大員往辦。或請

旨命廣督前往。或命李宮保前去。至田提督一節。不如由京派大員跟兵役數名。由內江輪船。直赴川查提到案。二事尤須速辦。數月後新到有英國大臣。若知有五年未辦之事。難以再行將就。法國因貴州事未完。必不甘服。一處有事。各

處必羣起相向。中國有失而無得。

一所說日後內情。必由外情而變。此意可明。奉勸各事。若不試辦。無庸提及。泰西各國左近日本暹羅各小國。若要作亂。無可抵擋。若照行。泰西各國。必致欣悅。無事不助。無時不合。蓋萬國來往。向來各國讓各國之事。中國若仍不讓。各國必不服。若讓而中國作萬國之友。其地廣大。其民眾多。文義均通。安分務工。止有

國政轉移。無難為萬國之首。若不轉移。數年之內。必為萬國之役。日後之內情。均由此日之外情而生。此日之外情。在

王爺大人之手。能臣之決斷。萬民之造化也。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進京三月有餘。從前在中國十六年。已未年開離華。兩國來往儀節。尚未盡備。我大君主深欲和誼永保。本大臣仰體君心。凡有關和睦之處。必須斟酌當理。更思外交增減。全在內地治亂能否速平。因此今奏贊大臣威。即將中華日今大勢。以及百官相待外國情形。借用外國新議各等節。備具略論一紙。以期得知其實。茲繕具前來。閱覽之下。深念論內所陳情理。貴親王可以詳查。實與大局良為有益。當令該大臣赴署面交列位大臣轉達。因查威大臣署理本國事務。已及年半外。在中華許久。

所有內地語言文義。以及人情。稍為明曉。於中華官民各事。取益防損。無不盡心關切。將內治外交危險之處。切直言之。委曲以達。務望貴親王鑒本大臣完辦之心。不輕置為幸也。為此照會。

威妥瑪說帖

今日奉阿大臣派來。親將略論一件呈覽。一文理轉折。與貴國不同。此篇過長。次序本末。難免有欠圓到之處。外國理論。與中國迥異。不免有欠順之辭。一凡人處事久妥。雖友人好意相勸。中心未免不愜。惟是旁觀有危。必須直切而陳。方盡友誼之分。數年共事以來。大半無非瀆告。今阿大

臣詢及中國目今大勢。以及將來何如。不能不為切直之言。目前時勢。較前稍有進步。而各國每有緩不濟急之言。體諒之心。似覺減少。阿大臣深明本國待中國。無非敦篤友誼之意。惟思本國商民。在華日久。或難保護。抑或偶因別故。勢迫自行設法完局。諸國亦必相從。他國或先至於此。本國亦難獨遲。阿大臣洞悉其理。指明中華免危之計。惟在借法自強。故令備此以備。尤因中外較從前頗為膠漆之至。中華所有諸病。亦為我國嗣後受害之漸。不能不為直陳。

威安瑪新議略論

大英欽差大臣阿詢及中華日今大勢欲知嗣後和好係
其長久咸參贊全以總憑中國能否內改政治外篤友誼
遵行復陳大器
一竊以現在所有承辦中外各國事務不分華外各大臣
欲知將來外國有無常能盡誼只得設為問答方見其實
試問中華日後能否保其自主此言無所不賅乃有甚顧
中國永能防其侵占而觀其時勢難免代慮之深
一蓋中國內患甚深外交或有未至失和大概亦皆冷淡
而立約各大邦來華各有難棄之要務天下之亂屢年不
止各國果想教誼不願干預而大亂未已早脫誠恐易致

攙越。況因中國交結鄰邦。多有堅執開絕。有漬各國體制。何免寒其睦好之心。尤以內地治理。尚執定見。不肯借取新法。平治內亂。保其外局。現不受損。日後更增。所有應得之利。實致各國原有不願干預之心。因此日見減少。

一所云內患甚深。歷年有之。不必遠觀。自道光二十五年以來。邸報所傳。

上諭摺奏等件。覽畢可知。目今直省之中。若云全省並無賊股。實不易言。蓋賊率皆會匪。入會實意不過搶掠。旗號所書。均欲立國為君。即如雲南滋亂之極。甚至有無官員。皆不可知。新疆回民。到處變亂。更至奉天原係

國初根本。該處民人命產。壹難相保。

一如此大患。推問何由。仍請

上諭摺奏所議所裁。其故有二。一則水旱之災。民受窮困。強壯者搶掠為生。軟弱者無力抗拒。因亦從其為賊。此係天意。人難預防。一則各省官吏。或有失義。或係無才。事先不能防備。事後不能辦治。此係人事。據見邸報。衙屬人多天少。一至於軍務捕務。更關邸報可知。軍務缺乏。捕務之役。俱由原額錢糧甚少。且所支者尚有不足原額之數。至於錢糧一節。則地丁糧米鹽稅脫欠甚多。總之所有入國大宗。無非缺欠。外省因缺銀糧。止得設法推計。亦不過為額

目前。即如內地運貨釐金收稅。內外商局。均受其損。尤因隨時隨事開局徵稅。不能不設官。該官俸祿。有名無實。何保所徵皆歸官庫。就使所徵皆得入庫。則時事未平。易得藉故支用。果有不歸花費。即屬虛糜。

一查此或問天下豈無能治之人。竊以能人可謂不乏。蓋賊已有較平。海邊內地。尚有數處。或云總由通商各口幸有外國保守。因此而得。惟有外國之人。日閱京報。確知天下大臣中。實有認真出力者。有為國忘身者。此不能不言。惜其得立功效。甚足嘉尚。然而中華欲懲此等一處偶建之功。即將天下大局換回。決屬不能。何則。此等良臣。不能

處處皆是。而且不能久任一方。常往別處調用。而有人得補其缺。未必能同一揉出力認真。天下大患甚重。決不得因一兩處有良臣盡力。遂得徧除全患。果欲全天下皆平。總不能按成例舊法。方得增益。要在早為圖成。吏治官役。不分文武。皆求其實。務使糧餉充足。而中華可以充其餉之要二也。一則自取本國之材。務期濟用。二則速與各國

篤結友誼。

一似此果於取新辦理。往古以來。從無此道。是以中華各官。不甚樂為。外國未明其理。蓋查華僑最重之書。內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竊思果能按此而行。不數年來。生民

即可甦困。無如官吏紳士。論及變通二字。止以變因舊法。

方保

國政必能久通。所論亦非無故。因見世間歷代興衰。多有變亂多年。難於治平。亂極甚有無主之時。各省彼此攻打。百姓皆疲。終有英雄出世。有力平亂。黎民以為奉天。甘心相服。伊既開國。為治悉遵往古之法。初時較妥。漸次滋生事變。依舊不治。是興時與古相同。衰時亦與古一樣。此中華史鑑。累朝世世有之。士人見此興廢。視為轉輪之常。自問其後必仿古而知。惟其目今欲思良法。止得鑑古而行。若然。則為誤會之至。蓋其內政外交兩節。今已互結。不能分

論。此係今時與古不同之要處也。

一蓋天下各國。分論東西。泉國之間。中華實屬尊崇。自古以來。四面鄰邦。無非向化。間或不畏軍威。亦無不共服文教。三千餘年。皆屬如此。其間泰西諸國。有並未來華。有偶或一來。如今泰西大國。或與官憲來往。或與百姓通商。該國若論智學。不亞中華。若論兵力。似覺稍勝。各國在華。都有要務。不能棄置。係中華立約。許為相保。如果肯保。深惜力有不及。所言中外互結一也。歷代史鑑。實無比照之處。則天下大勢。終或不能平治。欲問後來結局。自難酌古準今。仍照前言往古興衰常理。蓋中華累至終衰之時。諸國

各有要務。見必受險。難免干預保全。一國干預。諸國從之。
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能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分屬諸邦。
此不待言而可知。
一茲論終衰之勢。或問何用此言。此史鑑所載。歷代朝治。
曾問士人。皆以
國朝遠勝前代。是壬子年南省會匪滋起。動稱義兵。欲將江
山恢復漢人。而十二載以來。除甘為賊匪。以及愚賤從附。
其外體面富庶者。曾問有乎。即有亦少也。觀此可知天下
賢智百姓。至今未有異心。若謂終衰。可計今非其時。賊匪
斷難遽能成事。而內地日久未平。百官仍執成見。不肯外

借新法。則賊患雖難至於終衰。而中國尚因別故。亦難防其移權之危。此別故者。各國大局。係中國一日不能保全。各國一日難免代為承保。而使外國代承其責。實免外國代為作主。此中國失權危險之處。曾已提及。不能不為再論。一若夫中國好古惡新者。內有每稱各國新為設法代謀。其名雖似相幫中華。其實所圖者無非私利。意欲嗣可占地自主。而細看此數年來。各國相處情形。可以信其必無此理。溯查道光己亥年間。英國失和。三年未絕。方能罷兵。定約時除香港一處。本係民居地荒小島外。有關英國索要何地。又至庚申。英法兩國帶軍北來。兵勢正盛。何難

運其欲奪之心。乃北上未定大局。而上海英法兩國之兵。尚代打退金陵之賊。後到續增條約。一得在京畫押。兩國合軍立即往南退去。按據續約所載。抵項未完。尚須留兵防守數處。而未結未收各國。先行調回。又以換約以來。五年之間。條約以內。屢有未盡之處。各國雖亦屢經分辯。而通商各口一帶。皆為合軍協同勦辦。有人謂幫同勦賊。亦為我國商民利益。此語非虛。亦可見並無占地之心。如有其心。尚肯幫官打賊乎。

一英法兩國如此協同。總非有心侵占。不言可知。而好古惡新者。甚疑新法包藏惡意。試問向催中國另取新法。催

之更甚者。係何國大臣。多係英法兩國大臣也。蓋其設疑者。實不知各國代謀諸事。不惟於中國無損。反於中國有益。雖謂於外國有益。實於中國更有大益。何則。中國果能聽議各國民人進華。固能取益。而中國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富平一保。自主之權亦能永保不移。更有所議者。絕無外國之利。容為續論。

一此中華全取其益者。即如派委代國大臣駐劄各國京都一節。英國漬告。非止一次。或問外國有何裨益。實無其益。若問中國有無益處。益實多焉。蓋查各國原派大臣進華住京。其意如何。無論他國英國。實慮在外每起辯論。無

法可以了結。誠恐易生兵釁。五年以來。屢有各國雖陳不合之件。若如從前並無代國大臣住京。易致生事。幸因有此得免。此於友誼大局。彼此均有裨益。惟遇設若某國大臣所定。中國之意不同。中國既無大臣駐劄伊國。只由該大臣自向本國辯駁。何人在彼能代設辯。然則中國肯派大臣駐於外國。此於外國住華大臣更有何益。此中國全得其益可證。況既與外國無益。更係外國大臣代議特設能駁本員之良法。尚有人疑外國代謀必藏惡意。觀此可知所論之誤。

一此議即係全為中華取益。而中國不肯行辦。外國論及

非以各國大臣住京不便。暫時通融辦理。慢圖退去。則無以知其不為之心。此節姑不必論。而派員在外。又有益處。中國尚未見及。亦無足怪。但不如聽其所勸而行。況因現際天下大亂之時。須行尤甚。蓋泰西諸國。素以相派大臣為盡來往之禮。亦同禮者聯為局中。不同禮者視為局外。中華果願一體互派。其益有二。如今中國獨立。不與鄰邦相交。各國未免心寒。能與相通。庶可易寒為熱。則各國既有關切之心。斯其無故侵占之漸。較易防塞。抑或適與某國因事較論。中華果為有理。其餘各國。必須幫同。若非用力相助。亦可用言解勸。

一此乃外設代國大臣之論。可見係屬中華全益。所有其餘新作。外國雖受其益。中國受益尤多。類如各省開設鐵道飛線。以及五金煤炭各廠開採。水陸各軍安設操練。中華用項不足。約請借貸。醫學各等項設館教習。以上各等新法。中國如欲定意試行。各國聞之。無不欣悅。其故多焉。一則中國一欲試辦。其初先須暫約外國人相幫。迨其習熟。方能辭去。即如海關稅務司。自設以來。內外既免生事。稅餉亦見其增。此係管理通商內外各官。無不知曉。而稅務司數員。雖皆招請外國之人。而請辭各員管理稅務。其權是否皆在中國掌握之中。問之外國。無一肯駁。更使將

來中華能悉外國語言規矩。以致辭去外國各員。自理稅務。中華具此材能。外國無不欣慰之極。而設稅務司一舉。原係外國代議。中華成例。向無此條。此則外國代謀變通之法。未必於中國有損。反可見為有益。至各國又有欣悅之故。一則中華有取前項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則內地從此容易治平。外國民人來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國亦可無慮。其最為欣悅者此也。惟思前項新議。中華取用。固使外國得取其利。而內地之亂。可變太平。國帑之虛。可以充實。此均中華倍得其利。更有得利者。在保其自主之權。蓋各省既平。洋商可保無虞。用項既足。兵力

可以自强。由此庶幾可防外國干預。代為致力之損。此免移權之計。其最要者此其一也。

一經論中國自主之要。一在借法興利除弊。以期內地復平。若論其二。主宜設法更求外國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國大臣往外駐劄。亦宜設法使其免疑見輕。上項所言外交冷淡。此乃實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處。恭親王暨列位大臣。與代國各大臣往來。皆係以禮相待。並無絲毫不周。此事固屬至美。而內外相交餘禮。不分京外。尚覺美不如斯。即如泰西各國京都代國大臣。前來住京。每得入朝東政各官。無不交接來往。中華

京師。大不相同。實緣中華向來之禮。從不願與外國交易。閉門不納。外省尤甚。各處官士。果不明發其意。皆暗存是心。外國官民。無非留意於中。即念中外各國三十年以來。數次失和。細查其故。總由中華有來無往。蓋士人素論各國技藝材物雖有所長。總不如中華禮義學問之盛。又論中華

天子尊崇最上。諸國之君。果欲相交。尚以不能平行。欲問蒙起之原。實由此也。而外國理會官士。時露相待不佳之心。實由此故而致。何免抱怨之漸。惜中華官士。論及外國事務。大半分為二端。一則有如前言變通二字。止以變回舊法。因

查史鑑所載。周王修內攘外一節。但復此策。即可太平。天下一平。嗣將達人一齊逐出。一則或云變通亦不可少。先必變通而後乃能安定。俟安定後再將達人驅去。如此前後兩論。一問何以不用新法。因是新法而已。一問何以不留達人。因是達人而已。其論或欲專主舊法。或欲稍取新說。於大局毫無利益。而見其言色反於中華有損。蓋天下日久大亂。起色甚少。各國因其屬民有所忠慮。明知中華不求新法。大亂難平。而中華總不自取。亦不肯聽人代謀。為此更有所慮。況見各處官士。皆存外視之心。尤增易致氣惱之情。

一總之近開各國官民。分論中華目今嗣後事務。略以條約所載優待之處。內有凡我官民。未能得實。無論於我國體商局兩端。中華皆有未盡。或開通商各節。何以不能盡約。每答必以內地未平。官力未足。情力真有未足。通商各口。近見防賊。非畏外國之名不來。即用外國兵力打退。甚至每有賊來之處。但有外國人居住。本地官民。方可無虞。然雖如此。而百官仍以各國不能平行。眾士原有作官之基。亦皆共執此理。外國代籌預防。為是率不肯從。屢見外國無非相幫之行。猶疑常懷為敵之心。雖自無力。尚有輕視外國之形。外國以信代據。如何定能。總不肯聽。力雖疲

極。尚望天下自行挽回。反將外夷逐出。何況匪類原係華民。實因吏治不佳生變。素聞助官原期保民。官既待民未周。助之何為。顧此我各國何用待其自敝。果其不能速於自敝。則待其立意設法。將我驅出。更屬何意。迨至此等時勢。我國尚須自來保護。何如即刻先防其失。將內地治理。廣取財利。不但我民取利有裨。即華民亦受免亂之益。若論華民改為外民。何謂取益。實因現受苦累之極。或聞外國如此措置。必致損財。實因不難補其賠償。此等外論。初亦有之。近來稍見加多矣。

一茲外國人如此議論。亦非不知中華歷代隆風。蓋知中

華洋以

聖教文化。迥出於東方諸國之上。是以泰西各國。無不欣慕尊崇。惟念天下時勢之艱。世世有之。而史鑑所載。係中國最為尊重之規。亂機將至。未見能為預防。變亂屢次相生。亦未見能觀前失。以圖後來防備。中華之患。患如一年之中。四季轉環。考其興衰始終。皆同一律。直至前明。均不能謂後代較比前代。顯有隆污。尤有人云。堯舜之時為最。外國人考查內外不同之事。惟以此件為獨奇。蓋查進華之約。英法俄美各國。以其五百年前與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況較前甚強。以目今與前五百年相比。則目今較五百年

前愈強。又念自古以來。四海之內。無論何國。不欲較比鄰邦盡心勇進齊驅。未聞不為鄰邦所御。試問中華。現今鄰國。仍是匈奴西番乎。英國早得緬甸一分。法國已到安南。俄國分在西路朝鮮之外。或問三國諸有必占內地之心乎。此理姑無深論。要在英國已在緬甸。離雲南不遠。法國已在安南。離廣西不遠。俄國不必再論。前項二處。其地與中華連界一萬餘里。可慮者不在各國有無侵占之心。而在各處有易侵占之勢。設若中國後問續增條約立定五年以來。三國所辦事件中。豈皆盡情盡禮乎。而三國之待中國。雖恐或有不周。中國之待三國。亦有不周之處。若論

如此。內外卽應互有體諒。而內外之力均平。此言可用。惜力不平。則此理恐難常保。強國不卽力求伸屈。彼卽自為體諒。至今並無求伸之舉。固固友誼。皆知中華現在大亂。尚因諸國向以一國不肯輕動。則各國俱不輕動。惟思各國既已負屈。各國又有難棄之事。尤以果有舉動。則諸國莫不取益。念此更思各國正強。儻遇一時或有不洽之處。無論關乎體制。抑或他故。忽見某國若非攜兵。亦必用言挾制。所有前向新議。中華向不自取。某國勉強代為。豈非礙於中國體制。設或代為之時。用外國之人。使中國之財。將中國置之不問。猶得謂之自主乎。卽謂暫存之儀。亦恐

難保其常。蓋因一起代為之端。何有限制。此實目前之危。若問易危為安。只有一言。中國果有立意速借新法之實形。則各國一聞。必皆盡力相扶。儻疑中華如此。嗣或被某國乘機偏圖其利。則有礙於中國。不必疑也。各國皆有應圖之利。必不能令一國專取。可知此中反有能保中國得以自主於中。

一總之此次所陳。重在不思變通。仍復舊法。而執此成見。非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中所陳者。實因其餘百官。不知外國事務。係屬何事。更不知與外國相交。較諸何事。尤為緊要。因此凡有外國新議。無非以為不然。竊思目前景

況內地隨處日有新機。無論百官願否更改。而為事所迫。似雖不欲前進。亦確有不禁必進之勢也。要在甘心勇往。方免牽制。直而言之。嗣後中國不久必須擇定兩節之一。或自招外國協同去弊興利。可以永保自主之權。或以仍舊懷疑杜絕。外國亦以疑心相對。中華言動。或有細故以致準情相復。必於全體無失之道。關繫非鮮。簡言其理。進則可以興而復強。止則必至衰而不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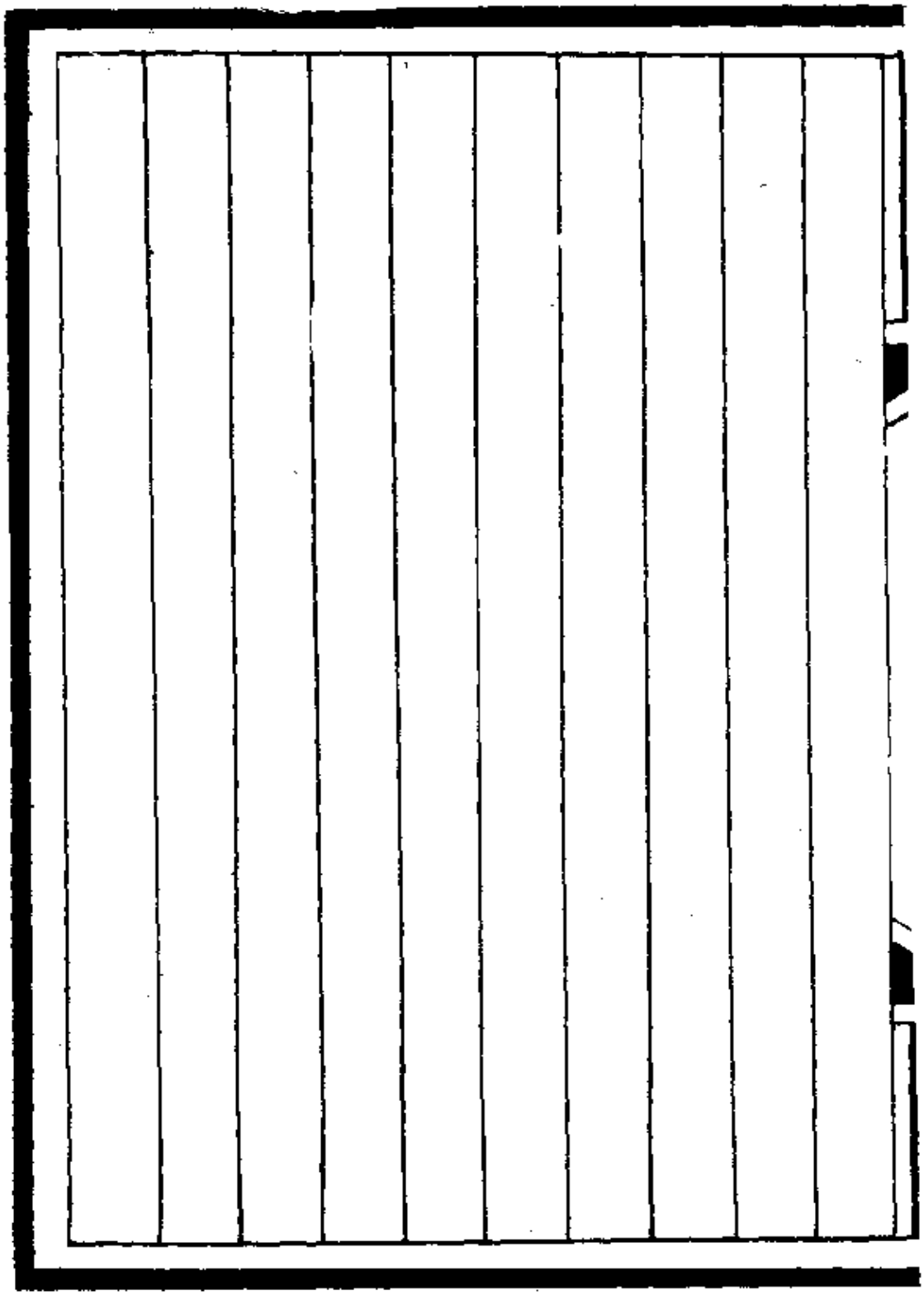
恭親王等又奏。查洋人性多堅執。遇有交涉事件。必求悉如所願。或當以理折之。或當以情諭之。在乎臨事揆度機宜。而總不外於辦理迅速。庶不致十分為難。乃近來各省

往往因洋人狡執。不論事之難易。相率懸宕。甚至有數年不結者。在各省何嘗非為慎重起見。而洋人遂有所藉口。始則謂我為不肯辦。繼且謂我為不能辦。語多唐突。樣生枝節。折服愈難。即如廣東入潮州城一事。不立教堂。不設關卡。不開行棧三事。言之已久。阿禮國斷非近日始知。乃先不言而今忽言之。則因遲而生疑。因疑而生憤。計圖一逞。愈久而愈激也。臣等以為中國與洋人交涉事件。遇有易於了結者。應即隨時妥辦。不特彼族無可藉口。即有為難之事。我亦可以情理與彼辯證。萬不可再事因循延誤。相應請

旨飭下各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務須振刷精神。將中外交涉事
未了結各案。迅為逐件查催。不可再事遲緩。庶幾以後辦
理洋務。或可少費周章。
庚戌。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各省督撫將中外交
涉事件迅速了結等語。洋人性多堅執。遇有交涉事件。必求悉
如所願。惟在臨時揆度機宜。辦理迅速。方不至因遲生疑。因疑
生憤。乃迨來各省辦理交涉事件。不論事之難易。相率懸宕。甚
至有數年不結者。即如廣東潮州入城一事。不立教堂。不設關
卡。不開行棧三條。言之已久。阿禮國斷非近日始知。乃先則不

言而近忽言並無其事○可見因循延誤○於和好大局○關繫非輕○著各該將軍督撫府尹等○嚴飭各地方官○嗣後於中外交涉事件○務須迅速辦理○其易於了結者○固應隨時妥辦○即有為難之事○亦當折之以理○諭之以情○與之反覆辯論○萬不可一味遲延○致彼族有所藉口○激成他變○是為至要○原片均著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



3820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四十一之四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同治五年。丙寅。三月。庚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前於同治元年。與俄國公使議定陸路通商章程。聲明試行三年。或俄國中國有欲更改之處。應於六箇月內照會等語。此項章程。計自同治元年二月開辦起。至四年二月止。已屆三年期滿。曾於上年二月十九日。據俄使照會請刪改。旋將條款開送前來。並由臣等亦於中國稅課商情最奪利弊。酌改數條。會商去後。所有彼此議改各節。曾經往返照會。並屢次晤商。迄今一年有餘。尚未議定。臣等查議立俄國陸路通商章程。當時殫心竭慮者。總以限

制通商防範侵越為要務自開辦以來於內地情形尚無窒礙惟條款內既有試行三年之語自未便拒其議改此次俄使欽述多款跡涉要求大旨約有數端一欲於章程內張家口酌留貨物十分之二請改為不拘成數一欲於天津所納復進口半稅請改為免其徵收並請將條款內蒙古邊界貿易小本營生一節刪去其蒙古地方未銷之貨盡運內地售賣總計數端其意大要以在張家口任意通商為最重臣等詳加酌覈張家口近接京畿非邊界地方可比設如該使所請不但於中國商稅均有妨礙且恐俄商囤積貨物聚人漸多其患尤宜豫防上年往返爭執

相持未決。本年該使復來照會。其意益堅。臣等見其勢不可遏。因擬令俄商運貨在恰克圖納稅領照。其欲赴蒙古地方貿易。即於恰克圖收稅處所豫先指定。庶在邊卡限制。不使滋蔓內地。較為妥協。乃會商多次。該使堅執不從。迨經多方辯駁。始據該使允將張家口不拘貨數各節。展緩二年內從容妥議。其刪去小本營生及天津免納子稅二事。仍力爭照辦。臣等伏思刪去小本營生字樣。則俄商貨色人數。均無限制。殊多關礙。惟天津免納子稅一層。雖於稅課稍減。而於地方情形。尚無流弊。且他國販土貨出口。僅納一正稅。惟俄商出口。於納正稅之外。復納子稅。是

同一出口。而俄商納稅獨重。似亦未免向隅。當經臣等備
給照會。令將小本營生一節一併緩商。以便徐圖挽回。其
天津免復進口子稅。即經給與照覆。定期開辦。一面行文
三口通商大臣。自本年三月初一日起。將俄商在天津應
納復進口半稅停止。其正稅仍照舊徵收。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正繕摺間。復接俄國使臣照會。仍將前項
展緩商辦各條。請為會議妥商辦理。除俟辦有端倪。再行
詳細具陳外。理合先行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本國住京大臣。與貴王大臣議定俄國陸路通商章程。當時因未能豫知以後各情。故第二十條有此新定章程。以試行三年為限等語。當通行之始。已有不便貿易數事。經本國商人懇求更改在案。本國欲俟三年期滿。待未善之處盡行明露。再行更定。按本月已滿三年之期。本太臣更改數端。頗為平允。亦符阜商惠民之意。擬數日間奉達貴王大臣共相商定。且此三年之久。及早年各國未經通商。獨准俄商在中國貿易。未聞該商曾經滋生事端。致

貴國有指斥之事。甚為本大臣所樂道。是以將來章程。如於國家無利。及稽查帑項。並無關繫。反於商人不便者。截去數端。不但於通商有益。商賈既便。貨殖日豐。和好亦因之愈固矣。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來文。以俄國陸路通商章程。試行三年為限。貴大臣欲於商人不便者。截去數端等因前來。查中國與貴國所定陸路通商章程。今貴大臣既言有與俄商不便之處。本王大臣查與中國商人。亦有稍礙之處。自當會商辦理。總期於兩國商情。均屬有益。查來文務與

國家利益。及稽查船項。均無關繫。擇日與貴大臣會商可也。

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陸路通商章程。於商情不便。應改之處。另錄新章送閱。如舊章第四款。內載俄商路經張家口。按照運津之貨總數酌留十分之二。於口銷售。其餘貨物均應運赴天津等語。查俄商陸運本國貨物前往中國。乃係張家口較天津為近。如欲往內地通商馬頭地方貿易。遇有離口甚近。離津較遠之處。乃必先令至津。方准前往。以致先已至津。又行回口。然後前往。該商未免紆途受累。此譬如他

商先至上海。酌留十分之二。其餘悉赴天津。從津仍回上海。方准運入內地也。其水路通商進口者。以在第一海關交稅為便。其陸路通商者。亦應在第一口交稅為妥。今本國通商張家口為第一關。又係華商運貨進口。皆至此納稅銷售。俄商何以未能一律辦理。第十款內。俄商在他口販買土貨。運津回國。除在他口按照各國總例。交納稅餉外。其赴天津應納一復進口稅等語。查他國販買土貨。由水路出口。僅納一正稅。並不重徵。今俄商由陸路販買土貨出口。應納正子稅各一。是同一出口。而俄商納稅獨重。未免向隅。況陸路駝馬腳價。於華民則有利。於俄商則多

費。更覺較苦。本大臣擬除該商從張家口至恰克圖。已經將貨銷售。無庸給還復進口稅外。如將全貨回國。復有全到憑據。應將所交復進口稅給還。方為平允。其餘擬改各條。不過為兩國官員藉免各種爭端。及商民免致妨礙而已。嗣接貴王大臣擬改新章。首言為敦和好。而觀其所改。殊不盡然。查兩國慎守封疆之道。惟兩國邊界之民。利益相聯。兩國和好。方能益形堅固。若法令多所禁止。或減其資用。殊與此理相悖。請觀在昔最

聖明之

聖祖仁皇帝。於二十八年立定和約。第六款內。有准許俄國商民。

如有執照。任便往來各處貿易。中國商民前往俄國亦可。豈不以兩國人民。必須如此。方能永久和睦。本國之意。亦願邊界陸路通商。累年增盛。接閱貴王大臣擬改新章。本大臣為敦兩國和好而免爭辯。未肯備文逐條分割。但擬面商可以成事。乃自會議以來。五月之久。迄未定局。日前本國來文。詰以遲延之故。本大臣無言回覆。查本大臣所擬更改之處。並無過當。於北京和約先年和約諸書。皆有退讓。貴王大臣所言張家口酌留貨物。不拘成數一節。現今難辦。允將十分之二。改為十分之四。議免天津復進口稅。本大臣亦將張家口不拘成數一事相讓。第恐於本國

飭屬有違。擬將第二款小本營生一節刪去。蒙古地方。祇有零星買賣。並無富商大賈。必限定數目。該地方官恐即借此挾制。易起爭端。本國自定和約以來。許華商前往邊疆各省。任便貿易。不納稅。並不分本銀多寡。本大臣自揣去此一節。無甚妨礙。料無不允之理。貴王大臣竟為不然。本大臣恐本國詰責。亦未敢相從。今勢出無法。先行照會。以明所改章程出自本國之意。內張家口一條。尤為緊要。並申明所改之處。於累年和約所准。尚有不及。而和約所載利益數處。至今該商並未蒙其利。即希照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擬將第二款小本營生一節刪去等因前來。查章程試行三年更改。原恐彼此設有不便之處。皆可公平會議。免為章程所拘。自試行以來。華商因俄商自販茶貨等物。稅輕利重。華商無計謀生。關閉歇業者十居八九。紛紛呈請設法改章。體恤商艱。本王大臣明知係屬實在情形。仍不肯先行照會酌改。迨接貴大臣二月照會。欲行酌改。嗣將新章一紙送來。本王大臣始將華商呈請大意。擬定一紙送閱。並將為難情形。屢次申明。原期貴大臣得悉顛末。庶可彼此通融。使俄商華商兩無大礙。不致過於偏枯也。是以貴大臣謂第十款於俄商

不便。擬改天津復進口半稅。本王大臣雖知於
國課有礙。但既欲體恤俄商。無論如何為難。已勉強相讓。至
擬將第四款俄商在張家口酌留二成貨物改為四成一
節。本王大臣所以未遽允從者。因如此改章。不但不能體
恤華商。反使苦益加苦。嗣知貴大臣於此節有許多難處。
雖知難免華商抱怨。不得不曲意相從。獨張家口通商。及
不拘成數在口銷售之說。並蒙古地方。不拘大本小本商
人。前往貿易各節。本王大臣曾屢次面談。其中大有妨礙。
嗣經貴大臣再四辯論。本王大臣仍不肯明言不允。酌定
俟三年後察看情形再議。而於本王大臣前送擬改之章。

深悉貴大臣為難情形。遂暫置不論。竊謂中國於天津復進口。由收半稅而讓為不收半稅。於張家口銷售。由二成而讓為增至四成。如此改章。於華商雖毫無益處。而所以體恤俄商者。不可謂不至矣。於本王大臣所言。均經不論。於貴大臣所改。曲從二端。亦可謂極力通融矣。是以前在貴館面為議定後。即行函知以為憑據。非中國有意遲延也。茲貴大臣謂日前接到貴國來文。擬將第二款小本營生一節刪去。以為必限定數目。該地方官恐即藉此挾制。易起爭端。不知立定限制。貴國邊界官發給執照。俄商恪遵執照內開載數目。前往貿易。該地方官驗明貨照。並無

不符。將從何挾制。此正所以弭爭端也。其他礙難之處。已屢經面敘。無庸贅述。況兩國定議在先。貴國文到在後。自不難將此情節。據實回覆。貴國想亦必能原諒貴大臣未便再議更改之心。庶章程速定。而和好益敦矣。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本署亦聞恰卡華商茶行字號。近多歇業。然實因本國所用之茶。向均在恰陸路購買。近則多改由水路販運。陸路商人。專辦茶貨。包攬已久。慣於居奇。茶價逐日昂貴。人民嘖有煩言。又因國之西界禁茶入口。而地面遼闊。難於稽查。偷漏滋多。是以本國通盤

籌算。西界開禁。准其販運。使舞弊者無從包攬。又將茶稅定輕。使偷漏者不能獲利。又將恰克圖陸路茶稅較前更輕。水陸兩路之茶。運至本國南京適中之地。其價均不甚懸殊。從茲本國商人。多改買水路茶貨。因而恰克圖通商之事。日就蕭條。自然華商之賣茶者亦少。且兩路之茶擁擠。市價較落。恰商利亦較輕。改業者更眾。此係實在情形。並非照會內華商所稱由試行通商章程所致也。使即就陸路通商章程言之。比各國水路章程。限制已嚴。陸路比水路為難。而工夫更費。華商如欲陸路貿易繁盛。反增添限制。陸路日就廢壞。均歸水路販運矣。現在恰克圖俄商

銷戶與華商之在恰者零落等耳。本國不肯置之度外。仍欲設法調劑。是以本年將關稅又減。兼顧中國將不便之處亦行加減。諒

貴國亦必不忍令恰克圖一百年餘之商賈。日形彫弊。本大臣未有不盡力完成。以副兩國之意。又照會內以貴王大臣所讓二端。本大臣已經應允。並將張家口不拘成數一節相讓。酌定俟三年後察看情形。再行會議等情。查本大臣惟欲貴王大臣知我願將此事速完。雖不合本國來文之意。已經應允。然必須於章程內。能添俄商在蒙古地方未經銷售之貨。准許前往張家口。照例納稅。任便銷售。並

不拘成數一層。如此辦理方可。及接貴王大臣覆函。並未提及。後又因貴王大臣以此事難辦。本大臣改為將小本營生一層刪去。亦未得允。仍查貴王大臣亦知蒙古地方。只有零星買賣。絕無富商大賈。若章程內猶錄此文。其礙難之處。非係如照會所云。實恐地方官即以小本二字。另生辯論挾制。以致商民起釁等事。不如去此限制。庶免他虞。以上各情。本大臣不能擅行應允。俟接本國來文。再行遵命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本國覆文。內稱兩國和好二百餘年。全賴陸

路通商。聯其情誼。中國自必設法務使阜盛。不致彫零。不意舊章限滿。疊次會議。仍謂難行。深可詫異。更因限滿新章未定。商人觀望。貿易亦屬無著。兼以回疆擾亂伊犂塔城兩處陸路通商。諸多曠廢。尤覺增憂。仍應與中國會議。所改各款。皆於因時制宜。鄰邦和好之誼。不為無補。深冀中國自無不允之理。再與細行商酌等情前來。本大臣相應轉詳貴王大臣覽閱。並查擬改章程一事。恰克圖通商。日見衰敗。中國茶行字號。百二十家。僅存十家。苟欲兩國通商。仍前不廢。必須寬其限制。多予便易。惟於張家口任便通商。方臻妥協。昔年恰商盛時。中國限制俄商。不令任

便在口貿易。尚可曰為恰商計耳。今恰事已敗。固宜為變計。惟准在口貿易。於

貴國有益。若仍展轉數年。誠恐通商事宜。歷久未定。該商漸皆逋逃。是善策反成失策矣。至本大臣所擬將本國商人在蒙古地方貿易限制本銀刪改一節。前曾詳細照會。勿庸贅述。相應照會貴王大臣希相機確實允定。急速見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照會內稱。更改陸路通商章程一節。現據本國來文。仍欲細行商酌。惟於張家口任便通商。方臻妥協

等語。查更改陸路通商章程。前已屢經議定。曾據貴國柏繙譯官於七月初三日面遞改定條約二款。內經指明張家口按照運津之貨總數。酌留不過十分之四。在口銷售。屬為照辦。當於七月十九日函致貴大臣將天津復進口。由收半稅而讓為不收半稅。於張家口銷售由二成而讓為增至四成。其勉為照辦情形。業經詳細佈達。並於八月初二日接據貴大臣照會覆准。復於八月二十八日照會貴大臣。將前所讓二條。再為指實。以為憑據。九月初五日據貴大臣照會。以所議定各節。俟接本國來文。再行遵命等語。本王大臣竊意所議更改各條。專候貴國來文。即可

定議。乃此次照會。復稱張家口任便通商。似於前所議定之言。不甚脗合。是否即指留貨十成之四。意未明顯。仍希貴大臣切實照覆。以憑辦理。查兩國和好有年。辦事均臻平允。其議改陸路通商章程。於本王大臣所擬更改各條均經不論。於貴大臣所擬更改天津免納半稅。張家口增留貨數各節。業經曲從。似於議改之事。不可謂不極力推讓。諒貴大臣亦不至再有異議也。至刪去小本營生條款及該商有未經銷售之貨。准往張家口銷售。照例納稅各節。其中窒礙情形。本王大臣屢經極言其難。想貴大臣素敦和好。辦事持平。亦不肯強中國以難行之事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自會議擬改陸路通商章程。至今將近一年。迄未議定。茲接到照會前來。本大臣將所引八月初二九月初五等日各照會。復行查覈。貴王大臣所言。似與其中文意。均不相符。前七月初三日本大臣曾派柏總辦前赴總署告知。原擬張家口酌留貨物不拘成數一節。本大臣惟欲章程速定。暫應按照運津之貨總數。酌留十分之四亦可。但應俟三年後。如無別項礙難。仍歸不拘成數辦理。請給憑證為據。並應將俄商小本營生。在蒙古地方未經售銷之貨。准往張家口照例納稅。任便銷售。如果此二款准

許。本大臣始能應允各等情。後數日在館面晤。本大臣亦曾親將此二事屢言。乃接來函。並未提及將售銷之事應允。且張家口三年以後之語。幸爾恍惚無憑。仍派該總辦面見。將書奉還。兼述貴王大臣如以銷售一事。實屬難行。本大臣擬將俄商小本營生一句刪去。以為通融。亦無不可。乃貴王大臣又不相允。書亦不收。該總辦不敢相強。祇言書不足據。廢然而返。當會議以來。已逾六月。雖本大臣所擬之款無多。極願成事。所惜者均屬徒勞。茲何敢再行誤讓。自蹈愆尤。前後本國詰問延宕之故。惟有據實聲覆而已。竊謂原遞擬改章程一紙。其中各款。均係本國劄飭

所定。自會議以來。本大臣層層相讓。以致存者無幾。已屬格外曲從。不符本國所飭。然未得允。茲決不敢再讓。致負委任也。所以除行文本國外。即行照會貴王大臣申明此係本國之意。仍請照原遞章程辦理。本大臣實迫於無法耳。蓋當會議之初。本大臣為欲速成。多從曲讓。後見貴王大臣意思寬緩。與我不同。所以不能按先前辦理。今照會云八月初二日。接據貴大臣照會覆准等語。查照末云不意貴王大臣竟謂不然。因而本大臣恐本國詰責。亦未敢相從等語。何得以此為覆准也。其九月初五日所發照會。係辯論貴王大臣八月二十八日照會。內稱所讓二端。本

大臣已經應允。並將張家口不拘成數一節。相讓酌定。俟三年後察看情形。再行會議等語。是本大臣之應允。必須貴王大臣將所改者應允。然後應允也。至十一月初四日照會。係據本國來文。以張家口現在情形。惟當任便貿易。不拘成數。並為兩國通商。照前阜盛。應少與限制。多與便宜。料

貴國所見相同。自必照辦。本大臣代為照會在案。近又接到咨文。言張家口十分之二十分之四。無甚分別。均與通商一律限制不便。不得謂之極讓等語。相應切實照覆貴王大臣查照。並希將作何辦理之處。迅即照覆。如仍謂難行。

不能定結。尤希迅覆。以便行知本國辦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議改陸路通商章程內張家口一條。尤為緊要。希將作何辦理之處。迅即照覆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議改陸路通商章程。所以日久未定者。實欲兩國商人。皆獲利益。不致偏枯。方可永遠遵行。無如其中窒礙甚多。前已屢次面談。及照會在案。無庸復贅。今貴大臣既謂前後承貴國詰問。不敢再讓。致負委任等語。是貴大臣為難之處。亦可概見。本王大臣極欲此事速定。因於無可通融之中。再設格外遷就之法。如俄商運洋貨

欲赴張家口及天津銷售。須由恰克圖而來。莫若即於恰克圖交界地方。按照水路稅則。納一正稅。此後持有恰克圖收稅印據。不拘到張家口或天津任便銷售。均無庸再納稅項。其張家口銷售。即可不拘成數。以副貴大臣之意。其欲赴前經准許之蒙古地方貿易者。亦即於恰克圖收稅處。領取前准之蒙古地方貿易執照。亦可免稅。如此變通。庶一則便於稽查。稅項不致有虧。二則恰克圖華商生計。不致盡絕。且仍於俄商多有利益。毫無窒礙。昨經與貴大臣公同面議。均尚可行。為此特備照會。聲敘前件。想貴大臣當亦必以為然也。以上係粗舉大概。如能照此辦理。

再將詳細章程會同妥議方為定局即希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擬將陸路通商章程通融速定格外設法各等情前來查自恰克圖通商以來未經設有稅關茲貴王大臣所擬俄商運貨在張家口納稅改歸恰克圖之處係屬創始從前會議未嘗言及本大臣未有本國字寄無從相覆其所擬陸路運貨增添按照水路稅則納稅查從前所定陸路運貨按照水路稅則三分減一實因陸路通商比水路為難販運既費工夫本銀因而多

耗所運之貨又係從內地行走

貴國人民沿途均霑利益貴王大臣自無不明其故所有商定舊章之時始允比水路從減但陸稅輕於水路非獨中國如是各國無不如是今欲水陸一律似於情勢未為允協所擬俄商前往蒙古地方貿易必須於恰克圖領照等情查本國與蒙古交界約長數千餘里商人貿易多係本少如有邊界某處某商祇挾一二百金之貨在數百里內販運固自無虞虧折若使先行數千里之路必至恰克圖方准回原處銷售此譬如廣東之人欲赴上海貿易卻令先至張家口領照然後前往道途之間何至迂遠如是貴

王大臣一展輿圖當自明其不可前因俄商不能於張家口任便銷售通商多有窒礙本國定議該處任便通商自應照辦方妥惟查舊章以試行三年為限今若再過二旬已屆四載本大臣之意亦如貴王大臣欲事速成耳今擬暫設一便宜之法雖豫知於本國之意不甚相符勉力擔承如天津既免復進口稅蒙古地方刪去小本一層舊章於兩國不便之處皆加增損擬將張家口一事展轉一二年仍照舊二成辦理明定此新章以試行一二年為限此限中將該口不拘成數一層應作何辦理詳細妥商立章遵照若能早定亦可如此辦理庶事易成所難張家口一

事。儘有暇日。從容盡力詳細通融。而章程不致遺誤矣。如蒙應允。擬數日內將如何暫改新章。備繕奉上。以便二旬內定局。竊謂本大臣如此相讓。以和好多年。敦篤夙誼為重。想貴王大臣自能洞悉吾意也。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覆。議改陸路通商章程各節。本王大臣查前次照會。所擬通融辦法。面面周到。貴大臣似未深思。試再詳細言之。俄商運洋貨。擬赴張家口銷售。所以改歸恰克圖納稅者。緣張家口本非通商處所。即條約第五款。亦只准銷售零星貨物。惟因貴大臣前次照會。有諸

多為難之情。並聲明張家口不拘成數一層。尤為緊要。本王大臣再四思維。欲格外遷就。因援照各國總例。凡洋商運洋貨進內地銷售。在海口納一正稅之條。設法變通。令俄商在恰克圖納稅後。持有印據。即可赴張家口及天津銷售。並准其在恰克圖交易。所以然者。一則便於稽查。二則在恰華商尚有生計。三則以恰克圖為康熙年間初定貿易之地。從未更改。若於此收稅發照。當無窒礙。四則俄商進恰克圖納稅後。即可在彼銷售。尤為便宜。五則在恰克圖收稅。該處係屬兩國接壤。將來或有加患俄商之處。他國不得援以為例。有此五便。雖從前恰克圖未經設有

稅關。亦不得不設法遷就。並非不知水陸情勢也。至俄商赴蒙古地方貿易。必須於恰克圖領照者。亦緣貴大臣前曾屢言俄商在蒙古地方。未經銷售貨物。請准其到張家口售賣等語。本王大臣思此等商人。定係大宗買賣。必非小本營生。自應指定進出道路。猶之水路通商。皆有指定口岸。並非沿海各處。俱准出入也。果如貴大臣所言。只挾一二百金貨物。在數百里內販運。確係小本營生。自可仍照舊章。持有三體字鈐印執照。就近赴蒙古貿易。但亦須仿照伊犂通商章程。議定行走卡倫。不得躐越開齋。如此則小本營生及大宗買賣自可並行不悖。無往不利。似此

改章。庶應免稅者道途不至迂遠。應納稅者絲毫並未加增。以為足符貴大臣之意矣。詎料貴大臣均不謂然。於照會內稱今擬暫設一便宜之法。如天津既免復進口稅再將小本營生一層刪去。其張家口仍照二成辦理。展轉一二年。再行妥議等因。查小本營生一節。舊章專指在蒙古地方貿易。並非准到張家口售銷。原因體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貿易。得獲利益。今既欲作大宗買賣。又欲將蒙古地方未經售銷貨物。赴張家口貿易。則非邊界小本營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納稅章程。均應逐層定議。未便先將此層刪去。致令窒礙愈多。至天津復進口半稅一層。本王

大臣前已言明相讓。以恤商情。雖於稅課有虧。亦不肯再有他議。可即照貴大臣所擬。先免此復進口稅。其餘均仍暫照舊章辦理。至彼此所商。如删去小本營生及張家口不拘成數並恰克圖納稅領照等情。統行展緩二年。於限內會同詳細妥商。庶時日從容。章程可期妥善。總之此次商酌。兩邊俱多時日。究其歸宿。則中國商人毫無所得。而貴國商人已經中國免一天津復進口稅。得失皎然。似尚易於定局。希貴大臣酌奪見覆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擬改陸路通商章程前來。所

言雖多實情。惟因事多創立。本大臣未識本國意旨如何。未便據以商定。茲如所稱張家口不拘成數及恰克圖納稅領照各情。展緩二年。妥商辦理。本大臣尚可應允。又俄商在蒙古地方。未經銷售之貨。到張家口售賣一節。因關繫張家口之事。亦可格外相讓。一併暫置。以符貴王大臣之意。惟將刪去小本營生一層。亦擬展緩二年。本大臣實屬礙難從命。仍請按照辦理。查此事於貴王大臣並未見有甚難處。於該處華商生理。亦無妨礙。蓋蒙古地方買賣。均以氣茶為第一要物。可用以充銀錢。可用以償債務。乃俄商赴此貿易者。苟欲銷售此貨。即以此易彼。必須先向

華商購買。或由恰克圖自販。始能如是。決無能與華商抗行之理。且貴王大臣亦必深悉該處廣漠。其人游牧無常。豈能有大宗買賣乎。本大臣歷請刪去小本限制字樣。實因國人以此限制。為與禁止無殊。並恐因此成釁。於商情反礙。近來蒙古地方所設各官。偶有事端。即行請明。尚能化為無事。然不能保日後永遠如此。往往官雖清介。遇有他故。不能分別事理。即由此貽患。本大臣如此擬改。於貴王大臣前次照會。少為變通。亦係格外遷就。想不礙難允准。以前此耽延太久。今庶暫行速定也。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擬改陸路通商章程。所議刪去小本營生一層。仍請按照辦理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小本營生一節。礙難刪去。前次照會。已經縷晰言明。且貴大臣既云該處廣漠。其人游牧無常。不能有大宗買賣。自無庸先將此節刪去。致形窒礙。緣刪去小本二字。則貨物既多。內外蒙古地方遼闊。必須妥議章程。非比小本營生。可照舊章辦理。今既欲暫行速定。莫若將此層一併統行展緩。以便將來從長計議。至耽延雖久。惟天津免復進口稅。已經言明相讓。實於貴國商人。大有裨益。如以為可。即當定期開辦。諒貴大臣亦必以為然也。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云云。查自會議擬改章程以來。至今為時已久。其間先後接到本國咨文。擬改各情。業經隨時照會。縷晰言明。本大臣誠願此事速成之意。貴王大臣亦無不如之。即如所咨擬改各條。第一張家口緊要。本大臣曲擬暫緩二年商辦。似此相讓。既於本國所咨不符。已屬擔任匪細。若如照會所稱僅免天津稅銀一事。餘悉仍舊辦理。尤難應允。必致負議。緣如此議論。仍係半載以前之語。本國歷經辨駁。仍令按前所劄定擬。雖於商情有礙。何敢率行改轍。至所稱刪去小本二字。則貨物既多

等語。似未盡實。查兩悉畢爾等處土產甚稀。一切貨物。均自國內販往。道途既遠。耗費滋多。且該處人煙稀少。苟欲廣為販運而不能銷售。必至低價虧傷。可見貨物萬不至有擁擠之理。以上所言。均係實在情形。諒貴王大臣亦無不謂然也。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刪去小本營生。仍請照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刪去小本營生一節。中有窒礙之故。業於前次照會言明。必須妥議章程。以便辦理。茲詳思貴大臣所言該處土產甚稀。不能廣為販運。既係該處貧無大

本貿貴。即刪去小本二字。與不刪去無異。於貴國商人毫無關繫。莫若暫照舊章辦理。與張家口銷售恰克圖收稅各節。統於展緩期內從長計議。較為妥協。至免天津復進口稅。前已言明相讓。自應按照前議定期辦理。貴大臣如可允准。即於貴大臣允准覆到之日。定於十日內即行開辦。以免再有稽延。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前來。所言將小本營生仍照舊章暫緩辦理各節。本大臣礙難應允之故。業於前次照會。層層細講。此事延宕年餘。本大臣實欲速定。凡可擔當

之處。無不竭力遵就。若再令相讓。恐與本國屢次所飭相背太多。必致反為駁斥。實屬礙難。亦曾於前次照會。疊晰言明。貴王大臣豈有不知。現在會擬更改章程。幾十四月。仍須展轉二年。通商方能定局。俄商久待如此。匪止失望。亦必議論紛然矣。至天津復進口稅。如貴王大臣先行擬定。實為公允。亦於俄商有益。嗣後本大臣自當致謝。然本國原擬更改各條。仍應照會。煩按照辦理。特此照覆。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前來。閱悉一切。本王大臣查前次照會所言。將小本營生仍照舊章暫緩辦理一節。實因

其中多窒礙難之故。茲貴大臣謂俄商久待。恐議論紛然。亦係意在體察商情。其天津復進口稅。先行擬免。貴大臣既稱公允。本王大臣現已行文。將中國所讓免天津復進口稅一層。自三月初一日起。即行開辦。俾俄商速獲實益。至從前彼此所商未定各條。均俟將來從容會議。除行知三口通商大臣將陸路章程第十款。俄商販貨回國。赴天津應納一復進口稅。自三月初一日起。即行停止徵收。餘仍照舊辦理外。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辛酉。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臣於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公使信函。審陳辦理黔省教務一摺等因欽此。臣查上年六月初十日。永甯州屬募役司地方殺害司鐸楊通緒教民謝長生五人一案。係募役司團首任聚五與永甯州革役羅勝為首。維時即經督臣勞崇光會同護撫臣裕鐸督飭永甯文武。先後獲犯二十九名。解省審辦。內有在監在逃病故者十五名。無干省釋者七名。現惟首犯任聚五從犯杜得勝宋二苟周會川楊西唐丁甯聶老潤七名。尚禁省監。上年九月二十二日。臣同任倫即飭司督同委員研訊。祇以各犯供出之首犯羅勝與下手兇犯譚公等五名。尚未弋獲。是以未便結案。致滋

藉口。現已派令候補知府蔡興樓向胡繩理婉商。如能先為了結。即行另案奏報。此永甯州殺害教民一案之大略情形也。通年來黔省教民。非獨各屬地方官不敢苛虐。即臣於教事亦多遷就。從未稍存刻覈之心。即如劉鴻魁被殺一案。上年十二月間。據興義紳民。以著株鮓汛守備李鳳丹署會布汛把總張開屏。王使民人何明武曹品謀殺本管上司。稟請提省訊辦等情。臣恐投鼠忌器。是以祇批飭署興義府知府李保衡就近查辦。又如本年正月間。據貴定縣團紳張玉光等。以冉石保等糾眾擄掠。斃傷五人。因係教民。未敢捕拏。稟請緝究前來。臣即批飭臬司移

胡縛理查覆亦未令徑行拘提此臣辦理教務加意慎重之大略情形也伏思同治二年春間臣在川省奉

旨來黔經成都將軍臣崇實四川總督臣駱秉章與臣述及田興恕之案亟須了結原委臣聞之憂心如焚當即星馳就道行抵遵義一帶正值賊營林立臣督率將士且戰且進衝鋒冒刃屢瀕於危迨抵黔後與督臣勞崇光慘淡經營心力交瘁甫將此案辦結事之緩急輕重在在皆所深知是以數載以來每與胡縛理酬酢往來無不致敬盡禮偶有請託事件但可無大關礙俱降心以從區區苦衷無非為

仰體

宸謨。綏邊弭患起見。詎胡縛理因臣未將署普安同知錢壎撤任。挾嫌懷恨。又有好事者從中離間。遂致山終隙未竟成不解之嫌。細閱胡縛理稟函節略。各招撫回匪之始末。早已

纖晰奏

聞。前署貴州臬司陸傳應之子陸佑勤業於上年秋間。遵

旨驅逐出境。其餘艦列各執。或捕風捉影。或推波助瀾。是非真贋。

日久自明。臣亦無所用其瀆辯。惟閱胡縛理節略內。所稱

比田興怨更毒更殘一語。未免駭人聽聞。臣束髮受書。粗

知禮義。非田興怨一介武夫可比。況受

恩深重。涓埃未報。縱不能為

朝廷捍患。亦何敢為

宗社貽憂。第胡縛理既發此論。則其積慮處心。必將竭力攻排。如

顧以償而後快。且以主使謀殺重情。尚可任意輕誣。更有

何事何言。不可逞其私臆。將來羅織嫁禍。上煩

宵旰焦勞。使天下後世。咸以臣為禍首罪魁。曾田興恕之不若。臣

上何以對

君父。下何以對臣民。即死何以對

先帝在天之靈。臣此次欽奉

諭旨。仰蒙

訓諭周詳。並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函殷殷告誡。即思降心

與之籠絡。當派知府蔡興總往向該主教反覆開陳。而該
主教意於流言。錮蔽已深。猶疑似難遽解。臣若因循懲棧。
該主教必不能容。萬一釀成大患。誠如
聖諭。較之田興恕之案。更為棘手。臣一身固不足惜。於大局殊有
關繫。與其貽誤於事後。不如審慎於幾先。臣久任封圻。所
到之處。與各省士民尚鮮怨惡。茲以衰病之軀。才疏柔遠。
致使吠聲吠影。屢次上瀆
宸衷。究屬辦理不善。咎有應得。仰荷
天恩高厚。屢寬嚴譴。儻蒙
聖主垂念

三朝舊僕。犬馬餘生。不忍遽加擯棄。乘此未大決裂之時。即乞
召還京師。
賞給閒散差使。既可杜其反覆。而臣亦得以永沐
矜全。不致貽身敗名裂之羞。感戴
鴻慈。實無既極。再胡縛理與候補知府蔡興槐素稱愜洽。臣現已
檄委該員專辦教務。臣在任一日。必盡一日之職。嗣後遇
有牽涉教民事件。益當謹守和約。倍加留心。並通飭各屬。
一律持平辦理。至其有意與臣為難。臣亦必委曲將就。斷
不敢稍形意氣之私。以維大局而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張亮基奏覆查殺害教民一案。係募役司圖首任聚五與永甯州革役羅勝為首。任聚五等已在省監禁。羅勝等五名尚未弋獲。擬先為了結等語。任聚五既係為首要犯。自當按律先行定擬。其羅勝等犯。仍當飭屬認真緝拏。遵照前旨。早日結案。以免唆漬。嗣後事關中外交涉。必須處處持平。固不可矯激沽名。任意將教民陵虐。亦不可因其習教。任令橫行鄉里。魚肉一方。於應辦之案。含糊了事。蔡興槐既與胡縛理熟習。即責成專辦教案。務令悉心妥辦。免致別啟釁端。

壬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芬於二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使臣呈遞新議論略於中外情形深有關繫等因欽此溯查自古外患與內患頻來史冊所載代有其事惟在修德樹威示之以信經國之道曰柔遠人曰懷諸侯足見不能以勢禁以力絕也方今

國家軍務未平幣項未裕洋人或因此而生覬覦綜閱所遞局外論並新議論略反覆尋繹大致不外內治外交如中國文治武備財用之利弊並借用外國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條或沿於積習或拘於舊制均不難因時制宜變通盡利誠如

聖諭。總在地方大吏。實力講求。隨時整頓。日有起色。俾不至為外國人所輕視。該使臣等歷敘從前立約之由。並慮後來夫好之漸。危詞恫喝。反覆申明。總以將來中國不能守信為慮。故歷次立約。曰邊界。曰傳教。曰通商。各國皆處心積慮。不憚再三之瀆。而尤必聲明行文內外偏行周知字樣。所以諄諄於此者。直欲使中國家喻戶曉。永遠相信之意。近因潮州進城並田興恕兩案。有疑中國不肯按約辦理。故有此大放厥詞。相率而妄伸其議。雖目前無可尋釁。竊恐為將來重修條約地步。不免有挾而求。他如輪車電機等事。各海口洋人。亦曾屢屢言之。中外地勢不同。斷非急切

可辦之事。且興作鐵路。必致擾民。有識者皆以為不可。然洋人執拗性成。凡事拒之甚堅者。彼必爭之愈力。悉心詳度。此等事彼族故神其說。以冀聳聽。尚非其最要之務。目下處以鎮靜。詳慎豫防。以緩其議。而徐圖善策。至所言遣使分駐各國一節。乃西洋立約之國。最為應辦之事。藉以通和好而達情意。中國向無此事。彼轉以為可疑。惟查遣使通聘。自古有之。現在泰西各國。習列國之風。其所使駐代國秉權。互相盟聘者。有修好往來。彼此長住者。其事日前雖未舉行。審度各國。必將固請。應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豫籌遣使之道。並與各國君若盡相見

禮節。審慎妥議。先事酌定。切宜周備。此外交第一要議。至
所請
召見各國使臣一節。尤為各國所必欲祈求之事。奴才伏查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時。外國使臣曾蒙
召見。並加賞賚。深明長駕遠馭之術。使遐方賓服。重譯來王。聞下
既已定有條約。則禮節稍有不周。然必得據為籌及。如將
來有
恩允召見之事。先當議定朝見之禮。使各國使臣知所遵守。奴才
更有請者。外交之道。我處心信而使彼不疑。守信之法。務

在中國官民。均以條約為信。查咸豐十年在京與美法各國立約以後。即奉明降

諭旨。將所定條約發鈔通商各省。數年以來。地方官自應咸使聞知。惟每遇中外交涉案件。該地方官或有意延閣。或含混了事。甚有任意妄斷。因小事而激生他事。推原其故。皆因不明條約。且有未經目見者。洋人執約以爭。轉得有所藉口。其通商各口而外。不特偏僻小縣為然。即通都大邑之府廳州縣官吏幕友。亦均未明此義。每遇交涉事件。不能持平辦理。其餘關繫教民者。各州縣尤屬層見疊出。易滋事端。應請

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府尹。轉飭兩司暨該管道府。將各國條約。重行刊刻。頒發通省各府廳州縣。咸使知悉。如遇接替時。亦必移交後任。遇有中外交涉事件。按照條約。持平妥辦。並由該管道府督飭州縣。將交涉事件及已結未結詳敘案由。按月申報督撫及通商大臣。由該督撫大臣按季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覈。如查有延閣不報。及因循不結者。嚴定處分。以示懲警。或由該督撫大臣等隨時酌覈案情輕重。如有關繫緊要者。立即咨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各國公使秉公覈辦。如事關重大。有請

旨定奪者。應請明發

上諭。務使中外周知。示以不疑而杜釁端。此誠目前克孚以信之急務也。至於變法自強一說。現如海關之延用稅務司。京外之練習洋槍隊。上海之習製機器局。深資利用。已有明效。但使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實力講求。誠不難進而益上。該使等所言類多要求。其所論不無可採。伏願

皇上敬

天法

祖。光被四表。協和萬邦。有道之長基於此矣。

甲戌。通商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奏。竊照兩淮運使

丁日昌。奉

旨馳回潮州原籍。隨辦中外交涉事件。現飭趕緊料理經手各務。再行交卸起程。臣以潮州一事。有關通商大局。該運使熟悉洋務。誼切桑梓。平日必有籌慮。當如何妥速了結。其辦理關鍵所在。能否擇要指陳。當經緘詢去後。茲據稟稱查潮州與洋人為難。非一朝夕之故。賢者抱義憤而不願與共戴天。愚者負血忱而必欲寢食皮肉。固無論已。而此外不得已之隱衷。不能顯白於眾者。其故有二。一曰惜虛聲。當洋人之初欲入潮也。其膽先怯。有俳徊卻顧之勢。潮人因而得窺虛實。益為大言以恫喝之。而洋人之氣益餒。於是眾志成城。以為舉天下莫能拒洋人。而潮人獨能拒之。

有自鳴得意之概。今一旦准其入城。似從前毅然以拒夷自命者。忽然墜此令名。騎虎難下。不能不勉强支撐。必使不食前言而後已。此所謂惜虛聲者也。一曰懼實禍。洋人在潮屬之汕頭開設馬頭。屢被潮人擄掠。近歲入潮。復屢被辱罵。一旦挾官威而進城。恐勢益猖獗。欲得昔日之厄己者而甘心焉。人人皆有報復之懼。固結於中。於是不能入城之議。持之益堅。此所謂懼實禍者也。但潮城河道本窄。產物不豐。而洋人必汲汲於入城者。其故亦有二。一曰恐效尤。洋人議定通商之後。於內地耦居無猜。獨潮州口岸。不能執約從事。誠恐各岸如廣州廈門臺灣之民情稍

悍者。相率效尤。羣起而與為難。則有防不勝防之勢。計尤悍者。莫如潮州。擇尤而抑制之。使莫敢予侮。即他處之萌伏未動者。皆將相視而噤不敢發。所謂奏刀輒旋。而窾卻便可迎刃而解矣。一曰苦嘲笑。英人自不能入潮城之後。凡等國及通事之不稱意者。輒慢曰若雖強何不逞志於潮。羣居口角。輒舉以相訾謷。英人實厭苦之。其始本不甚著意於入潮。而終乃為不得不入之勢。古稱新法皆吾黨激成者。此之謂也。然則潮民之不願洋人入城者情也。亦勢也。而洋人之不能不入潮城者。情也。亦勢也。在潮民之硜硜爭執。誓與偕亡。論士氣則為公忠。論大局則多窒礙。

況洋人屢次入城。屢次受辱。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屈不在彼而在我。所謂刻覈太過。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者。將於是乎在。從前粵省辦理洋務。當事者徒博一時順民之美名。而未衡全局始終之利害。馴至敗壞決裂。事不可為而後已。日昌每追維往事。誠私心痛之。此次隨同瑞麟辦理交涉事件。自當抒一得之忱。藉收不吐不茹之效。惟日昌雖籍隸潮州。而住居鄉僻。且遊客多年。久未與潮人相習。去歲在上海道任內。復因粵中游勇逃匪盤踞洋涇浜。以搶刦為生涯。幾釀咸豐三年之變。稟請誅戮首惡百餘人。資遣回籍者八九千人。雖滬瀆氣象一清。而故鄉不無

怨毒之積。兼之潮人重官輕官。有指引開導洋人入城之
舉者。輒以漢奸目之。日昌既奉
簡命。何敢復計利害。即使不能顯為倡率。亦當暗地轉圜。默計行
店天主堂之舉。能免則免。不能免尚當從緩。至入城之說。
不難於目前無事。而難於長久相安。所可慮者。潮人習於
闖侵。素稱獷悍。不慮洋人之不能入城。而慮其入城之後。
以利餌誘愚民。廣收無賴之徒。聯為指臂之助。變遷禍大。
彌足隱憂。此又當徐圖防範者也。茲將應辦事宜。先行臚
列三條。稟祈據情轉奏。以備
廟堂采擇等情。旦查覈所稟。於本籍居民與洋人相持不下之故。

顛末悉具。謂不難於日前無事。而難於長久相安。識慮甚遠。所擬事宜三條。似尚曲中窾要。臣不敢壅於上聞。理合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可否請

旨飭下署兩廣督臣瑞麟先行查覈酌辦。庶無歧誤。

丁日昌擬陳潮州洋務事宜三條

一立威宜留餘地也。查潮民多聚族而居。地近海濱。槍礮皆所素具。一夫指麾。千百為羣。督臣親臨潮郡。固足資之以威矣。但資之以威。而未喻之以義。督臣一去。仍必尋釁生端。結怨愈深。且一省重官無過於督臣者。儻親臨之後

事有齟齬。勦除則百姓並非叛逆。勸慰則更無餘地可以轉圜。愚意督臣似宜駐紮嘉應。以撫恤難民辦理善後。或託閩邊為名。一面摘傳潮州得力紳士赴轅開導。並擇仕潮素得民心之大員。會同紳士。親往撫慰勸諭。俾潮民不因迫脅而准許洋人。便覺恩由己出。可以久安無事。且督臣相距不遠。明示以若再違抗。隨當親臨查辦。自當惴惴恐懼。不敢堅執意見。且使洋人知不能逞志於百姓者。固非大吏之所能迫勒。亦可以杜其處處要脅自重之念。宋中葉遣官宣諭河北三鎮。時相李綱頗以為非。此事固非其倫。然清議所在。固當處置得宜也。

一勸諭宜曲通民志也。聞從前洋人入潮時。府縣勸諭紳民。但責其不顧大局。且云若不約束滋事。定惟紳士是問。言語之間。幾至微色發聲。宣布閭閻。衆論騰沸。陸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淺。言又不切。其將誰懷。潮州官民太相隔絕。似宜選曾任潮屬素得民心。如前任饒平縣李福泰潮陽縣冒澄等。親往開導。獎以敵愾同仇之義。諭以漢過不先之條。且密勵以拔劍挺身之無益時局。卧薪嘗膽之留為後圖。萬一洋人欺壓吾民。官吏必為如約懲辦。彼潮民既信李福泰等之素非屬己。又感大吏之諒其苦心。且幸洋人之不能即圖報復。當不致再蹈前轍。關聚阻撓。至

該屬盤捐之過於繁重者。歷年捐輸出力之未蒙請獎者。郡邑政令之不便於民者。一一為之施行裁革。則百姓歡呼鼓舞。自有令如流水之樂。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也。一紳士中宜德才並用也。查潮州紳士中之守正不阿者。類多閉戶自高。不干外事。其足以號召閭閻。唯諾眾口者。率皆才勝於德。似宜因勢利導。隨所欲而牽制之。跅弛不羈之才。拒之過甚。反致激成事端。此又不可不因地制宜也。以上三條。謹將管見所及。略獻芻蕘。至於和議之不可長恃。自強之必須早計。想

廟謨遠追近鑒。必已未雨綢繆。其餘一切未盡事宜。俟至粵時再

隨時稟商督撫辦理。相機應變。百聞不如一見。固不敢遽為懸揣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李鴻章將丁日昌擬陳辦理潮州交涉洋務事宜。據情轉奏。開單呈覽一摺。據稱潮郡紳民。不願洋人入城。一在惜虛聲。一在懼實禍。洋人必欲汲汲入城者。一恐他處效尤。一苦他國嘲笑。並慮入城之後。難於長久相安。所陳應辦事宜三條。如立威應留餘地。勸諭宜通民志。紳民宜才德並用等語。立論俱切中機要。著李鴻章即飭丁日昌趕緊馳回粵東本籍。聽候瑞麟調遣。毋稍稽延。粵省督臣既據丁日昌聲稱未便徑赴潮郡。先褻威重。致事後轉多窒礙。著瑞麟即行先赴嘉

應駐紮。傳諭潮郡得力紳士赴轅開導。並擇仕潮素得民心之大員。會同紳士。親往撫慰勸諭。俾潮郡紳民自行轉圜。使洋人入城之舉。出於紳民。而非由於大吏之迫脅。庶日久可以相安無事。前任廣東藩司李福泰。潮陽令冒澄。素得該郡民心。李福泰著暫留粵東。與冒澄均由瑞麟酌量派往潮郡。曲行曉諭紳民。並將該郡政令之不便於民者。先行裁革。以順民情。紳民中有才德可用。取信於民者。該署督即行酌量收用。以冀因勢利導。總期事在必成。顧全大局。不可畏難中止。丁日昌所稱洋人入城之後。恐其以利餌誘愚民。當徐圖防範一節。識慮甚遠。著瑞麟於該員到轅後。飭令將防範事宜。豫行籌畫。勿稍疏忽。是

為至要。原摺並單各一件。均著鈔給瑞麟閱看。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閩浙等省洋面。向多盜綜。粵省香港等處地方。亦不免有逃人溷跡。比來洋盜疊刦商船。外國弁兵。往往協同捕獲。是以濱海各省。近有買雇外國輪船緝捕洋盜之議。所有外國協獲及逃匿洋境一切罪犯。凡係華人。按照條約。應交中國辦理。惟各項罪犯。或係華人犯案。牽涉洋人。或係洋人犯案。牽涉華人。勢不能不令外國與聞其事。乃外國於協獲及逃匿洋境各犯。每致延不交出。轉以中國法重。一經交出。必處以極刑。伊國不忍為詞。藉口延宕。伏思此項人犯。若其庇匿勢

必日久稽誅儻或辦理失當中外又不免易生嫌隙臣等
公同商酌應請
旨飭沿江沿海各省督撫凡係外國交出中國人犯即由該督撫
覈其情罪輕重咨商臣衙門覈覆奏明辦理其非由外國
交出之犯不在此例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伏查刑律內淩遲處死一條本在五刑之
外非事關惡逆原不輕用乃各國屢以為言而英國則尤
甚上年正月間該國署公使威妥瑪向臣衙門呈遞說帖
大意以中國拏獲賊匪每用淩遲極刑友邦見之疚然不

恤。固不能強為攔阻。似無不可相勸等因。臣當以
本朝用刑。較歷代最為仁厚。此等罪大惡極。若不嚴刑處治。
無以示戒將來。凌遲一刑。正所謂辟以止辟。一意正言拒
覆。該署公使始罷前議。本年前任公使阿禮國向臣衙門
復申前說。臣等以中國刑章。非外國所應干預。無論在中
國者。外國不得與聞。即中國人犯逃往外國。亦當按約訪
查交出。該公使以從前交出人犯。每被凌遲。其實閒至斬
決。同係一死。因言在中國者。由中國辦理。不敢與聞。若逃
至英屬。由英國交出。仍請問至斬決而止。旋由威妥瑪呈
遞說帖。窺其語意。中國若不允所請。將來逃往英屬地方

人犯必不肯飭令交出臣等正擬覆聞又於二月二十七日接准阿禮國照催必欲臣奕訢辦具照覆准如所請以為憑證伏查自香港等處歸英人住紮以來中國人犯往往藉該處為逋逃之藪若任其抗延不交即斬決亦不能辦駁至納叛招亡勢將無所不至漸開邊釁所關實非淺鮮因查各省每年緩遲罪犯本不多見其逃入香港人犯內實犯至凌遲者更屬無幾與其堅持定律致該國曲加庇匿使法無所施莫若稍示轉圜俾不致久稽顯戮是以臣等奏請將外國交出中國逃往人犯由該督撫覈其情罪由臣衙門隨時酌覈情形奏明請

旨辦理。毋庸再拘常例。

御批。依議。

威妥瑪說帖

本大臣正月十四日備文。以金陵克捷。本國上下。大為欣悅。又另准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丞相祿屬將要語面陳恭親王。係

貴國既已獲此大捷。皆邀

天之眷。庾治賊匪。甚願體好生之仁。可以稍從寬典一節。本大臣因憶往古以來。內宮等刑。歷朝漸皆改革。道光十二年間天下大災。眾大臣曾有酌減刑律之請。可知中國極刑。似

可無難稍減。人犯應死之罪。處之以死即已。如凌遲處死極刑。未免過慘。中國果能無論何罪。皆不復用此刑。外國之所樂聞。蓋各國無論如何治民。友邦雖無自擅攙隔之權。惟某國刑罰過重。向見友邦疚然不悅。固不願強為阻攔。而置詞相勸。似無不可。儻歷久不見相從。漸漸必生欲違之意。奉祿大臣屬代面陳。不便備文存案。故具咨單以為面議之用。

答威妥瑪略節

貴大臣述貴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丞相祿論及中國律例內載凌遲一事。查中國刑法。前朝最重。歷代曾有五牛

分身及滅九族誅三族湯鑊寸磔之刑。惟
本朝將歷代之重刑皆除去不用。所以至重之刑不過凌遲
犯法之一人而已。即此凌遲之刑。中國向不輕用。惟於背
棄三綱。凶惡萬狀者。始一用之。即如逆匪叛亂。其心已無
君長。平時擾害地方。殺害之人。不止千萬。破人家產。掠人
男女。使良善之人。一家父子兄弟妻女。皆不得完全。死者
含冤。生者流離。今被拏獲。即以此刑加誅。在死者仍是一
死。而生者見之。自必不效其所為。而懼遭此刑。是凌遲一
人。所化導之人。即不少也。經書有云。辟以止辟。刑期無刑。
即此意也。若並此刑而無之。恐中國之人。無所畏忌。少年

者不知觸目警心。不數年間。惡人愈多。而世道難期平治矣。現既承貴國大臣祿論及此刑當除。實係仁人之用心。中國大臣亦均同此仁心。現在中國尚未一律平靜。因人心未盡歸於善。猶幸人人知有此刑。父戒其子。兄戒其弟。不令輕犯。是以罪至凌遲者。亦屬罕有。至於本朝待民。較之前朝。最為仁厚。載在史書者。班班可考。將來軍務平靜。民俗漸歸於善。此刑即無所用之。是不待刪除而自然刪除矣。

阿禮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奉到本國咨文內。以按照天津條約第

二十一款內載查明罪犯交出一節屬令本大臣妥為商辦聞近有中國罪犯逃往香港經英官拏獲送交廣州地方官懲辦該地方官將其凌遲致死一事本國以及泰西各國官民雖悉亦有數罪應行正法惟審問之時動刑慘辦及定罪後正法之時故使遲死多受痛苦心實不安奉教各國素以此等刑法與向來視為仁理未免不合本大臣查本館案卷各外國視此刑法其意如何曾經屢次陳明則本國雖欲按照條約盡力遵守實有欲免會同裏辦查拏罪犯交出後致有慘死之心詳貴親王知之已久也前次會晤之時本大臣記憶貴親王面許凡有本國交出

犯罪之人審問之時免用嚴刑訊辦如有定罪正法免加
本國不悖之刑等語部見本國必欲公同備文欽明存案
合請貴親王斟酌如何行文論明應用何辭書寫以期永
遠遵行為要為此照會
四月戊戌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准軍機大臣字寄同
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
使臣呈遞新議論略於中外情形深有關繫等因欽此查總務
司及英國公使所呈議論大致謂中國不能自強而勸以
借外國之法聯各邦之交夸竊謂英法各國於咸豐十年

換約通商。其時江皖尚未克復。蘇浙新遭蹂躪。陝川兩省。事變疊乘。時局之艱。甚於今日。洋人不於彼時輕視中華。而乃於東南大定川陝肅清之後。忽作此傲慢之談。窺其命意。大抵有二。一則為中國撫議。本屬羈縻。現在事機已順。誠恐以平賊餘力。轉而相圖。故歷數中國瑕疵。以示我之不足畏。夸以為該公使等所倡外情及緩不濟急者。此各國積疑生慮。而故為此恐嚇之詞也。一則見中國收稅則用稅司。練兵則用兵官。凡外國無貿易之人。皆借此以獲重利。現在扣款既定。賊氣將盡。恐中國無須借助洋人。故謂為非法之論。以見外國之法不可不用。用其法必用

其人。用其人必厚其貲。者以為該公使等所謂外情及借法自強者。此外國之無利不趨。而特以利害動我也。彼族用心。大段不出乎此。而其尤不能置者。則潮州府不准開口。田興恕發遣未行二事。蓋一則有礙英國之通商。一則有礙法國之傳教。此其必欲力爭者也。大抵當今要務。欲其相安無事。必先使之相信不疑。若令潮州一案。速為妥辦。則彼國無疑於通商矣。若令田興恕即日成行。則彼亦無疑於傳教矣。將通商章程中豫防濟賊各條。在今日為無足輕重者。量為刪減。其各口所用洋人。不必顧惜小費。遠予遣撤。使之有利可圖而無疑。目前情勢當可相安。至

輪車電機等事。論者不一。其顯而易見者。則壟斷牟利也。其隱而難窺者。則包藏禍心也。夸私心竊揣。以為此種舉動。無論未必能行。即使能行。其弊亦與輪船等。輪船通行之處。不過江海。其意僉將以輪車輔輪船之不及。而以電機貫徹乎其間。以為天下之利權。盡在乎是。是則洋人之本意。而初非真有他也。若其論中國政事之得失。雖辭多謬妄。而深切事機之處。亦復不少。中外臣工。自當隨事隨時。力圖整飭。原不必因外人私議。始為一變至道之謀。應由在京各部院暨各直省督撫大臣。將用人理財整軍經武諸大政。各就所宜。悉力講求。務歸實在。如有窒礙。不憚

改弦更張。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固不可稍涉大意。致非族從而生心。亦不必處處疑其挾詐懷私。以致防不勝防。而轉令以不誠疑我。但令軍務盡平。帑項稍裕。本原既復。侮慢自消。誠如

聖諭。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強為定准也。奴才識短淺。固測機宜。謹就管見所及。縷晰直陳。伏祈

訓示。至漢口地方。自通商以來。凡遇華洋來往事情。奴才必督飭該關監督準情酌理。以誠信制其狡黠。不使藉口。如遇洋人進見。無不相待以禮。予以體面。其所請有可從者。立予照辦。再不遲疑。儻有不能行。亦必曲為開導。務令釋然。各國

洋人似尚信服近日亦尚無以新法商辦之事茲蒙
宸訓奴才自當慎益加慎設法豫防斷不敢緩急失宜致啟事端而
失體統以冀仰副
聖天子撫綏遠人之至意
甲辰江西巡撫劉坤一奏臣於三月初一日准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
使臣呈遞新議論略等因欽此臣詳閱稅司使臣所遞論議照
會各件因恐中國將來不能守法以敝中國或欲生事邀
利亦未可知我固須暫為羈縻亦不可過於將就誠如

聖諭。當急求所以自强。臣謹就管見所及。外而交涉之權衡。內而自治之要領。以及近而江西之規畫。遠而大局之措施。一一為

皇上敬陳之。夫中外久經講好。彼此現尚相安。自當勿慢勿欺。不至自我開釁。惟謂京外各官。不肯與之往來。不知苟非公事。人臣義無私交。至於行教通商兩項。天下雖懷積憤。無甚異詞。然行教者每縱教民以干預公事。挾侮長官。甚至地方匪類。假冒招搖。而各教士輒出把持。使各州縣不得行其法。通商則或於洋船之後。搭民船數隻。或於民船之上。坐洋商數人。希圖偷漏稅釐。是在各地方官各監督委

員隨事與之折辯。使不致逾範圍。總理衙門亦應照會該各國住京使臣。嚴飭各處領事。約束洋商。毋得包攬希圖壟斷。各處教士教民。務須一律安分。臣以為通商不過耗我之物產精華。行教則足變我之人心風俗。可否以查假冒為名。飭各教士將各教民造册。送各該州縣。得以按籍而稽。俾入教者有所忌憚。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倣行。輪車電機。益令彼之聲息易通。我之隘阻盡失。以中國之貿遷驛傳。固無須此。而地勢物力均所不能。斷不可從其所請。各國使臣。榮觀

天顏。是否可行。在

朝廷自有定奪。分遣使臣往駐各國。不得任其所指。以柱石重臣棄之絕域。令得挾以為質。然洋人之所以嘵嘵不已者。則以潮州之未能進城。已革提督田興恕之未至戍所。

均奉

嚴旨分別飭催。此次潮州之事。有兩廣督臣瑞麟兩淮運司丁日昌等極力調停。想不致於決裂。田興恕想亦不敢逗遛。致滋藉口。臣與田興恕共事有年。見其負性雖粗。而志在徇國。忠勇過人。將來能否保全矜釋。出自

聖恩。臣愚昧以為交涉之權衡者此也。自治不外用人理財。如稅司所指弊端。固未足為定論。不妨姑即其說。以圖補救之

方。用兵以來。文則流品太雜。武則保舉更寬。現在紛紛留省歸標。務宜察看人材。必廉明方可付以民社。必勇略方可寄以干城。不當專論資格。至謂各官不應迴避本籍。武則尚可。文則經理地方詞訟。難保其於親友情面。真能破除。立法之初。原有精意。臣以為不如仍舊為便。又謂外省臣工。不能久於其任。不知各省文武。果能政績卓然。即令乞休。無不慰留再四。往往有奉職無狀。或人地不宜。不得不速罷斥更代。臣以為務在慎之於始。夫取士實文治之原。練兵為武備之要。該稅司謂士人讀書而不曉事。駐防祇知講究養鳥。綠營以老弱愚蠢充數。僅得一成。臣以為

士人之不曉事。正患不讀書。如果讀書。則通古今。識理亂。安有不曉事者。近來士人尚詞章而不務根柢。故雖出自科第。未必盡能幹濟時艱。其應如何變通舊章。力挽陋習。俾士人皆崇實學而達政體。以副

朝廷求才之盛心。伏乞

飭下禮部及各省學臣覈議施行。此次軍務。多用勇而少兵。人以為兵無用而置之。兵亦自以為無用而安之。現在髮逆既平。東南各省。勇則漸撤歸農。兵則尚議補額。若竟視為廢物。不惟徒費帑藏。將何以為不虞之備。伏乞

皇上嚴飭各將軍督撫查汰挑補。認真訓練。務期營伍一新。嗣後

如遇地方有警。勒捕參用官兵。使之習於戰鬬。則膽氣日壯。技藝亦精。未始不可以轉弱為強。該稅司謂宜改為每省五千。京都一萬。未免過於單薄。應否量為裁減。使之餉不虛糜。兵皆得力。伏乞

飭下兵戶兩部覈議施行。周世宗高平之役。大閱諸軍。精加訓練。由是所向克捷。可知兵不貴多。丁糧為國計民生所係。我朝輕徭薄賦。兵興十有餘年。度支雖極拮据。丁糧不加分釐。是以糜爛雖寬。而民情安帖。以視前明添設練餉等項事無實濟。而天下騷然。其得失無待智者而辨。該稅司請增正供者非也。釐金之設。本屬病商。然百姓受十世樂利之

休。為一身安全之計。亦無不知向義急公。是以釐金徧東南。而不聞有怨讟。現在軍務雖鬆。需用尚急。祇宜裁減。不能盡裁。該稅司欲停釐金者非也。然不肖州縣。於正供外不免浮收。而仍有拖欠。不肖卡員。於正釐外不免需索。而並有虧那。以及各關稅或該監督營私。或任胥吏舞弊。以致日見短絀。難免如該稅司所云。誠宜極力句稽。嚴予處分。果能實徵實解。滴滴歸公。又何至於憂貧富強之策。即修攘之策。臣愚以為自治要領者此也。就江西東省論之。祇九江一口。與洋人通商。貿易利微。交涉事少。惟教民多恃符滋訟。臣督飭各管官。審斷持平。積案多已完結。不至

因此起釁。惟江西鄱陽東西兩湖。號為澤國。吳城以上。雖多淺灘。而春夏水發之時。輪船可以駛至吉郡。鄱陽以下。如九江屬更當其衝。現議照長江設立水師。然船廠均非輪船之敵。且入口以後。各處地面甚寬。臣按之圖籍。訪之官紳。皆謂彭澤之小孤山。湖口之大孤山兩處。實為江西門戶。如於該處築城架礮。輔以水陸重兵。足以扼其咽喉。輪船無自而入。臣擬於秋間閱兵之便。前往該處察看形勝。可否設法興修。不露猜嫌之跡。密與兵部侍郎臣彭玉麟酌量辦理。以資鎖鑰。在江西遞經兵燹之餘。地方彫敝。商販稀少。似為洋人所不急爭。然不可不豫為綢繆之計。

合計通省兵額一萬二千有奇。向不虛額欠餉。汰補均屬易為。臣自當督同鎮將逐一整頓。務使戰守有資。決不如前恬嬉。致令廢弛。至於江西吏治。尚皆廉謹自持。無有苞苴惡習。臣復嚴察勤惰。以為舉劾。諸守令等尚知奮興。丁糧經前撫臣沈葆楨改定新章。誠為官民兩便。釐金本係督臣曾國藩所設。立法精詳。各委員無可染指。關稅以九江為鉅。該監督俊達嚴行剔除。已見日有起色。然臣仍不敢謂各項絕無侵蝕。且恐日久蠹生。惟督同各司道嚴行稽查。並力求樽節。各屬捐廉齋廉。現經分途緝拏。務期吏肅民安。兵精糧裕。臣愚以為江西之規畫者此也。若夫通

籌大局。臣雖未悉沿海情形。然要大指不外造輪船。用間諜。扼衝要。固本根。蓋自煙壤之後。人人習於用兵。洋人斷難登陸。與我爭鋒。祇恃輪船以為長技。夫輪船之奇巧。究係人力所能為。豈以中國之財力聰明。遂視為絕藝。現聞署兩江督臣李鴻章。購造數隻。頗有成效。可觀。應令沿海各省及湖北省。無惜重貲購造。務盡其妙。而奪所長。洋人多用漢奸。故我偶有舉動。彼必先知。若能不惜重利。以啖彼國之人。未始不為我用。果能隨時得其委曲。或可以圖功。況洋人各國合則見強。分則見弱。以彼種類各別。未必心力皆齊。臣前官廣東。潛察英法兩國。即有各不相下之

勢。則其餘可知。欲伐其交。莫如離間。是在神而明之。因勢而利導之。毋使覺而協謀。唐以回紇平吐蕃。我

朝以暹羅服緬甸。是以夷攻夷之術也。查閩浙山東均係濱海。而輪船不能入我腹地。惟廣東省城及江蘇之上海。與直隸之天津。實居衝要。不可不嚴行扼截。將來內患既平。良將精兵。若令盡撤。不惟可惜。亦屬可憂。似宜選派著名得力之軍。於廣東上海天津三處。各設重鎮。務足萬人。知兵大員統之。陽為安插。陰備非常。洋人即生猜疑。我亦有詞解說。若慮此項口糧無出。則將各省額設官兵。酌撤若干。此中多係老羸。有無無關輕重。而餉項可以挪注。再於

閩浙山東以及荆襄等處。妥為布置。則更不能蹈我之瑕。
京師為天下本根。禁旅不可弱虛。一旦事起倉卒。四方動搖
應援。儻有疏虞。諸形滯礙。似宜及此捻匪猖獗之時。托名
防護。速將京營簡選驍健數萬人。另成一軍。厚給資糧。精
練火器。庶幾隱若長城。緩急有恃無恐。臣愚以為大局之
措施者此也。而臣竊有請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東南以次底定。所慮
憂勤偶懈。或至一簣功虧。今有洋人覬覦。適足為
九重之兢惕。伏願
皇上慎終如始。先期內地肅清。果得雲貴陝甘皖豫軍務速竣。則

洋人不敢生心。而我亦有餘力矣。夫物極必返。我極盡其懷柔。而彼多方刁難。動曰勉強。曲直有在。利鈍無常。自古棄信敗盟。以小陵大。卒至天怒人怨。以憤乘驕。臣未見不自取噬臍之悔者。而況泛舟重洋。深入重地。主客勞逸。勢自懸殊。但使京外臣工。知讐恥不可忘。和好不足恃。內則竭忠盡智。外則伺便審機。必謀出萬全。毋輕於一試。則無不可操勝算。臣以為英法各國。江海跳梁。畢竟無能為役。惟俄國與我土地接壤。侵肆蠶食之謀。偪近陪京。陰懷狙伺之計。西北一帶。不可不申固邊防也。臣初任封圻。見聞淺陋。其於一切洋務。未能周知。今承

聖問詩諫。不敢不直抒所見。

丁巳。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奏摺

命統兵西勦。所有與俄國使臣會立烏里雅蘇台所屬一帶邊界

事宜。相應請

旨另行簡派大員。以免臨期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麟興奏請另簡員與俄國立界等語。俄國使臣會

立烏里雅蘇台邊界事宜。著俟該使臣有前來會勘信息。再由

麟興等迅速奏聞。

戊午。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奏。奏摺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同治五年三月十五日。奉

上諭潮州交涉洋務事宜。著軍仕潮素得民心之前任廣東藩司李福泰。潮陽令冒澄派往潮郡。曲行曉諭紳民等因欽此。奴才先經遴委候補參將吉瑞。馳往潮州擇傳潮州得力紳士來省面為勸導。熟商善法。以期得有把握。並於四月初一日。據吉瑞帶同神士王澤。林士驥。唐登瀛等到省。奴才連日接見。開誠布公。剴切勸諭。分剖情理。曉示利害。各紳士幡然領悟。情願回潮。傳諭民人安分守法。恪遵條約。妥商辦理。奴才正擬酌派素得潮州民心之員。帶同各紳士。先行回潮。宣布

朝廷德意。使之家喻戶曉。悉就範圍。遵欽奉

諭旨。著派李福泰。冒澄前往撫慰勸諭。現已密授機宜。切屬李福泰帶同冒澄定於四月十三日起程馳往潮郡。傳集紳民。再加撫慰勸諭。確查潮州政令。如有不便於民者。先行裁革。並採訪得力紳士。酌量收用。以順民情。李福泰前仕潮州。久為潮州人愛戴。冒澄亦著備聲。誠咨素得民心之員。芬前奏調署潮州鎮總兵卓興。威名素著。及委署潮州府知府華廷傑。明白諳練。亦俱熟悉潮屬民情。又與李福泰素相投洽。令令李福泰前往督率勸辦。將洋人入城各事宜。次第條理。公同商酌布置。可臻周密。一俟相度事機。籌策定議。即知會英國領事。訂期再進府城。按照條約。接待

保護。以昭大信。其前議不開行店。不設關卡。不建教堂各款。飭據查明。係由惠潮嘉道張銑。派有委員與領事等往返面議。原以安順潮民之心。並未立有憑據。此時洋人雖有異言。但各款應行應止。總以條約內有無明文為準。自可循照條約。分別議辦。以免爭執生端。奴才欽奉

上諭。先赴嘉應駐紮。原欲傳諭潮郡紳士前來開導。今已由省傳到紳士。面加勸導。事有端緒。似毋庸再行往駐嘉應。奴才仍當隨時體察。如有必須親往潮郡之處。擬即欽遵前奉

諭旨。由省雇用輪船。航海赴潮。計期四五日可到潮州。若往嘉應駐紮。必須由東路水路遄行。約期二十餘日始到。遲速迥

別。至丁日昌所稱緣國防範一節。容俟丁日昌到粵後。芬
自當與之詳細講求。密商籌畫。務期中外長久相安。胥歸
靖謐。以仰副
聖主柔遠綏邇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酌派大員。先赴潮州曉諭紳民等語。現在
吉瑞馳往潮郡。擇傳潮紳到省開導。各紳士幡然領悟。著責令
認真勸導。丁日昌現已起程赴粵。著俟到粵後。妥商辦法。該署
督所奏仍遵前旨。航海赴潮。無須駐紮嘉應之處。並著體察情
形。隨時妥協辦理。
瑞麟又奏。據英國住汕頭領事堅佐治申陳。告假回國。將

領事交繙譯固威林署理。弩查美國領事議進潮州府城一案。原係堅佐治經辦。似應暫留一手辦結。今改以固威林署理領事。於進城事務。能否接辦。當即函詢住廣州領事羅伯遜查覆。旋據羅伯遜覆稱。堅佐治告假回國。難以暫留。至署領事固威林在潮多年。於地方情形及進城事宜。均極明晰。可以接辦定議等語。弩細加訪察。尚屬實情。除飭知李福泰等於到潮州後。與固威林將進城事宜。妥商辦結。並咨明總理衙門外。謹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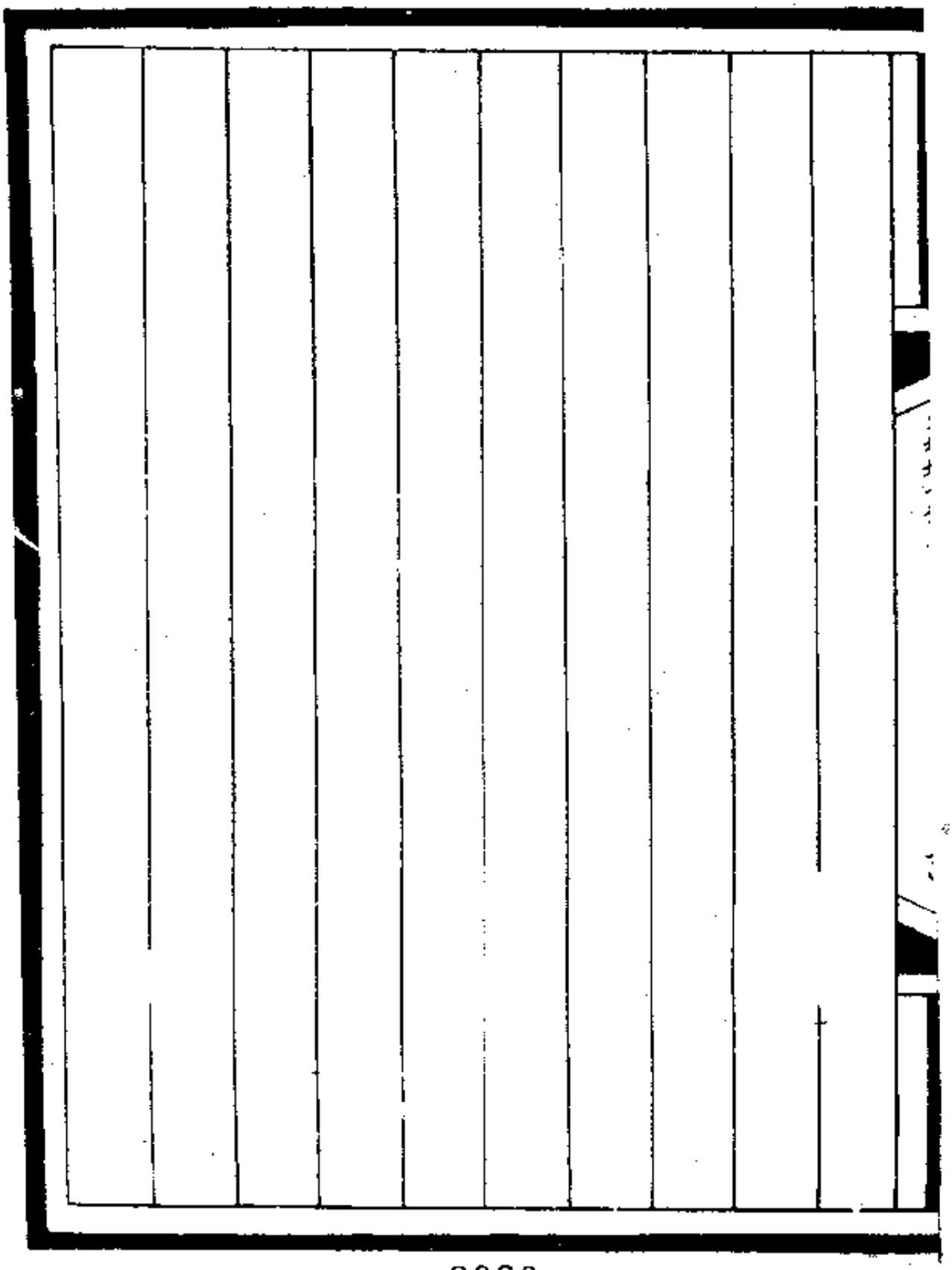
瑞麟又奏。廣州紳士伍崇曜等借美國商人本銀三十二

萬兩。先經臣等與美國領事定議。專摺奏明。請俟英法兩國賠款清償後。再過一月。每月在關稅撥銀八千兩。由戶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覆。照准在案。今英法兩國四成賠款將次扣完清結。復准部咨將四成扣款。仍按結提解部庫等因。此項原議俟英法三國扣收四成賠款清償後。分期還給美國。即指望在此四成扣款內撥出歸還。可昭大信。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按月撥還美國銀八千兩。即於戶部按結提解四成銀內。照數撥出還給。以符原議。而清款項。其餘銀兩。委員解部交納。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393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

同治五年。丙寅。五月。己未。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署廣東巡撫郭嵩燾奏。同治元年八月間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酌派旗綠各營官兵。會同英國官兵練習。以成勁旅等因經前督臣勞崇光照會英國香港官。派有英國兵總一名。帶同教練官三名。兵四十二名來省教練。即在滿漢八旗及督撫提三標暨廣州協標。先後選撥兵丁。委令副將齡山為統領。協領全濟為總統管帶。會同操練。由前督撫臣等節次奏報在案。茲據英國領事羅伯遜申陳。接到香港官來文。請將前派來粵教練各弁兵撤回

香港。於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起程等情。臣等查英國派來教練各弁兵。既據中陳撤回。自應准如所請。以順遠人之情。此項外國弁兵。每月薪糧需銀四百餘兩。即於二月十八日截數停支。惟查從前撥出旗綠各營弁兵。除練習精熟。先撤歸伍者。應由各營隨時操演外。所有現存教習成隊之弁兵八百九十五員名。若遽概行裁撤。未免費喜前功。據英國領事羅伯遜商酌。請將旗營弁兵三百六十四員名。仍由領事照舊按期教演。每月薪糧。照案發給。其綠營官兵五百三十一員名。即飭統領齡山管帶。按月分期操練。所需薪糧。前係每月支銀一千餘兩。茲擬酌減每

月支發銀四百八十三兩。以省經費。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年二月十五日。接據俄國使臣照會。稱俄人因貴買事。前赴黑龍江內地。該處官員攔阻。請行文該處大員。會議章程等情。當經臣等照覆辯駁。旋據該使照會。大致仍欲往黑龍江內地通商。華將英約第九款。在內地游歷通商為證。語多激烈。臣等於三月初九日。親往該館。面為駁斥。約定百里內照章貿易。百里外特照游歷等情。十一日復接來函請行文照辯。而語多含混。臣等復與辯論多次。旋備具信函照

會。揭明游歷執照。不得作為通商之用。而於前次照會。俄人欲由墨爾根愛琿等城行走之處。未經答覆。該使旋遣繙譯官柏林持照會信函送回。仍請俄人從阿巴該推卡倫持照至阿木爾省貿易。路過墨爾根愛琿等城。勿得攔阻。臣等公同商酌。似俄商赴阿木爾省本境貿易。就近由內地行走。即沿途互換米麵。亦非通商可比。似難過於拒絕。當經允為照辦。覆令執持邊界官路照以憑查驗。仍由伊國轉飭俄商。不得無故逗遛。別行闖越。豫杜通商之漸。以示限制。以上各情。已由臣衙門行文黑龍江將軍查照商辦。乃於四月十二日。復接據該使照會信函。以無故逗

邊。並非實指通商。又稱吉林內地。准許交易。方為妥協。種種狡辯。復經臣等以該處並非通商口岸切實駁覆。復據該使照會。仍屬一味矯強。並稱先已行文東悉畢爾總督照辦等因。查黑龍江吉林等省通商。該使要求甚堅。疊次呈遞照會。詞意愈偪愈緊。甚至以臣等在館晤面後。即行文照辦為詞。並不聲敘所允何事。豫為日後藉口地步。竟若此事業經定議。不容再商。更恐該使既有行知照辦之語。難保俄商不遽赴內地通商。儻各處官弁攔阻。彼必狡賴。謂臣等前已應允。強行闖入。現仍擬設法與之駁辯。第恐該使堅韌性成。拒之愈深。持之益固。其事將來不能中

止。又該處地勢。及向來民情。臣等亦未深悉。礙難懸定。前曾函致臣文祥。就近酌量。劄隨帶章京志剛前赴黑龍江察看該處情形。約計該章京回京尚需時日。相應請

旨飭下黑龍江將軍。如俄國邊界大臣。前來黑龍江。與該將軍議及俄商假道行走給照驗照等事。與臣衙門咨文相符。該將軍自應與之妥為商辦。並一面將由俄國阿巴該推卡倫至阿木爾省。經過愛琿墨爾根城內地。沿途有無兵卡。可資防範。及俄人在該城等處內地通商。有無十分妨礙。均該將軍等詳查覆奏。以便臣等再與該使會商。較有把握。免致內外辦理兩歧。

恭親王等又奏。查

盛京濱海地方。原有牛莊通商口岸。黑龍江吉林等省。與俄國壤地相連。土曠人稀。邊防最關緊要。且自換約後。兩國交界百里以內。按約應准隨便貿易。尤應遇事設法稽查。邊疆固不可開。邊防更不可忽。此次俄使堅請准赴內地。係專為通商起見。未必遽萌他意。即使該商貿然前來。亦未必遽致滋事。惟伊之處心積慮者在此。儻或要求日久。未能如願。我處復操之過急。難保不狡啟戎心。而東三省歷經徵調。邊備空虛。且吏治民情。亦不似先年之整齊樸實。況馬賊自大兵勦敗以後。不無零星竄匿。近據吉林將

軍奏報。尚有匪衆數千。盤踞其間。亟圖防範。似應就此將東三省邊防。逐一講求。認真整頓。但能聲勢聯絡。一切有備。自足以內固藩籬。而彼族窺伺之謀。亦必廢然自沮。惟是有備之道。不外籌兵籌餉。此時兵餉絀。殊難為計。臣等再三商酌。與其處處有備。而仍不足恃。臨時倉卒無濟。不若各就各省情形。將現時力所能為及最關緊要者。先行區畫周妥。務須件件覈實。不得徒作紙上空談。其餘亦即分別詳酌。次第經營。果能任用得人。武備必當日有起色。至於邊界地方。與外國交涉一切。事無一定。各該省必應遴選明白曉事之員。專司經理。庶乎緩急輕重。不致措

置失宜。尤為當務之急。相應請

旨飭下盛京吉林黑龍江各將軍。各就本省情形。悉心籌議。妥為

布置。迅速據實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使臣。請赴黑龍江內地通商。現辦情形。並請飭吉林等處籌辦邊防各摺片。據稱俄國住京使臣。堅持成見。必欲往黑龍江內地通商。經該衙門與之約定百里以內。照章貿易。百里以外。持照游歷。不得以游歷執照為通商之用。各節。業經該衙門行文特普欽查照商辦。該國住京使臣。一味矯強。並稱先已行文東悉畢爾總督照辦。請飭黑龍江查明辦理等語。俄使堅韌性成。語多狡賴。內地通商

各節。當
辦。且
行關入
如俄國
給照驗
方與商
由俄國
沿途有
通商。有
情强弱

速覆奏。以便該衙門酌度情形。與俄使會商。俾辦理較有把握。不至內外兩歧。章京志剛。現在奉天軍營。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商文祥。就近酌量劄飭該章京前赴黑龍江察看情形。文祥現已起程回京。即著都興阿轉飭該章京趕緊前往。毋稍遲誤。至奉天濱海地方。原有牛莊通商口岸。黑龍江吉林等省。與俄國壤地相連。土曠人稀。邊防最關緊要。防範稍疏。難免不別滋事端。亟應整頓武備。以杜敵人覬覦之漸。著都興阿富明阿特普欽各就本省情形。豫籌儲餉足兵之計。覈實辦理。先為自強之策。不可徒託空言。有名無實。現在馬賊餘黨未盡。該將軍等正可藉勦匪之名。將所屬營伍力行整頓。勤加訓練。以期

有備無患。吏治民情。亦須認真經理。俾令日有起色。其邊界地方。與外國交涉事件。該管將軍等尤須遴派明白曉事之員。前往區畫。不致緩急輕重。措置失宜。方為妥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片一件。均著鈔給該將軍等閱看。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自本大臣到京以來。疊次面晤。及行照會。以俄人因買賣事。前往附近黑龍江內地。該處官員。攔阻不准等情在案。近接東悉畢爾總督來文。內開此事迄未定局。反致益形紛亂。現在不但不准俄人在彼暫買暫賣。且華商有欲前往本國尼克來業福斯克城。及東悉畢爾他處

貿易。亦皆暗相阻制。其故本國邊疆大吏。實出不解。復思兩國和好。似仍照舊。近來所定和約。均有准許貿易之語。凡有中國違禁之貨。本國亦皆嚴禁不准出口。俄人在外犯法。無不及時治罪。不知禁止兩國通商。由何而來。或係該處未設領事官照料所致耶。抑或奉有京都嚴飭。不得不然耶。仍應妥定等情前來。查兩國邊界人民。介在肘腋。自不能不通工易事。所謂以羨補不足也。今過其交易。實屬既未合於仁義。又令官民乖望。羣生兩國不和之疑。查黑龍江右岸。俄人本屬無多。商賈更形稀少。彼此通商。均係以貨互換。並無大賈。偶有前往黑龍江內地者。不過在

附近地方或係路過城邑而已。即如墨爾根城西北之黑龍江形勢。從阿巴該推卡倫斜趨東北。轉而東南。至愛琿地界。水路紆迴。若陸路從該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至阿木爾省城。較水路近幾三倍。所以商人皆貪陸運。若使該處官員不禁。華商從此直抵本國境內貿易。俄商得其所需。往內地者自必更少。又查黑龍江吉林迤北各地。既有大河。商船頗可來往。向後通商。自必日盛。商貴既眾。不但百姓富庶而安。

國家亦自享其厚利矣。以上各情。嗣後自應由本大臣與貴衙門從容會議。另定章程方妥。現在暫擬設法。如貴王大

臣行文該處大員。與本國阿木爾省固畢爾那特爾布。即於就近會商。暫且隨宜處置。庶免兩界官民。呈訴紛爭。兩封疆大臣。亦不至漸生嫌隙矣。可否即望見覆。轉覆該總督辦理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俄人因買賣事。前往附近黑龍江內地。該處官員攔阻。不准等情前來。本王大臣查續增和約第四條。內載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貿易。又愛琿和約。內載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所屬之人。一同交易。官員等在兩岸彼此照看各等語。既曰交

界。則是專指邊界而言。必非內地可知。既曰兩岸。則是專指江岸而言。必非城邑可知。條約極為顯明。各商應共知悉。前因俄商批寬等欲赴三姓及墨爾根城等處貿易。經該處派員與之理論。旋據俄官自認錯誤。於同治三年七月間將此事照會貴大臣。並據照覆已行查東悉畢爾總督等因在案。茲貴大臣謂兩國邊界人民。介在肘腋。不能不通工易事。與本大臣意見相同。然必須謹守條約。方能和好日篤。現擬行文黑龍江將軍等轉飭邊界官。凡兩國民人。照約貿易者。務須按理保護。不准暗相阻制。並希貴大臣行知東悉畢爾總督轉飭貴國商民恪遵條約。則嗣

後自無紛爭呈訴等事矣。為此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內以俄商因買賣事。前往黑龍江內地。經該處官員攔阻。意存袒護。援引續增和約第四條。及愛琿和約。並稱既曰兩岸。則是專指江岸而言。必非城邑可知。各等情前來。查所引北京和約第四條。所言甚是。然此條並無禁止前往內地文意。而英國天津和約第九款。及他國和約。均有准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通商之句。既係他國民人。皆許前往。何能獨禁俄人照辦。乃本國與中國脣齒之邦。毗連幾長二萬餘里。和好已二百餘

年。且在天津和約第十二款言明。凡有利益之事。俄人亦宜均霑。至黑龍江松阿里江居住兩國之人。准許撐艇往來貿易。本大臣前於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九及十二月初一等日。業經兩次照會。亦頗詳細。其所稱專指江岸。必非城邑之語。約中即不言城邑。而城邑在內可知。否則必有不在城邑明文。矧既曰兩岸貿易。專指人煙稠密之區。必非空地又可知。此情亦極顯然。人所共知。毋庸多贅。前次本大臣照會。和平調處。並非似貴王大臣照會之意。未明和約所准與否。貿昧言之也。實因邊界交易之事。該處兩國大員。自然情形較熟。擬令和平會議。酌定章程。以彼此

相安為願。如此擬行。不但與北京和約第十四條凡有兩國交涉各件。直如家事處置。不致因小成大。兩面均受其害之意。甚屬相符。且凡比鄰和好。他邦以其商民斷不能無往來交易。否則無益有損。亦悉如此辦理。因望貴王大臣意必相同。不料接據照會。反覆尋繹。均不謂然。實屬可惜。無奈本大臣現擬將各件照會。一併鈔錄送交東悉畢爾總督查閱。即將如何施行之處始悉與諸約相符。任其自行裁處可也。

俄國倭良嘎哩來函

日前在館議定黑龍江松阿里江等處一帶交界貿易。如

在百里內。准許兩國人民任便。勿庸執照。其在百里外。如有俄商前往內地。應有邊界官發給俄文滿文執照。畫押蓋印。經過地方官員查明。立呈驗看。並擬貴衙門即行劄飭該處邊界官遵照辦理。勿得再行阻滯。本大臣亦即移文東悉畢爾總督。轉飭施行各節。今擬復行文該總督。前文作為無用。即請貴大臣速照所議見覆。以憑行辦而無遺誤可也。

給俄國倭良嘎哩信函

接閱來函。備悉本大臣等前在貴館面議黑龍江等處交界。如在百里內。兩國民人。按照約第四條章程第一款。

按理貿易。不得攔阻等語。現擬行文該處官員。照約辦理。至嗣後如華商欲赴尼克來業福斯克。及由陸路阿巴該推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至阿木爾省貿易者。不准暗為阻制。如遵查出嚴參。該處官員自必遵辦。惟閱貴大臣所稱各節。與日前面議之言。尚有未能脗合之處。除照貴大臣前次照會所稱。行文該處大員就近會商。暫且隨宜處置。並現辦另文照覆外。特肅函覆貴大臣查照。

給俄國照會

為再行照覆事。准貴大臣照覆。閱悉一切。本王大臣查續增和約第四條。指明兩國交界處所。准許貿易。不過邊界

地方。民人尋常往來。如零星米麵互換等事。歷有舊案。其不能包括內地。亦何待言。今貴大臣謂此條並無禁止前往內地明文。並援引英約第九條。准聽持照前往內地游歷通商為證。查英約第九條。游歷通商之下。緊接執照由地方官蓋印等語。其為專指游歷。顯而易見。檢查數年以來。凡按此款所發各國執照。皆係游歷之用。從未持作貿易憑據。惟思兩國和好有年。既經貴大臣疊次相商。本王大臣亦欲再將邊界貿易情形。復加體察。但擬將貴大臣前次照會所稱。華商由陸路從阿巴該推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至阿木爾省貿易較水路近幾三倍。若使該

處官員不禁。則華商直抵本國境內等情。行文黑龍江將軍。查有華商到該處貿易。不准稍有阻制。又貴大臣前次照會所稱。行文該處大員。與貴國阿木爾省固畢爾那特爾布就近會商。暫且隨宜處置之處。亦即行文黑龍江將軍查照商辦。除俟該將軍查明將辦理情形聲覆到日。再與貴大臣從容會商外。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准貴大臣照會。以俄人因買賣事。前往附近黑龍江內地。該處官員攔阻。並云彼此通商。均係以貨互換。並無大買。偶有前往黑龍江內地。不過在附近地方或

係路過城邑。即如黑龍江形勢。從阿巴該推卡倫斜趨東北。轉而東南。至愛琿地界。水路紆迴。若陸路從該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至阿木爾省城。較水路近幾三倍。所以商人皆貪陸運。若使該處官員不禁。華商從此直抵本國境內貿易。俄商得有所需。往內地者自必更少等情。本王大臣查續增和約第四條。指明兩國交界處所。准許貿易。不過邊界地方民人尋常往來。如零星米麵互換等事。歷有舊案。原為體恤商民。以敦和好。今貴大臣既以俄商由陸路從阿巴該推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至阿木爾省貿易較水路近幾三倍。此不過路過城邑。藉恤商力

本王大臣尚可推情照辦。嗣後貴國商人。如由阿巴該推卡倫。前往阿木爾省貿易。持有邊界官路照。即當飭令中國官員。沿途查驗放行。不致攔阻。貴大臣亦應知照貴國邊界官。轉飭商人。勿得無故逗遛。別行闖越。是為至要。至俄人所持俄文滿文路照。應如何蓋印給發。以及沿途如何查驗。統由貴國邊界官與黑龍江將軍就近會商。妥為辦理。除行知黑龍江將軍照辦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倭良嘎哩信函

前接來函。備悉本大臣等前在貴館面議黑龍江等處交

界。如在百里內。兩國民人。按照續約第四款章程第一款。
按理貿易。不得攔阻等語。現擬行文該處官員。照約辦理。
所有華商前往貴國尼克來業福斯克城。及東悉畢爾等
處貿易。亦不令再有阻制。至貴國商人。由阿巴該推卡倫
持照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前赴阿木爾省貿易之處。既
已推情照辦。所有貴大臣前次照會內稱英約第九款一
節。昨經本處與貴國柏總辦言明。不必再行牽引。徒費彼
此辯論。除另文照覆外。特此函覆。

俄國倭良嘎哩信函

接到照會信函各件。藉悉貴王大臣所擬黑龍江交界在

百里內貿易及華商前赴尼克來業福斯克城東悉畢爾等處並行知黑龍江將軍與本國邊界官員就近妥商各節一併行文照辦均屬妥協本大臣業據行文東悉畢爾總督轉飭遵照惟所擬俄商由阿巴該推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前赴阿木爾省等情本大臣現已據情另文照覆至所言英約第九款曾與本國柏總辦言明不必再行牽引亦無不可惟當按照前次在館面議准許俄商持照前往黑龍江吉林等處內地交易方為妥協本大臣亦一併行知該總督轉行阿木爾省固畢爾那特爾與中國大員照依會商妥定庶不至徒煩彼此辯論而和好依然

如舊矣。除另文照覆外。特此布泐。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內有數言。稍為不合。本大臣為杜嗣後彼此爭端。先應明白照覆。如內引本大臣二月十五日照會所言。譬如俄商從阿巴該推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前往阿木爾省。該處官員攔阻一事。即稱當飭令中國官員。沿途查驗放行。不致攔阻等語。又稱貴大臣亦應知照貴國邊界官。轉飭商人。勿得無故逗遛。別行闖越。是為至要各等語。按無故之說。或泛指他故。並非實指通商而言也。遇有相買相賣等事。亦自不得攔阻。方為

妥洽。理應照覆查照施行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覆。均已閱悉。本王大臣復查俄商從阿巴該推卡倫。經過墨爾根愛琿等城。前往阿木爾省貿易。前准貴大臣照會。因陸路較之水路近幾三倍。且祇係路過城邑。並非在該處別有交涉事件。是以本王大臣體恤商力。格外推情允准。飭令查驗放行。今貴大臣照會內稱。過有相買相賣等事。亦自不得攔阻。方為妥洽等因。查俄商至阿木爾省貿易。沿途經過愛琿墨爾根城地面。如照邊界舊案有互換零星米麵等事。係屬行路所需。自

不攔阻若欲藉此興販大宗貨物在彼出售則內地本非議定通商口岸仍應照舊辦理礙難含糊前次照會分晰甚明相應再行聲敘照覆貴大臣查照轉飭遵行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覆稱俄商從阿巴該推卡倫前往阿木爾省沿途經過愛琿墨爾根城地面如有互換零星行路所需自不攔阻若欲興販大宗貨物則內地本非議定通商口岸仍應照舊等語查我兩國本係鄰邦和好二百餘年俄商前往中國經過城邑欲買途中所需尚用飭令中國官員不得攔阻之事實為本大臣意想所不到

前次本大臣照會所言俄商從阿巴該推前往阿木爾省。經過城邑相買相賣。不得攔阻一節。絕非如貴王大臣照會所指行路需用而言。且所稱大宗貨物。本大臣以該處人煙稀少。絕無大宗買賣。已經詳細照會在案。至內地本非議定通商口岸。雖係實情。然照累年和約。及通商章程所准。亦不能禁止隨時因買賣前往內地。況貿易一事。不但在通商海口。往往亦赴內地城邑等處。不知何故獨在彼不能照辦也。復查自會議滿洲地方貿易以來。已逾兩月。如仍延宕不辦。則不難如擬改通商章程。耽誤年半。仍未定局。前在初議之時。本大臣已行文東悉畢爾總督。嗣

在館面晤後。又將如何商定。行知照辦。今貴王大臣改議。
仍請劄飭之處。本大臣殊難再行瀆告。致涉兩歧。相應照
覆希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查比利時國使臣金德上年來京。由英國
公使威妥瑪代懇另議條約。經臣等據情奏明。欽奉
諭旨。派臣董恂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之辦理。臣董恂遵即
與該國公使議定條約四十七款。於上年九月十四日。公
同畫押蓋印。約內聲明一年期內。彼此特派大臣。在滬會
晤互換。復經臣等奏蒙
聖鑒在案。茲於本年四月十八日。英國繙譯官柏卓安呈到比國

使臣金德遞臣董恂照會一件內稱去年在京商定和約
條款前經齎送回國該國仍派該使前來互換現擬赴上
海專候
特派大員前往會晤辦理等因並據威妥瑪柏卓安先後來臣衙
門面稱該使現往東洋約計三箇月後可以到滬臣等查
比國條約應於本年九月以前互換茲據該國使臣遞到
照會並威妥瑪等聲稱該使臣約於三箇月後可以前來
中國其時計在七八月間裏與原議適相符合現既呈遞
照會請
派員前往上海會同辦理臣等擬請就近在兩江總督江蘇巡撫

二員內。

簡放一員。俟該使臣金德到滬時。再行前往。與之接晤。將上年所

立條約。妥為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按照歷次成案。將比國漢洋字合訂

條約一本。恭用

御寶。發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遞寄江蘇。交

派出之員祗領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比利時國換約屆期。請派

員互換一摺。比利時國前立條約。聲明一年期內。在滬互換。現

據該國公使金德呈遞照會。內稱請派員前往上海會辦等語。

該公使現往東洋。約計三箇月後可以到滬。應以本年九月以前互換。著派郭柏蔭將上年與比利時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其條約各本。俟崇厚派員齎送至江蘇時。即著郭柏蔭祗領。屆期前往上海辦理。並著軍機處將此次寄諭摘錄。一併發往。如該使索看憑據。即可給與閱看。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該國公使照會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比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去年九月十四日。本大臣會同貴大臣商定和約條款。前經齎送回國。恭呈大君主御覽。現奉諭旨

已蒙批准。並派本大臣將大君主批准條約一本。會同
貴國所派大臣。將
大皇帝批准條約一本。面晤互換。現在本大臣擬赴上海。專候
貴國
簡派之大臣會晤辦理。希即轉達恭親王。請煩查照施行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接據英國繙譯官柏卓安函稱。比
利時國公使有信前來。遠及舊歲在京。曾致送洋槍。茲又
寄到洋槍應用鉛子六百箇。分送臣奕訢臣董恂聊致敬
意等語。臣等查上年該國公使金德來京。於議立條約後。
呈送臣等大洋槍三桿。雙筒洋槍二隻。小洋槍五隻。藥筒

八匣。又致送派辦章京等洋槍二隻。曾經附片奏明在案。
嗣因察其製造。尚屬精緻。臣文祥於前往奉天時。即行攜
赴軍營應用。此次該使復寄洋槍火藥鉛子六百箇。情意
頗為恭順。未便堅卻不受。當由臣董恂繕給覆函。即交柏
卓安附便轉寄。所有鉛子由臣衙門送交神機營暫行收
存。以備軍營調取。謹將臣等給金德信件。錄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給比國金德信
睽隔經年。正殷馳系。頃閱英國柏副使來函。遠及貴大臣

雅意殷拳。並寄惠洋槍火藥錢糧三百枚。如數領到。殊為感切。其另包三百枚。當代轉呈恭親王奉恭親王諭重勞厚念。復以珍物見貽。足徵眷誼日敦。尤深心感。屬即致謝。

恭親王等又奏。查臣衙門前因接據俄國使臣照會。塔城參贊主使土爾扈特巴揚託孤子等率人闖入俄境。殺掠俄人。獲犯送交恰克圖訊辦。奏請

飭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庫倫辦事大臣查辦覆奏等因一摺。於同治五年二月十二日具奏。並奉

諭旨飭速查覆等因。欽遵咨行查辦在案。旋據俄國繕譯官柏林來署面稱。此案情事未確。容再查覆。茲於三月二十五日。

復據俄使照會。稱現准本國覆文。切實察明。查得此案巴揚託孤子係被土爾扈特軍帥柯更。因與拜至吉特部落哈薩克有交涉事。故特令往本國烏龍甲地方。請為幫助辦清。甫出營門。見東岡回匪數人。隨即差人告稟。奉命追殺。不覺已入俄國境內等情。因查所殺之人。係東岡三名。哈薩克三名。薩爾特一名。及不知何部一名。並無俄人在內。巴揚託孤子。係奉上司所委。並無私行殺戮。隨與伊犂參贊大臣。一同謝過。求將兵丁釋回。經該提督立將眾兵釋放。亦將巴揚託孤子遣回塔城。勿庸送交恰克圖接收。仍請中國自行辦理。其土爾扈特闖入本國內地刦掠所

屬哈薩克一事。係因塔城參贊大臣。明知為本國邊界。率令前往。自應嚴行查辦。並將如何歸結之處。隨時見覆等語。臣等查此次俄使照會。彙與上次照會所稱塔城參贊大臣。主使土爾扈特闖入俄境。殺掠俄人情形不符。係屬查實自認錯誤。其前次照會。自可毋庸置議。惟所稱土爾扈特闖入俄境封掠。係因塔城參贊大臣率令前往。請為查辦一節。虛實無由查悉。及巴揚託孤子現在是否已經釋回。應仍請

旨飭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庫倫辦事大臣。一併查明覆奏。以免歧異。

御批。知道了。

俄國照會

為補行照會事。照得前因巴揚託孤子在本國境內殺斃數人一案。曾於本年二月初九日甫行照會查辦。旋即接到來文。以該處犍憲廓巡閱之便。奉有此案情形。是否復行查訊。當經本大臣派本署繙譯官柏林前往貴衙門暫請停辦在案。今准本國復文。轉據該提督切實察明。查得此案巴揚託孤子。係被土爾扈特軍帥柯更。因與拜至吉特部落哈薩克有交涉事故。特令往本國烏龍甲地方。請為幫助辦清。甫出營門。見東岡回匪營盤。亦有數人同時

出塞隨即差人告稟。奉命追殺。因而進勦不覺已入俄國境內。北至烏龍甲後投畢書函即行呈報並不自知尚有犯罪等情。因查所殺之人。係東岡三名。哈薩克三名。薩爾特一名。及不知何部一名。並無俄人在內。又巴揚託孤子係奉上司所委。並非私行殺戮。又因土爾扈特前曾入內地殺掠。隨與伊犂參贊大臣一同謝過。求將隨從兵丁釋回。經該提督立將眾兵釋放。亦將巴揚託孤子遣回塔城各等情。咨報本國總理衙門。覆查無異。即將巴揚託孤子勿屑送交恰克圖接收。仍請中國自行辦理。其上年土爾扈特闌入本國內地刦掠所屬哈薩克一事。係因塔爾巴

哈台參贊大臣。雖明知為本國邊界率令前往。自應嚴行查辦。各等因前來。本大臣理合照會貴王大臣查照辦理。並如何歸結之處。即望隨時見覆。以便行知本國可也。

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查前年冬間。主教胡縛理與督臣勞崇光。創為招撫新城回匪之說。臣以當此餉匱兵單。該回果能就撫。亦可省費息民。是以未敢獨持異議。迨胡縛理遣其司鐸任國柱前赴新城會議。屢據文武探報繼聞所擬條約。該回等處處刁難要挾。臣已逆知其桀驁難馴。而督臣與主教胡縛理信之甚堅。牢不可破。臣若竭力勸阻。不但勢不能行。且疑臣有意與主教為難。必致謂臣挽

敗撫局。其餘文武官紳。箝口結舌。更不敢以勦回兩字。妄發一言。臣展轉憂思。不得已於上年六月間。將黔省回務夷情。縷晰密陳

天聽。旋聞督臣勞崇光因此挾忿。頗有後言。謂臣機心用事。並謂臣不敬天主教。先有成見。又惑於浮言。率行陳奏。且極稱新城回匪反正。實係心悅誠服等語。本年正月間。致臣之函。猶稱張定中實心反正。惟金萬照一人叛逆之念。刻刻不忘。似悔悟之中。尚有迴護之意。今金萬照等與貞豐回匪互相勾結。始而攻陷永寧。繼又襲踞興郎。即勸人為善之司鐸孟若望。亦不免於戕害。臣不知其所謂撫局之可

恃與天主教之為回匪所敬服者。果何在也。臣與督臣相處兩年。深知其性情偏執。恃才傲諫。是非臧否。每多任意顛倒。而於天主教奉若神明。動以天主聖教稱之。故胡縛理凡有所言。無不惟命是聽。尤非他人所能搖奪。臣念在寅恭。諸凡退讓。事無巨細。悉向諸商。每遇奏報各件。亦多與之會銜。且必先將奏稿請其覈定。然後繕發。前此撫回之舉。在督臣雖係平為附和天主教廣教起見。而事關綏靖邊陲。立論極為正大。更不敢固執己見。以盡和衷之誼。初不料其養癰貽患。至於此極。總由臣曲為瞻徇。不能先機爭執所致。撫躬循省。負疚滋深。伏讀前奉不必過於遷

就之

諭。仰見

聖主洞鑒萬里之外。尋繹再三。欽佩之餘。倍覺悚慚無地。現在興

郡既失。附近之興義。普安。安南各縣。均屬岌岌可虞。省中

兵力無多。勢難分軍兼顧。昨據署貴陽府知府蔡興槐面

稟。晤主教胡縛理。談及接到安順司鐸李萬美來信云。聞

李保衡。孟若堂。尚未被害。有被回囚困之說。又據蔡興槐

呈閱署新城縣丞田汝霖密稟。內有責令金萬照收復興

義貞豐。尚可挽回之語。臣悉心籌慮。金萬照等甘心謀逆。

若竟一語道破。其為禍速而且烈。必致滋蔓難圖。惟有仍

暫設法羈縻。以免猝激變端。使其有所藉口。是以一面權行檄飭張定中暫署安義鎮中營遊擊。兼代辦安義鎮事務。一面仍咨督臣酌量委員接署。並於批答張定中稟內溫詞嘉獎。並諭飭金萬照會同張定中收復興義貞豐各城。容俟該文武及金萬照等續稟至日。再行體察情形。相機籌辦。

張亮基又奏。據署貴陽府知府蔡興槐稟稱。准主教胡縛理移稱。據永甯州司鐸黃仁隆稟稱。二月初八日。署永甯州知州尹樹棠。忽發兵練三十四名。到州屬之新寨地方。無端將教民黃應科。羅老滿李老七三人梟首。解回州城。

又將教民婦女。殺斃多命。移請酌覈辦理等因。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當即諮訪。適有自永甯來者。據云州屬新寨一帶。夷民奉教者多。素與鄰寨烈山村地方之漢民。積不相能。上年冬間。貞豐回匪竄踞永甯之時。該漢夷等先後順賊。彼時有新寨內烏拉巖從教夷民。借勢焚擄。將烈山村漢民殺斃一百餘人。僅存男婦數人。各村漢民。激於公憤。二月內糾眾報復。殺斃烏拉巖夷民三人。尹樹棠帶練前往彈壓。始各解散等語。彙與該主教等聲稱尹樹棠無端殺害教民。情形互異。現已飭司迅速委員馳往。秉公確查。

諭軍機大臣等。張亮基奏。逆匪襲踞興義府城。並新城回匪句結貞豐賊匪襲城。永甯州屬。漢夷仇殺各情形。覽奏均悉。新城回匪金萬照等句結貞豐賊匪襲踞興義府城。張亮基既知金萬照等之甘心從逆。何以仍示羈縻。且於張定中令其暫署遊擊。代辦總兵。實屬意存遷就。著另委妥員往署遊擊等缺。務將興義府城。趕緊收復。永甯州屬新寨烈山村漢民殺害教民一案。主教胡縛理稱係署知州尹樹棠無端帶練戕害。而張亮基諮訪。則係從教夷民平日焚殺滋擾。漢民激於公忿。糾眾報復。殺斃烏拉嚴夷民三人。尹樹棠前往彈壓。始各解散。與胡縛理所稱情節迥殊。張亮基務當督飭委員秉公查明。速行了結。毋得

遷延日久。另生枝節。

張亮基又奏。永甯州屬慕役司地方之民人任聚伍等。殺死教民一案。臣前奉

諭旨。飭令速為了結。遵即派令署貴陽府事候補知府蔡興槐。向主教胡縛理商允。先就現犯審辦。已於二月十九日。將已獲為首之任聚伍一犯。督同司道訊明正法。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五月十四日。接准署伊犂參贊大臣領隊大臣榮全等咨報。接據探報。伊犂大城。於正月二十二日失守。闔城官員殉難。歷敘與餓官往返

商辦借
喀帕兒
里雅蘇
使行文
恢復伊
陷亟應
旨飭下爲里雅
諭旨迅速選派
指撥伊
飭下戶部查照

毋庸再借由俄站轉解。致滋梗塞。其現存喀帕兒庫內及
斜米等處餉銀。即由榮全與俄官定議。應令派委妥員。會
同俄官。加意看守。靜候調撥。毋任俄官藉端擅用。以免轇
轕。至借兵助勦一節。屢經臣衙門與俄國公使會商。該使
始終枝梧。業將礙難情形。疊次奏明在案。今該領隊大臣
咨稱。俄兵數十名。結隊陸續前來。並據俄國來文。俄官不
日帶兵數千名。同往恢復等語。查該俄官於伊城危急之
時。未允借兵。忽於伊城失陷之後。慨允帶領重兵前來。是
否真心助勦。殊難深信。如該俄官實力借助。應由榮全審
度機宜。妥為駕馭。即須示以至誠。仍一面潛防別有枝節。

臣等所尤慮者。伊城與俄境毗連。現既為賊所踞。俄人易起侵占之心。其平時即以借兵居奇。臨危不難以借兵取利。要在與俄人辦事之大員。善為羈縻。務須鎮以大兵。會合前進。毋任孤獨往獨來。別生覬覦。斯政戰之力。為我所用。而收復之功。無令彼成。俾就我範圍。日後較易收拾。復查伊犂軍務。雖與別處情形不同。總以厚集兵力。廣疏餉源為尤要。現在軍餉既由各省多方催解。應並請

旨飭令甘肅前派官兵。一併馳赴該處。會同明誼大軍。相機妥籌。一鼓作氣。庶逆回既可膽落。俄人亦不致從而生心。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榮全咨稱。伊犂大城

於正月二十二日失守。闔城官員殉難。現籌恢復等語。伊犂大城因守已久。終以援兵不至。為賊攻破。現在業全文稱。俄國來文。俄官不日帶兵數千名。同往收復。並有俄兵數十名。結隊陸續前來之語。該國於伊城危急之時。未允借兵。忽於伊城失陷之後。慨許助勦。其居心已可概見。若非中國力圖自強。迅速派大前往會勦。不足杜其覬覦之心。本日已令西安將軍庫克吉泰督辦新疆北路軍務。三令神機營王大臣直隸總督挑選旗綠各營精兵數千。前赴科布多。聽候庫克吉泰調遣。惟道路遼遠。一時尚難行抵新疆。明誼。麟興。車林敦多布。廣鳳。奎昌。明瑞。務當就現有兵力。將烏科兩城防守事宜。妥籌布置。並遵前旨

將調到蒙古官兵趕緊訓練。剋日統帶前赴李雲麟等軍營。妥籌規復伊塔各城。伊犂將軍已令榮全署理。榮全未回以前。即著李雲麟暫行代辦。至各省指撥伊城餉銀。已諭令戶部咨催各該督撫迅解烏里雅蘇台由明誼等酌量緩急。均勻撥用。毋庸再行借由俄站轉解。致有他虞。

又

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榮全咨稱。伊犂大城於正月二十二日失守。現籌借俄兵進圖恢復一摺。本日已另有諭旨。令明誼李雲麟等分別籌辦。並另行寄諭榮全。令其收集伊城潰散會同俄兵。規復伊城矣。俄官當伊城未失之先。於中國借兵一

事。枝梧日久。延不肯發。一聞伊城失守之信。即允帶兵數千。同往恢復。其助勦之真偽。殊難深信。伊城與俄國地界毗連。現既為賊所踞。易起俄人侵占之心。難保不以借兵為名。從中取利。現已有旨。令榮全署理伊犂將軍。榮全自當審度機宜。妥為駕馭。既須示以至誠。尤須加意豫防。俾免別生枝節。本日所寄該署將軍諭旨。因其現居俄境。未便將此意示悉。致為俄國所知。即明誼等亦未便以此意宣諸公牘。咨會榮全。本日所寄榮全諭旨印封一件。係由烏里雅蘇台轉遞。即著明誼揀派能事委員一二人。藉齎遞諭旨為名。將接到印封齎送俄境。交付榮全拆看。並將潛防俄人之意。由委員面向榮全密行口傳。令其外

示羈縻。內籌防範。不可稍涉大意。至榮全隻身寄居俄境。如果俄人別生覬覦。非空言所能禁止。著明誼密飭派往委員。傳知該署將軍相度機宜。先行馳赴伊犂邊境。收集潰兵遣勇。整練成軍。一面約會俄兵進勦。李雲麟亦即統率所部迅拔塔城。會同麟興。督催蒙兵前赴伊城。與榮全合力規復伊犂。中國兵力既厚。則俄人覬覦之心自消。將來克城之後。俄人亦不得專為彼功。就我範圍。易於收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並另寄榮全諭旨一道。均著鈔給明誼李雲麟閱看。

又

諭。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榮全咨稱。伊犂大城於正

月二十二日失守。據稱俄國來文。俄官不日帶兵數千名。同往恢復等語。伊城業經失陷。自應迅圖規復。以冀挽回西陲大局。關內之兵。相距寫遠。雖經疊催成祿等剋期出關。恐其到尚需時。本日復諭令烏里雅蘇台選撥蒙兵。由該城大員統帶前往。俄國既肯借兵。合力進取。更可易於集事。榮全到俄已久。情形諒必熟悉。所籌內外交涉事宜。頗中肯綮。伊犂將軍。即著榮全署理。以重事權。著與俄國帶兵官斟酌機宜。慎籌辦理。榮全現署伊犂將軍。責任綦重。儻俄兵即日啟行。著即趕緊會合前進。迅克伊城。如俄兵一時未齊。榮全亦可先回伊犂邊境。接辦本任事務。將潰兵散勇。迅速招集。以期復整軍威。再圖掃蕩。其中

進止機宜。務須審機度勢。以策萬全。榮全未到任以前。伊犂將軍篆務已諭李雲麟代辦。並令庫克吉泰統帶內地旗綠官兵。由草地先至科布多城。整頓士馬。大舉西征矣。現存喀帕兒庫內及科米等處餉銀。既經榮全派員會同俄官看守。自必妥協。此項餉銀轉輸匪易。如有亟需之處。准由榮全酌量提用。毋得稍事虛糜。

署伊犂參贊大臣榮全等來文

呈為飛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祈為轉奏事。適據偵探騎校伊勒東阿等。旋回持來署巡檢防禦巴雅爾圖之稟。內稱伊差派滿營馬兵薩林布等三名。步行抵伊犂城南

關外。聽聞大城內一片回語。雞鳴犬吠。諒係被賊占居。實無可疑。該兵丁等旋遇錫伯數名。言稱大城於正月二十二日被賊攻陷北門而入。先圍將軍衙門等語。竊查伊犂大城失守。將軍並闔城文武官員等同時殉難等語。領隊等催請俄兵阻滯俄國之境。不能前進各情。先行飛咨。惟領隊自奉委前往阿勒瑪圖催請俄兵。行至該國之境庫庫烏蘇地方。據該處俄官帕爾楚克言說。我們蔣達拉罢業已升往斜米庫必那圖爾之任。此事原係伊一手經理。你們前催請我兵。領隊大臣錫大人等已往斜米去訖。參贊大人亦可遠往斜米。即向庫必那圖爾相商。此事不惟

得有確據。亦可與事有裨等語。查斜米相距伊犂三千餘里。領隊自可兼站前往。於九月二十四日至斜米。於是日晚間往見庫必那圖爾。將伊犂近時賊勢猖獗。待援甚殷之情。婉言相懇。該俄官回稱。助兵一節原係兩國大事。自貴處軍興以來。業已一年有餘。屢次差員向我處借兵。我們國主總未接見

大皇帝之旨。是以未能動兵。我亦將此情屢次咨行伊犂將軍。請將借兵情形。迅速奏明

大皇帝。我處之兵。業已派妥。無論何時。接奉

大皇帝之旨。不敢片刻逗遛。立即起行前往應援。至借路運餉。往

遞遞送摺報等事。此係我自能專主。莫不遵辦。今參贊大人既已如此長途來此催請我兵。想賊勢猖獗。你兵實難支持。我不得不前往溫布。與我們克訥斯相商。將你們伊犂目下緊迫之情。再向我們國主。替你們將軍等婉言懇求。參贊大人駐紮斜米候待此信。是以領隊不得已。暫住該處。待至多日。接准由俄臺送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伊犂將軍公文一件。領隊因事甚迫。謄敢拆閱。得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住京俄國公使大臣倭當面商定。伊犂軍營所需糧食槍礮火藥等項。皆可由貴將軍行文俄國廓提督賒借置辦。倭大臣早經行知廓提督照辦。並由

本衙門咨行在案。無論攢借賒欠。廓提督無不應允。自必多行派人管解護送。以免疏虞各等情。領隊詳細閱看。稍得把握。即將此次咨文。飭令跟隨辦事章京等譯出清文。雇覓闊海照寫夷字。以待庫必那圖爾旋回時。當面妮言相懇。以期速辦此項軍火糧石。儻能藉伊之兵。解護到城。不但得有軍火糧石。亦可賴此聲威。以壯兵勇之氣。而損回匪猖獗之勢。候至二十餘日。該俄官由溫布旋回。領隊往見該庫必那圖爾。言說我此次行至溫布與我們克訥斯商酌。由我們鐵綫法上。將你等來此相懇之情。備細奏咨。我們國主。仍然未接

大皇帝借兵之旨。不能助兵。我等亦是無法。領隊卻將總理衙門
咨來公文。與伊查看。該庫必那圖爾回稱。此事我們住京
公使。雖則應允。我處尚未接准見覆。礙難遵議照辦。將此
公文我處趕急咨送我國查明。一俟接奉回文之時如何
指示之處。定必遵照辦理。參贊大人暫行駐此等候回文。
忽於十一月初五日。接准伊犂將軍公劄。內稱索倫西四
旗官兵。均已隨回錫伯營仍然不理。自領隊啟行後由霍
城連運兩次糧食。均被賊匪截掠。顆粒未能進城。解糧官
兵陣亡三百餘名。城內飢餓而斃者。每日不絕於路。領隊
目覩如此慘情。寢食俱廢。於是日即往庫必那圖爾處辭

行。言說適准我們將軍來函。內曾言城內糧食業已罄盡。賊勢愈狂。令我務須懇求貴庫必那圖爾念兩國和好之誼。趕急照總理衙門議定。派人解護糧石到城。以解倒懸之急。而拯億萬生靈之眾。該俄官總以候等該國主之信相推。領隊隨向該俄官言說。庫必那圖爾既候貴國回文。無奈我們伊犂待糧甚殷。我先往喀帕兒。飭令錫大人即遵照將軍劄諭。就近採買糧石。設法運往。先行暫顧目下緊急要需。將隨同辦事章京薩碧屯國仁等留此。等候回文。如何允准辦理之處。令其趕往喀帕兒。我們即可隨貴國差派員弁。一同解護糧餉軍火等物回城。該俄官回稱

該章京等前已疊次往來。催備我兵人尚可靠。茲參贊大人如此所想極是。領隊即將該章京等留駐斜米於次日啟行。兼站奔至喀帕兒。領隊錫拉那業已由喀帕兒前往哈薩克台吉鐵色克遊牧駐紮。領隊即行函致錫領隊。趕急向該台吉遊牧遵照將軍飭諭購買牛隻糧石。設法運送。一俟接准該俄國回文。如何辦理之處。我等自可兼站回城等情咨行後。於十二月十一日前留斜米候信章京等來至喀帕兒面稟。自領隊啟行。該章京等不時婉言相求。該庫必那國爾總以善言慰撫。俟回文到日。自必請你等相商。你等不可著急。該章京等實出無奈。候至多日。於

十一月二十九日。該俄官差人來請向該章京等言說。此文咨去多日。未見回音。你們參帥大人現今駐宿喀帕兒定必發急。你等趕往喀帕兒將此情形稟明。勿可令參帥大人著急。回文何時來至斜米。務須加緊告知。領隊愚愚。該國住京公使業已概允一切。我處已接此文。如此多日。該國何至大能接准此文。其內必存觀望之心。可見該夷詭詐多端。其心叵測。領隊正值向該處夷官雇覓該臺車輛。欲往鐵色克遊牧。會同錫領隊設法採買糧石。運往城垣。先顧目下要需。忽接由俄臺送到將軍公劄一角。內稱前接領隊雙稟。所有領隊稟內籌畫一切。均與近來之事。

無不精合機宜。辰下餉銀。如能借俄夷兵力護送來城。方保無虞。儻俄兵仍一時不能前來。著領隊設法先將餉銀親身護送來城。領隊接閱之下。於次日兼站來至庫庫烏蘇。正欲雇覓駝隻。駄載起運。適接准領隊錫注那來函內稱伊前在鐵色克游牧。將買就牛隻糧石。於十二月初九日。由鐵色克游牧起行。雇覓白吉青格斯帶路。不意青格斯將領隊等帶至順逆回之哈薩克阿哈拉克齊吉廷遊牧。該哈薩克倚仗人多勢衆。將領隊等搶掠一空。領隊即行拾身趕護牛糧。馳奔霍城。行至五六十里之遙。距霍城約有四十餘里。突有賊匪攔路。夥同哈薩克大股。馬步兵

隊進截路徑。領隊錫拉那所帶官兵不過數十名。誠恐牛
糧有失。實不能前進。出於無奈。保護牛糧由山僻小路。復
行繞回鐵色克遊牧聲言非大兵前來實難起運等語。接
閱之下。寤寐不安。不勝焦灼之至。伏思此次領隊錫拉那
等雖則被搶。牛糧無失。領隊豈敢冒昧僅帶官兵十數
名運餉前進。正在躊躇之間。忽有阿勒騞圖差來俄官格
勒凹向領隊言說。我奉將軍拉里之諭。令聞你們伊犂回
匪日熾。此處哈薩克目視你們餉銀。莫不流涎。早懷搶掠
之念。因在我境暫斂此舉。茲聞該回匪勢強。定必早行致
信。夥同搶奪。儻或一時竄至我境。搶你軍餉。庫庫烏蘇兵

力單弱。稍有疏虞。我們承當不起。是以專差我等來此。將此情形面回參帥大人。同你們解運官餉官兵。迅速解往喀帕兒庫存。方保無虞等語。領隊即向該俄官言說。此時我們城內待餉甚急。我前在喀帕兒之時。亦曾疊次備文咨行庫必那圖爾。懇祈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貴國住京公使議定章程。貴國差派官兵一二百名。幫同解運餉銀赴伊之處。咨行在案。迄今總未接准見覆。該俄官回稱。喀帕兒相距伊犂。亦不甚寫遠。如若何時接見庫必那圖爾來文。我處定必遵照辦理。片刻不敢遲誤。查該俄官所言一切領隊早已耳聞。此時除台吉鐵色克之外。所有

河南河北哈薩克。莫不蠢動。均皆隨回。儻或一時變動。句結回匪等繞至庫庫烏蘇。將餉銀搶去。所關非輕。是以即飭解餉官兵會同該俄官等將餉銀運往客帕兒存庫。領隊仍行由俄國臺站乘馬兼站來至圖扈魯克鐵色克遊牧。與領隊錫拉那台吉鐵色克相商前進之策。據鐵色克言說近來回匪愈覺猖獗。兼之無識哈薩克等。均行隨順賊匪。一至烏合數萬之眾。處處結隊邀截路徑。一至霍城綏定等城。均皆被賊梗塞。音信不通。你們負糧官兵。逐次傷亡不少。受傷受凍官兵。均皆阻滯霍城。參帥大人所帶官兵不多。欲行捨身前進。徒死無益。我亦將此情業已飛

咨科卷庫必那圖爾阿勒瑪圖爾將達拉里等趕急派兵
前來護我遊牧並分兵前往圖爾根一帶堵禦一俟該俄
兵到日我等另行設法婉言相懇前往伊犂應援領隊等
駐紮該台吉遊牧暫待俄兵領隊等駐宿四五日果有俄
國帕爾楚克官帶領俄兵百十名前往圖爾根河迤西紮
營聲言後有大隊不日來此領隊聽聞俄兵大隊在後庫
庫烏蘇原係俄兵必由之路領隊不敢稍辭勞瘁復行兼
站前詣庫庫烏蘇迎請俄兵迅速前來以顧伊犂待援之
急行至該處僅聞來兵之信遲早不能豫定領隊正在焦
灼之間台吉鐵色克差人齎送夷字信封令哈薩克譯出

內稱伊犂大城於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失守等語。聽聞之下。半信半疑。該哈薩克台吉鐵色克。究與回匪同教一類。誠恐布散流言。惑亂人心。領隊即於次日兼站馳至鐵色克遊牧。一面差派員弁雇覓熟悉山徑僻路之哈薩克。帶往霍爾果斯城垣偵探虛實。於三月初一日旋回。持來該霍城署巡檢防禦巴雅爾圖之函。內稱伊犂大城果係正月二十二日失守等情。領隊閱覽之下。不勝髮指。恨泪交集。欲帶領員弁前進。無奈僅有官兵十數名。所乘馬匹。大半倒斃。且哈薩克台吉鐵色克祇意阻滯不令前往。聲言我業已接准俄國來文。內稱該溫布克訥斯。原係大將軍

之職。前來住宿阿勒瑪圖。辦理一切事務。督率官兵之大員。係科米庫必那圖爾。茲聞你們伊犂失守之情。該國亦有忿恨之心。是以派帶領官兵數千名。不日來至我之游牧。其時參帥大人等與伊之官兵。會同前往會同恢復之事。領隊雖不能深信其言。現在俄兵四五十名。結隊陸續前來。不能不待該克訥斯等來此。視其來情如何舉動。自可隨風轉柁相機會商。如若該俄官等稍生別枝。領隊等自可借由該國路境。前往塔爾巴哈台會同參贊大臣武隆額等商辦恢復大局。固守塔城等事以待大兵。其時領隊等再行查伊犂夠難各員內儻有裹脅衝散之人。如何

辦理之處與參贊大臣武隆額詳細奏咨後。領隊榮全馳
奔大營報效。以仰答世受我
皇上豢養之重恩。再查防禦多仁泰等先後陸續解到軍餉。共一
十五萬兩。前解到餉銀八萬兩。現在該國喀帕兒庫存。後
多仁泰等解來餉銀七萬兩。該庫必那圖爾聽聞伊犂等
處路道。均被賊匪句通哈薩克等邀截。又有搶掠軍餉之
謠。不令該員等前進。將七萬兩軍餉。留存斜米等情。亦與
領隊公文一件。述說伊之慎重我
國軍餉之情。領隊即速備文咨覆。該庫必那圖爾。照伊議定
如此辦理。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趕緊飛咨烏里雅蘇台

將軍營將續解軍餉急為停止。並一面將伊犂失守之情飛咨大營。豫作前進之備。再查聞得伊犂大城失守之故。受其回匪求和之計。此次大兵前來。該逆回不免人用此計籠絡。善誘我兵。請將逆回詭詐之舉。先行咨覆大營。防微杜漸。先絕逆回善誘之計。至領隊現羈俄國之境。遇事諸多刁難。僅或該俄官等到日。另生枝節之時。即可借由該國路境前往塔城之處。誠恐該夷阻滯不令前往。尚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會商。趕急行文科米等處。以免領隊等臨期掣肘之處。並將伊犂大城失守均陷逆回求和詭計。已將此情備文咨行塔爾巴哈台科

布多等處。令其不可聲張。密加防範。善為固守。以待大兵。再此文由俄國之境送往科布多。誠恐遞次耽延時日。是以繕寫咨文兩分。一分由俄國差員郭勒墜圖遞至科布多。一分馳遞恰克圖路境送往。惟領隊奉委出差。領隊大臣圖記。委員暫署。未能攜帶來此。是以無從印用圖記。合併聲明。領隊等管見如此。是否有當。伏乞指示。

己卯。吉林將軍富明阿奏。芬承准軍機大臣寄。五月初四日。奉

上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使臣請赴黑龍江內地通商。現辦情形。並請飭吉林等處籌辦邊防各等因欽此。我

朝定鼎以來。撫綏外夷。俄人祇准由恰克圖北口一路進京。其由別路如有私行入境。拏獲解京。或送庫倫查辦。雖道光年間。英人犯境。亦未任其猖肆通商。自軍興以來。俄英法三國。乘我空虛。陡然起釁。正遇內外時艱緊急之秋。萬不得已。權變緩急。准其和約。通商游歷。彼時將黑龍江天險水路要區。江左沃壤曠土。奉省之海濱。吉林產蔘之綏芬興凱湖烏蘇里口等處。暫假與俄國。任其江海駛駕。當時意見。不過暫解然眉。俟內患除淨。再圖大舉。然而三國豺狼之性。貪饜無已。得寸思尺。矯強愈增。查俄人必欲往黑龍江內地通商游歷。其意欲通陸路。窺伺各處虛實。詭

譎叵測。顯而易見。現在江海任其駛行。各省濱江帶海馬頭要口。無不占踞通商。因我兵力不敷。尚不能慴服。若陸路再准其通商。則我

國所恃水陸兩隘。一無阻滯。任其遊歷各省。儻有不測。難免顧此失彼。措手無及之虞。芬愚昧之見。仍照前約。凡有通商各口。祇准百里之內。驗照遊歷。斷不准由陸路入內地通商。溯查吉林所屬。惟三姓琿春俄人由水路可通。若黑龍江松花江水小輪船不能駛至三姓。與俄人通商實係有礙無益。且俄人亦非捷徑。琿春相距海濱百數十里。乃偏僻之地。並無行商大賈。貨物不全。芬細詢三姓琿春兩

處隨營官兵若與俄人通商有無窒礙僉稱該國甚不說理矯譎詐欺稍有不遂即以槍刀恐嚇若與通商實與地方大有關礙又據琿春防禦富全等稱俄人所占我吉屬吉心河地方現在招集朝鮮國人開地耕種恐日久與其句和別生事端等語芬執中裁酌俄國使臣若來吉省會商事宜芬詳慎事機權變辦理總宜兩國和好與地方民生無害不允不卑辦理裕如方不負倚畀之重惟吉林黑龍江毗連與俄國壤地相接土曠人稀雖有水陸山河要隘卡倫所派官兵無多僅可偵探動靜見勢豫防而已如陸路再通恐各地方軍民不得安生且官兵

又在軍營者甚多。實難兼顧。更開俄人覬覦之漸。在我誠有鞭長莫及之虞。謹當懍遵

訓諭。藉此搜剿賊匪為名。將所屬營務力行整頓。勤加訓練。以期有備無患。史治民情。尤宜認真經理。各就現在情形。豫籌儲餉足兵之計。覈實辦理。先為自強之策。仰見

聖明洞徹萬里。奴才自蒙

恩補授吉林將軍。赴任以前。即擬整頓營伍。皆因吉省向不產馬。以致官兵馬上技藝生疏。僅迎倉猝。不慣馳驅。故奴才奏明在黑龍江省派員設局捐馬。並買馬湊足千匹。分起護解來吉。先補戰馬。其餘分給各城官兵。餧養操練。將來馬賊

勦盡。凱撤黑龍江官兵時。將所乘戰馬給予半價。一併截留。分散吉省各城官兵。餵養乘騎。演練技藝。以振軍威。儻東三省何處有警。聞報即馳赴應援。如此聯絡一氣。首尾相顧。則內奸外夷。無所用其伎倆矣。並請將內省前調吉林黑龍江官兵。酌撤遣回。嗣後不得續調兩省官兵。以厚兵力。

御批。該衙門知道。

六月。戊子。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奉承准軍機大臣寄。

同治五年五月初四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俄國住京使臣。堅持成見。必欲往

黑龍江內地通商等因欽此。臣伏查俄商欲由陸路阿巴該推卡倫假道墨爾根愛琿兩城行走。前於四月二十三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以俄國住京公使再四瀆請。詳加酌覈。緣恤商力。並非在內貿易。似難過於拒絕。現已允為照辦。臣當經照咨密飭呼倫貝爾總管遵辦。並將咨查一切情形。詳細聲明。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案。茲

奉

諭旨。臣詳閱懷遵。復經咨劄各屬。密飭守卡官弁。如俄商假道行走。給照驗照等事。務遵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文辦理。如有商辦事件。不可徒聽該國人一面之詞。遽行允辦。至由

阿巴該推卡倫至墨爾根城。其間經過呼倫貝爾布特哈卡倫九處。相繼接連。可資稽察。由墨爾根城至愛琿。計程三百餘里。其間僅有驛站五處。別無設防卡倫。或恐稽察難周。奴才復經劉飭該站各官揀委幹弁兵。接替尾隨照料。護送至愛琿。再由該副都統衙門出派官兵。送至江左接界之海蘭泡處交接。以免逗遛滋擾。別生枝節。再查俄人欲在黑龍江吉林等處內地通商一節。奴才伏查黑龍江省本屬邊徼之區。人民窮困。商賈力微。即貿易亦無多買賣。況濱江之愛琿一城。業已准其通商。按月照期奉行。又同治二年四月。有海蘭泡俄酋遣官赴省面見奴才。呈遞公文。

求在省城通商。並由省城假道前赴吉林。由松花江回國等情。經奴才按約駁斥拒阻回行。當經奏明在案。茲該使臣復堅持成見。屢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呈遞照會。且不候商允。即欲行文照辦。揆其意見。是必欲來省城以遂其願。誠如

聖諭。難保將來無硬行闖入邊界情事。奴才惟有密飭各屬。加意防維。以免疏失。再查由愛琿至齊齊哈爾省城。又由省城至與吉林接界之茂興等站。計程一千二百餘里。每站相距七八十里不等。除站丁旗戶數十家而外。中間俱屬曠土。一片荒涼。別無煙戶。且無險阻。若准其通商。即須任其行

走。往來日久。邊省情形盡為窺伺。更難保不包藏禍心。別生希冀。是則不得不思患豫防。過為籌計者也。至於北地風氣剛勁。即本處之人每多鬬狠之事。現在如准通商。即令該國人等安靜貿易。不恃強牟利。不欺壓平民。已恐不能照常相安。況該國人性狡賴多端。得步進步。日久貪求無厭。或任意逗遛。肆行滋擾。有無十分妨礙。別滋事端。則又皆事難豫料者也。芻愚昧之見。黑龍江內地通商。較之此次假道僅在墨爾根等處行走。又有區別。似屬未便一併准行。至於吉林內地。可否通商。富明阿身任邊疆。已親歷其地。必當遵

旨覆奏。伏乞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通籌合計。覈議施行。再查黑龍江吉林

等省。與俄國壤地相連。邊防最關緊要。仰蒙

聖訓。著奴才等各就本省情形。豫籌儲餉足兵。先為自强之策。奴才惟

有督飭所屬。各就現有兵力。勤加訓練。務期實力整頓。不

敢徒託空言。所有籌兵籌餉之處。亦應亟圖區畫再行奏

辦。至於呼倫貝爾與俄國交涉事件。奴才前經奏留總管三

都克多爾濟幫同總管明通辦理。該員熟悉情形。尚屬可

靠。其愛琿副都統衙門亦有專辦之員。奴才仍應隨時體察。

如稍有不妥。即飭另行更換。以期不誤事機。章京志剛尚

未到省。合併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特普欽又奏。弩接奉

諭旨。正擬具摺覆奏。適據總管明通覆稱。現在俄人所假阿巴該

推道路。係屬空曠山場。在呼倫貝爾西北三百餘里。該處

一帶。原設有防邊卡倫十處。俄人從未徑行。並查同治三

年。俄商批寬不聽攔阻。曾由呼倫貝爾正北之庫克多博

卡倫查邊草道赴墨爾根城。行走一次。今又欲由阿巴該

推行起。較之由庫克多博卡倫行起。迂繞數百里。若照其

所請。儻不由草道行起。則必須自呼倫貝爾站道。徑過省

城。方能再向愛琿。俄人譎詐性成。此意均未聲明。本係捨近求遠。反云為恤商力。未免有心含混。更難保不別存狡賴地步。奴才率屬詳籌。該國瑪兩爾前於四月初一日。在庫克多博卡倫與該總管會商。此事曾經劄飭與之理論阻止回行。至今尚無復來信息。且庫克多博卡倫為向來查邊會哨必由之路。與俄國人等相見辦事之所。奴才現復劄飭呼倫貝爾總管明通等。俄商若有來信。迅即前往開導。令由庫克多博行走。該商如果聽從。似可省一枝節。儻必不聽從。堅欲由阿巴該推進邊。務令順草道行走。一切稽察護送。均照前劄辦理。不得任由繞道再至省城。以免別

滋事端。除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飭該國住京公使再有照會。庶悉地方情形。不致內外辦理兩歧。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寅。閩浙總督左宗棠奏。竊臣欽奉寄

諭。就該處情形。及早籌維。仍合通盤大局等因欽此。臣維西洋各國。向以船礮稱雄海上。從前中國惟許通市。番舶鱗集南洋。然彼貪貿易之利。素仰中國之威。未敢妄逞。嘉慶道光年間。始有兵船闖入中國之事。經稱堅緻異常。然不過夾板等類。藉保護洋商為辭。實則護送鴉片。地方大吏。以理喻之。旋即引去。蓋其時各國未造火輪船。彼尚無所挾也

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適火輪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厥後尋釁生端。逞其狂悖。瞰我寇事方殷。未遑遠略。遂敢大肆狂猖。此次威妥瑪赫德所遞論議說帖。悖慢之辭。殊堪髮指。威妥瑪所論。與赫德同。可知即赫德之意。我之待赫德不為不優。而竟敢如此。彼固英人耳。其心惟利是視。於我何有。臣揣其意有三。變逆既平。彼無所挾以為重。恐啟中國輕視之漸。一也。結款已滿。彼無所圖。欲藉購輪船器械因緣為利。二也。西洋各國。外雖和好。內實險競。其利則爭。英人欲首倡雇船買船之議。見好各國。以固其交。又知各國必將以新法售我。思先存以籠其利。三也。若

云別蓄詭謀。藉以挑釁。尚或不然。前此中國賊勢甚熾。彼尚未以險語恫喝。茲值巨逆殄除。東南敉靜。乃直舉不軌陰謀。坦然相示。似無是理。且就彼己強弱言之。中國前此兵力制土匪不足。何能制外國敵兵。前此槍礮制髮逆不足。何能敵彼中機器。今則將士之磨鍊日久。槍礮之製造日精。不但土匪應手殲除。即十數年滔天巨寇。亦已埽除淨盡。英法兩國。助我防賊者。需我援救東應。乃能成其功。其助賊拒我者。經我擒斬敉宥。亦已挫其氣。彼獨無所聞無所見乎。就英法兩國而言。英詐而法悍。其助我也。法尚肯稍為盡力。英則坐觀之意居多。法之兵頭捐軀者數人。

英無有也。法人與中國將領共事。尚有親愛推服之事。英則忌我之能。翹我之短。明知中國兵力漸強。彼之材技有限。而且深藏以匿其短。矜詡以張其能。如此彼之所恃以傲我者。不過擅輪船之利耳。若槍礮之製。廣東無殼撞槍。三人可放兩桿。一發可洞五人。無洋火藥銅帽之費。足收數遠命中之功。較之洋人所推來福槍更捷而更遠。大礮之製。新嘉坡所鑄。不如其祖家之良。中國若請來子膛藥膛火門三事。合式改用鐵模。淨提鐵汁。可與來福礮同工。硼礮一種。又稱開花礮。大礮。用生鐵鑄成者。重百餘斤。可放十餘斤礮子。用熟鐵製成者。重四五十斤。亦可放十斤

零碎予。遂可三里許。落地而始開花。其巧在子而亦在碾。

臣回閩後曾匠鑄製。共已成者三十餘尊。用尺測量施放。亦與西洋鋼鐵同工。至輪車機器。造錢機器。皆從造船機器生出。如能造船。則由此推廣製作。無所不可。其信綫一種。則運思巧而不適於用。安置數十里之遠。無人常川監護。則機牙易壞。徒增煩擾。非民間所宜。非官所能強。上年

臣過福州時。美理登曾申前請。臣以此諭之。給以價值收其器具。現尚在福州府庫也。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觀而不適用。則亦玩藝而已。奚足與於有無之數乎。抑臣竊有慮者。各口未開以前。英人專互市之利。所獲甚饒。各

口既開之後。有約無約之國。均來中國貿易。利以分而見少。近聞英商各行買賣虧折漸多。譬如巨賈多開子店。貴用益繁。利市更少。其倒歇實在意中。雖彼自失計。於我無尤。然事急變生。不奪不饜。未屆換約之期。或無異說。數年以後。彼因生計愈耗。求贏於我。將顧而之他。藉端要挾。恐所不免。如有決裂。則彼已之形。所宜審也。陸地之戰。彼之所長。皆我所長。有其過之。無弗及也。若縱橫海上。彼有輪船。我尚無之。形無與格。勢無與禁。將若之何。此魏所為腦腦過計。擬習造輪船與習駕駛。懷之三年。乃有此請也。據德克碑云。中國擬造輪船。請以西法傳之中土。曾以此情

遠之法國君主。君主允之。令其選國中工匠。與之俱來。未知確否。現在借新法自強之論。既發之威妄。賜赫德。則我設局開廠。彼雖未與其議。當亦無辭撓止。至我

國家自強之道。莫要於捐文法。用賢才。任親賢以擇督撫。任督撫以擇守令。政事克修。遠人自服。是在

皇太后

皇上聖謨廣運。非聲所敢議也。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法國繙譯官李梅來臣衙門。言及田興恕赴戍一案。據云訪聞田興恕仍在川省逗遛。與官員來往如常。該國使臣深咎該省地方官。任令

逗遛。並未遵
旨押赴戍所。情詞甚覺憤憤。臣等查上年十二月間。據署四川總
督崇實等咨稱。已革提督田興恕於十二月十八日。押解
自涪起程。取道川北。解至陝西交替。轉解甘肅。嗣至今年
行抵何處。未據續報。經臣等於本年二月初七日。附片具
奏請
旨飭查。欽奉
諭旨。飭令將田興恕押赴戍所。毋任逗遛。當由臣衙門鈔錄原奏。
恭錄
諭旨。咨行川陝各督撫及成都將軍欽遵辦理。迄今又距數月。該

革員行抵何處。仍未據報。因思此案相持數載。屢費脣舌。
始以遣戍擬結。復奉
諭旨嚴催赴戍。該地方官等自應飭遣。迅速押令赴戍。即使現在
西路梗塞。不能遽到。亦宜先至邊境守候。若果如該繙譯
官所云田興恕依然逗遛川省。無怪其嘖有煩言。儻竟因
此別生枝節。更屬不成事體。相應請
旨再行嚴飭川陝各督撫及成都將軍等查明該革員田興恕若
尚在川省。即由署四川總督崇實速派幹員。押解出境。若
已出川界。即由陝西巡撫劉蓉陝甘總督楊岳斌查明行
抵何處。派員轉解邊境。等候押令赴戍安置。一面據實馳

奏毋得再任遷延。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催遣員田興恕赴戍等語。已革提督田興恕。前經崇實等委員於上年十月間押解自涪州起程。取道川北。解至陝西交督轉解甘肅。迄今已逾半載。該革員行抵何處。何以未據續報。現據法國繙譯官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言及訪聞田興恕仍在川省逗遛。與官員來往如常等語。果如所稱。是該地方官。有意任其逗遛。視疊次嚴催諭旨。竟如弁髦。情殊可惡。著崇實駱秉章查明田興恕若尚在川省。即由該將軍等速派幹員。押解出境。若已出川。即由楊岳斌劉蓉查明行抵何處。派員轉解甘肅邊境。守候西路稍通。押

令赴戍安置。該將軍等接奉此旨。著即迅速查明。一面勒限起解。一面據實馳奏。不得再事遲延。自干咎戾。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四月二十日。據英使阿禮國照會。內稱本國擬派輪船一隻。前赴中國海面北等處。察看海岸形勢。丈量靠岸海水深淺。繪圖載明。俾嗣後行船來往。均可豫防危險。至朝鮮海邊一帶。務須協力設法。使該輪船行抵該國等因。查上年法國前使臣柏爾德密曾經以該國教士。欲往朝鮮傳教。請先行文知照。經臣等告以朝鮮向祇遵奉正朔。歲時朝貢。該國願否奉教。非中國所能勉強。礙難行文。並勸其毋庸前往。當即罷議。續於九

月間。英國威妥瑪呈遞照會。內開英國水師輪船。近沿朝鮮境內迤西海邊游歷。隨時欲買火食。朝鮮民人不敢售賣。請轉為勸諭等語。雖時正值英法新舊使臣交替。威妥瑪旋即卸事。今阿禮國照會輪船前赴中國海面迤北並復申擬往朝鮮前說。臣等以輪船行駛中國洋面。原為條約所有。礙難駁斥。當經咨行迤北濱海督撫將軍查照。至欲往朝鮮一節。即酌擬以從前答覆柏爾德密之言照覆。告以未便行文。致涉兩歧。正在覈辦間。又於本月初三日。接據法使伯洛內照會。稱朝鮮國王將法國主教二人。及傳教士九人並本地傳教士七人。其教習之男婦老幼無

數。盡行殺害。本國兵船不日齊集朝鮮。暫取其國。自然中國亦不過問等情。臣等查去年伯洛內請臣衙門行文朝鮮。是法國欲往朝鮮傳教。蓄志已久。本年三月間。朝鮮將該國主教人等殺害。其中顯有情節。該使既經照會前來。若向該使攔阻。而固執之性未必遽肯允從。若仍任該使所為。而朝貢之臣。何忍聽其受害。臣等公同商酌。當此勸禁兩窮。惟有照覆該使。以中國既知此事。自不能不從中排解。不必遽爾稱兵。於調處之中。暗戢其虛憍之氣。此後該公使等有無異說。除由臣衙門隨時察看情形相機開導。並行知禮部外。謹先將辦理緣由恭摺具奏。

御批。知道了。

署英國公使威妥瑪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頃聞本國水師輪船一隻。近沿朝鮮境內迤西海邊游弋。隨時欲買火食。據該國各處民人云。不敢售賣。恐官究治等語。查泰西以東各國。向有海禁甚嚴。商民貿易。官憲往來。皆不准行。其危即在於此。泰西各國兵力正強。每有事出。不分大事細故。帶兵伸理之間。容易解禁。其禁一解之後。或將地全占。或占數分。皆未可知。試觀安南國可證鑒。此則泰西各國之人。實有甚願東海各國不被侵占。常得自主。而現仍執舊見。何免人俱憤惜。至於

朝鮮一國。如果明於自保安全。則不待各國欲去通商。先應設法招致前往。或明不及此。小心自守。於水軍最盛之國。船至臨口。買辦食物。無庸再為如此失禮也。貴國可否轉為勸諭。本大臣無從能知。如貴親王果有良法。實為甚願。為此照會。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准本國來文。內開現擬派輪船一隻。前赴中國海面迤北等處。察看海岸形勢。大量靠岸海水深淺。繪圖載明。俾嗣後行船來往。均可豫防危險。至朝鮮海邊一帶。貴大臣務須照會恭親王協力設法。使該輪船行抵該

國查看海邊情形之時。得以從優幫助。不致遇有留難之事等因前來。本大臣查去年九月初八日。經前署大臣威因本國水師輪船一隻。行至朝鮮等情。詳細照會貴親王在案。今本國所派輪船。前往朝鮮海邊等處。務希貴親王行文咨致。以免再有失禮薄待。或致傷於和好。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來文。以貴國擬派輪船一隻。前赴中國海面迤北等處。至朝鮮海邊一帶。務須協力設法等因前來。本爵查海面迤北地方貴國擬派輪船前往察看形勢。業於本年五月二十日。行文知照

盛京吉林三口直隸山東各將軍大臣督撫在案至行文朝鮮一節查去歲法國柏大臣曾向本衙門大臣告知傳教士欲往朝鮮請先行文知照等語當經面告以朝鮮雖係屬國向祇遵奉正朔歲時朝貢所有該國願否奉教非中國所能勉强礙難遽爾行文並勸其無庸前往今貴國擬派輪船前往又適值法國照會有於該國用兵之事本衙門更未便行文致與從前答覆法國柏大臣之語兩歧上年貴署大臣咸曾經照會此件茲復准前因相應一併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近接朝鮮來函。言於本年三月間。高麗國王突發一令。將該處法國主教二人。及傳教士九人。並本地傳教士七人。其習教之男婦老幼無數。盡行殺害。如此殘暴。自取敗亡。因其係屬中國納貢之邦。是以本國命將興師。以討有罪。理合知照貴親王。且有此妄行。本國自應與被殺教眾聲罪致詰。是該國殘殺之日。實即其國喪失之日也。理所必然。故特明言。所有本國各路兵船。不日即可齊集朝鮮。暫取其國。後來再立何者為王。以守此土。仍聽本國諭命施行。再本大臣曾有數次。於貴衙門請發路照於傳教士。前赴朝鮮。均經推脫。據言雖高麗於

中國納貢。一切國事。皆其自主。故天津和約。亦未載入。茲當本國於高麗交兵。自然中國亦不能過問。因與彼國原不相干涉也。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朝鮮國突將法國主教及傳教士並本地傳教習教多人盡行殺害。本國命將興師。因其係屬中國納貢之邦。理合知會等因前來。本爵查朝鮮國僻處海隅。素知謹守。現在未知何故。有殺害教民之事。今貴大臣以貴國興師緣由。知照本爵。足徵貴大臣敦睦之誼。惟兩國交兵。均關民命。本爵既知此事。自不能

不從中排解。該國果有殺害教眾等事。似可先行據理查詢。究因何故。不必遽啟兵端。為此照覆貴大臣酌奪可也。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五月二十九日。據法國使臣伯洛內呈遞照會。內稱南方數省官紳。欺陵陷害傳教士及習教人。不得不派本國兵船到各處所。俾該處官紳。按約保護。兵船到處。至少每日供兵船銀一千兩。已行文本國水師提督。令其隨事照辦。並請另飭南京。安慶。二處官員。因伊等皆以通商大臣之使令是遵。不知和約為何物。是以俾其早為悔悟等語。臣等查法國歷年各省教案。一經該使臣知照。無不立予查辦。外省如有未結事件。臣衙門

亦必隨時催結。期於弭釁未萌。今該使臣照稱謂南方數省官紳。欺害傳教士及習教民。臣等檢查南方各省案件。平民與教民涉訟有之。該各地方官等尚知隨時持平訊斷。並無官紳欺害教士教民之事。即該使照會內亦無事實確據。無端議及兵船。顯屬虛聲恫喝。惟彼族素性堅韌。若不據理駁詰。以折服其心。不但不能開執其口。且難保不變假為真。因於接收照會後。約該國繙譯官李梅來臣衙門理論。臣等即詰以南方數省。殘害教士教民。究係何地何事。兩國既敦和好。派往兵船何說。輾轉辯駁。歷二三時之久。該繙譯始云貴州等處。案多未了。現在最要南京

查還教堂一事。屢次照催辦結。至今尚無著落。安慶亦有未結之案。是以擬派兵船前往守辦。臣等答以南京查還教堂。昨始據該省地方官咨報。現經該處紳士與該教士指定南京城內小桃園地基一處。建立教堂。該教士意已欣允。惟教堂而外。另索公寓。未便允許。只候郎主教由滬來省。即可定局結案。至安慶買房一案。亦據該地方官咨報。現既辦有端倪。不難剋期完結。該繙譯答稱南京教堂地基。業經商定一節。未據教士聲報。是以尚未知曉。臣等察其情形。似兵船現在尚未前往。當即乘機語以南方數省官紳。既無欺害教士教民確據。即南京教堂城內地基

已定。其餘皆易歸束。安慶教案亦將完結。自無庸兵船保護。該繙譯尤為轉達。臣等因即據情文給照覆。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南方有數省之官員及各該處紳士富豪。通同一氣。欺陵陷害傳教士及習教人。本大臣不得不派本國兵船到各處所。俾該處官員及劣紳富豪。悉按和約。保護教務。以免後來各省傳教士及習教人。再受欺陵陷害。揣思所有交涉教務未結之省分。一經兵船到日。該城官員及各劣紳富豪等。定知必無善狀。接仗開礮。勢所不

免。必然立即願遵和約會辦。本大臣深知中國人習氣。事過易忘。因想出一條歷久不忘之善法。凡法國兵船到處。必須該處官員及紳士富豪。至少每日供給兵船費用一千兩。如此不但各省官紳歷久不忘。以免法國兵船屢往也。現今已經行文於本國水師提督令其隨事照辦。茲特請煩貴親王飭知南方數省交涉教務之區。並請另飭南京安慶二處官員。因伊等皆以通商大臣之使令是遵。不知和約為何物。是以俾其早為省悟。庶亦避風波之早計也。為此照會。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南方數省官紳。欺陵陷害傳教士及習教人等因前來。本爵查各省歷年教務。一經貴國知照。無不立予查辦。即現有未完各件。亦因諸多牽制。一時礙難結清。從未有坐視不辦之事。至於南京查還教堂。曾經本衙門疊次催辦。現准兩江總督李咨稱。所有南京擇地建堂一事。郎主教已經回滬。留雷教士在此代辦。於本年四月初三日。經紳士陳鳴玉。汪杰。何師姜。陳恭釗等。會同雷教士。踹看儀鳳門內鼓樓北邊地居城中鬧市。兵燹後房屋無多。該教士以地稍孤寂未允。又於初五日。復指看城內小桃園。距市不及半里。該教士意亦欣

然。正擬邀集官紳三面定局。該教士又於現看城內小桃園地方之外。另請將現居城內螺絲灣地方留作公寓。當經以教堂以外。礙難允許。惟教堂未建之先。不能無一寓所。應暫准其就地指定一處。一俟教堂建成。再將公寓撤去。所有城內建堂既定。其餘皆易歸結。仍飭該官紳等妥籌議。期早完結等語。是南京建堂一事。業已一再擇看商允城內地基。不難剋期完結。即安慶買房一案。亦據該地方官疊次咨稱。早已持平訊斷。即可漸次就結。本爵因思兩國既敦和好。遇有交涉事件。只宜就事論事。按約覈辦。今南京教堂已定。即安慶與各省教案。亦均次第商辦。

自可無庸兵船保護。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丙午。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奏。臣等承准軍機

大臣密寄。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英國

使臣呈遞新議論略。於中外情形。深有關係。請飭交沿海沿江

通商口岸地方督撫大臣妥議一摺等因欽此。臣等伏查中外

自換立和約以後。遇事循照條款。妥善辦理。尚屬相安。祇

因內地連年用兵。元氣未復。似有力難兼顧之勢。洋人遂

以不能保護為慮。又以不能守信為疑。種種藉詞窺伺。居

心叵測。欲益彌彰。要非中國內寇速平。整備軍實。固我疆

國。杜彼爭端。無以消患未萌。絕其覬覦之漸。而中國自強之要務。即在講求吏治。寬籌財用。整頓營務。精製器械四大端。此不特外國人赫德威妥瑪能作旁觀之議論。固中國人人早知之。而人人能言之者。但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類皆徒逞空言。而不切求實效。誠如

聖訓。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強為準。全在地方大吏。實力講求。隨時整頓。方能日有起色。不致為外國人所輕視也。臣瑞麟兩月以來。督同司道悉心籌畫。思慮一得之愚。上備

九重之聽。臣蔣益澧履任後。亟就廣東現在情形。體察中外大勢。

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但視民心之向背。定交際之是非。所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胥是道也。然其論議所列各條。本屬中國應辦之事。臣等逐加詳繹。有可備採擇者。有但宜整頓而不必更張者。有窒礙難行者。有毋庸置議者。一一臚陳。敬呈

御覽。

一論者謂外省臣工。不能久於其任。以致盡職者少。營私者多等語。伏查我

朝定制外官三年大計。六年俸滿。由各該督撫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引

見。其任不為不久。自辦理軍務以來。差委需人。實缺人員。往往不能到任。因而有委署調劑之說。自調劑之說起。而官無久任。流弊甚多。不肖者無論矣。其賢者地方情形。甫經熟悉。而瓜期已屆。展布無從。昔漢左雄有言曰。吏數更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任則民服教化。現在廣東軍務未清。辦理土客各匪。正在得人而理。本非可以朝令夕更。視如傳舍。

臣等現飭候補正佐各員。未經引見驗看者。不准差委署缺。除實缺人員未經到任之先。不得不委員暫行署理。其有實缺人員。俱令各赴本任。以專責成。有到任辦理不善者。立予參撤。有人地實在相需者。奏請調

補。斷不敢狃於調劑之說。紛紛調署。此官宜久任之說。可備採擇者也。

一論者謂兵丁欠餉。累月經年。平日挑撻營生者。未經訓練。一旦令其戰陣。實驅市人而使鬬等語。伏查我

朝營制本屬盡善。自承平日久。兵不習戰。倉卒有事。改而募勇。而原設兵額。又不能裁。

國家經費有常。此有所贏。則彼有所絀。兵餉之不能不欠者勢也。欠餉既多。月放錢糧不敷養贍。不得不任其挑撻營生者亦勢也。若謂竟以此等兵勇驅之戰陣。則未必盡然。

臣蔣益澧奉

命撫粵。深悉廣東欠餉之多。因即奏派浙江協濟銀二十萬兩來粵。現查明卓興方耀等軍。裁撤勇丁欠餉。緊趕分別給發。以示體恤而昭平允。欠餉既清。戎政自當整理。除各營戰守留防兵勇。務令認真操練。悉成勁旅。其各路遣散兵勇。恒虞滋事。即將官之撤回家居者。亦投閒可惜。臣等擬請將軍營撤回之武弁可用者。分收各標學習。散勇先行造冊存記。遇有各營兵缺出。即以散勇充之。武職缺出。即以營官補之。庶將材不傷廢棄。糧餉不至虛靡。變虛耗為實用。易羸卒為干城。此變通營制之說。可備採擇者也。

一論者謂地丁鹽課稅課三項。均宜整頓等語。伏思我

朝二百餘年。休養生息。每歲正供所入四千餘萬。本無乏財之患。自頻年軍興。財賦之區。大半被擾。出多入少。國用因之不足。現在軍務漸就肅清。各項錢糧。自當整頓。惟地丁一項。必嚴定州縣之交代。則侵虧之弊絕。而正供自裕矣。鹽課一項。必嚴緝私販之偷漏。則官引之銷暢。而課額自充矣。稅課一項。必嚴懲官吏之侵漁。則中飽之弊淨。而贏餘自足矣。又復覈實收支。撙節動用。省無益之費。罷不急之務。正賦既充。即將釐捐捐輸。次第停止。以紓民力而培元氣。數年之後。物阜民康矣。此整頓錢糧稅課之說。可備採擇者也。

一論者謂律例本極允當。用法多屬因循。部員任吏胥操權。以貴之有無定准駁等語。伏思我

朝法制明備。垂之典章。固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萬世率由而罔越矣。至積久弊生。弊在人不在法也。但當釐剔其弊。毋庸變其法。若夫吏胥作奸。營私亂法。何代無之。亦何國無之。惟在各衙門堂司各官。認真稽察。有犯必懲。俾部務一律肅清。吏胥自無從舞文弄法。更何慮其招搖索費乎。此宜整頓而無變更者也。

一論者謂武之要在兵精不在兵多。各省若有五千兵。常留營內操練。比此時百萬得力等語。伏思我

朝十八省額設兵丁五十餘萬。多寡遠近。斟酌得中。法至善也。近來營務廢弛。各路軍營。多募勇而不用兵。然緝捕盜賊。彈壓地方護送官差。亦不得謂之全行無用。若十八省止存九萬。無論幅員遼闊。不敷布置。且所裁之兵。何從安頓。謀生無術。勢將聚而為匪。明季因裁驛卒。遂至流寇蜂起。可為前鑒。況各營欠餉既多。裁減不易。惟將設法清釐之後。月給口糧。年清年款。使之無可藉口。而又以散勇補兵額之缺。以營員補武職之缺。誠真訓練。無情操防。則疲可使精。弱可使強。固不必因噎廢食矣。此宜整頓而無庸變更者也。

一論者謂居官者迴避本省。係為防弊。然人品豈無正直。原籍情形既熟。言語皆通。乃格於成例。而使官別省等語。查居官迴避本省。乃從情理中體驗而出。以著為功令者也。若以本省之人。居本省之官。或膚民社。或任監司。無論戚族之招搖。鄉里之情託。在所不免。即使公正無私。不徇情面。而挾恩怨之見。則毀譽失實。處嫌疑之地。則怨尤易叢。治譜未展。物議已騰。其流弊尚可勝窮乎。此服官本省之說。窒礙難行者也。

一論者謂遣外國之方便者。如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等。均極精妙。國民兩沾其益等

語。查政貴從民之所欲。治貴因地而制宜。外國之法。有能行於中國者。有不能行於中國者。即如銀錢式樣。閩廣行用爛板。而江浙寧波上海等處。則必輪廓光潔而後行使。至他省竟不通行。火輪船隻。行於大海大江。而不行於內河。物各有宜。不相強也。至於工織器具。寄信電機。不過技藝之末。與關治道。軍火為行軍利器。然洋槍洋藥。到處皆能製造。惟在不惜工本。無他妙巧也。兵法惟人所用。尤無分乎內外。軍興十餘年。文武兼資之士。各顯材能。削平巨寇。而人安區宇者。卓卓可數。軍火兵法。無俟外求。此無庸議者也。

一論者謂文之要。惟各官俸祿。應予以足敷用度定數。不致在外得錢等語。查外官養廉。本極優厚。近十餘年來。每因地方辦公經費無出。始分別數扣成數支放。此不得已而暫為權宜之策。非遂以為成例也。且官之廉貪。視乎其人之賢否。苟自持節儉。雖升斗亦自有餘。若相尚奢靡。即百萬亦憂不足。但期軍務告竣。帑項饒裕。一切辦公攤捐彌補名目。盡行革除。俾各官應得養廉。照例如數給領。別無絲毫扣減。則廉吏固足以贍身家。貪官無所容其藉口。若慮私取虐民。則自有國法在。此各官加廉俸之說。毋庸議者也。

一論者謂今之士。書籍非不熟讀。書詩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於人所應曉之事。問之輒不答等語。查詩文取士。歷唐宋元明。以迄我

朝。千有餘年。未之或改。其間名臣賢相。由科目致身者。指不勝屈。我

朝重熙累洽。內而宰輔。外而疆臣。光家邦而重社稷者。後先濟美。不可殫述。即如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駱秉章李鴻章沈葆楨等。勳業赫然。實足媲美前哲。何莫非從詩文中來乎。況古大臣有問錢穀不知。問兵刑不知者。未常引以為恥。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若謂詩文為無用。是坐

并覩天之見也。此毋庸議者也。

以上各條。臣等祇就文事武備財用器具數大端。斟酌利弊。分別用舍而已。而玩其隱約之詞。窺其包藏之意。尤在今日之外情。由昔日之內情所致等語。夫自古中國之待荒服也。羈縻勿絕而已。無他策也。昔唐與突厥。止要以盟好。宋與契丹。止輸以歲幣。今內外互換和約以來。各口通商。各口游歷。各處傳教。官則隆之以禮貌。商則加之以保護。推誠相待。可謂至矣。臣瑞麟接署督篆以來。與英法兩國公使往來。極稱洽商酌公事。從無牴牾之處。臣蔣益澧到任纔及旬日。各國領事官先來謁見。頗能謙恭。臣亦

接之以禮。待之以誠。談論雖無多時。威儀自有定命。嗣後如有干請事件。但於國體民情無礙。可以照辦。即當妥速經理。間有窒礙難行者。亦即將所以不行緣由。據實開導。善為勸止。按照條約。事事持平。斯可解釋猜疑。嚴杜釁隙。若使有心窺伺。無故尋釁。其曲在彼。傳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臣等惟有枕戈以待。見義必為。上體

宵旰之勤求。下順人民之好惡。而自強之道不外是矣。

戊申。禮部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法國與朝鮮搆兵等因前來。臣等查朝鮮之於中國。奉朔稱臣。數百年以來。至為恭恪。茲與法國將有搆兵之釁。雖經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排解。似應行知該國。使之熟思審處。計出萬全。臣
等公同商酌。擬由臣部行文朝鮮國王查照。以示
朝廷眷顧藩服之意。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依議。
己酉。成都將軍署四川總督崇實奏。已革提督田興恕奉
旨發往新疆。經臣劄委候補直隸州知州胡興俾。自涪州押解起
程。因田興恕沿途傷病舉發。節節遲延。臣等屢次飭催委
員胡興俾暨經過地方官。令其一面撥醫調治。一面催趲
帶病前進。茲據委員胡興俾暨廣元縣知縣蓋星階稟報。
於同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將田興恕自廣元縣解出川

境。已咨會陝西撫臣暨陝甘督臣派員迎提解往戍所。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戌。陝西巡撫劉蓉奏。臣前於二月十四日。欽奉同治五年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還陝西教堂。請飭速辦一摺等因欽此。伏查此案經前撫臣督飭藩臬兩司查得西安省城土地廟什字街草廠巷。有已故翰林院編修張大楫。父遺住房一所。買自貴張王等姓。改併一宅。數世同炊。是否係天主堂舊基。無案可稽。該教士亦未指明四至畝數。何年因何毀壞切實憑據。可否酌量撥給空閒地畝少許。令其

照依條約建造等情。詳由前任撫臣瑛棨於咸豐十一年九月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旋准咨覆。該教士若果安分傳教。自可酌撥空閒地畝。聽其自建等語。同治四年。復准總理衙門咨催辦理。經臣節次催飭藩臬兩司督同西安漢中兩府查照妥辦。旋據兩司轉據西安府暨咸甯長安二縣。調查新舊契據。實係貴張等姓展轉售買。並無天主堂遺址。此外府縣又無的實憑據。礙難清還。必須該教士呈出地基畝數糧冊。仿照山東浙江成案。按數撥還等情。具詳前來。其城固教堂基址。已經改建書院。查有碑記可憑。從前曾有就城外三里之大河壩地方。給與地畝抵

還之議。屬催飭漢中府並委員前往妥籌辦理。旋據稟稱。
傳到教人左大元等。皆以主教未到。不敢擅議為詞。經臣
批飭催速商辦並將詳細情形咨覆總理衙門在案。嗣復
面飭西安府轉飭高陵縣查察可抵之地。與該教士籌商
辦理。旋於本年二月。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法國
照會。請於六箇月期內交還完竣。經本衙門具奏。請
旨飭催。並鈔錄原奏咨會到臣。隨又飭催趕緊設法籌辦去後。據
西安府知府呂儁孫呈據署高陵縣知縣陸堃詳稱。二月
十一日。親往城西通遠坊。會見主教高一志。言及省城教
堂一事。據稱張宅係教堂舊基。索要數載未與。上年赴京

呈訴。已蒙總理衙門允還。該令當即告以所指基址並無確據。即以一面之詞為憑。亦應遵照咸豐十一年七月通行條約。年久轉相售賣。勢難給還。按照原基畝數。另行查地抵給。與該主教面商不願。三月十一日。差人往請該主教來縣會議。回稱外出。二十三日備文移會。僅據教士龔三峰函復云。該主教現任西鳳治理教務。須至五月初間始還。如不寬此日久。當請回署商辦。當經該令復函轉致。請其速回。直至四月十二日。始准高主教移稱。來移仍係不將原基歸還。復以鄉地抵換。前已言明不能抵換。何庸會商等語。該縣因查南關外三里。舊有回寺一院。前後四

進。兩相計房二十六間。甚為軒爽。復請高教士至署再三相商。反復勸導。該教士固執前言。總以非省內張宅不可。且云業經伊國公使知會通商衙門。伊亦不能作主。該縣復於五月初一日。親往會商。山東浙江成案原文指出給看。告知南關回寺房基及餘地共計十一畝零。全數抵給。而高教士心意不滿。該縣知其意存推延。復許渭河叛產一處。計房五間。以冀早結。不意仍復不允。又於初七日專函往約來縣婉商。旋據該教士函稱。昨偪勘定日期後。商以回寺原房並地基十一畝零抵換。籌思再三。會亦無益。即再商百次。終不能換等語。查該教士所指張紳住宅前

督督率咸長二縣會勘。張紳係於道光年間買自貴張各姓。其貴姓於嘉慶年間買自何人。輾轉售賣。代遠年湮。契據遺失。無從稽考。姑就所指之地。丈量計地七畝有零。今在高陵縣與該教士附近村莊。撥地相酬。係遵浙江山東成案仿照辦理。其價銀亦無庸籌還。原所以敦和好而杜釁端。乃該教士總欲索還原基。無論毫無確據。難以憑空退給。即欲勉如所請。而地係民業。地方官亦萬難抑勒使從。況所撥高陵回寺屋宇高大。木料換新。又與該教堂相近。事既甚便。即以畝數計之。又復有盈無絀。曲意遷就。反復相商。正可即時了結。詎該教士意在要挾。故違和約。殆

欲以遷延之咎。盡歸於地方官。不知是何居心等情。經詳前來。臣覆查英法各國。與中國通商傳教。載在條約。共相遵守。凡屬教堂舊址。查有案卷可憑者。自應分別交還。如因年久轉相售賣。勢難給還原基。亦須按照原基畝數。另行查地抵給。此其委曲通融之故。原以曲全和好。加惠友邦。業經山東浙江辦有成案。今該教士所指西安府城張紳宅基。府縣均無案卷可稽。即該教士亦不能呈出實在憑據。原可置諸不論不議之列。比因欽奉

諭旨。飭令設法辦理。立予六箇月限期。不得不轉飭府縣曲意遷就。以期依限完結。茲據該府縣詳稱。業與該教士晤商數

次。議以高陵縣城三里外南關回寺地基抵償。查據該教士所指張紳宅基。丈量計地七畝有零。今所議抵之地廣袤十一畝有零。兩相比契既多出三畝有奇。且該處新建回寺四進兩廂。共有房屋二十六間。粹木換新。規模宏廠。餘地既甚寬闊。價銀無庸酬還。以此抵償。實屬委曲遷就之至。乃該教士始則託詞赴鳳治理教務。繼則誘諸該國公使知會辦理。亦不能作主了結。終且有即便再商百次亦必不能抵換之語。欲得省城張紳宅基而後快意。無論張紳宅基。已歷數世。地方官勢難抑勒相從。且以漫無憑據之詞。斷無遽即讓還之理。似此故悖條約。意存要挾。轉

瞬限期屆滿。該教士又將以地方官因循不辦為詞。除將
詳細情形。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照會該公使恪
守條約。以全和好外。謹將前後商辦曲折情形。縷晰備陳。
恭候
宸斷。至城固縣教堂基址。是否可以依期辦結之處。容俟該府縣
稟覆到臣。再行妥議陳奏。合併聲明。
御批。該衙門妥議具奏。片併發。
劉蓉又奏。查西洋崇奉天主。漢時即有祆廟之名。其流傳
最為久遠。回疆部落。至唐會昌間。始入中原。亦奉天主所
唪經典。大抵多同。如祠廟不供神像。祭祀不敬祖先。葬埋

不用棺槨之類。無弟同者。同治元年。陝省回變蜂生。渭北高陵。首先煽亂。凡屬漢民村莊。無不焚毀。漢人男婦。無不傷殘。至今蔓草荒煙。幾無寸椽片瓦。獨該教人所居高陵通遠坊五村。毫無陵犯。屋宇廬舍。巍然獨存。謂係同教之人。不加戕害。由是漢民之畏死避禍者。往往投入彼教。冀獲倖存。是其同類相護。亦既顯有明徵矣。西安省城。回民所居衚巷共十三坊。計戶三千餘家。計丁五千餘口。生齒繁多。人煙稠密。自逆回搆亂以來。頗虞暗中句煽。內變潛生。所恃彈壓得宜。羈縻有法。使奸細無從牽引。庶彼此尚可相安。顧芳回每多於良回。革心尤難於革面。此城中紳

民所為早夜惴惴者也。今若許法國教堂。居然設立城內。實慮潛相句結。為禍蕭牆。且前次既有不加傷害之情。日後必有陰相庇護之勢。從教黨類。實繁有徒。出入城門。不容究詰。將來或挈外回以入城。或挾內回以出省。稽查嚴緊。則恃彼教為護符。防範疏虞。則委前功於盡棄。種種狡恣。難以悉陳。別今各路逆蹤。已偪陝境。妖氛既熾。隱患尤深。外回之戀彼田園。設心還竄。猶內回之懷其族類。援手恐遲。際此擾攘多故之秋。宜圖銷弭未萌之患。省城根本之地。所繫匪輕。以故城內士紳。屢赴府縣陳訴。不但張紳宅基。萬難強讓。即欲就省城別購基址。另建教堂。亦有勢

難相從之處。非若粵蜀各省。別無隱患可虞。可以聽其游行自便也。竊查總理衙門原奏。總以條約為憑。今既仿照成案。另撥相當之地與該教士。數回婉商。而始終堅持。意存要挾。竊慮該衙門未悉陝省情形。稍涉游移。即成後患。不得不據實密陳。伏懇

皇上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堅持條約換地抵償之議。勿使更有覬覦。即欲別議通融。亦祇宜就省外設法。所謂兩害相形。則取其輕。際此賊氛不靖。禍患方殷。該教人既不免窺伺匪測之情。即總理衙門亦實有調護為難之處。時勢所迫。利害相權。臣亦頗具苦心。非敢固執已見。

御批覽。

劉蓉又奏。臣現奉同治五年六月初七日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催遣員田興恕赴戍等語等因

欽此。查臣頃據漢中府縣探稟稱田興恕已於上月由四

川劍州起身。行抵廣元縣。不日即將入陝等語。查由廣元

赴陝甘大道。必由棧道經由鳳翔。轉趨邠州長武。以達涇

州。道路遼遠。時虞梗塞。不如即由甯羌褒陽逕赴秦州。較

為便捷。臣現擬派員前赴廣元縣。諭令該遣員由甯羌州

折趨褒陽縣就赴秦州。守候西路稍通。再行押令赴戍安

置。免因道塗梗阻。逗遛陝境。致令外國人得以藉口。

御批。知道了。仍著飭令速行押赴秦州守候。毋許在陝境逗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四十三之四十四

同治五年。丙寅。七月。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署陝西巡撫劉蓉奏。查明陝省教堂舊址一摺。六月二十三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妥議具奏。月餅發欽此。臣等查陝西教堂一事。自咸豐十一年五月。法國公使哥士耆。函請照約飭還。臣衙門疊次咨行查辦未結。復於本年二月間具奏。請

旨飭催。茲據該署撫奏稱。此案前撫臣督飭藩臬兩司。查得西安省城內。有已故編修張大耕住房一所。買自貴張王等姓。改併一宅。是否係天主教堂舊基。無案可稽。該教士亦未

指明四至畝數。何年因何毀壞切實憑據。可否酌撥空閒地畝。令其照約建造。咨呈總理衙門覈覆。同治四年復准總理衙門咨催。節經飭司督府查辦。旋據成長二縣檢查新舊契據。實係賈張二姓。輾轉售賣。並無天主堂遺址。此外又無的實憑據。礙難清還。其城固教堂基址。已經改建書院。查有碑記可憑。從前曾有就城外三里之大河壩地方。給與地畝抵還之議。屢催漢中府並委員前往妥籌。旋據稟稱傳到教人左大元等。皆以主教未到。不敢擅議為詞。當經批催商辦等情。臣等查西安教堂一事。先於同治四年春間。法國主教高姓。赴京來臣衙門謁見。請為查辦。

並稱該處實有教堂舊地。縣案曾經目睹。但未肯令伊鈔出。即係專指張姓住宅而言。該署撫如果認真查出省城教堂入官招變舊案。內指明從前基址確實處所。以為張姓住宅並非其地之據。則該主教無可置辯。而地歸有着。不難斟酌撥還。今該署撫但云指張姓住宅為教堂基址。並無憑據。必須伊呈出地基畝數糧冊。方能仿照山東浙江成案撥還。而於從前教堂入官招變基址。究在何處。絕不提及。足見除張姓住宅之外。別無教堂舊日基址可指。而徒以並無確據一語。謂張姓住宅實非教堂基址。何足以折服其心。至咸豐十一年臣衙門通行各省。內稱年久

特相售賣。勢難給還。按照原基畝數另行抵給。本非不可援照辦理。惟既議另行抵給。係屬酌量通融。必須地方相當。而伊亦情願。方可抵給。若不論其相當與否。情願與否。而隨便指給一處議抵。則勢屬難行。以之駕馭洋人。尤為不可。即如該署撫現擬以高陵回寺易換。該主教堅執不從。蓋伊所請者係省內教堂。而高陵則遠在省外。且高陵本有教堂一所。而又欲強令再立一所。豈非蛇足。此其所以憤憤不平也。至城固教堂一事。先據前任巡撫瑛棨咨呈。城固縣城內。舊有書院遺址。係以入官天主堂改建。應查明原址給還。現將地基全數交割。高主教堅稱碑載田

歇。均應歸入大主堂內。若僅交舊址。斷難接收。經臣衙門照會該公使。以該縣書院內另置膏火田。係士子讀書經費。與原址無涉。未便一律交還。旋據該公使來臣衙門面稱。該處房屋應還者。趕緊給還。其餘地畝。既係另置。可以不給。惟請行文該省。迅為查交。由官發給執照。同治二年四月間。臣衙門據情咨照陝西巡撫轉飭遵辦。嗣據覆稱。城固現被匪擾。一俟道路疏通。即行先交房屋。四年三月。又經臣衙門咨催。至十月間。接准劉蓉咨呈。城固縣傳到教人左大元等商議。左大元等堅稱必須教頭到案。方可定局。伊等不敢擅議。現據劉蓉奏稱教堂基址。是否可以

依期辦給之處。俟該府縣覆到。再行妥議來。是此案已
允給還。而仍未辦結。亦該公使嘖有煩言之一端也。伏查
臣衙門辦理各國事務。以守約為主。以踐言為先。今給還
教堂。載在約內。時歷五載。西安教堂。張姓住宅。不能查出
舊日基址確據。另擬抵給。又不論其是否相當。而強以高
陵回寺向商。彼此相持。竟無了局。城固城內教堂。已有成
言。而日久因循。屢催罔應。設生別議。自相矛盾。更易彼此
詛咒。臣等欲守約而不能。欲踐言而不可。豈復另有妥策。
可以駕馭各國。令其就我範圍。惟有將前後辦理情形。據
實具奏。請

旨飭下署陝西巡撫劉蓉查照歷次奏咨各案迅速督屬妥為辦理西寧一案總須擇地以償城固一案仍照前議將原基給還毋得再事遲延致生枝節

恭親王等又奏據署陝西巡撫劉蓉附片密陳西安教堂一事慮及設立城內回民蜂向勾誘為禍蕭牆並恐臣衛門未悉陝省情形稍涉游移即成後患懇請飭下臣衛陽堅持條約換地抵償之議勿使更有覬覦即欲別議通融亦祇就省外設法所謂兩害相形則取其輕等語臣等見其言皆剴切所關於地方軍務者甚大不敢不息心靜氣熟思審處以期上紓

宵旰焦勞之切。下慰該省臣民企望之心。因再加意推求。公同體察。竊謂該署撫所奏。不特於撫馭教民之事。未嘗知其備細。且於撫馭回民之理。亦未得其指歸。有不能不詳晰敷陳者。天主教與回民。同出西域。各行其教。業已一二千年。無待遠引旁援。強使合而為一。陝省回氣初熾。西安城外。烽煙四起。節次焚掠圍攻。其時城內十三坊回民。計三千餘戶。五千餘口。不聞其悉起而相應。該署撫於省會平定安集之後。忽云頗虞暗中句煽。內變潛生。是三千餘戶五千餘口。皆在可疑之列。殊不知

皇上之待回民。一視同仁。

聖諭煌煌。祇分良莠。今不分良莠。一概疑之。可以寒回民之心。即可以啟漢民之釁。是無待教民之句塘。而禍已萌生。所謂駕馭者安在。該署撫不過曰彈壓得宜。羈縻有法。使奸細無從牽引而已。何以論及教民。彈壓與羈縻。均不足恃也。如謂教民倔強。非同昔比。每藉教主為護符。不若回民之尚易鈐制。殊不知教民亦中國百姓。食毛踐土。與回民相等。平日之錢糧詞訟。無一不歸地方官管束。其迷於天主教者。亦有年所。不自今始。現惟牽涉教務之件。其主教不免從中扛幫庇護。地方官所當設法維持。並非將此項教民斥出化外。即如高陵之通遠村五坊。民為中國之民。該

署撫一概棄置不問。可乎不可。然該署撫所慮如此。臣等揣度其意。不過因該主教堅欲索還西安城內張姓住宅基址。非紳所願。亦即非官所願。不能不曲體此意。而又恐臣衙門執定條約。難於駁辯。以暗中句煽回民為說。危詞刦制。必行其意而後已。伏思臣等總理各國事務。凡所要求。如天主堂舊基等事。皆非所願。恨不得一齊斥絕。無奈條約先已訂定。凡條約所不載者。彼即多方要挾。無不以理堅拒。未肯遽從。條約所已載者。彼既照約而請。則信義所在。我更不可故違。此中之隱忍含容。皆出於萬不得已。雖冒天下之不韙而不敢辭。近因各省教堂等事。未能如

約。又復稽延。該國公使憤憤不平。大放厥詞。幾欲派人自辦。勢成決裂。此時兵力財力。皆苦不足。若再不顧大局。激成事端。則在外之不速還教堂者。其紳感之。其民詠之。其屬吏更從而贊揚之。大可以得虛名。而

國家將受其實害。臣等不知該署撫何以為情。臣等徒恃口舌。又如何調護也。至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行查還。載在條約。若該署撫所奏換地抵償一說。並非條約。乃係臣等設法辦成。外省亦早有踵而行之者。今西安教堂未使以張姓宅基撥給。意欲援案抵換。雖無不可。但不能謂係按照條約。必須與該主教通融熟商。相度事機。

務令無可藉口。萬不可故與相左。徒以舊日基址毫無憑據為詞。強相抵制。轉令執持愈堅。至其中如何設策。則在該署撫之自運機權。非臣等所能揣度矣。總之該署撫密陳各情。臣等不敢謂其非是。省內之回民。臣等不能保其必無句煽。省外之教民。臣等不能保其必無覬覦。但所謂句煽與覬覦者。現在既非確有可憑。則豫為揣度之詞。難以作為實事。應如何彈壓羈縻。並加防範。應令該署撫自行斟酌妥辦。不得委卸於人。其西安教堂與城固教堂。仍

請

旨責令該署撫查照臣等正摺指陳。妥速辦結。儻再稍事延宕。致

令猝起釁端。責有攸歸。臣衙門惟有據實將貽誤大局之

處。請

旨嚴辦。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陝西教堂一案請飭迅速

辦結。並密陳辦理情形各摺片。陝西省城給還教堂一事。疊經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查辦。自應趕緊辦結。以符條約。即使

原基勢難給還。另議抵給。亦須地方相當。令其情願。方可通融

辦理。乃劉蓉於張姓住房。是否係教堂基址。概稱並無確據。而

於從前教堂入官招變基址。究在何處。又不能指出。徒以空言

抵制。何能折服其心。至欲以高陵回寺換給。該處遠在省外。必

非該主教所願。是明知其不可而故與為難。將令執持愈堅。終成不了之局。其城固教堂基址。既允給還。亦應即為了結。總之此係按照條約。必應辦理之事。且已時歷五載。若再一味延宕。儻別生枝節。轉致貽誤大局。著劉蓉於接奉此旨後。查照歷次奏咨各案。迅速督屬妥為辦結。不准再事遷延。至片內所陳各節。亦係實在情形。該著撫惟當妥慎籌辦。以弭釁端而維大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片。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二年夏間。前侍郎臣薛煥奏請籌餉練兵。旋經直隸督臣劉長佑通籌全局。先於各標中揀選精壯步卒一萬二千五百人。馬兵二千五百人。以五百人

為一營。五營為一軍。每軍配以馬隊五百。分為前後左右
中五軍。再增精勇五千名。一千馬隊。四千步隊。分為兩軍。
共計七軍。訓練既成。擇要分駐保定。河間。正定。大名。威縣。
宣化。天津等處。並請於廣東釐捐項下。每月提銀一萬兩。
江蘇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山東山西四川各省。每月提銀
各五千兩等因。於同治二年十月。奏奉
諭旨允准遵行在案。計今將及三年。雖各省接濟餉銀。未能按數
起解。而撥解劃解之款。扣至本年六月止。實已解過三十
九萬二千餘兩。所有抽練各兵。原止責令各鎮協營。就地
揀選團操。僅據咨報八千餘名。並未如額。其餉需一切。係

於舊定實銀七成外。加撥二成。合之鈔票一成共為十成。不另折欠。至於勇丁一項。是否照數募足。各軍抽練。是否著有成效。如何考察以歸覈實。前經戶部咨查。迄未據覆。上年京東偶有馬賊竄入。倉卒無兵。及至調派京營前往追捕。而提鎮所部。呼應不至。未能協助。是其視固本為具文。餉既虛糜。而兵仍無用。現在賊氣未靖。外侮方殷。應備事宜。與前數年情形稍異。京師為根本重地。若無精兵輔翼。何以示震疊而壯聲威。此臣等於畿輔之防。不能不懇懇過慮也。伏查劉長佑所議七軍。俟練

成後。分駐七處。偏於西南。略於東北。與薛煥原奏添設四鎮之意。本不符合。揆之形勢。亦尚未臻周密。即謂遠近無容拘泥。總在相度機宜。並非株守方隅所能限定。然議練即當議守。練在此處。即守在此處。平日之操防既定。臨時之徵調方靈。若兵不團操。止在本處散練。誠恐有名無實。無以重

京師而嚴拱衛。臣等謹就

畿輔形勢計之。東則遵化州至山海關一帶。西則由易州而保定而正定。南則由天津而河間。再折而深冀丈名。北則由喜峰口而古北口。再折而宣化。悉皆雄鎮。足為屏翰。今

擬以劉長佑議練各軍。量為變通。稍加移易。以遵化駐一軍。易州駐一軍。天津河間各駐一軍。古北口宣化各駐一軍。共計六軍。每軍步隊二千人。馬隊五百人。共合一萬五千人。即於提督兩標及天津河間遵通永山永宣化各鎮協標。並馬蘭泰甯二鎮所轄外標。先就本處及附近各處。揀選精壯步馬。留其趫勇。去其老弱。務令足數。即赴駐軍處所團操。有缺就地募補。不必再歸原營。儻各標兵不敷揀選。應將左右翼九處駐防。每翼各挑五百名。就近歸入遵化易州二處應駐數內。另作一隊。仍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所有將領提鎮主之。以曾經戰陣膽識可取之副參

遊佐之。如提鎮不能得人。准將平日深知堪勝此任文武大員。不論在官在籍。由該督專摺保奏。請旨調往駐兵之處。督同該將領等專司訓練。一切具備。精益求精。無事則操防。有事則統帶。庶乎兵與將習。指臂相聯。然軍旅之事。節制不可不嚴。羣策羣力。謀議固可分資。為賞為罰。事權應歸一律。此次六軍以直隸總督統之。仍請不時欽派老成廉幹大臣前往抽查校閱。嚴加考覈。如有訓練無效軍實不齊。即將督操專操及領隊各官。分別從重參辦。如此認真覈實。庶外可以禦侮。內可以養威。未始非計之善也。至餉糈悉照神機營加練公費辦理。其底營額餉。仍照直

隸通省章程放給七成實銀。毋庸再添二成。以昭畫一。至
從前請撥各省餉銀。除廣東月撥一萬兩。其餘月各五千
兩。數尚無多。乃有遇變籌措者。亦有分毫未解者。該督撫
等受
恩深重。當知關繫至重。源源接濟。無誤操防。應請
嚴諭各該督撫。轉飭藩司趕緊按月解交。儻仍拖欠。即照貽誤京
餉例從重處分。以儆玩誤。臣等因大局攸關。亟思補救。管
見所及。仰瀆
宸聰。如蒙
俞允。應請

飭下戶兵二部會同將如何抽兵○如何支餉○先行悉心妥議○如軍
裝之需用若干○器械之需用若干○以及嚴責成○勤簡閱○一
切應辦事宜○再行覈定章程○分行遵照速辦○務期如棋布
局○若網在綱○方可備干城而臻實效○至劉長佑原議另練
精勇五千○以輔兵力之不足○應令該督將現在如何辦理
之處○分晰具奏○再行覈議○再查此議係為扶衛
京師起見○今出期於必行○圖終尤應慎始○練兵者必人人肯
用○籌餉者必滴滴歸源○振刷精神○力圖奮勉○金湯既固○自
氣祲潛消○第練兵非難○籌餉非難○難在得人而理○軍興十
餘載○種場不乏奇能○草澤亦多賢俊○是在中外臣工留心

訪察。進賢退不肖。以滅賊為己任。以養民為先圖。自強之基。莫切於此。

御批。該部議奏。片二件併發。

恭親王等又奏。督臣劉長佑前奏內稱步戰兵。原額不敷挑選。馬兵雖多。馬匹半已倒斃。擬以馬兵改補步兵。足以省經費而昭覈實。伏查臨陣折衝。馬隊較為便捷。今因馬斃而遂以馬改步。係屬一時權宜。況步隊內本應有二成馬隊。以便行軍。現擬一軍二千五百人。內有五百馬隊。即係此意。應將現需馬三千匹。先行補足。以期畜養膘壯。無誤操防。應請

旨飭下劉長佑查明直隸各標中倒馬若干。自同治二年議設七軍抽練後。撥用若干。現在臣等請改六軍。原馬如有不敷。自應設法購齊。即照神機營章程。秣飼得宜。不令再有疲瘦倒斃。至一切機器。尤應設局募匠。先事講求。或在都城。或在天津。派員專司製造。並請一併飭議施行。

御批。覽。

恭親王等又奏。屯田養兵。自古稱為上策。今因畿省腹地。未曾創議舉行。惟養兵愈多。所費甚鉅。外省解項。誠恐不能充裕。且事期經久。尤以足食為先。屯田雖難驟成。而招

募攬頭。種地分糧。以代餉需。實屬事半功倍。因思永定等河之沙淤地。天津等處之海灘地。及入官議租之黑地。如果分投招募攬頭。能認種若干項。即以其地授之。秋成分糧交營。即或於額餉貼補無多。總可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以代口分。是亦屯田遺意。至宣化府屬本有屯糧。向來留備兩年兵米。餘悉糶變。似應將此項全行留抵。以贍官軍。然後逐漸講求屯制。可期一勞永逸。為利無窮。相應請旨飭下直隸總督確切查議。妥為籌辦。詳細具奏。候

旨遵行。

御批。覽。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元年九月間。臣衙門具奏自強以張
國勢摺內。曾請
飭下沿海各大臣。仿照天津練兵章程。延請洋人教習。揀派中國
員弁統帶。以收操縱之權等因。當經奉
旨允准通行各沿海大臣遵照在案。查營口為北洋三口之一。上
年十一月間。奉省馬賊竄擾。偪近營口。臣等以該口練兵
緩不濟急。曾經奏請調派天津洋槍隊五百名。駐防營口。
以防不虞。適值奉省軍務緊要。經臣文祥將該防留備進
勦。暫將直隸之五行隊五百名。調赴營口。以資鎮壓。本年
五月間。奉省馬賊肅清。復經咨行

咸京將軍都興阿將五行隊五百名。調回奉省。仍將奉省前次暫留之津郡洋槍隊五百名。調還營口。以符上年十一月奏案。惟此項洋槍隊。究係由津調來之客兵。但可派撥於一時。不如土著之經久。若欲營口常資保衛。莫若就該處原有之兵。酌加揀選。查照臣衙門元年奏准各海口練兵之案。自行教練洋槍五百名。無事可以鎮服內地奸民。有事可以捍禦外來窺伺。似較調派之兵。尤為得力。臣等公同商酌。擬請

飭下咸京將軍都興阿將營口就近各城。現有何項兵丁。可以教練。是否能數五百名之數。如有不敷。應從何處添撥馬隊

步隊何項相宜。統帶用何員弁。餉項從何支撥。迅速詳細查明。專摺具奏。此事期在必行。俟該將軍奏到時。再由臣等酌調教練洋人。撥給需用槍隻。捐備購買馬匹。即用津郡教練章程。奏請辦理。庶幾營口地方。可以綏靖。中外可以相安。

御批。依議。

江蘇巡撫郭柏蔭奏。臣接准通商大臣李鴻章咨。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五月初四日。奉

上諭。著派郭柏蔭將上年與比利時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欽此。

又接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將上年與比利時國所定條

約派員齎送到蘇。臣當即驗明。謹密收存。一面行文蘇松太道知照。俟比國使臣來滬。即行稟報。以便遵旨前往。將條約查對明確。妥為互換。所有應行事宜。與通商大臣李鴻章參酌成案。先事籌商。妥慎辦理。容俟屆時再將赴滬日期。及換約情形。次第具奏。

御批。知道了。

甲子。廣東巡撫蔣益澧奏。粵東為洋務滋釁之始。相習既久。聲氣易通。而百姓俗悍氣剛。亦多不為之下。臣前途經香港。見其水師雄壯。樓閣崇閎。碼頭生意之旺。甲於南洋。迨路過大虎小虎大王灣獵德一帶。所有扼險礮臺。全行

廢墮。虎門昔號天險。今為坦途。然則言治粵之權輿。固以中外相安為要。而籌自強之急務。尤以臥薪嘗膽為先。查泰西與我通商之國。以俄英法美為最強。俄則延袤西北。為患在陸而不在海。英人強於水師。法人強於旱隊。美國精於商賈。其勢各不相下。而英人尤外柔內剛。為海外傑出之雄。從前中外兵事交涉。英國取材於五印度。法國取材於亞非利加加里加而馬喜等部。近年以來。東南洋各國。浸被蠶食。英則以日本亞來由為外府。法則安南為外府矣。凡軍事日用之所需。朝發可以夕至。故昔日之言自強可以歲月計。今則旦夕圖之。猶恐其不急也。昔日之

言自強。可以宣廊廟。今則惟慱謀之。猶恐其不密也。此時中外交際尚洽。急宜以防海盜平土匪為詞。造船購礮。效其所長。省沿海師船歲修大修之費。以為經費。師船在洋。運餉非風不靈。若輪船則今日可以勦虎門之賊。明日即可以勦南粵之賊。是三五號得力之船。即可以抵百十號循例之師船。計勞與費正復相等。而效則過之。沿海富商大賈。亦准其租購輪船夾板。而籍其名於官兵。無事則任彼經商。有事則歸我調遣。船上舵工礮手。初用洋人指南。習久則中國人亦可自駛。技長者祿以武職。若使各口有輪船二三十號。夾板船百十號。不惟壯我聲勢。亦且奪彼

利權。何則。五州四海。彼能往我亦能往。而時價之高下。物產之精麤。洋商必不及華民之精。則取利亦必不及華商之易。將彼之初以利厚而來者。繼將以利薄而去。是在予用人之得宜。求遠功而不求速效。乃能有濟耳。計歐羅巴各國。地固不及亞細亞十分之三。人民更不及十分之一。而自中海以迄南洋。凡印度巫來由財賦之區。概被鯨吞。及現在暹羅緬甸。亦復服其衣服。習其言語。緣岌岌又將為彼附庸。其故何也。蓋彼不獨船堅礮利。足以縱橫海外。而其用心之專一沈毅。辦事之刻苦精到。實有一往莫遏之勢。故其無事則以官吏為經。以商人為緯。有事則以攻

戰為綱。以貨財為目。凡商賈經營數萬里外。彼國特設官維持而調護之。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內外之氣聚。內地閩粵等省。赴外洋經商者人非不多。如新嘉陂約有內地十餘萬人。新老金山約有內地二十餘萬人。檳榔士伽拉巴約有內地數萬人。和約中原載彼此遣使通好。若得忠義使臣。前往各處聯絡羈縻。居恆固可窺彼腹心。緩急亦可藉資指臂。且各國外雖相聯。中實相忌。見利則合。遇害則離。我苟深圖自強之實際。欲取故與。擇可親之國。優游浸漬而深交之。則彼因忌生疑。勢將自渙。投骨於地。羣犬有不狺然而爭者乎。總之固國以人心為本。順民之情。而不

逼抑生計。則元氣實而外邪自不能侵。禦敵以武備為先。利兵之器。而復代籌其身家。則義憤發而鋒鏑有所不避。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土不十不易器。呂氏曰。三代所實莫如因。因則無敝。臣嘗熟思審處。而知今日外吏之弊。在於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有不得不變之方。外人呈貢其藝術技能。以求媚於中國。禮失則求諸野。有不能不因之勢。臣前路過閩省。督臣左宗棠與臣籌商。擬於沿海一帶省分。建設鐵廠。製造輪船。一面雇覓洋匠指授。一面選擇聰明子弟入廠學習。各省不分畛域。合力經營。一遇有事。則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臣復熟商督臣瑞麟。深以為

然。擬即函商左宗棠或在福建設廠。或在廣東設廠。總期計出萬全。謀定後動。一俟左宗棠復到。再行奏明舉辦。省冗雜虛糜之費。儲有備無患之資。外而虛與委蛇。守漢過不先之約。內而力除積蠹。盡實事求是之心。財用既足。民心既固。外情既熟。器械既精。由是始可以言戰。始可以言守矣。臣甫涖粵疆。洋務本未諳熟。輒因交涉之難。而深求利害得失之故。芻蕘之見。有不敢自安緘默者。臣仍當與督臣瑞麟虛心實力。慎發徐圖。斷不敢鹵莽決裂。因循推諉。致干咎戾。

諭軍機大臣等蔣益澧奏籌辦洋務情形。所陳亦頗中窾要。該督

撫等惟當虛心實力。慎發徐圖。前據左宗棠奏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雇洋匠。試造火輪船隻。當諭令該督照議辦理。茲據蔣益澧奏。擬於沿海省分建設鐵廠。製造輪船。或在福建設廠。或在廣東設廠等語。著瑞麟蔣益澧咨商左宗棠會籌妥辦。

丁卯。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奏。查潮州洋務夥繁多年。前奉

上諭指授機宜。並專派大員幫同辦理。當經臣等分別遵辦在案。月來疊據李福泰等稟報。以該司到潮後。即遵照臣等函屬。會同潮州鎮總兵卓興。傳集紳士。剴切開導晚諭。先集

闔廂之衿者。次及商賈。次及居民。並設義安總局。選派資望兼隆之紳士邱步瓊林恆亨。王澤林士楷唐登瀛等常川住局。紳民謁見該司後。仍由局紳再三開導。曉以大義。達以方言。兼將和約必須遵辦緣由。由紳士刷印公啟。挨戶徧分。使之曉然於逞忿開釁之不祥。違

旨恣行之非法。又慮闔城僅設一總局。恐取信於民之紳士。未必能徧為收羅。計潮城向分七隅四關。遂令各隅各關。另設一局。共立十三局。每局雇勇一百名。各派紳董約束。如一隅有事。即惟該局之紳董是問。以專責成。其平日造言生事之詹大吉等六名。籍他故次第弋獲。使喜事之徒。有所

儆懼。潮屬不使於民之政令。臣益澧於蒞粵後。即經商同
臣瑞麟會銜出示。先將潮城內外釐金。概行裁撤。歷年捐
輸出力。未經請獎。勦堵陣亡。未經請卹者。劄飭地方官查
明開報。即由各局紳董兼辦其事。使同仇敵愾之士。不致
向隅。該司等察看民情。猜嫌漸釋。因即趕緊舉辦。於五月
二十三日。派知縣冒澄。紳士郭廷集等前抵汕頭。與新關
委員余思益往約英國領事固威替。繙譯官葛德亨並伊
幕友通事共數人於二十六日自汕頭抵郡城碼頭。即於
已刻進城。借居道署之東偏。沿途觀者雖多。尚皆安帖。又
兼十三局紳董分段約束。是以市肆不驚。自固領事二十

六日進城後。連日地方官設席宴會。備盡賓主之情。該領事等復往拜會各官紳。紳士中如重宴鹿鳴之邱步瓊等。皆來答拜。該領事見其碩德耆年。鬚髮如雪。尤為歡欣鼓舞。謂官紳真能款我以禮矣。謝函中有一切布置。甚為優厚。五中永記。無時或忘等語。惟洋人注意。仍在設立公館。隨時往來地方紳士。僉以入城之舉。可暫而不可常。且因

曾奉

諭旨有再令入城二次之語。仍未免懷疑觀望。臣等以英領事此次進城。僅求設立公館。常相往來。非惟條約所載。亦尚在情理之中。若仍相持不決。則我拒之愈力。彼必求之愈堅。

是此事仍了而未了也。復經臣等劄飭該司委曲指陳。各紳士幡然領悟。始無異議。查潮城內有劉家埕粵海關書吏公屋一所。在鎮標遊擊衙門之西。以之寓居洋人。最為妥協。商令固領事每月出租銀十兩。並仍照會。以後入城必須約定日期。以便臨時保護。計該領事住居城內十餘日以來。乘馬遊眺城垣內外。及登臨金山葫蘆山等處。心意暢滿。初六日該領事赴官紳處辭行。各官即於是晚設餞。當於六月初七日出城。駛回汕頭。居民安輯如常。人心極為靜謐。臣等伏查此案辦理七年以來。或變出意外。或事敗垂成。轇轕紛呶。幾釀大釁。洋人處心積慮。不顧約而

不休。而潮郡紳民。激於義憤。一鬨之氣。竟非理教所能曉。
持論愈正。乘氣愈張。以致籌畫迄無端緒。推原其故。皆由
局中祇知就事論事。而上下之情志未能孚。局外以為在
官言官。而通盤之利害未及計。譬如一身之血脈。未能流
通。則手足之屈伸。定難如意。臣瑞麟經營此事。仰蒙
皇上殊恩。多方指示。此次交涉事件。官吏倡率於前。紳士引導於
後。誠如
聖諭。洋人入城之舉。由潮郡紳民自行轉圜。非由於大吏之偏脅。
庶日久可以相安無事。臣等始念尚不及此。查兩淮運使
丁日昌在粵隨商機務。通達官民情志。暗地轉圜。故無隔

閒。前任藩司李福泰素得該郡民心。曉諭商民。寬猛相濟。是以潮郡與情愛戴。不願其須臾離署。朝州鎮總兵卓粵練兵雇勇。晝夜巡查。亦為異常出力。惠潮嘉道張鑾署潮州府知府華廷傑署順德縣知縣冒登隨同幫辦。皆能悉心經理。收指臂之功。紳士邱步瓊林恒亨王澤林士禮唐登瀛以及各隅各局紳董。均能設法開導。深明大義。使愚氓翻然改悟。實屬著有微勞。除丁日昌係特簡之員。李福泰職分較大。應如何分別破格恩施。以示優異之處。伏候聖裁。非臣等所敢擅擬。其卓興等各員紳。可否仰乞

鴻慈。俯准由臣等列奬。以示鼓勵。恭候
命下。再行酌覈議敘。奏陳請
旨。至於日後洋人往來潮城。設館居住。則交涉之事。日見其繁。尤
不能不豫圖善後。未雨綢繆。方免變生倉猝。補救無及。李
福泰經辦此事。中外帖然。似宜留在潮城。一手經理。以期
消患未萌。臣等業已會同劉委該司暫行署理惠潮嘉道。
會督文武及紳士。妥為照料。全始全終。以仰副
皇上綏靖中外之至意。
御批。該衙門議奏。片二件併發。
瑞麟等又奏。臣等前奉

諭旨。丁日昌所稱洋人入城之後。恐其以利餌誘愚民。當徐圖防範一節。識慮甚遠。著瑞麟於該員到轅後。飭令將防範事宜。豫行籌畫。勿稍鬆忽等因。臣等於該員到粵後。當即詳細熟商。據稱潮人素性獷悍。重利輕生。若與洋人浸淫固結。勢將任彼指揮。一宜使地方官有威可仗。以平百姓藐玩之心。蓋潮民經年械鬬。動輒糾集千數百人。槍礮皆所素具。邑令無兵無勇。雖有龔黃卓魯。不能徒以口舌靖鼙音。查潮州向有綠營兵額。擬暫歸地方官節制。鄉民之教而不化者。邑令即帶兵赴鄉。勒令族長捆送匪徒。盡法懲治。必使頑民能知畏而後能知感。一宜設立房正副使。各鄉自為鈐

東。查潮民聚族而居。向有強房弱房之分。弱房則惟強房之命是聽。擬於強房中選擇公正紳者。給以房正副諭帖。該族有事。即惟該族之房正副是問。漢以虛名。而責以實效。俟行之有驗。即各鄉槍礮器械。亦可責成房正副漸次繳官。以期杜患未萌。一宜於城廂內外。分所設局。以通民志。查潮屬官民太相隔絕。胥吏因緣為奸。小民枉不得伸。於是鬱積而成自關。擬飭地方官選舉公正紳者。凡民冤枉不能自達於上者。局紳可為代達。以免吏胥把持。其窮民赴外國服役。應先赴局稟報。凡非馴良安分之徒。不准受外人雇使。一潮郡各鄉互鬬。田地荒蕪。謀生無術。故遊

民日多。擬飭有司將械鬬勸息後。即勸捐經費。興農桑而滋種植。使百姓重去其鄉。庶不致為外人重利所誘。而尤以換選良吏正紳。通民情而固民志為本。據該司面稱各情。與臣等意見實相脗合。現在奏委李福泰署惠潮嘉道。即令將以上各條逐層整頓。臣等仍時加訪察變通。俾元氣固而外邪自不能侵。至此次洋人入城。無須臣等稍褰威重。得以迅速妥協。皆不出丁日昌日前條奏意料之內。

仰

聖主之知人。俾海氛之就斂。臣等無任歡忭。查丁日昌前在廣東。幫同提臣崑壽前赴高州辦理軍務。高州賊燄兵疲。正屬

岌岌。經丁日昌密進機宜。調和卓興方耀兩軍合力進勦。俾高州十年寇患。得以迅速蕆功。前督臣毛鴻賓等曾以該員學術湛深。才識出眾。保奏在案。臣等與丁日昌共事兩月。見其方毅沈斷。清操絕俗。遇有邊疆利弊。有關於吏治民生者。無不剴切敷陳。臣等深受其益。心擬奏留在粵。俾資臂助。該司以老親年逾八旬。時多疾病。現在迎養在揚。力求回揚侍奉。而兩江督臣李鴻章又以丁日昌在江經理籌餉治兵通商鐵廠諸大端。閱時最久。頭緒最繁。飭令該司洋務事竣。迅即回江。函牘交催。臣等何敢稍分畛域。並據該司聲稱前在海船遇風欲蕩觸動肝證舊病現

延醫由內河沿途調治。即於六月二十日由粵起程。申請
奏報前來。除飭該司回江銷差外。附片密陳。
御批覽。
瑞麟等又奏。英國住居廣州之領事官羅伯遜。暨譯官梅
輝立。公正和平。極明大義。此次潮州洋務。羅領事等寫書
汕頭領事。勸其從容辦理。備極懇切。汕頭領事官固威林
此次住居潮城十餘日。與官紳往來宴會。備極款洽。並無
非分之干。繙譯官葛德立言語清爽。識見明白。此次隨同
固領事入城。通彼此之情。備費綢繆。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使臣。將各領事官等分別請

旨嘉獎。其繙譯官梅輝亭葛德立等。可否分別給予一等二等寶
星。以示優異之處。出自
聖裁。
御批覽
辛未。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
治五年五月十七日。欽奉
上諭。內閣現已有旨。令榮全署理伊犁將軍等因。欽此。伏查本屬
官兵內。無人到過俄境。不諳俄人性情語言。事關緊要。恐
有漏洩耽延。查伊犁原派由俄國遞到公文之委員。仍在
科城聽候

批回。尚未旋伊。當即飛咨科城大臣。轉飭該委員於六月十七日
來烏。當經等傳見。佐領額勒登圖老成練達。前鋒校塔奇
本人亦明白。均屬可靠。當將接到原來印封
廷寄。加添外封夾板。嚴密封固。交額勒登圖塔奇本。達將
諭旨內
指示。令該委員等面向榮全慎密口傳。反覆面述。屬令牢記在心。
勿得稍有洩露。並添給路途盤費銀一百兩。即於次日自
烏里雅蘇台起程。馳赴科布多。仍由該處北入臺。順至俄
境。繼程前往探投。以期妥速慎重。
御批。知道了。

甲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鈔出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等奏英領事照約入潮摺片。奉

旨該衙門議奏。片二件併發欽此。臣等查英領事入潮州一事七年之久。辦理迄無就緒。良以潮州民風獷悍。素性椎魯。其拒洋人進城。乃係激於義憤。並非有心抗違。自不可操之太蹙。純用迫脅。而洋人堅欲入城。亦係遵照條約。並非格外要求。更萬難置之不辦。釀成釁端。是此案中止不能過激不可。事處兩難。實乏善策。今該署督等欽遵歷次

聖諭。督飭丁日昌李福泰等極力開導。實心經理。俾該領事安靜入城。洵屬操縱得宜。第此後洋人在城內設館居住。交涉

之件日繁。一切善後事宜。尤應豫籌妥辦。李福泰既深得
湖郡民心。自應准如該署督所請。令其暫署忠湖嘉道。會
督文武及紳士。妥辦善後事宜。庶日久可期相安。不致再
生波折。其所請將出力各員奬敘等語。丁日昌李福泰二
員職分較大。業將該員等循聲卓著。異常出力情形。切實
聲明。將來
朝廷如何擢用。自有權衡。臣等亦未敢擅擬。其卓興等員及
紳士邱步瓊等隨同幫辦。設法開導。均屬著有微勞。擬請
飭該署督等督飭該員等即將現在所陳善後事宜。妥速辦理。俟
事竣日。由該署督等分別保奬。以示勸勵。至片奏內稱防

範事宜。與丁日昌熟商各節。諒該員熟悉情形。自能動中窾要。其潮州綠營兵額歸地方官節制一層。係為彈壓械鬬起見。應請暫行照辦。仍飭隨時察看酌量輕重事宜。不得偶因細故。動輒帶兵偪勒。一俟地方安靖。再行酌裁裁撤歸舊制。其設局選紳代民伸冤一層。恐紳者不得其人。日後轉滋流弊。莫若慎選賢良牧令。嚴禁胥吏把持。儻有著名奸胥蠹吏。准許新設房正副公同代達。盡法懲治。其窮民赴外國服役辦法。即責成所設房正副。亦無不可。其餘各條。應令李福泰相機辦理。認真整頓。總期寬猛相濟。使民有勇知方。不致為外國利餌所誘。方為妥善。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人奏。該署督等片奏內稱請臣衙門照會英國使臣。將廣州領事官羅伯遜等。分別傳

旨嘉獎。其繙譯官梅輝立等。分別給予賞星等因。臣等查此次辦理潮州入城事宜。本係由官紳出力。茲該署督以該領事繙譯等官在事。因有此請。自係為羈縻洋人。日後易於辦事起見。所有賞星一項。應如所奏。即由該署督等辦給。以示鼓勵。庶該洋人信服。全始全終。不致中變。其領事等嘉獎一節。擬由臣衙門照會該公使知悉。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六月十四日。法國公使伯洛內呈遞照會。大意謂各省交涉事務。必須往返屢次商酌。而後定准。迨咨行各省。並未見一處立即遵辦完結。總因各省大吏延閣。自作主張。數載以來。所有請辦之件。俱屬徒勞。並將各案逐條指出。如直隸教案。陝西河南兩省教堂。四川酉陽州教案。田興恕遣戍。尚在巴州。洪主教規條。係屬四川官員撰造。江甯教堂地址未還。皆謂各省大吏。有意遷延。至欲設法將四川總督駱秉章移開川境。署兩江總督調轉斥革。並捕拏漕船。變價賠償教堂。且以外國大輪車通綫法未行。公使未曾

陛見。有兩國不睦之象。此外種種狂悖之詞。俱出情理之外。連篇
拉雜。幾及萬言。臣等公同閱看。不勝髮指。查從前英國威
妥瑪呈遞新議略論。總稅司赫德呈遞局外旁觀論。其用
意皆極詭險。而詞意隱約。尚未敢肆行無忌。似此狂吠。今
法國伯洛內大放厥詞。盡情吐露。凡有血氣。莫不切齒痛
心。況臣等身任其事。事事以誠信相待。而桀驁愈甚。誇張
會增。尚復成何事體。臣等悉心商酌。本擬即時擲還。惟念
彼族性情不測。誠恐鋤機即發。決裂立形。中原多故。不得
不持以鎮定。設來轉圜。因與之正言婉論。再三開導。令將
照會收回。據該使面稱照會所言之事。總係意在必辦之

事。誠恐將來偶有失和。該國主責以何不將本國之意詳細告知中國。現在所辦各事迄未了結。必致見罪。不得不辦此照會。以盡其職。臣等以本衙門查此項照會。內多不合中國道理之言。如不收回。本衙門亦必逐條駁斥。復據答稱。此次照會。原以據備本國詰責。留為曾經詳告中國之據。如以為非。任憑駁斥。其語氣頗為決絕。遂即酌辦照覆。先將該使所稱各案。屢經臣等催辦。及事之其曲在彼。不能速結情形。逐一詳細辯論。因該使照會內有所與商辦之件。至今妥善完結者有幾之語。復將臣衙門辦理各省教堂等事已結之案。一一敘明。並歷歷指出該國公使

向來遇事狡展之件。俾曉然於曲直之所在。無可置詞。且以兩國既敦和好。凡事祇宜按照條約。就事論事。揆之時勢。準之情理。可行者無不允行。不可行者亦難勉強。萬不可於條約之外輕生他議等語。於本月初八日照覆去後。數日以來。接據該使尋常照會交涉事件。未據提及此案。臣等竊思自立約以來。辦理各國事件。一經該使知照。無不立即查辦。但事之辦結與否。全在各省大吏。督同地方官權衡妥辦。當行者就案完結。當拒者按約辦明。不使日久遲延。致滋後患。今該使照會所列各案。業經臣衙門屢次奏催咨催各省迅速辦理。此次接據照會。復經分別催

辦。其由興恕一案。因陝撫奏報自廣元入陝。改道解甘。即
經專函知照該使。並於照覆內敘及。以期在我無可乘之
隙。庶幾彼族無藉口之端。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劉長佑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四川總督駱秉章
成都將軍崇實河南巡撫李鶴年陝西巡撫劉蓉將外國
交涉各事件。迅速籌辦完結。毋得再有稽延。致誤大局。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親王照覆。內稱南京交還天主堂舊址
一事。均已閱悉。本大臣住京四載。所有請辦各事。莫不應

許查辦。兩國友誼。毫無不篤。心常愛慕。然遇有請辦事件。往返屢次商酌。而後定准。迨咨行各省。並未見一處立即遵辦完結。總為各省大吏延閣。自作主張。數載以來。所有請辦之件。俱屬徒勞。總理衙門咨行各省查辦之件。置若罔聞。如江督李制臺言南方之事。我自主張。總有關繫。無不遵我之回覆。本大臣商辦之件。至今妥善完結可指者有幾。如直省甯晉縣離京五百里。張洛代暗埋火藥於桌下地內。轟傷傳教士及隨從之四人。曾請查辦數次。今歷六七箇月。甯晉知縣與趙州知州及保府官員。皆委為魔鬼作祟。代為開脫。顯然易見。並聞張洛代父子與暗中授

意之人。共攤賠銀二千兩。是以案懸不辦。傳仍不速結。應派本國兵船。於海面捕拏漕船。變價分償受傷之人結案。再離京三十里。有天主堂舊買山田一處。被人强占。控經七月之久。確有紅契為證。至今並未辦理完結。必須本大臣前往理立四至柱石。方結此案。陝西河南兩省。為交還天主堂舊址。查辦已歷四年之久。何有音耗。本大臣將從此不索乎。抑仍捕拏漕船。變價二三萬兩。分償教士另置乎。四川酉陽州地方。將傳教士瑪爾樂毆死。當時本大臣欲派兵船前往查辦。因責親王承慶。允許速結。平心以待。詎意駱秉章將主教指出之要犯。朝拘而夕放。派道員王

姓辦理此案。此人實係利徒。賄賂到手。案立反覆。並親撰一文。訕謗教眾。是天主教人既受欺陵於前。又受毀詈於後。於犯人中揀出兩箇無關緊要之人。令其抵償。

上諭內閣。原審官鄧與董辦理此案不善。均應去職。而駱秉章反將此二人保舉擢升。田興恕一案。曾經兩次明發

上諭。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催速到配所。不許託病逗遛。現聞僑寓巴州。自由自在。一切過往之官。莫不親登其堂。請安致敬。有送程儀之官。或一千。或一萬。為數不等。何曾似被罪發遣之人。殺害傳教士瑪粥樂之事。本大臣耐忍一年。如滿期必派兵船到川。將要犯拘拏前來。勘定之後。自有區處。

並將駱秉章及相幫同謀之官。均移開川境。慎選公正有為之員。肩此大任。以為仰仗。詳查凡外國通商之區。官員不能十分作威作理者。因有外國人觀望故也。兵船到川。必開通商道路。南京之事。郎主教因知李鴻章照辦。郎主教在南衙門議定辦法。是以上南京請李鴻章照辦。郎主教在南京住十五六天。該處官員百般設法。令其厭煩。該處紳士。請跟隨主教之雷教士。問天主教有剜眼之說信否。地基相看二處。一地近湖水。一曠無人煙。均不合式。眾紳士想出三條。主教允准。方能交還建堂地段。第一大堂建立。不准另買地建堂。第二大堂告成。將原有之小堂交官。第三

應將習教之人。均開花名存案。前二條和約所未載。第三條萬不可行。天主教人。官皆不喜。將花名開送。習教人無安枕之日矣。紳士每以百姓不喜天主教人為詞。因苦飢寒之百姓。每得天主教之周全。果真百姓作對。本大臣有法辦理。所有南京交還堂址之事。本國與高麗交兵。無暇及此。不然。南京被占。李鴻章被擄矣。今幸有此尚得辦理之機會。開南京老堂。改造倉廒。應許另擇一地。作為交還完結。茲既刁難至十八箇月之久。只得仍要老堂舊址。已屬官地。不難交還。倉廩移他處。或變價買於堂中皆可。本大臣已交本國提督。如李制臺到約定之日不能辦妥。即

可開礮破城。得城到手。難知何時交還中國。中國若不急急改圖。必然招禍。官員永存彼我之見。無中外同與之心。則貴親王有二件可虞。一係清朝國祚有礙。二乃有失幼姪大寶之羞。貴親王不將遺誤公事之大員。嚴行懲處。使之知懼。本大臣所言。不能上達九重。殊深喟歎。此件傳閱在廷共心腹之臣。俾其曉然危險。思患豫防。外國並無不睦之意。仍想與中國出力而保全之。如咸豐十年。法英兩國於辦約之後。即行退兵。恐兵久留。百姓或有藐視清朝之意。所討之費。亦不出中國所難。非得勝強國也。江浙不

靖。英法設不出頭相幫。不能平安。外國人到中國。不過通商傳教二件。通商者不過欲中國通商之理。應同外國到中國通商。隨意租地買房買船。及做何等生意。如在本國一樣。有關稅即納。有錢糧即完。有規條即遵。還望中外交涉。按案與各國通行之理。不同立牆豎壁之習。且中國亦得外國有益之妙法。如火輪船火輪車發通機之類。仍深望中國

皇帝。與法國皇帝相愛相睦也。若中國樂意如此。外國不惜人財。出力相助。不但中國疆土得全。即彼此通商亦必茂盛。百姓亦得享安福。至外國所精之兵法。善足國用之妙策。無

不願今中國知之。豈不有一家之覺乎。獨是中國之所為。總有與外國不相連合之意。眼界不寬之廷臣。仍想不令外國人存於中國。殊不知其用意左。亦甚難之事也。至今外國欽派大臣。未覲中國皇帝。客登堂不覲主人之面。有兩國不睦之象。若咸豐皇帝尚在君位。焉有不依准之理。今外國深知體諒中國。因皇上幼弱。太后垂簾。故久不催問此事。切望廷臣洞明時勢。政務之暇。陳中外和好之良模。庶不致皇上到御極之年。方知外國之事難處。彼時外國有緊急之事。用

兵勉強。

皇上情理不明。提防無力。只得依從。加汝等隱飾之咎。且外國相通商之理。乃彼此任使往來。無拘無束。中國亦應如此。閒廣友路。不待外國勉强而失國體。並請責視王訓教各省地方官。更訓不愛外國常思作對之劣紳刁官。無自取辱。不愛外國之官。以為外國人用於中國。必有經濟權謀。與積弊陋規大有不便。且外國人今在中國。係由交兵後減交。宜乎不愛當年

清朝初到中國。雖遭中國官紳士庶。亦都不愛乎。外國足智多謀善於干戈。詎可輕視。若中外交兵。實

清朝自取敗損之日也。外國在中國已忍耐幾十年。蓄極必發。定有爭鬬。爭鬬時期滿所願欲而已。責親王辦理肅順之事。英武絕倫。除權奸而扶國危。李鴻章敢於誤國。自矜有為有猷。懋官懋賞。口碑譽頌。驕氣日盈。責親王事事優容。其跋扈之勢。欲與南方自雄。自由自主。教外國人常不得意。仍與

國家約動干戈。伊秉機以滿期望。李鴻章聲名顯著。由外國人使之離任。則別省大員不再效尤。可免中外交兵。請設法將其調轉。方於傳教習教不受殘害。且如總理衙門之恆大臣諱大臣辦外國事。諳練熟悉。派到江蘇。定為妥善。

若李鴻章仍辦通商大臣事務。我法國或與打仗。或認伊作該處之王。與其隨時約辦事務。外省非僅李鴻章一人如此。貴親王必神武一奮。斥革幾人。必改貪為廉。辦事公正矣。且安設發通線。為治國之妙法。緊急事件。發令該省立時遵辦。實中外相安之要件。如中國肯設此線。本大臣將和約所載於中國不使之處。如洋貨只納關稅。不約釐捐等費之條。必能著中國隨使辦理。亦必於別國欽差商量。皆一律依辦。但須前送法國人非結所開設立發通線之文。設立二路發通線。一路自京都至上海。一路自京都至恰克圖。中國不知萬國之誌。所愛者惟中國古事古理。

最懼者新奇事件。豈如凡益國益民之事。雖是外國所傳。所過者化。至一國而一國無不敢法照行。其如是孰能禦之。秦始皇建長城而禦滿蒙。今中國用古法拒外國。斯亦清朝之建長城也。所有外來利民益國之法。已徧行各國。中國厭良藥之苦口。而漸漸難卻矣。如天主教之訓誨。即在其中矣。不愛天主教之官。彼彼皆然。教中之理。教人良善。相愛相睦。不作非理之事。不貪非義之財。與貪墨之官相反。自然與天主教要作對。凡人打官司。必須節節花錢。書差門印以及問官無不受賄。天主教嚴禁買上買下。習教人上衙門皆空其手。官吏能無徧情乎。法國為教中出頭者。

實各處官員之偏護偏斷。有以勒令而出也。由前明至今。未聞天主教在中國有為亂者。皆教人常受大小官員之陵偏刁紳劣官之欺侮。土豪惡棍之陷害毀謗。恐有忍莫能忍之日。道光年間。有暹羅巴之土兒吉國之南方天主教人。因常受該國官之欺陵。大鬧起來。土兒吉之君。發兵彈壓。法英俄三國。共派兵將土兒吉國南方。割三省之地。作為各來吉國。即立天主教人為該處之王。洪逆倡亂之時。外國人有與結好者。後知該逆貪殘。是以用兵勦滅。逆匪作亂。誰生屬階。官如不加剝削陵偏。民何敢為亂。外國派欽差住中國。為會辦

國家之要務耳。並望諸臣。有此成事之能耳。不然在此虛延。又有何益。望

清朝勵精圖治。百度維新。實為外國所欣喜。所切盼。更無不出力以相輔佐。儻自疲不振。各省大員不服飭令。外國只得認其為自主之人矣。若中國願同外國作事。必須除積習。立新章。凡事無復欺騙取巧。前者英作兩廣總督。暗騙外國。迨至打破廣東省城。由卷案得欺騙之案。至天津本國令其開視。反送其終。外國中國相安與否。都在貴親王掌握。時念

仁皇帝在位之秋。定必嚴束刁難作對之人。如總理衙門限於權

柄。當部請
旨加權。肩任黜陟。法國無不竭力相助。設有抗拒者。立與貴親王
會同勦滅。若貴親王不振能誤。不數年或被外國分閱。或
如前古更立。豈非至極可歎乎。此次言雖逆耳。然本大臣
如此陳言。一者發顯實心。愛慕
清朝及貴親王。二者亦是替本國大皇帝報效也。為此照會。
給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同治五年六月十四日。接准貴大臣照會一件。
稱咨行查辦之事。各省置若罔聞。因逐條詳列。至今妥
善完結者有幾等語。本爵逐件查閱。特為一一辯論。望貴

大臣加察焉。貴大臣稱甯晉縣張洛代父子同謀。彝傷傳教士。該問官等誤為魔鬼作弄。並有受賄二千兩之事。若案懸不結。應派兵船。捕拏清船。變價分償受傷之人等語。本爵查此案據直督咨稱艾教士同教民池喜真等四人。往張洛代家誦經治妖。係教民李洛來相邀。並非張洛代父子起意興請。此係李洛來在縣供詞。後因高委員偕同該縣柔傳全案人證。祇張姓一造到案。教民一造。一人未到。委員等候數日仍不投審。兩造不對質審訊。該問官不得虛實確據。安能驟然含糊完案。至攤銀二千兩之說。若能指出行賄者何人。過交者何人。受賊者何人。本爵不難

立刻查辦。若但憑空設詞。恐不能折服人心。責大臣稱難
京三十里。有天主堂舊買山田。被人侵占。確有紅契。必須
等到前往理立四至柱石。方結此案等語。本爵查此案天
主堂舊契。祇載糧銀四錢。按京西四頭甲科。則合計四錢
糧銀。該得地十一畝三分九釐。堂內圍地。竟多至七十三
畝有零。其為越界多占顯而易見。現據西路廳鄭丞平
縣余令帶同原告白玉勛丈。除該丈地十一畝零外。將丈
餘王姓之地十八畝。亦斷給堂裏。以為王姓多年隱種之
懲戒。又將界內公順煤窯。亦斷堂裏管業。甚屬訊斷公允。
查契內四至並無畝數。自應照糧冊覈斷。若以所圍七十

畝零屬實。而契內糧銀僅有四錢。亦不免有隱瞞偷漏之
弊。今照糧冊斷地。實按戶律辦理。況又多圍十八畝。歸給
堂裏。其為格外優待亦可想見。乃白玉不服原斷而去。本
爵實不能委曲平民。任其侵占也。貴大臣稱陝西河南。交
還天主堂。已歷四年之久。至今何有音耗。將從此不索。抑
仍補拏漕船。變價二三萬兩。分償教士另置完案等語。本
爵查陝西省城張紳房屋。據稱係天主堂舊基。經該地方
官令張姓騰出房屋。以作教堂。因張姓要該教士呈出實
在憑據。至今憑據毫無。張姓買自賈張王等姓。有契可據。
該地方官以該教士果係安分傳教。自可酌撥空閒地畝。

聽其自建。庶為兩便。乃該教士仍執意堅索張姓房屋。遂致與地方官相持數載。其不能憑空結案者並非無故。至河南查還教堂一案。查南陽府城內江浙會館。實係商民價買之產。修造至八千五百餘串。該主教指為天主堂舊基。委無確據。又欲抵換縣署旁老鹽店。此地係歷任縣令暫住辦公之所。並作撫部閱兵行臺。及往來差使停驂公廨。未使抵換。經該地方官擇有高真觀一所。既寬且靜。該主教延不收領。以致牽涉數年。案懸莫結。然以上兩案。現均極力催辦。斷無終不完結之理。貴大臣稱四川西陽州民人毆斃教士馬錫樂一案。將要犯朝拘夕放。並原審各

官辦理不善。反加升擢等語。本爵查此案據四川總督咨稱。正免冉老五業經解獲監禁。只候拘齊各犯。即照例分別首從科罪定案。至原審董鄧各官。早經四川總督奏參離任摘頂。何常有因此保舉擢用之事。又稱革員田興恕現聞僑寓巴州。與各官往來如常。不似被罪發遣之人等語。查田興恕奉

旨發遣。經四川總督派員押解。因在途患病不能前進。復奉

旨飭催。現據成都將軍崇。四川總督駱會奏。已於本年五月內。將田興恕自廣元縣解出四川本境。又據陝西巡撫劉蓉奏稱。擬委員將田興恕順道押解赴甘。前抵戍所。均經函達

在案。貴大臣稱南京老堂。已改倉廒。應許另擇一地。作為交遞完結。茲既刁難至十八箇月之久。只得仍要老堂舊址等語。本爵查江甯教堂基址。該教士係訪據該處民人傳聞之詞。並無實在憑據。就令查明屬實。原有抵換一說。無如該教主執意不要城外。經該地方官與該主教一再擇看。或儀鳳門內鼓樓北邊。或距市半里之小桃園。均商允城內地基。不難刻期完結。乃該郎主教於建堂之外。又索條約不載之公寓。以致不能結案。實非地方官遲玩。以上辦論各節。第就此次照會中所指案情。據實登覆。現俱疊次咨催。飭令趕緊通融辦結。貴大臣若平心體會。自當

憬然於所言之當否。責大臣又揭各省商辦之件。至今安善完結者有幾。試思直隸教堂。則以最要之禁地。及郭氏民房抵給矣。山東省城教堂。則備價贖還民間房地交給矣。山西則以合著紳士所最敬重之絳州書院議抵矣。四川崇慶府教務。則給銀十餘萬兩完結矣。四川大足縣龍水鎮一案。因辦理遲延。則將知縣饒順議處矣。川東崇因寺一案。因辦理不善。則將川東道吳鎬撤任嚴加議處矣。又若交還京師等處教堂。無不盡心盡力。其他隨辦隨結之件。不勝枚舉。總之本衙門於未經辦結之件。無不極力催辦。從無懈志。其餘已經辦結之件。亦從無德

已。至如山西習教之武巡撫。幷會巡撫山東教士梁明德。
玉麟巡撫顧大人等事。均經隨時知照責大臣。本衙門並
不再過問。又如廈門洋人搶刦華民店鋪。槍斃事主一案。
人被槍斃。店被搶刦。至今未知如何辦理。如何完結。本衙
門亦從未有急言遠已。率出無理偏袒之言。誠以兩國既
敦和好。凡事只宜按照條約。就事論事。揆之時勢。準之情
理。可行者無不允行。不可行者亦難勉强。本爵萬不肯於
條約之外輕生他議。就使彼此往返辯論。或不免偶有齟
齬之時。亦不過據理爭持。期於兩無偏倚。其於貴國與我
中國兩相和好之誼。絲毫不得有損。若所云捕拏漕船。擄

搶掠臣。攻克城池等事。此項偏迫之言。中國之於貴國。從未有此。本爵之於貴大臣。亦從未有此。總之立國之興衰。不在貧富強弱。要在人心拱服與否。若臣民一心向化。雖漫無挾持。衆志即可成城。若所到之處人心渙散。不願與之融洽。就令挾持有具。特恐保護無人。本爵分屬懿親。身肩重任。計是非不計利害。貴大臣公正居心。和平辦事。想能諒此衷也。為此照覆。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朱學篤奏。洋人肆意要求。靡所底止。其可俯從者姑如所請。以羈其橫暴。自屬萬不得已。至於事關重大。窒礙過甚之處。必須堅持定見。以距詖行。西安

門內蠡池口地方。密邇
宮廷。宜如何森嚴禁令。近見該逆蓋造洋樓。高約八九丈。登
瞰
宸園。瞭如指掌。聞其絕頂。竟可窺瞻
大內。狂悖莫甚於此。且其樓頂造為平臺。並無屋脊。環牆四
面。牆間排列留空。直與礮臺無異。洋人居心。豈尚可問。
宮禁之外。理宜嚴肅。豈容他族實偪。至於此極。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曉諭該國。設法妥辦。以肅禁地而
防不虞。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查議具奏。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日國使臣瑪斯。於同治
三年五月間。在天津呈遞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照會。懇議
條約。經崇厚據情奏明。欽奉
諭旨。派前侍郎薛煥。會同崇厚與之辯理。聲明一年之內。或在上
海。或在天津互交。復經薛煥等奏蒙
聖鑒在案。去年秋間。該使臣瑪斯欲往南方過冬。曾以換約逾期
有無妨礙等因。照會崇厚。當由崇厚照覆該使臣。並言明
隨時互換。均可通融辦理。茲於七月初十日。准署兩廣總
督臣瑞麟。咨送該使臣呈遞臣衙門照會一件。內稱前在
天津議立和約章程。茲據本國定允。應即赴京互易。惟天

氣焰烈。俟延數日。然後上道等語。臣等查日國換約之事。
上年係由薛煥會同崇厚在天津議定。此次該使臣懇請
互換。自應仍由崇厚給予照覆。以歸畫一。臣等當即代擬
照覆。至崇厚由該處賫發。至日國條約第五十二款內。
載有互換之處。或在上海。或在天津。並無赴京字樣。今該
使臣照會內。有赴京之語。顯係意圖蒙混。臣等業於代擬
照會內。將在津互換一層。坐實告知。絕其覬覦之念。查該
國換約之期。應在去年九月。因該使臣在南方耽延。致逾
期限。現既呈遞照會。懇請互換前來。臣等擬請就近
派員在津辦理。可否仍

飭崇厚與該使臣互換之處。臣等未敢擅使。俟
命下之日。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按照成案將日國漢洋字合訂
條約一本。恭用
御寶。發交崇厚祇領照辦。
御批。著派崇厚會同日國使臣。互換條約。餘依議。
日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接四月十七日來文。內稱茲聞貴國又有與
吹路國交戰之事。自應一律辦理。由本衙門通行各處。查
照緊哩國成案辦理等因。本大臣捧讀之餘。不勝感激。再
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本大臣在天津會同

欽差大臣崇議立和約章程。嗣本大臣將議定和約。進呈御覽。茲
經奉本國大君主欽定俞允。本大臣應即啟程。前赴
京師。將和約互相交易。惟本大臣現有采薪之憂。更兼天氣
熇烈。致茲淹滯。俟延數日。然後可以上道。溯本大臣前與
欽差大臣崇會議之時。業已聲明將來互換和約章程。務必奉到
本國大君主欽定俞允。方可交易。雖今屈指適限經年。似
於事體究亦無礙。又上年八月初十日。貴恭親王所付來
崇大臣照覆一件。亦與此意相符。茲本大臣雖擔閣數日。
請勿以此爽期為意。是所厚望。為此照會。
己卯。著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李雲麟奏。前經解存俄庫

之伊犂餉銀十九萬兩。久存無益。且恐別生枝節。芬業於六月下旬。回榮全遣來佐領額爾璧圖回差之使。經行劄飭科米護餉之委員佐領伊克坦布等。迅將科米所存之餉銀十一萬兩。趕緊解回。由科布多至芬行營。以濟急需。其喀帕兒所存之八萬兩。仍存該處。留為榮全就近動用之款。如此實於大局兩有補益。除咨商署伊犂將軍榮全酌數辦理外。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住京公使。趕緊知會俄國境內科喀帕兒等處該管各員。一同查照辦理。以免貽誤。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壬午。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臣前准神機營咨稱所有在津馬隊官兵。如有實係患病及不堪造就者。由臣咨明霖鮮等因。嗣據外國總教官薄朗面稱。以該官兵演練馬技。必須一律強壯。其中年老及有病不善乘騎之人。亟應驗明挑換。以資教練。節經隨時察看。查有患病及年老不能耐勞者。隨時撤回京營。咨明神機營。另挑精壯兵丁來津更換。現均如數挑選前來。一律年富力強。可期認真操練。悉成勁旅。其上年冬間原撥察哈爾官馬四百匹。曾於解到時查驗。內有膘分不足。及口老疲瘦不堪

習練者。奏明隨時挑出。將所節之軍。買補得力之馬。現已挑換添購。一律整齊。皆係健壯。可資習練。應用馬上手槍腰刀。亦均由稅務司從外操辦前來。皆為編列號次。分給各官兵收執。並有應配之馬鞍應用馬上戰鞾號衣號帽戰裙。均妥為製備。由總教官溥朗。逐日訓練。其有技藝出眾。學習認真者。挑作委官。照案加給口分。以期兵馬精壯。器械鋒利。足備干城之選。目下新補之兵。雖未能全隊嫻熟。而馬上馳驟步伐。亦可日求精進。至大沽兩岸礮臺。去冬擇要修補。曾將礮洞兵房各要工。擇要修補完竣。奏明尚有應濬之海濠。應築攔潮壩各工。其時已屆封河。土工

難施。俟本年按時挑築。以期經久。節經飭派委員。先將礮臺用三合土一律加築堅固。其濱臨海面潮漲溜勢頂衝之攔潮壩。及應行挑濬海溝等工。以次修築。隨時保護。遇到大小礮位。應造礮盤礮牀礮架。均擇堅實木料成做。如法安設。現已逐漸整齊。拏擬即日親赴海口。逐一履勘。妥為布置。以期慎固海防。

御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四

同治五年丙寅八月癸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御史朱學鳳奏西安門蓮池口地方洋人蓋造洋樓請曉諭該洋人設法妥辦以肅禁地而防不虞一片同治五年七月十八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著該衙門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

京師舊有天主堂基址係東西南北四處東堂在東單牌樓干魚胡同西堂在西直門內橫橋南堂在宣武門內東城根其北堂則在西安門內新開路當咸豐十年九月間初訂條約英法二國尚未撤兵之時接據法國照會稱康熙

年間。各省所建之天主堂。暨奉教人之墳塋房屋莊田。俱已入官。今宜全數交出。即經給予照覆。言明俟兩國委員晤面時。查明妥辦。迨至撫約之後。法國使臣照請按照和約第六款。將南北二堂交出。嘗經查係條約所載。自應照辦。隨經奏明宣武門內南堂一所。先行交付。因北堂於宸園稍近。恐有望礙。給予該公使照會。內稱該處教堂。係西洋國所建。不知歸何國管業等語。冀以緩其催索。旋據覆稱。如他國有言。法國自行辦理。且堅執速行付與。詞甚急迫。不得已又經奏明請

旨俞允。遂於是年十月間將北堂執照一張。交法國主教孟振生

收執。咸豐十一年六月間。該國公使哥士者在公所謁見。
復告以北堂原造鐘樓過高。其地附近
禁城。斷非所宜。旋經該使函稱。現已馳赴北堂飭知。嗣後不
得絲毫加高等語。至鑾池口地方。舊有內務府玻璃作一
所。疊據該教士呈明原委。係屬堂內地基。嗣於同治二年
冬間。該北堂不戒於火。意欲興工修葺。又復屢請給還。同
治三年十月間。臣等議將東安門外金魚胡同舊鐵錢局
北廠。改為玻璃作。而以原玻璃作地基交與該堂收領。當
即具摺奏明。並將該教士孟振生前遞原呈鈔呈
御覽。一面給與法國使臣柏爾德密信函。飭及舊玻璃作一所。業

已讓給。惟該處地近
宮禁。所有被焚舊堂處所及玻璃作房。如再修造。其房屋只
可增寬。不宜過高。亦不得蓋樓。致有妨礙。該公使接到臣
等信函後。面允告知該主教孟振生嗣後修造房屋。不得
朝向
禁地。並據聲稱南堂所建。約有十七八丈之高。今北堂亦應
大略相仿。經臣衙門再三辯論。始據該公使遣其繕譯官
豐大業送呈地圖一紙。內載所造洋房。自地基至十字座
共計八丈。臣等駁令再行酌減。爭執數次。伊以照此辦理。
已較南堂丈尺差多。勢不容於再減。臣等查宣武門內南

堂所建房屋。雖無丈尺若干明文。然於南城數里。即可望見。則其高可知。此次該主教修造北堂房屋。明不過八丈。臣等尚恐所繪地圖不實。本年六月間。臣奕訢復屬臣崇綸臣恆祺。親往蓮池口。帶領該主教同赴該堂內。設法用繩自上而下。眼同丈量。共計七丈三尺。其房空洞直立。並無樓板。而四面均係窗櫺。外國建造房屋。大率類此。此臣等辦理給還該處教堂。並展勘堂基丈尺之實在情形也。伏思給還堂地載在條約。近年各省辦理查還教堂。多有未經辦結。以致伯洛內藉口。以為中國官員不遵條約。欲帶兵船自行辦理。雖經臣衙門隨時駁斥。竭力爭持。現尚

未能遽行定局。若都中教堂。既於咸豐十年初定條約允
給原基。即難禁其建造房屋。臣衙門自辦理交涉事件以
來。可行者每俯如所請。以示羈縻。不可行者雖肆意要求。
必毅然拒絕。似此已成之局。一旦欲更變前說。不但非口
舌所能與爭。轉令該使臣藉口背約。以為啟釁自我。臣等
數年辦理苦衷。久在
聖明洞鑒。臣衙門一切事宜。均關機密。非外間所能周悉。該御史
所論。自係不知臣衙門辦理情形。所奏應毋庸議。
御批。知道了。
己亥。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車林敦多布奏賽音諾

顏等各盟長轉報六月二十九日。於阿噶哩伯依卡倫附近。有步行俄人九名入卡。當經官兵逐退出境。於三十日復由達爾哈特游牧。越來俄人十九名。亦即時經卡兵逐出。並聞哈布塔蓋卡倫迤北。附近有三千俄羅斯互相交戰。欲入蒙古地面等語。屬下人衆驚疑萬狀。卑盟長等雖竭力嚴傳防守遣卡。奈兵數尚少。不足兼顧。儻有疏虞。所關匪細。相應呈報。請將前次派撥西進官兵。合力防守游牧等情。奴才等復飭各該盟長等派委妥員。四出偵探。防範逐拏。勿任擅入境界。

諭軍機大臣等。麟興等奏。遵調蒙兵西進。並將入卡俄人逐出各

擱。俄人進入卡倫。經官兵逐退出境。賽音諾顏等各盟長。以邊防有警。欲將前調之蒙兵防守游牧。惟現在李雲麟前赴古城。為期甚迫。所調蒙兵礙難駐行撤回。麟興當嚴飭賽音諾顏等各盟長催兵前進。毋許遲誤。並飭令該盟長另添蒙兵防守。毋令俄人續入卡倫。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山海關向設監督一員。駐紮該處。專管稅務。一年差滿。奏請更換。自咸豐十年英法各國換約。添設牛莊口岸。同治元年開埠通商。歷任監督。均駐營口稽察稅務。並辦理中外一切交涉事宜。查營口一隅之地。界連海蓋等州縣犬牙交錯。五方雜處。近來匪

徒動輒聚集多人。屯聚沿海地方。阻撓稅課。其華洋交涉事件。人因地界區分。諸多推諉。咸豐十年。崇厚因此情形可慮。曾經奏派委員前往彈壓。無如該委員等職小權輕。未能得力。因又奏將值班尉縣歸監督節制並將監督成林留任一年。以資清理。凡此層層設法。無非欲求該處相安。現經成林極力整頓。雖較前稍覺就緒。然詳查情形。究屬勉強從事。不如地方官一手經理之為便。臣等熟商再四。非添設職分較大之員駐紮該處。管轄地方。經理稅務。不足以資控馭。擬請將山海關監督一差裁撤。仿照東海等關之例。改設海關道員一員。作為山海關兵備道。惟是

改設道員。若祇將海城蓋平二縣。並牛莊防守尉所治。歸道員專轄。不將奉天錦州二府屬各廳州縣統歸轄內。公事仍恐呼應不靈。似應將奉天府錦州府所屬丞倅州縣。悉歸該道管轄。山海關應收常洋各稅。亦仍責令稽徵。遇地方事件。除命盜等案解勘章程。仍照舊例辦理。毋庸由道審轉。以免迂折外。其餘地方一切。責成該道管理。仍詳請將軍府尹覈辦。遇該關稅務。則詳請三口通商大臣覈辦。遇洋人與地方交涉事件。則通詳將軍府尹三口通商大臣一同覈辦。惟山海關監督。向與張家口殺虎口稅差稱為三稅。係屬在京旗員專差。現改設海關道員。亦應仿

照熱河口北各道之例。專以旗員補放。似此變通辦理。庶
稅務洋務。與地方共為一事。不致隔閡。應請
旨飭下盛京將軍。奉天府尹暨三口通商大臣。體察情形。悉心妥
議。迅速覆奏。如蒙
恩准照辦。仍應由各該衙門將如何請
旨簡放。及如何稽察考覈。並添給關防廉俸衙署一切事宜。妥議
奏定。以便遵照辦理
御批。依議。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同治五年八
月十三日。准伊犂參贊大臣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現署伊

耕種者數十餘家。霍加布接准阿勒瑪圖烏庫吉爾泰來
文一件。內稱令你等既遵之我國庫庫烏蘇。地處褊小。耕
田無多。我已將此情咨行庫必那圖爾。將你等分至喀帕
克。哈拉塔付庫庫烏蘇等處居住。此文僅咨霍加布未與
我。自可置若罔聞。以留將來說話地步。至五月二十日前
派塔垣探信前鋒額爾格圖等旋回面稟。行抵玉爾雅爾。
聽聞彼處俄官言說。塔城賊匪。被堪布喇嘛帶領官兵。勦
滅大半。不意兵民染患瘟疫病多。軍糧罄盡。堪布喇嘛向
參贊武大人相商。帶兵往霍伯克賽里吐爾扈特游牧避
災。聞聽至此。心急似焚。又不知明誼等大營行抵何所駐

照熱河口北各道之例。專以旗員補放。似此變通辦理。庶
稅務洋務。與地方共為一事。不致隔閡。應請
旨飭下盛京將軍。奉天府尹暨三口通商大臣。體察情形。悉心妥
議。迅速覆奏。如蒙
恩准照辦。仍應由各該衙門將如何請
旨簡放。及如何稽察考覈。並添給關防廉俸衙署一切事宜。妥議
奏定。以便遵照辦理
御批。依議。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同治五年八
月十三日。准伊犂參贊大臣鎮紅旗蒙古副都統現署伊

耕種者數十餘家。霍伽布接准阿勒瑪圖烏庫吉爾奈來文一件。內稱今你等既遁之我國庫庫烏蘇地處褊小。耕田無多。我已將此情咨行庫必那圖爾。將你等分至落帕克哈拉塔付庫庫烏蘇等處居住。此文僅咨霍伽布。未與榮。自可置若罔聞。以留將來說話地步。至五月二十日前派塔垣探信前鋒額爾格圖等旋回而稟。行抵玉爾雅爾。聽聞彼處俄官言說。塔城賊匪被堪布喇嘛帶領官兵。細滅大半。不意兵民染患瘟疫病多。軍糧罄盡。堪布喇嘛向參贊武大人相商。帶兵往霍伯克賽里吐爾扈特游牧避災。聞聽至此。心急似焚。又不知明誼等大營行抵何所駐

絲。俄國豈是久駐之地。且兵民等每日所需口糧二百數十餘斤。該處糧價昂貴。官兵荒灘露宿。天道漸寒。前咨該庫必那圖爾借路。未見回音。俄官溫布克訥斯前往阿勒瑪圖等處稽查事件。行抵喀帕兒。與瑩咨文。內稱行抵喀帕兒。目覩你們索倫等少衣無食。心甚屬不忍。求參贊稍行接濟。我已將此情咨行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語。瑩言貴將軍目覩尚屬不忍。一俟本參贊行抵喀帕兒。酌量搭放。備文咨行。該俄官與瑩致信。請往庫庫烏蘇臺。瑩約日前往會面。相商借道之事。該俄官回稱參贊欲帶領官兵投往大營。我處路境。請參贊竟行帶兵前往。兩國和好

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署伊犂將軍榮全摺單等件。覽奏均悉。榮全自伊犂大城失守後。暫留俄境。欲於圖爾根河迤東紮營。聚集索倫等兵。乃索倫營總管德勒有心從逆。推病不出。事不果行。嗣因哈薩克搶奪日甚。榮全帶同官兵保護糧石。至庫庫烏蘇俄境居住。旋借道至喀帕兒。並發索倫等賒欠銀兩。派員採買米石。現由喀帕兒往科布多。投烏里雅蘇台大營。該署將軍於上年八月間。奉委催調俄兵。所過科米庫庫烏蘇等處。經過夷臺二十九座。所用車價。及賞賚各項銀兩。均著准其作正開銷。前存俄國餉銀。已飭解餉官趕緊由科布多解往烏里雅蘇台。著麟興。奎昌等派員迎提。於解到後將

繁。俄國豈是久駐之地。且兵民等每日所需口糧二百數十餘斤。該處糧價昂貴。官兵荒灘露宿。天道漸寒。前咨該庫必那圖爾借路。未見回音。俄官溫布克訥斯前往阿勒瑪圖等處稽查事件。行抵喀帕兒。與瑩咨文。內稱行抵喀帕兒。目覩你們索倫等少衣無食。心甚屬不忍。求參贊稍行接濟。我已將此情咨行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語。瑩言貴將軍目覩尚屬不忍。一俟本參贊行抵喀帕兒。酌量搭放。備文咨行。該俄官與瑩致信。請往庫庫烏蘇臺。瑩約日前往會面。相商借道之事。該俄官回稱參贊欲帶領官兵投往大營。我處路境。請參贊竟行帶兵前往。兩國和好

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署伊犂將軍榮全摺單等件。覽奏均悉。榮全自伊犂大城失守後。暫留俄境。欲於圖爾根河迤東紮營。聚集索倫等兵。乃索倫營總管德勒有心從逆。推病不出。事不果行。嗣因哈薩克搶奪日甚。榮全帶同官兵保護糧石。至庫庫烏蘇俄境居住。旋借道至喀帕兒。並發索倫等賒欠銀兩。派員採買米石。現由喀帕兒往科布多。投烏里雅蘇台大營。該署將軍於上年八月間。奉委催調俄兵。所過科米庫庫烏蘇等處。經過夷臺二十九座。所用車價。及賞賚各項銀兩。均著准其作正開銷。前存俄國餉銀。已飭解餉官趕緊由科布多解往烏里雅蘇台。著麟興。奎昌等派員迎提。於解到後將

此項銀兩。交李雲麟分撥各營應用。以資飽騰。李雲麟前奏擬將科城兵一千二百名。歸榮全統帶。會合進剿。榮全現到烏里雅蘇台。自可與李雲麟會晤。即著妥商進剿。用副委任。俄人在圖爾根河以西紮營。目下有何動靜。索倫領隊從逆之事。是否確實。著李雲麟密探據實具奏。榮全已派署伊犂將軍。嗣後遇有地方公事。及緊要軍情。著自行具奏。毋庸再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

恭親王等又奏。本年七月二十四日。軍機處多交代辦伊犂將軍李雲麟片奏。內稱前存俄庫之伊犂餉銀十九萬兩。業於六月下旬劄飭委員。迅將斜米所存之餉銀十一

用之款等因前來。查前因西路梗阻。借由貴國邊境轉解伊犂餉銀。嗣因伊城被陷。先後解到餉銀十九萬兩。均經貴國邊界官妥為照料。暫存斜米喀帕兒等處。洵屬妥協。足昭鄰誼。深為感謝。茲據代辦伊犂將軍請將所存斜米之餉銀十一萬兩。解回烏里雅蘇台備用。即希貴大臣轉為知照斜米等處官員。俟該將軍派員提解時。令其迅速照數起解。並希轉行貴國邊界沿途各官一同保護。其喀帕兒所存之餉銀八萬兩。仍俟隨時提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覆

此項銀兩。交李雲麟分撥各營應用。以資飽騰。李雲麟前奏擬將科滅兵一千二百名。歸榮全統帶。會合進勦。榮全現到烏里雅蘇台。自可與李雲麟會晤。即著妥商進勦。用副委任。俄人在圖爾根河以西紮營。目下有何動靜。索倫領隊從逆之事。是否確實。著李雲麟密探據實具奏。榮全已派署伊犂將軍。嗣後遇有地方公事。及緊要軍情。著自行具奏。毋庸再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

恭親王等又奏。本年七月二十四日。軍機處彭交代辦伊犂將軍李雲麟片奏。內稱前存俄庫之伊犂餉銀十九萬兩。業於六月下旬劄飭委員。迅將斜米所存之餉銀十一

用之款等因前來。查前因西路梗阻。借由貴國邊境轉解伊犂餉銀。嗣因伊城被陷。先後解到餉銀十九萬兩。均經貴國邊界官妥為照料。暫存斜米喀帕兒等處。洵屬妥協。足昭鄰誼。深為感謝。茲據代辦伊犂將軍請將所存斜米之餉銀十一萬兩。解回烏里雅蘇台備用。即希貴大臣轉為知照斜米等處官員。俟該將軍派員提解時。令其迅速照數起解。並希轉行貴國邊界沿途各官一同保護。其喀帕兒所存之餉銀八萬兩。仍俟隨時提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王大臣照會。將所有斜米前存伊犂餉銀十一萬兩。行知俄國官員解回等語。本大臣除業已咨行西悉畢爾總督轉飭辦理外。並劄自恰克圖先用銅錢法行知。以便尤為妥速。為此照覆。

丁未。禮部奏。准朝鮮國王李熙差來齎咨官吳慶錫齎到咨文一件。臣等公同查閱。係因本年臣部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法國似欲與朝鮮搆釁。已為排解。臣等於六月二十一日奏請行文知照等因。該國王於七月初七日接奉部咨。茲復遣齎咨官來京。自伸其感激

天恩之意。並懇陳事實情形。先行移咨臣部。臣等不敢壅於

靖封疆。嚴邦禁。易地則皆然矣。敝邦與法國隔以重洋。不通書契。抑有何舊怨夙嫌。忍行此誅殛之舉乎。蓋藩臣無外交。關市譏異言。尤係守邦之彝典。小邦粗知義分恪守侯度。而今此法國之執言尋釁。誠圖慮之所不及也。敝國僻遠。全昧機會。而幸蒙諸大人之排難解紛。教之以熟思萬全之計。此誠格外

眷佑之盛德至意也。冀藉

隆庇。永獲安靖。環東臣庶。相與聚首忭祝。容俟前頭使行稱謝忱悃。茲先備悉事由。煩乞貴部照詳轉奏施行。

己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二十一日。軍機處

為照覆事。接准貴王大臣照會。將所有斜米前存伊犂餉銀十一萬兩。行知俄國官員解回等語。本大臣除業已咨行西悉畢爾總督轉飭辦理外。並劄自恰克圖先用銅錢法行知。以便尤為妥速。為此照覆。

丁未。禮部奏。准朝鮮國王李熙差來齎咨官吳慶錫齎到咨文一件。臣等公同查閱。係因本年臣部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法國似欲與朝鮮搆釁。已為排解。臣等於六月二十一日奏請行文知照等因。該國王於七月初七日接奉部咨。茲復遣齎咨官來京。自伸其感激

天恩之意。並滬陳事實情形。先行移咨臣部。臣等不敢壅於

靖封疆。展邦禁。易地則皆然矣。敝邦與法國隔以重洋。不通書契。抑有何舊怨夙嫌。忍行此誅殛之舉乎。蓋藩臣無外交。關市譏異言。尤係守邦之彝典。小邦粗知義分恪守侯度。而今此法國之執言尋釁。誠圖慮之所不及也。敝國僻遠。全昧機會。而幸蒙貴大人之排難解紛。教之以熟思萬全之計。此誠格外

眷佑之盛德至意也。冀藉

隆庇。永獲安靖。環東臣庶。相與聚首忭祝。容俟前頭使行稱謝忱悃。茲先備悉事由。煩乞貴部照詳轉奏施行。

己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二十一日。軍機處

交出禮部奏朝鮮國王李熙咨請代奏謝
恩一摺。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查法國使臣伯洛內自接臣衙門照覆。力
為排解後。已閱數月。未據照覆。是否願與罷兵。抑尚懸籍
師船觀釁。臣等無從聽摘。第事關軍務。朝鮮國自應妥為
處置。不可稍有大意。貽誤事機。除將現在未據法使照覆
緣由。密咨禮部行文朝鮮國王知照外。理合具奏。
御批。依議。
庚戌。
諭軍機大臣著前據部為煮奏南海生員鄒伯壽木訥蘭吉專請

數學。海甯生員李善蘭。洽通算術。尤精西法。宜並置之同文館。以資討論各等語。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同文館正在需才之際。該生員等既通西法。自可有裨實用。著瑞麟將益澧馬新貽迅將鄒伯奇李善蘭咨送來京。前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聽候該管王大臣試驗。再行奏請給予官職。以資差委。

壬子。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幫辦大臣明瑤奏。本年五月初一日。據昌吉斯台卡倫侍衛德山呈報。俄人將布克圖爾滿河北邊地方占踞。將哈薩克人眾全行趕過河南。以致眾哈薩克等到本卡所屬烏柯克卡倫迤北。沁達蓋圖卡倫一帶之阿爾察爾桑錦達賴胡什圖哈木爾等處開

齊迤北。通融住牧。現經劄飭暫行停阻。並飭兩卡台吉官兵。不分晝夜。嚴密巡查。又據報稱本管卡倫閒齊路上。有六十餘名俄人。執持器械前來。不遵驅逐。拏獲哈薩克牲畜。已住宿十餘日。呈報前來。查佈克圖爾滿河等處地方哈薩克。寄住年久。生齒日眾。若令伊等一旦那移。不惟樓身無地。且與條約不符。當派筆帖式祿福前往昌吉斯台卡倫。會同該卡侍衛等向俄官善言開導。旋據稟稱據俄官言稱。名喚達薩達克塔拉。係奉伊察幹罕差來在此居住。且佈克圖爾滿河迤北。是我們察幹罕地面。祿福等剴切理諭。令其暫回。待立界後再為商辦。此時仍令哈薩克

照舊安居。不可兩失和好。有進條約。俄官答以俟入冬有雪。方能旋回等語。祿福等查得哈薩克在烏柯克卡倫等處。有二百二三十頂房子。據頭目馬克里恰堪等言稱。因俄人偪迫甚緊。出於無法。那居於此。不願投順俄國。情願

歸順

大清

皇帝。如欲必令我們那移。懇祈賞給兩月限期。移住原處。祿福等恐遠驅無益。只得照請給限兩月。令那回原處。照前安居。勿滋事端。據情稟聞前來。正在覈辦間。於七月二十二日。據署杜爾伯特盟長貝子察克都爾扎布呈報。本屬達賴

罕游牧西北邊界烏柯克卡倫一帶。當魯圖諾爾地方。有哈薩克千餘人越入游牧。成羣行走。其人素稱兇暴。目下本部落正值奉調出兵。內患實屬可慮。祈請指示等情。奴才等一面派候補外委閻深泉帶兵前往安撫阻止。一面飛飭昌吉斯台卡倫侍衛德山等務將此項哈薩克。迅速收回原處。勿使妄越滋事。並轉諭伊等靜候我國與俄國建立界牌鄂博後。妥為安插。伏思華夷分界事宜。雖云辦結。而界牌鄂博尚未建立。兩國原宜各守本境。靜待立界。乃俄夷自恃強悍。竟將久居哈薩克人丁。偪近邊卡。致令棲身無地。若收入中國。俄夷勢必藉口尋釁。誠恐將來立界

不便。且科屬蒙古各有各牧。以資其生。並無安置此項人眾之處。此時哈薩克既已越入杜爾伯特游牧。若不設法安撫。令其折回原處。容留雜處。難保不滋別端。惟有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該國住京公使。轉行西邊畢爾總督。迅將現在科屬昌吉斯台卡倫附近之俄人。調回本國。勿再侵擾。哈薩克等仍就故土。期靖守各境。以待立界而篤和好。督等派員前往該處。安撫此項哈薩克人眾。令回原處。勿得生事。俟立界後再行定擬安置。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年七月初

六日具奏。直隸籌餉練兵事宜。附片內曾經奏明一切機器。尤應設局募匠。先事講求。或在都城。或在天津。派員專司製造。請一併飭議施行。本日軍機大臣奉

旨覽。欽此現在兵部會議章程。練兵需用軍器條內。亦有由直隸派員在天津設局製造之議。臣等因思練兵之要。製器為先。中國所有軍器。固應隨時隨處選將購材精心造作。至外洋炸礮炸彈與各項軍火機器。為行軍要需。神機營現練威遠隊。需此尤切。中國此時雖在蘇省開設炸彈三局。漸次著有成效。惟一省仿造。究不能數各省之用。現在直

隸既欲練兵。自應在就近地方添設總局。外洋軍火機器成式。實力講求。以期多方利用。設一旦有事。較往他省調撥。匪惟接濟不窮。亦屬取用甚便。中國原不少聰明穎悟之資。特事當創始。不能不於洋人中之熟習機器者暫為雇覓數人。令中國人從事學習。務使該洋人各將優嫻之藝。授以規矩。傳其秘竅。該學習人等若能勞身苦思。究其精微。逐漸推求。久之即可自為製作。在我可收臨陣無窮之用。在彼不致有臨時挾制之虞。臣等公同商酌。擬即在天津設局。總局專製外洋各種軍火機器。或雇何項洋人作教習。或派何項員弁作局董。揀選何項人物學習。或聚

一局。或分數局教習。學習人等名數若干。薪水若干。材料匠役及雜項用費若干。應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悉心籌畫。妥立章程。咨明臣衙門會商定議。其一切款項。即由三口通商大臣酌定支發。准於關稅項下作正開銷。設局以後。所有隨時考試能否。以定優劣之賞罰。以示勸懲。亦應酌並定章。總期力求實效。盡得西人之妙。庶取求由我。彼族不能擅其長。操縱有資。外侮莫由肆其誅。

御批。依議。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稅務英桂。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臣等接准通商大臣李鴻章來咨。案准總

理衙門先後奏定閩海關洋稅。從二十三結。於部撥京餉協餉之外。仍按結酌提四成。解部專款存儲。其廈門滬尾打狗等口。即自二十二結起。批解四成等因。惟查閩海關徵收洋稅。從前概係紋銀。嗣咸豐六年間。洋商多以鷹番完納。因其銀色不足。議照當時市價。每百兩應加貼水二兩。奏明兌收。迨咸豐十一年間。復因紋銀市價漸昂。會同英法兩國領事議定。鷹番捧碗兩項洋銀納稅。每百兩加貼水六兩。同治三年以來。市廛紋銀。以鷹捧洋銀駁換。每百兩貼水自八兩增至十兩有奇。各口洋稅。除英法兩國扣款。係將原收補水撥交外。其三四兩年分批解京餉等

款。貼水賠墊甚鉅。茲奉行提洋稅四成解京。若仍照前議補水徵解。委實無款可墊。當查通商條約章程。載有洋銀納稅。色有不足。隨時隨地。議加補水之語。隨飭通商委員。商准英國領事詳伊國住京大臣覈辦。准英領事照會。福州現時紋銀頗少。洋商納稅。自應互用洋銀。而洋銀時價。又早晚不同。在洋商轉非畫一。不若暫先定一准則。嗣後洋商凡係用洋銀納稅者。每百兩補水十兩。其遵用紋銀納稅者。例無補水。聽從洋商之便。即於本年六月二十日開辦。惟從前洋商納稅貼水本係六兩。增至十兩之多。事出權宜。非若條約之可確守。雖一面暫行開辦。一面應

詳住京大臣查覈。須俟奉到批回。方能定准等語。當經臣英桂飛飭通商各口委員。依期開辦。伏思各國商人自咸豐六年以後。概係攜帶洋銀來閩貿易。各口洋稅。概用洋銀完納。原係照約辦理。現在市間紋銀稀少。各洋商所帶鷹番。則又成色愈下。雖每百兩原有貼水銀六兩。而易換紋銀。仍屬不敷。已議定嗣後洋商完納關稅。凡用洋銀者。每百兩補水銀十兩。至六月二十日未經開辦以前。按日所繳洋稅洋藥。及上結留存未解稅銀。若因款須解京。復欲責成各洋商按照現議之數補足。姑無論各洋商以完繳在先。議增在後。勢必有所藉口。且甫定新章。即行轇轕。

亦無以重信義而示懷柔。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不敷補水銀兩。在於洋稅項下作正支銷。俾得易換
紋銀。依限分批兌解。廈門滬尾打狗等口。應收洋銀補水。
業經飭令一律辦理。現尚未據具報開辦。
御批。該衙門議奏。
乙卯。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英國兵官馬格
里前在臣營教練槍隊。設局仿造西洋火器。著有成效。當
經奏蒙
賞給三品頂帶。該兵官感激恩奮。請求洋器。製造益精。在局四年。
始終不懈。每慕

聖朝聲教。冀得一中國大職。俾可誇示同類。以達耀島洋。查此次
克復湖北等城。破敵摧堅。頗得開花礮彈之力。論功行賞。
該兵官亦應酌予獎勵。可否懇
恩准將三品頂帶馬格里
賞加道員虛銜。以示優異之處。出自逾格
鴻施。
諭內閣。李鴻章奏。請將教練槍隊之馬格里獎勵等語。馬格里著
賞加道銜。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准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咨稱。體察奉天省牛莊海口情形。擬請變通舊制。裁

撤山海關監督。改設海關兵備道員。以一事權而資控馭

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查照。欽遵覈議具奏等因。查山東登州口岸。自咸豐十一年設立東海關開埠通商。奏明山東登萊青道駐紮煙臺。經理稅務。並辦理中外交涉事宜。該關所徵常稅。通報山東巡撫。並臣衙門。其應行奏咨案件。悉由巡撫衙門覈辦。所徵洋稅。按月詳報本衙門。彙案奏咨。並中外交涉事件。均由本覈辦。會同撫臣奏報。歷經辦理在案。至山海關監督。向係戶部分司。專管稅務。洋人未通商以前。均由該監督自行稽徵奏報。自咸豐十年。與英法各

國立約。添設牛莊口岸。經辦理通商善後王大臣奏明章程六條。內載牛莊一口。向歸山海關監督管理。不必另行設官辦理。應飭令該監督於開河以後。即駐牛莊。以便稽查彈壓。惟事關通商。有中外交涉事件。該監督應聽三口通商大臣統轄。以免歧誤。並將所收仿照福州上海各關章程。分晰內地外國稅餉。專款報部。不得以中國船貨稅項牽混計算等因。遵照在案。並查該關所徵常稅。原有定額。應任監督。例准奏事。均於各任一年期滿後。自行奏明報部。該口所收洋稅。由該監督按月呈報總理衙門及督衙門考覈。每屆六箇月。仍由該監督自行專摺奏報。遇有

中外交涉事宜。則通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咨衙門覈辦。其將軍府尹等衙門。向由該處值班尉縣自行通報各在案。今議裁撤該關監督。改設海關道員。兼管稅務。體制有殊。有管轄地方之權。而無專摺奏事之責。該關所徵洋稅。自應仿照東海關道員管關之例。統由該監督詳報咨衙門覈辦。分別奏咨。其所徵常稅。定額攸關。其應如何考覈之處。或由該監督照舊報部。或詳由咨覈轉奏咨。應請飭下戶部各衙門妥議具奏。以便遵行。又查中外交涉事宜。向歸各口監督。與各國領事官會辦。詳由地方督撫。與所轄之通商大臣覈辦。咨報總理衙門。惟洋人在各口前往內地。

或游歷。或傳教。條約載明。由領事官發給執照。地方官蓋印為憑。牛莊一口。向用該處值班尉縣關防印信。詳報將軍府尹轉行各該地方查察。往往稽延。今改設道員。非若監督無地方之責可比。中外交涉事件。統歸該道經理。應仿照東海關登萊青道。遇有洋人前往內地執照。即由管關道員加蓋關防。一面通報經過地方之將軍督撫府尹衙門。並分行各該旗民地方官。仍呈報聲衙門查考。俾免歧誤。以一事權。至該監督原用關防。本為稽徵稅務而設。今改為海關道員。自應添給分巡奉天錦州等處海防兵備道關防一顆。遇有地方事宜。即用道員關防。以昭信守

而示區別。其餘地方應如何分轄之處。應由該將軍府尹
體察情形。另行覆奏。
御批。該部速議具奏。
崇厚又奏。大沽海口兩岸礮臺礮洞。現共安安大小礮位
八十五尊。應用管礮官六十五員。礮手兵七百五十七名。
均於大沽協官兵內分派挑選認真演練。惟查現在所安
礮盤礮牀礮架。均係仿照洋船式樣成作。便於運轉進退
自如。管礮官兵必得逐日演練。方能隨機應用。擬請三千
斤以上大礮。每月給與演練經費銀八兩。一千以上大礮。
每月給與經費銀四兩。一千以下礮位。每月給與經費銀

二兩。均責成駐守礮臺官弁。督率礮兵。逐日演練。以成利器而固海疆。

御批。知道了。

丙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奔於八月十七日。據法國領事官德微理亞函稱。現有義國使臣阿爾明雍帶同隨員二人。兵四名到津。請立通商條約等語。旋據該使帶同隨員。並法國德領事來署面見。告以從前各國前來立約。均須在津呈遞照會。方可據情代奏。聽候諭旨遵行。茲據阿使遞到照會。現奉該國特派前來與中國固結永遠和好貿易之章程。因甫到此。合就照會。希代為奏請

欽派大臣。會議兩國和約事件等因前來。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義大利亞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現奉本國大皇帝諭旨特派前來。

與

貴國固結永遠和好貿易之章程。因甫到此。合就照會貴大

臣。即希代為奏請

貴國

大皇帝降旨

特派欽差大臣。與本大臣會議兩國和約事件。為此照會。

九月。丁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義大利亞國遣使北來。請立通商條約一摺。同治五年八月三十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八月十六等日。據崇厚函述前由。旋於二十二日法國繙譯官李梅來署面稱。義國公使阿爾明雍現已到京。並代為呈遞照會一件。臣等當以未據三口通商大臣奏明。徑赴臣衙門呈遞照會請辦。係屬錯誤。令將原照會帶回。該繙譯遵將照會遞交三口通商大臣祈請轉奏。茲據崇厚奏稱該使呈遞照會。請立條約。自係因臣等駁斥。依照向章辦理。查自英法各國換約後。布路

斯。大西洋。丹。比等國。均經陸續換約。茲義國自應一律數
辦。相應請
旨於臣衙門中特派一員。照案作為全權大臣。會同三口通商大
臣崇厚商辦。以備將來赴津與之盡押。除臣奕訢向不開
列外。謹將臣文祥等銜名開單呈
覽。恭候
簡派。至將來應議條約。自當力與辯論。不令出各國條約範圍。以
杜要求而示限制。
奏
上諭。戶部左侍郎譚廷襄著作為全權大臣。會同駐劄天津辦理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辦理義大利亞國通商條約事務。

盛京將軍都興阿奏。芬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現經

片奏營口為北洋三口之一。若欲常資保衛。莫如就該處

原有之兵酌加揀選。教練洋槍隊五百名具奏等因。於本

年七月初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前來。芬遵查沒溝營口岸。實為奉省門戶第一

繁盛之區。係牛莊蓋州二城所屬。該處原無駐兵。僅有守

汛值班兵役數十名。亦皆按月更換。實不足以資捍衛。但

既經設埠通商。攸關緊要。亟應遵照一體籌辦撥兵常駐

駐守。認真教練洋槍。不惟捍禦外來窺伺。兼可鎮服本地

上匯。洵屬兩有裨益。惟該處閭閻比櫛。街道臨河。過於窄隘。馬力似難施展。祇可操練步隊。較為得力。現擬由該處附近之牛莊蓋州熊岳遼陽四城。並省內酌撥精兵五百名派員管帶。常川駐紮。按法操練。第練兵必先練將。管帶尤貴得人。若延請洋人教習。不獨需費浩繁。言語不通。且恐難以駕馭。曾見神機營威遠隊官兵管帶各員。訓練有方。紀律嚴肅。若咨調妥員來營。以清語訓練。必能迅見成效。可收操縱之權。查洋槍最能致遠。攻守當先。軍中利器。為洋槍隊內必不可少之件。請一併演練。庶槍砲相輔而行。方可適用。惟營口距省較遠。省兼顧難周。若無大員統

帶。不足以資振作。山海關監督每歲常駐營口。徵收稅課。
旗民地方官又歸其節制。呼應較靈。擬請就近交該監督
統帶。以一事權。現在兵雖酌撥。而餉需甚鉅。尤宜豫為籌
備。時下奉省庫項。實屬支絀。別無閒款可動。所有此項經
費。擬由海關稅銀項下動支。作正開銷。至所用礮槍。奉省
無處購覓。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採買。并派員領用。其教練章程。放餉數
目。即援照天津奏准成案辦理。儻其中如有地方今昔情
形不同。應行因時制宜酌量變通之處。并再當悉心講求。
隨時覈擬。務期功收實濟。餉不虛糜。經久無弊。一兵得一

兵之力。以仰副我
聖主整飭戎行。綏靖中外之至意。
御批。著即督飭員弁。認真訓練。務令紀律嚴明。緩急可恃。神機營
隊官著准其咨調來營教練。以資得力。餘依議。該衙門知道。
己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同治五年九
月初八日。准伊犂參贊大臣鎮紅旗蒙古副都統現署伊
犂將軍榮全咨文一件。請由臣衙門代奏等因前來。理合
將原文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榮、、咨文

為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祈請轉奏事。竊鑒前由喀帕

兒帶領滿營官兵起行。面諭署索倫營領隊大臣霍加布

等。今伊疆如此。係夢想不及。爾等既由該營避出來至俄

國。自當時念

國家體制為要。首以耕種為本。本參贊。因奉委催調俄兵。阻

滯在外。未能奮身殺賊。圖報

國恩。迄今愧憤莫名。帶領官兵鬱鬱就道。未卜何時恢復伊

疆。本參贊日夜煩悶愁懷。爾等自當激勵官兵。勿可貽笑

外夷。本參贊無論行抵何所。接奉

諭旨指示。即與帶兵各員熟商進勦之策。爾等豫為厲兵秣馬。以
待復讐佳音等語。該領隊等無不伏地感悅聲諾。榮全行抵
途中。晳見斜米庫必那圖爾。因前在斜米相識。互道寒溫。
即將前諭該索倫等語述及。庫必那圖爾四稱參贊所辦
極是。隨行抵烏里雅蘇台等處。會合該處領兵大員。擬就
由何路進兵。飭調該索倫蒙古等之時。我處定必加封速
致該營。務令先行迎往。以備差遣委用。榮全屬語之後。由喀
帕兒九臺奔往愛古斯駐紮。官兵馱載牛隻疲乏。俄國之
路崎嶇難行。終日雪雨交集。水草不茂。秋風過嚴。自晨至
夕。始能奔至一臺。於七月二十一日行抵斜米。前抵愛古

斯之時。有前塔爾巴哈台所屬哈薩克阿哈拉克齊早經隨順俄夷。哈薩克霍伽柯依。聞榮全至此。由玉爾雅爾奔至愛古斯。面稟塔爾巴哈台回匪業已逃竄。榮全即備文交阿哈拉克齊送與哈薩克公阿吉。迎往科布多所屬昌吉斯台卡倫。榮全當善言面勵。安慰東山一帶哈薩克王公台吉之心。至前佐領伊克坦布解來軍餉。於本年六月十八日由斜米起行。佐領額楞額於七月二十日亦由斜米起運。前往科布多送往烏里雅蘇台去訖。榮全所帶兵勇百十餘名。所佩器械。均被俄官收去。手無寸鐵。多半徒步。疊次咨行科布多請該參贊飭派官兵。迎往接連俄國之境。保護

銷銀。以昭慎重而免疏虞。

盛京將軍都興阿等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具奏擬

將山海關監督裁撤。改為海關道一員。作為山海關兵備

道。請

旨飭下體察情形。妥議覆奏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前來。臣等遵查牛莊口岸。自同治元年英法各

國開埠通商。距牛莊九十里地名汉溝營。又稱營口水陸

交衝。華洋雜處交涉事多。民情強悍。甲於通省。原奏內稱

監督係專管稅務之員。並非地方官本管上司。終恐未能

聯終一氣。一旦辦理失當。貽誤非輕。請裁撤監督。改設海

關道一員。作為　海關兵備道。係為洋務稅務及地方大局起見。應如所奏辦理。惟奉天一府。向未設有道員。既無定例可循。而各處地勢亦復不同。內省道員所轄。多至三四府不等。奉天雖止二府。而幅員遼闊。廣袤二千餘里。若如原奏將通省丞倅州縣悉歸管轄。無論營口一隅之地。遠在海濱。難以居中控馭。且洋務稅務業已紛繁。再責以督辦全省地方一切。恐不免有積壓案牘。顧此失彼之慮。查營口南界金復兩廳州。東南則蓋平岫巖。東北則海城五廳州縣。海面均一水可通。等等悉心體察。再四籌商。擬將沿海之金岫兩廳。復州一州。海蓋二縣。均歸該道管轄。

奉省並未設有綠營。應將海城縣原設捕盜弁兵歸其調遣。所屬各廳州縣錢穀刑名事件。有無彰那遲延等弊。均照直隸通永霸昌二道。山東登萊青道之例。責成稽察管理。由督撫勒和布恩錫咨查直隸山東成案。分別奏咨覈辦。此外府廳州縣。凡有關中外交涉稅務等事。准其照本屬一體檄飭。俾無掣肘之虞。其餘地方一切並命盜等案解勘。仍照舊例。以免迂折。至錦縣甯遠二州縣。雖亦沿海。惟水陸距營口遠者幾及千里。如歸該道統轄。不惟鞭長莫及。且錦州府廳所屬。僅止甯義錦廣四州縣。若去甯錦兩屬。則錦州府公事似覺太簡。責任不專。恐啟推諉之漸。

應請仍循其舊。其山海關應收常洋各稅。仍責稽徵。該關稅務。則詳請三口通商大臣。中外交涉事件。分別通詳將軍府尹三口通商大臣裁辦。再蓋州城守尉牛莊防守尉二員。向歸將軍統轄。前因監督係

欽派之員。並辦中外交涉事件。恐有掣肘。是以奏歸節制。今既改設道員。文武分途。各有該管。未便牽混。且城守尉防守尉係三四品專城。礙難歸該道管轄。如遇有華洋交涉事件。有需官兵稽查勦捕之處。准其移行該尉調撥。以免貽誤。海城蓋平兩縣。均有地方之責。距營或七十里。或百三十里。前此輪流駐班。係一時權宜之計。難以持久。現設道員

駐紮營口。則事有專司。擬請嗣後海蓋二縣。毋庸前往值班。以重地方。另由省酌派勤謹雜職二員。歸該道差委。每月薪水由該道於洋稅內酌量動支。與牛莊界官常川駐紮。遇有中外交涉事件。會報該道會同該尉覈辦。以符體制。如此變通辦理。則洋稅二務與地方共為一事。不致隔閡。洵屬兩有裨益。如蒙

允准。此缺應如何揀放。並添給關防廉俸之處。應請

飭下各該衙門覈議。至設立衙署一切。俟該道簡放後。飭令酌量

營建。

御批。該部速議具奏。

都興阿等又奏。奴才前奏在牛莊沒溝營海口教練洋槍隊五百名。以資保衛。因該處距省較遠。奴才兼顧難周。曾擬請歸山海關監督統帶。但奴才擬撥之兵。均係就近各城滿營官兵。今既改設道員。係地方官。文武分途。各有所司。且該道管理洋務稅務並地方一切。事已紛繁。若再責以統帶洋槍。恐非所諳。有顧此失彼之虞。奴才反覆思維。悉心籌計。兵在精而不在多。練兵必先練將。總在管帶得人。訓練有方。紀律森嚴。日久不懈。方能得力。奴才擬由省城佐領中擇其妥協可靠。明敏幹練。勇敢有為。曾經出師者。揀派一員。作為營總。令其督率帶隊各官。認真教練。加意講求。務使

悉成勁旅。就近歸城守尉統帶。查蓋州距營口僅六十里。馳騎可到。即將此隊官兵歸蓋州城守尉統帶。責令按旬前往。勤加校閱。督仍不時密派委員。前往查看。如有成效可觀。隨時獎勵。儻敢懈怠廢弛。即惟該城守尉是問。從嚴參處。以專責成。若遇有華洋交涉事件。有需官兵之處。次該道就近移行該尉調用。庶期妥便。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酉。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奏

接據副將徐文秀等稟。據法國教士文鐸德赴營聲稱。客

匪中有奉教者千五百餘人。都是安分。請分別安置。意欲

帶令到省。又無川資。欲該副將等禁令將來勿犯該教民等語。臣等查客眾中有奉教者一千五百餘名。即或盡是守分之人。一經勘辦。豈易分辨玉石。當飭該副將等轉令該教士查明確數造冊。不准攜帶尺寸軍械。分作數起。帶領赴營。按名點驗。派勇押送至恩平新會兩縣暫住。一面飛速稟報。再由臣等籌資安置。不必帶領來省。徒多紛擾。惟念中外交涉以來。每遇事機。動多轇轕。凡游手無業之徒。一經入教。即恃為護身之符。洋人復不辨賢奸。悉力相助。稍拂其意。即搆釁釀爭。致貽口實。此種棘手情形。久在聖明洞鑒。臣等總當隨時隨事。委曲嚴防。既弗令外人從而生心

亦斷不使奸民倖逃法網。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將益澧奏據法國教士丈鐸德赴營聲稱客匪中有奉教者一千五百餘人。請分別安置。該督撫令其查明確數造冊。不准攜帶尺寸軍械。分作數次。帶赴軍營。按名點驗。押送恩平。新會兩縣暫住。不必帶領到省。辦理亦甚妥協。即著籌資分起安插。勿令聚於一處。致貽後患。

甲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

盛京將軍都興阿奏營口教練洋槍隊。擬蓋州城守尉統帶等因一片。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伏查本年七月間。臣衙門具奏營口添設洋

槍隊五百名一指。係仿照元年奏准各海口練兵之例。專為防護營口之用。與奉省地方原有各營。絕不相涉。自此歸駐紮營口之員統帶調撥。方能便捷。而此次臣衙門請裁山海關監督。改設兵備道員。亦因營口刀子架會匪動輒聚集多人擾害地方。阻撓稅課。又時有華洋互鬬之案。監督無地方之責。動多掣肘。於防務稅務。均無裨益。是以有此變通之舉。今都興阿擬將所練洋槍隊歸蓋州城守尉統帶。不歸山海關道統帶。自因所練係旗兵。限於體制起見。惟查臣衙門原奏改設關道。聲明專用旗員。今以旗員管轄旗兵。一切情形亦易周查。若遇有緩急。該道可以

自行統帶。即如上海練兵。責成上海道管理。而統屬於上海通商大臣。三口練兵。亦統歸三口通商大臣。督飭委員妥辦。原以該處中外交涉事繁。有此兵隊。既可鎮壓賊匪。亦可鉗制外侮。且練兵以籌餉為先。上海天津兩處。皆有關稅。該管大臣等兵餉兼籌。是以措施悉當。現在既改設山海關道。該處一切稅課。全歸該道管理。若將此隊屬之該道。仍統屬於

盛京將軍。則呼應更靈。將來此隊練成。設遇奉省有勦捕喫緊之處。除將該隊留防營口數成。其餘儘可分別緩急。酌量調遣。事畢仍調歸原處。如此辦理。事權亦不至紛歧。該

將軍所云文武分途各有所司等語實未能體會臣衙門
請改關道深意相應請
旨將營口添練之洋槍隊五百名仍照原議歸新設山海關道員
統帶
飭下都興阿將挑練各處兵丁配齊候該道到任即令駐紮營口
督同帶隊之員逐日訓練以一事權而收實效所有都興
阿請將洋槍隊交城守尉管帶應毋庸議至奉天省城所
練之兵應仍歸都興阿督同在事員弁認真操練不得稍
涉鬆懈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因義大利亞國使臣阿爾明雍來京。由法國繙譯官李梅代懇議立條約。並經阿爾明雍照會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由崇厚奏明。復經臣衙門議准照換約各國成案。一律妥辦。於九月初一日具奏。奉

旨派臣譚廷襄會同崇厚與之辦理等因。欽此。欽遵行知崇厚。由崇厚給予該使臣阿爾明雍照覆。旋於九月初五日。接據阿爾明雍照會。定期會晤。初六日該使臣偕同李梅來署。與臣譚廷襄相見。初八日復偕李梅親齎到所擬條約五十五款請覈。並恭續臣譚廷襄等所奉

諭旨。該使臣亦將該國之書與臣閱看。並將鈔出洋文一分。譯出

漢文一分。交臣衙門收存。臣譚廷襄即將該使臣所擬條約當面查閱。大致以丹國和約為藍本。其全行襲用丹約者。既與丹國定議於前。自當一律照准。間有參用法布等國條約者。亦未便駁斥。此外非各國條約所載。如會同地方官議定引水工價一層。其事甚小。不值與辯。惟內有雖係載在他國條約。而辦理已見流弊。及章程確為各國條約所無。不應載入者。均經一一與之辯論。該使臣始猶未允。經臣譚廷襄執理再四與爭。亦即面為刪去。其各國條約所有。不應刪去者。亦經當面添入。至通商章程稅則。明言與各國一律辦理。無庸另議。所有酌定條約五十五款

現已繕就正本。彼此公同校對無訛。擬即仿照成案。於本月十八日具奏後。先由臣譯送衙門與義國使臣阿爾明雍當面畫押。蓋用關防。竣事後。派弁將蓋印條約各本。齎送天津。交崇厚查收。俟阿爾明雍到津後。再與畫押。以歸簡易。

御批。知道了。

義國呈遞國書

大義大利亞大皇帝奚克多依瑪尼爾第二位。致書於

大清國

大皇帝陛下。敬維久聞

盛德。睿智持平。光被四表。致令統一寰宇。共慶昇平。因此心焉馳
慕。早有願結永遠和好之忱。並欲使兩國民人。共篤友誼
之厚。茲特派本國水營副提督阿爾明泰前赴
關廷。代陳朕心愛敬之切。並欲仿效惠愛黎元之善政。亦常
思作與民有益之良圖。故所派之使臣。欽賜全權大臣使
宜行事之重據。以便與
貴國
欽派之大臣。會議兩國貿易通商章程。日後方獲允行照辦。所有
本國使臣恭奉此書齎京。或覲陳或轉達。惟冀
大皇帝展閱之下。洞鑒純誠。斯實兩國有益之舉。並請

賜光與該員凡有應議之妥善事件。悉令隨時相商。則感激之私。
定為祈
天降福無涯矣。統希
御覽。並祝
永延純嘏不盡。時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親筆書
於本國京師翡蘭司宮內。
總理各國事務為首大臣拉瑪爾模勢見此用實畫押。
擬定義國條約五十五款
現因
大清國與大義國。彼此意存睦好不絕。擬定和約通商章程。以

昭深願共敦友誼內外商民交易相安永遠不替是以

大清國

大皇帝特簡

欽差總理各國事務全權大臣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譚會

同

欽差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兵部侍郎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崇大義

國大君主特派大義國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水營副

提督阿將所奉

大清國

上諭詔書等件義國上諭詔書等件互相較閱俱屬妥協現將會

議商定條約。開列於左。

第一款。

大清國與大義國素無失睦。現欲定約。從此永遠和好。敦篤友誼。及兩國商民人等彼此僑居。皆全獲保護身家資財。

第二款。

凡為大邦敦好睦鄰。向有各遣大臣通好之禮。今茲兩國定約。亦可按照常例。彼此交派代國行權大員往來通好。以期永守友誼。

第三款。

大義欽差各等大員及各眷屬。可在

京師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總候本國諭旨進行。儻大義欽差到中國時。中國即照各國住京欽差大臣常規一體優待。所有雇覓內地夫役。均隨其意。各官不得偏為拘治。儻若有人擅將大義欽差公使眷屬隨員人等。越禮欺藐。該犯由中國地方官從嚴懲辦。

第四款。

大義國欽差大臣並各隨員等。皆可往來內地各處。所有收發文件行裝囊箱。無論沿海何處。皆可送交。不得有人擅行拆啟。專差同

大清驛站弁兵。一律保安照料。凡有大臣並各眷屬隨員等各

項費用。皆由義國支領。與中國無涉。總之義國大臣入華。當照泰西各國於代國大臣向為合宜優待之處。同一優禮相待。

第五款。

凡有義國事務。均歸大義欽差大臣。與

大清中國大臣會議商辦。無論文移會晤。皆應按照平儀相待。

第六款。

所開

大清國應行優待義國大臣各節。日後中華秉權大臣出使。前往大義國。亦應同一優待。以昭平允。

第七款。

大義國大君主准設立領事等官。在中國沿海及河各埠頭通商之所。辦理本國通商交涉事件。並稽查遵守章程。中國官員。接待各國領事官最優之禮。亦於義國不使或異。定其品級。即領事官署領事官與道台同品。副領事官署副領事官及繙譯官與知府同品。因公往來衙署相會晤文移。悉用平禮為是。儻有不平之事。該領事等官准徑自申訴省垣大憲。並控訴本國欽差全權大臣。設若通商無論何口。大義國以為無需設官。均可暫交友國領事從權代辦義國事務。以歸簡易。遇有領事等官不在該

口。義國船主商人。可以相託別國領事代為料理。否則徑赴海關呈明。設法妥辦。使該船主商人。得沾章程之利益。

第八款。

義國民人。傳授天主聖教。果係安分無過。中國官員。不得刻待阻難。均應保護相安。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懲治。

第九款。

義國民人。准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游歷通商。所領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出執照。即應隨時呈驗。無誤放行。該民雇船雇人裝運行李貨物。

不得擱置。如其無照。其中或有訛誤。以及查出沿途或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辦理。惟於途中止可拘禁。不得陵虐。如在通商各口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之中。期在三五日內。可以毋庸請照。至於水手船上人等不在此例。應由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另定章程。妥為彈壓。其有賊處所。俟城池克復之後。再行給照前往。

第十款。

兩國職員來往行文。各應按照品級官階定式。所有平行各官。文移均用照會。義國領事官以下。詳呈各省督撫。均用申陳。督撫均用劄行各等字樣。至於各國商民人等設

若有事。請由各官查辦。應用具稟字樣。以示區別。義國人每有赴訴地方官。其稟函皆由領事官轉遞。領事官即將稟內情詞查覈適理妥當。隨即轉遞。否則更正。或即發還。中國人有稟赴領事官。亦先投地方官一體辦理。

第十一款。

各國議定通商口岸。如牛莊天津煙臺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台灣淡水廣州汕頭瓊州及長江之漢口九江鎮江江甯各口。義國商民任便出入通市。准與無論何人。均得聽意買賣。所有賃房買屋租地起造建立廟堂醫院墳塋等事。亦隨其便。

第十二款。

義國民人。准在通商各口一帶地方。意欲租地蓋房。設立棧房。建造廟堂醫院墳塋等事。均按民價照給。公平定議。不得互相勒指。

第十三款。

義國民人。約准任使雇覓廝役買辦。工匠水手人等。中國不得限制禁阻。再延請士民人等教習中國語音。及各方土語。或教習中國人願學義國語音。均聽其便。亦可以發賣義國書籍。及採買中國各樣書籍中國均不得攔阻。

第十四款。

義國民人。凡遇遊行卸貨下貨各等事務。約准自雇小船剝運。不論何項艇隻雇價銀兩若干。均聽義民與船主自議。不必官為經理。若有該船艘誆騙走失。地方官亦不賠償。義國所雇之船。不得限定額數。該船戶攬載。挑夫攬運。一切情弊。俱不准行。惟是該艇干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該犯。自應照例懲辦。

第十五款。

義國屬民相涉案件。不論人產。皆歸義官查辦。設與別國有事涉訟。應遵某國前與義國定約辦理。中國不必與聞。以上案內如有牽涉中國人。仍應按第十六七兩款。會同

中國官辦理。

第十六款。

凡義國民人。有被華民違例相欺。約准地方官查拏照例審辦。華民有被義國人違例相欺。義國官員。亦應按例查拏究治。嗣定約之後。義國即專定約束義民章程。中國亦須一同約束華民。以昭公允。

第十七款。

義國民人。遇有控告華民事件。皆應先稟領事官。查明根由。先行勸息。使不成訟。中國民人。有赴領事官告義民者。領事官亦應一體調處。間有不能使和者。即由地方官與

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平訊斷。

第十八款。

義國民人。約准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全安。至中國官員無論遇有何事。均不得威壓强取義國船隻。以為公用私用等項。如遭欺陵擾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搶掠財貨。應由地方官立即設法派撥兵役。彈壓查拏。將該犯按例嚴辦。並將所搶財物盡力追交。儻承緝官不能獲犯起贓。祇可准照中國例處分。

第十九款。

義國船隻。在中國管下洋面。有被强盜搶刦者。約准地方

宜一經聞報。即應設法追拏查辦。所有追獲贓物。直交領事官發還失主。儻承緝官不能獲盜起贓。祇可准照中國例處分。但不能賠償。

第二十款。

義國船隻。有在中國沿海各處。或有碰壞閒淺。以及遭風收口。約准地方官查知。立即設法妥為照料。船上義民。就近送交領事官查收。以昭睦誼。

第二十一款。

將來中國遇有與別國用兵。除敵國布告堵口。不能前進外。中國不為禁阻。義國貿易及與用兵之國交易。凡義國

船從中國口駛往敵國口。所有出口進口各樣貨物。並無妨礙。如常貿易無異。

第二十二款。

義國民人。居住房屋以及義國船隻。適地方官查出有內地逃犯潛匿不出。約准行知義國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匿袒庇。凡義國兵船商船水手人等逃亡。領事官或船主知會地方官實力查拏。解送領事官及船主收領。

第二十三款。

義國民人。若有華民欠債不償。約准地方官認真代為催繳。或有潛行逃避情事。應為緝拏追還。義人欠債不償。或

潛行逃避者。義國官亦應一體辦理。但均不能官為賠償。

第二十四款。

義國商民。起卸貨物。輸約稅餉銀。約准俱照稅則為額。總不能較諸他國或有此免彼輸之弊。以示均平。和約章程後。所附通商章程。必視同和約章程無異。兩國務必信守。

第二十五款。

義國商民輸稅期候。約准進貨之稅。於起載時輸納。出貨之稅。於落貨時繳餉。以示限制。

第二十六款。

此次定約。其中關於通商各款以及稅則。日後彼此兩國

再欲重修。以己卯年六月底為期滿須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儻若彼此未於六箇月之前聲明更改。則稅課仍照前章完納。復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後均照此限此式辦理。永行弗替。如未到己卯年以前。別國更改稅則。義國亦准與中國商議更改。

第二十七款。

義國商民。販買土貨運口出洋。或將洋貨運入內地銷賣。應納內地稅餉。或於過卡隨時分數報完。或在海關一次全行完納。均准聽便輸交。一次完納之例。准照續定稅則章程第七款所載。除有第二款指明每值百兩。完稅二兩

五錢外。其餘各貨。總以出入稅則。照納一半為准。其該貨應納正稅。仍宜於卡稅牛稅完納外。如數完繳。

第二十八款。

義國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頓以上。每頓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頓正。及一百五十頓以下。每頓納鈔銀一錢。凡船隻出口。欲往通商他口並香港。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通商各口。俱毋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

第二十九款。

義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者。限二十四時之內

出口。准不徵收船鈔。儻逾二十四時之限。必須全數輸納。此外船隻出進口時。並無應交費項。

第三十款。

義國商民。准聽在各口自用舟隻。運代客人行李書信食物以及例不納稅之物。約准毋庸完鈔。儻若裝載例應完鈔之貨。則定按照四箇月一次納鈔。每噸一錢。

第三十一款。

通商各口。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由義國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

第三十二款。

義國商民。輸納稅課銀兩。應交官設銀號。或以紋銀。或以洋錢。其應何色銀兩。與各國商人一律。以免此重彼輕。

第三十三款。

秤碼大尺。約准均按照粵海關部頒定式。由各監督送交各口領事官收用。又准該秤碼等項。其分量均照續定通商章程第四款為例。

第三十四款。

義國船隻。欲進各口。聽其雇覓引水之人。完清稅務之後。亦可雇覓引水之人。帶其出口。所給引水工銀及引水人等應遵規條。地方官會同各國領事官。酌量定立。

第三十五款。

義國船隻。甫臨進口。約准該國監督任意派委員弁丁役看守。或在該船。或在本艇隨便居住。其需用經費。由關支發。惟該員役不得向船主船商。私取毫釐。儻敢收受。查出分別所受之數多寡。由該關監督按例酌量輕重。懲治其罪。並將所索多寡照數追償。

第三十六款。

義國商船進口之後。約准以十二時為限。該船主必將船牌艙口單各件。交領事官。即於次日通知海關。並將船名及押載頓數。裝何貨物之處。照會監督。以憑查驗。船主如

過限期。並未報明領事官。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所罰之數總不能逾二百兩。至其艙口單內須將所載貨物。詳細開明。如有漏報捏報者。船主應罰銀五百兩。儻呈單入關後。該商自查筆誤。尚准刻即入關改正。惟總以十二時為限。可不罰銀。

第三十七款。

義國商船進口。經該關監督接到領事官按約詳細知照後。即發開艙單。儻該船主未領開艙單。擅行卸貨。罰銀五百兩。並將各該貨物全行入官。

第三十八款。

義國商人。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併入官。

第三十九款。

義國商船。不准私行撥貨。如欲互相撥貨。必須先由監督發給准單。方准動撥。違者即將該貨全行入官。

第四十款。

義國商人。完清稅餉之後。該監督發給紅單。為出口之據。

第四十一款。

義國出入各貨。如係值百抽五之貨。儻海關驗貨丁役。偶與該商各存己見。不能定價。約准各選客商二三人前來

驗貨。該客商由有出最高之價者。即以為該貨之價式。免致收稅不公。

第四十二款。

義國商民輸納稅餉。實按斤兩秤計。先除皮包粉飾等料。以淨貨輕重為準。至有連皮過秤。除皮裏算之貨。即若茶葉一項。儻海關丁役。偶與義商意見不同。即於每百箱內。聽役揀出若干箱。義商亦揀出若干箱。先以一箱連皮過秤得若干斤。再秤其皮得若干斤。除皮算之。即可得每箱實在斤數。其餘貨物。凡係有包皮者。均可准此類推。儻再理論不明。義商赴領事官報知情節。由領事官通知監督。

會議的辦。惟必於此日稟報。遲則不准稟聞。此項未定斤數之貨。監督暫緩填簿。免致後難更易。須俟東公覈斷明晰。再為登填。

第四十三款。

義商貨物。或因潮濕等由損壞。致價低減。該關應行按價減稅。儻該商與關吏理論價值未定。則照第四十一款所載值百抽五之貨。同法定辦。

第四十四款。

義國商民。沿海議定通商各口。載運土貨。約准出口先納正稅。復進他口再納半稅後。欲復運他口。以一年為期。准

向該關取給半稅存票。不復更納正稅。嗣到該運之口。再行照納半稅。

第四十五款。

義國商民。洋貨進口納清稅課後。欲改運他國。抑或通商別口。約准稟明領事官轉報監督。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查與底簿相符。並未拆動抽換。即當按照該貨經納正稅之數。發給存票。至於土貨自通商各口運入他口。按例納完半稅後。該商再欲運往外國。以一年為期。期內亦准一律發給半稅存票。該票無論何商呈驗。均准專抵該關進出貨稅不准持赴別關抵課。倘若該商欲將已納稅之

貨。載往別國售賣。海關應給免稅單。俟該商進別口。再將此單呈送海關查驗後。即給卸貨牌照。一切規費。俱無庸再納。互於外國所產糧食義船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出洋。概無禁阻。

第四十六款。

中國各口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准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

第四十七款。

義國商船。獨在條約內列通商各口。准其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私作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

第四十八款。

義國商船。查出有涉走私。該貨無論式樣價值。全數查抄入官外。俟該商船帳目清後。亦可准行驅除。不准在口貿易。

第四十九款。

條約所載義民罰款。以及船貨入官各項。皆歸中國收辦。以充公用。

第五十款。

大義國大臣並領事官等員。所有行知

大清國大臣官員等公文各件。俱用義字書寫。仍以漢文譯錄。

暫為配送。中國官員。有公文照會義國官員。亦用漢字書寫。日後設有文詞辨論之處。各以本國文字為正。此次議定條約漢義文字。詳細校對。以期無訛。亦依此例。

第五十一款。

大清國所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義國官民嗣不得提書夷字。以消嗔端。

第五十二款。

義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照料。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以昭友誼。

第五十三款。

中華海面。近有賊盜搶刼。向於內外商民。大有損礙。

大清大義各國。約定會議設法消除。

第五十四款。

各國所有已定條約。內載取益防損各事。大義國官民。亦

准無不同獲其美。嗣後

大清國或與無論何國加有別項潤及之處。亦可同歸一致。至

各國如有與

大清國有利益之事。與義國民人無礙。義國亦出力行辦。以昭

睦誼。

第五十五款。

今將以上各款。既定條約。理應恭俟義國御筆

大清國

御筆。批准遵行。約以一年為期。彼此各國大臣或在上海或在天

津。會晤互交。現兩國大臣先為親筆畫押。蓋用關防。以昭

信守。

恭親王等又奏。本年七月二十四日軍機處鈔交代辦伊

犂將軍李雲麟片奏。提用斜木所存伊犂餉銀。請由臣衙

門照會俄國住京公使等因。奏

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遵即照會俄國公使倭良嘎

哩查照。旋據覆稱。已轉行該國西悉畢爾總督照辦。茲於八月二十八日。續接該使照會。據稱准西悉畢爾總督來文。斜米所存餉銀解回科城一節。已於六月十六日分起開運。並飭沿途附近官員。妥為照料。勿致耽誤等語。臣等當即酌給照覆致謝。並以署伊犂將軍榮全由喀帕兒假道回科。該處原存餉銀。俟起解時仍屬一體保護等因。旋據照覆。已行知西悉畢爾總督。飭屬仍舊一律照料。勿致耽誤。

御批。知道了。

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前據貴王大臣照會。將斜米所存伊犂餉銀。交付中國官員。解回科城等情。本大臣當即行知西悉畢爾總督照辦。今接該督來文內。以據該解官呈請准令回科。並申明奉現駐喀帕兒爾城之伊犂參贊大臣。轉奉京都劉飭令將斜米所存餉銀。一併解回等情。即行照辦。已於六月十六日分起開運。並飭沿途附近官員。妥為照料。勿致耽誤等語。相應照覆貴王大臣希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稱斜米所存伊犂餉銀解回科城等情。查斜米所存餉銀。貴大臣前接照會。即為行知照

辦。今貴國西悉畢爾總督於起運時復飭沿途官員妥為照料。足徵誼敦和好。本王大臣不勝欣謝。現在署伊犂將軍榮全已向貴國邊界官商定。於六月二十日由喀帕兒起程回科布多。仍須由貴國地方假道行走所有前存喀帕兒餉銀。亦應飭解餉官解回。仍希貴大臣轉飭一體均為保護。是所至幸。

乙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芽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奏請在天津設立機器總局。芽查外洋機器。有製火藥者。有製槍礮器械各採用物者。機器眾多。需款甚鉅。現擬選擇外國公正官商。令其將機器價值赴外

國訪詢明確。量經費之多寡。次第籌辦。可期工歸實用。餉不虛糜。再查天津所練洋槍隊兵。所用槍枝。皆係俄羅斯國呈進。初次領用者。已有五年。現在奉天出兵。雖經該官兵等小心執持。尚少損傷。但其大機槍筒用舊。難免力軟。拏現將英國上好兵槍。購買數百枝。以備更換。藉儲利器。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子。閩浙總督左宗棠奏。法國實德藝前經幫帶洋槍隊。調赴杭州助戰。嗣又隨同官軍克復湖州郡城。恪遵紀律。著有微勞。今該洋將擬即挈眷回國。稟由浙江布政使楊昌濬請照會法國通商大臣衙門查照。並給發翎頂功牌。

更賜金牌一面。作四國增輝等情前來。臣伏查克復杭州
湖州等城案內。權授中國總兵洋將德克碑等。均經臣奏
懇
聖恩。俯准分別加銜。並賞給翎頂功牌。以示優異在案。今實德稜
同屬法國將弁。在事亦屬出力。因欲同國稟乞奏懇功牌
翎頂金牌。無非希沐
殊榮。以增光寵。現值髮逆蕩平。東南底定之際。可否仰懇
天恩。俯俞所請。給予二品功牌翎頂金牌。以示懷柔之處。出自
鴻施。如蒙
聖慈俞允。其功牌翎頂金牌。似可即援照德克碑等例由浙製給。

傳

旨頒賞。

御批。實德稜著給予二品功牌銜頂金牌。以示鼓勵。餘依議。該衙

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四十五之四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五

同治五年。丙寅。十月。丁亥。禮部奏。准朝鮮國王李熙差領

時憲書齎咨官韓丈奎到京。並附齎咨文一件。臣等公同

查閱。係歷陳近日洋船情形。不敢壅於

上聞。謹據情轉奏。理合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歷陳洋船情形事。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據

公忠道觀察使申櫶馳啟。備海美縣監金膺集呈稱。本年

二月十二日巳時量異樣船一隻來泊於本縣西面調琴
津後洋。馳往問情。則答英國船主姓馬名力勝在
大清國通商往來。請到貴國買賣云。又問船中人姓名。則答姓
戴名拔。英國倫頓府商人也。姓方名倫。同知加一級廣東
瓊州府人也。程侯林來。其職選知府銜也。楊侯永金。乃補
同知也。黃侯名新。其職選雲南鹽提舉並福州廈門廳人
也。其外行船水工三十餘名也。列書貨物。大照身鏡一面。
自鳴鐘兩箇。西洋琴三箇。五彩地氈三張。五彩桌氈一張。
時辰錄一箇。千里鏡筒一箇。謂之敬獻貴國王。云答以異
國之物。不可進獻。又請交易。故以邦禁斥退矣。十五日離

船向北而去。本年六月二十六日。異樣船一隻。又泊於海美縣調琴津後洋。本縣監金膺集問情。答大英國商人戴據本年二月道經貴國。曾請通商。因別埠有事。不及靜候。即行發輪往業經事畢來北。係候貴國王命求請通商云。仍抵書於海美縣監。申言貨物進廠。及交易等事。答以外國之物。素無進獻法例。通商亦係禁令。今不必更說也。七月初三日。發船向西海大洋去。本年七月十三日。據江華府留守李寅夔馳啟。備本月十一日巳時量異樣船一隻來泊於本府月串津鵠巖墩下。本府經歷金在獻譯官方禹敬馳往問情。則答以英國商人戴據本年二月道經貴

國海美縣。專請通商。又於前月二十六日。到海美轉到貴
境。伏祈通貨。又請貨物數種進獻貴國王云。問船中人姓
名。則答俺們共三十人。內英國商人戴拔船主詹仕。
大清人馮芝林。汪文山。謝在田。陳其修。其餘俱是行船燒火造
工也。英商曰。船到貴國。專求通商。並無別情。答我國之法。
上國無許施之公文。則不敢擅便。英商曰。敝國通商之事。敢
煩貴國代請
大清公文可乎。答請於
大清。即我國事。無關於貴國。英商曰。兩國通商。度
大清必許施也。日閒歸去

大清請公文並貨物前來。本月二十日發船向南。仍無形影。又於本年七月。連據平安道觀察使朴珪壽麟次馳啟。備平壤庶尹申泰鼎呈稱。異樣船一隻。十一日來泊於本府草里坊新場浦口。平壤中軍李賢益庶尹申泰鼎馳往問情。則其中一人稍解朝鮮言語。自言姓崔名蘭軒。英吉利國人也。姓趙名凌奉。

北京人也。姓趙名邦周。

盛京穆溪縣人也。姓李名八行。即船主但國人也。仍曰欲就平壤兼見省城大人交易貨物云。答以交易一款。本是

皇朝法禁。有非藩邦所敢擅許者也。崔蘭軒曰。六月二十一日。

自

大清國有出來咨文。則貴國豈可曰不能交易乎。俺等於六月二十二日躡後出來。又曰貴地因何趕逐天主教人。今我耶穌聖教體天道。正人心。非同天主教云。故答以此兩教俱是我國法禁。又曰法國主教及教士。並與貴國習教人何以殺害。答以無公憑而浮遊異國。變服藏蹤。與我國奸細之民。陰謀不軌。在法當誅。而若我國人民之有罪被誅。何關於法國乎。問同來者幾人。答洋人五人。清人十三人烏兎子二人。云船中食盡。願為借助。厚給米肉者凡三次。此船先入黃州海港。願借糧餉。自黃州兵營優數贈遺。旋

又趕到平壤。東西閃忽。而隨請隨給。曲副其意矣。十八日彼人陸名。乘小青船溯流而上。本營中軍李賢益瞭望。次乘小舟隨後。彼人等瞥然曳去中軍所乘之船。執留中軍於彼船中。異日軍校輩始奪還中軍。彼人專昧好意。一向咆哮。轟破而窺偵全城。放銃而刦掠商船。本國人前後殺傷十三人之多。彼人又曰。米一千石及金銀人淩多數饋遺。然後可以解去。誅求無名。谿壑難充。滿城民人。不勝憤怨。必欲力拒。二十四日。彼船向我人亂發銃砲。彼銃而我銃。彼破而我破。烈焰延及彼船。猛風又助其勢。彼船二十人。或被燬。或落水。或中丸。盡數就死等因。具啟據此竊惟

敝邦密邇
上國。仰蒙我
皇朝
天地罔極之恩。事大之誠自殊外藩。字小之澤。視同內服。凡諸憲
章律令條約法禁。一遵
皇朝敕咨而行之。奉若金石。毋敢違越。
上國與敝邦物貨互市。立之以程限。定之以時月。邊圉之犯
界者。漁採之涉海者。
上國抵法。尚嚴三尺之科。況越海幾萬里。與一帆乘風之商
舶。私相貿遷漸通聲氣。是豈人臣無外交之義哉。敝邦僻

在東陲與英國隔以重溟書契之所不通舟車之所不至也謹照道光十二年壬辰忽有該國商船强要市易事關邊情咨陳始末乃蒙

皇朝特加

恩賚二十五年乙巳又以英國船事陳咨伏蒙

敕諭兩廣至有伊國人不復再往朝鮮之命敝邦君臣尚今感戴

近年以來亦有外洋過去之船或請交易而開誠布信曉

諭即還未有如今者江華平壤所到兩船之直入內洋或

賫辭牢請或殺害逞嚇者也崔蘭軒所云

大清咨文出來時躡後發船之說顯有疑端而為其達人也故

必欲善辭退送。諭以法禁。非不屢矣。賜以糧資。非不厚矣。而銃礮之毒。賊我人民。拘執之辱。及於副將。教主殺害之說。作為膏喝。全羨討索之計。竟出盤詰。此若含忍任置。不測之禍。有難盡言。而無以抑軍民激憤殊死之心。則彼船燒燼。即不過自送其死也。

上國人之混被爛死。殊甚慘傷。而彼所稱

北京人

盛京人。其真偽難信。敝邦奸民。亦有入彼船而和應交通者。

其打扮作

上國人樣。英國人樣。都未可知。設有

上國人之的實同處者。投異國商賈之船。違
皇朝犯越之禁。火炎所及。玉石難分。雖異擅殺之夫。終有驚悚
之心。江華所到英船之言。亦甚叵測。
大清國丈之自稱准許。豈其必然哉。藉令如其言。而赴愬
天朝。冒干
崇嚴。以我
皇上懷保小邦之
聖念。諸大人愛護小邦之高義。既料非小邦所願。則夫安有因其
言而遽然允許之理乎。敘壤卽海隅一彈丸耳。民貧貨儉
全銀珠玉尚矣。無論米粟布帛。未見其贏。一國之產。不足

以支一國之用。矧復流通荒徼。耗竭域內。則叢爾區疆。將有岌岌難保之憂矣。且念敝邦久沐

皇朝同文之化。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也。其學則詩書禮樂。故國中愚夫愚婦之或傳習彼教者。一切禁之。彼所云趕逐天主教者指此也。然彼國自有彼國之教。我國自有我國之教。有如朔粵之不同。枘鑿之不合。以其風氣習俗之所隔別也。交易之不可許。敝邦之事勢即然。異教之不可行。敝邦之學術即然。亦所以上遵

天朝之典憲。恪守海藩之侯度也。而洋人之頻年泛海。固請不已。至有殺害人民之變。圖受公憑之計。勿論其言之虛實。

殊切邊防之憂慮。茲庸備悉事由。謹此咨陳。煩乞貴部轉
達
天聽。隨機鎮安。開諭排解。杜絕交易之說。俾小邦獲藉
隆庇。永底安靜。千萬幸甚。為此合行移咨。請照詳施行。
護理江蘇巡撫江蘇布政使郭柏蔭奏。臣欽奉
諭旨。派令將上年與比利時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等因。欽此。並
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文。據英國公使知會。比國使
臣至遲九月初七日。一準到滬等因。查該使既有來滬確
期。臣應即遵
旨赴滬換約。以期妥速。當於九月初七日親齎用

實條約帶印起程。旋據江海關道應寶時稟報。比利時國公使金德。於九月十四日來滬。照會該道。請為轉報等情。臣於十六日行抵上海。十七日該使金德帶同繙譯官施維禁至臣行館謁見。臣督同關道應寶時與之會晤。該使臣聲稱

仰蒙

大皇帝鴻仁大度。准令該國與英法各國在中華一體通商。同沾利益。從此永敦和好。共樂昇平。曷勝感幸等語。詞氣極為恭順。遵即公同議定。十九日在臣行館換約。十八日臣往答拜。十九日該使臣金德偕英國上海領事官溫思達及繙譯等官齎帶彼國用印條約。至臣行館。臣當與江海關

監督蘇松太道應寶時。松江府知府李銘皖署上海縣知
縣王宗濂。按照向章。以禮相待。飭委應寶時恭展用
寶條約。與該使所帶條約。督飭繙譯官面同逐細校對相符。旦復
與該使公同覆閱無異。當即寫立憑單。彼此互換。該使等
歡欣鼓舞。額手稱謝。交出該國君主恭進
大皇帝國書一件。詢其大意。據稱上年換約時。係其舊君在位。今
其新君繼立。上書
大皇帝。恭請
聖安。並陳明傳襲緣由。別無他事。旦告以西洋通商各國。從無恭
進國書之事。礙難代為進

呈。據稱該國立約換約新舊君主相繼共成此舉。與別國情
形不同。其新君主上書恭請
聖安。藉表悃忱。堅求代達。並將國書譯出漢文一併呈送。以明無
他。臣當飭應實時同內地諳習西洋文字之人。重加繙譯。
與來文大致相同。尚無違悖字句。伏查從前布丹等國來
滬換約。皆不免小有參差。頗費脣舌。此次比國使臣情詞
恭順。除憑單之外。並無照會往來。亦無語言辯論之處。其
恭進國書。因新君繼立。陳情修好。出自慕義之誠。臣未便
壅於上
聞。特令心懷疑沮。亦不敢冒昧呈

進。致與應屆成案不符。已允其轉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聽
候酌辦。所換條約。應請
旨飭下通行辦理。臣現飭江海關道先行照錄一本。詳細校對。同
上年九月該使臣與總理衙門議定各口領事辦理不協。
即行撤換照會一件。附錄於後。刊刻裝訂成本。恭候
命下。即飭該關道將刊本申送通商大臣李鴻章。分咨總理衙門。
三口通商大臣各省將軍督撫各關監督。一體查照辦理。
其換到條約。另行[illegible]妥員。齎送三口通商大臣轉送總
理衙門查收。所有前奉摘錄寄
諭一道。敬謹繳還軍機處。所立憑單及譯出國書照錄咨呈軍機

處備查。其奉發條約副本。及該使憑單同所進國書。一併
咨呈總理衙門轉辦。謹會同通商大臣臣李鴻章。恭摺由
驛覆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子。暫署伊犂將軍李雲麟奏。前奏擬將寄存俄庫之
伊犂餉銀十九萬兩。以抵未之十一萬兩提回。以資帕兒
之八萬兩。就近歸榮全動用。欽奉
諭旨允准。並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業已照會俄使。轉行知
照料未等處各官照辦等因。當經飛咨榮全一體遵辦去
後。除前經解回銀九千兩外。迄今兩月之久。渺無音信。刻

下諸路大兵會合進勦。需餉至切。朕十分焦急。揆其緣由。
總因科屬之昌吉斯台卡倫。雖與俄境接壤。該俄境並不
代遞公文。疊次
諭旨及總理衙門公文。均交烏科兩城轉遞。其實阻隔不通。榮全
皆未奉到之故。現派福山。訥勒赫二員專送前次
諭旨公文。尚未知何日可到。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有
諭旨。即照會俄使。由庫倫轉行遞至科米管事官處。方無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李雲麟壽寄存伊犂餉銀十九萬兩以科米之十
一萬兩提回以喀帕爾之八萬兩。歸榮全動用。除前經解回九

千兩外。迄今兩月。渺無音信。總由科屬之昌吉斯台卡倫並不代遞公文。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使。由庫倫轉遞至斜米管事官處。方無貽誤等語。著該衙門照所請迅速妥辦。勿任再有延誤。

辛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初二日。軍機處交出禮部奏。據朝鮮國王李熙咨報洋船情形請轉達

天聽一摺。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公同閱看。該國王原咨大意。以英國人馬力勝等強欲在該國地面通商。藉稱中國曾有咨文。並詰責其殺害教民教士。該國不順習教。並深知中國斷

不給以咨文。強其通商。因該國將弁被擄見辱。英船開駛。
遂亦開礮還擊。人船均經焚溺。緣有中國北京
威京廣東厦門等處人在內。深自引咎。並聲明洋人頻年泛
海。固請不已。致有殺害民人之變。請為隨機鎮安開諭排
解。杜絕交易之說。俾獲永底安靜等因。臣等查上年法國
前使臣柏爾德密曾經以該國教士欲往朝鮮傳教。請先
行文。當經臣等拒絕。並勸其毋庸前往。即經罷議。本年夏
間。據英使阿禮國照會稱。擬派輪船一隻。至朝鮮海邊一
帶。請協力設法使該輪船行抵該國。並據法使伯洛內照
會稱朝鮮將法國主教人等傳教士人等殺害。法國兵船。

不日齊集朝鮮。暫取其國等情。當於六月初七日。將臣衙門向該兩國照覆排解阻止各情形奏報。並行知禮部各在案。嗣因朝鮮國咨請禮部代奏法國搆兵一事。復經臣衙門於八月二十三日。將未據法使照覆緣由。奏請先由禮部咨覆朝鮮亦在案。伏思英國前請派輪船赴中國海西迤北。並申擬前往朝鮮。臣等以輪船行駛中國洋面。列在條約。未便駁斥。而於欲往朝鮮一節。曾酌擬照會。覆知阿禮國聲明礙難行文。並阻其毋庸前往。業於前奏詳細具陳。該國王李熙。接到禮部咨文。想已洞悉原委。今稱自七月以後。英國人馬力勝等登泊朝鮮屬地等情。查英國

志在通商。自係蓄謀已久。然在中國祇有隨時阻止。實無准令朝鮮通商之文。英人所云中國咨文躡後發船之說。顯係捏造。該國王自可無庸顧慮。惟臣衙門自照覆阿禮國之後。迄今四閱月。並未復有照會前來。昨據美使衛廉士函稱。八月內有兩枝桅船。一隻在高麗擱淺。被高麗將船燒毀。並捉去船主水手等二十四人。未知後來生死如何。高麗儻或送至中國。請飭奉天府官撫卹等語。臣等隨給衛廉士覆函。允為致信

盛京將軍及山海關監督查照妥辦。今朝鮮所稱擊毀之船。是否另自一事。無從懸揣。臣等風聞法國興兵前往朝鮮。

英美兩國曾經勸阻法國雖未聽從而朝鮮亦當分別裁辦庶免多樹一敵至原咨所稱此次擊斃英船人等二人名內有聲稱中國姓名十三人查中國人民私出邊境例禁綦嚴若甘附敵船脅喝屬國斃於槍礮無從分別實屬咎由自取朝鮮並無不合似可毋庸引咎其請為隨機鎮安開諭排解一節臣等查英法兩國屢請輪船駛赴朝鮮臣衙門疊經給予照會妥為攔阻迨教士被害法國用兵明知非空言所得而爭在臣衙門不得不隨時隨事力為排解是以於法使照會兵船堵塞朝鮮海口時復給照覆仍令先行詳究情由毋庸遽行征戰以全兩國民命臣等

查法國自
同。英美雖
商之說。數
兵費之議。
國為甚。而
措詞之間
圖。亦必以
通商傳教
害亦復相
旨飭下禮部應如

置。不可稍有大意。除由臣衙門隨時相機酌辦外。謹再恭

摺密陳。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次照覆法使伯洛內排解搆兵一

節。是否聽從。日久未據該使照覆。嗣於九月間復接該使

照會。內僅稱現准該國水師提督來文。移送告示一張。以

高麗海口。均經兵船堵塞。不日攻打交兵。暫止別國船隻

前往等因。臣等當覆以兩國在海口交兵。堵塞各口。條約

開載甚明。無庸深辯。復勸其毋庸遽行攻戰。以全兩國民

命等語。於九月二十七日發給。業於摺內聲明。正在具奏

閒又接該使照會一件。除由臣衙門酌擬照覆外。理合附
片具陳。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現准本國水師提督來文。移送該
員所出告示一張。以高麗西海沿通該國京城之河各口。
經該員所領之兵船。均為堵塞。因不日攻打交兵。暫止別
國船隻前往。茲本大臣將所接告示字樣。譯漢文。合送
貴親王查閱。即請出示曉諭
貴國商船。俾各知曉。免致冒進受損。為此照會

法國告示

為曉諭事。照得高麗國王殘暴不仁。擅殺本國主教並傳教士數員。及教民男婦老幼多命。揆度情理。髮指難容。因此本軍門聲罪致討。先帶本營水軍前往該國征勦。所有西海沿通該國京城之河各口。早經本營兵船堵塞。把守一切。刷國船隻暫停前往。儻有故違強進者。應即按照各國軍例嚴辦。為此特示。

給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六月初五日。本爵以朝鮮國殺害教眾一事。似可先行據理查詢。不必遽啟兵端。照覆貴大臣在案。至今

未荷覆知。茲於本月十六日。接據貴大臣照會。內稱現准
本國水師提督來文。移送該員所出告示一張等因。檢查
條約第三十一款。內開載甚明。無庸深辨。至兩國交兵。均
關民命。該國僻處海隅。向知謹守。此次何以殺害教民。貴
國是否曾經查詢。可否先行詳究情由。無庸遽行攻戰。以
全兩國民命之處。統希貴大臣查察可也。

美國衛廉士信函

逕啟者。現據煙臺報到。八月間有美國兩枝桅船。一隻在
高麗國擱淺。被高麗土人將船燒毀。並捉去船主水手二
十四人。未知後來生死如何。照高麗規矩。應送至中國交

界。俾中國官轉交營口本國領事。今年五月間。曾
小船觸礁擱淺。其高麗人款待極好。後將送至奉
處官刻薄。飲食款待。與高麗大不同。後有法國教
送至牛莊了事。茲二十四人儻或送至。請貴衙門
天府官撫卹保護。勿如前時刻薄。或有花去費用
糧食等項。本國應當送還。為此豫聞。

給美國衛廉士信函

本月十五日。貴大臣來署。面交信函一件。內稱八
兩枝桅船在高麗擱淺一事。當日經本衙門辦信。
盛京將軍及山海關監督查照妥為辦理。知關廣注。

間。

壬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上年七月間。接收大沽南北兩岸、礮臺後。節次籌辦修築。並仿照洋造礮盤等項各工程均經先後奏明在案。本年七月九月。芩兩次親詣履勘。查南北兩岸礮臺五座。大小礮臺四十三座。礮洞連房三百九十餘間。火藥房並窩鋪一百三十間。兩岸濠牆九百餘丈。濱臨海面淄勢頂衝之攔潮壩四百餘丈。土木各工。一律加築堅固。並挑濬海濠。修築吊橋營門。亦均整齊。捐辦之大小礮位。應配礮盤礮牀礮架。均擇堅實木料。仿照洋造。成做如法。盤旋進退。轉運自如。其安設

各門礮位。亦極靈便。得力其分撥駐守之將弁兵丁親自
校閱。技藝亦均嫻熟。計大沽六營兵一千八百名。除挑練
洋槍礮隊官兵八百八十名。現在奉天出師及留津練習
外。其留守礮臺操防。巡查海口大沽地面。駕駛巡船之兵。
尚有九百二十名。均由六營員弁。隨時認真演練並分班
彈壓大沽地面。巡緝海口門戶。不准稍形疏懈。以專責成
而固海疆。查前添設大沽協海口六營。原議建蓋兵房衙
署。奏以此項官兵。既經添守礮位。即就礮臺內現有礮洞
連房。令其駐紮。毋庸另建營房。可節經費。惟巡查地面官
兵相離礮臺較遠。均無棲止之處。擬於明春分建公所兩

處。並將大沽協衙署修復。以符體制。且可節省經費。毋庸另蓋兵房。並查該協原設左右兩營。嗣經兩次奏明改設六營都守等各員弁均由別營改撥。當時並未給關防鈐記。今既責有專屬。自應分別補給。應由 奏會同督臣。咨部辦理以昭信守。所有各項工程動用銀兩。均飭天津道隨時支發業入海防支應案內。覈實造銷。不得稍有浮冒。再查礮臺礮洞連房濠牆。均係土木工程。從前命意本為以柔克剛。是以並無砌石等料。惟濱臨海口。風潮日夜衝刷。必得隨時歲修。以期堅固無虞。合併聲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申。福州將軍英桂。福建巡撫徐宗幹奏。據在籍前江西巡撫沈葆楨並紳耆百餘人。聯名呈稱創造輪船一事。關繫甚鉅。非常之功。非他人任。夫輪船為

國家萬世之利。內而樞臣。外而疆吏。謀及乃心。而未敢上請者。非謂舍是別有長策也。即總督處心積慮。於四五年以前而未遽上請者。非謂為是可以緩圖也。趨事者時也。稱事者地也。成事者人也。有其人無其時無其地則事窒。有其時有其地無其人則事廢。甚矣集事之難。而機會之不可失也。方今

文德誕敷。

恩信遠訖。洋官效順。助成戰功。其國主深敦和誼。許以不傳之秘

輸

朝廷以堅永好。此其時也。船廠鐵廠。擇地極難。惟福州之馬

尾地方。川原平曠。土性堅實。此其地也。此總督所以處心

積慮於四五年以前。必待粵寇肅清凱唱入閩。始發是議

也。特是洋人固深感

恩德。無由自達其情。非見素所信服之人。易生疑畏。

恩賞提督銜洋將德克碑等。隸總督部曲日久。相從於戎馬危難

間。推心置腹。非一朝夕。大員雖有賢智與總督相埒者。無

徵不信。是必總督乃其人也。夫無其時無其人無其地而

事不行。有其時有其地有其人而事仍不行大為可惜。且與外國人交。所務在信。既有成言。無棄約中止之理。既不可止。又非其人則費不能支。而事終於廢。事成則萬世享其利。事廢則為四裔所笑。天下寒心。誠使督臣左宗棠駐閩中。豫將赴甘之師先行部署。俟外國工匠畢集。創造一有頭緒。即移節西征。既省待兵待餉。又無顧此失彼之慮等語。臣伏查該紳等以輪船事關重大。籲請暫留。臣等不敢壅於上聞。謹合詞恭摺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英桂徐宗幹奏閩省紳民懇留督臣暫緩西行並

以創造輪船一事。機不可失等語。著左宗棠暫緩交卸督篆。剋
日催督工匠。上緊製造。妥定章程。與英桂沈葆楨會商辦理。
戊戌。調補陝甘總督閩浙總督左宗棠奏。竊維試造輪船
兼習駕駛一事。臣詳加諮度。始敢據以入
告。欽奉
諭旨允行。比即緘知原議之洋員日意格。令轉告德克碑。速來定
議。時日意格方充江漢關稅務司。得信後來閩。一面緘寄
德克碑德克碑時方在安南海濱也。日意格七月初十日
來閩後。臣與詳商一切事宜。同赴羅星塔。擇定馬尾山下
地址。寬一百三十丈。長一百一十丈。土實水清。深可十二

大潮上倍之堪設船槽鐵廠船廠及安置中外工匠之所議程期議經費議製造議駕駛議設廠議設局冀由粗而精由暫而久盡輪船之長並通制器之利日意格立約畫押後候德克碑未至返滬見法國總領事白來居畫押擔任八月二十七日德克碑自安南來閩臣出示條約無異詞惟處馬尾山下土色或係積淤所致未能徑決臣比令開掘取驗泥多沙少色青質膩知非淤成德克碑乃信其真可用也正議令其到滬見白來居並約日意格及始議之按察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等同來定議緣此事係德克碑日意格兩人承辦非齊來面訂不可定約臣亦非

俟條約訂定。不敢率行陳奏。九月初六日。奉到

恩命調督陝甘。時德克碑正在臣署議事。比即令其遄赴甯波。約日意格。據稱日意格江漢關稅務司已經辭退。惟向例須三月始能離任。恐不能同來。臣謂日意格已經面議畫押。即不偕來亦可。惟該洋員到總領事白來尼處畫押後。須速來此。以便面訂。移交後任。德克碑即覓輪船。於十三日赴滬。大約十月初旬內外。始可回閩。臣惟輪船一事。勢在必行。豈可以去閩在遲。忽為擱置。且設局製造。一切繁雜事宜。均臣與洋員議定。若不趁臣在閩定局。不但頭緒紛繁。接辦之人。無從諮訪。且恐要約不明。後多異議。臣尤無

可諉咎。臣之不能不稍留兩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
惟此事固須擇接辦之人。尤必接辦之人能久於其事。然
後一氣貫注。衆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
再四思維。惟丁憂在籍前江西撫臣沈葆楨。在官在籍。久
負清望。為中外所仰。其處事詳審精密。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現在里居侍養。愛日方長。非若宦轍靡常。時有量
移更替之事。又鄉評更重。更可堅樂事赴功之心。若令主
持此事。必期就緒。商之英桂徐宗幹亦以為然。臣曾三次
造廬商請。沈葆楨始終遜謝不遑。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事關至要。局在垂成。

溫諭沈葆楨勉以大義。

特命總理船政由部頒發關防凡事涉船政由其專奏請

旨以防牽制其經費一切會商將軍督撫臣隨時調取責成署藩

司周開錫不得稍有延誤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華工開

藝局責成胡光墉一手經理緣胡光墉才長心細熟諳洋

務為船局斷不可少之人且為洋人所素信也此外尚有

數人可以裨益此局者臣當咨送差遣庶幾製造駕駛確

有把握微臣西行萬里異時得幸觀茲事之成區區微忱亦

釋然矣。

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請派重臣總理船政接管局務一摺沈

葆楨辦事素來認真。所有船政事務。即著該前撫總司其事。並准其專摺奏事。先刻木質關防印用。以昭信守。俟局務辦成。再行奏請部頒關防。一切應辦事宜。並需用經費。均著英桂吳棠徐宗幹妥為經理。仍隨時與沈葆楨會商。不可稍有延誤。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因山海關監督專管稅務。地方呼應不靈。奏請裁撤監督。仿照東海等關。改設海關道員。復經

咸京將軍三口通商大臣等奏。由臣衙門會同吏戶等各部具奏在案。惟是事當創始。雖經臣等暨

咸京將軍並吏戶各等部悉心妥議。臣衙門與吏戶等各部

距該關甚遠。即
盛京將軍等駐紮有城。亦與該關寫遠。其改創情形。究恐未
必懸擬盡善。
簡放之員。初涖新任。威權不能遽立。即欲改創一切規模。誠恐不
無掣肘。非有大員督率襄辦。恐未能刻期有成。查三口通
商大臣原可分巡各口。所有現擬添設山海關道員一切
章程。相應請
旨飭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親往察看。督同任滿之監督及新
簡之道員。將臣等暨各衙門摺內未盡事宜。逐件詳察。妥商酌定。
隨時具奏。以專責成而期迅速。

御批依議

軍機大臣恭親王等奏本日禮部咨送朝鮮國李興敏致

尚書萬青藜原函一件恭呈

御覽

旨知道了著查照十月初六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奏酌辦情

形一併由禮部咨行該國王妥辦該衙門知道原信著留中

朝鮮國李興敏原函

敝邦僻在海隅即一褊小之壤而儒教立國尊尚禮樂士

惟誦周孔民惟知耕鑿不見異物而遷焉暴忽泰西之教

自何吹到或有悖常之類為其染污是真風馬牛之不相

及也。時則我宣恪王廓揮英斷。痛加鋤治。無俾易種。厥後六十有餘年。或者一二萌蘖。而旋即埽清。雖愚夫愚婦。皆知避邪趨正。一副義理矣。今我國王仁孝睿智。方域承德。講學日就。勵精治理。大院君即國王之親爺。而國王承統後。國典例崇為大院君矣。方協贊機務。而雋偉光明。威德並著。典章制度。煥然畢舉。料事如神。畫籌中窾。凡有注措。大小憚懷。內而羣工率職。外而長吏奉法。環海八域之內。如風行草偃。農桑不擾。民生樂業。此誠東方無疆之會也。宜其無邪穢之氣。敢干休明。而今行歸。聞春間又有怪事。一種不逞之徒。或在王城之內。或在鄉炭之中。亦有異樣

人藏蹤匿影。跡其所為。詭祕叵測。畢竟發露。盡行誅殛。國人之俊罪者。毋慮數千。異人則為八名。此皆自遠天誅者。而頃覽貴部移咨。此事已播於彼邊。至有興兵動師之說。可知其異類聲氣。相應於萬里之外也。幸蒙我

皇上宇小之恩。諸大人排解之力。俾有以緩其鋒而弭其機。此誠舉國臣民感戴頂祝者。而閣下方在春官。愚生幸託末契。有此非常之嘉庇。實不勝聳喜而與有榮焉。月前又忽有異船來泊於近洋。一在畿內。一在浪西。始皆以交易為說。而交易大事也。非小國所可擅許。故據此以拒。相待有日。畿內所泊者。犖然而去。浪上之船。一向住碇。資之以米肉。

諭之以事理。不惟不知感。反肆悖惡。拘執我官員。殺害我人民。銃礮並發。直有攻城之勢。勢到此地。無以坐受其毒。且眾怒莫遏。矢丸所交。自致隕滅。其中聞有黑鬼子幾箇。而其亦無甚技勇。同歸烏有矣。曾聞利於水者。不利於陸。今見彼輩之束手就勦。儻前聞儘然耶。月前有二巨船。冒入我平安道鐵山前洋。即洋船之載兵者。乘潮張帆而來。忽然黑雲四合。雷雨交作。水天晦冥。霹靂火從空直下。俄者二大船瞥眼震碎。勢若山崩地塌。船中人幾百無一倖免。時適黃海道椒島商販之民。船過其近處。猝見此光景。魂驚魄褫。來傳其慄怖之狀於鄉里。親知自諸衙門招問

而得其詳。卽六月事也。雖若適然。而豈不異哉。其設心行事。實爲天神之所厭。亦足爲後來者監戒矣。蓋前後異船之來者。動輒曰交易。而絕遠之地。國俗與土產。不能該悉故也。敝邦物產鮮薄。耕農漁採所得。僅能自給。復安有資送巨船。厭其所求乎。且彼船所齎。雖窮極奇巧其於利用厚生都無所須。至若鴉片燬我國之人。亦聞有此箇物而或知爲侵生之藥。視以鴆毒金屑。誰肯以一點近口乎。交易云者。彼此相資之謂。而彼無可資於我。我無可資於彼。將何所藉而交易乎。彼將以

上國公文爲賁待之計云。而設有

上國之飭令交市。徒致擾攘而已。畢竟是行不得者。是故凡屬洋貨。自今憲書之行。一切禁斷。從前自燕市流出者。並令收聚公庭。無遺燒燬。亦可見敝邦之自為計者如是。而大抵東國之於西洋。隔以幾萬重溟。此殆天之所限。聲氣所不及。恩仇尤何論。彼雖以春間脫罪者藉口。而莠民異類。敝邦之法所不貸。孰知為教主教士耶。如此尋釁。天下無有是理。藉使彼動衆而來。將以鉛刀逢矢。悉索敝賦而與從事。而無端發出殺機。使生人肝腦塗地。在此之利害無論。在彼亦何利而何快。以交易則初無可資之貨。以交危則終無可據之辭。彼若灼知實事實理之如此。則亦豈

欲運巨艦。涉層濤。空然侵撓於痛癢不關之地乎。閣下既居訏謨之地。與國之憂。視同一家。入告於內。出而與總理諸大人爛相講確。以事理之不當然者。昭晰開解。期使彼人更不置東方一隅於胸中。彼此相忘。各安其俗。此實閣下之賜。東國之人。其將家家繪像而祝之。而僕之於閣下。一日受知。諒非偶然也。

乙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初六日。臣等密陳酌辦英法等國與朝鮮搆釁情形。並片陳現接法國使臣照會。俟酌擬照覆在案。查法國使臣伯洛內所咨照會。其詞意殊多牽涉。竟以毫無影響之言。為中國庇護朝鮮之

據。遂藉詞於朝鮮遣使來京及中國
派官前往。並謂中國於口外挑兵。有助朝鮮用兵之意。推其用心
將以朝鮮之事。一經中國牽涉。則日後貪求之願。不得於
彼。必得於此。若不正言駁辯。勢必益肆狂噬。為患不可勝
言。臣等酌給照覆。告以朝鮮與中國往來。歷有成案。並不
始於今日。本年朝鮮使臣來京及中國
派員前往。皆自來應行典禮。不能因法國構兵之事。遂爾廢棄。至
口外挑兵。更無其事。明斥其狐疑誣指之非。俾之廢然思
返。復鈔錄此案法國照會三件。臣衙門照覆三件。照會各
國使臣。共知其曲在彼。以申公論。雖各國使臣是否偏袒

法使原難逆料而中國措詞用意並無猜嫌則一覽可知

庶該使惕然於公論之難逃也

御批依議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來文內開朝鮮國殺害教眾一事似可先行據理查詢不必遽啟兵端本應隨時照覆因有格外情由難覆茲既備文催覆不能不逐一說明儻有逆耳之言統冀原諒當念先不遽覆之意查朝鮮國殘殺本國主教並傳教士及教眾多命斯實萬不容赦之罪不論有無緣故本國不屑查詢有此兇舉即應興師征勦所有授意之

大吏及同謀加功之屬員。定須治之死罪。並將其家產變償。分給被殺教眾之家。以補所受之害。至於該國國王不問係伊自出諭令。或從該國大員先行。應暫罷其王爵。聽候本國大皇帝降旨辦理。再本大臣探聽有該國於未舉行之先曾通意於

貴國。又有言及去歲高麗官至

京師。亦未瞞

貴國知曉此事。復查去歲朝鮮官赴京。其跟役中有天主教一人。行至遼東地方。尋見本處法國人。再三說高麗立有此意。特為來京相商。查高麗國行先之後。三次派官來京。

又見

貴國

降旨。派官前赴高麗。又聞巷議街談。言

貴國在口外挑兵。前往朝鮮幫同會戰。及准貴親王屢次來

文。似有包庇之意。難免疑猜。本大臣若請

貴國代為查詢。恐令疑者驚訝。況光聞甚遲。貴親王亦必知

查詢匪易。如四川前辦田興恕及現今本國教士瑪彌樂

被殺二案。可知外省官員。不能實心查詢矣。更有平空捏

造假印各等弄虛之事。本大臣豈能放心。特請代為查詢。

貴親王勸不必遽啟兵端。有憐恤兩國民人之意。但法國

向來與別國交兵。從無毒害敵國民人之處。兩國不睦。構怨興兵。多由該員辦理不善所致。並非因民而起。故用兵專與敵國官兵打仗。若地方官物。或攻或取。皆可任便。若民地民業。一概無犯。本國兵丁糧餉日發。一時不能短乏。萬不致於路搶刦民人食物。致令雞犬不寧。且所需各等全係價買。為令敵國民人漸知敬重。朝鮮民人。本無怨恨外洋之心。該國官員。性情殘暴。其國苛政。民久苦之。私望援救。如盼雲霓。此次殺害主教並傳教士實無民人同謀。且救護一位教士。民人設法逃躲。幸脫虎口。是該國人明知外洋風俗。無害良民之意。又知外洋人到伊國。無非為

通商貿易起見。更屬彼此有益之事。揣高麗民人。定無與本國相敵者。大約欲相幫本國者。容或有之。豈能驚訝。聽之朝鮮殺法國主教並傳教士數員。實與法國有重大之恨。萬不能不興師征勦。復何理論。且此次用兵。實有益於貴國不淺。因中國外省官員。多懷恨外國人。祇圖一時得意。並不念其所為遺累

國家。本大臣甚望此等官員。知法國與高麗交兵之情。早為酌量。如何免中外國早晚失和。至法國與朝鮮國用兵。早已交鋒。本大臣實不能阻止。除非該國國王自行投順本國大皇帝前求恕。聽候降旨辦理。至解和戎事。暫難相講。

不知貴親王可否勸該國王為此照覆。

給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大意以中國有包庇朝鮮之意。本爵閱之。深為駭異。查本年六月九月間。致貴大臣照覆本爵不過因貴國與朝鮮搆兵。兩國均有損傷。斷無坐視之理。不得不從中排解。冀以保全兩國民命。在本爵係屬一番美意。今閱貴大臣來文。忽以跟從一面之詞。及巷議街談毫無影響之說。遽見猜疑。並且顯然形之筆墨。是本爵此番美意。貴大臣全未理會。反疑另有別情。本爵心中不快實甚。來文所謂朝鮮遣官來京。及中國派員前往

一節。查朝鮮與中國往來。歷有成案。並不始於今日。本年該國使臣來京。與中國派員前往。皆自來應行典禮。不得因貴國與該國搆兵。遂爾廢棄。至所稱中國挑兵幫同會戰一層。查

國家如果用兵。乃係人所共知共見之事。其有無此事。不待辯而自明。而來文亦據以為詞。更屬有心誣指。且來文明言得自風聞。風聞者無據之謂也。以無據之言為據。此豈各國相交之理乎。貴大臣於本爵之美意。既不能理會。且復隨意誣指。本不必再相計較。惟來文相關彼此和好。是以仍據理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英美俄布各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自中外換約以來。本爵王大臣辦理各國一切交涉事件。無不出自信誠。以期共敦和好。今夏法國有與朝鮮國搆兵之事。准法國伯大臣兩次照會前來。當經前後照覆。為之從中排解。以冀保全兩國民命。在本爵王大臣乃係一番美意。不料頃接伯大臣來文。乃以跟役一面之詞。及巷議街談。毫無影響之言。遽見猜疑。是本爵王大臣此番美意。伯大臣全未理會。反疑中存袒護。另有別情。本爵王大臣閱之不快實甚。且伯大臣來文。明言得自風聞風聞者無據之言也。以無據之言責人。本爵王大臣

斷不心服。因同係和好之邦。特將此件前後法國照會三件。及本衙門照覆三件。鈔錄附覽。想貴大臣閱之。自必有公論也。除照會各國住京大臣外。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義大利國條約事竣。該使臣阿爾明爽。於九月二十六日赴津。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畫押後。曾面呈臣譚廷襄及崇厚上物各件。經崇厚答以氈罽等物。該使臣欣然領受而去。茲於本月十七日。法國公使伯洛內復遞臣奕訢信函一件。據稱近接義國阿使來書。以前次在京定約。諸臻妥協。特以圓金牌一方。代為致意。並稱牌上係義國君主容儀等語。臣等查上年比利時國使臣來

京立約。曾呈送臣等洋槍銅帽等件。當以大緞十匹答覆。
並奏明將洋槍等件。交神機營收存。以備軍營調取。今義
國使臣業經回國。函由法國公使代為致送金牌一件。與
比國事同一例。未便拒卻不受。臣等亦未便擅存。謹鈔錄
原函。並金牌計重二兩五錢。封送軍機處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法國使臣伯洛內來函
本大臣近接大義國欽差阿大臣來函。言及在總理衙門
定議和約。深荷貴親王諸多雅愛。銘勒於心。每思以展謝

忱。殊愧無可申敬。茲具圓金牌一方上印本國君主容儀。以為記念。並屬本大臣代為致意。本擬親赴貴衙門面呈。第緣公務繁多。返勞不便。是以隨函封送。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接據俄國使臣倭良嘎哩函稱准西悉畢爾總督來文。以中國西疆逃難兵民。紛紛流入俄國境內。為數甚夥。該處官員隨時照料。分給所需。亦復不少。今擬算清。或於喀帕兒存餉內撥款抵還等情。並將該國總督咨文。及撫卹難民十三款鈔送商辦前來。臣等查前於八月十三日。接准署伊犂將軍榮全咨請據情代奏摺內。有行至圖扈魯克地方。經索倫領隊霍伽布帶領逃

難兵民。請給口糧。當將所存糧數。分別發給去訖。祠榮全來至庫庫烏蘇。領隊復帶領逃難兵民。移至該處。除在彼耕種外。其餘兵民。仍向榮全求發口糧。復經榮全暫向哈薩克處賒欠。旋經榮全如數償還。又稱據霍伽布接准俄官來文。內稱你們既已逃至我國庫庫烏蘇。地處偏小。耕田無多。擬將你等分至喀帕兒等處居住。此文僅行咨與霍伽布。未與榮全告知。自可置若罔聞。以留將來說話地步各等語。臣衙門查據此該使臣來函所稱西疆逃難兵民。流入俄境。該國照料分給等情。不為無因。惟喀帕兒所存軍餉。係為專供西疆軍需。不應作此項之用。業已函覆

倭良嘎嗎行文西悉畢爾總督仍將喀帕兒所存銀兩俟
榮全提取時應令全數運回其分給難民之款經臣衙門
飛咨榮全詳查一切妥籌辦理至該使文內既稱舊好鄰
邦之民現乏資生之策自應速籌妥善良法俾度嚴冬一
似意存憐恤無所用其取償然屢次函請設局會辦欲將
喀帕兒所存之餉撥抵撫恤之款是其所用接濟款項不
欲落空已可概見臣等查該國接濟中國難民既非無因
中國自未便以箕帚之假受其德色惟所用款項臣等無
從稽覈應請
旨飭下署將軍榮全按照單開各款逐細查明所有難民流入該

國。究有若干。每月共支銀米若干。及現在有無開辦。應如何籌補之處。趕緊詳查奏明。辦理。並將逃難兵民。設法招徠。勿令久居該國。致滋事端。是為至要。

御批依議。

俄國使臣倭良嘎哩來函

接准西悉畢爾總督咨文。以

貴國西疆逃難兵民。紛紛流入本國境內。為數甚夥。經該處官員隨時照料分給所需。為款亦復不少。今擬算清。或於喀帕兒

貴國所存軍餉數內撥款抵還。較為便易等情前來。乃查喀

帕兒所存軍需日前據貴署照會意欲提回已經本大臣行文該督此時尚未必接到今擬扣抵如貴王大臣之意於機宜為難本大臣仍可行文該督即請再為輾轉以待全數算清另行籌補亦可專此佈聞即望見覆以便辦理可也

覆俄國使臣倭良嘎哩信

接到貴大臣來函內稱西疆逃難兵民流入貴國境內經該處官員隨時照料分給所需等情足徵情深友睦克盡鄰誼本王大臣良深感謝惟查喀帕兒所存軍餉前經奏明係專為西疆軍需之用現在大兵雲集需餉孔亟雖各

省不無續撥之款。誠恐道途遙遠。緩不濟急。是此項餉銀。實為該處軍務急需。礙難另作別用。若於此項內撥款抵還。誠如貴大臣來函所稱。於機宜為難。即希貴大臣行文西悉畢爾總督仍將喀帕兒所存銀兩。俟榮將軍提取時。應令全數運回。以濟急需。至來函所稱分給難民之款。當由本衙門行文榮將軍。令其就近妥為覈辦。應如何籌補之處。除俟該將軍覆到。再行專函佈達外。先此函覆。

俄國使臣倭良嘎哩來函

茲因

貴國西疆難民。流入本國境內。經該地方官安置撫恤。並設

局一所。立定章程一事。日前接收西悉畢爾總督咨文。及章程十三款。詳細譯出。另紙呈閱。專此布聞。

俄國使臣倭良嘎哩譯送西悉畢爾總督來文

中國西疆陷賊以來。該處兵民。拋棄田廬。陸續流入本國境內。於喀帕兒。阿拉桃屋等處分住。數計男女大小。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一人。內有土爾扈特一萬零一百六十六人。索倫錫伯等三千六百九十五人。其土爾扈特人均係游牧。大半從去年即至經地方官指地安居。給與子粒准其墾種。至今雖極窮之人。尚能餬口。不必官為放賑。其索倫等人。既係土著。又從今年三月方來。情形與此大異。

據地方官稟稱常有男婦抱持幼小衣服襤褸結隊徐行尋見人煙房屋始敢住足仰望本國定相憐恤等情實堪憫惻本總督巡查至威業爾那業城卽向伊犂參贊大臣商議請將喀帕兒餉銀暫行撥款分賑旋聞所撥每人不過二錢殊不濟急竊念該索倫等既係我舊好鄰邦之民而乏資生之策心所不忍自應速籌妥善良法俾得嚴冬可度惟喀帕兒所存軍餉未經中國來文既不能擅行動撥而現在本庫亦無餘款可籌本總督再四思維咨行斟米巡撫若將倉中存麪撥給該難民每口月給麪四十斤不及十五歲幼丁半之則該民庶可得食而倉糧亦不至

屯匱。並豫估無衣之人。應添給禦冬衣服每口需銀三兩。共合銀四千餘兩。此項既無款可籌查有庫內舊存大部哈薩克貢銀二千五百餘兩。可以那借暫用。其餘一千五百餘兩。自從本年奏賞本總督辦公另款項下動用亦可。此外復准廓巡撫所議。於喀帕克威業爾那業二城。設立恤患局二所。專辦賙濟難民等事。此局揀派總兵二員。作為總理。以下在喀帕克局。用副將二員。總管一員。倉場監督一員分理。威業爾那業城局。用副將一員。伊犂領事龐一員。本衙門委員一員。該城守尉一員分理。其中國官喀帕克局。則請總理索倫八城科布傅占泰麋大人會辦。威

業爾那業城局。則請該處武官頭目會辦。既經派定。並將如何辦理之處另立章程。分發遵照。

喀帕兒威業爾那業二城恤患局章程。

第一款。

恤患局專為撫恤散住喀拉他拉河左岸於喀帕兒阿拉桃屋等處中國難民而設。首須將該民大小男女人數切實算明。開寫總單以便辦理。

第二款。

現屆冬時。難民棲身向暖為要。該局應酌量指定善地數處。建蓋土房。擇於柴薪就近。以便禦寒。若有本國游牧土

着人等覓令該民工作。任憑彼此商定。本局不但不相攔阻。且為協同照料。以期果腹而節公費

第三款。

難民之食。為沾實惠。各由倉中放給米麵每男婦計口每月四十斤即中國三十斤不及十五歲幼丁二十斤其購買衣服之費。每名口不過俄銀六元。計中國銀三兩幼丁酌減。

第四款。

受賑之人。各按貴賤年歲應有清單。遇有改變之處。即行註明。此單宜繕寫工整謹慎收藏。以憑將來覈對銀米數

目。

第五款。

所領俵分銀米撫署另發帳簿各局一本。其簿用綫裝訂前後結扣處俱蓋印以杜裁換諸弊隨時登記。每月該官按例查覈一次每次散放銀米。該局官商定已畢。並相備文。記數畫押存案每月一次。另文彙送針米巡撫查閱。

第六款。

局官會議各事以意見均同為允或相同者十居八九。始能行辦。若有緊急之件大眾未能畫一應同巡撫裁定。特不得徒費筆墨反曠實事

第七款

該局嚴禁私賣私送子女與人更嚴禁本國游牧哈薩克偷買為奴諸弊如有一經查出除將子女交本家領回外定將該犯照例從嚴治罪均詳巡撫辦理

第八款

本國人民與該難民如有婚娶過繼等事亦歸局中辦理惟應嚴加查覈以杜影射買人之弊其婚嫁亦必合例方始准行

第九款

此款所定意想未到之處設有別項事故該局員無從措

置先應秉公會議。回明巡撫始行。

第十款。

此局原為撫恤難民而設。除以上各款。如另有良法賑濟。亦許該局員酌量辦理。但不得妄行施濟。反致公費虛糜。

第十一款。

該難民至明春若仍棲遲不去。應指與田畝開墾園圃種植。豫籌需用子粒數目若干。早向巡撫報明辦理。

第十二款。

放賑限期。以本年十月初一日起。至明年六月十五日止。此係國時宜若待哺孔亟亦不拘定。限滿尚難裁撤亦可

相機再展須早向巡撫稟報

第十三款

此局開辦即日而開。事畢以接到上憲劄文即日而撤原

文斜米巡撫廓畫押為憑。

恭親王等又奏。本年八月二十六日。軍機處鈔交科布多

參贊大臣奎昌等奏稱。俄人屢次驅逐哈薩克向卡內那

移。請由臣衙門照會俄國公使轉行西悉畢爾總督迅將

昌吉斯台卡倫附近占踞之俄人。調回本國。俾哈薩克仍

就故土。以待立界等因。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遵即據情照會俄國使臣倭良嘎哩。令

其查照辦理。旋准照覆。已於即日轉行該國西悉畢爾總督若無別項礙難之處。即行按照辦理。並稱此事本應照同治三年塔城定約。由科布多參贊大臣就近行知託穆斯科及斜米等處固畢爾那特爾酌辦。較為便捷。各等語。其是否空言塞責。抑係誠恐行文紆折緩不及待。尚難豫決。惟科布多既有可以就近行文之處。嗣後再有緊要交涉事件。自未便往返周折。徒事耽延。已由臣衙門行知奎昌等查照。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科布多參贊大臣文稱本年五月間。據昌吉斯台卡倫侍衛德山呈報。俄人將佈克圖滿河北地方原住哈薩克人眾全行趕過河南以致哈薩克等無處住牧。因到本卡所屬烏科克卡倫迤北一帶通融住牧。復有察幹罕帶領俄人六十餘名。執持器械。前來本卡。將開齊迪北哈爾台住牧之眾哈薩克驅逐等情。當派員往向俄官理論。令其暫回。以待立界。此時仍令哈薩克照舊安居。不可兩失和好。俄官答以俟入冬有雪。方能旋回等語。正在彆辦間。七月二十二日。據杜爾伯特盟長呈報。本屬西北邊界烏科克卡倫。有哈薩克千餘人。越入游牧等情。除飭

前往安撫阻止外。因思哈薩克在佈克圖爾滿河一帶住牧有年。久成樂土。今俄人將哈薩克人丁偪令棲身無地。為此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住京大臣轉行西悉畢爾總督迅將現住科屬昌吉斯台卡倫附近之俄人調回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分界事宜。界牌鄂博。尚未建立。所有舊住之哈薩克。尤應令其照常安居。方昭體恤。況現在西疆回氛未靖。科屬附近逃來難民。流離困苦情形已難悉數。若再將哈薩克人等驅逐。致令失所。更恐愈聚愈眾。資生無計。邊界不安。諒兩國和好有年。必不願令無辜之人頓遭顛沛。別滋事端。相應據情照會貴大臣轉

行西悉畢爾總督迅將現住科屬昌吉斯台卡倫附近之
俄官。飭令仍回本國。俾咨薩克等亦得仍回故土。以昭睦
誼。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前來。本大臣即將原文譯出
已於本日轉咨西悉畢爾總督若無別項礙難之處。即行
按照辦理在案。查此事本應按照同治三年九月初七日。
塔城兩國所定條約九款。由科布多參贊大臣就近行知
託穆斯科及斜米等處固畢爾那特爾酌辦始較便捷。今
本大臣所行咨文。大約冬季該督方能接到如此耽延。殊

為可惜相應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美國使臣蒲安臣於上年四月間回國曾遵照會聲明一切公事交該國副使衛廉士接辦經臣衙門奏明在案昨據衛廉士照會以該使臣現將到京請嗣後公文仍照舊給與蒲使旋於本月十四日該使臣來衙門謁見臣等與之接晤該使臣亦極恭順

御批知道了

通商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奏竊法國請還江甯省教堂一案臣於上年承准總理衙門咨會即飭該管府縣查明上元縣境西門內舊有天主堂奉禁入官雍正年

閒建為常平倉至道光年間。江甯紳士添買民房改建豐備倉尚有遺屋為收米備荒之所無從撥還倉左隔街。或云曾有傳教公所。亦早入官。並無確據。祇可另擇地址相當抵換。任便建造。以符條約。時因法國教士雷通驟欲在城內建造。而江省紳民均以兵燹之後。城內房屋轇轕正多。難於捐撥。稟經城外擇地。曾將籌辦情形。咨報總理衙門奏奉本年二月初七日

上諭。金陵教堂業經該署督允議抵還等因欽此。遵即督飭江甯府知府涂宗瀛委員候補知縣張開祜多方曉示。士民始准議就城內抵給。三月間訂期會商。該主教郎懷仁自滬

來甯意甚夸大官紳等大同集議。以情理折之。遂託詞回滬但留教士雷通駿在省往復論辯忽允忽翻。既擇定城內小桃源地基又請於建堂之外另立公寓。眾議以允許太易必啟無厭之求。該教士旋亦怫然回滬。續准總理衙門咨催臣惟靜俟該教士再來與之妥議。未便先示以弱旋奉

命赴徐督師勦捻。即密飭江甯府知府涂宗瀛等。如該教士到省。務與迅速辦結。茲據涂宗瀛稟稱。九月十一日。教士雷通駿到甯。該府等恪守約章。開誠布公。辯論數月。仍遵前說。以城內小桃源空基一處。為查還之所。並因堂未修造以

前。將該教士現寓小豐富巷舊屋及其傍基稍為加寬。給與棲身。均蹋着四至。立定基址。由官價歸入本處天主堂公所興造。於十月初二日。繕立漢洋文合同。彼此蓋印互換結案。並將合同稟送前來臣查江甯省城。查還法國堂基址事閱兩年。始得定議。緣該教士初意所望甚奢。先據法總領事申文有索還舊地數處之說。經臣駁斥始不復言。惟此事須中外相安苟非與情允協。日久必啟釁端。不能不由地方官委曲曉諭該教士又狡譎無信。立說旋翻去來自由。益稽時日。現已遵

旨就城內小桃源地方擇區抵給堂基。並給出寓所為未建堂以

前教士居住。繕立合同互換。該教士甚為欣慰。此案即可

擬結。

御批。該衙門知道。

李鴻章又奏。江甯查還教堂。臣前將允於城內給地。並擬

暫給寓所緣由。咸達總理衙門。照會法國公使。冀可少安

無躁。乃續准總理衙門密咨。鈔示六月間法公使照會。拉

雜詩屬。令人髮指。其間牽涉此案。指為臣等遲延。仍欲索

教堂原地。實則教士雷遜駐在江甯時。自愧翻悔。難於措

詞。遂回上海。恣意公使興波。已可概見。臣查法國之志。不

在通商而在傳教。彼亦知所到之處。民情鑿枘。未能躊躇

滿志。因而致憾於疆臣。橫加傾陷。顯相脅偪。總理衙門被其嘵瀆。於時度勢。或慮外開辦理過當。為之極力調停。固已煞費苦心。惟彼族恫疑虛喝。是其慣技。得隴望蜀。亦其常情。臣與交涉最久。如白齊文戈登前事風浪極大。究其曲不在我。以理相持。以誠相感。終可消弭無形。至尋常通商傳教。於恪守條約之中。每有相機通融之處。似不至以微嫌細故。遽成決裂。亦不得因其恐嚇偪迫。遂無限制。且明知辯爭無益。而入手之初。彼氣過盛。而欲太奢。幾莫測其所底止。況與情不順。公論沸然。勢亦未可以勉強。則不能不辯爭。不能不緩宕。以折其氣。而遂制其無厭之心。此

人辦理洋務不得已之實情也。臣渥受
厚恩。溫膺重任。於
國體大局。兩當兼顧。此案法公使先斷以三月為期。未嘗不
可辦結。然任其指索。誠恐反難為繼。民心不服。而該教士
之狡譎變詐。倏去倏來。臣疊准總理衙門咨催。知法使雖
力持異議。該教士固陰俟轉圜。因密飭上海關道應寶時
及臣營教練洋操法國兵丁呂壽招之使來。復於赴徐啟
行時。面屬江甯府涂宗瀛等俟其到省。仍照前議妥辦。未
使移豐備倉屋。以徇其情。現幸仍以小桃源前地為抵給
堂基之所。立據完案。既可稍挫其矯強之氣。亦尚不至拂

乎與情。合再將前後擬辦情形。附片密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午。浙江巡撫馬新貽摺稱奏臣接奉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總稅務司呈遞局外旁觀論等因欽此。臣伏思今日之外夷。其生事之遲速不可知。而其心則專主於生事。其決裂之時日不可測。而其勢則恐終於決裂。非約信所能堅。非羈縻所可結。尤非姑息遷就所能了。此固不待智者而知也。然則除欽遵

聖諭。設法自強之外。別無豫防之策。而自強之策。亦除欽遵

聖諭。於知己知彼之外。別無可設之法。謹即臣愚所知在彼之情形。為

皇上密陳之。查夷酋赫德所呈局外旁觀論大旨有二。曰內情。曰外情。威妥瑪所呈新議論略大旨有二。曰借法自強。曰緩不濟急。而其處心積慮之所專注者。則又有兩端。如所謂內情。而助我以借法自強者。嘗試之術也。所謂外情。而怵我以緩不濟急者。恫喝之計也。而其所以必用恫喝者。正以速售其嘗試之術。該夷前在海外。即日以窺伺中國為心。今番船據津要夷酋近住京師。而不敢倉卒發難於肘腋之間者。彼固知中國之大小臣工。不可以力屈也。彼尤

畏中國之京外百姓不可以强服也彼見我中國之大官
民之眾我
朝二百餘年
聖
聖相承深仁厚澤所以淪洽乎人心者之久且深故其論略有云
壬子年南省會匪滋起十二載以來除甘為賊區及愚賤
從附者其外體面富廟曾聞有乎可知天下賢智百姓至
今未有異心等語是彼既知吾民絕無異心於我
朝即知吾民必不甘心於夷類如倉卒發難則各省將軍督
撫提鎮官紳士民雲集響應風馳電掣遂前截後形格勢

禁。彼夷兵力雖強。究能敵我一省一郡之百姓乎。此臣所謂尤深畏中國之百姓者此也。於是轉為代謀之詐以搖我百姓之心。如今所請派官往駐彼國。及借法自強二事。我如派官前往。彼必如論略所云。東西各國代國大臣前來住京。每得入朝秉政之說。而與我使臣以秉政之虛名。即藉口要挾。以求秉中國之大政。因之隨其愛憎。更易百官。顛倒庶務。以重離我百姓之心。時雖中外大臣。忠義豪傑。亦將拱手而莫可如何。至所謂會商操練者。是欲廣納其兵於中國也。會製器械者。是欲廣置其民於中國也。輪車鐵路者。是欲廣通其路於中國也。以中國之中。而皆有

該夷之與皆有該夷之民皆為該夷任意往來之路輪船所不能至輪車皆至之使無地不可以號召無地不可以衝突以重怵我百姓之心雖中外大臣忠義豪傑亦惟痛憤而無可著手然不能必我之是從也於是以起而勉強起而代謀顯為恫喝之辭務以行其嘗試之術我但一允所請彼即挾

朝廷之命以毒害天下使民皆歸怨於我而自失其百姓之心然後為所欲為不復更有所畏是今之顯為恫喝以務行其嘗試之術者正以畏我中外大臣忠義豪傑而尤畏中國天下之百姓眾且一也此臣愚所知在彼之情形也

至若中國情形。知軍務未平。諸項未裕。固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又如該夷所論。中國文治武備財用等弊。亦誠如
聖諭。間有談言微中之處。然以今日之軍務而論。如回匪捻匪雲
貴兩廣餘匪。皆去通商各口數千百里而遠。從前江浙未
靖。洋商並無大事。今東南業已肅清。豈轉有不能保護者
乎。即捻匪近擾東豫皖楚之間。實在腹心之地。然當咸豐
三年以後。同治三年以前。髮逆未平。捻氣正熾。其時徧地
皆賊。猶且分兵勦辦。屢殲渠魁。如張落刑。苗沛霖等皆應
時授首。今髮逆勦蕩淨盡。合東豫皖楚之兵。儘足以殄滅
此寇。豈當此時轉有待於該夷之代謀者乎。以今日之幣

項而論。其艱難支絀。臣皆親身目覩。斷非倉卒所能裕然為財為用。總不外於為土為人。就浙江一省言之除被賊最重十數州縣外。餘幸流亡漸歸。農桑漸起。更於休養生息。招徠墾復。仍仰託

皇上如天之福。雨暘時若。海塘無事。如是以十年為通。隨時盈虛。經營調劑。一切未之在已之本務。於財用未必無起色。又豈該夷所請電機銀錢工織器具等猥瑣末務。所能有裨於中國之大計者乎。若其所詆中國文治武備財用諸弊。固非全無所見。然若盡如所言。則東南何以遂得肅清。地方何以復臻安謐。士民何以終無離心。軍餉欠發雖多。戰

士何以尚能用命。此最彰明較著者也。然皆不必與雜。且可借彼之指陳。作我之藥石。內而

朝廷。外而疆吏。隨時隨事。省察糾虔。未必不能漸祛其弊。又豈必加俸減兵仕宦不避本籍。遂可以振興鼓舞者乎。而且民情大可見也。從前髮逆之擾。幾徧海內。中間萬萬生民。縱被擄脅。亦但聞冒死投出者。從未聞甘心投入者。彼其人非欲表異於時也。非欲求獎於上也。且或隨官防勦或結寨自保。或翻城出應。至身家俱燼而不悔者。祇此不忘

聖朝之心。綢繆固結而不能自已。此亦最彰明較著者也。至民之

疾視外夷。與髮逆無異。除通商各口。愚賤小民。久與該夷狎處。嗜其利而遂為之役。即該夷所謂可以利動者。餘皆率土同心。視為非類。絕不往來。尤以其侮慢無忌。莫不切齒痛心。該夷亦知之甚明。故其新議論略。一則云中華向來不願與外國交易。又云各處官士。不明發其意皆暗存此心。又云總因中華有來無往。又云外國理會官士相待不佳之心等語。此固我中國官紳士民忠憤至性之所結。而斷無從勉強者也。而該夷之心。直欲盡中國官民。長跪奉承而後快。果爾我中華尚可以為國乎。要終不可強也。是該夷之所深畏者。天下之百姓。中國所可自恃者。即此

大下之百姓。此臣愚所知在已之情形也。合在已在彼之情形。以求自强之策。夸大適足以速變。苟且亦足以見輕。倉皇徒足以自縱。怠緩尤足以誤事。神奇詭異。既斷無其理。且彌足以取侮而遺譏。然則亦還卽我中國人心吏治。武備財用。捕務邊防諸大端。現已見之施行。以因勢利導。總惟實事求是。勉圖自强之策。目前既具有可憑。歷久亦斷無所失。且治其在四。聲色不動。亦不致啟外國之疑。謹抒管見六條。恭呈

御覽。

一曰固人心以培根本也該逆所畏者百姓。我之所恃者

亦百姓。是百姓中國之根本。人心者。又百姓之根本也。人心離合之機。即中國強弱之判。凡內外大小臣工。當此臥薪嘗膽之時。務在屏絕身家之見。專於地方一切利弊。惟以民心為主。所欲者興之。所惡者去之。勤求民隱者顯之。玩視民瘼者黜之。以及外夷所請。凡於民所不便者。即據實覆之。又唐陸贄有曰。人者國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矣。今中外雖支絀異常。凡取於民者。惟當量民之力。而不可傷民之心。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上下。取民心為心。則忠君親上。自益固結莫解。不但非該夷詐力所能搖。且經正民興。即傳教邪言。亦不禁而自

戰矣。

一曰飭吏治以勵內修也。漢詔有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該夷所指。中國吏治如營私舞文。取民無制。皆不廉不平之弊也。使卽盡如所說。亦祇在我內外大臣。破除積習。一力整頓。傳曰。大者法。小者廉。轉移之機。捷於影響。況兵燹之後。吏治方新。非積重難返之比。尤不難於整飭。又該夷所指官俸不敷。查浙省自上年清賊。卽通計各府州縣辦公所需。酌定經費。立爲章程。上官不得絲毫多取於屬員。牧令不得絲粟多取於百姓。又唐曲環爲陳許節度使。值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數年後流亡復業。

仁食皆足。臣亦惟師法其意首以勤儉先如盡革一切浮華怠玩之習。行之兩年。上下尚皆相安。新章亦無違犯等弊。臣益當夙夜兢兢潔己率屬。一意力行。不稍鬆懈。庶吏治日見起色。而內政修矣。

一曰申武備以期外攘也。該夷所指兵餉不敷口食以致挑撥營生。無暇操練諸弊。未嘗全無所見。然如今日浙省餉項。則迥非昔比。除存留豐湘各勇。仍照楚勇餉章支撥外。其新募各標營兵。月支餉銀。皆已從優加給。足敷口食。不致別事謀生。有誤操練。惟新募標兵。曾經行陣者少。倉猝恐難得力。然選兵不如選將。兵法云。有必勝之將。無必

勝之兵。又後唐李襲吉云。强將無弱兵。臣惟分別整頓。如現留楚湘各軍。則督同藩司楊昌濬嚴明約束。勤加訓練。無使驕惰。新募標兵。則以久經行陣之將備。統帶教練。而教練之要。唐陸贄有曰。在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跂及。否者息心。臣惟按照覈練。以日作其奮勇之氣。庶積弱起而外攘有資矣。

一曰裕財用以足餉項也。該夷所指中國餉項。如地丁鹽課稅餉諸雜。皆語焉不詳。類屬影響之談。且所言地種或照土產貴賤。分別徵多徵少。尤屬妄事紛更。益滋弊竇。然皆可借以自勵。浙省丁漕兩項。自清賦以後。交收皆有定

數。視前已大加裁減。草野周知。相安無事。惟督同司道等堅持定章。不使官吏多取絲粟。遺害百姓。一面按照奏明開墾章程。實力勸辦。務使曠土年少一年。則正供日裕一日。稅鉤一項。歷經稽查覈減。委員人等或有不實不盡然有犯必懲。從無姑息。日惟明查暗訪。但涉侵欺。即從嚴辦。縱有不肖之員。亦必聞風知懼。鹽課一項。自改辦票運以來。銷數雖不甚暢旺。實因地方凋殘。未能急於見效。然所收課釐。涓滴歸公。從前陋規雜費。裁汰殆盡。數年之後。民數日增。似尚不難漸復舊規。尤念唐劉晏理財之要。有曰辦集庶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覈廉潔之士用之。臣

亦惟督飭藩臬運司精擇任使。庶以上三項歲入之數銖
集寸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而財用可期漸裕矣。
一曰嚴捕務以弭內患也。浙省邊海各縣。民情強悍。往往
糾眾結黨。乘機滋事。兵燹之後。其風益熾。稍一姑息遲緩。
即釀巨患。志云涓涓不塞。流為江河。星星不息燎原奈何。
取譬最為明顯。臣歷經指飭各該地方文武員弁無事則
實力稽查。但有形跡已露者。即星夜稟聞。調兵捦捕。如南
田匪徒邱才清等黃巖逆匪徐大度等皆經應時撲滅尚
無滋蔓之患。又海洋羣盜。為害尤鉅。洋商恆以為慮。臣隨
時咨行水師鎮將。乘坐師船往來梭巡。偶有竊發。立即勦

辦。如北鹿將溪等處。均係多年盜藪。疊經閩浙水師。會同勦捕殲擒首夥甚多。近來洋面尚幸安靜。臣仍惟會督水陸大武各員。一力查辦。總當迎機即發。不使停留延蔓。庶內患弭而洋商不致疑慮矣。

一曰肅邊防以期有備也。明戚繼光之禦倭寇。在邊之海上。毋使登陸。然創為擺星陣。專備陸戰。是陸防尤在所必豫。現在浙洋購備紅單廣艇無事則以捕海盜有事則以禦非常。與道光壬寅年間英夷猝變。全無備禦者不同。但財力有限。師船不能多製。海防仍不能無恐。現署提臣黃少春統帶得勝兵勇駐防甯波。留浙楚湘各軍。與督撫各

鎮標兵駐守省城及金衢溫台等處或當衝要或據上游
尚皆聲勢聯絡臣惟不動聲色日益惕厲務使水陸兵勇
裹糧枕戈或不敢稍涉懈弛更能財用漸充兵力益厚庶
邊防密而寇伺藉消矣
以上六條皆即現已施行者因勢利導總惟實事求是勉
圖自強之計更仰遵
聖諭實力講和隨時整頓以冀日有起色上紓我
皇上宵旰之憂若甯波通商口岸臣惟嚴飭文武各員凡與夷人
交涉事務皆謹守條約而接之以禮如有干請實在條約
之中者立為查照辦理以消其尋釁之端如在條約之外

及室礙難行。則據實開導。告以緣由。以絕其無厭之請。至於通籌全局。固非臣愚所敢妄議。然竊有夙夜思維不安寢饋者。則以唐陸贄有曰。京畿者四方之本也。現在該夷近處京師。凡在外省請不如志者。則向總理衙門肆其嘵

瀆。

聖聰密邇。疆吏危心。是根本之地。尤宜早為綢繆。京師額設滿綠營兵。本足以保固根本。威示四夷。自四方多故。以致餉項不裕。操練不時。致形貧弱。今聞神機營已實力整頓。按時訓練。固已漸復舊規。惟明戚繼光曰。練兵必先練膽。而練膽必先臨陣。夫豈能舉京師新練之兵。盡調遣而使之

臨陣。擬請於京外各軍營。久經行陣文武員弁或現奉截撤或已假歸旗籍分別查明。選調來京。分發各營。酌充領帶將備仍統以忠信大臣。無事則習與訓練。有事則率以征勦亦卽强將無弱兵之意又兵法云。器械不精是以卒與敵也。京師神機火器等營。器械固已精利更宜多製洋槍洋礮洋藥以作戰士之氣。由是日益擴充。日益精練庶根本固而四方恃以無恐矣。

庚戌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奏查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准刑部咨嗣後如有內地奸民及中國人在洋行充當司事買辦者。設計誘騙愚民雇與洋人承工其

受雇之人並非情甘出口因而威偪出洋以及拐騙轉賣致一家父子兄弟離散者其誘賣人口之內地人查有誘賣實情無論曾否威偪是否拐騙為首斬立決為從絞立決若誘拐人口閉禁他處以待彙上洋船一經破獲其首從各犯均照此例辦理不得以未經上船稍從末減若被獲之後敢藉洋人為護符不得不即行處決者惟該地方官權宜辦理將該犯先行正法等因通行遵照在案查內地奸徒略賣人口出洋愚民被其誘騙骨肉離散其事較之誘拐子女為加慘其情較之人口出境為倍重是以覈定罪名按其首從擬以斬絞立決並察其有無藉洋人為

護符情事。分別先後正法。定例本極周詳惟粵東近日誘
拐人口出洋之案。層見疊出。甚至夥眾設計誘及婦女幼
孩一落外國火船即帶至香港澳門等處。轉販諸島遠涉
數萬里之外。莫可追尋。在洋人並不知誘騙情節。視作情
甘出口而奸宄以漁利為得計。遂至相率效尤。或誆以甘
言。或公然威偪無奇不有。臣等屢經嚴飭地方文武及緝
捕委員在於水陸各處。嚴密盤查。務於未經出海之先。有
犯必獲。將被拐之人起出訊明遞籍。給屬完聚。拐犯解省
審辦。竊以此等忍心害理之徒。並不專藉洋人為護符。必
須於就獲後明正典刑。俾小民觸目警心知所儆畏。或可

稍挽頹風。若聽候部覆再行處決未免往返需時誠恐疾
斃獄中。倖逃顯戮。轉不足以昭炯戒。據臬司郭祥瑞會同
藩司李福泰具詳前來臣等悉心商酌。應請嗣後遇有誘
拐人口販賣出洋。被誘之人。並非情甘出口。無論所拐係
屬男婦子女及良人奴婢。已賣未賣。曾否上船出洋。及有
無藉洋人為護符。但訊係誘拐已成為首斬立決。為從絞
立決。各該地方官獲犯審實。立即錄供解省。由臬司覆審。
轉解臣等提勘後。覈其情罪相符。即飭將拐犯先行正法。
循照現辦盜犯章程。按三箇月將決過人數目罪名。彙同
盜犯開列清單具奏一次。仍逐案備錄供招咨部覈辦。一

俟此風稍息。體察情形。奏明辦理。其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法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者。仍准其立約為憑。赴通商各口下船。毫無禁阻。以符條約。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等另摺奏粵東拐賣人口出洋之奸徒。請於審明後即行正法等語。所見甚是。此等奸徒以誘拐人口出洋為漁利之計。其情罪實為可惡。著即照該督等所擬。於審明後。為首斬決。為從絞決。由該督撫提勘後。即行正法。以挽頹風。仍著將決過人犯。三箇月彙奏一次。以憑查覈。其有情願出口者。即照條約辦理。毋庸禁阻。

壬子。調補陝甘總督閩浙總督左宗棠奏。竊臣前請

蘭派前任江西撫臣沈葆楨總理船政當即鈔摺咨請接辦去後沈葆楨以丁憂人員不應與聞政事具呈固辭引據經義堅不可奪惟思總理船政究與服官不同所履之地並非公署所用之人亦非印官無宴會之事不以素服為嫌公事交接可用函牘往返不以入公門為嫌且在籍監造不為奪情久司船政正可侍養嚴親於忠孝之義究亦兩全無害若以事非金革勿避非宜則此局所關非徒一時一地之計謂義同金革也可謂更重於金革也亦可臣既奉命西征剋日就道洋員回閩即須與之要約以便交替非得中外仰望之人擔荷違誤無以堅遠人之信非遠人信服事難

必成。不敢輒發鉅款。交替之際。閒不容髮。復以商之沈葆楨。續准沈葆楨呈稱。如果奉

旨飭令辦理。亦必請俟明年六月毋喪服闋後。始敢任事。其未釋服以前。遇有咨奏事件。可由署藩司周開錫道員胡光墉詳請督撫臣代為咨奏。臣維製造輪船一事。大致已有頭緒。德克碑日意格等。於旬日內即可齊來定議。應先行備辦之事。臣早為籌及。周開錫胡光墉皆與知之。數月以內。沈葆楨暫緩任事。尚無不可。惟當飭周開錫胡光墉遇事稟承庶接辦時頭緒了然。更期妥善。遇有咨奏事件。暫由周開錫胡光墉一面稟知督撫臣代為咨奏。庶大局可冀

有成。而沈葆楨於居憂讀禮一事可無遺憾。應請
旨飭下沈葆楨於服闋後。總理船政。未任事之先所有船局事宜。
仍一力主持。以繫衆望而重要工勿許因辭。至購買機器
輪機鋼鐵及英雇師匠辛丑洋將薪水與器具水脚包紮
保險等項。有須半領者。有須全領者。共計閩平銀十三萬
三千八百六十六兩五錢。應先動款應付。理合恭摺馳陳。
左宗棠又奏。自通商以來。各海口大小馬頭番舶鱗比。而
中國海船。則日見其少。其僅存者船式麤笨。工料簡率。海
防師船。尤名存實亡。無從檢校。致泰西各國。羣起輕視之
心。動輒尋釁逞强。靡所不至。此時東南要務。以造輪船為

先著。人皆知之。其所以不敢遽議及此者。以事體重大。工費繁鉅。難要其成。遂莫執其咎。其留意此事者。又率存姑為嘗試之心。欲泯其學習製造之跡。彼亦新不肯與。固無如何。茲既開設船局。名正言順。彼無所庸其阻撓。我亦無所庸其秘密。昔人謀吳。先造江船。木柿蔽江而下。正可伐敵之謀。似不必少有隱攄。示人不廣。島人性情貪詐。好勝爭強。然遇將領之横勇者。未嘗不心懾之。官吏之真廉者。亦嘗不心敬之。與之交涉過文。固屢啟釁生端。遇事亦必招尤納侮。外聞各大吏。如能據理折其驕横之氣。總理衙門亦可引以為重。雖未免有饒舌之嫌。卻於事體有限制

之益。故居今日而論馭夷之策。要在內外一心。而疆臣必須廉幹之人。方資鎮壓。語云廉生威。實自然之理也。沈葆楨清望久著。總理船局。實其所宜。將來成一船。即練一船兵將。仍應請

簡用熟諳水戰勇略過人之人。令其揀調將弁。破格用之。而後輪船一事乃臻完備。抑臣竊有所請者。此局創設。固已嫌其遲。然所重者。在盡洋人之藝事。與夫駕駛之方。實未可期以速效。與其速而無成。曷若遲而必效。如有為欲速之說者。不可聽也。創始之初。所費必多。不宜過於刻覈。任事之人。如果工歸實濟。自然費不虛糜。若一一加以綜覈。則牽

掣必多。或至廢於垂成之時。更為可惜。現在洋人聞有開設船廠之舉。明知無可阻撓。多謂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目前浪費可惜者。實乃暗行阻撓之意。福州領事貴祿卽屢為此言。臣已權詞謝之。如有以虛糜之說為言者。不可聽也。所有輪船條約。旬日間日意格德克碑同來呈送。後卽當隨摺分送軍機處總理衙門備案。謹先據實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閩省設廠製造輪船。諭令沈葆楨幫同該省督撫等悉心區畫。嗣據左宗棠奏請派重臣總理船政。復諭令沈葆楨總司其事。與英桂吳棠徐宗幹會商辦理。茲據左宗棠奏該前撫兩次呈稱以丁憂人員不應與聞政事。如奉旨飭辦。

亦必俟明年六月服闋後。始敢任事。其未釋服以前。遇有咨奏事件請由督撫臣代為咨奏等語。製造輪船一節。關係中外事更重於金革。豈得以引避為辭。沈葆楨辦事認真。著仍遵前旨總司其事。一切應辦事宜。均著英桂左宗棠吳棠徐宗幹與沈葆楨隨時會商辦理。署藩司周開錫。即著與道員胡光墉。一併交沈葆楨差遣。惟既據該前撫呈稱現未服闋。不敢公然任事。即著俯順所請。未釋服以前。遇有應行陳奏事件。由沈葆楨知會該督撫代為具奏。一俟服闋。仍著會同該省督撫聯銜奏事。以重事權。其購買機器等項。共需銀十三萬三千八百餘兩。著照左宗棠所籌。先行動款應付。以便興辦。

癸丑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芬前准兵部咨
開練兵需用軍器條內有由直隸總督派員在天津設局
製造之議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奏准直隸練兵
需用軍器擬在天津設局。統由三口通商大臣籌畫。會商
總理衙門定議其一切款項即由酌定支發。准於關稅項
下作正開銷。以專責成而資運用各等因均經奉
旨允准咨行欽遵在案芬伏查總理衙門原奏內稱練兵之要製
器為先。中國所有軍器固宜隨時隨處選匠購材。精心造
作至外洋炸礮炸彈與各項軍火機器尤為行軍要需自
應在京添設總局。仿外洋軍火器機成式實力購求。以期

多方利用等語竊思果能辦有成效誠為接濟不窮取運甚便深謀遠計之至意也惟查購運外洋軍火機器實非一時所能猝至前經附片奏明託外國公正官商訪詢機器價值再為設法籌辦深知頭緒紛繁需款甚鉅正在函商總理衙門彙辦即准督臣劉長佑咨稱以直隸分設六軍每軍五營共馬步隊三十營計需洋劈山礮四百八十尊洋礮車二百四十輛洋開花礮一百二十尊洋礮車六十輛各礮需用洋火藥洋礮子並隨車一切配帶等項均宜寬為製辦以便撥給備操等因當查前項礮位等項為數甚多此時商辦外國機器甫經訪詢價值將來能否購

運。尚無把握。而直隸練兵需用礮位等項多而甚迫。緩不
濟急。必致有誤備操。即或購買洋鐵。選覓工匠。仿照外洋
式樣成做。亦非數月之間所能備齊。因即函覆督臣。或先
派員採辦小洋鐵礮一二百尊應用。尚較省便。旋據函覆
以鐵礮施之行陣。究不若洋劈山礮為靈便適用。屬為添
覓巧匠。多購洋鐵。陸續趕造等語。再四籌維。復飭曉事委
員多方講求。選匠購料。一切仿照洋造成式。計洋劈山礮
每尊實需銀七十三兩。每洋礮車一輛實需銀五十四兩。
洋開花礮每尊實需銀五十五兩。對子小開花礮每尊實
需銀十五兩。每洋礮車一輛實需銀五十八兩。係用洋鐵

煅煉成熟。加工精製。車輛什物。亦皆堅實靈巧。均無例價可循。統計礮位礮車配帶一切。加以隨礮子藥。實需銀六萬九千餘兩。總理衙門原奏。係由關稅項下作正開銷。惟查天津關常洋兩稅。向有部撥京餉。並指撥奉餉及天津海防大名河防月撥協餉。並採辦銅斤稅務司各項經費等用。近年洋稅暢旺。並有東海關隨時協濟。亦僅勉為敷衍。前因採訪製造槍礮之機器價費鉅事繁。擬先購辦專製火藥之機器。在天津設局試辦。計需銀並運腳十餘萬兩。並准神機營來文。飭購洋馬槍三千杆。五六出手槍二千桿。開花礮六十尊。又奉省需用礮十二尊。各項需餉甚

多。關稅項下無此鉅款。幷通盤籌畫。在在均關緊要。不容
稍有偏廢。今擬將直隸六軍應辦礮位等項。專設局廠。派
熟悉之員認真趕辦應用銀兩。擬請
飭下直隸督臣由長蘆運司在於鹽課項下。隨時籌撥應用。責成
天津道督飭局員裁實報銷。不准稍有草率浮冒。總期工
堅料實。悉成利器。
諭軍機大臣等。崇厚奏直隸分設六軍。應辦礮位等項。由津設局
製造。請飭督臣籌款撥用一摺。直隸練兵需用大器。前經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奏准在津設局。於關稅項下作正開銷。茲據崇
厚奏稱。選匠購料。仿照外洋成式製造。統計礮位礮車一切。共

需銀六萬九千餘兩。天津關奉撥京協各款。為數浩繁。萬難籌措。請飭直隸督臣由長蘆運司在於鹽課項下籌撥應用等語。自係實情。即著崇厚督同天津道專設局廠。遴派妥員認真趕辦。所需經費。即由劉長佑於鹽課項下。隨時籌撥責成天津道覈實報銷。務期工堅料實。不准草率浮冒。原摺著鈔給劉長佑閱看

崇厚又奏。奴才前向外國官商。詢訪機器情形。其製造槍礮等物器機。事繁費鉅。尚未據訪察明確惟據丹國領事官英人密妥士將外國專製火藥器具並設廠雇工一切辦法費用。查明繙譯開單前來。查單內所開在外洋購買機

器等件全分器具並運來水脚及雇覓外洋工匠前來所需船價川資並在津擇地建廠約計需銀十餘萬兩可以將局廠設立妥協天津關稅項下奉撥京餉協撥奉餉天津海防大名河防並戶部採買銅斤各處撥用甚多輒難籌此鉅款適總稅務司赫德到津論及購辦外洋機器需款甚鉅即據該總稅務司言稱現有香港所存輪船變價銀十三萬餘兩可以就近撥用當經函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先由廣東香港所存輪船變價銀十三萬兩內撥銀八萬兩以便交密妥士匯寄英國採買各器俟到津以後應需建蓋廠屋及開銷工匠薪工局費統由籌款辦

理。再准神機營飭購洋馬槍三千桿。五六出手槍二千桿。亦由 奴才轉飭赫德妥為採辦。其應需價值。亦即令其在於輪船變價項下支付。如有不敷。再由 奴才籌款補發。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覆令由 奴才具摺奏明。妥為籌辦。應請飭下總理衙門轉行總稅務司赫德遵照分別辦理以便由密妥士派人領取。匯寄外洋趕辦。至開廠以後。常年薪工費用。天津一關。難資數用。應請飭下戶部將天津東海兩關。應解戶部二成之款。改撥津局。專辦軍器火藥。至設局一切章程。應俟外國工匠到後。悉心籌議。咨商總理衙門應行奏明辦理。

御批。戶部議奏。

乙卯。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奴才於本月二十九日。由津起程。馳赴營口。遵

旨督同成林。將應辦事宜妥為籌辦。再行具摺縷陳。

諭軍機大臣。著崇厚奏。遵旨馳赴營口。籌辦事宜一摺。山海關設道員。事屬創始。必須籌畫萬全。期於經久無弊。崇厚馳抵營口後。即著將該處情形詳細察看。所有新定章程務期酌覈至當。不厭精詳。其一切未盡事宜。並著會商都興阿。妥籌辦理。以期周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六

同治五年丙寅十一月己未署伊犁將軍榮全奏因伊
疆失守後躊躇餉銀起運一節日夜焦灼行抵喀帕兒劄
知斜米解運軍餉官員等令將前解餉銀照數驗明領出
趕緊分起先後起運並屬喀帕兒解餉協領三音布等趕
緊雇覓車輛駝隻馱餉啟行行抵斜米查該處所存軍
餉業已先後兩起分運啟行即面飭解餉防禦多仁泰等
將餉銀照數由斜米庫內領出於七月初七日由斜米起
運在斜米接准協領三音布等來稟內稱協領等由喀帕
兒庫內領銀俄官言無庫必那圖爾來文不敢專主領給

奴才至烏斯哈敏。前由斜米解餉多仁泰等尚在該處。面見奴才聲稱。所解軍餉內。途次被俄羅斯車夫夜間偷去銀四百五十兩。現已報明此處博勒霍呢查辦等語。奴才即向呵責。庫必那圖爾亦抵烏斯哈敏地方。奴才即將丟失銀兩各情面述。回稱俟我回至斜米。另派幹練官員。定必查出此項銀兩。交多仁泰趕送科城。喀帕兒所存軍餉一節。分毫不敢有失。因你們索倫蒙古男婦老幼。不下數千名之多。俱係無衣少食。月費口糧甚鉅。喀帕兒一區。原係偏僻小地。餉糧無多。又兼今歲蝗蝻傷禾。收分歉薄。我們官兵所需糧石。大半採買分散。今添中國如許多人。實難周顧。我

已將此情請示我們溫布克訥斯或由你們餉銀內採買分散抑或由我們溫布另發餉銀採買贍養俟回文到日如何辦理即著你們軍餉刻即起運斧回說在庫庫烏蘇面見克訥斯之時因從前接文替索倫等求餉買糧等事俱行應准彼此說明業已放過買糧銀兩後咱門在塔拉勒胡獨克臺彼此相遇之時庫必那圖爾又替索倫紫古等求發銀兩本署將軍已劄知協領三音布等令其散放銀六百兩令我們大兵雲集科城待餉甚急即與索倫紫古留備養贍銀兩亦不能如許之多不過一二千兩之數令其暫行餉口況我們不日進勦遥回定必著調此項索

倫蒙古。前將此情亦曾述及。查從前阿勒瑪圖我們蒙古等所需你國糧石。據該處烏庫吉爾奈行文討要。經本署將軍業已照數發給。未短分毫。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貴國住京公使互相議定。如有急需。亦准匯兌。此次我們索倫蒙古等稍有需費。豈有不償之理。據俄官回稱將軍所言極是。無奈我已將此情咨行我們充訥斯。計此回文不日可到。請將軍放心啟行。中國軍餉。我們斷不能藉端多留。奴才伏思斜米所存軍餉。不惟起運該國按站着派官兵護送。窺其外面情詞。尚屬敬謹恭順。喀帕兒所存軍餉。大抵不至另有別故。惟該俄素性多詐。其心狐疑。奴才於九

月十二日帶領官兵。行抵那林卡倫。已出俄國之境。尚未
接准該庫必那圖爾覆文。不勝煩悶。欲行文該俄官。此處
無人譯寫俄字。僅用清文咨行。該斜米等處又無能識清
文之人。顧懇我
皇上天恩。將此情形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該國住京公使會商。即行文溫布克
詢斯斜米庫必那圖爾等。著將喀帕兒所存軍餉。令其趕
緊啟行。
御批。總理衙門速議具奏。
庚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維開館求才。古無成

格。准延攬之方能廣。斯聰明之士爭來。查臣衙門於同治元年七月開。設立同文館。延請英法俄三國教師。分館教習。各館學生。係由八旗咨取年在十四歲內外。迄今幾及五載。各館學生。於洋文洋語。尚能領略。惟年幼學淺。於漢文文義。尚難貫串。現仍督令該學生等。將洋文繙譯漢文。以冀精進。止以功力分用。速效難期。若再令講求天文算學等事。轉恐博而不專。因思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現在上海浙江等處。講求輪船各項。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習學皮毛。仍無裨於實用。臣等公同商酌。現擬添設一館。招取滿

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漢文業已通順。年在二十以外者。取具同鄉京官印結或本旗圖片。赴臣衙門考試。並准令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少年聰慧願入館學習者。呈明分別出具本旗圖片及同鄉官印結。一體與考。由臣等錄取後。即延聘西人在館教習。務期天文算學。均能洞徹根源。斯道成於上。即藝成於下。數年以來。必有成效。至現在已設之三館。仍查照辦理。誠以取進之途。一經推廣。必有奇技異能之士出乎其中。華人之智巧聰明。不在西人以下。舉凡推算學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鉤河摘洛之方。儻能專精務實。盡得其妙。則中國自強

之道在此矣。其延聘洋人一事。前與總稅務司赫德議及。伊可代為招聘。所有一切辦理章程。及學習人員將來如有成效。應如何獎勵之處。俟奉

旨允准後。再由臣等詳細酌定。奏請施行。

御批。依議。

甲子。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奏疊奉

諭旨。前赴營口督辦改設道員事宜。業經將起程日期呈奏。昨於

初三日行抵昌黎縣。接奉

批回。恭奉

諭旨。飭將該處情形詳悉察看。所有新定章程。務期酌覈至當。不

厥精詳。其一切未盡事宜。並着會商都興阿妥籌辦理。以期周
密等因欽此。跪誦之餘。仰見
聖慮周詳。欽佩無既。奴才連日將吏部等衙門原議奉
旨遵辦各節。逐件詳覈。應辦各事。已極周密詳明。竊思設官創始。
正宜計出萬全。事屬更張。必須事權歸一。辦公無所隔閡。
則庶務呼應較靈。查原議內稱。蓋州城守尉牛莊防守尉
係三四品。職分較大。未便歸道員節制。遇有華洋交涉事
件。有需官兵稽查勦捕之處。准其移行該尉調撥。以免貽
誤。該尉等務當毋分畛域。協力稽查。如該尉等意存膜視。
准該道報明將軍參辦。一面呈報三口通商大臣查覈辦

理。又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將營口添練之洋槍隊五百名。仍照原議。歸新設山海關道員統帶。奉

旨依議。欽此。又查

盛京將軍原奏。擬撥練之兵。即係附近之牛莊蓋州熊岳遼陽四城。並在省內酌撥精兵共五百名演練等語。因思道員既統帶練兵。而練兵即係酌撥附近各城之隊。總理衙門原奏。係以營口地處緊要。是以改設兵備道員管理。惟查道員向無管理旗兵之責。若不明定章程。恐控馭未能裕如。擬請仿照京營翼長。並各外省行營。亦多有派委司道大員。作為翼長名目。即以新設之道員。作為海防練兵

翼長督練營口洋槍隊官兵一切均稟承將軍辦理其牛莊蓋州熊岳遼陽四城之兵遇有緊要亦可照原議酌調其營口練兵五百名仍應有武職大員管帶擬請仍照都興阿原議派委蓋州城守尉管帶即以該尉作為練兵營總使翼長有督練之任營總有專操之責將軍雖遠處省城亦可不繁而事舉再原議內稱海城蓋平二縣應令仍前輪流在營口直班以供臂助等語自係為營口五方雜處必須有地方官就近彈壓惟該兩縣輪流直班彼來此往係暫時權宜之計奴才再四籌思擬請添設同知一員管理海防撫民等事一切制度即可仿照道光年間天津添

設海防同知成案辦理。責令稽查海口。彈壓地方。即可作為該道首廳。以符體制。俟將來公事辦有定章。或令該兩縣免其直班。應由該道隨時查看情形。詳請將軍府尹奏明辦理。如此則營口一隅之地。文武各有專司。皆可隨同道員相助為理。奴才於原議未盡事宜中。擇其最為緊要者。擬議陳請。伏祈

飭下吏部等衙門覈議辦理。其餘詳定章程各事。奴才即日出關。俟抵營口後。督飭成林悉心察看。不厭精詳。仍會商都興阿等妥籌具奏。

御批。該衙門速議具奏。

禮部奏。接到

盛京禮部咨送朝鮮國公文。臣等公同拆閱。係因本年八月十六日。有洋船三艘。泊於富平府前洋。旋即退出。九月初四日。又有洋船七艘。闖入前洋。其四艘直抵距王城一百二十里江華府。事在倉卒。府城失守。朝鮮現於江華府越岸之通津府。領兵出陣。並將法國原檄咨送到部。懇請代奏前來。臣等查閱原咨。甚形忠憤。應如何相機酌辦。以示朝廷懷遠之意。而堅藩邦衛化之忱。應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察覈辦理。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歷陳洋檄事。本年八月十六日。法國船三艘。來泊於京畿富平府前洋。一船留碇。二船直到西江口距王城十里之地。一宿而退。仍與留碇之船還出外洋。不知去向矣。九月初四日。洋船七艘。又為闖入。三船留碇於舊泊處。四船直向距王城一百二十里江華府。事在倉卒。府城失守。著巡撫中軍李容熙領率馬步軍兵出陣於江華府越岸通津府津頭。移檄請戰。伊國回檄。辭意悖嫚。汚蔑罔極。至有侵偪

上國之語。不聞乎以下三十一字。目可見而口不可道。讀之

未竟。骨鯁膽掉。北向涕泣。憤不欲生。洋人之故尋事端。必
欲啟釁。已為
上國所
照燭。而彖發之勢。忽起於呼吸之頃。侵陵之患。方棘於迫近之域。
敝邦受用。不遑自恤。而竊念敝邦自祖先以來。承藉
洪庇。恪修侯度。為藩為屏。自效於疏附禦侮之義。不虞今日因屬
國有事。貽辱
大邦。至此之極。一國君臣。由是驚慟。衆情所激。不容隱忍。茲
將法國回檄原本。仍具事由。謹此咨陳。煩乞貴部轉達
天聽。千萬幸甚。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轉奏施行。

法國告示

大法欽命全權大臣統帶各哨勇軍羅。為剴切曉諭事。予以本朝大皇帝之命。護庇本國軍民人等在此方寓者。本年在此邦無辜遭誅者。係我國傳教士推重之人也。傳教士仁義光明。毫無過犯。殺之違天悖理。不能容矣。不聞乎中國前數載伊行不仁。犯此凶行。我本大國征之。危之。俾不得不俯首尊命而行。今大法全權大臣主定征伐高麗不仁不義之邦。若不傾耳受教。全無撓處。

一因有三員唆弄。殺我朝傳教士者。嚴懲究辦。

一早差全權一員。來此面議。永定章程。災害凶患近矣。爾

欲避之宜早回訓若不領命勿謂言之不先也

乙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十一月初五日軍機處

交出署伊犁將軍榮全奏為喀帕兒庫存餉銀被阻未能

起運等因一摺奉

旨總理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查喀帕兒餉銀前經俄國使

臣函請撥抵西疆分給難民之款並鈔送該國總督咨文

及撫恤章程十三款商辦前來當經臣衙門函覆俄國使

臣以喀帕兒所存軍餉係奏明專供西疆軍需難以另作

別用屬即行文西悉畢爾總督仍將喀帕兒所存銀兩俟

榮全提取時應令全數運回其分給難民之款亦經臣衙

門飛咨榮全詳查一切妥籌辦理並經俄國使臣允為照
辦臣衙門即於十月二十日奏請
飭下署伊犁將軍榮全接照單開各款逐細查明所有撫恤難民
之款應如何籌補趕緊奏明辦理奉
旨依議欽此當即恭錄
諭旨鈔錄原奏咨行該署將軍遵辦在案今查原摺內所奏各情
計算奏報日期自係尚未接到臣衙門咨行鈔錄原奏公
文應請
飭下署將軍榮全接到臣衙門前件公文及所行原奏各件即遵
旨迅將俄國接濟難民款項查明確數定議籌辦並一面知照喀

帕兒俄官將所存餉銀交原解餉官趕緊起運至所稱斜米起運軍餉途次被竊銀四百五十兩既據榮全知照俄官查辦應隨時催令嚴緝以期賊贓務獲不至落空為要

御批依議

己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十月初三日軍機處交出護理江蘇巡撫郭柏蔭具奏比利時國換約事竣等因一摺本月初二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歷次換約成案從前布丹兩國在上海互換荷蘭在廣東互換均未請遞國書惟查咸豐九年美國使臣進京曾將該國國書呈出由前大學士臣桂良

等代為進呈同治元年美國派使臣蒲安臣住京來臣衙
門謁見復又面遞漢字洋字國書各一分求臣衙門代奏
均於具奏後由軍機處撰擬答覆該國主
璽書一道發交桂良等及臣衙門交該使臣等祗領本年九月間
義大利亞國遣使阿爾明雍來京請立和約於謁見時該
使謹將該國國書鈔錄副本給臣譚廷襄閱看並未留存
洋字正本求為代奏是以當與言明毋庸作覆各在案此
次比國使臣金德在上海換約後將該國正本國書呈出
懇請代奏察其詞意甚恭與美國前案相同惟該使臣
金德是否仍在上海祗候該護撫原奏內未據聲明當經

臣等函致該撫詢據覆稱該使臣金德已於換約後前赴
漢口並無回滬確信惟詳察該公使情形重在通和修好
既有美國成案在前應請酌辦等因臣等查光國使臣既
屬詞氣甚恭重在通和修好可否照美國成案給該國
主
重書一道以示寵之處伏候
聖裁如奉
旨准行應由軍機處敬謹撰擬發交護理江蘇巡撫郭柏蔭祗領
俟該使臣回滬時察看情形妥為辦理
御批依議

比國國書

大比利時國君主第二禮波勒德致書問安於

大清

皇帝陛下謹以本君主至愛之太君主上年偶染惡疾強忍日久不幸於十二月初十日在拉庚駐蹕之所駕薨維時本君主與皇太后及國戚等均各悲痛欲絕伏思太君主在位三十四年有奇平日勤理朝政着有美名凡遇人民聞此訃音概行挂孝嗣本君主按照定章承辦凶事矢誓不渝維天鑒之當即卜吉登位為特致書奉聞諒

貴皇帝聞信之下自必大加欣慰也顧

上天時錫福祐。此書係於卜祿色勒色之皇宮書寫。時維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即本君主建元之年。

答比國國書

大清國

大皇帝問大比利時國君主好。使臣金德到滬。呈遞來書。披閱之餘。備見詞意肫誠。惟以永敦和睦為念。實為欣悅。朕寅承天命。撫馭寰區。中外一家。罔有歧視。推誠相與。務在含弘。嗣後願與大比利時國益敦和好。同享昇平。諒必深為歡喜也。

恭親王等又奏。本月初九日。准禮部咨稱轉奏朝鮮國王歷陳洋檄事實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先後由軍機處暨禮部鈔錄原奏及該國原文法國回檄知照前來查此案於初接法使照會內稱因與朝鮮搆兵堵塞港口暫禁商船前往當經臣等酌給照覆極欲從中排解而法使照覆詞氣之間竟牽及中國又經臣衙門給予照覆詰責並照會英俄美布各國使臣以伸公論當於十月二十日奏明在案旋接法使來函大致謂中國不曾洞徹文內之言及行文之意特委屬譯官李梅親將文內之言逐句解明並有漢文與洋文不能融會之處各等語雖未遽認前送照會詞氣之非而言外歸咎所譯漢文不無舛錯復經臣等酌給覆函與之辨析仍將

來往信函分致各國使臣查照自此案照會信函分致各國之後聞各國使臣以法國興師動衆於前又無端牽連中國於後雖未遽有照覆公議頗以為非嗣後法使亦未再來爭論僅於十月二十五日遞來照會一件內稱頃接本國水師提督文稱本國添派弁兵再期深入重勦暫住日本過冬所有前經本國兵船堵塞該國通京三河各口由今日以至來春已算開解臣等公同商酌給予照覆以開解之說業經具悉絕不下一贅語於本月初十日照覆在案正在籌商間適准禮部咨送朝鮮國王原咨及法國檄文等件查法國檄文中仍有牽及中國之語頗為無理

但事已多年。業經議和。該國不知中國文義輕重。不值與之計較。其餘所稱各情。雖不免仍以用兵為說。惟內有欲朝鮮早差全權一員面議。永定章程一條。微亦頗注意於和解。現在朝鮮國已失一部。兵事恐難驟弭。如欲因法國面議章程。藉解兵患。則通商傳教賠償兵費三事。法國必持之益加。朝鮮是否願從。中國斷不能稍有勉強。查從前琉球因法國咋烈咱吶喪在該國傳教。懇中國代為阻止。經臣衙門照會前法國使臣阻其前往。法國亦即撤回。彼此均無傷損。今朝鮮欲彙之由。及法國舊意之處。與前事迥不相同。總之中國從中排解。法使迄未應允。而法國欲

定章程。亦遽難代議。是相持之勢。要在朝鮮之自為熟計。

查法國文內。既有欲朝鮮差員面議一節。相應請

旨飭下禮部詳加酌覈。應否知照朝鮮國王。將來法國如再有兵

船前往。可否由該國自行妥籌辦理。總期計出萬全。是為

至要。

御批。依議。

法國伯洛內來函

本大臣屢次說貴衙門不知萬國交涉往來彼此相待之

規矩。不免令歐羅巴諸國聞知怪異不服。如貴衙門將本

署論議高麗公文。移送各國住京大臣閱覽。實類於是。此

於本大臣毫無妨礙。不過歐羅巴地方想幫高麗。無可如何。而益顯明。本大臣公文內所有之詞。為不枉論萬國往來交涉之例。貴衙門照會各國住京大臣。應來文與本大臣通知其意。合即詳明本國。以定可否。貴衙門既欲免本大臣有猜疑之沖。即不應與以可疑之端。本大臣已將此法文鈔送各國住京欽差大臣矣。查恭親王來文。似有不曾洞徹文內之言及行文之意。因此特委本署繙譯官奢親詣貴署。將文內之言隨句解明。以免含混。並希諸位大臣從此早知中國應得熟習外國語言之通文官。而漢文實非中外辦理交涉事件之融洽語也。

給法國伯洛內信

貴國與高麗交兵一事。中國毫無偏袒。亦無勉強。前因貴大臣照會。遽以無據之言為據。詳閱通篇詞意。竟謂中國包庇高麗。本衙門不能任受此語。是以恭親王於照覆貴大臣後。並將往來公文移送各國住京大臣閱覽。以期表明心跡。俾知中國和解兩國美意。貴大臣未達本衙門表明心跡之意。轉於此次來函內稱。公文送與各國大臣閱看。於本大臣毫無妨礙云云。查貴大臣前次照會。以中國包庇高麗。尚稱得自風聞。此次來函。謂想幫高麗。竟直斷以已意。明言為不枉論。是中國和解兩國美意。始終不明

其實。本衙門現在並未聞各國有疑中國想幫高麗之說。本衙門斷不肯隨意誣指。遽謂各國有疑中國之意。中國是否包庇高麗。及貴大臣之論枉與不枉。所有三次來往公文。業已分送各國大臣閱覽。本衙門亦無須多論。即此可知本衙門移送各國大臣閱覽之意。不過意欲表明心跡。誠以貴大臣誣指中國各節。若隱忍不言。以致不能公同剖白。實於中國

國家大有妨礙。殊難計及於貴大臣之有無妨礙。此亦不辨自明。恭親王前次照會。勸貴大臣先向朝鮮查明教民被害緣由。毋遽動兵。自係排解美意。是否可行。貴大臣久未

照覆。經恭親王照會催覆。始據覆稱早已交鋒。不能阻止等因。貴大臣若早將此言聲覆。本衙門亦不至再為復催。至貴大臣補照條約送到法文照會三件。內十月初四日一件。經貴國繙譯李老爺逐層講解。融會大意。與漢文相符。李老爺深通漢文。於中外辦理交涉事件。實能融洽。當將此件補送法文照會。歸入十月初四日漢文卷內存案。其補送六月初三日法文照會一件。補送九月十六日法文照會一件。亦分歸各漢文卷內存案。此次來往信函。仍係敘述前次分送照會緣由。自應仍前分送各國大臣。俾可詳知端委。至前次將往來照會移送各國大臣閱覽。本

衙門以為貴大臣自無不知之。原無須先向貴大臣告知。
再行移送。今貴大臣來文。以為當先通知其意。所有此次
來往信函仍行分送緣由。即照來意明告貴大臣查照。
給英俄美布各國信
前以朝鮮一事。所有法國伯大臣及本衙門來往照會。統
行鈔錄照會貴大臣在案。今接伯大臣來函一件。復經本
衙門函覆。為此鈔錄來往信函各一件。除函致伯大臣聲
明及分送各國大臣外。再致貴大臣查閱。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頃接本國水師提督來文內開。本軍門因奏請

本國大皇帝降旨。添派弁兵前來朝鮮。再期深入重勦。心志立定。暫住日本過冬候旨等語。本大臣查既然如此。所有前經本國兵船堵塞該國通京之河各口。即由今日以至來春。已算開解。合即照會貴親王知照可也。

給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照會內稱。頃接本國水師提督來文。據稱貴國兵船暫住日本過冬。所有前經堵塞之各口。由今日以至來春。已算開解。本爵業經具悉。為此備文照覆。即希貴大臣查照。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因於外國情

形未能周知。當經奏明請將前任知縣副護軍參領銜斌椿。給予三品銜。作為臣衙門副總辦。及伊子筆帖式廣善並同文館學生鳳儀等。給予六七品頂帶。偕同赫德前往。將所歷各國山川形勝。風土人情。隨處記載帶回。以資印證等因在案。茲據斌椿等稟稱。本年正月十九日。束裝起程。二月初七日。由上海搭坐輪船。先抵安南之嘉定省。次由安南到暹羅。由暹羅而至印度。亞丁島蘇耳士。旋過麥西國都。復至阿來三德雅。入地中海至法國。由法國都至英國都。五月十三日。復坐輪船至畢國海口。由畢國至荷蘭。而丹國。瑞國。而俄布韓等國。回抵香港。換船回滬。於九

月十八日抵京。計共歷大小九國。往返程途九萬餘里。臣等查各國換約以來。各使臣住京。並各國人等往來各直省口岸。中國情形。約皆諳悉。若中國無人赴外國探探。遇有交涉事件。定虞隔膜。該員等到京時。臣等面加詢問。雖不能畢悉底蘊。其於所歷之國山川形勝。風土人情。尚能筆諸日記。略舉端倪。今將該員斌椿所撰日記一本。鈔錄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丁丑。戶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三口通商大

臣八部左侍郎崇厚奏籌辦機器並製造槍礮等件附片一件。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軍機大臣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欽遵交出到部。當由戶部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議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該大臣所奏購買外洋機輪等件器具。及水師洋匠川資等項。請在總稅務司赫德所稱輪船變價銀兩內撥銀八萬兩。交密妥士匯寄英國購買一節。查輪船變價一項。本月初一日。據英國照會。現交赫德收存銀四萬七千七百九磅零。查英國一磅。合中國數目三兩。以四萬七千七百餘磅數之。計應存十四萬餘兩。該大臣所請購買機器等項銀兩。應准在

此項現存銀兩內撥用由匯衙門札知該總稅司出具銀據交崇厚轉給密妥士承領匯寄英國照議妥辦至所稱神機營飭購洋馬槍三千桿五六出手槍二千桿請在輪船變價項下支付亦經匯衙門一併劄知赫德遵照辦理又原片內稱開廠以後常年新工費用天津一關難資敷用應請

飭下戶部將天津東海兩關應解戶部二成之款改撥津局專辦機器軍火等語戶部查各關洋稅前自停付扣款後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明仍按結酌提四成解交部庫專款前據直隸總督劉長佑奏請於天津關二成解部項下提

銀五萬兩。給付製船工價。臣部因南省漕折銀兩。指日即可解部歸款。是以未經議駁。至製辦機器軍火動用解部二成稅銀。並無另款歸還部庫。斷難准行。該大臣請留用天津東海兩關二成稅銀之處。應毋庸議。其開廠以後一切費用。應仍令該大臣另行籌款。奏明辦理。

御批。依議。

己卯。調補陝甘總督左宗棠奏。臣前議習造輪船。曾將應辦情形及請

簡總理船政大臣各緣由。業經疊次陳明。臣於交卸督鹽兩篆後駐營城外東教場。嚴裝以待洋員之至。本月二十三日道

員胡光墉偕日意格德克碑來閩。據日意格等稟呈保約條議清摺。會同規約各件。業經法國總領事官白來尼印押擔保。臣逐加覆覈。均尚妥洽。所有鐵廠船槽船廠學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築基砌岸一切工程。經日意格等覓中外殷商包辦。由臣覈定。計共需銀二十四萬餘兩。船槽尤為通局最要之件。應用法國新法購辦鐵板。運來船廠。嵌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應用什物。由護理巡撫臣周開錫委員估買。日意格德克碑俟廠工估定。即回法國購買機器輪機鋼鐵等件。並購大鐵船槽一具。募雇員匠來閩。一面開設學堂。延致熟習中外語言文字洋師教習英

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名曰求是堂藝局挑選本地資性聰穎贏通文字子弟入局肄習並採辦銅鐵木料等件一俟船廠造成即先製造船身應來年機器輪機運到時可先就現成輪機配成大小輪船各一隻此後機器輪機可令中國匠作學造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均照外洋兵船式樣總計所費不踰三百萬兩惟採買物料一切有此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勢難畫一應將關稅每月協撥兵餉五萬兩劃提四萬兩歸軍需局庫另款存儲以便隨時應付

而前後牽計。仍不得踰每月四萬之數。以示限制。抑區區之愚。有不敢不盡者。茲局之議。所重在學造西洋機器。以成輪船。俾中國得轉相授受。為永遠之利。非如雇買輪船之徒取濟一時可比。其事較雇買為難。其費較雇買為鉅。臣德薄能淺。不足為其難。又去閩在即。不能為其難。當此時支絀之際。冗費宜惜。鉅費尤可惜。而顧斷斷於此者。竊謂海疆非此。兵不能強。民不能富。雇募僅濟一時之需。自造實無窮之利也。於是雖難有所不避。雖費有所不辭。然而時需五載。銀需二百數十萬兩。事屬創舉。成否未可豫知。幸而學造有成。縱局外議論紛紜。僅尚有以自解。設學

造未能盡洋技之奇。即解造輪船。不能自作船主。曲盡駕駛之法。則費此五年之時日。二百數十萬之帑金。僅得大小輪船十六號。機器一分。鐵廠船槽船廠及各房屋。雖所造輪船。較尋常購買各色輪船精堅適用。而估計所費。多於買價一倍。於大局仍少裨益。責以廠帑。咎何可辭。凡此皆宜豫為綢繆。而不能豫為期必者。故此局之定。愛臣者多以異時咎責為臣慮。局外阻撓為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時局面既更。勢難兼顧。如欲停止。願將已領之銀仍即繳回。臣答以事在必行。萬無中止之理。但願一一謹守條約。盡心經畫。共觀厥成。如有差謬。當自請嚴加議處。察看

人情。尚可望其有成。合將日意格。德克碑。會稟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照錄咨呈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外。謹臚舉船政事宜十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謹會同兼署閩浙總督福州將軍臣英桂恭摺具陳。

左宗棠又奏。竊維輪船為泰西獨有之利。彼之雄長海表。壟斷互市之利者。所恃在此。法國君臣。欣然願以其利輸之中國。蓋亦有故。法國商船。較諸國為最少。其爭利之見淡於英。法又與英國本非同教。英習耶穌。法習天主。雖陳素深。其暫時依違其間。不敢立異者。特以英吉利首與中國通商。法來其後。不欲顯與為難耳。而其不甘久居英下

實在意中。現在日本習造輪船。亦係法國韋而宜監督。是其欲廣輪船之製。以夸主為名。仍不外好勝爭利之本性。可知英國商船最多。深恐中國學成。撓其生計。又陰謀叵測。必欲以此徼我所無。據日意格所述赫德昨次晤面之語。已情見乎詞。但借用新法之論。既自彼啟之。今我借法自强。伊不能別有異說耳。如此後英國仍思設計阻撓。造謠惑聽。或從旁妄議者。請婉謝之。概置勿論。如果輪船學造已成。奪彼所恃。彼將弭耳帖伏。不敢妄有恫喝矣。臣前附片密陳不可惜費不可欲速之說。正以稍存惜費欲速之心。彼即將乘機閉阻。不可不豫防也。法國既樂為我用。

正可引而進之。為將來遠御外侮之計。此尤機不可失時不可再者。惟我

皇上熟籌之。夫習造輪船。非為造輪船也。欲盡其製造駕駛之術耳。非徒求一二人能製造駕駛也。欲廣其傳。使中國才藝日進。製造駕駛展轉授受。傳習無窮耳。故必開藝局。選少年穎悟子弟。習其語言文字。誦其書。通其算學。而後西法可衍於中國。藝局初開。人之願習者少。非優給月廩。不能嚴課程。非量予登進。不能示鼓舞。謹擬定藝局章程。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懇

天恩。俯准照擬辦理。臣一面即飭司刊刻章程。出示招募藝局子弟。仍飭逐加遴選。方准投充。以昭慎重。至輪船既造。必有得力水師。方無竊寇之慮。則沿海水師。尤宜實力訓練。此又不可不豫為籌及者。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具摺密陳。

船政事宜十條

一。洋員應分正副監督也。日意格。德克碑。各有所長。臣前摺曾陳及之。現經上海總領事白來尼。以日意格通曉官話漢字。辦事安詳。令德克碑推日意格為正監督。德克碑為之副。咨商允洽。均無異詞。一切事務。仍責成該兩員承

辦。

一。宜優待藝局生徒。以拔人材也。藝局之設。必學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精研算學。乃能依書繪圖。深明製造之法。並通船主之學。堪任駕駛。是藝局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給月廩。不能嚴定課程。非優予登進。則秀良者無由進用。此項學成製造駕駛之人。為將來水師將材所自出。擬請凡學成船主及能按圖監造者。准授水師官職。如係文職文生入局學習者。仍准保舉文職官階。用之水營。以昭獎勸。庶登進廣而人才自奮矣。

一。限期程期。分別酌定也。輪船一局。實專為習造輪機而

設。俟鐵廠開設。即為習造輪機之日。故五年之限。應以鐵廠開廠之日為始。一面造鐵廠房屋。一面購運鐵廠機器。計自法國購運來閩。約須十箇月十一箇月不等。日意格德克碑兩員回國後。一員約五箇月帶船廠洋匠來閩。開船廠。造船槽。一員俟機器等件齊備。交鐵廠洋匠管解起程。後先趁輪船來閩。約八九箇月可到。

一。定輪機馬力。併搭造小輪船也。大輪船輪機馬力。以一百五十匹為準。除擬買現成輪機兩副外。其餘九副。皆開廠自造。鐵廠造輪機。頗費時日。船廠配成船。較為迅速。恐船廠閒廠。虛糜辛工。因議於大輪船十一隻外。另購八十

匹馬力輪機五副。其式與外國梗婆子兵船相近。乘船廠開工。加造小輪船五隻。

一。飭洋員與洋匠要約也。洋人共事。必立合同。船局延洋匠至三十餘名之多。其中賞罰進退。辛工路費。非明定規約。無以示信。已飭日意格等擬定合同規約。由法國總領事鈐印畫押。令洋匠一律遵守。

一。宜豫定獎格。以示鼓舞也。洋員及師匠人等。須優定獎格。庶期盡心教導。可有成效。現已與日意格等議定。五年限滿。教習中國員匠能自按圖監造。並能自行駕駛。加獎日意格德克碑銀各二萬四千兩。加獎各師匠等共銀六

萬兩。計定獎格銀共十萬八千兩。如果有成。則日意格德克碑之忠順。尤為昭著。應更懇

天恩。再加獎勵。以示優異。

一。購運機器等件來閩。須籌小費也。各項器具物料。由外洋運載來閩。非按洋法包紮。恐多損壞。非交洋行保險難免疏虞。此項包紮保險銀兩。已一併議給。

一。凡需用紋銀之項。應准開銷銀水也。閩省通行銀色。向較江浙廣東為低。番銀到閩。無論官民。皆不辨花樣。但用鐵鑿烙印。以辨真假。行之他省外洋。即減成色。船局支發各款。除在閩境採買物料無庸補水外。其採買洋料等用

款。應准將補水銀兩作正開銷。

一。宜講求採鐵之法也。輪機水缸。需鐵甚多。據日意格云。中國所產之鐵。與外國同。但開鑛之時。鎔鍊不得法。故不合用。現擬於所雇師匠中。擇一兼明採鐵之人。就煤鐵兼產之處。開爐提鍊。庶期省費適用。此事須臨時斟酌辦理。

一。輪船中必需之物。宜籌備也。輪船中應用星宿盤。量天尺。風雨鏡。寒暑鏡。羅盤。水氣表。千里鏡。玻璃管。以及墊輪機之輭皮。即音陳勒勃等件。現飭日意格等回國探問製造器具價值。如所費不過數千金。即由日意格等籌購一分。並酌募工匠一人同來。一併教造。

御批覽

左宗棠又奏臣所知閩浙官紳中有裨船政之員亟宜咨送沈葆楨差遣如鹽運使銜廣東補用道葉文澜好善急公熟悉洋務遇有委辦事件均能妥實經理為人敦樸可恃候選同知黃維煊疊次委赴香港廈門上海甯波及福州羅星塔等處測量沙水訪察洋務並隨同胡光墉與日意格德克碑議擬章程均能不辭勞瘁該員係丁憂在籍人員輪船局甫經議設人才最少與尋常局務不同應請旨准其留閩差委以裨要工又五品軍功貝錦泉向在江浙管帶捕盜緝私各輪船熟習直隸山東江蘇閩浙各洋面情形

堪充輪船船主。閩省新買輪船一隻。取名義福寶。昨由上海展輪來閩。即係貝錦泉管駕。此船應令貝錦泉管帶隸水師提臣李成謀統轄。為巡洋捕盜之用。並令貝錦泉多募富波少年。在船習練駕駛。庶將來成一輪船。即有駕駛一輪船之人。無須外雇。迨五年輪船成。局中船主之學亦成。人才固不可勝用也。該軍功樸實勇敢。熟悉洋務。應請旨破格錄用。以都司留於福建水師儘先即補。並賞加遊擊銜。以奬倡導之人。又福建候補布政司經歷徐建淵。涉獵西洋圖書。頗有巧思。現仿製洋礮百餘尊。亦均合用。應一併送交沈葆楨差遣。至士紳商民中可用之才。應由沈

葆楨隨時蒐訪。劄調入局差遣。謹附片具奏。

左宗棠又奏。臣前會同將軍巡撫臣奏請撥閩海關結款銀四十萬兩。作輪船局創始經費。摺內聲明購買機器等件。及募雇師匠來閩。建造鐵廠船槽船廠。中外官員公廨工匠住屋。購買地基。約共需銀四十三四萬兩。惟船槽為船局最要之件。日意格等原議建造石船槽。臣細加採訪。均以難成為慮。茲詢之日意格等。據云若照法國新法。改用鐵板造成船槽。較為妥速。惟必須自法國購運前來。腳價太貴。是以前次仍議就近取石為槽。以期節省。臣思石槽既造作需時。又虞傾圮。自不若改用鐵槽。為一勞永逸

之計。計買現成大鐵船槽一具。由法國運載來閩。需多用銀三萬餘兩。除已奏撥閩關結款銀四十萬兩外。尚不敷銀七萬餘兩。應在本年十二月起。閩海關每月續撥銀五萬兩內提用。以濟要需。此項本係儘充輪船局每月經費。現在議定每月約以四萬兩為準。計可月存銀一萬兩。且目前未即開廠。以之移濟創始經費。本屬一事。更無庸另籌挹注。至買用馬尾山下民田二百餘畝。作為局廠地基。其畝分契價細冊。應由督撫臣會同總理船政臣沈葆楨另行專案奏咨辦理。合併聲明。

左宗棠又奏。日意格德克碑。昨次來閩稟稱。輪船一切條

約皆臣覈定仍請臣主持此事當即告以業經請
簡總理船政大臣事有專屬自可無庸兼顧且相距萬里以外亦
勢難兼顧也該洋員仍以為詐竊維洋人素性多疑驟難
譬曉始事之初須堅其信揣彼疑慮之端有二不過事虞
牽制費虞不繼已耳復告以身雖去閩此事究屬首先倡
議事成無可居之功不成則無可逭之罪如有謬誤應加
議處業經奏明在案是未嘗置身事外也至經費每月四
萬兩已指關稅協餉萬無不繼之理如尚慮不繼則閩省
尚有協甘之餉四萬兩可以通融當豫為籌之日意格等
意始釋然應先陳明此後船局遇有陳奏事件仍由沈葆

楨會王後銜以昭大信可否之處伏候

聖裁

左宗棠又奏工程必期覈實度支尤戒虛糜而輪船局事屬創行將來限滿果能習成與否雖據日意格德克碑一力擔承亦不敢遽謂確有把握但覺事不可已惟當擇人而任盡力以圖耳其中支銷款目並無例案可循公家之事往往縛於文法掣於物議故敢任此事者絕少其人即如道員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從前在浙歷辦軍糧軍火實為緩急可恃咸豐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運糧兼備子藥力圖援應舟至錢塘江為重圍所阻

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猶有遺憾。臣入浙以後。委任益專。卒得其力。實屬深明大義不可多得之員。惟切直太過。每招人忌。臣於輪船局務。奏請將一切工料。及選洋匠雇華工開藝局。責成該員一手經理。實為局務需才起見。昨據胡光墉具稟固辭。願隨同署福建布政使現護巡撫臣周開錫辦理局務。懇候總理船政差遣。凡其所舉之人。出具保狀。經手之項。出具領狀。惟該員是問。至一切局務支銷款目。實以臣單上海採辦轉運諸務。奉委督辦。必需象顧。未能常川在閩一手經理。懇請陳明等語。蓋以非常之舉。易滋疑議。不欲以一身為重射之的也。臣稔知其任事之誠

招忌之故。與其過重責成。轉使畏難於今日。不若稍寬責任。仍收臂助於方來。且臣軍採辦轉運局務。亦需該員經理。不得不勉如所請。准其往來照料。聽候總理船政差遣。總之此局非尋常工程可比。即不豫存綜覈之見。在事者已不免有意外之虞。惟有仰懇

天恩曲蒙

鑒察。庶幾率作興事。敏則有功。儻臣所舉非人。致有貽誤。仍請將

臣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詳議船政章程。並藝局章程。各開單呈覽。及曉諭日意格等各摺片。覽奏均悉。此次創立船政。實為自

強之計。若為浮言搖惑。則事何由成。自當堅定辦理。方能有效。左宗棠所見遠大。大臣謀國。理當如此。其所議優待局員。酌定程限。甚為周妥。均著照所請行。若五年限滿。洋員教有成效。即著照所議加賞。以示獎勵。其日意格德克碑勤勞既著。忠順可嘉。尤當優加賞賚。並著英桂等存記。俟五年後中國工匠。如能按圖監造。自行駕駛。即著奏聞。候旨破格。於原定賞銀之外。再給優賞。屆時甘肅必早底定。朝廷不難令左宗棠赴闕。共覲廠成。該督等可傳諭日意格德克碑。俾其專心教習。毋稍疑惑。其餘所議各條。亦屬妥協。並著照所議辦理。左宗棠既赴甘省。而船局乃係該督創立。一切仍當預聞。沈葆楨總理船政。其未服

關以前遇有船局事宜由英桂等陳奏服闋以後由沈葆楨會同該督撫陳奏均著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終始其事另片奏船局經費不敷銀兩請於續撥銀兩內動用等語著照所請所有前項不敷銀七萬兩即於續撥閩海關每月五萬兩內支用著英桂如數籌撥毋許遲誤道員胡光墉既據左宗棠歷試可以相信即著交沈葆楨差遣其補用道葉文瀾同知黃維煊著准其留閩並候補府經歷徐文淵均交沈葆楨差遣軍功貝錦泉熟悉洋務堪作船主自應破格錄用即著以都司留於福建水師儘先即補並賞加遊擊銜此後如能奮勉立功並著沈葆楨等再請優獎用資鼓舞其餘如有可用之才即由沈葆楨酌

奏。務當虛心訪求。以期集事。左宗棠業經起程。船局事務。沈葆
楨自當專心經理。英桂吳棠周開錫。亦當和衷商酌。於日意格
等加意籠絡。毋任膜視。
癸未。吏部會同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奏。軍機處交出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
稱。遵將山海關改設道員未盡事宜。悉心籌畫。查有應議
各要節。以期經久無弊。恭摺具陳等因。同治五年十一月
初九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速議具奏。欽此。欽遵交出到部。兵部查各省行營帶隊
官。均由統兵大臣於職分較大官員內。派充翼長營總名

目。以資管帶。今三口通商大臣奏稱。營口派練洋槍隊五百名。係歸山海關新設道員統帶。其演練兵丁。係歸蓋州城守尉牛莊防守尉專操。所請新設道員作為翼長。蓋州牛莊各尉作為管營之處。於督率教練各事宜。籌議已甚周妥。且與各省行營帶隊官派充翼長營總名目。亦屬相符。應准如所奏辦理。總理衙門查該大臣所請山海關道員作為翼長一節。查城守尉係三品職分大於道員。防守尉係四品。亦與道員同品。僅將該道作為翼長。是否足資控馭。應令該大臣在營確切查明。如尚未辦理裕如。即由該大臣奏明。請加該道職銜。稍重其望。以資得力。至該尉

等均有專防城池地方之責若調離防次俾克練兵營總能否不至顧此失彼應由該大臣一併查明妥籌辦理務期將來毫無掣肘之處方為盡善又查該大臣原奏內稱原議海城蓋平二縣應令仍前輪流在營口直班自係為營口五方雜處必須地方官就近彈壓惟彼來此往係暫時權宜之計奴才再四籌商擬請添設同知一員管理海防撫民等事一切制度即可仿照天津添設海防同知成案辦理責令稽查海口彈壓地方即可作為該道首廳以符體制俟將來公事辦有定章或令該兩縣免其直班應隨時查看情形奏明辦理等語吏部查該大臣所請添設

同知。係為慎重地方因時制宜起見。自應准其添設同知一員。駐紮營口。專司稽查彈壓。作為海防要缺同知。於奉天所屬人員內。聽該府尹酌量升調題補。悉照定例辦理。所轄地方命盜案件。如有疏失。即責成該同知按限承緝。仍照定例議處。至添設同知駐紮營口。其地方一切事宜。責有專司。該海城蓋平二縣。應否仍前輪往營口住班之處。令該道隨時體察情形。詳由

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尹。奏明辦理。所有新設同知應辦一切事宜。均稟承該道彙辦。俾權歸一不至隔閡。應領俸薪養廉。戶部查奉天省同知每年例支俸銀八十兩。米四十石。

養廉銀五百二十七兩六錢。按春秋二季遵照續議覈減章程支放。所有添設同知一員。應領俸薪養廉銀兩。准其照例支給。造入地丁奏銷案內。報明戶部查覈。其承緝命盜審轉解勘。刑部查山海關改設道員。既據該大臣擬請添設海防同知。所有該處承緝命盜。即責成該同知。其審轉解勘。即由新設之同知招解。由該道勘轉。以資整頓。添鑄關防。禮部查定例。文官員印信。由吏部議准。撰擬字樣。送部鑄造等語。今奉天營口添設管理海防撫民同知一員。既經吏部覈准。自應添鑄同知關防一顆。以昭信守。恭候

命下由吏部撰擬字樣到部鑄造頒發應造衙署工部查該大臣所請添設營口同知一員應建衙署工程應如所請准其建蓋仍俟該員調補後即行飭令酌量營建撙節估計照例先行專案造册題估工竣即將建蓋房間數目丈尺做法並用過工料銀兩據實確覈照例造具册結送部題銷其餘一切未盡事宜應由該府尹等分別奏咨辦理

御批依議

十二月辛卯調補陝甘總督左宗棠奏藍翎六品軍功洋弁華阿嘿隨營帶隊打仗出力並製造洋礮以資攻擊奮勉異常該洋弁久遵中國服色熟習官話應請

賞加守備銜。以示優異而昭鼓勵。

諭內閣。洋弁華阿喇著賞加守備銜。

盛京將軍都興阿。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奉崇厚於本月十五日。馳抵營口。查營口濱沿大海。南通閩廣江浙。近接直東。中外商民雲集。沿海各口中。最為緊要之地。每歲春融開河以後。各省商販。紛至沓來。五方雜處。一切起卸貨物。駕駛船隻。需用傭力之人甚多。是以各處無業游民。麕聚謀食。日聚日眾。良莠不齊。以致賭博爭鬬。相習成風。近年以來。自各國通商開埠以後。洋人居處其中。加以閩廣等處人民。買賣更盛。尤易滋生事端。從前並無

地方官駐紮經理。自開辦通商之後。始議令山海關監督前來。並令牛莊海城蓋州尉縣輪流直班。而事權不一。仍未能辦理裕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設道員之議。誠為整頓地方。慎重海疆。綏柔遠人之要議。奴才等酌議覆奏後。已經吏部等衙門逐條詳議。斟酌變通各節。均已詳備。奴才崇厚詳加訪察地方民情。政務利弊。督同署道成林悉心考究。不厭精詳。當此設官之始。創辦之初。以整飭地方為第一要務。欲期地方治理。必須專以責成。奉省向未設有道員。一切規模。無可仿照。道員係屬監司。上須稟承大吏。自當重其考成。下須督率屬僚。亦當與以權要。至於飭令

如帶練兵可以鎮靖海疆捕拏賊匪仍令徵收關稅可以
撫綏外服籌畫餉糈一切事宜博採旁搜求其至當奴才都
興阿由省派委熟悉地方之協領毓昌來營聽候採訪情
形除奴才崇厚奏陳各要節已奉
旨交吏部各衙門速議具奏外其遵
旨應行詳議等事奴才崇厚督飭成林於原議未盡之處詳細酌籌
分別各條會商奴才都興阿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聖裁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會議山海關改設道員事宜

一查金州岫巖復州海城蓋平五廳州縣均係沿海地方一切邊防稽查彈壓關繫緊要是以議歸該道管轄誠為慎重地方之意自應欽遵查照原議辦理其餘各府州縣遇有關中外交涉及稅務事宜均詳報該道聽候檄飭遵辦至所屬各廳州縣刑名錢穀如有遲延虧那該道隨時查參

一查營口地處海隅為洋人通商口岸交涉事宜既統歸該道管理則一切整頓地方緝捕盜匪必須逐件認真妥辦方可震懾地方海城縣原設捕盜弁兵十一名已歸該

道調遣為數無多且係招募之徒難資得力應令在於附近之熊岳遼陽蓋州三城除練兵之外每城調馬兵十名委官一員隨該道差委俾得彈壓緝捕及送緊要公文以供驅策其委官每名照海防章程月給銀六兩外加馬乾銀二兩八錢其馬兵每名月給口糧馬乾銀五兩六錢均由該道在洋稅項下支給附入練兵案內報銷該弁兵等本城原糧照舊支領至營口地方遼闊無所屏障應如何挑濠築圩編查保甲嚴禁地方刀匪查拏賭博之處應由該道隨時設法認真妥辦至該處刀匪往往滋事殺傷人命更兼中外雜處屢成巨案且馬賊餘匪尚未淨盡實為

地方之大害。應准該道督同地方文武實力嚴拏。如係滋事重案刁匪馬賊。仿照熱河辦理馬賊章程。訊明後即由該道就地正法。一面報明將軍府尹。其尋常命盜等案解勘。仍照舊例辦理。

一。查該道所管收稅口岸。分隸直隸奉天兩省。從前監督衙門坐落臨榆縣。係直隸地方。是以該關徵稅數目。向應咨報直隸總督查覈。今既改設道員。坐落奉省。欽奉

諭旨。常洋兩稅。均報由三口通商大臣分咨奏報。自應遵

旨辦理。所有原議常稅詳報將軍府尹及舊章咨報直隸總督各節。均無庸議。應由該道按四季將收過常稅數目。報由三

口通商大臣報部查覈一年期滿遵照定例將收支稅銀數目及親填循環稽考奏銷各冊紅單由該道批差書吏親齎分送部科以憑磨對考覈題銷仍由三口通商大臣奏報再山海關副都統駐防餉乾向由山海關常稅項下支發由該監督將兵馬數目起止日期支發銀數按年造冊奏銷前經奔崇厚奏准仍照舊章支放此項駐防兵餉既係動用關稅該道照例支發後仍按年覈實造冊詳由三口通商大臣奏報咨部覈銷

都興阿等又奏營口酌撥官兵五百名習練洋槍隊業經

奉

旨允准前經奴才都興阿咨會奴才崇厚鈔錄天津教練章程發餉數目並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函以天津練兵由京撥往月餉較厚營口所練係本省之兵離營較近月餉可以酌減奴才崇厚查從前京旗官兵赴津練隊應支薪水等項悉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奏案辦理此次營口練兵其神機營派往教練之官弁遣赴奉天應仍按天津練兵舊章正副參領空花餉每員月支銀十八兩護軍參領佐領騎都尉比照正副參領支給前鋒校護軍校每員月支銀十二兩雲騎尉驍騎校守備千總六品蔭生恩騎尉均比照前鋒校支給兵丁每月支銀六兩內如有教隊之副護軍

校藍翎長額外藍翎長額外前鋒校護軍校六七品項帶隊目委官即折中議給薪水銀八兩以示區別至於奉省所調習練之官兵應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函之意量為變通擬酌減三分之一參佐防禦等員又銀十二兩分帶軍校六七品項帶委官各官月支銀八兩兵丁除本營底餉照支外月支銀三兩冬夏兩季每名各給衣帽銀二兩五錢礮隊照槍隊一律支領礮車馬四月支乾銀三兩八錢各覆奏都與阿查照辦理意見相同現在前項官兵五百名均已調齊且神機營所派教練之員並槍枝亦到即可演練奏等詳加商酌一切教練章程分派妥協俾

該道有所遵守。現派總理營務營總一員。候補協領署牛莊防守尉叢登甲。管帶官委營總二員。佐領依克津布。佐領興福。又分帶官十員。隊練兵四百八十名。辦理營務官四員。又各項差使兵十六名。統共官兵五百三十員名。其神機營派出教習官弁十六員名。應派為總教官一員。號令官一員。分教十員。幫教官四員。口分均照前項章程支給。惟查所派之營總一員。委營總二員。並神機營派出三官。內有派充總教號令各一員。責任較重。應照京營參領口分。每員月支給銀十八兩。其餘查照官階。按現辦章程支發。如隊中分帶各官不敷分派。將來應由該道於兵丁

中選拔技藝出眾者。報明派充。加給口分。以期得力。此項餉銀。照原議在於該關洋稅項下。按月支發。由該道每年隨關期造冊報銷。以昭覈實。至營口地方人煙稠密。此項練兵。若令棲止民房。實非長久之計。應令該道在營口擇一寬敞地面。作為營盤。修蓋兵房。以便練兵居住。易於稽查約束。此項經費。亦由該道於洋稅項下撙節動用。彙入兵餉案內覈實報銷。責成署道成林認真督練。不准稍有懈怠。以期悉成勁旅。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酉。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營口改設道員。

查吏部等衙門議奏內稱城守尉係三品職分
防守尉係四品亦與道員同品僅將該道作為
足資控馭應令該大臣確切查明如尚未能妥
由該大臣奏明請加該道三品職銜稍重其權
至該尉等均有專防城池地方之責若調離此
營能否不至顧此失彼應由該大臣一併查明
等語并查該省改設道員原議本係援照臺灣
有關緊要事件准其專摺奏報臺灣道因係
專摺奏事向加有按察使銜奉省改設之道員
自應請

旨賞加按察使銜以符原議至蓋州城守尉牛莊防守尉調令離
防能否不至顧此失彼一節查該尉等有專城之責殊不
便長駐營口奔與都興阿會議揀內業經分派專操委營
總依克津布興福二員以專責成其牛莊防守尉業登甲
係令照料營務仍隨時辦理本城事件於地方營務可以
兼顧奔於營口起程時已飭署道成林將地方應辦事件
即日進省稟商將軍府尹以期得所遵循俾臻周妥其添
設海防同知亦係海疆要缺將來俸滿送部引
見應如何給予升階以資鼓勵之處應由奉天府尹詳細妥議奏
明辦理

諭內閣崇厚奏議覆奉省改設道員應請加銜一摺奉天新設奉錦山海道員缺著准其照福建臺灣道例賞加按察使銜以符體制其添設海防同知亦係海疆要缺俟滿時送部引見應如何給予升階之處著奉天府府尹妥議具奏餘依議

己亥署伊犂將軍榮全奏奴才帶領官兵解護軍餉行抵昌吉斯台卡接准斜米庫必那圖爾咨文內稱喀帕兒所存軍餉隆冬之際途次積雪過厚轉運艱難懇祈將軍一俟氷雪融化後再行趕緊運往並稱多仁泰等途次丟失軍餉處業已差派幹練之官按途查詢果能如數查出不但我們國臉面好看將軍與我亦有光彩等語奴才回文稱庫

必那圖爾一切係好意。無奈本將軍途
統兵各大臣來文。均着本將軍催令餉
以備西征兵需。本將軍經過路途。雖積
緩行。請將喀帕兒軍餉。尋見貴國氷車
泰等丟失軍餉。差員查詢各情。不勝感
能如數辦出。多仁泰等莫不感念盛德
日抵烏克二卡倫。詢得前在圖爾根河
於七月間移營博羅胡吉爾卡倫之外。
里。在彼堵禦。又聞圖爾根一旗錫伯索
山徑逃出。總管德勤等趕至博羅胡吉

德勤等言說。兵丁等畏賊逃至。難與汝帶回。此項兵丁。尚在哈薩克台吉鐵色克遊牧貢苦度日。不知此際行抵我國邊界否。奔前帶官兵民勇等行抵斜米時。內患病者七八名。不能前進。暫留彼處緩養。奔行抵昌吉斯台之時。有前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武隆額派出送公文蒙古通事三名。因塔垣兵潰。留落彼處。庫必那圖爾出具路票。按台發給口糧。令來昌吉斯台。言說玉爾雅爾尚有民人蒙古男婦老幼五六十名。夷官按名發給口糧數十斤。銅錢數十文。嗣後均宜自行貢苦度日。伏查阿勒瑪圖蒙古等。初時該夷發給口糧。價值一百數十餘兩。前在喀帕兒業已

清算。不知此時尚有逃出兵民。奴才已入科城之境。相距俄境寫遠。無從訪問。

榮全又奏。奴才於十一月十七日。接准總理各國衙門來咨內稱。該俄夷在喀帕兒立局賑濟索倫等事宜各款。著奴才查明人數。散給多寡。如何籌補之處。逐細詳查。妥為籌畫。分別奏請。至此項逃難兵民。亦應設法招徠安插。毋令久居該國。致滋事端。各等情。前奴才業將風聞逃至俄境兵民緣由。恭摺奏

聞在案。奴才於十一月十九日已抵科城。距俄國寫遠。無從諮詢。李雲麟將巴爾魯克頭魯特官兵。著奴才帶領該官兵在烏楞

格河紮營。奔稍為整頓行裝。即行馳赴該處。先行設法差派幹練可靠人員。由玉爾雅爾前往喀帕兒等處。收回逃難兵民。免致久留俄國。別生事端。俄國來咨西悉畢爾總督。即溫布克訥斯。斜米迦撫。即庫必那圖爾。奔莫不稔熟。該俄若有另言。奔即可兼站前往。與該俄等面加折辦。以絕將來無厭之求。至該俄文內所言土爾扈特往該國逃難一節。奔前在俄境。並未聽有此事。惟查土爾扈特等原係由俄國逃出。經我

高宗純皇帝加恩收養。賞給遊牧。九十餘年。今遭逆回變亂。滋擾遊牧。遠逃山野。此亦夷性恆情。土爾扈特俱有札薩克台

吉分旗管理。塔垣扎薩克等仍居該處遊牧。不知何處土
爾扈特逃往俄界。且該俄所言地名。與我
國互異。該俄夷僅指地安插。未曾賑恤。奔愚昧之見。暫可置
若罔聞。一俟克復伊疆後。查明界址。再向俄人理問。惟餉
銀未卜由喀帕兒起運否。如若起運。自可算清一切。由京
匯還。如未起運。亦可扣數清還。免將來饒舌。再設法將逃
難索倫蒙古民人等。由俄國收至行營安置。該索倫等經
此顛沛流離。自與遜回深懼。驍勇可用。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因製造機器。必

須講求天文算學議於同文館內添設一館等因於十一月初五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學之議並非矜奇好異震於西人術數之學也蓋以西人製器之法無不由度數而生今中國議欲講求製造輪船機器諸法苟不藉西士為先道俾講明機巧之原製作之本竊恐師心自用枉費錢糧仍無裨於實際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論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舉為不急之務者必有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者甚且有以中國之人師法西人為深可恥者此皆不識時務也夫中國之宜謀自強至今

日而已亟矣。識時務者莫不以采西學製洋器為自強之道。臣如左宗棠李鴻章等。皆能深明其理。堅持其說。時於奏牘中詳陳之。上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機器局。由京營揀派兵弁前往學習。近日左宗棠亦請在閩設立藝局。選少年穎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以語言文字算法畫法。以為將來製造輪船機器之本。由此以觀。是西學之不可不急為肄習也。固非臣等數人之私見矣。或謂雇賃輪船購買洋槍。各口均曾辦過。既便且省。何必為此勞費。不知中國所當學者。固不止輪船槍礮一事。即以輪船槍礮而論。雇買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講求以徹其原。法既

明而用將在我。蓋一則權宜之策。一則久遠之謀。孰得孰失。不待辨而明矣。至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亦曉說也。查西術之借根。實本於中術之天元。彼西土目為東來法。特其人性情縝密。善於運思。遂能推陳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學如此。其餘亦無不如此。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中國儻能駕而上之。則在我既已洞悉根源。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淺鮮。且西人之術。我

聖祖仁皇帝深韙之矣。當時列在臺官。垂為時憲。兼容並包。智周無外。

本朝掌故。亦不宜數典而忘。況六藝之中。數居其一。古者農夫戍卒。皆識天文。後世設為厲禁。知者始鮮。我

朝康熙年間。除私習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學盛行。治經之儒。皆兼治數。各家著述。考證俱精。語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士子出戶。舉目見天。顧不解列宿為何物。亦足羞也。即今日不設此館。猶當肄業及之。況乎懸的以招哉。若夫以師法西人為恥。此其說尤謬。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查西洋各國。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新。東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國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造輪船張本。不數年亦必有成。西洋各國。雄長海邦。

各不相下者無論矣若夫日本蕞爾國耶尚知發憤為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或謂製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為之臣等尤有說焉查周禮考工一記所載皆梓匠輪輿之事數千百年贊序奉為經術其故何也蓋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並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也又何疑乎總之學期適用事貴因時外人之疑議雖多當局之權衡宜定臣等於此籌之熟矣惟是事屬創始立法宜詳大抵欲嚴課程

必須優給廩餼。欲期鼓舞。必當量予升途。謹公同酌擬章
程六條。繕呈
御覽。恭候
欽定。再查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學問素優。差使較簡。若
令學習此項天文算學。程功必易。又進士出身之五品以
下京外各官。與舉人五項貢生。事同一律。應請一併推廣
招考。以資博採。
御批。依議。單併發。
酌擬同文館學習天文算學章程六條
一。請專取正途人員。以資肄習也。查天文算術。義蘊精深。

非夙知勤學用心之人。難以漸窺底蘊。與專習外洋語言文字之學生不同。前議專取舉人恩拔副歲優貢。及由此項出身人員。今擬推廣凡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檢討。並五品以下由進士出身之京外各官。俾充其選。緣該員等研經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專。程功自易。服官者由京外各衙門保送。未仕者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及本旗圖片。徑赴臣衙門具呈。由臣衙門定期試以策論等項。考取送館學習。其各省保送人員。程途遠近不齊。難以久候。應俟咨送到齊。陸續考試。以免耽延。至京外各衙門咨送此項人員。務須擇其年在三十以內者。方可咨送。如有平日講求天

文算學。自願來館學習。藉資印證。以精其業者。其年歲亦可不拘。

一。請飭各員常川住館。以資講習也。查成事必由居肆。力學務在親師。居本館留學各員。必須朝夕在館。習講問難。方可積漸見功。若朝出暮歸。往來蹀躞。則晨夕之荒功不少。而心思亦因以不專。今議在館學習人員。無論京外。均一概留館住宿。飯食由臣衙門備給。其出入由該館提調設立號簿。隨時登記。以便稽查。至各本衙門如有應送差使。以及考試等事。仍准照舊辦理。以期兩不相妨。

一。請按月考試。以稽勤惰也。查在館學習人員。果能專心

致志。自可日起有功。惟其中勤惰之分。亦必隨時考察。用資策勵。今議俟該員等學習半年之後。按月出題考試一次。由臣等親加校閱。分別甲乙。優者記功。劣者記過。功過分而勤惰見。相形之下。奮勉益生。

一。請限年考試。以觀成效也。查三載攷績。朝廷課吏之加。誠以功力積至三年。優絀無不立見。今議每屆三年。舉行大考一次。分別等第。高等者立予奏獎。並酌量差遣試用。下等者照常學習。俟下屆考試。再行察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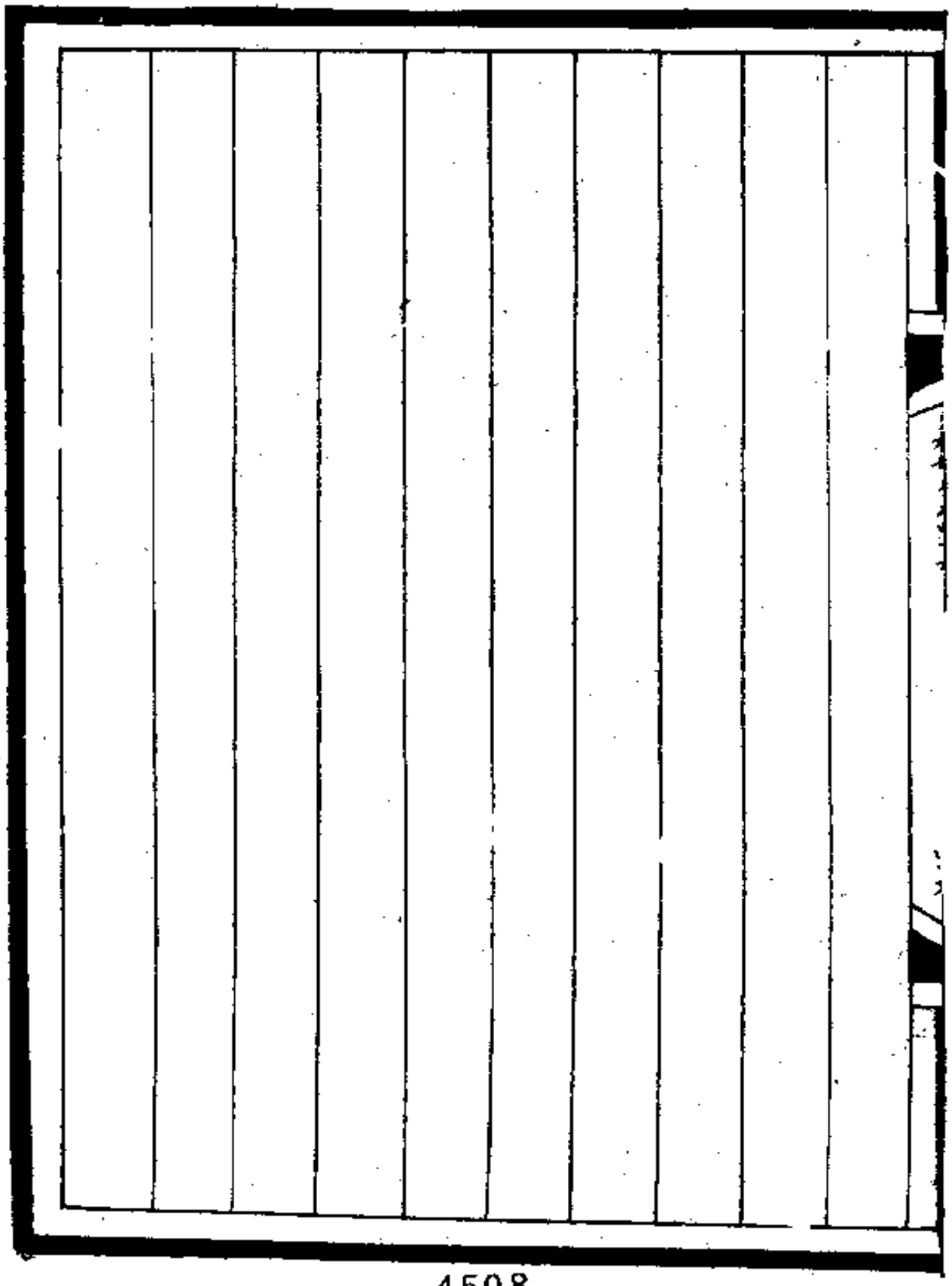
一。請厚給薪水。以期專致也。查此次留學各員。難保無寒畯之士。必須優加體恤。乃可冀其用志不紛。今議在館各

員。除飯食由臣衙門備給外。每月仍各給薪水銀十兩。俾資津貼。庶內顧無憂。而心益專壹矣。

一。請優加獎勸。以資鼓勵也。查該員等學習三年。試居高等。足見其平日用心勤苦。始終不懈。自應格外優獎。以為後之留學者勸。今議此項人員。均准各按升階格外優保班次。以示鼓舞而廣招徠。

御批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六



4508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四十七之四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七

同治六年丁卯正月丁卯禮部奏朝鮮國恭進例貢使臣到京附帶咨文係覆陳上年洋船情形兼致謝等事求旨部轉奏謹鈔錄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應陳洋匪侵擾形實事本年九月洋匪入據江華府其回檄悖慢之狀已具咨仰陳矣嗣後敵勢轉益猖獗有不可一一盡述而江華不但為畿邦保障之重地

也。敵城先祖僖順王。莊順王。真禎亦安於行宮。洋匪入城之日。守臣倉皇移奉於僻處。而殿宇廨署。並入灰燼。以至驅刦男婦。擄殺牛畜。攫去樁留之銀。掠取綢運之米。武庫先被放毀。利器多歸藉寇。緣江列堡有龍津廣成等鎮。而焚毀殆盡。甲申津上下分船遮伏。以斷赴援之路。鄉紳知宗正卿李是遠居在城外。及聞城陷。與其弟憂憤仰藥死。知已逃匿隱之鄉。巡撫中軍李容點。住紮於江華府越岸通津府。未及交鋒。九月十八日。巡撫哨官韓聖樑率銃手守文殊山城。彼人乘四小船自甲申津來泊。將欲上山。聖樑奮不顧身。一發數丸。則彼人應聲落水。銃手隨即齊發。

彼人多震仆而死者。而船中人蠭湧登山。放火於城門及公廨而去。十月初四日。巡撫千總梁憲洙潛師由廣成津而入鼎足山城。城在江華府之東南。將以為憑高直擣如建瓴之勢也。彼人又欲據此城。其頭領騎馬悉帶銃卒上山。不知憲洙已在城中也。憲洙盡力揮擊。齊放銃礮。一場鏖戰。其騎馬者應丸而墜。彼兵相繼僵死者如麻。與尸而走。器械輜重。委棄路側。初五日。江華城中所在彼人。紛紛輸器物於船中。而甲串津碇留四船。一時解纜。出往富平前洋。與前留三船同住。而城中無一敵。憲洙自鼎足山城整軍而下。克復府城。撫輯兵民。而富平前洋碇留七船。本

月十二日出外洋。向南而去。噫。彼法國人之强欲尋釁。涉我海疆。毀我關防。創殘我民人。偷竊我蓄積。是豈敝邦有所失而然哉。特以其豁壑無厭之慾。作一海浪賊耶。敝邦地狹力弱。不嫻戎政。而惟茲禮義之俗。秉彝攸存。故上自朝廷卿士。下至軍卒氓黎。莫不扼腕裂眦。誓死防守。或有沫血倡義者。或有捐軀殉難者。衆心成城。庶可藉此而獲保藩籬。然彼夷去來無常。情跡叵測。未可以釋慮而弛備矣。竊伏惟我

大朝字育之

澤。曠絕千古。前後

恩造山海崇深藐茲沖年遭此大難兢兢業業固知攸措其在緩急安危之際顧告情實固臣分之當然而凡係小邦之患難每蒙

大朝之拯恤茲具被兵事由修咨詳陳煩乞禮部轉達

天聽導示備禦之機略使藩屏屬國永底安靖恭備侯庚千萬幸甚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轉奏施行

朝鮮又咨

為覆陳致謝仍辦洋船事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承准禮部咨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朝鮮咨報洋船情形一摺本月初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鈔錄原奏。恭錄

諭旨。咨行禮部遵照辦理等因前來。本部相應鈔錄該衙門原奏

知照查照辦理。除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隨時相機酌辦

外。該國王仍當悉心籌畫。分別覈辦。計出萬全。不得稍涉

疏虞等因。竊念小邦凡有患難疾聲具籲者。仰藉

天朝字小之

春也。今此禮部之據情代奏。軍機大臣之面奉

諭旨。總理衙門之相機酌辦。俾小邦悉心籌畫。計出萬全。不可稍

涉疏虞。其所以撫保小邦。靡不周極。不知小邦何以獲此

隆庇也。第茲英船焚溺之事。法檄悖慢之詞。法兵遠去之由。前已

具咨詳陳。而本年二月七月再到海关縣江華府。固請通商。以無

上國公文。不敢擅使許施。則謂往

大清國請公文並貨物前來。而發船遠去。仍無形影者。即自稱英人馬力騰戴拔等也。又於七月來泊平壤府。拘執將弁。殺害人命。討索財貨。亂放銃礮。擱淺而自被焚溺者。即自稱英人崔蘭軒。但國人李八行。及烏鬼子等也。原無美國人兩枝桅船一隻擱淺被燒。並拔去船主水手等二十四人之事。則今此衛廉士來函。想因平壤府英船焚溺事。而轉相訛傳。不究根由也。敝邦與英法兩國。本不交涉。何有

失和。通商傳教。則以邦禁而拒絕之。教士則以異國莠民變服誑惑而斥除之而已。凡天下各國相與征戰。必先詳究情實。明執釁端。始可興兵。而今法人之瞰我未備。闖入江華廟。焚毀全城。剽掠財貨。即一刦掠殘暴之寇也。通商者果如是乎。傳教者果如是乎。未乃頭領被殲。舉帆而走。然以後蹤跡有難料測。惟當秉義修備。務盡誠信。而至若兵費賠償一節。伏荷禮部及總理衙門之慮及利害。誠萬萬銘感。但法人之攫取敝邦舊戎器者。其數不貲。則敝邦責償於法國。猶或可矣。法國責償於敝邦。安有是也。凡係洋人之通商傳教賠償諸事。小邦之民情國勢。雖幾年

受困於洋人。斷不可行矣。小邦有事。輒蒙
皇朝之曲賜矜恤。茲庸備悉事由。謹具覆陳。煩乞禮部深矜小
邦情實。轉達
天聽。隨機指諭。俾底安靖。庸究終始之惠。千萬幸甚。為此合行咨
覆。請照驗轉奏施行。
朝鮮又咨
照錄給法國照會中條約第三十一款。內開載甚明句語
等因。未知三十一款條約。何時所成。開載者又是甚事。此
乃敝邦所不得見。而敝邦雖幾年受困於法國。通商傳教
邦憲綦嚴。斷不可行者。隨機開諭排解。俾得永底安靖。以

此告示

甲戌署伊犁將軍崇全奏竊查奴才前將接准俄夷在喀帕兒設立恤患局與逃出索倫等每月支給口糧散放洋錢各等情一面咨行署領隊霍伽布等著實詳查一面恭摺具奏在案茲接發奏摺後奴才日夜躊躇該索倫蒙古等集聚俄國過眾如若差員前往收攬與俄人清算帳目誠恐俄官輕視難免刁難制肘俄人與索倫等月支口糧外顯撫恤之仁內存無厭之求誠如

聖訓若不速行收攬難免別生事端日復一日必至積深累重若不即行清算必至伊子胡底奴才現在科城無兵可帶大兵

均由大道前往。趁此之際。奎即可本身兼站前赴俄國。相機度勢。收攬此項人等。清算帳目。惟此項索倫等眷屬不下數千餘口。該官兵等又缺馬匹。日用口糧不下數千餘斤。雖壯勇者使其徒步。長途大半均係山嶺。老弱婦女。必得置辦車輛。輪流代步。所費一切。不免浩繁。且伊疆並無安置此項索倫之地。塔爾巴哈台雖屬較近。今被哈薩克占踞。科布等屬均係蒙古遊牧之地。耕田無多。與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等熟商。一俟該索倫等行抵此處。暫借蒙古等遊牧閒地方駐紮度日。或勒減烏珣賊匪。抑或先占塔珣之地。即將該索倫等移居該處。不惟遺

逐較近。亦可固守城垣。俟大兵出關。該索倫等尚可建功以滅妖氛。惟該索倫等弓矢鳥槍刀矛器械。均被俄人收存。額懇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公使。務將弓矢器械。照數交給。再俄人之俗。處處禁止糧石。不准私行出售。今該索倫家古等數千名之多。誠恐該夷勒其糧石。難免枵腹之虞。

奴才愚昧之見。計其程途進近。日用口糧多寡。仍由該俄官倉內係買。合算該夷官價。照數納交。不惟稍節浮費。庶免周章尋見。將此情與該國公使議定。即著飭科米等處一律遵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禁全又奏再奏此次前往俄國收攬索倫等並清算俄夷

帳目如蒙

俞允

飭下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等備辦實需紬緞各色

茶斤交差帶往俄國以備賞賚之需

御批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臣衙門現議添設學

習天文算學館咨取進士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並翰林

院庶吉士編修檢討及由前項出身之京外各官考試錄

取留學業經條議章程奏奉
諭旨准辦在案惟查臣衙門前設學習英法俄國語言文字各館
均設洋教習一員專司講譯此外各設漢教習一員兼課
漢文令該學生等奉以為師現在學習天文算學之員均
係已成之材漢文無不通曉漢教習自可不設但亦必須
有專情崇仰之一人在彼指引開導庶學者有所稟承否
則該館止有洋人講貫而中國無師表之人恐來學者竟
疑專以洋人為師俾修弟子之禮未免因此裹足臣奕訢
與臣文祥臣寶鋆臣董恂臣崇綸公同商酌惟有臣徐繼
畬老成望重品學兼優足為士林矜式擬請

旨飭派徐繼畬作為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以專稽查兩資表率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派員充總管新設同文館事務

大臣等語太僕寺卿徐繼畬老成望重足為士林矜式著仍在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惟寺務恐

難兼顧著開太僕寺卿缺以專責成兩資表率

恭親王等又奏英法兩國公使租定府第原議每年各出

租價銀一千兩英國扣留租價二年作為修理之費法國

修理未經指定扣留租價年限嗣英國照約按年齎送房

租茲自同治四年九月十三日起至同治五年九月二十

三日止按照英國年月計算又期屆一年據英國使臣阿

禮國於上年九月二十六日派員齎送房租洋銀一千四百二十八圓零五錢七分合銀一千兩經臣等派員照數兌收並知照內務府於上年十月初八日派員赴臣衙門將英國租銀一千兩照原來平色查收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十二日准禮部咨轉奏朝鮮國王覆陳上年洋船情形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查法國與朝鮮用兵一案臣等於上年十一月十四日奏陳續等辦理情形請

飭禮部知照朝鮮國王妥為籌備旋准禮部咨稱閱時已久情形

不同擬將原奏暫存俟朝鮮續有咨文到日再行覈辦等
因咨覆在案此次該國王來咨前失江華郡城旋經該國
整軍克復法國兵船亦即退駐惟法國是否從此寢息抑
尚銳意興兵均未可必前此朝鮮錄送法國回檄內有欲
朝鮮差員面議一節似亦注意於和解第通商傳教諸事
朝鮮既稱邦禁綦嚴是否願俯中國斷不能稍有勉強該
國應如何悉心籌辦不至稍涉疏虞之處相應請
旨飭下禮部詳加酌覈迅即咨照朝鮮國王自行先事妥籌總期
計出萬全毋稍大意至該國所稱未知三十一款條約何
時所成開戰甚事等語查去歲日衙門接據法使照會內

稱因於朝鮮搆兵堵塞港口暫禁商船前往日等以法國
條約第三十一款內開將來中國遇有與別國用兵除敵
國布告堵口不能前進外中國不為禁阻法國貿易及與
用兵之國交易凡法國船從中國口駛往敵國口所有進
口出口各例貨物並無妨礙如常貿易無異等語並無因
兩國用兵禁止商船前往之條當經酌給照覆引及此條
以明不應禁止中國商船之意至此項條約係於咸豐十
年定議所有法國條約全款及他國所立條約各款亦止
言中土而未及外藩並無絲毫牽涉朝鮮之處應請一併
由禮部將前經咨發該部之法國條約第三十一款鈔錄

咨行朝鮮國查開。俾其洞悉原委。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接據俄國使臣照會內稱。自伊犂失守以來。該處所遺兵民婦孩。多被回匪擄去。賣與安集延等部商民。轉攜至俄國阿拉他烏一帶地方。經西悉畢爾總督開知飭恤悉局官員查究。並訂約三章。現將所買人口均已追出。並無身價。暫歸該局撫養。除將人口名單譯出滿文咨送署伊犂將軍榮全辦理外。其應如何遣送歸家。抑派員查辦之處。希即裁度見覆等因。將滿文人口名單開送前來。臣等查西疆迭遭兵民上

年九十月間疊據俄使面稱設局周濟並欲將喀帕兒餉
銀撥抵整款當經臣等答以餉銀難以動用其賑恤難民
之款奏請
飭下榮全查辦在案此次所稱追出被擄兵民婦女並無身價暫
歸該局收養等語似係有心見好未曾章及前事臣等當
酌給照覆致謝惟此項被擄人口既歸該局撫養所需之
款將來未必不向中國取償自應早為招撫免致久居該
國受其德色所有人口名單既據該國譯出滿文咨送署
伊犂將軍榮全查照相應請
旨飭下榮全按照單開人數應如何鎮撫安插之處妥為籌畫趕

緊辦理總期將此項人口及早收回是為至要至此次該
國所需收養之數日後俄使如向臣等提及再由臣等隨
時知照禁全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接據俄國照會安撫伊犂逃出
難民一節正在覈辦間復由軍機處鈔出署伊犂將軍榮
全具奏查辦逃出索倫人眾擬往俄國自行清理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又片奏前往俄國收攬難民請由烏科等處
備辦實需一片奉
旨覽欽此臣等查該將軍所擬親往俄國收攬索倫人眾清算帳

曰所尊甚屬妥協與現接俄國照會所稱設局撫養難民
請由中國派員查辦各情事同一律應俟該將軍前赴俄
國時按照單開人口一併收撫惟伊疆境外既無安置此
項索倫人眾之地應由該將軍會同烏里雅蘇台將軍等
妥籌安插以免滋生事端查生聚訓練固所以安插游民
而資捍衛第此項索倫人眾於伊犂失事時遠行逃入外
國現在招集安撫該將軍擬欲訓練成軍使之固守城垣
藉以禦敵該索倫人等能否得力應仍由該將軍妥實察
看情形相機辦理其索倫等前被俄國收存器械及沿途
口糧請由臣衙門照會俄國住京公使將前存弓矢等件

照數給還。並由俄倉採買米糧各節。臣衙門應即給予照會。今其照辦。惟俄國收存器械。似應一律給還。諒不至於推諉。其採買米糧一節。查俄人歷年欲往吉林黑龍江等處通商。販運米石。均經中國隨時攔阻。此次欲向俄國採買口糧。不但伊等不肯私售。且恐藉口要挾。欲將俄人赴吉林等處販買米石。弛禁轉於吉林黑龍江通商事宜大有關礙。是該公使能否允准轉飭俄官出售米糧。尚難豫定。另片奏前往俄國收撫難民需用費項。應請

旨飭下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迅即備辦費需各件。交該將軍帶往俄國。以備實費之用。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喀帕兒庫存餉銀前據俄國使臣函請撥抵撫恤難民之用當經臣衙門函覆此項餉需難以另作別用仍應全數運回於上年十月二十日奏請

飭下署伊犂將軍崇全詳查一切奏明辦理嗣據崇全奏報於十一月十九日已抵科城相距俄國寫遠其賑恤難民之款無從諮詢俟城克復後再與理問至喀帕兒餉銀已咨行庫必那圖爾超緊解往科城未卜此時能否起運等因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續據俄國使臣倭良嘎哩函稱准西悉畢爾總督覆文業已知照斜米總督飭准中國官

員將此項餉銀解回並令仍照斜米一律照料護送等因

臣等查榮全招內有喀帕兒軍餉如若早行起運自可算清一切由京都匯兌等語此次俄使來函似屬有心見好並意在分給難民之款不至落空除由臣等函謝外應仍

請

飭下榮全侯喀帕兒餉銀全數解往斜城後趕緊奏明並將俄國接濟款項設法查明確數如何籌賞之處一併奏明辦理

御批依議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國伊犂領事官詳稱自西疆伊犂城失

守以來該處中國所遺之兵民婦女多被回匪擄去賣與
前往通商之他什鏗特華名安集延及薩爾特等部商民轉擄
至本國阿拉他烏一帶威爾諾業地方經西悉畢爾總督
聞知即飭本城上年所設之恤患局官員嚴行查究務將
所買人口全數追出該局詳加盤詰隨即尋獲逐口開寫
清單並因其中幼孩不知自己及父母名姓者先行責令
該薩爾特等出立字具內訂約三章一所買子女暫留收
養不准視為奴僕要如親生一樣看待亦不准轉賣及送
與他人俟接到中國來文即行放還並不償價或其親丁
索要亦可一所買婦女縱已收為妾如令放還亦宜從命

可以後中國人口不論大小一概不准私買各等語具結在案現在所買之大小人口均已追出並無身價暫歸該局安置撫養除將人口名單譯出滿文於十一月初間咨送行布多署伊犁將軍榮辦理外另繕一分呈送貴欽差轉請照會總理衙門裁度如何將人口遣送歸家抑或派員查辦之處望即飭下並聲明此單係中國現住該城之索倫六品官扎布尚阿幫同俄官辦理不無微勞可錄等情前來相應照會貴王大臣希即將如何定度之處迅速見覆以便轉飭可也單併附遞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本王大臣查救災恤患。實屬義舉。今伊犂被擄兵民婦女。展轉流入貴國地方。既經貴西悉畢爾總督轉飭查明存留撫恤。並嚴訂章程。禁止售賣。洵為克敦睦誼。無任欣謝。至此項難民。既經貴國揀出名單。咨送署伊犂將軍禁辦理。諒已妥為查辦。惟此時尚未接到來文。本王大臣應再據情飛咨。令其速為籌畫。俾難民早歸故土。以副貴大臣之雅意也。為此照覆。

俄國來函

前接到來函。喀帕兒所存軍餉。仍欲全數運回科布多。其所給難民之款。俟將經費埠數算清。再行抵補等情。當經

本大臣行知西悉畢爾總督照辦。今准該督覆文。業已咨
知斜米提督。飭准中國官員。將此項餉銀解回。並令仍照
斜米一律照料護送。專此布聞。
給俄國信函
接到來函。以喀帕兒所存餉銀。飭准中國官員解回等因。
足徵誼敦和好。本王大臣不勝欣謝。專此布覆。
甲申。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奏。竊臣考堯典授時。分
命羲和。周禮秋司空一篇。漢儒補以考工記。未聞水火工
虞之職。俱習鳥火虛昴之文。亦未聞天官六屬俱習考工
之事。我

朝頒行憲書一遵
御製數理精蘊不爽毫釐可謂超軼前古矣即或參用洋人算術
不過借西法以印證中法耳近見邸鈔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請設同文館專用正途科甲人員學習天文算術以為
製造輪船洋槍之用臚列六條意在專講習勤考課又恐
人之不樂從也乃厚給廩餼優與獎敘以鼓舞之其誘掖
獎勸用心苦矣臣愚以為
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為其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
明體達用規模宏遠也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用製造輪
船洋槍之理乎若以自強而論則

朝廷之強。莫如整紀綱。明政刑。嚴賞罰。求賢養民練兵籌餉諸大端。臣民之強。則惟氣節一端耳。

朝廷能養臣民之氣節。是以遇有災患之來。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敵愾。赴湯蹈火而不辭。以之禦災而災可平。以之禦寇而寇可滅。皆數百年深仁厚澤。以堯舜孔孟之道為教。有以培養之也。若令正途科甲人員習為機巧之事。又藉升途銀兩以誘之。是重名利而輕氣節。無氣節安望其有事功哉。臣以為設立專館。止宜責成欽天監衙門考取年少穎悟之天文生。算學生。送館學習。俾西法與中法互相考驗。至輪船洋槍。則宜工部遴選精巧工匠。或軍營武弁

之有心計者令其專心演習傳授其法不必用科甲正途
官員肄習其事以養士氣而專責成可否
飭令在廷諸臣悉心妥議
諭內閣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設同文館專用正途科甲
人員學習天文算術並擬定章程六條呈覽當經降旨依議茲
據張盛藻奏科甲正途讀書學道何必令其習為機巧於士習
人心大有關繫等語朝廷設立同文館取用正途學習原以天
文算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正途人員用心較精則
學習自易亦於讀書學道無所偏廢是以派令徐繼畬總管其
事以專責成不過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並非舍聖道而入歧途

何至有礙於人心士習耶。該御史請飭廷臣妥議之處。著毋庸議。

二月。丙申。烏里雅蘇台將軍德勒克多爾濟。參贊大臣錫玉勒多爾濟。麟興。奏。竊瞥德勒克多爾濟前因祭歸請假回旗。當有俄弁發畢業特文告投。言稱係由吉納喇勒圖畢爾納圖爾差來。為俄羅斯商人倭付勒庫布等被索雅特烏梁海人勒阻。丟失多物。祈將此事公辦。並將和約傳飭該處。不准阻滯俄商。又違界第十八第十九兩處鄂博。聞有俄廟被竊物件。因在索雅特烏梁海家內見有多物。業將該烏梁海之車登布雜等拏獲看守。祈將此案迅速明

白番辦各等語。奴才因尚未到任。礙難接收此文。當面駁回。告以到任後按例商辦。奴才德勒克多爾濟抵任時。當與參贊大臣錫丕勒多爾濟麟興詳查原委。俄廟被竊。稱有賊證。其俄商丟銀失物。稱至八百兩之多各情事。前係將軍明誼等據庫倫咨查。業經轉飭所屬詳查。據報並無索雅特之人。亦無喀拉河之地。並因未見該國通商明文。無從飭知。諸多不明各情。咨覆庫倫。轉行俄官。務將實在人地名目失物被盜原委。逐一詳晰聲覆。再行酌辦。並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請示。經總理衙門指示按約據理各語。復准庫倫咨送俄官清字來文二件。一係吉納喇勒

固畢爾納圖爾來文○一係匡蘇勒來文○內稱有兩國陸路通商章程內第二款○定有中國所屬設官之蒙古各處○及該管所屬地方○准俄人貿易○又稱該廟失物○千連烏梁海車登布雜○已被拏獲○在俄看守○不難審辦各等情○查烏里雅蘇台所屬○雖有烏梁海人地○但從無與俄國通文會辦案件○遇有交涉事件○均歸庫倫大臣辦理○應請

旨飭下庫倫大臣○會同俄官○將車登布雜等提集就近詳訊○如果贓賊實如俄文所稱○是非自可立見○至俄商被阻一節○前據俄文稱失銀物至八百兩○今文僅稱第二款內有准在蒙古地方貿易各語○俄商或欲往蒙古地方貿易○或圖指

賴訛賠必須遵約循理會辦究竟有無執照嗣後應否令
其貿易務期水落石出而昭平允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署伊犂將軍崇全奏據防禦多仁泰來東內稱前由科來
派出阿吐咀富查辦丟失軍餉追尋多日賊蹤未獲隨同
俄官前往科來面見庫必那圖爾所言一切諸多不當等
情幫卿劉知多仁泰迅速來科另有差遣該員等押解軍
餉行外國之境途次丟失銀兩若不從嚴參辦難免貽笑
俄人請將防禦多仁泰驍騎校豐訥布等暫行摘去頂帶
交軍營效力贖罪以觀後效

御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署理江蘇巡撫郭柏蔭奏竊照比利時國使臣金德於換約時呈遞國書經總理衙門奏准由軍機處撰擬回給該國

璽書一道由驛恭齎到蘇查該使臣金德換約後赴漢口東洋一帶於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七日至蘇二十八日赴臣署謁見當即恭奉

璽書面交該使臣祗領並宣布我

皇上嘉惠遠人敦崇信義至意該使臣歡欣鼓舞免冠頓手深致欽服感幸之忱據稱謹當恭齎回國交彼國君主接收永

敦和好等語。情詞甚為恭順。於二月初一日開船赴滬。謹
會同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曾國藩覆奏。
御批。知道了。
丁酉。吉林將軍富明阿奏。據署寧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
報稱。據署琿春協領事務佐領溫崇阿呈據查江恩騎尉
額爾蘇勒等報稱。本年正月初六日。巡至琿春河口地方。
瞥見朝鮮國人男婦子女二百餘名。坐車徑奔正東。趕向
查詢何往。聲言現今俄羅斯招引我國人數千名。在吉心
河地方開墾地畝。我國屢次挑兵。年景歉收。課稅加倍。交
納無力。實難度日。無奈棄家逃出。度命等語。如行阻止。恐

招兩國釁端惟俄人招引朝鮮人數甚鉅陸續奔投不絕等因咨報前來詳查咸豐十一年分界圖載吉心河在紅綫迤東係屬俄界現在俄人招引朝鮮人等在吉心河墾地並有續來不絕之狀其意叵測難保兩國不無勾結之虞奉等當即行令該副都統轉飭琿春協領嚴飭查江查界各卡官兵加意防範設法阻止不准肇啟釁端

御批該衙門知道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臣衙門辦理外國事務應備知底細方能動中窾要從前偵探外國開設字館搭訪各省及外洋事件刊刻發賣名曰新聞紙雖未必

盡屬可信。然因此推測。亦可得其大概。是以奏定章程。行令南北洋通商大臣。並劄飭各稅務司。按月咨報。本年正月間。准天津及上海通商大臣暨稅務司呈送新聞紙前來。內云法國主因其提督攻打朝鮮。不甚喜悅。令其兵船隊停兵。並怪該國提督做事麤魯。不應驟舉干戈。又云法國自己要先與朝鮮講和。不等英美同行。又云日本國現有火輪軍艦八十餘艘。有興師往討朝鮮之志。又云開春和暖之時。不但法國進兵。日本亦欲進兵各等語。查朝鮮與法國搆兵。能否轉圜。尚難豫料。今新聞所載日本又欲發兵前往朝鮮。平日與日本有無往來。曾否結有嫌隙。中

國無從得其詳細。且日本於中國。既無朝貢。又不通商。與各國在京都。情形不同。無從探悉事之虛實。原未便據為恐信。但既經各處新聞紙刊刻傳播。事涉中外。殊有關繫。

相應請

旨飭下禮部可否密咨朝鮮國王。訪查明確。防患未萌。以便妥為辦理。具摺密陳。並抄錄新聞紙五條。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摘錄新聞紙

一英國來新聞紙云。英君主無意合法國攻打高麗。又云

法國主因其水師提督攻打高麗不甚喜悅英國所以不合法國者緣船隻所有被高麗人燒毀者均係升美國旗號與英國毫無關涉現聞法國主令其兵船隊停泊並怪其水師提督做事麤魯高麗不過為殺教頭不應驟舉干戈果有大不合情理事再與理論未為晚也

芝罘來信花旗之大兵船名猾諸西於洋正月廿一日議由芝罘往高麗為查問花旗夾板船名然耶能而沙溝在彼打破其水手被高麗人殺死一事又風聞英美法三國約於春間各帶駁船往高麗迫取通商和約又風聞法國自己要先與高麗講和不等英美二國同行究竟三國

同去居多

日本國人名八戶順叔送來新聞原稿云近來日本國武備頗盛現有火輪軍艦八十餘艘有討朝鮮之志朝鮮王每五年必至江戶拜謁大君各獻貢是古例也朝鮮王廢此例久故發兵責其罪云

華人云法國兵船被高麗打敗是以回兵不知非也北方天氣寒冷法國兵船實因凍河暫且停兵開開春和暖之時不但法國進兵前去日本亦欲興兵前往

聞日本名儒八戶順叔先生言通來其國政事風俗革故更新蒸蒸乎日臻上理六藝之內捨弓箭而專習劍舞

騎乘則教之以坐作進退。火器則訓以施放縱橫。水師則導以駕駛輪船。俾其洞悉水火二力之妙。又教柁工以航海之術。今其國中已有火輪兵船八十餘艘。前日江戶政府選子弟十有四人。往英國倫敦學校。肄習文字。皆係英俊之士。其年盡由十二歲至二十二歲。衣冠之制。歐羅巴剪髮特髡。故其裝和。長官左右袖則以金綫五帀以別等差。皆能通英國言語文字。所異惟腰繫二刀而已。又有江戶政府督理船務將軍中濱萬次郎。月前特至上海制造火輪船。其智慧靈敏。能深悉機括關鍵精微。近日已啟行回國矣。國中共有二百六十名諸侯。前由大君詔至江戶

京師會同議政。務要整武備。大震國威。以征不庭。現有興師往討朝鮮之志。用朝鮮五年一朝貢。今負固不服。此例久廢故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日本在前明為倭寇。江浙等省濱海地方。蹂躪幾徧。並延及於朝鮮。且每存夜郎自大之心。與中國久無朝貢。前數年英法各國嘗與構兵。臣等以該國濱處東海。距中國江浙海口不遠。日本如敗。則英法等國益強。日本如勝。則患在肘腋。更為切近。是日本之勝敗。均於中國大有關繫。是以常抱隱憂。不時探聽。近歲日本兵船與英法各國講解。旋即發奮為雄。學造兵船。往來各國。志

不在心。今外國新聞紙。既稱其武備之盛。軍艦之多。並有與朝鮮尋釁之說。臣等反復思維。此事如果屬實。朝鮮雖屬彈丸。若英法各國與之搆釁。其志不過在於傳教通商。兩國互相牽制。未必遽據其土地為己有。至日本無所牽制。難保不貪其土地。設朝鮮為日本所據。則與中國相鄰患更切膚。傳教通商。猶其餘事。現在日本之有此舉。或有別國慫恿。亦未可定。是朝鮮被日本之兵。其患較被法國之兵為尤甚。是以臣等奏請

飭下禮部酌量密咨朝鮮國王。豫為防範。一切情形。未便宣露。謹附片密陳。

大學士、佟仁奏。昨見御史張盛藻奏。天文算學。無庸招集正途一摺。奉

上諭。朝廷設同文館。取用正途學習。原以天文算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於讀書學道。無所偏廢等因。欽此。數為六藝之一。誠如

聖諭。為儒者所當知。非歧途可比。惟以管所見。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慮及之者。

請為我

皇上陳之。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

誠。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

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

宗

祧。焚毀我

園囿。戕害我臣民。此我

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

朝廷亦不得已而與之和耶。能一日忘此仇恥哉。議和以來。

耶穌之教盛行。無識愚民。半為煽惑。所恃讀書之士。講明
義理。或可維持人心。今復舉聰明雋秀
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
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伏
讀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
諭大學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仰見
聖慮深遠。雖用其法。實惡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復揚其波而
張其鋒耶。聞夷人傳教。常以讀書人不肯習教為恨。今令
正途從學。恐所習未必能精。而讀書人已為所惑。適陸其

術中耶。伏望
宸衷獨斷。立罷前議。以維大局而彌隱患。天下幸甚。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咨送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因上年
有俄羅斯人往朝鮮慶興府。將築室於界牌近處。情狀難
測。緣係邊圉重事。咨請臣部轉奏。謹鈔錄原文。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議奏。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臚陳俄國情形事。同治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據成鏡道觀察使金有淵。節度使鄭岐源等官節次馳啟。備慶興府使尹暎呈稱。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異樣人十二名。來到本府東門外。一人以本國語音倡言俄羅斯國將築室於界牌近處。恐貴府驚疑。我奉都統書。先來通知。仍於當日渡江而去等因具啟。小邦北地與

上國邊境。畫江為界。上下幾百年之間。竟場無虞。民生樂業。此莫非

大朝肅邊政懷遠人之

至恩優渥。不意五六年來。忽有何許異樣人來據慶興府隔江相

望之地。或立界牌。或請傳書。就書中辭意。始知為俄羅斯人。而嚴辭退斥。不致生釁。故未敢以須根之事輒有陳述。今復沿江結屋。儼成聚落。情狀難測。不有折衝之限。恐啟爭桑之漸。疆界之漫無提防。實係邊圉重事。茲庸據實臚陳。須乞禮部照詳轉奏。俾小邦得以恐仗

咸豐永綏邊疆。千萬幸甚。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禮部又奏。准

盛京禮部咨送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因上年十月。該國慶源府阿山鎮白頭村居民十五戶。男女七十五口。越江逃却。有中國人數百為軍渡江代為搬運。防

禦村民。被傷三人。江邊防幕。被燒三次。現欲查拏逃越諸
人。因疆域所界。不敢擅便。求臣部奏請
諭令邊臣。為押還本居地方等情。謹鈔錄原文。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議奏。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乞
飭邊禁嚴行查緝事。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據成鏡道觀察使
金有淵。節度使鄭岐源。鏞次馳啟。備慶源府使朴芝壽呈
稱。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該府所管阿山鎮白頭村居民尹

才官金達達徐光郁徐京黃徐光富徐光潤徐光卷越江
逃却二十六日張賢郁張賢春又為逃却三十日
上國人數百為虜渡江而來在逃諸人之妻孥財產牛馬之留
在本村者盡為掠遇村人金應哲韓永樣金哲延金哲卷
崔珍松金應世等亦全家隨往村民防禦之際為流丸被
傷者三人江邊防守之軍並被殺三次冒越為十五戶男
女為七十五口等因具啟竊念小邦恪遵成憲飭勵邊郡
未敢一日暫弛豈況之冒法犯越聞或有之而偏蒙
字小之念
特推柔遠之

德。曲垂容貸。不意奸徒冒禁。人數若是夥多。已係創有之事。而妻孥數畜之並為移去者。必是小邦人之所懲遷。今方嚴飭邊臣。益加審察。該地方所管官員。已並革職科罪。冒犯諸人。理宜一一查拏。用申憲章。而疆域所界。不敢擅侵。謹具事情。敢此咨報。煩乞禮部詳照轉奏。另

諭守邊之官。申明條例。右項諸人。並為押還於本居地方。依律勘處。不勝幸甚。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丙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吉林將軍富明阿等奏朝鮮國人前往俄國吉心河墾地等因一摺。

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從由軍機處交出禮部據咨轉奏朝鮮國王
咨請查拏逃越村民一摺。朝鮮國王咨呈俄羅斯人始在
界牌近處築室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查富明阿原奏內稱。本年正月初六日。琿春
河口地方。朝鮮國人男婦子女二百餘名。經奔吉心河等
因。又查朝鮮國王咨文內稱。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五六等
日。有該國慶源府所管之阿山鎮白頭村居民尹才官等
九名。先後越江逃去。又稱十一月二十日。異樣人十二名。
來慶興府東門外。言俄羅斯將築室於界牌近處各等因。
臣等查同治三年六月初十日。據吉林將軍景綸咨稱。內

地奸民張保汰等暗攜地圖。赴吉心河地方潛投俄人。欲開銀穴。曾見該處有高麗窩鋪四處。內有高麗男婦五十餘人。在吉心河開墾地畝等語。嗣於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復據吉林將軍德英咨稱。俄人招引朝鮮國人。北先益多。現在吉心河地方。聚有男婦一千數百人。該處山坡曠野。俱經高麗開墾。近日又經姜姓民人。崔姓高麗人。同引俄官抵至圖們江口上下。遥望朝鮮地勢。繪畫地圖。又屢向朝鮮地方官約求通商。未知曾否應允等因前來。當經日等咨覆該將軍。以俄人招引朝鮮開墾等處。如在俄國本境。應加意防範。各管各境。自未使越界往阻。如在中國

內地。自應按約阻止等因各在案。茲據富明阿奏稱。詳查咸豐十一年分界圖載吉心河在紅綫迤東。係屬俄界。是俄國開墾在伊木境。中國固難越境往阻。而朝鮮居民願赴俄界開墾地畝。應由朝鮮飭禁。中國亦未便率爾禁止。況俄國招引朝鮮居民。人至數千。時至數載。吉林巡江官弁。僅見此次二百餘人渡江。是其人民繞道前赴俄界。已非一次。朝鮮自宜早申禁令。以免貽患將來。至朝鮮來文所稱

上國人數百為羣。渡江而來。搬運匪人妻孥財產一空。臣等查朝鮮慶源府與琿春隔江遙對。誠恐內地奸民為人所引

貪利助虐。抑或為朝鮮逃人所邀。藉助聲援。均未可知。惟
事關違徵憑陵屬國。必須徹底根究。相應請
旨飭下吉林將軍確切查明。是否果有中國人民越界搬運該國
逃人財產。並界牌近處築室結屋。係在何國地界。以及防
禦之人被傷。防守土幕被燒。是否係中國人所為。務須詳
細確查。據實覆奏。毋許稍有迴護。並嚴飭查江各卡官弁
認真嚴密稽查。不准中國及朝鮮人民彼此私行越界。以
清疆域而重邊防。至朝鮮所請將右項諸人並為押還一
節請
旨飭查。如在中國地方。即令該將軍派委官弁。解赴朝鮮。交該處

邊界官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二月十二日軍機處交出定邊左副將軍

德勒克多爾濟具奏俄廟失竊俄商被阻各情請

旨飭下庫倫大臣就近會同俄官酌辦等因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此兩案已歷三載之久

庫倫大臣與定邊將軍往返推諉迄未辦有端倪今該將

軍請

旨飭下庫倫大臣會同俄官就近辦理以免再有耽延致滋口實

所請尚屬近理惟摺內所稱烏里雅蘇台從無與俄國通

文會辦案件。遇有交涉事件。均歸庫倫大臣辦理等語。查
同治三年九月新定俄國條約第九款云。從前僅止庫倫
辦事大臣。與恰克圖固畢爾邪托爾。及伊犂將軍。塔爾巴
哈台參贊大臣。與西悉畢爾總督往來行文。自今勘定邊
界之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二處。遇有會同俄國查辦事
件。應擬增添由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與托
木色米珀拉轉二省固畢爾邪托爾往來行文等語。查係
前任定邊左副將軍明誼與俄國會議奏准之案。該將軍
德勒克多爾濟所稱未使與俄國通文會辦案件。似係漏
未查閱新約。引此失彼。所有俄廟失竊俄商被阻兩案。先

經俄領事咨報庫倫大臣查明會辦該大臣自不得置身事外總之事關中外交涉無論所屬何處均應不分畛域妥籌辦法儻業懸莫結互相推諉難免不別生事端相應請

旨飭下庫倫大臣會同定邊左副將軍趙繁派員查辦庶耳目較為周到而疑獄易於了結

御批依議

辛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教練京營馬隊之洋人總教官薄朗翠教官魯富瑞克斯經奏於同治四年冬間延定在津逐日教練年餘之久無間寒暑均能實

心任事。該官兵等馬上陣法。技藝嫻熟。著有成效。現擬再
撥京兵派令續教。自應量予獎勉。以資鼓勵。查薄朗前在
南省軍營。隨同戈登助剿。曾蒙
聖恩賞給寶星。此次在津教練京營馬隊。著有勞績。可否援照從
前
恩獎洋人戈登提督銜之例。將總教官薄朗
賞給副將銜。幫教官魯富瑞克斯二員。均
賞給都司銜。以示優榮。
御批。洋人薄朗等教練京兵。著有成效。深堪嘉獎。薄朗著賞給副
將銜。魯富瑞克斯二員。著賞給都司銜。該衙門知道。

甲寅○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咨送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臚陳

上年十二月與俄人交兵情形○謹鈔錄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臚陳北地邊鄙○與越江人交兵事○同治六年

正月十三日○據咸鏡道觀察使金有淵○節度使鄭岐源等

官節次馳啟○備慶興府使尹晙呈稱越江匪類多數○出來

剽掠於本府及穩城慶源等地○聽聞可駭○故差送將校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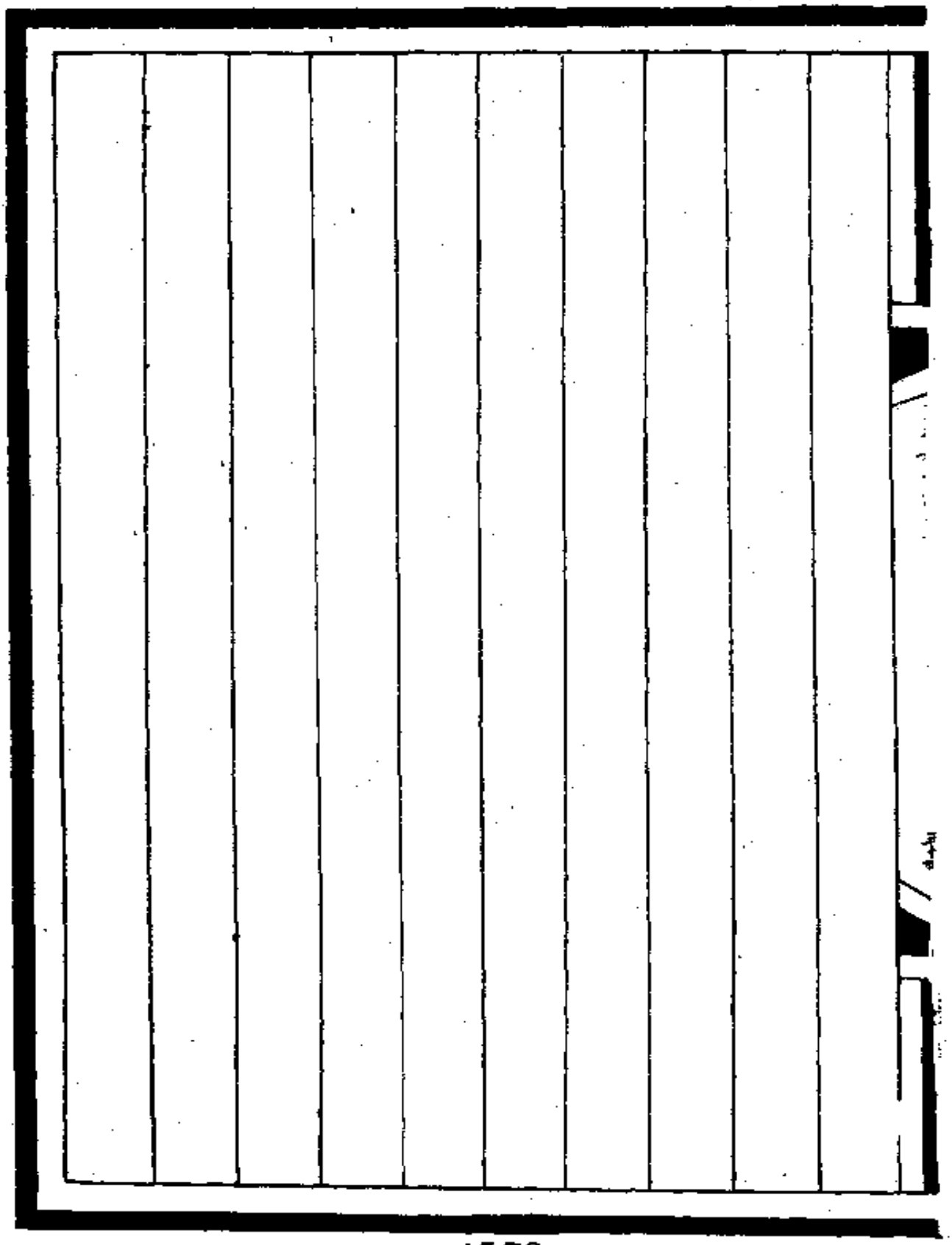
礦手理伏於本府阿吾地三洞社江口矣。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時。匪類十百為羣。來過三洞山邊設伏處。我軍一齊放銃。滾戰二十里。到江灘半冰處。賊黨亂流爭涉。中丸仆地者。隨即舁歸。涉冰淹沒者。亦多其數。沿路流血在在狼藉。擊獲牛馬六十四。釜子三十坐。車子二十輛。而數種卜馱妻棄而去者。拈未打檢。為先馳啟等即竊念小邦仰稽

皇靈。恪守藩封。奉承

敕諭。申來邊禁。夙夜惶惶。罔敢或怠。而近緣俄羅斯人之疊來侵擾。始焉立界牌。以示其無相踰越之意。已又投書契。欲售

其工為交易
事情狀難測
上國恭俟
成命而今茲匪類潛
天道孔昭與
盡歸虛地慚
煩乞部堂諸
天階益嚴邊圉之屬
洛請照驗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七



4578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八

同治六年丁卯三月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

機處交出大學士倭仁條奏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閱倭仁所奏陳義甚高持論甚正臣

等未曾經理洋務之前所見亦復如此而今日不敢專持

此說者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請為我

皇太后

皇上詳陳之竊惟城下之盟春秋所恥宋臣韓琦有言和好為權

宜戰守為實務自古禦夷無上策大要修明禮義以作忠

義之氣為根本一面即當實力講求戰守期得制伏之法

不能以一和而遂謂可長治久安也。溯自洋務之興。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寂要。議和議戰。大率空言無補。以致釀成庚申之變。彼時兵臨城下。烽燧燭天。京師危在旦夕。學士大夫。非袖手旁觀。即紛紛逃避。

先皇帝不以臣奕訢等為不肖。留京辦理撫務。臣等不敢徒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胡銓欲蹈東海而死。空言塞責。取譽天下。而京城內外。尚以不早定約見責。甚至滿漢臣工。聯銜封奏。文函載道。星夜疊催。令早換約。臣等俯察情形。不得不俯徇輿論。保全大局。自定約以來。八載於茲。中外交涉事務。萬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維持。近日大致雖稱馴順。第

苟且敷衍目前則可以為卸此可以防範數年數十年之後則不可是以臣等籌思長久之策與各種臣通盤熟算如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製造機器各法教練洋槍隊伍派員周遊各國訪其風土人情並於京畿一帶設立六軍藉資拱衛凡此苦心孤詣無非欲圖自強又因洋人制勝之道尋以輪船火器為先從前御史魏睦庭曾以西洋製造火器不計工本又本之天文度數參以句股算法故能巧發奇中請在上海等處設局訓練陳廷經亦請於廣東海口設局製造火器臣等復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燾蔣益澧等往返函商僉謂製造巧法必由算學入

手。其議論皆精鑿有據。左宗棠先行倡首在閩省設立製造局船廠。奏交前江西撫臣沈葆楨督辦。臣等詳加體察。此舉實屬有益。因而奏請開設天文算學館。以為製造輪船器機器張本。並非空講孤虛。侈談術數。為此不急之務。又恐學習之人。不加揀擇。或為洋人引誘。誤入歧途。有如倭仁所慮者。故議定考試。必須正途人員。識以讀書明理之士。存心正大。而今日之局。又學士大夫所痛心疾首者。必能臥薪嘗膽。共深刻勵。以求自強實際。與泛泛悠悠漠不相關者不同。倭仁謂夷為吾仇。自古亦有臥薪嘗膽之志。然試問所為臥薪嘗膽者。姑為其名乎。抑將求其實乎。如

謂當求其實。試問當求之愚賤之人乎。抑當求之士大夫乎。此臣衙門所以有招考正途之請也。今閱倭仁所奏。似以此舉斷不可行。該大學士久著理學盛名。此論出而學士大夫從而和之者必衆。臣等向來籌辦洋務。總期集思廣益。於時事有裨。從不敢稍存迴護。惟是倭仁此奏。不特學者從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實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將為之心灰而氣沮。則臣等與各疆臣謀之數載者。勢且隳之崇朝。所繫實非淺鮮。臣等反復思維。洋人敢入中國。肆行無忌者。緣其處心積慮在數十年以前。凡中國語言文字。形勢虛實。一言一動。無不周知。而彼族之舉動。我則

一無所知。徒以道義空談。紛爭不已。現在聯屆十年換約之期。即日夜圖維。業已不及。若安於不知。深慮江河日下。及設法求知。又復眾論交攻。一誤何堪再誤。左宗棠創造輪船各廠。以為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李鴻章置辦機器各局。以為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並引宋臣蘇軾之書。以為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為。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可以見信。而已苦於不及。該督撫等所論。語多激切。豈故好為辯爭。良由躬親閱歷。艱苦備嘗。是以切實不浮。言

皆有物。在臣等竭慮殫思。但期可以收效。雖冒天下之不韙。亦所不辭。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竭其樗駑。悉心商辦。用示和衷共濟。

上慰

宸廑。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所有現議開辦同文館事宜。是否可行。伏祈

聖明獨斷。

訓示遵行。謹摘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燾、將益澧等

歷次奏稟信函恭呈

御覽可否

諭令倭仁詳細閱看備曉底蘊以局外之議論決局中之事機臣等幸蒙天下幸蒙至於用人行政之常經其有關聖賢體要者自當切實講求於現辦之件實不相妨合併陳明恭親王等又知再臣衙門所辦事件大半機密不可洩漏者為多遇有緊要之事有時不交供事令各章京自行繕寫亦有並不交章京由臣等自行繕寫者其各省文件信函有關繫者亦飭各章京嚴密封存不准宣露至臣衙門陳奏摺件及各省條奏有謀深慮遠為他日自強之計者

軍機處亦概不發鈔。凡此皆因機事不密則害成。不敢不
倍加慎重。所謂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因此凡
臣衙門所辦事務。外間均無從知其底蘊。原無怪局外者
疑議之生。甚且有謂臣衙門所辦各件。大率多徇洋人之
意者。即如招考天文算學。使倭仁早知臣等用意所在。亦
必可默喻無言。是以臣等鈔錄曾國藩等摺信各件進呈。
請
飭倭仁詳加閱看。俾知底蘊。庶既釋該大學士疑慮。又可知臣等
此中實具苦心。惟閱看之後。仍請
飭倭仁務以共濟時艱為念。慎勿在外宣播。若為臣衙門釋疑解

諭轉恐洩漏有誤事機是為至要謹附片陳明

士戊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禮部據咨轉奏朝鮮國王臚陳與俄人交兵情形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查本年二月十四日由軍機處交出禮部據咨轉奏朝鮮國王來文內稱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五六等日有該國慶源府所管之河山鎮白頗村居民伊才官等九名先後越江逃去又稱十一月二十日異樣人十二名來在慶興府東門外倡言俄羅斯將築室於界牌近處各等情當經臣等以俄人歷年招引朝鮮人等在吉心河開墾地畝及內地奸民張保洛暗攜地圖潛赴俄境各情恭

摺具陳請

飭下吉林將軍查辦在案茲復據朝鮮國王來咨以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匪類十百為羣來過三洞山邊設伏擊逐查與前次咨稱各節數其時日相隔不過月餘此次擊敗匪類是羣即係前項人等仍踏故轍藉資搶掠或係中國擊敗馬賊逃竄之餘抑或俄人有意爭釁先為嘗試均未可知如係內地匪徒越境搶掠朝鮮自應珍此殘暴以靖邊陲若係俄人無端啟釁侵擾鄰邦朝鮮亦不能不用力抵禦惟朝鮮慶源府城與琿春隔江遥對而琿春以東即係俄界三處畝連一葦可渡邊防稍有疏虞宵小易於潛蹤況朝

鮮正當多事之秋。北部尤關緊要。該國自宜嚴飭該邊將
吏加意關防。而中國匪徒時越邊界。憑陵屬國。關繫亦非
淺鮮。相應請
旨飭下禮部咨照朝鮮國王確切查明。此次越界匪類。如係中國
人民。自應據實覆陳。無所用其顧慮。至於界牌近處。俄人
已未築有屋室界牌。係在何國地方。一併聲覆。朝鮮文內
既有轉奏
天陛益嚴邊禁之語。難保非實有中國人在內。不過不敢顯為指
斥。在中國自應嚴慎邊防。杜絕竄越。並請
飭下吉林將軍。按照朝鮮國王前後來咨所稱各節。逐細詳查。據

實覆奏。事關邊徼。斷不可稍涉含混。並嚴飭巡江各卡官
弁。務須不分晝夜。認真稽查。以清疆埸而弭釁端。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查朝鮮與俄人交兵情
形一摺。朝鮮國上年十二月間。有匪類渡江肆擾。並俄人疊赴
該處擾累。立界牌投書契各情。朝鮮臣服我朝。最為恭順。越界
之禁。定例森嚴。上年十月間。既有中國人數百名渡江搶掠。不
過月餘。復有匪類過三洞山邊之事。恐係中國游民偷越為匪。
此等不法匪類。經朝鮮國官軍擊斃。實屬罪所應得。而中國亦
當申明例禁。認真查拏。方為妥協。即著富明阿富爾蘇嚴飭沿
邊各卡員弁晝夜梭巡。遇有偷越赴朝鮮民人。即行嚴拏懲辦。

並著按照朝鮮國王來咨詳查覆奏不准稍涉含混其俄人築屋之處究在何處界牌境內並著禮部轉咨朝鮮國王據實登覆以憑考覈嗣後中國匪徒私越邊境赴朝鮮搶掠者該國不妨拏辦以過亂竄境在朝鮮多事之秋不得不從權辦理以示體恤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從前總稅務司李泰國在京時因各海關經費不敷辦公走私偷漏亦難稽覈於稅餉有礙等語向臣衙門再三申論經臣等公同商酌以關口之大小稅務之繁簡擬定經費之多寡約計各海關按外國一年統支經費銀七十萬零二百兩惟牛莊一關新水在各關餘

銀內約撥於同治二年五月開附片陳明奉
旨依議欽此四年冬間總稅務司赫德因牛莊經費由南洋各口轉撥殊費周章且每有向監督借支之事而該關所收常洋兩稅又較從前暢旺擬於該關按月坐支銀一千五百兩以資緝私庶免貽誤等因申呈到臣衙門復經臣等於五年正月間照准奏陳奉
旨依議欽此前後各摺片均行文各省欽遵辦理各在案現在赫德來京將第十六結至二十三結各關所收洋稅彙總數目比較申報前來除子口稅不計外查第十六結至第十九結為前年四結共收正稅銀七百八十萬兩有零第二

十結至第二十三結。為去年四結。共收正稅銀八百五十四萬兩。有零。該總稅司以去年所收正稅。成數較多。遂有添設巡船擬增經費之請。其初議擬於奏定七十餘萬兩之外。每年另添經費約三十六萬兩之多。當經臣等再三論詰。吉以添置巡船。雖於各口稽察一切不無裨益。而嗣後所收之稅。暢旺與否。尚未可知。如果將來收至一千萬兩以外。確有成效。屆時再議加增。且歷年所支經費。除數實動用外。尚餘關平銀約十五萬兩。此時若擬添設巡船。不妨儘此項存款動撥。況從前奏明經費數目時。巡船一項。本在其內。即或巡船不敷。勢須添買添造。亦何得藉增

款目如此之多。該總稅司始行罷議。本年二月十三日。復據赫德申稱。山海東海臺灣淡水四關原定經費。實屬不敷辦公。請於該四關原定月給四千兩外。四關共月增銀二千五百兩。一年計加經費三萬兩之數。臣等竊思通商各口。船貨往來。徵收稅課。巡緝偷漏。原未嘗盡恃洋人。然各海關自開埠以來。華洋交易有年。進出口貨物。實藉稅務司帶領扞手上船。認真查驗。關稅方能日有起色。非稍予以微利。誠恐另有要求。轉虞掣肘。且所請之數。尚屬無多。擬即照准。於本年五月三十日。即外國七月初一日。第二十八結起。在各該關洋稅項下。按月照加增數目支發。

作正開銷。如蒙

俞允。即由臣等行知戶部。及上海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並劄知各關監督。一體遵照辦理。再洋船進口出口及復進口均按四箇月納船鈔一次。此項船鈔。按照條約。原為建造塔表望樓之用。同治元年七月間。由臣衙門設立同文館。延聘中外教習。講授語言文字。其修金薪水一切等款無著。即於船鈔項下酌提三成應用。以一成付赫德。為沿海各口興辦一切之需。餘六成存儲各關。按照條約。為洋人在各口分設浮橋號船塔表望樓等項經費。歷經照辦有年。現因各口所留六成船鈔。往往挪作別用。未能將塔樓

等項一律修建。洋人私議。擬懲遷各國住京公使出頭。向
臣衙門辯論。將此項船鈔悉數交與領事官收辦。法國公
使伯洛內上年並有照會致臣衙門。請將歷年所收船鈔
一百餘萬發還該國。自行修建塔樓等項。雖經辯論中止。
但日後能否不至再申前議。實未可知。臣再四思維。與其
交領事官收辦。致使中國不能過問。莫如交稅務司收辦。
將來中國尚可稽察。公同商酌。擬將此項船鈔量行變通。
除同文館所提三成仍照舊提用外。其餘七成。從明年第
三十一結起。交與總稅務司收領。按照條約。為建造塔樓
等項本款之費。每屆年終。仍令將動用數目。申報臣衙門

及南北洋通商大臣稽覈如蒙
俞允再由臣衙門行文南北通商大臣轉飭各關遵照並由臣等
劄知總稅務司一體遵辦
御批依議
大學士倭仁奏本月初三日軍機大臣文祥汪元方口傳
諭旨總理衙門摺一件片二件並摘鈔曾國藩等摺件信函著倭
仁閱看仰見
集思廣益之表奴才不勝欽佩伏思是非者不易之理好惡者天下
之公前因同文館延聘夷人教習正途一事上奏
國體下失人心是以罄竭愚誠直言無隱固非爭以意氣之

私也。今閱總理衙門所奏。大率謂忠信禮義之空言。無當於制勝自強之實政。竊愚見。竊謂不然。夫欲求制勝。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謀自強。必謀之禮義之士。固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今以誦習詩書者而奉夷為師。其志行已可概見。無論所學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盡力報

國乎。恐不為夷人用者鮮矣。且夷人機心最重。狡詐多端。今欲習其祕術以制彼死命。彼縱陽為指授。安知不另有詭謀。竊所慮墮其術中者。實非過計耳。方今時事多艱。義當共濟。豈忍以游談侈論。邀譽沽名。第議論不為苟同。正所

以求其至是。若謂此論一出。不特學者衰足不前。郎中外實心任事者。亦心灰而氣沮。則特論亦過激矣。夫利之所在。衆所必趨。既有薪水。又得優保。人亦何樂而不從。而謂一人之空言。遂能阻千萬人嚮往乎。至任事諸臣。公忠體國。修內攘外。應辦之事甚多。何至因此一議。羣相解體。此又不特辯而自明者也。總之夷人教習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機器必能巧製。中國讀書之人。必不為該夷所用。該夷醜類。必為中國所戮。則

上可紓

宵旰之憂。下可伸臣民之義憤。豈不甚善。如或不然。則未收實

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為愈耳。戰勝在
朝廷。用人行政。有關聖賢體要者。既已切實講求。自強之道。
何以適此。更不必多此一舉。轉致於人才政體兩無裨益
也。為此密陳。
御批。該衙門妥議具奏。
倭仁又奏。再奴才前次摺件。密繕密封。外間無從宣播。至交
鈔後有無洩漏。應
飭總理衙門章京等倍加慎密。至此次
發交各件。奴才閱看後。即日親送軍機處收訖。並無洩漏。合併陳明。
御批。覽。

辛未。伊犁將軍榮全奏。奴才現與烏里雅蘇台將軍參贊大臣等連日會商防守事宜。一俟得有成效。奴才馳往俄國。再向俄人辦理清算帳目各等事。前在途次。接准喀帕兒解餉協領三音布等來稟內稱。該處軍餉。業於五年臘月初三日。由喀帕兒啟行等情。奴才即咨行科布多參贊大臣等。轉催該員等。迅速將喀帕兒所辦軍餉。運往烏里雅蘇台。一俟抵烏。當面問該索倫蒙古等。現在俄國如何情形。奴才前往辦理之時。尚可得有把握。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維臣衙門設立同文

館。招考天文算學。前因倭仁條奏。謂此事室礙難行。經臣等滬陳舉辦情形。實具不得已苦衷。並係與各省疆臣悉心商籌。非臣等私見。是以鈔錄曾國藩等摺件信函。請飭倭仁閱看。俾知底蘊。原期釋其疑慮。共濟時艱。茲倭仁並未體會各該督撫等所陳各件之意。仍謂此事以不行為是。亦似臣衙門鈔錄各件全未寓目者然。伏查臣衙門招考正途。考究天文算學。其亟應舉行之故。前摺已縷悉言之。無可贅陳。惟是夷患之興。匪伊朝夕。當年內外臣工。不求禦制實際。徒以空言塞責。遂釀庚申之變。今值腹地未靖。兵財交困。縱極力講和。思以自強。幸而收效。固在數十年以

後。若仍前苟安。不思補苴。其大患亦或在數年數十年以後。但望臣等言之不中。而國勢永處莫安。斷不願言之章中。而

朝廷毫無備豫。此臣等所以總總過慮。不敢以道學鳴高。止顧目前。而不肯任勞任怨也。左宗棠所云非常之舉。謗議易興。無人執咎等語。此時浮議之騰。果不出其所料。當茲推宜時勢。豫籌制勝。既經疆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郭嵩燾。蔣益澧等。與臣等往返函商。必須從此入手。況雇覓洋人。不過與之講究其法。並奏明不修弟子之禮。此猶業經發鈔。倭仁豈有不知。乃一則曰師事夷人。再則曰奉夷

為師。輒臆造謠言。詆人壽徒。當御史張嚴藻條奏此事。明

奉

諭旨之後。臣衙門投考者尚不乏人。自侯仁倡議以來。京師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法阻撓。甚且以無稽謠言。煽惑人心。臣衙門遂無復有投考者。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失。倡浮言者失之也。因思法令之行。原冀樂從。今人心既為浮言所搖。臣等無從勉強。擬就現在投考者。擇期考選。取中者入館研究。仍請加察數。儻有弊端。即奏請裁撤。若侯仁所奏果有把握等語。臣等止就事所當辦力所能辦者。盡心以辦。至成敗利鈍。漢臣如諸葛亮。尚難逆睹。何

況以等是此舉之把握本難豫期因倭仁之倡議而益多
阻滯矣惟時勢艱難勢同厝火自不得因浮言煽惑置為
緩圖止有竭盡愚忱不敢稍萌懈志
恭親王等又奏再自道光二十年以來因海疆多事曾經
奉有
諭旨廣招奇才異能之士迄無成效近年臣等與各疆臣悉心講
求仍無所獲往迫函商不得已議奏招考天文算學請用
洋人原欲窺其長短以收知彼知此之效並以中國自造
輪船槍礮等件無從入手若得讀書之人旁通其書精文
字用心研究譯出精要之語將來即可自相授受並非終

用洋人。今浮言既出。念所期已屬無望。惟查倭仁原奏內稱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據此是內外臣工。先後二十餘年所求而弗獲者。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不勝欣幸。相應請

旨飭下倭仁酌保數員名。即請擇地另設一館。由倭仁督飭。以觀厥成。若能如此辦理。更屬兩得之道。裨益非淺。彼時臣衙門原請奏辦之件。即行次第裁撤。倭仁公忠體國。自必實心保舉。斷不至因恐誤保獲咎。仍請如前降

旨旁求。僅博延攬之虛名。全無究竟之實效。是否有當。理合附片

密陳。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大學士倭仁奏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請罷前議一摺。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既經左宗棠等歷次陳奏。該管王大臣悉心計議。意見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現在投考人員。認真考試。送館攻習。至倭仁原奏內稱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該大學士自必確有所知。著即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由倭仁督飭講求。與同文館招考各員。互相砥礪。共收實效。該管王大臣著並該大學士。均當實心經理。志在必成。不可視為具文。

恭親王等又奏。再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軍機處鈔交
科布多大臣奎昌具奏。俄人屢次驅逐哈薩克向卡內那
移。請由臣衙門照會俄國公使等因。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遵即據情照會。旋准照覆。允為行查。並
經鈔錄往來照會。奏明行知在案。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續接俄使照會。據稱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哈薩克
被逐一事。轉致科米迦撫查明覈辦。業經鈔錄照會。行知
奎昌查照。亦在案。茲據本年三月十四日。又接俄使照會。
轉據西悉畢爾總督文稱。科米迦撫為顧兩國舊好。該哈
薩克如欲仍回故土。准其暫行居住。並告以此係格外體

諒。止可暫且安身。不得仍蹈前此侵虐俄國獵戶故習。除飭屬轉諭該哈薩克遵辦外。特為續行照覆等因前來。臣等查上年十一月十九日奎昌片奏內稱。派員前往昌吉斯台一帶。相機開導俄官。設法密撫哈薩克人眾。毋聽俄人煽惑。致啟邊釁。現今哈薩克漸次向外那移。科屬迤北邊界。藉以猶安。並將該委員奏請獎勵等因。奉

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在案。此次俄使照會查與奎昌所奏。大致相符。是俄使於此事尚屬認真查辦。非以空言塞責。當由臣等酌給照覆。藉可完案。惟哈薩克原住之佈克圖爾滿河迤北一帶。是否俄國地界。查無確據。故僅

以空言照覆未敢指明借地居住字據免致立界時俄人
有所藉口請
旨飭下奎昌等查明被逐之哈薩克是否全行折回應如何防範
毋令再有侵越統由該大臣等妥籌辦理現在界牌鄂博
尚未建立所有交界處所尤宜加意防範其哈薩克原住
之地毋遽指明為何國之地是為至要
御批依議
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前准貴王大臣照會轉據科布多參贊大臣來
文佛克圖爾滿河以北原住哈薩克被逐一事請咨西悉

畢爾總督轉飭現住昌吉斯台卡倫之俄富准許該哈薩克於彼處界牌鄂博尚未建立之間仍歸故土暫行遊牧等情業已照辦各在案茲據西悉畢爾總督覆文內開佈克圖爾滿河以北自昌吉斯台卡倫至廓勒瑪赤哈河一帶所住不屬本國之哈薩克人等本督已於同治四年曾飭他徙如此辦理者實因該哈薩克私行越境已將本國舊界以內所屬之地擅行侵占並將本國該處獵戶常行侵虐等弊今貴欽差代為咨請仍回該處本督業已轉致斜米迎撫查明酌量數辦其如何辦理之處俟接到該撫覆文後再行回覆貴欽差等情前來除續接到覆文再行

補覆外。相應先行照覆貴王大臣。希查照可也。

俄國照會

為續行照覆事。照得前住佈克圖爾滿河以北自昌吉斯台卡倫至廓勒瑪赤哈河被逐之哈薩克一事。西悉畢爾總督行知科米巡撫查勘情形。酌量辦理。茲准新任總督續稱該撫為顧兩國舊好。該哈薩克如欲仍回故土。准其暫行居住。並告以此係格外體諒。止可暫且安身。不得仍蹈前次侵虐俄國該處獵戶故智。除飭屬轉諭該哈薩克遵辦外等情前來。本大臣不勝欣悅。特為續行照覆。

給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閣前住佈克圖爾滿河以地自昌吉斯台卡倫至廓勒瑪赤哈河被逐之哈薩克一事茲准新任總督續稱該撫為顧兩國舊好等因本王大臣欣悉哈薩克人眾得以仍安故土固由斜米巡撫因顧舊好亦由貴大臣誼敦和好推情轉屬使然除知照科布多大臣外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乙亥大學士倭仁奏本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倭仁原奏內稱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該大學士自必確有所知著即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由倭仁督飭講求等因欽此竊聞前以夷人教習正途有妨政體

故力陳其不可。所以盡當言之分。非爭意氣之私也。茲恭

讀

上諭。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經王大臣悉心計議。不可再涉游移

是此事行止。業已斷自

宸衷。臣才何敢再參末議。惟臣前奏。謂算法係六藝之一。如欲講求

中國豈無精是術者。蓋以理度之。天文算學。世有專家。不

必奉夷人為師耳。至摺內所陳。原謂立國之道。當以禮義

人心為本。未有專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學。止

為末藝。即不講習於

國家大計。亦無所損。並非謂欲求自強。必須講明算法也。今

同文館既經特設不能中止則奴才前奏已無足論應請不必另行設館由奴才督飭辦理況奴才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謹據實陳奏

諭內閣前因大學士倭仁奏天文算學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曾降旨令其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由倭仁督飭講求該據該大學士奏稱意中並無其人不敢妄保等語倭仁現在既無堪保之人仍著隨時留心一俟諮訪有人即行保奏設館教習以收實效

己卯陝甘總督左宗棠奏竊臣欽奉寄

諭就現有兵力寬籌餉項迅赴西安調度仰見

聖謨廣運軫念西事艱難急圖補救至意竊維從前江蘇滬防與
緊特曾有由關督出印票督撫加印向洋商借銀充餉成
案臣在福建亦曾行之事賴以濟上年臣在閩啟行之先
福州稅務司布浪聞臣西征有期詢臣需借餉與否臣比
以各省協餉數目不知真詳未之應也聞外國每遇有兵
事貸兵餉於眾商指稅項歸款商情樂從事亦易集中國
亦曾仿照行之未為失體茲當陝甘餉需艱窘之時較前
此蘇州福建奚啻倍蓰與其入秦後因待餉之故遇事牽
掣坐失機宜曷若籌借巨款一氣貫注所損者微而所益
者大比飭臣單上海採辦轉局委員福建補用道胡光墉

試就上海洋商議借銀一百二十萬兩。照江蘇解過成數。由關稅項下撥還。並據胡光墉稟稱。現與洋行議定先借。惟據洋商稱現值絲茶兩市方興。需用甚多。其息銀須較前加一二釐。以示體恤。臣已先具咨會海關各省督撫臣。將各省同治六年七月分起十二月分止六箇月。應協甘餉銀數。咨行閩海各關監督出印票。督撫加印。向洋商借銀一百二十萬兩。迅將印票發交胡光墉。會同江蘇蘇松太道應寶時。與洋商交割。一面即匯兌山西解州。一面遴委員弁持匯票迅解臣營。由臣給印諭提用。以期便捷。計閩海關代借銀二十四萬兩。粵海關代借銀二十四萬兩。

浙海關代借銀四十二萬兩。江漢關代借銀十二萬兩。江海關代借銀十八萬兩。均由各關監督出付印票。並由督撫臣加蓋關防。給洋商收執。在本年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月。各關關稅項下撥還洋商。除江海關係本關應協甘餉外。其餘各關代借銀兩。仍由各該省藩司按月撥交各關。以清款項。所有息銀匯費。應請

旨准由臣分別報銷。此項銀兩。還借均照關平。將來協項抵解關庫。其補平銀兩。由各省藩司補足。統歸甘餉內劃扣。似此設法籌借。在各省仍止按月應協之款。並未提前。在各關旋墊旋收。並無增損。在各督撫臣止經手過印。並無煩勞

在陝甘貴十餘萬兩息銀。先得百二十萬應手之現餉。相其緩急。通融撙節。集事可速。調度可靈。伏懇

天恩。俯俞所請。速飭閩浙廣東湖北兩江江蘇各督撫臣。咨行閩海浙海粵海江漢江海各關監督迅速遵辦。實於陝甘大局。裨益非淺。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曾國藩。陝甘總督左宗棠。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英桂。閩浙總督吳棠。兩廣總督瑞麟。暫署湖廣總督譚廷襄。湖北巡撫曾國荃。浙江巡撫馬新貽。廣東巡撫蔣益澧。廣西巡撫署江蘇巡撫郭柏蔭。傳諭暫護福建巡撫署布政使周開錫。左宗棠奏擬援照成案。於上海洋商借銀一百

二十萬兩。由各關稅項下撥還等語。陝甘需餉孔殷。各省協解。恐不能如期。停兵待餉。於勦賊機宜。未免延緩。自應照該大臣所請。迅籌巨款。以期集事。即著曾國藩等督飭各海關監督。按照左宗棠所定數目。出給印票。發交道員胡光墉等。向洋商支借。兌付山西解州。一面將匯票解赴該大臣軍營提用。所借銀兩。自本年七月起。分六箇月。於各關稅項下撥還。仍飭各該省藩司。將應解甘餉按月發交各關。以清款項。其餘息銀等項。均著照所議辦理。原摺著鈔給曾國藩等閱看。

四月。丙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奴才於同治五年七月間。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其賽日國

前立條約。現據該國公使照會。懇請互換。謹擬於天津就
近
派員辦理。以符原議等因一摺。奉
旨著派崇厚會同日國使臣互換條約。餘依議。欽此。旋准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奉并咨交卷用
御寶日國條約二本。由幫祗領。存俟該國使臣到津。會同互換。嗣
以該公使在廣東地方。因病未能如期前來。茲於本年四
月初五日。據海口委員稟報。日國原派公使瑪斯到津。旋
據該國繙譯官阿義拉來署謁見。口稱該國公使瑪斯上
年因病未能前來如期換約。今來換約。請為彼此公立文

憑繕具四紙仍會同畫押蓋用關防各執兩紙以昭信守
當將所擬文憑呈閱繕具詞語係敘上年不能互換緣由
並無涉及他語暫因允所請公立文憑四紙合寫漢洋文
字彼此公同畫押蓋用關防附在條約之外以示不疑次
日該公使率同繕譯官阿義捨先至暫署中訂期因即擇
定同治六年四月初七日將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在天
津所立條約公同互換屆期暫率同天津道府並通商委
員等齊赴公所該使瑪斯亦率同繕譯官阿義捨並約法
國領事官德微理亞前來將日國君主綴用蠟餅條約正
本一分捧到暫查驗接收即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交

御覽條約正本一分。交該使祗領。其副本二分。彼此皆各存原本。以備數對。除將所換條約正本一分。並原存副本一分。一併封固。委員齎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案外。謹將公立文憑。抄錄恭呈

御覽。

御批。該衙門知道。單併發。

公立文憑

為公立文憑事。現行互換我兩國於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所有議立貿易和約章程。當經畫押。繕奉中國

大皇帝日斯巴尼亞國大君主欽定俞允各條款。既經彼此敬將
奉到
欽定俞允硃批公同較閱。查覈俱屬妥善。應即時互換。通因有意
外之情。故未能按照章程第五十二款期內相與互換。今
已踐約。當立文憑。因此中國
欽差全權大臣崇厚。日斯巴尼亞國欽差全權大臣瑪斯。公同畫
押。蓋用關防。各執兩張。以昭信守。
戊戌。暫署湖廣總督戶部左侍郎譚廷襄。竊照楚北逆
氣不靖。防勦兼籌。在在皆須兵力。外洋槍礮。為軍中利器。
運用使捷。前督臣官文。於同治五年正月。飭委道銜知府

湯聘珍招募洋槍隊五百名。續添洋礮隊三百名。立為先鋒營。飭江漢關稅務司日意格教練。據日意格開列外國兵官教師中國哨隊各職事。及薪水數目。詳細章程。又據湯聘珍招齊勇丁。編立哨伍。於五年二月初十日。會同日意格在武昌省城外塘角地方教練。並定列營制。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在案。嗣日意格赴閩監督船廠事宜。將洋槍洋礮隊交法國都司馬定幫辦教練。臣到任後復加查覈。外洋槍礮。較之內地尤為精緻犀利。誠能專心學習。雖所需經費稍多。實於戰守事宜。深有裨益。今先鋒營操演已歷一年。教練尚屬認真。技藝漸臻嫻熟。適因髮

捻來竄。將該隊調赴漢陽。擇要扼紮。以壯聲威。檢查日意格原識章程。先練五百名。俟熟悉後。續添至一二千名。均無庸另加教練薪水。臣因飭漢陽協營挑選精壯兵丁五百名。即以漢陽協副將施鴻恩為統帶官。以漢陽營守備羅連陞為管帶官。其哨官以實任千把外委分別充補隊長在所挑兵內撥充。於漢鎮大智門外。擇地紮營。歸併先鋒營。按日教練。兵既無須另招。費亦較為節省。漢鎮五方雜處。人心浮動。外侮內患。在在宜防。槍礮教練有成。就地駐紮。與洋人聲氣聯絡。可期中外相安。且於有備無患之中。更可防微杜漸。所需經費。即在軍需項下開支造報。謹

會同湖北撫臣曾國荃恭摺具奏

御批知道了

丁未禮部奏准

咸京禮部咨送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因本

年二月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查閱新聞紙有日本

欲攻朝鮮之語請

旨飭令臣部密咨朝鮮國王確訪據實該國王感激

天恩咨覆臣部轉奏謹鈔錄原文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六年三月初七日。承准禮部咨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為查閱新聞紙載有日本欲攻朝鮮之語。恭摺密陳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抄錄原奏密咨前來。相應抄錄該衙門原奏。知照朝鮮國王確訪豫防可也等因。竊念小邦近緣西洋諸國疊來侵擾。仰賴

大朝憐恤之意。凡係夷情。不揀巨細。隨聞隨檄。專咨通知。洪庇優渥。到底隆摯。今又以新聞紙所載各洋及日本情形五條。具咨開示。諭之以確訪豫防之意。謹當戒飭邊圉。修睦關

隙。逆探未萌之機。亟設不虞之備。而第惟新聞諸條內事係日本者。有曰新羅王之子來朝。有曰新羅王降高麗百濟亦來降者。東國紀載。原無是事。根據失實。自歸虛妄。有曰文祿元年遣兵伐朝鮮云者。即指敝邦昭敬王壬辰被兵時事。而諱敗飾勝。變幻事實。有曰朝鮮王每五年必至江戶拜謁大君。有曰往討朝鮮。因朝鮮五年一朝貢。至今負固不服。此例久廢故也。其陽浮慕尊之習。已是可厭。誣蔑污辱之說。罔有攸極。敝邦與日本通好既久。凡有事端輒為咨報。其說之全沒著落。理應畢

燭無餘。固不足多辨。而似此可駭文字。已經目睹。亦豈忍視若尋

常泯默無言乎。惟我
大朝閔覆藩屏。有事必
飭。無情不達。總理衙門之據實陳奏。部堂大人之奉
旨密咨。實由仰體
皇上字小之
至仁
大德。北望
雲天。感極涕零。不知所以圖報萬一也。煩乞禮部諒此情實。轉達
天聽。千萬至祝。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戊申。陝甘總督左宗棠奏。入關後軍餉。專恃洋商借款。暫

資接濟。原議由山西解州運城匯兌。取其距秦甚近。足使取攜。現聞運城商銀尚多。可供匯兌。惟盼應協各省速發印票。交上海轉運局留閩道員胡光墉領取。交洋商兌取現銀。付與票商。即可換取票商銀票。至運城收兌。請飭催各督撫海關。限令速發印票。俾免稽延。實於軍事大有裨益。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入閩後軍餉。專恃洋商借款。暫資接濟。現聞山西運城商銀尚多。可供匯兌。請飭應協各省。速發印票。交上海轉運局道員胡光墉領取。交洋商兌取現銀。付與票商。即可換取票商銀票。至運城收兌等語。著曾國藩、英桂、吳棠、瑞麟、譚廷襄、曾國荃、馬新貽、李福泰、蔣益澧、郭柏蔭、師曾、各懍遵

前旨。按照左宗棠所定數目。交胡光墉領取。向洋商兌取現銀付與票商。即換取票商銀票。至運城收兌。解付該大臣軍營提用。所借銀兩。仍著各該省自本年七月起。分六箇月。於各關稅項下撥還。並於應解甘餉按月撥交各關。以清款目。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同治六年四月初三日。准伊犂索倫領隊大臣副都統銜彥勇巴圖魯霍伽布清字咨文一件。請由臣衙門代奏等因前來。臣等查該領隊咨文內。憑陳至喀帕兒詳細情形。既據咨請代奏。理合將原咨清文譯出漢文。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霍伽布原呈

竊於同治四年十月初二日接將軍公文內開業經奏請將霍伽布補授索倫領隊大臣即經接受關防德勤總管擬正博清阿副總管擬正所遺之缺均擬員請補其佐領防禦之缺俟揀選有人再行呈報前來霍伽布即於本月初十日接任管理左翼一面行令右翼僚趨官兵乃竟不至徵收糧石派員護送解赴軍營復於卒逢被圍人被殺糧被刦屢次未能到城將軍處文報不通辦理糧餉大臣樂斌帶兵護糧前却旋聞得被賊困在綏定城中霍伽布

在霍爾果斯城中。不勝焦灼。五年正月二十六日。由哈薩克台吉鐵色克派來阿哈拉克齊那蘭寄參贊信函。言俄兵已到圖爾根地方等語。遂與滿綠各營官員會商。請俄兵救援城池。霍伽布帶領兵丁十餘人。到圖爾根。至俄營中。見彼國官員。致送禮物請兵。據云俟後隊到齊進兵。霍伽布通阿勒坦額摩勒嶺見參贊大人。商同主事果仁薩弼屯等。至邊旗圖爾根地方。招集索倫八旗戶口同住。所有遊牧之厄魯特。並由賊內散出人眾。俱各收集。靠俄營之旁建立營寨。開墾田地。以資生計。以衛地方。霍伽布果仁薩弼屯等。往阿拉瑪圖。由俄國官員商定。辦理一萬餘

石種和。旋回稟明參贊。仍令果行。薩衍屯等。前往向圖爾
根居住所有人等開導曉諭。將參贊交派之語。欲告知總
管德勒。三次派人去請。竟首不至。因此彼處招集之眾。均
懷疑畏。遂請參贊前往。於三月十六二十二等日。帶領戶
口索倫察哈爾厄魯特民人。共有三千四百餘口。過阿勒
坦額摩勒嶺。將此原由稟知參贊。深為憐憫。由接濟伊犂
餉銀內。前後借支二千零四十兩。又零二百三十袋。以資
川費。行至庫庫烏蘇地方。與俄官商定。將此項人眾。分在
庫庫烏蘇。喀拉塔拉。喀帕爾。三處安插。飭令官員等將眾
人妥為管束。與俄國相和。我前往科布多。將所有情形奏

聞。一俟大兵出關。如何定奪之處。即備文行知。以便遵行等因交派去後。自六月十九日起程。至今並無信息。七月間聞得由索倫出來三百七十餘人。前往俄國阿拉瑪圖地方。除給俄官行文外。又聞得八月間副總管博清阿帶領若干人口。往俄營附近駐紮。九月間由總管德勒哥來信函云。會同東山遊牧之土爾扈特厄魯特總管等率兵勦賊。整隊夾攻前進等語。果仁等請霍伽布至喀帕爾地方商辦一切。霍伽布當將人眾相機整飭。往圖爾根地方酌量進兵。所有征兵馬匹盤費。由伊犂調取銀兩若干。交協領三音布印文。乃三音布不能折出。轉咨請參贊大臣指示遵

仁而並未給發是以未能進兵是時俄國喀帕爾地方辦
事官令霍伽布商議事件云你們出來之人極其貧苦現
由我們給與錢文作衣服並食物盤費麵斤等語霍伽布
當向詢問何故給與此項錢麵伊云此事非我們所管係
我們東邊大臣交派霍伽布細思如受此項錢麵與我
國體制不合且將來賠償必至加倍索取如不受眾戶口必
至凍餒懇祈
聖恩將喀帕爾所存伊犂軍需銀兩內撥用二三千兩給與索倫
厄魯特閒散戶口及綠營軍民買米度命將俄國之錢麵
停止之處行知協領三音布三音布覆稱咨請參贊大人

霍伽布無法。深恐人眾飢寒。將俄國錢粮接受。自去年十月起。至本年正月止。分作四次放給。共錢票四千六百餘千。折合銀二千三百餘兩。於春融時向俄國求田耕種。以俟援兵。又於六年正月初五日。副總管博清阿來信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夜間。忽有數千賊。將總管德勤拏住偪和。殺死若干旗人。奮力戰鬬。僅餘一千餘人。在俄營駐紮。餘俱被戕害等語。再去年十月。由霍伽布遣往阿勒瑪圖地方送文之人。訪聞得厄魯特東三旗之厄魯特等。前後出來官員兵丁戶口一萬餘人。來至阿拉瑪圖地方居住。又去年十二月。俄國派出一員。向各處出來官員兵丁開散

等問問說你們若肯隨從我國使隨從如不肯隨從亦不
相強衆人齊說我們不隨你國我們世受
聖主豢養之恩情願盡忠效死惟有厄魯特四品頂帶花翎妻領
催莫爾根妻領催滿圖等帶領齊巴爾阿哈齊居住之二
百人戶隨從俄國矣霍伽布向俄官誘說俄官云此輩亦
經隨從我們我們不能管俟我們兩國君主定奪並無別
語現仍將在俄國庫庫烏蘇喀拉塔拉地方各項人衆三
千數百人戶霍伽布前年向俄國請兵前來之主事衙果
仁帶領索倫愛曼官員等收管霍伽布謹具揩呈請代為
奏

聞。為此謹具。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於本年四月初八日。接據法國副使伯洛內照會。稱該國新派使臣蘭賢。現已抵京。該副使業將署理使臣任內案件交卸。同日又據法國使臣蘭盟照會。稱已於本月初七日抵京。所有該國各等事件。統歸該使臣接辦各等因。照會前來。除由臣等分別給與照覆外。理合具奏。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國大皇帝新派欽差全權大臣蘭賢。前

來中國總理本國事務業於本月初七日抵京本大臣已將任內案件均已交卸所有本國一切公事統歸該大臣與貴衙門隨時商辦相應照會貴親王查照可也

給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本國全權大臣蘭盟於本月初七日抵京等因前來本爵查貴大臣署理全權大臣以來辦理兩國事務均屬和衷商榷洵屬友誼克敦嗣後本爵與蘭大臣接辦兩國交涉事件自必益敦和好也為此照覆

法國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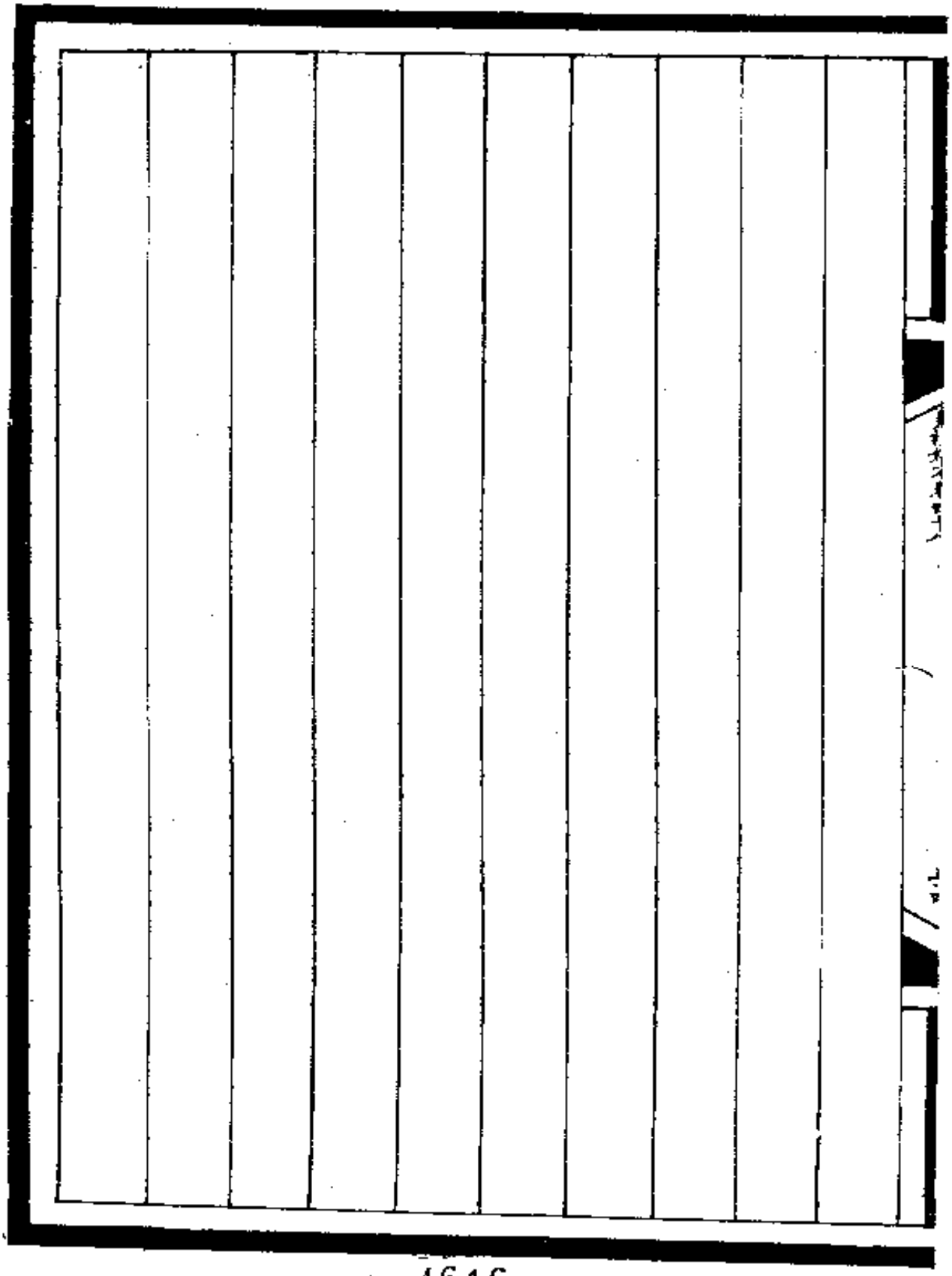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新膺本國大皇帝簡命。派來中國
辦理本國事務。授以欽差全權大臣之柄。已於本月初七
日到京。查各國通行之理。凡有欽差大臣住紮各國到任
之日。即應將本國特授國書親呈於該國國主。但因中國
大皇帝尚未及授政之年。本大臣是以不請
朝覲。仍照前任柏大臣辦理。所有本國各等事件。自今日為始。統
歸本大臣辦理。理合照會貴親王查照可也。

給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本大臣已於本月初七日
到京等因前來。本爵查貴國前住京大臣。與本衙門商解

各事均能遵守條約用敦睦誼茲責大臣簡任前來所有應辦事宜自必體兩國和好之心悉臻妥協與前任京大臣無異本爵及諸大臣不勝忻慰為此照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四十九之五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

同治六年丁卯五月己未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奴前接得喀帕兒軍餉於上年十二月初三日啟行之信計其程途於今年三月間應可抵烏三月杪解餉協領三音布等差派前鋒訥勤圖烏仁泰等來至烏城面呈來稟內稱協領等於上年十二月初三日由喀帕兒護解軍餉正值隆冬嚴寒終日風雪交集於正月間始抵科米據庫必那圖爾言說此際你們將軍不知行抵何城亦未與我致信且你們餉銀在俄國駐居日久如若冒昧前行途次儻有疏失之處豈不傷我兩國和好之誼

你等與我呈文。我必將此情咨行你們各國事務衙門。一俟如何指示之處。定必令你等解餉前往。協領等即向庫必那圖爾言說。我們將軍此時早經行抵科城。祈庫必那圖爾出具路票一張。我處差派兵丁一二名。前往科城一帶。面見我們將軍。將此情形稟明。該庫必那圖爾即出具行該國臺站往返路票一張。令其速往。訥勤圖烏仁泰二人。持來協領三音布等來稟。內有索倫營副總管博清阿與該協領等清字來函一封。內稱博清阿於上年九月間。攜眷來至圖爾根所屬俄羅斯行營。向俄官告訴出來緣由。即在伊之行營就近駐紮。正在招集西四旗官兵之間。

忽有纏頭回子並逆回用計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間帶領數百賊匪將德勤誘至霍城被擒偽令圖爾根移居薩瑪勒車吉等處逃出男婦老幼尚有千餘名之多相繼協領三音布等向喀帕兒辦事之官求兵前往該處護解逃出人等收至庫庫烏蘇喀帕爾等處撫養等語等接閱之下愈覺五內不安該索倫等復行逃出千數餘眾不知此時均在何處該夷又如何辦理撫恤面問訥勤圖等前過烏克山嶺積雪如何據稱自斜米啟行以來該俄夷之境終日風雪不息不惜重費雇覓該夷冰車一直送至科城所屬昌吉斯台卡倫行至欽扎蓋圖廟烏克山嶺之

路。雪壅不能經過。該卡派出烏梁海蒙古三名。足登樏訥木板。身負柴薪裹糧。訥勤圖等自負馬鞍。晝夜不息。行五日。始抵烏克克卡倫。險些凍斃等語。奴才查看該兵丁等行抵烏城。凍瘡尚未痊愈。詢問該處蒙古等。僉稱此嶺積雪。於四月杪五月初方可往來行走。奴才伏思餉銀已抵斜米。大概此時該庫必那圖爾。亦將軍餉行抵斜米各情。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如何辦理之處。早經咨行俄國公使照辦矣。惟奴才不日前往俄國清理一切事件。一俟行抵該處。定必面見庫必那圖爾。或餉銀未經起運。奴才再行相機辦理。抑或業經啟行之時。逐次覈算扣留。帶往辦理一切

不至臨期掣肘。其餘銀兩。著解餉官起運烏里雅蘇台庫存。以備帶出各項人眾餬口之需。並約計山嶺疏通之時。即差派訥勤圖烏仁泰等。攜帶芬與庫必那圖爾洛行漢字公文一件。並與協領三音布等劄文一件。令其兼站限期。趕至科米。芬隨後兼站前往。以期速清此事。而杜絡繹不了之局。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起運軍餉。被俄官阻滯。並索倫人口逃入俄界一摺。喀帕兒所解餉銀。俄官庫必那圖爾。雖阻止前進。亦係慎重之見。此時是否解到。抑應扣留起解。均著榮全酌量辦理。續行逃出索倫男婦。尚有千餘名之多。在俄境逗遛。聞之深

為軫念。索倫勁旅。從前效力最多。豈可令其流離失所。著學全於赴俄國商辦事宜時。將前次逃出及此次續行逃赴俄國之索倫男婦。厚給川費。設法護送至烏科兩城。妥為撫恤。斷不可吝惜小費。致令再受困苦。此事朝廷夙夜在念。若不趁此積雪融化之時。趕緊接出。則此後更難行走。諒學全定能仰體辦理也。

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因本年二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朝鮮國王請查拏逃越村民。並俄人欲近界牌築室。請

飭下吉林將軍確查辦理等因。該國王接准部文。咨覆轉奏。謹鈔
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六年三月十八日。承准禮部咨
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遞
旨議奏吉林將軍富明阿奏。朝鮮人往俄國吉心河墾地。並朝鮮
咨稱俄人欲在界牌近處築室一間。奉
旨依議。欽此。鈔錄原奏。咨行禮部查照等因前來。相應鈔錄該衙

門原奏。知照朝鮮國王查照辦理等因。小邦北地與
上國地界。隔江遥對。犯越人口。理應住接於
上國地界。所以有另
飭邊官押還本境之請。而伊時搶掠之類。其或貪利財產。成羣剽
刼。亦或被人引誘。藉助聲援。並未了知冒禁越界。憑陵屬
國。揆以
典憲。不應饒貸。所以有申嚴厲禁永靖邊圉之請矣。今承咨
辭。奉有徹底根究確切查明之
諭。感戴至極。不省所謝。第惟邊民之恣意犯越。實由小邦不能致
慎於疆場之事。而猶復輒陳情形。欲望

皇慈之照察者豈不知其萬萬悚惕也惟我
大朝優恤偏邦申畫疆理小邦感伏遵守保有今日茲者遐陬
遠頑之泯暨不畏法逋播轉徙者數至數千數載之頃全
未糾檢自顧慚惶益無所容措而尚賴我
皇朝清疆域重邊防之政俾小邦將有以
飭勵申嚴獲逭大戾此小邦君臣之所以日夜攢祝而凡有疾痛
閭阎不憚於奔走呼籲者也煩乞部堂諸大人將此情由
轉奏
天陛不勝至願大幸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英法俄美四國條

約。前於咸豐八年五月間。在天津議定。續於咸豐九十等年。先後互換完結。查外國辦理和約。向須議定幾年重修期限。載明約內。以便按期舉辦。此次英國條約內。係載明欲再重修。以十年為限。期滿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改。法國條約內。係載明就立約年月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俄美兩國均未載有重修年限。然俄國約內載日後中國有利益各國之處。俄國一律辦理。美國約內載嗣後有惠政恩典施及他國。美國一律均霑等語。其咸豐十年後換約各國。約內或載明。或未載明。然亦皆有均霑等字樣載之約內。今查英法等國條約。係咸

豐八年五月間議定明年五月即屆十年重修條約之限
數計本年十二月間即是先期六箇月屆時英國必有照
會前來懇請更議法國雖未屆限而相隔年限無多俄美
以下各國既皆有一律均霑明文自亦必一律辦理臣等
查洋人與各國連和所以必重條約者蓋以條約為挾持
之具故一事也但使於彼有益則必出全力以相爭不載
入條約之內不止迨至入約之後字字皆成鐵案稍有出
入即挾持條約糾纏不已溯查咸豐八年立約之初原屬
事起倉卒無從細商自十年換約以後臣等與各國辦事
彼族深險狡黠遇事矯執或係約中本係明晰而彼必曲

中其說。或條約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據以為詞。極其堅韌性成。得步進步。不獨於約內所已載者難稍更動。且思於約外未載者更為增添。目前如開鐵路。發銅錢。洋人請販鹽。和輪船駛入內河等數事。皆約內所無。時時前來饒舌。雖經臣等疊次駁回。而其心仍覬覦不已。轉瞬屆限更議。各國互相要約。羣起交爭。乃勢所必至之事。上年冬間。臣等籌思及此。曾函致李鴻章商量辦法。嗣據其覆信。據稱來歲換約。彼必厚集其勢。以求大遂所欲。恐不能由我為政等語。是李鴻章亦深知此次辦理之難。有把握與臣等可謂心心相印。上月初旬。英國使臣阿禮國出京。聲稱前

赴南北各口查看一切。該使臣此舉。自亦為來歲換約而設。是臣等與李鴻章所料。業已漸露端倪。萬不可不早思所備。臣等前已飭派臣衙門章京等各按各股。詳查細覈。於條約內分別應增應刪各項。條分縷晰。開造成冊。以備臨時查考辯難。如能減一分之害。即可收一分之益。事之能行與否。雖未可必。總宜竭力為之。俾勿疏漏。以期補救挽回。但臣等辦理各國事務。均未曾親歷各口。朝夕目睹情形。將來換約辯論之時。恐不免仍多隔閡。擬請

旨飭下南北洋通商大臣。於平時辦理洋務各員中。擇其熟悉情形。通達政體。兼工才辯者。每處選派二員。於本年十月咨

送來臣衙門以備查詢一切藉資得力如蒙
俞允臣等即行知署上海通商大臣曾國藩辦理三口通商大臣
崇厚遵照辦理
御批依議
庚午吉林將軍富明阿副都統富爾蘇奏竊查前准總理
各國禮部等衙門先後咨稱具奏朝鮮國王咨請查拏逃
越村民俄人欲在界牌羅室等因各一摺恭錄
諭旨行令拏等欽遵辦理前來拏等當咨劉甯古塔副都統琿春
協領確切詳查據實咨報五月初七日據甯古塔副都統
烏勒興阿轉據佐領松恒稟報會同琿春派出之防禦永

祥帶通曉兩國語言并無先在圖門江邊接界一帶細訪所屬界內並無民籍該處雖有素習種地之人亦甚無幾尚無不法其餘皆是旗戶訪查幾偏實無越界搬運朝鮮逃人財產情事現在界內亦無羈留此項在逃朝鮮人等至於朝鮮防禦之人曾經何項人所傷暨防守之事又被何項人燒焚沿江細訪實無知而可問之人竊意事起江南必須渡江照會慶源府使面為究詰方期水落石出佐領松悅防禦永祥當即帶兵渡江與府使閔文鎬覿面查詢具字回稱河山鎮白頭山係在敝府東南百餘里前被穿大國服色之人連在逃諸人攙雜渡江搬去在逃妻孥

財產。金應哲等亦全家隨去。當時有防守村民金益壽金
允儉尹成習等攔阻。被搬物之人放銃。致金益三等為流
丸所傷。息徙之際。無暇問各。是以未能辨出是何項人等。
又江邊防守之幕。即被此項人所燒等語。復向究詰該國
於上年十二月間。有匪類十百成羣。來過三洞山邊。被擊
敗走各情事。該使又稱此事原屬慶興府。各有所管。曾經
聞之而已。佐領松恆等因事無確據。無可證詢。當即屬令
該使嗣後如有匪類即經越界。不可聽其騷擾。即為殄除。
以副各守疆界之例。佐領松恆旋擬由慶源再赴慶興。據
實確訪。而該府使因無奉有明示。不敢導引。佐領松恆等

遂即折回抵至俄夷界牌處仍在琿春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慶興府隔江遥對之處該處界牌迤東半里許有俄人新建卡房一所戍守人十四名此外並無別項人等亦無另築房屋佐領松恆等欲由該處對渡過江再赴慶興查勘三洞山界情事乃因陰雨水漲適值慶興府隔江望見遣人二名駕坐草筏渡來江北具守聲說明日調來海船接渡現今無有船隻佐領松恆等正在對答間即有俄夷界牌處跑來戍守俄人盤詰所交何語佐領松恆等即稱因查界牌適有朝鮮捕魚人到岸所以盤查而俄國之人恐隨渡江拚命攔阻不容松恆等再向朝鮮人交言當在

該府所具原字內註寫明日毋庸再會。佐領松恆等是日
住在海岸罕奇地方。次早赴吉心河嚴杵河查看。朝鮮逃
人。均在該二處築室結屋。男婦子女約共一千多人。惟衣
巾服色。概不一樣。其間有穿中國衣帽者。有穿俄國衣帽
者。亦有穿朝鮮國衣帽者。又查類皆高麗之牛車輛。雞犬
家具無數。密詢該逃人內有黃丹畢。樸廣畢。尹戈金者三
人。僉稱伊等係被早年逃人崔姓韓姓句來種地。因本國
連年歉收。又兼調兵加捐。無奈逃出。均係陸續自俄國界
牌山逃過到此。不意俄人並不給牛犁籽種。僅給以地。迫
令自己蓋房。此時即欲回國。不敢遽回等語。佐領松恆等

又恐該逃人內藏有中國之人。即由穿三項服色人內逐一細問。各操高麗土音。實無內地游民乘勢夾藏。佐領松恆等密令仍回故國。許即與之押送。乃因俄官依處克什遂來盤問。諸多疑慮。雖經佐領松恆等告知俄官。係為清查交界而來。但朝鮮逃人。係均在於俄國管下。查其情狀。未使肯令佐領松恆等強行干預。事關邊界要務。恐啟釁端。未敢擅令勒還。呈報甯古塔。轉據烏勒興阿咨請查覈辦理前來。奴才等復行按圖詳覈。現在界綫迤內。係屬琿春協領衙門旗屯。界綫迤外。為俄國交界。圖門江西朝鮮各地方。雖與我界多所毗連。除卡倫以外。人跡罕到。即卡倫

之設。亦實鞭長莫及之勢。且河山鎮白顏村。又貼近界線。興源府又在界線連界之外。逃人一江往返。朝發夕至。勢難周查。抑且界線內旗屯。既不容游民占踞。而界外游民更無所託足。其為渡江搶擄及羈留逃人各情事。自非中華人所為。已可證據。又據佐領松恆等查明該逃人內衣帽雜處。難保非逃奸自作。藉助聲援。至又稱曾經俄人在慶興府東門倡言將築室於界牌近處。其界牌屯居處。牛車繁盛。雞犬家具無數。情節顯然。更可概見。事關邊徼。自應遵照條約。各管各界。毋任越界干預。致生枝節。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未。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因本年

三月臣部接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一道。令臣部轉咨朝鮮國王據實登覆。該國王接准部文。咨

覆轉奏。謹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承准禮部

咨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六年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查朝鮮與俄人交兵情形等因奉此。去年十二月間。三洞山邊匪類之肆擾。在於昏夜。不能以服着物色之。則竟未知為何處人。故陳咨之際。稱以匪類知。小邦北地慶源慶興等府。俱在於土門江下流西南。而慶源越邊直

上國琿春界。自慶源一百二十里為慶興。慶興越邊無人之境。有小阜名莎草峰者。在府東隔江五里之地。即界牌所立處。登府後望德峰可以瞭望。而俄人結屋。在於莎草峰之南。以慶源慶興相距里數較之。莎草峰之距琿春。似當為百里許。而一帶長江。防限截嚴。既無以越界而周審。則止

將瞭望形便態度為詳極設未知所以從前陳咨不得趕
緊指的今伏承據實登覆之
諭滿心懍惕莫省容措煩乞禮部轉達
天聽不勝至幸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禮部又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因前經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法國條約並無牽涉朝鮮奏請由
禮部將第三十一款鈔錄咨行該國王俾悉原委該國王
接准部文咨覆轉奏謹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承准禮部咨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朝鮮上年洋船情形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依議欽此應恭錄

諭旨鈔錄原奏咨禮部查照欽遵等因前來相應鈔錄該衙門原奏知照朝鮮國王豫為籌畫毋稍大意並將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送法國條約之第三十一款鈔送該國王閱看等因除將禮部咨內事意承領而鈔示條約曾非頒

行天下之事。至若小邦民情國勢。斷不可行。仰冀部堂諸
大人具由導達。以存終始之
澤。千萬幸甚。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辛巳。都察院奏。據四川職員楊廷熙。以呈請轉奏等詞赴
臣衙門呈遞。臣等詳閱原摺。並未封口。尚無違悖字樣。現
據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呈懇前來。臣等不敢壅於
上聞。除將該職員交坊聽傳外。謹鈔錄原呈。並將原摺一件。封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都察院代奏。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一
摺。該知州有無所知人才。堪備錄用。及如何自強之策。著都察

院堂官傳詢該知州如有所見即飭據實直陳

楊廷熙原奏

臣聞天垂象見吉凶故聖人常因天道以警人事今年自春及夏久旱不雨屢見陰霾蔽天

御河之水源竭都中之疫癘行本月初十日大風晝晦雨時之久此非尋常之災異也十七日伏讀邸鈔見候補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賢奏稱元旱日久請

旨飭廷臣直言極諫以資修省恭奉

上諭著在廷諸臣於時政得失盡心獻替毋循故常毋避忌諱爾大小臣工務當精白乃心共圖匡弼以期君臣交儆感召天和

欽此仰見
兩宮
皇太后勤求政理
皇上勵精圖治敬
天愛民之至意然天象之變必因時政之失京師中街談巷議皆
以為同文館之設强詞奪理師敵忘仇禦夷失策所致臣
思天道淵微雖不繫於一事而此事實貽患之大者謹越
職昧死為
陛下條陳之竊維修德行政實千古臨御之經盡人合天乃百代
盛强之本自來奇技淫巧衰世所為雜霸雕虫聖明無補

所以唐虞深明天道亦止授時齊政垂為典章未聞使羲和仲叔作推步之書成周記列考工亦止分職設官勤於省試未聞令庠序學校習工師之事推之孔子不言天道孟子不重天時非故秘也誠以天文數學禨祥所寓學之精者禍福之見太明思自全而不為世用事事美諸氣數而或息其忠孝節義之心學之不精則逆理違天道聽塗說必開天下奇衺詭惑之端為世道人心風俗之害伊古以來聖神賢哲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數而言理其用意至深遠矣前月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開設同文館專用翰林進士恩拔副歲少年科第官員延西洋人教習天文

算數。以為製造輪船機器之用。臚陳六條。俱奉
旨准行。旋見御史張盛藻奏請改派學習。繼見大學士倭仁請罷
前議。臣以為同文館之議。或可中止。茲復見總理衙門示
期考試。錄取送館攻習。臣月餘以來。日夜研思同文館原
奏。覺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不可解者十焉。謂學士大夫
不可無羞無恥。而必欲激其羞惡之良。愧恥之念。其見未
嘗不善。然而中國之可羞可恥者。未有大於西洋之流毒
西人之倡亂矣。自道光年間啟釁粵東。其前誤於琦善等
喪師辱國。失守沿海礮臺。任其盤踞香港。因得潛窺內地
虛實。熟悉江海水道。故由廣東而江浙而天津。搆數千年

未有之禍。擾亂中國之邊疆。憑陵中國之城池。侵踞中國之關口。耗散中國之財賦。荼毒中國之人民。屢和屢叛。國家之貧弱因之。其後誤於端華肅順等。藉寇要君。牽掣沿海將帥。因而戰守失策。於咸豐十年。乘中原多事。又復渝盟敗約。肆虐京華。焚燒宮闕。以致

文宗皇帝北狩熱河。

上賓龍馭。諸王大臣目擊其變。身受其災。正宜嘗膽臥薪。處心積慮。勤思破敵之良策。廣求濟變之人才。以掩當年之羞。以雪數世之恥。方足以激勵天下也。乃今日不恥不共戴天

之儒而羞不知星宿之士何忘大恥而務於小恥也此臣之不解者一也原奏稱西人製器之法無不由度數而生又稱其法本中國之法特西人慎密善於運思意以為深明天文數學無過西人此又所見之不廣也中國自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及先儒裏哲或仰觀俯察開天明道或繼承纘述繼天立極使一元之理二五之精三極之道旁通四達體之為天人性命參贊化育之經用之為帝典王謨聖功賢學之準廣大悉備此明可通所以歷代之言天文者中國為精言數學者中國為最言方技藝術者中國為備如渾天儀乾鑿度太元洞極潛虛星紀九

章三率周髀皇極諸書相繼而起恐西學輪船機器未必有如此幽深微妙矣又況中國為人材淵藪數理載

國朝精蘊二百餘年時憲無失閏之譏天象無昏迷之誚是此時之天文算數較歷代為尤精也夫以中國之大養士之久豈無一二知天文明數學之士足以駕西人而上之者哉即如康熙乾隆時當塗縣徐文靖一文學士作山河兩戒考取諸家之辯論與西士互相考證其間星宿多寡度數躔次歧異者不一而足可見西洋於天文數學未必精也又有侍郎胡煦作周易函書講明河洛理數指陳句股尺算俱采入

宋。未嘗用輪船機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即我

朝自開創以來。與西洋通商非一日。彼之輪船機器自若也。何康熙時不准西洋輪船數隻近岸。彼即俯首聽命。不敢入內地一步。及至道光咸豐。沿海將帥督撫。開門揖盜。內廷大臣。以耳為目。先存畏憚之心。請

旨屢示寬容。而彼愈張凶燄。然猶有僧格林沁於天津一戰。破彼輪船十餘隻。又可見輪船機器。即洋人用之亦不足恃也。今不思破之之方。禦之之術。竊恐中國將來之輪船機器。較彼尤精。而用之不得其法。不得其人。未必不徒費錢糧。

徒勞人力也。此臣之不解者三也。原奏稱論者不察。必以臣等為不急之務。第思此時當務之為急者。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數機巧。而在政治修明。近來洋人伏於肘腋間。橫行恣睢。沈幾觀變。

朝廷急宜憂勤惕厲。奮其神武。或旁招遠謀。求天下之人才。或博訪周咨。知民間之疾苦。近責樞密大臣。正本清源。深謀遠慮。務使立一法必思不戾舊章。行一令必期永孚眾志。不得敷衍了事。不得唯阿取容。遠策將帥督撫。振興士卒。整飭官常。作忠義之氣於行間。盡教養之懷於民上。條例無益者除之。免胥吏弄法。黜陟無實者駁之。免督撫專

權應天以實不以文敬事而信無所欺如此則紀綱立號令行政教興洋人雖眾機器雖利輪船雖多斷不敢肆行無忌也今自

皇上御極以來汲汲以求賢為念而廷臣薦舉半皆獲罪人員時時以安民為心而凋敝餘生猶有官吏剝削新章一出成憲徒事變更軍務未竣實費時多反覆嘗見久經奏調保舉人員部曹胥吏竟置

諭旨於不聞輒敢駁斥經外臣奏參者律例煩苛曹司胥吏得從中舞弊也舉劾當臚陳事實今則於六法之外擬一二語以為甄敘無怪薦彈乖異無實不足示勸懲也且資格限

難於自效。賢才所以多消阻。官祿薄無以養廉。士夫所以荒職業。善政未修於上。實學未講於下。而猶令舍人事以習天文數學。此臣之不解者四也。原奏稱中國之宜謀自強。至今而已亟也。夫自強之道。豈在天文算數輪船機器哉。臣觀史册。見歷代之致昇平臻郅治者。皆上有至誠無息之令主。下有各盡其職之臣工。緯武經文。一時天下畏威懷德。庶民子來。百工咸集。蠻夷率服矣。今者西洋以數千魑魅魍魎。橫恣中原。

朝廷猶因循含忍。不籌控馭之奇策。懾服之宏規。而且宰輔不聞撻伐之書。臺諫竟無驅除之疏。吏部惟知循例。卽以

為得人。戶部止悉收捐。即以為富國。兵制大壞而兵部不知。工作不精而工部不省。無惑乎人才不興。國用不足。兵氣不揚。國威不振也。有自強之心。無自強之政。而徒震驚於外洋機器輪船不可制。此臣之不解者五也。原奏稱招取翰林進士五項正途京外官員考試錄取。延聘西人在館教習。此尤大傷風教。夫洋人之與中國。敵國也。世讎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無論偏長薄技。不足為中國師。即多材多藝。層出不窮。而華夷之辨。不得不嚴。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況科甲人員。讀聖賢書。將以致君澤民為任。移風易俗為能。一旦使之師

事雖敵。竊恐朝夕相聚。西人或懷私挾詐。施以蠱毒。飲以迷藥。遂終身依附於彼。昏瞀不醒。習其教者牢不可破。而忠義之氣自此消矣。廉恥之道自此喪矣。機械變詐之行自此起矣。聖賢之大道不修。士林之節概不講。無一非西學階之厲也。此臣之不解者六也。原奏稱西洋各國講求輪船之製。互相師法。製作日新。雇買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講求以得其源。法既明而用將在我。因開設同文館。於諸立館之心。亦隱慮洋人布滿天下。數十年來從無有人議及破之禦之之法。而乃於少年科甲中擇其穎悟者。師其製作。或洞悉源本。或陰得人和。以為將來破之

禦之地步。此中委曲。又不便明示天下以啟釁端。而故為權宜之計。久遠之謀。不知其計亦左。其謀亦拙也。夫洋人詭譎百出。所為狡焉思逞。侵陵中國者。方將以輪船機器罔中國無窮之利。斷不肯以精微奧妙指示於人。就令其盡心竭力。果其理其源。細微曲折。全行教授。亦不過製成船器。與之並駕齊驅已耳。而破之禦之之法。豈能並以相告哉。況輪船必熟諳江海水性水道。而運用始靈。今使科甲人員明其理。悉其源。將來造輪船時。勢必引繩削墨。一一教工匠製作。又必紛紛探明江海水勢淺深。教水手運用。制敵之法。有如是之勞而能成功者乎。竊見古今來堅

甲利兵。足以制敵之命。較機器尤精也。而人不為用。屢有棄甲曳兵之時。高城險塞。足以為人之衛。較輪船尤固也。而人不為守。屢有棄城失險之候。可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茲不操出奇之勝算。而為依據之葫蘆。此臣之不解者七也。原奏稱李鴻章左宗棠等皆能深明其理。堅持其說。或設藝局。或設機器局。揀派兵弁與少年子弟。延請洋人。教以語言文字算法畫法。以為將來造輪船機器之本。由此以觀。是西學之不可不急為肄習也。臣思此事疆臣行之則可。

皇上行之則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學之猶可。科甲官員學之斷不

可何也。疆臣之制作。信從者不過一省一時。
朝廷之詔令。遵守者則在天下萬世。兵弁子弟學之不過成其藝事。科甲官員學之即可寖成風俗也。蓋科甲官員四民之瞻仰。天下所崇奉者也。查耶穌之教。流入中國有年。不能誘善良而行習者。以其書皆怪誕不經之書。其教乃違天害理滅倫廢義之教。所以稍有知識者。必不聽其蠱惑也。今而使少年科甲人員習其天文數學。北面修弟子之儀。不二十年間。循例升轉。內而公卿大臣。外而督撫大吏。皆惟教是從。惟命是聽。出於門牆者也。萬一徇私情。廢公義。其害可勝言哉。又恐天下之人。因科甲尚且學習。遂

相習成風。或奉行不善。一時顓蒙愚魯之輩。奸宄不法之徒。藉習天文算學為名。結黨成羣。互相引誘煽惑。倚彼勢力。造言生事。洋人愈得步進步。連合響應。以倡亂階。恐西學未成而中原多故也。是西教本不行於中國。而總理衙門請

皇上導之使行也。此臣之不解者八也。原奏稱事屬創始。立法宜詳。欲嚴課程。必須優給廩餼。欲期鼓舞。必當量予升遷。是於勤惰之中。亦寓賞罰之道。竊思賞罰為驅策天下之大柄。賞罰宜公。祿養宜厚。豈僅於同文館一處行之哉。近日陝甘滇黔豫楚賊氛正熾。軍士飢譁屢告。京外大小官員

廉俸裁撤未見增加從公枵腹而
朝廷之賞罰無位隨財而行殺賊立功者不稽覈真偽於前
而苛求出身於後特開補交捐免保舉之條此賞之不信
也因罪獲譴者不追咎其既往予自新於將來有加倍捐
復之例則罰之不必也而且遇缺存遇缺之名即用無即
用之實披堅執銳者半日為黃綠循行數墨者厚膺其爵
賞將何以勵成行而申士氣也茲惟於同文館厚廩餼廣
升途何明於此而暗於彼略其大而舉其細也此臣之不
解者九也原奏稱外人之物議雖多當局之權衡宜定臣
等於此籌之熟矣此言尤屬偏執已見專擅挾持啟

皇上以拒諫飾非之漸夫自古帝王立隆建極務在循天理順人情故詢事考言用中執兩而後成為大知懸鞀設鐸博採旁搜而後不拂乎民心若事當於理而可行自必詢謀僉同無有疑議若事必不可行而行之物議沸騰在所不畏人言浮動置若罔聞尼沮者招怨諫諍者獲譴則有王安石之行新法秦檜之主和議大抵如是也其後禍及天下害貽後世何莫非膠固擅權獨行獨斷之所致哉伏見我朝成憲凡改一制度設一官職必下王大臣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妥協覆奏施行所以無專擅諸弊今新立一同文館而令翰林進士科甲正途出身京外各官皆從事夷狄此

何等重大事件。關繫非輕。豈總理衙門數人之私見。遂能決然行之而無弊乎。即觀其原奏命意。亦兢兢於人言務為迴護。是其設立同文館之初。未嘗不明知此事之不當於天理。不洽於人心。不合於衆論。而必欲漬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此臣之不解者十也。且知同文館為總理衙門

請

旨准行。未嘗計及於行之害不行之利。狃於目前。忽於日後。强詞奪理。萬難挽回。惟見

兩宮

皇太后自聽政以來。遇事必虛衷訪問。斟酌盡善。不拘成見。茲於

同文館之設。創制非宜。謹請

收回成命。以杜亂萌。而端風教。弭天變而順人心。若事在必行。恐失信於外洋。又生釁隙。仰懇將翰林進士科甲有職事官員撤銷。惟招取曾經學過天文算數者考錄送館。與西人互相印證。如此既無失信於外矣。亦可無傷風化也。再同文館三字。係宋代獄名。考宋史蔡京等當權。殘害忠良。排斥正士。有異己者。即下同文館獄。是同文館之名。非美名也。今復襲之。而令翰林進士五項正途相聚其中。既失考據。而又非嘉予士林之盛舉矣。近因人情疑懼。議論紛紛。實不能已於芻蕘之獻者。故越職言事之罪。在所不辭。冒

所直陳。

諭內閣前因天時亢旱。詔求直言。原冀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茲據都察院代奏。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一摺。吸吸數千言。甚屬荒謬。同文館之設。歷有年所。本年增習天文算學。以裨實用。歷經御史張盛藻大學士倭仁先後請罷前議。因其見識拘迂。疊經明白宣示。茲據該知州所陳十條。不過摭拾陳言。希圖自炫。原可置之不論。惟有關於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得不再行明示。楊廷熙因同文館之設。並詆及各部院大臣。試思楊廷熙以知州微員。痛詆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且謂天文算學。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普天之

下。孰非朝廷號令所及。豈有疆臣可行而朝廷不可行之理。又謂事在必行。總請將翰林進士科甲有職事官員撤銷。尤屬謬妄。國家設立科目。原以登進人才。以備任使。曾國藩李鴻章等均係翰林出身。於奉旨交辦中外交涉事件。從無推諉。豈翰林之職。專在詞賦。其國家政務。概可置之不問乎。至所稱西教本不行於中國。而總理衙門請皇上尊之使行。及專擅扶持。啟皇上以拒諫飾非之漸等語。更為肆口詆誣。情尤可惡。推原其故。總由倭仁自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後。種種推託所致。楊廷熙此摺。如係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體。其心固不可問。即未與聞。而黨援門戶之風。從此而開。於世道人心大有關繫。該大

學士與國家休戚相關。不應堅執己見。著於假滿後。即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任。會同該管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濟時艱。毋蹈處士虛聲。有負朝廷恩遇。至楊廷熙草莽無知。當此求言之際。朝廷寬大。姑不深責。恭親王寶鋆請將楊廷熙所奏十條。派大臣覈議。並請將該王大臣及現任各大臣。均暫開總理衙門差使。聽候查辦。自係為楊廷熙摺內有專擅挾持等語。當此時事多艱。該王大臣等當不避嫌怨。力任其難。豈可顧恤浮言。稍涉推諉。所請著毋庸議。

六月。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五月二十三日。接據俄國住京公使倭良嘎哩函稱西疆情形。

本國急欲早就定和約通商一切仍舊舉行不知中國用何良法可以成功並稱該國總理衙門令詢現在設有何法掃滅邊界能否克期一律肅清又稱並非干預中國政事實係關繫兩國邊界緊要交涉之件絕無坐視之理各等語臣等查該使之意明知中國多事不能遠顧西疆欲乘中國不能為力之際攘取地土而又礙於和約自顧體面不肯顯居盜竊之名而陰收漁人之利此其隱謀也若我既不能急圖斯不得不聽其所為而彼必猶謂代中國辦事凡欲逞志於中國而不得遂者藉此要挾無厭迄無了結此其狡計也即斥以中國之事無庸干預而其函

中。已經言明並非干預。其終歲勞師糜餉。又失通商之利。豈肯坐視置而不論。此又其實情也。果能及時厚集兵力。廣備軍餉。選賢任能。何難剋期掃蕩。使其隱謀無所用。狡計無所施。方為正辦。無如目前捻蹤日近。回匪方張。畿輔旱荒。內顧猶且不暇。何從議及外攘。真正辦法。既難議及。而欲以搪塞枝梧者。禦強鄰之虎視。豈有善策。或謂江南髮逆。曾收助勦之功。而非所論於西疆也。江南水師陸路。兵勇本多。借助外國。不過千數百人。且有各國互相牽制。強客未至欺主。是以斡旋尚可由我。而已屢生枝節。大費周章。事未貽患。今西疆既無主兵。而一任客兵所為。直

同棄捨是助勦之說斷難議及又或以兵力之缺由於乏餉不妨借餉以資兵力約其會勦以收夾擊之功此舉亦難輕議緣西疆縱橫數千里一無完善接濟毫無兵少則不敷用兵多則餉愈多無論少借無濟於事即使彼族能允多借我無接濟之餉源千百萬借款用完而功不成將何以善其後而況未必即肯多借借之而又無款可償乎此借款之說又難議及既無切實辦法即難措詞答覆臣等於萬難措手之中勉籌暫緩之計準情據理善言以覆仍不免空言搪塞其能否聽從暫緩別生覬覦尚難豫定但事關國計未敢輕率辦理所擬覆函措詞是否相宜此

外有無良法。誠恐臣等智術短淺。慮有未周。致滋貽誤。合
無仰懇
聖恩。俯念邊疆事體緊要。
飭派老成諳練大員數人。會同密議。以昭慎重。所有請
派會議緣由。鈔錄原函一件。擬覆函稿一件。恭摺具陳。奉
旨著派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會同該管王大臣妥
議具奏。
俄使倭良嘎哩來函
自新疆於本國交界各處回匪叛亂以來。至今將及三載。
惜尚無日蕩平。當數年之前。本國前任欽差大臣以貴時

伊犂將軍於交涉事件多有外錯將來必致貽患等情屢
向貴王大臣豫告乃貴王大臣或以俄領事素與該將軍
不和置而不問以致私煽本國游民抗順然伊犂亦不久
即亂矣俄人有言曰玩於火者終蹈自焚之災哉哉是言
也該將軍方主使俄屬之哈薩克為亂不圖作法自敝如
此其一切妄行據本大臣雖無疑京師之心然若早為訓
誡或不致滋生事端即亂亦當不至此旋及既亂本國雖
以該將軍等多行不義不忌卜塔屢於交界設法輕其內
顧之憂如回匪氣燄方張該處官員遷徙流離無不優待
兵弁情急入境准許採買糧食接濟軍需農商兵役避賊

來者亦皆安插留養其官軍擊賊本國未能助戰緣當與浩罕布噶爾等國動兵兼因回匪向串俄屬之同教哈薩克人等甘心潛往助惡肆刦自不能不嚴防要隘然既分兵遏其通賊則賊之羽翼自少亦不可謂非相助矣如此相助乃伊犂塔城等處領事官署商圈房屋悉被焚燒貨物多為搶擄邊界交易一無所有貴王大臣固亦知之彷傍如此更貽許多不便如中國邊疆日亂本國哈薩克亦日生蠢動之心至今難測何日太平自宜時常駐兵防其私走則於我國大有妨礙種種為難本大臣復念與貴衙門所商緊要之件雖非越理難行至今已逾二載尚且未

定。茲查西疆情形。本國急欲早就平定。和約通商一切仍舊舉行。不知中國用何良法。可以成功。近日本國總理衙門來文。令本大臣向貴王大臣詢問。現在設有何法。埽滅邊界。能否剋期一律肅清。迅即聲覆等情到本大臣查此。並非干預中國政事。中國之政。其權自主之。實因關繫兩國邊界緊要交涉之件。絕無坐視之理。諒貴王大臣自必洞鑒。因特專函佈達。並望見覆。

擬給俄使倭良嘎哩信底

昨接來函。具悉一切。西疆不靖。經貴大臣以有何良法。以期剋日肅清相詢。具徵睦誼相關。此事不但為貴大臣所

當慮亦實本王大臣等之所日夜圖維而不敢稍忘者也。邊界之亂。貴大臣以為該將軍辦理未協之所致。本王大臣原不必為之迴護。然溯查西界未議畫分以前。沿邊之哈薩克。向無滋擾之事。一自議分邊界。而不曉事之哈薩克。被人煽惑。未免因而生亂。貴大臣自無不深悉之理。然目下兩國既經同堅舊好。分界有約。則邊界致亂之由。彼此不煩再問。刻下所當計者。邊疆不靖。彼此為難情形。俱不得不為剖晰。在貴國既煩防堵之兵力。而又失通商之利。固欲急思肅清。雖邊疆不靖。鄰國致煩防堵。為各國常有之事。而西疆關繫中國土地。本王大臣等更宜兼為慮

及。其未能克期蕩平以釋貴國之慮者。實賴兩國和好二百餘年。近來又有貴大臣常川住京。克敦睦誼。深悉我國情形。而況我國逃難兵民。貴國猶肯代為周濟。護送進邊。即此更足昭睦誼之實。斷不能疑及貴國另有干預之意。該處本係中國之地。早經竭力圖維。以為次第辦理之法。諒貴大臣自能洞悉而無煩瑣瀆者也。事關國計。切望貴大臣深為體諒。以期邊境早清。和好日篤。不勝盼望之至。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衙門於上年十一月初五日。奏請招考天文算學。專取滿漢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並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試錄取。旋復奏請推廣考

試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並進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均蒙

諭旨允准嗣因浮言四起正途投考者寥寥並經奏明就現在投考各名考選等因在案兩月以來投考之人正途與監生雜項人員相間臣等以此舉既不能如初念之所期不敢過於拘執因而一律收考共計投考正雜各項人員九十八名定期五月二十日在臣衙門扁門考試計已到者七十二名先經投考臨時未到者二十六名試以策論認真考校將各員試卷公同閱看擇其文理可觀者選取三十名於二十六日覆加考試文藝均屬一律謹將錄取各員

試卷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後即將取中各名送館學習如將來人數不敷再行招考以
資研究
御批知道了單一件並試卷併發
乙丑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室靈桂等奏五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都察院代奏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一
摺該知州有無所知人才堪備錄用及如何自強之策著都察
院堂官傳詢該知州如有所見即飭據實指陳欽此臣等傳該
知州當堂詢問據稱人才之有無必學之最精知之最真

而後可指陳。不敢草率妄舉。惟自強之道。現密擬數策。因
繕寫不及。懇緩數日。即呈請代奏等語。茲據該知州繕條
呈懇代奏。臣等公同詳閱。尚無違悖字句。謹鈔錄原呈。並
條陳一件。封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都察院代奏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條陳一件。著留覽。
楊廷熙條陳禦夷四策
一。輪船易制。宜多方訪求其術也。臣見輪船頭輕而尾重。
頭低而尾高。頭尖而尾闊。便直行而不便於橫行。利前進
而不利於後進。斯破之禦之之法。亦不難也。臣於咸豐八

年。由上海雇輪船到山東。見島中突出小舟五六隻。鉤附船尾而行。洋人即令通事各給洋銀二三十圓而散。細細訪問。皆島中水賊也。洋人畏壞其船而給以銀也。臣審視水賊舟中。別無他物。惟手持一藤桿。長丈餘。上貫鋒利鐵鉤。船中插二三藤竿。竿頭皆以繩懸一巨石。形如棗核。又有長五六尺木棒數枝。彼若不給銀兩。羣即以手中之桿鉤其船尾。而以舟中懸石之竿鬆其索絡。將石彈墜於出煙筒中。其筒遂炸。船即分裂。洋人若拒之於上。羣又以木棒下貫其輪中。船亦炸裂。緣輪船三面槍礮。皆可禦人。惟船尾闊大而難掉顧。是以小舟鉤附其船。而潛於船之尾

側。洋人槍礮無所施。而不能制之。可見未有不可破之物也。又聞各處尚有以水雷水礮絫裹破之者。其法不一而足。未知近來猶有其人猶存其法否。懇

飭沿海官司兵弁密訪其人。密求其術。自有破之禦之奇策出矣。

一。陰杜其傳教之術也。洋人不惜重貲。誘人從教。居心險很。顯而易明。無識愚民。既惑於利之所在。誤墮術中。不肖之徒。更得藉以自固。儼然一逋逃藪。不根不蔕。屢生釁端。不受約束。顛倒是非。種種弊端。難以枚舉。若不早為杜絕。傳習既多。制之亦不易。將來欲分之而無所分。欲別之而無所別。其貽患不淺也。當此之時。既不能令傳者不傳。自

不能禁習者不習。臣思禁之之法。當以不禁為禁也。夫無業游民。入其教者未嘗不心知其非。或藉勢力以陵偏善良。或尋仇怨以挾制官長。其伎倆不過如此耳。若一切陰為杜絕之。彼即無所利而恥之也。竊見我

朝處僧道之法。僧服僧衣。道有道帽。自為一流。與士民迥別。一切民情公事。彼皆不得與聞。所以與人無患。與物無爭也。今若以緇流道眾之法處之。彼無利可圖。而又不合於人羣。亦何樂而為此者。請

旨飭議一異樣分別之法。使殊於眾人。並曉諭中外。嗣後凡奉西教者。皆在本籍報明奉教日期。入教之後。不得干預公事。

已入教者亦須呈明。俾士民一望而知為奉教之人。以示異則相遠之意。是陽為奉之。即陰為絕之。人即至愚。未有不自慚不類者。即不自慚。而其勢自孤。亦無害於事而有所別也。其教將不戰而自弭矣。

〇隱絕其罔利之源也。洋人在中國。所圖者利耳。即以所圖之利。聯絡中國之民。而引以射利者。半皆粵浙小民。所以內地之商賈常失業也。然彼國之土產貨物。皆非中國日用所必需也。必上好之用之而下斯貴之重之也。從前射利大宗。不過煙土洋表羽毛大呢等項。今自洋藥之禁一開。鐘表多粵人所作。彼國之貨價。反不及中國之昂貴。

獲利不似從前也。此時又添出槍礮機器等物。大半皆粵人製造。卽真正彼國所作。亦不堅實。發機易壞。尚不及中國之精良也。憶咸豐十年。臣在江北軍營帶淮江礮船。見各營員弁。多以重價購洋人槍礮刀劍。初以爲勝於中國也。於開時擇地懸賞懸的較之。彼之槍礮。與中國輕重長短同者多。不如中國之能及遠。緣藥力薄故也。刀劍更不如中國之利。屢試如此。一時兵弁。旋轉售他營而不用。今若令各營較試遠近。自知之也。又記臣任鄆縣教諭時。見縣中士民多服洋人氈羽。因傳諭士子。告以非正服。並出示聲明舊例。示中數語。有近來服飾侈靡。凡皁隸賤役。皆

僭用綾緞。以後止准服羽毛洋呢洋布等物。一時皆賤而
恥服之。縣中商賈遂無販賣洋貨者。此不禁之禁也。即此
二端。可概其餘。懇密
飭各軍營各督撫學臣轉飭所屬善為杜絕。凡西洋貨物。人皆知
賤之。則罔利之源自塞矣。
一。修理江海要隘。精練水師。豫為防禦也。凡事有制之法。
必須眾志成城。有禦之方。尤賴有險可據。是宜於沿江沿
海輪船出沒往來之地。急早修理布置。相度隘口寬窄水
勢淺深設防。而又整頓水師。練其膽識。激其忠義。以免臨
時周章。以期緩急可用。誠能辦理嚴密。彼必有所畏而不

敢肆其猖獗也。若仍無所忌憚。亦有備而無患矣。

甲午。大學士官文等奏。同治六年六月初二日。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具奏。接據俄國公使信函。請

派大員會議一摺。奉

旨派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會同該管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臣官文等定期在內閣公同閱看。該國公使信中。隱謀狡計。以及新疆辦理種種艱難。均屬實在情形。原奏業已詳盡。其擬覆俄使信函。雖似空言搪塞。但既無切實辦法。若遽峻詞駁斥。轉恐別生枝節。亦惟有虛與安慰。以為一時權宜之計。臣官文等於總理衙門辦理中外交涉事

件。其中繁雜掣肘。素未周知。昨與臣奕訢等面談。一切籌畫。均出萬不得已。目下就事論事。止合善言答覆。稍緩其勢。仍當急籌自強之法。俾有轉機。應請

飭下西路統兵大臣善為布置。勉圖規復。毋致該國有所覬覦。臣奕訢等因事關重大。猶恐智慮短淺。復細詢臣官文等有無別策。臣官文等公同籌計。細閱總理衙門所擬給俄使覆函。尚稱妥善。應即趕緊繕發。緩不能窺其究竟。而迫於時勢。似不至激成釁端。臣等意見相同。謹合詞繕摺覆奏。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依議。

己亥。禮科掌印給事中周星譽奏。通者

朝廷以天時亢旱。

下詔求言。凡在臣工。宜共體

宵旰之盛心。思

國家之至計。勉圖良策。以濟時艱。竊謂今日之最要最先者。

莫過於馭夷一事。而求所以馭之之策。惟在參酌權宜。綜

覈名實。力行富强之政。以成安攘之勳。不當隅見自封。執

守經持正之談。薄秦漢而遠法唐虞。屏申韓而別崇黃老

也。臣幼隨父兄服官吳會。往來海上十餘年。凡江浙之財

賦源流。與西夷之風尚性情。閱歷訪求。略諳其概。用敢即

平日管見所及者。釐為三端。曰增官制。鼓商權。廣人才。請

為我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何謂增官制。自昔以來。雖為覆轍之鑒。其職司不相通。故其心專。其事一。周官山林藪澤市廛。各有所掌。漢有鹽鐵使。唐宋皆以宰相為專使。及總領三司事務。非僅會計於內地也。天下財利。皆得而知之。元明及今。其職遂廢。戶部僅總覈已成之績而稽察焉。遙制之權。不逮疆吏之親切遠甚。布政司兼承宣黜陟。不專理財。鹽運使所轄止一道。而無督銷之任。皆不足舉其事。此時通商事宜。等

款孔亟。應匡外史為三等。一曰察吏之官。如督撫監司之類是也。一曰親民之官。如府州縣是也。一曰理財之官。則一省設一人為常平使。予以卿銜。秩視正三品。不拘資格。惟其才堪勝任者。由督撫保薦。如西洋領事官之例。月給公費千金。使之主一省之財利。察物價之低昂。施斂散之妙用。不使之甚貴甚賤以病民。酌取其常平常盈以裕國。其所屬官為常平提舉。一府一人焉。一縣一人焉。並一鄉一鎮亦一人焉。仿古之三老嗇夫。擬今之團練鄉長。其授不以官而由眾推舉。善則終身可也。世守可也。不善則商民公訴而易之。於是治農桑。理溝洫。興山澤之利。通商賈

之窮。苟可以利公便民者。皆可司其興廢。為提舉者必厚給公費養其廉。一府一縣一鄉者。視一省專使之數而遞殺焉。不問其出身之崇卑。不嚴以體制之束縛。惟洽輿情為主。其所解於上者。一年中買賤賣貴之羨餘。先散後斂之贏息。皆於歲終納之官而殿最之。蓋親民吏之官。不能理財者。固人材之不能兼也。亦勢禁形格之所致。察吏者所謂風憲衙門。其篆文不曰印而曰關防。其故可深長思矣。州縣雖與民較親。而名節所繫。非清潔為眾所素服者。一涉財貨。即物議沸騰。且不能久於其任。惟別設理財一流之官。則名位不躋乎清班。等威亦同諸雜職。下情皆

易於諮詢。官箴可略於苛求。庶天下能理財之人。得盡其才。竭其力。然進退既憑之千萬人月旦。非平時信義篤實一錢不苟者。當不為衆論所予。而情託勢屬。並無所施。大抵如商賈中之會館董事。邊省土司之類。縱未必人人皆良。而闒茸貪劣者。必不能竊據其任明矣。沿海通商之所。每省一人。皆統於欽差大臣。而以兼諳洋務者為之。凡外商華商交易之事。皆責其調停經理。必視察吏親民之兩途兼轄為善。所謂增官制者此也。何謂斂商權。外國商賈之事。官中無一不預聞。中土往古寓兵於農。西人皆寓兵於商。故兵餉則常盈。商利則日厚。中國以逐末為恥。以與

商同利為戒。雖有平準均輸市易諸古法。皆偶舉即輟。不能精求。此則自明以前。以中國治中國可也。今西洋數十國麕聚海洋。而猶守古之常經。勢將有所不可。夫市間百貨。以食鹽為最巨。故另設有專主之商。以濟民食而佐國用。此外若茶若絲若雜糧若油炭饒紙。皆民間一日不可無之物。誠能識其盈虛消長之微。而施以還貸酌劑之善法。則民氣必甚平。商情必甚遂。國帑必甚盈。即以鹽米二端論之。前年淮南缺產。本議以淮北之鹽十萬濟之。果爾則盈餘可得一二十萬。上年蘇松常鎮嘉湖。二三月間。民幾淡食。惜無人運淮鹽一萬引。如斟酌其間。則盈餘又得

十餘萬。甯紹等府。自咸豐三年後。悉賴江北之米。浙商獲利無算。使各省設常平使。提舉官。則何處缺乏何物。即知照何處採買。出官中之存款。或遣委員。或給殷賈。可濟各省民用之乏。而平其驟貴之價。歸官之盈餘。亦從可知矣。茶山桑麓。在在以官守之。如此則天下物價無甚貴甚賤。財貨無常壅常滯。譬如人身血脈。無一刻不流轉於四肢。有生生不已之機。無隔閡之痾。如古之交子會子。世俗所謂銀號會票官錢店。西洋之擔保會。皆可逐漸仿而行之。貪商大賈。不能操其奇贏。國家之利柄。更駕夫西洋之上。所謂斂商權者此也。何謂廣人才。西洋之用人。不設科目。

不由薦舉不論資格惟以才能優劣技藝精麤為斷故人皆趨事赴功但患己之無才不患有才而無所遇且養之至厚待之至寬薄技偏長無非絕論中國則既無養士之費又鮮儲材之路在嘉慶以前日用至輕風俗尚樸不得志場屋者率皆閉戶終身不至凍餒近四五十年雖名列春秋二榜亦復嗷嗷待哺一飽無時凡昔之廣東兩淮兩河可以供寒畯之處久已烏有故真能讀書稽古者愈久愈稀下者從事工商中材而黠者往往為西人所籠致中國情偽虛實率皆盡臆吐露且或陰助其著書立說任意姍笑以申其不平之氣南唐投宋之樊若水北宋投夏之

張元。皆能恣其梟雄。大為國患。而我中國所藉以聯主客之情者。惟數通事而已。其人率皆市井中佻達游閒。不齒鄉里者。質魯識淺。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通事二十餘年。彼商習我言語文字者比比。其殊尤者至能讀我經史。於我朝章吏治。類能言之。而我於彼國則茫無所知。於是不得不寄耳目於蠢愚謬妄之通事。將一命傳一詞。展轉以通。失其本旨。無怪彼我之不知情偽之不識。議和議戰。總不得要領也。夫專對之才。聖人所尚。如漢之隨和陸賈。宋之富弼曹利用諸人。咸能以筆舌材辯繫國安危。於折衝樽俎之間。片言而定至計。苟有其人。則雖強

敵有不敢輕視者矣。竊謂內而總理衙門。外而五口三口通商大臣。必當同時大開幕府。廣求奇士。其博涉古今貫通中外之才。固為上品。即一才一技之能。甚至天文算法拳勇技擊卜筮遁甲劍俠方士之類。有殊絕於人者。皆羅致幕下。必使我足以弱夷之勢。夷不能困我之林。而且西人之一舉一動不可以告人者。我得而先知之。先制之。一挫再挫。彼必駭然於中土人才之眾。其狂肆悖嫚。斷不敢出諸口矣。西人地理全志。作於咸豐癸丑年。書中於日本國。記其欺侮亞墨利加觸石漁船。時思報復。於安南國。極惡其識防之嚴。植稅之重。於緬甸國。亦有胥吏橫徵之怨。

識者謂諸國將有兵端。已而果然。夫能讀其書。於國事兵機。已可豫測。況深得其要領乎。咸豐六年。法國絲地被焚。絲價驟貴一倍。洋行有先得確耗者。獲利數百萬。使我豫養奇士。豫儲經費。則彼之消息。我可先彼而得之。不特其大利將為我爭。更可服我之真足自強矣。姚啟聖之平臺灣。即以多用間諜。鄭氏之鉅細罔不聞知。故能克奏大功。此近事之確證。所謂廣人材者此也。夫中國為地球第一大國。原隰沃衍。民物蕃阜。西夷之覬覦久矣。數年來編繪輿圖。轍跡及乎滇黔川陝。其意可知。目前得倖而議和者。則以俄英法美四大國。地醜德齊。外睦內猜。互相箝制。英

敢先發耶。然賦虎狼難馴之性。肆犬羊無厭之求。暴戾恣睢。日甚一日。且十年之期將屆。換約在即。任其要求勒索。何以堪之。況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與英屬部孟加拉等境接壤。俄境東自興安嶺。西至科布多。毗連者數千里。前聞俄夷蹤跡已近綏芬河一帶。距長白吉林伊通。臣前讀總理衙門原奏。極言中國宜謀自強。至今已亟當此諸夷環伺。適有一隙之間。殆天與我以自強之時也。海外地多不毛。生齒較鮮。而自強不息。即能雄長西陲。若中原博厚蕃昌。而生齒轉制於外夷。必無是理。以上三端。別流品而財有專司。不悖乎本朝之官制。法常平而國操利

柳無礙乎各省之商情恤孤寒而人無棄材不害乎百年之士習殫實心以行實政用中土之人才盡中土之地加近總理衙門請採西學製洋器為自強之本若以此三者相輔而行則當因勢利導之時為因時制宜之術國威既振國用亦豐樽俎即干城蔽衆如水火然後能勵我所短敵彼所長救時濟變之策似在乎此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海疆督撫各口通商大臣悉心妥議覆請施行儻以事涉更張則請姑就上海甯波兩口先行試辦俟有成效再推廣焉似亦可行可止之善策也

諭內閣給事中周星譽奏理財用人宜量為變通一摺著該衙門

議奏。

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吳大廷奏。

竊考臺灣圖誌。南路鳳山縣所屬。洋面之險。沙汕礁石。觸舟即碎者。以瑯嶠為最。生番之兇。豺目獸心。見人即殺者。以傀儡山為尤。距鳳山縣西十里。打鼓口放洋至瑯嶠。約二百四十里之遙。由瑯嶠換小舟。登岸東折。迤於傀儡。鳥道羊腸。箐深林密。自宋人跡所罕到。亦版圖所未收。我

朝設土牛之禁。嚴出入之防。所以戰兢戒而重人命。用意固深遠也。不料本年二月十八日。准打鼓口英領事賈禄致

旨大廷函。突有夾板商船一隻。駛至瑯嶠洋次紅頭嶼。衝

礁擊碎。船影駕划逃生。至鄉橋尾龜仔角鼻山登岸。猝遇生番。多遭戕害。僅餘華人水手一名。逃至車城街被救。配船送署收領。請飭地方官確查情形。照律究辦等語。當經臣大廷飛飭鳳山營縣速為查辦。一面仍函覆該領事。告以生番不歸地方官管轄。嗣後請飭外國商人謹遵土牛之禁。不可擅入生番境界。以免滋事。嗣接貴領事覆函。絕無異說。並以該國有犯風船主自廈來信。感臣大廷設法保全。殷殷致謝。並據該縣吳本未稟稱。即日會同署南路營參將凌定邦。接見貴領事晤商辦理。該領事亦知生番行同獸類。匿跡放槍。不可理喻。並以該處山海險阻。不便

進兵。意謂可以息事矣。詎三月十四日。合衆圖李領事。費總兵。管帶兵船來臺。照請撥兵會勦。其意甚銳。臣明燈等非不知該處不能進兵。伊等往亦無益。而大局所繫。須求萬全。當將與賈領事節次函商情形。縷細照覆。並允以即飭地方官從長計議。設法辦理。若使外國洋兵往勦。損威失事。愈抱不安。再四勸阻。接見之下。復經臣等剴切開導。又密屬隨行通事花翎同知林鍼。從旁開說。始欣然揚帆而去。嗣接委員凌樹荃暨鳳山營縣會稟。奉檄後即妥熟悉番情之前屯把總潘春暘。前往哨探。何處可以安營。何道可以進兵。詳細查明。以憑勦辦。後據該弁回稱。馳赴琅

瑤詢之番民均云離龜仔角尚數十里該地盡係生番並無通事水路則礁石林立船筏罕到陸路則生番潛蹤暗伏殺人其巢穴徑途無從偵探等語臣等雖知查係實在情形據情照覆李領事等婉切勸諭仍密飭該員等於萬難為力之中總當從長圖之以彰

國家柔遠之意以杜外人挑釁之端特以人非華民地非化內尅日圖功萬難應手準理度情洋人亦當見諒乃五月十二日戌刻又接李領事四月二十九日照會既明言該處西南風當令難以下手矣而又以打聽失事船隻尚有四名未盡殺害以傳聞無據之詞瀆催勦辦臣等何難據

理力爭。折其桀驁之氣。無如遭值時艱。不得不曲示包容。又經臣等照覆。添委前署南路營參將淩定邦。幫辦靖海營營官吳本烈。署安平協副將蕭瑞蓉。酌帶兵勇。水陸並進。會同現任參將文麟。知縣吳本杰。相機圍之。並飭如遇該國兵船。妥為勸阻。不可任聽輕進。致虞意外。乃該參將等料檢行裝。甫於十五日早先後起程。而該地文武稟報洋官受挫之牘夕至。據稟前因十二日。探有花旗國輪船二隻。收泊旗後。是否報復瑯嶠生番之嫌。即飭兵役前往確探。現經兵役回稱。探得花旗國輪船於十二日到旗。即赴傀儡山之龜仔莊社內。有二等帶兵洋官一員。洋兵一

百七八十名。被生番詐誘上山。從後兇擊。因路徑險窄。帶兵官受傷斃命。洋兵被傷者數人。輪船已於十三日開駛上海。聲言回國添兵。秋冬之間。再來勦辦。現在被傷洋官埋在旗後渡船頭等情。臣等得報之餘。不勝詫異。夫兇番之不歸

王化。該地之礙難進兵。臣等反復辯論。不啻頰充脣焦。即李領事照會。亦自言風未當令。難以下手。何以由旗後至府城未及二日。程不過百里。既不向臣等知照半語。又不就近約同該地文武會商妥辦。冒險恃強。深入絕地。自取挫衂。夫復何言。該領事等如能反躬自責。應知臣等從前生番

難勦之說。再四勸阻。具有苦心。但洋情悍執。既據聲言回國添兵。秋冬再來勦辦。恐亦未盡子虛。查府志藝文內有云。傀儡生番。鮮食茹血。蒙頭露目。手執寸鐵。伏林莽以伺人。賽髑髏而稱傑。又海東札記有云。生番善於走險。縣崖絕壁。跣足而登。捷若猿猱。每掘土為坑。暗藏鋒竹。蓋以薪芻。或誤墮輒為所害。又潛伏草內。暗發鏢矢。往往被戕云云。似此該領事等即再往攻。料亦難於得手。且花旗遠處西洋。非從前紅毛荷蘭諸夷近在東洋可比。亦未必遽有覬覦別口之事。惟臣等職任地方。總以安靜息事為要。現擬將蕭瑞芳等先行調回。督令署臺灣府葉宗元移飭該

地方文武。一面安撫瑯璚附近莊民。仍選得力屯弁屯丁。不動聲色。駐紮距瑯璚不遠之水底蓔一帶。懸立重賞。密約熟番乘間代謀。並飭確探該國兵船。如再來旗。該地方文武立即馳往。設法阻止。以免仇釁愈結愈深。致成不了之局。伏乞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該國公使。據理辯論。毋得帶兵自辦。一誤再誤。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子。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幫辦大臣明瑞奏。本年四月二十九日。據霍呢邁拉尼卡倫侍衛德振等稟報。於本年

四月初一日。卑職等到那林卡倫界內開齊路後。見有俄人新蓋木房。外堆木料無數。卑職即派協理台吉車德恩等前往驅逐。旋據稟稱。俄人名喚周登。言說因上年伊犂榮將軍由此經過時。他們曾請示過。奉榮將軍指示。准其他們在此蓋房等語。卑職復自往查問。據俄人周登所稱。與前無異。當經卑職向其善言開導。乃該俄人全然不理。是以無法。暫行旋回。四月二十二日。忽有俄人七十餘名來到霍呢邁拉扈卡倫。執持火器。逐令那卡。卑職即令卡兵用哈薩克語。詢得俄人名喚蘇圖努克。言說卡倫地方。亦給了他們了。卑職即令卡兵向其辯論。有何憑據。俄人

蘇圖努克給了俄字紙一塊。卑職並不認識。二十三日。俄人復催那卡。卑職令卡倫官兵百端開導。再四剖辯。令其暫回伊國。以待分界。毋傷兩國和好。乃該俄人拆毀卡倫房屋。執持火器排隊。意欲打仗。卡倫官兵懼怕。皆各避退。卑職亦被俄人將衣物搶掠而去。卑職無奈退至虎郎阿吉爾幹卡倫駐紮稟報等因前來。查該俄人近年屢擾邊卡。科城時有北顧之虞。上歲因其迫驅哈薩克進卡。曾經奏等奏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伊國。隨將該俄官調回。科屬北界。賴以捍安。乃今俄夷復來。執持火器。拆毀卡屋。驅逐駐卡官兵。侵占邊界。蓋造房屋。搶奪卡官衣物。

要挾那邇是其强悍無禮違背前約有傷兩國和好查霍
呢邁拉扈卡倫係科城西北邊界西鄰哈薩克北接俄境
值此時勢維艱西疆賊氣未衰若與其明剖曲直爭奪卡
界必致肇啟釁端且恐另生枝節加以科城無人通曉俄
語向不與伊通文既苦辦無可恃又計窮無所施惟有仰
懇
大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伊國西悉畢爾總督即將該
俄人蘇圖勞克等調回嚴加約束毋使鄰近科卡俄人再
滋事端靜待分界以敦和好惟俄夷詭詐性成至署伊犂
將軍擎全去歲由俄國到科果否允許俄人在科卡蓋房

之處。礙難憑信。除咨等將該卡侍衛呈送俄字憑據一紙。
備文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並飭諭霍況邊拉扈
卡倫侍衛德振督率所屬各卡官兵嚴守邊界。毋致滋事。
聽候辦理外。理合據情馳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辰。刑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前准護理
江蘇巡撫郭柏蔭題上海縣客民張滌金故殺法國巡捕
巴隴身死一案。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旨三法司覈議具奏。欽此。緣張滌金籍隸南匯縣。向在上海金利
源洋棧充擡煤夫頭。租住洋人房屋。同治五年正月二十

一日夜。張淮金同謝阿馨。並金狗。翟洪。在房闖竹牌賭博。三更時分。法國巡捕巴隴推門進內。拏取桌上洋錢兩圓。並將張淮金毆打。張淮金向奪洋錢。互相扭結。張淮金掙禁不脫。順拏尖刀恐嚇。巴隴不放。將張淮金扭出門外。張淮金喊救。並用刀嚇戳。致傷巴隴臉上。有不知姓名之老火閒喊。攜刀趕至。砍傷巴隴臉上。並劃其兩手。謝阿馨用竹槓毆打巴隴頭上。並未成傷。巴隴隨手倒地亂滾喊呌。張淮金慮有外國人聽聞。趕來幫護。一時情急。起意毆死滅口。即用刀向巴隴砍戳。致傷其頂心額角腦後咽喉項頸等處。詎巴隴傷重。當即殞命。張淮金慮恐破案。起意棄

屍滅跡。商令謝阿磐老大金狗幫同將屍擡棄河灘轉回。
巴隴所取洋錢。經張淮金拾回各數。經該縣訪獲。並據地
保同法國巡捕報驗。審供不諱。該撫將張淮金依故殺
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謝阿磐依故殺案內兇犯起
意棄屍。聽從擡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
律不夫屍減一等例擬杖九十。徒二年半。逸犯老大等緝
獲另結等因具題。經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照擬覆
題結在案。茲據法國蘭使先後函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聲稱巴隴一案。延有年餘。並未將兇身正法。經上海總領
事官疊次催問道縣迅速辦理。該道縣以京都未來文書

無從遵辦推阻。此案起於去歲正月間。延緩至今。事關兩國案件。應存兩國和好之忱。必須於定例之常經。稍從權變。方顯友誼之篤。應如何權宜辦理之處。即希見覆等語。當由總理衙門一面將中國定例。詳細函覆法使蘭盟。一面行查上海通商大臣去後。乃法使蘭盟因從前上海道縣有未奉總理衙門文書。無從遵辦等語。該使遂疑此案不能速結之故。係由總理衙門有意推諉。屢次投遞總理衙門信函。狡辯。經臣奕訢等據理駁斥。該使總屬懷疑。復遣該國所稱水師提督羅淑亞。至總理衙門聲稱此事必須迅為辦理。伊等已通知該國兵船前赴上海。此刻專候

京中定局。否則自行辦理等語。肆意咆哮。彼此相持之際。適於本月十四日接到曾國藩覆文。據稱此案已審明擬抵。其該犯正法。必俟本年秋審。奉

旨句決。儻因中外交涉事宜必須速結。應由總理衙門會同刑部另擬專條。奏明通飭辦理等因。臣等以此事定制攸關。雖據曾國藩稱有會議速結辦法。猶期力爭一分。庶幾挽回一分。復經再三辯駁。剛柔互用。而該使置若罔聞。勢幾決裂。不得已臣等會同公商。伏查此案。從前上海道縣以未奉總理衙門文書相推。而曾國藩現又有會議速結之請。難得非該國已經在彼挾制肆閙所致。因查此案照中國

仍自應入於情實俟秋審時

予句惟該使既如此懷疑而曾國藩意在會議速結臣等詳加體

察外國人性情狡悍儻致決裂彼果自帶兵船往辦即不

另滋事端已屬不成事體不若即照曾國藩之意通融速

結尚可藉全體制況張淮金一犯係業已擬斬應入情實

予句之犯即或稍事變通辦理亦止提前日期於案情並無出入

可否將此案張淮金一犯提前即行辦理以期速結之處

理合奏明請

旨如蒙

俞允臣等即行知上海大臣遵辦

御批依議

丁未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錦丕勒多爾濟奏

竊奴才等適據唐努烏梁海總管邪勒哲依瓦齊爾報稱查

得霍呢音達巴罕突有俄人三十名擅行越界不聽勸阻

要在烏克果勒地方盜房種地應如何遣回祈示遵行等

情呈稱前來奴才等揆閱之下再四思維查霍呢音達巴罕

係舊有界牌處所今該俄夷要在霍呢音達巴罕之烏克

果勒地方盜房種地不依勸阻其狡詐性成不知存有何

心惟事關疆土交涉外夷事件何能任其盜食侵占若飭

令該總管等派員驅逐恐為祟愈甚奴才等詳細商酌惟有

將唐勞烏梁海總管郭勒哲休瓦齊爾呈報原文鈔呈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並飭覆該總管等務必仍用善言
開導及告本將軍等業已具奏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覈辦理尚未奉到
諭旨毋得任意越界致背和約等語劄飭已訖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趕緊照會俄國住京公使行文該國
收回此項人眾抑或應如何酌辦之處奴才等未敢擅擬統
候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定咨行前來奴才等再行遵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申四川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竊臣等於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

十月十三日。奉

上諭。崇實奏教士被毆。兇犯未獲。請將署任知州及卸事知州摘

頂勒緝一摺等因欽此。又於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接准部

咨。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照會等因欽此。各欽遵知

照前來。維時臣等已據署酉陽州知州鄧清濤詳報。緝獲

殺斃教士之正兇冉老五即冉從之等到案。當即批飭署

川東道錫珮提齊犯證。審明定擬。解經臣崇實督同在省

司道勘訊明確。將冉老五照故殺律擬斬監候。宋學茂即

徐大漢傅六仕若均照餘人律擬杖冉毛狗等緝獲另結
恭疏題報並據接署西陽州知州胡圻稟報復拏獲打毀
教堂暨教民等房屋之劉勝超劉慎法張添沅及被脅落
後之楊勝約來機搶奪之吳明約五犯解送審明各供認
扶忿毀搶不諱因例無治罪專條經該署道錫珺解司詳
請咨部覈定罪名覆行遵辦各在案其被控之馮仕銀張
佩超等經臣等檄飭錫珺親提訊明馮仕銀年逾七旬前
任金堂縣訓導告病回籍連年辦理該州團防總局事務
素不妄為與教民亦無嫌怨當劉勝超等糾同無知愚民
打毀教堂及張天興等房屋之時馮仕銀與張至光等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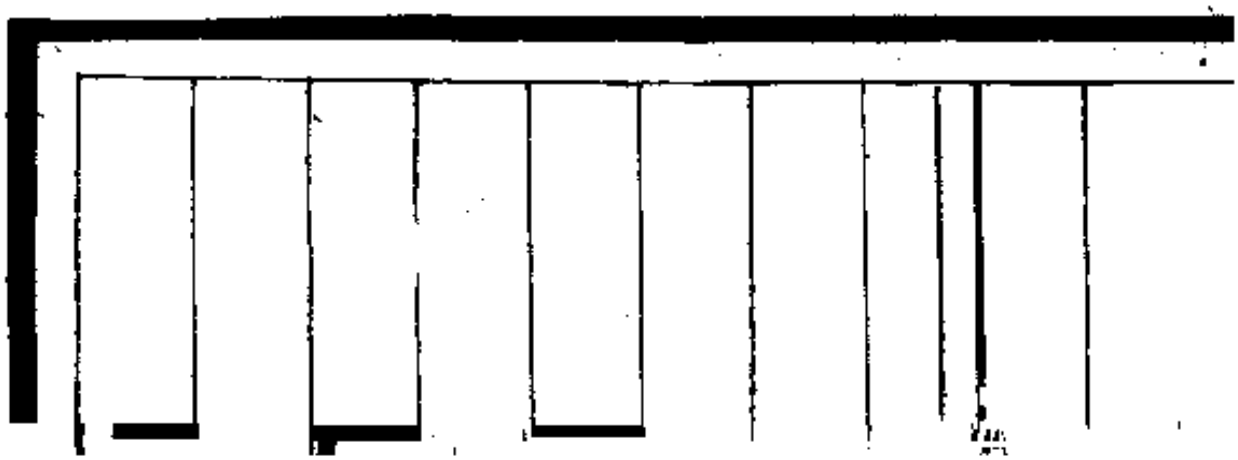
未在場。實係無干。馮仕銀之子馮文愿素安本分。亦無幸
眾拆毀教堂毆斃店主何魁情事。至傳教士瑪弼樂前在
該州行教。借城隍廟房居住。與冉老五爭角。致被毆斃事
起倉卒。馮仕銀父子。及張佩超等。均不知情。反覆究詰。矢
口不移。惟宋文選在逃。應俟緝獲另結。並密查前署該州
知州董貽清鄧清清。均無邀馮仕銀飲酒商謀滅教之事。
且已於兩月內。協同拏獲兇犯冉老五等解到審辦。惟據
馮仕銀等以伊等身充團局首事。當時未及稟官彈壓。自
知疏忽。情願回州。協同地方紳糧。將被毀教堂房屋。及教
民所失貨財。籌款補修賠償。以期民教相安。經錫珮委員

解回。並飭該署州胡圻妥為辦理去後。茲據胡圻稟稱遵
即傳集合州紳民。曉以大義。並明諭天主教早已奉
旨弛禁。該紳民與教民同鄉共井。允宜兩相和睦。各保身家。毋得
彼此抵牾。紳民等亦知大局攸關。願與教民和好。並願將
打毀教堂及教民張天興等房屋等款賠償。自與教士劉
嘉瑪等議明。籌措公款銀八萬兩。先交教士銀二萬兩修
立教堂。其餘六萬兩。分作四年付給。書立和約。公同畫押
各執存據。並將和約二張。懇州轉申完案。胡圻體察民教
均已和好。盡釋前嫌。隨會同劉嘉瑪將和約蓋印畫押。稟
由錫珮覆明議詳請奏前來。臣等查教士瑪弼樂被毆身

死。及教民張天興等被毀經堂房屋之案。均已獲犯究辦。分別題咨。惟其被毀房屋與損失器物。稱為數不少。斷非劉勝超等各犯所能全償。而教民休養無資。情屬可憫。既據該紳民等公議願籌公款銀八萬兩。賠修教堂及各教民房屋貲財。先交銀二萬兩。其餘銀六萬兩。分作四年付給。與教士書立和約。彼此畫押各執存據。足見真心和好。力顧大局。其銀亦係該紳民等甘願籌給。並非勒派。似應照議完結。未便復加駁斥。以致別生枝節。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教民士庶。均願和息。准予就此議結。以順輿情。出自鴻慈。馮仕銀張泒超馮文應張至光等。均訊無商謀滅教。拆毀房

屋毆斃人命情事且隨同該州開導紳民贊成和議應請
免其置議殺死何魁之無名兇犯已據該州詳報通緝照
例開參應俟獲日另結前署酉陽州事候補知府董貽清
試用直隸州知州鄧清濤前經臣等奏參摘去頂帶勒限
嚴拏首從各犯旋即獲犯案已完結應請
賞還頂帶出自
天恩臣等仍隨時督飭各地方官剴切曉諭嗣後民教均不得尋
釁滋事
御批知道了董貽清鄧清濤均著賞還頂帶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

同治六年七月庚申山東巡撫丁寶楨奏捻逆全股搶撲膠萊河防經官軍擊退據拴獲賊目李明山供稱賊中有洋匪二名句結洋人百餘名到勞山口與任賴相見仍令潛回購辦洋礮等語查該逆句買洋人軍火臣先已慮及曾函屬登萊青道潘霨在煙臺嚴加防範茲據賊供尤應確查防備臣即飛咨各省通商衙門傳知各國領事嚴為稽查並咨登州鎮及飭該道多募師船分巡海口嚴查洋匪出入以杜句聚其有海口各州縣亦飭雇募船隻派役嚴查

諭軍機大臣等。丁寶楨奏。捻股搶撲膠萊河防。經官軍擊退一摺。賊匪購買洋人軍火。最宜防備。著飛咨沿海各省。加意巡查。以杜句聚。

辛酉。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竊臣於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請派重臣總理船政一摺等因欽此。臣自渥荷生成。優予終制。從未敢一入官署。左宗棠奉

命西征。倉卒見訪。堅以船政相屬。臣知事在必行。自顧材非其任。

面辭者四。函辭者三。呈辭者再。且徇本籍士民之意。聯名

籲留左宗棠暫緩去任。原以創造輪船關繫至巨。非其人

莫能勝也。乃蒙

聖主特達之知。采及菲材。畀以重寄。始飭會辦。繼令專司。且感且懼。至於涕零。早夜徬徨。寢食幾廢。誠以臣之材望。迥非左宗棠之比。而所處之地又各不同故也。洋人之性善疑。非其素所信服之人。動生猜忌。日意格德克碑。久隸左宗棠麾下。其公忠果毅。親見之而習知之。固宜為之盡力。臣於二將無一面之識。其難一也。輪船經費。與別項軍需不同。稍不應手。便礙大局。從前所估。祇屬大概。數月以來。數計應辦工程。應發款項。便有從前未經議及者。出款稍溢。便苦不敷。至於成船之後。一船又有一船之經費。非放開眼

界。通盤籌畫。雖竭帑藏不足以供之。臣以迂拙之才。處桑梓嫌疑之地。其難二也。紳受治於官者也。為所治者忽然與之並列。其勢必爭。咸豐年間。設團練大臣。選巨紳之有鄉望者為之。然獲咎者往往而有。未見成功者。蓋互相推諉。則事不行。互執己見。則事又不行。搆隙甚微。頓成冰炭。雖封疆大吏。均公忠體國。而權勢所在。媒糵者多。下至胥隸。皆足以簸弄是非。其難三也。官之於民。有分以相臨。故威則知懲。恩則知勸。紳與士民等耳。不任事猶可也。任事則親故滿前。恩威俱窒。所求不遂。謗讟橫生。臣自束髮受書。及官成歸里。頗不見惡於鄉黨。乃奉

命之日。萬書盈篋。戶為之家。舌敝脣焦。立成怨府。匿名揭貼。倡自官場。寖為風俗。輒思搖撼大局。以快其志。於臣何所加損。然而人心世道之憂也。其難四也。欲速則不成。惜費則不成。其理顯而易見。然費數百萬帑金。責效於五六年之後。人人以利藪相窺。一處脂膏。使思自潤。先飽私橐。貽笑遠人。非以法痛繩之。即轉相仿效。其難五也。外國可法之事無多。而製器之工。實臻神妙。其人非有聰明絕異之質。但此精益求精。密益求密。不以見難自阻。不以小得自足。此意正自可師。內地工匠。專以偷工減料為能。其用意即已迥別。故不患洋人教導之不力。而患內地工匠向學之不

殷。非峻法以驅之。重賞以誘之。不足以破除其相沿之痼習。其難六也。日意格。德克碑。功成之日。既獲厚利。又得重名。名利所歸。妒之者衆。求分其利。求毀其名。皆在意料之中。稍涉游移。則前功盡棄。左宗棠威望足以鎮之。非臣之所及也。其難七也。具此七難。何敢輕率從事。惟念時事多艱。

皇太后

皇上旦旰食宵衣。焦勞中夜。若為臣子者。狃於避謗遠罪之私智。何以上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臣所深恃者

諭旨諄切知自強之道斷自
宸衷以萬不得已之苦心創百世利賴之盛舉必不為浮說所揺
但願共事者體
朝廷之心為心勿以事屬創行而生畏難之見勿以議非己
出而存隔膜之思則大功之成拭目可俟矣船廠根本在
於學堂臣訪聞所派教習咸能認真講授生徒英敏勤慎
者亦多其頑梗鈍拙者隨時去之有蒸蒸日上之勢惟馬
尾船廠洋樓一切工程去城較遠監工員紳呼應不靈匠
役不無延緩臣函屬前署藩司船政提調周開錫先行親
赴工所催督一次現在工程亦漸有端緒可以無誤事機

周開錫一腔血誠。不避嫌怨。視公事如家事為船政中必不可少之人。現在病已就痊。與臣常川住局。可以隨時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聞日意格已將機器購齊。料理下船。約計七月間可到福建。候補道船政提調胡光墉將左宗棠餉事安置妥貼。亦可來閩。臣於本月十六日釋服。十七日往晤福州將軍臣英桂。閩浙總督臣吳棠。福建巡撫臣李福泰後。即駕輪船駛至馬尾工次。恭設香案。望闕叩謝

天恩。敬謹任事。遵

旨刊刻木質關防。文曰總理船政關防。即日開用。一切辦理情形。

客俟詳細察覈會商隨時奏請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左宗棠奉命西征特令沈葆楨總理船政茲
據沈葆楨奏報任事日期並懇陳各情覽奏具見誠悃船政事
宜本非旦夕所能奏效左宗棠以事當創始專摺請派其知該
前撫者實深該前撫清慎之懷中外共見朝廷因事擇人亦期
任事者以朝廷之心為心並非浮言可奪該前撫現已任事惟
當勉為其難即著督飭周開錫等實力講求並將日意格等加
意籠絡庶觀成有日用以自強毋得瞻前顧後有誤鉅工沈葆
楨以本地紳士督辦船政必須地方大吏聯為一氣呼應始靈

英桂吳棠李福泰務當和衷商辦俾該前撫永無掣肘之虞其應需經費並著英桂等隨時經理以竟全功

癸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拏接據山東撫臣丁寶楨密函捻匪在萊陽鋸伐大樹多件狡謀圖逞已飭登萊青道雇備師船放洋巡緝並據前敵平字營獲到長髮老賊李明山供稱該匪在湖北擄有洋人二名行至即墨縣勞山地方匪眾令洋人潛赴海口句來黨夥百餘託其購買槍礮等語拏查該匪被偪入山急圖竄逸既有重兵扼截歸路難免鋌而走險詭設渡海之計登州各屬口岸甚多居民大半養船為業設該匪盤踞海濱或搶掠

船隻。或句結匪徒。一經入海。南則江南山東。北則奉天直隸。沿海各口。處處防不勝防。雖經丁寶楨飭備師船。誠恐難資緩急。伏查上海曾設捕盜輪船。從前護送南漕來京。奴亦曾親見其船。實屬堅固迅捷。若此時撥給數隻。挑選得力將弁。備齊礮位。駕駛北來。分巡登萊各海口。梭織盤查。遇有該匪搶掠船隻。即可隨時轟擊。較之內地水師船隻。自必倍形得力。相應請

旨飭下該省督撫飛飭蘇松太道應寶時。迅將現有滬局捕盜輪船酌撥二三隻。派令得力將弁。多帶洋礮。駕駛前赴煙臺。交登萊青道潘霨就近調遣。沿海緊要口岸。分撥梭巡。往

來偵探嚴防該匪入海應需餉糈軍火即由上海寬為籌備毋令缺乏至獲到該匪所供洋人黨夥購買搶礮各語雖未必實有其事不可不密為防範除天津海口隨時密查外外現已飛飭山海東海兩關監督照會各國領事並劄行稅務司一體嚴查以杜私販而昭慎密

諭軍機大臣等崇厚奏嚴防搶匪搶掠海船等語東省水師船隻為數不多且恐未能堅實上海所設捕盜輪船堅固迅捷素稱得力著曾國藩速飭應實時多撥船隻挑選得力將弁配齊礮火駛赴煙臺一帶交丁寶楨督同潘霨就近調遣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六月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給事中周星譽奏理財用人宜量為變通一摺著該衙門議奏欽此由軍機處鈔交到臣衙門臣等查原摺所陳增官制欽商權廣人材三條其前二條係吏戶兩部事件應由該衙門各自議奏未一條專論洋務係臣衙門事件臣等詳加閱看該給事中奏稱內而總理衙門外而通商大臣必當同時大開幕府廣求奇士有殊絕於人者皆羅致幕下必使我足以弱夷之勢夷不能困我之材而且西人之舉動不可告人者我得而先知之先制之等語意在造就人材以達外國之情而強中國之勢惟辦理洋務與別事不同有未可以常格拘者即如招考天文算學臣衙門何嘗不

欲於此中隱求良士以資臂助而急切尚難見功況近今所謂人才有實學亦有虛聲其有實學者往往高自位置不慕榮進即如上年郭嵩燾所舉鄒伯奇李善蘭二員奉旨飭令來京至今引疾不赴其究竟有無實學抑或恐為浮言所鄙不肯輕進無從而知至於純盜虛聲之人考其言則是詢其事則非等而下之以至一技一藝之長駁雜不純驟難鑑別是該給事中所稱大開幕府廣求奇士辦理甚屬不易臣等耳目未廣延攬難周該給事中請飭交臣衙門暨海疆督撫各口通商大臣一同悉心妥議應如所請懇

恩飭下沿海各督撫南北洋通商大臣悉心妥議將是否可行之
處奏明候
旨定奪再該給事中又稱儻以事涉更張則請就上海甯波兩口
先行試辦等語臣等查上海廣東各口設有同文及廣方
言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藉以儲養人才業經開辦有年
此時究竟有無成效曾否於其中造就得人應令該督撫
等詳加考覈據實奏
聞其各館章程如尚有未盡事宜應再酌覈以廣搜羅而資佐理
均令一併妥議覆奏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前據廣東巡撫郭嵩燾奏南海生員鄒伯奇專精數學海甯縣生員李善蘭淹通算術尤精西法宜並置之同文館以資討論等語同治五年八月奉

旨著瑞麟蔣益澧馬新貽迅將鄒伯奇李善蘭咨送來京聽候考驗等因欽此行知各該督撫遵辦在案嗣據兩廣總督瑞麟奏據鄒伯奇稟稱向有肝病時常苦痛屢醫未痊實難領咨赴京俟該生醫調全愈再行咨送又據浙江巡撫馬新貽咨據李善蘭稟稱病雖稍痊精神委頓難勝舟車之勞惟乞不定限期俟病勢脫體報

國有日等語臣等查該生員鄒伯奇等因病未能急切就道

自屬實情。惟該生等據郭嵩燾保薦。均係熟精數算。現在
同文館添設學習天文算學一館。該生等到此。駕輕就熟。
正好與所延西洋教習。及考取學習各員。討論切磋。以期
互有進益。現距該生報病之日。為期已久。自必調治就痊。
相應請
旨飭下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浙江巡撫。迅即剴切曉諭生員鄒伯
奇李善蘭務宜仰體
朝廷需才孔亟。作速束裝北上。力圖報效。以副
國家作養人材之意。
御批依議。

壬申。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稅務英桂。閩浙總督吳棠。福建巡撫李福泰奏。臣等伏思設廠制造輪船。係中國自強之道。當今應辦急務。莫要於此。凡有血氣之倫。無不樂觀厥成。為百世利賴之計。前以沈葆楨尚未釋服任事。先在省城設立船政總局。派委司道隨時稟商。經理其事。所需經費。節經臣英桂。先將海關結款四十萬兩撥解。嗣自上年十二月起。至本年六月。將每月銀五萬兩。按月籌撥。共計銀七十萬兩。先後解由藩司轉解應用。臣吳棠臣李福泰。均於本年三月到閩。未得與左宗棠接見講求。節次往晤沈葆楨。面談一切。並以臣等初莅閩境。現在建造船廠

洋樓之羅星塔地方。未經親歷其地。臣吳棠先於五月初旬。乘舟前往。周歷勘視工程。頗有端緒。查知學堂教習洋師。均能認真講授。並詢之該洋師云。生徒資質尚多敏慧。臣李福泰亦於本月十七日。會同沈葆楨前往履勘。現聞日意格所購機器。六月間料理下船。計即可以趕運到閩。此時沈葆楨親駐工次。更可無誤事機。臣等惟有協恭和衷。愚忱共矢。欽遵

諭旨。隨時會商辦理。所需經費。由臣英桂按月撥解。斷不敢稍有延誤。以濟要需。

御批知道了。

閩浙總督吳棠福建巡撫李福泰奏竊據臺灣鎮總兵劉
明燈臺灣道吳大廷稟稱准合衆國住廈李領事照會該
國商船名羅妹於外國本年三月十二日即中國二月初
七日行至臺灣南洋港面閣礁受傷打破該船主及其妻
並第二夥長水手三名下杉板登岸約離打狗口一百五
十里之遙被該處之人戕害止有華水手一名脫逃又第
二號小船一隻內載夥長並水手七人登岸料亦被害請
嚴查究辦如尚未盡被害查明送交又准該國亞士休落
總兵官費米日照會等因並稱定必以力相幫辦理此案
先是接准英國領事賈祿函致本月初八日有夾板船一

號駛至瑯嶠洋次紅頭嶼衝礁擊碎船中夥計十四名駕
杉板逃生至瑯嶠尾龜仔角鼻山登岸被該處生番捉殺
十三人僅存一人來至貓仔坑莊車城街經瑯嶠匠首人
等將船夥一名發配貨船來旅交敝署收領各等情當經
臺灣道吳大廷函復賈領事並檄鳳山縣會營設法查辦
厥後李領事賈總兵至臺與吳大廷接晤經該道將臺地
生番穴處猱居不載版圖為聲教所不及是以設有土牛
之禁今該船遭風誤陷絕地為思慮防範所不到苟可盡
力搜捕無不飛速檄行無煩合眾國兵力相幫辦理或損
威失事愈抱不安剴切開導該領事等均各允服樂從現

仍再飭鳳
事來省面
令通商局
據稟報各
有外國人
先並咨呈
日來詳據
前署鳳山
有數十里
係在生番

既未收入版圖且為兵力所不及委難設法辦理並據聲
明業已照會李領事查辦旋又據該鎮道鈔錄五月二十
四日奏稟呈報五月十二日花旗國輪船駛赴傀儡山之
龜仔蓋社有二等帶兵洋官一員洋兵一百七八十名被
生番詐誘上山從後兜擊因路徑險窄帶兵官受傷斃命
洋兵被傷者數人輪船已於十三日駛回上海聲言回國
添兵秋冬之間再來勦辦等情臣等接據詳報不勝詫異
正在檄飭設法妥辦間據英國稅司美理登代送合眾國
李領事申陳以該鎮道始則允為辦理不必外國相幫繼
則諉諸地非中國業轄為兵力所不及似可置不與較謂

為前後異議語多恫喝而其五月十二日輕進失挫一節諱而不言臣等伏思瑯嶠傀儡山一帶地屬番境該處之不易進兵番人之難以理喻此固人所共知即外國人亦未必不知此次合眾國商船因遭風誤陷絕地臺灣鎮道劉明燈吳大廷等於據報後即經派委文武查辦劉切開導告以該處不可進兵允飭地方官設法不必外國相請深得大體即其奏稱密約熟番乘間代謀等語亦屬得法而其照會李領事等之文則以委難辦理之語決絕覆之致令有所藉口在該鎮道之意似欲使其知難而止中外交涉事件必須計出萬全縱係實在情形亦不得不曲示

包容。周顧大局。今該商既被搶殺多名。又有兵船挫失之事。斷不肯置不與較。一經與番人搆釁。則臺地動多牽掣。自應趕緊設法籌辦。不容以推諉而生枝節。現經臣照覆李領事等。允為查辦。並嚴檄責成該鎮道。會督文武。遴選屯弁屯兵。雇覓熟番購綫辦理。暨查有前署臺灣鎮總兵曾元福。於該處情形最為熟悉。委署臺防同知王文啓。前在嘉義任內。深得民心。檄派令隨該鎮道相機妥籌。務將滋事之兇番。緝獲懲治。一面查起被害洋人屍身交領。以

仰副

聖朝柔服遠人之至意。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子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舞事大臣明瑤奏本年五月初十日接准署伊犂將軍參贊大臣榮全咨到奏稟內開該大臣親往俄國收攬索倫等眾如若帶往科城即將該索倫等分撥烏科兩處撥給牧地令其暫行棲止等因當經弩等繙譯通行科屬各部落飭查有無閒地能否安頓此項索倫蒙古人等務為查明迅報以備轉咨去後旋據杜爾伯特土爾扈特扎哈沁和碩特烏梁海明阿顏魯特等旗盟長貝子王公扎薩克散秩大臣總管等報稱各查得遊牧內均是戶口日繁遊牧狹窄又兼近年以來亢旱

災疫牲畜倒斃人多凍餒今蒙飭令擇選閒地安置索倫人眾暫行棲止各旗實係無法分撥遊牧之處等情相繼稟報前來奇等查科布多所屬各旗皆係荒瘠小部素不豐饒更兼多有戈壁不毛之地實與他部遊牧沃野草茂不同今據該盟長等所稱無地安插此項索倫蒙古人眾洵屬實情若欲勉強安置將恐地不足以養人貧則無以安生後患亦非淺鮮除奇等各行該署將軍榮全另籌妥策辦理外理合附片奏聞

御批該衙門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榮全奏籌畫安插索倫等眾當諭令該參贊

於接出後令在科城暫住再行酌量請旨茲據奎昌等奏稱科布多所屬各旗戶口日繁遊牧狹窄又兼近年亢旱成災疫氣流行牲畜倒斃人多凍餒實無閒地安插索倫人眾請飭榮全另籌妥策等語奎昌等所奏雖係實在情形惟此項人眾若非籌給牧地令其暫行棲止必至淪落堪虞仍著麟興榮全錦丕勒多爾濟奎昌明瑤在烏科兩城暫為設法安插俾該索倫人眾到時得有棲身再另行會籌善策妥速奏聞以為永遠安插之計李雲麟當與麟興等悉心會商擇地安置毋令人眾流離失所

己卯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錦丕勒多爾濟奏

據扎薩克圖汗部落副將軍車德恩敦多布多爾濟呈報。今因依嘈固果勒察斡克爾濟地方。本年六月十八日。有長髮異服步行男女六人。不知從何而來。詢問不通語言。無憑查考。相應拏獲呈報護送前來。拏等當堂提傳查其形狀。有似俄人。即由戍守兵內。選有大概通曉俄語之人。令其詳加訊問。據稱問得一男名西畢哩道那。年三十三歲。一婦伊妻阿那。年三十三歲。女瓦爾瓦爾。年七歲。女瑪的哩留那。年五歲。又一男名米的哩。年二十二歲。一婦伊妻鄂噶斐。年二十七歲。均係恰克圖附近居住俄人。因向西探親。失迷路徑。誤入蒙古地方。所過之處。不知何名。

是以被執等語。伏思烏里雅蘇台向不與俄夷通文交易。並無深曉俄語之人。今雖訊取大概供詞。殊難憑信。究不知該俄夷因何越界。是否誤來。值此不靖之時。奸良誠不可辨。再四詳查。從前儻有拘獲俄羅斯人來。均就近解交庫倫查辦在案。今仍遵舊制。即將該俄夷男婦女共六人。護解庫倫。咨交該大臣等查收。訊明徑送原籍。

御批。該衙門知道。

八月。乙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六年六月十八七月二十一等日。由軍機處交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閩浙總督吳棠等先後奏報。美國商船至臺灣南洋港閩

礁受傷打破。該船主及其妻並第二夥長水手三名。下杉板船登岸。被該處之人戕害等因具奏前來。均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此案前於三月十九日。據美國使臣蒲安臣呈送。臣衙門照會內稱。美國船一隻名羅發。被颶風吹觸海礁。以致沈沒水底。船主與水手共十四人。一齊登岸。忽有一羣土匪突出。將十三人全行殺害。請速為查辦。並稱達知本國水師提督。派兵船到臺灣會辦。當經咨行該省督撫轉飭迅速查辦。嗣據覆稱業經向該領事官剴切開導。均各允服樂從。撤兵回廈。似其心已輸服。別無輾轉。復經臣等致函密詢閩省督臣。該國輪船。究竟行駛

何處應轉飭該鎮道密速查覆務令設法調停免滋事端
並告以生番雖非法律能繩其地究係中國地面與該國
領事等辯論仍不可露出非中國版圖之說以致洋人生
心等因各在案茲據吳宗等奏報前情臣等伏思生番匿
處窮山林深菁密即使帶兵勦辦非有熟悉路徑者為之
引進亦不易得手儻該國果於秋冬間帶兵而來此時更
難阻其不往設使洋人受挫則生番之滋擾益甚若生番
被挫則洋人難保不別生覬覦之心辦理更形棘手今吳
宗擬令雇覓熟番購械等辦尚為得法惟事經該督等照
會該領事等九為查辦儻所派文武委員及鎮道等不能

豫為熟籌妥辦。遲延日久。必致唳瀆不休。臣等公同商酌。

應請

旨飭下閩浙督撫。嚴飭該鎮道及所派文武委員。迅速購覓熟番。

相機辦結。不得任令顢頇支飾。庶美國無所藉口。而別釁

亦可不生。

御批。依議。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廈門領事官李於二月二十七日咨稱美

國商船之水手華人到臺灣府港口。稟知英國領事官云。

伊先十餘日。坐美國船一隻名羅發往牛莊。却開船三兩

「。忽被颶風吹船。船觸海礁。以致沈沒水底。船主與水手共十四人。坐三板往臺灣極南之海股。耳聆其音名彭流。十四人一齊登岸。彼時困憊之極。忽有一羣土匪突出。將十三人全行殺害。該水手即行躲避。逃至臺灣港口。英領事署稟明等語。英領事立刻偕該水手坐兵船一隻。往該地方查驗。或生或死。兵船主駕兩隻三板甫到海濱。尚未登岸。忽見叢林中放出許多弓箭鳥槍。止傷一人。而被害之十三人所乘之三板。置在沙岸。形跡顯然可見。該兵船回至臺灣府。本領事風聞此事。亦往驗過等因前來。本大臣因思此等兇惡之徒。連殺十數命。復逞兇施放箭槍。實

屬難容而且臺灣極南之海股係險隘之區歷年以來往來船隻遭難者不少務使該處無危險之虞為此照會貴親王請速行知該地方官本大臣隨即達知本國水師提督派兵船到臺灣府與貴國官相商前往該地方查辦可也

給美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國大臣照會內稱以美國羅發商船在臺灣府彭流地方被土匪殺害船主人等十三人經領事官查驗形跡顯然請行知該處地方官查辦等因本爵查遭風洋商逃至臺灣府所屬彭流地方其困憊情形自屬可

憫。竟被該處慘殺多命。迨經英領事官前往查驗。又有施放槍箭。拒傷一人。亟應嚴拏懲辦。以儆兇暴而安商旅。惟查臺灣所屬有地名澎湖海澳紛歧。今貴大臣所稱彭流地方。是否即是澎湖。其滋事之匪。究在何處。均須飭該處地方官確切查明。以憑叅辦。本衙門現已將貴大臣照會鈔錄。飛咨閩浙總督。福建巡撫。嚴飭該地方官趕緊查辦。務將該匪設法辦理。俾商旅得以暢行。除俟該督撫覆到再行知照外。相應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為此照覆。

庚寅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上年冬間。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在於廣東輪船變價項下。先行提

撥銀八萬兩。由丹國領事官密安士。借人赴外洋採辦機器。雇覓西匠。來津設局。製造火藥等項。已將籌辦各情先後奏明在案。項據密安士面稱現接英國來信。所有製造火藥銅帽機器。均已買妥。共用二萬一千餘金磅。數銀約七萬餘兩。應雇大船三隻。運送來津。每船需雇價三千餘金磅。共需船價約三萬兩上下。又因機器多係重大之物。不能裝入船艙。其內艙空處。擬用別物壓載。英國煤斤。用作機器。甚為合用。而較中國煤價值又廉。應買煤一千數百頓。壓載前來。兩得其便。尚應匯一萬金磅前去。計數銀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以便照辦等語。自應

如數補給。現經奏再於洋稅藥釐兩項下撥給銀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交密安士兌收匯寄購辦。又據教練京營馬隊之總教官美人薄郎論及查有修造槍礮並仿製炸子開花礮等機器。可以在上海香港各處就近採辦。並延得美人狄勒前來。先行試辦。茲已陸續撥銀數千兩。購運來津。在於城南設局。經德椿督同委員添蓋房屋。安置各種機器。如能仿造合式。亦可隨時製辦。應需款項。一俟購齊。由 爵 數明價值數目。並洋人薪工匠役工價。彙案咨報總理衙門查覈。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子。

盛京將軍都興阿奏准山東巡撫咨開據拴獲賊目李明山供稱賊中有洋匪二名。句結洋人百餘名。到勞山口與任賴相見。仍令潛回購辦洋礮等語。正在覈辦間。據金州協領同知詳報。七月十三日。有洋人二名。從旅順口下船。十五日進城。詢據一名羅依。一名賈參。由山東煙臺至此。前赴營口洋行賣貨。拘驗洋人。並無領事地方各官印信執照。僅有洋字一張。均不認識。每日在該兩署喧鬧索要車馬盤費。該協領等恐其滋生事端。發給盤費。雇小車一輛。會派兵役。於十八日照護送赴營口。該洋人又要騎馬隨

即出城北行不容拉藏追回賈來一名旋經派出兵役訪
至復界瓦房店將羅依一名巡獲帶回均已先後呈送兵
備道衙門飭交外國領事官訊辦伏思山東捻逆既有洋
匪多人在內句結購辦洋礮則是由東到奉洋人羅依等
二名形蹤詭密並無執照難免不係使出窺探之人惟該
協領同知已將伊等呈送海關道署轉交收辦應由該道
照會領事官員認真查究以杜影射句結之漸
御批拏獲無照洋人二名即著檄令該道會同外國領事官妥為
辦理仍著都興阿等督飭官兵嚴密盤查毋任奸匪潛蹤
庚戌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竊臣於六月十七

日。馳赴馬尾莅事。業經奏明在案。隨接見在事員紳各詢一切。並駕輪船周覽上下形勢。知馬尾一區。上抵省垣南臺水程四十里。下抵五虎門海口水程八十里有奇。自五虎門而上。黃埔壺江雙龜金牌館頭亭頭閩安皆形勢之區。而金牌為最要。自閩安而上。洋嶼羅星塔烏龍江林浦皆形勢之區。而羅星塔為最要。馬尾地隸閩縣。據羅星塔之上流。三江交匯。中間港汊。旁通長樂福清連江等縣。重山環抱。層層鎖鑰。當候潮盛漲。海門以上。島嶼皆浮。潮歸而後。洲渚礁沙。榮迴畢露。所以數十年來。外國輪船夾板船。常泊海口。非土人及久住口岸之洋人引港。不能自達

省城。道光末年。地方大吏。籌備海防。但載石鑿舟。以塞林浦上流。竟割重重天險而棄之。臣詢之海濱土人。至今猶共以為非策也。船塢在馬尾山麓。地曰中岐。但就其一方地勢而言。大江在前。迤南而下。羣峰西拱。狀若匡牀。中間坦處。舊本村田。去年購買歸官。始圍為船塢。計地周圍四百五十丈有奇。客冬以來。召集民夫。窪者平之。低者壘之。慮田土之積弱難勝也。沿塢密釘木樁以固之。慮海潮谿汎不時驟至也。沿塢各增五尺以防之。塢外三面環以深濠。既藉通運載之船。亦可瀉積淤之水。塢內濱江者為船槽。若鐵廠。輪廠。機器之廠。斲木之廠。梨木之樓房。皆參列

其後。餘尚有從前未經商定之件。宜俟洋將到閩。續行分別籌商措置。塢外之東迤北。為臣及辦事各員紳公所。外國匠房三十間。周以甎垣。如鱗之次。外國匠房之左。為法國學堂。後綴生徒下處三十間。其制略如匠房之式。又左為英國學堂。其生徒下處同之。下近江湖。則煤廠在焉。上倚山麓。則中國匠房在焉。循麓上山之左脇。可以眺遠。臣飭前駐楚軍五百人。因地築壘。不特可攬船廠全局。沿江上下數十里。風帆沙鳥。如在几前。稍下則監督日意格所居也。在臣公所之右者。有外國醫生寓樓。匠首寓樓。其與日意格山樓對峙者。則副監督德克碑之屋。下為官道。將

抵口岸。畫為官街。以使民間貿易。一切土木。或已經完工。或已有三四分至八九分不等。辰下春鋪雨集。斤斧雲從。計日課功。屈指可數。此船塢內外之大概情形也。臣又維船政根本。在於學堂。因於六月十九日。就馬尾甄別法學藝童。隨及英學藝童。既因其勤惰分別升降。復定章程。每日常課外。令讀

聖諭廣訓孝經。兼習論策。以明義理。其續招入局者。先局門考校。擇其文理明通。尤擇其姿質純厚者。以待敘補。蓋欲習技藝。不能不藉聰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魯者尚循規矩。聰明之士。非範以中正。必易入奇衺。今日之事。以中國之心

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澆險薄之子必無持久之功他日於天文算學等事安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謹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講也採辦一節似易實難不患美材之難求而患人心之苟且向來官場氣習以浮冒搪塞為能船政之興尤視為利藪去年以來承辦銅鐵木料煤炭者非無其人然用商賈有時擾累之弊甚於官司用官司有時侵漁之端甚於商賈馴至劣幕奸屠交通市儈鬼蜮叢生是以民間置貨尚有精良一屬公家便多贋鼎明知國帑之當重竟敢於糜國帑明知要工之不可誤竟敢於誤要工言之實堪

痛恨。臣邇又聞向來外國船材煤炭多運自緬甸暹羅。現雖遣員先於近處採榦搭廠。他日恐不免取材荒裔。重洋遼邈。更防不勝防。任非其人。糜費雖多。仍歸無用。擬乘此發令之初。明罰勅法。以警其餘人心畏法。而後弊實可除。良材畢至也。至船廠之興。固須收羅工匠。輪船下水。則柁工水勇。缺一不行。非徒習慣風濤。尤須熟精槍礮。蓋國家之剏造輪船。譬諸千金買駿。儻衝鋒陷陣。不持寸鐵。雖有千里之馬。安足成功。現在洋匠尚未至閩。船成尚需時日。擬先調閩中舊撤礮船十隻。添練水勇二三百名。未成船以前。藉以巡緝近洋。成船以後。即可擐甲登舟。駕輕就

熟此臣近日考校學堂分飭採辦及招募水勇之情形也

至製造工程俟日意格等分載工匠輪機到廠後再行具

奏除繪圖咨呈軍機處總理衙門外理合先將大概情形

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英桂閩浙總督

臣吳棠福建巡撫臣李福泰恭摺由驛具奏

御批覽奏察看海口及船塢大概情形尚屬周妥事屬創造該大

臣即當力任其難妥籌辦理以杜流弊而收實效圖留覽

九月乙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自外洋各國議

款以來於今十載辦理一切事務其綱領雖挈之於內而

實則行之於外必須在外處置合宜而後得勢得機在內

不煩言而自解本年五月臣衙門因原議十年修約為期已近奏請

飭下南北洋通商大臣於熟悉洋務各員中每處選派二員於十月咨送來臣衙門以備查詢仰蒙

俞允當經恭錄

諭旨並鈔摺行知遵照在案惟前奏止欲於選派各員內收羣策羣力之效而於通盤大局尚待次第籌商上年十二月臣等函致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屬令校閱舊案將條約詳為覈校旋據覆稱來歲換約必厚集其勢以求大遂所欲至於應如何防備如何規畫尚未論及又函致兩江總督

曾國藩令將覈定條約寄臣衙門為思患豫防之計迄未登覆竊思經理洋務關繫安危若非洞達情形不能得其要領各國中財力以英為最強其所重在通商性情以法為最悍其所重在傳教俄則善柔陰很時時注意於邊界三者鼎峙而其餘羣相附和總不外乎惟利是圖臣衙門與為周旋恃筆舌以爭之實恃理勢以折之然勢有時藉理而伸理亦有時因勢而屈事多棘手端在於此溯自道光二十年以後辦理夷務一次不如一次逮至咸豐十年戰守兩窮於無可如何之中為萬不得已之舉參稽衆論維持大局定議與各國互換條約其時事在倉卒更無別

策可為

國家立紓禍患僅恃聊作羈縻豈能娶後懲前從容駁正然昔日允之為條約今日行之為章程臣等即遇事竭力挽回亦不過百分中之一二比來各國駸駸乎於條約外多方要索臣衙門但可據理辯駁無論如何嘵瀆總不輕易允行即如請

覲遣使銅綫鐵路以及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並販鹽宅煙各省傳教而橫生枝節等事皆其處心積慮志在必遂者平日屢次饒舌均經堅持定議再四折辯未肯稍涉依違惟轉瞬修約屆期臣等私衷揣度彼必互相要約羣起交爭

甚至各帶兵船希冀脅制務滿所欲若不允准無難立啟
釁端然而臣等仍有所恃而不恐則以辦理洋務其綱領
雖在內其實事仍在外彼此同肩斯任尚可豫為之計互
相詢謀也濱海沿江將軍督撫及南北洋通商大臣懋膺
朝廷股肱心膂重寄經理有年一切情形無不閱歷當此重
修條約凡彼所覬覦要挾為我所必爭者諒亦思之至熟
先事應如何籌備臨事應如何折衝在臣等朝夕圖維斷
不存推諉之見而同舟必思共濟若不逐處互相籌議是
國家如此重大事務臣衙門獨行己意於理既有所不可於
事亦有所不宜方今各將軍督撫大臣上體

宵旰之勤求下顧商民之生聚斷不肯如昔年之廣東諉諸上海上海諉諸天津及至事變已成袖手旁觀自幸其置身局外惟現在各國使臣久住京師此次議約自必麕集都城並無廣東上海之展轉各處離京較遠勢不能臨期商榷而現時應議之事即各處應辦切己之事疑難在外固當補救於內艱鉅在內尤當匡助於外返觀互證彼此諒有同心臣等遵料各國來歲種種不情之請必將紛至沓來但使無甚關礙仍當酌度權宜儻或萬不可行斷無遷就之理縱至決裂亦非臣等所敢游移然決裂而不豫為之備不可也決裂而不共為之備尤不可也自古中國與外

國聯和從無善策況今日外國偪處於中國都城而又濱
海沿江要害之區節節盤踞實為創局此時兵力財力兩
有不逮早經外國人暗中覬破即使臣等駕馭難保不啟
戎心此等情形又與咸豐十年迥異非特臣等知之在外
諸臣亦莫不知之要當合力齊心共圖良策所有豫料各
國必來爭執之請
覲遣使銅綫鐵路以及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並運鹽窓爆開
拓傳教等節臣等擬先備具條說密切函寄各該將軍督
撫大臣屬令妥為悉心籌畫其究應如何辦理之處相應
請

旨飭下盛京直隸兩江閩粵湖廣江蘇江西浙江山東各將軍督撫及南北洋通商大臣各抒所見至前江西撫臣沈葆楨現在總理船政亦係交涉事宜陝甘督臣左宗棠前在閩浙總督任內創議船政上年冬間曾經奏明去閩之後遇有船局陳奏事件仍由沈葆楨會銜等語該大臣等素辦洋務尚以大局為重應請一併飭下通籌合算詳細酌覈權今日之時勢為未雨之綢繆專摺密陳覈計本年十二月即英約前期六箇月先行酌改之期各該將軍督撫大臣務於十一月內奏到以便臣衙門再行妥議請

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請飭濱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各抒所見一摺。前因原議十年修約。為期已近。據該衙門奏請飭南北洋通商大臣。於熟悉洋務各員中。每處選派二員。於十月咨送來京。當經降旨允准。惟前奏正欲於選派各員內。收羣策羣力之效。而於通盤大局。尚待籌商。咸豐十年換約後。原因中國財力不足。不得不勉事羈縻。而各國詭謀譎計。百出嘗試。尤屬防不勝防。轉瞬換約屆期。彼必互相要約。羣起交爭。或多方脅制。以求暢遂所欲。均屬意中之事。值此時勢。惟僅恃筆舌以爭之。此外別無可恃。各

該將軍督撫大臣受國厚恩當此外患方殷亟應合力齊心先事圖維為未雨綢繆之計著曾國藩李鴻章都興阿英桂劉長佑吳棠瑞麟李瀚章崇厚郭柏蔭劉坤一李福泰馬新貽丁寶楨曾國荃蔣益澧通盤籌畫左宗棠沈葆楨籌辦船政事宜於洋務尤有關繫並著悉心酌覈妥籌速奏本年十二月即英約前期六箇月先行酌改之期各該將軍督撫大臣務於十一月內奏到毋稍延緩俟總理衙門密函條說寄到時諸臣其審時度勢妥籌萬全以濟時艱而副委任詳細覆奏毋得徒託空言

原摺著鈔給閱看

總理衙門信函

夷務之興數十年矣。其始中外隔越。未能洞達情形。議戰議和。迄未能了。迨後歧途百出。一誤再誤。以至於今。將欲曲突徙薪。又恐投鼠忌器。是今日所處之勢乃極險之勢。今日所值之時乃極難之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泰西各國。僻處海外。其先散而無統。不過一島夷耳。自有輪船輪車而遠者可近。遲者可速。互相要約。居然一列國也。其人所嗜者利。其人所好者兵。器械精良。心志堅韌。互相吞併。居然一戰國也。況海澨之波濤未息。山陬之游徼紛來。如西藏安南及西北各邊界。皆英法俄等國與我陸路相通。極為注意者。溯我

朝議開海禁之初

天威震疊外洋慴服其時西人之來者甚少輪船輪車之制未備五印度新嘉坡香港上海煙臺等處之要路未據不能聯絡聲勢諸凡有備故尚帖然及至今日彼之勢已合而不能遽離彼之勢已强而不能遽弱而我獨以離且弱者當之於事曷克有濟然彼雖不能遽離而可離之機自在彼雖不能遽弱而可弱之勢仍存特患無人焉統籌全局因其勢力均敵而導之使離因其勢壑難盈而制之使弱此中沈幾觀變大有權宜遇事設施須中要害苟或時有未可勢有未能無妨暫時羈縻而臥薪嘗膽養精蓄銳以待

異日之自強。固非空言道德。所能談笑而卻兵戎。亦非徒抱殷憂。所能涕泣而銷禍患。溯自庚申之變。根本重地。事機閒不容髮。各省雖能仗義勤王。均屬緩不及事。

京師內外。類多遷避逃亡。其膽識較優。守而弗去者。熟察事機。均以不早定約見責。甚且滿漢大臣聯銜封奏。文函載道。星夜疊催。令早換約。彼時不得不參酌輿論。保全大局。自議款以來。明知留此條約根株。易啟爭辯。其為時迫勢偪。倉卒未能盡善。在所必然。而不能不用此示信。以默求制馭之方。所有不得已苦衷。諸君子諒共鑒之。茲因修約屆期。業將籌議緣由。縷晰

上達。而意有未盡。且有不必豫行宣露者。因撮舉大要。具函布陳。尚祈宏展訏謨。廣求方略。必如何而後可不決裂。必如何而後決裂亦無所畏。慮周思密。事乃有成。至修約時必來爭執各端。奏明另備條說寄覽。不難據理直指其事之不可行。難在籌策使其事之可不行。此中竅要。並乞逐加詳酌。實事求是。弗貴空談。務於仲冬望間奏到。以便與同列公商。幸勿遲誤。是所切禱。

總理衙門條說

一議請

覲。自古兩國修好。使臣入覲。載入史冊。具有典章。迨至宋時。儀節

無不變易。未可為訓。我

朝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

召見外國使臣。震懾

天威。罔不讋慄。嘉慶年間。英使來朝。未克成禮而罷。咸豐十年。與

各國換約。英法皆請呈遞國書。照會數次。竟以儀節未定。

事不果行。今以

皇上沖齡。

兩宮

皇太后垂簾聽政因之停罷彼即以阻其入

覲為不以客禮相待時來饒舌言多憤激雖曾以如欲請

覲必須行跪拜禮為說彼即堅稱並非屬國不能改從中華儀節

而終不肯謂

覲可不行昔韓昌黎原道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

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夷並未自進於中國而必

以中國之禮繩之其勢有所不能若權其適中者而用之

未卜彼之能否聽從而本衙門亦不敢主持獨創此議第

不許入

覲我實無辭究應如何惟希公同商酌

一議遣使西洋諸國自立約後遣使互駐交相往來各處皆然而中國則並無此舉疊據各使臣來請奏派前往本衙門以各國至中華通商傳教有事可辦故當遣使我中國並無赴外國應辦之事無須遣使駐之第十餘年來彼於我之虛實無不洞悉我於彼之情偽一概茫然兵家知彼知己之謂何而顧不一慮及且遇有該國使臣偏强任性不合情理之處惟有正言折之而不能向其本國一加詰責此尤隔閡之大者顧中國出使外國其難有二一則遠涉重洋人多畏阻水陸跋涉寓館用度費尤不貲且分駐既多籌款亦屬不易一則語言文字尚未通曉仍須倚

繙譯未免為難況為守秉優才堪專對者本難其選若不得其人貿然前往或致狎而見侮轉足貽羞域外誤我事機甚或勉强派遣至如中行說之為患於漢尤不可以不慮上年本衙門奏准令斌椿帶同學生鳳儀等附船赴泰西各處游歷略訪其風俗人情與出使不同未可再為仿照此後遣使一節亦關緊要未可視為緩圖究應如何亦希公商酌定

一議銅綫鐵路此二事俄使創論於前英法美接踵於後嘵嘵再四不辦不休彼但知往來迅疾於貿易大有裨益是以同心一意求之甚切持之甚堅本衙門先以失我險

阻害我田廬妨礙我風水為詞辯駁彼悍然不顧本衙門又以占我民閒生計勢必羣起攘臂相抗衆憤難當設或勉强造成被民閒拆毀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責令賠償彼則以自能派人看守防禦為詞抵制現因條約未載此事如羅星塔吳淞口等處英人私設電綫民因不便而毀之洋商欲於上海租地界內修造鐵路蘇松太道應實時舉七不可以折之尚未激成釁端若明歲更議條約彼必互相要結强欲增入約內斷非空言所能禁阻應若何先事規畫臨事折衝俾其不便請行以杜後患之處有地方之責者請共商之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凡通商口岸條約載有一定地方歷年如祁門縣安甯州以及通州海口峽石鎮張家口向不通商之處私開行棧層見疊出歷經禁阻至輪船欲進內河壟斷居奇必致華船生計日蹙且內河窄狹華船易遭磕碰尤屬顯而易見上年法國欲令小輪船駛入內河經本處按約照會禁止曾累向各國反復辯駁並告以必欲設行內地駛船內河凡有華民鮮不從此失業中國官員理應保護且失業之後鋌而走險商賈豈能復通彼則以內地若有此項行棧船隻民間趨利無患其不允從即如現行海上輪船所用華人多於洋人即其明證

本衙門又以洋人徧行內地難於約束必須一切抽釐輸稅無異華商遇有洋人不法之事亦按華民一律辦理彼更堅執不允相持日久迄未定議來歲換約各國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必來爭論彼時更難情導理喻應如何設法以伐其謀請共商之

一議販鹽究煤查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第三款內地食鹽係在禁例近來各國拖帶鹽船之案不一而足英則有鄭士真法則有彌樂納美則有本辛以及兆豐行士吉行華記行皆曾犯禁雖經被獲議罰漏網尚多各國公使無不包庇商人此時限以條約尚且疊次私販將來換約勢必

竭力爭添。至開它煤窟。欲將自然之利。供彼貪婪。上年湖廣大軍山。有洋商在彼開石尋煤。經本衙門照會英公使飭令禁止。又福建稅務司美理登欲租臺灣雞籠山開採煤石。亦經彼處紳民稟請嚴禁。兩事雖已照辯論內地行棧輪船之言斥駁。而利在必爭。根株依然未斷。來年換約。定為首先饒舌之一端。如何制令不行。亦希公商。

一議開拓傳教。自議款以來。傳教已奉明文。欲於此時禁止。勢萬難行。按照法國條約第十三款及上年通行諭單行事。一則曰循規蹈矩。一則曰不得絲毫干預地方公事。果能謹守。尚屬無妨。乃各省恃為護符。而教士一味袒庇。

甚且從旁扛幫插訟與地方官為難聽之不可治之不能地方官申詳上司咨達本衙門照會伊國公使冀令懾服殊不知該公使與傳教士並非統屬不能徑行其令且亦多方迴護並藉外省未結案件未還教堂等事與本衙門爭論幾於脣焦舌敝未克逐漸挽回復思天主教之入中國與佛道二家相等若照僧道設官以治之未始非權變之策而究竟不無流弊且令天下以引人入天主教為口實更屬非宜抱人心風俗之憂而存補偏救弊之念者惟有平日聯絡紳民陽為撫循而陰為化導或啟其誤或破其奸是亦不禁之禁也有何良策並祈公商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添設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一事業於本年五月二十日在臣衙門將投考各員扃試酌取三十一名當經具奏並將試卷進呈在案惟思所取各員僅長於中國文理而於西文西語未嘗學問即使所延洋人亦通中國語言文字究恐講解尚多隔閡因查同治二年二月暨三年七月升任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仿京師同文館之例在上海設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臣衙門奏覆廣東開設教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俱經聲明如有精通西文西語才識出衆者調京考試授以官職均蒙

俞允行令遵照在案茲查上海廣東兩處所設學館已閱三年其

中子弟所學即或未能深粹而通其語言文字者諒不乏人臣衙門開館伊通若於該學生中擇其已有成效者咨送來京考試與臣衙門本年所考各員共為講解必可得加應請

旨飭下上海通商大臣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將各該處所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內擇其已有成效者每省酌送數名來京考試以便羣相研究俟有成效果係才識出衆即由臣等酌請

獎勵授以官職俾資鼓舞

御批依議

戊辰。呼圖克圖棍噶扎拉參奏竊奴於八月十六日。接准
欽派赴俄收攬伊犂官兵署伊犂將軍榮全。差派佐領鄂勒墜圖
由俄特文來咨。查得呼圖克圖帶領兵丁。於七月初三日。
由原營起程。揆度此時。可早抵哈達烏蘇。惟沿途官兵。好
從管束。萬一所屬人向哈薩克另生事端。關繫甚重。或此
時可抵巴克圖地方紮營之時。相隔哈薩克甚遠。更加留
心早將此事善為辦成。以慰
聖廑等情。奴帶兵西進。原以迎接收攬俄國伊犂官兵。而塔城已
失。哈薩克賊在附近盤踞。塞占道路。適遇在途。不得不為
勦除。鄂勒墜圖稱該員由途見聞。前經勦殺逃散之哈薩

克均已奔往俄境等情是以咨行俄官古畢那吐爾將逃往之哈薩克賊全行逐出俄境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飭俄國將滋事奔往之哈薩克賊逐出該國境界若哈薩克竟奔該國暫避一時日後不免復來滋事若徑跟跡窮追當俄國之哈薩克攙混實難分辨恐其有傷於彼反釀成禍謹將辦理情形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咨行俄官文

大清國

欽命統帶塔爾巴哈台等處兵勇呼圖克圖為咨行大俄國管理

西斜固畢爾那托爾查辦事。呼圖克圖遵
旨帶兵西進。會商伊犂將軍榮迎接貴國境內收攬之索倫等官
兵人口。於七月二十六七等日。行至察汗鄂博烏蘭布拉
吐木爾綽爾和等處。哈薩克遊牧甚多。該哈薩克擁眾來
犯。呼圖克圖當即帶兵擊散。未克追及。此係塔爾巴哈台
起事正賊。竄入貴國交界。即請篤念兩國二百餘年和
好之情。趕緊逐出。為此咨行。
庚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義大利亞國使臣
阿爾明雍。上年來京。由法國繙譯官李梅代懇議立條約。
並經阿爾明雍照會通商大臣崇厚。由崇厚奏經臣衙門

議照換約各國咸崇一律覈辦具奏欽奉

諭旨派臣譚廷襄會同崇厚與之辦理臣譚廷襄遵即與該公使

議定條約五十五款於上年九月十八日公同畫押蓋印

約內聲明以一年為期或在天津或在上海互換當經臣

等奏蒙

聖鑒在案旋於本年五月十八日接據崇厚來函內稱法國領事

德微理亞面稱義國新公使現已到滬交出該使臣致臣

譚廷襄並崇厚洋信一件譯出漢文係為換約之事內有

如可通融在京互換該使深為樂從等語查與條約不符

可否照日斯巴尼亞國辦法先行請

旨將條約發下俟其前來即與互換經臣等以向來各國換約係
由各該使臣呈遞照會據情具奏請
派大臣互換奉有
諭旨即將條約咨送內閣用
寶交派出之員祇領辦理此次義國公使意欲來京換約函內加
可否二字是其不敢遽行進京已可概見應即辦一覆信
言明用
寶交下後即可在天津互換以符原約並屬該使接信後繕具照
會以便咨明辦理等情函覆崇厚去後嗣由崇厚函覆並
將擬答該使信稿寄商繕發茲於本年九月十七日接據

崇厚函稱初十日法國領事交來義國公使洋字文件譯
稱該公使擬於九月間赴滬即可在彼豫備換約數與原
約所載或在上海之議相符該使既稱九月間赴滬諒此
時業經前往自應查照比國換約成案辦理臣等擬請就
近在江蘇巡撫江蘇布政使二員內
簡派一員赴滬與該國公使接晤將上年所立條約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按照歷次成案將義國漢洋字合訂
條約二本恭用
御寶發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遣寄江蘇交
派出之員祗領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義大利亞國換約屆期請派員互換一摺義大利亞國前立條約聲明一年互換現據該國公使呈遞照會內稱擬於九月間赴滬即可在彼換約請派員前往上海會辦等語該公使現已到滬應即將條約互換著派丁日昌將上年與義大利亞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其條約各本俟崇厚派員齎送至江蘇時即著丁日昌祗領屆期前往上海辦理並著軍機處將此次寄諭摘錄一併發往如該使索看憑據即可給與閱看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著鈔給閱看

辛未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天津原練槍隊

出師日久。甫經調回。必得加意講求。認真考覈。並據督練官總兵王佐臣總教官副將銜英人薄朗訪有前隨戈登打仗得力之美國人巴非於步隊礮隊頗能熟悉。奔責成王佐臣薄朗延約巴非教練步隊。給予薪工。將來可與馬隊礮隊合操。方能聯為一氣。至步隊礮隊中。如有不得力者革除。技藝出眾者。亦應隨時鼓勵。擬請每隊每月准給公費銀八兩。作為獎賞辦公之需。

御批。知道了。

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本年九月二十日。准軍機處交出呼圖克圖棍噶扎拉參具奏。現與

赴俄大員咨商勦除哈薩克並請照會俄使各等因一摺

並鈔錄行俄官咨文單一件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伏查摺內所敘榮全咨文意主於撫該

呼圖克圖意主於勦彼此所稱均不為無見惟哈薩克向

分數種良莠不齊其甘心倡亂者自應勦除淨盡以絕根

株其安分營生者尤宜加意撫循以資蕃息至於首鼠兩

端陽為順從而居心叵測者誅之既不勝誅撫之亦非易

撫更宜多方駕馭以示羈縻查上年九月榮全奏稱逆回

變亂時哈薩克等幫同回匪戕害人民擄掠物件東山哈

薩克等尚屬照常安靜榮全曾用善言面勸安慰東山一

帶哈薩克之心令其轉諭南北山各哈薩克一體安分毋
蹈前轍我
國家法外施仁必不深究爾等之罪等語此次棍噶扎拉參
所稱塔爾巴哈台起事正賊現皆逃避俄境或即係業全
所稱首先從逆肆行刦掠之邪此等頑民固屬法無可貸
臣等業已據情照會俄使轉咨古畢爾那托爾將此項滋
事之哈薩克全行逐出其肯允為照辦與否雖未可知惟
其中或有被脅愚民如業全所稱曾經面屬尚可悔罪投
誠者若一概勦除終恐良莠不分以絕其更新之路鋌而
走險勢將倚俄境為負嵎追之則遁縱之復來而於西疆

軍務轉難收拾臣等公同商酌請
旨飭下西路統兵大臣麟興李雲麟等迅即查明逃往俄境之哈
薩克是否均係塔爾巴哈台起事正賊抑另有別項哈薩
克裹脅在內亟宜轉飭棍噶扎拉參分別懲辦總期恩威
並用勦撫兼施以仰體我
國家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意方為上策業全現在俄境收
攬難民於各哈薩克情形諒必較為熟悉其應勦應撫機
宜該呼圖克圖帶兵西進之時自可與之會商以冀和衷
共濟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西路統兵大臣分別

勦辦事宜一摺塔爾巴哈台回匪滋事哈薩克曾助該匪戕害人民擄掠物件現在逃赴俄境榮全前給棍噶扎拉參咨文意主於撫而該呼圖克圖前奏請飭俄國將哈薩克逐出意主於勦惟該哈薩克向分數種良莠不齊自應分別勦撫不得將安分及被脅之人一概誅戮致令鋌而走險羣起抗拒叢生枝節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業已照會俄使轉咨古畢爾那托爾令將此項滋事之哈薩克全行逐出著麟興榮全李雲麟等迅即查明是否均係塔爾巴哈台起事正賊抑另有別項哈薩克裹脅在內務須轉飭棍噶扎拉參分別懲辦不可率意徑行函并從事榮全前在俄境於各哈薩克情形較為熟悉所有勦撫

機宜。並著傳知該呼圖克圖。與之妥籌商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並著鈔給麟興等閱看。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准統帶塔爾巴哈台等處兵勇呼圖克圖提咨稱。茲因帶兵西進。會商伊犂將軍營。迎接俄國境內收攬之索倫等官兵人口。於七月二十六七等日。行至察汗鄂博烏蘭布拉吐木爾綽爾和等處。哈薩克遊牧甚多。該哈薩克擁眾來犯。呼圖克圖當即帶兵擊散。未克追及。此係塔爾巴哈台起事正賊。此時均已奔往俄境。暫避一時之急。日後不免復來滋事。若徑跟跡

窮追。與俄國之哈薩克攙混。實難分辨。除咨行俄國管理西斜固畢爾那托爾查辦外。並請照會俄國住京大臣。轉行俄國邊界官。趕緊將哈薩克賊全行逐出等因前來。查哈薩克人眾。良莠不齊。此項塔爾巴哈台起事搶刦之哈薩克。自應痛加勦洗。以昭懲創。現在逃避貴國境內。未便越境追擊。日後復來滋擾。勢所必然。且此等頑民。留在貴國境內。亦足以貽貴國之患。相應照會貴大臣篤念兩國和好之誼。轉咨固畢爾那托爾。速將此項滋事之哈薩克人眾。全數逐出。以免在貴國境內貽害。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五十一之五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

同治六年。丁卯。十月。甲申。署伊犁將軍榮全奏。竊奴才於七月二十一日來至斜米。是日晚間。卽在庫必那圖爾住所。彼此問過寒溫。面述奴才復往俄國來意。據該俄官聲稱。將軍如此長途。始抵本處。於明日再行商辦一切。次日該俄官來至奴才駐居。隨向庫必那圖爾面議此次奴才所辦各事。並與該俄官咨行公文一件。正在會辦之間。分駐哈勒塔拉總管瓦强阿由該處欲往科布多等處謁見奴才。聽聞奴才已抵斜米。卽往寓所面告。哈勒塔拉庫庫烏蘇等處。所種田苗。仰賴我

皇上洪福。俱已豐收。果能由俄國起行。除還過俄國籽種外。途次行糧。足敷食用等語。努即行面告棍噶扎勒參由烏隴古河起行。前往巴克圖等處迎接爾等。該員聽聞至此。叩首歡欣。聲稱如欲由雅爾玉爾前往。不惟徑捷路近。且諸多便易。努並將差員前往阿里瑪圖等處查辦伊等起行事件。均已述及。該員總管瓦强阿叩首感謝。次日接准庫必那圖爾來文內稱將軍來文。聲言收攬索倫等眾。清算一切帳目。差員前往各處偵探稽查。惟前我國散放中國避出之人。一切帳目。業已行文咨調。不日該局等處呈稟前來。與將軍呈報覈算。不致有錯。格根喇嘛前往巴克圖等

處。迎接中國人眾。查巴克圖等處。現係我國之地。已派官兵在彼防堵。齋桑淖爾。亦係我國之地。亦有兵隊堵禦。且拜精格特等眾哈薩克。俱已歸降我國。此次察罕格根途次。萬不可滋擾等因。奴才伏思巴克圖卡倫。距塔爾巴哈台不過二十餘里。齋桑淖爾。亦係我查卡必由之路。拜精格特哈薩克等眾。原係從逆之人。自塔垣失守後。該俄人恣意侵占。收攬逆眾。今奴才現與該俄官等會辦如此大事。如欲爭辯。必致諸多刁難。奴才愚昧之見。克復伊疆後。再行緩辦侵占地土之事。即將俄人來文事理。與棍噶扎勒參備細咨行公文一件。並詳細致函一封。總以現辦之事為重。

不可因小失大。又面諭佐領鄂勒墜圖見棍噶扎拉參面述。即差總管瓦强阿無分晝夜。趕往哈勒塔拉。速赴庫庫烏蘇等處。與索倫部落領隊大臣致文。並傳集該領隊大臣官員等集至哈勒塔拉等候。芬處差派章京薩碧屯等會商面議起行之事。芬駐居斜米。與該俄官清算帳目。一俟差往各員如何查辦各情稟報前來。其時悉心斟酌。隨機籌畫。再行備細奏聞。

御批。該衙門議奏。片併發。

榮全又奏。正封摺間。該庫必那圖爾差員來請。芬即往伊

之住寫。該俄官言說。日昨烏爾加兒等處。報稱你處察罕格根。將歸降我處拜精格特哈薩克游牧牲畜搶奪。戕害人命等語。奔即向該俄官言說。察罕格根搶奪拜精格特等眾。我實不知。惟查我們察罕格根。前因迎接避至貴國人眾。所趕牲畜過多。哈薩克等素本犬羊成性。誠恐瞥見所趕牲畜。夥眾搶奪。我處官兵。趕護此項牲畜。彼此爭奪。難免互相傷人。因此起見。亦未可定。且自逆回變亂以來。各處哈薩克就事貪利。幫助逆回。處處搶奪。傷害軍民。不可勝數。塔爾巴哈台城垣。兵單失守。年餘之久。助逆拜精格特哈薩克等。凡有和好鄰邦。均當痛恨。即如收攬此項

人眾。亦當即早咨行我國。我等傳給帶兵各大員。並曉諭就近各部落人眾。其時均皆知悉。從逆哈薩克歸降爾國。斷不致互相滋擾。譬如貴國之人。行抵我處。不惟不能相欺。即以鄰邦和好相待。前本署將軍來此之時。即向庫必那圖爾討要車牌一張。差員速往塔爾巴哈台等處致文彈壓。因貴處數日內未能速與此牌。弗能起行。又不知搶奪之地。究在何處。該庫必那圖爾不能指出地名。即聲言速將貴處前派之官。趕往該處。查辦此事。伏思塔垣失守後。該哈薩克定將就近之地侵占遊牧。大抵棍噶扎勒參帶領官兵。趕護牲畜。行抵塔城。就近該哈薩克等先習未

除。前往搶奪。該兵丁等不捨。互相爭奪。以致戕傷人命。實難豫保。今弩復與棍噶扎勒參詳細備文致函。令其向東退居。萬不可令俄人占理。小心看守牲畜。弩趕辦索倫等眾起行各事。並屬佐領鄂勒壓圖。面告棍噶扎勒參嚴管屬下。再不可滋釀別端。弩亦面屬庫必耶圖爾。將拜精格特等收赴該處之境。嚴諭該哈薩克等不可越界搶奪。致免事端以敦和好。

御批。覽。

丙戌。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九月初九日。洋將日意格帶同洋員洋匠十二人。女眷四口。幼孩一口。乘輪

船駛至馬尾。其機器各件。據稱兩月一起。分作三起。由夫板船裝運來閩。以後陸續可到。至所有船槽鐵廠一應如何興造之處。俟其詳晰具稟。再行隨時奏

聞。理合先將洋將到閩日期。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臣英桂閩浙總督臣吳棠福建巡撫臣李福

奏。合詞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六年十月初七日。准軍機處鈔交署伊犂將軍榮全具奏。現抵科米。與俄官議辦收攬索倫人眾一摺。又具奏歸降俄國哈薩克滋生

事端。妥為籌辦一片。奉
旨。該衙門議奏。片併發。欽此。臣等伏查前因棍噶扎勒參商辦勦
除哈薩克。請為照會俄使等因。當即據情照會。令其轉咨
該國邊界官。將逃往俄境之哈薩克逐出。並奏請
飭下西路統兵大臣。分別勦撫。妥為籌辦。並欽奉
諭旨。飭令麟興等詳查勦撫機宜。不可函并從事等因。欽遵各在
案。臣等查前次照會。所以令其將滋事之哈薩克逐出者。
因棍噶扎勒參聲稱。該匪等係塔爾巴哈台起事正賊。而
指內所以詳陳勦撫兼施者。實有見於哈薩克種類不齊。
不得不分別辦理。免致俄人藉口。籠絡。溯查承平之時。哈

薩克人眾。有屬中國者。有屬俄國者。並有陽奉陰違。向背無定者。然兩界相安。尚不敢公然竄越滋擾。今則良莠不分。往往來中國多事。叛逆羣起。有由中國逃避俄國者。即有由俄國越入中國者。大概意存搶掠。絕少善良。惟此種醜類。急攻則去。稍緩復來。甚至以俄國為護符。或勦或撫。均非易易。此次榮全奏摺情形。大抵謂歸降俄國之哈薩克越境搶奪。被中國官兵傷斃。與棍噶扎勒參前奏中國滋事之哈薩克逃往俄國。飭令交出情形。微有不符。若再據情空言照會。彼轉得藉口前後兩歧。臣等再四圖維。此項哈薩克既不便坐實為中國逃人。亦不能指定為俄國

降眾。止有執定條約。與之層層辯駁。庶令其無可狡賴。查俄國續約第八條。內載俄羅斯國人逃往中國內地。中國官照依領事官行文。查我送回。如中國人逃往俄羅斯國內地。該地方官亦當照此辦理。又載若有殺人搶奪等重案。查明係何國人犯。即送交本國按律治罪各等語。現在滋事之哈薩克。如係向屬中國者。即應照約送回。如係向屬俄國者。即應禁其越界。如此措詞。與前次照會既不致參差。而於俄國亦不至決裂。即使俄國不肯直認收降納叛。將哈薩克送回。而亦應將此滋事之人。由該國嚴加約束。嗣後如再有越界侵擾之案。我即有辭。總之哈薩克等

無論依附何國。總以兩國交界為斷。如果在中國內地搶掠。自可由中國驅逐。俄國均無從袒護。惟不可越境窮追。致開邊釁。除由臣等再行照會俄使外。應仍請

旨飭下麟興榮全李雲麟等轉飭棍噶扎勒參查照。臣衙門照會俄使各節。及前次欽奉

諭旨。審度情形。妥實籌辦。固不可一味優容。亦不可多生枝節。至所稱齋桑淖爾等處。雖經分界大臣會同該國使臣勘分。尚未建立界牌鄂博。該署將軍榮全擬於克復伊疆後。再行緩辦。自因此刻軍務倥偬。未遑兼顧。應即責令榮全將收撫難民一事妥速辦結。以便次第恢復西疆。嚴防界址。

勿使俄人得步進步。致令侵占愈多。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統帶塔爾巴哈台官兵呼圖克圖根帶兵西進。迎接難民。有哈薩克擁眾來犯。當即帶兵擊散。均已奔往俄境。咨請照會俄國住京大臣。轉飭邊界官。將哈薩克全行逐出。以便勦辦等因。當經本王大臣據情照會貴大臣查照在案。茲復據署伊犂將軍榮咨報。察罕格根現因迎接避難人眾。所趕牲畜過多。哈薩克遂將所趕牲畜夥眾搶奪。我處官兵趕護牲畜。彼此爭奪。互相傷人。且自

伊疆逆回變亂以來。各處哈薩克助回搶奪。傷害軍民。不可勝數。凡有和好鄰邦。均當痛恨。已屬庫必那圖爾嚴諭哈薩克等。不可越界搶奪等因。咨請覈辦前來。本王大臣查續約第八條。內載俄羅斯國人私住中國人家。或逃往中國內地。中國官員照依領事官行文。查找送回。中國人在俄羅斯國內地。或私住。或逃往。該地方官亦當照此辦理。又載若有殺人搶奪等重案。查明係俄羅斯國人犯者。將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係中國人犯者。或在犯事地方。或在別處。俱聽中國按律治罪等語。此項哈薩克。是否中國逃人。抑係貴國收攬之眾。無從深辨。惟一經越界。均

應照約辦理。前次照會貴大臣希將該哈薩克逐出。即和約內查找送回之意。該哈薩克等。如係中國逃人。貴國自應送交中國。按律治罪。若該哈薩克為貴國所舊有。則貴國應嚴加約束。毋任越界滋事。儻聽其出沒無常。名為貴國所收攬。而實則越入中國地方。肆行搶掠。中國帶兵官應仍照中國叛民勦辦。方與條約相符。相應照會貴大臣轉咨固畢爾那托爾。顧念兩國和好之誼。將此項滋事之哈薩克。逐細查明。其為中國逃人。希即照送交治罪之法辦理。若為貴國屬民。應即禁其越界滋擾。以清邊界而重和約。是為至要。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封摺間。臣衙門續接俄使照覆。內稱呼圖克圖格根擊敗之哈薩克逃往俄境一事。尚未接到文報。如有其事。該督自必設法阻止。但望官兵追擊之時。不得仍前越界。如有緊急。必先行知俄官。始免滋事。否則奔竄之哈薩克。必又竄附近他部之哈薩克。不免生心暗助等語。臣等查前次棍噶扎勒參所奏。塔賚巴哈台起事之哈薩克。均已逃往俄境情由。臣衙門照會俄使。轉飭逐出勒辨等因。其為未經越界可知。即此次榮全所奏。察罕格根。因迎接避難人眾。所趕牲畜。被哈薩克夥眾搶奪。互相傷人。此次哈薩克。雖已逃附俄國。而因搶奪殺傷。其咎

不在官兵。而仍在哈薩克。此事經俄官與榮全互相辯詰。該俄官亦不能指實搶奪之地。其非越界追剿。亦可概見。此次俄使照會內稱不可仍前越界一語。似係另有所指。並非就此事而言。至所稱奔竄之哈薩克。誘附近他部之哈薩克。生心暗助等語。雖為勢所必至。然既在俄境。自應由俄國妥為約束。若仍聽其互相勾結。擾亂邊疆。在俄國實有難辭。而中國亦更有詞相詰。是以臣等續給照覆內稱中國官兵。若在俄國境內。迎接難民。遇有哈薩克搶掠情事。妥為保護。其棍噶扎勒參安撫難民處所。俄國不得任令哈薩克越界滋擾等因。俾知哈薩克不能恃俄國

為護符。俄國亦不得縱哈薩克為寇患。則其陰謀詭計。概無所容。此後如因哈薩克一事借端饒舌。臣等惟有執定條約。與之辯論。

御批。依議。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前來。當將譯出俄文。轉咨西悉畢爾總督辦理。呼圖克圖格根擊敗之哈薩克逃往俄境一事。本大臣尚未接到文報。如有其事。該督自必設法阻其滋害。但望

貴國官兵追擊之時。不得仍前越界。如有緊急。必先行知俄

國界官。始免滋事。致啟辯詰。否則奔竄之哈薩克。必又誆誘附近他部之哈薩克。雖其事與彼無干。而因同類之親。不免生心暗助。儻若光景至此。該處原已不靖。更加多故。益致不安。貴王大臣想亦知之熟矣。相應照覆。希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接貴大臣照會。內稱呼圖克圖擊敗哈薩克逃往俄境一事。尚未接到文報。如有其事。自必設法阻止。但望官兵追擊之時。不得仍前越界等語。本王大臣查前因滋事之哈薩克越境逃避。照會貴大臣轉飭邊界官逐

出勦辦。嗣以此項哈薩克。是否中國逃人。抑係貴國舊有之眾。本王大臣無由查悉。是以復經照會貴大臣查照條約分別辦理。凡此皆與貴大臣照會內不得越界之意相合。惟中國官兵。無故固不得私行越界。若因收攬難民。道經貴國。似非無故越界。如於收攬難民之時。遇有哈薩克搶掠情事。自不能不力為抵禦。儻貴國官員。能於該難民經過時。妥為保護。並於中國安撫難民地方。不令哈薩克越界滋擾。不獨免生事端。且兩界均可以相安。是尤本王大臣所深願也。

乙未。福建臺灣鎮總兵官劉明燈奏。合眾國商船。至鳳山

洋面。遭風上岸。被傀儡山生番戕害一案。業經弩會同道
臣吳大廷。將先後辦理情形據實詳細密陳。嗣又會同道
臣吳大廷。督令臺灣府移飭南路營縣。責成選派屯弁屯
丁兵丁多名。直赴瑯嶠附近地方。擇要駐紮。懸立重賞。乘
間密拏。原冀購得兇番數名。以謝洋人。俾免口實。弩等身
任地方。斷不敢輕聽營縣藉口諉延。自取咎戾。乃六月十
七日。接住廈合眾國李領事照會。於五月十二日並未知
照地方官。輕進被挫之事。避諱不言。於弩等節次照覆。遞
派文武。會同營縣。設法拏辦之文。亦無一字提及。獨摘弩
等先於五月初二日照覆婉勸之語。紛紛詰難。語多恫喝。

殊不可解。夫該處山海危險。兼係番地。又值風汛不時。以合眾國之強悍。火輪船之便捷。五月十二日之挫。李領事至今諱莫如深。是耆與道臣吳大廷前此委婉勸諭者。愛之非拒之也。顧經委婉勸慰。原冀悅服其心。仍復相機妥辦。以期了結此案。始終未敢推諉。特以界處南洋。比時既非進兵之時。該處又非用眾之地。番性狡詐。可智取不可力爭。萬一辦理失宜。致如李領事等之輕進受挫。不但無以謝絕洋人。亦恐有乖

國體。耆與道臣吳大廷時常接見。未嘗不於此事反覆籌維。思得當以報。以冀綏靖海疆。藉慰

宸廑。現已會商道臣定期八月十三日。趁南關營伍之便。會同前
署總兵降調北路協副將曾元福馳赴瑯琦相機妥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申。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據日意格稟稱去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香港西旋。十二月二十七日抵國。
即日向該國水師兵部尚書。稟明中國委造輪船情由。該
尚書以未奉
天朝
諭旨。令該洋將暫緩雇工。一面行文該國留住香港之水師提督
確查。五月初四日。該提督覆稱。此事已奉

命旨。並
簡派大臣督辦。且以該洋將並德克碑等。效勞中國有年。此次創
造輪船。尤裨實用等語。該國尚書乃許雇定工匠。七月二
十日。該洋將即乘輪船起程。九月初九日。抵福州馬尾。前
約往返以六箇月為期。現逾原限。實因展轉行查所致。並
非無故稽延。至原約採辦各廠器具。及輪機洋鐵等項。共
重九百八十七噸。今多備一千餘噸。所有價銀。以及包紮
保險。尚屬敷用。惟水腳不敷。船中所用星宿盤量天尺。水
氣表之類。亦已購齊。該洋將先於六月十四日。派夾板船
一號。由該國載船廠器具。並鐵二百五十餘噸。八月十八

日。又派夾板船一號。載鐵廠一半器具。並鐵二百五十餘噸。十月初。又派夾板船一號。載鐵廠一半器具。並輪機兩副。尚有輪機兩副。十二月初亦可開船。惟夾板之捷。不及輪船。每次約須五箇月為期。鐵船槽長三十丈。闊十五丈。可以進修二千五百噸之輪船。工匠原約共三十七人。現由該洋將帶來匠首五。匠人七。另有醫官一。總監工一。看鐵監工一。駕船教習一。下月可到。餘則皆於明年正月。由德克碑帶來。又稱本年六月二十四日。經該國主傳詢中國造船情形。諭令用心辦理。旋飭該國各部行文留住香港之水師提督隨事照料各等情。據此。臣維該洋將此次

遠涉數萬里風濤。購器募工。均已就緒。現在征衣甫御。即躬督中外工匠。日在船塢。將應辦工程妥速布置。一面趕造船身。以便輪機到時。即可配製。洵屬踊躍從公。深堪嘉尚。除將日意格原稟。鈔呈軍機處總理衙門。備查外。謹將所有購器雇工詳悉情形。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臣英桂閩浙總督臣吳棠福建巡撫臣李福泰合詞具奏。

沈葆楨又奏。竊惟為政在人。古有明訓。事關創始。尤藉羣策羣力以相與有成。況駑鈍如臣。若非廣益集思。何以上承

朝廷付畀之重。前者渥荷
天恩。以署藩司周開錫補用道胡光墉交臣差遣。良以周開錫器
局宏敞。志慮忠純。且藩司為度支總匯衙門。呼應較捷。胡
光墉素為洋人所信。才具優長。內外兼資。俾臣得所藉手。
是以左宗棠與臣會商。派周開錫胡光墉為提調。又奏請
以廣東補用道葉文瀾等。一併交臣差遣。得
旨允行。知
朝廷所以為船政計者。至深且遠。臣方幸協力同心。眾擎易
舉。乃督臣吳棠到後。晤將軍臣英桂。即有船政未必成。雖
成亦何益之語。書以總理衙門公信示臣。謂臣曰。此慮我

等用錢失當也。臣逐加披閱。止屬將所辦情形函致。並無涉及惜費一語。臣知督臣胸有成見。然尚冀各行其是。彼此兩不相妨。詎意周開錫為匿名揭帖所牽涉。督臣吳棠明知其誣。以葉經病痊之員。諭令續假。另委藩司。葉文瀾為訟棍陳永祿所翻控。督臣吳棠明知其誣。以葉經咨結之案。任聽狡展。致滋拖累。周開錫為各員領袖。且甚有功於閩省。葉文瀾亦於諸紳中工程較熟。官職較崇。當局者先懷潔身之思。共事者遂有波及之懼。胡光墉在浙。堅辭提調。屢展行期。難保非憂讒畏譏之情。致有觀望徘徊之意。伏惟

國家之任事以人。人之慮事以心。若人人自危。將事事皆廢。
聖主至誠所感。洋將效順。日意格自入閩以來。殫精竭思。孜孜焉
如治其家事。如能和衷共濟。臣當決其有成。儻人各有心。
不特事廢半途。抑將為遠人所笑。且船政之設。雖由總理
衙門王大臣及左宗棠奏請。而自強之道。實斷自
宸衷。為臣子者。宜如何激發天良。以副
宵旰勤求之望。臣官非言責。分屬部民。苟非船政所關。雖柔梓情
殷。斷不敢妄參末議。至船政係臣專責。死生以之。與與終
誤
國家。百身莫贖。何如傾竭愚忠。以自鳴於

君父之前。合無仰懇
天恩。諄諭周開錫終始其事。專意從公。毋畏浮言。輒萌退志。
飭督撫臣將葉文瀾被控之案。秉公斷結。並
飭下浙江巡撫。催胡光墉即日前來。俾臣獲收指臂之助。不勝激
切待命之至。
沈葆楨又奏。伏讀本年八月二十日
上諭。吳棠奏。甄別知府請旨革職等語。等因欽此。是時李慶霖正
隨臣課督廠工。欽奉前因。理應飭即交卸經手事件。以便
具報起程。俾免逗遛之咎。惟閱原咨摺內稱李慶霖到任
未久。即委為通商局員。又兼為船政局員。督臣所謂趨承

者。當即指此。查李慶霖以咸豐年間入通商局。至今十有餘年。自船政興。左宗棠以其熟悉洋情。委辦購地設廠等事。去年十二月。部咨飭赴延平府新任。復經兼署督臣英桂護撫臣周開錫。以通商船政。均極緊要。接辦之人。會商奏調來省。是其入局之始。皆在延平府未到任以前。此後則為地擇人。藉資熟手。何得以奏調有案。責其賣緣。縱使李慶霖極善趨承。豈左宗棠英桂周開錫等。均甘受其籠絡。且延平府地方安靜。通商局事之掣肘。均在

聖明洞鑒之中。豈善於趨承者。轉舍所甘而就所苦。又原摺內稱其在船政局。則向督臣言該局紳董主持。委員無權。又言

洋人日意格不知何日能來。督臣所謂巧猾者。當即指此。查臣原係本省紳士。船政為臣專責。臣自當一力主持。至日意格之來。本難定期。縱有此言。亦非取巧。乃臣面詰李慶霖。則據稱謂撫臣時。曾問及船政。謹陳大概情形。至謂督臣時。從未垂詢。何由妄對。臣未任船政以前。與李慶霖向無一面之識。其先後入局。則左宗棠奏奉周開錫所委。臣無所用其迴護。地方官之賢否。非臣所能周知。封疆大吏之黜陟。尤非臣所得干預。督臣勒令回籍之請。原以豫杜留局之階。臣且自處危疑。何敢更存偏袒。惟船政濟否。關繫匪輕。人無御願之心。而後事有告成之日。李慶霖在

局裒辦。已有年餘。勞瘁不辭。並無劣蹟。若聽其負屈以去。此後何以用人。臣顧惜身家。生視事之頻廢。不特終蹈罪戾。即此心何以上對

朝廷。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船政需人。准將李慶霖留局差遣。如能著有成效。由臣奏請開復。儻始勤終怠。即當奏請加等治罪。斷不敢稍事優容。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洋將購器募工。均已就緒。並請令周開錫始終其事。留李慶霖差遣各摺片。洋將日意格。向國採辦器具。俱已齊備。並雇覓工匠人等。十月後可陸續到閩。即著沈葆

楨會同英桂李福泰督飭局員及該洋將等將應辦工程妥速布置一面趕造船身輪機到時即可配製前署藩司周開錫道員胡光墉前經左宗棠等奏派充局員並據左宗棠奏稱但願謹守條約可望有成是左宗棠於船政一事責成該員等確有把握著沈葆楨傳知周開錫等意從公毋得畏難退阻並著馬新貽迅催胡光墉剋期赴閩以資差委道員葉文瀾現在已否到局該員前有被控之案著英桂李福泰速為東公斷結知府李慶霖前經吳棠奏參革職勒令回籍茲據沈葆楨奏稱該員在局裏辦有年尚無劣蹟著准其暫留船政局差遣據稱始勤終怠即著沈葆楨據實參撤無稍迴護所有船政一切事宜著

英桂等。俟吳棠接任後。詳細商榷。和衷辦理。

甲辰。陝甘總督左宗棠奏。九月二十一日。臣於臨潼營次。

欽奉寄

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請飭濱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各抒所見一摺。等因欽此。竊維洋務關鍵。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總理衙門攬其全局。臣於海疆止歷閩浙兩省。僅與海口頗事稅務司交涉。事務簡少。未覩其全。西行以後。距閩浙太遠。又吳棠到任後。務求反臣所為。專聽劣員慫恿。凡臣所進之人才。所用之將弁。無不紛紛求去。所專之餉需。所練之水陸兵勇。竊擬為一日之

備都。舉不可復按矣。臣以吳棠宰清河時。曾得時譽。意其
為羣小蒙蔽所致。即寄書規之。吳棠雖仍以蕭規曹隨見
復。而時移勢易。廢緒難尋。是閩浙現在應籌之事。臣未能
遥揣也。船局一事。蒙
皇上天恩。交沈葆楨經理。事有專司。沈葆楨自能體察情形。據實
具奏。臣亦無庸瀆陳。敬繹
諭旨。飭令通盤籌畫。則耿耿愚衷。有不能不為我
皇上敬陳之者。夷務之興。其始由於中國不悉夷情。而操之太蹙。
疑之太深。遂致決裂不可收拾。迨庚申之變。則寇深禍迫。
不能不暫與羈縻。立約之初。原冀乘此閒暇。急謀自强。以

待事機之轉。乃髮逆之禍甫銷。回捻之禍復熾。各處匪盜
肆起。游勇充斥。解兵洗甲。未卜何年。而人才彫耗。財力竭
竭。更甚於數年以前。於此而謂彼如決裂。我有以待之。不
知計將安出。此東修約。但能就現成之局。仍與羈縻。不能
禁其多方要[illegible]。明矣。竊維各國爭執之事。約有兩端。一
為伊國公事。如不
觀遣使傳教是也。一為伊國商人之事。如信綫鐵路內地設行棧
內河駛輪船請減新關洋稅是也。臣承准總理衙門咨緘。
謹就見聞所及。愚衷所臆度。一一繕覆。附具說帖。聊備採
擇。事關至大。臣閱歷淺。不敢自以為是。徑瀆

宸聰所有遵

旨密陳緣由謹據實馳奏

左宗棠說帖

一議請

觀自古帝王不能胥外國而臣之於是有均敵之國既許其均敵矣自不必以中國禮法苛之強其從我泰西各國與中國遠隔重洋本非屬國康熙中官書曾有英圭黎來朝之事見國書集成書即英吉利主者字之訛黎者吉之訛也其儀節不可考厥後各國止有商人往來中國間或因而請

安並不知中國有朝聘之禮至嘉慶中英吉利思結好於中國始

遣使臣入

覲。當時接待大臣。故以快車載使臣。顛簸特甚。比

仁宗御殿。而使臣因困頓不能成禮。致干

天怒。嗣

命大臣松筠護送。由廣東番舶遣歸。松筠於途間疊奉

諭旨。加意防維。

聖慮蓋已洞矚幾先矣。英人釁端。實伏於此。特其時

皇威遐暢。彼夷亦未審中國虛實。故不敢妄逞耳。茲當修約屆期。

必首以此事相瀆。其必不遵行拜跪儀節。自在意中。愚以

為泰西諸國。君臣之禮本極簡略。嘗於無意中。詢知島人

見其國主。實無拜跪之事。今既不能阻其入
覲。而必令使臣行拜跪禮。使臣未必遵依。即能如來諭酌中定制。
似亦於義無取。竊思彼以見其國主之禮入
覲。在彼所爭者。中外均敵。不甘以屬國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
其所請。記曰。禮從宜。使從俗。古人已言之矣。惟呈遞國書
儀節。須豫為商榷。或由使臣面遞
御前大臣。大臣代為呈進。其國書必先譯出。然後可允其上呈。
此為使臣呈遞國書。將其國主之命。特允行其國君臣之
禮。除呈遞國書外。自無須請
覲。若欲請

覲。仍照中國行拜跪禮乃可。庶掾杜其後比頻瀆也。

一。議遣使。外國於中國山川政事土俗人情。靡不留心諮考。而我顧茫然。住京公使。恣意橫行。而我不能加以詰責。正賴遣使一節。以詢各國之情偽。而戢公使之專橫。尊慮遠隔重洋。擇使既難。籌費不易。自是目今實在情形。惟思自海禁大開以來。江浙福建廣東沿海士商。經歷各海國者。實不乏人。其中亦有通曉各國語言文字者。除廣東人情浮偽喜事。不宜輕用外。其閩浙兩省。堪膺斯選者尚多。惟責成各督撫及總理船政大臣。精為訪擇。必有可應命者。此項人才。以遊歷為名。搭坐各國輪船。所費亦少。其使

臣則五年一派。即從此項人才內挑派。假使持節。如彼時輪船局學藝已成。自能駕駛。無須搭雇外國輪船。則所費亦無多也。

一。議銅綫鐵路。信綫一事。前年宗棠在福建時。法國美里登即以為請。宗棠面加辯駁。大意謂安設地方。或妨民間出入。或近田疇。或近墳墓。必非民情所願。民人拆毀。牲畜撞損。必有之事。官司萬難禁制。且爾意不過為貿易爭先起見。不知一商因信綫置貨卸貨。各商即從而傚之。彼此齊同置貨卸貨。究竟不能獨得便宜。於商無益。徒招民怨。伊無可言。但求給價。其事遂止。至鐵路原因火輪車而設。

外國造鐵路抽火車之稅。利歸國家。我無火車。顧安用此。應實時七不可之說。此間未曾見過。如復議及。自可據以駁之。大抵西洋各國。爭新鬬奇。因以為利。我如立意不行。或以民情不便。或以事多窒礙為詞。彼亦不能強也。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此皆洋商慫恿所致。若允其請。則中國奸商均附洋人。與局卡為難。影射偷漏。釐稅因而減少。船商行戶。因而失業。所關非細。伊以輪船多用華人為言。豈知所養活者。僅止傭工趁食粗人。其船商行戶等。因而失業者。不知凡幾。修約時以此折之。仍須如船商行戶自行內禁之法。地方官訪辦勾引華民。兩者相輔

乃行。庶能有濟。

一。議販鹽挖煤。洋船拖帶鹽船。大為鹽務之害。如按照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申明禁例。彼必不能力爭。又以中國自不能禁。不爭亦得耳。此事似宜責成鹽販船行。設法查禁。洋人挖煤。實則開礦。其言挖煤託詞耳。將來開礦一事。亦必議及。如准其租山。則變成夷業。年月久暫。殊難豫定。必滋事端。此條與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當以中國商情民情斷難允從。官司不能禁阻之。

一。議開拓傳教。外國行教之人。中有清修好善者。如喇嘛之有黃教。有邪僻為非者。如喇嘛之有紅教。上年朝鮮搆

兵時。據日意格說。係由英人從恿云。朝鮮有金山銀山可開。不過藉殺行教之人為釁端耳。法國公使曾奏其國主。請示應否加兵。國主答以應察明教師有無邪僻為非情事。再定行止。亦疑行教之人啟釁。察看情形。法國之待教師。與中國之待喇嘛同。似非專以行教為陰謀。宗棠去閩時。日意格德克碑。走送至船。猶告以來時勿帶教士。伊極口連稱斷不敢。蓋亦明知彼教之見惡於中國也。若遇有中國民人與教士搆釁之事。中國能持原議。與之爭論。彼亦不能橫生枝節。至潛移默化。如尊論不禁之禁。則全在地方官之賢者。為士民扶持正氣。乃能漸睹成效。非一時

所可縣幾。觀天主耶穌之教。自利瑪竇等入中國。至今三百餘年。根株不能淨絕。可知塞源拔本之難。惟不令教民得恃為護符。遇有教士干涉公事。袒庇教民。則地方士民公同排斥。官從而維持之。尚可隨時補救。

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錦丕勒多爾濟奏。竊奴才等前因唐努烏梁海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呈報。霍呢音達巴罕界牌內烏克果勒地方。突有俄人三十餘名。意欲蓋房種地。善言勸阻。置若罔聞。該總管等無由遣回。請示遵行等因前來。奴才等當將各情具奏。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辦在案。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本衙門當

即據情照會俄使。迅即行文該國西悉畢爾。務將此項人
衆趕緊收回。並咨努等速將烏克果勒地方查明。繪圖貼
說。以備查覈。努等轉飭唐努烏梁海總管繪圖貼說。迅速
呈報去訖。復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文。後黏鈔錄給俄
使兩次照會共二件。俄使照覆一件。其俄使照覆內稱已
行知該國東悉畢爾。飭屬辦理。並劄飭庫倫領事官就近
查明。又稱努等未能按照北京和約。先行咨知該管邊界
官會商。或領事官就近查辦。該俄使不勝可惜。抑或另有
別項情勢。亦未可知等語。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第二次
給俄使照會內開。努等請飭照會轉飭查辦。亦屬萬不得

己之情。或因事出意外。非由住京公使秉公轉飭查辦。未必遽肯撤回。是以報由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照會辦理。以期妥速。亦未可知等因照會訖。又咨斐等查明有無別項情事。並按照北京和約。就近會辦咨覆前來。斐等詳查由烏里雅蘇台至俄國邊界。中隔烏梁海遊牧及庫倫所屬舊立界牌。今俄人擅入之烏克果勒地方。係在霍呢音達巴罕內。約在西南兩盟。其霍呢音達巴罕即沙賓達巴罕東之第三處界牌。均係庫倫所管舊立界牌。由烏里雅蘇台若與俄官會辦事件。非由唐努烏梁海。無路可通。而唐努烏梁海向不安設臺站。何能與該俄官會辦。再查俄

使照覆內稱伊行文該國領事官則曰札至弩等行文該國邊界官或領事官則曰咨知會商弩等伏思該俄使既與該國領事官向用札文諒該管邊界官領事官亦不過與弩等所屬卡倫侍衛烏梁海總管各員相等弩等忝膺封疆重寄若與該管邊界官領事官行用咨知會商之文未免有失

國體若照俄使行用劄飭屬下之文不但該俄官等萬不遵行且從中另生枝節愈形棘手烏里雅蘇台自設立以來並未有與俄官行文會辦事件今既有會辦事件又不得不與之行文無論並無臺站行文不易即使專差前往又

不知該俄官等居住何所。無處投交。儻因言語不通。為俄人所執。該國反得以我國之人擅自越界。有背和約為辭。即使此次竭力遞至。以後事故日增。恐無底止。不可不慮。至該俄使照覆中各語。大約不出二端。或借此欲激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令烏城從此與俄國通文。豫為日後擾亂邊疆。蠶食土地起見。或現因該國之人。業已擅行越界。實與和約大相違背。該國辦理。袒護無由。故作反詰語。以伏日後狡賴之階。然此等伎倆。祇可施於猝不及防之時。安能容其復施於今日。該俄使既知有和約。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自應即時行文該國。將此項越界人眾。

照約辦理。因何僅以空文先行塞責。後以 芬等未能按照
北京和約辦理。不勝可惜。抑或另有別情等語。嘗試枝梧。
其明欺暗詐。鬼蜮之情。昭然可見。芬何能與之通文會辦。
即使勉强會辦。亦必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所言。非
由俄使轉飭查辦。亦未必遽肯遣回。又安能期其妥速。儻
該俄官必須 芬等與其會辦。惟有先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趕緊照會該國住京公使查照。如俄國
東悉畢爾西悉畢爾能與 芬等所屬之卡倫侍衛及烏梁
海總管等行咨知會商之文。則烏城日後亦可酌量仿照
辦理。芬等萬不敢先行冒昧行文該國。致貽後患。至此次

具奏各情。實係萬不得已之舉。仍應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前情。照會俄使。會商辦理。
御批。該衙門議奏。
乙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前因通商各
國。將屆修約之期。所有一切事宜。必須籌備。業於本年九
月恭摺縷晰具奏。請
旨飭令濱海沿江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各抒所見。並由臣衙門擬
具條說。密切函寄。屬令悉心籌畫。以期共理而濟時艱。仰
蒙
俞允。欽遵行知在案。原奏內遣使一節。本係必應舉行之事。止因

一時之人。堪膺此選。且中外交際。不無為難之處。是以明知必應舉行。而不敢竟請舉行。尚待各處公商。以期事臻妥協。惟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以致遇有該使嗜強任性。不合情理之事。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國一加詰責。默為轉移。此臣等所耿耿於心。而無時稍釋者也。美國使臣蒲安臣。於咸豐十一年來京。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從前英人李泰國所為。種種不合。蒲安臣曾經協助中國。悉力屏逐。迨後回轉西洋一次。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此時復欲言歸。

臣等因其來辭。款留優待。蒲安臣心甚感悅。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無人。今蒲安臣意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洵非虛妄。臣等遂以送行為名。連日往其館中。疊次晤談。語極慷慨。伏思向來西洋各國。互相遣使駐紮。不盡本國之人。但使誠信相孚。原無分乎區域。即如臣衙門所設總稅務司赫德。係英國人。辦理各口各國之事。毫無窒礙。亦其明證。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於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現值修約屆期。但與堅明要約。派令試辦一年。凡於中國有損之事。令

其力為爭阻。凡於中國有益之事。令其不遽應允。必須知會臣衙門覆准。方能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權。在我有可收之益。儻若不能見效。即令辭歸。似於駕馭各國之方。不無裨補。臣等於二十三日復向蒲安臣諄切要約。伊已慨然允諾。現在蒲安臣不日啟行。事難從緩。謹將臣等擬辦緣由。恭摺具陳。仰祈

乾斷。如蒙

俞允。請

旨欽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此外應議出使條規。及籌給薪水盤費。一切未盡事宜。容臣等妥議。另行具

奏。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法美三國以財力雄視西洋。勢各相等。其中美國最為安靜。性亦平和。今擬用蒲安臣權充使臣。而英法二國置之不論。誠恐伊等不無疑慮。臣等因以此意訪之英國繙譯官柏卓安。據云伊與蒲安臣平日相得。情願辭職隨往。並據總稅務司赫德。力保上年曾偕試椿等游歷西洋之法國人德善。安實可靠。臣等復查柏卓安德善均能通曉漢文語。若派令隨同蒲安臣出使。兼可以籠絡英法諸國。甚為合宜。此外應否於臣衙門章京中。揀選其結實可靠。文理優長。並能洞悉大局者一二員同

往。專司文案。辦理往來函稟。參酌機宜。並蒲安臣酌給木質關防。以便行文鈐用之處。容俟臣等公商妥議。與出使條規。籌備薪水盤費等項未盡事宜。一併另行具奏。理合先行附片密陳。

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使臣蒲安臣處事和平。洞悉中外大體。著即派往有約各國。充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餘依議。

丙午。綏遠城將軍裕瑞。歸化城副都統桂成奏。據歸化城商民程化鵬。余鵬雲。孔廣仁等呈稱。緣商民等向在新疆烏台一帶。與西洋諸國通商。自同治三年六月間。烏嚕木

齊一帶。突被回匪蹂躪。商民四散奔逃。無所歸依。迄今三年有餘。尚未平靖。商民沿途返回之貨。併辦就之貨。無處脫售。是夷商應用之貨。既不能用。而商民應消之貨。亦不能消。以致兩受其困。均難生理。今商民余鵬雲於三年烏嚕木齊亂後。無路可逃。即從塔爾巴哈台口。與俄商相伴出境。從俄羅斯地面繞路。由恰克圖口而回。目覩各國俄商各情形。上下皆賴貿易為生。日盼通商。其由烏嚕木齊亂後。道路梗阻。西邊一帶商民。如魚絕水。無以為生。余鵬雲與俄商伴歸。伊指明由俄邊通商。西洋各國無不樂從。是以叩懇俯念商夷生路。攸關。代為奏明。由恰克圖口假

俄國之邊通商。如蒙
恩准。不惟商民等現存之貨。得以脫售。即西洋各國應用貨物。亦
不致缺乏。當此
國家需餉之際。商民等亦情願按所發之貨。除向例納稅外。
捐輸釐金。備充公用。至商民等假道通商。如恐小民無知
生事。與外夷搆釁。情願自行檢查。嗣後如有行商發貨。程
化鵬等。察其商販來歷。貨物可行者。令其前往。情甘作保。
如有不妥者。亦不敢冒昧濫行。再商民等由恰克圖口假
道行商。仍係向日由新疆貿易之貨。與張家口商民之貨
不同。其張家口商民向販運武彝茶斤。係福建省土產。程

化鵬等向辦之貨。係安徽省土產。各不相礙。一應由內地販運。由口外行商。向例應納稅課。祈照舊章辦理。此外應如何另按貨物。令商民抽捐釐金之處。呈懇明定章程示遵輸納等情。查歸化城為商民輻輳之區。向來貿易者。均係往喀勒喀四部落及新疆烏嚕木齊塔爾巴哈台一帶行商。自同治三年新疆各城淪陷。不惟本地商民。大半歇業。而西疆逃歸者。日如歸市。均無生理。坐受其困。以致游手者日多一日。民既不能聊生。更恐窮迫而為匪。當此經費支絀。兵民交困之際。邊方多事之秋。自當設法籌濟疏通。以蘇其困。惟事屬創始。關繫甚重。而軍民生計攸關。又

未便稍存迴護。惟有據情奏懇

恩施。可否准令通商。出自

聖恩。如蒙

恩准。查該商民等向往貿易茶斤。均係駝載。除照例應納稅課。令

照舊章交納外。擬以每駝一隻。馱載茶斤。總以二百五十

斤以下。按歸綏道稅則。每百斤納稅銀一錢八分零核計。

酌增定章。每駝現擬抽收釐捐銀六錢。該商民等均亦情

願樂輸。惟向往新疆貿易者。均係由理藩院領票發給。每

票一張。行商馱貨以二百駝為率。今此創始。行商多寡。難

以逆料。其有往而獲利者。自必接踵而行。否則亦難勉強。

如蒙
恩准。努等即張示曉諭商民。如有願往者。先令取保。由將軍衙門
發給蒙古漢字印票。令其執往。行家庫倫辦事大臣。轉飭
經過各處蒙古部落。恰克圖部員。查驗放行。其應設局卡
委員書識。及紙張筆墨。官兵飯食。租賃房屋。一切雜費。該
商等情願每馱加捐錢四百文。以充公用。並由努等隨時
派員稽查。俟試辦一年。查看行商如在五十起以上。再行
派員赴部領票。暨覈明所收釐銀若干。應如何動用報銷。
再行酌定章程。奏明請
旨辦理。

御批。該衙門議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同治六年。丁卯。十一月。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臣等公同酌議。花翎

記名海關道志剛。樸實懇摯。器識閎通。道銜

記名繁缺知府禮部郎中孫家穀。老成勤謹。穩練安詳。堪以派令

會同蒲安臣前往各該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遇有一切

事件。詳悉由輪船寄知臣等。以便斟酌妥辦。並經臣等與

蒲安臣議定。中國

欽派之員。無論官職大小。均係

欽差。一切體制。悉與各該國大臣一律平行。亦經該使臣面允。以

為應如是辦。至蒲安臣此行。臣等公商應給予木質關防一顆。以資取信於各國。其

欽派同往之章京二員。亦應給予木質關防一顆。於發遞文書信函時並用。以為憑信。其蒲安臣關防。應用漢洋文合璧。該章京等所帶木質關防。應用清漢文合璧篆刻。以昭慎重。所有前往各國往返期限。應以一年為度。滿一年後。准該章京仍行駛回中國當差。至該章京等此行。係中國體制所關。其一切應需費用。不能過示限制。亦應由臣等妥議。諭知該章京等照行。此項經費應由總稅務司赫德處支用。覈實開銷。再該章京等此次前往各國。事屬創始。與出

使琉球情事不同。應否

賞給職銜翎頂。俾壯觀瞻之處。出自

皇太后

皇上天恩。

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派員前往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一摺。據稱花翎記名海關道志剛。樸實懇摯。器識閎通。道銜記名繁缺知府禮部郎中孫家穀。老成勤謹。穩練安詳。以之出使。洵堪勝任等語。此次出差。事屬創始。自應量示優異。志剛孫家穀。均著賞加二品頂帶。孫家穀並賞戴花翎。即派該二員

前往有約各國。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以重委任。餘依議。

給蒲安臣閱看條款

一。現因貴大臣深願為中國出力。凡有交涉事件。必使中外均有益無損。彼此不得絲毫勉强。本王大臣早欲請派中國官員。前往各國。惟未經歷練。恐於外國風土人情。不甚相習。又深知貴大臣公正和平。是以奏請我

大皇帝特降

諭旨。派令貴大臣前往各國。辦理各等事宜。即是中國官員一樣。而仍須中國再行派員前往。以使與貴大臣公商者。一則事無窒礙。而中國所派之員。亦得歷練一切。所有細話。均

經當面言明。茲奉我
大皇帝諭旨。酌派中國官員。偕貴大臣前往各國。查中國定例。無
論何項職官。一經奉
旨派往何處。即係
欽命之員。此次出使官員。既奉
特旨。應按照中國定例。與貴大臣及各國無論何項大臣。皆一體
平行。
一。中國派員會同貴大臣前往各國。所辦之事。所到之處。
該員自必與貴大臣和衷商酌。但無論何項大小事件。務
望貴大臣逐細告知。俾該員一切了然。以便寄知總理衙

門覈定。

一。英國條約第三款。內載代國秉權大員。覲

大清

皇上時。遇有礙於國體之禮。是不可行等語。此次中國所派之員。將來到各國時。似可暫無庸相見。或偶爾相遇。亦望貴大臣轉達。彼此概免行禮。俟將來彼此議定禮節。再行照辦。

一。英國條約第四款。內載大英欽差並各隨員等。皆可任便往來。收發文件。行裝囊箱。不得擅行啟拆。又泰西各國於此等大臣。向為合宜。例准應有優待之處。皆一律行各等語。此次中國派員。應即照英約辦理。各國不可稍形薄

待。至預備館舍。採買火食。雇備船隻車輛。一切事件。應由
貴大臣代為照料妥協。一切不能盡言之事。亦應由貴大
臣照約格外保護。其資斧均中國自備。絲毫不向外國索
取。

一。中國
欽命之員。會同貴大臣前赴各國。遇有彼此有益無損事宜。可准
者。應即由貴大臣與
欽命之員酌奪妥當。咨商中國總理衙門辦理。設有重大情事。亦
須貴大臣與
欽命之員開具情節。咨明中國總理衙門候議。再定准否。

一。責大臣為中國出使各國。我
大皇帝特頒木質關防。以資取信。我中國
欽派之員。亦經我
大皇帝一體頒給木質關防。此項關防。係專為發遞文書互信並
用而設。至所辦事件。應准應駁。經責大臣及
欽命之員。咨商總理衙門。均候總理衙門酌定辦理。以總理衙門
關防為定。其責大臣與
欽派之員。均給關防。以便分別鈐用。
一。中國
欽命之員。係屬試辦。並非駐紮各國大臣。其歸期以一年為滿。期

滿仍回中國。如該員回中國後。察看試辦有效。再行另議
久遠章程。
一現在
欽命之員。前赴各國。應帶同文館熟悉西文西語學生一二名。作
為通事。此外仍酌帶書手弁兵數名以資聽用。此項人員。
各國亦應照約一體保護。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奏美國蒲安臣出使各國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使臣蒲安臣處事和平。洞悉中外大體。
著即派往有約各國。充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餘依議。
欽此。當即照會該使臣欽遵在案。並英國編譯官柏卓安

法國人現充稅務司德善均能通曉漢文漢語。擬令隨同
前往。經臣等附片奏明亦在案。惟據柏卓安聲稱此番出
使。未經
大皇帝加恩。賞以官職名目。將來到各國後。不足以壯觀瞻而資
取信。臣等查該繙譯官所請。意若自爭體面。仍屬尊崇中
國。自應酌給以資鼓舞。臣等悉心公商。此項官職。過崇則
勢有未宜。過卑則彼又不願。止可另創名目。暗寓幫同蒲
安臣之意。斟酌再四。擬請
賞給柏卓安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之左協理。德善為右協
理。以資籠絡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陳。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章京志剛孫家穀前往各國辦理交涉事件。應帶同文館學生作為隨員。並酌帶供事繕寫文件。及兵役人等以資伺應。查同文館英文學生候選主事德明鳳儀。上年曾隨郎中斌椿赴各國游歷。情形熟悉。俄文學生八品官塔克什訥桂榮。法文學生九品官聯芳廷俊。在館學習數年。均尚熟諳洋文。人亦誠實。應即飭令隨同志剛等前往。其供事同知銜候選縣丞元廷鑣。候選巡檢王掄秀。候選從九品嚴士琦。前本衙門供事前任六品銜兵馬司吏目莊椿齡等四名。馬弁千總雷炳文六

品軍功坐補千總把總果慶瑞等二名。應請一併令其帶
同前往。惟志剛孫家穀均經臣等奏懇
天恩。欽加翎頂。以壯觀瞻。此項學生供事馬弁等雖屬微末之員。
隨同出使外洋。似亦應量加升銜以示鼓勵。謹將該學生
供事馬弁等酌擬官階升銜。繕具清單。可否
賞給之處。出自
天恩。謹附片陳明。
御批。著照所請。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於十月二十七日。接據美國謝任
使臣蒲安臣照會。稱所有一切事宜。交於本國副使衛廉

士接辦等因。照會前來。前因該使臣回國。經臣等奏明。令
美國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茲因該使臣
刻日起程。由臣等備具綢緞瓷器等物。作為餽禮。
御批。知道了。
士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五
日。准軍機處鈔交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具奏。查明俄
人越界地里形勢。繪圖貼說。請
飭交臣衙門辦理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原奏內稱。霍呢音達巴罕界牌內烏
克果勒地方。突有俄人三十餘名。意欲蓋房種地等情。該

將軍曾於六月二十五日奏明。並鈔原奏知照臣衙門。臣等當即據情照會俄使。行文該國。將越界俄人趕緊收回。並咨行麟興等查明烏克果勒地方。繪圖貼說。以備查覈。嗣據俄使照覆。內稱已行知該國東悉畢爾。飭屬辦理。並札飭庫倫領事官。就近查明。又稱該將軍未能按照北京和約。先行咨知該管邊界官會商。或領事官就近查辦。不勝可惜。抑或另有別項情事。亦未可知等語。臣等復行照覆俄使。並鈔錄往來照會。咨行麟興等查明有無別項情事。並按約就近會辦等因。各在案。茲查麟興等所奏各情。無非謂烏里雅蘇台向不與俄官行文。故此次俄人越界。

不欲與之通文會辦。惟查同治三年勘分西界擬議章程第九條內。載明自今勘定邊界之後。應擬增添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二處。與托木色。米珀拉特。二省因畢爾那托爾往來行文等語。是俄人甫經越界之時。即應按約查辦。今原奏內稱。仍請臣衙門照會俄使。會商辦理。該將軍意欲置身事外。未免存畏難之見。所稱該管邊界官。領事官亦不過與卡倫侍衛烏梁海總管各員相等。未便與之行文。似於臣衙門咨令就近查辦之意。亦屬誤會。查臣等前次咨文。屬其與俄國行文會辦者。原指和約內載之因畢爾那托爾等言之。若邊界官領事官等。該將軍原未便與之

平行。自可轉飭卡倫侍衛及烏梁海總管等與之會辦。界限本自清楚。且臣等非不知俄人之狡詐。徒以空言塞責。為日後狡賴之階。惟和約內既有可以就近行文之處。不得不咨令麟興等設法辦理。一面由臣衙門照會俄使。內外相詰。使無所容其遁辭。若僅由臣衙門與俄使辯論。終有鞭長莫及之虞。該將軍有守土之責。既不能於俄人未經越界之先。嚴行防範。又不能於既經越界之後。設法驅除。徒恃臣衙門口舌之爭。以為該卸地步。恐非所以慎邊防而重疆寄。臣等已兩次照會俄使。令其轉咨該國東悉畢爾。將越界俄人趕緊收回。業已允為行查。俟查覆到日。

有無矯強之處。臣等再當酌量與之辯論。惟該公使前次照覆。既已指定分界章程第九條就近行文之說。臣等若照麟興等所奏外間不能與該國行文之處。據情照會。轉恐該使必謂不守條約。不獨疆臣為然。即總理衙門亦有不守條約之意。則其曲盡在於我。更將何以為詞。且疆臣有辦理邊疆之責。自必有總制疆圉之權。若外國人闖入疆內。疆臣不能辦理。並文移亦推託不行。非惟與條約不符。亦且示外國人為無權。更為外國人所輕視。今原奏既稱行文該國。恐貽後患。其不行文而可以免患之處。應仍請

旨飭下麟興善豫善辦法。勿令俄人久占邊疆。是為至要。如並無別策。仍當照約行文。妥為辦理。不可稍涉推諉。致滋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俄人越界情形。請仍飭麟興等就近辦理一摺。麟興等於俄人越界一事。不欲與之通文會辦。輒以行文該管邊界等官為失體。行文該國又諸多窒礙為辭。概諉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不知勘界條約內本有與固畢爾那托爾等往來行文等語。該將軍自應按照條約。就近查辦。乃俄人越界之先。既不嚴為防範。越界之後。又不設法驅除。至按約行文。本該將軍應辦之事。而亦推託不行。麟興身任將軍。守土是其專責。乃於疆圉之事。漠不關心。徒欲諉

卸於人。不知該將軍所應辦者。究係何事。實屬畏難取巧。仍著麟興錦丕勒多爾濟榮舍將俄人越界盜房種地等情。就近行文該國。設法妥為辦理。不得稍有貽誤。原摺著鈔給閱看。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定邊左副將軍咨稱。據唐努烏梁海總管報稱查得霍呢音達巴罕。突有俄人三十名。擅行越界。不聽勸阻。要在烏克果勒地方。盜房種地等情。查霍呢音達巴罕。係舊有界牌處所。今俄人欲在霍呢音達巴罕內烏克果勒地方。盜房種地。不依勸阻。咨請照會俄國住京大臣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霍呢音達巴罕地方。既有舊立界

牌。自應各守各境。不得稍有侵占。乃俄人竟擅行越界。在烏克果勒地方。葢房種地。經該處卡官勸阻。置若罔聞。殊乖睦誼。相應照會貴大臣。迅即行文西悉畢爾總督。務將此項人衆趕緊撤回。勿令擅越邊界。以重疆域而敦和好。是為至要。為此照會。希即見覆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轉據定邊左副將軍以霍況音達巴罕界牌地方。有俄人三十名越界。意欲居住等情前來。當因該界牌屬東悉畢爾總督所轄境內。行知該督飭屬辦理。並札庫倫領事官就近查明。俟覆到日。即行奉

覆。乃查此事。烏里雅蘇台將軍。未能按照北京和約。先行
咨知該管邊界官會商。或該領事就近查辦。本大臣不勝
可惜。如早照約辦理。則所報情形。自必詳悉周到。抑或另
有別項情事。亦未可知。理合先行照覆。希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霍呢音達巴罕界牌地方。俄人越界蓋房
種地一事。前經照會貴大臣轉飭查辦在案。茲准照覆等
因前來。本王大臣查霍呢音達巴罕地方。既舊有界牌。自
必共見共聞。何以俄人突來該處。欲行蓋房種地。經該將
軍飭令該總管等善言開導。因俄人不聽勸阻。致請照會

貴大臣轉飭查辦。亦屬萬不得已之情。其曾否咨知該管
邊界官及領事官等。就近查辦。原文並未聲敘。或因事出
意外。非由貴大臣轉飭秉公查辦。未必遽肯撤回。是以報
由本王大臣照會辦理。以期妥速。亦未可知。今准貴大臣
照覆。除咨行烏里雅蘇台將軍查明有無別項情事。並照
北京和約就近會辦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法兩國公使。租定府第。原議每年各
出租價銀一千兩。英國扣留租價二年。作為修理之費。法
國未經指定扣留租價年限。嗣英國按照該國年月扣算。
按年齎送房租銀一千兩前來。臣衙門奏交內務府收存

各在案。茲同治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起。至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止。按照英國年月計算。又屆一年。據英國使臣阿禮國於十一月十九日。派員齎送一年房租洋銀一千四百二十八圓。又九八錢票四吊文。合銀一千兩。經臣等派員照數驗收。並經知照內務府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派員赴臣衙門。將英國租銀一千兩。照原水平色查收。

御批。知道了。

署理江蘇巡撫廣西巡撫郭柏蔭奏。竊臣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文。並准五口通商大臣曾國藩來咨。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奉

上諭著派丁日昌將上年與義大利亞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欽此恭錄知照等因並於十月十一日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員齎送條約至蘇當經劄交江蘇布政使丁日昌欽遵祗領查義大利亞國公使駱通恩已在上海等候該藩司奉到條約即日由省星夜起程十二日馳抵上海有法國劃領事狄隆赴該司行館投謁聲稱此次義國換約派伊為繙譯官欲該司先往駱通恩處致候該司告以義國公使奉其國差遣出使中華應先見中國使臣致其君命方為盡敬狄隆又言前在天津照會聲明於九月在滬換約今已十月該司告以上年比利時國訂於九月換約先

於五月通知。今義國訂於九月換約。遲至九月中旬。始行
通知。由三口通商大臣咨呈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奏明
請
旨。派使用
寶。委員齎送來蘇。現於十月換約。已極迅速。其遲延不在中國也。
狄隆語塞。十三日該司派署松江府海防同知陳福勳。候
補知縣葛繩孝。至義國公使處。告知中國
欽差現已到滬。十四日法國副領事狄隆。帶領義國公使駱通恩。
義國領事官霍錦古。至該司行館謁見。執禮甚恭。該司隨
往答拜。訂定十七日換約。至期。該使臣駱通恩。帶同領事

官霍錦士。並法國總領事白來尼。副領事狄隆等。齊集該
司行館。公服帶劍。恭請
聖安。該司丁日昌。偕蘇松太道應寶時。督同署松江府海防同知
陳福勳。署上海縣知縣葉廷眷。候補知縣葛繩孝。按照向
章。以禮相待。該使臣索看憑據。該司恭捧黃綾面摺。節錄
諭旨。給與閱讀。並將條約公同展對。該使臣出視條約一匣。緞有
義國君主用印之銀盒蠟餅。裝飾整齊。惟係用洋字另書。
並無上年在京所定之原本。該司不允互換。該使臣免冠
懇求。以為適值新舊使臣交接之際。該使誤謂有其國君
主用印之條約。即可為憑。致將原約漏未攜帶。自認錯誤。

又稱原約實係留在本國。並未遺失。此次仰蒙
大皇帝浩蕩鴻恩。准予一年換約。各國皆知。今屆期不換。實覺無
顏見人等語。白來尼等亦為之代求。情願幫同繙譯。並稱
現帝用印洋字條約。儻與漢文原約文義不符。准法國領
事是問。懇為通融辦理。該司與蘇松太道應寶時商明。先
飭洋務委員。督同熟諳義大利亞國文義之監生沈鼎鑄
並法國總副領事白來尼狄隆等。將駱通恩所齎義國君
主用印條約。與奉頒條約。詳細校對無訛。仍不允與換。該
使極口聲稱。蒙
大皇帝不忍遠人失所。無論如何辦法。均不敢抗違。情詞甚為懇

切。該司仰體

朝廷懷柔遠人之意。不得已變通酌辦。告以該使祇齎有彼

國君主用印之洋字條約一分。則中國使臣亦祇能先將

大皇帝用寶之漢文條約一分。與之互換。所附洋文條約暫為折

下。留在上海道衙門。限該使於四箇月內。將上年在京原

定之條約。取到上海。交蘇松太道查對明確。再將折留之

洋文條約換給。彼時祇能由蘇松太道就近與該使辦理。

不能另派使人。該使所齎條約。雖經校對無誤。然中國總

以漢文條約為憑。須俟該使將原定漢文條約送到。再為

刊刻通行。如能一一遵依。用漢洋文寫在憑單內。公同用

印畫押。方可將用

實之約先行換給。該使甚有難色。經該司反復辯論。始允照辦。惟四箇月限期。懇改為六箇月。該司亦即應允。當將另議附列正文憑單之後。書寫四分。各執二分。並將正本內洋文條約暫行留下。一面將用

寶之漢文條約。與義使駱通恩所齎彼國君主用印之洋文條約。彼此互換。仍照章犒以酒食。該使及同來人等。莫不歡欣鼓舞。同聲感頌

大皇帝福壽無疆。並稱原約總可先期送到。不致稽延等語。伏查此次義國公使駱通恩奉使換約。將原定條約漏未齎來。

本未便與之互換。因其所齎彼國君主用印洋文之約。核對無訛。又兼該使極為恭順。但求先換漢字條約一分。不能不稍與轉圜。該使手遞國書。譯無違悖字句。該司婉言謝卻。彼已欣然收回。其暫留原訂洋文條約共三件。由司移交蘇松太道收存。以備義使隨時補換。所有條約稅則。已在憑單內議明。應俟該使將原定條約換到後。再行奏明刊刷。由五口通商大臣通行各省知照。其商人不准兼充領事一節。亦與該使議明。將上年九月往來照會。刊附條約之末。並將此層添入憑單。呈請咨送總理衙門查核。

至前奉摘錄

諭旨。係由五口通商大臣轉發。仍送五口通商大臣恭繳。該司於十九日起程。即於二十日回省。將辦理情形先後詳稟請奏前來。除將送到漢洋文憑單。先行咨呈總理衙門。並錄送軍機處查核。其換到洋字用印條約。及奉發未用之副本。另行委員齎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轉送總理衙門查收辦理。謹會同五口通商大臣臣曾國藩據情由驛覆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子。兩廣總督瑞麟奏。竊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請飭濱海沿江通商

口岸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各抒所見一摺等因。欽此。復承總理衙門備具條說各款。密函寄到。臣細加酌訂。悉心推求。見其縷晰條分。謀深慮遠。誠為苦心孤詣。非身在局中。透徹內外情勢。不知其委曲艱難。即不得其機宜要領。臣重膺疆寄。值此事關大局。正當同力合心。內外相維。但使有一得之愚。敢不竭芻蕘之獻。已將總理衙門寄函條說各款。詳細籌議。逐一登覆。仍密函寄回總理衙門。聽候採擇酌處。豫為綢繆。臨時妥辦。臣伏查本

朝之洋務。乃古今之創局。前代所未聞。自前明中葉以來。洋人占居小呂宋。而南洋之要隘。為其所有。未幾入居濠鏡。

而澳門之形勝。為其所有。迨至廣聚香港。及上海之洋涇浜。得步進步。其勢倍張。變幻支離。日甚一日。其性情所貪者利。其命意所注者兵。第自立條約以來。沿海各口。遇有華洋交涉事件。皆以條約為權衡。使各國洋人漸就範圍。咸資遵守。雖間有約外要索。一經援照原約。持平理論。剴切勸阻。未始不折服中止。幸獲相安。是前此議立條約。實為羈縻善法。現在條約屆期。洋人從前所求未遂。於此時多方干請。添入約內。圖遂其欲。誠屬意中之事。但所請情節。如果於

國體民情。無甚窒礙。似仍可酌量權宜辦理。以昭大公。若如

所請入

覲遣使。銅綫鐵路。以及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並販鹽它煤開拓傳教等。俱屬礙難照辦。即須按照條說。將所以難行緣由。向其透徹開導。善為阻止。或得轉機。儻洋人堅僻。執拗相持。亦惟當反覆勸解。設法變通。於萬難遷就之中。為妥維全局之計。是在臨事相情度勢。隨機應變。不持成見。不泥浮言。方可以息釁端而消禍患。況目前所處。乃極險之勢。極難之時。凡屬臣民。皆當嘗膽臥薪。又慮投鼠忌器。弩每念及是。焦思達旦。竟夕難安。彼之豁壑難盈。我之設施僅此。沈幾觀變。未可徒託空言。遇事為謀。必須先權要害。

現在沿海口岸地方。或應築復礮臺。或應添修戰艦。或買輪船以資利用。或製火器以備精良。當認真體察。切實講求。次第興舉。周密布置。以期聯絡聲勢。自固疆圉。至洋人兵事精悍。獨於中國連環擡槍。望而生畏。誠於畿輔選調勇幹將官。挑取隊伍。練習擡槍數千桿。分布防守。實亦足以衛腹心而備緩急。不特捍禦外侮。並可先靖內奸。此外一切豫備事宜。弩惟當殫竭血誠。隨時籌度。咨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覈辦理。務期厚植根本。培復元氣。顧全大局。以仰副

聖主撫綏萬邦。久安長治至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瑞麟信函

此次修約。仍祇有妥善羈縻一法。自無聽其決裂之理。但必如何而後可不致決裂。必如何而後決裂亦無所畏。來示推問及此。足徵究委窮源。竊思從前洋務之所以決裂。一誤再誤者。實因先停各港口貿易。操之太蹙。以致各國洋商公籌兵費。力助洋酋。雇集船礮。羣起交攻。中國固受傷。而外國生理亦無不受害。至今元氣未復。現在中外貿易照常。各洋商買賣相安。有所顧戀。若因修約而遽決裂。必致各港口貿易生理。先行掣動。洋人未見利先見害。似

甚非計。據此開導洋人。未始不知領悟。或可挽回一二。免致決裂也。至沿海口岸。修復礮臺。添修戰艦。多買輪船。精製火器。嚴密布置。聯絡聲威。有治人斯有治法。事事講求實濟。人人務出實力。則籌維激勵之策。似又宜及時豫備。以固海圉之防。至洋人於中國連環槍。頗畏其捷利。誠能精練槍兵隊數千桿。分布堵守。亦禦侮利用之一端。此即萬一決裂後。或可恃以無恐。而目前未敢遽謂得有把握者也。惟望貴衙門堅持定見。綜覈通籌。妥善羈縻。顧全大局。以慰翹企。

瑞麟條說

一。議請
覲一條。原說刪
節。均足
奉
諭旨。又不學習
並包。自
失禮。轉
可廢然
一。議請

防失我事機。數語足以包括一切。是此舉似當以得人不得人為斷。現未得人。自難照行。俟果得人。再議興辦。洋人縱極饒舌。想亦無能相強也。

一。議銅綫鐵路一條。此二事。於地方民情及華商生計。大有窒礙。原說已經指示明晰。洞悉其難以照行。洋人前此在粵省。亦曾屢有是議。麟當以民心不服。必然羣起拆毀。眾怒難犯。力勸阻止。彼亦以洋人自能保守。華民拆毀。可無關中國官事。狡逞其說。麟又以中國官有地方之責。例應保全華民。並應保護洋人。一視同仁。試問銅綫鐵路。此造彼拆。兩相爭鬧。紛紛生事。地方何以相安。中國官豈能

坐視不顧。於是俯首無詞。似可作為罷論矣。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一條。此二事。洋人欲將中外通商。藩籬盡撤。並網占華商之利。即使洋人願照例納稅完釐。亦難准行。蓋關繫政體。更礙民生。難稍遷就。總必能堅持定見以維全局也。

一。議販鹽穵煤一條。此二事。於中國謀餉及地方安危。均有干礙。若洋人販鹽。則沿海鹽政可裁。而鹽務數十萬人何以資生。若洋人穵煤。則隨處山場開礦。而民間田園廬墓。大受其害。萬不能行之舉。應請嚴申禁令為禱。

一。議開拓傳教一條。天主教惟法國奉行雖謹。此外各國。

各奉各教。不盡畫一。其設立天主堂福音堂講書勸善。欲圖邀結中國人心。而中國稍有知識之人。皆鄙其偽。指摘較多。間有貧苦愚民。受其籠絡。藉入教為資生。外國人遂從而袒護。自議定章程。凡外國傳教士。不准干預地方公事。且習教人如犯法有罪。聽中國官照例懲辦。外國教士不得袒庇。而傳教始漸有範圍。似宜循照定章辦理也。

丙寅。

盛京將軍都興阿奏。竊維軍興年久。國家財力。實有不逮。當咸豐十年。危疑擾攘。戰守兩窮之際。誠有不得不從權議換條約。勉事羈縻。徐圖後舉之勢。事

出倉卒。固未能從容詳審。分晰駁正。無如外國之人。處心積慮。詭謀深遠。自其議定條約數年以來。外若相安無事。其實到處造蓋房屋。節節盤踞要害。以至傳教游歷等事。皆成離我弱我使我坐困之勢。屆期修約。種種不情之要挾。誠難保其必無。茲總理衙門寄知豫料條約必來爭執各條。據刻下形勢。應如該衙門原奏。但使無甚關礙。仍當酌度權宜。儻或萬不可行。斷無遷就之理。今查各條之中。

奏以為請

覲及銅綫鐵路二條。似難遽允其請。查外國使臣入覲。朝廷自有一定體制。令各國公使。久住京師。要以客禮相待。欲

請入

覲。是其於儀節體制之間。不無奢望。現當

皇上尚未親政。此若一經議准。儻後有無厭不時之請。轉恐無辭

以卻之。為可慮也。至欲安設銅綫鐵路。勢必各處挑究濠

塹。安設機器。彼則專為裨於貿易。往來迅疾。不顧民間生

計田廬。妨礙風水重地。我則險阻有失。元氣愈弱。當此賊

氛未靖。民心未安之時。關繫甚重。似難允行。惟是各國之

人。强悍有素。當其交爭要索之際。若不允准。實不難立起

釁端。總理衙門洞悉情形。不得不豫籌備禦之策。惟務知

識謙陋。自欽奉

諭旨以來晝夜思維。雖見其有不可行之勢。實無使其必不行之法。又思各國之人。機警非常。今已進處都城。盤踞近地。我之舉足動念。易為覷破。儻先有備禦之形。而無備禦之實。使彼有所藉口。致速啟戎心而無以待之。為尤可慮也。朕展轉思維。以為其機仍在總理衙門王大臣。久經辦理洋務。洞達情形。查其中無甚關礙者。酌度權宜。有勢難允行者。仍當講明和好。緩為辯駁。若能使之不行。而不至於決裂。方為妥善。況刻當直東各省。賊氣未靖。畿輔戒嚴。本年收成歉薄。飢民甚眾。誠如

聖諭。當此外患方殷。亟宜合力齊心。先事圖維。為未雨綢繆之計。

查奉省自上年
欽差尚書文祥督師勦辦以來。迄今並無大股賊匪。地方亦稱安
謐。雖時有零星餘孽。出沒無常。現有客兵分紮各處。地勢
情形。帶兵將領已盡熟悉。會同本省官兵。隨時稽察搜捕。
尚可無虞。自維受
恩深重。自到任兩年。毫無報稱之處。當此
國家多事之秋。晏然久居任所。時刻悚愧難安。現聞此次征
調吉林黑龍江馬隊。駐紮
南苑。弩深悉此起官兵。大半皆係年幼。未經戰陣。其曾歷軍
營者無多。且聞該兵等鞍馬器械。亦未能一律適用。尚須

整飭。方可得力。仰懇
聖恩。將帑都興阿開缺。調赴
南苑帶領數營。聽候神機營王大臣指示。將此起官兵竭力
教演整頓。期能得力。以圖仰報
鴻恩於萬一。
諭軍機大臣等。都興阿奏覆陳修約事宜一摺。奉天近來雖無大
股賊匪。而搜捕餘黨。綏靖地方。均關緊要。根本重地。尤須有大
員拊循彈壓。方臻妥善。該將軍奉命鎮守。責任綦重。豈得輕離
任所。致文武各員無所稟承。所請開缺帶兵之處。著毋庸議。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先因豫籌條

約事宜。於本年九月十五日。奏請
飭下濱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各抒所見。以期共
濟時艱。奉
旨。各該將軍督撫大臣。亟應合力齊心。先事圖維。著悉心酌覈。妥
籌速奏。務於十一月內奏到。毋稍延緩等因。欽此。旋於九月十
七日。由臣衙門行文知照。並將請
覲遣使銅綫鐵路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以及運鹽宅煤傳教
各節。備具說帖。密切函寄去後。迄今已屆兩月。僅據陝甘
總督左宗棠兩廣總督瑞麟
盛京將軍都興阿具摺覆奏。並將臣衙門前寄咨函。逐條登

答。此外並無一處覆到。伏查現距修約之期甚近。必須及早圖維。以期臨事得有把握。況所議各節。關繫至重。其中窒礙之處。不難於據理直言其不可。而難於審勢能使其不行。各直省將軍督撫大臣。就事數陳。所見不必盡同。設或議論參差。更應逐細妥籌。折衷一是。不能不寬留時日。以待公商。相應請

旨飭令迅速籌畫。逐條登答。勿稍延緩。

諭軍機大臣。著寄諭大學士署直隸總督官文。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湖廣總督李鴻章。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英桂。閩浙總督吳棠。署湖廣總督江蘇巡撫李瀚章。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

侍郎崇厚湖北巡撫署江蘇巡撫郭柏蔭江西巡撫劉坤一福
建巡撫李福泰浙江巡撫馬新貽山東巡撫丁寶楨前江西巡
撫沈葆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催各直省將軍督撫大
臣將豫籌修約事宜迅速覆奏一摺前因各國換約期近密諭
該將軍督撫大臣悉心籌畫於十一月內覆奏迄今已屆兩月
僅據左宗棠瑞麟都興阿先後奏到並將該衙門前寄咨函逐
條登答此外均未覆奏實屬延緩此事關繫極重必須集思廣
益先事圖維該將軍等務當懍遵前旨各抒所見詳悉妥籌迅
速覆奏以憑覈辦不得以空言塞責官文甫經到任即着密飭
劉長佑將前寄諭旨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函移交由該署

督妥籌速奏。

戊辰。山東巡撫丁寶楨奏。竊臣欽奉

密諭。飭將洋人修約事宜。通盤籌畫。詳細覆奏。並准總理衙門密函。備具條說。屬將各事宜妥議。臣查夷務之興。已數十年。議戰議和。迄無成效。咸豐十年。事起倉猝。以互換和約。稍紓禍患。然自定約以來。該洋人輒於條約外別生枝節。復經總理衙門王大臣等遇事審慎。據理堅拒。迄未得逞。辦理極為不易。來歲換約之期。勢必要索多端。妄意挾制。今日處極難之勢。自不可輕啟事端。然察其要求各節。其為害過重者。亦必無可許之理。如請

覲一事。查和議既定。即准該國使入
見。亦兩國通好常事。惟今日時勢。稍有不同。彼既不行中國之禮。
其桀驁之氣。自難遽馴。名義之間。關繫甚重。若
天威咫尺。該使等於
殿廷之上。偶形疏失。豈容置之不問。若遽加詰責。又恐反致
紛紜。各國貪嗜無厭。向來少不遂意。輒向總理衙門嘵嘵
爭執。若准入
覲。恐將來錐刀之事。動煩
睿覲。措置較難。凡此皆易啟爭端。似不能不先為婉拒。方今
皇太后垂簾聽政。於各國使臣自難

召見。而洋人動欲以客禮自居。更屬難於
召見。似可以此意婉言卻之。不容輕許以杜其漸也。至如遣使一
事。查兩國和好。通使往來。原屬可行。現經總理衙門奏派
美國公使蒲安臣隨同揀派章京志剛孫家穀出使。將來
各國情事。我既可以詳加體察。而因此投間抵隙。能潛使
各國自為離異者。權衡即在其中。此事深中要害。辦理至
為妥洽。惟此次係屬試辦。一年期滿之後。或須另行派員。
似可
飭中外各舉所知。必操守清潔。膽識兼優者。方得入選。送歸總理
衙門揀派。至此項費用。此次試辦後。可以略知其數。日後

患在難得其人。若任使得人。於中國實為有益。又如開拓傳教。庚申條約。已載此事。此時勢難更益。且查各省傳教。雖不無紛紜。然民間尚多知習教之非。即洋人亦難強人以必信。故每遇有事。尚易了結。但地方官能公正不偏。其氣亦可稍阻。此惟有通

飭各督撫。於凡有洋人傳教處所。隨時加意。於地方明白紳耆。早為開導。彼必能曉諭鄉民。互相禁止。民間若相禁戒。傳教之術亦窮。第恐有奸黨匿跡其中者。全在地方官持正守法。亦易辦理。至此外如有教徒滋事。地方官力所不能辦者。各督撫相與提挈之。必能少有補救。至若銅綫鐵路內

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賑卹煤等事。臣將條說所關。悉心詳審。總理衙門於受害處洞悉靡遺。其所以拒彼之言。詞正理長。無可再易。此事為害過大。使我之

國計民生。日耗日削於冥冥之中。不堪設想。臣百計思維。其為我

國家所必不能許者。理勢灼然。無稍遷就。即或稍為遷就。而各處民人。亦必負忿啟爭。於和局終屬無裨。至於無裨和局之時。該夷仍欲我箝制民人。而民人愈不服。甚且相與輕而玩之。且生他變者。尤害之最大者也。惟洋人注意於此數事。尤為專至。此時該夷志驕氣滿。非可以情論理遣

也。明年換約之期。彼必以此首先爭執。爭執不從。必相脅制。脅制不行。必形決裂。臣愚謂此時先事綢繆。實屬無可再緩。若來歲換約。據理執辯。彼雖過求無厭。我總婉與商量。必不使決裂之端。自我而開。而根本之計。應請迅飭各督撫早為籌備。不必臨事倉皇。如該夷將有決裂之形。務令一呼即至。而臣尤所慮者。現在夷人盤踞京師。萬一勢將決裂。其臨機應變。關繫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臣愚以為先事則早圖之。臨事且柔以示之。使我布置早定。務期先發制人。自處於有備。而乘其所不備。乃為有濟。至於此事之發。機關貴靈。呼應貴捷。極為要著。然此尤須

專責之於近
幾數省。令其先事認定。不准推諉。若求之於遠。恐難應手。且
慮洩機。要之值此時勢。惟期內外一體。互相聯絡。臂指相
使。庶幾仰賴
聖主威福。或可以弭意外之變。
御批。該衙門知道。片併發。
丁寶楨又奏。洋人盤踞
京城。已成心腹隱患。近日妄意要求。略無忌憚。實由於此。即
我之辦理夷務。動形牽制者。亦由於此。以後棘手情形。日
甚一日。臣揣洋人之心。以為我根本重地。與我雜處。無事

則藉為要挾之具。設使有事。而
宮闕所在。雖有強兵健將。亦將有所顧忌而不敢發。上年復
於
西華門側。建造洋樓。聞經總理衙門斥辯。始行拆低。臣每詢
之都人。均謂尚可視遠。此其處心積慮。殆欲因我之所忌
以挾我。乃有所恃而不恐。用意殊狡。而為計彌毒。來歲修
約之期。洋人要求不遂。恐將恃此為要挾之端。若不思奪
其所恃。則不能以伐彼之謀。亦不得以伸我之威。臣愚以
為將來事機萬一有變。應請於先事之時。
密召二三真能辦事之督撫。相與密籌定局。即責成以護衛

宮廷之事。務在不動聲色。發於洋人所不及料。但能應變一時。使

朝廷不致震驚。則可以乘勢驅之使出。而免人失其所恃。亦將氣阻。待其氣阻而就我。乃可因其勢而徐籌駕馭之術。惟此事關繫極大。若果事勢至此。

特召之軍。不惟擇將。兼貴擇兵。未可輕為調取。臣每細訪求各路軍營情形。惟陝西老湘營一軍。根柢甚好。毫無夾雜。頗屬節制。此外或好或否。尚須精選。

聖明自有權衡。臣在東省。切近畿輔。亦必審之又審。豫籌一二可靠之軍。以備急用。斷不敢稍涉粉飾。至於洋人用兵之道。

水陸各異。臣未悉水戰。未敢臆談。至於陸戰。臣竊謂洋人有勝於我者三。有不及於我者三。如火器精良。遠勝於我。而其施放之便捷。則實不及我。心志堅忍。遠勝於我。而其步伐之衝突。則實不及我。槍礮轟炸。遠勝於我。而其刀矛之擊刺。則實不及我。以其所不及我者。而設法以敵其勝我者。固未必全操勝算。亦何至毫無把握。且洋人所恃在槍礮。此宜於攻奪營寨。若與之易營陣為野戰。則槍礮不盡得利矣。洋人所重在隊伍。此利於列陣交鋒。若與之易整隊為散擊。則隊伍亦不盡得用矣。至大江之中。洋人輪船。洵為利器。然東南水師。必有能設計以敵之者。應請

密飭妥議。以為豫籌之計。

御批覽。

庚午。署湖廣總督江蘇巡撫李瀚章奏。竊臣於九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等因。欽此。旋據總理衙門密函條說。臣悉心籌度。竊維西人之為患。垂數十年。戰守撫和。在廷諸臣。欽承

聖訓。宏濟艱難。固已算無遺策矣。咸豐十年。變出倉卒。實我朝二百年來未有之事。猶幸轉危為安。於無可如何之中。為

萬不得已之計。暫事羈縻。與之議款。非中國之智力果不
逮也。亦時勢迫之使然耳。自茲以後。
朝政修明於上。百官濯磨於下。在事臣工。時時存報敵之心。
祇以中原未靖。邊患方殷。自強之謀。不能無待。外攘之策。
第可潛圖。茲當換約屆期。如請
覲遣使。銅線鐵路。以及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並販賣鴉片。各
省傳教等事。種種要約。凡英法俄等國之狡情。皆不出總
理衙門所逆料。迨來歲換約時。虛聲恫喝。在所不免。有總
理衙門諸臣權衡輕重。隨時奏明。一切仰決於
聖心。於其可許者許之。其不可許者拒之。未有不盡美盡善者也。

而乃
垂詢及於芻蕘。遂使疎遜之臣。與聞柔遠之政。聞
命之下。惶悚難名。臣忝任封圻。今日之約章。即異日之法守。苟有
一得之愚。敢不共維大局。謹就總理衙門函商各條。不揣
固陋。逐一登覆。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御批。該衙門知道。單併發。
李瀚章條說
一議請
觀。查外國使臣。本有隨班朝賀之例。各外國欲瞻

殿陛。亦足見向化之誠。當今
聖主幼沖。
皇太后兩宮聽政。即中國王大臣。尚且隔簾奏事。必不屑望見外
國使臣。況兩國自云和好。有何陳訴。而必以近
天子之光為榮乎。似宜俟下屆換約時。我
皇上親政。萬幾決於
聖心。乃准朝見。較為得體。至儀節尤須斟酌。強其行拜跪之禮。恐
有所難。即謂中國夷狄各行其禮。不特彼國觀禮我未深
知。恐為所給。且中國設若准遣使臣往聘。如行夷禮。未免
蹈自即於夷之譏。若行華禮。又嫌以華臣而屈膝於夷之

請。總理衙門擬權其適中者用之。最為允當。即使不拜不跪。亦不過等立伏之馬而已。在

聖度寬宏。固無不可容納者。且正可為中國遣使外洋地步。或就華洋斟酌各半。定與外國使臣入

覲之禮。中國設或遣使往聘。禮亦如之。仍由鴻臚寺序班太常寺糾儀。不得稍有攙越。僕或遣節失敬。中國即以告各外國。不准該使二次入

覲。或亦肅朝儀之一端也。

一議遣使一條。伏思中國本無赴外國應辦之事。使臣之體。又與洋商自相往來者不同。現在各國所以疊請不已

是意謂既稱敵體。而無一介相通。未免終以夷狄視之。但遣使常駐。則專對之才。必慎其選。每年使臣四出。經費亦屬不貲。考春秋嘗有王臣下聘諸侯之禮。或酌定年限。輪流遣使。赴泰西各國聘問一次。一則藉以覘其虛實。察其動靜。一則考究外臣在中國苛求詰責之事。是否出自該國主之意。似宜擇中國讀書明理有操守。而又通曉外洋語言文字者數人。由總理衙門察看才具。不惜給與虛銜。派充使臣之任。計功受賞。如奉使果不辱命。俟其回報總理衙門之日。准賜召對。陞以官階。在中國既可以歷練曉暢夷情之人才。亦足以俯

順外洋之請。即於以後事勢。似亦不無裨益。

一議銅綫鐵路。查銅綫之用。信息靈捷。故各國爭之甚力。彼族輪船一日千里。又有小輪船之議。議而未允。又議銅綫。揆其意欲使數千里信息達於俄頃。夫中外和好。豈與爭信息之遲速哉。獨事機緊要時。彼速我遲。利害分焉。儻能阻止。所全實多。至鐵路係為火輪車而設。火輪車之利又過於輪船。欲由直隸之天津達京師。由緬甸達雲貴廣東。由江蘇之上海達湖北漢口。屢見外國新聞紙。因我所不欲。持論愈堅。虛聲恫喝。無所不至。然築室道謀。初無成議。聞鐵路中儻遇瓴石。即有覆轍之虞。其中傷人之患。無

二得以自全者。而又燒之可斷。空之可斷。即或應之。彼亦未必果能行也。且壞我地方田廬。慶我民間之生計。眾怒難犯。羣起相鬨。勢有必然。彼若以自能看守防禦為詞。我即答以官不能禁。亦不能賠。設或民間意外滋生事端。不在官場違約之例。非故難之。亦實情至理耳。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查內地行棧。不過為賣洋貨買土貨而設。土年定章。洋商由關口運洋貨入內地者。完納半稅。在內地請照運解土貨至關口者。亦在關口完納半稅。守此不失。是洋商之入內地者。其寓居與設行。所爭祇在幾希之界。所辦亦在疑似之間。可虛者。為華商包

庇釐稅耳。夫包庇之弊。體面洋商。必不出此。設有不安本分之人。冒充洋商。公然偷漏。縱之則違例。禁之則傷和。兩俱不可。中國釐金。必大減色。當用兵需餉之時。經費不無支絀。中國之患。亦與國之憂也。似宜俟軍務全平。酌定行棧。妥議章程。中國無事。豈惜細微之利。斷然持不可甚。至內河輪船一節。其注意原在湖絲。而拖華船闖關出口。尤與行棧之包庇無異。洋人之入內地貿易游歷者。從前條約及現在章程。均令體面洋商出具保結。由領事官照會監督給與執照。凡遇交涉事件。以及錢債小事。呈請地方官及委員辦理。如不能結。再加領事官照會監督提訊。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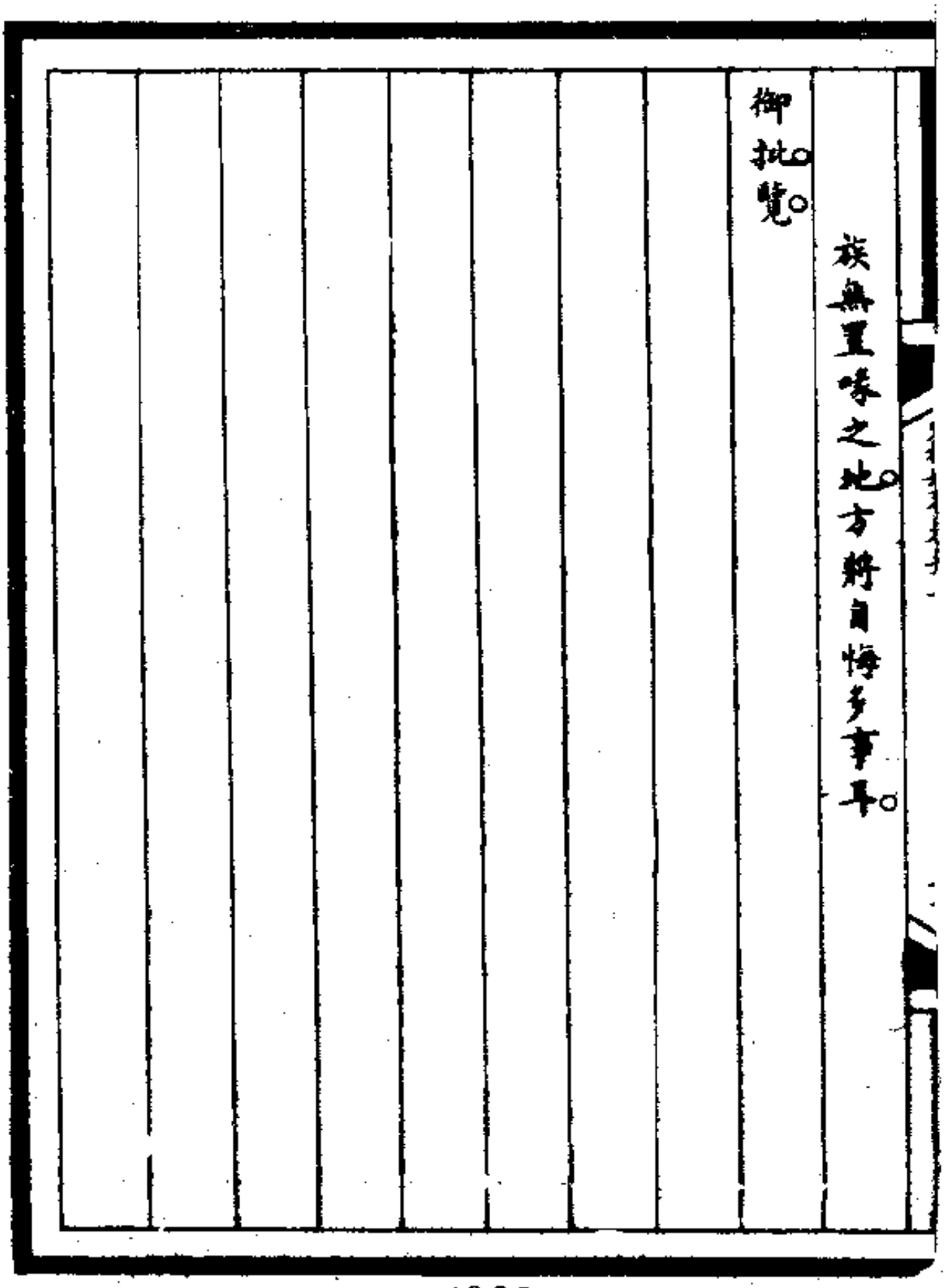
洋人未請執照。任意游行者。經中國地方官訪聞。准執送有領事之處。各按該國例懲辦。可為至周且密。猶不免意外滋事。若輪船駛行內河。一船之人。賢愚不等。地方下吏。耳目難周。奪一國之利。害猶小。啟外國之釁。害實大。近來不肖洋人。運貨洋火通賊之案。屢見疊出。毋亦彼國之羞乎。與其亡羊補牢。不如綢繆未雨。堅以拒之。度亦無他。

一議販鹽窃煤一條。此二宗久為彼族所垂涎。鹽為中國大利。實難任其侵越。不得不堅忍以相拒。至如何豫籌良策。使彼族自不生心。應由各路鹽政督同鹽務各官。悉心籌畫。臣未敢妄參末議。至窃煤之利。遜於鹽務遠甚。蓋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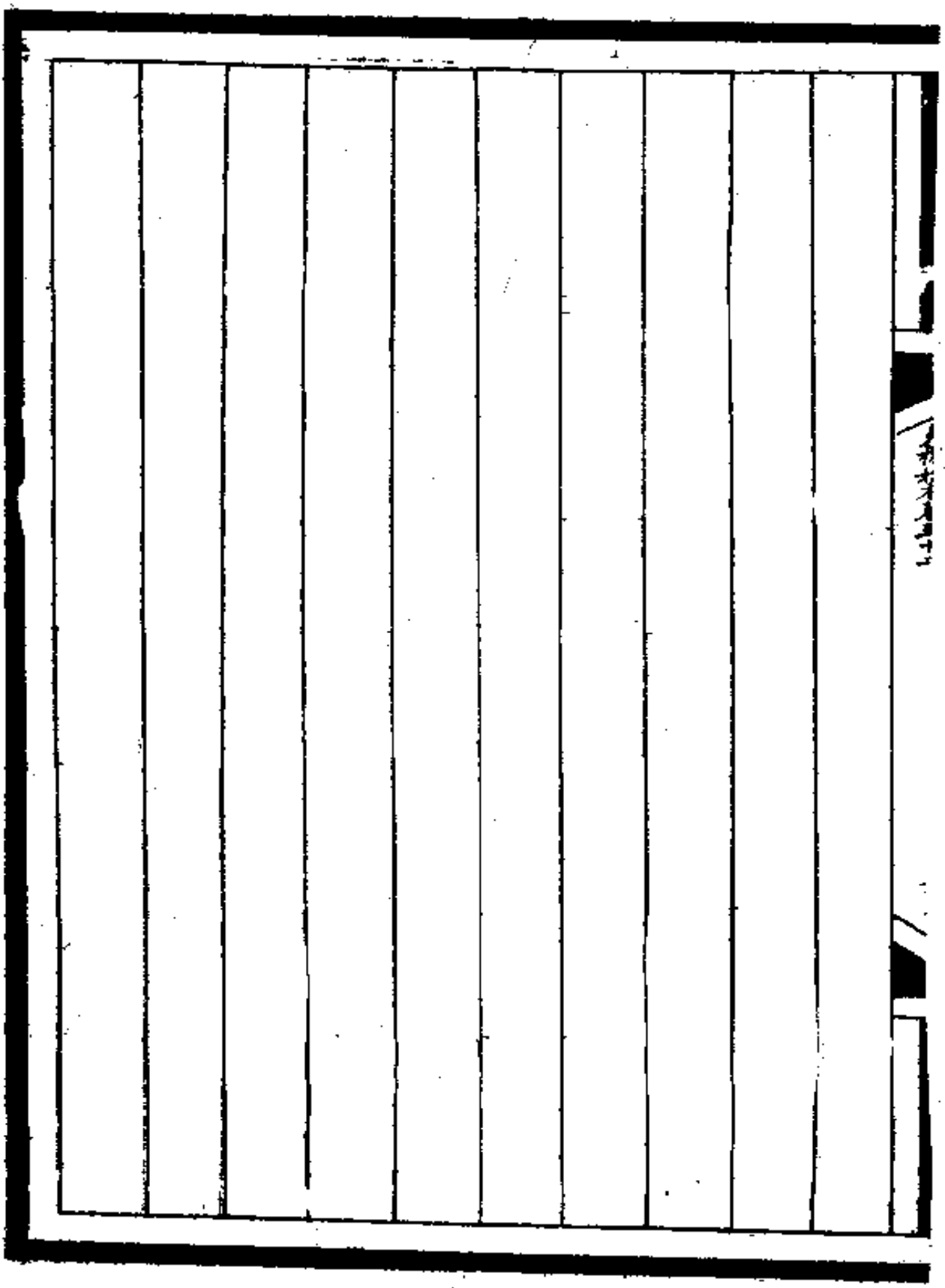
族以中國取煤不得其法。用力多而獲利少。若以彼族行之。用力易而得利倍。然凡產煤之山。多係民人產地。未開者。購買難以相強。已開者。窮黎恃為生計。且野性不馴之輩。動以千百。西人冒昧前往。勢必激生事端。應以實情論止。如彼族濟請不已。則先與約定。設或華人爭利械鬬。州縣各官。位卑力弱。封疆大吏。地隔遙遠。急切不能保護。均不在違約之例。

一。議開拓傳教一條。此事已無可再開。自弛禁以來。各省毀堂阻教之案。不一而足。其始華人恃衆。其後仍係華人喫虧。蓋教民有傳教士可恃。傳教士有領事官可恃。領事

官有地方官可問。地方官顧全大局。不能不曲為調停。以此防患。猶救火而抱薪也。然天下之大勢。繫乎民心。民心之大流。存乎士氣。近三十年來。變故疊起。而士氣未嘗稍衰。即民心大可恃也。天主教自唐時已有之。今所傳唐人石刻景教流行中國碑。即彼教入中國之始。其種類不繁。良由唐以後大儒輩出。趨嚮聖學。異端化為烏有。此明證也。方今多事之秋。勢難中止。惟有就從前條約中議定各節。堅持勿失。仍通飭各省辦理交涉教務事件。務須平心靜氣。不以爭理為長。而以審勢為務。庶幾於不背條約之中。隱寓轉移之術。他日元氣漸充。賢人君子。方持正議。彼


族無置喙之地。將自悔多事耳。
御批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4984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五十三之五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三

同治六年。丁卯。十一月。庚午。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

楨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一摺。沈葆楨著悉心酌覈。

妥籌速議等因。欽此。並承准總理衙門另具條說函寄到臣。臣

尋繹再三。徬徨終夜。伏惟天下事操之我者。無難之非易。

制諸人者。無易之非難。臣閱總理衙門原奏及致臣等公

函條說。於外人情偽。可謂洞悉無遺。然竭力挽回。且有時

理為勢屈。如臣樗昧。其何能別求新意。計出萬全。誠以議

洋務於今日。較諸昔日為難。今日議洋務於

京師。較諸外省為尤難。何者。洋務始於道光年間。是時依然一全盛之天下也。以天下全盛之力。制不知虛實之遠人。甚易之勢也。乃當日諸臣。祇圖目前自便之計。苟且遷就。一誤再誤。以至於今。譬如病入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良醫束手。徒嘆奈何。然而外省之民。聚族而居。聲勢聯絡。封疆大吏。善於辦猺。尚可激其忠憤之情。同仇偕作。京師五方雜處。聚散靡常。風鶴候驚。人無固志。往事可覩。能無寒心。是以遠若川黔。商舶所必不能到之處。亦投鼠忌器。弗克自由。猶之腹心受制於人。則手足之用俱廢也。為今之計。謂一徇其所欲。可日久相安者妄也。謂不必顧己

之可恃與否。憤與之角。以成敗聽之天者。猶之妄也。二者俱不可行。而欲策出萬全。則自强而已矣。能自强耶。雖一時出於權宜。將來寬之則如漢文帝之於趙佗。報之則如唐太宗之於突厥。何施不可。不能自强耶。即使諸國遵照原約。一無所改。而利權事權。已在其掌握中。數年之後。必有不堪設想者矣。彼藉和約以要我。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為不戰屈人之術。目前亦尚不樂於用兵。臣使紳士私問日意格。此次修約。外國之議如何。渠云前屆換約以來。中外並未啟猜嫌。此次斷不致有所決裂。且國主亦甚不欲使臣多事。前赴高麗之水師提督。以傳教之事。冒昧攻城。

國主已將其召回叅處云云。所言似尚近理。然聞洋使以換約屆期。密飭洋商會議。且時有兵船往來各口。將來必有無厭之請。必有恫喝之詞。不議所以待之不可也。第其見於議論者可議。其未見於議論者。無從而議之也。其在情理之中者。尚可揣而議之。其出乎情理之外者。無從揣而議之也。臣姑就總理衙門所具條說。較其利害之輕重。附以懸揣之詞。另單呈覽。並於船政員紳中詳加諮訪。謹鈔呈員外郎銜吏部額外主事梁鳴謙布政使銜廣東候補道葉文瀾福建候補同知黃維煊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學訓導吳仲翔五品銜福建閩

縣舉人王蓀長侯官學生員林全初所議各條。以備芻蕘之採。若折衝樽俎。是在總理王大臣審時度勢。動以血誠。能挽回幾分。則國計民生。便受無分之益。臣智識淺陋。無以上紓宵旰之勞。不勝愧恨。所恃者自治之實。斷自宸衷而已矣。

御批。該衙門知道。

沈葆楨條說

一。議請

覲。古者列侯有使卿大夫上聘天子之禮。果其瞻雲就日。出自至誠。則以陪臣獲仰

天顏。宜如何榮幸。其尚敢惜拜跪之節。悍然以與我爭。此不過藉修好之名。巧為實誠。正欲以不遵中國儀制。誇耀鄰封。夫柔遠有經。接以溫言。厚其賜予可也。廢我典章不可也。我

聖祖仁皇帝

召見外國使臣。罔不讋慄者。非偶而致其然也。亦非當日諸臣口舌爭之之為力也。彼能涉數萬里沙漠。冒數萬里風濤而來者。未有不桀黠自喜者也。卒之低首下心。莫敢踰越者。感於遠聞之

聲教。怵於積日之
戈稜也。今
皇上沖齡。
皇太后垂簾聽政。似宜實告以晝接之禮。應待諸
親政之年。我
皇上天亶聰明。日新不已。此數年中所成就。必有上紹
列祖。震古鑠今者。至誠可格豚魚。況在荒服。如彼洗心革面。就我
範圍。何妨寬其既往之愆。
賜以顏色。儻倔强猶昔。終為自大之夜郎。則天心人心所不容。安
能逃塗山之顯戮也哉。

一○議遣使○外人謂遣使大有益於中國者○其說妄也○彼之
恃我短長者○恃其兵力財力耳○非恃住京之使臣也○彼之
窺我虛實者○恃其商賈教士○分布內地○日與官民相接耳○
亦不專恃其住京之使臣也○商賈教士○任意橫行○該公使
所親見也○猶且多方袒護之○謂該公使不合情理之處○該
國主能聽我使臣之言○絕不袒護之耶○漢光武謝西域置
吏之請○千古韙之○蓋得其土地○不足以為大○得其財物○不
足以為富○故不疲中國之力以求之也○然兩害相形則取
其輕○我非有好大喜功之心○而姑取姿養晦遵時之義○則
徇其所請○尚於

國體無傷。舟車寫館之費。歲費當不過數萬。同文館藝成之士。當可充繙譯之官。願者遣行。自不至如中行說之為患於漢。臣以為此議可拒則拒之。否則暫出權宜可也。但不可視為撫局之關鍵耳。

一。議銅綫鐵路。秦築長城。當時以為殃。後世賴之。銅綫鐵路。如其有成。亦中國將來之利也。且為工甚鉅。目前亦頗便於窮民。然欲

朝廷明定條約。許其開工。則大不可。何者商賈之生計。有力者尚可改圖。民間之田廬。貪利者猶可易地。至壞其祖父之墳墓。雖至愚極不肖者。亦必痛心疾首。聚族而爭。衆憤

所加。何所不至。彼雖曰自能派人看守防禦。設其人為百姓所戕。彼能晏然不問乎。設我百姓為其人所戕。我能晏然不問乎。萬事皆可從權。民心必不可失。應諭以中外一體。彼此宜各順民情。且秦西智巧絕倫。果能別創一法。於民間田廬墳墓。毫無侵擾。繪圖貼說。咸使聞知。百姓退無後言。

朝廷便當曲許。否則斷難准行。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洋人縱橫內港。易滋弊端。必然之勢也。彼若遵總理衙門之議。抽釐輸稅。無異華商。不法懲辦。無異華民。或可暫示羈縻。曲從其便。而地方官

已苦難於約束。釐稅之委員。已苦難於稽查。若並此無之。將吏治與軍需。隨之俱廢。應諭以當日洋商祇有廣東一口。然利市十倍。嗣而五口。嗣而長江。綦布星羅。可謂算無遺策。然而洋商之虧本歇業者。指不勝屈何哉。局面愈寬。則用費愈鉅。成本愈重。則獲利亦愈微。中國所銷洋貨。祇有此數。銷貨既分。而購地造屋招股。日食之需。百倍於前。俱歸無著。一家歇業。數家均為所累。而不能支。然則子口過多。大非洋商之利。何如仍舊貫之兩無所損也。

一。議販鹽究煤。臣任江西巡撫時。常有小輪船私鹽侵入湖汊。現九江關所用輪船。皆緝私所獲者也。然緝之甚難。

兵役近船。疊以洋槍見拒。捨之則以陵虐為詞。防以礮船。又遲速懸殊。每被遠颺而去。是禁之而常不免於漏網。且以拖帶為私梟之利。其異於不禁者幾何。如能按引地章程。輸我釐課。抑或就場徵稅。聽其所之。似可因勢利導。第事難遙度。臣於鹽務素未講求。應由兩淮鹽政酌覆。至於穵煤之法。彼有機器。能激水出窯。恐其開採。故謂中國棄自然之利。可否官為設廠。招彼國之精於是術者。優予廩給。購製機器。於湖廣之大軍山。先行試辦。所得之煤。許中國均照平價交易。利則他處仿照辦理。斯權操諸我。足以杜其首先饒舌之一端矣。

一。議開拓傳教。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說橫行。神人共憤。然其為教。亦各不同。耶穌教以清淨為宗。雖是非謬於聖人。可以僧道之流待之。天主教則納汙藏垢。無所不為。淵藪逋逃。動與地方官為難。名為傳教。實則包藏禍心。正士良民。不勝憤疾之情。致有戕殺之舉。法人藉端肇釁。轉令我動輒詞窮。彼以全副精神專注於此。雖仿僧道之法。設官以治之。無益也。其官以中國之人為之。則令必不行。以彼國之人為之。則所以旦護之者。與公使等。且彼方以入教即可任意肆行。為招徠地步。何肯以嚴加約束者。自杜其門。果其具有天良。則以教士攝服教民。權豈不足。何至

紛紛多事若此哉。幸為所誘者。皆冥頑不靈之人。其稍識道理者。必不為所惑。目前不得不因時通變。虛與委蛇。如畿輔根本確有可恃。此等左道疑眾之徒。待以一獄。更足矣。再聞各國洋商。以中國用洋人為稅務司。不能任意偷漏。有堅求公使裁撤之議。查稅務司賢否不一。從中牟利。遇事把持者。往往而有。然足以鈐制洋商。若與議裁。則關務益無把握。儻該公使果徇洋商之情。可否為之慰留。外以示委任之專。內以杜偷漏之弊。合併附陳。

御批。覽。

附呈吏部主事梁鳴謙條說

竊觀西夷自入中國以來。始不過粵東一口耳。道光二十一年。暫為撫局。於是有五口通商之事。初猶停泊岸澳。繼則侵入省垣。咸豐七年。猶遣大臣赴上海議立條約。其狂猘尚在海濱也。庚申以後。竟入畿輔。前有所請。尚由各省督撫上達天聽。今則與王大臣分庭抗禮。以挾外省之督撫矣。前尚須招致漢奸。以探朝廷消息。今則夷館密邇宮禁。中外舉動。無不周知矣。譬之癰疽初起腫股。今則緣肩背上顛頂。入心腹。鍼灸俱不易施。譬之鬬者。初但傷我踵

趾。今則搖胸扼吭。使手足不得為功。病在此數十年中。彼則得一步進一步。我則失一步退一步。彼萃其材力心思。日夜求逞於我。我勢急則苟且遷就。圖救目前。勢緩則泄泄沓沓。若無事者。甚至盜已操戈入室。尚與講進退之禮。談道義之交。不亦迂甚耶。故以今日而言和約。不必計彼之能否信服。只問我之能否自強。我能自強。約可也。不約可也。我不能自強。彼所約在我意料中者可默數。在我意料外者可枚舉乎。在情理內者可豫籌。在情理外者能先揣乎。我能自強。條款雖多。何在不可箝制。我不能自強。即條約已定。能禁彼之不背約而行乎。從古恃口舌文詞。折

衛轉徂。春秋以後。已尠有聞。何況今日。趙宋自澶淵一舉。北庭無事數十年。迨至末流。遂不可問。亦自强不自强之判耳。夫鑒今日之勢而言自强。誰不謂為要著。究所謂自强之實。則未有聞。即都城而論。

國初額設禁旅。厥數凡幾。等衛本根。可謂周密。庚申六月二十七日。夷兵由北塘進據新河。至八月二十五日始迫安定門。中間兩月之久。除僧格林沁勝保外。竟無一人一騎。出城接仗。坐視犬羊蹂躪近郊。不一動其同仇之忿。其故何也。承平日久。營務廢弛。一旦有警。雖五申三令。不能成軍。不特無設敵致果之能。並無臨陣敗逃之事。言之可為

痛憤。近者
朝廷深鑒前車。挑選丁壯。編營訓練。然欲練兵必先選將。兵無強弱。將有巧拙。自古云然。天下事皆堪臆斷。惟為將必起行間。書生紙上高談。亹亹動聽。臨事手忙脚亂。致誤大局。深可寒心。當此之時。非召一二知兵大臣。入贊機務。分統禁軍。寄之實罰。委以事權。軍政安能起色。既有主帥。宜有偏裨。軍興以來。戰功素著。未授實職者。殊不乏人。或責令大臣保舉。或
特旨召之入都。量材補授京營將領。將才既多。士心自奮。暇則近勦土匪。急則捍衛

京城。聲勢自當百倍。天津一路。不能不設重防。然近而黃村。盧溝。沙河等處。遠而固安。昌平。密雲。涿州等處。何可無策應之軍。則宜駐各省勝兵。以大臣統之。而保定。易州。承德等處。則宜屯馬隊以為聲援。一面召山西撫臣入都。面授機宜。俾清真定。獲鹿。井陘一帶。以通太原之道。一面命直隸督臣專駐保定以下。調動豫東各省入衛之師。所慮糧餉不足。無以贍兵。近畿一帶。旱荒之後。尤難措手。則宜先飭濱海省分。籌海運以實倉儲。而設糧臺統之。所慮間諜不真。敵情莫測。則宜廣招內地熟悉夷情者為耳目。以重賞縻之。然都城之內。錢法不變。則餉糈無實。不足以養兵。

冗員不裁。則糜費繁多。不足以裕餉。捐例不停。則仕途猥雜。忠義之氣不伸。保甲不嚴。則奸宄潛藏。肘腋之患可慮。諸如此類。宜隨事整頓者。何止一端。而大要在於破格用人。因材器使。屏除情面。鼓勵人心。用當其才。事得其理。數月之間。氣象一新。人心一壯矣。中國之心壯。外夷之氣自奪。乘此之時。明降

諭旨。示期換約。令王大臣擇海濱南海子等處。召各酋分日聽候。為衷甲之盟。彼以我必不可行者相要。我亦以彼必不可行者相難。如入

覲一節。彼用夷禮。我自用

朝章。鐵道信綫。彼欲設法求利。我則要之重價。量尺之壤。定
值千金。彼其能成乎。教堂之設。則悉令教士歸地方官節
制。稍有不法。即予懲辦。彼其能從乎。欲開設行棧。則令夷
商編入客民。由地方官給牌定稅。彼又何利乎。欲販鹽開
煤。則諭令由官給照。倍納稅釐。彼又何所得乎。欲請使臣
駐彼各島。所有儀注。俱照琉球各國章程。彼亦何所樂乎。
欲於內河駕駛輪船。則每船一隻。年令輸稅若干萬。彼又
何所圖乎。和議既定。俟輪船告成。分遣使臣帶兵試歷西
海。陽為通商。陰求制敵。且近日華民。寄居外島者不乏人。
招其豪傑。擾其封疆。撓其利權。離其黨與。數年之後。中國

轉弱為强可也。何至為積威所刦。至於此極哉。大抵天下事權。操諸我者順而易。操諸人者逆而難。以目前之勢觀之。和不和之權。操諸外夷。不操於我。約不約之事。亦不由我而由外夷。無自强之實。貿然議和。所謂條約者。彼之條約。非我之條約也。無論必不能堪。即事事曲從。犬羊之性。豈顧信義。果包藏禍心。我空執條約一紙。足為金湯之恃耶。夫言自强之實。當不自今日始矣。及今不圖。安所底止。事機之際。間不容髮。一誤再誤。其何以堪。此有志者所以日夜焦思。而罔知所措也。我

皇上天亶聰明。

勵精圖治。馭夷之法。必有震古鑠今者。薄海內外。懷
德畏
威。將見泰西各國。咸奉正朔而來庭。美哉為疲部之自大哉。
御批。覽。

附呈廣東補用道葉文瀾條說

一請

觀。中外臣工。未有不謂
皇上沖齡。且俟
親政之年。再議晉接之禮。竊意諸異日。仍非了局。不如竟許之
觀。以示中國之懷柔。請

飭禮臣細查高麗琉球緬甸各國入
覲之儀。略為變通。開禮節單以示之。如其遵循。亦復何損。如以彼
國向無拜跪為詞。則諭以懷爾國君主躬來。我
皇上自有賓主之禮。爾等為外國之臣子。即係
天朝之外臣。如其不拜。是先蔑視爾國之君主也。如以中國使
臣往彼國當照何禮為辭。當諭以爾來
天朝。不能背
天朝之禮節。我往爾國。亦當體爾國之風俗。爾國臣子見國主。
例應拉手。自亦不能不拉手也。查外國人見其君主不過
拉手。若有功之臣。始於高墩之上。屈一膝以受其賞。設拜

跪以難之。其議當自息。

一遣使諭以敬侯

皇上親政之日。爾國遣使朝賀。然後中國亦遣使臣以報之。是時

同文館藝成有年。可以派選能員。折衝樽俎。火輪船械造

已具。更可以多載兵力。叱咤風濤。藉通好以為辭。正足宣

國威而懾羣類矣。

一銅綫鐵路姑無論鑿削地脈。廢山川之險阻。擾害墳墓。

啟百姓之釁爭。即一旦曲從之。在彼國轉輸便捷。萬里可

接於戶庭。當四境昇平。固可安然圖利。儻遇有警動。向之

限以天塹者。今則朝發夕至矣。耗數百萬之金錢。為後來

弄兵者豕突狼奔之捷徑。彼時雖善為防守。其能為力乎。當正諭之曰。天下之利。未有不爭之者。爾等通商中國。能飽所欲者。以外國之利。行其利於中國。故可為也。若銅錢以通信。鐵路以趨貨。是明明有藉以為利者。接於各口。人願利起而爭之乎。此不見利已先見害也。即各口帖然無事。得以恣其所為。但市貨交易。每權其成本水腳。以定價之輕重。凡貨之價十者。成本居其七。水腳居其三。夫人知之矣。此法行。大者運載之勞。又無稽遲之慮。水腳既輕。欲權舊日之重價。以求捷獲。顧可得乎。既無以為增利之端。又顯處見害之勢。爾何樂而為之。蓋外國人惟利是圖。怵

以害庶幾其畏怯乎。

一內地行棧內河輪船諭以爾國近因生理減色。遂誘諸中國重釐之故。查各國海口。均抽重稅。而中國猶較輕也。當十年前各海口未有洋棧。輪船亦祇數號。其貨物多由蓬船在香港等處轉運。彼時爾國生意日旺。自和約後。各海口益造洋樓。大開洋棧。計不下數千間。大小輪船。亦不下百餘號。往返如梭。爭銷貨物。故物價日低。貿易轉致虧本。兼之多設洋棧。即多開銷。所謂聚之一處則有餘。分之各處則不足也。且中國河船不能悉數搬運之人夫。能銷之游手。因此舉而廢業。聚數千百萬之生靈。難保不羣起

而爭。凡事益己損人。尚不可為。況損人又未能益己乎。以此詳諭之。當可廢然息矣。

一它煤運鹽請於各省海口產煤各山。設官煤炭廠。或即募雇洋人。用火輪法開取。酌平價值。中外均售。此舉行亦中國一生利之藪。至於運鹽。查外國鹽價貴而中國價廉。伊等非爭利於中國。實圖利於外國也。請與之約。輪吾於中國。按照引地完納釐課。不能變中國之定章也。但准其運售於外國。則另立洋行。加重稅金。有私賣中國者。議以重罪。果能遵守。則顧炎武所謂一稅而聽其所之。中國史可增利。

一開拓傳教。查外國教堂教士。有教化王主之。意存勸化。雖各外國不能卻其意也。惟是伊等教士。不特引據邪說。語言荒謬。固足為聞者害。而又句匿婦女嬰孩。為它精取血之舉。尤百姓所欲誅之。當諭以教士必爾國之善人。談天文算學。勸人忠孝節義。必不外天下古今之定理。故有藉傳教而傷風俗者。准地方官撫斥。領事官不得袒護。蓋

我

朝

聖

聖相承。薄海內外。沾濡

膏澤。莫不服膺經訓。爭自濯磨。即有此輩狂言。究屬狺狺之類。斷不至相率而從也。

御批覽。

附呈同知黃維煊條說

一。京城西華門外。建有天主堂洋樓一所。其高逾制。偪近禁垣。查和約第二條。凡有暫居京師之時。無不按照情理。是宜告知該公使。著令拆移他所。或購他處之地。與之相易。償其營造之工。儻該公使以教士非所統屬推諉。當請派大員。徑往伊國。向其國主理說。必能濟事。緣聞之泰西各國人。均道此舉非是。故望拆移之說。可以成議也。

一。各口通商。自軍興以來。我國添加釐捐。外國人甚以為苦。然釐金以濟軍需。雖外國用兵之時。亦不能不藉抽捐之策。此不得已之圖。不能徇其意而末減。若洋人苦爭奈何。請為免其流而捐其源之說。茶釐免矣。則捐茶山。絲釐免矣。則捐絲廠。或捐桑地。餘以類推。外國有免釐之名。中國無免釐之實。此猶穀由田以起獄。鹽由竈而起課之例也。

一。洋藥銷路最鉅。外國勸善等書。及行教善士。皆以此為害人之物。中國人何樂而嗜之。中國人責外國。何偏欲以洋藥售我。致人受其毒。外國人則答以中國人不購此物。

則我國亦何從連舶而至。傾篋而售。擬與定新約。爾國將洋藥加等最重。我國亦加等抽稅。價與稅兩昂。則售者仍厚獲其貲。而嗜者不得不減少。與爾國通商之利。勸善之心。兩不相悖。敎國行教。既有勸我勿喫烟之書。此舉不能不如吾約矣。

一。煤山聚於下者。炭力結實而堅大。聚於上者。氣薄而多碎屑。內地開山。每在上頭。而不能深鑿底下者。以下面積水。無可用力也。外國有火輪法子。一面鑿山。一面戽水。愈鑿愈下。得煤愈佳。聞赫德有人善看煤山。煤之好歹高。一見了然。請與公使約。即延此人前往湖廣之大冶山等

處。由我國設官煤廠。用火輪採辦。准各國交易。價值酌其廉者。則外國省轉運之勞。中國得售煤之利矣。且煤為船政所需。臺灣澎湖等處。可否歸日意格兼理。緣日意格亦有善看煤山及銅鐵山之人也。

一。洋人居住內地。每隨帶洋槍出鄉。登山打獵為樂。但洋槍機捷而力猛。往往因慌獸而傷人。今與約出行無故不帶洋槍。如遇出獵。須有領事官及我國地方官護照。計帶洋槍幾桿為憑。其餘不准私帶出鄉。查洋人游獵。半屬有體面身家者。不至卤莽傷人。而其跟隨人等。常敢逞凶滋事。此禁行則其跟隨人等。不敢故爭鬬而釀殺機。庶中外

相安。雖聚居而無礙矣。

御批。覽。

附呈訓導吳仲翔條說

一請

覲。外夷情切瞻

天。似宜廣示懷柔。如其所請。然冥頑之族。典禮茫然。遠引而遠

闕塡。必至貽羞隕越。請

諭以爾使臣之來。或屬文員。或屬武職。先具銜名單。由總理衙門

呈

覽。如其品級。給予頂戴。置習禮館以處之。著其學習拜跪。三閱月

後。禮節馴熟。由禮臣帶領入

覲。如高麗琉球諸外臣之例。

一遣使須洞重洋。甚勞跋涉。不慮專對之無其選。慮夫游

歷諸裔。於形勢風俗。茫無所據。轉滋辱

命之愆。請

諭以爾各國各繪呈地圖。而後中國察酌地勢。何處宜郵館。何處

宜糧臺。何處宜水驛戍堠。俟尅期置設後。庶使臣呼吸聯

絡。得以常通中外之情。此議果行。則持節長征。已在同文

館藝成。輪船製就之後。進退正屬裕如矣。

一銅綫鐵路。請

諭以爾國以利為利。中國則以人民為利。若以圖利之故。鑿地脈傷廬墓。民心不服。必致爭端。是欲修和已先啟釁。今與約泰西智巧出人意料。累能於巨海長江危灘大澤之下。運其智力。鑿幽置線。潛淵取道。當聽所為。不然。費爾國之帑錢。工未成而摹毀繼至。雖善防守。奈眾志何。

一內地行樣內河輪船請

諭以每行每年由各關領帖一次。每帖繳銀四萬。或五萬兩。逾限不換。加倍罰繳。其運到之貨。照釐金例兩起兩驗。至輪船常在內河運貨。每年領照一次。每照如行帖之例。此議行於

國計不無小補。

一宅煤運鹽煤設官煤廠。最為善策。至於運鹽。請

諭以爾先購辦洋米。運來中國。由各省驗收官倉。數明擔數若干。

每擔米准其易鹽一擔半。或兩擔。由官給與執照。向鹽圖

支取。運往外國售賣。如福建繳米。則就鹽圖易鹽。在天津

繳米。則就長蘆鹽圖易鹽。不能擅越別省。其鹽圖鹽價。即

由各收米官倉給還。與洋人無涉。似此辦理。於民食倉儲。

兩有裨益。

一開拓傳教。教士語言荒誕。藉勸導為名。往往陰圖奸私。

大傷風俗。觀其所到之處。愚民已多為所煽惑。若再開拓。

是邪說淫行。徧布中原。成何世宙。然經正則民興。計惟有
責成各學教官。帶同廩生。親歷各鄉。宣講
聖諭廣訓。及孝經各書。俾正學昌明。邪說自熄。此亦正本清源之
一法也。
御批。覽。
附呈舉人王藻辰條說
竊念洋人自道光壬寅定約。互市十餘年。咸豐庚申。豕突
津門。肆求無忌。凡有血氣之倫。誰不同懷敵愾。然古未有
未安內而議攘外者。未清源而思遏流者。誠使今日豫東
之師。滇黔關隴之旅。剋期蕆事。海宇晏然。可戰可守。彼雖

狂詐。其敢逞乎。回捻猶誅。內外未遑兼顧。故禦夷卓論也。

處今日而言禦夷。非卓論也。不度時之見也。款夷末策也。

處今日而議款夷。非末策也。不得已之圖也。現在換約期

屆。洋人幸逞志於前。敢要求於後。

宸慮淵深。豫於各督撫大臣

垂詢詔諭。前史之言曰。可戰而後可守。可守而後可和。和豈易言

哉。彼議請

覲。固足伸其瞻就之忱。無如窮島之酋。素昧禮法。遠引而進之

闕墀。萬一進退有愆。既不足示懷柔。亦司儀者之辱也。彼請

遣使。中外抱義之士。固不乏材。志其為中行說。固未嘗不

有為蘇武者。無如重洋徧歷。無以善其後。雖專對能為役乎。銅綫鐵路之舉。嘗謂中國狃風水之說。棄大利而弗收。徒以擾累民廬田墓。堅拒其請。時以為憾。殊不知中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今將萃人力。鑿地脈。洩扶輿鬱積之氣。以快往來。姑無論勢必不行。而闢數千里為坦途。失億萬年之天險。當無事之日。利甚少而害已多。及有事之秋。我能往寇亦能往。益以內地行棧。內河輪船。販鹽窃煤。中外之利。盡為所據。傳教荒誕。敗壞風俗。實無一事可以俯如所請者。時勢窒礙。曲為包容。以圖補救於異日。故有謂可以姑允者。有謂可設法以難之者。有謂斟酌得中。勿至失

國體而傷民氣者。究之以理而言。則萬不可許。以勢而言。欲不許則撫局恐不能成。何也。處今日而議款夷。非末策也。不得已之圖也。有如請覲。必先議禮。固也。惟夷並未自進於中國。不能以禮繩之。且洋俗祀耶穌始拜跪。雖於其君主。祇就高墩上屈一膝。彼未嘗以拜跪施於其主。以此要之。徒為無益。彼族直犬羊耳。今必責犬羊以禮。禮亦不尊。請即詔其願行之禮以為禮。嗣後每換約始一朝焉。有如遣使。請飭各海疆督撫。於官紳中訪察久諳通商事務。才堪應變者。保送至總理衙門。試之一二年。酌量出使。當不辱

命。斯二者操縱猶在我。即使緩之難之。彼亦不遑日事辯爭。獨銅
綫鐵路。內地行棧。內河輪船。販鹽窃煤。則逐逐其欲。大難
過禁。何也。利藪所爭。羣欲趨之。雖舌敝脣焦。其得息乎。然
此舉均行。百姓生業蕩如。難保不激成事變。請
諭以此數事問我百姓可耳。百姓安之。當聽所為。設動衆激釀事
端。當作罷論。仍遵舊約。至於俾教在於吾民之信不信。不
在彼之拓不拓。我但扶正氣使之有餘。自可拒讒說而無
不足。此地方良有司之責耳。我
皇上策勵戎行。已
飭各臣工於軍務之區。迅行埽蕩。

聲威震疊。回捻諸逆。指顧肅清。藐茲荒服。並前約而罷斥之。易易耳。所謂安內而後攘外。清源而後遏流者此耳。不然。計而出於約。已非

朝廷之心。於不能拒絕之中。仍持籠絡通融之說。亦非中外謀

國之本。迫於時艱。權宜立法。當亦踐土食毛者所共諒歟。

御批覽。

附呈生員林全初條說

一。議請

覲。咸豐年間。天津英國和約第三款中。載英國自主之邦。與中國

平等。大英欽差大臣。作為代國秉權之員。覲

大清

皇上時。過有礙於國體之禮。是不可行。惟大英君主時有派員前

往泰西各國拜其君主之禮。亦拜

大清

皇上。以昭畫一等語。可見請

覲一事。渠於前屆業經張本。明歲換約。自必首伸斯請。在我非不

可以

皇上沖齡。

皇太后垂簾為辭。特此義非彼所知。猶堅以久羈京師。弗克見

聖。無以報其國主為憾。則我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皆有
召見外國之典。即倘其所請。亦非創舉。我
皇上聰明天亶。
昊蒼所眷注。
列聖所默佑。
天威咫尺。外邦使臣。幸蒙異數。當亦震慴。至禮節請查康熙乾隆
年間禮部所載。因時制宜。權其適中。參酌用之。
一。議遣使。天津和約第二款。載

大清

皇上。大英君主。存睦好不絕。約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規。亦可任意

交派秉權大臣。分詣

大清大英各國京師等語。泰西各國。自立約以後。皆相往來。彼

見我獨未舉行。所以諄諄來請也。計自道光年間。江南和

約以來。迄今二十餘年。彼各國通商傳教接踵而來。窺我

之虛實。我於彼之情偽。一概茫然。而且言通商。但見彼以

呢羽洋藥各貨。易我金銀。兼及茶絲諸宗。中外之利。盡為

所專。言傳教。但見天主耶穌之邪說。布散煽惑。遏之不能。

計惟有如其所請。我亦設官分駐各國。彼以外洋百貨易

我金銀。我亦以中國各貨筆之而歸。彼以異端惑眾。我以聖賢正學。用夏變夷。未嘗不可。顧從前非無先見及此。卒無有行之者。祇以重洋遠隔。未易徑達。言語文字未通。事對實難其選。今則華人時有旁通西學。嘗歷外洋者。國家養士數百年。朝野間不乏抱義之傳。思圖報效。應諭以同文館學成。輪船製就。即當行之。

一。議銅綫鐵路。查泰西各國。民間多置電綫。為商人寄信報貨價而設。惟綫長質重。中間必用木柱撐持。勢必礙及民間田廬墳墓。此事能卻則卻之。必不得已。惟有與約。但准空地置設。其柱宜高無所礙。免啟爭端。以致拆毀也。至

鐵路之設。素有不礙民間田廬墳墓者。若但就上海洋涇浜一區。進作商廠無妨。緣該地盡蓋洋行。並無土著。惟恐洋人得步進步。明歲換約。如欲增入此條。須諭以鐵傷地脈。擾害民居。地方官不能強為脅制。如民間自願以地租賃則聽之。舊約載英商不得強租六字。尚可作為退步也。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查向例洋行應歸口岸開設。洋船亦應向口岸停泊。一以便完課。一以便稽查。江南和約。初開五口。天津和約。增開至十餘口。若洋行可以開在內地。洋船可以駛進內河。當時何必指定口岸。已大失

立約之旨。惟有堅執和約。極力辯駁。查此項不歸口岸之行棧。係其國避稅走私之奸商所開。其貨較輸稅之正商易銷。奸商之貨銷。正商之貨滯矣。為害正不止中國。就此立論。或者各國公使。因欲保正商。願去奸商。蓋壟斷罔利之夫。有同賤焉。如必欲增此兩條。惟以照華民一律納稅為言。緣我既有以允彼。彼亦當有所從我也。

一。議販鹽它煤。鹽課關重。凡有私梟。官為嚴辦。豈宜洋商拖帶。藉免課釐。查洋商販運洋貨。例徵洋稅。販運華貨。例納華稅。儻必增入此條。應重其分數。竟添洋商販鹽稅則。編歸洋海關徵收。以杜偷漏。至煤炭一節。為輪船暨洋行

火鑪所必需。祇能准其向民間照時價購買。斷難聽其採取。中國小民藉它煤生活者。不下數千萬家。一旦奪之。必致滋事。

諭以實情。諒彼亦不樂為也。

一。議開拓傳教。天主教。耶穌教。元明間流入中國。前此官有禁令。通商以來。乃弛其禁。若第因其袒護傳教。扛幫插訟。與官為難。尤屬小節。所慮者。教徒子女互為婚姻。再歷數百年。滋生繁育。猶且廣招徒黨。無有已時。成何世宙。計惟有親民之官。於鄉黨多設義塾。使咸知聖賢之理。信名教中自有樂地。不至為其煽惑。數十年之後。自無入教之

人矣。

御批覽。

沈葆楨又奏。再臣聞上策莫如自治。自治所以自强。方今外患內憂。循生疊起。其潛伏未動。環伺吾陳者。尚未可以一二數。此時而不求自强。無是理矣。然自顧一無可恃。不勝忿憤之心。徼幸於一戰。非自强也。臣謹以自治之道為我

皇上敬陳之。一曰

聖學。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從古帝王參天兩地之規。無不根諸學。我

皇上天錫勇智。以生安之質。致困勉之功。極深研幾。豈臣下所能
窺測。惟是
聖人之學。與文人異。博聞强識。既非身心切要之圖。卽性命高談。
亦非四海痌瘝所係。臣竊謂宜以春秋左氏傳。及司馬光
之資治通鑑。朱子之通鑑綱目等書。日與侍從諸臣。指事
類情。循其是非之迹。以深究其治亂之原。則於人之賢否。
事之得失。舉無所容其壅蔽。而中外觀聽。喁喁向風矣。二
曰用人。軍機者。
國家之綱領也。宜以久歷戎事。留意人才者。如曾國藩左宗
棠。擇一人焉副之。則中外之情通。平時選將練兵。可得實

際。設有倉猝。徵調布置。亦指臂相聯矣。科道者。
朝廷之耳目也。宜復行取之例。以州縣之循聲卓著者為之。
則上下之情通。所建白者。皆躬行心得之餘。不至摭拾空
言。隔靴搔癢。民間疾苦。足以上聞矣。
國家之待翰林最優。而得其用者甚寡。詞章之學。竭畢生精
力。猶慮弗工。遑問經世。譬如雕文刻鏤。非不美觀。然遠不
如瓦缶來耜之有裨於日用。似宜令分值軍機總理衙門。
書曰明試以功。此本聰明特達之和。使之臨實境以求實
用。必有達於政事。長於專對者。其一切考試詩賦。悉予停
罷。則天下士知所向。而

國家食養士之報於無窮也。一部設六堂室。一省設兩督撫。位均權分。莫適任意。互執成見則事廢。互相推諉則事又廢。似宜酌量裁併。以專責成。天下之治亂視乎民。親民之官莫如守令。今之守令。應接長官。日不暇給。簿書期會。又獨任其勞。遂置民生休戚於不問。似宜裁巡道。設鄉官。仿古者三老游徼嗇夫亭長之制。層層鈐制。則官民聯為一氣。不至寄耳目於胥役。而盜賊弭於無形矣。三曰講武。宋臣李綱曰。能戰然後能守。能守然後能和。又曰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然則車戰者今日當務之急。不可不講也。聯車立營。首尾相顧。屹如堵牆。可以制馬隊。車上之

礮。遠及數里。連環外擊。可以制洋槍。

畿輔重地。得車兵萬二千。騎兵五千。步兵三千。填紮衝要。敵以步來。騎兵應之。敵以騎來。車兵應之。聲勢百倍。不可動搖矣。然其要在選將。車兵騎兵。宜用西北良將。其所習然也。將得其人。募燕齊勇敢之士。練之數月。何患不成勁旅耶。衛河上下。多設礮船。步騎萬難飛渡。楊岳斌短於陸戰。其統領水師。則萬人敵也。可否

飭令選帶將弁工匠。馳赴天津。督造礮船。加益訓練。將來輪船有成。駛至天津者。併歸楊岳斌調遣。則外海內河。聯絡一氣矣。至於各省郡縣之兵。宜統於守令。如督撫之節制提鎮。

則郡縣有以自守。大枝游擊之師。得專意於戰。而堅壁清野之法。亦可次第行矣。四曰積儲。天下洶洶。謂中國金銀。漏危於洋船。臣以為非所患也。孤城被圍。雖金銀若邱山。有委而去之耳。得粟盈倉。則人心立固。故曰積儲者。天下之大命也。南漕運道。通塞不常。不得不籌海運。商船搭解。不若責成水師。沿海水師。造船有費。修船有費。偷工減料。徒事虛糜。捏報出洋。坐視朽蠹。今若以數載搭雇商船之費。大修戰艦。每船派運若干石。以江浙水師營員督之。籌給耗費。重其考成。彼既身冒風濤。則船不得不堅。兵不得不壯。南漕運竣。許其裝載民米。或營員自行出貲營運於

天津。倖沾餘利。海道常有水師往來。賊艘無所容。是水軍不練自成。

畿輔無來貴之患。數年後搭雇商船之經費。亦概歸節省矣。

京倉侵蝕之弊。積重難返。倉監督之任至劇也。宜擇年壯才明者。優其俸。重其權。使之足資鎮壓。有勞績者。或京察列諸一等。或隨時奏保。勿以荒庸老悖者濫廁其間。倉書倉役。勤慎者亦量予獎勵。使之希圖上進。不專以偷漏為生涯。則倉政舉而緩急足恃矣。此四者似無關於洋務。然如治病者受病既深。宜扶元氣。元氣伸則羣邪自退。理固然也。所慮者危急之時。皇皇然不知所措。及事勢稍緩。又

泄泄然狃於目前之安。雖有智者。無能善其後矣。漢臣馮
異曰。願國家毋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臣伏
願我
皇上念念庚申之變。創鉅痛深。
文宗顯皇帝以未集之大勳。授之
陛下。
諄飭中外諸臣。去粉飾。求實功。嘗膽臥薪。數十年如一日。
列聖在天之靈。實
深鑒之。
御批。覽。

辛未。廣東巡撫蔣益澧奏。准軍機大臣密寄。九月十五日。

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等因。臣通盤籌畫。曷勝感奮。伏念洋人之與中國搆難。發端甚微。其初視中國凜然不敢稍干。而中國無由通其情狀。商賈得而狎侮之。乃使洋人乘隙以漸進。往往情見勢屈。委曲以相從。所求而得之者。乃多出於洋人初心之所不及料。如先求三口通商。持之數年。而七口要津。盡為所有矣。先求入廣州城。持之十餘年。而建領事府。復得河南沙面地基。而大蓋洋樓矣。始而沿海游駛。繼而深入長江數千里而至漢鎮矣。

迨咸豐十年。求入都城。而住京公使樓閣相望。是昔之蕩
搖邊疆者。今則履我戶闥矣。挾制之勢已成。而彼之所操
更易。危險之機已中。而我之所處更難。誠如
聖諭各國詭謀譎計。百出嘗試。尤屬防不勝防。然而立國之權。在
審其輕重。制外之道。在明其德威。勢出萬難。理有一定。事
不師古。罔可圖今。歷觀漢唐故事。成敗利鈍。不可殫述。而
總不出班固匈奴傳贊云。相款則撫之以禮。相攻則威之
以兵。二者兼用。而常使曲在彼。斯言得之矣。宋之中葉。一
意議和。而坐失事機不少。李綱言。大概近年閒暇。則以和
議為得計。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屈為愛君。以進禦

為誤國。殊不知我方卑詞厚幣以求之。而彼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終不成。而徒為擾擾。其言可為深切著明矣。妥敦復有言。自古夷狄為中國害。世皆有之。未有若今之盛者。自古夷狄與中國通和。亦世皆有之。未有非中國強盛。力足以制之。而自與中國通和者也。臣三復斯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方今都城虛實。彼盡知之。中國強弱。亦皆覷破。我縱遇事曲從。彼必百端要挾。況其勢有不可從者乎。明英宗土木之變。京師疲卒羸馬不滿萬。議戰議守。人情洶洶。景泰獨任于謙。募義勇。繕甲兵。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布置定而也先氣

沮出關。是皆前事之可師者也。為今之計。形勢與昔不同。而事理則亘古一轍。原奏稱各國財力。以英為最強。其所重在通商。性情以法為最悍。其所重在傳教。俄則善柔陰很。時注意於邊界。三者鼎峙。而其餘羣相附和。總不外乎惟利是圖。所論各國形勢。可謂鑄九鼎而魑魅魍魎無遁情者矣。總理諸臣。爭之以筆舌。折之以理勢。非不苦心孤詣。竭力防維。然他族不可以理喻。而中國所責乎自強。即如彼之請

親遣使。銅綫鐵路。以及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並販鹽空煤。各省傳教等事。皆其處心積慮。志在必遂者。均經總理諸臣。

堅持定議。再四折辯。而彼尚不敢公然要挾。仰賴
皇上天威震疊。神武懋昭。薄海人民。尚有不敢遽與同羣之勢。彼
亦未始不惴惴於中。而排徊顧忌者也。但明年換約屆期。
勢必互相要挾。羣起交爭。甚至各帶兵船。希冀挾制。務滿
所欲。若不允准。無難立啟釁端。此又在意中之事也。微臣愚
見。彼之要挾在此。我之制勝亦在此。彼之以强脅弱在此。
我之轉弱為强亦在此。何也。自各使臣住紮
京師。已如社鼠城狐。有所憑藉。逆料我之不敢與爭。而可大
肆其猖獗。在我不能無投鼠忌器之心。而瞻顧徬徨。幾至
無所措手。是彼之脅我以强。實我之自處於弱也。為今之

計。必先選將練兵。護衛

京師。示以軍容之盛。尤責寬籌餉項。以備緊急之支取。彼知

我有所備。必能暗銷其詭譎兇悍之氣。待其懾服而求和。

然後斟酌權衡。操縱或可自由。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歷觀前代外交之道。可戰而後和。

蓋以和為經。以戰為緯。蓄戰之勢以定和。而非必於戰。持

和之局以示戰。而仍歸於和。臣愚以為和約未換。當嚴為

之備。使之不敢輕視。既換之後。當謹守勿失。以取信於將

來。而其要又使我有必勝之勢。彼無可乘之隙。所謂轉弱

為強者亦在此也。謹就微臣思慮所及。臚列四條。以備

聖主采擇焉。

一。請揀將練兵。以衛

京師而固根本也。臣聞

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王畿者四方之本。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前代之制。徙郡縣豪傑。處之都邑。選四方精銳。實之京城。意深且遠。若昧於居重馭輕之權。而忽於深根固蔕之慮。則事變百出。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恐亦鞭長莫及。臣上年議覆洋人局外旁觀論摺內。請於

京師練設重兵。誠為此也。伏念

京師滿漢八旗勁旅。以及神機營新練精兵。暨五城團防勇

丁。固已士馬强盛。聲勢雄壯矣。然或以未經戰陣為疑。或以未曾團練訓練為慮。無事坐談方略。臨事恐失機宜。縱使京兵訓練精良。亦必須久經戰陣之勇。為之前驅。則膽力堅定。可望所向克捷。唐臣陸贄之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選將之方。在乎用得其效。將非其人者。兵雖衆而不足恃。用無其效者。將雖材不為功。細繹此數語。洵得選將練兵之要領。擬請

特簡卓著戰功。素有威望之大員。以備勦捻匪梟匪為名。飭令統帶所部。一可抵十百戰百勝之勇萬餘人。進紮近畿。再就直隸山東一帶。挑募數千人。教以臨陣之方。示以破敵之

法。務使技精膽壯。足以陷陣摧堅。約計所帶之勇。合以添募之兵。共得萬五千人。列為中左右前後五軍。分屯通州。張家灣。長新店等處。其總統自提中軍。駐紮保定府。相機而動。分頭策應。各營鎮將。均歸統兵大員節制。以一事權。至禁城宿衛之士。及前後東西門兵。尤須簡練精良。人人思奮。遙揣外人之在京者。不過千餘人。其調來兵船。總不能離越海口。我有重兵。控制中權。彼兵遠涉重洋而來。諒亦不敢仍前猖獗。正如常山之蛇。首尾皆應。斷其海口之來援。扼其在京之去路。釜魚阱獸。決無能為。且彼之所欲。祇在惟利是圖。第不懾之以兵威。則無厭之求。必至不可

收拾。彼見我有準備。而且所任之將。又為其平時畏慕之人。所練之兵。實皆臨敵制勝之勇。縱有詭謀。已足奪其氣而鉗其口矣。至兵餉一節。合計萬五千人。月需銀九萬餘兩。以十餘省之物力。而養此一軍護衛根本之兵。似屬眾擎易舉。無虞匱乏。以是言戰。戰固可恃。以是議和。和亦可久。斟今酌古。明年換約機宜。似當以此為先務之亟也。和約換定後。即可移師勦蕩捻回各匪。平定中原。措天下為磐石苞桑之固矣。

一。請海疆口岸。各自籌備而分敵勢。臣惟洋務之興。由漸而來。自外而內。始之於廣東。而上海天津閩浙山東相繼

通商。直抵
京師。住紮公使。而彼乃志驕氣盈。轉得居重馭輕之勢。凡謀
之各海口。而未滿其欲者。頃刻達諸
京師。嘵嘵瀆辯。總理諸臣。殫心竭慮。不勝其繁。不得已而勉
從其請者有之。力與爭而慮開其釁者有之。明年議約。自
必麕聚都城。次及廣東。多方要索。無待各口之展轉商量。
是其成算獨操。固已灼然共見。然彼方求之於內。以逞其
兼幷之計。我當決之於外。以殺其綜攬之權。除請
親遣使二事。彼關體制。
朝廷自有權衡。非臣下所敢擅擬。其餘銅綫鐵路。以及內地

設行機。內河駛輪船。並運鹽。窒煤。開拓傳教等事。皆各省所應斟酌之事。其中事理各有不同。而於辨別是非之中。或為達權通變之舉。似宜各自籌備。竭力與爭。不可豫存推諉之見。即或成敗利鈍。非所逆料。但當在外力任其難。讓總理諸臣作轉圜地步。則事以緩而易圖。理亦順而有緒。如果海疆口岸。各國藩籬。不使橫生枝節。固為美事。否則操縱予奪。仍可由總理諸臣。從長計議。請

旨遵行。庶不致一言決裂。立潰防隄。如昔年之廣東誘諸上海。上海誘諸天津。而一誤再誤也。

一。請明年江浙漕糧。仍歸河運。暫避海氛也。臣惟海運漕

糧。昉自元季明初。迨明永樂間會通河成。遂罷海運。我
朝二百餘年。海運開一行之。而河運之為功最久。自咸豐初
年。黃運兩河決口。費鉅工艱。未遑修築。議改海運。十餘年
來。頗為暢順。無復計及河運者。因利乘便。勢使然也。然古
來利害相乘。每出於意料之外。昔之綢繆海運。而惕惕然
防之者。曰風濤之險也。漂沒之虞也。盜賊之刦掠也。舍此
可無他慮矣。而臣之今日私計過慮。有不得不思患豫防。
洋人走海。是其長技。況輪船尤非他舟所能及。明年議約。
要求必多。且必有一二端為我所萬不能行者。必挾之以
口實。然如微臣所擬。簡將練兵。以固本根。則

京師保障。可以仰慰
宸廑。又如海疆口岸。各自籌備。以分敵勢。亦差足以有備無患。獨
海運漕糧。似宜仍歸河運。暫避海氣。並非防剿掠也。彼但
於成山煙臺大沽各口。橫梗截阻。借此為挾制之端。爭之
則用兵海上。非我所長。不爭則授權於彼。更無良策。擬請
飭下江浙督撫臣。速籌河運之法。先以造辦糧船為急務。船式不
必如從前之高大。以防河道之淺阻。或兼雇民船。或並借
商船。總以適用而止。臣在浙江藩司任內。議減漕糧時。曾
與浙江撫臣馬新貽豫籌河運地步。兩江督臣曾國藩素
有深謀遠慮。諒必早為籌備。閩浙督臣吳棠曾於同治四

年在漕督任內試辦河運。已有成效。此時合力通籌。諒更
易於舉辦。併請
旨飭漕運河道督臣。趕緊修濬運河。以期一律通暢。即兩省全漕。
未能並歸河運。或分運其半。均無不可。且近年海運船隻。
因輪船帶貨便捷。向准津貼裝載貨物。逐漸減少。不能獲
利。召募運糧。甚為費力。是又改歸河運之機也。臣巡撫廣
東。漕務河運。本非可越俎而謀。惟欽奉
聖訓。全局通籌。事關海疆。苟有所見。不敢安於緘默。似未可因更
改章程。知而不言也。
一。粵洋交涉。宜審形勢而遠籌勝算也。臣惟廣東為洋務

發端之始。人事有利弊。氣化有初終。凡於是起者。即於是結。理或然也。但昔之廣州。重窗疊嶂。足固疆圉。今則由香港進至大虎小虎。大王灣一帶。所有扼險礮臺。全行廢墮。而彼乃踞我之門戶。占我之形勢。沿海排立師船。到處起造樓閣。自香港直達省城。毫無攔阻。是以咸豐七年。洋人到省。如入無人之境。深可歎息。數年以來。各督撫臣。非不思竭力綢繆。苦於無從準備。既失之於礮臺無可復得。待造之輪船。未能猝成。以我所復得之地。處彼以必可制勝之途。而貿貿焉與之角逐而爭雄。大非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策矣。臣上年從粵。細揣中外交涉情形。察看全省山

川形勢。當此平居無事。則相與通貿遷。道款曲。雖耦居無猜可也。一旦彼有所求。我無可禦。而又萬無調停中立之勢。必至坐以待斃。決裂而後已。迨至決裂。而當其任者雖粉身碎骨。已無足責。其如

國事何。其如民命何。即如前任督臣勞崇光。頗稱熟悉洋務。

臣於辛酉壬戌兩至羊城。見其接待洋人。亦多將就敷衍。遇有調撥兵勇。製造軍械等事。即百端搪塞。此前任撫臣者齡之所以駐紮北江。不敢直進省會也。然洋人之所恃者輪船。離海則無能為也。廣東之用者民力。居陸則猶足圖也。查廣東潮高廉雷等郡皆近海。惟肇慶一府。當江西

入廣州之要口。與北江相去未遠。帶山控江。延袤數千里。
據廣州之上游。當賀梧之津要。宋齊以來。皆別置都護。專
征討之任。陳霸先為西江都護。高要太守是也。從前兩廣
總督駐紮肇慶。所以控制。現在管理洋務鹽務。宜在廣州。
為今之計。莫如總督駐廣州轄洋務。以示羈縻弗絕之意。
移巡撫署於肇慶。修戰陣。練民兵。以張聲勢。而作廣州後
路聲援。若洋人於條約之外。再有非情非理之要求。則總
督先與辯駁。無所用其瞻徇。駁之而從。自是上策。如其不
聽。則閉關以謝。彼必不肯甘心。甚至稱戈相向。則巡撫自
肇慶統兵而下。勢如建瓴。直截其中。使之腹背不能兼顧。

是亦以退為進之法也。迨戰勝而後與之議和。彼必俯首帖服。而廣東可以相安。廣東安而天下大局與之俱安。或者謂巡撫衙門。移駐肇慶。安得有此閒款。供其糜費。臣亦通籌之矣。肇慶府署以及端溪書院。略改規模。均可移易。況此時事多艱。正臣下臥薪嘗膽之時。豈復計圖安享。建置之費。可勿慮也。此外藩臬運三司。及糧儲一道。尚需分移之處。統俟奉到

諭旨。再行酌覈奏明辦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

同治六年。丁卯。十一月。壬申。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

臣於九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等因。欽此。仰見我

國家推心置腹。博採廣諏之至意。欽佩曷任。詳繹總理衙門原摺密函。層層商析。謀堅執固拒之辭。而又不欲大局之決裂。懷雪恥報讐之志。而又不欲彼族之猜疑。實屬審時度勢。苦心經營。臣於豫籌換約一事。前接總理衙門四月之函。當飭各關查議。開列清單。經臣詳細加籤。業於九月

二十一日遴派候補道孫士達等二員。由滬進京齎投。以備採擇在案。茲復荷

諭旨垂詢。臣愚以為與外國交際。最重信義。尤貴果決。我所不可行者。宜與之始終堅執。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達大度。片言立定。斷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猶豫之象。啟彼狡辯之端。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數百年互相吞併。無非奪彼國商民之利。然後此國可以得志。其來中國也。廣設埔頭。販運百貨。亦欲逞彼朘削之詭謀。隘我商民之生計。軍興以來。中國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口通商。長江通商。生計日蹙。小民困苦無告。迫於倒懸。今若聽洋人行

鹽。則場商販運之生路窮矣。聽洋人設棧。則行店囤積之生路窮矣。聽小輪船入內河。則大小舟航水手舵工之生路窮矣。聽其創辦電綫鐵路。則車驢任輦旅店腳夫之生路窮矣。就彼所要求各事言之。惟窆煤一事。借外國開窆之器。興中國永遠之利。似尚可以試辦。應實時條約冊內以為可行。臣亦加籤從而韙之。其餘如輪船鐵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則以外國而占內地之利。自華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奪貧民之利。皆不可行。以上各節。臣於孫士達齎京冊內。逐條籤明。總就小民生計。與之理論。自有顛撲不破之道。如果洋人爭辯不休。儘可告以即

使京師勉強應允。臣等在外。亦必以全力爭回。即使臣工勉強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極思變。與彼為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中國之王大臣。為中國百姓請命。不患無辭置辯。其至因此而致決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動兵。並非爭虛議而開釁。上可以對天地列聖。下可以對薄海蒼生。中無所懼。後無可悔也。至請親遣使開拓傳教三事。臣派員齎京冊內。皆未議及。伏查康熙十五年。聖祖仁皇帝召見俄人尼果賚事。其時儀節無可深考。然當日與

俄羅斯議界通市。實係以敵國之禮待之。與以屬藩之禮待高麗者。迥不相同。道光咸豐以來。待英法美三國。皆仿康熙待俄國之例。視同敵體。蓋

聖朝修德柔遠。本不欲胥七萬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擬請俟

皇上親政之後。准其入覲。其儀節臨時酌定。既為敵國使臣。不必強以所難。庶可昭坦白而示優容。遣使一節。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來。亦屬常事。論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憚費用之浩繁。此皆過慮之詞。似應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可使絕國人員。儲以待用。不論官階。不定年限。有人則遣。無人則不遣。權仍在我。彼亦斷不至以許而不遣。遂啟兵釁。頃

准總理衙門咨。已奏派志剛等出使西洋。從此源源通聘。使事漸多。縱或有一二不能專對之臣。亦安知無蘇武班超富弼洪皓者流。出乎其中。為

國家揚威而弭患。此可慨然允許者也。至開拓傳教一事。查天主教之始。專以財利餌人。近日外國教士。貧窮者多。彼之利有所不給。則其說亦將不信。自秦漢以後。周孔之道稍晦。而佛教漸興。佛教興於印度。今日之印度。則多從回教而反疏佛教。天主教興於泰西。而今日之泰西。則另立耶穌教而又改天主教。可見異端之教。時廢時興。惟周孔之道。萬古不磨。但使中國修政齊俗。禮教昌明。雖百計開

拓。亦終鮮尊信之者。況各省郡縣。多立教堂。業已拓之無可再拓。將來修約之時。該國如於此條瀆請不已。似可許以隨時行文。保護彼教。但不必再添條款。諒不至更肆要求矣。此數端者。其害稍輕。不特不與力爭。並可有求立應。獨至鐵路輪船行鹽開棧等事。害我百姓生計。則當竭力相爭。不設抵制之詞。不用嚴峻之語。但以婉言求之。誠意動之。終始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邦。乃千古帝王之常經。亦我朝

列聖之家法。在今日中國多事。洋人方張。我不能因曲徇和議。而不顧內地生民之困。即異日中國全盛。洋人衰弱。亦但求

保我黎民。而別無耀兵海外之心。彼雖倔强詭譎。當亦知真理不可奪。衆怒不可犯。或者至誠所感。易就範圍。區區愚見。是否有當。謹獻芻蕘。以備採擇。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由軍機處鈔出綏遠城將軍裕瑞等奏歸化城商民。請由恰克圖假道與西洋通商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新疆各城。自被回匪滋擾以來。商賈流離。貨物壅滯。自應設法體恤。以蘇其困。該將軍據該商所呈。請將向由西路販運之貨。改由恰克圖假道俄邊行

銷。自係變通辦理之一策。但商情雖不可不恤。而邊釁尤不可不弭。伏查俄國創辦陸路通商。祇有恰克圖一口。准其販貨由庫倫張家口徑達天津。出入往來。定有稅則。至塔爾巴哈台等處。向設商圖。本祇每月交易一次。不准任意往來。原因俄境與內地毗連。防範宜嚴。不容稍涉玩視。乃近來俄國東則欲於吉林黑龍江等處通商。北則欲於張家口改設口岸。暢行貿易。數年來要求甚急。均經臣衙門極力駁阻。正所以弭邊釁也。茲該將軍以假道通商。如恐小民無知。生事搆釁。該商等情願查明商販來歷。貨物可行者。方令前往。情甘作保。斷不敢冒昧濫行。似於杜漸

防微。未始不力求把握。惟臣等詳加體察。此中情弊。固在於邊外之易啟別釁。尤在於邊內之任意行走。為患滋多。歸化城與張家口相距不及千里。設令俄人以蒙古地無稅之貨。藉端與華商在歸化一帶。暗地私相交易。是不得於張家口。而得於歸化城。其弊相因。其害相等。臣等悉心商酌。西路商已困極。不能不為別開生路。酌量變通。姑准將西路之茶。改由北路出恰克圖一帶銷售。仍俟西疆收復。改照舊章。但必須將茶貨領票出口。不准中途零售。及歸化城附近。私自與俄人交易。如有違犯。商民治罪。貨物入官。應令該將軍傳諭各商。責令出具切實保結。並將販

運究係何等貨物。行走究係何處路徑。逐一訪詢明確。再行酌擬章程具奏。由臣衙門會同戶部。理藩院。覆奏辦理。至原奏內稱捐釐充公一節。張家口商民。雖與西商販運之貨各異。而銷售之地則同。近因俄商由內地自行販貨出口。利為所奪。張家口商人已多歇業。何以西路商人。轉又添出釐金。誠恐不免影射營私。希圖漁利。應令該將軍再行確切體察實在情形。一併覆奏。

御批。依議。

福州將軍英桂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等因。欽此。並承准總理衙門密寄條說前來。臣查泰西各國。惟英法俄三國。勢均力敵。初亦各不相能。而既入中國。遂為一氣。他國又羣相附和。互濟陰謀。始不過貽海濱之憂。今則成腹裏之患。即如閩省通商各口。先時尚能遵守條約。近於條約之外。每肆要求。雖設法羈縻。而覬覦之心。未嘗稍息。前准兩江總督臣曾國藩咨准總理衙門密函。明歲戊辰年。又屆各國換約之期。今將歷年辦過事件。應沿應革。逐條登答。當經臣飭據通商總局司道。暨各口通商稅務委員。博訪輿情。參稽成案。將通商條約應行酌量增刪者。臚列十二條。

又福州廈門臺灣三處通商稅務。向經辦過。而此次必須
載明。及嗣後必須杜絕者。分列三十條。造具清冊。分咨曾
國藩彙覈。暨總理衙門察照在案。茲總理衙門豫料各國
換約時。必來爭執者六條。欽奉
諭飭詳細覆奏。臣維洋人請
覲一條。外夷進於中國。自應示以懷柔。第彼既以列國自居。勢難
繩以中國之禮。若准行夷禮。瞻
覲必致失儀。舉止之間。傲慢生焉。且各國公使。近住都城。此端一
開。猶恐入
覲之請。將不以時。待其屢請而後屢拒。則更無辭實阻。為今計出

權宜。莫如告以我
皇上沖齡踐位。內外大小政事。悉秉承
兩宮
皇太后主之。惟親貴樞臣。得蒙
召見。然尚
垂簾聽政。承
旨傳宣。此外例准引
見人員。僅蒙
欽派大臣驗放。亦未能瞻仰
天顏。此我

朝體制昭然。非為洋人而設。申以名正言順之辭。或可杜其
強辯狡爭之口。儻再堅辭固請。亦惟有允俟我
皇上親政後。再當請
旨遵行。又議遣使諸國一條。歷攷史冊。原事所有。惟西洋各國。相
距在數萬里外。臣工銜
命遠往。遠隔重洋。不通語言。未諳文字。僅憑繙譯。寄為耳目。難免
亢則交爭。卑則見侮。且以中國之人。初入其地。縱能稍通
語言文字。而彼中底蘊。我一時詎能深悉。然各國於中華
虛實。靡不周知。而中國於外國情形。茫無聞見。豈慮其難
通。遂不加諮詢。是就時論事。遣使之舉。亦所應行。惟各國

伊京公使。一切事宜。皆其專主。中國非外國可比。今議遣使。不過修好。餘事不能擅專。須先約明。庶免嘵瀆。至往返舟車之費。在彼寓館之資。既與通好。自不能惜。應請飭各省督撫臣。留心延攬通曉外國語言文字。為守兼優者。保送總理衙門考察。以備任使。酌定正副員數。不必假以事權。亦毋須令其專駐。如遣用得人。自不致貽他患。彼亦無所挾持也。又議銅綫鐵路一條。各國但以速傳遞便貿遷為詞。自圖捷徑。而於中國疆域之險阻。民間之廬墓田地。概置不顧。不知中國情形。與各國迥異。各國地曠人稀。可以開設。中國人稠地窄。勢有難行。且民間之田地廬舍。尚可

價買。而獨至墳墓。則雖重價亦難相强。然彼蓄意已久。似難理諭勢禁。並恐其明年別啟釁端。巧借名目。即取我中國之財。以逞其陰險之計。現在上海洋場。彼已設立銅綫。既未能先事拒絕。則惟有約以限制。如畿輔重地。以及通都大邑。皆人烟稠密。萬難准行。即彼欲强為。亦喻以中國之事。必順民情。民所不欲者。朝廷未嘗强也。此事易滋事端。彼國既通和好。而必與中國人民羣搆怨嫌。恐亦非彼國之利。使知衆怒難犯。或可稍緩其謀。其在通商海口百里以內。或准行用銅綫鐵路等事。然仍須民間願賣地基。會同地方官審度辦理。不得有

所强占。庶於籠絡之中。不致有妨大局。又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一條。查通商口岸。條約載有一定地方。洋人始踞之於沿海。繼進之於江漢等處。已屬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矣。恃彼輪船。攬載中國貨物。使我江海船戶失業者。不可勝數。今復變計愈進。欲就內地開設行棧。若再准其占盡內地生理。立見民生困厄。而包攬商貨。抗納稅釐。更不待言。當此各省用兵。全賴抽釐濟餉。軍需貽誤。其害頓在目前。此不能不以全力拒之。至其內河駕駛輪船。洋人用意。與開設行棧。相為表裏。行棧既不可設。輪船自不能行。但利之所在。彼必起而力爭。即難堅拒所請。亦必須令

其按照內地完納稅釐。華商洋商。均無異致。蓋各口洋行貨物。本係遵例完稅進口。豈有入於內地。而轉不照驗輸完。若謂所設係屬洋行。所運係屬洋人。而不完釐稅。則將進口之洋貨。亦曰販自洋人。不納關稅。出口之土貨。亦曰販往外國。不納關稅可乎。此理之明著者。似尚可折服之也。又議販鹽宅煤一條。內地食鹽。本列禁於條約章程。而洋人猶敢包庇販私。然在犯禁。尚可執約察辦。設若准以販鹽。添入條約。則中國鹺綱。立形瓦解。況鹽斤一項。國課所關。民生所繫。即在華民。亦不准人人販運。在各省鹽法。定地行銷。按場綑配。引鹽有商。票鹽有販。地界不容侵

灌。民食亦禁越銷。通課販私。則吏罪有定律。是
國家之制度。斷難輕議變更。即如外洋各國。以關稅為國用。
必不聽別國之人。亂其成法。現敦和誼。修好通商。當責以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義。至究煤一事。其中窒礙尤多。即
臺灣一處。出產煤斤。洋人蓄心已久。然非近接生番。即屬
地關氣脈。若堪採究。華民亦早開山。儻准洋人擇地開採。
勢必肇釁爭端。彼如堅請。亦惟定以中國向所採煤之內。
會同地方官審度。始准設廠雇工開究。以杜流弊而免爭
端。又議開拓傳教一條。各省入其教者。大率無識鄉愚。稍
明義理者。鮮有聽其煽誘。惟密令地方官固結紳民。隨時

查察。陽為保護。暗事防維。潛破其奸。漸啟其悟。俾已入教者改悔自新。未入教者相與儆戒。即間有誤從其說。亦如僧道之無足重輕。教士縱欲為之開拓。亦將技無所施矣。以上六條。總理衙門先舉其大者重者而言。此外非理之求。不情之請。當不勝屈指計也。即如本年五月間。英使入閩。經歷各口。先有各處稅釐。欲於換約時赴京商定。概行停收之論。我

朝深仁厚澤。薄賦輕徭。中外共曉。祇以用兵日久。餉需浩繁。疆臣奏議抽釐。亦萬不得已之舉。設使粵氛早滅。回捻未萌。我

皇上軫念民依。豈不早籌停止。何待該公使從旁置喙。且內地釐金。徵諸華商。而彼尚以為有礙洋商銷貨。藉口饒舌。此外欲圖要挾。從可知矣。就今日度勢權時。通盤籌畫。中國財力兩窮。兵民交困。事有不能不曲示羈縻者。惟是彼以我欲求和。必恃戰以相脅。嚴為之備。以防萬一之虞。此不能不如奕者之占先著也。臣愚以為事前當作思患之防。事後必圖自強之道。夫思患之防。當召重兵以入衛。集厚餉以供支。天津為

畿輔咽喉。宜豫徵勁旅。分路扼屯。如現任廣東撫臣蔣益澧久練軍事。膽識兼優。其所部多敢戰之士。現在粵境敉平。

似可早籌布置。此外各路軍營。尤不乏知兵文武。應請
飭各統兵大臣酌舉所知。令選舊部精銳。借防勦捻梟為名。急趨
天津。及附近都城一帶屯紮。以厚集其勢。惟徵調多則統
率須人。責成專庶事功有濟。並請迅
簡威望素著。中外信服重臣。專駐
京師。節制各軍。聽其調度。使洋人知我有備。不敢肆意憑陵。
縱令啟釁稱兵。亦免猝乘之患。所需軍餉。除用兵省分外。
應由各省按月分籌解交戶部。及直隸藩署。專款存儲。聽
候隨時提撥。一面再請
飭令沿江沿海各督撫臣。實力整頓營伍。其可團練處所。並令認

真舉辦。以期共濟時艱。又自強之道。各省疆臣。應咸切
主憂臣辱之憤。並勵棐忱。精修戰具。汰簡師徒。並於用兵之省力
籌平定。騰出制勝之師。分屯以防海口。節此協濟之餉。減
釐以紓民力。庶民富兵強。則戰守和之權。在我而不在彼
矣。然其要不外用人理財兩端。所謂有人才始有政事。有
政事始有財用。我之自強者以此。馭夷者亦以此。
御批。該衙門知道。
江西巡撫劉坤一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六年
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等因。並承准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函寄條說前來。臣查洋務之原委。洋人之情偽。以及行止之利害。准駁之難易。總理衙門條說中。已委曲詳盡。無俟臣言。臣愚以為請

覲遣使。事屬虛名。姑約緩期。洋人當不固執。洋人所重者利。所畏者民。前此就款。自知非仗

朝命。無以制中國之民。圖中國之利。若如銅綫鐵路。販鹽穿煤。與夫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等事。是專吾利以毒吾民。而慮民之羣起為難。即現有之利。亦不可保。故欲增入條約。以脅地方。其議若行。中國由是坐困。譬人一身。膏血既盡。則軀命隨之。尚可待異日補救乎。如理喻勢禁之兩窮。惟

批郤導窾之一法。蓋泰西各國。惟英法馬首是瞻。其圖利以英國為甚。其畏民亦英國為甚。現在通商口岸。類皆英商不惜糜費。極力經營。置頓貲財。曷啻億萬。是皆百姓所眈眈者。一旦眾怨並興。獨英人深受其害。屆時先遣智辯之士。密以禍福諭之。可息其貪志。又密諭法人以上各事。有益通商。無裨傳教。何必同聲附和。以失中國之歡。各省教民甚多。事敗豈有瓦全之理。是亦勢所必然。天誘其衷。庶幾見聽。則英國與各國。必不敢於紛紜。而俄國亦勢孤無與矣。至於傳教章程。亦祇可仍其舊。設官約束。轉以奪州縣之權。彼既恃有護符。殊非中國僧道可比。儻洋人所

求必遂。各國之交莫離。目下計在羈縻。自不能不允以一二事。則誠如總理衙門所奏。綱維在內。實事在外。各省大吏。因民向背以用剛柔。萬一不能調停。則請立予重譴。以塞洋人之口。而後徐為之圖。洋人或亦知難而退。然此皆彌縫之術。仍恃筆舌以爭之者也。夫洋人之志叵測。而欲難盈。自非思患豫防。將何以支大敵。總理衙門慮及決裂。務須共為之備。誠為綢繆之至計。惟是決裂之禍。外省遲而小。都門速而大。都門苟有疏失。外省無所適從。神機營兵力尚單。恐不足以資防範。為一時計。似宜豫徵勁兵。以備非常之變。為萬世計。並當多練禁旅。以立不拔之基。旗

綠官軍十數萬人。其中豈無壯健。果能慎揀將領。精選偏裨。加意撫循。極力振頓。則怯者未始不可轉為勇。羸者未始不可轉為強。久暫安危。實繫於此。直隸為畿輔重地。督臣劉長佑老於行間。自應責成訓練各軍。嚴守要害。以資拱衛。以外沿江沿海。其應如何措置。則在各督撫體察情形。江西惟九江一面當洋人之衝。彼若深入內湖內河。則我易於掎角。惟留防水陸各勇。合計不滿萬人。應視時事如何。再議增募。江楚用兵日久。從容號召非難。如須江軍入衛京師。請

旨先期下臣。以便早為料理。利鈍雖難逆覩。勝負要亦無常。幸而
得以羈縻。固屬
國家之福。不幸至於決裂。則賴
宗社之靈。臣不敢矯持以誤大局。亦不敢恇怯以便私圖。謹就管
見覆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乙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疊奉寄
諭。將籌議修約事宜。各抒所見。妥籌覆奏等因。欽此。又准總理各
國事務王大臣。開具條說密函前來。奴才詳加參酌。反覆籌
維。各國照約辦事以來。察其情形。往往以約內所載。尚未

能盡如所願。茲屆修約之期。必將多所要求。總以於彼甚便。而不顧我之是否能行。愈加開導。其志愈堅。性情狡執。而其意中之事。一則以體制爭勝。一則以利柄爭先。其官員在中國年久。往來京都。風俗日漸熟悉。其性情默化潛移。誠恐中國藐視。不能自比於上邦。其商人日來日多。彼此爭利。漸至無利可圖。是以各處搜尋。欲盡奪中國商民之利柄。雖不至再啟釁端。必將大費脣舌。總理衙門王大臣思之已熟。諸中窾要。為今之計。幸以為宜示之以寬大。鼓之以信行。而一切瑣屑漁利窒礙難行之事。仍應力爭以存限制。謹就條說內管見所及者。臚列上陳。伏候

聖明採擇。

一議請

覲。自古中國與外邦交際。其道有二。一則曰朝貢。一則曰聘問。三代隆盛之時。外邦獻琛納贄。重譯　庭。經籍昭垂。班班可考。此朝貢之正軌。不易之定程也。迨夫兩漢。北漢諸邦。雖叛服不常。而使命交通。亦未聞有斷斷先議及謁見儀度之事。唐室中葉以迄五代。沿至中國多事。每借助外邦兵力。以平內難。而外邦之勢漸張。一切交際儀節。遂踰舊。辯論紛紜。誠如總理衙門王大臣所謂儀節變更。未足為訓者也。至於春秋列國尋盟修好。使命往來。而書文車軌。

同此幅員。揖讓冠裳。共茲制度。尊卑有一定之分。等差無可議之文。故稽諸史册。節目儀文。皆非今日之可比。泰西諸國。大小不齊。而遠居海外。自據形勝。兵力足雄。夜郎自大。大抵相同。而其言語文字。儀度設施。自為國族。迥不與中國相侔。既非朝貢臣服。初無聯絡聘問之道。徒以招徠互市。廣集連檣。近年來我郊多事。呼引朋類。偪處京邑。居然成一敵國。近處肘腋。已成投鼠之勢。且彼族猜刻性成。志復堅韌。陰欲窺攬權利柄。陽則必爭敵體之虛文。蓋以體統不尊。則終受我箝制。不能任所欲為。其近年毒燄鴟張。視十年前又不啻倍蓰。況包藏禍心。積慮陰謀。籌

之已熟。所以首以請

覲為詞。而堅索昔年所求未獲之條也。我

國家政崇寬大。曲示懷柔。凡可以權宜俯允者。仍可與之羈

縻相安。初未嘗有鄙夷薄待之意。而彼且爭之愈力。積念

日深。牢不可破。非言語文字所能開導。孥以為苟非隱憂

實害。與其待彼力爭而後許。莫若我順機而俯從。雖屬創

行之典。仍垂格外之

恩。惟許之之中。必裁以限制。其使臣入

覲之儀。必應妥議。入

覲之期。必待

皇上親政之時。彼亦無所再用其饒舌。但既非朝聘。又無貢品。似
未便與我
朝越南琉球緬甸修貢諸邦。議數年一貢同例。且可以杜其
後此之煩瀆也。
一議遣使。西洋各國。近年各遣使臣。分住中國。與總理衙
門及外省大吏文牘往來。會晤抗禮。以通款洽之情。而盡
交際之道。此蓋數十年前苦索力爭。而今始得行之者。其
所以必請中國亦派使臣。赴各國駐紮。初不過求敵體平
施之意。似尚無隱謀叵測之心。而事則實多窒礙難行。總
理衙門以各國至中華通商傳教。有事可辦。中國並無赴

外國應辦之事等詞駁之。實足令彼無詞以對。如才通盤籌度。尚有足以暢其駁之之說者。外國商人赴各處貿易。其售貨有稅。其船隻有稅。其官民受俸受雇值有抽釐。國中無地丁。而抽收取盈且數十倍。故各使住紮各口。公使歲金以萬計。隨員歲金以千計。而盤川及雜費稱是。每歲每口耗數十萬金。而取之裕如。其派遣選材。則皆習嫻於平時。或循資而擢用。或樂於趨事。以為榮而不以為苦。且行之歷年。皆有定章。今我遣使。事屬初創。隨員僕從。多則所費奢。指揮輿馬。簡則體統褻。非僅旦暮之權宜。實能行之久遠。則經費宜豫籌備也。使臣至彼。必一二年後方能與

其人地稔熟。若數年更換。則新手苦於生疏。若久任不遷。則遐荒且憂閒絕。奉使備資以保充。平日講求於嫺習。則人材宜豫為選儲也。經費一節。或當招徠商賈。與使臣相輔而行。然商人貿易。有利則踴躍爭先。無利則觀望裹足。數萬里商情之衰旺。亦難豫料。事雖不可緩置。然亦難以倉卒行。今宜允之。或期諸軍務肅清。或待諸度支稍裕。計非數年以後不可。至表使臣到彼。尚有交閱

諭旨一節。其謁見彼君主之儀。亦應先為議定。

一議銅綫鐵路二事。俄國南境。與中國北境。壤地相接。其包藏禍心。蓄謀尤深。而英法美三國。從而和之。於中國意

無所益。而徒貽害於無窮。似宜始終堅持而拒之。開誠布公而告之者。惟既經總理衙門王大臣以失我險阻。害我田廬。及占民間生計。眾憤難當等詞折之。上海亦有七不可之說以駁之。是駁之既以盡詞。而彼悍然不顧。事在必行。換約之時。更難置喙。但中國此時寇亂未盡肅清。軍務省分。險隘未盡解嚴。昔年英法等國。欲於蘇松漢口九江等處通商。已載和約。亦尚有待肅清收復之說。今此例似尚可援。且事關各省要隘。官民是否願行。應由各省地方官紳士庶公議。詢謀僉同。方能定議。是行止之權仍在我。以此為緩圖。彼雖不能即此甘作罷論。亦斷不至因此遂

至決裂。惟拒英法美尚易。而拒俄較難。緣俄蓄慮尤深。而陰謀愈險也。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查外國商人有利必趨。不遺餘力。此二事若允其所議。將來得步進步。流弊不可勝言。總理衙門王大臣等所議。深為洞悉一切。通商口岸舊約章程。所以與洋商者。不為不便。若再多生枝節。實為無厭之求。必須堅持定見。不可准行。

一議販鹽究煤。查鹽笑大政。為

國家筦籌。課餉攸關。且為民生日用所必需。其利尤溥。是以設官分職。責有攸司。越瀝私販。盡泉作弊。實已防不勝防。

其近來上海漢口一帶。有雇輪船拖帶鹽船。尚係貪圖雇值。未及攙搀鹽政。若條約內准外商興販。則偷漏私賣。壟斷居奇。流害且不可勝言。至它拘煤斤。勢必連及金銀銅鐵等礦。諸弊叢興。各處礦丁。良莠不齊。人數眾多。聚則食力。散則為匪。每釀巨案。若有外國人為之包庇。易聚難散。尤不可不慮。總之此條既為昔年和約所未載。值今換約。嚴詞堅拒。亦不至為此決裂。所宜痛絕其今日之妄想。而翦其他日之萌芽。但販鹽出於彼族圖利。不過如欲入內河。搀求中土物產之故智。而煤斤則為伊等目下所亟需。較鹽尤切。輪船需煤。若將來銅綫鐵路成。需煤愈奢。通來

外國輪船輪車一切器機。奇技繁興。聞各國近年穴煤。有入地數百里。時逾數月。而未究其底者。是用煤日廣。而穴煤之技。且愛漸窮。欲借助於中國也。若銅綫鐵路之舉不果行。則穴煤之計。亦可弛也。

一議開拓傳教。此條既為和約所載。此時固難裁禁。傳教之徒。法美二國為多。英俄次之。惟其教士類多鄙俚淺妄。兼施小惠。僅可煽集鄉愚。萬不能波染讀書明理之士。其教自在。聽之尚無大害。但無知鄉愚。及刁狡小民。恆藉其包庇抗糧架訟。種種不法。其教士喜於虛文體面。拜晤地方官以為榮。其遠僻拘泥之地方官。或拒而不見。或見而

挫御之。皆非善處此輩之道。其實此輩中尚有曉事和平之人。轉託其拘管開導教中愚民。亦不致生事。及生事而尚能消弭者。是在善導而撫綏之。亦無礙政體也。總理衙門王大臣議以如僧道之例。設官以治之。最為得宜。若慮天下以引人入天主教為口實。則今僧綱道錄司徧各省。未聞有引人入釋道教之誚也。總之處置貴於得宜。日久習稔。轉可相安無事。入教之鄉民。愚蠢癡妄則有之。若逞兇為匪尚無我

皇上一視同仁。番回僧道。各有其教。同在化育之中。

聖化覃敷。何所不容於覆幬也。

以上各條。或為各國所共爭。或為一國之專利。情形不同。其用心亦不一。芬歷年以來。與之交涉。隨時體察。雖狡執百端。若平心以理服之。亦尚可制其驕矜之氣。總理衙門王大臣等所論各節。為未雨綢繆之計。使臨時辯駁。成竹在胸。誠為勝算。所以維持大局者。當在此舉矣。

御批。該衙門知道。片併發。

崇厚又奏。再芬自辦理通商以來。隨時體察情形。現屆修約之期。通盤籌度。尚有三事。於大局甚有關繫。務須杜漸防微。先事豫籌者。敬為我

皇上密陳之。

一稅務司不宜於修約內出名也。查稅務司之設。創之於廣東上海。當時不過為監督官雇用之人。迨至咸豐十年換約以後。經前工部侍郎恒祺會同奔劉調赫德。原以洋商徵稅等事。各監督初辦。恐多棘手。用以稽查稽查。於是稅務司遂為官用之人。職司稽查稅務。數年以來。總理衙門再三整頓。於稅項大見起色。實係用稅務司之力。惟因李泰國驕悍性成。立予罷斥。中外洽然。及赫德為稅務司。將任用稅務司之權。歸於稅務司。監督不能去取。各口監督。又因隨時換任。情形不熟。多有將稅務事宜。專委之於稅務者。因而各口稅務司之權日重。洋商但知有稅務司。

而不知有監督矣。稅務司乃因中國應有之權。而據為己有。明理者尚安本分。倚勢者任意把持。現屆修約之期。心存壟斷。願辦銅綫鐵路。欲竊中國之權。而與洋商謀利。應請於現修約內。無論何款。不可有責成稅務司字樣。則沿海利權。不致移於外國。洋商知稅務尚無真權。銅綫鐵路。即無人辦理。此政體所關。實防微之要議也。

一洋藥稅則。不宜加重也。查從前各鈔關稅務則例不同。章程不一。原係各就地方情形而定。自各國通商以來。所定稅則。均係不再重徵。單照紛繁。流弊已不可勝言。內地稅關釐卡。大為減色。近年來所恃者。惟有洋藥一項。條約

內載明不准外國人包送。可以任憑重徵。每年稅項釐金數百萬兩。而各洋商時時以此為不便。聞嘗聞其議論。皆云洋藥之稅。尚可加重。統歸不再重徵之例。即稅務司亦屢屢言之。現在修約。彼必以情願加稅為詞。冀我允從。以便定不再重徵之例。儻若允准。不惟各釐卡之餉源告竭。即內地設行棧於河駛輪船二事。亦皆因洋藥而起爭端。應議約時。持定通商稅則第五款所載。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之語駁斥。不致洋商包庇護送矣。

一茶稅不宜減輕也。查稅則內載茶葉每百斤稅銀二兩五錢。若以值百抽五之例繩之。細茶至昂之價。每百斤不

過值二三十兩。降而十餘兩數兩不等。即以至貴者論之。亦不止值百抽五。則是茶稅本重。而何以原定時各國並無一言者。蓋因從前粵海通商。徵收茶稅。連正項並雜費收至八兩有餘。茶船出口。又有限定斤數之禁約。嗣後一改而為二兩五錢。雜費一切删除。各洋商自欣然樂從。及至俄國後定陸路稅則。力爭茶稅。懇求減少。與之爭論。幾乎舌敝脣焦。僅允其將甎茶一項。改為六錢。並聲明別種茶葉。均照舊例。現在各洋商又時時有求改茶稅之意。議約時在所必爭。彼不過以茶葉之價值甚少。於值百抽五之例不符為詞。不知稅則各有用意。不能專以價值論稅。

英吉利前數年開用兵之時。該國茶稅曾加至四十兩。彼又將有何說。彼必飾詞巧辯。以稅減可以鼓舞商情。暢旺稅課。雖少實多為詞。不知土地之出產有限。民間之食用難增。此說尤不可信。總之茶稅一項。為各關之大宗。若輕於議減。則百萬之款。立見消耗。應請查照俄國續增稅則內。甎茶以下註明別種茶葉稅則。不得援照此例。庶不致茶稅另生異議矣。

以上三條。皆有關大局。自應先事豫籌。杜漸防微。鋼綫鐵路。為稅務司所願辦。藉以攬權。洋藥茶葉二事。均與內地設行棧輪船入內河相連屬。得於彼必爭於此。皆有礙於

國計民生。等管見所及。理合附片密陳。

御批。覽。

崇厚又奏。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豫籌明歲條約各事宜。奏請由南北洋通商大臣。於平時辦理洋務各員中。擇其熟悉情形。通達政體。兼工才辯者。每處選派二員。以備查詢一切。藉資得力。奉

旨。依議。欽此。等當於歷年隨辦洋務委員內。選派知府銜候補直隸州涿水縣知縣黃仲畬。運同銜同知用分發廣東候補知縣高從望二員。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聽候差遣。

御批。知道了。

丙子。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船政提調布政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到工。臣以其應事周詳。復將修約事宜訪之。據稱

聖主洪福。明年修約。必不至遽啟釁端。蓋鷸蚌方持。不遑他顧也。法郎西與普魯斯壤地相錯。爭界搆兵。英與法鄰。恐法滅而及己也。故不得不助法。俄與普鄰。美又與俄鄰。恐普滅而遞及之也。故不得不助普。近日各國商賈。蹤跡漸稀。職是故耳。洋人以商為重。閩洋商之在上海廣東者。豫請於其爵。以前約中每貨值銀百兩。完稅五兩。內有數則應減者。洋貨入內地。既完稅。又納釐。或免或減。到期應議等情。

若所議止此。甚易辦耳。然夷情詭詐百出。雖力不足以陵我。必有恫喝之詞。如請

覲遣使諸條。揆勢度時。俱屬費手。而鐵路之害為尤甚。大半皆久居內地之洋人。與內地之通事。窺我虛實。挾以相難。

國體民生所繫。固不能盡徇其欲以啟戎心。即悉以空言。亦於事何補。竊思

國家臥薪嘗膽。收效尚待數年。養晦遵時。正在今日。彼洋人所圖者利耳。無所利必狺狺然羣起而爭。得所利則弭首而受我鞭策。與其逐條駁詰。脣焦舌敝。終不能不委曲以求全。何如挾其隱衷。使之就我範圍。不敢別生枝節。前者

劃四成稅餉。償其兵費。原謂安民息事。出於一時之權宜。
此次修約屆期。可否示以
天朝寬大之恩。仍於新關結款內酌量劃分成數。助其不給。其
餘所有條約。仍照原議。不得一字加增。該酋等本有內顧
之憂。既飽所欲。當無異言。雖所費不為不多。較諸各款之
窒礙難行。傷我
國體。困我民生者。所全亦不少矣。至於我實有可恃。則
詔諭停止。一反掌間耳。又非若鐵路等事。一歲而未易變者也。臣
察其議論。尚非毫無定見。空言搪塞者。是否有當。理合恭
摺密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丑。福建臺灣鎮總兵官劉明燈奏。竊奴才於八月十三日。由郡起程。十八日抵枋寮。查詢前途。盡屬番界。間有閩粵之人。零星分處。以生番伺殺無常。恆有戒心。且其中箐深林密。鳥道羊腸。又多大石嵯峨。礙難下足。素為人跡所不到之區。當即分派員弁。督率民夫。將枋寮以下一帶山路。樹則芟之。道則平之。先後就地添募勇丁。並各給予旗幟。分紮各莊。看守堵禦。兼作鄉導。於二十五日。由枋寮統師水陸並進。間遇路徑險窄。每日身先士卒。步行二三十里。沿途經過各莊。及附近番社。皆出迎接。並獻雞豚酒米。一

概卻之宣布

皇仁。分別賞給番銀銀牌羽毛紅布料珠等件。各社番俱各歡欣感戴而去。芽抵瑯璚後。駐紮紫城。前署鎮臣曾元福及署臺防理番同知王文詠。合眾國領事李讓禮等。先後到地。訪查龜仔角生番。尚離瑯璚四十餘里。地勢險要。傳集各莊頭人來見。詳加詢問。據稱內山地方。共有十八番社。其負嵎恃險。以龜仔角為最。而其兇惡殘忍。亦以龜仔角番為尤。平居互稱雄長。夜郎自大。迨至酒酣。輒拔刀相向。雖父子兄弟。亦所不顧。習俗使然也。該番戕害洋人之後。知為法所不容。早已加意隄防。雖不與熟番人等往來貿易。

祇邀十七社番歃酒要盟。意圖抗拒。而各社生番。屈於威加。類多勉强應允。但得番目卓杞篤前往宣諭。散其黨與。勦辦不難得手。弩竊思奉委查辦此案。祇期拏獲兇番數名。盡法懲治。即可以謝洋人。今該番負固不出。既無綫路可通。復敢要結黨援。妄逞螳臂。若不大張撻伐。不足以儆兇頑。當與道臣吳大廷等往返函商。意見相同。一面會同前署鎮臣曾元福稟咨督撫臣。先令臺防理番同知王文榮隨營委員候補從九品王懋功留閩浙補用副將張逢春。儘先補用遊擊本任斗六門都司林振皋等。分赴各番社妥為安撫。弩即於十五日拔營進紮龜鼻山。距該番巢

穴不達。正與前署鎮臣曾元福訂期分路並擊。十六日據
准李領事照會。內稱十三日帶領通事吳世忠及閩粵頭
人親赴火山地方。遂遇該處總目卓杞篤。面議和約。嗣後
船上設旗為憑。無論中外各國商船。如有遭風失事。由該
番妥為救護。交由閩粵頭人轉送地方官配船內渡。儻若
再被生番殺害。閩粵頭人轉為幫拏兇番。解官從重究治。
此次起得女洋人頭顱及照影鏡。係該領事自向贖回。所
費銀圓。照數歸還。其餘屍身。已被該番先拋入海。此外並
無被擄未害洋人。無從釋放。該領事恐其結怨。業已允從
願為和息。並代該番照請撤兵。懇免深究等由前來。奴才伏

查此次羅妹船戮。被生番所殺。並非無因。祇緣五十年前龜仔角社生番。曾被外國洋人登山酷殺。幾無孑遺。以致世世挾仇。希圖報復。此係番目卓杞篤向李領事面言。似屬可信。幷察看此間海道。生成天險。礁石林立。利如鋒刃。其中暗伏沙綫。尤難窺測。設或風帆不順。船隻到此。無不立碎。況該番與洋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前此乘危截殺。原為報復起見。今若代其勦辦。誠恐洋番讐怨。愈結愈深。從此讐殺相尋。永無休息。現既據該領事等兩願和好。盡解前隙。似宜網開一面。用彰我

皇上寬大之恩。當即飛函密與道府熟商去後。十七日復據李領

事親至大營。面見夸求為和息。言詞愈益懇切。不得不通
融辦理。俯如所請。飭傳閩粵熟悉頭人。立具保結。一面妥
議章程照覆。並將代為追回量天尺千里鏡及該領事前
去贖價番銀一百圓。由夸先行發還。該領事甚為感激。惟
現紮營盤。據該領事照請暫留。俟其到省申陳督撫臣。可
否准予改設礮臺。另奏請辦理。現酌派兵丁及該處莊丁
看守。並留行營礮二尊。以壯聲威。夸於十九日回至瑯璚
內山。各社生番。經王文榮等撫諭之後。仰恢
聖主恩威。均各相率來見。復經夸闡揚
德化。俱加犒賞。莫不以手加額。喜出望外。夸抵瑯璚後。立將暮勇

裁撤。其應需員弁兵勇薪水口糧夫價船價賞號等項。除
臺灣府先後解來番銀一萬三千四百兩。分撥曾元福王
文瑞兩人支應外。尚有不敷。業由督就近籌借發給。事竣
覈實報銷。絲毫不敢冒濫。一面將辦理詳細情形。稟由督
撫臣察覈具奏。並俟李領事回廈。督始行起程。於十一月
初一日回郡。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伏思自古中外相交。遣
使往來通問。載在史冊。使臣將命。必有國書。以達彼此之
情。亦屬一定儀制。此次蒲安臣奉

派前往有約各國。自應查照舉行。惟中外禮節不同。若令親遞。誠恐將來不免流弊。是以臣等屢經公同商酌。尚未定議。旋據柏卓安述及外國彼此遣使。以國書為憑信。設令此典缺如。誠恐各國以禮意未通。於辦理交涉事宜。必多不便。轉致蒲安臣臨時無所措手。諸多為難。臣等細繹其言。實近情理。溯查從前英國與比國使臣。來至中華。曾經攜帶國書。或由督撫接收。或由臣衙門接收呈進。並未准令親遞。隨後

頒發國書。亦由承領之衙門轉給。載在檔案。近年外國派使來住中華。開示各帶國書。因未准令親遞。僅止錄出原文送閱。

或並不進閱。臣等付之存而不論。正所以防流弊也。今蒲安臣出使。雖未便停止

國書。致令各國生疑。尚可援照英國比國之案。於到外國後毋庸親遞。以防流弊。因以此意與柏卓安面為約定。並擬給蒲安臣咨會。敘明奏

頒國書。應仿照從前英使等在京成案。令蒲安臣每抵一國。即將國書由該處執政大員代遞。且言明將來有約各國。如有國書。或由該使臣齎回。或寄交住京使臣轉呈中國。亦即照此辦理。豫為地步。又慮及泰西各國。向有優待使臣之處。另行咨會蒲安臣。凡有妨礙

國體之事。不必舉行。誠以遣使本以達情。今蒲安臣以洋人
倖充茲選。似於中外交涉之件。藉可迎機而導。就我範圍。
且同往又有中國官員。諸凡商酌而行。於將來一切。可望
稍有裨益。如蒙
俞允。再由軍機處查照從前
頒發國書成案辦理。
御批。依議。
給蒲安臣咨會
為咨會事。案照貴大臣奉
命出使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按程前進。美國係先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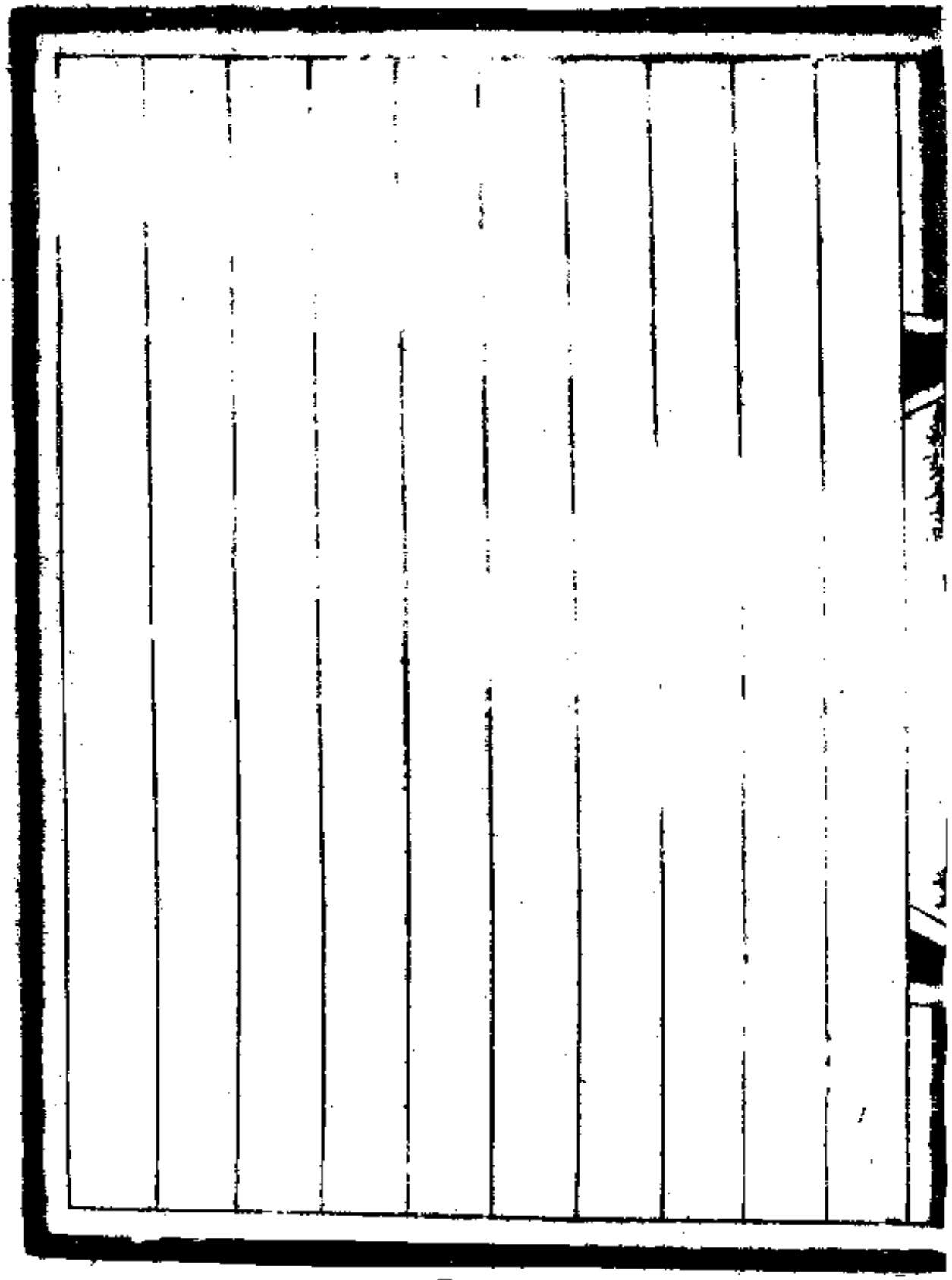
邦。從前美國與中國聯和。曾經兩次由出使大臣。交中國
大臣代遞國書。彼時因中外儀節不同。是以斟酌權宜。於
中外
國體。兩無妨礙。辦法最為妥善。今貴大臣出使美國。仍可按
照前式辦理。茲本王大臣奏請
欽頒國書。交貴大臣恭齎前往美國。希即仿照從前美國使臣在
中國由大臣代遞國書之禮辦理。惟現在有約諸國。均各
和好日敦。自應一體奏請
欽頒國書。由貴大臣恭齎前往。每抵一國。亦可照在美國辦理之
式。由貴大臣交其國大臣代遞。以歸一律。此係本王大臣

查照舊案。斟酌辦法。將來有約各國。如有國書。或由貴大臣齎回。或交住京各大臣轉呈中國。亦即照此而行。庶乎儀節不致參差。而睦誼亦昭輯洽矣。至於貴大臣前往有約各國。與現在英法諸國大臣住京者等級無異。將來在美國及別國。如有欲照奉西之例優待者。貴大臣不能固卻。即亦不為遥制。但務須向各國豫為言明。此係泰西之禮。與中國體制不同。因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不必援照辦理。不得不豫為聲明。相應一併咨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蒲安臣咨會

為咨會事。現在貴大臣既經奉
命為中國使臣。將來到各國時。凡有如中國禁地。及一切妨礙
國體之事。仍望貴大臣亦照中國體制。不必舉行。以昭肅敬
各國之意。其或各國因貴大臣係泰西之人。照泰西例優
待。亦希貴大臣將中國體制。先為聲明。庶將來各國不致
疑中國無報施之禮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五十五之五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五

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壬午。閩浙總督吳棠奏。承准軍機大臣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等因。欽此。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密函條說各件。臣自莅閩浙督任。凡於海口要隘之地。洋人幽隱之情。時與將軍巡撫等臣。隨處講求。留心審度。竊料今日洋人。雖有無厭之求。要無生事之意。雖有尋釁之迹。實皆謀利之心。即如洋人在閩省嘗以包攬洋藥稅釐。開挖煤窯等類。橫生枝節。經臣等隨時明白開導。亦即廢然中止。又如閩省之羅星塔。洋人前已私

設電線。嗣經民人拆毀。至今未敢復設。眾怒難犯。彼非不知。第在換約之時。羣起交爭。多有脅制以求暢遂所欲。此事誠在意中。第彼以要求之心。作脅制之勢。在外有必求決裂之勢。愈見其中有不欲決裂之心。自古敵情。類皆如此。從前洋務。操之太蹙。既停貿易。則洋商均有剝膚之災。故合力一心。協以謀我。今則通商之地既廣。而彼之勢力亦分。貿易之利既多。而彼之顧戀亦切。一旦決裂。利未見而害已先之。洋人既惟利是圖。亦當多所顧慮。如所求初無越分。不過於通商條款。小有增損。仍從而羈縻之。則又

皇上撫綏萬邦。中外同仁之盛德也。至京城為根本重地。兵力既

宜厚集。將材尤須急儲。微臣愚見。擬請由各省督撫及統兵大臣各保曉暢戎機。曾經戰陣之將一二員。派赴京營。隨同訓練。以振聲威而操勝算。所需口糧等項。在直省疆臣均應共籌。每處各籌數萬金。尚未為難。而積少成多。亦不無涓埃之助。至於閩浙海疆營伍將士。臣當與將軍巡撫籌詳細籌策。未雨綢繆。以備萬一之慮。

御批。該衙門知道。

吳棠覆總理衙門條說

一。議請

覲一條。查洋人之必欲入

號。並呈遞國書。原係式敦和好之禮。其命意實以得近
天顏為榮幸。惟現在
兩宮
皇太后垂簾聽政。
皇上沖齡在位。諸多未便。如其堅請不已。惟有設法開導。許俟
皇上親政以後。再行請
旨定奪。藉事羈縻。洋人性雖狡執。而以情理喻之。其詞亦有時而
窮。諒車議自有定衡也。
一。議遣使一條。現在既敦和好。則禮尚往來。在各國之要
求。似亦近理。惟洋人之遣中華。或為傳教。或來貿易。歷有

年矣。並非專為通好而來。若中國之往外洋。誠如尊指並無應辦之事。且不止一處。常年分駐。費實不貲。若謂彼中之情偽。中國亦須洞悉。遇有公使啞瘂。可以向其詰責。此二層實為制勝之圖。惟口舌相爭。則立言必須得體。俱其虛實。非久駐不能深知。此非體用兼備者。不能勝任。尊慮至深且遠。欽佩莫名。惟有遴選得人。再為議及也。

一。議銅幾鐵路一條。此二事於中國民人生計。大有窒礙。自輪船通商以來。濱海之民。日形蕭索。如福建之臺灣廈門等處。向資海船以為生者。多稱富有。近則十戶九窮。推之他口。諒無不然。蓋舟行之艱急懸殊。則到貨之遲速迥

長。即市價之豐嗇與之相因。今若准其安置銅綫。置造鐵路。則彼之消息更通。將陸路亦為之壟斷矣。查閩省之羅星塔。前據洋人私設電綫。經民人毀拆後。至今並未復設。大抵洋人之於官場。多所要挾。而於民人之眾怒難犯。則常有戒心。即如潮州民人之不准進城。雖經熟賈調停。而迄今並未能居住城中。公然出入。於此可見。即或利之所在。未肯遽息此念。亦惟有以百姓不願為詞。婉切開導。在洋人知百姓不能相安。或可從緩再議也。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一條。查華商之尚能安業者。賴有議定之通商口岸。以限洋商耳。若內河駛輪船。內

地准設行棧。則是處處皆通商之地。洋商專其利孔。華商無容足之所矣。生計之日蹙。國不待言。誠有如尊指所云華民失業之後。鋌而走險。商賈豈能復通。若如洋人所言。現行海上輪船。所用華人多於洋人。無患其不允從等語。此不過無業之徒。藉以餬口。並不能於自立。凡稍有資本者。何能甘心。此二層繫商民生業者甚大。即使釐捐等項。願照內地輸納。而實偏處此。斷不能相安於無事。惟望堅持前約。折之以理。生民幸甚。大局幸甚。

一。議販鹽宅煤一條。查鹽法載有禁例。行銷有一定之地。販鹽有一定之商。即中華之民。亦非隨處可以運銷。一經

洋人興販。則禁約即有所不行。至開窑煤廠。或闢風水。或礙田廬。在中國亦未肯輕舉妄動。此二事於課鉤地方大有關繫。現在定約通商。祇應照約遵循辦理。且原通商之字義。不過交易相通。勢不能操我之利權。惟有將窒礙情形。反覆曉諭。彼此雖有中外之分。而情理並無二致。兩國既敦和好。若强我以不便。即有乖於和好之誼。想洋人亦無可置喙也。

一。議開拓傳教一條。查洋人各處設立教堂。講書勸善。惟窮苦愚民。聽其講說。稍有知識之人。鮮有受其愚弄者。該教士等偶有袒護教民扛幫插訟。不過地方官稍有為難。

尚無礙於大政。若如佛道二家。設官以制之。既有人心風俗之憂。且亦未必肯受約束。誠如尊指惟有聯絡紳民。陽為撫循。而陰為化導。不禁而禁之一法也。

甲申。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奏。竊粵東洋面。近年盜案疊出。必須置買輪船。以資巡緝。曾經臣益澧於議籌全局情形摺內聲明。以俟籌有款項。再行隨時購買在案。旋經臣等與調任閩浙總督臣左宗棠會商。於閩省擇地建廠。試造火輪船隻。分資閩粵兩省巡洋之用。嗣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奏請

飭令前任江西撫臣沈葆楨在籍接辦。一時尚難成就。粵洋巡緝。

關繫非輕。旋又勦辦曹沖客巢。正需輪船助勦。當經臣等再三熟商。先後向英法兩國購買大小輪船六號。來粵遣用。內於同治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買法國火輪兵船二隻。議價銀八萬兩。六年五月初十日。據送到一隻。取名澄清。尚有一隻欠銀三萬兩。原限六年六月內送到。因改造輪機。十月內送到。取名綏靖。又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買得英國飛龍火輪船一隻。給價銀二萬三千三百零二兩五錢。又六年四月初六日。買英國火輪兵船二隻。原議價銀九萬二千一百三十四兩。據領事羅伯遜申請給價興造。於五月二十二日。先交三分之一。尚餘三分之二。船限本年

內駛到。又六年二月初六日。買到法國火輪船一隻。取名
鎮海。議定價銀四萬九千兩。分次兌交。以上六船。共該價
銀二十四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兩。已給價銀一十萬零二
百九十五兩三錢九分九釐。尚未給價銀一十四萬四千
一百四十一兩六錢零一釐。以上動用價銀。並無成例可
援。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作正開銷。實於巡緝海洋。大有裨益。臣等伏查從
前各省購辦輪船。動多流弊。當其未經買來之先。領事與
洋商一味蒙混。迨買來之後。則指某船缺少某件器具。
係行船必用之需。中國因而受累。現在所購輪船六隻。尚

無前項情弊。價值亦不甚昂。業經駁到之澄清。飛龍。鎮海。
鮫靖。西號輪船。臣等親自乘坐演試。洵屬工堅料實。應用
器具。均各完備。且駕船水手。每船僅用洋人數名。其餘均
係本地勇丁。並由臣等於水師各營。揀選副參遊都守之
熟識洋情者。分別管帶。以習其技而操其權。似較設廠製
造。更為捷便。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乙酉。湖廣總督李鴻章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
六年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衙門奏。據籌修約事宜等因。欽此。旋奉十一月十八日

寄

諭飭催。臣於本年正月間。接准總理衙門函屬校覈條約。當以交卸通商。專辦軍務。不及檢案細覈。已委江海關道應寶時悉心研究。稟由署通商大臣曾國藩咨達在案。茲復荷

諭旨詢催。並准總理衙門來函。以臣經理有年。屬令獨抒所見。再參以日後時勢。剴切詳言。俾中外合力籌辦。臣雖至愚極陋。敢不就平素所見聞者。殫思竭誠。冀效千慮之一得。竊維總理衙門原奏。以來歲條約各國。必於條約外多方要脅。深以決裂為慮。謀所以籌備折衝之策。蓋推究其變。正以力窮其說。而後可策出萬全也。臣愚以慮患不可以不

周。而審幾不可以不定。固不可僥倖其事之必不決裂。而猶幸其中有可以不遽決裂之理。何也。明年之事。係條約而非議和也。議和不定。即立有戰事。咸豐庚申年局勢則然。若夫和約已有成局。各口及內地洋人已准通行。各國已普沾利益。彼必不因噎而廢食。我正可操舵以移舟。即以條約而論。英國第二十七款。載明彼此兩國。再欲重修。須先行知照。酌量更改等語。曰彼此。曰酌量云者。顯係兩國有一不欲。即可停修。有一勉強。即難更改。其有互相爭較。不能允從之處。儘可從容辯論。逐細商酌。不能以一言不合。而遽責其違約。是其事較昔有緩急之不同也。自來

敵國相交。最忌情形隔閡。議論盈廷。莫得要領。歷次辦理洋務。激成釁變。率由於此。今則中外交際多年。彼固深知我之虛實。我亦略悉彼之情偽。經總理衙門與該公使繙譯等隨事面商。久亦熟察其人之機變。而得乎剛柔操縱之宜。又如總稅務司赫德。心雖深很。而貪戀薪俸。願為效力。美臣蒲安臣為中國出使。據稱遇有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屈時皆可備居間轉圜之用。是其情較昔又有通隔之不同也。各洋人久居中國。漸有濡染中國文義。略識內地土俗民風。所欲雖奢。而中情亦怯。屢見外國新聞紙。載入各口洋商籲請公使議論修約之事。大都計較

捐。貪圖利益。凡鐵路。電線。販鹽。挖煤。內地行輪船。設行棧等件。亦多議及。但以居民不能盡准為慮。尚無動眾興師。不准不休之說。該公使等曲徇眾情。偏護見好。要索不遂。或加怒嘯。固其常態。然彼爭欲事之成。非真有樂乎議之潰也。大抵外國興兵。亦必有辭與理。為條約而興兵。則彼無辭而我有辭。為修約商酌意見不合而興兵。則彼理曲而我理直。在我誠能力持定見。於其可許者許之。其不可許者拒之。如總理衙門原奏所云。縱至決裂。亦不游移。則必不至於決裂。勢不足以絀之。理尚可以折之。理不足以折之。情尚可以喻之。然則先事之籌備。以定見為先。臨

事之折衝。以定力為尚。總理衙門原議。關鍵固已得矣。所有豫防爭執各條。如遣使傳教。其已行者也。請

覲可行而未能即行。它煤則可酌量而行。鐵路電綫。及內地開行棧。內河駛輪船。販運食鹽皆中國商民所萬不允行者。臣謹就總理衙門函商各事。詳究利害終始。逐條登覆。繕具清摺。恭呈

御覽。伏乞

飭交總理衙門查覈酌辦。此外或尚有要求之事。無非上侵

國家利權。下奪商民生計。皆可引萬國公法直言斥之。蓋各國均有保護其民。自理財賦之權。若使內地百姓不能自

養中國財賦不能自理。豈惟非與國和好之義。抑實背萬國公法之例。各國皆知自為百姓。獨於中國百姓。欲加强偏。且欲脅各官以制百姓。脅

朝廷以制官民。情理本欠平允。公使仍各國大臣。豈無一二明理之人。顯為揭破。多為說辭。或稍補救於萬一。臣忝握兵符。勦辦捻賊。尚難立奏肅清。奚敢侈言遠略。但備夷防變。目前兵力財力。固有未逮。亦非倉卒所能決勝。外洋用兵。與內匪辦法各殊。京師根本重地。暨南北沿海各口。均甚空虛。若備戰而無可戰之堅甲利兵。則不如其無備。庚申前事。可為鑒戒。臣軍前在蘇省。與洋兵久共征陣。略習

西人槍礮。英兵官戈登瀕行時。以常勝軍礮位交臣營。與臣面約曰。洋人以炸礮為利器。中土所無。即有之亦不能用。用之亦不能精。若守此勿失。外國必不輕視。厥後英領事巴夏禮。深詢中國武備。臣告以京城及沿海沿江各口。皆擬各練習開花大礮二三營。以制土匪。該酋謂為得法。自蘇軍全調勦捻。中原野戰。大礮笨重。不利陸行。又改習輕便軍器。馳逐數年。將士之精力已疲。利器之攻守頓易。即使捻可速滅。以言備患。必須從新整練。大加變通。似未可鹵莽將事。每念及此。愧憤交集。所幸現在各國交接情形。彼即多所要求。計尚不至決裂。儻託

聖主威福。一二年間。捻回就平。餉源稍裕。我
君臣上下。當日夜振厲。求所以自强之策。練兵製器。勿主故常。行
政用人。須有實事。僅欲守我邊境。保我黎民。非羣策羣力
不能挽回。非一時一事可速奏效。臣身經多難。熟籌事勢。
不得不倍加審慎。披瀝上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單二件併發。
李鴻章條款
一。議請
覲一條。查自古與國使臣入覲。具有典章。我
朝

列聖召見外臣。歷有儀制。今雖時勢略殊。若從貶損。難遽定儀。彼
若堅請。似宜正告之曰。我
皇上沖齡踐作。
皇太后兩宮聽政。即中國王大臣。尚皆隔簾奏事。與外國君主臨
朝體制各別。今公使住京。
特派有王大臣款接。凡該國有不能自達於
大皇帝者。由王大臣陳奏。斷無不實不盡。若王大臣請
旨所不得允行。即該使臣入
覲。亦斷不能允行。外國凡有大政。必君臣上下公商。中國何獨不
然。如必求

覲。須待我
皇上親政後。再為奏請舉行。屆時權衡自出
聖裁。若格外示以優容。或無不可。按英國條約第三款。內載代國
秉權大臣覲
大清
皇上時。遇有礙於國體之禮。是不可行等語。是其不肯拜跪。早有
成議。聞外國君主燕見。幾與常人平等無異。即朝賀令節。
亦不過君坐臣立。似近簡褻。不得已權其適中。將來或遇
皇上升殿
御門各大典。准在紗儀御史侍班文武之列。亦可不拜不跪。隨眾

俯仰庶幾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但恐彼必欲以
召對為禁施耳。至於遣使外洋。該國本毋庸拜跪。儘可從宜從眾。
若中國使臣往見外國君主。照行外國之禮。則外國使臣
入
覲我
大皇帝。亦當照行中國之禮。久之可據以辯難。請
覲之議當自息矣。
一。議遣使一條。現准總理衙門咨函。已奏奉
諭旨。派美使蒲安臣往外國辦理交涉事件。柏卓安德善為左右
協理。志剛孫家穀二員。前往會辦。並與蒲安臣議定條款。

凡事須咨呈總理衙門覈定准駁。試辦以一年為期。立法至為周密。該商疊請之意。固以中國遣使為真心和好。且以富强誇耀於我。使知其輪車電綫之利。冀可仿而行之。不為阻撓。然在我實未嘗無益也。凡遇爭辯疑難之事。該國公使領事有不可情理喻者。使臣得見其君主執政。明相詰責。曲為曉譬。且得援引該國政教法律。以為比例。或可排難而解紛。其利一。各國兵制船政軍火器械。精利奇巧。遠過於中土。往來既熟。探賾索隱。若能深窺其曲折要領。從而學之。歸而求之。我增一長。彼失一恃。足為自强根基。其利二。但深心遠識聰明才辯之士。多不能兼通外洋

語言文字。又不能久駐熟習。所謂兩利者。尚恐不能驟得。此次權宜試辦。以開風氣之先。將來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籌久遠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國人充當。

一。議銅綫鐵路一條。此兩事有大利於彼。有大害於我。而鐵路比銅綫尤甚。臣與總理衙門嘗論及之。各省官民皆以為不便。洋人貪利無厭。志在必行。數年以來。總未得逞。固由內外通商衙門。合力堅拒。彼亦明知民情不願。勢難強偪也。換約時若再議及。只有仍執前說。譬我山川。害我田廬。壞我風水。占我商民生計。百姓必羣起抗爭拆毀。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責令賠償。致激民變。彼若以自能勸

導防守為詞。欲增約內。我則必以百姓抗爭拆毀。官不能治罪賠償等語。載入約內。彼族最多疑慮。當必廢然思返。民實不願。彼實欲藉官以制民。彼之權力。何能勸導許多。防守許多。此固不禁阻之禁阻矣。凡事窮則變。變則通。將來通商各口洋商。私設電綫。在所不免。但由此口至彼口。官不允行。總敷不到。鐵路工本。動費千數百萬。即各國商眾集貲。亦非咄嗟能辦。或謂用洋法雇洋人。自我興辦。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但公家無此財力。華商無此鉅貲。官與商情易隔閡。勢尤渙散。一時斷難成議。或待承平數十年以後。然與其任洋人在內地開設鐵路電綫。又不若中

國自行仿辦。權自我操。彼亦無可置喙耳。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一條。小輪船本注意蘇浙內河。專為販運湖絲。騙釐捐。送銀貨起見。此項船隻。上海較多。閩江西鄱陽湖亦可行駛。義甯州及徽州婺源之茶。由此出江。洋人屢往探水。頗欲任便出入。若一處准行。處處皆援例而起。奪目前商船之生業。弛日後軍國之防閑。關繫利害極重。是以屢議未允。即再瀆請。仍不便行。至內地設行棧。尤洋商所共覬覦。歷經駁斥有案。今欲設法以伐其謀。惟與之申明舊約。查洋商在不通商各口私作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載在各國條約。本極嚴明。今內地

既准游歷。又准請領聯單。前往各處置貨。是洋人已公然行商內地。華民已多不服。已屬格外寬容。但置貨係偶然。行棧係百年事業。若准偏地開設。各城鄉居民坐賈生意。皆被侵奪。窮民何肯甘心。必致爭鬧不休。地方官實係無法彈壓。洋人服食言語。不與華通。殊俗偪處。在彼亦多不便。且以泰西各國凡例論之。通商均在海口。從無准入內地貿易之事。中國准洋商赴內地置貨。實較別國通商為更優待。豈可再有奢望壟斷。結怨於民。自貽後患。如此理譬情喻。彼當自止。若強入糾。仍以照華商一律收捐。若百姓抗爭拆毀。官不能治罪賠償等語載入。或亦不禁阻之

禁阻歟。

一。議販鹽宄煤一條。此兩事洋商久欲爭辯。從前定約時不准販運食鹽。實已大費脣舌。嗣後裝運私鹽。拖帶私船。夥冒運商之案。層見疊出。閩洋商並欲運外國鹽進口。其鹽較好而價賤。若准開禁。其害尤深。今惟仍照舊約。堅拒。告以各省鹽商。皆土著事業。其場竈口岸。依靠煎掘挑撥為生者。以千萬計。强悍尤甚。斷不容外人顯相侵奪。引地商產。定章已久。禁令綦嚴。亦斷不能為洋人另立一法。且各口通商各項土貨。均任洋人貿易。僅此鹽務為中國商民留一綫生機者。萬不忍開禁。使各省商民失業數

謠。其實現在雖未開禁。洋商夥冒華販者。似已不少。但照華商一般納課完釐。循規守法。至冒犯鹽章。該管官仍可照華商一律罰辦。於課捐無甚出入。鹽政不至攪亂。該公使領事必略知其事。但不與立約。權仍在我耳。至它煤一事。江海關道應實時曾建議允行。似尚近理。閩外國它煤製鐵之法與法。精巧倍於內地。故煤鐵視內地尤佳。滬甯各製造局仿造洋槍洋礮。所用煤鐵。必向行內購辦。輪船亦然。據洋人云。粵閩東蘇山中間有好煤。若洋人擇地開它。須請地方官酌定有無違礙。先行曉諭。發費時照章抽捐。或用洋匠購進機器。自行開它。准洋商販用。均由各督

撫通商大臣臨時籌議。妥章辦理。推之產鐵產銅。未經開辦之處。彼若固請開它。並可酌准彼之精於是術者。由官督令試辦。以裕軍需而收利權。

一。議開拓傳教一條。自天主教弛禁以來。各省多毀堂阻教之案。足見民心士氣之尚可恃。而邪教不能以惑眾也。最可慮者。教士專於引誘無賴窮民。貧者利其資。弱者利其勢。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慫恿教主與地方官相抗。因習教而縱奸徒。固為地方之隱患。因傳教而召黨類。尤藏異日之禍根。惟法人以傳教為業。久立專條。祇有明為保護。密為防閑。督撫大吏慎選牧令。以教養為亟。實行保甲

以別淑慝。崇禮明倫以資勸化。多設善堂以期因乏。此治本之說也。堅守舊約章程。教士不得絲毫干預地方公事。教民與常人爭訟。照例由地方官訊辦。紳民欺陵習教人。地方官秉公從速辦結。內地無教堂舊基。不得擅自私買立堂。此治標之說也。天主教較釋老尤卑陋。不能如僧道之安分。若設官必係傳教士為之。彼雖不盡法人。而皆冒充法國之人。是於地方官外又添一外國官。若如僧綱道紀。仍歸地方官管轄。或尚可行。否則流弊甚大。該國如再有瀆請。似約內所載。及現行章程。已為周到。其有不遵。隨時行文查辦。地方官與傳教皆須隨民情而為之。即多立

條款。亦是無益。

御批覽。

李鴻章附呈藩司丁日昌條款

一。酌增京外衙門廉糈。裁葉惰民仰食。整飭吏治而久其任。夫欲靖外必先治內。治內之道。莫如整頓吏治。整頓吏治之方。莫若優其明中公取。而禁其暗中私贓。

本朝自

世廟酌增廉俸以來。辦公原自裕如。惟是百餘年間。物力凋耗。日用之需。價倍於昔。京外衙門所領廉俸。扣折之餘。不足供用。清儉之員。猶能食貧茹苦。稍無定志者。在上司則必濫

通魏賂。在下僚則必侵吞公帑。朘削百姓。是使得於公取者少。而得於私取者多也。夫至於私取者多。則上司不免瞻徇愛憎。而下僚得以把持挾制。衙門胥役。又復從而狼貪鼠竊。故紀綱因而日混。吏治因而日壞。民情因而日散。是不可不急為變通也。擬請裁減無益之官。於京中實缺人員。有事可辦者。皆量其出入。酌增養廉。外官則令其開具額外無名之費。絲毫皆挈歸公家。酌量多寡。明定章程。准作養廉。其有得非分之贓者。皆峻其罰。禁錮終身。如唐宋錮貪之法。庶廉恥既立。而後法度可行。吏治既清。而後民情可固。衙門胥役。亦辦事必不可少之人。尤宜精其選

而厚其糈。其有侵欺詐索者。立治重典。即有衙蠹。亦必奉法惟謹。其鹽鹺關榷釐捐。三者為國用之所自出。尤當嚴定賞罰。鹺榷章程。亦改用釐捐之法。俾歸覈實。夫增廉增糈。議者必謂出於經費。然奪中飽之利。還之上下。其有裨於

國計民生者。不啻倍蓰。況從此而裁去冗員。汰除冗役。取贏補拙。所增亦必不多。彼遊客惰民。以官場為利藪。以衙門為產業者。勒令反歸田里。自食其力。食之者既寡。生之者必將益眾。管子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即此意也。至於中外官員。或數歲一遷。或數月一遷。視同傳舍。地方之利

弊。曷自周知。則不能不聽命於書吏。而書吏則世習其業。
案情之准駁。皆視賄賂之有無。本官懵然惟所指使。古人
所以有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之歎也。則莫如加爵厚祿
而不離其任。庶官有所責成。而不敢敷衍。吏有所忌憚。而
不敢作奸。斯吏治可冀蒸蒸日上矣。

一。併兵厚餉。設立重鎮。自古強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
強。以散而弱。以聚而強。有同龜鑑。

國朝之兵。八旗以外。設立綠營。規制本極完善。惟是承平既
久。伍籍多半銷耗。器械多半鈍敝。而又偏處分防。其勢散
而不聚。以之禦侮則不足。以之擾民則有餘。竊以為趁此

時東南營伍。尚未招募足額。莫如併二弁之餉。以養一弁。併三兵之餉。以養一兵。慎選將官。汰弱募壯。然後申之紀律。重之賞罰。更復併其分防零星之兵。統以宿將。令之指臂相習。屯集要害之地。無事時行訓練。有事檄赴前敵。如是則伍營充實。士氣大振。而驍悍强勇之材。亦有所歸。而不至流為盜賊矣。夫以百無用之人。不敢一有用。況以兩而併為一有用哉。彼秦西以數千人橫行瀛海。蓋養一兵必得一兵之用。其故可深長思也。

一。取士兼求實用之才。戚繼光云。所用非所習。所習非所用。最為兵家大害。夫豈獨治兵也哉。今之儒者。殫心勞神

於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也。開戶造車。或不能出門合轍。似應於文場科舉之制。略為變通。擬分為八科。以求實濟。一曰忠信篤敬。以覘其品。二曰直言時事。以覘其識。三曰考證經史百家。以覘其學。四曰試帖括詩賦。以覘其才。五曰詢刑名錢穀。以覘其長於吏治。六曰詢山川形勢。軍法進退。以觀其能兵。七曰考算數格致。以觀其通。問機器製作。以盡其能。八曰試以外國情事利弊。言語文字。以觀其能否不致辱命。上以實求。下亦必以實應。並特設一館。延致奇技異能之士。則人才將日出而不竭。即海外華人之抱負絕藝者。亦將返中國以營爵祿。其同文館熟習外國

言語文字者。發往海關。學習稅務。俟事理通達。即予以稅務司之任。庶各關稅務司一缺。亦不致專為洋人所占矣。仍有請者。京外大小衙門。奸胥猾吏。輒行舞弊。由於出身無優敘。故利重於名也。與其嚴絕其弊。何如寬與以名。擬請胥吏嚴為考選。優其出身。其有清潔之操。宏通之識。准予正途出身。並為正印司牧。惟犯贓舞弊者。亦嚴議其罰。佐雜之有能者。亦准補充書吏。則不獨吏胥之傑出。皆將背私向公以求效用。即有志之士。亦不憚降心求精例案。以期出身。而例案不致為吏胥之窟藪矣。漢公卿多自胥吏中來。則此中亦未始無人才也。

一。創建輪船水師。分為三閫。大古來防邊之道。西北則築長城以為藩籬。沿海則自明以來。設立礮臺以為經。設立師船以為緯。皆所以制外而衛內也。

國朝西至嘉峪關。東至鳳凰城口外地方。悉入版圖。長城之守。早已不事。惟沿海礮臺。尚仍明制。然自海氛搆釁。中國水師。無能禦敵。是不獨師船不及輪船夾板。即沿海礮臺。亦呆無所用。沿海兵制。亦散而無統。是以洋人游弋海上。厚集其勢。由一路伺隙進攻。而中國必須處處設防。不能互為援應。正犯兵家備多力少之忌。此其所以不勝也。今宜變通舊制。製造中等根駁輪船。分駐內洋港口。緣外國

大號兵船。祇宜馳駛外洋。內港則潮退易淺。沙綫錯出。大船不敢驟入。且我若專守內港。則有險可恃。兼有陸兵可以接應。其根駁輪船。約三十號。以一提臣督之。分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駐紮大沽。直隸威京山東各海口屬之。一曰中洋提督。駐紮吳淞江口。江蘇浙江各海口屬之。一曰南洋提督。駐紮厦門。福建廣東各海口屬之。各路提標皆精選兵將。寧優其餉。毋濫其籍。明其賞罰。新其紀律。無事則出洋梭巡。以習勞苦。以嫻港汊。以捕海盜。有事則一路為正兵。兩路為奇兵。飛馳援應。如常山蛇首尾交至。則落籬之勢成。主客之形具。而海氛不能縱橫馳突矣。計海關

近來所入。比從前多至七八倍。則亦不患無經費之可籌也。

一。設立市舶司。赴各國有華人所處。管理華人。夫泰西之於商人。皆官為之調劑。冀助國家。攻戰之事。商亦時輔其不及。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內外之氣聚。查閩粵之人。其赴外洋經商傭工者。於暹羅約有三餘萬人。呂宋約有二三萬人。加拉巴約有二萬餘人。新加坡約有十數萬人。檳榔嶼約有八九萬人。新老金山約有二三十萬人。若中國精選忠勇才幹官員。如彼國之領事。至該處妥為經理。凡海外貿易。皆官為之扶持維繫。商之害官為釐剔。商之利官

不與聞。則中國出洋之人。必系戀故鄉。不忍為外國之用。而中國之氣日振。仍令該員於該處華人。訪其有奇技異能。能製造船械。及駕駛輪船。並精習洋槍兵法之人。給資送回中國。以收指臂之用。現在新加坡俄國所用領事。即中國番禺人胡姓。新加坡十數萬華人。皆聽胡姓號令指揮。計外國通商碼頭。如胡姓之類。定亦不少。我中國使臣若能聯絡鼓舞。定可欣然效命。蓋中國多得一助。即外國多樹一敵。況本係中國之民。而中國自用之。有不如水之赴壑者乎。

一曰精製造而必期成效。洋人以利器為性命。以製造為

功名。耗其心思氣力財貨。於游注無憑之地。在數千百年。而其效始露然呈露於今日。中土士大夫淺嘗輒棄。予之甚吝。而望之甚奢。小有嘗鼎。則又引嫌遠避。無肯以一身擔當大利大害者。所謂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正此之謂也。現在欲精製造。惟有破除成格。展定賞罰。不求速效而效始可期。至於輪船機器所用銅鐵。洋槍所用自來火科羅波列的士之類。皆來自外洋。為中土所無之物。若彼族閩繩絕市。則我之利器皆成廢物。似應招集內地格致之士。辨土性而別五金。庶造物之精華。不致終秘不洩。而料物可由中土自行見配。洋人亦不致奇貨可居

矣。

一曰機器廠宜推設天津。以資拱衛取攜。天津距京不遠。而又近海。購料製造。不為費手。宜速於扼要處所。添設機器廠。俾資在京員弁。就近學習。以固根本。其餘沿海各口。亦宜俟有成效後。推廣添設。則生生不已。其利無窮矣。

一。重價招募能駕駛輪船之人。夫器械不利。固以其卒予敵。然有器而不知所以用之。仍適以資敵而已。近年中國購買輪船。皆招募洋人為駕駛。此可以暫不可以久。查中國洋之人。為人備工。多能駕駛輪船者。宜重價招募。以為中國之用。如能設市舶司。即可飭該員訪給資送。功利

所在。固當于于而至也。

一。通商碼頭設新聞紙館。外由商人出名。而密派委員總司其事。夫西人設立新聞紙館。上以議國家之得失。下以評草野之是非。可以知四方之物價。可以悉外國之情形。原為有益之舉。今宜仿而行之。惟不准議

朝廷得失。凡外國物價。外國情形。及中國人而被外國人欺陵者。或傳教不公道者。皆可寫入新聞紙。布告各國。咸使聞知。使歸曲於彼。且以見中國百姓。痛恨洋人。必將激而生變。庶彼君臣聞之。惕然知懼。必飭令彼國公使領事。自行約束。其新聞紙格式。用漢洋文各二分。庶可由近及遠。

一行反間。孫子十三篇終之以間。間者儒者之所諱言。而兵家以為至計也。竊觀泰西各國。聯翩東來。雖夜郎么麽之國。亦敢與漢比大。蓋利之所趨。如蟻赴羶。故其勢聚而心合。中國之所以受其侵也。夫小人之情。以利而親者。必以爭利而疏。況彼族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同處歐羅以西。彼強則此弱。此強則彼弱。平分中國之利。因彼族有同心。獨強英法之邦。豈他國所本願。即英法二國。隔海相望。昔年曾為仇敵。今日豈甘雨大。相疑相忌。亦其情勢之必然者也。賈生有言。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今欲紓中國之禍。莫如破散泰西之交。而使之自鬬。擬請

妙迎使臣。分駐各國。漸與狎習。既以通中國之情款。即以攜彼族之交歡。而於美布二國。尤加意而密搆焉。則不數年間。彼族當自啟兵端。犄犄而爭矣。此聞其與國之策也。

抑又有言者。惟楚有材。晉實用之。是以巫臣在晉而楚以弱。伍胥在吳而楚幾亡。宜密飭使臣潛訪該國有能通洋槍兵法。製造船械。諳悉該國情形。而有怨於彼國者。招與偕來。優與爵祿。則益可以習其利器之秘。且以得彼之虛實。一俟中國自强之後。不惟可以開關絕市。且可通海外如新加坡。檳榔嶼。新老金山各處華人。以耀威於西土矣。此又聞其國中臣民之策也。

一。沿海附近各國。宜豫為聯絡。查日本自與西人通商之後。立意自強。訓練士卒。並設局精造船礮。現在駕駛輪船。自船主管鑪以至水手。皆無須雇用西人。關口亦無須西人管其稅務。近年收買來福槍礮以千萬計。中國所買槍礮。皆已本選餘之物。以為欲東略歐米各部。則鞭長莫及。然則彼之生聚教訓。秣馬厲兵。其志果何為哉。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陰柔而有遠謀。其於我也。可以朝發夕至。雖保西人不絕以中國之弱。使鷸蚌相持。而坐收漁人之益。宜密遣文員。佯為經商。伺其舉動。抑或由沿海疆臣。與為聯絡。陽為之好。而陰為之備。至於高麗。暹羅。安南。緬甸

說國。亦宜遣員撫輯。堅目前向化之心。未雨綢繆。為他日首尾之應。默計英俄二國。闢土太寬。斷難遙制。百數十年後。必至尾大不掉。紛紛割據。機有可乘。則五大洲俱可全入中國版圖。要當灌溉先勤。方可望有秋之日。若我以得過且過為安。則彼必為得步進步之計。則為禍豈有艾哉。一堅持定見。以法令齊人心之不齊。西人之入中國。實開千古未創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目見其利。而且身受其害。當事者奈何尚斤斤為一身之利害毀譽計。不遠通上下之情。而變因循之習乎。故欲禦外侮。必先結人心。欲結人心。必先清吏治。非嚴令則法不能變。非重賞則法不能

行。內外無吟域之分。而推諉可以不事。封疆消門戶之見。而功過可以不爭。維渙散之人情。而歸之者眾。去虛浮之文飾。而相見以真。法立令行。而謂自強之效。猶莊如捕風捉影。國未之信也。

御批。覽。

浙江巡撫馬新貽奏。竊臣接奉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等因。欽此。臣自到浙後。密察洋人一切作為。遇事無不恫喝要挾。務遂所欲而後止。早已痛心切齒。夙夜圖維。以務求自強之一策。顧自

強必先自固。臣於地方招徠撫恤。及添購戰船籌議兵制各大政。以次實力舉行。總期民心感激。民氣完固。自強之端。即莫切於此。奉到總理衙門王大臣密函條款。並鈔錄原摺知照。指示周詳。無微不至。竊維入覲一層。該夷非真有瞻就之忱也。而必嘵嘵上請者。從前條約議自粵東。進而議自上海。又進而議自津門。又進而議自都下。愈偪愈近。今但一准入覲。則凡所請乞。稍有不得於總理衙門與封疆大吏者。即可呈乞入覲。請

旨定奪。

天顏咫尺。有斷不可不慎其始者。現在

皇太后垂簾聽政。應仍從前說。俟

皇上親秉大政。再為妥議。遣使一節。洋人非真講往來之禮也。而

曉瀆不已者。查洋人前呈新議論略。有云泰西各國代國

大臣。前來住京。每得入朝秉政等語。如我使至彼。該夷竟

與以秉政之虛名。而藉口要求。入秉我

朝之實政。其患更不可言喻。似難遽行允准。如萬不可卻。聞

上年斌椿帶學生鳳儀等前往各國。尚能不辱

朝命。似可倣照或二三年一使。或有事再使。假以冠服。以寵其行。

或藉以得其虛實情偽。似尚有益無損。而要不可有秉政大員。代國大臣住京各名目。至如銅綫鐵路。輪船入內河內地設行棧。及販鹽窰煤各事。其盡奪我億萬人民之生計猶顯。其必得我

朝命挾之以毒痛天下。使我自失其人心者至深。時至今日。所可恃而不恐者。惟我

列聖相承二百餘年。深仁厚澤。固結於人心。為洋人所深懼耳。稍涉依違。則人心向背之機。於此立見。恐外國未必遂能羈縻。而內患不可思議矣。是在內外臣工。協力同心。持萬不可行之定議。據理直爭。斷難稍或遷就。至總理衙門函稱

不難於直指其事之不可行。難在籌策使其事之可不行。是誠實事求是之論。臣愚以為據理直爭之中。並剴切曉以彼卽勉强行之。而怨毒有歸。在中國億萬失業之貧民。必不能甘心忍死。坐任洋人盡奪生計。且於通商各口。熟見洋人館舍之美華。與往來販運之資本。早已不免垂涎。一旦乘憤而起。焚搶刦掠。我疆吏有司。亦勢難禁止。卽事後力與查拏。按律懲辦。而於洋人房屋貲本。已無補救。是所謂直指其不可行者。洋人或者顧慮及此。卽因此而可以不行。又如開拓傳教。現在名都大邑。皆准設立教堂。似乎無可再拓。至百姓不肯入教。且顯與為難。此豈疆吏有

司所能强民以從者。似此時不必與爭。而但與士民講明正學。彼自無可如何。至所請不行。難保不啟釁端。臣愚以為該夷之心。終不能無所顧忌。不過多費脣舌。未必遂致決裂。如謂必如何而後決裂亦無所畏。臣愚以為仍在固結人心而已。伏念我

朝當新造之初。值三藩之變。天下岌岌。幾難收拾。然曾不幾時。一律埽蕩。六宇肅清。嗣後間有小醜跳梁。無不隨時撲滅。及髮逆之擾。蔓延十數省。曠持十餘年。加以張洛刑。苗沛霖諸逆。乘機竊發。其時兵餉兩絀。殷憂孔亟。然不過一二年間。張苗以次授首。髮逆全股蕩平。是豈盡人力所能

為哉。總由我
朝恩德在人。人心固結故也。今幸上人民。尊君親上之心。一
如昔日。而該夷之狡毒驕恣。天怒人怨。安見不如三藩髮
逆之立見攘除。此則所恃以無畏者。然則臣一意務在上
而
朝廷。下而疆吏有司。以力保此固結之人心而已。抑臣更有
請者。各路沿江濱海地方。距京較遠。即使稍有事端。尚易
設法補救。住京使臣。密邇
宮闕。設有震驚。為患非細。請
飭下管理神機營大臣等及步軍統領衙門。於換約時暗中布置。

加意慎防。以期有備無患。

御批。該衙門知道。

福建巡撫李福泰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六年九月

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等因。欽此。隨准總理

衙門遞到密函條說。臣久官粵嶠。旋撫閩疆。於中外交涉

事宜。備嘗艱阻。荷蒙

聖慈垂訓。敢不竭千慮一得之愚。用敘土壤細流之助。溯查道光

二十一年以後。疆吏辦理海防。繩之太嚴。操之太蹙。使彼

人無轉圜之地。馴致庚申之變。實偪處此。幸土皆為寒心。

仰賴

文宗顯皇帝諭飭通商王大臣力持危局。和議始可告成。迄今安謐十年。不得謂非調劑之盡善。明年修約屆期。在彼既蓄無厭之求。即在我應計豫防之策。然先為不可勝而後可勝。兵法治法。道本同符。通來回捻未靖。羽檄紛馳。軍無隔宿之糧。戶鮮三年之蓄。又值畿輔饑饉。滿目鴻嗷。而掣我肘腋。據我腹心者。復麕集而狙伺之。於此而猶株守尺寸。致啟釁端。實心任事者。孰敢出此。臣以為今之時。養晦負重之時。非攘臂疾呼輕言嘗試之時也。謹就現擬六條。察利害之輕重遲速。合理與勢而熟計之。按遣使一端。不妨

照伊犂西藏之例。酌量派員前往。先近後遠。俾熟諳外國事情。似亦不無裨益。傳教則開禁二十年。愚民被誘。稍有知識者。皆鄙棄不屑為伍。惟在申明舊章。嚴禁把持擾累諸弊。以期官民之相安。至於運鹽它煤。內地奸民。互相句結。多係洋商所為。公使雖庇以偏私。尚非意之所專注。此則准駁似可兼行。勢因理而復申者也。惟請

覲為國體攸關。鐵路為民瘼所繫。內地開設行棧。駕駛輪船。壟斷居奇。流弊不勝縷指。雖據理直陳。必肆辯無已。或酌擬適中之禮。或約緩舉行之期。權宜變通。暫事羈縻。庶幾免滋決裂。此則理所必爭。而深慮非理之所能爭者也。竊思艱

鉅重任。舉動須出萬全。苟無以善其後。不容輕發其機。萬不得已而勿與深較。觀變待時。實智深勇沈之妙用。從來強弱疊相倚伏。屈伸互為循環。天心之轉移。要皆視乎人事。目前亟除內寇。與民休息。於以培植國脉。固結人心。選將練兵。修明政教。待中國元氣鞏固。彼陰謀譎計。將不戰而自消。斯時張我

天威。興利除害。梯山航海。孰敢不就範圍。此又理與勢之可豫決者也。

御批。該衙門知道。片併發。

李福泰又奏。再查前次換約釁端。多由華洋隔閡而起。近

年諸事由總理衙門推誠接物。無釁可生。第當此修約之際。思患豫防。不能無備。而徵兵調勇。易滋外人藉口。查有固本京餉案內。同治二年直隸總督臣劉長佑覆奏於直隸各標中揀選精兵一萬二千五百人。增練精勇五千人。共為七軍。其營官將官。各以曾經戰陣。膽識兼優者為之。先於省城訓練。訓練既成。於省垣河間正定大名威縣宣化天津等要隘。各駐一軍。無事勿弛。有事則調等因。所以嚴拱衛而固苞桑之道。實已切中肯綮。此項久練之兵。定必知方可用。應請飭令加意訓練。以備調遣。抑或另調知兵大員。酌帶勁旅。防捻北竄。兼備不虞。

御批覽

李福泰覆信並附條說

遵查洋務肇興值可為之時挾得為之勢當事者操之太蹙以致決裂日深不可收拾迨至庚申之變據我心腹幾於智勇俱窮幸賴畫謀宏遠修濬經營將天津和約量為續增仍復示以限制而一時棋危能險遂帖然莫礬石之安所謂挽狂瀾於既倒者實無踰此明年修約屆期彼將合全力以恣要求苟能確有把握自能周法四布思以奪其氣而遏其鋒乃值回捻未清度支告匱情形竭蹶右絀左支而環伺我肘腋者包藏禍心眈眈虎視儻不慮出萬

全。致啟釁端。果操何術以善其後。興言及此。誠足寒心。竊謂為今日計。乃忍辱負重。潛謀奮厲之秋。非振臂大呼。輕召外侮之際。誠如明諭。時有未可。勢有未能。無妨暫事羈縻。待自強於異日。要言不煩。洵屬不刊之論。謹按六事中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而所繫不甚重者。有不可行而所繫甚重。不能不力爭者。爭之而獲已。幸也。爭之而不獲已。則權宜通變。羈縻之道。諒早在神明默運之中。漢初之匈奴。唐中葉之吐蕃回紇。憑陵中夏。不數傳而彫殘澌滅矣。當鴟張之際。不惜厚幣。姑遂其貪得無厭之求。而沈幾觀變。伺隙而動。往往委蛇於一時。而收功在數十年之後。豪傑

作用。振古如斯。我

朝

聖

聖相承。深仁厚澤。久淪浹於民心。於此隱忍以求自强。策人事之

圖維。卽荷天心之眷顧。中興盛業。拭目俟之。至於非常之

原。黎民所懼。旁觀袖手。喜肆譏評。未諳甘苦之談。轉昧遠

大之略。論事則易。任事實難。是又在宏濟艱危者。堅持定

見。而不避怨嫌。斯大局幸甚。

一。請

覲一條。載諸天津和約。本無由沮止。惟現值

皇上沖齡。
兩宮
皇太后垂簾聽政。歷考往制。及我
朝成法。並無垂簾期內召見鄰國使臣之文。該使臣如欲因
公奏對。則向來政務。均交王大臣公議。並無必須使臣面
奏之件。請
覲一節。應從緩議。至跪拜之禮。載諸會典者。有康熙三十二年覆
准俄羅斯國奏文成案可稽。未便更滋異說。乃天津換約
以來。爭之已近十年。迄未定議。守經行權。理本同揆。萬不
得已。自應仍如貴衙門原議酌中定擬。請

旨遵行。俾免轇轕。

一。遣使一節。為目前急務。西方諸國。遠隔重洋。歷朝聲氣不通。故從無遣使之事。近年各國以貿易來者。麕集海口。我閩粵商民赴新加坡等處交易者。更復不少。時異勢殊。不得不量為變通。英臣威妥瑪有云。各國技藝材能。不如中國理義文學之盛。國君亟欲相交等語。察其用心。尚屬無他。彼以使來。我以使往。更於

國體無礙。果能選擇得人。查探彼國之虛實。宣布我國之事理。中外之氣不隔。於通商大局。必有裨益。誠如明諭。未可視為緩圖也。

一。鋼鐵鐵路。洋人決計行之。已非一日。羅伯遜請辦於粵。美里登擬辦於閩。以民心不順。均未果行。夫鐵路之法。罔則平之。山則穴之。驚民擾眾。變亂風俗。體察各省民情實屬窒礙難行。此爭之無益。而仍不得不以全力爭者。或曰彼人之意。不在沿海口岸也。我

朝西北邊界。與俄英法均有路可通。而由五印度趨緬甸。亦可竟達西藏雲南。彼國商船由海道而來。迂迴數萬里。若由西北陸路。行以鐵路之法。旬日可達。取道捷而為貴者。固各國所必爭。如其議而行之。百貨聚於中華。富強之資也。不知利害互為循環。利之所在。即害之所伏。是又不可

不通盤籌畫。深思而遠慮也。

一。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窺其意將以盡中國之利也。竊謂於該國亦未見益。何以言之。往時海舶之利。聚於廣東一口。華洋稱便。嗣分五口。旋又增設多口。而生意迥不如前。如寶順行在洋商中貲本最厚。近已閉歇。連年各口洋商。虧本至四千餘萬。是其明證。口岸益多。虧折益甚。其故何哉。天下之財。祇有此數。合之則盈。分之則虧。乃物理之自然。向使各國貿易。聚於一口。隨百貨之盈虛消長。與為出入。貴則俱貴。賤則俱賤。各商不以意為低昂。而辛工之節省無算。轉運之節省無算。一切雜支之節省無算。力

厚而費少。其所攜節之數。皆其所盈餘之數。利益何可勝言。此粵省通商口岸不分之所以得也。近年口岸增多。洋商之勢。不得不分。於此貲本。愈分則愈薄。而辛工轉運一切雜支。較之粵省一口。奚啻數倍。力薄而費多。用且不足。安望其餘。此各省通商口岸太多之所以失也。嘗訪諸閩粵通曉洋務之人。所見皆同。非為中國之利害計。實為該國之利害計。今不求其理。更欲推之內地內河。以窮計中國之利。恐商力愈分。則愈不能支。勢將渙散而不可收拾。所謂與各國未見益者此也。

一。洋人拖帶鹽船。情近販私。識屬違禁。第被獲之後。懷遵

議罰。似尚自知過誤。未敢恣意橫行。此時祇有不分華洋
衆販。一律嚴拏。不能因洋人漏網尚多。稍弛其禁。且屆期
修約。祇能就向所准行之事。量為推廣變通。其向干例禁
之條。似不在修改之列也。它煤一事。中國定例。勘明無礙
田園墳墓。准商人開採。官徵其餉。所它之煤。仍訪平價出
賣。不准任意居奇。至有礙民居風水。則嚴行封禁。不准開
採。所以便民也。此外尚有五金山場。勘辦之法。與煤炭略
同。而中國地土瘠薄。礦苗有限。當其旺時。窮日所採。僅供
食用。甚或不敷工本。是以作輟無時。與西土迥異。非中國
官商。不知採辦。而待外國為之謀也。

一。開拓傳教。議者或以世道人心為憂。不知我
國家正學昌明。本無慮其搖惑。而該國立教之意。見於條約
者。或稱待人如己。或稱勸人行善。與一切邪教不同。道光
二十五六年。我
成皇帝據兩廣督臣之請。特弛其禁。復慮有藉教為惡者。飭行照
例辦理。豫為之防。當時原奏祇及通商五口。現在口岸增
多。並准各國商民領照赴各處遊歷。傳教一事。似未便獨
限方隅。致滋鐃舌。至教士教民。干預地方公事。扛幫插訟。
即係為惡之人。與彼國立教之意。大相違背。亟應申明歷
次欽奉

諭旨。通行各省遵照。凡為惡之中國教民。聽中國地方官欽遵道

光年間

諭旨。照依定例處治。以肅功令。其尋常詞訟。亦遵咸豐十一年同

治元年

諭旨。持平辦理。不可因教民而別存歧視。惟審定之後。不論案情

巨細。均須通詳立案。儻遇教士翻控。該省大吏即將教士

呈稟。與地方官原詳。細加覈對。或調全卷澈底清查。果係

地方官辦理未協。應將地方官撤參。儻原辦無誤。係由教

士袒庇扛幫。應分別中國外國酌量覈辦。中國教士好訟

多事。無可姑容。應照定例懲究。外國教士不諳中國律例。

情稍可原。亦即明白批示。立案不行。仍咨報貴衙門。以備該國使臣照會到來。查案照覆。該使未有文到。不必先期知會。如此辦理。獄訟既無枉縱。亦不致另長刁風。再查洋人傳教。與釋道似同而實異。如就彼教另設職官。難免更滋流弊。誠如尊議。有地方之責者。平日聯絡紳民。陽為撫循。陰為化導。或啟其悟。或破其奸。不禁之禁。斯為正辦。

署江蘇巡撫湖北巡撫郭柏蔭奏。竊臣承准總理各國事務來文。外洋各國修約屆期。豫料必來爭執者數端。究應如何辦理之處。請

旨飭下通商口岸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各抒所見。專摺密陳。於十

一月間奏到。以便再行妥議。請
旨遵行等因。並開具條款公函密寄前來。臣伏稽史冊。中外通和。
莫非遷就之舉。大抵議和於中國戰勝之後。則範圍較易。
否則駕馭較難。此事勢之必然者也。外洋各國。自咸豐十
年就款以來。當中原有事之秋。猶或借資其力。如回紇之
助唐。雖忠武如郭子儀。亦不得不推誠示信。以全大局而
濟艱虞。但我之財力。彼已盡知。來年修約屆期。如果軍務
未平。其要挾必將更甚。非示以包容之量。固易啟夫戎心。
苟遂其無厭之求。亦有關於
國計。臣身為疆吏。目覩時艱。恨無折衝禦侮之才。不敢為高

遠難行之論。謹就總理衙門寄示六條。與蘇州布政使丁
日昌蘇松太道應寶時常鎮通海道蔡世俊密切籌商。敬
抒管見。為我
皇太后
皇上密陳之。
一。請
覲宜俟另議也。我
皇上沖齡踐阼。
兩宮
皇太后垂簾聽政。京外應行引

見人員。皆奉
欽派王大臣驗放。中國臣子。尚未獲瞻對
天顏。何況外國使臣。自未便准其請
覲。至洋人見其君主。是何禮節。中國亦不得而知。應俟採訪明確。
於下屆修約時。另行妥議請
旨。
一。遣使宜慎選賢能也。中外既已通和。互相遣使。所以通
彼此之情。若來而不往。誠如總理衙門所言。無由悉其情
偽。遇有該國公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處。不能向彼國
一加詢問。尤隔閡之大者。似宜明定限期。以幾年為一任。

選年力少壯。才能專對之四五品以上人員。予以二品虛銜。遣其出使。任滿考察。從優錄用。其僅通外國語言文字。而不達政體。不識事情者。粵閩上海寧波。皆不乏人。似宜酌給六七品頂帶。止令作繙譯官。聽奉使人員。自行薦辟。同往同歸。俟四日優予敘錄。所需經費。由通商各口指款。解交總理衙門彙收分撥。作正開銷。其外臣未經入覲以前。中國使臣亦不與彼國君主相見。以昭畫一。

一。銅綫鐵路。與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兩條。皆不可行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原期為民興利除害。雖外國於仁義之說。素無見聞。然欲為民興利除害之心。則中外初無二

致。假使中國之人往外國。破其險阻。壞其田廬。奪其經營。妨其生計。外國亦必不應允。已所不欲。弗施於人。此理當所共曉。且外國與中國通商。總須與民相安。方為有益。從前如粵東廣潮等處。民人羣起而與洋人為難。洋人亦止能向中國官府理論。其不能禁制。已有明徵。外國人數有限。中國之百姓。何止千百萬人。使華人僉謂洋人貽害中國。虐我烝民。羣言沸騰。衆怒難犯。官府即如洋人所請。號令亦有所不行。外洋來至中華。自當以顧惜聲名為第一義。如其聲名不美。為華民所怨憤。不但與通商有礙。即傳教亦無人信從。不可不為久遠之圖。從長計較。以此立說。

彼為未能革面。亦將動心。或可婉諷熟商。以期終止。

一。販鹽宜遵舊約。兌煤宜循舊案也。通商善後章程第三款。食鹽係在禁例。夫修約云者。乃就原約而修明之。非叛約也。約而可叛。何所底止。此端一開。假使中國將長江通商諸款。亦藉修約為由。頓翻前議。外國其許我乎。若中國不能違約。而外國則惟其意所欲為。是外國有意搆兵。非為講信修睦而至矣。息壤在彼。大局攸關。應與各國公同議阻。至兌煤一節。較內地設棧。內河駛船。流弊尤多。似宜一律堅持初議。此舉招聚內地不逞之徒。皆為所用。分據深山窮谷險要之地。叵測難防。不僅奪華民兌煤之利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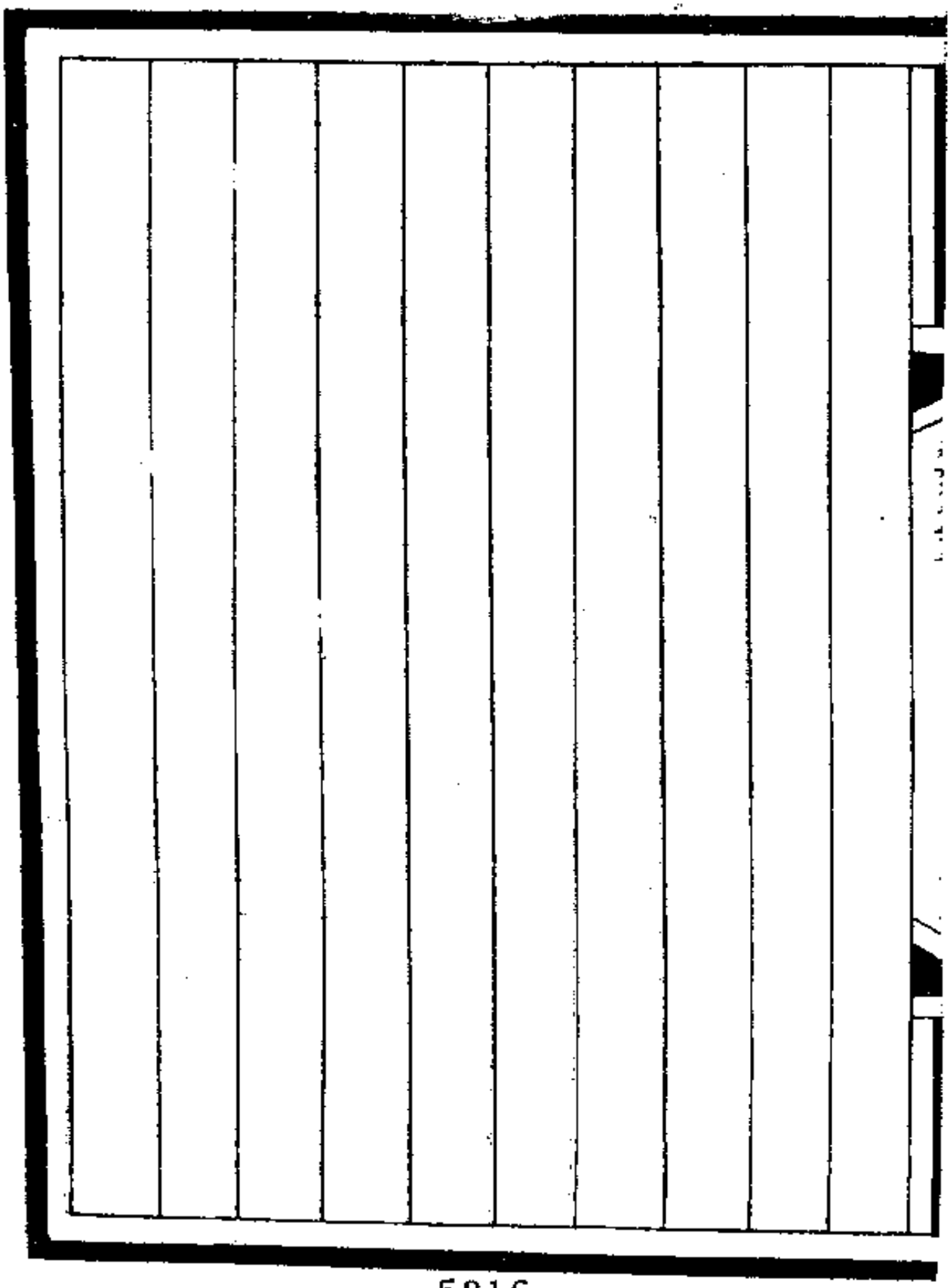
已。

一。開拓傳教。宜酌量妥辦也。唐碑有景教流行中國頌。即天主教之濫觴。明人筆記。多言天主教事。詫為新奇。是不過九流之一家。與釋教無異。釋教入中國二千餘年。未嘗盡人惑溺。昔人謂學佛者愚。闢佛者迂。最為透徹。天主教使人背父母而虐鬼神。非人情所安。其說較佛為尤誕。稍知情理者。皆悟其非。且誘人入教。為費較繁。如貪利信從者多。彼力亦將有所不繼。但能申明傳教士循規蹈矩。不准干預地方公事之約。又得賢守令設法維持。遇事不激不隨。略小節而去大甚。似不致為風俗人心之大害。雖其

事為講正學衛聖道者所必爭。臣愚竊以為非救時之切務也。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五



5216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六

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丙戌。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斯來奏。

竊臣聞謀貴先於未事。患貴弭於無形。自咸豐十年。與外國設立和約以來。經王大臣等維持調護。剛柔並濟。百計羈縻。數年來尚稱安謐。然夷情叵測。異常。明年適更換和約之期。當必有借端嘗試者。臣恐要我以必不可行之事。予我以必不可受之端。欲允其請。則窒礙難行。不遂其心。則易滋他患。兼之本年捻逆蹂躪山東。衆匪肆擾畿輔。外國窺伺已久。欺我無備。更肆誅求。臣愚以為欲求無患。先期有備。擬請於近京一帶地方。設立重鎮。

宣召一素有威望之知兵大臣。統帶勁旅。慎選良將。於附近
京師處所。扼要駐紮。並直省新練六軍。兼歸統轄。認真操練。
如此則顯可以防制梟匪。陰可以震慴外國。內可以保衛
京師。外可以捍禦入津各海口。一旦有警。既足以備非常。而
外夷目覩情形。亦且懾其心而奪之氣。其奸肆之萌。有潛
消於不覺者。似裨益非淺鮮也。
壬辰。署伊犂將軍榮全奏。索倫部落領隊大臣霍伽布。副
總管博清阿等。來至科米。面見榮。聲稱前章京薩碧屯等。
由阿勒瑪圖旋回。面告滿漢兵丁以及民人等。均由阿勒
瑪圖起行。不日即至喀帕兔等處。惟該處烏庫吉爾奈官

言說隆冬將近。水涸草乾。不日我們庫必那圖爾來此。方能定奪等語。喀帕兒等處俄官。亦有此意。領隊面見該克訥斯等。言我們起行索倫等眾。原係慣冒風雪。不畏寒涼。該俄官回稱。官兵尚可履雪前進。老弱小兒。儻有凍斃者。我等心甚不忍。一俟春融後。畫長和暖。牲畜人眾。庶不致別有他虞。亦不負我國管照二年之美意。奔聽聞之下。心甚焦急。事已至此。莫可如何。俄人詭詐百出。外用善言見好。邀買眾心。奔即向該領隊等言說。你等回至哈勒塔拉。務須親往阿勒瑪圖。面見庫必那圖爾議准明春起程之期。趕緊呈報。今歲哈勒塔拉豐收。庫庫烏蘇等處所收之

糧。尚可餬口。阿勒瑪圖顆粒未成。今被俄人阻滯度冬。起行之糧。必得趁此糧價不昂之時。陸續密行接辦。明春起行。必誤耕期。口外種麥。必在芒種之前。遲則不能成熟。帳目一切。均與俄人算清。不日埽數清還。密諭該兵丁等。不可受俄人愚弄。亦不可懼其威脅。本署將軍駐居科米。亦屬無益。趕往烏垣等處。與該將軍參贊等面議。查勘可種之地。令其按時耕種。爾等到時。自行經理收割。補種秋糧。如此周轉辦理。方不致有枵腹之虞。奴才已與庫必那圖爾備細行文。懇我

皇上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面告俄國公使。明歲春融後。必須

按照議定之言。再不可別有支吾。前運往喀帕兒軍餉二萬六千兩。二萬兩分散索倫營起行之需。五千兩與蒙古等添補起行之項。外加一千兩。接續滿漢綠營民人婦女小兒等之用。茲俄夷力難阻滯。一時不能起程。此項不可動用。備明春要需。今歲度冬。另撥銀三千兩。密買糧石。搏節動用。至領隊大臣霍伽布。請借俸銀一百五十兩。總管借俸銀四十兩。副總管三十兩。佐領每員二十兩。防禦每員十五兩。驍騎校每員十兩。補足馬匹衣物等件。奴才伏思該領隊各官等。避至夷境以來。二年之久。現收攬人眾。七八站以及數十站不等。絡繹稽查安撫。明春起程。在在需

用馬力。又值隆冬嚴寒。於山越嶺。必得禦寒之衣。即照所請發給。又派滿營佐領鄂勒璽圖。隨同該領隊等辦理起行事件。並照管喀帕兒軍餉。查辦一切。並領隊霍伽布等往返需用。過俄人臺站車價。費用銀若干兩。俟至諸事完竣。再行彙總造册。詳細造報。

御批。該衙門知道。

榮全又奏。初抵斜米。俄官來咨。內稱棍噶札勒參殺戮拜精格特哈薩克。當即差員前往偵探。又差員弁前往阿勒瑪圖等處收攏人眾。九十月間。前派各員先後旋回。據佐領鄂勒璽圖面稟。至棍噶札勒參行營。據該刺嘛回稱。

原帶兵欲往塔垣等處。迎候索倫等眾。行至察罕鄂博。往烏蘭布拉卡倫。突有拜精格特哈薩克賊眾。糾聚千餘之多。直撲我隊。刀槍牲畜。戕害人命。經我兵一半護牲。一半對敵。哈薩克等紛紛逃敗。次日由烏蘭布拉。行抵特穆爾綽爾霍地方。該哈薩克約有五六千名相撲。官兵奮勇衝禦數時。遂眾逃散。奪獲孳牲廠烙有官印馬數十餘匹。搶回哈薩克擄去巴爾魯克人口數十名。拏獲哈薩克數名。訊供係前隨逆回之拜精格特人眾。問明後即行正法。奪獲哈薩克牲畜六萬有餘等語。今該喇嘛已退居察罕鄂博。霍博克賽里等處駐紮。十月初四日。前派章京薩碧屯

等旋回斜米。言稱行至哈勒塔拉。會見索倫等眾。僉稱我
等原係有罪之人。
皇上如此天恩。不惜重資。清還我等食用俄國帳目。差派將軍萬
里跋涉。收攬我等。似此
高厚鴻慈。粉身碎骨。亦不能報答
天恩於萬一。我等所種之糧。均皆成熟。日夜割收打曬。以備前進。
該章京路經庫庫烏蘇。該處住居索倫等所言一切。與哈
勒塔拉等眾所言無異。阿勒瑪圖。圖胡魯。庫庫烏蘇。哈勒
塔拉。喀帕兒等處現住索倫。不下四千名。赤貧者多。儻令
秋起行。添買牲畜。黏補衣履。通盤數計。尚得銀兩萬。阿勒

瑪圖所住蒙古。大半皆有牲畜。需銀五千兩。略為黏補。尚可前進。阿勒瑪圖住索倫四百餘名。赤貧尤甚。所種田苗。顆粒未收。該章京等買牛五十餘隻。口糧五千餘斤。並寒衣等物付給。以備起行。奈俄官言說天道漸寒。缺乏柴草。不日斜米庫必那圖爾來此。始能定奪。索倫等婦女小兒環跪與俄官等言說。我等不畏寒涼。情願速回我處。該俄官聲言。我職微小。不敢擅定。庫必那圖爾至此。你等再行哀求。阿勒瑪圖有避來滿兵十一名。綠營兵民人等四十餘名。皆願出離俄境。隨即散放俄票。令其齊聚喀帕兒。隨同索倫前進。蒙古副總管巴圖鄂奇勒等稱我等一萬餘

眾。分散居住。一時收攏不齊。俟明年春融後。再行定奪。觀其詞色。心在兩岐。未便強令那移。該章京等至斜米面告奔一切。聽聞之下。不勝焦急。俄人素性詭詐。今我之索倫等眾。甘心奔往我境。俄人種種刁難。實出意外。奔薩即與克訥斯庫必那圖爾兩處行文。與其折辯。查前奔面見俄官。庫必那圖爾緣以天寒枝梧。後稱查驗明確可行之時。即令起行。你們願回之人。我等不敢阻滯。願住我國者。將軍亦不可偪迫起行。奔回稱我們願行之人。你們亦不可威脅迫住。兩相平允。方不失多年和好之誼。至棍噶扎勒參與逆眾接仗一事。該哈薩克賊眾。原係從逆害我官兵

攻陷城池之賊。以兩國和誼而論。均堪痛恨。如此反復無常之徒。久居貴境。大抵無益。諾海安集延等丟失牲畜一事。亦不可聽其一面之詞。伊等原與哈薩克同教。犬羊成性。儻一時受其愚弄。必致貽誤兩處大局。尚望詳加酌覈。我亦細細諮訪查詢。一俟查詢明確。再行商辦。奴才與俄人清算帳目。大概覈計。不過一萬五千兩之多。不日即可清還。以斷葛藤。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午。綏遠城將軍裕瑞。歸化城副都統桂成奏。竊奴才等前因歸化城商民。請由俄邊假道通商。當經據情奏奉

諭旨。交該衙門議奏。欽此。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奴才等遵即飭知該商民等詳細聲覆。
茲據商民程化鵬等呈稱。前呈內聲明朱蘭茶一名千兩
茶。實係安徽建德所產。所經之路。由歸化城走喀爾喀部
落。即至庫倫。由庫即至恰克圖。由恰克圖出向俄邊。即由
俄賣與西洋諸商。此項千兩朱蘭茶。惟西洋人日所必需。
非俄人之所用。伊亦不買。至俄人與商民交易。向有定章。
除天津一處外。他處何敢私相交售。況自同治元年。俄人
來至歸化賣貨。商民等均未敢與交易。即將其貨物如數
運回。此後間有來者。僅為傳教。並無運貨。今已仰蒙格外

施仁。別開生路。商民等由此俯仰有資。又豈敢與俄人在蒙古無稅之地。私相購售。自取罪戾。如有查出。不但將貨物入官。重治其罪。即將出保之人。一併治罪。亦甘承受。至情願加出釐金一節。實因商民之貨。有由西疆返回者。有在歸化寄存者。迄今數年。一日不能銷售。即有一日之賠累。如蒙恩准通商。不惟商民從此得獲重利。身家可養。較之有用之貨。置之無用之地。而商民日見賠累。何嘗天壤。此蒙覆詢。不敢不據實呈明等情。奏等詳細訪查。歸化商民向往西疆販運茶斤。均係殷實守分之民。如果准令改道通商。似於

國課可裕。民生可便。儻日久壅滯不通。俄人前已來過歸化。若有無知奸民句串。私相交易。必與國課民生。兩無裨益。且此項千兩朱蘭茶。專有茶商由建德販至河南十家店。由十家店發至山西祁縣忻州。由忻州而至歸化。轉販與向走西疆之商。運至烏嚕木齊塔爾巴哈台等處售賣。今既准其出恰克圖口銷售。所有蒙古地方。並無村鎮。且非蒙古所需。又復明定章程。不准零星售賣。即與夷人私相暗售。如有違者。將貨物全行入官。商民從重治罪。自應嚴行示諭商民等遵照奉行。並經弩等隨時詳查。有犯必懲。以期稍裕

國課。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陝甘總督左宗棠奏。本年各省協餉。其經借洋款省分。源源接濟。實深賴之。惟陝甘需用殷繁。此後若仍俟各省按月解濟。則隨到隨盡。必無應手巨款。堪以斟酌緩急。隨時受辦。擬援本年三月間奏借洋款成案。再由江蘇。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各海關監督。出給印票。由各督撫臣加蓋關防。交道員胡光墉。籌借洋商銀二百萬兩。會同江蘇松太道應寶時。與洋商交割。由江甯。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各藩司。於同治七年三月至十一月連閏十箇月。應協

甘餉項下。按月撥解各海關。發還洋商清款。一切查照上
屬成案辦理。惟胡光墉上屬籌借洋款。極費經營。比以上
海稅務司不肯畫押。幾被阻挽。總稅務司赫德到後。曾言
借餉於衆商。外國常有之事。並不須多費息銀等語。可否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飭赫德會辦此事。督飭上海稅務司
畫押。以期速成。而息銀亦冀可稍省。

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餉項需用繁急。請援案借用洋商銀兩。
本年三月間。左宗棠奏借洋款。藉資接濟。深有裨益。自可援案
辦理。所有續擬借用洋商銀二百萬兩。除已諭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辦理外。着曾國藩。瑞麟。英桂。馬新貽。郭柏蔭。李瀚章。于日

昌李福泰下賢第何璟傳諭各關監督按單各出印票由各該
督撫加益關防發交道員胡光墉迅速籌辦會同應寶時與洋
商交割分批起解
署直隸總督官文奏竊奴才准前督臣劉長佑密交軍機大
臣字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等因欽此並總理衙
門條說密函寄到前督臣劉長佑未及議奏即卸事移交
前來奴才正在籌議間復奉
上諭飭催奴才查外洋諸國僻處海隅自議款以來上海等處要津
悉被盤踞各國使臣久住京師遂為腹心之患在當日事

機倉猝。值無可如何之時。為萬不得已之舉。然欲補救挽回於今日。將欲曲突徙薪。又慮投鼠忌器。茲屆十年修約之期。總理衙門熟察洋情。逆料必有不情之請。豫擬條約。博訪周諮。以為思患豫防之計。奏受

恩深重。目擊時艱。何敢意存諉卸。謹就原擬各條。悉心籌議。揆度事情。權衡時勢。直抒管窺之見。以備芻蕘之採。惟洋務事件。關繫甚重。誠如原奏所云。非洞察情形。不能得其要領。況各國詭謀譎計。防不勝防。為知所慮者不又出所備之外。尤賴總理衙門諸臣。隨時隨事。相度機宜。謀出萬全。折衷一是。以期維持大局。上抒

宸廑。

御批。該衙門知道。單併發。

官文條議

一議請

覲。如才查覲者。諸侯見天子之禮。所以攷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也。曲禮曰。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誠以古者諸侯分茅胙土。各君其國。以時來見天子而述其職。所以明君臣之義也。今各國乃以阻其入覲。謂不以客禮相待。不知覲乃臣禮。非客禮也。既以客自居。而反欲行中國之臣禮。將來傳之

國史。必大書特書某年月日某某各國來覲。使天下萬世。咸知英法各國。為我

聖朝之屬國。是欲尊反卑。求榮反辱。彼特未知覲之義耳。使其顧名思義。曉然於覲乃人臣見君之禮。當亦廢然返矣。如謂並非屬國。不能改從中國儀制。不知覲即中國儀制。未有非屬國而覲。即未有覲而不行跪拜禮者。且未有諸侯不自來而使其臣來覲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夷既未能進於中國。而中國轉自變其禮以委曲相從。芬竊未見其可也。反覆籌思。實無權宜遷就之術。至原議所云權其適中者而用之。其中

機宜。非奴才所能及也。

一議遣使西洋諸國。奴才查閱總理衙門原議。以各國至中華通商傳教。有事可辦。中國赴外國。並無應辦事件。無須遣使。中國出使外國。一則遠涉重洋。人多畏阻。水陸跋涉。費尤不貲。一則語言文字。不能通曉。倚恃繙譯。諸多窒礙。且才堪專對者。亦難其選。若不得人而往。轉恐貽羞域外。誤我事機。所慮極為周密。且係實在情形。無須再議。若謂兵家知己知彼。彼於我之虛實。無不洞悉。我於彼之情偽。一概不知。萬不得已。如上年斌椿。本年志剛等。赴泰西諸國游歷。訪其風俗人情。察其山川險要。不必與其國主相

見。一如各國之來中國。諸隨所便。既無須供億之繁。亦不至有辱命之慮。偶一為之。不必著為定例。未始非一時權宜之計。至謂遇有該國使臣倔強。不能向其本國一加詰責。夸竊以為即使遣使。遇該國使臣倔強。未必遂能向其本國加以詰責。亦不能必彼之不復倔強。此則非遣使所能制也。

一議銅綫鐵路。夸查銅綫鐵路。不過為往來迅速。便於貿易。無論奇技淫巧。非我國所尚。即彼自以為甚便。不知其有大不便者在也。總理衙門先以失我險阻。害我田廬。礙我風水等辭駁辯。此猶僅

就我

國之不便者言之。彼既悍然不顧。又以占我民閒生計。勢必羣起相抗。設或勉强造成。被民折毀。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責令賠償。此亦僅就銅綫鐵路之成毀言之。彼則以自能派人看守爲辭。彼誠自恃其獷悍。謂中國之民無如彼何。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兩利相形取其重。兩害相形擇其輕。中國民情。大率見異則驚。以素不經見之事。即

我

國驟然舉行。猶恐不洽輿情。各國之人。與中國百姓。本非同類。以不同類之人。日與往來交易。必兩情浹洽。均無猜忌。

方能日久相安。驟為此不經之舉。人必因疑生畏生怒。羣起攘臂相爭。不毀不止。即幸而不毀。民情既已隔閡。彼挾重貨來此貿易。又烏能通行無礙。且因銅綫鐵路之故。壞人室廬。毀人墳墓。侵占人田畝。使民痛心疾首。欲得而甘心。彼又奚利焉。況欲為銅綫鐵路。勢必興大工。動大役。需費浩繁。以數年間貿易所得。半耗費於銅綫鐵路。民既不悅。則銅綫鐵路不行。而貿易亦阻。且不第有妨貿易已也。即彼之傳教。民亦不復相信。而各處之教堂使館。亦不能高枕無憂矣。縱我

朝懷柔為念。斷不肯遽失和好。而眾怒難犯。民弗能堪。即不

能相安於無事。其利害固不待智者而決也。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查各國通商口岸。從前約內載有一定地方。原以示限制而弭爭端。今各國遠背前約。又欲於內地設棧。內河駛船。為壟斷網利之計。經總理衙門歷舉華民不便各情。反覆辯駁。而各國則以海上輪船所用華人多於洋人。民間趨利無患為解。殊不思華人之在洋船者。皆無賴游民。希圖小利。若水陸往來商賈。皆挾重貲。居奇售賣。藉以營生。前次各國於一定口岸設立行棧。並於大海行駛輪船。而民不甚與較者。以未盡利故也。若欲盡奪內地商賈之利。使華民失業。不復聊生。利

之所在。人必爭之。彼華民皆有身家性命。豈能束手待斃。勢必同心協力。為破釜沈舟之舉。聚天下失業之民。合死力以與各國相爭。各國之人之在中國者。本不及華民百分之一。而分散各處。其勢愈孤。眾寡相形。勝負立見。古語云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至於犯眾怒以求利。恐利未得而禍不旋踵。至原議抽釐納稅之說。無論各國堅執不允。即使允從。似亦未便。此端一開。從此紛紛多事。不惟非中國之福。恐亦非各國之福也。

一議販鹽宅煤。查販鹽宅煤。其事與行棧輪船。同為貪利起見。其窒礙難行。亦與行棧輪船等。總之鹽煤為中國

自然之利。斷不肯棄而與人。中國鹽務。設官經理。而私販梟徒。時出驗擾。法所難宥。中國之於各國。以客禮相待。體制較優。若不知自重。欲下同梟販。撓亂中國鹽務。不惟有負前約。且使中外傳聞。以為各國之在中國。行同梟販。貽羞海內外藩諸國。且恥為同列。又何能覥顏與中國爭禮數哉。況華民藉是為業。既失所利。勢將罄其貨財。招致無賴。設法與各國為難。各國於此。勝之不武。不勝適以取辱。至中國產煤之區。均係本屬土著豪民。席祖父餘業。出資雇募開究。世世相守。倚之為命。一旦被各國攘而奪之。勢將聚族而謀。奮不顧身。以求復故業。各國遠涉重洋。寄居

地。猶如遊旅。中國與彼有主客相依之義。必時加保護。使各國之人。為窒煤之故。入深山遠谷。置身不測之地。而華民之銜恨尋仇者。日夜環而伺之。以圖報復。設有決裂。關繫匪輕。自來兩國和好。便休戚相關。有所施行。自應公同商酌。以期彼此有益無害。今各國舉事。輒與中國為難。使華民生計日蹙。盜賊蜂起。於各國通商傳教等事。亦有關礙。且彼天主教以奉天為名。若放利而行。不循天理。是自背其教也。自背其教。尚欲以此教人。其誰信之。

一議開拓傳教。查天主一教。與白陽白蓮等教。同干例禁。自各國議款以來。已奉明文。不復禁止。該國之在各省

傳教者。到處皆然。本無限制。又何用其開拓。若民之從否。及所傳之多寡。其權則不在官而在民。惟原議條款內。既有循規蹈矩。不得干預公事等語。該教士自應永遠遵守。勿負所約。乃比年以來。各省教民恃為護符。作奸犯科。無所不為。而傳教士一味袒護徇庇。且有從旁扛幫插訟。與地方官為難者。該國公使又復不能約束。不知彼國法令何在。今擬與該國公使申明前約。勿蹈故轍。如該教士遇有教民為非徇庇扛幫者。知照該國公使。即行革退。另行選充。如中國降調斥革之例。其入教華民。本係中國赤子。例應歸地方官管束。儻犯彼教令。聽傳教士處治。犯我法

庶仍由地方官照平民一體按律科治。該傳教士不得妄行干預。至天主教究與釋道不同。釋道由來已久。向不在邪教之列。若失主教亦照僧道設官。其名不雅。誠如總理衙門原議所云。恐天下以引人入天主教為口實。於人心風俗。大有關繫。我

聖朝崇儒重道。

文教覃敷。遐邇內外。莫不向化從風。其附天主教者。率皆無賴蚩民。藉圖衣食。未必誠心悅服。稍有身家。粗知禮義者。必不屑為。誠在良有司平日聯屬紳民。多方化導。或開陳大道以破其迷。或指發奸謀以啟其惑。是不禁之禁。亦補偏救

弊之一道也。

御批覽。

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李福泰奏。竊照合眾國羅妹商船。駛至福建臺灣之瑯嶠洋面。遭風擊碎。被生番戕害一案。合眾國住廈領事李讓禮始則欲坐兵船赴臺住泊。繼則申請將瑯嶠地方。收入版圖。設官駐兵。以絕生番戕人之患。當以臺地民情浮動。外國兵船若往久住。必致別釀事端。即所請瑯嶠地方設官駐兵一層。固為一勞永逸之計。然應察度地勢。俾民番兩無驚擾。方可日久相安。復經吳棠與臣李福泰。諭令福州口稅務司美

理登。致書勸阻。勿帶兵船。其瑯嶠安設官兵。飭俟此案辦結後。由在事文武商酌周妥。稟覆查辦。嗣李讓禮無可置詞。惟稱伊奉該國使臣劉飭。須赴臺灣將羅妹商船人等分別收屍領回。旋接臺灣鎮總兵劉明燈道吳大琴署臺灣府知府葉宗元。與曾元福會稟。李讓禮抵臺。劉明燈於八月十三日。先帶所部兵勇五百名。由郡起程。曾元福王文榮與李讓禮繼之。八月十八日。抵枋藔查詢。由枋藔以至瑯嶠。係熟番村社。內有閩粵之人。零星分處。箐深林密。礙難下足。劉明燈選派員弁。督率民夫。伐山開徑。二十六日抵瑯嶠。據李讓禮面稱。訪知羅妹商船洋人。盡被生番

殺害。屍身拋棄下海。祇留女洋人頭顱。並照形鏡等件。現已備價一百圓。向其贖回。此外並無尚存未害洋人。探聞龜仔角行兇生番。邀集十七番社飲酒。意在抗拒我軍。不與熟番人等往來貿易。竟無綫路可通。九月初五日。劉明燈等傳集各莊頭人。詳加詢問。僉稱內山地方。共有十八番社。其負嵎恃險。以龜仔角為最。而兇惡殘忍。亦以龜仔角為尤。該生番雖邀十七番社。欲圖結為黨援。實則各社生番。屈於勢力。類多勉強應允。但得番目卓杞篤前往宣諭。即可解散。經王文棨招之來見。卓杞篤即言願往宣諭。各社聯名出結。儻此後該國船隻失事。不敢再行戕害。而

李鍾禮亦為該生番乞恩。照請免予拏辦。劉明燈等因龜仔角生番負固圖抗。若不懾以兵威。不足以儆兇頑。與吳大廷往返函商。意見相同。派令王文榮與副將張逢春等分赴各番社妥為安撫。於十五日拔隊進紮蕃薯寮山。直偪該番巢穴。正在定期進擊間。復接李鍾禮照會。據稱十三日帶領通事及閩粵頭人。親赴火山地方。適遇番目阜杞篤面與議和。嗣後船上設旗為憑。勿論中外商船。遇有遭風到彼。該番妥為救護。送交閩粵頭人。傳送地方官配船內渡。如有再被生番殺害。閩粵頭人當立結保幫拏兇番解究。其贖回女洋人頭顱等件。所費銀圓。照數歸還。該領

事願為和息。懇請撤兵。免予深究。並親赴劉明燈等營盤面請。情詞懇切。至再至三。劉明燈等察查該處海道。生成天險。海船遭風至彼。未有不破。此次羅妹船上洋人被害。係因五十年前龜仔角一社之番。統被洋人登山殺滅。僅存樵者二人。以致世世挾仇。心存報復。並非無故逞兇。由卓杞篤自向李讓禮言之。若再為勦殺。更恐仇怨愈深。從此構結釁端。永無休息。復函商吳大廷等。不得不通融辦理。俯如所請。當取具閩粵熟番頭人保結。並議章程十條照覆。又將贖價番銀一百圓。由劉明燈先行發還。該領事深為忻說。劉明燈等回至瑯嶠。待李讓禮內渡後。始行率

隊旋郡。將所取保結。同會議章程錄送前來。臣等查此案
臺灣在事文武。辦理尚能迅速。進止亦合機宜。即所議章
程。均尚妥洽。現在合眾國洋人固深感
朝廷柔遠之懷。而各社生番。自王文棨等撫諭以後。更莫不
仰戴
皇仁。相率來見。經劉明燈優予犒賞。益加鼓舞歡欣。惟查鳳山縣
境由枋藜至瑯璚紫城一帶。均係熟番村社。並有閩粵莊
人。雜處其中。其由瑯璚深入。皆屬生番巢穴。本設土牛之
禁。為人跡所罕到者。比自打狗口通商以來。每有洋人私
躡其地。生番伺殺無常。恐復有如羅妹商船之事。辦理愈

形隸手。前事可鑒。後患宜防。應作何設官駐兵。以杜邊釁。
容臣等督飭省會司道。並臺灣鎮道。通盤籌畫。另行奏明
辦理。尚有李讓禮續請在龜鼻山設立礮臺。是否可行。劉
明燈親履其地。必深知之。現飭妥議馳覆。並俟覆到酌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禮部奏。准
咸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因本年
二月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查閱新聞紙所載各條。
由臣部咨照朝鮮國王訪查明確。茲據該國王查覆。並鈔
錄日本國平義達回書一件。咨覆轉奏。謹鈔錄該國王原

文及日本回書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陳咨事同治六年三月初七日承准禮部咨
備悉新聞紙所載各洋及日本情形五條其說之虛妄雖
憑已有咨覆仰辦而所謂日本現有火輪軍艦八十餘艘
有興師往討朝鮮之志云者其事極為可訝其書亦無足
信使小邦禮曹參判李沇應馳書委探於日本今見對馬
州太守拾遺平義達回書其偽訛無根之說灼然綻破更

無疑惑。茲將平義達回書鈔錄一件。仰備鑒亮。煩乞禮部具由轉達。千萬幸甚。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日本覆朝鮮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大人閣下。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達奉覆。遠承芳緘。憑審興居清迪。欣慰良深。所示辭意。斯速轉啟東武。其說果是荒誕虛妄。毫無形跡。此等流言罷罷。殆為煩貴朝於我豈恝然耶。抑我大君殿下丕撫區域。舊弊斯除。百度一新。文武庶員。贊成謀議。夙夜唯以張皇國威為事。日今急購礮艦器械於海外。給我富國強兵之資者。往往皆然。安知非流言之所以由來哉。本邦之於

貴國。世敦鄰好。共揆綏甯者。是臺慮所以聽聽於今日也。至暴虎不法之執言。不足信也彰彰矣。及聞法國戰鬬之事。鄰誼相孚。脣齒相依。豈可泛視於其間耶。用示恤念無措。欲使貴國永鑄後來之憂虞也。故這回特命使節。遠至京畿。開陳宇內形勢。則在貴國亦當斟酌時務。處置適當者。此東武盛意所存也。使節既戒行李。超溟在近。東武敦篤意實。總在陳述。則如彼偽妄無根之說。渙然冰解。兩國交際。永歸不渝。嚴命之下如此。不佞在職。實可感戰。餘冀崇亮。

癸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次奉

派出使外洋各員。蒲安臣先行赴滬等候。茲志剛孫家穀二員。於
本月初十日跪聆
聖訓後。即於十一日起程。柏卓安於十四日起程。在涿州一帶會
齊南發。所有奏准
頒給國書。初八日由軍機處交出。當由臣等發交志剛等恭齎前
往。其應給木質關防。亦經督飭刊刻。交志剛等祗領開用。
至應給蒲安臣一顆。亦由志剛等齎赴上海。面交蒲安臣
祗領。以為將來行文臣衙門憑信。並面諭志剛等到各國
後。遇有應辦事件。務即會同蒲安臣商由輪船飛寄臣等。
酌定准駁遵辦。以免貽誤。至所需經費。前據郭柏蔭論及

應由各口指撥。丁寶楨亦稱由海關籌備。英桂則稱舟車寓館之費。均不能惜各等因。臣等查此件事屬勉舉。郭柏蔭等所擬經費由海關提用。原屬可行。但試辦之初。諸無一定。難以覈數分撥。查輪船變價項下。尚有餘存。前經臣等指交總稅務司赫德採買洋米。迄今尚未用訖。擬請即在此存項內撥給出使經費。將來察看情形。如洋米可無需買。即行停止。儻仍需採買。再由臣等劄知赫德照辦。現在製備行裝等項。先行墊發銀兩。應歸入臣衙門年終奏銷。列入清單。咨交戶部覈銷。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粵省設立同文館。原期通澈中外事理。以備緩急之用。於同治三年七月。按照該省奏定章程。議定該同文館學生。如三年學成後。駐防滿漢旗人。應准作為繙譯生員。准其繙譯鄉試。並文鄉試。漢人世家子弟准作為監生。一體鄉試。並均准充繙譯官。如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出眾者。調京考試。授以官職在案。茲於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准署廣州將軍慶春等。將該省同文館學生恭錫勇。那三。博多洪武。韓常泰。左秉隆。坤揚等六名。咨送到臣衙門。臣等當飭在新設天文算學館中居住。逐日細加考察。並先試以漢文繙作洋文。繼令將洋文譯會

譯成漢文。嗣又以算法各條。令其逐條登答。該學生等文理俱各明順。登答均無舛錯。惟該省尚未照章給予繙譯生員監生。臣等公同商酌。該學生等學習有年。均堪造就。應請照上年奏定章程。蔡錫勇一名。作為監生。那三博多洪武。韓常泰。左秉隆。坤揚等五名。作為繙譯生員。均准一體鄉試。仍照原議。分別派充將軍督撫各衙門繙譯官。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該省原奏設立學館章程。內稱肄業生以三年為期。能將西洋語言文字繙譯成書者。分別派充將軍督撫監督各衙門繙譯官。准其一體鄉試。其由繙

譯官出身者。以府經縣丞為升階。旗員願就武職者。以防禦為升階等因。臣衙門當以該將軍於調京考試。未經議及。即經議奏請以該省學生如三年學成。駐防滿漢旗人。應准作為繙譯生員。漢人准作為監生。一體鄉試。並准充繙譯官。如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出衆者。調京考試。授以官職。奉

旨依議。欽此。今該省咨送蔡錫勇等六名到京。臣等連日考試。均堪造就。現請給予生員監生。一體鄉試。並准充繙譯官。飭回廣東。仍由該省隨時考察。以府經縣丞防禦各升階補用。至此內如實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優長者。擇尤保送。

以憑調京考試。請
旨優予獎勵。不次錄用。無須拘定原奏府經縣丞等項升階。此次
係因該省尚未照章給與生監。是以由臣衙門查案奏請
照給。係屬變通辦理。嗣後仍應遵照奏定章程。各該省於
該學生等三年學成後。即行奏明分別給與生監。並准充
繙譯官。如能得力。再行遵照原奏。由繙譯官出身者。以府
經縣丞防禦為升階。此內如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出眾
者。即遵照同治二年二月
諭旨。調京另行考試。擬以官職。以符原案而示優獎。
御批。依議。

乙巳。

盛京將軍都興阿等奏。前准山東巡撫咨。據稽獲賊目李明山供稱。賊中有洋匪二名。句結洋人百餘名等因。正在會辦間。據金州協領海防同知詳報。洋人二名。一名賈來。一名羅依。由山東煙臺至此。前赴營口賣貨。並無領事地方各官印照。恐其滋事。會派兵役。護送營口海關兵備道署。轉交外國領事查收。照約辦理等情。奴才等當因洋人賈來羅依二名。形蹤詭密。一面會飭兵備道照會外國領事官。認真查究。一面奏奉

諭旨。拏獲無照洋人二名。即著飭令該道會同外國領事官妥為

辦理。仍著督飭官兵嚴密盤查。毋任奸匪溷跡欽此。當即欽遵
諭旨。會飭海關兵備道欽遵查報。嗣據該道詳稱。函詢馬稅務司。
函稱該洋人二名。一係法國人名嘉點薩。到此催取宵波
張姓欠款。一係瑞國人名徐勒茲。去歲在此做木匠。均屬
羅領事所管。該洋人係從煙臺搭乘船到營。惟到金州時。
船受風浪之害。以致進金州口登岸走旱路到此。據云金
州官待伊甚好。深為感激等情。該洋人姓
名歧異。該道報稱各外國言語。各有不同。不過於形蹟之
間。辨其是否。嘉點薩徐勒茲二名。即賈來羅依二名。奴等
伏查除此並無另有由金州口登岸抵營口之洋人。未便

拘泥。致涉猶豫遷延。徒滋案牘。除咨劄各處查覈外。謹將

遵

旨查明緣由。據情聲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伏查本年三月間。左宗

棠奏借洋商銀一百二十萬兩。總稅務司赫德曾論其以

一分五釐行息。實為重利。緣借貸出自國家。不難照五釐

行息。並稱此後如有借銀之舉。若無總稅務司准劄。各口

稅務司。均不得印押等因。申陳在案。茲復據左宗棠奏請

撥案籌借洋商銀二百萬。並由臣衙門轉飭赫德會辦。臣

等當傳該總稅務司來署面議。據稱洋商借銀。為數不嫌其多。至少亦須借三百萬兩。合外國一百萬磅整數。每月五釐行息。定期三年交還。期內雖有款可還。亦不收受。如屆期不能全清。仍可分期籌還。還一萬即減一萬之息。惟所借之銀。必須六箇月方能交清。並須先行函詢上海銀號。如有銀兩。方能定局。若銀兩不敷。仍須寄信外國邪兌等語。臣等查自來借貸。期近則利重。期遠則利輕。即中國亦復如此。惟借款措齊如期遠在半年。加以寄信上海。往返查詢。如銀兩不便。更須向外國邪兌。則為期又在半年之後。未免緩不濟急。緣陝省急需。數不必三百萬兩。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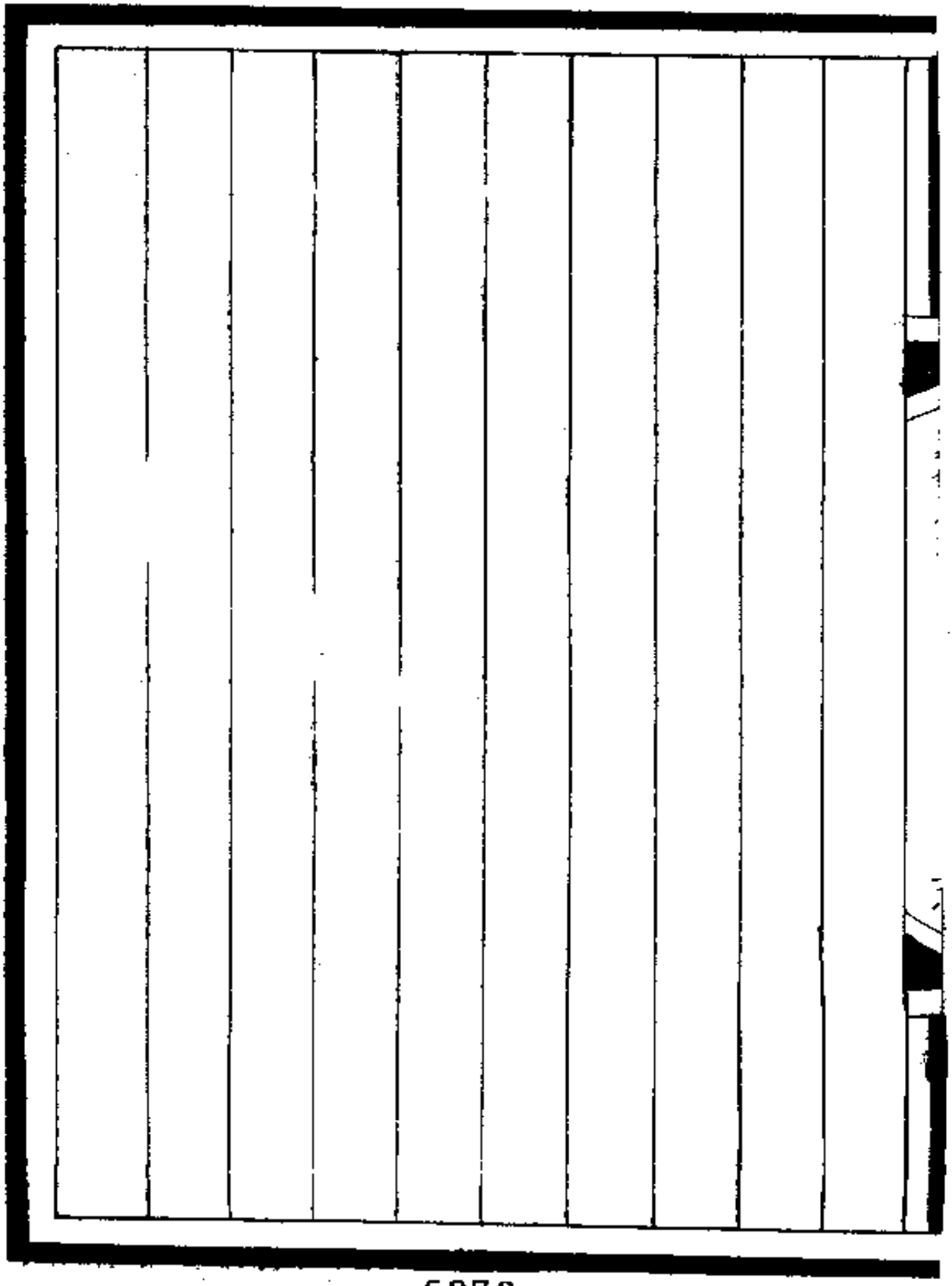
期必須迅速。復與赫德相商。據稱如不須三百萬。則惟有仍照前案行息。少借百萬。期可稍速。臣等復思前案一分五釐行息。業經胡光墉辦有成案。難與議減。今若照案借銀二百萬。則行息太重。又未免過於喫虧。再四籌商。因思四成洋稅一項。雖係奏明解部之款。然有款可以抵換。似不妨暫為通融辦理。免得多出息銀。擬令江蘇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各海關。按照左宗棠原擬代借之數。劃分為二。一半由應解部庫四成洋稅項下。先行提出。飛速解交左宗棠軍營支用。一半由各海關出具印票。由各督撫臣加蓋關防。交胡光墉向洋商借用。仍照左宗棠原擬。由江寶

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各藩司於同治七年三月至十一月
連閏十箇月應協甘餉項下按月撥解各海關發還洋商
並委解部庫交納歸還四成洋稅之款如此量為變通左
宗棠仍得二百萬之用而息銀可省一半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行知江南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各督撫臣轉行
各關監督出具印票由各督撫臣加蓋關防交胡光墉迅
速會同應實時與洋商交割分批起解並劄飭總稅務司
赫德督同各口稅務司畫押妥辦並請
諭令左宗棠於以上兩項銀兩隨收隨報臣等各衙門以便查催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陝甘總督左宗棠

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英桂○閩浙總督馬新貽○兩廣總督瑞麟○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郭柏蔭○江蘇巡撫丁日昌○浙江巡撫李瀚章○福建巡撫卞寶第○廣東巡撫李福泰○傳諭護理湖北巡撫布政使何璟○前因左宗棠奏請借用洋商銀兩○當經諭令該衙門妥籌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等衙門奏稱○照案借銀○行息太重○四成洋稅一項○不妨暫為通融○請將左宗棠原擬代借之款○劃分為二○一半提用洋稅○一半由各海關向洋商借用○開單呈覽等語○左宗棠軍餉待用甚急○該衙門所籌辦法○既可節省息銀○又可不誤要需○自是兩全之道○即著曾國藩等按照該衙門所擬各節○先由應解部庫四成洋稅項下○提出銀一百萬

兩。飛速解交左宗棠軍營支用。其一百萬兩。由各海關出具印票。由各督撫加蓋關防。交胡光墉應寶時向洋商借用。由江甯等省各藩司。於應協甘餉項下撥還。並委解部庫交納歸還四成洋稅之款。仍足二百萬兩之數。左宗棠於以上兩項銀兩。隨收隨報總理各國事務等衙門。俾便查催。該大臣素顧大局。必能仰體籌餉之艱。撙節動用。迅埽逆氛。以慰朝廷西顧之憂。其單開數目。著各該督撫等督飭按月分別起解。毋許稍延。至四成洋稅。係解部要款。並著按期撥解。如有遲延。即著照撥解京餉章程。查明參辦。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五十七之五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七

同治七年戊辰正月乙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由軍機處鈔出綏遠城將軍裕瑞等奏查明歸化城商民請俄邊假道通商販運茶斤行走路徑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該將軍覆奏各節雖屬實情惟西路商民向領部票前往烏嚕木齊塔爾巴哈台等處貿易烏嚕木齊在伊犂迤東並非邊界處所惟塔爾巴哈台與俄境毗連其所云由俄西與西洋諸國各通商究係何國臣等無由懸揣現在西商既已因極北商之利復被俄人所

奪。自應設法體恤。以蘇其困。但商情雖不可不恤。邊蒙尤不可不防。恰克圖為俄人出進貿易一大口岸。自應確查該處一切情形。將如何恤商。如何弭釁之處。妥籌辦法。方可有利無弊。臣等公同商酌。擬由總理衙門。戶部。理藩院各自遴委員一人。會同前往恰克圖。勘查明確。再為定立章程。似於邊務商情。兩有裨益。如蒙

俞允。即由臣等欽遴派員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查華商赴蒙古等處貿易。以茶葉為大宗。除在各關口輸納正稅外。均在多倫廳同知察哈爾

都統綏遠城將軍等衙門請領部票註明該商姓名貨色及所往之蒙古部落以便稽查惟張家口商人准由察哈爾都統衙門領票赴恰克圖與俄人交易在多倫廳綏遠城商人向不前往故從前張家口赴恰克圖華商頗獲利益自與俄國議立陸路通商章程以來俄人自行由津販運土貨赴恰克圖貿易華商利為所奪大半歇業緣俄商販茶回國止納正稅一項而華商販茶出口交納正稅之外到恰克圖後復交票規每張五十兩咸豐十年因軍餉支絀奏准每商票一張在察哈爾都統衙門捐輸釐金六十兩添撥察哈爾駐防常年兵餉華商釐稅既重獲利無

少。是以生計日窮。漸行蕭索。臣等前因俄商販茶回國。恐在半路偷賣。酌定由天津發給三聯執照。以便稽查。然立法雖嚴。而俄商到恰克圖後。即將照尾繳銷。是否販運回國。抑仍回銷於蒙古各部落。無由知悉。至蒙古各部落處處與俄國接界。前於同治四年議改陸路章程。俄國堅欲在張家口任意通商。臣等以張家口接近京畿。非邊界可比。不但於商稅有礙。且恐漸弛邊防。其患非小。是以再三辯駁。相持未准。遂之又久。遂准俄使照會。許以二年後再議。臣等曾將大概情形。於同治五年三月初一日具奏在案。現在俄國於張家口任意通商一節。仍復時來饒舌。揣

其處心積慮。不徒以蒙古為利藪。希圖壟斷。更恐以邊界為奇貨。暗恃狡謀。蒙古部落。既弱且貧。無能為役。而中原又值多事。未可別啟釁端。臣等再四密商。惟有將恰克圖商務。設法經理。鼓勵西北兩路商民。同往貿易。以分俄商之利。將來恰克圖百貨雲集。日見興盛。則張家口通商之議。或可不即來爭。以亦釜底抽薪之一策。至於恰克圖應否添設稅課。及張家口以內整稅。應否裁撤歸併攤抵之處。統俟派員查訪回日。再由臣等妥議請

旨遵行。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擬派員赴恰克圖查看。不過於內地形勢及邊外商情。藉資採訪。至於外國一切事件。恐非該委員等採訪所能盡悉。現擬密飭總稅務司赫德。於稅務司內酌派一人。以游歷為名。赴恰克圖一帶。密行查探俄人及西洋各國與華商貿易利弊。以備查覈。理合一併附片密陳。

御批依議。

二月。庚辰。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臣於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業將洋將購器雇工到閩詳悉情形奏明在案。十月十二日。總監工達士博鐵山煤山監工都逢

英文教習嘉樂可。暨官尉達樂等到。臣隨時犒勞安置。該
洋員等靡不感戴
皇仁。臣一面與日意格熟籌應辦事宜。並飭各員紳鳩工庀材。務
期妥速。以便開工。日意格先令木匠。將從前所蓋棧房。按
段編門。平鋪地板。令畫匠繪一百二十匹馬力船式於地
板之上。分行布線。細如繭絲。凡船身所有關筍銜接處。莫
不有圖。各不相混。曲直尺寸。誌以洋字。令中國木匠。一一
辨識。俾按圖仿造。可以不煩言而解。又於船塢之右臨江
口岸。創造船臺。其造工之法。先用木樁長二三丈餘者。以
雲梯懸七百斤鐵椎。數十人挽繩擊下之。與地平而止。星

羅恭和。以固其基。復將大木縱橫壓於木格之上。以取其平。乃鱗疊巨材。鈐以長四尺方圓四寸之鐵釘。使黏合無間。其底寬二丈五尺。以次遞銷。及其巔僅五尺。厚一尺三四寸不等。正視之若堵牆。旁視之如累塔。是為一疊。自外而內。以次漸高。凡為疊五十有五。前疊高一尺六寸五分。積至末疊。則一丈六尺五寸。將來船成入水。順推而下。勢若建瓴。可不重煩人力。每疊相去三尺有奇。統計全臺長二十有四丈。中間貫以巨梁。支側柱無數。使互相撐拄。深固不搖。然後可鋪板其巔。以造船底。自去年九月中旬而後。匠作百餘人。斧斤無間。至十二月初五日。第一座船臺

始竣。其餘三座。今年秋冬。當陸續告成。然而船之所貴者在機。機之所出者在廠。鐵廠關繫既重。工費益繁。方日意格之未來也。其監工俄羅斯人貝錦達。墨土於塢之中央。形如半月。議以船臺鐵廠。參列其中。嗣達士博以火患難防。宜離不宜合。復召工填土。期於一律坦平。劃前右方百餘丈之地。為船臺四。劃後左方百餘丈之地。為鐵廠五。其一曰鐵廠。其二曰水缸廠。其三曰打鐵廠。其四曰鑄鐵廠。其五曰合攏鐵器廠。廠界既定。乃於墨牆之地。各開溝。徑二十丈。廣六尺。深五寸。恐其積水難消也。每溝之旁。各開一井以洩之。溝底徧釘巨樁。留徑尺出地面。填以碎石。樁

之成屑。使與椿齊。其上築以石灰。再聯墨方石。交互鈐束。以為基址。然後可施甎甓梁柱。天寒霜肅。衆杵爭鳴。邪許之聲聞數里。此未造船以前。創立船臺。並度量鐵廠基址之情形也。去年十一月十八日。頭起夾板船。運火鑪鑽鐵機。磨鐵機。礮輪。洋秤等物。並大小鐵片鐵條二百五十餘頓到。船高器重。數百人運二十餘日始畢。有一器以五十餘人舁之。而揮汗如雨者。所購木料。除運羅以急於運來。無船可裝外。餘則花旗木。及香港所購之運羅木。先後附船而來。雖船機未齊。而船臺已成。船材漸集。可造船身。遂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親率在事員紳。並日意格。達士博

等祭告
天后出赴船塢偕提調官周開錫夏獻綸與諸員匠共擇龍
骨安上船臺又到鐵廠親自拽繩下石均奠以牲醴以昭
慎重禮畢召中外員匠敬宣
皇上德意勵以黽勉圖功我
國家懋賞懋官有逾常格聞者皆歡聲雷動手舞足蹈出自
至情臣偕提調官舉爵犒勞之以酒而退此當日船身
開工並鐵廠經始之情形也日意格以造船之樞紐不在
運斧揮椎而在畫圖定式非心通其理所學仍屬皮毛中
國匠人目不知書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合

船之竅要。故特開畫館二處。擇聰穎少年通繪事者教之。一學船圖。一學機器圖。庶久久貫通。不至遲未遺本。又以船臺船身。所需鐵葉釘鍋甚夥。萬難待鐵廠之成。不得不先蓋兩廠。俾隨時打造。於是有小鐵廠之設。春間多雨。恐停工廢日。不得不先事圖維。於是有附近船臺搭蓋板棚之舉。搗和石灰。鏟鑿石板。恐其散漫無稽。致滋偷惰。於是有附近外國棧房搭蓋板棚之舉。此隨時相機酌量辦理之情形也。臣維輪船之制。雖屬奇創。而詳察洋匠所造。案泰皆依準繩。苟極中國之聰明。諒不難於取法。惟是工繁費重。厥有數難。海濱土狹水寬。列數千萬斤之機器於一

偶。已不勝為患。若機器一動。飛馳霆擊。尤虞內重外輕。必周圍累巨石為隄。方臻鞏固。而各廠急需之石。招匠廣採。方日不暇給。石隄所需。更難計數。不得不俟諸春末夏初。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風怒潮激。沖蕩隄根。致崩坍十數丈。牽倒機房五分之一。聲震如雷。現搶護之以巨樁。大局尚無妨礙。然一勞永逸。石隄終非可緩之圖。而石匠往往居奇。莫儆高價。縱之則玩。急之則逃。不得不略示羈縻。為招徠地步。此需石之難也。鐵廠初基。取材最鉅。尚有舵廠模廠纜廠等十餘處。梁棟大小數圍。近水之區。萬難中選。深巖邃谷。輦致一枝。費既不貲。動逾旬日。取之立竭。而

待之甚殷。此需木之難也。廠地本屬村田。恒虞水潦。每有營造。必增土五尺。方樹屋基。而所填之土。稍乾則尺寸頓減。須添填兩三次。乃得其平。以錢購土。竟至十數里內無可購者。此需土之難也。中外工匠。言語未通。目擿手畫。事多隔閡。稍習其言者。必染於積習。輒思因緣為奸。且藉以陵其僑伍。外國匠人。以精勤自喜。彼則以偷減為能。巡察稍疏。作輟任意。督責少遲。怨謗叢生。此需匠之難也。要工所繫。臣不敢浪費以糜帑金。亦何敢惜費以誤大局。不敢作威以失眾望。亦何敢姑息以媚俗情。所幸我

皇上至誠格

天。自去年九月以來。雨少晴多。既無損於農田。而趨事赴工。得以
日新月異。日意格。達士博。貫心實力。事事務求精詳。又執
法嚴明。絕不徇庇其下。如監工貝錦達。辦事遲緩。匠首布
愛德。負氣陵人。皆立與驅斥。所以洋員洋匠。咸恪遵約束。
盡心教導。不致滋生事端。在事員紳。仰體
宵旰之勤。沐雨櫛風。昕宵匪懈。
天心若此。人心若此。庶幾可望有成。謹將造船興工日期。並一切
情形。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臣
英桂。閩浙總督臣英棠。福建巡撫臣李福泰。合詞具奏。
沈葆楨又奏。輪船之舉。事事由於創見創開。必有以籠絡

洋將之心。乃能漸得其要領。西人雖惟利是視。然皆以得
天朝錫命為榮。德克碑係提督銜。日意格係總兵銜。故原議以
德克碑為正監督。日意格副之。嗣左宗棠以日意格通漢
文漢語。人亦和平。遇事得與之面商。不致詐者籍弄其間。
諸多窒礙。於是改日意格為正監督。德克碑副之。當時止
為使於公事起見。非有所軒輊其間。茲胡光墉來工。詢日
意格以德克碑近狀如何。日意格以德克碑於購器雇
工等事。皆竭盡心力。相助為理。惟以提督為總兵之副。不
免慮為外國人所輕視。即該洋將亦於心有所未安等語。
日意格又屢為巨言。總監工達士博辦事之勤能。該洋將

於船塢要工。偶有未盡透徹之處。咸賴其推誠指授。該洋
將本係四品官。可否奏乞
恩施。俾各洋員洋匠。有所觀感。臣對以該洋員勤能盡職。洵非虛
語。自當縷析奏
聞。至大功尚未告成。
朝廷縱有
特恩。亦非臣下所能擅請。惟查德克碑當互易正副監督之日。秖
以在浙時受
恩深重。故尚未有違言。而胸中實不能無所芥蔕。日意格官階居
其下。亦內顧不免自疑。然該洋將等各竭所長。馳驅效命。

並不以私嫌之故。稍滋貽誤。實人情所難。達士博趨事之勤。任事之力。實臣所親見。可否仰懇

天恩逾格。以船政開工。

特旨將正監督日意格

賞加提督銜。並

賞戴花翎。副監督德克碑

賞戴花翎。總監工達士博

賞加三品銜。以泯猜疑而資激勸之處。出自

宸裁。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臣英桂。

閩浙總督臣吳棠。福建巡撫臣李福泰。附片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報造船開工日期。並陳明船廠情形一
摺。據稱開造輪船鐵廠。關繫最重。上年十二月開。船臺造成一
座。所運鐵器木料。亦已附舶而來。當經率在事官紳工匠。前赴
船塢開工。相機酌辦。惟需石需木需土需匠。四者頗難。所奏均
中窾要。輪船一事。所難在於經始。現在塢成已有可觀。尤當矢
以實心實力。期於必成。即著沈葆楨督飭周開錫等。及日意格
各員。盡心經理。毋以畏難自阻。庶日新月異。共觀厥成。其巡察
布置。一切均著照該前撫所議辦理。沈葆楨以本地紳士。督辦
船政。事非易舉。英桂馬新貽李福泰。卞寶第務當通事籌商。並
將經費隨時撥給。俾得一無牽掣。克蕆要工。沈葆楨另片奏請

將洋將獎勵等語。日意格等。自委辦船工以來。勤能盡職。自應
量予恩施。正監督日意格。著賞加提督銜。並賞戴花翎。副監督
德克碑。著賞戴花翎。總監工達士博。著賞加三品銜。該前撫接
奉此旨後。即行宣示。以昭激勸。
辛卯。著貴州巡撫張亮基奏。黔省教民事件。前經臣奏明
專派候補道蔡興枚辦理在案。本年五月間。據該員稟稱。
接到家信。得悉原籍湖北被兵。父母為賊衝散。請假赴楚
省親。臣已批准給假。並以教民與漢民交涉各案。亟須遴
員接辦。非精明幹練而兼為主教所欣佩者。不能勝任。當
即飭令署藩司曾璧光。臬司葆亨。偕赴天主堂。面詢主教

胡縛理。司鐸。任國柱。今其酌舉所知。該主教等面稱。請派
已革按察使銜前貴東道多文。已革知府銜補用同知直
隸州知州汪維翰。先行試辦。該署司等隨即據情詳請檄
委。臣查汪維翰本係奏明留營效力之員。惟多文前於四
年冬間。經臣奏懇效力當差。奉
旨著不准行。理應懍遵。何敢任意差遣。第臣悉心訪查。該主教等
近年採聽輿論。頗知多文從前被參。皆由田興恕所累。而
田興恕之與教民為難。多文實未贊助。該主教等心中不
無悔悟。汪維翰辦事勤能。則又為該主教等素所喜悅。是
以欲令該二員試辦教案。若不允其所請。另行委員接手。

不特事多扞格。且恐因此另啟猜嫌。展轉等思。止可從權
劃妥。半年以來。該革員等任勞任怨。實心經理。已將教民
要案。連結數起。辦理均臻妥協。與主教等亦稱洽。茲據
主教胡縛理。以多次汪維翰奉委後。首將青教畢節二處
多年積案。次第辦結。現在趕辦興義貴定各案。亦有端倪。
似此辦事認真。不致如前積壓。實屬中外悅服。應請奏明
從優獎敘。俾期奮勉。而示鼓勵。等情。照會前來。可否仰懇
天恩。俯准主教胡縛理所請。即將已革花翎按察使銜前貴東道
多文。與留營效力之已革藍翎知府銜補用同知直隸州
知州汪維翰。一併

賞還原銜頂翎。以示懷柔而昭優獎之處。出自

聖裁。

御批。多文於回興起案內革職永不敘用。嗣據張亮基奏。請留該

革員辦理籌餉帶練等事。不准干預教民事件。當因該革員前

案情節較重。未經允准。何得顯違諭旨。仍令干預教務。所奏前

後矛盾。汪維翰亦係革職永不敘用之員。張亮基輒以委辦教

務為詞。為該革員等瀆請。實屬乖謬。且督撫委員辦理教務。係

屬地方公事。何得先向主教面商。成何政體。所稱經理教案。中

外悅服。顯有鑽營請託情弊。所請著不准行。多文。汪維翰。並著

勒回旗籍。不准仍留黔省。

丙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月十四日。據俄國使臣倭良嘎哩。呈遞照會。內稱寨罕葛根帶兵持械。闖入俄境。肆行撲搶。並在彼貿易之俄商受損虧資。當葛根未入行強之先。送給該哈薩克告示。諭以著人來見。投降定約。否則盡行捲殺。拜旨紀特不從。葛根遂按告示而行。被搶人眾。俱在俄國界內。設若本國屬下哈薩克。或有數戶數屯入中國遊牧。幫同回匪搶掠。應照塔城和約第九條。中國地方官先行文俄國查辦。絕無私入鄰國行強之道。今葛根橫搶之時。尚有將軍駐紮俄境。會同封疆大員商辦事件。何竟如此。葛根所犯情節重大。必自行酌

情仲靈。盡力設措。消其將帥所坐愆尤。使泯將來兩疆遺恨。復繕遞臣等信函。內稱據被俘人眾口供。該處喧傳。以葛根奉京中之令。不肯遽爾輕信。擬定五條。請為查辦。並請賠補俄商。及葛根武旺如何懲治等因。查此案先據該使呈遞照會。內開具五款。所論礙難辦理。經臣等連日力加申駁。始據該使改繕照會。後將所議賠償等款。敘於函內。請辦前來。溯查上年十月間。臣衙門議奏署伊犁將軍榮全奏陳。現拔斜來。與俄官議辦收攬索倫人眾。又奏歸降俄國哈薩克滋生事端。妥為籌辦各摺片。請

飭下麟興榮全李雲麟等。將飭拔噶扎拉參。查照臣衙門照會俄

使各節。及前次欽奉

諭旨。審度情形。妥實籌辦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行知榮全等去後。迄今尚未據榮全等咨覆。此次倭良嘎哩所稱葛根關入俄界。搶撲哈薩克情節甚重。請為查辦等情。臣等查哈薩克人眾。本係界居兩國。向背無定。現值回匪未靖。藉端起釁。有由中國逃至俄國者。有由俄國越至中國者。前此棍噶扎拉參奏稱。中國滋事之哈薩克。逃往俄國。曾飭令俄官交出。未經交送。嗣後越境搶奪。致被中國傷斃等語。該哈薩克兇性未除。互相搶掠。實難保其必無。惟據榮全文稱。並致棍噶扎拉參。令其向

東退居。不可再釀事端等語。似梲噶扎勒參帶兵西進追勦非一人。擾及俄境。亦未可知。第既未查明實在情狀。勢不能聽俄使一面之詞。遽為查辦。亦未便將該使所請。置之不理。致跡涉偏袒。更無轉圜。臣等公同商酌。先行給予該使照會。以此項哈薩克。或係在中國沿途滋事。被葛根追勦。逃入俄國。抑或俄國遊牧之眾。出境搶掠。致與葛根互鬬。葛根如有告行。是否送給中國滋事之哈薩克。抑或竟行發給俄國之哈薩克。並是否於俄國居住貿易商人。一併受損。允為飛咨各該將軍大臣查辦。復另給一函。仍將所議五條略加辯論。於允其代為覈實確查之中。仍暗

寓駁斥之意。該使尚可靜聽查辦。至該使函內所稱被俘之人。未經指明何項人眾。或即係中國滋事逃入俄境之哈薩克。或棍噶扎拉參在彼截劫之時。中國兵丁被該國俘去。均未可知。若係向居俄境之哈薩克。該國斷不稱為被俘之人。應請

飭下伊犁將軍等。詳細查明。迅速咨覆臣衙門。俟咨覆到時。如該使所稱各節。全屬子虛。臣等即可給其照會。與之辯論。儻棍噶扎拉參實有越入俄境。趕追劫中國滋事哈薩克之勢。竟將該國居住之人擾及。亦即由臣等斟酌相機辦理。該將軍等務當據實聲覆。無稍迴護。即使事體辦理不易。

亦惟有設法措置。以免該國有所藉口。

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接據俄國照會。內稱

棍噶扎拉參帶兵西進。越界撲搶哈薩克各情。請飭伊犂將軍

等詳查酌辦等語。哈薩克人眾。界居兩國之中。其向背本屬無

定。據崇全奏稱。歸降俄國之哈薩克滋事。函致棍噶扎拉參。向

來退居。不可再釀事端。曾經諭令福興等。轉飭棍噶扎拉參妥

實籌辦。上年棍噶扎拉參帶兵西進時。亦有途遇哈薩克搶奪

牲畜。當經抵關。並遣往俄境。未使跟蹤追勦之奏。是該喇嘛之

裁殺哈薩克。確有其事。而俄人之謂該喇嘛撲搶伊界內哈薩

克各節。若照崇全函致該喇嘛之語。則越界一事。未必盡虛。現

經該衙門與該公使往返辯論。自應查明酌辦。以息爭端。所有此項哈薩克。是否由中國逃入俄境。抑係俄國遊牧之眾。出境搶掠。該喇嘛有無誤入俄境勒辦之事。所給告示。是否竟給俄國居住之哈薩克。其時俄國在其本境貿易之商民人等。是否一併受擾。並在俄境被俘之人。是否係混噶扎拉參所帶之兵。即著麟興。綦全錦丕勒多爾濟。李雲麟。徹底查明。據實具奏。以憑總理衙門設法辦理。事關越界逞兵。必須平心靜氣。示以誠信大公。方不致遽生邊釁。如該喇嘛確有越界誤殺情節。麟興等斷不可稍涉含糊。致滋俄人口實。而使辦理益難轉圜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及給俄使照覆一件。並俄使照會一件。均

著鈔給閱看。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前因察罕葛根及昂邦武旺等。統帶土爾扈特兵丁。持械闖入俄境。將遊牧之拜吉紀特部落哈薩克。肆行樸搶。經本大臣於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據情照會。請將該原犯嚴行查辦。並所有在彼貿易之俄商及該哈薩克被搶受損虧資。及其中一切情形。聲明照會在案。此事乘傷多年和好。負本國助勦西疆回匪美意。皆無庸議。但查葛根搶掠滋事。明知係在俄國境內。前照會中所言諸情。足為憑證。緣所經之路。皆出塔爾巴哈台嶺以

北。兩卡守兵之後。茲續接查覆。尤為鑿鑿有據。方葛根未入行程之先。送給該哈薩克告示。諭以著人來見。投降定約。否則盡殺其人。席捲其牧。科肯紀特不肯順從。葛根遂按告示而行。若非舊志在先。何以有示諭咸啉。查科肯紀特被搶人眾。係有三部。一曰薩特。一曰賽布拉特。一曰他烏克。均於夏時多半於智慈阿爾阿拉河遊牧。並烏拉斯忒河撒爾噶梅塞他都斯公河撒勒車庫山嶺等處。因俱在俄國界內。按塔城和約第五條。所有在此遊牧之哈薩克。均歸俄國屬下。事最明白。毫無含混。投若本國屬下哈薩克。或有數戶數屯。時入中國遊牧。以致如葛根所言。被

回匪煽惑。隨同搶掠塔城等事。該犯絕無交
貴國辦理。及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照會。內稱葛根之意。今全
數逐出。更無如上年七月間擅入俄境攻伐之理。如查有
俄屬哈民。幫同回匪之事。應照塔城和約第九條。中國地
方官。先行文俄國封疆大臣。查明該犯。按俄國刑律治罪。
此為正理。絕無私入鄰國行強之道。是以葛根所犯情節
重大。難以含容。諒貴王大臣自然明曉。我大臣奏聞。大皇
帝甚為不悅。更因自新疆亂起。
貴國該處遇難人眾。時有暫入俄境棲遲。本國無不隨方酌
處。照料體恤。而葛根等撲搶。同時尚有

貴國將軍駐劄俄境。會同封疆大員商辦事件。何竟如此。以上各情。本國總理衙門咨行本大臣。並聲明此次滋生事故。想

貴國隆重多年和好。深動睦鄰守禮之心。亦必自行酌情仲雪。盡力設措。消其將帥所生怨尤。使泯將來兩疆遺恨之跡。實為切望。相應照會。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察罕葛根搶掠滋事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此事起釁之由。總因哈薩克有在中國界者。有在貴國界者。且有於兩國向背無定之哈薩克。

時赴兩國搶掠者。此等情形。久為貴大臣所素悉。據察罕葛根。因上年帶兵西進。迎接收攬難民。途遇哈薩克擁眾搶奪牲畜。當經抵關。遂致逃往俄境。彼時葛根追至俄界。據云未使跟蹤追勦。曾經行文俄官。請逐出勦辦。並會同西路各大臣。咨請本衙門照會貴國。似該葛根於塔城和約第九條。未嘗不知。而所追勦者。係在中國界內沿途滋事之哈薩克也。今據貴大臣照稱。葛根帶兵闖入俄境搶掠拜音紀特部落哈薩克等語。又似係屬在貴國之哈薩克。而葛根無端闖犯者。究竟此項哈薩克。或係在中國沿途滋事。被葛根追勦。逃入貴國。抑係貴國遊牧之眾。出境

拾拾。致與葛根互鬬。葛根如有告示。是否送給中國滋事之哈薩克。抑係竟行發給貴國之哈薩克。並是否於貴國境內居住之貿易商人。一併受損。前已飛咨各該大臣查辦。因禁將軍尚未回境。是以較遲。應再飛咨伊犂將軍等確實切查。俟查覆後。當無不秉公覈辦。為此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公使來函

前因土爾扈特等兵二隊。隨從察罕葛根及郡邦武旺等闖入俄境。將遊牧之科吉紀特部落哈薩克。肆行撲搶。已於本日遵照本國來文詳細照會。請酌量伸雪在案。查來

文又稱據被俘人衆口供。該處喧傳。以葛根為奉京中之令。

貴國並置而不聞。似乎有因。惟本國素習多年和好。不肯遽爾輕信。兼願滅盡說言痕跡。想此次中國將帥所坐怨尤。自必盡力抵補。其如何抵補之處。至輕擬定五條。開列於左。

一

貴國宜另行文。以出此事故。甚可惋惜。求為容恕。

一本國商民及哈民。被搶失物查清。

貴國照數賠還。

一察罕葛根及武旺等宜嚴拏治罪。

一

貴國嚴飭邊界各官重視鄰封不得擅越否則本國號令其兵遇有越界搶掠重案將該犯追往中國境內致討。

一新疆毗連俄境現有賊處。

貴國宜設良法整頓肅清以上五條覈其擅越情形想貴王大臣亦必以為從輕一經施行不特於國體無傷愈覺光明正大兩國和睦從此益敦蓋不獨為國即以家論設有一人闖入別家作亂若為和事第一當賠禮偶有衝撞即當賠還以弭犯義之跡今葛根武旺乃係

貴國將帥大員。且明在俄國境內搶掠。毫無疑義。查前
貴國新疆亂起。先後本國疊相奉告。不准持械兵隊入我境
內。遇有難民。暫行棲止。自當竭力保護。然應入境先將兵
器交官等語。二年前復因有巴揚託孤子越界。又將此語
中戒。今葛根等統帶兵丁二隊。持械入境。實犯藐視鄰疆
之過。如謂收攬難民而來。亦應在邊界靜候。未得俄官准
許。不得擅入。此情業已回明禁將軍。安得如此。又查拜吉
紀特部落遊牧之塔爾巴哈台嶺以北之智成阿爾阿拉
河等處。均在本國境內。距邊界尚遠。前面復有兵丁數名
守卡。葛根亦非不知。乃前進二日之久。至智成阿爾阿拉

河該哈民遊牧之地。足見明知在俄國境內矣。今葛根既在俄國境內搶掠。前所稱拜音紀特先行撲犯之語。查霸已屬子虛。縱使不虛。亦應立時賠補。緣該處尚有俄商貿易。因恃在自己國中。坦然無恐。乃與哈民同時被掠。自應迅速賠償。所搶數目。現在俄官約計查覈。應請貴王大臣劉飭該員等速行賠補。勿再耽延。又按葛根滋事。起於上年七月。至今毫無動靜。若仍耽擱。誠恐兩界情形。漸至化為憤怒。更當速結。至葛根武旺。應如何懲治之處。北京和約第五條。開寫極明。料無難處。專此佈達。望即見覆。勿令日為懸望。以便轉覆本國可也。

給俄國公使信

查察罕葛根等入俄境將遊牧之拜音紀特部落哈薩克撲掠一案。前次本王大臣接閱署伊犁將軍榮所報情形。與西悉畢爾所報。迥不相同。曾經照覆貴大臣。並言明仍俟確查在案。現在各說各詞。尚未查明。並不復辯。惟聞來函云。被俘人眾。喧傳葛根奉京中之令。本國不肯輕信。兼願滅盡訛言痕跡。此次中國所坐恁尤。自必盡力抵補。並擬定至輕抵補五條。請劉飭該員等速行賠補等因。查此案現在尚未查明。本衙門又復催辦。將來查明。自有水落石出。業經將現辦情形另文照覆貴大臣在案。查貴大臣

函稱被俘之人。喧傳葛根所辦。係奉京中之令。此等被俘之人。所言何足為憑。貴國不肯輕信。貴大臣指其所言為詭言。實能洞察事機。無任欽佩。惟貴國所俘之人。是否係中國滋事逃入俄境之哈薩克。抑係葛根帶領之人。被貴國俘去。貴大臣函內未經指明。本大臣亦未便懸揣。至所云抵補五條。由貴國代擬。本衙門有不能已於言者。譬如中外兩國邊界官搆釁。曲直尚未查明。夫眾心疑曲在外國。中國斷不肯於未經查明之先。豫立條款。責外國以必行。即或查明實係曲在外國邊界官。中國恐與住京大臣體面有礙。亦必須先與住京大臣妥商。不肯豫為代立條

款。至證返觀。彼此一理。誠以關繫兩國和好。不能因邊界偶有不協。即行彼此龃龉。應俟統案徹底查明。如中國邊界官果因追勦滋事哈薩克。有誤越貴境之事。中國必不固執己見。如中國並無錯誤。貴國亦不必有所偏執也。相應先行函覆貴大臣查照。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同治七年二月初九日。據美國使臣衛廉士呈遞照會。內稱前年八月間。有美國兩枝桅之商船。在高麗閘淺。高麗土人。與船上打仗。洋人死亡殆盡。昨據煙臺美國領事官申詳。有中國帶水人于文泰回來云。伊到高麗。遇高麗商人金子平。說親見有洋人二名。

華人二名。在披陽省衙門內等語。請即設法救出。並請轉行高麗。將本國商船在彼如何被害之實在憑據。詳述前來。以昭關切等因。同日又據英國使臣阿禮國照會。稱去年法國兵船。前往高麗交戰。嗣後美國商船一隻。亦赴高麗有通商之意。被高麗人將船打破。所有船中人盡行殺死。現有帶水人告知煙臺美國領事官云。確知有該船中洋人二名。在高麗未死。係美國民人。請即設法救出。轉送至京各等因前來。臣等查同治五年九月間。曾據美國衛廉士函稱。有美國船。在高麗閒淺。被高麗土人將船燒毀。捉去船主水手二十四人。未知生死如何。儻或送至奉天。

請飭該處地方官撫卹保護等語。當經告以前項船主人等。朝鮮如不送來。奉天官難以過問。如果送至該省。自必加護。一面行

盛京將軍。並山海關監督。一體查照。並經臣等奏明。旋據該將軍等以前此朝鮮曾送到難民六名。由承德縣護送至營口。交該國轄領事收領。嗣後並無送至外國民人等語。聲復各在案。茲衛康士照稱高麗有羈留洋人二名。阿禮國則稱係英人二名。請為設法查辦。臣等查前項洋人被留。係在法國與朝鮮交兵之際。彼時朝鮮自未必能辨其為英美兩國之人。現在是否尚有二人被留未死。誠恐急

切未能查有端緒。臣等公同商酌。該使臣所云中國越界民人二名。應聽朝鮮查照向來例禁辦理。其所留洋人。擬先分給該使臣等照覆。允其緩為籌畫。仍俟有無異議。再由臣等隨時相機辦理。至現在是否果有洋人被留。可否請

旨飭下禮部。轉咨朝鮮國王。令其自行酌處之處。伏候

聖裁。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西洋各國欲赴朝鮮通商傳教。蓋謀已久。上年法國人前往傳教被害。因而法國帶兵尋釁。英美兩

國皆有船隻前往。致有羈留洋人各節。臣等每於晤會各國使臣時。無不設法阻止。暗中排解。上年法國使臣。即有中國護庇朝鮮之語。經臣等力為駁斥。並通致在京各國使臣照會。以揭其非。此次英美兩國使臣照會臣衙門。以洋人被朝鮮留住。請為設法查辦。若我諉之不理。難保其不別起波瀾。於事體更無轉圜之地。且恐朝鮮不知所留係屬英美兩國之人。上年法國兵船前往朝鮮接仗。據英美兩國聲稱。未與其事。美國間諜被燒。並非戰兵之船。為朝鮮計。自未使多樹之敵。惟此時若允照英美兩國照會。遽向朝鮮查詢。設無其事。該兩國未必深信。果有羈留洋

人之事。則朝鮮既未與洋人通商。又適當法國搆兵之際。朝鮮不能分別何國之人。應留應放。亦未便強該國以所難從。前該國與法國起釁。禮部給其咨文。令熟思審處。計出萬全。即嗣後有無爭鬬之事。亦惟該國王自行酌量辦理。然朝鮮係臣服之邦。遇事固不能加以勉強。而美美等國性情堅韌。亦不能不稍示羈縻。是以臣等酌給該兩國使臣照會。但允為酌量緩籌。於拒絕之中。仍寓維持之意。第該使臣能否中止。實無把握。謹將允拒兩難情形。附片密陳。並咨禮部查照存案。毋庸轉咨朝鮮。以昭慎密。

御批。知道了。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函託轉詢高麗一案。查前年九月間。本大臣函內言八月間。有本國兩枝桅之商船。在高麗間淺。當經函覆。稱分數盛京將軍及海關監督。妥辦在案。嗣後風聞該船在間淺之處。高麗土人與船上人打仗。彼此傷害。洋人死亡殆盡。去年夏間。本國水師提督。派兵船往彼。查察情形虛實。來得底細而回。昨據理臺美國領事官申詳。有中國帶水人于文泰回來云。伊到高麗。見披陽河南邊。有夾板船一隻。並無桅柵。船內空空。滿水而已。離海三十餘里。遍有住省島

之高麗商人金子平。說二月間。親眼見有洋人二名。華人二名。在披陽省衙門內。其餘洋人華人。俱被莊農人打死。非高麗官兵所傷。且見洋人在大街行走。身上並無刑具。卻是後面有人跟緊。不解高麗官留下洋人何故等語前來。本大臣因思帶水人于文泰所說。亦足為據。非無稽之言。貴親王能設法救出四人否。請轉達高麗國。將洋人二名。華人二名。送交中國官。本國與高麗素無交涉。該商船往入彼境。遽加殘害。有乖情理。其中必有原由。本國斷難隱忍。定欲追尋其故。我兩國多年和好。敢希轉行知高麗。將本國商船在彼如何被害之實在憑據。詳述前來。以使

本大臣奏知國家。以昭友誼關切。是所感謝。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去年大法國水師提督帶領兵船。前往高麗交戰。嗣後大美國商船一隻。亦赴高麗有通商之意。行至北陽河。被高麗人將船攻打。傳聞船已攻破。船中人等盡行殺死。以後謠傳甚多。皆云該船中人有未死者。被高麗監禁。現有帶水華人一名。告知美國煙臺領事官云。確知該船中洋人華人各二名。在高麗未死。今日美國欽差大臣將文件與本大臣觀看。因知該船中有英民二名。故特照會貴親王。切望即設良法。力將洋人二名救出。並轉送至

京。是為至要。貴親王如此辦理。非但仁義兼盡。且以見友誼克敦之節。我國家聞之。自當感悅也。

給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前年九月間。有本國兩枝桅商船。在高麗閘淺等因。同日又准英國阿大臣照稱。去年大法國兵船前往高麗交戰。嗣後大美國商船一隻。亦赴高麗有通商之意。行至北陽河。被高麗人將船攻打。現有帶水華人一名。告知美國煙臺領事官云。確知該船中洋人華人各二名。在高麗未死。等因前來。本爵查前年九月間。曾轉貴大臣函稱。本國船隻。在高麗閘淺。被土人將

船燒毀。拯去水手二十四人。儻或送至中國。請飭奉天府撫卹保護等語。即經本衙門大臣等面告貴大臣。以如果送至該省。自必加意保護。當由本衙門行文奉省及山海關監督。轉飭查辦。旋據奉省覆稱。前此曾有朝鮮送到外國遭風難民六名。由承德縣護送至營口洋行。交鼎領事收領。嗣後並無送過外國民人等情。茲准前因。查此事先經貴國兵船前往查詢。未得底細。總因在法國與朝鮮交兵之際。是以訪察為難。現既承貴大臣照請設法辦理。本國自當緩為籌畫。必須於事有益。方可酌量設法。斷難遽爾轉行查問。如或急切不能得有端倪。仍望貴大臣見諒。

緣朝鮮雖臣服中國。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概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向不與聞。貴大臣諒亦鑒及於此也。除再行文奉省轉飭地方官隨時查探。並照覆英國阿大臣外。為此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去年大法國水師提督帶領兵船。前往高麗交戰。大美國商船一隻。亦赴高麗。行至北陽河。被高麗人將船攻破。所有船中人等。盡行殺死。現有帶水華人一名。告知美國煙臺領事官云。確知該船中洋人華人各二名。在高麗未死。該船中有英民二名。望即

設法救出轉送至京同日又准美國衛大臣照會前事等因前來本爵查此事先經大美國兵船前往查詢未得底細大概因此事適在大法國與朝鮮交戰之時是以難於訪察既承貴大臣照請設法本爵當悉心籌畫如能得有美善之法定必妥為辦理但恐急切難得端倪尚望貴大臣諒之緣朝鮮雖係中國之屬國其一切政教禁令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向不與聞故也除由本爵行文奉省轉飭地方官隨時查探並照覆美國衛大臣外為此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丁酉署伊犂將軍榮全奏聲接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

奏摺稟內稱據棍噶扎勒參奏稱伊犂錫伯及綠營回子等將漢回洗殺殆盡等語索倫等兵在俄境者尚有數千何不迅回就近收復伊犂又欽奉

諭旨令斉等轉飭棍噶扎勒參分別勦辦哈薩克等情斉等訪聞

該刺嘛此次所勦之哈薩克其中多有搭城被難婦女幼孩人等實係起事正賊至日後應如何分辦之處斉等相距數千里無從遥度現特派佐領額浚額赴俄咨知禁全令其就近與棍噶扎勒參妥為商辦一面派防禦衛雅爾哈騎校連慶二人赴棍噶扎勒參行營妥商分別勦辦機宜等因准此伏查斉現在斜米議辦一切前棍噶扎勒

參因近接索倫等眾。路遇哈薩克賊匪。互相爭鋒。經俄官面告。斉當即派員假由俄臺雇覓俄車。令其偵探虛實。由斜米起至庫庫鐵列地方。共有俄臺十六站。再往前行。均係荒灘。該處俄官。遂派熟悉路徑俄羅斯數人。雇覓馬匹。護送原差。訪尋梲噶扎勒參行營。晚行夜宿。又十餘日之久。始至烏蘭布拉俄人行營。聽聞該喇嘛現駐帶明果兒等處。派俄人引徑帶往。計其往返行途。不下七八千里之多。除走俄人臺站之外。均係無人之境。自該員回斜米後。斉與該喇嘛文報不通。今梲噶扎勒參往額爾奇斯河一帶要設遊牧。距帶明果兒又在五六站之多。皆係荒灘。斉

欲向該喇嘛行文商酌。不但程途遇遠。路無接繼。即催俄人帶往。馬力亦難支持。查烏里雅蘇台雖相隔寫遠。均係通衢大路。臺站遊牧。絡繹不斷。弩現在俄國。不知近來各處景況。礙難懸度。

御批。該衙門知道。

榮全又奏。弩現與俄官疊次行文。約日清還帳目。該俄官互相推諉。揆其情形。意在收留各項人眾。弩前與索倫領隊大臣商辦各項事件之時。早經窺破俄人之意。面屬該領隊總以善言開導各項人眾。萬不可受其煽惑愚弄。務整行裝。以備明春起行。查前任榮俄使所議恤患局。原係

有名無實。自斜米起。阿勒瑪圖止。並未有恤患局之說。前俄人所遞遞出人眾用過帳目。各色浮費過多。一俟清還後。即將該夷原呈帳目。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備案。伏查斜米等處俄官。多不遵原議。顧慰天恩。飭下各國事務衙門。再向俄使商議。務期准照原議。速飭斜米等處俄官遵照辦理。早為清還。庶可永斷葛藤。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前接俄國使臣照會。以察罕葛根帶兵西進時。撲掠哈薩克。直入伊境。請飭辦理。當經密陳。奉有寄

諭。飭令該將軍等徹底查明。據實覆奏。正在行文間。由軍機處鈔
交榮全奏摺一件。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上年十二月間。榮全奏報委員查探
視噶扎拉參與哈薩克賊眾接仗各情摺內。曾經聲敘西
番俄官。不可聽一面之詞。須詳加查覈。我亦細細訪查。俟
查詢明確。再行商辦。此次奏摺。於如何查訪如何商辦之
處。均未經敘及。僅應敘行文之難。伏思此案關繫甚重。前
經奉
旨飭查。該將軍等自應迅即覈實覆奏。而麟興先欲卸責於榮全。
榮全仍欲諉謝於麟興。往返稽延。尚復成何事體。且俄國

使臣。因奉其本國來文。催辦頗急。臣等續與該使臣晤面。據述撲搶伊境情形。並按圖指陳所過地方。均皆歷歷如繪。中國如實有誤入彼境之事。不妨據實直陳。不必迴護。若並無錯誤。亦宜與之辯論。萬不可粉飾枝梧。致開邊釁。除由臣等業已詳細函達。令其妥速查覆。以憑叢辦外。應

再請

旨飭下該將軍大臣。務須慷遵二月十八日欽奉寄

諭。並查照臣等前摺。及前函所敘各情。逐層徹底查明。據實覆奏。

慎勿再為遷延推諉。致令辦理益難轉圜。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軍機處鈔交禁全片奏現與俄官疊次行文約日清還帳目該官互相推諉揆其情形意在收留各項人眾請

飭臣衙門再向俄使商議務期准照原議速飭斜米等處俄官遵照辦理早為清還等因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上年十二月十三日接據該將軍奏報前赴俄國收攬難民俄官留難阻滯各情當於十二月十六日據情照會俄使令其迅速咨行庫必那圖爾等官俟來歲春融將索倫等眾按議放行等因並於十二月二十日函覆該將軍在案本年正月十九日接俄使照覆以

該國並無留難之意。實因格外體恤。而書兩國和好之情。
除分咨該督等。春令甫至放行外。相應照覆轉飭伊犂將
軍。務須籌備難民沿途所需。以免缺乏等因。臣等當於正
月十五日。又經知照該將軍在案。此次榮全奏摺。係正月
初二日拜發。自係前次文件。尚未奉到。除由臣衙門將與
俄國往來照會。再行鈔錄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陳。
御批。知道了。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署伊犂將軍榮咨稱。現在來至科米。差員
前赴阿勒瑪圖等處。收攬索倫等眾避難兵民。該索倫等

多半那移路傍荒灘住宿。以備起行。奈俄官稱隆冬將近。
水涸草乾。前途兼乏柴薪。不日庫必那圖爾來此。方能定
奪等語。該員即迎至喀帕兒。面見克訥斯等。再再相求。面
陳索倫等眾原係慣冒風雪。不畏寒涼。皆願及早起行。庫
必那圖爾言說。官兵尚可前進。老弱小兒。沿途儻有凍斃。
我等心甚不安。俟春融後。晝長和暖。牲畜人眾。庶不致
別有他虞。亦不負我國管照二年之美意等語。該委員等
止得順從俄官之意。俟至春融起行。但種種一節。實為要
務。明春起行之期。萬不可再誤。請照會俄國住京大臣。行
文阿勒瑪圖等處。明歲春融後。務期按議放行等情前來。

本王大臣查此項索倫等眾流入貴國境內前經貴大臣
照會由貴國官員接濟口糧代為籌墊並請派員查辦等
因已咨行伊犂將軍榮將此項款目照數賠償並前往收
攬當經照覆貴大臣查照在案茲據伊犂將軍咨稱該索
倫等樓遲俄境日久思歸願隨中國收攬之員駕回故土
得逢耕田原為養贍身家起見乃庫必耶圖爾等官以時
值隆冬不忍老弱之民蒙犯風雪其體恤情殷洵屬始終
如一惟該索倫等既願早歸故鄉春耕之期又不可緩希
貴大臣迅即咨行庫必耶圖爾等官一俟春令甫屆即照
前議准令中國官員帶領該索倫等趕緊起行並覆知本

衙門轉咨伊犂將軍查照辦理是為至要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轉據署伊犂將軍榮來文差員辦理收回避難兵民一切照會前來本大臣隨即轉咨西悉畢爾總督及回疆古名庫國即安集延等處總督等知悉在案諒必照依尊意妥辦惟該督等亦將此事情形相聞自應轉達以資明晰前西悉畢爾總督聞知伊犂將軍已抵斜米經咨斜米巡撫合向會商酌量以難民從本國起行約於俄國十二月初旬正值隆冬始能會集巴克圖地方再由此前進經過新疆一帶既係荒野無人天又

嚴冷。不免多遭意外之患。兼之該難民煖衣駝馬甚稀。不如同該將軍商議。或將家屬暫緩起行。方足以資體恤。而盡我國和好之道。況已克圖地方為該眾聚集之所。素昔種地者鮮。本處食用。尚有不敷。一旦難民四集。口糧無從措辦。益覺窘迫難堪等情。該撫均向將軍細述。旋值回疆總督經過斜米。亦與榮將軍面晤。緣阿勒瑪圖。即成業爾訥業及斜米先屬數處。現在改歸回疆新設總督管轄。其地毗連中國伊犂地方。該難民現住於此。新督聞達至此。時在十月初旬。難民是否可令起行。意欲切實查明。先後寄函。內稱自斜米至阿勒瑪圖一帶。時見中國官員。隨使

紋綽往來。均藉將軍令其購買衣糧。接濟難民為詞。然除從斜米運喀帕兒銀約有二十萬。交本國銀庫收存外。未見有復辦之事。其購買衣糧。實為此時急務。但尚未動手。遽以該市缺乏為詞。似不盡然。是以本督經過斜米等處。見將軍及各官難民。均告以現在時令太晚。從此移回塔爾巴哈台等處。諸多礙難。儻若置有煖衣口糧。以備道途所需。方為妥協。否則不如一俟春融行走。別無他虞。亦無費神勞力之處等語。本大臣逐字引陳。使知我國並無不放難民之意。實因格外體恤。而盡兩國和好之情。緣貴國該處人民。本自稀少。加之數年離亂。各災並行。戶口益

鮮。本國能不於其存者更意籌畫耶。除分咨該督等。暨令
甫至放行外。相應照覆貴王大臣。復行轉致伊犂將軍。嚴
飭所屬各官。務須籌備難民沿途所需。以免缺乏而昭覈
實。其一路照料一切。本國地方官自必踴躍從事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奉
派出使外洋各員。蒲安臣先行赴滬。志剛。孫家穀等。於上年十
二月十一日由京起程各緣由。均經臣等隨摺奏明在案。
茲於二月十五日。據志剛。孫家穀咨報。已於本年正月初
十日行抵上海。約於二月初三日開洋。屆期若無更改。即
行開駛等因。並繕具奏摺。請臣衙門代為呈遞。同日又據

蒲安臣咨會。內稱奉到由臣衙門恭錄知照。所奉
派員出使外洋
諭旨三道。並
頒給有約各國
圖書。及
頒給該使臣木質關防。臣衙門給該使臣屢次咨會各等件。均經
祗領。並稱奉
派辦理中外交涉事務。深知責任甚重。必當諸事盡心。俾中國得
受切實長久之利益。現擬於二月初三日。搭坐輪船開洋。
以後凡所經之處。必將日期情形隨時咨會。凡有關繫中

國之事。有所見聞。亦並寄知等語前來。臣等查該使臣好名喜功。又經志剛等加以獎詡。以鼓勇往之氣。該使臣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將來或可得其調處之力。亦未可定。俟該使臣等續將行抵外國各情形咨報到日。再由臣衙門具摺奏明。

御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八

同治七年戊辰三月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據庫倫辦事大臣咨稱前准住庫倫俄羅斯領事官什什瑪里賚來衙門面稱俄人由明基卡倫相近阿魯哈當蘇烏魯里中間在該國遊牧地方它金被蒙古卡倫官兵攔阻請飭禁止又據總管哈克圖迪東邊喀爾喀圖什業汗車臣汗兩蒙卡倫公齊莫特多爾濟呈報俄人陸續來烏雅拉噶卡倫遊牧恰克圖等處它金隨將伊等勸阻伊云兩國交界由阿魯哈當郭博起順伯里業山梁定為兩國交界地方前因泥水甚多往返差

使難行。曾經言定由俄國遊牧走差。約有四十年。此係俄國地方。不可驅逐它金之人等語。呈請指示。當因與外國交界相關要事。不敢含混。必須兩處派員確實查看。並應暫行停止它金。咨行俄領事去後。旋據覆稱。此事已報過東固畢爾那托爾。至今未接回覆。你們不可攔阻它金之人。且稱該處係俄國之地。無庸派員查看等因。復查俄領事所稱。由阿魯哈當鄂博起。至烏魯里鄂博。順伯里業山梁為界。及借道走差之事。並無憑據。礙難含混辦理。相應聲明情由。請示遵辦。並將雍正五年與俄國定界冊檔。及嘉慶年間。辦過成案之件地圖一張。咨送前來。臣等以原

存圖冊。與該領事所言。是否相符。且圖件糾紛。非身親其地。不能定斷。咨行該大臣切實詳查。持平妥辦。九月間。復據咨稱。俄人窃金之地。係在地圖綫紅色內。哈勒圖等處。係在楚庫河南。再三曉諭。俄領事竟含混固執。不以為然。請查覈前來。當經臣等據咨函致俄使倭良嘎喂。令其將窃金人眾撤回。旋據函覆。已飭行庫倫領事官秉公詳查。並咨行西悉畢爾總督。遇有查覈冊檔。發給該員考證等語。當即知照庫倫大臣覈實查辦。不可稍涉含混。六年三月間。復經臣等咨催。四月二十三日。據庫倫大臣覆稱。俄領事尚未接該國東悉畢爾總督覆文。不肯會辦。又經臣

等據咨照會俄使。嗣後復經疊次照會催辦。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准倭使照覆。內稱接到庫倫領事官稟報。庫倫大臣所派委員。不與該領事所派之員。同路查勘。顯見庫倫大臣之意。未出真實。俄官遂循山嶺舊路。於舊記之下。左右另標新記。以為證據。查該雍正年間條約。自第一鄂博起。順山為界。至嘉慶年間成案。係彼此便行暫擬之舉。不能國有此案。即將

御批和約。作為無用。該擬明係俄國地方。勿得再相攔阻等因。臣等查俄人它金地方。是否在中國界內。雖前經庫倫大臣照繪地圖。咨送考覈。惟圖中山河糾紛。不甚詳晰。且方向

遠近。無從揣測。遽難斷定。至俄使所稱第十鄂博。靠山近。離水遠。應順山為界等語。是否屬實。非詳查舊檔圖冊。並現在俄使來文。再行認真平心細勘。殊難覈定。相應請旨飭下庫倫大臣。按照臣衙門指陳各情。再行確切履勘。該俄人它金地方。如在俄國界內。即可無庸攔阻。若在中國界內。亦不得任其侵越。即由該大臣詳查案卷。指出確據。咨行該領事官。將它金人眾收回。總期速為了結。不致釀成釁端。方為妥善。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它金地方。是否越界。請飭覈實勘辦一摺。據稱接庫倫辦事大臣咨稱。俄人它金一

案。疊經與俄國領事官往返查覆。其乞金地方。是否在中國界內。雖前經庫倫大臣照繪地圖。咨送考覈。而圖中山河糾紛。方向遠近。無從揣測。遽難定斷。至俄使所稱第十鄂博。靠山近。離水遠。應順山為界之處。非詳查舊檔圖冊。並現在俄使來文。認真細勘。殊難覈定。請飭庫倫大臣再行確切履勘等語。此事轇轕數年。迄無定議。俄人心存叵測。輒思藉端牽混。非切實勘定。不足以正疆界而息爭端。著張廷岳。阿爾塔什達。按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指陳各情。平心細勘。倘俄人乞金地方。果在俄國界內。固可無庸攔阻。若在中國界內。斷不得任其侵越。即著該大臣等詳查案卷。指出確據。咨行該領事官。將乞金人眾收回。

總期速為了結。以弭釁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單七件。

均著鈔給閱看。

給俄國倭良嘎哩信函

前據庫倫辦事大臣咨報。有並無執照俄人陸續來烏雅拉噶卡倫等處。標記它金。當經勸阻。據領事官云。兩國交界地方。泥水甚多。往返差使難行。前經言定由俄國遊牧走差。此係俄國地方。不可攔阻它金之人等語。當經本衙門咨覆庫倫辦事大臣。詳細查明。有無借道走差案卷。並兩國分界確據。切實根究。毋許含混。務期持平妥辦去後。旋據覆稱詳查舊存冊檔。並無借道走差案據。惟查出雅

正五年。中國大臣會同貴國公使。詳勘兩國遊牧疆界。設立鄂博卡倫。議定恰克圖迤東。循布爾固特依山梁。自齊蘭卡倫。齊克太。阿魯齊都勒。阿魯哈當蘇。此四卡倫鄂博之間。以楚庫河為界。其楚庫河南岸。不准俄人前往等因。又查出嘉慶二十三年。有俄人建房打牲爭界等事。復經兩國大臣會辦。由俄國立定手具。其手具內所繪地圖。墨色紅色者。係中國之地。白色綠色黃色者。係俄國之地。現在俄人空金之處。皆在所繪地圖紅色界內。又到哈勒圖等處。係在楚庫河以南。已屢次聲明緣由。行知領事官。屬將空金之人收回。乃俄官以兩國會辦案件。不足為憑。亦

未能交出借道走差確據。及咨令派員會同查辦。暫停它金。又以毋庸查辦為詞。顯係執意入境。不容攔阻等語。查俄人越界來烏雅拉噶喀處它金。貴國領事官既以為俄國之地。自應將切實證據交出。方昭覈實。既經庫倫大臣詳細查明。有雍正五年定界舊案。更有嘉慶二十三年兩國大臣會辦所繪地圖界址。查明它金之處。在紅色界內。而領事官猶謂不足為憑。殊不足以昭公允。事關疆域界限。未便稍涉含混。即希貴大臣轉飭貴國領事官。查照歷年定界舊案。飭令前來烏雅拉噶卡倫它金人眾。全數撤回。以安邊域。是所至幸。

俄國倭良嘎哩來函

接到貴王大臣來函。以烏雅拉噶卡倫兩國交界一事。請飭本國領事官詳查歷年定界舊案等情。此事本大臣亦願認真辦妥。旋即飭行庫倫領事官秉公詳查。一面咨行西悉畢爾總督。遇有查覈冊檔等事。發給該員考證。並請若勢須派官前往邊界就近查勘。亦即派往。惟望庫倫辦事大臣。亦必切實從公會辦。以符睦函之意。是所切禱。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據庫倫辦事大臣覆稱。俄人越界乞金一案。已遵照來咨。將陳案鈔錄。劄飭庫倫領事官。通因庫倫領事

官現回本國。未據聲覆。復經行催。始據覆稱。此案西悉畢爾總督。並未將兩國陳案圖冊咨送。俟接到後。迅速咨覆。現夏季將近。不久俄人在哈當蘇江它金。飭蒙古人等不可攔阻等語。查烏雅拉噶卡倫它金之處。既在從前分界舊圖紅色之內。其為實係中國之地無疑。而庫倫領事官。竟執為俄國遊牧之地。又不將確據指出。請示遵辦前來。本王大臣查烏雅拉噶卡倫。係以前兩國大臣會勘已定之界。並非甫經查勘可比。相應照會貴大臣。希即行文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及庫倫領事官。按照定界冊檔。秉公查勘。將越界它金俄人飭回本境。以重邊疆而敦和睦。是為

至要。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王大臣照會。隨即劄行本國庫倫領事官。尚其查詢。並按前番劄飭。令將所存兩國定界各陳案。會同庫倫辦事大臣詳查辦理。此事據本大臣之見。該領事想係尚未接到東悉畢爾總督發交所需各案。然本國前往究金眾工。誠恐於交界地方。藉端生事。即諭該處大臣示諭。無庸禁阻。因此事不久即定局矣。相應先行照覆貴王大臣查照施行。俟該領事覆文到日。立行奉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衙門復准庫倫大臣轉據管理恰克圖迤東十四卡倫扎薩克車林敦多布呈報。俄羅斯男女二百餘人。來烏雅拉噶卡倫遊牧之帮克圖。莫和盃等處。建蓋房屋。有它金之意。與兩國和好道理不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烏雅拉噶卡倫。係在從前分界舊圖紅色之內。其為中國之地無疑。該領事以未接東悉畢爾總督發交陳案圖册。藉詞推諉。並稱夏季將近。俄人不久在哈當蘇河它金。劄飭蒙古人等不可欺壓。殊與貴大臣前次照會所云不日自可定局之意不符。今既據庫倫大臣復行咨報。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行文貴國東悉畢爾總督及庫倫領

事官。按照定界冊檔。秉公辦理。迅將越界俄人。飭回本境。勿令在烏雅拉喝卡倫等處建屋窩金。是為至要。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庫倫辦事大臣咨稱。俄人越界在哈當蘇河窩金一案。於本年八月間。派筆帖式熙謙等。會同俄官瑪雨爾鄂魯羅福查看地界。並未由舊路行走。秉公商辦。任意漸入我國遊牧。砍樹標記。將原定交界地方。專意另行更改。本處將此案究應如何辦理完結之處。咨覆覈辦。飭行住紮庫倫俄羅斯領事什什瑪里布。請將此案會同商辦。於九月十一日。親身帶領該瑪雨爾鄂魯羅福通事等

來本衙門。面會本大臣。將嘉慶二十三年兩國會辦之案。俄羅斯換給手字地圖閱看。伊言此案乃俄羅斯廓米薩爾察楚淩並未斷辦完結。且報固畢爾那托爾亦未准行。什什瑪里布不能憑此手字地圖辦理。惟有雍正五年分界案內之第三條。內載至第十鄂博以楚庫河為界。由第十鄂博起。至索倫巴爾虎之察汗烏拉。隨山為界。現在由第十鄂博至十一鄂博。應順山梁為界等語。本大臣詳覈原案。嘉慶二十三年兩國會同辦理此案。若謂未曾斷辦完結。焉能互換手字地圖。如固畢爾那托爾若未准行。至今五十年來。亦何不行文庫倫大臣。且雍正五年分界案

內第三條所言以山河為界者但就兩鄂博中間之山河形勢為界且阿魯哈當蘇河原係有名之大河此第十阿魯哈當蘇之鄂博係在哈當蘇河之末楚庫河南涯第十一烏魯里鄂博則仍在哈當蘇河源之北烏魯里河涯之處兩國卡倫官兵遵照原定之例至今以哈當蘇河為界嘉慶二十三年因俄羅斯人等越界盜房捕牲它孔緣此兩國派委公巴勒多爾濟廓米薩爾察楚凌等會同查辦亦係遵照雍正五年分界之案辦理今因俄羅斯人等仍行越界在此它金會同查辦不遵已先屢次所辦成案辦理將已定交界另行更改實屬不合此案務須遵照成案

辦理。再三向伊開導。伊一味固執。以辦理此事之瑪爾爾察楚凌公巴勒多爾濟等所換手字地圖。尚未完結等因。查熙謙等所呈地圖。阿魯哈當蘇河。係由東南向西北而流。與楚庫河會。嘉慶二十三年所換俄羅斯地圖內。第十鄂博名為阿魯哈達鄂博。雍正五年分界之案。及邊界圖內第十鄂博。俱稱阿魯哈當蘇卡倫鄂博者。均以阿魯哈當蘇河為名。此久以此河為邊界之實在憑據也。今俄羅斯它金所記之哈拉圖吉迷格爾莫霍拜奴和圖伯里等他他古爾諾爾等處。俱在阿魯哈當蘇河西南。總是我國遊牧地方。若將此等地方為俄羅斯之遊牧。則哈當蘇河

入於彼國遊牧。不惟與舊案地圖竟不相符。誠恐日後俄羅斯等據此為由。致起相爭各邊界地方。並去年據總管卡倫公齊莫特多爾濟呈報。俄羅斯人眾紛紛越界。在第十阿魯哈當蘇第十一烏魯里兩鄂博中間之地丈量。樹上捆草。砍為標記。今俄羅斯瑪兩爾鄂魯羅福並不與本處所派官員由舊界路行走。查看俄羅斯等有意占據它金之地。徑由上年伊國砍木標記之地而行。又任意入我伯里葉山梁砍樹標記。堆木立鄂博。實屬不合。俄羅斯領事官什什瑪里布。不遵已前所辦舊案辦理。仍懷偏私。執意以此出金之地。作為俄國遊牧。斷難扭從。今將雍正五

年初定分界設立鄂博案內之第三條文一件。嘉慶二十三年所辦案內俄羅斯換給地圖一張。手據一件。全行鈔錄。將地圖內黏漢籤。以備查閱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此案久經懸宕。本年五月間。接准庫倫大臣來文。當即照會貴大臣劉飭領事官遞為查辦。旋准貴大臣照覆。已劄行庫倫領事。將所存兩國定界陳案。會同庫倫大臣詳查辦理。此事不久自當定局等因。今復准庫倫大臣來文。業與領事官會同查辦。並將雍正五年定界舊案及嘉慶二十三年兩國所繪地圖界址詳細查明。所有哈當蘇河等處地方。實係中國遊牧。而領事官等竟以兩國互換字據為

不足憑信。於會同查勘時。又不從舊路行走。任意越入中國遊牧。砍樹標記。而於前次吃金人眾。並不按約收回。相應照會貴大臣顧念兩國和好之誼。秉公辦理。勿任領事官等膠執偏見。是為至要。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哈當蘇河相爭地址一節。准貴王大臣照會。經庫倫大臣派筆帖式熙謙等。會同俄國領事官所派俄官瑪爾爾鄂魯羅福前往會勘地界等因前來。本大臣接到庫倫領事官稟報。其情與此差異。如稱本領事會同庫倫大臣等。遵奉京師咨飭。各派員弁前往邊界。按照歷年和

約。就近查勘相爭地址。一俟回歸。會商擬結。該員等同往哈當蘇河。將查之時。中國官員。不欲同順山梁昔日小路即本國所稱當年舊界會勘。均言奉庫倫辦事大臣之令。止應循卡兵常行巡察之道。即本國按照雍正九年和約所稱。非係原界。經俄官向其開導不允。仍由巡察素識差道分手而去。似專為查比一道而來。別無所勘等情。查若僅為查比一路。何必另行派官。貴王大臣亦自明曉。凡相爭之事。必有兩面之情。若力駁乎彼。專據乎此。其心若非偏斷不公。必係明知其情無理。今照謀等於相爭之要道。推辭不勘。顯見庫倫大臣之意。未出真實。是稱相勸未允。

俄官無奈。另帶嚮導循山嶺上小路而去。其嚮導中尚有極老卡兵。嘉慶二十三年廓未薩爾察楚淩尚未會勘之先。時從此路巡察邊界行此小路。該瑪雨爾愈向前行。舊日蹤跡猶在。地硬處益顯。並路旁樹上各處。皆有舊存標記。因恐中國官員嗣後辦無是道路標記。或再派查閱。應有實據。可以為證。該瑪雨爾即於舊記之下。左右又另標記。以免迷惑。黃步查看。直抵第十一鄂博等因。查照會所稱。凡路標記。始於上年俄官所作。令人不能相信。舊路標記。與新路標記。無難分辨。且中國所派各官。又未目覩。遽以為俄官所作。更不足為憑。又查恰克圖迤東定界之事。

於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五年。原約並載。從此迤東循布爾固特依山梁至奇喇卡倫。自奇喇卡倫至齊泰。阿魯奇都埒。阿嚕哈當蘇。此四卡倫鄂博之基。以此一路之楚庫河為邊界。自阿嚕哈當蘇至額伯爾哈當蘇卡倫鄂博。自額伯爾哈當蘇至察罕敖拉蒙古卡倫。乃係俄羅斯屬下所占之地。與中國蒙古卡倫之鄂博。將此兩間之空地。照恰克圖地方。分中劃界。近俄羅斯屬下人所占之地。如有山河臺噶。以山河臺噶為界。近蒙古卡倫鄂博。如有山河臺噶。以山河臺噶為界。如無山河之平明地面。自正中分中設立鄂博為界等。如今查裏地勢。第十鄂博係在

楚庫河南岸。正靠山脚。而哈當蘇河口。離此鄂博。順楚庫河下流。約有五里之遥。考和約之意。兩國交界。即由此鄂博為起。而離河稍遠。自應順山為界。否則在和約必有自第十鄂博二國交界。亦順楚庫河直抵哈當蘇河會處。由此順哈當蘇河為界云云。且此鄂博亦必在此河口而立。足見第十十一鄂博中間之地。原定並非哈當蘇河為界也。至若辦事大臣所派各員。呈報前此甫定和約之時。兩國交界。從第十鄂博順山嶺而立。此後改為哈當蘇河等語。更為難信。緣該瑪兩爾行查舊路。係從第十鄂博起。中國派員亦經親見。從此至第十一鄂博。蟬聯不絕。路旁皆

有舊存標記。且在最高山頂。山陽一切大小河名。皆蒙古語。山陰一切大小河名。皆俄國語。更見領事官之言。尤為有據。復據東悉畢爾省城衙門冊檔庫房舊案內。查得當立約之年。本國將相爭之地。給與哈拉芬特部落土民。係從額尼斯省遷移於此居住。該土司夙知越界之禁。於此建造禦冬房屋打牲為業。擬因本國卡兵巡查邊界。經行伯里葉山路。嫌其難走。疊向界官呈訴。前後奉禁。該土司在離界三十里以內蓋房。但准仍前在此一帶打獵。並因疊訴山道難行。該管邊界官准其另選他路巡界。從此以後。卡兵自第十鄂博先循山嶺小路。次由莫霍窪涯河下

行直抵哈當蘇河。順河至第十一鄂博行走。惟俄兵一行改路。

貴國蒙古兵亦跟隨趨便。從此路行走。本國官弁以二國和好。不向攔阻。然人畜越界。蹤跡仍舊在伯里葉山梁原路。知會如此改道。該土司所占之地。俱出新路以外。是否時有誤越原路正界。卡兵難以巡查。實有不便。併他項事故。邊界官定欲將該土司移於他處居住。禁其越此新路方妥。直至嘉慶二十三年。東悉畢爾大員。以此事互訟不絕。飭邊界廓米薩爾察楚濟。以應如何設法整頓。該廓米薩爾因顧新路以外之地。不便人居。僅於土司有益。而土司

素住新路以外。因而卡倫邊兵沖煩過甚。即與庫倫辦事大臣所派公巴勒多爾濟及吐蘇拉克遲根敦章會商。擬將巡查新路為界。特為禁阻土司此後越過。其牲畜越界蹤跡。亦改在此路。知會似此議定。該土司雖甚不悅。無奈遵照。擬即移向他處。界官亦禁越此新路。廓米薩爾所定一切。彼此遵行。至同治四年。若無別故。以後何年不一樣遵行。乃近因本國它鑛數商。前往該處試它。即至京呈報。求懇該部詳查檔案。咨飭各處查明先後。查得廓米薩爾察楚淩所立字約。雖當時邊疆大吏。亦為允准。然不過二國邊疆大吏。彼此便行暫擬之舉。他時他處。亦或有之。但

不能因有此案。即將俄國御批

大清國

御批和約。作為無用。現在卡兵巡查差路。或為彼此方便。嗣後兩界官員會商。仍由此路行走亦可。然此路以外。交界以內之地。已經按約歸屬戰國為主。不能因有此路。變易其主。此事理極明。勿庸多贅。諒平心而論。必以我國為然。自不復辯。茲特照會貴王大臣。轉致庫倫大臣。飭屬蒙古卡倫弁兵。嗣後如有俄人在此。明係我國地方它金。勿得再相攔阻。抑以上情由。本大臣欲更陳之。嘉慶二十三年二國官員會辦一案。係因巡查邊界山路難行。彼此趨於簡便

而定。益見當時邊界官彼此和睦。現在亦所切望。本大臣於此豈有相駁。然據此案絕不能復易其原主。諒貴王大臣亦無不謂然也。

四月。丙申。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奔前由斜米拜發奏摺後。頻向該處庫必那圖爾商辦清還帳目等事。據該庫必那圖爾聲稱。此事原係升任阿勒瑪圖庫必那圖爾一手經理。今將軍所言。我處趕緊備文。咨行阿勒瑪圖。一俟接准回文指示。稟明將軍等語。奔窺庫必那圖爾言詞閃鑠。似有推諉之狀。遂疊經備辦公牘。咨行阿勒瑪圖庫必那圖爾。屢接來文。語言恭順。有推諉延

日之情。僅以前收過索倫等眾弓矢鳥槍。遵照弩所咨辦理。迨至本年正二月間。與弩文內。因索倫等眾一意回歸本土。並接准索倫部落領隊大臣霍伽布來文。前弩面屬各事。均皆遵照。辦妥行糧牛隻。索倫等眾。皆歸一心。俄官等莫不耳聞。是以聽從弩前咨遵辦。並聲稱春融尚遠。內有度冬貧苦之人。我處復行接濟。為數無多。望將軍派官一員。一俟各項人眾起行之時。我處即將後續帳目查清。臨期清還等語。竊查斜米現駐前丟失銀四百五十兩暫行摘去頂戴防禦多仁泰。已將銀兩訪有端倪。弩遂將多仁泰暫留斜米。並酌留銀二千兩。飭令清還續款。藉催丟

失之項。又接
往烏里雅蘇
各處患病之
能行者。仍留
團聚。一面照
病不能啟行
稍可痊愈。照
索倫等眾染
八等日。差派
咨帳目。如數

全清。並將交還接收各官等押結。斜來庫必那圖爾咨來收過帳目。原來印文。以及弩與該庫必那圖爾咨行交過帳目。一併鈔錄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備覈。現在弩帶領官兵蒙民三十三名。覓雇俄人冰車。於三月初三日由斜啟行。一俟弩行抵烏里雅蘇台等處。即將所有俄官咨來文件。並弩與伊回文。照件鈔錄。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

御批。該衙門知道。

榮全又奏。前弩由斜來起行時。該處庫必那圖爾向弩言說。前塔爾巴哈台科布多等處。會商各分地界之事。業經

限定烏克克界址商准在案查科布多沙畢那山嶺以及大阿勒泰山有河水一道水之東南係中國之境水之西北分給我國設卡常川居住望將軍即照前定之地照議分撥等語努回稱前分定地界之時本署將軍未曾辦理五科布多等處邊疆一切本署將軍未經查閱沙畢那山嶺等處又不知礙於何地今貴庫必那圖爾既論此事一俟本署將軍行抵烏里雅蘇台等處即將此論述給該處將軍等查照前案地圖如何限定界址堆壘鄂博建立界牌之處趕緊咨行辦理努行抵烏期哈敏地方該斜米庫必那圖爾處差俄官通事一名藉送努之端持來俄文一

件。與西昔拏一切。大概脗合。拏即將來文照鈔。咨行烏里雅蘇台等處。祈請查閱前案地圖。趕往前定界址之地。會同俄官等分定限界。一勞永逸。致免爭端。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布路斯國自換約以來。派使臣李福斯。在京辦理該國事務。茲於三月十四日。據李福斯函稱。現蒙本國簡派為代北德意志公會入華行事之東權大臣。奉有國書為據。今譯錄國書。均已備妥。請定期呈遞等語。當經臣等給與覆函。於十九日在臣衙門接見。李福斯呈出黃綾面紙所譯國書一分。並白紙洋字

一分。臣等公同閱看。大致謂李福斯兼任其職。務望如前
待之仁厚。以表真實和好。詞意均極恭順。查從前布路斯
國派李福斯為本國東樓大臣。均由各該使臣將其國主
國書鈔送臣衙門閱看。此次事同一律。當即允為收存。謹
鈔錄進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布路斯國國書
大布國大君主問
大皇帝好。朕深願於

大清國京師。派員為代北德意志公會行事之大臣。以期中國
與北德意志公會各國。向來和好友誼。嗣後益加親睦。因
此念及北德意志公會法度條例第十一款。內載朕為公
會之首。所有公會與他國應辦交涉事務。皆歸朕代為料
理。朕既受此代辦之權。今將簡派代北德意志公會行事
之欽差秉權大臣。住紮
大清國京師。即使現在入華辦理我國事務大臣李福斯兼任
其職。朕深知
大皇帝向來待該大臣頗為仁厚。茲命該員仍為我國欽差大臣。
並特簡其為代北德意志公會行事之欽差秉權大臣。務

望

大皇帝待該大臣。亦如從前之仁厚。朕知該員有此重任。必能將

兩國友誼。並敦和睦。以副朕期望之心。朕特書此。以表真

實和好之意。並祈

上天降澤。

大皇帝永受百福。是所深盼者也。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布路斯國君主維利恩

親筆書於京師比耳令。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大學士侯爵

璧斯瑪。見此畫押。

庚子。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上年七

月二十二日。努至斜米。該處庫必那圖爾等官。於七月二十八日面告努。聲稱你們察罕葛根。因迎接你們索倫等眾。途次將我們所屬拜精格特哈薩克牲畜搶掠。殺傷人命。巴克圖卡倫等處。已接准我們國王來咨。係屬我們之地。察罕葛根萬不可經過此地等語。查巴克圖卡倫。係在塔爾巴哈台正西。不過相距塔城三十里之遙。實係現坐之卡。自塔城變亂以來。該坐卡官兵。均被哈薩克戕害。努隨時與該俄官善言理論。該俄官總以該國王來咨為准。努遂派員趕往稽查。據塔垣地勢而論。俄界俱在正西。努備文致函。令梱噶扎勒參向東退居。萬不可使俄人藉口

生端。旋據前派佐領鄂勒墜圖等旋回。持來棍噶扎勒參
來文奏稟。始知該喇嘛此次由烏蘭布拉特穆爾綽爾霍
等處。抄徑前進。途遇哈薩克接仗情實。該喇嘛因前逢賊
眾過多。業已退居帶明果兒等處。拜精格特哈薩克。原係
首從逆回正賊。九月十六日。復接准該俄官來咨。內稱伊
之諾海。前在拜精格特遊牧貿易。棍噶扎勒參與該哈薩
克互相爭鬬之時。將諾海貿易牲畜。均皆擄去。據諾海等
具呈控告。共合擄去牲畜折俄票兩萬二百四十張四錢
八分。令其趕緊賠補。當時答向俄官言說。據察罕葛根來
文。內稱拜精格特哈薩克。原係首從逆回正賊。逢次謄敢

結隊逞兇。彼此接仗。實出有因。又有前擄去婦女小兒官馬官駝羊隻為憑。責處諾海。在該哈薩克遊牧貿易。語言裝飾。與哈薩克無異。牲畜更難分辨。本署將軍現在斜米。無從稽查。一俟清還帳目後。回至科布多等處。定必秉公稽查辦理。俄官已皆應允。努又與該俄官咨行公文。大概與努面告之言符合。再未接俄人來文。伏查自伊疆塔垣逆回變亂以來。各處哈薩克布魯特等。均皆從逆。幫同攻城接仗。不下數萬之多。伊犂每逢接仗。努莫不帶兵前往。哈薩克布魯特等。較之逆回纏頭數倍。我官軍單弱。每受創傷。其時該俄人不惟置之不理。乘亂一味占居邊疆。收

服哈薩克等。意圖向哈薩克布魯特等徵收賦稅。伊犁等處淪陷後。該哈薩克布魯特等。均得兵民財物。長懼大兵征勦。多半藏匿深山。多半自投俄人。恃其袒護。今俄人因限界未定所指之地。竟以伊之邊界為准。現在伊犁塔垣。棄成荒境。自可隨風轉舵。以慰鄰邦。暫安邊疆。一俟克復伊犁等處後。相機度勢。徐以婉言理論。再行設法挽回。哈薩克布魯特等。原不足為重輕。芬愚昧之見。亦不可與俄人深爭辯論。此時芬雖出俄境。現在距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尚遠。不能親身體察情形。實難懸揣。冒昧奏聞。亦不敢袒護棍噶扎勒參。諒此際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布倫

托海辦事大臣李雲麟著即必體查明確分別奏
聞。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新疆各城。多與俄界
毗連。前曾經分界大臣與俄國官員。於三年間會勘分定。
原議於四年建立界牌鄂博。劃分界址。嗣以該處回氣不
靖。未能舉辦。所有中國住卡官兵。仍前住守。查據俄使函
請撤退駐卡官兵。並稱近接伊之西悉畢爾總督來文。內
稱科布多參贊大臣。擬於即時建立鄂博。當經臣等以西
疆未靖。能辦與否。應咨行科布多等處確查。照覆該使。一

面咨行各將軍大臣速行妥議去後。茲於四月十二日。復
據俄使照會。內稱俄國官員。擬從昌吉斯臺至烏科卡倫
一帶。撤去中國卡兵。其建立鄂博一端。並請速定等因前
來。臣等查西疆與俄界毗連各卡倫。按照三年分界條約。
其未立界牌鄂博以前。我國官兵。均仍在彼住守。遽請撤
去。於情理尚有未合。惟建立界牌鄂博。俄國屢次嘵瀆。本
年二月間。奏查呼圖克圖進攻哈薩克一案。即因界址未
清。俄國得以藉口。為今之計。自以建立界牌鄂博為最要
之務。而究竟能辦與否。難以懸揣。臣等正在籌議間。適接
布倫托海大臣李雲麟函稱。可以北路四城。於本年先行

分界。隨又接布倫托海大臣來文。棍噶扎勒參仍欲舉兵
進剿。深恐別滋事端。再四籌度。惟有速定邊界等語。四月
十八日。復據署伊犂將軍榮全片奏。內稱庫必那圖爾。向
該將軍說塔爾巴哈台科布多等處。各分地界之事。業經
限定。即照前定之地分撥。該將軍覆以宜咨行烏里雅蘇
台查閱前案地圖。趕往前定界址之地。會同俄官等分定
界限。一勞永逸。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公同商酌。建立界牌鄂博一事。既據各
該將軍大臣來文。目下可以設法辦理。自應從速舉行。將
一切界址。從此劃清。令兩國官兵各守各卡。既不至有越

境之事。即不至啟互爭之端。相應請

旨飭下科布多。暨布倫托海等處將軍大臣。會同俄國邊界官員。查明三年所分界址。將應建之界牌鄂博。概行建立。以固邊防而弭釁端。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西疆毗連俄境各卡倫。請飭建立界牌鄂博一摺。新疆各城。多與俄界毗連。前經分界大臣與俄官會勘分定。嗣以該處回氛不靖。未能舉辦。續據俄使照會。內稱俄國官員。擬從昌吉斯台至烏科卡倫一帶。撤中國卡兵。其建立鄂博一端。並請速定等語。分界一事現既可以設法辦理。自應從速舉行。且呼圖克圖進攻哈薩克一案。即因界

址未清。俄國得以藉口。此時若不速籌建立。勢必釀成釁端。辦理更形棘手。著奎昌。福濟。車林多爾濟。李雲麟。明瑞。錫綸。咨商麟興。崇厚至勒多爾濟。速將分界事宜。會同俄國邊界官員。查明三年所分界址。將應建界牌鄂博。概行建立。以固邊防。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閏四月己酉。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奏前因捻逆由東省回竄。偪近津郡。當與法國署領事官德微理亞商借該國兵船。游巡河口。四月初五日。該逆邊馬竄至稍直口。正值該領事同水師官巴里爾。架礮配船。駛至南運河口營牆以外。扼要巡防。深資得力。相應籲懇

天恩。將法國署領事德微理亞。水師官巴里爾。
賞給金寶星。以示獎勵。至住津英國兵船。保護紫竹林海河一帶。
協助聲威。英國領事官孟甘擬請
飭下總理衙門。行文英法兩國公使。宣布
恩諭嘉獎。以收協助之效。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前據俄國公使
倭良嘎哩照會。以呼圖克圖棍噶扎勒參。因迎接索倫等
眾。將俄國所屬拜精格特哈薩克牲畜搶掠。並該處諾海
貿易牲畜。均皆擄去等情。經臣衙門於本年二月奏請

飭下伊犂將軍詳查速覆去後。茲據榮全與李雲麟先後奏咨。查明棍噶扎勒參於上年七月。由察罕鄂博進兵。至烏蘭布拉特穆爾綽爾霍等處。途遇哈薩克接仗。得回牲畜屬實。該卡倫雖於同治五年分界時。定議應歸俄國。惟尚未建立界牌鄂博。仍應有中國官兵駐紮。不得竟謂憑空侵越俄境。此榮全與李雲麟所論相同者。惟李雲麟謂棍噶扎勒參仍執舊圖在卡倫以內行兵。實不知應給俄國之地。敢自謂無錯。而俄國於未立界牌鄂博之處。潛行派兵住守。其曲在彼。且五年攻陷塔城之哈薩克。即三年分給俄國之哈薩克。俄國如以棍噶扎勒參為越境。則從前塔城

被難。俄國不能諉為不知。其意欲以此節與俄國理論。搶失牲畜。可免賠償。而榮全鈔摺內稱。據俄官來咨。棍噶扎勒參擄去諾海牲畜。折俄票二萬二百四十張四錢八分。欲令賠補。當告以諾海在該處遊牧貿易。語言服飾。與哈薩克無異。牲畜更難分辨。此時無從稽查。俟回至科布多等處。秉公查辦。並於致臣等函內。遠及查明後設法賠善了其局等語。此榮全與李雲麟所論迥不相同者。臣等平心商酌。俄使因此時藉端生釁。甚至欲將棍噶扎勒參治罪。以洩忿恨而索賠償。恐非一時空言所能了結。現在分界建立鄂博。業經臣等奏請飭辦。可以漸息爭端。西疆

回患未靖。不值因此再肇鄰釁。榮全現有設法密賠善了其局之說。而李雲麟來咨。亦慮及前事未了。棍噶扎勒參設再進兵。深恐別滋事端。不為無見。似應令榮全與李雲麟會商妥酌。將當賠諾海牲畜一事。先行在外設法了結。庶乎俄使照會內所請各節。亦易辯論。當此西疆多事。惟賴各將軍大臣相機應變。不可惜小費而啟戎心。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明誤搶諾海貿易牲畜等件。請飭會商妥辦一摺。棍噶扎勒參由察罕鄂博進兵。至烏蘭布拉。特穆爾綽爾霍等處。途遇哈薩克接仗。得回牲畜。該卡倫雖議歸俄國。惟尚未立界牌鄂博。不得謂侵越俄境。棍噶扎

勒參欲仍執舊圖理論。藉免賠償。而榮全向俄官告稱。諾海在該處遊牧貿易。語言服飾。與哈薩克無異。此時無從稽查。並有查明後設法密賠善了其局等語。俄人心懷叵測。每思得步進步。此事藉端生釁。豈一時空言所能了結。榮全既有設法善了之說。自可相機辦理。免致別滋事端。著麟興榮全錦丕勒多爾濟李雲麟明瑤錫綸會商妥辦。將索賠諾海牲畜一事。先行在外設法了結。免致將來辦理各節。動形棘手。該將軍大臣等辦理此事。固當力持大體。亦不值惜小費而啟釁端。總期權其重輕。斟酌妥辦。以免流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著鈔給閱看。

甲子。吉林將軍富明阿奏。奉於閏四月初四日戌刻。據理

春署協領訥穆錦飛報。風聞俄界海中青島地方。盤踞多匪。均係多年潛入深山漁獵之人。向在俄界沿海謀食野居。意欲淘金。當經俄界海參崴俄人。向該匪等搜索金砂。互相啟釁。詎匪衆逞兇殺死俄兵四名。俄官受傷逃回。不知虛實。當即密委官特克希布等。前往查探。旋據聲稱。有該處漁人等。述知海參崴俄人。調取兵船。進取青島。晝則圍攻。夜則退伏。該匪乘夜逃出數十名。句結距琿春八百餘里之俄界蘇城大溝黑菜營人等。復闖青島。意存乘時出巢攻襲等情。并接閱之下。當即飛咨甯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及劄飭該署協領訥穆錦。一同速派妥員。明查暗

訪。偵探確情。不可先事張惶。並令琿春派委官兵嚴防要隘。以備截擊。儻有警報。一面飛報到省。即將省城常川演練之官兵。刻令赴援。一面飛報甯古塔副都統。速將演練官兵。刻即派令馳往助勦。不可稍涉疏懈。致誤事機。嗣於初六日。據甯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飛報。轉據琿春協領訥穆錦報稱。派員探至俄界距琿春一百餘里之摩闊崴。俄人不容登岸。在罕奇地方。經漁採人等述說匪首千江等。句結五六百人。將黃島石廟子蛤蟆塘一帶俄卡焚毀。將守卡俄人。以及居戶等。盡行殺害。現聚有二三千人。揚言攻破海參崴。即進取摩闊崴地方。俄人防範甚嚴。將漁

採之人。誤指為匪。拏獲七十餘人。拘入水牢。加以該匪不時裹脅。沿海居戶。相率逃散等情。飛請覈辦前來。奴才當即檢查俄國分界圖誌。內載俄界紅綫內十四島嶼。並無海參崴青島名目。諒係毗連島嶼。偏小不甚著名之處。惟查條約內載。俄國沿海地方。准中國人漁獵。向不禁止。因而愈聚愈多。甚至滋生事端。第該匪乃係頑梗不化之徒。俄人又係貪得無厭之輩。今既互相聲援攻殺。雖未便越界勦緝。儻該匪被擊情急。竄入境內。不但滋蔓難圖。轉生俄人覬覦要挾之念。關繫良非淺鮮。況該匪衆將守卡俄人居戶殺害甚多。俄人豈肯甘休。既誤指漁人為匪。拘入水

牢。而要扶情形畢露。若不先事豫籌萬全。不惟臨時竄擾堪虞。難免俄人有所藉口。弩懸思至再。擬令甯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著琿春協領訥穆錦。一體派委官兵。於各要隘妥為防範。嚴加盤詰堵禦。儻有竄來匪人。務期拏獲囚禁。以備與俄人對質抵命。並不准一名漏網。貽患將來。惟查該副都統烏勒興阿現在往查蔓山。即檄行就近帶領演練官兵一百名。連隨帶查山官兵共一百六十餘員名。親赴琿春。會同俄官和衷共議。由俄界追出者。我兵迎頭相機勦辦。弩仍恐該匪或被擊逃竄。或俄人追入境內。該副都統烏勒興阿所帶官兵。及琿春官兵甚單。不能兼顧。

即由省城揀派官兵一百五十員名。配齊鉛丸火藥。撥給出省鹽糧。交統領副都統銜花翎記名協領佐領全福管帶。於初十日起程。由山路直徑前往琿春一帶。以備相機應援。務將此股匪人殲除淨盡。以絕根株。毋致散為流毒。庶邊界可期肅清。而俄人藉免猜嫌矣。

諭軍機大臣等。富明阿奏。俄界匪人。聚眾攻殺俄兵。現飭副都統赴琿春會商俄官勒辦一摺。俄界漁戶。雖係中國人民。而敢於焚卡作亂。其為不安本分。已可概見。富明阿現令烏勒興阿。訥穆錦等。派兵嚴防要隘。遇有匪人。拏獲囚禁。以備對質。所辦尚合機宜。即著該將軍嚴飭烏勒興阿等。慎守邊隘。毋任匪徒闖

入肆擾。倘該匪被俄兵擊散。逃入琿春境內。即飭盡數勦除。既可綏靖邊境。亦不致啟釁鄰封。致滋藉口。所有富明阿續派全福所帶官兵。並著前赴琿春。交烏勒興阿調遣。以備策應。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廣東香山縣屬澳門。雄峙海濱。向為番船往來出入要路。溯查前明嘉靖十四年。移舶口於濠鏡。輸歲課二萬金。為番人至澳通市之始。三十二年。佛郎機乘間混入。旋即暗據。為番人至澳占居之始。萬歷時有利瑪竇者。自稱大西洋人。居澳門二十年。傳天主教。其徒日眾。迨至

國初。已盡易大西洋人。而佛郎機不知何往。彼時定議。改歲

詳為地租。僅令輸銀五百兩。按年完納。載入賦役全書。蓋明其為中國地方。可租而不可占也。雍正九年。設縣丞駐之。乾隆八年。設同知防之。復增添弁兵。藉資彈壓。而番舶之貿易。日見其多。先於雍正年間。經前督臣孔毓珣奏定。在澳貿易船隻。以二十五號為限。納船鈔而不納貨稅。嗣於道光年間。經前督臣祁墳等奏請酌減船鈔。續又議准往五口通商。俱蒙

恩允。迨至道光二十九年。大西洋頭目啞嗎勒效尤驕縱。忽而請撤關口。忽而請添領事。不允所請。遂率兵釘關門。逐丁役。而歲租銀五百兩。從此抗不肯交。前督臣徐廣縉等定以

商制夷之策。移稅口於黃埔。所有澳門貿易。雖已日見蕭索。而地方不復過問。其流弊所至。如偷漏稅課。招納叛亡。拐騙丁口。及作奸犯科等事。不一而足。中國俱無從措手。

同治元年。大西洋國流法國先容。藉立和約。自元年至三年。先後奉

旨派薛煥崇厚等會同辦理。所有約內應載各款。均有成議。獨於澳門設官一節。未能商妥。該國使臣忽允忽拒情形。俱經臣衙門節次奏明。迄今彼此相持。約仍未換。上年冬間。總稅務司赫德屢向臣等言及大西洋國。日漸貧困。如能乘機動之以利。澳門可望收復。臣等因思澳門自前明為大

西洋盤踞。建有礮臺。住有弁兵。其洋人之隨同列肆造屋占居者。不下數千戶。若欲全歸中國治理。非設官不可。若欲設官。非令撤退洋兵。交出礮臺公所不可。惟從前薛煥崇厚因換約而爭論澳門。議久不決。今復增此數節。更恐為難。第利害輕重多少之間。不能不加詳酌。澳門本係中外通商要路。今雖英人獨占香港。其勢已分。而為害於粵東。則澳門視香港尤甚。儻能設官治理一切。經畫得宜。權有專歸。事無阻隔。則向之偷漏稅課者。今可設關。向之招納叛亡者。今可緝匪。向之拐騙丁口者。今可安插稽查。而且與香港比鄰。添駐舟師。以通達外洋消息。尤為得力。其

他如卡稅地租等項所入。猶其利之小者。現聞通商各國。如法如美如俄如布。皆有財力。無不垂涎澳門。希冀以銀購得此地。為泊船駐兵之所。設令辦理有成。中國禁之不能。聽之不可。必至束手無策。而其害尤不勝言。臣等密切籌商。苦無機會。今春日國公使瑪斯任滿回國。經赫德密向譚及此事。瑪斯於大西洋國情形。平日本極熟悉。深知此時正可乘機商令大西洋國。將澳門原住洋兵。撤回本國。原建廠臺公所等項。交給中國。所需遷移建置等費。由中國籌給銀若干兩。互相交割。此後澳門全歸中國自主之權。設法經理。並據瑪斯聲稱願以此事自任。臣等窺其

命意。大約希圖見好。而因以為利。亦所不免。惟思此事不辦。將追悔無從。因於瑪斯啟行時。密給照會。敘明大概。令其到粵體察能否照辦。並言明俟再酌定詳晰章程。另行知照。瑪斯欣然允議而去。臣等正在商辦間。適接崇厚函稱。大西洋國使臣啊嚕嘡由澳門寄來照會。以原定和約。尚未互換。懇請派員就近在粵辦理。臣等以和約先經允換。無詞拒絕。而現商澳門一節。約內多有牽涉窒礙之處。且設官一事。仍未議妥。又難允換。因即函致崇厚。並擬給照覆大西洋國使臣稟底。權詞登答。一面公同酌覈。不如將換約及現商澳門之事。歸併一件。即令瑪斯前往辦理。

商之赫德。亦以為順而易行。所有大西洋和約原議五十四款內。牽涉澳門之處。分別刪除添改。並於約末另立專條。將現商撤退洋兵。交出礮臺公所等事。續行列入。擬將現改條約。密行錄寄瑪斯。屬其向大西洋國商議。如能一一照允。於約內書押蓋印。擬給大西洋國銀一百萬兩。作為撤退洋兵及交出礮臺等項經費。另再備銀三十萬兩。交與瑪斯赫德。作為籌辦一切經費。統俟澳門諸事交割清楚。方給銀兩。其在何時何處換約。亦俟瑪斯與大西洋國商酌覆知後。另行請

旨辦理。相應先行縷晰密陳。恭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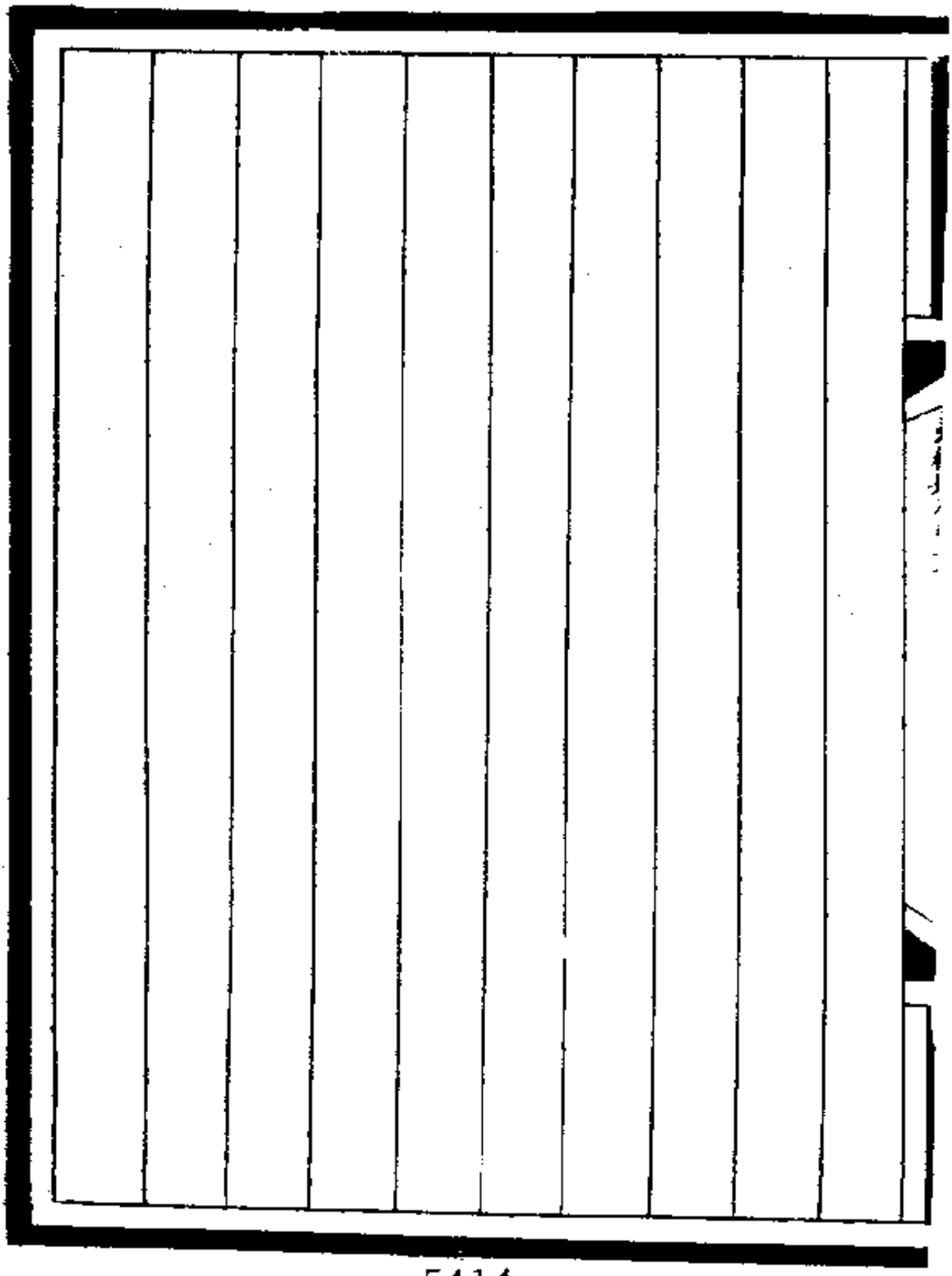
欽定。如蒙
俞允。臣等再將條款並所議各節。照會瑪斯。並劄行赫德遵照。如
有未盡事宜。再行具奏。
御批。依議。
給日國公使瑪斯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澳門一事。中國尚未與大西洋議妥辦結。
責大臣願因回國之便。從中調處。足徵睦誼。查澳門本係
中國地方。久經大西洋人在彼租居。歲納租銀五百兩。並
建有官署礮臺等項。現在中國仍將該處設官治理。以一
自主之權。若不酌給修費。大西洋國未免賠累。茲擬將該

處所有大西洋原建之礮臺文武衙署兵房各項公所。以及原存礮械。並已修橋梁道路。均歸中國派員駐紮管理。統共酌給修費銀若干兩。此項交清。大西洋應即將原設之官員兵弁全數撤回。不得再行派人住守。至治理地方設關徵稅一切事宜。統由中國自行辦理。大西洋不復干預攙越。若該處與大西洋有交涉事件。即照通商各口現行章程。一律辦理。以上大概事由責大臣與大西洋國妥商。俟本王大臣另將議定銀數。及各項詳細條款。開單照會。由赫總稅司寄交。以便責大臣與大西洋國逐條酌覈。覆知本王大臣定議。奏明請

吉。派員在粵。兩相交割。想貴大臣素為各國所推重。自必能持平

辦理。永保遵守也。為此照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五十九之六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九

同治七年。戊辰。閏四月。庚午。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錦丕勒多爾濟。著伊犁將軍參贊大臣崇全奏。芳麟興。錦丕勒多爾濟。查於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同治七年三月十九日。據俄國公使倭良嘎哩函稱。塔城分界條約第四款。尚未建立鄂博之間。暫准中國官兵留卡駐守。本擬於同治四年夏間辦訖。因中國就近邊界。迄未得安。所以懸宕。從此常致滋事。欲杜絕其弊。而防後來邊官互釁。中國應飭令該員不得仍行占據。俟遇俄國封疆大吏。志在安邊。不便仍准中國駐

守舊卡。今續接西悉畢爾總督文稱。所有布克圖拉蘇穆阿一帶。從昌吉斯台至烏科克等卡。照約歸俄各卡。按現在機宜。均應退撤。且該處尚未及勘。其鎮守邊陲。實關兩國緊要等語。本衙門當即函覆俄使。以中國交界既未建立鄂博。則卡倫無從安設。難以住兵。刻下四氣尚熾。所有應行建立鄂博處所。誠恐俄國亦未能從容會勘。惟既准來函。其布克圖拉蘇穆阿一帶。能否商辦。即咨行科布多等處。趕緊確查。俟覆到另行知照等因去後。惟查此事前據俄使照會。因中國兵隊前往俄境遊牧。多事勒索苛求各情。曾經咨行科布多大臣確查。以便照覆。旋於三月二

十七日。接准科布多大臣咨覆。此案係據駐卡侍衛德振所報。始行奏請

飭總理衙門照會俄使。收回俄人。俟建立界牌後。再行定會辦理。至霍呢邁拉庖卡倫官兵。現在何處駐紮。該卡倫界內有無俄人建蓋房屋。並卡倫官兵。有無帶隊勒索羊隻烏拉。肆行苛求等弊。現飭侍衛德振。王全等詳查。再行咨覆等因前來。本衙門查官兵駐守舊卡。果有苛求勒索等事。俄人勢必有所藉口。現在俄人欲照塔城和約。將應歸俄國之地。一概收回。不准中國官兵駐守舊卡。可見俄人所謂苛求勒索之說。自非無因。惟思立界事宜。於同治三四年

開。屢經烏城將軍。伊犁將軍。及科布多大臣奏報。迄未辦有端緒。嗣因西疆不靖。即行中輟。現在俄國既欲建立界牌。各守各卡。以為防邊之計。無從阻制。雖刻下回氛尚熾。其未經踩踏之處。能否先行開辦。應由烏城將軍查明迅速籌議見覆。至此事本應與俄國立界大臣會商勘辦。近時烏城曾否與該處官員議及。未據咨報有案。乃於三月二十八日。續接俄使照會。內稱近接西悉畢爾總督文。據科布多參贊大臣。擬欲即時建立界牌鄂博。究應如何飭屬照辦。希將該參贊所議。即行見覆。轉致該督。迅行開辦等語。本衙門究竟能辦與否。實難懸揣。先行酌給照覆。仍

應由科布多等處。查明實在情形。如果可辦。迅將應立鄂博應設卡倫各處。繪圖貼說。趕緊妥議奏報。總之國事孔亟。不可畏難而故多推諉。亦不可粉飾而致生枝節也。相應鈔錄往來信函照會。咨行烏城將軍查照辦理。並將如何辦理情形。迅即咨覆本衙門。是為至要等因前來。時奴才榮全亦回烏任。公同詳商。自同治三年間。明誼等在塔爾巴哈台與俄使會商分界議定後。互換和約與圖。原擬係自換約之日起。過二百四十日。即為兩國立界大臣訂准日期。俄國派兩起立界大臣。均赴塔爾巴哈台。與伊犁遠界之阿嘎沁達蘭。察布塔蘭兩卡中間會齊。一起會同伊

挈立界大臣往西南。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一起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往東北。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會同科布多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索果克卡倫。會同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至沙賓達巴哈山。遇大山以山峰劃界。遇大河以河岸劃界。如遇橫山橫河。以新立界牌鄂博劃界。至建立界牌鄂博時。總以水流之方向。作為立界之憑。擇其地方形勢建立。如果有大嶺行人不能越往。實難堆立之處。即以水流及嶺為界。其平曠之區。兩國堆立界牌鄂博時。中間空出

二十丈。作為公中之地。俟兩國立界大臣建立界牌鄂博畢。再將准立界牌鄂博共若干處。及均在何處堆立地名。作記互換為憑各等語。是各城均奉

派有建立各該處牌博大員。除自塔爾巴哈台起迤西各處。現均淪沒。所有前派各大臣無從辦理外。惟科布多原

派係該處前任參贊大臣廣鳳。現已革職。其烏里雅蘇台係斐麟興。同治四年夏間。斐麟興曾按照約期前往。候至數月之久。未見俄國立界大員前來。後據俄官告稱。該國時因出師西進。不克會立界牌鄂博。今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據前因。查其所稱卡倫。均係舊有。數其地道。約在原定科

布多應立界牌之起處。及止在塔爾巴哈台應建鄂博處所。究不知其是否真心前來。遵照原議立界。抑或又存何心。實難揆料。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既科布多大臣與俄官往來行有照會。即應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示。仍令詳查酌辦。諒該大臣等自必就近遵照矣。至其建立界牌鄂博。究竟能否興辦。臣等實不敢必其將來若何。

惟有請

旨仍照明誼等原奏章程。先行飛派各城立界大臣。無論俄官是否與立界址。必須豫為派定。以待其來。庶不致滋口實。查塔爾巴哈台雖失。現又設有布倫托海。擬即請於烏里雅

蘇台科布多布倫托海三城現任大員內仍各請
派一員專俟建立各該處應立牌薄但烏科伊塔四城原派立界
大臣並僅有弩麟興一員蒙
恩補授將軍現值烏城事務繁重未使遠離任所且前任將軍明
誼前曾聲明俄國立界未必肯派大員未使將軍往與會
辦今弩麟興自應遵照前案請
旨另派大員前往俾弩麟興得以專辦烏城事務弩榮舍甫回任
所現有與俄官清算帳目及安插索倫人眾等事未完各
情合併聲明除將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布倫托海三城現
任大臣等均各聲明已未到任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欽派。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照會住京俄使。如果照科城大
臣所稱。即時立界。務祈早為知照。不可再為失信。
諭軍機大臣等。麟興等奏請派大員會定界址一摺。新疆毗連俄
境。分定界址。應建界牌鄂博等事。亟應速籌辦理。所有烏里雅
蘇台地方。著派崇全。科布多地方。著派奎昌。布倫托海地方。著
派李雲麟。各於應行建立界牌鄂博之處。會同俄國分界官員。
詳慎妥辦。以期早日了結。
崇全又奏。等自科米起行時。原意趕赴科城等處。邊前奏

親往烏隴古查勘可耕之田。乘芒種之前。湊集牛隻。採辦農具。興犂灌籽。於四月初七日。趕至科城。會見參贊大臣奎昌。面告臣前接准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李雲麟咨行本處奏稟。內稱該辦事大臣。前經與烏城將軍大臣議定。現今新疆各城。所存官兵既統歸新城安插。日後索倫出俄國時。亦統歸布倫托海一城就近安插。以歸畫一等情。業

奉

諭旨。知道了。欽此。臣伏思該辦事大臣業已奏准。大抵布倫托海地處邊陲。耕田肥沃。定必早經興犂灌籽。俟該索倫等眾行抵布倫托海。不惟得有據為耕種之田。與臣上年由圖

庫魯克等處帶來滿漢官兵。互相鋤苗割收。一體操防。與該處防守一切。均有裨益。惟奔已抵科城。始知此議。親往烏隴古查勘地畝耕種等事。自可中止。遂即辦理經過俄人防堵各處夷文一角。派藍翎馬甲通事伊奇泰。馳往布倫托海。該處辦事大臣等。添派前由塔垣避出索倫五品花翎前鋒福祿善。馬甲訥思登額。隨同伊奇泰。前往雅爾玉爾一帶。探聽索倫等眾來信。差往去後。奔於閏四月初二日。行至烏里雅蘇台。現在與烏城將軍等。會商一切應辦要務。並聽候索倫等眾由何路揚帆奔逐。該庫必那圖爾等如何差人護送。一俟前差伊奇泰等旋回時。再詳細

奏

聞。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乙亥。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因本年

二月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接據英美兩國照會。請

將羈留朝鮮之洋人遣回。由臣部轉咨朝鮮國王。茲據該

國王覆。並鈔錄觀察使朴承輝覆書一件。咨覆轉奏。謹

鈔錄該國王原文。及朴承輝覆書。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七年三月十三日。來准禮部咨。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稱。同治七年二月十八日。本衙門具奏。接據英美兩國照會。請將羈留朝鮮之洋人。設法救出。先擬給與照費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到部。查前年法國兵船。前往朝鮮接仗。據英美兩國聲稱。未與其事。朝鮮當交兵之際。自不能別其為何國之人。如果有英美兩國之人被留。不妨就此遣回。以顯兩無仇怨之意。惟于文泰轉據金子平所說。是否確實。無

從查悉。相應咨行朝鮮國王妥籌辦理可也等因。奉此。竊念敝邦平壤江洋船肆虐。自取燒毀事情。曾於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咨內。備陳始末。今無庸更述。嗣於同治五年十二月。據黃海道觀察使朴承輝馳啟。備長淵縣監韓致容呈稱。有異樣船來泊於本縣牧洞浦。有自稱登州人于文泰、仲允升兩人。以美國水師總兵舒富賑會朝鮮國邊疆大臣文字。招呼土民金大青交付。要致官府。該賑會內稱。本總兵駕駛俄桂嘶船。在貴境停泊。非有動戈爭戰等事。實因本國商船報明。據在本年夏天之時。路經貴國境界。遇沙石淺闇。幸蒙貴國救護。送至中華大國。全得平

安運家。本國人聞此事。無不欣美貴國慈愛之恩也。並查又有本國商船一隻。於本年秋間停泊貴國之平洋河即太平河。本總兵風聞被貴國百姓將船焚燬。船東船夥俱係美國人。船客係別國人。俱被殘害。至今無一人還。本總兵業本國水師提督委派詳察。有此等情事否。係屬實屬虛。如係本國商船。或在貴境有盜搶等事。因以忿爭。以致斃命。或存幾人。仰貴國迅速查明照覆。並現存幾人若在。業交本船是幸。否則從此以後。但願兩國照前和好。無各殘害等因前來。據此。始知平壤江慈閘者之為美國船也。此事不可以無答。該地方官不能挽留厥船。乃致徑歸。其

失非細。已令戴罪留任。飭觀察使朴承輝修置回覆文字。以待美船之或者再來相問。今此總理衙門原奏內。美國領事官申詳。有中國帶水人于文泰回來云者。確是長淵縣曾到之船中人也。伊到高麗云者。明是曾到長淵縣之謂也。遇高麗商人金子平云者。未知為何等人。而其曰親見有洋人二名。華人二名。在披陽省衙門內等語。無據無理之謊說。而其曰披陽省者。必是平壤之訛也。當其藏藥轟裂。人船俱毀之際。華洋四人。那能獨脫。而衙門之內。留置安用也。至若英國使臣照會所稱。法國兵船。前往高麗交戰。嗣後美國商船一隻。亦赴高麗。有通商之意。被高麗

人將船打破。盡行殺死等語。尤屬孟浪。本國江華府法國交兵。在同治五年九月。伊後無論法國英國。又無論惡意好意。並不曾見一隻船來過。初無其船。何得將船打破。本無其人。何得盡行殺死。苟有是事。豈不以此情形。早為咨報禮部乎。其為蜚語做謊。不待辨明可知。是必有一種奸細樂禍之徒。計在攜眾滋擾而然也。金子平者。既稱高麗商人。方自本國物色詢捉。而千文泰係是登州之人。伊於何年月到高麗何地方。迨見金子平。理合澈底查究。使其說落空。快破遠人之惑。永絕仇怨之端。平壤江兩艘洋船無端肆惡。自取燒毀。不是本國枉害遠客之事情。不可使

美國使臣尚未詳悉。每致疑怪。其黃海道觀察使朴承肇曾修置回覆美國總兵之文字。茲以附呈。儻得轉示。則曲直所在。庶應洞知。而漂溺遭難之人。國有救送之規。今若有流落可憐之命。何必使之羈留踽涼乎。所稱華人二名。洋人二名。俱屬烏有。自可辨之。又況英國船打破。原無是事。不須更論。煩乞禮部將此事情轉達

天聽。特賜布示開諭。以為釋疑解惑。毋復敖尋事端。無往非庇覆之

洪恩大德。不勝祈懇之至。

朝鮮國黃海道觀察使給美國照覆

朝鮮國黃海道觀察使朴承輝為照覆事。查本月十八日。
貴總兵駕駛俄柱嘶船。在敝境長淵縣海面停泊。投送書
一封。照會一角。專要轉達我朝廷。且候邊疆大臣回文。該
地方官理應明告往復程途之稍遠。善辭致誠。挽留貴船。
令乃回文未到之前。致令遠賓徑歸。違理乖情。未有甚焉。
除該地方官已令戴罪留任外。茲修回覆文字。以俟貴船
或者再來。尚祈管照事情。本國法例。凡有異國商民漂到
者。船完則助糧給需。候風歸去。船不完。莫可駕海者。從願
早路差官護送。以達
北京。前後不止一再。是為體仁上天。視鄰國之民猶吾民也。

今責本縣會。盛加稱道。還切愧怍。秋間平洋河事。伊時有
異國一船。到平洋河下流。該處地方官意為漂到。前往求
來船問情。船上人大惡官人。不與接談。閉目偃卧。顯示侮
蔑。我人忍耐羞憤。卑辭苦懇。始知非漂到也。有崔姓人自
稱法國人。又或稱英國人。其言曰法國兵船方大到。若許
我交易一事。當為兩國解兵。地方官答以交易一事。非一
箇地方官所可擅許。崔姓實不採聽。益肆咆哮。平洋河水
淺不可行大船。彼猶不顧。每天乘潮溯上數里。我人祇要
事不張大。或送米肉菜果柴薪等物。答云明日便回。而及
於明日。反又溯上。看看漸迫省城。省城副將。每日乘舟護

行。防彼我人雜亂之弊。一日自厥船投下鉤索。引去副將之船。執置副將及印信於船中。或往來商船。用礮轟碎。奪其物而殺其人。不知其數。遠近莫不大駭。奔竄相續。何曾有兵戈交鋒之事。而副將被執。其辱已甚。然而猶復卑辭苦懇。請還副將。則答曰待我入城還送。其雀姓者能為東國言語。禁驚無雙。必欲犯入省城。又未知其意所在。而滿城數萬軍民。不勝忿憤。齊出河上。奮力搏戰。欲奪副將。中丸死者。又為數十人之多。則衆憤齊激。勢莫可遏。銃礮互發。撒柴擲火。而畢竟彼船中藏藥轟裂。黑焰騰空。船燒無餘。人死無存。尚不知此之為貴國船也。姓雀的無端深

入他國。慈此事端。至今追究。不知其為何意也。貴照會內船客係別國人。即姓崔者之謂歟。此事始末。盡於是矣。貴國俗尚禮讓。為合省名邦。中國之所知也。貴照會內照前和好無各殘害等語。原不足秋毫置諸疑慮間。茲屬奉復。併須諒悉。為此照覆。須至照覆者。右照覆大美國水師總兵官。

五月。戊寅。署伊犁將軍崇全奏。奴才准棍噶扎勒參來文。內開准貴署將軍咨開。據庫必那圖爾差俄官面告。聞本呼圖克圖派兵搶奪歸附之哈薩克等眾。查前所屬拜精格特哈薩克。戕傷人命。搶奪牲畜。先失兩國和好。姑念不知。

情有可原。今又欲恃强搶奪各情。由貴署將軍善言撫慰後。咨行前來。本吽國克國立列數營。統帶數千之衆。兵食不足。若推兩國和好。現春和雪化。將界址勘分明確。定立鄂博。可免彼此干涉息爭。以混跡而為潛避。俟分立界後。將前滋事之哈薩克。全行逐出俄境。由此查辦。不准容留該境。應由庫必那圖爾泳員前來。會同布倫托海辦事幫辦大臣。查勘地界。定立鄂博。復設卡倫。如不派員勘分。一味仍前。本吽國克國定帶兵來勒滋事之哈薩克。與爾無干。庶不失兩國和好之道等因。伏思根噶札勒參。前因迎接索倫等衆。路過拜精格特哈薩克。搶掠牲畜。互相接仗。

當出一時情急。迨今此事未了。今咨行暫文內。任意妄言。實係不知事之輕重。賊談未除。儻或致起邊釁。所關非輕。查該喇嘛自塔垣軍興以來。諸多出力。後因塔城失守。收攬滿漢蒙民。設法收養。操練成軍。莫不著有微勞。棍噶扎勒參素行忠勇可嘉。究係蒙古。悍性未除。一味負氣。不知輕重。此亦蒙古等之常情。自伊犂等處淪陷以來。各處土爾扈特。額魯特等。多半藏匿深山。今因棍噶扎勒參操防得力。陸續歸附該喇嘛管轄。遠近蒙古。聞該喇嘛聲勢。雖在深山躲避。均皆踴躍思歸。如因棍噶扎勒參負氣妄言奏參。不惟已備魯克額魯特等眾寒心。各處蒙古。愈覺猶

疑。若不據實奏
聞。恐該喇嘛一味恃勇。致起邊釁。仰懇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密咨布倫托海辦事大臣等。就近善言
開導。務必阻止該喇嘛。不可因勒洗哈薩克。致滋俄人口
實。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明誤擄諾海安集
延貿易牲畜。請飭會辦。當經諭令榮全會同奉雲麟等。斟酌妥
辦。茲據榮全奏稱。接准棍噶扎勒參來咨。語多任性。礙難照辦。
並鈔錄咨文呈覽一摺。棍噶扎勒參前因迎接索倫等眾。路過
拜稍格特哈薩克搶掠牲畜。互相接仗。雖出一時情急。究屬冒

昧。自應靜聽榮全等妥善辦理。以息爭端。何得一意逞強。致啟
違釁。該喇嘛負性強戇。不知輕重。設竟糾眾肆毀。將來辦理諸
事。窒礙愈多。著李雲麟明瑞飭令就近善為開導。務須阻止該
喇嘛。不可因勦洗哈薩克。致滋俄人口實。並著榮全隨時咨商
辦理。榮全摺並咨文各一件。均著鈔給李雲麟等閱看。

癸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廣東澳門一事。非經臣
等將設法籌辦緣由。於本年閏四月二十日縷晰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伏查大西洋國換約。與現辦澳門一節。本係兩事。今
因原議約內有牽涉澳門之處。不能不酌量刪除添改。俾
無窒礙。惟約內條款。均係與該國使臣節次議定。允行之

件。此時遽欲更易。自須先與該國使臣熟商。而該使臣遠在粵東。非特彼此隔閡。不能遽向提及此事。且亦空言無補。斷難望其有成。是以臣等公同酌覈。瑪斯既愿以澳門一事自任。即將換約所交商辦。似乎一舉兩得。且派用外國人。尤為熟習機宜。其中駕馭之方。與導引之術。可不煩言而自解。第瑪斯原係日國使臣。其所以欣然自任者。固不能保其中無所圖。亦因美國使臣潘安臣。現奉

諭旨。派往有約各國辦事。海外其以為榮。故於此行絕無難色。臣等現將原議大西洋國條約內應行刪除添改之處。分別

最定。並令與瑪斯原議此事之總稅務司赫德。詳加斟酌。

繕譯洋文。謹將現擬刪除添改漢文。恭錄黏籤。進呈
御覽。敬候
欽定。再由臣等連繕譯洋文。飭令分別書寫。一併劄交赫德。派人
專交瑪斯。親自齎往大西洋國商辦。至瑪斯原非大西洋
國人。此番前往。無所執持。即無以堅大西洋國君主之信。
查蒲安臣赴有約各國。均經
頒給國書為據。今瑪斯赴業經議約之大西洋國。亦應援案
頒給國書。藉以將
命。仰懇
飭下軍機處查照成案辦理。發交臣衙門敬謹封固。併交赫德專

寄瑪斯祇領。俾得盡心竭力。以冀有成。再瑪斯啟行時。及
等曾令赫德與之面約。現擬澳門各節。係屬妥商定准之
事。將來伊至海外。不能別議更改。儻或事中有變。不能撥
給經費。所需
國書。即毋庸遞給大西洋國。以免窒礙。合併陳明。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奏所議撥給大西洋國礮臺等項
經費銀一百萬兩。並瑪斯與赫德籌辦此事經費銀三十
萬兩。係與瑪斯及赫德再三斟酌議定之數。如果事成。大
約來歲春間。必須撥用。所需為數較鉅。不能不豫為籌備。

現值軍務未平。各省餉需。不無支絀。即稅關各款。亦復應接不暇。且此事本係宏辦。未可宣露。一時更屬無款可籌。臣等因與赫德面商。茲據赫德申稱。惟有在通商口岸借用洋商存款。計須一分行息。如一年內連本帶利還清。應銀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兩。如兩年內連本帶利還清。應銀一百五十三萬四千兩。臣等統加最計。兩年內清還本利。似較寬緩。尚屬可行。如蒙

俞允。臣等即劄飭赫德遵照辦理。並俟瑪斯將此事定議具覆後。再由臣衙門通行各海關。據為照數扣存。於同治八年。按月發給赫德銀六萬七千一百六十七兩。同治九年。按月

發給銀六萬零六百六十七兩。計二十四箇月內。將此項
本利一百五十三萬四千兩。如數還清。以免臨時遲誤。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據總稅司赫德面稱。馬斯赴大西洋國。往
返程途數萬里。必須消息常通。方免事機貽誤。查有稅務
司金登幹人尚誠實。如令與馬斯同往。似更詳慎等語。臣
等查上年美國浦安臣出使外洋。曾經臣等奏明。令美國
柏卓安法國德善隨同前往。給與協理名目。仰蒙
允准在案。此次赫德請派金登幹隨往大西洋國。名為幫同辦事。
實則精寓鑒察之意。且係仿照前案辦理。擬請

旨賞給金登幹協理名目。由臣衙門行知赫德。飭令金登幹趕緊
來滬。所有請
領國書及增刪大西洋和約條款各件。統令該稅司齎往。交瑪斯
祇領。以期迅速妥事。
御批。依議。
擬刪除增改大西洋原議條約各款
第一款 擬留
大清國
大皇帝。大西洋國大君主。及兩國商民。照舊永遠敦篤友誼。兩國
商民人等。彼此僑居。皆全獲保護身家。

第二款廣東之澳門五字擬刪去其餘擬留

從前

大清國與大西洋國來往交涉。所有前廣東之澳門。彼此執政。商辦各事。無論何時何處。或刻或寫。或面口訂之規例。現在既已新定和約章程。由兩國全權大臣。公同妥定。畫押鈐印。將來止此為憑。彼此均應遵照新章辦理。一切舊章。自應革除。永遠不得別有異議。

第三款原款全行刪去以英國第二款補之

大清

皇帝。大西洋君主。意存睦好不絕。約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規。亦可

任意分派秉權大臣。分詣

大清大西洋兩國京師。

第四款 概留

將來兩國所派秉權大臣。於居住之處。彼此無不按照情理相待。所有身家公所。及各往來書信等件。全皆不得强動。

第五款 概留

兩國公使所有費用。各由本國自備。

大清國

大皇帝。願派

欽差進大西洋國里斯玻亞京師僑居。無不各按品級。以禮相待。

照西洋各國所派欽差無異。

第六款 擬留

大西洋國官員。有公文照會

大清國官員。均用大西洋國字樣書寫。並繕譯

大清國字。相連配送。至於此次所定各款章程。亦應漢番字同

寫。公同較對無訛。各以其國字為憑。

第七款 擬留

將來兩國官員。辦公人等。因公往來。各隨名位高下。准用

平行之禮。大西洋國大憲。與

大清國無論京內京外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大西洋國二等官員。與

大清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

大清國大憲用劄行。兩國平等官員。照相並之禮。其商人及無爵者。彼此赴訴。俱用稟呈。大西洋國人。每有赴訴地方官。其稟函皆由領事官轉遞。領事官即將稟內情詞查覈適理妥當。隨即轉遞。否則更正。或即發還。

第八款 從留

大西洋國大君主。任憑設立領事等官。在

大清國通商之各口地方。辦理商人貿易事務。並稽查遵守章

程。

大清國地方官。於該領事等官。均應以禮接待。文移往來。均用平行。凡領事官。著領事官。與道員同品。副領事。著副領事官。及繙譯官。與知府同品。其權職均與別大國領事等官無異。至所派之員。必須西國真正職官。不得派商人作領事官。一面又兼貿易。但不拘各口。西國若未便設立真正領事官。暫令別國領事官料理。

第九款 均刪

大清國

大皇帝。與西洋國大君主。願照彼此和好之誼。定例凡兩國民人。

無論在中國西國。每處每事。永遠皆如友睦之國相待。大西洋國大君主。現即諭令澳門官員。實心出力。幫同防備。該處或有損害

大清國各種情弊。必須時時加意籌辦。仍由

大清國

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駐紮澳門。辦理通商貿易事務。並稽查遵守章程。但此等官員。應係或旗或漢四五品人員。其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住紮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

第十款擬改作第九款

廣州。擬添澳門二字。湖州。汕頭。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天津。牛莊。鎮江。洋子江。九江。漢口。瓊州。海口。台灣。登州。淡水。各等口地方。大西洋國商民家眷等。皆准居住往來貿易工作。平安無礙。船貨隨時往來。常川不輟。

第十一款擬留擬改作第十款

大西洋國商民任便覓致諸色華廝。勸執分內工藝。

大清國官毫無限制阻禁。

第十二款擬改作第十一款江寧等四字擬刪去餘擬留

大西洋國商人。運貨赴各處通商貿易。單照等件。均照各國章程。由各關監督發給。其並不攜帶貨物之民人。專為

持往內地游歷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出執照。應可隨時呈驗無訛放行。雇船雇人。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留。如其無照。其中或有訛誤。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交領事官懲辦。沿途止許拘禁。不可陵虐。如通商各口。有出外遊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內。毋庸請照。惟水手船上人等。不在此例。應由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另定章程。妥為彈壓。惟於江甯等處江甯等處四字擬刪有賊處所。俟城池克復之後。城池克復四字擬改肅清一字再行給照。

第十三款擬留擬改作第十二款

大西洋國商民在通商各口地方租地蓋屋設立棧房禮拜堂醫院墳墓均按民價公平定議照給不得互相勒指至於內地各處並非通商口岸均議定不得設立行棧以防華商假冒影射之弊

第十四款 擬留 擬改作第十三款

游行往來卸貨下貨任從大西洋國商人自雇小船剝運不論各項艘隻雇價銀兩若干聽大西洋國商人與船戶自議不必官為經理亦不得限定船數並何船攬載及挑夫包攬運送儻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該犯自應照例懲辦

第十五款擬留擬改作第十四款

大西洋國屬民相涉事件。不論人產。皆歸大西洋國官查辦。

第十六款擬留擬改作第十五款

大清國人。有欺陵擾害大西洋國人者。由大西洋官員。知照大清國地方官。自行懲辦。大西洋人。有欺陵擾害大清國人者。亦由大清國官。知照大西洋官。一體懲辦。兩國交涉事件。彼此均須會同公平審斷。不得意存袒護。以昭允當。

第十七款擬留擬改作第十六款

凡大西洋國民人。控告

大清國民人事件。應先赴領事官衙門投稟。領事官即當查明

根由。先行勸息。使不成訟。

大清國民人。有赴領事官告大西洋國民人者。領事官亦一體

勸息。聞有不能勸息者。亦由

大清國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平訊斷。

第十八款 擬留擬改作第十七款

大西洋國民人。

大清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全安。如遭欺陵擾害。及

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或搶掠者。地方官立即設法

派撥兵役。彈壓查追。並將焚搶匪徒按例嚴辦。

第十九款 擬留改作第十八款

大西洋國船隻。在

大清國轄下海洋。有被強盜搶刼者。地方官一經聞報。即應設法查追拏辦。所有追得贓物。交領事官給還原主。

第二十款 擬留改作第十九款

大西洋國船隻。有在

大清國沿海地方碰壞閘沒。或遭風收口。地方官查知。即設法安為照料。護送就近領事官查收。以聽瞻誼。

第二十一款 擬改作第二十款自 大清國民人至 實係罪犯交出等句擬皆刪去

大清國民人。因犯法逃在澳門。或潛往大西洋國船中者。

大清國官照會大西洋國官訪查嚴拏。查明實係罪犯交出。通

商各口。僅有

大清國犯罪民人。潛匿大西洋國房屋。房屋下擬添船隻二字

一經

大清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匿袒庇。

第二十二款擬留改作第二十一款

大清國人。有欠大西洋國人債務不償。或潛行逃避者。

大清國官務須認真查拏。如果係帳據確鑿。力能賠繳者。務須

盡數追繳。秉公辦理。大西洋國人。有欠

大清國人債務不償。或潛行逃避者。大西洋國官。亦一體照約辦理。彼此不得徇私袒庇。

第二十三款 擬留改作第二十二款

大西洋國商船。應納鈔課。各按船牌可載若干頓而納。一百五十頓以上。每頓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頓正。及一百五十頓以下。每頓納鈔銀一錢。既納鈔後。監督官給發執照。開明船鈔完納。

第二十四款 擬留改作第二十三款

大西洋國商人。起卸貨物納稅。俱照咸豐八年各國稅則為額。總不能較他國有彼免此輸之別。以昭平允而免偏

枯。

第二十五款擬留改作第二十四款

輸稅期候。進口貨於起載時。出口貨於落貨時。各行按納。

第二十六款擬留改作第二十五款

此次新定稅則。並通商各款。日後彼此兩國再欲重修。以十年為限。期滿須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若彼此未曾先期聲明更改。則稅課仍照前章完納。復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後均照此限此式。永行弗替。

第二十七款擬留改作第二十六款

大西洋國船主。一進通商各口。欲將貨物在該口但卸幾

分。即卸多寡。照數納稅。其餘貨物欲帶往別口卸貨者。其稅銀亦在別口輸納。

第二十八款 擬留改作第二十七款

大西洋國貨物。在通商不論何口。既已按例輸納進口正稅。儻欲自入內地販運者。應照各國新定章程辦理。其在內地買土貨販運出口。或前赴長江各口。或欲運往他國。亦俱照各國新定章程辦理。

大清國各關書役人等。如有不遵條例詐取規費者。由大清國照例究治。儻有多收稅餉。查明實係誤收者。由大清國隨時酌辦。

第二十九款 並澳門地方五字擬刪去餘擬留改作第二十八款

凡船隻出口。欲往通商他口。並澳門地方。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通商各口。俱毋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

第三十款 擬留改作第二十九款

大西洋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者。限二日之內出口。即不徵收船鈔。儻逾二日之限。即須全數輸納。此外船隻出進口時。並無應交費項。凡船進口一到之時。即應報明。以備查覈。如於二日時刻內漏報。照例罰辦。

第三十一款 擬留改作第三十款

大西洋國商人。在各口自用艇隻。運帶客人行李書信食物。及例不納稅之物。毋庸完鈔。儻帶例應完稅之貨。則每四箇月一次納鈔。每噸二錢。

第三十二款 擬留改作第三十一款

通商各口。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

第三十三款 擬留改作第三十二款

稅課銀兩。由大西洋國商人交涉銀號。或紋銀。或洋錢。按照道光二十三年在廣東所定各樣成色交納。

第三十四款 擬留改作第三十三款

秤丈尺。均按照粵海關部頒定式。由各監督在各口送交領事官。及照畫一。

第三十五款 擬留改作第三十四款

大西洋國船隻。欲進各口。聽其雇覓引水之人。完清稅務之後。亦可雇覓引水之人。帶其出口。

第三十六款 擬留改作第三十五款

大西洋國船隻甫臨進口。監督官派委員弁丁役看守。或在西洋船。或在本艇。隨便居住。其需用經費。由關支發。惟於船主並該管船商處。不得私受毫釐。儻有私受。查出所取之數多寡懲治。

第三十七款擬留改作第三十六款

大西洋國船隻進口。限一日該船主將船牌艙口單各件交領事官。即於次日通知監督官。並將船名及押載頭數裝何貨物之處。照會監督官。以憑查驗。如過限期。該船主並未報明領事官。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所罰之數。總不得過二百兩以外。至其艙口單內。須將所載貨物。詳細開明。如有漏報捏報者。船主應罰銀五百兩。儻係筆誤。即在遞貨單之日改正者。可不罰銀。

第三十八款擬留改作第三十七款

監督官接到領事官詳細照會後。即發開艙單。儻船主未

領開艙單。擅行下貨。即罰銀五百兩。並將所下貨物全行入官。

第三十九款擬留改作第三十八款

大西洋國商人之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併入官。

第四十款擬留改作第三十九款

各船不准私行撥貨。如有互相撥貨者。必須先由監督官處發給准單。方准動撥。違者即將該貨全行入官。

第四十一款擬留改作第四十款

各船完清稅餉之後。方准發給紅單。領事官接到紅單。始

行發回船牌等件。准其出口。

第四十二款擬留改作第四十一款

稅則所載。按價若干。抽稅若干。儻海關驗貨人役。與大西洋商人。不能平定其價。即須各邀客商二三人。前來驗貨。客商內有願出價銀若干買此貨者。即以所出最高之價。為此貨之價式。免致收稅不公。

第四十三款擬留改作第四十二款

凡納稅實按斤兩秤計。先除皮包粉飾等料。以淨貨輕重為準。至有連皮過秤。除皮數算之貨。即若茶葉一項。儻海關人役。與大西洋商人意見不同。即於每百箱內聽關役

揀出若干箱。大西洋商人亦揀出若干箱。先以一箱連皮通秤得若干斤。再稱其皮得若干斤。除皮算之。即可得每箱實在斤數。其餘貨物。凡係有包皮者。可准此類推。儻再理論不明。大西洋國商人。赴領事官報知情節。由領事官通知監督官商量酌辦。惟必於此日稟報。遲則不為辦理。此項尚未論定之貨。監督官皆鑲填簿。免致後難更易。須俟彙公彙斷明晰。再為登填。

第四十四款 擬留改作第四十三款

大西洋國貨物。如因受潮溼。以致價低減者。應行按價減稅。儻大西洋國商人。與關吏理論價值未定。則照按價抽

稅條內之法置辦。

第四十五款擬留改作第四十四款

大西洋國商人。運貨進口。既經納清稅課者。凡欲改運別口售賣。須稟明領事官。轉報監督官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查與底簿相符。並未拆動抽換。即照數填入牌照。發給該商收執。一面行文別口海關查照。仍俟該船進口。查驗符合。即准開艙出售。免其重納稅課。如查有影射夾帶情事。貨罰入官。或欲將該貨運出外國。亦應一律聲稟海關監督驗明。發給存案一紙。他日不論進口出口之貨。均可持作已納稅餉之據。至於外國所產糧食。大西洋國船

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運往他處。概無禁阻。

第四十六款 擬留改作第四十五款

大清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應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

第四十七款 擬留改作第四十六款

大西洋國船隻。獨在約內准開通商各口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

第四十八款 擬留改作第四十七款

大西洋國商船。查有涉走私。該貨無論式類價值。全數查抄入官外。俟該商船限目清後。亦可嚴行驅除。不准在口

貿易。

第四十九款 擬留改作第四十八款

約內所指大西洋國商民罰款。及船貨入官。皆應歸

大清國收辦。

第五十款 擬留改作第四十九款

大西洋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

大清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

照料。船上水師各官。與

大清國官員平行相待。

第五十一款 擬留改作第五十款

所有米糧各樣食物槍礮火藥火器等件。及一切貨物。大西洋國商人並船不得私行販運。赴有賊處所。接濟賊匪。違者一經查出。將船貨全行入官。其違例之商人。仍交大西洋國照各國例嚴行懲辦。

第五十二款 擬留改作第五十一款

大清國所有准與各國有利益之事。大西洋國亦一律照辦。至各國如有與大清國有利益之事。大西洋國亦要出力行辦。以昭睦誼。

第五十三款 擬留改作第五十二款

既經和好。儻有一事。二國大臣各執一理。彼此辯論。未免

道於爭款。不得清釋。今議定如日後

大清國與大西洋國。儻有各持己見辯論不清之事。任其各為約請同有和約之別國大臣。從中剖斷。若請來之二位大臣。意見不同。再為另請他國之大臣。決意定斷。

第五十四款擬留改作第五十三款

所有議定以上章程。兩國大臣定期畫押用印。自是年起。約計限以二年。自是年起約計限以二年十字擬刪俟

大清國

大皇帝。大西洋大君主。彼此批准。即在天津在天津三字擬改一行字

互換。經互換後。中國即將此章程。徧行各省大憲。一體照

行。兩國大臣。仍畫押用印為據。

專條

所有廣東香山縣澳門。並大巴等處。二百餘年以來。大西洋人在彼住紮。繳納租銀五百兩。現由

大清國設官治理。以一自主之權。所議各事開列於後。

將大西洋國原建之礮臺。文武衙署。兵房。各項公所。以及原存礮械。並已修之橋梁道路等款費用。統共作銀一百萬兩。言定交清。全歸

大清國管理。其大西洋原設之官員兵弁。一體撤回。不再派人住守。

外國商民行棧房屋。均按照通商各口租地之例。計畝交
租。歸
大清國存官。其舊例歲租銀五百兩。即行停止。
治理地方。盤查賊匪。稽查走私。徵收關稅。及招工各事。統
由
大清國官自行辦理。其與大西洋交涉事宜。照通商各口現行
章程。一律辦理。
以上專條。附入和約。內列西洋漢英三體文字。若日後有彼此
不同之處。英文原係漢文譯出。即以英文作為正解。兩國
大臣畫押鈐印。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六年十二月間。准署伊犁將軍崇全
函稱。前往俄境收攬伊犁難民。及索倫等眾。查有住紮阿
勒瑪圖之俄官巴巴勒閘傳。為中國之事。諸多出力。並據
該俄官云。僕中國施恩賞給憑據。定能與各處俄官。商辦
中國之事。本年四月間。又准崇全函稱。據俄官巴巴勒閘
傳。自備資斧。查看各路難民。並飭該處按月接濟。誠心出
力。將來克復伊疆。亦可收指臂之效。請旨衙門奏請
賞給寶星。以示優獎等因前來。查各國洋人。為中國出力。均奏
請
賞給寶星。歷經遵辦在案。此次俄官巴巴勒閘傳。既肯為中國辦

事。於西疆軍務。不無裨益。相應查照成案。懇
恩賞給實星。以示鼓勵。除咨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裁備金實星。
咨送臣衙門收存。俟奏准後。再行轉寄著伊轉將軍崇厚
飭知該俄官祗領。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同治元年七月間。奏定同文館
章程內。分設教習一條。請於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之
候補八旗教習。咨取考試。挨次傳補。嗣於上年六月間。因
禮部咨稱。西省中八旗教習無人。經臣等奏請推廣舊章。
將

咸安宮

景山等項候補教習。均准一體考試。奉

旨允准在案。本年三月間。臣等因教習曹佩珂留館一年。又將期滿。當經循案咨傳考試。經禮部咨送孔慶蕃等三員。業已定期飭令赴考。並無一人投到。旋有舉人何森榮一員。取具同鄉京官印結。赴臣衙門具呈報考。臣等以何森榮雖未由禮部咨送。既願赴考。未使阻其向往。因將何森榮先行考試錄取。傳令即在同文館行走。一面仍咨禮部將未到之孔慶蕃等諄切催傳。遲至閏四月十七日。據禮部咨稱。現有王廣寨一員。赴部驗到。此外並無報到之人。臣等

查同文館教習專司訓課漢文。兼司稽查。從前指定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人員。原為語音明白。易於教授。乃禮部先以該四省候補八旗教習無人咨覆。迨臣等奏請推廣。迭次月催。僅據送到王廣寒一員。現在若仍拘泥舊章。恐以後投考無人。不敢錄取。以致員缺懸待。臣等公同商酌。應即變通辦理。以免貽誤。擬請嗣後無論何省。凡係舉貢正途出身。俱准取具同鄉京官印結。赴臣衙門具呈投考。其在部之候補教習。如有願考者。仍准禮部照章咨送。統由臣衙門彙齊考試。擇其文字優長。語言明白者。詳慎錄取。遇有缺出。按照名次先後傳補。庶於推廣之中。仍寓

參別之義。

御批依議。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已屬三年。臣等

大臣行令送京考試。並於本年三月

臣曾國藩咨送該館附生嚴良勳

堪王文秀五名到臣衙門。臣等按照

飭在新立天文算學館中居住。逐日

商除歸除及句股弦和較諸法。逐條

飭繙洋文。並令以洋文照會譯成漢

能通曉。即繕譯漢洋文字。亦皆明順。均無舛錯。查上年准
通商大臣咨。據蘇松太道應寶時詳稱。上海學館肄業諸
生。已屆三年。歷經該道課該生嚴良勳等。繕譯洋文。均稱
通順。查章程內載。肄業生能繕譯西書全帙。文理成章者。
准作為附生。今該生等業已入學。可否請給中書學正銜。
以昭激勸等因咨達前來。臣等公同商酌。該省嚴良勳等。
於經書文藝講貫有年。復能兼習西文。學有成效。均堪造
就。擬請准如所請。將附生嚴良勳席淦二名。給予內閣中
書職銜。並作為附監生。俾得就近於北闈應試。監生汪鳳
藻。汪達堯。王文秀三名。給予國子監學正職銜。臣等仍隨

時考察。令於漢洋文藝。加意講求。益圖精進。庶仰副
國家造就人材。因時制宜之至意。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設立同文館。原擬遴舉聰穎之士。
精習泰西語言文字。遞及布算測量。乃當未經開館之先。
謠諑羣興。為所惑者。不無觀望。彼時投考諸人。流品不一。
經臣等勉强考試。取錄三十人。開館肄業。今年五月十二
日。復查照奏定六箇月再行考試章程。令該學生等在本
署大堂。當面出題考較。其中尚堪造就者。不過數人。若再
一律留館。非特優劣無從區別。而一切膏火薪水。徒供哺

餉。亦屬所費不貲。臣等公同商酌。除將學經半年毫無功效之學生等。立予撤退外。其李達春等十八。察其所業。既肯認真。自當加以勉勵。令其在館朝夕講求。但人數過少。擬令該學生等。與舊在同文館內八旗俊秀。同在一館。俾資探討。查教習天文算學之英國人額布廉。法國人李弼諧。本係兼八旗俊秀教習。現在暫歸一處。既更使於稽察。亦不曠誤課程。臣等仍督率各教習等。悉心啟導。斷不稍涉遷就。一俟將來招考人數較多。再行分別辦理。總期事非虛應。學有成功。用副

朝廷選拔真材。宏濟艱難之至意。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中國與外洋互市二十餘年。洋人之來中土者。無不講習中國文字。而中土讀書人。於西語西文。往往鄙棄不道。無怪於彼之情偽虛實。不能動中窾要。比數年來。所以有中外同文館之設。伏查同治二年二月。奉

上諭。上海已議設立外國學館。延聘西人教習。並內地舉貢生員。謀以經史文義。俾得通知古今。一二年後學有成效。即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俾有上進之階等因。欽遵在案。臣等查前次奏請以各該學生如三年學成。照章作為生員監生。一體鄉試。並准充繙譯官。仍隨時考察。以府經縣丞防禦各升階補

用。至此內如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優長者。擇尤保送。以
憑調京考試。請
旨優予獎勵。不次錄用。無須拘定原奏府經縣丞等項升階各在
案。應請嗣後各館學生。已經考試。得邀獎勵者。如將來學
有精進。才識優長。俾令充當同文館教習。如能勝任。再行
考覈奏明。在內以六部主事用。仍留臣衙門行走。在外以
沿海有關涉洋務地方補用。俾得行其所學。庶人材藉以
奮興。而於駕馭外洋綏靖邊陲之道。不無裨益。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七年閏四月十七日。軍機處鈔出吉

林將軍富明阿奏。俄界匪人。聚眾攻殺俄兵。檄令副都統
親赴琿春會同俄官相機勦辦一摺。奉
上諭。著該將軍嚴飭烏勒興阿等。慎守邊隘。毋任匪徒闖入肆
擾。儻該匪被俄兵擊散。逃入琿春境內。即飭盡數勦除等因欽
此。臣等當以此項游民。嘯聚至二三千人之多。敢於焚卡
殺人。斷非一朝一夕之故。溯查同治三年夏間。據吉林將
軍咨報。摩闊崴北岸依力河地方。有民人聚眾淘金。據俄
官知照。派兵會同驅逐。旋即逃散。當經臣衙門給與俄使
照會。責以何不驅逐於初聚之時。萬一人眾恃強。豈不釀
成巨患。嗣後務望隨時知照懲辦。旋據覆文。已為轉行本

國。此次青島地方滋事匪徒。是否即係前次淘金之人。無從據揣。惟既已聚眾擾害。難保俄人不以華民越界。藉為口實。且現聞俄官已將拏獲漁採之七十餘人。拘入水牢。顯係豫作要挾地步。臣等即援引前案。並摘敘現在滋事情形。繕給俄國住京使臣信函。屬令行文邊界官勒辦。使之無可推諉。一面將如何辦論之處。函致吉林將軍知照去後。茲據俄使覆稱。已轉咨東悉畢爾總督的辦。謹繕摺

奏陳。

御批。依議。

給俄國使臣信函

非接吉林將軍文稱。據琿春協領具報。風聞貴國界內海中青島地方。盤踞多匪。向在該處沿海謀食野居。意欲淘金。因海參崴俄人向該匪搜索金砂啟釁。致被殺兵傷官。俄人調兵船進取青島。該匪句結俄界綏城大溝黑菜營人等。意欲來開出巢。揚言攻破海參崴。即進取摩洞崴。貴國嚴加防範。並聞將漁採之人。誤指為匪。拏獲七十餘人。拘入水牢等情。該將軍即飭甯古塔副都統帶兵親赴琿春。會同俄官和衷共議。如該匪由俄界竄出。迎頭將此股匪人殲除淨盡。庶兩國邊界。可冀肅清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淘金人眾。本非安分之徒。前於同治三年。據吉林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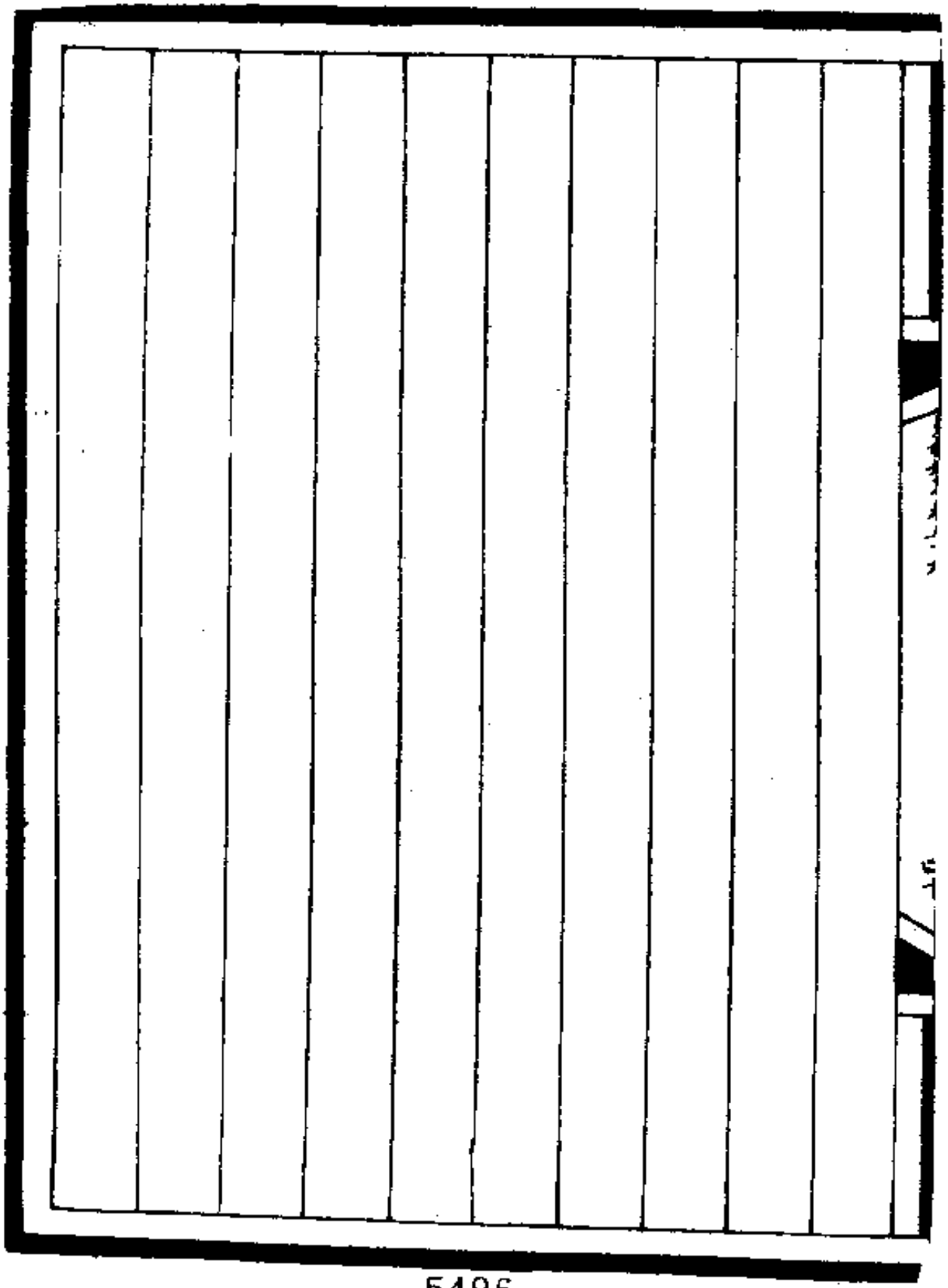
軍咨報。摩闍歲北岸依力河地方。有民人聚集淘金。經貴國邊界官。知照中國地方官。會同前往驅逐。逃散無蹤在案。此次青島匪徒。是否即係前項淘金人犯。無從懸揣。惟匪徒聚眾滋事。於兩國邊界。均有關繫。不可不嚴行防範。現據該將軍派兵堵截。如有逃出過入中國界內。自必就地勦除。若仍在貴國界中。即希貴大臣行文貴國邊界。迅速辦理。除咨覆吉林將軍查照外。為此先行函達貴大臣查照。

俄國使來函

接到塩函。稽悉本國境內。相近暉春地方。有匪徒窃金。經

吉林將軍劉飭辦理。當已轉咨東悉畢爾總督酌辦。此事本大臣尚未得來報。惟傳聞本國該處海畠尋獲金砂。先後有中國不知姓名人眾。前往它金。按本國律例。民人未經報官允准。未能私它。仍有許多條例。方能允准。是以將所得之金砂。勒令交出。設法以後停止等情。特此布聞。容俟接到詳細確信。再行奉覆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九



5496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

同治七年。戊辰。六月。丁未。烏里雅蘇台

臣崇全奏。奔等前因去歲接據本屬庫

管鄂勒哲依瓦齊爾報。有該屬總管道

果勒地方。突來俄眾。要在彼處蓋房種

一事。奔等當即一面據情奏

聞。一面嚴飭該總管等務須妥善勸回。無如眾

執意不肯回國。奔等萬分無法。正在飭

嚴諭。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示文。設法詳查催

庫倫轉到俄官俄字公文一件。約係總

照會前因。已飭屬查辦。即令奔等派員護送出境。交俄官收回等情照會前來。時在去冬。奔等當即差派候補防禦瑪祿堪委署驍騎校明良。旺魯番驍騎校雙城。帶領通事。會同唐努烏梁海總管。添派委員詳查妥送各情。曾經奏明後。旋據委員瑪祿堪等及烏梁海總管委員等呈稱遵飭護送越界俄人。現已增多。遂善言至再。俄人始形詞窮。復以隆冬雪大難行為詞。誓必春融定皆返回。取結造冊等情。當經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各在案。茲於本年閏四月間。因時已春暮夏初。尚未見報該俄眾有返回之信。復令前派委員瑪祿堪明良馳赴唐努烏梁海。仍會

同該總管委員等。妥令起程護送出境去後。嗣據委員瑪祿堪等。及唐努烏梁海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前後稟報。所有烏克果勒越界俄眾。已於四月初十十四等日。始分為兩起。差役官兵乘筏護送至俄界之烏斯地方。均交該處之俄目白布勒蘇婁羅斯訖。並將其前蓋房屋均已拆毀。此外唐努烏梁海並無俄人等情。出具印甘各結前來。復查與委員瑪祿堪等所稟無異。而委員瑪祿堪等又親將烏克果勒形勢查驗。地路崎嶇。樹木叢雜。現無俄人蹤跡。惟各隘口之水。毗連俄境處。可通舟楫。易致俄人任便出入。恐其復有借詞抵賴。當令住牧之總管等嚴加防範。

夕再令其越來為要。後遂回烏銷差各等情稟報前來。奴才等伏思現在雖據委員及唐努烏梁海總管等累次設法查辦。始將該越界俄眾。勸令起程。護送出境。均交俄目收回。其反覆無常之性。是否不復前來。抑或別生枝節。誠難逆料。奴才等惟有仍行嚴飭唐努烏梁海掌印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轉飭各屬。一體小心慎密嚴防巡視。並仍將原稟蒙文印甘各結。鈔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查。再奴才等查候補防禦瑪祿堪委署驍騎校明良。兩次經奴才等派往唐努烏梁海境內烏克果勒地方。終能將越來俄眾。說令出境。不無微勞。擬請將候補防禦瑪祿堪

賞加佐領銜。將委署驍騎校明良作為即補驍騎校。其去歲經奴
等派往隨同瑪祿堪驅逐俄人之吐魯番驍騎校雙成。可
否一並
賞加防禦銜。以示鼓勵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
麟興等又奏。奴才等遵據巡邊兵由西臺拏獲俄國　人二
名。由駐班副將軍特報前來。當以為越界俄人。隨飭兵部
理藩院司員等覓知俄語人。訊明照章奏
聞。送交庫倫轉致。乃訊之至再。語言均不相通。未能知其係何項
夷人。因思時值不靖。突獲此來歷不明之人。若不窮究。儻

犬奸細。微服異言。前來窺伺。誠所不保。正在苦追詢間。奴才榮全由俄回烏。幸而帶有充當外國通事之伊犂索倫營六品藍翎委官富賀善。尚知數種外國語言。隨令隔別試問數次。據富賀善述稱。問得來歷不明人二名。係俄羅斯西四十餘站普哈爾國阿布都爾罕薩瑪爾汗所屬圖斯噶爾地方人。一係哈濟里瑪里之子。名喚蘇拉坦莫呼特。年七十歲。一係其子呢瑪納里。年二十歲。貿易離家四箇月在途。行至塔什堪地方。有三箇月。被賊搶去所帶貨物。失迷路徑。行走之處。均不知何地何名。並無主使之人。實係無心誤入此地。被人拏來等語。奴才等查外夷失迷路徑。

誤入中國成案。一面具奏。一面派員由驛送交科布多遞
次轉解伊犂查辦。今新疆各城。均已淪沒。既不能送交科
布多遞次轉解。又不敢縱放。恐其沿途滋事。再四思維。努
等惟有將拏獲此項善哈爾人二名。暫行寄禁。俟後遇便
再為解送回國。
諭軍機大臣等。麟興奏全奏。送越界俄人出境及拏獲善哈爾夷
人各摺。唐努烏梁海地方越界俄人。既經該總管等設法查辦。
護送出境。交俄目收回。仍須防其復來。並著麟興等飭令該總
管等隨時巡防。毋任再行越界滋事。所有此次出力之候補防
禦瑪祿堪等三員。均著先行存記。另有勞績。彙案請獎。善哈爾

貿易夷人。迷失路徑。誤至烏城。既非奸細。不必寄禁。著麟興等妥為撫恤。並咨詢俄國邊界官。如可由俄國遣回普哈爾之處。即着設法送回該部落。以示羈縻。

榮全又奏。奔於閏四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三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明誤擄諾海貿易牲畜等件。請飭會商妥辦一摺等因。欽此。於五月初六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麟興等奏。請派大員會定界址一摺等因。欽此。伏思俄人素性詭詐異常。無事生端。誠如

聖訓。得步即思進步。若不在外速了。誤擄牲畜一事。誠恐日久另生別計圖賴。奔即與本處將軍大臣等籌議。湊集賠償銀兩。一面備辦公文。飛咨俄國西悉畢爾溫布克訥斯阿勒瑪圖斜米等處庫必那圖爾。令其約地會辦此事。以期速了此局。而杜俄人混牽圖賴之弊。並咨商布倫托海辦事大臣等。一俟該辦事大臣李雲麟回文到日。相機籌商。斷不敢拘泥誤事。致啟邊釁。現遵奉

諭旨。着奔分定烏里雅蘇台邊卡界址。現與本處將軍大臣等商辦。與俄人咨文。約至邊界。會立鄂博界牌。分定界址。以肅邊境。

榮全又奏。奴才現在與本處將軍大臣等籌議。先由烏坦庫存正項內撥借銀五千五百兩。奴才由俄國帶來正項捐輸銀七千零一兩二錢六分五釐。二共湊集銀一萬二千五百零一兩二錢六分五釐。遂備辦公文。咨行俄國西悉畢爾等處克納斯等。約地完辦上年捉噶扎勒參誤擄該商人牲畜等事。且索倫等眾。不日即可行抵我境。布倫托海現又釀出事端。聽聞前運去糧石各物。大半皆被搶掠。約計該索倫等眾。總在數千人口之多。儻一時齊聚布倫托海等處。在在需銀籌濟口食。查烏坦等處庫存軍餉無多。若索倫等眾。長途攜男負女。奔回本地。反受飢寒。豈不負

我
天恩。或由戶部先行發解銀二萬兩。抑或由就近省分迅速撥解。
一俟到日。除補還烏里雅蘇台庫款外。其餘以顧索倫等
眾日前急需。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籌辦誤擄牲畜情形。並請撥餉銀各一摺。
據稱棍噶扎勒參誤擄牲畜一事。業經會同麟興錦丕勒多爾
濟籌議賠償銀兩。備文飛咨俄人。約地會辦。咨商李雲麟等。未
據回覆等語。此事既據榮全等籌商辦理。自應迅速了結。免致
日久別滋事端。若待李雲麟咨覆到日。再行商辦。往返耽延。反
恐別生枝節。著榮全會同麟興錦丕勒多爾濟迅將此事辦結。

不可拘泥誤事。一面分定烏里雅蘇台邊卡界址。與俄人約至邊界。會立鄂博界牌。分定限址。以正疆界。榮全辦理俄人交涉事件。並安置索倫人眾。需項甚急。烏垣庫存短絀。著戶部趕緊由部庫撥銀二萬兩。解往綏遠城。即由德勒克多爾濟等派員解往烏里雅蘇台。交榮全分別動用。以濟要需。

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阿爾塔什達奏。奔張廷岳於閏四月十五日起程。二十日馳抵烏雅拉噶卡倫。二十一日。帶同印房部院筆帖式熙豫蒙古七品官巴揚呼都克猛克及管理卡倫札薩克車林敦都布等。並畫匠一名。由烏雅拉噶至阿魯哈當蘇河匯流之楚庫河南岸。查看俄羅斯

種地芟草之西北角岸上。有鄂博二座。東西斜峙。鄂博少東。俄人編木為欄。沿山為界。即由交界舊路。登山向南行走。約八里許。按交界舊路。應轉而向東。俄人則由此處向南砍樹標記。斧帶同筆帖式等循其砍樹為標之路。率皆山梁。俟東俟西。或由山頂之中。或偏峻嶺之隅。總視其高峻陡險。難以登陟之處。曲折標記為路。窺其用心。亦良苦矣。遂攀援魚貫。入樹穿林。繞越前進。數其砍樹標記。塗以黑墨硃油。並細勘其所謂舊路蹤跡。在山四日。始將俄人所標記之哈拉圖達巴罕。伯里業達巴罕。奔布格爾山。哈拉扎查爾瑪。噶克沁托羅蓋等處。盡行履勘。直至庫克陡

起河。與阿魯哈當蘇河匯流轉入東北入山。又匯入楚庫河之處。即俄人由此渡河回國之地為止。統計其標記之樹。二千九百六十餘株。意圖侵占之地。寬約十八里有奇。長約八十餘里。仍由此路回至噶克沁托羅蓋迤北之哈拉扎查爾瑪地方。即俄人用木圍小樹一株堆鄂博處。其所堆之鄂博。上年冬令。已被大雪壓倒。僅存其跡。此俄人砍樹標記。將乞金地方包羅在內之實在情形也。卡倫兵丁引路由此就近回卡。凡沿途樹木。有舊跡者甚多。環山舊路。亦甚紛歧。當向扎薩克及卡倫官兵查詢。據稱每年按季會哨巡查鄂博。及捕打進

貢豬鹿。是以小路疊年加增。至樹上舊跡。皆恐大雪封山。迷失路途。尋此舊跡行走。即可出山等語。遂於二十五日申刻。回至烏雅拉噶。五月初四日。回庫倫接印任事。趕緊繪畫地圖。因思二十二日在伯里業達巴罕之北。由俄人砍樹之路。向南查勘。忽入大路。東西相通。詢係由烏雅拉噶卡倫赴明几卡倫之官道。俄人則由此又砍樹向南。此處竟成十字道路。若照依俄人砍樹標記為界。將來巡查卡倫。及此而止。無路可通矣。即此官道。並環山小路。以及處處樹上舊跡而論。並不止俄人砍樹標記界內。有路有記。此共知共見之事。且由烏雅拉噶卡倫至明几卡倫。相距

百餘里。每卡倫官兵。不過三十名。以無多之官兵。巡查百餘里之深山邃谷。即令梭織不斷。亦難免有顧此失彼之虞。況俄人狡詐性成。難保其平日不渡河而南。冥訪窮搜。豫為今日地步。再阿魯哈當蘇河匯入楚庫河。岸之以北為俄羅斯。岸之以南為中國。現在俄人種地芟草之地。又在河之南岸。已與靠山順水之義。不甚符合。設令此種地芟草之處。東西南三面交界。俱有鄂博。俄人窺伺之意。何由而生。今止西界河岸上有鄂博二處。而東界南界。並無鄂博。兼之山內產有金砂。俄人惟利是圖。此覬覦之心所由生也。奴才等將俄人砍樹標記之路。周歷履勘。平心查看。

皆在嘉慶二十三年俄人所畫手印地圖紅色之內。其為
中國之地。似無疑義。已繪圖貼說。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查核。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年五月間。
由俄國繙譯官柏林。交到伊犂索倫總管德勤副管博清
阿。遞寄清文稟摺各稟。臣等當飭譯出漢文。公同查閱。據
德勤稟稱。伊城失守後。參贊榮全聚集索倫愛曼等眾。保
護霍爾果斯等城。領隊霍伽布。佐領圖瓦強阿等。暗地糾
合蒙古官兵。各帶戶口。西入俄羅斯境。德勤帶領窮困官

兵戶口。駐紮俄羅斯圖爾根地方。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與賊大戰。受傷被擒。全家盡陷。嗣因回民與塔蘭齊回匪互相爭鬬。乘間逃出。仍聚集散眾。同赴俄境。其時榮全豫備銀三萬兩。將各路難民。向玉爾雅爾等處那移圖爾根處。並未給過一文。現聚人口四百有餘。耕田養命。無力那移。可否借取銀兩。以廣聲威而守地方等語。據博清阿摺稱。逆回猖獗。連陷各城。索倫愛曼等官兵。與賊轉戰。暫得保守。五年三月。領隊大臣霍伽布。總管圖瓦強阿。凡有牲畜馬匹之官兵。攜帶男婦二千五百餘名。全行逃走。嗣於七月驍騎校那遜崇庫。亦攜帶四百餘人逃走。逆匪突

入愛曼。被殺被擄者不下三千餘人。博清阿僅餘馬卒十餘名。俄兵五十餘名。三次衝入賊營。奪取七百餘口。嗣有由賊中逃出者一千三百餘口。先後駐紮俄羅斯圖爾根等處防守。向俄羅斯借糧餉口。並移牛隻耕田度命。數月前聞署伊犂將軍榮全來至斜米地方。撥銀二萬五千兩。交總管圖瓦强阿帶去。收攬被難兵民。圖瓦强阿承領後。將銀付與喀帕兒之俄羅斯庫內收存。並未放給逃散戶口。博清阿親往祈救。圖瓦强阿並無救濟之意。是以無法。前赴阿拉瑪圖與回畢那圖爾商借銀票盤費。旋據領隊霍伽布。飭令移至喀帕拉地方。發給銀兩。奈喀帕兒與吐

呼魯克相隔十餘日路程。雖欲移過山嶺。因衣食俱無。難以那動。博清阿散出將及三年。無日不思圖報。此間大小一千三百餘口。並無異心。與賊不共戴天。俟救兵一到。捨身助勦。雖窮困至極。斷不肯投身異國。負主辱宗。現在遜回與塔蘭齊回民不睦。自相殘害。若大兵乘機進勦。則伊城立時可復。博清阿帶領一千三百餘人。把守圖爾根地方。若一那移。深恐與賊開路。再駐紮圖爾根地方。若一那移。深恐與賊開路。再駐紮圖爾根地方。若一那移。深恐與賊開路。再駐紮

榮全奏稱。前往俄國催調官兵。風聞索倫總管德勤。聚集營兵數百名。會商隨順逆回之事。領隊霍伽布。面見德勤。善言開導。令其會同東四旗官兵。前往圖爾根固守。德勤陽奉陰違。前飭調車吉一帶官兵。會議擇地紮營。該總管推病不來。是以圖爾根紮營。竟成畫餅。並於六年正月具奏摺內。鈔錄德勤信函。內稱叅贊寬恕我罪。支給糧餉。我等迷罪現醒。願留此軀。以為報恩復讐之地。又於六年四月。據霍伽布懇請轉奏摺內。據副管博清阿來信。云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賊眾數千。將總管德勤拏住偏和。殺死旗民無數。僅餘一千餘人。駐紮俄營等語。是德勤原係與

賊戰敗受傷成擒。其是否被脅於先。歸正於後。無從懸揣。
至德勤所轄圖爾根難民。並未給過一文。榮全奉
旨收攬難民。其必廣為招撫。何獨於圖爾根一帶置之度外。殊不
可解。又博清阿所稱帶領一千三百餘人。把守圖爾根地
方。亦未給過餉銀。不得已與俄官商借銀兩。並有台吉鐵
色克接濟盤費。懇請獎勵等情。不就近稟商榮全。輒請
衙門代奏。其中均難保無別故。相應請
旨飭下署伊犂將軍榮全將德勤博清阿所請借助餉銀。獎賞台
吉。並歷敘留守俄境各情。逐一秉公查覈覆奏。該總管等
現駐圖爾根地方。於防勦機宜。能否得力。並請

飭下榮全一併酌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正繕摺間。旦衙門又接到榮全來函。內稱喀帕兒俄庫所存軍餉。庫必那圖爾僅發給銀五千兩。此乃索倫等眾起行急需。俄官如此勒指。實出意外。現又與俄官催要銀兩。著索倫領隊霍伽布。催令索倫等眾趕緊起行。可否照會俄國公使。一體催辦。又稱前任總管德勒前行未改。煽惑人心。並鈔錄領隊霍伽布咨文。內稱防禦額爾德恩圖。不遵調遣。與德勒句串。編造謠言。廣行煽惑。佐領德勒。防禦額爾德恩圖。馬甲伊勒哈春。綽隆果勒等

結為羽翼。倚靠俄人詭詐之術。央求行文總理衙門。先占地步。飾詞舞弊。並據庫必那圖爾霍伽布文稱。圖爾根地方居駐德勤。曾借我處三百車爾特食糧。三百錢帖。五十隻牛。欲在此種地。以待大兵。因此不能那動等語。臣等查德勤所請轉奏各情。本屬可疑。惟恐其為俄人籠絡。是以

請

旨飭下榮全確查。並將支借餉銀。可資調遣之處。相機覈辦。今據榮全所稱德勤前行未改。煽惑眾心。倚仗俄人詭詐。首鼠兩端。是俄官之勒捐餉銀。未必非德勤隱為指使。誠恐給予餉銀之後。尚未必能遵飭那移。應仍請

飭禁全不動聲色。密為訪察實跡。如有前項情弊。奏明懲辦。至博
清阿平素是否與德勤朋比。抑係實心圖報。臣等亦難懸
揣。應請
飭禁全一併查明覈辦。至俄國現存銀兩。應由臣衙門再行照會
該使臣倭良嘎哩。轉為行文。迅即撥發。合併陳明。
御批。依議。
乙卯。禮部奏。准朝鮮國王李熙。特遣齎奏官李建昇。齎到
奏本一道。臣等公閱原奏。係因本年三月間。美國兵船停
泊該國。索還向年披陽羈留洋人。又四月間。俄國人登陸
滋擾。並墮損該國興宣大院君父母墳山等情。具奏前來。

又遣齎咨官吳慶錫齎到咨文一件。臣等查閱原咨所稱俄美兩國在彼滋擾各節。與原奏大略相同。並據咨稱該國匪民崔善一等七名。交通洋人。現逃往江蘇山東等處地方。懇請緝獲解送該國各等語。乞臣部照驗轉奏等因。臣等不敢壅於

上聞。謹照例鈔錄原奏。並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國王李熙奏。同治七年三月二十日。平安道觀察使朴珪壽。黃海道觀察使曹錫舉。鱗次馳報。備三和府使李

基祖長連縣監朴鼎和等呈稱本月十八日有云美國水師副將官費米日駕火輪船來泊平安黃海兩道分界海中委員問情拒而不受仍求交還向年披陽省羈留四人此事實由登州人于文奏本國人金子平構虛做詐而地方官等以已經咨覆禮部之意反覆開示猶復硬留不去閱月相持嗣於四月二十日公忠道觀察使閔致庠馳報備洪州牧使韓應弼德山郡守李種信等呈稱本月十八日又有異船一艘來泊於洪州牧外洋就中數百人到德山郡浦口猝地登陸搶掠軍器直向郡北伽倻山所在臣之私親興宣大院君昱應又毋墳山恣行堕損及官軍趕

逐。始乃遁去。臣粹聞此報。震驚憤惋。罔知攸屬。嗣於同月二十三日。京畿觀察使李宜翼馳報。備永宗鎮僉使申孝哲呈稱。洪州所泊異樣船。轉泊於該鎮後洋。自稱亞里莽船。再肆猖獗。被兵弁防堵。帶創而回。事在本月二十四日。而美國船碇留西海者。亦於二十五日回去等因。小邦自祖先以來。凡有海外異國商船之漂到。救恤資送。自有成憲。未嘗或忽於遭難濱危之殘命。正所以仰體

天朝庇覆懷綏之

盛德也。近年洋船蹤由。雖與漂船有異。亦以待漂船之例待之矣。其侵肆憑陵之習。愈往愈甚。必欲構釁。遂至於此。誠莫曉

其指意之攸在也。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陳洋夷情形事。同治七年三月二十日。平安道觀察使朴珪壽。黃海道觀察使曹錫輿。鱗次馳報。備三和府使李基祖。長連縣監朴鼎和等呈稱。本月十八日。有異國三桅大船。來泊長連三和兩邑分界港口。云是美國火輪兵船。水師副將官費米日投照會文字。求層層轉達。文稱丙寅年七月。美國商船至平安河下流。遭不法之徒。將人兇殺。前二年美國兵船。來至平洋河南。查訪其事。所行之文。因貴國官不覆。未得確信。嗣後美國舟師提督

新聞一信云。該船人尚有數名未斃。因執下獄。故特派本副將來至此處。討索在獄之人。務須完全交於船上。切望大君王棟派人員。前來會議。辦理此事。又稱儻若事未完結。强致空回。該副將度定夏月之間。上司必領其督理之兵船俱來。以務此事。又稱和睦辦事。不令一人受害等語。地方官將已經回覆禮部咨及丙寅冬未及傳之答書。並為送示。仍言所求轉達文字。係非國書。邊臣不敢輕遽遞上。雖自王朝派員前來辦理。更無加詳於此為辭矣。蓋伊夷之又來滋擾。專由於于文泰金子平撒謊構疑。而近於黃海道長淵府陸島地方。拏獲所謂金子平者。即該島居

住八十老氓也。帶往美船所碇處。使之對證。則帶水人于文泰初不來到。船中洋人皆曰不曾識面。子平則曰前二年美國船來到陸島時。隨問情官人入去。與文泰相面而已。四人羈留之說。初無所聞。何以傳之云然。渠若不言。文泰從何得聞。白地說空。起釁邊境。一直抵賴。自干國紀。亟施梟警。以示彼人。仍說文泰子平荒誕無實之狀。已具覆禮部。則彼人輒稱于文泰未知何人。

北京禮部吾等沒相干。竊計年前平壤所燒之船。孽由自作。怨無所歸。該國擬查根由。來探事狀。誤聞風傳。疑有羈留。並無足致怪。但怪既煩總理衙門致有禮部轉咨。理合遞

待回覆。照辦事實。因何不究源委。徑先駛來。及其憑看據實文字之後。又不能犂然領會。認開疑竇。辨明之說。沮格不入。侮慢之語。轉見無理。殆若不知有美國照會。禮部行咨之事。徒憑傳聞。故尋事端。所駕者兵船也。所裝者戎器也。其所云意在和睦者。有誰信之。計其始來首尾一月有餘。到四月二十四日。向西駛去。此西海美船來去之情形也。又於四月二十日。據公忠道觀察使閔致庠馳啓。本月十八日。異樣船一艘。來泊洪州牧外洋。就中數百人。到德山郡浦口。自稱俄羅斯人。倅地登陸。打破官廨。搶取軍器。直向郡北伽倻山所在當職私親與宣大院君親山。恣行

墮損。勢將不測。被官兵趕逐。始乃遁去矣。當職聞報。震慄痛恨靡居。未幾伊船又抵京。緣永宗鎮後洋。投送一書。自稱亞里斧水師督。語極悖慢。該鎮將嚴辭斥之。二十五日。該夷又為登陸猖獗。被該鎮防堵。帶創而回。此南沿番船侵軼之情形也。敝邦凡於外國漂船之來到。救恤資送。自有成憲。邇來洋船之出沒蹤跡。雖與漂船有異。亦復照例優待。正所以仰體

大邦懷綏遠人之

德意也。乃其侵肆憑陵之習。愈往愈甚。自茲以往。斷不當如前優容之意。君臣上下。已有所講定者。大抵小邦之於西洋諸

國。無論美利堅。俄羅斯。處在各天。隔以重溟。聲聞不及。肥瘠無關。而殊俗難化。異類無狀。公肆擾聒。輒來窺覘者有之。本無讎怨。必欲搆釁者有之。展轉疑激。致有今日。究其因由。必有小邦奸類。糾結慫慂。查於本年四月。緝捕邪黨張致善。供稱本國匪民崔善一。金學伊。沈順汝。李聖集。李聖儀。朴福汝。宋雲五等七人。交通洋人。渡海擅入。現住江蘇上海縣。山東煙臺口地方。前後洋船之擾。皆此輩所醞釀招誘而成之。屢加盤詰。儘有形跡。彼洋之招亡納叛。已極叵測。此奸之背國造亂。豈非絕憤。竊自念小邦比年以來。鋤治邪黨。勞破根窩。餘醜漏網。逃匿無所。或者潛結外

寇。竄入內地。如崔善一輩。難保其必無也。從前投邊人口。
雖係無情迷走。輒蒙捕獲發回。矧此兇徒邪類。豈容逃命
偷脫。其在王法。不宜倖逭。而在小邦。亦可以仗
皇靈而申國憲。惟我
大朝之於小邦。覆庇之。憫恤之。凡有控訴。靡不
曲循。今於有事之日。若徒懷怵畏。自阻於聽卑之
天。不有其負於
皇上字小之恩也。茲將前後事情。謹此具奏。嚴畏之極。不敢張皇。
另行咨申。備詳衷私。煩乞轉達
天陛。美國兵船。聽虛枉不根之言。頻復往來。轉咨總理衙門。作何

剋理。明諭開釋。飭下各該督撫。將上海縣煙臺口等地。所
住朝鮮匪民崔善一等七人。並緝捕解送。亦望徧飭關口
防汛。儻有敝邦人口。越界潛逃者。著即查拏押付。以為清
疆域絕亂萌之地。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已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朝鮮國王李熙遣官齎
奏。並咨請禮部轉奏一摺。於本年六月初九日。軍機大臣
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美國船在朝鮮閒淺。是否有洋人
被留。先於本年二月間。奏請
飭下禮部轉咨朝鮮國王自行查明酌覈。旋准禮部轉據朝鮮國

王咨稱平壤江兩枝梘船閣淺不是本國枉害遠客之事情美國使臣尚未詳悉所稱羈留四人俱屬烏有等語當經臣等據情函致美國使臣衛廉士並英國使臣阿禮國查照在案茲朝鮮國王奏美國水師副將駕駛兵船停泊索還被留四人又有異船一艘登陸搶掠被兵弁防堵帶創而回美國兵船亦即啟碇果如所述美國不察事之虛實竟欲藉勢憑陵現時兵船雖已駛回難保其不連檣再往第朝鮮本無羈留美國商人情事臣等業已致函代為解釋該使臣並無別說其該使臣曾否轉達本國臣等無從得知此次水師副將兵船是否由伊本國派來亦屬無

從查考。至朝鮮國匪民崔善一等七人。謊言搆釁。亟應查
拏究辦。但恐潛匿洋館。或私逃外境。一時購緝為難。若如
所奏。現住江蘇上海。山東煙臺。係屬內地。應請
飭下禮部。行文江蘇山東各督撫。轉飭所屬。密行查訪朝鮮匪人
崔善一等七人。如在民間潛匿。即行拏獲解送。俾該國王
自行懲辦。以期弭患未萌。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查前接兩江督臣曾國藩咨送上海同文
館學生附生嚴良勳等五名。到臣衙門。經臣等詳加考試。
該生等兼習西文。學有成效。均堪造就。當經奏請獎勵。分

別給予職銜在案。茲據嚴良勳呈稱親老家寒終鮮兄弟。懇請仍回本省就近效用。臣等察其情詞出於至誠。自應准其回籍。除告假之王文秀一名。飭俟假滿仍回京肄業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癸亥。吉林將軍富明阿副都統毓福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七年閏四月十七日。奉

上諭。富明阿奏。俄界匪人聚眾攻殺俄兵。現飭副都統赴琿春會商俄官勦辦一摺等因。欽此。奴才等當即檄令續派副都統銜記名協領花翎佐領全福。刻即帶兵馳赴琿春。歸副都統烏

勒興阿調遣。以備策應。並咨照副都統烏勒興阿務須恪
遵
諭旨。慎守邊隘。毋任匪徒乘隙闖入。該匪被俄兵擊敗。逃入甯古
塔琿春境界。即將所部官兵分飭堵剿。毋留餘孽。向俄官
晤商時。總以同治三年間。俄人招集游民。在海沿依力河
地方。聚眾淘金之匪。散後久在俄界溷跡。再烏蘇里一帶。
劃在俄界。原有野居民人。該夷容留未逐等詞。明白分晰。
據理剖辨。仍須暗中留意。查其動作。與之和衷商議。將前
繫漁採之人辨認明晰。分別帶回。行令妥辦去後。續於五
月初四日。據副都統烏勒興阿咨報。該副都統於閏四月

二十七日。訂期前往長嶺俄卡會晤。俄官未來。是以暫回琿春。旋於二十八日午刻。據琿春二道河卡官。送到摩濶歲俄官照會一紙。內稱本月二十日。該俄官出派官兵。向草豐地方。打殺匪類百餘名。其餘各處亂黨。咸敗向塔界逃竄。因念兩國和好。急速通寄等情。當即照覆。該俄官定於五月初二日前來。一準會面。查其照會。內有草豐字樣。揆其大概。必係綏芬。該匪等既被俄人勦敗。又知大兵駐紮琿春。難免不無西竄。當即分派統領全福營總瑚圖哩等。帶領官兵。即馳赴塔界薩奇庫卡迤北一帶截勦。復添協領莫爾根等。馳赴穆楞河隘口。躍探截擊。續據統領全

福稟報。在青溝子口拏獲由山東竄出之民姜石巖等五名。就近解送副都統烏勒興阿行轅審辦。等當行令烏勒興阿過界親赴摩潤歲。找向俄酋和衷議辦。茲據報稱。於二十日在俄界罕奇地方。與俄官梅楞章京伊謙克等二名會晤。面向理論。逐層剖辯。此項匪人。即係同治三年貴國容留在依力河淘金之人。今既滋事。所有被擊逃出者。我兵務必截殺淨盡。當將拘禁水牢漁採七十餘人。均係沿海謀食旗民。並非滋事匪犯。兩國既稱和好。應令認明悉數領回。隨與俄官會議現辦五件。飭令該俄官攜回商酌。該夷酋允否候覆聞。又據報稱。五月二十五日。據瑚

圖哩報稱哨探官花翎前鋒慶順等探報由東山俄界雙城子一帶竄來賊匪六七十名胡圖哩當即馳往迎擊至穆楞河該匪列隊我兵奮勇迎敵斃賊眾五十餘名生擒匪首石才宋俊許元豐等三名餘匪三四名匿入深林藍翎防禦委參領英祿帶兵搜獲藏匿匪首李磐得滿行舟及形跡可疑之犯鄭文等六名壓解行營覆訊匪首石才宋俊傷重斃命李磐得等四名送轅審辦等情先行飛報前來奴才等接閱之下覆覈無異俟匪犯李磐得等四名解到烏勒興阿行營連統領全福拏獲姜石巖等五名研訊辦理及俄酋如何回覆水牢所禁漁採旗民七十餘人是

否放回之處。統俟烏勒興阿報到時。再另行奏報。仍檄令
該副都統督飭統領各官。上緊嚴緝逃竄餘匪。務期盡絕
根株。不准稍留餘孽。以致滋蔓難圖。所有據報會晤俄酋
會議五件。以及島嶼疆界。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富明阿等奏截勦竄匪獲勝。並與俄國會議情形
一摺。俄界空金匪人滋事。竄入窩古塔界。經富明阿派兵迎勦。
將匪黨殲戮殆盡。並生擒匪首石才等三名。在逃餘匪。雖僅止
三四名。匿入深林。難保不餘燼復燃。著富明阿等即飭令派出
官兵。實力搜捕。不准一名漏網。以清邊境。烏勒興阿現赴摩闍

歲地方。與俄官辦論邊境交涉事務。並會議現辦事宜五條。尚屬妥協。著俟俄人聲復後。奏明辦理。所有此次勦匪出力之官弁兵丁。准其俟邊界會議事竣。餘匪勦辦肅清後。彙案保奬。所陳分界圖說一件。留中備覽。

烏勒興阿與俄官會議五件

一件。現在滋事之惡匪等。即係同治三年間。貴界招留在依力河淘金之民。前據貴界官來咨。公同驅散。仍在俄界藏匿。貴國並未驅逐淨盡所致。茲又在海島淘金。彼此漁利。致啟釁端。竟致戰鬬殺戮。似此惡匪。理宜由貴國勦滅淨盡。儻有被勦逃至本境。被我兵緝獲。必解貴界。眼同正

法。以示餘匪。貴國茲將雅蘭城。即蘇城。等處之民。善為招留。日後儻生是非。斷不准又為我國自去之民。

一件。貴國將中國旗民監禁七十餘人。茲既會面。此內如有淘金者。即解至交界處所。訊明取供正法。儻係我國在沿海一帶採取海菜海參等物漁獵旗民人等。仍照和約。着該官認明帶回。

一件。甯古塔。琿春。三姓。等處所居之旗民。由來均倚東南山海度日。嗣後仍准中國人在貴國界內。照常漁獵。方符原定和約。由本處於該漁獵人等。每人發給執照一張。由貴處另給俄照一張。添蓋鈐記。以便各遵定章。前往漁採。

儻有事故。驗明執照。以辨賢愚。若無執照。即係貴國招留之民也。

一件。由海躲回之旗人青順等。經過貴界二道溝地方。被貴國之兵立將青順用槍打傷。嗣將旗人諾敏獲去。茲青順抵家。取有供招。查諾敏等皆係海內黃島地方漁採海菜之人。並非淘金人。宜將諾敏等交回。

一件。長嶺子北水向北流者。即係中華所屬。茲貴國之人。在碾子山後坡堆積木料。意欲建造房屋。查原定和約內。不准越界蓋房等語。實與和約不符。即令禁止。

七月。丙子。山海關副都統長善奏。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有

西駛來洋船一隻。停泊老龍頭海口。洋人登岸四名。進城來署拜見。奴才接談之頃。詢知英國兵船。特赴天津助勦捻逆。因賊蹤遠竄。現自天津赴牛莊。過此小泊。秋閒尚欲赴煙臺。仍回天津。由津歸滬。內一名士都克斯。係英國水師提督。一名法能。一名安伯喇。一名立賚。均係兵官。禮貌甚屬恭順。並邀奴才到伊兵船觀礮。奴才因思該洋人素性堅執。既已相約。礙難推辭。當於二十四日巳刻。奴才即赴老龍頭海口。有伊小撥船迎護。登彼兵船。洋人羅列酒果款待。並操演兵丁大礮。與奴才閱看。約有兩時之久。復將奴才護送登岸。其兵船即於是日申刻。向東南駛去。諸稱安靜。

御批。知道了。

癸未。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崇全奏。奴才遵奉

諭旨。著與俄人會分烏垣所屬地方界址。並堆置鄂博。建立界牌

等因。欽此。前棍噶扎勒參誤擄俄商牲畜一案。奴才不能分

身。遂委熟悉俄人情形章京等。前往科米等處。完辦此案。

並有各國事務衙門送到

恩賞伊犂匡蘇勒官巴巴勒鬧傳寶星。著與阿勒瑪圖俄商科攷

呢色傳賞賚花紅扁額。奴才業已備辦妥協。以及採辦各項

賞需。補賠銀兩。定於六月十八九等日。令該員等由烏城

起行前往。接准偵探布倫托海近來情形。變民肆行刦搶。

該章京等前往俄國。攜帶軍餉賞需一萬數千兩之多。又
有
恩賞俄官寶星。途次儻有疏虞。所關匪輕。留該員等候信。俟探聽
的確。即着該章京等前往斜米等處。完辦此事。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年四月間。
以西疆毗連俄境。應按照同治三年勘分界址。建立界牌
鄂博。奏奉
諭旨。着奎昌等速即查明辦理。復於閏四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烏里雅蘇台地方。着派榮全。科布多地方。着派奎昌。布倫托

海地方著派李雲麟各於應行建立界牌鄂博之處會同俄國分界官員詳慎妥辦以期早日了結等因欽此現在李雲麟因

案革職奉

旨布倫托海辦事大臣著明瑤補授兼管塔爾巴哈台事務欽此

所有布倫托海分界事宜應請

旨改派明瑤接辦以昭慎重惟臣衙門於六月十九日接據布倫托海大臣文稱該處現籌勦賊萬難再辦分界烏科兩城均平靜無事可以先行建立又於六月二十六日據科布多大臣文稱按照輿圖自烏梁海遊牧內之烏柯克卡倫迤西均應由布倫托海大臣建立自烏柯克卡倫迤東至

索果克。係屬科城建立。現布倫托海民人變亂。不能兼辦。似宜由烏科兩城先行建立。可否仍照原議條約。自西而東。抑或權今時勢。由東及西各等語。均經臣衙門以奉

旨特派各城大臣辦理事件。臣衙門未便專擅懸斷咨覆在案。茲於七月初一日。復接據定邊將軍文稱。分界條約。僅有伊塔烏科四城。並未有布倫托海。前因塔城未復。瑪呢圖噶圖爾幹西南一帶立界之事。無人經理。是以列入布倫托海之名。若云烏梁海遊牧內之烏柯克卡倫迤西。均應由布倫托海立界。似有未妥。緣烏柯克卡倫至霍呢邁拉扈。均係科城所屬。俄人之所素知。今云係布倫托海所屬。俄

人萬不肯聽。至言權今時勢。由東而西。實係顯背和約。此事除照原約辦理外。萬無別法等因前來。臣等查本年閏四月間。准定邊將軍來文。內稱上年會立界牌。俄官臨期不至。以致中止。曾經臣衙門給與俄使照會。務令立界官員。如期前往。旋據覆稱遵即轉行該國查照辦理。今布倫托海大臣。欲令烏科兩城先辦。而科布多大臣。將烏柯克卡倫迤西。屬於布倫托海。據原議條約自西而東一語。欲令布倫托海大臣先辦。定邊將軍又以立界之事。自應照原議由西而東。而烏柯克卡倫。係科布多所屬。仍令科布多大臣先辦。往返咨商。迄無定議。似此互相推諉。日久稽

延。適令該國得以藉詞。而於邊界毫無裨益。臣等竊思布倫托海現辦勦賊之事。勢難兼顧。其安靜無事之區。自可仍行舉辦。惟臣等究難懸斷。而事關中外分界要務。界址一日不清。即邊防一日不固。應請

飭下各將軍大臣。欽遵前奉

諭旨。查照和約。體察情形。妥速籌商。和衷辦理。毋再遷延。庶分界及早告蕆。而邊患自弭矣。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改派西疆分界大臣。並請飭催將分界事宜迅速舉辦一摺。布倫托海分界事宜。前有旨派李雲麟辦理。該員現已革職。所有布城分界事宜。著改派

明瑤接辦。新疆毗連俄境。分定界址。應建界牌鄂博等事。關繫極為緊要。宜如何迅籌舉辦。乃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欲令烏科兩城先辦。而科布多參贊大臣。將烏柯克卡倫迤西。屬於布倫托海。據原議條約自西而東一語。欲令布倫托海先辦。烏理雅蘇台將軍。又以立界之事。自應照原議自西而東。而烏柯克卡倫。係科布多所屬。仍欲令科布多先辦。彼此互相推諉。不知是何居心。儻再任意延宕。貽誤事機。該大臣等其能當此重咎耶。著榮全。奎昌。明瑤。懍遵前旨。各於建立界牌鄂博之處。會同俄國分界官員。詳慎妥辦。速為了結。麟興身任將軍。於地方緊要事件。尤不可畏難苟安。一意推諉。有負委任。布倫托海雖有勦

匪事宜。亦不可置分界為緩圖。一味顢頇。致滋貽誤。明瑤即當
斟酌情形。會商麟興。榮全。奎昌。剋期辦理。毋得遷延干咎。原摺
均着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回國。據該國新
派使臣克維度。呈遞臣衙門照會。內稱現膺本國簡命。出
使中華。總理本國一切事件等因。理合附片奏
聞。
御批。知道了。
丙戌。江蘇巡撫丁日昌奏。臣在蘇藩司任內。接通商大臣
曾國藩文。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欽奉

上諭。著派丁日昌將上年與義大利亞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欽此。遵即馳赴上海。將奉發條約。訂期互換。適因該使臣駱通恩。漏未攜帶原約。經臣變通酌辦。另立憑單。先將用寶條約。與之互換。所附洋文條約。暫為拆下。留在蘇松太道衙門。限該使於六箇月內。將原約取到上海。交蘇松太道查對明確。即由該道與之補換。詳經前署撫臣郭柏蔭奏報事竣摺內。聲明在案。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據義國領事官霍錫士申陳。奉本國駱使臣劄開。上年漏齎原約。已由本國寄到。申請互換。並據聲稱駱使臣遠在日本。該領事申請如何辦理。臣查道員本與領事平行。自可由上海道與

之補換。惟此項條約。上年原限六箇月取到。現在因何逾期。未據聲明。飭行蘇松太道查覆。旋據應寶時稟覆轉據霍錦士覆稱。條約到上海時。本未逾限。因駱使臣適在日本有事。往返商候。是以稍遲。臣念其遲延尚屬有因。且為日無幾。即飭蘇松太道應寶時查照上年所立憑單。就近補換。以廣

聖朝懷柔之德。茲據應寶時稟報。義國領事霍錦士。副領事葛治邀同法國總領事白來尼。副領事狄隆。於六月初八日。同至上海道署。出視條約。確係五年九月所定漢洋文原本。印押均齊。該道因將去年留下洋文條約。與之互換。並照

章犒以酒食。該領事霍錦士等。無不感戴
皇仁。歡欣鼓舞。惟洋文內譯對有繕寫舛錯數處。雖該領事霍錦
士自認錯誤。仍恐空言無據。經該道與白來尼霍錦士。三
面議立憑單。以免日後翻異。該道於精密之中。能寓權變
之義。辦理尚為妥協。據將換到條約。及另立憑單。委員齎
送前來。伏查歷辦換約成案。係將條約稅則正副本校對
無訛。照錄一分。送由通商衙門。發交關道照錄刊刻。惟上
年換到正副各本。先由前署撫臣郭柏蔭咨達總理衙門
存查。此次應將補換原本。由臣照錄漢文一分。咨請總理
衙門。將上年送存正副各本校對准確。遞寄到蘇。再行發

刊。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寅。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同治四年。經前任伊犂將軍明緒。因總管德勤縱容官兵。革去總管。即將總管之缺補放瓦强阿。後因錫伯營官兵潰散。索倫營兵丁。亦皆回歸本營。經伊犂將軍著領隊霍伽布。總管瓦强阿等。馳往該營。開導兵丁。趕往大城堵賊。該領隊等行抵車吉。德勤正在該處。會同不肖官兵。與賊通信。約和。將霍伽布。瓦强阿。用棍棒險些打斃。幸內有遵法官兵護救。該領隊等奔至霍城養傷。瓦强阿商同左翼四旗官

兵。那移圖爾根河迤西駐紮。車吉奇罕。薩瑪勒。圖爾根四旗。原係右翼。均聽從德勒煽惑。與逆回句通。後奔由科米回至圖扈魯克。霍伽布聞信。攜印由霍城奔往該處。奔逐與德勒行文開導。令將車吉薩瑪勒奇罕。三牛彔春口官兵。移居圖爾根一處。續派章京薩碧屯等。前往圖爾根。面告德勒。趕緊在圖爾根河迤西紮營。收攬逃亡被脅人眾。相機進勦。多半官兵。尚有回心轉意。德勒仍以巧言詭計。惑亂右翼兵心。博清阿將在賊營未回。賊目不時前來圖爾根等處。與德勒等約會。德勒與左翼行文。謄敢用逆回偽號小木鈐記。此文現存左翼。後左翼索倫等眾。恐德勒

會同賊匪躍竄。陸續奔往俄境。霍城失守。德勤等仍不時與逆回來往。迨至五年十二月間。逆回數千餘眾。撲至車吉等處。右翼四旗官兵。紛紛逃亡。避至圖扈魯克等處。藉俄人袒護。上年奔前往斜米時。博清阿來至該處。奔善言安慰。令回圖爾根面見德勤。令改前非。激勸官兵。趕往我境。不意回歸該處。復變其心。膽敢巧言飾詞。呈請代陳德勤所咨等情。實難憑信。其反復狡詐情形。殊堪痛恨。至哈薩克台吉鐵色克。前早經隨順俄人。奔等作為不知。此次奔在該台吉遊牧。帶領官兵。駐居數月。鐵色克雖歸服俄國。其心尚在兩歧。伊疆邊亂以來。每差往俄國貢弁。必由

該台吉所屬之地經過。前將軍明緒。以及弩賞賚該台吉銀兩物件。不下兩千兩之多。否則豈能聽從我使。今若明降

諭旨獎勵鐵色克。反使俄人懷疑。獎賞一事。應毋庸議。再霍伽布來咨。內稱業與圖扈魯克博清阿所管官兵俄鈔八百餘張。牛一百零二隻。大半皆被雲騎尉希布昌阿帶往圖爾根。博清阿屢推馬一疲弱。帶領十數家。奔往哈薩克遊牧。其餘三百餘口。業已那移哈勒塔拉。霍伽布被阿勒瑪圖庫必那圖爾力往。一俟面見該俄官。如何商酌發銀起行之處。趕緊呈報等情。咨行前來。弩當即差派四品頂戴花

翎頂外防禦烏雲泰藍翎通事伊奇泰等持文前往斜米探聽索倫等眾起行各情已於五月二十三日由烏起程計此際早抵斜米惟前派辦事章京等前往斜米辦理棍噶扎勒參擄俄商牲畜一案正值定日起行聞布倫托海變民驚亂俟偵探不至阻滯中途即令委員等馳往斜米等處完結此案並飭密訪德勤等近來情形務現接奉總理衙門信函摺稟並德勤等咨稟謹詳細覆奏

諭軍機大臣等據全奏革員通匪等情一摺已革伊犁總管德勤句通不肖官兵毆傷領隊大臣霍伽布等復與逆回句結為亂實堪痛恨該革員現與逆難官兵居住圖扈魯克等處性情反

覆難測。榮全雖暫為羈縻。仍當密為防範。並查明實在情形。隨時具奏。梱嗚扎勒參誤擄俄商牲畜前案。業經榮全派員前往斜米辦理。現值布倫托海變亂。道途恐有梗阻。仍著榮全添派妥員。設法探明道路。護送所帶銀兩。前往斜米。早將此案辦結。

甲午。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臣於本年正月初五日。業將洋將日意格等所購第一起機器到工。奏明在案。四月十六日。復由外國馬梨阿勒各三丁船。運到第二起機器。其中最鉅者為鐵廠水筒三口。每口各廣數十圍。高近一尋。輪船之水缸次之。餘為鐵廠一半器具。殊形詭狀。非安頓如法。關捩成張。無從稱名指類。當時分派員紳

督率人夫。移頓二十餘日之久。始獲竣事。五月十九日。第三起機器。復由外國夾板船運到。船名曰法彼爾士。較第一二起之船大倍之。據日意格稱。中所載除鐵條七千四百二十九條。鐵片鐵釘大礮洋灰等項數百件不計外。凡為機器者五百六十有三。最重者二萬餘斤。餘或萬餘斤七八千斤。三四千斤不等。自五月末旬之初。勇丁數百人。揮汗炎風烈日之中。併力搬運。及今一月。尚未蕆事。六月十七日。第四起機器復到。船名曰汪德乃木。所載皆輪船機器。計重百有二萬四千八百斤。計件三萬五千有奇。當令拋泊江中。先將稍輕者用兵船剝載入廠。其餘重大者。

俟第三起搬坡。再行部署。而當時羅列岸旁。分頭起運者。則有曰安迷喇。係運花旗木板之船。有曰悅諾花恩得。係運喀叻長短雜木之船。有曰西洞。係運船槽木料之船。外尚有臺灣運木運煤之船。廈門運載之船。附近運沙運石運土之民船。分載竹梢插護江岸之小船。搬移杉木儲蓄各廠之排船。而木簰小舢不與焉。沿江埠頭。星羅棊布。無隙可容。故日役千夫。難以剋期告畢。論闢省夏秋之間。颶風常作。機器重船。皆涉數萬里而來。儻因風浪疏虞。停工待器。勢必遲延時日。今各起陸續到齊。但費安置之力。大廠一成。便可專心製造。故中外員匠。咸鼓舞赴功。以為鉅

工之成。愈有把握也。船塢地基舊坍之處。臣恐其復有橫決。自閏月末旬之初。即派弁入山採伐竹蓆數萬。分插沿江淺流處所。從前潮汐為西南風所激。洶湧塢前者。十減其四五。上流衝口前。擬巨艦載石。沈之水中。無如旋渦屈注。萬馬奔馳。千石之舟。無從下碇。現於水中樹木為柵。壘石為壩。力遏怒流。因江底泥弱石強。須漸實漸加。一時未能遽就。環塢長濠。當一律盡填。惟左近一帶。工作繁興。需土匪易。而小溝未竣。儻遇陰雨。無從疏洩。因於左側濠口當衝之處。先封塞以杜近患。再行施工。現在急流漸緩。果經秋颱安堵如故。潮頭盡折而西。以後水落霜寒。石塘方

可興役。此船塢地基之情形也。船廠以內。已成者曰轉鋸廠。安十五匹馬力水缸於中。中為鋸輪者三。一曰大直鋸。一曰小直鋸。一曰圓鋸。外為礪輪者一。為鑽機者一。為車床者二。為鉗床者三十有五。缸中湯氣既升。大小鐵輪。互相牽引。各機一時並發。雷動飈馳。除零星鈴鑿鑪削不計外。尚有重機未曾排比妥貼者。難以枚舉。四起機器既齊。從前房屋。不足容之。復搭瓦房三十餘間。曰大機器之所。輪船水缸四凸累砢。高若重樓。關竅相通。盈千累百。其已成者自外洋轉運。皆拆解而來。入廠後。必費數月釘鈴紐合之工。方可適用。因於製作之處。建瓦亭一區。名曰水缸

之廠。外國鑄器。皆先有鐵模。始必刻木為範。不溢累黍。後乃搗炭和沙與土。即其空隙填之。脫胎而出。再灌鐵汁其間。鐵模乃就。刻模者以遲而成功。鑄模者以速而見效。遲速既殊。不得淆雜。於是分建二區。一曰木模之廠。一曰鑄鐵之廠。風雨鐵。寒暑表。皆輪船必需。其製法則鉤心鬬角。其器具或牛毛繭絲。當其游思無閒。炫於日光。則目神散。有所隔蔽。則目力窮。其造作之所。塞向闢牖。陰陽向背。調度必由洋人。長下業已完工。可以董率匠徒。排列鏤刻。因名之曰鐘表之廠。西人鏈鐵。小者需人力。大者賴懸機。懸機之器。或隆然而高。或哢然而深。重皆數千斤。森梃槎枒。

目前大廠未成。已須工作。非夏屋不能容。於是復有暫搭之鏈鐵廠。其與鐵廠鄰者曰銅廠。地雖稍狹。制亦如之。鐵銅水缸等廠。鎔鍊火爐甚夥。扇鞴為煩。西法取風地中。不勞人力。先周各廠甃甎為隧。斜引旁通。磐石蓋之。鋪土地平而翕張之。鐵機繫於鋸廠之方窖。氣輪一動。彈指間數百步外。爐火併熾。力倍風箱。若是者名風洞。銅鐵重器。自彼移此。皆需百十人。因刱洩車以便那動。然恐濕土埋輪。因處處削木為道。凸其兩旁。中平如砥。俾易推行。若是者名曰木轍。從前畫館之設。寄於棧房。現在堆積充牣。不能不別蓋一區。於是復有繪事之廠。采辦銅鐵煤炭木料石

灰繩纜等件。分道而來。連艑累舸。量移上岸。非分儲之不可。而收積材木之地。非潮水可通。不但出運為難。亦慮久而枯朽。於是塢外南側。既建一區曰廣儲之廠。又於塢北里許濱江淺港圍數百丈。以鱗疊巨材。上接山坳。駐兵守之。曰儲材之廠。廠內除轉移執事外。隨同洋人學習者。若鋸木之匠。造船之匠。冷鐵之匠。鑄鐵之匠。刻模之匠。鑄銅之匠。水缸之匠。皮沙之匠。車床之匠。鉗床之匠。其因營造各廠而招者。若斲木之匠。版築之匠。鏟石之匠。攻皮之匠。共二三千人。五方雜處。漫無統紀。易滋事端。栖息無從。亦難號召。於是塢外復建二所居之。在左者曰東考工所。在

右者曰西考工所。皆以員紳統之。早出暮歸。乃無紊亂。據日意格前稱華匠與洋匠器用不同。言語不通。事事隔閡。況素諳繩墨者。類皆中年以往。心氣耗散。往往不能探賾通微。請各廠分招十五以上。十八以下。有膂力悟性者。或十餘人。或數十人。俾易教導。名曰藝徒。現所招已及百餘。又不能無以鈐束之。於是復有藝圃之設。各廠事務猥煩。委派員紳近增至百餘。曉鐘出塢。躬率工作。指揮奔走。見星始歸。饋饋在道。每遇暴風驟雨。借蓋無從。不能不小築數間。以資憩息。於是復有塢內官廳之設。傭工雜作。是有健丁。日每八九百人。非以兵法部勒。則散而難稽。呼而不

廠於是每十人以什長一人束之。每五什長以隊長一人束之。特派勤能之武弁統焉。然必寢息有所。竈廁有所。稽查有所。因傍山結壘。略如營房。是為健丁營之設。凡此者數月以來。已皆趨辦。計可先後告竣。其餘若鍊鐵爐甎片之窰。燒煤骨之窰。煅蠣灰之窰。以及侵木甎槽等處。或纔興工。或纔擇地。經營之後。當更續奏。此船塢內外之情形也。鐵廠地基。去冬以來。開土釘樁。以及嵌填石屑石灰。皆已就緒。應行補苴者。亦屬無幾。惟所需堅甎方石。厥數甚鉅。合計五廠需甎數百萬方。需石則自長二丈三尺六寸至一尺二寸五分者。計十萬有奇。堅甎以海船運於下游。

數目既多。非數百起不能盡之。石質粗重。運載更難。即源源到工。但移一石非數人不可。況刻方琢平。勢難用驟。際此盛夏酷暑。石上椎鑿。敲火生光。膚焦肉泡。故迄今牆基未就。廠內橫梁。需堅木一百五六十根。每根長須七丈二尺有奇。圍圓八尺以上。近地搜採。無此巨材。現飭員往運羅三馬丹吻嘮呷等處見購。窮海帆檣往來。第憑風汛。更非刻日可期。所幸機器已齊。並有現成輪軸。儻船材齊備。年底船身可就。尚易圖成。惟斫輪之方。總俟營構齊全。方有眉目。此大鐵廠之情形也。洋將德克碑自到工以來。覩塢內運載之艱。願往南洋訪購載貨夾板船。已附搭輪船

前往安南各國。兩月以後。方得回閩。理合附陳。今先將機
器到齊日期。並船塢一切情形。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
棠。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臣英桂。福建巡撫臣卞寶第
合詞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崇全奏。奴才等前奉
上諭。麟興等請派大員會定界址一摺等因。欽此。奴才崇全嗣又接
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函。內開同治七年五月十六日。
接據俄國住京公使照會。內稱建立界牌鄂博一事。現接
伊國京都來文。以俄國附近新疆有賊處所。不能悉照塔

城條約。處處立牌。於安靜地方。先行建設。並稱鄰邦分界大臣。會同俄國大臣立界之時。必有兵隊跟隨保護等因。照會前來。本處查同治四年夏間。中國分界大臣。期與俄國會立界址。因西路出師。俄官臨期不至。此次經本處照會該使。轉飭該國立界大員。按時前往。勿再後期。茲據覆稱業已轉致本國。及西悉畢爾總督。當不致再有稽延失信之事。務望先將上年所定界址舊圖。詳細考覈。以便臨時按圖建設。界限分明。萬勿倉猝從事。致有朦混侵占之虞。是為至要。照會所稱兵隊跟隨一語。不過因附近新疆賊氛未靖。藉以保衛該國分界官員。入境時止宜不動聲

色。密加防範。萬不必因有兵隊。稍涉驚疑。致生枝節。尤為切屬各等語。並鈔給往來照會前來。現在俄國立界官。尚無信來。查同治三年。前任分界大臣明誼等議定第六條約內開。俄國兩起立界大臣。均赴阿魯沁達蘭喀塔義兩卡中間會齊。一起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往東北。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會同科布多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索果克卡倫。會同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至沙賓達巴哈止各等語。塔爾巴哈台之應立界址。現已

欽定布倫托海大臣會辦。勿論該處現在不靖。能否興辦。立界必當遵照條約。庶可杜俄人另生枝節。奴才等前已將現在酌辦原由。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科城大臣查照辦理。奴才榮全俟俄國立界官來。與科布多立界大臣。西由瑪呢圖噶圖勒幹會辦起。赴索果克卡倫。候與俄官會立烏里雅蘇台牌博。所有一切事宜。當與奴才麟興張期詳商。查前任分界大臣將軍明誼等與俄官議定界址。繪圖換約。鈐用之印信。均係隨帶本處庫存關防。奴才榮全仍請隨帶關防。遇事鈐用。以遵信守而歸畫一。並擬派定辦事司員筆帖式。營造牌博匠役兵丁。差遣分用。復密飭唐努烏梁海

五旗總管等。慎加防範。派熟悉地里官兵十員名。在各遊牧聽候立界時按圖考詢山河地名。以便指陳堆博立界。而杜朦混。

御批。該衙門知道。

麟興等又奏。本年五月初九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函。內開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日。准俄國住京公使函稱俄國附近烏梁海一帶交界民人。常有呈訟受阻之事。中國官員。亦置不管。並援引上年俄廟被竊。俄商被阻兩案。至今不為辦結。現擬飭庫倫辦事官親攜各卷。前往烏城。將緊要舊案。照例斷定。並將嗣後如何辦理。往來交涉。一

並妥定。請即咨行會辦等因前來。本衙門詳譯來函。以被竊被阻兩案。為立論之由。溯查六年二月間。曾經奏明奉

有

諭旨。飭令庫倫大臣會同定邊左副將軍派員會辦。並經本衙門往返咨詢。總以犯證未齊。懸宕未結。本年三月初九日。接准來文。轉據庫倫大臣咨稱。俟將案內要犯車德恩布扎由俄國解到時。再行約期會辦。究竟此二案如何查詢。未見辦有端倪。日久稽延。以致俄國藉為口實。且俄使來函。稱舊案未消。新案又起。以及所指烏猶克河為滋事地方各情。均未據咨報有案。刻下既據俄使飭庫倫領事官赴

烏城商辦。相應函布查照。即希和衷商榷。無論何處所屬。均應不分畛域。妥籌辦法。舉凡新舊各案。總須速結。既不可遷就而違定約。亦不必回護而啟釁端。並希將現在應辦各案。以及作何辦理之處。詳細寄知。是所切盼。至所稱嗣後往來交涉如何辦法。亦須定妥一層。查從前條約內均有明文。止能重言申明。未可妄議更改。窺其來意。將新舊積案次第了結。自亦無可饒舌。所有俄國公使暨俄官柏林來函。一併鈔錄寄覽。再此次俄使派員。是否果因清釐積件。抑或因邊界等事別有授意之處。均未可知。務希隨事格外留心。是為至要等因。正在查覈間。復於六月初

六日。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開。復接俄使來函。以前覆函內。有令烏里雅蘇台將軍。派員會同領事官商辦之句。與和約不符等語。本處復行函覆。並援引和約各條。與之辯論。俾知該領事官與中國道府對品。自不得與將軍大臣平行。體制所在。豈容稍假。惟該領事官或因公進謁。自當以客禮待之。所有交涉各案。秉公覈辦。總當迅速清釐。免致俄人有所藉口。緣該俄使來函。亦無別意。不過因行文來往遲延。耽閣時日。故欲令領事官就近速商了結等因。並鈔給往來信函前來。當已遵照。詳查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五旗地圖內。並無烏猶克河。惟前於去年

夏季。有越界俄眾至烏克果勒地方蓋房種地一事。現已奏辦完結。奏咨在案。至立界一事。奴才等前已奏訴。派定立界大臣。應俟俄國立界官。如果按約會辦。係由西遞次至科布多。會同該處立界大臣立畢。原議該處界牌鄂博本處立界大臣。亦必按約一體會立。此外僅有俄廟被竊俄商被阻二案。曾奏明會同庫倫辦理。於今久候。未見約準期地。故未敢先事咨催。致生枝節。本年六月二十八日。俄國領事官什什瑪哩布由庫倫到烏。即派員接入館舍。七月初二初五等日。奴才麟興與奴才榮全帶領庫倫委員及本處司員等往見。與商各事。據稱烏梁海人時有與俄人爭

關情事。然而良莠難齊。均不能無非。今既商辦。諸如此等小件。即可無庸置議。至宜均各嚴行曉諭所屬。勿得仍前滋事。並不可阻止俄商。有傷兩國和好。此外有俄廟被竊俄商被阻二案。應定期地。約在起事之就近地方查辦。自能速結。即由七月初二日起。至九月初十日止。共訂期七十日。兩國各派能事員弁。在烏克果勒地方齊集。如有逾期過三日不到者不候。准其返回。其通商一事。該國先期知照烏里雅蘇台將軍轉飭所屬烏梁海總管查驗。該商執有印票。及所帶物件數目。均各相符。方准其交易。如無文票。私自通商者。准其阻止。並不准蓋房種地。其餘均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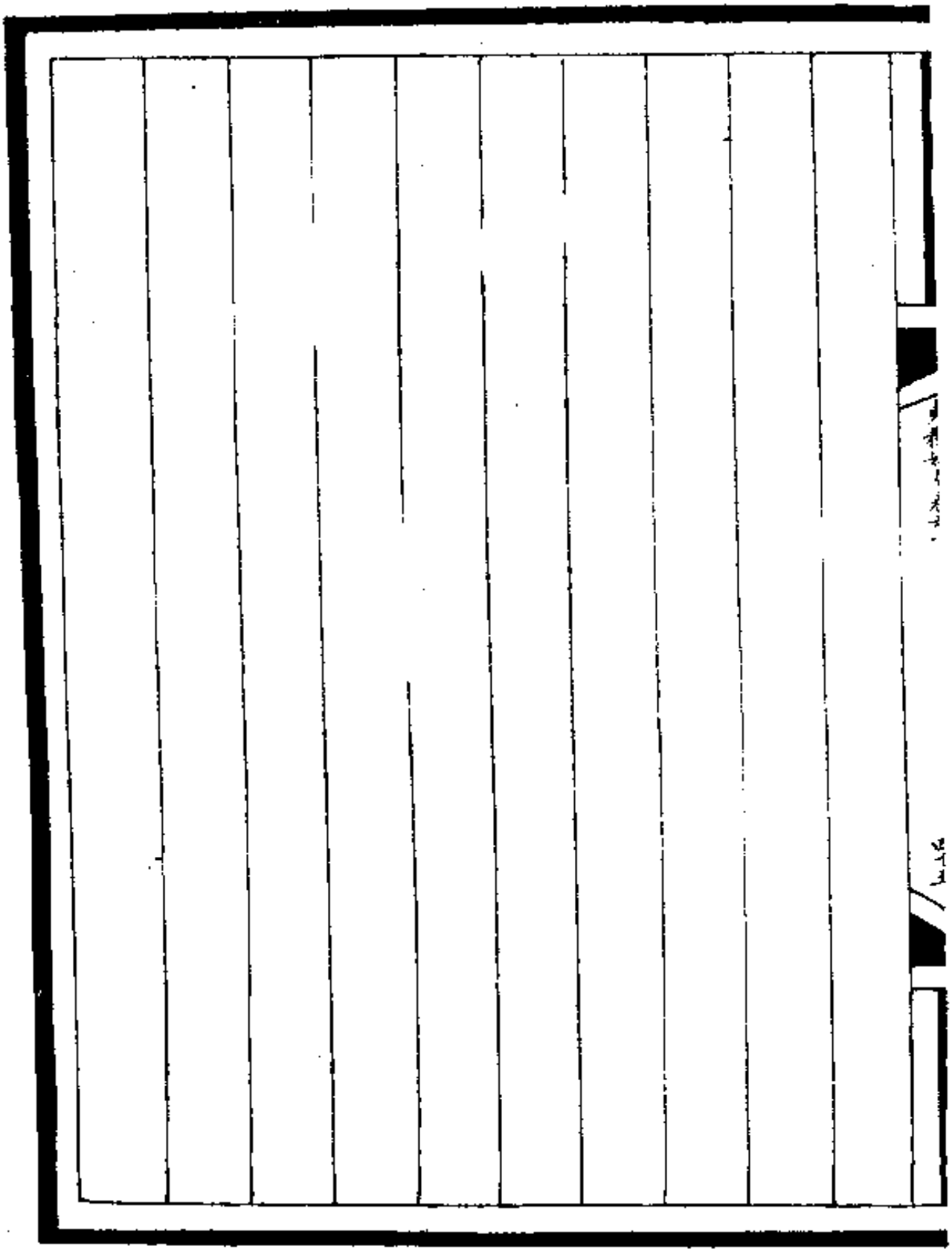
照條約辦理各等語。奴才等聞其所言。尚無別生枝節。特為
俄廟被竊俄商被阻二案。約訂期地。以便委員往辦。並要
與唐努烏梁海通商而來。既以理論。似難阻止。當向俄官
言明雖屬可行。必須本處奏明奉
旨後。始能通商。隨派定庫倫委員筆帖式文奎蒙古七品畢齊業
齊托克塔胡本處候補防禦穎外筆帖式依徹佈防禦銜
穎外筆帖式色拉布等四員。如期前往烏克果勒會同俄
官。詳加查辦被竊被阻二案。並屬令該領事俄官什什瑪
哩布。亦趕派委員。帶領全案人證。案期會辦。彼此言明。該
領事官什什瑪哩布。遂於七月初六日。帶領隨從俄人由

烏起程。仍回庫倫訖。統俟兩國委員馬期會辦如何情形。
隨時另行酌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麟興等又奏。本年六月十四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麟興等奏。普哈爾貿易夷人。迷失路徑。誤至烏城。既非奸細。
不必寄禁。著麟興等妥為撫恤。並咨詢俄國邊界官。如可由俄
國遞回普哈爾之處。即著設法送回該部落。以示羈縻。欽此。遵
即將該夷人提交管理台市廳弁。暫行收養。嗣因住紮庫
倫俄國領事官什什瑪哩佛到烏。弩等當將拏詢此項夷
人原委。並我

皇上飭令撫恤之意備告之。該俄官面問該夷一二次。允送交邊界官查明轉遞回籍。發給俄字文票。以憑交收。並留派引路俄兵一名。奔等又添派候補防禦額外筆帖式依徹佛委署筆帖式舒敏泰帶兵二名。於七月初七日。給普哈爾人衣履口食。賞給俄兵盤費。一同護解。由烏起程北行。以示體恤。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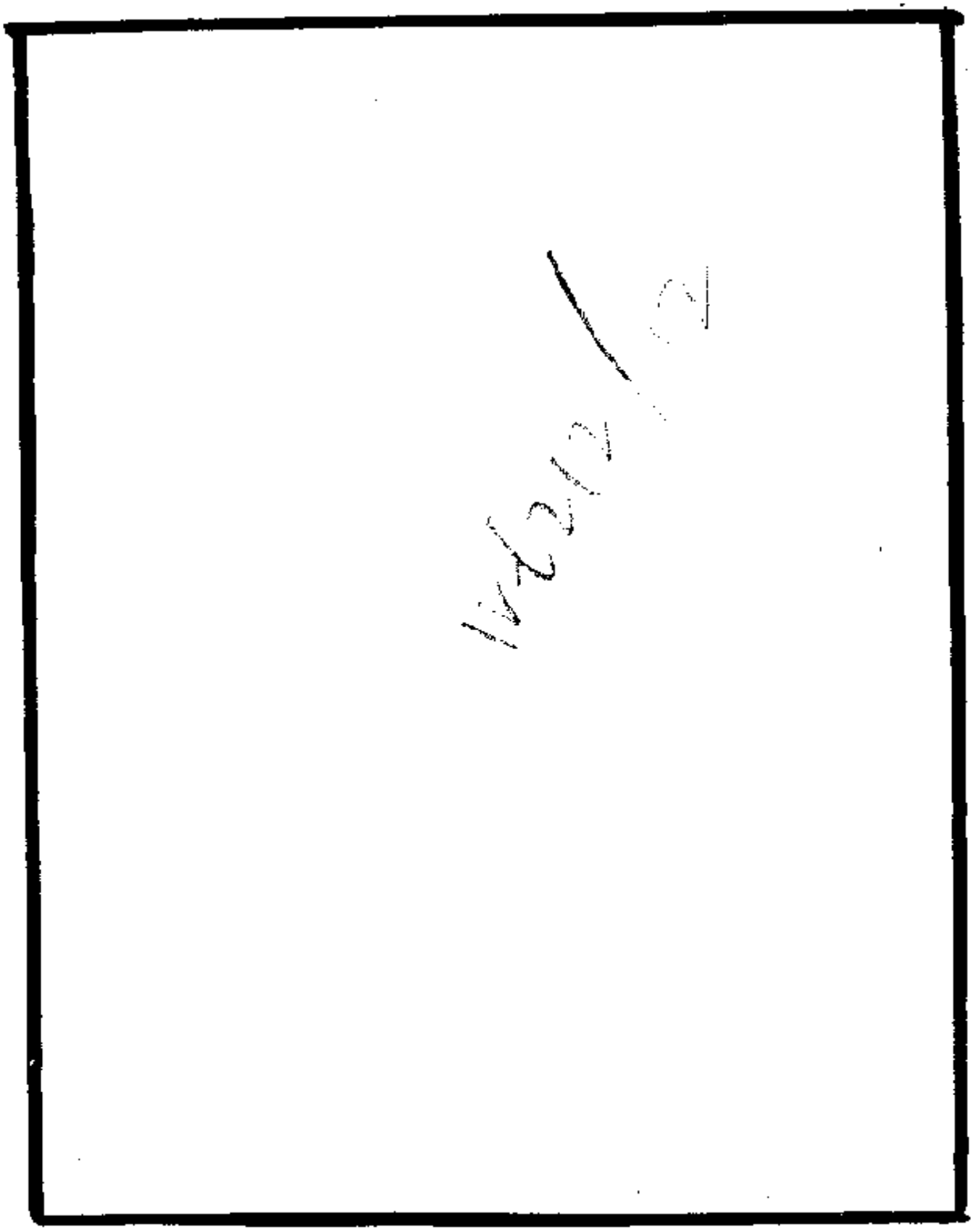


5586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六十一之六十二



5588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一

同治七年戊辰八月乙巳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因該

國慶興府江越邊俄人結幕處所又為蓋造窩鋪勢將留

連屯守根由日後之慮何所不至殊難懸度乞臣部照驗

轉奏請

飭下總理衙門從長辦理等因到部謹鈔錄原文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議奏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俄人造屋情形事小邦近年以來北地疆場
與俄羅斯毗連該國始立界牌有若截然之防旋投文字
謂將永以為好繼又派員越境聲言築室於界牌近處恐
貴國驚疑先為通知情跡轉益叵測邊政尤合戒慎伊時
劃具事實咨行禮部嗣後總理衙門查奏
飭下吉林將軍確查仍於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奉禮部欽承
上諭咨一道本月二十九日續准前次欽奉
上諭一道並禮部申咨並令小邦據實覆奏小邦即為覆咨旋奉
禮部咨吉林將軍奏琿春協領稟報內有俄人界牌仍在
琿春西面一百五十餘里與朝鮮慶興府隔江遥對之處

該處界牌迤東半里許。有俄人新建卡房一所。戍守人十四名。此外並無別項人等。亦無另築房屋之語。又有按圖詳數。現在界綫迤內。係屬琿春旗屯。迤外為俄國交界圖們江西朝鮮各地方。雖與俄界多所毗連。卡倫以外。人跡罕到等語。又承准禮部咨。有咸豐十一年分界圖載吉心河在紅綫迤東。係為俄界。小邦始知界牌近處之結幕為俄人所管矣。同治七年五月初九日。咸鏡道觀察使李興敏。節度使鄭岐源。鱗次馳啟。備慶興府使梁柱華呈稱。節該本府江越邊俄人結幕處東邊不遠之地。又為構屋。時月之間工役已訖。開架此前稍長。舊構純塗紅泥。瞭望所

及騷感轉滋。為先馳啟等因得此竊照俄人結幕情形已經咨報。屢蒙開復。今又益造窩鋪如是張大施設根由。雖難懸度其勢。將至於留連屯守廣聚人口衣帶為界。揭屬可涉。江水沍合。防限無定。雞鳴犬吠。聲聞相通。鳧居雁聚。蹤跡易混。弊起於耳目之外。患生於毫髮之間。日後之慮。何所不至乎。伏維

列朝嚴內外區域之限。

軫奸民攙越之患。凡

上國與小邦境場區分處。蓋屋種田。一切設禁沿江上下。蕩為虛地。此其宏謀遠計。慎在四方。慮及萬世者也。惟我

皇上聖聖同揆。清理邊圉。嚴修防範。小邦之日下憂虞。若是艱難。
隨事陳籲。仰邀
寵靈。即係情理之不得不然。茲又臚實冒瀆。以冀
庇覆之恩。煩乞部堂諸大人將此具奏。
飭下總理衙門。以為從長辦理。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丁未。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奴才前差
委員往斜米等處。辦理誤擄俄商牲畜各事。補賠銀兩以
及賞項。早經辦妥。因布倫托海變民起釁。未能起行。今因
新換各卡官兵。業已陸續到卡。科城一帶安堵如常。奴才隨
飭令委員等於本月十八日由烏起行。所帶賠償俄商款

項官兵月支鹽菜途費共一萬二千二百八十一兩五錢
三分又有賞需各物
御賜伊犂匡蘇勒官巴巴勒開傳金寶星一面理宜途次詳慎小
心與本處將軍大臣等面商即在烏城派五品頂帶候補
筆帖式瑞謙帶兵一名幫同護送並著辦理各臺牲畜一
俟行抵科城請由科添派委員一二名辦理科城所屬臺
卡牲畜一直送至俄臺巴斯卡倫不惟可免中途阻滯亦
可能速過烏克克山嶺再咨面諭委員章京薩碧屯等如
行抵圖扈魯克等處面見德勒等務須剴切開導以釋德
勒等畏罪猶豫之心速令趕歸本地致免與俄人為祟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英人總教官副將銜薄郎。分教官都司銜魯富當捻逆撲犯津郡。該總教官等帶同威遠馬隊。分巡要隘。晝夜防堵。不辭勞瘁。合無

仰懇

天恩。俯准將薄郎加給總兵銜。魯富加給遊擊銜。以示鼓勵。

諭內閣崇厚奏請將帶隊協防外國將弁給獎等語。英國總教官薄郎著賞加總兵銜。分教官魯富著賞加遊擊銜。

己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上海

欽差通商大臣關防。總理上海及長江一帶中外交涉事件。並管

南洋各口關稅事務。先係江蘇巡撫薛煥管理。嗣係江蘇巡撫李鴻章管理。同治五年十一月間李鴻章升任湖廣總督。奉

旨交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署理。旋因曾國藩奏請令丁日昌暫護通商大臣關防。奉

旨丁日昌係該督所屬。即著責成該員妥辦中外交涉事件。仍由該督統率。毋庸令其護理關防等因。欽此。丁日昌旋授江蘇巡撫。茲於本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曾國藩著調補直隸總督。欽此。所有上海通商大臣關防。應否照案令新任兩江總督馬新貽接授。仍令丁日昌會同

辦理。抑或於兩員內派一員之處。恭候

欽定。

諭內閣新授兩江總督馬新貽著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簡放上海通商大臣。已明降諭旨。令馬新貽充補矣。馬新貽新任兩江總督。丁日昌久在上海。於外國情形更為熟悉。遇有緊要事件。著即幫同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聞山東煙臺地方。有廣東人及洋人在該處百里以內私挖金礦之事。當經咨行三口通商大臣暨山東巡撫轉飭該地方官嚴行禁止。並照會各國

住京使臣。各飭領事官一律禁止在案。旋據該大臣等各覆。尚無大釁開窔。已飭各地方官出示嚴禁。至各國照覆。雖亦允為轉飭領事官禁止。而窔礦為外國常行之事。誠恐暗中不無袒護。臣等伏思通商海口。華洋雜處。若不早為之防。誠恐內地無業遊民。句結洋人愈聚愈眾。將來公然開窔。於地方大有關礙。查前因捻匪入東境。煙臺地方曾派天津官兵駐守防衛。現在捻逆肅清。防兵將撤。臣等公同商酌。擬令三口通商大臣於天津槍礮隊伍營內。撥出一營。前往煙臺駐紮。以防開礦窔金等事。其兵丁口分。按出防支發。由登萊青道辦理。皆有奏定章程。無須另籌

餉項。惟客兵究不便於久駐。擬令山東巡撫於登州鎮水陸各標營內。揀選年少精壯兵丁五六百名。並慎選帶隊官調赴煙臺。與天津之隊會同教練。不得撥用勇丁。將來練成。天津之隊即可撤回。儻或未能趕期練成。仍以天津之隊隨時更替。現已由臣等函知崇厚會商丁寶楨妥辦。其一切詳細事宜。應由該大臣等議定奏

聞。

御批。依議。

乙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經遠城將軍裕瑞等奏歸化城商人呈請由恰克圖假道俄邊貿易。並願照例

納稅加釐等因。臣等當經會商奏明。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理藩院各派司員一人。會同前往訪察。茲該司員等差竣回京。據稱從前恰克圖貿易之盛。由於俄人不能自入內地販運。自陸路通商以後。俄人自行買茶。不必與華商在口外互換。因之利為所奪。兼且道途梗阻。貨物漸稀。商東又因湖北漢口等處屢次遭兵。資本蕩然。將恰克圖存本陸續提用。以致生理益絀。現在領票之商。赴產茶處所者僅止七家。該司員等以北商情形如此蕭索。誠恐西商假道至恰克圖。與北商有礙。又復傳齊八甲商首。詳加詢問。據稱西商所販千兩珠蘭等茶。賣給西洋諸國。係

指纏頭回子地方而言。緣千兩珠蘭等茶。俄人與蒙古向皆不用。惟纏頭回子地方始攜此茶。與北商所販安化白毫等茶。向賣給蒙古及俄人者不同。西商販茶至恰克圖地方。與北商生計毫無妨礙各等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恰克圖係中外接壤之區。西商今請假道該處赴西洋諸國通商。既與北商各不相擾。亦與俄人無甚不便之處。自無慮其別開邊釁。致釀事端。擬即准令西商領票運茶前往。先行試辦。如果無弊。將來西商貿易日多。北商亦可逐漸增添。未始非轉圜之一策。至納稅加釐一節。戶部查歸化城徵收稅課。向由歸綏道經理。今歸化城商人既准

其暫行假道俄邊。赴西洋諸國貿易。應交稅項。即令遵照向章。按歸化城稅則。在歸綏道所轄關口就近照例完納。其所請徵收釐金之處。查北路茶商運貨至恰克圖及蒙古部落一帶。道經張家口。除由張家口監督衙門照例納稅外。再由察哈爾都統衙門按照理藩院所發印票。每張抽收釐金六十兩。以為察哈爾常年駐防兵餉之需。此次西商改由北路販茶。自應一律照辦。惟北商販茶至恰克圖。即與俄商換貨。並不再赴他所。今西商販貨至恰後。尚須假道俄邊。前赴西洋諸國通商。道途寫遠。川費較多。自應比照察哈爾抽釐章程酌減抽收。以示體恤。擬請令該

商按照所發印票。每張呈交銀三十兩。此項銀兩。即由綏遠城將軍隨時查驗抽收。另款存儲。聽候部撥至赴蒙古部落。理藩院查歸化城商人每年往蒙古各部落貿易。向由綏遠城將軍報院。由理藩院照例辦給部票。張家口商人販運茶斤。赴恰克圖貿易。向由察哈爾都統衙門報院。由理藩院照例辦給部票。人查張家口商民販運茶斤。無論麤細。按照向章。每票不得過一萬二千斤之數。每票一張。令交庫平足色銀五十兩。由恰克圖司員解交理藩院。每票扣給恰克圖司員辦公銀三兩等因。歷經辦理各在案。茲據綏遠城將軍奏稱歸化城商民請由恰克圖假道

俄境赴西洋諸國貿易。先由將軍衙門發給蒙古漢字印票。令其執往。由庫倫辦事大臣轉飭經過各處蒙古部落恰克圖部員查驗放行。俟試辦一年。每至五十起。再行請領部票等語。查蒙古各部落。向不准商民在貿易處所逗遛日久。誠恐滋生事端。是以註明貨物數目。各貿易地方另繕清單粘貼票尾。鈐印發給。例限一年。飭令回繳部票。以便稽察。今該將軍奏請先由將軍衙門發給執照。試辦一年後。每至五十起。再行請領部票。不特數與理藩院定例未符。且理藩院無所稽察。該商民等所過地方。皆係蒙古部落。試辦之初。自應按照定例。酌量變通。擬定章程。方

為至善。所有歸化城商人欲赴恰克圖假道俄國。往西洋諸國貿易。請領部票時。仍由綏遠城將軍豫行照例報院。理藩院仿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三聯執照辦法。一體發給四聯執照。由該將軍衙門於四聯執照內。填寫商民姓名。茶葉名目斤數。並於應截之聯騎縫中間。註明某字第幾號。鈐蓋印信。發交該商。至納稅交釐各該衙門。並恰克圖司員。認真查驗貨物斤數相符。於騎縫中間加蓋印信。各截留一聯。咨送理藩院以備湊合比對。不可整字截去。轉致無從稽覈。其票尾交該商收執。屆限一年。由綏遠城將軍送院。由理藩院彙齊。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復覈

後。仍送交理藩院存案。如查該商人有沿途銷售。及夾雜別項茶斤。以多報少。斤數不符等項情弊。由各該處咨交綏遠城將軍從嚴懲辦。該商至恰克圖口。無論千兩茶珠蘭茶。應照張家口商民章程。每票不得過一萬二千斤之數。至票規銀兩。試辦之初。若按照張家口商民每票一張交票規銀五十兩。實不足以示體恤。自應比照張家口商民呈交票規銀兩數目酌減。請令歸化城商民赴恰克圖每票一張。呈交庫平足色銀二十五兩。此外不得濫行勒索浮費。以期踊躍而示區別。儻票外有勒索情事。准該商民呈明該管官。從嚴究辦。所交銀兩。照章由恰克圖司員

解交理藩院存庫備放。其恰克圖司員應扣銀兩。比照前
項數目。每票一張。數減扣留銀一兩五錢。以資辦公。
御批。依議。
署通商大臣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臣接准總理衙
門函稱。臣前次密摺一件。現經有人抄錄。並已載入新聞
紙。屬臣查明因何洩漏等語。查密封陳奏之事。臣本能格
外慎密。以致被人傳鈔。疏忽之咎。實無可辭。除將詳細情
形函復總理衙門外。相應奏明請
旨。將臣交部議處。
御批。曾國藩著交部議處。該衙門知道。

戊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七年八月初二日。
准禮部咨送據朝鮮國咨文轉奏一摺。同治七年。八月初
一日具奏。本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查朝鮮國臣服多年。凡有籲懇之端。自宜
加意維持。以示撫柔之意。至該國與俄界毗連。俄人於隔
江遙對之處。建蓋房屋。自不免疑畏之心。第前據吉林將
軍奏稱。俄人界牌。在琿春西南一百五十餘里界牌迤東。
新建卡房一所。檢查咸豐十一年分界地圖。紅綫以西。為
中國地界。紅綫以東。為俄國地界。琿春在紅綫以西。係中
國地界。何以俄人界牌反立在琿春之西南。應請

旨飭下吉林將軍詳細查明。琿春西南所立界牌。究係在何國界內。是否即係咸豐十一年分界時所定。抑係近年所立。現俄人所建房屋。是否在中國界內。抑係俄界。儻係俄界。是俄國並無侵越之處。無從爭論。若實係中國地界。不獨為朝鮮計。應與較量。即中國亦不能任其建屋立卡。應即由該將軍就近與之剖晰明白。以重邊防。臣等復查俄人建屋處所。如不在朝鮮境內。無論是中國地界。或係俄界。均於朝鮮無所侵占。應請

旨飭下禮部查照前定界圖。剖晰詳明。俾該國曉然於俄人建屋處所。並未侵占該國地界。復將臣衙門請

旨飭查吉林將軍各情。一併知照該國。仍令該國加意防範。以杜
覬覦而固邊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本年六月間。准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咨
稱閏四月十二日未刻。俄營不戒於火。延燒恰克圖柵外
鋪戶多家。俄羅斯瑪雨爾皮票斯等督俄兵盡力撲救。洵
屬異常出力。查從前俄營失火。經前任章京往救。由俄官
來文知照。奏請獎敘。今俄營失火。延燒商民房屋。俄官實
力撲救。請由臣衙門議給獎敘等因前來。臣等查各國洋
人為中國出力。均奏請

賞給寶星。歷經遵辦在案。此次買賣城被火延燒。瑪雨爾皮果斯
等親身救護。尚屬誠心出力。相應查照成案。懇
恩賞給寶星。由臣衙門製備。寄交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飭知該
俄官瑪雨爾皮果斯祇領。以示鼓勵。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酌改法國船鈔章程。於同治四年
八月二十三日。附片具奏聞辦。旋據俄國使臣請照新章。
每四箇月納鈔一次。亦經臣等奏明。指定呢廊來業福斯
克至國們江海口。准其照辦在案。茲日斯巴尼亞國使臣
瑪斯。以該國小呂宋海島。距潮州廈門。均不過九百餘里。

每四箇月商船往返。可行十五次。其船盡載米石。於中國不無裨益。惟照納十五次船鈔。較歐羅巴甚為奚虧。亦請照法國新章四箇月納鈔一次。臣等查小呂宋海口。距湖州廈門相近。援照法國安南日本商船入華之例。道里不甚相懸。該使向於交涉事件頗為恭順。未便辦理兩歧。因即給予照會。日國商船。自呂宋海口至通商各口。均准每四箇月納鈔一次。俟定有開辦日期。再行照會等情。旋據該使臣照覆前來。臣等公同商酌。北洋各口。擬於同治七年九月初一日。南洋各口。擬於九月二十日。先後開辦。仍照更定俄國船鈔成案。行知南北洋通商大臣。轉飭各口。

並由臣衙門劄知總稅務司一體遵照。

御批。知道了。

給日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經貴大臣面請將日國船隻。自呂宋海口前赴通商各口。按照前赴香港。准每四箇月納鈔一次。本衙門因其中尚有未盡事宜。未便遽爾照辦。現屆貴大臣交代起程之日。因思兩年以來。貴大臣於兩國交涉事件。俱能心存和好。即於各國應辦事宜。亦能持平襄助。本王大臣實所欣佩。茲特將船鈔一事。先允照辦。以明本王大臣與貴大臣永敦睦誼之意。此後凡有日國商船。自通商各

口前赴呂宋海口。均准每四箇月納鈔一次。除分別咨劄
辦理。並俟定有開辦日期。另行照會外。特此照會。
日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准貴王大臣咨文。內開日國船隻。自呂宋海
口前赴通商各口。按照每四箇月納鈔一次。現允照辦等
因前來本大臣為國家先申謝悃。復承嘉言譽已。能以持
平襄助等語。實深感荷。為此照覆。
庚申。吉林將軍富明阿。副都統毓福奏。奴才等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同治七年六月十七日奉
上諭。富明阿等奏截剿竄匪獲勝。並與俄國會議情形一摺等因

欽此。當即欽遵

諭旨。咨行烏勒興阿妥辦去後。續於六月十三日。據烏勒興阿咨報。俄酋由海參崴乘坐輪船。將囚禁之人載回二十四名。又送回商人四名。旗人一名。並據俄酋遣使訂期會晤。本副都統於六月初二日。片帆渡海。至摩闊崴登岸。俄酋包果呢依謙克等在彼待候。互相執手謙問。禮貌甚恭。導引至伊公署。分禮敘坐。彼此言語不通。該酋先遞漢俄合璧字一紙。通事傳述係伊將軍所擬七條。當即詳閱。所有第一條至五條。係前議五條內之第三條也。其第六條內云。摩闊崴副都統文件。照會甯古塔副都統一節。當覆以界

近塔城者。有事則照會甯古塔副都統。界近琿春者。有事則仍照會琿春協領可也。該酋點首稱是。又第七條俄國任京公使。奉我

皇上諭旨。彼我界壤一百里。許通貨買賣。俄官任意巡行我國府城一節。當告以我國並未奉有此件

上諭。如有通貨買賣。仍照原定章程。准其在琿春零星購買食物。不准成千累萬。爾官亦不得任意巡行。伊亦稱是。惟第三條內。有不容伐木檢菜一語。其因檢菜而伐木者。不容則可。如在附近之地砍伐房木燒柴者。爾國斷不可禁止。該酋亦俱應允。至於第五條內。有中國人入俄界有本衙門

文書持來者無有我們之書。則以亂黨之類治罪。我們法典所在等語。烏勒興阿當以續增和約第八條。指點告說。中國人民若有殺人搶奪重傷。謀殺放燒房屋等重案。查明係俄國人犯者。將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係中國人犯者。或在犯事地方。或在別處。俱聽中國按律治罪。遇有大小案件。領事官與地方官各辦各國之人。不可彼此妄拏存留查治等語。該通事與該酋。亦將該國俄字條約查閱。互相對質。指畫告說。此條之聽字。係中國人有犯。不過告訴中國聽知而已。我衆向其爭論。既說告知。何以有中國按律治罪。各辦各國之人。不可彼此妄拏存留查治字

揆。該酋固執。以我約不合伊約。混行枝梧。顢頇狡賴。又問
以因禁之人。現在何處。通事即答係俄商送回五名。又由
船上送回二十四名。其餘四十六名。俱在海參崴。俟旋回
問明。務送交琿春衙門等語。該副都統索取照會。旋回罕
奇。詳覈照會內云。若有亂黨。則依俄國法典治罪一語。仍
前狡賴。隨即覆給照會。仍駁詰更正。七月二十一日。復派
佐領溫冲河等持照前往摩闊崴索因禁之人。行抵交界
之長嶺子地方。遇該酋遣俄官鳴喀拉幅壓送因禁之人
五十一名。該員隨同俄官進城。遞照會一紙。言送來五十
一人。日後勿給票照。不容再送我界等語。查照前報四十

六名。尚多五名。數係俄官續拏。當即按名點收。將應決匪犯許元豐金順恒滕成金等三名。解交長嶺子交界。眼同該酋正法梟示訖。該酋心悅誠服。並稱中國法度嚴肅。該副都統議以嗣後兩國有事。務期和衷商辦。並咨討張城子。周佩珍二犯。該酋答以二犯非伊所管之人。伊已行文伊將軍回文定奪。伊不敢專主為辭。復將會辦事竣。兩國益敦和好之道。彼此互相換約。該酋即行作別而回。現在會議事竣。官兵撤回歸伍。以節糜費。訊得姜石巖一犯。供係私運火藥。接濟匪人。訊明後就地正法。其因傷斃命匪首石才。宋俊李磐得三犯。戰斃傳首接界長嶺子地方。懸

竿梟示。唐文甲。唐寶。宗得玉。楊作興。汪永董懷蘭趙福鄭文。蒲行舟等九名。訊無為匪不法別情。照不應重律。擬杖八十。分別折責發落。以儆將來。至蒲行舟一名。甚曉俄語。琿春與俄人密通接壤。常有交涉事件。擬將蒲行舟留於琿春。作為通事。以期遇事有益。俄人因禁先後送回漁採謀食旗民人。實無為匪不法。亦無洵全情事。撥行釋放。令其各安生業。副都統烏勒興阿。因有搜查禁山之差。擬於七月二十六日起程。特派琿春驍騎校博興帶兵七名。執票照前往沿海一帶。清查中國漁獵旗民。令其各歸本業。並將辦理善後事宜。一併先後咨報前來。臣等詳覈副都

統烏勒興阿此次馳赴琿春。與俄酋會議邊事。所辦皆臻妥善。惟逆匪張城子。周佩珍二名。乃係罪不容誅之徒。而俄國將軍竟自帶往。若不即早索回。盡法懲治。難免將來不無邊釁。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在京俄使。令其轉行來悉畢爾總督。轉飭邊界官。即將逆匪張城子。周佩珍二犯。送交邊界官解回審辦。以安疆界而免後患。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同治七年八月十二日。軍機處鈔交兩江總督曾國藩洩漏事件。自請

議處一摺奉

旨曾國藩著交部議處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衙門自辦理洋務以來凡有應行事件均由臣等督率章京慎密將事從不敢稍涉疏忽其最密者或由臣等手自繕寫具奏並經奏明公牘而外准令函商無非嚴防洩漏之意本年值換約之期當以事關緊要復經臣等遴派章京專司其事期於慎益加慎所有各省疆臣密陳條約事宜欽奉

諭旨交臣等覆議無不敬謹封存嚴密登檔以便參酌折衷與各國住京使臣爭辯五月間接閱上海閏四月中旬新聞紙於督臣曾國藩密陳籌議條約事宜摺內應准應駁各節

歷舉無遺。臣等不勝疑訝。及至六月初間。復據總稅務司赫德將鈔摺呈出。臣等詢所自來。堅稱係由領事官鈔寄。當即函致督臣曾國藩。追究洩漏緣由。現經該督奏稱於密封陳奏之件。不能格外慎密。致被人傳鈔。自請議處。並據函覆臣等以此事既經疏忽於前。不必張皇於後。即訪得洩漏之人。擬不復奏請究懲。該督深自引咎。不欲援過於人。因係為已往難追。顧全大體。亦因此等密件。必須慎之於前。若於事後查辦。非止不能補救。且不免愈辦愈彰。惟嗣後中外交涉事件甚多。均須由臣等會同各省疆臣籌商辦理。若不京外一律慎密。我未謀定。彼已豫防。轉恐

肆其詭謀。為先發制人之計。種種蜚隙從此而生。所謂機
事不密則害成。其患有不堪設想者。相應請
旨飭下南北通商大臣暨各省將軍督撫。於辦理中外交涉事件。
務宜格外慎密。如有在事各員。不能體會此意。一經察出。
即行指名參辦。不稍寬貸。庶足以儆將來而維大局。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辦理中外交涉事件。關繫
重大。請飭格外慎密一摺。西洋各國自入內地以來。辦理諸多
棘手。凡遇中外交件事件。有關繫大局者。自宜慎密將事。不得
稍有洩漏。乃曾國藩於密陳籌議條約事宜摺件。不能慎密。致
被人傳鈔。業經交部議處。此事若再追究。誠恐欲蓋彌彰。轉於

大局無益。第思各直省將軍督撫三口通商大臣等。均有中外交涉事件。遇有奉到密寄諭旨。及總理衙門密行文件。並該將軍督撫等密奏摺件。若復稍涉大意。致有洩漏。則機事不密。各有攸歸。嗣後務當格外慎密。以維大局。如有在事各員。不能體會此意。一經察出。定當從重懲處。決不寬貸。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戊辰。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奏。奉著前將拏獲善哈爾夷人二名原委。即與來烏商辦事件之領事官什什瑪哩布商定。派員送交俄國邊界官各情。當已具奏在案。茲據委員依撒佛等稟稱。七月二十日。行抵俄國邊界烏蘇卡

倫地方。當將攜帶俄文。投遞俄國卡官。該國卡官等即將護送之二人查收後。給與回文一紙。稟報前來。奴才等將俄字回文。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理合附片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九月。丁丑署江蘇巡撫丁日昌奏。據江海關道應寶時稟稱。法國總領事白來尼。副領事狄隆。曾承充領事以來。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尚能顧全大局。約束本國洋人。尤為嚴切不敢外出滋事。且於法國租界內幫同查禁賭博亦極認真。即現在補換義國條約。代為繙譯。始終其事。與義國官員辦事。皆為教

國家宣揚
德意。能使義國官員俯首帖耳。心悅誠服。察其感戴。出於至誠。可
否附案奏請
賞給白來尼狄隆金寶星各一面。飭發轉給。以昭激勸而示觀感。
稟請具奏前來。臣查法國總副領事白來尼狄隆二員。向
遇中外交涉事宜。尚屬效順。可否仰懇
天恩。俯准給予金寶星各一面之處。謹會同署理五口通商大臣
大學士兩江總督臣曾國藩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議奏。
癸未。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幫辦大臣福濟奏。七月二十

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著奎昌等懷遵前旨。應行建立界牌鄂博之處。會同俄國官員。詳慎妥辦。速為了結。欽此。奴才奎昌定於八月二十一日。由科赳程。前赴瑪尼圖噶圖勒幹。會同俄官建立界牌鄂博。乃於八月十三日。據昌吉斯台霍呢邁拉扈爾卡侍衛祥陞玉金呈報蒙文。內稱七月二十八日。有俄人三百餘名。來至昌吉斯台等處。將侍衛二人並協理台吉攜去。聲言俄國將爾烏柯克清吉勒布倫托海迤北各地方。已劃要三年矣。今年我國立界官不來。明年纔來。爾卡可均撤回。否則致釀人命等語。次日始行釋放。因侍衛不肯那移。俄人

遂鞭打卡兵。搶掠軍器衣物。損壞帳房。侍衛等善言慰撫。
智力俱困。八月初三日。俄人纔將侍衛官兵送入烏柯克
以內。為此呈報前來。奴才等伏思既無分界俄官。若竟獨往
建立。轉致顯違條約。不得不暫緩行期。再查邊卡地勢極
高。寒凍過甚。兼之山嶺險峻。道路崎嶇。秋冬冰雪載塗。既
恐查界不清。更難堆砌郵博。夏令天氣和暖。諸務合宜。相
應請
旨飭下該衙門速行俄國。訂於明年四月。先自何地建起。與奴才奎
昌在某處會面。按約分立。先期咨覆總理衙門。轉行知照。
俾得有所遵循。至俄人驅逐卡倫一節。前於七月間因昌

吉斯台侍衛報稱俄隊前來設卡驅逐官兵捆擄跟役擬將烏柯克迪西八處移入卡內業經奴才等咨呈總理衙門查照統俟明年分界事竣再行酌覈辦理合併聲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明緒奏奴才於本年八月初八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金昌等咨准軍機大臣字寄本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改派西疆分界大臣並請催將分界事宜迅速舉辦一摺等因欽此奴才查原設布倫托海新城之地均在科屬境內今布倫托海當賊占踞新城未安有名無實指分界址實無其地分劃布倫托海並未與俄境毗

達。亦無可分之地。新城迤西。雖有可分者。惟塔城未經克復。皆為賊踞。道路梗塞。伊塔之界。必俟克復後方可舉辦。此處新城界址。應歸科城分立。方符疆與定制而免歧異。刻下賊匪滋擾。現已籌辦防勦。正值緊要。著業經將新城無界可分。統歸科屬各情咨覆奎昌等查照辦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己丑。山東巡撫丁寶楨。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臣等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以請調天津槍隊赴煙臺駐紮。並擬揀登州鎮標兵一並教練。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當經臣崇厚在於存津三營內。揀撥通永槍隊五

百餘員名。天津礮隊官兵數十名。飭派署通永鎮總兵春霖統帶前往駐紮。臣丁寶楨以練練綠營兵丁。教練槍隊。東省事屬創始。所有抽撥管帶駐紮教練調遣。以及賞罰餉項各事宜。必須通盤籌畫。覈議妥協。以期經久。擬出章程。以練兵應定數五百名。即就登州鎮本標及水陸各營兵挑選抽撥。惟取年在三十以內。十六以上。精壯誠實之人。不得以老幼充數。駐紮之處。現在自以煙臺為扼要。且便於教練。惟煙臺地段窄小。恐必須改駐他處。應由通永鎮春霖會商登萊青道。隨時酌議。教練之法一切均照槍隊規模。務取有當實用。此項練兵。若專派營哨官弁管帶。

恐難稽查。且有事之時。登萊青道統率節制。所有調撥不能得力。兵丁不守營規。如責革。綠營兵餉。現未按月給發口糧。應由登萊青道查後。所有月餉。即由海關常餉資接濟。與臣崇厚咨商。當即定月支薪水餉乾銀兩。並出並以練槍礮隊之難。必須營之通永鎮隊內。派出大教習

隊內。大教習一員。小教習四員。專管教隊。仍責成總兵春霖督操。函致臣丁寶楨查覈辦理。茲據升任運司前登萊青道劉達善稟稱。煙臺民居稠密。現在津郡調來槍隊官兵。租賃民房七處。尤為暫租一月兩月。查煙臺海口。南靠棋山。北臨大海。西立石圍。東為各國商人及領事官住所。監督關署暨內地鋪商開設行棧之所。周圍不過四五里。既無大店閒房。又無廟宇公所。地形窄小。現為安頓津郡槍隊官兵。不惜重貲。暫賃民房。若登州標兵五百到煙臺。無民房可賃。擬在石圍之內。依牆建立營房一百四十間。並帶兵官公所及各項器具。共估需銀四千餘兩。即在東

海關洋常兩稅項下動用。覈實報銷。臣等以該司道所議此項兵房。目前既可為官兵棲止之區。日後即可為防守駐紮之所。當飭該司道動款興工。必須工堅料實。不准草率偷減。應派正營官一員。臣丁寶楨查有留東候補知府焦仲良本在省南管帶槍礮各隊。年力正強。堪以派充正營官。於參遊各員內。遴選老誠諳練者二員。作為幫帶。至總令幫令帶隊分帶等官。非熟習號令者難充此任。由臣崇厚轉飭春霖會同潘霨劉達善。應俟隊伍教成後。於習練最為熟習者。稟請給予頂帶。拔補派充。以資得力。

御批。該衙門知道。

崇厚入奏。據署獻縣知縣胡桂芬稟報。天主堂教民劉孟才。喊控勇丁王得勝等攔截天主堂拉運米麵車輛。彼此爭毆將傳教士徐博理等用槍刀扎砍致傷。並被搶失物件等情。正在劉提人證飭訊間。又據法國領事官德微理亞並法國傳教士徐博理先後函稟前情。當經奏派委員弁劉提滋事勇丁。並行大統帶官劉祺令將哨官王萬山一併解案審辦。旋據獻縣查獲車輛等物。給領回驗訊供連卷解送來津。並據王萬山自行投到。即將前案發交署天津府知府任信成審訊。並經奏督同親審。據王得勝供認用長槍扎傷徐博理等不諱。現據天津府覈案比擬具

詳前來。查勇丁王得勝因拉運火藥車輛。馬匹倒斃。見有民車。輒令營中夥勇攔截應用。迨傳教士徐博理將王兆兒揪去詢問車輛下落。王得勝即率同多人。將王兆兒搶回。致相爭毆。用槍扎傷徐博理。並傷其跟人。以致車上遺失物件。王得勝身為勇丁。當行軍之際。擅截民車。並因爭毆致傷外國教士人等。實屬逞兇。情節較重。惟失物由於爭毆。殺人並未致死。於軍士搶掠情形不同。案關中外交涉。罪名出入攸關。固不可過於苛求。亦不可稍形疏縱。以期平允。除錄案咨呈總理衙門。並將全案供招咨請刑部覈議辦理外。所有案內哨官都司衛守備王萬山不能

約束勇丁。釀成巨案。相應請
旨將該員先行革職。聽候刑部覈辦。
御批。王萬山著先行革職。該衙門知道。餘依議。
庚寅。山東巡撫丁寶楨奏。天津槍隊一營。由海道前來山
東煙臺駐紮。並在登州鎮各標營內。揀選精壯兵丁五六
百名。隨同教練。准崇厚來咨。現派署通永鎮春霖統帶左
營槍隊官兵五百三十六員名。並添撥礮車六輛。礮隊官
兵六十七員名。於八月十七日據報起程。所有口糧等項。
均發至九月十五日止。以後餉乾即在東海關洋稅項下
照章接支。並據登州鎮總兵陳擇輔咨報。該鎮所屬水陸

十一營內。抽撥年少精壯誠實兵丁五百名。飭派署右營都司孟華南管帶前往聽調各等因。除教練一切事宜。統俟槍隊行抵煙臺後。由該司道等妥議稟裁。自當飭令認真操防。以期實效。至近日甯海各處。有洋人試究金礦情事。臣前接准總理衙門來咨。即經飛飭該地方官妥速查禁。並委員密往查勘。深恐內地奸民與之句結。復將開礦聚眾。貽害閭閻各情。剴切出示曉諭。嗣據各地方官及委員稟覆。從前曾有廣東人與之句結。一聞查禁。業已遠颺。現在祇有洋人三五成羣。試究數處。實無內地民人隨同開採情事。所有辦理情形。均經隨時咨明總理衙門查照

在案。伏查洋人游歷。原係載明條約。而開礦為中國嚴禁之事。卻偶爾它試。亦非游歷所應為。乃各領事官則護為外國所常有。歷次照會辯理。詞多含混。並不認真諭禁。其試它之洋人。又皆恃言語不通。無從究其來歷。現計結伴人數。此往彼來。它沙地方。朝更暮改。且有支立帳棚旗號等事。不免駭人聽聞。均經劄飭該州縣及登萊青道設法驅禁。不任日久逗遛。臣微窺該夷之意。現在雖未顯然開它。然到處試探。多方煽惑。誠恐試準礦苗最旺之處。一旦聚集多人。公然開採。遂成難禁之勢。阻之則釁端即起。聽之則勢必不能。臣責任地方。杞憂殊切。現惟嚴飭道府州

縣等官於洋人所到之處親往防範。設法理諭勢禁。不令得逞其技。尤以嚴禁內地民人。不准與之交通來往。以孤其勢。使彼無所句結。貪心或可漸泯。臣於此事固不敢稍涉孟浪。然使該夷或違約負強。亦未便任其腐集。致滋隱患。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卯。大學士調任直隸總督曾國藩奏。竊中國試造輪船之議。臣於咸豐十一年七月覆奏購買船礮摺內。即有此說。同治元年間。駐紮安慶。設局試造洋器。全用漢人。未雇洋匠。雖造成一小輪船。而行駛遲鈍。不甚得法。二年冬

閒。派令候補同知容閎出洋購買機器。漸有擴充之意。湖廣督臣李鴻章自初任蘇撫。即留心外洋軍械。維時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內。彼此講求禦侮之策。製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滬購買機器一座。派委知府馮焌光。沈保靖等開設鐵廠。適容閎所購之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併一局。始以攻勦方殷。專造槍礮。亦因經費支絀。難興船工。至六年四月。臣奏請撥留洋稅二成。以一成為專造輪船之用。仰蒙聖慈允准。於是撥款漸裕。購料漸多。蘇松太道應寶時及馮焌光沈保靖等朝夕討論。期於必成。查製造輪船。以滬鑪機器船殼三項為大宗。從前上海洋廠。自製輪船。甚滬鑪機器。

均係購自外洋。帶至內地裝配船殼。從未有自構式樣。造重大機器滬鑪全具者。此次創辦之始。考究圖說。自出機杼。本年閏四月間。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緒。七月初旬。第一號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輪船。意取四海波恬。廠務安吉也。其滬鑪船殼兩項。均係廠中自造。機器則購買舊者修整參用。船身長十八丈五尺。闊十丈七尺二寸。先在吳淞口外試行。由銅沙直出大洋。至浙江舟山而旋。復於八月十三日。駛至金陵。臣親自登舟試行。至米石磯。每一時上水行七十餘里。下水行一百三十餘里。尚屬堅緻靈便。可以涉歷重洋。原議擬造四號。今第一號係屬明輪。此後即

續造暗輪。將來漸推漸精。即二十餘丈之大艦。可伸可縮之煙筩。可高可低之輪軸。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試辦以來。臣恐日久無成。未敢率爾具奏。仰賴

朝廷不惜巨款。不責速效。得以從容集事。中國自强之道。或基於此。各委員苦心經營。其勞勩亦不可沒也。溯自上海初立鐵廠。迄今已逾三年。先後籌辦情形。請為

皇上麤陳其概。開局之初。軍事孔亟。李鴻章飭令先造槍礮兩項。以應急需。惟製造槍礮。必先有製槍製礮之器。乃能舉辦。查原購鐵廠。修船之器居多。造礮之器甚少。各委員詳考圖說。以點綫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就廠中洋器。以

母生子。觸類旁通。造成大小機器三十餘座。卽用此器以鑄礮鑪。高三丈。圍逾一丈。以風輪煽熾火力。去渣存液。一氣鑄成。先鑄實心。再用機器車刮鑽空。使礮之外光如鏡。內滑如脂。製造開花田雞等礮。配備礮車炸彈藥引木心等物。皆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至洋槍一項。需用機器尤多。如碾卷槍筒。車刮外光鑽空內膛。鍛造斜棱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槍成之後。亦與購外洋者無異。此四五年間先造槍礮。兼造製器之器之情形也。該局向在上海虹口暫租洋廠。中外錯處。諸多不便。且機器日增。廠地狹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間。乃於上海城南興建新廠。購地

七十餘畝。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滬鑪廠。曰機器廠。曰熟鐵廠。曰洋槍樓。曰木工廠。曰鑄銅鐵廠。曰火箭廠。曰庫房。棧房。煤房。文案房。工務廳。暨中外工匠居住之室。房屋頗多。現矩亦齊。其未成者。尚須建開船塢。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儲木料。另立學館。以習繙譯。蓋繙譯一事。係製造之根本。洋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捍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製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員。於繙譯甚為究心。先後訂請英國偉烈亞力美國傅蘭雅瑪高溫三名。專譯有裨製造之書。詳細繙出。現已譯成滬機發軔。滬機問答。運規約指。

泰西采煤圖說四種。擬俟學館建成。即選聰穎子弟隨同學習。妥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物理融貫。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書。此又擇地遷廠。及添建繙譯館之情形也。茲因輪船初成之際。理合回併附奏。該局委員等殫精竭慮。創此宏規。實屬著有成效。其尤為出力各員。可否籲懇

天恩。給予獎敘。恭俟

命下遵行。如蒙

俞允。臣當與李鴻章。于日昌。酌覈清單。由新任督臣馬新貽會奏。

曾國藩又奏。上海為通商要口。各國洋人麕聚。租地既廣。

爭端最多。向由通商大臣遴選官紳數人。並由蘇松太道酌派熟悉情形之員。會同專辦洋務。遇有事理重大者。則用文牘往來。詳細剖晰。其餘事涉瑣屑。頭緒紛繁。及緊急事件。不及備文泐函者。皆令洋務委員。與領事覿面辯駁。或一日往返數次。展轉籌商。既不敢過於遷就。有損體制。亦不敢稍涉固執。激成事端。數年以來。該委員竭力維持。尚屬妥帖。查福建辦理通商事宜出力各員。曾於同治四年間列保奏。蘇省事同一律。可否顧懇

天恩。准其擇尤請獎。如蒙

俞允。臣亦擬會同李鴻章。于日昌商定名單。將來即由馬新貽等

會奏。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新造輪船工竣。並陳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及請獎上海通商委員各摺片。中國試造輪船。事屬創始。曾國藩獨能不動聲色。從容集事。將第一號輪船成造。據稱堅緻靈便。可涉重洋。此後漸推漸精。即可續造暗輪大艦。並陳製器設廠。及添建譯館各情形。足見能任事者舉重若輕。深堪嘉尚。馬新貽計抵新任。即可會同丁日昌。按照曾國藩李鴻章等辦規模。悉心講求。以期周妥。設局以來。各該委員等均屬著有微勞。所有尤為出力各員。准由曾國藩會商李鴻章馬新貽丁日昌酌量奏保。其上海通商委員。辦理洋務亦臻妥協。並著曾

國藩等擇尤請獎。以示鼓勵。

乙未。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布倫托海辦事大臣福濟奏。竊奴才榮全於本月二十三日。行抵科城。是日接准差往俄國辦事章京薩碧屯稟。內開章京等自科起程。即聞俄人逐卡情形。及至行抵六臺。各臺傳言紛紛不一。本月十五日。行抵烏克克。七臺官兵等手持木棒馬鞭喧鬧。將章京帶來自駐帳房。均皆打倒扯破。幸台吉章蓋等再三攔阻。善言撫慰。一時之久始行漫散。是夜喧聲徹夜不絕。於十六日卯刻。來章蓋等數人。言說必得重賞。該兵丁始行漫散。章京等愚思

帶帑項一萬數千兩之多。該蒙古官兵等均有垂涎之狀。
儻一時刁搶。即成大故。章京等復稍行賞賚。用言開導。該
蒙古官兵等始行紛紛漫散。章京等於十七日返營等語。
奴才業全閱覽之次。不勝憤懣。蒙古等素性愚頑。憤一時變
心。更難撫慰。與奴才奎昌福濟畫商。今俄人不遵條約。未經
分定界址。竟敢恃强逐我現坐之卡。該坐卡侍衛官兵等
業已被逐。聚在一處。人多勢眾。難免別生枝節。徒有八卡
之名。更無一卡之用。趁此機會。趕緊撤去八卡官兵。將昌
吉斯台霍呢邁拉扈兩卡侍衛。暫行移入烏克克附近。著
由索果克所屬卡內。撥官兵若干名。駐守此地。一俟奴才等

與俄人如何分定限界之後。相度地勢。擇其隘口。隨時奏添。如此接現時機宜斟酌辦理。不惟每年節省坐卡鹽茶銀兩。且免該蒙古等藉口生端。俟拏榮全回抵烏城。再行與本處將軍大臣等畫商。展諭該部落所管官員等。令其剴切開導。此次滋事蒙古等眾。量為懲辦。以挽刁風。該章京薩碧屯等於八月二十七日。返至科城。所帶銀兩物件幸無一失。拏榮全遂飭令該章京等由庫倫繞道前往恰克圖。庶免俄卡。馳往斜來等處。完辦一切。並著開導德勒等猶豫懷疑之心。

榮全又奏。拏於八月十九日。接准管理索倫部落領隊大

臣霍加布公文內開該領隊大臣由阿拉善等處帶同各營官兵三千五百餘名於七月初八日行抵雅爾玉爾紮營居住往見該處俄官祈請差派俄兵照料護送前進據該俄官告稱我處前接准阿勒瑪圖庫尖那圖爾來文內開我們前派照料護送官兵僅送至巴克圖我們堵禦行營前進並非我們所屬之地儻有賊盜等情不能管理等語現在領隊駐紮雅爾玉爾兵丁閒散等與俄人傭工收割糧石貼補度日此時僅剩存銀一千兩若在此處駐紮日久人數過眾日用口糧浩繁儻一時不濟諸事更覺掣肘況前途均係曠地懇請指路接應速歸本地等因准此

伏思前奴接濟該索倫等眾。進貴銀二千兩。計其程途。此際訥勒圖阿達布等。辭護銀兩早經到彼。尚可暫顧目前接濟。惟人數過多。又在俄國偏僻小地紮營住居。久令將近水涸草枯。若在彼住居日久。不惟口糧不繼。儻或馬匹牛隻疲乏瘦弱。更屬可虞。奴因與俄人勘分烏垣所屬地界。俄官尚無來信。暫住科城。當即照鈔索倫領隊大臣霍伽布原文。咨行烏垣將軍大臣等。轉咨科城布倫托海等處一體遵照辦理。查雅爾玉爾距巴克圖五站。巴克圖距塔爾巴哈台城三十里。塔垣失守後。回匪均在烏嚕木齊等處夥眾盤踞。現在塔城一帶均成無人荒地。不知該領

隊等此時仍在雅爾玉爾駐紮。抑起行前進。即派原任主事職銜巴彥圖。持文前往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明瑤等行營。請由該處添派通事一名。帶路趕往偵探。並隨帶經過俄境夷人。庶可免俄人阻滯。以利前進。

榮全又奏。奴才前奉

諭旨。催辦立界事宜。遵即由烏起行。途次接准科布多大臣等咨。復因俄官不來。請俟明年會辦等因。奴才此次就道。舉凡酌辦賞項。飭傳臺站。諸多不易。若遽然折回。素知俄人詭詐性成。設有信來。反易致其口實。遂於二十三日趕抵科城。即備照會一件。飭由索果克卡倫侍衛設法轉致俄國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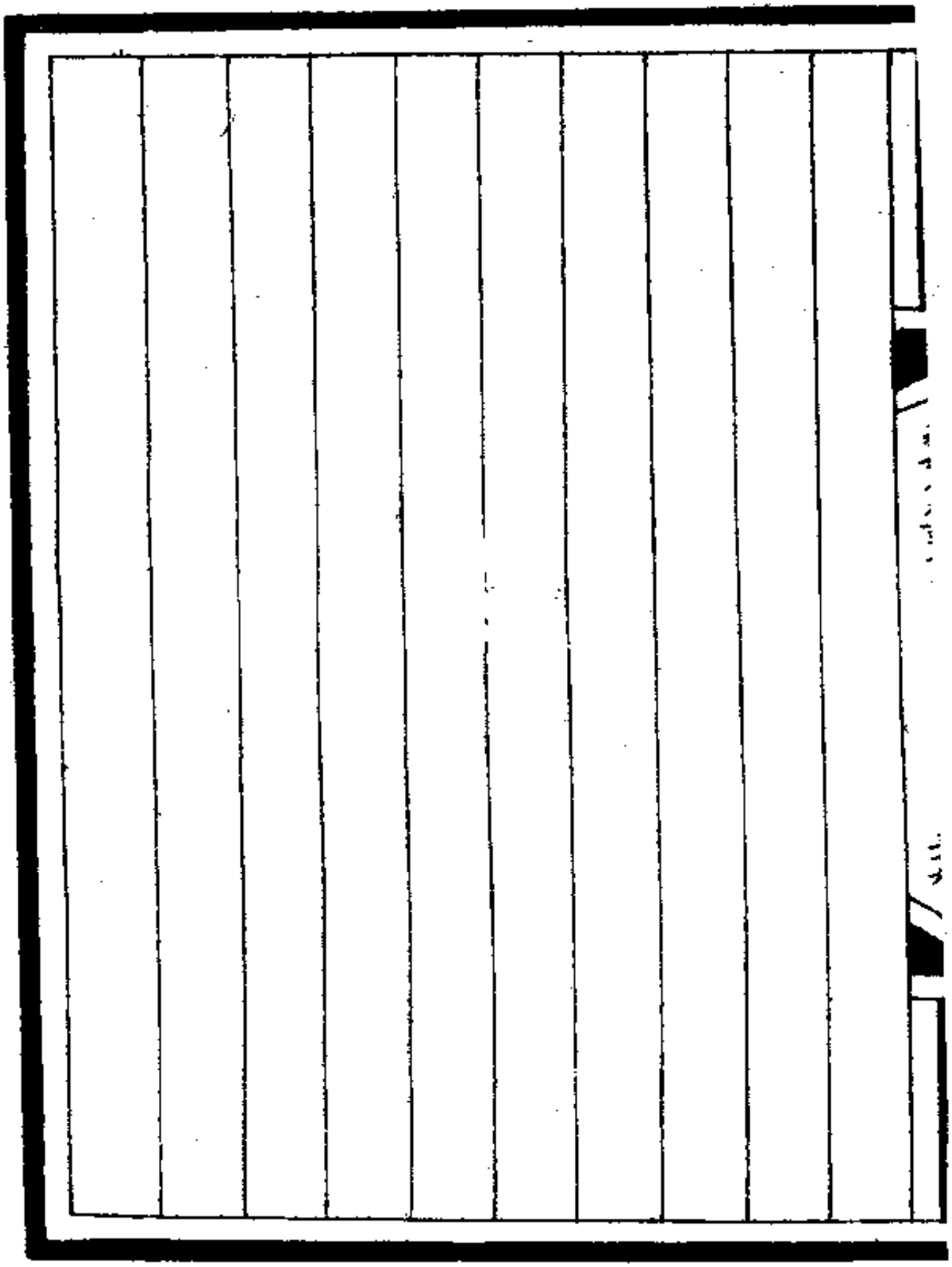
界官。詢其究竟幾時可到索果克。俄國照約會辦烏城立界事宜。務望詳確示復等情去後。未知能否遞到。正在籌畫間。復有奔前差赴俄辦事委員等因被卡兵阻止。返回科城。當詢俄國立界官果否有前來之信。據稱自索果克起。西至烏克克止。並未聞有立界俄官前來之信。且前途山嶺業已落雪。恐難前來會辦等語。奔再四斟酌。惟有暫候科城。以免徒勞。前途臺站。先派五品花翎卽補驍騎校青山。蒙古畢齊業齊阿鴻爾密特帶兵三名。執持公文。馳赴索果克。詢探確切情形。應俟護員稟到日另行酌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差往俄國辦事章京中途被阻並派員接應索倫人眾各一摺章京薩碧屯等奉差前往俄國斜米辦事行至烏克克卡倫被至卡蒙古人等阻止並聚眾喧鬧打破帳房覽奏各節實出情理之外榮全等以該蒙古人等素性愚頑未便遽行查辦固是權宜辦法然似此聚眾逞強藐視國法亦不可不加以懲儆著榮全會同麟興錫正勒多爾濟奎昌明瑞嚴諭該部落所管官員等令其剴切開導將滋事之蒙古人等量予懲辦固不可操之太蹙激成事端亦不得一味姑容致長刁風至所奏擬撤去八卡官兵將昌吉所壽霍兒邁拉扈兩卡侍衛暫行移入烏克克附近駐守等語邊界所設卡倫關繫緊

重。現在分界未定。若遽將卡倫移撤。恐俄人得步進步。易滋口實。榮全等務當熟籌妥商。如於分界之事尚無窒礙。即可照擬辦理。斜米等處應辦之事。亦宜早為了結。即著飭令該章京等由庫倫取道恰克圖。迅速馳往辦理。毋稍遲誤。其由俄境旋回之索倫部落人眾。現既行抵雅爾玉爾地方。即著福濟錫綸派員會同榮全派出之員。設法接應。並遵前旨。俟戶部撥款二萬兩解到後。酌量接濟。妥籌安插。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一



566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二

同治七年。戊辰。九月。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咸豐八年英法兩國所定條約。內有耶穌天主等教。在中國傳習者一體保護。毫無刻待禁阻等語。迨至咸豐十年復經議准後。臣等接辦。明知耶穌等教與中國不同。必多窒礙。是以竭力相持。未肯輕易互換。迨事機緊迫。眾議交催換約。不得不委曲求全。以顧大局。既換之後。無論如何棘手。總宜隨時酌覈辦理得宜。乃近年來外間辦理教案。數年不結。拖延日久。變端百出。其間固有教民藉勢誇張。招怨生事。亦有平民憤激過深。故滋釁隙。是以外國不免

有所藉口。近如河南省南陽還堂一案。臺據撫臣李鶴年
玉稱南陽教堂之事。為和約攸關。固不敢託持正議。要譽
於紳民。亦不敢草率欺蒙。貽憂於大局。並稱南陽民人傳
帖聚眾。其勢洶洶。現仍迅圖了結各等語。復有江蘇揚州
聚眾毆辱教士。福建臺灣壯勇殺死教民兩案。據督臣曾
國藩咨報。已將揚州之案訊辦。麤有頭緒。其臺灣一案。尚
未據督臣英桂將如何辦理情形咨報。而該國使臣屢次
照會前來。請拏辦正兇。情詞迫切。爭執不已。並該國有兵
船前往揚州臺灣兩處自行彈壓之說。臣等深恐決裂難
以收拾。一面照覆該國住京使臣。飭領事官妥辦。一面飛

咨曾國藩英桂派委熟悉洋務之司道大員會同該國領事官迅籌辦法即日議結務使華洋相安不致橫生枝節

臣等伏思耶穌等教既為條約所准行彼係照約而請我更難以顯為禁止惟在我之修明正學自能端其趨向不必揚湯止沸愈激愈堅是以臣等遇有交涉事件一經該使知會無不立行該省屬令持平辦理惟兩造之曲直案情之虛實臣等無從懸揣全在各省大吏及各地方官相機處置當行者就案完結當拒者按約辯明不致日久遷延致貽後患相應請

旨飭下調任直隸總督前兩江總督曾國藩閩浙總督英桂河南

巡撫李鶴年各將現辦未結之案迅速設法完結並請
諭令各直省將軍督撫通飭各地方官如有傳教之洋人務令士
民各守本業不得聽信浮言無端尋隙儻有不安本分教
士滋擾地方即與會領事官按約懲辦務使民教相安不
致釀成巨案庶足以靖教務而杜爭端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蘇閩等省現辦傳教各
案中外未能相安一摺據稱河南省南陽教堂一案民人傳帖
聚衆其勢洶洶江蘇揚州聚衆毆辱教士曾國藩咨稱訊辦麤
有頭緒臺灣壯勇殺死教民英桂尚未將辦理情形咨報而該
國使臣屢請拏辦正兇情詞迫切等語傳教一事既已載在條

約。勢難顯為禁止。惟在自端趨向。崇正黜邪。現在辦理各件。務須妥慎籌維。當行者就案完結。當拒者按約辯明。不致日久遷延。橫生枝節。方為妥善。著曾國藩英桂馬新貽丁日昌下寶第李鶴年各將現辦未結之教案。迅速設法了結。毋稍偏徇。致辦理不得其平。轉滋流弊。原摺著各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現辦傳教各案。中外未能相安。請飭迅速完案。並通飭各省按約辦理一摺。河南南陽因還堂聚眾。江蘇揚州毆辱教士。福建臺灣壯勇殺死教民。該國使臣屢請拏辦正兇。情詞迫切。必須迅速完案。方免事機決裂。已諭

令江蘇福建河南各督撫迅速辦理矣。惟思傳教一案。載在條約。自難顯為禁止。惟在修明正學。自端趨向。乃能崇正黜邪。潛消隱患。遇有交涉事件。尤當持平辦理。當行者就案完結。當拒者按約辯明。庶可關其口而奪之氣。嗣後各該地方如有傳教之洋人。務令士民各守本業。不得聽信浮言。無端尋隙。儻有不安本分教士滋擾地方。即知會領事官按約懲辦。必使民教相安不致釀成巨案。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善通飭各該地方官。妥慎辦理。毋稍偏徇。致滋流弊。原摺著各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於本年七月間。接據三口大臣崇厚

函稱接到大西洋國使臣嘛吵寄來呈遞臣奕訢照會兩

件。由該大臣轉遞前來。臣等查閱該使臣照會。一係奉其本國君主委令總督澳門地捫各地方。帶有簡書為據。一係簡授全權大臣便宜行事。並稱同治二年。已經兩國畫押之和約章程。亦奉有便宜權柄。託委更易。再商新約。與中國所簡全權大臣。將互換約內相異之事。商定妥辦等因。臣等查同治二年大西洋國派使來津。商立和約。定有款目。因臣等欲將澳門設法仍歸中國。是以於該處設官一節。未能議妥。該使臣悻悻而去。當將辦理情形奏明在案。迨令和約並未互換。本年日國使臣瑪斯回國。因其於大西洋情形向來熟悉。所有澳門原建礮臺兵房一切。議

令瑪斯設法向大西洋說明交出。並將原有洋兵撤回。以
便中國設官。從新經理。旋經臣等與瑪斯及總稅司赫德
籌定辦法。將同治二年原定大西洋條約刪改增添。另繕
新本。續派稅司金登幹寄交瑪斯辦理。並知照蒲安臣志
剛孫家穀。以便行抵該國時。就近辯論。其約內刪改增添
之處。悉皆牽涉澳門。亦經臣等詳細奏陳在案。今大西洋
國使臣照請商定條約。而瑪斯承辦澳門一節。能否照辦。
尚未得有準信。是該使臣所請更立新約。現在無從辦理。
臣等公同酌覈。並與總稅司赫德熟商。先給該使臣照覆。
以該使臣既願將舊約更易新約。自係該國深知中國必

欲將不妥之處先行更正。惟此事中國於該使臣未到之先。業派出使大臣前往。且計此件照覆到日。已在封河之後。須俟明春再行商辦。以緩該使臣來津之行。當由臣等繕就照會。遞交三口大臣崇厚轉寄該使臣查照。伏思該使臣照會所稱將互換約內相異之事商妥快辦。自係暗指澳門設官而言。儻欲藉此轉圜。與前遣瑪斯往辦之議。並不相背。第近聞瑪斯本國有事。大西洋是否牽涉。無從得知。瑪斯所議能否有成。亦難逆睹。應俟續有信息。再由臣等相機妥辦。

御批。知道了。

上西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於西洋五月十三日。奉我國大君主諭旨。委為總督澳門地捫各地方。於同治七年六月十五日接任。又蒙我大西洋國大君主簡託為欽差。在中國並日本暹羅全權之職。本大臣帶有簡書為據。以為便日送閱。本大臣相應報明貴親王得知。因本大臣欽蒙主命。以便盡力。更敦兩國三百多年和好交友之誼。如能得遵承我國主之命。並蒙貴親王順情。誠為本大臣之幸也。為此報聞。

大西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欽承我國主特簡。授以欽差。在中國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本大臣身有便宜之權。不但為商定新期。以便在天津互換同治二年已經兩國畫押之和約章程。亦奉有便宜權柄。託委更易。在天津已立之約。又能再商更立新約。本大臣無不勉力。與中國所簡全權大臣。將互換約內相異之事商定。能何妥當決辦。此誠本大臣之意也。本大臣敬候貴親王便時准派全權大臣。與本大臣彼此商辦此件要事。為此照請。祈查照施行。

給大西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本大臣欽承簡授以欽差。

在中國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等因前來。中國與大西洋國和好數百年。期永遠不絕。實為本王大臣之所願。其向日未能將條約互換者。並非中國不願立有和好之約。因澳門中國設官章程體制。應細加斟酌。及兩國取益防損之事。商訂至妥。以便互換。緣立約乃永遠和好之事。必須盡善盡美。勿存稍有不妥之處。方可免日後或有辯爭。故須於未換約先豫將不妥處更正至妥。方期永遠和好。否則恐非永敦和好之意。在先所來貴國之兩位大臣。均無更正之權。以致至今屆換約之時未能辦理。來文所稱奉有便宜權柄。更易條約。又能再商更立新約等語。甚為妥便。

且貴國託貴大臣將舊約更易。再立新約。自係貴國以為中國必定欲將不妥處。先行更正。再為換約為是。本王大臣更為欣說。彼此意見相同。商立新約。自無難辦之處。惟貴大臣未到之先。中國已經派有出使大臣前往。且此文到貴大臣處。計已到封河之時。是以不即遽煩貴大臣前來商酌。一俟明春開河時。本王大臣再行備文告知一切。方能將善後事宜商辦也。

恭親王等又奏。美國使臣蒲安臣。於上年十月間。經臣等奏令前往西洋各國。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當接該使臣照會。所有住京事務。交與本國副使衛廉士接辦。

茲於八月十五日。據該署使臣衛廉士照會。本國現派勞文羅斯實授住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經臣等給予照覆。旋於二十三日該新任使臣勞文羅斯來臣衙門謁見。並呈遞譯出漢文及洋文國書各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大致謂其人諳練純良。必能協和中外之意。詞意俱極恭順。臣等將書收存。謹錄出漢文。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美國國書

大亞美理駕合眾國伯理璽天德姓展遜名安得烈致書

於

大清中華國

大皇帝陛下。朕令特簡貞亮拔萃才士。姓勞文名羅斯奉使前去

貴國。居近

朝廷。以益本國住紮中華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任。此臣諳

熟兩國相益事件。素能體朕友睦之心。深知其忠烈純良。

爰命充選。定當恪供迺職。特啟

大皇帝陛下恩遇隆重。

錫以

恩禮。其代美國上達各事之尤重者。務祈

俞允。彼所作為。必臻盡善盡美。而敦兩國久遠友睦之忱。俾得共
相和悅。茲特表美國和好真意。誠願
貴國萬禩享太平之福。代為上
聞。朕應仰祈聖神。篤守眷顧。斯
大皇帝長享無疆之頌矣。肅此恭達。敬請
福安。
合眾國大學士姓蕭華名衛廉在華盛頓京都奉大伯理
璽天德命敬書。
耶穌降生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即合眾國年
紀之九十二載。即戊辰年二月二十七日。

恭親王等奏。昨准軍機處鈔交三口通商大臣兵部侍郎崇厚山東巡撫丁寶楨奏會議揀調登州鎮標官兵操練洋槍礮隊。並建營房以資官兵棲止。並丁寶楨奏現在海口情形各一摺。九月十五等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伏查山東平度等處。華洋匪徒散處各村莊。開窆金壙已非一日。並未據該省撫臣咨報。臣衙門本年五月間。英國使臣阿禮國遣雅妥瑪來署面稱。山東海口有產金處所。恐流氓勾結私窆。地方官不能驅逐。釀生事端。已派兵船前往彈壓等語。當經飛咨山東巡撫臣丁寶楨嚴飭地方官查辦。旋據咨覆平度寧海福山等州縣。實

有洋人廣東人在彼開窰並有執持槍械支架帳棚私設旗幟等事臣等一面照會各國飭領事官嚴禁復恐該匪行蹤詭秘恐愈聚愈多肆行不法之事是以於八月間奏明

飭令崇厚於天津礮隊內撥去一營前赴煙臺駐紮並令丁寶楨於登州鎮標水陸各營內揀選精壯兵丁五六百名會同操演現據崇厚丁寶楨奏稱通永鎮總兵春霖統帶礮隊候補知府焦仲良管帶鎮標兵先後到防並據英法俄美布等國住京使臣照會已飭該處領事官禁止開窰如有洋人不遵約束即會同中國官兵彈壓驅逐等語該使臣

知開壙非條約准行之事。亦知中國例禁綦嚴。是以各飭領事官禁止無異詞。惟洋人桀驁性成。它金多係匪眾。此次設兵巡防。固不可過於憤激。亦不可純用優柔。惟在當事各員寬猛交濟。斟酌妥辦。丁寶楨有地方之責。應如何揉縱合宜之處。臨機審決。須有權衡。總期設法嚴防。不使洋匪潛留。方為妥善。惟天津客兵不便久駐。將來登州標兵練成。津隊即可撤回。務當督飭該道及帶兵官實力操防。即無它金之事。而通商口岸得此項勁旅彈壓。亦可潛消諸患。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本月十六日。由軍機處交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具奏。勇丁王得勝等因攔截車輛。將傳教士徐博理等用槍刀扎砍致傷。請將哨官王萬山先行革職。聽候刑部覈辦一片。奉

旨王萬山著先行革職。該衙門知道。餘依議。欽此。臣等查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來函。以帶兵官劉祺營內哨長王得勝及伊子王兆兒因拏車與教士徐博理鬬毆。致徐博理及跟役李東桂徐元良受傷各情。請示覈辦前來。臣等以兵勇滋事。自有先當辦法。不得因所傷係外國人。遽可意為輕重。當即函覆該大臣。密令嚴劄劉祺

迅將王得勝等拏獲解案。研究實情。持平辦理。一面函致法國使臣蘭盟嗣准署直隸總督官文咨報。勇丁王得勝等。砍傷教士徐博理等一事。現飭劉祺將滋事弁勇交出懲辦。並將該管官摘去頂帶等因各在案。旋於八月間。准法國使臣蘭盟函開。接教士來稟。徐博理傷已痊愈。因聞知該地方官已將正兇王得勝問斬。心中殊有不忍。請將王得勝斬罪減免。改為永軍。並請移咨三口大臣。將教士之情出示曉諭等語。臣當以中國辦案。必須確覈情罪。由地方官問擬。再經各上司覆審詳覈。如情有可原。自當從輕減等辦理。若罪無可逭。亦未使有意求生。致滋寬縱等

情。函覆該使。並將詳細情形函致三口大臣持平覈擬。勿事苛求去後。茲據該大臣錄案咨呈臣衙門查覈。並將全案供招咨請刑部覈議辦理。臣等復查條約內載。法國人與中國爭鬧事件。或一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別器毆傷致斃者。係中國人。由中國官嚴拏審明照中國例治罪。係法國人。由領事官設法拘拏。照法國例治罪等語。此案王得勝等。因運送軍火繩拉車輛。傷人尚未致死。該犯係中國人。自應照中國例治罪。所有原擬罪名。是否允當。既經該大臣分咨刑部。應由該部詳查例案。酌覈定擬。業由臣衙門據情轉咨。除俟刑部定案咨覆到日。再行知照三

口大臣遵辦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本月初四日。由軍機處交出江

蘇巡撫丁日昌奏。請

賞給法國領事白來尼狄隆二員金寶星一片。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外國領事等官。在中國辦事得力者。

由各大臣督撫奏請

賞給寶星。應有成案。今據該撫奏稱白來尼狄隆二員。遇有中外

交涉事件。尚能顧全大局。約束本國洋人。尤為嚴切等情。

洵屬效順。自應卽如所請。仰懇

天恩。賞給白米尼狄隆金寶星各一面。即由該撫查明式樣。製造
頒給。以昭激勸。
御批。依議。
壬寅。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臣於六月二十三
日。業將機器到齊。並各廠情形奏明在案。其第四起所載
輪船機軸尤繁重殊常。經派人夫起運四十餘日之久。始
獲蕆事。銅鐵機器。封閉艙底。經年海氣薰蒸。盡掩銹鏽。難
以遽臻靈轉。當即一面督工節節磨刮。使光潤滑澤。以利
樞關。一面責令學習駕駛之藝童水手人等幫同洋匠。相
機辦理。零星湊合。俾即鉤心鬬角之處。悟推行利轉之功。

由體達用。由委窮源。果能實力講求。他日製造之法。駕駛之方。實根於此。機器雖齊。船材未備。斧斤莫施。殊深焦急。臣自船廠開工以後。即維上游杉木。既不足以耐風濤。晝地樟木。港狹山深。出運遲滯。而遣員躧勘。深滬祥芝等處存儲洋木。復不適用。因於四月間。派洋員達士博同營弁等赴喻叨暹羅仰光各處。購致南洋楠木。嗣據營弁回工。稱該處得木易而得船難。木價廉而船價貴。業已由該洋員試辦數船應用。臣以船工稽遲。正擬專員催趲。東裝未行。而該船之來自暹羅者。於八月二十六日報到。船名曰華德西樂。共載木五百餘節。二十七日駛入塢口。人夫併

力五日之久盡數起岸。一面著洋匠估量尺寸。一面劈鋸興工。又據日意格稱此次到工。係頭起洋船。其第二起船名曰麻力阿立三丁。聞自暹羅揚帆已二十餘日。其第三四五起船。有日悅諾花思得者。有日安密喇者。有日巴奴格者。數日內亦自暹羅港出洋。此時海面雖北風司令。然颱颶不作。則較夏間倍其日數。亦陸續可到。果如所揣。一兩月內數起俱齊。船材賅備。廠內加工趕造。船身應易告竣。至船上帆檣器具。俱經日意格購致齊全。船身下水。機器入水之後。便可次第安頓周妥。理合先將暹羅木船到工日期。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閩浙總督兼理福州

將軍臣英桂福建巡撫臣卞寶第合詞具奏。

御批。知道了。

沈葆楨又奏。洋將日意格所辦木料。前次陸續到工者。臣俱節次奏明在案。惟所購之木中。除鐵鈔木可為船梁。楠木可為船脅。花旗木可為船板。及雜器具外。另有數百根名曰文同梧。圓圍合抱。各五六丈有奇。材鉅質重。外黑中紅。削皮寸許。觀其紋理。似堅緻殊常。及施之斧斤。則隨風折裂。經臣傳詢日意格據稱係託其國人。在南洋者購辦。擬為船骨。及船廠梁棟之需。看此情形。只好留作別用等語。臣維船身底木。衝激波濤。關繫最重。必慎之又慎。方為

利涉無虞。何得以外彊中乾之材。濫充重任。惟既迢迢萬里而來。勢難遽行剔退。使喫虧於此。而取償於彼。且洋人性本善疑。又力護其短。操之太蹙。適予以藉口之端。因但一面飭其飛書截止未離岸者。不准再運。一面飭其趕辦暹羅植木應用。船工稽緩。實由於此。究之暹船即使盡到。不過供三四船之需。以後非專派委員坐山收運。何能源源接濟。惟款目既鉅。得人尤難。辰下頭起已來。方在動工。俟新船下水後。擇一忠誠廉幹者。親往暹羅仰光等處。躬自履勘。方足膺此鉅任而無他虞。

御批。知道了。

十月。乙巳。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

抵科後。因未聞有俄官來信。派五品花翎即補驍騎校青

山蒙古畢齊業齊阿弼爾密特等赴卡偵探確耗。旋據稟

稱九月初二日。馳抵索果克卡倫。當問該侍衛閻林。立界

俄官有無前來之信。據該侍衛聲稱數日之前。有一俄官

來至本卡。問其來由。據言我是勘查地勢。繪畫圖誌而來。

事畢即赴斜米。侍衛隨向俄官訪問。今歲立界之事。伊云

今年業已秋末。日漸寒冷。且我國立界官又無來信。明年

春融。訂期會辦等語。復屬送他們的俄官。有在索果克貿

易之人。你們若到庫什莫多。務向你們人打聽確信。回來

告知去後。旋據該俄商由庫什莫多回至索果克。告知侍
衛闊林。我到該處詢問。立界之官仍無前來之信。大抵今
年是不能辦。並問前發之文。該侍衛已言業經發去等情
前來。伏思斧棨全恪遵累次
嚴諭。與烏城將軍麟興等詳商籌畫。始帶銀兩實需官兵等由烏
起行。先赴卡倫與俄官接辦烏城立界事宜。本期速定界
址。以慰
聖懷。乃迭次科城聞俄官並無信來。當備照會商辦。復派委員詢
探。誠以俄人來去無常。故斧棨全未便北赴卡外。徒勞臺
站。只可暫停科布多。窺其虛實。茲據委員青山等所稟情

形。自係天道已寒。大約俄官今年未必即來。斐榮全似亦未便在科久候。再四詳酌。雖復備照會一件。差令斐前奏由俄雇來諾海莫洛回牧之便。持赴斜米。投見該處庫必那圖爾商訂明年何時可到索果克。務必確切示知。以便先期在彼候辦等情。究不知是否咨覆幾時接見。斐榮全惟有返回烏里雅蘇台。候覆覈酌。遂於九月十六日由科起程。惟查將軍麟興上屆奉

命立界。因其催辦甚急。由烏到科。候至半年。未見確耗。復就道北上。途次僅據卡弁以俄人之口信。聲言俄官不來會辦。隨據情奏回烏任有案。今自改

派芬榮全為烏城立界大臣。急欲循圖照約完辦。及至科城。始終不見其來與不來確信。雖經照會幾次。仍並不即答覆。其素藉口以我

國不即與立界之說。今又咨將誰歸。總之俄人詭詐百出。難免欲生他歧。合無仰懇

聖恩。仍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公使。轉行知照。西悉畢爾庫必那圖爾該國立界大臣。所有烏里雅蘇台立界之起處。仍照原定條約。自索果克會同接辦。向東建立。無煩再行定地。如果明年會辦。務望訂準時日。萬不得仍前失信。統俟咨覆若何。芬榮全仍即酌照。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九月間。美國使臣勞文羅斯致臣等信函。並稱本國現派薄士敦帶來書籍數種。係言農事機器。金山地理。並五穀各種呈上。更望將中國書籍穀種互換等語。臣等溯查道光二十五年間俄羅斯國曾經呈進書籍。由理藩院奏明。欽奉

諭旨在案。臣等當即行查理藩院去後。旋准鈔錄道光年間俄國進書原奏咨覆前來。臣查原奏內稱據俄羅斯文稱。因前

蒙

賞給伊等住京人書籍。令由該國薩那式衙門備送俄羅斯書籍

呈進等因。復經臣等行查內務府轉查道光年間
頒賞俄羅斯住京人係何項書卷。現尚未據內務府覆到。臣等查
道光年間俄國因
頒賞後。始進書籍。此次美國係先以書籍穀種備進。與俄國案雖
相同。惟先後各異。臣等檢閱美國使臣來函。意重農人蒔
種。深望中國換給書籍。詞頗恪恭向化。未便拒絕不受。當
將書籍穀種。暫在臣衙門收存。一俟內務府覆到。臣等查
酌情形。應如何
頒賞美國書籍穀種之處。再當請
旨遵行。茲將書籍四本。穀種五十二包。封送軍機處。餘仍存臣衙

門。謹鈔錄美國使臣原函。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穀種留中。書籍交該衙門收存。

美國使臣勞文羅斯來函

今年三月間。衛大臣函稱有總會書籍數種。願與

貴國之書互相換易。當經貴衙門覆稱。俟將來應用時。再煩

代辦等因。乃獲函未到本國時。國家派薄士敦帶來書籍。

內言農事機器。金山地理。以便互換。另有本國五穀瓜菜

豆種呈上。給貴國農人蒔種。更望貴衙門將中國五穀瓜

菜豆種互換。以便本大臣寄回本國。是以今日託衛大臣

借薄士敦前來會晤。所有書籍穀種一並面交。

恭親王等又奏。英法兩國公使租定府第。每年各出租價銀一千兩。英國扣留租價二年。作為修理費。法國未經指定扣留租價年限。嗣英國按照該國年月扣算。均經照約按年齎送房租銀一千兩前來。臣衙門奏交內務府收存各在案。茲自同治六年十月初六日起。至同治七年九月十六日止。按照英國年月計算。又屆一年。據英國使臣阿禮國於十月十九日。派員齎送一年房租洋銀一千四百二十八圓。又小洋銀六圓。合銀一千兩。經臣等派員兌驗。計重庫平銀一千零三十五兩。查英館房租。例係每年

庫平銀一千兩。茲計多庫平銀三十五兩。係洋錢成色較
紋銀不足。以此三十五兩為加平加色之用。並知照內務
府於九月二十四日。派員赴臣衙門將英國租銀一千兩
照原洋銀數目平色查收。

御批。知道了。

庚申。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查哈薩克回眾。原居卡外
有年。令被俄人不容。該官察斡瑪克里帶領五百餘戶。移
入烏梁海遊牧。霍端和爾滚科布多河博羅布爾噶蘇等
處。情願照蒙古當差。烏梁海亦無力驅逐。請示前來。竊思
哈薩克流離失所。亦殊可憐。必令無地棲身。轉恐激之生

變。劃令西北多事。似難任枝節橫生。奴才等再四籌思。莫若
權令居住。並飭烏梁海派蒙官宣布
聖恩。曉諭安分度日。不可妄滋事端。俟明年奴才奎昌與俄官立界
畢。再行酌叢安插。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辛酉。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瑞麟署廣州將軍慶春粵
海關監督師曾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本衙門具奏
廣東同文館學生蔡錫勇等六名。到京考試。學有成效。道
照奏定章程。作為繙譯生監。准其一體鄉試。並派充繙譯
官。由該省隨時考察。以府經縣丞防禦各升階補用。如實

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優長者。擇優保送。調京考試。奏請
優予獎勵。不次錄用。無須拘定原奏升階各等因。同治六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鈔錄原奏咨照前來。臣等伏查蔡錫勇等六名。由總
理衙門考試。作為繙譯生監。准其一體鄉試。並充繙譯官。
飭回廣東。即經遵照將該繙譯官等掣籤。分派臣等將軍
督撫海關衙門充當繙譯差使。酌給薪水。仍在同文館練
習。遇有各衙門交辦事件。即到館飭傳赴署應差。並將此
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獎勵人材。擇尤保送。請
旨不次錄用一節。較本省原議更為優厚緣由。向各繙譯官剴切

諭。不惟各繙譯官奮勉當差。即在館學生無不同深鼓舞。惟是芬等竊有請者。此次派充繙譯官。係由總理衙門考覈行知的派。將來遇有出衆之才。自應據實保奏送京考試。請

旨不次錄用。至照常當差奮勉出力各員。給予府經縣丞防禦等升階。似宜議給年限。覈計功過。其應鄉試者。亦宜俟場後查覈文理。分別去取。而鄉試中式者。更宜優保升階。以示區別。又查此項出身人員。祇有通商省分。及有教民省分。相需甚殷。其餘各省選補前去。未免用違其才。竊擬繙譯官當差得力。三年期滿。並繙譯鄉試清文熟習。點畫無訛。

文鄉試三場完竣。文理平通。未經中式者。照案給予府經縣丞防禦升階。如鄉試中式舉人。即擬奏請給予知縣升階。所有各項保升文職人員。擬送部籤掣通商省分。差遣委用。遇有教民省分。奏請揀發。亦由部臣揀選發往。以資任使。至繙譯官當差不甚得力。擬再限三年學習。如仍不得力。即將繙譯官撤退。另掣充補。仍給予監生衣頂。旗人則帶原食旗糧。歸旗效力。其餘在館學生。仍俟三年學習有成。由斉等考覈一體照辦。再廣東同文館。自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開設以來。迄今四年有餘。在館諸生學有成效。漢文教習編修吳嘉善及提調官長通事分教習等員。

均屬著有微勞。照同治元年總理衙門原奏。應予酌量獎勵。除查開各員履歷咨部外。謹擬分別列保。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可否如擬給獎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至西文教習譚順。於同治四年五月初間告辭。接延哈巴安德。同治六年四月又辭回國。改延巴化理接充。合併陳明。

御批。該衙門議奏。其單開之吳嘉善等。均著照所請獎勵。單併發。

十一月。甲戌。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錫丕勒多爾濟。署伊犂將軍榮全奏。前與俄羅斯駐紮庫倫來烏商

辦事件之領事官什什瑪哩布約定本年九月初十日。齊聚在孝等所屬唐努烏梁海境內烏克果勒地方。各派委員。會辦俄廟被竊。俄商被阻二案。孝等前期派令候補防禦筆帖式依徹布等遵照原議往辦去後。嗣於九月二十三日。據該委員等稟稱。九月初三日行至烏梁海印務處。當即傳集在事一切人證。據該總營額勒墜瓦齊爾言稱案內人證。在烏克果勒地方齊聚等候會辦。職等於九月初八日。行抵烏克果勒。該總營及人證並未到案。但有扎蘭那木那一員在彼。職等當即詢問。據該扎蘭報稱所派之總營。業已告病。案內人證尅日就到。日推一日。延至十

四日。亦未見一名人證。窺其情詞。有意推諉。職等初十日。即派筆帖式齊業齊依達木扎布及扎蘭那木那等前往豁呢音達壩一帶探迎俄使。十四日返回。言稱行抵豁呢音達壩。見有俄人瓦雨爾當即詢問俄使前來會議信息。瓦雨爾言稱此時我們地方雪封山壩。未能前往會議等情。職等查原議以九月初十日訂期。如有逾期過三日者不候。准其返回。俄使並無前來信息。據烏梁海官弁等言稱地方窮累。難以久備臺站。職等於九月十四日起程。十九日始出烏梁海之境。並未接見烏梁海報稱俄使到境。再風聞烏梁海之人。俄人皆呼為索雅特等語。奴才等復咨

庫倫大臣轉行知照駐紮該處原來烏城會商辦事俄國領事官該國委員因何逾期不到並就近再與約期定地抑或如何辦法俟照覆到日再行酌辦惟查此案前據俄人稱係喀拉河索雅特人滋事弩等查所屬唐努烏梁海等處均報並無喀拉河地方索雅特名目之人各在案烏梁海原設五旗總管及喀爾喀厄魯特王貝子公扎薩克所屬烏梁海且有科布多所屬之阿拉台烏梁海阿拉台滙爾烏梁海各旗戶口繁多地方遼闊今風聞烏梁海俄人呼為索雅特究不知係屬何項烏梁海該總管等前報並無喀拉河地方索雅特名目或因畏罪不敢據實或係

俄人自設名目以為稱謂。或係科布多所屬烏梁海。均未可知。既有風聞。自應知照科布多。並剴切嚴飭本屬烏梁海總管等務必確切查明。趕緊提傳人證。聽候定辦外。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知住京俄使。速飭該國領事官即就近與庫倫大臣等妥商明歲會辦期地。不必再行來烏。

御批。該衙門知道。

榮全又奏。拏榮全前因分立地界。行抵科城。有拏差赴俄國催探索倫等眾赴行之額外防禦烏雲泰通事伊奇泰由俄旋回。據稱索倫等眾。已於六月二十二日由阿雅古

斯地方起行。聞七月初間已到雅爾玉爾地方屯駐。霍大人已有咨文求將軍指飭行徑。八月初二日。有訥勤圖阿達布二人。押運餉銀到斜米地方。當即趕緊起程前進。大約此時早到雅爾玉爾。烏雲泰等在斜米時。聞俄官言說。今年雅爾玉爾糧價頗廉。及至回來時。行抵那蘭卡倫。不見我們官兵一人。細加詢問。六卡官兵均被俄人逐回。在烏柯克迪東噶流圖一帶屯駐。幸該處尚有哈薩克數家。烏雲泰等重價雇覓該哈薩克駝馬。始至噶流圖卡倫。所過八卡。並無卡兵。亦少俄人等情。奴才伏思現在索倫等眾。已抵雅爾玉爾地方。雖經派員前往催令前進。惟現在大

雪滿途。恐今歲未能起行。幸該處糧價尚廉。訥勤圖等所運餉銀二千兩。既可遞到。藉資接濟。尚可無憂凍餒。

御批。知道了。

榮全又奏。據差往偵探索倫之原任主事巴彥圖由科來稟。內稱九月初八日行至阿爾泰山。風雪過大。不能前進。當尋哈薩克探覓路徑。僉稱各處山嶺均被雪封。實無別路可以繞道。連探數日。並親至山嶺前偵探。果見雪深五尺有餘。並無行蹤。無奈於二十八日回科暫候。探有別徑。趕即前進等語。查索倫等眾。雖抵雅爾玉爾。尚在俄國邊境。若非委員親到。文報不通。恐該索倫等不見奔公文。心

懷猶豫。遲延不進。弩趕即添派四品頂花翎額外防禦烏雲泰五品頂花翎索倫委官通事富和善隨帶曉諭哈薩克夷文。於十月十六日由烏趕赴科城。護送委員巴彥圖刻即起行。至哈薩克遊牧。傳諭哈薩克等揀選熟悉路徑。阿哈拉克齊等務期躧探路徑。將巴彥圖送至雅爾玉爾。而見該領隊霍伽布令其率同索倫等眾。務必早離俄境。趕往塔爾巴哈台境內度冬。免致與俄人久混一處。別生枝節。俟明年春暖。弩等辦理安頓一切。亦易為力。

御批。知道了。

丁丑。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阿爾塔什達奏。派往烏里雅

蘇台會同該處委員。前赴烏梁海烏克果勒。與俄官會辦俄廟被竊俄商被阻二案之部員章京恆齡蒙古官巴揚吁都克。於十月十二日回庫倫稟稱。司員等於九月初六日至烏克果勒地方。守候俄官。會辦案件。至十四日已逾約期。俄官未到。探係大雪封山。恐不能前來會辦。即同烏里雅蘇台委員折回烏城。稟明將軍起程回庫倫等因稟報前來。於十三日接准俄官什什瑪哩布文開。派出會辦俄官。因雪大難行。中途旋回。儻經由中國蒙古地方。希即應付烏拉等因。除飭恰克圖。並卡倫官員等妥為豫備外。理合附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己卯。黑龍江將軍德英奏。奴才前據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明通詳報。據防守俄羅斯內卡恩騎尉沙精阿報稱。本年七月二十三二十七等日。有俄人二十六名。駕車三十輛。越過阿普該圖外卡。闌入本屬那罕台松林。砍伐木植。沙精阿當即極力開導攔阻。俄眾恃強不聽。硬行伐木運去。維時阿普該圖卡官驍騎校棍博並未在卡等語。當經明通派副管德平等馳往勘驗。據稱該處松林。有被砍松木七百餘根形跡。隨趕至阿普該圖卡倫。欲會俄卡瑪雨爾詢辦。據該卡目聲稱瑪雨爾因事前赴山丹。遇有邊務。

令伊會辦。當向該卡目告知。俄人越界伐木。攔阻不聽。硬行運去之事。責其違約。務須按理嚴辦。該卡目自知理虧。允將越界伐木俄人。從重懲辦。立將所運木植全數焚燒。互換字據。從此嚴禁俄人。不准違約越界伐木刈草等因詳報前來。查呼倫貝爾與俄國接壤。凡遇邊務。均應會同俄卡瑪雨爾辦理。未便因該瑪雨爾託故躲避。僅與卡目會辦易字。仍恐將來續有狡賴。隨劄飭明通帶同記名副都統總管三都克多爾濟往會俄卡瑪雨爾。先將前與俄國卡目易字換回。嚴屬另換。嗣後不准再任違約越界伐木刈草切實字據。以為將來憑證去後。茲復據詳稱該

總管等會晤俄卡山丹大瑪雨爾魯巴哩斯奇色爾奇遵
劄剖辦。該瑪雨爾始以業經卡目辦結推託。繼而剖辦理
窮。言詞和順。當將前易字據。彼此退還。允將越界伐木俄
人。照俄國例懲辦。嗣後斷不准俄人違約越界卡伐木刈
草。永敦和好。另換字據。詳送前來。奴才伏查該總管明通帶
同總管三都克多爾濟遵飭會同俄卡瑪雨爾。將此案辦
論辦結。尚屬周妥。應劄令嚴飭各卡官隨時加意緊防。以
杜違越。至阿普該圖外卡官驍騎校棍博看守卡倫。責守
綦重。乃輒敢擅離汛守。以致俄人越界伐木。實屬疏玩。其
內卡官恩騎尉沙精阿雖即極力攔阻。仍任俄人恃眾強

伐運去。亦屬不合。若不分別嚴參。無以儆效尤而肅邊防。
除將擅離汛地之外卡官驍騎校棍博咨部即行革職。並
將內卡官恩騎尉沙精阿咨部照例察議。以示懲儆外相
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住京公使。嗣後嚴禁所屬
俄人。不准違約越界伐木刈草。以敦和好。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前以西疆界址
未清。每致俄人滋生事端。恩次奏奉
諭旨。嚴飭該將軍等詳慎妥辦。迅為了結在案。本年九月內。接據

科布多大臣奎昌文稱俄人偪令官兵移卡。致有搶掠等事。並聲言立界官明歲方來舉辦。當經臣衙門照會俄使。於未立牌博以前。毋再滋事。旋准覆稱建立牌博之事。係由中國官員遲誤。復經臣衙門與之反覆辯論。並將明年於何月日在何處會辦。務須先行酌定。免再耽延等因去後。俄人以愆期之故。仍復强辯。並酌定明年四月十一日在烏克克地方會辦等因。照會前來。除將愆期之故。不能諉咎中國緣由。及所定期地。允即照辦各情。詳覆俄使外。臣等伏思中外交涉。以信為先。縱俄人失信於中國。而中國斷不可有失信之處。矧立界一事。尤為當務之急。若不

迅速辦結。何以杜絕爭端。今歲因布倫托海有警。該大臣等彼此互相推諉。往返咨商。迄無定議。迨臣衙門奏請飭催。始據定期前往。而時屆秋令。天氣已寒。彼時幸係俄國官員。尚無前來信息。設使五六月間。俄國已約期前來。而中國一無豫備。其將何以為詞。今既與該俄使復辯論今歲未及舉辦緣由。不得歸咎於中國。則所定明歲日期。必須將一切應行事宜。未雨綢繆。以免臨時掣肘。其所定烏克克地方。尤宜照辦。儻復再生他議。藉延時日。以致爽約。則臣等所與俄使辯論之詞。彼必反唇相譏。嘵嘵爭論。從此中外交涉事件。更難措手相應請

旨嚴飭各將軍大臣先事籌商。如期舉辦。毋得稍有推諉遲誤。以
昭約信而弭釁端。再前將布倫托海分界事宜。奏請改派
明瑤接辦。令布倫托海大臣奉
旨著福濟補授。則該處分界事宜。應復請
旨改派福濟接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本年九月十五日。接據法國使
臣蘭盟函稱。同國在邇。嗣後一切公務。皆羅淑亞來署謁
見。嗣於二十八日接據羅淑亞照會。內稱蘭盟已於九月
二十二日就道。其在任一切事件。交該署使臣接代辦理

等因前來除由臣等酌給照覆外謹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辛未閩浙總督兼理福州將軍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奏。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欽奉

上諭著將現辦未結之教案迅速設法了結等因欽此伏查臺灣海外孤懸民情強悍自准各國通商以後華洋雜處時虞搆釁生端並以臺屬所產之樟腦洋商不願赴官廠買運頻年爭執尤恐枝節橫生臣等疊飭該管鎮道府督率地方文武妥為撫馭遇有中外交涉之案隨時按約秉公辦理暨飭臺灣道將樟腦詳議章程准令洋商自向華民收

買。嗣因英法二國交涉樟腦教堂等事。有已據臺灣道府稟報者。有由領事官稟經公使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飭辦。及由領事官照會地方官追賠未據報明者。共計七案。臣等當委興泉永道曾憲德帶印渡臺。確查妥辦。續知領事吉必勳先後請調兵船赴臺。節次要挾。意在搆釁。復經飛催曾憲德剋期馳往。並將委員查辦緣由。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在案。茲據曾憲德稟報。九月二十四日馳抵臺灣府城。調集卷宗。妥速辦理。查臺灣樟腦。向歸官售。洋商以價較昂。外匄奸民。潛入內山及梧棲等處不通商口岸。設棧自行收買。駛運出洋。被官廠哨丁阻

截。繼又有焚拆教堂。並華洋交毆。謀死教徒各案。除業由臺灣道府督飭廳縣獲犯分別枷杖議結者。已有五起。尚有未結案兩起。及樟腦應議章程。應與英國領事官面商定議。該領事吉必勳性情麤暴。不諳公事。屢次請調兵船要挾索賠。當經曾憲德督同署臺灣府知府葉宗元親赴旗後口。與吉必勳面議。該領事一味狡執。甚至約辦之照會。屢次以病諉延。至十月初八日。忽聞吉必勳親帶洋將喇嘛紙生管駕兵船兩號。前往安平。旋據安平協副將江國珍。以英國帶兵官來署面稱。欲來攻打地方等情。稟經臺灣鎮總兵劉明燈派弁查探。吉必勳竟在安平張貼告

示。詞甚悖謬。劉明燈諭令江國珍調集兵船。嚴密扼駐。並
飭其約束兵丁。不得自我起釁。初九日傍晚。探知吉必勳
乘坐絨生兵船。駛回旂後。曾憲德復約吉必勳商辦未了
各案。該領事人故意推託。至十一日偕葉宗元往晤。始得
見面。再三開導。及引約詰責。該領事理屈詞窮。願將各案
會商辦結。隨逐案議定趕辦。取有該領事覆文。別無異言。
惟其駐泊安平之啯嚐兵船。堅不肯撤。十二日復據江國
珍飛報。英船在港開礮七次。居民忿欲爭鬬。劉明燈等會
派員弁馳往勸諭彈壓。不准輕舉妄動。同日又據澎湖協
副將吳奇勳具報。該營領餉師船。被洋將啯嚐牽去。並擄

去管駕官孫廣才及水勇二名。經曾憲德照會吉必勳詰以案經議妥。因何開礮牽擄師船。明白照覆。詎十三日據安平協中營遊擊鄭嗣林等赴郡面稟。十二日夜四更後。洋將句通奸匪。率領洋兵數十人繞出礮臺。由僻巷潛進登岸。突入安平協署。殺傷兵勇。副將江國珍倉猝遇變。不知存亡。因夜深港雜。弁兵救援無及等語。旋經查知江國珍眾寡不敵。已於受傷後服毒殞命。並被殺死兵丁一名。壯勇十名。又受傷十三名。該協中左右三營。軍裝火藥局庫。均被放火燒毀。該處軍民驚憤異常。洶洶欲鬨。時曾憲德尚在旂後。得信後與該口稅務司滿三德星夜折回郡

城。擬即前往彈壓。而郡城紳商。以兵連禍結。為害非輕。情
願往見洋將。令其交署登舟。靜聽查辦。當經該紳商黃應
清等馳赴安平。詢據啪嗒聲稱伊係奉令打仗。領事官作
何在祈復議結。先無知會。如欲息戰。限即日交銀四萬圓。
遲則開礮轟城。該紳商等急欲了事。公同湊集洋銀四萬
圓。交啪嗒暫收為質。曾憲德先令滿三德向吉必勳詰責
翻約用兵之咎。據稱伊令兵船停泊安平。並未令其開仗。
啪嗒違令私自登岸。任意妄為。而啪嗒又堅謂伊係遵令
行事。並無錯處。彼此執詞爭論。十六日曾憲德葉宗元偕
至安平。邀集各洋官。案約逐層嚴詰。吉必勳猶復強詞狡

辦。迴護已過。惟止欲令咖嚕退還紳商前質銀四萬圓。其前次約定各條。仍照原議辦結。一面自行申陳公使及香港官兵。另議咖嚕擅自用兵處分。詎咖嚕仍執前詞。先欲將已收四萬圓之內。扣留一萬圓。賠補兵費。繼恐紳商赴香港控告。必須由地方官備送。當由紳士備銀一萬圓。兌交吉必勳咖嚕等立英文收字。各自蓋印。交臺灣縣收存。咖嚕將前收質銀四萬圓歸還紳商。並交還師船弁兵。及協署房屋。自行帶兵登舟。駛回旂後。尚留紅生一船。仍泊安平。經劉明燈劄委候補副將蕭瑞芳署理安平協副將篆務。該處民心。俱已安定等情。並據劉明燈等會稟前來。

臣等查臺灣英國領事兼署法國副領事吉必勳因怡記英商遣洋人必麒麟在不通商之梧棲港口岸句通奸民設棧收買樟腦私運出口致被截留遣風漂沒輒聽必麒麟主唆牽及教堂未結各案飾稟公使請調兵船要挾索賠任意刁難迨經臣等委令道員曾憲德赴臺查辦該領事自應按約會商辦理乃又先派兵船潛入安平混稱奉文管轄中國地方肆行恫喝曾憲德與之議妥逐一定案接有覆文並不將兵船撤退轉縱洋將開礮牽船擄禁弁兵占踞營署傷死副將大員殺傷兵勇多人並將軍火局庫放火焚燒索取兵費種種違約妄為實係有心搆釁且

吉必動等似此任性滋事。若仍留在臺。勢必益無顧忌。後患愈深。並恐各口領事。聞風效尤。關繫更非淺鮮。相應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英國住京公使。迅將臺灣口領事吉必動帶兵官喘嘴一併革任撤回。從嚴究辦。追出被索兵費銀圓。解臺歸款。另派曉事之員。接辦該國通商事務。以杜後患而儆效尤。臣等仍諄飭臺灣文武員弁。遇有華洋交涉事件。務與領事官和衷按約商辦。其在臺教士。並各妥為保護。毋許兵民稍有欺陵。俾免藉口。至福建臺灣安平協副將江國珍受傷後服毒殞命。大節凜然。並請飭部照例議卹。以慰忠魂。其傷亡兵勇。查明另行覈辦。

諭軍機大臣等英桂卞寶第奏臺灣領事官縱令洋將違約妄為請飭總理衙門辦理一摺覽奏已悉臺灣領事官吉必勳於議結之案忽然翻約縱令啣嗤開礮擄船占踞營署偪死副將大員殺傷兵勇焚燒軍火局庫索取兵費種種違約實屬有心搆釁豈能稍事姑容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會英國公使辦理矣臺灣物阜而民雜近年各國通商易於啟釁英桂卞寶第務擇為守兼優通達事體之鎮道大員前往遇事剛柔互用按約辦理並整頓營制吏治以肅官方不可稍涉大意未結各案即著飭令曾憲德等迅速辦結副將江國珍受傷殞命殊堪憫惻著交部照例議卹其傷亡兵勇並著英桂等查明辦理

十二月。丁未。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錫丕勒多爾濟署伊犂將軍榮全奏。俄廟被竊。俄商被阻二案。奔等委員及庫倫派出之員。先期前往烏克果勒地方。候與俄官會辦。俄官愆期不至。現准庫倫大臣及轉咨俄文。內稱現派王依丕奇吉前來會辦。恐雪大將來回國有阻。欲由蒙古地方取道。從恰克圖返回。祈念兩國和好。豫給傳備臺站等語。並未聲明從何而來。幾時准到烏克果勒。由何路赴恰回國。當復飛咨庫倫示覆。以憑酌令委員等馳赴會辦。又飭所屬烏梁海詳細詢探。如俄國準有來音。先即呈報。將來事竣返回時。或由烏里雅蘇台或由庫倫再分

別所屬。傳備臺站烏拉。惟俄人說話多方。此次是否故違
約期。復生何歧異。誠難逆料。俟其來時會辦。再行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閩浙總督英桂等奏
臺灣領事縱令洋將妄為。請飭總理衙門辦理一摺。同治
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旨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會英國公使辦理等因欽此。伏查
臺灣樟腦一案。自同治二年以來。英國使臣屢次照會。均
以官廠把持。價值懸殊為言。臺經臣等咨行五知福建將
軍督撫。以樟腦按約准令洋商辦運出口。地方官不得勒

指。必須及早設法辦妥。毋致藉口生事。迄今數年。總未辦有端緒。適本年臺灣又有兵勇殺傷教民一事。英國使臣於九月間照請拏辦正兇。已有欲派兵船前往彈壓之語。當經臣等一面照覆該使。飭令領事官驛候妥辦。一面飛咨璽鼎玉知照福建督撫。務派妥員設法專辦消弭。並奏

請

飭下閩浙總督英桂將現辦未結各案。迅速完結等因在案。原因洋人性情躁急。不能久待。一經決裂。將來難以收拾。如上月二十四日。臣等接據英桂下實第來函。則以樟腦一案。已飭道員曾憲德體察情形。變通辦理。英國教堂一案。係

由教師述毒婦女起釁。該國兵船到臺後。即行駛回。尚易了結。並朱提及領事吉必勳種種狡詐。縱令洋將逞兇等事。不謂甫隔數日。即據該督等奏報領事吉必勳因洋人私運婦女運樟腦被阻。牽及教堂。縱令洋將喘嗤開礮擄船。占踞營署。傷死副將大員。殺傷兵勇。焚燒軍火局庫。索取兵費等情。是臣等從前所慮洋人藉端生釁。不早辦結。必至決裂。令竟不出所料。此事固由該地方官辦理未能迅速。激成此變。但英國既經換約通商。領事遇有交涉事件。自應申請地方大吏妥辦。即令事有未平。亦應詳請住京使臣聽候覈辦。何得縱令洋將擅用兵船。殺傷中國兵

勇。倡死副將大員。實屬該領事有意尋釁。違背條約。臣等現已查照原奏。將該領事等逞兇違約情形。照會各國使臣。責令將該領事洋將從嚴懲辦。第恐此中仍有別情。該使未肯俯首引咎。將來照覆。必有一番狡辯。應俟照覆到時。看其如何措詞。臣等再行隨機折辯。至原奏內稱臺灣焚燒教堂。並華洋交毆。謀死教徒各案。已結五起。尚有未結兩起等因。究竟不知所謂已結者如何辦理。未結者是何情形。該督等摺內聲稱已與吉必勤會商辦結。該領事覆文別無異言。及所云開具清摺。咨送臣衙門。臣等均未收到。查中外交涉事件。必須彼此隨時知照。方不至有舛

誤。儻中國督撫尚未咨報。該國領事先經知照該使臣照會前來。臣等於外間一切辦理情形。茫然不知。設有外誤。關繫非輕。此次因該領事覆文該省並未送到。是以臣等給英使照會無憑指實。向其詰責。相應請

旨飭下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丁寶第務將摺內所稱臺灣辦理已未結教案七起起釁情由。及與該領事面議各節。並來往文件。詳細咨報臣衙門。以備查覈。毋致該國照會來時。臣等茫無頭緒。致有歧舛。並請

飭下該督撫等於咨報此案時。務將始末情形。據實直言。毋存迴護之見。毋涉粉飾之詞。致滋彼族口實。以致辦理愈形棘

手。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英桂等奏臺灣洋人違約妄為等情。當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會英國使臣辦理。茲據奏稱臺灣樟腦一案。疊經咨行該督撫早為辦結。免致藉端生釁。乃遷延日久。致有開礮擄船殺傷兵勇之事。現經該衙門將領事等逞兇違約情形。照會該國使臣。令其從嚴懲辦。尚未接有照覆。惟該督撫前奏臺灣焚燒教堂。並華洋交毆。謀死教徒各案。已結五起。未結二起。及吉必勳覆文一切情形。未據咨報總理衙門。無憑辦理。中外交涉事件。必須彼此隨時知照。方免舛誤。豈可稍涉遲延。著英桂下實第即將辦理已未結教案起釁情形。及與

該領事面議各節。並來往文件。趕緊詳細咨報該衙門覈辦。並將此案始末情形。據實咨報。不得稍有迴護粉飾。致滋口實。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 同

卷六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三

同治七年戊辰十二月甲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上年十二月為英約前期六箇月先行酌改之期臣等先於上年五月奏請

飭下南北洋大臣各派熟悉洋務二員咨送臣衙門以備查詢復於九月奏請

飭下通商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各抒所見均蒙

俞允歷經恭錄

諭旨並鈔摺行知遵照在案嗣因為期已近臣衙門豫派章京二員專司其事南北洋大臣派委之員亦先後到臣衙門任

差。各省將軍督撫大臣等覆奏。陸續由軍機處鈔交。其密擬條說。並附各關條陳。均咨送臣衙門存閱。臣等復令各章京及南北洋委員。各陳所見備採。當經詳閱各項條議。雖不無同異。而於窒礙最甚者。應行拒絕。其可權宜俯允者。仍與羈縻相安。則其意皆大略相同。臣等與英使先期晤談。復提及不日修約。儻以萬不可行之事相干。及照會內仍有失禮之語。即令失和。亦不能允等語。又銅綫鐵路兩事。另經臣等歷次舌戰。甫關其口。是以上年十二月初八日。英使阿禮國。派其繙譯柏卓安送到修約節略一件。似是恐有失禮。故不遽用印文照會。而節略後開款目五

條。亦並未提及鋼鐵鐵路之事。大意以中國近年到處抽釐有礙洋商生計。地方官不諳條約。以致貿易有虧。現在必得所益。以償所損。請將商人完過半稅入內地之洋貨。概免重徵。徵收較重之稅則。重新刪改。海關稅銀。解歸省庫備用。內河准行輪船。長江添開碼頭。海關設立官棧等事。嗣令前派章京與英使所派參贊傅磊斯副使雅妥瑪等會議數次。告以中有數條碍難允行。且完過半稅入內地之洋貨。按照咸豐八年舊約從未向洋商重徵。刻下仍作告示。通諭關卡遵照。本年四月。該使又送節略。請准洋商在內地開設棧房。復送節略二十九條。除洋貨應免重

徵一節未提外。前請各條悉列其中。此外添請者。則前收洋商釐金。按數退還。各海口三十里內。概停捐釐。洋壺准運進口。各關稅銀成色應歸一律。存票不論時日。悉領現銀。洋人在內地開機常住。應設外國官管理。長江添設碼頭十處。海面添立溫州碼頭一處。煤窯請於宛平句容兩處。先准洋人開窟。臺灣樟腦等件。應禁包攬。通商應定律例。其餘則聲明某稅請減。某稅請免各等情。臣等再三酌度。以彼惟利是圖。不得不休。所求減免數條。除茶葉外均非通行之貨。於稅並無大虧。是以允其減免。以由官試辦有礙則止。釐局如果誤收洋商之捐。則允以查明給還。存

票在三箇月限內者。允給現銀。一年限內者。照舊抵稅。臺灣樟腦允其禁止包攬。長江口岸。則查從前外省所論情形。而議以蕪湖大通安慶三處內酌設碼頭。海口則允以未開之瓊州換開溫州。各關銀色。通商律例。亦俱允行。至所請海口停駕洋鹽進口。內地設官。開它煤窯。內河輪船。內地棧房。稅銀解省等事。或關國政。或礙民生。則皆一概拒絕。嗣於會議時。彼復以輪船需煤婉商。始允以由南省大臣。自行酌擇產煤處所試它。如果得煤。華洋商人均准購用。其租機器雇洋人與否。臨時議。洋人不得自行租窯開它。並將以上各層寫具節略。

於五月間移覆。並又允其出示通諭內地民人。於赴內地洋商不得滋擾。以冀其停息棧房之議。八月間該使復送節略。於停楚運鹽設官稅銀解省俱寢不提。獨於內河輪船。內地棧房。開窰煤窯等事。始終堅執。志在必行。甚且節外生枝。如言內地棧房。則並牽及鋼鐵鐵路而請議些須。言開窰煤窯。則以雇洋人租機器為不體面。且無利而不願為。並牽及各礦須准洋人一併開窰。長江則謂已允碼頭三處。仍請在鎮江北岸或瓜州設關。又請在九江之湖口設關。海口則請開溫州外。仍請開台州泉州廉州之北海以及未開之瓊州。存案則請一年限內准領現銀。一次

未平。一波又起。臣等正擬駁覆。該使復邀同美國使臣勞文來臣衙門會商以為之助。臣等力持前說。該使謂為背約。臣等當以該使所請。多係條約所無。面加駁詰。議久始散。十月該使送來照會一件。是為辦理修約初用印文之始。大意仍與前來節略相同。惟措言不遜。仍有背約欺騙之言。且牽引咸豐八年用兵之事。蓋彼因婉商不行。不得不出於恫喝。適該副使來見。與之嚴辯。該副使遂請將照會發回更正再送。及送至則不遜之語全刪。而所請各事仍然如故。且黏單內提及使臣住京如何優待。朝覲如何禮節。將來自應次第商辦等語。美使亦來照會。雖未指明

此節。而已有現在中國出使大臣。見其君主。相待甚優之語。其於棧房等事。則極力從旁慫恿。歷稱棧房電綫諸准設立。輪船請在長江上流鄱陽。天津通州白河行駛。鐵路請先自通州到京一路造辦。又請於西山煤窯到京之路。先造木路。

京師之西山。長江之兩岸。山東粵東產煤之處。俱請開它等情。臣等除另行駁覆美使外。仍備文照覆英使。於內地棧房。則以洋人在內地。須守中國律例。歸地方官管轄。一切差徭。當與華民一律。以為鉗制。各礦則以礦為中國產業。非通商買賣之事。開否須聽中國自主。若煤窯雇洋人租

機器一節。洋人既不願為。不必勉強。輪船則告以有礙內地民人生計。且引牛莊洋船裝豆。數上海沙船用歇。以譬喻之。餘如碼頭存棗等事。亦俱分別駁復。而於朝覲則因本載條約。從前各使臣言及時。臣等斥之不能。許之不可。每設法延宕。以禮節難之。刻下外省各臣所議。亦允否各別。臣等因該使此次雖經提及。數其詞氣尚非堅執。旋於面議時仍以禮節照前辯論。故駁復文內未經置議。嗣該使見接房等事。挾制術窮。又復當面婉懇。臣等以彼既已易俗為恭。若再不略示通融。慮其變羞成怒。勢必嘵嘵更甚。因將南省堠案仍照前議。由中國試它。准彼購用輪船

則以彼欲專在鄱陽駛用。以免風濤之阻。遂乘其意。允以九江關現有之中國輪船一隻。准其在鄱陽納費。代伊拖帶所雇貨船。此英使請行各條。臣等或准或駁之大概情形也。至中國政令。向不以通商為務。而物產豐裕。更無所需假於外洋。本不必似彼之極意要求。致蹈商賈行徑。惟彼有所求於我。而我一無所責於彼。雖足以示中國寬大。特恐彼視中國太易。更生非分之思。是以臣衙門亦擬數條向彼商辦。如禁止洋商包攬華商貨物。禁止洋商以洋旗私給華船。茶葉洋藥均議加稅。絲斤則歸入各項稅則。議以每百斤五為率。洋貨運口。應將正半兩稅齊完。嗣後

運入內地。方准華洋商人概免重徵。洋商自置土貨。於正
子兩稅外另備半稅。交關存儲。以抵來路釐餉。儻出口復
進別口。或未出口即在本口售賣。此半稅即由關入帳。香
港由中國設關收稅。商人不得充領事官。英國有益於在
英之通商各國。則中國亦同之。其在中國貿易之國。欲援
中國與某國定章。一體均霑。亦當照其條款。一體遵守。英
商在中國條約內已得之益。將來華商在英國。亦一體照
霑。洋商所領稅單運照。限十二箇月為滿。後再限一月繳
銷。違者不准再領。水手登岸滋事。應議定規條約束。以上
各條。該使於包攬代報私給洋旗土貨另備半稅洋貨正

半兩稅齊完等條。俱已允許。其餘或請改辦法。或不肯照行。或以照會各國公使為推托。此臣等會辦各條。而彼有允有未允之大概情形也。伏查展期換約。原應兩得其益。但彼既厚集其力。百出其計。以肆其要求。勢不得有聚精會神。專與辯駁。得能駁倒一分。即隱受一分之益。至中國向伊所商各件。原以令其照辦。以示兩得其平。又恐其於臣等所議辦者允行數件。於彼不加損。而彼即強臣等將已駁者再允數件以為抵換。則於中國實有大虧。此刻下臣等所商辦於彼之事不能不列。而又不能多列者。職此故也。且將來議定後。尚須將詳細辦法妥議章程。其各項

收稅防弊諸端。原准隨時酌定。不必於此時一併籌議也。
現據英使復稱業將以上來往議論各情。咨回本國秉政
大臣轉奏。俟有回文。再行酌辦。臣等復給照會。屬將商辦
而彼未允各件。一併咨回該國酌定。該使又於末後照會。
附黏一單。重言鐵路於運河隄上造辦。既可省費。又可固
隄。足見其甘言引誘。用心甚苦。不但輪船棧房等事因結
不解。而此鐵路一節。尤與銅綫銀礦。同為頃刻不忘。臣等
復以不便於民度之。以絕其念。蓋此番修約。研摩一年之
久。彼之初望。未嘗不奢。臣等或稍與通融。或付之不答。或
緣情開導。或據理直爭。此既舌敝脣焦。彼亦詞窮語竭。然

其願未償。其心未已。彼見臣等所議。已難再有遷就。始行
咨回本國。聽候定奪。將來該國回文到時。能否弭耳帖服。
悉就範圍。尚難懸揣。總之臣等惟有勉竭愚慮。因事制宜。
隨機應變。俾不致十分刁難。枝節橫生。以冀仰紓
聖廑於萬一。所有辦理此事來往節略照會等件。理合照錄清單。
恭呈
御覽。
恭親王等又奏。洋務之興。迄今二十餘年。其始內外均未
洞悉夷情。其繼則彼此互相推諉。以致戰與和兩無實際。
因循遷就。剿至有庚申之變。雖時臣奕訢等奉

命留京辦理撫局。正值萬難之際。一無可藉。明知議撫為最下之策。而咸豐八年所議條約亦未盡善。不能不從此入手。慎圖綏定之方。無如中外諸臣。疊次奏催換約。而臣等亦無從再與斟酌損益。計及流弊。時危勢迫。當以大局為重。不暇他顧。非得已也。同治六年十二月。正英約前期六箇月先行修改之時。臣等慮其將頻年要求未允各事。仍循前轍設法偏脅。以遂詭謀。因於是年五月。奏請

飭下南北洋通商大臣。選派熟悉洋務人員。咨送臣衙門。以使詳詢各口岸與外國交涉一切情形。又於是年九月。奏請

飭下通商地方將軍督撫大臣等各抒所見。據實密陳。並將臣等

摺內未能逐條縷晰各端。另行函述。俾知原委。以期內外合謀。於駕馭外國機宜。稍得窾竅。嗣經軍機處將各省復奏原摺鈔交。並經各將軍督撫大臣等另備條說。咨送前來。臣等統加查覈。就中採擇。參稽折衷。於本年春夏間。與英國使臣互相商榷。始而派員辯論。繼而節略往返一年。甫有端緒。統計臣等與該使臣所議各節。凡有大礙於國計民生。如鐵路銅幾它礦販運。以及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等事。彼雖求之甚力。我亦拒之愈堅。未敢專顧目前。稍涉遷就。其餘尚可允行之事。不能不酌量應許。其有中國應令外國增添者。亦經臣等酌擬數條。給與節略。現在

該使臣業將所商各節寄回本國查覈。將來有無異議。固難懸揣。而論修約一事。則已有端倪。伏思臣等辦理中外交涉事宜。總以原約為主。而原約本未盡善。其中維持調護。類多不得已而為之。總期於大局無傷。不能再行計及瑣屑。現時修約。亦復如之。惟從來局中之任事。與局外之議事。難易迥不相同。此事通商地方將軍督撫大臣等業已備述各項情形。為臣等集思廣益。在

廷王大臣皆

國家股肱心膂。平日於臣等所辦之事。以各專職守。未必盡悉。而大局當共維持。亦詳參始知竅要。所有臣等辦理此

事來往節略照會等件。謹擬請
旨簡派親郡王。會同大學士九卿。前赴內閣公同參看。其通商地
方將軍督撫大臣等摺片條說。及臣等原奏信件。由臣等
檢派慎密章京帶往。聽候查閱討論。庶乎臣衙門辦理原
委。諸臣共見共聞。將來中外交涉。為日方長。所賴合力同
心。以禦外侮。諸臣如有良謀碩畫。實可見諸施行。則整理
洋務。不患乏才。臣等尤不勝欣盼之至。再英國修約期以
十年。法國修約期以十二年。英約修竣。法約亦將次第辦
理。應俟來年再為豫先籌備。合併附陳。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一摺。除管理該衙門事

務王大臣毋庸與議外。著派親郡王。會同大學士九卿。公同妥議具奏。其各省將軍督撫等歷次覆奏摺片。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歷次奏咨往來照會節略等件。均著發給閱看。

英國公使論擬修約節略

竊查今夏本大臣前往海口巡視一次。親見各口通商情形。復據英商等具稟貿易受虧各情。皆係各省官員。不能一體遵守條約等語。本大臣回京。謁見貴親王暨列位大臣。曾將各節詳細面陳。又經陸續照會在案。迄今數月之久。各省仍未將不善各舉改正。並非貴衙門不欲飭令各省遵守條約。乃係各省內治。必須修理。亦須貴衙門倡始。

別設良法。將不善之事全為改妥。始能得所趨之利。各省
難行各節。本國並無不體顧之意。惟英民所受虧累。日加
增長。必當立為治辦。不能俟各省內治修理齊備之說。方
為整頓。此際幸
貴國派委使臣。前赴有約各國。斯係甚美之意。本大臣不能
不行致賀。各國聞知。亦必以為然。將來頗有指望。
貴國將中華難行各節。辦理交涉事件。如何主見。詳屬使臣。
以便伊至各國代為達明。所謂交涉事件。外交在其中。內
治亦附其中。雖各國皆不欲干預
貴國自主之權及保全地界之事。而因各洋商生業係交涉

事件。各國不能不問

貴國如何設法。使各省將條約文義。一同遵守。兩國條約大意。原係保全通商。永敦和好而定。條約所載。洋商祇得完納所定稅餉。即可將貨物隨意往來。或置或售。如

簡派之官員。於洋商所辦貨物過境之時。任意勒徵稅餉。設禁留難。令人包攬。何為保全貿易。定此條約。復有何益。各國與貴國交好。交辦事件。較從前未經和約之先。情形不同。實須有權變改正之處。方與時事相符。此中外所當同酌者。欲使中外交涉和好永敦。且使中華物產極為興盛。並防內外之危。必須設立新法。整頓舊基。此事如何開辦。留難阻

滯等節。如何使其消除。當動辦之時。有危險出於難料者。如何防備。尤當細為酌量。此事開創之難。以及文武各政。非但尋求外國助以人力。並且助以法術。

貴國應否用外國相助。實論中華如何用此。乃不失自主之權。不致外國有所干預指定。當為不當為之事。

國家自有利益。不致外國自謀他益。如中華不能自為主定。則此事不能管轄。所辦者俱係新事。譬如行生僻之路。即行走遲緩。心無定主。亦無足怪。中外同居協力。共為一事。而心思天然不和。似乎相敵。必須時常同事。方能心神相投。欲行開辦各節。似須先為探試。意以為好。而或有錯誤。

亦無足異。

貴國必當採明是路。方可進行。類如製造鐵道飛綫。以及開礦用外國法術器具。才藝洋人共為襄助。於

國政大體民生興盛。均有利益。比如米蔴。其種雖自外來。而本地種殖興旺。辦理此事。最要者開創之權。歸於中國。自應防備外國挾制。指定何時必須用何人之事。不致因用外國人財。致生外國爭關干預召釁之虞。此次所派使臣。即可將所慮窒礙之情代為陳明。中華因有此等窒礙情事。不能不稍為遲緩。礙難遽將外國法術人財。用於中華。如蒲大臣前赴外國。能將此等開創危險之處妥為防備。

非但於中國有益。並於有約各國交涉事件均有利益。如中國能自主。向無論何國尋求法術器具。以及船隻火器人財等事。外國萬不攙越。數十年之間。力量之足。與物產之盛。均可積長高大。若非外國幫助。即數百餘年亦不能有此景象。查俄國現時東西兩京。力量莫比其大。物產莫比其富。其與中華毗連之地。自東至西約一萬里。為何如此強盛。皆由用外國法術器具人財幫助之故。溯查中華康熙三十七年間。彼時俄國之君。立意欲往外國觀看形勢。當即派委大臣一員。前赴各國。俄君私自隨往。凡外國制度器具之最精者。俄君無不自為留心。迨回國後。招集

各國智能之人共相幫助。將文武政事一齊治化妥協。開設船隻。製造最精之船。又開設製物廠。造作精良器具。以及各種礦窟。又設學館數處。延請各國之人。揀選俄民。習其學問文字言語。俄國之人。將各國至佳之才藝均為習熟。代其君主出力。將文武政事一律修治妥協。以致俄國財用極富。物產極盛。彼時俄國民情稍生。以後日益增長。迄今一百餘年。力量之大。財產之多。天下皆不能踰。現時俄國大員。雖多係俄國之人。而外國人助其行政者。亦復不少。遇有人才虧欠之處。仍須用各國智能誠廉之員。代為補其不足。所用外國人才。英法美布各等國。全憑俄君

作主。隨意採用。且業已借用外國人才。各處安設鐵路飛線甚長。其用外國人財。於俄國政體威柄毫無妨礙。並於其自主之權。毫無危險。無論何國。俱未敢代為作主。指定應照何章。應用何國人若干。至於

貴國。既不必慮有外國干預之危險。何妨依照俄國而行。亦得如彼之利益。復查中華康照年間。延請各外國才能之人。求其助理各事。待之亦甚從優。以後如照康照時。延請外國諸人。至今想其景象。力量財用以及軍務並各政事。必可與俄國相類。亦毋庸恃外國相助。惜未能照辦。現今實難再行延緩。置之不論。如欲照此將所有不善之情盡

行修治妥善。中華必當自有本力。始可使外國尊重。須財源茂盛。得資保全地界。防備中外各敵。始為有力。欲備敵人。且須善理軍政。非延請誠篤洋人幫助不可。延請之後。必當從優相待。以禮尊崇。以使軍民等聽其使令。如何定一至善之法。照此辦理。是在

貴國秉政者自行酌定。或聽所交之友。從和會同酌量。亦似有益。至防備干預攙越之事。現有使臣在有約各國。較為穩妥。蒲大臣明晰政體。自能將萬國交涉公法所定自主其國無疑之權。代為陳明。凡交涉事件。有不合之處。亦可將來往文卷發交各國閱明理之所在。從前各國之間。中

華勢極尊崇。惟現在泰西諸國。一年較一年相近。其交亦一年較一年更親。非當時疏闊之勢可比。惟泰西諸國三百年以來。財力日益增大。中華欲仍得從前尊崇之勢。必須從重出力。泰西國與美國現今去中華最近。若以行走時日而論。較西藏新疆及蒙古等處猶為近使。此節最為緊要。於中華政務大有關繫。去外國最近。乃從前未有之事。以前政體。必須速為改正。始合現時形勢。至強之國在側。乃係從古聖賢所未意料之事。是以未留遺言。令後人遵辦。惟中華最重之書。內有孔子所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現在中國治政將近於窮。不足妥辦。政務必須變化。

始能與時勢相合。如中華能按孔子所言之意而行。不數年來即可雙因。至所擬變化之節。如

貴國秉政者心少有疑。或止而不行。或退步向後。二者均為不可。必當與各國一齊前進。方為妥帖。如止而不行。譬如衆人同行。一人落後。勢必被衆人掠按倒地。共為踐躪。向來交涉主見。愈疏愈妙。將來交涉主見。與前不同。非但兩國友誼日敦。且中外民人交涉事多。亦必更加親厚。此理秉政者不能置之不顧。各國欲使交誼日親。而其所欲之事。力足得之。所議此節。使人樂聞。頗非容易。以上所論。有

闕

責國富足太平之道。如隱諱不言。殊非交厚之理。現在如何定見。內治外交。如何辦理。將來中華成敗。全繫乎此。至強之外國。在中華皆有事業。不能不力為保全。使其無害。常因地方不靖。且各省官員。執意不肯遵約。

京師亦不能速為飭令。使之改行。以致此項事業。時常受損。如不能速為設法。將受損各節。妥為改正。難免外國攙越。設法保護。外國有謂云。欠帳未能還清。即不能自主。按照條約。洋人應得之益。未能即得。則與中華欠外國帳目無異。如未能將此項帳目清還。還有無論何國不能再忍。定限勒還。設法求保。後來之事。中華似無法相攔。勒還之事。

實屬自主之國。應有之權。儻遇何國欲如此勒還。他國雖不以為然。因而受害。亦無相阻之理。目今洋商所有虧累。貴國即應設法立為改正。將窒礙條約之處。一體消除。以使防備所慮勒還之虞。中國民人或有心中不安之故。身家產業。皆在內地。情甘俟事機漸次而佳。洋人與華民情形不同。恐各國均不欲候之至久。中國地勢遼闊。欲將各省吏治及陸路水路武備齊為修治。非暫時所能奏效。如各省平靖尚須時日。

京師秉政者。凡有飭諭各省之言。使其即刻遵辦。不准違背條約各款。諒不難為。而令各國久有佩服之情。雖有總制

之名而無其實。洋商受損之事。係各省地方官在各口以及內地於貿易任意抽收釐稅。非但與條約各款不符。且與中華定例不合。釐稅名目。有釐金落地稅等名甚多。是於條約所准之外。額外加增。所抽稅銀。自每百兩七兩。以至每百兩九十兩之多。必須先納此項重稅。然後所運貨物。始能至內地用物者之手。此事經廈門英商詳細具稟。本大臣查閱。復將該貨已納之稅。及貨名稅銀數目。一齊開單附送前來。業於八月初二日。備文將稟詞貨單等鈔譯。附送貴衙門查照矣。此節當初係屬違約任意加徵。數年以來。每歲增添。以致現時中外貿易蕭索。非但華民無

資度日。而洋商多遭虧本倒帳之害。明太祖有言。弓太滿則必折。其意喻管轄斯民者。如揉按百姓其勢太過。百姓不能不作亂。該省為官之人作事於此相類。生意貿易。乃係

國帑之母。如貿易留難阻滯。不能暢行。

國帑自有短絀。譬如田地被旱。成收歉薄。眾皆受苦。如此項虧累。盡歸中華官民。外國自毋庸干預。惟洋商所受虧損。亦屬非輕。合銀未易算清。因貨物在內地往來。常有留難耽延情事。且關卡處處皆設。為數甚多。便於貪利之官。任情勒索。又不准臺灣地方英商裝載米石白糖樟腦等貨。

運往他處。亦不准洋船裝載豆片豆餅。由牛莊煙臺運往上海。彼時仍准華船隨意裝運。因此洋商受損更多。此項貨禁與條約不符。與

京師飭文相背。而地方官執意兩年之久。至臺灣地方未禁是否開解。尚在未定。而包攬樟腦一事。仍舊准行。洋商欲領稅票。或將洋貨運往內地。或將貨物運出海口。由內地自來河道來往。因有各項留難等事。將興旺之貿易變為衰敗。所伸冤枉。皆係真實重大。有確據可憑。地方官所為。與條約相背。歷經各口領事官備文向地方官請為妥辦。又經本國歷任大臣時常照會貴衙門。而地方官仍未改

行。洋商貿易。兩年以來。無不虧損。其至富足之洋行資本。原有數百萬。至今盡行虧去。華商伸屈之言。亦與洋商相類。各項貨物。即如茶葉絲斤。近年價值甚昂。而從中應餘之項。消歸無有。買者賣者無不受虧。而稅餉亦未見增長。此利果歸何處。必係各處經手釐稅。大小衆官入於私囊。洋商所虧據行索賠之款。日益加多。以海關收稅帳簿查洋商每年貿買若干。即知洋商受虧之數。上年洋商進出口貨物。約計值銀三萬萬兩。所納稅餉。約有九百萬兩。在內地格外所收稅銀。難以覈清。惟據訪聞。較所納稅餉。至少加三四倍。一年之內。洋商貿易用過船隻約計七百萬

頓。總計此項貿易。四分之三。係英商船隻所辦。其餘一分。歸於他國。洋商本銀格外乃有鉅款。不在此總數之內。惟所用船隻。所值銀兩。為數亦鉅。以及在中國或在他處。其所設棧廠。製造貨物器具。銀數尤多。因此鉅數。洋商兩三年以來。其本翻覆出入。無贏有虧。其所以然之故。乃係地方官執意不按條約所致。本國雖不願英民力索賠償。不能永遠作為不知。必須即設良法。將其屈枉之處代為直伸。使其益加通暢。該商等可望所虧資本。漸次收回。可否貴國管轄各省地方官。不准其無禮勒徵。各省遞例所收釐稅。無論何項名目。及何等藉口。不能不急為停止。其按約

應徵之稅。亦須設立妥善徵收之法。不致於洋商有留難虧損之虞。洋商將其貨產。按約隨意在內地往來。所有向來攔阻之事。亦須禁止。如各省之例。恃來往貨物。逢關納稅。藉資辦公。在定條約時。將洋商所納內地之稅。全歸國帑動用。地方官留難洋商貿易暢行。其故或由此而起。可否稅餉盡歸省庫動用。以使該省情願保護貿易。使其通暢。內地之稅。按約每百兩定納銀二兩五錢。如令各口海關徵收。或洋貨運往內地。或內地貨運經海口各稅銀。諒不難分解省庫收存備用。如此辦法。其詳細處。或責衙門派總稅務司會同本大臣所派參贊一位。一同商酌。以

下所開諸事。亦可令其會商。洋商所遞稟詞。其中指明地方官於何時何事。應還賠項。係屬何款。共銀數多少。確有憑據者。不能不按款清還。零用之外。其洋商所受虧累。如欲善為補還。必須讓以貿易暢行之路。方稱公允。足為相抵。所讓之事。雖非條約文義所載。而如能照議而行。該商等亦可不求賠補。詳細思出讓洋商之路。與該商有利。於國帑無礙。亦不使

貴國多靡費用。中外商人獲利。華民亦俱有益。如照議允行。實為甚便。按照條約所定。明年六月間。英國和約通商條款。以及善後稅則俱可修治。以下所開各數。如貴衙門自

行會同本大臣酌量允辦。諒條約毋庸修治。至諸事開辦之初。必多有商酌之處。如本國與貴國會同各國一齊商辦。較為省事。尤覺妥協。所擬商辦之事。分為五款。

一凡有商人欲將洋貨運入內地售賣。於未動身之先。令具在所進之口完納半稅。其經過關卡。無論何項稅餉。一概免徵。洋商欲運內地貨出口。內地一切稅餉。不能令其完納。俟到所出之口完納半稅。此二款半稅經海關徵收。俟至所定之結。隨時分解省庫備用。

一條約所定之稅則內。有貨物十餘種。定稅較重。既於貿

易有虧亦於

國帑無益。擬行重新刪改。

一凡有洋商將其自有或洋貨或內地貨。出入內地者。無論蓬槳篙櫓等船以及火輪小河船。准其隨意駕用。在內地往來。用船之先。在海關報明領票。並出具甘結。以防弊端。

一長江之內。自鎮江起。至漢口止。由海關揀選碼頭數處。以使洋船在彼停泊。並上下貨物。

一如在海口。洋商欲行呈請設立官棧。於貨物納稅之前。先將貨物送入官棧。俟完稅以後將貨物交本商領回。亦

可准其設立。

以上所擬五條。據本大臣之實見。非但於本國有裨。且於貴國亦多利益。切請貴親王及列位大臣。詳細斟酌妥協。早示覆音。以便滿大臣於未到英國之先。咨明本國。將一切不善之情皆為改正。並使本國知悉

貴國業已讓與各商暢行之路。從前虧欠諒可補足。除以上各節外。尚有數事關乎洋商身業及其事者。以上數節如能照行。其餘未盡言之事。自可不論而止矣。惟中外商民一同生理。凡有詞訟。

貴國無通商律例。亦無錢案一定辦法。且無會審公堂。凡華

民拖欠英商資本。英商將其指告。因無此善地訊斷。不能使欠主遵所斷而行。英商因此每年被華民吞騙之銀甚多。無從追討。此事甚有難辦之處。不能立時速辦。本大臣所擬各節。鄙意惟欲中外相諒。和好日敦。相安永遠。並無他意。尚望貴親王暨列位大臣一意會商。因諸事患害日增。漸至彼此受損。不能不稱心而談。始能獲益。洋人之中代中華求福者甚眾。均切望內地安靖。永敦承平之福。而外國友誼。久遠不替。英國之意。斷無與此不符。甚願協力幫助中國。使得此益。尚未平靖之時。如何能得此益。雖論有別。然如實心遵守條約。將以上所開窒礙各事妥為改

正。各國自有善為相濟之處。如此則萬種不順之患。可以防解。而危險之極。非彼此相濟。難以避免者。皆可消除矣。

英國傳繙譯官面交節略

一洋商一切貨物。貴與華民。內地茶葉湖絲等物。亦可賣與洋商。條約第二十八款。載明各貨或出口。或進口。納正半稅外。其餘稅鈎。一概免徵。地方官定立章程之意。究竟約有二端。一則勒索洋商。一則攔阻貿易。因此則條約幾成廢紙。現時商議。設何良法。將此不善之處盡為改正。

大皇帝與外國換約時。言定彼此來往。並無禁止。看如今勒索洋商。攔阻貿易。實是有禁止之意。趕緊當改。十年之內。外國

俱在各海口貿易。未在內地蓋造棧房。並非條約內無准行之語。實因中國不按條約辦理。所以一切弊病。必當速改。不可耽誤。中外貿易加增甚多。於國家有益。於百姓有益。如兩國和好。永遠堅固。條約內言語。須要遵行。輪船在內河隨意行走。及內地設立棧房。我們定要如此辦理。因十年之內。有如此弊病。並無別法可以消除。條約第九款。第十二款。實是開廣內地運貨買賣之意。現在本國與

貴國和好商議。恐以後別國不肯如此。本國現欲立定章程。恐嗣後不易再定。洋船在內河。洋人住內地。現時已經有

之。如定章程。可將其有弊之處除去。以後較為妥當。遊歷執照之意。亦係外國人可住內地。商人居住內地。必當安靜守分。如果鬧事。其貿易即不能作矣。所欲商議者。洋船走內河。洋人住內地。欲立章程。計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由英國至上海進口貨。共銀二百九十七萬九千九百十二兩。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由英國至上海進口貨共銀一千五百六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三兩。前後十年之內。進口貨增加一千二百六十三萬二千八百四十一兩。

復英國公使修約二十九款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接准貴大臣節略一件。內附修

約五條。今年四月十二日。又收清單一紙。附修約二十九款。本爵細加披閱。所論外國幫助一節。具見貴大臣敦篤友誼。殷殷關愛之至意。殊為紉佩。去冬中國所派使臣。偕同滿大臣。前赴友邦各國。自必情愫益通。友誼愈篤。至於釐捐一節。中國本以地丁錢糧為正供。亦無向民間借用之例。軍興以來。我

大皇帝軫念民艱。凡有被兵省分。概行蠲賦減徵。而國用所需。不得不籌辦捐釐。係屬權宜之舉。目前軍務未竣。需餉尤殷。然恐民力難支。

朝廷未嘗不惻然動念。一俟各省軍務肅清。善後完竣。自當

次第裁減。若洋商進出內地販貨。除交正稅半稅之外。內地概不重徵。較之華商逢關納稅。遇卡捐釐。輕重懸殊。貴大臣謂兩年以來。洋商多有虧損。此說不為無因。然聞近來口岸愈多。用度愈廣。而洋商貿易愈眾。銷路更稀。洋商爭趨若鶩。人多利薄。此理亦顯而易見。貴大臣住華有年。諒所共曉。又洋商藉口收其釐捐之說。現與貴大臣說明。頒發告示。通行各關卡。杜絕弊端。其以前藉口之詞。是否釐卡誤收。亦難保非洋商單貨相離。如有確據。自可逐案查辦。自長江通商以來。華商貿易日衰。去年十月。准通商大臣曾來咨。華商聯名呈請。將長江通商及內地置買等

事概行收回。以紓商困。本爵查其呈訴緣由。皆屬實情。極應照准。然兩國和好定約通商。一旦遽行收回。又恐貴大臣為難。本爵未能依華商之情。實不忍其生計蕭條。此中苦衷。想亦貴大臣所共諒也。總之現修條約。既須保護洋商。亦應體恤華商。以求兩得其益。查節略所附五條。即包在清單二十九條之內。已派員與貴參贊傅副使雅數次會議。茲特逐條答覆。

一以前各處地方官。所有徵收洋商之釐稅。擬應按數退還本商。原來第一款

查此條業由本衙門擬發告示。曉諭內地各關卡。按約遵

辦。以杜日後誤收洋商釐稅之弊。至以前關卡有無誤收。是否洋商單貨相離。應隨時查明。分別辦理。

一距各海口三十里地界之內。所有出口土貨。進口洋貨。概不完納釐捐各稅。所定三十里之數。東西南北四面。均由各海關起計算里數。原來第二款

查外國用兵。每有向商人籌借餉需之事。中國無此辦法。故不得已而有抽釐之舉。然僅抽收華商。並不抽收洋商。今欲於各口三十里內概不抽釐。貨物散漫偷漏。其弊不可勝言。實與軍務有礙。此係中國自主之事。一俟軍務肅清。善後事宜完竣。自應將收稅章程變通。即將釐捐裁撤。

以期惠普商民也。

一按約應徵之稅。可否盡歸省庫動用。如貨船所經之處。或係數省。其稅必須分解各省歸庫。以使該省情願保護貿易。使其通暢內地之稅。原來第三款

查按約所徵之稅。或奉撥軍餉。或解交部庫。均係

國家正款。豈能分解數省。隨意動用。若因保護貿易起見。查洋商通商內地。但執有單照為憑。即經過數省地方。均係一體保護。豈因有稅無稅。而擅敢兩歧。現本衙門已嚴定告示辦法。此層可無須過慮。

一善後條約第二款。內載船用雜物家用雜物一概免稅。

其進口船載之物。或有非船用家用。而係外國人所用。並不賣與華人。可以一例免稅。原來第四款

查家用船用雜物。善後條約。本已載明。自用之物。皆准免稅。若轉售圖利。自應仍納稅餉。今擬將自用雜物。分項開明附後。以免牽混。

一船塢用雜物。祇准船塢行本行裝載進口。開船塢行時。必須先領執照。並具保結。內寫明並不裝運售賣華民貨物。亦不借字號與別行冒用。原來第五款

一船用雜物修理洋船各樣材料。並船塢中需用一切材料器具家用雜物在開行時。亦須先領執照。並具保結。原來

第六款

查以上兩條。開設船塢行。係為謀利起見。除船用雜物及修理船隻各器具。酌准免稅外。如係製造新船。仍應將該船照值百抽五例徵稅。至於領照具結應如何辦法。俟妥議章程。試辦三年再定。

一華船裝載洋貨進口。須同洋船一例完稅。歸各口稅務司徵收。原來第七款置之未議

一進口烏糞及各樣糞進口時。概不納稅。原來第八款

此條照准免稅。但須領照起貨。不准私自起卸。

一洋煤炭進口納稅。為數甚屬無多。而載洋煤炭之船。因

納稅請多不便。可以免稅。原來第九款

此條照准免稅。但須領單起貨。不准私自起卸。

一各樣洋布及各樣瓶貨擬減進口稅。每價值百兩。按二兩五錢完納。原來第十款

查洋布洋絨色目極多。應俟訪察市價。酌量減輕稅則。

一時辰表進口稅。每價值百兩。按五兩納稅。與鐘稅歸為一律。原來第十一款

此條照減。

一白胡椒進口稅。每一石按四錢完納。黑胡椒進口。每一石按二錢完納。原來第十二款

此條照減。

一馬口鐵進口稅。每一石按二錢完納。原來第十三款

一進口木料。每價值百兩按五兩納稅。其價值若干。須上海領事官及上海稅務司並洋行總局。一同估定。原來第十四款

此條應酌量減輕稅則。毋庸估價。

一洋鹽進口。擬應解禁。並須擬定妥善章程。以免有礙中國鹽課之虞。其章程即可照蘇浙兩省前定鹽務變通章程辦理。原來第十五款

查鹽斤一項。係中國國家官事。

朝廷設官管理。非他項貨物可比。雖至貴官員。不能隨意販運。商人何能侵此大權。此條應毋庸議。

一外國所產糧食進口後。已經起卸。如欲復行運往他處。應准復行起運。一例免稅。原來第十六款

此條照准免稅。但須領單起貨不准私自起卸。

一茶葉出口稅。每價值百兩。按五兩完納。原來第十七款

查茶葉稅則。本衙門現擬酌量加增。此外尚有數種貨物。酌量加稅者。另單商辦。

一土煙正稅擬減。復出口半稅擬免。原來第十八款

此條酌量稍減。

一各海口稅銀加色。各處銀色高下不等。其所加之數。須按各處銀色。擬一定數。須同道光二十三年在廣東所定各樣成色。歸為一例。並須委派委員。至各海口詳細考較。定其色數。原來第十九款

此條照辦。

一存票向係持作已納稅餉之據。如洋商將存票持至海關。欲行換銀。亦可換給銀兩。並貨物復出口。不論自進口至復出口日期多寡。均須發給存票。原來第二十款

查存票換給現銀。既與稅項截數難清。且亦銀價隨時低昂不一。頗覺為難。若必欲如此辦理。所有請領存票限期。

祇准三箇月為滿。不准再寬。

一准洋商運洋貨至內地碼頭。或由內

不論蓬槳篙櫓等船以及火輪小河船。

船之元。在海關報明領票。已擬定三處。

漢口。以上之長江。一係廣州府東南北

定三處外。其他處河路。再為隨時商定。

大臣與總理衙門以後可以會商。原來

查此條所指三處。均屬內地。洋商照例

准前往。惟火輪船礙難准行。緣沿江沿

洋人所占。若再准輪船入內河內湖等

處生計一概被占。未免待洋商太厚。而待華商太薄。殊為不得其平。況內河內湖向無輪船行駛。洋商既得內地貿易之益。應照內地規模辦理。是以未能照准。

一內地各碼頭及洋商可以購買土貨之處。洋商如欲蓋造房屋。准其隨處蓋造。惟蓋造之先。須於附近領事官處。領取執照。領事官必須確切查覈。該商果係安分妥當之人。方可發給執照。如領照後該商或有滋生事端之處。領事官即將執照撤回。所有居住房屋管理行中事務之洋人。均可任其自便。地方官民不得無故阻滯攪擾。原來第二十二款

查蓋造棧房。應在通商口岸。若在內地蓋造。非特於華商生計有礙。且地廣人眾。一切稽查防範。彼此均有不便之處甚多。是以未能照辦。

一各國在內地洋人。向係各歸本國領事官管束。現擬設立有管理各國洋人之權之外國官。所有各國在內地之洋人。儻有滋事犯法之人。均可歸其管理。其設立章程。總理衙門可以會同各國欽差大臣商定。原本第二十三款

此條傳參贊雅副使面刪。

一長江之內。自吳淞起。至漢口止。由海關揀選碼頭數處。以使洋船在彼停泊。並上下貨物。所揀選設立碼頭之處。

係武昌。東流。安慶。大同。蕪湖。金陵。儀徵。江陰。吳淞。武穴。與
國洋船欲至碼頭貿易。須先至海關領執照。其各碼頭應
如何定立章程。以後商辦。原來第二十四款
查添設碼頭。上下貨物。即屬增添通商口岸。長江通商。於
鎮江九江漢口以外。又有江甯。共有四口。本未便再議增
添。惟查同治元年。貴國卜大臣曾請於安慶蕪湖大通三
處。暫時通商。嗣因卜大臣未允湖北于口稅之議而止。茲
欲增添口岸。祇可於此三處內酌量設關收稅。惟經費不
貲。徵收稅項未必敷用。應熟籌彼此兩益之事。以便商辦。
一海面之上。設立碼頭一處。係溫州。原來第二十五款

查廣東瓊州一口。至今並未開關。今欲於溫州設關通商。應將條約內瓊州一口刪去。使可照辦。

一如各海口洋行。大半皆欲設立官棧。或由海關設立。或係各該商設立棧房。亦可作為官棧。均歸監督辦理。原來第二十六款

查設立官棧。如果商情願立者多。應飭海關監督會同稅務司妥議章程。由關設立辦理。

一因各海口輪船甚多。需用煤炭亦甚多。緣由外國運煤炭至中國。為價甚鉅。故必須用中國煤炭。現擬准洋人在中國地方開設煤窯。並用外國器具。其窯擬在宛平縣界

之寨塘。江甯府句容縣界之煤礦開設。嗣後再有相便之處。續行商定。原未第二十七款

查產煤處所。係中國自有之產業。應由南洋通商大臣於南省察看情形。自行開辦。其或雇用洋人。租買機器與否。悉由南洋通商大臣主政試辦。以期無礙中國之權。而資商民之用。

一條約載有明文。禁止中國人聯情結行包攬貿易。茲有臺灣包攬樟腦。以及米石。廈門包攬雜鐵等項情事。以至洋商屢受虧損。應將各洋行虧損資本。按照有據虧損之數。地方官須如數賠補。布總理衙門即行知各省督撫。嚴

行禁止各地方聯情結行包攬貿易等情。以免將來復有
違背條約之舉。僅總理衙門無此權柄。並希奏請
上諭。指明以上違例各等處。示各省督撫。以後嚴行禁止。原來第二十八
款
查樟腦一物。本軍工廠所用。向係官辦。與聯情結行把持
包攬有間。惟洋商欲行購買。應聽其便。不必官為限制。但
不得自赴生番地方採辦。至生意外事端。至米石之或運
或停。亦視年歲豐歉。與華商一律辦理。若遇歉歲。華洋並
禁。不准專禁洋商。以昭公允。
一中外商民生理。遇有詞訟之事。向無一定通商律例。現

在必須會商。定一通商律例。原來第二十九款

查此條的定通商律例。甚為有益。應由通商大臣派委明

習律例之員。赴上海與貴國按察使會議辦理。

給英國公使節略

前由貴國參贊侍副使雅交到會議清單二十九條。業經

本王大臣細加酌覈。除未能照准各條外。凡無礙中國之

權。而於洋商有益之事。均已照准。分別列單附說。送交貴

大臣查照。本王大臣據各關監督申請。並各處商人呈訴。

欲與貴大臣商辦條款甚多。因恐貴大臣為難。至今未肯

遽行啟齒。茲送去議准各條。務望即日酌定見覆。惟中國

既准洋商分別減免稅項。又出示不令誤收釐捐。軫念遠人。不為不厚。兩商人亦不可以恤商之美意。反生損稅之弊舉。且此次所定告示。已將華洋兩商分別清楚。不致使洋商因誤受累。該商人等亦當自將界限分清。以後不致攙雜牽混。方為兩得其益。即如華商船隻。每有豎用洋旗。往來各口運貨。其船是否洋商雇用。由領事官發給旗號。抑係華商向洋商私自句串豎用。希圖蒙混偷漏。無從分別。又有洋船進出各關口。裝有華商貨物。往往洋商認為己貨。包攬代報完稅。希圖避重就輕。以上二端。其弊在華洋不清所致。其實於洋商並無益處。而於中國稅項大有

虧損。今擬請責大臣曉諭各洋商。嗣後凡洋商雇用中國船艇者。由領事官發給執照。由監督加蓋印信。方准雇用。如查無印照。即係私用。應將該船貨一併入官。凡洋船裝有華商貨物者。由華商自行報關完稅。洋商不得包庇。如違查出。除將影射之華商罰令加倍完稅外。仍將包庇之洋商。交領事官照該貨一次正稅銀數罰辦。如此辦理。華洋兩商各得分內利益。彼此不相攙雜。既不致滋生事端。又不致虧損中國稅餉。且可見外國商人實為公道正派。則現在議准各款。以後辦理。庶不致有日久生弊之虞。否則中國之待洋商如此其厚。而洋商仍不免與華商扶同

作弊。在洋商為對不起中國。所有以後一切事務。均難辦理矣。以上各節。即請貴大臣查照施行。

一洋藥每百斤。原徵三十兩。擬改為六十兩。

一湖絲土絲各等絲經每百斤。原徵十兩。擬改為二十兩。

一茶葉每百斤。原徵二兩五錢。擬改為五兩。

覆英國公使節略

前送去節略三件。諒已入照。茲再將現議各事函知。查向來華商運洋貨入內地。無不向各海關請領單照。自應進關納稅。遇卡抽釐。即使洋商運洋貨入內地。若無單照可呈。亦應如此辦理。現貴大臣欲將華商運洋貨入內地。改

與洋商一律。再四思維。除洋藥不計外。所有洋貨進口時。該關即將正稅半稅。一併徵收。此後無論洋商華商。俱領單照入內地。經過關卡。但將單照呈驗。概不重徵。海關給發此項單照。華洋一律。儻有違犯。亦皆一律照章辦理。惟洋商以土貨在中國貿易。最易令華商偏受其虧。查洋商買土貨回國。不礙華商生計。稅項輕重。自不必與華商比較。若洋商由內地置土貨。於出口後復進別口售賣。或未出口。即在本口賣與華商。此項土貨來路。較華商短交子口以內之層層釐鉤。與中國鉤費商局。大有妨礙。不得不分別辦理。嗣後除洋商由內地置土貨回國。或由各口置

買華商已交稅釐之土貨回國。或由各口置買華商已交稅釐之土貨復進口。自有條約章程。不難照辦。惟洋商由內地置買土貨。僅交末後子稅。即行賣與華商。則短交子口以內之層層釐餉。即交出口稅。再復進別口。雖照舊辦理。亦短交子口以內之層層釐餉。二者均視華商成本較輕。不可不與華商一律。然此等土貨。或回國。或出口。復進口。或過末卡後即賣與華商。實無從稽為分別。自應便宜設法辦理。以防偷漏。嗣後洋商按照豫先領備入內地買土貨報單之例。入內地置土貨至末後子卡應先將正子兩稅一併完納。仍另備一子稅。交關收存。如在三箇月內

出口回國。其出口正子兩稅已納。即將另備子稅。給還。如報明出口復進口。其出口正子兩稅已納。即將另備子稅。由關入帳。以抵來路之層層釐餉。如逾限即行報明回國。亦未報明出口復進口。是在本口賣於華商無疑。本應照約將該貨全數入官。惟與在子卡以內未交稅餉。沿途私銷。稍有不同。故微示通融。除正子兩稅已納。即將另備子稅。由關入帳。以抵來路之層層釐餉。其未過子卡。沿途私銷。仍照約將該貨全數入官。此係洋商情願專作華商貿易。自應華洋一律。俾不礙華商生計。至於洋商在本口所買華商已交內地層層釐稅之土貨。出口時自應按照稅則。完納出口正稅。其洋商所領赴內地置土

貨單照。亦應定期繳銷。如將來中國釐卡裁撤。內地及長江各關稅開辦。尚可另商辦法。總期華洋一律。不致或輕或重。稍有歧異也。至現在中國釐捐。原因軍務未清。各關未全照舊開辦。不得不藉資商民。是以捐卡之疏密。捐數之輕重。並行止日期。均無一定。總視軍需之多寡以為增減。若軍務肅清。善後完竣。自然次第裁撤。即如刻下軍務較前稍鬆。已漸有裁卡減釐之處。查經詳述之。無庸復贅。再所議洋貨減稅一節。除洋藥自有專條辦理外。無論洋貨土貨。自應按每百徵五定例。將稅則增減。俾歸畫一。以上所敘各事。並前次送去各節略。均希貴大臣剋日見覆。

以便知照各國大臣通行可耳。

英國公使節略

接貴衙門節略多件。所議多係各國通商條款。必須照會各國欽差大臣。方可知其有何意見。並已經商改之款。是否合意足用。經本大臣照會。現已接到各國欽差照覆。自當即與貴衙門酌定。貴衙門節略內稱本大臣意在數萬友誼等語。此係本大臣之夙願。故商議事件。不但僅於英國有益。亦須視中國之能得利與否。持平辦理。洋商貿易。欲日見興旺。必須華商生理日有起色。亦必須於國帑有裨。故於擬議通商各款之時。意在中外咸宜。兩國和

好通商。若無忠恕之道。焉能堅固以期長久。故商改各件。無有不合此理者。籌畫各款。委派四員公同會議。屢次所議。與商稅及各省關稅則例大有關繫。該四員不辭勞瘁。各存和好之意。本大臣深為欣慰。因此彼此毫無猜忌。雖尚有些須未曾酌准。難期一律周全。然所准亦復不少。並悉責衙門深知應改應治者尚多。不過目下未使豫定。所派會議四員。應查明各口商人稟內。有不便等情。並不便之弊設法調治。至天津所換條約。為保護貿易起見。不但在海岸或各口。即在內地亦須保護。要款有三。第一件。中國與外國會議貨物一定稅則。不論何處何省納稅皆遵。

不能多收。有應多收稅之貨。須知照各國欽差大臣允准。方可加稅。第二件。如洋商販貨無論內地何處。俱准前往貿易。如遇易於銷貨並該處土產貨多地方。非洋商在此地居住貿易。不能興旺。故必須設立棧房。或洋商自願居住。或伊經手人情願在彼居住。均准請給執照。俯如所請。仍歸領事官管轄。第三件。如有洋貨易於銷售及土產貨多各地方。無論何處。從該處至海口。均准其設傳通音信。來往運貨之良法。以使供其所用。若不如此。洋商在內地貿易。焉能興旺獲利。內地已有運貨音信相通之法。如果皆不足用。亦應准洋商另設載運通信之法。以上三節。條

約內曾已細載。閒有不及細載者。其大意亦甚相合。查條約既准洋商運洋貨進內地貿易。無論如何辦法。自應使英商全得內地貿易之益。否則條約即成廢紙。在貴衙門意見。不過准洋商在小船或客店居住。至於運貨。祇准用運漿篙艙等船。在洋商意見。欲買地買房。與各口相同。並欲立運貨通信妙法。如鐵路電綫輪船入內河等事。意見迥不相同。各國欽差大臣之意。以為洋商稟請各款。雖有不可盡信之處。而貴衙門所應准者。亦有不及之處。洋商居住內地一節。因洋人不能歸地方官管轄。華洋言語不通。百姓以洋人住居內地。為奇異之事。因此三節。恐有不

使。惟洋貨運往內地。自應准其隨時租房居住。以及租棧存貨。必須妥定章程。緣近來進內地傳教者不少。伊等俱在內地置買產業。所得之益。與商人運貨進內地者較多。如果不准商人等租房租棧等事。非但藐視洋商。亦且辦理不公。況洋商在內地。均歸領事官管轄。斷不致滋生事端。何則。洋商資本甚重。亦必自為保護。再查法國條約第六款內載任聽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使等語。各國教士亦無不共沾此益。然教士既獲此益。何以商人等不能一律辦理。且從來因事繁瀆。地方官招尤於百姓。其中傳教者居多。至製造鐵路安設飛綫兩事。貴衙

門以為不便。出於帑項辦理。亦不便令各國自出財力代辦。而各國住京大臣之意。有以為然者。亦有不以為然者。鄙意此事毋庸再行駁問。惟祈貴衙門嚴定章程。讓於洋商些須。亦不為礙。緣此事於華洋貿易實有大益。至小輪船駛入內湖一事。貴衙門務須體恤洋商。俯如所請。俾得有暢行貿易之路。本大臣與各國大臣意見。惟欲在鄱陽等湖駕用輪船。不過使於載運洋商貨物。或護帶中國船隻等事。至於此項輪船。亦須明定數目。請領執照按章辦理。惟在內湖地方。恐其與華船有相爭貿易之處。在華船不無有損。故必須豫為防範。現擬只准載運洋商親自之

貨。以示限制。至前次貴衙門云。此事一則關繫華商貿易。一則華民度日尤艱。今本大臣已明定限制。僅准載運洋商親自之貨。是洋商貿易。不過僅占華商萬分之一。豈能攙越華船華民之生計乎。至貴衙門又慮輪船行走。其勢甚疾。誠恐碰損華船。傷斃人命。此固體恤小民之道。然本大臣意亦可嚴定章程。且此項輪船與放大洋者較小。自不應任意疾走。貴衙門又以內湖行駛輪船。華洋不歸一律。殊屬不公。查現在沿海各口。華商多有資本。在輪船貿易者。由此以觀。洋商所得之益。華商亦必漸次均沾。洋商所得之益。亦無華商所得之多。洋商租賃民房為棧。其價

自較華商租房為尤多。此外種種買賣。洋商不能及華商者不可枚舉。洋商在內地租棧。內湖行走輪船兩節。本大臣請貴衙門按照以上所論相讓。近來所商二十七款內。頗有甚合商人之意者。在貴衙門之待洋人至優且渥。然內有商人甚願開行。而貴衙門未允准者。如不照本大臣所議。無論本大臣意謂業經有准行者。嗣後必可再為推廣。而各國之意總以為不足。焉能了結。開它各礦一事。如照貴衙門所擬。祇准洋人幫助開它。借用外國器具。如此辦理。洋人不能將資本在各礦貿易。有才能體面之洋人。亦不願為此事。各國在京大臣意見。並非欲置買各礦。惟

願自出財力。租定各礦。任使開窟。並准其益造收藏器具之房。方可開辦。查各處窯為

貴國極大之業。因無開窟之良法。以致不能得大業之利。如

貴國能用洋人幫助。並用火輪等器具。將來財用極其富厚。物產亦可極興旺。洋人所願租礦等事。

貴國莫若早為允准。不然。華洋人等無法可施。必致有串通開窟之事。以上三節。祈貴親王暨列位大臣。詳加斟酌。並望將兩國不和之處。一概消除。查

貴國設釐一項。最為洋商受損之事。因所定釐稅本重。又加以地方官任意勒徵。該商等既不能在距海口甚遠之處。

往來運貨。即在海口就近一帶貿易。亦形蕭索。如不為整理。恐日後洋商貿易。仍不能暢行。查洋商運洋貨進口。交納稅則所載稅項以後。現已禁地方官任意勒徵各樣釐捐。承責衙門議定。如有洋貨欲量為加稅者。亦須俟各國住京大臣允准後。方可開徵。並不准地方官擅攬重徵之權。又定洋商運洋貨進口。除洋藥不計外。俟交納正稅半稅後。凡有華洋兩商。均准任意運入內地。其洋商運土貨回國。亦可任意由內地運往海口。交納正半兩稅出口。至洋商運土貨出口。仍進別口者。均照華商一律辦理。此法甚為妥便。足見責衙門籌措得宜。於洋商貿易實屬大有

裨益。至防

國帑有礙一節。責衙門業已酌定嗣後洋商運洋貨進口時。將正半兩稅一併完納以後。此貨無論華洋兩商。概不准重徵稅項。洋商入內地置土貨。至末後子卡。應將正子兩稅一併交納。仍另備一子稅交關收存。如在三箇月內出口回國。其出口正子兩稅已繳。即將另備子稅給還。如報明出口復進口。其出口正子兩稅已繳。即將另備子稅。由關入帳。以抵來路之層層釐餉。責衙門以洋商運進口。該關應發內地稅單。以及運貨出口。在第一子口。應給單照。均須按照條約遵辦。所有經過內地關卡。自不得重徵稅釐。如果該關卡仍行

留難勒索。准該洋商赴就近海關呈報。該監督立即知照稅務司。各派委員查辦。如有實在虧短憑據。責令海關照數償還各等情。出示晓諭各口地方官在案。然據部意如遇有留難勒索之事。其實據甚為難得。洋商遇有前項情形。相隔年久。其難一。洋商被勒索之時。與該關委員語言不通。其難二。稅單及單照。無可查其憑據。以及洋商被勒索之時。該關委員不肯給與憑據。其難三。再部意所有洋商進口按照新章完納半稅。擬令各海關另立帳簿登記。此項銀兩。暫存海關。不得動支。如遇有洋商被關卡勒索之事。以便將所收半稅償還。其洋商運土貨出口。復進別

口者。例應另備一子稅存放海關。本大臣今擬毋庸將實銀存關。令該商出一借票。暫存該關。緣因此項子稅。如存實銀在關。該商利息。如遇洋商運貨回國。仍須交還。今如此變通。在海關絲毫無損。而該商亦可將此銀作為貿易之本。況實銀存在海關。洋商一經運貨回國。該關還銀之時。所還銀兩。與前存關之銀平色不符。實為繁瑣。莫若存借票在關。較為省事。查

盛京一帶。華商運貨在內地貿易。並不進關納稅。遇卡抽釐。是以洋商運貨進牛莊口。亦不得令其交納半稅。以昭華洋不能偏重偏輕之意。再查自漢口至上海長江一帶。已

承貴衙門的定碼頭三處。並以瓊州一口。允准易溫州通商。今本大臣請貴衙門在鎮江就近江北一帶。另開碼頭一處。或鎮江所屬江北地方。或瓜洲左近亦可。並請在九江湖口地方。另開碼頭一處。因洋商販運茶葉。自湖口至九江沂流而上。必須五六日方能駛到。故在湖口開設碼頭。所有販運茶葉之洋商。即可在該處將貨裝載輪船。以免耽延時日。又查洋商在沿海各口貿易。於中國稅餉。大有利益。而於洋商並無實在裨益。因據英商稟稱。該商人等僅欲在溫州一口。開設行棧。在別口種種花費甚多。不願開設。再所有沿海地方現在共擬設立碼頭五處。係浙

江之溫州台州福建之泉州。瓊州府之海口。連州府屬之北海。作為洋商隨意往返貿易碼頭。並設立稅務司在彼隨時徵稅。至領事官一節。瓊州大約可以設立。其餘四處隨時再為斟酌。本大臣查洋商往來沿海各處。於兩國均有裨益。因近來多有華船載運洋貨。往來沿海各口。而各口未設稅司。不能徵收稅餉。如在各口作為洋商來往碼頭。於

國帑亦甚有益。北海地方。素係海盜潛匿之區。如洋船來往海面。該處海盜。亦必聞風遠遁。不致刦掠華船。且雲南廣西所出土貨。亦能運往各省。以上三益。尚望貴親王暨列

位大臣詳細斟酌。整理稅則一節。本大臣另有節略一紙。詳細聲敘本大臣之意。總不使將所定稅則。全行更改。而眾英商意見。亦謂所定稅則不甚苛刻。無須概行改易。內僅有一英商稟稱所定稅則甚重。請改為每二百抽五之例。又據一英商稟稱福州茶葉一項。至麤者每百兩抽收至三十五兩之多。亦懇請減稅。至稅則內有數節抽稅甚重者。前經各英商稟請減減。已承貴衙門俯如該商所請。再前接貴衙門節略一紙。內稱除洋藥絲茶加稅一倍外。其餘無論洋貨土貨。均擬改為每百徵五定例。以歸畫一。查此事如照貴衙門所擬。可謂將稅則全行改易。而於

國帑自必日見增多。緣洋藥絲茶三項。乃係人人喜用之物。縱將稅項增加。亦不能過形蕭索。惟洋藥絲茶。均係中外各國需用之物。

貴國如欲遽加稅餉。而中外商民。定必深怨異常。現在中國所有各國稅餉頗為浩大。赫總稅司實屬練達老成。歷來所收稅餉。莫不有一定數目。有時貿易興盛之際。而稅餉亦因以增多。本大臣以上所議各節。使貿易益加通暢。並使中外商民之意。無不順服。而於

國帑仍可日見其多。至貴衙門所稱欲將稅則增減。歸為畫一一節。查此事必須會同各國一律更改。然各國稅則。大

有不同。因定稅則時。均係各諒其貿易情形而定。如此時欲歸一律。實屬礙難照辦。如貴衙門日後有清理稅務之時。本大臣已豫籌定簡淨之法。將稅則所載一千餘樣。概行免稅。僅餘二十餘樣徵稅。此法須俟各海口華洋兩商均歸一律辦理後。方可開行。前次本大臣派傅參贊與貴衙門所派之赫總稅司成夏總辦等會議各節。均有關繫稅則。以及海關章稅者。俱已商辦妥協。至所商進口免稅之貨。最要者係船塢所用之物。如木料黃皮鋼生鋼等類。現在貴衙門所議開船塢行時。必須先領執照。並具保結。內寫明並不裝運售賣華民貨物亦不借用字號與別行

冒尸。如係製造新船。仍應將該船照值百抽五例徵稅。查此章甚為周密。然定章程時。貴衙門務須飭令總稅司會同洋商總局。逐條詳細議定。其自用雜物。亦應分項開列。毋得稍遺一二。方為穩妥。查樟腦糖米三項近來地方官有包攬禁止等事。以至洋商屢受虧損。茲承貴衙門嚴禁地方官。不准再蹈前次情弊。並不准專禁洋商貿易等情。該商人聞之甚為歡悅。又據洋商稟稱。欲在海口設立官棧。查西洋設立官棧之法有二。有商人自立棧房作為官棧。所有棧內之貨。歸管稅官經理者。並由官設立者。鄙意商人自立棧房作為官棧者。其中益處有三。一係客商往

該棧看貨時商人居住。與棧房相離咫尺。易於帶領客商看貨。於貿易自然便當。一係該棧恐有回祿竊盜等事。商人使於防範。一係如欲另立官棧。商人即須將自立棧房廢去。有關商人資本。若將自立棧房作為官棧。於商人甚為相宜。在

國家亦無須再費帑項。另行設立。現在洋商在上海蓋造棧房甚多。用去資本亦復不少。如在上海開辦此事。或用商人自立棧房作為官棧。或由稅司另行蓋造租賃。尤須細為斟酌。惟各口以商人自立棧房。作為官棧。其稅司所派巡役工食。亦須由稅司發給。如稅司另行蓋造租賃。用銀

亦復不少。總之開辦此條。必應酌量各口情形需費之多寡。以定用官用商之主見。必須領事官總稅務司會同洋商總局。妥為設法。期無關繫洋商資本。於貿易大局方有大益。再據洋商稟稱所有復出口之洋貨。例應發給存票。查條約並無限期。今請不論年數。一概准發。並請將存票換給現銀等語。本大臣查前所論各口。如果設立官棧。則存票一項。自可省去。緣洋商運貨進口。例應先行存棧內。俟該貨出棧時。方定交稅與否。儻有海口。並無官棧。仍須發給存票。至請領存票。本以一年為限。貴衙門前次改為予限三年。此章頗為可行。惟發給現銀。貴衙門祇准以三

箇月為限實屬太嚴。部意擬改限六箇月之期。或改限一年。尤為佳妙。所有稅項截數。諒亦不難清楚。至銀價隨時低昂一節。查泰西各國均以洋元為國寶。上有各國國號。亦有一定平色。並無高下。今

貴國各色銀兩參差不齊。甚為繁雜。如至各海口考較銀色。定其色數。即按道光二十三年在廣東所定各樣成色。歸為一例。諒亦難辦之至。本大臣切願此事妥為擬定。不但於各海口稅餉有益。且於洋商持存票換銀。亦甚簡便。再海關發給存票之時。本大臣擬令海關仿照錢鋪出錢票之例。將所發存票另登一簿。至年終時將商人業經具領

現銀。又已抵稅項交納之票。歸為一截。如有未經領取現銀者。歸入次年帳內。使其不與別帳相雜。以便洋商何時欲取銀兩。即向海關領取。如持錢票向錢鋪領取相等。緣因近來洋商。多有請領存票後。並無貨物進口。空持此票。不能向海關取銀。間有轉賣他人。代交海關者。所賣之價。亦不能按存票所寫數目收回。是以洋人因此虧累甚多。今本大臣如此辦理。與海關稅項截數易於清楚。洋商等取銀亦不致耽延時日。受折扣之累。且海關發給存票後。仍可有挪用洋商所存銀兩之益。縱銀價隨時低昂不一。洋商與海關收交銀兩。以至商人持票換銀。亦係按照數

目發還平色。稍有盈虧。均可不必介意。至前次商人因船貨入官之事。請為妥定善法。現在與貴衙門業已將會訊章程辦妥。曉諭各口領事官遵照矣。惟該商稟請華洋互控案件。亦須定一會審章程。嗣後尚望貴衙門妥為商辦。所有通商律例。暨前案兩節。貴衙門不事因循。立為允准。本大臣等頗深快暢。惟數定通商律例。總合乎義理。使華洋人等遇判斷會審事件。均皆心中悅服。故此項律例。必須逐條詳加酌覈。諒一時不能妥協。敢祈貴衙門即日開辦。並通行各國大臣。允准將通商律例錢案之法。會審公堂。一概辦妥。俾約內所載。有分中國權柄各條。概可改易。

緣各國在中華通商。如洋人有犯法之事。仍按各國律例
遵斷。於中外均有不便。今將此項律例商妥。所有一切不
便之處。皆可消除。並洋鹽進口一節。本大臣曾謂此事於
國帑甚有利益。故特屢請開禁。今准貴衙門覆稱。係屬
國家向來定例。礙難開禁。本大臣聞之。悵悶良深。今既如此。
作為罷議可也。再前接貴衙門節略。內稱華洋兩商。亦當
自將界限分清。以後不致攙雜牽混。方為兩得其益。即如
華商船隻。每有竪用洋旗。往來各口運貨。其船是否洋商
雇用。由領事官發給旗號。抑係華商向洋船私自句串竪
用。希圖蒙混偷漏。無從分別。其弊乃因華洋不清所致。貴

衙門所論。本大臣甚以為然。嗣後擬飭各口部照所擬新章而辦。而本大臣意謂如非英國之船。自不應豎用英國之旗。聞此事賊踞金陵之時。華船木牌。有藉以為防賊之具。惟自本大臣入華以來。未聞仍有此事。嗣後英商如有違約之貿易。以及種種雜混偷漏。本大臣自當一概禁止。至於他國商人之事。責衙門亦應向各國住京大臣。妥為辦理。非本大臣所能與聞也。近來與貴衙門所商各節。大約意見無不相合。惟內有緊要三條。彼此商酌。仍屬大相懸殊。係內江內河等處。駛用輪船。洋人住居內地。開它各礦三事。本大臣現將懸殊之處先為申論。緣此三事。按理

而言。必須照本大臣之意。方合此事當然之道。今揆度貴衙門之意。並非不以本大臣之言為然。惟所允准者。尚未到此事當然之處。部意

貴國現在時勢。正在日強。貴衙門亦何妨將所擬三事。不必過為拘於限制。變通相讓。如果貴衙門依照而行。則所有會商各件。自必益加妥善。於本國之意亦得相合。且據各國住京大臣之意。各國聞之。亦無不共相樂願。尚祈貴親王暨列位大臣見覆。本大臣甚望將此三事。格外變通相讓。以便本大臣將前後來往節略。咨明本國。能否遵照條約二十七款所載。將所議各款續入條約之處。聽候本國

定奪可也

英國公使論擬稅則節略

本大臣曾照會貴衙門。各口通商。洋人不便處。擬更改五款在案。本大臣並無一概減稅之說。亦未提及每百抽五之例。但有十餘樣貨物納稅不公。應行酌減。商之貴衙門。業蒙允准。惟稱有茶絲洋藥三貨。欲增稅一倍。別項貨稅。一概值百抽五。惟茶絲洋藥三項。為出口進口要貨。納稅最多。今若將此項加倍納稅。種種不便。各國條約內貨物稅則。原因各國貨物買賣。有難易情形。以定納稅多少。今若與各國紛紛商改。殊多掣肘。茲有一口商人。擬將稅則

不論何貨。一概為每百兩納稅二兩五錢。但別口商人多稱此稅則無大妨礙之處。前擬改十餘樣貨稅。不過少為更改。於大局並無改變。遽將茶絲洋藥加稅一倍。即多滯礙難行之處。此事即作罷議可也。以後儻商改稅則。須於中外兩有益處。一則將稅則尤雜之處改為簡淨。二則必須從新議定貨物稅則。同治五六兩年。進出口貨物納稅內茶絲洋藥之稅。已有三分之二。出口貨物所納之稅。共四百七十萬兩。此項內三百三十萬。係茶絲所納之稅。進口貨所納稅銀三百二十萬兩。此項內二百萬兩。係洋藥所納之稅。其餘一千餘樣貨物稅銀。僅止三分之一。現在

茶稅每值百兩納稅十兩。較從前每百抽五。即多一倍。再次茶納稅每多有值百兩納三十兩。或三十五兩。似不公平。至於絲貨不論湖絲綢疋之稅。每值百兩。納稅二兩五錢。即稍增亦可。若增一倍。每年即可多收稅課三十萬兩。除茶稅外。惟洋藥納稅。每年比別貨較多。現在按洋藥完稅。每百兩納稅七兩有餘。所以茶絲洋藥。若一概按每百抽五。於稅課受累非少。雖然如此。仍有蘭淨之法。與貴國稅課無妨。出口貨六百樣內。有五百樣所納之稅。不抵貴用之項。至進口貨五百樣內。有四百樣完稅。亦係徒勞無益。若將此進口四百樣。出口五百樣貨。一概免稅。只將

進口一百樣。出口一百樣貨徵稅。

貴國每年稅課短收銀二十萬。然亦不為短收。可免費用等項。尚有更簡淨之法。但將進口織造綢布貨料。並銅金錫鐵等物。洋藥以上等物。一切徵稅。至出口貨物。只十一樣貨物一共不過二十樣貨。若照此辦理。

貴國稅課短收進口貨物六萬五千兩。出口貨短收稅銀三十八萬兩。共短收銀四十四萬五千兩。若補此項虧短。須將湖絲紬緞等貨之稅。每百抽五。如此湖絲稅銀三十三萬兩。紬緞等貨。多徵稅銀十二萬兩。共四十五萬兩。可以相抵。再中國商人雇用外國船貿易。中外兩國買賣。多有

聯絡情形難分內外。必須算明中國商貨每年共收稅銀若干。不但華人用洋船載貨。即華人用中國船載貨。皆須統共算明。若前論九百樣貨。載在洋船。一概免稅。即中國船載前九百樣。亦須免稅。不然則與華商有累。中國船每年完稅若干。只許中國官查探。若能明悉此事。甚為便宜。大約每年所徵稅銀亦不甚多。洋船載有糖等貨物。並中國貨物十七樣。由此口到彼口。每年徵出口稅銀約四十七萬二千餘兩。若將十七樣內擇出十樣。令其納稅。每年短收稅銀十四萬二千五百兩。更有一法。亦極簡便。貴國稅課。且可加增。惟茶絲洋藥皆係必需之物。即增稅一

倍。在用者亦必不能不買不用。所以增稅亦與商人生理無妨。但微有妨礙。恐以後此項買賣。不能日見興旺。惟不論何國洋商。與中國有交易者。定不欲此貨增稅。該商人不願增稅。即該商本國。亦必不准。若

貴國欲外國允准增稅。必須於外國另有利益之處。與所增稅銀不相上下方可。其利益之處何在。即入河小輪船。並鐵路電綫等事。此事雖有益稅課。

貴國尚不允准。因此時不能辦理。只可日後再商。若求簡便省費。可將中國稅官外國稅官准其一概聯絡辦公。海關並用火輪船。即洋藥多加稅銀。亦不慮其走私。並可將現

在貨物稅則。商議更改便利之法。

英國公使續送論稅節略

洋商在漢口購買茶葉運往上海時。須將復進口半稅書寫借約。存留漢陽海關。查此項茶葉。均係出口。並不復行進口。可否貴衙門暨總稅司將此項借約裁去。於貴國稅課並無妨礙。而於洋商甚覺便益。

英國公使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上海臬司荷來京之便。本大臣曾與面議中外通商律例一事。荷臬司以為此事於中外兩國。均有裨益。並有如定此章。甚願幫助之語。愚意定擬此項律例。

必須詳加斟酌。俱係妥協。方可試辦。即希貴親王行知上海大臣會同荷臬司妥議一深明西洋律例之人。先共擬一通商律例節略。各國皆能允准。方為妥善。其所見深明西洋律例之人。荷臬司曾經提及。必須發給薪水之費。約須銀三千兩。亦望貴親王知照上海大臣撥銀三千兩以便臬臺代為

貴國隨時經理給發。其此項銀兩。緣此項律例。實與和好大局深為有益。故荷臬司並不沾染。情願效勞。即以後亦不受

貴國之謝。為此照會。

英國公使照會並黏單

為照會事。日昨面晤貴親王。所談一切事宜。必須本大臣詳細照會。前面談之件以及所商條約辦法。均須存留在案。如面談或有誤會之處。貴親王亦可指正。面談節略十數款。茲復錄呈查照。本館雅副使面說節略。貴親王暨列位大臣辯論。大抵以為

貴國仿照西洋制度。自致強盛。如時事大局情形無礙。貴衙門亦甚願意。如以為可辦。其如何辦法。何時開辦。仍由

貴國自主。並據稱云

國家如欲另開新路。以前所有成法。輒遽改易。勢甚礙難。是

以必須漸次改易。且並稱云中國大局。亦不能不為准備
故欲開創新法。必須俟中華勢機極便之時。方可開辦。又
稱云遣使前往泰西各國之意。正欲將中國開設新法難
辦之處。達明各國。又稱云蒲大臣在美國所立合約。迄今
亦未接到。而且如未經
御筆批准。仍不能即以為合約各等情節。本大臣亦以為
欽差大臣在外定立和約。如未經
御筆批准。不能即以為和約。此理即為明顯。各國定例。均係如此。
所稱開創新法。須俟中華勢機極便之時。方可開辦。查英
國定立條約之意。原欲英民在內地貿易。各處通行。詎意

自立條約。迄今已近十年。而最要數款均未成功。故本國執政大臣。均以為中國必須將虛設條約之故。立即消除。即係各處地方官設禁留難。執意欲洋商斷絕內地貿易等事。愚意欲除設禁留難之弊。必須令洋人在內地較前任便通行來往。並准洋商在內地租房存貨。以致開窑煉礦。用外國法術器具。且有此才藝之洋人。亦准其開辦。除此三事之外。其弊實不能去。

貴國所許改正。所有不善之處。須俟勢機極便之時。並所有開創之權。仍歸中國自主。而泰西各國。均以為中國必須實心遵守條約。現今斷難再行延緩。其本大臣所云三事。

貴親王曾云此三層並非條約所有。然此三者。雖非條約所有而條約實有洋商在內地通商。不受地方官攔阻。並不受地方官勒索。自通商以來八九年間。洋商受此虧累。實屬不少。是以受累至深之國。必欲創始開市三事。實因除此三者之外。別無良法。能令中國實心遵守條約。再者按照條約。既准聽洋商前往內地各處通商。則所有通商應得之益。自應令其任便尋取。故通商應得之益。亦有三事。一係洋商來往內地。須聽其任便出入。一係地方官不得設禁留難。並不得於稅則之外抽收釐捐。一係商人如欲何處租房存貨不能禁止。除此之外。貿易實難暢行而

條約仍為虛設。至如開創前進辦法。如僅係中國之事。則其權自係中國自有。乃深關繫實心遵守條約之法。是以中國必須開辦。不然。即為失信。況現在中國形勢。並非從前與各國疏闊之時可比。即應豫防各國勒索之虞。再面談之時。美國大臣一同在座。美國大臣所談之件。諒已備文行知貴親王。本大臣現述前言。亦祇擇其仍與本大臣所議有相關礙之處。略及一二。其細情自必詳於美國照會。本大臣所言中國派

欽差前往泰西各國。蒲大臣在美國所許各節。美國大臣曾言本大臣之言不虛。並云如修中國條約。若無前進之舉。實為

失望。又云美國舊金山地方。有華民六萬餘名口在彼居住。或城或鄉無論開礦貿易。俱任其自覓生計。實與管待最優之國。視同一律。美國商民居住中華。亦自應照此一律相待。貴親王曾言美國舊金山居住之華民。自歸美國律例管束。如美國商民居住中國。欲歸中國律例管束。則中國相待。自必與華人視同一體。美國大臣。又言以中國律例管束洋人。甚覺礙難。因泰西國實不能受中國律例。如能按照西洋律例道理。另行擬定律例。則洋人亦可歸中國律例管束。今當未定律例之際。美國商人入內地各處居住通商。此係按照條約應得之益。美國大臣談及於

此。彼時本大臣尚欲有面談之語。因貴大臣中有患病者。是以未能盡意。茲將所欲談之語。特行詳細照會。貴親王曾經提及。本大臣所請之件。必須詳加斟酌。儻與中國有損之件。實難允許。若於外國有益。而與中國無損。則即可照辦。若係兩國均無裨益。亦即可以罷議。本大臣細思兩國通商事機。實難兩分。如一事於此國既能有益。斷無與彼國有損之理。儻事件有與中國有損之處。本國較別國更不肯勉請開辦。自換約至今八年之內。本國實係幫同貴國。保護各處以防擾亂。再本國所出之實力。較所說出力之言。更為真切。何則。凡通商各口未被賊匪竄擾者。率皆

本國保守。其曾經占踞者。亦有本國克復之處。若謂本國
帑項耗費。將士廢命。勦辦賊匪。原為防守英商財產。並保
全通商大局。此論亦屬有理。然究係兩國互相有益。本大
臣前言彼此相依。實難兩分者。於此可見。設若一事而與
中國有損。即係與英國有損。本國非係祇顧自己利益。故
凡與內地華民不便。或與內地貿易有妨者。概皆不肯請
辦。並有致困中國行政之權。以致滋生變端者。亦皆不請
辦。故本國秉政大臣。如知所請開辦之件。或係有害華民
或係有損華商貿易。抑係致困中國行政之權。以致滋生
變端。亦不必勉強請辦。然有此數弊即顯而易見。本大臣

實毫未見其有遺害中國之處。至英民出入內地租房存貨。嗣後若不較日今成法寬其限制。則貿易斷難暢行。且地方官執意設禁留難。若不急為改正。亦必致貿易蕭索。又況兩國定立條約。原為保護貿易暢行而設。今將至要數款。若中國執意不肯改正。則是中國有意欲令條約作為虛設之物。乃本國為保全通商事業。不辭數萬里之勞。而興師請命。以圖定立合約而退兵。而今條約無可成功。豈能甘心於當日之靡費帑項將士廢命之舉哉。若貴親王以為所請開辦三事。為條約所無。本國秉政大臣。未必允准。緣除此三者。實不能暢行。則係定立條約之時遺漏。

以後修約時亦必須補入約內。再前八年

貴國將咸豐十年間之續約。曾與八年之原約一併

批准。前任大臣額帶同員弁於本國十一月初九日起程出京。當

時互換各約。迨如貴親王出示云。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

好之意。本大臣日前謁見。不意亦係在本國十一月初九

日。所論修約之意。正係相將約內各節照條辦理。不致有

立章而不遵准行而禁阻之事。仍是彼此永敦和好之意。

向來或有意不同之處。然本大臣萬不思未後致將詩議

作罷論也。為此詳細照會。

日前約定面談。本大臣以為貴王大臣。未能深明時事。故

本大臣擬將前定條約有應改換之處。因刻期無幾。必須改難為易。方於嗣後無礙。今將節略十九款。開列於後。

第一款

本大臣已有各約。內載各節二本應遵照施行。惟時有未遵者係眾所知。若擬將不合之處改正遵約辦理。則本大臣所請各節。似均不可少也。

第二款

本大臣所擬各項。前條約內雖無此言。確有此意。貴王大臣如不允准。是令英國另圖他策。使必全行遵照條約辦理。此十年內多少要件均未成功。即各國亦均至此地步。

至英國或會同各國。或不會同各國。必使中國遵照條約遵照條約辦理之處均甚公允貴衙門可無疑矣。如不照所擬辦法。英國萬難休歇。如仍舊時不按條約。英國亦難忍受。

第三款

前有中外官四員。會同商議之事。遇事必須查明應如何辦理方妥。此係本大臣為防範此等關繫起見。總期中外兩有裨益。且嗣後本大臣送與貴王大臣節略一扣。貴王大臣閱後。庶知不難辦理。而且有益

貴國不少矣。至本大臣所擬各件。既公且易。並於中國絕無

虧損。

第四款

前所擬各款。至今均未甚妥。故本大臣欲同貴王大臣面談。必須允准各事。並此事有益之處。如不商辦妥協。恐於中國大有關繫。

第五款

前所議各事。內有數條意見相合。各處誤收釐捐銀兩。貴衙門曾經應允以後務將此弊革除。彼此所擬辦法。亦即可以施行。並前請貴署定擬通商律例。亦經應許。為遇有華洋不睦事件。以便會同公辦。

第六款

貴衙門前所允准之事。內有二端。均甚便宜。一則洋商受諸多虧損。屢次稟請本大臣照會貴署。飭令賠還。此事因中國不設法攔阻。嗣後難免有害。此其可防者一也。二則酌量一定章程。於中外兩國之人均甚公允。且英人在內地。亦可與華人一概交易。並英人在內地。歸英國管轄之例。更不難略為改易矣。

第七款

如將所允之事認真辦理。必須另行續商。方可成功。即如外國商人須隨貨入內地。或在該商自置船內裝運。並准

其在大碼頭地方。租賃棧房屯收。據本大臣意見。商人出入內地。必須較目今成法寬其限制。並租房租棧等事。即應揣度情形。定立章程方妥。

第八款

洋商用船。在內地行走。或槽或棚。並在客店暫住。均經貴衙門允准。至在內地租房作棧。以及帶船之輪船。在鄱陽湖面行走。以便作販運茶葉貿易。貴衙門總不允准。

第九款

本大臣行知貴衙門。有緊要之處。如不允第八款內所擬各項。則條約萬難辦理妥協。按前定條約之意。原係今洋

商在內地貿易。不應納不合例之稅。亦不應令地方官攔阻。責衙門如不允前擬各項。則不能令地方官不在各子口禁止攔阻勒索等事。

第十款

洋商必須隨貨入內地。不然則經手人難免受地方官欺陵。近日在清江浦。有洋商經手人。被地方官執去嚴行拷打。意欲令經手人認為己貨。因此洋商十分受虧。

第十一款

現中國海面並大江內。有外國輪船運載貨物。故本大臣以煤窯若用外國才藝之人。用外國法術器具開究。於

國家並百姓均有裨益。因中國或有此船。或雇此船甚多。此事貴衙門略為允准。但允准之時又另添說辭。令此事如

贅虎。與在內地租房行船相同。

第十二款

本大臣所擬各件。均關緊要。現在所議之事。俱憑貴衙門

曾否允准。此事如不允准。本大臣總須說明犯條約之處。

仍未有妥善防備之法。近數年間各處不止犯條約之款。

且犯條約之意。令洋商受累甚多。並貿易亦不能興旺。

第十三款

貴衙門未定允否之前。本大臣深期貴王大臣再四思維。

如不允准。除已言明外。仍有關繫之處。

第十四款

現在中國

欽差大臣派往各國。前在美國曾有言云中國派來之意。因中國

願諸事前進。因此美國國家。暨百姓相待俱極恭敬。且在

美國言及前進之語。聞美國國家深信此言。故新立一條

約內云。並不干涉中國政事。亦不願催逼中國。令即全行

改易。凡此等語言。貴王大臣如有可疑。詢之美國新到任

京大臣便知。因蒲大臣在美國新立條約時。美國任京大

臣在彼。尚未動身。

第十五款

貴衙門如不允准前項各事。是令美國顯見諸事前進之語。均係虛偽。且不允准。難以遵照辦事。難免美國藐視中國

欽差大臣。並中國

國家。其亦明知中國

國家不願前進。有不妥之處。全不改易。則是中道而立。不進

即將退後矣。

第十六款

外國國家。如知蒲大臣所說。俱係虛偽。貴衙門因思有何

關繫。一則外國以中國
欽差之言語置若罔聞。亦不信服。其所派
欽差。有自願前進等語。原係代中國
大皇帝立言。既係中國不願略為前進。仍舊在原處止住。貴衙門
雖無此語。確有此事。況今所欲改之處。並非一旦全行改
易。無奈貴衙門絕不聽信外國。情知嗣後若照和好。與中
國辦事絕無裨益。向來各國住京大臣。均照和好辦理。以
此觀之。必至另圖他法。今中國必須按照條約辦理。

第十七款

貴衙門亦不能以為本大臣催偪甚急。緣辦理此事。已有

一年之久。均再四商酌辦理。並不欲中國即行全改。亦不欲改易大局。因中國

國家。暨百姓必以為辦此等事猶覺太早。故本大臣均未提及。即如鐵路飛綫等事。然此二事若略為試辦。與中國亦覺無礙。

第十八款

英國欽差大臣住紮北京。其應如何優待。以至朝覲

大皇帝二節。本大臣總未提及。然二節並非無關緊要。亦應有一定禮節。因恐如提此事。於現在商辦之件。反致有礙。將來

大皇帝親政之日。亦自應次第商辦。

第十九款

如遇有阻隔大局之事。商辦有礙。此事本大臣並未提及。因深知現在情形。貴王大臣難以辦理。猶有甚便之事。於洋商貿易大有益處。本大臣亦未議及。如即論洋鹽在中國販賣。如現在必欲開辦。未免過於急迫。是以未便驟然改易。因此事本大臣頗為出力。所有與貴衙門商酌情節。能否辦成。全在貴王大臣定奪矣。

給英國公使照覆

為照覆事。接到貴大臣照會並黏單一件。均已閱悉。本爵日前與貴大臣面談之言。無一不由審時度勢。準情酌理

而出。誠以中外各有國政。彼此不能強同。中國之不能盡如泰西各國法度。亦猶泰西各國之不能盡照中國法度也。如僅顧一面。遽欲強人以礙難行辦之舉。在外國施之中國。則以中國之不允從為非。設中國亦以外國礙難行辦之事。與責大臣相商。諒亦必難允准。蓋中外同此一理也。修約一事。原係兩國求益之事。必當彼此審度時勢。互相體諒。斟酌盡善。以期歷久相安。方為前進辦法。儻必盡遂洋商之意。不顧中國之難。則是中國之為洋商謀者實為前進。而中國之自為謀者轉成退後。似非平允之道。本爵深明此意。是以中國商人。雖有稟求商辦各件。從不肯

向貴大臣提及。蓋惟恐祇顧一面。致令貴大臣為難也。況自換約以來。凡約內所載。中國並無禁止。雖開有地方官不諳章程。誤行辦理。均經本衙門立時查辦。且亦並非洋商人人受累喫虧。貿易實無不暢行之處。今又經本爵允准減稅各條。船鈔行用物免稅。試辦官棧。另備半稅。現銀換為銀票。洋貨三月出口存票。准領現銀。各關銀色。改歸一律。大通安慶蕪湖三處之內。酌添口岸。未開瓊州口岸。換開溫州等事十數件。另又議定運洋貨入內地新章。俾華商與洋商一律。又議定洋商由內地置土貨出口後。復進別口。或不出口。即在本口售賣。均立新章。俾洋商與華

商一律。又酌定告示二件。一係曉諭各關卡。俾免誤行重徵。違則斷令賠償。一係曉諭內地民人。於赴內地洋商。不得滋擾。俾得暢行買賣。凡此允行各層。無非按照條約。俾洋商獲內地通商應得之益。以期不致虧累。而土貨復進口及土貨過卡交稅後。准在本口售賣。以及減稅免稅官棧存棗問關各事。則均於條約外格外予以新得之益。是即中國於條約內前進之一證。其所以體恤洋商者。已不為不周且至矣。惟辦事總當慮及久長。言事則易。行事則難。以今日之言此事者。令其將來辦理此事。往往因滯礙不行。反悔從前之未經細想者甚多。今貴大臣所商輪船

入河湖。內地設行棧。內地開各礦等事。欲令洋商在內地。與華民同受中國之益。而不同守中國之律例。實係因中國行政之權。實為中國礙難行辦之事。若勉強應允。將來於中國政令民情。多所扞格。勢必不行。彼時貴大臣又必歸咎於中國失信。辦理不善。故本爵之不肯允從。正為保全兩國和好。不肯失信起見。至貴大臣所言。與中國有益之處。具見代籌美意。但思本爵辦事。凡遇與中國有益。而可以自主。無損中國之權者。無不漸次辦理。即如各處設立同文館機器局。以及創造輪船等事。亦何嘗不仿照泰西各國辦理。以力求有益。又何嘗頃各國大臣極力勉強。

緣以上各事。非若輪船入河湖。內地設行棧。內地開各礦等件。益尚未見而先害中國之權者可比也。譬如醫家為病人用藥。須視身體之秉賦。以定藥力之益否。有時同一好藥。乃用之此人則有益。用之彼人則無益而反有損者。身體不同也。所以貴大臣極言有益。而本爵以為難行者。即是此意。並非本爵不知貴大臣好意也。以上各層道理。諒貴大臣必能洞悉。從前互換各約。中國願與各國共敦和好。即現在修約。本爵仍是此意。至送來黏單十九款。大意與前送節略相同。詳細情形。已備具答覆節略之中。至另列清單各款。則係本爵與貴大臣商酌之事。布詳閱後

並五月初八所送兩單。一併覆知。再准美國大臣照會一件。應由本爵另行照覆。茲不多贅。

覆英國公使節略

接准貴大臣節略一件。本王大臣詳加披閱。逐層細數。足徵貴大臣友睦之誼。如所云欲洋商貿易日見興旺。必須華商生理日有起色。亦必須於

國帑有益等語。洵為忠恕之道千古不易。與本王大臣意見甚為吻合。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我兩國大臣。未有不欲力持此道。以期和好日敦者也。獨至商人則不然。不論時勢情形如何及兩國使行與否。祇知惟利是圖。在華

商則欲薄待洋商。專擅其利。在洋商則欲不恤華商。獨享其益。皆但思利己。不顧損人。並不顧有妨政權。有礙國帑。亦商人常情也。是在司其事者。從公審量。兩面籌思。彼此皆不徇商人一偏之見。則條款自能早定矣。茲再將貴大臣節略逐條詳列於左。

一節略云。應多收稅之貨。須知照各國大臣等語。中外道理。自當如是。

一節略云。土產貨多地方。洋商須設立棧房。請給執照。仍歸領事官管轄。又洋商居住內地等語。查內地與通商口岸不同。微論常川居住。於兩國多有不便。即租房租棧實

亦與棧房無異。室礙甚多。蓋內地既有房棧中國自當有權管轄。其權不獨審斷一切。應照中國律例。即向來內地行棧貿易各事。平日亦皆有各項規費。及一切官差。斷不能不與華民一律。地方官有應隨時變通辦法。勢必須一一遵守。如稍有不遵。既奪中國之權。復攘華商之利。不但官事難辦。即商情亦不能容。想天下無論何國。自必同此一理。況偷漏私銷等弊。更不能比教士志在傳教。無關國課。且一係勸人為善。一係自己圖利。事分兩途。理難一視。現在教務已甚繁雜。豈可使中國難愈加難乎。茲既准洋商雇船住居。則運貨往來。當亦無所不使矣。此條礙難照

行。

一節略云。運貨通信。並小輪船入內湖等語。查輪船駛行內地湖河。非但慮碰損華船。傷斃人命也。實緣其行駛甚速。華船貿易一次。輪船已貿易數次。洋商獲利既厚。華商生計自蹙。將來華商漸次困歇。勢必盡成洋商親自之貨。是雖明定限制。仍與無限制等。即如上海沙船。從前極旺一經洋商准裝豆石。遂致數千隻沙船盡行歇業。數百萬家資之船戶。亦為貧民。其柁工水手更無路謀生。此其明驗也。本王大臣現在不得不為內地數十萬商民留一線生路。實難照行也。至鐵路飛綫一節。貴大臣既不再駁問。

蓋已深悉中國難辦情形矣。茲不贅論。

一節略云。開它各礦等語。查各礦為中國極大之業。誠如

貴大臣所云。所以不輕開它者。非為恐傷地脈。亦非慮及

滋事也。緣此係

國家大利。其權操之

朝廷。或開或否。必須慎重籌畫。以期有利無弊。並非故意棄

置也。蓋

朝廷利權。不可下移。故雖民間自置產業。遇有礦苗。其上祇

准耕種。其下仍禁開它。可見利權所在。不容干預洋商與

華民其理一也。且礦產並非通商買賣之事。尤應聽中國

自主。譬之室有藏鏹。其開發與否。當憑室主。外人不必與聞。他即前議試辦煤窰。借用外國機器開窓。亦係為中國自謀。兼欲使輪船得買煤之益。若洋商以雇用洋人。租買機器。無利而不願為。自然不必勉強將來煤窰如何收稅。如何賣給洋船之處。應由中國自立章程。自行開辦可也。

一節略云。洋商運貨進牛莊口等語。查牛莊一口。無論刻下及將來如何辦法。自必使華洋一律。屆時洋商亦不得藉口不遵

一節略云。長江一帶酌定碼頭三處。現請在鎮江所屬之江北。或瓜洲左近。另開碼頭一處。又湖口地方另開碼頭

一處。沿海地方。擬共設立碼頭五處。係溫州台州泉州瓊州。廉州之北海等語。查安慶蕪湖大通三處。相離不遠。本王大臣前送節略。係擬於三處內。酌量何處設關。並非三處均設也。再瓜洲及鎮江所屬之江北地方。俱在鎮江碼頭對面。僅隔一水。湖口距九江碼頭。亦不過五十餘里。相去甚近。均難鱗次設關。徒滋糜費。緣貨物仍祇此數。碼頭若再加增。不但商人貪多無益。亦且兩國所費不貲。想貴大臣亦必深悉其難也。至於添開海口。事體尤重。前接貴大臣節略。祇言溫州一處。是以本王大臣委曲遷就。擬將未開之瓊州。改易溫州。原非另添海口。茲貴大臣並未允

以境州換溫州。而轉欲於溫州外另添三口。實難照辦。即或責大臣允將境州換溫州。此外如欲再添三口。又將以何處舊有之三口抵換。事涉紛更。尤屬礙難辦理。

一節略云。現在酌定洋商運洋貨。及置土貨各新章。均應照辦。並請將暫存半稅銀兩。改為銀票等語。查舊章之復進上海口。暫存半稅。及復進別口稅項。仍按同治元年所定章程辦理外。其新章之另備半稅。係於正子兩稅外。照華商一律。補納內地來路應交之各釐稅。此項另備半稅。係即在本關交存。本應呈繳實銀以免轇轕。今責大臣欲體恤洋商。俾得騰出此銀。暫為貿易之本。本王大臣亦可

通融試辦。惟此項另備半稅。既准先交銀票。則該商出口復進口土貨。除照章不准改包。如違罰辦外。該原包土貨。如在三箇月內出口回國。其正子兩稅已納。即將銀票發還。如逾三箇月之限。始行出口回國查係原包原貨。其正子兩稅已納。仍應按票呈繳實銀。若報明係將來復進口之貨。則於原貨下船出本口時。即將應納實銀呈關。若在本口將該土貨售賣。雖未出三箇月限。亦即立刻報關呈繳應納實銀。該商呈繳實銀時。均准將原交半票銀票撤回。儻有不行報明。並不即刻呈繳實銀者。一經查出。即在限內。亦應將該商照票追繳另行罰辦。嗣後並永不准發

給。該商入內地置土貨運照繳。此係格外通融寬待。故辦法章程。不得不嚴庶各商。有所懲儆。不致以美舉而滋弊端。至洋貨進口之半稅。貴大臣擬欲另立帳簿。查現設法整頓。自不致有重徵勒索等情。設有此事。該關自應查明償還。無庸另立帳簿也。

一節略云。整理稅則不便將所定稅。則全行更改。並豫籌清理稅務簡淨之法等語。查當年所定稅。則原恐日後有應增應減之處。是以條約載明十年為限。彼此酌量更改。項因貴大臣擬減貨稅。十餘條業經允為酌減。故本王大臣亦欲將絲茶洋藥加稅。其餘均歸值百抽五之例。貴大

臣謂如此。使是全行更改。不知稅則所載貨物。亦有與值百抽五不相上下者。並非全改。況和好修約原期。兩有裨益貨稅有減。即當有增。方為持平之道。今擬或將絲茶洋藥加稅一倍。其餘均仍照舊。抑或將茶葉洋藥。不格外加增。其餘各貨均按值百抽五辦理。以上兩層。的定見覆其船塢所用擬免稅之物。自應總稅司詳細酌議。再行定奪。至另單所開據籌清理稅務簡淨之法。現在尚未使商辦。俟將來相機再議可耳。

一節略云。設立官棧等語。查此事擬派總稅務司。前赴各該口。會同監督察看情形。以便妥議章程。由關設立。儻該

口有礙難設法之處。亦可不說。總須由中國自主。以期於
國課無虧。
一節略云存票限期。責衙門前次予限三年。惟發給現銀。
祇准以三箇月為限。實屬太嚴等語。查存票限期。前次送
去節略。並未允定三年。現議洋貨於三箇月內原貨出口。
准給現銀於十二箇月內原貨出口。仍准給發存票抵稅。
為期不為不寬。若再行推展。勢必有非原貨捏報原貨等
弊。更恐各關抵數屈久。轇轕不能截清。此層實難准行。以
上各節。本王大臣詳細推求再四籌商。凡稍可通融之事
已無不格外相讓。惟於有礙民生有妨政權有關

國課等件。實屬礙難允從。貴大臣心存忠恕。諒亦深知此情。必能明白開導。俾洋商不致再行稟求也。至節略內定銀色及會議通商律例各事。前已允為商辦。茲不復贅。即希將此次節略。迅為見覆。以便將前送新章及海關應發單照。稽查各章程。速為定議可耳。

美國公使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九月二十五日。本大臣與英國阿大臣及諸位貴王大臣面議。更改英約並商約各件。與美國亦有干涉。恐傳話或有錯漏。再將此事照會去年

貴國

欽差公使。前往有約各國。君民聞之。甚為忻喜。因中華歷代至今未有此舉。現派出使各國三位大臣。與萬國條約相符。出使大臣進美國。雖國有半年之久。各省官民人等。迎接款待。較交際他國倍加歡洽。新聞紙內。將出使大臣之言行舉動。逐一詳載。各鄉城傳聞樂道。以為中華昔日向隅而今隨和。及出使大臣覲我君主。相待甚優。說中國王大臣辦事聰明。開端漸入萬國條約之路。實屬友誼公平。國會紳耆上下房均格外恭迓。下房頭目。於迎接事說由中華派出使大臣一事。引動萬國萬民之耳目。亦與美國大有關繫。此天下如一家之肇端等語。我聆此語。皆出於本國

百姓之意。甘願迎迓恭敬何也。美國與中國東西交界。中隔一太平洋。裏日外民不能至內。內民不能至外。兩無交涉。故美華如有界牆隔斷。今茲中國不啻自行將界牆拆去。二國之貿易添增。太平洋每日每月。有輪船往來。自無阻礙之虞。亦百姓真情。本大臣赴任時。英國阿大臣將往來照會與我看。內言改約各項事。見貴親王大臣等之議論。實係明敏謙沖。現修約未定。奉勸趁此機會輔佐

貴國

國政。宣布明示。將舊章之拘泥者稍變圓通。庶免一切後患。查貴署照覆英國公文內不過將貿易小款略為通融。至

所商各國通商大款。並未允准。必致生意不能周流。大不利於商人。貴親王所說商人之卡。查單可作廢紙。將子口之稅課在進口海關。一併徵收。恐未免另有抽課。雖可追還。似覺瑣碎。此不如准洋商自帶貨物入內地租賃棧房居住。依照定例。與該處華商貿易。不久自知官民俱易相交。何有疑忌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兩國久遠交易。可為永例。畢竟不如此則無生理。何為延閣數年乎。茲查內民在舊金山有六萬餘人。隨意買賃房屋。採辦貨物。與本處人無異。當華民初到美國時。洋人未免疑忌。今華人即各守分勤力。循規蹈矩。此係聞自美民公論。查西洋人在中

國不過數百人亦何妨如華人之在本國隨意租房買物哉。蓋西國人在內地租房買物之輩俱係體面之人不致生事。前面談華民往美國受洋人管束美民來內地不受中國管束故中外大不相同若美民亦受中國管束。庶可添多幾處居住等語。因思外國律例。不似中國律例期望將來中國律例。悉改為寬大平和。則外民亦可受中國官管束。查西國人在澳門居住一百餘年。俱是中國以中國例治內民。西國人以西國例治外民。由來以久。似無庸置辯。至所稱輪船在內河行走。華商到處生計被占等語。查歐羅巴各國。南北美國印度等國。駛駕輪船。創造火機。貿

易獲利良多。如墨西哥中南美利駕各國輪船無火機甚少貿易始開小有益處。譬如道光十八年間廣州府虎門口有輪船來欲至省城該處人說水中鱗蟲盡被殺死風水破壞蛋戶小艇。不能生理現經三十年之久。羊城輪船一日之間有數百搭客往來。一切船艇如初生理。可見輪船無礙民船。如其准小河船拖船在長江上股各水。鄱陽湖天津通州白河等處駛駕往來。則土人運貨實係捷徑。嗣後如土人購買小河船拖船以便自用。於商人大有益處。如說小河船拖船在內地行走。民船失業。無以餬口。為國之要事。並知廢卻各河民船。一定雇人扛擡行李貨物。

較民船之用人更多。用人多國豈必興。而民獲利國自興矣。且廢卻民船。船夫豈不能改業開礦開路耕田乎。並且可豫定明額數。每口輪船幾隻不准過額。然後試行。況明知有益。何必推至三五十年之後。人於未曾親見之事。不知事之何如。今者莫如試行。自曉輪船便捷。各國俱有小河船拖船。何以中國獨無。甘居人後。所說各項未便。恐將來惹出別樣事端。至輪車一節。與辯論輪船無異。貴王大臣等俱知無河之區。運貨只用人夫車輪。手車牲口。自古各國皆然。費盡無窮人力。以致運貨費用。與物價相齊。則貨物不能周徧。今藉輪車之使。一國貿易之流通。如血脈

之行動在身。並非敢望於數月中各省俱造鐵路。恐難為華民。但可先造短路一道。在通州至京都試行。以觀後效。貴國不乏殷實之戶。可以措資成作鐵路。不必動用國帑。只須派一聰明之官。前往監工。若以鐵路難成。可於西山煤窯開一木路。直抵京都試辦如何。京都煤價。隨歲之豐歉為貴賤。如直省通行木路之法。則煤價自然減半。百姓俱謝官之賜福。查

貴國十八省土產。名色甚多。俱臻美善。民亦勤敏。亟當順適民情。乘此新巧技藝。可以約時省工。不必阻攔百姓。現有華民萬餘人。在本國修造鐵路。俱能踊躍成事。現廈門上

海二港口。船塢工棧。一千餘工人。學作兵械兵船水火機
亟其巧妙。中國各省。如能照作新巧技藝。因其新巧。人必
一定心愛。故能民富國强。若禁止百姓照作。必致衰敗。至
辯論煤一節。未經允准。是何故也。查廣東長江南北岸。山
東京都西山四處。煤礦甚厚。如不用水火機難開煤。不用
鐵路運費太多。售賣亦少。若還用此二條捷徑。煤價可以
大減。國之抽稅。民之貿易。俱緣便適。風聞
貴國臺灣府鎮江府官員。欲雇工開它煤窯。因思官員它礦
不如民間開它。完納
國課為善。蓋民間開辦。自能省儉工本。如各國國家作此貿

易。必致賠本無疑。如美國煤窯金礦。較別國不少。均讓百姓或自起會承辦。或買地開礦。或租地開礦。不過抽課而已。現已舉行數年。國帑得利不少。官不慮民欺上。民不怨

上徵收。如

貴國煤窯主。願請洋人用水火取煤。可以任使。官府不必干預。折本與賺錢。皆財東之事。與國無涉。且用人甚多。貧民亦可餬口。閒人不致無業。貴王大臣面訊我等明知各項有益。但現在未便。以中國情形。與西國不同。內地更改各件。恐礙難辦理。國之興盛。出於自然。不關此數件。且現未植本立基。恐設空談等語。細參此論實屬公平。因友國相

交。不願僭他國之身分。本國定例。不得干預別國之事。中國派出使大臣一節。係自己願從萬國條例。既入萬國家內。何容久待。方能照行。萬國家內之例。現時自與從前之拒絕外國不同。貴親王大臣等宜熟思。既無吟域之隔。於外國新巧技藝。自當留心學習。按此原為中國貿易興隆起見。非懷他意。亦可無疑。試思阻撓各國與協和各國。宜出何途。今時乃中國盛衰之關頭。本大臣是以明辯各端是非。甚望內河准走輪船。修造鐵路。開究礦。安置電綫。設立機房。將以上各端試行。西域各國。見中國發萌創造數端。以為與外國同歸一途。儻留以姑待。嗣後各國催促。

中國何阻止。且今世之事。不能留與後世之人去作。此所以防後患也。為此照會。

給美國公使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一件。內稱現派出使各國三位大臣。進貴國時。君主相待甚優。國會紳耆上下房。均格外恭迓。百姓之意。亦願甘恭敬等語。具見貴國於中國。無論官民上下。均一體真心和好。無絲毫虛假之意。本爵閱之。深為欣悅致謝。至所有勸辦英國修約各節。亦足見貴大臣盡心代籌畫策。誠為周善。惟各國辦事。必須審度時勢。無損其自主之權。及無礙本國政令民情。方能舉辦。無

論何國。皆是如此。不獨中國為然。是以貴大臣所言各節有益之事。從前各國任京大臣。均於晤談之項。先後言及。惟中國有能辦者。有不能辦者。亦有現在未能遽辦者。俱係審度時勢。酌定行止緩急。此等道理。從前英國卜大臣及各國任京大臣無不深知。而其閒尤為洞悉者。莫如貴國任京大臣。今為中國出使各國之滿大臣。令貴大臣接任前來。和平明敏。與滿大臣頗為相同。即以此次照會而論。亦係代中國熟籌良策。本爵深謝美意。至本爵與阿大臣現在商辦各節。諒貴大臣必有所聞。其一切詳細情形。毋庸於文內贅述。特舉其大略照覆。並明感謝之忱。即望

貴大臣查照。

給英國公使信函並節略

昨日本大臣等前赴貴館。將照覆一件面交。並將貴大臣照會內所言內地行棧等三事。中國礙難之處。詳細面達。極承貴大臣體諒。惟以洋商等求請甚殷。屬於無可商辦之中再為設法。現經恭親王與本大臣等再行公同細酌。除內地行棧一事。實係有損

國權。並礙政體。萬難照辦外。其餘二事。現議由中國自主。尚有可以設法辦理之處。另備節略一紙送閱。即望貴大臣酌定。速為函知。以便定局可也。

一輪船在湖口拖帶茶葉船一事。現議用中國九江關自備輪船一隻。專在鄱陽湖拖帶載運洋商茶葉之船隻。其拖帶一切經費。由該關照上海拖帶規例辦理。並由該關詳細酌定章程。

一開它煤窰一事。現議由本衙門奏明。交南省通商大臣。飭於南省附近口岸地方。悉心查勘。無礙風水地脈墳墓民居。可以開它處所。據實報明。由通商大臣覈定數處。派委員督工試它。一切均由中國自主。將來得煤。無論華洋商人均准買用。以資接濟。其雇倩洋人幫同經理。貿買機器試它之處。即由通商大臣覈定。督同委員辦理。

英國公使照覆

為照覆事。前發去照會暨黏單一件。嗣接到貴親王覆文。領悉一切。並承董軍大人到館。與本大臣面談許久。屬本大臣速為照覆。查前文所云。洋商在內地。較目今任使往來之法。及在內地租房立棧開窆礦廠三事。貴親王與列位大臣。以為諸多礙難辦理。現本大臣亦不能謂此論全無意見。第不致如來文所云。是以本大臣亦有不能勉從之處。因思

貴國辦此三事。將來之礙難。自必較目前漸次減少。

貴國果欲前進。本大臣意欲嗣後兩國相交。此今日寬容務

將阻隔之跡。全行消泯也。所有來往文件中。議論修約大概情形。現已咨回本國。俟本國秉政大臣轉奏奉批准後。咨文到日。本大臣方能與貴親王一一詳細斟酌。惟查條約第二十七款內載此次新定稅則。並通商各款。日後彼此兩國再欲重修。以十年為限。期滿須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等語。現在將屆六箇月限滿之期。本大臣先為知照貴衙門。以便酌量更改。至應如何更改之處。須俟本國文到。再行酌辦。節略二件。均已閱悉。過日即為照覆。為此照覆。

給英國公使商辦各款

一商船由香港赴廣省。一路海汊紛歧。最易走私。往往繞
過大關。偷漏稅餉。實於
國課大有關礙。嗣後擬於香港地方。由中國派委官員稅司。
在彼駐紮。專司稽查收稅。以裕餉源。所有設官收稅章程。
屆時擬定。
一外國商人充當領事官。流弊甚多。嗣後應議定。凡領事
俱派本國真正官員。如無員可派。或其地無須特派。即託
他國領事官兼辦。概不得以商人兼充。
一各國約內俱載一律均霑。原為一視同仁。以免歧異也。
然此但說一面。尚未賅備。嗣後中國有益於外國。一國如

此。則英國同之。若別國有益於中國。一國如此。則英國亦同之。如欲援中國與某國所定章程內之益。一體均霑。即照中國與某國所定章程內之款。一體遵守。

一將來如華商赴英國。及英國屬地貿易。凡英商在中國條約章程內所未載之利益。該華商自應不得妄求。其英商在中國所已得條約章程各項利益。應准該華商一體照霑。毫無歧異。

一洋商出入內地。所領單照。應以十二箇月限期為滿。過期即為廢紙。但此紙雖廢。仍存該商之手。往往拖延不繳。本關無所稽查。嗣後應於十二箇月期滿後。再限一月。一

律呈繳本關銷案。儻逾限不繳。即不准其再行請領。

一水手登岸。往往酗酒生事。嗣後應議定約束規條。以免

該水手。滋生事端。

英國公使照會並黏單

為照會事。本大臣前接來文。詳閱單開商辦六款。一於香

港地方。由中國派委官員稅司在彼駐紮。專司收稅等語。

惟香港係本國屬地。中國似不便設立委員稅司。在彼駐

紮收稅。如果該處實有走私偷漏各情。中國或可仿照他

國。設立領事官之例。設立領事官在彼駐紮。亦不得謂不

合於理。所有中國領事官權柄。及取益防損之道。與他國

在大英國屬地所設之領事官。視同一律。惟是事屬兩國創始。自應俟本國秉政大臣斟酌妥協。於將來修約時。互相商榷辦理。一外國商人充當領事官。流弊甚多等語。本國亦知商人充當領事殊非良法。是以英國所派之領事官內。絕無商人兼充。至別國所設之領事官。貴親王即可會約別國。仿照英國之例辦理。一各國約內俱載一律均霑。原為一視同仁。以免歧異也。然此但說一面。尚未賅備等語。本大臣查各條約所載。彼此互益之理。係中國人在各國居住。儻有別國人在此國所得最優之處。中國人亦一體照霑。究非某國有益於中國。一國如此。他國亦同之。

也。竊思國家行政。一國止能施為一國。不能干涉他國。即如泰西一國有益於中國。豈能令眾國一同遵守。何則。緣中國獲益。或係外國特給中國利益。或係外國給中國利益。中國亦以利益抵換。此兩節於此國有益。不能保其不與彼國有損。如與彼國有損。自不使纂入彼國條約。無論事之大小。從無一國應許。不問與他國意見合否。即令他國隨同應許之理。一洋商出入內地。所領單照。即如遊歷執照。應於十二箇月限期滿後。再限一月。呈繳本關銷案一節。本大臣細數此辦。似無滯礙。諒貴親王已照會各國大臣。如咸以為可行。本大臣轉飭各口領事官。一體照辦。

一議定約束水手滋事規條一節。竊思水手在岸酗酒滋事。實屬常有。若能設有良法約束。固係甚善。但其難有二。一則各口地方。有各外國兵船商船來往。即有良法約束。必須各國一律認真。方能禁止。非一國之力所能及也。一則泰西各國船上水手。不嗜酒者甚屬寥寥。再由西洋至中國之船。路遥遥遠。在船動經數月。一旦到口。似難禁其登岸。若其中有滋事者。嗣後禁其不許再行登岸。似屬可行。然該兵船水師官以及商船船主。究不願拘禁其水手也。本大臣之見。如議訂此項規條。必須先向各國水師提督會商。始能定妥辦法。若竟嚴禁商船水手。萬難辦理。貴

衙門須先照會各國住京大臣。如均以為可。本大臣即咨行本國水師提督請其向各國水師提督會商辦理。為此照會。

從前屢次與貴衙門奉商在中國製造鐵路。均經貴衙門總以有礙風水以及民間田產房屋墳墓等事。不便開辦照覆在案。本大臣現擬於中國製造鐵路。不惟於風水及民間田產房屋墳墓毫無妨礙。且能免地方不測之禍。現據南去之領事官稟報。路過江蘇省時。親見運河迤西之高郵湖。其湖水即與運河西面之隄相連。該湖最寬處約五百餘里。運河以東之地勢甚屬低窪。乃係河身高於平

地。該湖水勢。係因積年遇有西北風。波浪洶湧。以致將運河西面之隄。衝擊坍塌多處。其所以未至於氾濫者。亦僅恃有運河東面之隄。則是運河以東所有居住百姓性命不下數萬名口。產業亦不下數百萬金。其現在能保全者。惟恃一隄作為保障等語。據此情形。人人皆知是為極險之事。而現在並無人在彼修理。大約欲興此等大工。一時帑項恐不能接濟。若待運河西面之隄。全行坍塌。則東面之隄。勢亦不能獨立。以致溢出淹斃人命。其不死者亦必至各處搶擄生變。修理此隄。恐

貴國力量一時難以措辦。若不用外國器具。實不能另有良

法修理。莫若准其於隄岸修理妥協之上。製造鐵路。則築隄所需工費。即可併入製造鐵路應用工費之內。至隄岸修妥之後。必能永遠堅固。決無坍塌之虞。緣隄岸一塌。則鐵路亦即損壞。所有成造鐵路之工價。豈不因費乎。

給英國公使照覆並黏單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將本爵續商修約六條。答覆前來。查所商六條。或杜偷漏。或防滋擾。或取均平之益。皆屬刻下修約必應商辦之件。本爵所以先與貴大臣相商者。緣貴國係首先修約。是以首先舉以相商。所商各條。皆係條約中取益防損之道。並未強以所難。所有貴大臣前

與本爵商辦各件。既經咨回貴國秉政大臣覈定。此次本爵所商。應請一併咨商貴國秉政大臣覈覆。總之兩國和好。一切應彼此熟商。中國允准貴國商辦多件。似中國與貴大臣所商者。僅此數條。亦必應一律允行。方見彼此和好公平之據也。至六條內一律均需一條。本爵現經更正數字。另鈔一單。再送貴大臣詳閱。其洋商入內地單照。於十二箇月限滿後。再限一月繳銷一條。係指洋商入內地貴洋貨買土貨之單照而言。不專指遊歷執照。今貴大臣謂遊歷執照。亦如此辦。更為周密。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黏單所議運河隄岸修造鐵路。以單隄身一層。足見貴大

臣關切之雅。河隄關繫民間性命產業。誠屬實情。現在中國軍務漸清。軍需漸減。自可籌款修築。以資保衛。至鐵路一節。並非謂其無益。實因與中國情形不宜。前已歷次布聞。若使勉強興修。恐民間以為不便。或別生窒礙情事。轉覺有負盛情。總之貴大臣代籌美意。本爵無不欣謝也。希貴大臣亮之。

丙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據閩浙總督英桂等奏。臺灣領事縱令洋將啞嘴遲約妄為。致副將江國珍受傷後。服毒殞命。並殺死兵丁壯勇多名等情一摺。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旨諭令臣衙門知會英國公使辦理等因欽此。當經臣等查照原
奏。將該領事逞兇違約情形。照會該國使臣。責令將該領
事洋將從嚴懲辦。於本年十二月初七日恭摺覆奏。奉
上諭。前據英桂等奏臺灣洋人違約妄為等情。諭令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知會英國公使辦理。著英桂卞寶第等將此案始末情
形據實咨報。不得稍有迴護粉飾。致滋口實。欽此。臣衙門於十
二月初十日。行文閩浙總督福建巡撫上海通商大臣欽
遵辦理在案。茲於十二月十六日。據英國使臣阿禮國照
覆內稱接准來文。閱悉一切。案據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所
奏各節。本大臣尚未據有臺灣領事官將一切情形詳細

稟報。本大臣並未令吉領事在該處開仗。儻該領事擅自
逞兵。本大臣自應惟該領事是問。至輕動干戈。殺傷性命
一節。本大臣亦深為不忍。其確情果與閩浙總督福建巡
撫所奏相同。本大臣亦必將該領事暨洋將責處。其洋將
索去之洋銀。除係領事官所取地方官賠補英民虧累之
款外。無論稱係賠補經費。以及因有別項情節。本大臣亦
必為辯理退還。再該吉署領事官。本大臣令其解任。業經
兩月。並令本任臺灣領事官即即行回任。大約早經到臺。
且並咨請本國水師提督派令大員總管兵船。前赴臺灣。
會同即領事官與地方官妥速辦理。本大臣與貴親王何

等相顧兩國永敦和好。乃閩浙督撫以及臺灣地方官不能體察和衷商辦之意。故該處難免滋事之舉。況英民在臺所受冤抑。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若地方官早經代為伸理。現在必無此等爭鬬殺傷巨案。所有臺灣地方滋事詳細情形。除俟該處領事官詳報到日。再行照會貴親王查照。並按照條約酌辦等因前來。臣等伏查該使臣照會所稱。於臺灣領事縱令洋將違約妄為等事。若查明確情。與閩浙總督巡撫所奏相同。必將該領事暨洋將責處。其應去之洋銀。必為辦理退還。尚屬自知無理。惟又稱英民在臺灣所受冤抑。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若地方官早為伸理。

現在必無此等爭鬬巨案等語。該使臣歸咎於地方官辦理失宜。未始非恐異日查出違約實情。藉端狡展。自占地步。詞氣閃爍無定。洋人辦事往往如此。究竟臺灣地方洋人有無冤抑。若不確切查明。設將來該領事所報。與閩浙總督等所奏互異。則該使臣必翻詞抵賴。相應請

旨飭下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欽遵前奉

諭旨。將此案始末情形。飭查確切。毋存迴護之見。毋涉粉飾之詞。並查明洋人在臺灣有無冤抑。據實陳明。俾彼族無可藉口。則辦理庶不致棘手矣。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英國照會。據實奏聞

一摺。洋弁在臺灣違約妄為。前經總理衙門照會英國使臣辦理。現據該國使臣阿禮國照覆以一切情形。未據臺灣領事詳報。若確情果與所奏相同。必將該領事暨洋將責處。具索去之洋銀亦為辦理退還。並稱吉領事已解任兩月。現咨請本國水師提督派員總管兵船。前赴臺灣。會同郇領事與地方官妥速辦結。是該使臣亦屬自知無理。惟以洋民在臺久受冤抑。地方官不早為伸理。致釀巨案。其意直以辦理失宜。歸咎於地方官。自古地步。設將來該領事所報。於英桂等前奏不符。該使臣必將藉端抵賴。著英桂下寶第懷遵前旨。迅將此案始末情形。確切查明。咨報該衙門覈辦。至洋人在臺有無冤抑之處。一併據

貴奏陳。均不得迴護粉飾。俾該使藉口狡展。庶辦理方有把握。

原摺着鈔給閱看。

英國使臣阿禮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據閩浙總督英福建巡撫卞

所奏各節。本大臣尚未據臺灣領事官將一切情形詳細

稟報。惟據吉領事稟稱興泉永道曾憲德渡臺會同該領

事會辦。大概未據詳細稟報。是以不能與貴親王一一辯

論。本大臣並未令吉領事在該處開仗。該領事在該處擅

自逞兵。本大臣自應准該領事是問。至輕動干戈。殺傷性

命一節。本大臣亦深為不忍。其確情果與閩浙總督英福

建巡撫卞所奏相同。本大臣亦必將該領事暨洋將責處。其洋將索去之洋銀。除係領事官所取地方官賠補英民虧累之款外。無論稱係賠補經費。以及因有別項情節。本大臣必為辦理退還。再該吉署領事官本大臣令其解任。業經兩月。並令本任臺灣領事官郇即行回任。大約現在早經到臺。並行咨請本國水師提督派令大員總管兵船前赴臺灣。會同郇領事官與地方官將各案妥速辦理。所惜者自京抵臺。傳遞來往文件。路途遼遠。在路難免耽延。亦不能定傳遞一定時日。而臺灣彼此爭鬬為日甚久。勢必釀成巨案。故本大臣飭令郇領事回任。並咨請水師提

督派令大員會同邻須事之辦法。未能趕及該處滋事之時。本大臣與貴親王何等相願兩國永敦和好。一切交涉事件。何等相願秉公辦理。彼此交相倚賴。乃閩浙督撫以及臺灣地方官不能體察本大臣與貴親王和衷商辦之意。或係明知。不欲奉行。故該處難免有此滋事之舉。況英民在臺灣所受冤抑。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數年之間。多有此等情形。若地方官早經代為伸理。現在必無此等爭鬬殺傷巨案。所有臺灣地方滋事詳細情形。除俟該處領事官詳報到日。再行照會貴親王查照。並按照條約酌辦外。理合先行照復。

辛未。睿親王德長等奏。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一摺。除管理該衙門事務王大臣。毋庸與議外。著派親郡王會同大學士九卿公同妥議具奏。其各省將軍督撫等歷次覆奏摺片。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歷次奏咨往來照會節略等件。均著發給閱看。欽此。臣等遵即訂期。逐日赴內閣公同閱看。詳細推求。所有

朝廷不得已之苦衷。並數年來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維持羈縻。不致決裂之意。均已略悉原委。其該衙門所致各將軍督撫大臣密信中。有云不難據理直指其事之不可行。雖在籌策使其事之可不行。實為辦理洋務緊要。至此次

英國修約屆期。所議各節。如安設鐵路銅綫它廣販鹽以及內地設立行棧。內河駛輪船等事。實屬大礙國計民生。業經該衙門王大臣極力辯斥。拒絕不行。將來若再來嘗瀆。仍以設法拒之為是。其開它煤窯一節。亦經允以由南省大臣擇地試它。華洋均准購用。洋人不得自行租窟開它。原屬權宜之計。不得不允其所求。惟南省產煤之地無多。其煤能否合用。亦難據詎。恐彼時仍欲在西山等處開採。近畿地面民用攸關。亦當極力禁阻。其餘各條。經該衙門分別准駁。與大局無甚關礙。自不妨徇其所請。免肇釁端。惟是英使覆稱咨回本國轉奏。俟有回文。再行

酌辦。聞向來洋人辦事。俱以全權大臣所言為定。此次何以又須轉奏本國。是否另有詭謀。不能不早為防範。以為未雨綢繆。至臣等平日於該衙門所辦事件。本末深知。今既詳閱前後奏咨。亦經稍知梗概。事關大局。中外臣工。皆當竭力維持。以期有備無患。其沿海將軍各督撫所議。如屬憂勤。固人心。求賢才。嚴武備諸條。皆為固本要圖。若果實力講求。自能轉弱為強。永弭禍亂。不特制馭外洋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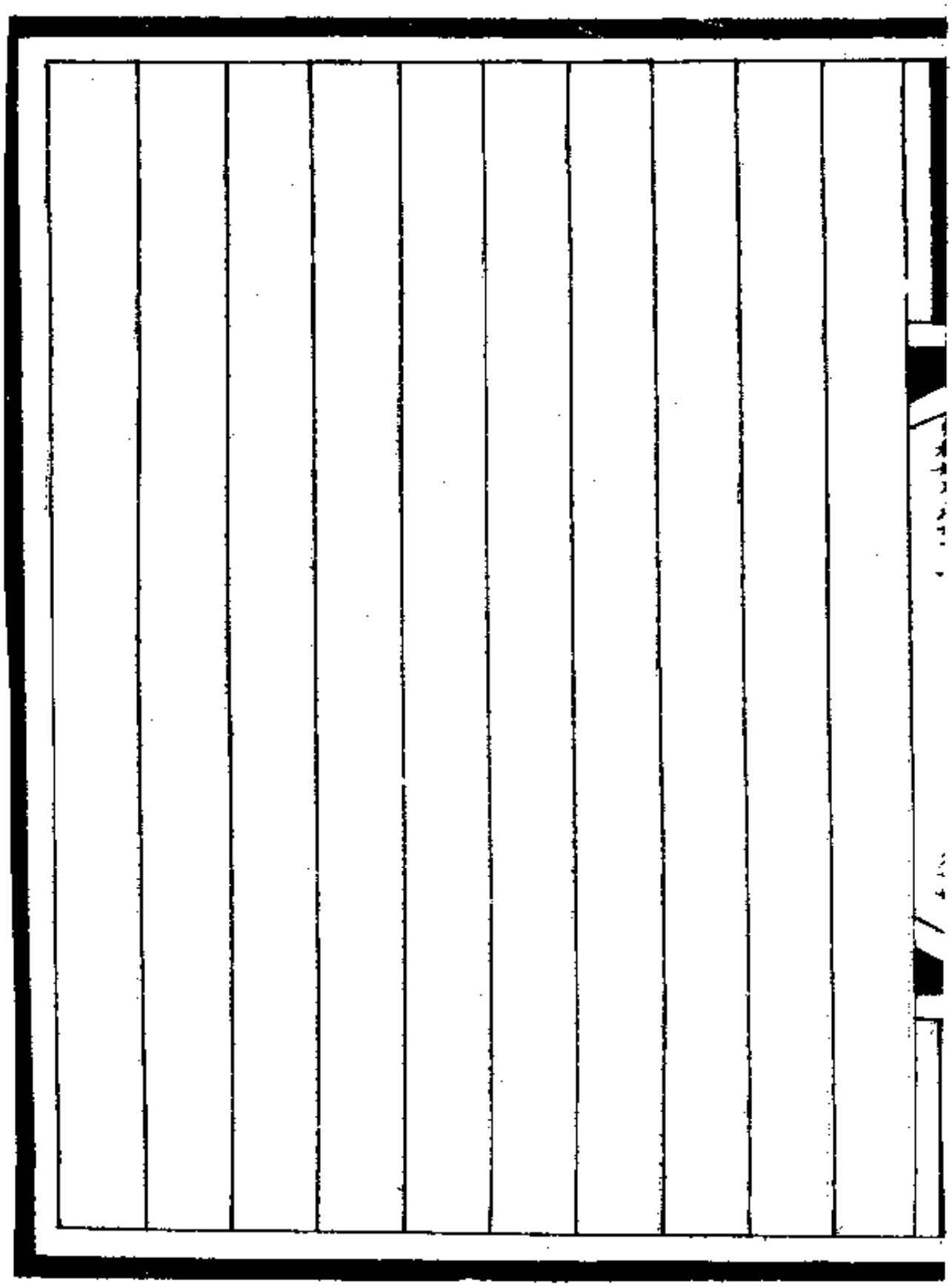
惇親王奏。本月二十一日。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一摺。欽此。臣遵即隨同請王大臣逐日赴內閣。將條約二十九款。並各將軍督撫

奏報總理衙門先後摺件逐一檢視。自應會同覆奏。何敢
再行瀆陳。惟思事君之道。以誠為本。若以愚淺之資。濫竽
充數。事未周詳。言惟附和。捫心自問。難以自安。此臣之不
揣冒昧。敢為瀆陳也。竊維
國家決大疑。定大計。必才可投艱。識能燭遠。方足持長久而
策萬全。湖自辦理洋務以來。恭親王等於洋人之情偽。已
熟察而深知。今蒙
皇太后
皇上垂詢臣工此次修約之事。臣若隨同畫諾。敢期約與年長。若
指摘求疵。尤恐理因勢屈。總之外洋之入內地。原應籌畫

所以自强。而驅之出境。而驅逐之策。全賴中外有兵柄者善先事之防。以佐羈縻之術。則外洋懾服。自不致久長盤踞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四

同治八年。己巳。正月。乙亥。醇郡王奏。竊於去年十二月間。

王大臣奉

旨赴內閣妥議修約各節。一切敷陳。敬具於會銜覆奏摺中。第此次會議。與尋常不同。自來臨大事。決大議。每承

旨派王大臣妥議。必宜將應准應駁各節。剴切陳明。此則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各公使面訂妥協之事。無可更張。我既不能背約。彼亦達返重洋。臣等縱云不可。向誰言之。誰復聽之。臣愚以為內閣此舉議如不議。即使就本題另銜條奏。若無濟於事。亦言如未言。是以隨眾覆奏。非圖效涓埃

之本心也。詳閱各省道議覆奏。並代遞各摺。持議剛正。老
謀深算。臣佩服曾國藩。洞燭隱微。維持大局。臣佩服馬新
貽。啟沃
聖躬。臣佩服沈葆楨。立論果決。臣佩服瑞麟。審時度勢。具有卓識。
臣佩服梁鳴謙。至於崇厚之議。或謂
聖德何所不容。或稱天主教無異釋道。是直非苟安目前。且將袒
護洋人。為一己固寵保榮之計。此臣所汲齒鄙之。膠固不
化者也。溯查洋務之興。首誤於苟且依違。繼誤於勦撫無
定。尤誤於內外臣工。情不聯屬。秉政者既無定見。疆吏將
帥亦無所適從。馴至庚申之變。遂大辱

國家。此不但非我國逆料所及。又豈洋人奢望所及耶。據臣愚見。庚申必應和約。現在必應羈縻。將來必應決裂。何則當不可嚮邇之時。除和約一法。別無良策。是以在京大小臣工。無不翹企以待恭親王入城。值垂危之際。措磐石之安。實賴在事諸臣之力。烏可事後以城下之盟責之。刻下軍務雖漸有起色。然元氣未復。帑項未充。而默察民心士氣。則大非昔比。正可乘此保我黎民。恤我士卒。裁汰冗費。積蓄錢糧。並請

嚴飭西路將帥。上緊勦撫。但能早蕆厥事。

朝廷可無西顧之憂。並可以得勝之師附京駐紮。以固藩籬。

一面不動聲色。駕馭洋人。示以真誠。施以權術。蓋彼既以詭道相待。我即當以權術報之。其王道乃化民厲俗之用。非牢籠犬羊可同日而語者。一旦翻然決裂。將以天下之兵之民。敵彼蕞爾數國。如越之滅吳。唐之服突厥。其庶幾乎。議者或謂誠信相待。尚恐勃不可遏。曷可無端肇釁。置天下安危於不顧。甚或飾以美詞。謂洋人通商近甚恭順。且於財賦不無裨益。此甚非是。無論誘我羣黎。挽我租稅。侵我土地。亂我法度。為天下所不容。即就庚申淀園被擾而論。

安佑宮慘遭焚擾。

先帝播遷塞外。飲恨
上賓。此
皇上不共戴天之讐。天下臣民推心泣血者。又豈目前辯言小利。
奇技異物。所能搖動
聖心者乎。臣所稱將來必應決裂。職斯故也。第言之非難。行之為
難。行之歷久無弊無患。尤為更難。若徒託空言。冀聳
天聽。無補實濟。臣素惟不敢為。強人所難。沽己虛譽。臣素鄙不願
為。謹就愚見所及。驅除洋人之法。擬成六條。恭呈
御覽。伏候
洞鑒採擇施行。

一請

垂詢督撫。以收集思之效也。臣閱馬新貽覆恭親王等密函。內稱修約無事。則維持大局。在於王大臣。修約決裂。則維持大局。在於各省督撫等語。竊深壯其言。請

旨即指此一端。詢該督是否確有把握。抑係徒託空言。即使胸有成竹。是否永久行之無患。抑係暫救燃眉。如覆奏可採。即請以之

垂詢各省將軍督撫。能否照辦。諒抱壯志蓄奇策者。不無其人。要賴

廟算周詳。鼓舞而興起之。較之目前祇憑片紙舌戰。毫無防備。殊

為有益。

一請

密飭王大臣各抒所見。以濟時艱也。詳繹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

前次請

旨會議之奏。亦為衆擎易舉起見。無如已成之局。諸臣實莫贊一

詞。且自來會議習氣。備載於咸豐初年載銓條奏摺中。實

為切中時弊。伏思王大臣高爵厚祿。受

恩最優。茲當極重之事。祇覩其成。不濟其艱。

朝廷安賴有是臣哉。臣每一念及。竊為諸臣羞之。應請

密飭原議王大臣各抒所見。共濟艱難。則爵祿不為虛糜。謀猷足

供採擇。如有敢衍塞責。甚至洩露重務。以招禍示人者。即請重治其罪。或謂發言盈庭。築舍道傍。於事無補。徒亂人意。亦思舜察邇言。禹拜昌言。豈詢於芻蕘之意乎。況現在局內者亦無萬全勝算。可不岌岌以求言為要乎。如蒙虛衷俯納。不惟可以眾志成城。亦可盡除退有後言之惡習矣。

一請收民心。以固根本也。各省軍民入天主教者。固為不少。即旗人內且亦不敢保無其人。總之舉天下而論。則入教者未必及十分之一。其餘感慨悲歌之士。臥薪嘗膽之人。必有以滅夷為志者。即以廣東潮州而論。已可概見。曷若乘軍務漸平之時。

飭下各督撫設法激勵鄉紳。設法激勵眾民。賢者示以
皇恩。愚者動以財貨。焚其教堂。擄其洋貨。殺其洋商。沈其貨船。夷
酋向王大臣控告。則以查辦為詞以緩之。日久則以大吏
不便盡治一省之民為詞以絕之。一省如此。恐督撫或以
田興恕為覆轍。懼不敢辦。若各省皆然。該夷又何能為厲。
縱有漢奸教民。即使甘心從逆。亦無所施其技矣。若此較
用兵為善。蓋營伍有整頓。有廢弛。關繫匪輕。未足為恃。民
則與天地同存。既與該夷成不可解之深仇。能不各保身
家。永絕異類乎。若謂該夷以利誘民。使無鬬志。亦可明告
百姓。凡搶刦洋貨。任其自分。官不過問。即該夷能以利誘

人。豈能盡其所有與之乎。此即殺汝壁其馬往之理也。若不激成眾憤。早收民心。誠恐他日撫局一旦決裂。民則素受制於殺害傳教之法。袖手旁觀。官則素無備豫。倉皇失措。甚至伏莽巨憝。乘隙崛起。從中漁利。則天下事有不可思議者矣。

一請撥斥異物。以

示天下也。玩物喪志。自古皆然。從前蠻夷入貢。原係震懾

皇威。輸忱獻曝之意。今則抑勒中國。勉强通商。凡有血氣之倫。無不思將洋貨投畀水火。且其貨物惟自鳴鐘洋表洋槍。均可有用。然亦現在中國能造之物。其餘盡可一概不用。無

損於
國計民生。有裨於人心世道。不才如臣。從未以洋貨為尚。況
抱負不凡者乎。請
皇上自今以往。將
大內西洋物件。盡行
頒賞。明為賤貨貴德。暗示永遠棄絕。則天下臣民。聞風嚮義。效法
樂從。無不以佩帶洋貨為賤為恥。漸至無人售買。則惟利
是圖之夷人。將不待驅逐而自遁矣。
一請
召見宿將。以備不虞也。民心既厭夷人。必能設法抵禦。不令再行

登岸。然若無大枝勁旅。以振
天威。又將為民輕視。請將水陸各軍善戰宿將。如楊岳斌彭玉麟
劉松山等。
特召入見。
授以機宜。分任要地。或練本標之兵。或集久戰之勇。詳製器械。精
造戰艦。以助民力之不逮。其餘如田興恕陳國瑞等。亦無
令失所。留為異日之用。並請
密飭王大臣各將軍督撫。密保制夷之人。陸續
召見。以備器使。則軍旅既整。民心亦固。國效之士。爭先恐後矣。又
何夷人之足憚哉。

一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詳查夷人入城數目。以免愚伏肘腋也。現在既名為和約。原不能禁其出入都城。然究竟各國夷人在京數目。管理之王大臣。亦應悉知。一旦決裂。免致棘手。如果各省居民。激於義憤。不容夷人。勢必致紛紛向該管王大臣肆其鴟張。甚至必須用武。夷樓密邇宮闕。孰敢當此大罪。果能悉其數目。或設計誘遣外出。或臨時立就聚殲。此非一朝一夕所能辦者。臣賦性愚拙。於夷務素不深悉。若現在令辦撫局。必致登時決裂。縱獲嚴譴。無益於事。若將來邦本既固。我武維揚。住京各夷。如敢猖獗。

捷伐之任。臣請當之。其底蘊人數。要在局內諸臣知之有素。以便臨時商酌。

以上六條。皆就臣愚見所及。謹述

天聽。自知無裨政務於萬一。惟臣自庚申秋間。曾因夷務喫緊。懇

請從戎。蒙

先帝不以年幼無知譴責。至今銘感於懷。茲因前次會議。實屬具文。區區微忱。有不能已於言者。臣之此奏。或目為輕躁。或目為謬妄。然一時行之不可。尚可待諸他年。數人持為不可。尚可證諸廣眾。至於練軍練勇。應費餉需。諒各督撫激於大義。必能籌畫裕如。不致病民害政。非臣所能妄議。又

或謂俄羅斯距內地較近。尤難防範。查該夷素性狡猾。若
知機馴順。固為甚善。不然亦無難令黑龍江旗民及諸蒙
古王貝勒等。效內地居民禦夷之法禦之。利害相關。自無
不視為讐敵矣。凡臣所論各節。總賴
聖天子復讐為懷。時刻不忘
先帝未竟之志。人定勝天。固非虛語也。
奏
貢醇郡王奏敬陳管見一摺。著派醇郡王大學士將所陳各條會
商。斟酌情形。再行妥議具奏。原摺著封交閱看。
己卯。醇郡王等奏。正月初三日。奉

旨醇郡王奏敬陳管見一摺。著派醇郡王大學士將所陳各條會商。斟酌情形。再行妥議具奏。原摺著封交閱看。欽此。臣倭仁等遵即於初五日與醇郡王同集內閣。將軍機處封送原摺。公同閱看。斟酌妥議。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覆奏之摺。係專託和議中膽列條款。分別准駁。而未嘗議及戰守。自古中國之馭外夷。必能戰能守。而後其和局可久。其流弊較少。此時雖不遽議戰事。亦必議及防守之具。期於有備無患。一則庚申大變。臣民義憤。不可以日久日忘。一則中原甫定。將士餘勇。亦尚可再接再厲。趁此而圖自強之道。誠為時不可失。惟今日之外國。實千古非常之創局。重洋七

萬里外。大國四五。小國數十。祇有待以鄰敵羈縻弗絕之法。斷無羅兵海外。併吞永逸之理。釁端自彼而開。不過一二國與我為難。釁端若自我而開。彼必聯各國與我為仇。中國恐有難支之勢。臣等再三審度。竊謂講和與設備。二者不可偏廢。講和則惇信明義。爭辨條約。處處求彼曲我直之道。設備則臥薪嘗膽。選練兵將。日日懷報仇雪恥之心。數年以後。練兵果多。選將果精。而仍不肯先啟釁端。我中國庶有大伸之日矣。醇郡王原摺。皆練兵設備。不忘憤恨之忱。謹分條議覆。恭候

聖裁。

第一條

馬新貽覆恭親王等密函有云。修約無事。則維持大局。在於王大臣。修約決裂。則維持大局。在於各省督撫。其言誠為沈毅可喜。應請寄

諭密詢該督決裂時如何維持之方。是否確有把握。待該督覆奏後。並請

密飭沿海七省將軍督撫湖廣總督暗為設備。如何選將練兵。如何造船製械。直隸奉天兩省餉項不足。如何籌措。山東湖北蘇浙閩粵等省餉項較多。除供支本省協濟各處外。尚可存餘若干。為防備外洋之用。計可練兵若干人。一一切

實覆奏。不准空言塞責。

第二條

令王大臣各抒所見。以濟時艱。查上年臘底覆奏案內。列銜者不下四五十人。若令各抒所見。必不能均在內閣起草。勢將攜回家中。從容搆思。恐滿城周知。傳播於洋人之耳。醇郡王此摺關繫極大。理宜密之又密。未可宣布太廣。原議王、大臣人數過多。自以暫不交議為妥。

第三條

洋人入內地傳教。惟傳教一事。為害更深。到處以育嬰為名。收養幼孩。民間傳其有取眼挖心割腦挖髓等事。往往痛

恨入骨。聚眾毀堂。毆傷教士。然激成事變之後。該洋酋必大興波瀾。取銀兩賠修教堂。懲辦為首之紳民。要求無厭。如上年揚州打毀教堂之案。洋酋輒帶兵船前來金陵。肆行要挾。臺灣毆傷教士之案。洋酋亦帶兵船叠次戰勝。反索賠費是也。地方官於民間打毀教堂。若全不庇護。恐莠民以習教為利塗。愈聚愈多。若力為庇護。又恐刁民以打教堂搶貨為得計。激成變端。與鋤兵而不先啟釁之道相反。再三思維。殊無善策。應請

飭下總理衙門。可否與洋酋熟商。凡傳教之處。不准兼設育嬰堂。以免懷疑爭鬬。仍請

飭下各省督撫密諭有教堂之州縣。告誡紳民。目下籌議練兵設備。不許刁民遽生釁端。將來有備之後。再當教厲良民。以為後圖。

第四條

不貴異物。著在聖經。鐘表洋槍尚屬有用之物。然中國亦優為之。此外則多玩好無用之物。應請如原奏所議。竟將大內西洋各物。先行分頒屏棄。大臣等亦不宜佩帶洋貨。輕著洋服。在上既睹物而生憤。在下亦嚮風而懷義矣。

第五條

練兵雖多。若無良將。臨陣仍不得力。髮捻各逆。平定未久。

宿將尚不乏人。頃奉寄
諭飭劉銘傳來京陛見。此外如原奏所稱之楊岳斌等。儘可
特召入見。以備咨使。仍請
密飭沿海將軍督撫密保制夷之人。寬以求之。慎以用之。庶臨時
無乏才之患。

第六條

洋人入城。向來是否有數可稽。臣等未聞其詳。京師者四
方之樞紐。住京各商。即為各國向背之機。除公使等職分
較大。無難指數外。其餘無職洋人。某國共有若干。可否設
法稽查。示以限制。應請

飭下總理衙門斟酌辦理。至於支幹之說。雖若重在京城。而强弱之勢。則全係乎外省。果使沿海七省。皆有精兵良將。則山有虎豹。藜藿爲之不採。各國弭耳帖服。在京諸商。亦無能爲役矣。

以上六條。除第二條頗有窒礙外。餘五條似均可採擇施行。三代以上。非禮不能强國。三代以下。非兵不能强國。今日撫馭外夷。實宜兼此二者。講和則以禮制之。設備則以兵制之。能制之而又不先開釁端。乃爲萬全之策。所有臣等遵

旨妥議緣由。恭摺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奕譲係原奏之人。此摺未經與議。臣倭仁等
所議各條。亦逐一與臣奕譲熟商。合併聲明
奉
旨該衙門知道。
辛巳。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吳棠奏。竊查上年酉陽州
民教交涉各案。經前督臣駱秉章會同將崇實。於同治六
年五月內奏結在案。該州距省二十餘站。僻在川東一隅。
本係改土歸流。民風素稱强悍。而且界連黔楚。游匪出沒
無常。自設立教堂以來。從而習教者。大都視教堂為利藪。

以為一經入教。民間莫敢誰何。甚或挾教以修其私怨。眾心不服。往往起而爭鬬。在齊民則曰教民欺我。在教民亦曰齊民欺我。以致民教各不相能。猜嫌由此日深。禍患觸機而發。朕等時以為慮。每於批答文告中。不惜三令五申。遇事持平辦理。仰體

朝廷一視同仁之意。頃據署酉陽州知州胡圻稟稱。本年十月內教民龍秀元偏勒朱永泰退婚。搶掠家財。燒毀民屋。一時激動公忿。該州團民於十一月二十日。糾眾焚毀教堂。燒斃司鐸李國安及教民多人。周丁亦有傷亡等情。並據川東主教范若瑟陳十一月內。酉陽州團在州屬毛塊

場殺死教民劉志榮等並在蘇家河地方搶殺教民九家
二十日夜聚集多人將教堂燒毀傷斃教民一百餘人並
有李司鐸在內各等語查該主教所陳與地方官稟情節
大相懸殊必須徹底查明方能分別辦理惟署酉陽州知
州胡圻先事既未能駕馭臨事又不能彈壓實屬咎無可
辭相應請
旨將胡圻暫行革職留於地方協緝首先滋事之犯現據川東鎮
道稟稱已派員馳往該州彈壓芬等一面飛飭川東道錫
珮令督該州文武查明啟釁緣由持平辦理一面檄委候
補知縣田秀栗前往接署酉陽州篆先將團民解散以靖

地方而安人心。

諭軍機大臣等。崇實等奏。酉陽民教仇殺。現飭查辦。請將署任知州暫行革職一摺。四川酉陽州民教龍秀元。偏勒朱永泰退婚。並掠財焚屋。該州民圍。激於公憤。焚毀教堂。燒斃司鐸李國安及教民多人。是此案起釁由於教民龍秀元。而據主教范若瑟陳述則該州團民有擄殺教民九家。及燒毀教堂。傷斃教民百餘人之多。情節不甚相同。酉陽地處邊隅。民情強悍。民教各執一詞。必至互相尋釁。著崇實吳棠飭令川東道會督該州文武。持平辦理。庶可折服民教之心。斷不可稍有偏重。致滋事端。署任知州胡圻先事未能駕馭。臨事又不能彈壓。著暫行革職。留

於地方協緝首先滋事之犯。以贖前愆。

甲申。烏里雅蘇台將軍麟魁。參贊大臣錦丕勒多爾濟。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據布倫托海大臣福濟。錫綸咨到十二月初六日奏稟。內開布倫托海叛民變亂。棍噶扎拉參等進勦。東手無策。擬調哈密練勇等情。咨照前來。芽等查前由俄國歸來索倫等三千四百餘名。早抵雅爾玉爾地方。因大雪封山。未能前進。此項人眾素稱勁旅。據棍噶扎拉參咨來摺稟。內稱十月初八日至十三等日。旗綠索倫額魯特等營官兵到齊一百零五名。阿爾泰山一帶。並能安插。布倫托海相距雅爾玉爾。若

在夏令。由間道前往。度有十數站等情前來。棍噶扎拉參
既稱此項索倫。距布倫托海不遠。就近調用。事畢即可相
地安插。似比遠調哈勇。省費不下倍蓰。芬等既有所見。謹
恭摺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麟興等奏。現在索倫等眾三千四百餘名已抵雅
爾玉爾地方。該人眾素稱勁旅。若就近調用。較之遠調哈勇尤
為便捷等語。布倫托海距雅爾玉爾。由間道僅有十餘站。轉瞬
春深凍解。道路自利遄行。惟該人眾辛苦餘生。未及休息。即令
其荷戈從戎。能否得力。著麟興錫丕勒多爾濟。桑全福濟錫綸。
彼此熟商。不必各存成見。如該人眾略加訓練。可以調用。即著

福濟錫綸將前調兵勇暫為停撥索倫人眾到後無論調用與否應於何地安插俾無失所之處麟興等務須妥籌辦理

麟興等又奏竊奴才麟興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准科布多大臣文稱將烏克克迪西八卡權且移入卡內等因惟希查照從前歷奉

諭旨迅速籌商建立牌博並查明所移八卡是否實係應分給俄國之卡即奴才覆等因據此嗣奴才等接奉

上諭榮全等奏差往俄國辦事章京中途被阻並派員接應索倫人眾各一摺欽此等因前來仰見

聖諭周詳奴才等敢不遵照盡心辦理除已繕清劄飭該盟長對切

開導。將該滋事之蒙兵。量予懲辦外。當復飛咨科布多大
臣等。自應遵
旨妥商前奏。擬撤八卡官兵各節去後。旋准該大臣等咨覆。內稱
查本處未奉此文之前。於九月二十一日。接准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咨詢。前經本大臣等擬移八卡。是否應分給俄
國之地。本處當已詳細聲覆。茲准咨到
上諭。內開以邊卡綦重。著令熟商。查該八卡地方。按原議條約。已
分給俄國。非任其侵占。迨會商奏撤。緣因卡兵聚眾滋事。
從權辦理。相應咨商酌覆。就近入衙覆奏等情。並照鈔呈
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稟。內稱查此八卡按前議定約

內。均係分給俄國之地。雖應立定界牌。方可那移。但因俄國自同治四年屢次來侵。所以從權暫移各卡於內。以俟立界安置。續以該八卡蒙兵抗阻餉差。已經會同署伊犂將軍商擬將該八卡蒙兵奏撤回旗等因。查斉榮全於八月間抵科。因赴俄委員等被阻。知八卡官兵數百名。均在烏克克卡倫迤東屯聚。地方狹隘。惟恐聚久滋事。是以會同科城大臣等奏請將卡兵撤去。以防滋事而節餉項。於等伏查烏克克卡倫以西八卡。舊屬科城專管。既據該城大臣咨明總理各國衙門。均係分給俄國之地。因俄國屢次來侵。從權暫移各卡。以俟立界安置。應俟明年立界之

時。由該大臣妥為安置。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奏修約一事。奉

旨。派親郡王會同大學士九卿公同妥議。旋經睿親王德長大學士倭仁及九卿等覆奏。並據惇親王另摺敬陳下情。均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嗣醇郡王復以前事敬陳管見。奉

旨。派醇郡王大學士會商。斟酌情形妥議。又經醇郡王與大學士倭仁等議定覆奏。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先後由軍機處。將各摺鈔交到臣衙門。臣等

通加詳閱。竊謂悖親王原奏。所稱全賴中外有兵柄者。善
先事之防。以佐羈縻之術。醇郡王原奏。所稱駕馭夷人。示
以真誠。施以權術。現在必應羈縻。將來必應決裂。睿親王
德長等覆奏。所稱事關大局。中外臣工皆當竭力維持。以
期有備無患。醇郡王與大學士倭仁等覆奏。所稱講和與
設備。二者不可偏廢。講和則以禮制之。設備則以兵制之。
而又不先開釁端。皆至當不易之論。王大臣同抱此志。臣
等數年來從事於此。朝夕悚惕。而不敢一念苟安者。亦此
志也。溯自庚申歲臣奕訢等奉
命留京。辦理撫局。於換約後即奏請兼籌戰守。迨添設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專管中外一切交涉。本係從來未有之創格。並無成法可守。其中萬分棘手之處。總因力量未足。不免左右支絀。第臣等託膺此任。不敢諉卸。惟有一心堅忍。權宜措置。以期駕馭得當。不至內憂與外患並作。藉以仰慰宸衷。是臣等所處之時。乃無如何之時。臣等所辦之事。乃不得已之事。然終不敢因時之無如何。事之不得已。而苟且遷就。稍弛其平日雪恥之志。即如同治五年。奏請選練直隸六軍。以為京師四壁防護。並非臣衙門本職。而亦毅然為之。所定章程。悉皆破格顧求

恩允。期在必成。此外如購洋槍置洋礮。辦機器造輪船。凡力所能

及。有益於戰事者。無不隨時籌畫。以冀一日之自強。無如直隸練兵。已越兩年。百無就緒。迥非倡議時意料所及。而臣等區區素志。亦遂為之抑鬱而不伸。今因修約粗有端倪。奏請

飭令王大臣會議。臣等此次摺內。並未併及戰守。蓋因戰守自是正理。本不待言。且現辦羈縻。即因戰守事宜。尚未備妥而起。自古能戰能守而後能和。史冊具存。班班可考。臣等安敢一日忘之。茲就王大臣所議。臣等復加尋繹。所謂羈縻者。乃現在未可決裂。不得不暫出於此。非謂一言羈縻。即不應決裂也。所謂防備者。乃將來仍應決裂。不得不早計

及此。非謂一言防備。即不必羈縻也。羈縻之術。以及防備之事。臣等與督撫均當共任。本自並行不悖。果使內外交相協助。實事求是。不存成見。不尚空談。何患不能上紓君父之憂。下慰臣民之望。然臣等尚有緦緦過慮者。羈縻之策。行之有年。臣等竭盡愚誠。未嘗一毫省力。而敵情莫測。正無日不在危疑交迫之中。近就揚州臺灣兩事觀之。英領事動輒以兵船挾制。其氣漸張。設或事事如斯。此後豈復堪問。此羈縻之不可常恃者其一。英與法同為強國。而法人情性較之英人尤為恣睢暴戾。其傳教一事。更易橫生枝節。現今河南南陽教堂業未能結。四川酉陽州民教互鬨。

傷亡頗眾。必又重起波瀾。此羈縻之不可常恃者又其一。此外俄人陰鷙。布人謬妄。惟美稍為安帖。而久已聯絡一氣。勢似連橫。一國變則諸國皆變。此羈縻之不可常恃者又其一。臣等祇憑筆舌。難操左券。從何得有把握。敢信其為永遠相安。王大臣等洞賜此情。專務自強。為力爭上流之計。正與臣等從前所奏相符。惟是策必出於萬全。職惟期於兩盡。籌備戰守。南洋之樞紐在上海。北洋之樞紐在天津。此時曾國藩總督畿疆。將赴新任。馬新貽亦蒙寄

諭密詢。如何維持大局。其應議戰議守。不動聲色。妥為防備之處。自能各就地方情形。認真籌畫。臣等惟有欽遵

成算。仍辦羈縻。但使兵力日見其強。財力日見其盛。正氣足則邪氣自不能干。臣等所禱祀以求者。惟在於此。至醇郡王與大學士倭仁等覆奏。內稱請

飭下臣衙門。可否與洋酋熟商。凡傳教之處。不准兼設育嬰堂一節。查英國所傳為耶穌教。法國所傳為天主教。法人自來即有教堂。英人原無教堂。近亦照約隨地購屋作寓。其育嬰堂乃教中捐資經理。非由洋酋專主。查經臣等遇事設詞向阻。該使總以傳教為伊國大局所關。未肯應允。令若驟然不准兼設。則彼將以阻其傳教為背約。反得有詞。現在兵力既未充足。不便因此先行自我開釁。自應仍由臣

等無論其能否應允。隨時察看。遇有機會。另向妥商。又覆
奏內稱無職洋人。某國共有若干。可否設法稽察。示以限
制。請
飭下臣衙門斟酌辦理一節。查洋人初至京師。兵衛尚多。其時巨
患初平。事機異常緊迫。諸務未遑。惟在定其反側。是以馭
以寬大。未曾定立限制。註有册檔。近年漸次安靜。兵衛撤
回。每館存人無幾。臣等因事與之往還。親見其左右伺應。
及受雇在館者。皆本城及天津一帶民人。其兵衛均在海
口船上。以保護商貨為主。並不專住京城。惟傳教遊歷之
人。往來無定。向來遇有洋人進京。門領各官。必須查驗執

照放行。仍即日報明臣衙門。以備稽查。尚非絕無考覈。自應照舊辦理。其館內常住洋人。從前既未定立限制。此時驟改。轉致生疑。應由臣衙門從緩設法辦理。合併附陳。所有臣等辦理夷務。應和應備。並行不悖各緣由。理合分晰據實密陳。

奏

旨依議。此摺著交醇郡王大學士閱看。仍著該衙門隨時斟酌情形。妥籌辦理。

辛卯。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竊臣於同治七年九月初五日。業將第一起造木到廠。召匠趕工情形奏明

在案。當時所到之木。僅有五百餘節。匠作雲集。斤斧繁興。直至十月中旬。而續到未船尚無確耗。臣不勝焦灼。祇得一面派員赴廈門洋人船塢。購致曲木四十一片。直木一百二十九根。以添船脊。一面派員赴香港洋人船塢。購致樯板七十片。以為船旁。雖俱陸續到工。而搬運涓流。隨到隨盡。十月二十一日。第二起船麻勒阿主三丁到。據日意格報稱內載曲木二百七十餘節。方木一百九十餘根。樯板三百六十餘片。二十七日。第三起船安密唎到。據報內載曲木一千二百二十餘節。方木二百二十餘根。樯板一百九十餘片。船材既足。添募省外各匠。加緊課功。所有船

脊底骨灰絲縫節。均一律完竣。內骨既成。旋封外板。分段嵌鑲。鱗次而上。逐日增高。惟尾脊之際。骨節窪隆。相去數尺。封釘匪易。於是該洋匠等刱設木氣筒一座。長約三丈有奇。承以臥架。筒之首尾。各裁鐵笠。旁結板棚。安置湯罐一具。湯鍋之側。繫以銅管。通於氣筒。入巨板於筒中。鑄周鐵笠。閉氣而蒸之。歷兩時許。便柔韌如牛皮。然後以釘尾脊。曲折隨心。不煩繩削。長下外板既封。內板亦齊。船身木工。計已集事。此後分鈴鐵業。安頓鐵脊橫梁。須加一月之功。布置輪機。包裹銅片。以及油漆妝飾等事。須加兩三月之功。再得一月試演駕駛。便可展輪出洋。十二月初九日。

第四起船悅諾花思得到。據報內裁曲直一千七百五十六節。十三日第五起船已奴格到。據報內裁楢木八百零四根。竊思前此因木料費手。到船工稽遲。若必俟第一號船工盡完。始將第二號開造。未免曠日糜費。因先於塢中豫叠第二號船臺。可造八十匹馬力者。現在四船接續而到。木料既不止供一船之需。因一面飭趕第一號未竟之工。一面飭將第二號龍骨鏈刑鋪排。擇於本月二十七日興工。該洋匠等樣板已成。中國匠人。即其分註尺寸。施之斧鋸。駕輕就熟。尤易就緒。鐵廠本年以來。叠石累甎。牆基已就。惟梁瑰材苦難覓購。前日意格擬用鐵柱。已試鑄一

根。費重工遲。告齊不易。現擬仍參用外洋大木。而運道險遠。總須來年。方可節次到工。查合同內載五年限期。以鐵廠開廠之月為始。今經費如此其絀。成廠又如此其難。為日愈多。則需費愈鉅。所幸前者暫搭各廠。可以次第興工。現在暫搭打鐵之廠。則船上鐵軸鐵脊。俱能打造。暫搭鑄鐵之廠。則大而鐵柱。小而齒輪。俱可成功。地窖煙爐。亦尚適用。茲據日意格稟稱所有五年之限。請以明年正月為始。察看省外各匠。日與洋人共事。口講手畫。頗能心通其意。惟機輪之分度。水氣之升合。非日久融會貫通。莫能盡探底蘊耳。合將運木陸續到工第一號船身告成。第二號

船身經始。併鐵廠起限教造情形。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
棠。福州將軍臣文煜。閩浙總督臣英桂。福建巡撫臣卞寶
第。合詞恭摺具奏。
御批。知道了。
壬寅。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天津奉
旨設立機器總局。應用款項。自七年正月起。至八年正月十五日
止。該局前赴外洋採買各色器具。修蓋房屋。暨經管理局
務之丹國領事官密妥士總教官薄郎。請撥銀兩以資備
辦。共計陸續動撥津海東海兩關扣出四成銀十萬兩。發
交該局委員兌收備用。現在河凍已開。所買機器各件。由

英國裝運。夾板船來津。陸續可以運到。著富與德椿隨時
隨事督飭委員。會同密妥方籌聽認真經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二月。癸卯。布倫托海辦事大臣福濟等辦大臣錫綸奏。竊
奉福濟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咨文。並鈔錄奏稟等件。內開前將布倫托海分界事宜。
奏請改派明瑤接辦。令布倫托海大臣來
旨著福濟補授。則該處分界事宜。應復請
旨改派福濟接辦等因。咨行前來。奉接閱之下。遵即將應辦事宜。
與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會同籌畫。並將各處疆域按圖

詳加參考。查分界地方。原係伊犁塔爾巴哈台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四城。今伊塔兩城。既經回賊淪陷。舉辦自可暫係。烏科兩城。恐致俄人滋事。定界務難延緩。而新設布倫托海北境。或疑與俄國毗連。故一併附入分界之列。今科城所分之地。係東起索果克卡倫。西至瑪尼圖蘭土勒幹卡倫兩止。此查昌應分之界也。其地已包過布倫托海之西三百餘里。再西即為塔城哈薩克遊牧。所有布倫托海西北一帶地界。均經科城分辦。布倫托海竟無與俄國可分界址之地。前經調任科布多幫辦大臣明瑤。大略陳奏。

旨因復詳加考查情形無異。理合恭摺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乙巳。兩江總督馬新貽奏。竊臣於本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八年正月初七日。奉

上諭前據醇郡王奏敬陳管見一摺。當諭令醇郡王大學士斟酌情形。再行妥議具奏。茲據奏稱馬新貽暨恭親王等密函。有云修約無事。則維持大局。在於王大臣。修約決裂。則維持大局。在於各省督撫。請飭密詢該督決裂時如何維持之方等語。馬新貽前致恭親王等密函。所籌切中窾要。萬一修約決裂。其維持之方。是否確有把握。著該督悉心妥籌。迅速詳細具奏。臣前於六年十一月覆陳豫籌修約一摺。並照案具覆總理衙門

一函。檢查密存底稿。實無前項數語。復溯查五年十月內
覆陳自强摺稿。及歷因別案登覆總理衙門各件底稿。亦
無陳及修約決裂各語。總理衙門自有存檔冊案可以稽
考。惟僧受
恩深重。現又勝膺五口通商重任。仰蒙
天語垂詢。以修約萬一決裂。維持之方。是否確有把握。臣雖智術
短淺。當時未能籌議及此。而管蠡之見。竊願為
皇太后
皇上一陳之。今日中國情勢。軍務粗定。財力未足。斷非可以遽言
攘外之時。而數年來南征北伐。所向有功。猛將謀臣。多有

存者。彼族目覩

中興氣象。亦未必有輕於一逞之計。所謂決裂二字。似尚可以無慮。惟決裂之機。不可驟開。而決裂之權。則不可不防。以臣才識所及。竊謂仍無以易於前陳自強一摺。所謂固人心飭吏治修武備裕財用嚴捕務肅邊防六大端。而修武備裕財用兩端。尤為目前之急務。所謂修武備者。以選將為最要。湘淮諸軍。百戰之將。尚不乏人。現在曾國藩入覲輔。李鴻章節制上游。留防各軍。尚有銳氣可用。至於東三省之騎射。

本朝開國之資也。八旗營之神機。今日新練之士也。北方勁

兵。山西出將。何地無才。但能如宋藝祖之沿邊擇帥。予以事權。資以財賦。使練中國之所長。制外洋之所短。則武備自可漸修也。所謂裕財用者。以節用為最要。目前軍務漸平。餉需未裕。是惟量入為出。開源節流。使國用之制於戶部者。常惜一絲一粟之糜。民財之留於外省者。各有三年五年之蓄。如宋太宗之圖契丹。宋仁宗之圖西夏。別為庫儲以待機會。則財用亦可漸裕也。我

國家幅員萬里。為前古所未有。惟有足食足兵。可為維持之根本。至於本中之本。則尤在宮中府中合為一體。大臣小臣精白乃心。通上下之情。即以聯中外之誼。臣自涖任兩

江。兼辦通商事務。每與洋人交接。惟有申明條約。務持大體。而細思統籌全局。為今日維持之計。惟當確然示以不渝之信。又當隱然示以可恃之形。確然不渝之信。內外諸臣所當共守者也。隱然可恃之形。又內外諸臣所當共圖者也。內外一心。內外一氣。互相維持。或可漸有把握。至現值修約之際。決裂之釁。斷不可自我而開。總理衙門自能審察機宜。經權互用。籌畫萬全。則又無待於臣言矣。臣於近日外國有何消息。在京各使臣有何動靜。均無從揣測情偽。料事幾先。茲所陳說。不出常談。知無當于慮之一得。愚忱所結。不敢不盡其詞。無任悚切屏營之至。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八年正月初九日。
由軍機處交出成都將軍崇實等鈔摺一件。奉
上諭崇實等奏酉陽州民教仇殺。現飭查辦請將署任知州暫行
革職一摺等因欽此。復接該將軍公函。亦與原奏大致相同。臣
等正擬行知辦理。旋據法國繙譯官吳伯爾來署。聲稱酉
陽州一案情事重大。若不另籌辦法。該國斷難允從。當經
臣等告以案經欽奉
諭旨。飭令該省持平辦理。自能迅速了結。十八日法國使臣羅淑
亞備具照會。情詞憤激。並派吳伯爾來署。面稱此案該使
必欲自行派員前往。並必須由臣衙門特劄派員。會同辦

理。臣等咨以該州土民强悍。情勢洶洶。雖中國官員。亦難
徒恃威力。儻必欲派員前往。恐致釀成意外之變。一波未
定。一波又起。更難收拾。該繙譯堅稱該使決欲自行派員
前往。無庸中國保護等語。臣等因思外省辦事。若由臣衙
門派員前往。殊於體制未協。若不派員會辦。又無以阻該
使自行派員前往之意。是以臣等就川省所派之川東道
錫珮由臣衙門另加一劄。作為臣衙門所派之員。函覆該
使以示羈縻。二十一日該繙譯又持羅使信函。並內開四
款到署。聲稱如不由該國派員前往。必須按照函內所述
四條辦理。並限六月半開完結。臣等查該使所擬四條。雖

非甚悖。而有應行分別辦論之處。當即公同商酌。逐條函覆。詎料該使當日即將原函退還。並聲言仍擬派該國葛領事前往會辦。臣等恐文信往返。該使或未必盡悉。必須面加開導。遂約該繙譯來署。再行晤商。是日該繙譯方到尚未接談。該使帶同由川省來京之傳教士突然踵至。言川省民教仇殺。皆由該省官員暗中唆使。必須將地方官從重治罪。並刪詞挾制。臣等方欲將前擬四條與之辯論。詎該使聲色俱厲。聲言如不照四條辦理。不日要回本國。一切俱由該國水師提督自行主張。言罷悻悻而去。二月初一日。該使又來信函。復開五款。並言請派大員赴川查

辦。及調四川總督至京查問之議。尤出情理之外。伏查數年以來。所辦交涉之件。無不棘手。其中稍有遷就之處。要皆權其利害輕重。以為變通。惟傳教一事。實無良法籌制。而羅淑亞驕悍異常。又較各公使為甚。此案若再過事遷就。教士教民。必將更事鴟張。且恐民間積怨已深。萬一以誅殺教民為名。勢必至銜恨之人。羣起而應。彼時事變既成。臣等無術羈縻。必至決裂。尤可慮者。民心既已煽動。從患不可勝言。臣等再四思維。實無兩全善策。惟有請

旨飭下成都將軍崇實著迅將此案妥速持平辦結。並由臣等將該使所開各條。密函知照該將軍等參酌內外情形。設法

籌辦。果能悉臻允當。自不患該使續有後言。至該使所開五款。臣等本未應允。亦不必再與逐層駁辨。徒費脣舌。因給與一函。告以現又行文查辦。本月初二日。該使復遣繙譯官吳伯爾來署。以伊所開五款內。有牽及總督吳棠情節。慮及臣衙門前派委員官小。不敢認真查辦。必須由伊另派洋員前往。臣等堅詞拒絕。並告以四川教案。前經奉旨派將軍專辦。無患不能查辦。此案自可由將軍親提審理。以期妥善。該繙譯官欣然允諾。願為轉致該使。不另生辯論。當即由臣等據情給予一函。該使能否帖服。尚未可知。謹將現辦情形。恭摺具陳。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四川酉陽州民教仇殺。現籌辦理情形一摺。據稱法國使臣羅淑亞。以酉陽州一案。情事重大。必欲派員前往會辦。經該衙門阻止。該使函開四款。約須照辦。旋帶同由川省來京傳教士至署。聲言民教仇殺。皆由該省官員暗中唆使。又復函開五款。砌詞挾制。均經該衙門逐層辯論。仍請飭妥速辦結等語。民教仇殺。釀成巨案。若不迅速持平辦結。無以折服中國之心。轉令該使有所藉口。現在該衙門業將該使所開各條。並與辯論情形。密函知照。著崇實吳棠參酌情形。妥速籌辦。但能一秉大公。處置允當。民教自各息爭端。不致別生枝節。業關中外交涉。該將軍等務當持平辦理。迅速

結案。毋稍遷延。原摺著鈔給閱看。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頃接四川吳教士來函。內稱去歲十一月十八日。有本國傳教士李國在酉陽州天主堂。被一羣土民攻擊毀門而入。各持槍刀。立將李傳教士殺斃。並支解其體。同時慘殺習教之男女。計一百餘名。又於是月二十一日。該兇徒等復聽張北照之唆使。於城廂內外及村落地方。仍復搜尋習教之家。殺害其人。焚毀其室。財物搶掠一空。所有此次兇焰之起。仍係從前隨從冉老五殺斃教士瑪弼樂漏網之土民。現又聽從張北照之主使。故有此窮兇

惡極之舉。以上光頑各情。皆該處吳教士親見。刻今逃閉漢口暫居等因。本大臣閱視之下。殊堪髮指。論此情節。即本國聞之。亦定切齒。維今之計。本大臣即當行文國家。俾得知曉。並願乘便亦將貴衙門痛恨此輩之情形。及籌畫善策。嚴懲此犯。速結此案。以儆效尤。而固友誼。是亦兩全之善也。即請貴親王查覈此情。並令本館吳繙譯官於十八日親詣貴衙門。與諸貴大臣商酌辦理可也。為此照會。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稱接四川吳教士函稱。去歲十一月十八日。本國傳教士李國在酉陽州天主堂。被土民

殺斃。同時並教習教男女一百餘名。仍復搜尋習教之家。焚室掠財。屬為查覈等情前來。本爵查此案現據四川將軍總督會銜具奏。並將不能防範彈壓之酉陽州知州革職。已派員會同該地方文武趕緊緝拏滋事人犯在案。現接來文。復經本衙門特行劄委道員錫珮。迅即馳赴該州。會同將軍等所派委員持平速辦。此案既經該省派委大員前往查辦。自必不致遲延。本爵所以復行特劄之故。原期格外迅速。抑或不待本爵所派委員趕到。先行辦結。亦未可知。除俟辦結報到。即行照會外。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為此照會。

致法國羅淑亞信函

昨吳繕繹來署。述及四川酉陽州民教仇殺一案。貴大臣擬欲派員會同前往辦理等語。本王大臣查滋事人犯。均係中國民人。自應由中國官員拏辦。即如廣平教堂案。仍係中國官員辦結。並非貴大臣所派教士辦結。今酉陽州案。本王大臣業已特行劄飭委員。儻貴大臣欲行派員會同前往。恐無知愚氓。轉生疑慮。造言煽惑。致地方官辦理反不得手。想貴大臣亦必深悉此等情形也。

法國羅淑亞來函

昨接貴親王公文信函。內開四川酉陽州土民。聚眾殺害

李傳教士及教民多命一事。本大臣查貴衙門遇事所發之公文。非不嚴緊。無如該處地方官每延遲不力為辦理。事歸無濟之文案。積滿箱櫃。深恐此案又蹈故轍。今貴親王勸阻。不必派員會同前往辦理。並云滋事人犯。均係中國民人。自應由中國官員拏辦。此論不甚周妥。非本大臣好節外生枝。緣被殺之中有法國教士頂命。派員監觀。亦屬應然。至云如廣平教堂之案。仍係中國官辦結。並非貴大臣所派教士辦結等語。是貴親王未得深悉案結之情。廣平完案。係本大臣派出之徐教士會同督部堂所派之委員。相度機宜耳。今貴親王既不欲本大臣派員。然體念

友誼和衷之情。本大臣亦當從權。惟請於錫道臺赴蜀之先。將辦此案之文鈔錄自送前來。相晤一閱。並希文案之中說明。

一應將該處犯人。按照中國律例懲辦。其應得之罪。即在犯事地方。當時發落。旋再奏

聞。

二凡范主教所指積憤作惡不法之徒。應定發遣離境。

三天主堂及教民等所失之物。均令賠補。

四應將和約條款。按范主教所管教務之處。俱要張貼。以

上四件。若能照辦。本大臣即不派員前往。如遲本年六月

之羊。事不完結。卽難免本大臣派委員前往會辦。該員自必派人保護。可以無虞有害。

致法國羅淑亞信函

昨據吳繡擇來署。親持貴大臣來函。以四川酉陽州土民殺害李傳教並教民一事。恐地方官不力為辦理。請於錫道赴該州之先。將辦此案之文鈔送。並希說明情節四條照辦。於六月前辦結等因前來。查此案前經四川將軍總督奏稱。據酉陽州胡圻稟報。本年十月。教民龍秀巷偪勒朱永泰退婚。並掠財焚屋。以致團丁焚毀教堂。燒斃李司鐸團丁亦有傷亡。與范主教所言情節。不甚相同。此事究

係因何激釀巨案。現尚未查確。姑不備論。惟業經將軍總督迅速派員查拏人犯。復將署知州請

旨革職。在中國已屬認真辦理。而本王大臣又復特劄錫道員馳往會辦。以期格外迅速。在本衙門亦已倍加緊切。是即貴大臣所云體念友誼和衷之情也。今來函擬出四條。欲為照辦。本王大臣查第一條所稱。應將該處犯人。按照中國律例懲辦二語。不但載在條約。亦且萬國皆然。自當如此辦理。至該犯應得之罪。即在犯事地方發落後。再奏聞各語。查中國辦理罪犯。除軍營謀反大逆各犯外。從無先行發落。再行奏

閒之例。況此案係奏明辦理。亦應奏明完結。自當一律按照中國
律例。第二條所云積慣作惡不法之徒一節。查該處果有
作惡不法之徒。經范主教指出實據。地方官查訊屬實。仍
應查明所犯何罪。按照中國律例分別辦理。第三條所云
賠補一節查民人滋事。各國難免。原非
國家官吏顧有之事。賠補一節。中國辦事。只有照例治罪。並
無於治罪之外。再令賠補之條。蓋因賠補即不便另行治
罪。治罪即不便另行賠補。理難兼行。今百陽州天主堂被
毀。司鐸被殺。該處官員自必斟酌妥辦。若業尚未辦。先由
本衙門定議。專講賠補。特恐該處民人。以非中國定例。心

中不服。別起爭端。如從前辦理瑪弼樂等案。治罪之外。又令不滋事之人。代為滋事之人攤賠銀兩鉅萬。以致眾心憤怒不平。積久釀成現在仇殺巨案。此事只可由本衙門行文辦事之員斟酌情形。臨時妥為裁斷。務期兩造允服。不必先行定議如何賠補。庶乎案可速結。第四條所云張貼和約條款一節。查和約條款。前由本衙門早經通行在案。現在不妨飭令再行張貼。至來函又欲以本年六月為期。查此案如果辦理得手。無須六月之期。即可早為完結。若案中人數甚多。查辦未易。或愈激愈眾。或拚命拒捕。均屬意中之事。儻迫以限期。更恐激成變外之變。此所以不

能定期完案也。以上各節。均經再三審度。可行者自當速辦。有礙者實難豫定。所以默者。緣從前辦理此等案件。未盡平允。以致又有此事。是以必須妥洽詳慎。以期無枉無縱。既不欲目前再激衆怒。又不欲日後再滋事端。方是保全大局之道。總之案關多命。即無傳教士在內。亦必按律懲辦。即無貴大臣諄屬。亦應從速完結。原無須催促也。昨已面晤吳繡譯官。將以上各節詳細面談。諒必轉達貴大臣。其中瑣細各情。自毋庸再行詳述。貴大臣既有來函。應再催令速將此案來公完結。專此佈復。

法國羅淑亞來函

頃接辦論酉陽州命案四條一事。所論之言。不獨本大臣不能允服。更難回覆本國總理衙門。恐有所怪。是以將原函奉還。因於意見有所夫愜。既貴親王及諸位大臣。以所擬之四條為不便照辦。本大臣即仍按從前擬定之意辦理。隨令漢口葛領事官前往該處。會辦此案。即希貴衙門飭送護照一紙來館。以便發交收領。刻日遣行。所帶隨從之人。頗能保護。專函奉覆。

總辦給繪譯官吳伯爾信函

頃奉各位大人諭。酉陽州教案。前接羅大臣來函。開列四條。當經本衙門逐條詳細函復。茲准羅大臣將原信交回

昨日復據羅大臣帶同梅神甫面述各節。應由羅大臣再行補具信函。以便回明王爺。憑此行文覈辦。仍希貴繙譯於三十日兩點鐘來署。未盡之言。詳細面罄。

法國羅淑亞來函

昨接貴衙門來函。內稱以四川酉陽州教案一事。復據羅大臣帶同梅神甫面述各節。應由羅大臣再行補具信函等情。是以本大臣詳細與貴親王言之。所有酉陽州事起不獨殺害李教士一人。且聚眾逞兇之犯。亦不止一次。更兼惡首張北腦於從前殺害瑪弼樂業內。已定其死罪。而刑章不加其身者。因其係該處巨富。地方大憲。皆巧為開

脫耳。且據該處范主教及可靠之人來函。均稱張北照與川省吳制臺相好。且此案之起。吳制臺大有錯處。如此案未起之先。范主教即將欲亂之情形。寫具信函送請其早為消弭。原期防患未然。乃竟坐視不收。並有教人及不習教之富貴商人。恐事起致累。皆親赴總督衙門。仰求察辦。仍復不理。一味偏護張北照等同類之人。迨其謀議既成。伊等由省回州。頗形勇敢。顯然暗中得有護符。況酉陽州牧曾向教士李國面言當日鴉鶻樂一案。而董牧關繫在內。現仍有知府之官。汝當記念不忘。且此案未起之先曾經重慶道聞有風聲。恐致成亂。是以即派該處鎮臺前往

彈壓。以遏亂萌。允為極善之舉。而惡眾定欲心知懼乃該督開知。即飛咨該道若該鎮已行。著即撤回。未行著即停止。惡黨覩此光景。兇膽益張。酿成巨案矣。大約搭教人之慘。至今猶恐未紀。本大臣查中國

大皇帝所出

諭命。若詳明無隱。地方官若知而故違者殺無赦。則各處皆遵而行矣。目今覩此慘切之情。推請貴親王另籌妥速之善法。方能完結此案。現據本大臣擬有五條辦法。

一

欽派大員。作為

欽差。前赴酉陽州特辦此案。予以重權。於審理明確之候。該犯應得之罪。即就地發落毋庸先函來京商酌。

二應將吳制臺調其進京審問。如實有錯誤。即應予以重罪。

三應將酉陽積慣作惡之民。立予發遣。以靖地方。

四所有天主堂被搶之財物。應照范主教所開之失單賠補。

五應將范主教所理教務地方。即將和約條款張貼。因至今未貼。是以遺害。

以上所請之五條辦法。殊出苦心。因思

貴國

欽派大員前往泰西各國。用敦和好。而中華竟至任意荼毒無辜。而該省大憲。不但不力為彈壓。以篤友睦。反暗中唆使。各國聞之。必有不平之氣矣。本大臣之初意。以為與中國會辦事件。理宜從容不迫。中外連合一心。方見友睦之篤。但習觀各處所辦之事。以及各處來函之間。殊於本大臣之初意不對。且屢經由貴衙門所出飭催各處妥速辦理之文底。行於各處。皆不按照辦理者。因各處官員。似皆揣思貴衙門之隱衷。以為遵照反是違抗。違抗乃是遵照矣。今此一案。若能按照所擬之五條。將該處辦理不善之員。及

作惡犯科之人。嚴速懲處。方發顯貴親王前惡安良之實心。體

國睦鄰之公義。庶獲良善安而強橫懼矣。

給法國羅淑亞信函

四川酉陽州一事。昨接來函。又開列五款前來。查此案先經貴大臣開列四款。經本王大臣將一切辦法。詳細函覆。其中均係照貴大臣來意。參合中國法度。以期妥善。雖貴大臣未收原信。仍行送回。本衙門亦不肯。因此不為認真辦理。業已行文委員。迅速切實查究。總期無枉無縱。不失兩國和衷辦事之道。今貴大臣復開列五款。所有內中詳

細情節。前經梅教士面述原委。現又飛行一併查究。至貴大臣來函所云外省官員。違照反是違抗。違抗乃是違照二語。是直疑本衙門願與違抗。非本王大臣所樂聞也。然無論貴大臣意見如何。本王大臣總以公事為重。仍當平心靜氣。來公妥為處置。以期達結此案。緣兩國友誼。遇事總應各盡其心。此案關繫人命。如本王大臣辦理稍有未協。不但無以慰貴大臣期望之意。亦無以副各國公論也。一俟辦理完結。再行詳細知照。此時本王大臣若再以語言文字與貴大臣辦論。則是徒耗時日。而於辦事仍無裨益。是以一面飛行查辦。一面佈覆。惟貴大臣諒

之。

致法國羅淑亞信函

所有四川酉陽州一案。關繫人命。情節重極。自應認真趕緊查究。以期水落石出。持平辦結。方無乖兩國和好之誼。此案第一務須按照條約辦理。不得於條約之內。稍有參差。第二拏獲為首正兇。即按中國律例科罪。不得稍涉寬縱。第三務令速為完案。毋許拖延時日。致久懸莫結。至成都將軍崇實原係早經奉

旨督辦川省教務大員。較各地方官分位尤崇。此案即令該將軍親提究詰。不致有不實不盡。以上各層。本衙門當即飛速

行文照辦。為此函達貴大臣查照可也。

甲寅。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錦丕勒多爾濟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等榮全出卡。與俄官建立烏里雅蘇台牌博。應行豫辦各事。等等均已公同籌備。另摺陳明。惟去歲奏派隨帶滿蒙旗官兵。僅四十餘員名。內除現在先行派往勘查地輿。採運木石。安設臺站各員外。至辦理文案。經理賞需。尚恐不敷分派。如再由烏里雅蘇台選帶司員。又恐本城辦事乏人。查分界大臣前任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妥赴塔爾巴哈台會勘分界事宜時。曾帶有伊子現掣兵部候補員外郎常灝隨侍左

右當於夷情界務。耳聞目見。較為熟悉。茲孥榮全往辦立
界事宜。若得此人隨從。實與界務有裨。合無仰懇
聖恩。俯念邊界要務。請
旨飭下兵部速令該員常瀕務即由驛兼程。必於三月初間趕抵
烏里雅蘇台。以備孥榮全准定於三月中旬隨帶出卡。資
辦與俄立界一切事宜。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麟興等奏榮全現在辦理立界事宜。請飭部員隨同出卡等
語。兵部員外郎常瀕著該部飭令該員由驛兼程前往。務於三
月內趕抵烏里雅蘇台隨同榮全出卡。辦理立界事宜。不得遲

誤。

麟興等又奏。竊奔等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立界一事。現與俄使約定於同治八年四月十一日。在烏克克地方會辦。必須將一切應行事宜。未雨綢繆。以免臨事掣肘等因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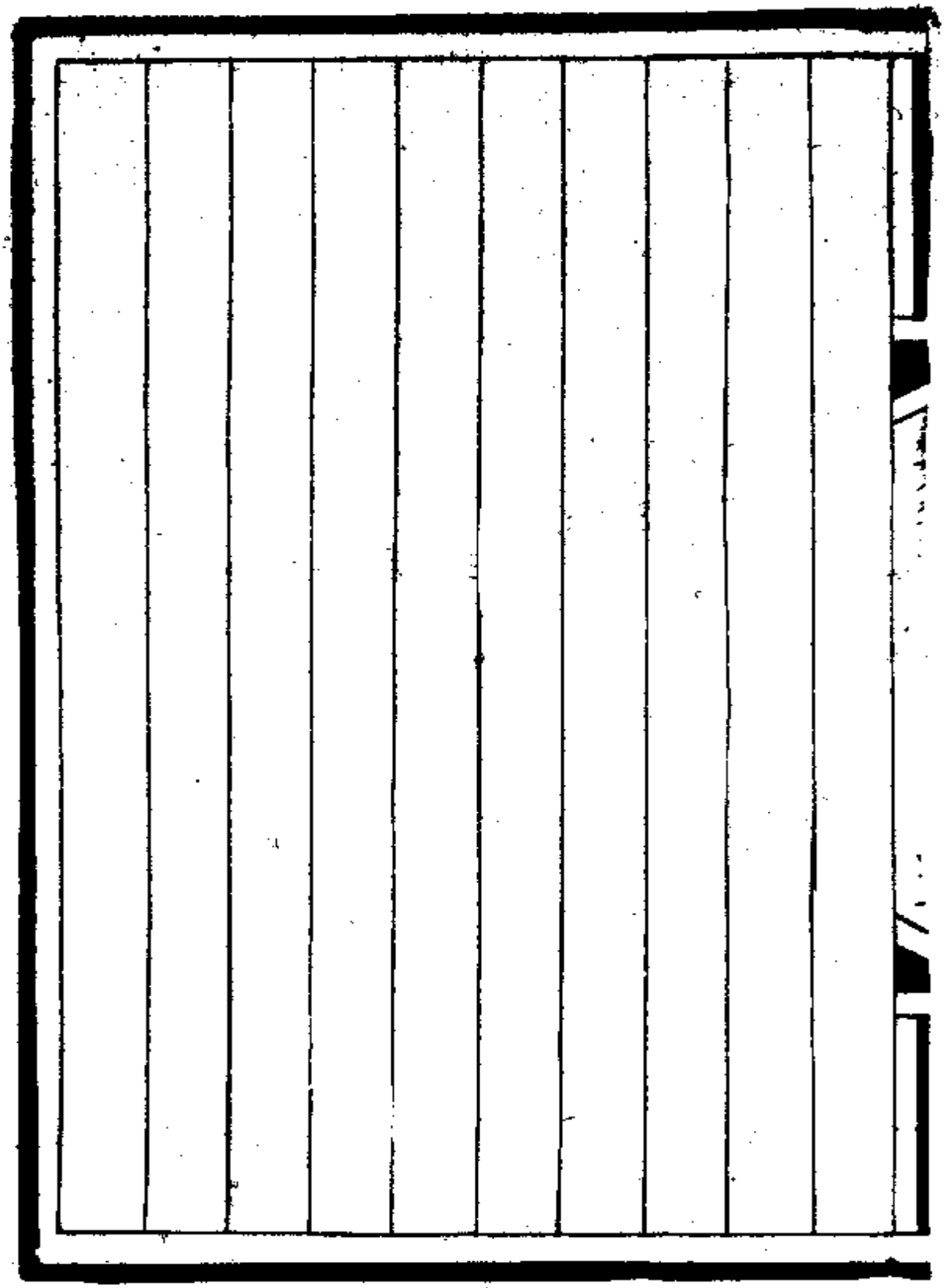
准一摺。並鈔錄來往照會信函前來。當已飛咨科布多布倫托海大臣等一體遵照外。奔等遵即公同詳酌。自應豫籌一切查同治三年前任分界將軍大臣等。雖有議定條約。繪定圖誌。大略規模可循。而山河之方向。立界之處所。苦不先期查詢。最與圖約無疑。終恐被俄人蒙混。至應行之路途。

應用之材料更當早為籌備。以免臨期遲誤。除奏請
將應帶實項銀物官兵匠役。與奏麟興錦丕勒多爾濟商
辦妥協。擬於三月中旬出卡。計二月天氣不甚嚴寒。定於
初九等日。即令原派立界司員阿勒棟阿隨帶官兵共十
員名。分途先出卡按照原圖。查詢所繪山河形勢及名目。
是否相符。擇擬立界處所。採備立界木石。並令唐努烏梁
海總管郭勒哲依瓦齊爾及賽因諾顏部落盟長貝子察
克都爾扎勒等。各於所屬多派熟悉地理官兵。指陳山河
名目。多備駝馬羊隻烏拉氈房。以備供應往來臺站。俟委
員及管理唐努烏梁海等官呈覆據為飭辦一切。如何情

形。另行隨時相機酌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四



6012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六十五之六十六

6014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五

同治八年。己巳。二月。戊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布倫托海辦事大臣福濟等具奏。詳查布倫托海。與俄國並無可分界址一摺。奏

貢議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西疆分界一事。會勘地界條約內開。俄國派兩起立界大臣。一起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往東北至瑪呢圖喘圖爾幹卡倫。復由此會同科布多立界大臣。至索果克卡倫復由此會同烏里雅蘇台大臣。至沙賓達巴哈止等語。彼時伊塔二城尚未失守。是以東北一起。地分三段

派出各大臣等。悉心沈思。按段立界。現在伊塔二城既未克復。則東北塔城一帶。無界可分。惟自沙賓達巴哈至瑪呢圖噶圖爾斡止。按照原紙。係在烏科二城將軍大臣等應分界內。第伊犂原送分界地圖內。載出瑪呢圖噶圖爾斡卡倫。係塔爾巴哈台所屬。茲稱科城所分之地。西至瑪呢圖噶圖爾斡卡倫。已包過布倫托海之西三百餘里等語。未知瑪呢圖噶圖爾斡卡倫以東。所包布倫托海之三百餘里內。有無塔城該管之地。如現在應分界內。有歸塔城所屬之地。塔城失陷後。該處事務。係奉

旨交布倫托海大臣兼管。迨後錫綸奏請仍復塔城舊制。經王大

臣會議覆奏。令該大臣妥為經理。則塔城一切。即布倫托
海大臣專責所有分界事宜。該大臣自應仍遵前
旨辦理。若此三百餘里內。並無塔城該管之地。則應歸奎昌辦理。
至立界一事。前與俄使議定於本年四月十一日。在烏克
克地方會辦嗣復彼此函詢。係中國之四月十一日。彼此
均不可失信。前於奏明後行知各將軍大臣在案。上年因
布倫托海有警。各將軍大臣互相推諉。以致未能舉辦。俄
使已屢言係由中國官員遲誤。此次如再爽約。必以咎在
中國。嘗憤不已。現已為期甚迫。相應請
旨嚴飭該將軍大臣等迅速辦理。儻復藉端諉卸。致有貽誤。彼將

臣衙門即據實嚴參。亦無以弭釁端而靖邊界。該將軍大
臣等務必如期前往。毋再爽約。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分界事宜。請飭迅速辦理
一摺。前據福濟等奏稱科城所分之地。西至瑪呢圖噶圖爾幹
卡倫。已包過布倫托海之西三百餘里。布倫托海現無與俄國
可分地界。惟瑪呢圖噶圖爾幹卡倫以東。所包布倫托海之三
百餘里內。有無塔城管轄之地。未據該大臣等詳細聲明。如現
在應分界內。有向歸塔城屬地。即係布倫托海專管之處。該大
臣等仍當遵照前旨。將分界事宜。妥為經理。今日之布倫托海
即前日之塔爾巴哈台。異名而不異地。不得藉詞含混。意存諉

卸。若實無塔城屬地。則該處分界之事。自應歸奎昌經管。即著責成奎昌悉心辦理。毋許推諉。至立界一事。上年遲誤。已失信於俄人。此次約期已近。若再不迅速舉行。尚復成何事體。著榮全奎昌福濟按照定約。如期前往。各將應分地界。會同俄使妥速辦結。並著麟興錦丕勒多爾濟明瑞錫綸於該城分界事宜。隨時與榮全等商酌妥辦。毋稍膜視。儻該將軍等藉故耽延。致有貽誤。即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據實參奏。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庚申。閩浙總督英桂奏。竊臣於同治七年九月十九日。接據福州口英國領事星察理申陳該國教士胡約翰向華

民林臻信永狃川石山園地一片。為蓋造涼亭之所。將租據移府飭縣蓋印。接到福州府照會。謂川石山離省一百六十里。民情勇悍。易滋事端。礙難租給請臣飭令循例蓋印。查閱租據原契。該地坐落閩縣之川石山。林臻信買自陳道松之手。當飭福建通商局司道轉飭府縣查明該地如無關礙及來歷不明情事。即為按約蓋印具報。稟咨會撫臣卞寶第查照。十一月初六日。復據星察理申陳。准通商局道府照會。因據鄉耆陳道晉學人朱鳳儀等僉以眾情不願租賃。仍將租據送還。令該領事轉飭教士停租。該領事以福州府通商局先後照會。情節兩歧。即指地方官

為違約。嘵嘵辯論。臣查川石山之地。該處鄉者。既慮華洋雜處。恐滋事端。何以不請阻於未經成契之先。而稟訴於立據數月之後。其中有無別故。復經行局分飭府縣再行確查。按約辯結去後。忽聞教士胡約翰欲住興工。鄉民則張貼告白。共圖毀拆。其勢洶洶。當向司道及通商局委員面詢。稟因撫臣卞寶第不願將地租與洋人。旋復有該處鄉者以地係公產。被陳道松盜賣。赴通商局僉呈等語。查卞寶第不欲將地租與洋人。並無咨會。與臣接晤。亦無商及至該地係公產。何以陳道晉等赴福州府衙門稟訴時。先無一語及此。臣逐細訪查。川石山本係荒島。經陳道

松之祖開墾成地。並非公產。自未便任聽從旁之紳者。互相阻撓。致肇釁端。即經密諭地方官。向紳耆開導。並以教士洋商准在通商各口。租地蓋屋。載在條約。未可強阻。使洋人有所藉口。屢飭司道向卞寶第婉商。卞寶第意甚堅執。直至星察理以臺灣用兵之事。牽引恫喝。始准卞寶第咨會。應由臣主政派員辦理。正在設法籌辦間。詎星察理於十二月初三日。令教士雇定工匠。前往塔廠興工。鄉民王克明等向匠首林大恩攔阻爭論。旋為住泊福州口之兵船。駛赴該處。林大恩與林臻信唆使洋人開槍。致傷王克明斃命。並謂鄉民張貼告白。聚衆出阻。由於附近該鄉

之紳士王有樹主謀。洋人復闖入王有樹家內。脅其子弟。寫給約字。無論何人毀拆涼亭。責令該紳賠償。臣聞報立即派員馳往彈壓。一面劄飭星察理撤退兵船。其時卞寶第因病請假。同官屬吏。概不接見。無由面商。臣商諸司道及通商局委員。僉稱英國教士洋商。在各口傳教貿易。歷年已久。租賃屋地。非止一處。川石山係海中荒島。地僅十餘丈。既已立約成交。自應租給。以免釀成違釁。詢之在城各紳。亦無異詞。臣維撫臣卞寶第不顧以地租給洋人。未嘗不是。第洋人在各口租地蓋屋。為條約內准行之事。若不按約設法辦理。洋人情性悍執。拒之愈堅。則爭之愈力。

勢必激成事端。隨派道員夏獻綸。福州駐防協領長發。同知黃維煊。與星察理往返妥議。仿照浙江甯波之招寶山。福建省城之烏石山。由官發屋。租與洋人成業。將川石山永租之地。作為官業。由官籌款發還涼亭。止准租與英國道山觀一會教士居住。每年完納租銀。該教士不得轉租別會。儻道山觀教士將來或調別省傳教。或回本國。即將涼亭交還地方官收管。已取具合同租字分執。所有林臻信原立永租約字。及原貴陳道松契據等件。一併抽回註銷完案。

御批讀衛門知道。

壬戌。布倫托海辦事大臣福濟幫辦大臣錫綸奏。前奉
諭旨。索倫人眾。此時度可行抵塔境。轉瞬雪融春暖。自可接程言
旋。應如何接濟銀兩。多備騎馱。及到何處安插撥給耕耔牛隻
之處。著麟興榮全錫丕勒多爾濟福濟錫綸悉心籌商。妥為辦
理。不至顛沛失所等因欽此。伏查安插索倫一切事宜。其銀兩
騎馱耕耔牛隻等項。經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籌辦略
備。惟安插之處。尚無定局。索倫人眾。由俄境陸續將到。覓
地實為先務。朔方沙漠之區。沃壤本少。麟興等奏擬布爾
滚河地方暫為棲止。固非久遠之謀。棍噶扎拉參又擬在
阿爾泰山之陽。亦非盡善之策。緣阿爾泰山之陽。即額魯

特現住之所。南至布倫托海。約有二百餘里。額爾濟斯河橫流其間。可以開種者只在沿河一帶。北靠大山。南臨河磧。皆不可耕。額魯特與索倫已逾萬人共處同居。慮難容納。且索倫習俗彊悍。額魯特人多竊盜小有爭端。遂成仇隙。不能日久相安。而布爾滚河未經開墾。草創甚難。不如阿爾泰山南可因現成之龍畝。惟有將額魯特分安部落。俟試辦有成。則阿爾泰山以南地方空閒。即可安置索倫人眾。

諭軍機大臣等福濟錫綸奏籌辦安置索倫。阿爾泰山南既有現成龍畝。地多閒曠。可以安插索倫人眾。著福濟等斟酌情形。妥

速籌辦。一面咨商麟興等。將額魯特人衆趕緊分布。免與索倫雜居一處。滋生事端。

甲子。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奏。伏查臺灣洋案。臣等委令興泉永道曾憲德渡臺。與英國領事吉必勳逐案議結。因吉必勳於議結後。縱令洋弁在安平地方違約妄為。即經據實馳奏。並將已未結各案起釁情由。同曾憲德與吉必勳面議各節。彙開清摺。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續據曾憲德將洋案一律辦結。稟經臣等於上年十二月間。或據稟咨報。或鈔稟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辦各在案。並不敢稍有迴護粉飾。茲又飭據曾憲德將

此案始末情形。及與吉必勳來往文件。彙錄清冊呈送。又據查明英人在臺。並無冤抑實情稟覆前來。聲明洋弁喘嗜案去兵費洋銀一萬圓。現據接署鳳山縣知縣韓慶麟具稟。業經吉必勳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如數交還。由縣解郡。送交護理臺灣道梁元桂兌收等情。正在彙奏間。適曾憲德由廈門航海來省。臣等向其面詢情形。均與所稟無異。查英人在臺貿易傳教者人數無幾。如華洋交毆案內。英人為嗄嘓因與哨丁林海口角起釁。該洋人先行先毆。林海舉竹棍戳之。遂致帶傷。經曾憲德親見嗄嘓傷已平復。提林海枷責完案。此非有所冤抑也。樟腦被截案

內。主謀之英人。為北麒麟。即必麒麟。該洋人生性狡猾。通曉各處土音。前在不通商之梧棲港買集樟腦。私開洋樓。並運大碗二尊在彼恫喝。經署鹿港同知洪熙恬於標封時起出。解存臺灣道衙門。案據確鑿。吉必勳聽其恣逞。毫不加察。絕口不許地方官置辯。請調兵船。因而要挾多端。臺郡實受其害。彼更無所謂冤抑也。拆毀教堂。殺死教徒各案。幫辦吉必勳刁難之英人。為教士馬雅各。皆聽入教奸民主使。又無所謂英民也。英使照會更內。謂英民在臺所受冤抑。並非一朝一夕。皆係吉必勳詭飾之詞。以掩其逞兵之咎。即如安平兵丁。本係頭設。因吉必勳前往安平

張貼告示。內有兵船管轄地方。礮打兵勇之語。城鄉謠言四起。恐土匪乘機刦掠。貽害中外商民。是以副將江國珍飭令各兵在汛彈壓防範。鎮定人心。並非欲與英國兵船相爭。乃吉必勳事後尚稱洋弁之開礮占署。由於江國珍添兵防守。不允退回所致。冀圖卸罪。殊為狡詐。至臺灣地方官於中外交涉之案。並不按約速為辦結。致領事稽端生釁。固屬咎無可辭。已將署鹿港同知洪熙恬署鳳山縣知縣淩樹蓉。一併撤任。並由曾憲德等會議功過章程。通飭臺屬各員遵照。嗣後華洋交涉事件。責令隨到隨辦。不准稍事遷延。如再有延不辦結之案。即由臣等指名嚴參。

務使彼族無可藉口。惟英人在內地各處傳教通商。定有條約。該國領事官遇事自應遵約照會妥辦。即或地方官措置失宜。亦應申請該管上司。或住京使臣。聽候裁飭趕辦完結。何得動用兵船。肆行要挾。況臺屬洋案。既經臣等派員渡臺查辦。又經委員與之當面議定。分起書單。給與閱看。該領事吉必勳已無異言。更何得復令洋弁違約妄為。雖勒去兵費洋銀。續據吉必勳按數交還。而偏死副將大員。傷斃兵勇。焚燒局庫各節。情罪均較重大。且自吉必勳等動兵之後。各國領事偶有交涉事件。相率效尤。輒藉兵船挾制。辦理殊為棘手。若不將吉必勳等嚴行懲辦。恐

各國洋人尋隙搆釁。益無底止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行照催英國公使。迅將吉必勳等
撤回嚴辦。並令該使前派之領事郇和赴臺接任。並飭各
口領事。不得再用兵船扶輔。以杜後患。英國兵船於洋案
辦結後。均即撤回。現在臺灣各口。並無兵船寄碇。華洋均
各相安。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乙丑。通商大臣兩江總督馬新貽奏。竊准總理衙門來咨
並公函。據稅務司赫德申請獎各口稅司。或因採買洋
米。或因游歷泰西。或因任職多年。實心辦事。各據勞績不

一。並分別等第開單請獎。具幫辦稅務人員內。復將學習華言文義。較有成效者。擇保三員。呈請酌辦等情。應查照同治五年奏獎稅司成案。如何分別獎勵之處。咨臣會商臣崇厚酌裁辦理。請

旨遵行等因前來。臣等當即備具咨函。彼此互商。查同治五年正月。經現任湖廣督臣李鴻章前在通商大臣任內。會同臣崇厚奏獎稅務司吉羅福等六人。請各給一等金功牌。來

旨允准欽遵在案。迄今已歷三年。各口徵收洋稅。豐旺如前。固由於稅則章程奉行之無弊。尤賴乎各該稅司助理之得宜。成效昭然。誠不可不示以鼓勵。臣等會查來咨黏單內開

赫德申奬各員。據所稱云如狄妥瑪休古雷德三人。多年在關辦事。前歲以天津煙臺等處稅司。兼辦採買洋米籌運驗交。不無微勞足錄。其馬福臣一員。去春有口外之差。亦能悉心查覈。現仍充山海關稅司。該關課日增一日。備見經理有方。其包職一員。於同治五年曾有隨員游歷外國之勞績。現署浙海關稅司。一上共五人。皆以稅務而兼別項出力者也。其美理登滿三德。好博遜三員。皆於從前克復蘇常及漳州等處。著有勞勩。現在辦稅得力者也。其在關辦事最久者。則有漢南葛顯禮二員。均歷五六年。吉羅福惠達二員。均歷有十年。杜德維一員。據申在官雖甫

及四年。精心關務。洵為可靠之員。此外尚有廷得爾康發達二員。以上共十人。皆分在粵閩各海關及長江九鎮等關司稅出力者也。合計南北洋請獎稅司十五員其南北員缺。原可以隨時調換。其勞績亦不盡在於現任之缺。惟南洋稅缺較多。該稅司等每新舊不一。經臣新貽檢齊卷檔。逐一查覈相符。惟除江漢一關未經列入。此外則南北洋及長江等處十四關口。咸具於是。既足徵山海梯航之盛。其稅司則英法美布之人皆有。而英國尤多。亦足見遠人效助之殷。雖屬權宜創格。未始非史冊美談。既准咨鈔到員缺姓名籍貫及等第清單。相應照繕隨揭咨送軍機

處備查。其內有從前已蒙獎給寶星功牌者八員。誠如總理衙門來議。今居應優予獎敘。方足以示區別。至所稱稅務幫辦人員。內以學習華言文義。為斯時要務。經該總稅司嚴飭各員。不辭勞苦。實力講求。擇其已有成效者。開列葛德立等三名。聲請一併示以微獎等情。臣等仿照成案酌辦。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稅務司伏安瑪吉羅福美理登馬福臣休士等五人。均賞給四品銜。惠遠滿三德好博遜三人。均賞給五品銜。杜德維漢南葛顯禮已職廷得爾等五人。各給一等金功牌一面。雷德康發達二人。各給二等金功牌一面。其

幫辦葛德亨赫政德益壽三名。各給銀功牌一面。均照外
國寶星式樣。准其佩帶。以昭獎勸。恭俟
命下之日。再飭江南海關照式製備齊全。分別移送祇領。所需價
值。即在洋稅項下覈實開銷。至此案雖已查明檔冊。如仍
有外洋名字。譯音參差不同之處。應准由赫德隨後查明。
呈請更正。除咨明總理衙門外。謹會同兵部侍郎通商大
臣崇厚具奏。
御批。該衙門議奏。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會同吏部兵部奏。據兩廣
總督瑞麟等請將廣東同文館繙譯生監。派充繙譯官缺

擬激勸章程。並開單附請獎敘教習等員一摺。同治七年十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其單開之吳嘉善等。均著照所請獎勵。單併發欽此。查外省設立同文館。教育人材。期於曉暢西語西文。通徹中外事理。以備緩急之用。洵屬及時要務。查廣東同文館於同治三年五月間開設。所有肄業各生。前經臣等奏明在館三年。學習有成。即派充各衙門繙譯官。准其一體鄉試。其由繙譯官出身之員。著有微勞。均以府經歷縣丞升用。旗員願就武職者。以防禦升用。如於中外語言文字無所通曉。即分別黜退。欽奉

諭旨允准在案。本年兩廣督臣瑞麟咨送廣東同文館學生蔡錫勇等六名。到京考試學有成效。經臣等援照奏定章程。給予繙譯生監。並充繙譯官。並經臣等推廣請獎章程奏明同文館各員內。如有學業特進。才識優長者。在內以六部主事用。在外以沿海有關涉洋務地方官補用等語。查臣等所奏。係專指該督等擇尤保奏。才具出眾。請旨不次錄用之員而言。並須由該督等出具品端學裕切實考語。送京考試。嗣後該員如有貪污劣跡。即惟原保大臣是問。此項升階。本非尋常當差奮勉之員。所能膺茲異數。今該督等所請議給年限。覈計功過各歸。於故舞人才之中。仍

寓綜覈名實之意。查與臣衙門三年七月間奏案益加詳
密。應請准其照辦。惟所請繙譯官鄉試中式。請給予知縣
升階一節。為臣等推廣請獎向章所未議及。查知縣係臨
民之官。班次較優。非有出衆之才。難期勝任。嗣後該省三
年期滿鄉試中式之繙譯官。除會試中式者。仍照向例辦
理。並由禮部知照臣衙門查照外。其鄉試中式如經該督
奏請以知縣用者。即係臣衙門所指不次錄用之員應由
該督等出具切實考語。給資該員。飭令赴臣衙門考試。果
有真才實學。再行送部掣籤洋務省分補用。以符定章而
重名器。吏部查該督等所請廣東同文館漢文教習編修

吳嘉善等獎勵。內除武職人員。應由兵部辦理外。其文職人員。臣部業經欽遵

諭旨。註冊知照在案。查原奏內稱繙譯官當差得力。三年期滿。並繙譯鄉試清文熟習。點畫無訛。文鄉試三場完竣。文理平通。未經中式者。照案給予府經歷縣丞升階。如鄉試中式。即擬奏請給予知縣升階。所有各項保升文職人員。擬送部籤掣通商省分。差遣委用。遇有教民省分。奏請揀發。亦由部臣揀選發往等因。臣等悉心酌覈。此項人員當差得力。三年期滿。並繙譯鄉試清文熟習。點畫無訛。文鄉試三場完竣。文理平通未經中式者。經該督等照案保奏以府

經歷縣丞升用。如蒙
旨允准旗員取具圖結。漢員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呈請註册分發。
籤掣洋務者分遣用。照議敘分發試用之例。試用一年期
滿。照例甄別留省。俟議敘補一人後。用繙譯分發府經歷
縣丞一人。如鄉試中式者。即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議
辦理。考試完竣以知縣用者。俟移送吏部。旗員取具圖結。
漢員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呈請註册分發。籤掣洋務省分
試用。照截取舉人分發知縣之例。試用二年。照例甄別留
省。遇有升調所遺之缺。俟截取分發知縣補用一人後。用
繙譯分發知縣一人。至保升各項文員。既係籤掣洋務省

分試用。臣部即無投供候選人員。該督等所請選有教民
省分。奏請揀發之處。應毋庸議。兵部查該督等請將廣東
同文館館長藍翎佐領談廣枏以協領即用先換頂帶。既
經奉
旨著照所請獎勵。自應遵
旨註冊。至提調官王鎮雄辦理館務。諸臻妥協。交部從優議敘。應
請比照文職督辦重大事務例。從優給予加一級紀錄三
次。又查廣東省同文館繙譯官。由該省隨時考察。以防禦
補用一節。擬三年期滿。比照換防當差之主事職銜。准改
用防禦之例。於期滿時由該督出具切實考語。專摺保奏。

俟奉
旨允准後由臣部行文廣州將軍按照奉
旨先後日期覈計勞績與應升馳騎校人員內挨次相閒揀擬正
陪照例送旗引
見補放至此項人員若經通商省分奏調差遣者應准其酌量奏
調通商省分當差遇有應補缺出時仍歸廣州駐防挨次
相閒揀選補用毋庸另揀擬陪之員即由廣州駐防將軍
隨時奏補俟該補缺之員差竣再送部旗補行帶領引
見
御批依議

三月。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軍機處交出上海通商大臣兩江總督馬新貽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南北洋各口稅務司。經理洋稅兼採辦洋米等事出力。援案請獎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公同商酌。內除天津關稅務司休士一名。近據總稅務司赫德呈稱。該稅司現有辦理舛錯之處。申請扣除獎勵外。其各口稅司幫辦人等。擬即援照成案酌給獎勵。內有從前已蒙獎給寶星功牌者。擬即再予優獎。應懇

天恩。准照該大臣等所奏。將稅務司狄妥瑪吉羅福美理登馬福

臣等四人。均
賞給四品銜。惠達湯三德。好博遜等三人。均
賞給五品銜。杜德維漢南。葛顯禮。包臘廷得爾等五人。各給一等
金功牌一面。雷德康發達二人。各給二等金功牌一面。幫
辦葛德立赫政德益壽三名。各給銀功牌一面。以昭激勸
恭候
命下。臣衙門行知南北兩洋通商大臣。欽遵辦理。其功牌式樣。即
飭江海關照外國寶星式樣製備齊全。分別移送祗領。
御批。依議。
癸未。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奉於

本年二月二十日。據赴俄國辦事委員薩碧屯等。專差藍翎前鋒色勒本由科布多所屬臺卞迤至烏城遞到來稟一件。俄文三件。稟稱章京等於本年正月初一日。行抵俄國斜米。見庫必那圖爾議事。除令賠諾海外。兼令賠拜精格特。哈薩克。牲畜財物。章京等回說拜精格特在塔城附近居住有年。受我

國重恩。賞給遊牧。該哈薩克乘逆回變亂。先行我害我塔城官兵。塔城逆回不過千名。若無拜精格特。塔城不致失陷。搶我官廠及蒙古等牲畜財物。不下百萬。後逆回竄歸烏魯木齊。該拜精格特畏罪避至俄國。以兩國和好而論。理

宜不收。何聽伊無稽之言。反代伊訛詐。如拜精格特早歸
你國。應當與我伊犁塔城行文。我們就見來文。早經驅逐
出境。今忽言及係你之哈民。大概與理不合。該俄官詞窮
理盡。竟以該國公使倭良嘎哩在我
國北京議定之數為准。並云帶來銀數過少。不能先收。我們
總遵倭良嘎哩之文。明日與你同文。趕緊咨行你們將軍
如何賠償。再行議論。十九日接准俄文。麟行譯出。銀數計
不下二三十萬。一味袒護拜精格特。如從其所欲。有礙
國體。萬望將軍請
旨遵辦。勿以章京在彼為念。總以

國事為重等因。據此奴才查閱之下。實深焦灼。該俄官恃強狡詐。並不循理。所呈文件。實多虛揑。查同治六年八月間。奴才在斜米時。該處舊任庫必那圖爾遞來咨文。內稱格根據伊諾海五名。牲畜財物。合夷鈔二萬二百餘張。約中原銀數不過萬兩。茲新任庫必那圖爾文稱據伊諾海係十一名。共合夷鈔三萬六千餘張。且又牽扯拜精格特哈薩克查拜精格特實係我塔城所屬之哈薩克。該俄官云係伊之哈民。同治六年八月。據棍噶扎勒參咨到摺稟。內稱追勒拜精格特。收回被據蒙古男婦老幼二十七名口。駝馬牛羊共五六萬之數。兼有認出塔城官廠牲畜六七千之

數。茲俄官文稱擄伊拜精格特牲畜共十二三萬之多。並云零星物件。合夷鈔四萬餘張。浮冒開列。固係夷人恆情。惟思此項哈薩克。原係中原所屬。該俄官不應代求賠償。即據該俄官所稱拜精格特。係伊之哈民。則該哈民幫助逆回。陷我塔城。戕我官兵。擄刦我牲畜財物不下百萬。並不先議賠償。今伊所失牲畜零物。較我塔城所失不過十分之一。准折以外該國尚應賠償於我。且舊俄官來文。係同治六年八月之事。新俄官來文。係同治六年十一月所開。其時奏正在斜米。該俄官既續行查出如此之多。何難咨明辦理。即不與奏行文。亦應咨呈我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辦理。乃延至年餘之久。經奴才委員前往。忽然任意刁難。
實出情理之外。並堅以該國公使倭良嘎哩在我
國北京議定為詞。趕與委員回文。不再與委員議論。其倭良
嘎哩果否在我
國北京議過。究議銀數若干。並未准總理衙門來文。僅係俄
官一面之詞。不惟委員等無可置喙。即奴才亦難懸揣。今該
俄官來文令賠銀數。較之舊俄官所開多數十倍。奴才未敢
擅使。而赴俄委員等。辦理甚為棘手。專俟奴才請
旨遵行。奴才再四思維。非由該國公使倭良嘎哩處辦議。難以了結。
除照鈔委員原稟。並俄官原文。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查照外。合無籲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迅與該國住京公使倭良嘎哩辦
議。究應如何賠償。可期了局。俟
命下之日。奏飛飭該委員等欽遵辦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榮全又奏。再奏接據赴俄委員等稟稱。由恰克圖繞道前
進。行至俄國溫布第二十二臺。適遇匡蘇勒巴巴勒闌傳
在彼暫住。當時
御賞該俄官金寶星一座。擠交該匡蘇勒巴巴勒闌傳歡喜舞蹈。
並稱回至皮特布爾。將收到寶星之事。由該國備文咨呈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語。又該委員因俄官刁難。不與再議賠償之事。專俟奏請

旨遵行。乘此之便。該委員即由科米起程。前赴阿勒瑪圖。將奏前備獎賞俄商科孜呢色傳扁額面交後。便道赴圖爾根各處。關導前任索倫營總管德勤等。令其迅回中原。免與俄人為坻。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亥。福建巡撫卞寶第奏。竊閩省為濱海要區。華洋雜處。時有交涉事件。辦理極關緊要。查督辦省會通商局務鹽法道海鍾人本平庸。自上年八月管局以來。一切諉諸委

員。凡有應行辦議事件。從未與外國領事晤面一次。而領事以道員既不親來。所有委員前往。遂多不允。以致事情中隔。枝節橫生。如去冬英國教士胡約翰強買五虎口川石山地方一案。紳民以五虎口為省垣最要門戶。聯名呈請阻止。該處民人陳道晉等亦聯名呈訴。地係公產。不願售賣。英人送到地主陳道松賣據。查糧冊並無其名。經閩縣傳訊陳道松。亦自認地係公產。教民林臻信誘其出名私賣。嗣經鄉人查出。並未收過地價等供。縣卷印冊均有可憑。正可與之辯論。而該道一味顢頇。意存畏葸。不敢與領事面說一字。馴至十二月間。教士胡約翰帶領工匠赴

山強起房屋。該處民人。以地尚未賣出。向前阻止。該洋人即將民人王光天槍傷斃命。民情不服。幾致激成事端。嗣經候補道夏獻綸。出為調停。山地由官價買起造房屋。租給教士居住。現在雖已完案。究屬不成事體。經此次洋人挾制以後。該道海鏈又曲事洋人。極意卑順。如本年正月間。邀請領事筵宴。傳戲至四班之多。往拜領事。用小字銜名。如部屬之見堂官帖式。教士向不得與地方官往來。原以教民之案甚多。防其無理要求也。二月間該道忽請省中教士筵宴。官僚士庶。莫不驚詫。以為從來所未有。臣前以該道辦理洋務諸多茫昧。曾於上年十一月十一日親

往督署。與英桂議商督臣亦謂其言語一切。如同孩稚。至
川石山事起。臣復具公牘信函。商請督臣改派。至今仍係
該道督辦局務。查中外交涉諸事。關繫非輕。何得以毫無
知識之徒。總司其事。致傷
國體。實屬再難遷就。臣雖現在假內。亦不敢坐視不言。是以
據實奏陳。可否請
旨將鹽法道海鍾以同知降補。歸部銓選。抑或
飭令送部引
見。恭候
欽定。

諭內閣。福建鹽法道海鏞。著開缺送部引見。所遺員缺。著裕寬補授。

四月。壬寅。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錫丕勒多爾濟榮全奏。竊奉等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分界事宜。請飭迅速辦理一摺等因欽此。除飛咨科布多布倫托海大臣等一體欽遵外。奉等曾於二月初九等日。派員分途按照原定圖約。勘查山海形勢。採備立界木石。安設路徑臺站。尤恐所由路徑山河險阻。素皆人跡罕到之區。該烏梁海等畏難。不肯豫備臺站。奉榮全與奉麟興錫丕勒多爾濟倡捐白麵煙茶。飭交

該總管分給烏梁海安臺等項各弁兵。以為口糧。又許以
如果始終無誤。必定奏請優獎。現雖未見委員稟報查勘
安置情形如何。據唐努烏梁海總管委員前來領取所賞
白麪煙茶。即令承領。並添員護回。解交該總管接濟所派
各弁兵口食。惟奴才榮全現偶面發溼瘡。既承重寄。又曷敢
復以微軀小疾。委卸不前。當於三月十八日由烏力疾起
程。仰託
聖主福庇。不避艱難。務必於四月十一日以前。趕抵烏克克。候與
俄官會辦界務。殫竭愚誠。以期疆圉早清兩慰
聖廑。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辰。布倫托海辦事大臣福濟。幫辦大臣錫綸奏。奴才等於

本月初七日。接到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二月十六日

奉

旨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分界事宜。請飭迅速辦理一摺。等因

欽此。又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奏。內稱分界地圖內。載

出瑪呢圖噶圖爾幹卡倫。係塔爾巴哈台等語。奴才等伏查

瑪呢圖噶圖爾幹卡倫。地當科塔之交。設有二卡倫同名。

一為科屬。一為塔屬。以東皆科境。為現在設立布倫托海

之處。以西即塔境。兵燹之後。斷絕人煙。從前布倫托海。原

有應分界之地。係在阿勒台烏梁海遊牧境內。故曾經奉
旨爾派李雲麟等經理其事。今阿勒台烏梁海諸部落。已奉
准仍歸科屬。所有地界。自應由科布多大臣奎昌經管。其瑪呢圖
噶圖爾幹卡倫以東。所包布倫托海三百餘里。並無塔城
管轄之地。理合附片詳細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福濟。錫綸奏查明分界內無塔城管轄之地。瑪呢
圖噶圖爾幹卡倫。既在科布多地界。著奎昌明瑤悉心經理。毋
稍推諉。
壬子。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幫辦大臣明瑤奏。竊照同治
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立

界一事。約定明年四月十一日。在烏克克地方。中外兩國
將軍大臣。依期舉辦。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遵辦等因奉此。本年正月中旬。即通知驛卡豫
備一切。及檄傳科屬各旗出幫烏拉。以利遄行。復按前議
分界圖約綫道。有被俄國包去八卡。而今界牌須在此八
卡迤南阿勒台烏梁海遊牧內建立。但此段地面。綿亘八
百餘里。非設站道不能直進。芬等即飭該烏梁海散秩大
臣巴雅爾莽乃暫置蘇木臺若干站。供億徑行。以蔵此事。
並令其揀派熟習地理者。以為嚮導。採取木石。備做牌博。
尋雇通事。傳述言語。先派即補驍騎校貴祥前赴應立界

博一帶。查勘山川形勢。地理險夷。催設臺站。並派即補駱騎校祿祥等帶領工匠。豫備木料。以俟臨期應用。奴才奎昌即擬於三月二十一日由科起程。帶領司員弁兵。前赴烏克克地方。俟與俄使按照原議圖約。建立界牌鄂博。其科城印務移交奴才明瑞署理。但奎昌奉

命北往立界。於一切事件。若不鈐用關防。不足以昭信守。茲擬暫將科布多糧餉事務處銅關防攜往。俟事竣回科。仍交該糧餉處。以復舊制。

御批。知道了。

奎昌等又奏。再查同治三年。科布多章京阿克敦布。跟隨

分界大臣明誼自塔城攜回俄人繪畫原議兩國分界小圖一軸。業經奏准存於科城。以備將來立界遵照。此次奴才奎昌奉命立界。即將此小圖攜帶前往與俄使按依劃分界限會辦庶不致錯誤。至前奏准發商折價捐輸羊銀一千九百兩。專備立界之需。今奴才奎昌帶領司員弁匠六十餘人。與外夷會辦事件往返遠久未定。窮邊絕域。食用頗艱。冷暖非常。役作物力。小賚宜施。辦理文案。紙筆應備。到卡與俄使相見時。伊國有餽送之禮。亦當具儀物以答。除從科庫提取小彩緞十疋。及由此項餉

內採買
每月酌
奏銷。
御批知道了。
辛酉。總
灣英領事
國使臣
照會奏
開旋據該公使
官收清。

代理。尚未據該公使將如何懲治領事官吉必勳帶兵官
喇嘛之處。照覆議結。臣等旋接英桂。十實第來函。均稱兵
船業已出口。地方安靖。足以上慰
宸廑。本年正月。又據閩省咨報福州口川石山。英國兵官。有槍斃
華民一案。經英桂專摺密陳。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正在辦理間。又據兩廣督臣瑞麟咨報。湖州
江頭地方。英國兵船。又有殺斃鷗汀鄉民一案。臣等查覈
起釁緣由。或因租地蓋屋。或因口角細故。均經英桂瑞麟
等於起釁之初。飭令該道府州縣。即日勸諭紳民。妥籌辦
理。該領事官理應靜候。乃迫不及待。輒即自行帶人往辦。

閩省之案。槍斃鄉民王克明一名。粵省之案。傷斃男婦六十九名。燒毀民房四百四十五間。擄捉及受傷者甚多。似此肆行無忌。必應示以懲創。況近來各口洋人滋事之案。多係英國兵船。亦多起於英國領事官。若不早為禁戢。深恐迫百姓以不能忍受之舉激成變故。且恐各國紛紛效尤。動輒控動兵船。履霜堅冰。尤不可不防其漸現據英柱將川石山租房之案。辦理完結。而開槍之洋人亟應查究的確姓名其從中聳慫之華人林大恩亦應交地方官分別嚴辦。潮州案情較重。雖經瑞麟飭令地方官將被害被擄之家。給予埋葬賞卹銀兩。所有該領事及帶兵官。不容

稍事輕縱。臣等已分咨該督撫曉諭地方紳民。妥為安撫。
一面照會英國使臣。飭令將各該領事官帶兵官撤退治
罪。暨賠補賞卹等項銀兩。並責問調用兵船之權。何以任
聽領事官主持。尚未據該公使照覆。應俟覆到。再由臣等
酌覆辦理。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據閩浙總督咨稱。上
年九月間。接據英國福州領事官星察理申陳。教士胡約
翰向華民林臻信。永租川石山圍地一片。為蓋造涼亭之

所。將租據移府飭縣蓋印。旋因鄉耆陳道晉等。以川石山之地。係屬公產。華洋雜處恐滋事端。不願租賃。仍將租據送還。令該領事轉飭教士停租。當以租地蓋屋。載在條約。未可强阻。即諭地方官向紳耆開導。並派通商局委員查明辦理。正在設法籌辦間。詎星察理於十二月初三日。令教士雇定工匠。前往搭廠興工。鄉民王克明等。向匠首林大恩攔阻爭論。旋有住泊福州口之兵船。駛赴該處。林大恩林鍊信唆使洋人開槍。致傷王克明斃命。並謂鄉民聚眾出阻。由於附近該鄉之紳士王有樹主謀。洋人復闖入王有樹家。脅其子弟。寫給約字。無論何人拆毀涼亭。責令

該紳賠償。復派道員夏獻綸。福州駐防協領長慶等。與星察理往返妥議。仿照浙江甯波之招寶山。福建省城之烏石山。由官蓋屋租與英人成案。將川石山永租之地。作為官業。由官籌款。蓋造涼亭。止准租與英國道山觀一會教士居住。每年完納租銀。該教士不得轉租別會。儻道山觀教士將來或調別省傳教。或回本國。即將涼亭交還地方官收管。已取具合同租字收執。所有林臻信原立永租約字。及原賣契據等件。一併抽回註銷完案。除飭通商局照會星察理轉飭教士將林大恩等交出。由地方官審擬。其開槍之洋人。由領事查明懲辦等因前來。查教士在通商

口岸租地蓋屋。本屬條約准行之事。惟川石山圍地係鄉民公產。林臻信將此地租給胡教士。係以一人私意。不鄉者稟府退租。事屬有因。並非無故阻撓。至教士既收有租據。請府蓋印。地方官原不必遽爾送還。但此案星領事照會地方官。秉公覈辦。係屬正理。而閩省大吏。於接到照會後。即飭令設法開導紳耆。並無竟不准租給教士之意。辦理實無錯誤。乃星領事不俟辦妥。即帶工匠前往興工。未免欲速。且此事該處鄉民並未用武。星領事何得擅用兵船。鄉民王克明向工首林大恩攔阻。係不知閩省上憲已派委員。有開導紳耆之舉。乃林大恩林臻信。即唆令洋人

開槍。致傷王克明身死。尤屬倚勢用強。至云鄉民出租。係紳士王有樹主謀。有何實據。竟不察虛實。闖入王有樹家。立偪子弟。寫給約字。今閩省已將川石山園地。由官籌款。葢造涼亭。給與道山觀一會教士居住。是閩省辦理此事。已無對不住貴國領事官及教士之處。若不將擅用兵船。槍斃人命。偪寫約字各層。秉公覈辦。本王大臣實無以對閩中闔省紳民。嗣後責令該省按約辦事。儻該省援引此事詰難本王大臣將何說之辭。貴大臣辦事秉公。即希飭知領事官究出開槍洋人的名。按約懲辦。其從中唆使之華人林大愚林臻信二名。迅飭領事交出。由地方官治以

應得之罪。林大恩等係滋事首犯。按照條約。領事官亦應即時交出。不得隱匿袒庇。近來案無大小。稍有不協。領事官即擅用兵船。若不及早消弭。恐迫中國百姓以不能忍受之舉。本王大臣甚以為慮。且不知此等權柄。何以任聽領事官主持。尤望貴大臣確查見覆。以憑轉咨可也。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貴國繙譯官雅來署面稱英國兵船在潮州地方。與民人爭鬬。有燒毀民房。殺死民人之事。當經本爵行文兩廣總督查明實在起釁。及如何滋事情形。據實咨報。不可一字虛假。以憑叢辦去後。此文尚未到粵。茲於

同治八年二月三十日。及三月初九日。據兩廣總督等咨稱上年十二月初八日午刻。有英國洋人二十餘名。坐駕三板船隻前赴澄海縣屬鷗汀鄉操演。有洋人在鄉打鳥。羣小兒聚觀嬉笑。彼此言語不通。洋人疑其有意揶揄。因而生怒。後又有鄉民拋擲擲石者。經該鄉耆民好言勸慰。洋人反將該耆民帶去。鄉人上前奪救。互相擊鬬。鄉人傷斃十名。重傷十餘名。洋人受傷四名。均未致命。十三日據啊領事照會前情當經惠潮嘉道加派委員。會同澄海縣赴鄉。飭令該處紳耆約束子弟。不許更圖報復。該道正在料理起程間。突於十七日早開。水師提督統帶兵船多隻。

水陸各兵六百餘名。擁入鷗汀浮隴等鄉。開礮放槍。四面攻擊。鄉中老幼。紛紛逃散。殺斃鄉人六十五人。又於二十三四等日。據報因傷續斃四名。共斃六十九名。燒毀民房四百四十五間。擄捉男婦及受傷者甚多。並據羅領事申覆。此案本國水師提督軍門與貴部堂原議。應派委員前往辦理。乃本國水師卓總兵不待委員到時。先行進發攻擊。與原議不符。本領事官不無悔惜。應轉詳本國住京欽差大臣知照等語。旋由惠潮嘉道在汕頭先那行戶銀兩。暫給殺斃受傷及燒毀各家目前急用。以安其心。各等因前來。本爵查英國和約第十六款。英國民人有犯事。由英

國懲辦。中國人擾害英民。由中國自行懲辦。第十八款。英民如遭欺陵擾害。地方官立即設法彈壓嚴辦。又第九款。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內。毋庸請照水手船上人等。不在此列各等語。此案起釁之初。英國官兵赴鄉上岸操演本非條約內准行之事。鄉民無知生釁。雖有不合。帶兵官祇應具報啊領事知會地方官。按約設法彈壓查辦。乃該兵船擅將者民帶去。激成事端。致斃鄉民多命。貴國羅領事初次陳令委員查辦。係屬按約辦理。而啊領事復迫不及待。於委員未到之先。任令兵船開礮傷斃鄉民六十九名。燒毀房屋四百四十五間。並擄

提男婦多人。實屬不法已極。近來英國兵船到處滋事。臺灣情形。重於揚州。潮州情形。又重於臺灣。該領事官及帶兵官。並不稟明住京大臣。聽候商辦。輒敢違約逞兵焚燒殺戮。竟視條約為具文。置和好於不顧。殊出情理之外。從前貴大臣請在潮州通商。本爵與該省督撫督飭府縣曉諭該處紳民。至再至三。始克辦理就緒。上年堅領事入潮。本爵接據貴大臣照會。言及地方官民優待。甚為欣慰。乃言猶在耳。釁起無端。小民無辜。受此荼毒。本爵披閱文牘。不覺為之寒心。因思貴大臣素重邦交。真心修睦。此等事件。必非所願。然既有此等事件。即當認真究辦。況該領事

官及帶兵官殺傷焚掠。竟似代貴國向中國開釁。情罪深重。非尋常失錯可比。若不嚴加懲創。本爵實無以對粵省官民。且恐結怨益深。尋仇不已。實於和好大局有礙。相應照會貴大臣。迅將該領事及帶兵官。先行分別撤退。另行派員前往接辦。至被害之人。已據該道酌給埋葬賞卹銀數千餘圓。應如何責令賠補並殺傷人命。焚毀房屋。擄捉男婦等項。如何治罪之處。即希貴大臣秉公辦理。此事據羅領事申稱。不無悔惜。應轉詳住京欽差大臣知照。自係深知貴大臣處事公平必不忍華人受此虧損也。望即迅為酌覈見覆。以憑咨行兩廣總督等查照。幸勿久延是要。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八年三月十二日。軍機處鈔出署伊
犂將軍榮全奏俄官恃強詐騙請
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俄國住京公使辦議。以便遵辦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查此案先因棍噶扎勒參誤搶諾海牲畜。經
俄國屢次爭辦不休。爰奏請
飭下署伊犂將軍榮全酌償。以期事可速結。雖酌償牛於諾海牲
畜。約計值銀不過萬兩。今又添出拜精格特哈薩克之牲
畜財物。為數較鉅。且云係與住京公使議定。更屬不符。當
即據情照會該公使去後。旋據函覆。仍請轉行伊犂將軍
與本國大員妥商定議。但商民財物宜償。即拜精格特亦

應賠補。惟有代請本國通融減數。以示敦睦之誼等語。臣等伏思此案固不能任聽俄官藉端多索。惟既議酌償恩事。儻所增無幾。亦可相機酌辦。以示懷柔。現在該公使既有減數之說。當不至過於勒索。一切操縱機宜。總在該將軍酌度情形。妥為籌辦。除將臣衙門所給俄使照會。並該公使覆函。鈔錄行知該將軍外。謹恭摺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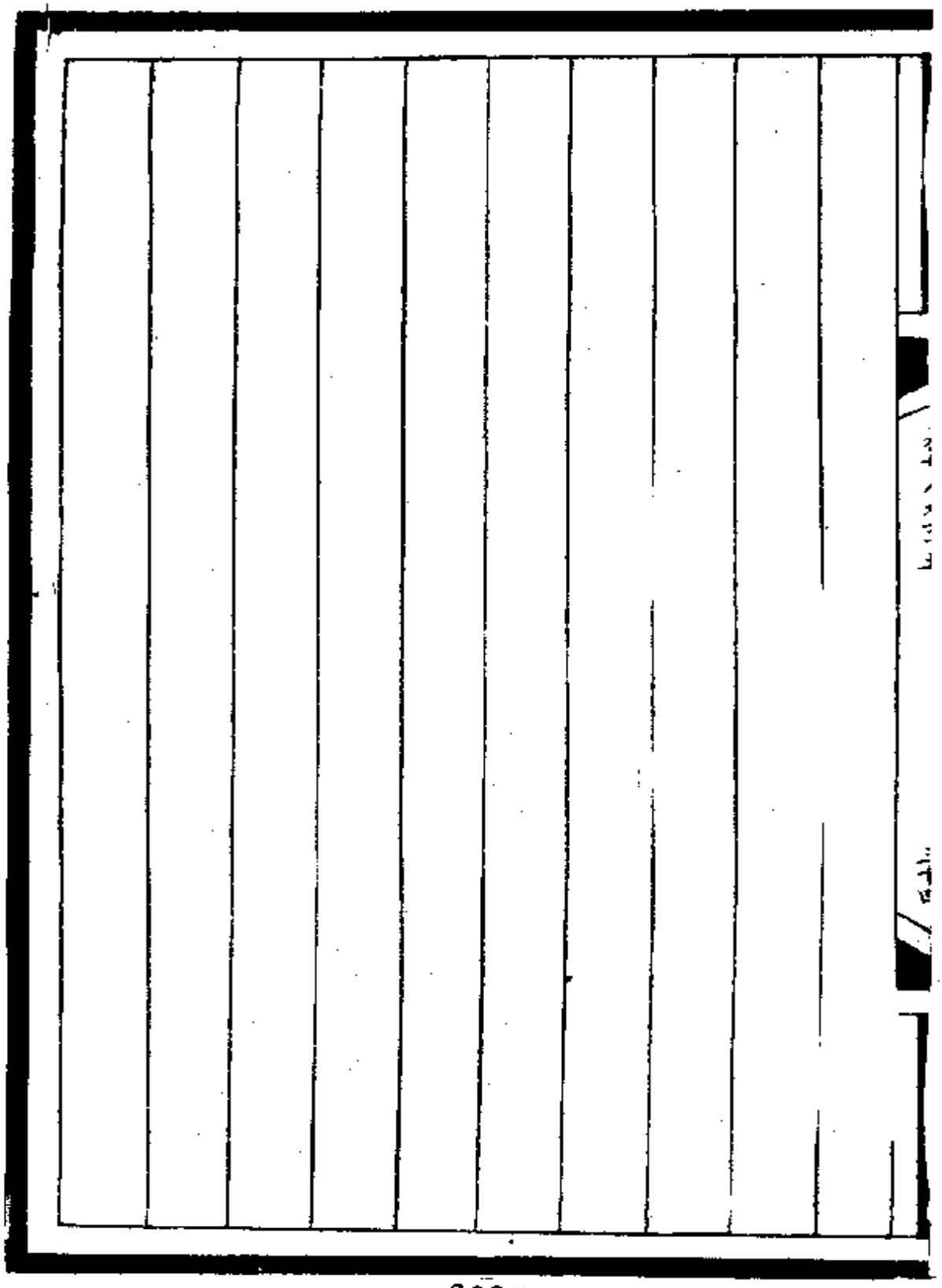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三月初十日。接據俄國住京公使倭良嘎哩函稱。現回國在即。請定期作別等因。臣等查照歷屆成案。備給酒果。該公使旋即來署辭行。臣等亦分

日往送。並餽送江綢蓆盒等物。公使亦回送洋畫洋酒等件。三月初十日起程。署公使布蕃亦於是月到京。業經知照前來。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五



6082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六

同治八年。己巳。五月。丙子。通商大臣兩江總督馬新貽奏。

竊臣接准總理衙門咨。據總稅務司赫德申呈。以現奉奏

奬南北洋各口稅務司一案。內有准給銀功牌之幫辦葛

德哀。於同治五年辦理湖州洋務。曾經兩廣督臣瑞麟奏

請

賞給寶星。現在應如何酌擬敘奬之處。咨由臣新貽會同臣崇厚

另行彙明奏奬等因。查前項奬案。臣等於本年二月會奏。

經總理衙門議覆。其中有從前已經遞奬功牌寶星之稅

務司等。分別擬給四五品銜。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今葛德立事同一律。既准咨據查明補行
申敘前來。相應奏明照案改獎。擬請將葛德立奏獎之銀
功牌即行撤銷。俾免重複。並可否
賞給五品銜以資獎勵之處。出自
聖恩。謹會同兵部侍郎通商大臣臣崇厚繕摺具陳。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丙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上年九月間。美國
使臣勞文羅以書籍數種備進。當經臣等行查理藩院。內
務府。道光年間
頒賞俄羅斯國係何項書籍。查明舉覆。以憑酌辦。並將該國所進

書籍數種。封送軍機處備查。旋據理藩院咨覆。道光二十四年據住京俄羅斯達喇嗎佟正笏呈懇請領唐古忒幹珠爾經丹珠爾經各一部。曾經奏明

頒給祇領等因。茲於本年二月間。復據美國使臣呈遞臣衙門照會。稱本國書籍業已披覽。尚未得覩中華之書。並議檢查中國民數册籍。臣等當即備文照覆。告以中國民數。每年各省咨報。戶部並無成書。惟查道光二十四年

頒給俄羅斯經卷。該國即備書籍呈送。此次既已收受美國書籍數種。未便不答。臣等公同商酌。由臣衙門購買中國書籍共十種。裝成一百三十套。並中國五穀菓子共十六種。裝

咸五十六面。花子五十種。裝成五十面。一併發交該使臣
祇領。以示酬答。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道光二十五年間。俄羅斯國所進書
籍圖說等件。經臣衙門行查理藩院。茲據覆稱。前項書籍
圖說等件。已於咸豐八年十二月初間。送呈方略館收存
在案。現在臣衙門辦理各國交涉事件。擬將俄羅斯國所
進書籍圖說等件。移存臣衙門備查。如蒙
允准。即由臣衙門咨行方略館遵照辦理。
御批。依議。

戊戌。通商大臣兩江總督馬新貽奏查法國兵官巴律及教師五人。一名加年。一名衛雅而。一名蛤利垂。一名蘇家使。一名庵低庵。自管帶上海高昌廟槍隊以來。教練頗為勤懃。又剿商一名。製造洋火藥著有成效。茲據蘇松太道應寶時查明稟請奏給獎勵等情前來。臣覆覈無異。合無

仰懇

天恩。俯准將巴律賞給遊擊職銜。加年。衛雅而。蛤利垂。蘇家使。庵低庵。剿商。一併賞給部司職銜。並各給金寶星一面。用示

優獎。

御批。巴律等均著照所請獎勵。該衙門知道。

庚子。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奴才欽

遵

諭旨。候與俄官會議烏里雅蘇台立界事宜。四月初九日。抵烏克克卡倫。至四月二十八九兩日。俄國立界大臣巴布閣福帶同匡蘇勒官巴巴勒閣傅幫辦立界官穆嚕木策傅等並隨帶俄兵五六百名。始經陸續到卡。五月初一日該俄官等到奴才營中拜望。奴才以茶酒款待。初二日奴才親赴該俄官營中答拜。該俄官亦以茶酒款待。當與議及建立牌博處所。該俄官等始猶含混其詞。奴才恐其占越。即將從前繪定地圖。再三指示。據理辯論。該俄官等始無異議。於初四

日會同酌議。該國幫辦立界官穆嚕木萊傳。分帶兵隊。隨同拏分立烏里雅蘇台所屬邊界。因該俄官催備口糧等項未齊。求拏稍候數日。定於五月初九日。一同由烏克克卡倫啟行。至賽留格木地方起。向東至沙賓達巴哈此堆立牌博。其賽留格木起。向西由科城大臣會同俄官堆立牌博。議定後拏等趕卸俾備駝馬啟行。務按原約。迅速辦理。以期仰慰

聖主軫念邊陲至意。

御批。該衙門知道。

榮全又奏。竊照同治五年間。由俄國斜米督率委員等。押

運餉銀返回科布多時。行抵俄國東木地方。因防禦多仁泰。驍騎校豐訥布。所運餉內。丟失銀四百五十兩。奴才當即據實奏。請將多仁泰豐訥布二員。摘去頂帶。並留多仁泰暫居俄國。查辦此案。嗣於同治六年。奴才復赴俄國收攬索倫等眾。辦理清還俄國墊款事竣。多仁泰已將丟失銀兩查明。係俄國車夫竊去。稟明俄官。追討銀兩。尚未到手。奴才當將餉銀劃撥二千兩。交該防禦收存。順便備還俄國續繼帳目。茲於本年四月十九日。多仁泰由俄國旋回。至烏克克卡倫。向奴才稟稱。丟失銀兩。已於本年三月。經科米俄官照數追出。發交防禦承領。至上年收到備還俄國續

繼帳目銀二千兩。除協濟索倫起程各事。以及辦理索倫各務往返委員等支用車腳銀兩等項外。僅餘銀一百數十兩。前曾向俄官催開續繼帳目。據斜米俄官言稱。目下並無續繼帳目可開。防禦將追出丟失銀兩。並前收二千兩餉銀內餘賸銀兩。共銀六百兩。均交在俄辦事委員薩碧屯收存備用。趕即旋回銷差等語。隨據該防禦呈遞斜米俄官庫必那圖爾運過丟失銀兩摺印俄文一件。薩碧屯收銀來稟一件。並撥用銀兩清單一紙。等查對數目相符。隨飭該防禦等暫赴烏里雅蘇台聽候差委訖。伏查防禦多仁泰在俄查辦丟失銀兩。居住三年之久。凡遇斜辦

理俄國交涉事件。莫不認真出力。隨時幫同照料。上年六
月間。復親赴喀帕克各處推辦索倫起程各務。尚屬著有
微勞。茲丟失銀兩。既已全數追出。功過尚足相抵。合無籲
懇
天恩。將防禦多仁泰開復原叅摘去頂帶處分。並請
賞加佐領銜。以昭激勵而策將來之處。出自
鴻慈。其驍騎校豐訥布。亦因此案摘去頂帶。茲多仁泰已將丟失
銀兩追出。合無仰懇
殊恩。請將驍騎校豐訥布原叅摘去頂帶處分。一併開復。
御批。多仁泰等均著開復原叅處分。照所請獎勵。該部知道。

六月○辛丑○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竊奴才奉
旨派與俄官建立牌博○四月初九日○奴才行抵烏克克卡倫○二十八
九等日○俄國官兵陸續始來○五月初二日○俄官到營拜候○
是日奴才答拜○並彼此餽送禮物○於初四日○奴才奎昌回烏城
立界參贊大臣榮全○與向俄國立界大臣巴布閑福○匡蘇
勒官巴巴勒閑傳○奴才辦立界官穆嚕木策傳等○面議舉辦○
商定俄國匡蘇勒官巴巴勒閑傳○與奴才建立科邊牌博○於
初九日○由烏克克一同起程前往東卡○由賽留格木山嶺○
按照三年原議分界誌約限道○建立界牌○西行至瑪呢圖
噶圖勒幹卡倫止○立畢互換圖約○理合先行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辰。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竊臣於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業將船政一切工程奏明在案。本年正月起。廣召艙鑽各匠。黏灰穿孔。塞縫滙釘。鐵匠打鏇鐵梁鐵骨鐵條等件。兩月之久。始行蕆事。三月初旬。船匠始得刻雕梁座。闢攏機器。車治舵桅。鐵匠拆移輪機水缸等件。上船配合。偏嵌泡釘螺栓。兼製銅管氣筒尾輪鐵軸等事。如是者復一月有奇。四月以後。船內之匠。則疊艙塘戰桿桅架校車舷板等件。船外之匠。則趕色龍骨銅皮分遣重輞四槽下水托輞等件。內外完備。乃加塗洋油。鄰鈔銅板。如是

者復二十日有奇。四月之杪。日意格稟稱船上大小工程一切告竣。請期下水。臣飭監工員紳覆驗無異。因諏五月初一日。乘午潮漲滿。縱船入江。先期一日。用巨鍋煮牛膏豕脂胰皂油等物數十斛。灌入船底四槽。凝厚寸許。將船壹和壹之木。節節掘下。另墊木楔。使船身低依兩旁托架。跗萼相銜。留船旁撐柱數十根以支之。屆期臣躬率提調周開錫及各員紳。致祭

天后江神土神船神。向午潮平。日意格督匠役人等盡拔撐柱。將船頭所銜木楔。眾斧齊斫。使船勢全力趨下。再將船頭鐵網鋸斷。鋸甫過半。船者然自行。一觸之間。離岸數十

丈。船上人乘勢下砲。拋泊江心。萬斛緣艙。自陸入水。微波不濺。江岸無聲。中外歡呼。詫為神助。辰下方升桅竿。繫帆纜。安牀罨。添旗幟。製號衣。整砲械。以備出港。適提調道員胡光墉。同管駕官副將銜遊擊貝錦泉。續募通曉輪機之中國舵工水手八十餘人到工。伏念新船如生馬。非銜轡均調。恐不相馭。且一律用中國人駕駛。初試風濤。尤當慎益加慎。因飭該管駕等就船上加緊練習。由近漸遠。七月閒當可徑出大洋。駛赴津門。請

旨簡派大臣勘驗。此第一號下水之情形也。第二號之船。自開工以來。匠作等駕輕就熟。工程較速。現遠板已封三分之一。

再有兩三月亦可下水。第三號船臺底樁。俱如法釘齊。全架一成。便可興造。木料一節。日意格所購者。年內已到五起。業經臣等奏明在案。本年二月初十日。第六起報到。二月二十八日。第七起報到。三月初十日。第八起報到。二月二十九日。第九起報到。四月十二日。第十起報到。凡五起統計裝曲直木及構板六萬六千六百四十六幅。去年委員劉國泰往南洋所辦者。於二月十七日報到。船名曰法蘇甲里。凡載栖木鐵抄打馬軸軸式結縛哪咨妙等木一千八百四十餘節。石來板二千七百八十餘片。其中可供鐵廠橫梁之用者不少。目下良材齊至。船工自易圖成。惟

機器之出。專由鐵廠。閏有春夏陰雨連綿。版築不易。監工員紳。披蓑荷笠。號呂泥滓之中。數月以來。甎垣石檻石橋。一律完竣。桼梳杙梅。亦皆裁量如式。而鑄匠方趕造各種船上器具。未遑兼鑄鐵柱。是以棟宇未得觀成。現首船下水。鑄工稍鬆。當飭赶期趕鑄。鐵廠告竣。便可講求輪機關竅。輪機之巧。能應手得心。船事乃中邊俱徹也。前派總監工道員葉文瀾。赴選羅采舞稽。據報於三月初一日安抵喻吻。派遊擊吳世忠。舉人蔣錫璠等。先赴選羅。葉文瀾先將喻吻所辦木料雇船起運。亦於四月初六日前赴選羅矣。第一號船擬名曰萬年濟。第二號船擬名曰湄雲。暫

資號召。應俟抵津勘驗。再懇
恩旨。寵錫嘉名。以光海宇。其萬年清謹委遊擊貝錦泉管駕。海雲
謹委遊擊吳世忠管駕。貝錦泉原駕之華福寶。委都司銜
貝珊泉管駕。以專責成。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
將軍臣文煜。閩浙總督臣英桂。福建巡撫臣卞寶第。合詞
恭摺具奏。
御批知道了。
己酉。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五月二十六日。
據英國住津領事官孟甘帶同奧斯國使臣畢慈。並隨員
數人來署拜晤。斧當即接見。據稱該使係該國欽差全權

大臣。乘坐兵船前來。該兵船在大沽口外停泊。係為請立
通商條約而來。言辭甚為恭順。茲由孟甘處送來該使照
會一件。內稱奉該國特派前來互換條約。照請奏明
簡派大臣。以便會同商辦。並錄送本國。派該使臣敕諭一件。希代
為進呈等因前來。除該使臣照會暨該使本國敕諭。鈔錄
恭呈
御覽。並將原文封送軍機處備查外。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議奏。
奧斯馬加國公使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七日。本大臣恭奉本國大

皇帝上諭。特派本大臣前來
貴國京師。互換條約通商章程。相應先行照請貴大臣。即為
奏請
貴國
大皇帝准允。並請
簡派欽差大臣。以便本大臣前往京師。會同商辦。再恭錄本國上
諭一道。布代為進呈可也。為此照會貴大臣查照。
奧斯馬加國公使遞本國敕諭
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奉上諭朕寅承天命。大奧斯馬
加國大皇帝。問

大清國

大皇帝好。朕切願與中國立定友誼之誼。以敦永久。因此議定修

整和好通商和約章程。俾兩國人民。均獲裨益。諒必同深

此意。用是特簡親信忠藎佩帶頭等寶星世襲伯爵畢藝

作為全權大臣。以便會同

大清國

大皇帝欽差大臣。辦理互換條約通商章程。蓋印畫押。並將辦理

條約之意。敕諭該全權大臣。按照辦理妥協。朕亦自無不

允准。特布腹心。務望推誠相信。

崇厚又奏。努查天津續練

圓明園八旗精壯兵丁。於同治六年四月間派赴來津。經奴才
督同總兵王佐臣。總兵銜總教官薄鼎。副將麟華等。嚴定
賞罰。逐日訓練。二年以來。該官兵等於馬上刀法。施放洋
槍。及分合陣式。變換自如。馳驟縱橫。均能嫻熟。現經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會同神機營奏明奉
旨飭調回京操演。茅當即查照六年三月間原練馬隊回京成案。
發給該官兵等六月分一月餉乾。牌傳經過之天津武清
通州各州縣照料應付。並飭派副將麟華護送回京。定於
六月初七日。該官兵等由津起程。再津郡洋槍礮隊。皆係
步兵。若再添練馬隊。相輔而行。以資得力。擬於現練洋槍

礮隊官兵內。擇其年力精壯者。先行挑出數十名。以步改馬。照章給與兵口分馬乾銀七兩八錢。官查照槍礮隊內之其長營官號令幫帶副帶隊分帶等官分別支給。以歸畫一。其公費銀兩。照京營現章月支一百六十兩。俟練習精熟。隨時添挑官兵成營後。再將營制詳細具奏。其應需壯健大馬洋鞍轡洋槍刀衣帽戰靴鈕號旗帜等項。均須隨時製買。並赴外洋採辦。仍用總兵銜英人薄郎克總教官。責成逐日操演。並於京營馬隊酌留委參領成貴。護軍校春明。已彥泰。德泰。副護軍校阿克都堪五員名。隨同教練。以期馬步相合。悉成勁旅。如家

俞允。即於
命下之日。分別辦理。
御批。知道了。
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八年六月初九日。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奧斯馬加國遣使來津。呈遞照會。
請立條約通商章程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五月二十一日。據兩廣總督瑞麟
函稱。接英國代理領事梅輝函稱。奧國使臣畢慈已抵香
港。不日進京議修條約。欲來省拜謁。即定於五月初一日。
按照無約各國成案。由梅輝立帶領相見。察看畢使臣禮

貌恭順。並求代為先容。六月初一日。據英國使臣阿禮國
照會內稱。英國使臣畢慈現已來京。擬請互換條約通商
章程。並將伊國所交該使敕諭一件錄送前來。臣等覆以
在京議約。與歷來辦過各國成案不符。應將議約之事。先
行照會三口通商大臣。由三口通商大臣奏請來
旨後。方可開辦。茲據崇厚奏稱。該英國使臣呈遞照會。請立條約。
係照向章辦理等因。查自英法各國換約後。布路斯大西
洋丹比義大利亞各國。均經陸續換約。茲英國事同一律。
自可援照辦理。相應請
旨於臣衙門中特派一員。照案作為全權大臣。會同三口通商大

臣崇厚商辦。以備將來在津查押。除臣奏折向不開列外。
謹將臣文祥等銜名。開單呈
覽。恭候
簡派。至將來應議條約。自當力與辦論。不令出各國條約範圍。以
杜要求而示限制。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奧斯馬加國使臣到津。請派員互
換條約一摺。著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兵部尚書董恂。三
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
互換條約事宜。
壬戌。通商大臣兩江總督馬新貽。江蘇巡撫丁日昌奏。臣

等將上海購製機器。由局配成車牀等項。先行揀擇精要。於上年十月委解赴津。聲明其餘重大之件。俟今春再行解運。又准總理衙門函屬飭局製造洋馬槍三千桿。分起撥解。亦於本年二月委解六百桿赴京交收。茲據該局總辦委員沈保靖馮焌光等稟稱。前項機器。除上年配解外。其餘九座。續經添配清楚。並另行添造大起重架等項。應用什物。均屬齊全。前次未經解完之件。分別繕具清摺。聽候撥解。又洋馬槍一項。續准總理衙門咨會。應改作魚尾形式。除已造妥槍未便更製外。將未經造成者。查照發來槍樣。飭局如式造辦。茲據該局稟報。現已遵照式樣。造成

魚尾式馬槍一百桿。其前經造成舊樣。未便更製者。尚有五百桿。合共六百桿。聽候一併撥解各等情前來。臣等查上海購造機器。運解天津。已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備。以現已擇地建廠。屬為迅速起解。臣等現委候補直隸州知州廣元。候補知縣倪咸生。將機器馬槍各件。會同領解。由海道起運。分別解津解京。其餘未解馬槍。亦當飭局照式製造。隨後源源報解。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寅。著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崇全奏。督與俄官會立牌博。五月十六日至賽留格木。該俄官沿途逗遛。

四出查看。至二十三日方同科城大臣前來。據稱此地雖係賽留格。而水源尚不在此。必須再行找尋。方可建立牌博。等當與辯論。原圖既有紅綫。原約又有條款。應當順此山嶺。方為平允。該俄官竟云紅綫條款。可不必遵。止以水源為主。辯議三日。該俄官無可狡賴。始遵紅綫辦理。於五月二十六日啟行。順賽留格木嶺。至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西南邊界盡處。地名博果蘇克壩。係賽留格木一脈。至二十七日。等於壩山建立第一座界牌鄂博。科城立牌博於南。俄國堆鄂博於西。勢如犄角。從此處起。科城轉折向西南立界。至瑪呢圖噶圖爾幹為止。等同俄官

穆嚕木策傅。向東北立界。至沙賓達巴哈為止。該俄官又
住一日。各畫草圖。山西北為俄國地。山東南為中原地。由
此順東北山下係中原路。約六十里。名塔斯啟勒山。山脈
難接。若不於此山頂堆立牌博。恐俄人將來以所行之路
為口實。或又藉故侵占。當向伊說明。該俄官始猶推諉。謂
鄂博不應太密。芬告以於此留誌。兩國均為有益各情。該
俄官允從。同於二十九日啟行。已刻至塔斯啟勒山。於山
頂堆立第二座牌博。俄人亦堆鄂博。即日同至珠嚕淖爾
居住。又議立界處所。查原圖紅綫。向珠嚕淖爾順唐努山
南向西至唐努鄂拉達巴哈末處轉往北行。順薩彥山向

來至沙賓達巴哈其中路徑泥淖既多又每有大水阻路本屬險阻難越奴才派員弁前往探修路徑設法履險而進原以防其藉路難行走蒙混侵越乃該俄官果藉此故遂云若由紅綫其路萬難乘越止就珠嚕淖爾迤北數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齊壩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繞至沙賓達巴哈路既便捷又易行走奴才查該俄官所指之路俱係唐努烏梁海遊牧內現該蒙古總管等官俱隨同辦理此事若照該俄官所議不惟與原圖大不相符且將唐努烏梁海遊牧包去大半外患雖弭內患旋作實屬焦急萬狀伏思

國家疆土。尺寸未可相讓。惟平心細思。該俄官一味恃強。難以理屈。難以情喻。總以得尺得寸為心。立界一事。數年以來。迄未就緒。此次傳備臺站。費盡心力。始立牌博兩處。若遽決裂。以後更難辦理。惟有平心靜氣。互用剛柔。向該俄官反復開導。懷紅綫所定曲折之處。實不能行。向內繞道。祇於蒙古等生計尚無妨礙。亦可稍讓陳地。令彼得益而止。或可迅為蕆事。奴才現飭該烏梁海總管等官。妥為籌議。如無窒礙。即行從權辦理。懷該俄官一味堅執。大肆侵越。奴才斷不敢飽其所欲。貽誤事機。祇有暫時停辦。請旨遵行。現已兩日。業已舌敝唇焦。該俄官能否轉圜。稍循情理。未

可進粹斧耐心設法辦論。俟後辦理如何。再行隨時陳明。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竊斧奎昌與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榮全。向俄官商定。自賽留格木起。烏科兩城東西分立各界牌博。於五月初九日起程。至噶奚圖卡倫。次日榮全與斧奎昌分手。先赴賽留格木等候接辦。斧奎昌即同該俄官帶領官兵匠役。按照圖約建立科邊牌博。詎意該俄官中懷詭譎。意圖多占。並不按照原圖畫分紅綫建辦。專執以原約第六條。有至建立牌博時。總以各界址水源方向。作為立界之憑。擇其地方形勢建立之語。惟以水源形勢立界。因查界址處所。水源之遠近不一。有在紅綫

外者。亦有在紅綫內者。該俄官狡賴牽混。意存多侵。斧奎昌執據圖約。與其指辨。極力駁詰。並一面先派隨帶章京筆帖式侍衛薩拉克齊兵丁等。星夜馳往應建界牌一帶處所。明查暗訪。阻其多侵。斧奎昌親同俄官履勘建立。於是處處與之辨論。舌敝唇焦。幾成決裂。迨五月二十七日。行抵烏科兩城所屬交界之賽留格木山適中之布克素克達巴哈山。共建立牌博六處。雖該俄官等執以水源方向為憑。狡詞牽混。幸在卡倫閒齋之外。並未向內喫侵。二十八日。斧奎昌由賽留格木山返營。同俄官巴巴勒閑傳往立西邊牌博。惟有竭慮殫思。不辭勞瘁。親同履勘。照約

辦理以期仰副我
皇上軫念邊疆之意統俟辦理完結再行具奏此次隨帶司員弁
兵暨臺卡蒙古官員隨同幫查昌辦理界務奮勉異常不
辭勞瘁與外夷會辦邊疆事宜較與尋常差務不同擇其
尤為出力者擬請
賞頂翎候補佐領額爾德尼善請令先戴三品頂翎即補千總李
吉祥請令先戴五品頂翎即補驍騎校祿祥六品頂帶候
補外委李得勝請令先帶五品頂帶藍翎筆帖式富勒瑚
經制外委張富儘先經制外委劉錦繡等遇春候補外委
張永書令康成永王德貴田楨張有張慶華席元勛等均

請令先戴六品頂翎。索果克卡倫蒙古圖薩拉克齊頭等
台吉吹扎布。額魯特蒙古佐領阿木爾吉爾噶勒。均請賞
戴花翎。以壯觀瞻。俟事竣如果各員始終奮勉。並有出力
官兵。分別行據實酌保。以示鼓勵。
諭軍機大臣等。崇全奏會立牌博。俄官意圖侵越。奎昌奏建立牌
博情形各一摺。崇全奏昌現與俄官分界。遵照紅綫條約。於博
果蘇克壩塔斯敖勒山分建界牌鄂博兩處。未容俄官向內侵
占。辦理尚為妥協。其由珠嚕淖爾至沙賓達巴哈分界處所。原
圖所載。險阻難行。俄官輒欲由珠嚕淖爾迤北數十里。唐努山
之察布齊壩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繞至沙賓達巴哈。按

其地址已將啓發烏梁海遊牧包去大半該俄官藉詞欺蒙意圖侵越豈可遂其狡謀榮全惟當按照條約與之辯論固不可過於決裂致生事端亦不得藉口從權遷就了事任令得步進步貽誤事機是在該大臣妥為籌辦以副委任奎昌現與俄官往立西邊牌博亦著詳細履勘照約辦理是為至要此次隨帶司員尚為出力佐領額爾德尼著著先賞三品頂戴千總李吉祥著先賞五品頂戴驍騎校祿祥外委李得勝均著先賞五品頂帶筆帖式富勒瑚經制外委張富劉錦繡李遇春外委張永曹全康成永王德貴田楨張有張慶華席元勛均著先賞六品頂戴索果克卡倫蒙古圖薩拉克齊頭等台吉吹扎布額魯特

蒙古佐領阿木爾吉爾噶勒均著賞戴花翎事竣後如果始終
奮勉准由奎昌酌量保奏
榮全又奏竊奴才會同俄官分立地界行抵賽留格木地方
該俄官大肆矯强意圖侵越幸奴才先於本年二月間派委
候補防禦兵部幫辦主事職銜阿克棟阿率同蒙古官員
查看山川形勢木石等項界畫分明並安設臺站均在原
約紅綫附近處所不令該俄官行走內地已得建立牌博
兩處令該俄官無可侵越是該員阿克棟阿並蒙古官等
眾均係尤為出力現值界務吃緊之際必須隨時隨處熟
悉地利與俄官辯議並臺站齊備方期無誤事機若非先

為請獎。恐不足以示激勸而策將來。合無仰懇
天恩。請將候補防禦兵部幫辦主事職銜阿克棟阿。先行
賞加佐領銜。並請
旨飭下綏遠城將軍。該城遇有防禦缺出。首先坐補。以示激勵。俾
該員倍加奮勉。其隨行蒙古各官。擇其尤為出力者。開單
籲懇
天恩。量加鼓勵。俾蒙官等有所觀感而資臂使。
御批。阿克棟阿著賞加佐領銜。並著知照綏遠城將軍。遇有防禦
缺出。首先坐補。單開之鄂勒哲依瓦齊爾著。均著照所請獎勵。
該衙門知道。單併發。

戊辰。通商大臣兩江總督為新貽奏竊准總理衙門咨會。法國式弁諾味喜。補請功牌一案。應由臣查案奏明辦理等因。查此案先據江海關道冀據法國總領事及兵官等咸稱該國兵弁前在上海助勦。曾蒙中國鑄送金銀功牌。量功分給。其時該弁諾味喜未得領受。懇請補給等情。飭據該關道查明諾味喜係前在法國水師兵船。充當武弁。隨同幫勦。攻克江浙之嘉定南橋甯波等處。歷次在事出力屬實。同治元年。奉飭製送獎武功牌。當經詳咨有案。今應否請予補獎。咨經總理衙門咨覆前因。相應查案奏明。擬請補

賞給法國武弁諾味盎銀功牌一面。以示獎勵。即由江海關道照

案送給。

御批。知道了。

七月。辛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上年十一月

間。臣等接到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來函。據稱

署噶瑪蘭通判丁承禧稟報。訪聞有英國洋人。帶同工匠

往大南澳一帶番界。查勘山場樹木情事。當遣通事往詢。

據該洋人舉稱名叫。係艇船戚伯國領事美利古。飭遣前

來代木。該洋人並用鹽布羽毛結交番眾等情。正在辦理

間。復據該督撫咨函內稱。復據丁承禧稟報。該洋人承願

咸伯國領事執照雇覓工匠四十餘人於九月中旬至大南澳建堡伐木並風聞已與生番聯姻等情臣等以中國土產不便任令外國人自行採取且交結生番恐生後患即經照會英布兩國使臣令其將該洋人等撤回懲辦嗣准布國使臣李福斯以備函戒飭美利士若仍不遵條約任性妄為遇有因此受累咎由自招英國使臣阿禮國以劉飭淡水領事官詳查如有違約情事立即嚴行禁止先後照覆前來當即鈔錄往來照會知照該省辦理在案本年四五月間臣等復疊次接到該省督撫咨函以該洋人等建堡伐木前經布國英國兩使臣戒飭查禁毫無懲畏

現仍在彼堅持。意欲種茶。並販運軍火偷濟生番等即臣等以內地山場。非洋人所得開墾。軍火乃違禁之物。接濟生番。貽害尤甚。自當立為禁止。但該洋人既不遵各該國使臣戒諭。若非由中國自行拏辦。誠恐禁止無期。況布國照會內。本有因此受累咎由自招之言。逕各給予照會。直言該洋人任性妄為。業經行文該省督撫。轉飭查拏。按約送交領事官懲辦。如敢恃强抗拒。傷斃無論。並經臣等鈔錄給英布兩國照會。咨覆該督撫轉飭妥辦。亦在案。嗣據布國照覆。謂美利士顯違中國律例。祇得任憑地方官如何攔阻。如實係不能免其拏辦。不可有傷斃之事等語。復

經臣等以前次照會非必欲置美利士於死地儻美利士不服拏辦恃强抗拒即難保無損傷照覆該使臣並鈔錄來往照會知照該督撫去後六月十六日復接該督撫咨函內稱該洋人等添帶壯勇四十名仍在彼招募工作並勒抽附近小民所砍風篷等柳貼補勇糧及沈見口通商委員詳報遵劄照會英副領事參代領事等覆詞意存袒護等情臣等正擬辦理照會適據英國照覆內稱業飭領事務將名康洋人撤回不准再往並據布國照覆內稱[illegible]處地方官所報一切情形與美利士所行不相符合請將所辦美利士之事暫行停止勿辦如美利士有性命

之禍。即有關繫各等語。臣等以英國兩次照覆。並無異說。
俱尚近理。而布國此次照覆。則顯露袒護之情。是以分給
該兩國照會。於英國則不多置辯。於布國則復申前說。言
已咨覆閩省。仍照前次查拏懲辦。如敢抗拒傷斃無論之
咨辦理。一面將現辦來往照會情形。函致該省督撫酌覈
續於二十六日又接該督撫咨函。詳述該領事等意存袒
護。雖有撤回匠作暫回看守之語。實則仍在彼招募工作
等情。臣等伏查臺灣孤懸海外。久為布國所垂涎。即英國
亦未必不措意其間。以覬漁人之利。今該洋人等違禁滋
事。既經臣衙門照會該使臣。由中國自行拏辦。並經豫為

舉明。設或抗拒傷斃無論一節。未知該者能否照辦。其或不遠照辦。亦未始非因中外交涉倍加慎重之意。但事求得當。總須有明白幹練大員。隨事斟酌機宜。方臻妥協。該者歷次來文。僅令委員及淡水同知等辦理此事。其臺灣道一缺。仍屬虛懸。似不足以控地方而資鈐制。相應請旨飭下閩浙總督。福建巡撫。迅速揀員奏補臺灣道缺。或先擇人署理。責成察看情形。互用剛柔。相機籌辦。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洋人在臺灣違禁滋事。現籌辦理情形一摺。洋人美利士等。在臺灣大南澳地方。伐木墾荒。私販軍火。交通生番。實屬違禁妄為。業經該衙門照會英布

兩國使臣。由中國自行拏辦。並知照該督撫酌裁辦理。此事英國使臣自知理屈。已據照覆。飭將英人名康撤回。而布國使臣則請將美利士暫行停辦。顯有袒護之意。此時該洋人等曾否撤回。抑仍在該處招募工作。如果不遵條約。任性妄為。自應由該督撫查拏懲辦。惟事關中外交涉。必須有明幹人員。隨時斟酌辦理。方臻妥協。臺灣道一缺。關繫緊要。未便久懸。著英桂卞寶第迅速揀員奏補。或先擇人署理。責成將洋人交涉事件。察看情形。妥慎籌辦。總期不激不隨。毋稍偏倚。原摺著鈔給閱看。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准閩浙總督福建巡撫函稱。據噶瑪蘭通判

丁承禧函稟。有英國洋人。帶同工作洋人五六名。赴大南
澳一帶番界。查勘山場樹木。當遣通事往詢來歷。據該洋
人聲稱名康。係艇艅戚伯國領事美利士。飭遣前來開山
伐木。當經再三勸阻。該洋人不但不肯折回。並用鹽布羽
毛結交番眾。查各國條約。並無洋人可以擅入內地開山
伐木之條。且大南澳山場樹木。為全臺地脈所關。臺人固
必不允從。況該處均係生番居住。萬一洋人輕入。肇釁生
端。辦理殊多窒礙。該洋人因見該處招募工匠無人。旋即
駛回淡水廳屬之雞籠口。在彼自買小船三隻。雇覓工匠
四十餘人。復至大南澳建造伐木。詢之不答。當經通商委

員馮守貞會美領事。迨未照覆。卑職即往見該領事美利士。詰以不應違約給照赴蘭伐木。該領事初則諉為美人所為。非伊主見。繼而藉詞大南澳為生番地界。不應蘭廳查問。卑職告以蘭廳管理民番。即番地亦地方官所轄。豈容不問。若以番界為詞。如上年瑯琦生番戕害洋人之事。何以仍需中國官前往查辦。該領事枝梧許久。云在一二月內。當往船局商辦木料。且請暫回再議等因。非又准咨稱查該洋人自雞籠等處續雇工匠。約共已有百餘人。並養壯勇二十餘名。攜帶器械。在大南澳建築土堡一所。中蓋草瓦屋二十餘間。又在附近五里之小南澳築一土圍。

中盛貯屋三間。草棚十餘間。找取之木。陸續運赴雞籠。准
泥尼通商委員馮守照會參代領事查復去後。旋准函復
內稱。該洋人康姓。與伊係屬朋友。並非雇其前往該處開
山伐木。且該洋人並無隨帶通事。所稱轉令詢詰之通事。
係廣東人吳姓。現亦在彼設堡伐木。地方官尚無禁止等
語前來。因思該洋人既係英國人。諒英領事必知底蘊。復
經往詰英國住泥領事何據稱大南澳地屬內山生番之
界。非蘭廳所轄之地。與雇倩洋船在不通商口岸貿易情
形不同。未便禁其勿往。懷該洋人有被生番戕害。實屬禍
由自取。斷不移請地方官查辦等語。查參代領事即美利

士所稱廣東人吳姓係船政衙門採辦木料之職員吳標
南素諳洋語七月杪該洋人名康現查又名未士康初到
蘭地卑職因其言語不通蘭民無解繙譯之人故借吳標
南前往詰問不意該洋人即以亦在彼伐木尚無禁止藉
詞飾覆吳姓係廣東人是用中國人採辦中國界內之木
與洋人達約自往採伐迥不相同相應咨呈照會公使迅
飭領事將建堡伐木之洋人一併撤回等因前來本爵查
通商各口是為外國人通商而設和約所載止准各國商
人在中國地方貿易至山陽土產各有其主斷無可以任
令外國人自行採取之理況中國禁令凡有強取他人樹

木土產者。照例治罪。而開山伐木。情節尤重。此次貴國人在大南澳地方入山伐木。並用鹽布結交生番。且各稱名康係艇船咸伯國領事美利士所遣。該處既有貴國領事。何以該洋人等反受咸伯國領事指使。違約妄為。迨經該處地方官面詰咸伯國領事美利士不應遣人伐木。該領事則稱係該洋人等所為。非伊主見。而何領事又謂地非蘭轄。未便禁其勿往。互相推諉。殊非公正辦事之道。查美國人在琅璃山被害之案。中國費盡許多周折。始辦就緒。儻若再有前項情事。各將誰歸。且領事官之設。原為約束本國商民。意至善也。近來遇有不法洋人。領事官往往任

其妄為。不肯禁止。雖經地方官照會。或當面辯論。亦仍置之不理。迨至釀成事端。則又以為中國官員不為保護。或以為地方官辦理不善。跡其所為。非特不能知本國設立領事之美意。並不能體貴大臣與中國和衷辦事之真心。似非保全和誼之道。除由本衙門將美利士違約妄為情形。照會布國李大臣查辦。並行知該省嚴行禁止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迅飭該處領事官。將該洋人等立即拏辦。為勿再滋事端。致與和好有礙。是為至要。為此照會。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來文內以接准閩浙總督福建巡撫

咨稱英國洋人名康者帶同工作違約前赴大南澳一帶
番界查勘山場樹木等因知照前來本大臣現已鈔錄來
文劄飭淡水副領事官詳細查明情形如該英人有違約
情事立即嚴行禁止俟該領事官中復到日再將一切情
形照覆

給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准福州將軍福建巡撫函稱據通商總局轉
據噶瑪蘭通判函稟詰問有英國洋人帶同工作坐海船
駛往蘭嶺之南風澳登岸住宿並往大南澳一帶番界查
勘山場樹木情事當備通事往詢來歷據該洋人聲稱名

應。係經卿戍伯國領事美利士。飭遣前來開山伐木。運赴應用。經令再三勸阻。該洋人覆稱須專信領事請示等語。並用鹽布羽毛結交番取。規度地勢。自買小船三隻。由雞籠口雇倩工匠四十餘人。於九月杪到彼興工。不知其意何屬。卑職即往見該領事美利士。詰以不應違約。給照赴蘭伐木。該領事初則諉為英人所為。非伊主見。繼而藉詞大南澳為生番地界。不應蘭廳查問。卑職告以蘭廳管理民番。即番地亦地方官所轄。豈容不問。若以番界為言。如上年瑯嶠生番戕害洋人之事。何以仍須中國官前往查辦。該領事枝梧許久。云在一二月內。當往船局商辦木料。

且請暫回再議等情。再查各國條款。並無洋人可以擅入內地開山伐木之條。咸伯國美利士何得輒違洋人查勘山場。伐木營運。且大南澳山場。為全臺地脈所關。臺人多不允從。況該處雜城計一百二十五里。均係生番地界。臺地人本浮動。生番情性又異常人。萬一洋人輕入。牽累生端。鮮理殊多窒礙。希照會布國公使等即作又准咨辦。查該洋人自雞籠等處。續雇工匠。約共已有百餘人。蓋業壯勇二十餘名。攜帶礮械。在大南澳建築土堡一所。中蓋草瓦屋二十餘間。又在附近五里之小南澳築一土圍。中蓋瓦屋三間。草棚十餘間。伐取之木。陸續運赴雞籠。准流尾

通商委員馮守。照會參代領事覆查去後。旋准該代領事
用外國字函覆內稱。該洋人康姓與伊係屬朋友。並非雇
其前往該處開山伐木。且該洋人並無隨帶通事。所稱轉
令詢詰之通事。係廣東人吳姓。現已在彼設堡伐木。地方
官尚無禁止等因前來。查參代領事即美利士。所稱廣東
人吳姓。係船政衙門採辦木料之職員吳標南。素諳洋語。
該洋人名康現查又名未士康。初到蘭地。卑職因其言語
不通。蘭民無解繙譯之人。故倩吳標南前往詰問。不意該
洋人即以亦在彼伐木。尚無禁止。藉詞飾覆。相應咨呈照
會公使。迅飭領事。將建堡伐木之洋人。一併撤回等因前

來。本王大臣查通商各口。是為外國人通商而設。和約所載。止准各國商民貿易。至山場土產。各有其主。斷無可以任令外國人自行採取之理。況中國禁令。凡有强取他人樹木土產者。照例治罪。而公然帶領多人。開山伐木。情節尤重。此次據該者咨報美利士達人在大南澳一帶開山伐木。查上年九月間。聞者來咨。以洋商美利士兼辦領事。所豎旗色不符。經本衙門照會貴大臣改派真正領事官前往。嗣准貴大臣照覆內稱美利士一名。本大臣並未接其為咸伯國領事之行知。其所辦事務。本大臣亦全不知等語。查立約時。貴國前艾大臣照會內開。各口設立領事

必須派真正官員。不可用商人濫充此職。不但本國領事官照此辦理。必同德意志各國。及三漢謝城。一律辦理等語。該美利士既係商人。原不能充當領事。乃責國並未派為咸伯國領事官。而美利士以商人自行冒充領事。況又任性妄為。弗遵和約之規條。擅犯中國之禁令。實屬不安本分。自應由貴大臣速卽嚴行懲辦。為此照會貴大臣。希卽飭美利士將已經遣往之船隻工匠等。迅速撤回。並嚴禁不得擅入番界。交結番人。至咸伯國領事官。既未以美利士冒充。自應按照換約時。貴前大臣照會內所允速派真正領事官前往。以重責守。本王大臣有切望焉。為此照

會。

布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內開。民伯商人美利士多有任性妄為等因前來。本大臣查該商美利士所違前往行此違約之人。據來文所云。係屬英人。並非本大臣所能約束懲辦。自應由貴衙門照請英國辦理。蓋英商違約。自不容藉詞於美利士所使。即可脫然事外。本大臣現已備函前往。戒飭美利士。若仍不遵條約。任性妄為。遇有因此受累之處。咎由自招。今將此信封在照內。由貴衙門寄交該商收領。至美利士兼充領事官一節。本大臣但可仍執前

說。並未接本國以其為領事官之行知。又查來文所稱。本國前艾大臣立約時。應允各口設立領事。必須派真正官員等語。係由貴衙門誤會其意。且彼時艾大臣曾明晰言及。本國亦甚願極力派真正領事。但即偶派商人。亦無不可。且天下各國。無論在於何處設立領事。若命商人代辦。均非礙理。即派往為領事之國。亦未有不首肯者。獨布國而不能若此乎。茲更有美國天津領事官。伊本係商人。雖已抵火船。然尚未更換。現在本國仍意欲於中國緊要各海口派真正官員。近已派領事一員。前往上海。辦理公會事務。天津及廣州。亦將照辦。但各事欲抵妥善。均須由

漸而入。方能成說。況廉貴之舉。責王大臣於中國之事。多曾經過。自當深知也。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准閩浙總督咨稱。據嗚瑪蘭通判稟稱。民伯國美利士。親到大南澳地方。隨同土番數人。前往生番社內。兩日方回。復到蘇澳口之南風澳山腳。起蓋草屋三間。為往來寫所。現在大南澳洋人堡內盡力開墾。有擬栽種茶葉之說。又據稟稱。吾廉洋人。建約建堡伐木。現復專事墾荒。應請英布兩國公使嚴行論禁。五月初三日。復准該省咨稱。美利士時常用船。由滬尾

雜籠運載食物往來。近則運有火藥。前來販賣。偷濟生番各等因前來。本將查咸佑國美利士及英人名廉在大南澳開山伐木。前於二月間經本衙門照會貴大臣嚴禁。嗣准照覆。已劄飭淡水副領事官詳細查明。立即嚴行禁止各在案。乃迄今數月之久。何以該洋人仍復在彼伐木墾荒。並欲種茶。查樹木乃中國材物。非外國人所應隨地採取。內地乃中國山場。非外國人所得隨便耕種。至軍火尤屬違禁之物。載在條約。不准販運。而偷濟生番。情節尤重。名廉洋人。係美利士之朋友。與之合夥。又復常川住澳。則此項軍火。在滬尾載運前往者必美利士。而在彼販賣偷

濟者。難言非名康洋人所為。似此背約妄行。殊於通商大局有礙。該處領事官現尚未卽遵奉貴大臣之諭。速為查禁。本衙門已行文閩省督撫。飭該處鎮道等查拏。按約送交領事官懲辦。如敢恃强抗拒。不服拏送。誠如布國李大臣所稱。咎由自招。止好傷覺無論。除照會布國李大臣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仍希轉飭該處領事官知照。協同辦理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照會。以洋人名康。仍在大南澳地方伐木墾荒等情前來。本大臣原以未據該處領事官稟報。

是以未經照覆貴親王。茲已據領事詳報情由。本大臣現已飭令該處領事官。務將名康本國人撤回。並以後不准該名康本國人再往該處。復有伐木墾荒等事。為此合行照覆貴親王查照可也。

給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准閩浙總督咨稱。據噶瑪蘭通判稟稱。咸伯國美利士親到大南澳地方。隨同土番數人。前往生番社內。兩日方回。復到蘇澳口之南風澳山腳起蓋草屋三間。為往來寓所。並在大南澳地方。盡力開墾。有擬栽種茶業之說。五月初三日。復准咨稱噶瑪

蘭通判稟報。美利士時常用船。由滬尾雞籠運載食物來往。近則運有火藥前來北風澳蘇澳一帶販賣等情。卑職雖已立將該處迫近生番各社。係屬不通商口岸。向來嚴禁軍火倫濟生番。稟請辦理臺灣通商馮道先行照會該領事照約停止去後。恐該領事未必即肯照辦等情。據此查美利士在大南澳建堡伐木。前由布國李大臣備函戒飭在案。茲據稟美利士復由滬尾雞籠用船運載火藥赴蘇澳等處販賣。查火藥係違禁貨物。不准販運進出口。載在各國通商章程第三款。況蘇澳等處。迫近生番各社。運濟軍火。尤為中國例禁所最嚴。美利士本係威伯國商人。

自稱為三漢謝城領事。其豎立旗式。與布國所定德意志公會旗式不符。先已繪送貴衙門照會布國公使查辦。乃美利士毫無儆畏。始則擅赴大南澳墾地伐木。今又將火藥運赴不通商之蘇澳等處販賣。似此種種違悖條約。若不嚴行懲處。不特於通商大局殊多窒礙。且何以申布國公使統率之權。相應咨呈。謹請照會布國大臣等因前來。查美利士冒充領事。開山伐木各節。疊經本衙門照會貴大臣懲辦。曾准貴大臣備函戒飭該商各在案。乃現又復親入生番。搭屋墾地。妄冀種蔗。近更愈作愈妄。竟至販運軍火。私濟生番。查軍火乃違禁之物。載在條約。不准販運。

而生番性情好鬬嗜殺。本不安分。儻復濟以軍火。彼將何所不為。大為中國之害。而亦非外國之利。斷不能不急為嚴禁。貴國統轄公會各國。貴大臣即操約束各國領事及箝制各國商人之權。該美利士乃敢疊次背約妄為。本衙門已行文閩省督撫。飭該處鎮道等嚴行驅逐。儻該商不聽攔阻。即由該地方官嚴拏。按約送交貴國領事官懲治。美利士如敢恃强抗拒。即照貴大臣前照會內美利士若仍不遵條約。任性妄為。遇有因此受累。咎由自招之言。由該地方官拏辦時。即傷覺無論。除冒充領事一節。現准貴大臣照會。咨行貴國管理北德意志大臣查明另行辦理

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轉飭該處領事官知照。協同辦理可也。

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奉貴王大臣照會內開。准閩浙總督咨稱。美利士冒充領事。開山伐木。近復販運軍火。私濟生番各節。現已行文該處鎮道等。嚴行驅逐等因前來。本大臣查美利士一節。前曾於五月初五日。照覆貴王大臣。現已文咨本國管理北德意志公會議事廳事務大臣。請其將該商美利士充當領事之官職。即行撤退等情在案。本大臣於此事。祇於能咨請本國。將其撤退。如再別有作為。非本大

臣所應有之權。如該美利士果然顯違

貴國律例。本大臣祇得任憑該處地方官。如何攔阻。以禁其行。惟有特請貴王大臣分心轉飭該管官。祇可將其違例之事。禁止勿為。不可有傷斃之事。誠恐一有傷斃。即不免有許多交涉難辦事件。本大臣亦甚倚賴該處地方官。必然另有他法。禁止其行。不得有傷斃美利士之事。如果實係不能免其拏辦。本大臣查按約應送交上海本國領事官辦理。至拏獲之際。解送之時。萬不可待該商以刻薄殘忍。蓋以該商如有受苦情節。即啟其欲與

貴國討實恤之因由。本大臣特請貴王大臣速為轉飭該管

地方官。於此事多為留意。以免嗣後有交涉難辦之處。為此照覆貴王大臣查照可也。

給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覆內稱。查美利士一節。不可有傷斃之事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前次照會所論。非欲置美利士於死地。總因該商種種不法。理應查辦。如果該商不敢抗拒。則拏獲後由領事官按貴國律例治罪。本王大臣決無異論。儻美利士不服查辦。恃強抗拒。即難保無傷損。然要非本王大臣辦理此事之心也。貴大臣如能嚴諭該商。或飭該處領事官轉諭該商。俯首聽命。絕不抗拒。自無

傷斃之事。儻該商及早悔悟。遇將伐木墾荒販運軍火之事。立刻停止。則併無事於查辦。惟責大臣酌度是事。為此照覆。

給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案查咸伯國商人美利士。在大南澳地方伐木墾荒。販運軍火。私濟生番各情。歷經照會貴大臣在案。茲復准閩浙總督函稱。據署臺灣淡水同知嘉美利士禁鶩不馴。恣行悖謬。三角涌地方有民人陳田者。拖欠洋商拖項。經美利士拏交追還。內山拖長郭丹貴。素與陳田聯財生理。帳項轇轕不清。且陳郭二人。俱與洋人交結。郭丹貴

從片譏搆。陳田以此挾怨。又因前欠未還。趁郭丹貴販梳出山。遂被截留抵欠。美利士乃出為之攬。謂此梳實伊所買。銀已交清。照會海關。移請拏辦。又美利士行在滬尾買地起蓋。議價未成中止。美利士輒聽旁人譏說。謂有人把持。不問虛實。擅拏民人王厲。鞭毆重傷。酷押不放。該處人俱懷不服。欲率眾同赴美利士行。搶回王厲雪恨。該同知親身督帶差勇。多方諭止。該民人等始斂怨而散。將王厲押回釋放。又美利士運載洋藥等物。欲往蘇澳雇載剝船。駛至雞籠附近之鼻頭地方。因風覆溺。貨物業已沈失。幸遇別船舵工陳靖捨命赴救。並將該洋人等送交雞籠洋

稅關。乃美利士反謂其乘危搶掠。屢次照請移追。必欲將該舵工拏辦。種種妄為。臺民積恨甚深。若再含容。恐為大患等因前來。查美利士背約妄為。業經貴大臣查明行文撤退。乃復包攬事端。鞭毆民人。誣及善良。大為該處百姓之害。本衙門已函覆該省。仍照前次拏交領事官懲辦。如敢抗拒卸傷。究無論之咨辦理。至美利士冒充領事。前准貴大臣照會。已咨本國詢明撤退。所有咸伯國領事一缺。應由貴大臣與貴國大臣另行商派真正官員充當。其未派員到任之先。並由貴大臣派人暫署。以便地方官與之辦事。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酌裁辦理可也。

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王大臣照會內開。准閩浙總督函稱。美利士包攬事端。鞭毆民人。誣及善良。現仍照前文拏交領事官懲辦等情。本大臣現接臺灣來文。據云該處地方官所報一切情形。與美利士所行不相符合等語。一俟將該原文譯成漢文。再為照送貴衙門查閱。現在惟有希請貴王大臣將所辦美利士之事。暫行停止勿辦。想貴王大臣亦知美利士與英國商人荷爾那同行貿易。本大臣先須與英國住京大臣阿。將此事商議明妥。至貴王大臣來文屢言拏獲美利士之時。如有抗拒。即傷斃無論等因。重重

言之。按此似乎貴王大臣欲美利士有此傷毀之禍。待德意志人。似不多顧愛人之心。本大臣未免詫異。蓋前去照會。曾言北德意志公會辦理招工出洋之事。其待中國人明白顯遠愛人之心也。今本大臣將美利士之性命。責任於該管地方官。仍請貴王大臣與該管官特為指出。如美利士有性命之禍。以後即有最大之關繫。至於來文所言一切交涉事件。本大臣想皆該管官辦理未能妥協。決然相視之故也。為此照覆貴王大臣查照。

給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准貴大臣照會。稱現接臺灣來文。該處地方

官所報一切情形與美利士所行不相符合。俟譯成漢文。再為照遞。至來文屢言拏獲美利士之時。如其抗拒。即傷斃無論。重重言之。似不多顯愛人之心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美利士伐木墾荒。私販軍火。種種妄為。實難悉數。若按條約。早應拏辦。本王大臣並未肯立即查拏。僅照會貴大臣查禁。嗣雖承貴大臣專函禁止。而美利士並不遵依。違犯中國律例益甚。本王大臣因其既不聽從貴大臣戒諭。又不可任其在彼恣意妄為。祇可按約拏辦。尤恐美利士不服查拏。倚仗人眾勢強。抗拒爭鬬。致有傷斃情事。特豫先將傷斃無論一節。屢屢聲明照知貴大臣者。原冀美

利士有所省悟。或責大臣嚴行禁止。果能趕緊將人眾撤回。安分貿易。不但無傷體之事。即拏辦一層。亦即無庸議及。前次照會。亦將此意言明。本王大臣如此委曲用意。正是愛人之心。實屬顯而易見。貴大臣若能及早設法查禁。諄諄以恐有損傷之意。誥誡於前。不任其滋事肇釁。即不至將來拏辦時。或有意外之損傷。則所以愛之者。即與本王大臣之意無異。若不諄諄以恐有損傷之意。明以相告。設或仍前任意違犯中國律例。而又不服拘拏。迨至不得已而有意外之損傷。則是愛之者。適乃所以害之。總之因不服拘拏而致有損傷。何如俯首就捡。而聽任拏交領事。

因伐木墾荒私販軍火而致有拘拏何如嚴為申禁令其不犯中國律例而行所無事本王大臣特為貴大臣反復言之或彼能反早悔過自止實本王大臣之所深願而並為深望者也為此照覆

給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閩省督撫咨稱據滬尾口通商委員詳稱咸伯國商人美利古遣英國人名康在大南澳建堡伐木經伊國公使給有洋信無如堅執如前接奉公使諭禁之後愈肆橫行殊出情理之外名康洋人由滬尾回至大南澳又帶來黑洋人四名添來壯勇四十名仍在彼招募工作

云要一百八十名之多。每名月出工費七圓之重。並將附近山民所砍風篷蓑榔。按百擔勒抽二十擔。貼補勇糧。以致蘭民懷恨。欲往拆堡相鬬。職親到蘇澳彈壓諭止。令各家長嚴行約束各子弟。不得私相尋鬬。第美利士平通名康洋人。種種違約背行。且竟抗違公使號令。又據丁丞具稟。英人康到南風澳。逐日盤收雜籠口運來灰瓦甚多。詢之將在何處蓋屋。亦復不答。察看情形。非美利士有論遣撤。不肯退回。查生番所居之地。皆隸中國界內。大南澳並非通商口岸。洋人固不准私往向生番租地開墾。其地亦非生番所能擅租。乃美利士奉到公使戒飭。仍任性妄為。

又令美人康添庭壯丁。向山民勒抽勇夫。請照會布國公使等因前來。查美利士背約妄行各節。經本衙門行文該省督撫。飭地方官拏交領事官懲辦。如敢抗拒。即傷覓無論。並疊次照會貴大臣在案。茲復准該省咨報。車通名康洋人。添帶壯勇。招募工作。勒抽山民所砍風籐著柳。貼補勇糧。其悖謬妄為。愈屬意想所不到。本衙門現復咨覆該省。仍照前次拏交懲辦傷斃無論之咨辦理。至咸伯國領事一缺。前經照會貴大臣。先行派員暫署。希即將所派何人之姓名。照會本衙門。以便轉行該省。並祈將拏辦美利士各情。即行轉飭該署領事。知照辦理。除照會英國阿大

臣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八年六月十六日。准閩省督撫咨函內稱。據滬尾口通商委員詳稱。咸伯國美利古遣英國人名麥在大南澳建堡伐木。遵劉照會英國副領事領。請其趕緊將該洋人康撤回。四月十七日。方准英領事賴照覆到關。先以大南澳乃不入中國版圖。該洋人與生番和睦。買地開墾。並非強搶霸占。繼以該洋人動用鉅款。開闢墾地。一時即令撤回。未免有虧成本。似非體恤之意。應請地方官變值賠償。並請仍令該洋人暫回大南澳看守。俟稟明伊

國公使。請示辦理等因前來。語多牴牾。意存袒護。經職明
晰指駁。並面晤英領事再三辯論。無如堅執如前。有牢不
可破之勢。該洋人挾奉伊國公使諭禁之後。愈肆橫行。殊
出情理之外。察看情形。英領事似非理所能喻。並據署噶
瑪蘭通判稟稱。名康洋人。由滬尾回至大南澳。並又帶來
黑洋人四名。添來壯勇四十名。仍在彼招募工作。云要一
百八十名之多。每名月出工資七圓之重。並將附近山民
所砍風籐著椰。按百擔勒抽二十擔。貼補勇糧。以致蘭民
懷恨。欲往拆堡相鬬。職親到蘇澳彈壓諭止。並令各家長
嚴行約束各子弟。不得私相尋釁。臺灣生番。散處內山。大

南澳沿海官地。並非生番可以出賣。該洋人顯係藉口抵
塞。又據丁丞具稟。三月二十三日。有英國巡洋火輪兵船
來泊蘇澳。並往大南澳看地。直至二十六日。始行開去。英
人康旋亦到南風澳。逐日盤收雞籠口運來灰瓦甚多。詢
之將在何處蓋屋。亦復不答。察看情形該兵船斷非英人
康力能調遣。是英領事之不遵公使約束。於此可知。請照
會英國公使等因前來。查名康洋人。在大南澳開山伐木。
經貴大臣轉飭嚴禁之後。仍復與美利士合夥。建堡壘。恣
私販軍火。前本衙門已行文該省督撫。轉飭拏交領事官
懲辦。如敢恃強抗拒。不服拏送。即如布國李大臣所稱。各

由自揭。祇好傷斃無論。並照會貴大臣查照。昨准照覆。業
飭領事官。務將名康洋人撤回。不准再住該處。復有伐木
墾荒等事各在案。足徵貴大臣以和誼為重。辦事秉公。惟
現據該者咨報。該洋人在彼種種妄為。愈出情理之外。而
貴國領事。觀望不辦。且有兵船停泊。查看地勢。應仍請貴
大臣再行嚴飭領事官。務遵貴大臣飭撤。不准再往該處。
復有伐木墾荒等事。本衙門現復咨覆該者辦理。除照會
布國李大臣外。相應鈔錄該地方官與領事來往文移。再
行照會貴大臣查照。轉飭該處領事官知照可也。
呼圖克圖棍噶扎拉參奏。竊奴才行次克林河。探詢布倫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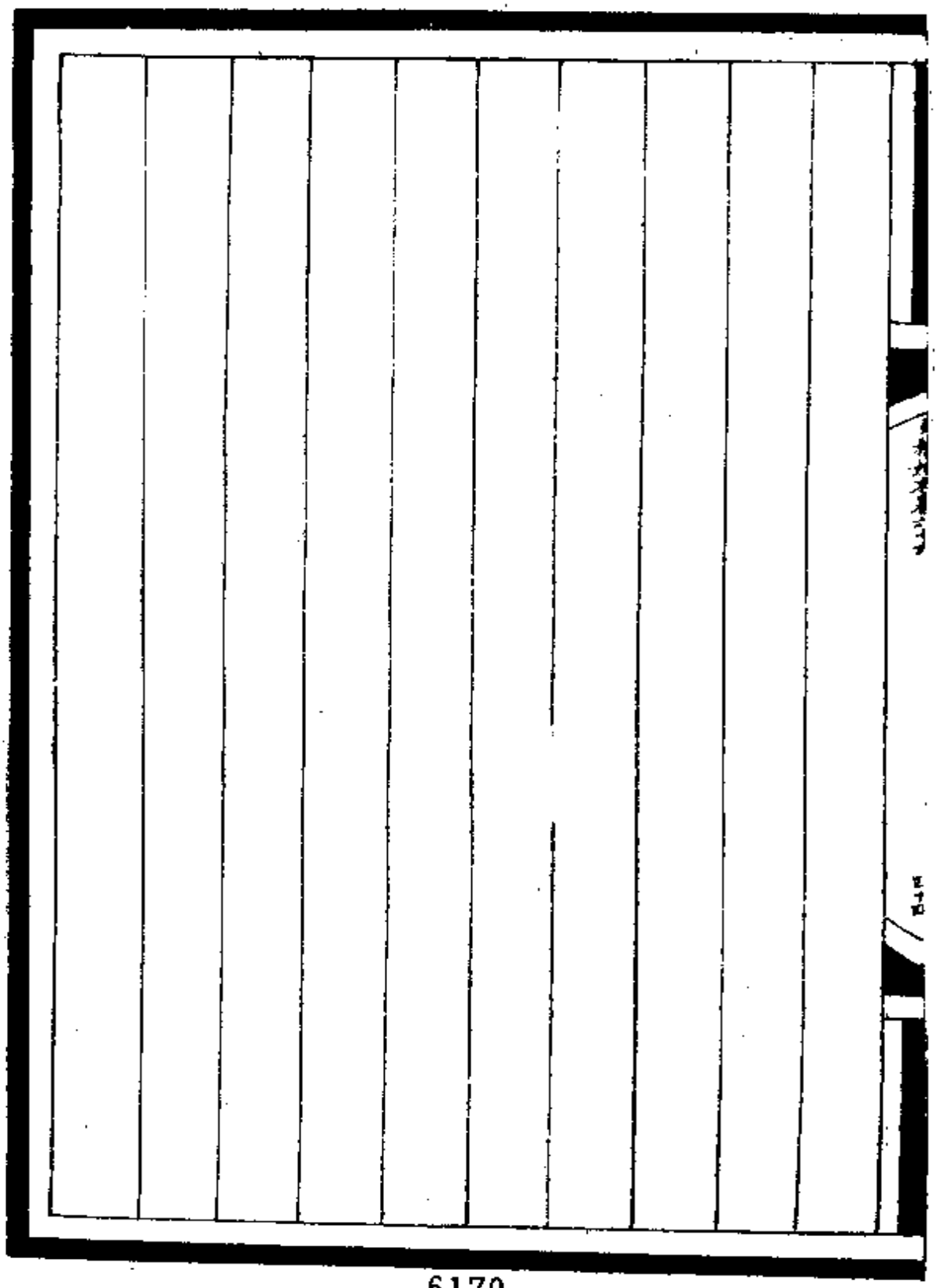
海叛民。近踏哈薩克遊牧。與俄羅斯界守卡之兵接仗。傷有一二十人。伏思該叛民兇心未改。復與俄夷生端。致啟邊釁。今俄夷必不甘心罷議。聳現在克林河紮營。逐日訓練士卒。以分其再寬之勢。應候各大臣到任。會商辦理。

杪噶扎拉參又奏。查有從叛民處逃出烏梁海之人阿勒泰所有叛民近踏哈薩克。與俄羅斯之兵接仗。傷有二十餘名。雖特其人在內親見確實。謹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杪噶扎拉參奏。叛民近踏哈薩克遊牧。與俄羅斯守卡之兵接仗。傷有一二十人等語。該叛民兇心未改。復與俄夷生事。傷其守卡兵丁。恐開邊釁。福濤。文碩。錫綸。當相機妥籌

辦法。毋稍大意。棍噶扎拉參昂片奏。叛民與俄兵接仗各情。據逃出民人阿勒泰聲稱在內目睹。此事既屬確實。福濟等不得遽就因循。致生枝節。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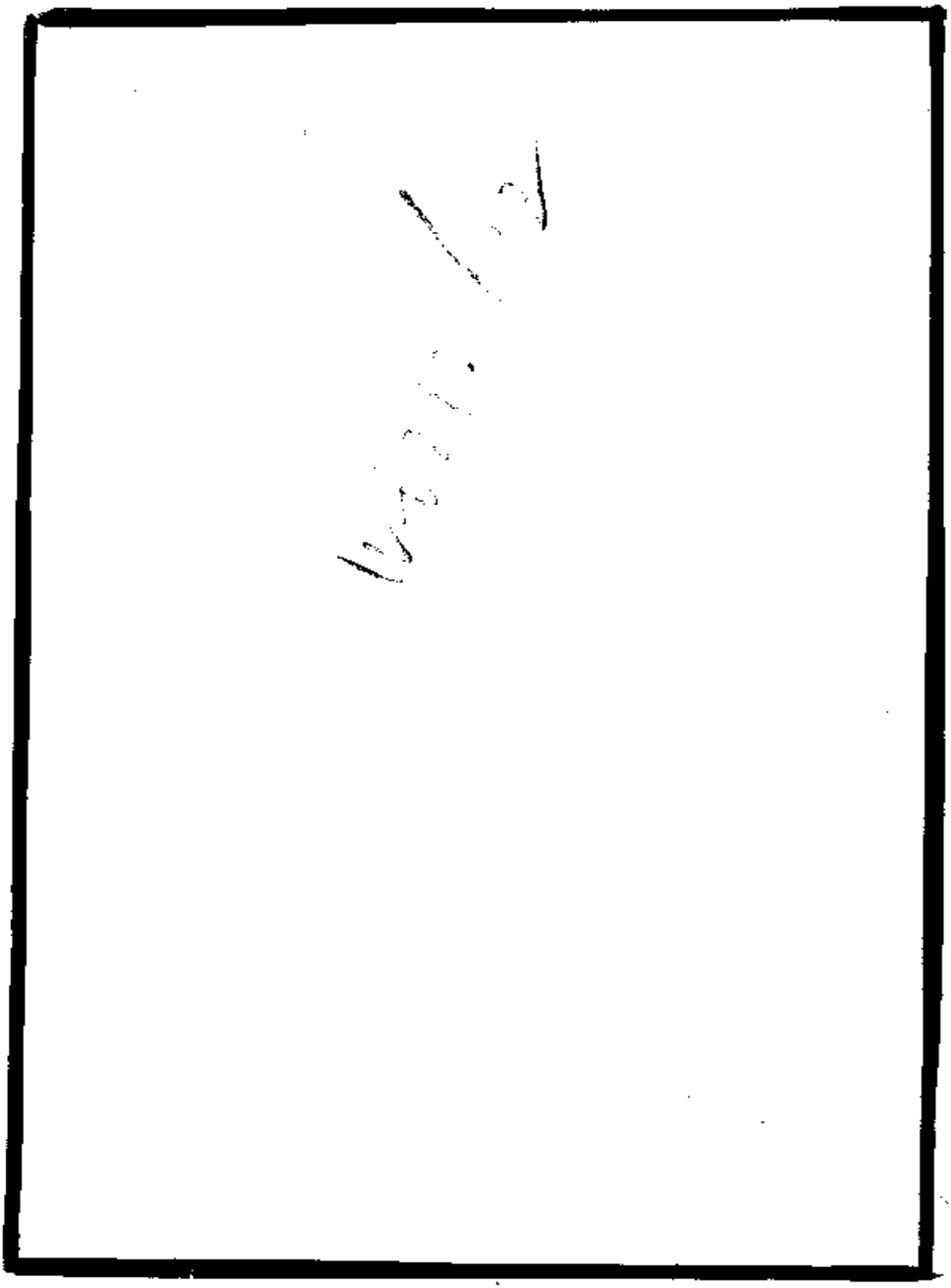


6170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六十七之六十八



6172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七

同治八年。己巳。七月。壬申。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奏。竊照閩省之福州廈門及臺灣之打狗滬尾。分設四口。准與各國通商。中外交涉事件。較各省之僅設一二口者。繁簡不同。雖廈門與臺灣之打狗滬尾。向歸該管道員暨派辦通商委員分任其事。仍須由省總理其成。且各國領事官住紮福州。文牘往來。幾無虛日。其有事關緊要。非文牘所能宣達者。必須隨時派員與領事官往返面議。或按約辯論。或據理相折。然非明練勤能。為領事官素所信服之員。每致片言不合。鑿枘即形。現在福

州口洋務日繁之員委派臣等再四籌商亟應添調幹員來閩辦理以期妥洽查有叅革福建補用道前任福州府知府丁嘉璋順天府大興縣人經前督臣吳棠以善伺意旨積壓案牘奏叅革職嗣丁本生母降服憂回籍守制現計服闋臣英桂在福州將軍及兼署閩浙總督任內因公時相接見深知其才識練達辦事勤能臣文煜臣卞寶第密訪輿論亦咸稱其精明强幹熟悉洋情檢查該員福州府任內摺報發審案件未結者僅四十餘起均因人證未齊無憑訊結尚非有意積壓且該員歷任省會各缺辦理通商事務諸臻妥洽各國領事官迄今均尚信服又查有

福建儘先補用參將王榮和經江蘇撫臣丁日昌調赴江蘇委令辦理通商事宜該員通曉洋語於各國洋情極為熟悉除王榮和一員先由臣英桂檄調外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閩省洋務日繁需員遣用

准予飭調丁嘉瑋來閩並

飭下江蘇撫臣丁日昌飭令王榮和迅速赴閩俾得派員辦理通商事務於大局較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等奏洋務日繁調員來閩差遣閩省福州口洋務日繁必須添員辦理方臻妥協前福州府知府丁嘉瑋福建儘先補用參將王榮和既據該將軍等奏稱該員等熟悉

洋情。自應俯如所請。丁嘉瑋籍隸順天府大興縣。著萬青藜。王榕吉。飭令該員迅速赴閩。王榮和一員。前經丁日昌調赴江蘇。業由英桂檄調。仍著丁日昌即飭該參將赴日前往。以資差遣。

英桂。下實第又奏。竊照合眾國羅妹商船。在臺灣瑯嶠地方遭風。被生番戕殺一案。委員查辦完結情形。經臣英桂會同前撫臣李福泰恭摺具奏。聲明鳳山縣境。由枋寮至瑯嶠一帶。應作何設官駐兵。容督飭首會司道及臺灣鎮道通盤籌畫。另行辦理。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恭錄轉行欽遵。先據前臺灣鎮總兵劉明燈議請將瑯嶠地方撫而有之。設官徵賦。前署臺灣鎮總兵

曾元福議循土牛之禁。仍歸荒服。前臺灣道吳大廷則兩存兩節取之。議於枋寮地方。設官駐兵。瑯璚崇城地方。調取屯外委酌帶屯丁駐紮。並就該處閩粵各社頭人中舉充總理。專司防範生番。保護遭風洋船各事宜。徵賦從緩。續據該鎮道等疊次會議具詳。大旨約略相符。經臣等委令本任平潭同知鄭元杰等馳往周歷履勘。茲據勘明繪圖呈送。並以博採眾論。瑯璚之崇城及風港地方。民番錯處。均未便設官駐兵。議仿照臺灣各廳縣沿山隘口。設立隘寮章程。選舉隘首隘丁。分段防護。伏查鳳山縣治。原設興隆里。嗣移埤頭。由埤頭以南三十里為東港。又三十里

至枋藜。係赴瑯璚陸路要道。由枋藜過溪。即屬番界。十二里至莉桐腳。自莉桐南行十八里至風港。沿途山深菁密。僅闢一綫。以通行人。兼有兇番潛伏伺殺。自風港三十里至瑯璚之柴城。均係熟番村社。並有閩粵民人。雜處其中。瑯璚背山面海。山以內為生番十八社。又由瑯璚以南三十里至大繡房。有兩路可通。外路沿海。內路緣山。龜鼻山即在大繡房。與龜仔角對峙。其番社在四之內。亂山重疊。不能深入。又查枋藜以至瑯璚。另有海道可通。惟涌浪甚大。礁石林立。時有山風壓船。名曰落山風。舟行遇之。立為齏粉。夏秋風暴不常。尤不可渡。蓋水陸皆天險也。故向設

土牛之禁。今瑯嶠一帶。閩粵民人。居處日繁。而打狗口通商以來。復屢有洋人私躡其地。生番伺殺無常。設再有如羅妹商船之事。辦理殊費周章。自應妥籌防範。庶邊境藉資控制。中外亦可相安。臣等督同司道熟籌詳度。鳳山縣治以南六十里之枋藜。切近番界。為防番扼要之地。擬請將鳳山縣屬之興隆里巡檢。改駐枋藜。在於新設臺灣道標內撥千總一員。兵五十名。並在臺灣南路營撥兵五十名。合成一百名。同往該處駐紮。經理護洋防番各事。瑯嶠地方。近海多閩人。依山多粵人。山內為番人。擬請就閩粵三籍之內。每籍選舉正副各二人。名曰隘首。壯丁各五

十名。名曰隘丁。各就三藉所居之地。分設隘寮。遥段防護。如遇洋船遭風。隨時救援。轉送地方官按約妥辦。其風港地方。另選正副隘首二名。隘丁五十名。一律設寮分防。均歸枋寮巡檢千總就近督率。仍由臺防理番同知管理。並責成鳳山縣一體稽察。再合眾國領事官李讓禮請在龜鼻山建設礮臺。應俟臺灣鎮道府勘定。再行酌辦。

御批。該部議奏。

丁亥。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奴才會同俄官。分抵烏里雅蘇台所屬邊境先立牌博兩處。行抵珠嚕淖爾地方。該俄官以道路難行為詞。奴才告以我奉

君命前來立界。總以遵照原圖紅綫為準。道雖險阻。不敢畏難。即
責官奉你們君命前來。亦應公平立界。以敦兩國和好。畏
難繞道。不照紅綫立界。似不合理。該俄官詞窮理屈。始照
原議按紅綫行走。於初五日在珠嚕淖爾東南約十數里
哈爾噶小山上。同立第三座牌博。又順珠嚕淖爾北岸唐
努山南約二十里察布雅齊嶺上。同立第四座牌博。照原
圖所繪紅綫以外珠嚕淖爾圖出為俄國地。哈爾噶小山
以東。察布雅齊嶺以北。俱係中原地。按照原圖紅綫相合。
即日據唐努烏梁海蒙古等官稟稱由此順唐努山南向
西行走。止有兩三站路可通。再向前行。險山大水。實不能

越。向內繞道無多。雖係唐努烏梁海邊境。幸係曠野荒山。此等隙地。儘可稍讓。與遊牧並無妨礙等語。奴才察其情詞。極為恭順。係屬實情。惟思稍繞道路。總期絲毫無越。蒙心當更悅服。趕於初六日。會同俄官順珠嚕淖爾北岸唐努山南直向西行。至珠嚕淖爾末處。轉折而北而東。均係紅綫以外科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地方。現已分給俄國道路。山險水大。亂石隙中。泥淖屢陷馬腹。每下馬扶掖而進。約共行二百五十餘里。至庫色爾壩上。此地已接唐努烏梁海向西偏北極邊地方。於此壩上。同立第五座牌樁。由此向西。無路可通。祇得下壩。向東北入唐努烏梁海邊境。

約行一站半路。趕即轉折而西而北。約共行三百餘里。至十三日。行抵唐努鄂拉達巴哈末處。迤西山下。有水一道。係向西流。名楚拉察河。亦係紅綫以外。應分給俄國之地。隨於十五日。會同俄官。向東北約四五里。於小山坡楚拉察水流之處。同立第六座牌博。其東南係唐努烏梁海邊境。其西北為俄國地。查照原圖紅綫。幸無絲毫侵越。從此向北轉折向東。順哈喇淖爾蘇爾壩青格赤樓。直至沙實達巴哈。俱係險山。一脈相連。路雖險阻。採闢勉強可通。當與俄官議論擇日啟行。是役也。道路本極艱險。祇得減裝。隨帶馬馱帳房。裹糧而進。隨地紮營。因恐俄官裹足。間以

酒食款待。住宿之時。又每借與房間。設法駕馭。籠絡其心。
幸得找彼行抵此地。奴才查看情形。再向前行。無大曲折。諒
該俄官無可藉口侵越。界務應望完竣。惟該夷居心叵測。
奴才隨時隨地。仍當留心防範。即界務立畢。繪畫地圖。尤須
時加小心。必期紅綫無稍偏曲。以期仰慰
聖廑。
御批。知道了。嗣後仍當隨處留心防範。毋任俄人狡詐。是為至要。
乙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因奥斯馬加國使臣
畢藹在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由崇厚奏明。
復經臣衙門議准照換約各國成案。一律覆辦。於六月十

二日具奏。奉

旨派臣董恂會同崇厚辦理。當經欽遵行知崇厚。並恭錄函知阿禮國遵照轉行。該使臣畢慈。旋偕英國副使雅妥瑪等來署。與臣董恂相見。呈出所擬條款。臣董恂查閱該使臣所擬條約四十九款。均從各國內採摘芟節湊集而成。其中有為各國條約所有。必不可刪。而該使臣刪去者。有為各國條約所無。必不可添。而該使臣添設者。有款內意義相同。可以併為一款者。當經督飭派辦司員逐一覈對。將該使臣原送條約內有礙體制。暨流弊過甚之四款刪去。並將各原款所應存者。刪改數語。將原款所未備者。設立三

條。仍參用各國條約。改定四十七款。於二十三日。函送英副使雅安鴉。轉交該使臣畢慈會閱辦理。旋據該使臣來函。欲將臣衙門所添商人不准充領事官一語不列入條約。將臣衙門所刪傳教一條。仍列入約內。臣董恂伏思洋人入華傳教。流弊滋多。近來各省教案。屢見疊出。多一傳教之國。即多一滋事之案。不得不杜漸防微。慎之於始。是以雖為各國條約中所有。亦必決然刪去。以冀一髮千鈞之挽。至商人充當領事官。包庇洋商。漏交稅餉。其弊不可勝言。邇來布國商人在各口充當領事者。不一而足。疊經照會禁止有案。與其防維於事後。不若杜絕於事前。故於

此次立約。仿照日約第四款。將商人不准充領事一語。明列條約。以免各海口貿易弊端。以上兩條。臣董恂因大局所繫。屢與該使臣面斯力爭。未肯鬆動。相持二十餘日。迄無成議。直至七月十二日。始接據該使臣畢慈來函。願將傳教一條。遵照刪除。商人不准充領事官一節。另備照會。於畫押之日。一同呈遞。以為日後憑據。因思既有照會。即與列入條約無異。且於各國俱列之傳教一款。該國獨能遵奉刪去。自應略予轉圜。准其照辦。十四日雅妥瑪來署。數對條款。復有歸併之條。因其無甚出入。准予改併。所有原議四十七款。改為四十五款。未便再與計較。用示懷柔

達人之意。至該國將來通商章程稅則。言明與各國一律辦理。毋庸另議。所有酌定條約四十五款。現已繕就正本。彼此公同較對無訛。擬即仿照成案。於本月二十五日具奏。先由臣董恂在總理衙門。與奧國使臣畢慈當面畫押。蓋用關防。竣事後派弁將蓋印條約各本。齎天津交崇厚查收。俟畢慈到津。再與畫押。以歸簡易。謹鈔錄酌議條約四十五款。恭呈

御覽。其奧國譯漢原文。暨原照會。封送軍機處備查。再該使臣所遞原文。係奧斯馬加字攜。雙行書寫。當經函詢英使阿禮國。據稱以奧斯為主。馬加附合其間。如布魯斯之於德意

志等因。合併陳明。

御批。依議。

辦理與斯馬加國條款

第一款

嗣後

大清國與大奧斯馬加國永遠和好。敦篤友誼。兩國商民。彼此

僑居。皆獲保護身家。

第二款

一凡為大邦敦好睦鄰。向有各遣大臣通好之禮。今茲兩

國定約。亦可按照常例。彼此交派代國行權大員往來通

好。以期永守和誼。

第三款

大清國大奧斯馬加國所派秉權大臣。若有公務。或往兩國京城。或隨時往來。各聽其便。居住之處。無不按照情理。全獲恩施。所有身家公所。與各來往公文書信等件。皆不得被人擅動。凡欲雇募送信人通事服役人等。均無不可。儻有人擅將兩國公館眷屬隨員人等越禮欺藐等情。查係何國之人。即由何國按理從嚴懲辦。

第四款

大奧斯馬加國欽差大臣並各隨員等。皆可往來內地各

處。所有收發文件行裝囊箱。無論沿海何處。皆可送交。不得有人擅行拆啟。專差同

大清驛站弁兵。一律保安照料。凡有大臣並各眷屬隨員等各項費用。皆由本國支領。總之奧斯馬加國大臣入華。當照泰西各國。於代國大臣向為合宜優待之處。同一優禮相待。

第五款

凡有奧斯馬加國事務。均歸大奧斯馬加國欽差大臣與

大清中國大臣會議商辦。無論文移會晤。皆應按照平儀相待。

第六款

奧斯馬加國設立總領事一員。並領事副領事署領事等官。前往已通商各口。辦理本國商民交涉事件。中國官員於該領事等。均應從優款待。與相待諸國領事官最優者無異。如奧斯馬加國於各口不派領事官。可以相託別國真正領事官。代為料理。

第七款

大奧斯馬加國大臣並領事官等員。所有行知

大清國大臣官員等公文各件。俱用德意志字書寫。仍以漢文譯錄。暫為配送。中國官員有公文照會與國官員。亦用漢字書寫。儻日後有辯論之處。各以本國文字為正。此次議

定條約。漢文字詳細校對。以期無訛。亦依此例。

第八款

各國議定通商口岸。如牛莊天津煙臺上海甯波福州廈門臺灣淡水廣州汕頭瓊州及長江之漢口九江鎮江江甯各口。與斯馬加國商民。亦可攜眷前往居住。貿易工作。平安無礙。常川不輟。如入內地販運貨物。須按照各國章程辦理。不准在內地開設行店。

第九款

凡與斯馬加國人按照第八款至通商各口地方居住。無論日期多寡。聽其租賃房屋及行棧存貨。或租地自行建

屋建行。奥斯馬加國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地方官會同領事官酌議奥斯馬加國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處。彼此在事。務須按照地方價值定議。中國官阻止內地民人高擡租值。奥斯馬加國領事官。亦謹防本國人誆買迫受租值。

第十款

奥斯馬加國商船。准在條約內列通商各口往來運貨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作買賣。船貨一併入官。但中國地方官查拏此等船隻貨物。於未定入官之先。宜速知會

附近住口之奧斯馬加國領事。其入官各項。皆歸中國收用。中國各省地方。設有賊匪。奧斯馬加國商民。不得請照前往游歷出入。尤不得私自往來。接濟軍火糧食。如查有違犯者。將船貨全行入官。其違例之人。交就近領事官辦理。奧斯馬加國商船。查有涉走私情弊。該貨無論式類價值。全數查抄入官外。押令該商船算清帳目。刻即嚴行驅逐。不准在各口貿易。儻有冒用奧斯馬加國旗號者。奧斯馬加國設法禁止。

第十一款

一奧斯馬加國商人。除運貨赴各處通商貿易單照等件。

均照各國章程。由各關監督發給外。其並不攜帶貨物之民人。專為持往內地游歷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出執照。應可隨時呈驗無訛放行。雇船雇人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阻。如其無照。其中或有訛誤。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沿途止可拘禁。不可陵虐。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內。毋庸請照。惟水手船上人等不在此例。應由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另定章程。妥為彈壓。其住劄各口之奧斯馬加國領事官。如給商民執照之時。止准給與體面有身家之人為憑。

第十二款

與斯馬加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聽其任便雇買辦通事書記工匠水手工人。亦可以延請士民人等。教習中國語音。繕寫中國文字。與各方土語。又可以請人幫辦筆墨。作文學文藝等工課。各等工價束脩。自行商議。與斯馬加國書籍。與中國各樣書籍。彼此亦可發賣採買。

第十三款

與斯馬加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所有各家產財貨。中國民人均不得欺陵侵占。至中國官員。無論遇有何事。均不得威壓強取與斯馬加國船隻。以為公用私用等項。

第十四款

奧斯馬加國船隻欲進各口。聽其雇覓引水之人。完清稅務之後。亦可雇覓引水之人帶其出口。

第十五款

奧斯馬加國船隻甫臨近口。約准該關監督任意派委員弁丁役看守。或在該船。或在本艇。隨便居住。其需用經費。由關支發。惟該員役不得向船主船商私取毫釐。

第十六款

奧斯馬加國船隻進口。限一日該船主將船牌艙口單各件交領事官。即於次日通知監督官。並將船名及押載頓

數裝何貨物之處。照會監督官。以憑查驗。如過限期。該船主並未報明領事官。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所罰之數。總不能逾二百兩以外。至其艙口單內。須將所載貨物。詳細開明。如有漏報捏報者。船主應罰銀五百兩。儻係筆誤。即在遞貨單之日改正者。可不罰銀。監督官接到領事官詳細照會後。即發開艙單。儻船主未領開艙單。擅行下貨。即罰銀五百兩。並將所下貨物全行入官。

第十七款

奧斯馬加國商人。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併入官。

第十八款

各船不准私行撥貨。如有互相撥貨者。必須先由監督官處發給准單。方准動撥。違者即將私撥之貨全行入官。

第十九款

奧斯馬加國民人。凡欲游行卸貨下貨各等事務。准自雇小船剝運。不論何項艇隻。雇價銀兩若干。均聽奧斯馬加國民與船主自議。不必官為經理。該船不得限定額數。並船戶攬載。挑夫攬運。一切情弊。俱不准行。惟該艇干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照例罰辦。貨物入官。

第二十款

與斯馬加國商民。起卸貨物。輸納稅餉。約准俱照稅則為額。總不能較諸相待最優之國或有加增之處。如未至修約之年。中國與無論何國。將現定稅額或增或減。一經定議。各國一律通行。與斯馬加國亦一律遵照。至和約後附通商章程。必視同和約無異。兩國務必信守。

第二十一款

與斯馬加國出入各貨。如係值百抽五之貨。儻海關驗貨丁役。偶與該商各存己見。不能定價。約准各邀客商二三人前來驗貨。該客商內有出最高之價者。即以為該貨之價式。免致收稅不公。

第二十二款

奧斯馬加國商民。輸納稅餉。實按斤兩秤計。先除包皮粉飾等料。以淨貨輕重為準。至有連皮過秤除皮彙算之貨。即若茶葉一項。儻海關丁役偶與奧斯馬加國商意見不同。即於每百箱內聽役揀出若干箱。奧斯馬加國商亦揀出若干箱。先以一箱連皮過秤得若干斤。再秤其皮得若干斤。除皮算之。即可得每箱實在斤數。其餘貨物。凡係有包皮者。均可準此類推。儻再理論不明。奧斯馬加國商赴領事官報知情節。由領事官通知監督。會議酌辦。惟必於此日稟報。遲則不准稟聞。此項未定斤數之貨。監督暫緩

填簿。免致後難更易。須俟東公覈斷明晰。再為登填。

第二十三款

與斯馬加國商貨物。或因潮溼等由損壞。致價低減。該關應行按價減稅。儻該商與關吏理論價值未定。則照第二十一款所載值百抽五之貨。同法定辦。

第二十四款

與斯馬加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者。限二十四時之內出口。即不徵收船鈔。儻逾二十四時之限。即須全數輸納。此外船隻出進口時。並無應交費項。

第二十五款

奧斯馬加國商民。輸稅期候。約准進貨之稅。於起載時輸納。出貨之稅。於落貨時繳餉。以示限制。各船完清稅餉之後。方准發給紅單。領事官接到紅單。始行發回船牌等件。准其出口。其未經完稅。領事官斷不可發還船牌。

第二十六款

奧斯馬加國商民。輸納稅課銀兩。應交官設銀號。或紋銀或洋錢。共應何色銀兩。與各國商人一律。以免此重彼輕。

第二十七款

奧斯馬加國商船。應納鈔課。各按船牌所載若干頓而納。一百五十頓以上。每頓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頓正。及一

百五十頓以下。每頓納鈔銀一錢。既納鈔後。監督官給發執照。開明船鈔完納。儻該船駛往別口。即於進口時將照送驗。遂按照第二十五款自領執照之日起。以及四箇月止。無庸再輸船鈔。以免重複。奧斯馬加國屬民。在各口用艇隻運帶客人行李書信食物。及例不納稅之物。毋庸完鈔。儻該小船一併載運例應完稅之貨物。即按照一百五十頓以下之例。每頓納鈔一錢。所有頓數。照英國頓數計算。

第二十八款

奧斯馬加國商民。販買土貨。運口出洋。或將洋貨運入內

地銷者。應納內地稅餉。或於過卡隨時分數報完。或在海關一次全行完納。均准聽便輸交一次納完之例。准照續定稅則章程第七款所載。除有第二款指明每值百兩。完稅二兩五錢外。其餘各貨。總以出入稅則照納一半為準。其該貨應納正稅。仍宜於卡稅半稅完納外。如數完繳。儻日後出入貨正子各稅。或增或減。並如何交納之處。中國與無論何國。議有定章。一經通行。與斯馬加國亦一體遵照。

第二十九款

凡與斯馬加國船主。一進通商各口。欲將貨物在該口但

卸幾分。即照所卸之數納稅。其餘貨物。欲帶往別口卸賣者。其稅銀亦在別口輸納。

第三十款

奧斯馬加國商民。沿海議定通商各口。載運土貨。約准出口先納正稅。復進他口。再納半稅。復欲復運他口。以一年為期。准向該關取給半稅存票。不復更納正稅。嗣到改運之口。再行照納半稅。

第三十一款

奧斯馬加國商民。洋貨進口。納清稅課後。欲改運他國。抑或通商別口。約准稟明領事官轉報監督委員驗明實係

原包原貨。查與底簿相符。並未拆動抽換。即當按照該貨經納正稅之數。發給存票。儻查有漏稅情形。中國將貨物入官。至上貨自通商各口運入他口。按例納完半稅後。該商再欲運往外國。以一年為期。期內亦准一律發給半稅存票。該票無論何商呈驗。均准專抵該關進出貨稅。不准持赴別關抵課。儻若該商將已納稅之貨載往別口售賣。欲請海關發給免稅單者。海關應給免稅單。不發存票。俟該商進別口時。將此單呈送海關查驗。即給卸貨牌照。一切稅課。毋庸再納。至於外國所產糧食。奧斯馬加國船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出洋。概無禁阻。嗣後中國與無

論何國。定立給發存票限期。一經通行。奧斯馬加國亦一體遵照。

第三十二款

秤碼丈尺。約准按照粵海關部頒定式。由各監督送交各口領事官收存。所有鈔稅各銀輸納中國者。俱依此秤碼兌交。如有秤丈貨物爭執。即以此式為準。並秤碼等項。其分量均照續定通商章程第四款為例。以免歧異。

第三十三款

條約所載奧斯馬加國商民罰款。以及船貨入官各項皆歸中國收用。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

准其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

第三十四款

與斯馬加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照料。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該師船進出口。一切稅鈔俱不輸納。

第三十五款

與斯馬加國船隻。有在中國沿海地方碰壞擱淺。或遭風收口。地方官查知。立即設法妥為照料。護送就近領事官查收。以昭睦誼。

第三十六款

奧斯馬加國官船商船水手人等逃亡。領事官或官弁船主將情報明。地方官務必實力查拏。解送領事官及官弁船主收領。儻有中國人役。負罪逃入奧斯馬加國人寓所。或商船隱匿。地方官將情照會領事。立即設法拘送中國官收領。不得徇庇捐留。

第三十七款

奧斯馬加國船隻。在中國轄下海洋。有被强盜搶刦者。地方官一經聞報。即應設法查拏追辦。所有追得贓物。交領事官給還原主。儻承緝官不能獲盜起贓。止可照中國例

處分。不能賠償。

第三十八款

奧斯馬加國民人。遇有控告華民事件。皆應先稟領事官查明根由。先行勸息。使不成訟。中國民人有赴領事官告奧斯馬加國民者。領事官亦應一體調處。間有不能使和者。即由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同訊斷。

第三十九款

凡奧斯馬加國民人。有被華民違例相欺。約准地方官查拏。照例審辦。華民有被奧斯馬加國人違例相欺。奧斯馬加國官員。亦應按例查拏究治。

第四十款

奧斯馬加國屬民相涉案件。不論人產。皆歸奧斯馬加國查辦。設與別國有事涉訟。應遵某國前與奧斯馬加國定約辦理。中國不必與聞。以上案內如牽涉中國人。仍應按第三十八三十九兩款。會同中國官辦理。

第四十一款

奧斯馬加國民人。約准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全安。如遭欺陵擾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搶掠財貨。應由地方官立即設法。派撥兵役。彈壓查拏。將該犯按例嚴辦。並將所搶財物盡力追交。儻承緝官不能獲

把起鬧。止可准照中國例處分。不能賠償。

第四十二款

奧斯馬加國民人。若有華民欠債不償。約准地方官認真代為催繳。或有潛行逃避情事。應嚴為緝拏追還。奧斯馬加人欠債不償。或潛行逃避者。奧斯馬加國官。亦應一體辦理。但均不能官為賠償。

第四十三款

今後中國如有恩施利益別國之處。奧斯馬加國亦無不一體均沾實惠。如中國將稅則關口稅頓稅過關稅出入貨稅。及各口隨時設法杜弊各章程。無論與何國議定。一

經通行。奧斯馬加國商民船主人等亦一體遵照。無庸再議條款。中國商民。如赴奧斯馬加國貿易。應與奧斯馬加國最為優待之國商民一律。

第四十四款

此次新定稅則。並通商各款。日後彼此兩國。再欲重修。以十年為限。期滿須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若彼此未曾先期聲明更改。則稅課仍照前章完納。復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後均照此限此式辦理。永行弗替。若嗣後中國與有約各國。或有更改稅則重修條約之事。奧斯馬加國亦可不拘年限。一律照改。

第四十五款

今將以上各款。既定條約。理應恭俟

御筆批准遵行。約以一年為期。彼此兩國大臣。或在上海。或在天津。會晤互交。現各大臣先為親筆畫押。益用關防。以昭信守。

御批覽。

奧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與

大清全權大臣董會商條約各款。當經董大臣議及各口領事官。斷不能派令商人充當。本大臣亦即言定本國所派各

口領事等官。必須本國真正職官。概不用商人充當。又經商定若係本國不便遣派領事官之口。其領事一切事務。可託別國真正領事官照料代理。不准託商人代辦。以上各節。即與條款視同一律。為此合行照會貴衙門查照可也。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元年二月間。奏准與俄國陸路通商二十二款。原議試行三年。有應行更改之處。再行覈辦。迨至四年二月。三年期滿。即據該國使臣照會議改。開列多款。跡涉要求。大率惟利是圖。而以張家口任便通商為最重。經臣等疊次辯駁。僅允

其天津免納復進口半稅。餘仍展至二年後。再行商辦。業於五年二月間奏

聞在案。六年夏間。該使復申前說。仍注意於張家口。欲於該處立領事官。開設行棧。臣等當以張家口非邊界地方可比。聽其留貨售賣。暫來暫去。尚易稽查。若任其立領事官。開設行棧。則密邇畿封之地。又添一口岸。其礙於華商生計者患猶淺。其關於內地邊防者患實深。是以該使之請愈堅。臣等之拒愈力。往返爭執。舌敝唇焦。兩年以來。相持未決。本年三月間。該使臣倭良嘎哩議欲回國。復執前說與臣等婉商。臣等公同商酌。曾經議定試辦年滿。即應修改。適

期仍復不辦。則是有意失信。殊不足以睦鄰交。因即允將未便之處酌改。該使隨呈遞議改章程二十二款。臣等遵派司員。詳加覈對。與舊章不符。最為緊要之處。惟俄商路經張家口款內刪去不得設立行棧六字。其次則於張家口貨物。原係酌留十分之二。改為酌留若干。又於俄商赴蒙古貿易。刪去小本營生四字。另添出行抵中國第一邊卡一語。又於繞越偷賣應行罰辦之處。避重就輕。又於販買他國之貨由陸路回國。欲將他國所交之半稅存票還給俄商。其他字句。間有刪訂。總之有利可圖之事。無不極力據求。臣等伏思俄志不在商務而在邊界。商務所在。尚

可通融。邊界所關。尤應杜絕。必有益於該國者可允則允。庶有益於中國者可爭則爭。如張家口開設行棧。勢必屯聚貨物。廣集多人。隱患須防。不可不慎。臣等因與該使臣再三辯論。不惟不准其刪去此款內不得設立行棧六字。並於其上添寫不得設立領事官。此較舊章加密者也。至張家口前已准其銷售貨物。多寡似不可拘。故舊章酌留十分之二。今改為酌留若干。以便商情。其第二款刪去小本營生四字。以及應行罰辦之處避重就輕。亦無非圖得小利之意。不得不為通融。他如張家口酌留之貨。復令其交一正稅。又於各國稅則及俄國續增稅則所未載者。概

令照英國善後條約值百抽五徵收。此又有益於中國稅務者也。至販賣他國之貨給還半稅存票一節。原恐他國效尤。有礙稅餉。而未與他國議定。又未便徑行拒絕。故於條約內註明作為暫存。俟與各國議改後。再為照行。其餘字句小有刪改之處。均與該使臣斟酌妥協。彼此均於章程內畫押。該使臣倭良嘎哩旋即回國。所有俄商赴蒙古各處貿易款內。添寫行至中國第一邊卡一語。關繫出入邊界路程。必應加意慎重。當與該使臣議明。此款雖經畫押。仍須兩國邊界大員。會定出入卡倫數處。以便稽查。茲據該國署使臣布策照會。所定陸路通商章程。本國今已

敬遵。即祈定日益印。擇期開辦。除覆令俟奏奉

諭旨定期益印。並令先飭該國邊界官。將出入處所。與中國邊界

大臣迅速商定外。相應請

旨飭下庫倫大臣。會同俄國邊界官員。將應行出入卡倫處所議

定。以便永遠遵行。所有與俄使會議改定陸路通商章程

二十二款。謹繕清單。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改定俄人陸路通商章程

第一款

兩國邊界貿易。在百里內。均不納稅。其稽查章程。任便兩國各按本國邊界限制辦理。

第二款

俄商准許前往中國所屬設官之蒙古各處。及該官所屬之各盟貿易。亦不納稅。其不設官之蒙古地方。如該商欲前往貿易。中國亦斷不攔阻。惟該商應有本國邊界官執照。內用俄字漢字蒙古字鈐印。並註商人姓名。貨色包件。駝牛馬匹數目若干。行抵中國第一邊卡。應將執照呈官查驗。或用戳記。或用畫押為憑。如無執照前往。查明除貨入官外。將該商按照北京和約第十條被逃獲送之法辦

理。該領事官嚴查。不准未領執照商民前往貿易。

第三款

俄商運俄國貨物。前往天津。應有俄國邊界官並恰克圖部員蓋印執照。內用兩國文字註商人或隨人姓名。貨色包件數目。此項貨幫。止准由張家口東壩通州直抵天津。任憑沿途各關口中國官員迅速點數抽查。驗照蓋戳放行。如各口有抽查拆動之處。查畢後仍由各口加封。其拆動件數。並於照內註明。以憑查覈。該關查驗。不得過一箇時辰。其照限六箇月在天津關繳銷。儻有商人遺失執照。即行報明原給執照之官。並報明日期號頭。妥速補給執

照。註明補給字樣。以便查驗放行。一面至就近之關口報明。查驗相符。暫給憑據。准其執此前行。以免耽誤。如在張家口報明請領憑據。應由在口之俄商代出保結。方給字據。嗣抵天津。如所報貨色件數。與補給之原照不符。即按第七款辦理。惟該行是問。其所失之照。作為廢紙。

第四款

俄商由恰運俄國貨物。路經張家口。按照運津之貨總數。任聽酌留若干。於口銷售。限三日內稟明監督。驗發准單。將酌留之貨交納稅項後。方准銷售。惟該口無庸設立領事官以及行棧。

第五款

俄商運俄國貨物至天津。應納進口正稅。按照各國稅則。三分減一。在津交納。其酌留張家口之貨。仍按各國稅則。在張家口交一正稅。

第六款

如在張家口酌留俄國貨物。已在該口納稅。領有稅單。而貨物有未經銷售者。准該商運赴通州或天津銷售。不再納稅。並將在張家口多交之一分補還俄商。即由該口發給執照內註明。

第七款

俄商所運俄國貨物。如至天津。除報明留張家口之貨件外。查有原貨抽換。或與張家口酌留之貨數目不符。某商違例。其貨全行入官。但沿途實係包箱損壞。必應改裝。裝畢行抵就近關口報明。如查驗原貨色相符。即於單照內註明。方可免其議罰。儻或繞越他處。不按第三款之路而行。將原貨私行售賣。一經查出。照商違例。即將其貨全行入官。如僅繞越他處。並未將貨銷賣。即罰令完交一正稅。其罰令入官之貨。如果商人情願將原貨變價交官。自應與中國官委商。按照原貨從公估價。交官亦可。

第八款

俄商如由天津運俄國貨物。由水路赴議定南北各口。則應按照各國稅則。在津補足原免三分之一稅銀。俟抵他口。不再納稅。如由天津及他口運入內地。均應按照各國稅則納一子稅。即正稅之半

以上進口事例

第九款

俄商在議定南北各口販買土貨。由水路出口進口。及由俄國販洋貨。由水路進口出口。仍照各國總例一律辦理。

第十款

俄商在他口販買土貨。經津回國。不留在彼銷售。如在他

口全稅交完。有單可憑。至此不再納稅。以免重徵。該領事官發給兩國文字執照。天津關蓋印。註明商人姓名。貨色包件若干。方准起運赴恰克圖。不再重徵。並飭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得銷賣。如違即按第七款辦理。所有經過通州東壩張家口查驗之例。按照第三款章程辦理。其照自起程日為始。限六箇月內到恰克圖繳銷。如遇耽延。應於限期前報明領事官及地方官等。如違罰辦。儻有商人遺失執照。按第三款辦理。

第十一款

俄商在天津通州等處。販買從內地所來土貨。照第三款

之路。由陸路回國。均按照各國稅則完一正稅。領取執照。不再重徵。沿途不得銷賣。

第十二款

俄商在津販買復進口土貨。由陸路回國。如在原口完清全稅。於一年限內出津。運往俄國。一切與章相符。不再重徵。並將暫存天津復進口半稅。給還存票。沿途不得銷售。領取執照。一切按照第十款辦理。嗣後天津復進口納稅章程中與各國一行擬改俄國亦一律改定

第十三款

俄商在通州買土貨回國。應豫先報明東壩。按各國稅則

完一正稅。由東蒙收稅。發給執照。註明貨色包件若干。沿途亦不准銷賣。

第十四款

俄商在張家口一處。販買土貨回國。應交出口稅銀。按照各國稅則交一子稅。（即正稅之半）在張家口交納。該口發給執照。以後不再重徵。沿途不得銷售。

第十五款

俄商在天津或他口販買別國洋貨。由陸路回國。如別國已交正稅子稅。有單可憑。不再重徵。如別國止交正稅。未交子稅。該商應按照各國總例。在該關補交子稅。

第十六款

俄商由天津通州張家口販貨回國。務須單貨相隨。以憑查驗放行。其銷照限期。及遺失執照。一切按照第十款辦理。

以上出口事例

第十七款

所有各國稅則第二款所載。俄商由陸路販貨。亦按照一律辦理。

第十八款

俄商如有偷漏及夾帶違禁之物。如各國稅則第三第五

兩條所載各物件。均應將貨入官。如該商自備軍器護身。應在本國報明。填入執照。每人各帶兵器一件。

第十九款

凡有洋貨土貨。為各國稅則未載者。按照俄國天津定議續則辦理。如續則及各國稅則亦未載。再照各國值百抽五總例辦理。

第二十款

俄商不得包庇華商貨物運往各口。

第二十一款

凡有嚴防偷漏諸法。按照各國總例。任憑中國官隨時設

法辦理。

御批覽。

八月庚子。署黑龍江將軍德英齊齊哈爾副都統全英奏。

竊查前據所屬呼蘭城守尉阿克敦呈報。於六月初九日。據委員卡官等探報。瞭見俄夷輪船一隻。大船一隻。由松花江上駛。迎攔不住。特船逕抵。即抵呼蘭河口停泊。城守尉阿克敦往登夷船。即與該夷面晤。詢其來由。據通事答稱。領有該國海蘭泡國畢爾那托爾清字執照。特來吉林黑龍江滿洲各城。買換蘇油等項。隨將執照遞看。當即與其理論。本處遵約並非通商之區。不敢易賣貨物。總宜折

回。毋得關入。復據該夷要稱。若不准予通商。即討字據。該城守尉告以既遵和約。究非通商之處。因何又給字據。令其刻即回帆。不可久停。查俄人有三十餘名。並無器械。當時告辭下船。隨派官兵照料。視其何往。並錄該夷清字執照。一併飛報前來。閱執照係用清文譯得。由伊圖畢爾邪托爾處雇輪船。令其商人到處懇求賣給食物燒柴。並換土物等語。奴才等一面飛飭呼蘭城守尉理事同知及所屬地方官弁。如遇該夷船到境。即照約剖辯。極力阻拒。毋任停留。並嚴禁軍民不准私相貿易。以絕其通商之望。復由省城遴派委員。前往松嫩二江會流處所探望。設遇夷船

上駛。即行往迎阻攔。按約剖辯。一面飛咨黑龍江城副都統查明俄商既由海蘭泡領執照。該國固畢爾那托爾何以違約。准其在於滿洲各城通商。任令肆行上駛。各情務向該夷酋按約理論。究係是否給予字據。斟覈虛實等因去後。旋據黑龍江城副都統愛紳奏報稱。查海蘭泡固畢爾那托爾批捷生科。與其國使周查附近屬界。即晤代事俄官諮詢前情。是否該固畢爾那托爾違約給照。擅入江界。並告以通商事宜。定約遵行已久。速將該商人輪船喚回。撤銷執照。永敦和好。隨據俄官嘎爾幅聲稱。批捷生科發給執照屬實。俄國內外皆知。不但不能喚回商船。並請

代為飛咨一文。保護商人。在於各處大開通商。毋得攔阻。隨機理論。竟致推托等因咨覆前來。奴才等正在覈辦間。先後據呼蘭城守尉等報稱。該夷商在本境內停泊兩日。因無與之通商者。即於十三日開船東下。當派官弁差役偵探。業已出界。奴才等伏查該夷船入境。人船數目無多。亦無器械。到處尚無不馴別情。惟詢係由俄官發給執照前來通商。雖未便遽信以為決計通商。事關違約給照。亦未便置而不論。況夷人貪悍為性。詭詐居心。刻下雖經折回。揆其情勢。究非遵約輸誠。難免不另有潛謀。或再挾眾前來恣意要求。或再藉口虛為游歷。來便尋隙。更須加意嚴防。

除飭所屬地方暨防卡官弁一體遵照。如遇該船入境。仍
按條約。妥為剖辯攔阻。不准輕啟釁端。亦毋許任其闌入。
奴才等伏思設遇該夷不遵條約。儻有倔強不馴之類。僅以
剖辯。恐難制其桀驁之心。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覆該國住京公使。嚴禁俄夷官商。
此後務須恪遵條約。不得濫行越境。致失和好。以靖邊疆。
諭軍機大臣等。德英等奏俄人越境要求通商各情。請飭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按約辦理一摺。黑龍江內地各處。向無外國通商
處所。茲據奏稱。俄人輪船由松花江上駛抵呼蘭河口停泊。要
求通商。經該署將軍等派員往阻。俄官嘎爾幅。以批趕生科發

給執照前來。不能將商船喚回。並請給文保護商人。在各處大開通商。該署將軍等復查此次人船數目無多。亦未攜有器械。現已由呼蘭河口開船東下。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覆該國住京公使。嚴禁俄國官商濫行越境等語。俄人蓄謀甚譎。往往借通商為名。越界游歷。刻下雖經折回。難保不挾眾潛至。肆意要求。德英等仍當密飭防卡官弁。如再遇俄人入境。即按照條約。設法攔阻。毋任其乘隙闌入。並一面嚴禁軍民私相貿易。以弭釁端。本日已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該國住京公使按約辦理矣。

甲辰。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督會同

俄官。於六月十五日。至唐努鄂拉達巴哈末處西邊楚拉
察河水流之處。立過第六座牌博。嗣於十七日。由楚拉察
河啟行。順薩勒塔斯臺噶山。即原圖所繪之薩彥山行走。
於十九日至蘇爾壩上。同立第七座牌博。據俄官穆嚕木
策傅言稱。由此壩前進。直至沙賓達巴哈。山脈一綫相連。
其中並無曲折。該處舊有兩國牌博。已與此壩相接。我現
在糧缺馬乏。還要趕緊折回至瑪呢圖爾斡。與你們奎大
臣辦理科屬界務。限期太促。不能指遷。此處立界已完。我
定於二十二日旋回。請照原議趕緊繪圖作記等語。奴才伏
查原繪地圖。並此次孫派委員等查驗形勢。由蘇爾壩至

沙賓達巴哈山脈本係相連此壩已立牌博與沙賓達巴哈舊立牌博原可相接可以竣事惟恐俄人譎詐須豫防其含混必須於沙賓達巴哈親添牌博方為完整可免日後再有轇轕隨與俄官商議務須會同親自沙賓達巴哈添立牌博該俄官言稱牌博已連何必蛇足將軍如不放心我情願出具印結我不再至該處將軍不妨派員前至該處於兩國舊牌博處添立牌博如我親到一樣我亦將牌博繪於圖上等語隨出具俄字印文一紙遞送前來奴才察看該俄官急欲旋回情本屬實界務既完未便强令稽留即日差派主事職銜阿克棟阿即補驍騎校青山等親

赴沙賓達巴哈添立牌博。並密告以此節路徑稍遠。如遇山綫稍要之處。相機亦堆牌博。以為暗誌去後。一面將共立牌博若干處。地名形勢。繪圖作記。鈐用關防畫押。於二十一日交該俄官收受。該俄官亦將繪出俄圖送閱。幷照原議在該俄圖上繕列清字街名畫押。鈐用關防。並將中原新立牌博共八處地名清字註明。細閱紅綫。兩國圖形相符。與從前原圖紅綫。均屬相合。仍交該俄官帶回。令該立界大臣巴布閱福會列街名。鈐印畫押。該俄官趕於二十二日啟行。仍由楚拉察河入俄境旋回訖。此次幷立界因俄官十分狡詐。刻刻嚴防。凡立牌博。必諭令唐努烏梁

海蒙官等眾隨同查看。有無侵越。該蒙官等眾僉稱此次立界。不惟與我們遊牧無礙。即極邊荒山隙地。該俄亦未能絲毫侵越。蒙心實為悅服。每立一處牌博。該蒙官等欣躍之極。隨自呈並無侵越印甘總結。奴才悉心察度。該俄官會立烏屬邊界。實無絲毫侵越。堪以御慰

聖鑒。再奴才前在烏克克卡倫。與俄國承辦立界事務大臣巴布闊福等會議。中原係烏科兩城分立各屬地界。各繪小圖作記。該俄係共繪總圖。俟穆嚕木策傳同奴才將烏屬邊境立畢後。旋抵瑪呢圖噶圖爾幹繪圖作記。鈐印畫押。交科城立界大臣帶來。以憑分送。奴才於六月三十日。旋抵唐努烏

葉海之烏蘇胡吉爾地方。適據委員阿克棟阿。青山等旋回。據稱六月二十二日。馳抵沙賓達巴哈山頂。舊有中原牌博一處。此山東北。舊有俄國分界木樁一根。並有鄂博三處。委員等當於中原舊牌博之東山頂上。新立牌博一處。旋回時於山綫稍要之處。哈爾滂爾大壩。阿克河源大壩。又堆牌博兩處。以為暗誌。查看山形。與蘇爾壩山脈接連。並無曲折等語。奴才始為放心。俟料理各務。趕即馳抵索果克卡倫。等俟科城立界大臣奎昌。將俄國立界大臣巴布闊福印押圖記帶到後。即回烏城。與將軍大臣等。將立界善後各務。再行會商。隨時酌度。次第辦理。

榮全又奏。竊奴才立界事竣。在唐努烏梁海途次。於六月二十四二十九等日。連接赴俄辦事委員薩碧屯等來稟內稱章京等於初五日在俄國斜米。與該處庫必那圖爾議論察罕格根搶掠商人。並拜精格特各事。俄官總以全數補償為是。章京等視此光景。拜精格特一事。斷然不了。儻此次不了此局。以後更難辦結。章京遂用該國公使倭良嘎哩減半之說。該俄官始猶不從。論至二三時之久。該俄官回言安集延丟失之數。實難從減。拜精格特被擄牲畜。合貴國錢三十九萬之多。連商人丟失之數。共合錢四十三萬有餘。今既如此評論。我擔此咎。念兩國和好。即作為

二十五萬賠償。章京仍以減半折辯。該俄官執意不肯。章京又言亦不能照你所言補償。念兩國和好。你們優待我們索倫等眾之情。共與錢二十四萬。如若不從。我等即由此起程回烏。請我們將軍另派幹員前來辦理。今你既言了此巨案。念兩國和好多年。竟敢自主承應補償錢數。不知我國將來如何治罪。俄官始從章京所言。章京即說銀數過多。道路寫遠。一年實難補償。除今年我在斜來交銀一萬兩外。餘賸之銀。自同治九年起。十一年止。送交恰克圖。議論許久。該俄官均皆聽從。該俄官又言我們錢局新定之例。貴國元寶每錠重仍是四哈達克半。我們給錢一

百零二兩三十九文釐皆入寫在文內。以為憑證。議定後於十四日。將回文送至章京駐寓。章京等譯寫清文。先行鈔錄呈閱。擬交俄人銀一萬兩。定於十六日未刻交收。章京等定於十八九等日由科米啟行。前往阿勒瑪圖。圖爾根等處辦理各務等語。並寄來用清字譯出俄文一件。奴才復查此案。數年之久。未得了結。既議賠償。止得設法辦妥。以完巨案。經該委員等力與辯議。俄官減去夷鈔近二十萬。以夷鈔二十四萬分三年補償完案。統合中原銀數。約共需銀一十一萬數千餘兩。將來由恰克圖如何補償。應俟委員旋回時。再行酌定。繕摺陳明辦理。

榮全又奏。再奴才於六月二十四日立界旋回。行抵唐努烏梁海地方。適前差赴雅爾玉爾迎探索倫之額外防禦烏雲泰等前來。據稱四月初間。抵雅爾玉爾。面見霍大人。據稱索倫等眾。定於五月間向東那移等語。嗣據在俄辦事委員薩碧屯等稟稱。霍大人差佐領伊魯爾岱等四員前來斜米。擬赴烏海二城送文領餉。章京等詢問那移情形。僉稱現已向東那移。章京即著驍騎校舒爾杭阿前往雅爾玉爾探信。六月初八日。舒爾杭阿旋回。據稱索倫等眾。於五月二十九日。均皆移至葦塘子卡倫迤東。距俄人現住堵禦之地十五六里。紮營居住。距塔垣不過二十餘里。

惟目睹情形。多半身穿鶉衣。少襟無袖。甚至露體者亦復不少。現耕期已誤。聞六七八月之糧。尚可周轉。自九月起至明年七月秋收止。十一箇月之糧。皆須採買等語。六月初五日。霍大人處差筆帖式聲恰本等二員。來至斜未。求借錢鈔。章京等除交過俄人銀一萬兩外。尚存銀一千數百兩。即提銀一千兩。交聲恰本等易換俄鈔。以顧目前之急等情。奴才伏思索倫等眾。費盡心力。今幸已移入我境。在布倫托海營轄地方。困苦異常。急須餉項。若不迅為接濟。誠恐凍餓難堪。諸多可慮。該領隊霍加布既著佐領伊魯爾岱等前赴烏海投文領餉。奴才急難分身。除飛速函致烏

里雅蘇台布倫托海將軍大臣等酌撥餉項以顧急需外。
合無籲懇
皇上天恩。
飭下布倫托海大臣。趕緊籌辦接濟安頓各務。俾該索倫等衆得
有生機。免再流離失所。庶足以仰副我
聖主軫念顛沛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界務辦竣。俄國實無侵越。並議償俄人被
擄錢數。暨請飭接濟索倫人衆各摺片。覽奏均悉。俄國立界事
宜。久未定議。茲據該大臣奏稱此次與俄官會議分立地界。將
中原新立牌博八處。俱用清字註明。細閱紅綫。兩國圖形相符。

與從前原圖紅綫。均屬相合。其唐努烏梁海蒙官等衆。皆結稱俄國實無絲毫侵越。該大臣經理此事。使俄人無所刁難。而蒙衆亦皆悅服。實屬不負委任。現在烏屬邊界。業經立畢。榮全已馳赴索果克卡倫。著奎昌迅將俄國印押圖記。如期送到。其善後各務。著榮全於回抵烏城後。會同福濟等悉心酌度。次第辦理。科城界務。是奎昌專責。此時正可乘機利導。該大臣當趕緊籌辦。毋稍稽延。俄國商民被擄錢數。既據奏稱以夷鈔二十四萬。分三年補償完案。合之中原銀數。約共需銀十一萬數千有零。惟此項銀兩。將來送交恰克圖補償。究從何處籌給。仍著該大臣於酌定後。詳細奏明。索倫人衆。現已移入境內。自應妥為

拊循。著又頒錫綸迅即籌款。量加接濟。俾免流離失所。如該處存項不敷。即著文碩等咨明福濟等於烏里雅蘇台庫存銀兩內。酌量撥給。以資應用。至此次分界設立牌博後。各該城大臣等務當派委妥員。隨時嚴查。不得視為具文。以重疆界而消隱患。

榮全又奏。竊奴才此次與俄官會立烏垣所屬邊境。因該俄官強詐異常。時圖侵越。雖經奴才力與辯議。時刻嚴防。而指畫機宜。調理各務。實賴委員等贊助之力。幸隨帶人眾。尚數分撥調遣。或幫同奴才計慮全局。或相度地勢。安設臺站。以及辦理文案。修牌立博。繪圖作記。運糧開道。各司其事。

隨時留心。恐俄官繞道遊牧。見欲心動。誘拽同行。遠出卡外。深入異域。俱係險山大水。林壑崎嶇。每遇陰雨泥濘。下馬扶掖而進。時猶傾跌。艱苦異常。幸皆齊心努力。不避險危。界務得以完竣。竊伏思立界一事。為中外交涉第一要務。迄今十年之久。該俄連年饒舌。自上年秋間。俄人爽約。立界未成。竊返回烏城。即細閱原議圖約。豫籌各務。於今年三月起程。馳抵烏克卡倫會議。後於五月二十七日立界起。至六月二十一日立畢繪圖作記止。與俄官處處折衝。舌敝脣焦。適遇伏天。山雪正融。始得次第蕆事。現在遠山已見微雪。若非踊躍乘時。稍為耽延。新雪封山。人力難

施。又將中山。茲幸完此巨案。隨從人眾。既著微勞。且係外出卡外。辦理外夷交涉事件。與尋常勞績不同。奴才謹關單擇尤酌保。惟有籲懇

鴻慈。准予獎勵。以昭激勸而策將來。

御批著照所請獎勵。該衙門知道。單併發。

丁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八年二月初八日。

臣等謹將等辦西陽州一案情形。恭摺具陳。欽奉

諭旨。恭錄飛咨成都將軍崇實等欽遵辦理。並經臣衙門疊次行

准。旋據該將軍等函稱。教士於團民繳械解眾後。率領匪徒。殺死團民二百餘人。並據將民教士互斃各數造冊咨

送前來。臣等查教民雖奉外國之教。猶是中國之民。所有四川酉陽州團民殺斃教民。教民殺斃團民。均係中國之民。應按中國律例。查覈斃命人數。秉公擬辦。尚不難於迅速了結。惟所殺教民數內。據法國使臣羅淑亞。繙譯官德微理亞。共稱內有教士李國一名。係屬該國之人。必須嚴緝正兇。照律抵罪。檢查該將軍等咨送該州所造冊內。酉陽教堂被殺教徒。首開李國安姓名。是否即該使所稱教士李國其人。且已死李國安是否洋人。均未據聲明。正在咨查間。復據該使照會內開。前在酉陽地方打死李教士一事。該兇犯必應治罪。或者未將該犯治罪。抑已將該犯

治罪未曾見覆請飭速辦當經臣等飛咨該將軍等迅即飭查殺死李教士正兇獲案迅辦去後茲復據法國繙譯官德微理亞來署聲稱近接該國以百陽州一案本國李教士被殺何以並不緝兇究辦該使羅淑亞意欲前赴川省查辦此案等語臣等答以該處民情強悍該使前往恐釀釁端如該使決欲自行辦理設或猝遇別故毋怪言之不早該繙譯見臣等堅詞拒絕始允為轉致該使暫且毋庸親往聽候臣等衙門咨令催辦臣等伏查殺人者抵律有明條該將軍等自當詳覈案律定擬但法國之所注意者尤在殺斃教士李國之兇犯儻再遲延或竟不能究出

正兇。致令有所藉口。別起波瀾。關繫非淺。相應請
旨飭下成都將軍崇實等。迅將殺死教士一案。確查真正兇手。務
獲訊辦。毋使漏網。至民教互相殺傷。及單教士率匪殺斃
平民多命之案。亦應一併持平辦理。毋稍枉縱。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民教仇殺案件。請
旨飭催
早結一摺。酉陽州團民殺斃教民。教民殺斃團民一案。疊經該
衙門咨催崇實等秉公訊結。惟據法國使臣羅淑亞等文稱所
殺教民數內。有教士李國一名。係屬該國之人。崇實等前次咨
送冊內首開李國安姓名。是否即教士李國。及李國安是否洋
人之處。均未聲敘明晰。而該使臣等屢以教士被殺。並不緝兇

究辦等語。向該衙門爭論。案關殺斃多命。按之中國律例。亦應查數人數。及早訊辦。此時中外交涉事宜。甚關緊要。何得將此案任意拖延。該使臣欲往川自辦之意。雖經該衙門理阻。而終日嘵嘵。究屬不成事體。李鴻章評已抵川。著即會同崇實吳棠嚴飭該地方官。將殺死李教士一案。查拏真正兇手。按律審辦。毋任漏網。並著將民教互殺人數。秉公查訊。及早擬結。李國安是否即係李國。亦當確查聲覆。不可稍涉含糊。其單教士率匪殺斃平民多命之案。李鴻章等亦即悉心籌辦。務期毋枉毋縱。以弭爭端。

戊午。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奴與俄官由烏克克東行。

極費脣舌。於五月二十五日。始至科布多東北邊末布果素克嶺。共立牌博六處。二十八日返轡西折。至六月初五日。復至烏克克與俄官商議西行。建立界址。該俄官仍以山形水勢為憑。欲逞覬覦之貪心。奴才帶領司員。執據原圖誌約。指示駁詰。雖俄官大肆狂謬。奴才既厲色以折其非。復婉言以開其意。反復剖辯。該俄官見奴才及司員等抗辭不肯稍讓。始理屈舌窮。聽從奴才按原圖限道辦理。既以烏克克南橫亘之大阿勒臺山為界。沿此山西至昌吉斯台。再往西南建立。於是初五日自烏克克西發。循山陰卡倫故道。同於初九日抵昌吉斯台。是日晚奴才伏思由此至瑪呢

圖噶圖勒幹一帶。山峻水秀。林壑尤美。且哈薩克居住甚多。難保俄官不徇欲恣貪。非豫籌善策。不能破其謠諑。奴才即與司員等再四籌商。莫若先發以制其妄心。詰朝奴才西詢俄官巴布闊福。從此轉往西南。非照原圖限道建立不可。絕無他議。以免饒舌。該俄官聽奴才此言。勢難強辯。俯首沈吟有頃。乃答曰就照原定限道辦理。奴才當時即與俄官訂於次日一同起程。奴才惟以剛柔互施。禮服辭折。幸俄官一路未能大有狡強。於七月初三日。行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共立牌博十四處。覈與原圖限道。不即不離。無甚差忒。其在此一帶居住之哈薩克人眾。亦按新建牌博界址。隨

地各歸各國。毫無爭論。統計科布多西北邊界。自布果素克嶺起。至瑪呢圖噶圖勒幹止。共建立牌博二十處。努與俄國立界大臣巴布闊福等。按照同治三年原定圖約。會同建立科境邊界起止處所。牌博名目。各寫誌約四分。鈐印畫押。於初六日互換為憑。十一日返回昌吉斯台。等至二十日。俄官穆嚕木萊傳攜會繪地圖到來。努即與俄國立界大臣巴布闊福。於圖上鈐印畫押。註寫牌博地名。努分取一張。與俄官將界務辦完。二十一日由昌吉斯台起程旋回。除將與俄官會繪地圖存科外。謹畫寫地圖清漢合璧誌約。及俄字誌約。分呈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理藩院備查。至於新設卡倫。安置哈回善後各事。俟奏到
任。與幫辦大臣明瑞斟酌次第辦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布倫托海幫辦大臣錫綸奏。七月初六日。接據索倫領隊
大臣霍加布咨稱索倫官兵。現已移入卡內葦塘子地方。
困憊不能前進。擬在彼暫行耕種。以息筋力。惟口糧籽種。
並償俄國欠債等項。必須餉銀二萬兩。方可接續明年秋
收。特派佐領伊魯爾岱等備文請領各等因。又據榮全函
稱索倫人眾。幸入我境。若不急為接濟。誠恐凍餓難堪。諸
多可慮等語。伏查索倫餉項。舊存烏里雅蘇台。計除屢次

撥發。所餘無多。不敷此次發放。若不通融籌辦。深慮貽誤
事機。奴才即於部撥布倫托海餉銀項下。劃撥銀一萬五千
兩。交原差委員佐領伊魯爾岱等承領。並添派前鋒校恩
熙幫同管解。因索果克卡倫等路。或山雪封阻。或道途不
靖。不能運解。故設法繞道庫倫。由恰克圖取徑俄國前往。
計九月間可以到彼。不至遲誤要需。
御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八

同治八年。己巳。九月。辛未。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奏。伏查咸伯國商人美利士。暨英國人名康。在臺灣大南澳地方。交結生番。建堡伐木。並私販軍火。勒抽勇糧。種種違禁妄為。此特舉其罪之大者。該洋人尚有偽造昂布爾旗幟。包攬樟腦。又向社番私典煤山。屢激釁端。其詐偽欺妄。綱利肇釁之罪。更難悉數。臣等疊飭地方官諭禁不遵。先後函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英布兩國使臣撤轉。嗣承准總理衙門咨行令即拏交領事官懲辦。如敢恃強抗拒。傷斃無論。自應及早驅除。以消全臺之患。惟美利

士異常狡黠。前於布國使臣之戒飭。尚敢藐拒。即英人康與美利士狼狽為奸。經英國使臣劉飭浚水領事詳查禁止。並經臣等飛飭滬尾口委員。照會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等按約禁阻。將洋人工匠一併撤回。該領事不但不為查禁。接其覆文。轉復意存袒護。致洋人有所憑藉。愈肆橫行。若遽由地方官自行帶隊往拏。設該洋人率其醜類抗官拒捕。恐邊釁從此而開。縱或美利士等俯首就擒。而事後誣控官兵肆擾。索賠要挾。亦恐別滋事端。且查布國使臣照覆。始則僅謂拏辦不可有傷體之事。繼則竟請停止勿辦。顯露庇縱之情。是以臣等詳度再三。拏交一節不得

不倍加慎重庶免日後枝節叢生至臺灣道缺先經臣等
以道員黎兆棠保請
簡授欽奉
諭旨福建臺灣道員缺著黎兆棠署理等因欽此正在飭令黎兆
棠赴臺察看妥辦間復准總理衙門來咨接到布國照會
美利士遣約事件因與英康姓通商業經會商英國阿使
厲劉美利士與康姓即離所占之地該使旋接臺灣文稱
該商等已將其妄為之事俱行停止等語並據署臺灣鎮
總兵楊在元以接准英國領事固威林照會此案已有成
議尅日必將外國人各歸海口等情稟報前來現已會飭

黎兆棠駐紮臺灣道署仰確查大南澳之洋人是否均已撤回其妄為之事果否俱行停止迅速據實稟覆如美利士等仍在大南澳招募工作或仍不遵條約任性妄為即行查拏懲辦總當欽奉

聖訓責令署道察看情形妥慎籌辦以杜邊釁而衛叢疆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八年七月初九日據法國使臣羅淑亞函述貴州教士信稟二紙內稱五月初五日遵義縣城鳴鑼聚眾將新城老城封閉經堂學堂醫館盡行打毀什物搶掠一空旋又接該使

臣照會內稱教士三人被地方收在遵義縣署請飭立即放出並擬派漢口領事官前往訪查等因臣等正在覆辦間接准貴州巡撫曾璧光咨函據遵義縣知縣稟報五月初五日該城團民楊樹勛等循照年例會作戲酬神突有教民楊希伯因拔風旗將楊樹勛手中表文撕毀糾約教民入廟將神壇經像全行打壞維時眾懷不平赴天主堂將經堂醫館打毀當即飭委候補道陳昌運馳往查辦該道勸令布教士等先行回省該教士等因奉省中主教諭阻不敢遠回等情臣等隨即鈔錄使臣照會並貴州教士原信咨覆該撫迅飭印委各員秉公妥辦並令該縣迅

將三教士放出不必再留署中一面由臣衙門以案經貴
州巡撫咨報查辦所有擬派漢口領事官前往訪查一節
似可停止且聞該省印委各員東內經該縣由經堂力袒
出團暫急縣署係為保護起見屢勸回省該教士等因省
中主教諭阻未允並非該縣不肯放出等情照覆該使臣
去後茲復據該使臣函稱趙教士因在遵義縣衙羈收被
傷隕命醫家查看明白實係被傷身死伊等十分逼充尋
毆教民該處廟內放有磁十字架及佛像前鋪下紅氈勒
令跨越並繪寫出教甘結地方官不但束手旁觀還將天
主堂及教民之財物收去入官該大吏實不欲張貼彈壓

告示以息亂萌又現在仁懷縣之梅教士大約亦被殺死恐怕再有不已之禍患等語續又據該使臣羅淑亞帶同繕譯官德微理亞等親自來署與臣等面論此事並稱四川酉陽州一案查辦已越數月迄今未究出殺害伊國教士之兇手不意貴州遵義又有此事伊不能保護本國教士實係無詞回復本國伊亦無顏仍在中國為伊本國辦事語甚激切又稱貴衙門若因權力不及未能迅將此事辦結伊不妨派人協同中國所派委員將案內教中不合之事設法整頓臣等當覆以從教皆係中國之民如有不公不法自有權力整頓不煩外國越俎代謀轉致中國之

民疑慮益深。為禍更烈。貴州地方官等如果辦理不當。自

可請

旨嚴查。若係確實無疑。亦必按律懲辦。決無袒護。但不能據一面

之詞即為定案。反復開導。並允為秉公持平妥辦。該使臣

現時尚無他詭。臣等伏查前次曾璧光致臣衙門函內。所

述教士偏執教民恣肆各情。大略與四川酉陽州情形相

仿。惟將教士留在遵義署內。係為保護起見。何以該教士

竟在署中因傷斃命。是否別有爭端。未據曾璧光續報。無

從懸揣。第查此案。無論如何起釁。既經打毀經堂醫館。業

已有可藉口。若竟如該使臣所聞。勒令跨越十字架。跪寫

出教甘結。則顯與條約相背。必更別起波瀾。實於撫馭機宜。大有窒礙。臣衙門辦理中外交涉事件。設令各省民教不時相鬨。在平民既恨教民之欺壓。在教民又懼平民之圍結。相尋不已。更屬可虞。自應一律持平。務令曲直分明。迅速了結。方為妥善。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奉

旨赴川以後。所有酉陽州一案。已蒙

諭交會同將軍崇實等辦理。今遵義縣一案。可否一併請

旨。亦飭令李鴻章就近委員馳往貴州。會同曾璧光所委各員。將

該使臣向臣衙門面述各情。體察是否屬實。秉公速為查辦。即由李鴻章會同曾璧光覆奏。其遵義縣現時情

務。並請

飭下曾璧光先行奏報。暨咨臣衙門查覈。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義教士被傷殞命。請飭查明妥辦一摺。貴州遵義縣教士與平民相爭。據法國公使則稱遵義縣民打毀經堂學堂醫館。搶擄什物。其啟釁由於勒令跨越十字架。跪寫出教甘結。以致教士三人收入縣署。趙教士被傷殞命。梅教士恐亦被殺死。而曾璧光函致該衙門。則稱教民楊希伯挾嫌啟釁。眾懷不平。將經堂醫館打毀。其教士不肯回省。並非遵義縣收入署中。其情形與該公使所稱大相徑庭。該公使在京嘵嘵饒舌。情甚激切。且打毀經堂醫館。已授該教

士以口實若有勒令跨越十字架等情則是顯背條約更使有所藉口事關中外交涉要件必應持平辦理方能維持大局李鴻章於此中機宜素能洞悉著即派委通曉時務之員馳赴貴州會同曾璧光迅速查明秉公辦理據實具奏不得稍有遲延袒護以致別生事端其遵義現在情形並著曾璧光先行查明奏聞以憑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辛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貴州遵義縣法國趙教士因傷身死等情臣等繕給法使信函告以此案業經奉旨飭令李鴻章派員馳往貴州查辦緣由詎料該使臣未滿所欲於本月初七日遣其繕譯官德微理亞來署另擬辦法三

條。一請將巡撫曾璧光撤調來京查問。二則由該使自籌
立時能辦之法。三則由臣衙門派員與該使委員前往貴
州逐行查辦。如三條之內。不能照辦一條。即自行具摺奏
聞
大皇帝。渠亦無顏在中國為伊本國辦事等語。先是該使於八月
二十九日呈遞臣等信函。即有若兩天之內。黔撫未能撤
調。未有審訊。
諭命及京報上。未載明貴撫所辦一總情形。該使另有法辦理禁
止等詞。茲復申前說。仍欲撤調該撫。並加擬揀派委員。與
立時自辦二條。先後均經臣等以所請礙難照辦。據理斥

駁未肯稍事通融並於本月初八日將不能應允各條情節令臣衙門章京備函轉達該繙譯告以此案已經奉
旨交湖廣總督李鴻章派員往辦自能迅速妥結毋庸別議辦法乃該繙譯於本月初十日來署送到照會一件並封摺一件堅請臣等代為恭遞悻悻之情見於詞色其照會內並稱豫擬前往天津候本國水師提督到日一同偕行等因臣等因思若將摺件遽行擲還深恐益滋疑忌當將該使臣封摺拆閱尚無違悖字句謹鈔錄原摺照會信函恭呈
御覽伏思西洋人在中國傳教原有流弊從前不得已而始行允准近因民教不和屢生事端該地方官不能豫為設法以

致外國教士。在四川被殺日久。尚未究出兇手懲辦。貴州又接踵有事。該使臣遂執此多方要挾。必欲如其所請。而實有萬不能允准者。臣衙門安敢稍為遷就。惟既理喻勢禁之不可。設令憤憤而去。即兵端所自起。亦不能不防其決裂。臣等惟有一面相機設法。力與爭執。一面仍密致湖廣督臣李鴻章。貴州撫臣曾璧光。速行查明實情。秉公辦理。毋致貽誤大局。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貴州遵義縣教民互爭一案。尚未辦結。諭令李鴻章派委幹員。前赴貴州。會同曾璧光妥為辦理。該李鴻章接奉前旨。自當派員前往矣。本日復

據該衙門奏稱趙教士被傷一案。法國使臣羅淑亞自繕封摺呈請代遞。且另擬辦法三條。詳加酌度。俱與中國體制不符。斷難允准。業經該衙門王大臣據理駁。自應如此辦理。朝廷撫馭寰區。一視同仁。況關繫中外交涉事件。豈可聽其案懸不結。著李鴻章仍遵前旨。派員赴黔。會同曾璧光迅速查明。持平辦理。以息爭端。不得任意延宕。至法國使臣所遞摺件。內稱四川貴州兩省大吏。有嫌恨條約。陵虐教士等情。固由該使臣情急所致。惟此等情節。該衙門均經陳奏。業已諭令李鴻章等秉公覈辦。該使臣何又呈請代奏。自係該衙門不能詳細開導。殊屬不合。嗣後遇有交涉事件。仍應按照條約妥為辦理。毋得紛紛

代遞封摺以符體制此案除已諭令李鴻章等迅速查辦外仍
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隨時咨催李鴻章曾璧光妥速辦結其
四川酉陽州教民相爭一案並著李鴻章會同崇實吳棠懍遵
前旨秉公辦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法國使臣羅淑亞原奏
法國公使臣羅淑亞謹奏伏以
大清國
大皇帝與本國大皇帝友睦日篤和好昭垂而論法之使臣有下
情不能上達之壅閉是以按照中國法度所准上書陳情
仰祈

聖鑒燭幽事。竊臣原有可議中國大吏之過處。如四川貴州兩省之大吏。竟違

顯皇帝與本國大皇帝在天津北京兩處立定之條約。乃敢心懷嫉恨。睥視奉教之民及法國教士。是以遇機百般陵虐。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故此已有二教士之被傷殞命。外省之欺陵。臣同教之民。如畏風波之再起。故尋鬧而聚眾若狂。致偪迫無數良民而出教。雖臣疊次切請總理各國事務之王大臣上緊催辦。而王大臣等或諉為不能。或有法妥罰案內之兇犯。足給臣所願。得均平之分際而不肯用。臣實不能坐視容忍。現有之劣情日增。而磨分

所應行之責任。因此懇請
大皇帝准臣於未去京之先。所有一切用心保全和美之各法
已盡。惟有此一上書直陳事理。深望由
皇上推情。將諸大吏所不肯讓得之均平公正之處而錫與。則感
戴
皇仁無極矣。若念臣終日閒坐。若木偶然。既不能保護本國人
之性命財物。又不能得言聽計從於大吏。如此住京。何用
之有。為此不揣冒昧。上書謹陳。伏候
諭命是遵。謹奏。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雖盡心竭力。究不能阻總理衙門用牢不可破之法。八箇月之先。李教士被殺之時。經本大臣盡心設法。為得案內之人犯嚴懲。亦可禁止患難。奈總理衙門諸貴大臣。推辭不肯用該法辦理。雖疊次行文到貴衙門。及派本署繙譯官照知請設法辦理者。因本大臣先所豫略之情形既驗。而今尤重。趙司鐸因在遵義縣內羈留之時。被傷身死。教民免不得或在土神跟前寫出教之甘結。或出往他方。本大臣時時擔驚。恐再有新禍患之關到耳。從前中國官有此等兇情。罰上下之犯人完案。今本大臣乃知前次所想之不合矣。除由總理衙門催兩次知會

本大臣據云湖廣總督李中堂奉命派員前往查辦外並無由總理衙門之他結若再有殺燒拆毀情事或巧辯教民不安本分而信服地方官捏造之言或為遮掩所難講之處妄告被屈之人本大臣不能放心來和等有此項事件顯露良心實有不安看中國官辦理現有之禍患殊近泄沓顯有繞避和約之意本大臣不能得兩國所立定約之遵照豫擬離京前往天津候本國水師提督到日一同備行或接到電綫回覆到此光景亦惟結尾一法耳所有一切用心保全和好之辦理各法本大臣均已開盡矣附送摺匣一件請貴衙門代遞

大皇帝。並委派德繕譯官親詣貴衙門。再為覲面一談可也。為此

照會。

法國使臣來函

因貴衙門耽延國執。不速妥辦貴州所交天主教涉訟事件。怕再有不已之禍患。趙司鐸因在道義縣衙羈收之時。被傷殞命。經醫家查看明白。實係被傷身死無疑。再查伊等十分逞兇。搒尋教民毆辱。且該處大廟內地閒。放有磁十字架。及佛像跟前鋪下紅氈。勉强教人跨越。並勒令跪下。偪寫出教甘結。該處地方官。不但未手旁觀。還將天主堂及教民之財物收去入官。再代理主教任。與曾撫臺面

訊之時。該撫臺告訴。隨便汝寫多少信件送京。
皇上必然不親來查辦。無奈仍由我作主等語。該大吏實不欲張
貼彈壓告示。以息亂萌。又在仁懷縣之梅教士。大約現時
被殺死也。因此項禍患。本大臣若知。現有之情形日增。即
屬不安本分。因此照知貴衙門。若兩天之內。黔撫未能撤
調。未有審訊。
諭命及京報。未載明貴撫所辦一總情形。本大臣推想。自另有
法辦理禁止。
給法國公使信
前准貴大臣函開。貴州趙司鐸在遵義縣衙羈收之時。被

傷殞命等情。復由貴大臣來本衙門面述各情。並梅教士
在仁懷縣恐亦被殺之事。此案現由本衙門於本月初五
日具奏。
旨飭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派員馳赴貴州。迅速查明。秉公辦
理。俟查覆到日。再行布覆。
丁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具奏英國修約大概情形一摺。奉
旨著派親郡王會同大學士九卿公同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旋由
軍機處鈔交睿親王德長等覆奏內稱。此次所議各節。如
安設鐵路銅綫。挖礦販鹽。以及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

等事。實屬大礙

國計民生。業經該衙門極力拒絕。將來若再嘵瀆。仍以設法拒之為是。其餘各條。該衙門分別准駁。與大局無甚關礙。自不妨徇其所請。免肇釁端等因。具見王大臣於可允不可允之處。斟酌利害輕重。權衡至當。與臣等意見正相符合。惟該使臣阿禮國有俟本國回文再行酌辦之語。王大臣等恐其另有詭謀。臣等亦早慮及此。因即隨時察其動靜。迨本年七月二十四日。該使臣送來節略一紙。大意謂已接到該國覆文。欲將上年所擬作為暫行章程。不算修約。俟將來法布兩國修約時。再行一同辦理。如中國必欲

作為修約。應將
覲見及招工章程。並應辦各件。同時妥議。方可會定等因。臣等窺
其用意。蓋以前請鐵路銅綫。它礦販鹽。及內地設行棧。內
河駛輪船等事。先經臣等峻詞駁斥。該使臣不能滿欲。又
恐忽爾中變。無可藉口。因知中國現在必不能允其即時
覲見。故首先以此為請。次及招工。並以應辦各件渾括運鹽等事。
以冀得步進步。為層出不窮之計。臣等若稍一鬆動。不但
將來各國可以合而謀我。更恐紛紛效尤。皆欲援改修約
期限。尤難措手。因即堅持定見。連次與該使臣極力辯論。
並詰以原議本係修約。今忽欲變作章程。無此情理。且辦

事以信為主。若首先失信。此後中國豈能甘心。該使臣無可置辯。誠為該國執政大臣之意。臣等又以該國執政大臣不知中國情形。伊應早為轉致。不當自食前言。如此時不作修約。則必再俟十年方可議修。持之又久。該使臣計無可施。始允派其副使傅磊斯及繙譯官雅妥瑪來與前派章京及南北洋委員並總稅務司等公同會商。臣等復令該章京等逐款與之較辯。該副使等將上年中國所允等條。一一再行面訂。臣等前既責其失信。未使自蹈覆轍。仍皆照允。遂詢以中國議增六條。該副使亦照允四款。其商人不准充領事一條。則謂英國原無其事。不必載入條

約。其華商將來赴該國貿易一條。允俟中國在該國設官時再議。亦尚無甚關繫。獨以前擬買賣洋土貨一切辦法。及湖絲洋藥茶葉加稅之說。堅執不允。謂土貨另備子稅。洋貨正半兩稅並交。係屬苛刻洋商。令其虧折。絲茶加稅。係大宗之貨。比較允減伊國零星之稅。數目出入。不啻二十分之一。豈可謂平。連日爭執。幾至不可收拾。臣等因思該使臣不日回國。設令延候新使。則人非原議。更易翻案。遂允將洋土貨辦法稍而變通。其稅數仍堅照初議。又以茶葉前定稅則本重。允其照舊徵收。而洋藥湖絲。則非加稅不可。復行辯論十餘次。該使臣等始肯照允。合計此次

修約。有益於英商者。以南省由中國自行窓煤及蕪湖設關為大。有益於中國者。以洋藥增稅湖絲倍徵為大。查蕪湖設關。係按照從前外省所論情形辦理。以該處江面久為洋船往來之區。添此一關。似亦無甚妨礙。至窓煤一事。先經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議覆摺內。均以該國屢次堅請。有不允不休之勢。自可酌量開辦。臣等現僅允以南省三處。又係由中國自辦。並非授柄洋人。流弊似不至甚多。況中國現已自造輪船。亦不能不豫為取用地步。非專為洋人開拓。且北方數省。概行禁阻。則西山一帶。自可無慮。

按之睿親王德長等覆奏。亦屬相合。其洋藥湖絲加稅。通

盤數。除扣抵現允減稅銀數外。每年約可多得銀百數十萬兩。雖區區稅數。小利原可不計。第彼既有減。我亦必當有增。因逐款酌句。示以均平。藉此以杜將來各國格外覬覦之端。其他或申明舊章。或補綴前約。或互相抵換。或兩有利益。尚無窒礙之處。至條約章程內。應議詳細辦法。及通商律例。應由通商大臣督飭裁議。再行隨時酌定。伏思此番修約。係各國通商後第一次辦理。尤宜加倍審慎。

臣衙門先於六年九月。前期奏請

飭下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大臣等廣集羣議。以為根基。又於七年十二月奏奉

諭旨派親郡王大學士九卿公同妥議以為
該使臣筆舌互爭方能定議庶將來
援此為式所有新修條約十六款章程
擬於即日在臣衙門與英使臣公同
往來節略照會並條約章程稅則照
御覽再章程內九十兩款英商免稅家用雜
稅務司覈定名目再行填註合衙陳明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
覲見及招工章程本係咸豐八年英國約內

初議修約。即與該使臣商明。
覲見止可暫毋庸議。招工則章程續經議定。不使率改。該使臣業
已允諾。此次復申前說。臣等仍以原議駁之。該使臣現雖
允諾。不將此二事列入修約條內。惟蒲安臣等前往英法
二國。其君主曾與接見。以禮優待。該二國住京使臣。因即
援以為例。疊次照會臣衙門。欲商
覲見。臣等仍以禮節難之。並告以無論將來
大皇帝准行與否。均非臣下所敢豫擬。其招工一事。先經臣衙門
與英法兩使臣議定。奏明畫押蓋印通行後。因其本國以
所議有不便之處。欲行酌改。臣等堅執不允。彼此相持。今

該使臣等復疊次照會。仍請妥商。似不能不為酌量通融。然無論如何議改。仍以令愚民不受拐騙為主。至洋鹽進口一節。本原約所不載。近復託為該國來文。以一月一次為言。希冀嘗試。臣等仍行堅拒。誠恐不免嘵瀆。應再剴切開導。以絕覬覦之心。

御批。知道了

英使阿禮國節略

蒲大臣在外國。代辦聘問通好事宜。據云中國與外國相交。頗願日臻親密。亦願立意進達。此等詞與實跡相反。不但蒙蔽各國輿情。並誤各國執政。亦致誤中國。本國與中

國。頗敦和好。並無他意。此係本大臣所常訂。亦係貴大臣所素知。然恐蒲大臣向中國告以無論中國何等待英國。英國止知以和好相答。則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蒲大臣所云前情。今外國聽之。其始甚為暢然。嗣覈其實跡。皆屬子虛。更增抑鬱。竊恐外國與中國。若失和好。未必不由此起。溯查咸豐年間。英國與俄國失好之由。即由俄國錯會英國與情。謂可以任意刻待土耳基國。遂至兩不相洽。目今四川福建皆有殺斃教士拆毀教堂各案。使各國聞之。必謂中國與外國。實無真心和好之意。本月十五日。接到本國執政大臣來函。內有鈔錄照會蒲大臣文稾一件。文

中詞意。與本大臣意見相同。茲送貴大臣查閱。至修約一節。尤以迅速議事為要。一則兩國可以共敦和好。一則貴衙門既如此辦理。庶可使各國聞知。以為蒲大臣所云前情。尚不至十分虛渺也。

英國致蒲安臣照會

大英欽命總理專辦各國交涉事件大臣照會

大清欽差蒲大臣。近與貴大臣晤會。本大臣所允本國與中國相交之道。嗣後堅持定見。以和濟事一節。緣以貴大臣曾有中國甚願令各國盡獲條約利益。並能保全各國商民。不令稍受虧累之語。苟以後照此試辦。中國若有不能踐

言之處。本國止可一仍其舊。雖舊日辦法。亦係本國所增。無如必須自行保護商民。亦係實不獲已。再查中華為國。若能前進。其有益於各國者猶小。而有益於中國者實大。無如中國仍係固執。本大臣終慮中國厭惰變化各法。未肯進遠。

給英使阿禮國節略

接讀貴大臣節略。稱蒲大臣在外國。代辦聘問通好事宜等語。各國每謂中國與外國。雖似和好。總覺不甚相近。本大臣竊謂不然。即如遣使一節。中國先因無人深悉外國情形。多年未能辦理。適值蒲大臣回國。言及願當此任。因

即商令為中國出使。正是中國真心與外國通好之證據。即蒲大臣在各國時。所言中國情形。縱或與現在時勢稍有過分之語。然皆是體會中國通好二字。為中外極力敦睦起見。非有意蒙蔽各國。貴大臣從前備悉此情。正當從中代為剖白。免致貴國誤會。今反疑蒲大臣告中國有無論中國何等待英國。英國止知以和好相答。不獨中國無此心。即蒲大臣並未嘗向中國進輕視貴國之言。貴大臣何所見而生此疑慮。深恐將來中國以出使為畏途。並使外國望中國前進之事。即屬中國可行者。亦因此而沮。是以本大臣不能不為中國辯。自不能不為蒲大臣辯也。節

略內又稱咸豐年間。英國與俄國失好之由。即由俄國錯會英國與情。謂可任意刻待所致。竊據此時中外情事而論。貴國之於中國。或不免如此。而中國之於貴國。則實未如此。緣中外交涉事件日多。加以習俗不同。論辦各異。自不免互有爭執。全在貴大臣與本衙門彼此毋稍偏倚。持平辦理。若因偶有論辦。遂疑為任意刻待。則不獨外國與情為然。即中國與情。亦嘗謂與外國交涉人命錢財等案。實係華人理曲者固無所怨。無如即十分理直。如抵命賠償各情。從未見洋人與華人一律辦理。動輒以勢力相壓。不但深憤外國。並怨中國官員不為作主。即如近年福建

臺灣廣東潮州擅動兵船等事皆係領事官帶兵官所為亦知非貴大臣與貴國之本心且其中各據一面之理本大臣故多方加以體諒乃近聞新聞紙竟有外國若以兵臨之修約各事無不准行之語可見華人所言外國專以勢力相壓實非無據本衙門亦難將中國輿情解說以此類推不獨近年臺灣潮州等事華民公論以為有意刻待即歷年長江一帶及牛莊等處擅奪中國官民船隻槍斃人命燒毀房屋等事華民公論亦無非以為有意刻待也然輿論雖則如此而本大臣則並不以領事官帶兵官此等行為即作為貴國有意刻待中國人民也貴國何故竟

謂中國有意刻待外國耶。又節略內開。目今四川福建各
案。各國聞之。必謂中國與外國實無真心和好之意。此固
係貴大臣維持和局。深恐中外失睦。故進此說。第四川福
建各案。其啟釁俱有由來。即教務之難。每易激成事端。亦
久為貴大臣所洞鑒。本衙門從不以中國人先入之言。遽
懲一面之詞。執為確據。必令外省地方大員詳細研究情
節。公平辦結。本大臣原未嘗因各國向中國辦事。稍有議
論不合。即疑各國無真心和好之意。似外國亦不必以四
川福建等事。疑為中國並非真心和好之據。至貴國執政
大臣照會滿大臣內稱。終慮中國厭惜變化各法。未肯進

達一語。查中外時勢。有難有易。且亦各有國體及自主之權。如時勢可行。及無礙國體政權者。中國原有自主變通之法。其窒礙難行者。無論不能勉強。就令勉強試辦。終必無成。利未見而害先形。安能不加審慎。又況近年來中國與外國商同辦事。有彼願而此阻之者。有此助而彼撓之者。甚至有彼此同助而彼此旋即同撓之者。事亦多端。不能備舉。即就出使一節而論。蒲大臣本因通好而赴各國。乃各國反因此而見疑。則其餘各事可想而知矣。總之但願彼此推誠相與。各以忠恕存心。遇事力求平允。庶於中外和好大局。長久相保。

英使阿禮國節略

案查去年本大臣所派參贊一員。會同貴衙門所委之員。商議各件。籌畫甚為周密。惟彼此各存心意。在中國政務。不便率行改易。本大臣以為因時制宜。條約中根基不便大事更張。亦有必須改易。以免英商貿易受虧之處。似可變通。至鐵路飛綫以及輪船入內河三事。商人有益之舉。本大臣將歷次往來文件節略。齎回本國。現准本國執政大臣回咨。亦以本大臣所擬為然。不過於條約中取益防損之道。略為補綴。與改修條約不同。查三年後乃布國修約之期。或者法國亦俟布國改修之年。一齊纂修。彼時恰

值中國

大皇帝親政之年。何如將英國之約。亦俟與法兩國同年修理。此三年中。時易勢殊。各國官民。於中國情形。日臻熟悉。庶可互相融洽。現在中國欲用外國機器。及一切新法。甚多阻滯留難之處。將來通商日臻昌盛。阻滯留難之跡。自必消泯。辦理必易。彼此有益。至稅則所改額數。較前定之數大相懸殊。並將外國商民不歸地方官管轄之例。暨外國商民居住內地。以及傳教各等事。均有更張。必須會同各國一律會辦。如僅與一國議定。終難妥協。若貴衙門亦以為然。則容或商定各節。即可照辦。其改修條約。權可暫懸不

辦所有客歲互擬各件現皆一一開列於後

一稅則通商章程一節洋商在內地運貨或置或售現完內地稅課之法多有不善之處擬設良法消除此弊一則洋商運洋貨完納正半稅後即可任便運往內地售賣一切稅課俱不再納一則洋商運土貨出洋除完納正半稅外不再納別項稅課沿途並無禁阻一則洋商以土貨在中國貿易除不准私運之貨外其餘貨物俱與華商一律貿易一船塢船用各類雜物以及外國服用雜物進口一概免稅須定妥善章程一存票議於三箇月內原貨出口准給現銀一洋商貿易應有官棧之處酌定設立一稅則貨物擬減

十餘樣之稅其最要者係內地煤炭一項○長江各口洋商置買茶葉需立復進口半稅之保單現擬不必取具此項保單○各海口稅銀加色各處銀色高下不等須設立良法以昭畫一○或各口完稅銀色即按本口銀色徵收○洋商運貨等事須讓以貿易暢行之路即如長江之內揀選設立碼頭數處○海面之上或行添設碼頭或有裁撤另行改設○中外商民遇有詞訟之事向無通商律例亦無鐵案一定辦法亦無會審公堂現擬定一通商律例以便遇事照辦○商民持照前往內地各處貿易併租賃客寓亦可暫租存貨處所皆係條約所載現奉奏請

諭旨。行知各省遵行。一。鄱陽湖內。擬准駛行輪船一隻。拖帶運貨船艇。一。擬於通商口岸就近之處。開窑煤窰。並用外國器具。以及運煤上船。擬設良法。以便節省運煤之費。本大臣現籌權時維持之法。惟有將以上各節。速行開辦。則時勢之艱。以及不善之處。自可暫時消除。至兩國大事。英國意在前進。中華勢若退後。且多設禁阻之法。勢若冰炭。兩國俱應知此意。是以大事未便即擬更張。止可籌思良法。以期能盡條約之益。儻中國以為如此辦理。即係十年修約辦法。此後十年之內。不能再有改易。英國亦可允從。現在所擬各節。俱係條約應獲之益。不能遲緩之事。是以止可

勉從。但此外仍有要事。亦須議妥。即如蒲大臣前往泰西各國。既能覲見各國大皇帝大君主。則各國住京大臣。亦須

覲見中國

大皇帝。歸為一律。咸豐十年所定續增條約第五款內載各口招工一事。四年以來。直同廢棄。緣所定章程不善。未蒙本國

御筆批准。現在須會同商定章程。此二條最要之件。其餘仍有應辦之事。現尚毋庸議及也。本大臣現已告假。行將卸任。務望速行見覆為要。

給英使阿禮國節略

准貴大臣函送修約論擬節略一紙。大意謂容歲所擬各節。不過於修約中取益防損之道。聊為補綴。與改修條約不同。俟三年後與法布兩國同年修理等語。查咸豐十年中國與貴國互換條約第二十七款內載。日後彼此再欲重修。以十年為限。期滿須於六箇月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若彼此未曾先期聲明更改。則稅課仍照前章完納。後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後均照此限此式辦理。永行弗替等語。甚為明顯。其必須於六箇月前酌量者。正所以鄭重其事。上年貴大臣以期屆修約。派員與本衙門所派各員疊次面議。並擬具節略。往來籌商數月。均有成說。至十月二十

八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所有來往文件中議論修約大概情形。已咨回本國。是此舉非特本爵及本大臣以為修約。即貴大臣亦以為修約也。本衙門辦理此事。先經奏請

飭下沿江沿海各督撫會議。復又奏請

特派王大臣會議。正因中外睦誼日敦。所修各條。務期互有裨益。方昭信守。乃時及一年。已有成議。貴大臣忽稱貴國執政大臣云。此次不作為改修條約。俟三年後與法布國同年修理。本爵及本大臣聞之。殊為不解。若如此說。不但貴國於原約載明永行弗替之事。無故變更。使人以條約為不足取信。即本衙門嗣後辦理中外交涉事件。亦多窒礙。不能

取信於內外官民。所關於通商大局者實非淺鮮。且俟三年後與法布兩國同年修理一說。更屬難行。緣各國修約俱有期限。一經更易。則全無定準。此國改為三年。彼國亦欲改為三年。前後參差。勢必至年年日日修約。轉致中外官商無可遵守。不獨無此辦公之法。即本衙門亦日不暇給。

現上年八月十六日。本衙門接閱貴大臣節略內稱本大臣將現在派員公議大概之意。並貴衙門節略各件。照會各國欽差大臣。現已接到各國欽差照覆。所有六箇月以來公議各款。本大臣自當即與貴衙門酌定等語。可見貴國修約一事。不但各國均已知悉。抑且並未攙越。緣有一

體均霑之條。自無庸從旁干預。貴國何苦於理應修約之時。拖延不修。而轉欲待法布一時同修。況此時不修。則須更俟十年。方能議修。何如按期修理。不至耽延時日也。此事或非貴大臣本心。本爵及本大臣無不相諒。但兩國辦事。以信為主。上年既有成議。此時無從另定辦法。即望貴大臣力持定見。恪遵原約。並仍照上年所議辦理為要。

給英國阿禮國節略

貴大臣節略。言蒲大臣前往泰西各國。曾行覲見之禮。各國往京大臣。亦須

覲見中國

大皇帝各等語。查同治七年十月初一日。接准貴大臣照會一件。
內黏鈔單十九款。其第十八款。有云優待
欽差及
朝覲二節。並非無關緊要。亦應有一定禮節。固恐如提此事。於現
在商辦之件。反致有礙等語。彼時貴大臣已知現在非
朝覲之時。今何以忽稱所議各節。若作為十年修約。則必須議定
此節。殊與前言不符。上年蒲大臣出使時。本王大臣等曾
給咨會。內言蒲大臣係泰西人。各國欲照泰西之例優待
者。亦須向各國豫為言明。中國體制。與泰西不同。庶將來
各國。不至疑中國無報施之禮。蓋本王大臣等早知中外

儀節兩不相同即兩不相強不知貴大臣何以必欲以此
相強也況彼此出使大臣特蒙
召見非臣下所敢豫擬惟貴大臣諒之
英使阿禮國照會
為照覆事接到貴大臣節略內稱
朝覲二節等語本大臣查時易勢殊前一年所可不行者至今日
則其勢不可不行非前後矛盾也前年蒲大臣出使時貴
衙門既有各會應一律照會各國欽差大臣蒲大臣到各
國時亦應豫為言明乃蒲大臣並未宣之於口蒲大臣在
外國行覲見之儀未言中國無報施之禮如此大事中國

本係理所應為。自無俟外國相强。各國出境大臣。阻其入
覲。即為不以客禮相待。自古兩國修好。使臣入覲。史冊備
載。
貴國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均曾
召見外國使臣是入
覲一事。非創自今日也。英國條約第三款內載。大英君主每有派
員前往泰西各與國拜國主之禮。亦拜
大清

皇上。以昭重一肅敬等語。今蒲大臣現到各國。知本國與泰西各
與國覲見實情。儀節不難商定也。若謂使臣特蒙
召見。非臣下所敢豫擬。貴親王暨列位大臣膺辦理各國事務重
任。似亦應進讀訓。以免延誤也。

英使阿禮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奉本國來文內開。英商販鹽進口售賣。務希
中國解禁變通。每月止准洋船一隻。運至上海一口。一年
之內。以洋船十二隻為限。試辦五年。洋鹽進口稅項。專歸
稅務司管理。可保無害於治等因。前來。本大臣查民食最
要者。莫過於糧。中華由外國歷年所運不少。其次民食之

要。即在於鹽。亦須價廉物美為貴。前本國所屬五印度。亦曾禁鹽進口。後漸次解釋。實於國家民食。兩有裨益。蓋鹽課較前增至一倍。稅項進口即行完納。並無一切偷漏走私之弊。至鹽場作工之人。現俱歸回。所獲工價。較前亦多。當日待食於人者。今反為生食之人矣。希貴親王酌覆試行開辦。

給英使阿禮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來文請准洋人每月運鹽一船。到上海一口等因。洋鹽進口一節。前於修約往來節略內。曾經言之至詳。斷難允行開禁。緣中國鹽有定額。引有定數。若外國額

外之鹽既行。則中國領內之引必滯。收稅之利。實不敵彭課之害。況中國由官派商。按地坐引。照引銷鹽。亦有一定一處之鹽滯銷。即一處之引坐廢。華商更不免賠累之虞。而且此外場戶竈丁船夫。一切作工人等。仰給於鹽務者。不下數百萬人。若如來文所云。皆令歸田。舍現在之衣食。謀未定之工價。中國民雖至愚。亦必不肯忍受。且亦無如許開田可種。鹽禁向來載在條約。未使輕易更章。今年奧國商人運鹽到津。曾經天津拏辦。因該商初入中國。未諳條約。故僅將鹽入官。從寬免其罰辦。嗣後各洋商如有販運私鹽進口者。應仍按照條約一律罰辦。未使如來文所

云。與外國米糧一概而論。相應知照貴大臣查照可也。

新修條約

大清國

大皇帝。大英國大君主。今欲將戊午年五月十六日所定條約。益臻恰當。因案查前定條約第二十七款內載。此次新定稅則。並通商各款。日後彼此兩國再欲重修。以十年為限等語。茲彼此均循照前約。量加修增。是以

大清國

大皇帝特派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等。大英國大君主特派欽差任紫中華使宜行事大臣功賜伊帶二等寶星

阿將所奉全權大臣使宜行事之

大清國

上諭與英國上諭互相校閱俱屬妥當現將會議修增各款開列於後

第一款

一中國允凡與通商各國所定條約章程內有益於各國者英國商民亦得一體均霑英國允凡英國商民欲援中國與各國所定條約章程之益一體均霑即應照中國與各國所定條約章程之款一體遵守

第二款

一中國允凡通商各口。英國均可派領事官住紮。英國允凡英國及英國屬地各口。中國均可派官駐紮。彼此均照待各國官員最優之禮相待。

第三款

一英國允進口之洋布大呢洋絨三類。於進口時正子兩稅。一併完納。中國允該進口正子併完之三類洋貨。在通商口岸省分。均免重徵。

第四款

一英國允英商照章領照赴內地置土貨。運赴海口。沿途運關納稅。遇卡抽釐。中國允此項土貨。如係出口運往他

國者。一年之內。准將沿途所納稅釐。與子口半稅銀數比較。其多餘者。照數發還。若報明出口復進口。多則無庸給還。

第五款

一英國允香港運來之貨。若實係中國出產。則與洋貨有別。該貨入內地時。須照各項土貨之例。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中國允英國運土貨前往香港。按照往通商各口之例。一體發給出口正稅之憑據。俾於復進口時。照例完納復進口半稅。

第六款

一英國議開溫州口岸通商。中國照允。中國議將前約所載之瓊州口岸。作為罷論。英國亦照允。

第七款

一中國允英國商船。每四箇月。止徵船鈔一次。英國允凡英船進口。無論作運貨之船。或作堆棧之船。或作躉船。或自備中國式樣之船。均須按期照例納鈔。

第八款

一英國允英商船隻出口。須報明前往何處。並將出口貨單呈關備驗。中國允倘有英商捏報貨物。應罰之銀。總在五百兩內。按情定罰。

第九款

一英國允凡應辦罰款者監督或稅務司可與領事官會訊中國允凡貨物應罰入官者領事官可與監督或稅務司會訊又議由兩國會同商定通商律例

第十款

一中國允充當引水者均給執照為憑英國允凡無照冒充引水者按章懲辦又允聲明舊約妥速會定約來承手章程

第十一款

一中國允凡進口洋貨後行出口回國者若在三箇月之

內。出口所領存票。准其持票換領現銀。英國允洋貨進口後。於三十六箇月限外。始行出口者。毋庸發給存票。

第十二款

一英國允加徵進口洋藥稅銀。中國允英商領照入內地。准其自備中國式樣之蓬篙艙各船。照章前往。又准通商口岸。酌量情形。設立關稅。又准由九江關監督自備輪船一隻。在鄱陽湖一帶。拖帶英商來坐中國式樣之船。又准將長江茶葉出口保單一層。能否停止。先為試行。又准由南省通商大臣酌定兩三處開採煤斤。又准將南省各口出口土煤減稅。

第十三款

一英國允加徵出口絲斤稅銀中國允蕪湖江口作為通商口岸又准外國所產糧食於進口後復行出口回國者免徵出口稅銀又准船廠所用雜物免徵進口稅銀又准將英商家用雜物船用雜物再行詳開名目免徵進口稅銀又准將進口之洋煤烏糞免稅進口之時辰表白胡椒黑胡椒馬口鐵木料均准減稅

第十四款

一中國允由通商各關各將本關銀色明定章程英國允凡英國商民所領入內地各項執照以一年為期期滿須

繳。

第十五款

一現修條款。有未改舊章者。仍遵舊章辦理。其已改為新章者。即照新約辦理。

第十六款

一今將以上增修之條約章程改易稅則各款既定。理應恭候

大清國

御筆大英國御筆批准遵行。兩國特派大臣在

大清京師會晤互交。現兩國大臣先為親筆畫押。蓋用關防。以

昭信守。

新修條約善後章程

現將新修條約。再行酌定章程。俾得申明。以昭周備。所有後開各章程。兩國官民。應與條約一同遵守。為此兩國大臣。蓋印畫押。以昭信實。

第一款

一進口洋貨。如洋布大呢洋絨等貨。約准進口時正半兩稅。一併在關完納。日後欲將前項洋貨。運入通商省分售賣。均免重徵。若英商自往。仍須照章請領護照。若雇華人代往。或賣與華商轉運。均不必再請運洋貨入內地執照。

即可任便沿途售賣。經過關卡。概不重徵。惟該關卡仍須照例查驗。以防有夾帶別貨販運違禁貨物等弊。又進口洋貨。除前款載明正子並交之三類洋貨外。其別項洋貨進口正稅。業經照章完納。若運入內地。照舊章完納半稅。請有運洋貨入內地執照者。沿途查驗放行。概不重徵。若未請有完過半稅執照者。仍進關納稅。過卡抽釐。華洋商人。一律辦理。又華英各商運前款載明正子並交之三類洋貨。赴通商省分者。若另帶別項洋貨。並無完過半稅執照。其別項洋貨。應進關納稅。過卡抽釐。若無完過半稅執照之別項洋貨。經過關卡。匿不報明。或攙雜土貨影射。查

由均將同類之貨全數入官。又華英各商欲將前款載明正子並交之三類洋貨。於正子並交後。運至不通商省分售賣者。應赴海關請領運洋貨入內地之執照。註明指赴何處。途中經過關卡。照章查驗。概不重徵。儻非照內所開貨物。或有多出之貨。均將該貨入官。俟到指定之某處後。其照即作為廢紙。其貨與各該處土貨無異。應照各該處章程。或納稅。或抽釐。均無不可。

第二款

一入內地買土貨。或英商自往。或雇用華人代往。均須豫先照章在海關請領空白報單。其在內地置貨。未運到本

關以前。沿途所經關卡。應與華民一體完納稅釐。由該關卡將所收稅釐數目註寫報單之上。印用戳記。付該商收執。報單內所載之土貨。沿途不得私賣。違即照章罰辦。又英商入內地運土貨到最後子口。該商應赴該口稅務司處報明進驗。將報單呈關存查。儻十二箇月內。原土貨運往（香港不在其內）除照納出口正稅外。其應交之半稅。准將該貨交過沿途稅釐扣算。少則飭該商補足。多則由該關給還。如報明出口復進口。多則無庸給還。

第三款

一凡洋貨進口完稅後。如欲運外國。實係原包原貨。亦無

拆動扣撥。數計該貨進口之日。到該貨裝載出口船之日。在三十六箇月限內。准其照章請領存票。以抵該關別稅。船鈔銀不在內逾限不准。如該洋貨距進口之日。在三箇月限內。即行運往外國者。其所領存票。准其赴本關銀號換取現銀。逾限不准。至土貨復進口後。再行運往別口。該商請領存票。仍照一年限期辦理。逾限不准。

第四款

一英商出入內地。所領各項單照。自給領之日起。以十二箇月為限。過期即作為廢紙。仍應令該商將廢照於所限十二月後。再限一箇月呈繳本關數銷。儻逾限不繳。即不

准其再行請領。

第五款

一通商口岸。如可設立關棧。即由該關監督會同總稅務司酌量情形。妥議章程辦理。倘有礙難設立之處。亦可不設。

第六款

一九江關監督自備輪船一隻。專在鄱陽湖口一帶。拖帶英商乘坐中國式樣之船。前赴九江關口。其拖帶經費。該商按照拖帶船隻定例。呈繳該關查收。

第七款

一凡英商請照入內地賣洋貨或請領報單入內地買土貨或入內地賣復進口之土貨均可自備中國樣式運槳篙櫓之船照章前往該商在內地可以暫賃客店或暫租民房堆放貨物均不得張挂行名招牌該商領報單入內地所置之土貨不得即在內地售賣所租華人店房如該華人有應完納之各官項英商不得包庇該處商民亦不准滋擾現經利剌告示發各省轉交地方官張貼曉諭至英商自備入內地之中國式樣船隻均須由稅務司發給該船關旗並執照一紙由監督加蓋印信以憑稽查其往來內地須張挂該關所給之旗號遵照該關之專章如無

印照而揑造關旗。或另挂別項洋行旗號。或有照而另挂外國旗號者。即係假冒。均將該船貨一併入官。

第八款

一南省句容樂平雞籠三處產煤處所。由南省通商大臣查看該處情形。自行派員試辦。其應否雇用洋人幫工。及租買機器一切。悉憑通商大臣主政。究出之煤。華洋商人均可買用。

第九款

一英商家用雜物。船用雜物。從前條約本有載明免稅各件。今再將該英商家用船用雜物。由總稅務司分別開明

隨復。冰免牽混。若運入內地售賣。仍照舊章完納稅餉。

計開

俟彙定免稅貨物名目。再行填註。

第十款

一英商船廠所用雜物。實係修理船隻者。進口時查驗確實。准其免稅。若製造新船。仍將該新船照值百抽五例完稅。至開船廠者。必先赴關領照。並具保結。結內所註明各節。悉由該關妥議酌辦。至應行免稅之物。由總稅務司彙定名目。以免牽混。

計開

俟覈定免稅貨物名目再行填註

新修稅則

進口

珠邊時辰表○每對仍照舊則徵銀四兩五錢

時辰表○金者每對徵銀一兩銀者每對徵銀五錢

白胡椒○每百斤減為四錢

黑胡椒○每百斤減為二錢

馬口鐵○每百斤減為二錢

外國所產糧食○進口後復運往他處免其納稅但須照章領單不准私自起下

洋煤烏真並各項免稅之物○一體領單不准私自起下

木料。准其酌減稅銀。俟派員前往上海妥議籌辦

洋藥。仍照舊章專條辦理。惟進口每百斤改徵稅銀五十兩

出口

湖絲土絲各等絲經。每百斤改徵稅銀二十兩

四川黃絲。每百斤改徵稅銀十兩

土煤。除天津登州牛莊三口仍照前定稅則納稅外。其餘通商各口。每百斤減為五釐

吉林將軍富明阿副都統巴揚阿奏。竊奴才等查寧古塔所屬之琿春地方。遠處極邊。孤懸海角。與朝鮮接界。僅隔一江。原設官兵。僅止四百餘員名。前因俄夷肇釁。辦理海防事宜。不足防守。經前任將軍景綸奏請添設副中二百名。

暫顧目前。並非永久之計。即如青島地方。金匪俄夷。互相
聲援。聚眾仇殺。迨經報由省城寗古塔二處。派兵馳往捕
拿。而該匪等已竟互斃多名。幹富明阿到任以來。經上年
海參崴青島滋事之後。晝夜思維。與其廉餉勞兵於事後。
莫若豫籌完善於事前。查琿春原設協領一員。佐領驍騎
校各三員。防禦二員。筆帖式二員。領催馬甲四百三十名。
擬將前設遣防到甲二百名裁撤。每年節省養贍銀二千
八百八十兩。再由省滿洲八旗裁那防禦五員。每年節省
俸銀四百兩。合擬添設八旗。應添設佐領三員。防禦委佐
領二員。驍騎校五員。筆帖式二員。領催十三名。披甲一百

五十七名。連原設官兵分為作旗。每旗佐領一員。驍騎校一員。管理領催五名。披甲七十名。防禦二員。分統左右兩翼。至原設協領係屬三品武職。現與外夷交涉事件。應請賞加副都統銜。俾品秩較崇。至添設官兵。每年俸餉銀五千四十七兩。除由擬裁防禦副甲節省俸餉外不敷銀兩請一律作正開銷。幫等仍出示曉諭。令該處廣為招徠。僕能招民開墾。地利自生。經費不耗正款。地方得以久安。

御批該部妥議具奏。

辛卯。署黑龍江將軍德英奏。幫德英巡閱至黑龍江城。會同副都統愛紳泰。巡察沿口各卡及左右旗屯。俄國海蘭

泡夷批捷生科關信遣官帶領通事前來探望。弩察看沿江一帶。與俄國接界居住之各旗屯人等。均能守舊相安。抵至黑河屯卡所。當有俄國巡邊大臣薩闊勒闊幅與海蘭泡固畢爾那托爾批達生科帶同俄官通事十數員名。乘坐輪船過江。來與弩會晤。摘帽施禮。弩當以賓客接見。茶酒款待。復據通事傳說。送給弩等哈喇回絨等物。以為贄敬之禮。弩等察看所餽物件。為數無幾。遵約議和之際。未使卻之以負其意。致被生疑。特失敦睦之情。酌收一二件。以撫其心。當即回贈紬緞十數卷。米麪果品布疋等物。用昭厚往薄來。示以大方。該酋等俱各歡欣而散。旋於次

日。該巡邊大臣薩闡勒闡幅。率同批捷生科等駕船渡江。
復與奔等會晤。據通事述稱。該大臣奉命巡邊至海蘭泡
城。據該國商人控訴。前此貨船沂流行至呼蘭通商。致被
攔阻等情。持北京續約第四條。及天津和約第十二條。所
載兩國通商各節。稱因何將該屬人等攔阻。奔等辯以北
京所定續約第四條。內載兩國交界處所。准其隨便通商。
不納稅課等語。其餘除交界處所之外。並未載有俄國商
人隨便在各處通商之語。呼蘭城守尉並委員等。前將俄
人商船攔阻情形。已奏請
大皇帝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知俄國住京公使。按約辦理。

以敷兩國友睦之誼。據理剴切剖辯。該商等詞窮散去。復於次日。該國巡界大臣。遣員邀到清俄字各一紙。與該商面述情形。大略相同。旁隨按約逐層覈駁。詳給清字答覆遵照去訖。惟該夷挾詐已久。難保不無別有要求。除出示曉諭沿江旗屯商民人等。務須守分安居。公平交易。不准詐騙賒欠。私相貿易。致滋事端。隨面飭卡官嚴巡彈壓。毋稍疏懈外。旁回巡途次。接奉前奏俄人越境前往呼蘭要求通商摺內。欽奉

諭旨飭下照辦。荷蒙

訓誨周詳。無微不燭。旁謹與全英欽遵

諭旨。密咨各城。轉飭防卡官弁。如再遇俄人入境。即按照條約。設法攔阻。毋任其東隙闌入。肆意要求。以杜其得寸思尺貪求無厭之心。並嚴禁本屬商民人等。不准與其私相貿易。而弭釁端。以期仰慰

聖主慎重邊疆嚴防外夷之至意。

御批。知道了。

乙未。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竊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因船工將成。請

旨飭調前臺灣道吳大廷來閩。督同管駕官赴津請勘。五月十二日。復將第一號新船下水。及一切工程奏明在案。維時船

上機器滋鑪銅輪各大宗雖已如法安置而零星大小器具為開駛所必需者尚難數計下水之後臣一面飭管駕官員錦泉督率目兵駐紮船上練習駕駛操演器械以臻純熟一面飭日意格催中外匠作逐件製造大自桅舵煙筩煤艙舢板小至明窗水管繩纜欄梯精自舵表氣表遠鏡號氣鐘纛至帆旗衣裝牀櫃倚几兩月有餘大致完備八月之初日意格先同各洋匠等在鳥前升火試輪以覘靈鈍八月十三日候補同知黃維煊會同遊擊貝錦泉等駛出關安館頭壺江等處二十日申刻臣親督日意格暨各員紳將領登舟出港向晚寄碇斐斗內洋二十一日丑

刻東北風大作。潮聲甚壯。逆風衝潮。徑出大海。以試輪機之堅脆。駕駛之巧拙。星月在天。一望無際。銀濤萬疊。起落如山。臣不勝驚嘆。而在事人等皆動合自然。隨於大洋中飭將船上巨礮周迴轟放。察看船身。似尚牢固。輪機似尚輕靈。掌舵管輪礮手水手人等。亦尚進退合度。由正東轉向福甯洋面。繞南茭北茭各島而歸。謹按部頒營造尺寸計。船身二十三丈八尺有奇。廣二丈七尺八寸有奇。船頭高二丈六尺一寸有奇。船尾高二丈三尺三寸有奇。其滿水也。虛船則船頭五尺五寸有奇。船尾八尺四寸有奇。重船則船頭一丈二尺六寸有奇。船尾一丈四尺五寸有奇。

其任重也。除流鑪機器官艙煤艙外。可裝貨七十萬斤。煤艙兩所。可裝煤二十五萬餘斤。煤艙之間。為前後流鑪兩座。前鑪火門五。高一丈六寸有奇。深九尺九寸有奇。廣一丈五尺七寸有奇。後鑪火門四。高深均如前鑪。廣一丈二尺五寸有奇。鑪後機器承之。器高一丈二尺有奇。座廣九尺有奇。長一丈有奇。火炎湯沸。蒸氣盤鬱匝中。船尾暗輪。每一時轉九千三百六十餘徧。其出也。逆風逆水。一時行七十里而遙。遠乘風潮折回。一時行九十里而遙。以風平浪靜計之。蓋閒一時以八十里為準。而輪機船兔。既已並試。駕駛亦漸純熟。可以遠出重洋。前臺灣道吳大廷先於

七月十一日病痊遵
旨到閩謹擇八月二十六日展輪北上駛赴津門合無仰懇
天恩於該船到津之日
簡派大臣勘驗所有未能如法之處恭候
旨下再行督飭中外員匠悉心研究損過就中庶幾獲所遵循漸
臻完善至船中裝飾仰體我
皇上崇儉之意務求樸固不敢稍涉浮華伏祈
寵錫嘉名以光海宇其船象機器滬鑪之式恭繪總圖呈送軍機
處以備
御覽至船貲機關鑪竈條目孔繁俟更細意講求分圖貼說彙呈

進呈。除將管船官以下銜名。並酌擬月給薪糧數目造冊
咨部外。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文煜。閩
浙總督臣英桂。福建巡撫臣卞寶第。恭摺具奏。
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新造輪船赴津。請派大員勘驗一摺。福
建新造第一號輪船。沈葆楨現派道員吳大廷監帶赴津。著派
崇厚前往驗收。所有船身機器流鑪一切。是否悉臻完善。並著
詳細勘明。據實覆奏。至此號輪船。即著照沈葆楨前擬名為萬
年清。沈葆楨所繪輪船總圖。業由軍機處呈進。留中備覽。沈葆
楨原摺。著鈔給崇厚閱看。
戊戌。烏里雅蘇台將軍福濟。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

贊大臣禁全奏。竊奴才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八月初五日。奉

上諭。禁全奏界務辦竣。俄國實無侵越等因欽此。奴才禁全現抵烏城。與奴才福濟等商善後事宜。查沙賓達巴哈。舊有雍正年間立過牌博。照舊章由唐努烏梁海蒙官。每年記詣該處。與俄官會哨迎查一次。此次立界。自博果蘇克壩起。至沙賓達巴哈止。新立牌博八處。雖與俄官議定。自本年五月十五日起。算足三百六十六日。各派委員前往會查一次。尤須派委妥員。隨時周歷。方足以固中外之防。查新立牌博。庫色爾巴楚勒察哈蘇爾大壩至沙賓達巴哈四處。均

係險山陡壁必須繞行分給俄國之境方至其處按照新章每年委員到賽留格木會同俄官前往原可繞道鄰封若平時由烏委員獨行經過俄境恐有窒礙督等悉心籌議擬飭唐努烏梁海總管等分派委員不時赴新立牌博處所嚴密巡邏每屆三箇月出具無事甘結彙報烏城一次儻有事故隨時稟聞該蒙官等由本遊牧取徑地利既熟道亦便捷無須外繞俄境且自國藩離理應認真統至每年委員約會俄官同往之時逐加訪詢儻該蒙官等眾散有虛應故事不肯認真稽覈立即分別懲辦以就近之蒙官固沿邊之領袖可期日久遵行督等尤隨時留心明

查晤訪總期疆界久安永消隱患稍慰

聖廑

諭軍機大臣等福濟榮全奏會商善後防邊事宜此次立界事宜

業經榮全辦竣惟自博果蘇克墉起至沙賓達巴哈止新立牌

博八處雖與俄使議定會查章程尤須派員隨時周歷方足以

固中外之防著福濟榮全飭令唐努烏梁海總管分派妥員不

時赴新立牌博處所嚴密巡邊具結彙報該將軍等仍當隨時

留心察訪儻該蒙官等虛應故事不能認真稽覈立即分別懲

辦以期疆界久安永消隱患

榮全又奏竊幣會同俄官分立烏屬邊境於本年五月初

四日。在烏克克卡倫。與科城立界大臣奎昌。俄國承辦界務大臣巴布闊福等議定。巴布闊福同科城大臣立科屬界。俄國幫辦立界大臣穆嚕木策傅同岑立烏屬界。因穆嚕木策傅係屬幫辦。議後事竣後。先將應給烏城俄圖。岑用印畫押後。交穆嚕木策傅帶回。再令巴布闊福會印畫押。並作俄記。就近交科城大臣奎昌給岑帶來。以期捷便。嗣岑界務辦竣。除繪圖作清字記約。鈐用關防畫押。交俄官穆嚕木策傅。以憑遵照。其穆嚕木策傅呈驗繪出俄圖。岑亦繕列清字銜名。用關防畫押。交其帶回會印記。岑於七月十六日。行抵索果克卡倫。等候數日。科城大臣奎昌

尚無來信。忽於二十六日。有小俄官持俄文到臺來見。弩
拆閱。知已布關福未將俄記送來。並云所立牌博。甚為平
允。足敦兩國和好。惟收到清字記約。稍有未合。另擬清字
記稟。請照鈔四分。仍交來差帶回。伊再會印畫押。仍交奎
大臣帶來等語。其弩與伊清字原記二分。伊亦收執。未曾
退還。弩當將伊擬清字記稟詳覈。竟將弩前交帶回清字
記約內所開里數方向。木石形勢。概從刪減。其餘大局。尚
無不合。未便因此瑣節。再與饒舌。當將伊另擬清字記稟
照鈔四分。仍鈐用關防畫押。交原來俄官帶回。究未知俄
國應給弩會印俄國俄記。是否已交科城大臣奎昌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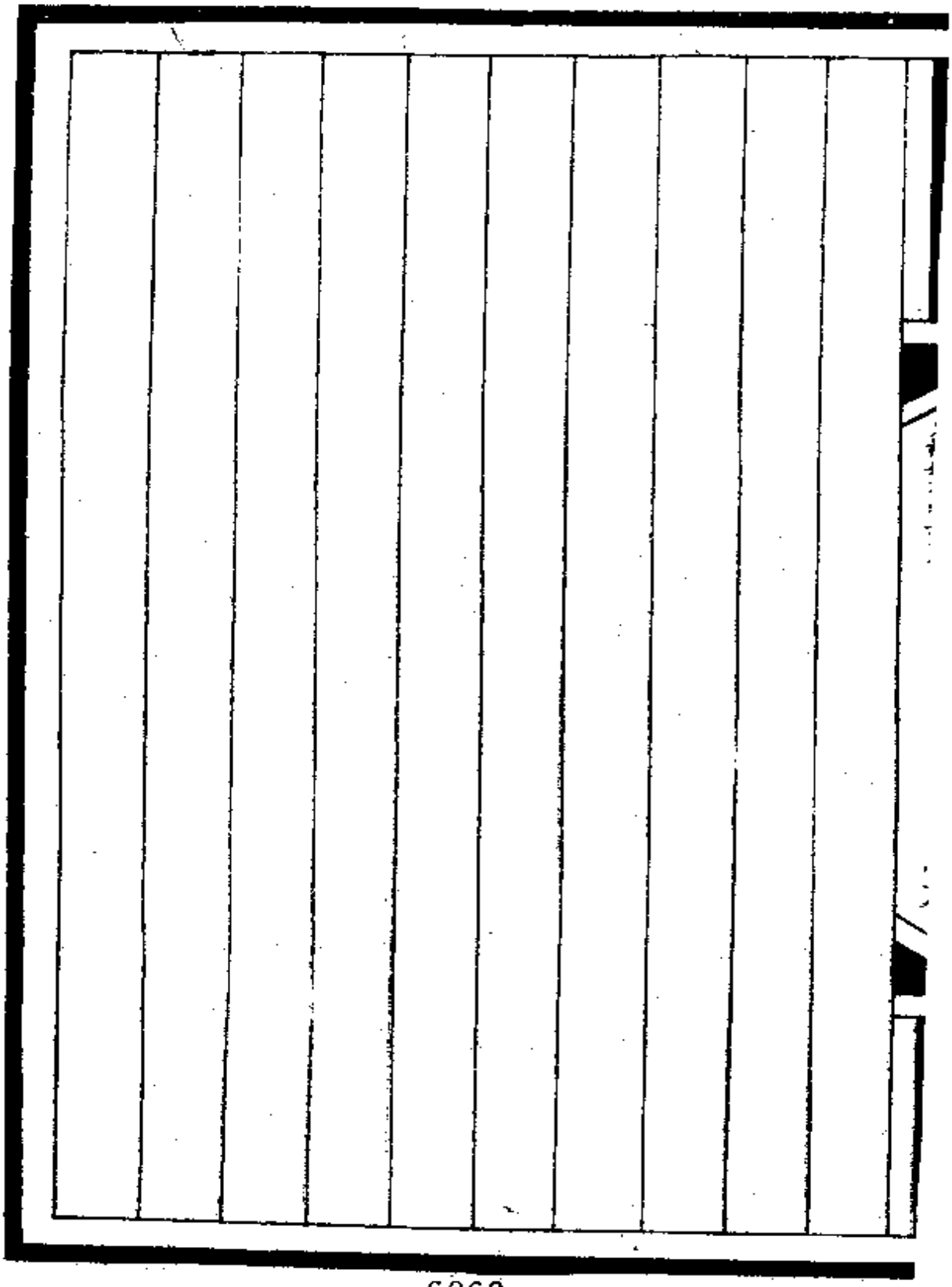
趕即函咨催問去後。旋於八月初四日。該大臣奎昌趕抵
科屬之頭臺。與斧會晤。據稱僅帶來俄圖一分。斧閱看圖
內。係繪烏科二城立過邊界牌博。上有烏科兩城大臣並
俄官巴布閑福會同鈐畫過印信花押。即係前在喀喇淖
爾俄官穆嚕木策傅呈驗過繪出俄圖。有斧所列清字銜
名花押鈐過關防。並據該大臣奎昌言稱。所有應給斧俄
圖記。已差卡倫侍衛祥陞去取等語。伏思斧前與俄官穆
嚕木策傅會立烏屬牌博。俱係親身履勘。是以作記務求
詳明。而俄官巴布閑福並未親到。忽將斧給伊清字記約
刪詳就略。另擬清字記稿。或欲令與科城之記。同歸一律。

殊難測度。而科城大臣奎昌既已旋回。又未將應給斐俄國俄記帶來。已著卡倫侍衛祥陞去取。斐自未便在臺久稽。當即由臺起程。於八月十五日旋抵烏里雅蘇台。辦理未完各務。迄今一月有餘。尚未見 城大臣奎昌將俄國俄記送到。合無籲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俄國公使催問。令該俄官已布聞福。速將應交俄國俄記交來。以懲永遠而昭信守。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八



6360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六十九之七十

6362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九

同治八年。己巳。十月。辛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法國使臣羅淑亞。因四川貴州教案未結。屢向臣衙門多方爭執。並自繕摺件。求為代遞。業經臣等先後奏奉

諭旨。飭交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等迅速辦理在案。乃於九月二十九日。該使臣復遞照會一件。大致以擾害天主教事件。伊署理一年之久。盡心期望了結。竟屬徒然。仍謂酉陽州殺死教士兇犯未獲。貴州教士在衙門殞命。未得滿足完結之旨。並牽敘湖北天門縣。山西豐鎮廳。河南南陽府。及廣東九龍司未結各案。語詞要挾。聲稱會同本國

提督赴江西湖北四川定於十月十八日離京向滬在該口暫住十天後同三四隻兵船前往漢口待至十一月二十七日若無教士知照前來得滿足之結該使臣即往四川所期之平允完結有三一參調四川總督及貴州巡撫二拏獲殺李教士人人共知之兇犯嚴懲三傳拏張佩趙並審訊遵義之官羈收布林趙二教士一人被傷殞命情節等因臣等查該使臣照會所言殊多拉雜其注意在四川貴州兩案而各省未結之案亦全行羅入以為藉口臣等逐案詳覈四川貴州兩案業經奏請

飭交李鴻章分別查辦惟四川案內殺死李教士兇犯迄未查確

前據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吳棠函稱教士李國安在
教堂內焚斃。既非殺傷。即不能指出首先下手之人。前獲
劉幅係焚毀教堂正兇。而該使臣照會。則據該處教主范
若瑟之言。指張佩超為案中正犯。兩不侔合。現在既經
飭交李鴻章查辦。應由該督秉公覈實。確查真犯。持平覈辦。其貴
州教士在署殞命。是否因傷。及有無勒令教民出教等情。
現尚未准覆到。至該使臣所稱湖北天門縣燒毀教堂擾
害教民一案。甫於本年九月二十五日。接據該使臣來函。
即經咨行湖廣總督湖北巡撫查辦。山西豐鎮廳一案。事
關教民地畝。亦於本年八月十九日。據該使臣函送教士

案。咨行山西巡撫。察哈爾都統查辦。其河南南陽教堂一案。屢經奏咨催辦。前據河南巡撫覆稱。擬將城外之鐵瓦廟。紫竹林二處。聽該教士揀擇。教士託病不見。見而後又稱抵換不能作主。以致延宕。復經臣衙門於本年五月間咨催速辦。廣東九龍司一案。因法國建造天主堂。需用石塊。由兩廣總督飭派委員及新安縣。與領事教士公議。將九龍司牛頭角等山。畫出三十丈。立限三年。開採石塊。迨限滿後。該處教士請准再展三年。寬展十六丈。言明限滿時無論天主堂完工與否。交地方官將山封禁。立有合約為憑。臣衙門於本年二月間。行文兩廣總督。催令依限

辦結。該使臣不能憑空再行展限。轉以臣衙門阻擋為詞。
冀遂私心。更出情理之外。至江西二省。雖有交涉教民事
件。均經臣衙門咨行該省。按約辦理。該使臣亦未指出何
案。臣等於以上各案。無不隨時隨事。連為酌辦。乃該使臣
總以所欲未遂。肆口喚喚。若將決裂。所稱定日赴滬。會同
提督攜帶兵船前往各省之說。雖不得謂非虛聲恫喝。然
止之則益張其燄。聽之或竟實其言。當此藉端尋釁之時。
難保不借此別生枝節。臣等公同商酌。擬先照會該使臣。
與之逐案詳論。仍允為催辦。理直詞婉。冀折其虛憍之氣。
所有各省未結各案。必須該督撫設法籌辦以期速結。相

應請

旨飭下湖廣總督李鴻章四川總督吳棠成都將軍崇實貴州巡撫曾璧光湖北巡撫郭柏蔭兩廣總督瑞麟兩江總督馬新貽江蘇巡撫丁日昌江西巡撫劉坤一河南巡撫李鶴年山西巡撫李宗羲察哈爾都統文盛各將交涉案件迅速妥結毋任激成釁端致礙大局

恭親王等又奏再此次羅淑亞前赴江西湖北等處據稱會同水師提督隨帶兵船三四隻固係為藉端挾制之計惟其桀驁謬戾迥非尋常可比將來沿途所過地方如有交涉事件該地方官自當按約以禮明白開解不得避匿

諉卸。措置失當。以致別肇釁端。相應請

旨密飭各該省督撫。一體遵照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四川酉陽州民教仇殺。貴州遵義縣民教互爭兩案。疊諭李鴻章等迅速查辦。諒該督等業已分別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法國使臣。以酉陽遵義兩案未結。臚列湖北、山西、河南、廣東未結各案。藉詞要挾。並聲稱會同該國提督攜帶兵船。前赴江西等處。急求各案了結等語。中外定約以來。各督撫於民教爭訟各案。每以正光未獲。人證未齊為詞。累月經年。案懸莫結。以致該使臣從而生心。砌詞尋釁。朝廷撫馭中外。原以誠信相孚。豈得授人以隙。轉逢其虛聲恫喝之

謀所有酉陽遵義兩案著李鴻章宗寶吳棠曾璧光懍遵前旨將酉陽案內劉幅張佩超等究係何人正凶按律懲辦遵義案內教士身死是否該縣保護因傷殞命抑係另有別情趕緊查明審結不可稍涉含糊亦不得再事遲延致生枝節其天門縣豐鎮廳南陽府九龍司未結各案即著瑞麟文盛郭柏蔭李鶴年李福泰李宗羲分別迅結江南江西兩省交涉事件亦著馬新貽丁日昌劉坤一隨時妥辦毋稍稽延李鴻章等身膺疆寄皆為國家倚任之人嗣後遇有中外交涉事宜務須持平辦理不可豫存歧視之心尤不可盡諉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令該使臣等嘵嘵置辯迄無了期也至羅淑亞會同該水師提督

隨帶兵船。前赴江西湖北四川等處。雖不至即肆鴟張。而此次
臚列各詞。不無憤恨。該使臣業稱於本月十八日帶船前行。將
來沿途所過地方。著各該省督撫嚴飭各地方官。按約妥辦。遇
事開解。不得互相推卸。別滋事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一
件。片一件。及羅淑亞照會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援害天主教各件。本大臣自署理欽差一年之
久。盡心期望了結。竟屬徒然。本大臣如何懇請。未得貴衙
門效驗辦法。或有責備欺侮鄙寡及殺害教士先須一言。
若有詢及。從未接聞有轉飭查明等言。惟聞轉飭該處被

告之官。作為調理之人。以塞責耳。查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張佩超聚集惡黨。用酉陽州地方官所借之礮。並遵照該官所准攻擊教堂。搶掠財物。殺害念經之教民及二教士。一係法國李姓等情。本大臣照知貴衙門。懇請設法拏獲該犯。以期平允。貴衙門心存縱避。巧為推諉。吳制臺錫道臺等。乃控造謠言。以張佩超為閉門畏事。毫不與聞。詎知張佩超係此案正犯。其子已在殺李教士先犯之中拏獲。本大臣又催迅辦。貴衙門派仇恨教民及教士之李官保查辦。貴州官將教士羈留在衙門。以致教士因此殞命等情。貴衙門還係委派不可分身一時兼理蜀黔之李官

保。況其甫出湖北之時。該處即燒毀天門縣教堂。擾害教民。地方官尚未得過。山西豐鎮廳一案。已歷四年之久。河南南陽府還堂一案。至今仍與未辦無異。貴王大臣阻撓兩廣總督再允准用九龍司之石頭。此項石塊。採用益堂。並無損於人。且有益於它石之數百人。鋪口有資。再本大臣查同治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據貴衙門密奏之言。有云傳教一案。自難顯為禁止。與現今各處仇殺教民之慘比較之。是今之所敢行。實由前之所豫擬而出也。中國官不用妥速善法。以懲案中罪犯。應知嗣後關繫。致與法國有同力之國。心不悅服。看輕和約。況

顯皇帝在位之事。曾幾何時。竟欲度外置之可乎。法國曾豫為言明。要保護習教。和約主意。中國遵照而行。各款此為緊要。貴王大臣辦理不協。必待本大臣豫言滿足而後完結。如至勿用辦論之際。易近於無可辦論之行矣。本大臣同本國提督商定。十一月初。前赴上海相會。向江西湖北擾害天主教各地方。再由漢口向四川。所帶隨從之人。任便足數。免官民人等輕慢。本大臣親查該省及貴州情形。以便知照本國。定於十月十八日。離京向滬。在該口暫住十天。以辦本國公事。嗣後同三四隻兵船前往漢口。十一月二十七日。若無教士知照前來得滿足之結。本大臣方向四

川。本大臣所期平允完結有三。第一參調四川總督吳。及貴州巡撫曾。第二拏獲殺李教士人人共知之兇犯嚴懲。第三傳拏張佩超。並審訊遵義之官羈收布林趙三教士。一位被傷殞命情節。如本大臣未到漢口之先。李官保仍有時日妥辦。以便知照本大臣完結各案。至山西廣東交涉事件。望貴衙門辦結更善。為此照會。

丙午。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拏於九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沈葆楨奏。新造輪船赴津。請派大員勘驗一摺等因欽此。拏前接沈葆楨來咨。以第一號輪船試演漸熟。專員監駛赴

津候驗。咨會前來。隨於九月二十一日。據監駛輪船之前臺灣道吳大廷。管駕官遊擊貝錦泉。福建候補同知黃維煊等稟報。新造輪船。由閩駛抵津郡。停泊紫竹林新關下候驗等情。等於本月初二日。帶同天津鎮總兵陳濤清。道商委員江蘇補用道陳翰芬。候補同知許之泰。黃惠康等。並選帶熟習輪機之洋人。前赴萬年清輪船。周圍勘閱。勘得該輪船船身按部尺長二十三丈八尺有奇。廣二丈七尺八寸有奇。船頭高二丈六尺一寸有奇。船尾高二丈三尺三寸有奇。前後瀛艫兩廳。前艫火門五。高一丈六寸有奇。深九尺九寸有奇。廣一丈五尺七寸有奇。後艫火門四。

高深均如前艦。廣一丈二尺五寸有奇。艦後安設機器。器高一丈二尺有奇。座廣九尺有奇。長一丈有奇。船尾暗輪一槳。以及桅舵煙筩煤艙舵表氣表遠鏡號鐘等件。逐一詳細勘明。實係船身工料堅固。滇艦輪機。靈捷如法。復親督該鎮道委員等舉火試輪。由郡城海河。趨潮赴大沽海口。駛出攔江沙外大洋內。飭令管駕官遊擊貝錦泉督帥水勇。將船上大小礮位。連環演放。該船在大海之中。衝風破浪。船身牢固。輪機堅穩。舵工礮手在事人等。駕駛演放均極操縱合宜。動作嫻熟。與沈葆楨所奏試演情形。均屬相符。且查該輪船有管駕官遊擊貝錦泉。以下正副管輪

管隊舵工水手管水氣表頭二等升火各色人等。均係浙江甯波府人居多。無一洋人在內。爭伏思外國創設輪船。稱雄海上。總以機氣輕靈。駕駛精熟。最為擅長。今閩省新造輪船。經沈葆楨悉心講求。一切輪機器具。教習駕駛。實能集外國之所長。得其竅妙。從此精益求精。續造大小各號輪船。自必更臻妥善。以之靖海宇而宏遠模。洵屬無疆之利賴。惟爭詢據熟習機器之洋人。迹及輪船之製。有船身大而機器小者。便於裝載。可為轉運之用。有機器大而船身小者。便於送信。可作兵船之用。總以船身堅固。機器合宜者。方能衝風破浪。且機器運動八十斤為一馬力。大

則數百馬力。小則數十馬力。以機器之大小。定船身之重輕等語。質諸閩省駕駛員弁。僉亦為是。並據同知黃維煊遊擊貝錦泉呈閱沿海七省輿圖。自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至福建廣東。沿江五省輿圖。自湖南岳州至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海門各處港口島嶼。潮汐長落。附近內江外海。分別詳載。繪成總圖分圖二十三張。均考據地圖度數。該員黃維煊等久在海口。於沿海沿江各省情形。極為熟習。積數年之力。留心考校。所繪各圖。明晰詳備。如再加校定。鐫刻頒發。可備外海長江講求水師之用。著飭令黃維煊將圖冊齎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考。合併聲明。

御批。知道了。

癸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本年十月初四日。接據俄國使臣照會內稱。以西疆立牌一事。據科布多大臣奎昌來文。布倫托海地方。不在所轄境內。不能率行干涉。於七月二十一日科界事竣。即行回城。其瑪呢圖嘎圖勒汗至哈巴爾蘇一帶。仍係推諉不立。惟思兩國要務。曠廢多年。現所需齊備。不忍再延。故令本國分界大臣於布倫托海地界。雖無中國大臣會辦。亦自行建立。中國如欲查勘。俄國亦可派員會勘等因前來。伏查西疆立界事宜。前經臣衙門疊次奏奉

諭旨。分派大臣會同俄國官員辦理。先後據定邊左副將軍福濟
署伊犂將軍榮全。科布多大臣奎昌等。咨稱辦理完竣。陸
續奏明在案。惟奎昌鈔片內稱。東至布果索克嶺起。西至
瑪呢圖嘎圖勒汗止。已將科屬界址辦竣。其自瑪呢圖嘎
圖勒汗卡倫往西南一帶。係塔城所轄。應由塔城大臣經
辦。正與俄國使臣現在所指地段相符。此處先經俄國以
新疆有賊處所。不能悉照塔城條約。處處立牌。擬於安靜
地方。從北起首。先行建立。而前任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明
瑞奏報。則稱塔城未經克復。道路梗塞。無地可分。是以瑪
呢圖嘎圖勒汗一帶。續經臣衙門奏請

飭查究歸何屬。妥速籌辦。欽奉

上諭瑪呢圖喀圖勒汗卡倫以東。有無塔城管轄之地。如有塔城屬地。即係布倫托海專管之處。今日之布倫托海。即前日之塔爾巴哈台。異名而不異地。不得藉詞含混。意存諉卸等因。仰見訓示周詳。所有塔城應分之界。即係布倫托海之事。惟布倫托海

辦事大臣文碩甫經

簡放。其時尚未到任。因此未及會辦。今俄使照會布倫托海地界。

無中國大臣會辦。亦可自行建立。難保其不藉此希圖侵

占。臣等現已照覆。仍應會辦。不令獨自擅專。並告以時屆

嚴冬。天氣寒冷。如果不能辦理。須俟明歲春融。方可彼此

約齊。會同勘辦。第該國既欲因利乘便。趁勢了結。恐其業已前往。自行建立。設或侵占。將來再令退讓。則勢已落後。不但空言無補。且易再啟爭端。臣等公同商酌。彼既能往。我亦何不能往。現時新任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文碩等均已履任。相應奏

聞請

旨。於文碩。錫綸。二員內

簡派一員。辦理此項分界事宜。該大臣等俱係初任邊疆。一切事件。尚恐生疏。定邊左副將軍福濟。曾任布倫托海大臣。情形較為熟悉。應如何揀員派作嚮導並指授機宜之處。請

旨一併飭下該將軍與該大臣等妥為商酌。行文俄國分界官。約
同辦理。儻俄國分界官業已先往。自行建立。亦即迅速確
切查勘。有無侵占。先行奏
聞。並咨臣衙門查覈。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布倫托海分界事宜。請簡
員會同俄國勘辦一摺。布倫托海所屬地方。皆係塔爾巴哈台
管轄之地。前據明瑤奏稱。塔城未經克復。道途梗塞。無地可分。
茲據該衙門奏稱。俄國使臣擬於塔城安靜地方。從北起首。先
建鄂博。並稱無中國大臣會辦。亦可自行建立。是該處分界事
宜。亟應迅速辦理。設俄國先自往建。則任意侵占。事後必啟爭

端。文碩係布倫托海辦事大臣。責無旁貸。著於明歲春融時。馳赴該處。約齊俄國使臣。將瑪呢圖嘎圖勒汗至哈巴爾蘇一帶。逐一查勘。會立牌博。毋得草率了事。布倫托海地方情形。福濟知之最悉。此次文碩前往。應如何揀派嚮導及指授機宜之處。著該將軍悉心籌度。並著商同文碩。錫綸。即日行文俄國分界官。約期辦理。如該分界官業已先往建立。該將軍等亦須查明有無侵占。迅速奏聞。原摺單均著鈔給閱看。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西疆立牌一事。前於本年六月二十二日

接據照會。飛寄科布多大臣

旨意迅速會辦。勿虞等候布倫托海大臣文碩來會。本大臣當即
由通綫法飛咨西悉畢爾總督。已據轉行本國分界大臣
辦理在案。今接該督轉據分界大臣文稱。科布多參贊大
臣奎昌移文來云。布倫托海地方。既不在其所轄境內。不
能率行干涉。代為立牌。旋於七月二十一日科界事竣。即
行回城。自瑪呢圖嘎圖勒汗至哈巴爾阿蘇即哈巴爾大
巴汗一段地界。仍係推諉不立。以致管轄該界之大臣。既
屬烏有。並何大臣應行建立。又難一時遽定。不允展轉貽
誤。無日告成。惟思此事兩國要務。已屬曠廢多年。現在所
需均各齊備。不忍再延。即科布多參贊所稱本屬餘界。亦

當即行藏事。較之延至他年。人力經費皆省。故令本國分界大臣於布倫托海地界。雖無中國大臣會辦。亦可自行建立。一俟中國如欲查覈是否照依塔城和約建立無外。派員前往查勘。俄國亦可派員會勘等情。相應照會。如蒙允准。即希派員前往齊桑淖爾卡倫會晤。並於何時遣赴。望豫行照會。以便先期咨知該督按照飭辦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本月初四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自瑪尼圖嘎圖勒汗至哈巴爾蘇一段地界。擬令本國分界大臣自行建立等因前來。查分界一事。有關兩國地址。本王大臣疊

次奏請

諭旨。欽派大臣。會同貴國大臣妥辦。現據署伊犂將軍榮科布多

大臣奎光後具奏。遵

旨辦理。將及告竣。其迤西塔城所屬未經收復之處。尚有窒礙。從

前彼此均曾論及。茲貴大臣以布倫托海地界。雖無中國

大臣會辦。亦可自行建立。一俟中國查覈。貴國亦可派員

會勘。是以貴國獨勘之界。作為中國共勘之界。似於會辦

原議不符。且貴大臣照會內稱。科布多大臣。於七月二十

一日辦理科界事竣。其時已近八月。以往年大雪封山而

論。本年勢必未能遽行接辦。今既貴大臣有此照會。本衙

門擬即奏明請

旨。飭新任布倫托海大臣等。會同貴國官員辦理。儻已趕辦不及。

應否俟明歲春融。再行定期會辦之處。亦可彼此妥商。相

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於同治七年十月間。接到出使各

國大臣志剛。孫家穀咨稱。偕同蒲安臣於閏四月十二日

行抵美國。至六月十三日。將美國應辦事件。俱已完竣。恭

摺奏稟一件。附片一件。續增條約一本。咨呈查照。並接蒲

安臣咨稱。自抵華盛頓以來。與其總理衙門大臣商酌應

辦事件。共擬八條。作為咸豐八年所立條約之後續增條

款。於六月初九日。公同在其總理衙門畫押蓋印各等因。
嗣於本年正月。據美國住京使臣勞文羅斯照會。以蒲安
臣等與該國大臣互相酌議八款。彼此蓋印。該國已用璽
齎至中華。派伊即為換約之人。請訂期辦理等因。臣等以
蒲安臣初到美國。即與議約。將來至他國時。或不免再有
此舉。不如俟該使臣差竣回京之日。由臣衙門通行覈議。
擇其無窒礙者。奏請施行。是以照覆美國住京使臣緩辦
在案。茲據蒲安臣遣左協理柏卓安來京。函陳該使臣等
在外國所辦一切情形。並請將前立續約八條。速為辦理。
臣等查此次蒲安臣與志剛孫家穀出使。與中外一切交

涉事件。頗為有益。其在美國所擬八條。尚無窒礙難行之
處。既經該使臣等與美國大臣畫押蓋印。現復遣柏卓安
來京。請與互換。自應代為奏請。
准其照行。俾該使臣等在外國辦事。得有把握。謹鈔錄志剛等原
摺一件。附片一件。續約八條。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即照歷次成案。由臣衙門知照內閣。將該使臣等與美國合
訂漢洋文條約一本。恭用
御寶。並請於臣衙門中
欽派一員。作為換約大臣。除臣奕訢照案毋庸開列臣文祥請假

外。謹將臣寶鋆等銜名繕單呈

覽。恭請

簡派一員辦理。與美國住京使臣訂期互換。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出使大臣。在美國續定條約。請派員互換一摺。著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戶部尚書董恂。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互換條約事宜。

使臣志剛孫家穀原摺

竊臣等於同治七年二月初三日。由上海開洋。初六日入日本南界之五島門。十一日至日本東北界之橫濱海口。十四日換四十餘丈之大輪船。渡大東洋。於三月初九日

人美國西界之金山海口。共計海程兩萬餘里。臣等與蒲安臣同寓客店。所有一路海程情形。業於三月二十四日由輪船咨報總理衙門在案。其時蒲安臣聞知美國之公會堂。與伯理璽天德有議論未協之事。是以少待候信。其間約臣等閱歷該處礮臺。船廠。錢局。織作。水銀礦。印書處。各項機器。率皆國計民生有用之事。起程前復有該處官紳公請作會。以達衆情喜悅。接待中國

欽差之意。該處有中國粵民通商作工之人甚多。臣等恭宣

朝廷德意。俾該處華民安分生理。勿失體面。四月初八日。仍由輪船沿大東洋東岸即美國西界。向南行。凡十三日。計

九千八百餘里。二十八日至巴拿馬地方。係南北美利堅中間窄處。換火輪車。東行一百四十餘里。行兩時許。至大西洋西岸。復上輪船。沿北美利堅東南界向東北行。閱四月初一日。入紐約海口。計行八日。海程六千七百餘里。住三日。十二日辰刻。由火輪車往西南行六百九十餘里。是日酉初刻至華盛頓京都。十三日。蒲安臣偕同臣等往拜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其總理大臣徐爾德會晤。旋經蒲安臣備洋文咨報。並請呈遞

國書日期。定於十六日晉謁。是日由其總理大臣徐爾德帶領前往進見。時蒲安臣先面陳來意。徐爾德代伯理璽天德答

言訖。蒲安臣謹將
國書呈遞。徐爾德挨次指引謁見伯理璽天德。復當面慰勞。禮畢
退出。復至其總理衙門。然後回寫。此行至美國呈遞
國書之大略情形也。十七日。徐爾德約至其家。並約各國住紮大
臣及其本國各大臣聚會。二十日。至其下會堂。與其會總
及各邦議事之官紳晤會。初見時。蒲安臣與其會總皆有
陳述之詞。略如見伯理璽天德。而名分不同。是日酉刻伯
理璽天德約赴晚宴。同席者皆與中國有約之各國住紮
大臣及其本國執政大臣。五月十八日。復至其上會堂。彼
此會見。與前略同。其堂雖分上下。實在一處。而辦事各有

一所。茲與中國
欽差會晤。昭舉國之睦誼也。嗣後蒲安臣逐日往其總理衙門商
酌中國交辦各事。及現在應辦事宜。擬成續約八條。經臣
等譯出漢文。詳加酌覈。均係有益應辦之事。於六月初九
日繕妥。同赴其總理衙門。與徐爾德當面畫押蓋印。謹將
議定續約一本。封固隨摺呈
覽。請
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議覆奏。恭請
批准。應俟各國一律辦妥。再行定期互換。以便遵行。其蒲安臣在
各處彼此陳述之詞。及臣志剛等宣示金山中國人眾示

諭。一併開單咨報總理衙門備案。合併聲明。現在臣等辦理美國使事完竣。於六月十二日由華盛頓起程。折回紐約海口候船。

御批。覽。

使臣志剛孫家穀原片

再蒲安臣所擬續約。係將總理衙門交辦及現在應辦事宜。銷納於中。執此以往各國。即不必另尋頭緒。以為迎刃而解之勢。但各條中有瞎開他事者。臣等已另單逐條註釋其所以立約之故。咨報總理衙門備案。將來各國肯否照辦。雖未可定。而蒲安臣已於美國京都。與各國住紮大

臣往來韓旅。豫為地步。將來或當無甚齟齬。在蒲安臣於
諸事未辦之先。布置維持。俾無滯礙而後舉辦。是以稍遲
時日。合併陳明。
御批覽。
續訂美國條約
第一條
大清國
大皇帝按約准各國商民。在指定通商口岸。及水路洋面貿易行
走之處。推原約內該款之意。並無將管轄地方水面之權。
一併議給。嗣後如別國與美國或有失和。或至爭戰。該國

官兵。不得在中國轄境洋面及准外國人居住行走之處。與美國人爭戰奪貨刦人。美國或與別國失和。亦不得在中國境內洋面及准外國人居住行走之處。有爭奪之事。有別國在中國轄境。先與美國擅起爭端。不得因此條款禁美國自行保護。再凡中國已經指准美國官民居住貿易之地。及續有指准之地。或別國人民在此地內。有居住貿易等事。除有約各國款內指明歸某國官管轄外。皆仍歸中國地方官管轄。

第二條

嗣後如有於兩國貿易興旺之事。中國欲於原定貿易章

程之外。與美國商民另開貿易行船利益之路。皆由中國作主。自定章程。仍不得與原約之義相背。如此辦理。似於貿易所獲利益。較為安穩。

第三條

大清國

大皇帝可於大美國通商各口岸。任便派領事官前往駐紮。美國接待。與英國俄國所派之領事官。按照公法條約所定之規。一體優待。

第四條

原約第二十九款內載。耶穌基督聖教。暨天主教有安分

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保護。不可欺侮等語。現在議定是美國人在中國。不得因美國人民異教。稍有欺侮陵虐。嗣後中國人在美國。亦不得因中國人民異教。稍有屈抑。苛待。以昭公允。至兩國人之墳墓。均當一體鄭重保護。不得傷毀。

第五條

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民人。前往各國。或願常住入籍。或隨時來往。總聽其自便。不得禁阻為是。現在兩國人民互相來往。或游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除兩國人民自願來往居住之外。別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是以兩

國許定條例。除彼此自願往來外。如有美國及中國人。將中國人勉强帶往美國。或運於別國。若中國及美國人。將美國人勉强帶往中國。或運於別國。均照例治罪。

第六條

美國人民前往中國。或經歷各處。或常行居住。中國總須按照相待最優之國。所得經歷常住之利益。俾美國人一體均沾。中國人至美國。或經歷各處。或常行居住。美國亦必按照相待最優之國。所得經歷與常住之利益。俾中國人一體均沾。惟美國人在中國者。不得因有此條。即時作為中國人民。中國人在美國者。亦不得因有此條。即時作

為美國人民。

第七條

嗣後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處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美國人欲入中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亦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美國人欲入中國按約指准外國人居住地方。設立學堂。中國人亦可在美國一體照辦。

第八條

凡無故干預代謀別國內治之事。美國向不以為然。至於中國之內治。美國聲明並無干預之權。及催問之意。即如

通綫鐵路各等機法。於何時照何法。因何情欲行製造。總
由中國
皇帝自主。酌度辦理。此意豫已言明。將來中國自欲製造各項機
法。向美國以及泰西各國借助襄理。美國自願指准精練
工師前往。並願勸別國一體相助。中國自必妥為保護其
身家。公平酬勞。
以上續增各條。現在
大清大美各大臣。同在華盛頓京師議定。先為畫押蓋印。以昭
憑信。
御批。覽。

甲寅。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奏。竊九月初八日。在
四川順慶府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八月十
八日。奉
上諭。酉陽州團民殺斃教民。教民殺斃團民一案。著即會同崇實
吳棠。悉心籌辦等因欽此。九月十八日。馳抵成都。因將前奉
密諭事件。逐細查辦。未便遽與崇實吳棠會商。先咨取案宗。詳細
披閱。證以途次所聞。大略相同。除民教仇殺各情。業經崇
實等據實奏明。並將委勘辦理情形。及民教互殺人數。造
冊咨送總理衙門外。卷查李國安即教士李國。確係洋人。
其燒殺李國安之兇手。係已就拏獲倡亂打教焚毀教堂

之首犯劉幅。審有初供可據。應俟將該犯覆訊。並飭提餘犯研究明確。即行按律治罪。以服洋人之心。至覃教士率眾殺斃平民多命之案。該教士覃輔臣。同係川人。亦應按照條約。由中國官嚴拏審明照例治罪。以昭平允。惟據稱主教范若瑟。七月間回國。覃教士隨之而去。未知確否。臣遵即商同崇實等。相機妥籌設法。次第辦理。似不至別生枝節。又於九月二十五二十七等日。疊奉九月初五十三等日寄

諭。遵義教士被傷殞命。事關中外交涉要件。著即派委通曉事務之員。馳赴貴州。會同曾璧光迅速查明。秉公辦理。據實具奏。仍

著總理衙門隨時咨催。妥速辦結各等因欽此。查此案啟釁情由。法使與貴州撫臣所稱。大相徑庭。不知實在底裏何似。臣所帶隨員無多。且乏熟悉洋務之人。惟查有按察使銜補用道余思樞隨臣最久。結實可靠。已派令馳往遵義一帶。察訪確情。據實稟覆。並面授機宜。飭隨時稟商臣曾璧光會同該撫所派委員。督飭官紳。妥為籌辦。黔省軍務未平。民氣浮囂。教士恣肆。若辦理稍有偏重。則仇隙必將愈深。既患民心憤激。而事變滋多。又恐教士尋釁。而禍端莫測。較他省尤為棘手。若如法使所稱。勒令教民跨越十字架。跪寫出教甘結。及趙教士被傷殞命。梅教士亦恐被殺

等情。則必先有以安撫教士之心。不致恣意法使在京喚
瀆。然後相機持平。從容解釋民教仇隙。庶可弭釁端而紓
宸廑。案關中外交涉事件。必宜責成地方官速辦。而洋人堅韌嗜
利。邊民眾憤難平。恐難剋期了結。已飛咨曾璧光。屬將現
辦情形先行奏咨。毋稍諉延。臣俟會同崇實吳棠籌商就
緒。即起程順注重慶。就近體察各情。再行據實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遵查川黔民教各案大概情形。並派員
赴黔會查一摺。酉陽民教互殺案內首犯劉幅。雖有初供可據。
仍著李鴻章會同崇實吳棠將該犯嚴切覆訊。並提集餘犯研

究明確。張佩超是否正犯。亦當懍遵前旨。趕緊查明。按律懲辦。遵義教士被傷殞命一案。李鴻章現派道員余思樞馳往查詰。並著曾璧光飭令黔省委員。會同余思樞督飭官紳。妥速籌辦。毋稍稽延。現在法國使臣羅淑亞。業帶兵船起身。前赴四川等處。雖不至遽起衅端。第川黔教案。不能迅速完結。必致枝節橫生。愈難措手。李鴻章等務當持平妥辦。趕期結案。不得再有遲誤。

乙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總稅務司赫德。前經升任江蘇巡撫李鴻章於助勦案內請獎。同治三年十一月。奉

旨賞加按察使銜。該總稅務司綜理各關稅務。數年以來。尚無貽誤。此次議修英國條約。經臣等飭令該總稅務司與章京委員等公同辦理。遇有中外情形。彼此尚未深悉者。辯難相持。令其從中排解。兩年以來。頗為得力。亦未便沒其微勞。可否仰懇

恩施適格。

賞加布政使銜。以示鼓勵之處。伏乞

訓示祇遵。

御批。依議。

丁巳。察哈爾都統文盛奏。竊查於本月初四日辰刻。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豐鎮廳未結案件。即著文盛迅結等因欽此。又於初八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山西豐鎮廳一案。事關民教地畝交涉。從前案內之地主承啟。前往該處聽候查辦。經地方官前往丈量。教民殷振舉以禾未割收。請為緩辦。承啟祇得回京。因此至今未結。本年八月間。該大臣函屬催辦。即經咨行山西巡撫察哈爾都統。迅飭辦結等因前來。查此案地畝。坐落在察哈爾正黃旗界內。係山西豐鎮廳所屬。前經咨衙門屢催該廳。並察哈爾正黃旗總管。迅速查辦。委係人證不齊。是以未能辦理完結。昨於八月間。准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催此案。業經奉衙門已嚴飭各該處
在案。現在尚未呈報。今奉
旨迅結此案。奉已飛咨山西巡撫嚴飭豐鎮廳同知。並劄飭察哈
爾正黃旗總管。暨咨京城正黃旗蒙古都統。轉飭養育兵
承啟迅速到案。再查察哈爾正黃旗地界官佐領達克黨
羅索勒。前因查辦此項地畝。係該員經手。該員現在綏遠
軍營。奉已飛咨綏遠城將軍。即行飭令該員迅速回口。以
備完案。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於同治八年九

月二十九日。據法國使臣羅淑亞。因四川貴州教案未結。
臚列湖北江西河南廣東未結各事。照會臣衙門。有欲會
同該國水師提督攜帶兵船。於十月十八日前赴江西。再
由漢口以待入川等語。經臣等奏請
飭下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及該督撫嚴飭各地方官按
約辦理。並由臣衙門分別咨行遵照。臣等旋於十月初五
日。給該使照覆。歷敘四川貴州等案。或奉
旨飭催。或由臣衙門咨催各情形。冀以折服其心。該使先本擬十
月十六日起程。後又有十月初六日起程之說。迨於初七
日該使竟自出京。前赴天津。旋接三口通商大臣函稱。羅

淑亞親往會晤。當即再三開導。據云上海新任總領事到來。因有面商事件。在彼即可候川黔教案之信。如十一月內不能完結。伊必帶兵赴川。詎十二日豈領事親送一信。安慶又有折毀天主教堂耶穌書院之案。該使聞知。即於十二日晚登舟赴滬。臣等查此次該使出京。旋欲由津赴滬。泝江而上。至江西漢口。再行入川。揆其本心。實係外間教案一波未平。一波復起。以至激而親往查察。以為脅制之計。遂於十月十四日。由臣衙門公函。飛致湖廣督臣李鴻章。並酉陽案內該使以張佩超為主謀。楊楨庭為下手。劉福為頂兇等情。務將此案及遵義教案。先為

辦結。又於十月十六日。飛致兩江督臣馬新貽。安徽撫臣英翰等。將安慶拆毀教堂案。詳查究辦。茲於十月十七日。接准兩江督臣馬新貽函稱。安慶省城內。設有法國教堂。並英國教士在彼租房傳教。因該處考試。聚集童生及閒雜人等。於九月三十日。竟將英法教堂全行搶拆。現已派員查辦等因。臣等查安慶地處江濱。為兵船所必經之地。在川黔等省教案。既未據該督撫等咨報完結。而安慶省復有拆毀教堂情事。該使此次帶領兵船。先由安慶經過。設藉兵船就便任意要挾。恐嚇官民。必致枝節叢生。且牽涉英國耶穌書院。更加棘手。自應將此案先行設法持平

迅速了結。方為妥善。據李鴻章奏報查辦川黔兩案大概
情形。內酉陽一事。與該使所聞。未悉符合。相應請
旨飭下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等將兩案分別趕緊辦結。
並請
飭令兩江總督馬新貽。安徽巡撫英翰將安慶拆毀教堂一案。迅
速查辦。為此恭摺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川黔教案未結。法國使臣欲帶兵船入川。當
經諭令李鴻章等趕緊查明審結。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
羅淑亞行抵天津。聞知安慶復有拆毀天主教堂耶穌書院之
案。即行登舟赴滬等語。該使此次出京。稱欲帶兵赴川。實因川

黔教案。日久未結。故為此脅制之計。若不迅速辦結。必致激成事端。辦理愈形棘手。酉陽一案。該使以張佩超為主謀。楊楨庭為下手。劉幅為頂兇。必須切實根究。著李鴻章宗寶。吳棠懍遵疊次諭旨。趕緊查明擬結。遵義一案。李鴻章已派余思樞前往查訪。並著速為結案。毋稍遲延。李鴻章前奏擬往重慶。就近體察各情。如事機稍鬆。即行回鄂等語。朝廷以此事關繫緊要。故特令該督會同查辦。李鴻章行抵重慶後。必須將川黔兩案如何辦結奏明。候有諭旨。再行回鄂。安慶拆毀英法教堂。究竟因何敘釁。此次法國使臣帶領兵船。沿江上駛。必由安慶經過。尤恐藉此要挾。枝節叢生。著馬新貽英翰。速將此案設法了結。不

可稍有延緩。原摺單均著鈔給閱看。

給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接准貴大臣照會。以各省天主教交涉各件。未得滿足完結等情。今本爵與貴大臣平心詳言之。溯自中國與貴國換約結好以來。遇有教務交涉事件。本衙門無不逐案盡心催辦。辦結各案。均有舊卷可查。惟事有難易。辦理即有遲速。其事屬最難。或有經年未結者。必有實係掣肘之故。本衙門亦均隨時分別奏咨催辦。從未置為緩圖。自貴大臣署任至今各案。一經知照。立即切實料理。所有未結之案。必其事實有為難。

在貴大臣有
理中外交涉
盡之道以冀
從未接聞有
函具在均可
月十八日照
將軍四川總
日貴大臣函
經本衙門鈔
領事會辦又

所擬各條。飛行查辦。並於初七日函覆貴大臣。以此案第一要按約辦理。第二拏獲正兇。按中國律例科罪。第三務速完案。由崇將軍酌為親提究訊。初八日接准貴大臣來函。謂所擬三條。非不妥善。應註明四款務宜查明。復經本衙門奏催迅辦。四月初一初九等日。貴大臣遣德繡譯官來署。面遞教士稟函。內述及酉陽孚州彭水等處民教仇結。及該處教民稟狀等件。本衙門復咨催成都將軍等逐案查明。清理辦結。七月二十日貴大臣照稱四川貴州新聞不好。前者打死李教士一案。擬派漢口領事官前往訪查。本衙門以該州前此民教互殺。又有教民覃姓匪徒殺

斃平民幾二百名。正在紛擾。人心亦未大定。所有擬派領
事官之處。似可停止。函覆貴大臣查照。並咨催該省務即
趕緊秉公確查了結。旋經奏請
飭催崇將軍等迅即妥辦。復經貴大臣因四川貴州兩省教案。自
行具摺。請為代奏。復奏奉
諭旨。飭令李中堂將兩案持平速辦。經本衙門恭錄
諭旨一道。照會貴大臣在案。現據成都將軍復稱。確查此案為首
之犯。係屬劉福。業經拏獲供認不諱。而貴大臣謂張佩超
為案中正犯。在本衙門所聞劉福為此案首犯。係據川省
大吏之言。在貴大臣以張佩超為案中正犯。係據川省主

教之言。孰是孰非。本爵與貴大臣均未目睹。李中堂由湖北前往。係事外之人。非本處地方官可比。無所用其迴護。

既經奉

旨查辦。自有水落石出。應行懲辦之人。斷不能含糊了事。乃李中堂尚未查覆辦結。貴大臣遽有攜帶兵船前往之說。查兩國和好辦事。無所用其兵船。本爵總以睦誼為重。現在確切催屬李中堂及崇將軍迅速辦理。至貴州遵義一案。前准貴大臣函送貴州函底。略稱五月間遵城聚眾毀堂。及三教士被收縣署等情。並准照會前來。當據貴州咨報情形。並本衙門咨覆貴州。將教士放出各節。照覆貴大臣。並

切催貴州巡撫迅速查辦。旋准貴大臣函稱趙教士因傷
殞命。即經奏
飭李中堂派員查辦。並有貴大臣自行具摺。欽奉
諭旨。飭令李中堂速辦之事。現在既准貴大臣照會。仍再切催辦
結。本衙門於兩案疊次催辦。不遺餘力。李中堂為
國家重臣。曾任上海通商大臣。於洋務教務。洞悉機宜。今奉
旨專辦兩案。自必持平辦理。此外若湖北天門縣教案。甫經接准
貴大臣來函。即咨李中堂及湖北巡撫查辦。山西豐鎮廳
一案。事關民教地畝交涉。從前案內之地主承啟。前往該
處聽候查辦。經地方官前往丈量。教民段振舉以禾未割

收。請為緩辦。承啟祇得回京。因此至今未結。本年八月間。
貴大臣函屬催辦。即經咨行山西巡撫察哈爾都統。迅飭
辦結。此等民間地畝事件。更非四川貴州之案可比。至南
陽教堂一案。前此請查該處教堂。並未有實係教堂憑據。
旋據豫撫咨稱。地方委員紳士等。擬將江浙會館給與。本
衙門已准照辦。無奈該處紳士等所見不同。致有異議。仍
經本衙門屢次嚴催。據河南巡撫聲覆。已揀擇鐵瓦廟紫
竹林兩處。聽教士擇一抵換。教士尚未定議。本年五月間。
又由本衙門咨催迅辦。其廣東九龍司採石一案。查建造
教堂。為條約所載。並無山石任聽開採之說。前此廣督議

准畫地開採。立限三年。限滿交還。係念和好之誼。迨格相待。迨限滿後又請展限。並寬展地段。又經廣東制臺令官紳等與繙譯教士公同議明。立有合約。再展三年。寬展十六天。以同治八年七月初一日限滿。並聲明無論天主教堂完否。交還地方官封禁。當經本衙門復行照准。知照貴國徇大臣在案。本年已屆限期。自應按照原議辦結。交還封禁。乃貴大臣則以按照原議辦理之事。稱為阻擋。請查同治五年九月十八日本衙門給貴國伯大臣函內云云。貴大臣當亦曉然也。以上各案。貴大臣殺身處地。似亦可告無遺於友邦。乃貴大臣謂本衙門意存推卸。且指上年

奏摺。有因難顯為禁止之言。誠會本衙門擬將隱為禁止。
詎知原摺內所云係傳教載在條約。更難以顯為禁止。所
謂更難者。謂不能隱為禁止。更難以顯為禁止也。且貴大
臣既見有此項摺件。摺內皆係各省教案。應令持平妥辦
之意。貴大臣亦可見其用心。不料貴大臣轉謂本衙門為
護卸也。且兩國久經和好。交涉各案。辦理總宜兩盡。即如
本衙門於同治六年七月初六日照會貴國蘭大臣。以直
隸天津江蘇嘉定福建廈門等處。法國人傷斃中國人命
各案。事閱數年。均未辦結。希為迅速辦結。以昭公允。迄今
各命案猶懸宕未結。本衙門亦惟有靜候貴國辦理。貴大

臣苟推此意。以人之諒己者諒人。自可平心辦理也。本爵衝情度事。念貴大臣言詞之有激。原由於職分之難辭。惟念和好之誼。仍為按約切致各省督撫。各就交涉案件妥速辦理。以期早結。並將貴大臣照會所及各案。業由本衙門再三催辦情形。詳細照覆。本爵用心之處。可以對貴國。可以答貴大臣。可以告各有約之友邦。可以白諸天下萬世。本爵及各大臣所以盡心竭力者如此。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庚申。烏里雅蘇台將軍福濟。著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文碩奏。竊奴才榮全於本

年九月初四日。接據赴俄辦事委員薩碧屯等來稟內稱
章京等於六月十八日由斜米起行。借俄官卡倫吉同往。
行抵喀帕兒。始知由伊犂避出滿緣蒙民。以及索倫歸入
俄教者數百人矣。章京等星夜趕至舊庫庫烏蘇。俄官派
馬兵四名護送。行過霍通爾斯卡倫。索倫總管德勤等。帶
領官兵數十名。迎至中途。望塵痛哭。同至圖爾根河西。距
俄營約三四里。見該索倫等皆乞居住。蓬頭垢面。藍縷
不堪。閒有赤身露體者。見章京等均皆痛哭。據總管言
說二年之久。未見將軍來文。我等歲次與將軍修稟。俄人
不肯轉發。欲派官兵前往烏垣。不但俄人不給路票。又無

逢貴。日盼中原。幾無生趣。將軍差你等前來。我等實如撥
雲見日。
皇上天恩。如此浩蕩。實夢想所不及。我等初到圖爾根等處。在阿
爾瑪圖俄官等借過麥鈔一千張。買糧度命。上年種地無
多。因連年災蝗。牛隻無存。今年全恃人力刨挖。借馬耕田。
御賴
皇上洪福。冬麥收分甚好。春麥麋穀亦佳。俄人自上年至今歲。偪
令我等隨伊教者數次。且該俄並哈薩克等布散謠言。說
爾國斷不能顧救你們等語。我等言說伊犂地界。尚未分
定。前分界約內有圖爾根河東河西之說。今我等現駐係

圖爾根之地。不必定是俄境。今歲若再不見我們將軍來文。並口裏大兵之信。我等舍命闖入賊營一死。以報我
皇上天恩。斷不能因你一千兩欠債。歸入你教等語。章京等即用善言撫綏。云你們暫與逆回講和。不過從權。今
皇上天恩高厚。不罪前事。憐恤你等。此時正當立功報效。貴總管如此立志。收攬各眾。耕種度日。各官兵同心。舍命報
國。我等返歸。必能詳細面稟將軍。德勤等眾。均感激涕零。並云今年已趕不及。約需銀一千五百兩。除還俄人夷鈔一千兩。並貼補困苦至極者。下餘若干。略備籽種車馬。明年先著一二百人赴塔垣耕種。其餘人眾。續有餉銀接濟。趕

即起程。議畢即著委官達朗阿。領催和爾根布。同章京等
前來送禀。章京等回至喀喇尼。訪詢俄商科孜呢色傳。去
此兩站。趕與帶信。等候三日。該俄商前來。遂將扁帳當面
交給。該俄不勝喜悅。即與接到賞物回字一紙。章京等於
七月十二日旋抵斜米。竊思章京等上年由烏起程時。奉
將軍諭。前聞同治六年棍噶扎勒參搶擄哈薩克之時。遺
落蒙民遺男四十餘名。被俄人拏去。不知現在何處。若不
收此項人眾。與俄人交涉。終無了期。汝等事完後。務必查
詢等因。章京等向斜米俄官查問。該俄官回言此項人眾。
現在烏斯卡敏。我就與該處行文。你等到彼。令其將此項

人如數交給。章京等於七月二十一日由科未抵烏斯卡敏。該處俄官極其恭順。即日交來蒙民遣勇四十五名。聲言前我們與此項人眾發過之錢。均無庸議。自今日起。此項人係你們之人。其長支過我們六日之錢。合俄錢十七張零二十二文。例應補還。章京等即照數備還。並向要來收到錢文一字。派藍翎前鋒色勒本藍翎馬甲穆克先薩勒杭阿等。並向俄官要俄兵四名。由庫庫鐵列克送至葉塘子。交索倫霍領隊。請由該處轉送棍噶扎拉參行營照收。薩碧屯等於九月十六日旋抵烏城。面稟細窺德勒等情形。實有悔過自新之堅志。圖爾根共有各項人眾八百

餘名。阿爾瑪圖尚有各項人眾二百餘名。據德勤面稱
皆頂感
皇上厚恩。日望返回中原。查此項人眾。精壯者尚有數百。今既眾
志成城。若明年歸至中原。遇有徵調。一人可當十數人之
用。實為有益。章京等沿途詢訪情形。阿爾瑪圖庫必那圖
爾喀勒帕科斯克依尚知兩國和好之義。上年派俄兵護
送索倫起行。並給槍二十桿。現尚有俄兵六名。在葦塘子
幫同霍領隊照料各事。阿爾瑪圖署事俄官。連偪德勤等
眾投降四次。德勤等堅不肯從。嗣喀勒帕科斯克依回任。
大以偪降為非。並借給德勤等鳥槍七十桿。令其防賊。等

候中原來接。章京等行抵喀帕兒。歸附俄國之滿綠蒙民等。言稱前受喀勒帕科斯克依申飭。言說你等背你們國恩。投附我國。實不合理。我們俄官擅行收要。亦不合理。將我們數年來照應你們的好處都沒了。章京等看此光景。此俄官既通情理。將來德勒等起身之事。尚易為力等語。並據德勒等遞來清字稟呈。內稱薩章京等交來將軍飭諭。兵丁閒散老幼。均皆傳到誦讀。莫不同心悅服感激。現在甚屬困窮。祈請賞給銀兩。此處一切情形。薩章京等均皆目睹各等情。據此查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文碩。現在烏城養病。芩榮全隨與芩福濟。文碩。公同商酌。俄人煽惑偪

德勤等歸附。德勤等堅執不肯。尚足補其前愆。今皆誠心思返。困苦可憐。亟應先撥銀兩。以紓其困。且安其心。將來尚屬可用之旅。當由烏庫先行籌撥銀一千五百兩。交委官達明阿等。又應統走外國道途遠險。添派驍騎校舒爾杭阿滿兵巴彥布拉克。隨同押運前往。以昭慎重。俟抵圖爾根後。交該總管德勤等承領。先還阿爾瑪圖俄紗一千張。餘賸之銀。撙節度用。暫濟眉急而顧春耕。明年春暖。芬等再酌派委員運銀若干。酌量以備大眾製辦行裝車馬啟行之需。惟望此項人眾。早歸我境。可與俄國永斷葛藤。

御批。該衙門知道。

榮全又奏。芬前奏歸補俄商賠款一摺。同治八年八月十八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初五日。奉

上諭。俄國商民被搶錢數。既據奏稱以夷鈔二十四萬。分三年補償完案。合之中原銀數。止需銀十一萬數千有零。惟此項銀兩。將來送交恰克圖補償。究從何處籌給。仍著該大臣於酌定後奏明等因欽此。遵查此項賠款本為權濟大局。勢出萬不得已而為之。芬初無款項豫籌。現計應賠銀數。除委員薩碧屯由俄旋回。稟稱先還銀一萬兩。後因俄人多合銀數。又退回銀一百八十兩。實已還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下餘之項。尚有十萬數千之多。既與俄人約定。若不按年清完則

我有失信之端。彼必更多藉口。而烏里雅蘇台地方寒苦。一切仰給關內。本再四熟籌。惟有以該國應納中原稅銀。抵扣中原應賠該國補款。英法有案可援。俄人諒無難色。省我運兌之費。杜彼挾制之端。行之似為兩便。本已於九月十六日。專函移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商三口通商大臣。會同俄國領事官。按照此三年應清之數。查覈該國近年納過稅銀。比較估計。酌定成數。或於津海一關。或於北洋三口。自明年六月起。交該領事官於應納稅餉內照數扣收。以清賠項。至赴俄委員譯出俄人約單。一併移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在案。茲蒙

垂問。謹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議奏。

癸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伏查本年正月間

美國懇請換約之照會。係該國住京使臣勞文羅斯銜名。

據稱該國派伊為換約之人。該使臣業於本年六月間回

國。所有中外交涉事件。俱交住京之署公使衛廉士辦理。

現在互換條約。自應即由衛廉士接辦。臣董恂因給該署

公使照會。約其定期互換。並知照內閣。先將條約蓋用

御寶。以備互換。旋據該署公使照覆。訂於二十日。在臣衙門互換。

是日該署公使攜帶匣裝條約來署。臣董恂詳細檢閱。條

約本內。縱有美國君主用印之銀盒蠟餅。惟查出使大臣寄來之條約。係漢洋文合訂成本。該使臣攜來之約本。但有洋文。並無漢文。彼此不符。未便遽與互換。因面詰該署公使。告以中國總以漢文條約為憑。該署公使即允將條約帶回。添訂漢文。次日再行互換。當將原本條約攜帶去幾。二十一日。該署公使復帶條約來署。已將漢文補訂在內。並經該署公使加押蓋用蠟印。臣董恂悉心校對。並無訛誤。因與衛廉士當面將出使大臣寄來現已用寶之條約。與該署公使齎來彼國君主用印之條約。彼此互換。並另立憑單。蓋印畫押。各執一紙。以昭信守。仍照章稿以酒

會。該署公使歡欣鼓舞而去。現換續約八條。由臣衙門刊刻成本。咨送在京各衙門及分咨南北洋通商大臣暨各省將軍督撫一體遵行。

御批。知道了。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案查中國出使大臣。前在貴國京都續立條約。前准貴國住京前大臣勞照知奏

派訂期互換。本衙門當經以此事須俟出使大臣回日。通行議議等因照覆在案。現准出使大臣派左協理柏同京。面陳續立條約詳細情形。查續立條約八款。均與兩國有益。既經

批准。自宜早辦。以昭迅速。而符貴國克敦和好之誼。經本衙門於

十月十五日奏

准。恭請益用

御寶。並奉

旨泳本大臣辦理互換條約事宜。查勞前大臣現今回國。所有全

權大臣事務。均歸貴大臣辦理。換約事宜。應歸貴大臣接

辦。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訂期互換可也。

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來文內閣中國出使大臣在美國京

都續立條約。請定互換日期等因前來。本大臣查我兩國

續立條約議定年餘不宜再遲我國君主之批准但係特
派前勞大臣他臣代辦殊非常規然來文既以早換為是
本大臣亦能破例相從現時册內書名畫押祇得本大臣
為勞大臣代筆如屬可行即訂於明日兩點鐘前往貴署
敬謹互換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法兩國公使相定府第每年各出租
價銀一千兩英國扣留租價二年作為修理之費法國未
經指定扣留租價年限英國按照該國年月自七年十月
初六日起至同治八年九月十六日止按照英國年月計
算又屬一年據英國參贊傅磊斯於十月二十二日派員

齎送一年房租洋銀八百五十七圓。大小洋銀二圓。京二兩平銀四百兩。合銀一千兩。經臣等派員兌收。並知照內務府派員赴臣衙門。將英國租銀一千兩。照原來洋銀銀票數目平色查收。理合附片具陳。

御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

同治八年。己巳。十一月。辛未。

諭軍機大臣。前因貴州遵義教士因傷殞命。疊經諭令曾璧光妥速籌辦。並令李鴻章會同辦結。李鴻章前派道員余思樞馳往查訪。計早抵黔。曾璧光諒已派員會辦。此案總以教士因何身死為最要關鍵。必須質證明確。斷不可稍涉含糊。現在法國使臣羅淑亞業已出京赴滬。聲言欲帶兵船赴川。實因川黔教案未結。故為此脅制之計。若再遷延。必致枝節叢生。愈難辦理。著曾璧光懍遵疊次諭旨。嚴飭委員會同余思樞速將此案設法了結。不得稍有延宕。

壬。禮部奏。同治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准寧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咨報。據琿春協領訥木津報稱。八月二十七日。奉飭前往摩闊崴。會晤俄國新設廓米薩爾之官。面議兩國交涉事件。於中途遇有朝鮮國男婦子女四五十人。陸續越界。均由珠倫河地方前往海沿去訖。問其來歷。混行指畫。彼此話語不通。殊難知其究竟。因係俄界。未便攔阻。即於回城之日。據派雲騎尉吉爾洪阿等前往海沿一帶密查去後。旋據呈報。朝鮮國男婦子女。現在海沿嚴杵河吉心河等處。相聚千有餘人。仍有越界者。陸續不止。因與俄人互相交雜。難以查問等語。查朝鮮國男婦成羣。係意

紛投他邦。何以置之不問。若任各國紛投。關居日久。或別生釁端。實與中外大有邊礙。除咨行甯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即行轉飭理春協領訥木濟。刻即親赴摩闊崴。會同該國新設廓米薩爾。將前事逐一告明。務將朝鮮逃越男婦子女。共念和好。悉數飭令逐回。不得久留俄界。以明疆界而敦友誼。並飭該協領於所屬界之內外。加意嚴防。仍密派妥幹兵役。查明有何動作。迅速飛報外。應咨禮部轉行朝鮮國王。即將該國逃越俄界之男婦子女。飭令邊界官悉數領回。各安本界等因到部。旋於十一月初三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鈔錄前件咨送前來。臣等查同治六

年二月。吉林將軍富明阿等奏朝鮮國人前往俄國吉心河墾地等因一摺。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朝鮮居民願赴俄界開墾地畝。應由朝鮮早申禁令。以免貽患將來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由臣部行知朝鮮國王在案。今該國民人潛投俄界復聚至千餘名之多。續投者仍紛紛不止。洵難免不別生釁端。既據該將軍咨稱。已飭琿春協領訥木津會商俄國廓米薩爾務將朝鮮國男婦子女。悉數飭令逐回。不得久留俄界。以明疆界而敦友誼等語。除擬由臣部行知朝鮮國王。即將逃赴俄界之男婦子女一千餘人。飭令邊界官

悉數領回外。應仍由該國王申明禁令。嚴飭沿邊官弁。約束民人。毋得再有逃越。以清疆界而重邊防。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富明阿等奏。朝鮮國人往俄界墾地。應由朝鮮早申禁令。當諭禮部行文該國王妥為辦理。茲據禮部奏稱。准富明阿轉據甯古塔副都統咨報。琿春協領訥木津。奉飭前往摩闊崴。會晤俄官。面議兩國交涉事件。於中途遇朝鮮國男婦四五十人。陸續越界。均由珠倫河前往海沿。問其來歷。言語不通。因係俄界。未便攔阻。旋密查海沿嚴杆河吉心河等處。已聚集千餘人。續投者尚紛紛不止。請由該部行文該國王。飭令邊界官悉數領回等語。朝鮮國民人

潛投俄界。男婦成羣。竟至千餘名口之多。難保不愈聚愈衆。該國王自應及早禁止。庶不至別滋釁端。著禮部迅即行文該國王。將逃赴俄界民人。飭令該國邊界官悉數領回。並由該國王申明禁令。嚴飭該國沿邊官弁。約束民人。毋許再有逃越。以重邊防。並著富明阿飭令訥木津會商俄國廓米薩爾。務將朝鮮越界民人。悉行遣回。不得久留俄界。以致別生枝節。原摺著鈔給富明阿閱看。

癸酉。著安徽巡撫英翰奏。伏查安慶法國教士公寓。係六年九月。換給東右坊民房十二間。居住已經二年。英國教士公寓。係本年六月。自賃西右坊民房五間。居住亦經數

月。止係教士公寓。均未建立天主教堂。亦無耶穌書院名目。雖地方間有流言及匿名揭貼等件。經該府縣官隨時彈壓。尚屬相安。本月初一等日。忽據署安慶府知府何宗驄等先後稟報。九月三十日。正值各屬考童雲集之時。英國教士密道生衛養生坐轎出門。被各童攔阻。該教士當即避入道署。各童及閒雜人等擁入該寓。拋毀什物。適府縣趕到。將密道生之妻並幼子保護。均各無恙。正彈壓間。又報法國教士公寓。亦被士民擁入滋鬧。該府縣復趕緊前往。據看寓人聲稱。教士金緘三。前數日已往英山。韓石奧。前一日因病已赴上海。家伙等物。均被毀失。惟兩處房

屋未動。密道生衛養生。欲赴鎮江。經該府等資送。於十月初一日攜眷起程。並稱當數月之先。各屬考童及在城居民紛傳不願傳教。匿名揭貼。已滿城市。當出示晓諭。詎士民羣起。卒有此事。現在人數逾萬。恐操之太急。激成事端等語。當經督批令趕拏為首滋事之人。嚴行懲辦。一面咨會馬新貽一體查辦。並屬其先劄行該二國領事官知照。旋准馬新貽派道員吳世熊。總兵李振名查辦前來。此安慶考童等滋事。據地方稟報。督與馬新貽辦理之大概情形也。十六日。英國使臣阿禮國。經過安慶。派其參贊葛納利進城。面請速為查辦。所言情形。與地方所稟略同。並稱

領事之人係夏姓等。奴才當告以此事既指名有人。斷無不辦之理。惟現在人數太眾。須俟十一月杪。十二月初。院試既畢。方能拏辦等語。葛納利回船。該使臣阿禮國復專函請於五六日辦妥。伊自漢口回時。即不登岸等語。復經奴才覆以既經應許。自係必辦。縱遲時日。斷不至因其已回滬上。置之不問。旋得其十九日自漢口覆信。並無異言。該使臣乘坐輪船。已於二十二日過安慶東駛。十九日。據法國領事達伯理函申。韓教士公寓被搶。與地方所稟大同小異。中欽所失之物。則有四千圓之多。請即拏人查物前來。奴才當將現在趕為辦理情形。劄行上海道涂宗瀛。令其先

為照覆。俟此間辦有頭緒。再為劄覆。該領事至今尚未續有函到。此滋事之後。英法二國使臣領事往復商辦之大概情形也。自來中外交涉事件。惟有遵照條約辦理。而斟酌緩急輕重。全在操縱之得宜。此案事起倉卒。禁遏無從。該士民等滋鬧啟釁。雖無傷人折房重情。而顯違條約。自應嚴拏為首滋事之人。照律究辦。以示懲儆。況當法國使臣欲帶兵船尋釁之時。尤宜早為結案。免令藉為口實。惟據該府縣所稱現在府試。接以院試。生童人數過萬。辦理稍有未協。必致釀成事端。種種棘手。亦係實在情形。幸英人已為允可。法人亦尚未決裂。惟有謹遵

諭旨。趕將此案與馬新貽悉心妥酌。無論如何變通設法。總期挈獲滋事之人。賠償所失之物。以便迅速了結。免致彼國藉此要挾。叢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英翰奏辦理考童滋鬧教士公寓大概情形一摺。安慶城內東右坊西右坊地方。有英法兩國教士居住公寓。九月間。各屬考童及閒雜人等。擁入英國教士密道生等寓所。拋毀什物。法國教士金緘三等寓內。家伙亦有毀失。尚無傷人拆房等情。現經英翰批飭該地方官趕拏為首滋事之人。並經馬新貽派道員吳世熊等前往查辦。此案自不難完結。惟英國葛納利所言情形。與地方所稟略同。法國達伯理來函。與地方所

稟大同小異。並飭所失之物。數至四千圓之多。此時若再事耽延。難免不另生枝節。馬新貽等仍當懍遵前旨。嚴飭該府縣官。將領首滋事之夏姓等迅速查拏。持平審辦。並飭吳世熊等會同該地方官妥為料理。斷不可稍涉偏縱。致啟釁端。

丁丑。署黑龍江將軍德英奏。竊奴才德英於九月初三日。往巡呼倫貝爾。帶同署副都統銜總管額爾德尼等。先赴與俄國接壤之額爾固訥河庫克多博卡倫。俄國瑪兩爾先差俄人二人迎接請安。瑪兩爾怕畢爾帶領俄人十餘名前來請見。奴才當喚進帳房相見。該瑪兩爾向奴才摘帽。躬身行過夷禮。奴才諭以循例查閱本境各卡。甫經到此。爾即來

見。足見恭順。兩處交界坐卡人等務須各加約束。毋違教
睦為要。該瑪兩爾聲稱我等仰慕
天朝高厚。務當嚴行彈壓。令蒙將軍面諭。愈當加意管理等語。視
其形景。尚屬謙敬。努才示以大方懷柔。給賜瑪兩爾飯食。並
賞給絲紬布疋氈茶乾果。及隨來夷人。亦各賞給肉飯紬
布氈茶乾果等麪等物。不勝感激。歡顏拜領。該瑪兩爾當
面親呈努才哈喇六尺夷餘一包。努才視其隨持誠敬。物件亦
不貴重。即收留以撫其意。努才復又賜給江紬二疋。繭紬二
疋。套布二對。南餘二匣。粳米白麪各一袋。該瑪兩爾亦復
當面拜領。加倍歡躍辭去。努才旋至呼倫貝爾。閱看隊伍。面

飭該署總管等與俄官接壤各卡坐守務須小心不時嚴
加防維毋得稍涉怠忽以期仰副我
皇上慎重邊疆操防之至意
御批知道了
戊寅貴州巡撫曾璧光奏遵查遵義府城民教爭鬬起釁
原委實因教民楊希伯於五月初五日挾嫌滋鬧糾約教
衆入教帝廟將做會神壇經像全行打壞維時看戲人衆
共懷不平亦齊赴天主堂將其經堂醫館打毀並傳知府
屬不准再行習教臣接據該府縣稟報即一面出示曉諭
彈壓並委候補道陳昌運馳往查辦旋據該道稟稱五月

十七日到遵後。會同府縣審辦此案。先將藉事搶擄之民人傳有元。訊明正法。民教悉已解散。並無勒令跨越十字架。及跪寫出教甘結情事。惟該處民教積釁已深。現雖極力開導。暫時相安。而賠修經堂情事。一時尚難辦理。勸令布司鐸等先行回省。俟民情稍定。再往傳教。該司鐸以未接省中主教示諭。不敢遽回。稟請覆示。臣以該處民教爭持。打毀經堂。不准習教。雖出民間一時公憤。已與條約有礙。辦理殊多棘手。若再將司鐸等別有損傷。益難收拾。當飛飭該道務須明白譬喻。將布司鐸等親行護送至省。以免他虞。該道卽於六月十三日。將司鐸三名帶至省城。忽

於七月初七日。據代辦主教任司鐸照會。趙司鐸到省後。於初六日夜因傷身死。已報明總理各國衙門覈辦等語。

臣以該司鐸前在遵義。因民教爭鬬。翻牆趨避。腰脊閃挫。已據陳昌運稟報業經痊愈。即沿途同行。亦未見該司鐸有傷重情形。茲據報因傷身死。即應及時驗明傷痕。以便緝犯究辦。當飭署臬司林肇元委員往驗。嗣據該署臬司詳稱。前委貴陽府知府胡超龍等帶領刑仵迅赴天主堂。相驗趙司鐸屍身有無傷痕。旋據該府等申稱。遵即會同詣驗。據該主教面稱。趙司鐸屍身。業已殮殯浮厝。此刻未便開棺相驗。俟總理衙門派人來黔。再行會驗等語。此遵

義民教爭鬬。及司鐸趙姓回省身故之實在情形也。至梅
司鐸在仁懷被殺一事。臣既未接該主教照會。亦未據地
方官稟報。現已飭司派員往查有無其事。另覈辦理。臣以
疏庸。承
恩疆寄。凡遇中外交涉事件。仰體
宵旰憂勤。無不加意小心。持平辦理。期於共教和好。日久相安。乃
以地居瘠苦。不能事事曲全。或疑嫉恨條約。以致頻煩
諭誡。惶悚實深。臣具有天良。敢不益加審慎。迅速完結。以副
聖主綏輯中外一視同仁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曾璧光奏覆陳教務情形一摺。據稱遵義府城民

教爭鬬。業委道員陳昌運馳往查辦。先將藉事搶擄之民人得有元訊明正法。民教悉已解散。並將教士三人。於六月十三日護送到省。七月初七日。據代辦主教任司鐸照會。趙教士到省後。於初六日因傷身死。該撫委員往驗。而任主教復以業經殯厝。未便開棺相驗攔阻。至梅教士在仁懷被殺一語。有無其事。已派員往查等語。此案既據曾璧光查明趙教士並非因傷身死。該主教又有攔驗情事。即可從此設法了結。折服其心。梅教士是否被殺。亦應確切查明。現在李鴻章所派之道員余思樞計早抵黔。即著李鴻章曾璧光飭令余思樞並該省委員等。迅速持平辦理。及早結案。免致羅淑亞到後另生枝節。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廣東澳門地方。為大西洋占住。同治元年立約。不能商妥。約仍未換。臣等因聞總稅務司赫德言及。大西洋國近頗貧窘。如能乘機設法辦理。澳門可望收回。並知日國使臣瑪斯回國。令赫德商之瑪斯。於七年五月。派稅務司金登幹。隨同瑪斯前往幫辦各在案。嗣因大西洋國忽有變故。瑪斯不克前往辦理。至本年正月十四日。接總稅務司赫德申呈。據稅務司金登幹函報。瑪斯於上年十二月間病故。此事或改交出使之蒲安臣接辦。或徑交金登幹接辦。或俟大西洋國使臣前來議約再辦。請為示覆。臣等以蒲安臣係派往有約之國出使。

事未完竣。金登幹係幫辦稅務之人。均未使派辦此事。現在瑪斯既已病故。經理無人。且大西洋國及各國均未知有此舉。自可暫行停待。另俟籌商。當飭赫德信致金登幹令將前頒

國書璧文件繳回。所議經費銀兩。亦毋庸豫備。茲於十月二十八日。據將前頒

國書。並臣衙門所發文件。一併申繳前來。臣等查大西洋國約雖議定。因設官澳門一節。未能商妥。迨未互換。將來大西洋國變故稍定。伊必仍來商議。應俟彼時再行設法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於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接
據署伊犂將軍榮全函稱。圖爾根索倫德勤等眾。不肯歸
附俄國。堅心思返。幸有阿爾瑪圖庫必那圖爾喀勒帕科
斯柯依。深知睦鄰大義。極為中原盡心。上年派兵護送索
倫。借給鳥槍。今年復借給圖爾根德勤鳥槍。凡中原人均
加照應。若隨時籠絡其心。將來可望有益。查喀勒帕科斯
柯依。係俄國巡撫兼總督。分位較崇。給以寶星。尚未相宜。
聞俄官最重中原蟒服。請由臣衙門奏懇
頒賞等因。臣等查洋人為中國出力。奏請
賞給寶星。其有異常出力者。奏請

賞加職銜。或崇以章服。應經辦理有案。茲榮全以俄官喀勒帕科
斯柯依。極力為中原盡心出力。若加以榮寵。當更感激圖
報。自應量加優獎。可否仰懇
恩施。俯如該署將軍所請。賞給該俄官喀勒帕科斯柯依蟒衣一
襲。大小荷包一對。以示鼓勵。如蒙
允准。臣衙門即照會俄國住京公使知照。並將蟒服荷包照辦寄
交署伊犂將軍榮全。飭令該俄官祗領。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同治八年九月間。據英國使臣阿禮國
照會內稱。該使臣於九月二十九日出京。由沿海沿江巡

查事畢回國。該使臣離京之日。所有一切公務。歸副參贊
傅磊斯暫為代護。俟署理之威妥瑪到京。即行交卸等因。
當經臣等於阿禮國臨行。致送紬緞覺器等件。茲據該使
臣以洋覺器皿等件酬答。現飭存備署庫。茲於十月二十
五日。新任署使臣威妥瑪到京。二十九日來臣衙門。謁見。
臣等分日前赴該館答禮。
御批。知道了。
壬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會同戶部奏。同治八年十
月二十二日。軍機處鈔出署伊犂將軍榮全援案歸補俄
國賠款。請於津海關。或北洋三口。於俄國應納稅餉內。照

數扣收一片。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思此項賠款。誠如該將軍所稱。為權濟大局起見。勢出萬不得已。惟既以約定於前。難以失信於後。不得不按年清還。免致因此生釁。除委員薩碧屯已還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外。下餘十萬數千有零。按照原議。三年補償。寬為籌備。約計三年之內。每年需銀三萬四千兩。自應籌款撥給。分年補償。以完巨案。至該將軍擬仿照從前英法兩國兵費扣款章程。或於津海關或於北洋三口稅餉內扣收一節。戶部查北洋三口。山海東海兩關。並無俄國交納貨稅。即天津一關。俄商陸運稅銀項下。每

年亦止一千餘兩。實屬不敷抵扣。臣等公同商酌。擬即在於山西應解京餉內。自明年為始。分作三年。每年撥三萬四千兩。應令山西巡撫解交歸綏道庫轉解。務須提前於每年三月起解。四月解到署伊犂將軍榮全行營查收。覈計三年。共應解銀十萬二千兩。其於應賠俄國款項。有無盈絀。仍令查明酌覈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榮全奏賠償俄國諾海牲畜銀兩。請於津海關。或北洋三口。於俄國應納稅餉內照數扣收。當交該衙門議奏。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奏稱。此項賠款。既經榮全議定。除委員薩碧屯已還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外。其餘銀十萬

數千兩有零。按照原議。三年補償。每年需銀三萬四千兩。自應籌款分年補償。惟北洋三口。山海東海兩關。並無俄國交納貨稅。即天津一關。俄商陸運稅銀。每年亦止一千餘兩。不敷抵扣。請於山西應解京餉內分年籌撥等語。著李宗羲飭令藩司。於山西應解京餉內。自明年為始。分作三年。每年撥銀三萬四千兩。交歸綏道轉解。務須提前於每年三月起解。四月解到烏里雅蘇台。交榮全收納。彙計三年。共應解銀十萬二千兩。於應賠俄國款項。有無盈絀。著福濟榮全查明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查添設布倫托海辦事大臣。原係兼

管塔爾巴哈台事務。前據俄國使臣照會。所稱未經立界之瑪呢圖嘎圖勒汗至哈巴爾蘇一帶。查係塔城所屬。應歸布倫托海辦事大臣兼管之地方。今奉

旨將布倫托海辦事大臣裁撤。一切事宜。統歸科布多大臣經理。則未經立界之瑪呢圖嘎圖勒汗至哈巴爾蘇一帶。亦應歸科布多大臣經理。文碩既補授科布多幫辦大臣。此事自係應管之事。惟查科布多立界。前係奎昌一手經理。現既將布倫托海之事。統歸科布多大臣管理。相應請

旨添派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會同幫辦大臣文碩商辦。惟塔城本係未曾收復地方。立界應從何處起止。臣等無從懸揣。

其應如何籌議定期建立。並親往分界處所會辦。應請
旨於奎昌。文碩。二人內酌派一員。以專責成。至揀派嚮導指授機
宜之處。仍令定邊左副將軍福濟遵照前
旨。悉心籌度。總期將該處立界之事一律辦竣。毋貽後患。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添派立界大員一摺。前
因布倫托海所屬地方。皆係塔爾巴哈台管轄之地。所有分界
事宜。業經諭令文碩約期馳往辦理。惟現在布倫托海大臣既
經裁撤。該處立界事宜。即應統歸科布多大臣經理。奎昌前與
俄國使臣勘辦科布多邊界。甚屬妥協。情形較為熟悉。著即改
派奎昌。於明歲春融時。馳往該處。與俄國使臣。將瑪呢圖嘎圖

勒汗至哈巴爾蘇一帶逐一查勘會立牌博文碩即毋庸前往其應如何揀派嚮導及指授機宜之處仍著福濟遵照前旨悉心籌辦文碩既補授科布多幫辦大臣此次分界事宜亦當會同商議妥為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乙未烏里雅蘇台將軍福濟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奏竊維會分地界關涉外國苟能有利於國家自應勉竭駑駘用成厥事顧有實在窒礙情形行之轉多流弊無益邊陲有妨國體之處亦不敢徒務虛名因循緘默而不剴切陳之查原勘東北起沙賓達巴哈舊界末處向西至葱嶺即浩罕之

地。延亘數千里。分棣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犂塔爾巴哈台四城轄境。前經明誼於同治三年會同俄官議定地址。繪圖立約。次年即應分立牌博。詎四年逆回倡亂。五年伊犂塔爾巴哈台相繼失守。未能舉行。其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北路二城所屬。則因拘泥原約自西向東一語。而俄人並未前來會辦。遂亦延擱。直至本年始遵

旨經崇厚。奎昌會同俄官分建鄂博訖。其自瑪呢圖嘎圖勒汗至哈巴爾蘇塔爾巴哈台屬境。及自哈巴爾蘇至葱嶺伊犂屬境。則因該城尚未克復。不暇兼辦。茲據布策照會。欲將瑪呢圖嘎圖勒汗迤西轉南至哈巴爾蘇塔爾巴哈台屬

境地界分立。渾言平靖地方。先行往建。察其命意。非欲藉
圖侵占。即為節費惜勞。蓋彼會辦邊務。必帶兵隊千餘。佯
言護衛使臣復防伏莽之用。今若一律完結。自免往返跋
涉。是其人力經費均省之說。不盡無因。然皆彼國因勢乘
便之利也。若自我論之。自瑪呢圖嘎圖勒汗至哈巴爾蘇。
正當塔爾巴哈台全境西北。該城淪陷數年。外鄰俄境。內
阻賊氛。根本未固。何能以零星散卒先設卡倫。若不設兵
置戍。建立界牌之後。責令何人防守稽察。又何能禁其侵
越。現在逆回句結賊匪。出沒無常。如前據索倫佐領文德
訥等稟報。該營甫由俄境抵葦塘地方。即有拜精格特等

賊窺伺滋擾之事。而梱噶扎爾參性極驕悍。伎倆陰險。前此搶刦哈薩克致賠諾海一案。雖曰倉卒未見新圖。要亦事後枝梧。其實因地就糧。本有意為之。自來勇目性情。惟恐地方無事。故地界甫經立定。又有武旺阿爾定。於齋桑淖爾俄卡一帶。馬隊開入搶刦。難保非該喇嘛有以使然。現在不便根究。祇好姑以未撫以前之變民。搪塞俄人。該國乘我有事。輒自獨辦。其曲究竟在彼。縱然狡詐。第外面既以大國自居。或猶可以理論。儻建牌之後。而我兵勇賊匪時常興釁。禁止勢既不能。彈壓更多棘手。豈不轉授俄人以柄。亦安有如許經費賠耶。此其窒礙一也。塔爾巴哈

台與伊犂毗連。儻將來分訖塔城。又必求分伊犂屬地。更較塔爾巴哈台之流弊。枚舉不暇。儻不如其所請。則二城同一未復。又將何以立言。若謂塔爾巴哈台現有隙地。則伊犂邊界。非無空閒之區。況所謂空閒。仍係宵匪逋逃之所。即如近者滋事之吉車克訥山。係附近應分之齊桑淖爾卡倫。乃布策謂為平靖處所。明係欺我不悉邊徼形勢。有意蒙混。安可不事豫防。此其窒礙二也。弊等詳勘布使照會詞氣。似此段界牌。該國已於北路二城藏事之後。潛往先立。其時七月下旬。去霜降尚遠。冰雪未積。尚易施工。且自逆回猖獗。該國於邊界本設防兵。不難徑往。是此節

無待詳查。固可揣情揆度。雖令即今馳往。已屬落後無及。況以中外交涉之事。彼先獨辦。縱無侵占。而往會之員。豈可俯首無詞。徑與會押會印。設再少逾紅綫。爭則恐涉決裂。不爭有妨

國體。亦令俄人輕視。此其窒礙三也。至應行事宜。除照北路二城會辦成案。揀派委員。設法由間道先往。密探俄人有無私立鄂博。是否侵占。俟稟覆到日。再行奏明分別辦理外。揆以北路現在利害情形。勢非展緩會分不可。努等籌商旬日。再四熟思。惟有仍執地方未復尚多窒礙之成說。與之婉言開導。諒可能有轉圜。無論如何說法。總期就我

範圍。該國之潛往擅立。原屬理屈。慮我詰責。故先為此照會。為將來卸過地步。若必識破。恐其羞惱成怒。轉難區處。似不如先向理喻。就其惜費省力一語。微言直擣隱衷。兩國交涉要務。理不應聽先往獨辦。該國既為新惜財力起見。中原仍念素好。姑不深究。然斷不能為憑。將來克復二城。猶必派員覆覈。果與紅綫無差。方能會印畫押。否則仍應照約更正。且自瑪呢圖嘎圖勒汗西南。凡舊日接境各卡倫。於中國官員未及覆覈以前。如有賊匪逆回搶掠該國。中原不能任咎。更不能賠補。將此二節索取該使照會。以為將來憑據。或亦順機利導之一法。洋人伎倆。每與疆

臣辦事。於有利者則必力爭。如無所利而又無理。則推言權輕官小。一面進京。串通公使。非蒙混捏飾。即砌詞聳聽。要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圖逞其挾制。此各國之通病。亦不獨俄人之於口外為然也。且索取照會。亦非該國住京公使出印。不足為據。奴才文碩擬酌帶緊要圖冊卷宗。趕於明年正月內進京入覲後。與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將此關情形。章奏未能盡者。詳細面述。以備採擇。至行文俄人一節。查向來北路地方。必四月之後。九月半前。方能料理庶務。本年分界。即約於四月十一日。而俄使五月方到。秋間歲事。此次奴才等既擬展緩。

自毋庸與約期亦不使由外徑行拒絕是以未使行文合
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福濟文碩奏俄國請分地界查有窒礙情形一摺
塔城分界事宜前因布倫托海大臣裁撤改派奎昌於明歲春
融時馳往該處會同俄使查勘立界茲覽福濟等摺內所陳窒
礙情形不為無見即著文碩酌帶圖冊卷宗迅即起程趕於明
年正月內到京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詳細面述妥籌
辦理文碩起身後該處應行豫辦事宜仍著奎昌恪遵前旨與
福濟隨時會商籌辦
十二月己亥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竊船廠本

年八月間。第一號輪船北上之後。第二號輪船身鑽給各工。已有三分之二。輪機滌鑪。俱安排妥貼。計船上大端。所短者惟鐵脅鐵梁及梛舵戰坪等件。嗣據日意格議稱前者第一號輪船下水之後。尚需兩三月之久始能出洋者。以一切零星器械未全。工匠在船操作。手足難展。登降殊煩。致稽時日。此次當移後工為前工。即在架上安置各件器具。然後下水試輪。少加修飾。便可出洋演駕。當時在事員紳。分廠催趲中外匠作。不足兩月之久。大自梛舵舢板鐵樞煙筩。小至器管水筩欄梯釘鎖。麻自布帆鐵攪油繩轆轤。精至向盤時表遠鏡湯鐵。一律完備。因擇十一月初

四日。乘午潮入江。臣赴船勘驗。該工匠等如法推船下水。自在遊行。毫無窒礙。次日在鳴前江面升火試輪。輪機亦稱靈便。適該船之管駕官遊擊吳世忠到閩。派令駐船監製旗幟號衣。髹漆內外船板。檢點軍火器械。申定號令章程。月終當出大洋駕駛。第三號之船。亦於初四日安放龍骨。其船骨各百幅。前兩月開分工繩削。業已告竣。展下均已一律闔合。年底可上旁舷。第四號現方添累船臺。臺工一畢。便擇日安放龍骨。開造船身。今將第二號輪船下水。暨第三號第四號續造情形。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文煜。閩浙總督臣英桂。福建巡撫臣卞寶第。

恭摺具奏。

御批。知道了。

甲辰。

諭軍機大臣等。貴州軍務。日久未有起色。李鴻章現在重慶。著即馳赴貴州。嚴檄各將領分投進勦。迅奏膚公。遵義民教各案。前據李鴻章奏派道員余思樞赴黔會辦。至今尚未具奏。李鴻章現赴貴州。即著就近會同曾璧光。迅速持平審結。以弭釁端。四川酉陽教案。何以尚未覆奏。亦著一併迅結。毋得稍涉遲延。

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十一月二十八日。軍機處交出。奉

上諭福濟文碩奏俄官請分地界查有窒礙情形一摺等因欽此

臣等伏查此案西疆未定交界先於咸豐十年續增和約

第二條內指明自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

處起至浩罕邊界為界又於同治三年由

欽派會勘西北界大臣明誼等遵

旨與俄使按照議單應分界址互換記約圖誌完案所有由瑪呢

圖愛圖勒汗卡倫往西南盡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分山陽

仍屬中國與塔城軍民為便節經奏明議准有案本年烏

科兩城應分界址辦理將竣時俄使即有催令新駐布倫

托海辦事大臣文碩前往分界之說彼時臣衙門以有賊

地方。不能辦理面覆。詎意俄使於數月後。以所需齊備。不忍再延為詞。擬欲自行建立等情照會前來。臣衙門當以事關分界。若聽其獨辦。必致任意多占。即經駁詞駁斥。該使尚以分界大臣藉端推諉。唠唠瀆辯。又經臣衙門婉轉開導。仍行請

旨派員。俟至來歲春融會同辦理。節經奏明行知。並照覆俄使在案。是分界係屬已定成局。現擬應分之處。果係有賊。中國不能前往。俄國亦必不能前往。彼若貿然而去。為賊所阻。臨時無可藉口。即或我以為賊。彼以為非賊。亦可據理折辯。況俄使照會內。已云該處絕無賊蹤。若我先設詞推脫。

則彼必徑往獨辦。其患不可勝言。茲該處應行豫備事宜。

現奉

上諭。仍着奎昌恪遵前旨。與福濟隨時會商籌辦。仰見

聖謨廣遠。

訓示周詳。臣等不勝欽服。惟恐奎昌見福濟會同文碩先有此奏。

中生疑慮。附和推延。設為俄使窺破隱微。徑行自辦。則失

信在我。無從責備。而彼轉得遂其強占侵越之謀。實於邊

界事宜。大有關繫。不可不慎。臣等公同商酌。應再請

旨飭下奎昌暨福濟懍遵現奉

諭旨。將來春應辦分界之事。照案查覈明確。豫為籌備。一俟該國

派人會辦。奎昌即行迅速前往。不准稍有推延。貽誤邊防。致干重咎。所有應需圖冊卷宗。應由奎昌酌留一分備用。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布倫托海大臣裁撤。改派奎昌於來歲春融時。馳往瑪呢圖嘎圖勒汗至哈巴爾蘇一帶地方。會同俄使查勘立界。嗣據福濟等奏陳窒礙情形。令文碩於明年正月到京。該處應辦事宜。仍令奎昌與福濟籌辦。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分界一事。係屬已定成局。雖屢經反覆開導。而俄使總以該處絕無賊蹤為詞。若奎昌稍事遲延。該使徑行自辦。則遂其強占侵越之謀。其患不可勝言等語。西疆立界事宜。亟應早為籌辦。奎昌前辦科布多分界。頗臻妥協。此次應辦各事。諒已

了然於中。著即懍遵叠次諭旨。與福濟隨時籌商。將一切趕緊
豫備。俟明歲春融時。先與該國會辦官員。約定日期。迅即前往
該處。妥慎辦理。不得因有福濟等前奏。稍涉推延。致誤大局。應
需圖册卷宗。即由該大臣酌留一分。以備查覈。奎昌起程後。科
布多辦事需人。文碩著毋庸來京。即赴新任。將該處應辦事宜。
悉心經理。

癸丑。湖北巡撫郭柏蔭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
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中外定約以來。各督撫於民教爭訟案件。每以正光未獲。人
證未齊為詞等因欽此。臣伏讀之下。感悚難名。遵即督同兩司

調齊案卷。並遴委幹員。會同武昌府知府聶光鑾。傳集訊究。委係國民誤聽謠言。致與教民爭鬥。已將團首及保正人等量予薄懲。責令將被毀教堂及教民住屋估價重修。仍取具民教永遠相安不敢生事各切結存案。該教士教民人等亦無異詞。案已完結。並接上海道來函。均稱該公使羅淑亞。不日前赴漢口。而現在尚未得到實在啓行確期。將來如果來漢。自當仰體

朝廷恩意。善為羈縻。當不至激成事故。

御批。知道了。

丙辰。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成都將軍崇實。四川

總督吳棠奏。竊川省酉陽民教讎殺情形。經臣崇實等於
七年十二月間奏明在案。嗣因州城教堂被毀。各鄉積怨
方深。紛紛打教。州屬紙房溪教堂單司鐸。復糾眾殺斃團
民多命。兩造聚訟。礙難即時拏辦。先派知縣田秀粟馳往
接署州牧。會同委員曾傳道解散團眾。遣逐黔匪。商令單
司鐸拆毀教堂礮臺及附近寨堡。撫卹被難民教。嗣經總
理衙門會飭川東道錫珮。往酉查辦。復因主教范若瑟他
往。無從議商。迨法使羅淑亞所派主教梅西滿來川。八月
始到。又飭錫珮與之會議。始終狡展。致未能迅速完結。該
使臣藉口在京吮瀧。並欲帶兵入川要挾。上煩

宸廑。垂蒙

諭旨訓誡嚴切。臣崇實。臣吳棠。曷勝悚惶焦急之至。臣李鴻章於

九月十八日行抵成都。奉

旨會查。當因另有查辦要件。未便會商。先行調取案卷覆閱。十月

初三日。先將大概情形彙奏。嗣疊奉十月初三十六二十

等日寄

諭。遵即會同臣崇實臣吳棠覆查。該州初稟打毀教堂。並未指明

係何光狗。田秀栗今春履任後。拏獲劉幅。據供係何彩糾

眾打教。而何彩業經逃逸。故將劉幅先行議辦。臣等又飛

飭該地方官懸賞勒限。務獲何彩解訊。臣鴻章於十月二

十一日。由成都啟行。十一月初七日抵重慶暫駐。就近督飭川東道錫珮與該主教梅西滿妥速議辦。梅西滿疊次面謁。並函呈酉陽州民教滋事原委節略。指控多人。臣調集人證案卷。並酉陽官民先後稟控。各執一詞。覈其實在情節。由於同治四年酉陽民人冉老五等毆斃馮教士後。該主教勒賠多金。勢燄益張。本地痞匪入教者。倚勢欺壓平民。該處界連黔楚。民風素悍。積不相能。激成巨案。法使羅淑亞前與總理衙門議明。先辦李教士被殺之件。嗣又以張佩超為主謀。楊楨庭為下手。劉幅為頂兇。臣等切實根究。適據張佩超遣其幼子張玉璞赴臣鴻章行轅。稟訴

冤屈。訊據張玉璞供稱。伊家素與教民張添興等有隙。四年馮教士案內。被教堂牽控。將伊父張佩超。伊兄張玉珖解往重慶羈押。經紳董勸令出錢脫累。伊父認罰銀二萬兩。分年繳清。七年四月正在等繳。被張添興等糾眾來家。藉索為名。強姦婦女。搶去銀二萬餘兩。並衣物等件。殺害雇工吳昌林等三人。並將伊兄張玉珖扭送重慶管押。至本年八月二十日斃命。伊父張佩超現年七十七歲。憂憤成疾。去冬西城打教。相離二百餘里。委無主使情事等語。又楊楨庭即楊怔亭查係已革武生。派充屯弁。與教民結訟被押。是日團民何彩等入城打教。將伊放出。該犯乘亂

入教堂報復。下手殺斃司鐸李國屬實。旋逃至貴州思南府所屬黃泥城。經該州訪聞。派差拏獲。詎該犯病重身故。飭起屍棺回州。帶同屍親鄰約及教堂管事人等。驗明填格取結在卷。臣鴻章接晤梅西滿。即將以上情節。詳細告知。該主教偏信教民之言。總以張佩超為主謀。並謂楊楨庭即係病斃。何彩日久未獲。其已獲之劉幅等。皆非正兇。礙難完案。正在籌議間。據署南陽州知州曾倚道。署酉陽營遊擊范承先飛稟。懸立重賞。設法兇拏。已於十一月十四日夜。將首犯何彩捡獲起解來渝。臣督同川東道及印委各員。親提研訊。據何彩供因教民龍秀元捆毆其母。又

偏勒朱永泰退婚。是以懷忿。起意糾眾焚毀教堂。劉幅曾占教等。亦均入彩。張佩超並未與謀等情。又提訊劉幅曾占教。趙三。蒲弗祥等。均各供認隨同何彩打教。惟情節微有輕重。自當分別擬辦。臣等覆查羅淑亞。梅西滿等。必謂張佩超主謀者。一由張佩超係該州紳富。與教中雠釁素深。四年馮教士棄誣攀。勒罰二萬金。除已繳八千兩外。尚欠一萬二千兩。一由此案真正首犯未獲。彼得任意妄指。以為挾制。茲首犯何彩解到。梅西滿意氣稍平。殺人者抵。律有明條。何彩雖因教民欺陵。膽敢糾眾入城毀堂。致斃法國教士李國。及教民多人。實屬法無可貸。應照例擬以

斬立決。緣法使藉詞生釁。不任稍稽顯戮。業於十一月三十日訊明正法。以儆效尤。楊楨庭係下手正兇。業經病故。應毋庸議。劉幅隨同打教後。又與教民馬國應鬬毆。擬以絞監候。毋庸歸入秋審。隨時酌辦。曾占教係何彩從犯。擬以流二千里。趙三簡弗樣隨同助勢。龍秀元捆辱何彩之母。勒偪朱永泰退婚。致激衆忿。均擬滿徒。以上各犯。分別懲辦。錫珮田秀栗等。復開導梅西滿。允將張佩超上手尾欠銀兩。先行籌墊。並告以張佩超主謀現無證據。及何彩等供亦無主使之說。該主教已無異辭。至法國條約第三十六款內應行追賠。著賠者責備。該教堂現被焚燒。若不

議賠。必不甘服。梅西滿初欲索銀五萬兩。臣等再三計較。斷給銀一萬八千兩。彼已願照完案。臣鴻章已於二十九日。將此案議結情形。飛速劄行漢口法領事。轉達該公使知照矣。至單司鐸殺斃團民多命。據梅西滿疊次訴稱。因被團圍困缺食。其買糧教民。被匪截阻。護糧情急。互有傷亡等語。顯係飾詞庇護。曲為開脫。臣飭交司鐸單輔臣來轅質訊。伊又云奉教皇令出洋議事。無從究詰。惟團民被害甚慘。檢查指控案據。訪問西陽官紳。皆以教民王學鼎張添興易得揚周得政何奉祥劉勝耀六人。同惡相濟。現係中國民人。應由地方官設法拏辦。臣等已援照約章及

羅使復總理衙門原函。明白諭知梅西滿。暨檄飭川東道督同該州上緊密拏。訊明後。酌照此次辦理何彩等罪名。分別重輕。立予懲辦。以昭平允而服民心。

李鴻章又奏。臣鴻章前奉

旨飭令派員。前往貴州。會同查辦遵義教案。當經奏委甘肅補用道員余思樞往查。旋准撫臣曾璧光將該處啟釁原委。辦理情形。咨送前來。又據余思樞到遵後。疊次稟述各情。與曾璧光奏咨無異。趙教士實係在省身故。惟任主教謂其因傷。又不肯會驗。他處教士。有謂趙司鐸前在遵時。背脇受棍傷。入省後吐血斃命。固係傳聞一面之辭。事隔多日。

未必再能檢驗。誠如
聖諭。即可從此設法了結。臣已緘商曾璧光。如查係因傷。應查拏
下手兇犯。照例懲辦。否則相機與該主教定議。又據余思
樞訪聞仁懷本係林司鐸。其梅教士離仁懷已久。並無被
殺之事。惟遵義民情强悍。久被教害。五月滋事後。紛紛逐
教。顯違和約。現雖大致平靜。必須得力官紳主持開導。查
有四川即補道蹇閏。籍隸遵城。公正廉明。鄉望素優。臣已
檄委該員會同余思樞等籌勸。並函請曾璧光委令總辦
該郡團練。稍假事權。昨據蹇閏稟覆。遵民激於衆怒。打毀
教堂。事後亦知悔懼。惟恐教士尋釁報復。其畏法之念。遂

不如畏禍之深。若急以相繩。轉恐愈形扞格。現與地方官逐漸開導。曉以大義。如此次持平辦結。以後復准行教。必稟請撫臣諭商教士。明定規條。使民教一體。不至如前此之欺壓善良。把持公事。但令大衆曉然於此後並無深害。當可宛轉聽從等語。自係實在情形。第該員頗避怨謗。謙讓未遑。余思樞現已進省稟商曾璧光妥議辦結。臣查趙教士傷故。既無確證。梅教士又無被害之信。是情形並非甚重。但須解勸遵民後准行教。辦人賠堂等事。自可次第就緒。此係地方官紳等專責。擬請

飭下撫臣曾璧光。責成遵義府縣。會同紳士蹇閣等趕緊籌辦。嗣

後遇有教民涉訟。必須查照約章。由地方官持平裁辦。毫無偏袒。不准教士干預把持。及書差搜索拖累等弊。庶疑忿漸釋而後患可消。

李鴻章又奏。再欽奉十月二十日寄

諭。李鴻章行抵重慶後。須將川黔兩案如何辦結奏明。再行回鄂等因。自應欽遵辦理。查法使羅淑亞。此次出京。因川黔兩案未結。兼及湖北安慶。皆有新起教案。聲稱將帶兵船上駛。再由漢口以入川等語。自係虛聲恫喝。以相脅制。臣在成都初接此信。即與崇實吳棠面議。竊料川黔山徑崎嶇。民情浮動。該使兵船本不得到。亦斷不敢帶兵深入。且外

洋水陸不能互用。法國並無陸兵在各海口。何從調集。若彼自行前來。不過一教士等耳。惟川黔兩省案情尤重。該使在總理衙門饒舌。將近一年。轇轕過深。難遽定議。臣必先將此案籌辦就緒。以謝遠人而慰

聖廑。到渝後督同該道錫珮等。與梅西滿往復開諭。幾於舌敝脣焦。幸首犯何彩迅速就獲伏誅。餘犯分別懲究。並允賠補教堂。該主教輸服無辭。地方亦相安無事。至遵義一案。有余思樞在彼。與該官紳設法勸導。固不必尅期強迫。亦不至另激事端。早遲當可辦結。重慶距黔省近二千里。文報往返甚遲。臣在此久留。實無裨益。總理衙門來函。亦稱此

二案。若能十一月內完結一件。帶兵入川之說。不煩言而自解。此論極中機要。況兩湖係臣本任。帶印出省。瞬已半年。公事多廢廢閣。天門教案初起。臣正登舟。今不知已否完結。該使兵船若至漢口。人心不免驚疑。私衷尤增焦系。臣擬即日起程。由水路東下。正月初旬。或可抵省。如羅淑亞已至漢口。即將川黔近事。切實告知。以阻其行。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崇實吳棠奏議結酉陽教案。李鴻章奏遵義教案派員會辦。暨起程回鄂各摺片。酉陽州民教仇殺一案。疊經諭令李鴻章等持平審辦。茲據奏稱。此案焚毀教堂。係首犯何彩起意。楊槓庭來亂入城。殺斃司鐸李國。均非張佩超主

謀。現在楊楨庭業經病故。何彩一犯。已於訊明後正法。所燒教堂。並經給與梅西滿銀兩。餘犯劉幅等。均分別按律懲辦。著即照該督等所議辦理。以示平允。酉陽重慶等處民教。仇隙已深。今雖將此案辦結。而日後民教雜處。崇實。吳棠等。必須設法防維。吳棠身任地方。更屬責無旁貸。所有各該處教、令等官。著隨時認真遴選。務令妥為整頓。不可稍存偏袒。致滋事端。未獲之教民王學鼎等六犯。即著飭令川東道督屬嚴拏。務獲究辦。遵義一案。前經李鴻章派令道員余思樞馳往查辦。茲據奏稱。四川候補道婁閬籍隸遵義。鄉望所歸。遵民於打毀教堂後。亦知悔懼。請飭曾璧光責成遵義府縣會同籌辦等語。著曾璧光即

將遵義團練事宜。委令蹇閏悉心經理。以便會同余思樞及該處府縣各官。將教案趕緊籌辦。毋稍牽掣。其梅教士有無被殺情事。並著飭令該員等徹底查明。毋稍含混。嗣後該省遇有教民涉訟。務須責令各地方官查照約章。持平覈辦。並將教士干預把持及書差搜索拖累等弊。嚴為禁止。以消後患。前因曾璧光奏稱黔省軍情緊急。請派大員籌辦。當經諭令李鴻章馳赴貴州。督辦軍務。李鴻章現以酉陽教案已結。天門教案初起。即由川省起程東下。自係未奉到本月初七日諭旨。天門一案。前經郭柏蔭查明奏結。羅淑亞所帶兵船。自不至駛赴漢口。再圖滋擾。著即懍遵前旨。趕緊折回。入黔督軍進剿。

丁巳。通商大臣兩江總督馬新貽奏。竊臣於十月二十五日。欽奉十月二十日寄

諭前因川黔教案未結。法國使臣欲帶兵船入川。當經

諭令李鴻章等趕緊查明審結等因欽此。又於十一月十二日。欽奉十一月初六日寄

諭英翰奏。辦理考童滋鬧教士公寓大概情形一摺等因欽此。臣新貽承乏通商。兼有地方之責。深知緩急。何敢任地方官稍涉延緩。致誤事宜。即經與安徽撫臣英翰先後彼此咨會。欽遵

諭旨。會同迅速籌辦。所有安徽此案啟釁以來。及法國使臣到滬

後。經臣處督飭在事印委各員。設法辦理。種種辯難情形。已經歷次備具咨函。並鈔錄往來文件。詳細達知總理衙門在案。緣其中辯論不無瑣屑。外國人情性反覆靡常。未經定局之先。不敢以空言上瀆

宸聰。今幸大致完結。該使臣兵船一過皖城而去。尚未另生枝節。堪以仰慰

聖廑。臣謹將此起英法同時兩案。前後議辦情節分別陳之。查近年英法教士。先後在皖城內租置房屋。雖未建立天主堂。而彼於就其寓所開堂傳教。謂之教堂。遇有事端。即執定謂與滋鬧天主堂無異。其英人之信奉耶穌。與法人之崇

奉天主。異派同源。各立門戶。亦不能為稍分軒輊者。所以彼族稱有安慶拆毀天主教堂耶穌書院之說也。經臣派員赴皖。查見房屋實未拆毀。而門窗則搬搶一空。其家居什物。拋毀多少。無從追問。以致該教士任意浮關。究之辦理為難之處。猶不在賠款也。先是臣慮及英國使臣阿禮國。適以巡視通商海口。亦到滬上。若因安慶教案。遂與法國合力。與我為難。則事機倍形棘手。比阿使到滬。詢知臣處亦先派大員前往查辦。頗為心折。迨至金陵面晤。臣即允以拏辦滋事之人。及酌償教士失款。並以皖省現值考試。萬眾雲集。易滋事端。未能倉猝即從嚴辦實情。開誠布

公。向其告知。該使去後。雖屢由領事申請催辦。並索賠款。尚無格外刁難之處。其法使羅淑亞未經到滬之先。臣會商撫臣丁日昌。以現署蘇州臬司候補道杜文瀾。甫卸署上海道篆。熟習洋務情形。其平日亦為法領事等所信服。派令以他事先期赴滬。豫備接晤法使。冀得有所開解。無如該使挾盛氣而來。到滬開談。以教案須就近從安慶一案清理。會制要求。多不近情。至請於皖城內指一官地。如倉廒衙署之類。撥作堂基。而以此案應賠失款五千圓。由官代為建堂。償還教士。此層尤為無理。由杜文瀾稟經臣駁斥不允。並以便員赴滬時。密屬嚴飭在事各員。以此層

無論如何。萬萬不可輕許。而令設法以羈縻之。仍於爭論時。專就賠款一層與議。其錢數多少。則以羅酋及金韓二教士所說各數。參酌盈縮。明知其不能過減。但恐允給太易。又啟其別項希冀。臣故仍持最減之議。不敢遽從寬假。亦以羅使一味虛憍。滬上各員。不得不委曲從事。莫能面設辯論。遇有關繫大體之處。臣仍自加抉擇。不使順流直下。正以力求歸宿。惟有拏人一層。必拘定教士指認之人。則皖省現值考試。實有為難。疊准撫臣英翰咨函。及安慶府縣來稟。總以羅使於該處考試未竣之前。萬不可以來皖。必須緩至臘月半後。方可辦理等語。蓋以各屬文武生

童齋集。最易藉端生
益增。既於成事無所
使則始終以皖案於
理。挾此意以觀望當
延。最後有到甯時及
適其時法副領事生
蘭言及。同時漢滬來
以該公使此次係自
約。亦無必須城內後
為於水西門外。指一

議定該使到後。即由臣與之商論。將皖案曲折情形。婉為剖析。或冀稍得平允。嗣於十八日。接據署臬司杜文瀾上海道涂宗瀛來稟。已在滬上與之議定。查照所開教士失物等項價洋四千圓。由滬先行墊付三千圓。以一千圓存留安省。為將來教士購地之用。派一委員同教士即日赴皖。指出城內地址一塊。由地方官為之買定。以及懲辦滋事之人。並出示申明條約各情。當經鈔稟咨達總理衙門去後。杜文瀾旋即來甯面稟前情。羅使亦即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帶大小兵船四隻同到。次日率其領事人等來署會晤。當面尚無要求之處。詞貌甚恭。亦無爭辯。坐不久即

辭退。自寓於城內教堂公所。次日臣亦照舊式答拜。其水師提督高爾業。正領事梅讓。於二十五日坐二號兵船一隻。先行回滬。連日飭由杜道及洋務委員候補道吳世熊與該副領事狄隆會議妥案。該副酋通華言。久於滬上。最為狡詐。謬託恭順。陰逞無賴。所言多不近情理。羅使性本暴躁。加以教士百端慫恿。偏值又傳聞安徽建德縣有害教民之事。雖未知真偽。而該酋言之鑿鑿。並令自建造來教民述其情節。以實其言。因是更為費手。此外又欲於江甯教堂寓所西首。添買隙地一塊。以及議論江西各案。無不堅持其說。臣隨時加以裁抑。往返數四。費盡辭說。稍能

就我範圍。惟墊償之款。業已先給。無從翻悔。羅使更以在
滬議定辦法。堅執為一成不易。相持至二十八日。始經商
定。送去照會。該使已無異說。二十九日。天明後開船上駛。
止帶小兵船二隻。其頭號大兵船暫停此處。隨後或回上
海。臣處亦姑置不問。示以無所顧畏之意。臣並與該使約
定到皖時。不必登岸入城。而於該使未行之先。派員由輪
船駛到安慶。將一切情事。致意撫臣英翰。並泐函詳細告
之。以此案賠償之數。本難過於減少。其他各層辦法。亦均
無不合條約。及損失大體之處。城內購地一節。尚可於臨
時相機辦理。斟酌合宜。旋准英翰覆函。及署安廬道劉傳

祺來稟。具言法使於初一日舟抵安慶。劉傳祺遵飭前往接晤。並先由副領事狄隆交去照會及告示等件。所云先將倡首滋事之人出示扣考。再行查拏嚴辦。並許以委員查訊建德近日一案。仍先查明被累教民。加以撫卹各節。悉仍金陵原議。惟指空地一層。於照會內略參活筆。添敘衛山頭地主。儻或不肯出賣。或於城內另買合宜之地。起蓋教堂等語。該使並無異詞。亦不進城拜晤。即於次日開船前赴九江矣。其英教士失款。前已據領事單開之數。給洋一千七百餘圓。大致亦為了結。所有兩項賠償洋款。由皖先後解滬。分別歸墊轉交。謹會同安徽巡撫臣英翰。江

蘇巡撫臣丁日昌。合詞恭摺具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片併發。

馬新貽又奏。再臣先於十月初八日。欽奉寄

諭一道。以法使羅淑亞有帶同兵船前赴江西等處辦理教案之

語。當即欽遵

諭旨。分別飛行各處。務於該使到時。按約以禮接待。遇事開解等

因去後。此次出京。其初意原不為安慶之案而來。迨經滬

上各員與之接晤。察看光景。其入江之舉動。勢難勸阻。經

臣疊次咨函。商催江鄂二省。各將教案迅速了結。免致藉

口。查江省有南康新昌廬陵吉安等處之案。起數雖多。均

尚易了。鄂省止有天門縣一案。焚毀教堂及教民房產間數不少。賠款稍巨。節准江西撫臣劉坤一。湖北撫臣郭柏蔭。各函聲復。各已辦有眉目。由臣先行分起咨明總理衙門。其如何辦結緣由。江鄂二省。自必詳晰具奏。竊意法使前往。亦已無甚指摘。茲於初八日。接據九江關道景福稟報。羅使由皖駛抵該關。接晤之頃。查詢已未結各案。多方挑斥。任意要求。經該關道隨機答付。頗能力持大體。該使堅以進省建堂傳教一節。必須面見撫臣商辦。阻之不可。即於初六日起碇下駛。又據臣處派委護送之道員姚曦飛稟云。該使行抵湖口。兵船閘淺。不能前進。已換坐火輪

船小划船晉省各等語。該使舉動輕躁。到省後仍必有許多要挾。撫臣劉坤一自能按約辦論。妥為辦理。現尚未准咨函知照。除將景福來稟隨咨先行鈔送總理衙門查照外。謹附片具陳。

御批覽。

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吳棠奏。苗逆慣用綫槍。兼能及遠。我軍非精習火器。無以制賊之死命。前經飭局籌款。委員採辦開花洋礮洋槍等件。解交援黔各營。以利攻擊。據道員唐炯稟稱開花礮須洋人施放。方能有準。洋槍亦須洋人授以步法。曾派人前往漢口延請英商麥士尼到營。

盡心教習。備極精勤。前次克復黃平州等城。該商皆隨提
督劉鶴齡身在前敵。先後殲賊二百餘名。屢著勞績等情。
臣等查英商麥士尼。勤於教習。功效可觀。且慕義向風。願
改遵我
朝服色。效力行間。以槍擊齒。無不應手立斃。尤屬奮勉可嘉。
合無籲懇
天恩。俯准將該商麥士尼
賞給參將銜。並
賞戴花翎。以示鼓舞懷柔之至意。
御批。該衙門議奏。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八年九月十九日。

臣衙門具奏辦理英國條約事宜。現已定議一摺。並照錄條款章程稅則。恭呈

御覽。是日臣等即與英國使臣阿禮國。在署先行公同畫押。蓋用關防。並將日後如何開辦及另議各節。彼此互相照會。以資信守。阿禮國旋即出京回國。伏查從前各國條約。最難措手者。惟中國如有施恩利益。各國一體均霑等語。數年來遇有互相牽引。十分掣肘。此次修約。為各國倡始。若不將此節辯明。予以限制。則一國利益。各國均霑。此國章程。彼國不守。其弊曷可勝言。因督飭辦理章京設法與之辯

論。將彼此所允。逐款酌勻。明示各國以欲得此款之益。卽當恪遵此款之章。不得仍前藉口均霑。止揀利益。其間如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四各條。中國所允。或係舊約本有此款。或係向來辦法。並非新允章程。不過重言申明。藉示均平之義。獨於第十二十三洋藥絲斤加稅兩條下。將中國現允各條。層層開列。蓋以各國通商。志在謀利。必加稅以難之。使知該國若有要求。中國卽增稅項。庶可杜將來洋商覬覦之心。其實現允各條。久爲各國所力爭。不允不休。不加稅勢亦難再阻止。非真欲以彼易此也。昨據南洋通商大臣咨送新聞紙。內有各洋商會議。以

洋藥湖絲加稅太重。欲求該國君主等語。是此二款。將來能否照辦。尚未可知。如果該國不肯遵行。則中國所允亦不開辦。更為有辭。第此係洋商私論。該國未必竟自聽從。況新約互換。並無限期。所有應辦一切事宜。自應豫為籌畫。以期周密。現由臣衙門將善後辦法。摘舉大概。函致南北通商大臣悉心妥籌。早為布置。以免臨時周折。至進口大宗洋貨正子並交新章。亦於稅項不無裨益。第恐洋商句串華商。將此項洋貨。留名華商。私行運進不通商各口。則正子一並偷漏。殊蓄格項有礙。相應請

旨飭下戶部。將如何防範之處。會同臣衙門豫行妥定章程。俟新

約開辦時。通行知照各口地方官一體遵照。方為妥善。其
將來洋藥湖絲所加稅銀。亦應請
飭戶部另款存儲。以備不時之需。無論內外何項。概不得奏請動
撥。庶幾積久可成鉅款。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案查增修條約第十六款內載。恭候
御筆批准遵行。
特派大臣。在
大清京師會晤互交等語。現在兩國大臣。已先為親筆畫押。所

有日後在京互交應行開辦之時。原應即遵辦理。惟事關通商大局。仍應先行議明。除兩國彼此互相情願照辦各條外。其餘各條。均俟有約各國。將凡得其益則守其章一節允准後。再為照辦施行。現在彼此又允各將此次增修條約。知會有約各國。一體照行。以免開辦無期之虞。而防一事兩歧之患。至第三條所擬洋貨三類正子兩稅並交。通商省分。概不重徵一節。現經訂明將牛莊一口。暫時不載此例之內。俟日後再議。方可一律辦理。至第六第十三兩條內載。將溫州蕪湖兩口。作為通商口岸一節。現經訂明俟日後開辦後。方准英商來往居住。其取益防損各節。

均照其餘各通商口岸無異。至第十款引水各節。現經訂明凡屬中國海面江面。中國有自主之權。有例行各事者。並通商口岸所訂附近水面之章程。由英國曉示英商英船。一體恪守。則中國將沿海沿江口岸。應行辦理之明燈望樓塔表浮樁。並差派巡役及防護水路各節。皆為陸續在於船鈔項下撥用經費辦理。均由總稅務司將各節所用銀數。附載稅冊。以便共見共聞。除由兩國大臣將增修條約畫押蓋印外。合將另議訂明各節。同日照會貴大臣存案備查施行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據軍機處鈔交成都將軍崇實等片奏

內稱英商麥士尼隨同提督劉鶴齡克復黃平州等城擬
請給與參將銜並戴花翎等因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伏查外國員弁在中國製造器械裏辦要工
等事得邀優獎者均有案可稽茲據該將軍等奏稱英商
麥士尼教習已有成效屢次著績行間並經隨同克復城
池且願改遵中國服色實屬真心效力未便阻其向化之
誠臣等公同商酌應如該將軍等所請將英商麥士尼仰
懇
天恩給予參將銜並

賞戴花翎。以示優異而資觀感。

御批。依議。

甲子。山西巡撫李宗羲奏。竊於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法國使臣。以西陽遵義兩案未結。臚列湖北山西河南廣東未結各案。藉詞要挾。即著分別迅結等因欽此。當即分別移咨察哈爾都統。並飛飭豐鎮廳會同旗員。傳集人證。趕緊飭訊。一面飭委大同府知府馳往會辦。以期迅速審結。茲據大同府知府程豫。察哈爾右司員外郎承恩。豐鎮廳同知成錦會詳稱。遵查教民段振舉等。前以租種承啟荒地。並未欠租。地方官詐銀二百餘兩。勒

偶交地等情。在法國使臣處呈控。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經前撫臣行司。飭委前任大同府會同豐鎮廳協同傳訊。承啟係屬功臣後裔。其家丁盧太因未查明原實地畝。誤將世管佐領牧地。並續賞馬廠。疊次招墾。得受押荒錢文。經連界各佐領控其越界私墾。承啟遂疑原收地租。尚有不實。託姻親張建廷。轉向各地戶加增租賃。或另行招種。地戶段振舉等。因其故父段佑。暨各地戶先人墾荒成熟。歷數十年。並於該處建蓋房屋。已成村落。均不肯將地退還。該民人傳魁。勸令各地戶攤加地租銀二百三兩。交與張建廷轉給承啟。房地仍令住種。段振舉等因未奉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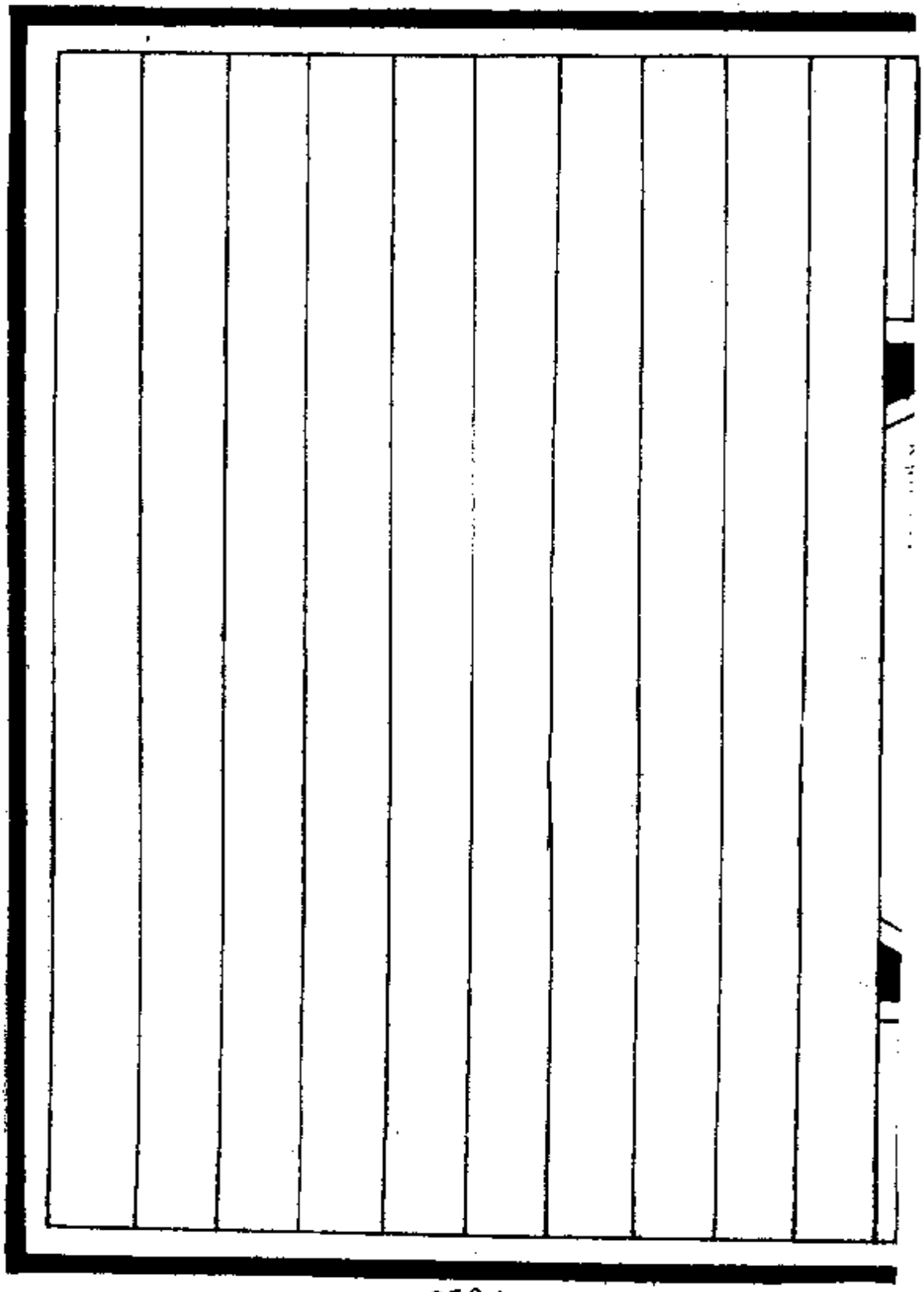
廳准其住種明文。恐日後復加租糧。是以赴京呈控。隨斷令段振舉等各照舊址。暫行耕種。張建廷所收加租銀兩。照數追交段振舉等收領。咨覆銷案。嗣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據法國使臣送來教民認種地段清單一紙。令即轉飭豐鎮廳。將教民所種地段。照依清單。量定畝數。要准稅額。蓋印給與執照。迅速妥辦等因。當據地主承啟及家丁盧太以租給教民段振舉等地畝。內有與正黃旗牧地。及祐安寺諷經香火地叱連。必須會同該旗壓喇嘛等。先將地界指明。方免轇轕。並經該廳詳請旗員會辦。非因人證不齊。即係旗員未到。展轉遷延。迄未辦結。本年十

月。該府等奉劄後。訂期會同正黃旗總管佐領。並祐安寺喇嘛。傳集地主承啟地戶段振舉等。齊詣二道河地方。該佐領指明正黃旗牧地。以土梁底為界。喇嘛等請令段振舉等將牆包西面北面各退地三里。又留上山寬闊走路一條。仍為該寺祭祀諷經香火之地。段振舉等亦即情願照數退出。隨照段振舉等所執約據二十三張。內開四至八到。一律勘明。約計熟地一百餘頃。與蒙古牧地並無妨礙。地主承啟。亦願將從前得過押荒錢文作為地價。寫立約據。將地推與段振舉等永遠管業。丈量陞科。段振舉等均各輸服。佐領喇嘛亦無異詞。願具結領完案。本應即依

界址挑挖濠溝。照例丈量陞科。永斷葛藤。但目下冰雪在地。不特濠溝難挖。即地畝亦難逐段丈量。隨於各界上眼同該佐領等釘立界牌。先行結案。俟來春冰泮。由豐鎮廳督令段振舉等挑挖濠溝。丈地報陞。另案辦理。並將承啟寫立推地約據。蓋用廳印。交段振舉等收執。兩造允服。取具各結領附卷等情。詳請奏明前來。臣覆覈無異。除將全案另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外。合先恭摺馳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



6534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七十一之七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一

同治九年。庚午。正月。丁丑。江西巡撫劉坤一奏。竊臣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法國使臣以酉陽遵義兩案未結。臚列湖北山西河南廣東未結各案。藉詞要挾。並聲稱會同該國提督攜帶兵船前赴江西等處。急求各案了結等語等因。欽此。臣查江西省中外交涉事件。均係隨時督飭各屬秉公訊辦。不敢任其歧視諉延。是以未結教案。尚屬無多。欽奉前因。隨飭總局司道及廣饒九南道景福。分別委員馳往會同各該縣趕緊妥辦。旋據詳報。已將廬陵縣考童

焚毀教堂。貴溪縣紳民復欲焚搶教堂。安仁縣民鄧祖發等。派教民桂員堂出錢演戲。德化縣地方派教民陳松柏等出錢敬神。四案辦結。即經臣分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查照。並由景福知會九江主教戴濟世銷案。此外尚有廬陵縣教士傅儒翰被梁道亭等打毀寓所。彭澤縣教民吳忠志夫婦被方嶺梅等活埋兩案。正在催辦間。據景福稟接主教戴濟世函已結之新昌縣教民晏秉彝被晏世卿等勒罰抄搶。南康縣教民陳萬傑等被局紳誣稟齋匪。拘押詐搶。兩案訊斷偏枯。應請覆訊追賠。晏秉彝須賠銀五千兩。陳萬傑一案。須賠銀一千五

百兩。又贛州府城門鐫刻十字架。亦應剷去等情。臣查此三案。久經委員辦結。由景福函知前主教安理格註銷。時逾數月。並無異言。今戴濟世因知該國使臣隨帶兵船將到。無故刁翻。藉端漁利。殊出情理之外。戴濟世又以二年間省城焚毀教堂。久已賠銀完結之案。稱欲前來清理地基。重行建造。臣查從前省城教堂被焚。由前九江道蔡錦青與教士羅安當妥議。分別賠銀一萬數千兩。教民聽該教士另行買地建堂。經前撫臣沈葆楨奏結有案。是省城現無教堂地基。何所用其清理。且省城五方雜處。每遇歲科試及鄉試。屆期生童商賈畢集。人眾驟增數萬。彈壓極

難。此時復來省城建堂傳教。設遇考試之時。生童懷挾前嫌。再行焚毀。地方官實有無從保全之勢。何如寬其歲月。將來紳民見聞既熟。釋然無疑。徐為購地建堂。庶無後患。當飭景福向戴濟世妥為開導。至贛郡十字架。係偶然湊合。前已委員查明。亦毋庸置議。惟新昌南康兩案。既據堅執瀆請。自應委員覆訊。以昭折服。復經臣飭令臬司及總局司道。派委候補知縣鄧友直馳赴新昌。候補知縣陳若典馳赴南康。會同各該縣提集人證。秉公訊斷。乃委員甫經出省。而法國使臣羅淑亞已帶大小兵船三隻。於十月初三日抵滬。江蘇委員候選道姚曙。候補從九品張志均

亦乘天平輪船同到。值風浪交作。景福冒險出江。以禮相見。言及未結各案。及赴省建堂傳教等事。景福就現辦情形。詳為陳說。該使臣盛氣陵轢。恫喝百端。景福直詞婉言。辯論兩時之久。始行回署。初四日早。該使臣令戴濟世赴道。議以各教案定於明年二月一律辦結。其晉省重起教堂。約至明年鄉試之後。彼此將有成言。乃戴濟世旋稱羅使臣之意。以各教案需銀五千兩作押。且謂晉省起堂傳教。事在速行。初五日該使臣復令姚曦。張志均等赴道。共索銀八千兩作押。又令副領事狄隆等接踵而來。忽而惡言恐嚇。忽而輭語糾纏。景福據約力爭。始終不為之奪。惟

許白送銀二千兩。以資調停。該副領事等所欲未盈。怫然而去。初六日該使臣等即帶兵船來者。行至湖口縣等處。閘淺難進。該使臣遂與水師副提督穆德及狄隆等坐洋划於初九日抵省。是日士民聚觀者以數萬人。臣撥兵彈壓。並派候補知府王之藩。候補知縣胡傳釗等前往迎護。先責該使臣違背和約。輒以兵船入湖。繼將各教案逐一與之辯論。該使臣等尚知悔悟。仍謂各案均須賠償。並索官項作押。臣以洋人志在圖利。若不稍予通融。彼必日久逗遛。誠恐難於防護。然而用銀押案。滯礙實多。不如完案給銀。葛藤悉斷。喻令王之藩等與之辯論兩晝夜。始行議

定總給銀六千兩。將新昌南康彭澤廬陵四縣及贛州府等處已結復翻之案及未結之案一併註銷。至晉省建堂傳教。俟明年鄉試畢。再行設法開導紳民。十二日臣與該使臣羅淑亞副提督穆德副領事狄隆接見。開誠布公。曉以中華事在順民。一切不能勉強。並屬其約束戴主教及教士等。期與地方相安。該使臣等亦以為然。隨即起碇下駛。臣即飭景福在潯照給銀兩。隨後由省設籌歸款。茲據景福稟稱該使臣於十二月十四日到潯。備具照會送道。景福即與狄隆將省中所議詳細告知戴濟世。該主教俯首無詞。景福隨具照會。同銀六千。委員送往教堂。向狄隆

戴濟世等當面交兌。取具收銀結案照覆。狄隆旋與張志
均先行赴楚。羅使臣等擬俟拖至湖口。兵船亦即上駛等
情前來。臣查江省自九江通商。始有洋務。紳民本非習見。
易啟猜嫌。遇有中外交涉事宜。辦理已屬不易。而教民之
案。尤形掣肘。緣入教之人。素日多非善類。有符可護。任意
妄為。鄉里被其欺陵。紳民交相嫉惡。地方官本欲速結。而
教士從中把持。務遂其欲而後已。臣以大局攸關。督飭屬
吏委曲彌縫。近年幸未釀成巨案。然人情之怨憤。已愈積
而愈深矣。此次該使臣到省。各案雖已議結。第明年場後
來省建堂。紳民能否不與抵牾。尚不敢必。臣惟有謹遵

慈訓。隨事相機妥辦。上慰
宵旰憂勤。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寅。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奏。臣緣法使帶兵船
來鄂。即馳回勸阻。於十二月初二日專摺附片馳報在案。
臣當將酉陽案內未完事情。及遵義籌辦大略。分別繕咨
川省將軍總督及黔中地方官酌量辦理。均已定有規模。
適接湖北江漢關道鄭蘭探稟法使羅淑亞由九江赴南
昌。臘月二十日內外前來漢口等語。臣遂於十二月初六
日自重慶起程登舟。順流東下。二十六日抵鄂。是日該使

派法國副領事狄隆同主教梅西滿坐輪船泝江迎臣詢
知梅主教甫回漢口將臣在渝議辦各節稟告公使意見
微有參差漢關道鄭蘭江蘇護送道員姚曦等節帶同該
副領事狄隆主教梅西滿來見謂該使以酉陽教案雖已
辦結尚未足意必須請示定奪如不見允仍要入川另議
等情當呈出該使續擬節略所指案中各犯仍照臣原議
罪名並無加增惟膠執前說於張佩超不肯甘心既欲逐
出酉境仍要索五年罰賠有據之尾欠銀一萬二千兩臣
與再四辯駁因思前在重慶曾督同川東道錫珮知州田
秀粟面諭張玉璞回家傳知伊父張佩超既與該處教堂

積有仇怨。以後斷難相安。不如設法遷移他所。以圖兩全。

臣並密屬錫珮等隨時諄飭酌辦。但未明告該主教耳。至酉陽教堂。據錫珮田秀栗等。僉稱目擊規製閎麗。非他處教堂可比。該主教前索賠銀五萬兩。尚非甚多。臣先斷給銀一萬八千兩。另飭籌一萬二千兩。以作墊給張佩超欠款。藉資賠補。明知彼族惟利是圖。不得不加以裁抑。當據錫珮等稟稱。梅西滿允收完案。但云張佩超舊欠難以抵算。須再與范主教商定等語。茲梅西滿赴漢。德恩公使出頭索帳。亦在意料之中。臣即面告以前次斷給銀栗兩項。共三萬兩。原謂兩案並了。今羅使必將已收栗銀。專為賠

堂及撫卹被害教民之用。而張佩超舊案尾欠。另行著追。
祇能照約由地方官隨時代催。斷不能由官籌墊。該公使
遠道來此。本為川黔兩案起見。既相諱屬。應咨商川省轉
飭妥辦。二十七日關道鄭蘭稟稱該使聞領事等回覆允
為轉咨。意甚欣悅。請照會完案。伊即不再入川。臣復據情
酌給照會。並咨四川將軍臣崇實臣吳棠。分別辦理。以便
該使迅速折回。免致另生枝節。旋據羅淑亞來函。定於二
十八由漢口起程。取道樊城回京。與關道等稟報相符。至
湖北天門教案。業經郭柏蔭督同鄭蘭等辦結奏報有案。
該使並無異詞。貴州遵義一案。該使令狄隆梅西滿西呈

節略。請為咨行該官紳議辦。臣並告以黔省民教情形。必須逐漸勸導。不可操之太急。該酋等尚能領會。並未過相促迫。臣惟隨時咨催貴州撫臣。督同地方印委各員。趕籌辦結。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法國使臣羅淑亞駛至漢口。由川趕回。與之商辦定議一摺。據稱梅西滿赴漢。懲惡公使出頭索帳。李鴻章面告以前次斷給銀票共三萬兩。原謂兩案並了。今羅使必將已收銀票。專為賠堂及撫恤被害教民之用。而張佩超舊案尾欠。另行著追。祇能照約由地方官隨時代催。斷不能由官籌墊。該公使遠道來此。本為川黔兩案起見。既相諄屬。應咨商

川省轉飭妥辦。該使聞領事等回覆允為轉告。意甚欣悅。請照會完案。伊即不再入川。羅淑亞即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由漢口起程回京等語。著崇實吳棠即照李鴻章所籌一切情形。分別辦理。以免另生枝節。張佩綸既與教堂積有讐怨。即照李鴻章所擬。令其設法遷移。以圖兩全。著崇實吳棠妥籌辦理。李鴻章原摺。著摘鈔給崇實吳棠閱看。貴州遵義一案。李鴻章當杳催曾璧光趕籌辦結。

己卯。烏里雅蘇台將軍福濬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崇全奏。竊照布倫托海員缺裁汰。事隸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欽奉

諭旨。令其於正月內到京。俟餘奎昌一人。明年若再立界。何能分
顧。烏里雅蘇台現有督福濟榮全事雖繁重。尚有舊章可
循。合無仰懇
天恩。請將督福濟榮全二人內
簡派一員。趕赴科布多。會同奎昌經理各務。庶大局可顧。於地方
不無裨益。
榮全又奏。竊督於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接奉
上諭。榮全到俄已久。所籌內外交涉事宜。頗中肯綮。伊犂將軍即
著榮全署理等因。欽此。督數年以來。辦理俄國交涉事件。冰兢
自惕。隕越時虞。上年由俄國圖扈魯克地方行抵斜米。督

率委員等押運餉銀至
民勇一百餘名。均已交
索倫等眾。並請償俄國
烏里雅蘇台參贊本任。
界。茲幸界務已完。前起
起德勤等眾。擬明年一
已會同本城將軍等。先
舒爾杭阿。協同該營委
委員運餉前往接濟。即
布多。則索倫各務。該城

銀兩。由恰克圖歸款。俟明年山西餉項解到辦理之時。如有應與俄國行文各事。與本城將軍會辦。即可鈐用烏城將軍印信。奴才伏思辦理俄國交涉事件。並收攬索倫等眾。既皆就緒。烏城參贊本任各務。又可與本城將軍隨時商榷。其奴才所署伊犂將軍印信。合無仰懇

天恩。就近暫繳烏庫封存。抑或呈繳部庫收存之處。奴才未敢擅便。

理合恭摺請

旨。

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奏。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福濟文碩奏。俄國請分地界。查有窒礙情形一摺等因。欽此。

遵與福濟等公檢圖卷。擬於十七日即便起程。以期明

年開印前後。得叩

天顏。俾與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面述情形。詳細籌辦。其塔爾巴

哈台一帶地方。雖無大股賊匪盤踞。然為宵小逋逃之藪。

出沒無常。究竟現在情形如何。俄人曾否往建鄂博。有無

侵占。以及一切應行事宜。應由福濟遵

旨會同奎昌。一面先事豫籌。一面委員偵探。除俟稟覆到日。再行

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福濟。榮全奏布倫托海裁撤科城。請派大員會辦。榮全奏。懇撤伊犂將軍印信。文碩奏。起程赴京各一摺。覽奏均悉。前因定界事宜。改派奎昌。科城料理需人。諭令文碩毋庸來京。現當海城新撤。一切分遣安插事宜。亟應次第舉辦。奎昌一人。勢恐應接不暇。且節屆春融。即須前往分界。更難兼顧。文碩著懍遵前旨毋庸來京。無論行抵何處。仍即折回科城。會同奎昌將該城應辦事件認真經理。福濟等所請簡派大員赴科會辦之處。著毋庸議。榮全辦理俄國交界收集索倫等事。雖已就緒。恐尚有未盡事宜。隨時酌辦之處。所有伊犂將軍印信。仍著榮全署理。毋庸呈繳。

福濟等又奏。據住紮庫倫俄國領事官。差人持文將該立界大臣應換交烏里雅蘇台會印畫押界址全圖一分。俄字約四本。咨送前來。除查收後。厚賞來差。給咨派員由驛護送回庫銷差訖。當照來圖另繪。並俄約二本。留烏備查外。合將原來會印畫押全圖。俄約二本。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義。

御批。知道了。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軍機處鈔出署伊犂將軍榮全奏。援案歸補俄國賠款。請於俄國應納稅餉內扣收一案。經臣等議覆。此項賠款。

本為權濟大局起見。勢出萬不得已。現在應賠銀數。除委員薩碧屯實已還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尚賸十萬數千有零。約計三年內每年需三萬四千兩。分年補償。並查明北洋三口等關。並無俄國貨稅。天津一關。所收俄商稅款。實屬不敷抵扣。擬於山西應解京餉內分作三年。共撥解銀十萬二千兩。於應賠款項。有無盈絀。仍令查照酌辦。於

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會同具奏。

奉

上諭。俄國諾海牲畜銀兩。自應籌款分年補償。著李宗羲飭令藩司。於山西應解京餉內。自明年為始。分作三年。每年撥銀三萬四千兩。彙計共應解銀十萬二千兩。於應賠俄國款項。有無盈

紬。著福濟榮全查明辦理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茲據署伊犂將軍榮全等咨稱。此案據赴俄委員與俄官議定。共俄鈔二十四萬。自同治九年起。分作三年。由恰克圖歸償。定期以每年六月初一日為准。同治九年歸俄鈔十萬兩。十年歸俄鈔十萬兩。十一年歸俄鈔四萬兩。除委員在俄國還過中原銀九千八百二十兩。抵作俄鈔二萬二百四十兩零四十八文外。同治九年。即應歸俄鈔七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兩零五十二文。按還過銀數估計。九年分約需中原銀數三萬八千七百兩零。十年分應還俄鈔十萬兩。約需中原銀四萬八千五百餘兩。十一年分應還俄鈔四萬兩。約

需中原銀一萬九千四百餘兩。統計三年。共約需銀十萬六千六百餘兩。茲欽奉

諭旨。由山西解銀十萬二千兩。覈計總數。約不敷銀四千六百餘兩。理合據實陳明。擬請照應還俄鈔二十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兩零五十二文。估計中原實銀十萬六千六百兩之數。並請第三年銀數。提前二年。將山西應解京餉內於九年提撥庫平銀三萬八千七百兩。十年提撥庫平銀四萬八千五百兩。十一年提撥庫銀一萬九千四百兩。仍於每年三月起運。四月到烏里雅蘇台。以便六月初一日以前。運至恰克圖賠還。早為了案等因前來。臣等查該將軍

前奏議定俄鈔二十四萬約中國銀十一萬數千餘兩分年補償除委員已還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尚賸十萬數千之多經臣等擬照原議分年補償共撥銀十萬二千兩係按數約略計算有無盈絀仍令查明酌辦茲據該署將軍等查明前撥之款計不敷銀四千六百兩並請將三年銀數提前二年撥解臣覆查該將軍此次係指明應賠確數與前奏十萬數千之款仍屬相符應如所咨辦理相應請

旨飭下山西巡撫轉行藩司於山西應解京餉內同治九年提撥庫平銀三萬八千七百兩十年提撥庫平銀四萬八千五

百兩。十一年提撥庫平銀一萬九千四百兩。交歸綏道轉交。統計三年共提撥銀十萬六千六百兩。並訂期於每年三月起解。四月到烏里雅蘇台。交榮全收納。運往恰克圖歸款。以免轇轕。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撥償俄國諾海牲畜銀兩。令福濟榮全查明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該將軍等咨明前撥之款。計不敷銀四千六百兩。並請將三年銀數。提前二年撥解。與前十萬數千之款。仍屬相符等語。此項銀兩。既據該將軍等查明確數。自應提前撥償。以省轇轕。著李宗羲轉飭該藩司。於山西應解京餉內。同治九年。撥銀三萬八千七百兩。十年撥銀四

萬八千五百兩。十一年撥銀一萬九千四百兩。由歸綏道轉解。每年限於三月內起程。四月到烏里雅蘇台。由福清移交榮全收納。該署將軍即於銀兩解到後。派員運往洽克圖歸還。以清款目。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戊子。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萬青藜。順天府府尹王榕吉奏。據科布多幫辦大臣頭等侍衛文碩。遣姪工部學習員外郎志顏呈稱。竊文碩前於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奉到十一月二十八日

諭旨。遵即檢查酌帶圖冊卷宗。於十七日起程進京。本年正月十二日進張家口。十五日抵居庸關。沿途未奉公文。致不知

有毋庸來京

諭旨。茲於正月十六日。行次昌平州治迤西十里之龍虎口。接收

夾板一副。當即折閱。敬聆本月十三日寄

諭一道。自應遵即折回。惟感冒風寒。周身疼痛。頭暈目眩。恐有瘧

疹。似宜表散調攝。勢非乞假半月兼旬。恐難就痊。請據情

代奏。可否

賞假准令暫住。趕緊調理就痊。以便兼程折回科布多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等情。呈請代奏前來。理合錄敘原呈。謹具摺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據萬青藜等奏。科布多幫辦大臣夫碩。行抵昌平

州患病請假一摺。即著萬青藜等傳旨賞假二十日。並令假滿後迅速折回科布多本任。毋稍遲誤。春融後奎昌前赴瑪呢圖嘎圖勒斡至哈巴爾蘇一帶。辦理俄國分界事宜。文碩到科需時。科城不可無大員鎮攝。即著榮全前往暫行代辦。俟文碩到後。再回烏里雅蘇台。以重邊防。

辛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八年十月間。接據俄使照會。以瑪呢圖嘎圖勒斡至哈巴爾阿蘇一段地界。未有中國大臣會同建立。擬令本國大臣自行建立等語。臣等當以事關分界。儻任該國自行建立。勢必侵占。其患不可勝言。當即照會俄使勿庸先往自立。並

奏奉

諭旨。著布倫托海大臣文碩。馳往會辦。嗣因布倫托海續經奉

旨裁撤。該處分界事宜。應統歸科布多大臣辦理。復經臣等奏奉

諭旨。改派奎昌前往。旋恐稍事遷延。致該國徑行自立。遂其侵越

之謀。又奏奉

上諭。西疆立界事宜。亟宜早為籌辦。奎昌著即行懍遵疊次諭旨。

迅即前往該處妥慎辦理。不得因有福濟等前奏。稍涉推延。致

誤大局等因。欽此。均經臣衙門恭錄

諭旨。鈔錄原奏。行知各將軍大臣欽遵辦理在案。誠以該國既有

自行建主之說。不得不早為防範。茲於正月十七日。准俄

使照會。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設立邊界鄂博。至哈巴爾
阿蘇。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等語。是哈巴爾
阿蘇一帶界址。該國已自行建立。復查上年十月欽奉
諭旨。如該國業先往建立。亦須查明有無侵占。迅速奏聞。仰見
聖慮周詳。早已洞察其隱。乃至今該大臣等尚未奏報遵辦情形。
而已據該使臣照會自行建立完竣。其所立牌博。是否均
在同治三年立界大臣明誼所定紅綫界外。有無侵占之
處。均難懸揣。除由臣等照會俄使。該處牌博仍應會辦。方
可定準。以便將來再與辯論。相應請
旨飭下科布多大臣奎昌迅即按照圖冊查勘。儻有侵占。立即繪

圖貼說。詳細奏聞。以憑酌覈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自立牌博。請飭查辦一摺。瑪呢圖嘎圖勒斡。至哈巴爾阿蘇一帶。俄國分界事宜。前因布倫托海裁撤。統歸科布多大臣辦理。當經改派奎昌前往會辦。茲據該衙門奏稱。現接俄使照會。哈巴爾阿蘇一帶。該國已自行分界。其所立牌博。是否均在同治三年所立紅線界外。有無侵占之處。均難憑信。請飭查辦等語。著奎昌迅即按照圖冊查勘明確。儻有侵占。立即繪圖貼說。詳細奏聞。並與該國分界大臣。婉為開導。告以兩國立界。理應會辦。方可作為定準。該大臣當妥慎辦理。以副委任。昨因文碩到科需時。諭令榮全前

往代辦。即著榮全懍遵前旨迅速前往。俟丈碩到後。再回烏城。
仍著福濟會同妥籌。以重邊防。原摺一件。及照會二件。均著鈔
給閱看。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設立邊界鄂博。至哈
巴爾阿蘇。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相應照會。
希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茲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設立
邊界鄂博。至哈巴爾阿蘇。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

完竣等因。查上年十月間。接據貴大臣照會。哈巴爾阿蘇一段地界。未有中國大臣會同建立。擬令本國分界大臣自行建立。本王大臣當以分界一事。有關兩國地址。若貴國自行建立。與會辦原議不符照覆。並一面奏請

諭旨。特派大臣會同貴國分界大臣妥商辦理。均經照會貴大臣在案。茲接貴大臣照會。哈巴爾阿蘇鄂博。貴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是否與中國立界大臣會同辦理。未經明敘。若係貴國自行建立。並未會辦。則與條約原議不符。自應仍行會辦。方可作為定準。除咨中國立界大臣查覆外。相應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壬辰。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添派立界大員一摺等因。欽此。奴
伏思海城甫經裁撤。人心惶惑。續准烏里雅蘇台將軍咨
開。福濟等具奏。所陳西北路大略各條。均係目前實在情
形。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婉言開導住京俄使。轉咨該國立
界官。暫行停往。容俟伊塔克復後。再為咨商烏里雅蘇台
將軍。和衷妥為慎辦。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奏請將塔城分界事宜。暫行緩辦。昨據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於哈巴爾阿蘇一帶。自立牌博。當經諭令奎昌按照圖冊。詳細查勘。妥慎辦理。俄國既已自立牌博。情形更不可緩。豈能俟伊塔兩城克復後。再行商辦。著奎昌仍遵疊次諭旨。將瑪呢圖嘎圖勒斡至哈巴爾阿蘇一帶。應辦分界事宜。迅籌會辦。毋得藉詞延宕。並將俄國現立牌博。有無逾於紅線之處。先行確查。詳晰奏聞。科布多幫辦大臣事務。已有旨令榮全暫行代辦。文碩行抵昌平患病。業經賞假二十日。令其假滿後折回本任。

二月。辛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據住京俄使照會。內稱近接東恩畢

爾總督知照。本年春季。該督意欲差一親信之員。前往齊齊哈爾。吉林各地方。齎奉公文。與各該將軍面見。詳議各項邊界事務。並據聲稱。此於邊界各事。必能得其利益。想亦不為分外。敬請轉致各將軍。令與該督委員面商一切等因前來。查俄國自咸豐十年換約以來。要求之事。無歲不有。上年北路新改陸路通商章程。業經奏准開辦。其西疆貿易。向有買賣圈舊制。現在塔城等處未復。該使亦知難望照常整齊。無可再言。而仍欲於西路蒙古地方擴充。擬令分界案內委員領事官龐鍾璐。趁便查探。至於東界吉林黑龍江等處。本無議定口岸。同治五年間。即有俄商用

輪船駛入松花江上游等處貿易。均經臣等咨行各該將軍嚴行禁阻。一面與俄使往復爭論。幾於舌敝脣焦。上年冬季。疊接俄使照會。仍堅以此事為請。十二月暨本年正月間。議俄使復來臣衙門再三面商。雖經臣等婉言開導。恐該俄使之心。未必即決然捨去。此外復有在黑龍江夾心灘。種地刈草各情。亦該國所覬覦者。其餘交涉案內未結之事。該將軍等僕必洞悉。此次俄使照會。該國東悉畢爾總督。欲派員赴齊齊哈爾。吉林各地方。與各該將軍面議邊界事務。並未明言所議何事。臣等窺其來意。大約不出以上數端。伏思該國與中國邊界毗連。而東省尤為根

本重地。邊釁固不可開。邊防尤不可不加慎重。果係循理
按約之端。可以允行者。自難過為拒絕。若係違理背約之
事。礙難照准者。即當力為維持。相應請
旨飭下吉林黑龍江各將軍。遇有該國委員來議邊界事務。一切
相機而行。妥善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擬差員商議邊界事
務。請飭妥辦一摺。據稱該國東悉畢爾總督欲於本年春間。差
員前往齊齊哈爾。吉林等處。與各該將軍面議邊界事宜。恐其
藉端要挾。請飭該將軍等相機妥辦等語。吉林黑龍江等處。本
無議定通商口岸。該國意圖貿易。屢次堅求。同治五年間。已有

輪船駛入松花江上游之事。且有在黑龍江夾心灘。種地刈草者情。覬覦之端。不一而足。此次復欲派員往議邊界事務。其意必堅持前請。多所要求。如其循理接約。自不妨酌量允行。若係違理背約之求。定當力為維持。嚴行禁阻。著富明阿德英體察情形。俟該國委員到時。務須婉言開導。不得稍有遷就。至相待之禮。不妨示以優容。一切相機而行。妥善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奏。同治七年十月間。英國領事晉必勳洋弁喘嗤在臺灣安平地方。違約妄為。前經臣等將始末情形。暨查明洋人在臺並無冤抑緣由。恭

摺奏蒙

聖鑒。嗣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以英國公使照覆內所敘各節。與咨報不符。令即逐款指駁。復經臣等飭前任興泉永道曾憲德署臺灣道黎兆棠。先後指駁。開摺稟覆。均即咨呈總理衙門覈辦在案。伏思臺灣洋案。既經臣等派委曾憲德渡臺查辦。何以吉必勒始則推病不見。及接晤時。首以撤臺灣道為請。約外要求。迨曾憲德再三辯論。並將各案與之當面議結。吉必勒已無異言。何以復令咈噹開礮占署。傷死副將大員。傷斃兵勇。焚燒局庫。曾憲德等馳赴安平。吉必勒咈噹面詰。該領事洋弁又互相推諉。至臺灣

縣廩生許建勳與其堂兄許廷道涉訟。於洋案毫不相干。何以吉必勳出為力爭。恐有內地奸徒。從中主謀搆惑。致啟戎端。臣等於黎兆棠赴任時。屬其密行查訪。前據黎兆棠稟稱安平之役。搆釁雖由洋人。實則廩生許建勳副將蕭瑞芳主之。英人必麒麟者海關之扞子手也。因事逐出。許建勳自以洋銀百圓雇之。開設怡記棧。冒稱洋行。用必麒麟作爪牙。私販樟腦。前護臺灣道梁元桂拏獲。適其堂兄許廷道呈控吞騙家產。發交府經歷看管。乘間脫逃。遂托必麒麟重賂吉必勳。必撤梁元桂而後止。此許建勳主謀之實跡也。喘嚕兵船住四草湖。本係吉必勳調往恐嚇

並非有意開仗。因蕭瑞芳覬覦安平協之缺。該員向通洋語。黃夜偷見咄嗤。煽其必開礮而後事可成。費可索。咄嗤信之。遂開礮占署。勒索兵費銀。圖此蕭瑞芳主謀逞兵之實跡也。蕭瑞芳原名蘇阿成。籍隸廣東香山縣。駛船為業。咸豐六年。充華艇船主。領洋人旗幟。以為護符。其時因縣役緝匪。徑到該艇查拏。誤將洋旗落去。蕭瑞芳即稟領事已夏禮。謂中國故落其旗。失洋人體面。極力煽惑。因此搆釁。先攻粵城。次由天津直犯

京師。蕭瑞芳實為禍首。即無安平之役。亦已萬死不足蔽辜。至其煽惑安平之役。則洋人夜入協署時。有廣勇同往搶

掠。副將江國珍偪死時。其家人目擊蕭瑞芳立於對門。至今臺民猶有見其夜駕杉板私往洋船者。此案與洋人辯論。自當以吉必動嘂嘻為罪魁。然律貴誅心。許建勳蕭瑞蒼二人之罪。實在洋官之上。現在許建勳日引洋人。深入內山。蕭瑞芳私造戰船。希圖出海。若不將蕭瑞芳等明正典刑。內患伊于胡底。擬即拘案懲辦。惟事雖實情。而案難待質。勢必狡展。且皆與洋人聲息相通。稍緩須臾。即恐別生枝節。可否准予從權辦理等情。請示前來。臣等查蕭瑞芳許建勳。或係武職大員。或已身列青衿。應知大義。乃一則懷挾私嫌。一則欲謀署缺。輒為洋人主謀。違約逞兵。肆

行要挾。幾開邊釁。已屬罪不容誅。而蕭瑞芳前在廣東搆煽洋人。致有庚申之變。尤為普天同憤。臺灣孤懸海外。久必為彼族垂涎。今蕭瑞芳又私造戰船。許建勳引洋人深入內山。後患仍難悉數。黎兆棠請將蕭瑞芳等明正典刑。係為做官邪慾好逆。並圖綏靖海疆起見。相應請

旨將花翎留閩補用水師副將蕭瑞芳。即行革職。臺灣縣廩生許建勳。即行斥革。一併嚴拏正法。以伸眾憤而絕禍根。

諭軍機大臣等。英桂卞寶第奏查明臺灣洋案。請將主謀搆釁之蕭瑞芳等懲辦一摺。據稱英國領事吉必勳洋弁咖嘗前在臺灣安平地方違約滋事各案。經該署道黎兆棠查係廩生許建

動。副將蕭瑞芳。為之主謀。以致洋人藉端生釁。現在許建勳冒開洋行。私販樟腦。日引洋人深入內山。蕭瑞芳私造戰船。希圖出海。請即拘案懲辦等語。臺灣為商賈輻輳之地。人情浮動。今許建勳懷挾私嫌。膽敢重賂洋人。從中構煽。蕭瑞芳身任武職大員。竟至偷見啣嗤。煽其開礮占署。釀成巨案。實屬目無法紀。若不從嚴懲辦。何以禁遏內奸。蕭瑞芳許建勳均著先行斥革。英桂等即密飭黎兆棠。迅將該二犯一併嚴拏正法。以絕後患。惟該犯等與洋人聲息相通。而必麟麟因扣留樟腦一案。屢唆住京英使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嘵瀆。此事辦理之後。該洋人能否不致另生枝節。滋擾地方。該督等惟當責成黎兆棠妥為

辦理。

己酉。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竊奴才於本年正月十一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分界一事等因。欽此。奴才恭閱之下。憂灼實深。伏思奴才稍有天良。何敢因福濟前奏。畏難推諉。第時勢艱危。實有窒礙不能辦理之處。塔城界務。不能舉行。其難有六。用款浩繁。經費不濟。一也。賊蹤出沒。兵力不厚。二也。道路窵遠。騎乘不備。三也。口糧費用。轉運不接。四也。山川險阻。嚮導無人。五也。臺站廢弛。文報不通。六也。更有大弊兩端。海城遽撤。人心惶惶。僧徒降卒。均無定

所。顧於彼而誤於此。舍本逐末。大弊一也。西路地本肥饒。與北路迥異。前次定界。俄人隱畧。重在伊塔。此次蹈我之虛。强欲分辦。其心叵測。勉强從之。必中奸謀。養小失大。大弊二也。有此兩大弊。更兼六難。其餘弊端不可枚舉。此事不特不可行。直亦不能行矣。閱福濟等前奏情形。固已至許且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尚執已定成局之說。而俄使總以絕無賊蹤為詞。查該衙門前奏。有稱塔城本係未曾收復地方。立界應從何處起止。無從懸揣等語。立界之地址。尚且無從懸揣。邊防之要務。安能率定成局。若必言該處無賊。則俄國邊界之防兵。何得至今不撤。此真奸之所

不解。而大局之所貽誤者也。且事苟能為。斧雖剖劈前往。必竭駑駘之力。惟窒礙既多。流弊轉大。即時斷難舉辦。不得不再三瀆渎

宸聰。

御批。該衙門議奏。

乙卯。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奏。威伯國商人美利士與英國人康在臺灣噶瑪蘭廳轄之大南澳地方。建堡伐木違禁妄為一案。欽奉

諭旨。責成臺灣道察看情形。妥慎籌辦等因。欽此。當經臣等將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已據布國公使會商英國使

臣嚴劉美利士等即離所占之地並由臣等會飭署臺灣道黎兆棠馳往確查妥辦各緣由專摺覆奏在案茲據黎兆棠轉據署鳴瑪蘭通判丁承禧稟報先經移商滬尾口委員佐領劉青藜照會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將洋人康和留在滬該洋人旋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暨九月二十二等日兩次將大南澳南風澳堡屋內各物運回雞籠口其留守堡屋之洋人以及勇丁至十月初一日一律撤回該處房屋土堡均已焚燒拆卸尚存牆基由丁承禧派撥役勇毀平等情並先據丁承禧劉青藜稟同前由伏查美利士等擅入大南澳伐木墾荒意在句結生番徐圖侵占實

為東南邊疆之患。幸經總理衙門按約據理與英布兩國公使疊次力爭。各該使臣自知理屈。會劄撤退。現在大南澳洋人。與所雇工匠勇丁。均已撤盡。並將堡屋一併毀除。此後應如何妥籌防範。以杜其復啟覬覦之心。業飭黎光棠督飭丁承禧酌議章程稟覆覈辦。除分咨總理衙門暨兩江督臣馬新貽查照外。所有大南澳洋人撤盡日期。謹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九年二月十三日。

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塔城應分俄界。斷難舉辦。歷陳

實在窒礙情形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伏查塔城所屬瑪呢圖噶圖勒斡至哈巴爾

蘇一帶。與俄國會立牌博一事。同治八年。烏科兩城界務

將竣時。俄國使臣即有催令接辦之說。彼時臣衙門曾以

塔城未復。有賊不能舉辦為言。詎該使於十月間創為來

便自行建立之議。臣等以事關分界。若聽獨辦。必致侵占。

當經峻詞駁斥。該使復以中國分界大臣有意推諉不辦。

再三嘵瀆。臣等遂向反復開導。必應請

旨派員約期會辦。蓋因邊地要務。未便畏難苟安。任令外國自便

私圖。侵我疆宇。並非執定成局。可緩辦而不欲緩辦也。嗣

定邊左副將軍福濟。與大臣文碩。亦以前事上陳。經臣等
敘明應仍會辦原委。於十二月十五日奏奉
上諭。著奎昌前往辦理。不得因有福濟等前奏。稍涉推延。致誤大
局等因。欽此。本年正月十七日。接據俄使照會。以哈巴爾蘇分
界。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臣等因有無侵占。
無憑查覈。復以應行會辦。私自建立。不足為憑。與之辯論
一面奏奉
上諭。著奎昌迅即按照圖冊查勘等因。欽此。均經恭錄行知在案。
今該大臣忽以窒礙不能辦理。縷述其難有六。大弊兩端
等詞。冒瀆

宸嚴。希冀停辦。殊出情理之外。臣等謹就其所陳六難。再三尋繹。如經費不濟。兵力不厚。騎乘不備。轉運不接。嚮導無人。臺站廢弛等項。均各有為難之處。並非全屬虛詞。但撫馭邊要機宜。如果應辦。即不得因難退縮。且所謂難者。止於未曾豫備。該大臣果欲前往。現在身任地方。無不可請旨籌商。設法辦理。儻欲層層豫備齊集。而後該大臣可以前往。臣等不知何人可為該大臣先行豫備。誠所未解。又就其所陳大弊兩端。反復推究。如海城遽撤。僧徒降眾。均無定所。顧彼誤此一節。所言未嘗不是。但係該城所屬地方。尚未全行綏靖。與塔城所屬分界無洗。豈有因海城一處事未

就緒。而即將邊務全行延閣之理。且已奉
旨命崇全前往代辦。自可照料一切。文碩亦不日折回該城。所有
應辦事宜。並非無人經理。又如西路地本肥饒。前此俄人
隱匿。重在伊塔。此次蹈我之虛。強欲分辦。其心叵測。勉強
從之。必中奸謀。養小失大一節。所言殊屬謬誤。溯查分界
一事。先於嘉慶十年續增條約。第二條內指明自雍正六
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至浩罕邊界為界。又
於同治三年。經會勘西北界大臣明誼等。遵
旨與俄國使臣議定換約完案。所有由瑪呢圖噶圖勒斡卡倫往
西南靠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定山陽仍屬中國。蓋因俄國

前開議單內。由科布多至塔爾巴哈台境內。或由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緣鄂倫布拉克等處行走。抑由瑪呢圖噶圖勒幹。靠塔爾巴哈台山嶺。在嶺來西行。兩層均有窒礙。曾向塔城經管屯廠官弁詢明。灌田水源。及採薪取材。均以山陽為便。窒礙稍輕。始行定議。現時俄國使臣於烏科兩城界務完畢後。自行乘便建立。即係此地。其迤西直至浩罕邊界。依然未分。臣等前因塔城雖尚淪陷。但使兵力稍足。出關戡定。仍可收復入我版圖。若竟被俄國於分界時潛行占去。則永遠成為外域。收復無期。是以耿耿此心。欲令該大臣按照原議會辦。以防侵越。豈意該大臣以塔

城所屬。早經淪陷。置之度外。不復瞻顧。甚至俄國業於去秋自立牌博。歷冬經春。時逾半載。該大臣猶未知曉。不置一喙。而獨謂臣衙門執已定成局之說。似乎有意與之為難。而其該卸情形。業已昭然若揭。揆諸職守封疆之義。其謂之何。臣等再四思維。該大臣視為畏途。一切未備。此時自亦不能遽往。且俄國業經自行建立。恐亦未必仍肯如期前來。再行會辦。惟俄國所立牌博。是否與同治三年明誼所定紅綫相符。其中有無侵占地方。亟應分晰清楚。前已奏奉

諭旨。飭該大臣查勘。應再請

飭下科布多大臣奎昌恪遵前
旨。迅即揀派明白曉事之員。先行前往。按照圖冊查勘明確。如無
侵占。尚易辦理。儻有侵占。立即繪圖貼說。詳細奏
聞。其應如何辦理之處。自行酌擬請
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奎昌奏。滙陳塔城分界實在窒礙情形。當交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奏稱。該大臣所陳六難兩弊。雖
非全屬虛詞。而塔城所屬地方。豈可任其淪陷。請飭該大臣恪
遵前旨。先行派員前往查勘。並酌擬辦理等語。前派奎昌將塔
城分界事宜妥為會辦。嗣因俄人在哈巴爾蘇私立鄂博。復經

諭令按照圖冊詳細查勘。有無侵占。若如該大臣此次所奏各情。未免因難退縮。異時塔城收復。而所屬地方。早被俄人潛行占踞。其患何可勝言。即著奎昌迅派明白曉事之員。先行前往查明該國所立牌博。是否與同治三年明誼所定紅線相符。如其中有被侵占之處。並著繪圖貼說。迅速奏聞。酌覈辦理。不准再涉推延。貽誤大局。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竊維懷柔之道。必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自中外定約以來。各國入華貿易。並兼傳教。其人漸眾。其事亦漸多。臣衙門總理一切交涉機宜。無非駕馭各該住京使臣。令其約束在外洋人。不得無故生釁。設有非情非

理之事。尚可責備其非。若外間地方官遇事不能持平。先為妥辦完結。甚至平日置之不聞不問。一旦有事。倉猝料理。非失之太過。即失之不及。並有一味遷延觀望。退縮不前。聽其起滅者。待至洋人有所藉口。外則懲憑領事官與地方官滋鬧。而內則呼籲於各該住京使臣。向臣衙門饒舌。待臣等揆度事理。分別奏請。或加以函商。行令辦理。而業已瞠乎在後。維持不及。且有拖延日久。洋人藉端訛索。內地奸民。從中勾串。不能遽然議結。復生別釁者。如上年揚州臺灣等案。領事官擅用兵船挾制。即其明證。臣衙門於辦理前案時。竭力向英國使臣阿禮國再三理論後。該

使臣向該領事官懲處。並奉其本國執政大臣劄飭。以該使臣所辦為是。令其轉飭各口領事官。嗣後如遇難辦事件。斷不可遽動兵船。須先稟明住京使臣。聽候主持等因。照會臣衙門在案。臣等以英國使臣尚知事理。於擅用兵船一節。不肯護短。將來可望鈐制各口領事。令其漸就範圍。詎意法國住京使臣羅淑亞於上年因四川酉陽教案。節次與臣衙門爭執不已。後遂自行出京。藉四川貴州湖北江西安徽及廣東河南山西等省教案未結。先往安徽江西湖北等省。攜帶兵船。逐一催辦。現在四川等省教案。俱已多半議結。羅淑亞亦於二月初七日回京。該使臣此

行。指揮如志。未嘗不自鳴得意。各國使臣聞之。亦必謂賴有兵船同往。方能如斯迅速。設令尤而效之。刁風一長。隱患伊于胡底。儻伊本國感於此事。更屬非宜。臣等先於羅淑亞出京時。將其妄攜帶兵船之處。函致出使有約各國之清安臣等。相機向法國執政議論此事。尚未知能否有效。惟擅用兵船催辦。總因教案不先妥結所致。而教案不先妥結。總因各地方官因循玩泄所致。臣等明知各省教案情形不一。即教案外別事亦情形不一。就中種種掣肘之處。原屬為難。第辦外國事。與辦中國事不同。且洋人情性。急躁居多。一任遲延。則彼先有詞。詭詐之風大起。而奸

民乘機簸弄。變幻日生。臣衙門徒以筆舌相爭。於事何補。

相應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將軍及南北洋通商大臣等。切飭所屬。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務卽認眞查辦。持平迅結。毋得稍任偏倚拖延。以遏患萌而維大局。

恭親王等又奏。傳教一事。流弊滋多。惟當立約之初。旣經載入條款。祇有就事補苴。弊先去其太甚。臣衙門於咸豐十一年二月間。商令法國使臣哥士耆酌定諭單。聲明傳教人。絲毫不得干預別項公私事件。令其發交傳教人收執。並由臣衙門奏請通行各省一體遵照。如果各省地方

官於無事之日。先已留心經理。則自有基址可藉。條理可尋。何至遇事張皇。一無就緒。況外國教士無幾。其從中簸弄慫恿生事者。大抵皆係入教之奸民。而從教之愚民。又從而附和之。地方官若不未雨綢繆。臨時為紳民所挾持。未有不僨事者。臣等覈興教案。與各疆吏咨函商辦。其要固在乎連結。在乎持平。而所以能連結持平。則尤在豫籌於平日。應由各省督撫等再行密飭地方官。遵照前此通行成案。凡傳教之人。毋得私亮干預別項公私事件。至其如何方能不來干預。則在地方官之經權互用。先事防維。總須視為至要至急之圖。令其就我範圍。不徒以奉行文

書。習為故套。各該督撫將軍大臣。亦當以此等事件。能否豫籌妥協。辦理得當。按察所屬。與催科撫字。一例考成。庶乎人知振興。而事可逐漸就理。實於中外交涉有裨。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間。接英國使臣威妥瑪來函。以上海新聞紙內。議論法國公使羅淑亞。親赴各省催辦積案。隨到隨結。果見成效等語。譯出函送前來。果如臣等所慮。以羅淑亞藉兵船要挾為得計。將來各國紛紛效尤。更屬不成事體。查英國現辦未結事件。如福建之臺灣必麟麟販運樟腦。川石山洋人槍斃民人王克明。羅源縣拆毀教堂。江蘇之英人李德榮。在南匯縣屬境沿海被搶各案。

該使屢向臣衙門催辦。疊經行文各該省迅速辦理。仍未能隨時議結。其餘各省現辦未結者。當亦不少。今該使既以外議漸興。議及各省事件。凡有不合之處。各國住京大臣。即宜親身前往辦理。無庸在京徒費周章為詞。難保不鑿羅淑亞之故技。其各國領事。亦必懲忿各該公使親往。遇有交涉事件。愈肆譸張。臣衙門徒以筆舌相爭。辦理更屬無從得手。相應請

旨飭下閩浙總督。福州將軍。福建巡撫。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嚴飭所屬。將現辦英國未結各案。秉公持平。迅速辦結。並飭南北洋通商大臣。通行各省。凡有交涉各案。及嗣後遇有案件。

務須隨時持平速辦。勒限完結。庶該使無所藉口。以弭後患。謹鈔錄威妥瑪原函。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各將軍督撫。南北洋通商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使臣藉兵要挾。漸不可長。請飭各省遇有外國案件。持平速結。並請飭地方官於傳教事件。先事防維。列入考成。及請飭江蘇福建。迅辦英國未結各案各摺片。覽奏均悉。上年法國使臣羅淑亞因四川等省教案未結。自行出京攜帶兵船。赴安徽江西等省。不過數月。各案俱結。該使臣現在回京。頗鳴得意。是其輕視中國官吏。已可概見。傳教各案。牽涉民人。

即係地方官分內應辦之事。乃積習相沿。因循推諉。日久不結。致令該國使臣藉兵要挾。此風何可漸長。儻各國聞而效尤。後患伊於何底。且恐奸民乘機簸弄。更形掣肘。而中國官吏辦事泄沓之風。亦足貽誚外洋。著各該將軍督撫通商大臣等。嚴飭所屬。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即認真查辦。持平迅結。毋得仍前延宕。致外人得以藉口。況現在英國使臣威妥瑪。鈔錄上海新聞紙。以羅淑亞催辦各省積案有效為詞。則該國未結各案。豈可聽其遷延。著文煜英桂。卞寶第。馬新貽。丁日昌。將臺灣販運樟腦等案。剋日辦結。毋貽該國使臣口實。嗣後各該省遇有交涉案件。並著各該將軍督撫飭令勒限完結。以弭後患。至傳教一

事。流弊所多。而地方有司。如能先事圖維。經權互用。未嘗不可杜其干預。著各該將軍督撫大臣等。密飭地方官。遵照前次總理衙門通行成案。悉心體察。豫為經理。儻能辦理妥協。即准其與催科撫字。一例考成。以冀挽回積習。用弭釁端。原摺片單共四件。均著鈔給閱看。

英國使臣威妥瑪來函

前於二月初七日會晤。本大臣以各國人庶外論漸興。議及各省事件。凡有不合條約之處。莫如該國住京大臣即宜親身前往辦理。無庸在京徒費周章。耽延時日各等語述陳。今因接到上海刊印新聞紙一張。內有與前日面晤

提及之大意。甚屬相同。本大臣即將文內數句大義。勉為譯出呈覽。再前日所論各情。恐一時未能縷晰詳明。容俟另日補達。

正月三十日。上海印發之新聞紙。先將法國羅大臣如何親抵江蘇。安徽。江西。湖北各省。該處積案。隨到隨結。並將貴州。四川。歷年未了各件。亦能定其迅速清釐各案情形。先後敘明。復以羅大臣如此振作。果見成效。匪但一人殊堪慶賀。更係凡有居住中華遠人。亦同相慶。既知顯明法國聲威。又謂外邦可開覺悟。蓋於太東各國。凡有爭論受損之處。求其伸理。要在務使必依所議。不許推託延緩也。

向之如此。則文移面請。尚屬有益。否則俱係枉費筆墨。此道久有可據。素所深悉。今見羅大臣辦理裕如。更確鑿可憑矣。蓋太東各國處事未善。係定約之後。第恐違約起釁。始肯守約。不慮及此。難免在在失信。抑思失信大國。既受欺騙。而暫置之弗論。斯失約之處。日積月累。則後日之干戈。豈能免乎。惟須各國大臣於民人呈訴受損時。必先查明委係冤抑。始代請伸理。無非力討賠償。似此經理。易免中外失和。儻若過令通融相讓。終致必啟兵端。此次法國大臣設法辦理。實有效驗。數省案件。累月經年。未曾議結。在伊到時。即見迅速完案。庶幾一勞永逸矣。總之此等不

合。不由下民。皆係官憲紳士。各懷異心所致。要在必使不准任性妄為。官士一能覺知。則中外平安永保矣。

以上各節。據新聞紙所刊摘要譯出。與英文次序先後未能盡一。而實義無不相同。除將原紙附送外。備函祈貴大臣查閱。專此布泐。

庚申。禮部奏。接准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該國王接奉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上諭。敬謹咨覆。臣等不敢壅於

上聞。謹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承准禮部咨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奉

上諭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富明阿等奏朝鮮國人往俄界墾地。應由朝鮮呈申禁令等因。欽此。竊念小邦北境。接連

上國地界。只隔琿春河衣帶一水。荒邊窮節。樂生安業。數百年晏然無事。無往非

天朝庇覆

洪恩。而一自俄人之占居設卡以來。凡係邊情。恆存虞憂。終未能

過絕匪類之窺覘。懷保愚民之疾苦。致令越界潛投。已多
厥數。興擾滋事。極有深慮。今此邊奏纖悉。實據目驗。
上諭諄複。特紓
宸衷。俯慙藩屏之不職。仰頌
階庭之無間。感惶攢祝。曷其有極。蓋此邊民犯越之弊。誠非
一朝一夕之故。逃避徭役者有之。陷溺利誘者有之。乘間
漏逸。馴致千百。本年十月初十日。據咸鏡道觀察使李興
敏馳啟。備慶興府使李鼎鎬呈稱。阿吾鎮民十九戶率
家眷。掠取銃礮。一齊越境逃走等語。該地方年穀不幸大
歉。官所賑賙。雖未及時。惟彼多戶之齊逃。總由邊弁之滿

職。究覈事情。嚴行懲辦。第念琿春協領所覘流入俄界之男婦子女。無或即是此次逃去之人眾歟。巖杵河吉心河等處。計以千數者。都是此等漸次流入之類也。縱恨防範之疏失。而從令務加嚴密。如欲逋藪之搜剔。則亦難力致容易。何幸

天鑒洞澈。

聖慮深遠。銷釁於未萌。防患於未然。特飭邊臣會商俄官。越界民人之悉行遂回。小邦邊官之悉數領回。並將恪遵

聖旨。迅速奉行。海邦從此而無虞。邊政從此而以嚴。不敢猥煩陳請。乃蒙曲軫

恩者。感激之極。惶悚彌切。謹當申飭北境一帶邊官。恭俟逐回民人。一一領取。再申邊禁。期無因循頹情。煩乞禮部將此情實。轉達

天聽。千萬至祝。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壬戌。兩江總督馬新貽江蘇巡撫丁日昌奏。臣接准總理衙門咨送新修英國條約。及善後章程稅則各件刊本。並准公函。據籌應辦一切事宜等因。當即查照新約議辦各條。及函開事理。分行南洋長江各關籌議。內有通商律例一事。條約載明。由兩國會同商定。其應由何員在於何處與外國官員會商。臨時當有明文。惟此事關繫緊要。必須

體察通商以來。歷年交涉情形。參合中外事宜。先期熟籌大致。具有條理。方能於會商之時。辦理得宜。且其中遇有關涉命盜案件。歷係由關道移會臬司辦理。所有通商律例。擬即派委江蘇臬司應寶時。江海關道涂宗瀛。會商妥議。為屆時辯論張本。已會同撫臣丁日昌檄飭遵辦。新約又有允在南省之句容等處。試開煤礦之議。亦經委員前赴句容縣。會同地方官勘驗情形。將來如可試辦。所有酌雇洋工。置用機器。華洋商人購買煤斤。諸凡應議章程。亦屬交涉之一大端。討論不可不豫。此外善後一切事宜。有為各關通共之條。有為各關專辦之條。而其總匯不離乎

上海。應實時曾任該處關道。情形熟悉。且於試開煤礦一事。平日尤留心講求。應即責令逐款詳覈。會同涂宗瀛悉心商酌。以備將來如何開辦。分別奏咨辦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子。黑龍江將軍德英奏。竊奴才於本年二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二月初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擬差員商議邊界事務。請飭妥辦一摺等因。欽此。奴才任封疆。當此夷情詭譎。要求無厭之時。必當竭盡大馬愚誠。相機辦理。以期仰答

高深於萬一。查黑龍江自西北發源。向東南流入松花江。匯流入

海。其黑龍江左岸。俱為俄國邊界。是黑龍江城。與俄夷接壤。僅隔一江。所以耕種刈草等事。每多爭執狡賴。此次之來。難保無藉端要挾情事。著惟有率屬靜俟該國委員到日。謹遵

諭旨。體察情形。優容相待。若該夷官商議邊界事宜。果能循理按約。自應酌量覈辦。如其違理背約。強欲要求。著亦必率屬婉言開導。竭力維持禁阻。斷不敢稍涉遷就。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乙丑。總理船政沈葆楨等奏。竊臣於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續將第二號輪船下水情形奏明在案。十二月初七

日。前任臺灣道吳大琴督駕萬年清駛回工次。仰賴
聖主福庇。海若效靈。風靜波恬。人人額慶。初九日。第二號湄雲器
具告備。管駕官遊擊吳世忠調度水手人等。整理旗幟礮
械。申明約束。申刻臣率同監督日意格及各員紳將領。登
舟出洋。是晚寄碇馮祖澳。初十日黎明。徑望大洋展輪而
出。午後回舵拂福甯左界。繞南慶北各島。揚帆而歸。臣親
在洋面。細察掌舵管輪礮手水手人等。俱能操縱如意。船
身尚稱牢固。輪機亦頗輕靈。二十七日。日意格偕吳世忠
又駛至福安。於洋面較羅盤之有無參差。本年正月初四
日。駛回工次。本月初五日。載採辦京米委員前赴臺灣購

米。俟購有成數。飭萬年清前往裝運。臣查外洋船式。與中國迥不相同。船身固以木料為大宗。而銅鐵零星器具。名目繁多。雖洋人亦未易悉數。創始之艱難。非語言所能盡。今兩船就緒。歷試外洋。第三號之船。四月可以下水。第四號亦刻日興工。此製造之漸著成效也。有船不能駕駛。與無船同。曩者官私均購有輪船。因駕駛未得其人。卒之呼應不靈。臂難使指。興事以來。招中國素習洋舶之人為管駕官。當其任者。皆有奮於功名之念。不敢惟利是視。而以效命

聖主為榮。龍窟蛟門。無異輕車熟路。此駕駛之漸著成效也。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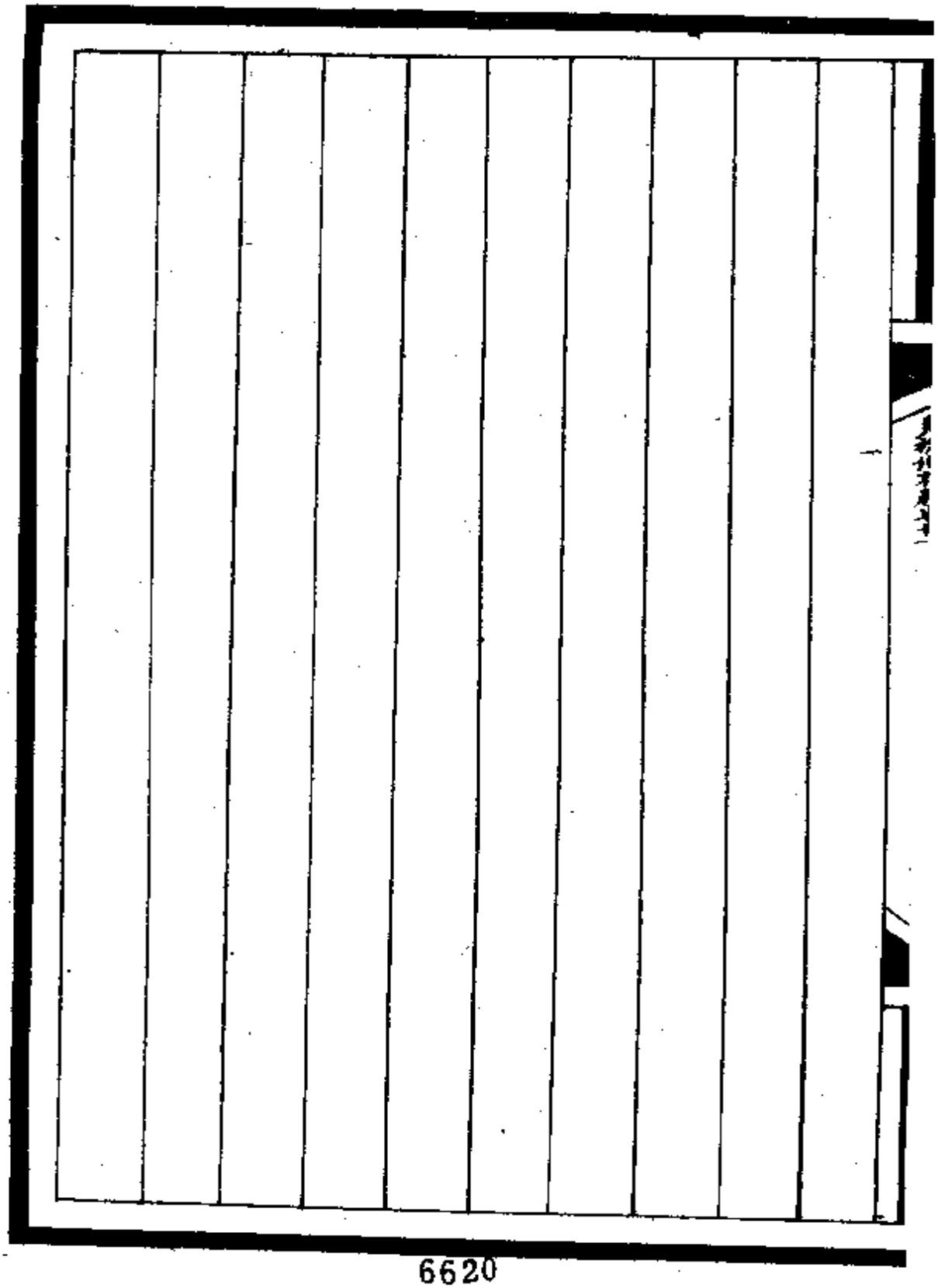
此四船。輪機係購自外洋。若中國鼓鑄無成。則買櫝還珠。教者學者。均難逃其責。現在打鑄銅鐵滷罐各廠。兩年以來。所造廠中應用大小機器。及船上所需雜件。不下萬計。去冬之杪。起造一百五十匹輪機。先由畫廠繪圖以定其度。次由模廠刻木以肖其形。然後照模逐件錘鑄。刮磨鬬合成副。臣嘗細詢駐廠員紳工匠人等。俱以為頗有把握。如果鑄造成功。與購自外洋者合轍。可否籲懇

天恩。將出力之中外文武員弁工匠人等。容臣擇尤請獎。以資鼓舞而收後效。出自

逾格鴻慈。

御批。著准其擇九保奏。毋許冒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一



662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二

同治九年。庚午。三月。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議奏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賢奏請各項勞績保獎。宜示限制一節。原摺內稱總理衙門一切規模。係仿照軍機處。其保獎員數。似亦可照軍機處之例。每次不過數人。應請

旨飭下該衙門遵奉同治元年

諭旨。並仿照軍機處保獎成案。酌覈辦理等因具奏。同治九年二月二十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恭錄咨行前來。臣等跪聆之下。仰見

聖主澄敘官方。循名覈實之至意。竊查臣衙門於咸豐十年設立之時。祇用滿漢司員十六員。十一年二月酌留辦理撫局司員四員。共二十員。作為定額。同治元年冬間。事務漸繁。不敷差遣。復奏明添傳司員四員。作為額外。迨至同治三年八月。因人少事多。恐滋貽誤。奏請量為變通。添設清檔房司務廳。分立東西文案。分股辦事。以專責成。計添傳司員十二員。共成額內二十員。額外十六員。所定一切章程。已於仿照軍機處之中。參用各衙門成法。均經奏明有案。今該侍讀學士所謂臣衙門規模。仿照軍機處者。係在創始之時。而不知實已變通於後也。人查咸豐十年冬間。奏

定章程內。甄覈司員一條。聲明如有當差勤慎。才具優長者。於三年後量予升階等因。同治元年春間。因臣衙門事屬創始。諸形煩劇。未照奏定年限請獎。經侍郎王茂蔭條奏。奉

上諭。嗣後該衙門務當按照奏定章程。以二年為限。擇其資格較深。辦事勤慎者。酌保數員等因。欽此。嗣後均係扣足年限奏請獎勵。其有年分較淺。或因事離署各員。均不得濫行列入。其餘或酌給虛銜。或量予升階。未敢概予優獎。上屆司員保無論題選咨留者。僅止二員。臣等每於奏獎之時。減之又減。覈之又覈。並無如該侍讀學士所奏。每屆保案。請保

無論題選咨留過半之案。至臣衙門辦理外國事務。與別衙門情形實有不同。各國變故百出。照會文信。紛至沓來。各省稅務教務。糾纏紛擾。頭緒煩多。全在因時制宜。思慮稍有未周。則遺漏舛錯。在在堪虞。數年以來。凡遇棘手之件。司員等經臣等指授辦法。悉心體貼。一切尚無貽誤。是濫竽充數之員。斷不容倖邀獎勵。若勤奮出力者。仍令向隅。亦非鼓舞人材之意。茲准該部議奏請

旨飭臣衙門酌覈辦理。臣等公同商酌。應如該部所議。恪遵同治元年所奏

諭旨。按照奏定章程。以二年為限。擇其資格較深。辦事勤慎者。酌

保數員。其保舉員數。總以差事之勤惰。定人數之多寡。查臣衙門原定司員額數。暨歷次奏明添傳之員。總共定為額內額外三十六員。其差竣回京。及丁憂服滿候補者。均不在內。臣等悉心酌覈。每屆二年例保。均以三十六員之半計算。至多不過十八員。以示限制。凡進署未及二年之限。及公事未甚諳練者。概不得列保。其有偷安怠惰之員。隨時咨回原衙門辦理。實於鼓舞之中。仍有區別之意。如此覈實甄敘。該司員等益加勤奮。振刷精神。庶公事深有裨益。

御批。依議。

乙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四川貴州兩省教案。前經臣衙門先後具奏。奉

旨飭交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分別查辦。現在四川酉陽州教案。已據辦結。而貴州遵義教案。經李鴻章派令道員余思樞前往貴州。與巡撫曾璧光所派印委各員會同籌辦。迄今尚乏端倪。臣衙門接准曾璧光屢次咨函。備稱任教士種種狡執。逐案索賠。數至二十餘萬之多。實為棘手。而法國使臣羅淑亞愈加桀驁。倍難理喻。疊經臣等與該使臣及該繙譯官。反覆面論。並據呈遞信函。語氣微露。不為速結。必致失和。又經臣等剴切開導。告以教士意在圖

利。愈辦愈難。必令教士不復任意婪索。辦理方克順手。若
徒恃威强偪士民。則此案甫完。彼案又起。迨至釀成事變。
中國官吏亦皆束手。力無所施。且蜀黔教案。均奉
旨交李鴻章查辦。蜀案已結。黔案亦責成一手經理。不再易人。惟
兩省民情既有不同。力量亦有不齊。是以遲速難易。不能
即定。該使臣似亦醒悟。略有轉圜。據稱四川教案。可結即
結。並未滿足教士之意。貴州教案。原不任令索取多金。竟
似圖利而不顧義。伊惟願將義應為查辦明確之處。數實
清結。李鴻章前辦酉陽州案。教士雖不滿意。與伊意見甚
合。聞李鴻章將次帶兵起程赴陝。恐貴州事又復高閣等

情。復遣其繙譯官德微理亞。於二十一日來署。呈遞信函。大意仍申前議。臣等觀其用意。仍欲歸咎地方各官。希冀要挾。惟此案情形。據曾璧光所稱教士意在貪婪。以處分官吏。為刦制之計。可飽其欲。羅淑亞之意。以新使臣蘭盟。不久又來接任。而以此案速結為望。其心不盡在賠償之取盈。所志各有不同。自應分條晰理。將應為查辦之事。認真覈實。妥為籌議。事事合義。伊亦無辭狡執。可望不再遷延。李鴻章條奉

旨原派查辦大臣。一切機宜。可密飭派往黔省道員余思樞與該省各員。妥速相機籌辦。庶幾該使臣知此案仍由李鴻章

一手經理。事有把握。枝節不致橫生。相應請
旨飭下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悉心籌畫。迅期完案。以全
大局而泯釁端。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遵義教案。請飭迅結
一摺。黔省遵義教案。前經李鴻章派令道員余思樞前往籌辦。
迄今尚無端倪。該使臣羅淑亞。以李鴻章改赴陝西。恐貴州教
案又復延閣。屢次催請迅結。自應妥速辦竣。以弭釁端。李鴻章
係原派查辦大臣。現雖未能入黔。此案仍須該督一手經理。著
即飭令道員余思樞。會同黔省派出各員。迅將應行查辦事件。
認真查覈。但能折服其心。自不致仍前狡執。該使臣羅淑亞亦

不令教士任意婪索之語。並因新使臣蘭盟將到。亟望此案速結。來此機會。易於轉圜。若再遲延。又恐別生枝節。一切籌辦機宜。該督即可密飭余思樞妥為辦理。至此案雖由李鴻章派員往辦。曾壁光係該省大吏。豈得置身事外。著即嚴督派出各員。悉心會辦。逐層確查。覈實請平。以自立於不敗之地。勿任教士肆意索賠。轉授該使臣以口實。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美國使臣勞文羅斯於上年六月間任滿回國。所有住京事務。交該國副使衛廉士接署在案。茲於三月二十日。據該署使臣衛廉士照會。稱本國現派姓鏤名斐迪。實授住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已經接任等

因前來。當經臣等給予照覆。旋據該新任使臣鏤斐迪來
臣衙門謁見。並呈遞該國洋文國書。及譯出漢文各一件。
臣等公同閱看。大致謂其人幹練。必能協和中外之意。詞
意俱極恭順。臣等將書收存。謹將漢文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美國譯漢國書
大亞美理駕合眾國伯理璽天德姓克蘭特名由理古致
書於
大清國

大皇帝陛下。朕今特簡貞諒出衆才士姓鏗名斐遷。奉使前往
貴國。居近
朝廷。以莊本國住劄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任。此臣諳
熟兩國相益事件。素能體本國百姓友睦之心。即朕亦深
知其忠藎寬厚。又能為我兩國試行興盛利益之道。爰命
充選。定當恪供通職。特啟
大皇帝陛下。錫以
恩寵。其代美國上達各事之尤重者。亦可
俞允。任彼作為。必臻盡善盡美。以敦兩國久遠友睦之悰。俾得共
相忻悅。茲專表美國和好真意。甚願

貴國萬禩享太平之福。特為上
聞。朕應仰祈天父。保佑
宸衷。篤守眷顧。斯永享無疆之福矣。肅此恭達。敬請
崇安。

合眾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姓斐士名霞彌敦在華盛
頓京都。特奉大伯理璽天德命書。耶穌紀年一千八百六
十九年臘月初九日。即美國紀年九十四載。即己巳年十
一月初七日。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接據法國使臣羅淑亞函稱法國教
習司默靈前在同文館教讀法國文字。不遺餘力。並撰法

國話規。法國話科二書。刊刻成帙。俊學開卷瞭然。亦屬報效忠誠。代求奏請

賞給寶星等語。臣等查同文館奏定章程。漢教習二年期滿。著有成效。給予獎勵一次。洋教習因祇圖薪水。不求官職。未經議及獎勵。今法教習司默靈因在館有年。並著書傳授後學。由法國使臣轉求給獎。臣等公同商酌。擬如所請。懇恩賞給三等金寶星一面。以示鼓勵。

御批。知道了。

四月。己亥。烏里雅蘇台將軍福濟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奴才榮全疊奏

諭旨。前往科布多暫行代辦。現屆三月春雪將融。適准科城大臣
奎昌來咨。內稱欽奉
諭旨。已照會俄國西悉畢爾總督飛咨該國立界大臣。定期會查。
並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迅照會住京俄使。飛咨該國
立界大臣。訂於何月何日在何處會面。查閱俄國已立牌
博。俟覆文到日。即帶官兵前往等語。奴才等伏思奎昌雖已
豫籌勘界各務。約計起程。尚需時日。奴才榮全懍遵
諭旨。趕於三月十二日。由烏起行。兼站赴科。等候代辦。以重邊防。
御批。知道了。
丙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前於同治六年

十月間。奏請

欽派美國前使臣蒲安臣。並臣銜門章京志剛孫家穀。作為出使

大臣。前往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在案。嗣接該使

臣等歷次來咨。據稱於七年閏四月十二日。行抵美國。謁

見伊國君主。謹將

國書呈遞。又稱辦理美國事件完竣。八月初四日。由美國行抵英

國。十一月二十日。由英國行抵法國。皆於見其國君時。親

遞

國書。因法國辯論之事較多。至上年八月十六日。始由法國起程。

前往瑞丹和三國。復由和國。折赴布國。其見君主遞

國書各節。亦與英法美諸國略同。本年二月間。據俄國使臣布策函稱。該國通綫法信內稱中國出使大臣蒲安臣正月二十四日清晨時因病身故等因。臣等以蒲安臣行至俄國身故。臣衙門尚未接到志剛孫家穀行知。未使竟遇俄使來函。遽行辦理。即函致志剛等。將蒲安臣身後各事。如何料理處置。速行覆知。並屬令此後辦理中外交涉事宜。隨時與左協理柏卓安右協理德善詢商妥辦。亦另函致柏卓安德善。以後志剛等前往各國辦事。務須照常勸辦。復函覆俄國使臣布策。暨知照美國使臣衛廉士。俟出使大臣咨覆到時。再行商辦一切各在案。茲據志剛孫家穀咨

函。稱本年正月初二日。由布國起程。行抵俄都。俄國約
於十七日面遞
國書。屆期進見。蒲安臣力疾同行。歸寓後兩脇作痛。數中帶喘。不
能偃卧。延醫調治。病勢日加。於二十四日早辰身故。其身
後一切事宜。由出使經費項下撥給銀六千兩交伊妻子
領回。辦理喪葬等語。臣等查蒲安臣前充美國住京使臣。
遇事均能和衷商辦。及出使各國以來。復為
國家效力。茲因病身故。其生前不無微勞。所有喪葬等事。業
經志剛等由出使經費項下撥給銀兩。惟查從前助勦髮
逆之洋人勒泰蓬爾第福等。歿於行間。經李鴻章奏請優

卹。均各給予卹賞銀兩。人洋人戈登助勦。亦經李鴻章奏
請賞給提督銜各在案。茲蒲安臣在俄國病故。亦屬因公
身歿。蒲安臣本係美國使臣。復充中國出使大臣。職分較
大。合無仰懇
天恩。賞加該故員一品銜。並
賞給卹銀一萬兩。以示優待使臣。有勞必錄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如蒙
俞允。即由臣等照會美國使臣鏤斐迪。暨知照志剛孫家穀。仍在
出使經費項下。撥給卹銀一萬兩。交該故員家屬祗領。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美國使臣蒲安臣病故。現

籌辦理情形。美國使臣蒲安臣前經派充出使各國大臣。與志剛孫家穀前往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該使臣周歷英法美暨瑞丹和布諸國。遠涉重洋。不辭勞瘁。辦事諸臻妥協。本年正月間。行抵俄國病故。殊堪憫惻。該使臣身後事宜。業由志剛等妥為照料。兼撥銀兩經理喪事。著加恩賞給一品銜。並賞銀一萬兩。由出使經費項下。撥給交該使臣家屬祗領。以示優待之意。蒲安臣業經身故。出使事宜。甚關緊要。著該衙門飭令志剛等督同左協理柏卓安。右協理德善。悉心商酌。妥為辦理。

己未。駐藏大臣恩麟奏。西藏已革藍翎候選知縣漢印房書吏黃鎬。前因在房辦公。舞文弄弊。並有冒領庫款等情。

業經弩恩麟查明奏奉

諭旨。斥革審辦。該革員於去年夏間。已先期隨同景紋回川。當經弩等劄行沿途文武一體截留。嗣據打箭鑪同知沈寶昌稟稱黃鎧行抵鑪城。忽有法國傳教之人。代懇稟留。查黃鎧係奉

旨革審之人。自應解藏審辦。未便准行。遵即移營押解等情稟報前來。弩等查黃鎧自知身獲咎戾。輒敢往投法國。以為護符。復又串通教士轉懇稟留。顯係情虛畏罪。希圖抗違。其居心詭譎。已可概見。且黃鎧在藏多年。番夷自多熟識。既私投法國。難保不又暗通外番。句串生事。似不可不防其

漸。芬等業已派員前往。即將黃鎧追提來蘇。委員認真研
訊。取具確供。再行照例咨解四川督臣衙門覈辦。
御批。著即提訊明確。嚴行究辦。
辛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貴州遵義府民教
滋事一案。前因法國使臣羅淑亞及繙譯官德微理亞屢
次面論。並據呈遞信函。意欲歸咎地方各官。並恐協辦大
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帶兵赴陝。貴州事人復高閣等情。
經臣等於三月二十九日。奏請
飭下李鴻章悉心籌畫。迅期完案。欽奉
上諭。飭令李鴻章等持平籌辦。當由臣衙門函致羅淑亞。以此案

業經奉

旨交李鴻章一手經理。必可速結。不致久延。詎該使臣遣其繙譯官德微理亞。於本月初五日來臣衙門面稱。該使臣因遵義教案未結。擬親身出京。由天津一帶往見李鴻章商辦等語。嗣聞該使臣於初七日起程赴津。即由臣等密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相機辦理。旋據崇厚函覆。與該使臣面晤。據稱貴州教案有兩種辦法。一照議賠償。一如不能賠償。或將地方官吏更調。若兩事皆不能行。將來難免兵船到漢口住紮。伊現奉法國君主之命。儻該使未能將教案妥為辦完。即應交水師提督辦理。嗣又據報該使臣復晤。

據稱近接上海來信。貴州教案。聞亦趕辦。擬暫緩赴南。仍回京候信。旋於十七日起身等情。臣衙門正擬咨催間。該使臣亦即到京。於十九日遣繙譯官德微理亞來臣衙門謁見。據云現有兵船兩隻。一向江西。一向漢口。暫不親去。其說與崇厚函中所述互異。嗣於二十日該使臣又來臣衙門面稱。十九日晚。接得貴州任教士來信。詳述曾巡撫不但前案不為了結。現在教士羅伯恩。又被團勇欺陵。該撫亦不過問各等語。並言三日內必須將曾璧光撤去。臣等以所言殊出情理之外。當即正言駁斥。使臣亦覺無可置詞。悻悻而去。次日又遣德微理亞來見。據云請撤巡撫。

既云不能擅動。仍無不可據情奏

聞之理。並呈遞照會兩件。并係負氣之詞。並牽涉他案。曲騰其說。

臣等始允奏請

飭催籌辦。以示轉圜。此案為日既久。該使臣動藉兵船為挾制之

計。明知教士怙利是圖。而不肯直申其說。輒欲歸咎地方

大吏。以期不得於此。必得於彼。其用心已可洞見。祇以教

士所索過奢。黔省辦理棘手。亦屬實情。然使再任遷延。該

使臣生性急躁。遇事尋釁。必致橫生枝節。有礙大局。除由

臣等密致江西巡撫劉坤一。署湖廣總督李瀚章。查明該

國有無兵船前來。不動聲色。相機妥辦外。所有遵義縣民

教滋事一案。應仍請
旨飭下原派查辦大臣李鴻章貴州撫臣曾璧光督飭道員余思
樞及地方各官迅速妥籌。務期及早結案。毋稍延宕。致開
釁隙。並飭各地方官遇事留心。持平妥辦。勿致再滋事端。
益難措手。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遵義教案未結。疊諭李鴻章等持平籌辦。昨
因曾璧光將李鴻章派出之道員余思樞派赴貴定辦理軍務。
復諭該撫迅飭余思樞剋日馳赴遵義會同黔省人員將教案
辦結。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法國使臣羅淑亞因教案
未結。擬由天津一帶往見李鴻章商辦。並與崇厚晤稱教案有

兩種辦法。一照議賠償。一如不能賠償。或將地方官吏更調。該使臣近聞黔省業已趕辦。遂即回京。旋又赴該衙門面稱。接貴州任教士來信。以前案不但不為了結。而教士羅伯恩又被團勇欺陵。所言均出情理之外。當經該衙門駁斥。復遣繙譯官呈遞照會。牽涉他案。並求為據情奏聞。請仍飭原派查辦大臣及貴州巡撫督飭各員籌結等語。遵義教案。日久未結。其中固有棘手情形。而羅淑亞性情躁妄。動輒歸咎於地方大吏者。實欲遂其牟利之心。雖帶兵船往紮漢口。虛實均難豫料。惟在京終日嘵嘵。亦屬不成事體。李鴻章現雖帶兵赴陝。而奉命查辦之時。於此案諒有辦法。仍著迅飭余恩樞會同該省官員。妥速籌

辦。不得以他省派往人員。意存推諉。曾璧光身任黔撫。責無旁貸。著即懍遵前旨。迅令余思樞馳回遵義。並飭承辦各員會商訊結。以期早息釁端。教士羅伯恩有無被團勇欺陵情事。亦著曾璧光切實查明。隨時約束。毋得故置不問。致生枝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五月。戊辰。山西巡撫李宗羲奏。前奉

上諭。前因撥償俄國諾海牲畜銀兩。令福濟榮全查明辦理等因。欽此。當即行司欽遵籌撥。依限委解去後。茲據藩司何璟詳稱遵查京餉內賠償俄國諾海牲畜銀兩。現值委解之期。第九年地丁未能及時解到。此項銀兩。入未便稍緩時

日。自應竭力籌措。在於司庫同治七八年耗羨項內共借動銀三萬八千七百兩。委員解赴歸綏道衙門交納。聽候綏遠城將軍委員轉解烏里雅蘇台將軍福濟查收。移交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學全收納。作為山西應解同治九年京餉之款。所有借動七八年耗羨銀兩。一俟本年地丁收有成數。即行撥還歸款。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貴州遵義民教滋事一案。前經臣衙門先後具奏。奉

旨飭交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一手經理。及早了結。本年

四月十九日。法國使臣羅淑亞自津回京。偕同繙譯官法
微理亞來臣衙門面稱。近接任教士來函。詳述教士羅伯
恩。被該處團勇欺陵。貴州巡撫並不過問等語。次日又遣
該繙譯官來見。據云請撤一說。既稱不可擅主。似無不可
據情奏陳。並呈遞照會兩件。經臣等於四月二十五日奏
請
飭催原派查辦大臣李鴻章貴州巡撫曾璧光。趕緊完結。欽奉
上諭。飭令李鴻章等切實查明訊結等因在案。本月初一日。該使
臣復遣該繙譯來臣衙門面遞信函。述及貴州教務。延宕
一日。即增一日之憂。再懇奏請催辦等情。臣衙門於初三

四等日覆給該使信函一件。照會一件。令該使知此案仍由李鴻章督辦。免致有所藉口。臣等查遵義教案。經李鴻章派令道員余思樞與貴州巡撫曹璧光所派印委各員會同辦理。迄今尚無端倪。臣衙門接准曹璧光屢次信函。備稱任教士索賠過鉅。一時尚難完案。此次該使回京。倘其繙譯官德微理岳與臣等往復辯論。幾至齟齬。並據呈遞照會信函。詞氣微露尋釁情形。此案遷延已非一日。該使臣生性桀驁。又難理喻。若不早為了結。將來一旦決裂。收拾更難。查李鴻章條奉

旨原派大臣。自應由該大臣一手經理。以專責成。現在辦理陝甘

軍務。誠恐輙長莫及。至曾璧光有身任地方之責。遵義教
案。尤為無可推卸。但黔省苗疆未靖。軍書旁午。亦或兼顧
未遑。伏思現在成都將軍崇實。前於同治元年。曾經奉
旨辦理貴州教務。情形較為熟悉。且由川赴黔。道途尤近。臣等公
同商酌。擬請
旨添派成都將軍崇實。馳赴黔省。會同貴州巡撫曾璧光督同李
鴻章所派道員余思樞。會同地方官持平籌辦。迅速妥結。
以安民教之心。而符遠人之望。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貴州遵義民教滋事。據法國使臣聲稱趙教
士被傷殞命。梅教士恐亦被殺死等情。當以事關中外交涉要

件。特命李鴻章派員前往會同曾璧光查明辦理。旋經李鴻章派令道員余思樞赴黔查辦。時逾半載。仍未辦結。法國教士羅淑亞。以此案日久未了。屢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嘵嘵催辦。意圖尋釁。若再不迅速了結。恐致激成事端。現在李鴻章業已帶兵赴陝。距黔較遠。誠恐鞭長莫及。曾璧光身任黔撫。於此案本無可推諉。但該省軍事方殷。亦恐未能專心辦理。因思崇實前經派辦貴州教務。情形較為熟悉。著即帶印馳赴貴州。會同曾璧光秉公籌商。務將此案趕緊完結。李鴻章仍當飛飭余思樞會同黔省委員妥速籌辦。由崇實等酌奪。即行奏結。毋再稍涉遷延。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洋人自通商以來。以貿易為根本重務。時慮中國舟車遲鈍。遞寄信息未能如外洋之神速。欲以外國所行之銅綫鐵路火輪車諸法試行於中國。上年議修英約時。英國使臣阿禮國即以舉辦銅綫鐵路諸大端。屢次來臣衙門瀆請。經臣等嚴詞拒絕。復經奏請發交各省督撫悉心籌議。均以內地不便舉辦等詞議覆。而銅綫一事。尤為該國所最注意。求辦甚切。臣等無論該使如何措詞。終以內地不准安設。始終峻拒之。至於重洋大海之中。外國自行其法。則固中國力所不能禁止者也。本年三月間。據英使威妥瑪面稱。奉到伊國

克丞相來咨。擬由廣州汕頭厦門福州甯波向准通商各海口。水底暗設銅綫。通至上海等語。當經臣等以條約所無。與中國有損無益等情辯駁。復據該使函稱。數年以來。所議通綫之法。俱係陸路明設。此次係在水底暗設。其綫端在船隻內安放。即在灣船埠口海面停泊。與從前所論迥不相同。似與中國毫無虧損。請即照辦等語。臣等公同商酌。該使臣此次所請。與從前請在內地安設之議。辦法不同。祇須綫端不牽引上岸。與通商口岸陸路不相干涉。界限分明。尚可通融准辦。況內地外洋綿亘數萬里。此連十餘省。輪船往來。絡繹不絕。伊即不使中國聞知。自運通

綫。沈於海底。亦會無從設法飭禁。是以臣等於函覆文內。將沿海水底暗設數字揭清。並將該使函內所稱綫端不牽引上岸。離口另設別法數語。重言申明。復據該使函稱安綫之處。如有奸民設法損傷。地方官無須追償修費。已由該使轉飭局商遵辦。是於變通轉圜之中。仍寓檢制防維之意。惟洋人得步進步。詭譎萬端。經此次允辦之後。難保該國領事官。不藉端擴充。由海而江。由江而河。由河而陸。駸駸乎漸入內地。以遂其變計嘗試之巧謀。自應由沿海各地方官密為訪查。先事防範。相應請

旨飭下南北洋通商大臣。暨沿海各督撫。通飭各關道。地方官遇

有洋人暗設通綫之處。祇准在沿海洋面水底。其綫端祇准在船隻內安設。即在沿海埠口向來停泊各洋船碼頭之外。近海處所停泊。儻有將綫端牽引上岸。不遵定章辦理者。即照會領事官立時查禁。不得稍有疏縱。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馬新貽。兩廣總督瑞麟。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英桂。江蘇巡撫丁日昌。山東巡撫丁寶楨。福建巡撫卞寶第。廣東巡撫李福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傳諭署浙江巡撫布政使楊昌濬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英國使臣威妥瑪請於沿海水底。暗設通綫。謹將辯論各節據實密陳一摺。洋人以貿易為本。時慮中國舟車遲滯。欲以外國

之銅綫諸法。試行於中國。上年議修英約時。英國使臣阿禮國。即以此事屢次瀆請。均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嚴詞峻拒。現在該國使臣威妥瑪復請由廣州。汕頭。厦門。福州。寧波。各海口。水底暗設銅綫。通至上海。並稱前議通綫之法。俱係陸路明設。此次係在海底暗設。其綫端一頭在船隻內安放。即在灣船埠口海面停泊。與從前所論迥殊。似與中國毫無虧損等語。內洋外洋。綿亘數萬里。輪船往來。絡繹不絕。儻伊不告中國。暗設銅綫。勢亦無從禁止。該衙門現將沿海水底暗設數字揭清。並將綫端不牽引上岸。離口另設別法數語。重言申明。該使聲稱。安綫之處。如有民人損傷。地方官無須追償修費。已由該使轉飭

局商遵辦。是於變通轉圜之中。仍寓檢制防維之意。惟洋人得步進步。詭譎萬端。經此次允辦之後。難保不藉端擴充。由海而江。由江而河。由河而陸。駸駸乎漸入內地。不可不豫為之防。著南北洋通商大臣。暨沿海各督撫。密飭各關道地方官。先事豫籌。嚴密稽查。遇有洋人安設通綫之處。祇准在沿海洋面水底。其綫端祇准在船隻內安設。即在沿海埠口。向來停泊各洋船碼頭之外。近海處所停泊。儻有將綫端牽引上岸。不遵定章辦理者。即照會領事官立時查禁。以杜將來流弊。而絕他國效尤之漸。

乙酉。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英桂奏。竊臣前因臺灣洋

人違約逞兵各案。據署臺灣道黎兆棠查係副將蕭瑞芳
廩生許建勳主謀搆釁。經會同福建撫臣卞寶第恭摺奏
請一併斥革。嚴拏正法。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
二月初五日。奉
上諭蕭瑞芳許建勳均著先行斥革等因。欽此。仰
聖慮之周詳。切下懷之欽悚。恭即遵錄密行黎兆棠欽遵
諭旨。妥為辦理。茲據黎兆棠密稟。許建勳先與兄弟控爭家產。又
有民婦屠孫氏控其欠債。適因該道與領事官爭論樟腦。
以理折服。許建勳知洋人勢無可恃。即行潛逃。一時驟難
弋獲。密查蕭瑞芳與洋人無肝膽之交。不過隨時賄買。以

為護符。英國現任領事有雅芝人雖狡獪。尚愛體面。上年
後壠腦案。合前領事固威格美國領事李讓禮合力相爭。
終至認錯而後已。今年調兵船來臺。該道屹不為動。亦俯
首帖耳而去。洋人未必為蕭瑞芳復讐。但恐辦理疏虞。洋
人中梗。或致株手。遂日以鄉誼與蕭瑞芳多方籠絡。層層
布置。俱甚謹密。本年四月初四日。由代理臺灣府知府祝
永清押蕭瑞芳至道署。因恩欽奉
密旨。未可全宣。恭摘數語飭府縣宣讀。又於軍機大臣字寄之前。
报人有人奏蕭瑞芳即蘇阿威。此人係屬欽犯數語。所以
必指出蘇阿威者。俾該犯知獲罪有由。所以渾稱欽犯者。

惡洋人事後觀面。則以海洋強盜接濟賊匪等事。著其罪狀。以杜洋人之口實。即於是日將蕭瑞芳押赴市曹正法。闔郡紳民。歡聲雷動。共懾

天威。並無一人豫知底蘊。即臺灣鎮府至今未見全案。察看情形。臺灣洋人。斷不致從中作祟。設或無理取鬧。該道必有詞以折之。至許建勳如何辦理。容隨時妥籌。務使一塵不驚。所有蕭瑞芳私造戰船。已飭毀拆估價。充公等情。臣查蕭瑞芳先在廣東原籍。煽惑洋人。構禍。至今流毒海疆。繼又在臺偷見洋弁。收其開礦占署。釀成巨案。實屬殺有餘辜。黎兆棠痛念庚申之變。密籌懲辦。為善天仲公憤。為海疆

除隱患。皆係激自血忱。且辦理甚合機宜。洋人不致另生枝節。堪以仰紓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英桂奏拏獲句煽洋人搆釁之要犯。遵旨正法一摺。已革副將蕭瑞芳。即蘇阿成。先在廣東原籍煽惑洋人搆禍。繼在臺灣偷見洋弁。唆其開礦占署。釀成巨案。實屬罪大惡極。經黎兆棠將該員拏獲。遵旨即行正法。辦理深合機宜。其未獲之許建勳。仍著英桂密飭黎兆棠不動聲色。務將該犯迅即拏獲。立正典刑。毋令潛逃出洋。句煽滋事。

庚寅。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天津一帶。自

入夏以來。亢旱異常。人心不定。民間謠言甚多。有謂用藥迷拐幼孩者。有謂義塚內有幼孩屍骨暴露者。有謂暴露之屍。均係教堂所棄者。遂有謂天主教挖眼剖心者。紛紛謠傳。並無確據。旋經天津府縣拏獲迷拐幼孩之匪徒張拾。郭拐二名。訊明正法。民間迷拐之事。愈傳愈多。街巷為之不靖。旋經民間拏送教堂教讀之沈希寶。毆打送官。經天津縣劉傑訊明。實係帶領學生回家。並非拐帶。遂即釋放。本月二十日。又有桃花口居民拏送迷拐李所之武蘭珍一名。天津縣訊出有牽涉教堂之王三等情。於是民情洶洶。閭閻騷動。經天津道周家勳往晤法國領事官豐大

業。查問王三之事。該領事亦允為查辦。弩以民心浮動。恐滋事端。當見豐大業。約其眼同地方官。訊問犯供。以明虛實。並告以民情蠢動。必須確切查明。方免生事。該領事與其傳教士謝福音約定二十三日已刻。天津道府縣押帶該犯前赴該堂查看對質。及期。該道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傳。帶匪犯武蘭珍前往。面見教士謝福音。亦甚恭順。指令該犯識認所歷之地方房屋。該犯原供有蓆棚柵欄。而該堂並無所見。該犯亦未能指實。偏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該道府等遂帶犯回署。旋據教士謝福音來弩署中。面商日後辦法。以期民教相安。弩與該

教士議明。嗣後堂中如有病故人口。應報明地方官驗明眼同掩埋。其堂中讀書及收養之人。亦應報官。任憑查驗。以釋衆疑。該教士均允照辦。該教士去後。旁正擬出示以安民心。未刻忽聞有教堂之人。與觀看之衆。閒人口角相爭。拋甎毆打。當派武弁前往彈壓。適豐大業來署。當即接見。看其神氣兇悍。腰間帶有洋槍二桿。後跟一外國人。手執利刃。飛奔前來。未及進室。一見即口出不遜。告以有話細談。該領事置若罔聞。隨取洋槍當面施放。幸未打中。經人拉住。旁未便與之相持。暫時退避。該領事進屋將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旁復又出見。好言告以民情洶湧。街

市聚集水火會已有數千人。勸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該領事奮不顧身。云我不畏中國百姓。遂盛氣而去。旁恐致滋事。當派弁隨同護送。詎意該領事路遇天津縣劉傑。自該堂彈壓而回。該領事又向其放槍未中。誤將劉傑之家人打傷。眾百姓瞥見。忿怒已極。遂將豐大業羣毆斃命。傳鑼聚集各處民人。將該教堂焚毀。並將東門外之仁慈堂焚燒。別處講書堂。亦有拆毀之處。傳教習教中外之人。均有傷斃。旁趕即督同地方文武。並派隊彈壓。奈百姓人多勢眾。頃刻之間。殺傷焚毀。已經成事。堂中教民。亦紛紛逃散。旁等分投勸解彈壓。一面督飭將火撲救。以免延燒民

房。尹焚燒拆毀教堂共幾處。傷斃中外教民若干名。劉飭
天津府縣。趕緊查明詳細具報。此事初因掩埋幼孩。謠傳
有挖眼剖心之事。繼又因拏獲迷拐匪徒。供出教堂之人。
以致百姓懷疑積忿。有激而成。現在妥為開導。眾民漸已
解散。事關重大。應請
飭下直隸總督曾國藩來津確實查辦。以靖地方。
諭內閣。曾國藩著前赴天津查辦事件。
諭軍機大臣。著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釁。現在設法彈壓。
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摺。據稱天津地方。有匪徒迷拐人口。牽
涉法國教堂情事。經崇厚與法領事豐大業等。約定於五月二

十三日。令天津道府縣帶同匪犯武蘭玲。親往天主堂面見教士謝福音。並帶該犯指勘所歷地方房屋。與該犯原供不符。亦即帶犯而回。旋據教士謝福音至崇厚處商量以後查辦之法。商妥去後。是日未刻忽聞有教堂之人。與觀看之人。口角爭鬨。正在派委武弁前往彈壓。法領事豐大業忽來署中。神氣兇悍。帶有洋槍二桿。後跟一外國人。手執利刀。出言不遜。將洋槍向崇厚施放。幸未破中。該領事將桌上物件。信手砍損。咆哮不止。崇厚以其時民情洶洶。恐激成事變。勸令該領事不可出去。豐大業竟飛奔出署。天津縣知縣在彼彈壓。當面勸阻。該領事即對其放槍。將該縣知縣家人打傷。百姓激於眾忿。將該領事羣

毆致死。並焚毀教堂等處房屋。現在民情稍戢等語。仍著崇厚督同地方文武將該民人等，設法開導。妥為彈壓。毋令聚眾再滋事端。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繫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悉心會商。妥籌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據供稱章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並焚毀教堂。拆毀仁慈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拏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毋稍迴護。曾國藩等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

大局。原摺著鈔給曾國藩閱看。

壬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本月二十三日。天津民人。因法國領事官豐大業赴奎衙門施放洋槍後負氣而出。路遇天津縣劉傑。該領事又向其放槍未中。誤將劉傑之家人打傷。衆百姓忿怒。致將豐大業毆斃命。當將該教堂焚毀各等情。馳奏在案。伏思奎奉

命辦理通商多年。不能綏靖地方。以致釀成巨案。有負

天恩。天津道周家勳有表率之責。不能先事豫防。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於辦理拐案。操之過急。以致民情浮動。聚衆滋事。均屬咎無可辭。相應請

旨將者治罪。天津道府縣分別嚴議革職。以為辦理不善者戒。並

懇

天恩明頒

嚴旨。宣示中外。以安各國人之心。而弭釁端。

諭內閣。崇厚奏津郡民教起釁爭毆。自請治罪。並將地方官分別

嚴議革職一摺。此案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有牽涉教堂

情事。懷疑起釁。復因法國領事官豐大業在崇厚署中施放洋

槍。並向天津縣知縣放槍。忿激羣毆。致將豐大業斃命。並焚毀

教堂。崇厚辦理通商事務。不能綏靖地方。天津道周家勳有表

率之責。未能先事豫防。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

辦理不善。以致釀成巨案。均屬咎無可辭。崇厚周家勳張光藻劉傑著先行交部分別議處。仍著曾國藩於抵津後確切查明嚴參具奏。至迷拐人口匪徒及為首滋事人犯。均應查拏懲辦。並著曾國藩會同崇厚。澈底根究。秉公辦理。毋稍偏徇。

崇厚又奏。再查津郡百姓。與天主教起釁之由。實因愚民無知。莠民趁勢為亂。始而有迷拐人口之謠。於是各處民人。率行拏人。送交府縣。甚至毆打成傷。始行送官。地方官不問由來。即行收訊。於是沿街沿巷。百姓拏人之風。因此而起。謠言日多。釀成巨案。現在眾民解散。尚有匪徒以奉官查拏迷拐為名。或以查拏教民為詭。有經人人家以查

教為名搶搶。並將男婦送官以為得計。津郡五方雜處。人心浮動。豈可為此亂階。當責成天津府縣剴切曉諭眾民。不准民間擅自拏人。並派隊分投彈壓查拏。嚴行懲辦。目下已漸安貼。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崇厚奏津郡民教搆釁情形。當經密諭曾國藩前赴天津。與崇厚悉心妥籌。持平辦理。本日復據崇厚奏。自請治罪。並將天津道府縣各官。請分別嚴議革職。及查津郡現在情形各摺片。已明降諭旨將崇厚等先行交部分別議處。並令曾國藩於抵津後。確查奏參矣。匪徒迷拐人口。本干例禁。究眼剜心之事。尤屬罪無可逭。人所共憤。全賴地方官平日嚴密

稽查。隨時拏辦如任民間擅自拏人。實屬不成事體。著曾國藩於抵天津後。與崇厚體察情形。妥為辦理。嗣後遇有此等案件。惟當責成地方官嚴密拏辦。並飭該府縣剴切曉諭。不准民間擅自拏人。徒滋紛擾。至百姓毆死領事焚毀教堂各情。尤宜迅速查明。一面檄飭地方官嚴緝正兇。彈壓滋事人眾。毋任再起釁端。以安中外人民之心。原片著鈔給曾國藩閱看。

乙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天津民教滋事一案。經崇厚於本月二十五日具奏。臣等連日疊據法國使臣羅淑亞及各國使臣聯銜照會。皆以此事關繫重大。非尋常各省教案辦法所能了。又恐各省謠言四起。人心惶惑。

設有不虞。更難結局。堅請中國設法保護洋人。並其貨產。昨復據俄國使臣來函。聲稱通州東定岸村。聞有匪人欲行焚毀教堂。請為行文保護。又據各國使臣面稱。各館洋人等。均懷疑慮。請派人照料各等語。臣等公同商酌。因恐再滋事端。更難措手。當即行文順天府府尹。轉飭通州地方官派役彈壓。並約步軍統領存誠等來署密屬派員分赴各館左近。常川巡查。暗地保護。惟查天津未經滋事以前。該使即有風聞江浙各省。因拐掠人口。牽涉教堂之言。欲親赴各處查探等情。是外省人心惶惑。已有傳聞。難保不有意外之事。該使臣等請明降

諭旨以安衆心。自係為先事豫防起見。伏念津郡業因訛傳。釀成
巨案。至今百姓猶未深悉原委。似宜趁此宣布中外。解釋
羣疑。免致各處為謠言所惑。羣起與洋人教民為難。或亦
防患未然之一法也。
諭內閣。前因天津地方。有匪徒迷拐幼孩牽涉教堂。民間懷疑起
釁。將法國領事官羣毆斃命。焚毀教堂。並毆斃多人。兼誤殺俄
國商民。情形甚屬可憫。業經降旨將崇厚及辦理不善之地方
官。先行交部議處。仍令曾國藩確查具奏。並將迷拐人口匪徒
及為首滋事人犯。嚴拏懲辦。因思各國通商以來。遇有交涉事
件。皆有條約可循。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朝廷一視同仁。但分良

莠。不分民教。各處匪徒。如有影射教民。作奸犯科者。應即隨時訪拏。詳細究明。從嚴懲辦。豈可任令民間。傳播謠言。妄行生事。此次天津既有民教滋鬧之事。恐各省地方。亦不免因此懷疑啟釁。著各直省督撫嚴飭所屬地方官。務須剴切曉諭。妥為彈壓。並將各處通商傳教地方。隨時保護。毋任愚民藉端滋事。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天津滋事一案。臣等連日往晤法國使臣羅淑亞。籌商辦法。該使臣總以案關重大。必待本國之命而行。非伊所敢干預為詞。查該使臣遇各省細故。皆暴躁異常。此次反若不甚著急。似伊已有定謀。恐成不測。其繙譯官德微理亞聲稱。此案有四件重情。最要者係拉

毀本國旗號。其次傷斃職官。三殺傷本國人命多人。四焚
毀教堂。所以伊公使不敢作主。看中國如何辦理。臣等因
向各國使臣告以法國儻因此事。遽行決裂。於各國通商
大有關礙。據各國使臣云。亦知法國因此用兵。於各國商
情有礙。惟中國若無妥善辦法。各國即欲相助。亦難代為
居間排解。且羅淑亞性情躁急。其水師提督尤暴躁非常。
現在各海口停泊。難保不遽爾失和。各國亦無詞阻止。若
趕緊奏請
大皇帝特簡大員。親齎
國書。馳赴法國。先盡中國友誼道理。設伊提督等遽欲逞強。則各

國自可從旁代為理阻。否雖愛莫能助等語。臣等查泰西各國。向以旗號為重。如有拉毀情事。即與傷其國主無異。每每因此動兵。況加以殺斃領事各節。其勢尤為可虞。各國使臣所云。自係泰西各國實情。似非虛聲恫喝。且恐各國平時聯絡。密於中國。若不從其所請。則各國受損。將來勢必協以謀我。其患更深。臣等再四商酌。迄無善策。祇好權其利害輕重。藉圖挽回補救。相應奏請

簡派大臣一員。親齎

國書。前往法國。相機辦理。或亦亟圖弭釁之一端也。至一切未盡事宜。容臣等隨時酌覈具陳。

奉

旨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著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

六月丙申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奏臣接准軍機大臣

密寄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釁現在設法彈壓請派大員

來津查辦一摺等因欽此臣查各省打毀教堂之案屢見疊出

而毆斃領事洋官則為從來未有之事此次法國領事豐

大業以激犯眾怒羣毆斃命案情較為重大外國於各省

教案稍為輕縱者往往挾制多端如七年揚州臺灣之案

該國均派兵船前往八年貴州四川之案亦帶兵船泝江

上駛。聞該公使回京之時。頗以攜帶兵船為得計。此次領事傷斃。該使尤為忿恚。其由香港上海等處。調派兵船來津。乃意中之事。惟該使將調兵船。必先與總理衙門商論及之。如總理衙門多方勸阻。令其不調兵船。自為上策。如不能先事阻止。則臣等在津。亦必無能阻之勢。但立意不欲與之開釁。準情酌理。持平結案。彼即調派兵船。不過虛疑恫喝之舉。無所容其疑懼。現聞羅淑亞聲稱此案必需請示本國君主。固係張大其事。推波助瀾之詞。然此等重案。該使未曾經歷。其言不敢自主。或亦實情。總之或調派兵船。或請示國主。計皆展轉需時。非一兩月間所能速了。

目下二者未露端倪。如何辦結之法。未暇驟行議及。惟此案起釁之由。係因匪徒迷拐人口。牽涉教堂。昨據天津鎮道來牘。武蘭珍所供之王三。業經弋獲。必須訊取確供。武蘭珍是否果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為教堂所養。究服割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係確有證據。此兩者為案中最要之關鍵。審虛則洋人理直。審實則洋人理曲。即使曲在洋人。而公牘亦須渾含出之。外國既饒多命。不肯更認理虧。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道。若其曲不在洋人。則津民為首滋事者。尤須嚴查究懲。推求所以激變之由。不能不從此兩層。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服

中外之心。至傳教習教之人。傷斃若干。中國外國之人。無故被害者若干。皆須切實查明。嚴拏兇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皆係目前要務。想通商大臣崇厚必能妥為料理。

諭旨飭臣前往。仍諄諄垂詢臣病。臣之目疾。係屬根本之病。將來必須閒缺調理。不敢以病軀久居要職。至眩暈所得之症。現已十愈其八。惟脾胃虧弱。飲食減少。月餘以來。在署登階降階。需人扶掖。因醫者言眩暈之症。恐一跌輒半身不遂也。此等重要案件。臣不敢因病推諉。略加調理。練習行步。數日內稍可支持。即當前赴天津。與崇厚悉心商辦。其

刻下急宜查訊各事。仍一面先派候補道員博多宏武陳
惠迅速赴津。會同天津道府。詳訊辦理。法國之在天津者
豐領事謝教士既已毆斃。尚無主持之人。各道府赴此時
查訊釁端。當易就緒。至該公使將來如何舉動。是否調派
兵船。臣等隨時請
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奉旨飭赴天津。恭摺覆陳一摺。所稱民
教起釁一案。總以武蘭珍是否果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為
教堂所養。究眼剖心。是否確有證據。為案中最要關鍵。審虛則
洋人理直。審實則洋人理曲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即

著飭令派出之道員溥多宏武等會同天津道府澈底根究妥籌辦理昨已特命崇厚充出使法國大臣其三口通商大臣派成林前往署理以冀潛伐敵謀消弭隱患曾國藩眩暈之症現已十愈其八日內如可支持即著前赴天津會同崇厚悉心商辦至傳教習教之人傷斃若干中國非國之人無故被害者若干皆須切實查明嚴拏兇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尤為目前要務並著認真區畫妥速籌辦原摺著鈔給崇厚閱看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天津滋事案內除法國領事教士等傷斃外惟俄國傷斃三人據崇厚函稱現已趕議

賠償撫卹等情。茲法國既經
派員前往。案內俄國被害人口。雖係出於誤殺。亦未便置為緩圖。
查臣衙門奏
派出使泰西各國。辦理交涉事務大臣志剛。孫家穀。現在俄國。據
報俟俄國事件完竣後。分道旋京。志剛係由陸路等因。臣
等擬即迅致函志剛。暫駐俄國。如已由俄起程。亦即令其
折回。並由臣衙門備具照會。將此件情形。知照俄國執政
大臣。以昭睦誼。俟此案辦有端緒。再令旋京。
御批。依議。
醇郡王奏。臣恭讀五月二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崇厚奏。澤郡民教起釁爭毆等因。欽此。仰見
聖度宏綽。維持
國體至意。在事諸臣。必能力顧大局。籌措盡善。不致滋蔓難
圖。益傷
國脈。原無須管窺瑣陳。第起釁原委。固備載於
綸音。而措置機宜。非局外所應預聞。此區區愚忱。有難安緘默者
也。伏思自辦理和約以來。各國處心積慮。無非剝削中國。
惑人心而侵土地。平日藉端要求。虛聲恫喝。已不堪其擾。
此次該酋被戮。教堂被焚。有不自諱其曲。極力與我為難
者乎。然事之操縱固難。理之曲直自在。雖不能以之喻彼

犬羊。正好假以勵我百姓。謹擬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條。

為

聖主陳之。

一津民宜加撫循。勿加誅戮。以鼓其奮發之志也。民為邦本。載在聖經。此次釁端自夷而開。我民茹痛含讐。非一朝夕。一旦激於義憤。致成巨案。正宜加意撫循。激其忠義之氣。則藩籬既固。外患無虞。非禁遏刁風可同日語者也。

一地方官勿輕更動。以洽民望也。風聞天津府縣。力緝奸宄。頗為百姓愛戴。此次夷酋肆其披猖。擅向崇厚等放槍。立遣誅夷。民知捍衛官長。豈非

國家之福。臣愚以謂不可因此概將地方官罷斥左遷。正宜博採輿論。斟酌去留。不惟民望有歸。亦可藉以懾頑梗也。一海防機宜應密籌也。該夷經此懲創。必寄信回國。甘心於我。若不早為密防。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請飭下直隸總督暨沿海將軍督撫。統籌勝算。嚴密奏聞。一面密覘民心向背。設法鼓舞。免為詭譎所誘。庶四海之內眾志成城。該夷縱堅甲利兵。又烏能逞其技哉。一住京夷人宜密察也。臣去年條奏摺中。曾列稽查夷人數目一條。今既攜眷。據我腹心。睡我榻前者。豈容漫無稽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如何防範之處。臣不能悉。據理而

論。不外乎知其成數。察其行為。陽示大公。暗為布置。趁此
患難未作。勿耽苟安。凡該夷一舉一動。務得其詳。庶臨事
不致傍徨失措。實為要著。
以上四條。均為目前急務。可否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曾國藩斟酌辦理。總之不能使彼不來。
要在雖來而不懼。不能逼彼欲戰。要在雖戰而無虞。然後
再講和約。可免別生枝節。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悉心妥議具奏。
戊戌。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竊奴才奎昌於本年五月初
六日。接准俄國西悉畢爾總督咨開。擬定本年五月二十

九日。在額爾齊斯河。瑪呢圖噶爾勒幹。至哈巴爾蘇地方。會勘塔城牌博等因前來。奴才趕備行裝。即於五月十五日。由科起程。帶領辦理各案主事職銜明魁。委署主事即補直隸州崇錫。筆帖式富勒琿。以及綠營弁兵十人員。各攜帶塔城圖約。前往瑪呢圖噶圖勒幹地方。候與俄使按照圖約。勘辦建立牌博。並差派儘先陞用防禦魁連普祥布倫托海効力當差五品頂帶巴彥圖巴杭阿等。先期前往查看俄國已立牌博。有無侵占。俟奴才到日。隨時具陳。除奴才奎昌照上年成案。參贊大臣印務。移交幫辦大臣文碩。仍帶科布多糧餉事務處銅關防一顆。以資鈐用。俟事竣回

科。仍交糧餉處以復舊制外。其應用賞物及官兵口糧製裝等項銀兩。即由科布多經費項下。撥銀三千兩。俟辦理完竣。再為奏請覈銷。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奏。起程赴塔勘辦立界事宜一摺。奎昌接准俄國來咨。定於五月二十九日。會勘塔城牌博。現已帶領司員弁兵等。由科起程。馳赴瑪呢圖噶圖勒斡地方。按期與俄使會勘。並先期派員查看俄國已立牌博。有無侵占。所籌尚是。著即將塔城立界事宜。按照圖約。會同俄使詳細履勘。毋任暗中侵占。以重疆界。所需經費。事竣覈實報銷。奎昌因起程赴塔。已將參贊大臣印務移交文碩接管。所有科布多應辦事件。即著文

碩妥為經理。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天津滋事一案。前經三

口大臣崇厚奏陳起釁緣由。即蒙

諭旨派令曾國藩馳赴天津查辦。復由臣等兩次密奏。欽奉

上諭。著各直省督撫切飭所屬將傳教通商地方。妥為保護。旋經

奉

旨。派令崇厚出使法國。均由臣衙門恭錄

諭旨。照會各國使臣在案。臣等悉心籌商。此案關鍵。首在詳覈案

情。確究虛實。方足以服中外之人心。尤在審機度勢。豫杜

兵端。庶不至有礙中外大局。現據曾國藩奏報業經先派

道員赴津。詳究實情。復准該督臣函稱擬初六日起身前往查辦。自必可有端倪。所陳一切機宜。悉中窾要。必能仰副

聖廑。至法國使臣羅淑亞。自聞津門之事。總以請命本國為詞。隱寓挾制之意。各國使臣。均以事情重大。難免用兵。於我則故示關切之誼。於彼則暗為懲遏之謀。迨奉

欽派大臣前往法國之

旨。臣等面見法國使臣。稱述

恩命。適因接據崇厚公函。以該國巡海兵船。不日到津。必須達泊紫竹林。與英國巡船同在一處。方免百姓驚疑等語。遂將

此。一並告知該使臣。謂現在此事。意在修好。不在用力。並謂巡船到津。可與英船同泊。其意已微露轉圜。臣等公同酌度。若不乘機說入。恐稍縱即逝。或被他國從旁煽動。辦理必益形棘手。而此案現在辦法。自以力遏兵船為第一要義。彼族性情。向來遇事皆刻不欲緩。此時距天津起事之日。業已經旬。尚無實在相許之事。祇以空文往復。恐伊本國及在中國之該國水師兵官。不能耐此遷延。萬一因無準約。遽爾啟釁。將來更難收拾。再三審酌。即由臣等備給一切實照會。以安該使臣及其本國之心。詞意所指。仍不過緝兇抵償賠修教堂及領事寓館。並議卹已斃人

命數端。揆厥事機。現在即無此照會。日後議抵議賠。亦屬勢所必然。不如先用切實語氣。使之忿心稍平。而兵端或因之稍戢。自繕給該使臣照會後。該國繙譯官德微理爲於初三日來臣衙門面稱。收到照會。鈔寄本國。當不至爲浮言所動等語。雖此後辦理各節。未易就緒。及是否弭釁。尚無十分把握。而障水於未瀾。薙草於未蔓。或亦豫遏兵船之一端也。除鈔錄照會。密致曾國藩崇厚查照覈辦外。謹繕摺密陳。並照錄臣等給羅淑亞照會一件。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給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九年。五月三十日。奉

上諭著各直省督撫嚴飭所屬。將各處通商傳教地方。隨時保護。

又奉

旨特派崇大臣前往貴國。業於本日另文照會貴大臣在案。本爵

查此案變起倉猝。貴國官民。慘罹此害。深為可憫。中國與

貴國交好多年。不想遇此意外之事。深為抱歉。前奉

旨欽派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世襲一等

毅勇侯曾國藩赴津查辦。惟有將此事認真辦理。此案兇

犯。必須確切查拏。嚴訊殺人之犯。無論貴賤。按例擬抵。並

將辦理不善地方等官。先行交部議處。各教堂衙署被毀之處。亦應一律修補。其斃命童貞女。甚為惋惜。希貴大臣查明姓氏開單照會。以便議卹。本國恐有傷睦誼。是以現

奉

諭旨。特派太子少保頭品頂帶雙眼花翎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

命前往貴國。以著兩國實心和好。天津一案。祇由民間一朝之釁。定能迅速辦結。益昭睦誼。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比利時國條約。前於同治五年間互換。日斯巴尼亞國條約。係於同治六年互換。該兩國均於

條約內聲明欲派秉權大臣到中國京師亦無不可等語各在案茲於本年五月間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咨報比日兩國伏臣到津並由天津進京等因旋據比國使臣金德日國使臣巴周德到京呈遞臣衙門照會大意以換約後和好益敦現奉該國之命前來中國為便宜行事大臣請定期來臣衙門謁見等語比國並呈遞該國國書一件懇求臣等代為轉奏前來臣等查比國自換約後尚未派員住京日國前曾派過使臣瑪斯住京旋又更換克維度嗣因克維度回國現又改派該使臣巴周德前來為住京使臣覈與成案均各相符除業經由臣等給予照覆並與

該使臣等會晤外。謹將比國國書。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比國譯漢國書

大比國大君主。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在臘

艮宮按御筆親書。大比國大君主。問

大清國

大皇帝好。朕眷念兩邦。恆敦和好。特派功賜佩帶禮阿波勒德寶

星並佩帶西班牙國寶星法國寶星和國寶星晃旒三等

寶星金德俄國斯德。充欽差大臣。前赴

大清國。以為真心和好之據。朕知此臣為守兼優。秉心忠正。因
諭令承命入華。代朕協和。務望
推誠相信。恩禮優加。以昭永睦之誼。專此布
聞。即希
御鑒。
比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
大清國大比國。前於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在北京商定和約。
嗣於同治五年九月十九日。在上海互換以來。素敦和好。
茲大比國大君主眷念兩邦恆篤睦誼。特派本大臣前赴

貴國。為本國欽差便宜行事大臣。合將欽奉國書。恭譯送上
貴親王查閱。即希代為轉奏。為此照會。
給比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將欽奉國書恭譯送閱等因前
來。查中國與貴國。自換約以來。夙敦友好。茲悉貴大臣住
紮中華。此後兩國交涉事件。遇事公商妥辦。自必益篤睦
誼。本王大臣曷勝欣慰。其譯來國書。當即據情代奏。為此
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日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

大清國大日國自換和約以來素敦友誼茲本大臣奉命前赴
貴國為本國欽差便宜行事大臣合行照會貴親王即希酌
定何日何時得暇先期示知以便屆期前往趨謁可也為
此照會
給日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開茲本大臣奉命等因前來
查中國與貴國自換和約以來素敦友誼茲聞貴大臣住
紮中華此後兩國自必益徵和好本王大臣曷勝欣慰惟
現在本爵因病請假未克到署或俟病痊銷假後再行定
期會晤如貴大臣擬於日內惠臨即希酌定時日先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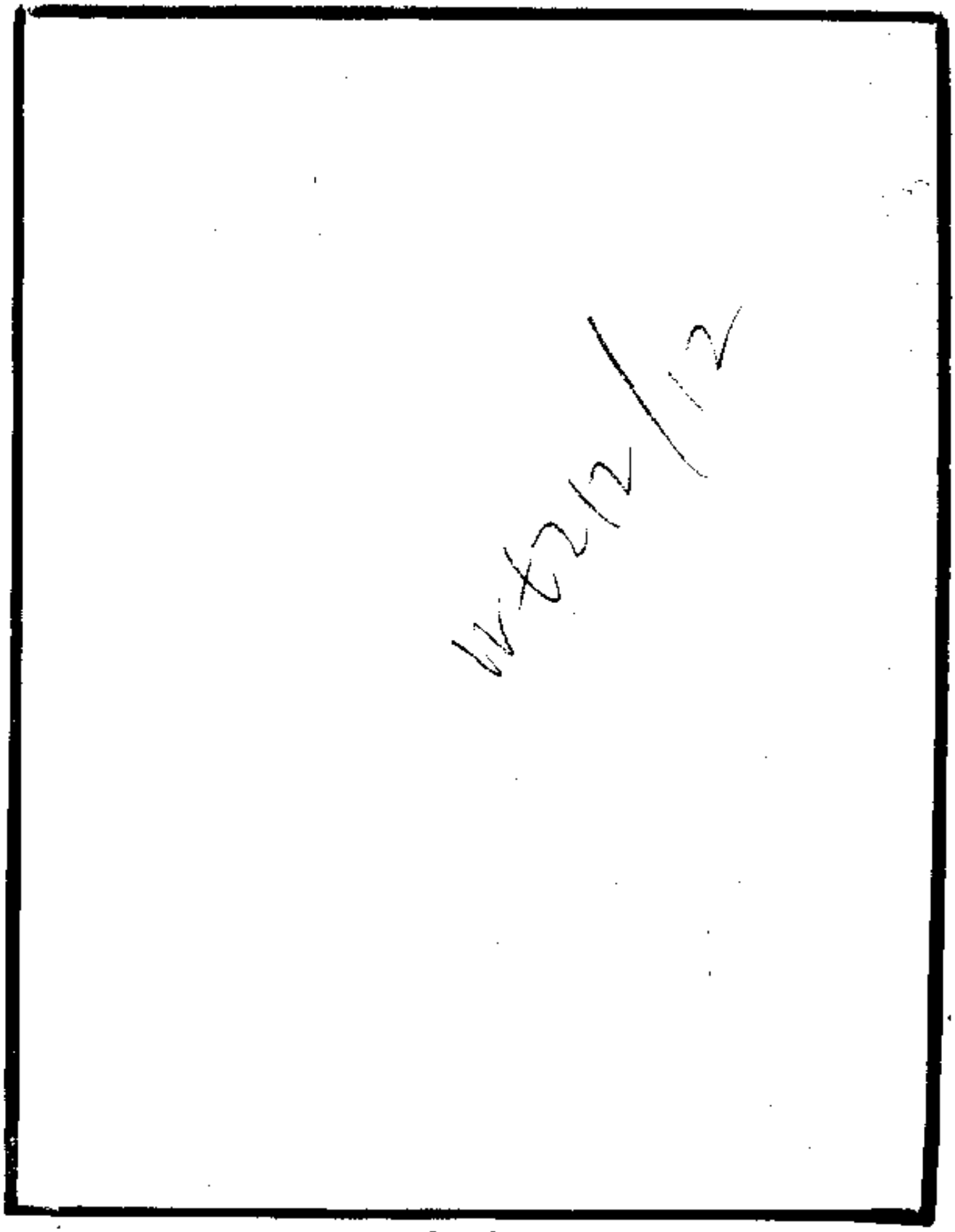
照本大臣等屆時在署拱候可也。為此照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七十三之七十四



6708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三

同治九年。庚午。六月。癸卯。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奏。臣

五月二十九日。覆陳赴津查辦一摺。奉

上諭曾國藩眩暈之症。現已十愈其八。日內如可支持。即著前赴

天津。會同崇厚悉心商辦等因。欽此。數日以來。在署練習行步。

登階降階。不令左右扶掖。雖飲食尚未復常。而兩足漸覺

有力。已於本月初六日。自省啟行。

諭旨飭查各節。容俟抵津後。與崇厚面商妥辦。其傷斃人口。據天

津縣知縣稟報。已獲屍具妥為棺斂者。法國十三人。俄商

三人。其餘尚未查確。其焚毀房屋。據天津縣知縣稟報。法

國教堂一處。公館一處。仁慈堂一處。洋行一處。又誤毀英國講書堂四處。美國講書堂二處。臣與崇厚往返函商。擬先將俄國誤傷之人。及英美誤毀之講堂。速為料理。應賠償者。先與賠償。不與法國一併議結。以免歧混。此議能否辦到。現尚未敢豫期。至教堂牽涉迷拐之案。訊供雖稍有端倪。尚未能確指證據。天津倡首滋事之眾。彈壓雖漸就安戢。然而未敢查拏正兇。二者查辦之要。莫大於此。而棘手之處。亦在於此。臣智慮短淺。此次赴津。深懼措置乖方。失機僨事。除俟到津後。隨時奏明請

旨遵行外。所有起程日期。恭摺由驛馳報。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起程赴津籌辦情形一摺。據稱教堂牽涉迷拐之案。訊供稍有端倪。尚未能確指證據等語。此案啟釁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總以有無確據為最要關鍵。必須切實根究。則曲直既明。方可再籌辦法。至於洋人傷斃多人。情節較重。若不將倡首滋事之犯懲辦。此事亦勢難了結。著曾國藩崇厚悉心會商體察事機。妥籌辦理。以期早日完案。免滋後患。曾國藩擬將誤斃俄國人命。及誤毀英美兩國講堂。先行設法議結。不與法國牽混。所見甚是。著即會同崇厚妥為商辦。以免轇轕。

甲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奴才於六月初

二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同治九年五月三十
日。奉
上諭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著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
欽此。聞
命之下。感悚難名。伏念奴辯理通商年久。未能緩靖地方。前次具
摺請罪。遲荷
聖慈寬逮。嚴譴未加。茲復仰承
恩命。出使外邦。體
聖主懷柔之意。篤友邦和好之情。
倚畀愈重。報稱愈難。奴現將應行交代各事件。趕緊清釐。一俟著

任成林到津交篆後。即行馳詣
闕廷。跪聆
聖訓。再奏應需隨帶各員。查有三品銜廣東候補知府高從望。三
品銜直隸候補同知黃惠慶。隨同奏當差多年。熟悉外國
情形。堪以隨帶。又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函。法國公館
薦舉法國人繙譯官英布爾。那威勇二名。既係法館所薦。
擬即照充。以期得力。又同文館學生德明。疊次出洋。通曉
外國語言文字。擬請帶同前往。
御批。知道了。
崇厚又奏。天津美國領事官密妥士係英國人。明練老成。

在洋人中品望素著。於中國公事。最能盡心。擬請
旨授為協理大臣。隨同奴才前往法國幫辦一切。以期得力。
御批。該衙門議奏。
乙巳。成都將軍崇實奏。竊奴才於同治九年五月十九日。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五日。奉
上諭。貴州遵義民教滋事之案。日久未了。著崇實即帶印馳赴貴
州。會同曾璧光秉公籌商。將此案趕緊完結。毋再稍涉遲延等
因。欽此。奴才本應欽遵寄
諭。迅速馳赴貴州。會同撫臣曾璧光妥籌辦理。惟查遵義教案之
起。由民教仇隙已深。自從打毀教堂之後。境內全行反教。

團眾固結莫解。川中傳聞不一。該省官吏並無咨稟到川。
該處教士亦未來此呈訴。奴才每於接見籍隸該處之屬員
及黔省來往人士。留心訪察。業已悉其大概情形。迨八年
秋間。湖廣督臣李鴻章奉
命入川。奏派道員余思樞前赴貴州查辦教案。該道瀕行。來署謁
見。奴才當即告以此中窾竅。必須會商該處紳士道員蹇閣
先行曉諭團民。容其復建教堂。方能設法了結。嗣於本年
二月杪。接閱余思樞來稟。據稱此案業已議給銀三萬兩。
在貴州瘠苦之區。不為不竭盡心力。而彼族要挾不情。直
至無從下手等語。奴才所聞要挾本其慣技。獨遵義一案。似

不得盡法咨於洋人也。蓋黔省為僻陋之邦。又當離亂之後。即其民之秀而良者。亦祇知自保其身家。而罔能顧全大局。況其餘則獷悍者多。但求快其私憤。何能慮及遠圖。事過之後。亦知彼教必挾制官長。因而私相要約。密地糾察。決不能容其重立教堂。以為該教即奉官來修。吾輩但暗中事事杜絕之。則其技立窮。而不思洋人志在復業。如江蘇之揚州湖北之天門。賠修教堂之案。均堪互證。目下必須密探兩造之情。排難解紛。始能中其肯綮。若貿然一往。不獨長彼族要挾之風。且黔民無知。又必造為袒護該教之言。種種棘手。是欲速而反遲也。非惟不宜徑赴遵

義。即貴陽省城之去遵義。視川較遠。尤恐呼應不靈。現在奴才業已遴派川省知府銜候補同知楊蔭棠候補知縣冉瑞桐先行馳赴該處設法勸導。該員等皆籍隸遵義。族望素著。故用之以通民情。又派知州淮濬暗帶省中教士。先行馳赴重慶。密購綫索。該員向辦教案。故用之以通教情。並劄飭道員余思樗將現辦情形飛速稟報。奴才將本任公事。並會辦軍務一切事件。趕緊部署清釐。擬以巡閱川黔邊界為名。順道查辦遵義教案。酌帶文武數員。自成都起程。先赴重慶。再行相機前進。該處係川黔大道。接壤密邇。消息常通。又為教士麕集之區。籌辦更易得手。仍一面檄

調遵義紳士道員蹇閬洛逢探明迎諭。務當曉以利害。俾
知
朝廷撫馭中外殷殷求治之心。令其開導紳耆。拊循黎庶。各
允該教重修教堂。得以復業。再酌議賠償之費。則情理兼
到。必當帖耳服從。迎刃而解。惟邊氓蠻野。教士刁難。恐非
旦夕所能蕆事。道員蹇閬精細穩練。鄉望所歸。由州縣經
務疊次奏保。洊升今職。料能激發天良。和輯其眾。務謹當
加意妥籌。迅圖結案。使洋人不致藉口生釁。以安邊圉而
慰
慈廑。

諭軍機大臣等。崇實奏遵旨查辦遵義教案。陳明平日訪察情形。及現籌辦理一摺。據稱遵義團民。自打毀洋人教堂後。川省久未得其消息。前據余思樞稟稱。此案已擬給銀三萬兩。而洋人要挾不情。直至無從下手。該將軍現難徑赴遵義。先派同知楊蔭棠等。馳赴該處。設法勸導。以通民情。又派知州淮海。先赴重慶。密購綫索。以通教情。並擬以巡閱川黔邊界為名。順道查辦。由重慶相機前進。仍一面檄令寒閒。曉諭紳耆。以圖結案等語。所奏民教仇搆各節。亦係實在情形。惟此案日久未結。崇實既已悉其大概。自不至畏難思阻。即著趕緊料理起程。馳抵遵義。督飭楊蔭棠等。會同余思樞寒閒各員。反復開導。持平審辦。使

該處紳民帖然相安。而洋人無所藉口。曾璧光身任黔撫。責無旁貸。仍著懍遵疊次諭旨。將余思樞調赴遵義。協同蹇閻等悉心籌辦。並飭令各該員將隨時辦理情形呈報崇實。以憑覈辦。該撫尤不得以查辦有人。稍涉瞻顧。

丁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六年。六月初九日。軍機處鈔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據出使法國。擬將天津美國領事官密妥吉請

旨授為協理大臣一片。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崇厚以中國大臣。出使外洋。必應羣策羣力。佐理得人。方足收指臂之效。而外國人之曾在

中國有年。經練公事者。於中國禮教。不無略知一二。而於
泰西各國政令風俗。及出洋後道理情形。素所諳悉。尤藉
以為引導襄贊之資。不可不精其選。今據崇厚奏片內陳
密妥士明練老成。在洋人中品望素著。於中國公事最能
盡心。擬請
旨授為協理大臣。隨同前往法國。幫辦一切。以期得力等情。自係
因慎重使事。左右需人起見。且崇厚素悉其人。隨往幫辦
諸務。自當無負斯任。惟查臣衙門奏
派出使泰西各國大臣志剛孫家穀辦理中外交涉事件成案。曾
經請

派美國使臣蒲安臣為出使大臣。與志剛等一體辦事。後以英國人柏卓安。法國人德善為左右協理。蒲安臣本係美國大臣。與此次崇厚奏

派協理大臣之美國領事官密妥士。微有區別。而此案事因法國。則借用美國官員。更屬客中之客。似不若添派法國一員。一律隨同辦理。益足示無外之義。而折遠人之心。臣等公同酌覈。擬請查照志剛等出使外國奏

派左右協理成案。以美國領事官密妥士作為左協理。並令崇厚於素識之法國人。擇其誠實可靠者。作為右協理。由崇厚自行覈選奏明辦理。庶體制可以相符。而使事藉徵得力。

御批。依議。

己酉。內閣學士宋晉奏。竊臣於六月初一日。恭讀邸鈔。內

閣奉

上諭。前因天津地方。有匪徒迷拐幼孩。牽涉教堂。民間懷疑啟釁

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於憫恤夷人之中。仍寓確實查辦之意。惟詳繹詞句。自天津

而推至各省。似坐罪偏重百姓一邊。恐輿情未能允服。臣

伏查自通商以來。各國所住之處。民間久與相安。從未有

懷疑播散謠言之事。惟傳教之法國。則到處不能安靜。歷

有明徵。果其真能行善。人當欣喜聽從。何以所在皆傳有

損折幼童空眼空心等事。是其教中之良莠難齊。該國亦難自保。此次天津滋事。開因三四月間拍花案多。曾經訪獲一人訊明正法。嗣又拏獲兩人。正在研訊。即為法國公使挾請釋放。民間遂已滋議。嗣又訊出教堂中有奸民王三。主使迷拐。並給人紅藥等事。隨向法國公使查訊。回稱並無其人。嗣經天津府縣前往搜查。百姓亦聚眾相隨。該公使不服。徑至通商衙門尋釁。開放洋槍。崇厚幸未被傷。嗣路遇天津縣。又放一槍。愈致百姓激怒。登時將公使毆斃。隨至天主堂於地窖內放出小孩。殺其毛女。燒其洋樓。又至該國所設之仁慈堂。搜出幼孩。並搜出罈裝幼孩眼

晴。因而又將該堂教夷殺斃。並將天津所有教堂。全行拆
毀。此天津官商往來都中。所言大抵相同。近又聞天津自
前月二十三後。大致業已鎮定。自奉第二次
諭旨後。人心未免惶惶。復有教民向天津府轎中擲瓶之事。似此
百姓懷疑。教民長惡。更恐別滋事端。臣竊惟和局必當保
全。民心尤宜維繫。刻天津縣於咸豐年間。曾經民團倡義
擊退賊匪。
先帝深為嘉獎。此次激成眾怒。憤殺教夷。自因揚失幼孩太多。痛
心疾首。而該公使復疊次放槍。向通商大臣及天津縣尋
釁。激變亦非無因。且迷拐之事。民間絕不猜疑他國。而動

輒指名法國。即各省地方滋事。亦大率以此為辭。如謂毫無影響。何至處處憑空捏造。豈天下百姓。於他國皆可耦俱無猜。而獨於法國有不解之冤耶。設使法國竟不傳教。民間又何從謠言生事耶。總之欲懲擅殺之罪。必究起釁之根。一國之疵瑕。固關全局。天下之得失。尤繫民心。現在

旣奉

諭旨。交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查辦。聞王三現已拏獲。起出之幼孩。聞亦經紳士收養。無難立時查究。應請

飭下曾國藩速將此案孰有孰無。孰曲孰直。研訊的實。一切毋庸迴護。想曾國藩公忠正直。素為中外所推。必能明白昭章。

使各國與天下百姓。均得曉然於起釁之由。則
綸言所沛。即可示天下之平。疑竇釋而民心允服。各國更可相安
於無事矣。
宋晉又奏。法國自傳教以來。閩湖南省先有檄文驅逐。至
今未敢前往。江西省城。自拆毀教堂以後。亦未能前往。可
見人眾勢盛。傳教者未嘗不知畏阻。此次天津之事。該國
亦必有戒心。不過以兵船為恫喝之辭。期於齊和而已。如
果
密飭各省。暗為防範。津沽海口。亦豫籌堵禦。為靜以待動之計。即
償命賠錢。似較易為說合。至百姓一動義憤。每每一發難

收。即使官為箝制。而倉猝之際。偏遠之方。豈能時時防範。若因有礙和局。抑制太甚。更恐各省民心。因此激變。其患更有甚於法國者。似不可無此遠慮。可否一併飭下曾國藩於海口一面設防。密為布置。一面婉諭各國公使。以百姓之滋鬧。總為傳教。而傳教之起釁。總藉口拍花。實於別國毫無干涉。且百姓亦從來於別國無毫髮之嫌。若一涉兵端。即於通商有礙。各國似不值為其牽制寒盟。至百姓之變出倉猝。實有非官所及箝制者。亦各國所共見。要之

朝廷綏遠之念。始終不渝。而眾怒難犯之情。須臾難料。且各

國自通商以來。無慮數十萬資本。散在各口岸。尤宜和協民心。共相保護。應請

飭令曾國藩將此等情節。向各國剴切解諭。伊為國家重臣。當可取信各國。不致明為調處。暗為索費分肥之計。徒以兵船數多。為煽動故智也。

宋晉又奏。查江南設立長江水師。全係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苦心經營。藉以部勒驍壯。歸諸營伍。於控扼海口。巡邏江面。最為得力。然彼時創立規制。全賴前兵部侍郎彭玉麟及前陝甘總督楊岳斌兩人法令嚴明。精於訓練。故能聲威並盛。遠近懾服。近聞接統水師之人。遠遜於前。

營制漸形疏懈。頗有不法水勇。假巡邏為搶刦。以致江面盜案屢出。行旅戒嚴。地方官不敢捕拏。日久肆行。恐良法轉致貽害。現在水師正關緊要。應請

密飭彭玉麟迅即前赴江南。查看長江水師。整理一切。楊岳斌亦請

賞加職銜。飭令同赴江南。隨同督帶。務期選練精嚴。守法用命。以為有備無患。至前任直隸提督劉銘傳亦請

密飭來直聽候

簡用。現聞入秦銘軍。尚留萬餘在直。應即令統帶以資鎮壓。又

記名提督借補湖南長沙協副將現在來京引

見之韓殿甲。聞謀略素優。兼諳練水師形勢。可否
飭發曾國藩暫行留資差委。以上諸人。臣皆未曾識面。現當需材
甚急。公論皆孚。用敢一併縷陳。
諭軍機大臣等。宋晉奏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請飭曾國
藩速查起釁根由。據實覆陳一摺。據稱通商各國所住之處。久
與民間相安。惟傳教之法國。所在皆傳有損折幼童究眼究心
等事。此次天津百姓。激於義憤。殺斃該國領事。隨在天主堂地
窖內放出小孩。並於仁慈堂搜出幼孩。及擇裝幼孩眼睛。大率
以此為詞。欲懲擅殺之罪。必究起釁之由。請飭該督速行查明
曲直。秉公辦理。以釋民疑等語。曾國藩前奏王三是否果為教

堂所養。究眼剖心之說是否確實。為全案關鍵等語。已得辦理此案要領。現在王三業經拏獲。起出之幼孩。亦經紳士收養。徹底根查。無難水落石出。即著督同博多宏武等詳細研究。審明虛實。剖別曲直。據實具奏。該督素為中外所推。必能明白昭章。使民心允服。而各國亦無異詞也。另片奏請飭曾國藩一面布置海口。一面婉諭各國。所籌亦係解散約從之策。並著曾國藩酌量辦理。原摺片著鈔給閱看。宋晉又片奏長江水師緊要。請飭彭玉麟迅赴江南整頓。調楊岳斌同往。及密飭劉銘傳來直。並將來京引見之副將韓殿甲暫留差委等語。本日已寄諭沿江各督撫整飭水師。並令彭玉麟迅赴江南矣。至劉銘傳能否

來直。楊岳斌起用能否得力。舉殿甲有無謀略足資差遣之處。均著該督悉心體察。據實奏聞。

又

諭據宋晉奏江南設立長江水師。原以控扼海口。巡邏江面。近聞水師逗遛於前。營制漸形疏懈。並有不法水勇。假巡邏為搶刦。江面盜案屢出。行旅戒嚴。地方官不敢捕拏。恐日久肆行。轉致貽害。請飭彭玉麟前往整理等語。長江水師緊要。豈容日久懈生。現在各海口岸及沿江地方。尤不可稍弛防範。使宵小從而生心。著馬新貽李瀚章丁日昌英翰劉坤一郭柏蔭劉崐按照曾國藩所定章程。會同黃翼升時加整頓。務使士卒驍壯。號令

嚴明並一面檄飭各該地方官。遇有水勇搶刦案件。即行捕拏究辦。不准互相容隱。擾害商民。黃翼升係專轄水師之員。責無旁貸。所有長江應辦事宜。務須與沿江各督撫和衷商榷。恪守成規。其營弁兵勇。尤當隨時稽查。更番訓練。必得聲威聯絡。遠近懾服。方為不負委任。至水師創立規制。係彭玉麟與曾國藩等籌畫而成。該侍郎計已病痊。劉峴接奉此旨後。即著催令該侍郎迅速起程。前赴江南等省。會同馬新貽等實心整理。力除廢弛情形。以資控制。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九年六月初一日。據醇郡王具奏敬陳管見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悉心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換約以後。各國洋人。偪處京師。每遇交涉事件。臣等皆權其輕重。以為准駁。良以時勢艱難。不得不顧全大局。然臥薪嘗膽之意。未嘗一日忘之。此次津郡民人。因迷拐幼孩人犯案內。牽涉天主教。致將領事殺斃。教堂焚燒。在百姓雖屬志切同仇。即醇郡王原奏所稱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誅戮。以激其忠義之氣。官吏勿輕更動。以為民望攸歸等語。所議亦係維持大局起見。惟此案樞紐。總以迷拐之犯。是否教中主使。有無確據為定。現據崇厚奏報。該犯武蘭珍王三。並無確供。則洋人理之曲直。尚難懸揣。何以該民人等不俟官

長號令。遽行焚毀教堂。殺斃領事。以致釀成巨案。昨曾國藩摺內亦以武蘭珍是否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為教堂所養。究眼剖心。是否確有證據。為案中最要之關鍵。若其曲不在洋人。則津民為首滋事者。尤須嚴查究懲。緣中外辦事。均屬一例。如無知愚民。無端召釁。理宜懲處。以儆兇頑。地方官未能先事豫防。亦自有應得之咎。至於安分良民。並未與亂。自當加意拊循。以培元氣。著名循吏。雖得公過。自當不終廢棄。以固民心。其海防應行密籌一節。與臣等意見相同。是以歷年以來。臣等請

飭練兵。皆為防患未然之計。現在英法等國兵船。陸續到津。能否

不藉端用兵。殊無把握。當崇厚初次奏報之時。臣等已密行函致沿海沿江各督撫。豫為籌議。俾緩急稍有可恃。用備不虞。至密查住京洋人一節。固為目前要務。臣等亦早慮及此。第恐釁自我開。轉至不可收拾。適各國使臣來署言及民情浮動。各館均有戒心。請為設法保護。臣等公同商酌。正可藉保護為防範之計。當經函約步軍統領存誠等到署。屬令派員分赴各館一帶。隨時彈壓稽查。免至有意外之事。現在曾國藩業已起程赴津。碩畫蓋謀。聲望風著。此案應如何辦理。以弭兵端而維大局。自當早有成算也。

御批。依議。

辛亥。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賈瑚奏。天津因迷拐幼孩。致釀巨案。業經查辦。近聞京城屢有匪徒迷拐幼孩。因事無確據。未敢上瀆

宸聽。訪得崇文門外有高姓之子。名二格者。年十二歲。於本月初九日清晨。在本街掃地。忽有匪徒向二格頭上一拍。隨即跟去。行至興隆街。遇有羊肉鋪作生理人。看見形迹可疑。截住二格盤問。二格形神癡呆。卒無一語。匪徒見事已敗露。即時逃去。少頃看者人多。內有認識二格之鄰右。睹此情形。即為其家送信。旋即接回。用涼水噴醒。據二格云清

晨在門口打掃。忽有不識姓名人向伊頭上一拍。登時昏迷。但見身之兩傍。俱是河水阻隔。中間僅有小路可走。前面有人引路。不得不跟蹤前往。此外別無所知。臣細為查訪。實有其事。查例載用藥及一切邪術迷拐幼小子女。如人藥並獲。即照强盜律擬斬立決。

國典森嚴。該匪徒等膽敢於輦轂重地。用此邪術迷人子女。若非嚴為查拏。按律懲治。何以警凶頑而安良善。臣又聞所拐幼童。或用其目。或割其心。雖係傳述之語。而採生折割。律有明文。又安知非需此而為是也。孺子何知。慘遭荼毒。殊堪悲憫。相應請

旨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拏並出示曉諭民間如有
遺失子女者即向各衙門呈報該衙門立時嚴緝但人藥
並獲即行按律懲辦勿任牽連致稽顯戮庶匪徒知所警
畏而地面亦可肅清矣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賈瑚奏請嚴拏迷拐匪徒已明降諭旨令步
軍統領等衙門查拏懲辦矣匪徒迷拐幼孩大干例禁著步軍
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拏如有遺失子女向各衙門呈
報者立即派委員役認真緝拏止須人藥並獲供證確鑿即著
解交刑部按律懲辦毋任藉詞牽連致稽顯戮
丙辰大學士官文等代遞內閣中書李如松奏從來國計

之安危。視乎民心之向背。民心之向背。視乎政事之得失。未有民心渙散。而能控制遠人使之畏服者。未有是非倒置。曲直不明。而能得民心者。詔書之下。一二事當於人心。四方聞而起舞。一二事拂乎人情。遠近從而解體。其機至危。其效至捷。不可不熟思而審處也。我

朝二百年

列聖相承。深恩厚澤。淪浹民心。髮捻之亂。蹂躪半天下。腹地之害。甚於外夷。然不數年間。以次蕩平。固由

廟算之周詳。實由民心之固結。觀於逆匪所過地方。强者率團以助師。弱者捐軀以殉節。忠勇所激。率纘湘淮義旅。戡定全

功。前事昭然可見。庚申以來。外夷英法俄美等國。和議既成。各夷館分設中國。到處激變居民。近而淮揚。遠而黔蜀。莫不與夷搆難。最著者為津民護官斃夷一案。津人之憤。先由教匪迷拐幼孩。繼因豐大業向官長放槍。人心洶洶。不期而集者萬餘人。斯時民知衛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於

國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此正夷務一大轉機也。縱不能乘此機會。盡毀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亦必將激變之法

國。先與絕和。略示薄懲。俾我

皇上痛瘝小民之心。昭然大白於天下。庶幾民心愈加感奮。一旦

有變。如手足之捍頭目。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外洋各國。知衆怒必不可犯。知邪說之必不可行。雖欲强詞。不可得矣。從而議撫。撫亦易矣。宋臣朱熹所謂從容制和。而操術常行乎和之外。則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則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正謂此也。今

朝廷恐民間傳播謠言。妄行生事。諭令地方官於通商傳教地方。隨時保護。我

皇上愛民如子。豈不知民心之易失。而所以出此者。欲安夷以息事耳。無如夷與民不兩立。忤夷而得民。猶有民以制夷。失民而得夷。無以制民。並無以治夷。夷豈可以卑禮要結乎。

將來夷之擾吾民者必愈甚。則吾民之逐夷者必更甚於今日。又將何以處之。夷之所以脅我者。不過輪船之迅。火器之利。揆情度理。正不患敵情之迅利。而患內計之游移。修攘之計。一日不定。則廷臣依違於兩可。疆臣數衍於目前。百執事承風希旨。以隱忍為得計。以遷就為識時。數年之後。其事更有寒心者矣。修攘之計一定。則謀慮不患其不遠。守備不患其不密。本根不患其不固。不忽敵以自驕。不養寇以自緩。無害吾民。釁不輕自我啟。苟害吾民。戰不旋踵而決。養其全鋒而待其斃。則勝算可操矣。計既定而復繕軍政以濟民力。修吏治以順民情。所謂繕軍政者何

也。夷人偪處內城。

禁門理宜宿衛。乃近見東西長安門及午門內皆值班官兵。皆老弱充數。器具不完。且不足額。有該管官出入。則各門通融支應。殊不足以昭嚴肅。八旗綠營各兵。更屬有名無實。遇事將何所恃。臣愚以為既設有神機營。則當檢其勁旅。輪流入衛。而京師滿漢各營。統歸訓練。老弱者汰之。游惰者汰之。減其額數。重其餉糈。使一兵有一兵之用。而於常帑之外無所增。曾國藩於江南水師。汰其十而存其一。即此意也。至訓練不可徒飾觀聽。宜令曾國藩等各舉帶兵司道一二員。提鎮三四員。准各帶營官數員。親兵數十

名。入神機營為表率。一哨得人。則一哨可練。一營得人。則一營可練。自能補民力之不逮矣。所謂修吏治者何也。沿海地方。民與夷習。其强悍足以禦夷。其浮動亦易為夷所誘。我得之為我用。夷得之則為夷用。若有良有司久於其任。廣設義學。以化其不馴之氣。編立保甲。以豫為守助之規。夷既以火器勝。凡藤牌絮屏。一切禦火器之法。當使家有其具。人習其方。則夷人夫所恃而有所懾。和不和權在我矣。凡有傳教地方。不能禁民之不習教。然習教之後。民猶吾民。作奸犯科。亦當聽有司從同判斷。與傳教無涉。該教主不得過問。督撫亦不得以辦理不善。輕掣有司之肘。

斯蒭民不至恃傳教為逋逃藪。而良民亦不至與教民為難也。至海疆道員。為承上起下之官。有督率僚屬鎮撫中外之責。非品端學粹。識力遠到者。不能勝任。當由督撫保奏揀調。本省無人。准以鄰省揀調。總理衙門司員。雖熟悉夷情。而初履外任。操縱未必合宜。嗣後請不得專以海關道員用。以昭慎重。則吏治修而民氣益固矣。至於遣使報聘。徒損國體。於事無濟。千古一轍。乃道路傳聞。僉謂崇厚出使法國。無論其應對失辭。恐為外夷所狎侮。而拘留迫脅。亦足啟夷人要挾之風。臣愚以為謀國者計必不出此也。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內閣代遞中書李如松奏摺所稱禁門宿衛。理宜嚴肅。及神機營練兵須歸實用等語。著管理神機營王大臣前鋒統領議軍統領妥議具奏。

又

諭內閣代遞中書李如松奏摺所稱海關道員關繫緊要。請慎重簡用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具奏。

戊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曾國藩奏本月初六日啟程赴津。現抵該處已逾多日。此案起釁根由。想該督必已詳細查明妥為籌辦矣。

迷拐一案。究竟有無確據。此係緊要關鍵。即著該督迅速具奏。以慰廑繫。並將現在籌辦之法及該處近日民情。一併奏聞。崇厚已派出使法國。自應及早啟行。著曾國藩體察情形。如崇厚此時可以交卸。即著該侍郎先行來京陛見。以便即日起程。其通商大臣事務著曾國藩暫行接辦。成林現已病痊銷假。不日亦可馳赴天津。俟該京卿到時。曾國藩即可將通商事務交卸。

河南道監察御史長潤奏。竊惟外夷之患。自古有之。所以制之使不得逞者。要在乎察時審勢。善於駕馭而已。夷人之性。惟利是圖。准其通商。已遂私願。乃法國有傳教之說。陽為勸善。包藏禍心。其敗壞風俗。慘殺人命。即迷拐幼孩

一端。已可概見。十年之久。流毒天下。雖欲禁之而不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和約內既有傳教一條。固難禁民入教。今津郡之變。實乃天奪其魄。神降之災。正可假民之情議撤傳教之條。以固天下人民之心。蓋自咸豐十年。與各國通商以來。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惟法國各處傳教。間有民教不和之事。近聞奸民挾迷拐之術。慘害多人。道路傳聞。係法國教堂指使。民情憤怨。致有毆死領事官焚毀教堂之舉。愚以為迷拐之案。慘毒異常。天地不容。神人共憤。無論民教。均宜於訊明時立置重典。以伸民怨。且各國通商。與民交易。必須公平正大。始能兩受其益。乃該國傳教

之人。不顧通商之本意。不計各國之買賣。妄殺無辜。貽害地方。與百姓為仇敵。百姓以述拐之故而怨教堂。以教堂之故而疑買賣之商人。則此等奸徒。不惟有害於中國。亦且有害於各國商人。不惟中國之所同仇。亦各國商人之所共憤。其有礙於通商者甚巨。智愚以為宜

飭下曾國藩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同各國使臣。與法國理論。明曉以窒礙難行之故。撤去傳教一條。將各處教堂。盡行毀廢。傳教之人。盡行撤回。庶可以講修睦而利通商。儻不早為處置。恐民教之釁一開。將來滋生事端。不止天津一郡。焚毀亦不止教堂已也。百姓受該教荼毒。怨憤已深。一

旦禍發。勢必累及商人。波及各國。以傳教之故而流毒地方。誤各國之生理。乖中外之和好。大局所關。豈淺鮮哉。抑

奴才更有請者。風聞津郡百姓。焚毀教堂之日。由教堂內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通商大臣崇厚收執。該大臣於奏報時。並未提及。且聞現已消滅。奴才愚以為與該國理論。惟恐無憑。慘殺幼孩。其曲在彼。豈有消滅之理。應請

飭下曾國藩詳查。勿徇情面。是否果有其事。據實奏聞。以釋眾疑。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風聞津郡百姓焚毀教堂之日。由教堂內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執。該大臣於奏報時並未提

及。且聞現已消滅等語。所奏是否實有其事。著曾國藩確切查明。據實奏聞。至所稱傳教有礙通商一節。應如何設法弭釁之處。並著詳察情形。妥籌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庚申。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臣國藩於六月初九日。靜海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起程赴津籌辦情形一摺等因。欽此。臣等伏查此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憤。激成大變。必須確查虛實。乃能分別是非曲直。昭示公道。臣國藩抵津以後。逐細研

訊。教民迷拐人口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尚時供時翻。又其籍在天津。與武蘭珍原供在甯津者不符。亦無教堂主使之確據。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臣國藩初入津郡。百姓擁輿遮禀數百餘人。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無一能指實者。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

稱教堂誘污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此次詳查究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罈。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尸。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是事。天主教本係勸人為善。

聖祖仁皇帝時。久經允行。儻戕害民生若是之慘。豈能容於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院略同。專以收卹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鉅。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誘。宜洋人忿忿不平也。至津民之所以積疑生憤者。則亦有故。蓋見外國之堂。終年扃閉。過於秘密。莫

能窺測底裏。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係從他處募工修造者。臣等親履被燒堂址。細加查勘。其為地窖。不過隔去潮溼。度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盡目覩。但聞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又中國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復出。仁慈堂收留無依子女。雖乞丐窮民。及疾病將死者。亦皆收入。又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經。或讀書。或傭工。或醫病。分類而處。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後院。母在仁慈堂。子在河樓教堂。往往經年不一相見。加以本年四五月間。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適於是時堂中死人過多。由是浮言大起。平日熟聞各處檄文揭帖之言。信為確據。而

又積疑於中。各懷恚恨。迨至揚匯牽涉教堂。而衆怒已不可遏。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衆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譁譟。同時並舉。猝成巨變。其浮囂固屬可惡。而其積疑則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既查明根原。惟有仰懇

皇上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教民剜眼剖心。戕害民生之說。多屬虛誣。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並請將津人致疑之端。宣示一二。天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其僅止隨聲附和者。尚不失為義憤所激。自當一切置之不問。其行兇首要各犯。及

乘機搶奪之徒。自當捕拏嚴懲。以儆將來。在中國敕官甦命。尚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釁。刁風尤不可長。記名臬司丁壽昌現署天津道缺。即以緝兇事件委之該署道督同府縣辦理。尚可勝任。至武蘭珍犯供既已牽涉教堂。經臣崇厚飭令地方官赴堂查驗。實為解釋眾疑起見。近日江南亦有教堂迷拐之謠。亦即如此辦理。其後豐大業等之死。教堂公館之焚。變起倉猝。非復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釀成如此巨案。究係官府不能導化於平時。不能豫防於先事。現已將道府縣三員。均行撤任。聽候查辦。由臣國藩揀員署理。其殺斃人口。現經確查姓名實

數。惟仁慈堂尚有女尸五具。未經尋獲。其餘均妥為棺殮。交英國領事官李蔚海收存。俄國三人。已由俄國領事官孔氣驗明掩埋。謹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法國公使羅淑亞業經到津。議及賠修教堂事宜。臣等擬即派員經理。餘俟議有端緒。續行陳奏。其誤斃俄國之人命。誤毀英美兩國之講堂。亦俟議結另行具奏。

曾國藩又奏。法國公使羅淑亞以本月十九日到津。臣國藩迎至臣崇厚通商衙門。與該使相見。辭氣頗為和悅。但以賠修教堂掩埋豐領事將地方官懲究及查辦兇手等語為辭。二十日崇厚復至該使公館。所言與十九日略等。

迨至二十一日。該使忽大發聲口。聞有照會臣處一牘。語言躁很。挾制多端。二十二日投遞到臣。據照會內稱不將府縣及提督陳國瑞即行抵命。早晚該國水師提督到津。即令其便宜行事等語。臣與崇厚妥籌熟商。該府縣等實不應獲此重咎。惟該使要求之意甚堅。若無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決裂。且地方官事前既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其訊辦該匪。亦有操之過蹙之處。相應奏明將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二員。即行革職。請旨飭交刑部治罪。以示懲儆而維大局。其陳國瑞一員。不知該國有何證據。聞該員現在京城。因照覆該使。將陳國瑞交總

理衙門就近查辦。

諭內閣曾國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摺。據稱研訊教民迷拐人口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尚時供時翻。亦無教堂主使確據。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均稱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一條。經曾國藩於抵津時親加推問。百姓無能指實。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遺失幼孩控告之案。此等情形。如湖南江西揚州天門。及直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紛傳不一。厥後各處結案。總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津民平日熟聞各處檄文揭帖之言。已信為實。而又因外國堂門終年扃閉。教堂仁慈堂皆

有地窖。為去潮溼置煤炭之用。治病者被留不出。並收留無依人口。及疾病將死之人等情。蓄疑莫解。本年四五月間。適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牽涉教堂。該民人見領事官豊大業對官放槍。遂致萬口譁譟。同時並舉。共貫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毫無實據等語。此案疊諭曾國藩會同崇厚持平辦理。現據該督等奏稱。此事均係謠傳。津人致疑之由。昭然共見。外省地方。遇有此等謠言。羣疑亦可消釋。至匪徒迷拐幼孩人口。例禁本嚴。惟恐日久玩法。著刑部於此等兇犯到案時。即議以加等治罪。嗣後各直省地方。如拏有迷拐人口匪徒。亦著照刑部所議從重處治。以儆兇殘。京師為首善之區。尤宜搜查匪類。

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隨時緝訪。遇有此等匪徒。即行拏交刑部加等治罪。

又

諭曾國藩奏直隸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於辦理民教啟釁一案。事前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請將該二員革職治罪等語。張光藻劉傑均著即行革職。交刑部治罪。

諭軍機大臣。曾國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摺。另片奏請將天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曾國藩等此次陳奏各節。固為消弭釁端委曲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

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也。該督現給該使照會。於緝兇修堂等事。均已力為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異詞。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喝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燄而張國維。至備豫不虞。尤為目前至急之務。曾國藩已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駐紮張秋之兵。自應調紮附近要隘。以壯聲威。李鴻章已於五月十六日馳抵潼關。所部郭松林等軍。亦已先後抵陝。此時竄陝回匪。屢經官軍勦敗。其燄漸衰。若移緩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著曾國藩斟酌情形。趕緊覆奏。再降諭旨。日來辦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結。並著隨時馳奏。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

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沿江沿海各督撫。本日已有寄諭。令其嚴行戒備。陳國瑞當時是否在場。到津後即可質明虛實。已令神機營飭令該提督赴津聽候曾國藩查問矣。

又

諭。前因天津民教啟釁。諭令曾國藩前往查辦。茲據曾國藩奏稱業經查明大概情形。現擬妥為辦結等語。惟近日各省民教仇殺之案。不一而足。洋人動以兵船恐嚇。訛索多方。雖兵端不必自我而開。然暗中防維。實屬刻不容緩之舉。萬一事有決裂。斷不能任其肆意猖獗。不思未雨綢繆。現在各省沿江沿海口岸

設立防兵。能否真實可靠。著馬新貽英桂瑞麟李瀚章丁日昌英翰劉坤一丁寶楨郭柏蔭劉崐李福泰黃翼升楊昌濬嚴飭各該處帶兵各員。隨時訓練。實力整頓。該督撫等務宜悉心辦理。不可徒託空言。以期有備無患。並將現在辦理情形詳細具奏。

又

諭神機營提督陳國瑞現在京城。著該王大臣派員伴送赴津。聽候曾國藩查訊。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同治九年六月一十一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內閣代遞中書李如松奏摺。所稱海關道員關繫緊要。慎重簡用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並將摺片錄送前來。據原奏內稱海關道員。為承上起下之官。有督率僚屬鎮撫中外之責。非品端學粹。識力遠到者。不能勝任。當由督撫揀調。總理衙門司員。初履外任。不得專以海關道員用等語。伏查臣衙門奏定章程。內開九江之廣饒九南道。江漢關之漢黃德道。鎮江關之常鎮道。與沿海浙海關之寧紹台道。江海關之蘇松太道。東海關之登萊青道。各缺。現均添辦洋稅。與各國領事官辦事。必須熟習中外交涉事件。辦理當較順手。臣衙門章京中。如有才具出

眾稅務諳練之郎中員外郎各員。經歷三次保奬者。奏明
交軍機處存記。遇有前項通商各道缺出。如遇各該省無
奏升奏補熟悉洋務之員。擬請與京察一等
記名簡放人員。一體開單請
旨。每逢保奬之年。滿漢仍不得各過二員。如無員可保。不得濫竽
充數。儻僅止洋務熟悉。於地方不甚得力。該督撫仍照常
參劾。不得稍有遷就。並聲明勞績六年。缺止數處各等語。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遵辦在案。原以海疆道員。辦理中外交涉事件。責任
綦重。是以臣衙門兩次保奬案內。皆慎重其選。於章京中

擇其資格較深。稅務諳練者。酌量保奬。每次滿漢各不過一二員。至各省督撫於洋務熟悉人員。原准其揀補揀調。以期京外並行不悖。又該中書所稱總理衙門司員。雖熟悉洋務。而初履外任。操縱未必合宜等語。查各部院衙門京察外簡人員。均係初任。即膺繁劇。誠以該員等在京歷練多年。於民情吏治。自必一律通曉。況洋務頭緒紛繁。尤非熟悉情形之員。不能勝任。該章京勞績六年。經臣等擇尤保奬。實與各部院京察人員無異。且所保之員。即係在各部院內考取者。豈其在部院中才具覺其有餘。一經取入臣衙門辦事。才具轉形不足。既積六年之勞。而復以

數處之缺。平心而論。亦未見過優。嗣後保獎海關道員。擬
請仍照臣衙門奏定章程辦理。該中書所奏。應毋庸議。
御批。依議。
辛酉。雲貴總督劉嶽昭雲南巡撫岑毓英奏。前因省圍未
解。軍務喫緊。臣派員前往廣東採辦軍火。並募洋人武齡
實一〇二名。來滇教習開花礮隊。議定一年期滿。即遣回籍。
現於本年五月內。已屆役滿日期。臣於應給工食外。另予
賞號銀兩。派員送至湖北。交漢口法領事官轉送回籍。查
該洋人等上年到滇後。隨同官軍攻克紅廟土堆賊壘。頗
著微勞。仰見

皇上德被中外。致遠人效力抒誠。今該洋人等役滿回籍。合無仰
懇
天恩。賞給武齡遊擊職銜頂帶。實一守備職銜頂帶。以示優獎之
處。出自
逾格鴻施。至開花礮隊。現有湖廣督臣李鴻章派來都司雷應山
陸成。及兩廣督臣瑞麟派來軍功陳國洪等。均屬得力。足
敷遣用。
御批。武齡等均著照所請獎勵。該衙門知道。
壬戌。醇郡王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五日。同惇親王等蒙
旨召對。敬聆

皇太后懿旨。殷殷以維持大局。

命臣等據見面陳。無任欽感慶幸之至。除出使一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持念堅固。非臣一人才力所能挽回。日後自有公論

聖鑒。其餘均經臣等斟酌損益。據實敷陳。惟設備一節。實為目前最急之務。蓋現在夷船已陸續來津。勢必領兵者恫喝於外。羅酋等交訌於內。彼之羽翼既成。我之智力俱困。所求不遂。倏起兵端。所求果遂。

國體蕩然矣。臣有鑒於庚申。故自去歲迄今。疏三上皆論及之。無如在事諸臣。偏恃講和。總未舉辦。幸昨蒙

皇太后面諭軍機大臣。寄交各省。力籌防務。詳細覆奏。並調郭松林等軍。移紮

畿輔。從此措置得宜。雖嫌稍遲。尚不致茫無把握。講和之道。庶有定局矣。第兵勇固多百戰之餘。尤須將領得人。始成勁旅。陳國瑞之為將也。落落寡合。動輒招忌。然其紀律尚嚴。戰陣務實。但為誠感。不為勢屈。故前隨僧格林沁。則所向有功。調赴他營。則謗毀萃至。臣深愛其人。冀為將來禦夷之用。詎無端被誣。冤莫自解。臣昨將該員傳見。面加研究。據稱抵津時。適值民夷搆釁。該員在廟寓未出。旋有多人排門請謁。求為畫策。即答以係行路之人。未便越俎。繼

聞崇厚業經被戕。當赴通商衙門探視。因係訛言。遂與崇厚晤談而散。至民戮夷人。實未在場。此外亦再無他事等語。再三究詰。矢口不移。虛誣情形。委無疑義。臣平心思索。必因以上二節。訛傳遂起。致夷人懷疑莫釋。視為讐敵。臣既詳訊得實。自應代為直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俯念將才難得。人心宜勵。請將臣代陳各節。

飭下曾國藩秉公查問。勿任狡夷恫喝。勿任劣員鍛鍊。果屬無辜。仍令原伴送官弁。同該員回京。臣尚續有陳請驅策之處。

諒曾國藩老於斷事。崇厚目覩情形。萬無因正兇難獲。夷

人要挾。即妄以無涉之人塞責。自墮名望之理。如此不但陳國瑞益加感奮。天下有志之士。孰不聞風鼓舞。爭效恐後。目前籠絡才能。即將來復讐驅夷之要道也。

醇郡王又奏。庚申之變。固因夷人兵利甲堅。然得以長驅直入。洞悉虛實。皆漢奸土匪。有以導之。茲風聞法夷有雇覓廣東匪徒四千。藉資報復之說。雖語涉無稽。亦應豫為查訪。請

密飭瑞麟等。不動聲色。暗加體查。如廉得其情。總以設法離間。使歸我用。切勿驟戮其家。益堅從夷之心。是為至要。

諭軍機大臣等。醇郡王奏。風聞天津法夷有雇覓廣東匪徒四千。

藉圖報復之說。須豫為防範。請飭密查等語。著瑞麟李福泰飭令該地方官嚴密訪查。如果屬實。即設法妥為解散。務使內地游民。不為該夷所用。方為妥善。原片均著鈔給閱看。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昨日申刻接據崇厚來函。據稱羅淑亞狡悍異常。不容商辦。二十四日。致曾國藩照會內稱必須將天津府縣同陳國瑞先行在津立即正法。然後餘事不難商辦。否則飭該國水師提督便宜行事等因。崇厚親赴羅淑亞處。再四剖析。該使堅持不聽。是其志在尋釁。已可概見。臣等聞之不勝髮指。查羅淑亞所請。萬難允從。而又無計牽制該使。因刻即同赴英館。

將羅淑亞要求過甚各節。詳細與威妥瑪面述。並告以羅淑亞係有意攪亂通商大局。與各國均屬不利。將來開釁。若誤傷各國人民。法國應執其咎。蓋欲以悚動之詞。聯絡各國。使其設法從中排解。威妥瑪意亦為然。並潛與布國李福斯會商。始答云法國之事。渠等不能作主。祇好由總署函致曾中堂照覆羅使。詰以此案必求立決。果係何罪。必須詳訊確情。並准伊等同聽。不能僅憑傳聞之詞。遽行正法。一面由該使函致羅使。勸其不得躁暴。惟從否不能豫決等語。臣等以威使所云。亦係實情。但期其不與法國聯絡。其餘亦未便過求。隨旋署將威使大意。函致曾國藩。

並屬趕緊防範。以備不虞。將來威使之信。能否阻止羅淑亞。尚未可知。惟臣等既與威使有此一番剖辨。即羅淑亞不聽其言。或威使不致從中播弄。愈難收拾也。至陳國瑞一節。更屬無理取鬧。此時羅淑亞既欲置之死地。似未便即令赴津。可否請

旨飭下神機營暫緩伴送至津。恭候

聖裁。

諭神機營前令提督陳國瑞赴津聽候曾國藩查訊。著該王大臣暫緩派員伴送赴津。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天津滋事一案。現辦情形

一摺。據稱羅淑亞致曾國藩照會。內稱必須將天津府縣同陳國瑞先行在津正法。否則飭該國水師提督便宜行事。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威妥瑪面商。使其設法排解。該使答以祇可由曾國藩照覆羅使。詰以此案必求立決。果係何罪。必須詳詢確情。不能僅憑傳聞之詞。遽行正法。一面由該使函勸羅使各情。業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致曾國藩。並屬趕緊防範等語。前據曾國藩奏請將張光藻劉傑革職交刑部治罪。辦理已屬過當。此次羅使欲將天津府縣同陳國瑞在津正法。斷無如此辦法。萬難允准。著曾國藩崇厚懍遵前旨。力持正論。據理駁斥。以維大局。羅淑亞動以兵船恫喝。若不豫籌備禦。不但

變生倉猝。致為該夷所乘。且恐該夷知我虛實。得步進步。要挾更不可言。雖現在設法轉圜。期保和局。亦不可不調撥官軍。為未雨綢繆之計。所有張秋銘軍。即當調赴直境。現應分駐何處。著曾國藩妥籌布置。並著該督檄催劉銘傳兼程赴直。統帶銘軍。以備緩急。李鴻章所部。應否移緩就急。調赴畿疆。著曾國藩悉心籌畫。趕緊奏聞。前諭神機營王大臣飭陳國瑞赴津聽候曾國藩查問。此時羅淑亞既欲置之死地。未便即令赴津。本日並據醇郡王奏。面詢陳國瑞。據云抵津時適值民夷搆釁。該員在廟寫未出。旋有多人排門請謁。求為畫策。即答以係行路之人。未便越俎。繼聞崇厚被戕。當赴通商衙門探視。因係說言。遂

與崇厚晤談而散。至民戮夷人。實未在場。此外亦再無他事等語。已諭令神機營王大臣暫緩派員伴送赴津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著鈔給曾國藩等閱看。

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伯彥訥謨祜奏。天津地方。前因迷拐幼孩。以致民教互爭。釀成巨案。業蒙

欽派大學士直隸督臣曾國藩馳往查辦。昨據曾國藩將查明大概情形奏到。本月二十五日。蒙

兩宮

皇太后

皇上特召諸王大臣及奔公同詳議。仰見

聖慮周詳。集思廣益。凡在臣工。允宜各抒誠悃。奮受
恩深重。尤不敢不效一得之愚。遵查此案既經曾國藩查辦。此後
應如何議結之處。莫若專責該督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
大臣辦理。在曾國藩公忠素矢。才識宏深。必能上全
國體。下洽輿情。不失
聖主懷柔遠人之意。若由
內廷建議。誠恐諸王大臣意見不同。轉多掣肘。惟思洋人翻
覆無常。所求無厭。
聖主一視同仁。當其需索在情理之中者。無不立予允准。第恐要
求不已。勢難曲從。許之有關體制。違之致啟釁端。彼時若

非臨以兵威。無以懾其心志。竊查神機營及京旗各營。兵力不為不厚。但拱衛

神京。未宜遠調。而天津鎮兵無多。緩急亦難足恃。奴才愚見。似宜豫為籌畫。以備不虞。可否仰乞

聖裁。飭下東三盟蒙古各調馬隊一千名。並吉林黑龍江各調馬隊二千名。趁此秋高馬肥。豫赴古北口一帶駐紮。明以防西北之回匪。實以備緩急之徵調。庶平日既不至啟洋人之疑。即臨時亦可以收倉卒之用矣。

諭軍機大臣等。伯彥訥謨祜奏請調馬隊。以備不虞一摺。所奏不為無見。著理藩院傳知東三盟蒙古王公等。飭令各調馬隊一

千名。並著富明阿。德英。各調吉林。黑龍江。馬隊二千名。務須挑選精壯。揀派得力之員管帶。趁此秋高馬肥。迅速飭令馳赴古北口一帶駐紮。需用整裝口糧等項銀兩。先行籌款墊給。一面奏聞。由部撥還。所調馬隊。作為豫防邊外回匪之用。以昭慎密。此項馬隊到口後。著曾國藩傳諭傅振邦妥為照料。聽候調遣。古北口距熱河甚近。並著庫克吉泰一體兼顧。

癸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查天津滋事大概情形。業經大學士督臣曾國藩會同督臣具奏在案。二十四日。羅淑亞又給督臣照會一件。仍請將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自行議以抵命。不必解交刑部。無俟法國提

督到來。方於犯事地方立決等語。督於二十五日。又赴紫竹林。面見羅淑亞及德微理亞。竭力開說。羅淑亞堅執不聽。並令德微理亞至督臣行館。稱述羅淑亞之意。必欲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抵命。並云俟水師提督到後。即由提督出示曉諭居民。與督臣會同辦理等語。當經督臣面詰以該府縣有心傷害洋人。有何指證確據。並陳國瑞當時係路過之人。於此事毫無干涉。向其辯論。擬給照覆去後。是日並據署天津府知府馬繩武。帶同本地紳民往見羅淑亞。聲訴伊等皆係津郡良民。並未滋事。羅淑亞將兩次給督臣照會。與該紳民閱看。並云如有變故。爾等遭害。

皆由地方官之故等語。二十六日。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理到津。持片通候。奴才當即前赴該兵船拜晤。都伯理與羅淑亞同見。都伯理所稱與羅淑亞無異。並據德微理亞云。候至二十七日四點鐘時。如無切實回信。伊即晉京。將在京之法國人等帶同出京至津。隨同羅淑亞回到上海各等語。其決裂情形。露於詞色。奴才以事機緊急。當與曾國藩熟商辦法。曾國藩甚為焦急。觸發病症。前數日本屬頭暈目眩。聞知此言。嘔吐大作。歷三時之久。臥床不起。據醫家云。脉象沈重。奴才於本日辰刻。又赴督臣處看視。天津鎮陳濟清署天津道丁壽昌署天津府知府馬繩武等。一同前往。

見督臣言語稍覺清楚。精神仍形委頓。病勢增加。奴才伏思
天津地方。戰無可戰。守無可守。法國兵船。停泊在紫竹林
海河一帶。偪近東南城根。兩岸民房市廛十數萬家。且與
各國官商雜處。一經決裂。億萬生靈。橫遭塗炭。且恐震動
京師。今早督臣扶病相見。與奴才論及。自道光年間。辦理洋務
以來。時而主戰。時而主和。戰和兩歧。未有不敗之理。況目
前情形。尤與從前迥異。一國搆釁。各國連衡。兵端一起。沿
海沿江各省。防不勝防。非特無此兵力。且恐餉源立匱。天
下大局。關繫非輕。督臣憂心如焚。矢以盡瘁。奴才目覩津郡
時事。勢將決裂。督臣又病勢加重。焦急萬狀。不得不據實

懇陳。仰求

聖恩。迅派熟悉情形之重臣。來津會辦。並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法國公使羅淑亞及住京各國公使。以維大局。

諭內閣。毛昶熙著前赴天津。會同曾國藩查辦事件。所有隨帶各員。一併馳驛前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崇厚奏稱。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理到津。崇厚前赴紫竹林晤都伯理。所言與羅淑亞無異。並據德微理亞言。如二十七日四點鐘時。尚無切實回信。伊即進京。將在京法國之人帶至天津。羅使即帶同上船赴上海等語。此時法國勢將決裂。事機棘手。德微理亞進京一節。曾國藩崇厚總宜設法

阻止。以免人心惶惑。如業已起程。一面迅速入奏。一面飛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籌辦理。據崇厚奏稱曾國藩觸發舊疾。病勢甚重。朝廷實深廑系。此案關繫頗大。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周。本日已諭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幫同該督辦理。又以丁日昌由蘇赴津。即航海前來。至速亦須在旬日以外。因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該督等務當悉心籌畫。此案了結。總以愈速愈妙。至天津府縣等正法一節。既難照辦。而為首滋事之犯。自應趕緊緝拏。如首犯緝獲。則據理辯駁。一切自易轉圜。崇厚摺內所稱曾國藩論及道光年間辦理洋務以來。時而主戰。時而主和。和戰兩歧。況目前情形。尤與從前迥異。一國搆釁。各

國連衡。沿江沿海。防不勝防。曾國藩所論。切中情事。著與毛昶熙崇厚熟籌辦法。總以力保和局為要。惟該國兵船業已到津。意在開釁。現亦不可不豫為防範。以備不虞。本日已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並令傅振邦前赴天津聽候該督調遣。其練軍及標營官兵。已令傅振邦豫為部署。候調。張秋銘軍。著曾國藩仍遵前旨。星速調直。妥為布置。

又

諭。天津滋事一案。前經派令曾國藩前往查辦。業據奏請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交部治罪。而法國使臣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立即正法。疊諭曾國藩崇厚據理駁斥。斷不能如此辦法。

本日據崇厚奏稱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理現已到津。崇厚前往紫竹林會晤。所言與羅使無異。並據繕譯官德微理亞聲稱。如至二十七日尚無切實回信。即擬晉京將在京法國之人帶至天津。羅使即帶同上船前赴上海。崇厚回向曾國藩告述。適值該督病症復發。臥床不起。勢甚危篤。事機十分棘手等語。此事該使任意要挾。且以兵船恫喝。勢將決裂。本日已派毛昶熙前往天津。會同曾國藩辦理。並令丁日昌由海道赴津幫同商辦。惟該國既有兵船到津。亟應豫籌備禦。曾國藩病勢甚重。一時實乏知兵大員。可資戰守。刻下陝省軍情稍鬆。著李鴻章移緩就急。酌帶郭松林等軍。剋日起程。馳赴近畿一帶駐紮。屆時察

看情形。候旨調派。現在事勢緊急。該督務須迅速前進。毋稍遲誤。其陝省防勦事宜。即著知照左宗棠將志意安籌辦理。

又

諭。天津滋事一案。前經派令曾國藩前往查辦。據法國公使羅淑亞屢次照會。欲將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先行在津正法。此事萬難允准。已諭曾國藩崇厚據理駁斥矣。本日據崇厚奏報。並軍機大臣呈遞崇厚信函。內稱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璃於二十五日午後到津。崇厚於二十六日與之會晤。所言與羅使無異。並據德璕譯聲稱。如至次日四點鐘時。尚無切實回信。伊即進京將在京法國之人帶至天津。羅使即帶同上船前赴上海。

崇厚當赴曾國藩處告知情形。該督舊症復發。嘔吐大作。臥床不起各等語。事機緊迫之際。曾國藩病軀未愈。恐難獨力支持。而中外大局所關。又不能不急籌辦法。丁日昌於洋務情形向來熟習。該撫接奉此旨。即著剋日起程。或坐中國輪船。或坐別國輪船。迅由海道駛赴天津。幫同曾國藩辦理。該撫由海道赴津。計程尚須旬日。因先派毛昶熙前往會辦。現值事勢彌急。該撫務當兼程前進。不得稍涉遲誤。丁日昌起程後。江蘇巡撫著張兆棟護理。上海地方緊要。羅淑亞等如果前赴該處。正恐心存叵測。不可不豫為之防。著張兆棟隨時會商馬新貽妥籌防範。毋稍大意。

又

諭。天津滋事一案。前經派令曾國藩前往查辦。據法國公使羅淑亞屢次照會。欲將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先行在津正法。此事萬難允准。已諭曾國藩崇厚據理駁斥。本日據崇厚奏報。並軍機大臣呈遞崇厚信函。內稱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理。於二十五日午後到津。崇厚於二十六日與之會晤。所言與羅使無異。並據德繕譯聲稱。如至次日四點鐘時。尚無切實回信。伊即晉京。將在京法國之人帶至天津。羅使即帶同上船前赴上海。崇厚當赴曾國藩處告知情形。該督舊症復發。嘔吐大作。臥床不起。各等語。本日已諭丁日昌乘坐輪船。迅赴天津幫同辦理。並

令張兆棟護理江蘇巡撫矣。江蘇上海為洋人往來駐足之所。尤為緊要。現在羅淑亞既有欲帶在京洋人同赴上海之說。心懷叵測。亟應早為備禦。著馬新貽迅將海口應辦事宜。隨時會商張兆棟妥籌防範。不可稍涉大意。

又

諭天津滋事一案。洋人肆意要挾。勢將決裂。不可不豫為防範。天津地方。現乏帶兵大員。著傅振邦即行馳赴天津。聽候曾國藩調遣。其古北口練軍。及該提督標營官兵。並著豫為部署。聽候調遣。以備緩急。現在並未打仗。不可稍涉張皇。

甲子。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

寄。六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有人奏。風聞津郡百姓焚毀教堂等因。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前據曾國藩奏。本月初六日起程等因。欽此。臣於二十三日。業將大概情形。會同崇厚恭摺具陳在案。洋人究眼取心之說。全係謠傳。毫無確據。故彼族引以為恥。忿忿不平。焚毀教堂之日。眾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豈崇厚一人所能消滅。且當時由教堂取出。必有取出之人。呈交崇厚收執。亦必有呈交之人。此等異事。紳民豈有不知。臣抵津後。查訊究眼取心有無確據。紳民俱無辭以對。內有一人言眼珠由陳大帥自帶進京。大帥者。俗間稱陳國瑞之名

也。其為訛傳。已不待辨。原其訛傳所起。由崇厚前月二十四日。專弁到京。向總理衙門口稱有挖出眼珠盈罈之說。其時倉猝傳聞。該弁未經考實。致有此訛。其實眼珠若至盈罈。則堂內必有千百無目之人。毀堂之時。仍無一人見者。即云殘害。其屍具又將何歸。此可決知其妄者。

諭旨垂詢迷拐一案。究竟有無確據。臣查究眼剖心。決非事實。迷拐人口。實難保其必無。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間拏獲之王三紀。靜海現留之劉金玉供詞牽涉教堂。在在可疑。臣前奏係力辨洋人之誣。請發

明諭。故於迷拐一節。言之不實不盡。誠恐有礙於和局。當時另有

片奏密陳迷拐之可疑。旋因慮及偶有漏洩。法使羅淑亞必致又興波瀾。洋人此時。斷不肯自認理虧。不如渾含出之。使彼有轉圜之地。臨發時將密片抽出。將來此案辦結。仍當再申前說。請令教堂仁慈堂均由地方官管轄。庶冀永弭釁端。至

諭旨垂詢傳教有礙通商一節。臣上年在京。曾與臣文祥論及。傳教不宜兼設育嬰堂。文祥力言其勢不能禁遏。育嬰堂且不能禁。況能禁傳教乎。

諭旨垂詢現在辦法。臣已為昭雪究眼剖心等事之誣。以平洋人之心。其焚毀教堂公館。業已委員興修。王三屢經翻供。現

已釋還。教民安三。迷拐被獲。因獄詞未定。而該使索之甚堅。亦經暫行釋放。至查拏正兇。措手稍難。已飭新任道府拏獲九名。拷訊黨與。至俄國誤傷三人。前經委員與俄國領事官孔氣商酌。每傷一人。給予卹銀五千兩。該領事當以請示國主為辭。昨經臣處動用公牘。再為詢商。惟法使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及陳國瑞三人擬抵。經臣照覆該使。府縣並非有心與洋人為難。陳國瑞不在事中。仍復曲徇所請。將該府縣奏交刑部治罪。昨據該使照會。仍執前說。必令該三員抵償。又遣繙譯官德微理亞來臣處面稱。必如照會所言。方不決裂。臣與辯論良久。問該使稱府

縣主使。究有何據。德微理亞不能指出。然其辭氣始終狡執。未就範圍。臣查府縣實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該使必欲擬抵。實難再允所求。由臣處給予照覆。另錄送軍機處備查。彼若不擬搆釁。則我所斷不能允者。當可徐徐自轉。彼若立意決裂。雖百請百從。仍難保其無事。

諭旨垂詢近日民情。雖經臣疊次曉諭。而其疾視洋人。尚難遽予解化。良民安分畏事。每欲自衛身家。莠民幸災樂禍。輒欲因亂搶奪。浮動之意。至今未定。故有邀集眾紳。往見羅使者。亦有撕毀教堂告示者。現有銘軍二千人在此彈壓。當可無虞。但臣舉措多不愜輿情。堪內疚耳。

諭旨詢及崇厚如可交卸。即著先行來京。現在辦理雖有端倪。羅使尚未應允。臣於夷務素未諳悉。且病勢日深。崇厚與洋人交涉已久。無事不熟。應請

飭令該侍郎暫緩赴京。留此會辦。俾臣不至僨事。於大局實有裨益。

曾國藩又奏。臣正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曾國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等因。欽此。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易輕易消弭。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臣於五月二十九日。

覆奏摺內。曾聲明立意不與開釁。而月以來。
朝廷加意柔遠。中外臣民。亦已共見共聞。臣等現辦情形。仍
屬堅持初議。而羅酋肆意要挾。卒未稍就範圍。
諭旨所稱洋人說論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
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確中事理。洞悉敵情。臣等
且佩且悚。目下操縱之權。主之自彼。誠非有求必應。所能
潛弭禍機。此後彼所要求。苟在我稍可曲徇。仍當量予轉
圜。苟在我萬難允從。亦必據理駁斥。惟洋人遇事專論強
弱。不論是非。兵力愈多。挾制愈甚。若中國無備。則勢燄愈
張。若其有備。和議或稍易定。現令張秋全隊九千人。拔赴

滄州一帶。略資防禦。李鴻章前在潼關。臣已致函商論。萬一事急。恐須統率所部。由秦入燕。此時陝回屢受大創。若令李鴻章入陝之師。移緩就急。迅赴畿疆。辦理自為得力。英法兩國水師提督。頃已均在大沽。其請示國主。旬日內當有覆信。法國若僅與津人為難。則稱兵必速。若要求無厭。直與

國家為難。則搆兵較遲。李鴻章若於近日奉

旨。移軍東指。當不嫌其過緩。臣於洋務素未研求。昨二十一日。眩暈之病。又復舉發。連日心氣耗散。精神不能支持。目光愈蒙。二十六日。崇厚來臣處面商一切。親見臣昏暈嘔吐。左

右扶入臥內。不能强起陪客。該大臣已有由京另派重臣來津之奏。臣自咸豐三年帶兵。早矢效命疆場之志。今茲事雖急。病雖深。而此志堅定。毫無顧畏。平日頗知持正理而畏清議。亦不肯因外國要挾。盡變常度。

朝廷接崇厚之奏。是否已派重臣前來。應否再派李鴻章東來。伏候

聖裁。抑臣更有請者。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

皇上登極以來。外國盛强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更改。用能中

外相安。十年無事。此已事之成效。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憤激。致成大變。初非臣僚有意挑釁。儻即從此動兵。則今年即能倖勝。明年彼必復來。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勢難盡備。

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此實天下生民之福。雖李鴻章兵力稍强。然以視外國之窮年累世。專講戰事者。尚屬不逮。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惟萬不得已而設備。乃所以善全和局。兵端決不可自我而開。以為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為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臣此次以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而區區愚慮。不敢不略陳所見。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遵旨覆陳一摺。洋人窕眼剖心之事。據稱查無確據。崇厚亦無消滅情節。此事著毋庸議。至滋事正兇。現已拏獲九人。即著曾國藩等督飭道府悉心研究起釁根由。如尚有未獲黨與。仍一面隨時緝拏。嚴行懲辦。自不難折服洋人之心。而操縱亦易為力。崇厚與洋人交涉日久。此時情形正緊。著准其暫緩來京。與曾國藩妥籌辦理。天津府縣擬抵一節。斷難允准。該督照覆羅淑亞之言。亦頗詳晰。該使當不至固執前意。設詞要求。已派毛昶熙赴津會辦。該尚書於七月初二日起程。抵津後一切應辦事宜。著該督等與之斟酌緩急。相機籌辦。昨諭李鴻章酌帶所部。剋日馳赴近畿一帶駐紮。以為津郡

聲援。曾國藩現又令張秋全隊拔赴滄州。如此布置。當足破洋人恫喝之謀。該督等務於勢未決裂之時。竭力籌維。以期速了。片內所稱善全和局。以為保民之道。備豫不虞。以為立國之本。甚屬曲中事理。即著該督堅持定見。悉心經營。用全大局。

工部尚書毛昶熙奏。竊照天津一案。現在亟難完結。又值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曾國藩舊病舉發。力難支持。欽奉

諭旨。派臣馳赴天津。會同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曾國藩查辦等因。

臣渥荷

簡任。自當恪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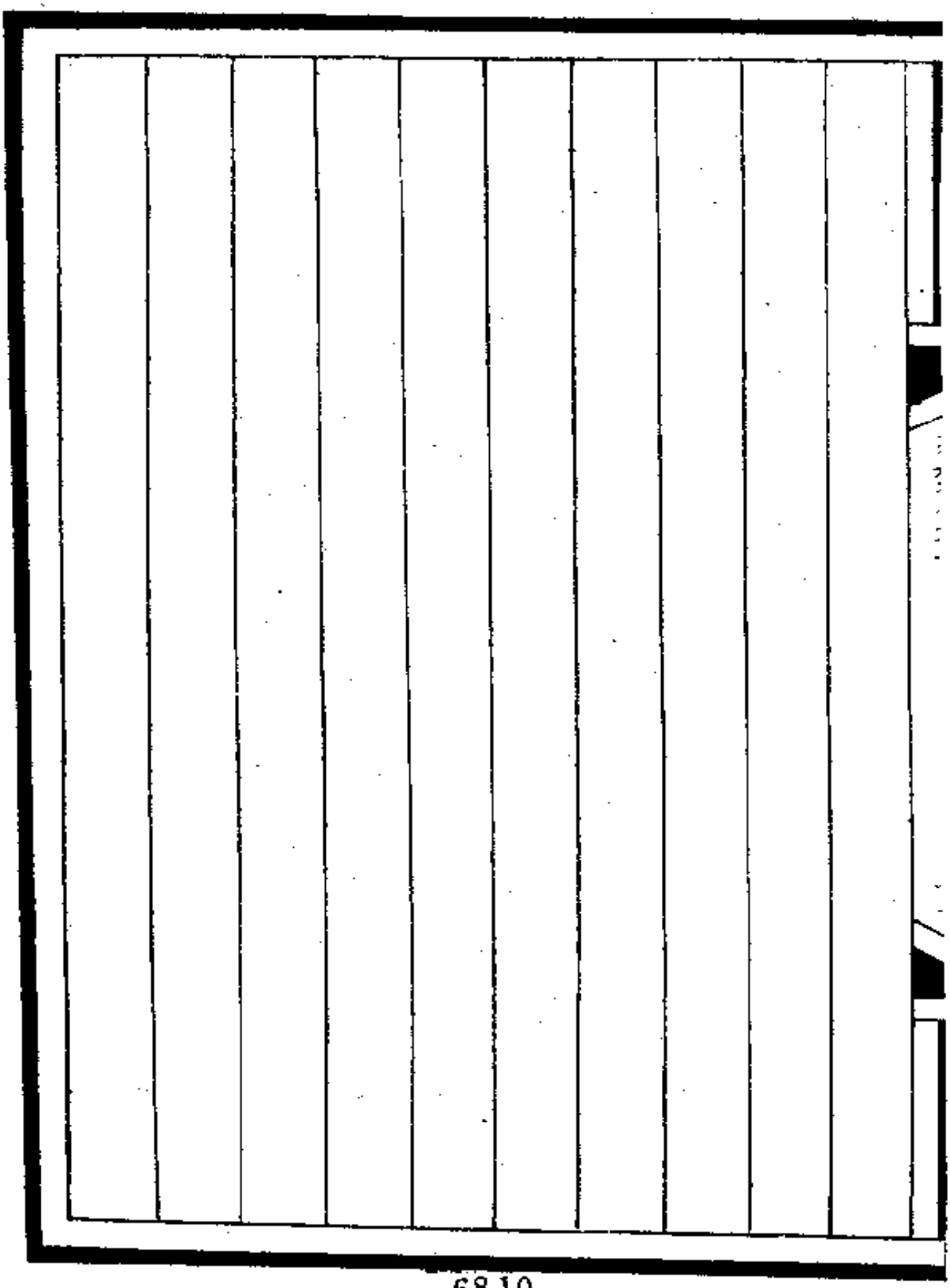
諭旨。趕緊束裝。馳赴天津。會同督臣曾國藩察看情形。並隨時函

商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妥籌辦理。刻下法國使臣羅淑亞精兵要挾。肆意鴟張。臣到津後。總期與督臣曾國藩力持正議。杜其格外要求。然和局固宜力顧。變端亦當豫防。且必即日豫備戰守事宜。庶可懾其驕張之氣。再一面設法轉圜。或可冀其就我範圍也。茲謹定於七月初二日由京起程。理合恭摺陳明。叩求

聖訓。俾有遵循。

御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三



681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四

同治九年。庚午。七月。辛未。成都將軍崇實奏。竊奴才欽奉

上諭。飭將貴州遵義教案。會同曾璧光秉公籌商。趕緊完結等因。

欽此。茲擇於六月十六日。酌帶文武隨員數人。藉巡閱邊

界為名。自成都起程。先赴重慶。暫行駐紮。查該處所屬之

綦江。與貴州遵義連界。尚易察看情形。先將遵郡紳民。妥

為開導。再密與黔撫相機籌辦。較之貿然直赴貴陽。專聽

教士一面之詞。似覺得體。

諭軍機大臣等。崇實奏查辦遵義教案起程日期一摺。貴州遵義

教案。日久未結。自應迅速審辦。崇實現於六月十六日自省起

程。先赴重慶駐紮。將遵郡紳民開導。再密與曾璧光相機妥籌。
雖係慎重辦法。惟重慶與遵義界分兩省。查辦大員未入黔境。
轉使洋人有所藉口。此案終難早結。著崇實體察情形。仍遵前
次諭旨。馳抵遵義。督飭楊蔭棠。余思樞等。持平妥辦。以期民教
相安。免生枝節。現在直隸天津地方。又有焚毀教堂。毆傷領事
之案。辦理正當吳緊。若外省教案。早日完結。亦足以折服其心。
崇實務當悉心籌畫。以副委任。

甲戌。工部尚書毛昶熙奏。竊臣於七月初五日抵天津。當
即往晤直隸總督曾國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詢悉連日
羅淑亞尚無動靜。惟聞該使擬回京商辦諸事。英國使臣

威妥瑪亦於前月杪到津。並有勸其回京之意。臣以津門滋事之案。全在地方官設法議辦。就近與該公使商酌。以期及早了結。若任令回京。轉恐往返函商。致稽時日。當由臣往晤該使。剴切開導。設法勸阻。雖似稍有轉機。尚未知能否就我範圍。津門海口。現泊外國兵船數隻。據法國繙譯官德微理亞面稱。係各口巡緝之船。臣詳加查察。尚無上岸滋事各情。商民照常安謐。堪以上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箋毛昶熙奏抵津日期並會商大概情形一摺。羅淑亞擬回京商辦諸事。英國使臣威妥瑪亦勸其回京。據毛昶熙

奏稱此案全在地方官設法議辦。就近與該公使商酌。及早了結。若任令回京。轉恐往返函商。致稽時日等語。所籌甚是。著曾國藩毛昶熙崇厚悉心會商。與羅淑亞就近在天津迅速議結。毋令該公使回京。致此案轉形稽滯。至為首滋事之犯。著仍遵前旨。趕緊緝拏。以為轉圜地步。曾國藩等務當妥速籌辦。上維國體。下順輿情。以期力保大局。

乙亥。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奏。竊臣六月二十七日抵西安。正與蔣志章籌布防務。七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天津滋事一案。曾國藩奏請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交部治

罪等因。欽此。臣伏讀之下。震悚焦急。莫可名言。前准總理衙門暨曾國藩函知津事原委。臣料夷情叵測。即商請曾國藩酌調親軍勁旅。移紮附近衝要。若該酋無理取鬧。尚可稍有搪抵。並密飭現駐直東之臬司劉盛藻丁壽昌各帶銘軍。相機準備。昨接曾國藩六月二十三日函稱。法使羅淑亞照會。將天津府縣抵命。該府縣並無大過。不得已奏交刑部治罪。已覺內愧方寸。外干清議等語。臣正增憂系。茲蒙

聖明指示。斷不能如此辦法。仰見

權衡至當。該酋等平日曾

朝廷以制官。官以制百姓。其心固甚畏百姓也。今未根究下手兇犯。先欲官為抵償。不但無以服天津士民之心。亦無以服天下臣庶之心。夫是非者立國之本。此案屈在津民。業經事事認錯。情理備至。而羅淑亞等特強逞忿。不論是非之公。並欲使我

國家紊亂其是非。即令隱忍遷就。後將何以立國。想毛昶熙丁日昌到津後。必與曾國藩等妥商。趕緊訪拏兇犯議抵。惟該國既有兵船到津。聞復往安南等處。陸續徵調。

京畿根本重地。豈可束手受制於人。誠如

聖諭。亟應豫籌備禦。臣昔在蘇滬。與洋人久相交涉。所部將士。與

洋兵曾共戰陣。習知其平素伎倆。專恃火器。水路船礮。我軍或難與爭長。陸路野戰。彼族亦難操必勝。蓋大礮笨重。不宜運行。又洋人不能自紮營壘。一敗則無歸宿也。疊准左宗棠咨函。甘省軍務。漸有起色。陝回敗殘無多。期之歲月。必能得手。

聖主可釋西顧之憂。微臣當以

畿輔為急。現已傳知郭松林。周盛傳等。督催各營。剋日分起啟程。臣擬先帶馬步親軍八營。於初七日由西安進發。至潼關渡河。取道山西。馳赴近畿一帶。擇要駐紮。屆時請

旨遵行。一面咨商署湖廣督臣李瀚章。趕飭後路各臺局。改道解

運餉銀軍火。以期接濟無誤。其陝省防勦事宜。遵即知照
左宗棠暨將志臺安等辦理。
李鴻章又奏。再據辦理西征糧臺翰林院侍講學士袁保
恒咨稱。竊保恒恭聞部銳。知天津民教搆釁。洋人受創甚
鉅。積怒甚深。知必有非理要求。兵船挾制之事。私憂竊慮。
寢饋不安。伏念保恒世受
國恩。無可圖報。既聞
畿輔有警。凡可以分
君父之憂。效馳驅之力者。義當不避艱險。慷慨赴之。竭蹶趨之。當
聞信之始。即擬具摺奏請馳赴直隸。聽候驅策。稍效愚誠。

茲聞臣奉

旨馳赴直省。想係夷人狡逞。軍情緊急。私懷懸懸

闕廷。益覺食不下咽。請臣附驛代達悃忱。仰求

恩准效力畿疆。俾遂捍衛之義。以伸忠愛之私。至保恆現辦西征

糧臺。經陝甘督臣左宗棠奏明。專司催餉。一切均有頭緒。

接手之人。不至為難。查有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品望素優。

老成勤懇。現在西安。亦係奉

旨歸左宗棠差遣。位屬京卿。與各督撫咨函往來。提催軍餉。體制

相宜。可以接管。又保恆兼管甘捐總局。隨時咨請戶部撥

奬。王家璧並可兼管。如應撥算事煩。查有現管軍需局知

府沈應奎句稽精敏可以幫同料理此外並無經手未完
事件如蒙
俞允朝受
命可交卸清楚亦不致有遲延保恆辭易而就難辭逸而就勞
實係迫於血誠不能自已除咨請
欽差大臣左宗棠查照酌覈轉行外理合懇誠咨請附奏等情前
來查袁保恆於七年四月奉
旨發交臣營差遣見其勇於任事能耐艱苦聯絡各軍商酌機宜
於兵事亦有閱歷臣昨行抵西安該學士面稱風聞天津
教民滋事畿疆恐有警要擬自行奏請募兵赴直稍盡捍

衛之誠。臣當以接據天津府道丁壽昌等來書六月十九日。羅淑亞與曾國藩初次相見。語氣尚為平和。並未過肆要挾。暫宜靜候等語。臣之。茲聞臣奉

命赴直。復咨請代奏各情。實出於報效悃忱。臣未敢壅於上聞。應否准其前往之處。伏候

恩旨。轉行知照。

李鴻章又奏。前直隸提督一等男劉銘傳。上年因傷病復發。奏請開缺調養。臣今春疊有黔陝之役。曾函商該提督能否力疾視師。據稱邊患尚非甚急。若至軍情吃重。義當復出等語。查劉銘傳歷勦髮捻各逆。紀律嚴明。威望素著。

其才器智略。可當一面。尚在楊岳斌紀超之上。所部銘字
馬步各營。經曾國藩奏交劉盛藻丁壽昌接帶。拱衛
畿輔。現在事勢緊急。該提督深明大義。分應投袂而起。稍助
聲援。臣已飛函敦勸。該提督寄居安徽六安州。可否請
旨寄諭該提督。剋日兼程赴營。並幫辦臣處軍務。將來如有他處
征討。該提督堪膺重寄。但使糧餉無缺。必不致有覆軍僨
事之虞。
李鴻章又奏。再法使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立即正法。
據其照會內稱。所聞所查。實由府縣幫同行兇。又稱有主
使動手之人。經曾國藩等據理駁斥。該使尚悻悻不平。臣

查外國審辦命盜重案。必以證據口供。當堂質對確實。反覆研究。乃能定讞。與中國明慎用刑之意略同。竊料該使到津後。必有洋行買辦通事。及習教無賴之徒。從中簸弄。以致顛倒失實。若僅空言駁斥。徒激其怒而啟其疑。此案終難妥結。臣愚擬請

密諭毛昶熙崇厚等。詢明該使所聞得自何人。所查得有何據。須將如何幫同主使證據交出。由中外大員。會同提集該府縣。當堂質訊。必如外國辦案。兩造俱肯認供。毫無抑勒翻異。乃可成信讞而服眾心。果該府縣有此實在重情。亦不能曲為寬貸也。倘該使竟不交出證據。或不肯傳往會訊。

是其情虛而兇燄亦當漸減。該府縣張光藻等想必遞有切實親供。應由該大臣等相機照會法使。仍趕緊訪拏真正兇犯。迅速議抵。較之空言抵制。或者稍易轉圜。臣相距太遠。於局中情形。未能深悉。姑就愚慮所及。冒昧瀆陳。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酌帶各軍剋日起程。並代奏袁保恒請赴直效力各摺片。天津之事。現經毛昶熙前往。會同曾國藩辦理。旬日以來。法使羅淑亞仍復恃强逞忿。海口兵船。雖祇數隻。惟夷情叵測。難保不陸續駛至。肆意要挾。必須及早布置。有備無患。方可徐圖轉圜。李鴻章現已飭令郭松林周盛傳等軍。分起啟程。並先帶親軍八營。取道山西馳赴近畿。實能忠勇任事。

深慰廑懷。該督馳抵直境後。應駐紮何處。屆時再行請旨辦理。袁保恒現辦西征糧臺。情形較熟。未便遽易生手。所請赴直效力。著毋庸議。李鴻章另片奏請飭劉銘傳赴營。前已諭知曾國藩飭令該提督赴直。統帶銘軍。本日復諭英翰催令迅速起程。至所陳詢明羅使所聞張光藻等主使有何證據。亦已諭令曾國藩等商辦矣。

又

諭李鴻章奏請調提督赴營等語。直隸天津滋事一案。不能不為布置。李鴻章現已遵旨督兵馳赴近畿。以備緩急。前任直隸提督劉銘傳謀勇兼優。威望素著。該提督深明大義。當此事機吃

緊之時。自應力圖報效。著英翰即行傳諭劉銘傳。剋日兼程赴營。藉資統率。駐紮張秋銘軍馬步各營。業經曾國藩調赴滄州一帶。並著知照該提督。探明前進。以期迅速。

又

諭李鴻章奏。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正法。其照會內稱實由府縣幫同行兇。又稱有主使行兇之人。請飭毛昶熙等詢明該使所聞得自何人。所查得有何據。須將如何幫同主使證據交出。由中外大員會同提集該府縣當堂質訊。必兩造俱肯認供。方成信讞等語。曾國藩現將天津府縣解交刑部治罪。本日軍機大臣呈遞毛昶熙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函。有羅淑亞即擬

進京之語。該府縣解送到部時。萬一羅淑亞欲到刑部親看審訊。殊屬不成事體。現在俄比各國均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探聽。將來該府縣到部時。外國人能否前往聽訊等語。雖經該衙門當時竭力阻止。然亦不可不防。若仍令張光藻等在津呈遞親供。曾國藩等與羅淑亞據理辯駁。較為妥善。將來定案時。仍由刑部覆覈。以符曾國藩原請交刑部之奏。著曾國藩等斟酌辦理。本日已傳諭錢鼎銘。將該府縣仍行解赴天津候質。曾國藩等於張光藻等抵津後。先行取具親供。照會羅淑亞。如羅淑亞仍自狡執。再向詢問該府縣幫同主使。究竟有何證據。即得之傳聞。亦應將聞自何人。確鑿指出。再行當堂質訊。以昭覈實。

若以游移無據之詞。欲將該府縣正法。斷不能如此辦理也。張光藻等既在天津傳質。羅淑亞自亦應在津。以免往返函商。曾國藩著即可照會羅淑亞在津商辦。以期迅速了結。如羅淑亞進京。更無轉圜地步。曾國藩等諒亦統籌全局。熟計深思。至正兇亟應嚴緝。前所獲犯。趕緊審訊議抵。較之空函抵制者更為得力。原片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前經曾國藩奏明交部治罪。惟革員等應得之罪。亦應在津取有親供。質訊明確。再行交部嚴辦。方昭平允。著錢鼎銘即行派員將革員等

解往天津。聽候質訊。

丙子。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工部尚書毛昶熙。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羅淑亞前以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提督陳國瑞三員。有主使殺害洋人之意。應議以抵償。當經臣國藩一面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一面以陳國瑞係案外之人。府縣亦不能即行正法等情。分別照覆該使。並疊奉

諭旨。以此事萬難允准。道即力與相持。不稍游移。該使旋有回京商辦之說。及臣昶熙到津。即會同臣崇厚往晤羅淑亞。德微理亞。剴切開導勸止。頗似稍有轉機。不意初七日戌刻。

該使臣等來臣祖熙寓所。仍堅執前說。必令該三員抵償。並當面恐嚇。若不照辦。難免兵端。經臣祖熙力持正議。與之辯論許久。告以將府縣交部治罪。已屬曲從。至議抵之說。萬難俯就。該使聲稱若不允其所請。即當回京赴總理衙門商辦。復告以非理之求。總理衙門亦萬不能准。何必徒勞往返。轉致稽遲。不如在津商辦。較為妥速。該使堅不聽從。執意回京。初八日復遣隨來章京前往該繙譯處百般譬喻。不克挽留。現於初九日由水路起程。臣等查該使肆意要求。迫我以難堪之事。無論其如何鴟張。總當處以鎮靜。況聞該使所求。未必即出自該國主之意。如果該國

志在決裂。即將該三員議抵。亦於事無裨。徒損
國體。儻該國不欲決裂。則我諸事業已俯就。此事不妨力與
相持。且該使狡悍異常。詭謀百出。並未明言該三員議抵
後。即可了案。誠如
聖諭。洋人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
而仍不免啟釁。臣等窺該使之意。若非京外一體拒絕。必
不甘心。是以再三勸阻。不肯聽從。此次到京。必仍百計要
挾。伏乞我
皇上宸衷睿斷。定見力持。該使不遂所請。未必不自行轉圜。回洋
商辦。庶此案稍易措手矣。

曾國藩又奏。保定銘軍二千餘人。張秋銘軍九千餘人。先後調集天津滄州等處。李鴻章所部郭松林周盛傳等軍。旋當東來。直境荒歉之後。糧食艱貴異常。軍米一項。猝難購辦。淮軍部眾。率係南人。慣食大米。南方採買。海船裝運。節節為難。現在福建船局購辦京米。已由前任臺灣道吳大廷解運抵津。臣擬截留二萬石。存儲津郡。以濟急需。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此項福建運到之米。由天津撥留二萬石。以為李鴻章軍營及銘軍全隊之用。俾各軍抵津。不以缺食為患。如此通融辦理。於大局實有裨益。

曾國藩人奏。臣欽奉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上諭。令傅振邦前赴天津。聽候該督調遣。其練軍及標營官兵。已令傅振邦豫為部署候調等因。欽此。查此時津郡不甚危急。該提督所帶新練之軍。尤難當此大敵。徵發太繁。無裨實際。似可毋庸赴津。即經臣函致總理衙門查照。昨接函復。此節應俟毛祖熙到津會商。奏明暫緩。亦無不可。茲經臣與毛祖熙會商。意見相同。除咨令該提督暫緩來津外。謹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等奏。法使仍執前議。徑行回京商辦一摺。羅淑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准之理。昨已傳

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並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親供。照會該使。以期迅速了結。今羅淑亞既因不遂所欲。悻悻回京。此時中外一心。非理之求。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自能堅持定見。力拒詭謀。曾國藩等。仍當將緝兇等事趕緊辦理。不得因該使業已來京。稍涉鬆勁。一面飭張光藻等速遞親供。在津候質。如此辦法。該使理屈辭窮。或當自行轉圜。回津商辦也。另片奏。請將福建船局購辦京砲。截留二萬石存儲津郡。備李鴻章軍營。及銘軍全隊之用。係為豫籌兵食起見。著照所請行。傳振邦。已傳諭令具折回古北口矣。

又

諭。傳諭直隸提督傅振邦。前據傅振邦奏。部署各軍。於初五日由古北口起程赴津。茲據曾國藩等奏。請飭該提督暫緩來津等語。古北口練軍及提標營各官兵。本可緩為徵調。該提督於接奉此旨後。無論行抵何處。即行折回古北口。暫緩赴津。仍著將新練各軍勤加訓練。悉成勁旅。不可有名無實。

丁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天津民教啟釁。諭令沿江沿海各督撫等。於各口岸嚴密設防。該督撫等諒已遵旨籌辦。津事尚無頭緒。羅淑亞多方要求。雖據曾國藩等據理駁斥。該使臣桀驁性成。未能就我範圍。現又由津至京。能否不至決裂。未可豫定。此時惟

有先籌防守。以杜洋人窺伺之心。著馬新貽。英桂。瑞麟。李瀚章。丁日昌。英翰。劉坤一。丁寶楨。郭柏蔭。劉崐。李福泰。黃翼升。張兆棟。楊昌濬。於各省通商口岸。迅速籌防。萬一洋人兵船駛至。務須設法堵禦。勿任其來虛肆擾。或至占踞口岸。如有疏虞。惟該督撫等是問。所有沿江沿海水陸官兵。飭當懍遵前諭。力加整頓。並著將現辦情形。詳晰具奏。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奴才於六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崇厚已派出使法國。自應及早啟行。著曾國藩體察情形。如崇厚此時可以交卸。即著該侍郎先行來京陛見。以便即日起

程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廣運。欽佩難名。芬伏查其時正值法使羅淑亞甫經到津。逞
其虛憍之氣。與督臣疊次照會。固執己見。否則立啟兵端。
情形萬緊。芬以大局所關。大義所在。自應在津幫同曾國
藩殫竭血誠商辦。但求於時事少有挽回。不致遽行決裂。
當經督臣奏明令芬暫緩晉京在案。嗣又欽奉
上諭。毛昶熙著前赴天津。會同曾國藩查辦事件。欽此。尚書毛昶
熙。於七月初五日到津。次日即約同芬。前赴威妥瑪羅淑
亞處。竭力攔阻。勸其在津辦事。不必晉京。奈其回京之意
已決。堅執不從。現在羅淑亞威妥瑪已於本月初九初十

等日。先後起程回京。茅思英法兩國使臣。既皆回京。是洋
郡目下情形。與月前稍異。茅係奉
旨出使法國之人。受
命以來。已逾一月有餘。
綸音渙汗。早經宣布泰西各國。誠如
聖諭。自應及早啟行。以敦和好而彰大信。茅早行一日。即可早安
外國一日之心。於籌維大局。極有關繫。茅當與曾國藩毛
昶熙商明。相應欽遵
諭旨。先行來京
陛見。至大理寺卿成林奉

旨署理通商大臣一缺。該京卿已銷假多日。自可來津。著擬於拜
摺後。即行帶印啟程。趨詣
闕廷。跪聆
聖訓。所有著衙門應行交代事件。業已逐件清釐。統俟成林受篆。
即將關防文件。一併派員齎交成林接收。現時署中日行
事件。查照成案。飭派通商委員鹽運使銜江蘇補用道陳
翰蒼代拆代行。並查明著歷次出差章程。遇有中外文移
事件。暫用天津關監督印信。至衙署關庫重地。行文天津
鎮道派撥弁兵。小心守護。
諭軍機大臣等。崇厚奏體察津郡現時情形。擬即來京陛見一摺。

崇厚著即來京。其三口通商一缺。著毛昶熙暫行署理。崇厚即將關防交毛昶熙接收。毋庸攜帶來京。津門應辦事宜。仍著曾國藩毛昶熙。懍遵疊次諭旨。妥速籌辦。

己卯。江蘇巡撫丁日昌奏。竊臣於七月初四日。欽奉寄諭。近日各省民教仇殺之案。不一而足。洋人動以兵船恐嚇等因。欽此。伏查天津民教互鬨一案。在法領事先戾性成。固屬禍由自取。然傷斃彼族官民教士至二十餘名之多。在羅淑亞虛憍矜張。難保不捏情虛報。而各國幸災樂禍。覬覦將來得有優異。一體均沾。亦無不極力慫恿。從旁幫助。冀開兵端。即一意主撫。亦必先能守而後能撫。是則暗中防

維一端。實為目前切要之舉也。惟向來外國搆釁。專以水戰取長。而法人則兼長於陸。現在沿江沿海。所設防兵。如長江外海水師船隻。不過舢板廣艇之類。若在江海陡遇風濤。兵勇即顛簸不能站立。何況打戰。其製造局新造輪船。合江閩二省。不過四五號。身小力薄。以捕海盜則有餘。以禦外侮則不足。而且船中多係洋人駕駛。設遇有事。發縱亦難如意。此沿江沿海口岸水師之實在情形也。邇來中原甫經肅清。西南軍務。總未竣事。游勇會匪。伺隙而動。論目前之事勢。則宜以羈縻為萬全。論事後之經營。則宜以自強為根本。臣前曾密陳綠營兵制。宜化散為整。並與

曾國藩商及水師章程。亟宜改絃易轍。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方今强敵環立。攻之之法。與從前不同。則禦之之術。亦當與從前有異。故固民心則先當擇循吏。練隊伍則先當擇將官。紓邊患則先當改營制。精器械。練輪船。建礮臺。然此皆當綢繆於平日。非能取辦於臨時。若毅然決然。為力改因循之詐。則今日雖弱。他日可强。今日雖屈。他日可伸。內則卧薪嘗膽。外則虛與委蛇。誠如

聖訓。兵端不可自我而開。蓋發之匪難。收之甚難。固不可不躊躇審重而出之也。臣起程在即。當屬張兆棟密籌守禦。不可稍涉懈怠。而蘇省密邇彼族。尤不可過事張皇。致華洋疑

忌日深。轉成不可了之局。區區愚見所及。是否有當。謹遵
旨密陳。
丁日昌又奏。臣正在具摺覆奏間。復於七月初六日。欽奉
密諭。天津滋事一案。前經派令曾國藩前往查辦等因。欽此。臣奉
諭後。即一面傳知張兆棟護理巡撫印務。一面料理啟程。惟查上
海中國輪船。除恬吉白雲等船。經李鴻章調派解餉赴楚。
尚未駛回上海。其餘操江鐵皮兩船。均未到過天津。而又
派在江口護送秋試士子。展轉劄調。更屬遲延。臣若附搭
外國輪船。計由蘇至滬。尚須數日。而該船又須待客貨滿
載。方肯開行。行期不能由己作主。駛至煙臺。尚須起貨駛

閣一二日。轉覺遲延。臣再四思維。惟有在蘇乘小輪船至清河。即由清河起旱前進。晝夜兼程。計程雖二千餘里。約十餘日必可趕到。似較海道尤為迅速。上海為通商第一碼頭。華洋雜處。綏輯不易。臣現將應辦事宜。詳細交代張兆棟。臣母今年八十九歲。自去冬臥病在牀。臣啟程後乏人侍奉。亦應將醫藥一切。略為料理。臣定於初八日交卸。即於是日兼程北上。天津地方。臣向未到過。惟聞此次教堂用藥迷拐。既查無確據。而百姓滋事之時。又未見地方官認真彈壓。洋人忿激要求。自必出於情理之外。然百姓尚可諉為不知輕重緩急。至於地方官明知時勢艱難。元

氣虛弱。當百姓紛紛聚眾之時。果肯認真彈壓。即使因而受傷。亦尚可平其氣而釋其疑。乃任百姓逞一朝之忿。遂致

國家受無窮之累。過誤似亦不輕。至臣前在藩司任內。有密陳豫籌修約一疏。係由曾國藩李鴻章代為奏咨者。不知此疏在何處為洋人所轉鈔。去年羅淑亞到上海時。與署臬司杜文瀾上海道涂宗瀛言及。甚為忿忿。七年曾國藩奏請設立沿海水師。言臣素有捍禦外洋之志。此疏刊刻傳布。洋人亦復恨之切齒。是臣言斷不為羅淑亞所信。可揣而知。臣在途次。如聞天津情形緊急。即當折往天津。幫

同曾國藩力籌守禦。若情形尚鬆。臣當先行入京跪聆
聖訓指示。然後再行赴津。緣起事雖在天津。而了事之樞紐。則不
在天津也。
丁日昌又奏。再天津距京太近。而又為濱海重鎮。若萬一
決裂。則兵連禍結。漕運餉道。在在均關要著。不比他省地
方。與之搆釁。尚可徐圖布置。默計彼若決計用兵。定以上
海為後路。李鴻章頻年平捻平髮。而又熟悉洋務。素為洋
人所畏服。可否飭調李鴻章統兵由江東下。以示彼若無
理要挾。則由上海搗其後路。且天津如果和議不諧。誠不
如由外省與之挑釁。使彼移前敵之兵以顧後路。亦可稍

紓近畿之急。惟李鴻章業經行到陝西。相隔太遠。恐非二三月不能到滬。抑或飭調李鴻章先行移紮近畿。以資護衛之處。恭候

聖裁。至直省駐紮之銘字營。向恃洋槍為得力。然有洋槍而無洋藥。則利器為虛設。該營洋藥銅帽軍火等件。向由江甯蘇州兩軍械所。源源接濟。近因淮軍赴陝。李鴻章業將甯蘇所存軍火。提至湖北襄陽一帶存儲。以便就近接濟陝省勦賊之用。昨日紮張秋之銘字營。以軍火缺乏。赴蘇請撥。雖蘇局軍火提存無多。祇可先其所急。飭局應付。惟由運河起解。非兩月不能運至天津。誠恐緩不濟急。臣已飛飭

上海采辦軍火委員劉瑞芬等。迅即設法。將軍火腳中由沙船運至天津。現在尚有南風。似較由內河可速數倍。惟洋人如已開釁。則采買軍火。必多掣肘。可否密飭曾國藩查明所部軍火短缺何項。是否天津尚有存儲。行知沿海沿江各督撫。將天津應用軍火。設法機密由海道起解應用。庶免臨渴掘井。抑臣更有請者。自古以來。往往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倡百和。亦足熒聽聞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

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

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
宸衷獨斷。不可為衆論所動搖。
諭軍機大臣等。丁日昌奏密陳交涉大概情形。並交卸起程北上。
孫籌備禦各摺片。覽奏均悉。天津之事。法使羅淑亞必欲將府
縣及陳國瑞正法。此事萬難照辦。經曾國藩等據理駁斥。該使
仍復狡執。現又回京欲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饒舌。已諭令該
王大臣堅持定見。力拒詭謀。一面仍令曾國藩等將緝兇等事
趕緊辦理。丁日昌業經起程由旱道北上。著仍遵前旨。兼程前
進。馳赴天津。幫同曾國藩毛昶熙商辦一切。毋庸先行來京。際
此時事艱難。總以力保和局為是。其非理之求。仍當力與辯論。

以維大體。惟洋人恃强逞忿。動以兵船恫喝。戰守之策。自宜豫為籌備。張秋銘軍。現已調赴滄州一帶駐紮。並令李鴻章統帶郭松林等軍。馳赴近畿一帶。以備不虞。該督業於本月初七日。先帶親軍啟行。不久當可趕到。此間布置既定。洋人知我有備。或可稍戢其虛憍之氣。一面仍與轉圜。可期早日了結。所陳豫籌軍火一節。已諭令曾國藩照辦矣。

又

諭。丁日昌奏。密陳交涉大概情形。並豫籌備禦各摺片。蘇省華洋雜處。羈縻彈壓。較他省為難。此時情形。尤屬緊要。全在地方大吏。操縱得宜。持以鎮靜。事前妥為布置。以備不虞。方可消弭爭

端。不至別生枝節。丁日昌現已起程赴津。所有江蘇省水陸要隘。及一切守禦事宜。均着馬新貽張兆棟悉心籌畫。務臻妥協。惟不可稍事張皇。免致中外兩不相安。轉生疑忌。丁日昌以洋人若決計用兵。必以上海為後路。請調李鴻章統兵由江東下。示以彼若決裂。則由上海搗其後路。此亦牽制洋人之法。惟李鴻章現已調赴近畿。丁日昌所奏各情。即着馬新貽張兆棟酌度機宜。豫為籌備。將來如此懾以兵威。使彼有所顧忌。則天津之事亦易轉圜。是在該督等先期部署。庶臨事方有把握。

又

諭。丁日昌奏張秋銘軍。以軍火缺乏。赴蘇請撥。已飭上海采辦軍

火委員暗中由沙船運津。以期迅速。惟洋人萬一開釁。米買軍火。必多掣肘。請飭查明豫為籌備等語。著曾國藩查明所部軍火。短缺何項。是否天津尚有存儲。行知沿海沿江各督撫將應需軍火。設法密由海道解津應用。庶免臨時缺乏。此係備豫不虞。為未雨綢繆之計。曾國藩仍當與毛昶熙妥為辦理。力保和局。以弭釁端。丁日昌已於本月初八日起行。由陸路兼程前進。本日已諭令迅速赴津矣。丁日昌摺一件。片二件。均著鈔給閱看。

貴州巡撫曾璧光等奏。竊去歲遵義府城民教滋事一案。

臣曾將大概情形奏

聞。檄委道員陳昌運等前往辦理。嗣蒙
飭令協辦大學士湖廣督臣李鴻章派員來黔會辦。旋經督臣奏
委道員余思樞赴黔。臣復添派藩司黎培敬臬司林肇元
道員吳德潇等會同余思樞督飭教案局委員馬應鑑汪
維翰等。赴該教士堂中。徹底根查。據委員等面晝。以教士
任國柱向稱黔省教案。積壓甚多。現經派員來黔。請即一
併舉辦等語。臣以各起案情。雖有輕重。而事涉中外。上廑
聖懷。該教士既有此請。若不分案清查。即遵義案結。亦屬前事未
了。惟案至九起。頭緒紛繁。往返籌商。致稽時日。屢次恭奉
諭旨飭催。並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錄法國公使羅淑亞所遞

各件。臣復嚴催該司道等。迅速歸案。逐一清查。隨時覈商。
總期遵照條約。持平辦理。不得稍涉枉縱。致起爭端。茲據
該司道等稟稱。該教士以先後各案。仰蒙
大皇帝飭查疊次。意甚欽感。現已逐案查明。一律歸結。共釋前嫌。
永敦和好。呈送結案清單。稟請覈辦前來。當即飭令照稟
議結。謹繕案單恭呈
御覽。現擬出示曉諭各屬。嗣後遇有民教交涉事件。均照條約辦
理。以期永遠相安。
黔省現結先後教案清單
一遵義府城。於八年五月。有毀堂阻教。搶害教民一案。

一興義府城團首劉觀得有殺害教民一案。

一著永甯州尹樹棠羅二生控告殺害教民一案。

一彈壓中路已經陣亡之副將田興貴因施司鐸在逺失事一案。

一安順府城團首文際昌有殺害教民一案。

一桐梓縣團首王大珩有殺害教民一案。

一代辦都匀府錢壎有阻攔文司鐸不許進獨山州城一案。

一綏陽縣城經堂被川省營員劉子貴有毀壞堂中什物一案。

一守備潘應陞因駁兩司釋行路滋事一案。

以上各案。均已三面議明辦理完定。恐後無憑。立此存查。

御批。覽。

曾璧光又奏。遵義等處教案。已於上月議結。因設堂行教等事。必須由省商議。連日與該教士往復妥議。以便赴遵舉行。正繕摺拜發間。復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五月初五日。欽奉

諭旨。添派成都將軍崇實來黔會商等因。欽此。旋准崇實咨會。已派委員楊蔭棠等先行會同余思樞蹇閏籌前往清查。擬親駐重慶。就近督辦等語。崇實於教案本極熟習。楊蔭棠

等亦素有鄉望。與余思樞。蹇閏等。均稱合手。重慶為通中之地。部署甚協機宜。臣查遵案雖結。而設堂行教諸事。尚須體察民情。逐一從妥辦理。以期永遠相安。已諭令余思樞等。俟楊陰崇等至後。即在遵會商妥辦。一面分稟崇實與臣會覈。以免歧誤。

諭軍機大臣等。曾璧光奏黔省教案。全行議結。開單呈覽。暨咨會崇實會同覈辦各摺片。貴州遵義等處教案。共有九起。現經曾璧光派委司道各員。會同該教士逐案查明。一律歸結。擬即出示曉諭各屬。以後遇有民教交涉事件。均照條約辦理。所籌甚為妥協。著曾璧光即將各案如何議結詳細根由。迅速咨明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憑查覈。黔省教案。雖已全結。而設堂行教等事。尚須妥籌辦法。該撫務當飭令余思樞蹇閏會同楊蔭棠等體察民情。設法開導。毋令再生枝節。仍隨時咨商崇實酌覈辦理。免至以誤。並檄飭地方官嗣後務當持平辦理。勿任再滋事端。前有旨令崇實馳赴遵義就近督辦。此時遵義教案已結。尚有設堂行教事務。亦須督率委員。逐一經理。操縱方合機宜。崇實應否仍赴遵義之處。著即酌量情形。以定行止。

庚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本月十四日。法國使臣羅淑亞到京。請示何日接見。臣等即令於十五日來見。先是臣等屢接曾國藩毛昶熙來函。以羅淑亞堅執欲

將已革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議抵之說。不願在津商酌。必欲來京等情。臣等逆料該使臣來晤。定多狡執。茲於十五日。該使臣率同繙譯官德微理亞前來。當經臣等接見。該使臣仍以主使之說。歸咎府縣各官。持定前議。不稍通融。雖經臣等正言駁辯。仍執前言。臣等亦堅與爭持。毫未鬆弛。該使臣又以曾國藩到津五十餘日。辦理遲延。並無確實辦法。當答以曾國藩一到津郡。即為查拏兇犯。修葺教堂。並為奏請昭雪。種種認真經理之處。以破其遲延之說。渠又稱兇手尚未拏獲。則告以現已先後緝獲多名。正在詳細研究。又謂教民慘被非刑。備極酷毒。該地方官

似此情形。應請查辦。復答以此事當為查明實情覈辦。此

臣等與羅淑亞此次由津到京。初見辯論津案之大概情

形也。總之該使臣非理之求。斷難遽就。而於近情之請。必

當趕緊經理。以示中國誠信待人。盡其在我之意。相應奏

請

飭下曾國藩。毛昶熙。悉心籌商一切。確訪案內正兇。迅速拏獲歸

案訊究。毋任漏網。並查明教民等酷受非刑一節。是否屬

實。詳細覆奏。以憑覈辦。

諭軍機大臣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使臣到京。議辯天津

教案。謹陳辯論情形一摺。據稱羅淑亞到京。接晤後仍以主使

之說。歸咎府縣各官。持定前議。不稍通融。該王大臣堅與爭持。毫不鬆勁。該使臣又以曾國藩到津五十餘日。並無確實辦法。兇手尚未拏獲。並以教民慘被非刑。應請查辦為詞。該王大臣答以曾國藩一到天津。即為緝兇修堂。並為奏請昭雪。現已先後緝犯多名。詳細研究。辦理認真。以破其遲延之說。其教民酷受非刑一節。允為查明覈辦等語。該使臣非理之求。斷難遽就。而於近情之請。必當趕緊辦理。以示誠信。此時如將下手滋事之犯。訊出確實供詞。按律懲辦。則洋人自不至節外生枝。再歸咎於府縣。著曾國藩毛昶熙督飭丁壽昌等。將現獲各犯詳細研鞫。並將案內正兇。迅速拏獲歸案訊究。毋任漏網。總期早一

日結案。即可早一日轉圜。切勿稍涉遲延。致滋洋人口實。至教民酷受非刑一節。或平日民教相仇。禁卒人等遇有被押教民。借以洩忿。亦未可定。即使實有其事。地方官不過失於覺察。無所用其迴護。著曾國藩毛昶熙確切查明。據實覆奏。張光藻劉傑現在何處。已否到津。尚未據曾國藩等奏到。本日又諭令錢鼎銘將該員等迅速解津。趁此洋人在京。趕緊取具親供。由曾國藩等奏明辦理。庶其中不至為難。若以奉旨治罪之員。任其他去。既於國體有傷。在該革員等亦非計之得者。且使洋人得所藉口。於議抵一節。更將牢不可破。該督諒早見及此也。曾國藩等前奏力保和局。堅持定見。誠屬審時度勢之論。惟不應辦

者固不可許。應辦者亦必切實辦理。速辦則洋人無可置喙。遲則多所要求。曾國藩毛昶熙同辦一事。務當悉心籌商。密速妥辦。以副委任。

又

諭前諭錢鼎銘將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派員解往天津聽候質訊。該革員等現在何處。已否解往。如尚未起程。著錢鼎銘懍遵前旨。遴派妥員。將該革員等立即解津。此事關繫緊要。毋得任意耽延。其起程日期。並著由該臬司迅速覆奏。

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李鴻章帶兵馳赴近畿。已據該督奏報起程。不久當入直境。因思此舉本係未雨綢繆。豫為籌備。自宜嚴密布置。未可先露風聲。現在天津之事。未即決裂。若調兵信息。早為洋人窺破。必致又生疑忌。著李鴻章於行抵直境時。酌度情形。即將所帶各營。扼紮直隸邊境獲鹿一帶。或於河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方分紮。總以防回匪竄擾為名。該督務須不動聲色。持以鎮靜。用昭慎密。至正定廣平等處。均有洋人教堂。李鴻章務當就近彈壓兵民。毋許滋事。免致別生枝節。

癸未。吉林將軍富明阿。副都統毓福奏。竊等於七月初六日已刻。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奉

上諭。伯彥訥謨祜奏。請調馬隊以備不虞一摺等因。欽此。芬等欽遵之下。伏思該處近接戰輔。最關緊要。亟應遵

旨照數挑派。遴委妥員管帶。當茲狄高氣爽。應令剋期趕緊起程前往。以防不虞。是以芬等即按照吉林各城在營官兵數目多寡。均勻分撥。檄令趕緊照數挑派。陸續送省。芬等再行復加揀選。並一面由吉林木城十旗存營兵內。親加挑選。茲擬由吉林烏拉伊通額穆赫索羅甯古塔琿春伯都訥三姓阿勒楚喀拉林雙城堡等處。共挑派精壯官兵二千名。分為八起。遴委曾歷戎行之頭品頂帶記名副都統

扎拉嘎圖巴圖魯參領常海。頭品頂帶記名副都統效勇巴圖魯協領富珠里。副都統銜依拉固勒巴圖魯花翎協領桂慶。記名副都統德音木巴圖魯佐領興祿等。委為帶兵統領。以期沿途督飭彈壓。擬令統領桂慶常海。督帶頭二三四起吉林烏拉等處官兵。其統領富珠里督帶伯都訥等處五六起官兵。興祿統領三姓等處七八起官兵。即令按起相繼起程。星速遄進。所有該官兵需用整裝銀兩。當因庫款支絀。暫由鋪商借墊。俟各外城官兵陸續抵到。即可酌定起程日期。

御批。知道了。

甲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遞直隸按察使錢鼎銘稟函。據稱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因患病出省。在順德府調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亦在密雲縣治病。已派員分赴守催等語。覽奏不勝詫異。張光藻劉傑以奉旨治罪人員。即使患病屬實。亦應在天津聽候查辦。乃該革員等。一赴順德。一赴密雲。捏病遠避。直視諭旨如弁髦。尚復成何事體。試思該革員等不呈遞親供。辨別是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與洋人終日辯詰。何能以空言相抵。朝廷之令該革員等赴津者。實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體會。倘然置身事外。若使洋人聞之。豈不益滋

口實。此事關繫重大。不可再涉遲延。著錢鼎銘懍遵前旨。星夜派員前往。將該革員等迅解天津。不准藉詞託病。仍著將起解日期。趕緊覆奏。曾國藩於張光藻等革職後。率行給假他出。實屬不知緩急。並著派員勒限催提。俟解到日。會同毛昶熙取具該革員等確切親供。以憑覈辦。若再託詞遠避。國法具在。豈能寬宥。

丙戌。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奏。臣前奉六月十四日寄諭。令彭玉麟迅赴江南。並垂詢劉銘傳能否來直。楊岳斌起用能否得力等因。續奉六月二十七日

諭旨。令臣檄催劉銘傳兼程赴直。統帶銘軍。以備緩急等因。欽此。

查捻逆肅清以後。劉銘傳即堅請開缺。臣七年北上時。遇
劉銘傳於清江。再三慰留。該提督面稱幾輔如有警急。仍
當投袂而起。昨臣檄調張秋銘軍。即經致函勸駕。催令迅
速赴軍。目下淮勇半已遣撤。李鴻章所部。多係選用宿將。
添募新勇。惟銘字一軍。尚係百戰之舊卒。其開花礮隊。亦
較他軍為尤精。但駐防過久。恐於戰事稍疏。若令劉銘傳
親出統馭。不難復還舊觀。勉力用命。劉銘傳在同時諸將
中。實為魁傑之材。此次催令來直。可否稍示優異之處。伏
候
聖裁。彭玉麟前治水師。積勞過久。謝病還家。近來每與臣書。屢言

病狀增劇。

諭旨飭赴江南。未審能否即出。楊岳斌上年不憚千餘里之遙。訪

紀超於夔州。李鴻章過夔門聞有此事。即欲薦令復出。治

軍海上。與臣往返函商。其後楊岳斌覆紀超書。以親老身

病為辭。議遂中止。今奉

諭旨。臣已致書楊岳斌彭玉麟二臣。詢其能否再出。俟有覆信。續

行奏陳。臣竊謂治海上之水師。與江面之水師。截然不同。

江則輕舢小艇。已為利器。海則非有堅重輪船。配用巨礮。

斷不足自立。以與敵爭衝。江則兩湖三江之人皆可召募。

海則風潮掀簸。非閩廣寧波沿海之人。往往嘔吐發暈。不

能使習重洋。江則支湖小港。一望可知。海則浩無津涯。非練習多年。不足以定方向而測淺深。其餘均須艱難創造。另起鑪錘。長江得力之將帥。用之海上。殊恐遠地弗良。今中國輪船。甫經修造。尚不盡如洋人兵船之式。洋槍洋礮。甫經操練。亦不能及洋人技藝之精。至如召募水軍。出海操演。此時尚未議及。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強。自非內外臣工。各有臥薪嘗膽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鉅。畏縮不為。俟諸後人。則後人又將託辭以俟後人。且永無自強之一日。茲當閩滬兩廠船成之時。即當於兩處選立統將。慎擇船主。出洋操練。無論有警無警。

窮年累歲。練習不懈。或者求艾三年。終有可以即戎之時。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遵旨函致彭玉麟等能否再出。續行覆奏等語。彭玉麟等受恩深重。當此國家多事之秋。自應力圖報效。着曾國藩於接到彭玉麟楊岳斌覆信時。即行具奏。候旨簡用。劉銘傳勇往過人。治軍有律。據曾國藩奏稱。此次催令來直。可否稍示優異。着俟劉銘傳到直後。再行聽候諭旨。曾國藩所陳治海上水師。與江上水師。截然不同。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強。非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鉅。畏縮不為。俟諸後人。則永無自強之日。茲值閩滬兩廠船成。即當於兩處選將操練各情。所籌切中窾要。近來內外臣工。往往遇事機緊

急。徒事張皇。迨禍患略平。則又泄沓成風。為目前苟安之計。即使創立戰守章程。而在事諸臣。奉行不力。事事有名無實。遂使朝廷深謀遠慮。均屬具文。似此因循成習。何時可冀自強。何時可平外患。宵旰焦憂。無時可釋。現在閩浙兩廠輪船。次第告成。着馬新貽丁日昌英桂沈葆楨於兩處各擇統將。出洋操練。無論有警無警。窮年累歲。練習不懈。方可備不虞而操勝算。廣東亦應籌備輪船。巡防海口。着瑞麟李福泰。一體認真辦理。以上各輪船。務須均用中國人駕駛。以期緩急足恃。至各省將備中。如有才具出眾。熟習風濤沙綫者。着各該督撫隨時保奏。以備擢用。即山林草野之中。有長於海戰者。亦當隨處留心物色。量

才起報。庶才能以擢羅而出。將士皆干城之選矣。此外如另有
備禦之策。並著該督撫等全局統籌。隨時具奏。該督撫等均為
國家重臣。務當實心任事。為嘗膽臥薪之計。共挽時艱。以副委
任。曾國藩原片。均著摘鈔閱看。

署湖廣總督浙江巡撫李瀚章湖北巡撫郭柏蔭奏。竊臣
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民教啟釁等因。欽此。臣等跪誦之餘。曷勝欽服。伏
查天津民教相爭。致斃法國領事人等。釁由匪徒迷拐幼
孩而起。該領事輒對中國官員。施放洋槍。以致民心忿激。
釀成巨案。現既經直隸督臣曾國藩前往查明情形覆奏。

當可妥速辦結。萬一法使藉端要挾。慾壑難填。包藏禍心。
變生不測。誠如
聖諭。斷不能任其肆意猖獗。自宜豫為之防。竊思近來在內地設
堂傳教者。惟法國人為最多。中國莠民匪徒。每恃習教而
作奸犯科。魚肉良善。地方官因投鼠忌器。辦理不無寬縱。
愚民無知。往往逞忿私鬬。致各省民教仇殺之案。層見疊
出。法使惟利是圖。動輒以兵船脅制訛索。良民飲恨既久。
積怨愈深。無不人人切齒。其所以隱忍吞聲。受之而不報
者。非畏外洋之強悍。實守我
國家之法度也。日後如須用武。百姓莫不奮臂爭先。願與決

勝。衆志成城。此民心大可用者也。迴溯洋人入寇之初。蓋緣中華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民不知兵。兵無鬬志。但聞船礮之堅利。與敢攖鋒而迎敵。後值髮捻各逆。相繼倡亂。內患方殷。無暇守禦。彼遂乘機思逞。

朝廷懷遠以德。一視同仁。許以通商。准立和約。乃屬一時權宜之舉。現中原底定。東南肅清。各省留防未撤之兵。皆久經戰陣。緩急可資。民間歷年舉辦團練。風氣亦漸轉弱為強。洋人所恃之軍火器械。中國近年設局仿造。間亦有之。兵民皆視為尋常之物。而無畏葸中餒之患。此軍器較利於昔者也。設或事有決裂。本任督臣李鴻章。自當率師北

上。拱衛

畿輔。不能回顧楚境。就湖北形勢而論。地居腹心。首重江防。下游黃州所屬之半壁山田家鎮。襄接江西。最為要隘。固宜設防於此。然洋船必由京口入江。方能上駛。一旦有警。尤以堵守京口為先務之急。所有漢陽岳州兩鎮水師各船。將來長江提臣黃翼升。必調赴江南扼紮海口。協力堵禦。以固門戶。未使仍畫汛地。株守一隅。查鄂省現在留巡襄河荊江水師礮船。共計有二百餘號。陸勇除目前李鴻章調赴西征外。尚有六千餘人。水師各軍。皆精壯能戰。堪以禦敵。至通省各標經制官兵一萬八千餘人。均經臣等

隨時督飭挑選操演。士卒尚屬驍壯。足以彈壓地方。如果
海疆不靖。鄂省辦防。就現有之兵力。酌量增募部署。保衛
楚疆。當可無慮。臣等惟有密會水陸提臣暨鄰省各督撫
嚴飭所屬各營將弁。勤加訓練。認真整頓。明示鎮靜。暗為
防範。斷不敢徒託空言。致滋貽誤。亦不敢孟浪從事。輕啟
釁端。以冀仰副
聖主未雨綢繆之至意。
李瀚章等又奏。洋人現在內地各省通商碼頭。開行貿易
望眷僑居者。共有十餘國之多。其衣冠形貌。大抵相同。雖
彼族各分其類。而中國人與之語言不通。莫能辨其何者

為法國之人。何者為英美等國之人。即火輪夾板等船。所豎旗幟。僅分顏色。而無國名字號。亦屬難以辨認。將來法國萬一構兵。所有各口岸碼頭。寓居洋人。以及往來各項洋船。應如何分別防範保護。必須先能辨明各國其人其船。辦理方有把握。想總理衙門通籌全局。望畫周詳。定與英美等國住京公使。豫籌辨認區別機宜。密行知會各省。妥為照辦。毋俟臣等總總過慮也。

諭軍機大臣著李翰章郭柏蔭奏整頓水陸各軍。現辦情形。暨請豫籌辨認各國洋人各摺片。據稱湖北水陸各軍。現皆精壯可以禦敵。遇有標兵。亦多驍勇可用。如果海疆不靖。鄂省籌辦防

埠。當可無虞。覽奏均悉。天津之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與法使辯論。尚未遽啟兵端。而未雨綢繆。不能不先期布置。鄂省長江天塹。守禦有資。惟該省水陸要區。均有洋人往來聚處。江防自應嚴密。該署督等所奏各情。於辦防確有把握。即著不動聲色。聯絡鄰封。將水陸各營。妥為部署。並隨時認真整頓。以備不虞。此次津民。本與法國搆釁。自可將各國區別辦理。以孤其勢。惟因誤傷俄英比意之人。以致各國藉口。均有連橫之勢。業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設法調處。李翰章等所陳辦明各國人船。以便分別防範保護之處。如將來事機決裂。當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機知照辦理。

山東巡撫丁寶楨奏。竊臣於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
月十六日。疊次欽奉
密諭。以天津民教啟釁等因。欽此。又於九年七月初五日。欽奉
上諭。令遴選久經戰陣之員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宸謨廣運。欽服莫名。伏查天津一案。當滋事之始。臣確訪情
形。深慮辦理之極為棘手。緣民教均有各不相下之勢。崎
重崎輕。皆易激起爭端。雖在我決不可輕言用兵。而事變
之來。恒恐出諸意外。是以豫防之道。不可不密為講求。臣
當於六月中旬。先已函致登州鎮總兵康揮轉。以查詢營
伍為詞。令其來省。與之熟計海口形勢。密謀布置。並寄函

切膚登萊青道劉道善令其於煙臺各洋行加意拊循如有假借津貼造言惑眾者立即拏究以安洋人之心一面仍將海口暗為體查情形並煙臺洋人有何舉動飛速密稟以憑震驚藩欽奉

密諭訪辦臣自當不動聲色悉心妥籌惟查東省海面自日照縣之海雄口與江蘇交界起至海豐縣之大沽河口與直省交界止中分為東南北三洋每洋相距約四五百里不等統計洋面約一千四百餘里其間島嶼海口大小統計二百數十處道里頗形寥遠若使處處布防不惟無此兵力且勢分力弱亦不足以資堵禦臣詳細審度惟有擇要設

防。查文登縣屬之馬頭嘴石島福山縣屬之埕臺蓬萊縣屬之廟島掖縣屬之小石島五處。係洋船來往經由之道。現擬於此處酌定設防。此外若文登之鐵槎山榮成之成山兩處。為洋船駛行東洋標準。而成山一處。地勢險要。船行必須開避。亦擬於兩處酌定每處各屯紮三數百人。編插旗幟。多設礮位。以作疑兵而資鎮懾。至於分布應需兵數。馬頭嘴石島兩處。共須防兵一千四五百人。煙臺及蓬萊縣廟島兩處。最為緊要。每處必須防兵二千五六百人。掖縣之小石島一處。亦須防兵一千二三百人。合計五處。及鐵槎山成山兩處。共須防兵六千數百人。始敷布置。復

查登鎮所轄水陸各營。除出師裁撤外。實存兵丁三千六百九十餘名。以之分防各島口。實不敷兵三千餘人。臣擬將來設防之時。酌定以記名提督現署臣標中軍參將莫組紳所帶勇丁二營合之。如不足用。擬在煙臺將福建廣東向在該處游散之徒。招募二三營。嚴行約束。俾為我用。一可以杜洋人句結漢奸之謀。一可以靖內地藉端肆擾之害。惟是布置雖定。而津事並未稍形決裂。雖該洋人時以兵船要挾。究未顯露痕跡。此時辦理海防。亦祇可暗地規畫定局。待時而動。萬不能遽行調派。轉令該洋人得以藉口。臣刻惟懍遵

聖訓。將沿海水陸各官兵。加意整頓。現已嚴飭各將弁。令其於各營兵丁。揀選足數。勤加操練。決不明言設防之事。以示鎮靜。萬一日後有警調撥。亦甚便捷。此臣現在籌辦海口之情形也。抑臣竊有說者。此次天津民教滋事。僅係法國而不及各國。僅係教堂而不及通商。以目前情勢論之。法國重傳教。而各國重通商。若一經用兵。於通商各國必多不利。洋人惟利是圖。似不肯以彼累此。故用兵一層。將來或不生此。所慮法使羅淑亞遇事任性。躁急妄為。則防之自應嚴密。然事機如果決裂。臣以為沿海各口之防。尚可緩圖。而大沽北塘等處。為

京師最要門戶。急當層層布置。但使兵勇得力。不令洋人得以登岸。彼亦無計可施。臣目前雖將沿海防務規畫粗定。而根本重地。刻難去懷。現已將王正起所帶之振字四營王心安所帶之東治二營。均調赴附近直境之德州陵縣。分地駐紮。令其巡防邊境。逐日操練。設使事機有急。即當親率北行。期於迅速以顧根本。惟慮王正起所帶僅四營。王心安所帶僅二營。人數太單。設遇大敵。戰守均難自成一隊。臣不得已。復令其將各該營前次遣撤得力舊部。選募十二營。分帶訓練。如一旦事變猝來。即可獨當一面。力遏狂氛。而於本省海口分布防兵。亦不必從中抽調。似於

內外均尚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丁寶楨奏籌防海口。及練兵備調一摺。天津一案。法使羅淑亞肆意要挾。近復回京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饒舌。疊經王大臣堅持定見。力與辯論。目前情形。雖不至遽行決裂。而此事如何辦結。尚無實在把握。此次啟釁雖由法國。亦有誤傷俄英比意等國之人。且洋人蜚駕相依。遇事必相聯絡。不可不先事籌畫。以備不虞。丁寶楨擬於東省各海口酌定兵數。分別布置。所籌尚妥。著即不動聲色。慎密籌備。煙臺地方。華洋雜處。尤關緊要。務當飭令文武各員。拊循彈壓。免滋事端。王正起等營。分紮德州等處。並著飭令認真訓練。以備緩急。

黑龍江將軍德英奏。竊芬於七月初九日丑刻。承准軍機
大臣密寄。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伯彥訥謨祜奏。請調馬隊。以備不虞等因。欽此。芬伏查所屬
各城兵丁。除調赴軍營外。現在存營者為數無多。並內有
由軍營補甲。因受傷病撤回。疲弱者亦復不少。且本省地
面遼闊。係屬極邊重地。西南與蒙古吉林連界。東北與俄
國接壤。該夷屢屢違約要求不息。並由水陸任意游行。其
情叵測。所有防範巡查。在在均關緊要。加以呼蘭等處。招
民開墾。該處與吉林屬境。僅隔一江。每屆封凍時。賊匪竄
擾。由省派兵往捕。其各該要隘。以及附近山林。彈壓稽查。

一切差徭。皆資兵力。今就各城現有兵數計之。已覺過單。若再挑派精兵二千名。則各城存兵更少。遇有緊要差遣。實屬不敷分派。深慮貽誤。現由齊齊哈爾挑派精兵二百五十名。黑龍江挑派精兵一百五十名。墨爾根挑派精兵一百名。呼倫貝爾布特哈兩處。各挑派精兵二百五十名。共酌派精兵一千名。由曾經出師各官內揀派二十四員。分起管帶。於八月初六日。由省啟程。續起各間二日前往。現調赴口官兵。仍查照向辦章程。自茂興站出境。由蒙古草地進法庫邊門。取道迅速赴口。一面先行飛咨

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尹直隸總督。飭屬一體妥為豫備協濟

馬匹車輛。以利遞行。查本省額設軍械。均經歷次徵調官兵。攜赴軍營。現存捐造防夷軍器無多。遇有事故。實係不敷分發。此次奉

旨調取官兵。應需軍械。懇請

飭部撥給。抑或轉令直隸督撫等酌籌給發。以資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德英挑選黑龍江馬隊二千名。馳赴古北口一帶駐紮。茲據德英奏。黑龍江所屬各城。存營兵數無多。且須防守邊境。僅能挑選精兵一千名。擬於八月初六日陸續起程等語。即著照所請。飭令管帶各員。屆期迅速起程。不得沿途逗遛。該將軍因存營軍械不敷。請飭部撥給。或令直隸總督酌籌

給發之處。著庫克吉泰於該官兵行抵古北口時。查看情形。奏明辦理。

等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七十五之七十六

6894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五

同治九年。庚午。七月。己丑。密雲副都統景豐奏。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聞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現在密雲。該革員現有查辦之案。必須迅赴天津等因。欽此。奴才遵即傳問密雲縣知縣唐鈺。據稱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係於本月十九日來密。在甯姓家中居住。是日省中委員王霖亦來密雲。查問該革員住址。即同委員王霖。由甯姓家中。將該革員傳出。擬即定期起解等語。奴才查省中委員。既已到密。將該革員劉傑傳出。自應趕緊起程。奴才遵即派委佐領恩福。防禦崇詹。飭令協同

該委員王霖將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於本月二十二日押解起程送赴天津聽候查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景豐奏派員會解革員起程赴津等語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現經景豐派委佐領恩福等協同委員王霖於本月二十二日押解起程密雲距津甚近不日可到張光藻亦已由錢鼎銘派員解送天津即著曾國藩毛昶熙取具該革員等確切親供迅速覆奏此事本難措手該督到津後統籌全局次第辦理其中委曲求全萬不得已之苦衷在稍達事理者自無不諒刻下府縣一層堅持定見當可就我範圍所最喫緊者緝拏正兇如能將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嚴拏務獲訊取

確供。按律議抵。大局似可粗定。否則萬難就緒。遲則亦恐另起波瀾。該督公忠體國。朝廷素所倚賴。慎勿因循退葸。稍涉遲回。

毛昶熙會辦一事。責無旁貸。當無不迅籌商辦也。

庚寅。禮科給事中胡毓筠奏。竊維天津之案。自曾國藩等查辦以來。中外人心均未能服。又

派毛昶熙會同辦理。乃眾論譁然。日甚一日。推原其故。總由王三武蘭珍不知如何發落。易滋中外之疑也。查曾國藩等奏稱。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此案似無可疑矣。而原奏內有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尚時供時翻等語。所供若何。所翻若何。中外均不得而知。其何能服

中外之心。釋中外之疑哉。在洋人且疑曰。王三未必認供。其所云認供者。必係曾國藩等袒護百姓也。在士民且疑曰。王三未必翻供。其所云翻供者。必係曾國藩等周旋外國也。洋人之疑愈積而愈深。忿亦愈積而愈深。士民之疑愈積而愈深。忿亦愈積而愈深。難保不再生事端。萬難收拾。彼時欲籌和議而不能。欲顧輿情而不得。為患豈可勝言乎。應請

旨飭令毛昶熙等妥派官弁。將王三武蘭珍解送京師。暫交刑部看守。儻該犯或有途中逃逸。捏報病故等情。定惟官弁是問。然後我

皇上明諭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同審訊確取王三武蘭珍實供東公定議再奏奉

諭旨宣示中外明知該犯等無知愚民不足以上塵

宸慮而案關中外搆釁王三武蘭珍為緊要關鍵不得不提訊辦明必如此而後洋人之冤雪必如此而後士民之惑解不獨曾國藩等辦理此案之心可表白於中外而疑實一消時局自定從此中外可相安於無事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曾國藩奏王三屢經翻供現已釋還本日據給事中胡毓筠奏請將武蘭珍王三解京會訊以釋羣疑等語前羅淑亞來京告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三並無其人所獲

之人。的係王二。並稱武蘭珍到案。並未受刑。其意疑係有串供誣扳等情。嗣據崇厚面奏所獲王三。實係王二。與武蘭珍所指之人。籍貫面貌。亦不相符。該給事中所請解京會訊。自無庸議。惟王三即係王二一層。該督並未具奏。著曾國藩毛昶熙查明實在情形具奏。至武蘭珍為此案罪魁。該督等是否審訊明確。將來如何定擬。並著一併奏聞。至緝拏正兇一節。著曾國藩等懍遵昨日諭旨。嚴拏務獲。迅速籌辦。以免洋人另生枝節。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奏。竊臣於七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傳諭。同治九年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著錢鼎銘即行派員解往天津。聽候質訊等因。欽此。欽遵當即派員分投查傳。旋知張光藻劉傑兩員。一赴順德。一赴密雲。又經加派委員馳往守提。迅速解津。嗣於十七日。奉本月十六日上諭。著錢鼎銘懍遵前旨。將該革員等立即解津。其起解日期。並著由該臬司迅速覆奏等因。欽此。臣復立派幹弁。飛騎兼程。分路迎提。因尚無起解的期。未敢遽行覆奏。旋於二十一日已刻。奉本月二十日

上諭。仍著懍遵前旨。星夜派員前往。將該革員等迅解天津。不准藉詞託病等因。欽此。即於是日午刻。據順德府知府任道鎔飛

稟自接臣初次嚴劄。即力催該革員於十八日帶病啟行。又據十七日派出武弁馳報。十九日在柏鄉縣途次接遇委係力疾趲程。並據原派解員候補知縣張光鍔等稟同前由。復經臣派保定府通判吳保琛馳往望都縣一帶。嚴飭革員張光藻及歷派各解員。由便捷小路。兼程前往。不准繞道省城。以期迅速。至劉傑一員。二十二日亥刻據密雲縣知縣唐鏡原派委員候補知縣王霖稟稱。押解該革員。於二十二日星馳赴津。不敢延誤。

御批。知道了。

壬辰。安徽巡撫英翰奏。竊奴才恭奉六月十四日

密諭。飭將長江水師。會同提督黃翼升妥為整頓等因。又奉六月

二十五日

密諭。以天津民教啟釁。詢及沿江沿海口岸防兵。能否可靠。嚴飭

帶兵各員。隨時訓練。實力整頓。以期有備無患等因。欽此。仰見

宸謨廣運。先事豫防。無任欽服。竊伏查天津一案。現經曾國藩等

持平妥辦。原不至有意外之虞。惟法人因利乘便。是其故

智。值此釁端已兆。難保不挾形勢以為要求。誠如

聖諭。兵端不必自我而開。防維實屬刻不容緩。

天語煌煌。明燭萬里。竊自去歲回任以來。即總總然竊慮。求為有

備無患之謀。是以將皖防各軍。一律整頓訓練。復於今歲

校閱營伍之便。親自操演。以期緩急可恃。嗣奉到前次寄諭。拏即與馬新貽往返函商。以為江皖長江千里。久為外國輪船熟路。欲事防維。非守險於下游不可。欲守險要。非以沿江數省全力。並注一處不可。自古捍禦外侮之道。言戰不如言防。守平不如守險。馬新貽現擬調皖軍數營。為暗中先事之圖。拏已不動聲色。密為抽撥。令暫駐安慶附近。如果有警。即由金陵派輪船迎往。甚屬便捷。其下游一帶。馬新貽已暗為布置。惟江口自吳淞以上。江陰以下。口面遼寬。江省現有之兵輪廣艇。尚不敷分布。馬新貽深以為慮。拏會同妥籌。密商黃翼升。擬將上游水師。暗中抽調數營。以

捕拏江匪為名。陸續下駛。暫紮金陵附近。或皖省蕪湖一帶。儻遇緊急。即會萃一處。以補輪船兵力之不足。黃翼升深嫻兵略。諒亦允從照辦。凡此調動。皆係慎密辦理。皖軍未出本省。水師不過焦山。皆不致動遠人之疑。而一有調遣。皆可相赴。至於安慶省防。本有親軍各營。及澄清營廠船扼紮。拏無事之時。已密加布置。有事似尚可恃。拏於抽撥馬新貽現調一軍之外。仍擇防軍中精銳可靠。久歷戰陣者五六千人。作為兩大枝。令其仍在穎亳一帶駐紮訓練。專為一時緩急之備。此外如有未盡事宜。再當隨時會同馬新貽妥為商辦。以慰

宸慮。

諭軍機大臣等。英翰奏覆陳辦理情形一摺。據稱捍禦外侮。言戰不如言防。守平不如守險。現已密撥皖軍數營。暫駐安慶附近。其下游一帶。馬新貽已暗為布置。並密商黃翼升抽調數營。以捕拏江匪為名。陸續下駛。暫紮金陵附近一帶。至安慶省防之軍。尚屬可恃。現復選擇精銳五六千人。作為兩大枝。駐紮潁亳。隨時訓練。以備緩急。覽奏均悉。天津之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與法使辯論。雖已漸就範圍。而能否消弭釁端。尚未可定。長江防守。自應嚴密圖維。即著馬新貽英翰將江防上下游密速布置。聯絡聲援。以期有備無患。劉銘傳忠勇素著。此次閩

召諒已星馳就道何日起程北上著英翰即行奏聞

癸巳江蘇巡撫丁日昌奏竊臣行抵泰安途次欽奉寄

諭丁日昌業經起程由旱道北上著仍遵前旨兼程前進馳赴天

津幫同曾國藩毛昶熙商辦一切等因欽此時因沿途積水未

消深至二三尺不等臣觸暑遄行復患舊日吐血之症未

便以醫藥耽閣要公仍復晝夜兼程於二十四日行抵天

津所有天津一切應辦事宜均經曾國藩毛昶熙布置井

井臣仍幫同會商勒限府縣務於數日內將光手儘數緝

拏一面飭天津道密傳縣中捕快八班先行給予重賞令

其購綫緝獲逾限則將該役嚴辦大約如此大案總須緝

獲四五十人。分別斬絞軍流。或可虛抵多而實抵少。將來
兇犯供無前任府縣指使。則府縣之不能正法。更可不煩
言而解。總之理所能允之事。先為認真妥辦。然後理所不
能允之事。方可與之力持。若議抵議賠之後。而彼族猶要
求無厭。似可邀齊各國公使。與之評理。一面密飭各口陸
兵。以守為戰。並重價雇布美等國兵船。搗其安南後路。一
面
欽派大員出使各有約之國。宣布其無理。邀眾國而共責之。彼英
俄等國。此時但恐中國官吏。無彈壓百姓之威權。致異日
彼族蹈聚殲之覆轍。是以汲汲然聚而合謀於我。若既為

議抵議賠。則各國既無切身之慮。勢必從中理阻。想斷不願兵連禍結。致誤貿易大局。惟議抵議賠二事。均從速辦理。一氣呵成。與之定奪。庶免遲延愈久。枝節愈多。至泰西各國。專以戰鬬為業。船與礮皆有日新月異之勢。西北南三境。皆將與我接壤。東又有日本狡然伺釁而動。我若不破除因循積習。以飭吏治。更改綠營兵制。以練精兵。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臣等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報

國家而謝天下。此微臣區區憂慄愚忱。願以自勉。而又願與各

省疆吏共勉者也。

諭軍機大臣等。丁日昌奏行抵天津。與明幫同商辦大概情形一

惱。此案緝拏正兇一層。疊經諭令曾國藩督飭地方官嚴拏務獲。乃時將兩月。尚未辦有頭緒。未免遷延。茲據丁日昌奏稱到津後會同勒限府縣購緝懸賞。務於數日內將兇犯儘數緝拏。並稱如此大案。總須緝獲四五十人。分別斬絞軍流。或虛抵多而實抵少。將來兇犯供無前任府縣指使。則府縣之不能正法。更不煩言而解。所籌不為無見。中外交涉事件。總須迅速妥辦。況此事枝節繁多。尤不宜虛延時日。丁日昌謂議抵議償之後。而彼猶要求無厭。似可邀齊各國公使與之評理。所見亦是。惟此次殺斃者。除法國外。尚有俄英比意等國之人。早成連橫之勢。且未將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訊明議抵。不但不能與之評

理。即議賠一層。亦難論及。曾國藩仍當嚴飭丁壽昌等。先將真正兇犯趕緊儘數緝獲。會同毛昶熙。丁日昌。成林。悉心研訊。按律分別懲辦。斷不可再有遲逾。至議抵之後。彼時在我有辭。而各國以貿易為重。則因勢利導。所議各事。或不難一氣呵成。張光藻。劉傑。現已到津。即著曾國藩會同毛昶熙等。訊取該革員等確切親供。先行入奏。

丁日昌又奏。安南沿邊膏腴。如胥江等處。在安南為三省地方。在中國不過一郡。即該國之所謂東京也。近年為法國所占據。故法國重吾及提督等官。皆住紮於此。安南人恨入骨髓而無如之何。計在香港由水路至胥江。約四千

餘里。而安南陸路則與廣西交界。由廣西邊界進至胥江。
未知有無山川阻隔。可否
諭飭廣西巡撫。密派委員。前往該處確訪一切情形。繪圖貼說。並
密探安南能否自強。有無報仇洒恥之志。遇有可乘之機。
能否與中國水陸夾攻。儻能得實在情形。亦可儲為將來
萬不得已之用。再派員查探一著。似應作為出自疆吏之
意。並非由於奉
命。即法國聞之。亦尚易推宕。
諭軍機大臣等。安南國沿邊膏腴。如胥江等處。在安南為三省地
方。其廣不過中國一郡。該國謂之東京。近年聞為法國所占據。

有住紮重兵。並設提督等官情事。安南陸路接壤廣西。由廣西邊界至胥江。道里若干。有無山川阻隔。著蘇鳳文密派幹練有識之員。前往該處確訪一切情形。繪圖貼說。並將近日安南與法國情意是否融洽之處。據實奏聞。此係機密要務。派員查探一層。即作為疆臣之意。不可言明出自諭旨。庶不致涉張皇。想該撫必能仰體此意。慎密籌辦也。

甲午。翰林院侍講學士袁保恒奏。臣誼忝世臣。職叨侍從。當

君父旰食宵衣之日。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時。謹就愚慮所及。敬陳五事。雖身羈秦隴。不獲盡捍衛之誠。而心戀

闕廷。庶冀備芻蕘之采。

一民氣不可挫折也。查此次民夷搆釁。雖屬惑於訛傳。實

係激於義憤。自

列祖

列宗以來。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所涵濡。薄海臣民。均知同仇敵愾。

目視夷人之欺侮中國。實有不平。一旦觸事而發。不能自

已。此正民情之可見。邦本之不搖。堪用之勢。制夷之資也。

查夷人向來所畏者。中國民心之固結。故每遇拆毀教堂。

殺斃教民之案。不敢與民較。而極力與官爭。欲藉官抑民

以洩其忿。其不敢輕犯吾民可知矣。誠恐辦理夷案者。顧

慮太多。優容夷人過甚。不暇曲體民心。使民志不伸。其心必散。一旦渙然解體。夷人益無顧忌。愈肆鴟張。雖欲再用民力。而民氣不可復振矣。況津民積成憤怒。萬一操之太蹙。抑之過當。辦理稍有失平。或且激生他變。尤事之不可不防者。臣愚以為當益鼓其忠義。而力鎮其囂張。使之能發能收。可靜可動。常有懍然不可犯之意。夷人有所忌憚而不敢恣縱。亦足隱奪他族之氣。而增重中國之威。

一賠款不宜輕許也。

國家歲入有常。此次軍興。正供不足。半取資於釐稅。得以底定東南。而自夷人各口通商。百貨被其包攬。除海關而外。

釐稅已遠遜從前。是以陝甘雲貴。兵餉不敷甚鉅。濟以百方羅掘。而缺乏如故。幸自上次賠款二千四百萬。陸續抵清以後。海關四成洋稅。始歸我用。若再許以大宗賠款。不惟海上有事。無力應之。即內地勦賊軍餉。亦無所取給矣。查夷人用兵。兵費最重。向來取辦於洋商。若令涓滴皆出自洋商。設遇狡焉思逞。洋商顧惜資本。或陰從而牽制之。若再許以鉅款。竭我之脂膏。增彼之利器。使得轉以害我。甚非計之得也。何如靳而不予。留我富强之本。常有餘力以制之。使夷人不敢輕動耶。歷代以來。中土積弱之勢。半以精華耗於歲幣。欲自振刷而不能。前事之失。可為殷鑒。

竊意夷人此次積忿較深。索我賠償之費。必以千百萬計。是在辦理夷案者。堅持定見。如其所望非奢。或可量示體卹。凡無厭要求。一概不許。要當多留餘地。為中國自強之計。不可專圖目前息事已也。

一武備不可遽弛也。夷人貪而無恥。狡而無厭。現雖肆意要挾。萬一見我民固結。兵備漸增。知難而退。徐圖再逞。亦事之常有。萬不可因一日之息爭。遂以和好為可恃。既已開此釁端。不能禁我之設備。或以保護洋商。或以彈壓內地為名。分扼海口要隘。為久駐之計。良將勁兵。斷不可輕易遣撤。此外沿海沿江。均當從今整頓。水師而外。助以陸

師礮臺。務使夷船往來之所。洋商往來之區。均有所顧慮而不敢輕發。伐謀於事前。較應變於事後。事半功倍矣。

一將材急宜多備也。此次事起倉猝。除李鴻章而外。幾無可應調之人。幸而甫經到關。尚未督軍深入。且僅天津一處有警。尚可移緩就急。萬一各處同時有警。又將何以為計。查曾國藩李鴻章皆統兵十餘年。轉戰數千里。身平巨寇。於將材素皆留心。應請

飭下曾國藩李鴻章慎選謀勇兼優。戰守素習者。或足獨當一面。或能自領偏師。或長於陸路攻擊。或長於水師操縱。各舉賢能。不拘一格。或使之練兵待用。或使之駐守要區。庶勞

於求賢。遜於任人。有備無患。不至臨事無可驅策矣。

一沿海宜多修堡寨也。夷人之利器恃乎礮。而礮之靈便恃乎船。若登岸則笨滯矣。如於沿海四五里外。礮船力不能及之處。使居民皆以堡寨自衛。則民氣愈固。處處皆與夷人為敵。僅留一綫內河。官軍以全力制之。較易著手矣。查山東直隸。民俗剛勁。自遭捻亂以來。於堡寨之利。修築之法。已習見而習聞之。若再教以夾牆地道避礮之術。精益求精。必能家自為守。以輔兵力之不足。萬一不得已而用兵。戰勝之後。盡驅夷人於海外。河口扼以重兵。兵民合力。不使更得內犯一步。亦一勞永逸之策也。

以上五條。臣自知無補

高深。況在事諸臣。皆老成謀

國。思深慮遠。凡臣管見所及。皆不出諸臣意計之中。而耿耿

愚誠。不敢緘默自安。是否有當。謹繕摺附驛密陳。

袁保恒又奏。直隸提督傅振邦樸實老成。安詳謹慎。而無

臨機之斷。應變之才。守優於戰。記名提督陳國瑞長於偏

師陷陣。夜刦賊營。而局量褊狹。不能和衆。性情譎詐。敢為

大言。戰勝之後。驕縱難制。祇可激勵裁抑用之。不堪重任。

臣與傅振邦嘗並將擊賊。同事較多。陳國瑞帶兵之始。隸

臣部曲。分帶親軍小隊。其練兵布陣之法。尚係臣所傳授。

故於兩人知之最悉。現當需人之際。知其底蘊。則用其所長。舍其所短。不致貽誤。用敢密陳於

聖主之前。以備參考而神驅策。

八月。丙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法國使臣羅淑亞七月二十六日。呈遞照會。大致以天津案未得妥善辦法。仍歸咎於已革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且稱法國受害過重。所應用之辦法。應籌畫出常。乃為勻平。並望於情法兩得其平等語。又據送到洋文一件。聲稱文內述天津滋事情形甚詳。並謂此件已鈔送各國使臣。若欲執以為據者。當經臣等將前件洋文。交同文館洋總教習丁韙良繙

譯漢文去後。臣等以天津一案。頭緒紛繁。若不將自始至終實在情形。詳細列敘。正言切論。不足折該使臣倖倖之氣。當由臣等公同商酌。給予照覆。備述此案顛末。告以理所不能辯者。斷不能以曲從。理所應辯者。必當如其分量。仍歸到該使臣情法兩得其平一語。以杜其口。於二十八日繕交該使臣查照。並鈔錄來往照會。函致曾國藩毛昶熙。丁日昌成林。崇厚備案。旋於二十九日。據丁題喜將羅淑亞所交洋文譯送前來。臣等詳閱所言。大指亦以歸咎官吏為主。該使臣既欲持以為說。必應逐層詳剖。研覈虛實。方足為辯論之資。並由臣等鈔寄曾國藩等詳詢確覆。

以昭覈實而杜狡展。正繕摺閒。羅淑亞復經照會前來。大
意仍係拘執前說。應俟曾國藩等辦有端倪。再行照覆。
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工部尚書毛昶熙奏。竊臣等前
奉七月十一日寄
諭。曾國藩現將天津府縣解交刑部等因。欽此。又奉十二日寄
諭。府縣抵償一節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法外施仁。於該府縣等曲予保全。以伸正氣而崇
國體。凡在臣僚。同深感激。續奉十六日寄
諭。張光藩劉傳現在何處等因。欽此。續又奉二十日寄
諭。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遞直隸按察使錢鼎銘稟函等因。欽此。臣

國藩查該府縣。自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後。即日請假離津。臣初見該員等本無大過。不欲於撤任之後更予重咎。故各允其所請。其時尚未奏參也。迨羅淑亞到津照會臣處。欲將府縣議抵。臣與崇厚酌定革職交部。皆在府縣離津數日之後。不惟該員等不及聞知。即微臣初意亦不及此。實非奏參後仍復縱令潛逃。其後奉到七月十一日改解津郡之

旨。仰體設法保全之意。即經飛檄催提。而該員等一往順德特就醫藥。一往密雲安置眷累。相距較遠。臣檄臬司委員分提。二十五日劉傑解到天津。二十七日張光藻亦已解到。臣

等擬即會同丁日昌當堂審訊。取具該員等切實親供。奏明辦理。旋接總理衙門來信。稱法國繙譯官德微里亞遞到洋文照會。大意言府縣及陳國瑞主使證據。現飭同文館速行繙譯。該府縣親供。應俟所譯洋文寄津後。按照所指各節。逐一詳細質訊。敘入供摺。方免歧外。應即遵照辦理。俟寄到洋文之後。再行取具供摺。分送總理衙門刑部。以便覈辦。至拏犯一節。現在已獲三十七人。仍嚴飭文武地方員弁。認真購緝。將在逃首要兇犯。儘數弋獲。一面設局派員。隔別研訊。不任狡展。首者擬以實抵。從者擬以軍流。如此分別嚴辦。庶足以杜外患而消亂萌。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等奏提解已革天津府縣到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近日辯論情形並鈔錄照會呈覽張光藻劉傑以奉旨治罪人員理應在津聽候查辦乃一往順德就醫一往密雲安置養累遷延多日疊經嚴旨催促始赴天津以致洋人枝節叢生任己私而貽誤國事賢能之吏豈應如此現在羅淑亞所遞洋文業由該衙門譯出即著曾國藩等按照所指各節逐一詳訊取具切實親供其事所必無者固應明白剖晰其情所或有者亦不可諱飾避就庶有以折服洋人之心不致再滋口實至緝獲正兇實為此案最要關鍵早則該使無可置喙遲則該使愈肆狡謀羅淑亞於七月十三日到京後詞氣尚為渾涵

現國時隔兩旬。津事尚無頭緒。遂致主使證據之說。持之愈堅。此其明證。若再不迅速辦理。此後波折愈多。收拾愈難。曾國藩等務當督飭地方文武員弁。認真購緝。將在逃首要各犯。儘數弋獲。訊明懲辦。其現獲各犯。亦著詳細研究。務得實供。毋任狡展。成林到津後。毛昶熙計已交卸。仍著暫留天津。會同曾國藩籌辦一切。丁日昌於洋務情形。素稱熟悉。此次兼程到津。籌畫各事。均極認真。即著幫同曾國藩等悉心妥辦。務協機宜。以副委任。洋文內有牽涉陳國瑞之語。並著曾國藩等詳查確訊。據實奏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並羅淑亞照會二件。及照覆一件。譯出洋文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天津釀成之變。至今已經兩月有餘。中國未用辦理之善法。以息本國忿恨之氣。中國官辦理此案各種情形。有損本國之體面。並有虧本大臣在中國應行之保護。論天津滋事之百姓。因有主使在領事官署殺斃領事官。暨副領事。並在署之客官夫婦及商人等。在教堂中慘殺教士。在仁慈堂中辱殺貞女。並將領事署天主堂仁慈堂等處財物。搶掠一空。放火燒毀。擅敢拆取本國旗號。此情已屬可惡。再加等者。惡徒慘殺殘忍之詳細。萬口傳播。大約貴親王暨諸位大臣。皆已詳聞。本大臣傷心慘

目。不忍再執筆書矣。試問正法兇犯。及按第一合理之公正辦法。至今竟無一毫。且一切奏摺公文信函。皆將兇犯之好處。代為表出。將被殺員屈之人。要定斷餘辜。所欲定斷者。乃係天津居民。先信毀謗教堂及陷害教士之謠言。由此積疑成忿。激出事端。至今不但不正法兇犯。反欲輕減其罪。此等辦法。恐難至妥善。中國官褻慢之行為。即在本大臣告天津府縣及陳國瑞事內。本大臣在津郡之時。不肯訊問該官犯。謂此犯應由刑部覈辦。迨本大臣甫入都門。即聞將該官犯又解回津郡。如此辦理。未審有何可取。將取失兩國之和乎。抑取本國或依此出常之辦法乎。

又聞被告之三官犯。二人脫身北行。一人往南奔避。必須中國心地開展。洞明法國所受之害過重。應用之辦法。惟妥善可補。仍應籌畫出常。乃為勻平。並望貴親王急如此辦。方能於情法兩得其平。想貴親王亦以為然也。為此照會。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來文。以津民滋事一案。法國受害甚重。應用辦法。惟妥善可補。仍應情法兩得其平等因。查中外辦事。誠如來文所云。必須情法兩得其平。天津一案。若不將自始至終實在情形。詳細列敘。即情法兩字。亦屬無從懸

斷。此案津民發難之始。實因匪徒迷拐幼童。妄疑教堂主使而起。其殺傷領事之地。係在通商大臣署外。並不在領事署中。當豐領事往見崇大臣時。若不向崇大臣連放二槍。即放槍後能聽崇大臣勸阻。暫在通商大臣署中躲避。亦不至遽為津民殺斃。即如貴國人古得力亦同豐領事到通商大臣署中。彼時經崇大臣留在署中。事後用轎送往紫竹林。即未被害。豈非明證。惟豐領事執意冒險出署。又向知縣放槍。致傷縣役。津民因而激怒。聚眾逞兇。當時情形。共見共聞。實係如此。本衙門暨曾中堂奏摺信函。不過據實聲敘此事緣由。究竟該民等不得因見此放槍情

形。遽起恃衆殺人之意。是以於津民輕聽謠言。焚燒教堂。曾中堂力為奏請剖雪。重新興修。而於逞兇妄殺之匪徒。現亦嚴飭拏辦。並未嘗謂其情有可原。欲減津民之罪。將來正兇抵罪。即可不辨自明。此外被殺之客民夫婦商人教士員弁亦均慘傷之至。實係可憫。除拏獲正兇議抵外。中國自應設法體恤。搶掠之財物。中國亦應照數賠償。前次照會。業經大概言明。至拆毀旗號一節。實屬愚民無知。不境輕重。曾中堂前經照會貴大臣。中國現在欽奉

諭旨。齎奉

國書。親赴貴國。以明

大清國

大皇帝大法國大皇帝永敦和好之誼。至天津一府一縣。業經因

辦理不善。革職訊辦。先係解京交部審問。因貴大臣赴津。

是以改為解津。以便就近聽取供詞。乃本月十一日甫經

奉

旨。不意貴大臣已於初九日由津起程回京。遂爾相左。現在該員

等先後到津。當由曾中堂毛大臣訊辦。不日即將供詞送

京。一併交部覈辦。陳提督本係過路之人。前在德繙譯來

署。曾經談過。並無干涉。崇大臣來函。亦云陳提督在寫。聞

知通商衙門有洋人放槍。趕來看視。其時教堂已燒。崇大

臣在街彈壓。適該提督過橋而來。旋即走去。曾向貴大臣談及。昨崇大臣到京。本爵面加詢問。亦如此說。是陳提督之與津事無涉。確有可信。亦與德繙譯在署所稱並無干涉之言脗合。總之此事理所不能辦者。斷不能以曲從。理所應辦者。必當如其分量。津民聚眾逞兇。殺斃豐領事並貴國男女多人。自應趕拏正兇。以之抵命。方為辦理持平。本爵應再咨催曾中堂毛大臣嚴飭該地方官。迅將正兇按名拏獲。毋使一名漏網。現已拏獲多名。其緝拏未能盡獲者。仍飭嚴拏務獲。其府縣供詞。亦即確取送京。交部覈辦。毋任再遲。以副貴大臣情法兩得其平之意。除俟正兇

拏齊咨覆到日。再行照覆外。合先知照貴大臣查照可也。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閱貴親王照會。實有未妥。本大臣所辯之理。並未詳查而推置。是以思揣不必再辯。現今止有一意。俟候刑部覈辦完結後。酌量何法。以遵本國所指。再德繙譯官向本大臣云。從無原諒陳提督一語。不必將德繙譯入於强護之人叢中也。為此照覆。

羅淑亞送到天津滋事記

羅大臣聞得法民在天津被害。遂盡力查訪行兇者為誰。刁唆者為誰。於未出京之時。據所查情形。天津府縣與提

督陳國瑞。羅皆難辯。羅大臣即將此情。達於曾制臺。請為詳察三人所行。嚴究懲辦。閱數日。赴津得有確據。使此三人無可推諉。懇切函催制臺。將此兇徒究辦。內云若速行結案。既可雪法國之冤。而息其讐恨。又可平靖地方。令津民盡知刁唆行兇之輩。法國必不輕縱。無如曾制臺不能意見相同。羅公使以為當將請將府縣並陳國瑞正法之故。達之總理衙門。與各國欽差皆知。必先由曾制臺查三人所行。何其奸詭。何其兇殘。據制臺所查明確有三。一。民間謠言。所告西人與奉天主教之人情事。全係子虛無憑。二。此謠言係由官紳播散。總未見出示辯其訛謬。三。在天

津各衙門未見有人民以迷拐幼孩之事。控告存案。於五月二十三日。法國領事官副領事。任署之客教士貞士並法俄商人等盡皆斃命。所要者惟將三人所行。據實指明。知府倚恃曾制臺保庇。自蒞任以來。三月之久。常以天津官員。謹遵條約為怪。且以遵約為前任官員輭弱無能。此語在案可考。但以言語不足洩恨。復以鬼計聳動人民。或以威偪之。使民之輕信者。共懷忿怒。揆其意見。乃唆民使以行怪情事入告。雖無稽之談。民易入耳。此等案件。於能者辦之。足以鼓動民怒。適得二人。口供訛詐。然二人力弱。所供反覆無定。該府將伊等立即致決。乃令知縣將二人

遂行正法。彼時軍律尚未宣示。然知縣亦未敢諫阻而不行。查按律審斷命案。義例多端。該縣竟不按律。實為越權而行。此案既與知府牽連而不可脫。至令府縣二人。互相推諉。知府既得知縣同謀。紳民又呈送萬民傘並牌位以誌感戴。此二物民有受福歷而捐助者。蓋若不捐則將指作漢奸。偏向西人。而訕謗之矣。訛詐之口供。已經成功。該府所指明道路。民無不欣從。然民所獻之物。該府辭而不收。云予所作乃分所應為。正法二人。不過開端。予所圖乃更有重大之事耳。該府既知所為皆順民心。遂率知縣出示。愈加煽惑。而口供訛詐之三人。有一尚存。名武蘭珍。伊所供與告示之意符合。似作實據。言曾

被教士所使之教民迷住。又指明有王三者。以迷術引誘人民入教堂。所供之事。民皆喜聽。互相傳播。既被府縣告示聳動。吏被供言激發。官員遂借安慰民心為名。往查教堂。終無所得。惟揚言曰。西人護庇罪犯。不肯交出。查驗教堂與教士住宅時。武蘭珍不能指出一物。以證其所供。眾民於門外擁擠。官員不欲民知查驗之無效。遂帶武蘭珍而回。竊思該犯若令當眾食其前言。則事必中止。或知府一言而眾怒頓釋。適有人以情達於崇大臣。府縣於是回署。竟任陳國瑞與河旁人眾成其事。知府在衙門聞聽鳴鑼。火會盡集。各帶器械。豫備放火殺人。燒毀公所教堂。知

府聞見人聲大鬨。出衙但見火燄沖天。以為此事漸已成功矣。遂仍進署。聽任所激之兇徒。肆行污毀。拆壞仁慈堂。閱數日。知府見其同謀者。於各省均無成功。

國家於

京師。又極其防範此等兇惡。遂慮及所以飾非之法。自謂莫妙於捉拏教民。用刑偪令認罪。但未敢明拏教民。便設計出示。許有捉拏罪犯者。皆得重賞。內言不可捉拏教民。後有數人。隨即拏到。詎意除一人之外。盡係教民。而此人曾領仁慈堂茶粥。身上帶有牌照。皆遂用刑。使之承招。酷刑駭人聽聞。有一人因不肯承認。遂將香炷放於背上。以炙

皮肉。如此七日。終又將香炷置於鼻孔內。以燻燒之。更將骨節拶損。武蘭珍從旁指使如何訊問。教民受此酷刑者。今有二人。死生未定。知縣於五月二十二日。往領事公署。以危言對豐領事云。若不立將郎用邪術之王三等交於我手。則眾怒難逃。次日領事出崇大臣之衙。欲死於公署。該縣唆動百姓。令眾攻之。從後喊叫曰。追趕追趕。豐領事已受重傷。即對知縣放手槍。惜未打著。知縣回署。遇有仁慈堂孩童。聚集多人在彼。並若干兇蹤。帶血插於槍上。中有良女之兩手。時有兵丁。當知縣目前拿責幼童曰。這是為你的嬸嬸。該縣觀看甚樂。聽兵丁自誇強姦兇殺之事。

更有一事。足使為其罪狀明顯。查私造兵器。雖為例禁。該縣於此事之前。已令人製造。今於天津鐵鋪。有兵器出賣。府縣所作明為豫謀。蓋於二十二日。二人偕往崇大臣衙門。欲窺崇大人之意。勸其相從。崇大臣答云。天主之道。最為良善。民雖遵行。不敢作亂。何以如此偪迫。可惜崇大人以正言相規。而二人不納也。至提督陳國瑞帶兵至津。已有數日。早懷不良之意。為官員所素知。迨事端既出。伊雖船覆。退客店復乘馬獨至河岸。與領事公署相近。彼時浮橋。經崇大人解開。實有救亂美意。無奈陳國瑞擅自令人將浮橋搭上。致害命流血之眾兇。一齊渡河。更以言語勉

之曰。燒罷燒罷。天津有好孩子滅外國人罷。查陳國瑞平素所行。皆與此相類。兩年前。捻匪搶刦河間府教堂。伊與分贓。伊北來豈無留跡於金陵鎮江揚州等處乎。且以大員遇此事强辯。欲置身局外。自謂焚殺之時。在船上與童子作樂。更當作何等人品呢。茲所引之事。皆有見證可據。足可考信。若徒以風聞而絕無確證。則一事均不敢記載也。若以西法審問。明查證見。三人更無可逃。天津居民。無論中外。凡羅公使所得遇見者。無不同口一辭。以為府縣陳國瑞三人罪狀昭昭。惟曾制臺視此證據。當為捏造謠言。蓋制臺謂三人無辜而護庇之也。羅公使到津。制臺遂

令伊所告之三人出境。不使其先辯明無罪。實為奇怪。府縣固未親手殺人。死者皆被大會等兇手所殺。兇手之姓名在人口脣上。甚有人自誇扎死豈領事。行兇之輩。固當懲辦。然中國之刑部。先當究治起意主使之人。國家若仍如五月二十三以來優游蹉跎。則不免有傷國體。不但法國。即天下各國。必致輕看國弱。無力懲辦兇徒。或從惡謀。而不顧懲。實為之懍然而深慮也。

兩江總督馬新貽奏。竊臣疊次欽奉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七月十三日寄

諭。以天津民教啟釁。查辦尚無頭緒。洋人心懷叵測。難兵端不必

自我而開。然暗中防維。實屬刻不容緩。應將通商口岸迅速籌防。並將現辦情形詳晰具奏等因。欽此。欽遵之下。即經先後密函會商江蘇巡撫臣丁日昌護撫臣張光棟。妥籌辦理。溯自津門教案事起。兩月以來。洋人消息動靜。滬上探報較速。臣兼攝通商。遇事格外留心。推究津案歸咎之處。多謂此事終可了結。不至遽然用武。其說未始無見。然料敵者不可僥倖敵人之不來。而貴有備以待其來。事機變動靡常。臣何敢稍存大意。以江寧扼東南形勝。為長江有事之所必爭。臣自前年抵任後。即陸續調練標兵五營。合之留防之星字二營。演習洋槍。輔以長矛撞礮。陣式口號。參

用中外之法。臣按日親自操閱。尚屬整齊。分布省城內外。地段雖太遠濶。守望頗能聯絡。另有留防之開花礮隊一營。紮在下關地方。於江口進省之路。尚為扼要。臣現復檄調提督吳長慶管帶留防宿遷之慶字三營。駐紮揚州。函商安徽撫臣英翰酌撥皖軍數千人。派駐金陵上游沿江一帶。以備緩急。長江提臣黃翼升。現在岳州閱操。臣已飛函請其迅速下駛。並擬將三江水師十四營分汛之師船。暫各歸併本營排泊操練。不使畸零散布。致費臨時提調。萬一洋船進犯長江。惟有設法禦諸下游。勿令駛過焦山。若竟進偪金陵。則力扼下關。令不得駛入內河。如其舍舟

登陸。勢將攻撲城垣。除嚴密守禦外。並於沿江扼要之處。分路設伏。多方以誤之。愚考滬上往事。洋兵遠來。精而不能多。陸戰性不耐久。非回船不敢野宿。未必肯遠行登岸。與我相持於城下。臣並先時分致安徽江西湖北各省。以鎮江為入江第一門戶。金陵又為上游諸省之屏蔽。一旦有警。則江皖以上。悉皆戒嚴。莫如分兵下駐。合力堵禦。但得洋兵不過焦山。則鎮江無事。即沿江各省自然無事。此為兵家爭先上著。亦屬大局義不容辭。昨接英翰覆函。深以為然。並為轉致劉坤一李翰章。臨時應可望其應援。似此通力合作。或不致有疏失。此臣籌畫江甯鎮江一路之

大致情形也。至於江蘇上海。為洋人往來駐足之地。誠如
諭旨示及尤為緊要。議者多以滬上為通商第一口岸。而目下如
何布置。輕重極難得宜為慮。臣愚竊謂上海乃各國通商
薈萃之區。斷不能因一法國之事。而令各國為之罷市。又
必無專在法界一處用兵。而各國晏然安堵之理。羅淑亞
雖有將在京洋人帶回上海之說。恐亦未能輕於成行。果
其如此。亦不過回依上海租界。以示將在天津決裂之意。
未必即在上海作何發動。致礙各國通商也。彼既尚無動
靜。若我兵遽到上海。恐未收制敵之效。先為藉口之資。其
中殊多不便。且上海一隅。關稅釐金軍火無一不取給於

此。為權宜之計。祇有廓然示以大公。不必稍涉疑忌。以靖本地之人心。以聯各國之情好。以裕各路軍需之餉源。似即保護上海之上策。臣前已密飭上海道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務當格外籠絡。以安其心。近來尚屬相安無事。蘇州雖切近上海。而自松江以達崑太。港汊縱橫。洋兵必有所顧忌而不敢深入。從前洋人由長江直犯鎮江。而未由內河入犯蘇州。此其明證。在今日備豫不虞。莫若於浦江甫入內河總要之區。設伏扼截。較易得力。計蘇省有標兵三營。處字二營。水師則外海之艇船太湖之舢板。以及鳳凰山之洋槍練勇。臨警均可酌量調遣。臣前日函請松江提

臣李朝斌查勘海口情形。項准覆函。所議吳淞江口及蘇松兩郡毗連形勢。水陸要隘。頗見著實。臨機必能酌度變通辦理。臣現又密屬其將外海內洋太湖各營師船。調集吳淞。以備緝海盜為名。逐日操演。妥為布置。既就近為上海聲援。並於省城為水陸犄角之勢。則蘇防亦似可有備無患。並不僥倖於洋人之不來。此臣所以籌畫蘇州上海一路之大致情形也。臣正在繕疏拜發間。又欽奉七月十五日寄

諭。以丁日昌議謂洋人若決計用兵。則由上海擣其後路。此亦牽制之一法。所有江蘇省水陸籌備事宜。均著馬新貽張光樾悉

心籌畫等因。欽此。臣查上海後路牽制之議。原為津事易就轉圜之計。今李鴻章已移軍到直。則津防更增穩固。洋人當可漸就範圍。若論江蘇籌備事宜。目前兵力。實屬不敷分布。非添募得力勇丁。練成大枝勁旅。殊於戰事尚無把握。而添兵必先籌餉。所有江南之餉。竭力供應淮軍甘軍。尚覺支絀。實無餘力為增兵之計。臣惟有儘現有兵力。酌量緩急。設法防範。如必須隨時添募。容再會商張兆棟悉心籌畫。妥速辦理。仍謹遵節次

諭旨。處以鎮靜。固不敢稍涉大意。亦不敢先事張皇。總之兵端非必不可弭。教案非必不可結。惟在各口岸籌防多得一分

把握。則津事查辦省得一分顧慮。統籌全局。正將以力爭
大體。此則微臣智術短淺。仰體
聖主眷懷南服。
諄切指示之至意。不覺奮勉與愧憤交深者也。
諭軍機大臣等馬新貽奏籌防江蘇省水陸大致情形一摺。據稱
江甯扼東南形勝。為長江有事之所必爭。萬一洋船進犯。惟有
設法禦諸下游。勿令駛過焦山。若進偪金陵。則力扼下關。不令
駛入內河。如登陸攻城。即於沿江扼要處所。分路設伏。安徽江
西湖北各省。以鎮江為入江第一門戶。金陵又為上游諸省屏
蔽。江皖以上戒嚴。莫如分兵下堵。上海為各國通商薈萃之區。

不可稍涉疑忌。蘇州雖切近上海。而自松江以達崑太。港汊縱橫。已密屬李朝燕將外海內洋太湖各師船調集吳淞。以備緝海盜為名等語。所籌尚屬周妥。天津之事。雖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與法使再二辯論。能否即弭釁端。尚難豫定。江防仍應實力籌辦。以壯聲援。所有金陵上游沿江一帶。布置情形。與英翰日前所奏大略相同。即著馬新貽隨時會商英翰督飭在事將士擇要駐紮。力扼上游。並一面咨商黃翼升。將分汛各師船歸併本營排泊操演。毋令畸零散布。上海口岸緊要。務飭上海道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加意籠絡。迅速辦理。不得以各國現尚安堵。稍掉輕心。吳淞江口及蘇松兩府毗連形勢。水陸要隘。既

經李朝斌妥為布置。著即咨令該提督將各營師船勤加操練。嚴密巡防。俾蘇垣與上海兩處。各有援應。仍密屬張兆棟就近稽查。毋稍疏懈。上游諸省防守。並著咨商劉坤一李瀚章悉心籌畫。遇有警信。即可首尾銜接。毋為敵人所乘。此時江防籌備。惟當就蘇省現有兵力。斟酌分撥。儻有意外之虞。總以扼住焦山為防江第一要著。添募勇丁一層。自可臨時籌度。該督素顧大局。務須處以鎮靜。弭患無形。慎勿先事張皇。致滋口實。

丁酉。安徽巡撫英翰奏。竊奴才接奉寄

諭。飭令劉銘傳迅速赴營。當將遵

旨傳諭。及派員前往各緣由附片具陳在案。茲於七月二十四日。

接據劉銘傳十八日自六安州麻阜鎮函稱先後接曾國藩來函。知津門事未定議。銘軍已赴北路。恐劉盛藻等未能膺此巨任。擬即束裝北上。用赴事機。准以本月二十九日。由六安起程。循淮河下駛。取道山東。馳赴行營。函請代為陳奏等語。伏查奴才咨照劉銘傳之文。係於十八日發行。二十一二日間方能遞到六安。該提督於未奉寄

諭之先。一聞緊急。即迅速起程。公而忘私。忠勇卓著。奴才既重其報

國之悃忱。尤服其見事之明決。該提督接到此次

諭旨。必更益加策勉。沿途趲程而行。李鴻章行抵近畿。劉銘傳亦可隨後趕到。恪遵

指授。隨同曾國藩李鴻章妥籌布置。早就底定。

英翰又奏。長江防範事宜。奴才現與馬新貽密商布置。業經專摺馳報在案。查長江扼要之地。以靖江江陰之間為第一門戶。其次則焦山兩岸。亦為險要。皆係可戰可守之地。現在馬新貽已函邀黃翼升乘輪船來下。該提督過皖登岸時。奴才自當與之面商機宜。與馬新貽妥籌辦理。惟江陰水面既寬。焦山地勢又險。江省兵輪廣艇。不敷分布。必須合上游諸省全力。方可備豫萬全。昨已陳明在案。奴才拜摺後。即馳函密商李瀚章郭柏蔭劉坤一。請其與馬新貽密為籌畫。何處可以助兵。何處可以助餉。酌量料理。為通力

合作之謀。各疆臣公忠體
國。志存敵愾。且屢奉
諭旨。迅速籌防。定能同心協力。趕為辦理。惟地係隔省。事屬代謀。
仍懇
天恩飭下李瀚章。郭柏蔭。劉坤一等。不動聲色。與馬新貽嚴密圖
維。早日籌商妥協。以期維持大局。弭患未萌。
諭軍機大臣等。英翰奏報提督自皖起程日期一摺。提督劉銘傳
久經戰陣。忠勇過人。茲經英翰遵諭令其北來。該提督即於上
月二十九日。由六安起程。循淮下駛。取道山東赴直。是其報國
之忱。久蘊於中。聞召即行。尤非諸將所及。覽奏之下。嘉慰實深。

現在天津之事。雖未就緒。尚不至即行決裂。若遽令該提督帶兵赴津。恐滋洋人疑懼。前據曾國藩奏。銘軍係百戰之兵。但駐防過久。恐於戰事稍疏。若令劉銘傳親出統馭。不難頓復舊觀等語。該軍現紮滄州靜海一帶。即著曾國藩傳知該提督馳赴該營。督飭所部將士。勤加訓練。俾此軍悉成勁旅。以備折衝。萬一洋人難以理諭。釁端自彼而開。朝廷必假該提督以事權。用展其才。如此事即有轉圜。毋須用武。屆時當令李鴻章傳諭該提督來京陛見。本日發去白玉搬指一箇。白玉鉛管一支。火鐮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箇。著曾國藩交劉銘傳祗領。以示褒獎。正在寄諭間。據魁玉奏稱兩江總督馬新貽。猝被行刺。因

傷出缺。已將曾國藩調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著李鴻章補授矣。兩江職任綦重。曾國藩前在江南多年。情形既多熟悉。布置尤為得宜。刻下交卸在即。務當遵奉昨日諭旨。嚴飭地方文武員弁。將在逃首要各犯。儘數購獲。並會同毛昶熙丁日昌成林。將現獲各犯。詳細研究。務得實供。其羅淑亞照會內所指各節。該督等亦當逐一詳訊。取具張光藻劉傑切實親供。以期及早結案。毋令枝節橫生。李鴻章現在行抵何處。著即馳赴天津接篆。所部各軍。仍著分飭郭松林等於直隸邊境獲鹿一帶及河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方分紮。以防回匪竄擾為名。不可稍動聲色。正定一帶。近聞有游勇滋鬧洋人教堂情事。著曾國藩李

鴻章檄飭各營將領就近彈壓兵民毋得從中搆釁儻有假冒該營勇丁及別處游勇藉端滋事者並著隨時訪拏懲辦綏靖畿疆

又

諭現在津事未結長江防範事宜最關緊要本日據英翰奏江面扼要以靖江江陰之間為第一門戶其次則焦山兩岸亦為險要馬新貽已遵黃翼升東下西商機宜並因下游兵船不敷分布須合上游數省全力方可備豫萬全等語與昨日寄馬新貽諭旨適相脗合魁玉現署督篆責無旁貸即著隨時咨商李瀚章英翰劉坤一郭柏蔭同心協力迅速妥籌湖北江西兩省何

處可以助兵。何處可以助餉。想李瀚章郭柏蔭劉坤一素顧大局。必能不分畛域。悉心區畫也。黃翼升現在行抵何處。所有整頓水師。籌辦江防之處。著與各該督撫等嚴密圖維。以資備禦。

戊戌。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阿爾塔什達奏。自俄國在庫倫設立領事官以來。喀爾喀地方情形。無不周知。本年春間。聞西愛曼有警。該領事官即調該國馬隊。聲言保護買賣。經弩等攔阻再三。猶調到一百名。晨夕操演。雖不滋事。而窺其情形。不無叵測。設庫倫有事。該國必竭力幫助。一經獲全。即藉以多方要求。將何以飽其無厭之請。且俄人伎倆。善於遇事生風。因人成事。以求利益。是以弩等商

擬請

飭下甯夏派兵盤查。以清竄匪之來源。綏遠城派兵搜捕。以絕踞匪之根株。總期及早蕆事。不但遊牧得安。亦可免俄人之窺伺矣。

諭軍機大臣等。張廷岳等奏。春間西疆受有警。俄國領事。即調到該國馬隊百名。在庫倫晨夕操演等語。此項馬隊。雖不滋事。而亦不可不防。著張廷岳等隨時籠絡。留心查察。毋稍大意。

己亥。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英桂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現在各省沿江沿海口岸。設立防兵。能否真實可靠。著英桂

嚴飭各該處帶兵各員隨時訓練。實力整頓。並將現在辦理情形詳細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各國傳教。名為勸人為善。實則流毒無窮。蓋華民入教者。皆非安分之徒。其教士又多方包庇。遂有所挾持。任意欺害良民。即無述拐採割之事。而民教已積不相容。釁端易啟。況洋人動以兵船恐嚇。凡有血氣者。莫不痛恨同深。天津一案。實由洋人頻年肆毒。激成眾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法國遇事尋釁。今既殺其領事洋人。毀其教堂旗幟。彼必以戰相挾。冀遂其非理之請。無厭之求。沿海各省。誠不可不亟籌防範。閩省沿海口岸。向無專設防兵。自同治三年以來。特有大隊楚軍。分紮遣

用。近因庫藏支絀。節次將勇撤裁。現駐上下游者。皆係地方緊要。酌留緝捕。每處不過二三百名。或數十名。不成隊伍。至額設水陸標兵。為數本鉅。自裁兵以後。亦覺地大兵單。隸水陸提標及鎮標者。由提臣總兵親率操防。隸省標者。由臣與將軍派員管帶。分隊訓練。技藝漸精。若令禦侮折衝。不敢謂真實可靠。然兵勢之強弱。全在統領之轉移。即如水陸提標兵丁。經提臣李成謀羅大春訓練得力。此其明證也。臣就閩省情形。再三籌度。現在福州厦門臺灣通商三口。各國教士洋商。因聞天津之信。恐牽起而攻。不免陰懷疑慮。經臣率屬示以鎮定。始各相安。臣復密飭沿

海道員各於保護之中。策寓防範之法。竊思通商口岸。各
國均有教士洋商。雖暗中聯為一氣。而明則各立門戶。儻
布置稍露聲色。則彼族共起猜嫌。尤恐內地奸民。乘機生
事。設或別生枝節。在彼更易藉口。恭繹
諭旨。飭疆臣暗中防維。凡洋人之情勢。均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擬將福州一口。先就平日操演之兵。假保護彈
壓為由。重加簡選。新任福建陸路提臣江長貴。現已到閩。
署提臣羅大春。交卸在即。已密函屬其於交卸後迅速來
省。統率所選各兵。認真訓練。實力整頓。應否另行募勇調
兵。俟羅大春到省。臣與福州將軍文煜。並在省司道會商

安辦。福州沿海一帶團練。志切同仇。隨時皆堪以號召。
理船政大臣沈葆楨。與望攸歸。如須號召團練。臣當商
沈葆楨激勸而召用之。其厦門一口。咨商福建水師提
李成謀會同興泉永道酌集師船。勤加訓練整理。惟臺
孤懸海外。防不勝防。且兵力更單。人心浮動。較福厦二
尤覺可虞。現已責成臺灣鎮道。固結民心。簡練兵勇。密
防範。仍不得遇事張皇。致匪類潛謀蠢動。先啟內顧之患。
英桂又奏。再天津切近畿輔。全局所關。該處教堂之案。
一事有決裂。彼必厚集兵船赴津。以全力圖之。大學士
隸督臣曾國藩奉

旨駐紮天津。計已統籌形勢。布置周密。惟近畿一帶。似宜添調重兵。以為曾國藩掎角。俾壯聲威。查湖廣督臣李鴻章部下戰士數萬人。皆係久經戰陣。現在西陲軍事。陝甘督臣左宗棠足以獨當。擬請

飭調李鴻章統率所部迅由閩道疾趨。在於近畿擇要扼紮。

諭軍機大臣等。英桂奏遵籌防範海口情形。請飭李鴻章馳赴近畿各摺片。據稱福州廈門臺灣三口。各國教士洋商。因聞天津之事。不免陰懷疑慮。該督密飭沿海道員。各於保護之中。兼寓防範之法。所籌尚妥。刻下天津之事。辦理尚無眉目。能否不致起釁。殊難豫料。近畿地方。現已密為布置。外省沿江沿海口岸。

均應先事綢繆。未可稍涉大意。近據李瀚章。丁寶楨。馬新貽。英翰等。先後覆奏。均已密籌戒備。英桂現擬令羅大春赴省統率標兵。認真訓練。即著督飭該提督實力整頓。務使一律精壯。足備禦侮折衝之用。應否另行募勇調兵。並著酌度情形。妥籌辦理。其廈門師船。著李會成謀加意操練。藉資調遣。臺灣地方。責成該鎮道一體籌防。以期有備無患。此時洋人並未開釁。該督務當不動聲色。督率所屬。慎密籌辦。不可過事張皇。方為妥善。李鴻章前已令其帶兵馳赴直隸邊疆。以防回匪為名。現已調補直隸總督矣。

江西巡撫劉坤一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

六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天津教民啟釁。洋人動以兵船恐嚇。訛索多方。雖兵端不必自我而開。然暗中防維。實屬刻不容緩之舉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思患豫防。整軍飭武之至意。臣查防禦洋人。固在水師得力。亦必輔以陸師。江西九江府。係通商口岸。現有湖口鎮所轄長江水師三營。均屬百戰勁旅。臣遞次咨會該鎮丁義方。勤加操練。以期士氣常新。此外如本省所留水師三軍。亦足以資臂助。惟船礮太小。應照長江水師。量為更換。每船並加勇丁二名。庶為合用。陸師則有九江鎮所轄各營四千餘人。應照督臣馬新貽練兵章程。及時整頓。惟江西

兵少額足。將來兵無可減。卽餉無可增。臣與該鎭黃開榜往返札商。擬卽變通辦理。先行抽練千名練熟。仍撤歸伍。再行抽練千名。抽練則增餉。歸伍卽停支。則餉不常增。而兵可悉練。該口有事。不惟現練之兵。可壯聲威。卽已撤之兵。亦易驅策。俟該鎭練有頭緒。而後推行贛州鎭標。所增餉糧。統於釐金項下裁實開報。此外所留分防各屬營勇。共二千七百餘名。先擇亮字藻字兩營。各令添募二百名。足成五百名。俾厚其力以備調遣。餘俟將來相機酌增。此江西目前辦理情形也。抑臣更有請者。一綫長江。江蘇實其門戶。蘇省有警。則沿江各省。或兵或餉。應卽併力相援。

萬一洋船已駛入江。則上游邀之於前。下游截之於後。長江節節有險可守。洋人必無能為。若各存畛域之見。初以未入境而安之。繼以已出境而置之。洋人注攻一處。其勢恐不能支。應請

旨飭下沿江督撫。豫事籌商。共為掎角之計。免致臨時觀望。至沿海各省。於和局決裂之時。應即一律停其通商。封其行棧。一口有變。則各口皆然。一國有變。則各國皆然。蓋洋人遠涉重洋。一切食用。不能不就近取給於中土。果能嚴斷接濟。彼將不戰自窮。至於各口行棧。洋人所費。已屬不貲。其中寄頓貨物。奚啻億萬。棄之則其財可惜。守之則其力必

分。我誠操縱得宜。當可以繫其心而阻其氣。儻一口用兵。而各口之交易如故。一國啟釁。而各國之交易如故。洋人把彼注茲。陽分陰合。用我之物力。且招我之民人。聚而攻我。而又別無顧慮。得以長驅而前。安得不坐受其敝。此次法國天津之案。英美等國。在京則懇請分別保護。在滬則多方安慰華人。亦若事起法國。與各國無與。事在天津。與各口無與。乃該各國兵船。已相繼北上。相助為惡。可見洋人脣齒是固。狼狽為奸。正無俟我起之而始合以謀我也。

應請

旨飭下沿海各省。無論何國稱兵。所犯何口。即應概行封港。並設

厲禁以杜漢奸。其境內洋樓。應否即時焚毀。抑暫撥兵據守。是在隨地察看機宜。在我互為聲援。在彼互受牽制。則洋人之志懾矣。夫沿海防禦。已較沿江為難。然今日貫而明日勝。今日棄而明日取。必要於成功。不在爭此一朝得失。惟議補重地。其應如何部署。務期計出萬全。各省之用剛用柔。亦視此為緩急。我

皇上神謨廣運。固已勝算全操。而臣識類芻蕘。不敢不上備

朝廷采擇。謹恭摺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奏籌議防務情形一摺。據稱水師現經總兵丁義方勤加操練。陸師照馬新貽練兵章程。及時整頓。並添

幕營勇。藉厚兵力等語。即著劉坤一認真辦理。以備不虞。至所陳沿海各省。於決裂時。一律停其通商。封其行棧。一口有變。各口皆然。一國有變。各國皆然。該撫於夷務情形。尚未深悉。洋人蜑駢相依。遇事必相聯絡。且此案誤傷俄英比意之人。各國均有連橫之勢。即使和局決裂。亦應分別辦理。以解散其黨與。若概予拒絕。轉恐合而謀我。益難措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法使再三辯論。尚不致遽行決裂。而江防仍應實力籌辦。以壯聲援。前有旨諭令兩江總督將上游各省防守。咨商劉坤一。李瀚章悉心籌畫。遇有警信。即可首尾相應。免為敵人所乘。劉坤一與各該督撫會籌布置。仍當不動聲色。密為備禦。

不可稍涉張皇。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六

同治九年庚午八月辛丑步軍統領存誠等奏本月初五日據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恭親王等面交天津縣民人金占鰲一名交拏衙門嚴密訪拏務獲等語當即密派把總劉增王德明前往訪拏旋據該把總等在正陽門外觀音寺地方連陞店將該犯金占鰲拏獲到案據該犯聲稱係天津縣民人弟兄四人伊弟三人名叫金二即世傑金三即世俊金四即世達伊一人來京在正陽門外連陞店居住現被拏獲等因至該犯金占鰲應交何處辦理伏候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步軍統領衙門奏拏獲天津民人金占鰲。請旨辦理一摺。即著該衙門妥派員弁。將金占鰲即日解往天津歸案訊辦。曾國藩等。於該犯解到時。迅速研訊確情。毋任狡展。原摺著鈔給曾國藩等閱看。

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由潼關渡河入晉。遂次疊奉七月十八二十等日

諭旨。飭將所帶各營分紮直隸邊疆獲鹿一帶。及河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方。臣先已檄飭郭松林武毅全軍。由陝洛過河。暫紮彰德衛輝等處。周盛傳所部。由韓城分起渡黃。至平陽會合齊進。茲查山西平定直隸井陘一帶。山徑險狹。糧

草艱貴。不宜屯紮多營。因令周盛傳統率馬步各隊。暫紮平陽洪洞等處。休養操練。臣自率親軍八營。按站前進。於八月初四日行抵井陘。擬即赴獲鹿暫駐。就地籌辦糧運。以濟軍食。抑臣更有陳者。欽奉

密諭。現在天津之事。未即決裂。若調兵信息。早為洋人窺破。必致又生疑忌等因。查官軍越境遠役。與營中出隊。情事不同。若朝發夕至。原可舉東擊西。故為不測。茲由陝入直。二千餘里。人馬二萬有奇。後路調撥餉械軍火。前路籌辦車馬糧料。有一不備。不可行軍。洋人教民。布滿內地。豈能處處掩人耳目。臣此次迫於六月二十八日

嚴責。倉猝成行。幸而天津和議可就。不至遽有戰事。若稍決裂。我軍遠來疲乏。糧餉軍火。布置諸難齊備。深懼無以應敵。負咎滋重。夫用兵之道。與馭夷之法。皆須虛實奇正互用。洋商好為大言。內怯多疑。遇事專講利害強弱。臣獨在江南。辦理交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挾氣焰轉減。議辦亦易就緒。蓋嚴兵衛正所以保和局也。前曾國藩奏稱。因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臣奉

命帶兵赴直。何可仍以無備而往。即使調兵信息。各處傳聞。為洋人窺破。或轉因其疑忌。而中外和議可以速成。非理要挾可以截抑。彼既挾兵船而來。似不能禁我之不調兵。彼若

先開釁。則先開釁。非我調兵即啟釁也。況此次和議成後。中國諒非永不設備。若果認真設備。洋人亦不能毫無覺察。無論其覺察與否。疑忌與否。當先盡其在我。勿予以無情無理之口實。略示以不茹不吐之風裁。目前天津之案。必為拏獲賠償。日後自強之策。必求練兵製器。理與勢兩不偏廢。庶於大局有裨。臣已遵

旨分飭各軍遠紮晉豫邊界。所慮一旦有警。呼應不及。愚昧之見。不敢不豫為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行抵直境。派兵分紮晉豫邊界一摺。據稱郭松林全軍。暫紮彰德衛輝等處。周盛傳馬步各隊。現在平

陽洪洞等處。休養操演。該督自率親軍八營。行抵井陘。擬即赴獲鹿暫紮。籌辦糧運。惟各軍遠紮晉豫邊界。所慮一旦有警。呼應不及等語。所籌均合機宜。前已有旨將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諭令赴津接篆。該督現已行抵直境。即著懍遵前旨。迅速前往天津。接受督篆。妥籌一切。以副委任。近日洋人情形。尚不至遽行決裂。所有郭松林周盛傳等軍。即著照該督分派地方。暫行駐紮。以休兵力。仍當嚴飭該統領等。隨時操演。嚴加約束。毋令滋生事端。

署浙江巡撫布政使楊昌濬奏。竊臣接奉軍機大臣傳諭。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欽奉

諭旨。現在各省沿江沿海口岸。設立防兵。能否真實可靠。著嚴飭各該處帶兵各員隨時訓練。實力整頓。悉心辦理。不可徒託空言。以期有備無患等因。欽此。臣正在欽遵辦理間。又奉七月十三日

諭旨。津事尚無頭緒。能否不至決裂。未可豫定。此時惟有先籌防守。以杜洋人窺伺之心。所有沿江沿海水陸官兵。仍當懍遵前諭。力加整頓。並著將現辦情形詳晰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綏靖海疆。思患豫防之至意。下懷欽悚。莫可名言。臣查浙江海口。以甯波鎮海為最要。溫州乍浦次之。杭紹台所屬又次之。定海玉環則孤懸海面。道光年間之事。可為前車。然

其時洋人尚未占踞腹地。現在甯波江北岸。均為外人所占。比屋而居。溫州近又准其通商。及內地各郡縣。亦皆有洋人傳教。往來遊歷。路徑無不熟悉。且外國輪船。飈疾異常。海底又可設電綫。得信尤速。此時而言籌防。實有防不勝防之勢。浙省額兵。經臣於藩司任內。詳議減兵增餉。陸路共存兵一萬九千餘名。內江外海水師共存兵三千三百餘名。自改章以來。疊經督臣與各前撫臣嚴飭認真訓練。冀成勁旅。雖近來積習漸除。究竟新練之卒。未經戰陣。且分防各汛。心力不一。可靠與否。殊無把握。巡洋釣艇等船。大小六十餘號。分隸沿海水師各營。以之出洋捕盜。尚

虞力有不足。若與外洋兵船。角力於大海狂瀾之中。勝負之數。較然可覩矣。留防楚湘勇丁。陸續裁撤。水陸僅存五千餘人。水師巡緝內地河道。兼護釐卡。勢難撤動。且船隻甚小。於海口亦屬無益。陸勇三千餘人。除留防省城九百餘名外。餘俱分布各府。藉資彈壓。此浙省沿海地勢及留防兵勇之大概情形也。臣初次奉

旨後。當即嚴飭濱海各營鎮將。力加整頓。結實訓練。並密行甯紹台道文廉查明該郡城垣是否堅固。制兵是否精實。及地利險要。礮臺存廢情形。詳細稟覆。一面委員潛往甯定各處。遂加察看。均尚未據覆到。竊維籌防外患。與勦捕內匪

不同。道將調兵。不能秘密。官有舉動。民無不知。現在甯波地方。中外尚屬相安。若先事聲張。設有刁徒乘機肇釁。外生枝。愈難收拾。況彼族非一。兵端一啟。無從區別。辦理尤為棘手。至愚如臣。不能不慮及於此。今為未雨綢繆之計。惟有移飭沿海各營。先行挑選精兵各數百名。設立哨隊。庶操演可齊。而徵調亦易。業經函商署提臣及定溫各鎮辦理。未知能否就緒。至甯波府城。本有楚勇六百名。係提臣黃少春舊部。向稱得力。台州現有楚勇八百餘名。亦便於調用。並擬飭駐紮常山總兵黃有功所部新湘營駐紮泗安副將羅啟勇所部楚軍右營各添勇二百名。足成

五百人一營。以備調遣。仰託
皇上威福。彼族未必遂狡焉思逞。萬一不得已而用兵。亦惟先就
現有兵力。相機辦理。不敢豫先張皇。亦不敢因循貽誤。以
期仰副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楊昌濬奏遵旨籌防一摺。據稱浙江海口。以甯波
鎮海為最要。溫州乍浦等處次之。該處為洋人往來熟徑。防不
勝防。浙省水陸各兵。除巡緝內地河道及留防省城外。僅敷分
布各府彈壓。惟有就現在兵力。相機辦理等語。所籌尚無實在
把握。天津一案。現飭迅籌了結。雖不至即行決裂。不能不先事

豫防。該省水陸各兵二萬餘名。既經該省督撫隨時訓練。自可備豫不虞。該撫現經移飭沿海各營挑選精兵。設立哨隊。並擬將黃少春舊部楚勇及總兵黃有功所部新湘營等軍。豫備調用。即著妥為經理。實力整頓。所有濱海各營鎮將。並著該撫嚴飭切實訓練。固不可稍涉張皇。亦不得因循貽誤。楊昌濬現已簡放浙江巡撫。責無旁貸。該省水陸籌備事宜。務宜悉心辦理。毋得徒託空言。

癸卯。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再臣於初四日行抵井陘。當經奏明暫駐獲鹿。茲蒙

恩調任直隸。欽奉寄

諭。著即馳赴天津接篆等因。欽此。臣自入晉境。接奉疊次

諭旨。聞津業漸有就緒。即分飭郭松林一軍暫紮河北彰德。周盛

傳一軍暫紮山西平陽。並未稍動聲色。昨據郭松林遞次

函稱。河朔水災。彰郡聞無多糧。恐軍食難繼。俟到彼察奪。

或就運河附近屯駐。藉購南糧。周盛傳稟稱。陝省北山土

匪潰勇。勦除淨盡後。即移師分起渡河。前隊於七月二十

五日行抵平陽。遵飭擇地分紮就食。晉省代購米麥。惟距

直稍遠。當扰戈以備啟行各等語。臣均遵

旨飭令該提督等持以鎮靜。聽候續調。至正定教堂一節。臣於初

三日過平定州。接總理衙門函稱。七月三十日。法國德繕

譯官面述。正定教士函告城內訛言繁興。欲與教民為難。又有勇丁放言騷擾。聞係臣帶來弁兵。路過該郡等語。其時臣軍均尚在晉西。距正定甚遠。並無一人一騎前往直境。何得先有路過騷擾之事。臣沿途所過地方。查拏游勇滋事。捆殺不少。營規尚為整肅。惟恐別處弁兵冒充臣營。造謠生事。當經飛飭正定府縣嚴查懲辦去後。據正定府劉秉琳等稟覆該教士戴濟世。七月初旬已他往。留洋人梅慎思等兩人代管教堂。在城居民。並無訛言。亦無游勇滋擾等情。適正定鎮總兵譚勝達。迎謁臣於固關。面詢該處靜謐如常。兵民與教堂。毫無干涉。自係聞臣將至。豫為

驚疑惶制之詞。彼族恆情。固無足怪。臣擬率親軍馬步。先至保定布紮。略為休養。料理一切。再行赴津接篆。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郭松林等軍分別駐紮。並擬率親軍先至保定。再行赴津等語。該督於抵保定後。趕緊料理一切。即行前赴天津妥籌辦理。正定靜謐如常。雖據該督查明兵民與教堂毫無干涉。仍著李鴻章督飭各營將領隨時彈壓。毋令滋生事端。至各處游勇。如有揑造謠言。從中搆釁情事。並著該督嚴拏懲辦。以靖地方。郭松林一軍。暫紮彰德。既恐兵食難繼。應否就運河附近屯駐。著李鴻章酌奪辦理。

乙巳。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竊聲奉

旨派與俄官查勘塔城邊界。俄國已立牌博。於五月十五日。業將
攜帶關防司員弁兵等起程日期。並派員先期往查牌博
各情。奏
聞在案。於六月二十九日。行抵塔城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地方。
俄國立界大臣穆魯木萊傅。已在該卡等候。當即來營拜
候。次日奴答拜。並彼此餽送禮物後。與俄國立界官穆魯
木萊傅面談齊辦。商定公同親勘。俄國已立界博。前雖經
奴派員往查。恐有不實不盡之處。奴即同該俄官帶領司
員弁兵等。按照圖約。由塔城所屬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
起。行至賽哩鄂拉止。挨查俄國已立牌博四處。均在三年

原議分界誌約綫遵之處建立幸無詭譎侵占情弊。奴才亦飭令弁兵等。在俄國已立牌博以裏建立界牌邪博四處。於七月初三日。行抵霍野爾莫多。即吉布奈地方。復與俄官穆魯木策博商同往查塔爾巴哈台山嶺等處。俄國已立牌博。奴才惟有竭力殫思。不辭勞瘁。親同履勘。照約辦理。以期仰副我

皇上軫念邊疆之意。除俟辦理完竣再行具奏外。查奴才奎昌此次

奉

命立界。較比上年應用沿途駝馬烏接。諸多掣肘。而烏古賊氣臨邇。奴才一面派員遠出偵探。一面設法提調境外駝馬烏接

幸無阻滯。已入塔城邊卡。所有芬隨帶司員弁兵及臺卡蒙古官兵。隨同辦理界務。奮勉異常。擇其尤為出力者。援照上年立界成案。

奏請賞戴頂翎。令擇得跟隨芬奎昌立界辦理各案界務。理藩院主事職銜明魁。辦理賞需餉項。戶部委主事即補直隸州知府銜崇錫二員。請令先戴三品頂翎。候補防禦花翎筆帖式富勒琿。即補防禦花翎貴祥二員。請令先換四品頂帶。儘先陞用防禦魁連。普祥。布倫托海效力當差五品頂帶巴彥圖。巴杭阿四員。請令先戴四品頂翎。監翎即補把總張有。田貞。張永。六品藍翎即補經制外委閻清泉。張庭

楨。均請令先戴五品頂翎。即補經制外委張永定。田庚光。候補經制外委閻深泉。郭富貴。高天亮。請令先戴六品頂翎。六品頂帶李發泰。申志山。張全忠。張鳳鳴。張永陞。均請令先戴藍翎。即行補用頭等侍衛祥陞。請令先戴二品頂帶。伊拏五品頂帶花翎通事故學爾。請令先戴四品頂帶。三品頂帶蒙古筆寫齊沙克都爾扎布。請令先戴花翎。蒙古筆寫齊達蘭泰。請令先戴六品藍翎。以壯觀瞻。俟事竣後。各該員如果始終奮勉。並有出力官兵等。拏另行據實酌保。以示鼓勵。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奏查勘俄國已立界牌鄂博一摺。奎昌現已

與俄國立界官穆魯木萊傳公同履勘由塔城所屬之瑪呢圖噶圖勒斡卡倫起至賽哩鄂拉止查明俄國已立牌博四處均在原議分界處所建立尚無侵占情弊已飭令弁兵等在俄國所立牌博內建立界牌鄂博四處辦理尚妥惟塔爾巴哈台山嶺等處尚有俄國已立牌博未經勘定該大臣現行抵霍斯爾莫多地方與俄國立界官會商往查仍著按照圖約循依綫道詳細確切勘明勿任暗中侵越以重邊防此次隨同立界委員明魁等均著照所請先行賞戴翎頂如能始終奮勉事竣後准與出力官兵一併覈實保奏以示鼓勵分界既定中外疆域分明彼此可以相安然政貴經久弊必豫防若不振刷精神隨時

偵察。恐日久懈生。難免俄人不復行移占。奎昌尤當督飭兵弁。將設立牌博各邊界。時加巡查。不得稍涉大意。其應如何嚴定章程以垂久遠之處。著該大臣悉心妥籌。奏明辦理。

己酉。

諭內閣。李鴻章現已調補直隸總督。著即馳赴天津。會同曾國藩。丁日昌。成林。查辦事件。工部尚書毛昶熙。著即回京供職。

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等奏。竊臣等於七月三十日。將提解已革天津府縣到津日期。恭摺奏報。奉

上諭。羅淑亞所遞洋文。即著曾國藩按照所指各節。逐一詳訊。取具切實親供。其事所必無者。固應明白剖晰。其情所或有者。亦

不可諱飾避就。庶有以折服洋人之心。不致再滋口實等因。欽
此。臣等查府縣改解津郡。
朝廷權衡至當。具有深心。疊奉
諭旨催取該革員等親供。以為辯難之資。而總理衙門來書。於府
縣擬抵一節。亦皆堅持定力。不肯曲從。正論持之自上。已
足張
國勢而懾敵情。臣等曷勝欽佩。張光藻劉傑抵津後。即據呈
遞親供。臣等彼此面商。誠恐供詞內仍有不實不盡之處。
上負
聖主矜全之恩。下授洋人吹求之柄。議由臣等在津先加駁詰。凡

該員等敘供有本係疏虞。意存迴護者。亦有本無大過。語
未分晰者。均經臣等摘出詰問。令其逐條登覆。其羅淑亞
所遞洋文。由總理衙門鈔寄到臣。亦令該員等按照所指
各節。一一供明。雖使照會內稱。凡次洋文。業經分送各國。
意謂懸之國門。垂為定論。府縣供詞。亦必令各國共知。推
問尤宜覈實。臣等令署理天津道丁壽昌會同臣祖熙臣
成林奏帶之司員。臣國藩奏派之道員。先行會審。臣等旋
親加鞫問。務令該革員等心服。仍復有辭以對洋人。方為
確實。謹將府縣親供。及登覆洋文各條。鈔送軍機處。備呈
御覽。臣等細覈此案。雖由謠言肇釁。而百姓之聚眾滋事。實緣豐

大業之對官放槍。倉猝致變。未經放槍以前。該領事怒責巡捕。趨赴商者。持械出入。百姓並皆讓路。任令行走。初無傷害之心。若使豐大業不兩次放槍。必可安然無事。迨至滋事以後。則衆人洶洶。已成不可禁遏之勢。該府縣等臨時失於彈壓。事後不能緝兇。揆其情勢。雖亦不無可原。惟地方釀成如此大變。邊釁幾從此開。自非尋常因案被議者可比。相應請

旨飭下刑部覈議具奏。其應如何定讞之處。伏候

聖裁。至滋事兇犯。現已拏獲八十餘名。設局審訊。各犯情無旁證。異常狡展。計確有證供應正法者。已得七八人。略有證供

應治罪者。約二十餘人。惟尚時供時翻。將來定案。但取情節較真。恐不能拘守常例。俟各犯嚴訊明確。再行會奏。

諭軍機大臣等。天津民教滋事一案。迄今多日。尚未辦有端倪。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李鴻章馳赴天津。會同曾國藩。丁日昌。成林。辦理。令毛昶熙回京矣。曾國藩等奏訊取已革天津府縣確實親供。並由軍機大臣將親供等件呈覽。所請交部議之處。著聽候諭旨辦理。原摺留中。至滋事兇犯。雖已拏獲八十餘名。惟犯供狡展。首要各犯。是否在內。亦未據詳晰聲明。仍著曾國藩等督飭承審各員。認真研訊。務取確供。迅速定擬。此外如有應拏人犯。仍著上緊購拏務獲。毋任漏網。聞天津府縣呈遞親供

時。承審官以酒食宴會相待。殊屬非是。向來革職待罪人員。例應監禁取供。何得如此疏略。無怪洋人之嘖有煩言也。現在張光藻等既已取有親供。即著照例拘禁。免滋洋人口實。此案必須操縱合宜。足以折服洋人之心。方可就我範圍。消弭後患。曾國藩雖有立限結案之說。若不趕緊認真辦理。率以奏結了事。國藩即責於目前。而洋人不能帖服。必致事機決裂。或開釁端。誰執其咎。著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成林全局通籌。務臻妥善。李鴻章自當輕騎減從赴津。所帶親軍。可以暫駐保定。免致洋人疑惑。

辛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於同治九年八月

十五日奉

上諭李鴻章著即起赴天津等因欽此本日復由軍機處鈔交曾國藩奏稱審訊滋事各犯確有證供應正法者得七八人略有證供應治罪者約二十餘人等語臣等查前此曾國藩函稱緝拏所獲之數已能如所覓之數而止當即覆以情真罪當之犯當不止此彼時所以欲多緝先犯者非必盡行議抵良以藉此指證或可多得下手正兇以為辦結此案地步茲據曾國藩等奏稱前因查此案情節既大各國僑寓商民亦多若正兇僅抵出七八人即投之中國尋常命案亦難議結況事關中外大局儻非認真嚴訊不使

正光多名漏網。恐無以關洋人之口而服其心。臣等再四
商酌。惟有請
旨飭令李鴻章迅速馳往天津。會同曾國藩等督飭承審各員。將
案內得有證供各犯。再加研鞫。務期確鑿光當。妥辦早結。
恭親王等又奏。再前因天津為海疆重地。三口通商大臣
兵部左侍郎崇厚奉
命會辦海防事務。曾經奏明將天津通永等鎮大沽協三標兵丁
內。抽撥教習洋槍隊伍。並調京旗三營官兵。前往換防習
練。均由崇厚恪遵
諭旨。督率調度。所有各營軍餉。以及需用洋槍火藥。製造軍裝。均

於鹽關稅課等款項下。覈實開支報銷

機營。威遠隊

威京捷勝營等處。需用槍藥等件。悉向三

支應。從無貽誤。現在崇厚奉

旨出使法國。雖經奏明將存津兵三千餘名。並

火藥等項。交天津鎮總兵陳濟清管理

不可無大員統率。臣等公同商酌。擬援

通商大臣接辦。庶整頓清釐。事權畫一。

庶。於各營調撥軍需。呼應亦較靈便。相

旨飭下現署三口通商大臣大理寺卿成林。仍照

防軍。督同天津通永鎮總兵。大沽協副將。認真訓練。覈實經理。不得稍有疏懈。實於練兵籌餉。兩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李鴻章迅赴天津等語。昨據曾國藩等奏稱。審訊滋事各犯。確有證供應正法者。得七八人。略有證供應治罪者。約二十餘人。第案情重大。各國傷斃商民亦多。若正兇住訊出七八人。此外任其漏網。恐無以服洋人之心。且此案為日已久。若不趕緊辦結。必致另生枝節。著李鴻章迅速馳赴天津。會同曾國藩。于日昌。成林。督飭承審各員。將案內得有證供各犯。認真研鞫。勿任時認時翻。及早擬結。至天津府縣所具親供。內有應行覆訊。及與六月二十五日曾

國藩奏到查明滋事大概情形摺內。情節不符之處。仍著曾國藩等迅速覆訊明確。一面將該革員等解交刑部。聽候覈辦。一面將覆訊供詞。據實具奏。另片奏請飭成林接統津郡防軍等語。天津海防。關繫緊要。所有崇厚任內練習洋槍各隊。即著成林接統。督同天津通永鎮總岳。天沽協副將。認真訓練。不得稍有懈弛。其各營軍餉。及需用軍火器械等項。均著悉照舊章覈實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竊照上海

欽差通商大臣關防。總理上海及長江一帶中外交涉事件。並管南洋各口關稅事務。經江蘇巡撫薛煥李鴻章。先後管理。

同治五年十一月間。李鴻章升任湖廣總督。奉
旨交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署理。七年七月間。曾國藩調補直
隸總督。所有上海通商大臣。經臣衙門奏請
簡放。奉
上諭新授兩江總督馬新貽著充辦通商事務大臣。欽此。又奉
上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簡放上海通商大臣。已明降諭
旨。令馬新貽充補矣。馬新貽新任兩江總督。丁日昌久在上海。
於外國情形。更為熟悉。遇有緊要事務。著即幫理。欽此。現兩江
總督馬新貽出缺。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奉
旨調補兩江總督。所有上海通商大臣關防。應否照案仍令調任

兩江總督曾國藩接受。並令丁日昌會同辦理。抑或於兩
員中專派一員之處。恭候
欽定。
諭內閣。著兩江總督江甯將軍魁玉著兼署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癸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欽
奉
諭旨。提督陳國瑞現在京城。著派員伴送赴津。聽候曾國藩查訊
等因。欽此。經醇郡王於六月二十七日奏明。派委副都統銜左
翼步軍翼尉桂祥。內火器營護軍參領倭什本。於六月二
十八日由京起程。伴送陳國瑞前赴天津。交曾國藩。以憑

查訊。一俟訊畢。仍帶回京。維時臣衙門以羅淑亞在津。其勢洶洶。有欲置之死地之心。即經奏准暫緩前往。現在此案漸有頭緒。已革府縣。均經逮有親供。應即仍遵前旨。請由神機營王大臣令原派人員伴送至津。以憑查訊。訊結仍伴回京。再本月十五日。接據曾國藩函稱。有案內兇犯周起隆在京。藏於該提督寓所等情。請旨飭令該提督交出。由曾國藩等一併訊辦。諭神機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仍遵前旨。飭令神機營派員伴送提督陳國瑞赴津查訊。並飭該提督將要犯周起隆交出

訊辦等語。著神機營王大臣。即令原派之桂祥。侯什本。將陳國瑞伴送到津。以憑查訊。俟訊畢後。仍著伴送回京。其要犯周起隆一名。並著飭令該提督到津交出。由曾國藩歸案訊辦。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仍遵前旨。飭令提督陳國瑞赴津查訊等語。已諭令神機營王大臣。派員伴送該提督赴津。並飭將要犯周起隆交出。由曾國藩等訊辦矣。陳國瑞抵津後。應即取具切實親供。以憑覆辦。著曾國藩等督飭承審各員。將應行查訊各節。向該提督訊問明確。令其切實登覆。毋稍含混。俟遮供訊結後。再行飭令回京。其周起隆一犯交出後。即著歸案嚴訊。原片均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天津一案。起事至今。將及三月。未經辦結。所有法國及各國使臣。屢來饒舌。並臣等悉力爭剖各情。疊經臣等先後奏陳在案。伏思各國一氣句結。遇事生風。是其故智。當此案初起。臣等所慮。即在各國之藉事為難。牢不可解。不徒以法國之決裂。為顯著之患端。今因案未完結。法國使臣羅淑亞。因屬日肆槩。即各國使臣。無不同為焦急。而英國使臣威妥瑪。向來心計最深。此時尤為暴躁。臣等於該使臣面論之際。隨時剖說。幾至舌敝脣焦。無如該使臣以事無眉目。仍復日來絮聒。茲於八月十一日。據該使臣遞到照會一件。累累千餘言。大意以進

延答中國。以兵力為恫喝。其措詞甚為難堪。臣等公同商酌。擬令該使臣收還照會。連日前往英館極力辯論。並告以辦理此案。中國實係認真。現已將次就緒。可以無庸遞此照會。本處亦無可照覆。再三辯駁。雖該使臣語漸馴順。而照會則不肯收回。並稱此件原望中國辦理之實心。亦不必定須照覆。臣等刻又密催曾國藩李鴻章了日昌等。迅速籌辦。務於本月二十三日。將已革府縣及各供冊送部覈辦。並將現經訊實之正兇。先行擬定罪名。由該督等自行陳奏。作為一案。以免外人藉口遲延。致生枝節。

御批。知道了。

甲寅。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承准軍機大
臣密寄。八月十五十七等日。欽奉
上諭。著即馳赴天津。會同曾國藩。丁日昌。成林。督飭辦理。並奉十
五日明發
諭旨一道。臣於十二日行抵保定。將親軍各營布紮休養。料理後
路糧餉軍火轉運事宜。接見司道。詢地方切要利弊。甫
有端緒。臣體素羸弱。自夏徂秋。督隊冒暑馳驅。感受濕熱。
加之憂念
國事。寢食頓廢。肝疾增劇。正在服藥調理。擬稍復元。赴津接
篆。疊蒙

明詔敦促。職居疆吏。何敢稍有諉延。茲定於二十二日起程赴津。
開陸路阻水多處。擬揀小舟循大清河東下。約計五六日
可抵津郡。再行察酌情形。會商妥辦。惟曾國藩函稱。現獲
各犯。供認可正法者七八人。應分別議罪者約二十餘人。
擬於二十三日先行奏結等語。該督臣亦知洋人傷斃較
多。要犯議抵。辦不及數。難免饒舌。惟津民萬衆齊心狡賴。
又事後深知悔懼。或遠颺無蹤。或堅不吐供。不比一家一
人之事。可以億數吹求。無礙大局。自丁日昌到後。窮搜力
索。捕治已極認真。事關動衆。尤慮刑株連。附會羅織。致
成冤獄。而激衆怒。不獨非中國政體所宜。即揆諸各國平

素道理。不肯輕易殺人。傳教事為行善之意。亦微有不合。所期日後與民相安。豈在一時快意讐念。若欲示以警戒。正法八人。與議罪二十餘人。辦法不為不重。遠近必皆寒心。臣竊料以後各處。不至再有此等巨案。若殺戮太過。實為洋人永遠之患。尤非各國厚待中國百姓之心。想總理衙門王大臣。必已與各國使臣詳切開導矣。臣力所能及。當隨時督飭地方官。設法訪拏訊辦。斷不肯略存袒護。致令洋人含冤。亦未使過事苛求。轉令百姓解體。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起程赴津一摺。天津一案。曾國藩等擬於八月二十三日先行奏結。自已辦有眉目。即著妥速定擬。尅

期具奏。不得再有遲逗。轉致另生枝節。據李鴻章奏稱。正法八人。與誤罪二十餘人。辦法不為不重等語。惟天津府縣正法一節。既力為拒絕。而所緝滋事正犯。應正法者又僅七八人。殊無以服洋人之心。著曾國藩等將未獲之犯。趕緊勒限嚴拏。並將現獲各犯。認真研鞫。不得稍涉寬縱。致令先徒漏網。轉滋洋人口實。至天津府縣所具親供。內有應行覆訊之處。該已早經訊明。一面將覆訊供詞。迅速具奏。一面將該革員等。於接奉此旨後。即日解交刑部。聽候覈辦。限於八月二十五日到部。本日據醇郡王等奏。遵將陳國瑞派員伴送赴津。該督等於詢畢後。將該提督親供即行具奏。仍令原派之員。將陳國瑞即日伴送回

京。要犯周起隆交出提。即著歸案訊辦。

李鴻章又奏。前直隸提督劉銘傳遵

旨赴營。經安徽撫臣英翰奏報在案。並接據該提督函報。七月二

十九日。由藉起程。水陸兼程。業於八月十六日。馳抵直隸

滄州軍次。遇臨清時。接奉臣等行知初三日寄

諭一道。謹即敬遵辦理。惟此次聞

召即行。實臣職應盡之義。仰蒙

聖恩高厚。

獎賚異常。慚悚無地。除呈請督臣曾國藩據情代奏。恭謝

天恩外。當督飭所部將士。勤加訓練。以備折衝。

御批。知道了。

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李福泰奏。竊照同治九年七月十五日。接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天津民教啟釁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宏遠。未雨綢繆至意。伏查粵省教堂。隨在皆有。上月天津信到。當經臣等曉諭附近居民。不得窺伺生端。省外各府屬通飭一律禁約。惟是各屬民情浮動。剋須防範。而洋人性情叵測。尤應謀定幾先。誠如

諭旨。牆中防維。實刻不容緩之舉。竊念防外洋與防內匪不同。今日之防外洋。與昔年又不同。防於尚未決裂之時。與防於

已經決裂之時。尤為不同。臣等所少焦思。孫著守禦。謹為

我

皇上詳晰陳之。粵省海口重地。虎門為上。蕉門厚門等處次之。咸豐七年以後。藩籬盡撤。久已不足憑依。此外港汊紛歧。在在可通。實無扼要之所。不得已就近察看。惟東路之獅傳南路之大黃滘。河面較窄。水勢略平。兩岸駐紮重兵。尚屬有險可守。於此密排巨礮。連環加攻。彼亦不能飛渡。此等防於內河者也。從前洋船。停泊外海。自換約後。平日輪船兵船。任意游行。直趨腹地。迄不能禁。萬一事有決裂。果能嚴行封港。杜絕往來。尚可妥辦堵禦。誠恐彼以兵船先期

駛入。雖欲設防。實已緩不濟急。事機至此。惟有就地相度形勢。專扼要隘。嚴遏其登岸之路。在我有堅守之心。即在彼無常勝之算。此籌防於陸路者也。粵東練兵。操閱已歷二年。邇來尚見起色。又總兵方耀。鄭紹忠等。先經奏派分駐潮韶各屬。督兵搜捕土匪。本年春夏間。又派參將鄧安邦。副將戴朝佐。分赴廣屬東順香新等縣。整頓捕務。統計各路兵勇。合之省練各營。足敷調撥。方耀一軍。仍備潮防。鄭紹忠等營。雲通省垣。朝發可以夕至。無庸另須徵調。此籌備兵勇之情形也。粵省防務。大要在此數端。而目前鴉張之形。尚未顯露。若遽蒼黃布置。彼必以此藉口。勢將枝

節橫生。現在惟有不動聲色。密飭各營勤加訓練。密飭各庫積備餉需。密飭省局廣購軍儲。仍暗中設法聯絡。以固結人心為要務。庶幾有備無患。免至臨事周章。臣等身任封圻。責無旁貸。務期實心經理。斷不敢徒託空言。

瑞麟等又奏。再正繕摺間。又接軍機大臣寄。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醇親王奏。風聞天津法夷有雇覓廣東匪徒四千。藉圖報復。須豫為防範。請飭密查等語。著瑞麟。李福泰。飭令該地方官嚴密訪查。如果屬實。即設法妥為解散。使內地游民。不為該夷所用。方為妥善等因。欽此。查各國洋人麕集香港。近年藏垢納污。

久為逋逃淵藪。平時潛匿要犯。地方官關移查拏。往往力為庇護。辦理頗為棘手。而各屬教民往來該處者。尤不能以數計。前月天津信到。此間謠傳。亦有外國人在香港澳門招集匪徒之說。臣等多方查察。事難保其必無。勢亦無從禁阻。此外沿海鄉村。並無游民百十成羣。招募前往之事。除密飭各該地方官確查妥辦設法解散外。謹附片據實密陳。

丁巳。江甯將軍暫署兩江總督魁玉。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奏。伏讀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寄

諭。現在津事未結等因。欽此。臣魁玉前在京口副都統任內。防勦

多年。於焦山上下一帶情形。均稱熟習。江陰口以下。皆冀升前在上海帶兵。為師船往來必由之路。現在各就見聞所及。公同面商。查江陰口江面極闊。擇其可以扼守者。則北岸之劉開沙。南岸之大石灣。小石灣實為當衝之地。焦山兩岸。則以圌山關為門戶。北岸之圌土洲。西成洲。南岸之二磯頭。尤為扼要之區。至此沂流而上。則南岸之烏龍山。為貼近金陵之屏蔽。以上各處。從前均有礮臺。現在僅存其基址。若欲一一修整。不但無此鉅款。抑且有需時日。而地勢險要。究為憑藉之資。宜籌守禦之策。現已一面廣備軍火。一面在鎮江務查舊存大礮。擇其可用者。酌量於

各處礮隄。設法安置。其水師之向來分汛者。已將提標五營及洲鎮標五營。查照前督臣馬新貽奏定原議。暫各歸併一處。排泊操練。不使崎零散布。設或有事。則擇地扼紮。移調較易。至各本汛分防地段。暫飭各地方官實力兼顧。另於湖口簡調得力礮船三十號。駐紮金陵附近要隘。為上下策應。水師布置略有頭緒。尚須輔以陸兵。則省城所練新兵五營。提督吳長發所帶發字三營。人數雖少。尚足以資緩急。安徽撫臣英翰。本有派兵助餉之議。亦由拏等相度機宜。隨時商調。江南提臣李朝斌。前曾函致馬新貽。所論吳淞等處隘口。極為詳確。該提督所轄各營。尚有艇

船及八圍舢板可以補長江礮船之不足。芬等擬與密商。
悉心區畫。聯絡各軍。雖不敢謂確有把握。或者各專責成。
尚可同心助守。芬魁玉仍當欽遵
諭旨。咨商李瀚章。劉坤一。郭柏蔭。就各省兵力。分布協防。總期益
加慎密。不致稍涉張皇。遇有交涉事件。密飭蘇松太道涂
宗瀛。加意籠絡。弭患未形。以仰副
聖朝懷柔遠人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魁玉等奏遵旨妥籌長江防範事宜一摺。長江下
游扼守事宜。現經魁玉。黃翼升。公同籌議。擬於各處要隘安設
礮位。並將分汛水師。查照馬新貽原議。暫各歸併一處操泊操

練。另調礮船三十號。駐紮金陵附近。為上下策應之需。一面與李朝斌聯絡各軍。以資協助。所籌均尚妥協。即著魁玉等悉心區畫。慎密布置。毋得稍涉張皇。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前已有旨令魁玉兼署。中外交涉事件。魁玉責無旁貸。即著督飭蘇松太道涂宗瀛等。加意籠絡。弭患未形。

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英桂奏。竊照天津民教啟釁。臣前奉

諭旨。密籌防範。業將辦理情形。恭摺由驛馳陳在案。茲又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七月十三日。奉

上諭。著於各該省通商口岸。迅速籌防。萬一洋人兵船駛至。務須

設法堵禦。勿任乘虛肆擾。或至占踞口岸。如有疏虞。惟該督撫等是問。所有沿江沿海水陸官兵。仍當懍遵前諭。力加整頓。並著將現辦情形詳晰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先機燭照。思患豫防。臣任寄疆圻。曷敢稍形疏忽。伏思津事迄無端緒。羅剎亞多方要求。彼之積慮處心。已可概見。此時不即用武者。或因該國現與布國搆兵。無力分兵扣挾。故先強我以必不能允之事。作和戰未定之局。俟布國事息。而後突如其來。詭計陰謀。難逃

洞察。凡沿江沿海各省。亟當懍遵

諭旨。迅速籌防。然臣有慮者。通商口岸。各國羣聚而居。已非一日。

即如福州以五虎為口門。勘度形勢。口外無險可扼。宜於五虎口內之金牌閩安等處。節節扼防。方得其要。奈自省城以達南臺。由南臺以至羅星塔。無地無洋人雜處。彼族腹中固結。一氣相聯。是設防宜扼咽喉。而殷憂又在心腹。其厦門海口形勢。尚不及福州。而華洋雜處。大略相似。蓋各口自通商以來。險要幾無可恃矣。揣度法國情勢。百端要挾。將來難保不無決裂。然兵端則又未可自我先開。若我遽示以形。在法國固易藉口。並恐各國羣啟猜疑。連橫之勢。激而愈固。於大局宜礙尤多。臣再四籌思。惟有欽遵前諭。脩為防維。前署福建提臣羅大春。於交卸後航海來省。臣已

與逐細密商。先將省標官弁。均歸訓練。擬再酌募勇丁。屯於附省地方。由羅大春親率教以戰守之方。所有全省水陸官兵。亦已通飭鎮將分隊認真操演。並密飭沿海文武。如有洋人兵船駛至。務須留心偵探。其船廠設在中段。與羅星塔海口切近。先曾分駐弁勇五百名。在彼巡護。臣並咨商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就近時加選練。以資保衛。一面密令司道籌備軍火。餉需。各營整理器械。總期有備無患。斷不敢徒託空言。現接福建水師提臣李成謀密緘。准臣函咨後。當將提標各營弁兵。分為水陸兩隊。並選調碇口等處之兵。派員管帶。隨時校閱整頓。擬添募健勇。借訓

練以資防範。臣已函覆。屬其迅速添募。至臺灣海外孤懸。可慮情形。已於前摺縷陳之。臣拜摺後。復飭臺灣鎮道悉心布置。尚未接據稟覆。茲又恭錄

諭旨。密飭籌防。此外尚有未盡事宜。容再會同福州將軍文煜暨沈葆楨。羅大春。妥商辦理。

己未。大學士調補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丁日昌。三口通商大臣大理寺卿成林奏。臣等疊奉

諭旨。飭將津郡五月二十三日案內滋事兇犯。迅速辦結。近又接

奉八月二十日寄

諭。飭將未獲各犯勒限嚴拏。現獲之犯認真研鞫。不得稍涉寬縱。

欽令免徒漏網。轉滋洋人口實等因。欽此。臣等自承辦此事。久經督飭文武設法購拏。悉心研鞫。自七月下旬設局發審。嚴立限期。晝夜追求。直至中秋節前。僅得應正法者七八人。應治罪者二十餘人。臣以辦理日久。人犯無多。深負委任。更恐洋人不肯輸服。轉致枝節橫生。日來激勵各員。不得稍存寬縱。務令多緝正兇。以示持平而全大局。惟此案事起倉猝。本無豫先糾集之正兇。而洋人多已傷亡。又無當堂質對之苦主。各屍初入水火。旋就掩埋。並未驗傷塡格。絕無形迹。可為物色兇手之資。用是漏網之犯。難於掩捕。已獲之犯。不肯認供。天津無賴之徒。有稱為混星子者。

向以能熬刑自詡。此次輒以為出於義憤。雖酷刑而不畏。而鄰右亦不敢出而質證。恐為輿論所譏彈。又慮仇家之報復。欲求罪當情真。定案萬難迅速。欲以無辜充數。則問心既有所不忍。而亦不足以服洋人之心。株手甚多。愈辦愈窘。反復籌思。若拘守常例。實屬窒礙難行。有不能不變通辦理者。常例羣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當時眾忿齊發。聚如雲屯。去如鳥散。事後追究。斷不能辨其孰先孰後。孰致命孰不致命。但求確係下手正兇。不復究其毆傷何處。此變通辦理之一端也。常例斷獄決因。必以本犯畫供為定。其或本犯供詞狡展。則有眾證

確鑿。即同獄成之例。此案則各犯持無屈親。堅不吐實。旁人又不肯輕易指質。眾證亦殊難得。臣等議定本犯無供。但得旁證二人三人指實。取具切結。亦即據以定案。此又變通辦理之一端也。計訊定供證確實者十一人。無供而有確證者四人。共計可以正法者十五名。擬辦軍流者四人。擬辦徒罪者十七人。共計可科輕罪者二十一名。除即日將各犯供摺咨送總理衙門暨刑部外。謹先繕具清單。

恭呈

御覽。其情節較重。訊有端倪。供證均未確實者。尚有十六名。擬歸於第二批辦理。情節較重在逃未獲者。尚有十一名。一併

開單先呈
御覽。以釋
宸廑。將來第二批奏結。或再辦首從犯各數名。或與洋人訂定抵
償實數。中國如數辦到。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覈定。行知臣等以便遵循。此次定擬各犯。若遂
速行處決。將來爭辦愈難。應與洋人商定。統俟續奏二批
後。併案辦理。再臣國藩到津適七十日。始將要犯具奏。辦
理遲延。應請
旨將臣曾國藩交部嚴加議處。
曾國藩等又奏。臣等欽奉本月十七日

上諭。天津府縣親供內有應行覆訊等因。欽此。旋由總理衙門將
應行覆訊及不符原奏各條。備文詢詰。並致函到臣。屬於
二十三日將該革員等起解。當飭署天津道丁壽昌逐條
分訊。取具該革員等供詞。一面遵照總署來函。趕日起解。
續奏二十日
諭旨。飭催覆訊之供。並限於二十五日。將該革員等解送到部。臣
查府縣在津。業經取具確供奏明辦理。本已無事羈留。惟
前接十九日
諭旨。飭令陳國瑞赴津。由臣等訊辦。臣前詰問該革令劉傑各條
中。尚有應與陳國瑞質證者。該提督不日即可抵津。臣擬

就近在津。令與劉革令質訊一語。俟訊明後再將府縣解送到部。惟於

諭旨二十五日到京之期。恐致稍有逾限。謹先將覆訊府縣供詞。咨送軍機處。以備呈奏。

曾國藩又奏。江蘇撫臣丁日昌來津以後。與臣會辦教案。激厲文武各員。緝兇審供。廣詢博采。雷厲風行。不令稍涉怠緩。振興鼓舞。動合機宜。足以補臣遲鈍之愆。現在津案未結。該撫本難遽行回任。惟江南財賦之區。庶政殷繁。現值新漕將開。而藩臬兩篆。僅應實時一人並管。本難兼顧。又新遭督臣馬新貽之變。官民無所稟承。若得撫臣早日

啟程南返。綜攬蘇省全綱。兼籌中外交涉事件。乃無貽誤。
合無仰懇
天恩。准令丁日昌侯李鴻章到津後。即行南下回任。於南北大局。
均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等奏。審明天津案內各犯。分別定擬。開單
呈覽。並天津府縣。未能赴日解京各摺片。天津滋事一案。為時
已久。必應趕緊辦結。曾國藩等以此案株手甚多。礙難拘守常
例。不得不變通辦理。現據訊明各犯。擬辦正法者十五人。擬辦
軍徒者二十一人。既屬供證確實。情真罪當。即著照所擬辦理。
其情節較重。訊有端倪。供證尚未確實之犯。仍著認真研鞫。迅

速定擬具奏。未獲各犯。並著上緊飭緝歸案訊辦。至所稱將來第二批奏結。或再辦首從犯各數名。或與洋人訂定抵償實數。由總理衙門覈定行知等語。所奏殊屬拘泥。此次津民逞忿滋事。幾致釀衆。衆情重大。自不得不嚴行懲辦。但衡情定罪。惟當以供證為憑。期無枉縱。豈能豫為懸擬。强人就案。著曾國藩等審訊明確。持平定擬。不必拘定成見。至應行正法各犯。著俟刑部議奏已革天津府張光藻等罪名時。再降諭旨。前諭該督於本月二十五日。將該革員等解交到部。何以遲遲未經起解。著曾國藩等仍遵前旨。迅將該革員等解交刑部。聽候覈辦。毋庸俟陳國瑞到津質訊。以期迅速。曾國藩另片奏請令丁日昌於

李鴻章到津後。即行同任等語。丁日昌著俟李鴻章抵津商辦一切後。再行請旨。曾國藩因此案辦理遲延。自請交部嚴議。著加恩寬免。

丁日昌又奏。竊查天主耶穌各教。傳入中國。載在條約。固不能不照章隨時保護。然亦不能任聽作奸犯科。以致事機決裂。不可收拾。耶穌一教。安分守己。與民無爭。尚無他虞。至天主教。雖其本心並非為惡。而傳教士所到之處。不擇莠良。廣收徒眾。以多為能。無識愚民。或因詞訟無理。或因錢債被偪。輒即逃入教中。教士聽其一面之詞。為之出頭庇護。詞訟無理者。可以變為有理。錢債應還者。可以不

遷。莠民以教士為通逃藪。教士以莠民為羽翼。俗諺有曰。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嗚呼。此百姓之積恨。所以日見日深。教士之聲名。所以日見日壞也。即以天津一口言之。自通商後。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毫無閒言。耶穌教人亦不以為怨。惟百姓言及天主教。則異口同聲。恨之入骨。蓋緣天津莠民最多。一經入教。則陵虐鄉里。欺壓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無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將百姓受屈之處。與領事官力爭。領事官又何從知教民如此妄為。百姓怨妻積中。幾有及爾偕亡之憤。夏間迷拐一事。剖心剜眼一層。固可決為天主教所不應有。而教民之迷拐幼孩。

希圖欺騙教士。多得錢文。亦豈能斷其必無。曾國藩附奏中。亦已歷歷言之。五月二十三日之變。在事官吏。既不能彈壓於先。又不能緝犯於後。過誤誠屬不輕。然謂之無識無能則可。謂之有意激變則不可。至是日搶殺洋行。屠割洋女。挈戮行人。此等匪徒。志在搶奪焚殺。過於殘忍。毫無人理。誠不能不儘法懲辦。以儆將來。其日擊官長被洋人放槍。因而聚眾奮毆者。則事出有因。不能不謂之出於公憤。今日逃竄者株連家屬。啼飢號寒。到案者鞭箠桁楊。宛轉就斃。官吏平時既不能為之謀生計。伸枉曲。臨事又令以慷慨就義之身。使為見仇者所快。臣誠私心痛之。雖事

關中外大局。不能不按法擬抵。而臣目擊情形。殊堪矜憫。
可否仰懇
聖慈。俯念愚民義憤罹法。分別有因無因。情節重者儘法償抵。情
節輕者酌從寬減。抑或俟大局議結後。由地方官妥密查
訪實情。分別撫卹。統求出自
天恩。至府縣事出無心。情有可原。不惟殺之不足以弭邊釁。即使
一時敷衍了事。而地方官從此引為前車之鑒。身家念重。
名節念輕。將來即遇洋人無理之事。亦將惟命是聽。更治
人心。何可復問。合無仰乞
聖主鴻施。嚴飭中外維持拒絕府縣議抵之罪。有益於大局者。實

非淺鮮。臣自問來津將及一月。辦理無狀。罪在臣等。應請
天恩將臣與曾國藩一併嚴議。冀為津郡官民稍贖愆咎。仍乞
聖明飭知中外通商衙門。將天主一教於今年續修條約時議明
教士不准濫收莠民。干預詞訟。並嚴飭疆吏。凡地方官必
須慎選有風骨通時務之員。方能持平辦事。於理應保護
者必為認真保護。不可內外異心。於理應爭持者必當竭
力爭持。不可因循釀禍。庶幾未雨綢繆。不致激成事端。臣
與已革天津府張光藻等素未識面。無所用其迴護。即到
天津後。勒限嚴拏正兇。絲毫不遺餘力。亦並非討好百姓。
惟確查此閒釀禍實情。不敢壅於

上聞。

御批。該衙門議奏。

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臣維輪船之設。其利較戰船數倍。其難亦較戰船數倍。戰船伍符尺籍。恆取土著之人。一入標營。使知定分。層層鈐轄。安於固然。輪船則博采廣搜。不拘成格。耐風濤者未必習輪機。習輪機者未必精駕駛。其出色當行之技。惟籍隸閩廣江浙。大半久於洋舶之中。且有生長南洋。眷屬未入內地者。其天性誠篤。心地明粹者。固不乏人。而漸染既深。習氣難除者。亦復不少。且平日等夷相視。去就自由。經以營規。幾不解為何故。此

約束之難也。兵船恃槍礮為聲威。槍礮生疏。非特不能命中。利器與空手同。且臨敵蒼黃。將有自焚之患。戰船可就地操演。近日輪船所用槍礮。多於後艙安放子藥。非海外絕島試之。則恐傷人。此操演之難也。輪船號數漸多。不能不分布各口。平日各不相聞。臨時各不相習。雖有事調合一處。而聲氣隔閡。號令參差。此稽查聯絡之難也。具此數難。寄諸疆臣。則職守所羈。無從歷風濤以兼顧。責之駕舟。則勢分相埒。無從聯指臂以和衷。合無仰懇

天恩。簡放熟悉海疆。忠勇素著之大員一人。以為統領。俾訓之禮義。以生其忠

君爰

國之心。練其技能。以壯其敵愾同仇之志。庶幾南北一氣。寰海鏡清矣。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文煜。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臣英桂具奏。

沈葆楨等又奏。統領之才。與管駕官不同。管駕官必精駕駛曉輪機者乃可。而統領則以忠正率屬為先。臣等竊見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器識沈毅。操守端潔。前隸楊岳斌外江水師。戰功卓著。其始莅福建水師提督之任也。海上風濤。本非所習。而忠勇自勵。雖極顛簸眩暈。百折不回。久之遂視重洋如枕席。自是水師將領。無敢不日馳騁於狂

飄巨浪之中。數十年頹廢之習。為之一振。輪船統領。責任
綦重。
朝廷自有權衡。惟臣等既有所知。不敢不仰體
皇上求賢若渴之誠。敬獻芻蕘。以備
采擇。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請簡派輪船統領一摺。據奏新設輪船。
約束操演。以及稽查聯絡。其難較戰船數倍。亟需知兵大員統
率。指資訓練。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前隸楊岳斌外江水師。晉
著戰功。著作為輪船統領。英桂。沈葆楨。即傳諭該提督。務當申
明紀律。嚴加約束。以肅營規。兵船恃槍礮為聲威。若技藝生疏。

非特不能制勝。且臨敵蒼黃。將有自焚之患。近日輪船所用槍礮。多於後膛安放子藥。非海外絕島試之。則恐傷人。英桂等即責成李成謀隨時駕駛出洋。周歷海島。勤加操練。俾該員弁等熟習風濤。悉成勁旅。不得性耽安逸。致令訓練皆屬具文。有名無實。輪船號數漸多。不能不分布各口。若彼此各不相習。勢必心志不齊。難期用命。李成謀身為統領。尤當將各船聯絡一氣。以壯聲援。

癸亥。大學士調補兩江總督曾國藩等奏。竊臣於八月二十三日。奏請俟陳國瑞到津後。再將府縣解送到部。茲奉

二十五日

上諭。著曾國藩等仍遵前旨。迅將該革員等解交刑部等因。欽此。

臣查該革員張光藻。劉傑等。到津以後。業經臣等鞫訊。取具切實親供。分咨軍機處及總理衙門。刑部。旋由總署駁詰數條。亦經覆訊明確。分咨在案。該革員等。本無須羈留津郡。茲派委員何崧泰。彭爵祺。朱孫復等。將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迅速解送。定於本月二十八日起程。其陳國瑞一員。頃於二十五日抵津。謹遵

聖訓。不復令該革員等與之質證。據該提督投遞親供。謹鈔呈

御覽。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刑部覈辦。

曾國藩等又奏。臣李鴻章於二十二日由保定起程。先經
奏報在案。二十五日行抵天津。面晤臣曾國藩等。業將訊
明先犯。擬辦正法者十五人。擬辦軍徒者二十一人。專摺
馳陳。並因蘇省政務緊要。奏請撫臣丁日昌。俟臣到津後
即行南下回任。以期兼顧。二十六日欽奉寄
諭。丁日昌著俟李鴻章抵津商辦一切。再行請旨等因。查津案拏
辦先犯。已有就緒。其供證尚未確實。及未獲各犯。臣當會
同曾國藩等督飭地方官認真研鞫。上緊緝拏。次第訊擬
辦結。不敢稍有淺延。近接江蘇司道來信。自督臣馬新貽
遇害後。人心惶惑。又聞上海新到外國兵船數隻。防範加

嚴。現督撫兩篆。均係暫行權攝。亟盼曾國藩丁日昌有一人先行回任。主持大局等語。丁日昌又以昨接家信。伊母年屆九旬。衰病增劇。現得痧證。不能起立。署內無次丁侍養。公私懸念。方寸懵亂。勢不能久留津郡。臣等再四熟商。合無仰懇

天恩。准令丁日昌速行回任。以資鎮攝。而免曠誤。

曾國藩又奏。再臣國藩有密陳者。津郡五月二十三日之案。由豐領事倉猝激變。非府縣之有意挑釁。中外皆知。臣亦屢疏論及。其府縣擬抵之說。則疊奉

諭旨。一意拒絕。該革員等此時到部。原無俟緦緦過慮。惟大局之

所關甚巨。而聲之負疚實深。有不敢不瀝陳於
聖主之前者。府縣本無大過。張光藻尤著循聲。臣之初意。斤斤保
全。尚不欲遽予糸撤。豈肯更加以重咎。迨得羅使照會。忽
有三員擬抵之說。料敵不審。反遂失措。但冀和局之速成。
不顧清罪之當否。又過聽浮議。以為下獄以後。輕重尚可
自主。遽將府縣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恨。六月二十
八日一奏。曾經略述歉衷。而神明之疚。實至今未嘗暫弭
也。其後奉到改解津郡之
旨。於撤臣舉措失機之咎。既曲為寬容。並其衾影抱媿之心。亦默為
解釋。

廟謨廣運。斷幸交并。自七月下旬。該革員等提解到津。臣等逐細研訊。洋人主使之說。絕無影響。固已不俟多辯。即科以應得之公罪。亦猶有可原者。以崇厚統率數千之眾。不能豫為彈壓。以資辦理兩月之久。不能速辦正兇。今欲專責之區區之府縣。亦屬苛論。惟語言文告之間。訊犯用刑之際。該革員等偶有未檢。此等疏忽之咎。地方官皆所時有。准以尋常之法。至重亦不過革職而止。而臣初奏遽交刑部。宜物論紛紛不平。該革員等初聞改解津郡之命。私語竊賀。以為復覩天日。及近聞仍解刑部之命。則又魄散魂飛。怯對獄吏。以為洋人仍執疆臣之原奏。終欲得

而甘心。僭之所深自負疚者此也。又有進於此者。各省民教滋事之案。屢見疊出。臣前奏查明大概情形時。本有密片未上。曾於六月二十八日摺內聲明此案議結之時。再申前請。今臣交卸在即。津案已將第一批人犯奏結。請得而畢其說。自中外通商以來。各國皆相安無事。惟法國以傳教一節。屢滋事端。即各教流傳。如佛道回等教。民間皆安之若素。雖西人之耶穌教。亦未嘗多事。惟天主一教。屢滋事端。非偏有愛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從教之眾多。不問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濫。故從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詞訟之無理者。教民則抗不遵斷。賦役之應

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遂揚人口一節。臣六月二十八日之奏。本難保其必無。六月二十三日之奏。亦稱魏席珍言堂中有藥迷人本性。它眼剖心一節。世間原有此等折割慘毒之人。刑律亦有專治此罪之條。教中既多收莠民。即難保此等人不混入其中。故臣前奏昭雪它眼剖心之誣。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鬬。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燄愈橫。平民憤鬱愈甚。鬱極必發。則聚眾而羣思一逞。以臣所聞西陽貴州教案。皆百姓積不能平所致。雖和約所載。中國人犯罪。由中

國官治以中國之法。而一為教民。遂若非中國之民也者。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誰何。賢能之吏。一治教民。則往往獲咎以去。此次天津府縣。其始不過欲治一教民。其後竟至下獄。已為向來所未有。若部議再與重譴。將來地方官必羣以為前車之鑒。誰敢與教民較量。在總理衙門及各疆吏。皆思力全大局。保護教堂。然使教中與平民太不相安。譬如父母保護騎子。為眾子與鄉里所共惡。則騎子之身必敗。而其家亦必破。是護之而適所以損之。如守近年保護之法。而不思所以變計。終有決裂之一日。臣愚以為中國欲長全和局。外國欲久傳此教。則條約不能不酌增。擬

請議定此後天主仁慈各堂。皆歸地方官管轄。堂內收入一人。或病故一人。必應報明註冊。仍由地方官隨時入堂查考。如有被拐入堂。或由轉賣而來。聽本家查認備價贖取。教民與平民爭訟。教士不得干預扛幫。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可否就此次議結之時。與各公使商訂。豫杜後來釁端。臣所謂有關大局者此也。僭臣倉卒之誤。於此二者未能深究。此案未定。清夜難安。目下張光藻劉傑等入獄。天下吏民。無不環而觀望。相應請

旨飭下刑部。細覈該革員等親供。從輕定議。則可以張國維而伸正氣者。實非淺鮮。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等奏遵解天津府縣赴部並鈔錄陳國瑞供詞呈覽請令丁日昌回任各摺片張光藻等既經解部該革員等應得罪名刑部自當秉公定擬至陳國瑞所遞親供既與津案並無干涉即毋庸再令總理衙門刑部覈辦江蘇地方緊要現在天津之事既有李鴻章會同曾國藩等辦理丁日昌即著速行回任以重職守所有天津應訊應緝各犯仍著曾國藩等趕緊辦結總以愈早愈妙曾國藩另片密陳傳教情形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七十七之七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七

同治九年庚午九月乙丑

諭刑部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現由曾國藩派員解送於八月二十八日起程來京該革員等到部後應得罪名著該部速議具奏

戊辰江西巡撫劉坤一奏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現在津事未結長江防範事宜最關緊要等因欽此又於八月初五日奉

上諭劉坤一奏籌議防務情形一摺江防仍應實力籌辦以壯聲

援等因。欽此。伏查長江綿延數千里。雖節節有險可扼。而要以江蘇為門戶。上游各省。自應并力一心。共籌捍禦。臣與前督臣馬新貽安徽撫臣英翰往返密商。彼此所見相符。業於前摺陳明在案。惟江西一省。綠營僅萬餘人。塘汛實居其半。又以各省協餉過多。本省不得不裁兵節費。所留水陸防勇。合計僅五千餘人。臣現會督各營鎮將分別整頓。冬間可以一律就緒。目下萬一長江告警。尚有湖口鎮所轄之湖口。饒州。吳城三營水師。悉聽兩江總督長江提督調赴下游助勦。臣先將內河江軍贛防三軍水師。酌抽數成。分布湖口一帶。以資接替。並先抽調陸路兵勇三四千

人。會合九江鎮所練之兵。分布沿江一帶。與湖口水陸互相聯絡。即與蘇皖遙為聲援。仍俟冬間一律整齊。再行相機進止。如蘇皖以防務喫重。需餉甚殷。江西無論如何掘羅。如何挹注。自當督同藩司。先其所急。極力接濟。以期顧全時局。仰慰

宸廑。臣前屬廣饒九南道景福及九江鎮總兵黃開榜。湖口鎮總兵丁義方。候長江水師提臣黃翼升。由鄂過潯。邀同面籌方略。適聞馬新貽之變。黃翼升遂駛回金陵。不及詳細商酌。昨准咨調各鎮水師。計已與兼署督臣魁玉。妥為部署矣。至洋人陰陽狡獪之奸。前事已有明鑒。臣因聞英美各

國兵船相繼北上。深虞其故智復萌。如肯就我範圍。則代
交自為制敵上策。臣謬膺疆寄。惟有恪遵
廟謨。所有一切籌防。與各督撫密商妥辦。不敢稍形疏懈。亦不敢
稍涉張皇。以副
朝廷保固疆圉。撫馭遠人之至意。
己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曾國藩奏。已革天津府縣。已於八月二十八
日押解起程。至今尚未到部。聞該革員等現抵通州。張光藻因
病未能前進。著萬青藜王榕吉即行派員前赴通州。將張光藻
劉傑。刻即解送刑部。不准藉病遷延。

庚午。成都將軍崇實奏。竊奴才欽奉

上諭。飭令帶印馳赴貴州。會同曾璧光秉公籌商。將遵義民教滋事之案。趕緊完結等因。欽此。曾將訪查籌辦情形。暨帶印出省日期。先後馳奏在案。逐次准貴州撫臣曾璧光咨稱。黔省新舊九案。業由該撫督飭李鴻章原派之道員余思樞。會同司道等。全行議結。鈔送奏稿單前來。查閱附片內稱。設堂行教諸事。尚須設法辦理。已諭令余思樞會同在籍道員蹇閏及奴才原派之楊蔭棠等。在遵會商妥辦。分稟奴才會覈等由。伏查奴才前奏暫駐重慶。先將遵郡紳民妥為開導。再相機前進。令曾璧光既將各案督飭議結會奏。奴才止

須專辦開導遵民。容其設堂行教一事。教士一邊。芬未便再行干預。恐其另生枝節。一面馳赴渝城。一面飛飭余思樞蓋閣等。會商妥辦。惟遵郡當兵燹之後。民氣素強。若不體察情形。趕為設法勸導。容其重建教堂。則教民仍得有所藉口。終屬結而未結。又慮散處四鄉之愚民。難以徧諭周知。復由芬捉遞藉隸貴州在川僑寓之紳耆。密飭分起前往。暗中排解。嗣據余思樞蓋閣等。疊次稟報。業經會同府縣。先後傳集城鄉紳團。詳加開導。大致皆已遵照。復將芬所發該道等轉稟士民公遞呈詞批諭。及覆曉諭。無不咸知大義。同聲感激。容其重建教堂。不至再有異詞等情。

奉
明查暗訪。川黔過往人士。僉稱遵民經寨閭極力開導。
均能仰體
朝廷一視同仁德意。毫無異言。以後地方官如能遵照條約。
隨時隨事。持平妥辦。便可永遠相安。惟據余思樞等稟稱。
尚須俟黔省教士到遵。面定條規各項。而教士遲久並無
出省日期。查此係地方官應辦之事。況案已議結。奉未便
因此久候。仍應由貴州撫臣督飭原辦議結之道員余思
樞會同遵義府縣等。妥籌辦理。以善其後。至於遵郡士民
一邊。仍由奉責成寨閭等。始終其事。統俟全案善後完竣。
一面稟知奉。一面徑稟撫臣歸案覈辦。免致歧誤。奉拜摺

後。即起程回省。合併陳明。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貴州民教滋事各案。日久未結。前經臣等請

旨。添派成都將軍崇實馳往查辦。本年七月十四日。接據貴州巡撫曾璧光信函。及咨奏各案件。內開黔省積年教案九起。均一一清結。旋於十五日。欽奉

諭旨。此時遵義教案已結。尚有設堂行教事務。亦須逐一清理。崇實應否赴遵義之處。著即酌量情形。以定行止。欽此。當恭錄

諭旨。鈔錄原奏。暨結案清單各一件。照會法國使臣羅淑亞在案。

頃於九月初三日。據羅淑亞照會。內開轉據任教士函稱

曾巡撫辦結貴州各案。入奏之後。並無會同甘結。且臚列遵義等處教案。亦未設法辦理。及所述委員陳昌運等各情。必須崇將軍抵黔。方可妥結等語。臣衙門當於初五日飛布上咨崇實曾壁光等。按任教士所開各節。逐一奏明。並上覆羅淑亞去後。茲於初六日。接准崇實信函稱。大致以貴州之案。曾壁光雖經議結。仍有未盡情理之處。似宜先從遵民一邊下手。因密派籍隸貴州在川辦捐之陝西同知張宏積。前往開導紳民。容其重建教堂。使民教各釋前嫌。此外未盡事宜。仍由曾壁光一手經理。即於拜摺覆命後。起程回省等因前來。臣等查向來各省辦理中外交涉事件。

必須民教兩面就緒。方可擬結。令據崇實至述前因。是此
案雖經入奏。而無所以完案實據。仍屬結而不結。儻再遲
延逾日。不思設法辦妥。必至另生枝節。將來更為棘手。臣
等伏思崇實久為洋人所信服。且於黔省教案。尤為熟習。
擬請
旨飭令原派成都將軍崇實。仍遵前此
諭旨。迅赴遵義。會同曾壁光督飭同知張宏積等。會同道員余思
樞。及地方官。持平籌辦。妥速了結。
諭軍機大臣等。崇實奏遵義教案。辦理就緒。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奏貴州教案未結。請飭崇實仍赴遵義籌辦各摺片。前據曾壁

光奏。黔省教案九起。全行議結。並未將如何議結之處。詳細聲敘。此次案實摺內。所稱設堂行教一事。業經開導就緒。而教士遲久並無出省日期。是民教兩面。尚未切實議結。不得遽謂完案。據法國使臣羅淑亞照會。內開轉據任教士函稱貴州各案入奏之後。並無會同甘結。且臚列遵義等處教案。亦未設法辦理等語。可見該教士並未帖服。是否各案本未議妥。含糊了結。抑係該教士之言不實不盡。若不趕緊辦妥。必致另生枝節。仍為不了之局。案實現已起程回省。著即迅速折回。馳赴遵義。會同曾璧光督飭余思樞等。妥速籌辦。總須民教兩面各無異詞。實有完案確據。方不至再滋口實。所有此案辦理出力官紳。著

俟全案完結後。准由崇實。會同曾璧光。擇尤酌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著鈔給閱看。

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奏。竊照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接據索果克卡倫侍衛勒爾津泰稟稱。有伊犂俄領事龐齡帶同俄人數十名。聲言欲赴科布多有面商公事。請示應否放行。奴才因先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俄國以西疆商圈失利。擬派龐齡赴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平靖地方。探訪商情。行令先事密籌。屆時照約辦理。並送改訂陸路通商章程前來。是以批令放行。隨派營弁沿途迎探。行走是否安靜。一面派員照約為備旅館。一面將章程及各約有關

應行事宜。擇錄繙譯。通行各扎薩克遵照。並調各旗曉事之員來城面諭。嗣於六月初三日。差弁回城。面稟該領事已到城。沿途尚稱安靜。次日該領事來謁見。時值帑抱恙。即榻款延。至初八日乃能答拜。後又往還約飲。互致土儀。彼此周旋。接晤數次。該領事初言所帶商人行抵卡倫。該侍衛不即放行。聲稱奉劄不准俄人入境。意欲誘我違約。經帑查明從前實無此案。因取該商執照覆驗。則應填未填之處。不一而足。隨與辯明。是彼不按定章。非該侍衛之過。嗣因行使甎茶卡倫驗貨。又移體裁洋錢成色各事。數有辯論。或已就範。或猶待商。然他事諒皆無大爭執。獨於

行使甎茶一節。該領事堅執蒙古地方。用茶與錢無異。甎茶是錢不是貨。若不准其行使。商賈便不流通。弩則因此節於撫綏外藩。頗有關繫。與其將來設法防閑。猶恐防不勝防。莫如就此杜絕之為愈。故非萬不得已。不敢輕於遷就。彼復請問弩所以不准行使之義。弩惟恐占華商地步。及蒙古習俗。向來用貨換貨。茶仍是貨不是錢。土貨止應華商交易。俄商則應專持俄貨通商。兩大旨與之立論。反覆辯難。迄無成說。其餘相商各節。亦多因此未定。直至七月初間。彼言來已一月。看之事總無成。請弩為傳臺站。就便赴烏里雅蘇台採探商情。弩辭以非約。乃言欲自雇備

人地生疏。求為幫助。并隨令派辦之章京青山。為雇駄脚。於七月初五初十等日。兩起遣行。仍派原差之候補外委李得勝。聞道前往面稟福濟等。節便訪察途次情形。彼現留俄商二名在此試市。除詳細報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理合奏

聞。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申。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福建前任臺灣道吳大琛。於同治七年。在臺灣任內。因病呈請開缺回籍調理。八年三月。經沈葆楨奏請起用。奉

旨諭知湖南巡撫劉崐飭令迅速回閩襄理船政。該道病痊遵
旨復出。以八年七月到閩。旋經督解萬年清輪船赴津請驗。本年
又經奏派運米赴津驗收。臣查該道學問淵邃。才識閎遠。
前因李續宜奏調赴皖。常在臣營。即擬儲為
國家異日之用。後入浙閩。睽隔數年。此次來津。適臣查辦津
案。屢與接晤。見其學益精。才益練。議事尤有通識。誠堪勝
艱鉅之任。目下沿海防務。亟宜籌備。閩滬兩處鐵廠。成船
漸多。而未嘗議及海上操兵事宜。臣於七月十九日。曾經
具奏一次。操兵之法。其要全在船主得人。既為一船之主。
第一貴善於使船。熟悉掌舵看火等事。而後合船之水手

兵役。皆可俯首聽命。第二貴明於海道沙綫。兼善閱看地圖。第三貴嫺於戰陣。能察進退分合機宜。三者兼全。洋人亦不可多得。中國武員中。尤難其選。臣愚以為須求之文員中。得一素諳戎機。講究地圖。兼明洋務。而又不憚風濤者。綜理其事。始則博求將才。採訪可為船主之員。繼則出洋督同操練。稽其勤惰。終則徧詢外國水戰事宜。暗師其法而取其長。乃可日起有功。該道吳大廷熟悉船政。於兵事洋務。講求有素。近年南北往返。屢涉重洋。不畏艱險。人久在浙閩。頗留心可為船主之才。現在上海船廠道員馮焌光等專講造船及槍礮等事。無暇兼顧操兵。擬請將吳

大廷調至江南綜理輪船操練事宜。俾藉資臂助。該道久駐閩廠。閩滬亦可聯絡一氣。於整頓海防。實有裨益。

御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甲戌。刑部奏。軍機處交出同治九年九月初二日奉

旨。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現由曾國藩派員解送。於八月二十八日起程來京。該革員等到部後。應得罪名。著該部速議具奏。欽此。查此案先於六月二十五日。內閣

奉

上諭。曾國藩奏。直隸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於辦理民教起釁一案。事前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請將

該二員革職治罪等語。張光藻劉傑均著即行革職。交刑部治罪。該部知道。欽此。嗣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七月十一日。

軍機處交出奉

上諭。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前經曾國藩奏明交部治罪。惟該革員等應得之咎。亦應在津取有親供。質訊明確。再行交部覈辦。方昭平允。著錢鼎銘即行派員將該革員等解往天津。聽候質訊。欽此。經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會同

欽差大臣工部尚書毛昶熙等將訊取確實供詞。奏請交部覈議。

八月十七日奉

上諭。天津府縣所具親供。內有應行覆訊。及與六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奏到查明滋事大概情形摺內情節不符之處。仍著曾國藩迅速覆訊明確。一面將該革員等解交刑部。聽候覈辦。一面將覆訊供詞。據實具奏。欽此。旋據直隸總督曾國藩覆訊明確。抄錄供詞送部。並派員將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於九月初六日解送到部。臣等查閱該革員等先後折具親供。內稱緣本年五月初八日。該令劉傑拏獲迷拐幼孩匪犯張拴。郭拐二名。提訊供認用藥迷拐人口不諱。十二日。該府張光藻由滄州公回。督同該縣覆訊確鑿。遵照同治三年通飭章程。將張拴郭拐就地正

法。一面通稟在案。二十日。該縣拏獲匪犯武蘭珍據供用藥迷拐屬實。並稱被教民王三迷入教堂。許給洋銀。授伊迷藥。指令迷拐男女。晝出迷人。夜宿柵欄門蓆棚內等語。劉傑錄供送府時。因百姓訛傳法國仁慈堂埋葬幼孩。多有一棺三兩屍者。武蘭珍供詞。又復牽涉教堂。於是百姓皆疑迷拐人口。係教堂所為。紛紛騰議。劉傑面稟張光藻以拐匪藉教堂為護符。必須查明虛實。庶釋羣疑。當經會稟通商大臣崇厚。飭令天津道周家勳與劉傑往見法國領事官豐大業。商請赴教堂查勘。二十二日。該大臣復與教士謝福音商明。令該道帶同府縣。於二十三日已刻押

帶人犯武蘭珍前往查驗堂內房棚。與武蘭珍供情不符。亦無王三其人。該府縣出堂時。見眾人擁擠門外觀看。劉傑將所查情形。向眾人面諭。均各散去。稟經該大臣令出示曉諭以釋民疑。該府縣等回署遵辦開。是日未刻。適有閒人在教堂門前窺看。與教堂人口角。百姓因此復聚。謝福音遣人赴訴。該大臣飭令劉傑並派巡捕前往彈壓。豐大業將巡捕官毆打跑回。隨帶跟丁。各持槍刀。同赴通商衙門滋鬧。劉傑聞信。立即前往。但聞人聲鼎沸。紛傳洋人在商署向該大臣開放洋槍。百姓均為不平。愈聚愈眾。劉傑趕到。向眾民彈壓。加以開導。眾民亦覺畏懼。正欲解散。

適該領事豐大業由商署走出。瞥見劉傑。即對面施放洋槍。劉傑躲避。致將家人高升中傷。衆人忿激。將豐大業羣毆斃命。張光藻先聞鑼聲甚鬧。遣人打探。羣言豐大業在商署開放洋槍。當即飛奔前往。行至浮橋。聞豐大業已死。教堂四面火起。倉惶失措。未能先赴救護。即往該大臣署內商辦。劉傑見禍變已作。一面趕赴東門外救護仁慈堂。與大沽協副將張秉鐸疾趨行至中途。望見仁慈堂等處火起。諭令火會速行救滅。火勢已大。竭力救護。業已無及。稟經該大臣。飭令驗明豐大業並被殺之謝福音等各屍傷。備棺裝殮。會同文武各官。分投各國洋行住房處所彈

壓保護。衆始逐漸解散。該革員等非特供無主使故縱情事。其何人動手逞兇。及何人首先鳴鑼。亦不能確鑿指出。至未經趕緊緝兇。亦因爾時人心洶洶。恐致激變。雖訪有劉二等名。未敢遽然妄拏。惟自認臨時不能彈壓阻止事後未能迅速緝獲要犯。實屬有負委任。咎無可辭各等供。經直隸總督與

欽差大臣等恐尚有不實不盡。先後反覆研訊。並按照總理衙門

函訊各條。詳加駁詰。該革員等逐款登覆。供俱無異。提訊跟役地方人等。所供均屬脗合。當將訊明各供情逐條繕寫。彙冊進呈。會同奏明。此案雖由謠言肇釁。而百姓之聚

衆滋事。實緣豐大業之對官放槍。倉猝致變。未經放槍以
前。該領事怒責巡捕。趨赴商署。持械出入。百姓並皆讓路。
任令行走。初無傷害之心。若使豐大業不兩次放槍。必可
安然無事。迨至滋事以後。衆人洶洶。已成不可禁遏之勢。
該府縣等雖亦不無可原。惟地方釀成如此大變。邊釁幾
從此開。自非尋常因案被議者可比。請
旨飭部覈議。並將該革員等供情。與原奏不符之處。遵
旨更正等因。欽奉
諭旨。著臣部將革員等應得罪名。速議具奏。當即遴派司員。於該
革員等到部後。飭令呈遞親供。覈與原訊供詞。均屬符合。

臣等查此案業據該督查訊明確。歷歷如繪。自屬實在情形。其時變起倉猝。眾勢洶湧。不逞之徒。因之乘機焚殺。致英法等國多人。均遭慘斃。該府縣實有不能禁遏之勢。臣部例內。祇有刁民滋事。地方文職不能彈壓撫恤革職之語。此外徧查律例。並無另有作何治罪明文。惟查職官因辦理不善。釀成地方重大案件。曾有於革職罪上。從重發往軍臺效力成案。名例內又載有審擬罪名。悉照本條律例間擬。不得從重加等及加數等。擅擬改發新疆等處。或實在案情重大。罪浮於法。於疏內聲明。恭候

聖裁等語。令該府縣責任地方。於百姓聚眾滋事。未能先事豫防。

迨禍變猝起。又不速行設法彈壓救護。致匪徒乘機焚殺。
戕斃二十餘命之多。事後又不能迅速緝獲正兇。幾至釀
成巨變。較刁民僅止聚眾滋事。並未致釀多命者。情節為
重。自非尋常因案被議可比。臣等公同酌議。應將已革天
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均於革職罪上
請
旨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如因案情重大。未便拘泥常例。應如何從
重改發之處。謹於摺內照例聲明。恭候
聖裁。
諭內閣。前因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於民教起釁

一案。事前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當經降旨革職交刑部治罪。嗣經曾國藩等取具親供。並將該革員等押解到部。茲據刑部奏請按照刁民滋事。地方文職不能彈壓撫恤革職例上。從重擬以發往軍臺效力。並以案情重大。應如何從重改發之處。請旨等語。該府縣責任地方。乃於津民聚眾滋事。不能設法防範。致匪徒乘機焚殺。戕害多命。又未將兇犯趕緊拏獲。情節較重。且該革員等於奉旨交刑部治罪後。張光藻竟敢私往順德。劉傑亦私往密雲。任意逗遛。尤屬藐玩。張光藻劉傑均著從重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以示懲警。至津民因懷疑激忿。不遵地方官彈壓。輒敢逞兇殺害至二十餘命之多。且將其仁

慈堂內貞女慘殺。尤為兇殘。現經曾國藩等拏獲滋事人犯。審明分別情節輕重。將馮癩子等十五犯。擬以正法。小錐王五等二十一犯。擬以軍流。既屬情真罪當。即著照所擬。將馮癩子等即行處決。小錐王五等。分別發配安置。經此次嚴辦之後。各直省地方官務當曉諭居民。安分守法。毋任再滋事端。遇有中外交涉事件。並須按照條約。持平妥辦。總期中外商民。彼此相安。以靖地方。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曾國藩等奏。天津案內應行正法各犯。當諭令俟刑部議奏張光藻等罪名時。再降諭旨。本日刑部奏遵議張光藻等罪名一摺。已明降諭旨。將該革員等從重改發黑龍

江。其應行正法之犯。照曾國藩等所擬。即行正法。軍流各犯。並照所擬辦理。此案大致現已就緒。所有應訊人犯。著曾國藩等迅速訊明。持平辦理。妥為了結。一面遴派幹員。於天津地方彈壓撫循。毋令莠民乘機煽惑。聚眾滋事。別釀釁端。

丙子。禮部奏。同治九年九月初五日。准吉林將軍富明阿等咨稱。所有朝鮮民人潛投俄界一案。准禮部鈔錄該國王原文。及本部原奏。鈔單咨行前來。當經本衙門劄飭琿春協領訥穆錦。即將前情務須親往該兩國處所。會見朝鮮邊界官。並俄國廓米薩爾。面為開導。隨機區畫。俄國如何驅逐。朝鮮如何領取。妥籌定擬。據實具報等因去後。茲

據該協領訥穆錦覆稱遵即帶兵會見朝鮮慶源府邊界官。著伊領取被俄國招留該國男婦子女等。據該國邊界官飭通事答說。被俄國招去該國男婦子女。伊國如若領取。俄國尚且不准。再並非慶源府一處之人。又兼未奉該國王之旨。遇際實不敢承領等語。職帶兵即赴摩闊崴面晤廓米薩爾。將前文逐回領取各情。逐一剖辯。廓米薩爾飭通事答說。該國所招朝鮮男婦子女。伊奉該國東悉畢爾總督劉飭。俱載往綏芬等處。飭令耕作。扣抵所需摩費。再伊國住京公使。將此情已經達知朝鮮國王。嗣後不關你們琿春之事等語。職復向伊曲為開導。該廓米薩爾始

終不能變回。是以帶兵旋回。密留雲騎尉吉爾洪阿在摩
闊崴訪查俄人將朝鮮男婦子女載往何處。旋據吉爾洪
阿回稱俱載往綏芬等處去訖等情。應咨部查覈辦理等
語到部。臣等查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三日。准吉林將軍富
明阿等咨稱朝鮮國男婦子女。給投俄界。除咨富古塔副
都統轉飭協領訥穆錦。刻即親赴摩闊崴會同該國廓米
薩爾務將朝鮮逃越男婦子女。共含和好。悉數逐回外。應
咨禮部轉行朝鮮國王。即將該國逃越之男婦子女一千
餘人。飭令邊界官悉數領回。各安本業等因。當經臣部據
咨轉奏。奉

上諭。著禮部迅即行文該國王。將逃赴俄界民人。悉數領回。並由
該國王申明禁令。嚴飭該國沿邊官弁。約束民人。毋許再有逃
越。以重邊防。並著富明阿飭令訥穆錦會商俄國廓米薩爾。務
將朝鮮越界民人。悉行遞回。不得久留俄界。以致另生枝節等
因。欽此。臣部遵於十一月初八日恭錄知照朝鮮國王。吉
林將軍。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遵照辦理在案。嗣於同治
九年二月十四日。准朝鮮國王咨稱。恪遵
聖旨。謹當申飭邊官。恭候俄界遞回民人一一領取。再申邊禁等
情。咨請轉奏前來。復經臣部據咨轉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臣部遵於二月二十五日。恭錄行知朝鮮國王。吉

林將軍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亦在案今該將軍咨
稱據朝鮮慶源府邊界官稱並未奉國王之旨不敢承領
是與朝鮮國王前次咨文自相矛盾自應由臣部再行知
照該國王恪遵上年
諭旨辦理惟此項逃越俄界難民必俄人情願交出方能責令朝
鮮領取今據該將軍稱俄國所留逃越難民已聲書載往
綏芬各處耕作扣抵廩費等語是俄人並無交出之意此
時若遽由臣部行知該國王責令領取恐有窒礙難行之
處臣等公同商酌所有朝鮮逃越俄界難民擬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可否轉令俄人彙數遞回之處揆

度情形。斟酌辦理。再由臣部酌量行知朝鮮國王遵照。庶
免空文往返。而益足見
朝廷字小之仁矣。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寅。大學士調補兩江總督曾國藩協辦大學士直隸總
督李鴻章署三口通商大臣大理寺卿成林奏。竊臣等前
於八月二十三日。將津郡滋事案內首從各犯。分別定擬
具奏。並將供證未確。在逃未獲之犯。附列清單進呈。奉
上諭。情節較重。供證未確之犯等因。欽此。兩旬以來。嚴飭地方文
武各員。續行訪拏。晝夜研訊。又獲應正法者五人。應辦軍

徒者四人。除將各犯供詞。鈔咨總理衙門及刑部備查外。

謹開列清單。續呈

御覽。此次審明各犯。皆係續行緝獲。不在前次附開兩單之內。其前單供證未確者。除何四現已治罪外。其餘再四訊鞫。迄無定供。亦無的證。礙難定罪。應即隨時釋放。前單在逃未獲者。除楊二現已拏辦外。其餘購緝密拏。迄未緝獲。其中尤要之犯。應俟緝獲至日。另行奏結。此案事起倉卒。並無豫先糾集之人。其後殺人放火。萬衆喧雜。亦非百姓始意所能料。令中國力全鄰好。先後兩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辦理不為不重。不惟足對法國。亦

堪徧告諸邦。昨准總理衙門鈔錄羅使信函。移咨到臣。內稱派德繙譯官前赴天津出具切結。並確查燒毀房屋。被搶物件。以便議償等語。該繙譯項已抵津。俟查明回京。當可議定賠償確數。拏兇一節。最為難辦。此事就緒。則其餘各節。皆可次第定議。惟查拏兇手。雖係首先應辦之事。而處決人犯。究為最後完案之著。臣等先後定擬應行正法之犯。應請

飭下總理衙門。俟修堂賠銀諸事議結之後。知照臣等酌定行刑日期。奏明辦理。免致處決之後。事猶未了。民氣既已大傷。和局仍多不協。不能不總總過慮也。所有臣等訊結天津

案內第二批人犯。分別定擬緣由。謹合詞繕摺由驛具陳。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等奏。續訊天津案內第二批人犯。分別定擬一摺。此次續拏各犯。既據曾國藩等單開訊明情節輕重。著照該督等所擬。將劉二等五犯。即行正法。鄧老等四犯。分別發配安置。曾國藩等接奉此旨後。所有先後定擬正法之犯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即行分別辦理。庶可迅速完案。羅淑亞派繙譯官德微理亞。前赴天津。出具切結。並確查燒毀房屋。被搶物件。以便議償。曾國藩等本係特簡查辦津案之員。此時該繙譯業已抵津。修堂撫恤諸事。在津易於定議。即著該督等晤商德微理亞。妥籌辦理。迅速具奏。至所拏兇手。前已明降諭旨。

著將馮廣子等即行處決。茲據奏稱。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結後。知照該督等酌定行刑日期等語。與前降諭旨兩歧。議抵一節。為此案緊要關鍵。若遲遲不辦。其餘各節。勢難定議。且洋人因此藉口。轉致另生枝節。更形棘手。曾國藩等即懍遵此旨辦理。毋再稽延。

己卯。工部尚書毛昶熙奏。竊以天津地方。在京師肘腋之間。華洋雜處。易滋事端。一或不靖。所關匪細。防守撫綏。不可偏廢。近年添設三口通商大臣。駐紮其地。專辦洋務。兼督海防。立法之意。至為周密。惟中外交涉事件。均須地方官相助為理。而鎮道府縣皆非所屬。該大臣有綏靖地方

之責。無統轄文武之權。僅或各存意見。不聽指麾。必須五商督臣於數百里之外。事機變幻。祇在須臾。書牘往還。動需時日。緩不濟急。貽誤必多。至該處海防。尤關緊要。向係會同直隸總督提督籌辦。數年以來。漸失本意。督提二臣。以相去較遠。遂誤為通商大臣專責。不復肯跨境越之嫌。然權以相讓而益猜。事以相待而交廢。地方文武員弁。陰違陽奉。貌合神離。其庸懦者以予奪之權不屬。既欲遂其因循延玩之私。其巧滑者以經撫之勢不侔。復潛用其觀望迎合之術。指臂無助。呼應不靈。一旦有急。舉歷年糜餉巨萬之兵。不惟不足備干城。甚至不足資彈壓。海防尚可

問哉。本年五月二十三日之案。雖事起倉卒。本非意料所及。然其時南北謠言。同時並起。乃南洋皆漸臻安謐。北洋遂倏起波瀾。推原其故。未必不由於此。今幸仰賴

皇太后

皇上福威。辦理已有頭緒。然不亟思變計。恐已開之釁。可以漸消。而未萌之患。難以盡弭。此不可不熟慮者也。夫謀事貴廣諮詢。則寡不若衆。任人宜防牽制。則分不如專。查三口通商事務。不及五口之多。而五口專歸兩江督臣總辦。十年以來。著有成效。臣愚以為三口通商。亦不必專設大員。所有洋務海防。均宜責成北隸總督悉心經理。並仿照五口

通商大臣之例。

特頒給

欽差大臣關防。以昭信守。其新鈔兩關稅務較繁。可否添設海關道一員。專司其事。並管理尋常華洋交涉事件。遇有疑難大事。仍稟請督臣指示。妥為遵辦。至三口通商衙署。即可作為督臣行館。由督臣酌量緩急。有事則暫駐津郡。無事則仍回省城。從前兩江督臣兼辦河漕。常有暫駐江北之時。此亦可仿照辦理者也。抑臣更有請者。中外之和局。無永久可恃之理。海疆之武備。即無朝夕可疏之防。今日要務。正宜及

國家閒暇之時。為未雨綢繆之計。現任督臣李鴻章。威望夙著。昔在江南。曾能驅策洋將。使為我用。知己知彼。成竹在胸。若令久駐天津。自可統籌防務。豫為布置。以收銷患未萌之效。臣又聞天下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故練兵之要。在於選將。尤在於蓄將。督臣久統重兵。儲材必廣。尤宜令招致舊部得力將弁。將海防兵勇。逐一整頓。其營哨各官未經戰陣不諳戎機者。悉予更換。必能轉移風氣。盡成勁旅。臣又查近年各國兵船。每至天津。皆徑抵紫竹林。是海口險要。已不足恃。則津通之間。必宜厚集兵力。以固根本。應將現紮滄州之銘軍各營。分駐楊村河西務王慶坨

等處。並相度地勢。擇其扼要處所。修築礮臺。以資保衛而
嚴門戶。且京東各州縣。地勢窪下。夏秋之間。每有水患。更
宜慎選良吏。講求水利。多開陂塘。顯以備宣洩之宜。即隱
以限戎馬之足。如此則水陸並防。自可有備無患矣。以上
數條。皆據臣管見所及。披瀝上陳。可否請
旨飭下督臣一併密籌妥辦。庶於畿疆全局。不無裨益。
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毛昶熙奏。敬陳管見一摺。著該衙門議奏。
辛巳。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臣等前次奏結第一批
人犯。其有證無供者。查照眾證確鑿即同獄成之例。本係
變通辦法。事後密訪前單所開無供之犯。均尚不為誤入。

惟穆巴一名。雖亦素非安分之徒。而此次滋事。實未在場。民人高秋田等指證為砍傷富昌行洋人之犯。查明係屬虛誣。其祖母穆李氏具呈天津道衙門。力訴冤屈。求為申理。其後續獲范永一犯。係前次單開在逃未獲之人。訪查該犯實為放火燒房正兇。曾經函告總理衙門。現由大名緝獲到案。供認殺人不諱。雖未認放火一節。而面有毒傷之痕。共見共聞。查覈供情。應予正法。惟先後奏定正法之犯。共得二十人。辦理已不為少。不必再求增加。而第一批正從各犯三十六人。他家皆不訴冤。獨穆巴之祖母訴冤。查訪亦無行兇實據。臣等熟商。尚可更正。應請

旨將第一批內有證無供之穆巴准予開釋另將續獲供證確鑿之范永歸案正法以示慎重人命之意謹將穆巴親屬呈詞及范永供單鈔送總理衙門刑部以備查考一俟此次

奉到

諭旨即日知照外國領事官將前後兩批正兇二十人處決以期迅速結案所有續獲范永擬換釋穆巴緣由理合會同新任直隸總督臣李鴻章三口通商大臣臣成林由驛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續獲正犯范永擬即換釋穆巴覽奏已悉穆巴一犯證佐既未的確何以前奏遽擬死罪著即日釋放以重人命其續獲之范永既屬供證確鑿為放火燒房正兇著

照該督等所請。歸案正法。曾國藩接奉此旨。即著將應辦各事宜。懍遵九月十五日諭旨。迅速辦理。毋再稽遲。曾國藩即著來京陛見。該督起身後。李鴻章著仍駐天津。勿遽回省。務將彈壓撫綏各事宜。妥為籌辦。俟津郡中外諸事大定。再行請旨。主事陳蘭彬著准由曾國藩帶往江南差遣委用。

署三口通商大臣大理寺卿成林奏。竊於九月初三日。接據江蘇蘇松太道涂宗瀛稟稱。據日本國繕譯官蔡祜良橘正宏等。持長崎縣來書。以該國差官柳原前光等。均已到滬。定期相見。該道隨即與該國差官晤會。據稱此次赴京。係為投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件等情。即於初五

日據津海關委員連興等稟稱。日本國差官柳原前光等五員。僕從八名。來搭美國輪船。由上海到津。寄居旗昌洋行。並據該差官等投遞公文。欲與弟會晤。經弟照覆。約於初七日在弟署中見面。是日柳原前光花房義質鄭永寧尾理政道名倉信敦五員名來署。與弟接晤。該差官等禮貌恭順。言詞馴謹。並聲稱奉伊國外務卿之命。齎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件。將函匣呈出。弟未便拆閱。詢其信中何語。據覆商議通信事宜。以為他日定條約之地。當經弟告以從前泰西各國入華定約。均係在津守候。先由通商大臣呈報總理衙門。奉到示覆。始能議辦一切。該差官等

詞婉意堅。總以赴京為榮。且計由津至京甚近。不敢以親
投之件。假手於人。意在必行。似恐 耆故為阻止。允即至請
總理衙門示覆。耆即於次日率同海關委員連興等赴該
差官等寓所答拜。先飭連興等將泰西各國歷次來津訂
約成案。一一指陳。詳明告諭。復經 耆開誠布公。剴切曉諭。
並稱揚彼國久有修好之意。爾等此次前來。雖屬通信議
約。正為爾國自謀之計。何得堅執己見。故違中國向章。況
通商大臣議約是專責。若舍通商大臣不向與議。越次進
京投謁總理衙門王大臣。勢必拒見。與其徒勞往返。曷若
代為呈遞。該差官等聞 耆詳晰開導。其入京之意。始即中

止。復經弩將接准總理衙門來函。備文照會該差官去後。旋據該差官等備具照覆。以深悉前事。與歷次辦過成案不符。即據弩相告之言為憑。將所齎伊國書函求為轉遞。在津守候回文等情前來。弩查該差官等既知遵照向章。不復堅執進京。是其已知理法。當經弩備文將日本國差官所遞書函。派弁齎赴總理衙門呈交。俟接准回文。作何辦理之處。再行遵照覈辦。理合會同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申。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八月二十二日。接

准庫克吉泰咨稱部撥銀十萬兩於八月十一日解熱該
官兵所需俸賞行裝等銀遵於部定一半之半減放約計
在五萬兩之譜無論何時飭調起程即照章約發自應先
由部撥銀內豫行扣出存儲以備臨時應用下餘五萬兩
該官兵分起到口應以駐紮之日起按起核發口糧以三
盟吉黑各官兵統計一箇月約需銀四萬兩現計餘銀不
敷兩箇月之用卓索圖盟頭二起官兵四百餘名已於八
月初十十一等日到承德其餘尚無定期若俟一律到口
覈明細數再行咨請籌議恐有待餉之虞先行咨明應由
何項籌撥裁酌會奏等因在案曾國藩未及覈辦移交到

臣伏查此項馬隊官兵調紮古北口原為豫備不虞現在津案已有就緒瞬屆冬令河凍洋船不至滋事而邊外回匪更無竄越酌度時勢古北口一帶似不必駐紮重兵且餉需繁鉅直省瘠苦無款可籌若俟各隊一律到口展轉撥解誠恐貽誤軍食辦理殊多掣肘卓索圖盟馬隊雖已全數到防其餘蒙古各起及吉林黑龍江官兵未知已否起程行抵何處擬請

旨飭令撤回歸牧以節軍勞而省餉款儻必須酌留備用或於已到馬隊內暫行挑留精銳若干名其未到各起仍折回歸伍應需月餉俟前撥十萬兩支發告竣請由戶部籌款接

濟。並

飭庫克吉泰遵照覈實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伯彥訥謨祜奏請調馬隊以備不虞。當諭理藩院傳知東三盟各調馬隊一千名。並調吉林黑龍江馬隊。均赴古北口一帶駐紮。茲據李鴻章奏稱。酌度時勢。古北口一帶。不必駐紮重兵。擬請撤回以節餉需等語。此項馬隊全數到口。籌撥餉項甚鉅。現既酌度情形。毋須兵力。即著照李鴻章所請。所有前調東三盟馬隊。著全數撤回。並著理藩院傳知該盟蒙古王公。迅將各隊撤回遊牧。仍隨時操練。以備徵調。其吉林黑龍江馬隊共三千名。據富明阿。鐵福。德善。先後奏報起程。因思

神機營每年本有調撥該處官兵更換操防之事。此項官兵。是否可以就近調換。著神機營王大臣酌議具奏。該官兵已否全抵古北口。著李鴻章庫克吉泰飭令暫行駐紮。聽候諭旨。應需餉項。仍著庫克吉泰覈實支放。

乙酉。成都將軍崇實奏。竊查前在重慶。曾將會勸遵義設堂行教。士民並無異詞緣由。恭摺馳奏在案。拜發後起程回省。迤次接據道員余思樞塞閬會同委員楊蔭堂冉瑞桐。及遵義府縣等稟。據城鄉紳耆呈稱。設堂行教兩事。業已不敢抗違。惟從前入教匪人。恃教為符。抗官藐法。甚至串同豪役劣團。遇事把持搕詐。目前雖無異言。但恐仍蹈

前輯。又啓爭端等情。經該道等會議民間善後章程十二條。復會楊蔭堂暨拏密派之該處紳士等。分赴各鄉。妥為勸諭。城鄉士民。見新定章程後。均皆悅服。自願出具聽從設堂行教彼此相安甘結繳案。惟此案肇釁之初。係由教民楊希伯。與遵義縣已革書吏楊樹勳。挾嫌滋事。激成衆怒。以致匪徒傳有沅乘勢率衆搶擄。釀成巨案。未便稍事姑容。由該道等訊取供詞。除傳有沅一犯。業於去歲經赦閒。會同黔省委員候補道陳昌運。拏獲正法外。請將為首滋事之楊希伯。擬發極邊煙瘴充軍。楊樹勳。擬以杖一百流二千里。又續查附和之段屏山。陳恩元。均照不應重律。

分別加責發落。隨將章程甘結供詞稟齎前來。奴才逐加查
覈。所議條規。專為豫杜差役圍首舞弊起見。於教士並無
牽礙。該道等就地方肇釁之故。為因時制宜之圖。立法挽
回。以期民教一體相安。善畫洵屬妥協。足以仰慰
聖廑。業由奴才照咨貴州撫臣曾璧光責成地方官遵照辦理。並將
章程刊刻。會同協辦大學士兩湖督臣李鴻章暨奴才聯銜
出示曉諭。至楊希伯等肇端釀釁。均屬罪有應得。第教案
既經撫臣議結。自應仍由黔省歸案擬辦。除將甘結章程
供詞咨送總理衙門備查外。所有議結遵義教案民間善
後緣由。理合恭摺覆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案未結。當諭崇實折回遵義籌辦。總須民教兩面各無異詞。實有完案確據。方不至再滋口實。茲據崇實奏議結遵義教案。新定善後章程十二條。士民均皆悅服。自願出具聽從設堂行教彼此相安甘結等語。惟所稱出具甘結。僅係中國士民。至教士是否帖服。曾否會同出具甘結。未據崇實奏及。雖稱所議條規。於教士並無牽礙。終屬一面之詞。著崇實傳遵前旨。迅將民教兩面切實議結。如該教士尚未帖服。出具甘結。不得遽謂完案。仍須折回遵義。趕緊妥辦。以免另生枝節。其楊希伯等應得罪名。即著知照曾璧光。歸案定擬具奏。

丁亥。前任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奴才於七月初八日。據
遠出偵探賊蹤弁兵稟稱。俄國已立牌博。要隘地方。均有
重兵扼拒。是以賊氣較遠等情。奴才當即帶領辦理文案界
務主事職銜明魁。卡倫侍衛祥陞。布倫托海效力當差原
任塔城駝馬處章京巴彥圖。及旗綠弁兵。會同俄官穆
魯木策傅。往查塔爾巴哈台山嶺等處。俄國已立牌博。於
十一日自察汗鄂博起。十六日至哈巴爾蘇山嶺。俄國已
立牌博六處。奴才帶領司員等。照依三年會定原圖詳細覈
查。均在原議分界誌約山嶺綫道之外。毫無侵占情弊。奴才
當即亦飭令弁兵等。在該俄國已立牌博之左側。建立牌

博。所有在此居住之哈薩克人衆。亦按新建牌博界址。隨地各歸各國。毫無爭論。統計自塔城瑪呢圖起。至哈巴爾蘇山嶺止。共立牌博十處。芬與俄國立界大臣穆魯木策傳。按照同治三年原定圖約。會同建立牌博名目起止處所。以及塔城未克復以前。兩國暫停派員會查牌博。各寫誌約四分。鈐印畫押。於十六日互換為憑。二十二日。返回吉布乃地方。二十三日。俄官穆魯木策傳。攜帶新繪地圖來營。兩國立界大臣。各於圖上鈐印畫押。註寫牌博地名。芬分取一張與俄官。始將界務辦理完竣。於八月初一日。由吉布乃地方啟程旋回。除將與俄官會繪地圖存收科

布多查照外。謹畫寫地圖清漢合璧誌約及俄字誌約。分
呈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理藩院備查。至安設卡倫
各事宜。統俟克復塔城後。再行斟酌辦理。
奎昌又奏。奉遵奉
諭旨。會同俄國使臣穆魯木策傳。按照圖約。查勘建立塔城牌博
完竣。並約定塔城未克復以前。兩國暫停派員會查。各書
誌約鈐印存照在案。茲於本年九月初二日。奉由途次札
哈沁所屬博多滚臺站地方。接奉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分界既定。中外疆域分明。彼此可以相安等因。欽此。竊查邊
界雖經奉勘定。塔城尚未克復。附近地方。別無臺卡隨時

偵察。奴才再四思維。惟霍伯克賽里之土爾扈特親王車林拉布坦。扎薩克拉特那巴扎爾。圖布欣克什克三旗。尚與塔境新立牌博地方較近。惟有轉飭各該旗。隨時留意偵察。統俟塔城克復後。設有臺卡。仍照舊章兩國派員會查一次。除由奴才轉飭該親王扎薩克等。差派委員。隨時留意偵察。儻俄人有移占情弊。作速據實咨報。以便據情馳陳。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奏查勘塔城界址牌博完竣。並現籌辦理情形各摺片。俄國與塔城分界處所。建立牌博。現經奎昌會同俄官續行查明。自察汗鄂博起。至哈巴爾蘇山嶺止。共立牌博六處。連前所立四處。均與同治三年原定條約相符。業已繪圖換

約。辦理尚為妥速。惟現在塔城未復。附近地方。別無臺卡。此次立界之後。俄人能否常守條約。不復侵占內地。仍當隨時偵察。以保無虞。即著福濟等按照奎昌所擬。杏會霍伯克賽里之土爾扈特親王車林拉布坦。扎薩克拉特那巴扎爾圖布欣克什克三旗。轉飭各該旗官弁。隨時留心稽查。如俄人因愚時已久。復有侵占情事。即行知會福濟等。隨時與之理論。竭力攔阻。不得因循廢弛。俟塔城克復。仍照舊章。兩國派員會查。以符定制。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江蘇巡撫丁日昌奏。官民過出有因。教務隱憂方大一摺。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又據調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密陳傳教情形

一片。八月二十九日奉

旨。曾國藩另片密陳傳教情形。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等

因。欽此。欽遵先後鈔出到臣衙門。查天津民教滋事一案。

曾國藩。丁日昌原奏所陳。已革府縣張光藻劉傑。議罪

名。暨丁日昌所稱搶殺洋人匪徒。分別情節輕重抵償酌

減各節。業於本月十一日。恭奉

上諭。欽遵辦理。該撫臣以案內羅法各犯。請俟大局議結後。妥密

查訪實情。分別撫卹一層。查殺人者抵。律有明條。既殺撫

卹。勸懲兩歧。應毋庸議。至曾國藩片稱。法人之天主教。但

求從教之眾多。不問民教之善否。其收人太濫。故莠民居多。教士領事。曲庇教民。遇有民教爭鬬。平民恒屈。教民恒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鬱愈甚。鬱極必發。羣思一逞。丁日昌奏稱。天主教本心並非為惡。而傳教士所到之處。不擇良莠。廣收徒眾。一經入教。則陵虐鄉里。欺壓平民。百姓怨毒積中。幾有及爾偕亡之憤等語。皆係實在情形。溯當天主教弛禁。刊入條約之後。即臣衙門辦理交涉事件之初。履霜冰至。早慮其流弊日滋。但從前中國兵力不足。致有換約之事。現既定約於前。勢必不能背約於後。祇有就事防維。冀其勿致太甚。曾於咸豐十一年。將法國使臣給

傳教士諭單有傳教人以勸善為務。絲毫不得干預別項公私事件等語。通行各省查照。並於同治元年三月間。奏

奉

諭旨。凡交涉教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不得意為輕重。以示一視同仁。歷年以來。臣等與各疆吏往返籌商。地方官遇有交涉案件。無不以照約持平。勿聽教士干預詞訟。致令民教相仇為要。無如曉諭雖屢再三。而奉行未盡得力。即如該督撫所稱教士不准干預公事。即係臣衙門咸豐十一年通行各省傳教人不得絲毫干預別項公私事件之意。今督撫復以此為言。是地方官並未照此辦理可知。曾國藩

所稱。就此次議結之時。與各使臣商訂。豫杜後來釁端。及丁日昌所稱。於修約時。議明教民不准濫收莠民。干預詞訟各辦法。臣衙門惟有隨時隨事。仍持前說。苟有一隙可乘之機。自必悉心籌辦。以期維持一分。即少一分流毒。惟立法匪難。得人為難。丁日昌所請

嚴飭疆吏。凡地方官必須慎選有風骨通時務之員。方能持平辦事等情。誠為得其要領。大抵各地方官或堅執成例。而未揆諸時事之宜。則有偏苛教民之失。或顧全大局。而不準曲直之平。則有偏護教民之失。其甚者並非持正。而以刻待教民。為易法令名之具。又其甚者並非顧全大局。而以

徇庇教民。為挾制上司之計。其失愈甚。而釀患益深。各省民教生釁之由。總之不離乎此。今為正本清源之策。先盡其在我之端。則平時施措。臨事權衡。全在地方官操縱合宜。剛柔互濟。可否

飭下各省督撫。慎選有司。必風骨森嚴。遇教士非分之求。乃能據理駁斥。必時務通曉。遇照約應辦之事。乃能妥為撫綏。庶中外相信。或可消弭患端。該撫臣丁日昌幫辦津案。到津未及一月。辦理即有頭緒。原摺聲請與曾國藩一併嚴議之處。曾國藩前請處分。奉

旨寬免。該撫臣應否議處。伏候

聖裁。再條約既為中國所共訂。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即不能不查
照辦理。地方各官。平時必須檢閱。庶臨事方有憑藉。應請
飭下各大吏。轉飭各地方官。嗣後務須按約辦事。免令洋人藉口。
致誤大局。是為至要。
御批。丁日昌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餘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九月十八日。准軍機處鈔出署三口通商
大臣成林奏。日本差官到津各情形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查日本國於同治元年。即搭坐荷蘭商船。來
上海貿易。藉口中國商人。曾在該國採辦銅斤。欲援上海
無約小國章程。在滬通商。設領事官。三年四月。又以英夷

事已夏禮為介。攜帶貨物來滬貿易。七年三月。又准英領事溫思達函送日本託帶文書一匣。大意仍求通商。是該國覲覦與中國通商。已非一日。本年九月初六日。據署三口大臣成林。致臣衙門函稱。初七日日本差官柳原前光等來署會晤。禮貌恭順。言詞謹馴。詢其來意。據稱奉該國外務卿之命。齎送總理衙門信件。必須親自赴京投遞等語。臣等當覆以向來各國差官到津。均應由三口大臣衙門詢明緣由。酌裁辦理。不遽令其來京。此次日本差官到津。應仍查照舊章。如該差官等堅請進京。必須設法阻止等語去後。旋於十四日。據成林覆稱。日本差官進京之舉。

經成林詳切開導。已允中止。並將該國書函原件專送到
臣衙門。臣等公同閱看。大意專在通商。但文內有他日定
條約之地一語。是該國亦欲與泰西各國一律辦理。臣等
悉心酌覈。泰西各國。既准通商。該國與中國。尤為鄰近之
邦。自難歧視。正覈辦間。復接據直隸總督李鴻章函稱。日
本距蘇浙僅三日程。精通中華文字。其甲兵較東島各國
差強。現以英法美諸國。受其欺負。心懷不服。而力難獨抗。
中國正可聯為外援。勿使西人倚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
同心協力等語。是該國之欲與中國通商。自必俯如所請。
爰給與該國照會。允其將來可以奏請通商。但彼此相信。

不必立約。臣等之意。准其通商。以示恢柔之意。不允立約。可無要挾之强。將來能否阻其立約。原難豫必。目前且以此為詞。以杜其要求之漸。已於十九日將所給該國照會。專遞至三口大臣成林。由該大臣轉交。俾該國差官箋得以及早回國。旋於二十日。接據成林送到照繕柳原前光等呈遞條約底本。其意仍在立約。並於二十一日。復准李鴻章函稱。該委員呈請立約。蓄志甚堅。所欲甚大等語。查臣衙門既與該國外務卿等照會。告以彼此相信。不必更立條約之言。自應仍執前議。由成林李鴻章等。向該委員等婉為開導。儻勢難阻止。應告以底本暫存中國。俟有大

臣來華。公同商辦。一面將條約底本。自行詳細妥酌。以便
日本國派有大員前來。再行相度機宜。妥酌辦理。
御批。依議。
日本國信函
大日本國從三位外務卿清原宣嘉。從四位外務大輔藤
原定則等。謹呈書
大清國總理外國事務大憲臺下。方今文明之化大開。交際之
道日盛。宇宙之間。無有遠邇矣。我邦近歲與泰西諸國互
訂盟約。共通有無。況鄰近如中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
而唯有商舶往來。未嘗修交際之禮。不亦一大闕典也乎。

曩者我邦政治一新之始。即欲遣欽差公使修盟約。因內地多事。遷延至今。深以為憾焉。茲經奏准特遣從四位外務權大丞藤原前光。正七位外務權少丞藤原義質。從七位文書權正鄭永寧等。於中國豫前商議通信事宜。以為他日我公使與中國定和親條約之地。伏冀貴憲臺下款接右官員等。取裁其所陳述。謹白。

給日本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九年九月十四日。由三口通商大臣轉遞到貴國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等。帶來信函。備陳商議通信事宜。意欲與中國通商。修交際之禮。為他日定

條約之地。竊查同治元年。據上海道稟稱貴國頭目助七郎等八人。帶領商人十三名。攜有海菜等物。來上海貿易。迨三年四月。貴國官錫次郎等。復攜帶貨物數種。在上海貿易而回。足徵中國與貴國。久通和好。交際往來。已非一日。緣貴國係鄰近之邦。自必愈加親厚。貴國既常來上海通商。嗣後仍即照前辦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條約。古所謂大信不約也。惟於貴國貨物到上海時。先行通知上海道。驗貨納稅。兩無欺蒙。自可行諸久遠。似較之泰西立約各國。尤為簡便。此乃中國與貴國格外和好親睦之意。諒貴國必洞悉此情也。

恭親王等又奏。竊照同治九年五月三十日。奉
旨。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著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
欽此。嗣經該大臣卸事來京。緣天津一案。尚未就緒。勢難
率爾起程。現在此案將次完結。該大臣自應遵
旨前往。以昭信義。惟此行遠涉重洋。往返十數萬里。需時既久。費
用綦繁。該大臣本身所需資斧。據稱身受
重恩。理應報效。均由自備。不敢有費
帑需。至隨帶文員武弁。以及書識丁役。人數眾多。所有整裝
薪水盤費工食紙張等項。係屬辦公所用。並有奏明隨往
洋員。尤應稍優給予俸薪。大致仿照前次志剛等出使之

例辦理。臣等公同商酌。擬請
飭下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即在該大臣崇厚節省天津八分
經費存餘項下。撥銀五萬兩。交該大臣自行攜帶。以資前
項開支。並免造册報銷。用歸簡易。所有臣等擬請指撥經
費緣由。謹繕摺具陳。
御批。依議。
庚寅。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英桂。總理船政前江西巡
撫沈葆楨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七月
二十二日。奉
上諭。現在閩滬兩廠輪船。次第告成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勤求武備。綏靖海疆之至意。凡內外臣工。宜如何上念
宵衣旰食之勞。以共矢嘗膽臥薪之志。臣沈葆楨先因輪船分布
各口。非有大員統領。恐遇事調合一處。聲氣隔閡。號令參
差。業經會同臣英桂。並陝甘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文煜
恭摺奏請
簡派輪船統領。並查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堪以勝任。附片密保
在案。伏維圖自強之道。即以籌制勝之方。島族海上縱橫。
所恃者在善用輪船。精習火器。今閩滬設廠分造輪船。天
津設局專製槍礮。
朝廷深謀遠慮。圖自強而籌制勝者。至周且備。然不慎選統

將。乘時訓練。則駕駛不善。技藝不精。設遇外侮猝乘。何以制強敵而操勝算。是出洋操練。洵當務之急也。臣英桂於所轄水師員弁。有長於海戰。諳習沙綫風雲者。皆隨時物色存記。置之沿海。明試以功。豫為干城之選。其通曉輪機之學。熟於駕駛者。臣沈葆楨自蒙

簡任總理船政以來。即廣為採用。通輪機者派令管輪。熟駕駛者委以管駕。人材以搜羅而疊出。從事由鼓勵而漸興。現在閩省各輪船。僅長勝船內向雇有洋人一名。擬即擇人更易。此外均係中國人駕駛。無一洋人在內。臣等欽奉

諭旨後。各就所知。互相參酌。謹臚列清單。出具切實考語。恭呈

御覽。除遊擊以上各員。職分較大。恭候
擢用外。其都守千把及軍功人員。並於清單內酌擬獎敘。可否仰
乞
逾格恩施。分別給獎。俾資觀感之處。出自
聖裁。臣等仍當與水師提督李成謀留心採訪。如有可保薦者。隨
時奏保。所有出洋操練事宜。俟奉
簡派輪船統領。即由臣等與統領大員會議章程。選調員弁兵勇。
分配各輪船常川訓練。至應需槍礮。宜後膛安鉛藥者。方
能及遠。且施放靈速。先經臣英桂會商前撫臣卞寶第飭
令候補副將賴長。仿照洋式製造。業據造就熟鐵礮二門。

熟鐵槍十桿。均係後膛安鉛藥。並經臣英桂親詣勘驗。其式樣精巧。與洋槍礮無異。現擬另行設廠。籌款專製。以備撥用。總期輪船駕駛日熟。兵勇技藝日精。作其同仇敵愾之忱。以收眾志成城之效。

諭軍機大臣等。英桂。沈葆楨奏。酌保水師人才。開單呈覽一摺。輪船現既次第告成。必須有長於海戰。熟於駕駛。及諳習沙綫風雲。通曉輪機之人。方足以資得力。茲據英桂等酌保總兵黃聯開等七員。及遊擊貝錦泉一員。以備擢用。並將把總吳錫章一員。及都司吳世忠等十六員。分別請獎。均著照所請給予獎勵。該員等尚未著有勞績。此次破格給獎。藉資觀感。英桂。沈葆楨

務當督飭各該員善實力講求。以資驅策。國家不惜數百萬帑金。創製輪船。原以籌備海防。期於緩急之時。現在已成之船。必須責成李成謀督率各員弁駕駛出洋。認真操練。技藝愈精。膽氣愈壯。方足備禦侮折衝之用。至所稱揀調弁兵。分配輪船。常川訓練之處。即著會議章程。迅速具奏。需用槍礮等件。亦當悉心講究。認真製造備用。

辛卯。

諭軍機大臣。善前因天津民教啟釁。疊諭沿江沿海各省督撫嚴密設防。現在天津一案。業已辦理就緒。亦以時事多艱。不得不將就完案。以弭釁端。不可因此案完竣。即置防務於不問也。近

來內外臣工。往往遇事機危急。非不盡心竭力。以期共挽時艱。而泄沓成風。未事之先於一切戰守章程。類皆紙上空談。以致遇有緩急。毫不足恃。迨事過之後。則又因禍患已平。苟且因循。為目前偷安之計。事事有名無實。何時可冀自強耶。朝廷宵旰焦勞。隱憂彌切。著沿江沿海各省將軍督撫大臣。振刷精神。將戰守機宜。認真講求。以備不虞。至各省武備。廢弛已極。綠營習氣尤深。並著各將軍督撫大臣。破除情面。認真整頓。以期一兵得一兵之用。經此次訓諭後。務當實事求是。嚴密設防。毋再視為具文。至各省民教交涉事件。亦應處處持平。不可專顧一面。若地方官操縱合宜。剛柔互濟。自可消患未形。著各直省將軍

督撫府尹。於所屬州縣地方官務須選擇有風骨而又通曉事務之員。遇教士非分之求。不得曲為遷就。遇條約應辦之事。亦當妥為撫綏。庶中外相信。不致再滋事端。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天津民教滋事。被毀天主仁慈各堂。及被戕領事商人教士多名。前經臣等於津案初起時。議定辦照會法國使臣羅淑亞緝拏兇手外。有賠償撫卹兩款。嗣因兇手一層。未得就緒。無從議及賠償等款。茲於各犯議結後。經臣等與該使臣等面議各款。得有端緒。於本月十八日。接據羅淑亞照會內稱天津五月二十三日。各處所被搶毀之天主堂。領事署。仁慈堂及商

人財物。合計銀二十一萬兩。又據單開被戕各口議明共需撫卹銀二十五萬兩等情。即申臣衙門行文戶部酌定指撥。旋據戶部覆稱。賠償法國銀二十一萬兩。現有天津關六成洋稅銀十萬兩。八分經費節省銀五萬兩。洋商釐捐銀六萬兩。據三口通商大臣咨報。均係實存之款。自可指撥。其法國撫卹銀二十五萬兩。擬於江海關洋稅項下指撥銀十五萬兩。粵海關洋稅項下指撥銀十萬兩等因前來。當經照會法國使臣。並以法國單開被戕各口。內有英國義國女修士各一名。比國二名。均由法國轉給。並開明卹銀數目。均在二十五萬兩之內。其俄國被戕三名。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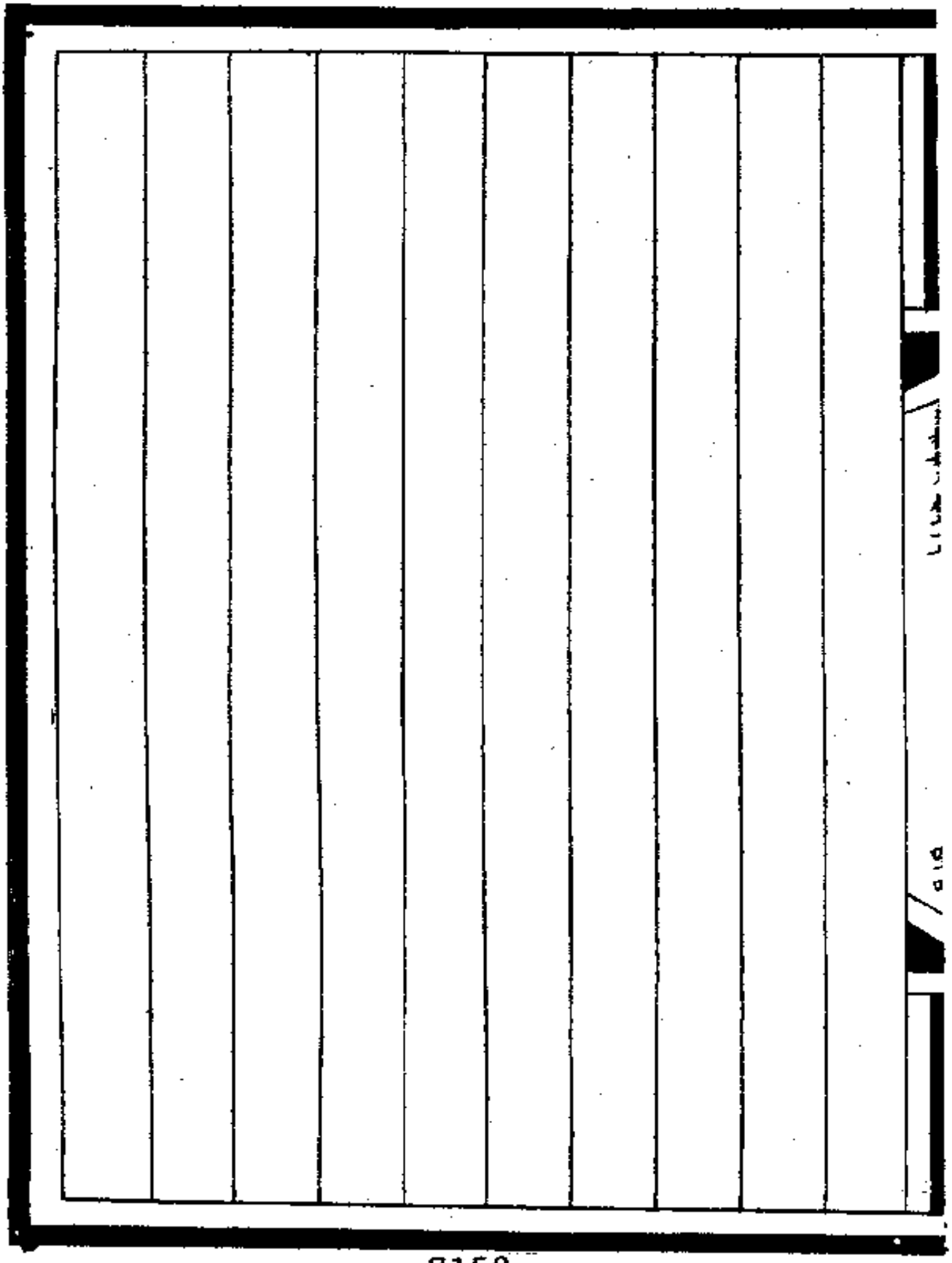
經照會俄國使臣。給卹銀三萬兩。由臣衙門行文戶部。酌定撥給。此外尚有被毀英美各教堂。已據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聲明由天津英領事申請直隸總督覈辦。美國教堂。應一併由該督覈辦完案。臣等查法國償卹各款。既經議定。自應早為撥給。現因法國使臣照會。請給憑據收領。除由臣衙門分別行文。並備文交法國使臣派員持領各款外。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李鴻章署三口大臣成林署上海大臣魁玉。兩廣總督瑞麟。查照前項指撥銀兩。於法國使臣派員持齎臣衙門文件前往時。照數撥給。以完此案。至俄國卹銀三

萬兩。正繕摺開。准戶部覆稱。此項擬於天津關洋稅項下撥銀三萬兩等語。應請一併飭下李鴻章成林遵照辦理。

御批。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七



715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八

同治九年庚午十月癸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九年九月十三日准軍機處鈔出禮部密陳朝鮮民人潛投俄界請

旨飭臣衙門可否轉令俄人盡數逐回之處揆度情形斟酌辦理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查此案臣衙門於同治九年九月初五日據吉林將軍富明阿咨稱本年三月間劉飭琿春協領訥穆錦親晤俄官令將朝鮮越界人等悉數逐回而若輩乘間偷入人數既眾不勝驅逐該協領復往海沿密探但聞俄

人揚言朝鮮人等素經俄國供給口食若令回國必須包補糜費現今未見朝鮮邊官領回一名仍有男婦子女公然投奔俄國該協領復向俄官再三開導據稱該國已將朝鮮逃民載往綏芬等處飭令耕作扣抵糜費並稱已達知朝鮮國王嗣後不關琿春之事該協領復往見朝鮮慶源府邊界之員詎該員答稱並非慶源府一處之人又未奉該國主之旨伊實不敢承領案關邊界呈請裁辦等因臣等公同酌覈此案上年八月間據富明阿咨稱朝鮮國民紛投俄界恐日久生釁當由臣衙門行經禮部奏奉

上諭迅即行文該國王將逃赴俄界民人飭令該國邊界官悉數

領回。並由該國王申明禁令。嚴飭該國沿邊官弁。約束民人。毋許再有逃越。以重邊防。並著富明阿飭令訥穆錦。會商俄國廓米薩爾。務將朝鮮越界民人。悉行逐回。不得久留俄界。以致另生枝節等因。欽此。該國欽奉

諭旨。自宜將已逃民人設法領回。一面嚴申禁令。通飭該國官弁。毋許再有民人潛投外國。方為仰體

聖意。敬謹遵行。乃查該國覆文。有俟俄界逐回民人。一一領取。再申邊禁等語。是該國不能禁本國之民逃往外國。轉望外國自將收留之民逐回。方行領取。且謂領取後再申邊禁。是一日未有逐回之民。與伊領取。即一日不申邊禁。聽其

復逃。若由中國代向俄國索取。在俄國方有朝鮮人等平素供給口食。若令回國。必須包補廩費等詞。明向琿春協領訥穆錦回覆。臣衙門已於本月十二日。將此情形。咨行禮部酌覈。轉咨該國自行辦理在案。今禮部奏請

飭下臣衙門揆度。可否轉令俄人盡數送回之處。斟酌辦理等因。自係尚未接到臣衙門咨文。可否請

旨飭下禮部。仍照臣衙門前咨各情。酌覈轉咨朝鮮。令其自行設法辦理。已逃者果能加意撫輯。固可令其懷德復歸。未逃者從此嚴申禁令。亦可不致復蹈前轍。如此辦理。縱不能將從前逃民一一領回。而此後總可禁其不復再往矣。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朝鮮民人。潛逃俄界。請飭該國自行辦理一摺。前有旨諭令禮部行知朝鮮國王。將逃赴俄界民人。悉數領回約束。毋許再有逃越。並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禮部轉咨該國。即著該部按照前咨。迅即行令朝鮮自行設法招徠。使已逃者懷德復歸。嗣後尤當嚴申禁令。不可復蹈前轍。並著該部行知該國王遵照辦理。至邊防必應嚴密。著奕䜣毓福嚴飭邊界各員弁。隨時認真稽查。如有朝鮮民人由中國地界逃至俄國者。即行查禁。毋任乘間偷越。

恭親王等又奏。天津民教滋事一案。現經辦結。兵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

命前往法國。應將此案詳細原委。及如何議結情形。由臣衙門照會法國。方足令其詳悉根由。而崇厚身履其地。遇有法國接待各官。議及此事。亦可為論辯之資。查法國使臣等。每稱其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辦理各有約國交往事件之處。此項照會。即交崇厚轉交法國總理衙門。並另繕一分。照會羅淑亞。將照會底稿。鈔交崇厚查照。

御批。知道了。

給法國使臣羅淑亞總理衙門照會

為照會事。查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洋人被害一案。其起事之由。緣拐掠之案。牽涉從教民人在內。因疑成

憤相激致變竟至有此巨案奏
聞之日奉
大皇帝特旨欽派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
世襲一等毅勇侯曾赴津查辦又奉
上諭著各直省督撫嚴飭所屬將各處通商傳教地方隨時保護
復蒙
欽派太子少保頭品頂帶雙眼花翎鑲紅旗副都統兵部左侍郎
三口通商大臣崇出使貴國以著兩國實心和好之誼本
王大臣以此案變起倉猝貴國官民慘罹此害深為可憫
中國與貴國交好多年不意民間出此意外之事深為扼

腕。疊經恭錄

諭旨。照會貴大臣（貴國署理欽差羅大臣）並以此案兇犯。必須確切查拏。嚴訊殺人之犯。無論貴賤。按例定擬。並將辦理不善地方等官。先行交部議處。各教堂衙署被毀之處。亦應一律修補。其斃命童貞女甚為惋惜。由貴大臣（羅大臣）查明姓氏。開單照會。以便議卹各情。先行照會貴大臣（羅大臣）在案。嗣經大學士直隸總督曾中堂等具奏。查明滋事情形。聲明剜眼剖心。均屬謠言。並無其事。請明降

諭旨。以釋羣疑。嚴飭地方文武。趕緊查拏兇犯。並請

旨將事前不能彈壓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之天津府張光藻。天

津縣劉傑革職交刑部治罪。茲於九月十一日。欽奉

上諭。前因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於民教起釁一案。事前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當經降旨革職交刑部治罪。嗣經曾國藩等取具親供。並將該革員等押解到部。茲據刑部奏。請按照刁民滋事。地方文職不能彈壓撫恤革職例上。從重擬以發往軍臺效力。並以案情重大。應如何從重改發之處請旨等語。該府縣責任地方。乃於津民聚眾滋事。不能設法防範。致匪徒乘機焚殺。戕害多命。又未將兇犯趕緊拏獲。情節較重。張光藻。劉傑。均著從重改發黑龍江效力贖罪。以示懲儆。至津民因懷疑激忿。不遵地方官彈壓。輒敢逞兇殺害至二

十餘命之多。且將其仁慈堂內貞女慘殺。尤為兇殘。現經曾國藩等拏獲滋事人犯。審明分別情節輕重。將馮瘸子等十五犯。擬以正法。小錐王五等二十一犯。擬以軍徒。既屬情真罪當。即著照所擬。將馮瘸子等即行處決。小錐王五等分別發配安置。經此次嚴辦之後。各直省地方官務當曉諭居民。安分守法。毋任再滋事端。遇有中外交涉事件。並須按照條約。持平妥辦。總期中外商民。彼此相安。以靖地方。欽此。又於十五日奉

上諭。曾國藩等奏續訊天津案內人犯。分別定擬一摺。此次續拏各犯。既據曾國藩等單開訊明情節輕重。著照該督等所擬。將劉二等五犯。即行正法。鄧老等四犯。分別發配安置。欽此。均經

恭錄

上諭。照會（貴大臣貴國羅大臣）各在案。查初辦此案之時。羅大臣嘗有請將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正法之說。現在如此辦法。未甚滿（貴大臣貴國羅大臣）之意者。實緣於中國諸多窒礙。其中一切情由。崇大臣行抵貴國。自能面達其詳。且該府縣等業經直隸總督曾（會同訊明。此案實由津民輕信謠言。懷疑起釁。並非受地方官主使所致。今將殺人之犯。均行正法。並將該革員等。問擬改發黑龍江效力贖罪。已屬從重懲辦。以儆將來。至陳提督國瑞。在津流寓養病。係屬過路官員。並無干預地方之事。亦經會訊明確。應毋庸議。所有

緝兇抵罪一節。中國現已認真辦理。使無枉縱。其修葺教堂。賠償遺失物件。共計銀二十一萬兩。經羅大臣照會本衙門照辦在案。被害各官商男婦。及女修士等。我

大皇帝深加憫惻。酌發撫卹銀二十五萬兩。開具人口銀數單。照會羅大臣。將來按單轉為分給。本案既經辦結。仍當防患將來。現在新調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肅毅伯直隸總督李。駐劄天津。用資保護。本王大臣查中國與貴國誼敦和好。歷有年所。天津一案。係由民間一朝生釁。於我

國家信義相孚之誼。仍屬絲毫無所更損。現在此案業就清

結。茲崇大臣遵奉

大皇帝特旨。親齎

國書。前往貴國。用昭久遠和好之美意。再者貴國哪威爾英布爾

兩員。業經崇大臣奏明同往。幫同料理一切。除照會貴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羅大臣外。相應照會貴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查照可也。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本年五月三十日。

奉

旨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著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

欽此。當即具摺恭謝

天恩。旋於七月十八日。交卸來京。跪聆
聖訓。彼時因天津教案尚未辦結。未能即時前往。現在該處教案。
業經大學士曾國藩等查明擬結。奏奉
諭旨在案。奴才自當即早起程。敬謹將事。宣布
皇仁。所有應齎
國書等件。即當祗領。恭齎前往。惟奴才賦性愚魯。當此重任。隕越堪
虞。合無仰懇
天恩。俯加
訓示。俾得欽遵辦理。
御批。知道了。

給法國國書

大清國

大皇帝問大法國大皇帝好。朕誕膺

天命。寅紹丕基。眷念友邦。永敦和好。同治九年五月間。天津民人。

因匪徒迷拐幼孩懷疑滋事。先後派太子太保雙眼花翎

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調任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

國藩等。前赴天津。秉公查辦。又降旨令各直省督撫嚴飭

所屬地方官。一律隨時保護。嗣經曾國藩等將辦理不善

之地方官。交部治罪。於刑部定議罪名時。復從重將已革

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改發黑龍江

效力贖罪。以示懲儆。至滋事人犯。經曾國藩等先後審明情節輕重。當即正法者二十犯。問軍徒者二十五犯。並令各直省地方官曉諭居民。毋再滋事。務期貴國之人得以相安。至天津之事。變生民間。朕與貴國和好有年。毫無芥蔕。茲特簡太子少保頭品頂帶雙眼花翎鎮紅旗漢軍副都統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前赴貴國。代達衷曲。以為真心和好之據。朕知崇厚幹練忠誠。和平通達。辦理中外事務。甚為熟悉。務望推誠相信。以永臻友睦。共享昇平。諒必深為歡悅也。

崇厚又奏。再。前次奏請隨帶中外各員中。美國領事官

密妥士請

旨授為協理。嗣經總理衙門王大臣議請將密妥士作為左協理。

奉

旨允准在案。查密妥士現在天津辦理機器局。有經手未完事件。

未便更易。擬請改派。查有前充天津總教官

恩賞總兵銜署臺灣稅務司英人薄朗通曉法英布各國語言文

字。人甚誠實可靠。奴才商請總理衙門王大臣令總稅務司

赫德劄調薄朗前來。隨帶前往。以資得力。復因現赴法國。

必得有熟習法文中國人員。期於公事有益。又各國水上

迥別。寒煖不同。應有醫士偕行。查得同文館學生八品官

慶常。通曉法文。七品職銜俞奎文。明白醫理。擬請
恩施。均給與六品銜。由督隨帶出差。所有中外文武官弁供事丁
役人等銜名數目。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除將整裝薪水等項。酌定數目。咨報總理衙門。其輪船輪車
店房火食雜費等項。難以豫計。應俟差竣。再行咨明外。理
合附片具陳。
御批。依議。
乙未。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英桂奏。竊
照總理船政前江西撫臣沈葆楨。因其父沈廷鳳。於同治
九年九月十二日病故。例應丁憂。遣丁赴臣英桂衙門具

報。並請將船政事務。奏請
簡員接理。聲明總理船政木質關防。封交提調道員收藏。伏維設
廠製造輪船。係中國自強之道。為海疆當務之急。沈葆楨
自同治六年間。奉
命受事以來。毅然以船政為己任。殫精竭慮。綱舉目張。現計造就
輪船。已出海駛用者三號。歲內堪以蕆工者一號。鐵廠亦
次第落成。藝童均日有進境。其通曉輪機。駕駛輪船者。博
採兼收。羣材畢出。是成效已歷歷可數。臣等與之共事有
年。深佩其處事精密。體
國公忠。必能始終其事。不意參義遽聞。在沈葆楨生性至孝。

又素守經遵嫌。故請
簡員接理船政。以圖終制。惟船政一切事宜。陝甘總督臣左宗棠
創議於前。沈葆楨規畫於後。自淺入深。由微著顯。非若別
項公事。考諸官書即可以資印證也。儻另請
簡員接理。恐頭緒繁紛。一時無從探索。臣等雖遵
旨會辦。而各有職守。親履其地。僅祇一次。實未能周知其事。況在
廠差遣者。紳士居多。以沈葆楨卿評素重。知人善任。故能
指臂相聯。洋官洋將數十人。以沈葆楨大公無我。賞必信。
罰必行。故能羣黨信服。樂事勸功之心。久且益堅。若竟更
易總理。不特事虞隔閡。抑恐駕馭遠人。稍不得宜。則功敗

垂成。關繫尤非淺鮮。查船政提調補用道夏獻綸。前任臺灣道吳大廷。皆才守兼優。實心任事。吳大廷在津交米。已據報竣。不日即可回閩。臣等現令道員夏獻綸與吳大廷遵守沈葆楨定章。暫時妥為辦理。此局所關。非徒一時一地之計。左宗棠前奏謂義同金革也可。謂更重於金革也亦可。欽奉

諭旨。製造輪船一節。關繫中外。事更重於金革。豈得以引嫌為辭等因。欽此。沈葆楨自宜仰體

聖意。移孝作忠。不必以引嫌為辭。不必以終制為請。且在本籍總理船政。既與現任服官不同。亦與隔省出使有別。素服從

事不為奪情合無籲懇
天恩俯念船政關重非沈葆楨不克成此遠謨
溫諭沈葆楨於守制百日後即出任事以竟全功其百日內應行
咨奏事件由夏獻綸等稟知臣等代為咨奏除咨行查照
外臣等謹會同陝甘督臣左宗棠恭摺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又煜等奏船政大臣現丁父憂請飭守制百日後
仍出任事一摺前江西巡撫沈葆楨自同治六年接辦船政以
來不辭勞瘁綱舉目張辦理已著成效該前撫現在丁憂懇請
簡員接辦本應俯如所請以慰孝思惟船政緊要未便遽易生
手且非有地方之責沈葆楨守制在籍亦非出宦外省可比即

著文煜英桂傳知沈葆楨於守制百日後仍將船政事務照常
經理毋得固辭該前撫平日辦事實心想能仰體朝廷倚畀之
重移孝作忠也沈葆楨守制百日內應行奏咨事件並著文煜
英桂飭令夏獻綸等隨時稟知該將軍督撫等代為咨奏以符
體制沈葆楨百日後遇有應奏事件仍著照常奏事
甲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署三口通商大臣
大理寺卿成林候補府尹德椿奏竊查同治五年八月間
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明在天津設局仿製外洋機器
應需經費作正開銷經費崇厚詢訪外洋各官商以機器
情形事繁費鉅一時難於舉辦僅據美國領事官英人密

妥士。將外國專製火藥器具辦法。查明繙譯開單前來。當經據實奏明。經總理衙門戶部議准。由香港輪船變價項下。撥交密妥士銀八萬兩。匯兌外洋。採買機器。運送來津。設局辦理。當經揀派委員。於六年四月開局。並劄派密妥士總辦其事。勘定在於天津城東十八里賈家沽道地方。設立火藥局。是為東局。該處本有舊河溝一道。淤塞不通。局基東西計長三百九十餘丈。南北寬二百五十餘丈。先將河溝開寬開深。以通船隻。便於運送物料。又局南勘定地基一塊。長一百三十餘丈。寬十七丈餘。作為建蓋洋人工匠住房之用。又局南勘定地基一塊。作為設立瓶瓦窰

廠之用。又局北勘定地基一塊。作為設立公所之用。計共買民地二十二頃三十餘畝。自六年秋間購料。七年春間。外洋送到局房圖式。興工建造。局內共建機器等房四十二座。計二百九十餘間。大煙筒十座。洋匠住房一百六十餘間。官廳五間。局門更房共八間。局北公所一百三十餘間。七年夏間。機器陸續運到。設法剝運。如式安設。造火藥器具大輪四分。淋硝淋磺研藥篩光藥等器。配帶齊全。又造銅帽大輪一分。鐵木各匠機器輪一分。所雇洋匠。自七年春間。先後到局。由密妥士分派各司其事。均能認真作工。內地學徒。亦皆用心學習。可期有成。現在均已一律安

設完竣。又在南關外海光寺地方。設一西局。另飭洋匠在上海等處採買機輪一分。鐵鑪一分。鏇牀二座。安設西局。以備東局機器。隨時添配物件。零星傢具之用。業經鑄造碾位輪船機器七千數百餘件。以供各營練兵之用。茲據機器局提調三品銜廣東候補知府高從望。運同銜北河候補同知童恆麟詳稱。自六年四月開局起。至九年七月底止。局務一律告成。由香港撥用過銀八萬兩。又陸續由關庫領庫平銀四十萬零五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計東局支用銀三十八萬八千一百七十八兩八錢八分二釐。西局支用銀九萬五千七百九十五兩九錢三分兩

局共支用庫平銀四十八萬三千九百七十四兩八錢一分二釐。尚餘銀一千三百五十餘兩。歸入以後動支。尚有餘剩木料甎瓦灰片石塊等項。約值價銀數千兩。亦應存局。作為以後續添工程之用。查局基地勢低窪。隨在加培房座根腳。先築灰土。再用甎砌。高及丈餘。上接牆根。因機器力大。非此不能穩固。工料即較繁多。所有機器。均係重大之物。轉運十分為難。人工亦加倍難。一切器物。均託洋人經手。購自西洋。房間悉照繪來圖式。加工修造。堅益求堅。所用各款。除委員薪水由局員支發外。其餘均由洋人總辦經理。撙節動用。委係工堅料實。毫無糜費。於例案未

能脗合。開單詳請具奏前來。奴才等查此事總理衙門原議。本係仿照外洋軍火。務得其機巧為主。初辦之時。若以每年所用之料物人工。較之每年所出之銅帽火藥。比之採買之價較多。據密妥士口稱。將來再添研藥機器三分。則每年所出火藥。可加三分。而人工所加有限。較之採買。即可節省。是為計久圖長之策。直隸總督李鴻章。向能善維大局。於製器之道。歷經考據精詳。此局之設。固係初辦。未敢鋪張。較之福建江蘇等局。用款甚少。奴才崇厚現在出差以後。應如何斟酌添製開展之處。請

飭下李鴻章妥籌酌辦。以期一勞永逸。至現在已用各款。係奴才崇

厚等督同局員隨時監視密妥士等事事認真細心經理
作工一律精堅用款悉皆覈實事由創舉難以例價相繩
器出新奇未能指名開報所用款項係洋人支領給發謹
開具簡明清單恭呈
御覽懇請
飭下總理衙門戶部查照准銷
諭軍機大臣等崇厚等奏天津機器局告成動用經費各款開單
奏報一摺天津設立機器局經崇厚督飭在事人員度地庀材
隨時監視密妥士等認真經理現已一律告成所用款項既據
崇厚等聲稱事由創舉難以例價相繩所有單開用過銀數即

著准其開銷。至密妥士所稱再添研藥機器三分。每年所出火藥。可增三倍。而人工所加有限。較之採買。即可節省。尚屬久遠之計。崇厚現在出差。應如何斟酌添製開拓之處。著交李鴻章妥為籌畫。奏明辦理。該督於此事講求有素。務當督飭津局委員事事悉心研究。務將此中機巧。竟委窮源。庶可有裨實用。不至徒託空言。

戊申。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竊臣聞書曰民惟邦本。又曰用顧畏于民嵒。自古社稷靈長。未有不得民心者也。我

朝

列聖相承。

深仁厚澤。浹髓淪肌。是以民心愛戴。莫不尊親。我
皇上沖齡踐阼。海宇帖然。大亂以次削平。有自來矣。近者天津民
人。憤殺法國使臣豐大業一案。臣遠在陝西。未得其詳。外
間傳聞。衆口一詞。皆謂豐大業施放洋槍。以猶制大臣崇
厚。崇厚起避未中。復猶天津知縣。誤斃跟役一人。百姓憤
怒。如牆而起。豐大業槍不及施。立斃於衆拳之下。若果如
此。該百姓等見官長迫於危險。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
捍頭目。此誠親上死長之義民也。此正
國家元氣所在。非感
列聖漸仁摩義之化。倉猝之際。安能齊心若此。因而毀其教堂。拔

出男女百五十餘人。萬衆齊呼。人多手多。不免致傷多命。

惟我

皇上撫馭區宇。四裔咸賓。中外原無歧視。

欽派大臣查辦。所以重人命而昭懷柔也。但無論中外。當辨是非。

其通好各國。並無迷拐等事者。自當照常通商。無庸疑慮。

惟豐大業以法國使臣。因津民有被迷拐之事。疑出教堂。

自應會同我

朝大臣從容審理。何得遽開洋槍。强賓欺主。一擊不中。又擊

其次。雖僅傷跟役一人。而崇厚與天津知縣之性命。因出

於九死一生也。是豐大業本有應死之罪。而百姓罪在擅

殺罪人。然出於一時忠義奮發。當得稍從末減。崇厚及天津府縣雖曰未能彈壓。然身迫死亡。而禁人之救己。古今亦無此情理。且地方官。即古之諸侯邑大夫。通商大臣。猶古監諸侯國之王臣。豐大業國戕大臣及地方官。形同弑止聶政。律以春秋之義。綱目之例。當大書為盜。古聖王之世。未有國人攻盜。而斬戮國人者也。亦未有國人攻盜。而罪守土監國諸臣者也。即欲請

皇上加禮外國。以昭和好。且念眾怒之時。不無誤殺。亦祇應請賜以厚葬。恤以喪銀。庶幾情厚理平。乃傳聞該大臣等奏辦情節。多有未符。不免於法國曲徇出脫。於津民過涉吹求。曾國

藩忠誠體

國中外皆知老成遠謀當注意根本而於辦理此案亦負謗聲至丁日昌為人臣在江南即聞有丁鬼奴之稱其抑民奉外羅織株連以求快洋人之意自可想見該大臣等蓋慮辦理未到極處多恐洋人饒舌獨不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乎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且臣聞洋人所到之處迷招之事恒有但以或係一人一家之事告官不為受理多禁不發聲而蓄怨積怨已非一日又況咸豐十年之事尤率土臣民所刻不能忘者乎我

皇上聖孝天成臣民共知但以方守和議我不先動手且侵侮日

甚。早晚背盟。發速則禍淺。發遲則禍深。此時我百戰之餘。精兵良將尚多。慎以圖之。猶能辦此。若發於一二十年之後。恐名將彫謝。士卒壯者衰老。新者未經戰陣。非今日比矣。昔在道光中。廣東撫臣徐廣縉。以粵事諮商雲貴督臣林則徐。林則徐答以人心可用。其時臣在林則徐幕中。與聞其語。及

宣宗成皇帝洞察廣東官畏夷。夷畏民。民畏官之情形。特擢徐廣縉為廣督。畀以大臣關防。該督遂與撫臣葉名琛。同鑒前督之失。務從公議。順民心。俾同仇敵愾之民。智效其謀。勇效其力。而彼族外強中乾。虛聲恫喝之伎倆悉窮。

國威以振。徐廣縉葉名琛。玙膺
先朝爵賞。其後之失民心。則以受爵不讓於團練。獎敘之格於部
議者。不能力爭。致
恩澤不得徧及。而民心始不為之用也。使粵民長如天津民人之
義憤。何至有咸豐中視葉名琛之被猖擁去。而莫之救護
哉。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若此案辦理過當。過其
親上死長之氣。啟其背上向外之心。天津為
京師通海咽喉。其民情好勇而不能辨義。臣恐知義而畏法
者他徙。其留者激而外交。甚非
國家之福也。且恐但恃和議而不設備。不恤民。一旦有事。則

疆臣通商大臣及地方官等。即素懷忠義。將不免為葉名琛之續。而民莫之顧。何者。自翦子弟。而欲父兄之安。自去手足。而欲頭目之安。不可得也。

國家安危之勢。亦係乎此。伏願

聖慮深遠。垂察廷臣公議。愛護元氣。以重

國本而固人心。用培萬年有道之長。天下幸甚。

王家望又奏。再此時河運未復。江海之防未密。大臣謀

國慮遠。自不能不小有遷就。以示懷柔。惟臣於同治七年隨

左宗棠自達鎮凱撤回京。道出天津。訪知咸豐十年之事。

實有不曉大義愚民。為彼雇車。故得長驅入犯。僧格林沁

失利。亦有好民漏洩
係安危。為彼用則致
闕。為我用則可禦侮。其
見。此次動於義憤。誠
文宗顯皇帝在天之靈。有以
聖明留意。誠使天津民心固
而彼慮天津之扼其
抑津民親上死長之
長之困辱顛危而莫
己酉。成都將軍索寶

在成都省城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七日。奉

上諭。崇實現已起程回省。著即迅速折回。馳赴遵義。會同曾璧光督飭余思樞等。妥速籌辦。總期民教兩面各無異詞。實有完案確據。方不至再滋口實等因。欽此。奴才昨准總理衙門公函。並錄寄法國使臣照會。當即查照所開各節。逐一詳覆在案。查貴州教案議結之時。既由撫臣曾璧光督同李鴻章委員余思樞。暨該省藩臬兩司道府各委員。與該主教任國柱議定。又立有結案清單為憑。似非曾璧光一人所能專斂。惟共計議結銀七萬兩。先交現銀三千兩。因該教亦求不用宣出。遂未將如何議結之處。詳細聲敘。以致該主教轉

得來閒抵隙。枝節橫生。更難保無黔省不肖之徒。從中播弄唆使所致。查此時本應恪遵

諭旨。馳赴遵義。妥速籌辦。惟遵郡民情素稱獷悍。與該教結怨已深。前此委員分投開導。數月之久。始據士民出具聽從建堂設教甘結。一旦聞任國柱先有翻悔之言。案復奉

命前往。不知如何袒護教士。苟責平民。羣情洶洶。勢且激而生變。此其可慮者一也。主教任國柱桀驁異常。在該教中最為難制。且於黔省盤踞既久。羽翼尤多。查一入黔境。必至多方挾制。百計要求。將拂其欲而不與乎。於事無濟。將徇其欲以與之乎。如所稱遵員陳昌運蹇閒各節。均屬平空裁

害。非惟不能行。抑且不可行。殊有關乎風俗人心之大。此其可慮者又一也。至於今六月間。前赴渝城。時方酷熱。途中即患中暑之症。加以焦思憂慮。復帶動肝痛心悸舊病。嗣因黔省軍務喫緊。經督臣吳棠面催回省商辦。公事較繁。診治未愈。值此

國家多事。直容顧惜一身。而忘盡瘁之義。然就教案而論。督憂以為洋人堅恩嗜利。貪得無厭。出以從容。則所費少而自無後患。操之急切。則所費多而轉易生心。溯自經辦教案以來。殆非一致。從無易結之案。亦斷無不結之案。第當津事倥偬之日。大局所關。何敢稍存諉卸。惟有籲懇

天恩。容奴才悉心體察。一面咨詢貴州撫臣。將該主教任國柱如何翻悔。咨覆覈辦。一面遴選熟悉教案與黔省地方之員。迅往該處明察暗訪。務得真情。即可斟酌措置。奴才雖病勢未能遽減。亦必力疾妥籌。將此案切實辦結。則上以紓君父之憂。下以慰遠氓之望。此私心所竊願者耳。

案實又奏。辦理民教交涉案件。必需得力委員。從中開導。奴才前委籍隸貴州之道員蹇闓同知張鴻績等。專為勸諭遵義城鄉士民。容其建堂設教起見。此次該教士任國柱忽然翻悔。又必須得熟悉黔省教案情形。且與任國柱素相認識之員。方能於事有濟。茲查有已革貴東道多文。由

黔回旗。道經川省。聞其前在黔省。曾經派辦教案。因傳見訪聞情形。察其人尚穩練。雖經教案被參於前。厥後又奉委管理教案總局。數年之久。辦理甚屬妥協。與該教時有交涉事件。為任國柱素所信服。際此黔案棘手。不得不先派該革員前赴貴陽。設法開導。不使橫生枝節。以免往京公使。時向總理各國衙門饒舌。即可徐籌辦法。以期此案速結。

諭軍機大臣等。崇實奏。密陳貴州教案情形。設法籌辦一摺。前諭崇實馳赴遵義。籌辦教案。必民教各無異詞。實有完案確據。方不至再滋口實。原恐含糊了事。難免枝節復生。乃該教士果未

帖然。意圖翻悔。崇實自應迅赴遵義。督飭各委員悉心籌畫。以期民教相安。及早藏事。茲該將軍以遵義民情狡悍。教士又意存要挾。一入其境。轉難著手。所慮亦不為無見。惟當體察實在情形。妥速結案。如所派之員。不能得力。必須崇實親身前往。仍著該將軍深遵疊次諭旨。力疾起程。以便就近斟酌機宜。切實辦結。崇實現在派員前往遵郡。著曾璧光飭令該地方官會同該委員認真訪查。務得確情。並將該教士如何翻悔根由。詳細咨明崇實。以憑覈辦。毋許稍涉含混。崇實另片奏。已革責東道多文。熟悉情形。派令前赴黔省。設法開導等語。多文係曾經僨事之員。恐不可靠。崇實當隨時留心訪察。不得稍有遷就。致誤

事機。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因日本差官到京。求與中國通商立約。經臣等給與照會。准其通商。但不必立約。於九月二十四日。恭摺奏

聞。奉

旨。依議。欽此。臣等當即恭錄

諭旨。鈔錄原摺。咨行直隸總督李鴻章。著三口大臣成林。欽遵辦理。並經臣等函屬李鴻章。成林。傳知日本差官。將臣衙門原摺所稱各情。婉為開導。即令該差官等。及早回國。乃於本月初六日。復據成林函稱。於接奉

諭旨後。旋面晤日本差官。陳說多方。往復再四。該差官等持論甚堅。一若不允所請。難以回國銷差。並謂中國商民。在該國貿易者甚多。該國與泰西各國通商。無不立約。中國因未立約。故諸事每形掣肘。常為泰西各國所欺陵。該差官等來時。奉西各國。復謂西邦各小國。向係邀我等大國同往。方得允准。如徑前往。中國必不即允。今果不允。必將為所恥笑。其意甚堅。其詞極婉。臣等公同商酌。日本求約之意。已非一日。中國與西洋各國通商立約。久為該國所覬覦。臣等前未敢遽允者。恐該國視之太易。多所要求。今該差官等意堅詞婉。勢難再拒。查西洋各小國來華定約。均由

英法為介紹。即以英法為護符。此次日本經自派員前來。未必不視中國之允否。以定將來之向背。前泰西各國。均各允其所請。而惟於日本近在東洋。堅為拒絕。似非一視同仁之意。此時堅拒所請。異日該國復挽英法為介紹。彼時不允則饒舌不休。允之則反為示弱。在彼轉聲勢相聯。在我反牢籠失策。與其將來必允。不如此時即明示允意。以安其心。前經直隸督臣李鴻章函致臣衙門。亦係敘述此意。臣等以中外意見相同。當復給與照會。允其明年如該國特派大員來時。即行奏請

欽派大臣。與之妥議章程。明定條約。所給照會。已由署三口大臣

成林。轉交該差官等。自當欣然允從。即日回國。

御批。依議。

給日本國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前因貴國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箋。帶來信函。意欲與中國通商。修交際之禮。為他日定條約之地。本王大臣以中國與貴國本係鄰邦。來往通商。交好已久。可不必更立條約。原以昭格外和睦之意。茲復據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大理寺卿三口通商大臣成來函。均稱貴國來員柳原等。堅以立約為請。本王大臣復思兩國相交。固貴誠信之相孚。尤貴情意之各洽。今貴國來員。既

堅持來意。自應如其所請。以通交好之情。惟議立條約。事關重大。應特派使臣與中國大臣會同定議。貴國今欲與中國通商立約。應俟貴國有特派大臣到時。中國自當奏請

欽派大臣。會議章程。明定條約。以垂久遠而固邦交。須至照會者。

士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准軍機處鈔交同治九年九月十六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毛昶熙奏。敬陳管見一摺。著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咸豐十年間。欽奉

諭旨。設立三口通商大臣。專辦天津。登州。牛莊。各海口事務。維時

大局初定。洋關開辦伊始。臣等因天津為
畿輔屏蔽。海疆咽喉。奏明於天津通永等鎮。抽撥兵丁。習練
洋槍隊伍。以備防勦緩急之用。洋務海防。原係直隸總督
應辦之事。特以督臣遠駐省城。彼時東豫各省。匪蹤未靖。
無暇兼顧津防。是以設立三口大臣駐津。會商督臣辦理。
並非直隸總督專辦地方。三口大臣專辦通商也。況近來
民教相爭。案件疊出。全賴地方官多方撫馭。先事豫防。本
年津門之案。雖屬變起倉猝。如果該地方官同心協力。相
助為理。不難弭患未萌。何致釀成事端。上煩
宵旰。該尚書原奏內稱地方文武員弁。陽奉陰違。其庸懦者以予

奪之權不屬。既欲遂其因循延玩之私。其巧滑者以經撫之勢不俾。復潛用其觀望迎合之術。實為切中現時情弊。是設官所以鎮撫地方。而地方官非特不能指臂相聯。抑且坐觀成敗。若不及早變計。由本省大吏督辦。不惟無以靖鄰疆。並無以弭邊釁。與其分任而事有偏廢。何如專任而責有攸歸。臣等公同商酌。應如該尚書所奏。三口通商。不必專設大員。所有洋務海防。均責成直隸總督悉心經理。並仿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頒給

欽差大臣關防。以昭信守。並請將山東登萊青道所管之東海關。奉省奉錦道所管之牛莊關。仍歸該大臣統轄。以免牽制

而一事權。至總督駐紮保定。控制扼要。津郡係該督所轄。原應兼顧。惟海防緊要異常。洋務變遷無定。一旦有事。由地方官稟商請示。每至坐失機宜。自應參酌移紮。以便就近彈壓。設有緩急。呼應較為靈便。應如該尚書原奏。仿照兩江督臣兼辦河漕。暫駐江北成案。請

旨飭下該督。每年於海口春融開凍後。移紮天津。冬令封河後。仍回省城。天津遇有要件。仍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原設三口大臣衙署。即改為直隸總督行館。至新鈔兩關稅務。應否添設海關道一員專司其事之處。應由督臣李鴻章酌議。奏明辦理。該尚書原奏內。又稱海疆武備。無朝夕可

疏之防。現任督臣李鴻章。威望夙著。若令久駐天津。自可統籌防務。豫為布置。以收銷患未萌之效。並請將現紮滄州之銘軍各營。分駐楊村。河西務。王慶坨等處。並相度地勢。擇其扼要處所。修築礮臺。以資保衛。及京東各州縣地勢窪下。夏秋之間。每有水患。更宜慎擇良吏。講求水利。多開陂塘。顯以備宣洩之宜。即隱以限戎馬之足。如此則水陸並防。自可有備無患各等語。臣等查

京師為天下根本。

畿輔為切近屏藩。必須經武整兵。乃可安內靖外。前於同治二年。前侍郎臣薛煥奏請籌餉練兵。經前直隸總督劉長

佑。請訓練六軍。以資捍衛。嗣因練兵迄無成效。臣等於議覆變通章程摺內。諄諄以將領務在得人。將材宜豫為儲備為請。無非懷遵同治二年十月間所奉乘此休暇。整頓營伍。以重

戰輔藩籬之

諭旨。為未雨綢繆。先事防維之計。督臣曾國藩到任後。奏請酌撤練兵。留銘軍一萬餘人。以備緩急。因津郡須兵彈壓。由張秋調至滄州等處。現李鴻章調任直隸。欽奉

諭旨。駐紮天津籌辦彈壓撫綏各事宜。防務是其專責。急須統籌全局。選將練兵。以備禦侮干城之選。該尚書所奏與臣衙

門遞次所奏自强固本之意相符擬請

旨飭下李鴻章將海防兵勇逐一整頓其營哨各官有未經戰陣不諳戎機者立予条革另補以示嚴懲其銘軍各營應否分駐楊村河西務王慶坨等處修築礮臺以資扼要之處由督臣察看情形斟酌辦理至畿東各州縣多係產米稻田如果宜洩得宜無虞旱潦亦可藉資軍食覈與同治五年臣衙門請直隸屯田贍軍之奏大略相同於防勦扼要機宜亦可隨時相度應如何慎擇良吏講求水利之處一併請

旨飭李鴻章妥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毛昶熙請撤三口通商大臣條陳一摺。洋務海防。本直隸總督應辦之事。前因東豫各省。匪蹤未靖。總督遠駐保定。兼顧為難。特設三口通商大臣駐津籌辦。係屬因時制宜。而現在情形。則天津洋務海防。較之保定省防。關繫尤重。必須專歸總督一手經理。以免推諉而專責成。著照所議。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務海防各事宜。著歸直隸總督經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以昭信守。其山東登萊青道所管之東海關。奉天奉錦道所管之牛莊關。均歸該大臣統轄。通商大臣業已裁撤。總督自當長駐津郡。就近彈壓。呼應較靈。並著照所議。將通商大

臣衙署。改為直隸總督行館。每年於海口春融開凍後。移紮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李鴻章現任直隸總督。當懷遵此次改定章程。將洋務事宜悉心籌畫。海防緊要。尤須統籌全局。選將練兵。大加整頓。銘軍酌留若干營。曾否定議。楊村。河西務。王慶坨等處。應否修築礮臺。撥營分駐。均著該督酌度情形。妥為籌辦。畿輔水利。本宜講求。而畿東尤亟。應如何設法宣洩。以利農田而固封守。著該督慎選賢能之吏。次第興辦。至天津新鈔兩關稅務。應否添設海關道一員。專司其事。著李鴻章一併酌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竊自各國通商以來中外交涉事件日見繁多凡屬按照條約無關緊要之件原可使各國咸知若為思患豫防之計作綢繆未雨之圖正不得不加意慎重以防漏洩誠以機事不密則害成於外國尤宜兢兢也本年五月間天津民教搆釁一案事起倉猝維時辦理尚無頭緒誠恐兵端由此而開不能不豫為籌畫布置在臣衙門凡有陳奏事件以及與各省大吏往來文移書札悉令該章京等親自繕寫不假胥吏之手各章京亦深知事關重大隨時嚴密防範凡非經手辦理之人概不得預聞窺探故數月以來所辦機密要件雖多尚不致有所洩漏貽

誤事機。乃於本年十月初九日。臣衙門接到英國使臣威
妥瑪照會。內稱現據九江領事官詳報。以江西省憲近奉
有密寄
上諭一道。鈔錄併送前來等因。臣等接閱之下。不勝駭異。查該領
事所錄
諭旨。係因天津民教搆釁以後。
諭令江西撫臣劉坤一暗中防維之件。何致任令洋人得以窺見
傳播。其為疏於防範。已可概見。查同治七年間。兩江督臣
曾國藩密陳換約事宜一摺。於是年六月間。據總稅務司
赫德。錄送到臣衙門。當經臣等函致該督。追究洩漏緣由。

旋經該督奏以密陳事件。不能慎密。自請議處。並於是年
八月間。經臣等奏請
飭令南北洋通商大臣暨各省將軍督撫。於辦理中外交涉事件。
務宜格外慎密等因在案。伏思中外交涉事宜。原非各衙
門尋常日行事件可比。況係案關重大。尤應慎之又慎。密
益加密。庶不致事未行而已為外人所傳播。辦理愈形棘
手。乃竟有以
朝廷密諭之件。致為外人所傳鈔。實屬不成事體。相應鈔錄
威妥瑪照會一件。恭呈
御覽。請

旨飭下江西巡撫嚴查漏洩之由。從重懲辦。並請

諭令南北洋通商大臣暨各省將軍督撫。嗣後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務必加意慎密。以防漏洩而免釁端。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各省大吏。辦理中外交涉事件。加意慎密一摺。中外交涉事宜。非尋常日行事件可比。況事關重大。尤應慎之又慎。密益加密。庶不致為外國所傳播。貽誤事機。同治七年八月間。因曾國藩於密陳條約摺件。未能慎密。致被洋人傳鈔。曾經諭令各直省將軍督撫。格外慎密。詰誡諄諄。至為詳切。乃本年因天津民教搆釁。令劉坤一暗中防維。諭旨一道。竟為九江領事官鈔錄。經威妥瑪照會總理衙

門。此等緊要事件。劉坤一何以漫不經心。致有疏漏。其為養尊處優。事事假手於人。已可概見。此件諭旨。究由何處漏洩。著即澈底查明。嚴參懲辦。不准稍有迴護徇庇。致干重咎。嗣後南北洋通商大臣。暨各省將軍督撫等。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務當加意慎密。不得稍有疏虞。無論是何寄諭。均須親自拆閱。如再有漏洩機密。貽誤大局者。一經訊明。即將漏洩之人。按照軍法從事。並將疏於防範之大吏。嚴加懲處。決不寬貸。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據九江領事官詳報。內以江西省憲。近奉有

密寄

上諭一道。鈔錄併送前來。奉大臣恭讀

諭旨。近日各省民教仇殺之案。不一而足。洋人動以兵船恐嚇。訛索多方。雖兵端不必自我而開。然暗中防維。實屬刻不容緩之舉。萬一事有決裂。斷不能任其肆意猖獗。不思未雨綢繆等因。欽此。竊查邦國過恐兵端。必先防範。鄰國斷無可怪。中國果慮或因傳教。或因他故。致有開釁之端。實有兩法可防其變。一則各省官憲。力守條約。使外國無所藉口。二則簡派大員。駐紮各國。自可杜其或有訛索。是皆本大臣屢向貴親王暨列位大臣。籌為代擬。匪止一次。惟出使外國一事。欲

得其益。須先洞徹兩國平等之理。而中華仍視泰西諸國。
儼如賊匪。甚至在
上亦用肆意猖獗等字。則各省徧貼前日奉謝貴親王送看之告
示。敢問在官在民者。當待遠人。宜能期其改易成見。蓋上
行下效。理所必然。祇得照鈔併送貴親王查閱。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於十月初二日。接據丹國使臣司格
照會。稱本大臣奉命齎到國書一函。應請會晤。並為按照
現行禮節。鈔錄親交等因。旋於初四日。丹國使臣格來臣
衙門謁見。呈遞譯出漢文及丹國洋文國書各一件。臣等
公同閱看。詞意極為恭順。當將國書收存。該使臣遂即起

程出京。

丹國國書

大丹國大君主基利斯的安。敬問

大清國

大皇帝好。前因

大皇帝簡派欽差大臣蒲安臣。志剛。孫家穀等。特至本國京都。

意甚殷愛。本君主極為喜悅。顧將此喜悅之憑。昭著於

大皇帝之前。為此特派佩帶丹波羅格二等寶星對引大臣優禮

烏斯斐德力克司格。前赴

貴國。作為特派欽差大臣。並通問候。以致衷懷欽慕之意。該

使臣夙著才能。久為本君主所深悉。克副信用。並能妥辦
現派之職。因該使臣深知本君主向慕
大皇帝之心。可以善白衷曲。特令該使臣體察起
大皇帝欣賞信愛之心。且二國和好。該使臣必應盡法存守。以致
光大。至該使臣所述本君主之語。即向
大皇帝代致恭敬敦睦各情。暨願
貴國永永無疆。
大皇帝禁名萬古。本君主惟求天主保護
大皇帝也。
給丹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稱本國與中國意存睦好。優禮
共敦。日久不絕。去年中國
欽差來至哥卑納給京都。本國以禮相聘。特派欽差前赴中國。本
大臣即係奉命而來。並齎到本國大君主致中國
大皇帝書一函。按照現行禮制。鈔錄親交。本大臣喜得面相傳述
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接閱來文。深感貴國敦睦之厚誼。及
貴大臣惠愛之真忱。從此兩國永遵和好。久遠勿替。所有
一切交涉事件。諒貴大臣自必能與本王大臣和衷商辦
也。為此照覆。
丁巳。署三口通商大臣大理寺卿成林奏。竊照日本國差

官柳原前光等五員。於九月初五日到津。堅懇進京。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投信。業經奴才將設法阻止。及代遞信件各情。會同協辦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恭摺具奏。九月十八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在案。旋據該差官等照送條約擬稿。請由奴才先行商酌。正擬辦間。接准總理衙門王大臣函稱。日本來信。意在通商。惟立約一節。能免此舉。最為妥洽。按照覆內彼此相信不在立約之意。與之開導等因。奴才當將總理衙門覆該國外務卿照會交去。即據該差官等來署中。面陳此次來華。專為投信修好。豫定條約之地。今總理

衙門覆以無須立約。與來意相反。未敢奉以申國。詞甚馴和。意極決絕。欲將照覆呈繳。當經奕䜣面加駁斥。辯論良久。該差官等始將照覆收去。另給奕䜣照會。請為代陳總理衙門。並面謁臣李鴻章詳述各情。有如不邀准不敢回國之語。奕䜣等伏查該國欲來通商。蓄志已久。且前與臣李鴻章晤談。以久受西洋欺負。願與中國聯絡為詞。雖難遽為我用。第恐拒之已甚。致彼舍而之他。東土既不免生心。西族且因而傳異。將來愈難收拾。因將所擬條約底稿。咨達總理衙門。經王大臣具奏。交奕䜣等仍執前議。與該差官開導。儻勢難阻止。應告以所擬條約底本。暫存中國。俟有大臣

來華。再行商辦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知照前來。並函屬弩恐該國視此事太易。遇事要求。是以略為推宕。不必過於拒絕。弩遵即復與該差官等曲為開導。所請立約一節。竟屬志在必行。因告以所呈約底。必須俟有大員前來。再行議定。此係歷來泰西各國辦法。刻下斷難遽准定約。致與向章不符。剴切剖晰。不啻至再至三。該差官等見弩持論甚堅。無可置喙。始將先議條約一節。作為罷論。隨經弩函覆總理衙門定奪。加給該國外務卿照覆一件。聲明准其立約。俟有另派大員來議。該差官等接奉此件照覆。遂亦欣然。旋於十月二十日搭

坐輪船回帆東下。謹會同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
章。合詞繕摺具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申。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毛昶熙請撤三口通商大臣條
陳一摺等因。欽此。跪聆之下。仰見
朝廷因時制宜。慎固封守。臣以菲材。渥蒙
倚畀。調任畿疆。方以不克勝任為懼。茲更兼管洋務海防。事煩責
重。深虞叢脞貽誤。戰慄萬分。除候

欽差大臣關防頒發到日。再行恭摺叩謝
天恩外。臣竊維天下大勢。首重
畿輔。中原有事。則患在河防。中原無事。則患在海防。保定控
握河朔。又居直境適中之地。昔人於此建置省城。實得形
要。是以歷任總督。均須駐省辦事。總攬全局。天津偏在一
隅。似非督臣久駐之所。惟自各國通商開埠。公使住京。津
郡為往來衝途。尤為
京師門戶。關繫極重。近因民教紛爭。釀成巨案。地方官撫馭
未善。通商大臣又恐呼應不靈。後患殊多。不得不思變計。
諭旨准照總理衙門所議。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洋務歸總督經管。

並令長駐津郡。整頓海防。洵屬未雨綢繆之策。臣前奉
旨駐津。籌辦彈壓撫綏各事。今值歸併通商。事當創始。法貴變通。
自應久駐此間。逐漸經畫。目前最急者。須先添設海關道
一員。查咸豐十年十二月間。崇厚由長蘆鹽政改授三口
通商大臣。職分較卑。按照條約。並無載明通商大臣與領
事交涉儀式。往來公文。俱用照會平行。迨崇厚洊升侍郎。
相沿已久。礙難更改。茲臣以總督兼辦。又蒙
特頒欽差大臣關防。各國和約。載有專條。未便過事通融。致褻
國體而啟外人驕慢之漸。且臣曾兼任南洋通商大臣五年。
舊例尚在。未可前後易轍。計惟添設海關道。比照各口現

辦章程。責成道員與領事官稅務司籌商辦一切。隨時隨事。稟臣裁奪。其有應行知照事件。臣即劄飭關道。轉行領事遵照。至往來會晤儀節。務即斟酌適宜。此等事理雖小。動關體制。不敢不慎。又中外交涉案件。洋人往往矯強。有關道承上接下。開諭調停。易得轉圜。不獨常洋兩稅。須入專管也。向來地方添設員缺。多就閒缺裁改。各口關道。並有兼轄地方之責。查直省道缺。各當要地。無可改併。天津道承辦海運。每年南漕百萬石。由該道陸續接運赴通。頗難已極。未能兼任洋務。致有偏廢。相應請

旨准令添設津海關道一缺。專管洋務。及新鈔兩關稅務。凡華洋

交涉案件。責令該道督同府縣各官。認真妥辦。並由直隸總督揀員請補。俾可呼應得力。如蒙

俞允。請部

飭部先行鑄給關防。未盡事宜。仍續行妥議具奏。至選將練兵。籌備海防一節。尤為目今要務。綠營弁兵。情竅已久。就中挑選。加鉤操練。外貌即似整齊。實恐難當大敵。此各省近來練兵通病。不獨直隸為然。總理衙門奏令擇任將領。自係至當不易之論。往往百戰名將。練勇則易為力。練兵則無成效者。鉤顏有多寡。人地有生熟。又綠營文法太密。牽制苦多。不能盡廢其法與人。而別開生面也。曾國藩本年四

月續奏馬步練軍章程。經部議准。似較從前營制差強。惟新舊練軍。尚未一律。兵多戀家。遠調仍逃。喫苦不慣。其中情弊。隨時整飭變通。或者有裨實用。天津向練洋槍隊。大致可觀。惟平日並不紮營。臨事未敢深恃。大沽海口南北礮臺。最為扼要。而守兵過單。守具亦未精備。楊村河西務王慶坨等處。均係由津進京要路。將來應否撥營分駐。修築礮臺。以壯聲勢。均當次第妥酌辦理。臣前由保定赴津。僅帶小隊兩哨。昨因銘軍遠去。業調駐省親軍槍礮隊二營來津護衛。並奏派記名提督廣西右江鎮總兵周盛傳統盛仁各營。為拱衛

畿輔之師。該軍行役經年。甫抵濟甯。擬令略為休息。整隊北來。暫在景州滄州一帶。屯紮操練。以備肆應。津案甫結。民情不免觀望。洋人尤多疑懼。現兵船在此守凍。臣姑以虛聲靜鎮。徐圖布置。使共相安。至畿東水利。自元時設官耕屯。未幾復罷。厥後建言雖多。行之迄無成效。蓋由北方天時地利人事。皆有窒礙難行之處。崇厚前於軍糧城開墾渠田五百餘頃。聞不久亦多淤廢。容再察看妥籌試辦。

李鴻章又奏。再欽奉十月十二日寄

諭。天津機器局應如何斟酌添製開拓之處。著李鴻章妥為籌畫。奏明辦理。該督於此事講求有素。務當督飭津局委員。事事悉

心研究。將此中機巧。竟委窮源。庶可有裨實用等因。欽此。臣查
製器與練兵相為表裏。練兵而不得其器。則兵為無用。製
器而不得其人。則器必無成。西洋軍火。日新月異。不惜工
費。而精利獨絕。故能橫行於數萬里之外。中國若不認真
取法。終無以自強。竊謂士大夫留心經世者。皆當以此為
身心性命之學。庶幾學者眾。而有一二傑出。足以強國而
贊軍。臣自愧智短力分。迄無成就。前在江蘇督撫任內。創
設上海金陵機器兩局。分造輪船槍礮火箭銅帽等件。略
有端緒。歷年軍中撥用。實利賴之。惟馳驅在外。未能躬親
督率。常以有初鮮終為懼。洋槍炸礮。皆非洋火藥施放。不

能取準而及遠。臣軍每向西國購運。其價較中國土藥微昂。究不若自製洋藥之多且便矣。總理衙門奏令崇厚在津購辦機器設局造藥。足補南局所未備。且隱寓防患固本之意。極為遠慮深謀。其初不得不雇洋人指授。所望內地員匠學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運用。轉相傳習。乃為經久之道。又凡仿製洋器。每年所用工料銀。較之每年所出之貨。必比採買之價稍貴。即稍貴亦係值得。不為虛糜。崇厚奏稱據密妥士云。再添研藥機器三分。則所出火藥可增三倍。較之採買即可節省等語。臣昨與成林親往該局查看。面詢密妥士。又不敢據為成說。蓋其夸大之詞

也。惟該局規模粗具。垣屋尚須加修。機器尚須添製。火藥亦尚未開造。自應就此基緒。逐漸擴充。逐事覈實。非廉正熟悉而有條理之員。不足與謀。查有湖北補用道沈保靖前經臣委令督辦上海機器局。事事皆賴其創制。如雇用洋匠。進退由我。不令領事稅務司各洋官經手。以免把持。定購外國機器貨料。自擇各洋商評訂。收貨給銀。務取該國發貨洋文單為憑。委員各有專司。其冗食不究心者汰去之。其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無稍冒混。立法最稱精善。是以滬局開設數年。已造成輪船四隻。洋槍大小開花彈洋火箭等項。接濟各軍應用者。均不下數千件。出貨較多。

而用款並不甚費。以視閩局專任稅務司法人日意格津局專任領事官美人密妥士。將成尾大不掉之勢。似稍勝耳。沈保靖因臣平檢後。軍器可減。久任勞怨。力辭局務。隨營差遣。臣不得已緘商前兩江督臣馬新貽。撫臣丁日昌。暫令道員馮焌光。知府鄭藻如。照舊接辦滬局。項以天津機器局。奉

旨交臣等畫辦理。臣即密屬沈保靖留心察度。擬即遴委該員總司其事。該員再三固辭。大抵關涉洋務。自好者已不願為。洋務而又兼出納銀錢。更多望而卻步。隨俗則恐無實濟。認真則必叢怨尤。然惟其不願為者。乃可與有為。此等苦

情。諒邀
聖明俯鑒。沈保靖與臣交近三十年。堅明耐苦。絲毫不欺不苟。實
所深信。可否請
旨飭令該員總理天津機器局事務。以資熟手。臣當督同該員監
管中外各員匠。逐細講求。悉心研究。務期有裨軍用。仰副
聖鑒。惟係已成之局。牽涉洋人。窒礙殊多。更張不易。密妥士屢次
來謁。臣諄諄誥誡。以覈實利用為要。該領事人尚和平要
好。或可相與有成。容再察酌妥辦。並一切整頓開拓章程。
隨時督飭沈保靖相機籌議具奏。
諭內閣。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尚書毛昶熙請撤三口

通商大臣條陳。當諭令李鴻章妥籌應辦各事宜。茲據該督酌議章程具奏。天津地方緊要。自宜因時變通。三口通商大臣一缺。著即行裁撤。所有應辦各事宜。均著歸直隸總督督飭該管道員經理。即由禮部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用昭信守。並著該督於每年海口春融開凍後。移紮天津。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儻遇有緊要事件。必須回省料理。亦准其酌度情形。暫行回省。事竣仍赴津郡。以資兼顧。其山東登萊青道所管東海關。奉天奉錦道所管牛莊關。均歸該督統轄。惟中外交涉事務較繁。自應添設道員管理。著照所請。准其另設津海關道一缺。專管中外交涉各事件。及新鈔兩關稅務。並責成該道督飭府縣。悉心妥辦。

仍隨時稟請該督酌覈辦理。嗣後津海關道缺出。著由直隸總督揀員請補。其餘未盡事宜。著李鴻章迅速妥議。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遵旨酌議應辦事宜一摺。本日已明降諭旨。分別照准。其津海關道一缺。已令陳欽署理矣。三口通商大臣。既已裁撤。所有天津洋務一切事宜。該督責無旁貸。著隨時相度機宜。悉心籌畫。至選將練兵。籌備海防。尤為目今要務。直隸練兵。日久迄無成效。李鴻章惟當嚴飭各將弁認真訓練。隨事整飭變通。以期兵歸實用。大沽海口南北礮臺最為扼要。楊村河西務王慶坨等處。均屬要隘。應否撥營分駐。修築礮臺。並著妥籌辦理。周盛傳一軍。即著暫駐景州滄州一帶。以資拱

衛。畿東水利。亦宜切實講求。崇厚開墾渠田。既無實效。並著該督察看情形。妥籌試辦。另片奏請派道員總理機器局事務等語。道員沈保靖。即著總理天津機器局事務。李鴻章仍當飭令該員督率中外員弁匠役。悉心研究。以期有裨實用。惟該局牽涉洋人。殊多窒礙。勢不能遽議更張。總在經理之員。督飭內地員匠。銳意推求。必須自能運用。轉相傳習。方為經久之道。所有一切整頓開拓章程。應否與密妥士籌商。並著酌度妥為籌辦。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七十九之八十

Wrong 12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九

同治九年。庚午。閏十月。己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竊前出使大臣志剛。孫家穀。及前出使大臣蒲安臣。自美國前赴英法。及瑞丹和布各國。辦理出使事竣。行抵俄都。蒲安臣因病身故。經臣等於本年四月初十日。奏奉

上諭。蒲安臣業經身故。出使事宜。甚關緊要。著志剛等督同左協理柏卓安。右協理德善。悉心商酌。妥為辦理等因。欽此。欽遵由

臣衙門恭錄

諭旨。咨行志剛。孫家穀。並照會美國及英法布日各國使臣在案。

嗣接志剛。孫家穀。前後寄到咨函。據稱該大臣等辦理俄

國事務。於正月十七日面遞
國書後。適值前使臣蕭安臣病故。一切均須布置。至三月二十日。
始起程馳往比國。二十六日。行抵比利時國國都。四月初
五日。由該國司禮大臣偕往。將
國書敬遞。禮節與別國略同。該國事竣。即於十五日起行。折回法
國。二十八日。由法國巴里都邑。前往義國。該國已派員越
境來迎。五月初七日。至義國福美蘭斯都邑。十一日。見其
國君。敬遞
國書。禮節亦同比國。二十三日。由義國起程。復回法國巴里。六月
初八日。忽新聞紙內傳言天津滋事。該國人情洶洶。旋聞

中國現已妥辦。訛傳暫息。遂於七月初一日。起程前往日國。亦有該國委員越境迎接。初五日。行抵日國馬得利都邑。據云該國君主伊藩伯勒於二年前退位。現公舉伊國將軍色拉駁為代君辦理國事。志剛等即照會伊國外部衙門。告以奉有

國書。理應敬遞。旋據函稱。本月初九日。伊代君主在拉葛郎哈鄉宮接受

國書。是日有司禮官偕往。該大臣即將

國書敬遞。十五日。起程仍回巴里。該大臣等自美國以次遍往有約各國。至日斯巴尼亞凡十一國。出使之事。一律完竣。即

於八月初一日起程。至九月二十四日。行抵上海。茲於十月二十六日。偕同左協理柏卓安。右協理德善。並學生供事人等。恙行回京。據志剛。孫家穀。呈請代奏。並據志剛呈稱。前由法國海口上火輪船。一路風濤顛簸。嘔吐眩暈。及在山東海洋。又被海風所吹。腰髀疼痛。懇請給假一月各等因前來。臣等查該大臣等從前出使各國時。臣衙門曾照會各國住京使臣。茲據該大臣等差竣回京。自應仍由臣衙門照會各該國使臣查照。志剛。孫家穀。出使三年之久。歷聘十有一國。奔走十餘萬里。險阻備嘗。辦理各件。亦俱中肯。應否

加恩之處。伏候
聖裁。至左協理柏卑安。右協理德善。隨同該大臣等辦理一切事
件。均能和衷商酌。亦有微勞足錄。隨從學生供事等。遠涉
重洋。亦能不憚辛苦。應由臣等另行查明。奏請獎勵。
御批。志剛。孫家穀。均著交部從優議敘。餘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俄國公使倭良嘎哩。於同治八年三月十
七日。由京回國。著使布策。即於是月到京接辦。當經臣等
附片奏明。奉
旨。知道了。欽此。今倭良嘎哩於本年十月初三日。復由俄國到京。
初五日來臣衙門。臣等與之接見。仍照常相待以禮。其著

使布策。亦於本月出京。業經知照前來。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丁丑。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阿爾塔什達奏。烏里雅蘇台

被陷。俄人界連烏梁海。承平之日。尚形覬覦。況業經失陷。

該國必派兵越界收復。彼時若與之分爭。必致啟兵端。若

不與之分爭。彼斷不肯全數呈交。即令全數呈交。將何以

飽其無厭之請。奴才等愚昧之見。惟有趕緊調齊各路官兵。

剋期進勦。務期淨絕根株。庶邊疆得以久安。而俄國免生

窺伺矣。

諭軍機大臣等。張廷岳等奏。俄國界連烏城。宜防侵占等語。不為

無見。現在調兵集餉。迅赴戎機。在事諸臣果能立功遲徼。克復
地方。則後患自絕矣。
戊子。安徽巡撫英翰奏。竊查天津民教起釁一案。上勞
宵旰憂勤。歷時六七月之久。始能將就完結。其間抵充賠償數事。
陳諸奏牘者。固已上達
天聽。而在津諸臣措置失宜。招外侮而失民心。至於輿論沸騰。雖
其情形不能盡登奏牘。而遠近傳播。早已眾口一詞。久為
聖明所洞悉。特以事之已成。不得不委曲彌縫。以全大體。此實
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而臣下無窮之隱痛。伏讀哥
諭。嚴戒因循苟安之失。力求綢繆未雨之防。仰見

聖明獨切隱憂。實諸臣辦理無狀。不能上副
聖意。凡少有血氣之倫。孰不清夜捫心。愧憤無地。是以曾國藩致
誓手函。自稱內疚神明。外慙清議。而議者亦歸咎於曾國
藩。謂其始終貽誤。亦無辭以自解。然推其誤事之由。實因
入手之始。誤聽崇厚之一言。遂至不可收拾。揆其初心。亦
不料其至於此極。誓深為曾國藩痛惜者。正在於此。竊謂
已往之失。既已無可挽回。無所用其追咎。而未來之事。隱
憂甚大。所宜早圖補救。斷自
宸衷。且現在法人又新換使臣。其中懷叵測異否。尚未可料。果於
成議無所反覆。誠為大局之幸。儻復執無厭之詞。以為嘗

試。則勢難一一允其所請。必須妄為辯折。以遂其謀而墮其氣。則籌備之法。尤宜及早圖維。方可有備無患。謹受

恩至重。斷不敢以局外感情空言。上塵

聖聽。謹擇其關繫時事尤為切要者。條列於左。恭候

聖主採擇。

一天津宜設海防水陸提督專標。以重防務也。現聞在廷臣工。有添設天津水師提督之請。此誠為今日之切要。在朝廷設官命將。自有權衡。惟官制須視時勢為變通。各省水師提督。不兼綠營。陸路提督。不兼水軍。本為互相維繫。若專為洋防起見。則與尋常海防形勢迥異。必宜專設海防

提督。今其水陸兼轄。方足以資控制。蓋洋防之重。全在海口。海口之防。陸師視水師關繫尤要。自來防海之法。禦之於海中。不若禦之於口岸。成效歷歷可覩。而以洋船之堅利迅駛。與之爭利於水中。舍長用短。尤為非計。管愚以為今日之勢。宜擇久著威望之大將。畀以斯任。統其舊部。作為提標。兼轄海防水陸各營。節制所屬。一切沿海戰守之策。即由該提督統籌調度。所部將士。仍照勇隊操防訓練。不令改綠營章程。其標下將弁勇丁。有不能得力者。亦由該提督自行酌度更換。總期假以便宜。不以成例相拘。然後可收實效。自來勇隊改兵之弊。營制一換。勁旅悉成疲

弱。非僅習氣易染。亦由勇聚而兵散。官弁太多。處分過密。是以各存分防救過之心。而無合操敵愾之志。溯查康熙年間。平定黔楚。經略則有經略之本標。可以自選驍將。獨率一隊。又施琅平定臺灣。用藍理為提標遊擊。使之率領舟師。所向克捷。該營雖皆名為兵營。而其法實與今日之勇隊無異。往事可師。足為自募標兵之明效。

一

畿輔以及各省沿江沿海之防。仍宜嚴備也。前以津案未結。調集淮軍勁旅。以壯形勢。今提督劉銘傳已奉

旨西征。勢必率銘軍舊部前往。其淮軍別部是否亦同西進。將未

見明文。弗敢臆斷。若使銘軍悉撤。而他軍亦相偕而西。則畿輔無一勁旅。形勢立見空虛。以非強幹弱枝之道。奴才深知神機營虎旅環峙。各處練兵。亦皆照舊駐防。然禁營祇宜衛

神京。不可輕令遠出。練兵祇能壯聲勢。未便使之衝鋒。久在

聖主洞鑒。現在既議設立海防提標。即不能不畀以重兵。尤不能不添紮勇隊。奴才愚見。如淮軍郭松林。周盛傳等。尚緩西進。似宜將此兩大枝。全調海口一帶。以重邊防。方可備豫不虞。自來長策遠馭。即平居無事。尚宜駐重兵於畿甸。如唐初賁觀府兵。所向無敵。足為千古明證。況值此外

洋日伺瑕隙。全視我之虛實。為彼之進退。尤未可輕易撤防。致啟窺伺。至於外省可以輪船直入腹地者。獨有沿江數省。長江之防。又實與天津海口並重。是以暫前與黃翼升等商定。全力扼險於下游。所有上游水師。及密調之皖軍。皆已布置密紮。靜候調遣。黃翼升又會商督臣。修理沿江礮臺。業經次第動工。未敢以洋務漸鬆。稍存懈怠。並聞山東添募勇隊。駐紮德州。又修整海口礮臺。福建亦購買大礮百餘尊。整頓海防。誠以古今禦侮之道。在於自強。國家無事之時。亦應設備。布置嚴則窺伺絕。法令重則責任專。應懸

天恩飭下沿江沿海督撫及水師提臣水陸布置事宜已辦者照舊辦理暫緩撤防未辦者速籌戰守嚴行戒備設遇有事何處疏虞即將何處疆吏從重治罪以專責成庶可永壯聲威同資捍禦

一外國續請通商宜嚴杜窺伺之漸以防後患也外國犬羊之性惟利是圖惟威是懼專視中國之強弱因利乘便因日幸我之有事以遂其憑陵跋扈是以天津洋案一起即有日本通商之請日本向來為臣服朝貢之國非如英法各國無經明定條約者比今乘我之隙而忽來嘗試其心實不可問中國所以應之者關繫極大未可輕視蓋日

本即倭國也。有明二百年以市舶受倭之患。不減於今日之英法。一經縱入腹地。是於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而遠慮也。且海外尚未通商之國。如日本者指不勝屈。其蓄謀未發。全視中國此舉為輕重。皆應之則紛至沓來。應接不暇。一有不應。則積弱已形。兵端方始。自來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與其將就一時。而貽無窮之患。不如明示大義。以絕非禮之求。幣愚見。似宜明告彼國。以英法各國之通商。為條約所准。日本之通商。為臣服所無。條約所載。照章通行。臣服之邦。不得率請。叛服悉聽其自然。中國不受其恫喝。即為彼代計。英法各國之合從易。而日本一

國之動衆難。以理相折。或可阻遏其氣。亦不至遽有稱兵之事。儻徇目前之計。曲允所請。恐以後臣服諸國。皆欲援例以求。接踵而至。實於大局有礙。臣前接外洋密探。安南國現買花旗國兵船十餘隻。打造礮位。添兵演戰。其陰謀詭計。必有蓄而思逞之一日。若不早為限制。將來所慮恐更有甚於此。臣非敢以憂危之辭。上聳

聽聞。惟事關全局。不敢不先為密陳。使臣言之不驗。誠為時勢之大幸。然智者防患未然。伏望

聖謨廣運。先事圖維。以弭後患。天下幸甚。

以上三條。謹就臣愚昧之見。披瀝直陳。臣極知越分之論。

實出狂愚。然當
廟堂旰食之時。膂天良所迫。區區愚誠。既有所見。實未敢苟安緘
默。重負
生成。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
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臣聞武有七德。所以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
無事而備之。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子產之
辭楚王子圍也。則曰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
心以圖之。楚不能屈。秦樗里疾入周。迎之以辛。游騰答楚。

亦稱以蔡與咎由為戒。故使長戟在前。強弩在後。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故秦客無患。而楚亦無辭。今各國使臣因天津之案。而以我之修備設防為慮。臣竊以為過矣。如果各國使臣深明大義。永敦和好。自行約束教士從人。恭順端謹。不生釁隙。我雖兵力盛強。何肯首先背約哉。不此之務。而欲我不設防。如我內懷猜忌。而外示和柔。則雖撤防。亦終屬勉強。強不能久。諒亦各國使臣之所明知也。且天津之案。豈我修備設防之故哉。臣竊論海外諸國。可以勝我者。客主之勢也。來則登岸皆吾境土。防不勝防。去則遠隔重洋。渺不知其所往。故彼有利而無害也。今既登岸架屋。

聚積貨財。有事則利害已與我相等。非前比矣。我可以常勝者。亦主客之勢也。彼以禮來。我有古聖王柔遠人之道在。彼不以禮來。則合彼通商者。傳教者。督兵者。雖連數國之衆。兼雇我海滨奸民。總可指數。而我中國之民人。如牛毛之不可數計。奮臂一呼。則人人皆其敵也。我如擣而進。彼器械雖精。亦無所用之。即如天津之衆。豐大業何嘗不施放洋槍哉。何嘗有我設備之一弁一兵為之左右哉。若非

朝廷惠顧和好。急派重臣前往彈壓。若屬幾無遺類矣。臣愚以為聖王之心。當如青天白日。無不可與天下相見。即無

不可與中外相見。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奉三無私。廢一不可。即如咸豐十年之事。彼誠無禮於我

國家。誠我率土臣民。所痛心疾首。日夜思報而不能自已者。

然我

文宗顯皇帝天海包容。業已俯從和議矣。如各國堅守和約。專意通商而無異心。並自行約束教士從人。恭順端謹。不生釁隙。則我

皇上當守

先帝俞允和約。照常通好。無詐無虞。朝貢聘享。有送往迎來之典。

嚮風慕義。有嘉善矜不能之典。其中有懷才欲試。如前之

華爾今之馬格里喬爾特德克碑日意格等之忠順篤敬實心願為我用者我亦何至以外人視之哉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皆以外國之人效忠中國前史美之今猶古也至若江海邊防之設乃中國歷代帝王之大政豈可以和約之故而不修哉武備修明則內以彈壓百姓外以警備非常且彼此皆知有備則彼此皆無過分之舉可以永遠相安長保和約現值聶政肆行於節署何堪獨當旁執乎朝權官府有司動多戒心而又禁制我之修備則其曲在彼其勢不可以終日恐天下民心蓄怨積怒愈遏愈起將不止天津一案矣夫民之積憤而不敢逞者非畏外國也畏

朝廷也。中國之勝外國者。非恃修備也。恃民心之固也。武備
修則民心平。節制之師。進止皆由
朝命。外國可無庸疑慮。若民間武備之不修。由於外國之牽制。則
必以為不恭我
朝廷。而心不能平。一旦忍不能忍。則以各處之民。治各處之
敵。無壯無少。皆同仇也。一拳一足。皆投刃也。以衆撲寡。以
散破整。或扼其咽喉。或阻其歸路。
朝廷
恩旨。急切難至。雖有槍礮輪船。且竊為之危矣。天津近在肘腋。救
護已不能及。天下之大。

恩旨能旦夕徧及之哉。故外國之欲長保和約。莫如恭順
朝廷。並自行約束教士從人。不生釁隙。而不在慮我之修備
也。臣愚昧之見。伏願
宸衷速斷。宣布中外。並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明白宣諭各國使臣。以昭
皇心之大。而彰
聖量之宏。俾各國使臣。咸知我修備設防。正所以長保和好。照常
通商。毋庸疑慮。庶民心之憤怒可平。中外之和好永固。天
下幸甚。
王家璧又奏。再臣前奏緩不及事。嗣聞提臣劉銘傳審度

天津海口僧格林沁昔所經營。深以修備為是。臣於同治六年。由江南航海入

覲。亦曾自輪船中遣相度之。及聞該提督所議。竊幸大局有賴。旋聞其當督辦陝西軍務。仰見

朝廷軫念西陲至意。竊計陝境雖現無土匪蠢動。甘境金積堡鎮圍已合。前逆左耳受傷。而將來肅清邊境。進克新疆。在在皆需兵力。臣不敢擅請

收回成命。所深抱杞憂者。陝甘重於新疆。

畿輔重於陝甘。股體有疾。疥癬患淺。腹心有疾。肓膏患深。股體固所當治。腹心尤不宜緩。今畿政肆行於節看。穆鄂旁

攄平

朝權。甚至

輦轂之下。動多成心。使

蹕路申警。慎益加慎。今

推不殺而我殺之。臣

失火。連日不熄。津臣

大可見矣。臣私憂遠

見利忘義。自視其國

哉。傳聞法國之主。為

泥首乞降。且歸罪於

不恥。彼皆崇奉天主教者。臣固知其無父子之親。必無君臣之義也。今法國似不足慮。然包羞於彼者。安知不遂恐於他乎。即不然。而布國之蠶食得計者。安知不狡焉思逞乎。況以包羞之國。而我猶遇遇之。能保寵伺者之不開而生心乎。縱萬萬必不至此。而我亦不可一日忘備。伏願圖之於早。毋待冰開而始為計也。備而不用。為功多矣。臣誠憂誠懼。罔知忘諱。謹附片密奏。

諭軍機大臣等。英翰奏。津案暫結。隱憂方大。敕沭籌備事宜一摺。津案雖已了結。而蓄艾卧薪之志。不可一日或忘。疊經諭令沿海沿江各督撫。力戒因循。綆綢未雨。並因直隸。江南。為南北洋

總匯。以曾國藩李鴻章。分任其事。該督等為國家股肱心膂之臣。想必能先事圖維。講求實際。此次英翰所陳。天津海防。宜設水陸提督。擇威望素著之大將。畀以斯任。統其舊部。作為提標。兼轄海防水陸各營等語。著李鴻章斟酌機宜。妥議具奏。至所稱銘軍西去。幾補空虛。請將淮軍調駐海口。並令沿江沿海暫緩撤防。嚴行戒備。以杜窺伺等語。著曾國藩李鴻章。會商妥議。實力辦理。該撫又以日本籲請通商。恐貽後患。殷殷以杜絕為請。此事因該國嚮化甚堅。業已令其特派大員到時。再與妥議條約。自無再事拒絕之理。至將來如何明定章程。以期永遠相安之處。並著曾國藩李鴻章。豫行妥籌。詳晰奏明。庶臨時較有

把握。本日又據王家璧奏。修備設防。所以長保和約。請宣諭各國。毋庸疑慮一摺。另片奏。和不可恃。不可一日忘備等語。自古保邦致治。斷無畏敵國生疑。自弛武備之理。況中國增修戰備。力求自強。亦豈外國所能阻止。惟在疆寄重臣。於練兵設防。增修礮臺。講求機器等事。實力奉行。毋徒託空言。庶不至貽笑於遠人耳。英翰。王家璧。摺片共三件。均著鈔給閱看。

十一月。癸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前美國使臣蒲安臣。奉

命出使各國。旋據出使各國大臣志剛。孫家穀。咨報。該使臣行抵俄國。患病身故。當經奏准給予卹銀一萬兩在案。臣等以

瀋安臣為中國宣力。此次撥給卹銀。以酬勞勳。自應及早撥給。曾經行文志剛等。飭令協理柏卓安由輪船費償項下。照數撥給。嗣據柏卓安回京面稱。因輪船費償一項。支用已竣。前項未及撥交。復由臣衙門行戶部。於江海關六成洋稅項下提撥。理合奏

聞。

御批。依議。

丙申。兵部左侍郎崇厚奏。遵旨於十月初一日請

訓。當蒙

召對。

溫諭優加。勗以忠誠。臣自顧何人。膺茲
恩遇。敢不盡心盡力。益思奮勉。謹於初二日起程。十八日行抵上
海吳淞口。接見上海道涂宗瀛。暨各國領事官。查看地方
中外情形。尚稱安謐。旋即搭定法國公司輪船。於二十四
日開行。行抵香港後。探詢法布交兵之事。尚無完結准信。
因法國公司船閏十月十三四日方能自港開行。臣即於
閏十月初一日前來粵省。與督臣瑞麟等相晤。該處地方
富庶。民情剛直。經督臣撫綏彈壓。中外尚皆安靜。近省一
帶。年穀順成。堪慰
宸廑。臣於拜摺後。即於初十日起程赴香港。搭法國公司輪船閏

行。前赴外洋。

御批。知道了。

己亥。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前於議覆裁撤通商大臣摺內。請添設津海關道。酌議應辦大略。欽奉

上諭。其餘未盡事宜。著李鴻章迅速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嗣又以津海關道責任綦重。先將舊用天津鈔關關防。劄發該署道陳欽。祗領任事。查天津添設關道。原期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先由關道與各國領事官會商妥辦。再行詳稟。以歸簡易。若事關重大。或關道與領事官意見不合。未能妥速了結。始稟請督臣數示飭辦。免致輒因細故。便須督臣親

身與領事官接見辯論。蓋顯示以昭條約。即隱示以維體制也。惟津郡距京較近。與各口情事稍異。各領事官遇事要求。不遂所欲。其進京嘵瀆。較為便易。雖未能强相禁阻。亦斷不可稍涉推諉。庶其內外合力維持。以全大局。臣接辦之始。即劄飭該署道陳欽。照會各領事。凡有交涉事件。均歸該關道專管。遇事代為辯詳。各領事現已陸續照覆。尚無異辭。第念津郡各領事。向與通商大臣辦事已久。今改令與關道商辦。因係遵照條約。不能不允。究難免微有輕視之心。且督臣不能常駐津郡。將來交涉事件。惟賴關道操縱得宜。方免別生枝節。若不稍假事權。非特洋人勢

難駕馭。亦恐地方呼應不靈。遇事倍難措手。臣前接總理衙門公函。屬將新設關道一切章程。仿照奉錦山海關道成案。臣體察津海關情形。與山海關間有不同。自應略為變通。俾無窒礙。連日督飭該署道妥籌熟議。並經臣參酌各海關舊章。詳晰數定。謹將未盡事宜。酌擬七條。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伏乞

飭下各該衙門迅速議施行。再事當創始。法貴精詳。如續行查出應議之件。自當隨時分別奏咨。以期周妥。

御批。該部議奏。

新設津海關道未盡事宜清單

一管轄地方以專責成。查新設津海關道。若無管轄地方之權。則文武軍民。恃非本管。遇事呼應不靈。況自直省開埠通商。各府州縣交涉事件。所在多有。更難劃分畛域。擬請仿照各省督糧道管轄有糧各州縣之例。所有直隸一省交涉洋人事件。統歸關道管理。其附近地方。如天津府並所屬滄州。天津。靜海。鹽山。慶雲。各州縣。永平府所屬灤州。樂亭縣。遵化州所屬豐潤縣。及順天所屬之寧河縣。俱係沿海地方。擬定為關道專轄。至沿海各口岸稅務。有本歸該處州縣經管者。仍照舊稽徵。其距海較遠之各府州

縣。定為關道兼轄。遇有中外交涉事務。地方官應就近通稟各該管上司批飭覈辦。俟辦結後。併報關道查覈。以期周悉。至專轄府州縣尋常命盜錢糧案件。仍照舊由各該管道員飭辦。無庸由關道覈轉。惟中外交涉事件。稟詳關道覈辦。兼轄府州縣凡遇通商事務。准由關道檄飭遵辦。儻有不遵檄飭。並辦理不善之員。均准關道據實指名揭參。庶各屬不致掣肘。

一兼辦海防以資彈壓。查天津開埠後。設立海防。添練洋槍隊。原以津郡為京師門戶。海防最關緊要。前經挑取津通鎮協標弁兵。習練洋槍隊。嗣山海東海兩關。先後仿

辦。山海關道並照行營規制。充統兵大臣翼長。今津海關道。管理洋務。即職兼海防。將來若值督臣旋省。海防各營。須有文員會同鎮協。鈐束地方。免別滋事端。擬請仿照山海關道之例。關道准充督臣海防行營翼長。各營都守以下。均受鈐轄。與海防統帶各員和衷會辦。庶文武聯為一氣。不致隔閡。

一頒發關防以昭信守。查現用監督關防。原止稽徵鈔關稅務。今改設關道。管理直隸中外交涉事件。並新鈔兩關稅務。以及鈐轄海防兵弁。自應仿照山海東海兩關章程。並照浙海關兼管海防兵備道名目。擬請

飭部頒給辦理直隸地方通商事務兼管海防兵備道關防。遇有
關涉地方洋務。及海防事宜。均鈐用兵備道關防。另照南
北各海關章程。刊換監督直隸津海關稅務關防。其新關
鈔關事件。即用監督關防。以清眉目。所有現用鈔關監督
關防。俟奉頒後即行繳銷。
一敘定缺分以昭慎重。查直隸新設津海關道一缺。係因
地方洋務關繫鉅要。因時制宜。未便拘執常例。遷就貽誤。
應欽遵
諭旨。作為由總督揀員請補之缺。嗣後遇有缺出。或於通省現任
道員內調補。或於候補道員內請補。或以現任知府請陞。

應擇其人地相宜者。酌量補用陞用。由督臣專摺奏請。如一時無可勝任人員。准於摺內聲明。酌保一二員。請

旨定奪。俾收得人之效。該道缺應請作為衙繁疲難四字最要缺。現看道員陳燮。遵照部議試署一年。期滿照例題報實授。

一修建衙署以符體制。查天津東北門外。三口通商大臣衙署。本係長蘆鹽政公署。今遵

旨改為直隸總督行館。關道自應另設衙署。津郡城池狹隘。乃前明衛城舊基。偏在運河南岸。控扼殊不得勢。又無閒房隙地。惟郡城東門外濱河地方。有前長蘆薊永運同公所。距總督行館較近。與紫竹林各國領事官住址亦不甚遠。且

在新鈔兩關適中之處。便於稽查。擬暫行借作道署。該公所曾經洋人焚毀。屋宇頗圮。須加修葺。領事各官。時常來謁。尤應稍壯觀瞻。現委員撙節勘估興修。所需經費。在洋稅坐扣八分經費項下動支。此項工程。大半因舊修改。與重新創建者不同。擬請毋庸咨部題估房間數目丈尺做法。以免往返駁查稽延。仍俟工竣後。將用過工料定價。覈實開報。惟此係目前權宜辦法。城外地勢散漫。無險可守。將來宜就運河北岸。闢築新城。另建官署。為經久防患之計。

一酌給養廉以示體恤。查津海關道。仿照山海東海兩關

道管理常洋兩稅。及中外交涉一切事務。其俸薪養廉。亦應照該兩關道支領數目。每年支領俸銀一百五十兩。養廉銀四千兩。定例俸銀在該省地丁項下動支。養廉在該省耗羨項下動支。惟直隸係缺額省分。通省各官養廉。尚有不敷。別無可支之款。擬請仿照山海關道章程。按四季在於津海關洋稅坐扣八分經費項下動支。如有不敷。亦由洋藥釐捐撥補。

一籌給經費以資辦公。查津海東海山海三口通商事務。現併歸督臣總理。公務甚繁。所有前通商大臣幕友委員書差人等。均所必需。其薪水飯食心紅紙張等項。應循照

舊章。由關道在月支經費冊內造報。至新設關道。辦理地方中外交涉。並海防稅務各事宜。所需各項經費。亦應仿照東海山海兩關道奏定章程開支。惟津郡為進京衝途。時有各公使人等來往。且所徵稅數。比該兩關較多。所需幕友委員書差人等。為數亦多。其薪水飯食紅紙張等項。應准酌量加增。覈實支發。俟逐款覈定確數。報部查覈。儻遇有要需。並不能豫定之款。仍照舊章隨時稟明督臣酌發。統在八分經費項下開支。由關道逐月按結。造具細數清冊。詳請咨銷。以杜浮冒。

李鴻章又奏。天津機器局。經臣奏奉

諭旨。派道員沈保靖總理其事。當即轉飭該道欽遵到局籌辦一切。查該局規模粗就。機器尚少。日碾洋火藥僅三四百磅。亟須添購碾器。增建廠屋。局界周圍六七里。亦擬加築長牆。以期慎密。另於大清河北運河之間。擇地興造藥庫一所。以便收發。事屬開拓。費用較鉅。沈保靖逐項清釐。講求工作。嚴剔弊竇。並在上海鐵廠調來熟練可靠員匠。幫同照料。所有該局經費。務使涓滴歸公。不准絲毫浮冒。惟該局事件。多與洋人交涉。沈保靖又係隔省人員。應派津海關道陳欽會同辦理。庶支發稅項。造銷冊籍。可資分任而使稽覈。該關道亦藉以習練製器之法。冀於時局有裨。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酌議津海關道章程七條已令該衙門議奏矣此外如尚有未盡事宜仍著該督體察情形隨時陳奏另片奏天津機器局添購碾器增建廠屋並興造藥庫該局事務多與洋人交涉擬派陳欽會同沈保靖辦理等語著即飭令該員等認真經理以期漸臻精熟

韋丑江西巡撫劉坤一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各省大吏辦理中外交涉事件加意慎密一摺等因欽此臣現讀之下無任戰兢伏查臣衙門

凡欽奉寄

諭。向係親自開拆。如屬機密事件。均在內署收存。本年七月間。天津民教啟釁。遞奉

密寄籌辦江防。臣雖至愚。亦知事關中外。無不小心辦理。深恐稍有疏漏。貽誤大局。惟省城總局司道。及廣饒九南道。有辦理洋務之責。九江湖口兩鎮總兵。鎮守水陸衝途。均不得不密行知會。以期籌兵籌餉。勠力同心。豫為綢繆之計。所有一切咨行。悉歸內署繕寫。釘封發遞。即平日往來信劄。涉及洋務。亦用釘封。原期無稍洩漏。茲以欽奉

密寄。竟為九江領事官鈔錄。實深悚駭。當即密行省局。及該鎮道等。澈底查明。究係何處漏洩。據實具覆。以憑嚴參懲辦。隨

據九江鎮總兵黃開榜長江水師湖口鎮總兵丁義方廣
饒九南道景福及省局司道先後咨稟前接文件均係慎
密收存並未被人鈔錄亦無驛站折看形跡各等情前來
臣查前件
密寄九江領事在於何處鈔錄雖屬無從根究臣統轄全省咨有
做歸相應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至九江鎮總兵黃開榜廣饒九南道景福
與該領事近在同城亦難任其諉卸並請交部察議以昭
懲儆此後遇有緊要洋務臣惟有懍遵
諭旨與司道鎮將益加慎密不敢稍涉疏虞仰慰

宵旰憂勤。諄諄訓戒之至意。

御批。劉坤一著交部嚴加議處。黃開榜。景福。均著交部議處。

甲辰。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本年五月間。天津民教滋事一案。經前督臣曾國藩奏明。難以拘守常例。變通辦理。將情節較輕之于起等二十五犯。分別問擬軍流徒罪。開具清單會奏。奉

旨著將軍徒各犯即行分別發配等因。欽此。臣查于起等二十五犯之內。情節亦有輕重。定擬應判等差。庶仰副

聖主執法維允之至意。復飭原審之天津道丁壽昌。督同天津府縣。查覈供情。分別擬議。由臬司范梁詳請具奏前來。臣逐

加確覈。擬請將于起等五犯。發附近充軍。小雄王五一犯。杖一百。流三千里。聶中三等七犯。擬杖七十。徒一年半。穆朝有等十二犯。擬杖六十。徒一年。均各至配折責安置。除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刑部查照。仍行司定地起解發配外。謹繕摺具陳。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己酉。解郡王奏。臣性本愚直。心鮮涵養。以致志未酬而疾已交作。讐未復而身已難支。欲速不達。實臣之過。然臣致疾之由。固非一朝一夕。敬念

皇太后

皇上宵旰憂勤。曷敢以瑣屑下情。形諸奏牘。故屢次續假。惟粗陳
傷疾。實非由衷之言也。第日前文祥至臣家視疾。談次曾
向臣云。如藉病冀卸職守。是謂之負氣。此言臣萬不敢當。
亦不甘當。且莫知其解。故不能不罄所欲言。瑣瀆
天聽。伏思臣身疾緣心疾而起。心疾不除。身疾日甚。何則。庚申島
夷犯順。臣曾請從戎。蒙
先帝開導周詳。乃臣措詞過激。幾干
聖怒。設使當年果赴軍營。惟有身殉而已。尚敢回京領罪乎。是臣
十一年來庸鈍餘生。皆
先帝所賜也。昔猶祗奮空拳。今則總司戎務。坐視

國威日損。無計自強。是食言於
先帝矣。此臣心疾一也。辛酉
回鑾。渥承
皇太后
皇上厚恩。畀以軍旅。時蒙
召對。
聖諭以臥薪嘗膽。自強不息。
訓飭。臣。臣亦以鞠躬盡瘁自勵。故肩鉅任而不少畏疑。進直言
而不少避忌。正恐稍負
鴻施也。詎麾帑將及千萬。宿讐報復無期。僅成一中軍作好之人。

將何以慰
慈懷
聖心。又何以對天下萬世乎。此臣心疾二也。夷務之興。已數十年。
撫局和約。良非易易。然既處心積慮。圖復深讐。惟有乘其
敝。勿失其時。是為要著。今年郡津之釁。實天下轉機關鍵。
乃在事諸臣。不務遠圖。汲汲以曲徇夷心為先。內而王大
臣。外而督撫。數月之久。所措置者。不過遣戍賢員。投戮義
民。賠銀償樓。遠遁
國書而已。此數者。無論宣播
國威。曾有一端保全

國體者乎。局內者或謂連日奔走。舌敝脣焦。苦況苦衷。外人
烏足知之。亦思果能陽示大公。暗施權術。內外臣工。合為
一謀。津郡庶民。聯成一氣。京夷咆哮。推之天津。津夷猖獗。
推之百姓。彼以虛聲相喝。我以實事喝之。彼以兵船相喝。
我以一方民力喝之。彼以傾國相喝。我以天下喝之。不令
他夷參豫。致墮詭謀。彼即探詢。我方以鎮靜示之。如此不
費脣舌之勞。夷之智力俱困矣。尚何局勢危殆云乎。今則
不然。賢吏傷心。志士頹氣。邦本大損。
國威莫彰。圖自強而愈不強。待來隙而再無隙。乃猶揚言舊
警宜報。其誰信之。漸至換約之國日益添。土地貨利日益

分。世俗日益壞。憤恨日益忘。和議日益固。條規日益增。臣仍踽踽涼涼。靦顏擁眾。待慰

先帝之靈。是為千古罪人。亦千古癡人也。此臣心疾三也。書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歷考前代。中國為敵所侮。輸幣帛以結盟者有之。戮奸佞以謝過者有之。委曲敷衍。無非為社稷蒼生計。若夫自撤藩籬。泯庶民愛國之心。禁庶民懷敵之志。殺以謝敵。又賠為厚卹其家。不以大義激民思奮。而以小利誘民捐生。此實曠古未聞之奇事。臣愚以為此次不致激而生變。實賴二百餘年

深仁厚澤。非庸懦諸臣所能震懾者。然則民心亦可憫。邦本亦可

危矣。自來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此萬世莫易之法守也。今民之樂者。無過於驅逐夷人。安居業業。而我反舍本逐末以憂之。民之憂者。無過傳教為害。敗俗傷生。而我反長處久安以樂之。臣不知其可也。今諸臣動云保全大局。臣不知舍民而外。尚有何大於此者。此臣心疾四也。伏思一人有幾許氣血。幾許心力。而夙興夜寐。總為四疾所擾。以致肝氣心悸交作。加以跌傷筋骨。益覺難支。刻下臣縱欲勉強奮發。奈身難自主何。乃文祥未察臣疾原委。輒以負氣責之。彼固言出無心。臣則不寒而慄矣。夫臣本強性成。每因公辯論。與樞密諸臣負

氣而爭。容或有之。誠恐

召對之際。有人於此摭拾他故。文飾其辭。以莫須有遂成屹然鐵

案。致區區孤忠。蒙白圭之玷。抱无妄之災。此臣雖獲咎而

心仍不甘者也。今衷曲既達

天聽。憂畏庶幾稍釋。雖冒昧之咎難辭。幸幽閒之懷得暢。臨表曷

勝戰慄屏營之至。

薛郡王又奏。一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又曰。不貴異物。

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今民困甫蘇。

國用未足。正

恭儉以示天下之時。

內府舊藏諸珍物。皆
先烈以遺
皇上者。足備典儀常用。而世俗習尚。爭妍鬬奇。惟洋貨而已。夫洋
貨之害人心世道。臣去歲曾詳列條奏摺中。不敢瑣瀆。誠
恐
洞鑒漸廣。
聖志未定。逢迎取悅輩。不能以憂勤惕厲。痛切敷陳。徒以奇器玩
物。行其嘗試之計。我
皇上英斷。臣素敬悉。固為過慮。儻不幸偶為欺蔽。從此涓涓難塞。
欲竅難息矣。恭湖

列聖崇樸黜華。備載
聖訓。顧
皇上敬承
家法。慎修思永。無論寇讐之物。本宜屏除棄絕。即中國服飾器具。
苟製法設色。未經
先帝御用者。亦請一併屏除。庶臣民之所法守。消奢靡之習。還古
樸之風。天下幸甚。
一清語騎射。為滿洲本務。嘗見
皇上繙譯。備極通順。步射純係東省舊式。將來
春秋鼎盛。自能挽强及遠。惟

宮禁森嚴。未能時常
乘馬習勞。此實不可偏廢之務。本擬明春和煖。請
懿旨可否
欽定日期。於
隆宗門外。請
皇上練習控馭之法。南北地勢既寬。為時亦不甚久。較之
巡幸各處。免礙
典學之功。且可不時練習。至清語原為旗員本務。第廢弛已久。僅
繙譯諸臣。尚能不失舊俗。然每拘於文法。語言轉多不便。
臣嘗與桂清廣壽論及之。請

皇上將繙譯清語。辨為兩途。如伯彥訥謨祜。景壽。明慶。托雲安興
阿等。皆可時常
垂詢清語。愈久愈熟。將來
召對旗員。良多裨益。
一自來復讐要務。不外乎訓練積蓄。我
皇太后
皇上念切庚申之恥。
特命禁軍習勞肄武。迄今十年矣。臣從事其間。固知民為本。兵為
標。萬餘之衆。雖勁不足為恃。然既有斯舉。豈可徒留致疑
痕跡。自宜廣為積蓄。為將來用度。詎西邊防務未鬆。陝甘

軍務仍熾。乃北徼復失名城。局勢又為之一促。總因左宗
棠大營太遠。軍情不能目擊。戰陣不能身率。以耳為目。以
言惑人。如此年復一年。無論該督侈談屯田。未見有成。即
以賊勢而論。益成燎原之火。尚冀速蕆厥事。講求積蓄。為
復讐地步。斯亦趨矣。伏查乾隆年間金川之役也。大學士
公訥親奏
命經略軍務。以勤勞素著之臣。當開創撻伐之任。到營兩月無功。
即奏
嚴責敦促。又因奏中有望見火光之語。復蒙
批駁申飭。厥後身自督戰。屢克堅碉。仍因日久無功。致罹重辟。以

今日之遷延疲緩。置之當年為帥者。尚能安坐千里外。祇
彙奏軍報乎。縱時殊勢異。今昔不同。若以歲月計之。已逾
十倍。又乾隆年間。副都統阿敏道被回逆誘戕。
高宗赫然震怒。興師復讐。終告全功。今伊犂將軍明緒。不知下落。
已經數年。近日烏里雅蘇台將軍福濟。參贊大臣榮全。又
與城俱陷。此外參贊領隊等員。殉難陣亡者甚多。無論九
原忠魂。無所釋憾。即
國體
國威。實太輕褻。願
皇太后

皇上敬念
先謨。非其時不可無此想。正其時不可無此斷。固不可使臣下無
所容。萬不可使臣下有所恃。振
中興之業。紹
先烈之風。此其時也。
一總握兵權。為從來所未有。海內必拭目以觀。史冊必振
筆直紀。臣受
命之日。即默存一願。如能請絕夷氣。必當立繳兵柄。故嘗有勸臣
定營制官缺者。率皆置之不理。又有勸臣俟
皇上親政之日。再請仍復舊制者。即答之曰。神機營固為創局。其

本意原為振興士氣。大雪庚申之恥。果能遂願。自必懇復
舊制。否則雖
親政之年。惟有益加奮發。勉勵將士。豈可奉身而退。為區區一己
謀哉。今臣不幸為疾所困。然十載以來。紀律營規。固未敢
稍廢。繼斯任者。果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再能補苴罅
漏。精益求精。俾臣不致獲廩餼變制之愆。庶可稍抒憂懼
慙愧於萬一也。臣自統率以來。悉心體察。其利有四。曰事
權歸一。資展布也。盡挽頹風。培根柢也。堅甲利兵。固藩籬
也。朝令夕發。濟急迫也。其弊有八。曰事權太重。防擅專也。
若擁虛名。防戎心也。選調將士。防賄進也。發放餉乾。防侵

漁也。時價置物。防浮冒也。黜陟之際。防私意也。操之太嚴。防離德也。待之太寬。防頹廢也。願

皇太后

皇上慎簡重臣。畀以軍旅。責其四利。杜其八弊。將見士飽馬騰。爭

先思奮。無事拱衛

神京。有事資以制敵。臣縱不獲效力其間。亦可遂選鋒厲懦

之初志。

辛亥。醇郡王奏。前日臣心疾之奏。竭盡心血。痛陳弊害。非

徒為辯明寃誣。實欲以課執之見。取決於

九重之上。未奉

明詔。無所遵循。以致諸疾頓加。夜不成寐。故不計一己利害。再瀆
黼座之前。願
皇太后
皇上。敬念
列聖開創艱難。
繼述不易。通籌
皇清億萬年無疆之庥。不徇一二臣苟安旦夕之計。如以臣前奏
為安。則請
嚴譴立加。以告
先帝之靈。以為中外之儆。如有一知半解。尚可

採擇。亦請
嚴飭秉政諸臣。盡除積習之因循。勿忽大局之利害。民心何以重
勵。
國體何以保全。
先帝深警。是否必復。守在四夷之計。如何實舉。必當一一踐實。不
准支吾文飾。刻下諸臣多一分披露。將來
親政即可少一分
憂勤。天下即早受一分福澤。所係良非淺鮮。此奏果蒙
慈鑒
聖鑒。

明詔指示。則累年積習。一旦滌除。臣累年心疾。自可不醫而愈。一
俟氣體如恆。凡效力馳驅之處。雖肝腦塗地。不敢言報。勒
躬盡瘁。不敢言勞。惟冀
先烈不致稍墮。
皇太后
皇上不徒焦勞。
一人有慶。臣何力之有焉。此臣區區本意也。否則雖疊蒙
慈恩
聖恩。予假治疾。而不及時事。臣之心疾。有必增之勢。無日愈之理。
即使勉強視事。依舊隨波逐流。悠忽玩愒。負

高厚而虛此生。既可恥亦自惜也。伏乞
皇太后
皇上憫臣疾病已深。下忱難已。
特予明示。以釋愚蒙。
雨露雷霆。莫非
恩澤。臣非不知
廟堂日理萬幾。曷敢重煩
慈心
聖心。且自來臣工摺奏。亦無懇請
明詔之例。祇以瑣瀆之罪甚小。

祖
宗基業甚重。與其徇小節而貽隱憂。不若再直陳而務遠慮。且臣
係近支宗室。
國事無異家事。向蒙
慈恩
聖恩。至優且渥。即以家庭禮數而論。此奏似無不可。古云。咨爾臣。
臣道維艱。厥心罔敢匿。厥身罔敢康。忘厥家。襄乃王事。今
臣志既莫遂。疾又不痊。既有愧於古人。又無補於時事。夙
夜屏營。無復生人之趣。故不惜冒昧。籲懇
明詔。冀濟時艱而振積習。

諭內閣。醇郡王奏懇陳下情。請振積習以濟大局一摺。方今時事孔亟。軍務未平。籌餉徵兵。重煩民力。宵旰焦勞。恆以自強不息為念。內外文武臣工。均應力戒因循。勉圖振作。迺近來各直省督撫及統兵大臣。實心任事者固不乏人。而苟且偷安者亦復不少。以致軍務未有了期。吏治毫無起色。在廷諸臣。亦復泄沓成風。未能力圖補救。共挽時艱。醇郡王賢親並著。休戚相關。讜論忠言。與朝廷競惕之心。適相脗合。嗣後內外文武臣工。其各振刷精神。破除積習。戒行何以整飭。官方何以澄敘。民生何以乂安。務當精白乃心。實事求是。俾庶政修明。日臻上理。用副誥誡諄諄至意。

癸丑。醇郡王奏。竊臣於本月二十日。因前陳心疾之奏。未
奉
明詔。無所遵循。冒昧籲懇
訓示。自知病中草疏。語多不合。正深惶悚。昨日恭讀邸鈔。內閣奉
上諭。醇郡王奏。懇陳下情。請振積習以濟大局一摺等因。欽此。仰
見
皇太后
皇上勤修庶政。實事求是至意。臣心殷夷務。固隨之見。並荷
優容矜恤。不
宣示謬執之罪。實不勝欽感徬徨之至。臣所以籲懇

明詔者。委因津郡事務。辦理失宜。外國益肆猖獗。諸臣祇務因循。
機會坐失。
先帝深讐。不知何日可復。椎心泣血。徒喚奈何。是以於疾病之中。
為此瑣瀆之請。一則曰縷陳四疾。再則曰心疾之奏。所謂
積習者。徇夷心之積習。所謂大局者。驅夷人之大局。言言
祇顧本義。實未遑及他也。臣亦知機密重務。決無
諭旨宣示。交閣發鈔之理。意或按照向例。軍機處寄
諭
訓示微臣
綸綍煌煌。豈非

明諭。若果臣非是。雖受
譴責。益可感愧勉勵。如蒙
俞允。則徇夷積習。藉此而除。驅夷大局。藉此而舉。上慰
在天之靈。下靖寰區之患。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若夫博廣眾之虛
譽。覬覦
天語之褒嘉。摭拾浮論。怙寵邀名。無論臣本無此心。即或有之。不
足為榮。適足增辱。恭讀
上諭。如吏治廢弛。諸臣泄沓。暨徵兵籌餉。重煩民力等事。實非臣
管窺所能見及。惟是
綸音所載。全非臣所請之事。是不容不中心惶惑。自行辯明者也。

或明降
諭旨之外。
密飭辦夷諸臣。共抒忠悃。固為四海無疆之福。或樞密諸臣。誠恐
重務泄露。奏明祇次第振作。實力奉行。勿庸
特示微臣。則臣雖未得悉。事既改圖。亦所深願。不幸二者皆非。但
含混請
旨。
誥誡中外。而置夷務於不理。臣下恍泯沒。固無足重輕。從此上下
之情。竟致壅蔽不通。曷勝可懼可憂之至。臣之奏實非好
辯。誠以其中委曲情形。外人莫知。臣固盡知。知而不言。尚

得為有人心者乎。又如官方原應澄敘。若徇夷心而屈抑之。亦屬澄敘無由。民生原應乂安。若畏夷喝而殺戮之。依舊乂安無計。統兵大臣原不應偷安。若不指出偷安者為誰。而加以重罪。則偷安者固自若也。凡此皆賴

皇太后

皇上

聖鑒洞燭。不使臣下稍有欺蔽。庶謨明弼諧之盛。將見於今日。臣

顧懇

明詔本意。既詳細陳明。是否

特示。不敢必求。惟有作速治疾。以贖曠職之咎。以待復讐之舉。如

有關繫

國體。曲徇夷心等事。一經見聞。仍當盡力爭之。以期仰副

皇太后

皇上復恢鴻施。兼盡休戚相關之道。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天津民教啟釁。疊於六月二十五。七月十三。八月初三等日。諭令沿江沿海各督撫嚴密設防。嗣因津案就緒。復於九月二十八日。諭令各該督撫等振刷精神。講求戰守。並於閏十月十八。十一月十六等日。寄諭各省糧員。整頓綠營。操練槍隊。原因津案雖將就了結。非嘗膽臥薪。力求振作。無以禦外侮而杜隱憂。本日醇郡王奏請飭辦理夷務諸臣。除徇夷

之積習。舉驅夷之大局等語。自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以來。時艱孔亟。本當懲前毖後。不可一息苟安。嗣後中外任事諸臣。遇有交涉事件。務當堅持定見。豫伐敵謀。勿令一事稍涉畏怯。致長敵人氣燄。至驅夷大局。目前雖未能遽見施行。亦當未雨綢繆。先機布置。為自強不息之計。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及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實力實心。次第籌辦。以整頓武備為第一要務。而整飭吏治。固結民心。寬籌餉需。與軍事相表裏。各該督撫等職任封圻。受恩極渥。當此時事艱難。務各激發天良。講求實際。勿事因循。勿涉蒙蔽。尤當慎密圖維。勿使有所洩漏。日後勢需用兵。應如何確有把握之處。著各該將軍督撫詳細熟

籌具奏。至傳教一事。易啟釁端。尤當督飭地方官持平妥辦。於弭患之中。隱寓保民之意。庶無事則中外相安。有事則同心禦侮。有厚望焉。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十二月。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臣衙門辦理英國修約一事。於上年九月十九日。因與英國使臣定議。先行畫押蓋印。曾將彼此辯論情詞。及豫防日後覬覦各節。繕具摺片。並條款清單。恭陳在案。伏查此次修約。為各國通商後初舉行之事。英國尤為通商各國中最稱強狡之邦。端宜倍加審慎。是以臣等於未經舉辦之先。密奏

請

旨飭令各將軍督撫大臣通籌全局並將尤要各條共抒識議期
收集思廣益之功及議約時由臣等督率本衙門章京及
南北洋咨送委員與該國使臣等筆舌爭持一年之久議
有款目其所不能遷就者悉為刪除其量予允許者仍求
鈐制復經奏請
飭下親郡王大學士九卿密加籌議不厭精詳乃該國使臣於議
約後執定俟本國回文再行酌辦繼則欲將此件作為暫
行章程不算修約俟將來法布兩國修約再行一同辦理
臣等與之往返剖論始於上年彼此畫押蓋印而於約內
末款仍訂明恭候

御筆批准。殆已舌敝骨焦。不遺餘力。一切辦難辦理情形。歷經上

陳

聖鑒。並於上年十二月豫籌善後事宜摺內聲明洋藥湖絲稅重。

能否照辦。尚未可知。亦在案。原因議定各條。不能遂其所

欲。而外國政令。國家柄輕。商人勢重。亦其實情。臣等累閱

南北洋咨送新聞紙中。各洋商紛紛聚議。並呈遞公稟。以

新約有益於中國。無便於外國。務求國主不得批准等語。

臣等早慮其必有波折。本年十月初十日。接據英國使臣

威妥瑪照會。以新約所載。據住華英商及在本國與中國

交易商民。僉稱窒礙。本國秉政大臣。覩此情形。祇得奏請

未便批准等因。隨由臣等盡情駁復。仍告以如此項新約不行。則以後辦事。中外商民均不信服等語。峻詞直斥。旋據威妥瑪照覆。謂已定之約。官民俱不信服。甚為可惜。已將來文即日譯送本國入奏。是其詞雖上作宕延。其意則專在更變。近來新聞紙中。有言俟布法兩國戰事稍息。擬請英君主於和約一事。或全行重修。或另立全款新約等情。與上年英國使臣所稱法布兩國修約同辦之意。正相符合。窺其用心。祇以彼所注意要求之款。如銅綫鐵路運鹽挖礦諸大端。中國已經拒絕。即已允之條。復覺得不償失。藉此遲回。遂其觀望。俟布法諸國修約時。彼將去其有

礙。留其有益。同聲一詞。協以謀我。彼族肺肝。如鏡可鑑。查本年法國使臣呈遞照會。有修約一事。俟舉辦時再為知照之說。其意自因現當用兵。未暇論及。法約關繫最大者。係傳教一節。其通商各件。大指仿照英約。少所執爭。而銅綫等事。亦其素所饒舌。難保不另作波瀾。至布國稅事。向多狡執。今恃其強。或為挾脅之計。英國之所以有待者在此。中國之不能無慮者亦在此。惟有悉慮殫精。時時留意。俟該使臣所指入告本國一層。有無回音。及若何變計。再為相機酌辦。總期潛遏其連橫之勢。以豫伐其未就之謀。至各口洋商。於條約各款。得有便宜。即執為鐵案。稍不合

算。將視為具文。深恐於新約中在彼有利之端。或指定條款。託言試辦。或巧更名目。含混請行。萬一入其彀中。將來更無以抵制。業由臣等密致南北洋通商大臣曾國藩李鴻章。切飭各關監督嚴加防範。以杜影射紊混之弊。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英國議定新約。現欲中止大概情形一摺。英國新修條約。上年業經該衙門與英國使臣定議。乃本年十月間。據威妥瑪照會。以新修之約。彼國商民僉稱不便。接到回文。未經遵照。復經該衙門駁斥。該使仍以入告本國為詞。故為延宕。窺其用意。不過欲俟布法諸國修約時。別圖更改。現法與布搆兵未息。自尚未暇議及修約。而彼族所注

意要求之款。不可不先事圖維。此時英國之約。既未通行。誠恐各國洋商。於新約中在彼有利之端。或指定條款。託言試辦。或巧更名目。含混請行。萬一墮其術中。將來辦理更形棘手。著曾國藩李鴻章密飭各關監督。嚴加防範。豫杜影射蒙混之弊。毋稍大意。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癸亥。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閏十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英翰所陳天津海防等因。欽此。並鈔英翰原摺到臣。伏查津案雖經議結。武備必須講求。此中國百年之計。非一朝夕所能為功也。咸豐己未庚申之際。僧親王以忠勇宿將。調

集旗綠兵數萬人。歲糜餉數百萬。經營海口。迄至一蹶弗振。蓋由彼此强弱情形。未能深悉。而鹵莽出之。幾誤大局。自粵捻平後。議者有謂乘此軍威。大舉復仇。迨本年五月津事初起。攘臂而爭。又不知凡幾矣。幸賴

皇太后

皇上堅持定見。處以鎮靜。俾內外諸臣得以從容擘畫。將就息爭。今事定而講設備。誠宜及時振作。豈可隱忍苟安。惟臣粗識夷情。默籌時勢。無論以一中國敵數强國。戰備固不易言。即以守局而論。必從籌餉練兵制器三端下手。今天下全力耗於陝甘。即雲貴尚不暇圖。若海防江防。認真整理。

欲求無懈可擊。每歲至少必須千萬以上。從何措辦。此籌餉之難也。兵之不練。由於餉之不給。我

朝定制。兵丁額餉極少。不足以養戰士。軍興以後。各省停餉虛伍。現當僅發五六七成不等。虧苦太久。欲如乾嘉以前。尚有可用之兵。恐不遽得。其有裁兵增餉。或抽練加餉者。亦屬無幾。以制內匪。尚不可靠。而望其禦外侮耶。此練兵之難也。中國兵器。遠遜洋人。無智愚皆知之。蘇直甫經設局購辦機器。學習製造槍礮藥彈。雖比中土習用者較精。而比之西洋新製。瞠乎其後。需之歲月。或有進益。若急求勝。殊不自量。又況有器而不皆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妙。似

是近日通病。此製器練器之難也。以上三者。皆吾內之不足。內不足而張皇於外。以之虛喝敵人。尚不失為兵機。以之欺蒙

聖主。必至貽誤

國事。臣所萬萬不敢出此也。惟是練軍練器。本疆吏應辦之事。臣自督師勦賊以來。所日夜經營者。惟此為亟。茲奉司拱衛。兼理通商。一息尚存。此心何敢少懈。但能就目前兵力餉力。竭力圖維。盡心籌辦耳。如英翰原奏所稱。天津宜設海防提督。兼轄水陸各營一節。查天津自

國初已為重鎮。除設總兵一缺外。雍正年間。添設天津水師

營。以滿洲都統統之。專為捕盜護漕。又添設天津河標營。以河道總督統之。專為治河。均與天津鎮相表裏。其時並無海氣。設官置戍。不厭詳備。後雖以次裁併。道光二十二年。因夷船煽擾粵浙。海防吃緊。改設大沽協副將一缺。津鎮共添新兵四千七百名。咸豐八年。又改設協標海口左右六營。兵制漸增。究未必有實濟。同治初年。通商大臣崇厚就津沽通永鎮協標內。迭次挑練弁兵三千餘名。操習洋槍礮隊。籌增餉項。隊伍技藝。尚為整齊。自較原營額兵差強。惟未經大戰。不習紮營。誠恐臨時難恃。臣近始督令移紮營盤。稍習勞苦。然餉鉤之事。動輒需人。又除調赴歸

綠防勇外。存營練兵。不過二千餘名。止可徐為整頓。英翰
摺內所稱。專設海防提督。名位較崇。按之舊制。與現今事
體。似均相宜。所部將士。仍照勇隊操防訓練。不改從綠營
章程。亦與練軍規模相仿。惟久著威望之大將。既慮難得
其選。兼轄水陸各營。則目前並無水師。亦無多陸營。兵事
止論強弱。似不專在職分。虛設提督。而無得力之兵。應于
之餉。於事何裨。臣故不敢輕議更張。應俟隨時體察大局
情形。再行妥酌奏辦。又原奏所稱。銘軍西去。蠡輔空虛。請
將淮軍郭松林。周盛傳兩大枝。全調海口一節。查郭松林
所部。已分撥步隊十營。交劉銘傳帶往陝西。其餘馬步十

營。調回湖北。因餉需缺乏。又飭裁遣馬隊三營。僅留步隊五營。馬隊二營。分防鄂境。不得謂之大枝。周盛傳所部盛仁各軍一萬二千人。尚稱勁旅。前因就糧濟富屯紮操練。冬寒地凍。津沽營壘礮臺。均不能施工。曾飭該提督單騎來津。偏察大沽北塘海口。及津通各處形勢。據稱畿東津南濱海一帶。四野平曠。一片荒沙。海口礮臺。但求土木興築得宜。不在兵數過多。而後路數百里間。必須重兵堅壘。巨礮相望。節節布置聯絡。乃可自立不敗之地。而爭勝於人。若置重兵於海口荒灘鹽水之區。後路聲援不厚。稍有蹉跌。誤事甚大。目下兵力餉力。既尚不能大舉。該軍止宜

移紮靜海滄州之間。整肅操防。以備肆應而作聲勢。勿遽
偪紮海口。徒使彼族驚疑。而我軍前後皆成孤立。此危道
也。所言似是老成持重之見。與臣意慮相符。來歲春融。應
飭遵照相機籌辦。抑臣更有陳者。津郡形勝。以水為險。俗
稱九河下稍是也。直境五大河。俱匯於城外之海河。而東
入於海。郡城獨在五大河及海河之南。係前明衛城舊基。
狹陋尤甚。前明以控扼薊遼為要。其城在河北。則為失險。
今日以控扼海氣。屏障京畿為要。其城在河南。亦為失險。
此古今建置時勢之不同。必宜量為變通者也。蓋洋船不
能深入內河。如城在河北。我又憑河設險。添置礮臺礮船。

護衛城池。較為得勢。臣前於議覆津海關道事宜摺內。已聲明將來宜就運河北岸。圍築新城。另建官署。為經久防患之計。迄尚未奉

諭旨。據臣管見。此為津郡設備第一急務。即如咸豐三年。粵逆北竄。同治七年。捻逆北竄。津城危在呼吸。幸得外援。賊即卻退。否則斷難久守。咸豐十年。海口失事。即棄津城。夷氛直入通州。無可阻遏。皆緣有城無池。又不得控扼之勢故也。今若距運河北岸。屹築一城。圍以礮臺。礮船。兼用子牙大清北運諸河之險。以鏖塞由津赴通之咽喉。祇要布守得人。似較海口尤有依據。

京城亦多一遮蔽。惟人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南北運河之交。市廛櫛比。約計收買民地。定購瓴料。鳩工庀材。必須事事格外堅實。規製宏遠。所需經費甚鉅。一時無可籌措。若失機會。亦殊可惜。臣再四籌畫。惟有各省解存津局練餉制錢百餘萬串。現在戶部無需提解。可否准臣於此項內撙節動用。數實籌辦。俾濟要需。伏乞

聖恩飭部覈覆施行。

御批。著該部歸入李鴻章前擬津海關章程。一併議奏。

李鴻章又奏。再欽奉閏十月二十六日寄

諭。英輪以日本額請通商。恐貽後患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於懷柔遠人之中。寓思患豫防之意。欽佩莫名。臣伏查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洋諸島中。夙稱強大。距蘇浙閩界。均不過數日程。元世祖以後。與中國不通朝貢。終明之世。倭患甚長。東南各省。屢遭蹂躪。史稱倭性桀黠。初由中土禁絕互市。明世宗時。盡撤浙江市舶提舉司。又不置巡撫者四年。濱海奸人。得操其利。句結導引。倭寇遂劇。自

國初朝鮮內附。聲威震讋。倭人固不敢越朝鮮而窺犯北邊。亦從未句內奸而侵掠東南。實緣制馭得宜。畏懷已久。順治迄嘉道年間。常與通市。江浙設官商額船。每歲赴日本辦銅數百萬斤。咸豐以後。粵匪踞擾。此事遂廢。然蘇浙閩

商民。往日本長崎島貿遷寄居者。絡繹不絕。日本商人。游歷中土亦多。庚申辛酉後。蘇浙廉爛。西人會迫。日本不於此時乘機內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約。亦可見其安心嚮化矣。今彼見泰西各國。業與中國立約通商。該國已與泰西各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似係情理所有之事。該國向非中土屬國。本與朝鮮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若拒之太甚。勢必因泰西各國介紹圖請。彼時再准立約。使彼永結黨援。在我受為失計。自不如就其納款之時。推誠相待。俯允立約。以示羈縻。前該委員柳原前光等來謁。每稱西人強偪該國通商。心懷不服。而力難獨抗。欲與中國通好。以冀

同心協力。又華人在該國經商者。西國領事每欲代管。必須互定條約。自為鈐束等語。無論是否真心。立言亦似得體。復呈交前通商大臣成林議約底稿一本。大意總欲比照西國立約成例辦理。明春該國使臣前來。自須有一番辯論。惟既允議約在先。斷難拒絕於後。計惟與承辦議約之員。屆時相機妥議章程。請

旨定奪。似未便豫立限制。致有滯礙。據臣愚見。中外既定和約。均宜各派官員。往駐該國。庶消息易通。勢力均敵。若有來無往。聽憑該國使臣竅弄脅制。究非長策。近年奉

詔疊次派員往泰西各邦通好。業與從前隔閡情形小異。惟華人

往西國者絕少。中國暫未便派員久駐。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聞該國自與西人定約。廣購機器兵船。仿制槍礮鐵路。又派人往西國學習各樣技業。其志固欲自強以禦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將來與之定議後。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員。帶同江浙熟習東洋情形之人。往駐該國京師。或長崎島。管束我國商民。藉以偵探彼族動靜。而設法聯絡牽制之。可冀消弭後患。永遠相安。是否有當。伏祈

飭下總理衙門彙議施行。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寄到

上諭。前因天津民教啟釁等因。欽此。同日由軍機處鈔出醇郡王原奏一件到臣衙門。查原奏內稱。津事辦理失宜。外國益肆猖獗。是以為此瑣瀆之請。所為積習者。徇夷人之積習。所為大局者。驅夷人之大局等語。臣等溯自庚申接辦洋務以後。無時不以臥薪嘗膽為懷。同治五年。條陳畿輔練兵。同治八年。覆奏妥議修約事宜。瀝陳羈縻不可常恃。及隨時陳奏各摺。均經縷晰密陳。總以戰守兼籌為目前之要務。津郡事起。又請

飭下沿江沿海各督撫整修武備以防不虞良以攘外必先安內
禦侮首在自强也現奉
密諭各省將軍督撫自後用兵如何確有把握詳細熟籌具奏該
大臣等自必熟思審處上紓
宵旰之憂至醇郡王所稱驅夷一節凡屬臣工孰不抱此積憤且
臣衙門徒以筆舌相爭勢亦斷難持久惟望中興外餉實
十分充裕兵力十分精强製器造船在在權操必勝正氣
足則邪氣自不能干屈此確有把握之時
朝廷馭夷之策既可操縱得宜臣衙門亦可藉免指摘之加
是則臣等所日夜禱祀以求者也

御批。知道了。

丙子。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同治九年十一月。據總稅務司赫德申稱。以前申香澳處所設卡抽釐。無難併徵洋藥正稅。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部。轉行兩廣總督查明咨覆。劄到總稅務司。查粵省既未便承辦。祇可獨責其成。同治八年。洋藥到香港者八萬八千箱之多。進口報稅者祇有五萬箱。其三萬箱走私可知。粵督於香港附近設卡。開辦洋藥抽釐。備有輪船緝私。年終計抽收二萬箱有奇。赴大關報稅者。僅一千一百箱。撥在香港之佛頭門。九龍。汲水門。長洲。榕樹腳五處。澳門之拱北灣關閘。石角。前

山四處。設立公所。代關納稅。其九龍與關閘二處。或水面派船。或岸上立卡。其他七處。各派巡船一隻。並火輪船三隻巡緝。已由總稅務司將各關巡查洋稅之輪船。調赴廣東。其巡船已劄粵海關稅務司備齊。擬委副稅務司布浪專司其事。另由粵海關監督派老成書吏十餘名。並銀號看銀之人。一同前往。若照所擬辦理。每月需經費銀一萬兩。即從所徵稅銀內扣留。年終計可多徵洋藥稅銀四五十萬兩。申請查照等因。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送戶部覈辦。查廣東洋藥一項。以香澳為來源。向在新安香山兩縣所屬之汲水門。拱北灣等處。設廠抽釐。內港各岸。向設

稅廠。均經該省辦理在案。該總稅務司前次申請。於釐金十六兩外。另徵正稅三十兩。查據兩廣總督覆稱。各處商販。雖自香澳分路銷售。內港岸口關廠。仍行納稅。並添巡船往來查緝。諒已無從避漏。又稅廠設海口之內。香澳外洋。從無徵稅。而釐稅數目各別。以少帶多。恐於商情洋務兩無裨益等語。臣等伏查正稅為

國課所關。定額即難改易。釐金為權宜之計。隨時可以變通。以商情而論。既販洋藥。即不憚照數交課。納釐與納稅相同。而正稅有定。抽釐無定。則納釐或甚於納稅。以課則而論。額稅短徵。例應賠補。而抽釐短少。部中無賠補之例。則

納釐似不如納稅以廣東情形而論內港本有稅廠又於新安香山兩縣所屬等處設卡抽釐開辦之初抽收多寡難以豫定勢不能併徵正稅久之抽收漸多一切餉項雜支公私經費未必不取給於此其中或有不實不盡而狃於故常礙難更改則商販雖願納稅而該省官吏實便於納釐且等當將總稅務司赫德兩次申呈與兩廣總督查覆咨文互相參閱如原呈所稱走私之弊該督文稱雖自香澳分路銷售內港仍行納稅並派輪船查緝諒已無從避漏既云分路即難防其走私且云諒無避漏其無把握可知原呈請在香澳附近徵稅該督但稱外洋地面向無

徵稅。查汲水門。拱北灣等處。係新安香山兩縣所屬。既經設廠抽釐。又與徵稅何異。原呈請於釐金十六兩外。另徵正稅三十兩。該督但稱礙難以少帶多。諒係據委員稟陳之詞。未經詳察。今以課則與商情計之。則徵稅未嘗不便。以該省近年情形考之。則徵稅亦非強以所難。惟事屬華商。向與洋人無涉。該總稅務司不分畛域。為興利除弊之舉。誠屬可嘉。而以該省應辦事件。轉令該稅務司代任其勞。地方官吏置身事外。袖手旁觀。未免有忝厥職。臣公同商的。擬請

飭下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按照原申各節。自行商辦。毋庸由該

稅務司辦理。所有洋藥一項。即在香澳各釐卡所徵釐金十六兩外。自行加收正稅銀兩。其新安香山兩縣之汲水門。拱北灣等處。原有釐廠。應再於佛頭門等處。擇地分設公所。何處宜岸上立卡。何處宜分派巡船。自行委為布置。認真查緝。以免偷漏。其月需經費。按原擬一萬兩之數。自行覈定。即在所徵正稅內扣留。但期正稅有裨。不妨量為加增。以免掣肘。其正稅即按三十兩之數徵收。仍於年終將徵收總數報部存查。至已納稅之商販。應如何給予照票。以憑稽覈。並一切未盡事宜。統由該督等酌定章程。奏明辦理。總之事雖創舉。期於必行。體制攸關。利權所屬。該

督等務當斟酌盡善。以期中外咸宜。庶於興利除弊之中。寓達變通權之意。儻復任令委員因循諉卸。不知重輕。即由臣等從嚴參處。

諭軍機大臣等。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廣東徵收洋藥正稅。請飭自行覈實辦理一摺。據稱接據赫德申稱。香澳併徵洋藥正稅。粵省既不承辦。該省洋藥稅走私甚多。擬在附近香澳等處。設立公所。代關納稅。已將巡查洋稅之輪船。調赴廣東。委副稅務司專司其事。每月需經費銀一萬兩。年終計可多徵洋藥稅銀四五十萬兩等語。廣東洋藥稅偷漏甚多。該省雖派有輪船查緝。甚不足恃。若謂徵收不便商情。何以赫德獨能辦理。使

瑞麟等果能興利除弊。則稅務自日有起色。何至洋人越俎代謀。據該稅務司所稱。每年多徵之數。可至四五十萬。是已確有把握。惟華商納稅。係該省應辦事件。地方官吏豈可置身事外。著瑞麟崇禮。接照赫德原申各節。及戶部等衙門此次所奏。即於收釐處所。帶收正稅。由該督等自行商辦。總在巡緝認真。嚴防偷漏。毋得任令委員蒙混。以除從前積弊。月需經費銀兩。准由該督等自行覈定。正稅按三十兩之數徵收。仍於年終將總數報部。惟利源所在。洋人每生覬覦。現如自行商辦。必實無走私偷漏情弊。方為覈實辦公。不致為洋人所竊笑。該督等務即詳定章程。斟酌妥辦。不得稍事顢頇。亦不准稍涉推諉。原摺著

鈔給閱看。

戊寅。禮部奏。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二件。臣等公同閱看。一係因

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臣部恭錄

上諭一道。並節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文。行知朝鮮國王。茲該

國王覆稱。俄人所稱已將飭令逃民耕作抵費各情。達知

該國王等語。係屬俄人杜撰虛謊。該國邊官所稱。不敢承

領等語。係屬不能越界押回。並非推諉等情。一係因該國

權管金光雨等。往領在逃民口。據理春協領。只俄官無意

承應。仍令歸還等情。均據請轉奏前來。謹鈔錄原文二件。

恭呈

御覽。

御批。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九年十月三十日。承准禮部咨。

准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咨行事。同治九年九月初五日。准吉林將軍咨稱。本年三月。准禮部咨開鈔錄朝鮮國王原文轉奏一摺。當經劄飭琿春協領。親晤俄官。令將朝鮮越界人等。悉數遣回。據俄酋答稱。我國不願招留。雖設卡拒阻。

而若輩來開偷入人數既眾不勝驅逐擬於春融移至綏
芬一帶服役庶於兩國邊界無礙等語該協領復往海沿
密探朝鮮逃人行止現今仍有男婦子女公然投奔俄國
該協領復向俄官再三開導據俄官聲稱舉該國東悉畢
爾總督劄飭將朝鮮國男婦子女俱載往綏芬等處飭令
耕作扣抵所需廩費已將此情達知朝鮮國王矣嗣後不
關你們琿春之事等語該協領復往見朝鮮慶源府邊界
官答稱並非慶源府一處之人又兼未奉該國王之旨伊
實不敢承領等語查此案前准禮部咨鈔朝鮮國王覆文
已經申飭北境邊界官毋俟俄界逐回民人一一領取再

申邊禁等情在案。今琿春協領會見該處慶源府邊界官。
答稱未奉該國王之旨。實屬前文不達後語。至俄國所招
朝鮮男婦子女。俱載住綏芬等處。飭令耕作。扣抵所需糜
費。據俄官聲稱。已達知朝鮮國王。兩國互相推諉。案關邊
界。呈請查覈辦理等因前來。查上年八月間。本衙門據吉
林將軍咨稱。朝鮮國男婦紛投俄界。恐日久生釁。咨行禮
部酌覈辦理。禮部奏奉
上諭。迅即行文該國王。將逃赴俄界民人。飭令該國邊界官。悉數
領回。並由該國王申明禁令。嚴飭該國沿邊官弁。約束民人。毋
許再有逃越。以重邊防等因。欽此。該國王欽奉

諭旨。自宜設法撫綏。一面嚴申禁令。飭該國官弁。設法招徠。以追既往。加意約束。以杜將來。該國王覆文內稱。恭俟逐回民人。一一領取。再申邊禁。要之已逃者縱不能一時領回。未逃者總可禁其不復再住。現俄國既稱逃民飭令耕作。扣抵所需廩費。並稱已將此情達知朝鮮國王。是否確實。應由該國自行酌覈辦理。相應咨行禮部。轉咨該國王查照可也等因。竊照小邦以北地犯越邊民押還事。屢行咨請

仰邀

天恩。此次因貴咨始知俄人之不肯趕回。安置綏芬等處矣。第其聲稱達知小邦云云。不勝驚悚。小邦邊界之忽興俄人此

連。恆存無窮之疑慮。何敢通涉場來視同鄰國哉。凡有大
小邊情之與俄界相關者。輒皆控因
大邦。苟有俄人達知情形。豈或恬然不即
上聞也。杜撰虛謊。敢欲瞞過。極為可駭。而至若慶源邊官答稱之
說。概緣小邦無以越界押回。則止是指陳情實。非欲為推
諉也。小邦不能設法招徠。使之安插故土。猶欲承藉
威靈。清理邊疆。實仗
上國字小之
恩。因敢自阻。有懷必陳者也。煩乞部堂諸大人特為諒照。將此情
實轉達

天陛。不勝幸甚。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洊陳北地情形事。同治九年閏十月初二日。

咸鏡道觀察使金壽鎬。節度使金箕錫。繕次馳啟。備慶源

府使申杓呈稱。本年十月初一日。因琿春協領照會。逃民

口領回。權管金光雨等。與該協領商議。則協領以為俄官

無意承應民口。已安置於綏芬等處。且有扣抵賠償等語。

今不必委往俄界。止還歸為好。該權管領受照會。即為照

來等因。小邦纔因禮部咨辭。恭備承領之儀。仍陳感頌之

意。已於本月初八日馳驛交付鳳城守尉衙門。此次北道

帥臣啟狀辭意。係是禮部咨辭中早已領認之語也。俄人之諉以扣抵。計在不肯推付。民口之徙諸隔遠。意或更無往來。第其俄官聲稱將此情形已達朝鮮云云。全然做謊。白地杜撰。已於前咨中據實申暴。小邦事情。合有諒燭。蓋緣小邦邊民冒法奔竄。屢煩

天聽。仰邀

皇威。煩乞部堂諸大人將此轉奏。冀蒙

訓示。千萬幸甚。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丙戌。陝甘總督左宗棠奏。臣於同治六年入關。察知硝磺鉛鐵。土產無多。製造槍礮子藥。工匠缺乏。若待分赴鄰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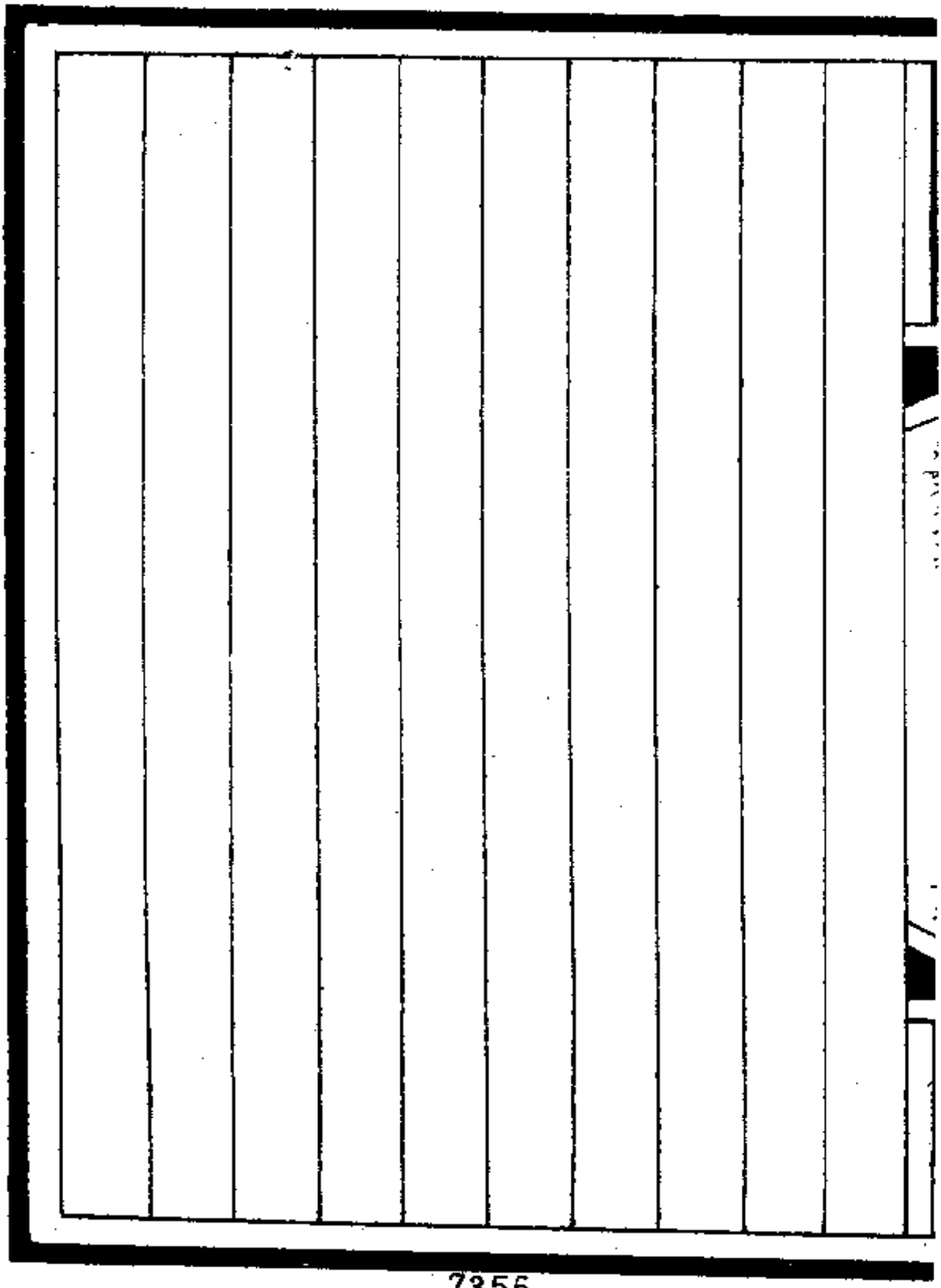
採運。來陝製用。誠恐緩不濟急。不得已於上海設立採辦轉運局。飭道員胡光墉就上海採辦外洋槍礮子藥。搭輪船運至鄂臺。由鄂水陸並運駐陝軍需局。以免稽延時日。有上海泰來洋行普魯社即布路斯國洋商嗲喱吧者。承辦外洋軍火。均極精緻利用。覈其價值。與陝西購造轉運之費。無甚增減。而有裨軍用。自是楚陝蜀豫諸軍。均赴局請領。採辦益繁。該洋商極力承辦。克應鉅需。人既馴謹。微勞亦有足錄。該洋商欽慕中國翎頂。以為光榮。臣仰體

朝廷懷來之意。擬請

賞給普國洋商嗲喱吧花翎四品頂戴。以示觀感而策後效。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九



7356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

同治十年。辛未。正月。庚子。廣西巡撫蘇鳳文奏。竊臣承准

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安南國沿邊膏腴。如胥江等處。在安南為三省地方。其廣不過中國一郡。該國謂之東京。近年聞為法國所占據。有任紮重兵。並設提督等官情事。安南陸路。接壤廣西。由廣西邊界至胥江。道里遠近若干。有無山川阻隔。著蘇鳳文密派幹練有識之員。前往該處。確訪一切情形。繪圖貼說。並將近日安南與法國情意是否融洽之處。據實奏聞。此係機密要務。派員查探一層。即作為疆臣之意。不可明言出自諭旨。庶不涉於張皇。欽此。臣

遵即慎密遴員。查有署太平府知府徐延旭幹練精細。辦事周妥。當即派令馳赴安南諒山一帶。以清查散勇為詞。密加查訪去後。茲據徐延旭密稟。於十月初二日。馳抵諒山。駐紮駐驩地方。先後接見諒山夷撫鄧算及該國辦理軍務之北圻總統武仲平。參贊阮文祥。兵部參知翁謙益等。往來漸熟。惟言語不通。悉以紙筆代喉舌。與談時務。頗相傾服。嗣諒山為賊襲踞。鄧算武仲平阮文祥由城奔出。徐延旭率勇救護。又為之籌辦攻剿。該夷官情好益篤。凡國之機密。無不暢談。因得備知安南一切情形。該國向分南北圻。中以橫山為界。北圻壤接廣西。南圻濱海。該國建

都於南圻之東南隅。地名富春。係嘉慶七年。自東京徙於此。東京今改為河內省。在北圻界內。土人仍其舊名。呼為東京。該國久已視同列省。由太平府鎮南關邊界至東京河內省。計七日程。多屬坦途。並無胥江名目。亦無洋人占踞其間。洋人占踞者。為邊和。嘉定。永隆。定祥。安江。河仙等六省。地屬南圻西南隅。距我邊界鎮南關約四千餘里。沿途多山川間隔。跋涉維艱。據夷官言洋人號富浪沙。實是佛郎機。疑即法國。又有衣波儒。疑即英吉利。國中皆呼為紅毛夷。自海道來。壤地並不相接。亦不知海程若干。十餘年前。以通商傳教為名。突入邊境。本國與戰不勝。只得允

其所請。其始在邊和。嘉定二省。漸而延至安江。河內。永隆。定祥。初猶與本國領事官同辦。近直踞六省為已有。收稅徵糧。挑選民壯為兵。設兵頭以統之。所設文武各官。皆在嘉定。有提督等名號。六省故家。曾起練攻之。力不能勝。皆遷墳墓家屬於國都。鄉民則皆歸之。難保不調往他處。六省水多地肥。每省可及內地一府之大。但煙戶尚稀。本係占城。高蠻。二國舊地。經宋臣陳宜中。明臣莫天錫等。開闢設教。日漸繁富。中多廣東商賈。凡橫山以南之南圻。各省皆有傳教人來往。即國都亦設有教堂。常住十餘人。皆自廣南海口登岸而入。又有欲至北圻之海陽。南定。二省通

商者。紳團拒之不得入。當富浪沙。衣波儒。據據之後。近日亦有闍芭花旗等國來往。其為害則以富浪沙為最。時受訛詐。本國力弱不能敵。實恨入骨髓。徐延旭當令將通國各省方向。洋人占踞地方。草繪一圖。該夷官慨然繪出。先經徐延旭隨帶可靠之貢生蔣震飛等五人。假作商販。分往周歷查探。茲據陸續轉回。各出所查密記。較證無異。由徐延旭繪具圖說。並開具安南河內省至富春國都路途清單。密稟前來。臣查閱輿圖。安南南圻多濱海。北圻皆陸地。洋人慣乘輪船。以涉江海為利便。故南圻各省。多為占踞往來。而北圻各省。尚未得入。該國為洋人據地騷擾。衝

恨已深。實無融洽情形。謹將查明緣由。繪圖貼說。並將由安南河內省至富春國都路程尋尺。開列清單。一併敬呈御覽。

安南國由河內省至富春國都路程尋尺暨採訪該國土宇音義註釋

河內省至甯多站計七千一百七十三尋。河泗。河富。河瑞。河安。河忠。甯多站。在甯平省城。

甯平省至甯遊站計七千九百二十三尋。

捄林。捄該國土音讀橋也。

湊㕓。湊土音讀滴。水急也。㕓土音讀列。小渠也。

館巴㕓。巴土音讀巴。三也。㕓土音讀翕。方正也。

捄安。捄土音讀橋也。

駕紩。駕土音讀蔗。紩也。紩土音讀倭。魚網也。

館枚。館崚。崚土音讀

盤小山也篤盤

甯遊站在安溪縣古迄社由此至毛嘔山石交錯林隴草莽宜防至清和站計七千二百九十三尋館

粺粺土音讀召粥也黠拜叅黠土音讀忍一里也叅土音讀厓天上也殿槐槐土音讀悠桑樹也

有毛甯平巡守三疊山中山最高為清甯交界不可夜行魯簞棠珍祠棠本棠字宇故以棠字代之祠奉柳者聖母館槻槻土音讀因樹名也屯嘔嘔土音讀扁山名也亦名嘔山社清化巡宋貢渠亦名光朗社

清和站在峨山高隴社原在宋山縣光明社以貴溪免役因移於此以便取站夫有館舍亦有直渡接大連津右邊遥對飛來寺至清山站計九千八百三十三尋平和橋有土山名凡嶝又有石山名金甌宋山峨山係永祿夫廳鄂檜鄂土音讀蕪虛也在宏化縣金甌社可宿大連渡津次可宿南望見翠山鄭氏發地亦有直渡一夜達楊合江即渡頭館浮沙宜陟重盤山重即重宋盤即盤宋鄂榔鄂土音讀

蔗塘也亦名錦雕社可宿館毛

清山站在宋洽縣美化社前有渡江上有象頭山下流有龍巖過此即東山九十九峰至清泰站九千一百九十二尋楊舍社即貞江館定香採鶴採土音讀搆橋也館蹤聚營楊土聚音讀蔗塘也布衛社衛即衛宅有江上有橋曰龍橋旁有山曰金童又有一山如象立上析為兩俗云高聯所聚

清化省舊在楊舍後移於布衛曰鎮鶴城外有天仙神女祠屬東山縣館密山聚布衛土音讀蔗塘也衛即衛宅此處可宿館廣館橛橛土音讀刮扇也因此貴扇故名館劉衛衛即衛宅

清泰站在廣昌縣泰來社至清舍站九千二百九十二尋館竹館茹儔儔土音屯讀奪

砂磯砂土音讀蒼石頭路也磯土音讀截路窄也兩邊山並中有窄路渡湖在玉甲社江面三百尋近

海口風靜波平方可渡。館韓宜陽。壠埕壠土音讀拜沙洲也。埕土音讀朽自此至館鴉林莽宜陽。館

幣庫幣土音蔗蔗也。

清含站在靜加有路寇宜陽。清科站八千八百四十尋。至廚翁本天成。館賈館鴉鴉土音讀点鳥名。土山屯多老沒。抹荼抹土音讀搗橋也。館土為聖母祠。殿前有江如蛇。

清科站在科場社可宿。至安瓊站八千八百四尋。館同和有山屯鞠樣鞠土音讀鞠樣。

也。樣土音讀宿也。屯館稻稻土音讀名兒。清化省巡。吠獒吠土音讀妖。獒狗也。此處兩山。

旁並路行其中。往前宜陽。冷水溪清水夾處水最毒。又多猛獸。館蟶有屯。又安巡。此處不可住。

吠猴吠土音妖。獒狗也。又名竹圍屯。此處宜陽。屯黃梅前有渡。幣黃梅幣土音讀蔗蔗也。有

岸樁皆赤土山多松樹。

安瓊站在瓊臺縣瓊花社至安墨站一萬二百八十一尋館回鞏縣鞏土音讀虛也在完厚社可宿其地有二山過此處分路走瓊州七總下乾海口係客商往來之地捄墨捄土音讀搆橋也過此宜飯館柄柄土音讀丙餅也在黃莊社館旅館樾樾土音讀罔樹也安墨站在里齋社東城縣舊墨明人屯兵於此故名此可宿至安香站六千一百七十四尋仙里渡又名波道仙里屯在濱州府治此處可宿館蟈蟈土音讀霍蛙也有市汐洲多蛙殼白龍岡

鞯壬鞯土音讀林鞯林鞍行有戒心

安香站在安靄社由此至崞鐵行山腳宜防至安溪站七千一百七十尋殿鴿鴿土音讀公孔雀也有祠依山祀涇陽王旁祀女媧珠最靈山曰應山多孔雀人不敢犯由此至球禁遇天雨泥淤難行崞鐵崞土音讀蠱小山也一溪黑水通於大江唐高駢為都護時所鑿此處多鐵山清又二省器用資之汗水最毒飲食宜天威港相傳雷電震數慎聲盡闢因名核椰堆渡捄捄土音讀搆橋也在興

元縣署岩社。渡廣五十三尋。此處多毒蛇。聖母祠在署黃社。尚頭獠。尚土音讀髮。山也。獠土音讀廢。獠也。係土山。其狀似象首。

安溪站在金溪社。可宿。自此至宮決平坦。至安決站七千八百十五尋。館行殿會。過此有市。館蓮。又名金元雪屯。有二路。一底人安可宿。一底勇決。

人安省城。城外有九曲江。舟行一日夜。至河靜戶渡。但水行遲。不若步速。

安決站在人安省城外安決社。此處可宿。至靜逸站九千三百三十二尋。渡港。橫渡。亦有直渡。至渡制陸行亦便。江之南有鳳凰山。九十九峰。屬宜春縣。山上有寺。又有石牀。世傳范隕修煉在此。得道飛升。帮稽。帮土音讀蔗。塘也。稽土音讀貴。祭也。帮制。渡制。在三制社。宜飯。壠梓。梓土音讀物。佛也。

靜逸站人安河靜交界。至靜丹站九千五百八十九尋。帮逸站。帮土音讀蔗。塘也。此處多好茶。

館棣。可飯。研江渡。屬河清府石河縣。爪牙社。可宿。帮研。可飯。渡節。在來盤社。館三江。

（江土音讀四三也）

（扶越社有二廬）

靜丹站（在丹制社至靜溪站九千二百四十尋）

黎棋（黎土音讀蔗壇也棋土音讀改耕也在玉田社此處宜飯）

我罰（罰土音讀得四達也）

大奈屯（值瓦城可宿）

河靜道大奈渡（過渡即奇英）

館庫

靜溪站（在石溪社多溪澗至靜樂站九千九百六十九尋二尺）

館會（在雲峰社可飯宿）

渡戶

館鳳凰（有市）

落川渡（即渡館格）

嵩落館下（岡巒砂磧甚遠甚寂）

宮猶（猶土音讀感象也路行山脚多芒花）

館篤

靜樂站（在有樂社故黎收象之所象廐尚存至靜沙站九千九百六十一尋）

館下（在下館社可宿）

海郡公祠館鶴（鶴土音讀蝸小坡也）

殿嘲（舊黎石盤武姓官虎威大將封福神最靈行人多謁）

黎朝（黎土音讀蔗壇也）

邊兩不可行宜防

靜沙站在磁沙社舊黎屯鎮今屬河英府宜宿飯至天靜神站九千六百七十四尋路多山洞宜防

捻山因捻胡季犛於此敗名

智水溪水淺可涉

石盤溪以下無處可宿

鹹水溪橋

火號館宜防獸集

幣貢榔狀元祠在神投社

靜神站在神投社自此至橫山多毒蟲又多林莽惡獸山洞湍急行者宜防至廣祿站九千六百七十四尋

館鞯日鞯土音讀鞯鼻也有也連接海岸

橫山自梁山至此重山疊嶂山橫當海門甚高聖

母祠在山南之下奉柳若公主

館泳在永山社道左是海口右沿山逕多阪峻小溪

滹廚滹土音讀

滹水急也在海邊有山有寺

廣祿站在天祿社宜宿至廣溪站九千一百六十四尋

幣洊幣土音讀蒸墟也洊土音讀元水淺不流也布政州以南山澗淵數木石盜巷海岸潮聲最為偪迫北市南北交會之地多賈為賊魚海蜆館巷

景陽渡又名長春館廊程幣距也渡龍茅茅土音讀蒸茅也渡面廣二百八十三

暴外通海門風勢稍起波浪驚人番人以為天限南北之境須早晨度平方可渡江以南婦女衣服純用白布其裙多以小帶附背後

廣溪站在蒲溪社路多老涉過江底驛沿海岸沙中行至廣泉驛七千四十暴

壢輿壢土音讀琴沙洲也輿土音讀蓋長也從沙路沿海行

砂跖砂土音讀答石頭路也跖土音鈍一步行也上在海門大小石立周市約一畝餘春天水漲移行山上山高多石難行宜陸

里和館此處繁富買賣多可宿

里河橋長一百間八十六級

廣泉驛在蒲溪社有市地多白沙廣寬驛七千八百六十二暴至

幫遮在安老社宜飯宿遮此二里遠多峻且至館蓋

福祿江水淺而清行人可涉

幫營埔埔土音讀蓋瓦也在止安市多嘉蔗外莊人居住俗名曰館埔涉過一里有市

館林林土音讀蓋木生叉也此處土宜多西果甚大

館核椰核椰至此無館可住

館塢塢土音讀蓋砂石也自館塢至此無館可住

壘柴柴土音讀類柴也在扶舍社

廣甯驛在鎮甯衖至廣社驛七千八百六十尋廣平關有屯此關最嚴密宜抄納通行文憑又有直沽城連廣平省城舊壘築今砌石為城自此至海門一帶沙堆上至兜鍪山有飯

廣平省長板橋郡侯渡在玉安衖江中小洲多蛤蚌故名又江中有土阜浮結上有祠最靈人不敢犯

幣武舍幣土音讀蔑墟也屬麗水縣有市自此至館吉多白沙難行

幣營邁邁土音讀梅十也館墀桄墀土音讀提河邊沙也桄土音讀悠桑樹也有市可宿

廣舍驛在石舍衖逢多老沙難行少飯舍至廣祿驛八千九百二十四尋

館外幣安定在安定波月兩社間此地多仕宦族

幣敗敗土音讀蔑敗也可宿

罷吉罷土音讀琴沙洲也

廣祿驛在鄧祿社此逢皆林莽沙石難行至治立驛九千八百四十尋

館吉可宿老沙難行

館蓮內在水蓮北

館蓮外此至下淵尚隴澄莽沙石難行

館李在水蓮下衖行人成心

館侯館下淇可宿

罷沙龍罷土音讀琴沙洲也地有兩沙洲俗以為南京左龍之應

治立驛此一帶皆平田至館鎮治高驛六千七百六十六尋至嵩茹胡在春城縣俗傳胡漢昌明季岸得地在此故名灌五極目宜諸侯有渡曰渡茹胡行二日半抵都城破三江外近海門多石沙難行

館方驛方土音讀巾山高也珠場廣廣即堡明良渡有市可飯鄂辰利

治高驛在高舍縣至治安驛七千六百六尋三尺館鎮鎮土音讀姆小坡也在高舍縣柳門山頗高館在山上多貢波羅密盤鄂拔鄂土音讀蔡堆也拔土音讀揚橋也在河上縣宜宿館驛廣山廣即堡

治安驛屬登昌縣在安樂縣至治舍驛九千四百四十三尋渡鈞又名鈞鑑江館磯渡米福館吉又名樣金江館定子橋近定子江有橋館福美高墩旗沙洲渡砂

翰邵土音讀答石頭路也在石翰縣水極清

廣治省今改為道

治舍驛在立舍社。至承美驛九千四百四十三尋。渡戎館羝過此二里有延生市可宿。蒿羝灌莽極目宜陟。館凡延屬海陡縣有市。渡砂砂土音讀答石頭路也。渡鬚鬚土音讀海髮也宜宿。承天府。屬良田江。

承美驛屬廣田縣。至承安驛七千七百七十五尋。鬚爐鬚鬚土音讀海髮也宜宿。潰江。蒿吉蒿潰蒿茹飯飯土音讀獨飯也皆沙土宜早行。館扶宅館核旁館營。蒿抹坦抹土音讀橋橋也皆沙土。

承安驛在上安社。一帶老沙難行。至國都七千三百二十尋一尺。宮富屋宜宿。渡富屋。館清涼館都鄂六初北亭六初橋西北門鄂我罰鄂土音讀蔗壇也罰土音讀得四達也。承天府即越南國都城。府山香江在城之南。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各國洋人前在江浙

等省助勦出力。歷經奏請
賞給寶星在案。今柏卓安德善隨辦出使事宜。事同一律。擬請
賞給各該員頭等寶星一面。如蒙
恩允。即由臣衙門照式鑄造。並酌備服用物件數色。一同頒給。以
示我
朝廷有勞必錄之至意。
御批。依議。
己酉。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日本通商一案。欽奉九
年閏十月二十六日寄
諭。英翰以日本籲請通商。恐貽後患。殷殷以杜絕為請等因。欽此。

臣竊思自道光二十二年間。與洋人立約議撫。皆因戰守無功。隱忍息事。厥後屢次換約。亦多在兵戎擾攘之際。左執干戈。右陳槃敦。一語不合。動虞決裂。故所定條約。間有未能熟思審處者。日本國二百年來。與我中國無纖芥之嫌。今見泰西各國。皆與中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請。叩關而陳辭。其理甚順。其意無他。若我拒之太甚。無論彼或轉求泰西各國介紹固請。勢難終卻。即使外國前後參觀。疑我中國交際之道。逆而脅之。則易於求成。順而求之。則難於修好。亦殊非

聖朝懷柔遠方之本意。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員。以商船抵滬。憑

荷蘭國商人報關進口。其後疊次來滬。中國隨宜拒卻。始而准售貨完稅。仍不得在上海買帶回貨。繼而准其在上海一口貿易居住。仍不准駛入長江別口。又繼而允其前來傳習學術。仍不允驗收其船照印信。拒之亦已久矣。今既令其特派大員。到時再與妥議條約。豈可再加拒絕。英翰杜絕之說。蓋未能合衆國而統籌。計前後而酌數也。至於明定章程。期於相安。則條約所載。不外體制與稅務兩端。以元世祖之強。興師十萬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躪東南。幾無完土。卒未聞有以創之。彼國習聞前代故事。本無畏懾中土之心。又與我素稱鄰邦。迥非朝鮮琉

球。越南。臣屬之國可比。其自居都敵北肩之禮。欲仿英法諸國之例。自在意中。聞日本物產豐饒。百貨價賤。與中國各省不過數日水程。立約之後。彼國市舶。必將絡繹前來。中國貫帆。亦必聯翩東渡。不似泰西諸國。洋商來而華商不往。華人往者既多。似須仿照領事之例。中國派員駐劄日本。約束內地商民。並設立會訊局。辦華洋爭訟案件。彼所呈初約中。有嚴禁傳教嚴禁鴉片二條。中國犯者。即由中國駐洋之員懲辦。或解回本省審辦。免致受彼譏諷。相形見絀。其稅則輕重。想亦必照泰西諸國之例。日本自詡為強大之邦。同文之國。若不以泰西諸國之例待之。彼將

謂厚膝薄薛積疑生釁。臣愚以為悉仿泰西之例。亦無不可。但條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總例辦理等語。尤不可載後有恩渥利益施於各國者一體均霑等語。逐條而備載。每國而詳書。有何不可。何必為此簡括含混之詞。堅彼之釁。而柔我之章。總之中國之處外洋。禮數不妨謙遜。而條理必極分明。練兵以圖自強。而初無揚威域外之志。收稅略從彼俗。而亦無龍取大利之心。果其百度修明。西洋東洋。一體優待。用威用德。隨時制宜。使外國知

聖朝馭遠。一秉大公。則萬國皆亮其誠。何獨日本永遠相安哉。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遵籌日本通商事宜。所陳派員駐紮日

本。約束內地商民一節。與李鴻章前奏大意相同。至謂明定章程。不外體制與稅務兩端。仿照泰西之例。固無不可。但條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總例辦理。及後有恩渥利益施於各國者一體均霑之詞。以免含混等語。所慮頗為周密。著李鴻章按照曾國藩籌議各情。豫行區畫。庶將來該國使臣到後。得以因時制宜。不至再蹈從前隔閡覆轍。是為至要。原片著鈔給閱看。

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先據美國任京使臣鏤斐迪來臣衙門。面遞單開節略一紙。並請俟朝鮮貢使到京。代為轉交。臣等查閱單內大

致。謂美國在朝鮮之東。中國在朝鮮之西。美國船隻往來。由朝鮮洋面經過。或迷路遭風。未知該國人認識美國旗號否。明年擬派水師提督帶領兵船。前往該國商議等因。臣等當告以中國與外藩交接。向有定例。非本管衙門不能干預。朝鮮事隸禮部。總理衙門不使與之往來。難以代交。並力阻其前往。該使臣無言而去。嗣於二十六日。該使臣復來臣衙門。申請代為轉交。臣等仍前再三拒阻。該使臣雖將原單攜回。然臨行仍以前說堅請。本年正月十七日。復接該使臣照會一件。據稱我國已派使臣充出使朝鮮之公使。偕水師提督坐兵船同往。擬先致函於朝鮮以

達國旨。請代寄至該國。並照錄函底一紙備查等因。臣等詳閱該使臣所鈔函底。與前單略同。伏查同治七年間。臣衙門曾接英美兩國照會。稱商船赴朝鮮通商。船隻被其攻破。望將羈留之洋人。設法救出等因。均經臣等以朝鮮雖係臣服中國。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概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向不與聞。照覆英美兩國各在案。今美國欲與朝鮮議事。亦當由該國自行主持。未便代為過問。惟美國既以兵船前往。先後竭力阻止。始終不聽。窺其立意之堅。是兵船之往與不往。原不係此信之投與不投。若不將信函代為轉達。恐朝鮮未知來由。轉誤事機。殊非關切屬國之

道。所有美國原函。自應仍與代寄為宜。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照案咨送禮部。由禮部備文轉交朝鮮。
御批。依議。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奉國家旨。於今年欽派本大臣充出使
朝鮮之公使。偕水師提督坐一幫兵船。同往朝鮮國。議交
涉事。中國與朝鮮數百年交好。可以音問相通。而本國與
該國素無往來。遇有商議之件。難以徑達。本大臣擬先致
函於朝鮮以達國旨。請貴親王代寄至該國。茲特將函送
交貴衙門。祈速寄。並照錄函底一紙備查。

美國致朝鮮國信函

代本國君主問朝鮮君主好。歷來本國商船往來日本國中國。美國之海洋面。必由貴國經過。或遇大霧。船隻危險。迷路於各洲島中。難尋路徑。須人引水。或船漏須補。沈溺須人援救。或採買食物。均須上岸各事宜。以人道相待。則美國與貴國。非漠不相關之勢。本國常例。商民各水手任各國者。備悉其受艱苦而不忍坐視。思設法保護。故派本大臣暫離住華之任。前往貴國商議此事。前二十年。日本國疫斃美國水手人。嗣於癸丑年。美國派水師提督克公使。前往日本國立一和約。至今兩國毫無釁端。可知辦法

甚善。至於貴國查丙寅年間。有美商船二隻。一在境內遭風被救。人生船沒。一在境內被害。人殁貨無。本國未知貴國識美國旗號否。未曉一救一害。何以如此相懸。茲欲訊根由。自與日本國事同一律。故本大臣及水師提督坐兵船一幫。以肅體統。非耀威武。前往貴國商交涉事。嗣後如有美船在境內遭一切苦難。如何設法相救。亟宜早圖。庶免美商被害。致啟釁端。此豫防後患。本國體恤商民水手。甚不欲別國任意欺侮陵虐。將來兵船入境。貴國莫生疑慮。致駭平民。本國以和睦來望。以和睦相待。若多方拒絕。實自召不睦。又誰尤焉。至於本國與中國夙為良友。先託

代達是函。以述國旨大略。約三兩箇月內。本大臣等入界。
希望貴國大官在界商辦一切。專此達知朝鮮國君主。想
必以此舉為甚善也。
癸丑。成都將軍崇實。貴州巡撫曾璧光奏。竊遵義教民滋
事一案。經協辦大學士調任直隸總督臣李鴻章。派委道
員余思樞來黔。會同臣曾璧光。委派司道委員等查辦。並
將各屬教案一併議結。恭摺奏
聞。時
崇實。己欽奉
諭旨馳赴黔省。在途接准臣曾璧光咨送摺稟等件。即暫駐重慶
府城。督飭在籍道員蹇閏等。勸辦遵義設堂行教等事。取

具士民遵依各結。折回川省。亦經芬崇實先後奏
聞各在案。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九月初七日。奉
上諭。前據曾璧光奏。黔省教案九起。全行議結。並未將如何議結
之處。詳細聲敘等因。欽此。是皆臣曾璧光辦理疏外。未能折服
遠人。以致案結復翻。上廑
宸慮。循環跪讀。悚惕莫名。遵即嚴飭原派司道委員等。切實籌辦。
旋由芬崇實奏派已革貴東道多文。先赴黔省。會同各員
根查翻案原由。據余恩樞。多文等稟稱。多文於閏十月初
四日。馳抵省城。往見教士任國桂。詢以案經議結。因何翻
異。務即確實言明。以憑覆辦。據稱前結九案。業已議定。並

無他說。但議定後。僅見委員等辦理遵義一案。餘尚未辦。所議賠償銀兩。亦未歸數付清。是以未經具結。寄信伊國公使。催其速結。並非有意翻悔。亦無另有別情等語。該教士即於是月初八日病故。當准教士李萬美照會。接管教堂事務。余思樞亦即由遵義回省。該道等帶同委員馬應鏞。汪維翰。劉登瀛等。逐件商推。來公覆辦。於十一月二十九日。約同原派藩司黎培敬。臬司林肇元。道員吳德溥。陳昌運。齊赴教堂。與該教士三面會商。悉照原議全行清結。公具議單合同。彼此存據。並由李萬美送來蓋印甘結。出具照會銷案。據該司道等稟請覈辦前來。臣等以黔省教

案凡起。惟遵義數堂搶奪情節為最重。釁隙為最深。經督
等先後檄飭余恩樞馳赴遵義。會同查閱。留署遵義府徐
達邦。同知楊蔭堂等。摸次清釐。悉心開導。取具士民遵依
照舊設堂行教甘結。將乘機搶奪之傅有沅。訊明正法。滋
事之楊希伯。楊樹勳。分別擬以軍流。覈立善後規條。奏奉
諭旨允准。一面督飭司道印委各員。辦理餘案。會同覈議。正待奏
結。該教士以未經舉辦。函致法國公使。臣疊奉寄
諭飭查。現據該司道等呈送議單。並由教士李萬美送來永敦和
好甘結。懇請銷案。自應逐案議結。查傅有沅糾眾搶奪。罪
犯應死。業經拏獲訊明正法。應毋庸議。楊希伯挾嫌逞兇。

激成衆怒。致將經堂打毀。殊屬不法。擬請發極邊煙瘴充軍。楊樹勳與楊希伯互相爭毆。釀成巨案。亦非尋常肇釁可比。擬請杖二百流二千里。分別發配折責安置。並將辦理各員。覈實舉劾。以杜轇轕而昭勸懲。查黔省司道及地方各員。均職分應為。不敢仰邀甄敘。四川派往黔省及帶赴重慶委員候補同知楊蔭堂等。應由 臣 崇實分別酌委記功。咨會督臣存記外獎。在籍道員蹇閏經 臣 李鴻章 臣 崇實先後檄委辦理建堂傳教各事。竟能調護維持。不避嫌怨。實屬力顧大局。業由 臣 曾壁光 臣 崇奏請

賞加布政使銜。亦不敢再乞

恩施。多文等應照被參原案專行另敘。按察使銜甘肅補用道余
思樞。道銜前任興義府知府馬應鍾。籌辦年餘。備極勞勩。
輯和中外。悉協機宜。擬請將余思樞
賞加布政使銜。馬應鍾
賞加三品銜。藉隸貴州在川辦捐之知府用陝西清軍同知張鴻
績。密派紳耆。自備資斧。分馳勸導。該紳等亦屬著有微勞。
前經 奏 案實附片陳明在案。擬請將張鴻績
賞加鹽運使銜。指發四川州同舉人湯中。擬請補缺後以知府用。
雙月州同章紹濱。擬請以州同不論雙單月歸部選用。副
貢生華國輝。擬請

賞給五品銜。前署遵義府知府汪炳璈。前署遵義縣知縣劉肇觀
前署遵義協副將梁正春。於教民倉卒滋事。雖非意料所
及。惟未能即時解散。致肇爭端。文武均難辭咎。相應請
旨交部議處。遵義協外委范玉芳。勸阻不力。應與新站擱回教士
之把總陳雲龍。均予斥革。前署永甯州知州尹樹棠。前殺
教民。雖屬危城查辦好細。惟未將案情告知教堂。致啟猜
嫌。應請摘去頂帶。一年無過。方准開復。前署綏陽縣知縣
楊嘉禾。於川兵入城損壞經堂。未能立即查拏。前署獨山
州知州錢壇。因辦防勦。誤阻教士不令入城。雖軍務喫緊。
事出有因。究屬不合。應與誤用印文戳提教士之前署桐

梓縣知縣耿光祺均交部察議守備潘永昇身充巡捕隨
伺巡撫出署呵禁行人是其職任應與彈壓中路失查練
營揀拾經卷之陣亡副將田興貴未能約束兵勇損壞綏
陽教堂之病故川省營員劉子貴及兵辦教案查無不合
之道員陳昌運等均毋庸議除將會立議單照會咨送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備查賠款銀七萬兩分咨各省於協黔
軍餉內劃撥銀六萬七千兩交該教士自行走領其餘三
千兩由黔省籌發外所有仍照原議辦結遵義等處教案
九起緣由芬等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謹會同協辦大學士
調任直隸總督臣李鴻章合詞恭摺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崇實曾璧光奏。黔省教案仍照原議歸結一摺。黔省教案九起。經在事各員。與教士李萬美等商議妥協。一律議結。並由該教士出具甘結照會銷案。是民教兩面各無異詞。實有完案確據。此後遇有中外交涉事件。曾璧光務當督飭地方官。秉公持平辦理。以期永遠相安。在事出力之道員余思樞著賞加布政使銜。知府馬應鏞著賞加三品銜。同知張鴻績著賞加鹽運使銜。州同湯中著俟補缺後以知州用。章紹濱著不論雙單月選用。副貢生華國輝著賞給五品銜。前署遵義府知府汪炳墩前署遵義縣知縣劉肇觀前署遵義協副將梁正春於民教倉卒滋事。未能即時解散。實難辭咎。均著交部議處。外委

范玉芳把總陳雲龍著一併斥革。前署永甯州知州尹樹棠著摘去頂戴。一年無過。方准開復。前署綏陽縣知縣楊嘉禾。前署獨山州知州錢埭。前署桐梓縣知縣耿光祺。均著交部察議。以示勸懲。餘著照所議辦理。至賠款銀七萬兩。已由黔省籌發三千兩。其餘六萬七千兩。崇實等分咨各省。於協黔軍餉內劃撥。固因黔省餉需支絀。無可應付。惟與其令該教士自行走領。易滋事端。不如由川省先行籌款墊發。一面咨催各省。於協黔餉內照數提出。解還四川。較為直捷。著崇實吳棠曾璧光斟酌情形。設法籌辦。

二月。壬戌。禮部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本衙門具

奏美國使臣鏤斐迪來為致信朝鮮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應鈔錄原奏。恭錄

諭旨。咨行禮部欽遵。所有美國使臣致朝鮮原函一件。一併咨送

查照辦理等因前來。臣等查朝鮮奉朔多年。最稱恭順。至

該國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王自主。中國從不與聞。今

美國使臣封函一件。既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若不

代為轉遞。殊非關切屬國之道等語。並將美國封函底稿

錄送到部。臣等謹擬鈔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奏。並美

國使臣封函一件。由臣部備文封固。送交兵部。由驛轉遞。

至函內所開各節。仍由該國王自行辦理。

御批。知道了。

禮部又奏。臣部於朝貢各邦。向皆按例咨行。從無轉遞書函情事。良以體統所係。不得不恪守舊章。此次美國封函一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由臣部轉遞朝鮮。自是一時權宜之計。故臣部未敢拘泥。第恐各外國紛紛援照申請。將來必有窒礙難行之處。應請嗣後如有各國書函。臣部仍遵舊例。不為代遞。以全體制。

御批。知道了。

庚辰。貴州巡撫曾璧光奏。前准貴州教士任國柱照會。以仁懷縣傳教士。於同治九年四月初三日。被縣差王洪陳

伸。糾合鍾甘。狗二等。將該教士搶擄毆打等語。臣當行司飛劄遵義府。督飭仁懷縣嚴拏王洪等。解省訊辦。乃該署縣羅卿雲僅將陳伸。鍾甘。狗二解訊。而王洪至今未到。頻催罔應。查王洪既屬縣差。有無搶毆情事。必須到案質訊明確。方足以成信讞而服遠人。未使久任稽延。致滋口實。相應請

旨將前署仁懷縣事候補同知羅卿雲。摘去頂戴。勒限兩月。飭將王洪等緝獲解省。歸案訊結。儻限滿無獲。即行從嚴參辦。

御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丁亥。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查日本通商事宜。

臣於上年十二月間遵
旨豫籌。附陳大略。並聲明俟該國使臣前來。再與承辦議約之員。
相機妥議章程在案。先是日本委員柳原前光等去秋來
津呈遞議約底稿一本。經總理衙門函屬臣督同津海關
道陳欽豫為酌議。當飭據該道逐條踐駁。另擬條規。豫防
流弊。臣並鈔咨兩江督臣曾國藩請其督飭蘇滬洋務委
員。一體悉心酌覈。務集眾思。免貽後悔。昨復據署蘇州藩
司江蘇臬司應寶時。江海關道涂宗瀛。會函呈送現擬日
本通商規條一本。大致按照日本原約。及陳欽所擬備稿。
參以上海從前辦過案據。近日各國通商條款。斟酌損益。

該司等又以通商稅則。必須另訂。其條規未盡事宜。亦須另立章程。臣免日後辯論。所虑均甚詳密。與曾國藩奏稱明定章程。不外體制與稅務兩端。實相脗合。該司道等擬議規條。均係豫為籌度。以備與該國使臣屆期會議。尚是未定之局。臣已先後錄送總理衙門查覈。惟日本距蘇浙最近。士商往來已久。現雖尚未立約。而在滬之日本男婦。已有百餘人。散居西洋租界。該國並有官員留滬約束商民。是南省聲息易通。官場情形較熟。將來如果立約通商。一切稅務交涉。尤以上海為總匯。天津向無東洋人往來情事。間有隔閡。議約伊始。一有不慎。易滋流弊。臣上年接

見委員柳原前光等。告以該國使臣前來。必先由滬經過。
可即就近轉請南洋通商大臣曾國藩代奏。請
旨派員在滬會議。該委員等堅稱必須赴津。臣又詢該國當派何
等官職。據呈出日本官位相當表。內有外務省專管通商。
其首領曰卿。曰大輔。係正三位從三位之職。與中國正從
三品相等。據稱前來中國議約大員。不過正從三四位之
流。似此則中國屆時祇須
欽派三四品官為全權大臣。方於體制相稱。柳原前光等又稱該
國使臣約於今年三月開成行。現已節過清明。輪船迅利。
恐其不日駛至。自應豫行籌畫。以收集思廣益之助。查布

政使銜署江蘇布政使按察使應寶時辦理上海洋務十
餘年熟悉情形明達大體堪以委任可否請
旨飭下兩江督臣曾國藩江蘇撫臣張之萬轉飭應寶時查探日
本使臣過滬即由該臬司酌帶委員附搭輪船迅速兼程
來津籌商辦理屆時再察看日本所派大員是何職位酌
量奏請
欽派與之會辦臣仍隨事妥商期於大局有裨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豫籌日本通商事宜請調熟悉洋務大
員來津商辦一摺日本通商議約伊始尤應慎之又慎免滋流
弊該國使臣約於本年三月間成行輪船迅利不日即可駛至

自應豫行籌畫。江蘇按察使應寶時熟悉洋務。著曾國藩張之萬。飭令該臬司查探日本使臣過滬。即酌帶委員。附搭輪船。迅速兼程來津。由李鴻章督同該臬司妥籌辦理。

戊子。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吳棠奏。臣等於同治十年二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等字寄。正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崇實。曾璧光奏。黔省教案。仍照原議歸結一摺等因。欽此。查黔省教案。賠款銀六萬七千兩。前於上年十二月。經臣崇實。會同貴州撫臣曾璧光議結時。將應撥協餉銀兩。一面飛咨各省照數動支。一面飭令該教士持文請領。即如川省應撥銀七千兩。已於正月十七日發交。其餘各該省督

臣撫臣知大局攸關。眾擎易舉。當亦次第應付。可以類推。

臣等斟酌情形。似毋庸再事籌撥。致多轇轕。

御批。著仍遵正月二十三日諭旨。將黔省教案應發銀兩。除各該省業已付給咨照川省有案外。餘銀仍由四川籌款墊給。再由各省照數解川。以清款項。

三月。己亥。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郭柏蔭奏。准貴州撫臣曾璧光咨開。貴州遵義等處教案。業經議結。所有應撥天主堂銀兩。應由各省應協黔餉項下分別動撥清款。咨請動支庫平銀二萬兩。發交漢口教堂收領等因。並據兼署法國領事官堅佐治。申請撥銀。以便發給湖北天主堂教

士代為收領。當於正月十九日。如數解交署法國領事官堅佐治查收。轉給天主堂教士。取具湖北天主堂教士余作賓收單一紙。除咨明貴州撫臣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外。附片具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初五日。接據布國使臣李福斯函遞伊國主國書一件。具稱德意志各國之君。暨自主之三漢謝城。共願復立一統。請伊受德意志國大皇帝尊稱。既係各國均有信服倚賴之心。是以應受尊稱。並後嗣之君亦受此位。及乘此機緣。甚為期望中國富

貴安康。永受百福各等語。臣等查西洋各國。稱謂雖殊。於往來交際之道。並無分別。其前後換約各國。有如此稱謂者。惟俄法與三國。今布國亦加此稱。自係其國內諸小邦有所依賴。互相推重。以比俄法之意。而書中仍以尊崇中國

大皇帝為言。詞意尚屬恭順。非妄自誇大者可比。惟歷來各國君主呈遞國書。均經奉

旨頒給書函。以示往來交際之誼。茲布國使臣代伊國主呈遞國書。自應一律辦理。第疊次各國使臣所呈國書。皆有蠟印。係各國君主親交之件。中國所答書函。向由軍機處備辦。

均用滿漢合璧文字。鈐用
御寶。發交臣衙門轉給祇領。此次布國所遞國書。僅用黃紙書寫。
並無蠟印。據該使臣面稱係照譯伊國主之件。故未蓋印。
臣等公同商酌。中國給予覆書。似可不用滿漢合璧式樣。
即由臣衙門用黃摺擬繕。亦不請用
御寶。以示區別。是否有當。伏候
命下遵行。
御批依議。
布國國書
大布國大皇帝問

大清國

大皇帝好。茲因德意志各國之君。暨自主之三漢謝城。共願復立德意志一統之國。同心公請朕受德意志國大皇帝尊稱。朕接准其意。甚為感謝。既係德意志各國之君。以及相助之邦。均有信服倚賴於朕之心。朕且念德意志一統之國。是以應受德意志國大皇帝尊稱。並代布國後嗣之君。亦受此大皇帝之位。惟望

上天保佑朕得位應有之重任。施行事宜。以致於德意志國皆為有益。朕深喜乘此機緣。將甚為期望中國

大皇帝富貴安康。暨

大清國昌明隆盛之意。復行表出。朕深為尊重中國
大皇帝。與
大皇帝真實和睦。並祈
上天降澤。
大皇帝永受百福。是所深幸者也。

覆給布國國書

大清國
大皇帝問大布國大皇帝好。茲接貴國大臣李福斯遞到來書。欣
悉德意志共願復立一統之國。因同心公請受德意志國
大皇帝尊稱。披閱之餘。實深慶賀。既荷

上天保佑。使德意志各國之君。及相助之邦。均有信服倚賴之心。朕深喜來此機會。將深望德意志大皇帝富貴安康。及大布國後嗣之君。亦永保尊位。昌明隆盛之意。特行表出。以期與大布國大皇帝。睦誼日敦。共享昇平之福。是所深幸者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上年九月二十五日。接到布國使臣李福斯代遞義國使臣費三多照會一件。據稱本國特派為入華全權便宜行事大臣。應徑赴京都。不意日本國現有緊要公務。須先赴該國。暫且未能抵京。茲將所奉國書。鈔錄義文漢文呈上等因。臣等以該使臣既然暫赴日本。所

有該國國書。自應俟該使臣來京時。再由臣等具奏辦理。
茲於本年二月十七日。據該使臣函稱。自本國公回上海。
擬稍留數日。即起程前來京師。接辦本國事件等因。旋於
本月初三日。該使臣來臣衙門謁見。臣等照章答拜。惟查
前出使大臣志剛。孫家穀。赴義國時。該國曾送其嵌石卓
面各一具。現在該國使臣來京。臣衙門亦備紅綢器皿等
物數種。送給該使臣照收。以示彼此贈答之意。
御批。知道了。

義國國書

大義國大君主致書

大清國

大皇帝。朕心深存友睦。常懷欽佩之忱。誠欲表顯暢晰。且思吾兩

國幸結和好。正望日漸年深。永敦不絕。是以特簡欽差大

臣功勳佩帶頭等寶星世襲子爵賈。前往

貴國。在

大皇帝駕前。為欽差入華全權。便宜行事大臣。該大臣資格睿知

昭著。向來疊遣他國。曾見辦事勤慎賢能。此次出差。諒亦

不遺餘力。自冀仰邀

大皇帝並理國大臣心欣意洽。用特致書

大皇帝鑒閱。俟該大臣到日。請接之以禮。凡有呈達之詞。望

大皇帝俯賜憑信。況且該大臣將朕欽佩和睦之忱。代為述明。兼

請

大皇帝暨各御親金安。更求推誠勿貳。實乃朕所厚望焉。

義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現奉本國特派任紮中華京都。代辦本

國事務。諒

貴國出使泰西

欽差大臣。已稟知貴親王矣。惟因

貴國養蠶一事。本國甚為鄭重欽慕。是以本大臣先至浙江

山東。查看養蠶一切情形。迨查看事畢。日本國現有緊要

公務。此去須二十餘日。實非有意遲延。諒蒙原宥。本大臣
暫且未能抵京。想本國大君主深為惦念
貴國
大皇帝。且以知
貴國所派出使
欽差大臣行抵本國。我大君主相待之禮。甚為優厚。一切情事。茲
本大臣將所奉國書。鈔錄義文漢文呈上貴親王查照。嗣
後所有本國與
貴國一切交涉公務。本大臣惟望貴親王權力幫同辦理妥
協。以期和好日漸敦厚也。為此照會貴親王查照。

給義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布國李大臣送來貴大臣照會。文稱現奉本國特派任紮中華京都。代辦本國事務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接閱照會。得悉貴大臣欲來中華任紮。深為欣慰。奉到鈔錄國書。當即照收。貴大臣與本衙門將來一切交涉事件。自必和衷商辦。友睦益敦。本王大臣亦均妥協相商。至貴大臣到京遲早。原不必拘。可悉聽尊便也。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於二月十六日。接據美國使臣鏤斐迪函稱。前奉國旨派往朝鮮。現擬數日內起程。二十二

日。復接該使臣照會。稱所有美國公署事務。俱交衛廉士暫時代理各等因。除由臣等給與照覆外。理合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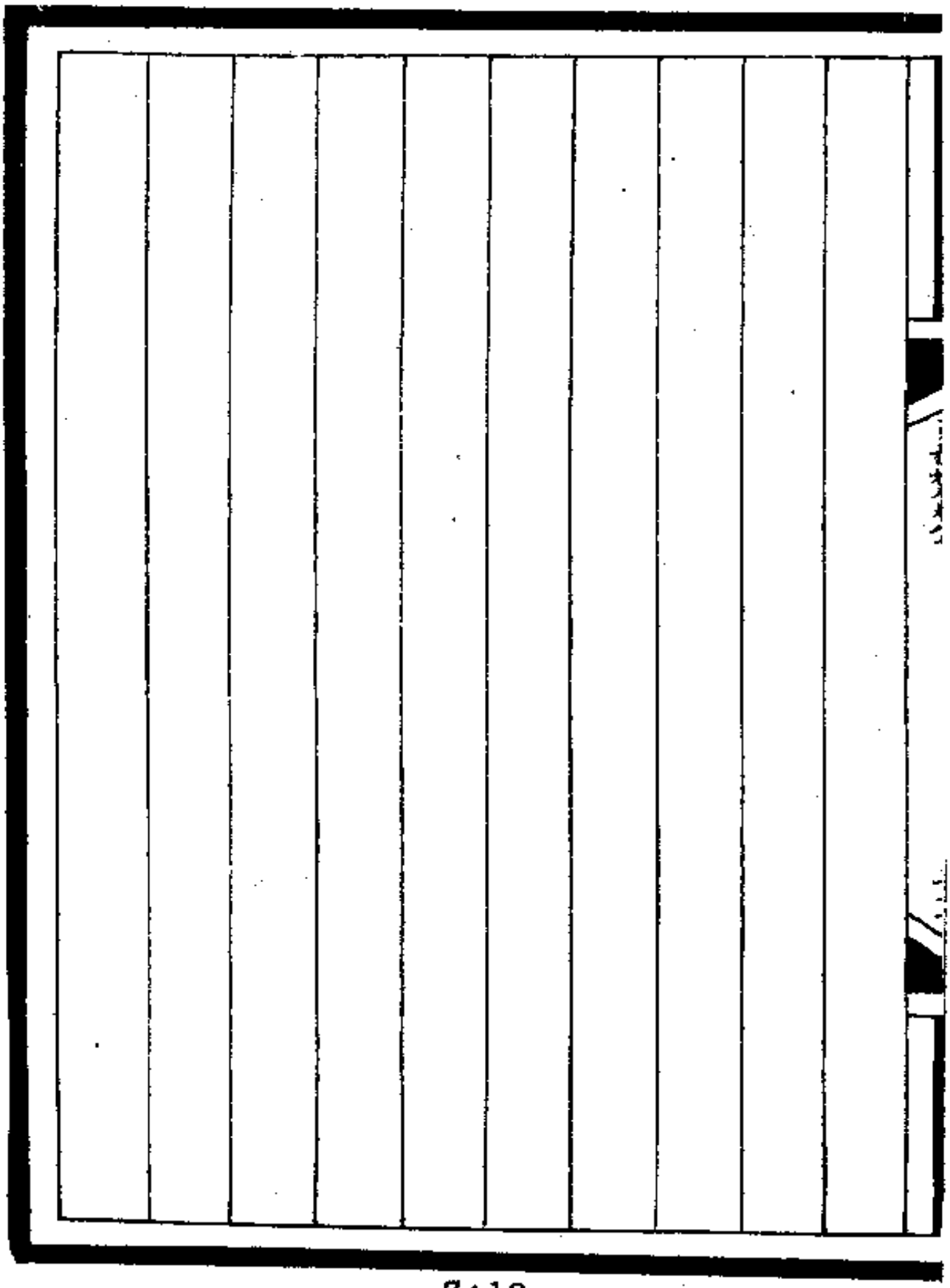
御批。知道了。

癸卯。江蘇巡撫張之萬奏。蘇省通商事宜。係由通商大臣辦理。惟查華洋雜處。案牘中民教交涉者。事所難免。必貴通經達權。持平酌辦。庶臻周妥而泯釁端。臣現已函飭各道府轉飭各州縣。一體加意請求。第臣於洋務。非所諳習。需一司道大員幫同經理。藉資臂助。查有署蘇藩司應寶時。才識練達。處事精詳。前任上海道時。歷辦華洋交涉事件。悉稱平允。其於洋人情形。更所稔習。臣擬將蘇省各屬。

如遇民教交涉之案。派令該署藩司總理其事。務俾處置得宜。民教共相安謐。

諭軍機大臣等。張之萬奏署藩司應寶時。稔習洋人情形。擬將蘇省各屬民教交涉之案。派令應寶時綜理其事等語。華洋交涉事件。關繫緊要。即著張之萬會商曾國藩督飭應寶時隨時妥籌辦理。以期中外相安。張之萬身任封圻。蘇省一切事宜。均屬責無旁貸。不得以洋務非所諳習為詞。置身事外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八十一之八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一

同治十年。辛未。四月。庚申。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王凱泰奏。竊照閩省船廠第五號輪船開工。擬名安瀾。船政提調夏獻綸。因廠中所存木料。不敷續造輪船應用。當飭先儘存料經制。一面派員。會同監督日意格前赴上海洋行採購。於正月底將各項木料購運到工。即據監督日意格。以現在第六號船身。配用八十四馬力輪機者。所有龍骨脊骨等料。均經鋸斫齊備。計船身十六丈六尺。寬二丈六尺有奇。可以剋期開工等情。稟由夏獻綸於同治十年二月初九日安上龍骨。查輪船之設。外洋所

長。全在礮位多而馬力大。故能於重洋巨浪之中。縱橫顛簸。履險如夷。制勝確有把握。今閩省不惜巨帑。創造輪船。自應設法講求得其奧妙。當商之日意格。以仿照外國兵船式樣製造。輪機馬力似宜增拓。日意格深以為然。因議定購二百五十匹馬力新樣輪機水缸一副。約以五箇月後到工。為第七號船配用。現在一面先繪船圖。三月間即先製造船身。以免閒曠。其船身長十九丈。寬三丈六尺有奇。以取艙面空闊。則可多安礮位。外國兵船。有配礮二十一尊者。有配礮十三尊者。總以礮大而能及遠者為佳。究應如何配設。已由夏獻綸各商統領輪船福建水師提督

臣李成謀。斟酌妥辦。計該船可容水手兵丁二百四十人。如果製造堅利。行駛迅速。以後並可按式仿造。惟據日意格稟稱。造一百五十匹馬力輪船。一年內可成三號。如改製二百五十匹馬力兵船。一年工程僅抵一半。統計一船自開工起。須閱十五箇月。方能造成。所用木料銅料鐵料及蓬索器具等件。均須加增一倍等語。現在第七號二百五十匹馬力。係購買輪機水缸。試行製造。將來如照此辦理。輪機水缸。由廠中自製。則所需經費尤繁。擬俟此號工竣勘驗。如均合法。再行奏請辦理。據夏獻綸稟請具奏。將日意格繪呈船廠各圖轉送前來。臣等覆查無異。謹將第

六號輪船擬名鎮海。至第四號伏波輪船。於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下水。本年二月十二日工竣。出洋駕駛。甚為靈捷。臣等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合詞恭摺具奏。

文煜又奏。總理船政前江西撫臣沈葆楨。因病劇未能赴工。顧懇

派員接辦。呈經臣等會同陝甘督臣左宗棠恭摺具奏。欽奉

諭旨。沈葆楨管理船政。已著有成效等因欽此。當即恭錄咨會欽遵。並疊經臣等親往傳

旨。促沈葆楨趕緊調理。俟病痊即出任事。沈葆楨謂渥蒙

厚遇。不敢再辭。惟仍據義引經。請俟釋服後再行赴工經理。臣等

以船政關繫較重。且各工正在喫緊之時。提調道員夏獻綸駐工督辦。雖一切事宜。悉心措置。均能井井有條。第職望未崇。中外員匠。終恐有呼應難靈之處。該前撫臣即或未釋服以前。不便奏事。遇有奏咨各件。由前撫臣主稿。臣等代為奏咨。亦可請

旨權宜辦理。再三諄勸。繼以函催。茲據沈葆楨覆緘。以葆楨待罪海壖。晨昏多缺。譽尤叢集。致罹鞠凶。雖一息之苟延。實百身之莫贖。前者兩次呈乞終制。未蒙

俞允。未敢再申前說。又不能强其心之所不安。五內如焚。進退狼狽。遂增咯血眩暈諸證。近奉

綸音。飭俟病痊迅速赴工。照常經理。

天恩高厚。雖捐糜頂踵豈足上酬。自聞傳

諭以來。益感益懼。非不乞靈於醫藥。無如心疾之難瘳。責效愈殷。

收功愈緩。舊疾未減。新恙旋生。跋疐之私。殊難為狀等因。

伏查沈葆楨憑陳患疾之狀。期遂終制之請。船工緊要。必

須有大員常川駐工督率經理。方免貽誤。沈葆楨既因病

未能赴工。應如何辦理之處。恭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等奏第六號輪船開工。第七號改造兵船情

形一摺。另片奏船政大臣因病不能赴工。請旨遴行等語。閩省

第六號輪船。現已購齊木料。剋日開工。即著照文煜等所擬命名鎮海。至輪船之設。須礮位多而馬力大。方能利涉波濤。制勝較有把握。文煜等擬將第七號改造兵船。不為無見。著即督飭在事人員。與日意格悉心講求功歸實際。不得曠日持久。虛糜帑金。沈葆楨辦理船政。成效彰彰。現雖病未就痊。仍未可置身事外。著文煜等督飭夏獻綸等認真妥辦。並令該道等隨時稟商沈葆楨。以昭慎重。沈葆楨著俟服闋後再行赴工。督率經理。此係朝廷曲體孝思。俯允所請。該前撫毋再因病固辭。以副委任。

癸亥。山西巡撫何璟奏。查同治九年正月十八日奉

上諭。撥償俄國牲畜銀兩等因欽此。當將同治九年應解銀三萬八千七百兩如數籌撥委解。奏明在案。茲十年應解銀兩現已屆期。道即在司庫同治十年應解京餉內籌動本年地丁銀四萬八千五百兩。委候補縣丞沈世功管解。於三月十六日起程。前赴歸綏道衙門交納。聽候綏遠城將軍派員轉解烏里雅蘇台將軍福濟查收。移交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收納。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乙丑。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照同治八年。委員在俄國斜米與俄官議定補償俄款。共俄鈔

二十四萬張。分作三年。由恰克圖兌交。同治九年償俄鈔十萬張。十年償俄鈔十萬張。十一年償俄鈔四萬張。每年以六月初一日為期。立有條約。由奴才作合銀數。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奉

諭旨。由山西省每年於四月內按照銀數運解到烏里雅蘇台。轉由奴才派員赴恰克圖償還。上年六月由山西省運到銀三萬八千七百兩。趕派原辦委員員外郎銜薩碧屯等。由烏起程。並派員押運分起前去。茲薩碧屯等旋烏。據稱餉銀於上年八月陸續到恰克圖。當同俄官廓米薩勒瑪依勒稱兌銀三萬八千六百九十一兩二錢八分。合俄鈔七萬

九千七百五十九張零五十二文。連前年在斜米還過俄鈔二萬二百四十張零四十八文。二共合俄鈔十萬張。同治九年應償俄款全數清楚。該俄給有來文為據。除還俄款外。下餘銀八兩七錢二分。連收到俄文一併呈繳等情。奏將所餘銀兩暫存。歸於本年償還俄款內備用。同治十年應還俄鈔餉項。仰懇

天恩飭下山西巡撫迅即催運來烏。以備照約清款。

御批。已據何璟奏到。此項撥償俄國銀四萬八千五百兩。於本年三月十六日委員解交歸綏。由該將軍派員轉解烏里雅蘇台矣。

榮全又奏。再上年夏秋索倫營總管佐領等呈稱。葦塘子索倫等眾。賒欠俄商科孜呢色傅糧石。除歸款外。尚欠俄鈔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張。過期不償。仍須出息。圖爾根索倫等眾。向俄官處借過俄鈔一千張。無項歸償等情。奴才伏思與俄國交涉。極須清款以免轇轕。當與奴才福濟同商。烏庫安插索倫等眾項下。先後共提銀一萬九千五百兩。運交委員薩碧屯。由恰克圖設法兌還。如有盈餘。酌買口糧。接濟烏城防勦官兵。茲據該委員等稟稱。上年八月將銀兩收齊。詢問恰克圖地方。向商人移換俄鈔。可有盈餘。且葦塘子係欠俄商之款。圖爾根係借過俄鈔。均以俄鈔歸

價。自無異議。適新麪初出價廉。當提銀二千七百八十兩。採買白麪十萬斤。下餘銀兩。按市價每百兩換俄鈔二百四十張六十文。共換俄鈔四萬二百二十八張三十二文。內還葦塘子索倫欠俄商科孜呢色傅糧價俄鈔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張。還圖爾根索倫借過俄官俄鈔一千張。給雇覓俄國通事一名俄鈔一十八張三十二文。給俄國臺費俄鈔一百六十張。將俄鈔公文包固妥協。面交俄官。令由俄臺分遞。下餘俄鈔八百張呈繳等情。本年正月。由庫倫俄官遞到俄商科孜呢色傅收到俄鈔來字一紙。此項麪斤接濟兵食。將來照數扣收銀兩。葦塘子辦理索倫總

管事務德勤。來烏探信。即將俄鈔八百張交該總管領去。

作為葦塘子索倫等緩急出差之費。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未。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上年天津民教滋事案內。英法兩國傷斃教民。拆毀教堂。搶失物件。應議賠卹款項。經臣於上年閏十月內附陳在案。茲查美國議賠銀四千四百九十九兩六錢九分。及修理講書堂銀二百八十五兩五錢。已由前署通商大臣成林在洋稅項下動撥。飭發天津府轉交該國領事密妥士具領。分別散給歸整。至法國教民。續據查明被傷五人。殺斃十六人。失去物

件者五十餘人。去冬該國公使羅淑亞在津向臣索賠。臣以此次教堂業經籌給卹銀二十五萬兩。自係連被害教民一併在內。不應再索賠卹。嗣准總理衙門疊據該使照會。與臣往返函商。以前項係優卹洋人。其教民無辜被殺。亦當略為拊循。旋由該使派繙譯官林椿來津。據呈單開失物銀六千餘兩。並聲稱被殺教民每名應加銀千兩等語。臣即劄飭署天津府馬繩武向該繙譯及教長蘇益之等再四開導。議定遺失物及傷亡人數在內。統給銀五千兩。交該教長均勻散放。已無異議。英國教堂被毀。前撥索賠銀七千餘兩。因其被害情形尚不甚重。飭令署天津府

馬繩武。與該國領事李蔚海反覆辨論。許給銀一千兩上下。該領事復呈由住京公使威妥瑪批減為三千五百餘兩。令副使柏卓安赴總理衙門呈遞節略。轉寄到臣。復經檄飭署津海關道陳欽等。與該領事妥速商辦。尚未定議。該使疊向總理衙門催促。本年三月間。威妥瑪帶同柏卓安到津。經臣督同關道。面與酌定。統給賠卹銀二千五百兩。均各完案。先後行飭津海關道。在庫儲稅項內如數籌給。並取具各該領事繳譯收單照覆。分咨總理衙門備查。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子。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公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因接
到臣部轉寄美國封函一件。該國王縷述實情。懇請轉達
天陛。特降
明旨。開諭美國使臣各安無事等情。咨覆前來。謹鈔錄原文。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奉
旨。知道了。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承准禮部
咨主客司案呈。同治十年二月初二日。本部具奏轉遞朝
鮮書函一摺。本日軍機處片交。奉

旨。知道了。欽此。欽遵到部。相應鈔錄原奏。恭錄

諭旨。並鈔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奏。暨美國封函一件。一併咨

行朝鮮國王查照可也等因。暨總理衙門奏本。本部原奏。

並為鈔錄。仍與美國使臣封函前來。除將禮部咨及鈔錄

一一承領外。竊念書函轉遞。實出格外。特以事涉機關。慮

或失誤。仰體

字小之

恩。有此權宜之舉。曲費周至。不勝感頌。查照美國使臣所投封函。

專為丙寅年間該國商船二隻。來到敝邦境內。一則遭風

被救。一則人殁貨無。一救一害之如此相懸。莫曉其故。欲

得根由。仍願他日該國商船如或在境遭難。設法相救。和
睦相待等語也。敝邦三面濱海。凡遇遭難來泊之別邦他
國客船。或助糧給需。候風歸去。或船破不完。旱路護送以
達
皇京。轉歸本國。各隨其願。並無阻礙。莫非仰體我
聖朝
天地覆載。無物不遂之
至仁聖德。而其為藩邦之定規成憲。由來久矣。且舉美國難民之
拯救護送者。曾有咸豐五年同治四年同治五年先後三
次護送移咨。俱在禮部。而事非久遠。則該國之人。亦應見

聞攸及者也。遠人之經涉風濤。出沒艱險。在所矜恤。安有
殘害之理哉。至若彼所云在境被害。人殁貨無者。必指丙
寅秋閒平壤河事也。伊時情形。纖悉具陳於同治五年八
月二十二日移咨。今無庸更述。又於同治七年三月二十
五日咨覆內更為詳陳。而並附呈黃海道觀察使朴永輝
曾所修置之答美國總兵文字。仍乞開諭美國使臣。俾釋
疑解惑。勿復紛紜。又於同治七年三月。有美國水師副將
官費米日。謂探此事。來投照會文字於平安黃海各地方
官處。該地方官等將丙寅秋閒異船突入。傷害人民。拘辱
官弁。激怒軍民。自取禍敗等事狀。明白回覆開釋無餘。費

米日既得回覆。便即歸去。竊謂從茲以往。該國之人。洞悉本事。明辨曲直。更無疑怪來探之端矣。今此美使封函又稱一救一害。莫曉其故者何也。其稱體恤商民水手。甚不欲別國任意欺侮陵虐云者。此實四海萬國之所同然也。該國之不欲受人陵虐。本國之不欲受人陵虐。易地而思。實無異同。則於是乎平壤河船之自取滅沒。不待辨說而其故可曉矣。天下之人。自有公論。上帝鬼神。可畏監臨。美國商船。如不陵虐我人。朝鮮官民。豈欲先加於人哉。今來信函。既望和睦相待矣。絕海殊域。如欲好意相關。則仰體大朝柔遠之

德意。接應以送。非無其道。而其云商辦交涉。未知所欲商辦者何事。所欲交涉者何件乎。凡在人臣。義無外交。其有遭難客船慰恤護送。不但國有恆規。亦體

聖朝深仁。則不待商辦而保無疑慮。其或不懷好意。來肆陵虐。則捍禦勦除。亦藩屏

天朝之職分事爾。美國官弁。只可檢制其民。勿令非理相干而已。交涉與否。更何足論乎。從前別國不知朝鮮之風土物產。每以通商之說來纏屢矣。而本國之決不可行。客商之亦無所利。曾有同治五年咨陳者。敝邦之海隅偏小。天下之共知也。民貧貨儉。金銀珠玉。原非土產。米粟布帛。未見

其裕。一國之產不足以支一國之用。若復流通海外。耗竭域內。則蕞爾疆土。必將岌岌而難保矣。況國俗儉陋。工手麤劣。未有一件貨物。堪與別國交易。本國之決不可行如此。客商之亦無所利如彼。而每有通商之意。蓋由別國遠人之未諳未詳而然爾。今此美使封函雖未嘗發端。而既要商辦交涉。則無或為此等事歟。遭難客船之照例救護。毋待更煩講確。餘外事件之別無商辦。不須徒費來往。伏望禮部將此諸般情實。轉達

天陛。特降

明旨。開諭該國使臣。以為破惑釋慮。各安無事。不勝幸甚。猥特

寵眷。瀝陳衷曲。彌增兢惶萬萬。所有美使封函。原無要見回答等語。而藩邦侯度。不敢以轉遞咨函煩瀆部堂。並乞鑒諒。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壬午。江蘇巡撫張之萬奏。臣於鎮江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豫籌日本通商事宜。請調熟悉洋務大員。來津商辦一摺等因。欽此。現在新任藩司恩錫抵蘇。業已飭知赴任。應實時交卸藩篆。一俟日本使臣有過滬確信。即令乘坐輪船。由海道兼程赴津。隨同李鴻章妥籌辦理。惟查應實時久在江蘇。於地方一切事宜。均極諳練。臣前以蘇省水利。

令該臬司會同藩司息錫。並總辦牙釐局內閣中書何慎
修次第興辦。正資得力。將來日本議約事竣。擬懇
天恩。飭令該臬司迅速回蘇。俾可相助為理。
御批。知道了。
丁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六年
十一月奏請
派員出使各國一摺。當蒙
欽派出使各國大臣志剛孫家穀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並由臣等
奏明
頒給國書。交志剛等於行抵各國時。酌量情形。敬謹頒給。嗣後歷

據志剛等呈報所到各國情形。並瑞和丹三國君主呈遞
國書等因。旋於使竣回京後。據稱此項各國回書。均用該
國洋文。加用蠟印。稱係本國君主印信。並各另繕回書底
稿附送前來。據隨同前往之協理學生等譯出漢文。大指
皆祝頌
大皇帝國運常隆等詞。尚為恭順。因各原件向交左協理柏卓安
收存。今據呈送到臣衙門。除將各國回書原件封送軍機
處外。謹將譯出國書三件。繕錄清單。進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瑞國回書

國君問中國

皇帝好。至高有權之主。今我國歡喜。由所派之大臣。交到

國書。嘉賞美意同然有福。使彼此國家及人民往來聯屬相好。因

致意於

皇帝。我國最喜常能日加親近。同然歡稱

皇帝所派重任大臣滿安臣。志剛。孫家穀之智能。惟望

皇帝國運常隆。求天主保護焉。

和國回書

和國國君睦然。問中國至高有權之

皇帝好。欣由所派使臣接得
國書。足見
皇帝願與和國愈篤友誼。和國盼望
皇帝相信。願竭力行至友誼愈篤地步。願陳歡暢之情。至
皇帝之使臣蒲安臣志剛孫家穀等。係出色勝任。盼望與和國往
來友誼。時常進益。和國必然堅固此誼。惟有兩國彼此接
最優之國優待人民。即為兩國之大光榮。願
貴皇帝榮耀無疆。並祈
天降福於
皇帝與眾民。

丹國回書

國君與至高至善至權至大之

大清國

大皇帝問好。甚為歡悅。並謝所派使臣面遞極有友誼之

國書。亦望

貴皇帝諒丹國國君甚同此意。所極願者。兩國共享昇平之福。往

來友誼日加。國君甚為喜悅。欲陳於

皇帝者。乃所派重任

欽差大臣蒲安臣志剛孫家穀。伊等足勝代達衷曲之任。得蒙

皇帝恩寵。甚願

帝祚長延。國家興隆。求天主保護焉。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於本年四月初一日。接據日國使臣倭澤照會。稱本國公會。議請義大利國二儲君為本國君主。於上年十一月十二日踐位。願與中國敦篤友誼。並願

貴國

大皇帝受天之祐。於萬斯年。飭即照請轉奏。合先配送洋文照會等因前來。除由臣等給與照覆外。謹照錄照會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日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國公會。於上年華之十月二十四日。議請義大利國二儲君為本國大君主。即於十一月十二日到國踐位。願與

貴國敦篤友誼。永相和好。並願

貴國

大皇帝受天之祐。於萬斯年等論。飭即照請轉奏到本大臣欽此。合行配送洋文照會。為此照會貴王大臣。請煩查照轉奏施行。

給日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開本國公會。於上年華之十月二十四日。議請義大利國二儲君為本國大君主等因前來。查中國與貴國自換約以來。共敦和好。今當貴國大君主踐位伊始。新猷聿著。此後中外推誠相與。友誼自必愈形敦厚也。除由本王大臣據情恭摺具奏外。為此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五月。辛亥。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豫籌日本通商事宜。請調熟悉洋務大員來津商辦一摺等因。欽此。查應賓時於五月十四日業經抵津。據稱在

上海探悉該國使臣於五月中旬起程由滬北上是以先期來津聽候隨同商辦等語臣一面督同該臬司及署海關道陳欽再將所擬約稿悉心斟酌以備臨事辦論正在覈辦間適接該國使員柳原前光照會前來內欽所派全權大臣暨輔翼參事隨員等銜名並該國主寄呈玉璽書禮物及使臣起程日期各等因似該使到津日期計已不遠議約事宜辦理在即合無仰懇

天恩俯賜簡派全權大臣及幫辦大員以專責成而資贊畫至該使照會內所稱派出之大藏卿伊達係屬從二位之職與

臣前陳來使不過正從三四位之處稍有未符合併聲明

諭內閣。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著作為全權大臣。辦理日本國通商條約事務。江蘇按察使應寶時署直隸津海道陳欽。均著隨同幫辦。欽此。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日本使臣將抵天津。請派大臣在津會議立約一摺。已另有諭旨。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並派應寶時陳欽隨同幫辦矣。該大臣俟日本使臣到津後。務當督飭應寶時陳欽悉心籌畫。杜漸防微。總期周密妥善。免致將來窒礙。是為至要。本日簡派全權大臣諭旨一道。一併發往。如該使索看憑據。即著李鴻章另行恭錄。給與閱看。俟議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

日本使臣照會

為照會事。去秋明治三年九月。本大丞齎書到津。豫議通商事宜。蒙貴中堂暨大理寺卿三口通商大臣成林款接優待。成就遠使來意。俾得再奉總理王大臣准以換約信函回國。乃於客冬閏十月二十五日到京繳差。外務卿及大輔接准該函回文。甚為欣悅。當經奏呈睿覽。即召本大丞等溯賜獎賞矣。回維所以然者。皆由鼎力裁成。銜感憲德。實無涯涘。茲我朝廷以

貴國總理衙門函文為憑。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特簡從二位大藏卿伊達為欽差全權大臣。帶從另單官員。遣於

貴國。委令結好定約。又援國廷接遣各國公使成案。我天皇
特具璽書禮物。寄奉
貴國
皇帝駕前。永以為好。所有使員。於本月中旬由橫濱來夷啟行。理
合亟由全權大臣照會貴中堂。豫請照料一切事宜。惟以
素未拜韓。姑令本大丞即就郵便馳報。外務卿及大輔所
有謝覆總理王大臣之公函。應附由全權大臣齎呈外。本
大丞趕緊先報貴中堂祈即查照。豫為咨部。從優施行。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十年
五月二十四日。據英國使臣威妥瑪遞到照會。內稱據煙

臺署領事官詳報。英民在朝鮮地方被拏扣留。因四月十八日布國商船名舟山。駛至白嶺島海面闊淺後。有外國人三名。內英人二名。雇用華船。前赴該處救援。甫至該處。即被拘留。此次英民前赴該處。人數甚少。察其形勢。毫無敵心。亦無私意。儻加傷害。關繫非淺等語。並黏開詢問煙臺鋪戶被留情形前來。臣等查同治五年。據英使阿禮國照會。稱擬派輪船一隻至朝鮮沿海一帶。請協力設法使該輪船行抵該國。臣等當以輪船行駛洋面。列在條約。至駛往朝鮮一節。為條約所無。礙難行文。當經酌擬照會。覆知阿禮國。阻其毋庸前往。並詳細奏

聞在案。又是年准

盛京將軍文稱前赴奉省遊歷之美人阿蘭道順等。折回營口。隨來洋人三名。詢係丹國人。因乘船駛至朝鮮洋面遭風。船隻漂沒。伊等被救。後經朝鮮送至省城等因亦在案。至本年四月。朝鮮咨請禮部轉奏原文。內稱敝邦三面濱海。氣過遭風來泊之別國客船。或助糧給需。或旱路護送。各隨其願。且舉美國難民之拯救保護。曾有咸豐五年同治四年五年先後三次俱移咨禮部等語。是各國往來商船。實係遭風闊淺。應即設法救護。朝鮮原有辦過成案。今布國商船在白嶺島洋面闊淺。美人雇用華船一隻前往

救援。既無別項情節。自應照向章辦理。未便因與別國交兵。疑及英人。遽為拘拏。致生嫌隙。多為樹敵。惟照會內所稱各情。係詢據煙臺鋪戶之詞。朝鮮先竟拘留英民與否。礙難懸揣。相應請

旨飭下禮部轉行朝鮮國王查照咨覆。以資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本年春間美國使臣鏤斐迎前往朝鮮。臣衙門現據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咨報。朝鮮與美國兵船已接仗二次。並未聞有英國幫助美國之事。溯查從前朝鮮羈留洋人。法英美各國屢欲興兵。並求轉為行文。

臣衙門無不設法阻止。暗中排解。總未輕許代為轉行。今朝鮮既被美國之兵。果如英國照會所稱。又復扣留英人。設或朝鮮不知為英人。係屬誤行扣留。英國既經告知中國。中國若不轉達。朝鮮或有陵虐傷斃情事。將英國與朝鮮從此生釁。在朝鮮既不免多樹一敵。在中國亦非體恤外藩之道。臣等再四籌商。勢不得不代為轉致。謹附片密陳。並咨禮部查照存案。毋庸轉行朝鮮。以昭慎密。

御批。知道了。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據煙臺署領事官梅詳報。英民在朝鮮地方被

拏扣留。原因四月十八日布國商船名舟山。駛至白嶺灣海面閣淺。後於煙臺地方有外國人三名。內英人二名。雇用華船一隻。前赴該處救援。甫至該處。即被拘拏。今將向煙臺鋪戶詢問被留情形大略一紙。附送前來。查梅領事一面詳報本大臣。一面詳請本國頭號師船。同往白嶺島查看。想經動身。茲本大臣備文之故。實願

貴國從中婉告朝鮮。期保英民。在彼免致受害。若謂朝鮮自主。

貴國向不攬干涉之權。此本大臣所夙知。惟朝鮮王爵。均係

貴國

大皇帝所封。所有朝鮮公文。論及中華。俱以

貴國

大皇帝為上。設以此次英民前至該處。人數甚少。察其形勢。毫無

敵心。亦無私意。俱可顯見。儻加傷害。關繫殊非淺鮮。

貴國果能如此告知。而朝鮮國置若罔聞。本大臣想斷無是

理。切請貴親王不以此為不入耳之言。本大臣所深望也。

惟要在迅速。

貴國有咨行朝鮮文件。可擲交本大臣。即送煙臺水師大員。

轉投朝鮮。以免延滯。為此照會。

英國照會內黏單

煙臺五月十九日。在英國領事官衙署。據樂芳亭供我係煙臺洪德店內夥計。有外國人思達利。在本鋪雇得趙福順沙船一隻。前往高麗國。該船於四月二十八日開行。船上有外國人三名。並華人七名。內有天津通事呂福一名。昨日有該船的舵工。不識姓名。被福山縣差役押回本鋪攜取盤費。據云該船於五月十三日駛至白嶺島一帶。尋找日前被淺之舟山洋船下落。尋找兩日。迄無蹤跡。始經英人千博勒與通事呂福暨該船管帳人。一同上岸。前往官汛。訪問洋船下落。當經本地官四員內。有官銜大者。並有護衛兵役一百餘人。相迎詢詰來意。該洋人等答以來

尋被淺洋船。及船中所載之人下落。該官員等告以該船係在岸埠之後。相離較遠。並有外國人七名。每日由官賜給三餐。妥為款待。又云不日即將外國人遣來。並盤詰沙船載有外國人若干等事。問知船中尚有洋人二名。欲令帶至岸上觀查。通事呂福面帶心懷恐害之情。即駕坐該處小艇。駛上沙船。比至船際。即知恩達利帶同水手二人。駕坐小划。順赴附近海邊尋覓被淺船隻着落。沙船即速開行追趕。中途遥見小划轉回。當遥見之後。未能趕到之先。小划被高麗小船數隻圍繞。將船隻及英民恩達利等二人。一併拏去。立有高麗船數隻。駛傍沙船。將船中所留

之洋人一名。並通事呂福。一同搶攜出船。舵工同水手意欲攔阻。經高麗人抽箭搭弦。嚴嚇躲避。以致未能阻攔。嗣見高麗小船。羣圍漸近。勢偪沙船。只得開行出洋。高麗小船。隨尾相追。至天明方止。越兩日回至山東裏島地方。地方官因船內有外國物件若干。疑係賊船。是以即被拏留。船與水手。均在裏島。留住舵工名老大。由陸路解送福山縣訊問。該舵工將英人恩達利之物。已帶至煙臺。今日仍押送福山而去。

六月。己巳。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張之萬奏。前據蘇松太道涂宗瀛稟據同知陳福勳呈送日本官鄭

永甯五月初二日自東京來函云。使員本擬四月內起行。因原派全權大臣外務卿澤宣嘉本係現任。未得接手之人。四月二十八日。改派大藏卿伊達。定於五月中旬。由橫濱乘輪赴滬北上等語。並鈔呈使臣外務大丞柳原致該道照會一件。使員名單一紙前來。茲又據該道來稟。日本使臣於五月二十六日到滬。搭坐四川輪船赴津。定於二十八日開行北上等情。臣等查應寶時已據報於十四日抵津。業經直隸督臣李鴻章飭將條約底稿悉心斟酌。東使指日到津。當可從容定議。

御批。知道了。

庚午。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臣欽奉五月二十

二日

上諭。派為全權大臣。辦理日本通商條約事務。並派應寶時陳欽

隨同幫辦。茲接據日本使臣伊達照會。六月初七日帶同

隨從人員行抵天津。約期拜謁。當即照覆。訂於初九日巳

刻在署候晤。正副使五人來見。甫經列坐。即起立先請

聖安。次相問候。禮貌詞氣。均屬恭謹。並面遞該國外務卿致總理

衙門照會一件。除轉寄總理衙門拆閱外。臣告以業經奏

奉

諭旨。派為全權大臣。一切皆應在津商辦。該使唯唯應諾。並問何

時互看憑據。當與訂期在公所地方。公同閱看。容俟議立
條約。恪遵
指示。督飭應寶時陳欽悉心籌辦。總期周密妥善。仍隨時相機辦
論。稍有端倪。再行專疏具陳。
御批。知道了。著即督飭應寶時陳欽悉心籌辦。務臻妥善。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六月初十
日。接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函稱。日本使臣於六月初七
日。帶同隨從人員行抵天津。初九日來署謁見。面遞該國
外務卿致臣衙門照會一件。因其封固。未便拆閱。寄臣衙
門。臣等公同閱看。詞句尚屬恭順。惟意在互換條約。亦莫

與西洋各國一律優待。查日本界在東洋。與中國通商。覬覦已久。上年該使初次到津。照會臣衙門。求請通商立約。臣等酌擬但許通商。不允立約。嗣以該使臣再三堅請。臣等與李鴻章往返籌商。實有礙難阻止之勢。業經奏奉

允准在案。臣等因思該國與中國最為鄰近。既允通商。一切章程。尤宜審慎。復函致李鴻章。並南洋大臣曾國藩。於該使未來之先。將一切應辦事宜。豫為籌畫周妥。嗣接據曾國藩李鴻章來函。均稱已經會商。先飭江蘇臬司應寶時津海關道陳欽。將章程條款會籌妥議。五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日本會議立約一摺等因。欽此。

聖訓周詳。無任欽佩。臣等謹遵
聖意。於本日函致李鴻章。屬其與應寶時等加意審慎。緣該國既
係中國最近之邦。在津相待。禮數自宜從優。惟章程條款。
必須逐句逐字。詳加覈奪。總期上無礙於
國體。下無礙於商民。不致行之久遠。稍啟弊端。是為至要。至
該國與臣衙門照會。目前尚宜緩覆。緣既係
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一切事宜。自應全歸該大臣督辦。臣等若
遽予照覆。恐將來有所求不遂之處。復來京向臣衙門嘵
瀆。轉多窒礙。
御批。依議。

日本國照會

為照會事。去秋明治三年七月。本外務省所派至

貴國通信之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等。嗣於閏十月

二十五日回京到省繳差。本大臣等接准貴總理王大臣

兩函回文。其初函內開同治九年九月十四日。由三口通

商大臣轉遞到貴國柳原前光等帶來信函。備陳商議通

商事宜。為他日定條約之地。查貴國既常來上海通商已

久。嗣後仍即照前辦理。彼此相信。不必更立條約。次函內

開前因貴國柳原等帶來信函。意欲與中國通商。本王大

臣以中國與貴國本係鄰邦。交好已久。可不必更立條約。

原以昭格外和好之意。嗣復據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
大理寺卿三口通商大臣成來函。均稱貴國來員柳原等
堅以立約為請。本王大臣復思兩國相交。固貴誠信之相
孚。今貴國來員。既堅持來意。自應如其所請。以通交好之
情。惟議立條約。事關重大。應特派使臣。與中國
欽派大臣。會同定議。貴國今欲與中國通商立約。應俟貴國特派
大臣到時。中國自當奏請
欽派大臣。會議章程。明定條約。以垂久遠而固邦交等因。本大臣
等准此。具徵
貴國有與我國深信親交。以敦鄰誼之意。甚為欣悅。當經奏

呈睿覽。即召柳原前光等渥賜獎賞。茲於明治四年四月
二十八日。依以貴總理王大臣回函為憑。特簡從二位大
藏卿伊達為欽差全權大臣。正四位外務大丞柳原從五
位外務權大丞津田暨正七位文書權正鄭均參使事。並
隨員等遣於
貴國。固結兩國之好。又援國廷接遣各國公使成案。我天皇
特具璽書禮物。寄上
貴國
皇帝駕前。永以為好。今於五月中旬啟行。除已由大丞柳原備文
馳報三口通商衙門。先懇轉達外本大臣等相應具函佈

請。為此照會貴王大臣。祈即查照。所有欽差全權大臣一
到。
貴國必得優禮款接。並奏請
貴國特派大臣。以便會議章程。明定條約。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前據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內
稱四月十八日。布國商船駛至白嶺島海面闖淺後。有外
國人三名。內英人二名。前赴救援。即被拘留等因。經臣等
奏由禮部轉行朝鮮國王查覆在案。嗣於六月初二日。復
接該使照會。英民二名。已由該島駕舟回來。朝鮮尚無勒
留之形。甚為欣慰等語。六月初八日。接據布國使臣安訥

克照會。以布國船前在朝鮮國閣淺。經英國人帶同布人及中國人乘船前往閣淺之處。被朝鮮將四人扣留。今英國二人回來。布人與中國人均無消息。懇請轉行朝鮮。索此二人回。深為感激等語。查英國民人既未被朝鮮扣留。是朝鮮之於外國人自能分別辦理。今布國民人似亦不至終於扣留。然現在英人已回。而布人未回。英布事同一律。若不代為轉查。恐將來誤扣布人。致啟搆釁之端。仍不足以昭體恤外藩之意。應請

旨飭下禮部仍轉行朝鮮國王。除英國民人已回無庸查覈外。是否有拘留布人情形。即行咨覆。以憑覈辦。至中國人一名。

私赴朝鮮。向有例禁。應由禮部行文該國。查照向例辦理。

御批。依議。

英國照會

為續行照會事。五月二十四日。本大臣照會內。以朝鮮白

嶺島地方。有英人二名。在彼被拏扣留等情。實願

貴國從中婉告在案。昨據煙臺署領事官梅祥報。敝領事已

由該島帶同被留英民二名駕舟回任等語。本大臣查先

前所報被拏扣留之處。並無不實。但向朝鮮索回。該國尚

無勒留之形。甚為欣慰。理合據情照會。貴親王查照為慰

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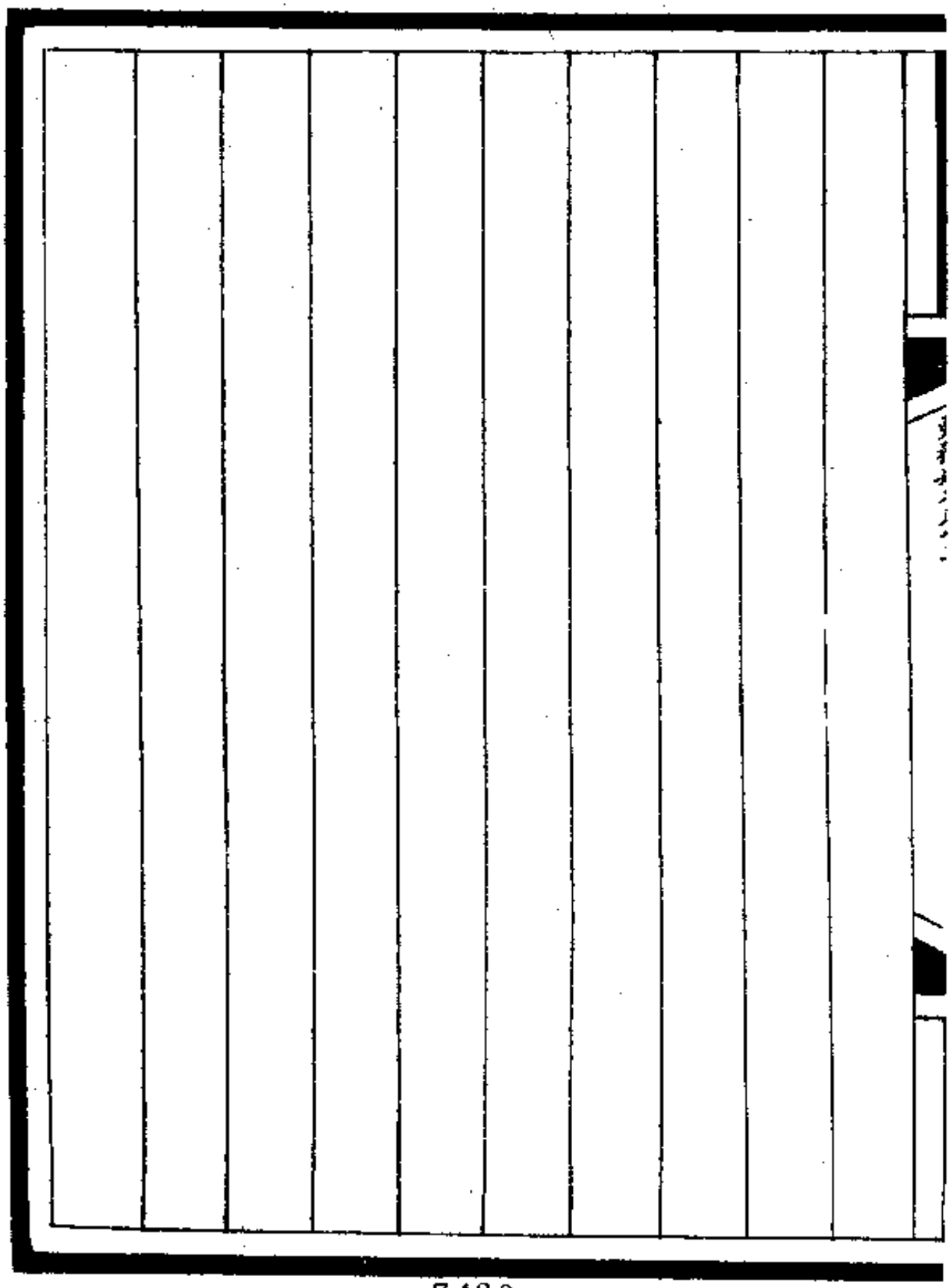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有北德意志船名初山。於本年本國五月初間在朝鮮國海面閣淺。該船主因船貨不能救回中國。遂自回煙臺。請北德意志領事官代為轉賣。當經英國人買去。帶同一英人。一德意志人。一中國人。為通使者。共乘中國船隻前往朝鮮該船之處。不意被朝鮮國將其四人扣留。所乘之中國船隻。即逃回山東。其後英國以兵船一隻。前往朝鮮討取英人。朝鮮國遂將英國二人交附帶回。至於德意志人。與中國人。均無消息。大約被朝鮮人送往其內地也。本大臣念本國與朝鮮素無往來。實係無法相救。

惟有懇請貴王大臣轉為行文。向朝鮮索此二人。本大臣
應先為致謝。如查明此二人在朝鮮何口。望祈來文示知。
本大臣即派兵船向該口迎接此二人同回。如承貴王大
臣分心辦理。本大臣深為感激。儻以後
貴國有何事商辦。本大臣斷無不盡心盡力也。為此照會貴
王大臣查照。
恭親王等又奏。布國使臣李福斯現在請假回國。所有住
京公使事務。該國派上海布國總領事安訥克來京接署。
旋准該署使臣抵京接任。照會前來。除由臣等給與照覆
外。謹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一



748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二

同治十年。辛未。七月。丁酉。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

奏。臣查各國在津議約。歷屆辦理。雖有成案。而日本與中

土最為鄰近。又自託於同文之國。自宜更加詳慎。當即督

飭應寶時陳銘細查日本與泰西各國所換條約。及中國

與泰西各國交涉。年來已形之弊。另立兩國修好條規。通

商章程。將和約字樣。暨顯有窒礙之處。併行改去。逐句逐

字。謄寫斟酌。釐為兩冊。由臣詳加覆覈。於十六日發交該

使臣閱看。先於十四日。據該使將彼國現擬約稿呈送前

來。臚列各款。其條約則鈔襲布國。稅則章程則鈔襲美國。

又將去秋柳原前光等在津所呈議約底稿作為廢約惟事事援照泰西未免諸多流弊臣正在逐條籌駁間十八日據該副使柳原前光等送給應實時陳欽公函必欲准照西約成例隱有挾制之意經臣密屬應實時陳欽公具覆函詞意略加峻厲使知我有定見不為浮議所搖該使等接信後排佪旬日乃將臣所酌擬條規章程籌商數處約同應實時等先行面議七月初四日應實時陳欽會同該使伊達宗城等逐款推詳大致均已允服遵照惟彼於章程內請添凡兩國准予別國優恩及有裁革事件無不酌照施准一條雖與本年曾國藩摺內所指不可載明一

體均需等語。措詞稍變。而命意仍同。終屬含混。因與之再三辯論。據稱各國均有此條。堅求一視同仁。以全體面。若將此條刪去。須從緩緩議商等語。揣其詞氣。似尚漸就範圍。儻固執如前。亦當相機竭力開導。妥與酌定。以示限制而免流弊。容俟公同定議畫押後。再行據實陳奏。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日本議約。漸有端倪。並將往返信函鈔錄呈覽一摺。日本與中土最近。又自託於同文之國。現在議立修好條規。通商章程。自不必沿襲泰西各國舊套。該督督飭應實時陳奏。與該使臣反覆辯論。大致均已允服遵照。惟章程內請添凡兩國准予別國優恩。及有裁革事件。無不酌照施准一

條。仍是一體均霑之意。亟宜相機開導。使之就我範圍。應實時
等。覆該使臣信函。頗足折服其心。即著李鴻章飭令應實時等
力持定見。悉心開導。總期妥為酌定。以示區別而杜弊端。並將
辦理情形隨時具奏。

日本副使柳原前光等來函

昨接尊柬約底。展閱再三。深悉臺意。專欲特異於西例。以
示兩國別開生面之義。實出
貴國優待鄰邦之隆情。既知所感激。又不能無所周處。故敢
布腹心。夫修好通商之款。雖由兩國主權訂立。其休戚必
與別國相關。此敝邦之所以留心注意於此行者也。日前

伊欽差發東都時。各國公使有來送行者。詰以此行將與清國結盟連橫等說。伊欽差應之曰。但看他日約成。使知其實。一笑而別。是以擬議須照貴國准予西人成例。一體定約。庶不致生嫌疑。去年柳原等來津。欲奉本國信函面遞。總理王大臣則云不可遽令來京。致與泰西各國。歷屆成案不符。是知鄰好之不足以破西人格也。今覩來稟。將其條款錯綜套脫。令人大費解說。方知事例大約與西人同。而其不同者亦復不少。與伊欽差擬議。所望大相徑庭矣。又其每款所有兩國應如何行云云。及海關稅則。有不可彼此一體照行者。何則。西國各

有安置遠人得宜成案。專令來者遵行。以昭畫一。故除其中兩國同例可遵外。不可求諸

貴國。亦不可加諸己國。以豪常例耳。天下之人。聚此一國。必明條約。以敦交際。則此條規。即天下人之大道。一人得而行者。千萬人亦得而行。凡西人之所望於我。我之所拒於彼。必援別國條例為辭。故交際之道。祇可畫一。不可特異開例。自破條規。以招彼之覬覦也。今兩國欲於天下人中。特立好看字面之約。何益於事。且其條規章程。斷斷不可輕重之於西例。欲重之也。西人妒而分之。欲輕之也。西人侮而詆之。況今兩國均有西客旁觀。出入頗生枝節。兩國

所議之約。或有參差。非謂不能通行。且謂使者不力。亦何
面目歸國反命乎。如我兩國真誠至好。不重在條規而重
在交際。今
貴國將條約必欲立異。僅改字面。徒使西人懷疑含妒。恐非
兩國之福。
貴國於西人事。以不治而治。閱歷已久。自有老謀深識。明燭
其故。何待他人喋喋而論。當今之計。惟有互相切磋琢磨。
內求強富。外禦其侮而已。誠能心照意援。如其條規章程。
不若姑從西人痕跡。無事更張。不露聲色。以穩其心之為
愈也。惟冀諒察。仍依原呈約稿改刪一二字面。或有應加

數款。即可添入其中。以便早日酌議定妥是望。

應寶時陳欽覆日本副使函

昨接來函。以條規須照西約。不欲別開生面。恐啟西國猜疑。似於送去條規。尚未逐細體會。試為執事略言之。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為通兩國之好。若以跡類連橫。慮招西人之忌。則伊大臣不來中國。痕跡全無。更可周旋西人。豈非上策。何計不出此。乃於到津後始總總過慮耶。日前送去條規。以貴國素曉漢文。非泰西各國可比。故議論悉求允當。詞意必極周詳。然亦並無奧義深文。何至遠費解說。真耶偽耶。殆託詞耳。又條規兩國並說。不與西約一律。良

以貴國與中國相去較近。非但貴國市舶絡繹前來。即中國貴帆。亦聯翩東渡。迥異泰西遼遠。有來無往。故措詞均用綜括。以昭平允。其海關稅則。彼此有互異者。固已載入章程。未嘗強不同者使之同也。去歲執事來津。曾言貴國遣使之意。不重在通商。故條規即以修好為名。以期不拂貴國雅意。中國原無成見。不過因人以誠來。我即以誠應耳。來函乃謂特立好看字面。並云斷斷不可輕重於西例。果爾則是同文之國。亦須鈔襲俚俗字面。乃為有益耶。且不知送去條規。較西約何者重。何者輕。希即一一指明。用開茅塞。來函摘去歲總署覆書。於泰西各國歷屆成案不

符一語。為不能破西人成格之據。不知此語。係指未經立約之國。不准赴京而言。非謂條規即可照鈔也。若欲照鈔。則條規但載兩國通商事務。各照西約辦理。一言可蔽。何必多費筆舌乎。總之中國與貴國。不能有來無往。則西約斷不能盡同。今來函因字面少異西約。即深惴惴。不知條規中並無可令西人生疑之處。即第二條大意。亦係美約所載。非創見也。貴國既有戒心。自可無庸相強。夫中國非有所希冀。欲與貴國立約也。特因去歲情詞懇切。並送來十六條。均以兩國立論。其中雖有數條未能妥洽。餘尚可採。是以我中堂奏准派使前來會議。此次尊處送到章程。

全改作一面之詞。蒼萃西約取益各款而擇其尤。竟與去歲擬稾自相矛盾。翻欲將前稾作為廢紙。則是未訂交先失信。將何以善其後乎。我中堂又將何以覆命乎。茲本幫辦等會商。擬將前送條規章程。彼此再行酌商刪修。以便早日定議。如尊意必不謂然。祇好轉請中堂將貴國遽改前議。不欲守信之處。據情具奏。或仍照總理衙門去歲初議。照舊通商和好。毋庸立約。更可不露聲色也。前此晤談。未經道破者。以執事皆通才卓識。一見條規。自必豁然。無事覼縷也。今來函如此云云。實非初念所及。敢以直告。即惟照詧不宣。

乙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於本月十三日據俄國繙譯官李祺來臣衙門。面遞俄國西悉畢爾地方官由銅綫致該國住京使臣倭良嘎哩洋文信函。譯出清單一件。內稱七河省巡撫廓。現在派兵前赴伊犂。已於五月十七日克復伊犂城池。請定如何辦法等語。臣等查伊犂城池久為賊踞。俄國使臣因該城距俄國邊境不遠。伊犂未復。該國邊防終不能撤。屢請派兵往勦。並願相助為理。臣等當以伊犂本係中國地方。此時不能遽行派兵前往者。因甘肅關內尚未肅清。不能不由漸而及。婉為覆答。該國由銅綫寄信前來。詞意簡略。並無詳細情節。如果伊犂

收復。其有無覬覦及別有要求情事。原難逆料而臣等亟應先事豫籌。惟伊犂道路遙遠。其實在情形。一時無從探悉。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處。距伊犂較近。應請

飭下該將軍參贊大臣等。查明俄國官兵進住伊犂。是否確實。烏科兩城距伊犂路程若干。是否須由塔爾巴哈台前進。沿途有無賊蹤。應如何派兵前往駐守。及設法轉運糧餉之處。迅速據實具奏。一面由臣衙門飛函密致該將軍參贊大臣等。確切查覆。以憑辦理。俄國使臣現在煙臺。尚未回京。將來如有照會前來。再行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西悉畢爾地方官由銅綫致該國住京使臣信函。內稱七河省巡撫廓。派兵前往伊犂。與達蘭察接仗獲勝。五月十七日。克復伊犂城池。生擒頭目。該國由銅綫寄信。詞意簡略。並無詳細情節。亟應先事豫籌等語。伊犂久為賊踞。因關內未靖。兵力兼顧不遑。今俄國業已帶兵將該城收復。難保無覬覦要求情事。此事關繫甚重。亟應豫為籌畫。以弭釁端。著金順。奎昌。多布沁扎木楚。瑛棨。文碩。確切查明俄國官兵進住伊犂。是否確實。烏科兩城距伊犂程途若干。是否須由塔爾巴哈台前進。沿途有無賊踪。迅速具奏。榮全本署理伊犂將軍。責無旁貸。該署將軍曾任伊犂領隊大臣。嗣

復親往俄界辦理一切事件。頗屬勇往。且於該處情形又極熟悉。著即馳赴伊犂。晤俄國帶兵官七河巡撫廓後。將伊犂城收回。妥籌布置。中國有人前往經理。庶俄人無所藉口。免致日後肆意要求。難於收拾。其應如何派兵前往駐守。及由何路設法轉運糧餉。並著榮全會商金順奎昌多布沁扎木楚瑛瑞丈碩迅速具奏。聞俄國並欲派兵由伊犂收復烏嚕木齊。如果屬實。更難措手。景廉久在西疆。於各該處事務熟悉。即著酌帶兵勇。規復烏嚕木齊。事機緊迫。務當綢繆未雨。先事圖功。勿落他人後著。巴里坤距烏嚕木齊不遠。景廉到彼後。伊勒屯務當與之聯絡聲勢。以顧大局。所有榮全景廉所部餉需。著戶部迅撥有

著之款。以資接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西悉畢爾地方官由銅綫致該國住京公使信函。內稱七河省巡撫廊。派兵前赴伊犂。五月十七日將伊犂代為收復等語。並聞俄人尚欲帶兵前往收復烏嚕木齊。本日已諭令金順。奎昌等查明確實情形。並諭榮全前往收回伊犂城池。妥籌布置。令景廉帶兵相機規復烏嚕木齊矣。伊犂淪陷。兵力未能顧及。致俄國從而生心。難免覬覦要求情事。若烏嚕木齊再為該國收復。則更難於措手。成祿原係烏嚕木齊提督。著即統率所部出關。與景廉會合。力圖收復。所有

該軍餉需。著戶部迅速查備。寬為籌撥。以資飽騰。劉銘傳所部已諭令鼓行而西。統赴蘭州北路。由甘涼肅一帶出關。節節前進。為收復新疆各城之計。左宗棠身任兼圻。本應統籌全局。況鎮迪一帶。又係該督所轄。尤當妥籌兼顧。當此事機緊迫。諒該大臣必能力任其難。以紓朝廷廑念。穆圖善如有可撥之兵。並著會同左宗棠酌量調派。以資厚集。

譚出俄國原文

西悉畢爾總督知照。本大臣七河省巡撫廖與盤踞伊犂之賊達蘭察接仗。屢次獲勝。並不勞攻打。即於五月十七日。得伊犂城。其頭目亦被生擒。

覆俄使信函

昨由李繡譯官送到鈔單一件。欣悉貴國西悉畢爾總督來信。七河省巡撫廖與盤踞伊犂之賊達蘭察接仗獲勝。即於五月十七日得伊犂城。生擒頭目等語。查伊犂地方。久經回匪盤踞。重承貴國篤念友睦。派兵代為收復。本王大臣實深感慰。除俟奏明

大皇帝後。再行備文照會外。為此專函先行布謝。

督辦陝西軍務前任直隸提督劉銘傳奏。竊聲入夏以來。頭風舉發。引動肝氣。交秋之後。愈形增劇。現在秦徹鹽固一帶游氛日少。當此民力彫敝。財賦缺乏之際。似未便養

兵於無用之地。且久無戰事。兵銳銷磨。者當力疾督率所部出關。商請兩江督臣曾國藩直隸督臣李鴻章。酌量遣留。期於妥善。請

賞假三箇月。者回南就醫。一俟病體痊愈。定即赴營從事。決不敢自暴自棄。辜負

聖主栽成。

諭軍機大臣等。劉銘傳因病請假離營調理一摺。覽奏實深廑系。現在秦徽鹽固一帶。游氛漸少。陝省無須多兵。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派兵於五月十七日。代為克復伊犂城池。已諭令崇厚赴伊籌辦。惟聞該國尚有派兵規取烏嚕木齊之

信。心生覬覦。漸不可制。儻烏嚕木齊再為所得。將來藉詞要挾。辦理更形棘手。本日已諭景廉成祿。先後帶兵前進。相機規復烏嚕木齊。期於先發制人。惟景廉成祿帶隊無多。亟須精兵勁旅。接續西行。庶足以壯聲威。該提督忠勇性成。情殷報效。且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尤屬可惜。著即督率所部。由乾州鼓行而西。繞出蘭州之北。由甘涼肅一路出關。節節前進。為收復新疆各城之計。刻下河州西甯逆氛未淨。關外如烏嚕木齊等城。又不能任令外人從而生心。該提督惟有力疾從公。專任其難。以副朝廷厚望。所有該提督後路餉需。已諭令曾國藩李鴻章寬為籌備。源源接濟矣。

又

諭據劉銘傳奏舊疾舉發請假離營調理一摺。該提督以陝西現無戰事。南路防務亦鬆。欲率所部東行。與曾國藩李鴻章酌商進剿。固為節省餉需起見。惟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已屬可惜。劉銘傳忠勇奮發。年力正強。更當為朝廷出力。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已派兵代為收復伊犂。該國詢問如何辦理等語。勤兵略遠。後患方長。且聞該國尚欲帶兵收復烏嚕木齊。若再令逞志於烏。則彼國更有詞可指。或至肆行要求。事機至迫。不可稍涉遲緩。因諭署伊犂將軍榮全帶隊前往伊犂。收回城池。並諭景廉成祿。先後統率兵勇規復烏嚕木齊。一

面諭劉銘傳令其督率所部由乾州鼓行而西繞出蘭州之北由甘涼肅一帶出關節節前進為克復新疆各城之計庶於大局有益至該提督全軍餉項關繫緊要即著曾國藩李鴻章妥速籌商寬為豫備源源接濟以利師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劉銘傳摺各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再去年天津滋事係由天主教堂而起查傳教一事載在條約條約未能更改而其中又未立有詳細章程兼之各省辦理教案於緩急輕重間亦有未盡合宜之處以至屢次滋事數年以來臣等時與法國使臣辯論幾於舌敝脣焦無如該使臣總憑教士一面之詞意存

袒護。法國亦偏聽該使臣所言。不能洞悉原委。因於英國修約後。辦具傳教節略。乘阿禮國回國時。令其帶回英國。緣英國耶穌教與法國天主教有別。英國重通商而不重傳教。並時恐天主教在中國滋事。有礙通商大局。且外國各有新聞紙。冀將傳教節略。藉此宣播。使法國修約時。或可去其已甚。稍挽狂瀾。不料上年五月。忽有天津之案。不得已婉轉調護。勉強了結。此時若再不籌善後之方。將教中之氣燄愈張。吾民之怨憤愈積。禍患正不知所止。曾國藩丁日昌前亦奏議及此。臣等因公同擬定傳教節略暨章程八條。先後通行各國使臣商辦。並將節略密致各督

撫大臣。共事圖維。大意為設法鈐束傳教士。示以限制。俾不致仍前妄為。並將此意向各國使臣反復談論。彼等雖於章程八條中不無指摘。而節略所敘。均不能皆為不然。即不能謂此事之不應商辦。是以皆允寄回本國。頃接崇厚來函。內有據外國新聞紙。稱中國議論傳教節略。有意禁止傳教。不久有打仗情事云云。揆厥由來。似是傳教士以章程八條。諸形束縛。在法國造此議論。藉以阻撓。臣等惟有持以鎮定。絲毫不為所動。所有章程八條。將來彼此籌辦時。不免尚有斟酌。此時縱未能即行照辦。而指日法國當議修約。或可藉此得有鈐制。已將傳教節略及章程

八條函寄崇厚令其於交
國書後如論及教務可將法國教士實在情節詳細陳說
御批知道了
給英國使臣阿禮國節略
各國進內地傳教本係勸人為善特習教之人良莠不齊
往往恃為護符以致有累傳教聲名到處不欲容留加以
傳教士惟欲習教人多不察其人之素行何如概行收錄
一經入教其善者固志在行善其不善者轉藉以欺壓平
民漸至積怨蓄怨竟成水火之勢現在各省民教仇殺之
案層見疊出想亦貴大臣所深患也雖各國之教宗派不

同。然民間無從分別。概目為西洋教士。一聞訛言。羣起為難。不復細加察訪。如揚州一案。即其明證也。儻不設法防維。必至釀成大患。自應妥定章程。使習教之人。不得藉端訛詐平民。不習教之人。亦不得恃眾欺陵教民。且必使傳教士如中國僧綱道紀等司。均歸地方官管轄。緣傳教士既欲久居中國。漸廣其傳。不欲中國人民歧視。自當與中國人民各習各教。日久相安者。以教雖不同。傳教之人。則同歸地方官管轄也。即中國最重之聖教。如進士翰林已經出仕者。若回籍家居。或教授生徒。亦仍歸地方官管轄。此定制也。今各國教士。多服中國衣冠。而不遵中國制度。

是先自外也。是示人以不平也。而習教者亦因而效尤。或欺壓平民。或抗違官長。無怪人心積怒。到處詫異也。惟改歸地方官管轄。而不准地方官苛待。斯兩得其平。自無意外之虞矣。此事於通商大局。亦甚有關礙。不可不豫為籌辦。以期永敦和好也。即希見覆。

給各國議辦傳教節略

自中外共訂條款。原期彼此有利無弊。用垂久遠。乃所定條約。比年查看情形。不但未能垂諸久遠。即現在已有不能辦理之勢。其通商一事。中外尚無激釁之端。惟傳教一層。流弊太多。原以傳教之始。雖云勸人為善。而天主教在

中國。轉致民間與之為難。總因辦法未能合宜。亟宜設法挽救。以歸妥善。蓋此事關繫各國和好大局。關繫各國通商大局。天主教內傳教士所至地方。與民結怨。及歷年各案。種種不能相安之處。貴大臣諒素知之。溯自天主教初來中國。稱為西儒。入教者尚多安分。乃換約以來。入教之人。率非善類。致將勸人為善之教。為人輕視。民心已屬不服。而入教之人。又復倚仗教士之勢。欺壓平民。民心愈覺不服。及至民教互爭。滋事成案。一經地方官查辦。教士又從而袒護教民以抗官。民心更覺不服。甚至中國畔亂有罪之人。及一切訟棍等眾。逃入教中。藉勢生亂。百姓蓄怨

已深。積怨成恨。積恨成仇。各處之民。不知有耶穌天主之分。統目之為天主教。不知西洋有各國之分。統目之為外國人。釁端一開。各國在華之人。均屬危險。即他省無事之地。百姓亦必多生疑忌。似此情形。焉得不激成事變。其實教各一教。國各一國。非不三令五申。究難家喻戶曉。本王大臣任事十年。晨夕懸懸。今年果有天津之案。變起倉猝。所有地方官議罪。正兇駢首。以及賠償撫卹各等辦理。雖事已就緒。而心中仍不免懸懸者。實因民教相爭之案。僅恃如此辦法。以後愈辦愈難。而似此釁端。以後愈激愈烈。試觀現在情形。何能相安無事。各省教案。雖因百姓積怨

成忿所致。亦實因教民等有以激之。各省一切案件。固屬地方官員辦理未能盡善。亦實因中外各國辦事大員。明知教士教民。處置多有不洽。不肯設法挽救。一旦有事。外國祇圖一時之快。不顧人心之服否。專以用力勉强為事。而中國地方官。祇圖將就了結。亦無別法。是皆暫顧目前而不思久遠者也。即有時向外國籌商。尋源溯本。以求永遠相安之計。無如不肯平心相商。即使相商。或轉以萬不可行之法。强相勸勉。藉為阻滯。皆非代兩國真正辦事之心。今本王大臣統籌全局。深欲中外相安。永遠和好。不能不妥籌辦法。竊思泰西各國。均有教士。彼此互住。能以長

久相安者。必有處置得宜之法。故傳教與習教。無從生事。以本王大臣所隔。無論何國教士住居某國。即遵某國法律風俗。不准自立門戶。凡違背國法官令。僭權越權。及損人名節。陵虐損害人民。令人懷疑。招眾怨怒。一切不法之端。皆有厲禁。即如在中國建堂傳教。必先使本地紳民。不相嫌惡。彼此信而不疑。方能辦理。日久亦可相安。不至有拆堂毀教之事。傳教人再將所行本分內事。在眾人前自明其身所行之事。亦不與教相反。且不為習教人所指使。干預地方公事。倚勢強壓。為紳民所怨恨。教士果能如此。百姓方可與之相安。官員得以保護。若現在來中國傳教

者。所行與本王大臣所聞各節相反。直如一國之中。有無數自專自主之敵國者。欲求其長久相安。不致官民同心忿恨。能乎否乎。本王大臣防患未然。誠恐津案結後。各處無知教民。必致氣燄更大。反肆誇張。平民怨毒更深。蓄積必發。一旦釀成大事。地方官不能制。漸至督撫不能制。則總理衙門亦無能為力。儻至中國百姓同心一變。我大皇帝雖遣派大員。徧徵重兵。而百姓至眾。不可盡誅。況眾怒已成。將有不肯俯首受誅之勢。迨至此時不可收拾。使彼此和好顧全大局之心。均屬無從著手。而中外各國辦事大員。亦均不能辭其責。總之無論中外何國辦事。必以服民

心為要。不服民心而强壓之。久必生變。雖國家之政令。亦有時而不行。若中外辦事大員。身任其事。毫無補救。坐視中國民人及各國商民。均在萬分危險之中。不能籌一妥善辦法。嗣後一切公事。亦斷無善法矣。

給各國議辦傳教章程

一教中設立育嬰堂。收養幼孩。向不報官。事多隱秘。每致釀疑起釁。不如將外國育嬰堂。一律撤回。以免招人之疑。如必不能撤。或教中止收養教人不能撫育之幼孩。仍報官立案。於何日收養何人。及由何日領回。或准他人具保抱養為嗣。以昭覈實。至教外人幼孩。應由中國督撫通飭

地方官。選擇紳董自行辦理。各行各善。以杜疑端。

查中國育嬰堂之例。出入幼孩。來歷分明。均報地方官。到堂後本家可來看視。長成後或准無子者具保抱養為嗣。或仍准本家到堂領回。不論何教。仍歸本教。在堂亦善於撫育。是以為善事之一端。聞各國在本國所設育嬰堂。與中國辦法略同。今獨於中國所設之外國育嬰堂。收養時既不問來由。亦不報官立案。到堂後不准他人抱養為嗣。又不准本家領回。並不准本家看視。難免百姓生疑。即如天津一案。雖經奏明空眼剖心並無其事。至今民心之疑。猶未盡釋。能閉其口。必不能服其心。何能保以後不再因

疑起釁。如能將各外國育嬰堂一體撤回。自在本國行善。則中國幼孩。無論教外教中。均歸中國收養。況各省辦理此事者甚多。外國何必代謀。致以為善之舉。啟疑憤之端。是以此事不如各行各善。最為永遠無弊。

一各教堂概不准中國婦女入堂。並不准女修士在中國傳教。以示教中嚴肅之規。而免中國觀聽之異。

查中國以名節廉恥為重。男女不相授受。居處有別。界限極嚴。天主教弛禁以後。婦女入堂。駭人聽聞。而各處教堂男女不分。甚有久在教堂者。致令百姓輕視。並疑有藉教褻穢之意。

一傳教士在中國居住。應照中國法律風俗。不准自立門戶。及違背國法官令。僭權越權。損人名節。欺壓人民。令人懷疑。招眾怨怒。並毀謗中國聖教。致滋公憤。各傳教士應一體歸地方官約束。其習教之民。一切事件。與平民一律。除演戲賽會准其照章免攤外。其餘一切差徭。及地方公事。均應一體承應。至正供錢糧。及承種業主租項。更不得恃教藉欠。外國教士。不可包庇抗違。至民教交涉案件。悉聽地方官公平訊斷。傳教士不得出頭幫扛。並不得將原告被告教民。匿不到案。以致拖累案中之人。教士有擅行干預者。地方官將教士原函。或面托何事。稟明督撫咨報

本衙門。將教士撤回本國。習教民人。遇有戶婚田畝等事詞訟。如希圖恃勢。營求教士說情者。由地方官從重懲辦。查中國遵行儒教。以及佛教道教。推之剌咻。雖非中國之人。無不恪遵中國法令。是非曲直。聽官處置。聞外國傳教士在各國彼此居住。俱遵所居之國法律風俗。不准自立門戶。及違背國法官令。僭權越權。損人名節。虐害人民。令人懷疑。招眾怨忿。教士既在中國行教。即應聽地方官約束。乃竟妄自驕大。與官府抗衡。豈非自外。至習教之人。原屬中國子民。更應安分。一切與平民無異。況該教民無論在城在鄉。自應與鄰里彼此和洽。乃於地方公事應派之

事。及鄉里公舉之項。希圖藉教免派。先自歧視。何以禁人歧視。甚至有抗糧抗差。挾制官府。欺壓平民等事。外國教士不察情事。遇有刁惡教民。隱匿不肯交官懲責。甚有已犯重案。始投入教中。即從而袒護。各省教民涉訟。竟有外國教士向地方官處干訟。如四川教民婦女。騙賴平民租穀。反將平民戳傷殺死。法國主教。擅用文移為之說情。教民婦女竟未擬抵。川民至今忿恨。貴州習教民人。無論何等詞訟。狀詞上必自稱教民。希圖求勝。積弊可知。且各省每有平民彼此結婚。後因一家奉教。一家不奉教。即偪令不奉教之家退婚。一家之中或父兄入教。子弟不入教。其

父兄呈控不孝教之子弟忤逆。而教士亦從而幫扛。種種情事。招怨最深。

一中外人同居一處。用法須得其平。儻有人命重案。律應抵償者。中國人照中國例辦理。外國人照外國例辦理。以服人心。無論中外辦案。祇應就案定罪。不得於罪犯已辦之外。再議賠償。更不得於本犯之外。任其硬指紳商。令無辜者賠累。至地方官訊辦民教交涉案件。如民人欺負教民。所犯之事。應科何罪。教民欺負民人。所犯之事。亦應科何罪。彼此均不得偏徇苟縱。或習教之人。所作何為。種種不法。為地方官訪聞。為他人告發。均應照例拏辦。教士俱

不能庇護藏匿。如有庇護抗傳情弊。除犯法之人照例懲辦外。並將庇護抗傳之教士。照犯人應得之罪辦理。否則將教士撤回本國。

查同治六年。四川毆斃教士瑪爾樂一案。業經緝獲冉老五抗明正法。梅教士硬稱紳士為主謀。勒賠銀八萬兩。再滋事之人。均係無知貧民。一旦激成事變。反令安分之富紳。賠給銀兩。此等情形。招怨最深。又查同治八年四月毆斃教士李國一案。實因教民偪人退婚而起。經崇將軍李中堂會辦。已將平民殺死教士教民之兇何彩正法。劉幅擬絞。而教民殺死平民。及歷年詐搶姦擄焚殺。風稱首惡

之教民王學鼎張添懷等雖經議罪迄未到案其糾衆毀
斃團民趙永林等二百餘命之司鐸單輔臣梅教士聲稱
已赴外洋無從究辦川民更為忿恨
一法國傳教士前赴某省傳教所領執照內應將該教士
前往某省某府詳細註明照內指名某省傳教不得影射
潛往他省並註明某人收執不得任意轉給他人該教士
經過各關卡地方不得攜帶應稅貨物偷漏稅項迨行抵
該省該府即將所領執照赴地方官衙門呈驗儻查驗人
地不符或將執照轉給中國習教民人冒充教士除將原
照塗銷外查明如有賄買轉給及另有不法情事除將冒

充教士之人嚴辦外。仍將教士驅逐回國。凡執照內教士姓名。應以漢文為憑。以便各處可以認別。如教士業經回國。或已經身故。或已改業。不復傳教。即將執照繳銷。至各省無論何處設有叛逆。不准執照之人前往。嗣後傳教士請照前往之省。如查有軍務省分。一概停給執照。以示真正保護之意。

查貴州教案內趙教士一名。本處貴州傳教執照花名冊內。並無其人。旋據德縉譯函稱。現查洋文舊冊。被傷身死之趙司鐸。實即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領照名瑪勒思者。誤為趙姓。實即北人等語。又查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

日。三百二十五號瑞勒思一名。係前往四川。至貴州護照簿內。並無趙姓。亦無瑞勒思。似此傳教地方。教士名姓前後互異。何以取信以資保護。又教士林輔臣。殺死俄國人一案。林輔臣先充教士。旋又在布館服役。並不將原照繳還。儻此照另經轉給。或遺落他手。不特難免冒充之弊。設流入賊匪之手。則貽害

國家甚重。且教中之顏面何在。

一傳教士既係勸人為善。必先於收人入教時。察其人曾否犯罪為惡。可收則收。不可收則不收。應照中國一切廟宇。報明地方保甲冊內查覈之例。凡收一人應分別立限。

報明地方官。於何年月日收何處人。向來作何生理。其人並無犯罪改名。以便查覈。或其人身故出外。均即報明。如入教時並無劣跡。入教後有不法情事。亦即逐出教外。一體呈報。每月每季。彙總冊報地方官備查。地方官即照中國稽查菴觀道院之例。按月按季。一體前往查覈。則教名無損。而相處自安。

查同治五年。貴州巡撫案報。貴定縣曾經從賊之冉石保等。入奉教之袁玉相夏正興團中。藉教為名。糾眾殺斃王江保左寅壽二人。重傷三人。擄搶家財什物牛馬一空。又查同治八年。貴州巡撫案報。遵義縣公呈。有曾經從逆充

偽元帥宋玉山。唐神仙。譚元帥。蹇元淵。收入教中。城鄉人民受害者。不可勝計。又有遵屬素不安分之楊希伯。劉開大。鄭小明。霍開九。趙文卷等。皆身入教中。在堂辦事。欺陵孤弱。磕詐鄉愚。出入公門。包攬詞訟。如教民涉訟審訊。楊希伯等即統領教眾。闖入縣署。偪官另斷。如將教民看管。即用洋教士名帖。立請釋放。凡占人妻女財產及人命案件甚夥。

一傳教士應遵中國體制。不可稍有僭越。不得擅用關防印信。及遞大小衙門照會。如有本身應行申訴之事。不關他項詞訟。應照中國儒教士人之例。用稟呈明地方官。數

辦。如晉揚中國大憲。其禮節即照中國士人揚見大憲之例。至請見地方各官。亦應照此例。以禮相見。不得徑入公堂。擾亂公事。

查同治六年。成都將軍咨報。法國洪主教。移行四川省局官員。鑄用關防開用。同治七年。貴州主教胡縛理。擅由提塘官驛遞送照會一件。到本衙門保舉前道員多文等。請予優獎。山東傳教士有擅稱巡撫之事。四川貴州教士。並有因教案致請撤地方官之說。是不但侵官吏之權。甚且侵

國家之權。種種無理情事。焉得不激成眾怒。

一嗣後教士。不得任意指請查還教堂。以期相安。至教中買地建堂。以及租賃公所。應同真正之原業主。報明該管地方官查覈。有無風水窒礙。如經地方官覈准。仍須本地人民不相嫌惡。均無異詞。方准照同治四年定章。於契上寫明係中國教民公共產業。不得駕名他人。買產成交。並不得任憑奸民欺蒙。私相授受。

查傳教士既在中國久處。原期彼此相孚。不使中國人怨憤憎嫌。方能耦居無猜。現在教中所為各事。已多與中國民心不洽。即如查還教堂一事。近年各省地方。抵還教堂。不管是否有礙民情。硬要給還。並有強指紳士華麗房屋。

為昔年教堂。偏令民間退讓之事。甚至將有礙體制之地。及公所會館廟宇。為闔地紳民所最尊崇者。均任意索取抵給教堂。且各省房屋。即或實係當年教堂。業經歷有年所。或原係教中人賣出。嗣後民間轉相售賣。已非一主。並有從新修理。費用甚鉅者。教士不出價值。偏令交還。又因房屋偶有傾倒。反索修理之費。各種舉動。百姓均怒目相視。儼若仇敵。豈能相安無事。單內所註各節。不過略舉數事。以見傳教士所為不合。及民教不能相安之證。急應就病求醫。以期彼此有益。不致因傳教士一節。有傷中外和好大局。其餘各省案件尚多。不及備述。

人有善惡。除莠正以安良。譬如通商一事。嚴辦奸商。即所以保全體面之商。教士如不問善惡。隨意收人入教。則不善者皆入教中。必倚勢以傾陷善良之民。且與官長相抗。衆怒既深。將合中國百姓。皆如天津人之恨外國人。其時雖

國家之政令。亦不能行。實屬危險之至。現擬各條。中國於竭力保護之中。仍寓寬以相待之道。教士如能實力奉行。尚可相安。如教士以此為拘束。或以為不合教中規矩。祇可不在中國傳教。習教人民。中國自與不習教者一體看待。毫無歧視。此非中國不准傳教。乃教士不安本分。為習教

人所擔弄。必致衆怒難犯。處處決裂。與其臨時不能保護。
不如今日豫為言明。
恭親王等又奏。竊照上年天津一案辦結。兵部侍郎崇厚
奉
命充出使法國大臣。該大臣抵法國後。適值法布交兵。大局未定。
屢接崇厚來函。知該國相待禮甚周。惟遲遲未與派員面
晤。經崇厚照會。催問遞交
國書之事。據覆以中國未准外國使臣請
覲為詞。曾由臣等鈔錄前給蒲安臣知會。豫議中國使臣出使外
國。不必面交。

國書。及從前駁覆法國請
覲照會等件。寄交該大臣查照立論在案。茲於六月初八十四等
日。遞接崇厚函稱。法國派熱福理相見。以天津一案辦法
未能滿足。意欲請中國加崇厚全權大臣。另議辦理。崇厚
告以津案已經辦結。此行專為通好而來。況中國亦無人
臣請加全權之理。熱福理則云當致信現任中國之法國
使臣羅淑亞。英國使臣威妥瑪。代向中國請加。又附到洋
新聞紙。據稱內有中國議論傳教節略。不久有打仗情事
等語。彼時法國使臣羅淑亞。英國使臣威妥瑪。均先期出
京。並無代請全權之舉。臣等先行函復崇厚。令其鎮靜以

侍。勿為所惑。嗣羅淑亞回京。逆繙譯官李梅來署。轉述一切。如代要公權等事。與崇厚所稱相符。臣等當即嚴詞以拒。並詰其不收

國書之故。該繙譯始謂崇厚未曾提及。繼又謂熱福理以

國書可收。但要先議別事。臣等揭其所言。兩相矛盾。且示以津案已結無可議。出使一事。早經彼此商定。乃法國竟未接收

國書。豈兩國和好之道。該繙譯於不收

國書一節。未敢承認。而詞氣間別有要挾。臣等將其要挾各端。均為杜絕。仍力責其不收

國書。該繙譯不能再辯。始云未收

國書一節。或因見與不見。彼此有誤會處。惟崇厚在法國時。不與
彼國執政辯論各事。似非出使之道。臣等微窺其意。所云
彼此誤會。似已暗有轉機。其歸咎崇厚不與辯論者。實欲
藉辯論為挾制之具耳。當告以中國出使外國。重在交遞
國書。不在見與不見。如係誤會。祇須彼此函致。將不必面遞
國書一節。聲欲明晰。即可釋然。且交遞
國書後。於中外交涉事件。崇厚原無不可據實談論。而辦事之權。
斷不能有。並告以彼此言明之後。如再與齟齬。惟有令崇
厚照會法國執政。索一不收
國書照覆。回京覆

命。該繙譯無可置詞。允將以上辯論各情。由羅淑亞函致本國。並於次日照繕照會前來。臣等當即照覆。一面詳細函致崇厚酌度辦理。臣等悉心推度。據崇厚函述法國情形。尤為叵測。而該國使臣照會。及晤該繙譯李梅語氣尚近和平。似與洋新聞紙所云不同。至法國兵船前來之說。遞有傳聞。不獨崇厚言之。即李鴻章函致臣等。亦言法國雖經大挫。而前在中國兵船。從未撤回。且因美國與朝鮮接仗。有另派兵船前來相助之事。臣等固不敢稍涉大意。亦斷不因此中餒。揆之目下情形。原難保其不再生枝節。而大體所在。不能不設法維持。應俟崇厚接信後。續有函報。相機

籌辦。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現奉本國總理衙門咨文。擬與崇大臣

議論兩國交涉事件。崇大臣交

國書後。如本國總理衙門。有與崇大臣商論各事。崇大臣雖無辦

事之權。務須據實議論。不必拘泥避忌。諒彼此均無懷疑

輕慢之心也。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頃接貴大臣照會。具悉一切。貴國總理衙門於

收

國書後。如有與崇大臣議論兩國交涉事件。現已由本衙門函致崇大臣。儘可據實談論。不必拘泥避忌。業經明言。彼此均無懷疑輕慢之心也。崇大臣回華後。應由貴國辦給回覆國書。以竣使事。

丙午。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欽奉同治十年七月初九日寄

諭。李鴻章奏日本議約。漸有端倪。並將往返信函鈔錄呈覽一摺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實以綏徠之始。不妨於曲示懷柔。而立法之初。不可不

豫存限制。祇求之下。快勵交深。查此案經臣督同應寶時陳銘堅持定見。與之不時辯論。更冀乘機迅速決議。免其遲延日久。又生他計。連日於所擬稾本內彼此標議。往復駁詰。每一條或附入浮籤四五。雖已漸有端倪。究屬兩無成說。非由臣面加剖斷。不能絕其覬望之心。遂允訂於初八日。在臣行館面議。該正副使屆期齊到。臣督同應寶時陳銘與之逐條確商。隨機指駁。凡涉及緊要關鍵。一經議允。即援筆改定。所有前經議商各條。尚不過於刁難。惟彼所力爭而固執不化者。條規開首。必欲我

皇帝與該國天皇並稱。章程內載兩國國號。必欲

大清國與日本並稱。又所懇求而狡猾莫測者。則在於仿照西約一體均霑。假如前一條依其說。則是中國約章刊列彼主非常之尊號。將來可以徵信於史册。目前更可以陵轢東洋。誇耀西洋。而彼得獲其名矣。後一條允其請。則援照西約事例。可以入我內地。處處貿遷。我不能與之爭。而彼得獲其實矣。該副使柳原前光頗習華書。深悉中西和約利弊曲折。堅欲伸其所說。臣與應實時陳欽。多方開喻。舌敝脣焦。至於無可抵賴之處。彼則不論東西洋情形各異。而專以伊國歷來稱謂辦法。不能改易為詞。意頗翹然自負。臣乘其措語罅漏。偶厲聲色以折之。謂若存平不可破

之見。此事祇可罷議。該使始俯首允遵。所有條規開首渾
含其詞。及章程內分寫兩國。仍稱中國及日本字樣。均尚
得體。其均需一層。決不許用。該使復婉求改用各口取益
防損。隨時商辦等語。經臣執筆改為如彼此海關章程。嗣
後有變通之處。隨時商辦等語。列為第三十一款。蓋海關
收稅。容有隨時變通。絕無絲毫流弊也。是日辯論已歷三
時之久。各款粗定。臣方謂其別無齟齬。執意柳原前光。陡
然又啟詰問。欲將章程內業經議定內地不准通商二條。
重新翻悔。臣與應實時等。極力分析。該副使總以洋土貨
進出內地。通商已久。該國不能獨異於西國。幾於無可與

辯。臣思此條乃彼此注意。凡諸說皆不足以拒之。惟推原西洋立約之意。華人往彼國通商。並未限定口岸。今日本係以八口岸與中國通商。華人既不能到彼內地貿易。日本人亦豈應入中國內地貿易。新章此條。兩國從同。確乎公允。何得引西約以為例。西人斷不相詆侮。該使聞之語塞。且猶慮異日或有反覆。遂於章程第十四款進口貨不准運入內地。第十五款不准入內地買土貨兩條之末。添敘云以上兩款。係因兩國各有指定口岸。故須明定限制等語。如此明白揭出。俾以後無可藉口。此款實與均霑一層異事相因。若均霑之請得遂。即援案一切准行。雖有

內地通商之禁。止屬具文。彼所以始而漫許也。茲均霑之望既絕。而通商曾無限制。獨設為不入內地之條。豈肯甘心。彼所以繼而翻悔也。此條為洋人必爭之利。而實我內地受病之源。是以論從前通商之弊。此為最重。名為指定口岸。而洋商運洋貨入內地。暨赴內地買土貨。條約既有明文。迨後定子口稅章。由海關給領單照前往。沿途免再徵收稅釐。經過內地關卡驗放。又祇以有無完過稅單為憑。不問其人之是華是洋。由此而內地各處。皆可以為通商之地。內地商民。皆可以冒洋商之名。流弊滋多。然西洋之成局無如何矣。內外通商及地方衙門。方且互相維持。

思所以補救於萬一。今安得又聽日本之無端闖入耶。其人貪而多貪。詐而鮮信。其國與中土相近。往還便捷。其形貌文字。悉與華同。以此攫取我內地之利。浸移我內地之民。操術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臣故知此次議約。以杜絕內地通商為最要。止以相習既久。相形見絀。能否獨為禁阻。實未敢豫期有何把握。茲經明定限制。尤望各海關臨時辦理。妥設範圍。將來或值修改章程。仍須重申界限耳。至於條規中所籌維者。第一條載明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等語。隱為朝鮮等國豫留地步。第十三條載明此國人民。在彼國有犯凶盜及諸重大案情。或

聚衆十人以上。由地方官分別會辦。或經行嚴辦等語。隱為前明倭寇故事。豫設防範。夫各國通商以後。各海口幾為列國公共之地。絕非一國所能為寇。而東南遺事相傳。人人談虎色變。此條設律從嚴。詳加科斷。亦足以防微杜漸。稍釋羣疑。他如第十條之戒雇主徇庇工人。有犯查拏訊辦。第十一條之彼此往來。不得攜帶刀械。第十六條之戒領事官辦事不合。查明撤回。悉取鑒於歷年交涉成案。求免臨時棘手。此擬定修好條規之豫杜流弊者也。其章程中所籌畫者。如第一款。於中國通商各處。概標以某口字樣。免似舊約有境州等府城口含混之弊。第五六等款。

於罰款則分別兩國數目輕重。免致各生較量。第十三款。
游歷均照舊章。而執照必發給安分之人。第二十一款。豫
商官棧辦法。以便兩國商民。第三十二款。言及重修章程。
必須彼此兩願。悉參酌於本案交涉情形。求免將來掣肘。
此擬定通商章程之豫防流弊者也。伏查此案經曾國藩
議。以不外體制與稅務兩端。總理衙門原奏所云。上無礙
於
國體。下有益於商民。二義實為賅括。臣懍遵遞奉
諭旨。督飭應寶時。陳欽。悉心籌畫。凡思慮所能到者。不敢不句斟
字酌。庶冀稍免窒礙。仰慰

聖鑒。現在趕繕正本。赴日在公所會同畫押。除俟辦理竣事。再行
具奏外。所有議定條規章程。先行繕呈底稿。恭摺具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單二件併發。

議定修好條規

大清國大日本國素敦友誼。歷有年所。茲欲同修舊好。益固邦
交。是以
大清國
欽差全權大臣某官。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某官。公同會議。訂
立修好條規。以期彼此信守。歷久弗渝。所有議定各條。開
列於左。

第一條

嗣後

大清國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

第二條

兩國既經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

第三條

兩國政事禁令。各有異同。其政事應聽已國自主。彼此均

不得代謀干預。强請開辦。其禁令亦應互相為助。各飭商民。不准誘惑土人。稍有違犯。

第四條

兩國均可派秉權大臣並攜帶眷屬隨員。駐劄京師。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經過內地各處。所有費用。均係自備。其租賃地基房屋。作為大臣等公館。並行李往來及專差送文等事。均須妥為照料。

第五條

兩國官位雖有定品。授職各異。如彼此職掌相等。會晤文移。均用平行之禮。職卑者與上官。相見。則行客禮。遇有公

務。則照會職掌相等之官轉申。無須徑達。如相拜會。則各用官位名帖。凡兩國派員初到任所。須將印文送驗。以杜假冒。

第六條

嗣後兩國往來公文。中國用漢文。日本國用日本文。須副以譯漢文。或止用漢文。亦從其便。

第七條

兩國既通和好。所有沿海各口岸。彼此均應指定處所。准聽商民來往貿易。並另立通商章程。以便兩國商民永遠遵守。

第八條

兩國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設理事官。約束己國商民。凡交涉財產詞訟案件。皆歸審理。各按己國律例覈辦。兩國商民。彼此互相控訴。俱用稟呈。理事官應先為勸息。使不成訟。如或不能。則照會地方官。會同公平訊斷。其竊盜逋欠等案。兩國地方官。止能查拏追辦。不能代償。

第九條

兩國指定各口。僅未設理事官。其貿易人民。均歸地方官約束照料。如犯罪名。准一面查拏。一面將案情知照附近各口理事官。按律科斷。

第十條

兩國官商在指定各口。均准雇用本地民人服役工作管理貿易等事。其雇主應隨時約束。勿任藉端欺人。尤不可偏聽私言。致令生事。如有犯案。准由各地方官查拏訊辦。雇主不得徇庇。

第十一條

兩國商民。在指定各口彼此往來。各宜友愛。不得攜帶刀械。違者議罰。刀械入官。並須各安本分。無論居住久暫。均聽已國理事官管轄。不准改換衣冠。入籍考試。致滋冒混。

第十二條

此國人民因犯此國法禁。隱匿彼國公署商船行棧。及潛逃彼國各處者。一經此國官查明。照會彼國官。即應設法查拏。不得徇縱。其拏獲解送時。沿途給予衣食。不可陵虐。

第十三條

兩國人民。如有在指定口岸。句結强徒為盜為匪。或潛入內地。放火殺人搶刦者。其在各口。由地方官一面自行嚴捕。一面將情飛知理事官。儻敢用凶器拒捕。均准格殺勿論。惟須將致殺情跡。會同理事官查驗。如事發內地。不及赴驗者。即由地方官將實在情由。照會理事官查照。其拏獲到案者。在各口由地方官會同理事官審辦。在內地即

由地方官自行審辦。將案情照會理事官查照。儻此地人民在彼國聚眾滋擾。數在十人以外。及誘結通謀彼國人民作害地方情事。應聽彼國官徑行查拏。其在各口者。知照理事官會審。其在內地者。由地方官審實。照會理事官查照。均在犯事地方正法。

第十四條

兩國兵船往來。指定各口。係為保護己國商民起見。凡沿海未經指定口岸。以及內地河湖支港。概不准駛入。違者截留議罰。惟因遭風避險收口者。不在此例。

第十五條

嗣後兩國。儻有與別國用兵情事。應防各口岸。一經布知。便應暫停貿易。及船隻出入。免致誤有傷損。其平時日本人在中國指定口岸。及附近洋面。中國人在日本指定口岸。及附近洋面。均不准與不和之國。互相爭鬬搶刦。

第十六條

兩國理事官。均不得兼作貿易。亦不准兼攝無約各國理事。如辦事不合衆心。確有實據。彼此均可行文知照秉權大臣。查明撤回。免因一人僨事。致傷兩國友誼。

第十七條

兩國船隻旗號。各有定式。儻彼國船隻。假冒此國旗號。私

作不法情事。船貨均罰入官。如查係官為發給。即行条撤。

至兩國書籍。彼此如願誦習。應准互相採買。

第十八條

兩國議定條規。均係豫為防範。俾免偶生嫌隙。以盡講信

修好之道。為此兩國全權大臣。先行畫押蓋印。用昭憑信。

俟

大清國

御筆。大日本國御筆。批准互換後。即刊刻通行各處。使彼此官民。

咸知遵守。永以為好。

御批。覽。

議定通商章程

第一款

修好修規。既經載明兩國沿海各口岸。准聽商民來往貿易。茲特將指定各口。臚列於左。

中國准通商各口

上海口。隸江蘇松江府上海縣鎮江口。隸江蘇鎮江府丹徒縣甯波口。隸浙江甯波府鄞縣九江口。隸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漢口鎮。隸湖北漢陽府漢陽縣天津口。隸直隸天津府天津縣牛莊口。隸奉天府海城縣芝罘口。隸山東登州府福山縣廣州口。隸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汕頭口。隸廣

東潮州府潮陽縣瓊州口。隸廣東瓊州府瓊山縣福州口。隸福建福州府閩縣廈門口。隸福建泉州府廈門廳臺灣口。隸福建臺灣府臺灣縣淡水口。隸福建臺灣府淡水廳

日本國准通商各口

橫濱。東海道武藏州神奈川縣管轄箱館。北海道渡島州開拓使管轄大阪。畿內攝津州大阪府管轄神戶。同上兵庫縣管轄新潟。北陸道越後州新潟縣管轄夷港。同上佐渡州佐渡縣管轄附於新潟長崎。西海道肥前州長崎縣管轄築地。東海道武藏州東京府管轄現稱開市場

第二款

兩國官民。准在議定通商各口租賃地基。各隨其地成規照辦。總須由地方官查勘。無礙民居墳墓方向。詢明業戶情願出租。方可公平議價。立契由地方官蓋印交執。不得私租强租。其內地及不通商口岸。不得租地蓋屋。至現准通商各口租定地基後。蓋造房屋。或作居住。或開行棧。地方官可以隨時往勘。

第三款

兩國商船。往來通商各口。須在己國海關。及地方官衙門領取船牌。註明梢頭丈尺頓數船名。及舵水姓名年歲籍貫。加蓋印信。以便持赴理事官處及各海關查驗。如無船

牌。不准往來。儻船牌損失。准其呈明海關。發給護照。回籍補領。

第四款

兩國商船。進通商各口海關。即派員弁兵役看守。或在商船。或在關艇。隨便居住。其需用經費。由關支發。不得向商船稍有需索。違者按律追辦。

第五款

兩國商船。進通商各口。限一日內該船主將船牌艙口單。交理事官。即於次日通知海關。並將船名及押載噸數裝何貨物之處。開單同送。以便海關查驗。如過二日限期。除日

曜日不計。以進口之時算起。扣十二時為一日。尚未報關。在中國每日罰船主銀五十兩。所罰之數。不得逾二百兩之外。在日本國每日罰船主洋銀六十圓。至艙口單內。須將所載貨物詳細開明。如查有漏報捏報之貨。在中國將貨入官。並罰船主銀五百兩。在日本國漏報者。罰如貨稅之數。捏報者罰貨主洋銀一百二十五圓。儻有誤報。卸在遞單之日改正免議。逾限不改。在中國每日罰銀二十兩。所罰之數。不得過一百兩之外。在日本國罰洋銀十五圓。如該口未設理事官。准船主將船牌艙口單。自赴海關呈驗。照章辦理。

第六款

兩國商船進口。除所載貨物開單報關外。另將船上自用各物。及應行免稅各物。開一清單送關驗免。儻賣與人仍照稅則完納。若將應稅貨物混入免稅單內。希圖隱漏。查出將貨入官。

第七款

海關接到理事官知照後。即發開艙單。儻船主未領開艙單。擅行卸貨。在中國罰銀五百兩。並將所卸貨物入官。在日本國將所卸貨物入官。商船上貨下貨。須先領海關准單。如違即將貨物入官。至撥貨亦先由海關發給准單。方准動撥。違者在中國將貨入官。在日本國罰洋銀六十圓。

第八款

兩國商船輸稅期候。進口貨於起載時。出口貨於落貨時。各行按納。一經完清稅項。海關給發紅單。理事官接到紅單。即發船牌。准其出口。

第九款

兩國商民。在通商各口撥運貨物。聽其自雇夫船。給發雇傭。官不經理。亦不限定何船何夫攬運。儻有走私漏稅。海關查出。照章辦理。

第十款

兩國商人完稅。以淨貨實數為准。將包皮除算。至包皮輕

重。由關抽秤一二件。餘則類推。如有受潮損壞貨物。不能按則完稅者。估價抽收每值百兩。收稅銀五兩。

第十一款

中國商船貨物。進日本通商各口。應照日本海關稅則完納。日本商船貨物。進中國通商各口。應照中國海關稅則完納。至兩國各口海關。已經較准秤碼丈尺。並完稅銀色。彼此商民。均應隨地遵照舊章辦理。不得稍有異議。

第十二款

兩國貨物。如有稅則未經賅載者。由海關按照市價估計。每值價百兩。收稅銀五兩。若貨主不肯照海關所估之價

售賣。應聽其便。仍令照海關所估之價完稅。

第十三款

兩國通商各口界限。並上下貨物之地。均由海關妥為定界。既須便商。更不得有礙收稅。至官民游歷。均照兩國通行舊章辦理。惟請領執照。應責成領事官。查明實係安分之人。方可發給。免致滋生事端。

第十四款

中國商貨。進日本國通商各口。在海關完清稅項後。中國人不准運入日本國內地。其日本國商貨。進中國通商各口。在海關完清稅項後。任憑中國人轉運中國內地各處

售賣。逢關納稅。遇卡抽釐。日本人不准運入中國內地。違者貨均入官。並將該商交理事官懲辦。

第十五款

兩國商民。准在彼此通商各口。購買各土產。及別國貨物。報關查驗完稅。裝運出口。不准赴各內地買貨物。如有入各內地自行買貨者。貨均入官。並將該商交理事官懲辦。以上兩款。係因兩國各有指定各業。故須明定限制。

第十六款

貨物進口完稅後。如欲改運通商別口售賣。報由海關驗明。實係原包原貨。並未拆動抽換。即給收稅執照。持往別

口海關查驗相符。准其出售。免再納稅。若有影射抽換夾帶情事。貨罰入官。

第十七款

日本國商船。進中國通商各口。應納船鈔。凡船在一百五十頓以上者。每頓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頓以下者。每頓納鈔銀一錢。由海關給照。以四箇月為期。如在四箇月限內。進出中國通商各口。無庸另納船鈔。四箇月限滿。仍應照納。儻船進通商各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者。限二日之內出口。不收船鈔。如逾二日之限。即須全數輸納。此外均無別項規費。至中國商船。進日本國通商各口。無庸完納

船鈔。止納規費。每進口十五圓。出口六圓。

第十八款

兩國商船。經過通商各口。買辦船上應用雜物。以及遇險暫時進口躲避。並不貿易者。船內所載之貨。無須報關。儻有交易。照章開報完稅。如船應修理。貨須過撥入棧者。報關查驗給單起岸。俟船修竣。原貨裝運出口。免其納稅。若起棧後就地發賣。仍應照章納稅。

第十九款

兩國商船。如有裝運私貨者。在中國除將私貨全數查鈔入官外。船隻驅逐出口。不准在通商各口貿易在日本國

將私貨入官。

第二十款

兩國兵船。進出通商各口。無須報關候驗。船上所用雜物。均准免稅。如起岸發賣。仍應報明。照章完稅。

第二十一款

兩國通商口岸。若欲設立官棧。以備儲貨。所有官棧章程。當由兩國自行酌定。惟貨物初行入棧。均應暫免納稅。至銷售時必須完清稅項棧租。方准領出。儻欲照章轉運別口。止交棧租。亦免納稅。

第二十二款

兩國所產米麥糧食。除照章轉運別口外。各不准販運出洋。若船上水手搭客自需。約計數目。報明海關給照。准其照買。存船備用。

第二十三款

登州牛莊各處豆石豆餅。日本商船。不得前往裝載。如在通商別口買運者。照則納稅。准其出口。

第二十四款

硝磺白鉛。均為軍前要物。應由中國官自行採辦。或日本商人奉中國官准買明文。方准進中國通商各口。如有私販。查拏入官按律懲辦。日本商人亦不得在中國通商各

口。將中國硝磺白鉛私運出口。違者將貨入官。仍按本律懲辦。

第二十五款

凡係違禁貨物。如火藥大小彈子礮位大小鳥槍。並一切軍器等類。及中國口外馬匹。有關軍政等物。概應禁止。兩國商人。均不准販運進出口。違者將貨入官。仍各按本律懲辦。

第二十六款

兩國銅錢。除照章轉運別口外。各不准販運出洋。如有商人私販。查拏入官。中國內地食鹽。不准日本人販運。日本

鹽斤。亦不准運入中國售賣。違者均各按律罰辦。

第二十七款

兩國船隻。如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買賣。准該處地方官查拏。在中國即將船貨一併入官。在日本國貨物入官罰洋銀一千圓。仍知照該管理事官存案。

第二十八款

兩國稅則。如有僅載進口稅則。未載出口稅則者。遇有出口。皆應照進口稅則納稅。或有僅載出口稅則。未載進口稅則者。遇有進口。亦皆照出口稅則納稅。

第二十九款

兩國商船遭風收口。均由該處地方官照料。送交理事官安置。或在洋面被刼。亦由該地方官設法嚴緝。起獲贓物。送交理事官。給還原主。儻未能緝獲賊犯。均各照例處分。不能代償。

第三十款

兩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隨時察看情形。設法辦理。各商皆應遵行。

第三十一款

兩國商民。在通商各口。如彼此海關章程。嗣後有變通之處。由理事官詳請駐京大臣隨時照會商辦。

第三十二款

兩國現定章程。嗣後若彼此皆願重修。應自互換之年起。至十年為限。可先行知照會商酌改。

第三十三款

兩國現定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應與修好條規一體信守無渝。為此兩國全權大臣畫押鈐印。即日遵行。

御批覽。

丁未。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國藩上年在天津辦理洋務。前任江蘇巡撫丁日昌奉

旨來津會辦。屢與臣商榷。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且謂攜帶幼童前赴外國者。如四品銜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閎。皆可勝任等語。臣國藩深韙其言。曾於上年九月。本年正月。兩次附奏在案。臣鴻章復往返函商。竊謂自斌椿及志剛孫家穀兩次奉

命游歷各國。於海外情形。亦已窺其要領。如與圖算法步天測海造船製器等事。無一不與用兵相表裏。凡游學他邦。得有長技者。歸即延入書院。分科傳授。精益求精。其於軍政船

政。直視為身心性命之學。今中國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當此風氣既開。似宜亟選聰穎子弟。攜往外國肄業。實力講求。以仰副我

皇上徐圖日强之至意。查美國新立和約第七條。內載嗣後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人民一體優待。又美國可以在中國指准外國人居地方設立學堂。中國人亦可在美國一體照辦等語。本年春間美國公使過天津時。臣鴻章面與商及。允候知照到日。即轉致本國妥為照料。三月間英國公使來津接見。亦以此事有無相訊。臣鴻章當以實告。意頗欣許。亦謂先赴美國

學習。英國大書院極多。將來亦可隨便派往。此固外國人所深願。似於和好大局。有益無損。臣等伏思外國所長。既肯聽人共習。志剛孫家穀又已導之先路。計由太平洋乘輪船徑達美國。月餘可至。尚非甚難之事。或謂天津上海福州等處。已設局仿造輪船槍礮軍火。京師設同文館選滿漢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開廣方言館。選文童肄業。似中國已有基緒。無須遠涉重洋。不知設局製造。開館教習。所以圖振奮之基也。遠適肄業。集思廣益。所以收遠大之效也。西人學求實濟。無論為士為工為兵。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其理。習見其器。躬親其事。各致其

心思巧力。遞相師授。期於日異而歲不同。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遽圖盡購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奧窔。苟非徧覽久習。則本源無由洞澈。而曲折無以自明。古人謂學齊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又曰百聞不如一見。此物此志也。況誠得其法。歸而觸類引伸。視今日所為孜孜以求者。不更擴充於無窮耶。惟是試辦之難有二。一曰選材。一曰籌費。蓋聰穎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遠大。品質樸實。不牽於家累。不役於紛華者。方能遠遊異國。安心學習。則選材難。

國家帑項歲有常額。增此派人出洋肄習之款。更須措辦。則

籌費又難。凡此二者。臣等亦深知其難。第以成山始於一簣。蓄艾期於三年。及今以圖。庶他日繼長增高。稍易為力。爰飭陳蘭彬容閎等。悉心酌議。加以覆覈。擬派員在滬設局。訪選沿海各省聰穎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國肄業。十五年後。按年分起。挨次回華。計回華之日。各幼童不過三十歲上下。年力方強。正可及時報效。聞前此閩粵甯波子弟。亦時有赴洋學習者。但止圖識粗淺洋文洋話。以便與洋人交易。為衣食計。此則入選之初。慎之又慎。至帶赴外國。悉歸委員管束。分門別類。務求學術精到。又有繙譯教習。隨時課以

中國文義。俾識立身大節。可冀成有用之材。雖未必皆為偉器。而人才既眾。當有瑰異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說也。至於通計費用。首尾二十年。需銀百二十萬兩。誠屬巨款。然此款不必一時湊撥。分析計之。每年接濟六萬。尚不覺其過難。除初年鹽川發給委員攜帶外。其餘指有定款。按年豫撥。交與銀號陸續匯寄。事亦易辦。總之國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吝。而遽望之甚賒。況遠適異國。備才備用。更不可以經費偶乏。淺嘗中輟。近年來設局製造。開館教習。凡西人擅長之技。中國頗知究心。所須經費。均蒙

諭旨准撥。亦以志在必成。雖難不憚。雖費不惜。日積月累。成效漸

有可觀。茲擬選帶聰穎子弟赴外國肄業。事雖稍異。意實
相同。謹將章程十二條。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江海關。於洋稅項下按年指撥。勿使缺乏。恭候
命下。臣等即飭設局挑選聰穎子弟。妥慎辦理。如有章程中未盡
事宜。並請
飭下總理衙門酌覈更改。臣等亦可隨時奏請更正。
御批。該衙門議奏。單併發。
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
一商知美國公使。照會大伯爾士頓。將中國派員。每年選

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書院肄業緣由。與之言明。其束脩膏火一切。均中國自備。並請俟學識明通。量材拔入軍政船政兩院肄習。至赴院規條。悉照美國向章辦理。

一上海設局。經理挑選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擬派大小委員三員。由通商大臣劉飭。在於上海寧波福建廣東等處。挑選聰慧幼童。年十三四歲至二十歲為止。曾經讀中國書數年。其親屬情願送往西國肄業者。即會同地方官取具親屬甘結。並開明年貌籍貫存案。攜至上海公局考試。如姿性聰慧。並稍通中國文理者。即在公局暫住。聽候齊集出洋。否即撤退。以節糜費。

一選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駐洋肄業。十五年後。每年回華三十名。由駐洋委員臚列各人所長。聽候派用。分別奏賞頂帶官階差事。此係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遛。及私自先回。遠謀別業。

一赴洋幼童學習一年。如氣性頑劣。或不服水土。將來難望成就。應由駐洋委員隨時撤回。如訪有金山地方華人。年在十五歲內外。西學已有幾分工夫者。應由駐洋委員隨時募補。以收得人之效。臨時斟酌辦理。

一赴洋學習幼童。入學之初。所習何書。所肄何業。應由駐洋委員列冊登註。四月考驗一次。年終註明等第。詳載細

冊。齎送上海道轉報。

一駐洋派正副委員二員。每員每月薪水銀四百五十兩。

繙譯一員。每月薪水銀二百五十兩。教習二員。每員每月

薪水銀一百六十兩。

一每年駐洋公費銀。共約六百兩。以備醫藥信資文冊紙

筆各項雜用。

一正副委員繙譯教習來回川費。每員銀七百五十兩。

一幼童來回川費。及衣物等件。每名銀七百九十兩。

一幼童駐洋束脩膏火。屋租衣服食用等項。每名每年計

銀四百兩。

一每年駐洋委員。將一年使費開單知照上海道轉報。儻正款有餘。仍涓滴歸公。若正款實有不足之處。由委員隨時知照上海道稟請補給。

一每年駐洋薪水膏火等費。約計庫平銀六萬兩。以二十年計之。約需庫平銀一百二十萬兩。

御批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八十三之八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三

同治十年。辛未。八月。己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軍機處交出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擬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單併發欽此。臣等查西人長技。全在製器。大而軍火舟車。小而耕織陶埴。無不各極巧妙。其大旨皆本於算法。現欲取彼之所長。以補我之所短。自非選材前往學習。未易得其要領。數年以來。雖將設局製造開館教習諸務。次第試行。然僅得偏端。未窺全體。今該督等擬選聰穎子

弟前往泰西書院。學習技藝。係為實事求是起見。應如所
奏辦理。該督等所議章程各條。均屬妥協可行。惟第二條
內開由通商大臣劄飭在上海寧波福建廣東等處挑選
聰慧幼童等語。查從前上海廣東開設同文館。係於滿漢
八旗向習清書繙譯子弟及漢人世家子弟內揀選送館
學習等因奏准在案。此次該督等選送泰西書院學習子
弟。應請
飭下兩江總督曾國藩等查照成案。如有願往泰西各國之人。不
分滿漢子弟。擇其質地端謹。文理優長者。一律送往。以廣
人材。至薪水膏火等項。每年需銀六萬兩。准其由江海關

洋稅項下指撥。此外如尚有未盡事宜。應由該督等隨時
奏明辦理。
御批。依議。
辛酉。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欽奉同治十年五
月二十二日寄
諭。李鴻章奏。日本使臣將抵天津。請派大臣在津會議立約一摺
等因欽此。同日並奉到
諭旨一道。恭錄行知江蘇臬司應寶時署津海關道陳欽一體欽
遵。洎日本國使臣伊達聲同隨員人等。於六月初九七月
初六十五等日。已將辦理情形。叠次奏明鈔錄會議擬定

條規章程底稿。恭呈
聖鑒。並先後函達總理衙門各在案。當即飭由應寶時等督繕條
規章程各正本。而日本所備一分。係用漢倭字體合寫。又
於漢文未甚熟習。至七月二十七日。始據繕完。訂於二十
九日。在公所會齊辦理。屆日臣率同應寶時陳欽該正副
使臣伊達柳原暨繕譯等到齊。彼此校對繕本。均無訛誤。
分別書押鈐印。一律竣事。此案立議之始。係以修好條規
為重。輔以通商章程。用漢倭文分繕。合訂二分。彼此存留
一分。以備屆期互換。其稅則各項。向係查照海關舊章辦
理。不在互換約本之內。今日本究屬初辦。兩國稅則本有

區別。故須分晰截明。除將存留一分。封送軍機處代為進呈。其稅則即連同通商章程。附在條約訂本之後。以便屬時發交刊刻。所有欽奉

諭旨二道。另行敬謹封固。咨繳軍機處備查。至此次議約與歷辦西洋條約不同。前經函達總理衙門。聲明謹遵成案於恭錄

諭旨之內。節存條約二字未錄。以備該使臣索看憑據。免其有所藉口。迨後即執定不同西洋之說。與之往返辯駁。卒以歲事。別無要求。惟立意欲求進京一行。拜謁總理衙門王大臣等。以致其奉使遠來殷殷嚮慕之忱。經應實時陳欽稟

商。以進京一節。已在條規中議定允行。未便阻止。且約事業經議定。無從更生異說。該使臣等定於日內起程。查有因公來京之江蘇記名海關道孫士達熟習情形。臣已委令該員伴送前往。妥為照料。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戌。禮部奏。七月二十六日准朝鮮國王李熙特遣齎表官李應俊齎到咨文一件。夾單一紙。臣等公同查閱。係因恩陳美國兵船滋擾情形。懇請轉達

天陛。准照春間咨覆實情。明降

諭旨。使美國使臣洞悉利害。各安無事等因。請為照詳轉奏前來。

臣
悉心酌覈。可否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咨稱情節酌量辦理之處。伏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議奏。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歷陳美國兵船滋擾情形事。本年二月初二
日禮部轉寄美國封函一件。已縷述實情。懇請轉達
天陛。特降
明旨。開諭美國使臣各安無事等情。咨覆去訖。竊念該國使臣或
已發船徑向敝境。扶戍飭沿海官弁。儻有異國船隻來到

海面。切勿先啟釁端。迅速報來。果於本年四月十一日。京畿觀察使朴永輔。江華鎮副使鄭岐源等官馳啟。富平都護府使李基祖呈稱。本月初三日。異國船五隻來自西南。碇住本府海面。投送文字。自稱美國欽差大臣暨水師提督為商辦事件。求見大員。決無害意。勿得驚恐等語前來。當即飭下議政府派遣三品官員。慰問涉海勞苦。略叩商辦事情。議政府狀啟差送宮文報內有稱文案總辦杜德綏者。出而接應。謂該官員等品卑職微。不可與伊國公使相見。麾拒不納。更不打話。祇顧溯上港口云云。續接觀察使朴永輔。鎮副使鄭岐源等馳啟。美船二帆者二隻。突入

孫石項。係是內港要緊關防。自經丙寅兵擾。增戍戒嚴。雖本國公私船隻。如無路引。不許放過。今茲異國載兵之船。不由本國知會。肆意恣行。隘口鎮戍將卒。鳴礮阻擋。彼船隨即退出。破住富平海上等因前來。竊念見影而察形。執跡而論情。天下之事理。未有外於是者。今美船之來。先之以封函。繼之以投文。動輒曰和睦而來。曰決無害意。彼以好來。我以好應。彼以禮來。我以禮接。即人情之固然。而有國之通例也。和好為名。而易為載兵而來。禮接是求。而何乃麾斥勞問。彼料關隘必有防範。所以極口稱決無害意等語。緩我備禦。乘虛深入。視人國如無人之境。和好者如

是乎。意在於故疆刦盟。斯可知矣。舉國之情。莫不憤惋。左海偏壤。縱愧疲敝。亦忝備藩屏。殿

天子之邦者也。豈可使陪臣之為民具瞻者。奔走竭蹶於殊音異俗之來手。彼所求大官接見。決意不許。而防令沿海官弁。明白開諭俾即捲回。嗣於四月二十四日。江華鎮撫使鄭岐源馳啟。美舶再入港口。襲陷廣城鎮。中軍魚在淵力戰殞身。士卒死亡甚多。賊兵屯聚草芝浦邊。鎮將李濂東夜拚擊。彼遂退碇。續接京畿觀察使朴永輔馳啟。富平都護府使李基祖呈稱。彼兵之殘害城堡。焚燒刦掠。雖力無遺。偵得彼船。甚多我國叛徒鄉導而來。不勝駭憤。投書詰責。

又據仁川都護府使具完植呈稱。有李逢惠李筠鶴。本邪魅承薰之孫。出沒伺望於彼舶碇留之岸。現捉嚴詰。將入彼船甘作鄉導等情節輸服無餘。至令梟首警衆。嚴飭富平等官。與彼船勿再煩文字往復。五月十四日。京畿觀察使朴永輔馳啟。富平都護府使李基祖呈稱。前月二十七日彼舶投送一封文字。要轉達朝廷。書中所陳。未知何語。而封面題字。殆類相抗。豈本國臣子所敢遽上。業已斥退。而彼猶斷斷不已。謂將另行設法別路寄達。故不得已。再行文字。往復論辨。本月初七日彼船一隻。向外駛去。十三日還復來泊。又於十六日該觀察使馳啟。據該府使呈稱

美國碇留請船。向本府投送一封文字。一齊舉碇。向外遠去。查美船碇留敝境四十餘日。其與地方官弁往復爭詰。及臨去投留文字。茲併收取鈔錄附呈。庶可俯燭彼其外託和好。非無甘言婉辭。內懷危險。實多詭智譎計。所以麾拒勞問。必欲大官之顛倒相迎也。衝突關隘。便謂防範之無如我何也。驕蹇也如彼。桀驁也如彼。況復藏匿叛國之匪類。作為入境之鄉導。夫如是而自稱和好。欲望禮接。不待我之不信。而彼已早知其必不諧矣。今其臨去投文。空肆咆勃。多發恐嚇。彼既不逞厥志。自應有此慍恨。而若復誣辭興訕。以惑聽聞。使天下各國。枉疑敝邦之不能優待

遠人。亦可羞之甚者也。竊惟小邦迷矣。東流之一振土爾。
財賦兵甲。無足比論。而舉明文物。尚能自立。莫非
聖朝庇覆之
鴻恩。而仰賴東漸之聲教也。其君子之所服習。洙泗洛閩之學術
也。其小人之所資生。菽粟絲麻之本業也。以其貧儉。致此
敦龐。國家社稷。賴以為安。若復一朝眩耀以光怪之奇珍。
浸淫以詭誕之異說。奪志變俗。日就澆漓。殫財耗產。日益
匱竭。則所以為民國計者。吁亦岌岌乎殆哉。美國公使之
藉口商辦。乃不過遭難商民之優恤拯救。是則國有成規。
無庸中託。而餘外包藏。必有其說。小邦之憂深思遠。斷不

輕易聽納。藉使彼無陵侮之意。殘害之舉。而命官出見。相
對商辦。必不得聽施他般事件。況復行之以陵侮。加之以
殘害乎。煩乞部堂諸大人。將此事狀轉達
天陛。
特准春間咨覆實情。明降
諭旨。使彼國公使洞悉利害。明知兩無所益。釋慮於遭難拯救。斷
念於他事交涉。更勿搆釁滋擾。各安無事。萬萬不勝大願。
猷邦世守東藩。久蒙
殊眷。視同內服。凡有疾痛。未有不
曲軫

恩諒。猶恐或傷。惭懵覆情。天地莫量。今兹憂虞之孔棘。安得不大
舉疾呼。而冒瀆至此。罪增兢惶之至。為此合行移咨。專差
司譯院前僉正李應俊齎咨前去。請照驗轉奏施行。

朝鮮沿海官弁與美國公使往復照會

江華府留守兼鎮撫使鄭岐源送美國公使照會

今春

北京禮部移咨。傳來貴國使臣封函。我朝廷早已論辨回咨。
仍請轉示貴大人。且念貴國俗尚禮讓。素稱名邦。超出於
各國之上。庶幾貴大人明達事理。不作輕遠之行。今何遠
涉滄溟。深入他國。縱云無相殺害。孰不為之疑怪乎。關防

重地。不許外船輒入。各國規範。易地皆然。昨者貴船溯上海門。致有鳴礮相警之舉。既云好意而來。有此一番事端。甚為慨惜。自貴船之來。我朝廷戒飭沿海官弁。切勿生事啟釁。貴船不念他國規範。深入隘口。則封疆之臣。職在備禦。豈得晏然而已乎。昨者之事。幸勿見怪。無或

北京禮部未及轉示回咨。貴大人未諳吾邦各船事情。而有此舉耶。今將回咨副本送呈。庶可一覽而洞悉無餘矣。本國之不與外國交通。乃是五百年祖宗成憲。天下之所共聞也。亦

大清

天子之所俯燭。不可破壞舊典。今者貴使之所欲商辦。無論某事某件。原無可商可辦。尚何待大官相接耶。天地之大。萬方羣生。含宏覆載。咸遂其性。東邦西國。各修政教。各安其民。熙熙雍雍。毋相侵奪。是為天地之心。苟或不然。上干天怒。不祥莫甚。貴大人豈不知此理哉。風濤萬里。可念辛苦。菲薄之品。聊助行廚。地主之禮也。勿卻哂收。是所望也。為此照會。

美國贊理欽差文案總辦杜德綬送江華鎮撫使照覆

頃奉照會。敝國欽差來文。並答

大清禮部同咨副本。均已上達我欽提憲。茲奉飭照覆逐此。據

貴公文內所稱。可見貴朝廷不顧與敝國欽差以友誼商論所求欲辦之事。此則我欽提憲深為歉惜者也。至無端攻擊之事。並不任咎而反袒護。謂彊臣職所應為。在我提憲原疑嗚嘔之舉。出於軍民之妄為。貴朝廷聞之。必派大員前來會議。故緩期以待。三四日內。如無貴朝廷延接商辦之意。則我欽提憲任意施行。略此復陳。至承賜多珍。足徵惠愛。感謝難名。惟不敢領情。敬此璧返。

江華鎮撫使送美國公使照覆

竊詳貴來文。殊多出於意望之外者。還為慨歎。貴大憲既稱和好而來。我朝廷本擬以禮相待。所以先遣三品官員

勞問風濤利涉。且請商辦事件。詎意貴員謂非大員而拒阻逐回。勞問之官。未及回京。貴船遽入隘港。雖云意非相害。所駕者兵船也。所載者兵眾也。百姓軍人。安得不驚惑駭怪乎。以和睦之道。入他國之檔。恐不當如是。本地曾經兵火。恒存戒心。忽覩非常之舉。致有鳴礮之事。驚動左右。雖深歉愧。關隘防範。易地皆然。今來貴以任咎。實有未解。貴員之必欲會大員商辦者。今春信函。專為丙寅年間。二隻商船。一救一害。欲得根由。及嗣後美船如有在境遭難。設法相救等事也。一隻為貴國商船。本國之所未諳。而載來兇悖之崔蘭軒。自取其敗。初非歉國之故害也。辦惑文

案。前後非一。今無足更論。至若貴國之遭難相救。國有成例。無庸更事商搉。本國之於貴邦。相去幾萬里。天外別界。兩相安靖。則不待講約而和在其中矣。說長說短。爭多爭少。則雖欲友睦而轉生事端矣。以此論之。得失利害。灼然可判。貴憲之任意施行。惟在深思熟計耳。非品卻之。何其隘也。不勝歎惜。

富平都護府使李基祖送美國公使照會

貴船來到我境。稱以和好。我之接應。自有其禮。乃返逐送勞問之官。犯入關隘之地。不念貴船之失禮。但咎我軍之防患。亦既文字往復。開釋無餘。全不采聽。只顧起鬨。和好

之道。果安在哉。由今觀之。外託友睦之辭。內包詭譎之計。斯可知矣。及其下陸。仗倆畢露。焚廨燒舍。刦財掠物。錐刀之微。無不奪取。是為竊偷奸細之行也。船中帶來多有吾邦之得罪亡命。叛國匪類。聚為鄉導。是為通盜之淵藪也。終至亂發銃礮。殺害軍民。殘酷猖獗。孰甚於是乎。自稱和好而來。欲望以禮相待者。乃如是乎。不但吾國之三尺童子。皆所唾罵。抑亦天下之人。孰不憤惋而擯斥哉。不意奉其國命結好他邦者。其所施為。乃有此事。貴船到處。孰肯以禮相接。講信修睦乎。竊為貴船恥之。為貴國恥之。

美國公使送富平府使照覆

來文內訴無端攻擊我舟。以致自取之由。各等官員往復文字。理合吐詞恭遜。而來文反是。日前之事。原係貴國官長。辦理不善。貴府暨貴朝廷。均無屈之可訴。當鳴礮禦舟時。我上憲原期貴國如肯賠禮。即可免以干戈。寬俟日期。足數排解。乃貴朝廷默然無語。而各貴守土。僉謂職所應為。何以逆料後來之安然無事耶。貴府必知我舟礮能及遠。發而皆中。而在停泊之一帶民廬村堡。並未加殘。我所擊者。祇在曾攻我船之營壘而已。由是觀之。本國原非樂於戰鬬。以擾害土地人民者也。曩者曾經達知貴國。我等中懷和睦而來。現今我欽憲仍欲成前願而臻太平。貴國

若以和睦來。我等必以和睦接待。務望貴朝廷立睿智之
定見。以免彼此後來之隙。另有公文一件。專祈上達貴朝
廷為要。
富平都護府使送美國公使照覆
詳閱來文。祇是歸咎地方官弁。敝處地方職分。一承朝廷
命令。惟守惟戰而已。今來貴憲文字。不敢遞上朝廷。謹此
呈還。觀於貴船汲水人之任他下陸。不曾礙害。庶應知敝
處之亦不以殺害為能事也。
美國公使送富平府使照覆
昨由來差接到覆文。及敝上憲遞送貴朝廷公文一件。並

稱不敢遞上。以為再有文字往復。無濟於事云云。茲奉我
欽憲委飭照覆。貴府推卸不肯遞上公文。似乎可怪而不
可解。竊意貴府如此作為。貴朝廷若能洞悉實情。難信其
必無咎也。豈貴朝廷肯將友國使臣。交通貴國之路。均為
杜絕。而罔念各國之成規耶。目今之隙。或此後之釁端。需
和解之者。而茲已閉塞其門也。至送還之原文。我欽憲姑
俟另行設法寄送。現望貴府深長思之。允為呈遞。或詳奏
貴朝廷。俾知敝處有此上達之文。是為最要最宜者。果由
貴朝廷禁令。不通文件。不獨敝國。舉凡西洋諸大國。皆知
朝鮮國者。杜絕友邦奉命使臣。且係商辦和益之事。竟擯

而不納。至各國投遞文字。乃地方官職所應分。貴府如仍前推拒。不得不以直言相告。恐將來貴朝廷不得辭其咎耳。

富平都護府使送美國公使照覆

昨者奉覆。非望更有回音。覆文以貴憲公文之不上達朝廷見怪。最初貴船在留破處。接應往復。綽有其地。乃溯入隘口。致有守者鳴礮之舉。前書已歎其不幸。則庶應諒悉。而竟又再入打仗。殺傷已多。以此我朝廷大加震怒。不復信貴處之和睦而來。以他國使臣直行文移於我國王。乖於等威體禮。歉職何敢以此轉達乎。大抵貴憲之遠勞商

辦。豈有他事哉。只以向來二隻船之一救一害。未詳其故。而慮後日洋面來往之船。或復有不虞之患。必欲立一和約。永無相害而然耳。此豈非過慮之甚而枉勞乎。一隻船之被人所誤。自來取禍。此誠意外之事。其或海霧失路。或風濤漂泊。凡諸遭厄遇難。種種人命。本國之十分拯救。依願護送。載有金石成憲。體天字民。無間於遠邇別國。天地鬼神。臨質上旁。豈有虛言相欺。但願貴憲勿復過慮枉勞於此等事件。雖未商辦。而商辦卸此而已。無待和約。而和好自在其中矣。敝職縷盡衷曲。顧其職分則惟戰惟守而已。

美國公使送富平府使照會

接照覆。又稱貴府不允代遞公文。復不肯詳奏貴朝廷。我欽憲之來。有懷欲吐。貴朝廷不聞以陳訴之門。無地可述。不得以貴府越分之空談。遽作如心之答覆。在貴國既未能善為接納。客遠人遠所欲言。即不須貴官等設詞懸猜。逆料其中藏之積情。貴朝廷不肯與他國重任公使以文字相通。貴官等亦不必託詞代明其故。我欽差特奉本國勅命為大公利益之舉。不耀兵威。不懷惡意。且先有文字遠明此情。如是遠來。在貴國亦應按禮款迎。或與貴君王或對特派大員。俾盡達其奉勅之由。議訂將來兩國交涉

事宜之規範。我舟初至。欲解地方之惑。示我等和睦之情。
敝總辦承准憲委。通知貴員。使知敝上司中懷柔和。不擾
民居。不移國俗。不侵寸土等意。貴國應看敝國之勢分。使
臣之重差。優待涵容。俾得展其奉辦之件。而貴國於此等
應行權宜。咸靳而不予。翻於我欽憲力求達文之禮。概使
徒勞。較從前拒我情形。如出一轍。至文內申明不敢遞上
之故。皆枝梧虛浮之詞。貴朝廷於此事立意堅定。拒斥和
睦商辦之舉。我欽憲原以溫柔之意。而來。先曾布達。現以
和柔之度量。適以日增貴君臣之傲慢乖離而已。此番覆
命。我朝廷聞之。亦必大失所望。至以後如何辦理之處。我

等實不能豫料。將來所慮者歐國暨西洋諸大國。未必帖然於貴君王之定而不移。以及擯斥他國重任使臣。拒而不納。從此遂寂然也。設或將來各國用強。以致貴君王不能拂其所請。即難言屈抑矣。此節關繫恭重。我欽憲相應覆吉。恭候本國廷議定奪。暫時移馳他處。或在貴國境內。或於中國地方。或仍令三二舟隻留碇貴境海口一帶。隨時察探水勢。即望貴國不須過問可也。且嗣後如有歐國人民。在貴境遇難。尤冀貴君王必按後答禮部咨內之應許。不食前言。體恤拯救護送。其中應有費用。本國如數補償。為此照會云云。

戊辰。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奏。竊奴派千總李紹往沙山子撫綏民團。該弁專差外委楊登雲到城。呈出達次霍博克賽里。土爾扈特親王車林拉布坦。交遞托咸字公文一角。當飭辦理蒙古事務處繙譯清文。閱悉該親王奉檄差員。巡查上年會立塔爾巴哈台屬地界鄂博。於六月初五日委員差竣。據稟接見俄國卡官。聞知該國現擬撥兵為我中國勦洗逆回。不知俄人是何居心。呈報查覈等因。並據該外委面稟。前過霍博克賽里時。親王曾與提及。近有俄國江達拉差人。來言彼國現擬撥兵二千。前往瑪那斯攻打回賊。且聞彼處有趙姓鄉約。數年練勇。聲名甚大。亦

欲見其人。屬我差人帶路。約於六月下旬前來。我想西路淪失已久。總無大兵來援。俄國既因和好。為我勦賊而來。我亦不好辭他。只好依言俟其來時。派人帶他前往。該外委又稱沿途行走。風聞有俄人已將伊犂城垣攻取。仍付該處現在華官。由晶河土爾扈特貝勒差人。前來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報信之說各等語。查俄人攻取伊犂之說。雖係道路傳聞之語。而該國平日之處心積慮。或亦不為無因。顧仍付我華官之言。則屬難於盡信。該處現在所謂官員。亦只有一錫伯總管德勤。外此則皆衛拉特世爵而已。溯查同治四年。伊犂將軍明緒。以該處與塔爾巴哈台

軍情為緊。曾屬俄國協兵助勦。彼
旁觀。近者或見賊勢日窮。又聞北
惟恐我自往而決克。用先乘機襲
可知。行同穿窬。伎倆詭譎。儻敢要
折之固不患乎無詞。顧彼垂涎已
徒恃口舌之爭所能濟事者。而權
適中兩全之策。洵屬為難。爭不敢
之備。至俄人欲攻瑪那斯一節。該
既未明白聲敘。且為驚疑不解之
人帶路之請。於有意無意之間。面

地若何。即須從容體驗。故暫姑以傳聞之詞。難於遠信。即有俄兵助勦前來。兩國和好多年。自有以義相挾之理。該親王惟當依舊安居。訓飭屬人。不可輕率驚慌等詞劄覆。至謂俄人欲見之趙姓鄉約。即係守備銜趙興體查通年西路民情。與官聯隔已久。年來該職員疊具稟呈情殷圖報。體察目下情形。似以迎機利導推誠馭之為便。第無職官駐守。究竟無所稽覈。祇好暫令千總李祖駐紮該處。藉通聲氣。酌給都司銜委劄。以壯觀瞻。借用科布多庫存迪化州印。以昭憑信。鈔發俄國條款。庶知區處準繩。另示條教五則。以備接晤應對。於七月十五日專差經制外委范

成舉。持劄齎印前往訖。謹將現在辦理情形。恭摺具奏。

文碩人奏。再查賽留格木之布果蘇克達巴罕西。至瑪呢圖噶圖勒幹。折與俄國會立界牌鄂博二十座。前經奎昌與俄使巴布闊福等議定。自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起。每扣足三百六十六日。俄國委員會同科布多委員。自西而東。巡查一次。損壞情形。應即修補如舊等因。上年如約辦理。經奎等委員慶秀。都士喜。差竣稟稱。查得各鄂博並無損壞移情事。嗣於十月據索果克卡倫侍衛樂爾洋泰呈報。着繪畫地圖。俄官色達拉。私將杜爾伯特達巴罕該國原立鄂博。移至博勒克地方。該侍衛阻止不聽等

語。弩等復委員往查無異。適有俄領事龐齡自烏里雅蘇台前來。弩等與之提及。時該領事急切回國。無心詳論。弩等擬俟本年查界時。飭令委員面與俄國委員執約理論。屬其依舊那回。茲據本年查界委員巴哈塔稟稱。六月初六日行抵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駐候俄國委員。數日未見前來。因屬彼國特默爾蘇卡官撥兵往探。二十二日回報。該國查界委員。行次中途。調回辦理兵差等語。該委員巴哈塔復與詳切斟酌。據稱兩國和好。同是官差。不敢錯說等情。呈報前來。除將前後情形。照會俄國西悉畢爾總督。屬其務於來年查界之前。趕將色達拉拜私那俄國鄂

博依舊那回原處。以符成約。看其作何回覆。另行酌辦外。

理合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文碩奏。聞俄國收復伊犂一摺。俄人帶兵代為收復伊犂。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及。已令榮全馳赴伊犂。妥為布置。文碩現接土爾扈特親王車林拉布坦來文及委員探報。均有俄人收復伊犂之事。其是否將城池仍交中國接管。尚難遽定。榮全當懷遵前旨。迅赴伊犂。與之會晤商辦。中國有人經理。庶俄人無所藉口。藉杜說謀。文碩現已鈔發俄國條款等件。交千總李裕。以備接晤俄人。與之應對。榮全抵伊犂後。該千總亦可得所稟承也。車林拉布坦既有允為俄人帶路往攻瑪

那斯情事。恐其遂為所用。奎昌瑛棻。丈碩。尤當設法開導。加意
籠絡。毋稍大意。伊犂之事。烏科兩城。曾否有人前來報信。著奎
順。奎昌。多布沁扎木楚。瑛棻。丈碩。仍遵七月十七日寄諭。隨時
確探具奏。另片奏俄人私移鄂博。現籌辦理情形等語。俄官色
達拉拜。私將杜爾伯特達巴罕原立鄂博。那至博勒克地方。亟
應執定條約。與之理論。著奎昌瑛棻。丈碩。知照該國。務於來年
查界之前。趕將私移鄂博那回原處。以符成約。

丈碩密諭千總李昶劉丈

為密劉遵行事。照得七月十二日。據霍博克賽里親王呈
稱。該親王扎薩克等遵檄派員查閱鄂博。六月初五日差

旋。接見俄國卡官。聞有江達拉現擬帶兵助勦中國逆匪等情。呈請查照前來。並據楊登雲面稱該弁差旋。行次霍博克賽里時。聞俄官帶兵二千名。請該親王派人帶路往勦瑪那斯逆之說。查該弁面稟之詞。猶係傳聞之語。而該親王鈐印呈文。則係確有可據。恐該委都司與該營官不知接待要領。輕重失宜。所關非淺。特用密劄知之。查俄羅斯係華西一大國。向與我中原通商和市。彼此信義相待。已歷百數十年之久。此次如果撥兵前來。自為我西陲淪失。已逾數年。致妨彼國貿易。是以撥兵協勦。既可依舊通商。並可以得除逆助順之名。當妥為接待。惟一以理義為

主。不可我去求他兵力。貽日後不便。然彼既以和好為名前來。我亦不可直言峻拒。尤不可冒失動蠢。以致俄人轉得藉口占理。茲將酌擬應行事宜。大綱五款。開單同與俄國互定和約。一併鈔發。俾委員營官。得所遵從。如能遵循了事。固屬甚善。儻或別生枝節。務須飛速呈報。仍一面妥籌支持之法。以待指示回覆。為此特劄。

一俄官此來。度必不先與賊接仗。而先來見中國官紳。俄官來時。即著李祥趙興體與之接見。即彼不先來見。亦著該委都司與該營官先行持名片赴彼營道候。即便定日二人親往拜會。見時分賓主坐。俄官到我營來。亦須讓其

上坐。首敘寒暄和好之禮。次問帶兵來意。伊必言是因中國新疆各城。均被回賊蹂躪。民生荼炭。日久無兵。所以前來相助。該員營可答言多承厚誼。俱見兩國和好憑據。新疆失陷以來。我們

皇上無刻不廑

聖心。痛民生之磨苦。恨誤事之諸臣。所以新疆殉難官員。至今未

蒙

賜卹者。是為裁抑之。緩俟百姓咸皆得所之後。彼時未即撥兵者。

是因關內軍務尚未一律肅清。雖疊

飭陝甘總督。然而其勢未能急切欽遵。非我們制臺成心膜視。又

聞我們明將軍於同治四年。因伊犂塔爾巴哈台軍情萬緊。一時關內請兵不及。念兩國和好多年。而二城皆有貴國通商市圍。特請撥兵協助。彼時是為保全無數生靈。情出萬不得已。不想貴國官員。始則置之不答。後雖應允而人展轉技梧。以致無濟於事。今則情形與前不同。地方已然蹂躪。民生已然困厄。目下此間賊勢已窮。關內軍務已就肅清。我們制臺不日遵

旨派委文武大員。前來辦理恢復要事。我們這鎮西營貞義局良民義勇。在此保守地方。先行相機勦捕。以待大兵前來。便可洗賊淨盡。是以功在垂成。此時似可無勞貴國兵力。一

照前辭謝俄官。肯聽則已。儻以和好助勦為名。不肯撤兵回國。該委員營官。可言助勦雖因和好。但此國家大事。何未聞貴國公使。先期知照我們大憲。此來是貴國之意耶。抑貴官之意耶。即使貴國之意。不但我二人官職較小。雖我們省中大憲。亦不敢徑行留用。貴官必欲協勦。須待我們呈明大憲。酌覆示覆。我們方能遵辦。即或事屬可行。亦必以貴國專備接應之需。攻打之師。仍應中國出派。一切調度指揮。統由中國主持。方協賓主之義。

一俄官如問陝甘制臺所派大員。何時方到。可答言八九月間可得準期。又俄官如問此地雖有兵勇。烏嚕木齊塔

爾巴哈台兩城。又當如何辦理。可答言此地雖有兵勇。烏嚕木齊自能節節進取。況彼處亦有我們哈密大人。派委營官駐紮。至塔爾巴哈台賊已早竄無蹤。祇尚未經修理城垣。故將索倫一營。暫駐葦塘子地面。藉資看守。是塔爾巴哈台已屬收復。更無須乎兵力。

一此來俄官不知是誰。儻非說理之人。強恃兵威。迫以義為難從之事。該委員營官先與耐心講理。言貴官此來。原為兩國和好。既以和好而來。而又如此非理引誘。非義威偪。是何道理。古今世事。曲直有箇理在。不是逞強所能行的。此營男婦老弱。全是

大清良民。數年困苦。毫不變心。如今非怕貴國兵威。不敢相抗。是因兩國和好。今貴官如此無理違約之事。尚未報之我們大憲。所以不敢輕率舉動。然非義之事。雖死亦不甘從。惟有詳細稟大憲。與貴國公使理論曲直。看貴公使講理與否。再定處法耳。

一俄官習俗。不拘軍營差次。均得攜眷。其婦女見中國官員。必要扯手問好。此是彼國之禮。此次俄營婦女。如以此禮相見。該委員營官須辭。言此是貴國習俗。若我中國禮教。男女授受不親。犯則謂之無理。請仍免行此禮為是。又俄人在境之時。我百姓眷屬。五十以下婦女。不可輕易出

門。省卻多少枝節。切要切要。

以上五條。是就本大臣意想所及要緊關鍵。揭以示之。此外豫擬不及之處。則在該委員營官隨機應變。妥帖籌之。大抵辦理交涉事件。首貴以義為質。以理自處。示和而莊。自然不致大錯。實有重大事件。如攻城助勦。通商設市諸節。不妨與之言明。我們官階較小。雖然如此會議。仍須稟候我們大憲裁奪。庶更得有退步。但不可一概推脫。不管不議。轉致俄人輕視不服。又俄人儻有分兵往攻烏嚕木齊之意。可飛速分稟本城及哈密大人。並著該委員營官酌量情形。將最要關鍵。就近傳知定西營官徐學功知之。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本月初四日。由軍機處交出北洋大臣李鴻章。辦理日本國議約通商。訂立條規章程完竣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旋據李鴻章致臣等函。稱該使臣堅求進京。因係條規議允之事。未便阻止。惟國書一節。經李鴻章詳加開導。始允不遞。該使謂奉命遠來。欽獻

兩宮

皇太后

皇上方物。並到總理衙門拜謁。以致殷殷向慕之意。既不必呈遞國書。務求總署代奏。鴻章允為轉達。彼甚欣然。定於八月

初二日由津北上。在京耽閣半月即回。該國頗講應酬禮節。先經彼處贈送土物。礙難過拒。當具答儀。公所相見。加以筵宴。禁敦雍容。情文兼至。意到京後不至更有要求等語。臣等伏思此次日本使臣來津。議立通商條約。經北洋大臣李鴻章與之互議章程。尚俱恭順。並未多所要求。現於本月十四日。經江蘇記名海關道孫士達伴送到京。臣等當即定於十七日。午臣衙門接見。是日未刻該正副使四人。帶同隨從人員到署。先請

聖安。次與臣等敘相見禮。禮貌詞氣。均甚恭謹。當即面呈方物清單。並將所獻物件。齎送到署。求臣等代為轉奏。復另饋臣

奕訢土物一分。並按照李鴻章所稱未經呈遞國書。臣等
即於是日在臣衙門設筵相待。禮數優加。席間惟各道兩
國和好之情。並告以現既定立條約。自必永相遵守。該使
臣等亦無異詞。禮畢稱謝而散。臣等復訂於本月二十四
日。同赴該使臣寓所答拜。至該使臣所獻方物。如蒙
賞收。自應以中國之禮相酬。臣等公同商酌。其敬獻
兩宮
皇太后
皇上方物。係奉伊國主之命。應以禮物令該使臣帶回。酬答伊主。
臣等擬購辦中國書籍紬緞等件。面告該使臣等。係由

內府所頒。以示優重。復另辦禮物一分。為臣奕訢酬答該使
臣等之禮。一俟禮物送畢。仍令該道孫士達伴送回津。以
便該使臣等即行回國。不致日久稽延。
御批。該國所呈方物。著留中。其另餽土儀一分。即著恭親王收受。
己卯。署烏里雅蘇台將軍奎昌。署伊犂將軍榮全。烏里雅
蘇台參贊大臣多布沁扎木楚奏。竊於本年八月初二日。
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十年七月十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西悉畢爾地方官由銅綫致該
國住京使臣信函。內稱七河省巡撫廊。派兵前往伊犂。與達蘭
察拔仗獲勝等因。欽此。伏查俄人所稱七河省巡撫。即阿爾瑪

圖之固必那圖爾。溯查伊犂淪陷以後。數年消息未通。茲俄人乘我不逮兼顧。突然襲取。揣其素日居心譎詐。難保無覬覦要求情事。弩榮全即擬來裝就道。因查烏里雅蘇台去伊犂。由塔爾巴哈台行走。約共六十餘站。科布多迪西五站外。臺站斷絕。該俄是否仍屯伊犂。抑係將其地空出。究竟意欲何為。未可懸揣。且數年來如該處人心離散。非有兵力聲威較大。未易讋服來歸。是前往伊犂駐守。派兵籌餉。宜先布置。弩榮全曾接阿爾瑪圖固必那圖爾來文。麗行譯出。內稱本固必那圖爾現今到博羅胡吉爾地方領了兵去。固爾扎之伊犂地方。由庫莫呢地方附近。將

沖犯我們兵丁之塔藍纏之人辦理治罪。想著兩大國和好。請貴將軍飭令庫庫托莫博羅胡吉爾住的管你們人的官。與我一齊出征等語。正擬籌議辦理。適奉

諭旨。著等擬藉俄文為由。先行派員前往查探情形。查伊犂滿營藍翎佐領衛防禦多仁泰人頗明白。連年行走俄國。於各該處情形熟悉。當令隨帶索倫弁兵。持文於八月初六日由烏飛速起程。作為商議進兵。過塔爾巴哈台徑赴伊犂。查探進兵暨運解糧餉道路。有無賊蹤阻滯。暗訪糧石是否能就俄國購買。面見俄官。探其進取伊犂。其意何在。圖爾根索倫伊犂錫伯滿綠營民人。共約若干。是否變心。現

在情形何如。隨探據稟酌辦。並皆由烏庫軍餉項下。提借
銀五百兩。交該員承領。備作車腳。咯辦賞需。應酬俄官。便
宜支用。合無籲懇
天恩。請將藍翎佐領銜防禦多仁泰
賞換花翎三品頂帶。以壯觀瞻。俾各處雜款人等。知所尊崇。勵其
歸附之心。秉該員往探之間。弩等趕即會商科城大臣。統
籌大局。部署一切。如何派兵前往駐守。需餉若干。略有端
倪。再行迅速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等奏。遵旨籌辦伊犂情形。禁全因接到俄國
來文。有約會派兵出征之語。派令防禦多仁泰。先赴伊犂查探

情形。多仁泰著照所請賞給三品頂帶。並賞換花翎。即著飭令該員趕緊前往。將一切情形詳細確查。隨時稟明酌辦。據實具奏。俄國既代為收復伊犂。非有大員迅速前往經理。恐該國更有所藉口。著榮全懍遵前旨。部署起程。需帶官兵。或即在烏城附近酌調。以資迅捷。其如何取道前進。如何派兵駐守。前由戶部撥銀二十萬。並另籌賞需。此外尚應籌餉若干。除由塔爾巴哈台行走外。尚有何路可以徑達伊犂。科城迤西五站以外。臺站阻絕。應如何鼓勵衆民。一體設立臺站。俾官兵糧餉往來。不致窒礙。兵少不足以振威。兵多又艱於糧運。榮全應帶兵若干名。均著與奎昌等通盤籌畫。迅速奏聞。榮全素性勇往。朝廷固

所深知。大昌等斷不可畏難遲延。致誤大局。

癸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八月初四日。軍機處片

交禮部據咨轉奏一摺。並單二件。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查上年冬間。暨本年春間美國使臣鏤斐迭

兩次來臣衙門。述及擬派水師提督帶領兵船前往朝鮮。

商議各事。並面遞節略。屬交朝鮮。曾經臣等再三推絕。並

力阻其前往。該使臣迄未聽從。仍照送信函一件。請為轉

達朝鮮。一面即偕該國提督同坐兵船前往。臣等當以美

國兵船之往不往。不在此信之投不投。若不將信函先為

遞去。恐朝鮮未知來由。轉誤事機。殊非關切之道。當經奏

明。照案咨送禮部轉交朝鮮。准朝鮮咨覆。以美國函詢同治四五年商船在朝鮮遭風被害被救情形。逐層剖晰。並聲明遠人經涉風濤。在所矜恤。絕無殘害等因。復經臣等據咨函致美國使臣在案。惟朝鮮咨覆由禮部行知臣衙門之時。已在美國兵船前往。兩國交兵之後。茲復准禮部據朝鮮國王來咨。前因查鎮斐迪前次欲往朝鮮商議各事時。即經臣等將朝鮮於各國遭風難民。向皆一體拯救。其地方瘠苦。無裨通商各情。向該使臣婉轉開導。未嘗不曉然易明。無如東西洋之風俗政令。不能盡同。反覆譬曉。始終未有聽從。今朝鮮國王復請明降

諭旨。俾美國使臣。洞悉利害。明知兩無所益。釋慮於遭難拯救。斷念於他事交涉。更無搆釁滋擾。各安無事等語。自係豁後懲前。豫為慎固封守之計。惟朝鮮所言。美國聽從與否。殊無把握。臣等自未便冒然請

旨。本月初九日。因晤美國署使臣衛廉士。將前與鏤斐迪所言各節。再向申述。並將朝鮮國王咨文大意。向其說明。據衛廉士云。此事非伊等所能作主。須由本國酌定。臣等因其語涉推託。未便再與深談。衛廉士並索看朝鮮原文。禮部原奏。臣等現將朝鮮文內聲敘遭風船隻。向來拯救。通商事件。無待再商兩節。辦具照會。知照該使。其禮部原奏。則照

錄清單。一併附去。現既未得該使臣不再前往確據。而將
來該國能否允許。亦難懸揣。所有朝鮮國王懇請明降
諭旨之處。殊多窒礙。應請毋庸置議。總之朝鮮係中國所屬。休戚
所關。遇有此等事件。即無該國王陳請。中國無不豫為調
停。冀其與西洋各邦。不致肇生釁端。嗣後西洋各國。如再
遇有前項事情。臣等仍當查照朝鮮來文。隨時攔阻。其能
聽與否。雖不可必。總勸彼此相安。斷無朕視之理。朝鮮差
來齎奏官李應俊尚在
京師。所有覆議緣由。應俟奉
旨後。由禮部照案鈔錄原奏。封固交該齎奏官齎回。由該國王查

照。

御批。依議。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十年八月初六日。准禮部咨稱本部鈔錄

朝鮮國王咨文轉奏一摺。鈔錄原奏暨朝鮮國王咨文知

照前來。查禮部原奏。以朝鮮國王歷陳美國兵船情形。懇

請明降

諭旨。使美國使臣洞悉利害。各安無事等情。可否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咨稱情節。酌量辦理等因。後查朝

鮮國王咨文。其大意不外二端。一則謂遭風船隻之無待

商辦也。據稱敝邦三面濱海。凡遇遭難來泊之別國客船。或助糧給需。候風歸去。或船破不完。旱路護送。各隨其願。並無阻礙。定規成憲。由來久矣。則遭難客船。慰恤護送。不待商辦而保無疑。實有如此。一則謂通商事件之不必商辦也。據稱從前別國。不知朝鮮之風土物產。每以通商之說來。而本國之決不可行。客商之亦無所利。曾有同治五年咨陳。敝邦之海隅偏小。天下共知。民貧貨儉。金銀珠玉。原非土產。米粟布帛。未見其裕。況國俗儉陋。工手麤劣。未有一件貨物。堪與別國交易。則通商事件之不必商辦又如此。深願貴大臣得悉其詳。知其兩無裨益。釋慮於遭難

拯救。斷念於他事交涉。更無搆釁。各安無事。是則朝鮮國王咨內情形。本爵查朝鮮咨稱各節。自係實在情形。其難船之無不保護。通商之無可商辦。係伊國之成規。伊國成規。聽伊國自行主持。中國向不勉強。貴國與中國和好。中國之屬國。想貴國亦無用勉強。方為和睦之道。為此將朝鮮國王咨稱情節。照會貴大臣查照。希即轉行貴國。茲將禮部據咨轉奏一摺。鈔錄附閱。

丙戌。署烏里雅蘇台將軍奎昌。署伊犂將軍榮全。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多布沁扎木楚奏。竊等前奉密寄

諭旨。因俄人收復伊犂。曾將派員先往確探各節。八月初五日馳

陳在案。初六日。有土爾扈特扎齊魯克齊訥斯吐到烏。給該罕布彥鄂勒哲依圖送信。據稱俄羅斯有兵二千餘。於本年五月初間。與纏頭打仗十餘次。五月十四日。收復伊犂。又遞到烏提所屬晶河營外委韓義等稟內稱據晶河土爾扈特遊牧台吉從伊旋回。言稱有俄羅斯大兵於五月十四日。將金頂寺克開占踞。眾纏頭投誠。漢回勦殺一半。俄人欲將眾纏頭安在西域。尚未定準。所有原設各官印信要出。仍給滿漢察哈爾官員辦事各等情前來。奴才榮全猝接此信。五內如焚。是俄人襲取伊犂。已屬確實。其移安纏頭。並令滿漢察哈爾官員辦事。尤屬意存叵測。正在

焦急。初七日欽奉

諭旨。所有鉤需諭令戶部迅速籌撥等因。欽此。臣等公同熟商。現在情形。須由塔爾巴哈台取道前進。而由科布多至塔城。約二十六七站。臺路斷絕。勢須隨帶行營。沿途去瑪納斯各處相近。伏莽尚多。必須酌帶官兵。且俄人奸詐異常。如有覬覦。更難措手。若僅肆意要求。力與口舌相爭。則伊犂新服。亦須有新到官兵鎮服。乃烏城僅有防兵一千五百名。屢探固爾扳鐵色克等處。逆匪蠢動。又難抽調。查吉林統領訥蘇肯黑龍江統領吉爾洪額。屢經戰陣。謀勇兼優。擬由杜嘎爾飛飭吉爾洪額。抽調黑龍江頭起三起官兵。

訥蘇肯抽調吉林官兵五百名。選拔精壯。配帶軍火器械。並將打仗奪獲賊中駝隻。揀肥壯者五百隻。由驛裹帶。兼結限九月內到烏。以期迅速。杜嘎爾大營兵應單弱。查有前任荆州副都統薩薩布現帶吉林黑龍江馬隊一千二百餘名。在綏防勦。擬將此項馬隊全調至杜嘎爾大營。以補其數。並令吉爾洪額等官兵一千名。行抵哈爾呢頓將領過官中駝馬。均交杜嘎爾大營由臺前來。俟薩薩布所部官兵到後。以便騎用。其吉爾洪額等到烏後。所需駝馬。芬等現經設法勸捐購買。接濟前進。口外荒沙大漠。兵行口糧為先。酌擬官兵一千餘名裹帶三箇月口糧。約須三

十萬斤。飛飭由臺押運來烏。以濟要需。芳榮全購辦駝馬。
整頓行裝。俟所調官兵。一有來信。刻即探道前進。合無仰
懇
天恩。飭下直隸總督。山西巡撫。轉飭口北道歸綏道先行籌款。各
辦口糧十萬斤。由綏遠城張家口迅速運解。並請
旨飭知綏遠城將軍。察哈爾都統。總統杜嘎爾。遵照分撥各官兵
轉運口糧。兼站前進。至後路接應官兵。令銜請
旨添調吉林黑龍江馬隊二千。配齊軍火鍋帳。酌帶糧餉。由得力
大員統帶。陸續進。藉壯聲威。其各官兵應需餉項。請部
趕緊籌撥。口糧一切。仍由直隸。山西就近籌撥。由綏遠城

張家口源源撥解。由烏科兩城接運。至科城迤西約十數站。尤須酌設糧臺。以通聲息。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等奏。俄人裝馱伊犂。遵旨籌辦情形。俄人代復伊犂。仍令滿漢察哈爾官員辦事。查察該國情形。雖不至公然占踞伊城。惟口舌辨論。勢所難免。亟須大員前往經理。著榮全仍遵疊次諭旨。與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會商。部署起程。榮全擬由杜嘎爾軍營。抽調黑龍江頭起三起官兵五百名。交吉爾洪額統帶。吉林官兵五百名。交訥蘇音統帶。配齊軍火器械。並將奪獲賊中駝隻。選擇膘壯者五百隻。兼程前進。限九月內到烏。並擬將在綏防勦之薩薩布所帶吉林黑龍江馬隊一千二

百餘名。調至杜嘎爾營中。以補其數。現在杜嘎爾勦賊。亦屬喫緊之際。該副都統能否令吉爾洪額訥蘇貢帶領馬隊赴伊。抑或另行派員統帶前往。著榮全與杜嘎爾悉心商酌。妥籌調派。閒索倫官兵現駐葦塘子地方。榮全即可訖近帶往。以壯聲威。杜嘎爾無論如何為難。總須抽調官兵。撥交榮全帶赴伊城。不得因榮全尚有索倫官兵可撥。遽存推諉。榮全擬帶官兵一千餘名。裹糧三箇月。約需三十萬斤。請飭由口北道歸綏道另籌款項。各先辦糧十萬斤。由臺站解赴烏城。即著李鴻章。何璟。飭令各該道如數籌辦。由綏遠城張家口分道運解。並著定安。慶春。趕緊催提。設法趲運。以濟要需。所請添調吉林黑龍江馬隊

二千名之處。該處官兵年來徵調不少。已諭該將軍等先行挑齊。候旨備調。奎昌等所稱科城迤西約十數站。應設糧臺之處。著瑛棨丈碩與奎昌等妥籌辦理。

九月。甲午。禮部奏。同治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因本年四月間。有異樣船一隻。漂到白翎鎮前洋觸嶼。船隻破傷。內七人願從旱路還歸。又五月間。三帆異樣船一隻。留碇白翎鎮墻洞浦。嗣大船舉帆遁逃。挾船一隻被執。船中所載四人。供稱願領還漂人七名。至五月二十二日。三帆異樣船一隻。碇留外洋。稱係特來領還白翎島漂泊中國

人九名。洋國人二名。與破船什物等因。盤詰無疑。故前後
漂人十一名。與帶來什物。一一出結。順付大船領還等情。
咨請轉奏前來。臣等查本年五月二十七日。准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咨稱。本衙門具奏據英國照會朝鮮扣留英民
二名。請
飭禮部行查朝鮮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咨禮部遵辦等因。經臣部於五月二十九日。鈔錄送
到原奏。行文朝鮮國王遵照辦理在案。嗣於六月十五日。
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本衙門附奏。據英使照會英
人二名。朝鮮並未扣留。現已回來。並據布國照會朝鮮扣

留布人。請
飭禮部分別行知朝鮮一片。奉
旨依議。欽此。咨禮部遵辦等因。復經臣部於六月二十一日。行文
朝鮮國王。查照分別辦理亦在案。茲據該國王咨稱前因。
臣等檢查來咨。係六月二十五日封發。自係尚未接到臣
部兩次咨文。惟所稱前後漂人十一名。一一出結。順付大
船領還等語。是朝鮮尚無扣留外國民人。復由臣部鈔錄
原咨。行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辦理。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解送漂海人口事。同治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據黃海道觀察使徐元輔。水軍節度使尹映等官。鐫火馳
啟。備長淵府使李昌鎬。白翎僉使李普憲呈稱。本年四月
十七日。異樣船一隻。漂到於白翎鎮前洋等因。具報。就差
該地方官長淵府使李昌鎬。白翎僉使李普憲。譯學趙廷
孝。馳往問情詳詰來由。漂人姚辰東答稱。俺們七人。俱係
山東省登州府福山縣人。在煙臺村與大發國船主十人。
我們客人十二人。通共二十二人。裝載貨物。本年四月十
五日同乘一船。向往賣買琿春城之路。為海霧所迷。大風
所漂。至此觸嶼。船隻破傷。同載大發國人十名。客人五名。

分乘挾艇回去。我們七人船小不能同行。僅僅保命。風濤餘生。難以駕海。願從旱路還歸云云。察其言語。考其服著。的是商船漂泊無疑等因。嗣於五月初九日。續接黃海道觀察使徐元轉。節度使尹暎馳啟。備長淵府使李昌鎬。白翎僉使李普憲呈稱。本月初三日。三帆異樣船一隻。留碇於白翎鎮墻洞浦。乘其挾船。來往於頭毛津近處等因。異船出入近浦。其情叵測。即差該地方官弁領率士卒。馳往該浦之際。所碇大船。舉帆遁逃。挾船一隻。仍被執捉。問其來情。則船中所載四名。中二名同係登州府煙臺村人。因鋪主西公順之所使。領還七箇漂人之意。受出票文到此。

二人卽大布國人。號稱黑鬼子。白鬼子。慣識水路。同船出來云云。現納大布國票文。而實為白翎鎮漂到姚辰東等七人領還等語。則此項漂人。既願從陸歸去。而今來大船。則遠遁無形。順付領還。其勢來由等因。繼又五月三十日。據該道觀察使節度使等官馳報。備長淵府使白翎僉使等呈稱。本月二十二日。三帆異樣船一隻。碇留外洋。馳詣觀望動靜之際。從船一隻。來泊浦邊。船中所載只有三人。問其來由。則一是

上國人。二是洋國人。而稱以山東領事官英國人梅輝喜布國參將夏先福帶率官兵。特來領還白翎島漂泊

上國人九名。洋國人二名。與破船什物收去等因具報。即差
該地方官馳往該浦。異船所泊處。詳詰盤問。無他疑慮。的
是領還船隻。故前後漂人十一名。與帶來鈎拯什物一一
出給破傷船隻。投棄物件。依願付火焰餘鐵物這這取去。
候風發送等因。據此。竊照商船漂到。人命全活。實為多幸。
且有大船踵至。順付領還。允為便當。各人姓名年紀居住。
及帶去物件。一一開錄移咨。請照驗轉奏施行。
丁酉。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奏。遵查俄兵收復伊犂一事。
奏已於七月二十日馳陳在案。八月初九日。有正月間布
彥鄂爾哲依國差回該汗遊牧之佐領額爾德呢稟見。詢

及西路一切情形。據稱伊抵遊牧。六月間傳言。五月有俄官帶兵三千人。至伊犂與賊接仗。十六日得金頂寺。生擒賊目索帕爾敖了。許多被難之人。旗民蒙古皆有等語。隨詰沙山子圍勇。聞有收復伊犂之信。以為是否好事。係由何路而來。沿途有無賊蹤。據稱佐領係取道昌吉縣來。瑪那斯昌吉縣皆有賊匪盤踞其地。各處民勇。時往攻擊。該匪堅圍固守。時亦出隊迎敵。以護城禾稼。平時不常出來。沿途亦無賊卡。一二路行之人。避城繞道能走。民勇聞有俄兵之來。有以彼將人民仍令華官管理。覺得太平可望者。亦有恐轉受其荼毒者。並有慮及被戎來來占踞。亟

應早為揀備者。情形不一等語。查科布多在古城之北。相距十一正站。向赴伊犂。皆取道古城歸新疆大路。自古城西南行六站。至烏嚕木齊。又西行三站。至綏來縣治瑪那斯城。又五站至庫爾喀拉烏蘇。又三站至晶河。又七站至伊犂將軍城治。若赴塔爾巴哈台。其路有二。一仍取道古城道至瑪那斯。向西北行十五站。即抵塔爾巴哈台。連前共計三十六站。是為驛路。一由索爾克順卡倫西行二十二站。連北路八臺。共三十站地。是為每年兩城會哨之路。自塔爾巴哈台赴伊犂西南行亦十八站。皆當年驛路。茲該佐領稱西湖。即庫爾喀拉烏蘇城外西北數十里。

當日屯田稻地。現有所謂劉姓鄉約。在彼屯紮者。接奏員李耀上年遞到約繪地圖。自西湖東北行約四五站地。至綏來縣治迤北一百餘里之沙山子。又北行三四站地。至烏嚕木湖。又兩三站地。至霍博克賽里。自此轉來南行三四站地。至布倫托海。東行五六站地。即入科布多屬烏梁海境。再行十六臺達城。若赴塔爾巴哈台則由霍博克賽里。西北行有六七站地。自塔爾巴哈台赴伊犂舊路之外。有無新路。則未聞有論及者。此現在道路情形。榮全奉使伊犂。固不得謂無路可通。第該將軍此行。與尋常往來迥異。需用烏拉繁多。蒙古艱於生計。倉卒安臺不易。容可竭力圖

綫。而後此餉道經由。尤宜從長妥議。一面將烏梁海迪西如何續安臺站之處。密令在城司員筆帖式等公同籌議。一面專差檄飭委員李祺守備衛趙興體將綏來昌吉迪化各州縣境內賊勢實在情形。近日各勇營曾否入與接仗。究竟有無俄人前赴該局。並將來轉運軍餉。如取道西湖中途有無窒礙。該局能否與西湖鄉勇聯絡聲勢。設法辦理之處。逐細籌酌。確實呈報。至由庫爾喀拉烏蘇迪西如何接護轉運設站安臺之處。應由榮全暨奎昌等就近與布彥鄂勒哲依圖商酌擬議。其或取道塔爾巴哈台行走之處。亦應由該將軍等傳問現在防營葦塘子官員

採擇酌覈。等現將二層。具函商議。應若何撥兵運餉之處。
俟與榮全奎昌等公商擬議。另行覆奏。
文碩又奏。再查本年會查新界。俄官未到情節。已陳明在
案。嗣於七月二十三日。據索果克卡倫侍衛樂爾謹奏稟
稱。俄官有信復來會查新界。等當飭原派委員已哈塔等
趕急前往。即便將上年俄人所那郛博。與之執約開導。令
仍那回等因去後。續據該委員該侍衛等先後稟稱。現來
俄官名叫尼克勒幅。並非查界之人。帶兵百餘名。聲言奉
伊大官之命。帶兵來此住紮。備中國打賊之用。並稱已有
文來知照。至那移郛博一節。該委員等便中亦與說及。該

俄官推言管界別有其官。伊不能為越俎代辦各等語。先是六月間有派往俄國商辦哈薩克事務之錫伯驍騎校已抗阿回城面稟正月到俄國斜米。接見署事江達搭言該國因聞我烏里雅蘇台等處地方不靖。不能不調兵備邊。現有軍務。他事只得緩商等語。已隔多日。於稟辭前往烏里雅蘇台時。又言及正月在斜米時。彼處街市間傳謂聞之阿爾泰山一帶哈薩克言。有中國徵兵數萬。欲往俄國爭界之說。各審聽之餘。不勝詫異。因該驍騎校係錫伯營員。是以姑漫應之。而未切責初來未即稟明之謬。至稱言出阿爾泰山一帶哈薩克。則其來由尤甚可疑。此項哈

薩克與棍喝扎勒參比擲遊牧向未熟識該喇嘛前有意圖煽惑貞義局民伎倆比或衷懷畏懼因指往來差人之便假手哈薩克傳播流言亦未可知方擬詳細函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適接卡倫侍衛等果有俄兵住紮之稟隨添派理藩院幫辦司員明魁筆帖式廣慶馳往查看情形設法解釋其疑

諭軍機大臣等文碩奏遵旨詳查程途道里及籌辦大概情形一摺文碩現在詢悉西路情形實有俄官帶兵三千收復伊犂之信瑪那斯昌吉縣皆有賊匪盤踞民勇時往攻擊文碩已檄令委員李昶等查明綏來昌吉迪化各州縣境內實在賊情有無

俄人前赴該屬。著俟該委員等呈報後。隨時知照榮全。妥為籌辦。毋失機宜。由科布多前往伊犂及塔爾巴哈台路徑。文碩既已查明。是榮全馳赴伊犂既屬有路可通。即當剋期起程。不得藉詞延宕。將來轉運軍餉。能否取道西湖。著文碩悉心酌度。設法妥辦。其庫爾喀拉烏蘇迤西。如何設站安臺。接護轉運。著榮全奎昌多布沁扎木楚。體察情形。奏明辦理。撥兵運糧各事宜。最關緊要。並著會商文碩。妥議具奏。另片奏。新到俄官尼克勒幅。稱係帶兵往紮備賊。並非查界之人等語。中國徵兵欲往俄國爭界。究竟謠傳何自而起。俄人聲言調兵備邊。或係因此流言。心懷疑惑。著文碩撥令委員明魁等。查看情形。設法解釋。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同治六年十月間奉
旨派蒲安臣。志剛。孫家穀。前往外洋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所
有應需經費。臣等以事屬創舉。諸無一定。難以覈數分撥。
因查輪船變價項下。尚有餘存銀兩。擬請即在此存項內
提撥。交由總稅務司赫德支發。俟將來差竣回京。再行覈
實開銷等因。業經奏明奉
旨允准。欽遵辦理在案。上年出使人員。差竣回京。即經臣等劄飭
赫德將用過經費銀兩數目。覈實造報。旋准申覆。以此項
經費。係左協理柏卓安一手經理。當俟將帳目送到。再行
覈報。茲據赫德申稱。出使經費。通計前後共動撥銀二十

六萬五千兩。均係由輪船變價項下撥發。現據左協理柏卓安開具洋文總帳。並各帳分款造報。經總稅務司將洋文總帳譯出漢文。暨原來之流水帳簿及各收據。一併申送請銷等因前來。臣等查此項經費。始議原因外洋各國。與內地情形不同。舟車寓館。不無稍費。且此行係中國體制所關。試辦之初。一切不能過示限制。並因遞寄銀兩。諸多不便。是以將經費一款。交由總稅務司赫德轉寄左協理柏卓安一手經理。現將總帳由臣等詳加查覈。俟奏奉

諭旨。再行咨照戶部查銷。

御批。知道了。

庚子。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照上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民教滋事一案。經督臣曾國藩將緝獲各犯分別案擬。於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三九月十三等日。兩次具奏。欽奉

諭旨。曾國藩等先後定擬正法之犯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即行分別辦理等因欽此。臣當因事關中外交涉。派令天津府知府馬繩武先往英領事並法領事李蔚海暨俄領事孔氣處告知各情。詎孔氣指出案內扎死俄人之兇犯田二等四名。央求緩決。臣查該四犯辦抵。原以償俄人被害之命。俄領事既有異詞。若遽行辦結。仍屬了而未了。又未便

因此致稽全案。使法國藉為口實。惟有仍遵

諭旨分別辦理之意。即於九月二十五日。將殺死法國人之正犯馮癩子等十六名。先行正法。其田二等四犯監候另辦。分咨刑部暨總理衙門查照。並於閏十月十六日奏報洋務大略附片中。聲明教案應抵兇犯。俄領事力求緩決。現飭天津道府與之妥議。容有定局。再行請

旨酌奪各等因在案。臣當時偵得俄人實情。既要卹銀。不肯再殺多命。致受法國教案牽連。為津市俄商重結讐怨。中懷忌慮。而姑以犯供不實為詞。藉圖延緩。特該國新派住京使臣倭良嘎哩甫抵天津。照會三口通商大臣成林。轉咨前

來。並有此案大致。在務將真犯照例懲治。不在人數多少等語。臣即劄行天津道府。令其再將該四犯確實供詞。詳細修具節略。照會俄領事。俾知該犯等實係真兇。並飭馬繩武往告該領事。以中國辦理命案。自有定例。本處祇知道

旨執法。此非該國所得干預。該領事旋來臣行館謁見。據稱犯供並無在何處地方殺死俄人。及何人下手。殺傷某處。首從莫分。礙難轉呈。至中國百姓。應由中國官遵定例治罪。惟望逐細研鞫實情。俾昭憑信。又該國雖被殺斃男女三命。並不計抵償之多寡。亦不在辦決之遲速等語。臣以該領

事所言尚為得體。且深曉我國律例。即告以津民起事。祇與傳教法人為難。實與俄人無讐。柰人眾倉猝。莫由分曉。誤殺俄人。照中國誤殺比例。原未便科以死罪。祇為有關中外交涉大局。格外嚴辦。今若媒犯供尚未詳細。當令道府覆加研訊。先送草供與領事閱看。彼此蓋印為憑。然後再議如何照例擬罪。該領事亦無異說。十一月初旬。又來謁商。並遞申陳。稱奉彼國公使。飭令照約會訊定供。當經查照俄國和約第七條第八條大意。面與駁斥。並劄覆該領事約內祇云會同商辦。實無會訊明文。不容牽混。嗣又據申陳。奉彼公使明文。即照臣言不必會訊。仍請令孔領

事一見該四犯。以昭信讞。並諄求臣處劄行該領事遵照去後。其時津郡紳民聞有四犯緩決之說。衆情歡躍。公具稟帖。託俄國事主薩實實詳行寄呈倭使。代因犯乞恩。並稟道府。臣聞知當屬道府暫勿申詳。而該領事旋函致天津府。舉述倭使文稱商民欲有所言。當由總理衙門備文送交該大臣。方能代為轉奏等語。是該使欲藉商民公稟。奏達伊國。為轉圜地步。又欲總理衙門備文送交。以為見好張本。似與情理相合。若論中國辦案常例。斷不容紳民代求減免。惟歐羅巴風俗。輕國法而重輿論。彼族來中國通商。與官為難。卻不肯與百姓為難。茲就公稟一節。亦可

示以民情固結。不宜重辦之意。當即據情加函。咨請總理衙門備文送交。經該使轉寄彼國京都。據稱須俟回文。方可辦理。臣與總理衙門往復函商。皆以此舉出自俄人之請。應俟自為轉圜。不必加以催促。且須有明白回文為據。不能以一時口說為憑。至於命案而關係交涉機宜。自應於兩國照約會辦之中。仍不失中國依律定讞之法。方得體要。臣屢飭津海關道陳欽。天津府知府馬繩武。與該領事面晤特。將中國通行律例。如何分別重輕。以及刑部秋審一定辦法。明晰告知。彼以照例辦理。是否仍係死罪為疑。繼聞有原情緩決。遇赦減發之條。頗覺欣然。總理衙門

王大臣會晤該使等亦嘗以斯言相激動至本年五月間彼國甫有回文允照分別減等辦理該領事孔氣亦稱接到倭使委彼會辦之文並函致馬繩武仍與該守會議持平辦結以全終始臣復密加指示務與領事和衷商辦務期妥協茲據天津府知府馬繩武詳稱天津民教滋事案內毆死俄國人之田二張悃順段大項五等四名該府提案覆訊該犯等實係傷斃俄人正兇祇因當時到案心慌未供詳細復經傳同要證陳吉升等質訊明確錄供申請照會俄國孔領事知照嗣接領事函稱已經奉有劄文不必會訊應再訊取確供覈實擬辦正在提訊間即據天津

縣紳士前代理山東鄒縣知縣王鏞等一百四十五名。又鋪商陳光耀等一百十五名。公同赴府稟稱該犯田二段大張幗順項五等與俄人素無嫌怨。亦不認識。祇因聞有洋人打官鬧事之言。心生氣忿。各自持械前往救護。適與俄國男女三人途遇。誤認為即是打官之洋人。致各毆傷殞命。揆其一時忿激之心。係為救護官長而起。覈其三命死傷之由。實緣冒昧誤認所致。較諸懷挾私讐。豫謀糾毆殺人者。迥不相同。事後追思。悔恨何及。罪雖應得。情有可原。籲懇據情詳咨總理衙門。照會俄國欽差大臣。奏懇法外施仁。原情免抵等情。查此案孔領事屢請照例辦理。應

將該四犯查照律例擬罪。一面提犯覆鞫。錄取確供。詳蒙
咨請照會俄國住京公使。申送該國京都。茲蒙劉准總理
衙門咨據俄使照覆。現接本國來文。將送到各項文詞。並
紳商等公稟。細心查覈。擬將該犯等照所犯之輕重。分別
定罪減等辦理等因。鈔錄照會。行令妥擬具辦。又接孔領
事函稱。仍與該府持平辦結。稟奉諭令照約會同商辦。遵
復與領事往返函稱。擬定四犯罪名。開摺呈覈。並畫蒙咨
明總理衙門各在案。誠恐尚有不實不盡。復經傳集案證。
提同各犯。逐加覆訊。緣田二張憫順段大郎段起發項五
均天津縣人。田二段大向俱切賣西瓜生理。張憫順項五

俱備趁度日。與俄法各國人素不認識。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午後。田二等因傳聞法國人打官滋事。心生氣忿。田二。段大。各執西瓜刀。張憫順。項五。各持團練所用順刀長槍。先後趕往救護。行至河東藥王廟地方。遇見俄國二男一女。洋人各坐肩輿。被眾人圍住停駐。田二等誤認為打官之法國人。田二上前將女洋人扯出肩輿。順用西瓜刀砍傷其脊背。一男洋人即趨至女洋人背後。將女洋人抱住。田二又用刀砍傷女洋人左肋。段大亦用西瓜刀向砍男洋人右腰眼致傷。男洋人鬆手。與女洋人倒地。其另一男洋人所坐肩輿。已被眾人擠破走出。張憫順即用順

刀將洋人項心砍傷。該洋人用手遮格。又被張憫順砍傷
右手背。項五亦用長槍幫扎該洋人左腿倒地。詎二男一
女洋人。俱因傷殞命。田二。項五。先自回歸。段大。張憫順隨
同眾人將各屍身連兇刀一併擲棄河內歸家。經官訪拏
先後按名被獲。逐與先時拏獲兇犯馮爾子等共二十名。
訊供開揭。呈經前督臣曾國藩。奏明正法擬抵。嗣蒙飭將
田二等四名另擬。行由天津道督府疊次訊取確供。茲遵
飭照約會同孔領事妥商定擬。復經提犯覆鞫。據各供晰
前情不諱。案無遁飾。查律載因鬬毆而誤殺傷旁人者。以
鬬殺傷論。其故殺人而誤殺旁人者。以故殺論。又鬬毆殺

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故殺者斬監候。人共毆人因而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又棄屍水中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失屍者減一等。又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註云未犯斬絞死罪減一等即坐流三千里。犯流三千里者減一等坐徒三年。又犯徒流而父母老疾無人侍養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存留養親。又例載流犯照數決杖枷號四十日。准存留養親各等語。此案該犯田二張幗順段大。項五因聞法國人打官滋事。趕往救護。途遇俄國三人。誤認為打官之洋人。各用刀槍砍扎三人。致傷身死。均屬不法。查田二段大各覓一命。張幗順項五係共毆一

人致斃。惟項五捨扎左腿一傷。並非致命。張惘順用刀砍傷頂心。係致命部位。應以張惘順當其重罪。該犯等誤斃三命。雖因救護官長情切。並非挾嫌私鬬。第其所殺俱屬洋人。應如俄使所請。照所犯之輕重。分別定罪。以昭公允而敦睦誼。查張惘順與段大棄屍不失。律應擬徒。係屬輕罪不議。惟其與田二各自用刀疊砍二傷。係屬有心欲殺。情節較重。均應按律問擬。田二張惘順二犯。應依因故殺而誤殺旁人者。以故殺論。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請照孔領事會同該府議定稟明章程。應入三次秋審減等發遣。如遇

恩赦。卽予減等。無庸計及秋審次數。段大項五二把。各用槍刀砍扎。均止一傷。情節較輕。應於因鬬毆而誤殺旁人者。以鬬殺論。鬬殺者絞監候律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段大照擬發配折責安置。項五所供毋老丁單。是否屬實。應否留養。飭令天津縣傳同地族人等訊取供結。照例詳辦。該犯田二等被獲到案。已及一年。祇因孔領事節次會議。並由住京公使轉申俄國京都。往返需時。以致久羈囹圄。既經會議定案。未便拘牽成法。本年秋審。現已無及。應候咨請刑部通融案辦等情。經詳前來。並據天津道丁壽昌會同津海道陳欽。據情加勘轉詳。聲請奏咨辦理等情。臣

覆加查覈。所議尚屬平允。除將全詳供招分咨總理衙門
刑部查覈外。所有天津案內誤傷俄國人致死。照例另擬
四犯罪名。並先後商辦定擬各緣由。可否
飭下刑部附入本年秋審彙辦。抑請
旨即將田二張幗順二犯。照擬免勾遇赦減等之處。謹會同兩江
督臣曾國藩。合詞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速議具奏。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九月十四日。據奧
國使臣嘉理治來臣衙門面遞照會。內稱同治八年在京
兩國共訂和約。應請按約內第四十五款所載。或在上海

或在天津互交等語。臣等當以從前丹比各國互換條約。
均在上海辦理。今該使臣照會內所稱。請將條約互交。並
未指明一處。未便奏請辦理。面加駁詰。旋於十五日接據
該使臣來函。內稱所商互換條約一事。查係在上海互換
甚好。現起程前往上海。會同辦理等因。查與國議定和約。
係於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畫押。訂期互交。現據該使
臣來函請在上海互換。係與原議或在上海互交之說符
合。臣等查向來各國換約。係由各該使臣呈遞照會。據情
具奏。請
派大員互換。奉有

諭旨。即將條約咨送內閣用

寶。交

派出換約之員。祇領辦理。茲既據奥國使臣函稱。即日赴滬。候辦

換約事宜。自應查照各國換約成案辦理。臣等擬請就近

在江蘇巡撫江蘇布政使二員內。

簡派一員赴滬。與該國使臣將同治八年所立條約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按照歷次成案。將奥國漢洋文合訂

條約二本。恭用

御寶。發交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遞寄江蘇。交

派出之員祇領遵辦。奉

上諭。著派恩錫將同治八年與奧斯馬加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奧斯馬加國換約屆期。請
派員互換一摺。奧斯馬加國前立條約。聲明一年更換。現據該
國使臣嘉理治。呈遞照會。內稱即日赴滬候辦換約等語。著派
恩錫將同治八年與奧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其條約各本。俟
李鴻章派員齎送至江蘇時。即著恩錫祗領。屆期前往上海辦
理。恩錫於換約一事。向未經手。著曾國藩添派熟悉洋務大員
幫同辦理。以期妥協。本日諭旨一道。一併發往。如該使索看憑
據。即著恩錫另行恭錄給與閱看。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
機處備查。

奧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國特派欽差全權大臣。會同

貴國

特派欽差大臣。在京師共訂兩國和好通商和約。經本國大皇上。交本國各部共議。據各部並各公議堂斟酌詳察各條。均屬妥諧。其後恭奉本國大皇上御筆批准遵行。並派本大臣辦理互換條約事件。茲本大臣奉此和約二本。內均載本國大皇上准行諭言。遵查前與貴王大臣所議換約一事。應請貴王大臣按照約內第四十五款所載。或在上海

或在天津互交等語。迅即特派大員。將本大臣所奉本國
大皇上批准遵行和約二本接收。並將
貴國
大皇帝批准遵行和約二本。交本大臣領收可也。為此照會貴王
大臣查照。
奥國公使來函
昨在貴署。與貴親王各位大臣所商互換條約一事。本大
臣面交之照會內。未曾寫明在何處互換。茲查係在上海
互換甚好。用特備函奉達。現在本大臣即日起程赴滬。望
祈貴親王各位大臣。迅即派員前往上海。會同本大臣辦

理互換條約事件為幸。

丁未。署烏里雅蘇台將軍前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多布沁扎木楚。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奴才等商辦收復伊犂事宜。當將派員查探俄情。及商調官兵糧餉各節。先後查明在案。惟目視秋末冬初所調官兵。一時未能聚集。且俄人襲取伊犂。已四閱月。若非迅速前進。不但大雪封山。行途阻滯。且慮俄人藉口肆意覬覦。奴才榮全焦急萬分。公同商酌。先由在烏里雅蘇台防守吉林兵內。挑選官兵五十一員名。著即補佐領哈豐阿等管帶。由棍噶扎勒參營抽調伊犂額魯

特官兵五十七員名。派章蓋三吉管帶。伊犂滿營官兵十員名。隨營差委。均由各該營配帶軍器駝馬等件。裹糧三箇月糧餉。以後按月均由各該營接濟。部署妥協。於八月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等日。先派官兵分起押運軍裝前進。以免壅路擁滯。著榮全擇於九月初四日。帶領官兵起程。前途一切。相度機宜。隨時奏辦。其後路事宜。合無仰懇天恩。飭由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源源接濟。並將前調大員委員吉林黑龍江官兵。指由歸綏口北二道採辦口糧。請旨飭催迅速前來。俾榮全得免瞻顧之累。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等奏酌帶官兵起程前赴伊犂一摺。祇人襲

取伊犂。已四閱月。急須大員前往經理。且轉瞬大雪封山。行途阻滯。自應迅速前進。以赴事機。榮全因所調官兵未集。現於烏里雅蘇台防守各營內。酌量抽調百餘名。定於九月初四日起程。該署將軍膺茲鉅任。遠道遄行。所有一切機宜。即著穩慎籌辦。隨時具奏。其後路糧運各事宜。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文碩妥籌接濟。俾榮全得以壹意前進。不致瞻前顧後。前諭李鴻章何璟飭令口北道歸綏道各先辦糧十萬斤。由臺站解赴烏城。著嚴飭各該道趕緊如數籌解。並著定安慶春督催趲運。毋任遲誤。

刑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協辦

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覆審天津教案內誤斃俄國人四犯分別定擬一摺。同治十年九月十三日。奉

旨。該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會議天津民教滋事一案。田二。段大。張幗順。因聞法國人打官滋事。趕往救護。遂遇俄國三人。誤認為打官之洋人。輒與項五各用刀槍砍扎三人。致傷身死。女洋人係田二一人致斃。應以田二擬抵。在後之洋人。係張幗順與項五共毆致斃。張幗順所砍項心。係屬致命部位。應以張幗順擬抵。田二張幗順各用刀連砍二傷。雖屬有心致死。惟該犯等皆欲殺法國人。而誤及俄國人。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督所奏田二。張幗順。均合依故

殺旁人以故殺論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查故殺誤殺旁人秋審應入情實如覈其情節實有可原向俱奏明酌入緩決辦理今田二張幗順因故殺誤殺俄國人身死覈其情節係因救護官長與懷挾私恨逞兇殘殺者不同既據該督聲稱該犯等誤殺情輕應將該犯田二張幗順歸入秋審緩決辦理如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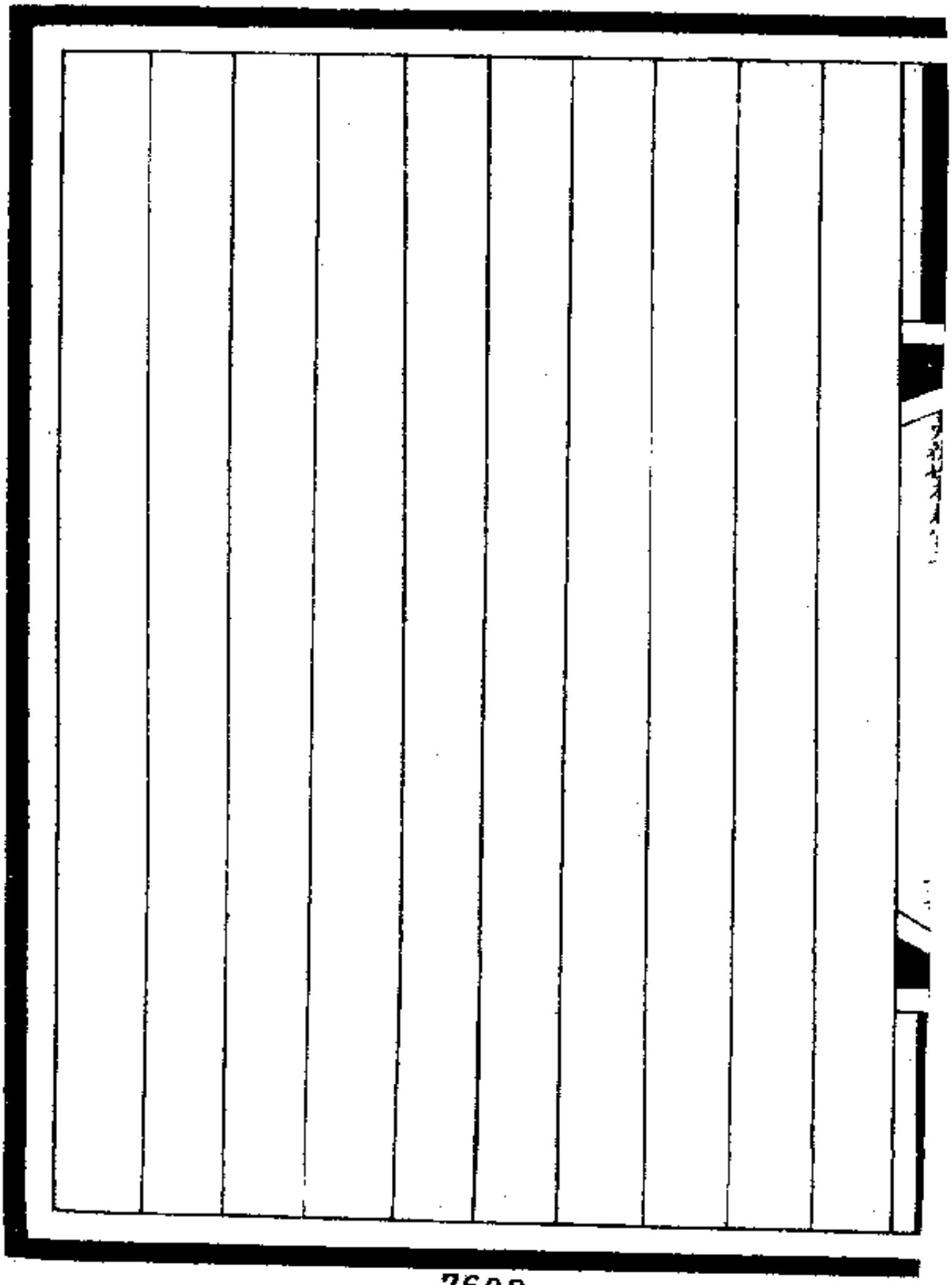
恩旨並准其一體減等該督奏稱段大項五各用槍刀砍扎均止一傷情節較輕應於因鬬毆而誤殺旁人者以鬬殺論鬬殺者絞監候律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查段大既係刀砍男洋人一命之正兇自應照律擬抵惟既據

該督聲稱該犯究因救護本官。以致誤殺。情節較輕。未便
拘泥常例。可否將段大紋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
里之處。恭候
欽定。共毆之案。例以下手致命傷重一人擬抵。其餘皆為餘人。向
無將共毆之人。概行抵命之理。今項五與張幗順共毆致
斃洋人一命。既以張幗順下手致命擬抵。該犯項五在場
幫毆。即屬餘人。按共毆餘人律止擬杖。惟所執長槍。係例
載兇器傷人問擬。該督將項五於鬬殺絞罪上減等擬流。
覈與定例不符。項五應改依共毆之人。審係執持刀槍等
項兇器傷人者。發近邊充軍。據供母老丁單。是否屬實。應

今該督照例查明取結。送部覈辦。

御批。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四

同治十年。辛未。十月。戊午。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文煜。福建巡撫王凱泰奏。竊照閩省船廠續造第五號輪船。擬名安瀾。監督日意格稟稱。該船長二十丈。寬三丈。船前舊水一丈有奇。船後舊水一丈二尺有奇。自船面至船底深一丈八尺有奇。除機器煤艙外。可裝貨四百噸。計重六十七萬餘斤。所有船身灰艙鑽孔鎸鈐鐵手。及包釘銅片等項。均已齊備。擇於同治十年五月初一日推移入水。所配輪機漏鑪。係一百五十匹馬力。均由廠中自製。先於三月間將漏鑪製好。安置船上。其輪機至本年六月底竣工。現

亦移配入船。一俟桅舵運纜碇架。及零星各件。料理就緒。即可展輪出洋。重據日意格稟。製造船機之法。計分五項。一在先將全座輪機。分件按量尺寸。縮畫圖式。一在模廠。按畫圖之大小。刻木以肖其形。一在打鐵鑄鐵各廠。仿照模樣。打鑄成器。一在輪機廠。將打鑄器件。刮磨合攏。一在水缸廠。打造大小各節銅管。銀配聯合。是併數廠之工作。方能共成一器。做法雖極靈巧。卻皆有次第可循。該輪機自九年八月起造。適因各廠皆有添酌器件。未暇專力於此。故至本年六月始報完竣。現在第二副第三副輪機。均按照式樣續造。匠作趨事日久。駕輕就熟。較易為功。其第

七號改造二百五十匹馬力兵船。於五月二十五日安上龍骨。現在兩艘船脇。均已上齊。即日可以封板。第八號輪船。仍係一百五十匹馬力。已於七月初間動工。謹將第七號船擬名揚武。第八號船擬名飛雲。以資號召。至鎚鐵廠本設於船廠之內。與輪機鑄鐵水缸各廠並列。旋因廠內地基鬆軟。每一滿鎚擊動。則屋瓦皆震。經日意格勘明於船廠迤東山麓一帶。添設鎚廠一所。並蓋拉鐵廠一所。因廠中所用鐵條鐵片。皆須販自外洋。如能拉鐵。則廠中可以自製。為一勞永逸計也。現在拉鐵鎚鐵兩廠。均已完工。謹會同陝甘督臣左宗棠合詞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文煜等又奏。閩省新造輪船。配撥弁兵舵水人等。應需薪糧公費及煤炭等項。前經奏明將福州廈門兩口洋藥稅一款。截留支用在案。茲查輪船大號者每月薪費約支銷二千一百餘兩。小號者每月薪費約支銷一千五百餘兩。現成大號輪船三隻。小號輪船兩隻。每月需銀九千餘兩。又建威艌板練船。每月除洋員薪水外。需銀一千一百餘兩。已不敷支給。以後成船日多。經費動支更鉅。伏查創造輪船。原為中國自強之計。沿海各省必須協力通籌。分撥應用。在各處洋面。既資巡緝。而往來港道。亦易熟諳。現

在僅准浙省咨明。需船一號。薪糧等項。即由浙支銷外。其餘續造輪船。究應如何分派各省。抑或另行添籌經費。據船政提調福建遇缺題奏道夏獻綸稟請具奏前來。臣等覆查無異。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議遵行。謹會同陝甘督臣左宗棠附片具陳。

御批。該衙門議奏。

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二件。臣等公同閱看。係因本年五月間。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送具奏。據英國照會。

請保全朝鮮扣留英民。應由禮部行查朝鮮一摺。又六月十五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送附奏。據英使照會。朝鮮扣留布人。應由禮部分別行知朝鮮一片。均經臣部鈔錄原奏。先後行知朝鮮國王。茲該國王接到兩次咨文。覆稱白翎島漂到

上國人九名。布國人二名。均已順付英國船隻領還等情。咨請轉奏前來。臣等查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准朝鮮國王咨稱。本年白翎島前後漂到中國人九名。洋國人二名。並什物等項。俱順付三帆異樣船領還等語。當經臣部據咨轉奏。並聲明檢查該國來文。係在未接臣部兩次行查咨文

時所發等因在案。茲該國王於接據兩次咨文後。具稱前
因。謹鈔錄原文。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復事。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五日。承准禮部
咨。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英國使臣照會請為保全朝
鮮扣留英民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恭錄咨行禮部查照辦理等因前來。相應欽遵
諭旨。鈔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奏行知朝鮮國王。將飭查明如

果實有扣留英民一事。自係當時不知為何國之人。誤為拘拏。現既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英人係前往救援布國遭風商船。並無別項情事。應即照救護遭風難民之例。由該國解送奉天。轉達

京師以符向章可也等因。准此。竊照敝邦濱海。凡遇遭風來泊之別國船隻。拯救保護。自有成憲。此次白翎島漂到

上國煙臺人姚辰東等九人。布國人二名。船既沉沒。僅拯貨物。願從旱路歸去。故暫使留住。優給衣糧。辦理束裝之際。

本年五月二十二日英國船隻特來領還。即時順付回送。

竊計其間漂人等還到山東地方已久。今此禮部咨內英

國使臣照會。不過是遥為漂民設法救回之意。今既救送
閩朔。妥帖無事。已於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將此事狀具咨
前去。無庸更述。惟望禮部鑒諒。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轉
奏施行。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十年七月十六日。承准禮部咨
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內稱
四月十八日。布國商船駛至白翎島海面閒淺後。有外國
人三名。內英人二名。前赴救援。即被拘留等因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相應鈔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奏。恭錄

諭旨○咨行朝鮮國王查照原奏各節○分別辦理可也等因准此○竊
照敝邦○凡遇遭風來泊之別國船隻○拯救護送○已有成憲○
如非惹事滋擾○斷無拘留陵侮之理○禮部亦已洞諒矣○此
次白翎島漂到
上國人九人○登布國人二名○俟英國船隻領還○即時順付回
送○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具咨前去○嗣於本月十五日再以
此事咨覆○計應已經達覽○今此禮部咨內布國使臣照會○
乃在漂民回泊之前○枉致疑端○此時布國人亦必早已回
去○渙然釋慮○惟望禮部鑒諒○為此合行咨覆○請照詳轉奏
施行○

己未。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奏。千總李昶在布倫托海封發稟函。據稱七月間行次霍伯克賽里。聞得俄兵二千名。已至察罕鄂博。因天暑折回。聲言秋涼再由西進。該員約準八月十六日。往庫克慎倉裝糧後。折回沙山子察看安置等語。奴才正在酌辦間。九月初九日。據署額魯特領隊大臣巴彥特古斯呈開。八月十六日。海西五十餘里亂山之內。忽遇哈薩克二十餘名搶刦。委員李昶被傷甚重。昏迷不醒。訪查行刦哈薩克。係已分給俄國之住帖克鄂托克屬人。為首二人。一名爵瑪爾。一名推色克等語。奴才查該千總李昶。奴才妻令為榮全設法接安臺站。藉通摺報糧餉。所

關緊急。出此枝節。尤為惋惜。焦灼交迫。查得山西高山城都司扎拉豐阿印務處六品頂戴筆帖式文齡人皆明白。因派令馳赴布倫托海查看。如李昶業已出缺。即馳往沙山子。將先後劄交李昶諸事。接手籌辦。以顧眉急。文齡遇有應行公文事件。擬仍令其借用迪化州印。以昭信守。併擬叩懇

天恩。准其帶用五品頂帶辦事。

諭軍機大臣等。文碩奏籌辦沙山子民團事宜一摺。千總李昶遇賊受傷。曾否就痊。文碩已派都司扎拉豐阿等前往布倫托海。查看情形。筆帖式文齡接辦李昶諸事。如果相宜。即著賞給五

品頂帶。俄人行至察罕郭博折回。聲言秋涼再由西進。榮全業已起程前赴伊犂。帶兵無多。所有後路派兵解餉及轉運事宜。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文碩。慄遵前旨。妥速籌辦。毋稍推諉。

庚午。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李鴻章奏。臣於上年冬月蒞任。天津洋務。關繫緊要。查有江蘇遇缺題補道凌煥。向隨臣辦理通商事件多年。現在江甯鹽巡道署任。函商曾國藩。可否飭令來津。而曾國藩亦以南北洋濱海設防。有會商辦理之事。今年三月准咨鈔奏。以該署道凌煥學識軼倫。熟悉洋務。會商臣鴻章。飭令交卸署篆。前赴天津。稟商防務。及辦理中外交涉事件。已經附片具奏等因

在案。淩煥旋即航海到津。正值日本
該員在署稽覈成案。推究新舊約章
數月來洋務尚為平順。瞬屆冬令封
員本係江蘇候補人員。自不必隨同
商文卷不全。南洋衙門册檔繁多。檢
中外通商已久。而條約應行事例。閱
成編可考。以故探討莫從入手。淩煥
洋務經辦十年。胸有成軸。易於操觚
稟明曾國藩。飭檢南洋卷檔。即以條
案。臚列章程。明年春夏間齎至天津。

擇要添入。總須芟夷牘之冗繁。就官書之體例。由臣等覈定。俾南北洋衙門各存一編。庶乎遇事得所依據。將來或修換新約。或議定通商律例。皆可以此編為參考得失之助。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酉。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文煜。福建巡撫王凱泰奏。竊本年夏間。廣東省先有匪徒散放藥粉。圖害良民。謠言傳播入聞。並張貼匿名告白。內有牽及洋人之語。致民間羣懷疑懼。臣等訪聞。飭令地方官示諭開導。一面密飭查拏散毒及造謠匪徒懲辦。人心即安。福州口各國領事。以

地方官力為保護。免滋釁端。咸深感謝。惟住紮廈門美國領事李讓禮。疊請查究。均經臣等明晰劄覆。並將輕信讒言。率行函致鄭封防範。暨出示措詞失當之營縣。先後撤回。茲又據李讓禮。將督臣英桂任內密奏。閩省沿海地方道

旨密籌防範摺彙鈔錄。釘封申送前來。以此次奸民散毒。捏誣外國人差遣。由上年天津之案而起。閱之不勝駭異。伏查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欽奉

上諭。現在各省沿江沿海口岸。設立防兵。能否真實可靠。著英桂嚴飭各該處帶兵各員。隨時訓練。實力整頓。並將現在辦理情

形。詳細具奏等因欽此。當經督臣英桂。將閩省沿海各口密籌防範緣由。於是年七月十八日。恭摺由驛復奏。維時臣王凱泰尚未到閩。臣文煜接准鈔摺。密存內署。即英桂辦理洋務。最為慎密。一切緊要案件。皆由內署密繕。從不假書吏之手。無由漏洩。何以李讓禮忽得此案。雖字句間有錯訛。而大致與原奏相同。臣文煜將英桂密交洋務案卷。悉心檢覈。因當時沿海地方。均須密籌設備。於出奏後鈔摺咨行水陸提督。與泉永道。臺灣鎮道。遵辦。暨行通商局分移。由局轉移沿海各營。均係釘封發遞。嗣接營中稟覆布置情形。並經批飭格外慎密在案。今李讓禮之鈔得摺案。

是否沿途驛站偷折。抑係營中收藏不慎。以致漏洩。美國自與中國通商以來。素敦和好。尚無積嫌。現在李護禮密信。有安分守職。認真調和之言。或不致從中搆釁。且前摺所陳。於保護之中。寓防範之法。仍是中外相維。並無他說。第機事不密則害成。似此機密要件。竟敢漏洩。非尋常疏忽可比。必須澈查嚴辦。俾羣相警惕。藉免泄沓之風。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王凱泰奏閩省前辦洋務密摺。現有漏洩。澈查嚴辦一摺。上年七月間。英桂覆奏防範海口密摺。曾經咨行沿海文武各員。慎密籌辦。在事人員。自應鄭重其事。不得稍有漏洩。何以漫不經心。致為美國領事李護禮鈔錄。實屬不成事

體。是否沿途驛站偷折。抑係該省文武各衙門收藏不慎。以致洩漏。著文煜王凱泰。澈底根查。嚴參懲辦。不准含糊了事。粵省匪徒散放藥粉一案。業經瑞麟奏結。閩省洋人。自不至再生疑懼。仍著文煜等隨時隨事。按約妥辦。毋令滋生釁端。

癸未。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崇全奏。竊於九月二十六日。途次科布多所屬扎哈沁沙扎盖臺。適有伊犁滿營協領台芬。錫伯營佐領伊拉罕泰。驍騎校色布什。隨帶官兵十餘名。協同前任索倫總管德勒。投奔行營。呈遞滿營協領克柯色本。錫伯營總管喀爾恭阿。綠營參將王重福。察哈爾左翼署總管博勒堆。右翼署總管阿有

額魯特署總管訥穆庫等來稟。內稱今年五月初一日。俄兵來伊。十一日在霍城地方。與賊接仗。賊匪逃竄。十三四五等日。獻城投降。俄官令各營官兵以及商民仍舊居住。仰懇將軍請帶大兵作速來伊。收救眾生。並據喀爾恭阿憑訴數年被難苦情。稟明現有領隊圖記。查閱各稟。滿營現有大小人口六百餘名。綠營現有大小人口一千四百餘名。錫伯營現有大小人口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五名。察哈爾兩翼現有大小人口九千二百零三名。額魯特營現有大小人口七千二百五十四名。均望救濟。求免罪懲各等情。並詢據來員等面稟。俄人到伊後。該國小官等先勸

歸附。阿爾瑪圖廓迪擄。又約各營官員。偕令投降。各營衆
官員商議。均係
皇上世僕。渥受
深恩。總望中原迅來大員救拔。豈可苟順外夷。所有滿。緣。索倫。錫
伯。察哈爾。額魯特各營。以及民人。並有晶河土爾扈特貝
勒等人衆。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惟俄人偕令圖爾根
住紮索倫人衆。東移至薩瑪爾地方。又於金頂寺修蓋房
間。又令漢回分駐綏定城。清水河兩處。未知何意。現在滿
營人衆。均無住處。暫在圖爾扎城外店房容身。衆官等情
出無奈。當求俄官借行該國道路。赴烏里雅蘇台。來見將

軍。該俄官慨出路票。令我們前來各等情。聞信之餘。不勝
念急。伏思俄人強詐。襲我伊犂。偪令各人眾投降。復於伊
犂迤東金頂寺修蓋房間。於西北綏定城。清水河等處。令
漢回居住。勒令圖爾根索倫立即移至薩瑪爾屯住。其收
人據地之心。已可概見。幸各族人眾。戀念
國家豢養之
恩。不肯降俄。若非乘機利導。堅定人心。恐俄人詭詐。再有牢籠偪
勒之計。人心搖動。所關匪輕。奴才當即檄飭各營官員。仍以
原職分管各眾。令嘛爾莽阿暫署錫伯營領隊圖記。各營
事務。一體照料。俟奴才到伊後。查看情形。如屬真誠。隨時布

置。惟慮各人衆尚有畏罪游移之見。合無籲懇
天恩。俯准將在伊被難大小官弁軍民人等。均免罪愆。並請明降
諭旨。飭令偏為宣示。予以自新。查察現在情形。伊犂人衆。數年被
陷。饑困萬狀。當先提銀四千兩。派即補佐領蘇隆額。同佐
領伊拉軍奏。仍由原路先行運赴伊犂。酌量救濟。並將前
來各官兵等。均暫遞次令換頂帶。陸續旋回伊犂。各人衆
有所觀感。堅其依戀之忱。免為俄人所愚。至於俄人意存
叵測。尋趨即前去。面與辯論。當如何杜其割據定立疆界
之處。酌量輕重。相度機宜。隨時奏明。請
旨遵辦。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接據伊犂被難官員來稟情形。該處官民。感戴國恩。不為俄人煽惑。其志可嘉。所有各營官員。著仍以原職分管各眾。並准以喀爾莽阿暫署錫伯營領隊圖記。各營事務。即責令一體照料。仍著榮全到伊後。察看情形。多方激勸。以固人心而維大局。

十一月。庚寅。四川總督吳棠奏。查黔省教案。應撥銀六萬七千兩。前准貴州撫臣來咨。當經飭撥銀七千兩。會同前任成都將軍臣崇實附奏陳明在案。嗣奉

諭旨。飭將黔省教案應發銀兩。除各該省業已付給咨照川省有案外。餘銀仍由川省籌款墊給。再由各省照數解川。以清款項

等因欽此。接准鄂省來咨。已於正月十九日。將前項匯撥銀二萬兩。由軍需總局轉送法國領事查收。續又准黔省函稱。已於五月朔日備文交給該教士。令其來業承領銀四萬兩各等語。臣此即飭據藩司王德固詳稱。庫款萬分支絀。移會川東道。無論何款。先行籌墊銀四萬兩。就近發交渝城教堂去後。茲據該司道詳報。本年七月十六日。八月初五十四二十七等日。分四次在於川東庫存鹽釐項下動撥銀四萬兩。如數點交教堂查收。取具收單備案等情前來。並准廣東浙江兩省先後咨解銀各一萬兩。飭司先收歸款。尚有江蘇應撥還銀二萬兩。亦據咨報起解。諒

不日即可到川。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鈔交福州將軍文煜等奏續造輪船。應如何分派各省。抑或另行添籌經費一片。同治十年十月初一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伏查閩省開廠製造輪船。原為備物制用。以期有備無患之意。經前任閩浙總督臣左宗棠。於同治五年。疊次奏准在案。嗣是次第興造。計已成者五隻。其續造者亦陸續可以告竣。雖公費浩繁。究有成效可觀。惟已成之船。亟應分布海口。以期熟習風沙。且使弁兵及能水人

等嫻於駕駛。方為有用之器。誠如該將軍等所奏。各處洋面。既資巡緝。而往來港道。亦易熟諳。固不僅為通融經費起見。臣等公同商酌。除江蘇一省。原有滬局製造之船。足敷應用。並浙省已咨准撥用一隻。均毋庸添撥外。其餘沿海省分。如廣東之香澳。山東之登州。奉省之牛莊。直隸之天津等處。均屬海道可通。且各該省每有雇買外國火輪夾板等船。以資辦公之時。與其借資外洋。徒增耗費。曷若撥用閩廠船隻。既可省就地雇買之費。兼可節閩局薪糧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無用之地。於試演新船。撙節度支之道。均有裨益。如蒙

俞允。應俟
命下之日。臣等行文南北洋通商大臣及沿海各督撫。體察各處
情形。分別奏咨。撥往應用。所需薪糧各費。准令由各該省
洋藥釐金項下。就近動支。仍覈實支銷。毋許浮濫。
御批。依議。
癸巳。廣州將軍長善。廣州漢軍副都統兼署滿洲副都統
果勒敏奏。奴才長善。於九月十三日會閱水操後。即於三門
口乘坐海關之輪船。順道往虎門外各海口。查看山川要
隘。並輪船出入道路形勢。攜帶詳細地圖。及洋人所繪地
圖。節節覈對。復用千里眼周歷瞭望。形勢宛然在目。虎門

內外。原設有礮臺甚多。因歷久未修。均就坍塌。若議一律修復。實恐無此鉅款。然今昔情事不同。內有無須重設者。亦有必須擇要興修之處。以資扼險而備不虞。臣已向督臣告知。應由督撫臣籌酌覈辦。至虎門外水勢汪洋浩瀚。與內河迥不相同。香港地方。距虎門僅百餘里。未正開行。酉正即到。該處住有外國官員。聞臣在海口一帶查看。行抵港口。即派人來迎。次日清晨。該酋長即於岸邊列隊。鼓樂相迎。並開放洋礮二十一出。以申尊敬。旋因臣登岸往觀所建衙署。及監獄電報各處所。並具備筵宴款洽。所有大小兵頭。均披挂帶刀。相見以禮。極為誠謹。適英國初到

一火輪兵船。係由日本國來。邀同看視。船內約有八百餘人。一切執事。並無華民在內。船身約長百數十丈。橫約百步以外。上下三層。外用鐵板包裹。約厚四五寸。內係木板。厚倍之。其桅亦係鐵身。另置有小舢板輪船二隻。其上週圍礮眼頗密。共安置萬斤外洋大礮五十二尊。夾縫中均設有小礮無數。多係開花炸子。其大如斗。長幾尺餘。該酋長令其兵操演一次。步伐整齊。進退便捷。演放小礮。亦極精熟。問其大礮可一試否。據云一放則岸上震動。即損壞房屋。問其船曾到廣東省河及天津大沽否。據云此等船並未到過。此次來港有事。數十日即行回國。奴竊見外洋

各國。所有武備一切器具。及大小諸事。無不認真講求。從實推究。具有真實力量。而念我中邦。若僅與之角力。不思出奇制勝之方。恐非良策。奔目睹情形。不禁慨焉如擣。伏望我

聖主勤修睿德。慎簡賢能。以澄清吏治為先。以固結民心為本。重農桑。黜浮靡。裕財力之源。修武備。繕甲兵。助兵力之威。而在官者必須實事求是。滌洗因循粉飾虛假之習。庶幾日臻富強。聲威震疊。彼海外各國。亦仰見我

國家政事修明。自有以懾其心。不敢窺伺。則必相安無事。久將有廢然思返之時。所謂制勝廟堂之上。不戰而屈人者

也。可否請
旨將奏摺片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鈔存。並
密諭在京王大臣。各直省大吏。俾各知所儆惕。
御批。該衙門知道。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前因朝鮮國王咨陳
美國兵船滋擾情形一節。經臣等查照朝鮮文內所稱。遣
風船隻向來拯救。通商事件不必商辦兩意。照會美國使
臣。並會同禮部奏明各在案。嗣據美國使臣函稱。西域各
國。凡為兩國轉遞書函。俱鈔全案。不遺一字。請將該國王

咨文全分照錄移送等因。臣等以前據美國使臣面述伊前在朝鮮國時。該國已將春間咨覆禮部之文。全行鈔給等語。此次朝鮮咨文。亦難保其不再鈔給美國。未便節錄。隨即照函覆該使臣去後。旋於九月二十日。該使臣來臣衙門接晤。因前在朝鮮時。伊曾有致該國王之書。朝鮮未經收受。仍求代為轉遞。當經臣等以禮部前已奏明。嗣後不為外國遞書等語。力與辯駁。仍婉言開導。阻其前往。該使臣無言而去。復於十月初十日。遞來照會一件。並於照會內附錄原寄朝鮮國王書稟。聲稱接此照會。洞悉各情。自願代寄原書與朝鮮等語。臣等查美國此次照會。祇將

寄朝鮮書稟鈔來。並未堅求代遞。其意以為祇鈔書稟。與懇求寄書不同。其實仍欲中國轉達。且照會內所敘面談之言。文多不符。臣等現給該使臣照會。仍以代寄書函。已由禮部奏明停止。礙難辦理等語覆之。並將照會內語意不符之處。明晰指駁。惟該國之於朝鮮。既不遂其所欲。未必終甘於心。嗣後難保其必不再求。謹將照會二件及書稟。繕呈

御覽。並請

旨飭下禮部查閱。酌覈辦理。

御批。依議。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九月二十日。在貴衙門彼此面談之件。筆之於書。僕有舛錯遺忘之事。請指出更正。前本大臣在朝鮮臨行時。屬總辦文案寫書致其官。當經國王照錄移送禮部。書內所記述彼時各情。皆係真確。至於朝鮮出有怨言。因美員不以禮接待。姑毋深論。即以其國官員而論。伊係三品。亦無印憑。而我以二品之總辦文案致書。即是相待以禮。總辦告以公使未經起身之先。在北京已有轉達伊國王之書。所有來意。包括在內。據朝鮮官承認伊王已經收到。至於所稱伊國江華鎮撫使稟報。據草芝浦鎮將

李濂乘夜掩擊。彼遂退碇等語。美兵盡其本分。因彼礮擊我船。故拆礮臺。其退回亦是水師提督豫先有令。遵令而行。如果實係李濂帶有兵丁。伊最加意躲避大礮。再按朝鮮文內意旨。似不知美國與中國為友邦者。不然。伊斷不敢請

貴國明降

諭旨。開諭美國使臣。其諭旨不但無益。似欲令中國羞辱我國而不受。必懷疾怨。當經貴親王謂朝鮮此舉。實為糊塗。已經咨覆不准所請。貴親王貴大臣均言朝鮮國之政教各端。與別國往來。俱是十分自主。又言中國與伊國往來情誼。自明朝

設立。至今未改。雖係屬國。但有名無實。按此不欲置辨。而就本大臣意見。朝鮮視中國情真誼實。名分不敢稍紊。顯有確據。請觀兩次咨文節錄。其末次收尾云。敝邦世守東藩。久蒙殊眷。視同內服。凡有疾痛。未有不曲軫恩諒。猶恐或傷。斡轉覆幬。天地莫量。今茲憂虞之孔棘。安得不大聲疾呼。而冒瀆至此。冀增燒惶之至等語。因見朝鮮王之意。欲向中國為其捍衛。以禦各西國入彼境者。如其入境。即求協同驅逐。其國王又引古語天子之陪臣。豈可與殊音異俗者往來各語。是彼不知此乃古風。業已過矣。現今各西國之公使。與中國之宰相。俱是平行。其國王所言所為。

殊覺難解。除非伊不知中國與乃分明伊想美國是中華屬邦。友邦大臣。與中國親王會商辦三品官同權抗論。如果伊知其在情形。必無前番之釁端。亦可作朝鮮之師保。伊似孩提。孩提者。恐遇重擔臨肩。似此不但美羅巴各國。亦視中國為失和睦。得以自主之話。並說已告知朝鮮諭旨。責親王又稱不用開喻朝鮮國。即

彼置若罔聞。至本大臣來次言夏李往朝鮮國商辦美國破船。欲求人命。欲尋回貨物事。是出於萬國公法之定例。與仁愛之大道。並各國自護之權。此三端朝鮮文內無可辯駁。復查文內雖有飾詞。難以更改。本大臣之意。因不料我船被彼毆所擊。非我開釁端。實彼之妄。故重懲之。亦理所當然。現錄伊咨文。寄回我國家。靜候示諭。夏李寄與朝鮮之書。朝鮮官不肯收接。書內所載。無非彼時此時實在情形。若朝鮮王接讀此書。可以自鑑。其所行自然順理從公。改變伊之主意。貴親王若願寄此書。或於朝鮮有益。當經貴親王稱。春間代美國寄與朝鮮之函。係格外通融。如

再為轉達。恐有連累。彼此晤談。至此已完。茲錄夏季寄與
朝鮮書稾備查。我國家望敦和睦。恐朝鮮無故之加辱加
害。而本國水師提督已兵一處。自有限制。朝鮮為
貴國屬國。有事望相助者。貴親王代寄原書與朝鮮。實為義
所當然。為此照會。

附錄美國照會內黏單

為照會事。前於正月十七日。曾由北京轉遞封函一件。內
稱本國船隻。如在貴境遭難。欲與貴朝廷議定救護之法。
豫防嗣後兩國有傷和睦。並商辦各事。故本大臣前來貴
國商辦。同水師提督乘坐兵船。以資護衛。本不妄害無辜。

敝舟抵境。並望貴國特派大員來接。詳細述知根由。暨以友誼商辦等因。及至本大臣到境。並無大員前來。而所來之員。亦無貴國特派之信據。敝舟係以欽差之次最大之員。以禮接見。且告知本大臣在此海面小住幾日。以俟貴朝廷簡派平行大員。前來會議。本舟提督擬合幫內小舟。溯上察探海道水勢。已屬貴員先期通知沿海官民。免致滋事。滿擬貴員覆命去後。貴朝廷俯如所請。爰派小舟往探水勢。以利行船。實為有益愛人之舉。乃上行不過二三十里。忽由貴營施放火礮。而我舟並未先施。亦未示武。我舟返棹稟訴。本大臣暨本提督仍欲和好。滿擬鳴礮之舉。

係出軍民妄作。未嘗奉令而行。暫緩施為。寬期十日。以俟
貴朝廷卸肩任咎。並派大員前來。復將本大臣寬柔之意。
照知富平江華各守土。冀免干戈。在我等開一和睦之路
以期解紛。而貴國或為拒絕。或竟置之。顯係推卸和睦。本
提督欲仲前舟被擊之曲。不得已徑照各國加兵之常例。
平厥營壘。敗其甲兵。擊斃殺傷數百人。生擒十餘輩。現在
本舟給食撫養。以善相待。一俟貴國公文到。言定此十餘
人。不再與我國接仗。即當釋回。按敝國常例。本大臣聞許
貴朝廷捡獲之人。必不受陵辱刑戮等禍。均以好意卹之。
據前事而觀。我國欲展其力。原可四路長驅。然只破營壘

而止。本國不樂戰鬬。不取人國。不貪寸土。不圖人民。不移制度風俗。不轄守土地方。樂與天下萬邦。共敦和好。從未得罪他邦。而本國不受他國欺我商民也。本國人民有在別國干犯法律者。本國一定拏究治罪。而此等事即如捉拏解送。審訊判斷。必須限有章程。方能照辦。現與中國日本。俱已議妥成規。惟貴國不肯何耶。設將此節議妥。不已免不和之釁端耶。本大臣此來最要者。即商辦此事章程。以及保護商民水手人等。在貴境遭難。設法相救各事也。本大臣目今仍欲成就前願。從容不迫。以免後來之兵連禍結。俾本國暨本大臣得如所願。不然。或仍前以攻擊為

迎賓之禮。均出自貴國朝廷酌之。惟願貴朝廷以通盤原委。審思熟計。且望廑不偏之懷。體諒友誼之道。即派大員前來。共議關涉兩國和睦之事。伏冀回音。暢所欲言示覆為要。

給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本爵詳閱。實有為難之處。貴國與朝鮮。本無嫌隙。即今春以兵船前往。不過欲議事件。非以尋釁。及抵內港。朝鮮戍兵。因係緊要隘口。鳴礮拒阻。貴國平毀其礮臺。拴殺其兵丁。亦足償其用礮相拒之嫌矣。茲乃欲中國代寄朝鮮前所未肯接受之書。本爵不知貴

大臣用意之所在。豈欲以此再加責備乎。抑乃欲與交議事件乎。若欲以責備朝鮮。則前之毀壘殺兵。足以懲創矣。若欲以交議事件。則朝鮮有言。救船通商兩事。一則無待商辦。一則不必商辦也。本爵更有說者。貴國之於中國。友邦也。朝鮮之於中國。屬國也。今貴國與朝鮮各執一見。若以中國介乎其間。即與向來交際之情誼。或有所礙。未免令中國為難。何則。貴國欲與朝鮮往來。而朝鮮不願。在朝鮮自有一番議論。中國不必為貴國多述。以朝鮮所言。貴國不願聞也。貴大臣所言各節。中國亦不能為朝鮮盡述。緣貴國所言。朝鮮不能從也。中國不能以貴國所不願聞

者。勉強貴國。中國亦不能以朝鮮所不能從者。勉強朝鮮。總之準情酌理。貴國既為中國之友邦。其於中國之屬國。亦當聽其自主。而不必以其國所不願為之事。勉強之以必從。乃為克敦和睦之道。況代寄信函之事。前已由禮部奏明。嗣後不能再為轉遞。本衙門礙難辦理。前於二月間函內業已言之。想貴大臣辦事素稱和衷。必當有以曲諒也。至來文內謂彼此面談之件。儻有舛錯。指出更正。本爵通行查閱。實有誤會前言之處。如來文所稱。謂朝鮮為糊塗。本爵當特係謂貴國有貴國之道理。及中國與貴國來往之道理。朝鮮不能明曉。來文所稱。雖係屬國。有名無實。

本爵當時係謂朝鮮雖為中國屬國。其國之政教號令。由其自主。中國向不遙制。若欲以貴國之意相勸。中國勢難強以相從。如其置若罔聞。言之殊為無益。本爵之意。大率如此。希貴大臣息心體之。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閱美國歷次照會。及朝鮮咨覆禮部文件。大意皆以中國屬國為詞。美國思欲借屬國二字。令中國勢壓朝鮮。以遂其謀。朝鮮亦思借屬國二字。請中國力制美國。以資庇護。該二國之隱衷。大率不外乎此。臣等揣時度勢。悉心酌覈。朝鮮雖為中國屬國。然其政教禁令。中國向來聽其自為主持。今與美國爭執一案。如實係曲

在朝鮮。中國固不妨據理開導。使之曉然於心。自圖良策。乃現在美國與朝鮮爭執之事。朝鮮之不從。並非盡屬理曲。中國豈能迫以名分。強其必行。況朝鮮於上中國文件。居然自行鈔給美國。全不隱避。窺其用意。其所謂求中國保護者。並非盡出真忱。不過欲借中國為卸肩地耳。故該二國搆釁一事。中國只有從中排解。勸美國不必前往。此外別無可為代籌之策。臣等惟有隨時隨事。相機辦理。不令該二國有所藉口。謹附片密陳。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日斯巴亞國使臣巴周德回國。據該國

新派使臣白來辣呈遞臣衙門照會內稱奉本國簡命住紮中華辦理通商事務現已抵滬任事明春再為北上等因除由臣等給予照覆外理合附片奏聞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法兩國公使租定府第每年各出租價銀一千兩英國扣留租價二年作為修理之費法國未經指定扣留租價年限嗣英國按年齎送房租銀茲自同治九年十月初九日起至十年九月十八日止按照英國年月計算又係一年據英國繙譯官喜在明於十月初一

日。送來一年房租洋銀一千四百二十八圓。又小洋銀五圓。合銀一千兩。經臣等派員兌收。並知照內務府派員赴臣衙門。將英國租一千兩。照原來洋銀數目平色查收。

御批。知道了。

甲辰。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竊臣於九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年九月十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奧斯馬加國換約屆期。請派員互換一摺等因欽此。同日並奉

上諭。著派恩錫將同治八年與奧斯馬加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欽此。當即分別恭錄行知恩錫欽遵。並查有新授湖南臬

司蘇松太道涂宗瀛。熟悉洋務。又所管江南海關。遇換約等事。皆須幫同經理一切。即經遵

旨派為幫辦。復派候補知縣孫文川。隨同辦理。維時臣正值查閱營伍。行抵蘇滬。面與該司道等商酌。查照成案。妥為經理。茲據該司道詳稱。十月初二日。奥使嘉理治由津抵滬。恩錫得信後。於初五日自蘇起程。初六日行抵崑山。適遇三口通商大臣直隸督臣李鴻章。派員齎送條約前來。遵即敬密收領。初七日到滬。奥使訂於十月十五日在公所會晤。恩錫涂宗瀛帶同隨員補用同知候補知縣陳福勳。同知銜候補知縣孫文川。署上海縣知縣陳其元。並識奥文

之人。前赴公所。與使亦同該國署領事施利克。繙譯官夏士。一併到齊。彼此以禮接待。與使嘉理治聲稱。

大皇帝加惠遠方。准予通商。本國商民。同深愛戴等語。並索看憑據。恩錫即捧恭錄

諭旨。給與閱讀。將條約公同展對。與使捧出條約二本。緞有金色繩繫金色圓盒。揭開盒內。蠟餅上有與斯馬加國君主所用印文。當將條約互相校對。間有與文筆誤。與華文不符之處。面令更正。與使當以約本已由該君主用印。未便擅改。必當行知本國政官。並同中國總理衙門商議改定。以歸畫一。繕立憑單。照會收執。復據與使云稱。急欲前往東

洋。可否本日換約。恩錫。涂宗濂。亦即應允。隨將用
寶條約正副二本。親交奥使祇領。奥使亦將帶來用有該國蠟印
條約正副二本。交恩錫等接收。並照向章犒以酒食而散。
恩錫於二十二日起程回省。將前奉簡派
諭旨。並換到條約二本。及所立憑單照會。一併呈請奏咨。並據恩
錫等。詢據奥使云稱。奥斯與馬加本係兩國。一主統轄。是
以奥斯與馬加之名。現在憑單內並列開寫。合併聲明等
情前來。臣查該司道恩錫。涂宗濂。於此次辦理換約事宜。
詳細校對。互換交收。藏事尚為迅速。其校出奥文內有與
華文不符數字。業經奥使認為筆誤。言明另與總理衙門

商議改定。所立憑單照會無誤無遺。亦尚妥洽。准條約互換之後。查照向辦成案。應即請

旨飭下由臣轉發江南海關刊刻通頒遵守。今與文約內既有筆誤之處。應由臣轉咨總理衙門。照會該國使臣更正。再行發刊。以歸畫一。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亥。禮部奏。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本衙門具奏。美國呈遞照會。求寄朝鮮原書。現經駁覆等因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鈔錄原奏並照會各件。請

旨飭下禮部酌覈辦理。恭錄

諭旨。知照欽遵等因前來。臣等查本年二月。臣部具奏轉遞朝鮮

書函摺內。附片聲明臣部於朝貢各邦。向皆按例咨行。從

無轉遞書函情事。良以體統所係。不得不恪守舊章。應請

嗣後如有各國書函。臣部仍遵舊例。不為代遞。以全體制

等因具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此次美國書函。朝鮮在本國既未肯接

受。中國自不便相強。業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給美國

照會內逐層辯駁。委曲詳明。該國使臣必因此深悉情形。

與朝鮮亦可相安。臣等公同酌覈。美國如有遭難船隻。朝

鮮已說明設法救護。自不必將此次各件咨行。轉生疑慮。庶彼此均得照舊相安。臣等謹將書稟封存。於臣部例案亦不至相背。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知道了。

十二月。辛酉。大學士兩廣總督瑞麟等奏。查同文館章程。額定正學二十名。內滿洲漢軍子弟十六名。漢人世家子弟四名。如有清白安分之民人。願入館附學者。亦准一律訓習。仍定額十名。以示限制。如在館三年學習有成。照章程考試。作為繙譯生員監生。准其一體鄉試。並准充當各衙門繙譯官。當差得力。三年期滿。並繙譯鄉試清文熟悉。

點畫無訛。文鄉試三場完竣。文理平通。未經中式者。給予府經歷縣丞防禦升階等因。設館以來。諸生奮勉學習。著有成效者。尚不乏人。兩次考試。作為生監共十一名。旗籍諸生。咸皆踴躍。惟民籍正學附學各生。來去無常。雖期一律奮勉。其學習西語。偶有招入官館肄習者。始願不過希圖月間膏火。迨學習一二年後。稍知語言文字。每有託詞告病出館。自謀生理。而於始終奮勉學成有用者。實難得人。奴才等公同酌議。似應量為變通。擬請嗣後同文館學生。專用旗人。毋庸再招漢民。其現經在館者。仍聽其肄業。俟民籍學生出館缺額。即將旗人頂補足數。以收實效。其願

入附學者亦如之。至該生等學成考試。作為生監派充各衙門繙譯官。係屬有名無實。並無差使。該生等雖仍在館肄業。然皆專意漢文。冀圖鄉試文理平通。以為期滿保舉府經縣丞防禦地步。志安小就。不思憤強。致將西文荒忽。未能精深。殊失設立同文館之意。奴才等再四酌覈。擬將各衙門繙譯官裁撤。以節糜費。然各衙門每與洋人接晤。而總督事更紛繁。特有會商事宜。該洋人各帶有通事人等。代傳言語。往往顛倒錯謬。或挾私自為增減其辭。以致彼此意見不洽。枝節橫生。不可不慮及之。奴才等擬請於各學生中。擇其尚能通曉西語者數人。遇有奴才等接見洋人時。

今其來署代傳言語。借以杜該通事詭弊。似較之專設繙譯官。分派各衙門。徒擁虛名。終年閒曠者不同。庶於公事更有實益。但該生等枵腹從公。未免較苦。擬請每月支領經費銀二十兩。統於年終認真考覈。擇尤犒賞。則於經費亦不致溢支虛糜。其該生等平日仍以生監在館學習。三年後認真甄別。如實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出衆者。仍照章保奏。送京考試。授以官職。此外如止通曉西語西文。並繙譯鄉試清文熟悉。點畫無訛。文鄉試三場完竣。文理平通。未經中式者。覈其人品端謹。擇尤保舉。以府經縣丞升用。然猶以西語西文為先。不得僅以鄉試清文漢文。定為

去取。如此方能拔取真才而收實效。至旗人願就武職。以防禦升用。未免過優。品級亦甚懸殊。且旗員向無中外交涉事件。殊覺用違其才。而防禦有辦理旗務。管轄兵丁。專司操練之責。必須諳練老成。方能勝任。非學習西文之年輕子弟。可期稱職。況該生監等學成將有大用。或分派各口辦理中外交涉事件。若以防禦實缺。而責令離任辦理洋務。則本營少一專操之員。必於營制多所空曠。似莫若專以府經歷縣丞文員差委。較為妥協。三年後甄別。如係學業荒疏。不能長進者。即給予生監衣頂。旗人仍帶本身錢糧。回旗當差。民人令其回籍安業。俾各生知所趨向。專

意學習。或可收尺寸之效。其餘一切。仍照舊章辦理。

御批。該衙門議奏。

乙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十一月十四等日。據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內稱請照咸豐年間條約口岸中列瓊州准其任使通商之處。並請轉行該處官員。設法經理稅務一切事宜。並據法國使臣羅淑亞俄國使臣倭良嘎哩。美國使臣鏤斐迪布國使臣安訥克先後照會到臣衙門。臣等查瓊州口岸准予通商。英法俄三國。列在咸豐八年條約。十一年布國所立條約。亦列此款。美國條約內雖無瓊州明文。而一體均霑。各國均有專條。溯自換約

以來。南北洋各洋人均往通商。獨瓊州一口。迄未開辦。是該處無甚貪圖可知。迨至同治七年。英國議修新約之時。英使阿禮國請在溫州通商。當經臣等議以欲添一口。必須裁撤一口抵換。該使臣始允將瓊州一口停止通商以易溫州。是各該國之不注意瓊州。更屬顯而易見。嗣後新約未曾照辦。英國使臣威妥瑪每以新約內於彼相宜之事。抽摘一二。堅請舉辦。均經臣等嚴行拒絕。並明告以新約各事。如欲開辦。必須一律全行。不得隨意抽摘。以杜其覬覦僥倖之心。茲各國使臣等齊來照會。請照舊約開辦瓊州通商口岸。臣等窺其用意。以為如不允其前赴瓊州。

則可藉口背約。更得抽摘新約中便宜之處。來相唁瀆。如
刻下允其所請。則該使臣既得瓊州。將來開辦新約。仍往
溫州。得隴望蜀。亦係意中之事。然屈特亦惟以一口抵換
一口。堅執前議。與之力爭。臣等公同商酌。瓊州口岸。既係
載在舊約。不便予以口實。因約與各該使照覆。俟議有定
章。再按約開辦。惟瓊州既非各國所注意。現在照約通商。
各國前往與否。雖尚未可知。而在我應議之事。不可不議。
且瓊州孤懸海外。與閩省之臺灣地勢相同。恐洋人一聞
有開辦之議。或即先往彼處貿易。多占碼頭。為將來爭據
地步。亦不可不防。除由臣等函致南洋通商大臣。兩廣督

臣等豫籌防範。妥議章程。以免臨時竭蹶外。相應據實奏
明。請
旨飭下南洋通商大臣。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迅即遴派妥員。前往
相度地方形勢。查照各口開辦通商章程。並責成該管道
府督飭地方官。講求中外交涉事件辦法。毋或開手不慎。
致日後難於補救。
御批。依議。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咸豐八年本國定約。他國或於同時。或者繼
行各約。內定口岸數所。中列瓊州。准為任便通商。平時居

住之處。此次外商既有前往開商之意。本大臣與各國大臣宜同照會。相請貴親王從速轉飭各該管官。設法經理稅務一切事宜。俟准覆文。本大臣立合派員將本國商民管轄照護。以昭慎重可也。為此照會。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自換約至今。本國與貴國總未提及瓊州通商之事。現因本屬安南之生意。與貴國各海口之生意。較前興旺。故本國眾商人等。念和約第六款所載。准在瓊州通商等語。故本大臣照會貴親王。請由貴衙門行知該處地方官暨海關。妥籌善辦之法。以期

彼此相安。如定准開辦日期。即希見覆。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查

貴國與外國立定條約。通商各口。有廣東瓊州府一處。本國各商欲往該口辦理通商。為此特請貴王大臣。將該口海關應行之規。曾經設立一案。查明示悉。俾本國到瓊州各商。不至有攔阻之處。並請見覆時。與照覆各國欽使同日遞到。緣本大臣知其亦均備文照會

貴國也。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國欲依各國條約內所說瓊州海口。在海南開作各國通商海口。茲請貴親王將此情事。速為行知該省地方官。又請劄知總稅務司。使其於各國貿易收稅斟酌事宜。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條約第六款所載廣東海南之瓊州一口。曾在所開通商各口之內。但係德意志商民。向來並未乘此條約前往該處。現在聞知與

貴國有約各國之商民。有欲按約赴瓊州口居處。本大臣想德意志商民。定然不久亦有赴該處者。請貴王大臣將此

鄭應如何辦理之處。迅即行文廣東省。轉飭瓊州口。均各知悉可也。相應照會貴王大臣查照。

給英法俄美布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稱。瓊州通商等因。本爵查瓊州一口。作為通商口岸。載在咸豐八年所定條約。迄今多年。未經開辦。茲准貴大臣與各國大臣先後照會前來。擬前往開商。並請本爵轉飭該管官經理一切事宜。應俟本爵咨行粵省地方大吏。轉飭所屬。將一切應行各事。豫為經理。咨覆到日。再由本爵照會貴大臣與各國大臣。會同商辦可也。先此照覆。

已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宋晉奏。閩省連年製造輪船。聞經費已撥用至四五百萬。未免糜費太重。此項輪船。將謂用以制夷。則早經議和。不必為此猜嫌之舉。且用之外洋交鋒。斷不能如各國輪船之利便。名為遠謀。實同虛耗。將謂用以巡捕洋盜。則外海本設有水師船隻。如果製造堅實。駛以熟悉沙綫之水師將弁。未嘗不可制勝。何必於師船之外。更造輪船。轉增一番浩費。將欲用以運糧。而數其水腳數目。更比沙船倍費。每年閩關及釐捐撥至百萬。是以有用之帑金。為可緩可無之經費。以視直隸大災賑需。及京城部中用款。其緩急實有天淵之判。此在

國家全盛時。帑項充盈。或可以此創制新奇。示闢智角勝之用。今則軍務未已。費用日絀。殫竭脂膏。以爭此未必果勝之事。殊為無益。且聞製造原歸帑項。而一切採買雜料。皆係委員四出辦理。即官為給價。民間亦不無擾動。聞愚任督臣吳棠。英桂。文煜。亦多不以為然。江蘇上海製造輪船局。亦同此情形。應請

旨飭下閩浙兩江督臣。將兩處輪船局。暫行停止。其每年額撥之款。即以轉解戶部。俾充目前緊急之用。其已經成造船隻。似可撥給殷商駕駛。收其租價。以為修理之費。庶免船無可用之處。又糜費庫款修葺也。

宋晉又奏。再山東侯家林決口。勢將由山東趨於河南。兩省運道民生。俱有關繫。臣愚以為不如省無益之費。以為移緩就急之用。可否請

旨飭下部臣。及閩浙兩江督臣。即將製造輪船常年經費撥款。暫行移撥河工。為堵築之用。則不第侯家林可以堵築。即永定河疊次決口處所。亦可取資於此。趕緊一律修堵。於

國家根本之計。似不無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宋晉奏。閩省製造輪船。經費已撥用至四五百萬。名為遠謀。實同虛耗。且聞採買雜料。委員四出。雖官為給價。民間不無擾動。江蘇上海製造輪船。情形亦同。請飭暫行停止。其

每年額撥之款。即以轉解戶部。已經造成船隻。撥給殷商駕駛。收其租價。以為修理之費等語。製造輪船。原為綢繆未雨。力圖自強之策。如果製造合宜。可以禦侮。自不應惜小費而墮遠謀。若如宋晉所奏。是徒費帑金。未操勝算。即應迅籌變通。著文煜王凱泰通盤籌畫。應否將輪船局暫行停止之處。斟酌情形。奏明辦理。其上海輪船。應否一律停造。並著曾國藩張之萬何璟妥籌熟計。據實奏聞。原片均著鈔給閱看。

辛未。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文煜福建巡撫王凱泰奏。竊照閩省船廠。續造第六號輪船。擬名鎮海。於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推移入水。其渦鑪煙筒輪機礮架蓬桅等

項。尚未安置。當飭趕緊料理就緒。以期早日出洋。第九號輪船。仍係八十四匹馬力。丈尺大小。壓造法。均照兵船式樣。與第六號相同。現已接續動工。於十月十九日安上龍骨。擬名靖遠。以資號召。其第五號安瀾輪船。所配滬鑪輪機。均係廠中自造。由羅星塔出五虎口而至白犬北茭一帶洋面試驗。逆風逆水。一時約行六十餘里。順風順水。一時約行八十里。船拉靈捷平穩。機器配搭亦均合宜。與購自外洋者無異。謹會同陝甘督臣左宗棠合詞恭摺具奏。

御批。知道了。

戊寅。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奴才十

一月初六日。抵霍博克賽里。察看情形。非就地安臺。後路必然斷絕。查科屬扎哈沁五臺迤西。直至霍博克賽里界。一二十里。向無專臺。沿途肫諭西翼東翼烏梁海章蓋等。務須妥安臺站。許給錢糧。款以保舉。始據稟稱。西翼擇於察罕通格。扎克鄂博。德格圖阿滿。可安三臺。東翼擇於多嚕圖阿滿登額爾奇賽罕。烏里雅斯。可安三臺。當令趕緊安設。烏梁海迤西。仍屬科境。約計東自和碩特起。西至布倫托海。共立十二臺。則科屬迤西道路。可望疏通。直抵塔爾巴哈台。惟從此處西去。附近哈薩克。屢在遊牧搶刦。向係塔城所屬。塔城現無大員。俟抵塔城後。情形如何。隨時

陳明。

榮全又奏。竊奴才此次赴伊。沿途安設臺站。疏通道路。各處人心未固。伏莽尚多。非有勻地勁旅。萬難鎮撫。而兵至數百。長途裹帶匪易。又須就地備糧。方資繼續。是以調杜嘎爾大營官兵。令其精益求精。迅速前來。並請由口北歸綏兩道。採辦口糧。以資兵食。適據吉林統領訥蘇肯黑龍江統領吉爾洪額來稟。杜嘎爾不令訥蘇肯等挑選精兵。復任遠赴歸化民界。置辦衣物。推諉延誤。奴才前接赴伊委員多仁泰來稟。已由雅爾玉爾定買俄商小麥一萬蒲篇。計約二十七萬餘斤。擬到塔爾巴哈台時。將此項小麥買運

至葦塘子。交署索倫領隊土瓦強阿。陸續磨勘。以備後路大兵口食。惟是口食既已籌備。而大兵被杜嘎爾所稽。來營無日。奴才僅恃此項大兵。藉壯聲威。亦慮俄人強詐。又須變計。前曾奏請將所調黑龍江馬隊五百。撥入哈密大臣景廉軍營。並函致該大臣許將伊犂餉銀。先借給二萬兩。令其整隊西進。此次行抵伊犂。該俄循理。自可安輯各務儻或公然占踞。奴才擬將在伊之索倫錫伯察哈爾額魯特人眾內。挑選精壯。並會各處鄉團。規取瑪納斯各處。先斷該俄東去之路。並知照景廉。互相接應。似於大局有益。但伊犂人眾。心雖未變。非有內地精兵。難望鼓其勇氣。機不

可遊○可否仰邀
天恩○嚴飭杜嘎爾○任令訥蘇肯酌選精兵○飛催兼站前進○並請
旨飭催托倫布錫倫等十一員○趕緊前來○俾幫得資贊助○
榮全又奏○再正封摺間○前差赴俄探信章京多仁泰旋營○
呈到阿爾瑪圖固必那圖爾莊達喇勒廓勒帕科依斯克
來文○內稱給我的文書○我都看了○也狠喜歡○我們大庫爾
普斯給我的文書○伊犂將軍來那丹木克地方會面○查辦
兩國的事○聽見此信○謹候著大將軍前來○到我們地方商
量定辦各事等情○復詳詢多仁泰各節○據稱章京於十月
初二日○到阿爾瑪圖○面見廓勒帕科依斯克○據云我國與

你們三次文書。你們不理。如今我們取了伊犂。你們將軍為何帶兵前來。我就等你們將軍前來商議辦事。不與你辦事。我給你文書。請你們將軍到那丹木克議事等情。章京再三與言。該俄官似答非答。章京要赴伊犂。該俄官攔阻不允。章京細訪各情。伊犂滿綠營索倫錫伯等眾。尚未變心。惟纏頭回子均已降俄。其頭目素勒坦現在阿爾瑪圖。該俄以賓客相待。漢回子更倚該俄為護符。分居塔爾奇。綏定城。清水河一帶。該俄又自阿爾瑪圖安十七箇臺。直接至金頂寺。又面見該俄派人赴喀拉沙爾。晶河。說土爾扈特投降。並說瑪納斯賊匪投降。明年尚議進兵攻取

東路。又聞南路回子。廣聚烏嚕木齊。要先洗南山並沙山子民眾。即赴伊犂報仇。據該小官等口氣。殘破大城。准中原用銀贖回。其大城四面。係要占踞。揆其情形。該俄心實不善。該俄官騎矜誇詐。尚出許多藐視中原之語。章京忍氣未與深辯等語。奴才哭接此信。五內如焚。該俄將伊犂四面。令我逆匪屯踞其內。僅留破城一區。又任意煽惑。差人赴喀拉沙爾。晶河等處勸降。是伊犂地方。該俄已有霸占之心。且南路回匪。又有赴伊犂報復之信。查地勢已為該俄所踞。不過人心未盡歸服。現在奴才尚未可徑赴伊犂。其約奴才赴那丹木克議事。尚未知確係屬何地。又未知該俄

究屬何意。努前派章京蘇隆額等帶餉四千。先赴伊犂。收輯衆心。視此情形。惟有暫令蘇隆額等在塔爾巴哈台等候。俟努到塔後。赴那丹木克會晤該俄官。議論如何。臨時相機籌辦。惟該俄既有東進之議。努所調大兵。又急無來信。合無顧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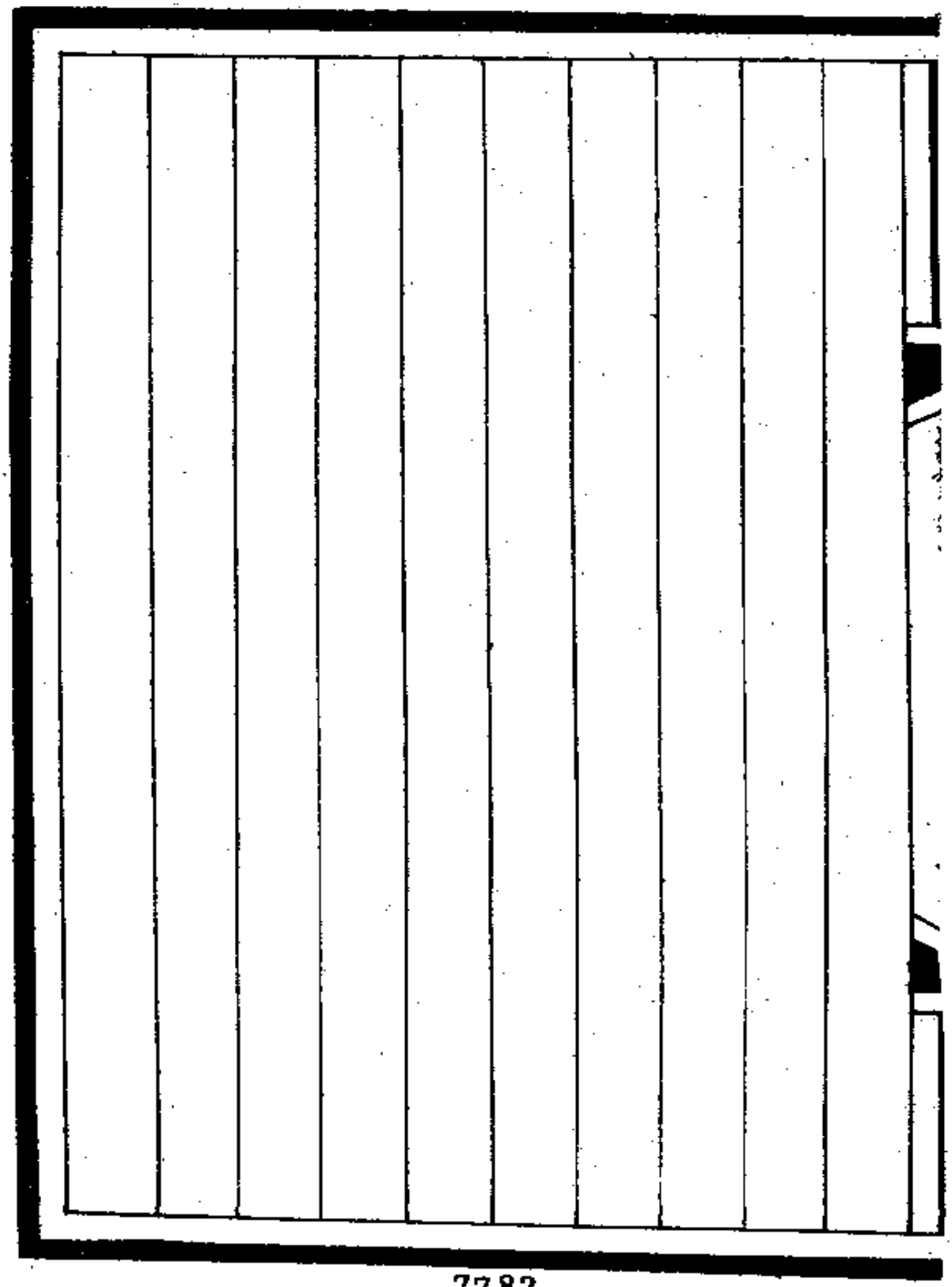
天恩。務飭哈密大臣景廉。迅速西進。以壯聲威。勿被該俄占先。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帶兵西進。安設臺站。據籌西進機宜。探悉伊犂情形各摺片。榮全已於十一月初六日。行抵霍博克賽里。擬於烏梁海一帶。安設臺站。並於烏梁海迤西。一體設臺。直抵塔爾巴哈台。所籌尚妥。所有科城所屬。自和碩特起。至布倫托

海。應設十二臺。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常順保善妥速籌辦。常順保善未到任以前。仍著文碩速為經理。不得以交卸在即。稍涉推諉。致誤大局。金順到任後。並著奎昌等詳細告知。一體遵辦。其塔爾巴哈台所屬各臺。著榮全富和會商辦理。榮全即當剋期進發。毋稍延緩。托倫布等早經出京。俟行抵烏里雅蘇台時。著奎昌等傳知該員等迅速前進。毋稍濡滯。吉林馬隊。已據杜嘎爾報於十二月初六日。由克克伊爾根地方分起前進。若再令另行挑選。轉致躭延。即著榮全催令訥蘇肯管帶此起官兵。星速遄行。藉資策應。榮全現由霍博克賽里西進。去烏科兩城較遠。所有應解餉銀。及軍火等項。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常

順保善文願遵派妥員飛速押運。俾無遲滯。俄人占踞伊城。情殊叵測。廓勒帕科依斯克欲與榮全在那丹木克議事。著榮全行抵該處後。酌度情形。相機籌辦。俄人有明年進兵東路之說。尤應先事防維。榮全豫籌挑選索倫等項人眾。會合鄉團。規取瑪納斯等處。先斷東面之路。著屆時妥為籌畫。謀定後動。勿稍疏虞。轉瞬春融。事機緊迫。景廉務當催齊張玉春等營。鼓行而西。會合沙山子等處團勇。埽蕩逆氛。規取烏嚕木齊等城。並與榮全隨時咨商。以期聲息相通。藉資聯絡。榮全安設臺站。撥著鈔給奎昌等閱看。其探悉伊犂情形片。著鈔給景廉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四



7782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

卷八十五之八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五

同治十一年。壬申。正月。丁亥。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奴才於九年閏十月初九日。在廣東奏報出洋日期後。乘坐輪船。於十二月初五日。馳抵法國馬塞海口。當有法國派員哥士者迎接照料。適因法布交兵。其巴里都城被圍。不能前進。奴才當赴博爾多城暫住。候至春初。法布兩國和議始定。二月間。法國都城散勇內亂。巴里不守。奴才又由博爾多前赴魏瀝城。旋與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發福爾接見後。當經法國派出全權大臣熱福理會商一切。奴才已疊次公函報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曾於七月間奏明在案。八月初三

日。臣在美國牛雅克。接到總理衙門電信。知法國繙譯官李梅帶信前來。臣即於八月二十一日仍回法國。李梅亦於九月十三日抵法。臣復與法國大臣熱福理疊次會議。給與照會。十月十一日將所奉

圖書呈遞後。即於二十五日自法國都城起身。十二月十七日輪船馳抵上海。除在法國會議照會各件。應即另摺詳細陳奏外。所有臣自外洋回國。行抵上海日期。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知道了。

庚寅。前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奏。臣前奏俄人懷疑入境一事。欽奉

訓飭。檄令委員明魁等設法解釋其疑等因。欽此。適該員等差竣回城。拘據稟稱審察情形。俄人此來。初實惑於流言所致。比在卡倫住居多日。又有俄商不時往來。彼亦知是為人所愚。然而諱言為人所弄。始終藉口於協拏賊匪。繼而又稱會同查辦積年拖欠俄商帳目。以及俄商丟失貨物各等語。該章京明魁等言已咨會克係中國些小賊匪。中國自能拏辦。無煩貴國兵力。至拖欠俄商帳目。以及偷竊俄商財物之賊。亦有和約可守。中國亦必分別辦理。現屆隆冬。卡倫倍寒。可請貴官回國休息。該俄官古士尼曹幅等聞言後陸續起程回國。並有呈遞芻申謝派員照料等情

稟帖一紙前來。奴才查洋人性情。感格原非易易。惟遇事持平。或可少折其心。因就該委員明魁索果克卡倫侍衛樂爾津泰查報案單。檄行烏梁海右翼散秩大臣阿育付飭將該翼人丁拖欠俄商賬目迅即清理。並緝捕賊犯送城。以懲覈辦去後。嗣據中覆。已將該翼拖欠俄商賬目皮張。向各欠戶追出。委總管車楞送赴索果克卡倫侍衛驗收轉交等情。至賊犯三吉洪等。皆係總管車楞旗下之人。奴才因為日已多。故將該總管調城面諭。詳加開導利害輕重。責令自行緝拏送城。該總管亦具結遵辦在案。此外尚有哈薩克賊犯。跡之皆係恰塔屬人。奴才亦令自行緝捕。取據

親供。內稱如係該遊牧之人。必當緝拏送請究辦。如非該遊牧之賊。亦必查訪明白。究係何項哈薩克。來城回報等語。此先後辦理情形也。至流言所自。則祇聞係哈薩克。然哈薩克居址不一。究係何項之人。則俄人因以此節為詞。不便明言詰問。以是無憑查考。除飭索果克卡倫侍衛將驗收皮張轉交原商承領取結備案。賊犯緝捕到後另行辦理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庚子。雲貴總督劉岳昭。雲南巡撫岑毓英奏。臣等於同治九年閏十月二十三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據英

國威使函稱英民願巴即唐古巴持照游歷各處行抵雲南維西地方祇代理通判田昌稼等陵偪一案應即覈辦當經劄飭布按二司查覈比因軍務緊急道途梗阻未能提省詰詢是以行文查明該員田昌稼並無陵偪情事詳由臣等咨覆在案嗣於十年三月十二日復准總理衙門來咨續據英國柏副使呈遞節略催請覈辦應再行詳細查明切實咨報等因隨飭按察使程誠會同布政使宋延春劄調代理維西通判田昌稼到省訊據供稱同治七年閏四月間英民唐古巴由喇嘛吐番等處行抵維西應地方官民並未向其追問嗣因該英民由維西起程前赴大

理。行至中途折回。維時大理逆首杜汶秀分遣賊黨攻陷多城。維西勢甚危急。該處紳團見唐古巴昌大理一路兩回。羣疑頓起。衆議紛紛。昌稼恐有變故。隨親至客店。邀唐古巴進署住宿。就近照料。先生枝節。乃紳團謂昌稼護庇英民。遂邀兵勇頭人呈稱軍務緊急。欲向唐古巴借助軍需。昌稼再三勸導。衆情總不釋然。旋集多人入署搜檢唐古巴行李。昌稼竭力彈壓。幸未成釁。迨六月初九日。唐古巴潛行出維。衆紳團恐其復赴大理。遂遣人將其追回。昌稼仍設法開導團衆。安慰英民。留住數日。發給路費。派差由阿墩子一路護送出境。該英民唐古巴經過維西。昌稼

實係多方保護。並無陵偪情事。現有維西武營紳團可質
等語。反覆研詰。矢口不移。該司等查得英民唐古已前過
維西。欲赴大理。正值該應防勦喫緊。紳團不無驚疑。田昌
稼慮有變故。邀請入署。即多方照料於前。復給票護送於
後。其無陵偪情事。尚屬可信。惟該員身任地方。不能先事
解釋。以致團眾屢尋唐古巴生事。究係辦理不善。咎無可
辭等情。詳請奏咨前來。臣等覆查無異。相應請
旨將代理維西通判雲南候補府經歷田昌稼交部嚴加議處。以
示懲儆。除咨覆總理各國衙門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田昌稼著交部嚴加議處。該衙門知道。

兩年。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咸豐十年。與大英國議立條約。有優待使臣一條。如有越禮欺藐等情。由地方官從嚴懲辦。其收稅欠債各章程。俱經一一開載明晰。自換約後已逾十年。各國商民在各口與中國民人往來。遇事雖偶有齟齬。其安分和平之人。尚無欺陵中國之意。而於中國官員。亦復以禮相待。至於各關徵收洋稅。雖係按照條約。而內地亦間有誤行徵收之處。其華洋各商交涉買賣。洋商固間有拖欠華商之款。而華商拖欠洋商之款。亦自不少。均經隨時飭令各該省持平妥辦。莫免偏枯。茲准英國住京大臣來函。中國人庶。每待外國

官民輕慢。中國官憲。未曾設法禁阻。翻形顯露弗睦。百姓耳濡目染。效尤滋甚。商人被各關重納之稅。或由該管官員失察受損。或由官號以及各商騙欠。地方官既弗責償。反為庇護。以致數案歷年相積不結。請為奏明請

旨飭遵各等情。並准照會稱湖北廣濟縣因有公事與縣理論。地方官聲稱向未見過條約等語。臣等查外國官民來華。辦事通商。照約本應以禮相待。況各國安分和平之人。亦並無欺陵中國之意。中國官民。自不應故存輕慢外國之心。至於各關收稅。本應照約徵收。不宜外鑄。所有各商交涉疑目。中國若不將華商拖欠洋商之款。速為清釐。設遇洋

商拖欠華商之款。何以令外國設法清結。緣中國辦事向來未公。況與各國辦理交涉事件。尤應彼此持平。相應請旨飭下各直省。務宜恪遵咸豐十年條約。凡遇外國官民。均當以禮相待。小民或不知悉。並令出示曉諭一體遵照。其於外國住京大臣。與禮遇中國官員無殊。或有越禮欺藐等情。必應從嚴懲辦。其有地方官未經看過條約者。應由該督撫一律飭令閱看。至各關卡如查明實係誤收洋商之稅。應行交還者。及中國商人拖欠洋商銀兩各案。應由南北洋通商大臣查照臣衙門歷次行咨分別應還不應還。迅為了結。庶綱後中外辦理交涉事件。方足以昭和平而免

爭競。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英國使臣威妥瑪。自咸豐十年換約後。即與臣等商辦事件。其為人向來狡詐堅執。此番來華。充該國住華使宜行事大臣。尤欲遇事生風。藉端進步。去歲入冬以後。正以各口有重收之稅。及華商倒欠英商銀兩各案。常來臣衙門饒舌索賠。彼此爭執未定。忽於十二月十九日。來

皇城根翠花胡同西口外。有旗丁全喜與威妥瑪路遇。因閒話口角。用棍毆傷該使臣一案。當時該使臣因恐傳播不甚

體面。力請不必重辦。臣等遂知照步軍統領衙門。將全喜
拏獲枷責完案。並該使臣即執此詞。謂地方小民之敢於
肆行。皆由中國官員。平日慢視外國使臣所致。甚至牽引
朝覲一節。又欲從新爭論。經臣等屢與辯駁。適值新年。遂爾暫止。
茲於正月十三日呈遞照會。專敘全喜逞毆一事。以為中
國輕慢外使憑據。旋於十四日來署。與臣等面晤。即以中
國輕慢外使。必須由臣衙門奏明
大皇帝明降諭旨申飭一番。方足以資儆戒。臣等當與該使臣辯
駁。告以
諭旨之降與不降。斷自

宸衷。非臣下所敢瀆請。再四申論。該使臣又謂即不明降
諭旨。亦須將臣衙門奏摺發鈔。俾中外咸知。且須將大英國字樣
摹寫。以示優異。臣等復與極力爭辯。該使臣矢口不移。臣
等伏思此次奏摺。不過申明條約。並無他意。亦無不可以
發鈔。即摹寫大英國等字。查條約內大英國等字。本屬摹
寫。似亦尚非創見。且該使臣用心叵測。無事時屢欲藉端
生釁。圖占便宜。今適有全喜一案。因借此盡情吐露。任意
要求。若絕之太甚。深恐別起波瀾。更難收拾。再本年係法
國應行修約之年。法國已另派使臣熟福理來華商辦此
事。更恐歲妥瑪因臣等拒之過堅。俟熟福理到時。暗中挑

唆。才難淺忽。則辦理更形棘手。是以臣等公同商酌。此時不得不稍示籠絡。豫為之防。是此次奏請申明條約一摺之所由來也。謹鈔錄英國照會一件。據實附片密陳。

御批。知道了。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前於同治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大臣被人毆傷。今查外論。彼時毆打之情。以及犯人辦罪各節。中多偽誤。經本大臣據實咨回本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為據以入奏。仍行備文照會貴親王悉知。案查彼日中未之時。本大臣一人在

皇城東相泊岸上向北行走。過翠花胡同西口數步。忽聞背後有人大呼鬼子。旋即回顧。見胡同附近堆子左右。有小孩數人。並少壯者二人。在彼站立。京中無知人民。遂見外國人。呼為鬼子。本係恒有。無足深怪。本大臣亦不在心。即向彼擺手勸止。伊等亦遂住口。本大臣仍向北行。行未數步。又聞呼叫。並擲投小石。落在身前。因思從前在他處。偶有此類。曾經赴堆指叫管理。當經從辦。此次本大臣仍依照前行回身過街。安步到堆攤內。是時小孩均散。而壯者二人仍在。此進堆內。見其屋中破壞。本難棲止。門口止有老者一人糊窗。問其堆兵何在。伊云今日未來。看其如此光

景。因向二壯者云。爾等年歲差長。因何不勸止小孩罵詈。中一人高聲回言。詞色不遜。尚無穢詈言語。因告以如不循規。可至官處。其一人手執形似樹枝去皮木棍一條。厲聲抗言。向前手舞足蹈。本大臣當告以何以亦不畏衙門。伊即執棍忽掄。以致毆擊右腿。立退一二步。仍行掄棍。茲本大臣出門。手不攜物。即小杖亦不持執。此次亦復如是。且事出意外。即手有器械。亦所難防。祇思如亦退後。伊必再行進扣。遂款款向前。按中華道理言道。爾如此膽大。在爾長者之前。亦如是放肆乎。各等詞。此際所進之地。離伊稍遠。以為棍莫能及。詎意猛然前撲。掄棍下擊。致傷右額

顛。登時勢欲暈倒。血旋自帽流下甚湧。伊見流血。似有畏意。又行退去。不復掄棍。伏身拾檢小石在手。本大臣見此。仍慢云爾如扔棄此石。難保汝命。伊即拋擲木棍逃走。跑進羣花胡同往東不遠。至太平胡同往南。本大臣尾跡至太平胡同迴南大院。不見蹤影。見有官宅二座。一向東。一向南。向東之宅無人。向南者門內有戶部副郎銜封。門首有一老人。因詢其人何往。老者答以往南走去。本大臣因思若往南行。必能瞥見。疑恐在此宅藏匿。遂欲請見伊主。伊云老爺出門未歸。本大臣進入門房。屋內適有三人。形容體面。均云其人決不能在此隱庇。語言以禮相待。而本

大臣見其如此事無端倪。祇得轉路北行。赴鼓樓東街相識鋪家洗臉少憩。遂爾回館。途中遇見寶大臣乘轎趕上。因向略述梗概。並云次日趕著細談。祈派人相隨該處。其人隨赴太平胡同文副郎宅。復加詢訪。無從查得該犯下落。本大臣祇得回館。延倩本館醫士醫治傷痕。敝意此事於未與貴署辦定之間。本不欲向人提及。是以除醫士一人之外。均未告知。惟因先聞赫總稅務司次日進署赴席。因恐聞知。未曉本大臣暫隱之意。偶行向外傳述。即於次早赴其寓所相告。請其姑且莫言。遂次遇見成寶大臣遣人送信。定於十點半鐘臨館問候。本大臣遂即赴署止駕。訂

於兩點半鐘趨謁面述一切。屆時前往晤見文中堂（寶）（瑞）大臣。稍時沈大臣亦過來相會。十九日動兇之人。夜間已被官人拏獲。解在署前。成大臣現署右堂。提上訊問。據伊供係旗人名叫全喜。現年十七歲。看其身體壯大。約在十八九歲之間。列位大臣云。伊已認罪。本大臣即希向伊訊問。因何毆打緣由。伊含糊供言害怕。又訊數語。成大臣令衙役帶去辦罪。本大臣因訊如何辦法。成大臣答云十五歲以上犯罪。法須板責四十。本大臣云。此事予因不敢相強。可否不必責懲。成大臣云。如不責打。伊何能記。本大臣云我所欲伊記念者。在伊雖有毆打外國大臣之罪。外國大

臣尚復給伊求情。仍可將伊與失察各兵枷號數日。枷上不必書寫毆打大臣欽差大臣字樣等詞。成大臣應允。似可照辦。本大臣俟犯人帶下。及跟人退散後。因向列位大臣續言。此傷本大臣原不介意。人犯懲否。亦無足重輕。要在華民每見遠人。恒呼鬼子等類。百般輕待。推原其故。實緣百官於措詞行事之間。多露輕慢之形。上行下效積習。類如天津臣案。抑如今日小節所有務須翻然改易之處。實在官宦身上為重。此理異日本大臣合向恭親王再為數陳。又兼增一話云。此事除本館醫士。及赫總稅務司二人外。敝館內外無人知曉。實亦不願宣揚。或致各口傳播。

拂人之意。且以本國凡事無不必有自為經理之力。因此雖知各國大臣。勢必同為傷陳。共相扶助。至今本大臣亦未便達知。語畢遂請成大臣俟步軍統領衙門科定罪名。祈為見示。成大臣答以一二日內必為通達。本大臣亦即告辭。以上各節。所以縷析陳敷者。外間傳聞有數端均屬子虛。一則外傳本大臣在貴署時。坐視此犯受責。推至數下後。本大臣云。此不關我事。即行辭走。此節之偏。乃係貴親王所知。又有人向該犯問你因何枷號。伊答云與英國大臣打架。其枷上所判。乃係擲打揉碎。有礙皇城八字。溯查當日在貴署雖有不必書寫毆打大英欽差大

臣字樣之言。總無請改作此八字之意。斯節雖與敝意不合。望貴親王不必深究。又有人云。十九日毆打之時。本大臣曾揪其髮辮。此亦虛假。本大臣始終去伊一層有餘之遥。匪但如前所云徒手。並且無揮尊之式。事出意外。初時以為伊必飲醉。後看其情。非因酒故。數端既偽。理合覈言。其餘重端雖要。既曾向貴親王面陳。此時應不再贅。容為續詳也。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兩廣總督瑞麟等奏廣東同文館肄業學生。酌量變通一摺。同治十年十二月初六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同治三年五月間。廣東設立同文館。

其館內肄業各生。前據廣州將軍瑞麟等奏在廣東駐防滿洲漢軍八旗子弟內揀選十六人。又揀漢人世家子弟四人。共二十名。如有清白安分民人。願入館附學者。准官紳保送。仍以十名為額。如學習三年有成。准作為生監。一體鄉試。並派充各衙門繙譯官。其由繙譯官出身者。以府經歷縣丞用。旗員願就武職者。以防禦升用等因。經臣衙門奏准在案。至同治七年十月間。該督等奏將繙譯生監派充繙譯官。擬議激勸章程。並附請教習等員獎敘。又經臣衙門會同吏兵二部分別覈議奏准亦在案。今據該督等以館內民籍學生。未能專心肄業。請將送館正附各生。

一概專用旗人充補。係為整頓館務。期收實效起見。應如所請辦理。所有該省額設肄業學生二十名。並附學生十名。嗣後均以滿洲漢軍八旗子弟充補。毋庸再招漢民。其漢民現尚在館肄業者。俟開缺時即以旗人充補足額。至繙譯官一項。前准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奏請派充。原為代傳言語。藉杜通事舞弊而設。今該督等奏稱繙譯官終年閒曠。別無差使。誠未免有名無實。自應即行裁撤。以節糜費。仍令該督等量擇學生中精通西語之人。每於各衙門接見洋人時。隨同代傳言語。以杜通事詭弊。該生統兼有代傳言語差使。自應酌加津貼。該督等所請每月支給

經費銀二十兩。以及年終賞賚各項。即在於裁撤繙譯官經費項下酌量撥給。繙譯官一項。既經裁撤。以後每屆三年例保之期。在館肄業旗籍各生監。應照此次定章。專以府經歷縣丞升用。仍責成提調教習等員認真訓課。隨時考覈。儻或旗籍各生。不知奮勉。以及怠惰。即將該生在館所請獎敘撤銷。並咨回本旗當差。以示懲儆。查在館旗人願就武職者。向以防禦升用。今據該督等奏稱防禦有辦理旗務。專司操練之責。若令辦理洋務。與營制必多窒礙。所有旗人給予防禦升階一節。應照所擬即行停止。

御批。依議。

丁未。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等擬選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業。以培人材。業於十年七月初三日專摺會奏在案。旋准總理衙門覆奏。不分滿漢子弟。擇其質地端謹。文理優者。一律送往。每年所需新水膏火。准於江海關洋稅項下指撥等因。知照前來。伏查挑選幼童出洋肄業。固屬中華創始之舉。抑亦古來未有之事。所有攜帶幼童委員。聯絡中外。事體重大。擬之古人出使絕域。雖時地不同。而以數萬里之遙。需之二十年之久。非堅忍耐勞。志趣卓越者。不足以膺是選。查有奏調來江之四品銜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成抱

偉志。以用世自命。絕其容貌。則粥粥若無能。絕不矜才使氣。與之討論時事。皆能洞燭幾微。蓋有遠略而具內心者。又運同銜江蘇候補同知容閎。前在花旗居處最久。而志趣深遠。不為習俗所囿。同治二年曾派令出洋購買機器。該員練習外洋風土人情。美國尤熟游之地。足以聯外交而窺祕鑰。以上二員。上次摺內業經奏明。均能勝任。相應請

旨飭派陳蘭彬為正委員。容閎為副委員。常川駐紮美國。經理一切事宜。此時不敢遽請獎敘。將來辦有成效。再由臣等從優酌保。至挑選幼童。應在上海先行設局。頭批出洋後。即

挑選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選第三第四年各批。與出洋之員。呼吸相通。查有直隸道使銜分發候補知府劉翰清淵雅純篤。熟悉洋務。業經檄令總理滬局事宜。所有駐洋及在滬兩局中外大小事件。由陳蘭彬等互相商辦。各專責成。茲將臣等前奏所未及者。酌擬應辦事宜。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仰懇

飭下總理衙門覈覆施行。

御批。該衙門議奏。

挑選幼童及駐洋應辦事宜

一挑選幼童。不分滿漢子弟。俱以年十二歲至二十歲為

率。收錄入局。由滬局委員。查考中學西學。分別教導。將來出洋後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每遇房虛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

聖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

一幼童選定後。取具年貌籍貫。暨親屬甘結收局註冊。在滬局肄習。以六箇月為率。察看可以造就。方准資送出洋。仍由滬局造冊。報明通商大臣。轉咨總理衙門查考。至洋局課程。以四箇月考驗一次。年終分別等第報查。其成功則以十五年為率。中間藝成後。游歷兩年。以驗所學。然後

回至內地。聽候總理衙門酌量器使。奏明委用。此係選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廢。亦不准入籍外洋。學成後不准在華洋自謀別業。

一出洋委員。及駐滬辦事。所有內外往來文件。應刊給關防。洋局之文。曰奏派。選帶幼童出洋肄業事宜關防。滬局之文。曰總理幼童出洋肄業滬局事宜關防。均經臣刊刻飭發。以資信守。

一每年八月。領發時憲書。由江海關道轉交稅務司。遞至洋局。恭逢三大節。以及朔望等日。由駐洋之員。率同在事各員。以及諸幼童望

關行禮。俾嫻儀節而昭誠敬。

一出洋辦事。除正副二委員外。擬用繙譯一員。教習一員。查有五品銜監生曾恒忠。究心算學。兼曉沿海各省土音。堪充繙譯事宜。光祿寺典簿附監生葉源濬。文筆暢達。留心時務。堪充出洋教習事宜。業由臣檄飭遵照。屆時隨同正副委員一併前往。

一每年需用經費。查照奏定章程。於江海關洋稅項下指撥。洋局用款。下年應用之項。於上年六月前由上海道籌撥銀兩。眼同稅務司匯寄外洋。交駐洋之員驗收。其滬局用款。即交滬局總辦支銷。惟原奏係二十年內。共用一百

二十萬金。約計每年須六萬兩。而細加推算。分年應用之款。參差不齊。不能適符六萬之數。如首數年滬上設局。幼童齊往。用款較鉅。第四年竟至八萬九千六百餘兩。末數年幼童已歸。用款較減。第十九年僅需二萬三千四百餘兩。此外各年遞推。亦皆多寡懸殊。茲由陳蘭彬等覈閱清單。某年應用銀若干。交江海關道著存照按年寄洋。仍由該道分析造報。以昭覈實。

御批。覽。

戊申。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上海途次。將回國進口日期具摺馳奏。仰慰

宸廑。查奔自九年十二月即抵法國。正值法布交兵。巴里被圍。是以先赴博爾多城居住。當與法國外部大臣信函往來。法國亦派出大員照料。奈因其國事未定。與其大臣相晤。至十年正月法布兩國和議甫成。而法國都城巴里散勇相繼為亂。軍事又興。法京失守。其國家又復移至魏瀘地方。奔於二月初十日到魏瀘。復照會法國大臣。定期會晤。旋接其外部大臣發福爾覆文。定期十六日會晤。及往來相會。禮貌殷勤。言辭謙抑。二十二日。奔復給與照會。敘明奉命前來。為呈遞

國書之事。三十日接發福爾覆文。以前次接見蒲安臣之時。已言

明

大皇帝亦即親見。此節至今未辦。應先為言明。並云不日有一大臣前來商辦等語。芬當即照覆。允其大臣相晤面商。三月二十八日。始與其大臣熱福理相會。其人即係前經派定往紮中國之公使尚未赴任者。面欽寒暄後。芬復將來意當面告知。熱福理以天津之事。尚未辦完。應求一妥善完結之法。其意總以津案糾纏。並不先議呈遞

國書之事。四月初二初四等日。連日會商。反覆辯論。渠以津案辦理未能滿足。應將已然之事辦法補足。以防以後未然之事。芬堅持定見。告以此來為作禮貌修好而來。如有何語。

可以回國代達。並無辦事之權。熱福理又恐令自行請權。以辦此事。弩當面駁斥。告以本國無此規矩。勢迫詞窮。渠云由該國致信署欽差羅淑亞代請全權憑據。再行辦理。揆其意思。總緣教案不甚恬懷。而又無可執定要挾之處。始則貌若撝謙。而意存延宕。繼因面為詰詢。而故作刁難。弩隨時將詳細情形。函致總理衙門王大臣。以期兩無隔礙。九年冬間。總理衙門所議教務八條章程。弩已於十年三月間接到底稿。與熱福理亦曾當面看過。尚未詳議。六月初四十一十七等日。又與熱福理相會。面議八條章程。渠多所辯駁。大概以傳教之事。中國官不能攔阻。而教中

有事。亦不能不允由中國官查辦。總求民教相合為要。弩並將民教不能相安。急應妥籌辦法。必得在中國商辦。方能妥善。渠則以候全權憑據為詞。窺其用心紆曲。於禮貌之中。隱露延宕之意。弩駐候數月之久。

國書未遞。兼之道途三萬數千里之遙。詳細信件。非數月不能往還。殊深焦急。若不設法轉圜。恐啟其輕玩之心。是以七月初間。告知前赴英國游歷。抵英國後。弩備具照會。告辭法國外部大臣。擬即回國奏明一切。十三日自英國起身。二十七日到美國牛雅克海口。八月初三日接到總理衙門發來電信。法國繙譯官李梅前來。帶有公文。即可照辦。

斧籌維之階。接見法國住美國公使伯洛內。面稱接其本國來信。殷勤勸駕。邀斧仍回法國。詞意甚為肫切。斧揆時度勢。若不剛柔相濟。亦恐難以維持。當即允其所請。一面具函派委員知府高從望先行回國。將詳細情形告知總理衙門。斧一面由美國折回法國。八月二十一日。復抵巴里。法國派員來迎。旋與熱福理和密薩相繼會晤。情意甚殷。專候李梅來接到公文。即可辦事。已露轉圜之意。九月十三日。李梅來至巴里。疊次接總理衙門公函。知在京與羅淑亞辯論各情形。並屬斧以接此信後。如法國再有為難。即可照會法國外部大臣。索其不收

國書憑據回國。弟旋與熱福理見面。法國亦乘機轉圜。以為
大皇帝遣使修好。我們正要在遞
國書內。尋出完結天津之事。願請將
國書交與伯理璽天德銷除前釁。回書有法國欽差呈遞。弟告以
收
國書一事。係君上作主。應由貴國家定明如何接收。若法大臣到
本國。應聽本國總理衙門之信。九月二十四日。弟復辦給
和密薩等照會。請其代奏定準日期。何處交遞去後。旋接
其回文。定於十月初八日。在魏瀧宮內受伯理璽天德接
見之禮。旋又改於十一日。弟即於是日敬賫

國書到魏瀧地方。面見法國伯理璽天德交遞。並將奴才奉
命之意。詳細面陳。法國伯理璽天德。亦將欣喜盼望永久和好之
意面答。屬為代奏。敬問
大皇帝好等語。謹將奴才面陳之語。並譯出法國伯理璽天德回答
之語。照錄清單。恭呈
御覽。奴才當即於十八日。給與熱福理照會。敘明前議各節。回國後
奏明
大皇帝。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妥議。即定期告辭起程。嗣據熱福理云。渠於一
兩月後。亦即起程到中國辦理修約事宜。二十一日和密

薩來寓送行。禮貌周至。旋即交到咨總理衙門覆文一件。
聲即於二十五日起程二十八日自法國馬塞海口登舟
放洋。除將往來照會等件備文封送總理衙門備查外。謹
將接收照會繙譯漢文並公文底稿鈔錄清單。一併呈
覽。
御批。該衙門知道。
往來照會
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給法國外部大臣信函
本大臣奉本國
命。前未貴國到馬塞時。即承貴大臣美意。派大員接待。日前到博

爾多。又承委員照料一切。感謝之至。到此之次日。當即派員持名帖通候。旋經貴大臣委員送名片前來。本大臣深願親往拜晤。不知貴大臣何日可以相見。即請定期示知為盼。十二月二十七日。接法國大臣熱福理等來文。為照會事。本大臣聞貴大臣路長艱苦。今平安來至敝國。本大臣心中不勝欣悅。前已特遣一員大官。前往馬塞迎接貴大臣到本國。妥備接待。以為厚待友邦人之本分。深願貴大臣在本國諸事妥當。以後隨時用心接待。以稱貴職一切體制。昨於本月十一日。接來信。稱貴大臣甚悅面晤本大臣等之意見。亦是如此。但此時國中事尚未定。不能定

期會見。耽誤工夫。亦不能久。僕事定之後。本大臣等即行
文知照貴大臣可也。為此照會。

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給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於庚午年十二月初五日到馬賽。
承貴總理衙門派大員接待。十四日到博爾多。當即寫信
通知貴總理衙門。請定期拜會。二十七日接碩大人熱大
人覆文。以貴國家事尚未定。未能定期會晤。本大臣住候
一月有餘。現知貴國事已平定。急欲前往巴里。拜晤貴大
臣。本大臣前在本國。曾與羅大臣面商。允派繙譯官德微
理妥照料本大臣同來貴國。現在即託德繙譯官先赴巴

理送信。本大臣於數日內亦即前往。為此照會。

二月十一日給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於正月二十五日。在博爾多將本大臣即來京都緣由。照會貴總理大臣在案。現在已於二月初十日到巍瀛。即願前赴貴衙門拜會貴總理大臣。特請定期覆知。盼切之至。為此照會。

二月十一日給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奉本國命。前來齎奉

國書。為天津民人滋事一案。辦理情形。以明兩國實心和好之意。

應請貴大臣代奏貴國家。並請定期。即當敬謹呈遞
國書。以盡本大臣奉使修好之本分。茲將
國書照鈔副本。送貴大臣閱看。並有帶來本國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致貴衙門公文一件。一併附送。為此照會。並望示覆為
盼。

二月十五日接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熱福理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前經將不能早日相晤。抱歉之意。
轉達於貴大臣。並轉達本國家。深喜
貴國
簡派貴大臣前來本國辦事。茲請貴大臣杜駕。於明日一點半鐘

帶同繙譯官惠臨本署。得與貴大臣相通往來。最為欣悅。

須至照會者。

二月二十二日給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奉本國

命。前來齎送

國書緣由。曾於本月十一日照會貴大臣。請代奏貴國家定期呈

遞在案。本大臣深感貴大臣代奏。應如何呈遞

國書之處。望即覆知。以便遵辦。為此照會。

二月三十日接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覆事。照得本大臣於本月十一日。接貴大臣來文。內

云深願將所奉之

國書。呈遞我國大伯理璽天德等因前來。雖本大臣亦甚願來辦

呈遞

國書之事。但現有一事。似有礙難。本國深信

貴國之意。與本國意相同。用友國誠心之辦法。以便兩國往

來辦理妥協。不能不記念本國欽差。願見

貴國

大皇帝一事。遇有阻擋。前次

貴國蒲大臣。欲呈遞

國書。本國已曾允行。言明

貴國將來亦照此辦理。至今北京毫無如此辦理。以滿本國之所願。當問貴大臣

貴國之意思如何。至貴大臣奉使來此欲辦之事。現今毫無阻止。本大臣不日指派本國總理衙門大員。以便與貴大臣商議。諒貴大臣亦無不願也。

三月初二日給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覆事。二月三十日。接貴大臣照覆。內云貴大臣甚願

襄辦呈遞

國書之事。惟記念本國

大皇帝親見貴國欽差一事。至今尚未議定。不日有貴衙門大員

前來。與本大臣商議等因。來文之意。本大臣均已明悉。本國誠心辦好兩國往來之意。本大臣亦能代達。現在本大臣甚願有貴衙門大臣前來。當面商議。為此照覆。

三月十二日接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覆事。照得本大臣本月十八日照會。內稱指派一官與貴大臣商辦奉使應辦之事。今已指派本國全權大臣熱福瑞。以便相商。該大臣現在魏瀘居住。並差委本國總領事繙譯幫辦官哥士耆。與貴大臣及熱大臣。定期得與貴大臣頭次相晤也。為此照覆。

六月十九日接法國總理外部大臣和宏薩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日昨奉本國大伯理璽天德之命。接理總理事務大臣之職。現已接任任事。將來得與貴大臣開行往來。曷勝欣幸。本大臣深願幫助堅定兩國已有之往來。諒必深為信服也。為此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六月二十一日給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覆事。昨接來文。知貴大臣奉命接理總理外部事務大臣之任。本大臣聞知。欣悅之至。以後得與貴大臣往來。更增兩國和好。是所深願也。此覆敬賀任喜。須至照會者。

七月十一日給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奉

命前來修好。專為禮貌。自到貴國。承大員接待。本大臣實深欣悅感謝之至。嗣於四月初四日。在公所與貴大臣會議各事。因無權不能辦。是以等候本國信息。本大臣住候數月。殊覺抱憾。於前月內接本國給來電報。並無有權之信。彼時因與貴大臣議論教務八條。內中有許多情形。兩面意見相同。本月初四日。已將記下之話。兩面對過。必須回國報明妥辦。本大臣現有真實意思。要與貴大臣言明。一本國派本大臣來。是為天津之事可惜。現在已經辦了。恐其貴國不甚滿足。所以派本大臣前來。代達本國真心相好之意。保護長久平安。以為貴國可以應允。現在貴國之意。以

為天津之事。尚未辦足。本大臣實無此辦足之權。應回國
報明。設法辦足。一本大臣來作禮貌。是呈遞、
國書。發大臣來文。言明本國前次蒲大臣呈遞
國書之時。言明中國亦照此辦理。至今尚未如此辦理。以滿貴國
之所願等語。本大臣查萬國公法。往來接待。兩國召見欽
差為真心和好之據。本國現時尚未辦到。應親身回國。詳
細奏明請
旨。一本大臣想天津之事。不足之處。就是保護貴國人長久平安。
保護之事。是本國本分。六月內同貴大臣議論教事八條。
兩面公平。意見相同。即貴大臣亦說內中之事。應由本大

臣回國。詳細告知本國。可想出妥善好辦法。以上各節。本
大臣誠心為兩國往來重大之事。不敢久延。應豫為言明。
告辭回國。將一切情形。詳細奏明請
旨。會議妥善辦法。以為保護兩國往來和好之真意。想貴大臣亦
必同心也。
九月二十四日給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奉本國
命。特送
國書。前來貴國修好。前於二月十一日。曾將
國書副本。備文照送貴總理外部衙門查收在案。現在又將應遞

國書事宜已經與貴大臣說明。理合照會。為此照會貴大臣。代奏大伯理璽天德。以便定準日期。於何處交遞。即望見覆。以便照辦。須至照會者。

九月二十六日接法國全權大臣熱福理來書

頃接本月初六日來書。內請告知呈遞與大伯理璽天德國書日期地方。現今本大臣誠心將此事用力妥善辦理。復晤面和大臣。亦談此事。前已將所請之話。稟明和大臣。據和總理大臣所言。本大臣可盼望不能多延日期。大伯理璽天德。即有定斷辦法。特此謹覆。

十月初五日接法國全權大臣熱福理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前將貴大臣請見本國大伯理璽
天德呈遞
國書之事。業與大伯理璽天德奏明。已於本月初八日行文回覆
在案。旋有本國總理大臣。復將貴大臣所言奏明。並將前
在敦倫來文。內云照萬國公法之式。兩國召見欽差。當有
相應之禮等語。業已奏明在案。本國大伯理璽天德。想此
節接見之事。不能多延。
貴國家可有辦理。又想
貴國甚願藉此機會。以為銷除因天津慘事不協之處。敬諭
明本國和大臣。允准接見。用是以顯明本國大伯理璽天

德。與

貴國

大皇帝修好之意。本大臣受命告知貴大臣。此事茲請於本月二十日禮拜一午後兩點鐘。前來魏瀘宮內。以便受大伯理璽天德接見之禮。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十月初七日接法國全權大臣熱福理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國大伯理璽天德。前擬於禮拜一日接見貴大臣。以便接收

國書。本大臣業已公文照會貴大臣查照在案。茲因公務繁多。未克少暇。大伯理璽請移於禮拜四日迎見。特命本大臣修

文照會責大臣。須至照會者。

十月十八日給法國全權大臣熱福理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於三月間。收到發大臣來文。論及接見使臣之事。六月內在巴里。會同貴大臣議論教務八條情形。七月間在蘭頓所發之文。說明本大臣回國時。應將萬國公法內所論接見使臣之禮奏明。並九月內收到貴大臣來文。十月內大伯理璽天德接見所說之話。本大臣均應於回到本國時。奏明

大皇帝。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妥議。本大臣現定於十月二十五日。起身赴呂

陽。再到馬塞海口上船。請貴大臣告知總理外部大臣。辦給護照。並行知地方官。再此次來貴國。承貴大臣優待厚情。感謝之至。以後兩國和好。更為堅固也。

十月十八日給法國全權大臣熱福理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前於六月間。同貴大臣議論教務。想保護之法。說過有權。教士一事。此係本大臣訪察熟悉中國情形之貴國官。並傳教士之公論。均以羅馬教化皇。若派一總主教赴中國稽察教務。依靠貴國欽差保護。與本國總理衙門妥商教務辦法。將來於公事有益等語。本大臣與貴大臣曾經論過。請問如此辦法。於公事有益否。將來貴

大臣到中國時。可與本國總理衙門商辦也。須至照會者。

十月十九日給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已與熱大臣將公事說明。並辦給照會在案。本大臣此次來貴國。承貴大臣相待美意。感謝之至。本大臣現擬於十月二十五日。起身赴呂陽。到馬塞海口。上貴國船回本國。已請熱大臣代請貴大臣辦給護照。並行知地方官。特此布謝。

十月二十四日接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照會

為照覆事。照得本大臣前接本月初二日來文。內稱即欲回國之意等因。查貴大臣自抵本國至今一切友情之意。

本國國家。念念在心。所有貴大臣與本國熱大臣彼此講解。為兩國有益各節。本國深信能與熱大臣前往北京。妥定各節有益。至本大臣與貴大臣一切來往。均屬妥協。前次來文照會起程之時。又承貴大臣之厚情問候。曷勝感之至。為此照會。

御批。覽。

遞

國書時問答各詞

大清國欽差大臣崇厚。奉本國

大皇帝命來此。為呈遞與大法國大伯理璽天德

國書一件。是問大伯理璽天德好。同治九年五月間。天津民人因
匪徒迷拐幼孩懷疑滋事。本國
大皇帝派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等。秉公查辦。又
降
旨令各直省督撫地方官。隨時保護。嗣經曾國藩等請將辦理不
善之地方官革職。交部治罪。刑部擬定。將張光藻劉傑發
往黑龍江。又將滋事犯人二十名正法。二十五名問軍徒
之罪。並諭令各直省地方官。曉諭居民。毋再滋事。本國
大皇帝說明自己之意。務期貴國在中國之人。得以平安。本國
大皇帝可惜此事。惟望妥當了結之後。兩國來往。毫無傷損。嗣有

貴國署欽差羅淑亞。同本國總理衙門。想出妥結之法。

欽差大臣。與貴國全權大臣熱福瑪。業經細商。因貴國大臣熱福瑪。有公平厚待之心。所以此事妥結。

欽差大臣將

國書呈遞與大伯理璽天德。並代本國

大皇帝道謝厚待之情。惟望兩國和好。更為堅固也。請問大伯理璽天德。如有回書。並有何話。

欽差大臣可以代奏本國

大皇帝。

法國覆詞

大清國欽差大臣所送

國書。朕接收欣幸之至。此

國書算

大清國

大皇帝。看天津可慘之事可惜。務期將來再無如此禍患之憑據。

貴大臣說明犯罪之人。如何受罰。本國之心大仁。聽人正

法。心內難過。本國所要。就是嚴行辦法。防備惡人犯罪。本

國想於嚴行辦法外。還要加增別法。各國執政大臣。第一

本分。不但將犯罪之人。嚴行辦理外。應將百姓怨恨性情

銷去。若百姓想錯。要開導明白。教他照仁義之道遵行。

貴國執政大臣聰明。必能明白傳教士實係行善有功之人。
因為從本國遠去。勸人為善。布散仁義道理。如何有不好
人激動民人。以致教士受害。朕盼望
大清國
大皇帝發上諭告知百姓。傳教士實在是有德行之人。若是
貴國之民人。看地方官待傳教士好。百姓也必待他們好。看
他們重。朕想
貴國民人不懂得事。怎麼敢將一大國之領事官打死。實在
算大罪。所以現在盼望
貴國執政。待我們欽差大臣領事等官。更為優待。因為他們

替國家辦事。若不優待他們。他們不能盡本分。兩國往來
有損。此各國之公法也。
貴國照此辦理。於兩國和好。能以依靠照辦。是以我們兩面
要防備將來不好之事。能將歐羅巴亞西亞各國來往受
損。朕接收
大清國
國書。當寫回書。託本國欽差大臣帶呈。現在朕請貴大臣代為奏
明
貴國
大皇帝。本國實在願意永久和好。彼此有往來。多益加增兩國增

重之心。因此朕想

貴國派一大臣。長駐本國。如同在

貴國京都一樣。與兩國有益。若

貴國允准。朕盼望將來

貴國的大臣。如同貴大臣一樣。聰明公平。朕喜歡告訴貴大

臣。知記在心。敬問

大清國

大皇帝好。

御批。覽。

崇厚又奏。去年六月間。在法國與熱福理會晤。談論總理

衙門教務八條章程。當時即面為言明。並非商辦此事。不過講論情形。渠逐條詰問。在中國傳教之事。均經論過。並無定斷。彼時已將兩面記下之洋漢各文對過。存俟以後商辦。除將原議鈔單咨交總理衙門存查外。謹附片具奏。

御批。覽。

辛亥。

諭內閣。兵部左侍郎崇厚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太常寺少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夏家鎬。著在該衙門大臣上行走。

二月。壬戌。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

帑由霍博克賽里。於十二月初二日起行。沿途平安。哈薩克尚未敢撲行營。惟經過察罕鄂博。山高路險。雪深數尺。絕少柴薪。祇得先用駝馬衝踏途痕。魚貫而進。每至住宿。剗它雪窩。支搭氈帳房間。駝馬凍斃過多。幸隨行官兵。堅耐苦寒。於十一日勉抵塔稱巴哈台。在殘城附近。暫立行營。前據俄官來文。約在那丹木克會議。徧詢人眾。未知確像何處。帑即擬激勵官兵。徑赴伊犂。與之辯論。乃探聞累子溝積雪更深。萬難行走。又聞俄官廓爾帕柯斯克。係有改在阿雅古斯地方見面之說。且隨行人畜。疲憊過甚。未可冒昧直前。不得已一面緩養。一面行文知照廓爾帕柯

斯克依究於何時準在何地會議覆文到日。刻即前去。朕初到塔城。見地方殘破。慘目傷心。其舊居塔城之哈薩克。前已隨順俄國。現皆羣聚營前。爭應差役。視其情形。尚稱恭順。均以善言撫恤。並略為賞賚。先收其心。又有在葦塘子附近紮營之小俄官到營窺探動靜。皆以權詞答應。合

先恭摺馳陳。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行抵塔爾巴哈台。暫安行營一摺。榮全自霍博克賽里前進。已於上年十二月十一日。行抵塔爾巴哈台。隨行官兵。冒雪衝寒。不辭艱險。甚屬可嘉。該署將軍現在塔城附近暫立行營。該處地方殘破。其舊居之哈薩克人眾。既尚恭

順。自當妥為撫循。俾知感奮。伊犁近日情形若何。俄官廓爾帕柯斯克依。約在何地會議。著榮全酌度機宜。悉心籌辦。並將會議時俄官如何情形。及如何措詞。隨時詳晰奏聞。葦塘子附近。既有俄人在彼紮營。該處向有索倫人眾。難保不為俄人煽惑。並著榮全設法曉諭。以固人心而資聯絡。

戊辰。

諭內閣。著兩江總督何璟。著兼署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甲申。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文煜。福州巡撫王凱泰奏。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製造輪船。原為綢繆未雨。力圖自強之策等因。欽此。伏思閩

省製造輪船。本為自強之計。經前督臣左宗棠於同治五
年奏准試造。適調任陝甘。復奏蒙
簡派前江西撫臣沈葆楨總理船政。迨沈葆楨於九年九月十二
日丁憂。未能赴工。欽奉
諭旨。著臣等督飭夏獻綸等妥辦。因查左宗棠原議。製造輪船十
六號。定以鐵廠開工之日起。限五年為期。總計經費不逾
三百萬兩。鐵廠開工。在同治八年正月。其撥解經費。先於
閩海關結款項下提銀四十萬兩。作為創始之用。嗣後每
月於洋稅項下撥銀五萬兩。自同治五年十二月起支。按
月撥解。至十年十二月止。已撥過正款銀三百一十五萬

兩。另以洋藥票稅奏明撥作養船經費。共解過銀二十五萬兩。輪船於鐵廠未開工之先。造成下水者一號。鐵廠開工後。下水者五號。其報開工者三號。雖造船尚未逾限。而用款已較原估有增。臣等竊以製造輪船。前督臣左宗棠創議於前。立意至為深遠。前江西撫臣沈葆楨總理於後。規畫亦極精詳。惟現在造成之各號輪船。雖均靈捷。而與外洋兵船較之。尚多不及。以之禦侮。實未敢謂確有把握。查閩廠第七號改造二百五十匹馬力兵船。同開工之第八號。計本年四五月間方克蕆工下水。秋間可以出洋。第九號船工甫及半。出洋尚無準期。應否即將閩省輪船局